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上册

雍正元年正月至雍正二年十二月止

黄山书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上册

雍正元年正月至雍正三年十二月止

总编审　关孝廉　屈六生
翻　译　王小虹　安双成　关孝廉　张凤良　沈　原　屈六生　赵玉梅　栗振复
特邀通审　王　熹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合肥:黄山书社,1998.8
ISBN 7－80630－308－1

Ⅰ.雍… Ⅱ.中… Ⅲ.奏议－译文－中国－清代－雍正(1723～1735) Ⅳ.K249.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821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印张:183.375 插页:4 字数:4694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册
(上下册)定价:800 元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译

蔡美彪題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编　委　会

主　任　邢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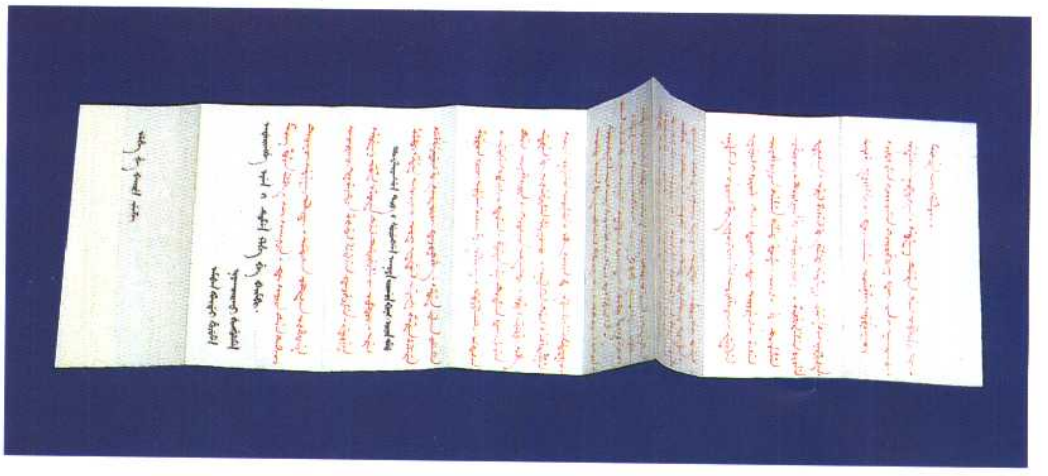
副主任　杨继波　屈六生

编　委　邢永福　杨继波　屈六生
关孝廉　王小虹　赵玉梅

总编辑　赵国华　张英聘　孙红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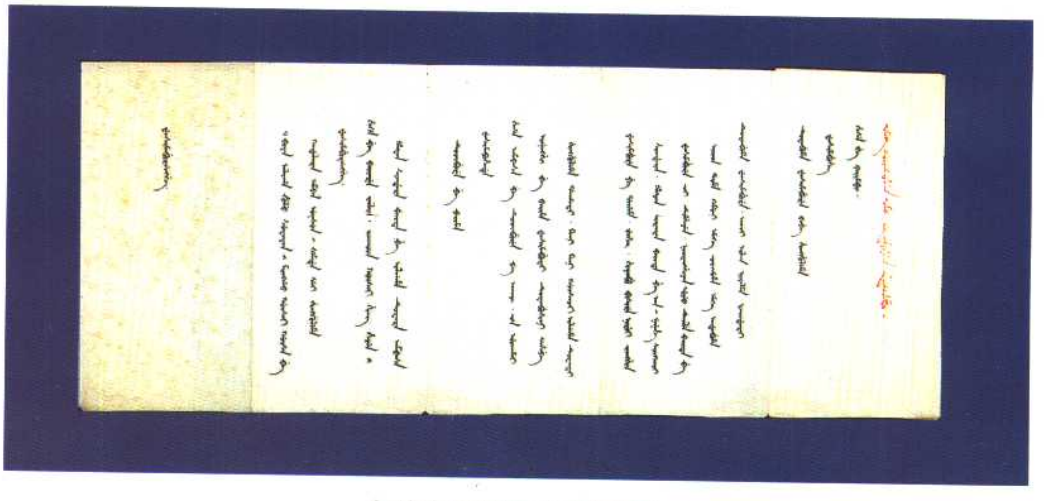
清雍正帝胤禛画像



征西将军祁里德请安折图影



两江总督查弼纳请安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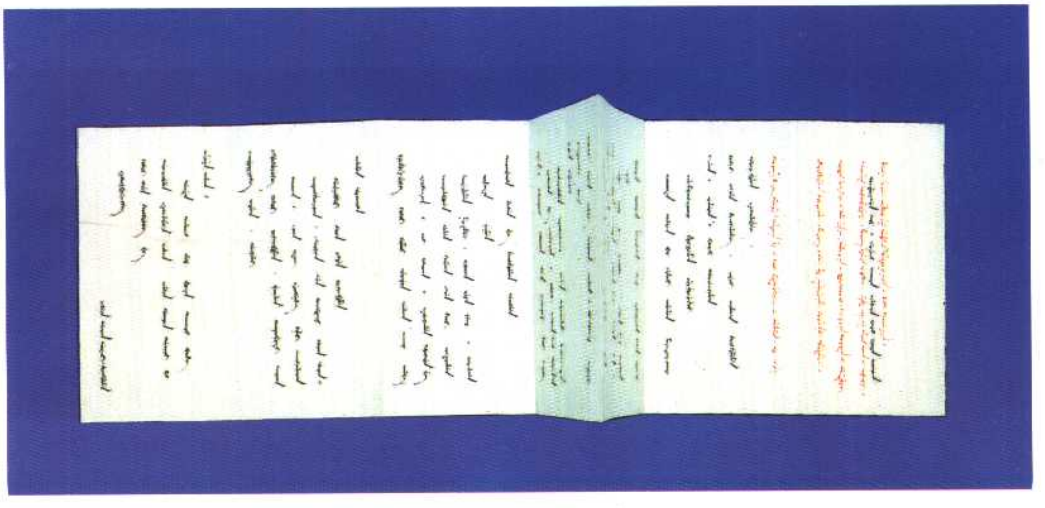
都统申穆德等奏事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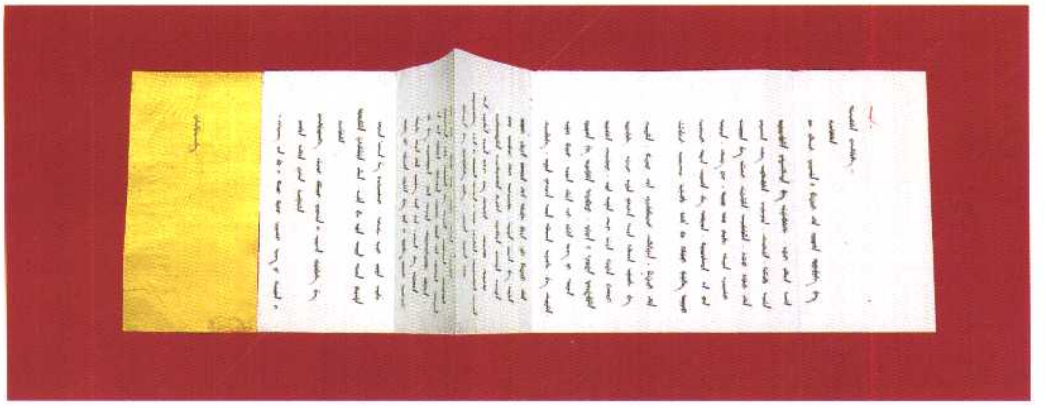
将军巴赛等庆贺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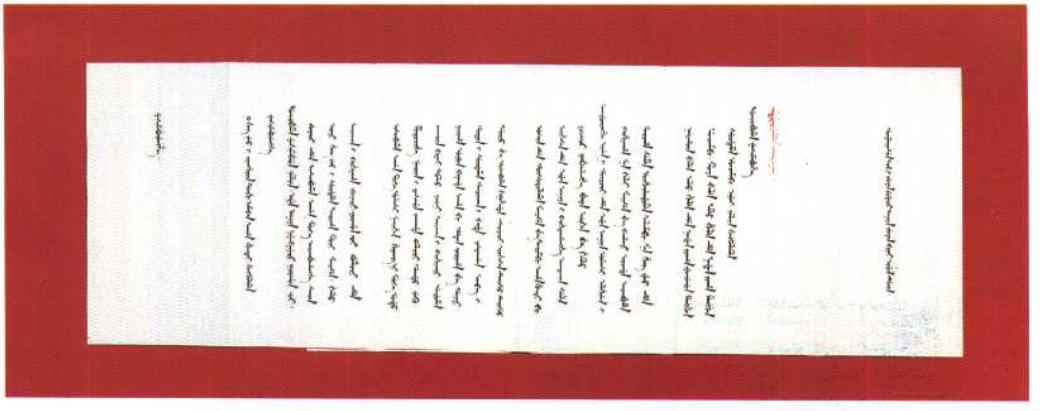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事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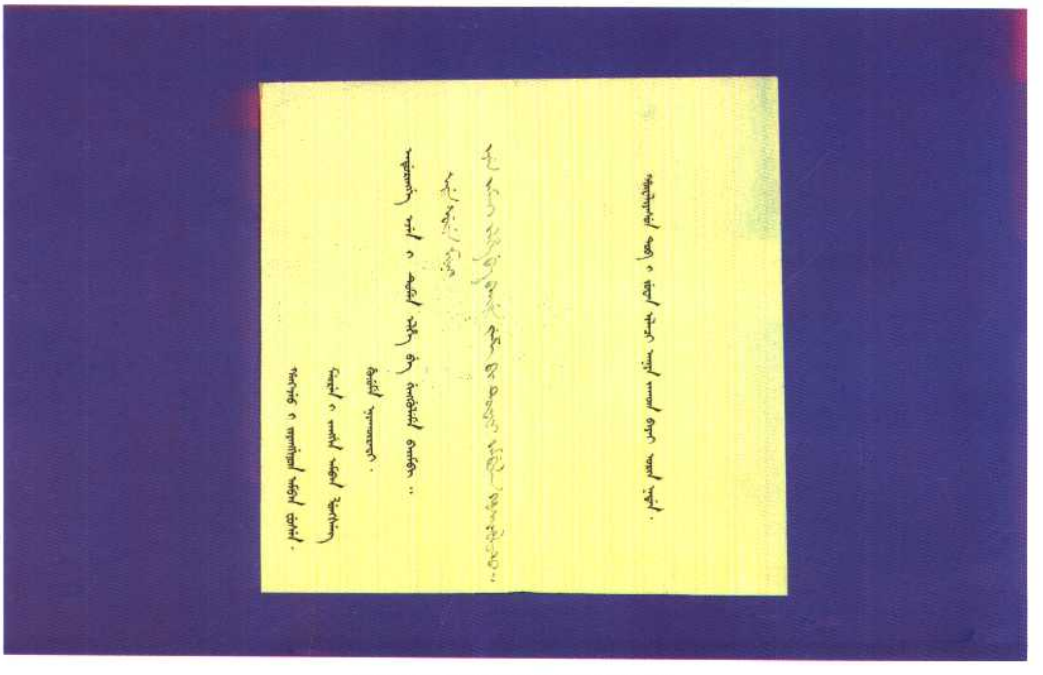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事折图影



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事折图影



荆州将军哀泰奏事折图影



杭州将军傅森等请安折图影

序　一

邢永福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经过我馆满文部业务工作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终于正式面世，可庆可贺。作为《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姊妹篇，可说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它的面世，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前中期史、清代边疆民族史，乃至清代宫廷史等都具有推动作用。

我曾在中央档案馆、档案出版社工作多年，后又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职，深知满文档案史料之珍贵，翻译出版之不易。1985年《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1987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也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满文朱批奏折因为翻译难度大、周期长，考证释疑，费时费力。满文部编译组全组人员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发扬了不畏艰苦，不图名利，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的精神，终于完成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它是满文翻译工作者多年成果的结晶，也是翻译大型编年体档案史料的又一部力作。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满文部翻译组研究馆员关孝廉、屈六生、安双成、栗振复，副研究馆员张凤良以及王小虹、赵玉梅、沈原同志。最后由关孝廉、屈六生同志统编定稿。

清代雍正朝只有十三年时间，虽较短促，但承上启下，十分重要。康熙皇帝为中国封建社会少见之英主，而晚年吏治松弛，失之于"宽"；雍正皇帝一扫因循怠惰之风，大力整顿吏治，清理财赋，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及文书制度，设立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表现出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魄力。然而，在对待政敌和处理政务上，又难免过于严酷，是应该否定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了雍正皇帝在位时的大力整治，

2034/02

才保证了乾隆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继续向前发展，最终统一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使清朝的统治达到鼎盛时期。因此过去称“康乾盛世”，并不十分准确，应该是“康雍乾盛世”。这是因为，正是雍正时期的诸多改革和努力，才为乾隆盛世创造了条件。

我馆馆藏满文档案数量巨大，根据初步统计，达二百万件之多，约占我馆馆藏档案总数的五分之一，占全国满文档案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我馆始终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和满文档案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将此作为一项大事来抓，积极鼓励开展有关满文与满文档案的研究、教学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年可谓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从编译工作看，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出版了十余种、一千余万字的史料。并从 1986 年起，先后有《清代中俄关系史料》、《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十项成果分别获档案学、满学优秀成果奖。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也取得长足进展，不但详细整理了军机处全部满文录副奏折近 20 万件，还将目录输入电脑，准备建立数据库，内阁满文题本的深加工整理也已过半。但这些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与满文档案总数相比，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已编译的档案只占满文档案总数很小部分。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宗人府、黑龙江将军衙门等重要全宗档案，还未曾涉及。就宫中全宗满文朱批奏折而言，也仅仅刚翻译了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二朝档案，从乾隆朝开始，满文朱批奏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进一步加快满文档案整理编译步伐，争取把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高标准、高质量的编译出来，奉献给社会。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序　二

张德信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无论在开拓领域、出版成果，还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利用和开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在断代史方面，明清史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明清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开始为世人所认识，所重视；其次是明清时期遗存的丰富典籍资源，如实录、官书、正史以及文集、笔记、小说、方志资料，特别是数量巨大的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为后人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概貌，提供了大量的更为直接的依据。客观而论，在这些典籍中，官方如藏于秘府的御批档案的特殊作用是其他文献所不能替代的。这是因为，它绝不是只言片语的残缺史料，抑或可有可无的一堆故纸，而是可以对文献史料起到补其阙，述其详，纠其谬的作用。因此，对文献材料与档案材料的充分理解和正确运用，便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也才能使我们有可能将某些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战争场面的情景描绘得更切合历史实际，并从中给人们以生动的历史启迪。从而使我们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广，路子愈走愈宽，成果更多。

历史研究要以史实为依据。丰富的明清档案，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其他断代史研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编辑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

奏折全译》等系列满汉文档案史料之后，现又编译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奉献给中外学者，这对中国通史和清代历史研究来说，的确是可喜可贺的事。

清承明制，这是史学界通常的说法。其实满族统治者在继承明制的同时，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表现出了其励精图治，积极向上，勇于开拓，兼容并蓄的民族特性，大大丰富并完善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内容，创立了许多较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从而谱写了清前期国泰民安，政治一统，多民族共存的“康雍乾”盛世。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安邦治国的卓越成就以及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超越前代，缔造多民族统一封建帝国的深层原因，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史料依据。

清史在断代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资料最为丰富，研究成果颇多。而对雍正朝的研究，由于语言文字的缘故，使许多研究者无法充分利用满文档案资料，从而影响并局限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留下诸多遗憾。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翻译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历史性的缺憾，也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研究清朝前期历史以及雍正帝时代的伟业，评判已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衡量尺度，这对开拓清史研究视野和领域，并将其引向深入，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值此《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出版之际，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如此嘉惠学人之善举，功德无量，当大力宣扬。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序　三

马大正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由古代社会向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开端和起点。其前期，既出现过延续达138年之久的“康雍乾盛世”，更有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和睦的封建统一大帝国时代的夕阳余晖。其中，雍正一朝(1723—1735年)，虽然仅有13年的历史，可谓短促的弹指一挥间，然而它的承上启下作用和雍正帝的诸多影响所及，却是其它时代所无法替代的。

作为雍正朝“盛世”开创者的清世宗雍正帝，是一位政治上有远见卓识、统治手段干练坚决、施政作风雷厉风行的统治者。同时，他又是一位推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改革家和实践者，其推陈出新意识和举措，远在诸多帝王之上。然而因其“夺嫡”一说的存在，却颇遭后世责难，致使“瑕”掩其“玉”、“过”盖其“功”，加之重要史料的阙如，研究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使诸多问题至今或涉足者寡，或莫衷一是，难成定论。

新近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黄山书社出版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不仅为研究雍正朝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而且在历史资料运用方面开拓了新的途径和天地。从而使海内外众多研究者得以开启历史沉湮多年的“门户”，步入其“殿堂”，探察其本来面目。由此可知本书编译者、出版者的辛勤劳作，真可谓功德无量。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对雍正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宫中活动等均有较详的记载。尤其是对雍正帝的治国思想、安邦之道、用人之术、军事谋略、文化政策、谕民教化、社会风尚、家庭教育、宫中生活情趣旨向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轨迹有更为详真的载录，为其它史料所不能替代。

通观全书，并与该期同类的汉文载录比较，该书在内容、史料价值诸方面，有

六大特点，值得世人注目：

特点之一是真实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所收录、编译的朱批奏折，是清代最珍贵、最具特色、最有政治权威性和机密性的历史档案遗存之一。其仔，既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珍藏的满文原件，也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原件的复印件。两者合而为一，成为完整的系列。其内容的原始性、真实性、可靠性无容置疑。通过这些高度机密的满文折奏和雍正帝的满文朱批谕旨，既可明瞭诸多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解开某些历史谜团，又有助于窥知雍正帝的政治心态及其治术的真面目。

特点之二是实证性。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编译的满文朱批奏折，均是雍正朝文武大臣及其亲信对有关军国大事发生发展的“实”具、“实”折、“实”奏与雍正帝朱批的“实”意、“实”图、“实”谕、“实”策。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特定权力集团演变和荣辱沉浮过程的“实录”。海内外读者和研究者，通过查阅利用这些具有历史“实证性”的满文档案资料，参照其它汉文档案、文献史料，相互比勘，将会对诸多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内幕，有更加清楚翔实的了解，进而使认识与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特点之三是广博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从内容而言，所包容、涉及的方面极其广博。雍正帝实施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边疆、外交举措，改革行动，诸如打击政敌集团势力，清理财政，设立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八旗事务；实行改土归流，平定边疆军事叛乱；禁天主教，驱逐西洋传教士；划定中俄边界等，在满文朱批中，均有较详的载述。该书的出版问世，将对雍正朝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边疆史、社会史、宫廷史、宗教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无与伦比的宝贵依据。

特点之四是宏富性。从特定意义上而言，《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公诸于世的珍稀满文朱批奏折，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史料宏富的资料库。这些不仅表现在朱批奏折内容丰富，涉及朝政的各个领域，而且就朱批谕旨本身来看，雍正帝的朱批既是对军政大臣呈奏事项及处理办法的直接谕示，又是对执行政策与改革

意图的阐释。因此，其“宏富”的特色，在档案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可使雍正一朝的历史，得以准确、科学、立体、多元的生动再现。

特点之五是独具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收录的奏折、朱批，在文字上均使用与汉文有别的满文，以增强机密性，使用臣下折奏这种特定的官方文书形式，以与题本、奏章相区别；奏折均由雍正皇帝亲自审阅并加朱批，以显示其权威性；满文朱批奏折，经编译者的考订、编译成汉文后，使海内外的研究者，在检索、阅读、使用时，更为快捷方便。

特点之六是特定性。有清一代，高级官员普遍实行奏折制，始自雍正朝。它的实施，既是雍正皇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与朝廷中实施军政大权的核心机构“军机处”的建立有关。清政府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官及地方两司以上、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大员，才有权具折奏事。具折官员须派员或通过驿递，直接呈进，由皇帝拆阅并用朱笔批谕。凡经朱批者，即称朱批奏折。雍正元年(1723 年)明令，凡经朱批者，在发还具奏人遵照执行后，必须定期缴还皇宫保存，这使大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得以传承至今。但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却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故尤为世人所珍视。然因其语言文字上的缘故，迟迟未能编译出版，公布面世。现在，这项工作终得圆满完成，实为史学界，特别是清史学界的一件幸事。

雍正一朝，时间虽短，但却风云变幻，新政迭出；平定边乱，用兵频繁；驱逐教士，与俄订约；推行保甲，强化宗教；立军机处，行奏折制；耗羡归公，官吏养廉；惩治贪官，清理财政；摊丁入粮，豁除贱籍；改革八旗，削弱王公；减少政争，秘密立储；文化专制，兴文字狱；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等等历史事件，在该书中均有涉及和反映。因此，海内外学者研究分析这些公诸于世的珍贵史料，肯定会对过去已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有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

有感于此，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

序　四

周绍泉

从1898年下半年发现有字甲骨至今，恰好一百年。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即1899年以后，汉晋木简相继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居延面世。敦煌石窟的宝藏——敦煌文书则在1900年重见天日。历经磨难、劫后余存的“大内档案”——明清故宫档案，在本世纪初才为人所知。上述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被誉为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在甲骨文发现后差不多整整六十年的1957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见诸报端，这就是徽州文书。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五大发现而出现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徽学，有的已成为世界的显学。进入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建立以明清故宫档案和各地收藏的明清档案为研究对象的明清档案学。这个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的历史学的发展表明，新资料的发现，促进新学科的产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我国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史学却委靡。究其原因，大凡是“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陈寅恪语）那时的学问的对象只限于书本，而书本又以经书为主体，经学又只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余绪延至本世纪初，有人仍固守几本经书不放，甚至说：“八部书外皆狗屁。”

我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特别是以甲骨文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及由此而导致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建立为契机而实现的。当时学者多为新发现的资料而振奋，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些新发现，使人们

从纠缠不清的经学争论中解脱出来，使历史学以新发现的新资料为立足之根基发展起来。

不过，当时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在殷墟甲骨、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上，学界流行着“书不读隋唐以下”的说法。所以，那时的学人多作古史，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竟言古史。”

在此情况下，治明清史者很少。即使有治明清史者，亦只据官书正史铺陈其大致脉络。三十年代初，始有人系统搜辑野史稗乘，以考证旧闻，订补正史。迨至五、六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搜求实录、官书、正史之外的文集、笔记、小说、方志资料。其时虽有人开始注意故宫档案和地方文书档案的迻录、搜集和整理，然因当时条件所限，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之后，使明清档案的整理刊布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此后的十余年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整理刊布了《康熙起居注》、《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起居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近代教案》、《中日战争续编》等十余个专题档案资料。与此同时，北京和一些地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也整理出版了各自收藏的历史文书档案，如《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等数十部，使研究明清史的学者，得以利用这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推动了海内外的清史研究。

在现在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现了许多历史文书档案，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清大内档案之外，还有清代香港土地文书、清代珠江三角洲土地文书、明清福建闽北文书、清代台湾淡新档案、明清浙江严州等府文书和兰溪鳞图册、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明清四川自流井档案、清代贵州文书、清代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清代江苏商业文书和太湖厅档案、从宋到民国徽州文书、明清安徽除徽州文书之外的历史文书（如清代宁国府南陵县档案）、山东曲阜孔府档

案、清代河北获鹿土地文书、清代顺天府宝坻县档案、明清东北和内蒙古文书等等。整理、编辑、出版这些历史文书档案，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对推动明清史研究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它使我们可以避免只用古代人的眼睛看当时社会，而能够直接观察当时社会，做社会实态研究。

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和新问题，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能否把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四大发现——明清故宫档案和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或扩大和概括地说，以明清故宫档案和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看作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呢？能否把取用此材料，综合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实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呢？假若这两个设问都可以做肯定的回答，那末，是否可以说，以明清故宫档案和各地收藏的明清档案为研究对象的明清档案学，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徽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呢？果如此，则明清档案学和徽学就不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潮流中的一个主流，特别是在明清史研究中尤其如此。

当明清历史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逐渐为人们认识的时候，却出现了难以利用的困惑。因为这些历史文书档案大都深藏不露，难得一见；有些档案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不谙于此，就无法利用。此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公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之后，又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部翻译出版，实在是令学人欢心鼓舞的事，也是为这个时代学术主流添砖加瓦、功德无量的事。

正值《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出版之际，余不揣翦陋，草就数语如上。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识于劲松半空室

序　五

毛佩琦

历史的客观与真实，是一切严肃的史学家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什么样的历史是客观的与真实的，如何去把握历史的客观与真实，则是见仁见智。

依我看，史学家笔下历史的客观与真实，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史实的准确无误，二是对历史的论断准确，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简言之，一是史，二是论。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才谈得上历史的客观与真实。史与论的关系曾一度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或曰“论从史出”，或曰“以论带史”，或曰“史论结合”。更有“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说法。这几说相争不分伯仲，只有所谓“以论代史”者则遭到了普遍唾弃。这一争论突出说明了史的不可忽视，不管论得如何，它必须以史为基础，为前提。

这实际上是重复了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老话题，即研究历史必须首先有史，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用以编织史著的材料为史料，史家手中没有材料是无法凭虚架构历史的。因为史料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材料与史著之间的关系，因而被后世沿用。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史学著述浩如烟海，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们都可以作为史料，而史料则又不限于史书，举凡文集、方志、碑铭乃至家谱、诗歌、小说，莫不有史料之用。各种史料杂芜繁琐，真伪相兼，考据、辨伪成为运用史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后，史实考据有所谓二重证据法，这样考古发现也就成了史料和准史料了。然而近数十年以来，档案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是无以取代的。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种“入流”说，他认为：

>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自敦煌文献被发现以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而于此后治隋唐史者不用敦煌文献，是不可想象的。陈寅恪盛赞陈垣所编的《敦煌劫余录》，称“今后斯录既

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不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可以断定，一个未入流的学者必不能作为一流学者。而众多学者得借此《劫余录》而预流，则又可以看出史料编纂于学术进步之无量功德。

清帝逊位后，清代档案已开始流散民间。袁世凯称帝后又曾有明令烧毁档案。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竟将清代档案八千麻袋论斤出售，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经有识之士多方奋力抢救，才使这批档案大体保存下来，正是“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永劫”（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民国十二年二月出版。）。如今，这批分别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明清档案，成为研究清史的一大宝库。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能利用这批档案研治清史的可称为“预流”，研治清史而不利用这批档案则为“未入流”。然而，这批档案不仅分散于各地而且数量庞大头绪繁多。要想“预流”，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成果，一要靠自己勤奋，直接到档案的海洋中去搜觅，二就要靠熟悉档案的专业人士帮忙了。所幸的是，自从罗振玉编印《史料丛刊初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投入了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工作，他们从尘封山积的档案中整理出一批又一批各种各样的专题档案。特别是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使明清档案的整理公布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短短十余年中便有《康熙起居注》、《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起居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近代教案》、《中日战争续编》等大量专题档案整理公布出版。这些档案的公布出版，不仅使众多的清史研究者得以“预流”，而且推动了海内外的清史研究，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襄进世界学术”之功。档案整理者们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功绩应给予盛赞。

1996年7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了煌煌270万字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4400余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700余件全部译成汉文出版，在清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因为其大其全，不仅因为将满文译成汉文较之编纂汉文档案工作尤难，工作量尤巨，更因为这批史料的珍贵。它使人们看到了康熙朝更为隐秘的另一面，推动了对康熙朝的深入研究也从而推进了对整个清史的进一步了解。

如今刚刚一年过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各位同仁又向大家公布了这部部

头更大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当我们捧读在手的时候，就不能不为之惊叹了！

雍正朝在号称的康雍乾盛世适当其中，依我看，毋宁说正是雍正帝绍述乃父，经过十三年的治理将清朝推向盛世。雍正朝历时虽短，而可述之事偏多。雍正朝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从孟森（心史）先生起，几代史学家都给予雍正朝以相当的注意。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关于雍正帝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有关于其密折制度研究的，有为其写传记的，其中不少著作用功甚勤，颇有创获，然一些著述惜乎限于条件或限于学力，未能充分利用这批满文文献，仍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作“未入流”吧！

清代的奏折制度起源于顺治年间。奏折可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朱批直寄具奏者遵行，较之题奏本章更为机密。现存满文朱批奏折的6600余件（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5600件、台北故宫博物院970余件），远远超过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这批档案的宝贵不仅因为其数量大，更因为它与通常见到的汉文朱批奏折内容完全不同，又因为其用满文书写而少为外人所知。熟悉中国政治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公布的文书与实际的政治运转是不一致的，社会政治的表象常常是被当政者暗中操纵的。不管对于雍正帝的政绩如何评价，大家对于雍正帝是玩弄阴谋权术的高手的看法则是一致的。这批满文朱批奏折作为雍正一朝机密政务的载体，它的公布，揭示了雍正朝政治中的许多隐秘，对于加深和推动雍正朝和雍正帝研究的重要程度是毋庸赘言的。许多学子得因此而“预流”，步入雍正朝史研究的新境地，亦何其幸也！

不管人们对历史如何评说，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的知识的丰富和理论素养的提高，以前对历史的结论可能随时会加以修改，但历史的基本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仁们做的工作，就是把历史史实展现给人们看。若干年后，也许一些我们现在认为正确的论点成了昨日黄花和过眼烟云被抛弃了，而这些基本史料却永远不会褪色，随着时间流逝更显示其永恒的价值。

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日序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译编说明

清入关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经过顺治、康熙两时期的相继进行调整和改革，采取各种措施，社会经济得以复苏，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乱，阶级斗争趋于平稳，社会发展呈现上升势头，到康熙中期出现了历史上的康熙“盛世”。清朝经过半个多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到康熙晚期，皇帝倦勤，官吏玩愒，库帑亏绌，国力渐衰，社会矛盾亦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臻激烈，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皇四子胤禛即位，改元雍正，亲政伊始，便力除时弊。雍正帝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具有杰出的统治才能，勤于政务，洞悉世情，能言善辩，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姿态纠正了康熙晚年社会诸弊端，结束了皇族内部的长期争夺。雍正帝在西北用兵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保证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的安宁，以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整顿财政，清查钱粮，正式颁诏推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除豁贱籍”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吏治的相对澄清，财政有所好转，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政治相对稳定。雍正一朝十三年，时间虽不长，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上承康熙帝之政绩，兼有巩固和开创之功，下启乾隆帝之升平，促进了我国封建后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国内外清史研究者，尽管对雍正帝的继位有矫诏篡立之疑，或对胤禛个人品质有看法，然而他继顺治、康熙之后的又一有作为的皇帝，于雍正帝的治绩和雍正一朝的历史地位，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为使治史者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馆继编译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之后，即赓续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奏折，均系首次翻译，公诸于世，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它的出版，必将为研究清代前期政治史、宫廷史、外交史、区域经济史、民族史、边疆史和纂修方志等提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

奏折，又称折子、奏帖、折奏、密本，多用无格白折纸制成，故名。为臣工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主要上行官文书，始行于顺治十三年，发展到康熙初期成为密折，至雍

正时期仍是机密文书，除奏折文书具有的共同特点（详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之《译编说明》）外，所不同的是采取和建立了较康熙朝更加完善、严格的一套相应措施和制度。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确立并严格执行缴回朱批奏折制度。康熙前期便有缴回朱批奏折的规定，但在执行中并不甚严格，因此多数奏折没有缴回。雍正帝在自己即位之第八天，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颁满文上谕："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总兵官及各地，所有朕之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送来给朕，如果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同时还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呈进，亦不可抄写存留。"可见雍正帝推行缴回朱批奏折制度是非常认真，十分严厉的。从此重新确立了缴回朱批奏折的制度，成为定制，其后各朝亦继续严格执行缴回朱批奏折制度，终清一代未改。现在存世的绝大部分康熙朝满汉文朱批奏折原件，即雍正帝颁行缴回朱批奏折制度之后补缴的。雍正帝重新确立并严格执行缴回朱批奏折制度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但客观上将产生于宫而不存于宫中之朱批奏折原件得以集中庋藏于皇宫内，并留存至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史料。第二，建立录副、发抄和存档制度。自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始，规定将皇帝朱批过的折子于发还具折人遵行之先，均交由军机处抄录一份副本，称录副奏折。抄录副本毕，需交有关部院衙门承办的奏折，军机处交由内阁领出，传抄于有关衙门，抄完缴回，称作发抄。军机处将每日之录副奏折和未奉朱批的原折，连同随折进呈的各种附件如官员履历、清单、舆图等，按日簏为一束，每半月合为一包，存放备查，故称"月折包"，此即为存档。现存上百余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可以补充奏折原件之缺。第三，扩大具折人的范围。此时奏折之使用范围较康熙朝又有扩大，不仅中央各部院及地方亲信大留具折奏事，而且还扩大到副将、部院司官等中下级官员，准许他们径上奏折，其范围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情报来源并加强了对各地官员的互相监督，以利于有效控制全国之局势。第四，扩大奏事内容。从雍正帝的朱批看，反复谕令经他批准可以用折子奏事的内外臣工，通过折子报告所在地方之官场隐私，民间舆情，皇帝之一切举措或得或失，总之是"凡天下有关吏治、民生、兴除、劝惩各事"，要求不必真知灼见，亦无须访查确实，但有心得听闻，都要密报毋隐。这样，丰富了情报内容，为雍正帝提供大量的决策依据。第五，继续重申奏折为

机密文书，进一步加强保密措施。在反复告诫奏折即非露章，惟以慎密为要，“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同时，雍正帝要求臣僚亲手写折，即他人代笔，亦要在折内声明，未经允准，其奏折内容及朱批严禁公开，不得互相传看，或写入本章，甚至对密折、密批，皇帝密令销毁，不得擅自存留，违者予以严惩。并自雍正朝始，赐给具折官员以内制包封装置，以便于保护和保密。《雍正起居注》载：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又奉上谕：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之事，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于奏折中详细批示，以定行止。此皆国家机密紧要之事，关系甚重，不得预先轻泄于人，是以朕将内制皮匣发于诸臣，令其封锁奏达。盖取坚固慎密，他人不敢私开也。”由于上述措施和制度的大力推行，是对清初文书制度的重大改革，奏折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成为雍正帝借以实施统治政治的工具，尤其是设立军机处之后，奉命掌理机密要务，从而权力归于皇帝一身，标志着以皇权为核心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

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原件，现在存世的有六千六百余件，分两地保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五千六百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九百七十余件，前已原件影印出版。为给国内外广大史学者提供雍正一朝比较系统、完整的珍贵满文史料，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一书中之满文奏折尽行译注，合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出版。此外，在雍正朝满文奏折中，还有一部分请安折，因其所载内容除有某人“跪请圣主万安”之类的例行套话，以及雍正帝的“saha(知道了)”、“mini beye elhe(朕安)”等千篇一律的朱批外，别无任何其他内容，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故未译入。所译雍正朝满文奏折，除绝大多数为经过皇帝批答过的“朱批奏折”外，还有一部分是“留中”或未奉朱批而军机处交由内阁领出的原折，亦予译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内容不相重复。清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为使自己相对微弱的力量有效地稳固地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不能不与汉族地主结成联盟，它所组成的政府必然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这联合统治集团中，满族贵族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标举和贯彻“首崇满洲”的民族统治原则，并采取一定的机构和制度加以巩固。一般在内地广

大的汉族地区任用汉官，奏折所报内容侧重反映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而满洲官员始终紧紧抓住中枢机关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边疆乃至沿海军政重地要职，均用满洲亲信奴才，他们与皇帝关系密切，无话不谈，无事不报，都用满文具折奏事，除奏报所在部门和地区的一般情报外，还大量报告边疆、民族、军事、外交等国家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以及一切能够打听到的消息，雍正帝本人亦往往在这些折子上亲笔批示不宜公开的私房话，内容翔实可信，可以说满文奏折较汉文奏折内容丰富重要。总之，雍正朝满文奏折与雍正朝汉文奏折不仅具折人不同，而且内容亦不相重复，两者互为补充，各具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雍正朝满文奏折的内容多为《雍正实录》《雍正起居注》等官撰史书所不载。《雍正实录》是记载雍正朝国政章制的典籍；《雍正起居注》为记录雍正帝经常举行的御门听政、公开处理政务的具体过程。可见这两部官撰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均为经既定程序，公开处理，形成制度，举国颁行后的事件。而奏折却是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密军政公私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其中有的是属于告密或君臣之间私下通信性质的情报材料，皇帝的批答亦甚机密，规定密折、密批，严禁公开，不得写入本章。所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内容均未在清代官撰史书或其他史料中译载。即或收入一些，也是经具题公开后的事件，其折文和批文业经修饰增删，与朱批奏折的原件颇多歧异。从而朱批奏折又成为校正清官撰史书谬误的原始凭证。

由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件数较多，文字量大，加之翻译和编审时间都比较匆猝，译文中的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而译文出自多人之手，故在文风上也容有差异，很难作完全一致的修订。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译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凡　例

一、本书为编年体例，其所收各件的排列顺序，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原件具明时间者，以具折（发文）之年月日为序，统一编定顺序号；二是正件带附件如清单、谕旨等者，仍附于各该件之后，不编文件顺序号，并注明“附”字；三是仅有附件而无正件者，则顺上编号；四是原件只写明年月而无日或有年无月日者，则分别编排于该年月或该年之后；五是原件未具时间者，均系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之后，其具折人，基本按《清代职官年表》一书内排列的顺序编列。

二、本书所译各件为雍正一朝的满文朱批奏折，起自雍正元年正月，止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而不是雍正帝即位至病逝期间所形成的满文奏折。是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胤禛去世，其继嗣之君乾隆帝弘历仍沿用雍正年号批发至本年十二月底的满文奏折，亦皆译入本书；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玄烨去世，雍正帝继位之后，仍用康熙年号批发至该年十二月底的满文奏折，业已译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

三、本书内各件内容标题，均由译者拟写；原件尾幅所署朝年月日，现俱移至每件标题之下。

四、原折内皇帝的朱批，分别批于折面、折首、折中、折尾，译后仍置于上述各该原处，并注有“朱批”字样。

五、凡原折尾幅所列具奏人职名与正文内容难以区分者，由译者在具奏者职名前面增写“具奏者”等字样，以示区别。

六、满文奏折内原有的释文，其有参考价值者，均予翻译，附于该件之后，并注

明“原注”字样。

七、有在满文奏折内夹杂的汉文奏折原件与满文奏折内容不相重复者，由译者用汉文简体字全文抄录，拟题，标点，长者酌情分段。

八、凡在满文原件中出现的数字，译时俱用汉字数字的小写；汉文原折中出现的汉字数字的大写，在抄录时也都改为小写。

九、原奏折中因封建礼仪等原因而采取的抬头等格式，经翻译后不予保留，由译者视译文的长短自行分段。

十、凡奏折内皇帝的行批以及皇帝亲笔增写、改写的字句用（ ）号，被皇帝删除的文句则用[ ]号。

十一、凡在译文中所遇遍查无考的专名等用圆括号，内用罗马字转写满文字原音，以资读者参考；凡系汉文原件也用此圆括号，内写明“原件系汉文”等字样，以与译文相区分；有些原折和折片看不出文件作者，是以在文件标题中，用圆括号内注出“佚名”二字。

十二、原件内凡残缺、脱落、污损的文字，经译者考证恢复者，用□号内写明考证恢复之字；仍无法判明为何意者，则用【 】号，内写“原档残缺”等字样。

十三、凡在译文中译者需作注释的内容，采用脚注，以①②③……等符号表示。

十四、凡纠正汉文原折中的错字、别字或不规范的字，都用〔 〕号，内注明正字，系于该错别字或不规范字之后。

十五、凡在本书各件内容标题右上方标有＊号的译文，均系译自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0年影印出版发行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一书第二十八辑至第三十二辑（满文谕折第一辑至第五辑）。

目　录

1　署理大将军事务延信等奏请西藏设第巴总理藏务折* …… 1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
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 1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3　闽浙总督满保奏进西瓜折 …… 1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冬收并米价情形折 …… 2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5　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 …… 2
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
6　河南河北总兵官吴如译奏报起程赴任日期折 …… 4
雍正元年正月初八日
7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议咸安宫饭茶头目等人升迁事折* …… 4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
8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拿获李煦之子并查清其家产折* …… 4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
9　都统拉锡奏请晋封青海诸王折 …… 5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10　都统拉锡奏陈防范策妄阿喇布坦之对策折…… 5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11　理藩院尚书允禟等奏请嘉赐青海台吉后嗣折…… 7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12　玛尔齐哈奏谢升为监察御史折…… 8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13　都统拉锡奏请敕谕策妄阿喇布坦宜合其俗等事折…… 8
雍正元年正月十三日
14　内务府奏请新任苏州织造兼何职折* …… 9
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
15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子折…… 9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6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万安折…… 9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7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蠲免偿驼之恩折 …… 10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 10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19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叩谒梓宫折 …… 10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粮米时价折 …… 11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衣帽等物折 …… 11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缴御批折子折 …… 11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雨雪情形折 …… 12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4 马尔赤哈奏报豫省河工百姓苦累之情折 …… 12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5 马尔赤哈奏报河道总督陈鹏年殁于工所等事折 …… 12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6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祗领继位诏书折 …… 13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7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山西普降瑞雪折 …… 13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28 都统拉锡奏请借使臣奉劝策妄阿喇布坦遵旨修好折 …… 13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29 理藩院奏请来京之格格拨给食宿并指名奉移梓宫折 …… 15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30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陈裁撤驿站同知折 …… 16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1 都统拉锡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祈请瞻觐圣颜折 …… 16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2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前往奉移梓宫折 …… 17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3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报明舒等人已起程驰赴京城折 …… 17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34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谢赏赐皮帽等物折 …… 18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35 双全等奏缴雍正元年正月谕旨折 …… 18
雍正元年正月
3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清查布政司库银两折 …… 21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7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赏赐罗布淖尔回子折* …… 21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将桂林副将调任澎湖员缺等事折 …… 22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总督衙门每年各项进银数目折 …… 23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台湾水师破损战船甲胄修竣等情折 …… 23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1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谢祗领即位诏书折 …… 24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2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圣祖梓宫由王大臣送山陵折* …… 24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
43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事繁紧要之县增设知县折 …… 24
雍正元年二月初三日
44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由皇上指定应袭庄亲王之阿哥折* …… 25
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
45 监察御史诺米奏陈新建天桥大桥以祭祀天坛折 …… 25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6 浙江道监察御史杨保奏请准许八旗兵丁买民为奴折 …… 26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7 巡城御史莫尔浑奏陈限制高价出售烧酒等事折 …… 26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8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大同骆驼及太原等地得雪折 …… 26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9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钦命家弟补任主事折 …… 27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0 山西巡抚德音奏缴朱谕二纸折 …… 27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1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陈选员择士等臆见折 …… 27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2 京畿道监察御史席禄奏请复设起居注衙门等折 …… 28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53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销算西地用兵所耗钱粮等事折 …… 28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54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严禁兵丁服用僭越等事折 …… 29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5 户科给事中增寿奏报禁止八旗官兵典卖田宅折 …… 29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6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陈防止台湾祸乱之策折 …… 29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7 山东道监察御史迈柱奏陈摊丁入亩折 …… 30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58 西城巡城御史鄂齐善奏请准许变色米运出卢沟桥折 …… 30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59 礼科给事中法敏奏报禁止加入天主教等三款折 …… 30
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

60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宣召迟到之敦郡王议处折 …… 31
雍正元年二月十一日
61 巡城御史富贵奏报派钦差之臣访查官吏兵器折 …… 32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62 都统马尔萨奏请廉王舅舅等族抬旗各按管领编制折 …… 32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63 山西巡抚德音奏参保举人员折 …… 32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64 孝陵总管奇尔萨等奏覆陵南可砍枯树割草折* …… 33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65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派考官拣员补笔帖式等缺折* …… 33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翻译中书等人名拟公布折* …… 33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皇上节哀颐养圣躬折 …… 34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8 内务府奏请将妃娘家人李煤之族出旗折* …… 34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6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请将牧群总管留任引见折* …… 34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70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报青海诸台吉会盟密谋反叛折 …… 35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71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请万安折 …… 36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7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太医院院使刘声芳给荫生折* …… 36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73 吏部奏请补授陕甘藩臬员缺折* …… 36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及御赐先帝宝物折 …… 37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稽查太监亲戚王府幕宾捐官者折 …… 37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6 江南道监察御史孙塔奏报锡伯随侍欺凌其主折 …… 38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出兵降服松潘口外生番缘由折* …… 38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查凉州等三道亏欠捐纳银两折* …… 39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人犯索柱援引恩诏释放折* …… 40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处置军前逃人哈尔岱等事折* …… 40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笔帖式升职留于军前效力折 …… 41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82 吏部奏请选补少詹事折* …… 41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83 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奏报罗卜藏丹津行将反叛折 …… 42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8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请禁止官员私用驿马等事折 …… 43
雍正元年三月初二日
85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甘肃雨雪情形折 …… 43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6 监察御史佟吉图奏报赈灾所见直隶河南等地情形折* …… 43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7 巡城御史鄂齐善奏报候补各员宜先效力试用事折 …… 44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官兵追拿福州府越狱牢犯等情折 …… 44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两省雨水稼禾米价折 …… 45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90 巡城御史舒库奏陈钱粮亏空缘由折 …… 45
雍正元年三月初八日
91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万安折 …… 46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9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追加其父阿兰泰恩典折 …… 46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李世卓为神木道员折 …… 46
雍正元年三月初十日
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择员驻防察木多折 …… 47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95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副将任满再准升转事折 …… 47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96 山东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陈将八旗恣意挥霍钱粮之人治罪折 …… 47
雍正元年三月十三日
97 吏部奏请引见湖州府通判等员折* …… 47
雍正元年三月十四日
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二麦雨水情形折 …… 48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吴存礼居官情形折 …… 48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100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粮价折 …… 49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1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谢抬为上旗并请赴军前效力折 …… 49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再减五城米价以抑时价折…… 49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3 刑科给事中托尔海奏报八旗官兵粮米按时发放折…… 50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4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欲遣格勒克代替觐见折…… 50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5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谢升布政使折* …… 51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6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报兖州等府得雨情形折* …… 51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7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会议遣使准噶尔折…… 51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8 侍郎常寿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阴谋叛乱折…… 52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附:上谕侍郎常寿调提督岳钟琪前往西宁探青海消息 …… 57
10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遵旨访查行盐情弊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日
110 刑科给事中施图奏请村民贮粮以备荒年折…… 57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111 吏部奏报祖秉圭履历折* …… 58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112 侍郎常寿等奏报派人颁宣青海诸王加封之情及暂缓撤兵折…… 58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59
113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派兵堵截罗卜藏锡拉布事折…… 59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上谕副将军阿喇衲于布隆吉尔听凭大将军年羹尧调遣事 …… 59
114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报雨水谷物长势折…… 59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115 多罗履郡王允祹等奏报取顺天乡试外帘官候钦点折* …… 60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116 内务府奏请给发和硕怡亲王新收之柏唐阿等钱粮折* …… 60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117 监察御史鄂齐尔奏请养济院房屋狭小拨地扩建折…… 61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11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呈书折…… 61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119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严守边关以防生变折…… 62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120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请赴青海效力折…… 63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将坐堂理事家人撤回府内并雨水米价折…… 64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上谕一纸 …… 64
12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越狱逃犯折…… 64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3 浙闽总督满保等奏报安置侍卫林祖成兄弟子嗣折…… 65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查访监察御史鄂齐尔任内进款数目折…… 65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66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大麦收割小麦秀穗结籽折…… 66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参太监胞弟怀宁知县张廷宗折…… 66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饬江西官兵缉拿福建人犯折…… 66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9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不赴大同缘由折…… 67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0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朱批训示并报森图情形折…… 67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1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赏缎等恩折…… 68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2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折…… 68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到任张榜拒收礼物及赴任途中情形折…… 68
雍正元年四月初四日
13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69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1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交送署理巡抚印信折…… 69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136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剔除工程积弊以利国帑折…… 69
雍正元年四月初七日
137 雍正帝上谕一纸…… 70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138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谢赏赐鼻烟壶等物折* …… 71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139 前锋统领丁寿奏谢御赐先帝衣帽折…… 71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0 监察御史傅色讷奏报满洲命案依法拟罪折…… 71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给驻站土司兵丁盐菜银折…… 72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2 都统穆赛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72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3 傅尔丹奏报侍卫达福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 72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4 副都统延寿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 72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5 步军统领图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 73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6 副都统勒勤图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 73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7 副都统根敦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 73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报贝勒阿布兰领属佐领数目折…… 74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49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报漕船夹带私货延误重运逃税情弊折…… 74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5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各部遣派笔帖式替换军台人员折…… 75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51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商都牧马被盗处分官员折* …… 75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知府李英等三员操守折* …… 76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3 雍正帝谕旨一纸…… 76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4 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所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77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5 侍郎常寿奏转青海受封各王贝勒等谢恩折…… 79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6 侍郎常寿奏缴朱批折子折…… 80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接奉御批折…… 81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附:上谕一纸 …… 81
158 理藩院奏请将逃人首领色楞等正法等情事折…… 81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9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遵旨裁撤多余官兵折…… 83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雨水米价及择员署理总兵印务折…… 84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截留漕粮以捐纳银补还等情事折…… 84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粮道擅动库银及克扣借贷银两折…… 85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福州名贼高颂祥等情形事折…… 85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4 允禵等奏请主子荷包上用大东珠之罪折* …… 86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165 监察御史宗颜奏报知府以下各官宜少带眷属等事折…… 86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166 吏科给事中增寿奏请六部司员选任通识汉字者折…… 86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7 侍郎常寿奏报驰送公策旺诺尔布等密奏折子折…… 87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8 礼部侍郎三泰等奏请年迈赞礼郎调动差事等情折* …… 87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拿获江西万载县贼犯事折…… 88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附:札付一件 …… 90
1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地方雨水及二麦收割事折…… 90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1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佐领宜应秉公料理披甲折…… 90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癸卯科乡试情形折…… 90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效力折…… 91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4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赐先帝遗物折…… 91
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
175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刑部不准援赦人犯及发杭州犯人等情折* …… 92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176 吏部等衙门奏报议叙案迟延缘由折* …… 9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177 萧永藻等奏请拣员照看于陵寝饲养之鸟兽折* …… 9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78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工部所管应改治之款项折* …… 94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79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参领索林照例兼任员外郎行走折…… 95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80 理藩院奏请青海厄鲁特台吉之使离京发给雇骡费用折…… 95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81 雍正帝上谕一纸…… 96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182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罢黜参革人员驻驿效力赎罪事折…… 96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183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直隶各道州县等官宜择满洲贤能补任折…… 97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184 都统席勒图奏报抵达西宁日期及请撤柴达木驻军折…… 97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5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未报灾情缘由及各官捐资赈济折…… 98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6 侍郎常寿奏报默尔根戴青拉察布来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98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7 侍郎常寿奏报侍读学士所报罗卜藏丹津备兵情形折 …… 100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训谕折 …… 100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赐内用果子点心等物折 …… 100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上谕折 …… 101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1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奉旨遵行折 …… 101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接奉训谕亏空钱粮不摊派于民折 …… 102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省内太监亲戚任职情形折 …… 102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4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内城破损各处应修缮折 …… 10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委员防守石景山堤工折* …… 10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贻误煤炭官员折* …… 104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7 吏部奏报补用捐纳人员办法折* …… 104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擒获台湾贼首及效力千总补放守备折 …… 104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1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爱养圣躬折 …… 105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明岁收各项礼物银两数目折 …… 105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总兵官印务暂由督标副将护理折 …… 106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2 吏科给事中刘堂奏请移湖关仍归九江事折 …… 107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京口副都统甘国培居官名声不好折 …… 107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4 理藩院奏议奖赏追击逃人罗卜藏锡拉布之立功人员事折 …… 107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205 山西巡抚德音奏请简放平阳府知府折 …… 110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6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平阳府雨泽田禾之情及遣员赈济折 …… 110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7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受任清查各事折 …… 111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0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 111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0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报遵旨选举一等章京折 …… 111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 112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1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 112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2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盐法道一年所得份银事折 …… 11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3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陈训练兵丁以为精锐折 …… 11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4 监察御史杨葆奏陈八旗各佐领官马减半拴养等事折 …… 113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21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展限以完部积陈案折 …… 114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21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抬为上旗之家族编并佐领折 …… 114
雍正元年四月
217 南城巡城御史八十九奏陈减少各省贼盗案件之策折 …… 114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18 吏部奏请补用祖秉圭折* …… 115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19 (佚名)奏陈筹海事宜折 …… 115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0 礼科掌印给事中硕色奏请颁恩出征官兵以示鼓励折 …… 116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1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革除工程咨部核销之弊折 …… 116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2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奏报八旗制做帐房数目及所用银两折* …… 117
雍正元年五月初三日

223 户部尚书孙渣齐等奏陈浙江丝价折* …… 118
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
224 镶蓝汉军旗都统伊尔拜等奏请将马允孝及子孙送往盛京居住折 …… 118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5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公门都罚俸半年折 …… 119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小麦收成分数等情折 …… 119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捐俸修建号房折 …… 120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吴江知县擢镇江知府折 …… 120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紧备兵以防青海蒙古人折* …… 121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0 领侍卫内大臣普照等奏补理王之佐领等不足人数折* …… 121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1 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奏荐缪沅为湖北布政使折 …… 122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2 工部尚书徐元梦奏荐河南开归道员补任湖北布政使员缺折 …… 122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3 工部右侍郎尹泰奏陈九卿会议诸事管见折 …… 122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4 刑部左侍郎阿锡鼐奏荐人员折 …… 123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5 礼部尚书苏库奏荐布政使员缺人员折 …… 123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6 阿思亥奏报地方可用官员折 …… 124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方雨水粮价折 …… 124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柴达木领兵都统之信函折* …… 124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驻西宁侍郎之信函折* …… 124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打箭炉官员喇嘛等员折* …… 125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1 和硕亲王敦多布多尔济等奏谢晋封亲王郡王折 …… 125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2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策旺札布等奏报多尔济托津罪行折 …… 126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3 理藩院奏请严禁官员怠慢勒索蒙古扎萨克王公等折 …… 126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4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会盟推选商卓特巴总领其事折 …… 128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5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人痛恨多尔济托津等情折 …… 130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台山上香及沿途雨水米价折 …… 132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转谕德音暂留山西折 …… 132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8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陈革退无户护军及披甲等事折 …… 133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9 直隶巡查道法敏奏请处置霸占煤窑之恶人折* …… 133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50 直隶巡查道法敏奏请严惩房山恶霸李欣父子等事折* …… 134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51 德音奏报暂留太原等候清查钱粮折 …… 134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
25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鼓励兵丁训练折 …… 135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3 甘肃布政使傅德奏报雨水禾稼情形折* …… 135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米价及乡试等情折 …… 135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岁科补考录遗折 …… 136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6 内务府奏请依例考选汉教习折* …… 136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7 刑部尚书佛格奏荐人员折 …… 136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258 吏部奏请拣选各部缮档之员折* …… 137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259 吏部侍郎巴泰奏荐人员折 …… 137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 137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1 詹事府詹事伊都立等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 138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2 吏科等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荐笔帖式折 …… 138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3 会考府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荐笔帖式折 …… 139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4 礼部侍郎兼太常寺卿三泰等奏荐笔帖式折 …… 139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5 大学士马齐等奏荐笔帖式折 …… 140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6 銮仪卫衙门奏荐笔帖式折 …… 140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7 宗人府奏荐笔帖式折 …… 140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8 中书科掌印主事明德奏荐笔帖式折 …… 141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9 都统阿布兰等奏荐官员袭任折 …… 141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0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陈以火耗银补给官员家用及亏空折 …… 141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严惩偷入围场打牲人犯事折* …… 142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2 侍郎常寿奏谢朱批折 …… 142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3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兖泰奏荐笔帖式折 …… 143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4 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常平社仓粮事宜折 …… 143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捉拿索诺木达锡折 …… 143
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
276 监察御史尊谦奏陈闲散宗室无官职折 …… 144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
277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明锁拿允禵管家未奏名姓缘情折 …… 144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2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萧永藻佐领员缺折 …… 145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79 山西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146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陕西米运抵绛州平价粜卖借贷事折 …… 146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借调大同仓米驼运平阳汾州赈济折 …… 146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开放禁米令以解民食之忧折 …… 147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密访官员善恶及请补平阳太原知府折 …… 147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4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理王弘晳迁居郑各庄事宜折* …… 148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不宜征伐策妄阿喇布坦之缘由折 …… 149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286 靖逆大将军富宁安奏报遵年羹尧办理之上谕施行折 …… 150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287 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密访秀才范英行为仍送怡亲王府事折 …… 150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8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决意叛乱情形折 …… 151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8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荐青州分司运同人选折* …… 153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带往西藏折* …… 153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情形及处置折* …… 154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稔知官员折 …… 154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知官员品行折 …… 154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稻子即将插完及米麦时价折 …… 155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家产缴送查出之折子折 …… 155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销算征剿台湾用银折 …… 156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29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叛乱严防折 …… 156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上谕贝子延信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鄂人马入关保护事 …… 157
29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将其兄冯泰简任起居注馆讲官折 …… 157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29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将军等职各按定额毋再裁减折 …… 157
雍正元年五月
300 原任太原总兵官金国正奏请缓扣兵丁所借库银折 …… 158
雍正元年五月
301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荐布政使员缺折 …… 158
雍正元年五月
302 侍郎常寿奏报青海达尔扎布父子逃进边内诸情形折 …… 158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3 都统席勒图奏报侍卫阿齐图等祗奉先帝遗物谢恩折 …… 159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4 都统席勒图等奏报柴达木兵撤至塔拉图尔根折 …… 159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5 都统席勒图奏报官兵谢赏茶糕折 …… 160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府三州民情及赈救饥民之策折 …… 160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栾廷芳即送军前效力等情折 …… 161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8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派兵掳掠阿旺拉布坦等人折 …… 161
雍正元年六月初四日
309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请万安折 …… 162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得雨并米价情形折 …… 162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水稻栽完捕捉生蝗等情折 …… 163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节哀保养圣躬折 …… 163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恭进双岐瑞麦折 …… 163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 164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 164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滋事折* …… 164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7 贝子延信奏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来报消息折 …… 165
雍正元年六月初七日
31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知府裘章等首告苏克济勒索财物折 …… 166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31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总兵黄颖赵文弼居官情形折 …… 167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3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奶饼子及夏暑良药折 …… 167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3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卫达鼐奏疏折 …… 168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附一：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奏报赴西宁给罗卜藏丹津赍旨事 …… 168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附二：寄提督岳钟琪书稿 …… 168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附三：上谕年羹尧饬派普照署理西安将军印 …… 169
附四：上谕年羹尧罗卜藏丹津插罕丹津之事务求稳妥等事 …… 169
附五：上谕年羹尧朕躬甚好不必过虑事 …… 170
32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天恩折* …… 170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3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解任懒恶官员折* …… 170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将有病侍读学士音扎纳休致折 …… 170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音扎纳之缺由顾鲁署理折 …… 171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6 都统图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之恩折 …… 171
雍正元年六月十一日
3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天津原任道台亏欠银两折 …… 172
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
3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常州秋审沿途所见情形折 …… 172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缉各属缉拿匪盗折 …… 172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密访下问各员居官情形折 …… 173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谕勉励文人勤奋读书等事折 …… 173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节哀及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 174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3 江宁将军雍吉纳奏请节哀保重折 …… 174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4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被迫来投边关折 …… 174
雍正元年六月十五日
335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公噶尔旦达锡兵败来投折 …… 175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6 贝子延信奏报调甘州兵马固守永固城以防叛逆来犯折 …… 176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7 都统西伦图等奏报由柴达木撤军折* …… 176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朱批训谕折 …… 177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泖湖有贼纯属讹传折 …… 177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追取欠银事折 …… 178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1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及报闽省雨水调匀夏稻开割折 …… 178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2 侍郎常寿奏报达赖喇嘛使者抵达西宁来京城折 …… 179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343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来投边关安置折 …… 180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34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之咨文折* …… 18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5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居折* …… 18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6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 18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7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折* …… 18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8 副都统瓦哈利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 182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9 副都统布柱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 182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0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严禁私税折* …… 182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1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更换蓟州遵化州知州折* …… 18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喀喇沁贝子前来吊丧被阻边外等缘由折 …… 18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选补副都统之缺各员引见折 …… 184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4 贝子延信奏报保护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属下折 …… 184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5 贝子延信奏报调延绥等地兵丁防备罗卜藏丹津进犯折* …… 185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6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事宜折* …… 186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7 监察御史鄂齐善等奏报运米起程日期折* …… 187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58 贝子延信奏报收存年羹尧寄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书折 …… 187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59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等由郡王牧场撤回情形折 …… 187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0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参侍读学士朱志诚侵蚀盐银折 …… 188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迟延催取公主房租一案折 …… 189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2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巴里坤西宁两路所用钱粮分别造册奏销折 …… 189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3 内务府奏请变卖李新家产折* …… 19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364 吏部奏请将郎中谢旻补授道员折* …… 19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365 原山西巡抚德音奏覆地方灾情不实叩请宽宥折 …… 19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366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拨给果王佐领男丁数目折 …… 19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获文尚贵等人之口供事折 …… 192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情形折 …… 19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9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折* …… 19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7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发遣人犯脱逃定罪折* …… 194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71 青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公噶尔旦达锡之奏书 …… 195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2 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宥错拟票签折 …… 196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3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审拟赵世纶讹兄银两案折* …… 196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4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八宝讹诈银两案折* …… 197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5 内务府奏报分给亲王财物数目折* …… 197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376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遣使赴京事折 …… 198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7 贝子延信奏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等属下人口牲畜数目折 …… 199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8 内务府奏请亏空钱粮令官赔补折* …… 20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满人亦宜补授地方官职折 …… 200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闽省官员互调以利各尽其能折 …… 20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1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惩办德化县纠伙抢劫首从各犯情形折 …… 201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禁止商人行盐取缔各盐衙门盐课事折 …… 202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3 辅国公普照奏谢署理西安将军事务并到任日期折 …… 20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山西旱灾之情折 …… 203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5 吏部右侍郎傅绅等奏报漕运情形折 …… 204
雍正元年七月初一日

386 郎中本锡奏报税务任内所收支银两并献余银折* …… 204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自柴达木撤兵情形折* …… 205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8 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梦等奏参贺有章折* …… 205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206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及黄河骤溢即退折 …… 206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1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补放道员等员缺折 …… 206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府州县亏欠未完银两由各官分赔折 …… 207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简臣辅佐审案折 …… 208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批旨及所赏翎子折 …… 208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5 内务府奏请恒亲王妃母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 …… 209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奸商刘康时迟误京通仓工程折* …… 210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举荐司员折* …… 211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硕色补缺折* …… 212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沾足并丰收在望折 …… 212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4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大雨及早稻收成米价情形折 …… 213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401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所属蒙古等事折 …… 213
雍正元年七月初五日
4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颐养圣躬折 …… 214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叩谒圣祖梓宫折 …… 215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4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乌拉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 215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5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请处置商人冯奇诉讼案折* …… 216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6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天津私盐情形折* …… 216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7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右卫修城奏销军饷等事折 …… 217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08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请万安折 …… 217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09 内务府奏请依例筹算每年所需谷粮折* …… 218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0 佐领佛伦等咨呈内务府所属庄屯贮米短缺缘由折* …… 224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1 雍正帝谕常寿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劝离罗卜藏丹津事* …… 225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2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简用正直老臣教育阿哥折 …… 225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 226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理堤防工程完竣折* …… 226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治堤防工程事折* …… 227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6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人讹诈银两一案折 …… 228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41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钦点堂官审案折* …… 229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418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谕吉清除孝景二陵枯树折* …… 229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419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本旗人授任行差事折 …… 230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420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咨贝勒盆苏克旺扎尔之文稿 …… 230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1 侍郎常寿咨贝勒垂拉克诺木齐勿附罗卜藏丹津作乱事折 …… 231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2 侍郎常寿奏报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毋随罗卜藏丹津叛逆事折 …… 231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3 侍郎常寿奏报往劝青海诸蒙古议和等事折 …… 232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陈禁止州县官员借故留居省城折 …… 233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5 副都统乌察拉奏请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 233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稼禾折 …… 233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折 …… 234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诈骗银两之犯认交银两数目勒限完抵折 …… 234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9 管西安将军事务普照等奏报西安官员缺额折* …… 235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30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请更换都统印之清字折 …… 236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雨水稼禾情形折 …… 236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钦遵上谕折 …… 236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拨放贮银给巴里坤等地官兵折 …… 237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4 贝子延信奏报戴青和硕齐掳掠垂拉克诺穆齐之事折 …… 237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赡养王托克托鼐等情折* …… 238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6 贝子延信奏报宁夏等三处官兵就地候令折 …… 238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7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子率部入嘉峪关折 …… 238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8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直隶山东等地将朋扣银解部充饷折 …… 239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43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请派员往查逃人等事折 …… 239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44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盛京驿马草豆由户兵堂官监办事折 …… 242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44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拿审亏空钱粮官员事折 …… 242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442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报驻陵官员子弟生计等情折* …… 243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3 给事中托尔海奏报严禁现任州县官及管钱粮官员之子弟捐官折* …… 244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核查养心殿换造条帘折* …… 245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米价情形并请买米折 …… 245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陈完补库银臆见折 …… 246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宁波知府尚保等居官情形折 …… 247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 247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嘉奖台湾千总何绵折 …… 248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50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报盛京各关木税由将军府尹兼管折 …… 248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51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请遣官清查各省绿旗兵额虚实等事折 …… 248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45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及宁州等地暴雨情形折 …… 249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湖口关移往九江府之利弊折 …… 249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教训属员做好官折 …… 250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引见折 …… 251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456 理藩院奏议锡呼图库伦十三喇嘛讼告一事折 …… 251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457 八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会议八旗兵丁婚丧给银数目折 …… 252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58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报停派巡盐御史折 …… 253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59 阿尔松阿等奏请赴京面报天津讹诈商人银两一案情由折 …… 254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6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内务府咨部领取上三旗官兵饷米等事折 …… 254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平阳各营兵丁谢恩折 …… 254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训示折 …… 255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茶叶折 …… 255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补笔帖式员缺折 …… 255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出栾廷芳亏欠银两数目折 …… 255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赔补亏欠未完钱粮人员暂缓参革缘由折 …… 256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7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苏克济之子不能回京折 …… 256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8 阿四海奏请叩谒皇太后之陵瞻仰圣主金颜折 …… 257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46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参骄矜自傲之侍读学士折 …… 257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西洋人于福安县传教惑众等情折 …… 257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1 内务府等奏请缮造旗务官员粮米册等事折* …… 258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2 雍正帝谕查弼纳匡正治理营伍事 …… 259
雍正元年七月
附：江北营伍废弛及庐州府合肥县等知县居官情形 …… 259
473 多罗贝勒阿布兰等奏审仓场总督李英贵扰乱漕政折* …… 259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
4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米价昂贵官兵折米银不足买米折 …… 260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施恩免偿借贷银两赈济饥民折 …… 261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6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嘉奖各州县效力人员折 …… 261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运米驼只由钦差都统赶回大同折 …… 261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8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阿林保奏陈养育满洲精锐旗兵等事折 …… 262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79 镶黄汉军旗都统席尔根奏报七旗所借银两尚未完结折 …… 262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0 正黄蒙古旗都统汪晤礼奏请严禁满洲兵丁服用过奢折 …… 263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1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参将副将之缺亟需荐举折 …… 263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2 内阁侍读学士伊其纳奏请增加杀虎口关税折 …… 264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3 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汝谷奏请分江南两闱乡试折 …… 264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4 刑部侍郎佛格等奏审私入围场人犯折* …… 264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征伐罗卜藏丹津之策略折 …… 265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6 吏部奏请严核应试贡监诸生折* …… 266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7 副都统勒什布奏陈增调满洲兵丁驻防河南防匪折 …… 266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8 山东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奏章驳回之弊折 …… 267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89 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启送梓宫装运帐房等事折 …… 267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0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请赏给初降之厄鲁特人钱粮牲畜折 …… 268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查抄西伦家产折* …… 268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2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特查长芦盐商积欠银两久悬折* …… 268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3 詹事府少詹事塞楞额奏请停补亏欠指俸捐纳折 …… 269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遣员祭祀大行皇太后折* …… 270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5 双全奏请查催积欠库银折* …… 270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6 吏部奏请补放给事中等员缺事折* …… 270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7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恣意挥霍俸银之满洲官兵交部治罪折 …… 271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498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无奏事折 …… 271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499 吏科给事中巴图奏报举荐孝廉之策折 …… 271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报开垦木兰肥沃之地等事折 …… 272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1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章京升迁皆归都统办理折 …… 272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2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报喂养八旗马驼事折 …… 272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3 监察御史音达里奏陈作恶家奴解部速审发遣折 …… 273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4 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奏陈宜设门禁笔帖式折 …… 273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随围马群送往京城事折 …… 274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6 礼部侍郎登德奏报满汉官员宜一并挑选补缺折 …… 274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7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雅亲奏报严禁兵丁聚饮赌博折 …… 274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8 都统查克旦奏报宫禁宿卫增兵事折 …… 274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八旗火班章京兵丁各设百名折 …… 275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0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复准宗室人等入试乡试折 …… 275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1 固原署理提督印务噶尔弼奏谢钦命署任折 …… 275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2 礼部右侍郎三泰奏报九卿会议满汉对峙有碍决议折 …… 275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3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报漕船按时抵通之策折 …… 276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4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奇尔萨奏请蒙古佐领学习蒙语折 …… 276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报包衣佐领拴养之驼无用折 …… 276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遭旱涝蝗虫庄稼略有损伤折 …… 276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整饬驿站营伍等情折 …… 277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8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八旗佐领择师教习幼丁折 …… 278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19 兵部左侍郎伊都立奏请将卓异与保举者开缺一体补用折 …… 278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0 (佚名)奏报处理劣员札日昌等事折* …… 279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1 御史莽鹄立奏题本档子免兼译满汉文折* …… 279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2 内务府奏报营造司官房收租修缮等情折* …… 279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给八旗官学生效力之途折 …… 280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4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报禁止民间穿服售卖龙金线纱缎折 …… 280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5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请京城增设笔帖式折 …… 281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6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不可逾品服饰折 …… 281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二省雨水田禾情形折 …… 281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朱批训谕折 …… 282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折 …… 282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0 侍读学士班第奏陈各部笔帖式职低俸少无力养家折 …… 283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1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满洲兵丁骑射生疏折 …… 28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2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报骁骑校补任免送京城看视折 …… 28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限期到任折 …… 28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升调刑部之员留部办事折 …… 28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5 多罗郡王策凌奏请赴京叩谒皇太后梓宫折 …… 285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6 副都统吴光奏请满洲蒙古宜与汉军同补文武之缺折 …… 285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7 河南道监察御史锡禄奏请准许生员在京会试举人折 …… 285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清查钱粮折 …… 286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9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巴达子刺杀人命案折 …… 286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0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护军图占殴毙人命案折 …… 288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1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请禁止出售牌色以绝赌博折 …… 290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2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人等学习骑射折 …… 290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3 工部侍郎尹泰奏请增加披甲数额以使幼丁得生路折 …… 290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4 工部侍郎尹泰奏陈百官朝集当遵仪注而行折 …… 290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印务之员晋升之途折 …… 291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6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停止裁撤宝坻县之广善库折 …… 291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7 户科给事中石图奏请刑部复审各案宜停驳回折 …… 291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8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报冬季喂养马匹折 …… 292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9 工部右侍郎萨尔纳奏请九卿酌议工料价银事折 …… 292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50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请上三旗下五旗合为一体折 …… 292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黄蒙古旗务折 …… 293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2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 293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3 恒亲王允祺奏请裁属员拨给弘晟等情折* …… 29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畅春园驻兵房屋建造用银数目折* …… 294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5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拟将侍读学士伊齐那等解任折* …… 295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6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免过错折 …… 295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7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呈书口信折 …… 295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296
55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于栾廷芳家挖出银两折 …… 296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59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二子蒙恩擢用等事折 …… 297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6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等人品行折 …… 297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朱批训示折 …… 297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官兵奉旨谢恩折 …… 298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阻止路振声乞休折 …… 298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罗卜藏丹津征伐戴青和硕齐折 …… 299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301
5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禁止兵丁以口米典借银两折 …… 301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拜他喇布勒哈番色莫尔德依等侵吞银两折* …… 302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7 吏部奏请委署刑部堂官折 …… 303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8 议政大臣允礼等奏议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军需钱粮折 …… 303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305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并缴御批折子折 …… 305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1 内阁大学士嵩祝奏查原旨折* …… 306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巴林等七旗天旱失收祈求赈济一事折 …… 306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5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侍卫达鼐仍留西安折* …… 307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574 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报清查广东布政司库银两折 …… 308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575 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兵败准入关内折 …… 308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576 一等侍卫达鼐奏报遵总督年羹尧之令暂留西安候旨折 …… 309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57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察罕丹津请大军保护等事折 …… 309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578 侍郎常寿奏报遣员安插来投戴青和硕齐部等情折* …… 310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57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田禾大雨并台湾番民口角致命折 …… 312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5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布政司库欠银来年补完折 …… 313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581 镶红蒙古旗都统杨度奏陈严禁向兵丁放银折 …… 313
雍正元年八月
5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31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奉御赐装折匣子未便启阅折 …… 31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于江宁省城开设捐纳折 …… 31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社仓管理及靖匪安民等事折 …… 315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6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保养圣躬折 …… 315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全省粮谷丰收折 …… 316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增拨供给五台山喇嘛银两折 …… 316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暂停奏销清查各项钱粮折 …… 316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90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报审问苏克济及其子达尔布情形折 …… 317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591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二母派人送来信件折* …… 318
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
592 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报遵旨探访广东各官情形折 …… 318
雍正元年九月初三日
593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转喀尔喀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请赴京叩恩折 …… 319
雍正元年九月初四日
59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严缉盐枭以裕国帑安民折 …… 319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荔枝折 …… 320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理藩院郎中保柱谢恩折 …… 321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7 尚书孙渣齐等奏报魏柱侵占禁地修建墙院等情折* …… 321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8 都统图思海等奏请运米骆驼交付土默特旗牧放越冬折 …… 322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9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恒王侍卫一家抬入何旗折 …… 322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0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折卖陈米以充兵饷等事折 …… 323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1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谢晋封贝勒折 …… 323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2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贝勒延信奏请万安折 …… 32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被旱秋粮收成及米价折 …… 32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侍卫赵宏基俟开缺拟补折 …… 324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钦差买米之员到达省城折 …… 325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食收成米谷时价折 …… 325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60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议边门添兵严防私采人参折 …… 325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60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协领张煦等辞官致仕折 …… 327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09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 327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谕并缴朱批折子折 …… 327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傅泽渊居官情形折 …… 32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2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上谕折 …… 32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内河米船搁浅改由海运至宁波折 …… 32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4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谕旨折 …… 329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常寿咨文折* …… 329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罗卜藏丹津咨文底子折* …… 330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7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将朱之珵解城核对盐课银两折* …… 330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8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军前富户陈钰等回籍折* …… 331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9 国子监少卿博力奏请八旗子弟不限数额准入官学折 …… 331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0 都统济当阿奏陈景运门禁增添笔帖式办理出入登记折 …… 332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1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博尔屯奏请增加官员上朝之日折 …… 332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2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请八品笔帖式增加俸米折 …… 332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3 鸿胪寺卿希佛奏请遣员监督仓场放米折 …… 333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4 内阁学士鄂托拜奏请革除克扣冒领仓米之弊折 …… 333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5 礼部侍郎鄂托拜奏请专设查仓之官以济漕运折 …… 333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6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保举参劾之弊折 …… 334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7 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报禁止信奉天主教折 …… 334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8 内阁学士阿克敦奏陈丰年积贮及禁止劳役驿站折 …… 334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9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报补放佐领折 …… 335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附:补放蔡玉佐领人员之考评履历 …… 335
63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斩太监魏柱折* …… 336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 337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2 吏部奏请补放西安同知员缺折* …… 342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3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藩臬之缺宜由汉官补任折 …… 342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袭职折 …… 343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兵征戴青和硕齐折 …… 343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6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占取戴青和硕齐牧地折 …… 344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7 翰林院侍讲学士丰泰奏请择选进士入部历事折 …… 344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38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哈达奏报赐给八旗办公之所折 …… 345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39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陈军政之弊折 …… 345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4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345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41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议定官员服用则例折 …… 346
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
642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已由戴青和硕齐牧地撤回折 …… 346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3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八旗闲散幼丁生计艰难折 …… 346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4 内务府奏请和硕格格下嫁蒙古遣员办理诸事折* …… 347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5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议理王弘晳移居诸事折* …… 347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6 总管马尔浑奏报愿将任上余银捐纳皇上折* …… 34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7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报禁止盐商奢靡亏欠盐课折 …… 34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8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报复设印房笔帖式折 …… 348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9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报官兵盔甲区分不明折 …… 348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奉天等地杂税宜买粮改充俸饷折 …… 349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 349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谕嘉勉折 …… 349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简放粮驿道员折 …… 350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拟将未完欠银之官员革职治罪折 …… 350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现任之员以便清查亏欠折 …… 350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自栾廷芳家中挖出藏银数目折 …… 351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附:搜出栾廷芳金银物件单 …… 352

6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调兵剿灭罗卜藏丹津有关事宜折* …… 353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8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不会写清文楷字密折准用汉字折 …… 355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59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驰赴西宁军营效力折 …… 356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0 吏部奏请题补河东运使员缺折* …… 356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1 兵部尚书逊柱奏陈武举考试以外场为要折 …… 356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陈严禁兵丁挥霍折 …… 35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3 刑科给事中海寿奏陈区分窃犯情缘分别拟罪折 …… 35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4 盛京兵部侍郎吴尔泰等奏请裁并盛京兵工二部折 …… 35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岳洲贻误内廷煤炭案折* …… 35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拖欠架木等案折* …… 35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销修理文华殿等处用过钱粮折* …… 36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8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拖欠钱粮各员折* …… 361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物料价值详定划一折* …… 362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折 …… 36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1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拿获外逃太监之弟发往打牲乌拉折 …… 36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缉拿太监魏柱管家等情折 …… 36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3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永寿奏报扣朋银采买补足缺额骆驼折 …… 36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4 亲王戴青和硕齐奏谢奉旨折 …… 36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5 刑部尚书佛格奏陈充盈常平仓及疏通水路折 …… 36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36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省城得雨等情形折 …… 36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由前任督抚子弟赔补两江亏空钱粮折 …… 366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奉朱批谕旨折 …… 366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0 吏部奏请考试新旧荫生折* …… 36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1 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大学士萧永藻奏谢其子补为佐领折 …… 36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2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满官亦应专司理事折 …… 36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3 副都统佛伦奏陈复设宫庭门禁笔帖式折 …… 36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684 副都统佛伦奏陈遣官稽察民情折 …… 36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685 贝勒延信奏报择地安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折 …… 36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雍正帝谕贝勒延信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内移另行安置 …… 370
686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请征讨罗卜藏丹津折 …… 37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8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红满洲旗务折 …… 37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88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珅奏报挑选护军领催等补任边塞之职折 …… 371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8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下旗佐领抬为上旗折 …… 371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于蒙古八旗设学折 …… 37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喂养马驼折 …… 37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补放未成年佐领应选人协理折 …… 37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佐领拴养马匹折 …… 376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4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简补贤能部员充任边门章京折 …… 37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5 侍郎常寿奏报策旺诺尔布将抵西宁折 …… 37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379
696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奏陈严禁兵丁典当兵器折 …… 37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697 驻西宁办事侍郎常寿奏咨年羹尧折* …… 37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6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钦奉谕旨折 …… 38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699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 38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0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奉赐圣祖遗物及请谒陵寝折 …… 38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1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 …… 381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抵达卡伦折 …… 381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严禁家居教场兵丁聚赌等事折 …… 382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满洲选取披甲折 …… 38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火备官兵编制人数折 …… 38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6 都统噶尔弼奏请随军出征效力折 …… 386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7 内务府奏查本年索伦所贡貂皮等级及往年赏赐情形折* …… 386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0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赞礼郎年老应调任折* …… 38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09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疏浚山东泉水以济运河漕运折 …… 387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0 副都统缫达色奏请八旗应照前例查管不肖之人折 …… 38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1 东城巡城史富贵奏请督抚事务烦冗添官协理折 …… 38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从速颁给追封诰命折 …… 388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3 川陕总督奏咨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二母之咨文折* …… 38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太庙祭礼燃香照奉先殿折* …… 38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雍正帝谕嗣后所有会议之事照此条陈遵行 …… 38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15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报审理苏克济父子之情折 …… 389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39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安徽秋粮收成分数折 …… 390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米价折 …… 392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9 侍郎常寿奏报亲王察罕丹津接旨回奏折 …… 392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一：雍正帝谕侍郎常寿递送给察罕丹津之旨 …… 393
雍正元年
附二：雍正帝谕戴青和硕齐调军将讨罗卜藏丹津 …… 393
雍正元年
720 侍郎常寿奏报奉旨谢罪折 …… 393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雍正帝谕侍郎常寿未准戴青和硕齐入关谪旨 …… 394
721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部属情形折 …… 39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2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停止驻省官兵尸解京城折 …… 394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3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请严禁伪造黄历以昭历法折 …… 39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4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请严禁典当兵器折 …… 39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傅尔丹祁里德所余炮枪火药数目折 …… 395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6 工科掌印给事中永福奏陈管理威远堡等六边门方策折 …… 401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727 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请严缉逃人折 …… 402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728 通政使司参议武格奏请满洲官员量材择补部员折 …… 402
雍正元年九月
729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补放常济保佐领员缺折 …… 402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拴养马驼折 …… 403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披甲择优服甲折 …… 404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2 都统伊尔哈岱奏陈蒙古旗缺宜由蒙古旗择员题补折 …… 406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3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行文定限时日以速结案折 …… 406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赐荔枝折 …… 406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5 礼部左侍郎登德奏请考选翻译优良人员题补侍读学士折 …… 406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卫达鼐所探罗卜藏丹津等情形折* …… 407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给发理郡王马匹草豆折* …… 407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3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 407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3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 408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路振声奉旨调养身体谢恩折 …… 408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巴里坤耕田兵丁折 …… 408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宽宥失察之过折 …… 409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折 …… 409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4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荐贤才之策折 …… 410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
745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奏陈管见折 …… 410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6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八旗生员在省考试折 …… 410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7 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奏请陵寝祭祀用器皿数量折* …… 410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8 江宁将军雅吉讷奏请委前锋补任骁骑校员缺折 …… 411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旨并缴御批折 …… 412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50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 412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抵西宁日期折* …… 412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常寿起程赴罗卜藏丹津处日期折* …… 412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3 户科掌印给事中石图奏陈部院行文办事酌情限定日期折 …… 413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4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禁止佩带小刀以弭命案事折 …… 413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5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勒什布奏陈领催披甲越佐领补取折 …… 414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6 吏部奏报河南开归道戴锦到部日期折* …… 414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7 议政大臣阿布兰等奏请驻省城官兵灵柩照例送回京城折* …… 414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758 镶蓝满洲旗都统阿布兰等奏报查奏失察官员折 …… 415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759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诺穆齐奏陈八旗满洲升转之途折 …… 415
雍正元年十月九日
760 和硕淳亲王允祐等奏参查报疏漏之佐领折 …… 416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1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奏报严缉在逃家奴折 …… 416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使传谕青海诸王折* …… 416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入藏喇嘛官员遣往之事折* …… 417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4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宋师曾盐价亏空案折 …… 418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擅自革退官兵之副都统革职折 …… 425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6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将涉及久查无据之案人员援赦免议折 …… 426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7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审问出逃太监张成全之弟口供折 …… 427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清查魏柱家产及其处置折 …… 427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陈八旗兵丁赎田之策折 …… 429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70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因公事革职官员免充苦役折 …… 429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1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木布奏陈满洲火器营编制调配折 …… 430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收粮分数及米价雨水诸情折 …… 430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宝应知县吴之庭任职情形折 …… 431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4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禁火班值宿替补人员擅自差委折 …… 431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5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部院章京停止兼任参领折 …… 431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6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议绝嗣佐领补任缘情折 …… 431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7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珅奏准旗人各在本省考试折 …… 432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满官补满蒙官缺折 …… 432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7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停止马兵护守紫禁城折 …… 433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究追参革登州知府李元龙家私折* …… 434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严拿快马张三折* …… 435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2 亲王察罕丹津奏谢钦赐安心休养温谕折 …… 435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3 吏部奏请钦点复试贡监生之考官折* …… 435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4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陈盛京运米船务求专人办理折 …… 436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裁减冗员节省俸银折 …… 437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西宁备用折* …… 437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列乌奇呼图克图病故等情折* …… 438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8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查库存金银器皿折* …… 438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秋麦播种及得雨雪折 …… 439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及进献食物折 …… 439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高成龄品行折 …… 440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追取栾廷芳亏空银两折 …… 440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州县官员以便清理亏空折 …… 440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4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报禁康熙年间所买之奴赎身为民折 …… 441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5 礼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捐纳官员宜考选折 …… 441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领催披甲补缺折 …… 442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即派官员疏通赭山中门折 …… 443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79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停登色等贝勒公俸禄折 …… 443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79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收成并米价折 …… 443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缮汉折缘由折 …… 444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御批之恩折 …… 444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恩封三代之恩折 …… 445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3 太仆寺少卿花鄂奏报察罕丹津目下人马情形折 …… 445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4 三旗牛羊群总管博和里等奏请各旗速将奶牛送交牧群孳生折 …… 446
雍正元年十月十九日
805 刑部侍郎噶什图奏谢授任侍郎折 …… 447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防备罗卜藏丹津叛乱折* …… 447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7 通政使图兰奏报盛京刑部补任官员送部钦定折 …… 448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8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陈不谙满汉之笔帖式离职学习折 …… 448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9 副都统吴光奏请巡察围场官兵并归热河总管统辖折 …… 448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10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报直隶旗民诉讼本地官员审理折 …… 448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1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报禁止私自放枪折 …… 449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2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缴原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折* …… 449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3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制造库移于广善库折* …… 449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4 吏部奏请补用之笔帖式张榜晓谕折* …… 450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击退进犯南川边口之罗卜藏丹津贼寇折* …… 450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816 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等奏议给发右卫官兵粮草折* …… 451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817 副都统博尔屯奏陈八旗兵丁增练武艺强兵折 …… 451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818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绿旗屯驻兵饷就近拨给折 …… 452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819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八旗佐领亦设义学折 …… 452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驻陵官员子弟去留折* …… 452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考验武职折* …… 453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大败入侵西川镇海堡之罗卜藏丹津折* …… 453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3 平逆将军延信奏报迎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折 …… 454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上谕贝勒延信为迎接策妄阿喇布坦来使事 …… 455
8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455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浏阳贼匪入赣抢劫兵器等事折 …… 455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情形及赈济灾民折 …… 456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谢赐履等人供职情形折 …… 457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赐巴里坤等处官兵平安丸药折 …… 457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29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报蒙古收为奴仆之民查返原籍安置折 …… 457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3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巴里坤等处瘟毙羊只由该管台吉赔偿折 …… 458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3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动用杂税买米补仓及禁贩粮米入关折 …… 460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总督衙门笔帖式折* …… 460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3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赏赐达赖班禅及西藏防备青海蒙古折* …… 461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834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谕旨折 …… 462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5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未曾克扣军需钱粮折 …… 463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6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罗卜藏丹津兵败欲移招地等情形折 …… 463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8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庄浪番贼情形折* …… 46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遣西安等处官兵情形折* …… 46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南川等地贼匪情形折* …… 46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拣员补授副都统折* …… 46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往察苏州布政司库起程日期折 …… 46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亏空银两折 …… 46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不另设贡院折 …… 46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全省官员留用火耗支俸银两数目折 …… 468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牌匾折 …… 470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搜得冯国泰等府上银两物件数目折 …… 470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7 雍正帝上谕一纸 …… 47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848 邢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广东沙县县丞合谋侵吞银两事折* …… 47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4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原湖广布政使张文灿亏空折* …… 47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0 都统弘昇等奏报鄂木布岱年老休致折 …… 473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1 都统弘昇等奏报镶白旗色棱年老休致折 …… 47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2 都统弘昇等奏报察哈尔副管齐伦照常留任折 …… 47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3 都统弘昇等奏报补任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世袭官折 …… 47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4 京畿道监察御史孙嗒奏报京官各得耗银以俾清廉折 …… 47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5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报题补佐领折 …… 47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派遣王大臣验看所补官员折 …… 47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7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报官员升补考核等事折 …… 47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驻防八旗官兵不得在外省建坟立业等事折 …… 478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谢罪请安折 …… 478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0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巡逻围场弁兵归属热河总管折 …… 48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遵旨盘查库藏银两器皿数目折* …… 48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尚书卢询之弟暂留右安门行走折 …… 483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3 正黄汉军旗都统左世勇等奏请参领王来休致折 …… 48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4 通政使司左通政使硕色奏请移民垦荒事折 …… 48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5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选八旗领催事折 …… 48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保举明寿不当交部议处折* …… 48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员外郎傅兰保折* …… 48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8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陈宫庭门禁护守事宜折 …… 48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抵罗卜藏丹津处情形折* …… 48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明工部提取库银用途事折* …… 486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布隆吉尔来投之人给养折* …… 487
雍正年十一月初七日
8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王景灏出使情形折* …… 48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3 户部尚书马齐奏停科道之员往查钱厂铸钱事务折 …… 487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4 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查山东盐运亏空库银折* …… 488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5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严禁旗民入奉天主教折 …… 488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驻防新拓卡伦并请万安折 …… 489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同知杨玉剑原委折 …… 489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 490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 490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恩赏兵征台湾在营委署把总事折 …… 49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州粮米海运抵甬民食得续折 …… 491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人于旨到前已过肃州折 …… 492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3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官兵所用粮米银两情形折 …… 492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钱粮暂缓解运缘由折 …… 493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附：朱谕一纸 …… 494
885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常在奏请驻防八旗官兵灵柩在省安葬折 …… 494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禁私发科抄批本以固国法折 …… 494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日
887 向导总管佛伦奏陈严禁空额制兵以取钱粮折 …… 495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88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将库舍图驻兵调回巴里坤折 …… 495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8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调都统穆森驻防吐鲁番等地折 …… 496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宁附近交战情形折* …… 497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调派兵马粮食折* …… 498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率众自和州迁往兰州折* …… 49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察沿途麦蔬长势及雨水粮价折 …… 49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4 副将军阿喇衲奏将侍卫德依尔布由巴里坤遣回折 …… 49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前往噶斯阻截罗卜藏丹津折 …… 500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6 管理布尔哈图等地驿站郎中三达里等奏谢赏赐各驿蒙古官兵折 …… 501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89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501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898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陈官兵秋射仍照旧例折 …… 501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899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准蒙古旗进士举人先入官学习蒙古语折 …… 502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至西宁后备办兵力镇守各关口折* …… 502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伐事备办兵饷马料折* …… 503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办河东盐务折* …… 504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3 内务府奏请录用管领子孙折* …… 504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4 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允禑等奏复祁尔萨条陈丧仪折* …… 505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严肃法纪减少命案折 …… 507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同知潘月藏匿亏空知县家人以避完赔折 …… 507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508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知县拒交钱粮册阻挠清查折 …… 508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9 吏部奏请以景考祥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折* …… 508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0 吏部奏请钦点御史折* …… 50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1 内阁侍读学士班第奏请增加关外军营兵丁行粮折 …… 50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该布政司库钱粮封存折 …… 509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整顿地方肃清叛逆折* …… 510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布隆吉尔等处所生事端折* …… 511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专员办理钱粮事宜折* …… 512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巴里坤兵马至布隆吉尔折* …… 512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至西宁等地之军马饲秣折* …… 512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监察御史巴扎尔革职折* …… 513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给事中苟色革职折* …… 513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赐母匾联折 …… 513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拣选台湾总兵折 …… 514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2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禁止地方各官以官价购买各物折 …… 514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923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 515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上谕平逆将军延信安置原西安将军宗札布事 …… 515
924 侍读学士三希保奏请给八旗贫穷举人秀才粮米折 …… 515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5 署理镶黄蒙古旗副都统事务查斯哈奏请查明满洲家奴为民折 …… 515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6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通州河工备料折* …… 516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7 律例馆总裁官朱轼等奏遵谕拣选纂修律例官员折* …… 516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朱批折 …… 516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闻知皇上万安欢忭折 …… 516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参官惩民安抚生番折 …… 517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整饬营伍及更动水师编制情形折 …… 517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 518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严禁售与番子火药折* …… 518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拣补总兵等官员折 …… 518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5 副都统申穆德奏请钦派专臣巡察驿站折 …… 519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6 理藩院奏议都统丹津所请于归化城设立孔庙义学折 …… 519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7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硕色奏陈重兴礼让之道折 …… 520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38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紫禁城内御守之事折 …… 520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3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大同知府徐惟诺曾有挪移钱粮事折 …… 521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嘉许折 …… 521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愚民闹事拟赴山区巡察折 …… 522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五台山喇嘛横行扰民调往他处折 …… 522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3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盐运使罗正等亏空银两案折 …… 52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4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一元狱中被害案折 …… 52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福建巡抚黄国材再留任一二年折 …… 524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946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路次年停止运米折 …… 524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7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大将军年羹尧进剿青海之条奏折 …… 525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颁给布尔干路办理粮饷关防折 …… 527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9 多罗嘉郡王允禄等奏陈皇后升座礼仪折* …… 529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5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索诺木达西来归折* …… 530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1 员外郎罗密呈报俟路畅通前往巴里坤折 …… 530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2 理藩院员外郎罗密奏报凉州西宁等地厄鲁特反叛情形折 …… 531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3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调傅尔丹兵二千前往巴尔库尔折 …… 532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4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赴京恭贺元旦折 …… 53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请革去卫色委署参领折 …… 53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6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每月赏给年迈无靠之孀银米折 …… 53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7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宫禁门守之事折 …… 533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陈审拟鲍钥拖欠工银案情折* …… 534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按律治罪托病躲避坐台之何瑞汉折* …… 535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盛京等处贡进祭陵食物照例拨给车马折 …… 535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赏给板房以备值班人员行走折 …… 536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2 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奏请挑选满洲官学生行走印务折 …… 536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理色卜腾札勒等罪犯折* …… 536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补授大将军折* …… 537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5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请万安折 …… 537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6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自巴里坤起程日期折 …… 537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严肃宫门礼制三款折 …… 538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68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八旗官马骆驼出口牧放展限一个月折 …… 538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69 散秩大臣都统图拉奏请赴年羹尧军前效力折 …… 538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请复开闲散宗室考试之例折 …… 539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1 内务府奏请拣员折* …… 539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江南沿海地方营汛折 …… 539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御赏哈密瓜折 …… 54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资助吴纳哈银两及官员居官情形折 …… 54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5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调常泰为户部郎中折 …… 54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6 吏部奏请顺天乡试应否调取直隶州县等官折* …… 54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拨给阿喇衲随行官兵马驼粮米数目折 …… 54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都统穆森自木垒移驻哈喇和卓折 …… 54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9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于巴里坤自力耕田之人议叙折 …… 543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0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叙屯田多收之员折 …… 544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1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赔偿巴里坤倒毙之骆驼折 …… 547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耕收田粮数目及扩建乌兰固木城池折 …… 549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元旦进献食物折 …… 55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4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现任官员私用库银捐纳之弊折 …… 55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5 副都统缫达色奏陈将闲散人等操练骑射藤牌等技艺折 …… 55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6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明黄册请展限奏销折* …… 55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降调人员会部查验折* …… 55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8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55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银两清册俟清查完毕报部折 …… 55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90 山西巡抚诺岷奏奉朱批恭陈下悃折 …… 553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91 国子监司业博礼奏陈无嗣袭官之寡妇生计穷困祈请施恩折 …… 553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2 署理甘肃巡抚事务布政使傅德奏谢赏赐折* …… 554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3 内务府奏丰泽园玉泉山等处历年收获稻米丝绵数额折* …… 554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4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赴京请安折 …… 556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大行皇帝御物折 …… 556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6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陈裁撤火班自设马匹月银折 …… 556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7 国子监司业明图奏陈八旗宗室之荫生亦入国子监读书折 …… 557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拨银备办粮草折* …… 557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9 太仆寺等衙门奏议将精干牧丁补授旗缺及有关粮饷等事折* …… 557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10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千总马中孝补任游击折* …… 558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10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车臣贝勒属下率人畜来投情形折* …… 558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100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遵大将军年羹尧札令改赴布隆吉尔折 …… 559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1003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陈择能补任佐领以益公务折 …… 56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多罗礼郡王允禵议撤何旗佐领折 …… 56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5 光禄寺少卿杭奕禄奏陈缮单进奏各事折 …… 560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6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安挂宫殿门神对联折* …… 56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7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内阁写字二十四人候各旗中书员缺折 …… 56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8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交户部银两折* …… 561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09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审拟逃避坐台之潘朝选罪行折* …… 56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赴京请安及乞赐良医治病折 …… 562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军饷暂且停运缘由折 …… 563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赴五台山办理喇嘛之事起程日期折…… 563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1013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严追拖欠银两案折* …… 564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八旗挑选笔帖式事折 …… 564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5 雍正帝为出征台湾效力把总张春等人议叙之谕旨 …… 565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为征伐调兵西宁折* …… 565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7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何天培名声甚佳折 …… 565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原甘州同知祈请另予补放折* …… 566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等属众来投情形折* …… 566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罗卜藏丹津党羽折* …… 566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1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 567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2 正蓝旗护军统领汝福等奏请将协领华赖补为曹州城守尉折…… 567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102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双塔尔战役情形折* …… 568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惠回木驿战役情形折* …… 568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索诺木达西封为贝子谢恩折* …… 56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饲秣军马折* …… 56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7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 56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铸给征西将军路粮饷事务关防折 …… 570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2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征西将军路办理粮米事宜折 …… 570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0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察罕廋尔等地犯人耕种折 …… 571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1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所奏屯田收粮折 …… 572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赏予射箭一等者银两折 …… 573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3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奏报审理满人自相斗殴致死折* …… 574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陈审拟刨参人犯折* …… 576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将违犯驿站法纪之二员从重治罪折* …… 576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6 理藩院奏报归化城蒙古旗为赴军地之人捐马匹折 …… 577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贵德堡番子折 …… 577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8 内务府奏报庄头亏空粮食限期完结折 …… 578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9 内务府奏查吉祥门等三处一年购买各类物品所用银两折 …… 578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0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颁赐恩诏折 …… 57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1 吏部奏请彭耀祖加捐知府开缺候补折 …… 57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2 吏部奏请拣补太平府知府折 …… 579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3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 580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4 都统世子弘昇等奏查庆丰司所用牛羊数目折 …… 580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5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三泰等奏请添加祭祀额用厨役折 …… 581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至鄂买米实数折 …… 582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盐运使等官摊派商人银两等事折 …… 582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8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锁拿孙塔追取所欠银两折 …… 583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为罗卜藏丹津拘押之情形折 …… 584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对尽忠身亡之多尔济施恩折 …… 584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51 扎萨克大喇嘛图观呼图克图奏报元旦前中正殿广慈寺诵经折 …… 585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5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至布隆吉尔及南北各路派兵追踪侦察折 …… 585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甘国璧运米至藏随旗返京折 …… 585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05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不准赦免犯妇事宜折 …… 586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05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审结犯妇四名免罪折 …… 586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05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西宁同番子交战情形折 …… 587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提督岳钟琪于郭密附近战杀番子等情形折 …… 588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赏物折 …… 589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9 前锋统领苏丹等奏谢赏狻猊豹褂折 …… 589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赐布隆吉尔等处兵士粮饷等折 …… 589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依例供给成都兵丁口粮折 …… 589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 590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高成龄赴京起程日期折 …… 590
雍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1064 雍正帝上谕一纸* …… 590
雍正元年
1065 策妄阿喇布坦奏请裁决边界争议处折 …… 590
雍正元年
1066 内务府奏报追还赵昌欠银办法片* …… 591
雍正元年
1067 内务府奏报赵昌有子之闲散女人数片* …… 591
雍正元年
1068 侍郎登德奏报严防督抚提镇借口为属下开脱罪责折 …… 591
雍正元年

1069 镶红汉军旗都统济当阿奏陈步甲炮手出缺改取各佐领之闲散折…… 591
雍正元年
1070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举贤弹劾官员折…… 592
雍正元年
1071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准给蒙古旗缺名额折…… 592
雍正元年
1072 镶蓝旗护军统领马兰泰奏陈所备兵器离缺收回折…… 592
雍正元年
1073 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奏陈拴养官马折…… 593
雍正元年
1074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报整治牧场之弊折…… 593
雍正元年
1075 镶白旗护军统领汝福奏报所见廉亲王允禩情形折…… 594
雍正元年
1076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赏赐平安丸药折…… 594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7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调阿尔泰路兵二千至巴里坤事折…… 594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及所属各县普降大雪事折…… 595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9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率军抵达布隆吉尔之日期折…… 595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80 宁夏将军苏丹等奏谢御赐福字折…… 596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副将军阿喇纳抵布隆吉尔征剿折…… 596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2 工部侍郎阿锡鼐等奏报将骗马已送交宁夏道员事折…… 596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办理盐务情形折…… 597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兵丁空缺实情折…… 597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进贡台湾产西瓜折…… 598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奉训谕并缴奏折折…… 599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办理台湾亏空库银等折…… 599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示并缴朱批折…… 600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严催漕粮漕项钱粮事折…… 601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90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请自愿至年羹尧军前效力事折…… 601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1091 郎中恒德等奏报将马匹已送交宁夏年羹尧处事折…… 601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1092 二等侍卫纳兰奏报进藏熬茶及沿途所见所闻等事折…… 602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10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堵截防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 603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1094 宗室赖实奏报康熙帝驾崩之时有人胡乱议论折* …… 603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10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木灿堪布属下来投情形折* …… 604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1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未敢越职具奏折…… 605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1097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西藏已防范罗卜藏丹津事折…… 605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10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潼关营副将潘志善谢赐貂皮事折…… 606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099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授为都统折…… 607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100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将熟习青海之台吉图巴留军中折…… 607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10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安定将启运粮饷折…… 607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蒙古盗贼平息路途畅通折…… 608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3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福字折…… 609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笔谕旨折…… 609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平安丸药折…… 609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等地防范策妄阿喇布坦来犯折…… 610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鄂海于吐鲁番自力耕田情形折…… 611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读学士鄂赖所获西藏消息底稿折* …… 611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9 兵部侍郎塞尔图等奏报于四川省勘查白铅产地折…… 611
雍正二年正月十三日
11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修造所属各营枪炮事折…… 612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1111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前往京城请安折…… 613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111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会同审理钦交人参案件折…… 613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3 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奏请重修锦州城内外仓廒折…… 614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设税课于威远堡等边门折…… 614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5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615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给布隆吉尔军备用物折* …… 615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赴藏主事途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 616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噶尔旦达锡等谢恩折* …… 616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养马折* …… 617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冈战役折* …… 617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郭隆寺战役详情折* …… 618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查驿站畜膘折* …… 619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3 吏部奏请拣员补放文选司考功司职官折* …… 619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4 詹事府洗马苏尔布奏请闲散宗室参与考试事折…… 620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5 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等奏请严审勒扣马干银两等案事折…… 620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调补刑部员外郎之缺折* …… 62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7 吏部奏请乡试验看举人折* …… 62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8 汉军副都统布达什奏报追回官员所欠银两折…… 62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9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拐骗银两案内佐领折…… 622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30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报正蓝蒙古旗官员亏欠库银折…… 622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31 镶黄满洲旗都统苏克准奏请严查牙子以利民商折…… 62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1132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军营官兵谢赏行粮折…… 62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3 扎萨克和硕亲王端多布多尔济奏报安置顺王等人驻地折…… 62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4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查员外郎赔偿银两情形折…… 62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5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二十四佐领兵器情形折…… 624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6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官员所欠库银事折…… 624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督抚提镇出具考语有不实之处折…… 625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138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追赔原河东盐道史文斌赃银折…… 625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139 通政使王沛憻等奏报审讯杨昌世命案事折…… 625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1140 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沿途所需马驼等已配足折…… 62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62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抚黄国材近况折…… 62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曾祖曾祖母受封折…… 627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准一子赡养生母折…… 627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出缺知县折…… 628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6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折* …… 628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7 闽浙总督满保奏陈家族实情恳乞施恩折…… 629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选贤能千总委以守备折…… 629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凤诏折…… 630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补放延平副将折…… 630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1 署西安将军普照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 63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寻查厄鲁特踪迹情形折* …… 63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处见闻折* …… 631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4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与大将军年羹尧商酌而行折…… 632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5 副将军阿喇纳奏谢赐福字及果子等折…… 632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6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穆克登等赴吐鲁番折…… 63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7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63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8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令宗札布自力回京等事折…… 633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9 吏部奏请铨选州县缺折* …… 634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60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闲散满洲在统领印务处习走折…… 634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1161 内阁学士鄂赖等奏报康济鼐等防备罗卜藏丹津事折…… 634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禁止妇女在寺庙进香集会等事折…… 63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3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赞礼郎中选补三陵主事折…… 63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4 副都统勒什布奏请护军守卫紫禁城门等处折…… 636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5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于北京城周围种植柳树折…… 637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1166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加强地方防务分查仓库钱粮折…… 637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圣主万安折…… 639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8 陕西提督噶尔弼奏谢赏子马匹折…… 639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9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程回伊犁折…… 639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70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巡抚绰奇办事观望推诿折…… 639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7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复归原宗族折* …… 640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1172 向导总管觉罗佛伦奏请拟授委参领为副护军参领折…… 640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117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详细了解地方道路山野等情形折…… 641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在军营官兵跟役商人等情形折…… 641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巴里坤等地兵丁行粮银折…… 641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责令牧羊官员赔偿倒毙羊只折…… 642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处置辱职侍郎常寿折* …… 644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兵已达甘州折* …… 645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9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改革三库制度以杜弊端折…… 645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0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旗分佐领下倒毙官驼停摊事折…… 646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1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报议政九卿旗大臣等会议事折…… 646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量力捐助等事折…… 646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二麦长势并粮价情形折…… 647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修筑镇江府江口至丹阳县运河事折…… 647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5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各省兵丁习练鸟枪统一次数折* …… 648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6 吏部奏请补授知县应否回避折* …… 648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7 副都统萨哈察奏请选派八旗幼丁至吉林等处学习撑船等事折…… 648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8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 …… 649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道员谢旺充知错悔改折…… 649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0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贝子允禵所行不是之情折…… 649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新任官员被参之缘由折…… 650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布政使等官员任职情形折…… 651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兴汉总兵官吴征阿等谢恩折* …… 651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往布隆吉尔防备折* …… 651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食元宵折…… 652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审拟侍郎阿锡鼐等倒卖官马事折…… 652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千总带回朱折内有他人奏折事折…… 653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8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传谕教诲折…… 654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9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敕下各省督抚都统保举人员折…… 654
雍正二年二月初七日
12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呈送蒙文书折* …… 655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率军进剿事折* …… 655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噶阿喇布坦归服折* …… 655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进伐罗卜藏丹津折* …… 656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4 吏部奏请行取知县折* …… 657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5 吏部奏请分发新科进士折* …… 658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6 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弘昇等奏议设养育兵事折…… 658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120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违背文书制度官员允禩等人事折…… 660
雍正二年二月十一日
12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嘉奖有功道员任按察使折* …… 661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运判留任丁忧折* …… 661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嘉奖地方有功官兵折* …… 662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1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贻误河工人员折…… 662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查访巡抚蔡珽及川省铅矿事折…… 663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3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留副都统阿玉奇于军营折* …… 663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4 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 …… 664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5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拒捕杀人案事折* …… 668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私带人参珍珠案情折* …… 668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移前办理秋审案件折* …… 669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分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折* …… 670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1219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报按旗选取养育兵事折…… 670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122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荐太仆寺官员折…… 671
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
1221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总督查弼纳之子承袭佐领等事折…… 671
雍正二年二月十六日
12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西安库银解送兰州备用折* …… 672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
122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郑英隆等补军营官缺折…… 672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款待并护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折…… 67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镇江运河修筑草坝及江西粮价折…… 67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6 科尔沁纯慎固伦公主奏请赏儿媳格格封号折…… 67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22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巴里坤等地官兵所需钱粮折* …… 67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2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兵征伐庄浪附近番子等折* …… 67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1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进剿吹喇克诺木齐情形折* …… 677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123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保举贤员补放要缺折…… 678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678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679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王朝恩到任后情形折…… 679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4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台湾道员折…… 680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任乐清副将鲁玉折…… 680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审结盗犯折…… 681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缴朱批奏折折…… 681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8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上运米顺利等事折…… 682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9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授为西安将军折…… 682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0 督理打箭炉地方事务扎萨克喇嘛等奏报备兵情形折* …… 68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1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68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2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丁役等所领俸银数折…… 68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3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68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4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68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5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折…… 68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6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68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7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数折…… 68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8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米数折…… 68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9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折…… 68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5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咨令巡抚绰奇运米至军营折…… 68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吏员出身折* …… 689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选大兴县知县折* …… 690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3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万安折…… 690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1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严禁江浙之米贩运出海折…… 690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691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城降雨等事折…… 691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原总督长鼐勒索银两折…… 692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属地降雪及米粮时价折…… 69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修建广宁庙银两不敷等事折…… 693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60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抵吐鲁番日期折…… 69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百姓旧欠钱粮如何催征折…… 694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2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速往招地与总兵官周瑛商议守藏折…… 69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3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筑通州河堤折* …… 695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4 管理礼部事务允禟等奏请送五姓子孙入国子监读书折…… 69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谢恩折* …… 69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更人管理耕田折* …… 696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楚克赖纳木札勒率子来投情形折* …… 697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品折…… 697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6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分遣官兵至吐鲁番库舍图驻防折…… 698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0 (佚名)奏报选派兵丁驻守墩台等事折…… 699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送敕书折* …… 700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送驼至甘州情形折* …… 700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斩获罗卜藏丹津属下情形折* …… 700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总兵官各地查视官兵演练情形折…… 701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参安徽巡抚李成龙送交潮银折…… 701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127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擒获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 702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127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谢奉谕及赏御笔福字折…… 702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7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702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府等处普降大雨折…… 703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降雨及运河情形折…… 703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躬耕大典后江南普降大雨折…… 703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近况待密查等事折…… 704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次子三子承袭荫生佐领折…… 704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4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兵丁操练及社仓情形折…… 705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5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奏折折…… 706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6 广东布政使图理深奏报交接库存银两折…… 706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福字折…… 706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广总督杨宗仁近况折…… 707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89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缴朱笔谕旨及朱批奏折折…… 707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0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采买米粮实情折…… 707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1 护军统领讷亲等奏谢赏赐福字字帖折…… 707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万安折…… 708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3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赏帽子及御笔福字折…… 708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来投情形折* …… 708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 709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缓征民人旧欠钱粮折…… 710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129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圣上亲临祭陵谨具请安折…… 711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12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妥善安插归顺吐鲁番回子折…… 711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2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遣使归顺折…… 711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300 吏部尚书隆科多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交谈之事折…… 715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3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陈世宪为同州知州折* …… 716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内阁学士鄂赖来西宁办理蒙古事折* …… 716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至西宁来投日期折* …… 716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4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接到颁给大行皇太后谥号等诏书折…… 716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5 副将军阿喇衲奏缴朱批奏折折…… 717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6 内阁学士班第奏报知县假借筹备祭品派取银两折…… 717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江西雨水麦子长势折…… 718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13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安置江南江西种植线麻之民折…… 718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130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缴朱批奏折折…… 719
雍正二年三月十六日
1310 原三等侍卫觉罗法克晋等奏议满保继承庭院折* …… 719
雍正二年三月十七日
131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使臣赴京城折…… 719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岳钟琪谢恩折* …… 721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阿旺札布敕印折* …… 722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照察罕丹津所请准其子治病折* …… 722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杀劫路贼匪情形折* …… 722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巴里坤驻防官兵去留等事折…… 723
雍正二年三月十九日
131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库车归顺回子及所获厄鲁特人情形折…… 724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1318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查勘奏销职官折* …… 728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1319 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等奏议笞杖折责案折* …… 728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13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令原任巡抚等返回赔补折…… 729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仓粮俟秋季催征入贮折…… 729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贺青海之贼被灭折…… 730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因父年老免职或另行任用折…… 730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派人设防边口以备蒙古贼滋事折…… 731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5 都统拉锡奏报进京公主格格等供给盘费银数目折…… 731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至西宁之鄂尔多斯兵丁返回折* …… 732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送阿克苏库车使臣等到京城折…… 733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13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允禟擅遣人往边购草豆折* …… 735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132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台湾道员陈大年病故及选派贤员折…… 735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免董永艾免于责偿折…… 736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等地雨水米价及会考等情折…… 736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办理盐务训谕折…… 736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整饬空额兵丁训谕折…… 737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台湾运米接济台州等地折…… 738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赏派良医前来治病折…… 738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前往温泉服药调养折…… 739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支用息银修广宁庙折…… 739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8 副都统觉罗佛伦奏请禁止放债违例牟利等事折…… 739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9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接任视事日期折…… 740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0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贺年羹尧等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折…… 740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追斩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 741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奋威将军岳钟琪班师折* …… 742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百壶新茶叶折…… 742
雍正二年四月初一日
1344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遭灾折…… 742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5 都统鄂伦岱等奏请用世袭官俸米养育孀妇孤儿折…… 744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6 都统鄂伦岱等奏禁八旗汛守兵丁央人顶替值班折…… 745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7 都统鄂伦岱等奏议各旗不设印务章京折…… 746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太乙紫金锭药折…… 746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49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严追杨朝麟等家产折* …… 746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0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会商达赖喇嘛康济鼐等固守招地折…… 747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顶补御史员缺折* …… 748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2 都统拉锡奏报图克善拖沙喇哈番衔其子准否承袭折…… 748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奋威将军岳钟琪官兵谢恩情形折…… 749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4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 749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将贼首解至京城折* …… 749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用赵格等折* …… 750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按旗分补用笔帖式折* …… 750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8 太常寺少卿穆勒浑奏请于日坛等四坛庙补放玛发里折…… 751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增德州太原等边口驻防八旗兵额折…… 751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60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转军营钱粮官萨哈布自首欠银事折…… 753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八旗养育兵把守内外城各城门折…… 754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2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议供给年老体弱独身退伍军人半分钱粮折…… 755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请少扣兵丁欠银以养家口修理兵器折…… 755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
13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转布政使高成龄庆贺请安折…… 756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颁父凤诏折…… 756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诗及御笔字迹折…… 757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钱粮官员偿还后恩准开复折…… 757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班禅使臣前来经过情形折* …… 758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劫拿阿布济车臣台吉等情形折* …… 758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兵回西安察哈尔折* …… 758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攻剿庄浪等地折* …… 758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用船载运小荔枝树送京城折…… 759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知县人选奉谕折…… 759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黄国材事折…… 759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5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教诲折…… 760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家族私事奉凤诏折…… 760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并报雨水沾足情形折…… 761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8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允禑等奏补内务府教习缺折* …… 761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派王大臣等验看补放八旗前锋等缺折…… 762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河道总督赵世显案内家人自缢折…… 762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苏松总兵保举游击已被刺死折…… 762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保人一生无过者甚难折…… 763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蒙恩效力折…… 763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4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请杜绝部院书办营私舞弊折…… 764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郎中缺折* …… 764
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
13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仍任用受参游击折* …… 765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1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回驻松潘扬威之满洲兵丁折* …… 765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138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区雨雪粮价折…… 765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8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盛京地区农作物长势折…… 766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0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参副都御史永福干预将军衙门事务折…… 766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副都御史永福辱骂官员折…… 767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夔州副将折…… 767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13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至西宁情形折* …… 768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139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代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带来商货折…… 768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1395 雍正帝上谕一纸…… 769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13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西部平定举行献俘礼仪折…… 769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
1397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举行受俘典礼折…… 770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3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西安披甲选补军中笔帖式折…… 771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3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暂不接收阿克苏等城投诚回子折…… 771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400 雍正帝上谕一纸…… 773
14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前锋统领丁寿率兵返抵巴里坤折…… 773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4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禁粮船盘剥妄加侵渔折…… 774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办江西山区种植线麻之民等事折…… 774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贺平乱及雨泽适时可望丰收等事折…… 775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与总督杨宗仁和睦相处等事折…… 775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得雨麦子长势及粮价折…… 776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14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家父纳岷委以副都统折…… 776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14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违法游击井区处折* …… 776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在甘州之鄂尔多斯土默特兵遣返原处折* …… 777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川陕大路各寨番贼情形折* …… 777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总兵官率兵由布隆吉尔返回大同日期折* …… 778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重庆知府自尽盐商被杀等事折…… 778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413 署理陕西提督事务噶尔弼奏谢赏福字折…… 779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41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沧州兵丁延期偿还广善库欠银折…… 779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415 江南学政法海奏谢赏福字折* …… 780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普颁圣训折* …… 780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粮价情形折…… 781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8 闽浙江总督满保奏谢叔父委以副都御史折…… 781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沿海从严查禁海盗折…… 781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分队设员教习折…… 782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1 刑部右侍郎马喇奏请议罪京城村屯弹压不力官员折…… 782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处驿站蒙古人领取口米折…… 783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3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人等谢恩折…… 784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4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生活及婚娶等事折…… 784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5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驿站官兵并车马牛驼羊数目折…… 785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6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谢弟阿富塔委以二等侍卫折…… 786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7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奉朱批青海一事告竣折…… 786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8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六部掌印官宜移咨吏部汇奏委任折…… 786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议政前锋统领苏丹等谢恩折* …… 787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押送李煦家人至内务府事折…… 787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之数县发现蝗虫事折…… 787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任职诸情形折…… 788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3 都察院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报两任山东巡抚贪赃枉法折* …… 788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授云南盐道缺折* …… 789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5 总管朗泰奏请限期催交所借所欠广赡库银事折…… 789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转那木扎勒苏苏隆袭贝勒谢恩折…… 789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7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遣回年迈无用之原将军折…… 790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赐刀子药品折…… 790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因愚昧糊涂而请罪折…… 790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由闲散满洲等人内选人教习折…… 791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四月降雨情形折…… 791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营空额钱粮留足使用折…… 792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谢赏限赔银并供给米粮折…… 792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官员领取盘费养廉银等事折…… 793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5 成都满洲副都统黑色奏请进京朝贺折…… 794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杀虎口一年税收实在数目折…… 794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数次奉朱批训谕之恩折…… 795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1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道员陈守廉贪赃枉法折…… 795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1449 议政前锋统领苏丹奏谢补授此职折* …… 796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五日
1450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议撤兵巩固地方防务折…… 796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于察罕廋尔等地筑城折…… 800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改派戍守兵驻防边陲折…… 801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拟赴江西查军营及设堆子等事折…… 803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留军营效力等事折…… 803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竭尽图报圣恩折…… 804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6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佐领许金等私自放债等事折…… 804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委派王大臣等审阅省城送来案件折…… 805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七日
14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互调州县官员折* …… 805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5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送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进京折* …… 805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办理军需银两折* …… 806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6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就地审结偷挖人参案犯折…… 806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
1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钱粮限期责偿折…… 806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该省收成分数及降雨苗情折…… 807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附：收麦分数折 …… 808
1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劝谕各州县富户等缓征租金折…… 808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办民人拖欠钱粮折…… 809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暗中探实左道奸徒情形折…… 809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驳查噶什图疏西宁钱粮事折…… 809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8 山西巡抚诺岷奏参办理催征不力之官员折…… 813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14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天旱滋生蝗蝻事折…… 813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14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泽适时谷物长势甚好等事折…… 814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147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得雨雪并田禾生长情形折…… 814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粜卖仓粮以防霉烂等事折…… 815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将利钱赏给穷苦兵民折…… 815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内地之民至塞外种地等事折…… 816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海上运米未治罪折…… 817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整治营伍及钟世臣情形折…… 818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818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家事之恩折…… 818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盐务事折…… 819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道员事奉朱批折…… 819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苗情及将要出巡折…… 820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留人随护奋威将军印信折* …… 820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
14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820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14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并蝗蝻情形折…… 820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14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用本地所存银借给兵丁折…… 821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1486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率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启程折…… 822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附:译策妄阿喇布坦奏文 …… 822

14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员署理凉州总兵官折* …… 823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8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平定后地方余战情形折* …… 823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8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颁布新禁青海民人款项折* …… 825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庄浪番贼折* …… 825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青海地方编制佐领折* …… 826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2 都统苏丹奏谢委任都统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826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事竣所派人员留去情形折* …… 826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由西宁返回西安日期折* …… 827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鼐在议政上行走折* …… 827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员病情及官员调补折* …… 827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都统苏丹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 828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8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 828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守护大将军印敕所留人员折* …… 828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5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凉州驻军遣返西安折* …… 829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501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朱批折…… 829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麦子收成及催征情形折…… 829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恩赏各样锭子药等物折…… 830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引水灌溉农田大有裨益折…… 830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5 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务佟吉图奏报所经各州县农田民情折* …… 831
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
1506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承办巴里坤等路军用银两事折* …… 831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7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觐见以完结奏销钱粮事宜折…… 832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训谕并缴回朱批折…… 832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选太原幼丁教习及城守尉阿林有为折…… 833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补驻布隆吉尔副将军等缺折* …… 833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修横格玉牒式样事折…… 833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2 山西巡抚诺岷奏缴到任以来所有朱批奏折事折…… 834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驿盐道许柯琪人属平常折…… 834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151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藩库钱粮册不全暂停核查折…… 835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151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吉林乌拉仓贮余粮可卖等事折…… 835
雍正五月二十四日
1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松江海潮江西驿站等情形折…… 836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1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虫情米价等事折…… 836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151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朝见折…… 837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519 提督都统噶尔弼奏报起程赴布隆吉尔日期折…… 837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董钧患病调转隰州折…… 838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明预参亏空银两折…… 838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仍准民人赎回典押之田折…… 839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农民返田之策折…… 840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势无妨折…… 840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5 都统苏丹奏请另行简人补任陕西提督折…… 841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6 都统苏丹奏谢温旨问伤折…… 841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行贿人犯折* …… 841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8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银两折…… 842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赴浙沿途见闻折…… 842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842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族叔色德蒙恩擢用折…… 843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843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刻匾张悬等折…… 844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4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参亏空户部银两案折* …… 844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1535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报河西务一带河水上涨漫流情形折…… 844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1536 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普照奏报河南怀庆等府蝗蝻等事折…… 845
雍正二年六月十三日
15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浙江食盐改行两淮盐折…… 846
雍正二年六月十四日
15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游击纪登第偿还银两折* …… 846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查克旦渎职贪污事折* …… 847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明巴彦钱粮事折* …… 847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41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里塘堪布喇嘛圆寂折…… 847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848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3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参副参领祖良畴折* …… 848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诗扇折…… 848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5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赴藏喇嘛等尚未返抵打箭炉折…… 849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6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请重审重庆知府江兴仁案件折…… 849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7 山西巡诺岷奏报各州县庄稼长势并冰雹情形折…… 850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前来贡物等事折* …… 850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知县缺折* …… 850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 851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5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转太湖营游击折…… 851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嘉兴湖州兵丁增派官员训练折…… 852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查溯湖等地情形折…… 852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853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何世堪人品才能折…… 853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宽恕折…… 853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修造圣庙堂官折…… 854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155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降雨情形及田禾粮价折…… 854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155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铭记朱批谕旨折…… 854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1560 都统噶尔弼奏报抵达布隆吉尔并阿喇衲病情折…… 855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156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松江因受海潮江河水致咸缘由折…… 855
雍正二月六月二十九日
156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风调雨顺可望丰收折…… 855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15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劝民出粮裕仓廪以备旱涝折…… 856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15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诸省官员折* …… 857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剿西宁等处番贼折* …… 857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6 内务府奏报孙文成卖参隐报银两及李煦亏空银两折* …… 858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万安折* …… 858
雍正二年七月初三日
156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刘赞缮本密奏折…… 858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6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苏努一族遣至右卫应约束折…… 859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859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雨水田禾米价及蝗蝻折…… 859
雍正三年七月初七日
15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根除铜鼓营一带恶徒事折…… 860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3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重不能效力折…… 860
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
1574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参原湖南巡抚魏廷珍草率具题折* …… 861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1575 都统噶尔弼奏报副将军阿喇衲病故日期折…… 861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1576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861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1577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发往三姓犯人多不好管制折…… 862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1578 都统弘昇等奏请监察御史尹达里欠银限期赔偿折…… 862
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
1579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报议处行贿徇庇官吏折* …… 862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引见副将纪成斌折* …… 865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晋封颇罗鼐并赏赐有关效力人员折* …… 865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完欠官员开复折…… 866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15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并秋粮长势折…… 866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158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随同游猎途中雨多而住宿折…… 867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15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准水陆守备千总升用折…… 867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视浙江官兵折…… 867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水师游击折…… 868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赴京陛见折…… 868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杭州等地夏稻丰收折…… 869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869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包容折…… 869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台湾知府任满改调内地折…… 870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3 都统苏丹奏报抵达西安任将军折…… 870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4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护身宝石等物折…… 870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5 辅国公普照奏请各省照浙江直隶例普行摊丁归地事折…… 871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6 辅国公普照奏请剔除刑名锢弊折…… 871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7 吏部奏请严审新任巡检吴廷相用假凭折* …… 875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5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崇明苏松因海啸而被灾情形折…… 875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5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于溧阳县拿获大成党头目多人折…… 876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6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地方恶徒及官员之劣迹折…… 877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601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请售卖多余存贮稻米折* …… 878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2 黑龙江将军陈泰等奏报俄罗斯国内情形折…… 878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可于本月平安进入木兰折…… 879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4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879
雍正七月二十七日
160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万安折…… 880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6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督满保等操行折…… 880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1607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禁止剥削台湾土番人折…… 880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08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参年老武官折…… 881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0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将回子遣返吐鲁番原籍折* …… 881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10 镇国将军雍奇奏陈所知折…… 883
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
1611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派部员查定杂税实数征收折…… 883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2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报各路撤兵情形折…… 884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众阿哥等抵围场学习游猎情形折…… 884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赴围众人学习游猎身体健壮折…… 885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5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885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6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众人抵木兰后每日生活情形折…… 885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从布隆吉尔撤兵折* …… 886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16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贵德堡等处太平折* …… 886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161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总兵官张宏荫病卒折…… 887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162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回子口供折…… 887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1621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自责未能监视允禟折…… 888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1622 山西巡抚岷奏参贝子允禟骚扰地方折…… 889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162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宗室觉罗佐领俱入旗下折…… 889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生发蝗蝻并沿海水灾情形折…… 891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合肥县疯人王克丘书写悖逆文书经过折…… 892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6 雍正帝朱谕一纸…… 894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酌办江南社仓事折…… 894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乌哈尔吉达巴罕围猎折…… 895
雍正二年八月初九日
1629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报催铜商等偿还库银折* …… 895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
1630 扎克拜达里克笔帖式石成奏报宗札布移设台站不力肆意虐待蒙古人折…… 896
雍正二年八月十三日
163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议失参浙江巡抚黄叔琳折* …… 898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 898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谢赏赐火镰果子月饼等物折…… 899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翁牛特等部王台吉来围场请安折…… 899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谢训谕能发胖事折…… 900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6 世子弘昇奏请赏食柏唐阿钱粮等事折…… 900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
163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围猎返回京城等事折…… 901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发胖马尔赛已赏给脚力强马匹折…… 901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9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在木兰地方尽兴游猎事折…… 901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40 山西巡抚诺岷奏呈咨稿折…… 901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允禟家眷沿途骚扰地方之咨稿 …… 902
16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谢恩折* …… 902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围攻克利亚之罗卜藏丹津折* …… 903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金启复兄弟援例无庸回避折…… 904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4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蒋兴仁案已审结拟另具奏折…… 904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164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参笔帖式石成捏参原将军宗札布事折…… 904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164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沿海州县被风潮情形折…… 905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地方田禾长势及被风潮折…… 905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陈考试笔帖式折* …… 906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返抵京城日期迫近折…… 906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自伊玛图安全行抵博洛城折…… 906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5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沿海属县被海水灾情折…… 907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
165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劝回跟随围猎之蒙古王台吉等人折…… 907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1653 大学士马齐等奏查萨齐库关税银折* …… 908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1654 都统弘昇等奏报兵丁损坏之甲胄器械置办齐全折…… 909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165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供给理郡王弘晳生活用品事折…… 910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65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木兰地方游猎之时日折…… 913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65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奉朱批欢悦折…… 913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5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屯田兵丁折…… 913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914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6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安全行抵二间房折…… 914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914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进谷穗并请开禁酿酒折…… 915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赴京觐见圣颜折…… 915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沿河营汛州县严拿逃逸私枭折…… 916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火耗银拨给考官刘于义折…… 916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朱批教诲并缴朱批折…… 917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1667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查拿未缴部票太监折* …… 917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1668 署理四川提督事务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收成分数折…… 917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66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堂尚书徐元梦等失察库藏折* …… 918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67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打围用马数折* …… 918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木兰打围所用马匹数折* …… 919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荐官员折…… 919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年终更换监督折…… 920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4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将参票送交户部折…… 920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地方情形折…… 920
雍正二年九月初一日
167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额驸策旺扎布谢恩折…… 922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922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8 原笔帖式费扬武奏谢赏赐福字缎子等物折…… 922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金启复居官情形折…… 923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料理杀虎口地方事务训谕折…… 923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栾廷芳馈赠银两情形折…… 924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附:栾廷芳馈送银数折 …… 924
168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已遣员催追亏欠钱粮折…… 924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3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复催赔银两折* …… 925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4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议处僭品穿戴之员外郎折* …… 925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滥用顶子补子垫子官员折…… 925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926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926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亏欠钱粮补完折…… 926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汉军参领布展年迈休致折…… 927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玩忽职守私换官马参领折…… 927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1 义州城守尉博尔赫图奏请查办庄头强占兵丁边民地亩折…… 927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永定河同知折* …… 928
雍正二年九月初十日
1693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令镶黄旗追取所欠金银折…… 928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4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菜丰收并粮价折…… 930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以年俸抵偿所欠银两折…… 930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备办祭用鹿只折…… 931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7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报遵旨勤奋于皇室事务折…… 931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8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忠心尽职仰报圣恩折* …… 932
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
1699 吏部尚书田从典等奏报收过捐纳银两数目折* …… 932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17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保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员引见折…… 933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1701 太常寺少卿穆里浑奏请三年发给一次祭祀用净衣事折…… 934
雍正二年九月十六日
1702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都统苏丹奏报不敢轻率保举官员折…… 934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17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传宣上谕于各处喇嘛折* …… 934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170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保送引见江西九江营副将折…… 935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送部引见参将游击事折…… 935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赈济沿海灾民严审方士修庙等事折…… 935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法敏品行优良知事达理诸情形折…… 936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江西查司库兵营驿站等事折…… 936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9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雨水时调粮谷丰收折…… 937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1710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复堤坝事宜折* …… 937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17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青海蒙古谢恩奏疏折…… 938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1712 鸿胪寺卿希芬奏请京城官兵民治丧不得奢靡钱粮折…… 938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1713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议叙巴里坤路屯田官兵事折…… 938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714 镶蓝满洲旗都统马尔赛等奏报该旗护军携银逃逸事折…… 940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1715 闽浙总督满保奏参原道员陈守廉折…… 941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171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令臣查明台湾库欠银两折…… 941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171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朝觐折…… 941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18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官员折…… 942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1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题奏本章字数不加限制折…… 942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泽州知州洪洞县知县事折…… 943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哈密瓜事折…… 943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请惩处偷藏人参等人折…… 943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723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收人参并粮价等情形折…… 944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7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三游击引见折…… 944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视查沿江各营汛守情形折…… 945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不增设巡道及拟往浏河口建闸事折…… 945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仓粮亏空买补等情形折…… 946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迎接年羹尧并视察黄河等情形折…… 946
雍正二年十月初二日
172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严禁佐领等放债坐扣兵丁钱粮折…… 947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1730 员外郎八十四等奏查厄鲁特逃人折* …… 947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173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正白汉军旗官员追赔欠银不力折…… 948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
1732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949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3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参隐瞒女儿案折* …… 949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审索柱家人案折* …… 950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其赴江西盘库之过折…… 952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6 雍正帝上谕一纸…… 952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两江属地米价及秋粮收成折…… 952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查江西布政司库银折…… 953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才技操守兼优官员折…… 953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40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查热河庙中喇嘛廉给折* …… 954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174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察哈尔旗总管折…… 955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17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增派满蒙官员驻宁夏折* …… 955
雍正二年十月十三日
174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955
雍正二年十月十四日
17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授其子为光禄寺书办折…… 956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潮救灾并缴御批折…… 956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6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收成钱粮征收等事折…… 956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7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谢授为布政使折…… 957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查明丁数并赋税轻重折…… 957
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
1749 都统衮泰等奏报以俸银偿还所欠税粮等事折…… 958
雍正二年十月十八日
1750 三旗牧群总管博和里奏请严惩亏欠牛羊人员等事折…… 959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1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阿保兄弟迁居旨折* …… 960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17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道员折* …… 960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753 武备院侍卫诺木珠等奏请派人掌管该院印信钥匙折…… 960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17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看运河并曹頫亏空钱粮等事折…… 961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17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秦道然家园尚未卖出等事折…… 961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安粮道库存银两等事折…… 961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训谕忠诚勤勉办事折…… 962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赐哈密瓜折…… 963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9 锦西副都统品级协领舒米达奏请朝见折…… 963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176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等奏荐知府折* …… 963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176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阿尔泰路驻兵及屯田事折…… 964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17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965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1763 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革职疏防员外郎八十四折…… 965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1764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报詹事病重无法进入考场折* …… 967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17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夔州副将因病请假折* …… 967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1766 察哈尔总管苏珠克奏陈改革驿送事件领取俸饷折…… 968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1767 都统德普等奏报内府佐领管领及佐领骁骑校等数目事折…… 968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17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授知县折* …… 969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查看兵器情形折* …… 970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0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查佐领事宜折* …… 970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买足粮额并详审盐案事折…… 970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2 大学士萧永藻奏报陵寝郎中孟古尔岱不宜常住陵寝缘由折…… 971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3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阿尔松阿等有意用三百斤枷号折…… 971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4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陵寝朝会各官员座次排列折…… 972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郭臧书等人员口供折…… 972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6 副都统达鼐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973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17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员补放夔州副将等缺折* …… 973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1778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请核选考试举人墨卷折* …… 974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1779 副都统喀尔吉善等奏查绰奇等八佐领原委归属折…… 974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78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驻防宁夏官兵人数及供给情形折…… 975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781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争斗歌女案情等折…… 976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78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谢恕罪折…… 977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78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王三谦案折* …… 977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思南知府开缺另补折* …… 977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5 太原城守尉阿林奏谢授为宁夏副都统折…… 978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6 宣威将军吴礼布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逝属实折…… 978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78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革职尚书孙渣齐亏空钱粮等事折…… 978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7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荐游击杨林引见折…… 979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78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岳常道缺折* …… 979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79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万安折…… 979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赏赐贫穷兵丁等事折…… 980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特恩折* …… 981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3 多罗贝勒满都呼奏参旷职官员折* …… 981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4 都统杨宗义等奏报年迈参领常明自愿辞职折…… 981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5 都统杨宗义奏请引见贾嗣芳等阿达哈哈番折…… 982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边疆新缺折* …… 982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79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 …… 983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98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派员带热河喇嘛进京折* …… 983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99 正蓝满洲旗署理都统阿林保等奏请议罪赴藏渎职官员折…… 984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800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兵官林达居官情形折…… 984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801 刑部员外郎展珠奏报审理二司案件不宜人少折…… 984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8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上司受礼并有关官员政绩折…… 985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派大臣来两淮查办盐案情形折…… 986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04 工部尚书绰奇奏谢授为尚书折…… 987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180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请奖励八旗官兵习练骑射优异者折…… 987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1806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因知人有限不能保举折…… 988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属地再降大雪事折…… 988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洗心涤虑成为妥员折…… 989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并自爱改过折…… 989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旨实施条陈各款折…… 989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各府州普降大雪折…… 992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根除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恶徒事折…… 992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3 礼部左侍郎登德等奏请严查牛羊繁殖数目折* …… 994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4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起用原革退员外郎觉和托折…… 995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181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黄岩总兵林达居官情形折…… 995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181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允禵未与臣言逆理之语折…… 995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7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996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制作天坛祭祀用器皿折* …… 996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京堂员缺折* …… 996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20 刑部主事萨哈廉奏陈律文管见二条折* …… 997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21 兵部郎中赫色等奏陈赵殿最等官办理事务折* …… 998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进士分部学习办事折* …… 998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引见卓异官员折* …… 999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4 都统满都呼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故折* …… 999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1825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拟冯荣久一案折* …… 999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182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雨雪米价并请安折 …… 1000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82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赏赐圣药折 …… 1000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82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讯讹诈库银人犯折* …… 1000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2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试翻译举人折* …… 1001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3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原主事安图仍留户部任事折 …… 1001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3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宽免并赐医治病折 …… 1001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2 杭州将军安鲊等奏报巡抚黄叔琳殴民案情折 …… 1002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察哈尔守边官兵银缎折 …… 1002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盛京乌拉等守边官兵银缎折 …… 1003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拿获番贼解京折* …… 1004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3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陈文等三名武职折 …… 1004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马尔齐哈一案事折 …… 1004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有关顶替折价人折 …… 1004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布政使董永艾情形折 …… 1005
雍正二年
1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赐喇嘛罗卜藏坚巴勒敕书折 …… 1005
雍正二年
1841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议界事折 …… 1006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184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内部信息事折 …… 1022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1843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太原地形等情事折 …… 1027
雍正三年正月初四日
1844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 1027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核湖广盐价银事折 …… 1027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免罪事折 …… 1028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7 都统马尔赛奏陈不职自请解任折* …… 1028
雍正三年正月初九日
184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服用御药病势好转等事折 …… 1029
雍正三年正月初十日
1849 都统噶尔弼奏谢赏赐西北官兵银两事折 …… 1029
雍正三年正月十一日
1850 监察御史富贵奏陈禁止盛京等四省种植烟草事折 …… 1030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1 监察御史富森奏请翻译武经七书以供官员学习事折 …… 1030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2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请派员征收高丽国商人税银事折 …… 1030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3 监察御史宗延奏请核查各省仓米库银以清亏空事折 …… 1031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4 刑科给事中常住奏请题本难尽之事当面口奏事折 …… 1031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5 刑科掌印给事中海寿奏请保定等五府录用满洲进士等事折 …… 1031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请严禁部院咨文档册刮补系辞等事折 …… 1032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7 监察御史赫色布奏陈吏治之道等事折 …… 1032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8 监察御史鄂齐善奏报六科衙门补放续办事官员折 …… 1032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9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陈各省适当征收民间火耗事折 …… 1033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0 监察御史关音保奏陈部院大臣督抚等务必荐举操守俱优之臣折 …… 1033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1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永废州县官员相互调任之条例事折 …… 1033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2 监察御史赫硕色奏请颁发御制朋党论于天下事折 …… 1034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3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永禁八旗开户包衣阿哈认族等弊折 …… 1034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4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陈盛京所属驿站改派笔帖式管理等事折 …… 1034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5 监察御史七格奏陈停止大臣保题官员事折 …… 1035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保人与晋升人一并引见事折 …… 1035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7 监察御史沙纳哈奏陈核查借故规避祭祀等官员事折 …… 1036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8 监察御史喜德琛奏陈汉军降革离任官员沿途滞留等弊折 …… 1036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9 监察御史殏格奏陈京城之察哈尔参领调回本地办事折 …… 1036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0 监察御史颜德纳奏陈选补满洲布政使按察使折 …… 1037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1 监察御史岳勒岱奏陈交部议定官员兼职条例事折 …… 1037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2 监察御史迈柱奏陈吉林乌拉八旗佐领各增养育兵事折 …… 1037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3 监察御史苗寿奏陈八旗大臣引妥员兼理佐领事务折 …… 1038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4 户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各省督抚保送官员隔省调用折 …… 1038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5 吏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陈于墨尔根城组建火器兵折 …… 1039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6 福陵总管章珠奏请护陵山界外增设堆子房巡查折 …… 1039
雍正三年正月十三日
1877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南坪等地番民起事缘由折 …… 1039
雍正三年正月十四日
1878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八旗绿旗官兵预支钱粮事折 …… 1040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1879 委前锋统领法瑙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 1041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1880 都统穆森等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 1041
雍正三年正月十七日
18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原工部员外郎刘衮等献银筑城事折 …… 1041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18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递盗贼抵西宁日期折* …… 1041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188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甘雨胡同御河桥两处外国贡使事折 …… 1042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188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乌苏哩等处发放参票事折 …… 1042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18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汉军副都统邓启章病故事折 …… 1043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参并严惩八十九折* …… 1044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887 户部侍郎塞德奏参悖逆之员八十九折* …… 1044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888 吉林将军哈达奏陈寻常事务不得乘驿等事折 …… 1044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89 吉林将军哈达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 1045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水果等物折 …… 1046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福字事折 …… 1046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2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已晓谕阿里衮管练训育四事要领折 …… 1046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处置盛京亏欠银两人员折* …… 1046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4 浙江巡抚法海奏请圣安折* …… 1047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遵旨传问蔡珽缘由折* …… 1048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凤金山修路事折 …… 1048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897 监察御史洪阔奏陈停止指缺题补道府州县各官事折 …… 1048
雍正三年正月
1898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筹措青海驻军军费折 …… 1049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18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边界险要设立军营折* …… 1049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1900 署理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圣安折 …… 1050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圣恩折 …… 1050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2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妙药治病事折 …… 1050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3 理藩院郎中通智奏报奉命将丹津等人巧送西安府事折 …… 1051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4 多罗信郡王德昭等奏荐果毅亲王允礼任职宗人府事折 …… 1051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关外参票事宜折 …… 1052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6 议政大臣阿齐图奏准察哈尔旗副总管萨满达休致事折 …… 1053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190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处罚浪费银两之官员折* …… 1054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19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布隆吉尔屯田所需银两事折 …… 1054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190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接任日期折 …… 1055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1910 光禄寺卿杭奕禄等奏请举荐良员仰恳圣恩折* …… 1055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1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请补放承袭官员事折 …… 1055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2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议八旗兵演练及检阅等事折 …… 1056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3 都统席尔根奏陈被参缘由折* …… 1056
雍正三年二月初九日
1914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增设两名副参领事折 …… 1056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1915 都统褚宗奏报遵旨监督允禟事折 …… 1057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1916 副都统达鼐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 1057
雍正三年二月十一日
1917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雨水及麦粮长势折 …… 1058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18 赖图等奏请恩准骑马进东华门等处折* …… 1058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19 署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诺岷病情及医治事折 …… 1058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20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扣存部分加耗银事折 …… 1059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处置犯罪之家奴事折 …… 1059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1922 都统拉锡奏明将交旗官房租银支用于公项事折 …… 1060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1923 都统褚宗奏请圣安折 …… 1060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1924 都统褚宗奏报允禟情形事折 …… 1061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1925 正蓝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失查章京旷班披甲等事折 …… 1061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1926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官兵马步箭及巴里坤钱粮情形事折 …… 1062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1927 副将军策凌奏报兵营附近犯人移住鄂尔昆图拉地方折 …… 1062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1928 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等事折 …… 1063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192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德明谎供案情折* …… 1063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30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朝觐等事折 …… 1064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3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陈因病告假事折 …… 1064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1932 扬威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定疆界等事折 …… 1064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93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将子留任所学满语事折 …… 1066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1934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谢赏赐福字折 …… 1066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1935 都统拉锡等奏请在佐领下委骁骑校等照旧当差等事折 …… 1066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6 都统拉锡等奏请满洲兵不习火箭不用铁蒺藜事折 …… 1067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7 都统拉锡等奏议溥云达等佐领源流事折 …… 1068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事折 …… 1069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9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请万安折 …… 1069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人编牛录等事折 …… 1070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1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年羹尧病情事折 …… 1070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2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界事折 …… 1071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3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防范策妄阿喇布坦等事折 …… 1072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4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贝勒博贝向将军傅尔丹索取银两缘由折 …… 1072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5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撤回驻藏兵丁折* …… 1073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置青海逃人折* …… 1073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与年羹尧会见交谈情况事折 …… 1074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等地官兵耕种麦田事折 …… 1075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4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人参等事折 …… 1075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5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办理已故副都统邓启章后事折 …… 1076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51 都统巴拉米特等奏请增派大臣验阅领催披甲射箭事折 …… 1076
雍正三年三月初六日
1952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等奏荐八旗品行端正者任职事折 …… 1076
雍正三年三月初七日
19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省得雨雪情形折 …… 1077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额驸阿保迁移牧场事折 …… 1077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议额驸阿保拟请迁移牧场事折 …… 1077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6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衲奏陈八旗官兵不宜住城郊事折 …… 1078
雍正三年三月初九日
1957 都统褚宗奏参贝子允禟事折 …… 1078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58 都统褚宗奏报密查允禟收买人心事折 …… 1079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59 副都统达鼐奏报办事不当请罪事折 …… 1080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60 都统褚宗奏谢赏翎训谕折 …… 1080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61 副都统达鼐奏请救助贫困之青海牧民事折 …… 1080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2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工部咨文内抬写廉亲王事折 …… 1081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关外庄屯收储众粮折* …… 1081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4 都统常云等奏请刑部会审原监察御史莫尔浑等事折 …… 1084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5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款待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不周等事折 …… 1084
雍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1966 都统拉锡等奏请给前锋参领等亲军披甲钱粮等事折 …… 1085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大臣官兵银两事折 …… 1085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8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等奏议增拨官兵口粮事折 …… 1086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盛京辖地雨雪粮价事折 …… 1087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1970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办理采参票事折 …… 1087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19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返允禟福晋之家丁事折 …… 1088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惩处滋事之闲散漕丁事折 …… 1088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动支西安藩库银赏赐折* …… 1089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4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审拟宗札布等人事折 …… 1089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975 都统拉锡奏请裁减英贵妻及守门披甲等俸禄钱粮事折 …… 1099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976 副都统达鼐奏请赏赐青海兵丁事折 …… 1099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1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青海地方风调雨顺牲畜肥壮事折 …… 1099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
1978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转派往驻防官兵欲支俸饷事折 …… 1100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79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康济鼐留任藏务折* …… 1100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80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议覆安置达赖兄长折* …… 1101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81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陈心意事折 …… 1101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198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交接钱粮印敕等事折 …… 1102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198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予青海臣民进京折* …… 1102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 1102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朝觐事折 …… 1103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惩处贝子允禟事折 …… 1103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7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转驻防官员欲支领俸银事折 …… 1103
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
1988 都统褚宗奏报监视贝子允禟情形事折 …… 1104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89 都统褚宗奏谢圣恩及上缴朱批奏折事折 …… 1104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90 都统褚宗奏报恭表忠心事折 …… 1104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9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接任日期及领圣训事折 …… 1105
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
1992 都统拉锡奏请将荫生留给闲散门岱事折 …… 1105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199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监试大员折* …… 1106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199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达赖喇嘛之兄辰垒自愿还俗等事折 …… 1106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1995 署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奏请派副都统协理旗务折 …… 1107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1996 副都统达鼐奏请青海众台吉轮班朝觐事折 …… 1107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7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明全等奏请支给戍守佐领俸银事折 …… 1107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奖赏自布隆吉尔撤防之官兵折* …… 1108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监修陵工大员折* …… 1108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2000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钦点告祭官员折* …… 1109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200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青海王公台吉等自力来京等事折 …… 1109
雍正三年四月十四日
200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革夸岱职折* …… 1110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2003 太仆寺少卿萨克苏奏报贫穷笔帖式等亦从京仓领米事折 …… 1111
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
2004 内务府总管常明奏报国子监书房维修工程折* …… 1111
雍正三年四月十九日
2005 多罗信郡王德昭奏请恩赏罗密兼任王府长史折* …… 1111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200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察罕廋尔等处犯人屯田耕种事折 …… 1112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00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事折 …… 1113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008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朱批训谕折 …… 1113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各地雨水收成及小地震事折 …… 1113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训谕等事折 …… 1114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蒙古编旗管理等事折 …… 1114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2 都统褚宗奏请留用解职之傅泽云等事折 …… 1116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候缺道员等免赔军营倒毙骆驼事折 …… 1116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4 盛京将军绰奇奏请加强山海关城门查防事折 …… 1119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惩处盗采人参等事折 …… 1119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追缴官民所欠人参银两等事折 …… 1120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7 护军统领济星奏请闲散宗室之子移驻盛京安置等事折 …… 1121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8 都统褚宗奏报颂扬皇上将年羹尧调离西安事折 …… 1121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19 都统褚宗奏请万安折 …… 1122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0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平反阿思哈冤案事折 …… 1122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吉林雨雪情形折 …… 1122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2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明全奏陈满洲滋生男丁前程折 …… 1123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拿获前任将军唐保住家人王育折 …… 1123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2024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参票采参情形折 …… 1124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202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拣选补放城守尉折 …… 1124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2026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前任将军唐保住等不轨情形折 …… 1125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2027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荐贤能官员折 …… 1125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2028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谢授江宁将军事折 …… 1125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2029 左都御史查克旦奏报提督杨启元不称职折 …… 1126
雍正三年五月十一日
2030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请拨兵与榆林神木二道等事折 …… 1126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2031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陈定期调换布政使以杜钱粮亏空折 …… 1126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20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与隆科多所犯过错折 …… 1127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
20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麦子长势情形折 …… 1128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供给官兵饷银清数折 …… 1128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历年供给官兵银两折 …… 1130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官兵及家属银两详情折 …… 1131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7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赏纛与内府护军等事折 …… 1134
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
2038 镶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陈外任官报起程回旗日期事折 …… 1134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3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补放宁夏防御前锋校等缺事折 …… 1135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40 总管多索礼奏请分给庄头田亩以完欠粮折 …… 1135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41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 1136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到任交盘及库存银两数目折 …… 1137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3 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已返抵甘州事折 …… 1137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4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参年羹尧不宣恩诏等事折 …… 1138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查英贵等发配宁古塔等地事折 …… 1138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6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看守各处事宜折* …… 1139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7 詹事府洗马苏勒布奏请录用考中监生生员事折 …… 1140
雍正三年五月
204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查核未报销银两等事折* …… 1140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2049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报昭西陵工程用费折* …… 1141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20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撤兵事折 …… 1142
雍正三年六月初五日
2051 都统拉锡等奏报派驻阿尔泰蒙古官兵起程日期折 …… 1143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2 都统拉锡奏报赴牧厂沿途所见雨水田禾之情折 …… 1144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3 都统拉锡奏报会晤喀尔喀纳鲁班禅呼毕勒罕折 …… 1144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4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索伦副都统布柱进京朝觐事折 …… 1145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鄂勒齐图等王贝勒贝子公朝觐事折 …… 1146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军中效力人员去留等事折 …… 1146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普齐于限期内不还所借库银事折 …… 1147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205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会审中书之妻缢死事折* …… 1148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20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抵达巴里坤折 …… 1148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遣往吐鲁番折 …… 1148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折 …… 1149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再赐平安丸折 …… 1149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问好折 …… 1150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4 都统绰奇奏报准噶尔使人于肃州贸易等事折 …… 1150
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
206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二麦丰收折 …… 1151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2066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万安折 …… 1151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206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 1151
雍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2068 正红满洲旗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之过事折 …… 1152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日
2069 护军统领褚宗奏请施恩拯救全家折 …… 1153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070 关外总管多索礼奏陈各地就近交纳田赋折 …… 1153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20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开恩免罪折 …… 1154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207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岳钟琪之川陕善后五款等事折 …… 1154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2073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请万安折 …… 1158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青海亲王等欲朝觐折 …… 1159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人消息折 …… 1159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6 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奖赏效力行间官员情形折 …… 1160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7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年羹尧在各省藏匿物品折 …… 1161
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
207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时调麦粮丰收折 …… 1161
雍正三年七月初三日
2079 侍郎巴泰等奏报到扎克拜达里克等处详查钱粮等事折 …… 1162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2080 都统观音保等奏请废黜年羹尧子年富等官爵事折 …… 1162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2081 理藩院右侍郎本锡奏报达赖喇嘛使者病况折* …… 1162
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
208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回子贸易情形等事折 …… 1163
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
20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 …… 1163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返还折 …… 1164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5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情形折 …… 1164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派员往吊亡妻等事折 …… 1165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
2087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赏药折 …… 1165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8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黄河水外溢房田被淹折 …… 1165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8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情形折 …… 1166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年羹尧私藏木料并银两折 …… 1166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1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得雨田禾粮价等情形折 …… 1167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2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放参票等事折 …… 1167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3 正红旗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将苏图列入西宁叙功事折 …… 1168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

2094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报贝子弘昌赏给包衣佐领管领等事折 …… 1168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209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年羹尧善后十三款内之四款事折 …… 1168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2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折 …… 1171
雍正三年七月十七日
2097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核议李如柏奏本折* …… 1172
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
2098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安置厄鲁特蒙古人等事折 …… 1172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0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自种粮谷收成分数折 …… 1174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子药物等事折 …… 1174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颁谕好生养身折 …… 1174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175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补授军前各员缺折 …… 1175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4 署正蓝旗满洲都统济星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 1176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5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 1176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6 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 1177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7 镶黄满洲旗都统佛伦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 1178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8 都统查克旦奏报所得税银均交户部用于公务折 …… 1178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09 都统查克旦奏报鄂善自军营起程返回京城事折 …… 1179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0 都统查克旦奏报接朱笔谕旨事折 …… 1179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1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谕竭尽效力事折 …… 1179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2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边口守兵旷缺等事折 …… 1179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3 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奏参协领等妄行贪虐等事折 …… 1180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2114 都统绰奇奏报派人恭送金塔寺甜瓜等事折 …… 1180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2115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等奏请万安折 …… 1180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6 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1181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7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奏请禁止不肖之徒开设当铺事折 …… 1181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8 永定河分司苏敏奏报遵旨回奏所奉训谕事折 …… 1181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停止更换浙江食盐折 …… 1181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21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勒限追取所欠兵饷折 …… 1182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2121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参牧民所告佐领未到职折* …… 1183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2122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请借钱给太仆寺牧民折* …… 1183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2123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违章仪仗大臣之罪折* …… 1184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王母养他人为后嗣折 …… 1184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正法反叛台吉等事折 …… 1184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6 总管多索礼奏报协领舒米达品行折 …… 1186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2127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未向兵民宣读恩诏缘由折 …… 1186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2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折 …… 1187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21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拿胡期恒家眷财物等事折 …… 1187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2130 都统褚宗奏谢宽免受银罪等事折 …… 1187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1188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2 额驸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 1188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3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授屯图为主事折 …… 1188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4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 1189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5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祭祀礼仪折* …… 1189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6 多罗果郡王允礼奏参副都统常云挟仇殴打骁骑校等事折 …… 1190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宗札布等案犯已押送到京事折 …… 1190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审官员发放参票营私舞弊等事折 …… 1191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9 副都统恒德等奏报扎克拜达里克官兵之马驼情形折 …… 1192
雍正三年八月十三日
2140 扎尔虎奏报钦遵上谕折 …… 1192
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
2141 西安将军延信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 1193
雍正三年八月十六日
21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颁旨训诲折 …… 1193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21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等事折 …… 1194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2144 都统查克旦奏报副都统阿林赴宁夏接任事折 …… 1194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2145 都统查克旦奏报驻防宁夏官兵途中劳累事折 …… 1195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2146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舞臣折* …… 1195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214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照例赏赐包衣护军参领护军校等事折 …… 1195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2148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阿尔泰路军营见闻等事折 …… 1196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2149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万安折 …… 1196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0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已办完青海事务折 …… 1196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钦定青海扎萨克等事折 …… 1197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2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安置在青海蒙古部落人等事折 …… 1198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3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赏赐青海贫穷人等情形折 …… 1199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4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赏赐舞臣事折* …… 1201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请赏赐护军等路费折* …… 1201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 1201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7 太常寺卿邹汝鲁奏报盛京运米数目及水次远近折 …… 1202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
215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 1202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2159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兴尼家族人口及安置情形折 …… 1202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2160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报议叙值丧官员折* …… 1203
雍正三年九月初五日
216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法海甘国奎消息折 …… 1204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2162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花色等人消息折 …… 1204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21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南武官折* …… 1204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给荔枝折 …… 1205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太湖等地情形折 …… 1205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6 都统查克旦奏报绿旗牧群马匹遗失情形事折 …… 1205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7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批谕旨折 …… 1206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8 都统查克旦奏谢上谕及赐满汉书折 …… 1206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9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达尔占奏参旷班佐领达兰泰折* …… 1206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出兵追击厄鲁特及恩赏情形事折 …… 1207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宗札布等三人事折 …… 1208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收粮数目并请议叙有功人员折 …… 1210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3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交接军务并撤回日期事折 …… 1211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西武官折* …… 1212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训示折 …… 1212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217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遣臣丈量草地折 …… 1212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2177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报沧州营伍情形折 …… 1213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21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罗布池产蒲黄粉折 …… 1214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2179 都统查克旦奏报隆科多已达甘州并粮价情形事折 …… 1214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附：时价粮单 …… 1214
2180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勘测地形官员折* …… 1214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2181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缓期交部处分折 …… 1215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218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 1215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21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及各粮丰收折 …… 1215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2184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报核定密亲王坟院地段事折 …… 1216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米谷时价折 …… 1216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从盖平等地运米送天津赈济事折 …… 1216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详查唐保住等舞弊参票折 …… 1217
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
2188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维修东西长安街牌楼折 …… 1220
雍正三年九月
218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督抚标营兵丁补用满洲折 …… 1220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安抚遭兵扰害之民折 …… 1221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推行社仓之事折 …… 1221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2 散秩大臣拉锡等奏报密捕年羹尧及清查家产折 …… 1222
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
2193 都统拉锡等奏报审问年羹尧及家人口供折 …… 1223
雍正三年十月初九日
219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于布隆吉尔等地筑城修渠垦种等事折 …… 1224
雍正三年十月十三日
219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审理骗取库银商人等事折 …… 1224
雍正三年十月十四日
2196 都统拉锡等奏报漏查之年羹尧各物清单折 …… 1226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7 都统拉锡奏报于年羹尧家抄出谕旨折 …… 1226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8 都统拉锡奏报规劝年羹尧之情折 …… 1226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9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进参豆折 …… 1228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20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严惩偷挖人参之人折 …… 1228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秋收分数及米价折 …… 1229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220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补用笔帖式折 …… 1229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2203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派出官兵巡查属地折 …… 1229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4 都统拉锡等奏请年羹尧带往杭州之人如何措置折 …… 1230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5 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善后一款项未告年羹尧缘由折 …… 1230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6 副都统达鼐奏请赏给贤能章京协理事务折 …… 1231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7 署理杭州将军印务鄂弥达奏谢朱批及赏赐哈密瓜折 …… 1231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折子折 …… 1231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20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钦差臣员料理妻室丧事折 …… 1231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210 翰林院侍讲春台等奏请考取翻译秀才数目折* …… 1232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1 都统查克旦奏请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派兵列队折 …… 1232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2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绿旗兵马匹被盗复得事折 …… 1233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马步兵缺额等弊端事折 …… 1233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4 察哈尔总管花色等奏请停止蒙古纳粮入仓事折 …… 1233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221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谕旨折 …… 1234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2216 都统褚宗奏请给发俸禄折 …… 1234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22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疏忽少报折子折 …… 1234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22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等事折 …… 1235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221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 1235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222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赐鲜果折 …… 1235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2221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丰收并军民欢忭事折 …… 1236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2 都统查克旦奏报阿林仍未摈弃陋习事折 …… 1236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兵马匹又被盗等事折 …… 1236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4 都统查克旦奏报青海蒙古于阿拉克诺尔抢劫过往客商事折 …… 1237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5 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1237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6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谢免于处分折 …… 1237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7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报坚筑合龙堰等堤坝保护盐池折 …… 1237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8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请免去盐差俸禄折 …… 1238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9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收买属下人心事折 …… 1239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2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方物折 …… 1239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23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征收人参票银数目折 …… 1240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23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送交人参折 …… 1240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233 副都统达鼐奏报察罕丹津索要番人折 …… 1240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234 副都统达鼐奏谢宽宥不罪折 …… 1241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23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朱批训谕折 …… 1241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2236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 1241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223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淳亲王允祐等患病停俸折 …… 1241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22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前将军擅给官员税银等事折 …… 1242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22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雪日期折 …… 1243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224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发遣三姓罪犯分送他处折 …… 1243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2241 都统褚宗奏贺新年折 …… 1244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224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议叙其父额尔德黑功绩事折 …… 1244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224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踏看丈量皇家庄头等地亩牧场事折 …… 1244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2244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报安置各犯之情折 …… 1245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2245 吏部奏请钦点派往江宁等处官员折* …… 1245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224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请革除火耗税规之银折 …… 1246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2247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 1247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2248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万安折 …… 1247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49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 …… 1248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5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瑞雪折 …… 1248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51 奏事员外郎石林奏报赴嘉兴府拿获曹涛安事折 …… 1248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252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纳奏报八旗察哈尔护军参领等职任事折 …… 1249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2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引见武官情形折* …… 1249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惩邪教及建庙捕蝗等事折 …… 1249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惩私盐贩子折 …… 1250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连得瑞雪折 …… 1250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学政俞兆晟条陈各事折 …… 1251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8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哲尔衮奏请垫平粮仓车道折 …… 1251
雍正三年

目　录

2259　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奏报受督臣赠赙折 …… 1252
雍正四年正月初一日
226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到任日期折 …… 1252
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
226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赐福字折 …… 1252
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
226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 1252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传谕勉励折 …… 1252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达赖喇嘛奏疏等事折 …… 1253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贝子康济鼐主管藏务折 …… 1254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始终怜爱折 …… 1256
雍正四年正月十六日
2267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在西安府候旨折 …… 1257
雍正四年正月十九日
2268　监察御史迈柱等奏报审理阿鲁贪污案等事折 …… 1257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226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将直隶河道分局管理折 …… 1258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2270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城工钱粮数目折 …… 1258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2271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军需余剩银两数目折 …… 1259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22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训诲并报地方情形折 …… 1260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227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道员赵国璘等居官情形折 …… 1260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2274　总管多索礼奏报山海关外田地情形折 …… 1260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5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选贤能者补授公中佐领等缺折 …… 1263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6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选补佐领等员缺折 …… 1263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7 副都统伊礼布奏谢赏赐果品折 …… 1264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8 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派大臣至阿尔泰楚库柏兴踏勘定界地势折 …… 1264
雍正四年正月三十日
2279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阿鲁病故折 …… 1266
雍正四年正月三十日
2280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踏勘青海玉树等地方事宜折 …… 1266
雍正四年二月初一日
2281 副都统鄂齐等奏请赏赐达赖喇嘛事宜折 …… 1267
雍正四年二月初一日
228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品折 …… 1267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福字等事折 …… 1267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报帝祭社稷坛礼仪折* …… 1268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5 议政大臣锡保等奏报于甘肃沙州等地驻兵屯田诸事折 …… 1268
雍正四年二月初八日
2286 盛京户部侍郎增寿奏报工程银尚未奏销折 …… 1269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7 盛京户部侍郎增寿奏请修缮实胜寺佛楼折 …… 1270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8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不准雅尔江阿抵所停俸米折 …… 1270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议驻昭西陵等人员子孙回京留陵事折 …… 1271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90 都统查克旦奏报转交克锡图折子折 …… 1272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1 都统查克旦奏请万安折 …… 1272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2 都统查克旦奏报在省大臣官员营私舞弊折 …… 1272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3 厄鲁特多罗郡王车凌旺布等奏请一体编审佐领折 …… 1272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4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请进京陛见折 …… 1273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5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请由其弟之子代写折子折 …… 1273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6 振威将军穆克登等奏请万安折 …… 1273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7 振威将军穆克登奏报总兵官王松等革职屯田折 …… 1273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8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地方雨雪情形折 …… 1274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9 刑部侍郎海寿奏陈严查发往东北之犯人逃入蒙古地方折 …… 1274
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
23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 1275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苏努等劣迹折 …… 1275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恶棍贩卖私盐并学政声名折 …… 1275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3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派员阅视乡会试卷折* …… 1276
雍正四年二月十六日
230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到任后详查地方情形折 …… 1276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5 雍正帝修改上谕一纸 …… 1277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6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审理城守尉舒弥达案情折 …… 1277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使臣自策妄阿喇布坦处返回折 …… 1278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8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报发放参票等事折 …… 1279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9 都统查克旦奏请训旨再赴巴里坤署将军印折 …… 1279
雍正四年二月十九日
2310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分给租房居住之侍卫房屋折 …… 1280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2311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情形折 …… 1280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2312 山海关总管多索礼奏请严审丈田不力之官员折 …… 1290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2313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由京城遣臣审案折 …… 1291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314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展限赔偿进藏时用过银两事折 …… 1291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315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及其党徒种种不法折 …… 1292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231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定界事关重大折 …… 1292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2317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看守围场不力官员折 …… 1293
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

231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军粮数目折 …… 1294
雍正四年三月初二日
231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者情形折 …… 1295
雍正四年三月初二日
232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暂留巴里坤折 …… 1297
雍正四年三月初六日
2321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于噶克察等地设卡派兵折 …… 1297
雍正四年三月初七日
232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成全宽恕折 …… 1298
雍正四年三月初八日
2323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报于张家口等边口改设满洲鸟枪兵折 …… 1299
雍正四年三月初九日
2324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移驻满洲兵所供给之粮草折银等事折 …… 1299
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
2325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志勇奏请参领陪同旗大臣奏进折 …… 1300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
2326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自川进藏领取银两数目折 …… 1300
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
232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限期送报犯人职名折* …… 1301
雍正四年三月十七日
2328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质审人参案折 …… 1301
雍正四年三月十八日
2329 都统查克旦奏报赏赐奏事匣子等均已收到折 …… 1303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0 都统查克旦奏报兰州运送肃州之钱粮银被盗折 …… 1304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1 都统查克旦奏报抵巴里坤接任后竭尽效力折 …… 1304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2 都统查克旦奏报铭记谕旨竭尽效力折 …… 1304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3 都统查克旦奏报谨记圣训竭尽效力折 …… 1304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4 和硕诚亲王允祉等奏查雅尔江阿所领兵丁助济银事折 …… 1305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标下中军游击送部引见折 …… 1306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6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子折 …… 1306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7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奏折内遗漏章京一词认罪折 …… 1306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8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丈量开原等地庄头田地情形折 …… 1307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9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开原县民私垦田地数目折 …… 1307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40 都统丹津奏谢赏物折 …… 1307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4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严审故纵犯人逃逸之骁骑校折 …… 1308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2342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巴里坤吐鲁番官兵所需钱粮折 …… 1309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2343 宣威将军申穆德奏报到达右卫日期折 …… 1310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2344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陈被人诬陷情形折 …… 1310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234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福字折 …… 1311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谕并朱批折子折 …… 1311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7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于巴里坤种青稞亩数折 …… 1312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地方种麦亩数折 …… 1312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情形折 …… 1313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博尔多等人情形折 …… 1314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恕折 …… 1315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2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荐游击等员缺折* …… 1315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雪并田禾情形折 …… 1316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4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严格管理库存银两折 …… 1316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赐盘缠折 …… 1317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6 盛京监察御史富色讷奏请点派笔帖式等事折 …… 1317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7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 1317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5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赐福字折 …… 1318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59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时调折 …… 1318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60 议政大臣允礼等奏请遵旨严禁酿酒等情折 …… 1318
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
2361 吏部尚书隆科多奏请暂停俄罗斯商人入境等事折 …… 1319
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
236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勘查设置驿站地方折 …… 1319
雍正四年四月初三日
236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凯旋幼丁如何安置折 …… 1320
雍正四年四月初三日
236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颁旨训诲折 …… 1320
雍正四年四月初四日
2365 喀尔喀副将策凌奏请驻巴里坤等处兵换防折 …… 1321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
2366 喀尔喀副将策凌奏报以银买物赏赐乌梁海等事折 …… 1321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
2367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赐福字折 …… 1322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68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城守尉尚禄等事折 …… 1322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69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金香炉已造完折 …… 1323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70 盛京副都统富格等奏报丈量田地数目折 …… 1323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71 工部侍郎巴泰等奏报额驸策凌采买烟茶赏赐乌梁海人折 …… 1323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2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请察哈尔兵驻牧特斯河等地折 …… 1324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3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转尼玛旺扎尔承袭台吉谢恩折 …… 1324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4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报满洲蒙古喀尔喀兵驻牧特斯等地折 …… 1325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5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报率领官兵择水草游牧习练折 …… 1326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6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报严管驻防边塞满洲兵丁折 …… 1326
雍正四年四月初十日
237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接任日期事折 …… 1327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7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查储备银粮参劾前将军陈泰等人折 …… 1327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7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1329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80 工部尚书绰奇奏请销算军饷银两折 …… 1329
雍正四年四月十二日

2381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幸陵日期折 …… 1330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
238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尹泰情形折 …… 1330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
23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游击折* …… 1330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2384 议政大臣允礼奏讦允禵等结党乱国等事折 …… 1331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2385 都统查克旦奏请从吐鲁番巴里坤等地撤回兵丁折 …… 1331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2386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陈官差上未假公济私等情折 …… 1332
雍正四年五月初三日
2387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遵旨办事折 …… 1333
雍正四年五月初七日
2388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田禾收成等情形折 …… 1333
雍正四年五月初七日
238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缎虚衔折 …… 1333
雍正四年五月初八日
2390 都统褚宗奏报捆拿允禟一家折 …… 1334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
2391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西安夏禾长势喜人折 …… 1334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2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钦遵上谕竭尽勤勉军务折 …… 1334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3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展限偿还欠银折 …… 1335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4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每年从盐税剩余银内赏赐银两折 …… 1335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俄罗斯国派使臣议界等消息折 …… 1336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6 内务府等衙门奏报丈量山海关外地亩数折* …… 1336
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
239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选幼丁披甲以补兵缺折 …… 1339
雍正四年五月十六日
2398 都统查克旦奏报从甘州起程返京日期折 …… 1340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
239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1340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
240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从容凯旋等事折 …… 1341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向回子宣谕赏物等事折 …… 1341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副都统扎锡等回京日期折 …… 1341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雍正帝密谕一纸 …… 1341
240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遣返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折 …… 1342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4 靖逆将军富宁安谢恩折 …… 1343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折子折 …… 1343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新归顺乌梁海人等逃入俄罗斯折 …… 1344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2407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增设水师等事折 …… 1344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0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严守各关口以防偷参折 …… 1345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09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整饬地方治安情形折 …… 1345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地方各案情形折 …… 1346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1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转开荒屯田等情折 …… 1346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矿藏情形折 …… 1346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3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拿获私参并行窃人等事折 …… 1347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4 吏部尚书逊柱奏陈试用捐纳候缺官员折 …… 1347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5 盛京工部侍郎增寿奏报库存银物数目折 …… 1348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
2416 盛京工部侍郎增寿奏报未参奏将军陈泰缘由折 …… 1349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
2417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盐斤变价银两情弊折 …… 1349
雍正四年六月初二日
2418 大理寺卿通智奏谢御批夸奖折 …… 1350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19 大理寺卿通智奏请简选地方小吏监工等事折 …… 1350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20 大理寺卿通智奏报于察罕托海修渠动工日期折 …… 1351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21 大理寺卿通智奏报甘凉肃等地雨雪田禾粮价情形折 …… 1351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附：粮价单 …… 1351

2422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岳兴阿奏陈官兵俸米定期发放折 …… 1351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3 副都统塔拉图奏报采买赏赐乌梁海等物品折 …… 1352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4 吏部奏报广西荐举卓异官员履历并操守折* …… 1352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5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报接受巡抚等所送盘缠折 …… 1353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6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赴京朝见折 …… 1353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7 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派兵三路来犯折 …… 1554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8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肃署巡抚揆自摘取官印并开复守备事折 …… 1354
雍正四年六月十七日
2429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拿问马喀等事折 …… 1354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遵旨效力折 …… 1355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情形折 …… 1355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2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驿站及副都统等官员人品折 …… 1356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3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参墨尔根城副都统仓粮亏空折 …… 135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4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限期赔偿欠借仓粮事折 …… 135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应垫赔之黑龙江仓欠米粮事折 …… 1358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6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恩赏官兵人员红白事银两折 …… 1359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审讯抢劫杀人犯折 …… 1361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8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抄没马喀家情形折 …… 1362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2439 都统褚宗奏参阿其那等结党乱国等事折 …… 1363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2440 都统褚宗奏报塞思黑与其家人分监锁禁折 …… 1363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2441 副都统塔拉图奏报赴乌梁海赏物日期折 …… 1364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遣使往西土访认呼图克图折 …… 1364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遣员与贝勒博贝办事折 …… 1364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赏赐乌梁海等事折 …… 1365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撤察哈尔兵回其驻地折 …… 1366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领取执照折 …… 1366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转谕贝勒博贝情形折 …… 1366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并谢赏物折 …… 136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9 都统查克旦奏报由宁夏出横城堡返回日期折 …… 136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0 都统查克旦奏谢赏赐各样药锭恩折 …… 136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1 吏部尚书逊柱等奏陈惩治办事失误官员折* …… 1367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赐食物等事折 …… 1368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3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赏赐银两折 …… 1368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245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赏药折 …… 1368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245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商温多里等前来贸易等事折 …… 1369
雍正四年七月初三日
245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复新开河道情形折 …… 1369
雍正四年七月初五日
2457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派员丈量田地折* …… 1370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58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复议关外庄田等事折* …… 1370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59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审理人参案情形折* …… 1371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6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库存钱粮情形折 …… 1371
雍正四年七月初八日
246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情形折 …… 1371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2 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西宁沿边番子等事宜折 …… 1372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3 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蒙古人等情形折 …… 1372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附：副都统达鼐代转周凯捷奏事片 …… 1373
246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严管勤练兵丁以图永兴事折 …… 1373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夏粮收成并雨水折 …… 1374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6 内务府奏报遵旨增设番役人数折* …… 1374
雍正四年七月初十日
2467 宁夏副都统苏图奏谢皇恩并竭能管好驻防边塞满洲兵折 …… 1375
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
2468 理藩院奏请将额驸阿保治罪折 …… 1376
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
2469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审理侍郎傅鼐受贿案情折* …… 1378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赏赐乌梁海人等事折 …… 1379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1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裁减冗员等事折 …… 1380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释放所俘乌梁海人等事折 …… 1380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3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绰奇等亏欠税银折 …… 1381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盛京将军噶尔弼等查南金州税银等亏空缘由折 …… 1382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2474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档子房起火等事折 …… 1387
雍正四年七月
247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回子率官兵到西吉木情形折 …… 1387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附：雍正帝朱谕一纸 …… 1388
247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回子伯克等遣人请安等事折 …… 1388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请进京朝觐天颜折 …… 1389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派往阿尔泰路成守官兵起程日期折 …… 1390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原额外披甲拟冲销折 …… 1391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80 副都统鄂奇等奏报赴藏见诸喇嘛情形折 …… 1392
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

2481 副都统鄂奇等奏报赴藏见达赖喇嘛噶伦等情形折 …… 1393
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
2482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 1395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
2483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严管军队训练士兵折 …… 1395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
248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朝见折 …… 1396
雍正四年八月十一日
2485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尔纳奏请补放副护军校折 …… 1396
雍正四年八月十二日
2486 副将军策凌等奏报招集乌梁海人防范策妄阿喇布坦折 …… 1396
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
2487 乌梁海王车凌旺布等奏谢恩赏乌梁海部折 …… 1398
雍正四年八月十五日
2488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封为贝勒恩赏乌梁海折 …… 1398
雍正四年八月十五日
2489 议政大臣穆克登奏谢授予议政大臣折 …… 1399
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
2490 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谢为其女指婚事折 …… 1399
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
2491 工部右侍郎哲先奏请正阳门两侧修建桶瓦房折* …… 1399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日
2492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已遣侄儿渥兴额回京探母事折 …… 1399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493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温州总兵官品行及仁和县民闹事折 …… 1400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494 散秩大臣达鼐奏请青海王等四班轮流朝觐折 …… 1400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
2495 山海关总管马虎山奏报疏防官员折 …… 1401
雍正四年九月初六日
2496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增派官员丈量旗民田折 …… 1401
雍正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拟增派大臣名单…… 1402
2497 盛京副都统富格等奏请丈量庄头田地等事折 …… 1402
雍正四年九月十三日
2498 黑龙江副都统博斯霍尔奏请万安折 …… 1402
雍正四年九月十七日
2499 黑龙江副都统博斯霍尔奏报田禾丰收折 …… 1402
雍正四年九月十七日
250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缴朱批折子折 …… 1403
雍正四年九月十八日

2501 和硕诚亲王允祉等奏请筹办十万两助济银折 …… 1403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502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报办理庆元案情形折* …… 1403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2503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请万安折 …… 1404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504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福字并报田禾情形折 …… 1404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50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查从征官兵重领恩赏银折 …… 1405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6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副都统博斯霍尔接任并盘查仓粮折 …… 1406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在奏本或咨行事件中不兼汉字折 …… 1406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并粮价情形折 …… 1407
雍正四年十月初四日
2509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赏赐荔枝折 …… 1407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盛京驻防兵丁情形折 …… 1407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到达西宁日期折 …… 1408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荔枝折 …… 1408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赏赐安置蒙古人情形折 …… 1408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西安等地雨水并庄稼长势等情形折 …… 1409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谕严加管理并训练兵士等事折 …… 1409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国人恨阿其那等人折 …… 1410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7 阿尔泰路军营参赞大臣丁寿奏谢授任参赞大臣殊恩折 …… 1410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8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封子奇通阿为辅国将军折 …… 1410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9 正蓝满洲旗都统尹德等奏报阿其那舅家族人愿入辛者库折 …… 1411
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
252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追赠其父以职衔谥号折 …… 1411
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
2521 内府佐领雅图奏报赴黑龙江沿途所见情形折 …… 1412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2522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围场内放枪案情折 …… 1412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252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药治疗患者折 …… 1413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2524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获罪官员仍留本地效力折 …… 1413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252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 1414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252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户部员外郎等支领库银放债折 …… 1414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2527 工部侍郎巴泰等奏报于扎克拜达里克建仓还粮等事折 …… 1415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2528 胡必图等奏报隆科多等前往乌梁海踏勘划界事折 …… 1415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29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朝觐折 …… 1417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0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参怀私徇情官员折 …… 1417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调兵往四川等事折 …… 1418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2 散秩大臣达兼副都统鼐奏报于哈玛尔岭等地设防情形折 …… 1418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1419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明年进京觐见天颜折 …… 1419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5 侍卫达锡奏报喀尔喀兵情形折 …… 1419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6 都统查克旦奏报汇奏所奉谕旨折 …… 1420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2537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赏赐拦河鱼网折 …… 1423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253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进京请安朝贺折 …… 1423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253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参笔帖式七十一等强买祭牛折 …… 1423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254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效力人员折 …… 1424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5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郡王塞布腾扎尔等履历折 …… 1425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5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赏赐青海贫穷蒙古人情形折 …… 1426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5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1427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544 礼部侍郎尹泰等奏请有罪子孙不得袭职折 …… 1427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545 内务府总管赖保奏请看守孝景二陵仪树事宜折* …… 1427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2546 西安副都统常寿奏谢赏赐御用物品折 …… 1428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2547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光喜奏为汇缴谕旨事折 …… 1428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254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1429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纪录一次折 …… 1429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于土谢图汗部所闻折 …… 1429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派遣会说俄语人等事折 …… 1430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查勘定界地方情形折 …… 1430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3 正白满洲旗都统武格奏报汇缴谕旨事折 …… 1431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2554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报审理民人冤情折 …… 1431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255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马尔赛遵旨咨文责备折 …… 1432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旨黾勉效力折 …… 1432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旨勤加练兵等事折 …… 1433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8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等奏报审理滥用银两案情折 …… 1434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2559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参票所得银两数目折 …… 1434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2560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等奏报暂缓丈量田地折 …… 1435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2561 内府佐领雅图奏报偷挖人参等事折 …… 1435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562 (佚名)奏缴谕旨折 …… 1436
雍正四年
2563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编半个佐领折 …… 1437
雍正四年

2564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 1437
雍正五年正月初三日
256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办案有误仅扣将军俸禄折 …… 1437
雍正五年正月初六日
2566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朱兰泰奏报抵达西安日期折 …… 1438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
2567 易州城守尉博尔赫图奏报易州官兵丰年储粮折 …… 1438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
256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由天赍皓店查获私参事折 …… 1438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
2569 西锦州城守尉尚禄奏谢宽免议罪恩准调任折 …… 1439
雍正五年正月初九日
2570 西安按察使塞钦奏谢恩赐御书福字等事折* …… 1439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257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赏赐奏事匣哈密瓜等物折 …… 1440
雍正五年二月初七日
2572 乾清门侍卫拉锡奏请盛京周边田亩清丈后返京事折 …… 1440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
2573 盛京副都统富格奏报各县借仓米给百姓息滚息折 …… 1440
雍正五年二月十八日
2574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朱兰泰奏缴朱批折 …… 1441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5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报上谕折 …… 1441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6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岳兴阿奏报谕旨折 …… 1442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7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委任镶黄蒙古旗都统折 …… 1443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78 驻守阿尔泰路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万安折 …… 1443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79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屡奉训谕折 …… 1443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80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补授守陵防御员缺折 …… 1443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2581 齐齐哈尔副都统额尔钦奏谢调任副都统折 …… 1444
雍正五年三月初六日
25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各扎萨克谢恩折 …… 1444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关防折 …… 1444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赍皮褂子等物折 …… 1445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史文卓等人近况折 …… 1445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6 统管索伦副都统布柱等奏请每年随班觐见天颜折 …… 1445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7 热河总管固颜奏请觐见天颜恭候训谕折 …… 1446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8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派医治病折 …… 1446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1446
25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原将军孟俄洛家人不宜留盛京折 …… 1446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9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将军噶尔弼家人开铁矿折 …… 1447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91 宗人府员外郎张格奏请七八品笔帖式增加俸禄折 …… 1447
雍正五年三月十四日
2592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折内奉训谕折 …… 1448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3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屡奉朱谕竭力黾勉折 …… 1449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钦遵上谕折 …… 1450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5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陵内干树即行锯伐折 …… 1450
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
2596 谕大学士马齐等行文塞楞额应行事宜另具本上奏事 …… 1451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2597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谢赏赐福字折 …… 1451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2598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报开渠及安置民人开垦折 …… 1451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2599 吉林将军哈达奏谢赏赐养廉银等折 …… 1452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2600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于乌拉等地设义仓并种田折 …… 1452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2601 白都讷副都统塔尔玛善奏报到任日期折 …… 1452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九日
2602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谢朱批安慰折 …… 1452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
2603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陈陵寝修缮工程等事折 …… 1453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四日
2604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 …… 1454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5 太原城守尉阿里衮奏谢调任右卫副都统折 …… 1455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6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奏报丈量盛京属旗民田造册折 …… 1455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7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奏报查办牛庄以西芦荡折 …… 1456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8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销陵寝乳牛银两数折 …… 1457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五日
260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恩赏拦河网等事折 …… 1459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0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将恩赏银应否给苏穆尔济折 …… 1459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1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恩赏御书福字折 …… 1460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2 都统常色礼奏谢赏戴花翎折 …… 1460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福字折 …… 1460
雍正五年四月初二日
2614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将允祄属下人永禁折 …… 1460
雍正五年四月初五日
261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谢恩赏御书福字食物折 …… 1461
雍正五年四月初五日
2616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报赴安西会同详核工程折 …… 1461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
261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报给佛格带铁锁三条严加看守折 …… 1462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
2618 博尔赫图奏谢准子补佐领缺折 …… 1462
雍正五年四月十二日
2619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雨水及巡抚与布政使不和折 …… 1462
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
2620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屡奉朱批并缴回朱批折 …… 1463
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
262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自成都府起程赴藏日期折 …… 1464
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
2622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备办派藏兵丁事宜折 …… 1464
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
2623 办理军饷事务巴泰等奏谢圣训劝勉折 …… 1464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624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报驻守官兵回营折 …… 1465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625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尼玛善奏谢擢任及赏物折 …… 1465
雍正五年五月初九日

262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查将军衙门积案折 …… 1465
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
2627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赏给富达里一户八人折 …… 1466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28 镶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谢擢任都统之恩折 …… 1466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29 镶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参辽阳防御达席勒索钱物折 …… 1467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30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本年西安属地夏收秋播情形折 …… 1467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3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钦奉训谕折 …… 1468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2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谨奉训谕折 …… 1468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3 都统常色礼奏谢训谕折 …… 1468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4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地方雨水情形折 …… 1469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2635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秀才察库等冤案折 …… 1469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263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陈库存银两事宜折 …… 1471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2637 大学士嵩祝等奏报盛京城外兵丁将迁入城里折 …… 1471
雍正五年六月初三日
2638 大学士嵩祝等奏请查办苏努在盛京属地家口等折 …… 1472
雍正五年六月初三日
2639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碑文汉字交谁书写折 …… 1472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
2640 都统常色礼奏谢超擢子昌永为御前三等侍卫折 …… 1472
雍正五年六月初六日
2641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谢奉朱批教诲折 …… 1473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2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报安西城建工程动工折 …… 1473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3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报会同单畴书办事折 …… 1473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4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奉朱谕并请觐见天颜折 …… 1474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补开原等地出缺仓员折 …… 1474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
264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补任兵部侍郎折 …… 1474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

2647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荆州霪雨连绵粮价上涨折 …… 1475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2648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尼玛善奏谢奉训谕折 …… 1475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49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派出官员赴乌苏哩等处收参折 …… 1476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50 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等奏荐官员名单折 …… 1476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51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 1476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2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 1477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3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 1478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4 副都统图纳奏陈退职笔帖式于所在部候缺折 …… 1479
雍正五年七月初三日
2655 噶尔丹策零奏报策妄阿喇布坦猝死并请遣人往西地念经折 …… 1479
雍正五年七月初五日
265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请严惩为盗抢劫旗人折 …… 1480
雍正五年七月初六日
2657 盛京工部郎中高大魁等奏参外郎佟世秀侵蚀银两折 …… 1481
雍正五年七月初六日
265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更铸将军印折 …… 1481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
265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仓粮情形折 …… 1482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
266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工部外郎私藏各部行文折 …… 1483
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
2661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觐见天颜折 …… 1483
雍正五年七月十一日
266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1483
雍正五年七月十一日
2663 盛京监察御史傅鼐奏参工部外郎佟世秀侵蚀钱粮折 …… 1483
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
2664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请办理发放官兵俸禄钱粮银折 …… 1484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5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处雨水禾苗折 …… 1484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6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查拿珲春等地偷挖人参者折 …… 1485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7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请觐见天颜折 …… 1485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8 西安将军延信钦遵圣旨复奏折 …… 1485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9 西安将军延信遵谕复奏及西安雨水情形折 …… 1486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70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勘定北部边界应流芳百世折 …… 1486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1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等奏报与俄罗斯使者议界折 …… 1487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2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以物回赠俄国使臣折 …… 1491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与图理琛等商议定界事宜情形折 …… 1491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赏赐御笔福字折 …… 1493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喀尔喀边界事务折 …… 1493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1493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俄罗斯商队先行备马折 …… 1494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267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恩赏令箭等物折 …… 1495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2679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请万安折 …… 1495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萨霍赞等驿官银被扣折 …… 1495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往查开原等驻防官兵折 …… 1495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众噶隆擒拿折 …… 1496
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
2683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赴德州考核军政而训谕折 …… 1496
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
2684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查办承办王秀德案官员折 …… 1497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5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审办原协领霍延沁欠银折 …… 1498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6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参看守罪犯之数名官员蔑视国法折 …… 1498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7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报查笔帖式察库等出走原由折 …… 1499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参办理票参官员舞弊折 …… 1501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以那兰泰兼赞礼郎折 …… 1502
雍正五年八月初九日
2690 喇嘛促尔齐木藏卜喇木扎木巴等奏报康济鼐被杀折 …… 1502
雍正五年八月十三日
2691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令箭等折 …… 1502
雍正五年八月十五日
269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兼管礼部事务折 …… 1503
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
269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杀达赖喇嘛派使臣折 …… 1503
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
269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朱批训谕折 …… 1504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5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朱批训谕折 …… 1505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6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常永选为侍卫并奉凤诏折 …… 1505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7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朱批教诲折 …… 1505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8 成都满洲副都统黑色奏请圣诞进川马折 …… 1506
雍正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269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密奏噶隆等杀害康济鼐之详情折 …… 1506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0 达赖喇嘛奏报众噶隆合谋杀死康济鼐缘由折 …… 1508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1 阿尔布巴喇嘛奏报众噶隆合谋杀死康济鼐折 …… 1509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2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达赖喇嘛谢颁旨教诲折 …… 1510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请遣内地绿旗官兵到西藏折 …… 1510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4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严惩违法勒索银两之番子折 …… 1511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
2705 大学士逊柱等奏报办理盛京住屯兵丁迁入城里折 …… 1512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
2706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 1513
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
270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交付印务入京觐见天颜折 …… 1513
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
270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监察御史参劾工部外郎折 …… 1514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0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修葺实胜寺工程未完缘由折 …… 1514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侍郎常保不查坏船折 …… 1514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侍郎常保擅调部员往他处折 …… 1515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荔枝折 …… 1516
雍正五年九月十五日
271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交印觐见折 …… 1516
雍正五年九月十五日
2714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谢因安西工程赏一级折 …… 1516
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
271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形折 …… 1516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6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下五旗官员行走礼仪折 …… 1517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7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停止护军等入宫食胙折 …… 1517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8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副护军参领等冠戴蓝翎折 …… 1517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简派贤能官员抽税折 …… 1517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2720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朱批训谕折 …… 1518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朱批折 …… 1518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2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折 …… 1519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恩准赴西招地方效力折 …… 1519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出西宁边口探听青海诸王议论折 …… 1520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颇罗鼐为康济鼐复仇而起兵折 …… 1520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6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另折具奏伯席屯犯法折 …… 1521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7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将收留逃犯之郭尔一家发遣折 …… 1521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严审凤凰城城守尉伯席屯折 …… 1522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9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革拖沙喇哈番萨尔图等职折 …… 1522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入觐后之言论折 …… 1522
雍正五年十月十五日

273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班禅额尔德尼谢赏奇物折 …… 1523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2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请暂选人办理噶隆事务折 …… 1523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派人送信前来折 …… 1524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审问隆布鼐等人折 …… 1525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达赖喇嘛等恳请圣主派兵折 …… 1525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6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与隆布鼐交战等情折 …… 1525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7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协领根敦扎布夜间饮酒折 …… 1527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273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恩赐柏梁体诗文折 …… 1527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273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颇罗鼐与隆布鼐等交战等情折 …… 1528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274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1528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王台吉之情形折 …… 1529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2 总管佛伦等奏报广善库存及缴户部银两数目折 …… 1529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颇罗鼐之来人等情形折 …… 1530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2744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禁止兵丁变卖饷米折 …… 1530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2745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恩准充为披甲出征折 …… 1531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274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派归化城官兵进伐西域折 …… 1531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274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年前入京觐见天颜折 …… 1531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748 河南城守尉阿里衮奏请每月钱粮数目折 …… 1531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749 熊岳副都统图尔赛奏请入觐叩谢天恩折 …… 1532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0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办结边界事务折 …… 1532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1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 1533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2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奉朱批折 …… 1533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3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请派员驻边界折 …… 1534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定界毕与俄罗斯人同拜天有罪折 …… 1534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5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补放西安将军折 …… 1535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1535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俄罗斯使臣欲得重赏折 …… 1535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途经乌梁海所得信息折 …… 1535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9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官兵习俗技艺生计等情折 …… 1536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0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沿途山东江宁等地喜降大雪折 …… 1537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1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经直隶山东江宁三省之见闻折 …… 1538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2 署理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谢朱批恩赐哈密瓜折 …… 1538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2763 西安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 1539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2764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由驻防兵丁选补水兵折 …… 1539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5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给哈密瓜并报雪情折 …… 1539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6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达赖喇嘛派使劝颇罗鼐等休战折 …… 1540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放凤凰城边门章京折 …… 1541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6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因家奴违法交部议罪折 …… 1541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69 副都统鄂奇奏报操练官兵折 …… 1542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70 总管佛伦奏报散秩大臣武格欲夺兵权折 …… 1542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71 内阁大学士逊柱奏荐人员折 …… 1543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772 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荐人员折 …… 1543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773 内阁侍读学士永国奏荐人员折 …… 1543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2774 礼部尚书常寿奏荐人员折 …… 1543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5 内阁侍读学士班第奏荐人员折 …… 1543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6 侍郎登德奏荐人员折 …… 1544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7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荐人员折 …… 1544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78 光禄寺卿吴达礼奏荐人员折 …… 1544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7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派人劝颇罗鼐等休战折 …… 1544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康济鼐属下蒙古人情形折 …… 1546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阿尔布近况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2 翰林院侍讲学士舒喜奏荐人员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3 户部右侍郎傅泰奏荐人员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4 监察御史阎福奏荐人员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5 内阁大学士逊柱奏荐人员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6 刑部郎中觉和托奏荐人员折 …… 154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7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图纳奏荐人员折 …… 154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8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万安折 …… 154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8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调该部笔帖式折 …… 154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宥免于解任折 …… 154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看官兵操练马步箭等情折 …… 154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2 都统查克旦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3 太常寺少卿萨克素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4 刑部侍郎海寿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5 内阁批本处侍读学士巴颜泰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7 镶黄满洲旗都统诺木珠奏荐人员折 …… 155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8 工部郎中马坦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9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巴颜德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0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苏丹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1 内阁侍读学士郝善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2 侍读学士冯泰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3 兵部右侍郎永寿奏荐人员折 …… 155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4 日讲官常保奏荐人员折 …… 155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155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寻找呼毕勒罕之情形折 …… 155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安置默尔根绰尔济之徒弟折 …… 155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8 监察御史纳钦奏荐人员折 …… 155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09 正蓝满洲旗鸟枪参领达尔济奏荐人员折 …… 155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0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佛保奏荐人员折 …… 155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1 鸿胪寺少卿金瑗奏荐人员折 …… 155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2 刑部尚书德明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3 太仆寺少卿阿山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4 正白旗副都统博第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5 吏部右侍郎岳尔岱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6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三保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7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荐人员折 …… 155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8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双顶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9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萨尔禅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0 刑部河南司郎中额布特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1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费扬古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2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3 兵部郎中明福奏荐人员折 …… 155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4 监察御史七十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5 制造库郎中常明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6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海兰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7 通政使司左参议吴善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8 都统穆森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9 镶黄满洲旗都统鄂善奏荐人员折 …… 1556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0 正白旗监察御史唐吉纳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1 镶黄旗护军统领色尔弼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2 正黄汉军旗副都统常明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3 正蓝满洲旗革职留任都统席尔根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4 正黄满洲旗参领江米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5 镶白旗护军参领明德奏荐人员折 …… 1557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6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德尔芬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7 镶红旗护军统领布达什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8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9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赵保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0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1 监察御史巴德保奏荐人员折 …… 1558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2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3 制造库郎中富柱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4 鸿胪寺卿佛保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5 监察御史三泰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6 刑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常柱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7 户部火药库郎中纳贤奏荐人员折 …… 1559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8 户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巴图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9 翰林院侍讲学士阿宁阿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0 户部郎中阿兰泰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1 步兵总管阿齐图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2 户部正蓝旗郎中安图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3 户部镶红旗郎中博尔和奏荐人员折 …… 1560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4 理藩院郎中富昌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5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6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梁永喜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7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萨齐库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8 户部郎中卓敏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9 户部郎中达善奏荐人员折 …… 1561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0 户部郎中保祝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1 工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席德森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2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兴安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3 户部郎中石柱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4 户部郎中苏格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5 户部郎中赵宁奏荐人员折 …… 1562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6 工部郎中双德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7 富德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8 工部郎中喀尔吉善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9 郎中额尔成格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0 正白旗前锋参领锡赖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1 镶黄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荐人员折 …… 1563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2 正黄满洲旗参领岳良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3 正黄汉军旗参领金继祖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4 正红旗护军统领雅钦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5 镶黄蒙古旗参领扎木苏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6 正蓝汉军旗参领七十七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7 步兵翼长颜达礼奏荐人员折 …… 1564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8 正白蒙古旗马兵参领袁世奏荐人员折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9 户部缎库郎中马昌奏荐人员折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0 户部郎中苏尔东阿奏荐人员折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1 广储司郎中马哈拉奏荐人员折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2 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多赛奏荐人员折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3 雍正帝颁给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 …… 1565
雍正五年十二月
2884 雍正帝上谕一纸 …… 1566
雍正五年
2885 镶红满洲旗都统等奏报本旗当月人员折 …… 1566
雍正五年
2886 双全等汇奏朱批折 …… 1567
雍正五年
2887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所知人员情形折 …… 1568
雍正五年
288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 1568
雍正五年
28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审理非法转卖人口田舍人折 …… 1568
雍正五年
2890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报副都统富格乱用人索物折 …… 1569
雍正五年
289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严禁官员越级行走折 …… 1569
雍正五年
289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整顿盛京地方风俗折 …… 1569
雍正五年
2893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三陵地方设官折 …… 1570
雍正五年
2894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谢免罪留任折 …… 1570
雍正五年
2895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将一等侍卫等降级折 …… 1570
雍正五年
289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奉朱批谕旨不胜惶悚折 …… 1571
雍正五年
289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噶尔弼之大夫折 …… 1571
雍正五年
2898 (佚名)奏进唐古特文书折 …… 1572
雍正五年

2899 兵部郎中马桑阿奏荐人员折 …… 1572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0 镶黄满洲旗参领吴礼奏荐人员折 …… 1572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1 镶黄满洲旗马兵参领金柱奏荐人员折 …… 1572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2 镶白旗护军参领鄂弼奏荐人员折 …… 1572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3 正白旗司钥长常寿奏荐人员折 …… 1572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4 副都统广禧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5 监察御史普泰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6 理藩院郎中保柱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7 吏部郎中龚元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8 兵部郎中吴禄顺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9 正蓝蒙古旗参领拉布坦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0 正白满洲旗参领额尔格奏荐人员折 …… 1573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1 正黄蒙古旗参领舒乎尔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2 镶黄满洲旗马兵参领特苏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3 监察御史李柱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4 兵部郎中祁善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5 大理寺卿性桂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6 兵科给事中胡新泰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7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德成奏荐人员折 …… 1574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8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岳岱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9 吏部郎中德福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0 吏部郎中鄂曼岱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1 监察御史鄂齐善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2 监察御史尊乾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3 工部郎中奎童奏荐人员折 …… 1575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4 镶黄汉军旗参领王世达奏荐人员折 …… 1576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
2925 礼部右侍郎通智奏谢补授盛京工部侍郎折 …… 1576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
292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杀颇罗鼐走逃阿里克折 …… 1576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7 镶蓝蒙古旗参领五十六奏荐人员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8 镶白旗护军参领刘格奏荐人员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9 给事中齐格奏荐人员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30 镶蓝蒙古旗都统齐穆布奏荐人员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
2931 礼部郎中丁福奏荐人员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
293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返抵荆州日期并严肃风纪折 …… 1577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3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孙达里奏荐人员折 …… 1578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4 正蓝旗护军参领法保奏荐人员折 …… 1578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5 工部郎中四格奏荐人员折 …… 1578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6 镶白蒙古旗马兵参领班第奏荐人员折 …… 1578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7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弼萨纳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8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巴纳尔西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9 户部郎中硕善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0 正黄旗护军参领桑额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1 正黄旗护军参领四格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2 正黄旗护军参领萨克达奏荐人员折 …… 1579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3 正黄旗护军参领雅柱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4 正蓝满洲旗护军参领伯奇图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5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惠邦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6 镶白满洲旗参领鄂色特依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7 镶黄满洲旗护军参领金柱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8 镶蓝旗护军参领爱三奏荐人员折 …… 1580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9 户部银库郎中安图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0 刑部郎中雅尔布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1 镶蓝旗前锋参领席特库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2 镶白旗马兵参领布颜图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3 正白满洲旗参领偏图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4 镶蓝满洲旗参领石图奏荐人员折 …… 1581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5 镶白满洲旗马兵参领萨木素奏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6 宗人府郎中赛必图奏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7 户部银库郎中马尔泰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8 户部银库郎中寿柱奏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9 镶蓝旗护军统领马兰泰奏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0 镶蓝满洲旗参领德义奏荐人员折 …… 1582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1 监察御史济良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2 正黄旗护军参领喀济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3 镶白满洲旗护军参领隆载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4 兵部郎中德敏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5 礼部左侍郎三泰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6 工部郎中苏尔泰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7 正黄旗护军参领刘格奏荐人员折 …… 1583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68 正蓝旗前锋参领阿纳布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69 正蓝旗护军参领满珠锡里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0 正蓝旗护军参领阿海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1 镶红蒙古旗护军参领观保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2 护军参领叶木布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3 正蓝旗护军参领莫尔浑奏荐人员折 …… 1584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4 正蓝旗护军参领胡西吞奏荐人员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5 正红旗护军参领巴尔都奏荐人员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6 正红旗长枪营护军参领保诚奏荐人员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7 正蓝旗前锋参领锡拉图奏荐人员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8 镶黄旗护军参领巴格奏荐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79 镶黄旗护军参领阿木布奏荐人员折 …… 1585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0 镶黄旗护军参领噶尔柱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1 镶蓝旗护军参领图木巴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2 镶黄旗护军参领何达色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3 镶黄旗护军参领罗齐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4 正红旗鸟枪护军参领明保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5 镶蓝旗护军参领福德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6 镶红旗护军参领色尔德奏荐人员折 …… 1586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7 镶红旗前锋参领满丕奏荐人员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88 镶红蒙古旗长枪护军参领鄂齐尔奏荐人员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89 镶红旗护军参领雅图奏荐人员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0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免于调用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1 镶红旗护军参领武尔敦奏荐人员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2 镶红旗鸟枪护军参领魏托保奏荐人员折 …… 1587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3 镶红旗护军参领博尔昆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4 镶白蒙古旗马兵参领鄂尔哲依图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5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硕塔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6 镶红旗前锋参领戴青阿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7 镶红蒙古旗护军参领吴尔图纳苏图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8 工部郎中里萨阿奏荐人员折 …… 1588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9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苏扎阿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3000 镶蓝旗护军参领法保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1 镶蓝旗护军参领留格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2 镶蓝旗护军参领马尔锡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3 山西粮道常安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人员折 …… 158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受赏谢恩折 …… 159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御赐福字及绸缎食物折 …… 159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7 镶白满洲旗护军参领赳和托奏荐人员折 …… 159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08 镶红满洲旗马兵参领观保奏荐人员折 …… 159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09 领侍卫内大臣额滕尼奏荐人员折 …… 159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0 镶红蒙古旗参领马赫图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2 正红满洲旗马兵参领禅奇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3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4 正红旗护军参领查林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5 正红满洲旗马兵参领何廉奏荐人员折 …… 159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6 镶白旗鸟枪护军参领衮泰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7 正蓝旗护军参领满丕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8 正红旗鸟枪护军参领敦朱克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3019 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3020 礼部郎中登柱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1 宗人府左宗人讷图奏荐人员折 …… 159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2 礼部郎中阿勒善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3 正红旗护军参领胡锡纳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4 正红旗前锋参领凯原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3025 正红旗护军参领塔兰泰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3026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7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孟可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8 正黄满洲旗参领佛海奏荐人员折 …… 1593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9 镶蓝旗护军参领都勒额奏荐人员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0 镶蓝旗护军参领常在奏荐人员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1 工部郎中车柱奏荐人员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2 宗人府郎中崇阳赫奏荐人员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3 正红旗护军参领英寿奏荐人员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4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前往行围折 …… 1594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5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天恩折 …… 1595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每年稽查马群折 …… 1595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7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查退披甲严饬法纪等情折 …… 1595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3038 革职侍郎巴泰奏请留在军营效力折 …… 1597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3039 工部郎中祖登奏荐人员折 …… 1597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0 振武将军辅国公巴赛奏谢御赐荷包福字折 …… 1598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1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谕旨折 …… 1598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2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御赐荷包福字折 …… 1598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3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留于军营效力折 …… 1598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御命再留军地三年折 …… 159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5 参赞大臣丁寿奏谢仍留军前效力折 …… 159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6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报黜员入府投书备陈盛京利弊折 …… 1599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派人去取乌梁海人折 …… 160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8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报备迎罗卜藏舒努来降之情折 …… 1600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9 宗人府郎中允柱奏荐人员折 …… 160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0 副都统伊都善奏荐人员折 …… 1601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1 内大臣佛伦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2 理藩院郎中阿保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3 工部郎中阿赖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4 工部郎中萨尔图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三十日
3055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福泰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
3056 正白旗护军参领巴隆奏荐人员折 …… 1602
雍正六年正月
3057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江宁山东雨雪折 …… 1603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58 江宁将军拉锡奏请均衡江宁协领佐领地租折 …… 1603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59 江宁将军拉锡奏请万安折 …… 1603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0 江宁将军拉锡奏谢御赐福字貂皮等物折 …… 1603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1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沿途见闻及祈请颐养圣躬折 …… 1604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2 温都奏荐人员折 …… 1605
雍正六年二月初五日
3063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宣喻各乌梁海招降罗卜藏舒努情形折 …… 1605
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
3064 礼部尚书常寿等奏请妃园寝祭祀应遵会典例折* …… 1606
雍正六年二月初七日
3065 礼部尚书常寿等奏请钦点从耕堂官折* …… 1606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请增补司狱司匠折 …… 1607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7 圆明园正白旗夸兰达卓鼐奏荐人员折 …… 1607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8 圆明园镶白旗夸兰达马尔德奏荐人员折 …… 1607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9 圆明园镶蓝旗夸兰达吴尔禅奏荐人员折 …… 1608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0 圆明园镶黄旗夸兰达托伦奏荐人员折 …… 1608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1 圆明园正黄旗夸兰达阿兰泰奏荐人员折 …… 1608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2 正蓝旗护军参领卓善奏荐人员折 …… 1608
雍正六年二月初九日
307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扎萨克属地有矿山情形折 …… 1608
雍正六年二月十一日
307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勘察青海安息二路并于此安哨折 …… 1609
雍正六年二月十一日
3075 圆明园正红旗夸兰达伯凌额奏荐人员折 …… 1609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
3076 圆明园正蓝旗夸兰达德存奏荐人员折 …… 1609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
3077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谢御赐养廉银两折 …… 1609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7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报挑选官兵以备调遣阿尔泰折 …… 1610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79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报派员监发官员兵丁之俸禄钱粮折 …… 1610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0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请选补孝陵景陵等守陵防御折 …… 1611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1 兵部郎中董昂来奏荐人员折 …… 1612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遣员赴京购买甲胄兵器折 …… 1612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3 副都统戴豪奏荐人员折 …… 1612
雍正六年二月十六日
3084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得足透雨折 …… 1613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
3085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萨哈奇奏荐人员折 …… 1613
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
308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噶隆隆布鼐将颇罗鼐赶往阿里克折 …… 1613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7 理藩院郎中纳延泰奏谢擢升理藩院额外侍郎折 …… 1614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俄罗斯汗奏疏遣人送部折 …… 1614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盛京工部员外郎萨音图折 …… 1614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福陵寝门外石柱被风刮倒折 …… 1615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委署参领郎图折 …… 1615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详查四十七驿生计情形折 …… 1615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309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到任日期折 …… 1616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哈达品行折 …… 1617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遵旨办理公田耕种折 …… 1617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6 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郡王等呈请自力随军进藏效力折 …… 1618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附：奏达赖班禅寄书问好片 …… 1618
309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参敲诈蒙古财物之侍卫折 …… 1619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人员折 …… 1620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奉朱批折 …… 1620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0 盛京户部郎中常祐奏荐人员折 …… 1620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缴朱批奏折折 …… 1620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2 革职侍郎巴泰奏谢奉朱批谕旨折 …… 1621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3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奉朱批御赐裘衣折 …… 1621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奉旨复俸折 …… 1621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5 傅尔丹奏谢赐朱批福字折 …… 1622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6 盛京刑部郎中色超奏荐人员折 …… 1622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7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率官祭祀先农神折 …… 1622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8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赐果子折 …… 1622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9 镶黄蒙古旗都统常色礼奏谢调任西安将军折 …… 1623
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
3110 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奏报三等侍卫叶尔庶赴藏途中病殁折 …… 1623
雍正六年三月初四日
3111 兵部郎中格图肯奏荐人员折 …… 1623
雍正六年三月初十日
3112 奉宸苑员外郎八十奏荐人员折 …… 1623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
3113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与闻京城时雨欢悦折 …… 1624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
3114 总管马瑚山奏请山海卫按户口给引加增钱粮折* …… 1624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附一：奏请宽展销算盐引限期折* …… 1624
附二：莽鹄立奏请瞻仰天颜折* …… 1624
附三：雍正帝朱谕一纸* …… 1625
3115 盛京工部郎中伊尔门奏荐人员折 …… 1625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3116 盛京户部员外郎伊昌阿奏报不敢塞责妄举人员折 …… 1625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3117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参铁岭县知县高烈贪酷折 …… 1625
雍正六年三月十八日
3118 左都御史查郎阿奏谢加赏俸米折 …… 1626
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
3119 郎中常保奏荐人员折 …… 1626
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
3120 正白旗包衣骁骑参领赫雅图奏荐人员折 …… 1626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1 镶白旗包衣骁骑参领伯奇奏荐人员折 …… 1626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2 包衣参领李丙智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3 包衣骁骑参领穆克德木布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4 理藩院侍郎众佛保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5 正黄旗护军参领倭赫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3126 正黄旗包衣护军统领雅柱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3127 盛京工部郎中福明奏荐人员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3128 山海关总管玛呼善奏请万安折 …… 1627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3129 营造司掌印郎中何达色奏荐人员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0 广储司郎中刘格奏荐人员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1 海子郎中留格奏荐人员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小麦长势及米价情形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
3133 正红满洲旗鸟枪骁骑参领爱三奏荐人员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六日
3134 包衣郎中苏伯奏荐人员折 …… 1628
雍正六年四月初十日
3135 会计司郎中孟诚奏荐人员折 …… 1629
雍正六年四月初十日
3136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谢补任礼部侍郎折 …… 1629
雍正六年四月十七日
313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裁减兵丁折 …… 1629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
313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朦胧保举之罪折 …… 1629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
3139 总管三陵内外事务武格等奏请补放陵寝主事折 …… 1630
雍正六年四月十九日
31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任台站领催折 …… 1630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领取驿站车马脚夫银两折 …… 1631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连城伐木事宜移交臬司办理折 …… 1631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领兵移驻索罗木起程日期折 …… 1632
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
314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蒙恩宽宥折 …… 1632
雍正六年五月初六日
3145 工部尚书夸岱等奏报浙江海塘工程照怡亲王所议办理折* …… 1632
雍正六年五月十二日
3146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钦命交付各事折 …… 1633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7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请水师营兵增加口米折 …… 1633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8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赐并报稻麦时价折 …… 1633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9 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奏请万安折 …… 1634
雍正六年五月十七日
315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领兵入招等事折 …… 1634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315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差往颇罗鼐处送书之人被拘折 …… 1634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315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雨雪谷物长势折 …… 1635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315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将越界挖参之人从重治罪折 …… 1635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315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克扣车租钱粮之驿丞折 …… 1636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3155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请万安折 …… 1636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
3156 左都御史查郎阿奏谢补任吏部尚书折 …… 1637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
3157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进入布达拉宫折 …… 1637
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
315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御赏锭子等药折 …… 1638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59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派官兵护送右卫马匹至军营折 …… 1638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60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前往边外巡查马群折 …… 1639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61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遣往颇罗鼐处把总回报各情形折 …… 1639
雍正六年六月十五日
316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遗失部文地方官员折 …… 1640
雍正六年六月十六日
3163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使者暂留索罗木折 …… 1640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4 吏部尚书查阿郎等奏报密令颇罗鼐退回原地折 …… 1641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5 吏部尚书查阿郎等奏报颇罗鼐禀告招地之情形折 …… 1641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6 山海关总督玛呼善奏谢赐银折 …… 1642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7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蒙恩加级折 …… 1643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8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并报雨水情形折 …… 1643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挑选索伦兵丁以备调遣折 …… 1643
雍正六年二十一日
317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饬做棉甲配给调遣索伦折 …… 1644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7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陈擅买年羹尧家仆及佟吉图私匿古玩折 …… 1645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3172 太仆寺卿拉锡奏报往察边外马群折 …… 1645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317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药折 …… 1646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
317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稻谷粮价及雨水情形折 …… 1646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
3175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驻藏副都统马喇咨文折 …… 1646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颇罗鼐呈书折 …… 1646
雍正六年七月初十日
317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大军顺抵木鲁乌苏折 …… 1647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筹划进招兵马折 …… 1647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9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报领兵安抵扎克拜达里克折 …… 1648
雍正六年七月十四日
3180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请入京觐见圣颜折 …… 1648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
3181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请盛京五部照京城六部办事之限结案折 …… 1649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
3182 宁夏将军席伯奏报宁朔县民呈请知县留任折 …… 1649
雍正六年七月十九日
3183 格木尔等奏谢赏赐神奇药锭折 …… 1650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领兵渡过木鲁乌苏河进藏折 …… 1650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5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严禁典当满洲人折 …… 1650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私带人参入边之知县折 …… 1651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318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赐武夷茶折 …… 1651
雍正六年八月初一日
3188 大理寺卿性桂奏请延期偿还欠银折 …… 1651
雍正六年八月初二日
318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赴京叩贺元旦之人名衔折 …… 1652
雍正六年八月初二日

3190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请赏给旗人官兵田亩折 …… 1652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
3191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谢调补兵部侍郎折 …… 1653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
3192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请增设副骁骑校折 …… 1653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3 副都统图尔塞奏报贪酷官员折 …… 1653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4 监察御史严福奏报自荐折 …… 1654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5 正黄旗护军参领七十奏报自荐折 …… 1654
雍正六年八月十七日
3196 正红旗护军参领保德奏报自荐折 …… 1654
雍正六年八月十八日
3197 镶蓝旗护军参领都木巴奏报自荐折 …… 1655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
319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入京觐见圣颜折 …… 1655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3199 正黄旗护军参领花色奏报自荐折 …… 1655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200 镶红蒙古旗参领鄂格奏报自荐折 …… 1655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3201 正黄旗王府长史常保奏报自荐折 …… 1655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3202 协领华赖奏报查阅将军哈达折子及三姓各犯详情折 …… 1656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3203 群牧总管博和里奏请裁减驿站逾额马匹折 …… 1659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3204 镶白旗前锋参领图克善奏报自荐折 …… 1660
雍正六年九月初一日
3205 镶黄旗监察御史佟海奏报自荐折 …… 1660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6 镶黄旗护军参领巴尔赛奏报自荐折 …… 1660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7 正蓝旗护军参领隆保奏报自荐折 …… 1600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放边门章京折 …… 1600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9 正蓝蒙古旗参领博什希奏报自荐折 …… 1661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0 镶黄旗护军参领金柱奏报自荐折 …… 1661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1 保定府城守尉六十奏报自荐折* …… 1661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御赐鲜荔枝折 …… 1661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折 …… 1662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所属地方粮谷丰收并粮价折 …… 1662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5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领兵返回归化城日期折 …… 1662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服毒身亡折 …… 1663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两路大军顺利抵招折 …… 1664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8 副都统图尔塞奏报复州贪酷官员折 …… 1664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日
3219 副都统图尔赛奏参勒索财务之佐领折 …… 1665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日
3220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报已掣取典当满洲人等事折 …… 1665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3221 大理寺卿性桂奏谢加赏五年限期折 …… 1665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2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盐驿道黄炳克扣银两数目折 …… 1666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3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子鄂善补为同知折 …… 1666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鲜荔枝折 …… 1666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整修倾圮之荆州城折 …… 1666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6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 …… 1667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3227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展限偿还亏欠银两折 …… 1667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3228 右卫镶白满洲旗佐领兼委先锋翼长波连奏报自荐折* …… 1668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29 右卫镶红蒙古旗佐领毛奇塔特奏报自荐折 …… 1668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0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赐瓷盅等物折 …… 1668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1 扬威将军申穆德等奏陈满洲蒙古佐领自荐折 …… 1668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2 西安右翼蒙古旗协领苏郎奏报自荐折* …… 1669
雍正六年十月初八日
3233 防守潼关地方城守尉乌赫图奏报自荐折* …… 1669
雍正六年十月十三日
3234 都统拉锡奏报清丈喜峰口庄头田亩折 …… 1670
雍正六年十月十五日
323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报所属地方谷米收成及粮价折 …… 1670
雍正六年十月十九日
3236 盛京辽阳城守尉观音保奏报自荐折* …… 1670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
3237 宁夏将军席伯奏荐协领海福折 …… 1670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3238 护军统领塔拉图奏谢赐给驻防扎克拜达克里克城印篆折 …… 1671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3239 礼部员外郎七克新奏陈关外驿站费用事宜折* …… 1671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御赐哈密瓜果子折 …… 1672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自索罗木领兵撤返西宁折 …… 1672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赴京觐见折 …… 1672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户部运送车臣汗部粮饷分发各旗折 …… 1672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3244 福陵总管旺昌等奏参守陵章京失察家人盗伐树木折 …… 1673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3245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赴京朝贺新年起程日期折 …… 1673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3246 振武将军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1674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3247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赴京朝贺新年折 …… 1674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3248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谢赐地五百顷折 …… 1674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2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1674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3250 齐齐哈尔城协领哈尔萨奏报自荐折* …… 1675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1 齐齐哈尔城协领卓尔海奏报自荐折* …… 1675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2 齐齐哈尔城协领全德奏报自荐折* …… 1676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3 齐齐哈尔城协领布尔沙奏报自荐折* …… 1676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4 正白旗协领巴奇纳奏报自荐折* …… 1677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5 齐齐哈尔城正黄旗协领达巴哈奏报自荐折* …… 1677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6 齐齐哈尔城镶蓝旗协领索尔泰奏报自荐折* …… 1677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7 黑龙江汉军旗佐领王六子奏报自荐折* …… 1677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8 齐齐哈尔镶白汉军旗佐领冯庭正奏报自荐折* …… 1678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9 齐齐哈尔城正红旗佐领那苏里奏报自荐折* …… 1678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0 齐齐哈尔城正黄汉军旗佐领八十一奏报自荐折* …… 1678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1 齐齐哈尔镶黄汉军旗佐领达喜奏报自荐折* …… 1679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2 副都统图尔赛奏参稽察不实之官员折 …… 1679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26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1679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26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犯法外逃之人折 …… 1680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3265 察哈尔总管班第等奏报佐领侵蚀官兵钱粮折 …… 1680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326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赐顶子荔枝等物折 …… 1681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3267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各令属员自荐折 …… 1681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68 热河总管固颜奏缴朱批折子折 …… 1682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6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俄罗斯国情形折 …… 1682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7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参城守尉阿鲁违例折* …… 1682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3271 管宁夏镶红镶蓝二旗协领海福奏报自荐折* …… 1683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3272 宁夏正白蒙古旗佐领僧保奏报自荐折* …… 1684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3273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报本年收参数目折 …… 1684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3274 宁夏镶蓝蒙古旗佐领瑚里奏报自荐折* …… 1685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5 宁夏正蓝满洲旗佐领敏珠奏报自荐折* …… 1685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6 宁夏正红蒙古旗佐领常理奏报自荐折* …… 1686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7 宁夏正红满洲旗佐领劳米奏报自荐折* …… 1686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8 宁夏镶白蒙古旗佐领索住奏报自荐折* …… 1686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9 宁夏镶白满洲旗佐领僧保奏报自荐折* …… 1687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80 宁夏镶白正蓝满洲旗协领伦拜奏报自荐折* …… 1687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8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贝勒等谢恩折 …… 1688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2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勘察青海各矿情形折 …… 1688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28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驻防索罗木之官兵返回西宁日期折 …… 1689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3284 镶白旗圆明园夸兰达噶尔锡奏荐御前侍卫折 …… 1689
雍正六年
3285 正白旗三等侍卫扎尔泰奏报自荐折 …… 1689
雍正六年
3286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唐喀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87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88 正黄旗护军参领七十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89 正红旗护军参领巴喀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90 正黄旗护军参领塞必图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91 大理寺少卿申珠浑奏荐人员折 …… 1690
雍正六年
3292 工部郎中鄂昌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3 孟和尚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4 镶红旗护军参领外三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5 营造司郎中王山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6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阿三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7 镶红旗护军参领额里赫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8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罗密奏荐人员折 …… 1691
雍正六年
3299 吏部右侍郎舒楞额奏荐人员折 …… 1692
雍正六年
3300 监察御史顾宗奏荐人员折 …… 1692
雍正六年
3301 护军参领绰布奏荐人员折 …… 1692
雍正六年
3302 扬威将军宗室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 1692
雍正七年正月初四日
330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1692
雍正七年正月初六日
330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训诲折 …… 1692
雍正七年正月初六日
3305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请发配为奴各犯右面加刺地名折 …… 1693
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
330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谢恩折 …… 1693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330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赴京请安折 …… 1693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3308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侍郎单畴书病情乞赏人参折 …… 1694
雍正七年二月初二日
3309 都统拉锡奏报抵天津水师营整饬营伍情形折 …… 1694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0 都统拉锡奏报抵达天津水师营颁宣谕旨事折 …… 1695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1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赐给银两等物折 …… 1696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2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奉谕欢忭折 …… 1696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谢御赏衣物折 …… 1696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4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调兵往援临卡石等处剿匪折 …… 1697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5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万安折 …… 1698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

331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抵达里塘折 …… 1698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
3317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抵达军营及沿途闻见折 …… 1698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18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张家口外沿途蒙古及驿站情形折 …… 1698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1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重罪折 …… 1699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20 都统拉锡奏报率官兵谢赏银之恩折 …… 1699
雍正七年二月十五日
3321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赴巴赛军营审办脱逃跟役折 …… 1700
雍正七年二月十七日
3322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未能查拿脱逃跟役之罪折 …… 1700
雍正七年二月十七日
3323 副都统博尔赫图奏谢补授西锦州副都统折 …… 1701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3324 西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到任日期折 …… 1701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3325 都统拉锡等奏报关外喜降瑞雪折 …… 1701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6 都统拉锡等奏报兵丁捕鱼获利之情折 …… 1702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7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宽免之恩折 …… 1702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将官卓尔第巴阿旺扎布等拿锁发往内地折 …… 1702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9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调四川兵前往里塘护卫达赖喇嘛折 …… 1704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30 西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现有马群数目折 …… 1704
雍正七年三月初一日
3331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副都统迈禄等咨拉达克汗及其复文折 …… 1705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2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颇罗鼐遣使请安谢恩折 …… 1705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3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办理达赖喇嘛于里塘所需食物之银两折 …… 1706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降旨询问得子事折 …… 1707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5 钦差大臣鼐格等奏报行抵里塘会见达赖喇嘛情形折 …… 1707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6 白都讷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训谕折 …… 1707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7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赴京觐见折 …… 1708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8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达赖喇嘛至里塘青海蒙古无人叩觐折 …… 1708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兼管户部侍郎事务折 …… 1708
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
33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给发多索礼养廉银折 …… 1709
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
3341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抵达西安接任日期折 …… 1709
雍正七年三月十三日
3342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陈于牛庄等地增建仓廒折 …… 1710
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
334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恩赏元宵折 …… 1710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34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锭子药等物折 …… 1710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345 都统拉锡奏报水师择吉入海演练折 …… 1710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6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马匹折 …… 1711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锭子药及家书折 …… 1711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喇嘛诺门汗等谢恩折 …… 1712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9 江宁将军来文奏请驻防满洲兵丁学习步兵技艺折 …… 1712
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
3350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御赐福字及平安丸药折 …… 1712
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
335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雪米价折 …… 1713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福字及平安丸药折 …… 1713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往军前剿噶尔丹策零折 …… 1713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蒙古王等叩谢赏赐俸禄折 …… 1714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5 前锋统领博尔屯等奏请跟随进征军效力等事折 …… 1715
雍正七年四月初八日
335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军前效力折 …… 1715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缎匹等折 …… 1715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8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谢补授镶蓝满洲旗副都统折 …… 1715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9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16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23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30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2 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1735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3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请万安折 …… 1735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4 兵部侍郎通智奏报宁夏地方大渠已修通等事折 …… 1736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严加管束驿站蒙古人折 …… 1736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到达军营并接印日期折 …… 1736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7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常丰仓贮米出陈易新折 …… 1737
雍正七年四月十九日
336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出征官兵得赏丰厚折 …… 1737
雍正七年四月十九日
3369 副都统阿里衮奏谢御赐福字及羊只折 …… 1737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3370 副都统阿里衮奏谢赐银生息以济兵丁困顿折 …… 1738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3371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自里塘起程抵达西安折 …… 1738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2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缴朱批折子折 …… 1738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达赖喇嘛遣其父入京请安折 …… 1739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4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万安折 …… 1739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川陕兵及其粮秣增援瞻对剿匪折 …… 1739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6 散秩大臣达鼐奏报受贿情形及请罪事折 …… 1740
雍正七年五月初四日
3377 散秩大臣达鼐奏报属下笔帖式启明受贿事折 …… 1740
3378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请万安折 …… 1740
雍正七年五月初六日

3379 西安左翼汉军副都统卓鼐奏报到任日期折 …… 1741
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
3380 德禄奏报赴西安沿途雨水粮价折 …… 1741
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
338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盛南等文章讥讽时事折 …… 1741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2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驻守喀尔喀之众兵丁生计折 …… 1742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3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谢赏赐钥匙等物事折 …… 1743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4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荐人员折 …… 1743
雍正七年五月十二日
3385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旌表节妇事折 …… 1743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6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西安之事仿照宁夏之制折 …… 1744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7 博尔通等奏报遵奉朱批谕旨折 …… 1745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8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谢训谕折 …… 1745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9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各项禁令折 …… 1746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9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47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54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2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63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万安折 …… 1769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4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留任西安颁降训谕折 …… 1770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由驿递送折子折 …… 1770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6 诺木图奏请准入营效力折* …… 1770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3397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总兵官周瑛唱戏及纵容川兵酗酒等情折 …… 1771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3398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将阿尔布巴咨给周瑛之书呈览折 …… 1771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3399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谢圣主赏银之恩折* …… 1772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400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荐人员折 …… 1772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401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办理前侍郎单畴书丧事折 …… 1772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3402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办理宁夏水利工程事折 …… 1772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3403 昭陵总管江弥等奏参族长防御克扣钱粮放高利贷折 …… 1773
雍正七年六月初一日
3404 副都统迈禄奏谢擢补护军统领折 …… 1773
雍正七年六月初一日
3405 宁夏副都统苏图奏报领兵前往大军营地所经路线折 …… 1774
雍正七年六月初七日
3406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荐人员折 …… 1774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7 副都统达鼐奏转额驸阿保免予治罪谢恩折 …… 1774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8 盛京工部侍郎陈福寿奏报修缮永陵石墙事折* …… 1775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遣送俄罗斯逃犯等事折 …… 1775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1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76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83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2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790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3 拉锡奏报御赐银两经商营运补充兵丁口米不足折 …… 1798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
3414 拉锡奏请将御赏银两购置良田以补兵米不足折 …… 1799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
3415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训谕免罪等事折 …… 1799
雍正七年六月十七日
3416 西安副都统尼马善奏报病愈请准赴军前效力折 …… 1800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3417 雍正帝为惩处官员侍卫所降之谕旨 …… 1800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341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 1801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341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1801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3420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严加管饬僭越服饰之人折 …… 1801
雍正七年七月初一日

3421 户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将关隘征税事交付地方官折 …… 1801
雍正七年七月初三日
3422 户科给事中锡尔门奏请严加考核月官司员折 …… 1802
雍正七年七月初五日
3423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报允准汉员移居城内以当月监印折 …… 1802
雍正七年七月初七日
3424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建学房教习幼丁等事折 …… 1802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5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尚未访得署理本缺之人折 …… 1803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遣员修路备饮料折 …… 1803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牧群军马情形折 …… 1803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田禾雨水米价折 …… 1804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9 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稽查驿站马匹折 …… 1804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30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备办达赖喇嘛等食用物品情形折 …… 1804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1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迎接喀尔喀使臣等事折 …… 1805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2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迁移呼尔敦侍卫家口牲畜折 …… 1805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3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请训旨折 …… 1806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4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请赏赐孔雀翎折 …… 1806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嘉勉厄鲁特及戴琫达颜台吉折 …… 1806
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 1807
3436 盛京将军多索礼等奏请简派收人参官员折 …… 1807
雍正七年七月十八日
3437 山东道监察御史勒恩特依奏陈严惩断案刑审之贪赃枉法者折 …… 1807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3438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参佐领三达色饮酒溺职折 …… 1808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39 贝勒博贝奏请令主事巴达塞随军效力折 …… 1808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40 贝勒博贝奏请觐见折 …… 1808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4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1809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简派管兵官员折 …… 1809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 …… 1809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瓜物折 …… 1809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5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达赖喇嘛学习经文折 …… 1810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6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达赖喇嘛坐禅学经折 …… 1810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7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将达赖喇嘛移住噶达地方折 …… 1810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8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转达赖喇嘛谢恩折 …… 1811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谢奉命总理西藏事务折 …… 1811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5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免于处分折 …… 1812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45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越边采参捕貂之人折 …… 1812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452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13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3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21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4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28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谢济世等人口供折 …… 1834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陆生楠口供折 …… 1835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 1836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8 监察御史祁格奏陈参劾交部议罪之事宜取实供议处折 …… 1836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9 内阁侍读学士双鼎奏陈八旗行文奏事清汉文字兼用折 …… 1836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六日
346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火链包等物折 …… 1837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折 …… 1837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迁移乌梁海等事折 …… 1837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1838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4 法敏等奏谢料理米谷等事赏钱粮等恩折* …… 1838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俄罗斯将要用兵折 …… 1838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贤员补任边门之缺折 …… 1839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二日
3467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请印信模糊再铸更换折 …… 1839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七日
3468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补授笔帖式员缺折 …… 1840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八日
3469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教诲折 …… 1840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八日
3470 兵科掌印给事中马赛奏陈将军核查吉林乌拉入官各税折 …… 1841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3471 镶黄旗护军统领塞尔弼奏请八旗号角分别设音折 …… 1841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3472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修改官兵有关章程折 …… 1842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
3473 监察御史音德讷奏陈宜准胥吏笔帖式考取举人折 …… 1842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
347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鲜荔枝折 …… 1842
雍正七年八月初二日
347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奏折折 …… 1843
雍正七年八月初二日
3476 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香袋等物折 …… 1843
雍正七年八月初三日
3477 七十七奏请察院外郎比年更换等事折* …… 1843
雍正七年八月初三日
347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万安折 …… 1844
雍正七年八月初四日
3479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另选大臣办案折 …… 1844
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
3480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请出征官兵所用纛旗折 …… 1844
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
348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1844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食大收并谢恩折 …… 1845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江水漫溢部分田亩被水折 …… 1845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4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请万安折 …… 1845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5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报阿尔泰路军台沿途奇闻异事折 …… 1846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6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报副都统豪善私拆驿递文书折 …… 1846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7 镶白蒙古旗都统奇尔萨奏陈当月轮值之银限定数额折 …… 1846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日
3488 都统拉锡奏报本年天津谷丰价贱折 …… 1847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89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香袋药锭折 …… 1847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0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水师营海上训练情形折 …… 1848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1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 1848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2 兵科掌印给事中马赛奏陈驿马照八旗官马例稽查折 …… 1848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3493 振武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1848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4 振武将军锡保奏报在外驻防官员未列名缘由折 …… 1849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5 振武将军锡保奏报鄂尔坤等地方粮食大收折 …… 1849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6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圣主赏给拦河网折 …… 1849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荔枝之恩折 …… 1849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8 刑科掌印给事中常柱奏陈由监察御史稽查牙帖税等事折 …… 1850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3499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谢御赐珍果及免偿银两折 …… 1850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3500 监察御史关柱奏报部衙门事宜令所属司员公同画押折 …… 1851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3501 黑龙江副都统卓尔海奏谢擢任并请赴京折 …… 1851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
3502 监察御史杨安奏陈发配充军罪案亦应奏报结案折 …… 1851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
350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报抵达西藏日期折 …… 1852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喀尔喀人赴藏向达赖喇嘛进贡折 …… 1852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5 西安满洲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雨水收成等事折 …… 1852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6 监察御史钟海奏陈八旗甲盔兵器改交参领等官收存折 …… 1853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奖赏缉私官兵折 …… 1853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08 七十七奏报盛京仍存摊份子银恶习折* …… 1854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09 七十七奏谢训谕之恩折* …… 1854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10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官兵自西安抵达凉州日期折 …… 1854
雍正七年九月十六日
3511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盛京驿站增设笔帖式折 …… 1855
雍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3512 刑科掌印给事中常柱奏请厘定工程钱粮销算之例折 …… 1855
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
3513 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接印日期并请赴京折 …… 1855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351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陈九卿议事宜宣读清汉文稿折 …… 1856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3515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赏赐移驻凉州官兵住房折 …… 1856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3516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给移驻凉州官兵印信折 …… 1856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3517 监察御史伦特奏陈革除驿站多领浮报马价银两折 …… 1857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3518 监察御史七十奏陈九卿臣等受理申冤之呈文折 …… 1857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3519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乌拉地方修建学校折 …… 1857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0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报赏给驻防兵丁银两生息等事折 …… 1858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调任江宁将军折 …… 1858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2 监察御史崇仰和奏陈王等侍卫官员仍应操练骑射折 …… 1858
雍正七年九月三十日
352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年谷丰收并粮价情形折 …… 1859
雍正七年十月初一日
3524 盛京副都统额尔钦奏谢调任折 …… 1859
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

3525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噶尔丹策零派使缘由折 …… 1859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6 监察御史祁格奏陈补设教官管理翻译生员折 …… 1861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7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射箭训练应以中靶为要折 …… 1861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8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噶尔丹策零近况折 …… 1862
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
3529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 1862
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
3530 监察御史杨安奏陈加高刑部十二司房屋之房基折 …… 1863
雍正七年十月初九日
3531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貂皮等物折 …… 1863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
3532 都统拉锡奏请赴京庆贺万寿折 …… 1863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
3533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谢赏给两年俸禄折 …… 1863
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
353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中秋月饼折 …… 1864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新任副都统谢恩折 …… 1864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选好向导送岳钟琪处折 …… 1864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7 副将军巴赛奏报顺利抵达军营折 …… 1864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北路大军陆续抵达折 …… 1865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各事迟误缘由折 …… 1866
雍正七年十月十九日
35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免题补钟海之罪折 …… 1866
雍正七年十月十九日
3541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禁止买卖兵器折 …… 1867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354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哈密瓜等物折 …… 1867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354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及赏鲜荔枝折 …… 1867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3544 副都统秦布奏报抵达凉州查办官兵训练等事折 …… 1868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3545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喇嘛噶尔丹锡勒图情形折 …… 1868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3546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遵旨传谕达赖喇嘛情形折 …… 1869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354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边外搭有草庐等情折 …… 1869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4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偷挖人参各犯折 …… 1870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4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驿丁考试生员折 …… 1870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5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副都统等轮流朝觐折 …… 1871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355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退回破损奏事匣折 …… 1871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355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贝子等情形折 …… 1871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3553 都统丹津奏谢赏赐哈密瓜折 …… 1872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3554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米价折 …… 1873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3555 拉锡奏请将盛京等地新满洲锡伯派至水师充兵折 …… 1873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3556 镶白旗前锋参领伯泰奏报都统等召集兵丁迟迟不至情形折 …… 1873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3557 副都统秦布奏报将军常色礼病情折 …… 1874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3558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74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59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79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0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 1886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1 额驸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1894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1894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增赏少保折 …… 1894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派图巴从军折 …… 1895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5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生息银两营运之策折 …… 1895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6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训练水师折 …… 1896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花糕等物折 …… 1896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56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选贤能官员训练兵丁折 …… 1897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569 礼部员外郎七克新奏陈补放官员应不分旗佐领等情折* …… 1898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570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报军前官兵和睦等事折 …… 1899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571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退回所带多余人员折 …… 1899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朱批训谕折 …… 1900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朱批训诫折 …… 1900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得雪并粮价情形折 …… 1901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357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钦遵朱批勤勉效力折 …… 1901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3576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1902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357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1902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78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逃人口供折 …… 1902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7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特磊案情折 …… 1902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0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 1903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正法陆生楠等事折 …… 1903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2 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 1904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3583 和硕裕亲王广禄奏报偿还亏欠银两折 …… 1904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358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果干等物折 …… 1905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率兵返回军营等事折 …… 1905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赏赐帽褂等物折 …… 1905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06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8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1906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8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宁绸折 …… 1906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0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 1907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1 都统拉锡奏谢赏赐鹿肉野鸡等物折 …… 1907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2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水师营所得息银等情形折 …… 1907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来投额鲁特送往京城折 …… 1908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3594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将印务交都统办理等事折 …… 1908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5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钦遵谕旨办事折 …… 1908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6 盛京副都统额尔钦奏报收人参情形折 …… 1909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1909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598 义州城守尉马哈拉奏报窖贮征收粮谷折 …… 1909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599 卓鼐奏谢调补为宁夏满洲副都统折 …… 1910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600 郎中鼐满岱等奏报抵达西宁日期及沿途查议军需等事折 …… 1910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601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格奏请两淮税务自行缮册呈送折 …… 1910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602 副都统秦布奏报将军常色礼病情折 …… 1911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603 副都统秦布奏报到凉州后所办所闻事情折 …… 1911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604 副都统博尔赫图奏请万安折 …… 1912
雍正七年
3605 署理盛京礼部侍郎事务申珠浑奏报到任核对案册折 …… 1912
雍正七年
3606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 1913
雍正八年正月初五日
360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授子德尔苏为佐领折 …… 1913
雍正八年正月初五日
360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 …… 1913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0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赏赐各样食物折 …… 1914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福字折 …… 1914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率兵出征等安全到来折 …… 1914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2 副都统迈禄奏谢圣主未加追究混闹罪事折 …… 1916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从重治罪折 …… 1916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陈回奏有误缘由折 …… 1916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回奏延误治罪折 …… 1917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6 副都统马喇等奏谢恩赏元狐皮帽等物折 …… 1917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7 副都统马喇等奏谢朱批垂问折 …… 1918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8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来藏钦差喇嘛病痊返回折 …… 1918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9 副都统迈禄奏谢朱批教诲折 …… 1918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20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谢赏赐福字折 …… 1918
雍正八年正月十六日
3621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提前赶赴军营折 …… 1919
雍正八年正月十六日
3622 七十七奏请注销盛京户部库银折* …… 1919
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
3623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请派遣通晓蒙古语官员备办馔筵折 …… 1919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3624 浙江监察御史查喇奏陈监生来京考试应限期抵达折 …… 1920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3625 监察御史鄂尔赛奏陈包衣满洲分给满洲佐领折 …… 1920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3626 都统齐尔萨奏请将圣训译成蒙古文赏给察哈尔折 …… 1920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3627 副都统巴雅尔图奏请查拿脱逃家人折 …… 1921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3628 监察御史伯齐图奏请禁止拆卖京城完好房屋折 …… 1921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362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1921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0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谢宽免误报房梁之罪折 …… 1922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谢赏赉福字并荷包等物折 …… 1922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2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报土默特官兵叩谢赏银折 …… 1922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3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谢降旨教诲折 …… 1923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4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 1923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5 都统秦布奏谢派医到凉州军营折 …… 1923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6 镶白旗护军统领观保奏请准下五旗章京等扈从阿哥折 …… 1924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3637 护军统领七十奏请八旗官兵拖欠钱粮扣半俸偿还折 …… 1924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3638 四川副都统乌赫图奏谢提拔并请训旨折 …… 1924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3639 副都统多索礼等奏参锦州等地违禁卖出仓储豆子之官员折 …… 1925
雍正八年正月三十日
3640 前锋参领满丕奏请以精壮护军补为前锋折 …… 1926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1 监察御史阿林奏请补授满洲官员照汉官例折 …… 1926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2 熊岳副都统图尔赛奏谢调补白都讷副都统折 …… 1926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3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禁止向月选官征收饭银折 …… 1927
雍正八年二月初二日
3644 镶红旗护军统领铁旦奏请景运门增设章京折 …… 1927
雍正八年二月初二日
3645 监察御史平图奏请灵州等县就地缴纳税银折 …… 1927
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
3646 监察御史张格奏明家人收取小礼原委折 …… 1928
雍正八年二月初五日
3647 监察御史张格奏报巡查保定等府属下州县情形折 …… 1928
雍正八年二月初五日
3648 王丹津多尔济奏谢颁赐鹿肉等物折 …… 1931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49 王丹津多尔济奏谢降旨为子完婚折 …… 1931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50 王丹津多尔济奏请准第四子为喇嘛折 …… 1931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51 宁夏左翼副都统卓鼐奏报到任谢恩折 …… 1931
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365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钦差总兵官统领绿旗兵折 …… 1932
雍正八年二月初九日
365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兵丁开枪杀伤蒙古人折 …… 1932
雍正八年二月初九日
365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报到任日期折 …… 1936
雍正八年二月十二日
3655 副都统多索礼奏报将人带至宁古塔审讯折 …… 1936
雍正八年二月十二日
3656 副都统鼐格奏报里塘巴塘一带盗贼猖獗折 …… 1936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7 副都统鼐格奏报达赖喇嘛已如期移住所建新庙事折 …… 1939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8 副都统鼐格奏转达赖喇嘛之奏书及所献佛像舍利等物折 …… 1940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9 监察御史关柱奏请顺天霸昌道属下较远之州设直隶州折 …… 1941
雍正八年二月十九日
3660 兵部给事中玛赛奏请遍谕八旗五城等处缴纳黄铜折 …… 1941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日
3661 宗人府监察御史张格奏请恩赏银限日及早拨给折 …… 1942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3662 音济纳等奏请将投诚擒解之厄鲁特编入察哈尔八旗折 …… 1942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3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赏福字及子德木素受任侍卫折 …… 1942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4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由右卫再选官兵出征策妄阿喇布坦折 …… 1942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会同审办偷猎案折 …… 1943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免治罪折 …… 1943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7 驻守河南地方副都统博清额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44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8 驻守河南地方副都统博清额奏请用恩赏银生息折 …… 1944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鄂岱等人违例私挖人参折 …… 1945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0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另派大臣会审席保一案折 …… 1947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1 莽鹄立等奏报白云河引河开工等情形折* …… 1947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2 内阁侍读学士双鼎奏请由部所拨公费银免由部直拨折 …… 1948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3673 正黄旗护军统领桑格奏请准副护军参领等于祭坛等处行走折 …… 1948
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
3674 散秩大臣武格等奏请准云骑尉鄂尔霍留守孝陵折 …… 1949
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
3675 监察御史鄂尔赛奏请八旗出卖民人妻女禁送牙子家中折 …… 1949
雍正八年三月初七日
3676 散秩大臣武格等奏报复议三陵官员等子孙留守或返京之条例折 …… 1949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7 宁夏右翼副都统卓鼐奏谢朱批教诲折 …… 1950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军情并缴回朱批折 …… 1950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9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1951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
3680 副都统乌赫图奏谢赏衣物等折 …… 1951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
3681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请将所设鼓厅衙门遍谕地方折 …… 1951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
3682 郎中鼐曼岱等奏谢赏福字折 …… 1952
雍正八年三月十六日
3683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请运八旗倒塌房屋木砖至贡院折 …… 1952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4 振武将军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52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5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报辉特部公巴济谢恩折 …… 1953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6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53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7 振武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1953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54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车臣汗属下人逃入俄罗斯折 …… 1954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9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审问前来投诚之厄鲁特人折 …… 1955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91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巡查青州山川地势派驻满洲官兵折 …… 1958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将打牲索伦等编旗等事折 …… 1959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3 镇安将军秦布奏谢赏赐福字并汤羊折 …… 1959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4 镇安将军秦布奏谢补放西安将军折 …… 1960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5 镇安将军秦布奏请选属旗笔帖式二人随同办事折 …… 1960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6 振武将军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60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369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银折 …… 1960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3698 鸿胪寺正卿佛保奏请严禁于城内外贸易出售偷窃之物折 …… 1961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699 吉林将军常德奏缴朱批奏折折 …… 1961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70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派员解送来投厄鲁特人折 …… 1962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701 监察御史察喇奏请统一补放罢免笔帖式之例折 …… 1962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3702 镶红旗护军统领铁旦奏请给监察旗务之章京发放关防折 …… 1962
雍正八年三月三十日
3703 镶白蒙古旗都统齐尔萨奏请令八旗大臣教习武艺折 …… 1962
雍正八年三月
3704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奉训谕折 …… 1963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5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浙江省雨水等情形折 …… 1963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6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到任后查看浙江总督李卫之情形折 …… 1963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7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 1964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8 暂理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雨水田禾折 …… 1964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9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给无俸禄官员赏食养廉银折 …… 1964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0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战船纤绳延误不送折 …… 1965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1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 1965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2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谢赏赐果品折 …… 1966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3 监察御史阿林奏请补授笔帖式不分旗属挨次选用折 …… 1966
雍正八年四月初十日

3714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山东六府得雨沾足情形折 …… 1966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盛京一带地方雨雪粮价折 …… 1967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动用入官之松木交给工部造船折 …… 1967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补赏火药给西安八旗兵丁折 …… 1968
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
3718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请动用茶果银修筑南新等仓隔墙折 …… 1968
雍正八年四月十四日
3719 副都统苏图奏报抵达察罕廋尔军营查看情形折 …… 1969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372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1970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密查四路统领大臣之调遣折 …… 1970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1971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出征兵力及供给情形折 …… 1971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4 傅泰奏请万安折 …… 1973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3725 赵殿最等奏报跟随达赖喇嘛之泽东勘布喇嘛回京折 …… 1973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
3726 副都统鄂格奏报任国荣等人情况折 …… 1974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
3727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陈察哈尔蒙古设卡防盗等情折 …… 1974
雍正八年五月初六日
3728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参察哈尔旗总管巴纳尔希折 …… 1975
雍正八年五月初六日
3729 宁夏左翼副都统卓鄂奏报发配宁夏重犯家眷私行返京折 …… 1976
雍正八年五月十一日
3730 钦差大臣端柱等奏参打牲乌拉官员冒昧具奏建校折 …… 1976
雍正八年五月十一日
3731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报请人看风水折 …… 1977
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
3732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请赴温泉治病片 …… 1977
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
373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奉旨嘉许折 …… 1977
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
373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鱼等物折 …… 1978
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

3735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抵达军营日期折 …… 1978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6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喀尔喀公巴勒藏谢恩折 …… 1978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赐各样锭子药折 …… 1978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8 多罗平郡王福彭奏报抵达盛京城降旨尚崇廙折 …… 1979
雍正八年五月十八日
3739 赛音图等奏参失礼王大臣等事折 …… 1979
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
3740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请回京往祭怡亲王折 …… 1979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3741 赛音图等奏参失礼王大臣等事折 …… 1980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374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入京朝觐并拜谒怡亲王陵墓折 …… 1980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3743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派子旺札勒代为往祭怡亲王折 …… 1980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4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演练炮裂缘由折 …… 1981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5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调遣水师守备教习满洲兵丁折 …… 1981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6 理藩院为令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之咨文 …… 1981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3747 宁夏将军席伯奏请将子从重治罪折 …… 1983
雍正八年六月初二日
3748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朱批教诲折 …… 1983
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
3749 尚书尚崇廙等奏报京师盛京地区日蚀时间折 …… 1984
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
3750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率兵丁操练战船折 …… 1984
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3751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朱批训谕折 …… 1985
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3752 尚书尚崇廙等奏议驿站男丁不宜考试生员折 …… 1985
雍正八年六月十八日
3753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报永陵需修小堤护路折 …… 1986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4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报福陵前面河身应填工程折 …… 1986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5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请福陵修造石工银两折 …… 1987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6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报护军阿玉希状告副总管折 …… 1987
雍正八年六月三十日
3757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陈镶蓝旗牧场应立界折 …… 1988
雍正八年六月三十日
3758 副都统鄂格奏报将允禵情况已向索诺木达尔扎等通报折 …… 1989
雍正八年七月初一日
3759 郎中福宁奏报由西宁启程赴噶斯日期折* …… 1989
雍正八年七月初六日
3760 侍郎杭奕禄等奏报护送噶尔丹策零之使臣特磊情形折 …… 1990
雍正八年八月初八日
3761 监察御史定柱奏请将民间砖瓦灰人工物料均照官价为额折 …… 1991
雍正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3762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报往查腾格里诺尔等处卡伦折 …… 1991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3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报班禅额尔德尼送炒面折 …… 1992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喀木藏卫等地雨水及粮石收成折 …… 1992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派兵帕尔城设防折 …… 1992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粮食收成分数折 …… 1993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3767 吉林将军常德奏请觐见天颜折 …… 1993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37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觐见天颜折 …… 1993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3769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自京城返回途次各地稻禾生长情形折 …… 1994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0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达赖喇嘛病情等事折 …… 1994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1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报青海蒙古见达赖喇嘛情形折 …… 1995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2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天恩折 …… 1996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农作物收割完毕情形折 …… 1996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贝子颇罗鼐率众谢赏银折 …… 1997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5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报察哈尔八旗官兵谢恩折 …… 1998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6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进京随班朝觐折 …… 1998
雍正八年十月十四日

3777 办理噶斯军务布政使诺穆图奏报办理钱粮情形折 …… 1998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3778 甘肃布政使诺穆图奏谢赐赏家父移居圆明园医病折 …… 1999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3779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请万安折 …… 1999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0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转达赖喇嘛奏疏等事折 …… 1999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1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谢免罪折 …… 2000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2 西安将军秦布奏请准正黄旗协领阿岳留任降级办事折 …… 2000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3783 正白旗侍卫纳齐布奏请官员照例穿戴折 …… 2001
雍正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3784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八旗鸟枪护军等兵请求效力折 …… 2001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5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喀尔喀一等台吉格勒克谢恩折 …… 2001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减种俄罗斯黍田等事折 …… 2002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7 马尔萨奏谢补授内务府总管及重赏折 …… 2003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3788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赴乍浦查看江宁派驻官兵之操练折 …… 2003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378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万安折 …… 2003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3790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查审贩参罪犯折 …… 2004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3791 西宁领兵大臣格默勒等奏报柴达木地方天气情形折 …… 2005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792 副将军巴赛奏报与多罗顺承郡王辩论兵米情形折 …… 2005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793 西安将军秦布奏请入京觐见天颜面请训谕折 …… 2006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79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将查获人参等送交内务府折 …… 2006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379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代索伦谢恩折 …… 2006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3796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 2007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3797 亲王弘昼奏请万安折 …… 2007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3798 总理三陵事务多罗愉恪郡王允禑等奏报各陵仪树等情折 …… 2007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3799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僧保奏报到达西安日期折 …… 2008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3800 亲王弘昼奏报率官兵操练行围抵达曲阜县百姓情形折 …… 2008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3801 亲王弘昼奏报奉谕拜岳庙祭泰山折 …… 2008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3802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辞职并谢恩折 …… 2009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3803 吉林将军常德奏请万安折 …… 2009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3804 驻哈密办事大臣武木保等奏报贼已抵达哈密附近折 …… 2009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3805 内阁学士班第奏报总兵范廷之兵遇贼兵对战等情形折 …… 2010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3806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回京养病及谢恩折 …… 2010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807 义州城守尉玛哈拉奏报征收贮储粮石数目折 …… 2010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808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杭州降雪及收成情形折 …… 2010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809 理藩院奏报两呼图克图入京内扎萨克上言折 …… 2011
雍正八年
3810 准噶尔使臣特磊途次闻进军为证实而所送之奏书 …… 2012
雍正八年
3811 谕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为解送叛贼罗卜藏丹津等事 …… 2012
雍正八年
3812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013
雍正八年
3813 内阁学士对琳奏请增补承运漕粮条陈单折 …… 2013
雍正八年
381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014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5 额驸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 2014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6 管理镇安将军印务哈尔吉奏报到任视察军伍情形折 …… 2014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7 大学士马齐等为征剿准噶尔事字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谕 …… 2014
雍正九年正月十三日
3818 察哈尔总管达锡奏报奉旨拣选精兵及补放护军校折 …… 2015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日

3819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请处置违纪官员折 …… 2015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0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谢恕罪留任赏银之恩折 …… 2016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1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报军伍调遣及拣派笔帖式折 …… 2016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2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皇上宽免罪过折 …… 2017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3 正白旗牧场总管达锡奏谢录其子为御前侍卫折 …… 2017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4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蒙古人拜见达赖喇嘛献物等情形折 …… 2017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5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传旨慰问达赖喇嘛情形折 …… 2018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传谕达赖喇嘛等情形折 …… 2019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7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将被抢商上之物业已给还折 …… 2019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8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转原土司罗明浩呈文折 …… 2020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副都统达鼐奏折并各处驻兵情形折 …… 2020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38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所闻准噶尔情形折 …… 2021
雍正九年二月初三日
38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官兵伤亡情形折 …… 2022
雍正九年二月初三日
3832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由京城抵西安日期折* …… 2022
雍正九年二月初八日
3833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报自宁夏率兵启程抵至甘州日期折 …… 2022
雍正九年二月初十日
3834 上谕为惩处哈达纳事* …… 2023
雍正九年二月十三日
3835 都统德成奏报到达西宁后所办事宜折 …… 2023
雍正九年二月十三日
383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派官兵以防准噶尔来侵折 …… 2023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37 归化城都统根敦奏报率兵启程日期折 …… 2024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38 副都统王昌奏请差往军中奉谕折 …… 2024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39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谢赏农具折 …… 2024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荐佐领员缺折 …… 2025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谢恩折 …… 2025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调兵治备武器粮饷折 …… 2025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3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拣员往军中效力折 …… 2026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拣选总管人员折 …… 2027
雍正九年二月十七日
384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总管达巴哈升用谢恩折 …… 2027
雍正九年二月十七日
3846 驻凉州副都统僧保奏报遵旨效力折 …… 2028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7 副都统僧保奏报率兵由西安到达凉州日期折 …… 2028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8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报率兵由西安启程日期折 …… 2028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添设同知或通判折 …… 2029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0 总管阿尔泰路兵站五十四奏报马群情形折 …… 2029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宽免治罪折 …… 2030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降雪情形折 …… 2030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3 驻防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率兵抵达西安日期折 …… 2030
雍正九年三月初五日
385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 2031
雍正九年三月初六日
3855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抵西宁赏赐土司陆华凌折* …… 2031
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
3856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率兵自西安抵西宁日期折* …… 2031
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
385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2031
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
3858 江宁右翼副都统阿克三奏报抵达西安日期折 …… 2031
雍正九年三月十八日
3859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报率兵由凉州启程日期折 …… 2032
雍正九年三月十九日
3860 副都统额尔格奏请赴肃州办理军需事务奉谕折* …… 2032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1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前往肃州办理军需事务等情折 …… 2032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2 西安副都统僧保奏请派满洲兵驻守庄浪折 …… 2033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3 西安副都统僧保奏报领兵前往安西折 …… 2033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解送貂皮数折 …… 2034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3865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所购五千只驼解送巴里坤折 …… 2034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386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拿获私自贩参罪犯折 …… 2034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3867 暂管理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粮价事折 …… 2035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868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增调兵丁往齐齐哈尔折 …… 2035
雍正九年四月初二日
386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赏银与新旧乌梁海等事宜折 …… 2036
雍正九年四月初二日
3870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补放防御等事折 …… 2036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1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 2037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严禁逾界捕猎折 …… 2037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雪情形折 …… 2038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折 …… 2038
雍正九年四月十八日
387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请更换驻藏官员折 …… 2038
雍正九年四月二十日
3876 都统德成奏谢兼理总兵官事务折 …… 2039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3877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赏赐藏地官员物品谢恩折 …… 2039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78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于招地所获信息折 …… 2040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7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颇罗鼐受封谢恩折 …… 2040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8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谢更换驻藏官员折 …… 2041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81 拉锡奏谢赏医赏药并报蒙古塔拉水草情形折 …… 2041
雍正九年六月初四日

388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奉天府尹李志元病逝等事折 …… 2041
雍正九年六月初八日
388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审理擅制纸牌一案折 …… 2042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4 副都统僧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 2042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5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驿站官仓官调用武职事折 …… 2042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水禾苗情形折 …… 2043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7 平郡王福彭等奏请核算修理福陵工料银两折 …… 2044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8 平郡王福彭等奏报福陵成坝开河日期折 …… 2044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防备准噶尔贼扰乱青海折 …… 2044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3890 副都统额尔格奏谢给发养廉银折* …… 2045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3891 宁古塔副都统巴尔岱奏报到任日期及粮价折 …… 2045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查拿擅自采参之人折 …… 2046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数折 …… 2046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转乌梁海等迁来人谢恩折 …… 2046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5 都统德成奏请安置来投青海彝人折 …… 2047
雍正九年七月初一日
3896 暂管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田禾长势及粮价折 …… 2047
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
3897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 2047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3898 副都统额尔格奏陈新到肃州之鸟枪兵演练鸟枪折* …… 2048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389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迁移牧群以防准噶尔折 …… 2049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390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拣选协领补放副都统缺折 …… 2049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来京朝觐折 …… 2050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麦收粮价折 …… 2050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3 都统查克旦奏报调遣各路军往援大将军傅尔丹折 …… 2050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4 副都统殷扎纳等奏报于额色尔津等处修城折 …… 2051
雍正九年八月初一日
390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052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390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陈出征官兵阵亡之罪折 …… 2052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390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053
雍正九年八月初四日
3908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请万安折 …… 2053
雍正九年八月初四日
3909 都统德成奏转亲王察罕丹津奏书折 …… 2053
雍正九年八月初五日
391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亲王察罕丹津夫妇前来情形折 …… 2054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银两折 …… 2054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扎萨克王等朝贺新年折 …… 2054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3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于科布多察罕廋尔驻防等事折 …… 2055
雍正九年八月十三日
391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定期查验兵丁盔甲兵器折 …… 2055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391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擅自采参人员及物品折 …… 2056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3916 靖边大将军议政大臣查克旦奏谢朱批训诲折 …… 2056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7 抚远大将军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057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8 管理振武将军印务锡保奏谢册封亲王折 …… 2057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9 抚远大将军查克旦奏谢补授议政大臣折 …… 2057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0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将福陵内逐年折倒干树运出折 …… 2058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教诲折 …… 2058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收粮情形折 …… 2058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392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发给补穿甲兵丁武器折 …… 2059
雍正九年九月初六日

3924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报科布多等处贼情及调兵情形折 …… 2059
雍正九年九月初八日
3925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报科布多等处敌情及调兵折 …… 2060
雍正九年九月初十日
392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银功牌品级折 …… 2060
雍正九年九月十二日
3927 四川总督黄廷桂等奏报迁移达赖喇嘛情形折 …… 2060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28 副都统殷扎纳奏谢赏赐官兵马匹折 …… 2061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29 祈善奏报由成都启程日期折 …… 2062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30 署理镇安将军印务卓鼐奏请训谕折 …… 2062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3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荐人员折 …… 2062
雍正九年九月十八日
3932 护军统领马喇等奏报藏地粮食丰收折 …… 2663
雍正九年九月十九日
3933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报率兵到达西安日期折 …… 2063
雍正九年九月十九日
393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乌拉地方种棉情形折 …… 2063
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3935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乌拉地方粮食收成分数折 …… 2064
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393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报移皇后梓宫折 …… 2064
雍正九年九月
3937 参赞大臣伊礼布奏报于巴里坤所获准噶尔人消息折 …… 2064
雍正九年十月初一日
3938 顺承亲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 2065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39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请万安折 …… 2065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40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 2065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4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粮价折 …… 2065
雍正九年十月初四日
394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乍浦官兵操练及稻谷长势折 …… 2066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3 浙江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官兵马匹草料折 …… 2066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4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秋季练兵情形折 …… 2066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5 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及恭缴朱批折子折 …… 2067
雍正九年十月十三日
3946 副都统殷扎纳等奏谢赏赐马匹廉价折 …… 2067
雍正九年十月十五日
3947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于中后所建城折 …… 2068
雍正九年十月十九日
394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及粮价折 …… 2068
雍正九年十月十九日
3949 一等侍卫阿成阿奏请率军前往巴里坤等事折 …… 2068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3950 副都统阿岱奏谢赏赐物品折 …… 2069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395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069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3952 墨尔根副都统多奇纳奏请往军中效力折 …… 2069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3953 副都统阿成阿等奏谢奉谕旨折 …… 2070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395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择机发兵进剿噶尔丹策零事折 …… 2070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3955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补放郎中赏银折 …… 2072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395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072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朱批训诲并雪耻折 …… 2072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8 副都统额尔格奏陈运米谷百姓欠银展限赔补等情折* …… 2073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办理官员调补事折 …… 2073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衮泰授为内大臣荆州将军谢恩折 …… 2074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副都统塔尔岱谢恩折 …… 2074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万安折 …… 2704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963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 2074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4 锡林奏转扎克拜达里克人犯谢恩折* …… 2075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封爵赏银折 …… 2075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6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谢赏银折 …… 2076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与傅尔丹和睦相处议事折 …… 2076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嘉奖折 …… 2076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接印到任日期折 …… 2077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赏赐有关人员战功折 …… 2077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1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交接印敕日期折 …… 2078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2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协助顺王办事折 …… 2078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3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率官兵谢恩折 …… 2079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任用折 …… 2079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5 一等侍卫阿成阿等奏谢赏兵丁名分折 …… 2080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97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属下笔帖式加级赏衔折 …… 2080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策凌敦多布等致书及献礼物折 …… 2080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8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等奏谢屡施恩于喀尔喀人折 …… 2081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副都统塔尔岱于军前效力折 …… 2081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8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副都统塔尔岱留军前效力折 …… 2082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81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赏药折 …… 2082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3982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 2083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3983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冬季海上演练情形折 …… 2083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3984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马匹倒毙及购马情形折 …… 2083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3985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报审理宁古塔副都统多索礼贪赃案事折 …… 2084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供词 …… 2084

3986 参赞大臣副都统阿岱等奏报抵达推河日期折 …… 2086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3987 领侍卫内大臣萨瞠哈等奏请万安折 …… 2087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988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拿问策旺扎布折 …… 2087
雍正九年
3989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陈军中兵丁建城及种田等事折 …… 2087
雍正九年
3990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088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 2088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2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 2088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朱批训诲折 …… 2088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迁移呼毕勒罕至多伦诺尔居住折 …… 2089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呼毕勒罕之母移居于多伦诺尔折 …… 2090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将敦多布多尔济派往军中效力折 …… 2090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传谕塔尔岱情形折 …… 2090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399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副都统阿纳布谢恩折 …… 2091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3999 归化城都统根敦奏谢赏元狐皮帽等物折 …… 2091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4000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请迁移推河厄鲁特蒙古折 …… 2091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附：阿成阿奏折摘由一件 …… 2092
4001 副将军策旺扎布奏报来投喀尔喀受赏谢恩折 …… 2092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400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 2093
雍正十年二月初六日
4003 班第奏谢授任副都统品级折 …… 2093
雍正十年二月初八日
400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科尔沁郡王等谢恩折 …… 2093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5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接收敕书日期折 …… 2094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谢授任副将军折 …… 2094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7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议练兵以防准噶尔折 …… 2094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0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谢赏赐兵丁折 …… 2095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09 刑部尚书海寿奏报审理宁古塔原副都统多索礼贪污案折 …… 2096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铭记圣训勤勉效力折 …… 2097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1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报严禁军营售卖熟制食品折 …… 2097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2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颁旨教诲折 …… 2098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3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议遵旨赏赐兵丁事折 …… 2099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4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未参劾阿齐图沿途勒索情形自责折* …… 2099
雍正十年二月十六日
4015 顾鲁奏谢授任内大臣折 …… 2100
雍正十年二月十七日
4016 贡布奏谢封为贝子折 …… 2100
雍正十年二月十七日
401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敕封其子为世子折 …… 2100
雍正十年二月十八日
4018 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准在议政处行走折 …… 2101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19 领侍卫内大臣钦拜等奏请万安折 …… 2101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0 散秩大臣副都统达鼐奏报于额色尔津地方屯垦折 …… 2101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1 参赞大臣马兰泰奏报率兵由归化城启程日期折 …… 2102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附:马兰泰率兵起程抵达日期 …… 2102
402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折 …… 2102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操练乍浦水师营官兵折 …… 2102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得雪情形折 …… 2103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日
402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福字折 …… 2103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4026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授任额外侍郎折 …… 2103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402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情形折 …… 2104
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
402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参票及人参数目等事折 …… 2104
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
4029 荆州将军衮泰奏荐营总明噶图等人折 …… 2104
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
403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塔尔岱谢恩并缴朱批折子折 …… 2105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班第谢恩并缴朱批折子折 …… 2105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朱批并缴朱批折子折 …… 2105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3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缴朱批折子折 …… 2105
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4034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报赏给兵丁息银以理红白喜事折 …… 2105
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4035 江宁将军穆森奏请万安折 …… 2106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4036 都统扎尔泰奏陈旗地房屋失察缘由折 …… 2106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4037 郎中鄂曼岱奏报松潘蒙古番子等情形折 …… 2107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4038 建勋将军达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2107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39 庄浪副都统博清额奏请将子暂留任所折 …… 2107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40 庄浪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情形并缴朱批折子折 …… 2108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41 护军统领博第等奏报赏赐兵丁银两情形折 …… 2108
雍正十年四月初三日
4042 协领品级崇替奏请万安折 …… 2109
雍正十年四月初三日
404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解送搜获人参折 …… 2109
雍正十年四月初四日
4044 刑部尚书海寿奏报启程前往三姓日期折 …… 2109
雍正十年四月初八日
4045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折匣破裂缘由折 …… 2110
雍正十年四月初九日
404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得雨雪情形折 …… 2110
雍正十年四月十一日

4047 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补放前锋统领折 …… 2110
雍正十年四月十三日
4048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请万安折 …… 2111
雍正十年四月十三日
4049 副都御史额尔格奏谢加级折* …… 2111
雍正十年四月十六日
4050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奏请万安折 …… 2111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1 西藏办事大臣兼副都统鄂格等奏转达赖喇嘛奏书折 …… 2111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万安折 …… 2112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112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12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5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报喀尔喀部众奉旨欣喜情形折 …… 2112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报启程前往腾格里池防守日期折 …… 2113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折 …… 2113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8 右卫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 2114
雍正十年五月初二日
4059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折 …… 2114
雍正十年五月初六日
4060 协理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授子为副都统折 …… 2114
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
4061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留常保于驿站效力折 …… 2115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日
406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雨雪禾苗等情形折 …… 2115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4063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报移驻水草畅茂地牧放马畜折 …… 2115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406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谢宽免拉查布等罪折 …… 2116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青海会盟日期折 …… 2116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属下人唐古里效力卓越折 …… 2116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收回额驸阿保家原住房折 …… 2117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谢赏赐锭子药折 …… 2117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9 佐领八十奏谢遣往税差折 …… 2117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一日
4070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 2118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1 侍郎僧格等奏转颇罗鼐奏书折 …… 2118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2 侍郎僧格等奏转那木扎尔策布腾奏书折 …… 2118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3 侍郎僧格等奏转公朱尔玛特车登奏书折 …… 2119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4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报发给库伦地方照管商人官员干粮折 …… 2119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三日
4075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 2120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四日
4076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官兵叩谢天恩折 …… 2120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七日
4077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参巡抚石麟折 …… 2121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九日
4078 侍卫安楚库奏谢补授散秩大臣折 …… 2121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十日
4079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谢赏赐官兵俸禄银两折 …… 2121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0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练兵并禾苗长势米价情形折 …… 2122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1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开设当铺以济兵丁折 …… 2122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2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自效人等发给口粮折 …… 2123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四日
4083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喀尔喀诸贝勒等谢恩折 …… 2123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四日
4084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免罪折 …… 2124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七日
408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纱扇等物折 …… 2124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价昂贵缘由并现价折 …… 2124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7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得子折 …… 2124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调开原城守尉员缺折 …… 2125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9 户部尚书海寿奏报于三姓地方修建城池房屋折 …… 2125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0 户部尚书海寿奏谢调补户部尚书折 …… 2126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1 三姓地方副都统七十五等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 2126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呼毕勒罕等赴多伦诺尔日期折 …… 2126
雍正十年闰五月二十日
4093 辛泰等奏参治罪官员未裁减俸饷折 …… 2127
雍正十年六月初二日
409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2127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5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127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28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128
雍正十年六月初九日
409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俄罗斯消息折 …… 2128
雍正十年六月初九日
409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赏赐茶银折 …… 2129
雍正十年六月十四日
4100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价折 …… 2129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奉朱批折 …… 2129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令兵丁冬季围猎操练折 …… 2130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减少缘由折 …… 2130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4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补放佐领员缺折 …… 2130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4105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出征官兵谢恩折 …… 2131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4106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请赏护军克明额笔帖式品级折 …… 2131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7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谢赏赐瓷碗等物折 …… 2132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8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请将把总周天禄等遣返折 …… 2132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 2132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2133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1 喀尔喀副将军罗布藏喇锡等奏请万安折 …… 2133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33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等罪行折 …… 2133
雍正十年七月十二日
附:雍正帝谕旨一纸 …… 2135
4114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设巡检以管理新地方折 …… 2135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5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请颁发印信折 …… 2136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4116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转达赖喇嘛叩谢赏银等事折 …… 2136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7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报将赏物转赏达赖喇嘛折 …… 2137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8 西藏办事大臣鄂格等奏报赏赐德尔格忒人情形折 …… 2137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得雨禾苗情形折 …… 2138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2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朝觐圣颜折 …… 2138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总管达巴哈率兵前往海拉尔等处折 …… 2139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不能购得马匹缘由折 …… 2139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补放四川陕西千总把总事折 …… 2139
雍正十年七月十七日
4124 大学士鄂尔泰奏议顺王进兵战略不妥折 …… 2140
雍正十年八月初一日
4125 大学士鄂尔泰奏议进兵策略折 …… 2140
雍正十年八月初二日
412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2141
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
4127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谢赏物品折 …… 2141
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
4128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 2141
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
412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五谷情形折 …… 2142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扎萨克王台吉等朝觐折 …… 2142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陈于西宁办事懈怠缘由折 …… 2142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2 热河总管马尔图等奏参骁骑校双保骗领钱粮折 …… 2143
雍正十年八月十五日
413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得雨并稻禾情形折 …… 2144
雍正十年八月十七日
4134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赏赐上谕汉书折 …… 2144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5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补满阵亡官兵之缺折 …… 2144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6 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贡布等奏报马畜越冬折 …… 2145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7 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贡布等奏请耕田折 …… 2145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8 前锋统领青保奏谢授任都统折 …… 2146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4139 副都统博清额奏报率兵由庄浪抵达凉州日期折 …… 2146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0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率兵启程日期折 …… 2146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1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赐医治病折 …… 2146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 2147
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
414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田禾收成分数折 …… 2147
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
4144 领侍卫内大臣萨瞠哈等奏请万安折 …… 2147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5 领侍卫内大臣萨瞠哈等奏报率兵由盛京抵达察罕诺尔日期折 …… 2147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6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赏赐银两等事折 …… 2148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晋升官员学习清语折 …… 2148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奉天兵丁启程日期折 …… 2149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 2149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50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赏赐兵丁滋生银两情形折 …… 2149
雍正十年十月初二日

4151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谢赏赐官兵银两折 …… 2150
雍正十年十月初四日
4152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田禾长势并粮价折 …… 2150
雍正十年十月初六日
4153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拣补协领折 …… 2150
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
4154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朱批教诲折 …… 2151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
4155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报水师营秋季练兵情形折 …… 2151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
4156 马虎山奏报驻京畿小城官兵操练情形折 …… 2151
雍正十年十月十一日
4157 副都统富达里奏谢授任副都统折 …… 2152
雍正十年十月十一日
4158 参领班第等奏报散秩大臣达鼐诸多行为不轨折 …… 2152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59 工部侍郎马尔泰奏报西宁情形并与达鼐办事折 …… 2153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0 侯马兰泰奏谢赏赐物品折 …… 2153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天颜折 …… 2153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2 内大臣卓尔海奏谢署理黑龙江将军印务折 …… 2154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3 副都统观音保奏报率兵自西安前往肃州日期折 …… 2154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4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谢颁旨赈济兵丁折 …… 2154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5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报呼伦贝尔官兵生计情形折 …… 2155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6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报大败准噶尔军民欢庆折 …… 2155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喀尔喀郡王车布登等谢恩折 …… 2556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翁牛特贝勒罗布藏等谢恩折 …… 2156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9 侍郎品级巴泰奏谢赏赐瓷碗等物折 …… 2156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417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57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4171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请万安折 …… 2157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4172 满珠锡里奏谢补授副都统折 …… 2157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4173 副都统哈达哈奏谢授任都统折 …… 2157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417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赏赐物品折 …… 2157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5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马尔赛家人另立为户折 …… 2158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6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黑龙江将军塔尔岱等情形折 …… 2158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7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傅尔丹作战无能折 …… 2158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8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大将军王锡保进兵失机折 …… 2159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9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访查顺王之事折 …… 2159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0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乌荪坠勒等战役情形折 …… 2160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1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训教官兵并访查战役情形折 …… 2160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2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追击准噶尔人情形折 …… 2162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3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策凌感激皇恩折 …… 2162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众人议论六额驸折 …… 2163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5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请万安折 …… 2163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418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63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187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报于巩昌喂养马匹情形折 …… 2163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188 领侍卫内大臣萨瞡哈奏请雪融后率兵前往达里冈爱折 …… 2164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89 旺札尔奏报归化城街道设堆子等情形折 …… 2164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90 旺札尔奏报传谕副都统绰尔多情形折 …… 2165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91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 2165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颁赏钦差大臣关防折 …… 2165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3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授任镶红蒙古旗都统折 …… 2166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4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奉朱批谕旨并效劳折 …… 2166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5 领侍卫大臣拉锡等口奏蒙古人购军器出边折 …… 2166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八日
419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数额及纳税情形折 …… 2166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19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朱批教诲折 …… 2167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198 参赞大臣钦拜奏报奉旨署理建勋将军印务折 …… 2167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419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奉朱批谕旨折 …… 2167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420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索伦班图等谢恩折 …… 2168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4201 领侍卫内大臣哈达等奏报审理散秩大臣噶尔萨等口供折 …… 2168
雍正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4202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兰泰奏请朝觐折 …… 2169
雍正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4203 副都统观音保奏陈在巩昌府索取豌豆缘由折 …… 2169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420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降雪情形折 …… 2169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4205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兵丁家口生活情形折 …… 2170
雍正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4206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请万安折 …… 2170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7 喀尔喀副将军罗布藏喇锡等奏请万安折 …… 2170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 2170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陈审理所发购马银两有无侵渔一案折 …… 2171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4210 副都统衔班第奏谢赏翎折 …… 2171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1 兵部员外郎刘格奏报察哈尔地方仓储粮米等情形折 …… 2172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2 巡察游牧等处兵部员外郎刘格奏报边外耕田等情形折 …… 2172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3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贝勒僧衮扎布等谢恩折 …… 2174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421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台吉拉里等谢恩折 …… 2174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4215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加级折 …… 2174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 217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免罚俸折 …… 217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8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转公朱尔玛特车登谢恩折 …… 217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9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转贝勒颇罗鼐谢恩折 …… 2175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0 都统哈达哈等奏报审理刺伤人案口供折 …… 2176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1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仓储数量及调配折 …… 2176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雨雪情形折 …… 2177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3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查明官屯人员数目情形折 …… 2178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4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改奏逋逃事办法折 …… 2178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422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兵丁生计折 …… 2179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422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请处置侍卫鄂伦达等人折 …… 2179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4227 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德勒赍奏报大臣值班彼此推诿折 …… 2179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4228 郎中三达里奏请圣主赏差折 …… 2180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4229 西宁办事大臣色楞等奏报乌珠穆沁台吉情形折 …… 2180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0 西宁办事大臣色楞等奏参额林臣三都布违犯军纪折 …… 2180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将拿获之厄鲁特释放遣回折 …… 2181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检阅各军营练兵情形折 …… 2181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2182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4 都统哈达哈等奏报给兵丁饭食银两折 …… 2182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其子效力报恩折 …… 2183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6 户部尚书海寿奏请严禁于监牢作弊折 …… 2183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7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审理达尔济等追击贼匪失利折 …… 2184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38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锡保贻误剿杀准噶尔贼匪事折 …… 2184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39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投归罗布藏舒努户数折 …… 2186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0 觉罗伊礼布奏报抵达哈尔盖图日期折 …… 2186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1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公敏珠尔开导喀尔喀人折 …… 2186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2 护军统领永福奏谢升用折 …… 2187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3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祈祷圣躬万安折 …… 2188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教导官兵谨慎勤奋效力折 …… 2188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5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内大臣查克旦进军胆怯折 …… 2189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6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大将军傅尔丹建房贪求奢华等事折 …… 2189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7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择机进剿准噶尔事折 …… 2191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8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轻信人言谎奏额林沁军绩折 …… 2191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圣训勤奋效力折 …… 2192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4250 官达奏请遣还三陵应遣还之闲散等人折* …… 2192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425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处置拿获民人及所获物品折 …… 2193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425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拿获采参人犯及所获参数折 …… 2193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4253 刑科给事中亨泰奏报监生等考用笔帖式折 …… 2193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4254 刑科给事中亨泰奏请严肃大小官员上朝事折 …… 2194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4255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报驻防腾格里池等事折 …… 2194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赏赐仪仗折 …… 2194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 2195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8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赏赐仪仗折 …… 2195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9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农作物长势情形并兵丁操练折 …… 2195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60 监察御史刘格奏报八旗监内男女分禁并给官饭折 …… 2195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4261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请于南口往驻旗兵折 …… 2196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4262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田禾长势及粮价折 …… 2196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4263 热河千军副都统佛标奏报练兵及喂养马匹事折 …… 2196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4 副将军常德奏报大将军王追贼失利情形折 …… 2197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办理母亲前往京城事折 …… 2199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策旺诺尔布之子袭职谢恩折 …… 2199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阿保承袭一等台吉谢恩折 …… 2199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盛京雨水粮价折 …… 2199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426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200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4270 监察御史纳尔泰奏报五城监察御史依法限期完案折 …… 2200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4271 理藩院侍郎纳延泰等奏报调兵遣将备战准噶尔折 …… 2200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4272 都统丹津等奏报归化城得雨情形折 …… 2201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4273 成都满洲副都统乌赫图奏请赏赐兵丁红白事滋生银折 …… 2201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转三姓新增官兵谢恩折 …… 2202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5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吉林雨水田禾情形折 …… 2202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6 阿尔泰路兵站总管五十四奏请治罪有关人员折 …… 2203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4277 掌正蓝满洲旗右司关防参领石柱奏报拣选前锋折 …… 2203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4278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修葺兵房等事折 …… 2204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4279 理藩院左侍郎纳延泰奏报兵器及马畜膘情折 …… 2204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4280 鸿胪寺少卿索著奏陈拣选优等赞礼郎折 …… 2205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4281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收成及赈济情形折 …… 2205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2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折 …… 2206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3 镶蓝满洲旗参领常寿奏报拣选旗内审案员折 …… 2206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4 正白蒙古旗都统博第奏报呼伦贝尔得雨情形折 …… 2206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4285 镶蓝满洲旗参领达奎奏报查验牧群归来马匹不致消瘦折 …… 2207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4286 镶蓝满洲旗参领达奎奏报限期审结案件折 …… 2207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4287 八十奏会查热河同知詹泰等审案徇私情形折 …… 2207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4288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报司务厅添设满汉笔帖式折 …… 2209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4289 护军统领永福奏谢皇恩及封缴朱批折 …… 2209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0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万安折 …… 2209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1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审理协领叶楞泰克扣披甲一案折 …… 2209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其子当差折 …… 2210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429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发人参票折 …… 2211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4294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请万安折 …… 2211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4295 热河副都统衔佛标奏报于草场牧放马匹折 …… 2211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4296 热河副都统衔佛标奏报审理把总李盛林一案折 …… 2211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4297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报协领内保题副都统之缺折 …… 2212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4298 都统伊礼布等奏谢接受关防折 …… 2212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4299 领侍卫内大臣萨瞻哈奏谢宽免罚俸折 …… 2212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4300 阿成阿奏谢补放护军统领折 …… 2213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4301 塔尔玛善奏谢补授前锋统领折 …… 2213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4302 拉锡奏报在蒙古塔拉医病及朝觐事折 …… 2213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4303 署建勋将军印务钦拜奏请于军中效力折 …… 2214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4304 参赞大臣副都统阿岱奏请万安折 …… 2214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4305 吉林将军杜赉奏谢赏药折 …… 2214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6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参劾惰劣官员折 …… 2214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7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乌拉等地庄稼雨水折 …… 2215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8 都统伊礼布奏陈家世承蒙皇恩尽力图报折 …… 2215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09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田禾长势及水患情形折 …… 2216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增赏官兵各种物品折 …… 2216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贝勒特古斯等谢恩折 …… 2217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车臣汗部落官兵谢赏武器之恩折 …… 2217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收成并粮价折 …… 2217
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4314 总管兵站五十四等奏请参劾发送报匣失职人员折 …… 2218
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4315 都统拉锡奏谢赏药医病及回京日期折 …… 2218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4316 副都统莫尔浑等奏请万安折 …… 2219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431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 2219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4318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 2219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431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卓尔海率兵启程日期折 …… 2219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4320 热河副都统佛标奏谢坠马患病御赐医药折 …… 2219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1 靖边副将军常德奏请万安折 …… 2220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2 靖边副将军常德奏报治病情形折 …… 2220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前来京城朝觐折 …… 2220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盛京天气及收成事折 …… 2220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接纳吉尔吉斯人众情形及谢恩折 …… 2221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6 署熊岳副都统永昌奏报到任日期折 …… 2221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4327 镶黄察哈尔旗总管恒德等奏请进京朝贺名单折 …… 2221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432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收取印敕事折 …… 2222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29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傅尔丹接旨谢恩折 …… 2222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0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丹津多尔济表现异常情形折 …… 2222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谢任大将军折 …… 2223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2 参赞大臣博尔屯奏谢奉旨之恩折 …… 2223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3 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接印日期折 …… 2223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收粮情形折 …… 2223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5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遵旨试种棉花情形折 …… 2224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6 吉林将军杜赉奏请朝觐折 …… 2224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7 吉林将军杜赉奏谢赏赐鲜荔枝折 …… 2224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8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增补协领防御折 …… 2225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9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 2225
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43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审理越界采参送米等人犯折 …… 2225
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434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和托克谢恩折 …… 2226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434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赖崇扎布谢恩折 …… 2226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附：赏与大将军福彭等药品上谕 …… 2226
4343 暂办热河事务佐领八十等奏请朝觐天颜折 …… 2226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4344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收成粮价事折 …… 2227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4345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参劾番子诈取银两一案折 …… 2227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4346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夏秋季练兵情形折 …… 2227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4347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药之恩折 …… 2228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4348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报开设当铺救济窘迫兵丁折 …… 2228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43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奉谕旨折 …… 2228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4350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于水运木材渡口设官征税折 …… 2229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4351 镶黄察哈尔旗总管恒德奏谢赏家产折 …… 2229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435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 2229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4353 都统丹津奏请赏药为子治病折 …… 2230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435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解送查获人参事折 …… 2230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4355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奏请步甲操练射箭等事折 …… 2230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4356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审理拿获贩参人犯事折 …… 2230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7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请养育包衣子弟等事折* …… 2231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8 员外郎阿兰岱奏转伊达木扎布谢恩事折 …… 2232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9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 2232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36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缴朱批奏折折 …… 2232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361 都统丹津奏缴朱批奏折折 …… 2232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362 都统丹津奏谢赏医药治其子疾病折 …… 2232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36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处理参票案折 …… 2233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4364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 2233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4365 员外郎阿兰岱奏转伊达木扎布谢恩折 …… 2233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436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著满洲幼丁习射箭及满文折 …… 2234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4367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将亲孙留于任所折 …… 2234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4368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请设新旧官员交接例以靖各种弊端折 …… 2234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69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请万安折 …… 2235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70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冬季练兵情形折 …… 2235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71 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 2235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437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2235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4373 热河总管色克图奏请朝觐天颜等事折 …… 2236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4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销三陵所用树木折 …… 2236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5 义州城守尉马哈拉奏报储藏粮食事折 …… 2237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鄂伦达于景陵效力折 …… 2237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437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销各陵所用朱砂纸张折 …… 2237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4378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请笔帖式德欣晋升主事折 …… 2238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4379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贺元旦折 …… 2238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4380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伊达木扎布病情折 …… 2239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38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医赐药之恩折 …… 2239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382 乌梁海等处购买交易马匹数目清单 …… 2240
雍正十一年
4383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天颜折 …… 2240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4384 总理事务法尔善等奏报京城得雪折 …… 2241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4385 宗室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 2241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4386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 2241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4387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生疮医治折 …… 2241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438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福昌谢授副都统折 …… 2241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438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2242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439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赏赐巴尔萨木油折 …… 2242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439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留内阁学士阿克敦于军前效力折 …… 2242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4392 总管五十四奏参参将在塘报上加圈点折 …… 2243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4393 热河总管色克图奏谢赏赐福字折 …… 2243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4394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报军旅启程日期等事折 …… 2244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4395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病情折 …… 2244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4396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都统品级并物品折 …… 2244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439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得雨情形折 …… 2245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4398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参受贿释放犯人案折 …… 2245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4399 双喜奏谢本父傅拉塔牌位入贤良祠堂折 …… 2245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4400 傅鼐奏谢将祖父请入贤良祠折 …… 2246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4401 八十奏请将拣选千总交内务府总管转奏折 …… 2246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4402 副将军常德奏谢宽免未拿获逃人罪折 …… 2246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4403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雨雪情形折 …… 2246
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4404 博第奏谢授任前锋统领折 …… 2247
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4405 凉州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情形等事折 …… 2247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4406 山海关副都统巴灵阿奏请发给关口守尉印信等事折 …… 2248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4407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医治病疮详情折 …… 2248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44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私采人参案犯折 …… 2249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440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为母医治腿病折 …… 2249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4410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印务伊特楞奏荐仓官永艾折 …… 2249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4411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赏赐纪录二次折 …… 2250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八日
4412 副都统乌礼奏请以房田抵销亏欠钱粮折 …… 2250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4413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乌礼奏请拣补步甲缺额折 …… 2251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4414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严守关口以防偷采人参折 …… 2251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4415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请察哈尔旗总管径直具奏折 …… 2251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4416 镶黄蒙古旗参领莫岱奏陈平稳米价折 …… 2252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2252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福字宁绸折 …… 2252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大夫赐药治病折 …… 2252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0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等奏报兵丁操练等情形折 …… 2253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1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奏谢擢用并赏福字折 …… 2253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2 镶黄蒙古旗参领巴尔泰奏请赏赐官房折 …… 2253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4423 热河尚膳总领八十等奏报牧放马匹等事折 …… 2254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4424 镶黄汉军旗署都统印务扎尔泰奏陈从速补授驻各省官员折 …… 2254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4425 护军参领法保奏陈拣补八旗笔帖式折 …… 2254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4426 给事中常柱奏陈按期完结审案折 …… 2255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4427 察哈尔副都统品级莫尔浑奏谢纪录一次折 …… 2255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4428 护军参领海昌奏陈征孤独子为养育兵折 …… 2255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4429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报盛京地方得雨并粮价折 …… 2256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4430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雨雪及播种情形折 …… 2256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4431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设副佐领折 …… 2257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4432 理藩院尚书僧格奏陈各扎萨克等按期完结各项事折 …… 2257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3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福字织绸并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 2257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4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折 …… 2258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5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 2258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6 定边左副将军策凌等奏谢赏药折 …… 2258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7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折 …… 2259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8 右翼前锋参领桑格奏陈拣选戴翎鸟枪头目折 …… 2259
雍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4439 正白满洲旗都统佛标奏陈米厂籴粜米石折 …… 2259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一日
4440 署抚远大将军查朗阿等奏转副都统扎尔虎等谢恩折 …… 2260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4441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请准协办旗务官员会议折 …… 2260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4442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陈按才能拣选官员折 …… 2261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3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陈不宜用于部院之员回旗差用折 …… 2261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4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免罪折 …… 2261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5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拣选会翻译满汉文之笔帖式折 …… 2262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6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缉拿逋逃等事折 …… 2262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京城得雨折 …… 2263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8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张示律例遍谕民人折 …… 2263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4449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雅虎奏陈改变斋戒之大臣官员斋戒处所折 …… 2263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4450 正红蒙古旗都统阿扬阿奏陈各省协领不兼佐领折 …… 2264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4451 镶蓝满洲旗都统查克旦奏谢补授都统折 …… 2264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4452 正红蒙古旗参领博达色奏陈八旗每佐领各增设一领催折 …… 2264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4453 署抚远大将军查朗阿等奏转谢恩折 …… 2264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4454 正红旗护军参领穆善奏陈制作白布面蓝布里帐篷折 …… 2265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4455 镶白满洲旗参领袁适奏陈补放病故佐领缺折 …… 2265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4456 都统奇尔萨奏陈察哈尔旗总管购买良马折 …… 2265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7 左通政使福珠奏请赏笔帖式汉文名字折 …… 2266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8 都统查克旦奏谢赏药折 …… 2266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9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官保奏荐在军前效力应升人员折 …… 2266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460 都统济当阿奏谢赏推河官兵药折 …… 2266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461 大理寺卿德福奏陈补放仓厂衙门笔帖式折 …… 2267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4462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九卿大臣等会议折 …… 2267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4463 署副都统事务伊兰泰奏陈九门提督衙门设四人办事折 …… 2267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4464 镶红满洲旗参领富明奏请增补会满汉文笔帖式折 …… 2268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4465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陈拨给寡妇钱粮折 …… 2268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4466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顺天府备办求雨物品折 …… 2269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7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平市场物价折 …… 2269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8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八旗统一补授副佐领折 …… 2269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9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叶木布奏陈铁厂每翼各赏关防折 …… 2269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4470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陈照满洲官例指补汉官折 …… 2270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447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报率兵抵营并到任日期折 …… 2270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4472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交付印务日期折 …… 2270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4473 太仆寺卿素著奏陈留用降级调用章京事折 …… 2271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4 太仆寺卿素著奏陈严禁旗人买卖坟院设施折 …… 2271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5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德尔芬奏陈祭祀坛庙改用灯笼折 …… 2271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6 天津水师营都统迈禄奏查操练水师并滋生银两等事折 …… 2271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7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陈钤印文书装入封套赍送折 …… 2272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8 太仆寺少卿定柱奏陈将军衙门拣补笔帖式折 …… 2272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9 正蓝满洲旗参领石珠奏陈轻重罪犯分别监禁折 …… 2273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4480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彦图奏陈兵丁缺出领取钱粮等事折 …… 2273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4481 正蓝蒙古旗参领佛凝峨奏陈严禁聚众赌博折 …… 2273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4482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奏报受威远将军印办事折 …… 2274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3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 2274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4 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前往呼伦贝尔日期折 …… 2274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5 正蓝旗护军参领刘格奏陈拣选蒙古旗人看守坛庙折 …… 2275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4486 镶蓝满洲旗参领达奎奏请增补天津水师营副都统折 …… 2275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4487 镶蓝蒙古旗都统鄂格奏陈驻边外官兵银钱并用折 …… 2275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4488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岱林布奏陈发放军营兵丁钱粮折 …… 2275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4489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赏赐八旗左右二司章京虚衔折 …… 2276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0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拣选操练营官员折 …… 2276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1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补放护军校折 …… 2276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2 镶黄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造官缺册以防弊端折 …… 2277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3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拣选前锋护军折 …… 2277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4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官兵遇红白事借给俸禄折 …… 2277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5 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护送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来京折 …… 2277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6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报官兵偿还生息银折 …… 2278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4497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请设立满汉学校折 …… 2279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4498 镶蓝旗续办事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补放护军校等折 …… 2279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4499 镶蓝旗续办事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计从军次数折 …… 2280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4500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赏赐护军校戴顶不兼副骁骑校折 …… 2280
雍正十二年七月初三日
4501 内务府总管官达等奏请遵化涉案无罪太监交还原差行走折 …… 2280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450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发放参票并拿获私参等事折 …… 2281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4503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赴青海会盟等事折 …… 2281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4504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与青海王等会盟情形折 …… 2282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5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请扎萨克王等赴京朝贺新年折 …… 2282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6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朝觐折 …… 2282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7 西藏办事大臣福寿等奏报达赖喇嘛谢恩等事折 …… 2282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4508 副都统傅森奏报驻乍浦兵丁三代档册事折 …… 2283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4509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缴朱批谕旨折 …… 2284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六日
4510 迈禄奏谢授为镶黄满洲旗都统折 …… 2284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4511 原巡抚布兰泰奏谢宽免亏欠银两等情折* …… 2284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4512 总管觉和托等奏报三旗牛羊数目折 …… 2285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4513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吴礼奏陈族长犯罪罚俸折 …… 2285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4514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色布肯奏陈拣补副护军参领折 …… 2286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4515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色布肯奏陈紫禁城严查伪证折 …… 2286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4516 散秩大臣阿尔苏等奏报启程到藏日期折 …… 2286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4517 都统迈禄奏谢朱批教诲折 …… 2286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18 镶黄满洲旗参领额尔黑奏陈统一制定赏赐恩银条例折 …… 2287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19 镶黄满洲旗参领额尔黑奏请赏赐鳏寡孤独钱粮米折 …… 2288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20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陈及时修复世袭官敕书字迹折 …… 2288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4521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 2288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4522 黑龙江副都统常寿奏报到任后检查地方官员等情形折 …… 2288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副都统常寿补奏四件事 …… 2289
4523 镶黄汉军旗署都统印务扎尔泰奏陈于午门前上朝等事折 …… 2289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于乌苏哩绥芬地方发放参票折 …… 2290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5 牧群副都统常佑奏参牧场数名官员失职折 …… 2290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6 雍正帝谕旨一纸* …… 2290
雍正十二年八月

4527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哲尔金奏陈世袭官员获罪罚俸降俸折 …… 2291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4528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无官衔者子嗣入祠堂行礼折 …… 2291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4529 掌刑科印务常柱奏陈统一革除笔帖式定例折 …… 2292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4530 刑科给事中恒泰奏陈祭祀坛庙大臣官员斋戒折 …… 2292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4531 护军统领满泰奏陈整治仪仗折 …… 2292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4532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陈制造有药膛鸟枪折 …… 2293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药折 …… 2293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霜期迟至丰收折 …… 2293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5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催取犯罪官员等钱粮米折 …… 2293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4536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鄂鼐奏陈在新营房建学校等事折 …… 2294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4537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鄂鼐奏陈及时补放前锋参领等员缺折 …… 2294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4538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补放下五旗内府佐领折 …… 2294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4539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统一佐领俸禄折 …… 2295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4540 正白旗护军参领锡图库奏陈前锋参领等操演骑射折 …… 2295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4541 内阁学士柏修奏陈台湾官员题补带家眷等事折 …… 2295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4542 都统伊礼布等奏报率兵向额色勒津进发日期折 …… 2296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454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2297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454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抵达乌里雅苏台等事折 …… 2297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4545 内阁侍读学士扎斯海奏陈及时颁诰给臣官折 …… 2297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4546 正红旗护军参领穆善奏陈妥善存储鸟枪药折 …… 2297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4547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佛保奏陈定期补授前锋等员缺折 …… 2298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4548 总管五十四奏参驿站赫义不赡养蒙古人折 …… 2298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4549 镶白蒙古旗都统奇尔萨奏陈籴购黑豆以供官兵养马折 …… 2298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0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转谢恩折 …… 2299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1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收成分数折 …… 2299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2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试种棉花情形折 …… 2299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3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官保奏陈禁止无关人员住于部院内折 …… 2299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4554 镶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鲁保奏陈公中佐领官员上朝折 …… 2300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4555 归化城都统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300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6 博第奏谢补授正白蒙古旗都统折 …… 2300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7 镶白蒙古旗参领巴良奏陈米厂底稿档册盖有印记以防弊端折 …… 2300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8 镶白汉军旗参领库尔阐奏请官兵之军功木牌可抵罪折* …… 2301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4559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勤加操练兵丁折 …… 2301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4560 镶白旗护军参领乌雅图奏陈加强看守四门折 …… 2301
雍正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4561 镶白旗护军参领乌雅图奏陈拣选精锐护军折 …… 2301
雍正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4562 镶红满洲旗前锋参领明岱奏陈前锋护军定为四品折 …… 2302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3 镶红满洲旗前锋参领明岱奏陈拣选补放护军校缺折 …… 2302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副将军常德情形折 …… 2302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调转副都统福昌折 …… 2303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到达伯尔克喀喇日期折 …… 2303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7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二麦收完并米价折 …… 2303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四日
4568 镶红满洲旗参领保善奏陈钱粮豆及时发给官兵饲马折 …… 2304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69 镶红满洲旗参领保善奏陈统一定例征收官房租银折 …… 2304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0 通政使司通政使佛保奏陈题奏本章抬头格式折 …… 2304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谢颁旨问好折 …… 2305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2 左通政使福珠奏陈官员职级与人才统一折 …… 2305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补放旧蒙古佐领员缺折 …… 2305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4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陈考试翻译童生折 …… 2306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 2306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补放主事折 …… 2306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7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陈大臣官员斋戒地点折 …… 2307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4578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陈京城九门设堆铺看守折 …… 2307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4579 镶红蒙古旗参领八十五奏陈大臣官员通晓清汉文字折 …… 2307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0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请赴京朝觐天颜折 …… 2308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1 副都统傅森奏报乍浦水师营夏秋季练兵情形折 …… 2308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2 通政使司参议保柱奏陈迁移乾清门外板房折 …… 2308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九日
4583 郎中三达里奏报青海唐古特人情形折 …… 2309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4584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各仓满汉监督于衙门值班折 …… 2309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5 太常寺卿满色奏陈祭祀官员斋戒事宜折 …… 2310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6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参署理都统扎尔泰谩骂折 …… 2310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7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参悖例差遣进防火班人员折 …… 2310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458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俄罗斯准噶尔等情形折 …… 2311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458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向索伦等官兵颁发禁令折 …… 2312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4590 管理浙江道事务七十奏陈议叙卓异官员折 …… 2313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4591 掌礼科印务给事中德寿奏陈稽察注销事折 …… 2313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2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陈综合规定条陈例折 …… 2314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3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抵达归化城并丹津病势折 …… 2314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4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归化城官员办事情形折 …… 2314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5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陈满洲堂官兼理顺天府事务折 …… 2315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459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朝觐折 …… 2315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4597 正蓝蒙古旗参领佛凝峨奏陈考试翻译生员折 …… 2315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4598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陈殿内设标志以利臣官排列折 …… 2316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4599 正蓝蒙古旗参领英泰奏请赏赐各操练营子母炮折 …… 2316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4600 镶蓝满洲旗鸟枪护军参领额尔图奏陈八旗左右二司统一办理事务折 …… 2316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460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 2317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4602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赏大夫治病折 …… 2317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4603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保题纳萨里任骁骑校折 …… 2317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4604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报查访保题官员缘由折 …… 2317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4605 镶蓝蒙古旗参领卓巴奏陈八旗公所夜间设值班人员折 …… 2318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4606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定期发放马驼畜之饲料折 …… 2318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4607 署理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田地情形折 …… 2318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4608 军机处奏上批阅之褒绩公博尔屯信件 …… 2319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4609 署步军统领鄂善奏请补放步军翼尉缺折 …… 2320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4610 镶蓝旗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及时供给牧场马匹饲料折 …… 2320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461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2320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461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奉命训斥福昌等事折 …… 2320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4613 署理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谢赏赐官兵行粮折 …… 2321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461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解送拿获人参参须折 …… 2321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1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审理违禁采矿人等情形折 …… 2322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616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给子种痘折 …… 2322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617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处理运草牛车事折 …… 2323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4618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巡察沧州折 …… 2323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4619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 2324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4620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训旨操练兵丁折 …… 2324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4621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交接财务等情形折 …… 2324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462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参票收银两折 …… 2325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4623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参凑银官员折 …… 2325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462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增加储备折 …… 2326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4625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报参劾阿禄擅用滋生银折 …… 2326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4626 多罗贝勒允禧奏报犯人不能保题折 …… 2327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4627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赏医赐药折 …… 2327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2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 2327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2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 2327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0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调补青州将军折 …… 2328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请补授笔帖式折 …… 2328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2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将赞礼郎特席布申冤呈文转送总理事务衙门折* …… 2328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4633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参礼部郎中增寿折* …… 2328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4634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报奉圣主训谕折 …… 2329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5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谢赏给耕田农具与种粮折 …… 2329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6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2329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获偷采人参之民人严加治罪折 …… 2329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8 定边大将军福彭率众王等奏请万安折 …… 2330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4639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陈满洲城内当铺生息银两折 …… 2330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0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每年春秋两次往查德州官兵折 …… 2331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福字折 …… 2331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2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陈禁止蒙古地方酿酒折 …… 2331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3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陈失职协理旗务官员降级留用折 …… 2332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4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补佐领副佐领缺折 …… 2332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5 监察御史傅森等奏参滥发俸禄之官员折* …… 2333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4646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 2333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4647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地降雪折 …… 2333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4648 参领何绷额奏陈办理八旗佐领官员俸银办法折* …… 2334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4649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请于各旗甲喇建学房教甲兵等技艺折* …… 2334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七日
4650 宁夏副都统贡格奏报率兵由乌里雅苏台返回宁夏折 …… 2334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九日
4651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查审偷挖人参罪犯折 …… 2335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2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335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3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谢宽免折 …… 2335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4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谢病中赏医治疗折 …… 2336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5 侍郎傅鼐等奏报出使噶尔丹策零处情形折* …… 2336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参孝陵太监失礼折 …… 2336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7 侍郎傅鼐等奏请万安折 …… 2337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内阁学士双喜谢恩折 …… 2337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4659 署理宁夏副都统通善奏谢革职留任折 …… 2337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4660 左翼副将军策凌奏报一等侍卫玛尔孙勒索属下银两房屋等情折* …… 2338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4661 多罗果亲王允礼奏请万安折 …… 2338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4662 旺札尔奏陈皇帝谒陵驻跸处加强管理折* …… 2338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4663 保住奏请修缮三旗侍卫校场箭亭折* …… 2339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一日
4664 奉恩辅国公大臣法尔善等奏销恩赏银两折 …… 2339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二日
4665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各陵办理分户幼丁折 …… 2339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4666 八十奏报查核热河税银数目折* …… 2340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九日
4667 杭州将军傅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 2340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68 杭州将军傅森等奏请将杭州等地恩赏银选商营运折 …… 2341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69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赴尖山查看工程及乍浦兵丁操练折 …… 2341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70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请吉林乌拉义仓粮石卖旧贮新折 …… 2342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4671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地雨雪情形折 …… 2343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4672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谢赏医治病折 …… 2343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4673 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 2343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467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调任副都统折 …… 2344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467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齐齐哈尔等地方雨雪情形折 …… 2344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4676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赴德州查看官兵操演折 …… 2344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4677 副都统巴灵阿奏谢二次纪录折 …… 2344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4678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奏请将枷号大臣赏物交付内务府折 …… 2345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467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获偷采人参者解送折 …… 2345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4680 正蓝旗副参领巴泰奏报兵丁操练大臣到来情形折 …… 2345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1 大凌河牧场怀塔库奏请照京城之例增补副牧长折 …… 2346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2 正蓝旗副参领巴泰奏请入旗训练结束列队散去折 …… 2346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3 富寿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347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4684 热河总管色克图等奏报八旗圈养官马放出牧放折 …… 2347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4685 热河操演营原侍郎常有奏报本年派官兵牧马折 …… 2347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4686 领侍卫内大臣庆复等遵旨会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 …… 2347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7 谕噶尔丹策零使臣垂纳木喀酌议边界事 …… 2350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8 噶尔丹策零奏书译稿 …… 2351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9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事务昂萨里奏请选取番子折 …… 2351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
4690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事务昂萨里奏请进京谢恩折 …… 2352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
4691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请由归化城选补佐领等折 …… 2352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4692 办理归化城事务通智奏报都统丹津等奏报查明领催未准折 …… 2353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4693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 2353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4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 2353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5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盛京雨雪情形折 …… 2354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6 副都统柏修奏请免昭陵翼长折 …… 2354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7 觉和托奏报亲往视察军驿折 …… 2355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八日
4698 副都统萨勒哈岱奏报春季操练折 …… 2355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
4699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详阅满蒙汉十二旗官兵操练折 …… 2355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
4700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往查尖山工地兵丁操练折 …… 2356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
4701 和硕果毅亲王允礼奏报李席奏参镶蓝汉军旗都统等折 …… 2356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
4702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奏参额驸多尔济胡折 …… 2357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
470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齐齐哈尔属地降雨雪情形折 …… 2358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4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赉宁绸折 …… 2358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5 护军统领杜赉等奏往宁古塔白都讷两城派兵折 …… 2358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报奉训谕回任专心勤务折 …… 2358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7 协理正红蒙古旗事务六十六奏参佐领等人折 …… 2359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4708 理藩院郎中伯达色奏请会办蒙汉之案折 …… 2359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六日
4709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360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471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360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4711 总管阿尔泰路军驿总管五十四等奏请调回年满郎中折 …… 2361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4712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将班第押解送部折 …… 2361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4713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降雨情形折 …… 2362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4714 总兵阿扬阿奏报派出领催等自盛京牛庄海运米豆情形折 …… 2362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4715 前锋统领济当阿奏谢赏药推河官兵折 …… 2363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九日

4716 原巡抚布兰泰奏陈将大臣官兵所卖口粮官买入仓存贮等折* …… 2363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4717 原巡抚布兰泰奏报傅尔丹等偷卖科布多兵丁米谷折* …… 2364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4718 办理青海番子事务色楞奏报抵达西宁日期折…… 2365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4719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谢恩赏各样药物等折 …… 2366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4720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发放参票折…… 2366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4721 常明奏请修缮朝阳门及广宁门外石道折 …… 2366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472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366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4723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等奏谢恩赏各样药物折…… 2367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4724 水师营总兵阿扬阿奏请补放左翼蒙古四旗协领折 …… 2367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472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委领催玛希泰索银应查办折 …… 2367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4726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奉训谕惶恐折 …… 2368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472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呼伦布雨尔内大臣永福病故折 …… 2368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4728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托克托城巡查歹徒之佐领舞弊折 …… 2369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29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归化城大小官员近况折 …… 2369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0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请完善归化城等地仓廒之定例折 …… 2370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1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销修缮衙门等用银折 …… 2370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2 巴灵阿奏报大凌河牧长布库打死牧丁额勒球一案折 …… 2371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4733 巴灵阿奏请补放佐领应分别议叙折 …… 2372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4734 郎中三达里奏谢赏药折 …… 2372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4735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参傅尔丹等贪劣之行径折…… 2372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附:雍正帝密谕一纸…… 2373

4736 宁夏副都统贡格奏谢恩赏顶戴花翎貂皮帽等物折 …… 2373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4737 署理盛京等处将军事务柏修奏报雨水收成折 …… 2374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4738 达哈素奏请由官房租银赏给各佐领买笔纸等折 …… 2374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4739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药物扇子等物折 …… 2374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4740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 2375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4741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等奏谢天恩折 …… 2375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474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吉林等地方雨水苗情折 …… 2375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3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棉花生长情形折 …… 2376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三姓地方增人调粮折 …… 2376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5 吉林将军杜赉奏转纳里子孙谢赏折 …… 2377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6 吉林将军杜赉奏谢赏药等物折 …… 2377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7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安葬丹津长子达鼐遗体折 …… 2377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8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丹津被参一事折 …… 2378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9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归化城兵丁月食钱粮发放有误折 …… 2378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50 署理三旗牧场事务总管五十四等奏报牧场马匹减额折 …… 2378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51 盛京刑部侍郎葛森奏请辽阳副城守尉伯色里革职审拟折* …… 2379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2 副都统柏修奏请钦差征收人参之官员折 …… 2380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3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盛京麦子收成折 …… 2380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4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受风潮海堤冲塌数处督修折 …… 2381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4755 杭州将军傅森奏谢降旨训谕及赏各样物品折 …… 2381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4756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粮价情形折 …… 2382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4757 监察御史傅森奏参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吴里折 …… 2382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4758 索灵阿等奏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自设刑具请撤除折 …… 2382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4759 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奏报率军营所撤官兵抵达呼伦布雨尔折 …… 2383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4760 都统丹津奏谢宽免折 …… 2383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4761 都统丹津奏请办理恩赏衣服等折 …… 2383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4762 参领希特库奏请八旗各司参领调换办务折 …… 2384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4763 乾清门侍卫吴勒德奏请护军校出缺补放折 …… 2384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4764 扎萨克多罗贝勒车布登奏报额驸策凌等彼此友好折 …… 2384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4765 扎萨克多罗贝勒车布登奏请万安折 …… 2385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4766 副都统柏修奏请锦州设义学折 …… 2385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哈达哈撤军回抵齐齐哈尔折 …… 2385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绸缎果品等物折 …… 2385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9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赏银黑龙江将军塔尔岱办丧事折 …… 2386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70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谢赏赐养廉银折 …… 2386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1 散秩大臣策凌奏报朱批奏折转交伊礼布阅览折 …… 2386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2 散秩大臣策凌奏报伊礼布性情急躁偏执折 …… 2387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3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动用官银补充军需盘缠折 …… 2387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
4774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报查办丹津多尔济多征驼只折 …… 2387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四日
4775 理藩院郎中伯达色奏参察哈尔旗员外郎谔勒遮图折 …… 2388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4776 盛京礼部侍郎德福奏参拖延兴京地藏寺工程之盛京工部堂司官折* …… 2392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4777 都统等官员名单折 …… 2393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4778 各省城将军等名单折 …… 2396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4779 三姓副都统七十五奏谢调补白都讷副都统折 …… 2397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0 副都统色尔图奏请兵丁之训练及养马折* …… 2397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1 副都统色尔图奏请留子二人辅佐理事折* …… 2398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2 杭州将军傅森等奏请万安折 …… 2398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于景山东果园新建享殿安奉梓宫折* …… 2399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4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杭州满蒙汉军记入另档之养子等人拣选后引见折* …… 2399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5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0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6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0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0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8 吏部右侍郎阿山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 2401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9 理藩院奏请贡马赏银折* …… 2401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90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1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4791 天津都统阿扬阿奏请入京拜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 2401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479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 2402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3 额驸策凌奏请叩谒折 …… 2402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4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2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5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3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4796 兼理上驷院事务塞尔弼等奏议办理大行皇帝之御马折* …… 2403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479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3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4798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4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4799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04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4800 总理事务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请停止今年秋审折 …… 2404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4801 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赏赐皇考遗物办法折* …… 2404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4802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5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4803 青州副都统阿勒呼禅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 2405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4 总理事务和硕果亲王允礼奏报钦遵恩诏援赦之案折 …… 2405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康熙十九年定例 …… 2406
4805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06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6 青州副都统阿尔呼禅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07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7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48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07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4809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入京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 2407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810 奉恩辅国公阿音图等奏报查理特旨交付事宜折 …… 2408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4811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8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4812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09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4813 果亲王允礼等奏请捐纳蒙古马驼等折* …… 2409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4814 兵部尚书性桂奏谢天恩折 …… 2410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5 协理青海事务郎中三达里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0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6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1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7 兵部尚书通智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1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1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1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19 都统扎尔泰奏请汉军旗设委参领折* …… 2411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20 副都统乌赖奏陈喜峰口等四口防御候补协领之缺折* …… 2412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4821 监察御史七十奏陈添给五城米谷煮粥赈济折* …… 2412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4822 副都统色布肯奏荐旗官事折* …… 2412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
4823 城守尉伯泰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3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4824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13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4825 副都统德敏奏请训练八旗子弟折* …… 2413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6 内大臣顾鲁奏请降旨熟练马兵事折* …… 2414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14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8 理藩院侍郎班第奏荐总管恒德等人折 …… 2414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29 监察御史齐格奏请部议多发兵丁制钱以平钱价折* …… 2415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0 副都统巴尔岱奏请撤销昌宁县折* …… 2415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1 副都统巴尔岱奏陈白都讷等地人犯子女归旗折* …… 2415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2 都统讷亲奏请犯罪被革官员子孙世袭事折* …… 2416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3 参领莫岱奏请安置来归厄鲁特折* …… 2416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4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 2416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5 锦州副都统扎尔呼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 2417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6 定边大将军福彭率官兵奏谢朱批问好折 …… 2417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17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18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9 参领巴尔泰奏陈拣选通晓蒙古语人员运送军需折* …… 2418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40 都统查克旦奏陈严禁商人贩运军械出口折* …… 2418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1 监察御史察拉奏请停止追还革调官员已领俸禄折* …… 2418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2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19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3 续办事护军参领仓米奏请景运门添加护军参领折* …… 2419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4 管正黄满洲旗事务弘昇奏请裁汰冗员折* …… 2419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5 管正黄满洲旗事务弘昇奏请简化当月旗行文办法折* …… 2420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6 正黄满洲旗都统章额奏陈追缴革职官兵俸饷折* …… 2420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4847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请培训年轻世袭官折* …… 2421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848 兵部右侍郎希德慎奏陈归化城民案审拟程序更张折* …… 2421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849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21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4850 刑部侍郎申珠浑奏请赌钱兵丁治罪不罚银折* …… 2422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4851 刑科给事中恒泰奏陈另颁京城五城副指挥关防折* …… 2422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4852 庄亲王允禄奏请将八旗所藏实录送交内阁备查折* …… 2422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4853 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查康熙朝贝勒诺尼案情形折* …… 2423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4 刑部右侍郎木和林奏请因故未袭者准袭折* …… 2424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5 大学士尹泰奏荐原工部侍郎常有等人折 …… 2424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6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25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7 八旗副都统等官员名单折 …… 2425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8 兵部右侍郎希德慎奏荐主事雅尔噶善折 …… 2427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9 都统佛标奏请宽免效力行间护军校等所借银两折* …… 2427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60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陈永禁使用黄铜烟袋折* …… 2428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4861 理藩院左侍郎纳延泰奏参正黄满洲旗绰勒多折 …… 2428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4862 和硕和亲王弘昼奏陈前后监督所征税银数目折 …… 2429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3 副都统赫兴奏报发放京通各仓所贮穆米折 …… 2429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4 副都统赫兴奏陈安置赎身旗人奴才折* …… 2429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5 多罗履郡王允祹等奏请永禁开户家人应考折* …… 2430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6 觉和托贡物单* …… 2430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4867 杭州将军傅森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 2430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68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31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69 参领四格奏陈追缴获罪官兵解任后所领银米折* …… 2431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70 内务府奏请永禁脊杖刑法折* …… 2431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71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32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2 监察御史常明奏陈将厄尔坤以外坐台蒙古后撤折* …… 2432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3 理藩院尚书僧格奏请照满洲旗例补授蒙古侍读学士折* …… 2433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4 马士他奏陈引见补放马兵参领等事折* …… 2433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4875 护军参领鄂鼐奏陈新营房兵丁领取钱粮等事折* …… 2434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6 和硕庄亲王允禄奏请宽免无力还欠入辛者库者折* …… 2434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35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8 副都统策楞奏请施恩救济八旗孤苦贫民折* …… 2435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487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陈列祖列后大祭礼仪折* …… 2435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4880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八旗训练营喂养马匹折 …… 243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4881 旺札尔奏请准坐监者于父母病重时出监行孝折* …… 243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4882 雍正朝上谕一纸…… 243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4883 护军参领锡图库奏请补授护军参领等缺折* …… 243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4 理藩院奏报没收扎萨克蒙古罪犯牲畜赏赐效力人等折* …… 243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5 理藩院奏报于各盟购买及损失马匹情形折* …… 243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6 理藩院奏报蒙古王公等献畜予以赏赐折* …… 243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7 镶黄汉军旗都统纳木图等奏报京城八旗兵训练及赏赐折* …… 244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8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将原不法尚书高起交刑部质讯折* …… 244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9 监察御史傅森奏请司院御史条陈等事宜各抒己见折* …… 244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90 礼部侍郎图理琛奏请将旧婚俗更改为新例事折* …… 244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1 礼部侍郎图理琛奏陈受封官员光宗耀祖事折* …… 244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2 正红满洲旗都统王常奏请按旧例发半俸给八旗官兵孤寡折* …… 244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3 监察御史都隆额奏令八旗子弟于丁忧期间严禁嫁娶折* …… 244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4 马尼奏陈选工匠修缮军中损毁之弓箭等事折* …… 244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5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拨给万寿寺等寺庙银两折* …… 244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6 内务府奏报加增护军名额等事折 …… 244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7 内务府奏陈内务府等司官员缺补用折* …… 244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8 正红满洲旗参领明图奏陈严禁擅毁祖坟变卖财物事折* …… 244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4899 内务府奏请催促武备院等处拖欠滋生银两人员偿还事折 …… 244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4900 正红满洲旗参领喀喇奏陈八旗兵丁遇丧事请赐恩银折* …… 244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附:雍正朝上谕一纸…… 244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4901 张文斌奏请严禁在宫内吸烟折…… 244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4902 内阁侍读学士佟济奏陈恢复八旗军士操练骑射之道折* …… 244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3 内阁侍读学士佟济奏陈拣补开原等八城城守尉事折 …… 244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4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吉昌奏陈拣补保定府城守尉折* …… 245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5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陈办理官员亏欠铜斤事折* …… 245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6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将撤回与降革官兵盐菜银两免追还折* …… 245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7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法珠纳奏陈发放养育兵钱粮折* …… 245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08 常明奏陈查明乌拉等诸省流放罪犯各种情形折* …… 245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09 监察御史臣明图奏请以同例罚俸文武官员折* …… 245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0 监察御史明图奏陈满蒙笔帖式考试奖惩折* …… 245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1 弘智奏请万安折 …… 245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2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5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4913 正红蒙古旗参领沙喀奏陈在旗官员亡故借支俸禄折* …… 245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4914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请天津驻军增加拴养马匹及口粮折* …… 245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4915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报由盛京挑选人口遣往三姓地方官庄居住折* …… 245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4916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阿尔泰奏陈出征官兵之妻生计折* …… 245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4917 内阁侍读学士舒鲁克奏陈八旗蒙古子弟学习蒙古文折* …… 245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4918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依例派员看守日月坛折* …… 245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19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按旧例拣选步甲折* …… 245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0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恩赏官员子弟红白事折* …… 245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1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骁骑校等退至原佐领办事折* …… 245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2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汉军奏折等以清文书写折* …… 245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3 内阁侍读学士鄂曼岱奏陈办理松潘军民购米等事折* …… 245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4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5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5 正红旗护军统领易兰泰奏陈使在旗官兵获家奴折* …… 245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6 正红旗护军统领易兰泰奏陈宝坻县保定府官兵晋升品级折* …… 245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7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复豁免陕甘二省民欠折* …… 245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8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添设贴写笔帖式十二名事折* …… 246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索拜奏请冲免官员前任罚俸折* …… 246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0 镶白满洲旗参领都依齐奏陈补放世袭官折* …… 246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1 监察御史色鲁奏请制定宗室觉罗与庶人不同法律折* …… 246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2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奇尔萨奏陈振兴孝顺义之道折* …… 246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4933 镶白蒙古旗都统官保奏请准牧马被参革之前锋等另外任用折 …… 246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4 副都统尹扎纳奏陈严禁开设收高利之当铺事折* …… 246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5 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将兵部营驿项下报销案免追还折* …… 246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6 侍郎柏修奏谢赏赐大行皇帝遗物折 …… 246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7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鄂齐尔奏请加发闰月钱粮折* …… 246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4938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鄂齐尔奏请皇帝祭祀时举灯笼折* …… 246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4939 盛京等处补放官员名单折 …… 2464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4940 署吉林将军杜赉贡物清单* …… 246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941 镶白旗护军统领乌雅图奏请派妥善官兵镇守大清等三门折* …… 246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2 镶白旗护军统领乌雅图奏请补造军士武器折* …… 246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6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4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龚元奏请笔帖式晋升司官及调用折* …… 246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945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龚元奏请八旗获罪兵丁给以出路折* …… 246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946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阿克敦奏请赏赐额尔德尼召等战役阵亡官兵折* …… 2468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7 额驸策凌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6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8 额驸策凌奏谢赏赐大行皇帝衣帽等物折 …… 246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9 镶红蒙古旗都统罗密奏报复查被参官员案情折 …… 246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0 护军统领杜赉奏报试种棉花折 …… 247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1 护军统领杜赉等奏查获人参等数目折 …… 247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2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赐人参等药物折 …… 247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3 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请调补郎中及员外郎缺折 …… 247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4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赐食物折 …… 247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5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报协理将军常德到军营折 …… 247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6 弘纲奏请万安折 …… 2471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7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请赏天村守堆护军被褥折* …… 247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958 内阁学士图理琛奏请严禁任人进出内阁等情折* …… 247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59 保柱奏陈赏赐侍卫滋生银折* …… 247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0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请副都御史增补满洲一员折* …… 247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1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军士教习中靶之本领折* …… 247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2 镶黄汉军旗副都统常寿奏陈黑龙江地方积粮等三事折* …… 247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3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7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964 太常寺卿满色奏请制定赞礼郎等晋升条例折* …… 247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5 镶红旗护军统领满泰奏请将懦弱兵丁仍服役当差折* …… 247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6 镶红旗护军统领满泰奏请准于京城出售火药折* …… 2476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7 镶红旗护军统领英泰奏请及时补放护军参领折 …… 247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68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缴朱批折子折 …… 247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69 荆州将军衮泰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 247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70 正蓝满洲旗都统莽鹄立奏陈文武臣官子弟送国子监读书折* …… 247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1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兵饷搭放钱文折* …… 247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2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报湖南贵州雇夫运粮事折* …… 247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3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刘格奏请独石口等边关笔帖式晋升折* …… 247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4974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永昌奏请拣补凤凰等城骁骑校折* …… 247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4975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永昌奏陈由披甲内补授骁骑校折* …… 247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4976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报查明佐领渊源并保实录机密事折* …… 248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7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陈考中候缺笔帖式者准食原饷折* …… 248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8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陈大祭时斋戒事折* …… 248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9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请禁止将家业田典当与家奴折* …… 248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80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永兴奏陈养育兵当差生计折* …… 248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81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延图奏陈福建等五省应设满官事折* …… 248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2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延图奏陈副护军校等各归原营折* …… 248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3 鸿胪寺少卿和庆奏请禁止于街墙乱张贴卖药传单事折* …… 248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4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阿纳布奏陈离营负伤军士仍予效力折* …… 248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5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杭州兵丁及水师营情形折 …… 248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6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每逢会试武举人雨天延期折 …… 2484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7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陈往鄂尔昆军营运米不必移驿站折 …… 2484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4988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报由归化城往鄂尔昆军营运米折 …… 248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4989 宁夏副都统喀喇奏报到任日期折 …… 248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4990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48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4991 正蓝旗护军统领哲尔金奏陈笔帖式调用事折* …… 248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2 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塞思黑折* …… 248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3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班第奏请察哈尔增设亲军校等折* …… 248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4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班第奏陈八旗官兵操练围猎折* …… 248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5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直隶四省民捐河堤等钱粮折* …… 248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6 左翼前锋统领巴勒奏陈拣补领催折* …… 248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4997 双喜奏报赴乌里雅苏台日期折 …… 249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4998 天津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奏请进京陛见折 …… 249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4999 镶蓝满洲旗都统丰盛额奏陈赏赐闲散觉罗红白事折* …… 249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5000 镶蓝满洲旗都统丰盛额奏陈扩征养育兵事折* …… 249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5001 热河屯庄总管八十奏报庄头等叩谢天恩折 …… 249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5002 镶蓝蒙古旗都统鄂格奏请定期发放官驼马匹粮豆折* …… 249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5003 镶蓝蒙古旗都统鄂格奏陈将朽烂兵器更新折* …… 249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5004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奏陈约束八旗官兵守纪折* …… 249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5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奏陈派遣学童学习俄罗斯语文事折* …… 249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6 锡特库奏陈有罪世袭官子孙世袭折* …… 249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7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拨给吉林乌拉兵器折* …… 249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8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禁送湖广等省木料折* …… 249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9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安置来投之阿旺等人折 …… 2494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0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藏属洛隆宗等地收成折 …… 2494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青州一带雨雪冬麦情形折 …… 249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2 副都统马喇等奏请圣主节哀折 …… 249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3 工部右侍郎图理琛奏请少建先蚕坛折* …… 249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5014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莫尔浑奏报补授察哈尔旗护军披甲事折* …… 249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5015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雇商人往鄂尔昆军营运米折 …… 249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6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运米派员两人折 …… 249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7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往鄂尔昆军营雇商人运米折 …… 249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8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往鄂尔昆运米雇商人折 …… 249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9 议政大臣钦拜奏请调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近侍圣主折 …… 249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20 正蓝旗护军统领哲尔金奏请受罚窘迫施恩折* …… 249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1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报已令额驸策凌等驰驿赴京折 …… 249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2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赉食物望阙叩恩折 …… 250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3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设八旗米营以利国计民生折* …… 250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4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圆明园拣补章京等事折* …… 2500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5 和硕康亲王巴尔图等奏议亲戚长辈丧事尽孝道折* …… 2501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6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广开人才之路折 …… 250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7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50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8 都统扎尔泰等奏报官员记录参奏赏银折子折 …… 250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029 弘智奏报太平峪降雪情形折 …… 2503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5030 雍正朝上谕一纸 …… 2503
雍正十三年
5031 太常寺正卿满色奏荐工部郎中明德折 …… 2504
雍正十三年
5032 副将军(佚名)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 2504
雍正十三年
5033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4
5034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4
5035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5
5036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5
5037 雍正帝朱谕二道 …… 2505
5038 雍正帝朱谕一道 …… 2505
5039 雍正帝朱谕一道 …… 2505
5040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6
5041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6
5042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6
5043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6
5044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7
5045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7
5046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7
5047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7
5048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8
5049 雍正帝朱谕一纸 …… 2508
505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08
5051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09
5052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09
5053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09
5054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0
5055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0
5056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1
5057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1
5058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1
5059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2

506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2
5061 雍正帝抄发都统希棱图之奏折 …… 2512
5062 雍正帝抄发都统希棱图之奏折 …… 2513
5063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3
5064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4
5065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4
5066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4
5067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5
5068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5
5069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5
5070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6
5071 雍正帝墨批上谕一纸* …… 2516
5072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6
5073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6
5074 雍正帝上谕一纸* …… 2517
5075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报遵旨办理立太子奏折事折* …… 2517
5076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参路振扬具题不符折* …… 2518
5077 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请提升俄罗斯佐领等事折 …… 2518
5078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撤回于科布多等处建城兵丁折 …… 2518
507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殷扎纳等未亲传谕旨折 …… 2519
5080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报诺尔布叛乱并设防情形折 …… 2519
5081 内阁大学士尹泰等奏请拟写吉利清字为八旗佐领名号折* …… 2520
5082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铸副将军印折 …… 2520
508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议安置从准噶尔逃回蒙古人折 …… 2521
5084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参顺王畏敌情形折 …… 2521
5085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设兵以防准噶尔来侵折 …… 2522
5086 兵部尚书逊柱奏荐官员折 …… 2523
508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盐务案情形折 …… 2523
5088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奏请将侵挪公款事完结折* …… 2523
5089 和硕淳亲王允祐奏请封侧福晋折* …… 2524
5090 和硕廉亲王允禑等奏报办理喇嘛来宫念经事宜折* …… 2524
5091 多罗礼郡王允禑等奏请于大汤山温泉斋戒折* …… 2524
5092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赏赐绸匹折 …… 2525
509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商人节省银两等事折 …… 2525
5094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承购纸布等物节银折* …… 2525
5095 愉郡王允禑奏请万安折 …… 2526

5096 愉郡王允禑奏请万安折 …… 2526
5097 愉郡王允禑奏请更换祭祀抬案人员折 …… 2526
509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休致官员食俸折* …… 2526
509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增减办理旗务官员等事折* …… 2527
510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查处雍和宫停放梓宫失职官员折* …… 2527
510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鄂尔昆诸驿站设官运米等事折 …… 2528
5102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效力官员折* …… 2529
5103 和硕庄亲王允禄奏请封公贝子折* …… 2529
5104 弘晳奏请补放侍卫等事折* …… 2530
5105 辅国公弘晈奏谢赏新满洲谙达折 …… 2530
5106 辅国公弘晈奏谢追封生母谥号折 …… 2530
5107 和硕格格额驸阿保奏谢封赏子为公折 …… 2530
5108 辅政大臣遏必隆等奏陈近贤远恶治国折* …… 2530
5109 议政大臣等奏议将军富宁安奏事折 …… 2531
5110 吏部奏请差遣官员任用折* …… 2531
5111 吏部奏请拣补少卿开列职名折* …… 2532
附：职名单 …… 2532
5112 户部郎中富宁奏荐人员折 …… 2532
5113 刑部督捕司主事常原奏报惩治逃跑人员事折 …… 2532
5114 内阁侍读学士穆赫廉奏荐人员折 …… 2533
5115 内阁侍读学士桑格奏陈蒙古八旗护军学满蒙文事折 …… 2533
5116 奉宸苑郎中海保奏荐户部员外郎折 …… 2533
5117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杜绝书办隐瞒钱粮情弊折 …… 2533
5118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于德州等地建仓场贮粮等事折 …… 2534
5119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增造鱼鳞册以杜弊端折 …… 2534
5120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谕令总督等及时审案完结折 …… 2534
5121 工科掌印给事中博吉奏陈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各归于原任折 …… 2535
5122 内务府奏报甄别可用鹰鹞处柏唐阿名单 …… 2535
5123 光禄寺少卿杭奕禄奏请复定文官品级以合规则事折 …… 2536
5124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荐光禄寺书文助理折 …… 2536
5125 大理寺少卿八十三奏报祭祀颛顼高阳氏陵墓折 …… 2537
5126 理藩院奏请将来投回子等送至大将军岳钟琪处安置折 …… 2537
5127 理藩院郎中舒鲁克奏荐骁骑参领折 …… 2537
5128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致青州将军书* …… 2537
附一：奏参侯马兰泰罪状折* …… 2537
附二：为撤军查明运回米石数 …… 2538

5129 办理上驷院事务常明奏请处理玉泉山稻谷折* …… 2538
5130 办理上驷院事务常明奏请南苑增补主事折* …… 2539
5131 副都御史希尔纳奏荐给事中巴图折 …… 2539
513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谢赏赐银两及房屋折 …… 2540
5133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杭奕禄奏陈增二满洲披甲折* …… 2540
5134 内阁学士图兰奏陈掣签引见官员事折* …… 2540
5135 内阁学士僧格奏陈于布隆吉尔地方宣谕法律折* …… 2541
5136 户部侍郎傅鼐奏报赴噶尔丹策零处议事情形片* …… 2541
5137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拣选炮枪兵丁事折 …… 2542
5138 兵部侍郎通智奏报将武官之书办等规定限额事折 …… 2542
5139 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陈设防以备准噶尔来侵折 …… 2543
5140 工部右侍郎法保奏荐本部郎中折 …… 2543
5141 署理盛京礼部侍郎尹泰奏请丈量各处田亩事折 …… 2544
514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 2544
5143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赏赐果品折 …… 2544
5144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重用折 …… 2544
514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朝觐折 …… 2545
514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审理克扣兵丁钱粮一案折 …… 2545
5147 盛京礼部侍郎德福奏参拖延兴京地藏寺工程之员片* …… 2545
514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奉谕旨办理西安粮饷折* …… 2546
514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调补三陵六品官等折* …… 2546
515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遵旨增书具奏折* …… 2547
515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遵旨增书面奉训谕折* …… 2547
515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审理盛京开烧锅买卖酒一案折 …… 2548
51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人率兵缉拿藏地叛贼折* …… 2548
515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送达赖喇嘛使臣来京折* …… 2549
5155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请万安折 …… 2549
5156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请万安折 …… 2549
515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49
515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0
515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0
516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0
516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 2550
516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采参情形并粮价稍涨缘由折 …… 2550
516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1
516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收成并粮价折 …… 2551

516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1
516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已遣人询问采参等事折 …… 2551
516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2
516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恕罪折 …… 2552
516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2
517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麦子丰收折 …… 2552
517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2
5172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 2552
5173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 2553
517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王秀德案折 …… 2553
517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更换将军任折 …… 2553
517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53
517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教诲折 …… 2554
517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人参减收情形折 …… 2554
517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增发舵工等粮饷折 …… 2554
518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售米到他省案折 …… 2555
518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停止发参票以禁偷采人参折 …… 2555
518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停发参票以杜偷采弊端折 …… 2555
518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商人王秀德亏欠一案折 …… 2556
518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金州岛披甲归隶水师营等情折 …… 2556
518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探听德林消息情形折 …… 2557
518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探得德林讯息并请训旨折 …… 2557
518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查拿德林等事折 …… 2557
518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在衙门张贴匿名告示情由折 …… 2558
5189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 2558
5190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设哨严拿偷采人参等折 …… 2558
519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恢复已故祖父之官职折 …… 2559
519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祖父逝世给以赏赐折 …… 2559
519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进封套折 …… 2559
519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差人往老虎洞等处缉拿德林折 …… 2559
519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释放傲二达子等事折 …… 2560
519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60
519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宽免奏折款式不合罪折 …… 2560
519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参南金州城守尉失职折 …… 2561
519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继续保留广善库折 …… 2561
520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 2561

520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通告生擒德林折 …… 2562
5202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万安折 …… 2562
5203 盛京将军绰奇奏请缉拿唐保住家人王胡子审理折 …… 2562
5204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监禁鄂伦岱等人情形折 …… 2562
5205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万安折 …… 2563
5206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万安折 …… 2563
5207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情形折 …… 2563
5208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 2563
5209 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设哨探情形折 …… 2563
5210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 2564
5211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 2564
5212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病势折 …… 2564
5213 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奏请万安折 …… 2565
521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 2565
5215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 2565
5216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于盐池治病等情折 …… 2565
5217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各处驻军牧草等情形折 …… 2566
5218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奉旨答复折 …… 2566
5219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发兵征策妄阿喇布坦等事折 …… 2567
5220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 2568
5221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8
522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8
522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8
522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8
522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9
522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9
522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 2569
522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9
522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9
523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 2569
5231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奏报随驾人数折 …… 2569
523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汉军马驼事宜折 …… 2570
523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呼毕勒罕迁多伦诺尔等事折 …… 2571
5234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调兵以防准噶尔来侵等事折 …… 2571
5235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准噶尔掳掠喀尔喀等事折 …… 2573
523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重修齐齐哈尔城等事折 …… 2573

5237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调遣喀尔喀兵等事折 …… 2574
5238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安置巴尔虎人等事折 …… 2574
5239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施恩安抚驿站之公阿努里折 …… 2575
5240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选打牲人教习折 …… 2575
5241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查办肆行抢掠之喀尔喀折 …… 2576
524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赏台吉等人银两折 …… 2577
424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审由军营逃回官兵折 …… 2577
5244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严惩盗马人折 …… 2580
5245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不必派员带青海兵折 …… 2581
524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迁移昌马尔河蒙古人折 …… 2581
5247 领侍卫内大臣马五奏奉谕旨请遣一同僚折* …… 2581
5248 左翼前锋统领迈图奏陈边关城门兼书清汉文字折 …… 2582
5249 右翼前锋统领桑格奏陈补授前锋侍卫等折* …… 2582
5250 护军统领布达什奏陈上三旗章京等清晨进班折 …… 2582
5251 护军统领布达什奏请按等级训练官员等事折 …… 2582
5252 护军统领喀尔吉善奏报所奉谕旨折 …… 2583
5253 护军统领喀尔吉善奏陈永禁佐领内争斗事折 …… 2584
5254 正红旗护军统领雅亲奏请操演骑射折* …… 2584
5255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奏请当铺应收二分利息折 …… 2584
5256 护军统领英泰奏陈正副佐领办理佐领内事折 …… 2585
5257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 2585
5258 正白旗满洲都统拉锡奏参佐领吴尔登额擅设顶马引行折 …… 2585
5259 都统拉锡奏报病情并请调养折 …… 2586
附:都统拉锡通报其病情书 …… 2586
5260 都统尹德奏陈八旗满洲奴仆披甲情形折 …… 2586
5261 镶红满洲旗都统允礼等奏补副佐领折 …… 2587
5262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端正孝道折* …… 2587
5263 都统巴拜奏陈著佐领等官学习文学道理事折 …… 2587
5264 都统奇尔萨奏荐人员折 …… 2588
5265 署理正蓝汉军旗都统事务李树德奏请端正火器营折* …… 2588
5266 都统噶尔弼奏陈八旗世袭官教育子女习清汉文折 …… 2588
5267 副都统奇尔萨奏请养育兵看守永定等七门折 …… 2589
5268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马喇奏陈拣补佐领骁骑校事折 …… 2589
5269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迈禄奏荐人员折 …… 2590
5270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荐人员折 …… 2590
5271 副都统诺穆齐奏请提前一个月发放俸米折 …… 2590

5272 副都统保成奏请训旨折 …… 2590
5273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鄂弥奏荐人员折 …… 2590
5274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发给勋旧佐领等敕书事折 …… 2591
5275 副都统阿齐图奏陈拣选教习以教练枪技等事折 …… 2591
5276 副都统秦布奏请将勋旧佐领等分别发给执照折 …… 2591
5277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于盛京五部设理事官折* …… 2592
5278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补放盛京五部司官缺折 …… 2592
5279 副都统多赛奏请仓场严禁向领米人收钱事折 …… 2592
5280 副都统岳兴阿奏请将逃遁人等记于丈量之册折 …… 2593
5281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查明八旗佐领多余之田折 …… 2593
5282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拣补汉军旗步军校等缺折 …… 2593
5283 副都统唐喀奏请补修嘉峪关外边墙折 …… 2594
5284 副都统唐喀奏陈速审案内涉嫌之人折 …… 2594
5285 热河副都统达尔达阿奏请增设补修热河行宫倒塌堆子折 …… 2594
5286 王府长史多禅等奏请往赏噶尔丹训旨折 …… 2595
5287 护军统领常色礼奏陈查明于皇城内开店铺及不肖之徒事折 …… 2595
5288 护军统领常色礼奏荐有德才之人折 …… 2595
5289 步军统领隆科多奏贺青海大捷并通报诸阿哥等事折 …… 2596
5290 护军参领雅图奏荐人员折 …… 2596
5291 正白旗护军参领色克图奏荐人员折 …… 2596
5292 普照奏请来京送梓宫折* …… 2597
5293 哈达纳等奏报安置驻京城披甲折* …… 2597
5294 巴浑德奏报委缺开列散秩大臣名单折* …… 2597
附一：将色尔图酌情留河南办事折* …… 2597
附二：协领布尔沙来京城请旨折* …… 2598
附三：为安置索伦总管缺折* …… 2598
5295 城守尉达苏奏请恩赏兵丁丧喜事折* …… 2598
5296 图斯海奏请带领三子图义引见折 …… 2598
5297 常明奏报查获太监张奇勇家产事折* …… 2598
5298 牛钮奏报调补永定河岸分司官员等事折* …… 2599
5299 都统夸岱奏请辞职折* …… 2599
5300 额尔金奏参丈田之虎成等乱为折* …… 2599
5301 阿三泰奏请恩准其父回原籍折* …… 2600
5302 驻喀喇沙尔办事阿尔塔希第奏谢补授要任折 …… 2600
5303 讷亲奏报皇后逝世哀悼事折 …… 2600
5304 讷亲等奏报严加管束家丁折 …… 2600

5305 讷亲奏报查明一件番折及一副本折* …… 2601
5306 庆元奏报寻购宣炉等物品折* …… 2601
5307 庆元奏报呈览购得宣炉等物品折* …… 2601
5308 庆元奏请万安折* …… 2602
5309 硕色奏请万安折* …… 2602
5310 硕色奏请万安折* …… 2602
5311 慕敬远奏进西洋米等事折 …… 2602
5312 来文奏陈严加采参收参折 …… 2602
5313 色尔图奏请万安折 …… 2603
5314 尹泰奏报流放犯人李志德违法行医折 …… 2603
5315 博清额奏请训旨折 …… 2603
5316 吏科掌印给事中崔志远等奏谢训诲并赏绸折 …… 2604
5317 马兰泰等奏请万安折 …… 2604
5318 查克旦奏报铭记圣主训旨折 …… 2604
5319 孙渣齐奏陈办事好有才能官员折 …… 2604
5320 阿保奏谢免罪折 …… 2605
5321 通政使司左参议景吉保奏陈将通州仓分为四仓折 …… 2605
5322 左通政使硕色奏陈于边门挖壕安栅练兵等事折 …… 2605
5323 左通政使党古礼奏报外出祭陵情形折 …… 2606
5324 河南道监察御史苗寿奏荐人员折 …… 2606
5325 原监察御史三岱等奏参漏传祭陵之官员折 …… 2606
5326 庆复奏报平郡王捎给皮袄折 …… 2606
5327 庆复奏报启程日期折 …… 2606
5328 公善寿之妻孀妇奏谢追封丈夫为公折 …… 2607
5329 披甲达尔环奏请赐半钱粮缘由折* …… 2607
5330 达赖喇嘛奏报先帝驾崩诵经悼念折 …… 2608
5331 达赖喇嘛奏谢赏物折 …… 2608
5332 达赖喇嘛奏谢赏物折 …… 2609
5333 达赖喇嘛奏书 …… 2609
5334 藏地军民奏报康济鼐被暗杀等事折 …… 2610
5335 阿里三部首领及众兵丁之奏书 …… 2610
5336 驻藏大臣马腊等奏报普鲁鼐与隆布鼐争衅情形折 …… 2611
5337 驻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奏请万安折 …… 2612
5338 寄策妄阿喇布坦书稿* …… 2612
5339 公噶尔旦戴青之奏书 …… 2612
5340 罗卜藏贡布等奏请万安折 …… 2613

5341 罗卜藏贡布等奏请万安折 …… 2613
5342 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奏谢赏银折 …… 2613
5343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谢赏赐银绸等物折 …… 2613
5344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报杀害贝子康济鼐情形折 …… 2614
5345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报缉拿杀害康济鼐等三人折 …… 2615
附: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书底稿 …… 2615
5346 小扎萨克台吉颇罗鼐等奏报派妥人管理藏卫阿里等处折 …… 2616
5347 阿克苏等十一城伯克奏报遣使往京城折 …… 2616
5348 阿克苏等十城伯克奏报自策妄阿喇布坦处往投天朝折 …… 2616
5349 (佚名)奏请将厄鲁特人不内迁等折 …… 2617
5350 (佚名)奏议颁给达鼐总理青海番子事关防折 …… 2617
5351 (佚名)奏议调兵设防等事折 …… 2618
5352 (佚名)奏报操练八旗兵丁等事折 …… 2618
5353 (佚名)奏报惩治作乱之高玉庆等五太监折* …… 2619
5354 (佚名)奏报按级办理格格丧事及祭祀所用物品折* …… 2619
5355 (佚名)将军塔尔岱奏报回籍养伤折* …… 2619
5356 (佚名)将军那苏图奏报齐齐哈尔丰收折* …… 2620
5357 (佚名)奏报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库噜地方收粮折* …… 2620
5358 (佚名)奏陈杭州将军傅森拣选旗官折* …… 2620
5359 (佚名)奏报归化城副都统纳兰保运米折* …… 2621
5360 (佚名)奏报归化城副都统纳兰保运粮折 …… 2621
5361 (佚名)奏报赖保等解送捕逃折* …… 2621
5362 (佚名)奏报丹津等捕盗事折* …… 2621
5363 (佚名)奏报将宁古塔副都统常盛之子留其任处教养折* …… 2622
5364 (佚名)奏报宁古塔副都统常盛奏采参折* …… 2622
5365 (佚名)奏报将行贿太监之员处治事折* …… 2622
5366 (佚名)奏报将军阿鲁率各路兵撤回折* …… 2622
5367 (佚名)奏报内大臣海望设驿站及运米事折* …… 2623
5368 (佚名)奏报宁夏将军阿鲁抵至宁夏折* …… 2623
5369 (佚名)奏报署熊岳副都统永昌请谒梓宫折* …… 2624
5370 (佚名)奏报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奏收获粮数折* …… 2624
5371 (佚名)奏报将军杜赉于吉林乌拉地方植棉事折* …… 2624
5372 (佚名)奏呈纳尔布等人履历折* …… 2624
5373 阿桂奏报遵旨拿获岩齐折* …… 2625
5374 阿桂奏谢天恩折* …… 2625
5375 (佚名)奏报恩赦库使刘雅图等折* …… 2625

5376 (佚名)奏报审理首犯卓奇斯图等一案折* …… 2625
5377 (佚名)奏报赖保等请处置逃往俄罗斯捕逃事折* …… 2626
5378 (佚名)奏报丹津等审明盗贼折 …… 2626
5379 (佚名)奏报总管色克图等销算钱粮折* …… 2626
5380 (佚名)奏报送章嘉呼图克图恩诏事折* …… 2626
5381 (佚名)奏报色尔图之子留其任折* …… 2627
5382 (佚名)奏报解送参赞大臣穆克登尸体等事折* …… 2627
5383 (佚名)奏报署理宁古塔将军杜费率北路军妥善抵达折* …… 2627
5384 (佚名)奏报军中返回之官员安置折* …… 2627
5385 (佚名)条陈为吉林乌拉处设先农坛事折* …… 2627
5386 (佚名)奏报审理苏金等侵渔银两一案折* …… 2628
5387 (佚名)奏报大将军平王等审理饮酒作乐事折* …… 2628
5388 (佚名)奏报青海郡王呈请驻原游牧区折* …… 2629
5389 (佚名)奏报萨克图汗请迁移游牧地折* …… 2629
5390 (佚名)奏报弘昇行文各地旗务处理办法折* …… 2629
5391 (佚名)奏陈诸官员止俸缘由折* …… 2630
5392 (佚名)奏陈侍郎永福偿还参银折* …… 2631
5393 (佚名)奏署理奉天将军柏修报偿公费银折* …… 2631
5394 (佚名)奏报扎萨克图汗等迁移牧场折* …… 2631
5395 (佚名)奏陈留藏军士及撤退时间折* …… 2632
5396 副都统福寿等奏谢天恩及报达赖喇嘛抵藏折* …… 2632
5397 (佚名)奏丹津报税银销算折* …… 2632
5398 (佚名)奏报赏呼图克图印记及敕书折* …… 2632
5399 (佚名)奏报探取准噶尔无备战讯息折* …… 2633
5400 (佚名)奏副都统马喇等报达赖喇嘛返藏折* …… 2633
5401 (佚名)奏副都统马喇等报于藏地安置阿旺布鲁克巴折 …… 2633
5402 (佚名)奏报宫内所需蜡和红螺炭折 …… 2633
附一:所用香饼数目* …… 2634
附二:补给和硕廉亲王等缎匹清单* …… 2634
附三:分给二多罗郡王物品清单* …… 2634
5403 (佚名)奏报各族人员名单折* …… 2636
5404 (佚名)奏报审理满丕所供转移银两折* …… 2636
5405 (佚名)奏驻哈密办事郎中黑格等呈报准噶尔情形折* …… 2637
5406 (佚名)奏报拣补平阳府知府开列名单折* …… 2639
5407 (佚名)奏报引见官员四人名单折* …… 2640
5408 (佚名)奏禁官兵于紫禁城内外坐堆处肆行折* …… 2640

5409 (佚名)奏报严禁关内人等逃往关外折* …… 2640
5410 (佚名)奏报巡察紫禁城四门折* …… 2641
5411 (佚名)奏请补授协办佐领官员折* …… 2641
5412 (佚名)奏报拣补官员缺额名单折* …… 2641
5413 内府文官名单和武官名单* …… 2642
5414 马匹清单 …… 2643
5415 留部院之进士名单(十五人) …… 2644
5416 任翰林进士名单(十一人) …… 2645
5417 侍卫等官员名单 …… 2645
5418 一等侍卫官员名单 …… 2646
5419 官员名单 …… 2646
5420 无年有月日名单* …… 2649
5421 八旗佐领上下字号名单* …… 2653
5422 镶黄旗保字号佐领名单* …… 2653
5423 正黄旗合字号佐领名单* …… 2654
5424 正白旗泰字号佐领名单* …… 2654
5425 正红旗和字号佐领名单* …… 2655
5426 镶白旗万字号佐领名单* …… 2656
5427 镶红旗国字号佐领名单* …… 2656
5428 正蓝旗咸字号佐领名单* …… 2657
5429 镶蓝旗宁字号佐领名单* …… 2658
5430 送往内阁之杂件* …… 2658
5431 留内事单* …… 2659
5432 部院科道官员所奏红本* …… 2659
5433 开列补浙江提督学政名单* …… 2659
5434 钦饬罪犯单子* …… 2659
后 记 …… 2660

1 署理大将军事务延信等奏请西藏设第巴总理藏务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

署理大将军事务宗室公臣延信、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

臣等查得，西藏自古以来兵即不到，先前，策妄阿喇布坦[①] 派兵作乱，先皇天威远播，遣将军兵丁，分两路进讨，逆贼皆败亡远遁。臣延信先前领兵入藏，奉先皇之旨：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未求留兵，大军全部撤回，事情方可清楚。钦此。嗣后平定西藏，呼毕勒罕、唐古特之人皆恳称：请大军暂留，保护我等等语，故臣等方留下大军。现今思之，贼断不敢复进藏，派兵驻守二年余，往数千里地之遥运粮甚难，且钱粮糜费亦多。目今虽令伊等于彼处采买，按兵丁给发，然西藏地方较小，米谷等物价亦渐涨。再，我大军在外日久，甚受苦累，而唐古特兵民亦盼望事毕。况且，命兵丁久留异域，妄加滋事之处，亦不可料。惟达赖喇嘛年岁尚小，坐床未久，西藏又无总理事务之人，倘不抚慰其心，亦不副先皇抚远至仁。臣等愚意，令达赖喇嘛、各地堪布、番目等保举一名忠厚可靠、平素随唐古特人意者，作为西藏第巴，总理其事可也。此第巴并非封给，故嗣后倘不能事，即行更换，亦不难。目今驻藏大军，于雍正元年四五月内出青草之时，将蒙古兵丁经木鲁乌苏路撤回，满洲、绿旗兵丁经巴尔克木路撤回。驻察木多之四川绿旗兵暂驻一千名，简选贤能副将一员管理，防守西藏地方。再，晓谕达赖喇嘛圣主惠爱唐古特至意，命伊等由招至察木多地方，沿途修建乌拉，以备报军机之事可也。万一逆贼又进藏，则作速报至察木多，即可领兵前往救援等语。若如此，既能保护达赖喇嘛，亦可得唐古特人心，钱粮亦可多有节省。俟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认罪，诚意来投后，再将驻察木多官兵全部撤回，惟军机之事所关最为重大，应否如此办理之处，俟上指示后，臣等再另缮折奏闻。为此谨密奏，请训旨。

朱批：尔等此奏是。朕意尚未定。事属重大，朕已寄信召年羹尧。若年羹尧前来，地方诸事尔更应勤奋留心，谨慎效力。

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安事。

奴才满保跪请皇上万安。

朱批：朕安。臣、奴才全都一样，嗣后写臣可也。

3 闽浙总督满保奏进西瓜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恭进：御赐西瓜籽所获西瓜一百，泉州西瓜二十，台湾土产西瓜四十。

朱批：赐籽西瓜，来年进八十个足矣。泉州、台湾西瓜免进，不需要。再去年赴盐差之鄂齐

---

① 策妄阿喇布坦，满文作"cevang rabtan"(策妄喇布坦)，《清实录》、《清史稿》、《清代职官年表》均作"策妄阿喇布坦"，现从习惯用法。

0006324

尔返回奏言，唯剩银三百两。据闻鄂齐尔已留人向商人追缴欠款，然后留下了。鄂齐尔共得多少，余银多少，留人收得多少，著访实奏来。

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冬收并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福建地方去年冬收甚好，现福州、兴化等地米价每石一两，泉州、漳州等地每石一两一二钱不等，延平、建宁、汀州、邵武等地每石九钱一两不等。因米价不贵，各处百姓生活安宁。台湾去冬收成亦甚丰登，现三县米价每石七八钱不等。地方粮米丰盈，百姓复得生所，加之文武官员稽察颇严，贼盗亦俱销声匿迹矣。浙江省去冬收成普遍好。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人口众多，需米量大，米价每石一两二三钱不等，绍兴、宁波、严州、金华、衢州等地每石米九钱一两不等，温州、台州、处州等地每石米七钱八钱不等。地方太平，百姓安堵。为此谨具奏闻。

5 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

内务府谨奏：为遵旨查赵昌家产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除赵昌之妻及儿媳外，将闲散女人内现有子者查后另奏。将无子之闲散女人赏与包衣佐领及管领内无妻贫穷之人。钦此。钦遵。经派员外郎瓦尔达、原看守王道华查核，除将赵昌之闲散女人内，三名无子之闲散女人，赏给管领内贫穷之人外，赵昌夫妻、子九人、儿媳四人、孙三人、孙女二人，算有子之闲散女人三人，共二十三口。其有子之三名闲散女人之年龄、姓名，已缮入另一片子内。

包衣奴才男女大小共一百十一口；

在拖克索内之男女大小共四十七口；

在关外姜女庙、中后所之男女大小五十二口；

在古北口外沙代沟有男女大小七口；

在热河有男女二口；

总共包衣奴才男女大小共二百十九口；

赵昌本人及赵昌子女所住房屋共一百五十二间；

出租之房有一百九十三间；热河有房五十二间半；畅春园有房八十间；涿州有房二十间；汤泉有房八间；

所住之房、收租之房、畅春园、汤泉、涿州、热河等处之房，算油廊，共五百零五间半；

古山口村有地六顷九十亩；牛房村有田一顷二十亩；良乡县属燕村有田二顷四十亩；胡良村有田六顷；小西门内有田四十八亩；常峪村有田三顷九十三亩；雄县所属王家台有田七顷；涞水县属悟空寺村有田四顷二十六亩一分；金沟屯有田二顷；朱房村有田一顷三亩；苏村有田一顷三十一亩；交道村有田一顷二十亩；新安县属长村有田一顷八十亩；易州属范村有田四顷五十亩；山海关外中后所有田五顷；古北口外沙代沟有田七顷七十五亩；

以上总共有田五十六顷七十六亩一分，将此按一个汉子三十亩田计算，总共一百八十九个

汉子地六亩一分；

现有银三千一百九十两；借出银四千九百十九两；大钱三十七吊五百；金簪、手镯小件一百八十五种，算珠子、宝石，为六十一两九钱；银簪、器皿等项一百十二种，二百六十两八钱；珠子花三对，算梗宝石，三两三钱；珊瑚簪七枝；坏东珠二；一般珠子十三；小珠子二百三十八；一般人参二斤五两；各种小宝石六十六；各种蟒缎、妆缎、缎子、宁绸七十一整疋、七十二个半疋；各种纱二十七整疋，三十三个半疋；葛布二十七疋；各种绸子、纺丝五十五整疋、三个半疋；缎、绸之边、头九斤；布三十五；哔叽缎二十二丈五尺；玉缎二十六丈；玉纱二十三丈五尺；多罗奈二十丈五尺；古绒二十四丈七尺；毯毯四丈五尺；钉顶子帽子一个；帽子、凉帽六十八；貂皮褂子四；貂肷皮褂子四；貂皮边、头褂子一；无褂面貂肷皮褂子一；貂皮披领朝衣一；猞猁狲端罩一；豹皮端罩一；狼皮端罩一；天马皮褂子二；皮袄四；绿肷皮褂子二；无面绿肷皮褂子二、皮袄一；大小白灰鼠皮褂子十一；白灰鼠皮袄二；黑灰鼠皮褂子二、皮袄四；狐狸羔皮袄一；狼羔皮袄一；狐狸蹄皮袄一；羊皮褂子、短褂十三；皮袄二十；貂皮短褂一；猞猁狲短褂一；天马皮短褂一；狐狸肷皮短褂一；狐狸蹄皮短褂二；肷皮短褂一；黑灰鼠皮短褂一；白灰鼠皮短褂二；獭皮端罩一、衣裳一；无面貂皮短褂一；无面乌云宝皮袄一；绿肷皮、下嗑皮短褂一；狐狸肷皮火立蟒缎皮袄一；兔皮兜大立蟒缎皮袄一；羊皮大立蟒缎皮袄一；缎棉夹袍五十一；缎棉夹褂子、短褂四十三；纱夹、单袍子三十二；纱夹、单褂子、短褂三十三；葛布袍六；缎纱长棉袄、小棉袄七十一；纺丝葛布大小单布衫九十；玉缎、哔叽缎袍四、斗蓬一；多罗呢、哔叽缎、玉缎褂子、短褂十四、披领二；装饰带子大小四；大小钟表六；装饰素珠三；米装饰素珠三；玻璃镜大小十三；各种玻璃小物件一百九十二；各种西洋物品一百六十八种；大小千里眼六；元狐皮一；貂皮七十一；猞猁狲九；貂尾帽沿一；染貂帽沿二块；貂皮围脖一；貂皮女围脖一；各种扇子二百三十五；各种鼻烟壶六十三；鸟枪五、铳枪六；腰刀八；嵌金甲二；网甲一、棉甲一；甲兵甲衣四套；杀虎枪二；各种小物件九百三十一；各种书一百七十部；画三十七；册页、手绢二十七；一般画五十七张；对子四十对；未裱之围屏书七份；高矮桌八十四；椅子、马杌子五十；围屏五；各种灯笼二十六对；铜器皿等物六十；白铜一百五斤；锡器皿等物一百四十；无用之锡五十斤；各种磁碗、碟子、杯子、器皿、罐子等物一千一百；木碗、皮碗一百八十；新旧鞍子十一对；马辔头、后鞦七、鞍龙二；大小柜子、竖柜二十四；放书木架十；新旧皮箱六十二；大小毡子三十二块；各种布、缎木帘子三十二；毯子大小十三块；新旧被褥三十七；蒙古包一、帐房四；虎、豹、鹿、牛、羊等皮八十一张；轿一、车二、托轿一；撒袋七；大小弓十五；各种披子箭、迂针箭三百支；小旧凹伞灯一；木架旧戏台一；马槽四；现有马三、骡四；川马二、牛一；牧群有驼四；骟马、骒马、马驹等一百三十九；

总共有马、骡、驼、牛一百五十三。

拟将其中现有之银、钱交库，将房屋交营造司做价，将田交会计司办理，将奴才亦交会计司做价。将马、骡、驼、牛交各该处做价，将甲、盔、腰刀、枪等物交武备院，将钟表交自鸣钟修造处，将玻璃器皿等物交烧玻璃处。将鸟枪交枪炮修造处。此外，东珠、金簪、手镯、耳钳、银器皿、珠子花、小珠子、宝石、玻璃镜、元狐皮、貂皮、人参、衣服、缎、绸、纱、器皿、书、画、手绢、册页、其它物品、西洋药、小物件等，或交各该处另记，或皆交商人做价，然后交库之处，请旨。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臣允禄、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领侍卫内大臣臣曼武、内务府总管臣噶达浑、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佐领臣伊都立。

朱批：交定造房做价。

6 河南河北总兵官吴如译奏报起程赴任日期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八日

河南河北总兵官奴才吴如译跪奏：为起程日期事。

奴才于雍正元年正月初八日起程赴任。理合奏闻。

（原件系汉文）

7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议咸安宫饭茶头目等人升迁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谨奏：为谨遵上谕会议事。

经查，咸安宫饭茶上人，饭上头目海福已当差四十年，茶上头目真泰已当差四十七年。此等人既然行走可嘉，且已年久，故将伊等于应升之缺上任用之处，交付内总管大臣立即任用可也。现今咸安宫之饭上人，算头目在内，共有十二人，茶上人算头目在内，共有八人。其中视甚旧年久者简选一半，用于无衔之头目上，所剩一半人内，留饭上人六员、茶上人四员行走。咸安宫内凡应采买之项，既然俱由饭上头目、茶上头目买进，故应放饭茶头目者，即由内茶膳房简选可靠之人，由内饭上头目，茶上头目具奏补放可也。取用饭上人、茶上人时，于护军、拜唐阿内简选补给。此等人倘诚谨勤奋行走，五年之后，视守咸安宫王大臣等公同禀告情形，亦列名于头目名单擢用之。倘于服侍、制作之处不谨，懒惰行走，立即解任，若属某旗者，即交该旗，于苦差上行走。若属某家者，即交付该佐领、管领，着落苦差上行走。如此则效力之人可得升迁，不致久留差事之上而生怠惰。又查得，光禄寺有厨子六人，半个厨子四人，此亦由该处拣选，令一年更换一次行走之。为此谨奏，请旨。

8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拿获李煦之子并查清其家产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

内务府谨奏：为遵旨会议事。

雍正元年正月初五日，李煦为王修德等人采参具奏一事，经我衙门议覆：采参之事甚为繁乱，请宁古塔将军宗室巴赛、盛京副都统来文、阿沙那，会同户部，公同详加议定等因具奏，奉旨：王修德等六人，俱系大乱之人，实为六光棍，现将此等人立即拿获，交慎刑司，将伊等先前所欠之银，严加追还，伊等若全部交出，再奏闻。若不全交完，断不得宽宥伊等，定严加治罪。李煦，伊不安分，仍然替此等六光棍如此具奏，甚属不合，伊谎用、亏空织造衙门之银亦不少，理应将李煦立即拿获，严加治罪，惟伊为皇父有稍尽力之处，且已年迈，将此交内总管大臣议罪可也。钦此。钦遵。臣等议覆，看得，李煦因病缠身，甚为虚弱糊涂，妄听人言，即替恶棍王修德等人采参事具奏，甚属不合。将李煦革职，由织造衙门解任，伊所欠钱粮甚多，不可不偿还。近年李煦疾病缠身糊涂，凡事不能亲办，皆交其子、家人等办理，方谎用、亏空如许钱粮。由此观之，显为其子、家人从中克取。既然如此，其所欠钱粮之处，即严加咨文该处巡抚、官员等，务将李煦之子及办理家务、立业之现有及分档出去之所有家人，由伊衙门使用之人，尽皆拿获，将此等人房屋、产业、买卖、铺子、贷出之银等项查明后，由该巡抚、地方官等具保后，具奏可也。为此谨奏，

请旨。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臣允禄、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领侍卫内大臣曼武、内务府总管噶达浑、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佐领伊都立。

9 都统拉锡奏请晋封青海诸王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奴才拉锡谨奏。

青海台吉皆乃顾实汗子孙。达赖喇嘛、班禅、顾实汗因东土有圣人出，穿越万邦遣使来朝。自太宗皇帝以来道法合一恭顺而行已为四代九十年余，西陲相安无事。后仰慕圣祖仁皇帝仁化归服前来，授以王贝勒贝子公名号恭顺而行。而非似喀尔喀扎萨克兵败走投无路被迫来降领取封号者也。策妄阿喇布坦与青海皆为厄鲁特，他们虽属同宗，但策妄阿喇布坦出事以后，青海人等并未依附之，却与我大军同赴招地，打败了叛贼策凌敦多布，夺回了招地，护送达赖喇嘛坐床，使大事告成、佛教弘扬。凡援助进藏兵丁之马畜，皆买自于彼处。青海诸台吉，自军中返回后，郡王察罕丹津、公噶尔旦达锡、台吉阿旺达克巴等前来朝觐圣祖仁皇帝，随围木兰。至热河后，圣祖仁皇帝两三日于宫内筵宴，赏赉各物，赐近座谕曰：兹我等皆为一家共为一体。此次进招，尔等出了力，其效力之处朕甚明白。大功告成，尔等皆有功劳，现抑或议叙军功，尔等皆有份，莫要着急。兹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亦将完成，尔等各回原地数着念珠安逸生活耳。钦此。如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尚未了结，且皇上初登大宝，宜应收拢青海人心，议叙以往军功，将皇上之恩与圣祖之仁合并颁赉，凡青海亲王以下，公以上之十九人内，除未赴军中，未派额兵者外，将亲赴军中，派遣额兵，备驻边塞，多有效力桩人查明，亲王者或封为汗或加俸禄，郡王贝勒贝子公各递升晋封一级，则总共亦不足二十人，所增俸禄无几，而青海人心可得也。伊等无任感戴主恩，倾心臣服，则边陲永宁，虽与策妄阿喇布坦有约，我等亦可无虞也。

至诺颜席勒图之妹楚克赖纳木扎尔之夫、台吉阿旺吹木皮尔亦为顾实汗之孙，乃青海之大台吉，奴仆亦多。伊子车凌东罗布未出痘，且亦年幼，不能亲自来朝，其母斩道匍匐前来为子请封。楚克赖纳木扎尔身为妇人，昔日曾向我大军捐助干粮，亦曾派兵相援，但若依其所请，准封伊子为王，亦属逾格。恩自圣裁，可否封其为贝勒。奴才谨陈管见，冒昧以奏，可否施行，伏乞皇上睿鉴。

10 都统拉锡奏陈防范策妄阿喇布坦之对策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奴才拉锡俯首跪奏。

奴才本一介蒙古卑奴，蒙先帝圣祖仁皇帝自幼抚养，随侍御前，荣授以一等侍卫。奴才虽不能仰答如天高厚之恩，尚竭尽忠诚，随侍三十载矣。于当今皇上，奴才未效一日之力，尚念圣祖仁皇帝之恩，即授以副都统乃至都统。如此重恩，奴才诚不能仰报于万一。唯为军务孜孜以求，日夜思索，谨将管见，妄议陈奏。倘幸有一言一处有用，亦得以尽寸心。策妄阿喇布坦之本意乃我若取得大汗之名号，名义上无不相称之处，实际上却有不同。我等于绝塞边鄙之地，将会与外国异俗之人对峙为敌，每日征战，彼此劫掠。现我处之厄鲁特各方台吉，各有奴仆三四五千不等。该等之人皆为恋此地方拼凑而成之国，真正我准噶尔之奴能有几何，我若主宰伊等，即可随

意调用。我若归顺大汗，获得名号，既便我之属下之厄鲁特台吉，亦皆须往请大汗给以名号，我则能立谁。伊等各如喀尔喀给赐名号归顺后，我又能管谁。哈萨克、布鲁特、回子亦可一日之间将我吞灭矣。我之此心万分真实。我死则死耳，决不往求名号。并发誓曰：除此之外，倘对大汗另存异心，则上苍可鉴。若蒙允准，仍照我祖父之例纳贡，行商遣使照常而行，喀尔喀厄鲁特可互相遣使，此亦为大汗之恩典也。西北一隅抵御外番，我亦自有效力之处也。等语。由此可见，策妄阿喇布坦虽然性属狡诈，却亦无窥伺之野心。何以谓曰：策妄阿喇布坦兵无四万，地域不足四五千，四面为敌，蜗居于巴掌大之地，与其说另有他图，不如说系自身难保，能成何事。伊后来为使人贸易之事，每年频频遣使，皆阻于边塞，不准入内。而哈密回子尽探消息，将其逃人收送前来，势难抵挡，策妄阿喇布坦因伊等本为属下而甚为怨愤，掳掠了哈密。若果真意取哈密，策妄阿喇布坦派兵四五千，即可取矣。至青海之厄鲁特等因拉藏汗汗凶恶暴戾，擅立达赖喇嘛，故以策妄阿喇布坦为屏，暗中派人商议，欲令策妄阿喇布坦从彼讨伐拉藏汗，我等从此将达赖喇嘛送往西地坐床，以衍黄教。正当此际，我等派大军前往西宁，伊等不遑催办，达赖喇嘛即落入我等手中。由于大军压阵，青海之人手脚被束缚不能动，无奈再次投向我等，与大军一同护送达赖喇嘛坐床矣。于此策妄阿喇布坦则独陷泥潭，兵损一半，且声名狼藉，犯下了滔天之罪。策妄阿喇布坦尚言，今不可生也，无喇嘛佛法，何以为生，我之此罪何时能了。策妄阿喇布坦因其地方牧场为我所取，而退缩于伊犁。伊深知我朝大军之威，战非敌手，偷袭不成，黔驴技穷，想必难求苟且偷安也。策妄阿喇布坦断不会向我用兵，唯思忍守地方，死则死矣。满洲人若真来伊犁，我就频频后移，尔跟我否耶。故此，我军亦断不可进。何以谓曰：伊犁山三面为岭，甚为险峻，我大军若立于此三岭上堵御，日久天长，粮米何能运抵。即便取此三岭，策妄阿喇布坦率属下之人频频后移，我大军跟之乎，抑撤乎，故大军断不可入。此地我等不入，策妄阿喇布坦亦绝不会抛妻弃子，交给哈萨克、布鲁特，倾力来攻我等，即便前来，除被我军剿杀之外，又有何益。故策妄阿喇布坦无力来攻，而我军亦不可轻入。圣祖仁皇帝深知进兵之难，曾谕曰：七载用兵，兵亦疲惫，陕西百姓亦不堪忍受，军粮耗费巨大。我等得了招地、吐鲁番，得了阿尔泰毛人，所战之处，皆剿杀厄鲁特，厄鲁特人已徒有空壳矣。如今我大军不进入之，若干外围久留，粮秣如何接济。故详细筹划，唯派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老人为使前往说言，若策妄阿喇布坦知罪，将拉藏汗之妻子及所获之人恭顺送来，亦则了矣，事即平息。钦此。兹我等除效法圣祖仁皇帝深谋之策外，倘另谋他策，一旦有失，不惟有悖圣祖仁皇帝之心，且关系大国之威望也。兹策妄阿喇布坦既请呼图克图传言，予以宽宥，则应以呼图克图之名修书，派其门生楚阳托津前往规谏。其已来之使，可命瞻见圣明，与楚阳托津一同，由我贤员带领，向巴里坤、吐鲁番起程，驰速前往。该使三月到达彼处，伊闻此事即使怀疑，日久之后，自然便知。策妄阿喇布坦身陷窘困，想必会派心腹前来认罪，请求宽宥，恢复以往之礼。于此，其将拉藏汗之妻子及所获之人送来更好，若不送来，必言定界，彼此交换俘虏，断不会一次了结，此乃蒙古人之禀性也。如此而为，将来使带至京城，再事遣回，为时一年，该使返回至另派使前来，又为一年，来后事未了结，又为一年，如此一次次带使者来京，反致其事久拖不结。出兵七载，军心已衰，如今既知我大军绝不深入，而于哈密，吐鲁番屯兵三万，于阿尔泰屯兵二万，如此众兵，多住一二年，耗粮巨大。即使多食一二个月，又将耗费多少粮米。我等既知策妄阿喇布坦不会大举来犯，方遣使臣往议。应否唯固守边塞，视足将巴里坤、吐鲁番之三万兵马裁减一半，以为一万五千人；将阿尔泰之二万兵马撤回一半，留踊万兵丁固守，则一年将余多少军粮。即使策妄阿喇布坦归服矣，疆界议定，我等又岂能轻信，仍须于边屯驻二三年，以观形势。而在此期间，或策妄阿喇布坦死去，或闹内战。其之内部四分五裂，俱未可料。一旦策妄阿喇布坦全部崩溃，或顺服和好，则事即完矣。即便策妄阿喇布坦死了。

伊犁地方乃属与外国接壤之区，我等亦不能白白放弃。据奴才推测，不外乎和平了结，以为固守耳。唯策妄阿喇布坦乃极固执之人，一次遣使断不可结。奴才愚意，皇上从此处派一二大臣，再于阿尔泰路二将军内遣派一人，于在军营之喀尔喀扎萨克王额驸内派一二人，前往吐鲁番。与此同时，亦派总督年羹尧，与富宁安、阿喇衲、喀尔喀贝勒丹津多尔济等公同将两翼兵马，除留足戍守外，将应撤之兵即行撤回。吐鲁番离策妄阿喇布坦之地很近，往返遣使无须太久，故而将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即留于吐鲁番议定边界，务将拉藏汗妻子及所获之人索回，当堵住其之种种推托借口，告之尔如此而为，仰副皇帝之意，方能获得宽宥，恢复原状，通使通商。以此为条件议定边界。此情一面奏闻，一面俟俱议成确定之后，再议使者前来之事，则事可速结，且边界定后可以安然无事也。至兵撤之后，不惟于钱粮大有裨益，且兵亦可安歇也。目下该使到达后，若另有使前来，将于本年四五月到达吐鲁番，由此亦应相应遣臣前往为宜。至策妄阿喇布坦绝不会来犯我汉疆，但终将只犯喀尔喀，亦未可料。圣祖仁皇帝深谋远虑，为保卫喀尔喀，守住靠近厄鲁特、俄罗斯之边塞，特于茂岱察罕廋尔、鄂尔哲依图浩尔筑城，以使满洲兵戍守其间。策妄阿喇布坦与我相识已有二十六年矣。我亲往伊处住了整整二十八天，与之陈明利害，时而争吵，时而又好。从彼至今，虽每年来使，非来降之人，即此楚阳托津等。策妄阿喇布坦曾不断说到我，曰：拉锡确属诚实之人，真不愧为皇上御前行走，其时所言，一点没错。又说，何时能派拉锡为使前来，我即有一线生机耳。是以前年策妄阿喇布坦曾经奏请圣祖仁皇帝，请派拉锡为使。策妄阿喇布坦与我彼此熟谙，而奴才亦无何效力之处，此事若准我亲自往议，我熟知地方风情，想必于事有利。故缮密折奏闻。重关军务大事，非奴才所能承当者，伏乞皇上睿鉴裁断。

11 理藩院尚书允禟等奏请嘉赏青海台吉后嗣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总理事务理藩院尚书和硕廉亲王臣允禟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原青海台吉阿旺吹木皮尔之妻楚克赖纳木扎尔奏开：向文殊师利皇上圣明谨奏：阿旺吹木皮尔乃顾实汗八子中之长子胡鲁木西额尔德尼戴青之子。蒙圣主宣召，因足疾沉重未能入觐，遂即病殁。其后圣主又恩召孤子入觐，此时大战骤起。青海出征军中，我部因受命起程，给将军额伦特依之兵送去千只羊及干粮，万师出征为皇上效力故误了入觐之事。此后又派多托纳寨桑前往木鲁乌苏地方给将军王之兵马送去一百匹马、五百头牛。兹圣主复召寡妇入觐，我子因未出痘，故命留下。贱妇闻召欢喜不尽，疾驰前来。途闻圣主宾天，顿感茫然无措。但当今皇上乃如佛之主，登临金銮宝座，庇佑天下众生，即如日之东升也。幸遇大典，初次叩贺，我五万兵马及孤幼之子除皇上如佛之主外，别无二心，故卑下不瞒所思，恳请圣明，给我孤子授以王号。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前往里塘之时，亲子札西巴图尔、郡王戴青和硕齐及阿旺吹木皮尔三人曾一同遣使护守。拉藏汗之使来说：三人为首一同夺位。遂派我军将达赖喇嘛请到青海。皇上仁厚，将达赖喇嘛体面地安置于古木布木庙。我母子二人感激圣主，为达赖喇嘛贡献了一千户人、马及牲畜。等情。一书，于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达鼐、音扎纳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会同理藩院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原青海台吉阿旺吹木皮尔之妻楚克赖纳木扎尔奏开：我丈夫阿旺吹木皮尔乃顾实汗八子中额尔德尼胡鲁木西戴青之子所生。昔日蒙圣主恩诏，因足疾未能成行身故矣。后圣主又召我子前来，为青海军事所误。我曾给将军额伦特依之兵捐送干粮及一千只羊，又为大将军王之师送去一百匹马、五百头牛。兹除皇上之外，别无二心。故请给我孤子加封王号。等

语。查康熙五十八年，总督年羹尧以青海公丹忠效力军务具奏，议政大臣议奏，丹忠既然效力军务，如何恩赐加封之处伏乞上裁。等情奏入。奉旨：丹忠极为效力，殊封贝子。钦此钦遵。在案。又查康熙五十九年，青海台吉阿喇布坦札木素前来请安进贡时，议政大臣议奏：阿喇布坦札木素乃顾实汗三世之孙，郡王察罕丹津之子辈。兹远道特来瞻见天颜，诚意请安进贡，甚属可悯，理应嘉贶。如何恩赐，给何等级之处，悉听上裁。等情。具奏。奉旨：阿喇木坦札木素著封为辅国公。钦此。钦遵在案。楚克赖纳木扎尔身为妇人，却能感戴主恩，实心效力军务，旨派兵马援助大军干粮牲畜，诚属可嘉，亦应嘉贶。其子车凌冬罗布封以何位，悉听上裁，伏乞皇上示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理藩院尚书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

朱批： 车凌冬罗布著封贝勒。近几年西地兵征，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者各俱效力，皇考亦曾有旨，军事告成后抑或叙功。兹就青海多年来如何效力出力之事，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公同查明议叙，将如何加封之处议奏。

12 玛尔齐哈奏谢升为监察御史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奴才玛尔齐哈跪请皇上万安。

本月初九日接部咨，奉命将奴才拔为监察御史。奴才本一寒微草芥，至愚极陋。唯披肝沥胆，以酬圣恩于万一，谨缮折先行叩谢天恩也。奴才任内，淮关所交之三万五千余两钱粮巡抚吴存礼尚未送来，俟送来之后，奴才依例料理后，即刻驰往赴任。再河南为修造河闸采买所需草木工料运送，耗尽民力，恐致生变，亦未可料。倘奴才受任后再为具奏，恐致误事。故奴才随折密奏。再奴才寄给总河陈鹏年之两书，及陈鹏年回文一件，一并恭缮折子，差奴才家人常寿奏闻。伏乞圣主明鉴。谨奏。

13 都统拉锡奏请敕谕策妄阿喇布坦宜合其俗等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三日

奴才拉锡谨奏：为请旨事。

命策妄阿喇布坦派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使入觐之时，若命呼图克图之使楚阳托津、席拉卜哈尔噶齐二人亦一同入觐降旨，正当天下蒙古喀尔喀、厄鲁特共奉同一道法，和睦相处之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图谋抗衡另立，挑起兵端。我大国对此并不在乎，而尔台吉却地域狭小矣，属下疲于兵征，一日不得安宁，损失亦为惨重。尔台吉以往之罪，多年来一直为我皇考所容忍，呼图克图老人为尔台吉及准噶尔之生灵，前年曾亲自前来奏请皇考宽宥策妄阿喇布坦之罪，去年呼图克图老人为尔台吉及其众生，再次亲来奏请于朕。呼图克图，自先祖太宗皇帝始即尊奉道法，作为喇嘛、施主，一向友好和睦而行，皇考尊重老人，以师相待，故朕对于老人所请亦就口许应允了。尔台吉闻知此恩，欲过太平安逸之日子，则派贤人将拉藏汗之妻子及所掳之人送来，诚心认罪，朕即可宽宥尔台吉，恢复纳贡，通使通商，和睦相处。倘若仍如前寻找借口，拒不认罪，仍欲兵征渡日，亦请尔台吉速作决定，我等立即降旨于尔台吉，以为迎战。兹为此事朕

将派驻边首辅大臣，蒙古扎萨克王，额驸等前往议之，尔台吉亦应速派使者前去吐鲁番。等语，如是降旨，词语果断，对策妄阿喇布坦这样之诡计多端，疑虑重重且性格刚毅之人，想必更为合适。皇上圣明睿智，何须奴才赘言，唯当顺乎蒙古人之性情，言语习惯而降旨也。此事一旦了结，北疆将永世太平，再无战事矣。奴才日思夜想，如何方能于事有益，仰副圣祖仁皇帝及当今皇上之圣意，促使大事顺利了结。故陈管见，冒昧具奏。再对此来使应酌量赏给银两绸缎。呼图克图之使楚阳托津，五次为使，来来往往，极为效力，应置办些衣服什物，亦酌量赏以缎银。交付于贤能章京，从速起程。我则立即前去会见该使，事完之后再回家休息。再我可否在家宴请该使及楚阳托津，送给策妄阿喇布坦之使一些缎银，陈明利害，以礼寄书策妄阿喇布坦问好之处，伏乞皇上训示。将其来使带至我家及致书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蒙圣祖仁皇帝旨训，一向如此而为也。至皇上若派我前往吐鲁番，我则告其来使，我亦赴吐鲁番议事。否则就不告之也。为此谨奏，请旨。

14 内务府奏请新任苏州织造兼何职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履郡王允祹、十六阿哥允禄奉旨：三阿哥所属汉军旗原知县胡凤辉，人可以，授以苏州织造，补李煦之缺。钦此。钦遵。查得，织造官员内，兼郎中者有，兼员外郎者有，兼主事者有。现胡凤辉兼何职之处，奉旨后，谨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兼郎中。

15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正月十五日接据署理甘肃巡抚事务之光禄寺卿卢询咨文内开，接部咨传谕：谕各省总督、巡抚：凡以往皇考未批御旨，俱收集一处，奏送到朕。再嗣后朕手批之密旨，于下次奏事时务必缴回。钦此钦遵。查奴才于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任巡抚，至六十一年底，凡奏折内奉有朱批者共计七十五件，奴才按年逐次封裹装入黄匣内，交奴才标下千总傅德宗及奴才家人赍捧奏送。为此谨缮小折子奏闻。

16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奴才绰奇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安，切勿心太大，亦毋期朕之私恩。朕如今已非仅属个人，著慎之又慎。

17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蠲免偿驼之恩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据兵部咨开，奉旨，进藏所损驼骡牛数，经议政大臣议照噶西图所请，分成五份，交六省官员偿还。等语。此事虽系责成各官，亦必出自于民。自兵征以来，该数省百姓已甚苦累，著蠲此项，免于偿还。至其中又议三百驼交甘肃巡抚绰奇分别赔偿一事，亦应平均分摊，不应交与绰奇。著交年羹尧查明，亦照此蠲免。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到署，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恩。伏惟，奴才荷恩厚重，数不胜数。兹为奴才偿驼之事，颁旨谕交总督年羹尧查明蠲免，奴才不胜感激。谨缮小折叩谢隆恩。谨此叩奏。

朱批：知道了。

1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奴才傅尔丹跪奏：为请叩谒梓宫事。

奴才傅尔丹泣然顿首。窃惟，人生在世，不知报恩则无德，遇圣贤不知求教则甚愚昧，骤接大行皇帝升天部咨，奴才肝胆俱碎，不知所措。即欲奏请叩谒梓宫。恰奉圣主训谕：边鄙地方重要，边哨当甚严防。傅尔丹、祁里德免来。钦此。皇上所谕甚是。奴才当即遵旨再三巡查，严把哨卡。奴才忝居边陲，诸事何敢不系在心。兹边哨俱已严固无虞。奴才自幼无人教养，随侍御前，蒙圣主慈父抚头养育。自十七岁始至今日，荷蒙殊荣显贵，叠叠厚恩何以为报。兹闻圣主慈父大事，本即昏愚之心更加茫然。涕泣窃思，圣主绍位，天下众生永享太平。奴才昏愚无知，素为圣主洞烛，即使近几年在边陲之地行走，亦皆系衰明君父指教者也。兹若无圣主旨训，奴才何以行之？倘若能够自力驰赴叩谒梓宫，稍纾报瘩养育之恩之情，亲聆圣主指教，奴才犬马乱心稍纾，且于边鄙军地大有裨益。在此之际，决不会误事。奴才去后，营伍之事暂交都统穆赛等办理。再四叩请，祈请俯念傅尔丹犬马赤诚，准以瞻叩皇上圣颜。为此叩奏。

朱批：尔即便来了，大事亦过了。尔等责重紧要，甫令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起程，朕极期事情和平了结。若再有何事，再召尔等前来训示。

19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叩谒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奴才祁里德俯首跪奏：为祈请叩谒梓宫事。

接奉大行皇帝宾天，部颁遗诏后，奴才肝胆俱裂，不知何为，伏惟，奴才世承隆恩，且自幼即入选为侍卫，御前行差四十余年。奴才身荷皇帝越格殊恩，本应接奉遗诏，即尽臣子之礼，奏请叩谒梓宫。唯奴才所司重大，不敢即请入觐。现因军营暂无何举措，祈请将军务交付副都统额三等，奴才只身减从驰入京城叩谒梓宫。犬犬之心，伏乞圣主明鉴。为此万叩奏请示下。

朱批：尔等无造化，未能瞻仰恭送皇考，既便尔等来了，大事亦过了。尔等责任重要，策妄阿喇布坦之使适才已经起程了。朕极冀事情能顺利了结。若有应行之处，再召尔等前来训示。

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粮米时价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在京之时，曾闻督抚奏报地方形势，雨雪粮价，收成份额时，皆言过其实，各加粉饰。此无外乎奴才恐烦圣衷而为者也。奴才荷恩浃髓沦肌，何敢效仿他人，唯将地方诸务，据实奏闻，倘蒙圣鉴旨训，不惟奴才得以遵奉施行，且官民亦承膏泽也。奴才到任后，详查江南江西两省自州县所报前来之粮米时价看得，凡靠近水路产米之地米价持平，凡远水靠山不属产米之区米价略贵。江宁巡抚辖内，每石米为银九钱至一两一二钱，一两八九钱不等。小麦每石七八钱至一两一二钱、一两四五钱不等，豆每石五六钱至一两一二钱不等。安徽巡抚辖内，米每石七八钱至一两二三钱七八钱不等，小麦每石五六钱至一两二四钱不等，豆每石六七钱至一两二钱四钱不等。江西省米每石五钱至七钱不等。其中有二三县为八钱至一两不等。江西因小麦豆子种植极少，且未纳入赋粮，故未报价。兹因米价涨跌无定，且一年四季价又不同，故奴才将每季时价探实后，再另行奏闻，雨雪之情，仍随各折具奏。至粮米收成份额，俟下属各官报来，奴才确查核定数目后，再为呈奏。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

2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正月初五日，奴才家人赍捧御赐服帽素珠等物至署，奴才遂缮本叩谢圣恩在案。本月十八日，奴才家人赍捧御批折子返回，又捧带御赐火漆、图书、退毛鹿羊前来，奴才跪迎，恭设香案，叩恩祗领讫。火漆、图书将遵旨用于紧要密事。奴才乃为庸碌不才之辈，不但叠荷重赐，赏给衣帽等物，又赏给各样食物，使阖家大小俱被膏泽。皇上宠眷益重，奴才忧惧弥深。兹膺地方重任，诚恐不堪其职，有负主恩，日夜惶悚，不敢懈怠。唯钦遵圣训，殚心竭力整治地方，体恤下民，以仰答天恩于万一。为此谨具奏闻。

奴才查弼纳亲书。

2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缴御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二次请安折子赍至，奴才跪领开阅，亲睹圣主御批之旨，即如跪俯御前，瞻见天颜请旨一般，不胜欣喜。皇上批复之恩，奴才实难承领。唯叩请圣主颐养龙体，以理政务。二次御批奏折七件，遵旨加封谨奏。

奴才查弼纳亲书。

2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雨雪情形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两江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前为奏报江宁省城雨雪之情一折内，曾奏言，偏远州县雨雪之情，俟报来后，另行具奏。等情。兹据各州县来报，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初六、十三等日，各处降雪一寸至一尺不等。再江宁省城本年正月初六、初七、初十、十一、十二、十六、十七日皆下了雨，十三日降雪二寸，十八、十九、二十三日皆降雪，洼地雪积一尺七八寸，平地雪为一尺三四寸。此雪不但对小麦有利，且于种稻亦为有益。为此缮折，差奴才标下千总何喜宗、家人额尔达色赍捧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天下皆赖皇考神灵之庇祐，天慈之怜悯。

24 马尔赤哈奏报豫省河工百姓苦累之情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奴才马尔赤哈谨奏。

前奴才谢恩折内，因河南办料之害，诚恐迟误，已将奴才与陈鹏年来往书札先呈御览。兹将百姓实在苦累情形，敬为皇上陈之。河南连年荒旱，民间乏食，至食糠粃。巡抚杨宗义将河工应办料物派之州县，州县派之里民。每草一斤各给官价一厘，已属有名无实，又令自备车脚运至工所，其费不止十倍。加以司料之人重秤强收，以致短少，勒令补足。故一当此役，多至破家，甚至无料可办，拆毁草房以供应者，巡抚尚嫌其污秽不中工用。又闻民间或有大树，即指称柁木，吏胥往查对记，令其斫伐，自运工所，车费之外需索无已，民弗能堪。又闻征收钱粮火耗之外，又加三钱，名曰：河费。种种扰害无可告诉，民怨巡抚至于入骨，人情惶恐，朝不谋夕。方今武陟决口虽塞，正须加谨帮护，以及各处应修工程所需料物正多，若派扰不已，实有可虞。奴才窃思，中州腹心之地，关系重大，伏乞皇上速降明旨，嗣后一应料物，大发正项钱粮，照依时价、官办官运，不许丝毫再派民间。并敕任事大臣，实心经理，便宜从事。则河南之百姓得专力田亩，以待丰年，于地方实有裨益矣。奴才虽未身至河南，但河工效力来往人员访闻最确，不敢隐匿。谨缮密折，差奴才家人毛什泰恭赍奏闻。

（原件系汉文）

25 马尔赤哈奏报河道总督陈鹏年殁于工所等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奴才马尔赤哈谨奏。

窃闻圣主行政，赏一人而天下功，罚一人而天下惩。奴才久任清江，窃见故河道总督臣陈鹏年洁己奉公，尽心报国。论守则一尘不染，论才则肆应有余。自署事以来，因武陟决口未塞，自请前往堵筑，寝食工次，风雨不辞。待属员如手足，得一味必与众分甘；待夫役如子弟，阅五日必捐钱优赏，官民感悦，众口一辞。兼以河南荒旱，办料维难，地方大吏不善抚绥，甚为民害。陈鹏

年身无办料之责而苦心补救。凡料物到工，必随到随收，不俟终日。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者，此也。不意决口方就而积劳成疾，殁于工所。家有八旬老母，二十余年未得一面，一生清节，室如悬磬。知者无不堕泪，闻者无不叹息。奴才伏思，圣主初政用人为先，似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宜加非常之赏。擅敢冒昧陈请，仰祈圣主悯其忠勤，特加优恤，其母赐以封典，其身赐以美谥，其子赐以一官，再赐帑金归骨故里。则虽尧舜之仁无以过之。不特陈鹏年衔恩地下，凡在位诸臣闻风感激，益励清操，其于治道不无小补矣。谨缮密折，差奴才家人毛什泰恭赍奏闻。

26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祇领继位诏书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等谨奏：为祇领圣主登位恩诏，叩请天恩事。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兵部笔帖式佛保赍捧恩诏至巴里坤，臣等率众官兵商民出迎，跪请入营，恭设于案，行三跪九叩礼。遂宣诏，臣等率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跪聆恩诏，宣毕望阙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恭抄诏书遍行宣谕外。窃惟，皇帝天赋圣明，仁孝性成，诸王贝勒臣子文武百官皆以天位不可久虚，宜早承祖庙社稷之祀典而再四恳请，圣主体恤举国诚心之拥戴，仰合大行皇帝托付神器重大之遗诏，继承大统，仿效先帝之成宪，奉行至仁之本，告诫臣等始终保全，训谕百官各勤其职。凡臣工计品赐以荫生监生，追封恩典上溯数代；访查耆老，八旬以上者赐给品级；增加乡会各试中额，保举孝廉方正，授以职位，给予尊崇。查原于军中行走得有功牌之官兵，凡负伤致残革退，年老告休无钱粮者，皆均沾恩惠，各得生路。各路进藏夺召立有战功者，皆准议叙；现军中兵丁借贷银两悉行蠲免，劝民奉公守法，鼓励农耕，论功彰表，清查民欠，宽赦罪犯，普天之下，遍被覃恩。仁政圣德，洋溢六合，光照四方，至通天地。臣等生逢盛世，世承鸿恩，兹又恰遇圣明之际，叠沛甘露，臣我等何福何幸，世荷高厚靡涯，唯期瑞祥无界，推及万万年也。臣等谨率众官兵民等，惶悚叩恩，具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都统穆森、参赞大臣甘肃提督路振声、委前锋统领法瑙、副都统智勇、副都统觉罗英柱、副都统兼一等侍卫萨尔禅、西安副都统常寿、西安副都统邓启章、延绥总兵官李尧、辉特公达西达尔扎、西安委副都统邓得力。

27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山西普降瑞雪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奴才德音谨奏。

自正月十七日戌时至十八日晚下雪，深一尺二寸余。太原、平阳、潞安、汾州、大同府所属各州县及泽州、辽州、沁州所属各县亦俱报得雪一尺二三寸，或八九寸不等。民曰：许多年来已无如此大雪矣。蒙圣主鸿福，全省雪霑甚足，麦子必获丰收。等因。谨具奏闻。

28 都统拉锡奏请借使臣奉劝策妄阿喇布坦遵旨修好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奴才拉锡谨奏。

本月二十四日，奴才设宴，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布赛、垂纳木喀、呼图克图之使楚阳托津等

一并带至我家，又以果酒款待，给为首之布寨、垂纳木喀二人缎各二匹、银各二十两，其随来之七人每人给银各五两。我谓布寨、垂纳木喀曰：我与尔主浑台吉认识已有二十六年了。每每相见，台吉皆因我为大汗御前侍卫且兼使臣而隆遇有加，促膝而坐，亲榨杜梨果汁相待，每日交谈，彼此知心，甚为投和。后不时耳闻伊仍提到我，我亦曾一二次借使者之便给台吉送去伯勒克问好。由于台吉曾言，我一向为人诚实，故为倾心相劝，借我养病在家之机，特带尔等来告。尔等如若能记住，则回去告诉台吉，若记不住，我将所说之言缮书交给尔等，尔等从速返回。另寄伯勒克已来不及，顺寄一百手帕向台吉问好。尔等台吉若问，见到侍卫拉锡乎，侍卫有何吩咐，尔等即将我之所言告之。如果不问也就罢了，没有关系。我要劝台吉的是，台吉智慧过人，无所不知，尔坚持独自另立，挑起兵端，诸多年来，事亦败了，名亦毁了。尔之国人，则因兵征四面设防而疲于奔命。加之尔之领地缩小，兵马损失亦大。而我泱泱大国，对如此战事，军粮自不在话下，转瞬间即可一一办妥。对台吉之诸多罪戾，先帝一直施恩宽宥，并曾降旨，保留尔准噶尔之一脉。神明之哲卜尊丹巴喇嘛为尔及准噶尔之众生，自羊年以来，五六次前来奏请先帝宽宥策妄阿喇布坦，以安抚众生，此乃众所周知也。前年，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不顾远途之劳，再次前来奏请先帝，圣主念呼图克图老人为长，故准宽赦。呼图克图老人甚悦，遂派其门徒楚阳达尔罕、托津、席布前往劝尔，尔当即修书回复呼图克图，请其代转请赦，以安众生，以衍黄教，并遣使至达哨所，呼图克图老人即动身，拼着老命亲来京城为尔请赦。当此之时，十一月十三日先帝宾天，当今皇上缵承大统。皇上英俊有为，仁慈贤明，见识广博，文武兼备，因而继位。呼图克图老人十二月二十二日抵京，虽未赶上即位大典，但皇上天赋尊崇佛教，自幼即尊章嘉库图克库为师，深通经义，刚毅过人。呼图克图老人将尔奏疏呈奏皇上后，又为尔及准噶尔众生奏请宽宥策妄阿喇布坦时，皇上谕曰：圣祖皇考尚允尔之所请，以师相待，朕岂可不准耶，即照尔所请而行。唯策妄阿喇布坦须将皇考钦命带来之拉藏汗妻子及所获之人送来，伏罪认罪，遣派亲信前来，陈明实情，则可宽宥。若仍冥顽不灵，一味支吾纠缠，则断不可宥。钦此。呼图克图为此大喜，正欲派楚阳达尔罕、托津、席拉布与尔使人一同前来，不幸老人身体欠安，不久于正月十四日圆寂矣。呼图克图老人圆寂之前，虽未见到尔之使人，但诸事皆已明白交付矣。各事俱如前议，派遣楚阳达尔罕、托津席拉布前往禀告，台吉见到伊等后，唯当感激神明之哲卜尊丹巴喇嘛如海之仁慈，感激皇上如天地之鸿恩，为我小国得以生还而祈祷。即刻照呼图克图老人之书，将拉藏汗之妻子及所获之人送来，派贤人为使，诚恳认罪，奏请皇上宽宥前愆，仍照祖父之例纳贡请安，通使通商，并祈请指定边界，准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西土照旧彼此遣使，嗣后唯尊皇上指训而行，不敢再有违命。等语。如是具奏，则恢复昔日之生活，又有何虞。如果再图奢望，以三宝或交还吐鲁番，或给还逃人及所获之人等等为词而纠缠不休，则不但事不能完了，且权盖天下之大汗亦断不允准也。尔诚若构兵，我大国何须征讨，唯屯田渐渐推进，于伊犁附近筑城建房而居，尔能奈何。尔等之兵力计谋，我等皆了如指掌。尔等虽系好汉，但以一对十，虽如何骁勇，亦不可敌。尔等可赖盗马，但我等加倍防守，尔等还有何策。若说尔地方遥远，比之招地则不算远。我大国向不夸口，此乃实言也。倘若在此之间有似回子阿卜杜拉额尔克寨桑一类之小人，及刁顽逃人前往，为取悦于台吉而编造谎言，制造惊慌，台吉闻之疑惑不决，以为此皆为计策，并非实言，汉人数万兵马长年久居边境，自知窘困方才如此，从而失去良机，有负哲卜尊丹巴如海之恩，则尔不但此生此世不得安生，而且永世为罪世。故此我诚替尔惶恐不已。台吉，我自幼喜读经书，经云：由己之利而图救助于人。是以唯有行善福也。欲活百岁乎，那么除福之外，别无所求。若仰副哲卜尊丹巴喇嘛、如天大汗之仁意，台吉尔唯有钦尊大汗之旨，诸事皆妥善了结，和睦相处，则万万生灵俱安，佛法弘扬也。此之大慈大福，虽俱出自神明之哲卜尊丹巴喇嘛，

大汗仁慈之裁断，但我之所见倘有一语相宜，或有些须济益，则福星之光亦可降临于我。我等虽互为敌手，但皆奉蒙古之教，立有同一誓言，故而于心不忍，方劝尔如此之多。台吉如今年已五十八岁矣，身体亦不似从前之强壮，诚所谓风烛残年矣。经中有云人生在世，如幻影、如泡沫、如行云，转瞬即逝，如同梦幻，切莫拘泥固执。与其百年痛苦，不如暂且求安。古云：行道者须白常寿；凶暴者暴尸白骨。经内又云：一世莫遇战争，一生勿结仇敌。人生在世能有几年，却要自寻战敌。台吉兹若仰赖大汗之仁，恭顺而行，长此以往，或可知我大汗之仁恩矣。兹皇上轸念先帝于我之恩宠，授我为一等大臣，位及都统，凡我之所想所见亦可上达圣聪。我如许话语，若有粉饰欺诈之谎言，三宝为鉴。我身为大国首辅之臣，将尔等使者带至家中如此款待，亦系尔台吉善待于我之故也。此除为使事情顺利了结，使尔准噶尔得以安生外，与欺骗尔等实不相干。兹我等如何欺骗尔等，尔亦会将亲眼所见我大国之生计，各处太平安谧之情告之也。以上所言虽多，但总而言之，尔等当陈明利害，务必使其相信，不再犹疑而当机立断。等语。故此奏览，俟指正后，再口喻伊使布寨等人外，亦缮书交来使带去。为此谨奏，请旨。

29 理藩院奏请来京之格格拨给食宿并指名奉移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外藩公主格格来京，皆给廪食安置住所，俟报起程，廪食则撤。至外嫁额驸未曾出居蒙古地方之格格，则无拨给廪食之例。土默特贝勒额驸阿拉布坦之妻和硕格格[①]、科尔沁额驸达尔玛达都之妻和硕格格、厄鲁特王额驸车凌旺布之妻和硕格格、厄鲁特和硕额驸色卜滕旺布之妻和硕格格、科尔沁和硕纯谨公主之子台吉色棱纳木扎尔之妻无品第格格，此六格格尚未出居蒙古。此外喀尔喀和硕额驸根扎布多尔济之妻和硕格格亦未曾出居蒙古，前经奏准给发廪食。喀尔喀敬安公主、厄鲁特贝勒额驸阿保之妻和硕格格，此二人自额驸出师，即居京城，未赴蒙古，现照例给以廪食安置。奉移梓宫时，公主格格内，命谁留候，命谁启程之处，伏乞上裁。为此将公主格格名号开列于后。为此谨奏，请旨。

巴林荣简固伦公主　（朱笔圈○）
科尔沁和硕敏公主　（朱笔圈○）
科尔沁和硕纯谨公主　（朱笔圈○）
翁牛特王额驸仓津之妻和硕格格
喀喇沁王额驸伊达木扎布之妻和硕格格
喀喇沁和硕额驸纳穆赛之妻和硕格格
敖汉和硕额驸多尔济拉锡之妻和硕格格
原巴林额驸纳木宗之妻多罗格格
原巴林公纳木扎之妻多罗格格
巴林王额驸里木布之妻多罗格格
敖汉额驸扎木素之妻多罗格格
喀喇沁额驸门都之妻多罗格格
科尔沁额驸拉锡之妻固山格格

① 和硕格格即郡主。

科尔沁额驸班第之妻固山格格

原喀喇沁扎萨克塔布囊格尔勒之妻公之女格格

原乌珠穆沁公古木卜扎布之妻公之女格格

巴林台吉祁达克齐之妻无品第格格。

具奏者：总理事务尚书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协理部务乾清门行走都统臣拉锡、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郎中臣鄂赖、员外郎臣通智、员外郎臣鄂格、员外郎臣皂格、主事臣傅奇、主事臣三硕色。

朱批：除三公主外，其他格格各俱返回，九月初赶赴陵寝。

30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陈裁撤驿站同知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工部尚书孙渣齐[①] 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看得，口北口外热河、鞍匠屯等蒙古郊野之驿站事务，盖由驿站所设之满洲员外郎管理。口内驿站马匹皆由州县官员管理，口外驿站马匹由驿站员外郎管理。而员外郎衙门设在关口，根本无马，故另设一驿站同知专管关口之三十五匹马。送往蒙古之文皆为满蒙文书，而同知均为汉官，故皆先送驿站员外郎阅后，再转送同知衙门行往边外。为三十五匹马设一同知，其所食俸禄，及衙役钱粮开销颇多。若裁撤此同知，将驿站之三十五匹马交由驿站员外郎管理，所行之事不会再因驿站马匹而两边跑，且同知俸禄、衙役钱粮亦可免于浪费。又查得，八旗马群出牧皆于每年四月初起行，八月初陆续赶回。此时道路两旁田禾尚未收割完毕，因恐践踏，迫使速赶马匹返回。马群中即便肥马数日之间赶到京城，亦俱掉膘，甚者致残。差马每年需用钱粮达六七十万两，盖为备以紧要之用。边外八月牧草尚好，足可牧放。若九月初陆续赶回。道路两旁田禾收完，可借田里荐子牧放，计算里程从容赶回，则马匹不致残疾，膘情仍然完好。且此一月马匹钱粮亦可节省数万。臣谨陈愚见，伏乞圣主睿鉴。

朱批：此奏是，著该部议奏。

31 都统拉锡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祈请瞻觐圣颜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奴才拉锡谨奏。

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垂纳木喀、布寨及随行六人，于呼图克图之门徒楚阳、托津席拉布从头至尾详陈利害后言曰：我等虽系小人，但较之我处平常之人，尚为我浑台吉所认识，故而遣派为使。台吉唯命我等，速将书伯勒克送给呼图克图。又言，呼图克图乃佛也，请其为我等奏请宽宥我以往过分之举及有悖圣意之过错，以安众生，以衍佛法也。等语。此乃我台吉至诚之言，亦为其希望之所在。哲卜尊丹巴喇嘛奏请大汗，皇上恩如海洋，即命照所请宽宥，满足了我台吉及全准噶尔人之心愿，倘若有悖如此浩荡之鸿恩，虽我等小人，亦为不服。据闻我台吉此次曾向楚

① 满文为 Sunjaci：孙渣齐，《清代职官年表》作孙渣济。

阳托津二三次问起侍卫尔，尚言尔为人诚实。今日方得一见。尔之所言，皆系为我台吉及准噶尔也，直言不讳，毫无掩饰。遂即八人一同合掌恳请曰：蒙大汗、哲卜尊丹巴之仁恩，日子将会安逸也。唯这么多的话，难以记全，请缮一书带去。当即许以修书带去。八人闻此显得十分欣慰。奴才窃惟，此大事或许能顺利告成，如此则仰合皇上之意也。垂纳木喀、布寨等又言，我等皆属卑微小人，既然呼图克图之书及其使臣业已前去，可否准许我等远瞻叩觐大汗，及拜谒赞坦召，而后从速起程。我等前世有何造化，使我等遇此良机。为尽快起见，我等日行三四驿，不久即可至达。等语。我曰：尔等二人身体甚为重要，又有咳血之症，一日不得超过二三驿，当量力而行。我想大汗会允准尔等瞻仰耳。等语，言后，伊等咸俱合掌叩首，曰：大汗乃佛也，我等小人，今生今世亦得以瞻仰乎？至我浑台吉乃极为聪慧明白之人，凡事依理而行。侍卫尔安心在家，为救助道法，凡我台吉之事，请予妥善奏闻，一旦顺利了结，则我准噶尔众生，不但感激大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亦必言尔向系好人。等语。二人当中，以垂纳木喀为首，其为人明白，有心。布寨亦可，为人忠厚，少言寡语。至往谒赞坦召之事，交付保柱，楚阳托津等人带往叩谒。为此谨具奏闻。

32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前往奉移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归化城都统奴才丹津等谨奏：为请旨事。

三月梓宫奉移陵寝。奴才等世承皇恩甚重，兹我辖内地方安谧无事，且有都统副都统四人，我等之中拟留副都统席扎保、伊锡泰料理事务，奴才丹津、查克旦我二人前往移送梓宫。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查克旦一人前来。

33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报明舒等人已起程驰赴京城折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朱批**：朕安。京城内外甚为太平安谧，雨雪调均，尔好么？）

本年正月十三日，接奉兵部咨转大将军王咨文封套一件。臣开阅内称，大将军王咨行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之公延信。为遵旨事。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将舅舅等族人奏呈御览，有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舒鲁传旨，将护军校明舒、海旺、八十五自军中带来，其到之时，著递补引见。钦此钦遵。除海旺已与我后队人马相继到来外，护军校明舒、八十五，则令文到之时，即各卸事整备，只身驰来。为此咨文。等情。再封套内装有漆封信札一件，上书交护军校明舒。臣遂唤来明舒，给其阅看大将军王之咨文，将漆封信札交给之。明舒遂当臣之面，启封开阅，内称，文到之时，尔等即刻收拾，只身前来。此次前来，将皇考赏朕之二万两银两带来。钦此。故臣交付明舒，尔收拾完后，即速起程。正月二十日，明舒来臣处禀告，我已收拾完毕，于二十二日起程。随行之人为二十五人，备马骡四十，鸟枪一枝，腰刀六柄，撒袋六个，沿边从大同、宣府入南口前往京城。请给勘合。臣遂给之。伊已于二十二日起程矣。为此谨具密奏。

朱批：知道了，此奏可嘉，所办甚善。

34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谢赏赐皮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辅国公臣宗室延信谨奏：为谢恩事。

御赏黑貂皮帽一顶，琥珀素珠一挂、腰带一副、棉褂子、袍子一套、火镰一个、荷包一个、鼻烟壶二个、胶一块、千里眼一个、银盒子一个，于正月二十六日赍至，臣跪奉祗领讫。伏惟，延信我本为一平常宗室，叠荷大行皇帝之恩，拔至首辅，又授以将军之职，尚无丝毫效力，又越格封为公。兹圣主又以西陲事务甚重，命臣署理大将军印务，办理大事。蒙皇上如此重用，尚无报效，兹复蒙隆恩颁赐，委实难承。捧尚方之宝，不禁心如刀绞，潸然泪下。遂将御赐宝物供奉在上，以感激皇上重恩，俾子孙后代永世瞻供。臣对皇上任用之恩，除竭心尽力仰报万一外，别无奏言。故此望阙叩恩。谨此奏闻。

35 双全等奏缴雍正元年正月谕旨折

雍正元年正月

奴才双全等谨奏：为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至初九日所降谕旨逐日恭抄奏览事。

正月初一日无事。

初二日

太常寺奏：正月初六日孟春享太庙、皇帝亲诣行礼，照例于初三日将斋戒牌、铜人送乾清门安放。自初三日始不理刑名，凡作乐宰牲祭祀一概停止。皇帝斋戒三日。为此缮绿头牌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又为派赞导礼仪一官事具奏。奉旨：著派正卿三泰。钦此。再为遣派一官以诵祭文一事具奏。奉旨：著派赞礼郎逊柱。钦此。

宗人府衙门奏：令斋戒王等上太和门，非斋戒王等照常上景山东门。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太常寺奏：赞礼之事既派三泰，应再配一名堂官。现少卿穆里浑既已遣派致祭行礼，故照例将礼部臣等衔名具奏，伏乞皇上指派一人。等因具奏。奉旨：著派侍郎罗瞻。钦此。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之允禄等奏为正月初四日至初八日，遣一内务府总管前往广慈寺观诵伊鲁尔经一事具奏。奉旨：著派郎中李延禧。钦此。

盛京副都统来文、协领扎哈里、翼长张国永奏请叩谒梓宫一折，奉旨：知道了。钦此。

多罗淳郡王允祐奏为弘舒立为长子谢恩。和硕纯亲王福晋、多罗淳郡王福晋以准弘舒立为长子叩恩。乞请先行叩谒梓宫。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初三日

奉谕旨：廉亲王之女格格、礼郡王之女格格、怡亲王之女格格、大将军王之女格格，既俱指给额驸，均封为和硕格格。至大将军王之子伯敦著以贝子承袭弘诚爵。钦此。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入奏，奉谕旨：佐领范岱，人可也。察尔布之缺著由吏部郎中补放。齐苏勒年老力衰，河务綦重，著范岱乘驿速往齐苏勒处赞理。谕杨宗义之旨，著由范岱转交。钦此。

又奉谕旨：著尔等拟旨传谕河南巡抚杨宗义前年因黄河决口，皇考特简牛钮、齐苏勒将应围筑堤坝之处俱为修竣，交付杨宗义。杨宗义不能小心看护，时常修整，以至再度决口。故奏将

杨宗义革去九卿，拿交刑部从重惩处。皇考未加其罪，予以宽免，将河工俱交付之，以为免罪效力。今决口俱呈合拢之势，仍交杨宗义妥善小心看护，不时修整坚固，以防春季桃汛。断不可如前复为冲决。倘能诚心小心看护其前罪可免，如果工程告竣，不能小心护堤，再次决口，朕必加倍治罪。钦此。又奉旨：谕杨宗义，此乃欲告成河务，并非意欲河工钱粮俱出自其一人之手。伊等捐输皆取之于民，此断不可也。如有宜用钱粮之处，仍用公费。钦此。

乾清门一等侍卫兼副都统阿拉哈、领侍卫内大臣宗室勒希亨、散秩大臣佛伦传谕：永平副将著参领王实补任，三屯营副将由宋如伯补任，宫基营都司由侍卫罗郡补任。参领范世义补为副将、关成哲调回补为参领。钦此。

宗人府等衙门奏将复议所定享太庙祭堂子王大臣等齐集行礼及管理各项仪注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乾清门行走之汉侍卫宋如伯补为三屯营副将，罗郡补为宫基营都司，奏乞忌日过后叩恩，并请叩谒梓宫。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南书房行走之翰林查嗣庭奏，前命派我出祭河南，拟于正月初六日起程。返回后仍于南书房行走，抑或祭祀另派人员之处恭请示下。等因具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问查嗣庭具奏。钦此。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之允禄等奏，嗣后每年收米时节，另派一贤能家臣收米。倘有私令退回，或米盐库人入仓选米，封占仓格等处，本衙门即予指参。又查得，其他阿哥等均未领紫老米、黄老米、炒小米，二阿哥、大将军、二十阿哥之饭房所用紫老米、黄老米、炒小米停止支给。等情议奏。奉旨：依议。钦此。

昭陵掌关防官董奎邦奏请返回任所一折奉旨：知道了。赏翎子后再走。钦此。

宗人府奏为左右翼王公等上衙门一折内奉旨：著理郡王承袭淳郡王爵。钦此。

散秩大臣永寿奏，派奴才往祭义乌吕山，又遣散秩大臣觉罗诺尔孙等及奴才前往长白山行祭，奴才等拟于初六日起程。为此请旨。等因具奏。奉旨：著进宫。钦此。

署理内务院总管事务之允禄等，将居于福建福州府之西洋人李国安所进橙子单及请安折奏入。奉旨：此等之人乃另国法理之人，既已远道送来，将橙子留下吧，切勿再送。朕已降谕，勿进物品。钦此。

初四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户部笔帖式白仲山人明白，范岱前往之时著与之同行，协助河务。若彼河道同知缺出，即为补用。钦此。

饬交舅舅隆科多之朱谕：湖北按察司一缺，著广南知府蔡其骏补任，停止引见。钦此。

太常寺衙门奏为正月十一日祭祈谷坛，皇上礼服行礼，照例排班大驾卤簿，礼毕还宫，停止奏乐。初六日孟春享太庙，皇上素服行礼，停止排班大驾卤簿。等因所议之绿头牌具奏。奉旨：依议。钦此。又奉，正月初六日孟春享太庙，拟初五日皇上于中和殿阅祭文。等因。缮绿头牌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銮仪卫奏，初五日皇上升殿阅祭文，例定预备十六人明轿。再应备宫内八人明轿、八人暗轿、宫内四人暗轿，或备何轿之处请旨。等因具奏。奉旨：备八人暗轿。钦此。再为初六日享太庙备十六人礼轿事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总理事务王大臣奏，前派查嗣庭往祭太后福希氏等陵，今问查嗣庭，其言肩疼，不能进香。故会同前议臣等，复议遣卿觉罗常泰顶查嗣庭缺，前往太后福希氏等陵致祭。等因奏入。奉旨：著遣常泰。钦此。

参领王实已补永平府副将，参领范世义补为马兰关副将，佐领范岱补任吏部郎中，派往河道工程处，协助齐苏勒效力，笔帖式白仲山派往河道工程处行走，俟彼处同知缺出，即行补用。郎中喀尔吉善、员外郎多索礼现因忌期，不敢叩恩。俟忌期过后，再叩圣恩。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之允禄等奏，员外郎常明既补郎中，其缺由奉命候补员外郎高干补任。主事万柱补为郎中，其缺由阿尼图补任。护军校寇娄补为司库。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福陵掌关防官齐兰泰等奏请圣主万安一折内奉御批：观齐兰泰甚为平常。朕对此人不甚稔知，倘若知之，早命革职矣。此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问十二王、副都统来文、内总管大臣噶达浑，其人如何，好则好，坏则坏，如实具奏。勿得逢迎朕旨。钦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经问来文、噶达浑俱言齐兰泰其人怯弱糊涂。等因具奏。奉旨：念齐兰泰为勋旧补为关防。交付十二王副都统来文、内务府总管噶达浑，将给齐兰泰陵寝闲散官职行走之处议奏，其缺荐举二三稔知者具奏。钦此。

太常寺寺丞吉尔赛为正月初六日祭太岁坛具奏。奉旨：著派吉尔赛。临近祭日，请旨具奏，再降谕旨。钦此钦遵。奴才本月初六日，为行祭太岁坛事具奏。奉旨：著入奏。钦此。

办理武备院事务之裕亲王保泰奏请将郎中雷玉春补为武备院侍卫。等因具奏，奉旨：著罢色楞、英敏职，雷玉春补英敏之缺。余缺，另行择人查奏。钦此钦遵。查得，副都统兼署理护军统领事务之宗室汝福，人体面谨慎；一等侍卫，适才补为班领之宗室乌尔臣，乃贝勒苏努之子，人体面，善于管事。若蒙允俞，补放汝福、乌尔臣，与雷玉春公同料理事务，则于武备院大有裨益。等因，开列衔名缮绿头牌奏入。奉旨：著乌尔臣补为武备院侍卫，汝福现为朝臣，不可补任。著另查具奏。钦此。

谕吏部尚书舅舅隆科多：仓场侍郎李英贵如今有病，仓场事务綦重，李英贵病愈之前，著福音、陈守创暂为赞理。钦此。

散秩大臣舅舅白齐等奏，蒙皇太后之福，皇上之鸿恩，我族俱准入旗。其中六品官一人，七品官一人，蒙古护军校七人，佐领二等侍卫颜德，及原在正黄旗包衣佐领时之笔帖式三人皆为承恩之人。伏乞皇上给予何差效力。等因，于正月初三日具奏。奉旨：该人等俱问大将军王，区别优劣，缮写绿头牌，与人一并引见具奏。钦此，钦遵。将颜德等二人衔名绿头牌具奏。奉旨：该人等交阿尔松阿、舒鲁、白齐引见具奏。钦此。

初五日

大学士白潢奏，兹将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皇帝朱批之奴才奏请辞去大学士事务一折，恭缴具奏，伏乞赏给奴才。奴才将视同传家宝敬谨收藏。等因具奏。奉旨：著赏之。钦此。

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为初八日蒙古王台吉等于养心殿赐茶，议派侍卫之处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遣往广慈寺观看诵经之郎中李延禧拟于初六日午时，身穿喇嘛多克西特服，抛索尔巴凌。往年此刻曾准蒙古等观看，本年是否准蒙古观看之处请旨。等因奏入。奉旨：著蒙古等照常前往观看。钦此。

谕吏部尚书舅舅隆科多：观翰林院汉侍读学士查嗣庭、侍讲季增云、编修吴祥、检讨王川等人俱可。其中编修吴祥家境贫寒，交内务府总管，取双全等存银四百两，赏给其之家族。检讨王川出痘有名，著其避痘。吴祥、王川俱已年老，宜升任中允、赞善等职即用。钦此。又谕：王修德等六人极为放荡实乃大光棍也，今即拿交慎刑司，追征先前亏欠。俟全部交赔，再具奏闻。若不

悉数交纳，则从重治罪，断不宽宥。李学不能安分守己，【原档残缺】

3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清查布政司库银两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查奏布政司库钱粮，恳乞明鉴事。

窃查康熙六十年征剿台湾逆贼，因事紧急，动用库银二十三万余两。进入台湾后，内地招募之兵及原留台湾之兵丁，不发钱粮难以为生，故动支储于厦门之台湾兵饷三万余两送去供给。为此奴才等与众官员捐银赔补十万二千两，除此之外，其余十二万两及台湾兵饷三万余两，福建地方小事情多，委实无力捐纳，故请准予销算。等因。于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缮本具奏。兹经核查库存之银，部拨建造营船工价及风灾所赐之银共计三万余两，此乃应拨之项。各营及八旗官兵之俸银马匹米价预支银五万余两，此乃每岁如是，逐月扣还，非属亏空，亦不致拖欠。至偿还采买铜斤，捐造营船，浙江旗兵来福建，福建旗兵赴京城等项共计用银九万余两。此概为公事，垫用实出无奈。现拟以催征旧欠及应收取之俸工银两抵还此项。再布政使沙木哈用于公务尚未补还之银二万余两，为此令布政司即以所得款项补还。皇上圣明，为库银所降之旨极为周详。奴才将遵旨会同巡抚黄国材，务将应还库及扣除各项上紧催办，限年清完。并令各府州县将库银复核清楚。为此谨奏，伏乞皇上明鉴。

朱批：知道了。捐纳之事。闻之虽好，唯不肖胥吏岂肯自出钱财效力？其反会借名扰害百姓，加倍摊派。诚属公用，仍动正项钱粮为宜。至将亏欠官员革职留任，以令偿还，实属蠢事。若能偿还，此等赃官何须留任，离任偿还方才合理。若不能偿还，不出自于民，又从何而出。朕宽限三年革新，三年过后，凡此类赃官必俱法办。此等之事，著尔省臣竭力匡正，体恤百姓，严饬下属，竭尽效力。

37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赏赐罗布淖尔回子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奴才阿喇衲等谨奏：为奏闻派员赏赐罗布淖尔回子事。

接理藩院咨文内开：议政大臣议奏：查得，现我大军驻于哈拉和卓，吐鲁番俱系我等之地，现今罗布淖尔回子仰慕圣主仁育教化，进献将军烤鱼、鹿角鳔胶，甚属可悯，理应鼓励，照赏来归之人例赏赐，以示抚远人之意。既然如此，咨文将军阿喇衲，酌量鼓励赏赐罗布淖尔地方进献鱼、鳔胶之古尔班库车克回子头目缎匹等物。吐鲁番之人来归我等，晓谕安逸生活可也。罗布淖尔为首之回子阿克沙噶尔皮拉特等，若欲诚意来归，招抚可也。招抚此等人后，取信甚为重要，应抓紧罗布淖尔地方、塔里木河，直到叶尔奇木。取信既然甚易，故凡回子等所闻之信，一俟探得，将军阿喇衲等应详加明白交付，陆续报来可也。命下之日，拟咨文知会靖逆将军富宁安、副将军阿喇衲。为此谨奏，请旨等因，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乾清门一等侍卫兼副都统拉锡转奏，奉旨：事依议。议覆：为鼓励来归副将军阿喇衲之回子等，酌量赏予缎匹等语。将军等若总赏人，由何处取赏呢？故赏给将军银缎，发往，以备伊等赏赐此等人时使用。用完时奏闻可也。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后，奴才等即令赏与罗布

淖尔回子古尔班库车克等。为招抚为首回子阿克沙噶尔皮拉特等人，本欲派员，然据吐鲁番副伯克托克托玛木特告称：若现今前往，罗布淖尔之水已结冻，船不可行。冰化之时，即正月二十六、七日起前往才好等语，故暂停派员。今思之，冰已化，故派遣原笔帖式代屯、委镶蓝旗乌里莫佐领达虎尔领催护军奇鲁阿木呼郎、镶黄旗诺尔布佐领察哈尔甲兵虎达亚尔，哈密回子和通、阿尔沙兰、沙讷折尔，吐鲁番回子阿布多哈夫、阿尔珠、尼亚斯，给发缎十、绸子十、布三百、刀十、火链十。并晓谕曰：尔等带去，抵罗布淖尔后，对其为首之人言，尔等系于我等之前所遣。对吐鲁番回子叶德格尔和卓等言，现今吐鲁番地方已归服我大汗，我等亦系大汗属下人。所言之语，已具奏圣主，我圣主惠爱尔等，降旨将军施恩，故将军派我等前来赏赐尔等。尔等吐鲁番之人，因归服我圣主，现皆安逸生活。尔等现今亦系我人，尔等此处既然有通叶尔奇木、哈西哈尔、克里叶、哈拉沙尔等处之路，故凡有此等地方之信，务必紧急送到吐鲁番地方，尔等今又蒙鸿恩矣等语。晓谕后，即将尔等所带缎、布等物酌量赏之。再晓谕代屯等曰：尔等将自塔里玛河至叶尔奇木之路、通哈拉沙尔、阿克苏、库车等处之路好坏、水草地远近、走多少天、伊等于叶尔奇木等地往来行走与否之处，尽皆向罗布淖尔回子问明，将罗布淖尔现有回子男女数目，亦一并记下带回。伊为首之人若欲前来，尔等即带来。再，塔里玛河周围，巴泰卡伦之人前来之处，亦不可料。尔等务甚防范而行等语。又给发代屯等人官骆驼二、马八骑用，于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由哈拉和卓起程前往。除代屯等人返回时另行具奏外，为此恭奏以闻。

奴才阿喇衲、奴才穆克登、奴才丹津多尔济。

朱批：知道了。

3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将桂林副将调任澎湖员缺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澎湖位于台湾厦门之间，四面临海，故而整备战船火器，训练水师兼顾两地，乃甚为重要。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缘澎湖副将罗光谦任职期满，由部调福建将军属下副将戴宪宗补任此缺。查戴宪宗现年七十有余，适又染病在身，十分虚弱。澎湖副将每日皆须登船巡海，副将戴宪宗年迈体弱，故奏请准其原官致仕。该员缺于福建、浙江两省副将内，择善饬水师、才具优长者看得，浙江象山副将聂国翰，原即出身于台湾厦门水师，精明干练，年力精壮，熟谙海疆事务。若将其调任澎湖副将，于巡守海防要地甚为有益。唯部前将聂国翰调任山东胶州副将，又调补陕西定边副将，旋即再调转广西桂林副将，现尚未赴新任。查桂林副将乃辖陆路，无需熟谙水师之人，而于澎湖副将员缺，熟悉水师者确属难得。叩请皇上明鉴，将桂林副将另行简员补授，留聂国翰调补澎湖副将，则水陆皆得人也。又查奴才标下副将许佐柱，适接部给凭，调任四川夔州副将。查许佐柱，原经侍卫补为福建长福营游击，升任福州副将调转现任。伊久居福建，熟谙地方，训练颇勤，办事谨慎，深得士卒之心。紧要之时，堪称得力。兹就此员缺，权衡再三，亦不得恰当之人。恳祈皇上明鉴，恩准奴才标下副将许佐柱以原品仍留原任。此事奴才具本有违条例，部必驳回不准，而至员缺空置。此事关地方营伍，甚为紧要，故为留此二名副将，谨叩请具奏。

朱批：尔此奏甚是，俱依所请。至新例乃皇父因时更迭政治之产物。虽系如此，三年内朕亦不会更改皇考所定新例。另方面，若有于例不合之事，尔唯具本陈明，部虽援例议拟，朕准依所请，岂不一样。至各省武职，彼此升转，实属无益，朕深知此情。朕御极后，大约皆已留于所升之

任。此亦需慢慢来，找适当机会再定。

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总督衙门每年各项进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奏明奴才衙署进项银两仰祈睿鉴事。

窃查奴才总督衙门因亏损，每年由福建布政司添银五千两、衙役钱粮二千两，用以赡养奴才家眷及公私奖赏之项。浙江布政司未曾给银。浙江盐道每年送银一万两，用于犒赏二省兵丁、地方公事，及补贴奴才私用。此情，奴才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业经缮折奏闻讫。七年间因循而行。抑或某年，事务繁多，不敷需用，司道府员馈赠礼品，奴才量其收入，亦偶有取用之处，并未形成惯例。此外州县各官及武职将弁礼物，概未收纳。（**朱批**：对皇考如是具奏可也，对朕此言何用。朕并不追究。尔等唯持躬勤慎。若仍如前欺瞒朕听，非但不成，且多无益。朕之耳目遍及全国，岂能隐瞒？清正廉洁，何所惧之，此既靠朕，亦靠自己。尔等有何掣肘为难之处，著即陈奏，切勿畏忌，朕必令尔等放心治理地方，断不令尔等缄口。朕如此而为，尔等再有负于朕，朕将从重治罪。苍天在上，我君臣实当赤诚相见。）兹为补偿台湾用兵银两，奴才拟将本衙门添加之银五千两，逐年捐献，汇集各官捐银，一并偿还库项。皇上圣明，卑奴诸事难逃洞鉴。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尔居官效力、地方之事办理颇好，唯清廉名声颇为不足。至尔等因掣肘不得已耗用银两之处，朕岂有不知？所得经费显然不敷用，须例外收取点。既便如此，尔等却不知皇考恩典，恣意挥霍，全无正用。此等言语何必奏朕，朕岂为八岁登基之君。尔等如此，反招朕猜疑。我君臣唯开诚相见，息息相通，互为体谅，于事方可有益。尔属难得之总督。朕即用尔，则放宽心治理地方，为国效力，感戴皇考多年养育之恩。朕身边，倍受宠爱，信可纳其言，近则须臾不离差遣之侍卫太监，诚无一人。尔等昔日不思我皇考圣恩，恣意挥霍，虚耗钱粮，蒙混过关。兹朕如此开导训示，倘仍不就此罢手，榨取万民膏脂，阿谀皇子左近小人，则朕亦无办法。兹朕信用者，乃数首辅王大臣，尔等若有所求即求伊等，切勿私下央托小人，毁朕名声。

4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台湾水师破损战船甲胄修竣等情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台湾副将协标水师二千五百名，澎湖副将协标水师二千名，该水师所行，皆赖战船。然因台湾匪患之后，又遭风灾，官船毁坏甚多，不可不趱行修理。奴才等经磋商将部应拨价银先行垫发，其余之银咸俱捐输，分别交付文武之员，将毁于匪患风灾之船八十六只全部整修坚固。现俱交付两副将备足火器，训练水师。台湾副将驻地安平镇城池营房亦已建造完竣，官兵皆已迁入，台湾总兵标下陆营兵丁二千七百十名，南路北路参将属下陆营兵丁各为八百九十名，官兵营房皆已建完，炮鸟枪兵器亦已给足。现由总兵蓝廷桢亲自督视训练。再兵丁甲胄前因匪患皆已破损，奴才经与抚臣黄国材商议，速造甲胄，发给台湾兵丁，以壮武威。现今台湾水陆兵额既满，并无虚冒克扣之弊，奴才等益当竭力严查。至福建浙江两省武职，经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军政，其劣者业经核实参劾外，目今奴才会同两省提镇严饬各营将弁，勤劬趋事，训练士卒，安缉地方。窃惟，皇上明超日月，洞察天下，盛德鸿猷，除旧弊，推善政，朝廷内外，举国官兵百姓无不

交口称誉，倾心感戴。逢此盛世，孰不拼死效命。唯卑奴性素愚昧，不知大政，诸事皆仰赖明君慈悯指教。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所办可嘉。

41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谢祗领即位诏书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等谨奏：为祗领圣主即位诏书，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中书科西特依赍捧诏书至吐鲁番。臣等即率满洲蒙古绿旗官兵，遵照部咨恭迎诏书，跪奉祗领行礼，宣颁诏书，望阙叩恩讫。除恭抄诏书遍行颁布外，窃惟，皇帝天赋圣明，仁孝性成。大行皇帝圣明睿鉴，上合天意，下顺民心，转交神器，圣主钦遵大行皇帝之托咐，下应臣子和衷之请求，登临大宝，效仿先圣，奉行仁道，抚爱天下官宦兵民，颁发奇旨教训，且又遍行膏泽。臣等诚有造化，叠逢盛世，屡邀隆恩，如此高恩厚泽，实难仰报于万一。唯望圣福无疆，万年久长。故此，臣等率属官兵叩谢天恩。惶悚谨奏。

42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圣祖梓宫由王大臣送山陵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

和硕康亲王臣崇安等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谨奏。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总理陵寝事务王大臣等会同康亲王、履郡王、公马尔赛、大学士嵩祝详议具奏。现今虽日子尚早，然预先会议好。钦此钦遵。臣等查宋、明之礼，将梓宫送往山陵时，嗣帝皆不亲送。宋时由山陵使官员承办其事，由护丧使、顿地使等官员分司其事，此事俱由亲王、宰相充之。明时不论皇子、亲王，俱主此事。此实为主子念宗庙、社稷之重任，于初登基之际，以京城地方为重。故凡议宋、明之礼者，皆言合礼。皇帝天生大孝，思念无穷，谕总理王大臣等尽议前往山陵之例、礼，臣等不胜悚惶。伏思，皇帝深求宋、明二朝制定律例深意，念宗庙、社稷所关甚重，请准臣等所请，停止亲送梓宫，派出王大臣等，详议恭送之例、礼，以安官民之心。臣等谨竭诚具奏，请旨。

朱批：凡事当遵奉祖考已行典礼，方为尽善。前曾祖母太皇太后发引时，皇考亲自恭送，至祖母皇太后发引时，皇考圣躬违和，兼有足疾，尚且亲送梓宫，诸王大臣岂能劝止乎？朕亲送皇考梓宫已定，王大臣等勿再强奏。倘再具奏，转奏之人勿接。

43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事繁紧要之县增设知县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三日

吏部右侍郎臣傅绅谨奏：为祈请于事繁紧要之县设员分办事务事。

窃惟，自皇帝临御以来，精心治理，凡用人施政之事措置无不周尽。每每引见，当面告诫，凡重要地方，则留心选用。臣左思右想，实无陈奏之事。查原定项内，江南苏州、松江二府钱谷甚多。除不足三十万者外，常州、昆山、吴江、常熟、上海五县应征钱粮米石，皆已达三十余万。百姓中，刁民久拖不完钱粮者颇多，故此一官实难办理周全。臣愚意，此之五县，皇上简选各增补一名知县，将一县分做二县，相度地方情形，仍用原名，或称南北县，或称东西县，分别给印划界

管辖，书办衙役概不增加，分别差遣，教官佐贰官亦不增加，仍照原例共管，似可益于钱粮。臣谨将拙见冒昧陈奏，应否增设之处，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44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由皇上指定应袭庄亲王之阿哥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

和硕康亲王臣崇安等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六部满大臣谨奏：为谨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于宗人府具奏袭庄亲王之王一事内奉旨：此事询问诸王、贝勒、贝子、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六部满洲大臣后具奏。若有另议之人，著各陈所见，安排一半具奏可也。钦此钦遵。臣等议覆，庄亲王之承袭，既系承袭承泽郡王，并非属应除爵之王。先前庄亲王在时，奏请圣祖仁皇帝曰：臣忝列宗室，今无子嗣，伏乞给皇阿哥一人养之等语。兹因知惠郡王之子孙，皆平庸不及，断不可袭王，方奏请。圣祖仁皇帝念庄亲王尚未老迈，或侥幸可生子嗣等因，暂未给皇阿哥，俟不可得子之时再看。现庄亲王不幸无子而薨，承泽郡王乃宗室近支，将此王照宗人府衙门王等人所奏，由圣祖仁皇帝之子阿哥承袭，甚属合理。伏乞圣主准宗人府衙门所奏，由皇上指定应袭王之阿哥，如此则庄亲王之王可承袭不断，且上可仰副圣祖仁皇帝至意，下可慰承泽亲王、庄亲王英灵。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康亲王臣崇安、和硕显亲王臣衍潢、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多罗淳郡王臣允祐、多罗履郡王臣允祹、多罗理郡王臣弘晳、多罗敦郡王臣允俄、多罗信郡王臣德昭、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大将军王臣允禵、固山贝子臣允禟、世子臣弘昇、世子臣弘晟、长子臣弘曙、固山贝子臣弘春、固山贝子臣路宾、镇国公臣德普、镇国公臣普贵、镇国公臣诺托合、辅国公臣门都、辅国公臣魁辉、委领侍卫内大臣世子臣广善、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公臣鄂伦岱、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公臣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臣曼武、领侍卫内大臣臣觉罗苏路、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德尔金、都统伯臣李盛忠、都统臣伊都善、署理都统事务銮仪使臣李地、都统臣官保、议政大臣都统臣图思海、都统臣伊尔哈岱、都统臣宗室西伦图、都统臣李树德、都统伯臣四格、都统臣杨度、都统侯臣伊尔白、吏部左侍郎臣勒什布、户部左侍郎臣吴尔泰、右侍郎臣赫成额、礼部右侍郎臣罗瞻、兵部尚书臣逊柱、右侍郎臣阿克敦、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左侍郎臣阿锡鼐、工部尚书臣徐元梦、工部侍郎兼内阁学士上行走臣登德、内阁学士兼理工部侍郎事务臣尹泰。

朱批：将惠王先前所属之几个佐领及庄亲王所属之几个佐领查明具奏。将崩郭诺现有子孙之名、年龄、为何人等情，亦开列具奏。另有旨。

45 监察御史诺米奏陈新建天桥大桥以祭祀天坛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山西道监察御史奴才诺米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本一微末之人，蒙圣主隆恩，自笔帖式渐用至监察御史，奴才实难报答万一。适奉谕旨，命奴才我等各陈所见，奴才至愚极陋，何见之有？唯奴才任南城御史时，不时巡查地方，见正阳门外天桥地方乃皇上往祭天坛祈谷坛时必经之路。现此桥极其矮小，已至损坏。而且桥下沟渠极脏，臭气薰天。此处宜建三座大桥，中桥唯有皇上祭祀天坛祈谷坛之日用，平时则交付地方官员严禁任何人通行。两侧桥准平民车马往来通行。如此以示尊贵，且万千国民瞻仰亦不胜壮

观。此事交付该部妥善建桥，使之稳固。勘察沟渠源头及流往何处之情，丈量长宽深浅，将污物臭水挖掘排出，使之畅通，以为清洁。该部修建完峻将所用钱粮奏报销算。为此惶悚谨奏。伏乞皇上明鉴准行。

46 浙江道监察御史杨保奏请准许八旗兵丁买民为奴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浙江道监察御史奴才杨保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本一微末之人，自前锋护军校渐次擢至监察御史，虽如何效力，亦难酬报于万一。奴才看得，满洲兵丁围猎出征俱赖跟役。蒙皇上之福，满洲繁衍甚多。父子兄弟分成数户，承差之人无从寻觅。祈请圣主恩准仍照以往之例买取民人，则懒惰民人与其携妻子四处乞讨，不如入满洲户室得以栖身之所。如此即可养民，满洲亦得奴仆差遣之。年久子孙滋生，则为世奴，即如给兵丁增加奴仆也。

一项，昔日设公库时，兵丁将我粮存于库中，婚娶之时未曾艰难。兹因公库裁撤，兵丁婚丧之事，虽多支利银亦无从借贷。伏乞皇上广施仁德，仍准八旗设立公库，照旧令满洲蒙古兵丁存贮银两。如此不但兵丁受益，且再不致窘迫无路也。为此惶恐谨奏。

47 巡城御史莫尔浑奏陈限制高价出售烧酒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中城巡城御史奴才莫尔浑谨奏：为仅就奴才愚见所及，敬陈圣主，伏乞睿鉴事。

一项，米价上涨，皇帝轸恤百姓生计，命开仓米，低于时价粜卖，米价得平，万民得承如天地高厚之重恩。然粮米岂可不知爱惜，用于无用之地？查烧酒一项并非民之必需之物，前虽曾禁止，但人为图其利私下烧制，地方官员失于觉察，亦未可料。兹烧酒价较之往年高出一至二倍。以奴才愚见，如果严禁将上年米贱时所制烧酒，以现价出售，则米贵酒贱，无利可图，烧酒之人不禁自少也。若高于限令之价出售，则予治罪。伏乞圣主明鉴，敕该部遍谕遵行。

一项，钱粮重关国家之用，不可延误。查地方本年应交之正赋尚未完纳，又奏请与各年新赋限年带征。奴才愚以为，仅本年新赋尚不能征完，若新征带征一同完纳，比之上年反会更难。如此类推，年年相因，又保以征完，以致完粮之期拖延很久。日久钱粮亏空由此而生，亦未可料。嗣后当禁止新旧钱粮兼征。若不得已非新旧钱粮兼征方才能完，则由为首承办征收之官具保，若到时不能偿完，则令为首承办征收之员一并偿还治罪。为此惶悚具奏。

48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大同骆驼及太原等地得雪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德音谨奏。

奴才于正月二十六日自太原府起程，来大同府查看骆驼，膘情皆好。凡有癞疮者，现正上紧医治，毫不耽误运米之事。奴才于二月初四日从大同府起程返回任所。

再，二月初二日据报大同府属地方获雪五六寸不等，太原府属地方亦获雪五六寸不等。等情。其他府尚未呈报。谨具奏闻。

49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钦命家弟补任主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德音谨奏。

正月二十九日，奴才来大同府途中，家人赶来传谕，圣主轸念奴才祖父，命将家弟德明补为主事，行走仓场监督。钦此。奴才聆旨，当即入店房，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德明乃奴才父母膝下季子，兹蒙如此殊恩，奴才老母倍加欢喜，其宿疾可望痊愈也，奴才之父九泉之下亦会感激不尽。家父生前署理仓场事务多年，伊时常告诫我等：凡涉及钱粮之事，情弊甚多。最紧要者，自己不占，不拿，并严禁家人干预其事，不交通衙人。如此则下人畏惧拿办，其弊自可少也。奴才复将此语寄嘱德裕、德明。奴才我等唯黾勉效力，以仰报皇恩于万一。谨此叩奏。

50 山西巡抚德音奏缴朱谕二纸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德音谨奏。

奉缴回朱谕之旨：嗣后凡朕手批密旨，于下次奏事时，务必缴回，亦不可抄留。钦此。发给奴才之二纸朱谕，奴才接到后即谨记在心，兹已能背诵。除到任遵照施行外，谨将二纸朱谕密封缴回。为此谨奏。

51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陈选员择士等臆见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监察御史莽鹄立谨奏：为陈一己愚见冒昧具奏事。

窃臣乃一微陋之人，蒙恩殊用抬旗，受恩无穷，臣每每思之，日夜不安，虽如何效力，亦不能仰报于万一。窃惟，皇帝天赋圣明，自临御以来，凡政务谕旨悉仿照圣祖仁皇帝，万事措置咸宜，无所疏漏，恩泽遍被天下。朝中臣官以至庶民无不欢喜感激也。职司言官者，虽欲条陈，但明鉴之下，亦无所陈。圣主既将臣殊举补为监察御史，仅就愚见所及，向我皇上陈奏。

一项，现八旗举人生员内，凡护军披甲当差者，圣主特谕停差，每月给食钱粮恩养，在家读书。此诚旷古所无养士之奇恩。值此倘文人争相劝勉，借无差之机，潜心求学，熟读圣人所传经文，数年之间，俱能中第，则文风必致大兴。唯此类人中，或有年龄已过。无心学习者，或有懒惰不肖之人，得有皇上所赐钱粮，心满意足，徒取虚名，不思求学者，亦未可料。故此对此等之人，应限期考试。臣祈请，此等食钱粮人内，若有年龄已过，不能习文，再有家道贫寒，自愿停止考试，照服护军，披甲行走食钱粮者，各呈报旗臣施行，停止考试，酌情取为护军披甲。其余之人，暂不考试，限年学习，期满一年，由该部将此等之人一一查明送顺天府，由主考之臣公同考试。若遇乡试会试之年，则停另科，分出卷子，照汉人之例，将举人编为三等，生员编为五等。一等者奖励，二等记录，三等强令学习。生员四等者杖责，末等当即杖责革去生员。再未当差之举人、生员亦照此每年考试，则八旗举人、生员勤于求学，必至良途，且后学之人亦争相劝勉，发奋求

学，由此文风倡扬也。

一项，内蒙古旗科考所中举人，亦应用于汉文职位。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习汉文者，可考举人进士，蒙古旗科考，有中举人、生员者，却无人中取进士。满洲汉军举人进士，部衙门俱用于汉文职位，唯蒙古旗举人仍用于蒙古旗翻译蒙古文书之职。虽然复令学习满蒙两种文字之翻译，无奈亦已迟矣。其自幼辛苦所学汉文竟然荒废无用。内八旗之人同属皇上家族旧奴，臣祈请，嗣后所有考中之举人、进士皆同样录用汉文职位，则其所学得以运用，不致荒废，且蒙古旗人亦受鼓舞，学习成风。

一项，司官当免另兼他职，专司其责。凡官者，各司其事，各管其责，曰职也。各部衙门汉人司员，盖由其司指奏补任。满洲司员无定，一司虽有三四员，却不专职，或一人手握二三司钥匙，却属兼办事务。一人身兼数职，如何强干，亦不能分身。草草办理之中，每事不能尽心尽力，疏漏之处无不谓没有。臣祈请各部衙门满洲司员亦各指定司职，停兼他职，专司其责，则各职分之内事务必能尽心尽力，且亦不致疏忽误漏也。以上三项胪列谨奏。其中若有一二言语可用，伏乞皇帝明鉴准行。为此密奏。

监察御史臣莽鹄立。

52 京畿道监察御史席禄奏请复设起居注衙门等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京畿道监察御史臣席禄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一项，起居注衙门关系紧要。昔日因记注官擅抄底稿事发，饬交九卿议裁。自起居注衙门裁撤以来，圣祖仁皇帝料理之事及所降日月明旨应记注者极为浩繁。现虽有内阁、科衙门记录，但非专司其职，年长日久，致有遗漏差错亦未可料。倘复设起居注衙门，专司记注之事，方能留传万世也。

一项，云南所处位置甚为重要，其既与缅甸国接壤，苗蛮杂居，又靠近西藏。故该督抚当简拔有才能者充任。蒋陈锡等人才疏学浅，故致误事。倘于满洲诸臣内简用贤能，于事似有裨益。

一项，六部各衙门堂官皆设满汉之员，唯都察院佥都御史仅有汉员，而无满员。该衙门即司言职，似亦应设满员。

一项，按察司等员，皇上不分满汉，各按其职相应择贤录用。既然如此，满洲官员内凡才优勤事者，应否拣选补于道员以下知县以上各职及沿边要地，伏乞皇上明鉴。为此谨奏，请旨。

53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销算西地用兵所耗钱粮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奴才鄂托拜谨密奏：为敬陈管见，仰祈睿鉴事。

窃惟，圣主为治理天下，宵旰勤劳，不惮辛苦，不思安逸，实天赋圣人也。奴才忝居言官，至愚极陋，倘有草芥之见，焉敢匿而不陈。

一项，为西地军务所用钱粮宜速销算结帐事。自五十四年起至本年，内库拨给官兵之钱粮，各省陆续解送之钱粮，加之各官捐纳之银，共计用了数千万两。多年所用钱粮并未逐年奏销而司军机之员收支钱粮，盖为其责。倘所用钱粮不能逐年奏销结清，日久年长，必有蒙混之弊亦未可料。国帑关系重大，祈请皇帝饬下户部，严行所属地方官员，将军机所用各项钱粮按年如实作

速结清奏销。

一项，不肖恶棍彼此勾结，仗势合伙开铺进货垄断价格，坑害商民。窃惟，京城居民万万户，商贾齐集，方足民人食用。小民挑担贩卖，所得之利上交国税，下养各自老少妻小。以前不肖刁徒把持牒票，霸占商肆，编造名目，仗势合伙开铺进货，私吞其利，坑害商民之处，皇帝早已洞鉴。但恶习既开，倘彼此效法，必累商民。日久疏懈，恶习难改，亦未可料。祈请皇上饬交五城御史不时稽查严禁，则天下黔首世承皇上好生之恩无穷尽也。奴才惶悚跪奏，伏乞睿鉴。

54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严禁兵丁服用僭越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兵科给事中苟色谨奏：为条陈事。

奴才看得，满洲素有节俭风尚，故昔日兵丁家给人足。兹兵丁相互攀比，吃好穿好，过于奢侈，故致生计衰落。兵丁服用僭越，不可不禁。除宫内太监、柏唐阿、侍卫、值班亲军、诸臣官员子弟不议外，前锋、护军因系护卫宫禁之人，可服黄肷、常缎、纱、镶貂领袖，不准服用貂皮、猞猁皮、白鼠、白狼皮、汉服、摹本(moben)缎、广纱。不准穿缎靴。领催披甲服用不可超出白绸、绫纺。

一项，兵器乃兵丁必备之物。奴才见八旗前锋、护军、领催、披甲每人甲胄弓箭撒袋齐备者少。即便一些人有，年久生锈，破旧不堪，虽修亦不能用。兵丁人人配齐兵器，一时恐不可能，且必拖延迟久。故宜动拨户部库银，前锋、护军、领催每人各借给二十两，披甲等各借给十五两；前锋、护军、领催等每月扣钱粮各一两，披甲等每月扣取七钱五分，由户部扣二十个月。此银交付佐领、护军校、骁骑校等，制造甲胄弓箭撒袋。余银给还本人。每年由佐领、护军校、骁骑校查验。如此则各项差遣不致有误也。为此谨奏，请旨。

55 户科给事中增寿奏报禁止八旗官兵典卖田宅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户科给事中佐领奴才增寿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看得，皇上仁爱八旗官兵，不仅抚养给食钱粮，又动拨数千万两库银偿还兵丁债务，免除了公库未扣之数百万两银两。兵丁出行何处，支给差马行粮，家中照给钱粮赡养妻小。养育即如赤子一般。兹见兵丁内，仍有迫于生计典卖田宅，负债之人。观此类人，盖为兵丁中不肖之人。念出差皆有差马行粮，恣意挥霍，甚至借取高利贷以资花费，自然债务缠身，以致典卖田宅。奴才窃惟，田宅者乃生活之本也。无房无地，即无业也。嗣后宜交付各旗世管佐领，予以严禁。除父母之丧、儿子婚娶外，田宅永远禁止典卖。再私自借放银两，其利不得超过二分，不可私放高利贷。倘不肖之徒违令，私放高利贷，利过二分，致使典卖田宅，一经发觉，务将借贷双方及典买之人一并治罪，其该管臣员，亦予议处。奴才本系武职，粗陋无知，不胜惶悚具奏。

56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陈防止台湾祸乱之策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工科给事中奴才何硕色谨奏：为敬陈严防海疆事。

康熙五十三年，奴才蒙圣祖仁皇帝差遣绘制舆图，曾经到过台湾。见台湾所属地方很大，南北长及千余里。当地番子民人自古以来从未归顺。兹虽归顺我朝，务必不时严加巡查，方可无

事。现台湾所属地方虽然没有大大小小文武衙门，但官员俱住于台湾府，一年仅出巡几次。窃惟，如此极边之地，官员一年只出巡几次，不但不能详知地方番民之利害，一旦有突发紧急之事，该守官员亦不得而闻。再调往台湾之员，皆属为三年任满即可升迁请托而去者。并非出于实心效力，故有前年朱一贵乱事。奴才祈请，嗣后凡总兵官、道员、知府等官，由皇上相度地方之责，简选贤能补任，知县等官，交付该总督、巡抚保举历事贤能之员补任。被保举者若不胜任，一旦出事，则将保举之督抚一并治罪。再派往台湾之兵，例定三年更换一次。唯此派出之兵中，皆为孤身一人，因贪恋地方小利，至调换时，冒名顶替留下者甚众。长此久留，必会生事。将此宜交付该管武官，缮造姓名清册送交厦门提督，派员会同同知照档查验放行。三年期满，仍遣回厦门复核。如此可杜绝冒名潜留之弊也。再零星偷渡台湾之人虽被禁止，但见以差遣为名藏匿船上前往者仍然很多。撑船之人为图利亦予遮掩。此皆巡查之员疏懈所致。故此宜交付监察御史，会同总兵官道严加查拿，以除此弊。台湾乃极边海岛，倘官员各驻衙署严加巡查，料理事务，兵丁小心防守，不使闲杂之人过往，则地方自无祸乱。奴才何硕色仅以一己管见具折密奏。

57 山东道监察御史迈柱奏陈摊丁入亩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山东道监察御史奴才迈柱谨奏：为条陈事。

圣主绍承大宝，屡次降旨革除时弊，又命奴才我等陈奏，古来德政莫过于此。奴才仅就所见，缮写二项，奏呈御览。

一项，为各省免赋之年，穷黎均得恩惠事。奴才看得，贫民无地者甚众，皆租富户田亩耕种。免赋之年，皇上既已施恩蠲免官赋，奴才祈请敕命，凡贫民租种之田，亦停止向地主交租。如此穷黎均可得承洪仁也。

一项，为易完国赋且利贫民事。各省田亩，富户地多丁少，贫民地少丁多，田赋征收不均。嗣后若将丁粮均摊入亩征收，既便于完纳田赋，且于贫民有利。奴才与原侍郎明安遵旨巡查西地赈济之情，到达霍州，见地方熙攘，多无受害情景。经访问，以前田赋丁粮分征，年年不能完纳，贫民窘困，官员亦获罪不得升迁。后来将丁粮均摊入亩，不但当年钱粮易完，且先年积欠未完钱粮全都纳完。等语。由此可见，丁粮均摊入亩，其利显然。唯各省田亩多为豪强大户所有，故地方官必会掣肘，奴才岂敢为避嫌怨，缄口不奏。为此谨具奏览。

58 西城巡城御史鄂齐善奏请准许变色米运出卢沟桥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西城巡城御史鄂齐善谨陈管见：为五城现正粜卖之变色米准许出城事。

近几年直隶附近地方粮食歉收，京城米价较前上涨。圣主恩准五城分卖变色米，乃益于民食。再例定老米、稜子米不准过卢沟桥，因而远郊之民不能承恩。臣祈请，若仅买变色米者，可准放行。目下正值农耕时节，不但于民有利，于旗庄头亦是有益。为此谨奏，请旨。

西城巡城御史臣鄂齐善。

59 礼科给事中法敏奏报禁止加入天主教等三款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法敏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奴才乃一介昏庸，未曾效力分毫，即蒙殊恩，委以给事中，又兼于内阁行走。奴才委实感激，

又为不能酬报而深感惶悚。窃惟，皇上自临御以来，敬天法祖，褒清廉，贬贪恶，增科举，佑文教，惩奸宄，厚成宪，拯救饥馑，开仓赈济，治理漕运，种种仁政鸿恩，实不胜数。内外官民俱望永承太平，祈愿如天覆地载永俾福被万民。奴才乃昏庸无知之辈。幸逢圣治之世，焉有毫不尽力之理？故谨胪列三项密奏，可否施行，伏乞皇上明断。

一项，入天主教者宜当严禁。查忠君王，孝父母，兄弟亲善，夫妻和睦，文人求学，农夫勤作，此乃盛世教化，天下向随者也。兹西洋人设天主教，编书欺惑京城外省愚民，凡入其教者给以衣服盘缠，借放银两，故近年来，无知男妇为有所得而入其教者甚众。或有富殷显赫之人亦入教论讲，蛊惑人心。凡入此教，即将父母兄弟妻小抛诸于外，唯尊奉天主。更有甚者，刻印天主教标志发给入教者张贴门上，诚属大逆不道。窃惟，非亲非故，无缘无故拿银给人，笼络人心，必有何意。若不严禁，必会蔓延。现皇历编修处即需此人，仍准留用，除其承差做饭人外，其余凡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乃至包衣奴才皆当严禁出入。京城西洋人住地当派官兵把守，外省则交付地方文武之员亦予严禁。倘有违禁者，即予重惩。如此则人心可正，且入邪教者自会离去。

一项，沿边要隘宜选任贤良。查昔年河南康庭、山东盐贩帮头孔正功、台湾贼匪朱一贵等纠众扰害地方，打劫行抢者，盖地方官员平素不以为然，恣意苛派，事发后又不尽力查拿所致。由此可见，安抚百姓、抚绥地方，皆赖精明有才之官。西北一带沿边要隘，更需良材。伏乞皇上不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唯选精明有才之文武之员，调用此等紧要隘口之道，知府、副将、参将之缺，果诚居官好，造益地方为实属显然者，即予施恩勉励，倘居官恶劣，拖延误事者，即予治罪，则边关要地可收得贤之利，而百姓亦可得承太平也。

一项，浮华奢靡之风宜当革禁。看得自古以来，皆以淳朴节俭为尚。近几年官兵民等服用婚丧之事争相浮华，竞显富贵，挥霍过度，违例侈用。倘不加制止，任此下去，必会不顾廉耻。昔年服饰、婚丧之事皆有定例，但无标识，难以监督巡查。伏乞敕下该部，凡臣官兵民、衙役、家奴、各按等级，于衣服上给以标志，区分官民，婚丧成例复行颁宣。如此倡扬淳朴之风，于官民生活大有裨益。奴才甚为惶悚，谨具密奏，伏乞睿鉴。

奴才法敏亲书。

60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宣召迟到之敦郡王议处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一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处分事。

内阁交付：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散秩大臣佛伦传谕大学士马齐、嵩祝宣召之事，姗姗来迟，著王大臣等交该部查明迟来缘由，严加处治。钦此。钦遵到本衙门。查得，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上召王大臣等会集，诸王内唯多罗敦郡王允禄来迟。臣等遂即将多罗敦郡王传入衙门诘问：昨日诸王聚集乃奉旨宣召，尔理当速至召集处，缘何迟缓？据答称：我昨日当班，闻王大臣等业已进宫，遂即前来，到达宫内，诸王大臣俱已到场，我迟到是实。自会集之所返回途中，方遇传宣笔帖式缫达色。请皇上恩断。等语。问缫达色：多罗敦郡王自称，伊自会集处返回途中方才见尔。此事若何？据缫达色供称：宣召之书送至我家，我接后直奔王府，因言王未在府上，在景山东门，我遂又奔往景山东门王之住所，将宣召之书交给侍卫明安，途中并未遇见郡王。等语。多罗敦郡王允禄承认其到之时，诸王大臣俱已到达，但又推脱说于途中方见传宣笔帖式缫达色，此殊属不合。故此，议将多罗敦郡王允禄罚俸（朱批：米。）三年。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左宗正多罗贝勒兼都统满都呼、右宗正辅国公兼都统臣阿布兰、左

宗人镇国公臣登色、右宗人镇国公兼都统臣吴尔占、郎中臣牛钮、员外郎臣赖显。

61 巡城御史富贵奏报派钦差之臣访查官吏兵器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东城察院巡城御史富贵谨奏：为条陈事。

窃奴才本一介末等护军，兹冒昧备陈一二，为我皇上陈之。

治国之要莫如爱民。圣主绍承大统，即命网罗人材，广开言路，治国爱民至意概全备也。

一项，府州县官，于民最近，凡国家田赋民之生计，与之息息相关。其中或有侵扰百姓者亦未可料。伏乞皇上饬派稔知之臣，赴各省查访各官优劣，若诚有居官好，且才优爱民者，则由去臣会同督抚保举引见；倘有居官极恶，扰累百姓者，亦会同督抚公同指参。如此则可劝善惩恶也。劣员一旦被革处，百姓荷恩无穷，而各省风土舆情，皇上亦可悉知矣。去臣倘若辜负皇上信用，滥加要挟，假公营私，或被控告，或为科道弹劾，则交该部从重议处。

一项，兵器乃国威之象征，官兵之武器，应当锋利整齐。近年来因未查验，或有锈损者亦未可料。若能每年查检一次，官兵则会修整除锈，添补短缺。乞请本年查检兵器。奴才谨陈管见。

62 都统马尔萨奏请麻王舅舅等族抬旗各按管领编制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请旨事。

和硕廉亲王奏交，圣主殊恩准将我舅舅等族抬旗。蒙此重恩，不胜感激。唯该佐领人员不足一佐领，既例有管领编制，伏乞恩准以为管领。等因具奏。奉朱批：著为管领，世管。补噶达浑为佐领。钦此钦遵。交付前来。查例定完整佐领设护军校一名，骁骑校一名，前锋亲军、鸟枪护军、护军二十四名，领催四名，披甲二十六名，步领催、步甲二十名，铁匠一名。现噶达浑既按管领编制，俱应减半。骁骑校乃属办理佐领事务之职，请予补任。[护军人数少，护军校应停补任，于护军之内择选一人委以护军校，管理事务。]奉旨后，护军交付护军统领管辖，我处给服披甲。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副都统纳尔赛。

63 山西巡抚德音奏参保举人员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奴才德音谨奏。

圣主洞悉栾廷芳实入骨髓。奴才原以为，上司不贪不占，下属自会知惧悔改。然今观栾廷芳并无悛改之举，虽少有才干，亦实属无益。故奴才缮本送交通政司参劾矣。再按察司经历刘宗汉乃太监刘金朝兄子，其仗恃叔父嚣凌跋扈。此等胥吏例定咨部革职，无须具奏。故奴才除咨部将刘宗汉革职外，再详加访查，倘仍有类似者，则继续奏闻革职。再大同府甚为重要，现道员之缺既命杨方署任，其知府之缺，伏乞皇上简派稔知之人补任。奴才举荐之同知冯敬宇原为

大同府属榆州知州，知州庄清度现任大同府朔州知州。谨一并奏闻。

64 孝陵总管奇尔萨等奏覆陵南可砍枯树割草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孝陵总管奴才奇尔萨、库尔产、翼长奴才卡都里、雅木布、常明、副将奴才范喜义等谨奏：为谨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奉御批：会同钦天监之人阅后具折，尔等不必亲自前来，再，所议看守事宜，并未详尽。暂安奉殿看守事宜另议，亦非是。守库、守城门等事应改，复议具奏。钦此。钦遵。奴才等先前将看守暂安奉殿事宜另议，系奴才等愚意未到之处，目今守三库、二城之门、流水之城门洞之绿旗兵撤回，遵上谕指示之处整编后，拟派满洲章京六员、甲兵七十八名。再，宽田峪内西边沿山、黄花山、五岳寺等处陵南之林，因不准采伐，故未看守。年峪关外南边河道外建陵以来，奉旨准予采伐。奴才等比较年峪关外南河道外之处，带领钦天监监正明图等人，察看宽田峪外河道西沿山等处，监正明图、监副张毕昌、掣壶郑申绪、司礼杨廷桓等看得，至宽田峪外河道西边之山、分水岭，皆与龙脉有关。第七卡伦以远至宽田峪之枯树烂树，皆可砍伐，草艾皆可收割，活树不可动。再，山西边深山谷内之树可以砍伐，没有关系等语。奴才等议覆，依察看之处，第七卡伦以远至宽田峪之枯树烂树可砍伐，草艾可割，活树不可动。山西边深山谷内之树可酌情准予采伐。此非奴才等擅便之处，为此惶悚谨奏，请旨。

朱批：所议看守事，依议。所议伐树割草之处糊涂。候另降旨。

65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派考官拣员补笔帖式等缺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二十三年以来，包衣三旗佐领、管领下甲兵、闲散内，视文字好，马步射可以者，派员拣选，入签筒，抽签任用于所缺笔帖式、库使、库丁之缺。嗣后，视陆续用完，即具奏遣员考试，在案。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具奏入签筒之一百十三人，此间业经抽签用完。今仍照先前，派出考官三员，视包衣三旗佐领、管领下学房子弟、甲兵、闲散内文字好、马步射可以者，拣选列名，奏览后入签筒，抽签任用于所缺员缺。派出考官时，仍照从前，派出各司、院郎中，或另派员之处，伏乞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臣允禄、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领侍卫内大臣曼武、内务府总管噶达浑、李延禧、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詹事府詹事伊都立。

朱批：噶达浑、常明、赖保监考。

6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翻译中书等人名拟公布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八旗满洲、汉军翻译中书、笔帖式，经考试者共四百七十二人，臣等会同大学士、内阁学士、翰林院学士公同拣选看得，拣选能翻译者九人，为一等，一般能翻译者一百十六人，为二等。此

外，已完卷者共二百八十九人，只缮履历者四十七人，交白卷者十一人。故已拣选为一等之九人，拟于各旗现今所出之中书、笔帖式之缺补放。已拣选为二等之员，按顺序视轮班到时，即用于中书、笔帖式。已完卷、只写履历、交白卷者，按先前所奏，给一年假，学完翻译之时再考。命下之日，将拣选为一等、二等之人名，张贴于臣衙门，以晓谕众人，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兼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兼办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勒什布、署理右侍郎事务臣李绂。

朱批：照依所议。拣选为二等之人，一年后仍考，此间又经学习，倘达到一等，即入一等任用。

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皇上节哀颐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

圣主皇帝梓宫奉移陵寝时，奴才因羁于地方之责，未能随行尽哀跪送，故在此地遥望梓宫号恸，以尽奴才犬马之心，恭谨献上地方特产食物，以供奉于梓宫之前。奴才窃惟，皇上大孝之际，亲送梓宫移入陵寝，沿途往返奔波，且加悲伤哀痛，圣躬颇为劳顿。伏惟圣祖皇帝亦必望龙体万安，俾使社稷官民俱得倚靠。是以伏乞皇上节哀，颐养圣躬，以慰圣祖皇帝在天之灵。奴才不胜惶悚叩请，伏乞明鉴。为此缮折，差属下把总杨兴文、家人李三赍捧谨奏。

奴才衙门内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切勿为朕太担心。

68 内务府奏请将妃娘家人李煤之族出旗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领侍卫内大臣觉罗苏路、户部郎中双喜传旨：将妃娘家之劳格出旗，伊愿入左翼何旗，即入何旗可也。将耿德金招入上包衣佐领。此等人之缺，由三阿哥抽人补之。钦此。除钦遵外，尚志顺佐领下闲散李煤既系妃娘家之人，将李煤之族亦拟出旗。（**朱批**：不值一看。尔等所奏遗忘朕乎？等候尔等逼迫乎？）为此谨奏，请旨。

6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请将牧群总管留任引见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兼太仆寺事务刑部侍郎臣阿锡鼐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太仆寺牧群总管喀拉，奉旨：赶往办理运米事可也。钦此钦遵。除将喀拉遣往运米外，查得，奴才我太仆寺左右两翼牧群马匹，共有五万七千九百余匹，三年整治查核一次，若比所定孳生之成对马匹数多，即将总管报吏部议叙，若欠缺，即将总管交吏部议罪。今年系整治之年，四五月份正值孳生驹子之重要季节，喀拉三年效力之处若派其它官员署理，则整治之时又易致互相推诿放赖。据喀拉呈文内称：整治牧群开始，伊所管之牧群，请暂交付伊胞兄先锋喀巴署理等语。既然如此，奴才请照喀拉所请，将伊所管牧群，即暂交付伊兄喀巴署理。今年水草生发之

时整治牧群，倘孳生之马匹比定数多，即交喀拉交付该部议叙，倘欠缺，即将喀拉、喀巴一并交付该部议罪。再，奴才等之太仆寺衙门牧群总管，乃一苦累之任，三年更换一次之时，若部以太仆寺衙门所报贤能章京具奏，则部、衙门之事亦甚重要。倘简放不知心之人，又恐于牧群之事无益。目今之总管色和里、喀拉，于牧群之事皆系谨慎可靠之人。因惠爱勤勉之蒙古，故蒙古皆各自尽心勤奋效力。近年蒙圣主鸿福，牧群整治甚佳。奴才拟将色和里、喀拉三年孳生之马匹数目，于今年整治后具奏，交部议叙，不阻止二人升转，然仍留牧群效力三年。将色和里、喀拉俟吏部引见官员之便，亦引见于圣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停遣喀拉运米。余依议。

70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报青海诸台吉会盟密谋反叛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署理定西将军印务公奴才策旺诺尔布等谨奏：为密奏闻事。

切公策旺诺尔布之族兄、现居青海之台吉诺颜哈西哈等之蒙文密书，经翻译阅得：三台吉之书寄给尔等。尔等身体可好？我等在此均好。今有一言相告，青海大小诺颜于本年十月会盟，对外只言系为制止贼盗，防止隐匿逃犯以求和穆相处而誓盟，然却会盟密谋曰：自我祖父乃至我辈，皆遵奉阿穆呼郎汗旨意而行，如今看来，于我毫无益处。拉藏汗汗自行不端，策妄阿喇布坦出兵杀之，占据土伯特国。而后我兵马协同汉军进剿，击溃策凌敦多布敬请达赖喇嘛坐床。昔日阿穆呼郎汗曾言，取土伯特国后，自尔等之内授以汗位，故思我等之内或有受命为汗者。今时隔三四年，仍无动静。由此看来，我等亦无指望矣。我等与准噶尔自祖父一辈及至此辈亲密无间，唯因拉藏汗汗妖孽方才为敌，但此于我何干？兹即自今冬十二月始，速遣使于策妄阿喇布坦，转达从前我等祖父和睦相处，如今我等仍望安好之意。嗣后我等要同心协力。既然倚靠阿穆呼郎汗于我毫无益处，宜速将此情遣使晓谕策妄阿喇布坦。等语。议后屡次盟誓。闻之此情，念及圣主乃天下众生之大恩主，尔现承办土伯特国大政，此事至关重大，青海诸颜将生何变，作何打算，俱未可料。故此事除尔之外，万不可告他人，务必驰奏圣上。既使尔等所在之土伯特国，亦宜多加防范为宜。青海诸颜今虽属意策妄阿喇布坦，但我等期望，此次仍如以往青海诸颜屡经盟誓而仅限于言词，未负诸行动也。以前各次事虽消弭，如今是否仍同前情，实难预测，倘百姓贫困不堪，反叛圣主，情亦叵测。故宜驰速密奏，并速报此地之大将军王。尔等于彼亦应固守为宜。为防他人阅看，于伯勒克内封固数层送去。等语。再据青海台吉巴尔珠尔所遣使人卫正襄素言告：我弟弟于青海台吉巴尔珠尔处为茶水侍从，罗卜藏丹津聚会商议时，于近前侍奉，伊将所闻俱语我云：一旦打箭炉至喀木、藏卫、土伯特国俱为我所占领，何人将敢惹我？等语。卫正襄素乃我喀尔喀之骨肉。等语。奴才我等愚意，罗卜藏丹津承恩优渥，远非他人可比。倘其倡首悖恩反叛，则是自取灭亡。青海人心不合，骨肉分离，各行其事。其之属下亦多心猿意马。罗卜藏丹津一意孤行，已失人心。其虽招集会盟，而青海人等仰荷圣主仁育厚恩，无不感戴。况其中不少人唯思各守牧场，安逸生活，岂能悉随罗卜藏丹津自寻祸患，一同叛乱？既然涉其事，不可不备。故奴才等一面密报大将军王，一面密咨侍郎常寿，总兵官王一谦、四川云南总督、巡抚、提督，知会防范。奴才等除在此暗中准备外，因事甚重要，不便驿传，特选派前申请赴将军延信军中效力留任之委署护军校齐世、泰平二人，将诺颜哈西哈密寄之蒙文书一纸及照抄之蒙文书一份交付伊等，分别由四川、西宁两路密奏御览。伏乞圣主旨训。

公奴才策旺诺尔布、额驸奴才阿保、都统奴才武格、布政使奴才塔林、员外郎奴才马尔汗。

71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奴才策旺诺尔布率臣等官员兵丁跪请圣主万万岁安。

公奴才策旺诺尔布、额驸奴才阿保、都统奴才武格、副都统奴才常凌、副都统奴才吴纳哈、厄鲁特公奴才沙必多尔济、原任侍郎色尔图、布政使奴才塔林、员外郎奴才马尔汗。

7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太医院院使刘声芳给荫生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据太医院院使加五级刘声芳奏称，为陈下意，叩请天恩，伏乞照例给荫生事。恩诏内载：一项：文官在京者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选一子送国子监读书。钦此钦遵。查得，据太医院使五品官赵德奏称：原无给荫生之例，惟臣我世受圣主之恩，食一品俸禄，且又赏四人抬之轿，臣已蒙圣主殊恩。目今又施隆恩，凡大臣皆蒙厚恩，臣系犬马之流，至微至贱，不敢有何奢望。虽有三子，并未成人。今圣主施恩，京官文官四品以上者，各准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臣幸蒙主子之恩，将一子送国子监读书，殊恩皆系圣主所赐等语，于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交奏事员外郎双全转奏时，奉旨：赏伊一子入国子监。钦此。钦遵。查得，除内阁大学士等经臣衙门援引五十二年之例请旨，奉特旨，赏给一等荫生外，尚书等官俱给二等荫生，侍郎等官俱给三等荫生，左副都御史等官俱给四等荫生。目今院使刘声芳，给何等官荫生之处，请旨。

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兼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理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勒什布、署理右侍郎事务臣李绂。

朱批：刘声芳、林祖成，俱赏给三等荫生。

73 吏部奏请补授陕甘藩臬员缺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吏部谨奏：为陕西大员缺官，请旨简补，以裨吏治事。

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折奏此事内开：窃查，陕甘两抚所属官员自军兴以来，地方事务倍为繁剧，全在经理得人，而西安、兰洲藩臬四缺，皆系署理，所关甚重，或查明实授，或圣主特简，庶几钱谷刑名各有专责，而臣亦得藉以分劳共济，莫非圣恩之所赐矣。臣实不胜惶悚之至等因，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奏，奉旨：著交与吏部本奏。钦此钦遵。查署陕西布政使郎中塔琳既然随兵进藏，现督粮佥事道张适署理，按察使永太在军前，现吏部郎中马喀署理，甘肃布政使折尔金革职，现户部主事傅德署理，按察使巴袭在西宁办事，平庆道卢兆鲲署理，或于署理官员内做官好者即行实授，或应开何缺另行补授之处，伏候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兼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理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勒什布、署理右侍郎事务臣李绂。

朱批：西安布政使授川东道胡期恒。革西安按察使永太，授知府王景灏。巩昌布政使授傅德。按察使之缺，授知府刘世奇。胡期恒之缺，授金得玉。四知府之缺，授赵世明、沈廷桢、李哲

宏、金启勋。将缺问年羹尧后，按此指示。

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及御赐先帝宝物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奴才赍折家人返署，奴才祗领开阅，请安折内奉朱批：朕安。钦此。奴才仰阅朱批，得知皇上万安，不胜欣慰。又闻御赐宝物赍至，当即出城跪迎入署，供奉案前，行礼叩谢天恩。据家人禀告，正月二十五日，宫内将装御赐宝物之黄皮箱交给我等，有奏事大人传旨：尔等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圣祖仁皇帝平素最不喜爱珍玩宝物，此之遗物，皆先帝自用之物。诸臣督抚皆仰承先帝重恩之人将此赐尔主子，世代供存。见这东西就如见先帝一般。钦此钦遵。遂开皮箱，仰见内有黑貂皮帽，内绸褂子、袍子、宝物青蛙、黄穗荷包、黄套所装刮鳔、黄皮火镰包、碧石宝砚、四方鼻烟壶、泥金珐郎鼻烟壶、水盛、珠笔盘，共十二件尚方宝物，实乃圣祖仁皇帝御用之物。奴才睹物心酸，追念先帝鸿恩浩荡，没齿难忘 。皇上颁降恩旨，奴才感激之至，万难承领。恩惠重厚无涯，卑奴如何表述，亦难尽感激之忱，伏惟，卑奴仰荷圣祖仁皇帝之恩，比天高，比地深，自揣才庸识浅，无以酬报，不胜忧惧。皇上慈怀，恩同天地，体恤愚奴孤寂，越格特施鸿恩，激发卑奴忠孝之心，诚至极也。卑奴何敢不效命焉。谨将御赐宝物供献案前，每日瞻仰永世感戴先帝之恩，克尽职守，竭尽效力仰副明训，以报万一。为此叩谢天恩。谨奏。

7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稽查太监亲戚王府幕宾捐官者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奴才家人赍捧御赐之物至署。奴才跪伏开启黄皮箱，见内有密封谕书三件，谕降巡抚黄国材之汉文朱批，业经交与之，共谕奴才及抚臣黄国材我等二人之汉文朱批，奴才等钦遵施行，另行缮折具奏外，密谕奴才之清文朱谕，奴才跪捧展阅。奉旨：尔等督抚皆为封疆重臣，理应甄别属员善恶，为民造益。尔等下属内，凡系太监亲戚兄弟子侄捐纳者，或央托录用以及由王阿哥府上汉幕僚捐纳为官者，伊等皆串通大光棍奸邪无赖，纠结成党，捐纳为官，俟赴任所，恣意搜刮地方百姓。此事朕悉知之。类似之人，著尔等密访查明，一面密折具奏，一面具本参革。倘有徇情贪赃隐瞒不奏，且不参劾者，一旦为朕查出，决不姑贷，将尔等一并从重治罪，朕宫内太监唯行差而已，并无亲信元哈哈珠子太监，朕近前左右亦无一倚用之人。尔等知此，著钦遵施行。密之，慎之。谕满保。钦此钦遵。窃惟，皇上恩胜天地，明超日月。为地方百姓，整治吏治，查除奸宄，俾使内外肃清。朱谕训示，至为精辟。查地方兴利，方可养民，革除旧弊，方利地方。皇上训示，诚洞若观火，在所难逃。奴才谨遵明训，悉心稽察，凡利于地方百姓之事，尽力推行，清查恶弊，予以取缔，属员内凡操守好，为官清勤者，必据实举荐，为官恶劣者即行参劾。卑奴仰荷皇上隆恩，何敢不仰副皇上为地方庶民之至意，不思效力焉。至下属员中倘有太监亲戚兄弟子侄捐纳者，或央托录用，以及由王阿哥府上汉幕僚捐纳为官者，奴才定遵旨详查，一面密折奏闻，一面即行具本参劾，断不致此等卑劣小人留官扰害地方百姓。钦惟我皇上神灵天纵，仁孝圣德，兼隆并备。兹国家大小之事，俱出宸衷裁断，此天下官兵百姓人所共知，御前诚无倚用之人，即便有，皇上明同日月，必亦不敢妄为也。皇上训示，奴才一一钦遵施行

外，谨将御旨恭缴具奏。

76 江南道监察御史孙塔奏报锡伯随侍欺凌其主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奴才孙塔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身任监察御史十余载，未能尽职条陈，无所建白，盖圣祖仁皇帝无日不以天下为念，治国安邦胸有成竹，措置咸宜，我等言官言者无事，唯安守本职，谨慎从事也。兹逢圣世，上命不拘大小时事皆可据实陈奏，此实出意外。窃惟，自圣主临御以来，整饬时政，朝官无以为忧，天下安谧。今观各官人等，争自濯磨，互为策励，世风一新，举国欢腾。神明之君，功非寻常，奴才无任惶悚，谨陈管见。康熙三十七年锡伯迁入京城，并入八旗佐领，时选锡伯幼童各随幼主以便养育。伊等因与差官相处年久，如今得有月俸且已成家立业，理应感念皇上重恩，然伊等非但不思图报，反欺凌勒索其兼管之官。锡伯既然可以自立生存，此等之情伏乞明鉴。为此谨具奏闻。

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出兵降服松潘口外生番缘由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谨遵上谕事。

据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行在兵部来文内开：议政大臣与臣所奏招抚松潘口外羊洞、中天山等寨生番一事，经复议议覆：边界大小事、用兵之处，皆应奏闻，视谕旨指示遵行。今总督年羹尧奏称，提督岳钟琪、副将周瑛等，出兵征讨松潘等寨外生番，欲收取该地，驻兵耕田。然此等番子属谁，或属达赖喇嘛、班禅、拉藏汗汗、青海何人，或系无主生番，此等人于边界地方因滋生何事，治何罪而兴兵讨平之处，并未陈明。驳回此事，俟将此等番子原属何人，现有无主子，或治何罪而讨平之处，查明到来之时，再议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文前来。臣当即行文著查核。今据四川提督岳钟琪回文内开：下羊洞、中天山、南坪等地方三十一寨，东边系陕西文县，南边系四川龙安府小河营，西边与漳腊营接界，北边横亘大山。此地系川陕两省交界之地，为阶州、文县客商从彼处贩运米谷、梨、枣等物，通往四川之大路。此等番子自故明宣德年间起，即不服教化，沿路行抢，如今已成教化外之生番。伊等并无管理之人，亦无主子，亦非达赖喇嘛、班禅、拉藏汗汗、青海所属，其内部私立头领，依仗地方高险，妄加抢掠，不只来往兵民受其害，即边界附近居住我属之番子，亦皆受其害。文县地方距伊等之地近，故当地百姓每年向伊等贡羊及布疋，然仍聚众将百姓绑走，强迫索取赎身钱。漳腊营所属三个寨子之汉人、番子，亦饱受其害。若因此即将伊等告官，拿获后，著落赔补，则另一日，人无备之时，伊等及聚众杀掠，则更趋严重，实与古鲁克部无异，康熙六十一年二月，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公同商议后，派出副将周瑛巡查边界，以教化众番子。嗣后，文县之生员、百姓王洪等三十余人，将每年遭抢掠、盗窃各案，呈报四川省官员，呈文祈请追回被抢物品。随即批示交付周瑛，令于就近查核，索还财物。又漳腊生员百姓范世英等人，亦出具被扰缘由，诉讼到周瑛前。周瑛呈称，旧番子内有人引导此等人滋事之处亦不可定。务须亲自挨近番寨查核。此既与平常巡查教化有益，故不可不带兵示威等语。随令领兵一百，又斟酌调金川、沃日土司兵四百，前往彼处晓谕。然恶番不守法，毁桥截路，又箭射探路之番兵楚潘等二人，聚各寨之人，拦路放枪，射箭，任意胡行。由是周瑛等于要处搭桥渡河，遣派前锋番兵，由伊等寨后偷入，拿获设卡驻扎之番子头目伯里等五

人，至此众番子方知惧，诚意归服。周瑛随宣谕圣主如天大德，收服彼等。惟登娄山番子头目楚他子率属下十数人，由文县哈安寨逃脱时，附近百姓十分痛恨伊等，随夹击，伊等俱投水毙命。即将彼等由文县抢掠之陈宝志之女宁杰，以及驴子、骡子、牛皆追回，交还原主。再，松潘、漳腊、文县之生员、百姓，俱呈请驻兵，以通川陕大路，故奏请扎营等因咨文。今议政大臣等既已遣员查核返回，理合出具全部情由，回文等语。并将各寨户口缮档，与地方地图一并送来。臣查得，边界番子倘有妄动情形，必须用兵，则务奏请谕旨后，方可遵行。此等巡查边界，酌情训育教化，俾遵行天国法度，免兵民被盗被抢之苦等事，皆系各营官员应行之责。若具奏此等事，则属啰嗦。适才，生员、百姓王洪等呈文，请将历年被掠各物催还，副将周瑛禀告后，带领官兵追还。此亦意在向彼等显示军威，嗣后，恶番将我前往探路兵丁内之番丁残害，故领兵将番子伯里等拿获，伊等始知惧归降，并无用兵剿灭之处。楚他子等十数人，被文县百姓等包围投水而死，亦系平素妄行抢掠，村民切齿之故。康熙六十年五月越连等杀掠汤铺沟土司等之处，已咨文到部。四川、陕西之番人、百姓等，被伊等盗窃之处，数不胜数。此皆因生番居住之地，文官未加管理，且诸营亦未派兵防守，再因受害百姓惧怕生番报复，只得忍耐，不敢报官所致。文县之生员、百姓，皆系圣主生民，为保护伊等之家产，每年向生番贡牛、布，再，现正值用兵之际，川陕大路不得被伊等任意拦截，百姓不可总受其害。臣与巡抚、提督商议后，惟愿教化此等愚人。今蒙圣主之威，既已归服，请驻守军，以广皇仁，并使边界地方久安。除将各寨户口档报部外，地方地图亦一并奏览，请旨。

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议奏。

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查凉州等三道亏欠捐纳银两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遵旨查奏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兵部来文内开：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议后复奏：甘肃巡抚绰奇所奏凉州、甘州、肃州三道何廷贵等亏空新增九项例定捐纳银一案，查得，西部兵兴以来，所用钱粮甚多，故开捐纳之例，以裨军需。此等捐纳人应交之银米，本应上紧催交，早令完纳，然推托日久，方行奏陈，定有缘由之处，亦不可料。将此交付总督年羹尧，查明议定具奏可也。等因具奏之时，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送至臣处。臣伏思，开捐纳之例，特为有裨军需。倘务必看视将银米交纳仓、库，再给发实收字据，方不致寻幸妄索官员之字，且有裨军需。臣一到陕西，即早已知悉捐纳之例弊端甚多，用于军需者半。众官员私吞亦占一半。嗣后抵甘州、肃州，详细访查，又经询问绰奇，尽皆稔知。惟新增九项则例，弊端尤甚，故部来文著臣查明具奏，臣即行文巡抚绰奇及三道严查，目今皆已回文前来。查得，此捐纳之例，虽名为三道公同收取，实为伊等各自承办。再，总查乃巡抚之专责，既已亏空，不可免罪。惟巡抚绰奇，既已陈奏伊未能亲自查核，故应候部议。再计算三道所收之数，未给字书应除去者有四万余石，除此实收银谷十三万余石。据肃州道胡仁智呈称，伊承办应捐纳之米谷为六万二千二百余石，其中两份米谷为一万二千四百余石，八份银为三十五万八千余两，实用于军需之米谷为一万二千五百余石，银四十一万二千余两等语。将此核算，除伊所收者外，仍赔补一百余石米谷、五万四千余两银，并未亏空。虽军需上有应予核减之项，然伊填用之项，亦可折抵销算。倘又有不敷之处，应著落该道追还。又据凉庄道贺廷贵呈称：伊承办应捐纳之米谷为四万六千余石，其中除运送至大军处之米、麦，及所付之租银外，仍欠银十万三千余两，此皆系运米谷时所欠，系因公用补偿所致

等语。查得，运送米谷等项，皆用正项钱粮，并无补偿之处。此皆应著落该道追还。既然与捐纳之官员人等无关，故应作速缮写凉州、肃州两道承办、捐纳官员人等之档，送部后，简放官员之事不停，仍用之可也。再，甘陕道傅哲允承办应捐纳之米谷为二万六千四百余石，据伊告称，其中官员人等所欠银为十二万七千余两，偿还米谷时赔补银为二万五千余两。兵兴以来，钦派之各官，前往军中之武将，皆予资助。再，近年支援驼马，招抚百姓耕田，协解建仓，运送米谷等项损耗，派往口外等项赔补，因日久，虽为捐纳各项，亦皆有亏欠之处等语。此等处既然捐纳官员人等有亏欠之项，俟将于该道处捐纳之官员人等缮档送部后，暂停简放可也。俟此等人补捐满数时，再按序任用。倘仍照从前亏欠，核查档案后除名。再，道员等人承办捐纳之项所欠钱粮多，一时难能全部赔补，故按巡抚绰奇所奏，展限一年，著巡抚严催完纳后禀报可也。倘逾期未完，即将该道严加治罪。惟道员等因承办捐纳而致亏欠，虽不可免罪，然总督、巡抚、部员亦俱有查核之责，伊等任意亏欠正项，惟希冀分得一份，若只将道员等治罪，伊等定不服。再，巡抚绰奇所得之份，臣业经向伊询问，既然据伊称，业经奏明，欲皆拿出，用于公事等语，俟巡抚绰奇据实陈奏缮档送部后，核查销算。将自开捐纳之例以来，凡道员中索取捐纳例银者，视开列出来，即追还，以偿还亏空之项。再，部郎中乌尔呼岱等，原命管理三道，查核钱粮，不意销算大军钱粮之事，至今并未缮档具奏，且捐纳之银、米，竟亏空如此之多。虽奉旨将此等人遣回，然伊等竟推托数月未去，由此观之，显为有利者争，有弊者躲。此等人驻肃州多年，所办何事呢？此亏空之项，严加着落此等人追还，以为渎职者戒。再，捐纳之银米与军需有关，若军需不明，则难于查核捐纳之项。伏祈圣主降旨巡抚绰奇，将凡军需所用钱粮，作速缮档，陆续奏销可也。此事再宽限三个月，暂宽免参劾众官员。倘仍照从前日久推诿，将巡抚以下官员皆革职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宗人府、吏部、户部议奏。

7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人犯索柱援引恩诏释放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刑部尚书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多罗淳郡王、多罗嘉郡王、公额伦岱带领已议叙之鹰上人等引见时奉旨：镶黄旗鹰上人索柱乃官员之子，国有大孝之时，百姓至今尚有未钉缨者，索柱身为柏唐阿，当此大事之时，竟身穿绿棉袄，甚属可恶，将其现即拿送枷号。钦此。钦遵。已将索柱拿送到部。臣部即将索柱枷号，送往东直门。今虽逢恩诏，然既系特旨枷号人犯，不敢即援恩诏，索柱应否宽宥释放之处，请旨，为此谨奏。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黄叔琳。

朱批：鞭百释之。

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处置军前逃人哈尔岱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内，准兵部咨称：跟随镶红旗自备鞍马往军前效力之原任公来什之包衣分太佐领下披甲道保、闲散五儿、萨满七十儿，带了驼马逃回。从前在出兵处逃回之察哈尔地

方闲散渣木素、达尔纪，经议政大臣议覆：伊等逃回时偷有马匹，甚为可恶。将渣木素、达尔纪解往察哈尔地方正法示众等因具奏，奉旨：将伊等监禁，俟军机完日再议具奏。钦此。应将道保等交送刑部监禁，俟军机完日再议具奏等因，将道保等送部监禁。后各处拿送披甲、柏唐阿、家下人等，亦俱监禁。于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十日经臣部原任尚书托赖等折奏，现今监禁死罪人犯并发遣人犯，及军前逃回人犯，共一千有余，拘集一处，病死者甚多，将应发科布多、乌兰古木人犯，暂交就近便道宣化、大同等府所属州县，分收羁禁，俟修站完日，再行发遣。军前逃回人犯内，披甲、柏唐阿等仍监禁，俟军机完日另结。其逃回之家下人哈尔岱等，俱审理照逃人例治罪完结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除将应发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人犯，俱分发宣化、大同等府所属州县羁禁外，从军前逃回家下人等各主俱在军前，若只据伊等口供治以轻罪释放，军前所有官兵所仗系家下人等，一闻此信，俱各逃回，恐致官兵受累，有伊等各主子弟称无人使唤，恳乞治罪，交伊领去。在该旗具呈，咨有印文者，将几人照例治罪释放。后因军机关系甚大，再并未释放，将哈尔岱等八十余犯仍行监禁至今，今或照逃人例治罪释放，或俟军机完日完结，或据伊等各主恳求释放者即行释放之处，臣等未敢擅便，伏候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黄叔琳。

朱批：军机完日请旨释放。伊等主子若请求释放，即释之。定据实取保，日后伊等主子不可有话。

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笔帖式升职留于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臣前在四川曾将前往入藏绿旗军前赍送赏银之礼部八品笔帖式、正黄满洲旗精卫佐领下之诺木浑奏留四川，办理军机事务。其后，臣擢任川陕总督，又奏请将其带至陕西。诺木浑为人谨慎，办事效力。食笔帖式俸亦已年深，倘其在京，亦能蒙恩，兹若因臣奏留之故，误其升迁，情殊可悯。但今若为承恩将其留京，臣处则无办事之人。故此何以承恩且可随臣办理事务，悉出皇上恩典，伏乞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以主事于年羹尧处效力，倘效力甚优，军务完毕，另行施恩。

82 吏部奏请选补少詹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詹事府少詹事拉锡希布升任员缺应补，查品级考内开：少詹事系正四品，由识满汉字升一员，满洲字升一员等语。有刑部尚书托赖于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缘事降四级调用在案。查尚书系正二品，降四级余剩正四品，少詹事员缺或将降调之托赖补授，或将应升郎中等官补授之处，伏乞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管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勒什布、署理右侍郎事臣李绂。

朱批：应用詹事府、翰林院之员及进士出身者议奏。托赖用于武官。

83 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奏报罗卜藏丹津行将反叛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奴才宗札布等谨奏：为密奏事。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亲军额尔格来报，据前贝勒达颜属下之厄鲁特一名叫霍罗海者告称，罗卜藏丹津王在藏之时曾派十五人为使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伊返回青海后，又派了二十五人为使，额尔克托克托鼐亦派了二十五人，由额尔克鄂木布率领再次赴策妄阿喇布坦处，罗卜藏丹津又派侍卫崇和岱之子达锡敦多布赴藏，往迎其前派之使。目下各种器械俱已整备就序，正准备同汉国交兵，一俟该使返回，即刻举事。等语，等情。故此奴才等立即带霍罗海前来问曰：此事重大，尔谓额尔格之言确实乎，尔去过招否，派往招之十五人姓何名谁，由谁率领，何时派的，尔可知为了何事。据霍罗海言曰：我未曾去过招地，我之兄名叫扎木素，曾随罗卜藏丹津赴招，并一同返回。伊曾告诉我，遣往招地之人，由原自准噶尔来降之巴木巴尔率领，其他人名何姓谁，俱不得知。此次遣使携带一书，诸事俱写于书中，不知其中为何事。使臣乃秋天派遣的。此实不敢存有诈言。等语。又问霍罗海，又问准噶尔派遣五十人一事，尔从何处得知。据其言曰：台吉伊锡朱尔扎布属下之人巴罕墨尔根曾来我家，我谓之曰：整备器械清查枪支弹药甚严，我只有枪，没有弹药，如此严查莫非有敌人乎？巴罕墨尔根曰：我过额济纳河贸易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派出二十五人为使，由额尔克鄂木布率领我知其正在等侯王罗卜藏丹津所遣之二十五人。该使一俟返回，即向汉人发兵。等语，故而闻知。又问，此意出自于何人，其所遣使臣由何路前往，有何吩咐，所谓秋天系何月何日？据霍罗海言曰：王罗卜藏丹津自招返回即有此意，奴才遂谓之曰：罗卜藏丹津荷恩深重，何以骤生此意，尔须从实禀告。据其言曰：所有召集大权，皆由罗卜藏丹津所独揽，伊不起此心，孰人敢起。该等使人因噶斯路、伊孙察罕齐老图路皆有防守，不可通行，伊孙察罕齐老图以西，噶斯路以东，二者之间有一片沙漠，为沙拉戈壁，而非行路。为穿越戈壁，双方合出骆驼一百只，该五十人骑驼前往。其交付之言，我略知一二。曰：我青海皆为顾实汗之后裔，何故仍受汉人国管辖，兹要与汉国反目，其他密言，我不得而闻，其约定该使五月返回即刻举事。此乃我亲耳所闻也。等语。又问之曰：巴罕墨尔根告诉你时，还有旁人者乎？系何时所言。据霍罗海曰：只有我二人，别无旁人，系本月十六日告诉我的。其又曰：去年十二月底，我等诸台吉会盟之时，皆舐枪口为誓，嗣后我等皆与王罗卜藏丹津同心协手而行。彼时正乃尔撒兵之际，诸台吉商议欲截此回撒之师，因思后面之撒兵能有何益，为首之臣俱已留在柴达木，虽截此兵亦为无用故而作罢。遂闻又将自内地发兵，故而皆言若此内地之兵前来，中途堵截，我等即可获得干粮矣。等语。奴才我等商榷，霍罗海乃一厄鲁特小人，若信其言，尚无真凭实据，倘若不信，又事关重大。是以奴才我等派遣新满洲侍卫官员密访探信外，康熙六十年八月初三日，侍郎常寿曾咨前任都统阿喇衲内称，陛辞请旨时面奉谕旨，尔久居青海，诸事熟谙。兹军机之际，策妄阿喇布坦或偷越噶斯路，或大举来袭青海，俱未可料。此事甚为重要，务必不时详细探信。钦此钦遵。尔处须派出新满洲侍卫瞭哨，寻迹探信，速报于我。等情。是以奴才等思忖，此事若不核实即予报警，又将节外生枝。故照所奏咨行侍郎常寿云：将厄鲁特霍罗海一并交付于新满洲护军校布勒赫恩、亲军额尔格、西安委骁骑校常德等解往侍郎处。奴才我等若有未问及之处。请再问明，以辨真伪，便于探信办事。侍郎问明后如何而为之处，恳请侍郎速咨我等知之。等情密咨前去。并亦照此密咨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驻甘州之公延信知之外，为此谨具密奏以闻。

奴才宗札布、阿齐图、胜保、巴雅尔图、常明。

8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请禁止官员私用驿马等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二日

监察御史奴才颜德讷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本一卑微之人，自票签中书、票签主事渐次升为监察御史。荷恩深重，何以为报。为此日夜难以释怀。窃惟，皇帝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克勤政务，无时无刻不在为国筹谋。且不耻下问，命各科道官员各陈所见，诚不弃草芥之德也。足以奴才不顾愚陋，仅就所知，渎奏于御前，伏乞睿鉴。

一项，各省驿马乃动正项钱粮喂养，以备公务之用者，关系甚为重要。兹见外省官员非属公务，且或差派家人私事，仍骑驿马。此虽属旧例所禁，但因年久，多不遵行矣。宜应重申。

一项，各省文武生员内除本分读书，以求仕途者外，或有不肖之徒仗其生员身分，州县官员无可奈何而恣意嚣凌，与该州县官员抗衡，欺贫霸市，凡粮食等项贱买贵卖，坑害贫民。地方官员如加干涉，即纠众往闹官府，此风极为普遍。此宜交付各省督抚学政，凡此类作恶之文武生员务必严惩。倘交付州县官员查报上司予以惩办，则利于民焉。为此谨奏。

85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甘肃雨雪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奏遣回护军校明舒一折，于二月十九日赍至。再请安一折于二月二十四日赍至。奉朱批：朕安。京城内外甚为太平安谧，雨雪调匀，尔好么？知道了。此奏可嘉，所办甚善。钦此。闻知圣主万安，臣不胜欣慰。京畿内外太平安谧，雨雪调匀，此乃圣主为天下军民宵旰勤劳，故致天意洽和，雨雪顺时。蒙圣主殊恩眷注，下问尔好么？臣延信实难承领。除感激隆恩，尽心职守外，别无奏言。再臣自京城起程前来，途中下了二次大雪，甘州于臣抵达之前，亦曾降雪。臣于正月初四日前往东山寺(dung san si)观音庙为皇上进香。十日下了一昼夜大雪，地方官民百姓纷纷云：我等甘州地方较寒，春季不雨，日日有风。今年不但未有旋风，且下了如此大的雪，真是太好了，已有多年未下这么大的雪了，兹观此雪，必为丰年耳。等语。兹见地亩俱已湿润。百姓即将翻耕。据闻年前凉州、宁夏、庄浪、西宁、肃州、嘉峪关皆已降雪。由此可见，皇上内外一体仁爱之至意，感动天合，致使雨雪调匀，此皆圣主之造化也。皇上精心政务，所降之旨，所办之事皆极圣明，仅从小抄上即可略见一斑。仰荷圣主圣明福泽，天下万民必得安乐也。为此缮折，且将朱批一折一并密奏。

朱批：知道了。京城十二日下了透雨，山东、山西亦俱得足雨。

86 监察御史佟吉图奏报赈灾所见直隶河南等地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署理山东按察使事监察御史奴才佟吉图谨奏：为谨遵上谕事。

奴才佟吉图由直隶经河南，前来山东。沿途观之，由直隶栾城县至河南、山东，雨泽皆未调

匀，米谷歉收之处甚多。幸冬春雪沾足，麦苗长茂，主子既特遣臣赈济，百姓可得生路。山东灾重州县，现今动用钱粮赈济。现正值整修运河，各州县之人聚集甚多，于饥民甚为有益，皆感戴主子之恩。又经访查，泰安州、宁阳县等处，原有私自贩盐之人聚众妄行，回空粮船上之人，骚扰沿岸居住之人案件，目今皆安然。奴才佟吉图经过三省，目今受饥之地虽多，然民心甚安。惟州县所取火耗甚重，有一两取二、三钱者，目今省里大臣皆欲整治减少之。倘自奢靡，又迎合他人，此弊不改，则勒索属下不能禁，州县官勒索百姓亦不能禁。蒙圣主之明，人皆知惧。倘降旨著改正，事即可治。再，沿途驿站马瘦兵弱者甚多。此外，诸事明知时再奏，现巡视毕，尽皆知之。谨将所闻密奏以闻。

朱批：朕躬安。授尔为布政使，尽力勤加效力，尔奏俱是实。知道了。

87 巡城御史鄂齐善奏报候补各员宜先效力试用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西城巡城御史奴才鄂齐善谨奏陈管见。

为使八旗荫生监生求学上进，凡奉恩诏之候补文缺之荫生监生皆委部衙门各司章京以用。先年部衙门皆有效力之例，奴才祈请再开此例，将伊等分送各部衙门效力，学习行走，俟挨选班至后再予任用，则交付之事不致贻误，且办理亦为稳妥。为此谨奏。

西城巡城御史鄂齐善。

朱批：若有卓异俊杰之辈，著该部臣即刻题补引见即用。

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官兵追拿福州府越狱牢犯等情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署理福州将军印务都统奴才宜兆熊、福建巡抚奴才黄国材、福州副都统奴才郑季宽等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福州府牢在押之台湾府叛贼牛一贵案犯黄殿等六十二人，奴才等曾于去年八月拟罪具奏，现候部文了结。又于台湾三林江地方劫船出海之贼刘国华等四十八人，再台湾府珠载觉地方杀堂兵之黄迁等二十八人，经臣等会审，情俱属实。拟罪具奏监候。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时值大雨，各犯乘狱守官分饭之机，朱一贵案犯之黄殿等二十七人，三林江案犯林志如等十四人，珠载觉案犯黄迁等二十三人合伙扭断手铐脚镣，冲出牢门，打倒狱守官兵衙役，途中抢走兵器铺内之腰刀，逃往城外。守门兵丁上前阻截，领催赵邦新、披甲占宜贵、王廷长三人负伤，总督标下都司叶卫、巡抚标下守备杨石虎闻讯当即追赶，至霞都卫地方，都司叶卫、守备杨石虎奋勇上前，一连刀砍数贼，又往前面堵缉，因地方狭窄，雨天路滑，负伤身亡。奴才等闻知后即各派门守堆子进班官兵追至城外五十里之宝南山，贼人拒捕抵抗，官兵一同冲入，斩毙林藻、刘国基、胡俊永、林泰、郭国宁、林沙章、黄霍、丘恩龙、康世阳、谢恩国、黄恩池、吴恩生、何遂、卞良、张早生等十五犯，生擒黄殿、赖日辉、王必谢、王巴、丘宝宣、胡恩方、黄恩显、张恩顺、苏齐、李青、张吾昌、曾三、陈正达、郑文原、肖顺、朱迁等十六犯。其余负伤之贼，自山上滚下匿逃。现令官兵围山搜拿。除将阵斩贼首悬挂示众外，现获贼犯经奴才等一一夹审，各犯供认，我等既犯重罪，自知不能活命，闻知副将、知府往察地方，便乘发饭之机，冲出牢门，逃出是实。等语。反复核审，别无他情。除狱守官兵衙人俱予革除严审重惩外，贼犯越狱逃跑，官兵追赶，斩擒缘由谨具奏

闻。

再奴才等详思，福建地属海疆，愚民仍然纠集成伙、欺压良民，或造谣惑众，或写伪札付散发于民，或聚众抢劫。有时举人、贡生、监生、秀才等尚联合上呈公文，欺惑良民，张贴匿名书札威胁地方官吏。种种弊端，圣主早已明鉴。奴才等查得，此次越狱之贼，皆为逆行海外杀人之重犯，今又冲出狱门拒捕，伤及官吏，罪大恶极。倘不即予惩处正法，刁民不知有法，而福建海疆愚民亦不知儆戒也。奴才等共同磋商，现值省城乡试，各府州县秀才民人会聚前来，为儆戒于众，恭颁钦命证书，派文武官员，将现获贼犯黄殿、赖日辉、王必谢、王巴、丘宝宣、胡恩方、黄恩显、张恩顺、苏齐、李青、张吾昌、曾三、陈正达、郑文原、肖顺、朱迁等十六犯绑赴省城人群稠密之地枭示正法。此间又有十余犯缉获，陆续解决前来。奴才等核审，凡罪重情节恶[illegible]者，俱照此即予正法示众。至朱一贵案内未越狱出逃之郭国祯等三十一犯，又三林江案内未出逃之刘国华等三十二犯，既已具奏，照常听候部文了结外，珠载觉案内未逃之犯魏金等五人，请准奴才等详查视罪情轻重，在外完结。如此福建海疆愚民畏惧于法，嗣后恣意犯法者恐可少也。于之地方大有裨益。奴才等深知福建地方民人刁蛮，非同内地，仰念皇上为之地方，故将恶犯即行正法，以示儆戒。叩请圣主明鉴宽宥，照奴才等所请准予完结。至阵亡之都司叶卫、守备杨石虎，皆为擒贼负伤身亡，小领催赵邦新、披甲占宜奎、王廷长皆为阻击贼犯负伤，应否照阵亡负伤之例分别议叙之处，伏乞皇上明裁。为此，奴才等会折谨奏，请旨。

朱批：此事尔等多已妥善办理，甚为合宜。杨石虎等理应以军功施恩。著缮本具奏。

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两省雨水稼禾米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福建地方去冬今春雨水调匀，二麦畅茂秀实，三月收割。稻种下播完竣，三月莳秧。目今米价，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每石价银一两至一两一二钱不等；延平、建宁、汀州、邵武等地每石价银九钱至一两不等。台湾去岁丰稔，百姓生活仍然富裕。米价每石价银七、八钱不等。浙江省本年春麦豆长势畅茂。唯闻杭州、湖州正月雨水偏多，遂即派人访查，回禀因天气转晴较快，尚无妨碍。麦豆生长正常。米价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每石价银一两二三钱不等，绍兴、宁波、金华、衢州、严州等地价银一两一二钱不等，台州、温州、处州等地每石价银六七钱不等。窃惟，我皇上为天下黎庶至诚敬天，时忧民情，庶致闽浙二省春雨调顺米价持平。谨具折先行奏闻。

朱批：览奏甚喜。我君臣竭力仰答皇考重恩，持躬自守，恳求上苍庇护耳，慎之，勉之。

90 巡城御史舒库奏陈钱粮亏空缘由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八日

北城巡城御史奴才舒库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奴才窃查各省钱粮亏空，盖督抚疏忽所致。嗣后若欲各省府州县钱粮不致亏空，唯严饬各省督抚，地方官员倘有升贬病殁，其缺务必挑选贤能署理，方不致亏空也。但若挑选操守好才堪任用之人不予任用，仍如从前继续署理，则署理之员因时日短暂迭累地方百姓，且钱粮仍不能完，彼此唯图一己之利，庶致钱粮亏欠。设若如此，则何督抚委署，即令何督抚与亏欠钱粮之地方官一并限期，或一年或二年，限内完纳可免其罪，限内未完，将该委署督抚一并交该部从重治罪。如此严加约束，既可杜绝私弊，国家钱粮亦无亏空也。再现任之员因亏空钱粮，为其督抚揭

参之事，向未闻也。举凡参劾者，皆前任罢黜亡故之员，就其家产限期交该地方官催偿，旗人则交该旗催缴，别说一限之内完纳，即使逾限二三全部抵偿者，实未闻一人也。是以奴才据实直陈，谨具奏闻。

91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奴才巴赛跪请皇上万安。

朱批：朕躬安。近日见尔办理的几件事，过于温良宽厚。仁慈虽好，尔身为将军，不可姑容使胜于法，亦不要畏惧小人谗言。凡事循理赏罚并用，方堪此任。至于逃人，尔亦素有徇情宽恕之名，此等之处不可不改。至朕送去监禁之几人，俱系大憨，党羽众多，朋友及交往之人极广，尔须好好多加小心，此关系尔身之利害。

9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追加其父阿兰泰恩典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据吏部咨开，我部等衙门为此事奏称：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上谕尚书公舅舅隆科多：老臣中原任大学士阿兰泰、王熙、李光地、原户部尚书赵申乔俱系皇考时卓异效力之人，作何追恤加恩之处，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大学士白潢、尚书张鹏翮、左都御史朱轼查例议奏。钦此钦遵。伏惟，皇帝轸念老臣，追加恩典，此实劝臣之至意。查《品级考》内定：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皆属内阁部衙门之臣，位列督抚之上。等语。查原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阿兰泰，康熙三十八年追谥文清，四十年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原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康熙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四十年封少傅兼太子太傅，四十二年追谥文靖。此二人既已加封宫衔，且追谥号，停止再给加封，各加祭一次。原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康熙五十七年追谥文贞，未加宫衔，故追封太子太傅。原户部尚书赵申乔，康熙六十年追谥恭毅，未加宫衔，追封太子太保。俟降旨后，再咨照礼部、翰林院及各旗籍。等情。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奏入。本月十一日奉旨：著阿兰泰、王熙各加一级致祭，李光地追封太子太保、赵申乔追封太子太保，余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之。等因。奴才望阙叩恩，行三跪九叩礼。伏惟。皇帝缵承大统，仰承先帝至意，新献善政，以宽仁抚治天下，轸念勋旧老臣昔年效力，格外追恩，此乃旷古所无之至意。奴才家父，原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追谥文清，又追封少保、太子太保之阿兰泰，荷蒙先帝养育隆恩如天地之高厚，始终保全，荣宠至极，为臣者中似奴才之父者，实乃鲜也。然终未能输尽报效之心而身故，至今已逾二十五载矣。兹圣主仁厚，再颁殊谕追加恩典，实如雨露滋润，九泉亡灵亦感荣耀。奴才富宁安父子生逢圣世，世承越格重恩，非凡人所能比也，虽如何效力，亦难报答于万一。为此正惶悚不安之际，又追加家父恩典，奴才不胜感激叩谢，潸然泪下。奴才将铭记于心，尽心职守，日夜效力，以仰答圣主鸿恩。为此叩谢圣恩，具奏以闻。

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李世卓为神木道员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十日

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准吏部咨称：雍正元年三月初八日奉旨：神木道罗京既被参革，此缺甚为重要，著交总督

年羹尧保奏即补。钦此钦遵。臣查得，神木道一职甚为重要，现于四川陕西军前效力之候补道李世卓办事勤慎，人亦明白。李世卓既为获选之人，倘蒙恩准将其补为神木道，则于地方大有裨益。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补李世卓。

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择员驻防察木多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议政处议得，领兵驻守察木多一事，由总督年羹尧于川陕两省总兵官、副将内荐举奏请，等因，故臣于两省总兵官、副将内选出三人，开列名职具奏。伏乞皇上指派一人。

建昌总兵官王志君、遵义副将张羽、华临副将周瑛。

朱批：调卢正阳为重庆总兵，周瑛补为松潘总兵，领兵驻防察木多。

95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副将任满再准升转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兵科给事中苟色谨奏：为条陈事。

圣主临御以来，精心善治，日理万机，又训谕奴才等凡有应奏之事各准条陈。奴才一介庸愚，少有管见，何敢不奏。副将一职虽位在提镇之下，亦分掌一城之区，关系甚要，不可轻易调转。兹见副将内未任满三年，未经具奏引见即频频调转，有在任一年有余升迁者，亦有数月即擢任者。如此升转各处，地方遥远者，唯有到任之暇，而无熟悉舆情管理地方之空，难知下属官兵良莠好坏，庶致官兵不思效力。查兵部例定，凡武职捐纳册内纪录四次者，视同武功纪录一次，一体奏转。是以升转很快。除陕西奏调官员未准离任不议外，嗣后各省副将，凡有升迁者，一概不准离任，俟俸满三年后，挨次升转，由兵部带领引见。为此谨奏，请旨。

96 山东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陈将八旗恣意挥霍钱粮之人治罪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三日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尹达里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奴才窃惟，皇帝自临御以来，每日专心朝政，不辞辛劳。为恐于官兵百姓不能尽如赤子般恩养，适又降旨，因官兵人等恣意奢侈浪费，交该部制定凡婚丧嫁娶概不准许奢靡挥霍之例。此不准官兵人等感戴拥护，且街途行人皆感激欢忭也。奴才看得，八旗兵丁不守本分，三五人成群结伙入城外饭馆酒肆食饮，一次耗费银子二三两，每月养家之钱粮一次即挥霍于尽，不顾妻子饥寒者甚众。或有者酗酒吵闹斗殴，邪恶之事由此而生。伏乞皇帝降谕，将该等成群结伙进入酒肆聚食狂饮，恣意挥霍之人，由九门提督交付五城巡查缉拿，送街市治罪，如此则，其皆惧法，不敢恣意乱为，且于生计亦有裨益也。奴才不胜惶悚陈奏。

97 吏部奏请引见湖州府通判等员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四日

吏部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皇考凡文武官员见一二次即知其心行，亦能记得，故将各官俱调来引见。朕不能如此。若俱调来京引见，伊等往返劳苦，其间又致

悬缺署理。嗣后文武各官内，何等官员以上应调来引见，何等先行补授后补行引见之处，尔等若文官与吏部，武官与兵部，会同详确定议具奏。钦此。钦遵。王大臣会同臣部奏明：嗣后月分选授，郎中以下，知县以上等官，并在京升用、在外现任、捐升等官，仍照例引见外，其现任论俸推升题补、调补道府以下、知县以上等官，俱应停其调来引见等因，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折奏，奉旨：依议。钦遵在案。除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份论俸推升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庄清度等五员系京官，并直隶保定府北路同知黄世文一员，仍应照例引见外，其论俸推升掣签浙江湖洲府通判杨世禄等六员，八月份推升掣签贵州思南府知府李敬熙等二员，补题直隶河间府同知高锐一员，俱系未奉停其调来引见之旨以前之员，或照旧例，仍令伊等引见、或遵旨停其引见，将文凭封发各该抚，照例验看给凭之处，相应请旨，为此谨奏。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臣舅舅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管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勒什布、署理右侍郎事臣李绂。

朱批：停引见。

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二麦雨水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自正月大雪之后，二月下了一次雨，连续四五日不断，遂即放晴曝晒。因雨水适时，麦子长势甚好。三月初七、初八二日又降一场大雨，初九日雨霁后，天气闷热，小麦蔬菜长势甚旺。据各处呈报二麦长势内称，大麦高者二尺八、九寸，矮者二尺二、三寸不等，皆已秀穗。小麦高者一尺八九寸，矮者一尺三四寸不等，亦已开始秀穗。二麦长势甚旺，实为大丰之年。再江南地方种稻皆靠湖塘之水。本年正月大雪过后，因二月三月又连续得雨，故而湖塘池水皆满，于四月五月之栽稻极为有利，尚可无虞矣。江西省据报本年春雨亦甚调匀，二麦长势亦好。此皆圣主废寝忘食，仁育百姓之至意感动上苍，雨旸时若，俾使江南江西黎民百姓得享丰年太平也。除俟麦收之时，将收成分数另行奏报外，谨将二麦长势情形先行缮折，差奴才标下把总孙国柱、承差胡庭赍捧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此皆为皇考在天之灵所庇佑者也。我等君臣唯当竭力图报，以保全皇考之英名。

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吴存礼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到任后，查访巡抚吴存礼居官如何是否年迈体衰一事。经访得，吴存礼本年六十三岁，身体尚不衰弱，在此任职多年，熟谙地方之情。唯为求得好名声，对属下劣员管饬不严，对刁恶生员人等亦不惩治，以致地方之人皆言，巡抚不管事、不办事。此亦确有其事。吴存礼居官虽无苛暴勒索之处，但官属行贺一应礼物，亦俱收受。适才伊已张出告示，不受官员礼物，禁止馈送行贺。自奴才到任之后，地方诸事，吴存礼尚能与奴才商议，一体办理。观其目下，似图改悔前愆，但日久之后是否能改，其自会显露，圣主睿鉴必得而知之，在所难逃也。奴才仅据实以奏，

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据言江苏库银多为不清。再吴存礼亦非值得惋惜之人，故命将吴存礼、李世仁调移，派何天培署理，赏给你一个好帮手。尔等同心共力协商而行，以造益于地方百姓。

100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奴才德音谨奏。

窃奴才昔日因恐有烦先帝，曾将粮价降低奏报。兹若再不如实具奏，于地方生民则不利矣。故将各处所报时价实数，如实奏呈皇上。太原府小米每石二两二钱，麦子每石二两六钱，黄豆每石一两四钱，高粱每石一两四钱。辽州粮价与此略同。平阳府小米每石二两八钱，麦子每石二两二钱，黄豆每石一两七钱，高粱每石一两七钱。汾州府、沁州之价与此略同。潞安府小米每石二两六钱，麦子每石二两九钱，黄豆每石二两二钱，高粱每石一两六钱，泽州价与此略同。大同府小米每石一两五钱，麦子每石二两三钱，黄豆每石一两四钱，高粱每石一两。再二月二十六、二十九、三月初六等日，全省俱得雨泽，多处霑足。得雨四五寸三四寸不等者亦有。三月十一日巳时，太原府淅沥而雨，傍晚才停。是夜三更时分又淅沥而雨，十二日酉刻方止。雨甚足矣。其他府州尚未来报。据民曰：我等山西，春季如此得足雨雪之年很少，麦子必会丰收。等语。谨具奏闻。

朱批：览折甚悦。此概尔等地方之臣能区分下属善恶，万民舒畅，感动天合所致。上天耳目甚灵，唯有竭力黾勉，廉正而行，每年上天方予赐爱也。森图如何？

101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谢抬为上旗并请赴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陕西巡抚奴才噶什图谨奏：为谢恩事。

三月十五日，接兵部传旨：命将奴才抬为正黄旗，愿为何佐领即为何佐领。等情。咨至。奴才当即恭设香案，率领全家叩恩，缮本具奏外，奴才伏惟，奴才本一末等武弁，性素愚懦，于巡抚任内未能效力分毫，却屡荷圣主高厚之恩，命奴才之兄随奴才自配所返回京城，赏监生给奴才之子，恩诏中奴才祖父又得封赏，兹又恐奴才受制于人，谕命抬为上三旗，愿为何佐领即为何佐领。如此至仁极恩，奴才虽化为齑粉，亦难仰答万一，感激之忱，实无以言表。奴才自此唯愈加舍身效力，教训子辈世代一心一意报答圣恩。至奴才原系呼尔哈人，隶属舒发哈佐领，乃为下旗。兹蒙皇上隆恩抬为上旗，奴才沐浴日月光辉则更近矣。唯现值军机之事未完之际，奴才荷承重恩，委实难耐坐视于任所。奴才本系武职，恳乞将奴才遣往军地，不拘何职，得以效力。奴才虽然庸懦无能，仰赖皇上威福，断不有辱恩旨。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与其身赴军前效力，不如清理国家钱粮，著勤慎办理。

10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再减五城米价以抑时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东城巡城御史奴才富贵谨奏：为仅陈管见事。

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敬天爱民，意甚肫诚，故而感动天和，耕耘之际，降雨相助。四方百姓

无不欢悦感激圣恩。年前粮价腾贵，皇上为乂安民生，开仓卖米，更低于时价，使粮价骤减，民得裨益。兹又得雨相助，民各乘时耕做。倘蒙鸿恩，将五城米价再略下调，时价定会再减。米价下跌，万民承恩不尽，必乐于田做，及时耕耘。奴才仅就所知惶悚具奏。

103 刑科给事中托尔海奏报八旗官兵粮米按时发放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托尔海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乃一末等昏庸之人，蒙圣主深恩委以给事中。奴才看得，八旗官兵放米之时不可久拖。一旦推迟日期，官兵应得时米接不上，必会买米为食。而都去买米，米价必会上涨。米价上扬，于官兵小民生计全不利也。祈请嗣后仍按八旗旧例派出放米章京，每翼各派一臣催办。应否之处，伏乞圣主睿鉴裁断。为此奴才不胜惶悚，谨奏。

104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欲遣格勒克代替觐见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三月十七日，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遣其侍卫锡达尔额尔克送来之印文内开：呈书侍郎，盖为侍郎所说我去京城为好。我虽然想去，但身体有病，想必见好了吧，经看医生，仍然未好。遂派人询问二博克达及垂钟等如何治好此病。兹伊等尚未返回，故欲派与我无二之我之兄长格勒克济农替我前往。若自力前往，春季难行，可否准给乘用驿站。等语。奴才窃思，格勒克乃亲王扎西巴图尔之养子，王罗卜藏丹津身旁之一要人，果有派遣诚意，早应来告奴才。适才将军宗札布派人来告，霍罗海已被解来。各处皆报罗卜藏丹津遣使准噶尔之消息。西宁满洲绿旗兵现已准备就绪，此情其不会不闻。其告诉赍诏官员将派台吉使人，倘若默默不动，恐引起我等怀疑。左翼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人俱已自力遣使矣，其之使人何以给驿？若不给驿，必以此为借口停止遣使。此次来人，是欲乘机探奴才口风，亦未可料。故缮书致王罗卜藏丹津曰：尔既感念圣主，欲派格勒克前去，可乘驿前往。现军机之际，驿站甚为紧要，格勒克可由七八人陪同，我处派领催护送。等情，缮拟蒙文书交其来人送回。其如果立即派格勒克前来，其事则缓，可知其日尚远。伊若有叛逆之心，思图五六月叛乱，则断不会派出格勒克，必称身体有病，坠马不可成行等语。对此，我等更应加紧准备。格勒克现娶阿尔台福晋爱女阿宝为妻，深得阿尔台福晋宠爱。王罗卜藏丹津对其极不信用，业已疏远之。（**朱批**：与前言相悖。）现有消息来报，福晋、格勒克等尚劝罗卜藏丹津，违背其父王扎西巴图尔原意乃属非也。可见其意可悯。格勒克倘若赴京，温旨之下，垂河罗卜藏丹津心性其如实具奏，亦未可料。伊返回时，将各处所报公开谕之，再将给罗卜藏丹津之仁旨严谕一并令其传谕，则王罗卜藏丹津感戴皇恩，慑于天威，收其叛逆之心，改邪归正，恭顺和好，亦未可料。格勒克来时，奴才派领催乘驿护送外，为此谨具密奏。

朱批：尔所奏之大折子留下了。尔所奏之事，青海消息虽有些迹象，但不可即以为真，轻调各处兵马。唯将尔西宁绿旗兵加固整饬，妥为防备，务宜甚密。四川松潘口靠近青海，朕已交总督年羹尧，调提督岳钟琪领兵前往以备。此旨亦寄贝子延信矣。尔再详悉探实，另有什么消息，立即驰奏。甚密，朕在此亦只语一二人知之，此等之事，若奏除奏朕之外，京城不得另寄任何人。

105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谢升布政使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山东布政使奴才佟吉图密奏：为谢恩事。

奴才佟吉图受圣主之恩甚重，两个月间，升任四职，适才密折具奏之时，因品级不到，未敢请安。主子施殊恩，奴才见朱批谕旨，感戴欢忭，不禁流涕，惟谨遵圣旨，竭诚效力。因放布政使，除遵例请巡抚代为具奏谢恩外，谨望阙谢恩。

朱批：知道了。勤加效力。黄炳到后观之，人心好，甚显明诚实，愿伊成为好巡抚，惟朕常思之，恐伊稍急些。尔妥善佐之，启之，一心竭诚，勤加效力而行。谨记圣旨，勤加效力。明鉴黄炳，甚是。

106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报兖州等府得雨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山东布政使奴才佟吉图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佟吉图督催整治运河，往来看得，本月十二日，兖州府、东昌府雨泽沾足。查得，济南府雨水亦沾足。青州以远皆得雨。三年似此无雨，如今雨泽沾足，百姓欢呼感戴，称颂蒙圣主鸿福，复得佳年。小麦长发，如同拔起，田里皆耕种之人。民心甚安。为此谨密奏以闻。

朱批：已欣喜览阅。雨泽诸事皆据实具奏，不得丝毫粉饰以取悦于朕，此习甚恶，旨甚是，倘不撒谎，恶事绝矣。钦哉。

107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会议遣使准噶尔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闻事。

三月十七日接据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咨称，三月初十日，台吉索诺木达锡派其阿尔达勒额木布前来禀告伊都额真，据闻王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贝勒罗卜藏察干、贝子巴尔珠尔喇布坦、公达锡敦多布、台吉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台吉、阿卜吉车臣台吉于年前在会盟地会议，每家各派三百人，以王属下巴尔台吉为首，遣使准噶尔，约定将准噶尔人五月带至此处。等语。对该使人，派台吉查柏之子索诺木达尔扎从色尔腾以里之库勒门徒中凑骆驼，由伊孙察罕齐老图西边戈壁前往，于二月初七日一同起程矣。此次会商仅有王属下之喇嘛诺颜噶隆在内，余者概不与闻，阿尔台福晋、格勒克等皆不知晓，阿尔台福晋、格勒克等后闻知此信，谓王曰：尔父归顺皇上三十余载，唯为黄教众生效力，荷恩而生，尔为何无端生事？等语。王对曰：我或许仅此一次而已。等语。又问阿尔达勒额木布：此话尔台吉从何而闻，据伊告称，格勒克部一名叫鄂尔克额木布者，与我部楚呼拉寨桑做巴砸，来楚呼拉寨桑处取青稞，拜见我台吉密告此情。我台吉派我来告伊都额真。我此次前来，未语青海任何人，一旦泄露我等必死无疑。又言：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未参与此事，不知真假。据旁人所言，此间尚来侍郎处往返遣使，不知是否告诉侍郎了。等语，等情。因此次鄂尔克额木布密告索诺木达锡之言与前次霍罗海所言相悖，故我处未予奏闻，先将此情知照侍郎。我等仍密探消息，若有消息即咨侍郎外，侍郎若

有所闻，亦请咨照我等。等因。为此谨密奏闻。

108 侍郎常寿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阴谋叛乱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请训旨事。

本年三月初六日接据驻守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咨称：我等奏此事内开：为密奏闻事。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摆牙喇额尔格呈报，据原贝勒达颜属下厄鲁特名叫霍罗海之人来我处禀告，王罗卜藏丹津在藏之时，曾派十五人为使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返回青海后罗卜藏丹津又派二十五人，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派二十五人，以鄂尔克额木布为首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罗卜藏丹津又派待卫崇和岱之子达西敦多布赴藏往迎先行遣赴之使。现各种器械全部整备完毕，以备兵征汉国。商定俟遣使返回即刻举事。等语禀告，等情前来。故奴才我等将霍罗海带来问曰：此事关重大，尔告额尔格之言确实吗？尔去过招地乎？遣往招地之十五人姓何名谁，以何人为首，何时遣派的？详情知否？据霍罗海告尔：我未去过招地，我兄扎木素随罗卜藏丹津赴招，与罗卜藏丹津一同返回告诉我的。遣往招地人内，以原准噶尔来降之人巴木巴尔为首，其他人名概不知晓。此次遣使携有一书，各事尽书其内，不知其详。秋季派遣之。此乃扎木素告诉我的，我岂敢撒谎。等语。又问霍罗海：尔言又派五十人前往准噶尔等情是从何而闻？据其告称：台吉伊西珠尔扎布属下之巴哈墨尔根来我家时，我问他：整备器械清查枪弹火药甚严，我只有鸟枪，没有弹药 。如此清查莫非有敌人么？巴哈墨尔根答曰：我去额吉讷河一带贸易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派以鄂尔克额木布为首之使二十五人，正在等候王罗卜藏丹津之使，罗卜藏丹津遣使二十五人，其名不详。据言该使人返回后即向汉人发兵。等语。又问霍罗海，此意出自于何人，这些使人由何路前往？有何吩咐？约期为何月何日？据告称：王罗卜藏丹津自招返回后即有此心。等语。随问霍罗海，罗卜藏丹津荷恩甚重，伊为何所迫，生出此心？尔务必实言相告。据其告曰：伊独揽一切宣招之事，他不生有此意谁人敢生。此次使人前往因噶斯路伊孙察罕齐老图路皆有防守不可通行，而伊孙察罕齐老图以西，噶斯路以东两路之间有一靠近边缘之戈壁，非为通道。因须穿越戈壁，双方合出一百头骆驼供该五十人骑用。此次遣使所嘱之言，我大抵闻曰：我等青海皆为顾实汗后裔，缘何仍归汉国辖属，兹要与汉国决裂。其他密言我未闻知。约定俟该使五月返回后即刻举事。此乃我所闻知者也。等语。又问霍罗海：巴哈墨尔根告诉你时，还有什么人在场吗？何时告诉你的？据其告曰：只有我二人，并无他人在场，是本月十六日告诉我的。等语。又告曰：去年十二月底，诸台吉会盟，舔枪共誓：嗣后我等皆与王罗卜藏丹津同心共力。彼时正是你们撤兵之际，诸台吉商议截此撤兵，因言后撤之兵又有何妨，为首诸臣皆留在柴达木矣，无须截击此兵，故而罢了。闻知内地又将派兵，众台吉皆言：此兵若来，半路堵截，我等皆可得获干粮矣。等语告之。是以奴才我等商议，霍罗海乃厄鲁特一介小民，倘信其言，却无明显实据，如若不信，此事关重大。故奴才我等除派新满洲侍卫官员密访探信外，因康熙六十年八月初三日侍郎常寿曾咨前任都统阿喇衲内称：我临行时面请训谕，奉旨：你久居青海，熟悉各情。军机当前，策妄阿喇布坦潜越噶斯路或大举来犯青海俱未可料。务必不时详加探信，此乃甚为重要。钦此钦遵。尔处宜派遣新满洲侍卫瞭哨追踪探信，速报我处。等语。奴才我等愚以为，此事若不探实即行声张，必会多事。故照奴才我等所奏咨行侍郎常寿，将

厄鲁特霍罗海交付新满洲护军校布勒痕、亲军额尔格、西安委骁骑校常德等一并解送侍郎处。并言我等若有未曾问到之处，请其再为问明，以辨虚实，便于探信办理。该人解到详问之后，如何而行，请侍郎速咨我等。等情密咨前去。照此亦密咨照署理大将军印、驻甘州之公延信外，为此谨密奏以闻。等情缮折奏送前去。是以将厄鲁特霍罗海交付新满洲护军校布勒痕、亲军额尔格、西安委骁骑校常德等解往侍郎处矣。等因。三月初七日晚护军校布勒痕等将厄鲁特之霍罗海解至前来。奴才我又将霍罗海所告之言变换方式逐条核问，俱同于将军宗札布所咨无异。遂问霍罗海：据你所言，扎木素告诉你曰：王罗卜藏丹津在藏之时曾派十五人为使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其所遣人内，以原自准噶尔来降之巴木巴尔为首。等语。我大军进兵取藏之际，准噶尔之巴木巴尔、达西、罗力、色特尔、鄂尔多木尔、巴图等六人因系来投王罗卜藏丹津者，故而留在了彼处。后巴木巴尔、达西等叩见公策旺诺尔布言曰：我二人原本来投圣主，见到罗卜藏丹津后，其交嘱我等，你们见到将军大臣后只言是来投我的，我等不明其中缘由，即照吩咐告诉大将军矣。兹既奉旨：将来降之准噶尔人送到京城。钦此。我等二人决不留在王罗卜藏丹津处，请将我等送往京城。等语告之。遂将巴木巴尔、达西等交付赴招之使护军校绰波恩带至西宁，我亲令巴木巴尔、达西穿服乘驿送往京城，另外四人尚未送来。来降人内并无二个巴木巴尔。由此可见，所谓以巴木巴尔为首遣使准噶尔之说乃错矣。此究系如何？据霍罗海曰：扎木素告诉我说：准噶尔原有八人来降，王罗卜藏丹津只向将军臣等陈报六人，另二人匿而未报。或许隐瞒之二人内还有一叫巴木巴尔者，亦未可料。我只是照扎木素告我之言禀告耳。等语。去年自王罗卜藏丹津返回后，情势即变，非同以往。奴才为获实情，遂问来我处之蒙古人，又四处派人探信，因思忖不能仅以霍罗海之言为凭，故想待候探信之人返回核实后，再将奴才以前所知今日所闻及其拙见一并具奏，兹有二三处探报前来，故而核对具奏。昔日进剿大军一到招地，将军延信即遵旨交付青海诸王台吉：将守招之人公同商定呈报。伊等各怀希冀，难于启齿，一月未决，屡经催促，方缮书送来。来文内称：按我顾实汗所定之例，贝勒阿拉布坦额木布乃为左翼，且靠近拉藏汗汗，理应由其驻守。唯伊身残，且随军到达喀拉乌苏后受寒，病返回籍，未在此地，赐封为盟长之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察罕丹津、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贝子巴尔珠尔拉布坦、台吉垂拉克诺穆齐等现在此地。此外，贝子丹钟，公噶尔旦达锡、敦多布达锡、台吉额尔德尼等人亦在。圣主指派何人，谁敢违抗。等语。王察罕丹津随文附言：驻守招地，年少之人为宜。我年迈有疾，且水土不服，祈请驻于青海低洼靠近内地之处，以便瞻仰圣明，恭请圣安。等语。对此将军延信、公策旺诺尔布、奴才我等会商后，将伊等性情及奴才我等臆见一并缮折奏闻讫。推究王察罕丹津附文所言，因伊前曾二次派其寨桑青科图尔克依与策妄阿喇布坦串通，故虞一旦流露欲留招地之意，恐王罗卜藏丹津会阻挠其之变乱，故而上奏，以求开脱，倘上命伊留驻，谁亦无话可说，况且所谓年少之人驻守为宜，乃系暗指王罗卜藏丹津。如果罗卜藏丹津留驻招地，则青海统辖大印必归伊掌握。而亲王罗卜藏丹津希望驻招，却难自己开口，诸王台吉各领兵返回，伊独自率领部属留招一年，此乃望圣主颁旨命其驻招耳。后伊等所奏未奉谕旨，招地事务交命我大臣等办理，晋封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为贝子、公，办理唐古特事务，伊毫无权柄，因此绝望。遂告其二母福晋，身体不适，水土不服，意欲返回，一面奏请圣上，一面领兵归来。伊返抵之前，其二母福晋及老寨桑等告诉我曰：我王返抵到家，即起程前往叩贺圣主七十大寿。此后蒙古人纷纷传言：王罗卜藏丹津返回家后，其二母福晋及老寨桑等即提醒宜应赴京叩贺，罗卜藏丹津谓曰：王察罕丹津自封贝勒以后，凡事违命而行，派寨桑交通策妄阿喇布坦，又带策妄

阿喇布坦之使前来彼此往来串通，为此达颜等五台吉缮书钤印指参，却未罪责，二次赴京，皆颁旨特召，派遣侍卫由驿带往，越格封为郡王，给予恩宠优待。我父亲王凡事率先举义，率领子孙诚心归顺，到我这一代，二次赴京，皆平常相待。我既无违命而行之处，且兵进招地多有效力，各台吉弃招返归，我独自领兵坚持驻守，凡事遵旨而行，请旨而归，效力诸多，未得一温旨。兹未奉召自请前往，倘不给驿站，命自备马畜赴京，到后，又不得温纶，待遇平常，我乃统领青海各部之人，不能荣返归还，如何号令部属？等语。言后，借口身体不适，腿疼，向赍送诏书之员谓曰：我等公同商议后，从诸台吉内派几人携使前往祭奠大行皇帝，参加圣主登基大典。等语。然其右翼诸台吉至今未曾遣使。虽陆续来文说派其身边之四名准噶尔人，却亦未派来。奴才再次去文，适才接其回文内称：该四人我已派往唐古特，俟返回后，再往禀告。等语。本年二月初十日居住在多巴之回子台吉阿洪来告：据传王罗卜藏丹津命以巴尔台吉为首共计八人，每人乘驼三头遣赴策妄阿喇布坦处。不知其详。本年正月，王罗卜藏丹津之寨桑车臣和硕齐来垂多巴经商，向我回子萨瓦报怨曰：兹我王与前大不相同，采纳新近入盟之少年之言，派巴尔台吉出使准噶尔。等语。伊自招返回后，到处派人点兵，清查马匹，钤印为记，催办兵器，不知何意。对我等老人所劝充耳不闻，概不采纳。或会另生事变耳。等语告之。是以奴才交咐台吉阿洪：或尔自行亲往，或派可信之人不露声色前往探明实信禀报于我。三月初八日，阿洪来报：我遵照侍郎交咐，借我女婿马木忒前往亲王处讼告亲王所属阿里额木齐人霸占其之耕地强行耕种之便，授意务必留心探取实信。兹据马木忒返回禀告：我前往亲王罗卜藏丹津处等候提取被告人足有半个月，此间时常去两母福晋及亲王家，伊等言谈并不避我，把我视同家人。一日亲王罗卜藏丹津去妾母福晋家坐，我坐于帐篷外，听福晋劝王说：昔日你父王在世时，准噶尔使臣每次前来劝归伊等，你父王概未答应。他说：我邻近汉人，不臣服亦不会逼迫我。我年事已高，唯期居住安宁，以马牛羊盐换取汉人的布缎米面，养活自己及其奴仆，那边没有谁再比我安逸了。等语。你父王年长谋略深远，方如此而行，你不该不听老人言，只按未谙世事少年之言违背你父王一贯奉行之意。我已年过七十，生命有限，能活几日，只想劝你，你任意而为一旦错了，悔之莫及而已。等语。王罗卜藏丹津闻后一语未答，只是东拉西扯含混支吾后，便起身返回矣。我周旋于三家之间，坐于帐外借与伊属下之人闲谈嘻戏之便诱探得知：本年二月初四日，派巴尔台吉由七人陪同，每人乘骑三头骆驼前往准噶尔是实。所嘱密言未闻其详，大抵为请准噶尔速派兵马相助，通力兵征汉国。兹已陆续遣使唐古特，调去兵马，并派侍卫崇和岱之子敦多布赴招矣。二月十三日，王只带少量人马日夜疾驰，十六日到达王察罕丹津处，商议一天一夜，二十一日返回。不知密商详情。王罗卜藏丹津曰：兹兵械马匹皆已准备就序，部咨既令备兵，西宁诸大臣想必不会生疑。五月派往准噶尔之使亦将返回，适时青草长出，半夜大举出征，出其不意，掳掠西宁东关、多巴大集市及富裕村庄，以充干粮；出关夺取家畜，占住索罗木以外，木鲁乌苏以里之草茂之地，或取招永住，汉人能奈我何？等语。又有人告曰：在招之时，王罗卜藏丹津与贝勒额驸阿保、公策旺诺尔布等多次因事争吵，彼此不和，反目之心已定。现在贝勒阿拉布坦额木布、盆苏克旺扎尔、贝子巴尔珠尔拉布坦、公敦多布达锡、达锡敦多布、台吉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皆与王罗卜藏丹津为一伙正催赶整治各自兵马，罗卜藏丹津赴王察罕丹津处密商，虽不知其详，但观王返回面露喜色，即如己入其伙矣。等语。我原乃多巴之一介回子，自多尔济喇嘛以来，青海有何消息，我皆来告，故蒙圣主认识，越格封为台吉，位居达颜之上。仰蒙如此恩宠，愧无报答之处，唯访探青海消息禀报耳，故诸台吉对我极为怨恨。我早已觉察伊等情势与前不同，料定其心已变，定生

大乱。青海台吉内虽有感戴圣恩、希求安谧、不愿叛变者，但力量单薄，绝非对手，一旦异心外露恐会假辞遭受剪除，无奈附和而行。如果这些人抱成一团，其势亦了不得也。兹不但西宁兵马全力以备，亦应调遣邻省之兵以备，如此方宜。我家现在多巴，我承恩深重，侍郎又待我爱如亲子，是以实言相告。此等密言交议政大臣会议到部，一旦泄露，被青海人得知，我及妻子全家必会遍斩无遗，兹我乃舍命相告也。等语。奴才遂派驻西宁之参将级官员回子达尔罕伯克波罗特谓曰：尔蒙皇上重恩，非他人可比。贝勒色卜腾扎尔一向递送各种消息，为皇上效力，是以越格晋封贝勒，荷恩深厚。兹务必得知青海人势态密谋实情。贝勒既待尔甚好，尔亲自前往酌情诱探实情归报。三月十六日达尔罕伯克波罗特返回禀报：我去后探问密信，贝勒谓曰：我本为准噶尔一小台吉，感戴圣主仁重之恩，将青海西招之消息毫不隐瞒俱告多尔济喇嘛陈奏，又亲自赴招效力。对此遭到青海王台吉嫌恶，霸占我部奴仆不还，受害颇深。兹我唯存百户穷奴，无力抗衡，无奈攀附伊等也。自王罗卜藏丹津从招返回后，我即觉情形异常，为探实情，不久前借赴温泉之机，亲自去见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一向对我存有戒心，凡心底之言概不相告，只闲扯说，严禁唐古特贼匪一事，我刚赴王察罕丹津处商议返回。等语。返归途中，我又问了居于察布齐尔、巴颜诺尔几位待我好的人，据伊等告曰：去年十月会盟名义上是禁匪，实则舔枪口发誓，戮力同心引准噶尔兵马征伐汉人。二月王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台吉额尔德尼每家各派四人，每人给壮马四匹、肥驼三头前往招地。王罗卜藏丹津之使为巴尔台吉，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之使为额尔克额木布。王察罕丹津、台吉额尔德尼之使则不知其名。等语。我以为若是遣使赴招，则无需骆驼，其带驼而行，可见遣使准噶尔是实。据我看来王罗卜藏丹津已决意举事。公达锡敦多布、敦多布达锡、额尔德尼台吉兄弟皆为其同党，贝勒盆苏克旺扎尔、贝勒达颜因部落相邻，靠近伊等，随附亦是被迫无奈。盟长垂拉克诺穆齐十月未去会盟，故其略存介意。王察罕丹津、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与王罗卜藏丹津合伙后，仅是表面和好，却各怀异志。王察罕丹津与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甚好。王罗卜藏丹津或引准噶尔兵大举叛乱，或率部进击王察罕丹津，或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二人表面假称同伙，待罗卜藏丹津叛乱事发后，伊二人则会联合抗击罗卜藏丹津，立下大功，以图一人占据招地，一人总领青海，俱未可料。此等之人皆乃无常之辈，实难预测。我想侍郎唯从内地调派大军以备，视伊等叛乱形势酌量而行方甚妥当。我如今年事已高，无力与之抗衡，一旦事变，我即率妻子家眷投奔内地而生。此间，我将四处派人打探实情，一有消息，即速派人驰报。等语。奴才看得，青海大小之人性甚贪婪，见利忘义，性好猜忌，狡猾诡诈，心存恶意却不露声色，善于伪装。兄弟骨肉，因争奴仆家业，即可反目交兵；倘中人讲和协调利益，很快又会赌咒发誓，聚集痛饮，一切照旧。伊等互可背弃，反复无常，全非可信之人。伊等本意，招地本为其祖顾实汗所立，得招及黄教后，必会委派其中一人接替拉藏汗汗之位，一如既往总理事务。兹招地之事与其全然无涉，伊等以为此乃奇耻大辱。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等台吉皆系顾实汗近支嗣孙，势力颇强，未奉封赐，而康济鼐等唐古特人原系拉藏汗汗属下之奴，乃行走之人，如今封为贝子公，主管事务，故伊等台吉皆有怨意。兹据柴达木送来之厄鲁特霍罗海所言，及回子台吉阿洪参将级官员达尔罕伯克波罗特所报看得，既不可视为假情而轻视之。但若属实亦不必露出声色。奴才愚以为，此等形同牲口一般之人，无论如何猖獗，我内地兵马唯有坚实以备。其若恭顺臣服，则施恩安抚，以慰其心；倘肇事叛乱，以我之兵力足可酌量剿惩，一切准备就序，自无何虑。现西宁满洲兵有七百，加上官弁，共计八百，皆系弓兵，无枪。除适才自柴达木撤回之兵所交之四百支外，就现备鸟枪，八旗每旗各拨五十，

正派员每日操练。前奏于总兵官在城兵丁内，拨马步兵三千及火器营兵丁以备，此二项兵马早已准备妥当，一旦需用，不会迟误。奴才将详情密告总兵官王宜谦，饬令其将在城未纳入战备之三千兵丁，连同扼守各关口城池官兵之器械干粮全部备齐，各边门增调官兵防守。选派精明之人及通事等，配备好马驮运茶布，借行商之名，在蒙古营帐周围密访消息归报；若见蒙古人纷纷聚集兵马，则立即弃货骑马连夜驰报。又交付杨如宗等土司，令其将兵马尽力备齐，挑选属下番子喇嘛密嘱遣往蒙古人住地暗探消息，速报前来。等情。西宁民人回子皆会弓箭枪法，家家户户身佩兵刃，故奴才交付按察司巴袭、道员赵世熙亦将民兵备齐。奴才派属下领催祁里克特依前往王罗卜藏丹津处送书，催其将尚未送来之四名准噶尔之厄鲁特人速送前来。奴才吩咐祁里克特依：乘此去之机，观察形势，设法探信而归。亦密饬告诫纳兰撒兰驻哨官员及口外驻驿笔帖式矣。俟该遣之人归报再具奏闻外，奴才窃惟，西宁现虽有马步兵万余人，但辖属之地宽广，关隘众多，又因驻兵柴达木，兵分各处，一旦有事，各处皆需扼守，无法调用。现城内驻兵六千，其中所奏之三千兵丁业已备齐，现有之二千马匹若皆归该兵调拨，驮骑足敷以用，剩下之三千兵丁如若调用，则无驮骑马匹。且守城亦甚重要，不可空虚，一旦有事所备满洲官兵八百、绿旗官兵三千皆可调用无误，如果青海人来犯内地，此等兵马与西宁之兵及民兵通力合作，足可剿杀来敌。但出关征讨，仅此三千八百兵马，力量略为单薄。昔日备此兵马，乃为防准噶尔贼自噶斯路来袭青海，大军路途遥远，且有戈壁相间不能赶至。备此兵马，虽仅有二三千人，而一旦噶斯哨兵来报，即可率西宁备兵驰援，会同柴达木二千兵丁，再调青海台吉之兵通力而行，击败来犯之贼乃易于反掌也。兹柴达木兵撤仅留五百，且孤居诸蒙古之中，蒙古人原先设哨之哈吉尔、德卜特尔、察罕乌苏、巴颜托果依、额尔腾等地兹皆改派兵丁，使兵力又分出些。据柴达木来人告曰：昔日蒙古人因惧准噶尔贼，皆于边哨以里游牧。兹不知何缘，王罗卜藏丹津及原任贝勒之达颜蒙古人毫不畏惧，皆越卡伦，移抵额尔腾游牧，势不可挡。但若越过额尔腾，皆为戈壁，无水草，不可久居，无奈以原卡伦驻地相称与蒙古人杂居一处，杳无音信。等语。柴达木兵力单薄，且距西宁十五日程，一旦有警，援兵一时难至。如果青海人与准噶尔联合大举叛乱，如此兵力恐怕单薄。现为防噶斯路于伊孙察罕齐老图设有卡伦，若将此兵预先撤回，将平王前驻防青海之察罕托罗海之兵整兵调驻，不但可以总扼蒙古人出入之口，一旦有事，亦便于西宁出兵接济。而蒙古人一举一动尽在眼底，其亦不敢妄动也。奴才又思：军机之事，务必筹划周详，准备稳妥牢靠，方能克敌制胜。否则即会贻误战机。现青海人尚未露出马脚，来人所言既便全错，亦不可掉以轻心不加防备。若待事发再做准备，相距遥远必致贻误。目下正是蒙古马匹掉膘不能远行之际，五月初青草长出马匹即可足食，故趁此之暇宜调邻省兵丁以备。凉州距此仅有十二日程，尚属近便，宜派二千火器精兵，配以相应火炮及督管贤将，暂且就地以备；固原宁夏距此有二十余日程，即照凉州所备各调兵二千趁早起程，固原之二千兵丁调西宁以备，宁夏之二千兵丁备驻庄浪，西安相距一月日程，宜调满洲兵一千、督标火器兵一千，即照所备起程，进驻兰州附近以待。另咨四川松潘提督总兵官，令伊等亦备好兵马，以俟一旦有警，即出关接济招兵。此间事态瞬息万变，一旦事发，则一面奏闻，一面调遣所备兵马，于事方有裨益。奴才所奏倘无不妥，伏乞饬下各处从速施行。唯青海人生性无常，实不可信，若其闻知大军已备迫于威慑，停止叛乱，或因内部不和人心不齐而作罢，则会劳师徒耗钱粮。青海人性甚阴险敏感，伊等图谋之事不露声色，却怀恨在心。此时因顾实汗所立黄教及招地管辖权与之全然无涉，王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必一心指望把持招地，故宜速派一熟谙其性，彼此相识之侍卫往颁温旨安抚伊等：西招黄教乃尔祖顾实汗所立。如何恪守此业俾使长治久安之处不可不从详议之。著尔等五盟长轻装简从与侍卫一起乘驿前来当面议定。等语。伊等若欣然奉命前往，则无事；倘托词不去，此间又有

叛乱迹象，我等即投身大力以备，相机对此等悖恩叛逆之人实行天讨为宜。奴才世承皇恩甚重，此之受命又非易事。虽思舍身尽力图报万一，但禀赋愚钝，全无料事之才。经几昼夜反复筹划、思惟，其如何跳梁我等皆无法阻挡，不如将内地牢固以备，俟其举事相机酌情而行。一旦需用，除奴才原奏备兵赶赴军前外，兵丁如何调遣事关重大，伏乞饬派皇上稔知且谙军务之掌印将军前来。是以谨将奴才所闻各情及粗陋之见毫无隐瞒全部缮折具奏。伏乞圣主明鉴，赐谕开导指教，奴才遵奉以行。为此谨密奏请旨。照此奏疏俱密咨知照署理大将军印务之贝子延信、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总督年羹尧矣。

附：上谕侍郎常寿调提督岳钟琪前往西宁探青海消息

谕常寿。尔所奏青海之消息虽有些缘由，但不可即以为实，而轻调各处之兵。唯整饬尔西宁绿旗兵妥善以备，务应密之。四川松潘口既然邻近青海，已交付总督年羹尧调提督岳钟琪领兵前往以备。此旨亦寄贝子延信矣。尔仍确探消息具奏。

10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遵旨访查行盐情弊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日

监察御史臣莽鹄立谨奏：为密奏粗略访闻事。

窃莽鹄立我兹蒙恩任居言职，理应竭诚入告，直言敷陈。然我皇上睿虑周详，一切政务措置咸宜并无疏漏，应陈之事实无所求。顷遵训饬，随便询问前任之员盐课情弊，皆不过沿袭历年惯例而行，其原来形成详情并不确知。故留心访问往来各处之汉人，虽得知一二，亦不可即断为实。据闻，古时盐场设有专员看管稽察，监督煮盐，当即按数征课。盐出场后，并不禁销各地，即不误征课，盐亦均销各地。宋朝因边关战事，招募商人捐纳军粮。徽州商人自愿捐粮解运边关，但言一应盐务自行承办，交纳盐课。遂准填名，发给盐引，交纳课银。自此沿袭至今，盐场即为其世代子孙永据之业。伊等交结有司，借官盐之便，争行各自私盐千万，又用过期残引，频频转手，蒙混过关。其虽有私盐千万，却无一人交纳课银。且屯积食盐，贱时不卖，专候雨季，恣意抬价。穷民困厄其中，多有数月不得食盐者。为恤小民之苦，后准行肩挑背负卖盐，却招致盐商嫉恨，数步之内，即以私盐出界为名抓人，彼此斗殴至伤者甚众。且各处不法刁民舍命图利，结伙持械公然抗拒，强行贩运。虽有官兵，亦惧于生事不能奈何。法愈严则弊愈多。私盐盛行，官盐引时常滞销。窃惟，盐斤乃每人每户日所必需之物，诚若行销均匀，盐课断不致有误。臣愚以为，与其禁贩私盐，不如明其根源，嗣后宜选派专员看守盐场，监督秤量，装包之时，即将斤包实数逐日分别造册呈报，照数查核征课。一经出场，皆为业经查核登记纳课者，故可取消禁令，自愿行销各处。则官盐传销均匀，国课盈裕，且断私盐之源，争利之弊自会止息，小民受制刁难之苦亦得纾解。此乃为臣粗略询访之处，并非亲临所见，其中或有不实之处，亦未可料。谨将访查梗概冒昧具奏，伏乞明鉴圣裁。谨此密奏。

110 刑科给事中施图奏请村民贮粮以备荒年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刑科给事中奴才施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观旱涝之年，地方百姓流离失所，四处乞讨，盖州县之官虽怨而不权变措置所致也。州县

之官，最近于民，宜应爱民如赤子也。即使有怨言，亦应一面呈报上司，一面设法办理，使民无四逃，方可谓堪任。民流离失所，何以管民。奴才窃惟，若欲民无流离，必须先行预备。一村按所住人口耕地而计，一晌地凑粮一斗，由村民监督挖窑掩埋，翌年春开窖平分给村民以食，秋收偿还所分之粮，再加征派粮入窑，每年增加，至一千石后，停止加派，每年出陈换新。遇到荒年，即动此粮均分各户。人少小村，可就近联合二三村存贮。天下村庄若俱如此，何属地方，即交所属州县官，亲率村长里长监督收贮分放，则无论遇何荒年，亦无须赈济，亦不致动用仓米，且民亦不致流离也。奴才惶悚谨奏，请旨。

朱批：人不堪。

111 吏部奏报祖秉圭履历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贵州大定州知州苏林洪，带领兹利县知县祖秉圭引见。钦此。钦遵。即咨文各该巡抚。今祖秉圭业经到部。

祖秉圭，正白汉军旗祖秉恒佐领下岁贡，四十岁，现任湖广岳州府慈利县知县，原四川绵竹县知县祖伟耀之子，原荆口协领祖光熙之孙。

朱批：观祖秉圭，人甚明白，即于吏部、户部员外郎缺上任用。

112 侍郎常寿等奏报派人颁宣青海诸王加封之情及暂缓撤兵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侍郎奴才常寿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九日，接据理藩院来文内开：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总督年羹尧公同议叙定藏之功，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人加赐俸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人封为亲王、郡王、贝勒、公。等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送前去。等情。窃惟，青海王贝勒等荷蒙如此高厚之恩，伊等闻知，理应感恩，视为喜事。故奴才当即照部咨译成蒙文，缮拟颁宣于众之蒙文书，派领催豪尚赴亲王罗卜藏丹津处，派领催索柱赴亲王察罕丹津处，派领催科西图赴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处颁文宣告。奴才密嘱此去领催等，借此之机，对各王贝勒公等须察言观色，要不露声色设法引诱下人探取消息，观察形势，回来禀报。等语。除该领催等返回，将所见所闻据实奏闻外，三月二十日接兵部咨开：总理事务王大臣、总督年羹尧会议得：查西宁地方绿旗兵有六千，足以防守地方。都统汪古礼所带京城兵丁，现无差遣，徒驻彼处空耗钱粮。此之官兵，咸俱撤回。由侍郎常寿发给其沿路供应口粮之粮单，都统汪古礼统领编队，交付各管官员，好生约束，返回京城，沿途不得生事。等情。议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至呈者。等因。奴才经与都统汪古礼商议，适接柴达木、青海方面来报，已就备兵之事奏请圣主训示。该满洲兵丁俱无鸟枪，故将柴达木撤回兵丁所缴之四百支鸟枪发给八旗，现已派官每日训练就绪。现青海方面既值有警之际，此之兵马恳请暂停起程，熟练鸟枪。一旦有事，则即效力。俟平安无事时，再陈情请旨撤回。为此谨具奏闻，伏乞圣主指训。

朱批：朕躬安。尔所奏之事悉知矣，所办甚善。当小心从事。朕所思数旨书于另折内，著随机而行。再席勒图察木多兵马撤驻于察汗托洛亥，调西宁五百兵丁增驻之处，适才业已敕交年羹尧矣，年羹尧遵旨如何调遣，原等即遵行之。若有紧急之事，不遑请旨，著与年羹尧磋商而行。

特谕。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谕常寿。据尔奏闻，贝勒拉察布台吉、达里扎布巴图木额等人曾向你表露心迹，由此可见，其青海兄弟内意见亦不一致。此前亲王察罕丹津亦曾吐露过真心。凡向我等表露心意之人，尔即明白晓谕之：尔等青海，自顾实汗以来对圣主恭顺而行，叠承重恩。以往尔等之内虽有种种悖逆之言，但未公然举事，圣主大慈大悲，俱予包容，此乃不忘昔日和睦之情特与保全之至意。兹罗卜藏丹津、垂拉克诺穆齐、盆苏克旺扎尔、阿拉布坦鄂木布等果若叛乱，背离其祖父之道，现各处兵马已备，剿除乃轻而易举之事。青海之人若不滋事、大国栋梁之主断不先行。此际切勿帮助策妄阿喇布坦。如果伊等公然作乱，背负主恩，不顾昔日和好，尔等当尽力夺取其奴，以立功名。等语，详细晓谕之，于事似有裨益。不拘尔再斟酌之，不必立即颁谕。再尔处亦应确探消息以备。特谕。

113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派兵堵截罗卜藏锡拉布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奴才阿喇衲等谨奏：为奏闻奴才等抵达阿克塔斯派兵堵截在逃之罗卜藏锡拉布等事。

窃奴才我等领兵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日到达阿克塔斯后，当即派出乌拉索伦、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等兵丁一百二十名。由喀尔喀乌郎哈扎萨克佟莫克率领，以正黄旗蓝翎方喀拉，正红旗阿达哈哈番兼佐领、委护军参领，途中委以乌拉、齐齐哈尔兵之营总之苏图为陪，当日于从阿尔泰穿越戈壁之苏伯路堵截在逃之罗卜藏锡拉布等。故将奴才我等到达阿克塔斯当日即派兵堵截罗卜藏锡拉布之事具奏以闻。

奴才阿喇衲、穆克登。

朱批：知道了。将罗卜藏锡拉布一路追杀至汗山，未使一人逃出，杀的杀，擒的擒矣。此事喀尔喀扎萨克兵破例各有其功。朕亦甚悦，施恩优渥。唯车木皮尔另携数人逃走，尚未拿获，为使尔等高兴，顺便谕示知之。

附：上谕副将军阿喇衲于布隆吉尔听凭大将军年羹尧调遣事

谕副将军阿喇衲。前大将军年羹尧为罗卜藏丹津之事，奏请欲调尔领兵去柴达木，朕降旨命尔来布隆吉尔驻扎。谕旨尚未送到，适接将军富宁安奏言，已咨令尔由吐鲁番奔赴噶斯路，朕知吐鲁番无路可通噶斯，甚为担心。兹闻尔已至巴里坤，将往布隆吉尔，朕甚欣喜释然矣。兹尔驻布隆吉尔，听任大将军年羹尧之调遣，一心一意磋商而行。为此特谕。

114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报雨水谷物长势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陕西巡抚奴才噶什图谨奏：为奏闻雨水调匀，庄稼长势甚茂事。

陕西属域大部分皆赖夏粮，十亩地中尚有六七亩种麦子，其余种豌豆、大麦及榨油之菜籽。

夏粮收割后，方种谷子荞麦。仰荷皇上之福，本年西安府属各地雨水甚为调匀，麦子生发秀穗甚好。民言自今即便不雨，亦为丰年。据西安、汉中、凤翔府及兴安州呈报：麦子可望十分收成。至延安府属沿边数地，因比别处稍寒，故有唯赖一季秋粮者。据报雨水亦属调匀，谷物种后长势亦好。兹观百姓皆喜笑颜开。俟收粮时，再将收成分数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15 多罗履郡王允祹等奏报取顺天乡试外帘官候钦点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管理礼部事务镶黄旗满洲都统多罗履郡王臣允祹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署顺天府府尹事户部郎中张坦麟奏称：顺天乡试外帘官，据直抚回文，人数不敷，请敕部行文，选送小章京十员等因缮折请旨。本日皇上面谕管礼部事务履郡王允祹：科场事务，原隶礼部，目今移送梓宫，押夫正需多员，况又有赈荒之事。前府尹行文，尔部驳回，甚属不合。似此推诿，如何办事？将今科外帘派官之事即交尔部速行办理，直抚所送外帘官二十员，俱不必用。著于翰林院庶吉士及小京官内开列，如或稍有贻误，将礼部堂司官并尔等从重治罪。钦此钦遵。臣等查，本年二月内，府尹行文臣部，臣等未经周详酌议，即行驳回，甚属愚昧。恭闻谕旨，不胜惶悚，即遵照会试外帘用小京官例行文，咨取翰林院庶吉士、内阁中书、并国子监、太常寺、大理寺、光禄寺、中书科、行人司官员，届期臣部开列职名三十员密题，恭候皇上钦点十八员。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礼部事务镶黄旗满州都统多罗履郡王臣允祹、尚书臣觉罗苏库、尚书臣张廷玉、左侍郎臣景日昣、右侍郎臣罗瞻、右侍郎在学士上行走臣蒋廷锡、刑部左侍郎在礼部侍郎上行走臣王景曾、仪制清吏司郎中臣罗丹、郎中臣白映槐、郎中臣钱兆沆、郎中臣陆赐书、员外郎臣苗寿、员外郎臣陈福寿、试员外郎三等侍卫专达臣恩特、主事臣葛尔敏。

朱批：遣此等人时，由朱轼、张廷玉、田从典、张伯行密选，将三十人名进览。

116 内务府奏请给发和硕怡亲王新收之柏唐阿等钱粮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内务府谨奏：为钦遵上谕查核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和硕怡亲王告称：为裁分给我之柏唐阿、工匠、闲散之钱粮事。我面奏时，奉旨：交付内总管大臣，查例议奏可也。钦此钦遵。查得，康熙三十七年，臣衙门奏称：多罗直郡王、多罗孚郡王告称：为分给我等管领下之苏拉、太监等之钱粮事奏请时奉旨：有养裕亲王、恭亲王之人之例，查后具奏。钦此。分给裕亲王之包衣柏唐阿、工匠等，经三次具奏，共给六年钱粮、米谷，经查此例具奏，奉旨：是。给发二年钱粮，再奏可也。钦此。钦遵。由包衣佐领、管领裁后行文户部给发在案。又查得，康熙三十九年，臣衙门会同领侍卫内大臣奏称：除分给八贝勒、九阿哥、十阿哥之官员、兵丁之俸禄、钱粮仍给发外，由内廷分给之各项柏唐阿、工匠、管领下之内苏拉、太监，按原各自所食钱粮，给发二年钱粮。王等所辖人内，柏唐阿、工匠、辛者库内之苏拉既无钱粮，故此等人各视原差，亦照内柏唐阿、工匠、苏拉等给发钱粮，二年后，由该部奏裁可也等语。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亦由包衣佐领、管领裁后行文户部，给发在案。目今分给和硕怡亲王之柏唐阿、工匠、苏拉、太监等，亦按先前分给王、阿哥之人，给发二年钱粮，或

如何给发之处，伏乞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噶达浑、内务府总管李延禧、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御前一等侍卫赖保、曼武、伊都立。

朱批：旧例已俱奏请谕旨，惟怡亲王尔等如此裁后，又请王请朕恩，何意？甚属不合，交付吏部、刑部，审明查明缘由，严加议罪具奏。

117 监察御史鄂齐尔奏请养济院房屋狭小拨地扩建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朱批：多日来各种各样人各种各样事内，此之所奏实非寻常。朕览折甚为赞许，著照所请施行，内务府知道。

署理东城印务之监察御史奴才鄂齐尔谨奏：为条陈事。

奴才一介寒微，孑身一人，一向无人扶助，计俸挨次补为监察御史。兹唯仰赖圣主以行，奴才不死之身幸遇如佛之主又得以驱策也。虽有些须忧愁，每思恩慈，深感粉身碎骨亦难酬报于万一，唯有虔诚祈祷耳。兹又身居显贵，为奴才者，倘不输诚公正持中而行，不尽忠效力，则天将报应也。奴才揣度凡事必速有回报。现皇上所办所行之事确合民意。且奴才兹见石文焯补为巡抚，又赏给花翎，又闻董永艾补为布政使，皇上一目即识善恶。赖都、勒什布补为副都统，不但奴才鄙人称奇，且举国皆赞圣主实乃奇主也。再二月初一日，皇上降旨下问奴才前往安设台站一事办理如何？其时奴才因久病卧床，昏昏沉沉，耳聋健忘，将现于乾清门戴翎子行走之王廷枚、提督康泰之子、康海之子皆忘记未奏，反将西安一夸兰达扎木素奏入。奴才是如何奏的。亦不知道。每每思之，实感惶悚。奴才虽无为国为民大计，但皇上爱待百姓犹如赤子，以安抚而治天下，虽一已拙见安敢隐瞒不奏？查得，德胜门外开有一家小养济院原系我叔父与郎中科西特依、花都合建收留病人的。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将三阿哥所赏之一千两银子，置办成衣帽等物，留出零用盘缠，由散骑郎劳格、三等侍卫多齐与我公同监看，在小庙内赏给七百三十五名乞丐。乞丐皆高声齐呼：我等如今得以生存，祝三阿哥福寿无涯。口诵阿弥托佛，面南叩首，各自离去。唯有六十余病人留于庙内。而今庙里病人多，地方狭窄，奴才欲另建房，苦于周围没有空地，唯南边交界处有六十亩麦田。经打听，此乃正黄旗包衣佐领园头赵天喜之地，原系菜园，倘得此块地奴才自愿将庙内病人所住之二十间房拆除，再添建二十间，共为四十间，使佛庙、病人卧房分开各立。不但佛庙庭院清静，病人安卧，且亦副三阿哥造益百姓之至意。奴才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11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呈书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窃奴才前折奏开：奴才派遣领催齐里克特依送书催促王罗卜藏丹津速将尚未送来之四名准噶尔之厄鲁特解送前来。并嘱借此之机，观察其之形势，不露声色，设法探取消息返回。俟其返回禀告时，再具奏闻。等情。在案。三月二十四日，领催齐里克特依返回禀告：我于三月十九日到达王罗卜藏丹津牧场，先见了两母福晋，献上侍郎所送哈达问好。次日见到王罗卜藏丹津，将侍郎之书交给之，罗卜藏丹津阅后言曰：此四名准噶尔人因不便驻于青海，已送往喀木。此四

人因系我部属头目本族，故曾呈奏寻找。兹闻二人已死，另二人尚未返回，勿言皇上取此四名准噶尔人，即使取我二三百户壮奴，尚且献之，二名准噶尔有何可惜。俟此二人平安返回，我赴京请安时，亲自带其奏献之。等语。缮蒙文书一封交给我。齐里克特依我此去观其形势，俱如往常。我所到之处必访消息。经访问，据蒙古人曰：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王罗卜藏丹津诸台吉等喻告属下，每人备枪一支，鸟枪一支、迂针箭三十支、火药百发、绳八根、铁砂一百。人在者，各备马五匹，不在者备马三匹，若缺一项，必抄家产。并不断派人查视，颁令甚严。我等不知其缘，暗中揣度，昔日大军进招尚无如此严备，兹如此加紧准备，必是王台吉等闻获实信，以备急需耳。此二个月以来，我青海人纷纷传言，驻西宁之侍郎俱令满洲兵丁操练鸟枪，西宁数万汉人土司之兵皆已整备就绪，内地又增调大军前来西宁，四五月到此。等语。自闻此等传言后，罗卜藏丹津台吉等再未遣使发文查验兵器，平静如常。等语。齐里克特依我观沿途各处蒙古人，因本年春季略旱，牲畜羸瘦，青草方萌，羊皆啃食。农区蒙古人浇水耕地，牧区放牧如常，并无异常。另就所传王罗卜藏丹津派其巴尔台吉出使准噶尔一语诱探消息，经问，皆告不知道。王罗卜藏丹津之人众多，或许另有一个巴尔台吉亦未可料。我军进招时，王罗卜藏丹津身边当差的，一个脸上有麻子名叫巴尔台吉之人，我见他现在福晋阿尔台处居住。等情。奴才将王罗卜藏丹津送来之蒙文书翻译看得：呈书侍郎，为准噶尔四人事。准噶尔四人一事前曾呈奏寻找。因准噶尔人不便留在青海，是以与我使人一同去了喀木，二人已死。奏报寻找此四人，乃因其系我属下四人之本族，为仰副主恩，使离者团聚，穷者得以养育，故而具奏。其去之人尚未返回，我因有病，正遣使询问二博克达、垂钟等如何治愈。待其使返回，病治好时，将赴京瞻见圣明。是时我亲自带其奏献之。为此呈书。等语。奴才为宣颁给王罗卜藏丹津等人议叙武功，加赐俸帛、封亲王郡王贝勒之事，已派领催豪尚、索柱、科西图等分三路前往。除俟该领催等返回，将伊等所见所闻另折奏报外，现将领催齐里克特依禀报之言，及王罗卜藏丹津所呈蒙文书一并密奏以闻。

119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严守边关以防生变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朱批：速阅速办。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切据领兵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来文内称，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亲军额尔格禀报，原贝勒达颜属下一名叫霍罗海之厄鲁特人来我处告曰：罗卜藏丹津王在藏之时曾派十五人为使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返回青海后又派了二十五人，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派了二十五人，由额尔克鄂木布率领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罗卜藏丹津又派侍卫崇和岱之子达锡敦多布赴藏往迎先前所遣之使臣。目下一切器械已整备就序，正准备与汉国交兵，商议一俟遣使返回，即刻举事。等语。奴才等遂带霍罗海来问。俱如护军额尔格所报。因事关重大，除将霍罗海解往驻西宁之侍郎处，将所问之供具奏外，为此咨之。等情咨呈前来。臣遂即咨令侍郎常寿，对自柴达木所解送之厄鲁特霍罗海详细核问，打探确实，将所问之词及所获消息速奏，并呈报于臣。等情前去。三月二十四日侍郎常寿将霍罗海之供词及派回子台吉阿洪、参将级官达尔罕伯克博罗忒等所探之消息俱照奏疏咨送前来。臣在西宁办理青海事务历时一年，又领兵前往取招，观青海人唯利是图，不重情义，见利忘义，确为实情。逆贼策妄阿喇布坦派策凌敦多布偷偷取招，杀害拉藏汗，使唐古特人百遭其害，圣祖仁皇帝为安抚众生，恢复顾实汗所立之黄教，而举行天讨，青海诸部无一人勇往效力。圣祖仁皇帝体念顾实汗之恭顺，屡屡开示，伊等无奈，方同大军

一道护送达赖喇嘛赴招，仰赖天威兵败策凌敦多布，夺取了招地，致使达赖喇嘛坐床，唐古特众生得以安宁，青海人亦报仇雪耻矣。为妥善办理招地事宜，臣遵旨召集青海诸王台吉等，交付伊等，尔等共同协商将守招之人议定呈报前来，然其各怀私念，拖延许久方呈来钤印之书。臣将青海人等呈报之情、唐古特等禀报之缘由及臣等所知各情咸俱奏陈讫。青海人生性糊涂，未待事完，皆借故返回。兹若恣意叛乱，果真向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则情殊可恶。但既便遣使，策妄阿喇布坦乃老奸巨滑之人。前犯哈密受挫，在招三次为我军所击败，狼狈而逃。我军取得吐鲁番后，在此驻守。其因有阿尔泰路兵马扼守，甚为窘困，故而遣使奏请，恢复原礼。对呼图克图，总督年羹尧所遣之使亦言即刻回遣使人，并请转奏皇上宽宥其罪。由此可见，其认罪意在求生，以期安逸者也。青海人等昔日虽然与其相互遣使，却未曾帮助过策妄阿喇布坦。而与我大军一同护送达赖喇嘛进藏时，尚与策凌敦多布二次交手鏖战。策妄阿喇布坦深知青海人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之禀性，故兹既便遣使了，伊亦会疑为系遣使笼络，岂能轻意相信而倾心相助耶？即使青海人妄言哄骗适才圣主以青海人等赴藏随军效力，将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皆加级进封外，又颁旨命查明率部赴藏、驻守噶斯、柴达木及派兵入藏之贝勒贝子公台吉以及为首前往之寨桑侍卫等人名衔效力之处，予以分别议叙，加恩颁赐。于此青海人各自感激圣主殊恩改恶向善，以求安乐耳，岂会皆向罗卜藏丹津而行叛乱耶？青海人如同牲口唯利是图，反复无常，难逃圣祖仁皇帝之明鉴，唯念顾实汗恭顺而行，方频频恩免其罪。伏惟圣祖仁皇帝诸事既已相机办理，侍郎常寿所奏之事，圣主明鉴，从中指一方略，若将其安置于藏，青海人之痴心妄想亦必收敛耳；若将罗卜藏丹津等带至京城，此等犹如牲口般的人，善于猜疑，则会惊恐不安，彼此推托，因而迁延时日，亦未可料。臣愚以为，万事皆出自于圣主天威仁旨，故而可停带其入京，即召集青海各盟长及相应人等会盟，传谕圣主仁旨，则罗卜藏丹津等必感激圣主之恩，遵奉施行耳。臣仰荷圣主仁育重恩，略有所见，安敢缄默。是以谨将臣之拙见冒昧陈奏。再查甘州现有自京城带来之铜炮四门，炮营章京兵丁、八旗章京护军校护军共计五百余名，皆已准备就序外，兹已令照侍郎常寿所咨密咨甘州署理提督范时捷严饬各守关隘之官兵，详细盘查往来之人，选派贤能通事前往甘州关外探信，倘有消息，则驰速呈报，并亦照此密令交付肃州署理总兵官之参将郭成功遵行。同时，密咨知照巴里坤将军富宁安、吐鲁番之副将军阿喇衲等，且亦檄令驻扎色尔腾之侍卫倭赫，严守哨所，严加盘查过往行人，寻踪探访消息，一俟有警，即刻驰报于臣。等情各俱交付讫。为此谨具密奏以闻。

朱批：尔如此办理，甚合朕意。因恐常寿来报，尔尚未料及，故急忙先降旨矣。尔既有此准备，前旨亦即多余了。如此方可谓尽心料理也。览尔所奏，朕甚嘉许，虽然如此，凡事亦切勿轻忽懈怠，防守探信不可不加留心。年羹尧已于十二日自京城起程赴任矣。

120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请赴青海效力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奴才宗札布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兵部咨开：议政大臣议奏：侍郎常寿奏闻拨给柴达木撤回官兵钱粮一折内奉旨：将军宗札布人不堪，著议政大臣议之，另派一人办理其事。钦此钦遵。议政大臣公推护军统领五十八、副都统阿喇衲二人，祈请皇上指定一人。其所派之臣到任后，宗札布遣往将军延信处，视有效力之处，准其效力。等情奏入。奉旨：都统席勒图，其人可也，精明干练，著派此人。钦此钦遵。咨送前去。等因。三月二十六日，侍郎常寿亦照原奏密行奴才前来。厄鲁特等

起事之事虽然尚未公开，却亦难以预料。宗札布我世承皇上隆恩，今生今世，虽肝脑涂地亦不能仰报于万一。目下甘州无事，青海地方既然有警，祈请若有一效力之处，准许奴才得以效尽犬马。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请旨。

驻守西安等地将军奴才宗札布。

朱批：著来甘州，青海之事皆属讹传，并无何事。

1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将坐堂理事家人撤回府内并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九日，臣家人赍折返回，奴才跪奉祗领开阅。请安折内奉朱批：朕安。钦此。臣伏读之下，不胜欢忭。又奉朱批：臣、奴才都一样，嗣后著写臣。钦此钦遵，谨记在心。再外省督抚常以家人为堂官，坐堂理事，荒谬至极。圣主洞察此情，所谕甚为详明，臣钦遵谕旨，当即将堂上家人撤回府内，严禁再用堂官之名。皇上圣明，训诫臣子唯期好也，臣感激不尽。现福建雨水甚为调匀，两麦俱熟业已收割，稻子全部适时插完，长势甚好。现米价，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等地九钱一两不等，泉州、漳州等地一两一二钱不等，价仍平。谨此奏闻。前次所奉朱谕三纸一并缴送。

朱批：田禾长势及雨水调匀与否，唯当据实而奏。先前尔等侍朕皇考，因恐烦圣聪，百般巧饰，以期畅还之处，朕素所熟知。尔等若能如实上奏，天赐之年，朕实有欢畅之时，若仍沿袭旧习，虽奏丰年，朕亦疑而不信。尔等若想得朕宽谅，凡事唯尽诚实。勉之。

附：上谕一纸

尔等督抚皆膺要任者，属员之善恶优劣，及抚绥安民之事理应细加体察。尔等下属内，凡太监亲戚兄弟子侄捐纳者，或以请托任用者及王阿哥府上汉宾幕僚捐纳之人，皆为大光棍。伊等阴谋串通奸妄之人，捐纳为官，至赴任所，恣意勒掯地方百姓，此情朕悉知之。此等之人著尔等密访查明，一面密折具奏，一面缮本参革。倘有徇庇隐瞒不奏不劾者，一旦为朕查出断不轻饶，且将尔等一并重处。朕宫内太监不过行差耳，并无亲近可信之哈哈珠子。朕近前左右信用之人，诚无一人。尔等知之，当钦遵效力。著加小心。

朱批：总督巡抚俱在此列。

12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越狱逃犯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州将军臣宜兆熊、福建巡抚臣黄国材、福州副都统臣郑继宽等会奏：为奏闻事。

台湾贼犯黄殿等六十四犯，冲出福州府狱奔逃，为官兵赶上，斩杀十五，生擒十六，立即正法示众之事，奴才等于三月初五日曾具折奏闻。旋继于初七、初八日官兵搜山时，再将逃犯陈国锦、林平、薛风、李孝、卢柱、翁义、康健、林连、饶春、林恩源、朝扁、张廷、魏荣、蓝赞、黄谦、曹兴、陈原、王淼等十八犯生擒解来。经臣等会审，因罪情甚属可恶，故臣等仍照前奏张示钦榜，派文

武官员将陈国锦等十八犯解至市曹，立即正法示众。（**朱批**：甚为妥当。）旋据搜山文武官员来报，于江岸见有两名贼犯，遂予追拿，两犯走投无路，跳江溺毙。又于山沟中搜得负伤身亡之贼犯二人，受伤为虎咬死者一人。再陈惠、周和、王恩深、陈恩宝、黄恩全、黄恩武、吴叠、张永、来香等九犯已生擒解至前来，奴才等正会同严审。查得大狱之逃犯有六十四人，除六犯毙命外，其余五十八犯已全部拿获之事，谨会折奏闻。

朱批：办理得当，矫正亦然。唯此等之事情实才好。闻者好，却难保有所掩饰。诚有此弊，日后为朕察觉，尔等何颜见朕？再者此等之事，朕悉稔知。或有武弁舍身效命，而省臣隐情不报者甚多。既或不敢明本具奏，亦应密本请旨。若舍身效力而不叙功，亦不施恩荫及子孙，谁再效命？此等之事关系甚大。务至其事发展到不可收拾时，将会不分良莠，加倍诛杀，致累无辜也。因此，玩忽之咎虽众所难逃，尔等本身亦有其责。兹贼犯俱获，且尔等如此实心匡正，朕或许宽宥，唯国法理当谢罪具奏。著各省知之，以防疏忽。成百叛匪正犯不另行看押，省臣失之严察，不增加守兵，视同常犯，岂有如此疏忽之理？此事若非尔等如是妥善纠正，早予重处矣。嗣后著以为训，各知勤慎。

123　浙闽总督满保等奏报安置侍卫林祖成兄弟子嗣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遵旨将侍卫林祖成兄弟子嗣带来验看。林祖成之兄林关成为人忠厚，举止持重，为县丞品级。臣等商议令捐纳即用为县丞。林祖成之弟林继成人颇精壮，现于福宁总兵标下，武名林泉。故以林泉之名任用为中营把总，倘才堪任用，再升补为千总。林祖成之长子林天福人颇聪明，且有男子气概。目下正值武乡试之际，可将其取为武举人，以便造就。至林祖成之次子、三子年纪尚幼，可令其读书习文，以考文秀才。林祖成之母，现给银八百两置办宅地。为此，谨具奏闻。

12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查访监察御史鄂齐尔任内进款数目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九日，臣赍折家人返回，臣将御赐西瓜籽跪奉祗领恭谨收贮外，开阅赍回奏折。内奉朱批：赐籽西瓜，来年进八十个足矣，泉州台湾西瓜免进，不需要。再去年赴盐差之鄂齐尔返回奏言，唯剩银三百两。据闻鄂齐尔已留人向商人追缴欠款，然后留下了。鄂齐尔共得多少，余银多少，留人收得多少，著访实奏来，钦此钦遵。御赐瓜籽，拟于本年六月带往台湾播种，俟瓜熟之时，挑选八十个进献外，泉州台湾西瓜遵旨停进。再经访查监察御史鄂齐尔任内进款一事，福建盐课银为八万九千两，此外拨给监察御史及笔帖式之公费银共七万两。福建盐商颇为寒酸，且善于狡赖，此七万两公费银中，每以价值三四千两之羽缎、星星毡等物折银七千两给之，另给监察御史价值万两之盐斤，由监察御史自派家人运往建宁府出售，陆续收银，此乃惯例。康熙五十七年因商人百般恳求，无奈又减银八千两。康熙六十年监察御史鄂齐尔任内，商人将折银一万五千两之盐斤支给鄂齐尔，派家人运往建宁销售，其他零碎之物折银七千两给之，尚欠千余两未给。鄂齐尔得银三万九千余两。其中照例支给笔帖式银一万八千两，物品价

值三千两。此外，尚交铜租四千七百五十两，鄂齐尔剩银一万六千余两，加之折银四千两之物，及折银一万五千两之盐斤，鄂齐尔共得银三万五千余两。此乃盐运司、分司案查之数。据闻，鄂齐尔离京来福建一年多内，花费盘缠三千余两，偿还旧债四五千两，回京途中，在扬州大病一场，耗资亦甚，其实用银数无法确知。另经问建宁知府言称，鄂齐尔之四名家人，将折银一万五千两盐斤运至建宁销售，去冬卖盐获银一万两，现仍有五千两盐斤尚未售完。目下其三名家人仍在建宁销售，并未去他处追欠。等语。为此谨将查访实情具奏以闻。

1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朱批**：臣，理应如此写。)查弼纳俯首跪请圣主万安。

奴才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朕躬甚安。皇考梓宫大事甚为顺利，朕一切礼仪已尽，已于初六日起驾回宫。

1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大麦收割小麦秀穗结籽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前于三月十五日曾将江南江西地方雨水调匀，二麦长势之情奏明讫。自前折以来，尚降了一次雨，连续两三天不断，雨后即晴。因雨水适时，大麦今已开始收割，小麦秀穗结籽甚好。自四月十五日始将可陆续收割。谨将目下大麦开始收割，小麦秀穗结籽之情缮折，差奴才标下把总张汝柱、承差戴启文赍捧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览奏甚悦。此皆尔等省臣顺乎万民之心，感动天合所致者也。唯慎之再慎。

1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参太监胞弟怀宁知县张廷宗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前折奏言，一俟密访查出太监之亲戚兄弟子侄，则即奏革职。等语。兹访得安庆府怀宁县知县张廷宗乃太监快马张张廷弼之胞弟。是以奴才会同巡抚李成龙具本参劾，一面缮折奏闻。而后一俟访得此类人等，则即奏闻革职。为此谨具奏闻。

奴才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嗣后倘若其人有才，居官亦好，则宜据实陈奏，而后再参劾。

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饬江西官兵缉拿福建人犯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三月二十九日闻知福建省城监押之台湾犯人越狱脱逃后，因虞江西与福建接壤，

逸犯恐会潜入扰害地方，即于当日牌令江西南昌、南赣二总兵官、按察司，严檄各营汛守武弁及府县官员下力巡查。又牌令江南沿海地方各总兵官饬令各营于海上来往严查，各尽其职，固守地方。四月初二日辰时，接据江西南昌总兵官及布政司、按察司呈报，三月二十三日，据袁州府万载县申报，粟原与湖南浏阳县连畛，据传言，浏阳县民因米价腾贵，欲来万载县等处打劫。万载县民甚为惊惧。三月十六日，一名叫徐宪章者来万载县集其婿罗老曼入伙时，罗老曼召集民人陈慧育等将其拿解官府。经审据徐宪章供称，贼首温尚贵接受台湾贼逆朱一贵之札付，自命伪元帅，纠集湖广福建等地二百余人，其伙贼有王老二、刘元福、陈保。等语。当即将王老二拿获，搜出札付一张，上命伪元帅是实。十七日，四十余人突然来到万载县之白梁处，于距城三十里处立营，扬言行将入城。袁州营都司遂派一百名兵丁赴县护守。本司我等因浏阳县贼来势汹汹，此事重关万载县城，故特派抚标守备方志远、把总张启超率兵一百二十名，携带盘缠星夜驰往。又派出南昌总兵官标下千总刘胜、把总杨精忠领兵一百二十名，携带盘银防守万载、新昌等地。等情呈报前来。奴才查得，湖广刁民潜入江西，宜趁其人少初起之时即刻剪除。万载县等地山多路险。且与湖南交界，乌合之众极易潜入，务必及时扫靖。故驰令南昌总兵官、会同袁州临江副将，派遣官兵通力讨贼，务期拿获，并严饬左近汛守各营武弁，下力巡查，不得放入刁民。如此四面堵拿，区区乌合之众无处躲藏，必会拿获归案。再据布政司、按察司呈报，新任巡抚即将途经袁州府赴任。是以奴才一面行咨巡抚就近酌量剿擒，一面饬令南昌总兵官，会同巡抚协商而行。又牌令江西按察司，将现获二犯从严审鞫，其之同伙须从速缉拿呈报前来，以期安谧地方。除余犯拿获时另行具奏外，谨将湖广刁民滋扰地方之处先行具奏。谨此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知道了。此等之事一无欺隐如此料理，所奏甚是。君臣之礼，唯当出以诚心，毫无欺隐，肝胆相照，犹如心腑手足可以信赖，如此，则何事不成。勉之。

129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不赴大同缘由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德音谨奏。

每年运米之臣到后，奴才即赴大同验交骆驼。是年运米之臣至今未到，而本月初六日，奴才将要入闱监临，无法再去大同。再其他各项奏事，亦需特到出闱后才能奏报。谨奏。

朱批：以前巡抚去大同，除为自己捕猎外，尚有何事？能干什么？此众所周知也。不去才是。

130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朱批训示并报森图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德音谨奏。

奴才所奏雨水沾足一折内奉朱批：览折甚悦。此盖尔等地方之臣甄别属员善恶，万民欢畅，感动天和所致。苍天耳目在即，唯竭力黾勉，公正廉洁，方能年年获天赐应。森图若何？钦此。仰赖圣主福灵，雨水沾足，麦子长势甚好。(**朱批**：唯据实陈奏。巧饰之辞，朕闻何喜之有？)民曰：平阳府属地方地势略低，较他处稍暖，麦子现已秀穗，可望十分收成。等语。再山西惯例，州县官员交纳赋税，每两给布政使三厘。森图到任后，张出告示予以取缔。(**朱批**：朕没问此等沽名钓誉之事。切不可当取者沽名裁革，另指称何名加征。尔等唯真求一个"好"字，让朕看看。此

类举措，朕则疑之。）伊办事勤勉，虽年事已高，身体尚健，毫无怠惰迟缓之状，目下居官好。奴才所知仅此。再此朱批乃专批训奴才者，奴才似应恭藏。唯内有问森图之事，是缴送回官，或由奴才收存之处，伏乞圣主指示。谨奏，候旨。

朱批：朱批缴回。

131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赏缎等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德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三月十八日，吏部钦遵上谕咨称：总督照一品，巡抚照二品给以荫生。等因。本月初一日，奴才家人赍送赏缎至此，并携家书一封，人言，奴才伯父之子兴保蒙恩入选侍卫。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外。奴才自莅任以来，未曾效力，而圣主频频赏脸施恩，奴才实感寝食不安。今又得膺越嘱隆恩，奴才委实无言以奏。唯竭力报效耳。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著殚心效力。朕之谕旨俱已口谕年羹尧矣。年羹尧才具卓异，志坚如石铁，尔等省臣诚若如是，治理天下，朕尚何忧？凡事要倾心服从，虚心商量，若能遵行，断不致有误也。

132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德音谨奏。

三月十一、十二日太原地方得获足雨。此情于十六日奏报之后，其他府州相继来报，十一、十二、十六日三日俱得雨泽。足雨之区颇广，得雨四五寸者亦有。谨此奏闻。

朱批：问年羹尧。

13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到任张榜拒收礼物及赴任途中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四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一介卑贱之人，蒙圣主殊恩拔举委以封疆重任，赐给各样宝物，又详加训示。此等高厚之恩虽肝脑涂地亦不能仰报于万一。奴才唯钦遵训谕，日夜竭心效力耳，不敢稍存享乐之心。奴才于三月十五日到达省城莅任，将皇上朱谕交给总督杨宗仁，凡谕杨宗仁之旨亦俱传谕之，杨宗仁三月初二日到任，初四日张出告示，一概禁收盐商礼物，降低盐价，一包盐价银一钱。州县加耗银减为一钱。奴才亦已张贴告示，禁止收取下属官员礼物，严禁官员富豪贩卖粮米。再荆关关税，前任巡抚皆委派家奴收取。此事关国帑民生。税收之地距省城五百余里，倘派家奴收取，难免没有克扣钱粮勒索商民之事。是以奴才停派家奴，就近交付荆州府知府王景杲收取，奴才仍不时访查，期满一年后，照例将收税帐册、知府王景杲及奴才署名一并送部查核。再奴才赴任湖广沿途看得，庄稼长势甚茂，雨水调均。经问民人，言本年庄稼长势出奇的好，可望十分收成。奴才业咨湖北所属八府，令查雨水及庄稼长势之情。俟回报后再为奏明。为此借奏请皇上万安之便，恭缮折子，差兵丁邹正国赍捧奏闻。

朱批：知道了，朕不愿闻此等琐屑徒事沽名之事，虽毫无欺隐开诚以奏，朕亦不以为如此。唯尔等真心实意为地方民治图一个好字。凡事瞒不过朕之耳目，唯实心勉之，切勿有玷朕颜。清廉一字，当自立为首要之首要。慎之，勉之。

13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奴才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朕安，尔所奏印信之情甚是，已交部矣。

1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交送署理巡抚印信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原任巡抚吴存礼将江宁巡抚关防送至奴才衙署，奴才照例接署印篆。奴才接印当日，即入考场总理考试之事。伏惟，江南地方靠近江海，关系紧要。而苏州地广人稠，愈加重要。奴才前后屡次牌饬苏州文武员弁奋勉力行，严加巡查地方。又咨令派员速迎署理巡抚事务之何天培到任。唯凡官员办事唯凭印信。奴才接巡抚印后即入考场。署理巡抚即便到任，无印亦难办事。祈请署理巡抚入境之时，即送印前去，考场之事则用奴才总督之关防。如此则无误考场大事，且署理巡抚到任，有印即可办事，于地方实有裨益。唯奴才自贡院出榜之前交送印信，恐于例不合，故而先行奏明。再奴才自入考场之日始至张榜之日，人在考场为时月余，倘有应奏之事，奴才仍缮折具奏，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缮折差奴才标下千总朱天禄、承差黄世原赍捧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136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剔除工程积弊以利国帑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七日

工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永福谨密奏：为请剔除工程情弊，以利钱粮事。

窃惟，国用之要，莫如钱粮者。钱粮充裕之道，实赖撙节核减。奴才虽为科道末等之职，但既司稽核工部事宜，故将一己所见，谨为我皇上陈之。查例定凡匠役工钱为五十吊以上，工料银百两以上者，由各属衙门奏交工部估算，派员承修，于限内节银修造坚固。工竣之后，由科道之员稽核，不符之处咨部核减奏销，节省核减之银交库。以往因照此例而行，不但工程坚固完好，钱粮尚有节余。兹因行之已久，此例渐渐废弛，以致弊窦丛生。承修之员领到钱粮，唯敷衍奏报开工日期，佐官分到钱粮一拖再拖交付工料，以致工程荒芜凋零，不堪目睹。监修之员恐涉情弊，不问不管，部臣明知其情，亦姑息不予禁止。康熙五十六年仓场衙门奏请添建京城通州仓廒，动用十八万两钱粮，历时七载，兴平等六仓工程至今尚未奏销。奴才曾稽核南新、禄米二仓工程，不但核减银两九百余两，且稽查之前两廒仓顶粉壁皆已脱落。如此工程尚望其节省乎？又五十五、五十七、六十一这三年，盛京工部为修整城墙奏领四万余两银两，多年未曾奏销。奴才

前任工部员外郎时，曾随圣祖仁皇帝钦派之臣侍郎恩丕前往督修盛京城。按部估算四个月内，全部竣工，可节银六百余两，当年即可奏销。但奴才却见各项估价银分文未减。诚若承修官不伙同佐官暗中行弊，不但工程坚固，钱粮亦多有节余。凡工程者皆涉及钱粮，限内不完工则情弊愈多。伏乞饬命各视工程大小，需用钱粮多少严格定限具奏，遍加遵行。奴才尚有一请，嗣后凡奏报之较大之工程，该部宜择贤能之员引见，而后再交付钱粮开工。奏销亦须严格定限，节省核减之银宜于限内上交。如果限内工程未完、奏销拖延，则将监修官及该司章京参奏治罪。领取钱粮开工后，宜交付督修之臣严查物价匠役，倘工程坚固，钱粮多有节余，则由该部查明奏报，予以议叙。盛京各项工程亦俱照此而行。倘如此确立奖惩之制，严格限定工期，积弊庶可剔除，似于工程钱粮皆有利焉。伏乞皇帝明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工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永福。

137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上召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等进前，谕曰：国家武备甚属紧要，尔等皆有训兵之责。昔皇考尝亲率士卒寓训练于较猎之中，皇考骑射轶越群伦，士卒无不叹服慕效，各相鼓励，非由尔等训练而然也。朕不能如皇考躬亲训练，是属尔等专司。但训练士卒有实心操习者，亦有虚应故事者，尔等虽按期阅射，以图塞责，不过闲谈饮茶而散，非但徒劳军士，尔等亦徒多此一往，何益之有？此皆朕居藩邸时素所深知者。今欲察访，何情不得？前吴尔占任领侍卫内大臣三年，询以侍卫骑射，奏云不曾见过，皇考犹宽宥之，朕则不能宽恕矣。尔等若能尽职，朕必全尔颜面，尔等亦宜全朕之孝思。嗣后尔等务宜实心训练。比来军士生计维艰，皇考养士六十余年，恩赉频施，无不周备，以天下之正供赡养兵丁，如此外再欲加增钱粮，岂有如许国帑？至于兵丁生计之艰，其故亦多，大抵因奢侈所致。尔等皆统兵之人，应将平素守分者即优待而奖进之，奢侈者即教训而挫辱之，则自知惩劝矣。此事亦非一时所能移易。朕与尔等约限三年，如三年后仍不能改，尔等之罪应不止于罢黜矣。一至罢黜，希冀再用，岂可得乎？尔等彼时慎勿怨朕也。

复召大学士九卿进前谕曰：朋党原非好事，明季结党各立门户，互相倾害，此风至今未息。一结朋党，两党必致一伤。皇考执中宥物，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姪，不改恶习，徒自杀身灭族，有何裨益？诚昏愚极矣。不惟满洲，即汉人亦与一家之骨肉，无异因此害彼，不亦良可惜耶？且人之性各相投契，岂有举国尽有相合之理？但公事不可存私。今尔臣工俱在，朕在藩邸时，若有与尔等商及私事，贿结人心，密相往来之处，今于尔等岂能降此谕旨乎？皇考知朕向无偏倚，断无杀戮之事，方以大统付朕，亦惟朕方能不嗜杀人，如此保全耳。朕非但仰戴皇考托付大统之恩，实念皇考弘慈，为朕鞠劳顾复、委曲周至，是以感慕无极。大臣内惟舅舅隆科多孤立无援，皇考亦深知之。似此结党之事，尔诸臣有则改之，无则永以为戒。尔等当追念皇考数十年宽厚之恩，亦当共体朕曲宥保全之意。若仍怙恶不悛，朕虽勉体皇考圣衷，极力宽宥，但迫朕于难忍之时，凭皇考之威灵，执法诛戮，谁曰不可？若以朕言为是，即宜遵行；若有不合，即行奏闻，朕未尝拒阻。况朕屡诏求言，虽小臣欲进言者，咸得上达。朕有时召入，尚屏去左右，令其面陈。尔诸臣非不得奏之人，乃隐而不言，及退而私议，乃谓某要不当用，某事不当行，此乃卑污之恶习也。朕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如有不当，尔等身为大臣何难陈奏？所言果是，朕即用

之。孟子云：吾君不能谓之贼。如不奏而徒自议论，没有人诘以尔何为不奏，汝能无内愧耶？朕所好之人，尔等即宜好之，朕所恶之人，尔等即宜恶之，或有以朕所用为国效力之人，谓其专擅作威。如此则孰肯效其出力而招人之谤詈乎？或有言，俟皇上问及再奏者，诸事不管，但知洁己。彼虽独善一身，于国何补？夫君亲大义也，而君尤重于亲，譬如父之所仇反与之善，父之所爱反与之不善，有是理乎？要惟以君之好恶为好恶，人始知改过迁善耳。君臣一德同心，实国家之福，传之万世亦有令名，尔等其祗承朕谕，永远遵行。

（原件系汉文）

138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谢赏赐鼻烟壶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奴才宗札布等谨奏：为谢恩事。

奴才等所遣请安之人，于今年四月初七日返回，告知圣躬大安，并赍回赏批之折及转降之旨。赏奴才宗札布鼻烟壶、小刀、火链，赏阿齐图鼻烟壶、小刀、火链，赏神保小刀、火链，赏巴雅尔图小刀、火链，赏常明小刀、火链，奴才等感戴跪迎祗领，望阙谢恩。为此恭奏以闻。

镇守西安等处地方将军奴才宗札布、该班都统奴才阿齐图、护军参领奴才神保、护军参领奴才巴雅尔图、委二等侍卫护军参领奴才常明。

139 前锋统领丁寿奏谢御赐先帝衣帽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丁寿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兵部将御赐奴才之先帝御用黄狐皮帽一顶、猩猩毡袍一件、马褂一件、毡毯斗篷一件、鹿皮套袖一副、獭皮裙一件、缎面靴一双驿送军营。将军傅尔丹将奴才召去交付，奴才跪泣祗领，恭设香案行礼，不胜悲恸。窃惟，丁寿何人斯，仰蒙先帝怜悯孤哀，自幼抚育，渐用为前锋统领。奴才之子何毅求职，不意再荷殊恩选入蓝翎，兼于哈哈珠子行走。奴才正为仰荷优渥无以酬答而昼夜不安之际，兹又蒙圣主赐给先帝衣帽等物，实出望外。奴才思来想去，万难酬报，唯于有生之年，效尽犬马，于圣上交付之任，殚心竭力，以报万一。亲睹御赐先帝衣帽等物，即如每日瞻见先帝之容也。除恭谨收藏外，谨望阙叩恩。为此谨奏。

140 监察御史傅色讷奏报满洲命案依法拟罪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监察御史奴才傅色讷谨奏：为条陈事。

窃查满洲命案交该旗正法，此盖为禁旧俗而定之新例也。自此例颁布以来，满洲俱知畏法，斗殴案件已为少矣。窃惟，皇帝如天好生，人命之事，极为慎重，故满洲殴杀案件，为示宽仁，尚有改拟减等发落之处。嗣后祈请凡满洲命案，该部审核罪情后，仍援成法拟罪请旨。如此圣主法外鸿恩普被。奴才本一介庸愚，孤陋寡闻，兹谬陈管见，应否施行，伏乞上裁。

1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给驻站土司兵丁盐菜银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四川、陕西总督公臣年羹尧谨奏。

因西藏军务，打箭炉以西沿路安设台站。为协助我内地之师，亦令土司嘉克瓦司之兵驻站。我内地兵丁皆有盐菜银，而土司之兵没有。伊等多年来生计艰难。祈请圣主施恩，亦照内地兵丁之例，同样赏给土司兵丁盐菜银。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议奏。

142 都统穆赛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穆赛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兵部送来圣主赏赐穆赛圣祖仁皇帝之黄狐皮帽一、獭儿皮斗篷一，玉缎袍一、马褂一、鸭脖细毛套袖一对、玉缎衣裳一、筵宴荷包一对、缎靴一双，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前来兵营。将军傅尔丹带奴才穆赛，将赏赐物品交付时，奴才穆赛一见圣祖仁皇帝主子之衣服包，不禁涕泗横流，恭跪祗受，置于香案，不胜忧戚哀伤，流涕行礼。除圣祖仁皇帝主子之帽、衣服等物谨献收藏外，瞻望阙廷，三跪九叩，伏念，奴才穆赛一介庸愚，圣祖仁皇帝主子施殊恩，由护军章京陆续拔置都统，虽遣军中，然寸长未效。每念及屡蒙重恩而未能仰报，则汗流而下，圣主又赏赐圣祖仁皇帝主子之帽、衣服等物，如此隆恩，奴才穆赛实不敢当。岂但不能仰报，即稍谢圣恩之语，亦不知如何言之。奴才惟竭诚誓死尽犬马之力，以期仰副高深于万一耳。为此谨奏。

143 傅尔丹奏报侍卫达福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傅尔丹谨奏：为敬谨奏闻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兵部咨文内开：由大内发出赏赐穆赛、延寿、丁寿、图拉、勒勤图、根敦、侍卫达福、常保、图勒车等人圣祖皇帝之衣帽等物，各自包好，再包为一包，业经带来。到后，一一按名核对，明白查看后，各赏交本人。所赏人名职衔、物项数量等，缮写于后等语。抵奴才兵营后，奴才傅尔丹即宣谕都统穆赛等前来，将主子所赏圣祖仁皇帝之衣帽等物，按包按名赏给之时，二等侍卫达福、三等侍卫常保、图勒车皆流涕叩谢：我等皆卑贱如草芥之奴才，生逢圣世，圣祖仁皇帝主子施殊恩，由护军陆续荐擢侍卫、参领，目今圣主又施我等卑贱奴才不敢仰望不能祗受之殊恩，赏赐圣祖仁皇帝之衣服等物，此等殊恩，怎可受之？我等惟叩谢圣主赏赐之恩，除将圣祖仁皇帝主子之衣服，如神主供献，时刻铭记感戴恭敬外，凡可效犬马之力之处，定殊死勤奋效力。乞将军将我等叩谢不敢祗受之重恩之处，通奏之。等语。为此恭奏以闻。

144 副都统延寿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延寿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兵部送来圣主赏赐奴才延寿圣祖仁皇帝之黄狐皮帽一、穿甲衣之毬毬袍一、玉缎马褂一、

老号茸毛斗篷一、去毛鹿皮套袖一对、玉缎衣裳一、筵宴荷包一对、缎靴一双，于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到兵营。将军傅尔丹带领奴才延寿赏赐时，奴才延寿不禁哭拜于地，叩谢祗受，谨献于香案，三跪九叩，流涕行礼毕，瞻望圣主，三跪九叩谢恩敬献收贮。奴才延寿年幼之时，圣祖仁皇帝施恩，授为侍卫，于圣主院内养育之。由侍卫陆续拔至副都统，又破格荐擢将军，现圣主又施如此鸿恩赏赐，奴才延寿虽粉身，亦难仰答鸿恩于万一，即奴才祖、父之魂知之，亦不能祗受。为此谨奏谢圣主之恩。

145 步军统领图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觉罗图拉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兵部送来圣主赏赐图拉圣祖仁皇帝之黄狐皮帽一、玉缎袍一、猩猩毡马褂一、毡斗篷一、去毛鹿套袖一对、狐皮衣裳一、筵宴荷包一对、缎靴一双，于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到兵营。将军傅尔丹带奴才图拉赏交时，奴才图拉一见圣祖仁皇帝主子之衣服包，不禁哭拜祗领之，随置香案上，哀戚无穷，哭拜行礼，除将圣祖仁皇帝主子之帽、衣服等物恭献收贮外，又瞻望阙廷，三跪九叩。伏思，奴才图拉系微贱觉罗，圣祖仁皇帝主子施殊恩，优擢护军参领、副都统，遣往军中，正无寸长之效之时，又施恩授步军统领。屡蒙重恩，不能仰报，惶间正悚，圣主又赏赐图拉不敢奢望之圣祖仁皇帝用帽、衣服等物，此等隆恩，奴才图拉实不敢受，实难仰答，即稍谢圣恩之词，亦不可得矣。奴才图拉惟竭尽犬马之微忱，以仰副高厚于万一。为此谨奏。

146 副都统勒勤图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勒勤图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兵部送来圣主赏赐勒勤图圣祖仁皇帝之黄狐皮帽一、棉缎袍一、棉纱袍一、单缎马褂一、狐皮套袖一对、狍子皮衣裳一、缎靴一双，于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到兵营。将军傅尔丹带奴才勒勤图赏交时，奴才勒勤图一见圣祖仁皇帝之衣服包，不禁流涕跪拜祗领，置于香案，哀伤无穷，流涕行礼，除将圣祖仁皇帝主子之帽、衣服等物谨献收贮外，瞻望阙廷，三跪九叩，伏念，奴才原乃微贱之新满州，圣祖仁皇帝施殊恩，由佐领陆续拔擢副都统，又以参赞遣往军中。自抵军中以来，无寸长之效，正为此惶悚间，圣主又赏赐勒勤图不敢奢望之圣祖仁皇帝主子所用帽、衣服等物，此等隆恩，奴才勒勤图我实不敢受。岂惟难能仰报，即稍谢圣恩之语，亦不可得矣。奴才勒勤图我惟于有生之年，竭尽犬马微忱，以图仰报高厚隆恩于万一。为此谨奏。

147 副都统根敦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根敦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圣主赏奴才圣祖仁皇帝所用黄狐皮帽一、棉缎袍一、棉纱袍一、单缎马褂一、狐皮套袖一对、狍皮衣裳一、缎靴一双，由兵部驰驿送到兵营。将军傅尔丹宣谕奴才根敦前来赏交，奴才根敦流涕叩谢祗领，置于香案行礼，不禁哀伤涕泣。伏念，奴才根敦先祖托伯

克原系口外至愚极陋蒙古，归服太宗皇帝后，即擢都统，世代为臣。奴才根敦乃甚愚拙闇茸奴才，而圣祖仁皇帝主子惠爱奴才先人，将奴才由佐领拔至副都统，又授军中参赞。累世荷蒙重恩，而无寸长之效，正每念及此则惶惧间，圣主又赏赐圣祖仁皇帝主子所用帽、衣服等物，高厚隆恩益不能仰报。奴才将圣主所赏圣祖仁皇帝所用之帽、衣服等物夙夜祈祷，除拈香敬谨收贮外，谨叩谢圣主之恩。为此谨奏。

14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报贝勒阿布兰领属佐领数目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总理事务之和硕怡亲王允祥传出朱谕：阿布兰人甚谦和，自皇父任用以来，凡所交付，皆一心一意谨慎效力。朕绍位以来见其颇知君臣之道，为给吴尔占、勒希亨等不知轻重之人树以典范，著封贝勒。该部知道。查阿布兰领属佐领数目具奏。钦此钦遵。移咨镶红旗查多罗贝勒阿布兰领属佐领数目。据该旗查送之来文内开：阿布兰领属满洲佐领三个、汉军佐领一个。阿布兰领属之包衣常额佐领分家时分得包衣摆牙喇一名，蓝旗披甲十四名、包衣佐领披甲十五名，这些人皆并入多罗贝勒苏努所属之郎塔佐领下食钱粮。等情。臣等又问阿布兰，尔祖父之佐领，有并入旁人者乎？据阿布兰告称：我祖父原有满洲佐领五个、汉军佐领二个。康熙三十年我祖母于我兄弟分家时，俱交嘱我伯父苏努办理之。其中，满洲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一个分给了我弟弟辅国将军法布兰，我兄弟分家之事，并非我兄弟经手办理，故分佐领时，是否具奏之处，并不记得。现既关系查奏之事，可向我伯父贝勒苏努问明此事。等语。经问贝勒苏努，据其告称我婶母福晋召我交嘱曰：我与小孙子法布兰一起过，仲孙阿布兰给满洲佐领三个、汉军佐领一个，小孙子法布兰给满洲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一个。等语。办理之。彼时未曾具奏。等情。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左宗人辅国公臣登塞、员外郎臣马尔赛、主事臣色尔古德、主事臣堆喀纳。

朱批：著加满洲佐领二个、蒙古佐领一个、汉军佐领一个。

149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报漕船夹带私货延误重运逃税情弊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工科给事中奴才何硕色谨奏：为敬陈漕船夹带私货，延误重运，逃避上税情弊事。

窃奴才前往江南浙江等地，沿途见漕船吃水甚深，问之载米数量，不过五百石耳。遂起疑再访，方知江南浙江漕船内皆暗藏俏货，湖广江西等地漕船公然夹带竹木者甚多。漕船重运延误，回空迟缓，盖由此所致也。窃惟，所有商货皆须上税，何以随意藏于漕船偷运过关。例定凡向船尾篙工声明载货有多少个六十担，只为节省水脚银，即准放行。此等借机包揽货物逃避关税之弊，理应禁止。嗣后凡私带货物，不论六十担之内六十担之外一概照例收税，则擅自包揽夹带之弊可除也。唯漕运不仅重载，且催趱甚急，过关收税颇费时日。故伏乞饬下漕运总督，漕船运抵淮安关时，对夹带货物严加稽查，照例一次征税。为防奸商雇用小船载货通过淮安，赶帮搭帮之事，宜饬漕运总督遣官前往睢宁等汛地不时查缉，将擅自交接商人运丁一并从重治罪。漕船所带货物，皆比照历年运货吃水深度为例，若较他年吃水深，带货多，延误重运，则将各省押运通

判及运漕守备千总一并参劾。至回空船只返抵淮安，亦须稽查放行。各省漕船即有六七千只，私带货物必然不少，其所收税银数目宜由漕运总督据实报部。所有关系国帑漕粮之事，理合奏陈。奴才至愚至陋，伏乞皇上圣裁。

15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各部遣派笔帖式替换军台人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据管理额尔哲依图郭勒等处台站事务之员外郎布兰泰等呈开：昔日安设军台，本包之驰递，皆差各部院衙门笔帖式行之。去年议政大臣议奏：将旧台站裁撤，并于新站，安置自力驻站效力之人驻守。一年内凡不误驿递、各捐银两俱照数补充驿站马畜，能收拢蒙古人且畜业兴旺者，呈报该部，视相应之缺，不论班次，酌情升用。等情，遂将自力驻台捐纳人员及初派之笔帖式等，每站安置一员。本年五月，将满一年，兹因无呈请自力驻台捐纳之人，祈请仍照征西将军所奏，由部每二站安置一名笔帖式，以行驿递之事，兹除效力赎罪之驻四十三站生员阿兰泰及驻四十六站之原主事色尔齐外，请派二十二名笔帖式前往更换。等语。查得，军台关系甚为重要，现既无自力驻台捐纳之人，则宜咨行各部院衙门，均衡搭配，派遣笔帖式二十二名前往替换，援照将军祁里德前折所奏每二站安置一名笔帖式。此次所派之笔帖式，臣部二名、吏部二名、户部四名、礼部一名、刑部三名、工部一名、理藩院一名、都察院一名、翰林院一名，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中书科四衙门合派一名，宗人府、詹事府、国子监、鸿胪寺四衙门合派一名，光禄寺、太仆寺、钦天监三衙门合派一名，六科合派二名。该笔帖式等效力军务，时为一年，各部院衙门宜酌情资助，于四月内起程前往换差。此次所遣之笔帖式，仍照原议停发廪给，倘一年内无误驿递，不扰蒙古，实堪成事，则报部转交吏部议叙。来年轮换之时，再据管理台站之员外郎所报，仍照前搭配，由部院衙门另派笔帖式更替。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兼管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张圣佐，经筵讲官、右侍郎兼管翰林院事务及内阁学士事务臣阿克敦，右侍郎加三级臣王度昭，车驾清吏司掌印郎中加三级臣图理琛，郎中臣图郎阿，员外郎加一级臣马尔济，主事臣吴轲。

朱批：查各部院朕曾特命罢黜，部臣参革人员，遣往效力赎罪。不足者再补派各部笔帖式。著速查之，陈明革职缘由，列名具奏。

151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商都牧马被盗处分官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总理上驷院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禩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据商都达布逊诺尔方面管理马驼群总管福寿呈称：二月十七日夜，脱逃之厄鲁特等，将我商都东端布尔噶泰噶尔地方及牧群总管乌拉岱属乌兰地方牧群，以及牧群总管劳张等人所管之两个牧群，于四更时盗走二百零四匹马。二十一日晨，我亲自由达布逊诺尔前往我牧群地苏鲁克北部，于诺浑奴鲁等地，看视小总管阿玉锡及踊迹寻马之人紧急启行等因来报。臣等议覆，总管福寿乃专交付看管马群事务之人，然并未勤谨看管，致马匹被盗，殊为懒怠，应立即治罪，惟伊等禀称：目今已遣小总管阿玉锡等人前往寻马，跟随贼踪，除阿

玉锡等人返回报来之时，再另行议奏外，将马匹被盗情形，先恭奏以闻。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三月十七日，据总管福寿奏称：奴才所属商都方面翼长阿毕达所管骒马群之二百零四匹马，被脱逃之厄鲁特等盗去，此皆系该管头目懒怠所致。目今被赶走之马匹，虽已陆续寻得，然小总管阿玉锡、商都方面翼长阿毕达、委翼长乌沁、阿目虎、牧长乌拉岱、劳张等人懒散，难辞未勤谨照看牧群之咎。伏乞将阿玉锡、阿毕达等人交付该部议罪。再，奴才庸懦不及，未能严管难辞，伏乞将奴才一并交部等因，于本日具奏，奉旨：交部议奏可也。钦此钦遵。臣等议覆，目今福寿所管商都方面牧群之马被盗，虽陆续照数找回，此皆伊等懒散所致。查得，定例内开：御用牧群、大牧群、骒马群、骆驼群，若马驼白日丢失，则守卫、巡逻之人赔偿马驼，无力赔偿者鞭百。若因大雨、风雷，马驼惊失，或夜间丢失，牧群守卫、巡逻之人赔偿马驼，无力赔偿者鞭百。有品级之牧长，鞭八十折赎，副牧长鞭七十。该班侍卫若丢失马驼五匹以上，罚俸六个月等语。既然如此，小总管阿玉锡、翼长阿毕达，比照丢失五匹马以上之例，罚俸六个月。委翼长乌沁、阿目虎既无品级，照例各鞭五十。牧长乌拉岱、劳张各鞭八十，副牧长、牧群之人，各照例鞭七十。总管福寿虽已领取春季钱粮入边，然伊既系总管官员，故罚俸三个月。应鞭打之人，交付福寿鞭之。命下之日遵行。因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

总理上驷院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都察院副都御史兼管上驷院事务臣巴泰、办理上驷院事务一等侍卫兼郎中臣常明。

朱批：丢失之马既已全部找回，宽宥之。

1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知府李英等三员操守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先经宗人府咨送三阿哥所送江西袁州府知府李英、多罗履郡王所送深州知州郭维宁、多罗承顺郡王所送两淮运使何顺等俱系外官，应否引见之处，于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具奏，本日奉旨：在外李英、郭维宁、何顺，行文各该总督巡抚，为人何如之处，开明具奏。钦此。随行文各该督抚去后，今准江南、江西总督查弼纳咨称：两淮运使何顺，人勤敏，办事好。原任江宁巡抚吴存礼咨称：两淮运使何顺，莅任载余，为人勤慎，办事有才。江南江西总督查弼纳咨称：江西袁州府知府李英，人平常，不守分。直隶巡抚李维钧咨称：真定府深州知州郭维宁为人诚实，作牧十二年余，士民爱戴各等因前来。查两淮运使何顺、袁州府知府李英、深州知州郭维宁等三员，该督府既经查明报部，相应奏闻，为此谨奏。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管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吏部侍郎事臣史贻直。

朱批：何顺，知道了。李英先已有旨交新巡抚。郭维宁，著带来引见。

153 雍正帝谕旨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川陕总督年羹尧面奉圣旨：尔回任去路过山西，巡抚德音来请安时，尔下旨与他：奏报地方雨水，务必查问明确，据实开写。如有短雨之处，即便早为留心料理。若笼统套话，只图好听，于事何益？尔所折奏布政司森图将打平羡余亦裁革。不要在朕面前如此

作用，断断不可，朕最不喜人矫情掩饰。一般养家度日，此等银两亦不收受，必另有取钱巧法。再山西官员不堪者甚多。即目下暂时收敛，若不将从前出格劣员参处几人，民怨终不得舒。如平阳府知府冯国泰（**朱批**：通判董绅。）、太原府知府李清钥不堪已极，通国皆知，百姓所最恨者，尔竟不肯参劾，想必有不敢参劾、不便参劾之处。据实奏来。大同府知府栾廷芳已参亏空，朕闻伊垫办军需有应领未领银三十余万，且军兴以来，通省指称大同军需名色侵冒银两，栾廷芳因此肆无忌惮，所得羡余不知若干？尔一面查明伊所应领银数兑补十八万亏空，一面将栾廷芳送交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军前效力。钦此。

朱批：五台山喇嘛。

（原件系汉文）

154 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所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本年三月十一日，居于甘丹寺之席勒图达赖诺们罕派其侍卫楚和拉向奴才问好，并告曰：如今天气已热，本月十三日，我将返回边外牧场。等语。奴才遂嘱令楚和拉转告达赖诺们罕：喇嘛尔系顾实汗之孙，王察罕丹津之子辈。尔等生活安好，皆因仰承圣主厚恩。尔等因系诚心图报之人，故将我内心所想告之于尔，以为提醒。亲王罗卜藏丹津自去年从招地返回后，情形非同以往。其四处派人调兵，查看马匹，催办兵器，召集诸台吉会议，议定向准噶尔遣使，引诱准噶尔共同举事。当即舔枪口发誓。盟誓内之数台吉寨桑等遂将此情禀报于我。尔王察罕丹津自围场返回来见我时曾曰：来时圣主曾谕我云：尔感念主子，诚心效力之处，朕悉知之。嗣后外面有消息，尔禀告侍郎常寿具奏，内地有消息，朕寄常寿转告于尔。钦此。兹参加盟誓之台吉寨桑等，深知其事已不可逆转，为表清白，将实情禀告于我。王仰荷圣主厚重之恩，亲奉训旨，却沉默不语，一旦出事，王将何言以奏，此宜三思。据闻王曾三次面见罗卜藏丹津议事，理应将所议实情报于我具奏。我等一向相处颇好，故陈心曲，以为提醒。尔若有何言，请速派人来告。等语。交嘱楚和拉遣回矣。四月初九日，达赖诺们罕派其寨桑额尔克塔苏尔亥来告：侍郎所语，我暗中记下，于三月二十六日亲至亲王察罕丹津家密告之。而后察罕丹津将其情告诉我，又特派寨桑卫征楚和拉前来向侍郎禀告事情真情及其心迹，兹与我寨桑额尔克塔苏尔亥一同前去，等语。据寨桑卫征楚和拉告称：我等王曰：告诉侍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从京城返抵西宁，面见侍郎后，于十五日起程回家。十九日行抵黄河岸边驻扎时，亲王罗卜藏丹津前来见我说：我九月从招地返回，你去了木兰围场未在家，我宣布所有兄弟于十月在巴颜诺尔会盟。此次会盟，有亲自前来者，亦有遣使前来者。我向到会之人说停止使用伪号。我与诸兄弟商议：我等皆系顾实汗子孙。自我祖顾实汗创立黄教始，顾实汗、达延汗、达赖汗已有三世在招为汗，弘衍黄教矣。达赖巴图尔我父扎西巴图尔统领青海教养子孙，共成一体，同心同德。凡事俱照总领长辈指示而行，故而多年平安无事。后来达赖巴图尔我父扎西巴图尔身故，拉藏汗占招称汗，此间准噶尔肆虐招地，而我等可以号令之长辈皆已谢世，兄弟内各行其事，已成散沙矣。以我之意，我等共推一人作为总领，凡事照其指示而行，同心同德，结为一体，即有利于我等祖父所立之黄教，且于事皆有裨益。尔等之意若何？兄弟齐言：尔乃顾实汗嫡孙，总理青海之亲王扎西巴图尔之子，身份贵重，现又掌有总理青海之印，嗣后我等共遵尔之指示结为一体，同心同德，决不背离。若有背离者，我等共将其人责以治罪。等语。议定，共同舔枪口为誓。故而今日告诉你，你意如何？我

说：既然各兄弟已经议定，于黄教有益，于事有益，我若不同意，又能去何处安身？我随众人之意吧。等语。言后发誓讫。亲王罗卜藏丹津又问我，上次我等会盟时曾经议定向准噶尔遣使，你意若何？我说：既然诸兄弟议定遣使准噶尔为是，我无异议。等到家商议后，再派人告诉你。等语。说完就回家了。而后我亦未派人前去。去年十二月，侍郎来文，令青海王台吉等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察汉托洛亥会盟，颁宣大行皇帝遗诏，我急忙赶来。三十日众人到齐，聆听遗诏，向前来之扎尔固齐禀告我等奏言，送扎尔固齐起程之后，亲王罗卜藏丹津问我，我等曾说过向准噶尔遣使，你意定若何？我说，大家都想派，我亦无别的意见，唯欲闻我使人前去说以何辞？亲王罗卜藏丹津告称：我使人此去之言：策妄阿喇布坦你口上说是为了造益法纪生灵，兹观你所行，不过是伤害了法纪生灵，此外，并无任何好处。我等之意，嗣后当向圣主好言谢罪，停止兵戈，恢复进贡，彼此遣使，恭顺而行。我等亲戚亦应彼此遣使问好，照旧和睦相处，方才为好。如果仍按现在所行，不但于法纪生灵无益，恐于尔自己亦是不利也。等语。欲以此等之言派之，我说，如果照此之言遣使，亦无何妨。唯此遣使之事，应奏报圣主，抑或派人禀告驻西宁之侍郎才好。罗卜藏丹津说：你派的使人于正月二十日到达我处，我一面令之起程，一面往告侍郎。等语。言后离去。我回到家，愈想愈觉得不奏报亦不告知侍郎即遣使人不对，故我派寨桑青克图尔克依、卫征楚和拉于正月二十六日去王罗卜藏丹津家告明此意。罗卜藏丹津说：前贝子丹钟遣使准噶尔，圣主非但未责备，尚嘉许之。我等现在遣使，亦无邪言恶语。你之使人于二月初七日派出，如果不愿遣使，一二人与众不同，并无何妨。既然是大家议定的事，何必说这些？等语。将我派去之人打发回来。听其口气，对我颇为失望。无奈，我派出侍卫都喀尔扎布，由三名跟役陪同，每人备驼二只、马四匹，于二月初七日派往王罗卜藏丹津处。我叮嘱都喀尔扎布，你到准噶尔处后，唯照罗卜藏丹津对我所言语之，其他一概不说。亦未给其印文。我交付都喀尔扎布曰：你告诉亲王罗卜藏丹津，我们于二月十五日在察罕诺们罕处会见，商议将遣使之事派人往告侍郎，亦告知青海诸兄弟。等语。王罗卜藏丹津令遣使起程后，十五日，我等于约定之地相会，我三次提出将遣使之事往告侍郎及各兄弟，罗卜藏丹津曰：此事如若禀报侍郎，侍郎若令将此使人先送至伊处，由伊教训嘱咐后再派，则须将已经起程之人追回来送去，这样春季的牲畜何能达到彼处。我等遣使既非恶意，亦无恶语，可缓些时间再告诉吧。等语。将此事搁下，遂即离去。我回到家正欲派人将此情禀报侍郎，席勒图达赖诺们罕来到我处，告知侍郎所言，故今日派卫征楚和拉前去禀报。近来侍郎所遣领催等已来我处数次矣，必见我属下之人未同其他人一样给马烙印，准备兵器，而是照常安居也。窃思，策妄阿喇布坦为人极为凶狠残忍，其同胞兄弟骨肉尚且加害，杀亲家拉藏汗，害得女婿噶尔旦丹津走投无路，我等岂能归依于他，奉他为主子，自做奴仆耶？圣主对我青海诸台吉爱如子孙，恩泽厚重，其中我比他人更是多承高厚，封为贝勒、郡王，兹又封为亲王，各种御赐物品，数之不尽。对此，我何能仰答？除感念主恩外，岂能背逆主恩，而心向策妄阿喇布坦乎？果若怀此恶意，神祇佛陀在上，岂有不察容我在世之理乎？此皆我之真心也。所做所为亦俱是实。侍郎知此，如何奏报为宜，敬请明察。等语。据寨桑额尔克塔苏尔亥告称：我席勒图达赖诺们罕曰：我乃王察罕丹津兄长之子，因系喇嘛，曾久居西地。来青海后，蒙圣主赏识，命于名庙坐床，赐以诺们罕，颁给册文，每年赏给庙唪经银两。适又赐给圣主御用神服等物，使我荣耀至极。我一僧人何以为报？唯于佛前诵经。祈祷恭祝圣主万万岁外，别无所报之处也。亲王察罕丹津乃我亲叔父，荷恩重厚。伊曾发誓，除感念圣主之恩外，从今以后决无二心。此事，我以神灵担保。等语。奴才常寿遂问卫征楚和拉及额尔克塔苏尔亥：尔等遣往准噶尔之都喀尔扎布、及罗卜藏丹津等之使人是何时起程的？估计何月到达？共有几家台吉，派了多少人？使人姓何名谁？从何道前往？罗卜藏丹津对其他台吉之使有何交咐，加印文

书以何文字书写？另尔王诺们罕除已经告诉的话外，还有何言？尔等有何所知所闻，俱说出来，切勿隐瞒。等语。据其告称：我王原本无意遣使，因王罗卜藏丹津及诸台吉发誓务必遣派，因恐拒不派人，将遭众人仇视，无奈方派出了都喀扎布，于二月初七日送到了罗卜藏丹津处。后闻都喀扎布到罗卜藏丹津驻地后，遂即与伊等之人起程矣。罗卜藏丹津派的人名叫巴尔台吉。台吉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亦说一同遣使，伊等交咐使人何言，给否加印文书，从何路前往，约于何月到达，台吉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使人名字，派多少人陪同之处，因未告我等，我等不知道。我王令告侍郎商量曰：我荷圣主之恩甚重，成佛之主之事，圣主登临大宝庆典，我理应亲赴叩谒。唯我身子生病，且有旧疾，今天气又热，不能前往。本欲派我子敦多布旺扎尔前去，但其腹内曾经中弹，不能骑马远行；派心腹寨桑吧，现值春季，马驼羸瘦，恐难到达。等草出马驼养肥再派，则时日拖得太长，我内心甚为不安，故请侍郎准给驿站，派心腹寨桑简从前往。可否之处，请以明示。等语此外别无所言。我等亦无何可说的。等语。是以奴才谓卫征楚和拉等言曰：你们回去告诉王、诺们罕：虽然王因身子生病且天热不能前往，但若想派敦多布旺扎尔由七八人陪同，或有紧急密奏之事欲派寨桑，可陈明缘由送来加印文书，我即可准乘驿前往。若无此等情形，唯派人觐见，现值军机之时，驿站甚属紧要，不可给驿。兹观尔等禀告之意，既感戴圣主之恩，又怕事出遭受牵连，故照尔等所告具奏。我办理青海事务十余年矣，又曾一同出征，常将尔等之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此乃上则恐劳圣衷，下则欲成全尔等青海之事。故嗣后王诺们罕有何消息，务必将实情派人告诉我，不要隐瞒。再尔等遣往准噶尔之人返回后，将策妄阿喇布坦所言，速告于我。在此之间，若有准噶尔来文来信之事，亦从速报来。等语。交咐遣回之。除察罕丹津来报另行奏闻外，为此谨密折奏闻，恭请训示。照此奏疏亦俱密咨知会署理大将军印务之贝子延信，及总督公年羹尧等矣。

155 侍郎常寿奏转青海受封各王贝勒等谢恩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窃奴才奏前事内开：奴才为王罗卜藏丹津等人叙功加赐俸帛、晋封亲王郡王贝勒之事，已派领催豪尚、索柱、科西图分三路前往颁书。俟领催等返回，再将伊等所见所闻另行奏闻。等情。具奏讫。四月初七日，领催豪尚返回。据报称：豪尚我于三月二十七日到达亲王罗卜藏丹津牧场。王罗卜藏丹津与其二母福晋、台吉格勒克济农同住一处，我被召入帐后，将所携之书交给王罗卜藏丹津。伊阅后言曰：我乃一小人，圣主格外仁爱我父扎西巴图尔，封为亲王，令总管青海事务，恩施重叠。我父身故后，圣主轸念我父，命我承袭亲王，亦令总管青海事务。五十九年，护送达赖喇嘛入招坐床后，别的王台吉等皆即返回，我感念主恩驻守招地。因水土不服，寄信二母福晋，由其转告侍郎具奏，而后遵旨返回矣。我本欲亲赴京城请安，因腿疾不能动，且去招将军皆封为公、贝子，阿达哈达授为侍郎，我未奉旨宣召，如果前去，诸兄弟闻知必会耻笑，故我未去。兹老皇上成佛，圣主登临大宝，我虽不能亲往京城，但将派如同一体之格勒克济农赴京吊丧请安。然若自力前往，兹正值春时，故与侍郎商量，遣使之时，请侍郎给乘驿站。若能如此，我今日即派格勒克济农替我前往。至圣主念我青海台吉为顾实汗子孙，而备加恤爱，以我等出征叙功，殊恩封为亲王、郡王、贝勒，我因再无加封之级，加赐俸银二百两、帛五匹，我感恩欢喜不尽。虽赐一把小刀，亦系皇上之恩，青海诸兄弟闻之，亦是体面。兹奉如此奇旨，不但派遣格勒克济农，我尚且动心前往矣。等语。言后谢恩。豪尚我于四月初一日到达贝勒垂拉克诺穆齐家，将

书交付之。贝勒阅后告曰：我乃青海一小台吉，成佛之文殊师利大皇帝以我为顾实汗之孙，而爱如子孙。我虽身残未能赴京叩觐，却恩准授我为盟长。兹圣主仍如先帝一样仁爱于我，少有效力之处，即明鉴加赐，封为贝勒，故除感激主恩，更思报效外，别无奏言。等语。言后谢恩。豪尚沿途访得，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垂拉克诺穆齐、公达西敦多布、敦多布达锡、台吉额尔德尼等属下每人业已备齐肥马、鸟枪、枪、撒袋、腰刀等物。问其缘由，俱告皇上有旨，为防准噶尔贼前来，我等主子令我等如此准备。等语。

领催科西图于四月初八日返回告称，我于三月三十日抵达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牧地，将书交付之。伊阅后甚喜，当即谢恩，缮书一封交给我。四月初三日，我到达贝勒博硕克图戴青阿拉布坦鄂木布牧地，将书交付之。伊阅后告曰：我出兵时不幸患病返回，未到招地，圣主仍算我有份，加赐俸帛，我甚感荣幸。除叩谢皇上如此厚重之恩外，别无所言。侍郎来文令查出征效力之寨桑侍卫。皇上加赐俸帛，我尚不能承领，再查属下之人，则更感羞愧。等语。言后谢恩。四月初四日，我到达贝勒巴尔珠尔喇布坦之牧地，将书交付之。伊阅后告曰：我出征并未出力，皇上即殊封为贝勒，我欢喜不尽。唯叩谢皇上如此奇恩外，别无所言。等语。谢恩。我沿途探得：先前左翼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巴尔珠尔喇布坦等曾暗中整备兵马器械，后闻蒙古人传言：驻西宁之侍郎已令西宁所有满洲、汉军、土司、民兵皆准备就绪，又从内地调来了大军。等语。如今都已平静无声矣。左翼其他台吉皆未备兵马器械，安如往常。我去的时候，于三月二十五日见到公车棱，问有何消息，据其告曰：没有别的消息。昨日王罗卜藏丹津派人传令，让我属下之人每人备好马匹兵器。等语。不知何故。等语。

领催索柱四月初九日返回禀告：我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牧地，将书交付之。伊阅后合十叩首，告曰：昔日我赴京城，成佛之主亲执我手谕曰：你乃顾实汗后裔，嗣后凡事及准噶尔若有消息务必奏报于朕，内地若有应告知于你的消息，亦告诉你。钦此。闻知老皇帝宾天之讯，我极为悲伤。后闻圣主登临大宝，即如复见天日，不胜欢忭。皇上体恤我青海台吉进招效力，叙功各封以亲王郡王贝勒，恩泽厚重，前所未有。唯叩谢外，别无所言。等语。言后谢恩。索柱我沿途探得：王戴青和硕齐属下之人安如往常，并无备兵之事。亲王罗卜藏丹津、额尔德尼台吉属下每人皆已备好肥马、枪、鸟枪、撒袋、腰刀等器械。另据江赞喀木布所属名叫多尔济之人告诉我说：亲王罗卜藏丹津派原贝勒达颜属下名叫席拉哈西哈者为使，由跟他而来的一准噶尔陪同前往准噶尔矣。等语。奴才经译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呈文看得：青海盟长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谨向圣主神明跪奏：昔日皇上以我等为顾实汗子孙，爱如己出，重恩加封。准噶尔贼阴险毒辣，设法搅乱我等，来犯黄教。如天之主明察秋毫，统派大军，弘衍黄教，我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遵旨各领兵马仰靠大军为黄教效力。兹分别优劣，按级行赏，将小人我封为郡王，我不胜欢喜。如此奇恩，何能为报？故而祈祷叩谢之。等语。故此将伊等晋封亲王郡王贝勒谢恩、领催等所报消息及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所呈蒙文书信一并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亦密咨知照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总督公年羹尧等人矣。

156 侍郎常寿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本年三月初三日接兵部咨开：接乾清门行走都统拉锡传谕：各地将军臣等奏事折内，批有朕躬安善朱字者，停止缴送。因事所批之旨，著送前来。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四月初

四日赍到之奴才谢恩折内奉圣主朱批：朕躬安，你好么？京城无事，雨水甚为调匀。钦此。伏读奇旨，窃惟，奴才本一微末之奴，乘奏事之便，若得知圣主万安，既已欢喜不尽，兹蒙圣主殊仁，赏批万安，又垂问你好么？奴才实难承领，且不胜感激欢忭，将书顶戴在上，叩谢主恩。奴才素性愚钝，虽有报效圣主厚重之恩之心，却无料事先决之才，故思不如将所见所闻及一已拙见奏陈恭请指示。兹圣主明鉴，为开导奴才冥顽，于派格勒克一折内详细批训，发送前来，使奴才顿开茅塞，如拨云见日一般畅快。奴才唯钦遵圣训奇旨，详加探信，陆续上奏。奴才现令所辖满洲兵丁操练鸟枪以备，并将事情密告署理西宁总兵官印务之参将黄喜林，令绿旗兵、土司兵亦加强准备。奴才除将赐安朱批折子遵旨恭存外，因事所奉朱批，理应遵旨缴回，奴才将此折及其朱批未传他人阅看，亦未语别人，亲自恭封，一并密奏。

15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接奉御批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四月初四赍到之臣请安折内奉御批：朕躬甚安。尔勿为朕担心。再奏闻甘州等处降了大雪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京城十二日下了透雨、山东山西皆得足雨。钦此。臣闻聆圣主万安，不胜欣慰。又奉圣主训谕：谕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勒延信。适接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奏报青海之消息，并言亦已咨照尔矣。青海此类消息一向颇多，虽有些迹象，但不可即以为真，不可轻动各处兵马，务俟探实后再定。调兵前往四川松潘边口之事俱交付总督年羹尧矣。钦此钦遵。窃惟，圣主鉴于青海之人反复无常所降训示甚为英明，臣除钦遵施行外，谨将朱批二折及训谕一张一并密奏。

附：上谕一纸

谕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适接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奏报青海之消息，并言亦咨尔矣。青海此类消息一向颇多，虽有些迹象，但不可即以为真，不可轻动各处兵马，务俟探实后再定。调兵前往四川松潘边口之事，俱交付总督年羹尧矣。

158　理藩院奏请将逃人首领色楞等正法等情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

窃据散秩大臣车棱、主事多尔济呈报内开：前已呈报派遣领催齐世思捉拿罗卜藏锡拉布外，三月十九日，逃人纷纷躲匿于哈拉郭罗汉以北祁拉尔札赫岭之峰洞内。因进兵无路，放枪不行，我等遂与扎萨克贝勒旺扎尔、公策木楚克纳木扎尔、公车卜腾、扎萨克台吉车凌旺布、拉旺及率领王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兵前来之委协理台吉萨木皮尔、甲喇章京绰斯奇布等磋商，由伊等兵丁，加之贝勒丹津多尔济之兵、扎萨克台吉垂木皮尔多尔济之兵共计三百余名包围该峰，封锁所有出口，处处设枪布防，凡外出取雪者则必击之，昼夜严守。三四天后，逃人色楞等男人

近五十名，并妇孺一百五十余人陆续全部投降。其中伤者半数，查无护军校衮楚克、楚鲁马，遂问投降之色楞等人，据其供称：衮楚克、楚鲁马我等一同商定，兹已出不去，咸俱投降。衮楚克、楚鲁马、卓特巴等七人原另居一处。自那以后，我等全部投降，伊等去之何处，由何而出，概不知晓，等语。是以即遣二百兵丁，顺其居所寻踪，四下追寻。三月二十四日，公博贝将其所带五百兵丁安置堵住通往俄罗斯之路后，自与都统满吉拉率少量兵丁来取逃人消息，闻此七人脱逃，亦派兵前去追踪。除前沿途被杀之逃人外，陆续就擒及该投降之逃人足有三百人，若等擒获脱逃七人归案，日久看守恐至松懈；若集中押解，坐骑难寻。故拟分两队，交付喀尔喀扎萨克等，酌量派兵转解镶黄旗察哈尔处。在此之间，出逃七人如若拿获，则将拿获之情另行呈报外，为此呈报。等情。另差遣追踪厄鲁特罗卜藏锡拉布等逃人之亲丁博尔绰、并公策木楚克纳木扎尔、该旗协理台吉萌古、公车卜腾及其兄台吉巴海所遣侍卫二名、披甲三名到此。据伊等告称：三月二十四日，厄鲁特逃人全部归降。其中脱逃七人每人身有二三处伤，既无马驼，亦无干粮，唯有经过搓捻痕迹，时因树木茂密，山峰林立，未能寻获。其或死于何处，或藏于层峦叠嶂之间四下搜寻，所经之处，皆无踪迹。再罗卜藏锡拉布首级，已另交付侍卫达鼐送交前来。厄鲁特逃人中为首者骁骑校色楞业已就擒，现已解到此处。等语。等情一折于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交都统兼协理部务之拉锡等奏入。奉旨：此乃一件好事。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阅看。钦此钦遵到部。臣等会议得：据散秩大臣车棱等呈开：我与贝勒旺扎尔、公策木楚克纳木扎尔、车卜腾等领三百余名兵丁，封锁逃人各个出口，视人出即击之，日夜严守，包围三四天，逃人色楞等近五十名男丁，并妇孺一百五十余人陆续投降。经鞫审色楞等告称：衮楚克、楚鲁马我等原商定投降，我等遂投降矣。伊等去往何处，概不知晓。等语。为此当即派兵二百四下追踪外，现投降之人足有三百之众，拟分作两队，交付喀尔喀扎萨克等，派兵解往镶黄旗察哈尔地方。等情。又据遣往追踪逃人之亲丁博尔绰告称：三月二十四日，厄鲁特逃人全部归降。其中七人皆有负伤，尚未查获。已获之骁骑校色楞现已解至此处。等语。查得，罗卜藏锡拉布等人，乃昔日被俘之人，移送察哈尔后，俱授以侍卫官员、摆牙喇、披甲，给食俸禄钱粮，得有生业，兹却悖恩携妻带子率众出逃，沿路抢劫，抗拒追捕官兵，殊干法纪。理应彰法示众。逃人内骁骑校色楞既然为官，由臣部夹审拟斩，解赴察哈尔当众正法。尚未拿获各员，俟拿解到后，亦照此惩办。其余男妇，由侍卫达鼐等分别查明编队，派出察哈尔官兵，陆续解至张家口，自张家口转交绿旗官兵，囚于驿车解送京城。到后分别查明正法人妻子及阵亡人员妻子，以俘虏交付兵部请旨，[赐予八旗各臣为奴]男丁并妻孥皆发往江宁、杭州为披甲，充苦役。追踪逃人效力人员，由臣部遵旨行交侍卫达鼐、主事多尔济详查，俟查明送来后，酌情照例分别功过，次第而议请旨。至此次前来之台吉萌古、巴海等，既为赍折入奏，解送逃人色楞之人，拟赏台吉萌古、巴海缎各二匹、(银各二十两)；二侍卫赏缎各一匹(银各十两)；三名披甲赏彭缎各一匹、(银各四两)遣回。再先前厄鲁特罗卜藏锡拉布等出逃时，曾邀约佐领侍卫色卜腾，色卜腾收拢本佐领之人，躲避山内，未附随出逃，并即报知散秩大臣诺尔布等，情属可怜。佐领蓝翎纳木札尔属下护军校、骁骑校出逃，佐领纳木札尔因病未走。故拟咨侍卫达鼐等，将色卜腾、纳木扎尔及该二佐领下未逃之官兵男妇，召集一处，宣喻：尔等感念圣主重恩，未随罗卜藏锡拉布等出逃，安守本土，此情圣主皆已洞鉴(大为嘉许)，色楞等干犯法纪，兹依法惩处，与尔无涉。嗣后尔等仍要感戴圣恩，约束各属，养育一方，则愈得承重恩，安然而居也。等语，宣喻安抚之。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员外郎臣海寿、员外郎臣通智、员外郎臣平珠。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三法司、理藩院公同详议具奏。

159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遵旨裁撤多余官兵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奴才傅尔丹谨奏：为奏闻遵旨裁撤余兵事。

奴才傅尔丹奉谕：策妄阿喇布坦无端开衅，用兵八载。因其年久，兵丁劳苦不堪，前虽将老弱者撤回，但时已隔一二年矣。兹当再次挑选，撤回无用之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无用之人多留则徒耗钱粮，真能效力者视足留下，钱粮裕足，方有裨益。兹尔处兵达万余，当不分满洲、蒙古、汉军，挑出精悍兵丁六、七千留下，其余老弱病残无用者，趁本年草青之时各遣回籍。此次挑选切不可徇私听嘱，将可用精良遣回，而将无用之人留下充数。尔等皆皇考简用之将军，当竭诚尽力，为国家图谋效力。此之遣回兵丁，朕或得知。尔等若能妥善办理，朕必加恩，倘负朕望，国法俱在。为此特谕。钦此。于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送至军营。奴才傅尔丹遂遵旨交付各领兵之臣及蒙古王公等，令查各队老弱病残无用者送报前来。据右卫将军觉罗颜寿等会呈：前经几次筛选遣回，老弱病残人已不多。等情。奴才查得，去年查选遣回后，病残者实已不甚多矣。奴才布拉干路军及额尔哲依图浩尔等八处屯兵不计外，右卫满洲蒙古汉军中先来之盛京乌拉、后来之察哈尔、内扎萨克、喀尔喀兵共计九千七百二十一人，来此皆已将近九年，两次进剿，每每效力。其中病残体弱者虽不甚多，但奴才遵旨将计两城守兵在内之满洲蒙古汉军、内扎萨克兵选留五千、喀尔喀兵选留二千，共计七千，遣回二千七百二十八人。各队遣回兵丁人数开列于后。右卫兵二千三十六人，留下一千四百名，遣回六百三十六名。该队原炮营前锋营除外，每旗有参领七人。今按兵额裁去二名，留下五名。汉军每翼各有参领四名，现裁减二名，留下二名。先来之盛京乌拉二千兵丁，留下一千四百名，遣回六百；后来之盛京八百八十八名兵丁，留下四百，遣回四百八十八名。该八百八十八人中原有夸兰达八名，每旗各有参领五名。今按留兵四百，每翼留夸兰达一名，每旗留参领一名。察哈尔官兵一千，除精奇尼哈番五十四名外，留兵八百，遣回兵丁一百四十六人。内扎萨克计新满洲领催在内有一千四百五十一人，今留下一千，计新满洲领催在内共遣退四百五十一人。喀尔喀兵丁原有二千四百人，今留下二千，遣回四百。又查先来之盛京乌拉之披甲兼人共计三千，伊等既然皆食披甲钱粮，未配跟役，故以二千人为额兵，另一千人则是以每二人合用一兼人计，以充跟役。等因奏定。今以每三人用一兼人留下四百六十四人充任兼人，退回四百三十二名兼人披甲。官员除按兵额相应留足外，多余者亦与兵丁一同遣回。右卫兼职之京城镶红旗佐领一等侍卫委夸兰达色尔呼德等二十一员，先来之盛京乌拉队中之京城镶黄旗委护军校、委署护军参领巴扎尔等九员，后来之盛京镶红旗协领委夸兰达苏玛拉等十员，察哈尔旗总管肯特、傅尔丹、常济宝等六员，内扎萨克协理台吉特古斯等台吉官员三十九名，因老弱告退之驻哨察哈尔正黄旗巴尔虎三等侍卫额克申、京城正黄旗厄鲁特五品官色棱、及已退回之色尔呼德等官员、侍卫、台吉共八十一名。屯田之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五十六人，选留六百九十三人留屯，六十三人退回。以病残告退之佐领委参领色楞特齐尔等三员业已遣回。喀喇沁、土默特兵八百二十七名，选八百二名留屯，退回二十名。因病告退之骁骑校业已遣回。以上，计屯田之归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土默特在内之官员侍卫台吉共退回九十一名，兵丁共退回二千八百零九人，此等退回之官员名衔、兵丁姓名数额及在营病故官员名职及兵丁旗属佐领名姓，除造清册送该部外，退回之兵丁及阵亡官兵跟役尸骸，俱交本属之员收管，值草

青之际，各送回原籍。为此拨给三个月行粮，于四月初四日起程返回。为此谨具奏闻。

16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雨水米价及择员署理总兵印务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本年福建地方春夏雨水调匀，各处稻禾长势畅茂。因建宁、邵武两府米运进颇多，目今福州米价九钱一两不等。（**朱批**：此类事唯据实奏来，昔日尔等恐烦皇考、夸饰遮隐之处，朕素稔知，朕兹岂有自欺之理。尔等若据实以奏，上苍果赐嘉应，朕尚有喜悦之时。否则任尔等如何粉饰，朕亦不信。嗣后切不可稍有掩饰，一旦为朕察觉，断难姑容。我君臣唯开诚相见才好。）兴化、泉州、漳州等地一两至一两二钱不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等地九钱一两不等。台湾亦雨泽均匀，稻禾长势皆好，米价八钱九钱不等，地方咸俱安谧。臣等又查福建水师提督姚堂、漳州总兵官赵文弼、金门总兵黄颖、福宁总兵费钧皆接部文前赴京城。经查伊等所辖之地皆为山窝海疆，甚属紧要。除署理提督印务由姚堂另行具奏外，漳州、金门、福宁三总兵员缺，臣等磋商，已各于标下择贤署理。又饬令伊等严巡地方，妥善训练。因恐圣衷忧及地方，臣等谨将择员署理此等员缺及严饬巡查水陆各路之情一并会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黄颖、赵文弼居官名声若何？据闻名声严劣。若二人尚明白，听朕训谕能有悔改，且尔等仍提议由伊等管饬营伍，则准留任，若有疑虑，不便直言，则另选他人。唯据实以奏，毋令伊等冤屈，亦不可徇情致其日后受累。著速回奏。

16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截留漕粮以捐纳银补还等情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原任浙江巡抚屠沂奏言，杭州截留漕粮二十二万石，已全部用于赈济。兹照河工地方捐纳之例，拟以杭州捐纳银两补偿该项截留漕粮。等情，部议准行。又议各府州县亦照数捐纳七十万石分别贮存。奉旨：照发。钦此钦遵在案。据布政使傅泽渊呈报，河工地方例定，每石米折银一两八钱，每百两加征十两。浙江亦照此自三月起征。等语。又据密文内开，除按例每百折银一两八钱，每百两加征十两外，每石再加征一钱八分六厘七毫。部用六分之外，其余一钱二分留作各衙门备用。等语。臣查捐纳事内，超额多征，畏惧部衙每事必审，处处刁难而暗中馈赠等弊，无不俱在圣明洞照之中。（**朱批**：朕深知此情，方设立会考府。如今伊等再似从前，亦为不成。但部例应所得，亦不可尽绝。内外唯通同和辑，依理而行，彼此毫无欺凌，方才为宜。凡合乎情理可通之事，朕虽悉知，亦可宽容。尔等唯输诚效力，安心造益地方万民。）康熙五十八年为浙江海塘捐纳时，臣经与抚臣朱轼磋商，将多征银两未分与各衙门，而俱交布政司补贴公务、塘工之用。兹虞西土用兵紧要，此次浙江之捐纳银除照数补还截留漕粮及各府州贮米，以及给部些许外，其余征银两皆用于军饷及地方公务项内。目下浙江省实际多征多少，亟需不时查访，与抚臣李馥协商办理，另行据实奏明外，为此先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基于这点道理，多征一些，亦不可一概禁止。少有剩余，积贮起来用于公务，如此才是。但借口公务捐纳，任下属加倍摊派于民，此断不可也。诚如此留所得捐资公务方实为捐纳也。

16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粮道擅动库银及克扣借贷银两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据浙江粮道蒋国英呈报：（**朱批**：蒋国英名声恶劣，先前何以不知，予以包容。）漕船因山东河道结冰，不能回次，租用民船既费银两，且一时难觅如许船只。除修补旧船应急外，尚缺船六百六十二只。运丁自愿借道衙库银造船运粮。新船每只造价二百余两，六百六十二只共借银十五万两，概自运丁每年所得之漕截银内，分五年扣还。等语。（**朱批**：此岂为儿戏？）臣因事属紧要，就近批转浙江巡抚查明具奏。在此期间，再未接到呈报。本年二月，臣就此事行查何以具奏，动用库银与否，旋据粮道蒋国英呈复内开：因漕运事属紧急，故一面呈报巡抚（**朱批**：岂有此理。），一面即将库银十五万两借与运丁矣。彼时署理巡抚事务之布政使不遑具奏，新任巡抚咨报到部。等语。（**朱批**：有多少亦不可照全数拨给。）后风闻粮道蒋国英，将此银两并未全给运丁，每百两扣取四十两，十五万两即扣银六万两。又传闻粮道库有亏空，以此垫补。查库银未经具奏自行动用，克扣借贷运丁银两诚若属实，殊干法纪。故臣当即行查提取名衔，并派人详加探访矣。俟得实情另行具奏外，为此先具奏闻。

朱批：此事何须访查，一面严加拿审，一面缮本具奏。蒋国英亏欠不完，尔等督抚罪不可宥。此举国皆知之贪官，尔等竟包容至今，到底让他滥用了多少个十五万。此决非杀了蒋国英，家产尽绝，实无可追征者，即可援赦豁免之事。此案著会同李馥妥善料理，切不可为蒋国英稍加遮隐。此事若系巡抚所为，处罚略轻，若系布政使经理者，则依法惩治，决不宽贷。此事最不堪入目，大悖法纪。

16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福州名贼高颂祥等情形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窃查福建民情剽悍，穷黎众多，乡里生民受积匪欺诈，入伙响应，故惟严惩积贼，群黎方知戒惧。（**朱批**：甚是。）福州府属古田县原有一贼，名叫高颂祥，多年缉拿未获。本年春，高颂祥又来古田县聚众结伙，臣等闻讯，即派福州副将卞世伟前往迪州，相继拿获高颂祥、邓汗桐、刘培等二十九犯。经臣等会审，据高颂祥供称，伊自二十岁为匪，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矣。闻风通缉，逃往浙江，今年返回古田。遇见邓汗洞、刘培、许旺、卓启生、朱文忠等，替伊招募人，约定打劫水泊刘姓监生府宅。人尚未到齐，即被拿获。等语。邓汗桐等人同供。据古田县百姓呈开，高颂祥等俱属惯匪，扰害地方已非一日，请除民患。等语。查高颂祥、刘培等确系蟊贼，遐迩闻名。兹仍纠结匪徒抢掠古田县民。故臣等经磋商，将首犯高颂祥、邓汗桐押赴街市当众杖毙；（**朱批**：甚为合理。）刘培、许旺、卓启生、朱文忠当众割断脚筋两只。其余二十三犯因系从犯，挨次重杖穿枷，无涉民人俱放遣回籍。（**朱批**：多年积蠹，如此多杀些为好，可大大安抚良民。）当即张出告示，遍行宣喻。查得，福建民风刁蛮，聚众为匪，为非做歹之事无法尽绝。乡民苦于贫寒，被骗入伙，随声响应，亦为在所难免。皇上圣明，天下地方之事无不洞察在胸。嗣后地方如此小事，臣

等一面奏闻，一面重惩速结，(**朱批**：是，知道了。)以副我皇上绥靖地方、惩恶安良之至意。为此谨将缉办古田县积匪之情，会奏以闻。

朱批：尔等如此办理甚合朕意。朕原想趁便密发上谕与尔各省臣等。看来贼匪案件隐瞒甚多，地方官吏惧受处分，亦多加掩饰。尔等即任封疆，朕将一省万民交付尔等，斩杀数犯之权岂有不授之理？嗣后，如何而为，于地方百姓有利，则著一面具奏，一面办理。朕自会鉴察。唯可悯可疑之案，当审慎从事，切不可凭一时之气。割贼犯脚筋者，不失为一条好刑律，著施于应刑之人。

164 允禟等奏请主子荷包上用大东珠之罪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臣允禟等跪奏。

主子之荷包穿绳上所用东珠，竟糊涂使用大东珠，此系我等不智昏聩之处。经询问商人，答曰：此等东珠于外面寻多日，竟未寻到。若折价，此等东珠外面未卖过，岂敢定价等语。臣等不胜悚惧羞愧跪请：伏乞主子宽宥，由大内将东珠荷包交付，并议我等甚昏愚不智之罪，为此惶惧奏请。

允禟、允禄、曼武、伊都立。

朱批：交吏部议罪。知道了。

165 监察御史宗颜奏报知府以下各官宜少带眷属等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臣宗颜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圣主临驭以来，为天下官兵民人宵旰忧勤实为不易，胜过天地父母仁爱赤子者也。兹外省督抚藩臬等员，因系皇上所简派者，不敢有悖训旨。唯知府以下乃至州县前往赴任之人，为一官职，须借种子欠债者为数不少，亦有携带家眷至达百口者。借债者则因心系负债而效力，眷多者，则为入不敷用而奔走。一俟所用窘迫，则花费官银，欠债逼紧，则勒索于民。花费官银，而致钱粮亏空；勒掯百姓，则有悖皇上爱民赤子之心。是以奴才窃惟，嗣后府州县官补放赴任，除妻子外，家眷不得超过二十口，家眷人少，则费用足也。家用裕足，则花费官银，勒掯百姓之弊可绝矣。为此谨陈管见奏闻。

166 吏科给事中增寿奏请六部司员选任通识汉字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吏科掌印给事中兼佐领奴才增寿谨奏：为请旨事。

窃奴才钦遵圣训看得：六部事务至关重要。各省报送之事皆以汉文到部，满汉司员各据事由汇拟定稿。倘若满官不识汉字，则不知原文内容。伏乞嗣后六部满员缺出，仍挑选识汉字，能审阅各省题本之人补任。至原用于专司满文题本之人，若会汉字，亦请选补之。如此本内之事

满汉之员皆可知悉，于之部务亦似有益。奴才不胜惶悚之至，谨奏。

167 侍郎常寿奏报驰送公策旺诺尔布等密奏折子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署理定西将军印务公策旺诺尔布等派委护军校七十、侍卫多尔济万舒克赍送密奏军机之折于四月十五日晚到达西宁。公策旺诺尔布等照此密折给奴才及西宁总兵官合咨一书前来。又另书咨请拨给委护军校七十等人驿站，驰送京城。奴才除给七十等人勘合，令乘驿前往外，因虞折子若交伊等赍送，必会迟延，故将公策旺诺尔布等之奏折套以夹板，交驿站笔帖式等，令其驰递前去。奴才问七十、多尔济万舒克等：尔等何时从招动身的？招地有何消息？据其告称：我等于二月十九日从招地起程前来，行程五十五日到此。我等来时，住在阿里的贝子康济鼐的人曾寄书现居招地之贝子康济鼐言称：昔日贝子你派到叶尔奇木地方探信的一名喀七人、二名拉达克人返回禀告：我等到达喀七那边的雪山后，以前内地之兵已经被杀，准噶尔都喀尔之子察罕领一千五百兵驻于雪山另侧。伊等遇见我等，将我等抓起来，施以各种刑法逼问消息，我等只说我等是喀七、拉达克主子派遣与叶尔奇木首领通商之人，什么都不知道。遂将我等送到策妄阿喇布坦处，策妄阿喇布坦派人婉言探问，我等仍答如前供。因没有别的把柄，将我等放回。我等在策妄阿喇布坦处时，听从吐鲁番抓来的一回人女子说：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在距吐鲁番三日程处之塔尔会地方，屯兵万余。等语。我等来时，公及诸臣业已寄书去问康济鼐矣。我等是十九日起程，令护军泰平二十一日起程，自喀木一路前去。此消息或许交付泰平具奏耳。等语。故此，奴才除照此奏疏及公策旺诺尔布等咨给奴才之书抄录密咨署理大将军印务之贝子延信，将军大学士富宁安、总督公年羹尧等人外，为此谨密奏以闻。

168 礼部侍郎三泰等奏请年迈赞礼郎调动差事等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管太常寺事臣三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据臣衙门镶红旗赞礼郎扬尚阿呈称：扬尚阿我原为披甲、护军，用军之时，用兵吴三桂、噶尔丹、喀布齐鲁及中路，曾四次从军。返回后，于该门下任六等典仪。四十三年奉特旨授我为太常寺额外赞礼郎。于乐部行走三十六年。食俸禄二十五年，食钱粮俸禄总共五十五年。我今年七十二岁。眼花身残，不能于赞礼郎上行走，若解任，则无赡养妻孥之力。我原为于军中升迁之人，伏乞调用看守坛庙之老头之缺，守护坛庙，坐班，效犬马之劳，再行走几年等语，呈送前来。臣等查得，天、地、祖庙祭祀所关甚重，年高气弱之人不能行走，伏乞嗣后将扬尚阿等员调至守坛庙之老头之缺及牺牲所喂牛、鹿官员之缺，则年高者可养妻子，且本人亦可叨蒙主子鸿恩。赞礼郎负众坛庙祭祀行走之责，此职若简选使用年轻、气壮、声好、人可以、能行走之员，祭祀事方可无误，且整齐有色。简选赞礼郎时，因于护军校、骁骑校、十五年余之前锋、亲军、护军等内简选，几年间，气弱声变，祭祀赞礼即不得力矣。臣等又伏乞，嗣后太常寺赞礼郎出缺，应于简选带领之员内，不限年，视年轻、气壮、声好、能行走者简选，带领引见后补放，则祭祀事似可无误，整齐有色。命下之日，谨遵施行。此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泰、卿臣魏方泰、少卿加三级臣陈良弼、寺丞臣

孙卓。

朱批：依议。扬尚阿效力多年，赏银百两。

1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拿获江西万载县贼犯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两江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前湖广刁民骚扰江西万载县等地之事于四月初二日呈报到后，奴才当即缮折奏闻。其余犯人俟擒获时另奏等因一并陈明在案。奴才四月初六日监临考场。初七日接据江西按察使陈安策呈报，据万载县来报，三月二十日，贼温宪荣来知县衙门前探信，因行迹可疑，当即派人拿获。经审确属贼伙。是日，把总吕世英又拿获贼犯杨龙佑，现俱关押在牢，俟取供后另行呈报。至于贼巢，经探问在浏阳、新昌、万载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路通三县，以逼建恶棍温尚贵为首聚有三四百人。等情。因未获拿获各犯实信，故奴才未曾奏报。本月十三日，据江西按察使陈安策再报，据万载县来报，兵至我县之时因不知贼之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先招来乡勇陈惠玉、严林深寻贼踪迹前去。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日刁民突然窜出，攻打乡勇，败后遁逃，本知县与汛守武官商议，乘贼胆丧之机，官兵一次出击定可剿灭。故二十六日未时，把总施世昌与本臣留守城池，把总吕世英领兵二百相机进剿。臣一面接济运粮官兵，令乡勇从贼巢北侧深入，两路夹击，一面移咨邻县助剿。等情。又据新昌县来报，因万载县贼得知官兵征剿必奔新昌而来。为预先防范曾请兵援助。今贼果从万载县逃来，因官兵尚未到达边界，故本知县当即招集乡勇，一旦有警，通力出剿。三月二十七日，与贼遭遇，自未时战至申时，杀贼数十余。其中以红布裹头之贼头目二人，一人中枪受伤逃出。生擒六贼，获小旗四面，枪一支、马二匹、铜锣二个，余贼俱已逃散。再因宣赏擒拿贼首，故于二十九日，村民卢卓、熊福等将贼头名叫温亮铃之温尚贵擒解前来。该贼拒捕身受重伤，已气息奄奄，话语不清矣。经前获之贼识认，确为温亮铃。问温亮铃，其亦点头承认，故当即关入牢中。此前之二十五、二十六日等日，于黄伯、朝齐、黄冈口地方陆续将擒获之二十余贼，以搜出之伪印佩牌为证，加之言语大逆不道，恐生他变，故即绞决。（**朱批**：何等言语勿得瞒朕，宜应密奏。以朕之见，此案之内必有一些牵连之人，不妨俱奏以闻。）此贼于官兵到达之前因鼓励村民剿杀，余贼俱散，故请将兵撤回省城等情。本臬司严饬所属知县，将已获贼犯严加审问，其余伙犯深入访查迅速缉拿，务将刁民靖株，使生民乂安。等因呈报前来。奴才正欲缮折具奏，十五日酉时，接据南昌总兵官杨昌纯、署理布政使事务之盐驿道孙兰弼、按察使陈安策会衔呈报：据我处派往万载县探听贼信之人返回禀告及各文武官员来报，该贼经官兵乡勇通力夹击，除杀毙生擒者外，其贼俱已远逃，贼巢荡平，生民平安如常等情。奴才窃惟，刁民聚至二三百人，十日之内即予剿灭，此皆皇上神威，无所不及，故杀毙奸刁，地方太平矣。奴才一面咨令江西巡抚及南昌总兵官杨昌纯酌情商撤兵马，一面严饬江西按察司将前获及今现获贼犯迅速审明呈报，并转令地方官员务将余犯搜查擒拿，以防逃匿、断绝后患。现获贼犯倘俟余伙全部缉拿质审拟罪正法，则时必久延。各犯散发伪印札付聚众拒捕既然属实，罪情无疑，奴才愚意，按察司审明呈报到后，奴才奏请圣旨，即将该犯于所在之县正法，则奸刁之人畏法儆戒，于地方大有裨益。奖赏效力乡勇之事，奴才将与江西巡抚共捐给赏。（**朱批**：甚是。亦宜具奏施恩。凡负伤阵亡者，俱如兵丁立功例具奏。）前出首贼者、擒贼首者及率众剿贼之乡勇内必有可用之材，奴才将咨行南昌总兵官，将该人等送本督衙门验试奏闻，（**朱批**：很好，甚是。）酌情补任千总、把总以劝勉乡勇效力公事之心，而山野小民俱可杀贼得赏，为仕途升迁者皆为地方殚精出力也。至两县文武官员凡办理此案有劳绩者，奴才将核实具奏。（**朱批**：是。）此群恶贼仍乌合之众，今既已剿灭，请停本具题。靖平恶贼之事，奴才具实奏闻，伏乞圣上睿鉴施行。（**朱批**：此一甚为荣耀之事，且后日可剖析民之善恶，何必隐情，著原情详细缮本具奏。该正法者正法，该赏

者赏，该议叙者议叙，天下俱知。）至考场监临例用蓝本，而奏折至关重要，且前巡抚贡院奏事曾有用元青本处，故奴才用元青墨缮本一并陈明。为此缮折，由奴才标下千总周召正、承差孙世坚赍捧恭奏请旨。

右仰知悉

大明忠兴癸印印卯年三月二十日示

告示押　　发黎源张挂

伪劄以白纸为有一尺阔一尺四五寸长　绘图于左

有功
印
大明忠兴温元帅标下千总
印
高升

俱系空白并无填注名姓
其伪印篆文未辨何字四
方二寸宽

伪腰牌或白纸或红绿纸为之阔三四寸长尺许绘图于左

印
大明忠兴朱王位下元帅温
印

总镇大将军温：为辅国安民事。

照得本将军莅任兹土，尔等黎民百姓抛荒失业逃散四方，但不知是何缘故？殊不知将军因奉新主，在此屯兵养马，并非掳抢财物伤害百姓，尔等小民何得讹言异说，惊散四方？今特出示晓喻众军民人等，有志者可来充兵辅国，一日新主登基，自有封赠；无志者耕农为事。敢有猖狂不遵，另立人马对敌，即便兴兵，寸草不留。凡属小民士农工商，各务本业，切不可讹听谗言，起营在此，逃走他方，有失农业。今特出示安民乐业。遵之，惧之，无违特示。

1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地方雨水及二麦收割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大麦皆已收完，小麦早播者业已开始收割；晚播者，至月底亦皆可收割矣。本年雨水充足。目下正值小麦收割之际，种田人唯盼天晴。江宁省城于四月初三日夜下雨后，每日皆晴，直至十五日方下细雨，转而即晴。各府属地方亦皆为晴天，二麦现俱收割，各村民百姓无不雀跃。此皆圣主仁德感动天意，故于继位初年，盼雨则雨，望晴则晴，顺合民心，诚旷古所罕见者也。小麦俟收完之后，再将分数另行奏报外，为此谨具奏闻。

奴才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现京城旱情明显，虽经祈雨而不得。览尔此奏，既喜且愧，包容而书。

171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佐领宜应秉公料理披甲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监察御史奴才音德讷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一介无知下贱之人，至陋至愚。自中书渐擢为监察御史，兹遇圣治初年，凡大小官吏皆思勤劬奋勉，尽心竭力报效犬马，奴才虽才疏学浅，何敢有负皇上勤政之至意，下问之诚心。是以奴才不揣愚陋，谨陈草芥拙见，冒昧具奏，伏乞圣鉴。

一项，八旗佐领一职，乃佐领之官，兵丁之首，行事理应公正平等，亲不庇护，一视同仁，抚恤孤寡，钱粮均分。其中亦有秉公办理佐领事务者，一概不议外，或有不肖佐领唯念一己亲戚之私，给其家人服甲，以食钱粮，而真正闲散满洲反不得服披甲。故此理应交付旗臣查明，俾使谋差之护军子弟、闲散满洲、鳏寡家人得之。为此谨奏。

1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癸卯科乡试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士人之风甚为轻浮，每逢乡试必合伙要挟各官，监临巡抚以下各官皆苟且放任，以致考场法制废弛，秀才人等愈加嚣凌。奴才自入闱监临以来，钦遵圣训，以礼相待，每次供饭，奴才亲尝饭菜之后，方才交付官员发送，其之所言倘或有理，即准以行，待之皆敬重有礼。奴才窃惟，

考试事关大典，不可不严。为杜绝考试之日换卷，代写文章之弊，下令严禁随意出入各号房。四月十二日二场考试时，丰县生员杨世梁仍照前习企图作弊，前往另所号房，被拿送前来，尚强词夺理。奴才为惩治刁恶生员，当即杖责停科。十三日，二、三十名生员聚于贡院门前，请求将停科生员复科，奴才未准。并张出告示，严禁生员合伙上告。十五日三场考试时，所有生员皆遵守考场之则，无一违章。现三场考试完毕，尚未出榜。俟出榜后，再将主考黄叔琳之事一并具奏。谨此奏闻。

奴才查弼纳亲书。

朱批：甚善，是。

1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效力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初四、初五二日，奴才赍折把总等赍捧御批折子至署，奴才跪奉祗领开阅，伏读三张朱笔谕旨及御批之音，不禁潸然泪下。伏惟，奴才本一介庸愚，蒙圣主越格拔用，旋继授以首辅之臣，委以重任。兹又破例赐予参革调转之责，因恐奴才过分惧人，特降训旨，奴才实难酬答。奴才自幼胆怯，从不敢越法而为，安分守己。兹蒙圣主如此任用，何敢不洗心涤虑，而仍固守恶习，徇情掣肘，庶误公务耶？奴才唯仰赖皇上也，谁又能奈何奴才，倘有辜恩之处，孰又能救奴才。圣主于奴才之恩胜于父爱子也，奴才焉能报效耶。奴才唯将训旨铭记在心，钦遵施行耳。除前本参劾之镇江府知府徐煜外，对胡丰慧奴才必加管教毋致成患，伏乞皇上放心。吴存礼之事，除前折所奏之情外，别无所闻。至对官员甄别善恶调任之事，稽查之后，将陆续奏闻。奴才断不会因畏惧于人而掣肘者也。再蒙皇上赐给何天培，实乃地方之大幸。此人品德贤良，久居江南亦谙地方之事。奴才诸事将与其磋商，同心共力一体料理，为造益地方勤勉报效也。二次赍到之朱谕三张及御批折子三件一并封奏。谨此奏闻。

奴才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尔名声颇好。勉之。

174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赐先帝遗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家人自京城赍捧圣主所赐先帝御用袍褂、荷包、鼻烟壶、火镰、水盛、墨砚、刮鳔返抵肃州。奴才遂率在城文武官员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又奉旨：你回去告诉你主子，先帝不爱珍玩，此等遗物俱为先帝在世御用之物，各督抚臣员皆系荷恩优渥之人，将此赐你主子供奠，以传子孙，每时瞻见即如见先帝一般。钦此钦遵。伏惟，奴才本至愚极陋之人，先帝屡施恩典，将奴才拔举为侍郎、巡抚以用，在任近十载，未能效力分毫，正切惶悚不安之际，蒙圣主再施隆恩，将先帝御用遗物赐予奴才，又颁奇旨下逮于奴才，奴才实不胜感激，无以言表。奴才谨供奉于室，以每日仰瞻，传于子孙后代。奴才除照例缮本另奏外，为此专缮小折叩谢天恩。

175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刑部不准援赦人犯及发杭州犯人等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刑部监中永远监禁人犯内，有不准援赦未经具题者，著行查奏。再发往杭州新满洲、蒙古、西北等犯，亦著查明具奏，下旨兵部，伊部有发往杭州者，亦著查奏。钦此钦遵。查原任将军席柱家人俞二，因与席柱挑放官员，拨什库、披甲定价要银，兵部等衙门将席柱拟绞立决，俞二拟斩立决，原任协领吴治与席柱同心行事，拟绞监候等因，于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具题，尚未奉旨，俱行监禁。五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席柱欲往军前效力。奏准往阿尔泰处效力。近奉特旨，将吴治释放，俞二仍在臣部监禁。

原任将军噶尔弼，令其回藏防守居住，噶尔弼借称有病，规避不去。革职提送京师，反任意留恋来迟。(**朱批**：将噶尔弼释放，于家中等候，另有旨。)臣部等衙门将噶尔弼拟斩立决等因，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具题，因尚未奉旨，将噶尔弼仍行监禁。除伊等外，并无永远监禁不准援赦，未经具题之犯。再，臣部监禁谋杀、故杀十恶不赦人犯，共六十名，亦不曾援赦具题。

再查发往杭州人犯，原任前锋参领喀尔吉善，将布尼公迟误三站之处，从前讯问，俱已据实具奏，交与大人讯问。因巧辨不给实供，拟以枷责。(**朱批**：于皇考处效力之人，既无大罪，带回京城。)于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奏，奉旨：并妻子发往杭州。

宁古塔居住之正红旗巴克散佐领下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哥，同伊弟闲散哈尔布马哩因买了拐带孩子四儿、六儿，照盛京、乌拉等处居住人等，不详询来历，混行买人者，系另户，发往江宁、杭州披甲例，将七哥革职，与哈尔布马哩俱发往杭州。

船厂居住正黄旗特努佐领下闲散锡进泰因不详来历，混买逃人双顶等，发往杭州。

镶红旗关保佐领下西北披甲厄尔忒布，因将伊本旗兔思兔佐领下西北披甲孟克戳伤，发往杭州。

盛京居住之镶蓝旗包衣满丕佐领下壮丁周大、王六，因不详来历，混买拐出之九儿，发往江南。

盛京居住之正蓝旗拖希佐领下闲散陈国清，因不详来历，混典拐出之赶生，发往江南。

正黄旗岳七尔佐领下披甲昂纪尔达，因骂伊叔岳七尔，拟以枷责具题，奉旨改发往杭州。

正红旗鄂尔浑佐领下闲散西北巴尔虎，正白旗吴达礼佐领下闲散西北诺母七，正白旗富德佐领下闲散西北白达子，镶红旗厄尔寿佐领下闲散西北厄尔纳，镶白旗忒吞佐领下闲散西北巴兰太，镶白旗忒吞佐领下闲散西北牛黄，俱因屡次行窃，发往杭州。

镶蓝旗常禄佐领下披甲西北噶尔赛，正黄旗萨尔泰佐领下拨什库舍楞家下蒙古伊奈，镶白旗蛮色佐领下闲散艾必哈家下蒙古班柱儿，镶白旗保住佐领下西北披甲忒母第，镶红旗包衣色亨额佐领下察哈尔蒙古雅图，正黄旗包衣佛伦佐领下闲散西北布诸库，正蓝旗桑格佐领下原任骁骑校舒布哈家下蒙古札马，镶蓝旗七十佐领下闲散西北额林七，俱因吃酒行凶，发往杭州。

镶黄旗侯偏图佐领下马上人西北阿尔图虎，镶蓝旗蒙古塞费图佐领下西北披甲五八十，正白旗常济保佐领下西北披甲阿禹锡，正黄旗游牧察哈尔固山巴札尔佐领下马群人颁达尔垒家下吴可儿忒，俱因偷卖官马，发往杭州。

镶黄旗察哈尔旗下张奈佐领下闲散蒙古沙进，因偷马，经理藩院拟斩具题，奉旨免死，发往杭州。

正白旗苏尔鄂佐领下西北披甲噶尼，因带领伊家人将捕役王明彰所拿犯人韩世鳌抢夺放走，发往杭州。

正白旗傅成额佐领下闲散雅图因吃酒行凶，拟发三姓地方具题，奉旨发往江南。

镶白旗苏拜佐领下闲散西北沙尔纪，因三次逃走，发往江南。

以上现行监禁，不准援赦，未经具题人犯，二名发往杭州，闲散蒙古、西北二十三名，家下蒙古四名，发往江南，闲散西北五名。为此谨具奏闻。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

176 吏部等衙门奏报议叙案迟延缘由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吏部等衙门谨奏：为遵旨回奏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大学士白潢赍出四川省捐修营房官员议叙之本朱批旨意：这所议之处，捐修房屋较之军前出力者似觉稍易，如何似易之处，著声明具奏，或银两不同，分两数目轻重不同，朕竟不解。再此案贰年不行议奏缘由，亦著声明。至年羹尧起程后将此事具奏是何主意？亦著声明。如说原欲趁年羹尧在此启奏，因赶不及启奏，此语使不得，另行回奏。今日即位之君，即昔年之雍王，诸臣不忘才好，当各惜脸面，秉公办事，如是寒朕之心，彼此无益。钦此。又奉上谕：止著朱笔圈出大臣等回奏。钦此钦遵。臣等查，四川捐造营房，原为驻扎官兵，与西宁进藏人员效力之处事属一体。臣等议，为稍易愚昧之至，诚如圣鉴，无可置辨。至此案于康熙六十年八月三十日兵部咨过吏部，吏部咨查川督，于六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咨覆。六月内吏部移查工部，议叙旧案。七月内工部以并无议叙案件咨覆吏部，奏请九卿会同议叙。八月十一日奉旨：依议。彼时即应定议具题，直至今年三月十四日，九卿始行议定，岂能辞迟延之咎？至三月十四日定议，画题交与吏部。吏部于四月十四日具题，臣等实无俟年羹尧起身后具奏之意。总之，臣等遇此等会议公事，不能作速完结，以至羁延，蒙皇上恩慈，不即议处，令臣等回奏。臣等惶愧无地，惟有改易前辙，每事勤慎作速料理，以仰副圣主励精图治之至意于万一，其议叙原本于上施恩发交，臣等会同九卿另议，谨奏。

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户部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田从典、右侍郎臣张伯行、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嵩祝、经筵讲官右侍郎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臣阿克敦、经筵讲官工部尚书教习庶吉士臣徐元梦、尚书臣李先复、经筵讲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绂。

朱批：知道了。嗣后此等私弊皆无用，若稍有徇庇之处或稍有可嫌之处，尔等大臣乃徒寻愧悔耳，于双方皆无益。惟据理而行好，欲随朕意，反而徒劳矣。君臣之道惟互示诚意，互教互启。倘公同一心掌大理而行，此等丑行何以出。谨改之。

177 萧永藻等奏请拣员照看于陵寝饲养之鸟兽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奴才萧永藻、董殿邦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热河地方何义来文内开：具奏行宫之兽鸟时，办事王等传旨：山羊、花狍子、白獐子、天马、阳鸽送陵寝饲养。钦此。我询问王等曰：此等兽鸟送到后，是否交付派至陵寝之内总管大臣等语。王等曰：交付内总管大臣。故将山羊八只、花狍子八只、平常色狍子四只、白獐子四只、平

常色獐子六只、天马十四匹、阳鸽一百五十一只，派六品千总张朝东往送等语。本月十九日送到。此间经奴才等查看，于旧衙门西南平地处暂建杉篙场喂养。主子指示后，再交付石门工部，建大竹木栅栏场。热河每天一只山羊需喂粟米五合、豆五合。一个狍子需喂豆三合，一只獐子需喂豆二合六锹，一匹天马需喂豆一合，胡罗卜一两五钱，白菜一两五钱。一只阳鸽需喂高粱、绿豆、粟米三样五锹，亦照原喂之数，由蓟州、遵化州、丰润县取之喂养。奴才等于加水、看守之日，于三陵苏拉、柏唐阿等内简选各二名(**朱批**：各四、太监各四。)带来，教习(**朱批**：甚谨慎。)喂养。由白天巡查山、路并守护下马牌之绿旗兵看守。为此谨奏，请旨。

178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工部所管应改治之款项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谨奏：为陈奏应改治之款项事。

臣谨遵上谕，于二月二十七日办理工部事务以来，业将臣管见应改治款项开列谨奏，倘又查出应改治之处，再陆续奏闻。

一项：食米之木匠、瓦匠等工匠共三百四十余人，其每人每月给发米谷仓斗七斗五升，一年所给米谷三千零七十余石。(**朱批**：是。知道了。大蔡地方事，尔部大臣再详议具奏。)若派至做工处，每人每日再给发制钱七十枚。此等人皆系为吃钱粮而来，有吃钱粮之名，无能做工之实。虽遣往做工处，然甚不能干要紧活计，租用工匠颇多。与其让此等无用之人糜费钱粮，伏乞将此等人尽皆裁汰，惟将历事掌尺寸之真正工匠，每项酌量留用一二人。达差留十人。遇有活干，仍租工匠使用时，每月不致糜费钱粮，且工地亦可得用真正之工匠。

一项：车户备车四十辆，赶车人夫四十人。每车各按二匹马计算，总共马八十匹。每名赶车人夫每月给银四钱五分，给米仓斗九斗，一年合计给银二百十六两，给米四百三十余石。每匹马每日给豆仓升六升，草二捆，一年合计给豆一千七百二十余斗，草五万七千余捆。原备办往热河、畅春园各工地运送物项，此等车辆若不敷用，仍租用，按斤数及远近，照定例给发租银。目今需用之处既已少，节省此等无用糜费之处后，运送木仓、帘子库物品时，若留车十辆，裁汰三十辆，每月给发人夫之银，马草料银，即可有余，且急用时若租车运送，亦不致误事。查得，备用此项车辆、马匹，已历年所，备置车辆，添补所缺马匹之时，并未动支钱粮，既然靠车户自力补置，勿庸议。

一项：更换宫、殿各处帘子后，除可挂之好帘仍挂外，应修者修，不可修者更换之，俱由帘子库监督、太监呈文后，照例给发钱粮修理制做。既然并无实据，将新做旧，将可修者更换制做，颠倒实情多领钱粮之处亦不可料。查得，臣衙门制造库有满汉办事郎中三员、员外郎二员、司库二员、库使二十三员，并有工匠头目，然办事很少，与其一年更换一次监督，莫如将帘子库诸项事务俱由制造库兼管，竹木帘挂后，更换毡帘时，由监察御史一员、家臣一员、制造库官员、挂帘处太监头目公同看视，将可挂者多少，应修者多少，应换者多少，当即详加折算，具奏后给发钱粮，交付制造库预先修理备置，若如此，则官员保管可精心，而妄加调换谎报之弊亦可除。竹木帘、门神取来发出后，亦照此办理。

一项：于四陵栽种之红松干枯者，由陵寝掌关防官员会同臣部管理陵寝修缮事务之官员查看，俟印文送至，补种之树若三年限期未满，仍著落原栽种之圃户补种。若系期限已满之树，派圃户补种后，照例给发钱粮，此项每年需银八、九百两至一千七、八百两不等。因并无详查证据，故不肖之人指陵寝换种之树克扣钱粮之处亦不可定。(**朱批**：所议甚是。惟补种之树怎可以呢？

似白费食钱粮之人力气。仍种树或停种之处，陵寝萧永藻总管、总兵、内务府总管会议具奏可也。若仍补种，依议。）圣主以陵寝事为重，现既派驻大臣，故若陵寝所种之树内有干枯者，著落彼处大臣亲自查看，分别期满、期未满，咨文我部，到后，派圃户补种，仍将所种树数开列送部，照例给价，若如此，则换种树之数实，且谎领钱粮之弊可除矣。

一项：于口外伐树烧炭，俱由各旗送印文。再营造司派千总人等前往口外，伐木烧炭，俱由内务府送来盖印文书，由部照例给发印票，并札知张家口税关官员，十斤抽取一斤。目今据张家口收税理藩院员外郎苏金泰呈称：我于今年二月初三日莅任观之，尹二等七人，携带部发七张票文，于各地收缴烧炭税银。与钱粮有关之事，此等人如此收缴，钱粮定致亏空。由部发给烧炭之人票文，除正数外，额外之炭税，请交付苏金泰我收缴等语。查得，凡给发之烧木炭印文内，惟开列人名、牛驴数目，并不开列允准运进之木炭数目。然持此项部票，众贸易人等往来总运送木炭，从中谋利之处不可谓无。嗣后出张家口等口伐木烧炭之票，停止发给旗人，倘有情愿贸易伐木烧炭者，著呈文监督，监督具结，开列人数、马骡数送部，由部给发监督印票，出口可也。照运进木炭斤数，收税报部。内务府之千总等人出口烧木炭，按照送来之人数、马驴数，由部札行监督票文，照数放行可也。将运进木炭收税报部。如此则强人霸市可无，于税收钱粮亦有裨益。命下之日，行文各该处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

179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参领索林照例兼任员外郎行走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内阁大学士伯臣马齐等谨奏：为请兼任事。

窃臣衙门主事兼委署参领索林已补授为正参领。查户部员外郎浑齐、工部员外郎穆里库补为正参领后，经该部奏请，仍兼员外郎行走。既有此例，臣衙门主事索林为人勤慎。伏乞内阁主事即照员外郎之例，允准索林仍兼主事行走。为此谨奏，请旨。

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王顼龄、大学士臣张鹏翮。

朱批：依请。

180 理藩院奏请青海厄鲁特台吉之使离京发给雇骡费用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

据青海厄鲁特台吉苏尔泽之妻常玛尔之使哈西哈来告，我等来时系雇骡子前来，兹返回路费匮乏，无力起程。祈请由部发给。等语。查去年常玛尔之使台吉巴尔楚亥等前来请安，其返回时，因无力起程，奏请雇骡十五头，赐给起程在案。兹其使哈西哈既言无力返回，报请路费，此不可以为定例。仅限此次，酌情赐雇骡子五头（十头）起程。此情行知驻守常玛尔牧场之侍读学士花色，嗣后常玛尔再有请安进贡之事，[亦照青海王台吉之使来京之例，自备牲畜前来]（可稍间隔前来，何必徒费马畜，频频前来。）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员外郎臣布席、员外郎臣沙泰。

181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镶黄满洲旗都统多罗履郡王允祹、委领侍卫内大臣辅国公普照、领侍卫内大臣公额伦岱、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委领侍卫内大臣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奉召入内。谕曰：览旗奏诸王包衣佐领管领一折，颇不均等。当初兄弟分家时，先命大阿哥分了诚王，继命朕分了廉王。其时因系分家之初，包衣佐领人员尚未确立，故大阿哥与朕二人陈情奏请赏给旗分佐领内仅有之三佐领马甲，以为护卫，蒙恩允谕方才给以马兵。而包衣佐领管领则如数领取了护甲蓝甲。此后伯父裕王虽替恒王奏请照此而行，但却增加了数目。而后诚王未奏即比照我等而行矣，不但佐领、骁骑校增补许多，及至参领都补了。后来惇王、贝子允 禧、允禵即以此为例，全不经奏请自行依此而行矣。兹廉王凡事必仿于朕，以朕为齐，凡有便宜事或稍许疏漏之事，必唆使惇王、贝子允 禧、允禵提出，以捞取之，伊自己权充好人。虽为清廉王，但系何时分府的老户，亦要照此找补，成何体统？再则，以前诸王之包衣佐领管领只有一名护军或二三名护军。庄王前日为此尚打听请旨。昔日诸王数门共有一个佐领，兹我兄弟每人拥有五六个佐领管领，四五个骁骑校，兵至三四百人。现今所封的六个王，即拥兵二千四五百人。诚若需用诸王份下之包衣佐领兵，岂有如此之多？必致误事。伊等亦受其累。兹朕再封子弟，不但钱粮不足，口米全都不够。日后朕之子孙及诸王皆要世代延袭，以至万万年，频频增兵，钱粮何足？与其将这么多钱粮耗于无用之处，不如供养正规军，岂不善焉？至蓝甲朕等真正所奏的人数只有一百二十名，后诚王以其养母家蒙古人多为辞，乃至增至二百余人，故其他人亦效仿加至此数。此蓝甲之事，朕已交诚王等议毕。兹怡王、礼王乃甫分家之人，加之三阿哥，除此三份外，著尔等查考旧例，追本溯源，将王贝勒贝子公按爵定制，以为永行。此事缓缓详议具奏。再果王，朕已命编入正红旗。兴尼乃为一般的公，伊何需这许多佐领？将其所属之满洲佐领六个，蒙古、汉军佐领各一个抬旗给果王，但上旗佐领不可再给予诸王。至其余之蒙古汉军佐领，尔等可视本旗之情相应抬给，尔等岂能先于我等分佐领耶？今廉王、惇王、礼王、贝子允 禧之包衣佐领管领，概不准由内拨给，由王等捐助者给之。理王包衣佐领管领人数未满，弘昉乃一平常闲散宗室，其人太多，与之亦不相称。大阿哥多年来何事不惹皇考烦恼，实乃我兄弟中一大罪人。兹朕登位留其一命（则即大恩矣，其）子孙不致穷困挨饿，［即朕之恩］（则已，伊等何颜指望隆恩大沛？）其包衣佐领管领（酌情）分给理王，（补）其缺额，（再不足者，著另请旨。）给果王之包衣佐领管领，问诸王等，又有自愿捐给者，即准捐给。有（封给其人）亦供养不起者，（任王等自便），尔等［切勿］（不可）勉强。钦此。

182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罢黜参革人员驻驿效力赎罪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照臣部前奏自杀虎口至额尔哲依图郭勒之四十七站，除原有赎罪驻站之阿兰泰、色尔齐外，由各部院衙门均衡搭配，派出二十二名笔帖式，更换原驻站人员一折内奉御批：查各部院朕特命罢黜、部臣参革人员，遣往效力赎罪。不足者再补派各部笔帖式。著速查之，陈明革职缘由，列名具奏。钦此钦遵。当即移会吏部速查送来。兹据吏部咨称，已将革职员外郎五十一等人查

送前来。至镶红满洲旗、正黄汉军旗至今尚未来文。等语。(**朱批**:其迟误缘由,著二旗之臣亲自缮明具奏。)陈此二旗补送另奏外,现将已送之原任员外郎五十一等人名衔革职缘由,另折开列,一并谨奏。俟皇上指示后,其不足者,再均摊各部院衙门,点派笔帖式补充,遣往更换原驻站人员。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逊柱、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张圣佐、日讲起居注官右侍郎兼管翰林院事务臣阿克敦、右侍郎加三级臣王度昭、车驾清吏司掌印郎中加三级臣图理琛、郎中臣图郎阿、员外郎加一级臣马尔济。

183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直隶各道州县等官宜择满洲贤能补任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都察院监察御史臣杭奕禄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本一介下贱,蒙圣主殊举,七十日内即擢为监察御史。臣荷如此高厚之恩,何敢不思奏陈一二,以尽厥职焉?唯此数月以来伏见皇帝为国计民生宵旰勤劳,励精图治,加意用人。凡应试翻译训以孝悌,选委官职则晓以廉洁,广开言路,复设都事厅。圣主仁政如此尽善尽美,臣又何议之有。然臣荷恩甚重,又职司言路,谨具拙见,敬陈我皇上。窃臣查得,直隶一省有府九个、州二十个、县一百二十个。此处靠近京师,犹如藩篱,关系甚要。臣以为嗣后除直隶巡抚、顺天府府尹及各府州县副职以外,凡守巡,通、永、霸、昌、天津此五道,保定等八府知府,通州等二十州知州,良乡等一百二十县知县以及四路缉匪同知之缺,俱于满洲内挑选可信、贤能会汉文之文员补任,至直隶三总兵、九副将、十四参将、十八游击之缺,亦于满洲内挑选可信善于管饬之武员补任。如此于拱卫京师大有裨益,且八旗户口亦多有安置也。臣之拙见不知当否,伏乞圣主明鉴。臣不胜惶悚谨奏。

184 都统席勒图奏报抵达西宁日期及请撤柴达木驻军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都统奴才宗室席勒图谨奏:为密请旨事。

奴才于二月二十七日自京城起程,自力前行,于四月十七日到达兰州。闻知青海方面消息,深感再若自力前行,到彼耗时太长,故弃行囊,仅驮赐衣匣子乘驿驰驱,于十九日抵达西宁。将侍郎常寿所有奏折全部阅览,据贝勒默尔根戴青拉察布来告,苏尔咱之妻常玛尔业已安置毕。又见了侍读学士花色,详问其情,其探报之书亦俱阅讫。另据遣往楚尔干探信之领催索柱禀告:额尔德尼台吉原居黄河以里之额兰布拉克一带,今其率属下已迁居王罗卜藏丹津附近之库克布拉克。王罗卜藏丹津将其所属居住较远之人及住于巴颜布拉克之人,俱收聚于伊之附近,共有二千户。观此形势,王罗卜藏丹津等显然欲等五六月马畜肥壮后,有所行动。现柴达木之驻军乃为防准噶尔来犯青海及往来传递消息之探子而设者,兵仅五百余人,且诸蒙古居于中间。边哨所设之哈吉尔、德布特尔、察罕乌苏、巴颜托海、沃尔腾等处,蒙古人往来放牧,杂居其间,不但得不到消息,且兵丁轮哨分散兵力。青海台吉遣使准噶尔,柴达木地方竟然不知,可见青海通往准噶尔之路甚多,虽驻兵亦不能获得消息。柴达木兵力单薄,距西宁有十五日程,如若有事,一时必难顾及。倘青海人与准噶尔联合反叛,不但兵力薄弱堪忧,且事关国朝声威。奴才愚以为,将柴达木兵马撤驻察汉托洛亥,从西宁所备绿旗兵内选出鸟枪步兵五百,与柴达木兵合

为一千，由奴才亲自率领，驻于平王昔日为防青海所驻之察汉托洛亥地方，此乃诸蒙古之交通要道，如果有事，不但西宁兵马便于接应，且可观察蒙古人之动静，如有行动，亦便于调遣，于事多有裨益。奴才未敢擅便，故谨奏，伏乞圣主明鉴，指示，以为遵行。奴才行囊至西宁整备后，即向柴达木起程外，为此谨密奏，请旨。

185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未报灾情缘由及各官捐资赈济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奴才德音谨奏。

四月二十日，接奉户部发来为赈济平定州等处之谕旨，奴才伏读之下，不胜魂飞魄散。奴才何等愚钝，断不敢隐瞒灾情。况行善之心人皆有之，岂忍眼睁睁而行扰民耶？查例定收成五分不列为灾。又例定夏灾六月奏报，秋灾九月奏报。去年四月平定州田亩遭受雹击，复种收成虽薄，尚不及受灾分数，奴才何敢违例奏报？寿阳、徐沟、祁县三地，去年收成七八九分不等。当今之世，自愿完粮之民永为少数，无灾无难，奴才岂敢往察招惹愚民？此乃去年之事。今年正月雪足，三月雨足。顷据平阳府、汾州府、泽州地方来报，三月三十日、四月初四日皆雨。虽不敢保雨水均匀，但若五月得获足雨，谷豆高粱荞麦等物仍旧可收。目下并非报灾之时，去年太原府五月二十一日以后才连降数雨，尚有十分收成者，此尽人皆知也，奴才何敢说谎。征粮一事，奴才每年交付布政司，春季征粮，鼓励富殷之人缴纳，贫户暂缓；秋收之后再事催征。等语。屡次行文，且每每见到州县之官亦俱言之。此际并非严催钱粮之时，秋收之后严催征粮，此乃众所周知，平定州土地贫瘠，去岁薄收，因此十一月，奴才捐出养家之银一千二十两，派卓异同知何世禄前往赈济。今年正月，奴才又捐银二千五百两，与属员所捐之银一千五十两、粮九百五石三斗，统派何世禄再次赈发。目下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奴才再捐银一千二百两，并属下所捐之粮三百石，于四月初六日，派阳泉县知县沈义奎前往赈发。何世禄任平定州知州时，爱民如子，想方设法教育抚养，至今老少妇孺无不感激。沈义奎前年大旱求雨不得，昼夜留在庙内，饭食不进，泣言求不来雨，我与民同死。赤足步行前往百里之外的小五台山庙祈雨，当天大雨倾盆，从此无灾。此二人皆为真心爱民之官，奴才可保其公平赈济，使民均得实惠。何世禄现在京城，此等之事若非皇上忧民降旨，奴才亦断不陈奏。奴才唯以安民垫赔钱粮为要，其他之事，毫不放在心上。今世若有一语欺骗皇上，死后何颜去见先帝及奴才祖父？若将通省官员所捐的养家银两一并陈奏，则太繁杂，以后再奏。沈义奎因亏欠钱粮之故，此次未曾捐银。谨一并奏闻。

186 侍郎常寿奏报默尔根戴青拉察布来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侍郎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青海亲王察罕丹津子辈贝勒默尔根戴青拉察布派其身边侍卫鲁格来告：侍郎送来的以进藏叙功，皇上殊恩晋封我为贝勒一书，我亲王察罕丹津派人，于三月初七日送至，我阅后不胜欢忭，望阙叩恩。我本为青海一小台吉，成佛之文殊师利大皇帝，以我为顾实汗之略长之孙，将我封为贝子。为我祖顾实汗所立黄教，为护送达赖喇嘛坐床，我仰靠皇上大军，率领所属兵马前往效力，乃理所应当之事，并无特殊之功，而圣主却视为出力，恩封贝勒。

除感激主恩，为圣主万万寿祈祷祝福外，另无奏言。侍郎一向待我如同子弟，故将我所闻知之事禀报侍郎。我自从招地返回后，所食粮食不能消化，胸隔胀疼，不能出行。去年九月亲王罗卜藏丹津从招地返回后，变得不同于以往。伊派人向诸兄弟宣喻各备兵马，立即配齐马匹兵器，违者抄家。兹其属下未配齐兵器之数人已被治罪，将所罚马驼牛等牲畜尽归于己。去年十月，诸兄弟台吉会盟，伊声言停用伪号，嗣后凡事俱照伊之指示而行，违令不行者，诸台吉则通力惩处。伊与众台吉俱舐枪口为誓，我叔父亲王察罕丹津素与罗卜藏丹津不和，察罕丹津自去内地返回后，与罗卜藏丹津好了起来，三次约见密商，不知何事。今闻到处扬言我叔父察罕丹津派其巴雅尔图和硕齐都喀尔扎布、罗卜藏丹津派出自准噶尔投奔伊处之一喇木扎木巴喇嘛，骑带许多马驼将赴招地。实已遣往准噶尔矣。其密嘱何言，不得而闻，大抵是请准噶尔速派援兵，言曰：我等此地众台吉业已盟誓准备就绪，我等共同讨伐汉人。等语。十月会盟时，我派了寨桑哈西哈前往。顺便问王罗卜藏丹津何时派人去领王之俸银，我等领俸之人亦想同往。罗卜藏丹津曰：你们想领俸禄，就派人去，我才不领那几块白石头。等语。后闻伊照常派人去领俸银矣。兹亲王罗卜藏丹津、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垂拉克诺穆齐、盆苏克旺扎尔、公达西敦多布、敦多布达锡、台吉额尔德尼兄弟等俱结成一伙，现正各备兵马器械。台吉额尔德尼已从其原居黄河附近之鄂兰布拉克迁往靠近罗卜藏丹津之库克布拉克矣。罗卜藏丹津现居鄂兰布拉克，伊为将所属远处奴仆收拢过来，以二千户安营，业已派人各令迁移。我来时见巴颜诺尔之人正往那边迁徙。我等贝勒之意，我荷恩优渥，决不与罗卜藏丹津等人为伍作乱。除圣主外，我亦无兄弟可靠。我现夹居于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之间，伊等所有密谋，我概未参与，故而伊等一旦叛乱，恐会来掳于我，为此我现已率领属下渡过黄河，躲避于阿拉扎河一弯道处。据传罗卜藏丹津适才召集入伙之诸王台吉于四月十五日到伊家议事，王察罕丹津以令驻松潘附近将赴热为词未去。等语。其他人不知去了没有。以我之见，就罗卜藏丹津等人之势来看，意欲举事，已成定局。请侍郎体谅我之处境，凡事留心防范才好。等语。是以奴才谓该侍卫鲁格曰：你回去转告贝勒：贝勒一向感戴圣主仁育之恩，实心效力，我悉知之。今派人禀告所闻消息，显系真心实意感戴皇上鸿恩也。罗卜藏丹津之父亲王扎西巴图尔始终感戴圣主高厚之恩，久驻边关附近，不敢妄生一事，真心实意，恭顺而行，诸多年来，和睦相安。仰赖圣主之威，青海之人安无兵征。如今罗卜藏丹津不循前人之善，不纳老年寨桑之言，唯听信未经世事狂妄无知小人之言，恣意整备兵马器械，遣使准噶尔，邀集众人舐枪口为誓。然众人之心却思，我青海之人世承圣主之恩，驻于近边七十余年，全无战争。农耕畜养，相互贸易，平安而居。多年以来，唯有承恩庇佑耳，毫无骚扰之处。如果悖恩反叛，不但上天佛祖杀我，一旦走投无路，尽弃牧场家业，去依附毫无信义之准噶尔，则以何前往？即便到彼，我等能富到哪里？若去招地，唯于为首之诸台吉有利，虽承诺给众人什么，但抛弃现有家畜，前往有瘴气之地就是去寻死。然而如若违背罗卜藏丹津之心不行盟誓，则恐借口排挤，故而盟誓耳，并非我等本意。诚若挑起叛乱，我等则合为一体，除望擒拿反叛之首，停止叛乱外，断不有负圣主厚恩随其作乱也。等语。与罗卜藏丹津盟誓之王察罕丹津、台吉、寨桑等纷纷前来向我表明心迹。众意即是佛意天意，其成败可知也。此事我早已得到确报，如今不仅西宁防备以待，且云南、四川、松潘、凉州、甘州、肃州、巴里坤无所不备。尔等贝勒既期报效主恩，可相机而立大功，否则则宜自保按兵不动，探取肇事者密谋旨意及准噶尔之所有消息，陆续速报于我。等语。交嘱之，给以缎匹等物遣回。前罗卜藏丹津曾谓我之领催豪尚说：将派格勒克赴京。时至今日亦未遣派，故奴才派遣领催索柱往告罗卜藏丹津，可与送诏书之主事三硕

色一同赴京，格勒克何时起程，是派抑或不派。并嘱索柱探明其参加会盟人员及商议何事、并观察伊等形势返回报来。除索柱返回之时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密奏以闻。

187 侍郎常寿奏报侍读学士所报罗卜藏丹津备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据驻守苏尔咱之妻常玛尔牧场之侍读学士花色呈报内称：四月十八日，苏尔咱之妻常玛尔属下和硕齐台吉达尔扎布来报：我弟弟巴图猛克来告诉我说：常玛尔办理事务之孙都布等商议后，派我去亲王罗卜藏丹津处告称，王原定将我等迁来，至今杳无消息，我等颇感畏惧，故来请示如何而行方才为宜。等语。罗卜藏丹津遂言：你回去传令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于二十日来我处，我等见面后再定。常玛尔给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之子为妻，尔等奴仆则归阿拉布坦鄂木布。如有畏惧，我等再予帮助。我意已定。等语。现在阿拉布坦鄂木布已去了罗卜藏丹津处，伊返回时必先杀你。兄弟你与我同胞骨肉，我岂能坐视，故而来告。即使伊等发觉，将我杀了，我亦甘愿一死。等语。来告。昔日我等迁徙牧场时，达尔扎布我与子巴尔楚海先行到达了席拉塔拉，因此为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所仇恨，欲将我父子杀之。我父子承恩甚重，此等悖逆之事岂敢隐瞒。但此之所言一旦走漏，阿拉布坦鄂木布必会来杀我等，故请甚密之。等情。花色遂问巴图猛克，伊与其兄达尔扎布所言相同。又问巴图猛克：你既从彼而来，罗卜藏丹津形势若何？另有所见所闻者乎？据其告曰：据闻罗卜藏丹津已将其行驮牧场迁移至索罗莫之哈达苏齐劳矣。伊与属下现已备好兵马轻装简骑留在原地。罗卜藏丹津听说居于柴达木之台吉索诺木达西将其遣使准噶尔之事通报柴达木之臣，内地兵马业已合并立营之信后，极为恼恨，业已派人前往核实。等语。除贝勒阿拉布坦返回，观其口风，另行呈报外，现请将台吉达尔扎布所报之情转奏。等因。为此谨密折奏闻。

1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训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窃臣奏请将象山副将聂国翰调转澎湖副将，臣标下副将徐祚柱以升用之级留于原任一折内奉朱批：尔所奏甚是，俱依所请。至新例乃皇考因时更迭政治之产物。虽系如此，三年内朕亦不会更改皇考所定新例。另方面，若有于例不合之事，尔唯具本陈明，部虽援例议拟，朕准依所请，岂不一样。至各省武职，彼此升转，实属无益，朕深知此情。朕御极后，大约皆已留于擢升之任。此亦需慢慢来，找适当机会再定。钦此。臣伏见我皇上为之地方，凡所请俱恩准施行，不胜欣喜。且又申明大义，详加开训，臣无任感激至忱。皇上大孝诚古今绝顶，天命睿智，洞察下情，措置咸宜，实神奇之至。臣不胜感激，谨恭谢训谕，缴送朱批。

18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赐内用果子点心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臣赍折家人赍捧御赐之物至城外，臣出城恭迎至署，供奉案前，谢恩

行礼开封。伏见皆系内用罕见果子、精制点心、及宫外难得之珍品。臣遂率阖家恭分品尝，又颁发下属文武员弁，俾使均得恩惠。窃惟，我皇上仁慈胜于天地，举国军民俱得生所，鸿恩普照，明超日月。内外之官，甄别良莠，吏治整肃，臣昏愚无能，我皇上教诲培养至恩，尚日忧蚊负，又蒙圣恩锡数，颁赐珍馐，皇仁至极，臣何以为报？唯殊死效力，竭尽犬马，仰报万一。臣无任欢悦感激，谨缮折叩谢天恩。

1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上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训谕事。

臣前为本衙门进项银两一折内奉朱批：对皇考如是具奏可也，对朕此言何用？朕并不追究。尔等唯持躬勤慎。若仍如前欺瞒朕听，非但不成，且多无益。朕之耳目遍及全国，岂能隐瞒？清正廉洁，何所惧之？此既靠朕，亦靠自己。尔等有何掣肘为难之处，著即陈奏，切勿畏忌。朕必令尔等放心治理地方，断不令尔等缄口。朕如此而为，尔等再有负于朕，朕将从重治罪。苍天在上，我君臣实当赤诚相见。钦此。又奉御批：尔居官效力，地方之事办理颇好，唯清廉名声颇为不足。至尔等因掣肘不得已耗用银两之处，朕岂有不知？所得经费显然不敷用，须例外收取点。既便如此，尔等却不知皇考恩典，恣意挥霍，全无正用。此等言语何必奏朕，朕岂为八岁登基之君？尔等如此反招朕猜疑。我君臣唯开诚相见，息息相通，互为体谅，于事方可有益。尔属难得之总督，朕既用尔，则放宽心治理地方，为国效力，感戴皇考多年养育之恩。朕身边倍受宠爱，信可纳其言，近则须臾不离差遣之侍卫太监，诚无一人。尔等昔日不思我皇考圣恩，恣意挥霍，虚耗钱粮，蒙混过关。兹朕如此开导训示，倘仍不就此罢手，榨取万民膏脂，阿谀皇子左近小人，则朕亦无办法。兹朕信用者，乃数首辅王大臣，尔等若有所求即求伊等，切勿私下央托小人，毁朕名声。钦此。臣伏读之下，深感皇恩至深至重。满保糊涂昏聩之处，蒙恩切责，羞惧交加，莫可名言，不禁感激泣下。臣本一介觉罗，寒微孤苦，无人照管，仰荷圣祖殊恩教育，拔举为人。我皇上登临天宝，体恤为臣，恩宠有加，每事开谕训导，恩惠实比天高、比地深。臣虽舍身效命不能仰答，何敢有负皇上殊仁，左道请托臣工。嗣后诸事，唯顶戴圣明，效命职守，竭尽犬马，一心一意仰赖皇上以行。伏乞皇上明鉴，微臣昏庸无知之处，恳祈宽谅。臣恭奉训谕，惶悚感激之至，谨缮折叩谢，缴回朱批。

朱批：畏惧谬也，感激才是。我君臣共勉。彼此之间，朕则训示，尔则劝谏矫正，内外一心，为国家万民谋利益，仰答皇考多年养育之恩，孜孜以求保全先帝颜面，著勤上加勤，慎之又慎。

191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奉旨遵行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遵旨事。

四月二十一日赍到之臣为青海之事所奏一折内奉御批：尔如此办理，甚合朕意，因恐常寿来报，尔尚未料及，故急忙先降旨矣。尔既有此准备，前旨亦即多余了。如此方可谓尽心料理也。览尔所奏，朕甚嘉许。虽然如此，凡事亦切勿轻忽懈怠，防守探信不可不加留心，年羹尧已于十二日自京城起程赴任矣。钦此。臣将尽力严加防范，秘密查访。臣荷圣主养育殊恩，唯就所知尽陈胸臆，倘于事少有济益，亦为报答皇上豢养之奇恩，何敢僭越以谋。唯臣性素懦弱无能，诚

恐凡事不能料及，臣除仅就愚见奏闻外，因事关重大，伏乞圣主指教示下臣遵奉施行也。圣主所赐各样干果一匣、奶饼子一匣，臣跪捧祇领，望阙叩恩。除感激皇上殊恩外，拙无奏辞。再据兵部咨开，咨行署理大将军事务贝子。总理事务王大臣交付，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奏事员外郎双全等传朱谕，贝子允禟诸务朕俱密交总督年羹尧了。除有何建白外，凡紧急之事如何料理之处，亦已将朱谕封交年羹尧矣。贝子允禟如何发落，年羹尧遵旨如何料理，陕西省文武官员即遵旨照年羹尧吩咐施行。此旨遍谕京城各文武大臣，咨文尽宣陕西文武员弁知之。钦此，钦遵。谨此咨之。等情。臣钦遵施行外，谨将朱批折子一并密缴奏闻。

朱批：知道了。

19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接奉训谕亏空钱粮不摊派于民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奏查福建布政司库钱粮一折内奉朱批：知道了。捐纳一事，闻之虽好，唯不肖胥吏岂肯自出钱财效力，反致借口扰民，加倍摊派。诚若用于公务，尚动用正项钱粮为是。至亏欠之员，革职留任偿还，甚属荒谬。诚能偿还此等赃官何必留任，回避偿还，方为合理。若不能偿还，不出自于民，又何从取之。朕暂限三年革新，三年过后，凡此等赃官必俱正法。此等情弊，著尔省臣竭力匡正，体恤百姓，训饬下属，竭尽效力。钦此。臣跪捧展阅。仰见我皇上神明之至，不胜感动。查地方私派之弊，首当革禁。而后为捐纳公务，实则行以私派者更应防范。皇上睿鉴周详，开导训示甚是。臣等遵旨切磋筹划不行摊派，尽完公帑之策。（**朱批**：此闻之入耳，办理甚难。唯尔等输以赤诚，依理而行，体恤下民即如亲生赤子，于之属员莫存分毫私心，甄别善恶良莠，下力整治三年，方有成效耳。事再易空谈亦无用。诸事皆赖尔等省臣矣。凡有应办之事，切勿畏惧，即刻开诚陈奏。朕断不致尔等为难。竭力勉之。）至亏欠钱粮，虽原因不同，但贤良之员，断不致无故亏空也。亏欠之员离职偿还，殊为合理。皇上训谕实乃鞭辟入里，一语道出各省情弊，兹再颁仁恩，给以革新之路，宽限三年偿还，于补偿钱粮之事大有裨益。臣等钦遵明训，竭力匡正亏欠钱粮摊派于民之陋习，恤爱百姓，约束下属，效力公益，以副皇上谆切指示之至意。为此谨将朱谕二纸缴奏。

朱批：知道了。

19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省内太监亲戚任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臣赍折家人返回，奉内封朱谕：尔等督抚皆为封疆重臣，理应甄别属员善恶，为民造益。尔等下属内，凡系太监亲戚兄弟子侄捐纳者，或央托录用以及由王阿哥府上汉幕僚捐纳为官者，伊等皆与大光棍奸邪无赖朋比为奸，纠结成党，一俟捐纳为官，前赴任所，则恣意搜刮地方百姓，此事朕悉知之。类似之人，著尔等密访查明，一面密折具奏，一面具本参革。倘有徇情贪赃，隐瞒不奏且不参劾者，一旦为朕查出，决不姑贷，将尔等一并从重治罪。朕宫内太监唯行差而已，并无亲信之哈哈珠子太监。朕近前左右亦无一倚用之人。尔等知此，著钦遵效力。密之，慎之。谕满保。钦此钦遵。臣经密访福建浙江两省，浙江省杭州都司经历魏

丰，康熙六十一年接任经历。据闻魏丰之兄李启宗为十二阿哥府上太监。但李姓何为魏姓，且魏丰履历内载，其乃江南昆山县人。此不可不查明。故复派人密查。若魏丰确系太监李启宗之弟，臣则遵旨一面缮折奏闻，一面具本参劾。又查，浙江宁波府知府尚保，正黄旗人。康熙五十四年上任知府，居官不好亦不太恶，唯其老实行事。兹访得尚保乃原内大臣索额图府上尚管家尚三弟弟之子。其出身非系正途，唯以尚三之侄授官原由，臣确不知晓。是以仅就所知，据实陈奏，听候指示，遵奉施行。(**朱批**：此等之人，亦须看其才能，居官善恶。倘属平庸之辈，则即革退；若于地方百姓有所作为者，著别陈情具奏。唯不可少存徇庇，亦不可无辜嫁祸良善，指良为莠。务必明白朕之本意，诸事唯依理公正办理。)再凡事倘或先知，早报宸聪，于事方且有利。唯浙江杭州等地距福州一千八百余里，得知消息派人确查，问明情由再事奏报，来往反复必需二个月。而杭州各衙门奏事，十五日即可到京，故臣署奏报浙江案事，经常拖延二月之久。此因地方遥远无奈稍有延误之情，伏乞明鉴宽谅。为此一并先行奏闻。

朱批：此稍有迟误之情，朕岂有不知？所奏知道了。

194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内城破损各处应修缮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巡城看得，本年除城上药房、城墙、城垛口、台阶、栅栏、大阴沟等零星损坏之处仍由我步甲承修外，城上之桅杆、城楼栅栏、正阳门外牌楼、西长安门牌楼、东西牌楼、西四牌楼零星破损之处暂应搭架修葺，而我步甲实难承修，故请交付工部修缮。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左翼翼尉臣席伯、右翼翼尉额尔钦。

朱批：著交工部。修葺时，著衮泰监修。

19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委员防守石景山堤工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查得，防守石景山堤工，去年候选员外郎邵士标情愿不动正项钱粮，自备资斧，将塌坏残缺之处坚固修筑，防守伏秋二汛，工完伏乞照例议叙等因具呈。臣部乞奏，将应修应筑之处，令派出郎中傅尔赛指示修理，俟保过伏秋二汛，查看议奏等因奏准在案，今据看守石景山郎中傅尔赛将邵士标自备资斧修过工程丈尺、用过银两数目册报前来。除臣部原办此案堂官亲诣工所，丈量核查算明，会同吏部议叙另行具题外，查得，石景山堤岸关系紧要，现今夏令正值防守之时，今年并无具呈情愿自备资斧修防堤工之人，臣部派出主事富明德敬谨防守，不时查看，如有应修之处，即行报部，臣等亲往查看，核估给发富明德钱粮，令其坚固修筑，俟保过伏秋二汛，将用过钱粮核算奏闻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徐元梦、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赫林、右侍郎臣尹泰、都水司郎中臣哲先、郎中臣席瑗、员外郎臣花申、员外郎臣陈履中。

朱批：傅尔赛既保邵士标，即遣傅尔赛前往，堤工若有小差失，即惟傅尔赛是问。傅尔赛要多少钱粮，即给发多少，堂官核查无用。石景山捐修，国中皆知。此事如此办理后奏朕，尔等即将朕遗忘矣。邵士标由尔等工部保举大臣议叙具奏。

19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贻误煤炭官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参奏事。按臣部例，大内一年所用黑炭、白炭、红箩炭、煤，由臣部于头年十二月，令该监督预支钱粮，转发各铺户，采买煤炭，以备使用。今年正月准内务府来文内开：我衙门奏称：自今年正月起，一年所用黑炭为一百二十万斤，白炭为十二万斤，红箩炭二十万斤，煤一百二十万斤，已行文工部，分四个月取用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到部。臣部除将大内一年所用煤炭钱粮内带完、预先续发银抵存外，应发银已于去年十一月交付该监督郎中岳卓，转发各铺户采买煤炭备用在案。今查内务府实收红箩炭十六万三千五十四斤，白炭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五斤，煤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十九斤。尚未交红箩炭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六斤，计算价银为三百九十一两六钱二分七厘六毫，白炭八万三千三十五斤，合价银一千七十九两四钱五分五厘，煤七十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一斤，合价银一千六百九十一两一钱四分六厘三毫，总计尚未交煤炭折银三千一百六十二两二钱二分八厘九毫，监督郎中岳卓理应严催各铺户，按内务府应得之数，交送前来。今大内所用煤炭迟缓耽延，数次催交，而并未陆续交付。由此观之，其中有公同侵渔分肥之弊亦不可料。故革监督郎中岳卓之职，限期一个月，将未完煤炭交完可也。若于限期内交完，即开复，若不能完，即将监督郎中岳卓及铺户等人一并交付刑部，从重治罪。尚未交完之煤炭银，行文各该处，将监督、铺户等房屋、家产折卖赔补。大内所用煤炭，除臣部另派妥员交送外，惟其中交付煤炭时，营造司库之人多称少报之弊不可谓无。故此项煤炭，交付内务府。将臣部钱粮照例给发，采买使用。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右侍郎臣尹泰。

朱批：所议甚糊涂。不能之时，亦应将事情审明。官是官，铺户是铺户，若皆有弊，即公同赔补耳。若如此糊涂愚笨，妄加牵扯，尔等堂官理应公同赔补。如此则朕有恶名，糊涂，不晓事，倘靠此名办事，众人反益加耻笑朕显能，耻笑尔等龌龊之心、小气、可恶，甚无用。应以诚意善心办事。与其将煤炭交付大内之人采买，不如尔部官员即前来大内，诸项看视拨给，如何？复议具奏。

197 吏部奏报补用捐纳人员办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吏部奏：为奏明事。

臣等查得，总督年羹尧题准西安开捐一例，又户部捐纳一例，阿尔泰运米捐纳一例，此三例捐纳人员俱系议政大臣议准，不入班次即用。若以到部日期先后补用，难免不均，应将此三项人员，遇伊捐班，轮用西安一人，户部一人，阿尔泰一人，此班若无此一项捐纳人员，即将下班人员补用。如此则均平，不致争告矣。为此谨奏。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吏部侍郎事臣史贻直。

朱批：甚是，依议。

19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擒获台湾贼首及效力千总补放守备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台湾总兵蓝廷祯、道员陈大年呈报，要犯王忠近两年缉拿未获，故

特派千总何明缉拿。四月十五日，千总何明智取贼伙，亲率二十人进入凤山深林，将王忠、刘福生、陈军三贼擒获，彻底靖除贼之根本。现俟严审，另行呈报。等情前来。臣等查得，贼犯王忠乃与朱一贵一同起事之首要之犯。台湾平定之后，臣等曾出告示，凡擒得首要贼犯一人，可赏银五百两，并赏任把总之职。故首要贼犯挨次拿获，如数赏之。唯贼王忠甚为奸猾，匿藏各处山内，暗中纠集刁民，希图再起，屡次案发，皆未擒获。千总何明素具材能，因擒贼巧妙，派往台湾北路，将数股要贼全部拿获；又派往南路缉拿要犯，何明智取贼伙，冒生命亲入深林将恶贼王忠擒获，甚为出力。现除即刻派人赏银五百两外，查得，千总何明拼死效力，又善于用兵，现福州城守备郭世发被参出缺，臣等将千总何明指名缮本奏请。至在台湾之监察御史吴达礼、黄书经派人送折前来，臣等遣官赍送。谨将擒获要犯王忠之千总何明指名守备缘由一并先行奏闻。

朱批：何明如此可爱可嘉，朕阅畅然。尔如此奖励何明甚是。本到之后，著将何明即照尔奏补放，再有宜用之参将缺出，即指名补任。赏何明拖沙喇哈番，世袭二代。著饬该部，效力显著之人宣示于众，尔先喻何明知之。特谕。

1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爱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二十四二日，臣往送奏折之千总等赍捧御批折子至署，臣跪俯祗领开阅，伏闻皇上亲自料理圣祖皇帝梓宫大事，护送灵驾至陵寝，以尽大孝之道，诚越古之帝王者也，孝顺至极。又圣躬甚安，业已回宫。臣不胜欣慰。兹圣主皇帝大事一切礼仪既已完毕，伏乞皇上饭茶按时，爱养圣躬，以理政务。窃闻皇上日理万机，直至夕阳西下，龙体甚为劳顿，臣忧伤难忍，不揣冒昧奏请。再臣折内所奉御批训示，臣诚愧怍难当。地方之事容易了结，民荷丰年之泽，唯由圣主鸿福所致也。臣唯遵圣训，慎之又慎，勤之再勤，以恪守御赏之脸面，竭力报效也。御批之臣二次呈奏之五折遵旨封缴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2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明岁收各项礼物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据实陈奏，仰乞天恩事。

臣世荷朝廷隆恩，又蒙圣主信赖，委以总督要职。自到任以来，地方诸务皆遵定例办理，尚未效力，安敢奏闻一己私事，以烦天聪。但倘不奏明，又何能遵奉以行。臣素以为自身若不清廉，则必不能管束下属。故赴任之先，即咨衙署禁止准备一应物品。（**朱批**：闻矣。）受任之日，即将衙门内所备之物咸俱搬出送还，（**朱批**：闻矣。）各官礼物一概未收，（**朱批**：俱知矣。）亦未收取随封。（**朱批**：早已闻知。）臣衙门应得礼物数目早应据实奏闻，缘臣到任之时，诸事积压颇多，且未查明实数，是以未奏。兹各数皆已查明。每年二省布政司秤兑多余之银、粮道、驿盐道、两淮运使等多余之银，两淮盐商所赠礼银皆送臣衙门，加之各关监督及属下官员馈送之四时礼物，核计岁得共近二十万两。窃惟大小官吏自掏银两补于职用者甚少。凡馈送上司之礼物，非取自于民，即为动支库银。两江官员内亏欠者颇多，臣现正彻底清查，督催偿完。倘若收受此等之人礼物，不但伊等不知惮畏，且其亏欠之钱粮又何能督催偿完。臣荷恩之重与他人绝然不同，实不能

酬报，又岂能以肥己而致仓库亏空耶？(**朱批**：凡存此心，岂有天不厚爱，福不荫及子孙之理乎？)是以凡属下所送礼物，臣一概未收，更不敢效仿前人假名收受，有辜圣恩。查得两淮盐商每岁给臣衙门之礼银二万两，随封银四千两。前任督抚用盐商馈送银两垫赔江南各官亏欠之钱粮时，将此二万银两填补其中而未奏明，故适才尚书李先复奏将盐商礼银列入商人亏欠钱粮之项时，亦未将此项银两计算在内。倘若不收取，则白白便宜了商贾豪门，于诸商贩亦为不利。故每年此之二万银两，臣照收不误，送交内库，以备皇上赏赐之用。(**朱批**：此不可也。尔留下用于公务，果诚无用，则数年为一段陈情缮本具奏，予尔议叙。朕绝不担私受省臣贡银之名，虽可百般伪装巧饰，但帝王所行，名留天下万世，岂能隐瞒。)再江南江西有关九个，前每岁皆向臣衙门馈送礼物。因淮安、凤阳、龙江、上海、湖口五关归漕粮总督、巡抚兼管，其多余银两由该管督抚奏缴，故而停送礼物。其余浒墅关每岁送银六千两、扬州关二千两、芜湖关一千六百两、赣关一千二百两。此四关现仍由监督管辖，不收其礼物，岂不白白便宜之，于商于帑皆无益处。故臣将自到任以来及至该等之人任满移归巡抚之日止应受之礼物照数收取，亦送交内库，以备赏赐之用。至两省三布政司，每年每布政司交臣衙门秤兑多余之银各四千两，共计一万二千两。督管钱粮之江安粮道交银四千两，苏松粮道、江西粮道皆各交三千两，江西驿盐道交银二千两，两淮运使交银一千六百两，共计一万三千六百两。此等官吏皆职掌钱粮衙门，有多余款项，故除礼物之外，每岁皆给送此项之银，已成惯例。但臣尚未奏请恩准，故不敢留取。臣处虽有协济满洲臣员之事及赈济身亡领催披甲、劝赏属下官兵赡养家眷等项之用。但此项银两颇巨，用之不尽，伏乞恩准从中酌量赏用。其余之银臣照数收纳，亦送内库以备赏赐之用。至盐商所送轻赍银四千两，恳请用于备买银鞘等物，支付雇募租金及给送银官兵盘费等项。臣不胜惶悚候旨。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此等碎小之事朕实不要闻，任凭你该如何去作，朕只总向你责成个好字。朕信得过你，再不是负朕之大臣。保管从来督抚不曾奏你如此一个折子，实令朕不忍观也。好，真好。

应当用之费必取于当取之处，不然国家连钱粮都要不得了。若请朕指定某项可取，某项不可取使不得。非令你掣肘难行，必至于隐瞒私行，两无益也。

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总兵官印务暂由督标副将护理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据兵部咨开，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奉旨：著咨杨长春来京。钦此钦遵。当即咨令该总兵官驰赴京城外，查得，总兵官印务例由副将护理。江西全省唯九江有一副将，袁州临江有一副将。九江副将冯希盛因年老呈请休致，现已遣员核查，袁州临江副将曾丰逸现已护理南赣总兵官印篆，江西省别无相应护理之副将矣。参将游击官职低微，不堪胜任，而事关地方之重，焉敢不慎之又慎。臣莅任四个月以来，见臣标下中军副将杨国祥为人勤慎，熟谙营伍，亦为效力。江南江西虽系两省，却皆为臣之辖属。现江西既无护理副将，即遣臣标下中军副将杨国祥护理南昌总兵官印务。为此缮折，差臣标下千总何锡宗、承差陆坛德赍捧谨奏以闻。

朱批：因尔奏言地方尚有些事，故朕已发文停带杨长春来京。据闻杨长春为人可也，居官颇好，是以欲带来见见，以备有何提督出缺以用。著将杨长春如何之处奏来，问尔即如朕引见耳。及至他省文武官员，若有尔稔知耳闻贤良者，亦顺便奏闻。极恶者亦著奏闻。

202 吏科给事中刘堂奏请移湖关仍归九江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吏科给事中纪录一次臣刘堂谨奏：为请移湖关仍归九江以广皇仁事。

窃惟，古者立关，重门击柝，以御暴客所，以卫民生也。厥后征税，以充内帑，亦国计民生两全之道也。从未有设关之险如湖口关者，请为我皇上陈之。湖口乃江西九江府之属县也。江西九江之有关额税银九万九千八百余两，其来已久。康熙二十年监督哈山等因逆藩变后军需紧要，请移关湖口地方，于旧额税外岁增至一十五万三千八百余两，又铜斤水脚银一万余两。但关在九江府，左则有龙开河官牌夹，右则有老鹤塘白水港，四时水流不息，往来商人停舟纳税，虽有风浪不惊，自移关湖口，当江汉鄱湖汇流之冲，左右鍾山巉严，峭壁插入水心，西北风起，奔涛怒浪，所泊商船遭漂没而及溺者，惨伤不可胜纪。康熙三十九年左都御史王泽弘有题请仍归九江之疏，下督臣阿山查覆格于部议。康熙五十七年江西巡抚白潢亲抵湖口，相度地形，雇募民夫，于湖口扬港浚塘筑堤，泊船收税意亦甚善，商民怀之。近年来，赖朝廷鸿福，江湖安澜，而漂溺者颇少。然扬港地土高亢，易于淤塞。夏秋水涨可以泊船，自冬徂春，水涸不能泊船，往来商艘尽泊大江之滨，慄慄危惧。有时风水相遭，死生呼吸，能保其不漂没而及溺乎？闻之天地之大，德曰好生。我皇上视民如伤，御极以来赈饥免赋，赦罪蠲逋，好生直配天地。而四方兆姓望新恩者正复无穷。今请移关仍归九江，实从有益民生起见。恳敕下江西巡抚，将九江湖口两处设关之地，逐一亲为勘验，孰险孰平明白回奏，应否移关出自圣裁，再有请者或虑关移而税必减。现今关差归并巡抚，倘关归九江照旧收税，其由鄱湖往来盐商木客，该抚酌量如何补足额税，议覆遵行。如此既无亏税之虑，又无漂溺之忧。一转移间，戴皇仁亿万斯年矣。臣江西九江府彭泽县人也，家与湖口县地方毗连。为就所知入告，伏乞恩赐全览施行。谨奏。

朱批：此给事中刘堂平白密奏一事，由尔核查，详细探问，其事于地方是否有益，明白具奏。

（原件系汉文）

2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京口副都统甘国培居官名声不好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折曾奏言，将一省之臣居官如何探实陆续奏闻。兹访得，京口左翼副都统甘国培行止下贱，因亦管地方之事，兵民皆有些怨言，名声不好。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204 理藩院奏议奖赏追击逃人罗卜藏锡拉布之立功人员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理藩院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顷据议政大臣议奏内开：追踪厄鲁特逃人效力人员，理藩院遵旨拟行文侍卫达鼐、主事多尔济等详查，俟查明送来后，酌情照例分别功过，次第议奏。散秩大臣车棱、主事多尔济等奏报喀尔喀公车卜腾亲自领兵冲入逃犯人群，剿杀外逃之厄鲁特等，将其包围于谔图克地方之情时

奉旨：敕谕追击出逃之厄鲁特罗卜藏锡拉布等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臣侍卫并全体兵丁。尔等各自闻讯，亲领兵马剿杀逃人，俾使无一脱逃，全部斩擒，殊为可嘉。尔等此举，盖感念皇考恩惠，输诚效力者也。仅此数逃人尔等即皆亲自率兵擒剿，可见兵戈对敌更待何言。由此即知尔等效力之诚果然赤纯，朕甚慰悦。俟尔等所有效力人员查明报来后，朕将格外施恩。钦此。著缮敕书，交来京之护军郭莫多、领催伯尔赫图、七十四等带回颁谕。至主事多尔济、亲丁博尔绰现既在彼处，宜交付伊等将追踪效力、阵亡负伤人员一一查明报来，钦此钦遵。咨行侍卫达鼐等在案。兹员外郎多尔济、侍卫博尔绰等携文前来。据该文内载：镶黄正白两旗厄鲁特、察哈尔共有一百十七人，除护送于博罗尔吉阵亡之副总管巩额孙、护军校多尔济尸骸及负伤之蓝翎哈西哈前来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古穆喇锡等十三人外，有四十七名人马疲乏落后，其余厄鲁特佐领三等侍卫伯齐、三等侍卫济木巴、鄂尔哲依、垂津、蓝翎纳木扎、垂拉克、巴布锡、奔库尔，五品官卓特巴、护军庚额等五十六人，由散秩大臣车棱率领紧追其后，经四次交战十三人负伤。罗卜藏锡拉布佐领下之博罗图、绥尔二人鼠逃在后，为赴散秩大臣诺尔布佐领军中之阿尔巴亥吉雅、札玛三人发觉，当即斩之，吉雅一人负伤。散秩大臣诺尔布以厄鲁特等外逃，当即派遣领催巴泰、披甲图古勒岱、老章驰报喀尔喀扎萨克等。苏尼特王达理扎布、贝勒锡里率兵二百追踪，二次击战，二等台吉兼都统津达克阵亡，台吉四人，披甲六人负伤，因人马疲惫遂俱落后。喀尔喀王多尔济喇布坦之子台吉闵珠尔、扎萨克台吉成衮札布带领该王一百兵马追击，经二次交战，二人阵亡，五人受伤，此兵落在其后。贝勒旺扎尔及其弟图伯特、沙克都尔率兵六百追击，经三次交战，十九人负伤，生擒离群落伍之四十九人，并捐给散秩大臣车棱所领兵丁马匹，又领兵一百紧追不舍。扎萨克台吉车棱旺布领兵三百追击，四次交手，寨桑一名，披甲二名阵亡，五人负伤，伊亲自领兵三十紧追不舍。扎萨克台吉沙克都尔扎布领兵九十追击，经一次交手，阵亡一人，负伤二人，遂后此兵渐渐落后。扎萨克台吉古鲁扎布领兵一百追击，交战一次，兵即落后，伊只身紧追其后。扎萨克台吉敦多布领兵一百追击，经一次交手，一人负伤，兵丁渐渐落后。扎萨克台吉拉旺率兵五十追击，二次交手，一人阵亡，一人负伤，兵皆落后，台吉拉旺只身紧追其后。贝子阿拉布坦之子台吉旺扎尔、协理台吉齐墨特领该贝子之兵二百八十名追击，交战二次，一人阵亡，一人负伤，该兵渐次落伍。公格勒克巴木皮勒之兵九十，由其协理台吉巩额率领追击，交战一次，该兵渐次落后。车臣汗兵一百四十名，由其弟台吉旺扎尔带领追击，交战一次，三人负伤，该兵渐次落后。公车卜腾领兵一百追击。至霍果来图地方，王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台吉席吉尔率领王额驸之兵三百人到此，台吉桑木皮勒、甲喇章京绰西锡布及带领扎萨克台吉垂木皮尔之二十四兵丁前来之台吉阿必达亦到此、公车卜腾汇合伊等冲上前去。逃人头领额伯垒、骁骑校阿育西等三人，被公车卜腾射毙，兵丁又斩杀了六七人，生擒妇孺四十余人。而后又交战了三次，公车卜腾之塔布囊一名，侍卫一名阵亡，七人负伤。王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二名台吉，二名披甲负伤。又紧紧追赶逃人之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及其子台吉成衮札布、协理台吉萌古领兵三百追击，一次交手，二人阵亡，十七人负伤。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属下扎木素巴哈龙开枪射中罗卜藏锡拉布，公车卜腾属下博鲁斋上去将其拿获。后面七人，为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与厄鲁特侍卫春津、垂拉克、巴布锡一同拿获。紧追其后之副都统三济扎布率领贝勒丹津多尔济之八十名丁追击，交战二次；紧紧追踪之扎萨克台吉巩额之兄台吉达木皮尔七人、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旗台吉达木巴林沁五人于哈拉果罗昆地方与之交手。前往叩谒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王达马林多尔济、贝勒博贝之弟协理台吉多尼尔闻听逃人消息，亦赶来追击。扎萨克台吉旺布之协理台吉锡里嘎尔毕等十三人、扎萨克台吉根敦、格木皮勒、贝勒博贝等兵来后，堵截通往俄罗斯之路，并未交战。等情。又据告称：行令查核之文到达前，我即动身来此，只带来了当时彼处所记

兵丁总数及各自效力之情。因不知核对伤亡之情，故伤情种类及追踪官兵名数未开列送来。等语。再镶黄察哈尔旗戴青阿尔萨兰佐领下护军三保闻知追击逃人之厄鲁特侍卫马匹疲乏，将其所牧马匹悉行赶送，更换之。等语。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再奉谕旨：凡前往追踪出逃之厄鲁特效力人员，著俱议叙。其中收拢未曾外逃之厄鲁特人内，视应议叙者，亦查明议叙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内扎萨克、喀尔喀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察哈尔旗人等，感戴圣祖仁皇帝养育重恩，兹圣主绍承大统，殚竭丹诚，闻厄鲁特人出逃消息，各亲领兵马前往追击，奋不顾身，俱将逃人拿解归来，情属可嘉。圣明洞鉴，颁旨殊恩嘉奖效力人员甚是，理应遍行奖励，格外施恩。喀尔喀公车卜腾率先冲入敌群，英勇善战（**朱批**：封贝勒。），射毙贼首额伯垒、阿育西；贝勒旺扎尔（**朱批**：封郡王。）领兵挨站抢夺逃人水源，多次奋战，生擒离群逃人四十余名，见追击之厄鲁特侍卫兵丁马匹疲惫，即捐马相助；公车木楚克纳木札尔（**朱批**：封贝勒。）出击逃人，生擒出逃之楚鲁马、衮楚克等七人；苏尼特郡王达理扎布、贝勒锡里（**朱批**：二人赏银千两，缎二十匹。）闻知逃人消息，即亲领兵马追击。此五人既然身为王贝勒公，如何格外施恩，俱出上裁，俟颁旨钦遵施行外，查兵部例定，都统一级臣等阵亡，给身价银一千一百两，甲喇章京品级给银六百两，护军校、骁骑校及六品官员给银二百五十两，摆牙喇给银二百两，披甲给银一百五十两。一等伤给银五十两，二等伤给银四十两，三等伤给银三十两。等情。兹苏尼特二等台吉兼都统津达克与逃人交战阵亡，照例赏身价银一千一百两，追封辅国公，照例按品致祭，其之二等台吉奏请升为一等台吉，荫其子孙，世袭罔替。阵亡之察哈尔副总管巩额孙原自归化城甲喇章京补为副总管。故将其即照〔甲喇章京〕（副都统）赏银[六百两]（八百两）（照副都统级致祭）授以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四世。阵亡之护军校多尔济照例赏给身价银二百五十两，授以拖沙喇哈番，准袭[二](三)世。阵亡之十名兵丁，亦照例各赏给身价银一百五十两，授以八品官，准袭[一](二)世。再有五名台吉、八十一名兵丁负伤，各视伤情比照定例赏之，台吉每人奏加一等，兵丁每人各给一等功牌一块。其中厄鲁特蓝翎哈西哈斩杀逃人一名，负伤十六处；三等侍卫额勒哲依、蓝翎垂拉克、巴布锡乃新近来降之厄鲁特，此次追击逃人紧追不舍，昼夜兼行，且皆负伤。该四人照一等伤情各赏银五十两。三等侍卫额勒哲依擢升为一等侍卫；蓝翎哈西哈、垂拉克、巴布锡擢升为[二](一)等侍卫。三等侍卫垂津既与喀尔喀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一同擒获衮楚克、楚鲁马等七人，亦擢升为一等侍卫。厄鲁特佐领三等侍卫伯齐、三等侍卫津木巴、蓝翎纳木扎、博库尔、五品官卓特巴，追击时紧追不舍，皆各奏升一级。厄鲁特护军庚额奋勇杀敌，英勇无比，授以蓝翎。（**朱批**：七人各赏银三十两。）再追击逃人紧紧尾随不舍之扎萨克一等台吉车棱旺布、古鲁扎布、塔旺各赏缎二匹，台吉等各赏缎六匹。察哈尔旗五十六名兵丁、王丹津多尔济旗之七十四名官兵、贝勒旺扎尔旗一百名官兵、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之二百官兵、扎萨克台吉车棱旺布旗之三十官兵俱紧紧追赶逃人，故为官者各赏银三十两，兵丁各赏银二十两。与公车卜腾一同冲入敌群拼杀负伤之四等台吉锡吉尔照一等伤情赏银五十两，授以三等台吉。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尔旗披甲札木素、巴哈龙、公车卜腾旗披甲博罗尔岱，既击获逃人首领罗卜藏锡拉布，此三人各赏银三十两。公车卜腾所带一百官兵、王额驸敦多布多尔济旗台吉萨木皮尔所带之三百官兵、扎萨克台吉车木皮尔多尔济旗之二十四名官兵，皆冲入敌群奋勇交战，故台吉者各赏缎六匹，官员各赏银四十两，兵丁各赏银三十两。与逃人交战一二次后落伍之扎萨克台吉，各赏缎六匹，诸台吉各赏缎三匹，官员各赏银二十两，兵丁各赏银十两。至喀尔喀郡王达马林多尔济、霍托圭持之协理台吉多尼尔前往他处，于路中遇闻此情，即刻随行追击，日夜效力，故王达马林多尔济赏缎十匹、台吉多尼尔赏缎四匹。奉命调兵追击逃人之主事多尔济、亲丁博尔绰等遵照皇上指示，调

遣各处蒙古兵，亲自率领奋战，将逃人俱拿解归来，致事告成，诚属可嘉，理应议叙。兹蒙圣主施恩授多尔济为员外郎、博尔绰为二等侍卫，各赏银二百两，则无庸议。随行之领催伯尔赫图遣赴各处调兵，随同兵丁冲入逃人群内搏杀，故赏银[三](五)十两，交该旗于应升职缺处注册。差往调兵之领催七十四赏银三十两。差遣往返送信之领催札西赏银二十两。厄鲁特佐领一等侍卫色卜腾，原为乌梁海之大寨桑，五百余乌梁海人前来投顺时，即为此色卜腾率领。伊闻厄鲁特罗卜藏锡拉布外逃消息，收拾部属，按兵不动。至佐领蓝翎纳木札，于罗卜藏锡拉布前来邀集时，带领属下避于山中，未随出逃，甚属可悯。既然如此，将一等侍卫色卜腾授以散秩大臣，赏银百两；蓝翎纳木札授以三等侍卫，赏银五十两。色卜腾佐领下之护军校，骁骑校亦曾各自约束部下不动，该二人各赏银五十两。外逃之厄鲁特皆为散秩大臣诺尔布属下旗人，经由散秩大臣车棱居地出逃，理应将诺尔布、车棱议处。唯诺尔布病卧不起，尚坐车追赶，且派领催巴泰、披甲托和勒岱、老章驰报扎萨克等；车棱紧紧追击逃人，皆将功折罪，无庸议。所遣驰报消息之领催巴泰等三人，各赏银二十两。再镶黄察哈尔旗戴青阿尔萨兰佐领下之摆牙喇三保，闻知追击逃人之厄鲁特侍卫马匹疲惫，当即将其马群全部赶送交给散秩大臣车棱更换骑乘，情甚可怜。将伊授以蓝翎，以示奖励。至伤员抚恤之银，皆视伤情等次赏之。然不经核查便无法赏赐，为此遣臣一名，携侍卫博尔绰、员外郎多尔济前往验伤，照例赏赐，毋漏一人。赏赐所需银两缎匹，粗计需银六万两，缎三百匹左右。既然如此，自户部库领银六万两、缎三百匹，交该往之臣乘驿带去，就近赏之。于诸蒙古当众宣喻：尔等感戴圣恩效力之处，皇上咸俱明鉴，特施殊恩授官加级赏赐。所有赏赐银缎数目、人名、伤情等次，皆须缮造清册带回，赏赐所余亦须带回交还于库。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员外郎臣海寿、员外郎臣通智、员外郎臣平柱、员外郎臣黑格、主事臣永国。

朱批：博贝等领兵前来，未令追击之王公台吉之兵丁数目、及追击时所捐马匹并损伤牲畜数目，亦著另行查奏。

205　山西巡抚德音奏请简放平阳府知府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奴才德音谨奏。

平阳府地城宽广事务繁杂钱粮亦多。而此地民习刁蛮，藐视官吏。昔日拒纳钱粮，聚众闹事之事尚有发生，故一连三任，皆为保题补缺。唯保题补缺虽属好事，然知人者甚难，倘若知人不尽，或少存私心，则于地方关系极大。故冯国泰一缺，祈请圣上简放稔知之人，速派前来。奴才所知各官内，平阳府得民心者唯甘国奎、许惟诺也。甘国奎职位略高，其若以按察使兼任知府，在任丁忧，则合民意，且于地方亦大有裨益。况其目下在此，尚未起程，即刻上任可也。倘调许惟诺前来，亦合民心。民心顺，则诸事自然好为也。奴才谨据所知具奏。

206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平阳府雨泽田禾之情及遣员赈济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奴才德音谨奏。

前任巡抚四处派遣衙役，以致弊窦丛生。奴才深知其情，故到任以来，一次亦未派遣衙役赴

各府州县地方，凡事唯留心观察，不露声色探取消息。不意知府冯国泰阴险诡诈，表面老实畏惧，凡事密而不露，属下之员亦受其蒙蔽，多言其善。且因伊有理事之才，奴才亦竟为其所骗。兹鬼神恶之，伊于本月初五日亡故。奴才遂令汾州府知府孙福署理事务，交付伊查清各案，如实报来。故事再难瞒住了。今孙福据实报称：不明钱粮甚多，除按档查对另报外，平阳府南一带之蒲州、夏县等十二州县雨水调匀，谷物好；北面一带之太平、襄陵等十二州县地方雨少，可灌之田谷物好，旱地干旱。岳阳、汾西、吉州三地可浇之地不多，但谷物好，旱地干旱。蒲县、乡宁、隰州、大宁、永和五处，无水田，亦为干旱。灵右、霍州较其他地方又略厉害。等语。故是日奴才照尚书朱轼初次赈济在册之数，动用布政司库所贮公用银一万一千两，派同知潘玥会同两地官员前往赈济。一面牌令知府孙福暂停征粮，查明是否成灾报来。等情。前去。再公年羹尧曾谓奴才曰：到西安后，送二万石米来。为支付该项米价，已派人给孙福送银三万两，令等米一到，即运抵平阳府，于应粜卖之地减价粜卖，并鼓励有粮富户亦出米粜卖。此后如何办理之处，将陆续奏报。再公年羹尧转谕奴才之事，出闱后再陆续具奏。宜应交回宫内之朱批，亦于出闱后缴还，谨奏。

207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受任清查各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奴才格尔布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荷恩补为盛京户部侍郎，兹受任清查本部属看得有郎中二名、员外郎十名、主事二名。员外郎桑格病殁。员外郎排禄于庄头讼案中，经侍郎王度昭审奏革职，员外郎伊桑阿前往军营、员外郎何德补管库务、员外郎萨音达里交管庄屯、郎中观保、员外郎满达里办理两司事务。其余官员皆因亏欠钱粮、尚未交完所买米豆，而未令办理另项事务。兹欲查仓，而唯奴才一人，仓粮所系綦重，祈请于盛京四部章京内挑选二名贤能之员，与奴才会同奉天将军、〔副都统〕(关色)，将盛京城仓及本部所属八仓清查奏闻。又查得，本部尚有未完旧案，奴才将逐一清查，陆续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具奏者：盛京户部侍郎加三级奴才格尔布。

朱批：知道了。依议。

20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奏事员外郎双全传出朱谕：各部章京，不论满洲、汉军汉人、郎中、员外郎、主事，唯按章京多寡，每十人保举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共有章京十七人，经铨衡选出一等者正蓝旗郎中武格、镶黄旗员外郎马尔赛；二等者镶红旗主事博尔霍。谨将伊等名职开列具奏。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右宗正多罗贝勒兼都统臣阿布兰、左宗人镇国公臣德普。

20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报遵旨选举一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兼管太仆寺事务之刑部侍郎阿锡鼐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奏事员外郎双全传出朱谕：各部章京，不论满洲、汉军汉人、郎中、员

外郎、主事，唯按章京多寡，每十人保举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从本衙门八名员外郎内选出一等者，为正白旗员外郎委护军参领通济。为此谨奏。

一等者：正白旗员外郎委护军参领通济。

21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奏事员外郎双全传出朱谕：各部章京，不论满洲、汉军汉人、郎中、员外郎、主事，唯按章京多寡，每十人保举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部四司之满蒙汉军章京共有八十一人，选出一等八人，二等八人。

一等者：

镶黄满洲旗郎中恒德

镶红蒙古旗郎中班第

镶蓝蒙古旗郎中众佛保（遣往喀尔喀）

正红蒙古旗郎中三达礼（前往办理驿站）

正红蒙古旗郎中保柱（前往军中）

正黄满洲旗员外郎通智

正白满洲旗员外郎海寿

正蓝蒙古旗员外郎罗密

二等者：

镶蓝蒙古旗郎中理萨阿

正黄满洲旗员外郎绰尔多

镶红蒙古旗员外郎内格（前往察哈尔办事）

正红蒙古旗员外郎苏金泰（密云县差）

正黄蒙古旗员外郎胜柱（前往喀喇沁）

正白蒙古旗员外郎多尔济

正黄满洲旗主事永固

镶蓝汉军主事吕伟兵等人开列职名具奏。

办理部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协理部务之都统拉锡。

211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内阁大学士臣马齐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奏事员外郎双全等传出朱谕：各部章京，不论满洲、汉军汉人、郎中、员外郎、主事，唯按章京之多寡，每十人保举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部主事共计十五名，俱为员外郎品级，选出一等者为镶白旗票签主事巴彦泰，二等者为正白旗本处主事豪善。为此谨奏。

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逊柱、大学士臣王顼龄、大学士臣白潢、大学士臣张鹏翮。

212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盐法道一年所得份银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奴才鄂托拜谨密奏：为陈归并划一祈请圣鉴事。

奴才伏惟，皇帝大德大慈，凡天下黎民、满汉官员皆等同看待，一体恩养。为万万生民而计，唯贤良有才志者，即分别委以内外之职。圣心博大与天齐量，与日月同辉，隆恩普被，无所不治。唯盐法道者，乃总理盐务之官，巡盐御史任满一年，务必由盐法道出具印结，方可返回。由此可见，盐法道较之巡盐御史更为重要。巡盐御史笔帖式等返回时，皆须将其所得份银奏闻皇上，方能恩准行差。盐法道岂能承主之恩却不行差，所得份银又稀里糊涂不事奏闻？伏乞饬命盐法道一年所得份银亦如巡盐御史笔帖式之例，于巡盐御史任满后将所得实数奏明，则隆恩益昭也。所有恩典皆出自圣裁，岂敢擅便。为此谨奏，伏乞圣主明鉴。

213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陈训练兵丁以为精锐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硕色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钦惟我皇上临御之初，以国计民生为念，诸务之先，首开言路，凡应治理者皆予及时整治。又恐有疏漏，命奴才之辈轮流具奏，诚如古往今来勤政之明君也。奴才硕色至愚极陋，搜索枯肠，不得一辞。虽有管见，亦不出圣明洞照。然何敢以圣明洞照而不奏陈一得？万一或于圣谟吻合，且为奴才之幸也。窃惟，夫兵者，国家之武备也，理应教之俭朴，操之锐利。为兵之道，俭朴为本，贵在锐利神速。昔年平定三藩，十日之内占据长江，致敌措手不及；或五日北灭察哈尔，或夜晚派兵，次日即赴河南捉拿贼匪，此乃常事，俭朴为本，精锐为备，俾我皇上拥有精兵数百万，且各佐领皆拴养马驼，于此相应编为常班、备班，非但无误皇上祭祀之用，兵丁亦免劳顿之累也。倘有需用，则遵皇上指挥招之即来。古文曰：文必武备。奴才愚意，夫兵兹奉命编为常班、备班，宜应严加操练以为精锐。为此谨奏。

214　监察御史杨葆奏陈八旗各佐领官马减半拴养等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浙江道监察御史奴才杨葆谨奏：为钦遵谕旨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一介寒微，渐次升至监察御史。奴才窃惟，八旗之官马驼，盖为围猎兵征之用。现每佐领有马二十八匹，驼二头，合计三十。一个月八旗即需钱粮八万余两。虽然耗尽诸多银两，但不肖之辈唯图马干银却不喂马，或克扣他用，以致马驼羸瘦。一旦需用，四处讨借银两勉强采买一匹顶差。俟差竣归来，如果马匹羸瘦，无力喂养，则低价售出，徒领三两马银，尽自挪用。倘再遇马班，则陷入困境，又恐误官差，于是不顾生计，倾其所有，一任典卖。故兵丁因之官马颇为窘困，而国帑一年则耗银五十万两。伏乞皇上恤怜兵丁，恩准官马按照需用减半拴养，每佐领养马十四匹、驼一头，不论护军前锋，一概挑选顾脸面效力、家道殷实者拴养，则可杜虚马之弊。如是兵丁可免偿马之苦，国帑一年尚余银二三十万两。奴才拙见当否，伏乞圣主明鉴。为此惶悚谨奏。

21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展限以完部积陈案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总理户部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谨奏：为奏明事。

蒙皇上之恩命臣总理户部事务，安敢不陈实情。查得部务甚为繁杂，所积旧案颇多。据闻凡事限满未完，科道官将予查参。唯臣部现存过限之案，盖因去年遭逢大事，臣等每日入内齐集，而未能办理所致。如若参劾，于之新手虽然无涉，[却得罪了]部内老人，[于事无益]。(**朱批**：老人亦不知羞愧。)臣适才即奉命办理事务，伏乞于臣赏限二十日或一个月，除将现到各案按期完结外，务使旧积陈案亦俱查明了结。臣惶悚奏请，恳祈圣恩下赐。

朱批：宽限四十日务必完结，过急恐会苟且从事。慎而密之。

21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抬为上旗之家族编并佐领折

雍正元年四月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弘昇等奏咨内开：钦遵上谕，马尔齐哈原属正黄旗人，其自愿归属正黄满洲旗，故将马尔齐哈一族骁骑校一名、前锋护军六名、领催一名、披甲十名、步领催一名、步甲三名、闲散满洲十九名，共计四十九人送往尔旗。等情。又据镶蓝满洲旗都统、贝勒阿布兰奏咨内开：奉旨：将噶什图抬为上旗，伊愿入何佐领即为何佐领。钦此钦遵。移咨陕西巡抚噶什图。兹据噶什图咨开：蒙圣主隆恩，命将我抬为上旗，愿入何佐领即为何佐领。钦此钦遵。本应指一佐领。唯正黄旗原武备院侍卫巴尔图与我为姑舅亲，此外别无熟识之佐领，亦无亲戚。故为何佐领之处，恳请诸臣指奏。等语。前来，是以将噶什图胞叔拖沙喇哈番、委护军校之护军参领噶尔弼一族之护军二名、闲散满洲十四名，并噶什图共十八人送往尔旗。等情。臣等查我旗武备院侍卫兼佐领巴尔图因罪革职，该佐领由伊弟巴保管领，共有丁一百五十八名，若再并入噶什图一族十八人，则人太多，不能得食钱粮。祈请将其与马尔齐哈一族之四十八人合并。此二族之六十二丁，是编为管领抑或佐领，还是二族轮换管领，或与多丁佐领凑人再编为一佐领，以为旗公中佐领之处，伏乞裁定，遵奉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副都统勒什布。

朱批：乌扎阿亦抬为正黄旗，三族人合并，再将正黄旗公中佐领内多余之丁，视一佐领人数抬旗补足，以为公中佐领。现著马尔齐哈管领。

217 南城巡城御史八十九奏陈减少各省贼盗案件之策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南城巡城御史奴才八十九谨奏：为条陈事。

窃自圣主御政以来，日夜操劳，为国家太平、军民安乐，圣虑所及，无所不至。顷又垂训文武臣员安抚军民之居官之道，至意实如天也。奴才位虽卑微，却荷重恩身在言职，少有所见，岂敢缄言不奏。看得，各省强盗案件甚多，此虽系衣食所迫，但亦为地方官员畏罪隐情不报所致。例定地方倘有强盗案件，该属文武之员咸俱治罪。故民户遇有盗案不敢报官，倘若报官，该官为避

罪责，反会百般刁难受害户主，或者要挟报案之员，否则以呈报迟缓等词为名，使受害事主邻居畏缩，将明火强盗改为窃盗呈报，方才受理。如此隐瞒贼情，即如公然养贼耳。是以贼匪夜聚昼散，成群结伙肆意打劫家舍，视同常事。偶遇一二豪强被盗，恐其往告他处，不得已而受理，通报后方才缉拿。贼盗之案多者，盖此所致。嗣后民舍被盗，一经报官，即须查缉，不得拖延。倘若地方官员遇有案情，为避罪责而事隐瞒，则宜革职严审治罪，上司包庇同伙，亦当问以同罪。对失于防范之员治罪时，若部议隐匿贼情扰害民人之罪从轻发落，亦当治罪。如此严令禁止，则地方官员不敢私匿案情，贼盗亦不敢恣意而为矣。再捕役捉拿贼犯，毋使良民划入贼伙，而拿至官府之贼，亦不能是遭受诬陷之良民。若真有良民遭受诬告，则派同村本族年长公正之人出面署名做保，即可保释。如此则牢无冤者，贼盗靖除，良民俱可安享太平。奴才谨将一孔之见惶悚具奏。

朱批：已谕各督抚。

218 吏部奏请补用祖秉圭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贵州大定州知州苏霖泓，慈利县知县祖秉圭调来引见。钦此。钦遵。随行文各该抚，将祖秉圭调来，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具题引见，奉朱批谕旨：看得祖秉圭人甚明白，著以吏部户部员外郎即用。钦此。查祖秉圭正白旗人，吏部无正白旗员外郎缺，户部并无汉军员外郎，惟兵刑二部有正白旗、汉军旗员外郎，祖秉圭或补授臣部、户部额外员外郎，或俟兵刑二部正白旗、汉军员外郎缺出补用之处，相应请旨。为此谨奏。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吏部侍郎事臣史贻直。

朱批：补授户部额外员外郎，升调者与现任之人一样计算俸禄。

219 （佚名）奏陈筹海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谨奏：为敬陈筹海事宜事。

本朝自定鼎以来，海不扬波已数十载。乃近年来，海中匪类往往窃发，若不豫筹于平日，恐致贻虑于将来。臣生长海滨，谨就耳目所及者汇陈臆见，唯圣主采择焉。

一察奸之宜严密也。从来外洋之匪类即内地之奸徒。其始潜通暗引，迨后遂鸱张而豕突矣。臣于数日前接家信，知本年三月浙省平湖县之东北境泖湖地方聚有匪类，竖旗狂横。（**朱批**：此事何故未奏，再有此类事，不可丝毫遮掩。）地方官调嘉属各邑汛兵助剿，杳然无踪。等语。臣思泖湖逼近大海，此辈非直归于外洋即散伏于腹地，日后内外钩连，伺便窃发，深为可虑。江浙如此，闽粤可知。臣请皇上敕下沿海各省督抚，凡近海郡邑力行保甲十家牌之法。如有面生可疑游手游食之人，聚散靡定踪迹叵测者，皆责成总甲里长不时查报，地方官不时访究，以绝其源。至附近岛屿及内地大山大川之险僻处，皆令添拔汛兵加意巡缉，以防其聚。凡出海船只，除商人水手仍令遵照定例开具姓名年貌，连环保结，赴地方官挂号验放，进口时查对相符者方准停泊。此外不许夹带一人，违者从重治罪。其有籍口进香托名探视、查无保结未经挂号者，不论人数多

寡，各海口一概严禁，不许放行。地方官失察者事发，与本人一体从重治罪。如此则彼此之勾引可绝，而内外之盗源自清矣。

一海米之宜严禁也。大凡外洋啸聚必籍内地米粮不轨之徒，贪利忘害代为贩运者，各省不乏其人。（**朱批**：此之米案甚属紧要，务须严行。乃朕素知者。）臣请皇上敕下沿海督抚，凡各海口皆令地方官严行查缉。除查系商船具结挂号者酌给口粮，此外粒米不许下海。倘地方官查缉不严，事发将贩运者从重治罪，地方官严加议处，则盗粮绝而啸聚难。似亦筹海之一要策也。

一城郭之宜完葺也。明时因防倭寇，凡沿海郡邑城池堡寨在在修葺完整。本朝升平日久，武备少弛，无论堡寨荡然，即城垣亦多坍塌。即以浙西而言，海宁海盐为滨海要地，其城竟可跨越。则其余可知矣。平时仓库狱囚既难保其必无意外，万一有事，捍卫无凭，为虑不小。优乞皇上敕下沿海督抚，凡近海州邑城垣坍塌者，皆令奏明，[设法完葺]。其余以次渐及，则金汤之固可垂万世而无穷矣。（**朱批**：设法，此不可也。目下正是国家用钱粮之时，尔等细加斟酌，应缓则略缓之。）臣谨奏。

朱批：一个人如是条陈，亦抄发杨琳。尔等商议，若是应行，一面先行，一面折奏。如有具本上奏之事，以尔等臆见具本陈明。若于地方无益，或有不当之情，则罢了。

（原件系汉文）

220 礼科掌印给事中硕色奏请颁恩出征官兵以示鼓励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硕色谨奏：为颁恩出征官兵激励将士事。

奴才窃闻我朝初定天下及平定各逆，皆以满洲之力。其时功懋赏厚，天下无敌，致有太平文教之兴也。兹我皇上仁爱满洲庶奴，太平世下恐遭鬼魅魍魉侵扰，特留精兵，西扼咽喉，北堵巢穴，捣毁贼巢。其余残匪抱头鼠窜，望风远逃，不久亦将自首投诚也。然此等妖物兽性未尽，不足为信，我皇上明鉴，兵未尽撤。唯我朝兵丁皆乃皇上家驹，圣眷之外，天下别无二人怜爱。兹伊等久驻绝塞，遇有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之际，上望皇上，下思父母妻子之心，实不无也。奴才伏惟，于之出征官兵父母妻子，若能酌量赏赐，饬令逐户清查，分别寄之，再为兵丁劳顿，颁旨慰藉，则出征将士必加欢喜异常，感激主恩。有家眷者亦受鼓舞。古代贤君，如此而为者，亦系有之。奴才亦不胜翘企之至。为此谨奏。

221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革除工程咨部核销之弊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工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永福谨密奏：为请革除咨部核销了结之弊以益国帑事。

窃查例定五十两以上工程，俱奏交工部营造，由工科陕西道稽核。所用钱粮每月汇奏，由京畿道稽核。此盖为慎重钱粮，以防蒙混之弊，实可谓善哉。奴才于查销工部档案时，见前直隶巡抚赵宏燮咨工部之文，分别咨报修偃桥（yan kiyoo）行宫用银一千五百六两，修桃花寺白家庄行宫用银八百七十九两，修三家店行宫用银七百八十二两，修密云县东门外行宫用银一千四十四两，修遥亭子行宫用银九百八十一两，裱糊桃花寺、白家庄二处行宫用银八百十一两。又建卢隆县仓厫用银五千七十八两，建顺义县仓厫用银二千五百三十八两。为销算以上工程钱粮，该巡抚接连行文工部，俱由营缮司咨令缮入所属年份奏档，报堂了结。奴才钦惟，工程重要者莫如

黄河险工、江海战船也。该总督等尚且奏请方才开工，工竣后核减奏销。而修各处行宫，营建州县仓厥，俱关系于钱粮，该巡抚畏惧州县官员捏报具奏，径行咨部，该司违例竟将数千两钱粮糊里糊涂令入所属年份奏档，呈报堂官结案，其弊显然。若此等情弊不予严禁，凡类似钱粮皆行文，以图蒙混过关，俱未可料。奴才祈请嗣后凡修行宫及直隶各省建造仓厥等关系钱粮之事，俱应奏报后再令开工。工竣之后，由该巡抚亲临清查，核减奏销，仍造清册送部核查复奏。并交付科道之员于每月销档之时严加稽查。倘有将系关我钱粮本应奏报之事，擅自行部了结者，即予参劾，严加治罪。如此不但擅将有关钱粮之事咨部了结之弊，可以革除，且内外违例巧事蒙混之人，亦知戒惧耳。伏乞皇帝明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工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永福。

朱批：著工部议奏。

222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奏报八旗制做帐房数目及所用银两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此项帐房若系均取，尔查明后，按伊等所用银两赏之。嗣后再有均取之项，若不具奏，断不可均取。钦此。钦遵。查左右两翼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所送印文：

左翼四旗前锋营均摊制做帐房二百四十个。每个用银三两三钱，共用银七百九十二两。

右翼四旗前锋营均摊制做帐房二百四十个。每个用银三两五钱，制做帐房一百二十个；每个用银三两三钱，制做帐房一百二十个；此二百四十个帐房共用银八百十六两。

镶黄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三十六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二钱，共制做帐房二百二十四个；每个用银三两三钱，制做帐房一百十二个；此三百三十六个帐房共用银一千八十六两四钱。

正黄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二十一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五钱，此三百二十一个帐房共用银一千一百二十三两五钱。

正白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二十四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五钱，制做一百五十七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制做一百六十七个；此三百二十四个帐房共用银一千一百六两。

正红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零九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九分，制做八十七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四钱七分，制做一百二十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五钱，制做一百二个；此三百零九个帐房用银一千六十八两三钱三分。

镶白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二十七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四钱，制做五十四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六钱，制做二百七十三个；此三百二十七个帐房用银一千一百六十六两四钱。

镶红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三百二十七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五钱，三百二十七个帐房用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五钱。

正蓝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三十六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制做一百十二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二分，制做一百十二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五分，制做一百十二个；此三百三十个帐房用银一千一百十六两六钱四分。

镶蓝满洲、蒙古二旗鸟枪护军、护军营均摊制做帐房三百四十五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三钱，制做一百十五个；每个帐房用银三两六钱，制做二百三十个；此三百四十五个帐房共用银一千二百零七两五钱。

计摊派制作帐房三千一百零五个，共用银一万六百二十一两八钱七分。将此交付何处赏赐之处，谨奏，请旨。

朱批：动用内库银赏之。此次送梓宫大事，帐房准备事甚整齐妥协，故施例外之恩。帐房与甲、撒袋、箭同为军械之备，平时军中之人理应各自准备。平素不备，用时向众人摊派银两当差，俱非是矣。管理人等若懒惰性成，新来之年轻兵丁不知，误以为帐房应由官家备办，则用兵、围猎等事恐致耽延。将此套帐房交付八旗都统等谨慎收藏，以备往返陵寝时用之。

223 户部尚书孙渣齐等奏陈浙江丝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

户部尚书孙渣齐等谨奏：

雍正元年五月初三日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传旨：丝斤价值每两七八分尚且不得，今减至六分二厘，部内仍然议驳，是何缘故，著问具奏。钦此。臣等查得，浙省每年所解丝斤，其价值历年每两俱以六分二厘准销，后因五十三、四二年送到丝斤颜色不堪，将请销价值行令核减等因，于五十五年题驳在案。因此二年未曾准销，是以将接年不便销算亦俱驳令核减后，该抚以五十三、四年丝斤价值俱照历年报销。若论时价，尚须七八分，此价万难核减等因题奏，部内照依所奏，每丝斤一两价银，六分二厘题销，五十五年亦照此题销。今因该抚将五十六、七、八、九四年并奏，是以照所奏具题。此案驳过。续到者臣等即应于随到时具题完结，并未完结，仍然令驳减，即系臣等愚昧之处，并无别情。为此谨奏。

户部尚书孙渣齐、尚书田从典、右侍郎李周望、内阁侍读学士署理右侍郎事托时、右侍郎张伯行。

朱批：此等事成百成万，亦怕不起，怕亦莫及。惟嗣后分别治理，一切弊端私心，尽皆攘除，实心公正，为国效力。

224 镶蓝汉军旗都统伊尔拜等奏请将马允孝及子孙送往盛京居住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镶蓝汉军旗都统、三等侯臣伊尔拜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咨称，雍正元年五月初一日多罗履郡王转传朱谕：据闻马允孝仍不知改悔，暗中而行。其之佐领抬为上旗后，著马允孝携子移居盛京，至彼之后，倘仍不悔改，定予正法。钦此钦遵。臣等查得，马允孝有五子二孙。长子为参领衔佐领马世冲，次子乃江南通州知州马世隆、三子乃湖广华容县知县马世政，四子乃山东青州府之通判马世贵，五子为闲散马世显，现附随其仲兄马世隆任处。长孙闲散泰善，仲孙闲散胜关早已跟随其叔父马世贵前往任所。现在京之参领兼佐领马世冲革职随其父前往盛京居住，并派章京一名、小领催二名随往，限五日起程。至彼之后，向将军交明返回。在外省之马世隆、马世政、马世贵、马世显咨部转行各该督抚，限期致

仕，查明子孙，遣官一并送京，如前发送盛京马允孝处居住。此等之人，亦移咨交明该将军，不时严加巡查，永不准其来京。至马世冲所在佐领之文武官员、省之官员、领催、披甲、承差人亦令造具清册，按翼移送正黄汉军旗。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三等侯臣伊尔拜、副都统臣耿华祚。

朱批：马允孝在外省居官之子等，著问该督抚，若有人可、居官好者则具奏留任，凡品行恶劣者则令退回该旗，照议而行。

225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公门都罚俸半年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谨奏：为参劾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右翼王等奏报上衙门一折，内书辅国公门都患有腰脚病。奉皇上朱笔圈谕：诸疾乃值班所得。钦此钦遵。查上衙门折内，公门都已来禀告过缘由。臣等理应查出，列为一项缮入折内。未查出者乃臣等不足之处。皇上批旨甚是圣明。公门都因耽误上衙门前来禀告，却未陈明其病真情，随便一说，实属不合。为此拟将公门都罚俸半年。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右宗正多罗贝勒兼都统臣阿布兰、左宗人镇国公臣德普、右宗人辅国公臣讷图、员外郎臣额三、员外郎臣普廉、主事臣包尔和。

朱批：年老了，著宽宥之。

2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小麦收成分数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二麦甚茂之情，臣前已据实奏闻讫。兹皆已收完。查收成分数，江宁巡抚所辖之江宁、镇江、淮安、扬州等府收成十分九分不等，苏州、松江、常州等府收成九分八分不等，唯徐州收成六分。安徽巡抚所辖之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等府州收成十分九分不等，庐州、凤阳、滁州、和州等府州收成九分八分不等。臣查得，去岁江南地方小麦歉收、江宁、镇江、庐州、凤阳等地收成更低。去冬民播小麦比前年成倍增多，且荷恩去冬今春雨雪适时，小麦大麦长势极好，收成超乎所望，故民欢喜雀跃。若按多种多收而计，实可谓十分收成之年也。江宁省城四月二十六日下了半日雨，五月初一、初三日又雨。江南江西两省因不缺雨水，江西插稻即将结束，江南现已开始陆续栽稻，俟插栽完后，再另行具奏。自麦收之后，米麦价钱比正月降了一钱至三四钱不等。俟各地米价细数全部报来后，再汇同奏报插稻完毕之情一并奏闻。窃惟，皇上御极初年，雨水调匀，二麦丰收，且现值插稻之际，雨水合宜，实于秋粮大有裨益。自元年乃至万万年，万姓安乐，荷恩靡涯也。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彼此唯念佛也。

2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捐俸修建号房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惟圣主崇尚文教意甚笃切，继位初年即特设乡试，广开求贤之路，诚旷古所无之奇典，文儒罕得之隆恩也。臣离京陛辞之日，圣主谆谆告诫，修文养士甚为重要。臣仰副宸衷，倍加爱戴文儒。兹缘巡抚离任，臣代往贡院督管，深知士人考试之日之辛劳。自初八日至十六日三场考试，六天六夜居于号房之中，倘若房间宽敞，其之所学即会挥洒自如。此次应考之人为一万五千八百余人，而号房仅有一万五千六百余间。其中后增建之号房狭小低矮，因人多号房少，容纳不下，又搭建些席舍，编号以为考试之用。本科蒙恩三场考试之日皆遇晴天。士子得以顺利完考。兹伏遇皇上搜罗贤士之盛世，应试之人渐增，日后开科若遇风雨，则狭矮号房及席舍所居生员坐立不定，焉能安心做文章。由此学优之士为号房狭窄所误，不能做完文章，三年之苦学，毁于一旦，实为可怜。倘不预先绸缪，到时仍就敷衍塞责，亦未可料。贡院之事，虽非臣之所司，但岂敢因系暂时署理，置长久利益而不顾焉？因来年二月乡试不久将至，故臣于三场考试完毕之日，率领监考官巡视号房，将应修应增之处逐一查明，拟将狭窄低矮者，加高加宽，数量不足者，扩充增建，贡院内狭窄，酌量买院外之地扩建，使号房增至一万七千间，将阴暗角落之小号房全部拆毁重建，使其宽敞明亮，整齐划一，便于巡查。如此不但于应考者有利，且亦光昭大典。再江南地方文人学士甚众，家境艰难者亦多，倘不得炭油之钱，何以专心习文，臣祈请于省城设立书院，每月供给学子炭油之资以为读书。江宁城内向无大书院书斋，兹可寻查无用官属旧房空房加以整修，挑选会做文章之士入内读书，寻觅品学兼优，为人厚重之人为师，早夜教训，除供给伊等炭油之资外，臣每月考核，甄别添加，以示劝勉，则孤贫之士永得养育也。皇上洞悉士人之艰辛，特降恩旨，臣岂敢不钦遵施行。兹因督管贡院，亲睹考生之情，愈加骇然圣主明如日月，无所不鉴。凡于文人学士有益之处，臣即施行，并颁宣圣意，故而伊等咸俱感戴圣主养育之恩，无不奋发进取，由此圣恩普被，教化广扬，可永世无尽也。不增建号房，修整书院，供给文人学士炭油银钱以稍纾民困，臣将率属捐输俸银钱粮以为修建。为此缮折，差臣标下把总魏子丰、兵丁马大荣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书。

朱批：甚善，唯劝勉士人，不可甚为过分也。

2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吴江知县擢镇江知府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祈请题用有才干之员以激励各属事。

窃臣受任以来，凡大小官弁来省城，臣必会见，详问地方之情及其任事，（**朱批**：如此才是，唯好生努力。）并告诫叮嘱，然后遣回。（**朱批**：好。）经留心看得，属员内既有才干操守又好之人甚少。（**朱批**：甚是，还有比得一好人更难的事么？似尔之省臣，即为朕之珍宝矣，好自珍重，勉之。）或操守可人属平常，或办事可而品行一般，非经日久考察，实难稔知。经观属下各员，吴江县知县叶谦居官好，品行亦好。现镇江府知府徐煜已为臣参劾。镇江地方不但旗民杂居，且八旗官兵之钱粮供给皆由知府掌管，此缺甚为重要，故必得一勤慎品行端方之人，方于地方钱粮

有利。伏乞圣主不拘等第，将知县叶谦越格补为镇江府知府，（**朱批**：叶谦即照你所请补任，已饬下该部。）以示江南官弁凡居官好者可以越格拔用也。（**朱批**：甚是。）至吴江县缺亦为重要，不但事务繁剧，且属钱粮多之大县非有才能之人不能胜任。丹阳县知县许永祐为人明白，办事果断，若将其调补吴江县，可谓人地相宜。（**朱批**：此之调补之事，著尔缮本具奏，视人之才守调用，乃甚善之事。凡有此等之事，则可具奏，毋怕。）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据言按察使葛继孔、朱作鼎皆属恶劣，此系如何。

据言尔省道台魏兰廷、傅泽洪、潘尚直、知府孔玉甫、江西之王清这几人居官恶劣，亦有言潘尚直有才者。此乃朕访闻者也，尔再核查一下，果属恶劣，即予参奏，亦勿冤枉人，革除劣员较用好官，其益更大。尔与巡抚等商议，确属恶劣，即予参奏。再据言道台吴应丰、张谦、孙兰芬、知府陈鼎纶、魏进武、王鸿城等居官颇好，果真如此么？

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紧备兵以防青海蒙古人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密奏以闻事。

驻西宁办事侍郎常寿密奏，据苏尔札之妻昌玛尔所属之和硕齐召吉达尔扎布前来禀告之处及青海亲王察罕丹津之子世袭贝勒默尔根戴青喇察布前来禀告之处观之，虽无事，然我等不可不备。故臣除照侍郎常寿来文，译成汉文，紧急咨行四川提督岳钟琪晓谕外，查得，提督岳钟琪现带领二千官兵，出松潘口，又预备绿旗官兵、土司兵、番兵共九千五百人。臣又令陕西土司杨汝松预备三千兵。提督岳钟琪出口后，若无事，即带领地方兵丁声扬兵威，倘若有事，算预备之兵共一万四千五百，尽皆前去，一次弹压，即可剿灭。除提督岳钟琪据实报来另行具奏外，再，臣意，青海之人原即性小奸宄，若我等如此暗中准备，即可敷用，断不致误事，倘大加张扬，反致滋事之处不可料定。为此谨密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此事似可息之。无论如何预备甚是。诸事先已皆有旨。

230 领侍卫内大臣普照等奏补理王之佐领等不足人数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委领侍卫内大臣辅国公普照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谕镶黄满洲旗都统多罗履郡王允祹等：理王佐领、管领下人数尚未满，弘昉处有一闲散宗室，伊属下人过多，与伊亦不合，大阿哥多年虽未如何烦扰皇考，然亦实为我兄弟内之大罪人，今朕即位，留伊之命，已是鸿恩矣，不使其受饥寒而已矣。伊等又以何颜希冀朕之隆恩哉？将其家下佐领、管领下人酌量分之，以补理王之数。若仍不敷，另行请旨。钦此。钦遵。查得，除补给理王之旗鼓佐领，既然已由诚王抬旗之数补满，不另补给外，今家下佐领仍缺男丁八十名，将此由弘昉之家下佐领一百零九名男丁内抬五十名（**朱批**：四十名。）男丁给理王。管领内亦缺八十名男丁，将弘昉之管领内一百二十五名男丁内抬六十名给理王，其余家下佐领男丁五十九名，管领男丁六十五（**朱批**：八十名。）名，倘留给闲散宗室弘昉，不可谓不敷。再，仍应补给理王之家下佐领男丁三十名，管领男丁二十名，此所缺五十名，由简王所辖人数内拨补。拨给时，臣等拟会同详看后拨补。又查得，闲散宗室弘昉现有护军校十二名，护军二十五名，此抬给之男丁内倘有护军校、护军，则凡与王府下有关、且与伊职衔相当之员缺，即

用之。理王既然不需用家下护军，于拨给之数内，将已拣选之护军解任，俱充甲兵当差。将闲散宗室弘昉处所剩之护军校、护军等暂留，俟将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属佐领会议定例整饬时，一并议奏。为此谨奏。

委领侍卫内大臣辅国公普照、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公鄂伦岱、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领侍卫内大臣曼武、镶黄满洲旗都统多罗履郡王允祹、正蓝满洲旗都统淳亲王允祐、镶蓝满洲旗都统贝勒阿布兰。

231 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奏荐缪沅为湖北布政使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奴才阿克敦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湖北布政司一缺奉旨命奴才缮折密奏，保举一人。钦此钦遵。奴才窃惟，布政司一职，职掌全省钱粮事务，必得一善理钱粮且品行端正之人方才有济。奴才至愚极陋，蒙旨下问，岂敢不仰副圣主用人之至意，仅就所知秉公上陈。查得汉给事中缪沅原任湖广学政之时，名声甚佳，在任三年，亦知地方之情。此人可否任用，伏乞圣裁。为此谨奏。

232 工部尚书徐元梦奏荐河南开归道员补任湖北布政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工部尚书臣徐元梦谨奏：为保举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湖北布政使员缺，著满汉尚书、侍郎、大学士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钦此钦遵。窃查河南开归道员陈时先昔日任臣部郎中时，办事谨慎，操守好。擢任监察御史后，对其浙江盐差，臣于九卿之前亦曾有称道，故而遵旨保奏。

233 工部右侍郎尹泰奏陈九卿会议诸事管见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工部右侍郎奴才尹泰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奉朱谕：湖北布政司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著六部、都察院满汉尚书、侍郎，大学士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如更有堪任他职者，亦另奏入。再有裨益政事、启沃朕躬之言，并附陈奏。钦此钦遵。伏惟，奴才乃甚卑微之人，荷蒙重恩格外擢用，焉敢不据实陈奏。唯奴才到任日浅，又无深知之人，不敢贸然保举。仅就所知，奏陈我皇上。

一项，所有奏事，圣主皆洞鉴甚明，而又不独断，每事仍交九卿议，务期至善合理。故此为臣者应仰副皇上至意，齐集各抒己见。兹见九卿常借口各衙门有事，会集者甚少。虽齐集一处，亦不深究所议诸事是非，唯署名即去也。更有奇者，或人未至九卿处，私下托人代为签名。如此下去，徒有九卿会议之名，而无议事之实，庶致有负圣主励精图治之意也。奴才祈请，嗣后凡九卿会议主事，皆须到会，各陈意见。若因事耽搁，则各于名下写明缘由，九卿会议具奏时，迟误之臣事由亦另折与本一并具奏。如此流习革除，各知效力，于国务亦有裨益。

[一项]（**朱批**：旨。）凡相应大小官员品级之例，盖为昭重名器也。兹见有不顾品级，乱挂素珠，马佩提胸前马开路者。更有甚者，以绸纺为垫。[奴才祈请]（若王等属下之人再素珠马鞍，

则咨旗记档，年终由旗处汇奏一次。）嗣后俱应各按品级照例而行。如此不唯可辨品级，亦可杜绝僭越。为此谨奏。

朱批：著八旗臣等、总管衙门、都察院之臣严查，再有此等之事，立即拿奏。诸臣如果徇私疏怠，朕一旦察觉，将该管之人与臣等一并议处。遍行宣谕。

234 刑部左侍郎阿锡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刑部左侍郎奴才阿锡鼐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奉旨，湖北布政司一缺，近日反复思量，不得其人。著六部、都察院满汉尚书、侍郎、大学士，各缮密折，保举一员，加封具奏。若有另职可用之人，亦可另行缮入。再若有济政务、启沃朕躬之言，亦可借此之便入奏。若有彼此征求意见，聚集商议等情弊为朕所察觉，诸臣既便不屑于为朕所见，彼此亦应顾及被耻笑耳。著慎密秉正而为。钦此钦遵。奴才阿锡鼐一介贱奴，仰荷先皇及当今圣主隆恩深厚，虽粉身碎骨亦难酬答于万一。兹幸蒙圣主赦免下奴罪愆，赐给改过自新之路，奴才何敢不廉洁慎行，体面效力，而自招杀身之祸，执意恣行私弊。奴才确实毫无拉笼网罗之心，倘存此歹意，皇上圣明之至，奴才亦断难逃国法，且必遭天诛者也。兹奉旨各缮密折保举一人，加封具奏。钦此钦遵。据奴才所知，吏部郎中沈近思，前曾任本裕仓监督，实属操守好者，亦不奉承上司。再原为直隶学院、兹丁忧守制之陈世倌，居官学院时名声极佳，人称分文不取也。此二人操守好，是以保举。为此谨具密奏。

刑部侍郎臣阿锡鼐。

235 礼部尚书苏库奏荐布政使员缺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礼部尚书奴才觉罗苏库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钦奉上谕：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著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如更有堪任他职者，一并缮入。再有裨益政事、启沃朕躬之言，并附陈奏，务宜谨密。所奏必出于公正，倘有交通约会等情，经朕闻知，不独见轻于朕，且彼此非笑，亦当顾惜。尚其慎之。钦此钦遵。奴才乃一介微末，蒙皇上仁恩，无以为报，谨将所知敬为我皇上陈之。

圣祖仁皇帝遗诏内谕皇上即如先帝。皇帝亲谒福陵，令修义乌吕(i u loi)山北镇庙，是年粮谷丰收。老农赞叹不已，言如此丰年，未曾见过。遂问其缘，答曰：康熙二十二、三等年，盛京粮价甚贱，但有的地方获收，有的地方无收。今年高阜、平原、低洼之地，且沟渠所种者，因雨泽调均，无不收获，何等奇哉！似此丰年，从未见过。等语。由此可见，皇上乃天赋之君，非人力所能为。诚上兆嘉祥，天神感应，雨水调和也。我皇上自临九重以来，日布善政，实难尽载。皇上之意即天意，唯好生养育者也，皇恩圣明之下，四海九州，乃至外藩无不感戴奇恩殊仁。奴才所知翰林院检讨觉罗冯泰，为人孝顺，操守好，可堪布政司之任。唯品级低微，原自盛京工部主事补为孝陵员外郎，人颇有为。为此缮折谨奏。

236 阿思亥奏报地方可用官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奴才阿思亥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陛辞之际奉训谕：用当地人，则其知悉地方人情世故，于地方亦有益。若派此处之人，不知彼处之情，何用之有。尔等地方官员内若有可用能干之人，著尔密奏。甚密。想来尔有何瞻徇者？诚若有徇私瞻顾者，即是负朕仁恩也。钦此。奴才于三月十八日到任，据观察，正蓝旗协领吴察拉为本地之新满洲，人可、有才。镶红旗参领卓力海自京城来此三年，人可，办事勤勉。正红旗佐领布尔善，本地之新满洲，原侍卫库尔特依之子，人可、有才。镶蓝旗佐领瓦迪，本地之旧满洲，人可，办事勤勉。为此谨具奏闻。

奴才阿思亥亲笔恭书。

23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方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奉天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事。

盛京所属地方得雨。米谷之价已于三月初九日奏闻。其后于二十二日降雨二寸，二十三日下了透雨。四月初七日降雨二寸半，十二日下了透雨，十五日降雨二寸。五月初五日降雨二寸，二麦俱已秀穗，各种谷物长势甚好。查米谷时价，小米每仓斗价银三分八九厘，高粱每斗价银一分七八厘，黄豆每斗价银二分六七厘不等。为此谨具奏闻。

奉天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阿撒纳。

朱批：览奏甚为喜悦，此乃尔等共同之福。嗣后凡雨雪粮价唯据实以奏，不得有丝毫掩饰。

2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柴达木领兵都统之信函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咨行柴达木领兵都统：为钦遵上谕事。

皇上已将都统奏折寄交我办理。故此文一到，都统即遵旨撤回柴达木之兵，驻扎察汉托洛亥。予将再遣西宁马兵鸟枪兵一百名，步兵鸟枪兵四百名，共五百名至尔处。惟察汉托洛亥附近皆已住人，不可比于柴达木。都统宜妥善收管兵丁，不可骚扰居住人等，驻扎应不滋事。由柴达木撤回之大军情形、马畜、军械、帐房、锅等物如何之处，明白咨行前来。再，驻扎察汉托洛亥后，凡有所闻所见消息，立即紧急咨行前来，我办理则易。为此咨行。

朱批：是。还当察其约束之妥当否。

2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驻西宁侍郎之信函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咨行驻西宁侍郎：为钦遵上谕事。

皇上已将侍郎所奏折子二个带交与我。我现除遵旨咨文都统西伦图，撤回驻柴达木大军，

驻扎察汉托洛亥外，又遣西宁马兵鸟枪兵一百名，步兵鸟枪兵四百名，共五百名，给西伦图。查得，自军兴以来，西宁之兵力已皆竭，此所遣五百名鸟枪兵，除由侍郎处照例核给外，我又捐助五千两银。惟地方窵远，我捐助之银一时不能带到，故侍郎暂动支库银五千两，交付西宁总兵官，先行妥善料理可也。我随后即送银偿还原项。再，谕侍郎之旨，告所有前来之青海之人后，伊等有何言语之处，咨行告我。再，青海之地，闻得原即广袤，我意俟稍妥协后，即精选一万名兵丁，周围查看一次，顺便办事，将此一并咨文知会。

朱批：好。这才是办事出力。

2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驻打箭炉官员喇嘛等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准理藩院来文内开：将奏报驻打箭炉喇嘛、官员取信事奏览时，奉旨：此事伊等理合奏实。并无实据之事，小民妄传之语，闻之即奏，殊属非是。办理彼处之事，探信之事甚要，不可住一轻忽之喇嘛，将此喇嘛带回。咨文总督年羹尧，遣由西藏前来之喇嘛楚尔齐木藏布喇木扎巴补此缺，以办理打箭炉之事及探信事可也。官员亦更换。尔等行文，对此喇嘛严加约束训示，楚尔齐木藏布之缺，由此处拣选喇嘛，遣往广仁寺。钦此钦遵。除由我部咨文严加约束训示住打箭炉之喇嘛、官员外，为此咨文等语。窃查，于打箭炉办事、探信，甚为紧要。遣喇嘛楚尔齐木藏布，圣主甚稔知。楚尔齐木藏布五月初九日已抵西安，除稍事休整即遣打箭炉外，惟广仁寺乃圣主仁皇帝特旨修建之大庙，遣似楚尔齐木藏布之喇嘛住彼处方合。伏乞此间停止由京城另拣送喇嘛遣往，交付楚尔齐木藏布，于其属下留一名可靠、办事之德木齐，暂替其办事可也。用兵完竣后，仍将楚尔齐木藏布带回住广仁寺。又窃查，现四川成都府理事同知伊特格尔，原系驻打箭炉探信之笔帖式，嗣后臣将伊特格尔具题放同知。伊特格尔于打箭炉等处办事甚熟，而人亦谨慎，既然于打箭炉探信事比同知之事紧要，伏乞授伊特格尔为员外郎衔，遣往打箭炉，与喇嘛楚尔齐木藏布同住办事探信可也。臣衙门八品笔帖式和敏，再交付喇嘛楚尔齐木藏布、伊特格尔，于现在打箭炉之笔帖式等人内拣选一员留下，共二名笔帖式，驻于打箭炉。打箭炉若驻喇嘛一员、章京一员、笔帖式二员，则办事、探信之时皆敷用，停止由京城另遣章京、笔帖式。理事同知之缺，伏乞皇上拣放遣往。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议奏。

241 和硕亲王敦多布多尔济等奏谢晋封亲王郡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奴才敦多布多尔济、策凌、丹津多尔济跪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我等接据理藩院咨称，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著敦多布多尔济晋封和硕亲王、策凌、丹津多尔济晋封为多罗郡王。钦此钦遵，咨照前去。等情。奴才我等世承圣祖仁皇帝厚重之恩，毫无报效，而我等自幼即被带入宫内，蒙恩养育，以为人级，荣宠至深。如是仁育重恩，不能仰答万一，奴才我等不胜焦虑。兹于圣照之下未曾效力一日，却蒙隆恩封赐，奴才等虽粉身碎骨亦难酬答。唯永远铭记在心，凡有效力之处，舍身报效外，奴才等欣喜不已，拙言难奏。唯感戴恩德，望阙叩恩。为此谨奏。

242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策旺札布等奏报多尔济托津罪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亲王额驸策旺札布、瓦齐赖巴图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等率诸王贝勒公、台吉等谨奏：为密奏闻事。

窃奴才我等扎萨克会盟商议命交之事，呼图克图库伦地方之众喇嘛前来呈文，内称：我呼图克图一向笃信佛教，孜孜以求弘扬经义，故蒙各地施主虔诚信奉，敬献各种供品；外有僧徒万余，内有库藏商上，财富之多，不计其数，历时七十余载。彼时教务交喇嘛、监司等，牧放诸事交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之父等人办理，管理僧徒及商上牲畜牧群诸务交由商卓特巴办理。呼图克图圆寂后，多尔济托津擅自就近乘虚而入，把持一切，捆绑众僧，挑起不和。呼图克图昔日令诵之经皆已停诵，动用商上之财所行善事皆已中断，众施主供献之各种物品中，除熬茶者外，其他各物用于何处，不仅众人乃至商卓特巴亦全然不知。呼图克图于商上赡养之瞎子、瘸子、贫民皆令下分喇嘛们赡养，念诵何经，上自堪布诺们罕，下至监司、领诵喇嘛皆无人承管，呼图克图所设之制皆废弃不再施行，唯视汉道士、汉噶隆眼色言语而为，对经义神祇不再笃信，开信奉萨满术士之道。原有贤德之人皆调离不用，而将发配返回之恶棍委以重任，无端强夺他人财物，虽汗王扎萨克等亦无从行法执法，父子夫妻分离。其之同伙任意欺骗大小僧侣，擅自更改呼图克图之言，且无中生有，伪造呼图克图之命。凡附随听命干坏事者留下任用，贤良之人则设法调离。呼图克图赴京途中，即感身体极为不适，但上未奏明皇上，下未晓谕喀尔喀汗王人等，一直隐瞒未语，留下后患。我等实为呼图克图圆寂一句遗言未留而不胜骇然。多尔济托津希图霸占呼图克图财产，其交结奸宄，耗尽商上财富。兹如同父母之商卓特巴溘逝人寰，对此我等颇感疑惑。种种坏事，数不胜数。此皆乃多尔济托津、罗堆、拉木扎木巴之所为也。此等琐事早欲举劾，唯恐有烦呼图克图，且诸诺颜均在军营，故而未陈。兹为皇上命交之事，喀尔喀诸王贝勒人等齐集会议，故我库伦三千余喇嘛呈书上诉。等情。奴才我等公同核查看得，呼图克图商上财物仅剩黄金二百十八两、银四千二百两，马六百余匹、骆驼百余头，此外除一些无用什物外，再无别物。奴才我等窃惟，平素多尔济托津独断专行，对呼图克图极不敬重，众僧上诉之情想必属实。但此事如若深究，所涉之人甚众。无奈之下，必致刑禁。倘若刑禁，今值圣祖仁皇帝大事、呼图克图圆寂之际，且呼图克图所遗道法亦无用刑之例，亦不副皇上恩恤呼图克图，俾佛法僧侣皆遵成宪，咸臻永固之殊旨。再奴才窃惟，此亦关系全喀尔喀之名誉，故经会议，赦免多尔济托津死罪，令其限带三户人马，给足牲畜及所用之物，自库伦移往远处居住，派人看守，不可擅自往赴他处。其余财产一律充公，归入呼图克图商上。其之属下，原属佐领者，交付该扎萨克并入佐领，倘为呼图克图之人，则交付商卓特巴合为一体；做恶多端之罗堆、拉木扎木巴等人皆交商卓特巴于呼图克图商上行差。汉道士噶隆既为游方僧人，逐出库伦。奴才我等谨将弭事办理之处密折奏闻。此乃奴才我等公同密奏之事，为便于御览，谨译拟清文一折，与蒙文原折一并奏览。

243 理藩院奏请严禁官员怠慢勒索蒙古扎萨克王公等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理藩院题前事内开，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上谕都统拉锡：理藩院人等经常穿梭往来于蒙古

地方。据闻或有不肖之徒，无礼勒索蒙古人等。不但扎萨克王等，即便诸台吉，皆为外藩宾客，小小龌龊领催，岂可无礼蔑视？此情，尔部务必严加禁止。嗣后派遣人等，须定章程以为遵行。钦此钦遵。查得，蒙古王宾，自太祖太宗时起，即皆以宾客相待，乃极尊贵之人，无礼勒索，殊属不合，理应严禁。嗣后臣部之员，若系奉命钦派，扎萨克台吉等仍照前例跪请圣安外，凡因公遣派者，王贝勒贝子请安并与前去之员互致问候后，王贝勒贝子等原位就坐，前去之员坐于右侧，离时起身相送；而公扎萨克台吉等，由相对落坐，离时送出蒙古包。若为笔帖式等，王贝勒贝子坐着会见，笔帖式等立身禀告事宜，而后远主侧坐，离时不送；而公扎萨克台吉等，则起身相会，令笔帖式侧坐，离时起身相送。若系领催等，对王以下扎萨克台吉以上者单腿跪告事宜，而后另房安置。此乃成例，永为遵行。倘若不肖之人有违此定例，傲慢狂妄，擅自勒索者，则该扎萨克等可即呈报到部，酌情从重惩处。对来京之蒙古扎萨克宾客，有司人员若借事之便加以勒索，一俟查出，亦予重惩。除旨到部，严加约束部属人员外，于内扎萨克，各喀尔喀等亦遍行宣谕之。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札纳奏入。奉旨：此议错误颇多。著会同议政大臣详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蒙古宾客，皆太祖太宗时归顺，授以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号，且为公主子孙，俱沾亲带故，系尊贵之人。又蒙圣祖仁皇帝恩宠优渥，一向定例甚明。不肖小人轻慢无礼，则断不可也。兹圣主为隆外藩之礼特谕立法，甚是。谨钦遵以行。查理藩院例定，凡钦差臣员，王贝勒等于五里外迎候，下马列立右侧，先迎敕书通过，随后赶上，钦差大臣列于左侧，出迎王贝勒等列于右侧，敕书在前，迎至帐前。恭设香案，安放敕书，王贝勒等行礼。礼毕，跪聆宣谕，王贝勒等祗领收存，置于中间，前去臣员坐于左侧，王贝勒贝子坐于右侧，送时仍送至迎候之处。等语。此例因年久[废弛亦未可料。既然如此，宜重申此例。嗣后凡特命钦差臣员]，仍照定例施行。[违例者，予以惩处。]至于领催一类小人，唯乃差送传文之人并无司职。凡属急差，其向扎萨克等交付明白后，若有回呈，收后即返，该扎萨克等照例拨给廪饩。前往之领催等如若违例犯事，该扎萨克即陈情报部，该部核实后，予以重处。(**朱批**：部臣如若隐瞒弭事，亦予重处。)扎萨克等派蒙古人前来，其所交事宜不能爽利办理，对其赴差之人不供给廪饩、向导、兵丁，以致其为难误事，则由该部查明参劾重处。蒙古宾客贺年来京请安进贡，由理藩院供给盘费银，并移会户部，拨给口米马料，知照工部拨给燃料木炭。因由三部分别供给，故久留之客尚可领到；而仅宿五日者，有等候领取者，亦有等不及而贱价出售给汉人者。于此奸猾之人牟利入己之弊，不可谓没有。嗣后，供给蒙古宾客食物，由户工部理藩院各派一名章京，将各部应供给之物，自理藩院移文之日即交付蒙古人手中。倘应供应之物不能爽利拨给，何部迟误，则将何部之员参劾，交该部从重惩处。凡给发蒙古人之俸银缎匹及赏赐之绸缎，由理藩院官员带领蒙古人赴户部，由户部交付蒙古人手中。倘有不肖之人从中克扣，或借给发盘费之机勒索财物牲畜等情弊，一旦蒙古人揭参或该部查出，则交该部予以重处。至各扎萨克等报来审理诉讼案件，该部视文到即刻受理完结。如果易结之事，部员不速结案，而借辞勒掯蒙古人，索取牲口等物，一俟查出，亦交该部予以重处。此俟命下之日，再宣谕各蒙古扎萨克人等。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都统署理前锋统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公臣鄂伦岱、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大学士太子太傅臣嵩祝、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觉罗苏库、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徐元梦、理藩院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理藩院事务都统臣拉锡、兵部左侍郎臣常寿、右侍郎阿克敦。

244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会盟推选商卓特巴总领其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遣赴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之郎中奴才众佛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上谕尚书和硕廉亲王、尚书仍兼理侍郎事务之特古忒：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库伦地方，法教甚为重要，唯法教永固，僧众生活如常，方副朕意。兹遣四额驸乘驿先赴库伦，暂于彼收拾照管呼图克图之佛经僧徒及其财产。呼图克图法教众僧不可无一人统领。呼图克图梓棺到后，令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王额驸、台吉、僧徒，就由谁护卫呼图克图法教，管理僧徒以为永固之事公同详细议定具奏。朕必颁旨俾使法教永传。为此遣一贤能章京前往旁听伊等议定之情，其返回后，朕可便宜料理也。该遣章京须估算呼图克图梓棺到达之日乘驿前往。至呼图克图昔日曾奏请由贝勒丹津多尔济料理其牧场事务。丹津多尔济目下尚在吐鲁番，故命喀尔喀汗诸王等选派一名贤者驰赴吐鲁番接替丹津多尔济，使其速来料理呼图克图牧场事务。呼图克图乃深蒙圣主皇考恩眷之大喇嘛，礼遇加隆，至优至渥，非寻常僧人可比，先仍颁赐封号印册祭奠。呼毕勒罕转世时再议。此次赍送祭品及赐呼图克图印册，候朕钦派子弟隆重赍往。钦此钦遵。遂点派奴才众佛保我前往。二月二十一日，奴才入请训谕。奉旨：你此去之事，现在不可臆断，即便到彼之后，亦不可过早决定。其各汗主无论何以表现，决不表态，唯听伊等所议耳。倘若伊等一致公推一人，则无庸言；如果伊等争执不下，形成对立，尔则谓伊等曰：皇上轸念老呼图克图，诚望呼图克图法教众僧悉按旧章延袭永固，特谕尔等集议，推举一人，以为首领。如今尔等不和，相互对立，皇上闻知，何以思之？尔等宜应仰副圣旨，和睦相商，公同议定一人。等语说之，务使伊等意见统一。伊等奏疏，由你亲自带回。你到彼后，若有应奏报之事，则缮折驿递。倘仅如此而已，则俟你返回再奏。朕不过想知伊之内情耳。钦此钦遵。奴才于三月十四日抵达呼图克图库伦所属之地吉尔马泰。据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等告称：定于本月十八日吉日梓棺到达库伦，业已派人传告各方。等语。十八日，呼图克图梓棺抵达库伦，凡在此之汗王贝勒公额驸台吉等及呼图克图妹妹齐巴罕察俱率众僧跪迎请安。告曰：如天圣主轸念老呼图克图，体恤我喀尔喀，为我等之事，深思熟虑，特颁谕旨，我等实应钦命议定。唯目下扎萨克等正赴追赶外逃之厄鲁特，估算伊等归期及边远之人到达之日，现已传令，于四月初十日到此。初十日左右视各到达之情，再定会盟日期。等语。为此奴才当众宣喻：圣主派我前来并无别事，唯特命察看呼图克图梓棺是否安抵，库伦地方是否正常，僧侣是否仍如以往安逸而居。乘便将会盟确议之奏疏带回。等语。汗王等谓曰：俟事议定后，则将奏疏交与你。等语。此外，四月十一日拜见额驸敦多布多尔济，闲聊之中，伊谓奴才曰：近日我等寻思，圣主交议之事甚为重大。兹若定一既无身分又无名望之喇嘛为首领，则平民喇嘛必定不服。人心不服呼图克图法教及库伦地方僧民必难长治久安。彼时不副圣意，其责谁能承担？现此处之多尔济完楚克托津乃前任土谢图汗多尔济额尔德尼阿亥之子，现任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之胞弟。自幼出家为僧，曾随侍于呼图克图身边，精通佛教经典，为人忠厚，办事公道，呼图克图赴京之时，委以商卓特巴，办理诸务，管理喇嘛，其时已久，颇受众人尊重。以我之见，若令其为首领，众心必服。不拘如何，俟会盟人员齐集，颁旨之后，再看大家心意如何。等语。本月二十六日，喀尔喀汗王等派人来告：除因事耽搁者外，其他扎萨克等皆已到齐，议定明日会盟。次日，奴才前往会盟之地，前日未曾请安之人，咸俱跪叩请安。入会后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先向众人喇嘛宣旨。遂后王丹津多尔济、喇嘛多尔济完楚克托津、堪布诺们罕、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之副都统阿育西等几位老人聆

旨告曰：昔日我七旗喀尔喀国毁家弃，无处栖身，饥馑不堪，旦夕将亡之际，投顺文殊师利圣主天朝，皇上慈悲为怀，咸俱收留，爱如赤子，赐给仓米，俾万万生灵得以复苏。后又封赐显爵贵官，使我喀尔喀毁坏殆尽之道法是以复立。如今我等家家户户共享安乐，为此老少男女日日敬祝天佛，以感激天高地厚之恩。转瞬间，恩人文殊师利圣主冥天，我等离开了圣明，即如孤子离开了父母一般。兹圣主亦为光明的文殊师利佛，特颁嘉谕，务使我呼图克图所立法教永固长存，我全喀尔喀人委实感激不尽。如今我等唯向圣主护神祈祷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早日降生，喇嘛平民共为永沐圣明延年万万而虔诚祈祷三宝佛，以求赐福。等语。众遂俱合掌齐声高呼：如此可乎？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当众曰：此事我扎萨克等原曾大略议过，兹既奉旨命扎萨克僧人共议之，我等之意，今日即交付库伦二十余拉仓喇嘛，令其各自寻议，定后再公同会议，一次确定，于事亦好。等语，众皆称是。遂交付各喇嘛首领散去。奴才访问得，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王丹津多尔济三人以为，命交之事甚为重大，法教库伦不稳，何以面觐天颜。多尔济完楚克托津诸方面俱善，且出身高贵，宜由其护卫呼图克图法教，统领众僧。凡诵经法会仍照呼图克图在世时，以班禅额尔德尼处前来之堪布诺们罕为首，则众心必服也。三人商议后，遂将此意告之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伊等亦觉称心如意。于是五人一同派人前往土谢图汗住地宣喻众扎萨克等，获扎萨克等一致拥护。五月初四日，伊等派人来告再次会议。奴才当即前往，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王丹津多尔济当众宣布：前日交付各拉仓喇嘛寻议。兹三千余喇嘛俱呈文各扎萨克等，推举多尔济完楚克托津为我统领，教法之事呼吁仍照呼图克图所定，奉堪布诺们罕为首。此乃我扎萨克喇嘛共同之心愿也。为我等的事上烦天眷忧勤而钦命事体重大，我等深恐呼图克图法教僧徒不稳，故令公议。喇嘛多尔济完楚克托津乃前任土谢图汗多尔济额尔德尼阿亥之子，自幼出家为僧，侍奉于呼图克图左右，精通佛教经典，为人忠厚，处事谨慎，出身高贵，若由其统领，众心诚服，必利于事。为此议定将多尔济完楚克托津补为空缺之商卓特巴，由其维护呼图克图法教，统领僧民。诵经法会，仍照呼图克图在世时，奉班禅额尔德尼处前来之堪布诺们罕为首领也。等语。继而扎萨克图汗、策妄札布、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等扎萨克及众喇嘛俱表示一致拥护，其后喀尔喀汗王台吉等跪告：今呼图克图圆寂，向库伦布施者，大不如前，商上之财亦尽。每日供佛，喇嘛诵经熬茶，粥济贫民等事少有耽搁，则违圣命。故我等公同议定，为钦遵皇上俾使法教永固之旨，将呼图克图商上所养五百余名穷人分给富殷喇嘛赡养。此外，各扎萨克视佐领之多寡，与富殷大喇嘛共同分摊捐资，以不误供佛及喇嘛诵经之事。请札尔固齐将此转奏皇上。等语。奴才散会出来后，为首之喇嘛多尔济完楚克堪布诺们罕、各绰尔济、拉木札木巴等率库伦三千余喇嘛迎出跪告：昔日呼图克图在世时，仰赖文殊师利圣主天威神福，佛法弘扬，众生久享太平。呼图克图及我等众喇嘛感戴高厚之恩，每日诵经，祈祷三宝佛，以求报答。兹呼图克图我等喇嘛幸遇皇上圣明，一日尚未诵经效力，却蒙皇上为我喀尔喀法教喇嘛颁旨筹划，俾使稳固。我等皆为出家之人，此等大恩，何能仰答？唯虔诚诵经，永祝圣主常寿万万年。等语，言后全体喇嘛合十叩首。奴才观喇嘛多尔济完楚克托津其人，为人忠厚，不但众心诚服，人亦彬彬有礼，本年四十六岁。初九日，喀尔喀扎萨克之奏疏送至。经翻译内开：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和硕亲王策妄扎布、瓦齐赖巴图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等所有王贝勒公、扎萨克台吉等谨奏：为钦奉上谕，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地方法教甚为重要。着于僧徒内推举一人以为首领，并就法教何以永固之处会议具奏。钦此钦遵，奏报推举多尔济完楚克托津以为首领事。

昔日我七旗喀尔喀于噶尔丹祸乱中国毁家亡，无所依靠，故投顺文殊师利大圣主，文殊师利圣主实乃活佛也，不忍坐视，恻然收养使万万生灵得以拯救。后又恤念我等风俗，各授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俱遣回原地，俾我喀尔喀毁坏已尽之道法得以恢复，乃至奴卑皆变富矣。

家家户户无论老少皆数着念珠过着安逸的日子，我喀尔喀仰承圣主天地高厚之恩，涓滴未报，不胜忧切。兹不幸离开恩人圣明光照，我等臣奴即如孤子失去父母也。我皇上绍承天位，追思先帝之仁，为老呼图克图圆寂赐物送赏，又亲临凭吊，使我呼图克图一族荣耀至极。遂又派遣臣侍卫喇嘛护送梓棺归籍，皇上日理万机，尚为我呼图克图法教众僧详细筹划，特颁奇旨，以期永固。为此奴才我等子子孙孙亦难仰答。兹据呼图克图众僧呈称：呼图克图在世之时，诸事俱交付前任土谢图汗勒席第锡里、及商卓特巴，故请仍交付瓦齐赖巴图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郡王丹津多尔济；商卓特巴之缺，由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之弟多尔济完楚克托津补任，统领我等僧民。至库伦之堪布诺们罕乃班禅之门徒，唐古特人也，其以精通佛教经典为呼图克图授以诺们罕称号，交付所有诵经之事。兹请仍令其掌管诵经事务。等情。合词公举前来。奴才我等会议：多尔济完楚克托津，原于呼图克图外出时，一向被交令办理商卓特巴事务，随侍呼图克图左右，且系土谢图汗之子，实堪督管之任。故此以多尔济完楚克托津为商卓特巴，总理事务，维护呼图克图法教，统领属下僧民。堪布诺们罕仍如前总揽经务。至呼图克图商上财物如今已空，倘以往各施主们不再布施进贡，不但原有诵经之事将会中断，且贫僧亦难赡养也。故每日诵经供佛所用各项，由我各扎萨克等按年资助，俾使为皇上万寿祈福诵经之事延续不断也。至盲跛穷人共计五百余人，我等公同分别领养，给以衣食。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转世时将另行议奏。为此谨将我等遵旨会议之情缮书交与钦差郎中众佛保转奏，请旨。等情。故此谨将伊等钤印奏疏及所附会盟之喀尔喀扎萨克名单一并奏览。

△ 扎萨克图汗亲王额驸策旺扎布。

△ 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

△ 亲王达锡敦多布、额驸敦多布多尔济。

△ 郡王丹津多尔济、达玛林、额驸策凌。

△ 公车卜腾、车棱巴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阿努里、旺扎尔。

△ 扎萨克台吉乌木布吉、旺布、班珠尔、齐巴克扎布、车木伯勒、多尔济、根敦、格木皮尔、伊尔杜齐、达尔加、巴郎、车卜腾、齐旺、车棱旺布等到会。

其他扎萨克等因事未来，各派其子弟、协理台吉、都统副都统到会。

245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人痛恨多尔济托津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奴才众佛保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住于库伦等候会盟之际，三月二十日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之叔父、公车棱巴勒来奴才住处垂泪相告：先帝轸念鄙人为老土谢图汗之子，将我自小台吉殊恩拔举为公扎萨克，仁恩叠施，位至荣显。如此恩惠，何能仰答？兹圣主为保全我七旗喀尔喀，使呼图克图法教牧地僧民完整永存，饬命我等集议公举一人以为首领，实乃殊仁至意也。库伦喇嘛内多尔济托津乃我土谢图汗本支，其随侍呼图克图左右，将所有财物攫为己有，家道甚殷。兹观其大有总揽一切，统驭各属之势。此人心地险恶，气傲狂妄，手段残酷，切不可由其统领。如今所有蒙古喇嘛对其恨之入骨，唯期一死，诚心推戴者，实无一人。库伦喇嘛私下纷言，如果多尔济托津做首领，我等必杀之，而后各自离去。等语。若由其充当首领，法教库伦终将被毁。兹我年近七十，寿数有限，我之所言，伊等岂能听从？但圣命交付关系重大，扎尔固齐即为钦差官员，故此推诚相告。等语。奴才遂谓之曰：圣主乃万邦之君，主宰天下之事。呼图克图法教补选统领一事未曾降旨不可指

授，唯指定之后众心服则已，倘若不服，嘴上不说，内心不服，于事不利。皇上鉴于此等之情，谕命交付尔等及众喇嘛公同寻议。尔身为扎萨克公，且为长辈，倘真有不当不妥之处，理应当众开导。我未授命参与会盟议事，故而不能表态。等语，告之。伊遂离去。四月十九日，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王丹津多尔济来奴才帐下告称：原欲定会盟日期，因此间我等之中出一岔子，故而耽搁了。前呼图克图梓棺到达之际，众喇嘛向我等诉言：这些年来，多尔济托津独自一人随侍呼图克图身边，不容他人靠近，故呼图克图老人多由其挟制，金银绸缎等贵重之物尽被其攫为己有。其在外伪称呼图克图口谕，随意赏罚，凡中意者赏给财物，其所恶者必予勒抑。而于呼图克图法教生灵有益之祭佛诵经之事皆予取缔，以往奉行之法规概不准行。其将一汉道士及一汉噶隆留在侧旁，唯道士训导是从，而将真正喇嘛法规弃之不用。似此种种罪行无人不知也。至史经上载，呼图克图出身汗室，寿至一百二十岁。兹未及此寿便即圆寂，即未给法教众僧留下遗言，亦未奏明圣上，呼图克图圆寂原因不明。我等今日即将多尔济托津及其帮凶罗堆喇木札木巴达瓦戴青、汉道士噶隆等全部拿审问明。等语。土谢图汗我等遂即劝曰：圣主轸念老呼图克图为使其所立法教及尔等众僧生活如常，特颁殊旨。尔等今日若做出此等之事，即不副皇上圣意，且亦关系到呼图克图之名誉。多尔济托津罪行是实，我等今日即将多尔济托津囚禁，将汉道士噶隆清查驱逐出去，而后慢慢再议。等语，力劝之下，方才勉强止住。自此多尔济托津被拘禁在家，其身边之汉道士一名、阿木道地方之喇嘛一名，经查俱在伊府，故将此二人及罗堆喇木札木巴、达瓦戴青皆驱逐而去。此事悄然平息了。本月十三日，商卓特巴病逝，众喇嘛再次前来诉告：多尔济托津不但害死我等的活佛呼图克图，现又谋害了养育我等如父一般之商卓特巴，我等今日决不轻易罢手。请汗王等将其班第扎木仓带来问明。等语。我等遂将扎木仓格崩班第传来，经粗审，虽谋害之处尚无实据，但大略之情似属确实。多尔济托津闻此言曰：此乃欲将我等一一传去杀头啊，再传决不再去。我等百人要集合起来齐心应付。等语。遂派其心腹率领僧徒会集一处执械以备，并派人对此番之言转告于堪布诺们罕。众喇嘛闻后愤言：汗王等若不将多尔济托津等人尽数交出，我等数千喇嘛在此，今日即去捉拿。等语，各执器械木棍欲上。我等百般劝阻，喇嘛们坚辞不允。库伦地方向无伤及虫蚁之例，且呼图克图一向唯令喇嘛奉行佛经教规，向无法令约束之人，头脑简单听不进劝告，倘严词力阻，又有违教义；兹若生出乱事，尚不副圣意。我等极为恐惧。今二汗及我各扎萨克等俱已束手无策，故来钦差扎尔固齐处，以做商量。等语。奴才遂谓之曰：我乃因别事差遣之人，除圣命交付外，不得越权干预。兹尔等即以钦差前来与我商量，我岂可缄口不语？圣主对老呼图克图十分尊重，呼图克图圆寂，即料想法教库伦恐生祸乱，故曾面谕尔等诺颜寻议，推举首领以为永固。兹据尔等所言看来，库伦地方兵戈将起，危在旦夕。命交之事尚未议定，尔等受任在此，若生干戈，不但有损呼图克图名声，且必劳圣怀忧勤。彼时大家焉能担当，尔汗王额驸等又何颜面觐天颜。兹务必息事宁人，公议命交之事，方才妥当。以我之见，此事皆因众喇嘛怀念呼图克图，对多尔济托津恨之入骨所致也。数千喇嘛群情激愤，单凭一时劝说使之平复，委实亦难。今日大家一同将多尔济托津及其帮凶查出放逐，使其远离库伦，而后再向众喇嘛宣喻多尔济托津本应当斩，唯呼图克图教规向无伤及人命之例，故将伊及其同伙全部远逐，不准再来库伦，俟圣命交付之事议定后，再慢慢详议。等语开导之，想必喇嘛们可以罢手。等语。额驸王等遂言，就将尔之所言宣喻于众，照此办理。等语，离去。次日，将多尔济托津及其同伙俱逐出库伦，而后向众喇嘛宣布此情，事即消弭。奴才暗中访得：多尔济托津极为残暴，其改入异教，不遵守喇嘛教规，陷害异己，攫取呼图克图财物，罪恶累累。此情喀尔喀汗王台吉，众喇嘛平民无人不知，虽欲揭参，唯恐呼图克图年迈，闻知烦闷，故俱隐忍不语。人人皆言，若将其留在库伦，必出大乱。会盟议毕后，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策凌、王

丹津多尔济等来告:前日库伦喇嘛会集,列举多尔济托津种种罪行,呈书上诉于我扎萨克等,我等会议拟将多尔济托津治罪法办。二汗我等一致认为,此事不可不奏。故将我等密奏一书及我三人之奏疏交与你,请与尔奏疏一并递奏。等语,交给封套二件。再呼图克图妹妹老人齐巴罕察请我前去告曰:请将我请安谢恩之蒙文奏疏一件及所献哈达一条与尔之事一并递送。等语。遂用黄绫包裹漆封给之。除将伊等奏疏一并呈奏外,命交安置惇王之事,奴才此际正候确定地点,俟惇王等到后,奴才即钦遵上谕,亲自带领安置,并将安置之情驰递奏报。为此谨具奏闻。

2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台山上香及沿途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五月初一日自京城起程,初七日到达五台山,将命送白香分成五份,交知县杨臣等五员赍捧送往五顶外,奴才亲捧匣装宝石、红香送上菩萨顶庙,将香供献佛前,并交嘱该庙住持:若用此香,务必先差人禀告于我,我派人到此而后公同监视以用。用时将此置于清水碗内供之,不可用河水泉水。用毕将碗内水装入净壶封固埋入地下,不可随地抛洒。等语。奴才遂亲自点燃红香,跪于佛前,为皇上为国为民祈福之至意而祈祷。喇嘛齐声诵经共祭之。此处初八、初九、初十虽连下三日雨,但仍未足,目下尚在祈雨。(**朱批**:京畿一带亦如此,著内外共同虔诚祈雨。)再奴才途径五台县、繁峙县、代州、崞县、忻州等地,见田禾长势可望。米价经询问,大县每石三至五两不等,其他州县,视得雨否米价有升与未升者。至田禾长势若何,百姓生计如何,布政使连肖先已行令各州县确查,奴才又另派员上紧稽查。俟查报到后,倘未得雨地方民食维艰,奴才再酌量轻重,或赈济,或借给仓粮,一面办理,一面奏闻。目下侍读学士田文镜赈济完平定州,已往徐沟县赈灾。赈济之事既甚紧要,倘一县完后再去一县,势必拖延很久。(**朱批**:甚是。)故奴才拟于十三日起程前往徐沟县与田文镜磋商祁县、寿阳同时赈济。(**朱批**:是。此等小事为何不差属下贤员前往?省臣责任紧要,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轻了。)再奴才看得,田文镜为人谨慎,办事亦勤勉。(**朱批**:就因见其好,方差遣之。)兹赈济四州县之事完后,伊将返回京城。伏乞命将田文镜暂留此地,倘有陆续赈救等事,交付其分别办理,似更可靠。(**朱批**:谕之,命其暂留。不需要时送回。)为此谨奏。

24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转谕德音暂留山西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于五月十一日抵达太原府属忻州,面见德音,并将谕旨转传之。而后德音跪告曰:奴才甚为昏庸软弱,多为属下所欺,致烦宸衷,此即奴才之死罪也。等语。(**朱批**:甚是。为属下所欺,即为好省臣矣。朕若为尔等省臣所欺,又如何是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知羞耻。此旨著谕德音。)奴才诺岷遂谓之曰:你暂且留下,伊等尚未查清之钱粮,由伊等查结。德音曰:前接旨命赴内阁学士行走后,我曾奏言即刻起程返京。兹令我留下,亦须将留下之事奏闻。等语。奴才五月初六日入山西境内,初十日印篆送至,十二日受任。此之详情除缮本另奏外,谨将德音暂留此地之处先具奏闻。

朱批:德音、森图著留山西,待事查清,诺岷送回时,再来京城。苏克济所用的人和事,你一

向包揽为其开脱，苏克济之事与你讲过，且早已有旨：诺岷若再为尔庇护，一旦出事，为朕拿住，唯诺岷是问。你要竭力妥当公正治理山西一省。将德音、森图不拘何处皆安置于一僻静之所，常常见面亦无关系。唯有涉及到他的事，则带来鞫问。伊承认则私下了结耳，若抵赖推诿，则具奏革职拿审。山西省钱粮，苏克济、德音、森图、栾廷芳、李清钥、冯国泰、孙赞功等不但能全完，再加二三倍都行。此等该死之辈，你唯设法使之全沦为乞丐，方副朕意。稍有姑息徇情，仰视权贵，听受嘱托或念结交旧情者，既负朕意，有悖国家，且不能匡正地方也。著甚勉之。

比这个还有乐为的好作的么？又不要你设法赔补，又不扰害百姓，一切处以上谕作挡牌，将钱粮清楚了，主子喜欢了，百姓畅快了，属官知畏了。量其轻重，当勉力而为之，不可少有瞻徇，一误永误矣。勉之。①

248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陈革退无户护军及披甲等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托尔海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一介至贱庸懦之人。奴才看得，上三旗护军乃护卫圣主门禁之师，关系甚为重要。护军中凡人户分离者断不可留在其内。祈请将此等之人查出革退，另选有户籍之真正满洲充入。再八旗身高未及五尺之幼丁因赡养孤寡而服披甲。披甲乃佐领之额兵，若使未及五尺之幼丁服甲，不但不得行差，且亦徒食钱粮兵米。祈请将此等披甲亦予查退，挑选身及五尺且能行差之人穿服披甲。赡养孤寡则请交付各佐领，暂给步甲赡养之。应否之处，伏乞圣主明裁。为此奴才不胜惶悚谨奏。

249 直隶巡查道法敏奏请处置霸占煤窑之恶人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直隶巡查道奴才法敏密奏：为独占宣化府出煤之地，万民受累事。

窃查，宣化府地方寒冷，土地贫瘠，百姓生计皆靠刨煤贩卖。康熙三十七年因庄头恒冰等人争蔡马堡等处产煤之地，而禁止采煤。嗣后生员、百姓因生计困难，呈请除所禁之蔡马堡等地外，请准采挖小西沟等四处煤窑等因，公同呈文前来。由部行文议奏，每座煤窑交银三两，准予采挖。去年四月，哈哈珠色太监魏柱、李欣之子蓝翎刘格、宣化府民钟云义等人，愿自力开采蔡马堡等地之煤，每年交三千两银之处，接收具奏后，遣部章京会同地方官员查看，经部议，因于蔡马堡等地采煤有益，准按钟云义等人所请采煤。百姓等之煤窑，皆查收，交付刘格等人等因具奏施行。今年四月，宣化府全体生员、百姓、铺户李福等千余人，将钟云义拉至口北道衙门喧嚷，经道员、知府等人说服平息方散。次日，全城罢市，经反复晓喻，方重新开市。此等百余人又前来保定府，呈文相告，伊等甚穷迫，已无生路。窃查，贫苦百姓不能采煤，而刘格等人又强采而去，以高价卖给伊等，于百姓无益是实。伏乞主子仍照从前，严禁于蔡马堡等地采煤，小西沟等四处，仍随百姓之愿准采之，将扰累地方之刘格等人驱走，于其父李欣案内一并审明，严加治罪，如此则强横恶人知惧知戒，而万民皆蒙圣主无尽鸿恩。为此密奏，伏祈睿鉴。

---

① 此段朱批为汉字。

250 直隶巡查道法敏奏请严惩房山恶霸李欣父子等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直隶巡查道法敏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奴才到任以来，密访得，住房山县下村李欣父子天生暴戾恣睢，行止不端，乱行，受其祸害百姓，因惧其威势，慑其巨富凶暴，纵然受何等欺压，亦不敢诉讼议论。此等之人一日不除，地方生民一日不安，故将恶行开列密奏以闻。

一项：李欣父子于房山县聚集数百人，违法独占卖石场，强抢附近百姓马畜拉车，故四五十里路以内居住之人，不敢拴马畜。

一项：房山县所产之矿，原由居于吉二台等处之人开采，李欣强占，不准外人开采。伊家独占后，将百余人编为三班，议妥伊得七成，刨矿之人得三成，每日进矿四十人，每人扛出百斤沙子，每百斤沙子可出三十斤铅，可得四五两银不等。除五、六、七月之内不可采以外，总计一年可得四五万两银不等，纳税很少。况且不准周围居住之人贸易，强迫刨矿工人高价购买伊之米布等物。其家人于五、刘二承办刨矿之事，百姓若稍有违抗，即用刑。

一项：李欣，强占宛平县良民于文龙儿媳王氏、房山县陈姓铁匠寡妇弟媳三儿为妾。

一项：向百姓高利放债，暂不追还，年久后，本息一并计算，索取百姓之房屋、田地，倘有不能给者，即强买其妻孥为奴。

一项：于房山县张房等地放印子银，将八两银当十两放出，每月抽一两二钱，十个月内抽完十二两。违例索取重利，坑害百姓。

一项：李欣父子恃百万两银之富，毫无法度，恣意而行，所到之处，总带腰刀、鸟枪，并有六七十人跟随。以此观之，即可知此等人之骄纵、肆行无忌。此等人之威势、凶暴，百姓不敢诉讼，即访查时，亦不敢公正明白相告。此等人之劣行甚多，若不严拿，断不可获。窃查，地方上之恶徒光棍拿获审明后，既务必治罪，缮本具奏，伏乞将李欣父子及为伊等办事之张三瞎子一并拿获，交付巡抚李维钧及奴才，严加审明定罪，将应交钱粮、应入官之项催出，一面将家产查明封存，不使隐藏转移。为此密奏以闻。主子批示到后，奴才谨遵而行。

朱批：尔所奏二事皆是。会同李维钧公同缮折具奏。钦命交付之折不得泄露，降此旨前甚密，该杀的若察觉，此等诡诈之人一旦隐藏，嗣后尔等查之难矣。

251 德音奏报暂留太原等候清查钱粮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

奴才德音谨奏。

本月初七日，奴才为谢恩交印缮本具奏后，于初九日起程。十一日见到巡抚诺岷，因其告知有旨，故奴才复又返回太原府。十三日，巡抚诺岷向奴才传谕：德音暂留太原，待将尚未查清之钱粮全部清完后再回来。钦此钦遵。奴才暂在此地，等候巡抚清查。再应缴回之朱谕，奴才原欲亲自带回缴送。兹因暂时不去，谨密封缴奏。为此谨奏。

25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鼓励兵丁训练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东城巡城御史奴才富贵谨奏：为祈请鼓励兵丁操练事。

窃奴才愚以为，训练精锐之师无不以鼓励为上。弓马骑射本满洲固有之习，皇上若恩准射布靶，兵丁为争得恩赏，必会各自激励，旨求练习弓马骑射。而弓马娴熟，满洲兵丁俱为精锐也。如此不但满洲固有之技得以传授，且可从中视人可者挑选任用。奴才谨就拙见具奏。

253 甘肃布政使傅德奏报雨水禾稼情形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署理甘肃巡抚事务布政使奴才傅德谨奏：为奏闻甘肃属地雨水禾稼情形事。

奴才叨荷主子鸿恩，蒙特旨升以甘肃布政使重任，旋即命署理巡抚事，由是奴才夙夜悚惧，惟仰副圣主轸恤百姓至意，以民生为重。小民所靠，米谷也，而雨泽所关最重。经奴才详查，今年四月，平、庆、临、巩四府属地，正月以来，频得雪泽，异常调匀。各属地迭次来报，雨泽沾足。目今夏禾长发，禾穗畅茂，秋禾已皆耕种，可望大有。再，宁夏、西宁入春以来，亦皆得雨雪，然未沾足，所种之禾，生长、结穗仍望雨泽。惟凉、甘、肃三道属地，入春以来，虽稍得雨雪，然实不足。夏禾虽已种下，然结穗不壮。幸凉、甘、肃等地，多靠水田，离水较远之旱地皆望雨。今蒙圣主之福，五月初五、初六等日，皆得雨，且山水下来，河、沟之水已满，小民俱各努力引水灌田。夏禾现皆长发、结穗，秋禾亦皆上紧耕种。万民俱雀跃欢忭。若五月里再得雨泽一二次，凉、甘等地不但夏禾无碍，秋禾亦可望大有。大致甘肃地方节气寒冷，禾稼收割较西安晚一个多月。原来夏季种禾，只收夏季一季，秋季种禾，只收秋季一季，一块田不能收两季，观夏禾，皆于六月末开始收割。除收割时另报分数外，现将雨水、田禾情形恭奏以闻。再奴才伏乞，奴才虽粗通满汉书，但所学皆差，嗣后倘有请旨、密奏之事，不计满汉字（**朱批**：满汉皆可随宜书奏。），酌情缮写具奏。奉旨后，奴才钦遵而行。为此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所奏明白，且甚诚实，此才是。

25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米价及乡试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福建省城素来产米甚少，往年二月以后至六月，米价必然上涨，每石价银一两四五钱，甚者可达二两。本年仰赖皇上鸿福，各处岁稔粮足，上游商米进城颇多，且臣等自泰州、建宁等地采买之米陆续运抵，故而正月至五月，价银九钱、一两即可得米一石，米价分毫未涨。兴化、泉州、漳州向为米价昂贵之区，本年价银亦仅为一两、一两一钱。兹春夏又逢雨水调匀，稻子俱高二尺，开始扬花。六月十五日即可收割，年景可观。再此之四月，福建乡试，巡抚黄国材监临外场，盘查甚严。翰林张廷禄等文章取舍公正。五月初八日揭晓，舆论皆赞取第公允。经访查，未中榜者心亦帖然，无一怨言。皇上圣明，念切地方百姓，且以科举为重，故备陈实情，具奏以闻。

朱批：览折，朕甚慰悦。唯合掌叩谢天恩外，别无降旨。此盖尔等省臣清正效力，感动天合

所致。著勤上加勤，慎之再慎。唯下合万民之心，有何祥瑞嘉应不赐焉？慎之。

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岁科补考录遗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明事。

五月初十日，前任学政现已擢任之郑任钥将学政关防一颗送来，臣接印署理之事业已缮本奏报讫。除文武生员童生三年一次之岁科两考之事，俟新任学政到任时再照例而行，以及臣照常办理学政衙门事务外，兹逢雍正元年，圣主特设恩科，于六月举行武乡试。臣查得，江南省额定录取武举人六十三名，前历科应考之武生员为六千余人或七千余人不等。兹学政郑任钥于三年一次之岁考科考中，列为一等二等之武生唯有三千余人。例定名列一等二等之武生准送赴乡试。此外三等四等生员及服满未及科考遗漏者，经补考后亦同样准送乡试，现学政郑任钥因奉命调任布政司，驰赴新任，未及补考录遗，而新任学政尚未到任。此项补考录遗非能与三年一次之岁科相比。兹距乡试仅有二十余日矣。倘若不予考送。必致有误考试大典，是以臣将此等漏考之人亦如岁考之式考送，使其仍达到六七千人。此次考试，臣先监射马步箭，将仪表堂堂弓马为优者记录在案，考写文章时，臣率监考之布政司、按察司及所选之举人进士出身之州县官二员入考场，亲自督令封锁大门，当面考试，将学优者录选送考乡试。如此武德文章皆不偏废。且亦副圣主恩科造就贤才之盛典。臣除将岁考武生员之情奏明外，为此缮折，差臣标下把总尹兴文、兵丁赵宗耀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甚是。好生料理。

256 内务府奏请依例考选汉教习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学房汉教习进士曲舒、戴廷坚、李卫、葛祖邦、于南五人，自去年起，陆续授内阁中书，进士顾洞高于引见中书时解任，计缺汉教习六员。查得，先前带领教习时，行文内阁，召集进士等人，由大学士王顼龄等监考，具奏后拣选带领。现此等员缺，拟仍照先前考选。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噶达浑。

朱批：将此由张廷玉、励廷仪、张伯行、李绂等拣选。

257 刑部尚书佛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奴才佛格谨奏。

奉谕着诸臣各缮密折保举一人，加封具奏。钦此钦遵。奴才仅就所知举奏：刑部章京内莫过于江南司郎中尊柱者也。其为人谨慎，熟谙部务。此人目下商办事务虽然颇为强干，但实未感其有忠义之胆，故奴才不敢保举之。奴才看得，内大臣公鄂伦岱之胞弟自侍卫休退之夸岱品学优良，虽腿残身体无病，奴才荐举此人。此外奴才别无他人可举者也。

奴才佛格。

258 吏部奏请拣选各部缮档之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发朱批谕旨：谕各衙门：凡衙门档册，皆各有管官，作详查凭据引用，皆以旧档为凭。此乃一代则例、档子，六官交付之责，不可视为平常。收贮档册时封皮虽严，详查、核对时，档册不可离书办之手。偷取档册，更改字迹，百弊丛生，以致详询不成，此系司员不用心，或公同商议舞弊所致，此弊已极。嗣后司员升调时，新旧官员交接所管档册，应各具结，禀明堂官在案。倘有懒怠遗失、更改之弊，一旦事发，给档者与取档者同罪。尔等各部衙门理合上紧详查，明白精巧封皮贮藏，永除弊端，不得因档册繁杂而犯难耽延。转交之事例，尔等部众大臣会同详议具奏。特谕。钦此，钦遵。各部大臣会同议覆，自雍正元年起，办事之档册特交付满汉司员，亲自详查，按项按节明白记录，小心收贮。升调时，所有管理之档册，令逐项转交。各部衙门之档甚多，将档案全部抄写时，不可无专缮档案之人，应由各衙门视档案多少定员，行文吏部，于候笔帖式缺之员内，拣选派人可也。此等拣选派给之员，不食俸禄，只给公费等因，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窃查，臣等衙门满汉笔帖式计七十余员，其中能写楷书者只三四人，其余能写草书，故臣衙门缮写档案时，皆交付现有之笔帖式，令上紧缮写，故请停带领协助之员。目今小衙门缮档亦拟带领协助之员十人。各部倘俱如此带领缮档之员，需选数百余员。公费每月需银千余两。此等缮档员缺，若分派业经考试之员，彼等不久即可任用于笔帖式，若分派候缺捐纳之员，此等未经考试之员皆得任用，考试之例即废弛。故各衙门带领协助之员时，分派何种人之处，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理吏部侍郎事臣史贻直。

朱批：吏部不带领甚是，好。其余各部若何部欲选多少，另奏，再谕分派何种人。

259 吏部侍郎巴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吏部侍郎奴才巴泰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本月初六日奉谕，湖北布政司之缺，近日左思右想，不得其人。著六部都察院满汉尚书、侍郎、大学士等各缮密折保举一人，加封密奏。若有另职可用之人，亦可另行缮入。倘有济益朝政、宜应进谏之言，亦可乘便一并缮奏。若有相互请托聚集商议等情，一旦为朕觉察，既使诸臣不屑于为朕所察，彼此亦应引以为耻。著甚密公正而为。钦此钦遵。奴才窃惟，圣主天赋好生之德，于之旗民恩施稠叠，无所不尽，勤于政务，孜孜不倦，故而内外之事无不条理有秩。巴泰我荷蒙圣主厚恩，诚有管见，何敢不罄尽所知陈奏。唯奴才身在山海关八年有余，现部院衙门内实无熟谙之员。奴才前任刑部郎中时，二次审案，随行之笔帖式，现升为刑部主事之存载人可也，于事谙练。奴才仅陈所知密奏，伏乞明鉴。

26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理藩院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者一

名，二等者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部之笔帖式八十九人。其中一等者：

蒙古笔帖式镶黄旗之伊苏特依，在打箭炉

蒙古笔帖式镶蓝旗之海寿，在甘州驿

蒙古笔帖式镶蓝旗之海拉图，在阿尔泰军营

满洲笔帖式正白旗之董舒

蒙古笔帖式正白旗之达色

蒙古笔帖式正白旗之富德，已去西藏

蒙古笔帖式正蓝旗之噶宝，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行走

满洲笔帖式镶白旗之舒进

满洲笔帖式正白旗之纳禄

二等者：

蒙古笔帖式正白旗之栓柱，驻兵巴尔库勒

蒙古笔帖式镶黄旗之马尼

蒙古笔帖式正黄旗之班第

蒙古笔帖式镶黄旗之高良

蒙古笔帖式镶红旗之多尔济，遣往青海

蒙古笔帖式镶黄旗之曾福，遣往俄罗斯

满洲笔帖式镶黄旗之安泰

蒙古笔帖式正白旗之纳苏鄂尔赫图，已去西藏

蒙古笔帖式正黄旗之格贝图，在唐色尔腾。共选出十八人。为此谨奏。

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赞理部务之都统臣拉锡。

261 詹事府詹事伊都立等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署理内阁学士事务之臣伊都立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之主簿、正字、笔帖式共九人。一等者为正红旗之主簿霍林，二等者为正黄旗之笔帖式塞明德。为此谨奏。

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署理内阁学士事务之臣伊都立、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会考府行走臣塞楞额，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王龙。

262 吏科等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吏科等科掌印给事中增寿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允祥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查得六科笔帖式共八十七人。奴才等从中选出一等八名，二等八名，共计笔帖式十六名，谨列名奏览。

一等笔帖式八人：

吏科八品笔帖式鄂克济哈

户科八品笔帖式苏尔特依、赫德

礼科八品笔帖式雅尔布

兵科八品笔帖式马尔赛

刑科八品笔帖式鄂托、察木拜

工科八品笔帖式巴珠

二等笔帖式八人：

吏科七品笔帖式锦通阿

八品笔帖式施保珠

户科八品笔帖式冯昌

礼科八品笔帖式纳海

兵科八品笔帖式富海、哈木班

刑科八品笔帖式富昌

工科八品笔帖式常保

具奏者：吏科掌印给事中增寿、掌印给事中崔志远、给事中巴图、给事中刘瑭、户科掌印给事中鄂托拜、礼科掌印给事中硕色、兵科掌印给事中陈世垂、给事中苟色、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给事中石图、给事中赵殿最、工科掌印给事中永福、给事中赫硕色、给事中张坦林。

263 会考府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会考府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查得，臣衙门之笔帖式共十人，从中选出一等者镶黄旗笔帖式觉罗齐克，二等者正白旗笔帖式佟泰。谨列名具奏，请旨。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内阁大学士臣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詹事府少詹事兼掌会考府左司印臣塞楞额、郎中臣程德、臣金南英、臣成荫、员外郎臣李柱、臣常存、臣顾宗、主事臣诺木图、臣朝阳、臣吴隆源、臣葛窦南、臣戴兆建。

264 礼部侍郎兼太常寺卿三泰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太常寺卿三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笔帖式级胥吏二十七人，笔帖式十人，共计三十七人。从中选出一等者：镶红旗赞礼郎文清、镶黄旗赞礼郎贾色、镶白旗读祝官满色、镶蓝旗博士吉善。二等者：正白旗博士张京、镶黄旗笔帖式七十、正黄旗笔帖式马赛。为此谨奏，请旨。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并兼太常寺卿臣三泰、正卿臣魏方泰、少卿臣穆里浑、少卿加三级臣陈良弼、寺丞臣逊柱。

265 大学士马齐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总监修官大学士臣马齐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查得，圣祖仁皇帝实录馆之满蒙中书、笔帖式共一百零一人。该人等因属从各部衙门选调于现任行走者，其原衙门不予保举。唯该人等各于原所在衙门行走多年，故由臣馆保奏。保奏之中书、笔帖式名衔开列于后。

一等者：

收掌官内阁典籍镶白旗之鄂斡罗

收掌官内阁中书镶红旗之鄂尔赛

誊录官礼科笔帖式镶蓝旗之明保柱

收掌官内阁蒙古中书正白旗之萨木宝珠

二等者：

收掌官翰林院笔帖式正蓝旗之萨克萨哈

翻译官詹事府之笔帖式镶黄旗之雅尔图

翻译官翰林院之笔帖式镶红旗之刘宝柱

具奏者：总监修官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监修官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总裁官大学士臣嵩祝、总裁官大学士臣白潢、总裁官大学士臣张鹏翮、副总裁尚书臣张廷玉、副总裁尚书臣励廷仪、副总裁左都御史臣朱轼、副总裁侍郎臣阿克敦、副总裁侍郎臣登德依。

266 銮仪卫衙门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銮仪卫衙门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之笔帖式共十人，一等者为笔帖式孙绰和、二等者为笔帖式王宗龄。为此谨具保奏。

一等者：

正白满洲旗笔帖式孙绰和

二等者：

正白汉军旗笔帖式王宗龄

具奏者：协理事务之散秩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銮仪卫掌卫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马尔赛、銮仪使吴达礼、銮仪使署理都统事务多罗额驸李迪。

267 宗人府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宗人府衙门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理事务之和硕怡亲王允祥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

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共有笔帖式二十四人，从中选出一等者：正蓝旗八品笔帖式海明、正白旗汉军八品笔帖式薛世觉。二等者正蓝旗八品笔帖式阿罕台、镶红旗八品笔帖式德明。谨列职名具奏。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左宗正多罗贝勒都统臣满都呼、右宗正多罗贝勒都统臣阿布兰、左宗人镇国公臣德普、右宗人辅国公臣讷图。

268 中书科掌印主事明德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中书科掌印主事奴才明德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中书科共有笔帖式十二人，从中选出一等者正红旗八品笔帖式巴济格，二等者镶白旗八品笔帖式都达里。为此谨奏。

中书科掌印主事奴才明德。

269 都统阿布兰等奏荐官员袭任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正黄蒙古旗伯昌佐领下二等阿达哈哈番巩额病故，该旗副都统花色等为此官之袭任，于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将巩额次子蓝翎诺尔逊、三子闲散伯藏等具奏引见。蓝翎诺尔逊面奏：奴才弟弟伯藏乃我继母所生，奴才已分家另过。我母守寡，唯此一幼子，优乞圣主将此官赏给我弟弟伯藏承袭。等语。奉旨：著阿布兰、马尔萨、阿尔松阿、嵩祝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查例定世袭官员袭任，皆由长子承袭。巩额长子既已身殁，此官理应由次子蓝翎诺尔逊承袭。唯诺尔逊奏言，我弟弟伯藏乃我继母所生，我分家另过，现蒙恩得食蓝翎俸禄。我母守寡，唯此一幼子，且无俸禄，若将此官由我弟弟伯藏承袭，则可荷恩得食俸禄，赡养寡母。等语，盖念其母守寡，欲尽孝道赡养者也，诺尔逊奏请实属可嘉。臣等窃惟，皇帝时常训示文武臣员，唯以忠孝为本。钦此，在案甚明。圣训之下，诺尔逊辈小人备受鼓励，将本当自己承袭之官自愿停袭，祈请奉养寡母，亦为盛世之美事。故此官即照诺尔逊所请，由其弟伯藏承袭，以赡养其之寡母。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都统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

朱批：诺尔逊所奏显系可嘉。但深究之，因系继母，恐有迫不得已之情。所议是。依议。

270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陈以火耗银补给官员家用及亏空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刑科给事中奴才石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任甘肃巡抚衙门笔帖式时，见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每两收取火耗一钱，想来各省州县官员征收钱粮时所收俱同，然而钱粮却至亏空。可见皆为不肖州县官吏不遵法纪，不顾国帑之重，未将所征钱粮悉送布政司库，从中截留归署肆意挥霍所致。核计各省亏空钱粮至达数

百万两，至今尚无垫赔完清之日。嗣后州县所收钱粮不得留署，俱酌量所收即交送布政司库。按各省州县岁得近一千二百两计，一年所收地丁钱粮即为二千六百六十万两。其中火耗银为二百六十六万两，从中拨给州县官员每人每年六百两赡养家口，七十一、二万两足矣。加之熔铸元宝所需之煤炭、工匠役夫各项需用一百二十万，尚余七十余万两。将此项银两及官员清欠所得之银悉行填补各省亏空，则六七年内即可完也。钱粮少之省分火耗银不足以支付州县官员之资，则自正项钱粮中拨给，将所拨数目呈报户部，由部于办理协解兵饷时一并办理，偿还原项。一年填补亏空钱粮细数由该布政司呈报巡抚，于年终奏闻。如此嗣后不唯国帑庶不致亏空，且每岁尚可增七十万两钱粮，州县官吏亦永无亏欠之累也。伏乞皇帝睿鉴施行。奴才惶悚谨奏，请旨。

27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严惩偷入围场打牲人犯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刑部尚书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都统拉锡具题咨送查围章京阿必达等拿送在围场处偷打牲之长儿等一案，审据长儿供：我系正白蒙古旗三达色佐领下闲散阿玉玺家人，在古北口外三道营子地方居住。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本佐领闲散厄尔黑兔、闲散渣锡家人纳苏兔、浩齐特燕木毕儿王属下蒙古墨尔津、山东民人崔相，在我家坐着说闲话时，我向他们说：我等无事，与其白闲，不若到围场处去打牲，将得的牲口分吃。如此会合说时，厄尔黑兔等依允。我带一杆鸟枪、两只狗，厄尔黑兔带一杆鸟枪，同纳苏兔等各骑一匹马，偷进围场处去打牲时，到了英图齐洛图交界地方，我放枪打了一只鹿，卸开驮着来时，被查围官兵拿获。我与主子阿玉玺各自居住，我偷去打牲他不知道等语。厄尔黑兔、纳苏兔、墨尔津、崔相俱与长儿供同。各自行招认。查康熙六十年将在围场处偷杀鹿之常明，臣部会同兵部审理，议以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具题，完结在案。长儿、厄尔黑兔、纳苏兔、墨尔津、崔相应照常明之例，俱各枷号三个月。旗人长儿、厄尔黑兔、纳苏兔、墨尔津各鞭一百，交与各该管处。民人崔相折责四十板，送回原籍。长儿之主阿玉玺、纳苏兔之主渣锡，俱不知长儿等偷去打牲，应免罪，现获马、狗、鸟枪，赏与拿获兵丁。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

朱批：依议。赏拿获之兵丁人等每人各十两银。

272 侍郎常寿奏谢朱批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侍郎奴才常寿跪请圣主万安。

五月十二日赍回奴才为请暂留满洲兵丁一折内奉圣主朱批：朕躬安。尔所奏之事悉知矣。办理的好，著勉之。朕之数旨，写于另折，方便则行。钦此。（**朱批**：复遭太后之事。去年皇考大事，朕实已力尽，唯念皇考交付重大，强忍尽力节哀，虽失礼亦不顾了，决不会舍命而行。尔等放心。）仰见奇旨，奴才于圣主体恤赐安之恩下，不胜欢忭。将书顶戴头上，叩谢主恩。圣主谋虑周详，所降训旨极符蒙古心性，于事大有裨益。奴才皆遵旨相见晓喻应当晓喻之王贝勒台吉等。若有紧急之事，则与年羹尧商议而行。奴才在此将尽力小心以备，探取消息，陆续奏报。因事所降朱批二件，理应遵旨缴回。是以奴才亲自恭封密奏，本年西宁地方雨水甚为调匀，田禾极好。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尔又奏之二折，朕俱留下，与朕旨一同寄给年羹尧了。凡事统一才好。为尔等承办之臣便于遵行，朕旨意如何调遣之处俱交付年羹尧矣，年羹尧如何调遣，即遵照而行。尔所陈意见亦密谕年羹尧矣。为此特谕。

273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兖泰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兖泰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各部衙门之笔帖式，每十人保举二名，一等一名，二等一名，列名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有笔帖式八人，从中选出一等者镶红旗笔帖式觉罗齐吉，二等者正白旗笔帖式占泰。占泰现往口外驻驿。为此谨具保奏。

274 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常平社仓粮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革职留任奴才莫尔浑谨奏：为陈管见，仰乞睿鉴事。

皇帝至圣至明，不耻下问，命科道官员每日一人一折，轮流具奏。此乃明辨真伪、隐恶扬善、持二用中圣明之至也。再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饥民遣员稽察，开仓赈济，五城展日加米一倍赈给粥食，三省流民来京糊口，凡无力返回者发给盘费送返回籍，俾使毋失生所。恩泽无穷，如天好生之仁至达疆极。查得，原设常平社仓，乃专备饥荒之年之用，既甚重要且实有裨益。仓粮按时价春粜冬籴，社仓之粮春季贷放于民，冬季收回，进出公平，于民有益，且可生息，遇有荒年，赈济饥民，古往今来，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倘地方官员平日实心力行，荒年百姓何致流离失所。兹不是假词仓粮亏空挪作他用，就是言称霉烂变质。常平社仓乃专备荒年而设，仓粮挪作他用，民遇饥年，何以赈济？至例定外省仓粮每年留七出三，以旧换新，何致霉变？此皆系克扣侵蚀而致亏欠者也。此等情弊皆在圣明洞照之下，岂能欺瞒？伏乞嗣后严禁挪用常平社仓之粮，倘再有因挪用霉变而致亏空者，皆照侵蚀律从重惩处。如此官知畏惧，仓粮庶不致亏空也。奴才看得，兹各省常平社仓之粮多徒有其名，如数存仓者实乃鲜也。伏乞敕下直隶各省督抚，将各自之常平社仓清查复设，从长计议。对现有之常平社仓较之以计，以多补少，平均存储，不足者依各地之情酌量添补，每州县城镇有常平仓，乡村有社仓，于民大有裨益。故将每州县有社多少，多少社多少人设仓一座，贮粮多少，社仓交何人看管，如何遣员查办等处明白议定具奏，下交九卿从长议定颁发各省遵照施行，日后民虽遇旱涝之年，朝代更迭、三耕一收、九耕三收之情，永不致失去生计，漂泊流离也。皇上爱民如子，如天好生，仁德至极，奴才谨陈愚见，惶悚具奏。

27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捉拿索诺木达锡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本年五月十七日，接据驻柴达木将军宗札布等咨开：本年五月初八日，王罗卜藏丹津派其

属下名叫默尔根巴图尔之人来送蒙文书，我驻卡伦之侍卫都莫臣派兵护送，于二更时分到达我营。其所送之书经粗译看得，寄送领兵驻于柴达木之将军：此索诺木达锡乃我儿子之辈，素来想害我，一直未得逞。兹又设法陷害我，故派人拿来以问缘由。为此恐尔等生疑调动大军，生成事端，故知会尔等，以望安如往常。等语。遂谓默尔根巴图尔曰：你回去告诉尔王：尔等内讧传取人，我等何以生疑？尔王既然送来印文陈明缘情，我等则无疑虑也。又问伊，此次前来，独尔王之兵，抑或还有别的台吉之兵？尔等兵马由谁统领？共有多少人？据其告称，此兵马由台吉楚鲁木吴巴西、桑阿斯巴、敦多布、杜拉尔、阿拉布坦、土尔古特台吉塔尔巴董巴桑、准噶尔台吉索诺木达尔扎等率领而来，兵马共计千余。公敦多布达锡亦约定带其兵马前来。等语。查得侍郎三月十八日照密奏咨会我等内开：伊内部如何争斗，我等无法阻止，唯下力加强准备，一旦事出，相应而行。等语。故我等以为，罗卜藏丹津乃总领青海之王，其兄弟倾轧传唤取人，皆属其内部之事，我等不必派人，唯固守我城属地方外，初九日派遣西安正黄旗委骁骑校之参领兴寿、内廷值事新满洲额尔休前往额格楚尔等地探取公敦多布达锡等人前来之消息。据其返回禀告：我二人到额尔格楚尔西边噶尔开戴青属下寨桑莫我尔辖下一名叫绰克图人家后，闲聊探问，伊言我寨桑莫我尔备兵百余，正等候公敦多布达锡领兵前来，一同去捉拿索诺木达锡。我是来迎接公敦多布达锡，今日中午到达昭哈立营，共有百余帐篷，晚上经由我寨桑莫我尔家，一同连夜赶至索诺木达锡牧场。等语。昭哈地方距我柴达木营有一日路程。等语。初十日又派员外郎巴扎尔等前往索诺木达锡、色布腾博硕克图牧场附近探信。据其返回告称：我去见位于索诺木达锡附近之台吉色布腾博硕克图问之，据色布腾博硕克图告称：我以前亦未听说。王罗卜藏丹津之兵到我牧场附近送来一书，内言索诺木达锡陷害我，故而派兵捉拿，你安心而住。等语。其兵马昨日于我牧场附近经过，去捉拿索诺木达锡矣。该兵马尚未返回，现仍在索诺木达锡处。据闻将要收服索诺木达锡住于远处之奴仆。等语。禀告之。等情。为此密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凡此奏朕之书，俱草寄年羹尧，断不可疏漏。此折若未知会年羹尧，则将朕所批此折即送年羹尧，由年羹尧阅后缴回。

276 监察御史尊谦奏陈闲散宗室无官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

浙江协道监察御史臣尊谦谨奏：为奏陈所闻，以为圣听事。

皇上膺登大宝诏告天下，举贤赦罪，王以下官兵乃至于民无不承恩。奴才闻得，食三两钱粮之闲散宗室既无官级，亦无兵位。此情，奴才仅据所闻谨奏。

277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明锁拿允 禵管家未奏名姓缘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谨奏：为遵旨事。

为工部交付之固山贝子允 禵应交七万九千四百二十六两三钱四分四丝一忽二微钱粮一事，臣衙门曾经具奏，将允 禵府上办事之纳尔赛、尼牙哈、默尔森、朱永申等四人锁禁于衙门追取。因逾限未完，臣衙门议奏将贝子允 禵处以永世停俸。奉朱批：暂赏给一个月期限，再若不完，再予参奏。尔等锁拿之四人，皆为签名之人，并非允 禵信用之人。问廉王，将允 禵信用之管

家，另拿四人催取。钦此钦遵。问廉王允禩，允禩遂将其府上参领阿尔法、包衣佐领达尔布、护军校雅代、六品官刘额尔格等四人解送臣衙门后，臣等当即锁禁催追。廉王允禩送来阿尔法四人之际，臣等理应当即缮清名姓奏闻，却未奏报，且于应交钱粮偿完后，议奏将纳尔赛等八人释放一折内亦未列出后拿禁之阿尔法等四人名姓，与先拿之纳尔赛等四人笼统奏请释放，乃臣等糊涂至极之处，尚有何辞。唯奴才等虽然粗陋无知，却知人生之理，唯尽君父之道。何敢另存他念，恩自圣裁。查得廉王允禩处送来之允 题管家为参领阿尔法、包衣佐领达尔布、护军校雅代、六品官刘额尔格等四人，谨将其名缮出具奏，请旨。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左宗正多罗贝勒都统臣满都呼、总理事务之右宗正多罗贝勒都统臣阿布兰、左宗人镇国公德普、右宗人辅国公臣讷图。

朱批：此四人，尔等既欲含混了事，朕亦含混降旨耳。著廉王、宗人府王等知之。

2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萧永藻佐领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八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等谨奏：为补放佐领事。

镶白汉军旗大学士兼佐领萧永藻已遣往陵寝。为补该佐领之缺，查部册，萧永藻所管之该佐领，于盛京崇德五年，由金卫成佐领一百丁、王栋佐领一百丁合编而成，由大凌河归降之备御官萧永祖管领。萧永祖顺治二年病故后，由该佐领之骁骑校佟世官管领，顺治十三年佟世官病殁后，由其子闲散佟佑仁管领。顺治十五年佟佑仁迁居福建后，由阿达哈哈番佟镇国管领。调旗时，佟镇国改为正白旗人，因而将留在原旗之萧阳原补为佐领。康熙二十六年萧阳原病故，将萧阳原之子萧永藻补为佐领。康熙三十六年，萧永藻擢升广东巡抚后，此缺补由步军札兰达冯国龙管领。康熙四十五年冯国龙病故后，巡抚萧永藻升任兵部右侍郎并兼任该佐领。查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萧永藻呈开：我今年已七十岁矣，既无子嗣，又无同胞兄弟。若无承嗣，则有失孝道。故经本族会议，将我亲伯父萧启源之长子萧永芳之孙牛纽，十岁过继为嗣。等情。祈请行部，等因行部讫。兹为补该佐领之缺，大学士萧永藻将养子闲散萧汉英及候世孙之州同萧祥林作为子孙送来引见。抑或与和硕淳亲王门下应补之员一并引见之处恭请示下。等因。于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奏入。本月十三日奉旨：镶白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请为补萧永藻佐领之缺，仅将萧永藻养子及世孙引见，抑或与淳亲王门下官员一并引见之处，伏乞朕裁。其所奏亦有理。然朕日理万机，八旗若凡事皆似此俱由朕断，则设臣何用？朕初理政务，诸事亦生，不及皇考善于理事。副都统巴尔呼达所奏补放佐领一折，著八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查此佐领原为数姓管理之公中佐领，初始管理佐领之萧永祖、佟世官、佟佑仁如今均无正嗣。自佟镇国以来，萧阳原、萧永藻父子虽二代三次管理佐领，然因其本为公中佐领，该王门下应补佐领三人，仍交该旗臣等查奏引见。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议政大臣都统兼管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鉴仪使李迪、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满都呼、署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都统拉锡、都统观音保、都统伯四格、都统杨度、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和硕淳亲王允祐、领侍卫内大臣公都统额伦岱、都统多罗贝勒阿布兰、都统觉罗德尔金、都统三等侯伊尔拜。

朱批：依议。

279 山西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安。尔不必太为朕担忧。

28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陕西米运抵绛州平价粜卖借贷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

顷接总督年羹尧咨开:拨陕西米一万石运至绛州,交付平阳府通判董绅分发府属各缺粮州县,酌量赈济或减价粜卖。其挽运工银五千两一并送交董绅。为此知会。等情。到后,奴才当即牌令董绅,将此送来之米暂储于绛州,上紧清查平阳府属灵石、霍州等缺粮州县,即照总督年羹尧交付办理。等情。前去,继而董绅来奴才行所禀告:平阳府属州县缺粮者并非仅有灵石、霍州,如若赈济,需米太多,且难以均衡周全。川陕总督信内言曰:现送之一万石米如若不足,可再送一万石。此二万石米若平价出粜,米价必减,民食自然可得。等语。奴才遂告诫董绅:平价粜粮米价虽减,但其中或有无银无力购买者,先酌量少借给些,秋收再令偿还。如此一并施行更为妥善。唯设法调剂,务使百姓咸得接济,以副圣主仁意。等语。遣回。近日各府州县相继来报间或有雨,民曰:今若得足雨,秋粮尚可得济。故将报雨折子一并奏览矣。再汾州府属介休、平遥、石楼等地亦未得雨,民食乏困者亦系有之。等情。来报。为此奴才派该府知府孙福及潞安府同知傅杰等五员驰往勘察。俟查报到后,奴才再酌情或赈济或拨粮平价出粜借贷,斟酌办理奏报。汾州府外其他府州雨水田禾米价民情若何,皆已派人趱行勘察。太原府属地方派知府裘章等五员,平阳府属地方派同知潘乐等五员,潞安府泽州等属地方派知县黄永熑等四员,大同府属地方派知县董庭进等四员。伊等查返到后,倘有民食维艰者,亦照此办理。以上地方所用银米如何补给备用之处,奴才斟酌议定后再具奏报。至各州县亏欠之银粮,经探得前查勠遗漏未曾究出之银尚有许多,仓粮亏空亦有漏参者,且有贮米每石折收加银数钱者。奴才与田文镜赈济徐沟等处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返回太原府衙。此等涉及亏空诸事,奴才将逐一核实查明,彼时再就如何催偿方可速完之处妥议并奏。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是。

28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借调大同仓米驼运平阳汾州赈济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请圣训事。

奴才自入山西境内即派人勘察五府三州属地雨水田禾米价民情等情,现虽尚未归报,但自奴才每次会见各府州县官员,详问各处情形看得,大概平阳、汾州二府所属州县民食维艰者较其他府州为多。目下总督年羹尧运来之一万石米,虽已交付董绅于平阳府属地方酌情赈济或减价出粜,但平阳、汾州府属州县多,且仓无储粮,若就近拨米速运接济,方可济益。奴才查得,大同府大祐仓储粮十余万石,每年运往阿尔泰路不过一二万石。本年因阿尔泰路粮米停运,不仅

仓粮富余，且驮驼、马鞍、驮屉、囊袋、筐篓、绳子等物数千套闲置其间。此项驼只皆属喂料肥驼，即便赶出牧放，及至青草处，亦同样掉膘。奴才愚以为，若将此驼选调五千只驮大祐仓米至平阳、汾州二府缺粮区平价粜卖，则运费不多，且一次即运一万石，往返无须耗时费日，加紧驮运二三次，七月内将驼送交派出办理驼务之臣，仍照现在奏定者，交付相应之处牧放，彼时正值秋草结籽之际，驼亦不致堪忧。在此奴才按沿途圈栏喂养可能，将驼分群，多派些省内文武之员看管，毋使践踏田禾，选择大的地方安站，不必野放，每站拨草喂养，视驮力足用。此际虽然炎热，但内地皆为平坦大道，夜凉而行，昼热而息可也。此所卖米价银先储存之，待秋粮收获时再买米补还大祐仓。如此则无须多费钱粮，二府米价可平也。至此米奴才亦曾考虑雇用车畜运输，唯耗资太大，倘州县官员无力雇用，必致村屯商人捐车捐畜。如此，商人则误经商，沿途百姓亦受扰累。故奴才思忖以驼驮运，备陈拙见，奏请训示，可否施行，伏乞圣主明鉴批示。奴才接旨后，一面筹备，一面具折以奏。为此谨奏。

朱批：著王大臣等议奏，另有旨。

2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开放禁米令以解民食之忧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祈请饬命开禁买米事。

窃惟，皇帝爱养群黎，保如赤子。甫闻山西平定州等地饥民乏食，即遣内阁侍读学士田文镜会同该巡抚赈救。奴才到任，即来徐沟、祁县一同赈粮，见沿途老少围住奴才，欢言笑语，纷纷感谢圣主之恩。臣借此之机召来年高懂事之人询问地方利弊。当问及粮价上涨民人窘困之缘时，据告称：山西平定州、寿阳、徐沟、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等县地处通衢大道，过往之人络绎不断，故而食米之人众多。而本地产粮，虽大丰之年，亦仅够食七八个月。本地人因粮食不足，有将土产铁锅等物拉至直隶山东河南交界处换米运回者，若有木匠、裁缝、铁匠手艺者，则四处做工，以所得工钱买米为食。此情一向如此，从无禁例，故而本地粮食不甚窘迫。不料，康熙六十年原直隶总督赵宏燮严禁贩米，派官昼夜巡查，不准放米通过。从此，我等地方粮食维艰矣。等语。布政使连肖先自固原路前来时亦知此情，禀告为臣奏请开禁。圣主以天下为家，各省百姓皆为皇上臣民。适才总督年羹尧特派官员将陕西之米运至绛州接济山西之民，亦是仰副圣主普爱天下万民至意之举。而民之生计，以无换有，双方俱可得利，诚若无利，民则自然而止，无须等候官员禁止。故此，伏乞饬下直隶巡抚，仍照旧例，视民自愿而行，开放米禁。另亦交付河南山东巡抚，准许贩米通过。如此则山西米价渐会下降，民皆可得生所。为此谨奏。

朱批：朕早已想到，已降旨矣，即如尔之奏请。

2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密访官员善恶及请补平阳太原知府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奴才诺岷谨奏。

窃奴才自入山西境内，即留意询访府州县官员之善恶，但仅属风闻，不甚详实。五月十三日为赈济之事前往徐沟县途中，听百姓议论太原府知府李清钥及榆次县知县舒文昭、寿阳县知县孙希赞俱索要钱财，民人苦不堪言。等语。奴才以交付事试探李清钥，见其毫无诚意，唯敷衍了事耳。故奴才将其劣迹探明参奏。倘将其赃项审明催征，则可少补亏空，（**朱批**：著严查痛打，不

可少有瞻徇。)且贪婪之人亦知戒惧。至汾州府知府孙福名声亦属不佳,唯其任所远离太原府,以往劣行尚未查实,孙福甫至田文镜发赈之所,奴才见其风姿俊秀,既婉言教导以期悛改,且厉言训诫以示儆戒。遂令其回府勘察近期雨水田禾、米价民情若何,倘有乏食困顿者,将应如何措置等情从速议报。在此期间,奴才仍将其既往所行及现交办之情暗中探访,其若有改悔之举,则暂予留用;若无悛改之意,且查报不实,俟其以往劣迹访实后,亦予参奏。(**朱批**:如能改过,民心释怨,往来罪疑惟轻则已;如民愤不了,才盛德之小,人虽有些须能处亦不足惜也。)此外,其他官员之善恶亦拟一一确查。凡品行极恶且有民愤者,则予参劾示警,而操守尚好宜应留任者,则视其材因地相应调转。再平阳、太原皆为山西大府,知府一任关系甚为重要。平阳府员缺既由董绅署理,故奴才缮本奏请由董绅补任。太原府员缺,前已具本奏请皇上简任,奴才保举之候补知府郭洪到后,先暂且署理太原府事务。郭洪熟谙山西事务,若蒙恩准即补太原府员缺,诸事尚可得力焉。为此谨奏。

284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理王弘晳迁居郑各庄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奉奏事员外郎双全等发朱批谕旨:于郑各庄修盖房屋,派出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然无明降谕旨,朕不可揣度料理。今弘晳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合。至分家之处,昨俱已交内务府总管办理。其旗下兵丁现拟择日迁移,俟府佐领人数定后,弘晳择吉移居可也。一切器用及属下人等如何迁移,如何安置,何日迁移,兵丁如何当差,府佐领人等如何养赡,及如何设立长久产业之处,著恒亲王、裕亲王、淳亲王、贝勒满都呼会同详议具奏。一切供用,务令充裕,勿使伊艰难,勿贻累属下之人,彼处距京城既然有二十余里,不便照在城内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伊自行来京请朕安外,其如何朝会及会射诸事,著亦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为安置理王弘晳,主子详思降旨甚是。谨遵施行。因给理王弘晳分家事,钦命俱交付内务府总管,故除修房等事不议外,理王弘晳如何带其子弟之处,由伊另奏请谕旨。由京城迁往郑各庄时,交付钦天监,择吉日,请旨迁移。迁移时,由内务府酌量敷用,照例由兵部带官车,搬运理王所有使用物品,随迁之属下人员,亦酌量敷用,拨给官车迁移可也。今赏给理王之人:诚王属下一百八十五人,简王属下八十人,弘昉属下八十人,合计三百四十五人,今郑各庄城内有四百一十间房屋,既不敷用,将此交付原监修房屋之侍郎傅绅、牛钮,于城内酌量敷用修建之,着理王之人全部于城内居住。郑各庄六百名兵丁,安置于平时兵丁所住营房内居住。分十班,城南北门各派兵丁三十名防守。理王大门由王之侍卫官员守卫可也。随王前去之三百四十五人内,达摆牙喇、领催、甲兵、蓝甲等人,除俱改充柏唐阿,仍供给原食钱粮外,其余之人各供一两钱粮。此等人所吃口粮,亦随钱粮,照例给发。因将理王并入镶蓝旗内,故领取俸银时,除由该旗照例行文给发外,领俸米时,派王府长史,会同城守尉,再派王属侍卫、官员内一人,前往通州领取可也。再,柏唐阿等人之钱粮,每月王府长史会同城守尉查明,造花名册,钤城守尉关防,送应并入之镶蓝满洲旗,由旗向该部领取,交付所派之人后遣回可也。到后,王府长史会同办理家事之人,看视散给柏唐阿等人。因郑各庄距清河近,故柏唐阿等人之口粮,由该处行文到部,由清河仓给发。领取此米时,王府长史会同王属下官员一人,并城守尉、佐领一人,遣往清河取米可也。米取来后,王府长史会同办理家事之人,看视散给。此等钱粮、米,由王府长史等散给众人之处,俱晓谕城守尉。再,凡王等分家后,无由大内给发太监钱粮之例,

理王弘晳因系初次分家，故暂给一百一十一名太监钱粮、米，三年后裁，再由王家给发。若理王之侍卫、官员出缺，王府长史奏请谕旨后补放。今既已给理王府佐领之人，故先前所领上三旗之柏唐阿，退还各原处。跟随前往居住之侍卫、官员、柏唐阿、太监等，若因事请假，告王府长史、城守尉后，限期遣回，若逾期，并无缘由隐瞒，由城守尉参奏王府长史、办理家事之人可也。郑各庄距京城二十余里，理王既不能如京城王等朝会行走，除上升殿时，视宣召赶赴京城朝会外，每月朝会一次，射箭一次。凡由外面宣召、齐集时，俱停止前来。朝会或前来射箭时，只带侍卫官、柏唐阿等人。若主子赴野外，停止每日来朝。自正月到十二月，理王已几次前来京城向主子请安、朝会、射箭。其余时间令开城门出入行走之处，城守尉俱明白在案，年终汇总开列，报宗人府在案。再，正月初一拜堂子、向主子进表、凡祭祀坛庙，于何处斋戒之处，既非臣等擅便之处，伏乞圣上指教。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淳亲王臣允祐。

2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不宜征伐策妄阿喇布坦之缘由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奴才富宁安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十八日奉皇上朱批：密谕将军富宁安。现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遣使策妄阿喇布坦处，思图叛乱，观常寿所送各处来报，似有一些迹象。本年策妄阿喇布坦若无视宽仁，不遵朕旨，仍有窥伺藏地之事，尔等一面宣扬备兵进夺其地，一面大张齐鼓地准备。如何张扬，由尔酌情办理。不得耗费钱粮，唯虚张声势耳。如若于事无补，或于尔处境不利，即罢了。唯尔一人知道，切勿泄漏。如若施行，亦照此密谕阿喇衲遵行，唯尔二人知道。特谕。再将罗卜藏锡拉布等一路追杀，直至汗山，杀的杀，抓的抓，无一遗漏。此次扎萨克、喀尔喀人各皆异常效力，朕心甚悦，俱殊恩嘉奖矣。唯车木波尔另带数人逃遁，尚未拿获。故顺便特谕，俾尔愉悦。钦此。奴才跪诵之下，窃惟，圣主所谕观常寿所送各处来报，似有一些迹象。甚是。奴才愚以为，青海人盟誓叛乱，虽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请兵，但策妄阿喇布坦生性狡诈，深知我大军兵布数路，且地方遥远，断不会派兵穿越戈壁来我边塞。如果策妄阿喇布坦迷而不悟，派兵前来，其劳师远途，乃自投罗网，我军坐待迎击，自可剿灭之。至青海人近靠我边塞，承圣主之恩久享太平，未曾经历战乱，其人虽众，却彼此不睦，各行其事。然而伊等听从策妄阿喇布坦之挑唆，仍然心怀觊觎，沿我边塞而居，又与西藏、喀木藏卫等地番子接壤，至终成为西部一患。兹其叛乱阴谋败露，常寿将此具奏请旨，沿边各处兵马坚备，且皇上诸事详饬交付年羹尧矣，青海人如若知此，不敢妄动，事即平息。目下虽然平静，但此等之人性情反复无常，实不可信，日后阴谋再起亦未可料。故对伊等宜恩威并用，不可不加安抚。如果青海人承恩之福已尽，自取灭亡，挑起叛乱，即调各处兵马行以天讨，一举歼灭之。如是不唯策妄阿喇布坦丧胆，且边塞永宁也。

再奴才仅陈愚见，恭请示下。康熙五十四年，因策妄阿喇布坦来犯哈密，我设大军立即进剿，策妄阿喇布坦得知此情，于五十五年冬出兵征讨拉藏汗。如今我不但业已遣使，且又撤回各处兵马，若再扬言进兵夺取其地，策妄阿喇布坦、青海方面闻之必然不信，而会反咬一口，言曰我已认罪遣使，又蒙回遣使臣，今却又来兵征于我。窃惟我皇上圣谟周详，深谋远虑，靖灭策妄阿喇布坦，何难之有。唯出兵年久，钱粮耗费甚巨。策妄阿喇布坦虽未遣使入觐，但就其遣使呼

图克图、年羹尧所言，请替我奏请皇上一语看得，其亦甚为畏惧。皇上初登大宝，于之众生不忍用刃，颁谕策妄阿喇布坦如若复派使人前来认罪，则予宽宥。此乃皇上天地至仁之心也。奴才愚意，现既已向策妄阿喇布坦遣派使臣，声扬进兵夺取其地之事则宜停止，等候使臣返回。策妄阿喇布坦若遣使认罪，恩准宽宥，俱出圣裁；若仍执迷不悟，拒不遣使认罪，施以天讨，再请圣断。为此恭请训示。

又奉谕旨：将窜逃之罗卜藏锡拉布等人一路追杀，直至汗山，杀的杀，抓的抓，无一遗漏。此次扎萨克、喀尔喀人各皆异常效力，朕心甚悦，俱殊恩嘉奖矣。钦此。奴才捧读之下不胜欢悦。且又奉谕旨：顺便特谕，俾尔愉悦，钦此。奴才伏读之下，欣喜难禁，望阙叩恩。奴才荷恩优渥，何以为报。皇上知遇之恩，奴才唯于命交之事一心一意至死效力耳。奴才钦遵上谕，仅陈愚见，伏乞训示。因系密折，奴才亲书，字迹潦草，恳乞宽宥。（**朱批**：尚谨慎，言尽则是矣。）谨将朱批二折封套，与奴才奏折包在一起，包外加印密奏。

朱批：甚是，甚有理。朕甚喜悦，此方实为大学士大将军也。嗣后唯陈胸臆，凡事俱应斟酌，有利则行，切不可因系朕旨即视为全对而盲目随从。

286 靖逆大将军富宁安奏报遵年羹尧办理之上谕施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奴才富宁安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照都统宗室席勒图奏疏抄送奴才之折内奉朱批：此情着尔一阅，事已交年羹尧办理，于尔另有旨，在请安折内。钦此。奴才跪读之下，伏惟，军机之事关系甚要，圣主诸事谋划周详，事交年羹尧办理，甚是。年羹尧久驻边塞，深谙军情及蒙古人禀性。自军务以来，有关军机之事，奴才承办者亦甚多，青海方面若有不测，奴才意下，照皇上交付无所不成。为此谨具密奏。

朱批：办理粮饷若有迟滞耽误之处，为不烦朕聪，恐仍会照以往一样隐忍不奏。兹朕尚未及皇考年寿，尔等如仍隐瞒不报，朕一旦从他处得知，念尔欺君之情面，亦要从重处治。凡有为难掣肘之处，即密折奏闻，切勿畏忌。官兵身在远疆，艰辛劳苦，为国效力之人理应恤爱。尔等身为将军，隐瞒实情则将失去属下人心，此甚为重要。凡事切勿顾忌，著赖朕爽快而行。勉之。

287 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密访秀才范英行为仍送怡亲王府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山东巡抚臣黄炳谨奏。

本五月初五日，据年羹尧函称，奉旨，据闻安丘县一名叫范英之秀才胜于鲁仁。著寄信黄炳，将此人送怡亲王府。甚密。钦此，钦遵以行。等语。臣经密访，安丘县无名唤范英之秀才，唯临朐县有一秀才名范英，颇知鲁仁，并无出众之处。此前曾被牵累于盐盗等案，因与案无涉，故而脱罪。其与已正法之鞠士林等同类，甚不守本分。故是否仍将其送于怡亲王处，谨具奏请旨。再其他谕旨，黄炳我皆遵旨而行。为此谨奏。

朱批：将此人行为奏来甚属合理，知道了。将此人仍送于怡亲王府，甚密。不可少露有旨于此人，即尔差遣之人亦不可令知觉，史说怡亲王托尔要此人。此人到来，有能无能，好人坏人，用

得用不得，旨难逃朕之监察也。著甚密之。

28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决意叛乱情形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请旨事。

前青海罗卜藏丹津曾谓奴才所遣之领催齐里克特依曰：我现在有病，等病好了以后，再将各事缘情及内心所思缮书派人送交侍郎。等语。听口气，似有后悔叛逆之意。故奴才将此告知回子台吉阿洪、参将级官员回子达尔罕伯克博罗特等，并问：以尔等之见，罗卜藏丹津此言是真心乎？抑或是好言搪塞，以拖延时日养肥马畜？尔等皆系荷恩厚重之人，尔等可以亲自前去，见到罗卜藏丹津本人，即以尔等之意劝曰：圣主世代对其青海诸台吉恩爱如子，隆恩养育，七十多年诸台吉恭顺而行。现若生事，内地大军处处已备就绪，青海台吉奴仆半数人皆不赞同，其留恋故土，不愿舍弃太平而参与莫不可测之乱事。讲明成败利害，并以尔等之意提醒曰：你有何言，可奏请圣主或寄书侍郎转奏，于事则有裨益。尔等趁此去之机，可探其意向如何，而后返回。等语。交付之。阿洪遂言：据坚赞喀木布弟子罗卜藏席拉布谓我所言看得，罗卜藏丹津拟有回转之意。罗卜藏丹津之妾母阿尔台福晋、格勒克济农曾派其额尔克额木布来告我曰：你乃先王宠爱之人，兹罗卜藏丹津恣意而为，我等劝说不听，你若能亲自前来陈明利害，告之前辈所行方才为好。既有此言，我与达尔军伯克二人立即前去。等语。于五月十三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返回。据告曰：我等于五月十六日到达罗卜藏丹津家，会见了两母福晋、罗卜藏丹津本人、格勒克济农、承办事务之诺颜噶隆、尼尔巴噶隆、科努克额尔克台吉等，照侍郎交咐，以我之意告之，另引据昔日达赖巴图尔，先王扎西巴图尔所言所行劝曰：今若举事，人心不随，断不能成，全青海人反遭灭顶之灾。一一晓以利害。罗卜藏丹津遂言：我祖顾实汗、伯父达赖巴图尔、我父扎西巴图尔三世对圣主恭顺而行，为黄教效力。至我本人，圣主晋封王贝勒贝子公后，又施重赐。进兵招地，我、垂拉克诺穆齐、丹钟三人比别人皆多效力，驻守招地，公策旺诺尔布对我亲王贝勒贝子毫不留情，凡事独断专行，欲向各寺庙喇嘛征赋。我亲赴昭门跪请三日，方才作罢。里塘地方之索诺木札木素，曾向公策旺诺尔布请求说：达赖喇嘛所建之庙乃黄教顶礼膜拜之佛，庙内素不杀生。今满汉兵进驻庙内，宰杀各种牲畜，玷污了寺庙。老撒颜扎木素在达赖喇嘛时乃执钵之人，是一端方有德之人，故请将其安置一妥善处管理众僧。公策旺诺尔布不予理睬。交付噶隆等人试安置于齐齐克塔拉。我来后又赶走了。自准噶尔投顺于我之十二人，有八人已为策旺诺尔布送往内地，另四人因系我属下有名人等之兄弟，故而未给。为此策旺诺尔布竟口出恶言，说你若不给，则将你从重治罪。果莽喇嘛、贝子阿喇卜珠尔乃投奔我青海之人，且阿喇卜珠尔又系我等之婿，现已从我等这里分出去矣。苏尔咱乃顾实汗之孙，系我等处支兄弟，其奴仆家业亦从我等这里分出矣。我顾实汗子孙有奴属才称王贝勒耳，一步步将奴属分割完了，我等则为谁之王贝勒乎？在此等事上，我等怨愤是实。去冬会盟舔枪口立誓禁止偷盗及藏匿盗贼是实。我青海素与准噶尔相互遣使问好，互送伯勒克，适因贝子丹钟曾经遣使，故我派巴尔台吉为使前去是实。此次遣使无非请其休兵，使僧民安逸，照常遣使贸易耳，并非心怀恶意，悖恩引准噶尔之兵征讨也。此事原欲奏闻文殊师利圣主，不料皇上成佛仙逝。兹若奏闻新主，我尚未进献哈达请安，岂能具奏。故思忖再三，缮书派人送交侍郎。等语。十七日晚，我等前往阿尔台福晋家，福晋令旁人退避谓我等曰：我将罗卜藏丹津自幼养大成人。当初伊排于青海诸兄弟之外时，我二次召集众人会盟确议，奏请圣主封其为亲王。如今伊竟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听劝告。我是呼

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唯有佛知耳。等语。合十祈祷。又言：你乃先王宠爱之人，故实言相告：今罗卜藏丹津、垂拉克诺穆齐、阿拉布坦鄂木布、台吉额尔德尼等已结为一体，其他台吉皆属无奈跟随。等语。格勒克济农又谓我曰：前日曾令我前往京城，侍郎准乘驿前往后，伊又停止遣派矣。如今我的话已全然不听，我已成无用之人矣。等语。老寨桑车臣和硕齐垂谓我曰：今日我王，凡我等老人之言全不采纳。伊将我排挤出来，与喇嘛呼毕勒罕、台吉贡额一起纠集额尔德尼台吉，联合贝勒垂拉克诺穆齐、阿拉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旺扎尔、公达西敦多布等，带领伊等召集之四五千兵马，于五月二十二日从哈尔济起程，前往讨伐不如和谋心向汉人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今即起程，等语。罗卜藏丹津刚向我柴达木之臣禀报。交付公敦多布达锡、台吉色布腾、吴巴西等上千兵马前往捉拿索诺木达锡，今又出兵额尔德尼额尔克。我等愚以为，额尔德尼额尔克存在，于我多有裨益；其若败亡，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阿拉布坦、公吉克济扎布等，虽诚心倾向于我，但力量不支，必无奈附随于罗卜藏丹津也。倘若如此，罗卜藏丹津势力更大，于我恐为不利。此数部皆靠近我甘州、凉州关口，故宜驰咨署理大将军印之贝子、及凉州总兵官，若能抵挡此数部落则毋庸言，若抵挡不住，务必入关，将其放进关内，内地兵马殿后全歼为宜。又思，罗卜藏丹津等兵灭额尔德尼额尔克，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阿拉布坦、公吉克济扎布等人归服伊等之后，必会再以武力掳掠亲王察罕丹津及贝勒拉察布等。倘心向皇上之人得不到保护，嗣后谁将效力。蒙古人生性不讲义理，不计后果，唯图眼前利益，谁强服谁。故其一旦归顺一方，虽有内心不愿者，亦不会分开另立。伊等一旦力量强大，来犯内地，亦未可料。我二人此去观罗卜藏丹津之势，其致书侍郎之言不过是缓兵之计耳，其叛逆之心显然已是确定无疑，任何言语亦无法扭转。请侍郎将此之情详奏圣主，调各地大军前来，如此不但边疆安谧，且大军出边征讨叛逆，不愿归服罗卜藏丹津之王贝勒台吉奴仆等，见我势强必胜，想必倒戈合力剿除叛贼也。我二人身居关内，世承圣主大恩，故将拙见所知毫无隐瞒悉告于尔，请侍郎斟酌而行。等语。奴才常寿窃惟，青海罗卜藏丹津、垂拉克诺穆齐、阿拉布坦鄂木布、敦多布达锡、达西敦多布、额尔德尼等人世承圣主厚重鸿恩，不思报效，罗卜藏丹津率首纠结众人，把不应怨恨之事捏词报怨，一致舔枪口立誓，遣使向准噶尔请兵，共举叛乱。罗卜藏丹津悖恩擅将苏尔咱之妻指给阿拉布坦鄂木布为妻，抵押奴仆。阿拉布坦鄂木布不知羞耻，其兄之子苏尔咱人尚在世，即强娶其妻，霸占奴仆。居柴达木附近之台吉索诺木达锡，因将罗卜藏丹津叛逆消息通报我等之臣，即被派兵捉拿。今罗卜藏丹津又以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参予盟誓，心向于我，而纠结各部兵马前往扫荡，情属可恶。其反叛之心已昭然若揭，毫无疑问。故此宜调大军行以天讨，将罗卜藏丹津等为首叛乱之人绳之以法。奴才前曾奏请，拟派凉州二千火器精兵，配以相应炮数，委派善饬之将，暂于彼处准备，再自固原、宁夏地方照此各调二千兵丁，相应起程。固原之二千兵丁调往西宁以备，宁夏之二千兵马驻守庄浪以备。另调西安满洲兵一千、督标火器兵一千，进驻兰州附近。一旦有警，一面奏闻，一面调遣。军需调遣事关重大，恳祈简派圣主稔知熟谙军务之掌印将军前来。等情。具奏在案。奴才前曾奉谕，若有紧急不遑请旨之事，与年羹尧商议而行。钦此钦遵。故奴才咨商于年羹尧：西宁镇虽有马步兵万余，但辖属地方辽阔，且边关众多，兵分各处，一旦有事，自守各处尚紧，无从调用。城内原有六千兵丁，其中调驻柴达木二百五十名，适又派往察罕托洛亥五百名。前奏备用之兵三千，若以现有二千马匹尽数装备，尚足骑用。其余二千二百五十人，再若调遣，则无骑驮马匹。且城守十分重要，不可空虚。据蒙古人言，罗卜藏丹津以及各台吉兵马共计万余。如果我大军出边征讨，除西宁现有之兵外，不可不调上万兵马。若暂不征讨，唯固守各边关隘地方，亦需调兵四五千人，方才稳妥。现西宁库存军饷三十万两，仓贮稻米三千余石，豆一千余石。营中草料尽拨满洲兵丁，正候秋收收贮。兹边外草出，正为马畜

上膘之际。眼看蒙古人行将举兵，事属紧急，请总督酌情调兵。从何处调兵，调遣多少，动用何处钱粮解送之处，请定后咨会，以便遵行。奴才愚以为，军机之事关系甚为重要，百闻不如一见。总督若能亲自前来，视地方形势及现有绿旗兵员调遣，或调何处兵马，如何拨足钱粮，详细筹定而行，则不惟于国家大有裨益，且总督亲自前来，声威大震，青海人闻知，诸事皆可顺利了结耳。是以将奴才所思俱缮书，派领催齐里克特依驿递咨商前去。倘有不当之处，恳祈指教。等情。咨送前去外，为此谨密折奏闻，伏乞圣主训示。照此亦咨会贝子延信矣。

28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荐青州分司运同人选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巡查长芦、山东等地盐税监察御史臣莽鹄立谨奏：为密奏请旨事。

臣谨遵上谕，于五月十二日由京城起程，十五日抵天津接任。本日，公阿尔松阿等前来，将原运使宋士增等亏空钱粮事，会同臣，即于此处一一详细明白查问。关涉本案之原保定府知府马照臣，业经咨文往带，除到后审明原委，另行具奏办理外，先前公阿尔松阿等所审，由贸易人等偿还贸易人等亏欠案内，将原青州分司运同杜宇凡革职等因，部文业经前来，故臣带此印，暂交付沧州分司运判正蓝旗佟世玉署理。闻得，杜宇凡库内亏空正项、小项钱粮有三四万两。臣将此暗中交付运使段汝辉等人密查，巧令作速垫赔。再，杜宇凡名下应追银一万四千四百两，亦一并追赔，务令赔完。倘不赔完，我即将伊拿获，参奏后严加治罪，等因业经交付。无论如何，该署官应按定例，于伊移任之两个月期限内，将伊每项所欠数俱查明报来。俟报来后，臣再定应如何处置，另请旨指示。此青州分司运同之缺甚为紧要，有追收制盐之盐灶户等各种钱粮、查巡私盐之任，此缺不可久悬，且此任务得廉洁能员拣放，方于钱粮有益。臣原与外府、州、县汉员并不相识，惟去年赴察哈尔地方编新厄鲁特佐领时，闻宣化府张家口沿途兵民及店房汉人，皆言万全县王知县居官廉洁爱民，甚贤明等语。臣不识此人，名亦不知，惟见众人说好，以为此人甚好是实。若将此等操守甚佳之员，遣放运同之任，不勒索贸易人等，且于国家钱粮亦大有裨益。或即查明万全县知县后遣任，或主子遣放稔知之员之处，伏乞圣裁。为此悚惧谨密奏，请旨。

巡查长芦等地盐税监察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此不可。有名姓不知，闻路上街巷小人之议论传闻，即用人之理乎？朕知道了。拣放贤员。

2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带往西藏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明白奏闻动用库银事。

窃臣在京间，钦命遣理藩院员外郎常保入藏办事时，谕臣：尔动用西安布政使库银一万两，交付常保，带往西藏，用于公事可也。钦此。钦遵。臣一到陕西，即行文陕西布政使，照数交付常保在案。又接准理藩院来文内开：因康济鼐超群效力，故施恩赏缎十、银三千两。所赏之缎，交付前往西藏之内阁学士鄂赖带去，赏银则由鄂赖自臣所备发往西藏之银内领取给发等语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送来。窃臣伏思，常保所带一万两银亦不多，其中若动用三千两银给鄂赖，常保恐不敷用，故另动用库银三千两，交付鄂赖，于五月初四日起行前往。除此所用

银数行文户部外，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甚是。好。知道了。

2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情形及处置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

喇嘛楚尔齐木藏布由西藏返回西安，于五月二十日起行前赴打箭炉。除将此请安折转交臣替伊具奏外，臣又详问楚尔齐木藏布西藏诸事情形及民心如何，据楚尔齐木藏布告曰：目今西藏并无事，惟给达赖喇嘛之印较先前达赖喇嘛之印小，唐古特人皆系愚昧不晓事之人，因印小，伊等或许胡言此达赖喇嘛亦较先前之达赖喇嘛小，故已盖印准行之事，伊等或有逡巡犹疑情形。目今无计，伊等拟私自拿出从前元朝所颁之印使用等语。唐古特人甚愚昧，不懂教化，惟尊崇达赖喇嘛而行。今所给之印稍小，伊等即妄加猜疑，拟复私用元朝所颁之印，此大有关系。臣愚意，圣主降旨该部，查出从前达赖喇嘛之印旧型，即照旧型，重浇铸较大些之印更换之，亦系甚易之事。再，又据楚尔齐木藏布告称：此喇嘛外有文采，心亦明白，唐古特人俱盼其办事，惟达赖喇嘛谓已系出家之人，甚不管事等语。臣愚意，若达赖喇嘛尽心办事，内阁学士鄂赖前去后，虽拣放第巴，亦不及伊。倘圣主将此降敕谕晓谕鼓励达赖喇嘛，令伊照五世达赖办事，唐古特人必会遵从，且于事大有裨益。此俱系甚有关系之事，故臣将所闻所见敬谨陈奏，伏祈上裁。为此谨恭奏以闻。

朱批：现由部核查商量，并交部议。

29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稔知官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请安折内所奉问臣御批，臣委实难承。再臣为私事奏请施恩一折内，圣主详细开谕，又告诫为臣一生所行，唯期于好。臣将慎之再慎，遵奉施行。至江西南昌总兵官杨长春，臣未见过其人。此人初为江南副将，为人谨慎，安分守法，实心任事。江南官员尚有此评语，现于江西名声亦佳。再福建建宁府知府张向峰，为人谨慎，办事勤勉。臣任章京时与其同在一司。其省督抚曾将伊保举为卓异。此外，别省文武官员内，臣稔知且名声好者尚未闻知，嗣后闻有贤良之辈，再乘便具奏。倘有极恶劣者，亦具折奏闻。故此将御批三折遵旨一并封奏。为此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2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知官员品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奴才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吏部侍郎张廷玉为人敬简，品行方正。兵部侍郎查克旦办事好，人可也，熟谙军务，颇有才干。侍郎阿克敦为人平和，办事好，顾情面。户部汉郎中李伟办事好，曾任兵部员外郎，二部名声俱佳。此四人曾与奴才同在一衙门或一处供事，故而据实奏闻。

29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稻子即将插完及米麦时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两江地方每年栽稻，江南为五月，江西为四月。兹江宁巡抚辖下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稻秧皆已插完，江宁、淮安、扬州、徐州等府州正陆续栽种，谷豆高粱亦将近种完。安徽巡抚辖下之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等府皆已种完，凤阳、滁州、和州、广德等府州亦已插栽大半，江西省稻子皆已插完。本年因雨水好，两江地方之稻子得以适时栽插。江宁省城五月十九日下了雨，二十三日又雨，故现栽稻雨水不缺，各属地方亦陆续呈报得雨矣。目下米麦豆价，江宁巡抚辖域米每石为银九钱至一两三钱四五分不等。苏州府属之崇明县因孤立于海外，赤米每石银一两三钱五分，细米每石银一两七钱。淮安府属清河、桃源、宿迁、海州及徐州属地全不产米，与山东河南连畛之州县稻米每石银一两五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小米每石银九钱至一两一钱不等，麦子每石银六钱五六分至九钱不等，其中一二处之价高至一两二三钱。豆每石五钱七八分至一两一钱不等。安徽巡抚属地米每石六钱五六分至一两一钱不等，仅有四五处为四钱八分至五钱不等。唯徽州府属山窝地方之州县每石米为一两三四钱不等。凤阳府辖属靠近山东不通水路地方稻米每石一两七八钱至二两不等。小米每石八钱至一两一钱不等。小麦每石五钱至八钱五六分不等，其中有五六个州县只卖四钱四五分，又有二三个州县价至一两一钱。豆每石六钱至一两一钱不等。江南地方唯豆价较之正月跌价不多，米价比正月下降一二钱三四钱不等。小麦降价三四钱。此皆仰赖圣主福泽，雨水适时，大麦小麦俱获丰收，故至米麦之价多有下降，小民安居乐业。现稻子已近插完，秋收可望。又查江西省米价，江西地方种麦少，早稻尚未收割，米价较前未有下降之处。米粮目下时价及种稻之情，臣据实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览折甚慰悦。仰望天昭，更应谨慎。唯彼此体恤为君难为臣不易，上苍必加厚爱。好生勉之。

2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家产缴送查出之折子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

清查李煦家产，将查出之李煦奏折呈送前来。臣经查内有圣祖皇帝朱谕一张，御批折子四百零六件，未批折子一百九十三件，臣将朱谕御批折子分装八匣，未批折子分装四匣，恭谨加封。又皇上赐给李煦之对子一副，臣包裹另装一匣恭封一并奏缴。再臣正清查李煦家产，拟缮折子具奏之际，管理苏州织造事务之郎中胡丰慧来文内称，李煦亏空之钱粮奉命交于臣清查。等语。李煦就任织造三十年，所取用之钱粮档册种类繁多，且其办理各项钱粮之相公沈义仕又在京城，而调人查档颇费时日。兹李煦家产业已查清，各俱封存。若俟查明亏欠钱粮再具奏闻，一应事务则无人照料；若久封存放，恐致受潮霉烂，亦未可料，不如早早料理。是以将此事先行具奏。亏欠之钱粮俟查明之后，再为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另行办理甚是。余者知道了。

29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销算征剿台湾用银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祈请销算征剿台湾所用钱粮事。

窃查康熙六十年征剿台湾所用钱粮二十六万余两、米六万余石。其中十万二千两由臣等共同捐补，其余十六万余两银两、六万余石米，祈请销算。等情。于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奏入，兵部驳回核减。臣等逐一复核，彼时军务紧急随需随拨是实，兹事后极难裁减。至臣等宜应捐纳之十万二千两银子一事，曾于臣奏查布政司库银两一折内奉朱批：捐纳之事，闻之虽好，但不肖胥吏何以自出财力，反借故扰民，加倍摊派。诚属公务用项，仍动正项钱粮才是。钦此。臣钦遵之。窃惟，皇上训谕甚明，盖为念切地方百姓之至意，臣岂敢不遵行。查应捐垫之十万二千两银两内，各官业已陆续捐出五万二千两。其余五万两，臣荷恩优渥，理当出力，已如数俱交布政司库垫赔讫。除奏明此十万二千两银两业已捐垫完结，将部驳回情由缮本申明，奏请皇上外，伏乞皇上明鉴敕部，将此项军需所用之十六万余两银两、六万石米，准以销算。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乃部臣前臣之过。朕虽不降旨，伊等亦应依理办理耳。此旨随便写来，甚密。

29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叛乱严防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延信密奏：为奏闻事。

五月二十七日接到驻西宁之侍郎常寿来文内称，本职派回子台吉阿洪、参将级官达尔干伯克、博罗特前往罗卜藏丹津家探口风。五月二十三日伊等返回禀告曰：我二人到彼假意婉言劝示罗卜藏丹津时，其将怨恨之情告诉我等，我当时即谓之曰：可与诸台吉商议咨告侍郎。但看样子其反叛之心已定，已无回旋之余地。兹其交付公敦多布达锡、台吉色布腾吴巴西等一千兵马，将给我柴达木臣等送信之台吉索诺木达锡抓起来了。十九日罗卜藏丹津派其同伙额尔德尼台吉，其之喇嘛呼毕勒罕、台吉公、车臣、和硕齐等会同贝勒垂拉克诺木奇、公达锡敦多布、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旺扎尔等领兵四五千前往哈尔济聚集，以为五月二十二日起程讨伐未入其盟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我等以为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生存，于我颇为有利，其若败亡，虽有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阿拉布坦、公济克济扎布等人顺随于我，但势力单薄无法抗衡，终会迫于无奈而归附于罗卜藏丹津。如此则罗卜藏丹津之势力更强，恐于我不利也。此数家皆近靠我甘州凉州边口，故侍郎应速报署理大将军贝子并咨凉州总兵官，此几家若能抵抗得住，自不待言，倘若抵挡不住，势必入关。将伊等即刻放入关内，以为内地兵之屏障乃为良策。此事确甚紧急，兹即应驰报为宜。等语。我又询问其详，阿洪等曰：罗卜藏丹津所言虽然支吾闪烁，但其大举叛乱之势已甚明显，不容置疑。等情。为此，臣先交付密饬甘州署理提督范时捷，严令各关隘御守官兵，盘查出入之人，选派好通事前往甘州一带边外探信，倘获消息即速驰报，并亦密咨肃州代理总兵官参将郭成功知之。又行文交令巴里坤将军富宁安、吐鲁番之副将军阿喇衲、及单独驻于色尔腾之侍卫倭赫等，严守哨卡，严加盘查过往行人，寻踪探信，一旦有信，即呈报于臣。等情俱已交付之。兹又颁文遍喻当严上加严，慎而再慎。臣窃惟，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仰慕圣主仁化，感戴鸿恩优渥，不入罗卜藏丹津之盟，且将其举先行通

告于侍郎常寿。伊若力不能抵，果真被迫入关来投于我，倘不准其入，则反会逼其归附罗卜藏丹津而致罗卜藏丹津之势增强也。且此前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曾派人来禀告于臣曰：我等往来出入一向行于扁都口，离我牧场甚远，而其他关口又不准入。大度马口距我牧场甚近。嗣后若有紧急之事，请准我等走大度马口。是以臣派遣理藩院员外郎呼毕图、领催毕席尔图，交令伊等，尔等前往大度马口静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如若支撑不住，果真被迫自携妻子及其属下要人寨桑等来投于我，尔等即令入关，带至臣处。其之妻小妇幼牲畜若欲进关，亦准入之。若其将所属全部带来，则人太多，且伊等皆为青海之骨肉，毕竟不可信，颇需斟酌，故勿使入关。等语交付遣往。此间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所属之奴虽因未准入关而为罗卜藏丹津所收容，但其主若在我方，则属下之人必貌合心离，事完之后，必各寻其主返回原牧场。因事属紧急，故臣一面奏闻，一面皆行文交付讫。并亦咨总督年羹尧知之。为此谨具密奏以闻。

朱批：尔如此料理令人不堪入目，错不堪言。朕另有旨。此旨一到，速即照旨以备。朕颇担心如果在此之间发生何事，恐会赶不及，如此岂非胡说，岂有此理。著驰送呼毕图，分秒毋误。

附：上谕贝子延信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人马入关保护事

谕贝子延信。尔奏言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如若抵挡不住罗卜藏丹津之势被迫来投，其仅携妻子及属下要人寨桑等，即准入大度马口，若其尽携属下前来，则其属下不得入关。一语甚属非也，乃一派胡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一向感恩戴德，而与罗卜藏丹津不和，如若确实被迫来投，理应全部入关保护。尔竟言将其奴仆任由罗卜藏丹津掳去，而后来寻其主此断不可也。此旨一到，务必全加保护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如果罗卜藏丹津追入边内，即要考虑下大力收拾，兴师问罪。宜从何处调兵以备，著尔从速调遣，万不可耽误。为此谕之。

29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将其兄冯泰简任起居注馆讲官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长兄觉罗冯泰，于翰林院检讨任上行走。顷接家书，告之臣长兄蒙恩简任为起居注馆讲官。臣闻聆之下，不胜欢忭感激之至。窃查起居注讲官随侍御前，仰瞻天颜，恭记圣谕，责任綦重。皇上殊恩简用为臣长兄，仁恩厚泽实至极也。唯臣我兄弟二人性素昏愚，长兄冯泰授此要任，恐难胜任。臣惶悚之下寄书长兄，叮嘱勤劬效力，仰答皇仁，一心一意，孜孜趋事外，臣无任感激欢忭，谨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朕适将冯泰委以侍读，俟侍读、侍讲学士开缺，遂即补用。尔之此兄才能虽不甚出众，却乃敦厚诚实之人，学问首屈一指，不愧为红带子。

29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将军等职各按定额毋再裁减折

雍正元年五月

奴才尹泰谨奏：为遵旨敬陈愚见事。

奴才窃惟，盛京乃满洲发祥之地，兵丁皆为本地旧满洲，与别省省城之兵不可相比。圣主出巡盛京，深知兵丁之苦，特谕将军唐保住裁撤无用卡伦，官兵不胜感激欢喜焉。奴才荷恩非同于

他人，凡有熟知之事安敢不奏？夫将军、副都统、协领、城守尉、佐领等职，皆有定额。兹除裁减将军、副都统、省城各官子弟外，又裁减了百余披甲。协领、城守尉亦裁去二三十人，佐领一级各官亦比照于此大加裁减，故致行差人少，兵丁苦累，裁人过多，人员不足。再每年每城借检选枪手、快手，各带二三十兵前往随围，各城皆有随围之差，岂有不准检选之理？然有的城距京千余里或近千里，其往返二三千里，马匹力竭，加之气候寒冷，极为辛苦。伏乞嗣后将军、副都统及各官员俱照各自定额不再裁减，停止各城带兵随围。再奴才祈请将军副都统每年停止来京，照各省将军督抚之例，入京请安须请旨而行。如此地方职守不致空虚，且驿站兵丁供应皆无忧也。为此谨奏。

300 原任太原总兵官金国正奏请缓扣兵丁所借库银折

雍正元年五月

原任山西太原等处地方总兵官署都督佥事加一级纪录一次奴才金国正谨奏：为叩请圣恩事。

窃奴才乃离任官员，不应多事。祗缘康熙六十年歉收，米粮腾贵。奴才见标下左右贰营并平阳汾州蒲州平垣所属各营路兵丁乏食，奴才无法可施，奏明圣祖仁皇帝，除各官随丁不领外，共兵四千八百七十二名，每名借库银五两，共借银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两，作十七个月扣还，每兵每月库扣银三钱，今已扣过九个月，尚有八个月未扣。现今平汾二府米粮又为腾贵，虽奴才离任，统辖八年心实痛切。昨面奏圣主暂行缓扣，于收成后扣还。蒙圣恩令奴才具折。谨遵上谕缮折具奏，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此奏为是。尔酌情相应缓扣一事，著与袁立祥协商。若兵丁确有其事，理应缓扣；若另有他故，亦著具奏。如果缓扣，亦系遵上谕而行，不必使兵丁知晓此为金国正所奏者也。

301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荐布政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

吏部右侍郎奴才傅绅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著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如有更堪任他职者，亦并缮入。再有裨益政事，启沃朕躬之言，并附陈奏。务宜谨密，所奏必出于公正。倘有交通约会等情，经朕闻知，不独见轻于朕，且彼此非笑，亦当顾惜。尚其慎之。钦此钦遵。窃惟，圣主夙夜孜孜，首以用人为要。大小员缺无不细心斟酌。兹为湖北布政使员缺，下问奴才，何敢诿曰不知。据奴才所知，兵部郎中图理琛才堪任事，品行端方。奴才原于内阁时，与之同在一处行走。故而举奏。奴才知识浅薄，伏乞皇上睿鉴。伏惟，我皇上寅承丕绪，凡利国利民之事，无不洞鉴于怀。奴才一介庸愚，仰荷圣主天地广育高厚之恩，少有所知，焉敢不奏。唯左思右想，不得其事。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302 侍郎常寿奏报青海达尔扎布父子逃进边内诸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事。

奴才六月初一日曾将回子阿洪所报罗卜藏丹津捉拿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遣往亲王

察罕丹津之台吉根敦，齐王察罕丹津派其阿尔达勒和硕齐禀报奴才之言，及苏尔咱属下台吉垂木珠尔所报阿拉布坦鄂木布派兵抢夺青台吉之媳达西鲁尔玛，刺伤绑拿贡额噶隆，我等知其行将来掳我等，达尔扎布和硕齐台吉多西逃走，我尽弃家畜，率妻子家人二人来投皇上。等情一并缮折奏闻讫。六月初三日，台吉达尔扎布和硕齐派其子台吉巴尔超海来告：我等知道阿拉布坦鄂木布派兵抢夺青台吉之媳达西鲁尔玛后，又将来掳我等。我父子承恩甚重，虽死亦决不随阿拉布坦鄂木布反叛。故尽弃一切累赘之物及难以远行之瘦畜，携男三十、妇孺三十、驼十三头、马三十七匹、牛六十头，装做向阿拉布坦鄂木布迁移，自额尔都西希地方翻越险山峻岭日夜兼程，经向北川口游击讲明其情后，准我等入边，暂居密纳克地方。我等如在边外，则皆被阿拉布坦鄂木布所杀矣。我父子素承圣主重厚之恩，不惜性命为主效力，除圣主外，我等无所投靠，故而投奔前来。请予安置抚养。等语。遂向巴尔超海询问消息，与台吉垂木珠尔所言俱同，并无其他消息。台吉达尔扎布及子巴尔超海不随阿拉布坦鄂木布反叛，感戴圣恩前来投顺，其若安置于密纳克，离阿拉布坦鄂木布属下甚近，恐遭杀害。故交付南川口内守备马有仁，将其从密纳克迁往伊属地方能牧放有烧用之地暂时安置。唯其人多，奶牛甚少，不足糊口，故奴才业已交付地方官员，计足拨给面茶。达尔扎布父子、台吉垂木珠尔等皆属诚心感戴圣恩之人，俱系好汉。其熟悉青海地形倘若我大军出边行讨，从中挑选精干者配给马匹干粮作为向导，则极为有利。故暂安置于此，俟事定之时，其安置何处之处再酌情料理，奏请示下。为此谨密折奏闻。照此奏疏亦密咨知会贝子延信、总督年羹尧矣。

303 都统席勒图奏报侍卫阿齐图等祗奉先帝遗物谢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奴才席勒图谨奏：为奏闻谢恩事。

窃奴才来时，奉兵部交付：宫内送出赏给柴达木处侍卫之圣祖仁皇帝衣物，已分别包好包在一起送去。尔到后，一一按名核对，交到每人手中。等语。交给奴才。奴才到后，将班领阿齐图、护军参领申保、秦斗、包衣章京色尔图、二等侍卫都莫臣、尼布齐尔罕、蓝翎格色里等各对名衔、照书赏给衣物。阿齐图等跪奉祗领，不禁泣言：奴才我等自劝即为侍卫，于圣主仁皇帝身边当差行走，荷蒙养育栽培，渐用至人级，我等承恩甚重。兹圣主再将此衣物赏给我等，奴才我等实难承领且不胜感激。无以为奏，唯祗领恭存，俾使子孙后代永世供奉。等语。言后谢恩。为此奏闻。

都统奴才席勒图。

304 都统席勒图等奏报柴达木兵撤至塔拉图尔根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奴才席勒图等谨奏：为奏闻谢恩事。

窃奴才此次携恩诏前来，至塔拉图尔根地方接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咨称：为钦遵上谕事。皇上将都统奏折交给我办理。故此书到后，都统即刻遵旨将柴达木兵撤驻察汉托洛亥，我另派西宁马鸟枪兵一百、步鸟枪兵四百，共计五百前往尔处。等语。是以奴才五月二十四日咨行驻柴达木将军宗札布等，将柴达木兵后撤。本月二十八日，将军宗札布等领兵抵达塔拉图尔根交付我之后，供奉恩诏，照例行礼跪听宣谕，奴才我等亲率满洲绿旗官兵望阙叩恩。为此奏

闻。

都统奴才席勒图、班领奴才阿齐图、护军参领奴才申保、护军参领奴才巴雅尔图、二等侍卫、委护军参领奴才常明。

305 都统席勒图奏报官兵谢赏茶糕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奴才席勒图谨奏：为奏闻谢恩事。

窃奴才来时，圣主赏给一匣茶糕。谕曰：席勒图你将此茶糕带去赏给众官兵，气时饮之极好。钦此钦遵。将茶糕带至军营。奴才亲自监督均分赏给京城、西宁满洲官兵及西宁绿旗官兵。官兵跪领言曰：我等贱奴，别说食此茶糕，见亦没见过。圣主隆恩，我等卑微之奴何能承领。等语。欢乐不尽，叩谢圣恩。为此奏闻。

都统奴才席勒图。

3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府三州民情及赈救饥民之策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奏业已遣员分赴各州县勘察民情若何，其查报到后，倘未雨之区有民食维艰者，再量其轻重，或赈济或借贷之处，一面办理，一面奏闻。等情。一折内奉朱批：好，是。钦此钦遵。兹据遣赴各州县勘察之知府裘章等各官呈报分析看得：山西五府三州内，平阳、汾州二府所属州县被旱者颇多。平阳府之灵石、霍州二地，汾州府之平饶、介休、石楼三县民食多为困乏，此外尚可勉强应付。奴才据情看得灵石等五州县尚不及甫经赈济之平定州等四州县，其若能与平定州同样赈济，方有补益。唯闾阎小民愚昧无知，好图便宜，见赈济此数州县，其尚可勉强度日州县之人恐皆图便宜攀比争讼。故奴才张出告示，声明圣主体恤万民，交付本巡抚施恩，兹酌量借给银两暂且度日，待秋粮收获之际偿还。(**朱批**：办得好。)以消解希图白得占便宜之念。对灵石等五州县先以侍读学士田文镜为首，每处差遣八员，令动用赈济捐纳银两，于查明确属缺粮难以生计者后，每人借给一二钱银两。继而又派令布政使连肖先出往巡察。此次借银者，俱属生计极为窘迫之人，秋收即便催追亦难偿还。奴才将所借银两数目奏报时，倘蒙殊恩免还，俱做给赏，则百姓望外再荷重恩，此时赈给则更百倍欢悦感激也。(**朱批**：甚是。朕事务繁多，恐致忘了，届时缮折预先密奏。)其所用之项，奴才另议奏请垫补。此外，平阳汾州府属其他州县及太原、潞安、大同三府，泽、辽、沁三州所属若干州县，虽然粮谷不甚匮乏，但粮价亦贵，待总督年羹尧送米及奴才所请调运大祐仓米运至，再酌量此等州县情形，分派多寡，平价粜卖。(**朱批**：是。)若有应缓征钱粮者，亦暂行缓征。(**朱批**：甚有理。)兹各州县仓厥亏空，实存粮米甚少，奴才现正清查。俟查明另奏完结外，目下正是缺米之际，眼下权宜之计，乃令各州县富殷之户各出储粮，赡养本乡穷人。其赡养人口数目及所用米数报官造册送报，彼时查实具奏，援捐米之例议叙。(**朱批**：好。)等情。张示通传。伊等倘能各自收养穷人，则暂且养之。至秋粮收获，不需赡养时，奴才再劝伊等充实仓厥，酌情议奏。(**朱批**：是。)再奴才探访得，平定州等缺粮地方民等有赴各处卖力糊口者。该等之人若如今即遣送回籍，反而生计无着落。故奴才等商议，暂随其自行糊口，秋收时分再派员巡察召回，各交当地官员安置。(**朱批**：甚是。)至现在留于本地之穷人，再略给些补助。顷据右翼卫同知鄂齐尔申报，近日右翼卫地方积有许多各地流民。等情。奴才窃惟，饥民聚集一处，不但得食更难，且恶瘴之下，焉能不生病灾。故而交付大同府知府徐唯诺等派员

收集饥民，分别安置于有粮州县，暂时赡养，（**朱批**：小心赡养，实施恩惠。）俟该原籍州县议定借给粮米或平价粜卖后，再各送返原籍安置。等情交付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甚善。著好生黾勉。若仍交付德音等昏庸该死之辈，能有什么好？

3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栾廷芳即送军前效力等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请圣训事。

五月二十六日，奴才所差赍折千总乔元勋等返回，将朱批折子交与奴才，奴才跪奉祗领。捧读为缺粮灾民赈济之旨及命侍读学士田文镜暂留之批旨，除即遵行另行奏闻外，山西亏空各项应责成偿还一事，奴才谨记在心，遵照办理。奴才本系一介微末，蒙圣主知遇隆恩，越格任用，故皇上之外，奴才无所畏惧，唯遵照皇上指示竭力奋勉以行。（**朱批**：这才是。）亏空各案，奴才刚刚接手，（**朱批**：勿急。）看其情，钱粮头绪纷繁，倘不一一核对，恐致错漏。（**朱批**：是。）此既事关钱粮，奴才一定彻底清查，俟查明后，再就责成苏克济、德音、森图、栾廷芳、李清钥、冯国泰、孙赞功等偿还之处议定具奏。（**朱批**：知道了。）兹通观山西全省钱粮亏空甚多，概因栾廷芳等人指称军需侵蚀，且握住苏克济等之把柄，借口赔补其垫用之项，强令各州县交银所致。（**朱批**：亦为朕所稔知者。）自军兴以来，凡军需动用之钱粮、捐纳银，及大同府属州县解交府库之钱粮，统由栾廷芳一人经办，其所办款项，用银余银数目尚未交盘，需待各款查清后，方知其应责偿之数。再前栾廷芳曾以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垫办军需用银，要求贴补三十万两给他，苏克济遂交付五府三州官员公同贴给。随后苏克济丁忧，各官均未给之。德音到任后，将此三十万两减去十八万交付各官贴给十二万。接着栾廷芳又向德音索要六十年、六十一年垫用之银，德音再次交令各官贴给十三万两。（**朱批**：据闻此银未给栾廷芳，而为德音等人贪污了。）以上业已给付十八万三千两，未给之银尚有六万七千两。此六万七千两刚刚派给各官，尚未给之。至前已给栾廷芳之十八万三千两银，是否确属应给之项，应否仍由栾廷芳名下扣补亏空，此皆尚未查明，且德音参案内侵蚀各项之银亦未审结。一旦审明俱为栾廷芳等应偿之项，理应将栾廷芳拿禁候审，将其应偿之项责偿了结。唯兹奉旨将栾廷芳送交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军前效力。则栾廷芳应即送军前效力，俟其责偿银数查明，移咨总督年羹尧由彼处催完，抑或暂且在此拿禁，责成催偿完结后再送军前效力之处，悉听圣主指示后，再钦遵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前曾命年羹尧将栾廷芳带走，德音不给，且未奏明缘由。适接年羹尧奏报其已咨令你将栾廷芳带来。前闻德音等欲暗害栾廷芳，以隐瞒伊等罪行，故朕驰命年羹尧带走。兹你为巡抚，未涉及为伊等杀害栾廷芳之事，故将钱粮上紧查清再送。昔日德音等未将栾廷芳家人全部纳为一伙，即想使此事成，而今你要多留神，如果伊等暗中而行，恐会牵连于你。亏空的钱粮要严加审催，毫不留情。牢中刑禁略宽些，不可致命，加倍留心防范。此事甚密。命栾廷芳留山西，待事查明再送军前之处，著咨年羹尧。

308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派兵掳掠阿旺拉布坦等人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四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六月初三日，青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派其寨桑伯勒克来告，五月二十八日晚，

噶尔旦达锡派其敦多布寨桑来告诉吾曰：我属下之二人前往北川口贸易，返回时，五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在我长兄之子台吉阿旺拉布坦属下之人家里住下歇马时，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垂拉克诺穆齐领兵来掳阿旺拉布坦及台吉达西巴尔珠尔。据兵丁言曰：亲王罗卜藏丹津、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额尔德尼台吉藏布扎布亦领兵来了，在其后面。我二人闻此消息，立即逃回来矣。等语。于是吾当即派遣莫尔根寨桑驰召噶尔旦达锡前来我处，以便商议此事。观罗卜藏丹津等领兵前来一事，必因吾等不入其盟而来掳我等几家者也。我等王台吉加上阿旺达克巴之人，共有四千余人。一闻罗卜藏丹津等之消息，我王即遍喻属下人等整备马畜器械，来我牧场。现只到了四百余人，其他人马尚未来到。我王所仰赖者唯圣主也，此外别无他人，祈请贝子庇佑。等情来告。臣遂问寨桑伯勒克，罗卜藏丹津等之兵马何时到达尔等之牧场，来兵共有多少？罗卜藏丹津决意叛乱之事，尔等王早有耳闻，何缘不预先将尔等各方召集一处即刻准备？再尔王前曾派人往告我驻西宁之侍郎曰：已遣台吉根敦前往亲王察罕丹津处商议，今何以曰亲王察罕丹津亦领兵来了，在后面。尔等所遣之台吉根敦返回后是如何告诉尔王的？据伯勒克告称，前所遣之台吉根敦至今尚未返回，或许被抓起来了，不知如何矣。王所言察罕丹津领兵前来其在后面一语，乃系通报消息之人所言，据言来兵约有五六千人。现今被掳掠之台吉阿旺拉布坦等之牧场，距我牧场甚近，按日而计，大概今明两日将至我牧场矣。我方之公车棱、济克济扎布、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等皆早已顺来兵所行之路驻扎矣。我等几家原曾约定，罗卜藏丹津如果派兵来掳我等几家，则同心同德共同抵抗，但至今尚无消息，可见或系已被掳掠，或已归服伊等。等语。臣嘱咐寨桑伯勒克，尔今日疾速返回禀告尔王，王感念圣主隆恩，不入罗卜藏丹津之盟，且倾其所知送来消息，此乃甚是，已得大理矣。我内地兵马早已准备就序，尔如今从速返回告诉尔王，速召属下兵马，竭力抵抗。至罗卜藏丹津等来后如何而为，公车棱、济克济扎布、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等人之情若何，彼此动未动手，伊等同伙为谁，未入其伙者为谁，罗卜藏丹津与一方之人如何商议的，务将此情查明，详细缮文，派人送交于我。尔王诚心诚意感戴厚重之恩之事，我定奏明圣上。等语嘱咐遣回。除视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鄂禀报所获消息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密奏闻。照此奏疏亦咨会太保公年羹尧矣。为此谨奏。

309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奴才](具官衔书臣)诺岷、[连肖先、高成龄](等)跪请圣主万安。

(诺岷、连肖先、高成龄)

朱批：以后这样写。

31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得雨并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奴才](书臣字得体)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太原府五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皆雨，但雨小，尚未沾足。本月初三、初四两日下了大雨，方圆数百里内雨水甚足。但见云层厚重，登高远望，一望无际，范围似乎甚广。至初六日，仍不时落雨阵阵。目下太原府阳曲县米价较前略有下降。其他州县俱已派人遍查得雨未得雨及粮价涨跌之情，俟查报到后，另具奏闻。故将知县沈义奎所报查雨折、米价折子一并奏览。

朱批：览折慰悦。

3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水稻栽完捕捉生蝗等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各属地方栽稻已完未完之事，臣前已具奏讫。五月二十九日夜，江宁省城又降了大雨。经此雨，已经栽种之稻多有见长，尚未种者现亦将近栽完。前呈报稻子尚未栽完之江宁安徽两巡抚所辖之地，自五月十五日以来，陆续得雨，水稻皆已插完，丘阜之田早种之高粱谷子长势甚茂，高粱现已开始秀穗，晚种之豆谷亦近种完。再凤阳府所属之宿州、临淮、灵壁、洪县、淮安府所属之宿迁，扬州府所属之江都等州县生有蝗虫，闻此臣当即严令文武官弁设法捕捉。旋据各处呈报，蝗虫一县仅有一二村庄有，因见有幼虫即予捉捕，现已捕完殆尽，故二麦收获后未致成灾。等情。是以臣又牌令各官，务必捕灭，毋致庄稼受损。再臣于本月初七日前往常州府秋审一事，亦列本奏报外，为此一并具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知道了。捕捉蝗虫一事所做甚善，著下力捕捉之。

31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节哀保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恳祈圣主俯念天下重要，节哀保重事。

雍正元年六月初五日，奴才所差赍折把总冯正路返回，禀告皇太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冥天。奴才惊闻此讯，不禁放声恸哭。伏惟，我皇上性孝诚敬至极。去岁圣祖仁皇帝升天之时，每日亲临梓宫前祭奠哀悼，茶水不进，嘶声恸哭。今年春，梓宫移奉山陵，圣主不顾辛劳，亲扶梓宫长途跋涉，其诚敬哀号悲痛之情，所见之人俱不忍目睹。兹时已过去数月，唯提起先帝或至旧居故所，每每悲伤落泪，泣下如雨。此情此状，臣员无所不见。今不料先帝大事刚完，又遭太后之事，皇帝至诚大孝，不知何以悲痛。每思于此，奴才不胜焦虑。伏乞皇上上念祖庙社稷之重，下合官民殷殷之望，抑制节哀，颐养圣躬。如此不但天下官民咸得慰藉，太后在天之灵亦得安息。为此叩请以奏。

朱批：皇考大事实已力竭，朕亦无奈。唯强撑着心，尽力保重朕躬。勿过为朕虑，朕躬安。

3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恭进双岐瑞麦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等谨奏：为恭进瑞麦以昭圣治事。

据安徽布政司布政使董永艾呈称，凤阳久称瘠土，今岁雨暘时若，二麦丰收，时届登场多有一茎双穗者，四民忭舞，共庆丰享。据凤阳府呈送两岐瑞麦壹拾茎前来，理合转呈恭进。臣等窃照，麦秀两岐由来嘉瑞。而江南地薄不比西北土厚，双穗之麦更为难得。钦惟我皇上御极之元年，大孝格天，至治翔洽，雨暘时若，二麦丰收，业经具折奏明在案。今凤阳府产有两岐瑞麦，益见麦秋大熟迥倍寻常。臣等伏思，自古白麟赤凤甘露醴泉虽称嘉瑞，孰若时阳而阳时雨而雨实

与民生有裨。即合欢之瓜，连理之木，并萼之花徒艳一时之观览，孰若二麦丰收两岐瑞应，穷簷筚屋之民皆得饱食暖衣，咏歌圣泽乃为太平景象。安徽抚臣李成龙因考试武闱前来江宁省城，同臣目击嘉祥不胜欢欣忭舞。谨将瑞麦恭进御览。臣会同安徽抚臣李成龙缮折，遴遣臣标千总朱天禄、承差张濬恭赍奏闻。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安徽巡抚臣李成龙。

朱批：实为嘉瑞，已命在京王大臣等俱览矣。地方山野神灵昭祥，更应慎而再慎。睹物无任欢畅。①

（原件系汉文）

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咨行驻西宁侍郎：钦差一级侍卫达鼐，赍捧往问罗卜藏丹津之旨，已遣往侍郎处。抵西宁后，侍郎遣员，传带罗卜藏丹津属下贤能寨桑一员，向伊询问降旨，伊如何回奏，如何动作之处，侍郎作速缮文咨我，以便我易于办理。

再，西宁现有之兵丁，除我已交附署理总兵官事务副将黄喜林妥善预备外，我于此处亦治军预备。为此咨行。

朱批：好。

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咨行驻西宁侍郎。

我看得，青海之事甚不定，今日奏称如此，谕旨刚批下，明日又奏称如彼动作，则主子实在难办。我意，嗣后若有事，侍郎应停刚闻得即奏之处，先行咨文与我，我二人互相商议，将应如何施行之处商定后，再行奏闻。况且，先前曾有旨，若我等有事，应先与我商议再施行。为此咨行。

朱批：尔以恐费朕心，恐为难等因，令常寿将所有具奏之事与尔商议后再奏，此虽是，然定耽延。何奏皆可，朕并未一有所闻，即零乱办理，诸事皆寄信与尔，划一办理。常寿、希兰图等仍照从前，凡有所闻，一面奏闻，一面晓谕尔。尔若应办，即办之可也，一面具奏。朕若有何裁定之处，即降旨与尔，似此则毫无耽延之处，且甚佳，朕并无厌烦之处。咨行常寿，朕意仍照从前奏闻可也，凡具奏之事、具奏之语，不可于晓谕尔之文内遗漏，凡密奏之言，俱晓谕尔，此系朕旨等语。

3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滋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驻西宁侍郎常寿遣领催齐里克泰送来伊所奏罗卜藏丹津等出兵，欲抢掠额尔德尼额尔克，

① 原件朱批为满文。

应调遣我军，臣应前赴西宁等诸事。窃臣钦惟，青海之人俱系顾实汗后裔，目今伊等背我国重恩，骨肉相残，与我等毫不相干。罗卜藏丹津若果能剿灭额尔德尼额尔克，则系伊等自削力量，尚于我等有益。额尔德尼额尔克若不及罗卜藏丹津之力归降，伊亦非诚意归降，日后我大军出师后，伊定又归降前来。(**朱批**：额尔德尼额尔克倘请求入内，准伊进入寨内保护方是，否则有失安远抚外之道。额尔德尼额尔克等系心向我朝之人，甚属可怜。目今收留，日后可得力。此情已降旨延信。)此毫无费心之处。虽然不保护心向我朝之人不妥，惟目今正值蒙古草原青草长出，马长膘之际，倘我目今起兵兴讨，伊等靠肥马妄加远遁时，即白浪费我等军力。查得，西宁有绿旗兵五千余名，甘州、凉州、肃州亦各有驻军，虽不足进剿，然守边口尚敷用。伊等即使前来犯界，亦无妨。故臣行文贝子延信、沿边之提督、总兵官等，此间妥善整齐兵丁，小心防守边口，我亲率满州 、绿旗大军前往等语，又缮蒙古字书致额尔德尼额尔克曰：闻尔等兄弟内兴兵，欲进犯尔等。尔应妥善预备。我大国之兵已沿边处处防备。伊等之兵若来，尔妥善抵御，勿惧，我大军立即出师，往援尔等之语。(**朱批**：是。倘有事，不食言才好。否则，中国将失信，且外人亦心寒。)伊驻地既然距甘州、肃州近，除将信送至贝子延信处转送外，臣又念，罗卜藏丹津等虽小，然受众人怂恿即如此妄行，伊有主子未必立即得知之念亦未可料。故现今主子降旨往向罗卜藏丹津，欲再看伊如何回奏，臣即编写敕谕，一等侍卫达鼐既然正在此处，故交伊带至侍郎常寿处，译成蒙文，令罗卜藏丹津派贤能寨桑一员前来，询问谕之可也。臣编写之敕谕：皇帝谕旨：谕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今大将军贝子延信、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以尔不安分，妄加滋事，断不可恕等因，欲各带大军出边，进剿尔等，业经陆续请旨。朕念，尔祖、父累世竭诚效力主子，及至尔身，圣祖仁皇帝及朕躬俱施重恩。尔果有事由，或尔亲自前来，或遣员具奏可也。果如此背恩，有违祖、父之行乎？朕稍有不信，降旨命彼等大军暂留边内，向尔询问。尔果有缘由，即向朕陈奏，勿有隐，倘仍不据实陈奏，我将军、大臣皆系握有军权之人，彼等倘进兵，致尔伤损，朕纵有怜尔之心，然尔已取咎矣，朕亦爱莫能助，特谕。缮后带往。到后，获知彼等回奏之言，应如何办理之处，再另行议奏。目今臣亦酌情令大军整饬预备。为此敬谨奏闻。

朱批：尔如此办理甚属可嘉，善办。谕旨之事，系由拉锡提起，若朕发何谕旨，万一伊等有违旨或强硬之语，反难息事。因恐致尔等为难，是以停止。尔此信即朕原意，即朕所谕之言，恰似朕打底子寄尔。朕览之甚嘉悦。事将息之。惟若系尔之咎，亦断不敢如此动作，若系朕之咎，亦不能如此欣悦览之。此方谓竭诚舍己为主子效力，方谓君臣肝胆相照，惟达鼐已遣往罗卜藏丹津处。赏察罕丹津诸申之处亦未提起，或朕续降之旨仍未到，故如此办理。察罕丹津之人，务必赏给，妥善完之才是。最讨厌者罗卜坦鄂木布、罗卜藏丹津，是非轻重之处，断不可颠倒。特谕。

317　贝子延信奏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来报消息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七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切照臣前折曾奏，嘱咐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遣送消息之寨桑伯勒克曰：尔回去告诉尔王，将近期青海之所有消息探明详细缮文，派人送至臣处。等语遣回外，再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禀报所获之消息，另行具奏以闻。等情具奏讫。六月初六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派其寨桑达颜送来蒙文呈书一封，经粗译看得其文内称，青海盟长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咨书宗室将军贝子。以亲王罗卜藏丹津为首之贝勒二博硕克图、贝勒庆洪台吉等一千诺颜人等之诸事情由至今不得而知。而此之时，我族达锡鲁尔玛、阿旺拉布坦二人却遭抢掳，并亦将前

来掳我，此情尔等业已知之矣。我遵照侍郎所言派根敦台吉前往亲王戴青和硕齐处，继而又派人赴二博硕克图处观察形势，至今人皆未回，或许已被拿去矣。上月二十九日，我派往垂布宗呼图克图处问好之三人，途经车里特图时，为身着甲胄之二十人所追赶，其中一人被刺伤拿去。如今小人我极为恐惧。然因我倚仗承办皇上大事之尔等及其雄师劲旅，故心稍安。祈请何以庇佑为鉴。另有口信相告。等语。据寨桑达颜告称，前曾派人召公噶尔旦达锡来我处，如今噶尔旦达锡携其弟台吉鄂齐勒及其妻子已于本月初一日移至我处，其属下之人亦将陆续迁至。目下我之兵马，我胞弟台吉阿旺达克巴之兵及公噶尔旦达锡之兵已足有二千人，近几日内，我等兵马将全部到齐。故此我等已领兵移往察汗郭尔山林之地以备。倘其来征，我等虽然势单力薄，亦将全力抵抗。若力不能敌，亦系我等之命矣。再目睹抢掳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之公噶尔旦达锡之侍卫米米，为备询问亦一同前来矣。等语。臣问寨桑达颜，尔王来文内所称二博硕克图、庆洪台吉，皆系何人。据达颜告曰所谓二博硕克图，一为贝勒博硕克图戴青阿拉布坦鄂木布，一为贝勒额尔德尼博硕克图垂拉克诺穆齐，庆洪台吉乃为贝勒巴尔珠尔拉布坦也。等语。遂问侍卫米米，尔所见抢掳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之情若何？据米米告曰：我赴北川口行商，宿于位居博罗崇克之乌兰布拉克之台吉阿旺拉布坦属下名叫巴颜之人家中。巴颜谓我曰：据闻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台吉藏布扎布现俱备兵，不知向何处用兵等语。我行商回来，于五月二十四日又宿于巴颜家。次日拂晓之前，忽有五六百兵来到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之牧场，其皆身着甲胄，手持枪戟鸟枪，四处掳掠，直至早饭之时方才罢手。我遂问巴颜，此为孰之兵马，巴颜曰：系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垂拉诺穆齐所派之兵，台吉阿旺拉布坦、达锡巴尔珠尔及其母亲，伊等各属下要人皆被拿去。等语。故臣遂谓寨桑达颜曰：尔赶快返回告诉尔王，王虔诚感念圣主之恩，不入罗卜藏丹津等人之盟，且将王之胞弟台吉阿旺达克巴、公噶尔旦达锡等之兵马召集一起，足达两千人，又有山林可凭坚守，其即便大举前来，以王现有之兵马及所据之险，足以剿杀耳。望尔剿杀叛逆以立大功。王之此意此举，我今即奏达圣上，保证事毕之时，圣主必会另有重恩。等语遣回外，本日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又派寨桑伯勒克来告曰：我派往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垂拉克诺穆齐处瞭望之卓特巴、图古尔二人于本月初五日返回禀告，我二人至贝勒车棱郭多布边界瞭哨，见敌人即在车棱敦多布牧场之沙拉图地方立营，所搭帐篷足有二百个，中间搭有蒙古包二个，大蓝布帐篷一个，一面白玛尼大纛矗立其间。进招时仅有垂拉克诺穆齐携白玛尼纛而行。由此可见，垂拉克诺穆齐或许业已领兵来耳，车棱敦多布必附罗卜藏丹津矣。等语，其他诸言俱如达颜寨桑所禀告者也。故此臣仍照前谓达颜之言嘱咐伯勒克后遣回外，谨将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所呈之蒙文一书一并密奏以闻。照此亦咨会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及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31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知府裘章等首告苏克济勒索财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奴才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照本月初六日，原巡抚苏克济在任时之潞安府知府裘章及辖县知州王守色等员联名用印呈文奴才，首告伊等各府州县历年亏空积欠，盖前任巡抚苏克济勒索所致。奴才查算出首各款，共计银四百五十万两有奇。苏克济见其家人赵七一家皆被处死，已经灭口，窘困之际，必会拼命隐瞒转移财产。兹如果消息走漏，伊得知将银物悄然转移，催取必会落空。故接裘章等人呈首，片刻不误，即刻驰奏。奴才愚以为既然裘章等人俱出首苏克济所得各项财物，将其家产财物尽其所有，悉行抄没入官，亦甚合理。若按出首之情立即就近交付该旗严查入官，其银物既不

致遗失，且可补偿亏欠之项。至山西省亏欠钱粮，奴才现正一一核查，除前日所参之一百三十万两外，还有几处尚未查明。苏克济所得，诸多年来想必亦花费不少，苏克济一人所余财银家产万一不足抵偿亏欠，则不足部分皆分摊亏欠各府州县之员偿还。此等亏欠之员前经参革，虽准留任偿还亏欠，但至今亦未偿还。故奴才将细加甄别，倘原亏空确属勒索所致，其人办事勤勉，尚属得力，则准留任效力，若属为官恶劣者，则予革职，另换新人。如此多年亏欠可完，且省内亦可得获贤良新员。裘章等出首之接管赵七财物之朱一魁，开当铺之袁英、王申，奴才俱已拘拿。再李清钥、栾廷芳、冯国泰、孙赞功、德音、森图各案，俟查清时另议具奏。谨将裘章等人呈首加印之文一并奏览。

朱批：尔此查出者甚属可嘉。毋惧怕何人，此乃朕稔知之事，依靠朕威果断办理。唯尔是新用之臣，地方二三大臣及全省官员，独尔一人恐难承当，朕已派额伦岱、涂天相辅佐尔查明此事。尔切不可推诿于朕所遣之臣，凡事仍以尔及连肖先为首办理。著诸臣知道，通力清查钱粮。苏克济之子亦送前去。隐藏财产不但今日，伊在巡抚任内即已藏妥了，别说该旗任何人亦难查出。唯与苏克济讲明，由伊设法补偿耳，如若不成，再将其法办。额伦岱等到后，尔等不得瞻徇畏惧，通力清查。德音不能完，即照朕之交付，有不能完的法则，今日谁能救德音？苏克济若不能赔补，应由为他徇庇之德音、森图替他偿还。此类贪婪恣意袒护等恶习，务必好好整治。

31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总兵黄颖赵文弼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等会奏雨水一折内奉朱批：知道了。黄颖、赵文弼居官名声若何？据闻名声恶劣。若二人尚明白，听朕训谕能有悔改，且尔等仍提议由伊等管饬营伍，则准留任。若有疑虑，不便直言，则另选他人。唯据实以奏，毋令伊等冤屈，亦不可徇情致其日后受累。著速回奏。钦此钦遵。臣等查得，金门总兵黄颖，福建人，年过七十，身体尚为强健，人品中等，办理水师，不堪其任，居官名声不好，虽经臣等劝诫不能悛改。漳州总兵赵文弼，浙江绍兴人，系康熙十二年武科探花，原于侍卫行走，因居官年深，尚明事理。唯年越七十，身体衰老，故兵丁训练，营伍整饬之事实难操持，居官名声甚属平常。总兵一职尚属重要，皇上念切地方营伍，特降旨垂问，臣等何敢徇情隐奏。是以谨将黄颖、赵文弼之情据实奏闻。又查福宁总兵费钧，系浙江湖州人。平常人亦明白，现亦年过七十，体力大不如前，本年四月遵旨赴京矣。再海坛总兵程汉鹏，福建人，向来胆小无能，整饬水师不堪其任，兹亦年过七十，适闻染疾，尚未告病乞休。该等之人年事已高，不宜久居总兵之职。唯福建人刁悍好事，操兵大员同时更换，熟手离任，新手未至，节制地方人手少也。皇上圣明，诸事无不俱在洞照之中。伏乞皇上预简贤能总兵，陆续更换之。至臣等每折所奉朱批极为精辟，臣等一一详加遵奉另奏外，谨将黄颖、赵文弼之情，钦遵着速回奏之旨先行奏闻。赴台湾巡察之监察御史吴达礼、黄书经遣员赍折前来，臣等一并具奏。

朱批：知道了。尔此奏甚属秉公之言。吴达礼等所奏亦是，现交部议。

3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奶饼子及夏暑良药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四月十三日差往赍折之家人于六月初八日返署，禀告：伊等奉命驿行，五月十四日自京城起程，二十四日即抵福州。御赐之物现亦到此。臣即率文武属员出城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恩。恭启御赐奶饼子一匣，仰见色鲜味美，皆内用之珍馐，外省难得之极品。次日，臣三月

二十九日差往赍折之家人返回，禀告，伊等雇骡于五月初六日自京城起程，行程三十三日方至福州。御赐宝物现已到郊外。臣当即率领文武属员出城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行礼叩谢天恩。御赐宝匣二个，内装锭子药十剂二百粒，皆系夏季适用之各类药品，且南省湿热难觅之良药。窃惟，臣昏庸无能，过愆甚多，皇上恩如天地，予以宽赦保全，凡无知不敏之处，详加开谕，唯期于好。臣虽舍身效命，亦难酬万一。兹复蒙殊恩锡数，惠泽无涯，臣何以仰答？唯顶戴明训，一心一意效力终身，且每时恭祝万岁也。为此叩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封疆大吏名芳千古，即是报答皇考及朕矣，勉之。我君臣内外大小员职，倘能英名天下万世，其光彩荣耀更有愈此乎？尔等二省文武属员，著善加劝勉，好生训导，务期清正勤慎，时刻不怠，尽心职守，黾勉效力。

3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卫达鼐奏疏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为代送奏折事。

臣因罗卜藏丹津狂悖无忌，令侍卫达鼐捧旨前往西宁问伊缘由，已经具折奏明在案。今达鼐于六月初八日自西安起身，留有奏折一封，理合代为封进。臣亦行文署理西宁总兵黄喜林，整顿兵马，坚守隘汛，不可轻动。仍不时遣人前往口外左近内附之各部落，晓令其自相联络，毋得惊扰。又臣于六月初九日专人持送提督岳钟琪书信，谨抄稿附呈御览。合并奏闻。

（原件系汉文）

附一：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奏报赴西宁给罗卜藏丹津赍旨事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乾清门一等侍卫奴才达鼐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原系为察罕丹津之事受命前来，此际因青海之事变化频仍，公太保总督年羹尧为此业已另行具奏请旨，故奴才暂住西安候命。适接驻西宁之侍郎常寿来报，言称罗卜藏丹津行将派兵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语。总督年羹尧令奴才阅报语云：察罕丹津之事尚无眉目，罗卜藏丹津此事颇为重要，在此拟旨，由尔亲自送至侍郎常寿处，然后传罗卜藏丹津之一大台吉前来，交付谕旨，携其回奏返回。等语。此事奴才理应请旨而往，缘到西安之日，总督年羹尧曾言，我折子内奉御批：尔传谕达鼐，青海之事尔如何办理，著伊遵照施行。钦此钦遵，故未请旨，于六月初八日即自西安起程矣。为此谨奏。

附二：寄提督岳钟琪书稿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骨什汗以勇力奄有西海，非功德及于民物者可比。其子孙大率皆骨肉参商，以叔而奸媳，以弟而妻嫂，行同禽兽，视为常事。数十年来受我国家深仁厚泽，一旦而悖负，悖德者不祥，负恩者不昌。此以天道揆之，骨什汗之儿其不食矣。自我抚川以后所目睹者，达颜贝勒诚心内附，丹仲贝子竭蹶王事。今皆以壮年身故，无子。此以人事揆之，西海无福，势将为乱，灭亡不远矣。然西海十九家部落地大人众莫如罗布藏丹津。而其人才庸性傲、年少心高，以不得藏王之故挟乱

以求封。会盟结党，出言不逊。近益狂肆，遣兵擒台吉索诺木达什，护送阿尔布坦俄木布，奸占常马儿，见无与为敌者。又聚兵七千，往征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以不赴会盟为词，凶横之状，几于独霸。其不敢遽犯内地者，特以插罕丹津尚未同志耳。查罗布藏丹津现今住牧地名乌兰布拉克，在西海之西。若有事于罗布藏丹津非陕兵不可。而陕兵非少为简练不可遽用。是以决意为延缓之计。就形迹而论，似有怯懦之嫌不顾也。又西海十九家部落，心奸行诈莫如插罕丹津。其兵马数目不及罗卜藏丹津，而强弱足以相当。十数年来不敢明为横逆者，丹仲掣其肘耳。今春不赴罗布藏丹津之盟，非其心不欲往，一则置身局外以观衅，一则假此内附以求得丹仲之部落，特不应硬占而后请命也。插罕丹津住牧地名一克海留兔，于松潘为近，若有事于插罕丹津，非川兵不可。是以密咨。世恩领兵出口，临之以兵威，说之以利害，事可结也。然兵机如转圜不可执一。今日之时势非复前日矣。丹仲部落于其叔插罕丹津为有分，若台吉索诺木达什苏尔扎之妻常马儿，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皆非罗布藏丹津之所得，过而问者，今则擒索诺木达什矣，奸占常马儿矣，出兵侵伐郡王矣。较之奸配丹仲两妻，此则亚魁而彼则元凶矣。此则恶迹尚未全露，而彼则叛逆显然。捨元凶而问亚魁，于兵为不武，于事为倒置，不足以服插罕丹津之心。兵既动而不可中止，适足以驱插罕丹津，而使其合势于罗布藏丹津以乱西海，未可旦夕靖也。为今之计，俟前差外委通事回营，伊必有寨桑同来。若其词柔顺，世恩相机料理，与之以易从之路，暂且完结。丹仲两妻置之不问，以为将来问罪张本。若词涉抗拒，则外示严厉，谕以汝等先去，我即当请旨，领兵与你亲王相会云云。遣伊去后，飞驰寄信于我，我当专人赍捧旨意到营，赏其暂为管理丹仲部落，俟有承嗣之人再议。如此则彼感皇上之恩而畏提督之狠，于事可以将就完局。世恩仍与彼说明松潘附近之阿壩即惰铁布作革，河洲附近之干家喀家听我节制，不得违拗。事竣还省，遣一明白解事之游击或守备驰驿来陕，我面告以来春进兵事宜与两省调遣汉土官兵数目、道路，期会竭力料理四五个月，明年春尽，口外草枯，马瘦跛行而西，使西海各部落知我皇上天威神武，有征无战，则目今之忍耐正如猛虎之蹲而后扑伏而后攫也。庸何伤乎？通盘筹划，略尽于此。幸毋违错，统冀留神。

附三：上谕年羹尧伤派普照署理西安将军印

谕年羹尧。西安将军延信现在甘州署理大将军印，暂不撤回。若有用人之处，西安除范时捷外，别无大员可以辅佐你，故朕已敕命派公普照前往署理西安将军印。初一日自京起程乘驿而去。特先谕尔知道。

附四：上谕年羹尧罗卜藏丹津插罕丹津之事务求稳妥等事

今有常寿奏折，发来给你看。大概看此光景，罗卜藏丹津不过挟乱以图藏王。插罕丹津作好人，挟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希得丹仲之人。但丹仲之人插罕丹津原有分，不作乱而求，情由可悯。朕同怡舅阿三人着实商量，罗卜藏丹津候插罕丹津之励，今捨元恶而逼令插罕丹津处生事，恐两势一合，未免有些难处。其余力微之人，虽有心而无抗拒之能。若总归一事，恐至难图。今勉遂插罕丹津之贪，而罗卜藏丹津必不能至为乱，候秋春大出尔上再定，似乎好。若即西海人众全合，你也量透容易料理呢，任你调度。但朕意佥谋，皆以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又量你再不得轻举妄动而生事，又恐掣你之肘而失机宜。总之在你慎重料理、筹划始终而举。现今朕意丹

仲部落赏插罕丹津之心有七分是，不与有三分是。问罗卜藏丹津之罪，情理有十分当行。不问按下，时势有六分，当置之候彼之先举。朕实不洞彻地方西海情行，任意定立主意谕你，恐错误大事。即廷臣之才之心，也是大家知道的，总交与你为之。有一分不稳当，宁可忍小辱而图省事。慎重。

附五：上谕年羹尧朕躬甚好不必过虑事

不幸皇太后大事又出。去岁皇父事上实力已竭，不料继此意外，朕只以付托为重。即至失仪缺礼也顾不得了，再不肯劳过身心。你为朕放心，都是实旨。朕躬甚好，不必过虑，专心料理西边地方之事。特谕。

（原件系汉文）

32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天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护军参领法保前来巴里坤，谕奴才：尔前去，暂告富宁安，闻得年羹尧将伊密参，此乃无据之言，富宁安为国殊死效力，年羹尧又忍心乎？伊之题本朕亦阅览，竟无事。富宁安竭诚效力，朕稔知。钦此。奴才跪聆，顶荷非常隆恩，方寸顿乱，叩谢涕零，不能自已。奴才蒙圣主之恩，天地高厚，不能一一剖白。然奴才孤独，惟仰赖圣主而生，所蒙鸿恩，当铭刻肺腑，备加敬谨，竭尽驽骀效力，奴才除仰瞻圣主叩谢外，已不得具奏之言。故将叩谢天恩之处谨恭奏以闻。

朱批：此系富宁安回奏之折，现发于尔看看。

323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解任懒恶官员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谨奏：为参奏事。

部事靠章京等协助办理，不惩恶即不能扬善。除于我部章京内，择可教者留下，时常指教令行走外，查得，臣部满郎中尼唐阿，人懒，汉郎中刘叶昌、满员外郎穆特恩，声名俱恶，此等官员断不可手软留用，伏祈降旨解任。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管兵部尚书事加三级臣白潢、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经筵讲官日讲官掌记注右侍郎兼管翰林院事务并内阁学士事臣阿克敦、右侍郎加三级臣王度昭。

朱批：刘叶昌若其余五部遇有缺出，调用。刘叶昌等仍妥善效力行走可也。余依议。

3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将有病侍读学士音扎纳休致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窃据内阁侍读学士镶红旗之音扎纳呈称，康熙十九年征讨吴三桂时，音扎纳我以一等阿达

哈哈番、委夸兰达之职前往，六年效力，经大仗三次，小仗九次。云南平定后，由部验看功牌议叙，授我为拖沙喇哈番，尚有三等功牌未给相当官职。二十五年经旗保举，由阿达哈哈番补为员外郎。是年补为骁骑参领，又升为郎中兼任参领。三十一年为喀尔喀公汗都迁移我卡伦境内一事，派我前往追赶公，至西讷痕哈拉霍吉勒地方赶上公汗都，告之使其迁移之事，公汗都将我等之马匹牲畜衣服全部掳走，带我等转向俄罗斯而去，五日后临近俄罗斯时，才将我等释放。我等步行五天五夜，以雪为食，方抵喀尔喀人地界。音扎纳我乘驿前往京城，将汗都反叛之情奏入。蒙圣祖仁皇帝召问，授以额外侍读学士。又随中路大军，在给噶尔丹赍送敕书时，我与王府长史道常及二百名前锋一同至达克鲁伦河扎营。次日天黑朦朦的，丹济拉率兵上千来掠我马畜，音扎纳我手捧敕书交给了丹济拉。丹济拉属下将我的坐骑、马鞍、辔头、撒袋、腰刀、衣服甚至裤子皆一抢而去。四十五年，我前往推河探信，因揭参笔帖式通保之缘，由部议处，将拖沙喇哈番与侍读学士一并革去。五十一年遣使扎尔古特国时，派我为陪使，往返五年。到京城后，复授为侍读学士。五十六年随将军印来巴里坤往袭乌鲁木齐。五十八年又作为使臣派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五十九年袭击乌鲁木齐时亦曾前往。是年音扎纳我已六十五岁矣。昔日身体虽然有病，但我荷恩甚重，为效力犬马，仍然支撑而行。自本年始，病情益重，食物也不能消化，宿疾缠身，已力不从心，何敢留在军营，坐食粮饷。恳请将军大学士代为转奏，准予休职。为此具呈。等情。奴才看得，侍读学士音扎纳自来军营，恪谨奉职，勤勉效力。兹年老有病，食不下咽，不能行走是实。故乞准其所请休致，俟降旨后送回京城。为此谨奏，请旨。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

朱批：音扎纳多有效力，昔日皇考在世时即甚出力，兹既有病乞休，赏给袭职，原品休致。著回京城。该部知道。

32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音扎纳之缺由顾鲁署理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请训旨事。

侍读学士音扎纳疾病沉重，不能行走，乞请休致一事，奴才业已另折具奏讫。例定此缺由该部奏派一人。看得，随奴才前来之办理理藩院事务之礼部员外郎顾鲁，系镶黄蒙古旗人。首次出征即跟随奴才，今已八载有余。其人勤勉，办理亦可。凡交付之事，甚为谨慎，曾随奴才二次袭击乌鲁木齐。今音扎纳之缺倘再派一名侍读学士，又将耗费粮饷。奴才乞请，音扎纳之缺停止部派，侍读学士事务暂由员外郎顾鲁署理，仍随印办理理藩院事务。伏乞示下。因系奏请训旨之事，不敢令人代笔，奴才亲缮折子，加纸封裹，钤印谨奏，请旨。

朱批：顾鲁于音扎纳缺补为侍读学士，余依富宁安所请。该部知道。

326 都统图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之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一日

奴才图拉谨奏：为谢恩事。

赏奴才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将军祁里德遣章京折斯虎里送来，于六月初十日到。奴才出营跪迎，涕泣敬谨祗领讫。奴才敬思，先主怜爱奴才先人，将奴才等由愚陋稚子培育擢拔为都统，正悚惧恐玷主子重恩间，今圣主又殊待奴才，按大臣衔赏赐天衣天帽等物，奴才蒙此非常隆

恩，不胜感激，望阙谨叩谢天恩。为此谨奏。

3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天津原任道台亏欠银两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

奴才阿尔松阿、年熙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我等抵达天津卫后，会同莽鹄立、段如辉审理原任道台宋世宗亏欠三十八万余两银两一案，除各商贾盐场所欠之二十一万六千四百余两及原分司杜毓范未交之铜斤等项一万七百余两外，其余十五万四千九百余两皆系宋世宗本人亏欠，并向诸商大贾勒派是实。再奴才我等召集诸商宣喻皇上为商贾所降之旨，而后谓诸商人曰：尔等将以各项缘由被人勒派之银咸俱陈告，以便催缴补偿尔等所欠之钱粮。诸商人遂供出用于带征缓征诉讼等大小二十余项被人勒索之银共计二十余万两。该项之银，奴才等已派所携之笔帖式私下晓喻得银之主，以为催缴，大抵皆已承当。其中有外省二三涉案之人，亦交令各属地方官员催征。近处涉案宜应质审者，亦已行文提取。故而奴才将会拖延数日，亦系无奈而已。兹唯俟行取之人到此质审，查明银两细数，使事得以牢靠，银两皆有着落后，再另行奏闻。为此谨先行具奏以闻。

朱批：何必延长数日，诸事俱从容查清后再回来。

3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常州秋审沿途所见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六月初七日自省城起程，由水路前往常州府秋审，初十日审完返回，由丹阳县经旱路回到省城。沿途询访民情，见自麦收以来，百姓食用充足，各俱安居乐业。观各处稻谷，臣水路所经之扬州府之仪征县、镇江、常州等府稻子长势甚旺，高阜之田之高粱皆已秀穗，豆子长势更好。唯臣旱路所经之句容县，雨水稍缺。江宁省城自六月初一日以来一直未雨，黎民望雨殷切，故臣十二日返至省城后当即设坛，十三日臣亲往斋戒祈雨。至安徽各属地方，近日雨水调匀，尚无可虞。为此缮折差臣标把总张如柱、兵丁李庭秀赍送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六月内雨水必会调匀。

3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檄各属缉拿匪盗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捧读皇上为盗案事所降之旨，果见天下事难逃圣主股掌，皇上诚乃无所不鉴也。臣司职地方，未能剪除盗匪，内心不胜惭愧。初闻江南贼众，故臣到任后即行交地方各官严加缉拿，且每次会见文武官员，皆嘱当以擒贼为要，各须勉力。兵丁中凡缉拿贼匪显著者，即升为把总。并训饬捕盗衙门之人，若有窝藏枉纵为盗者，必予重惩，尔等亦难逃其咎。而后又遍行开职各官，凡各汛守之地，一月之内若有二起盗案，则将千总、把总、兵丁交各管官员杖拿；倘一月里生有多起盗案，则将守备、千总、把总，带至臣衙门捆打，将其上司重加参劾。倘有缉贼捕盗好者，必

予任用以示劝勉。等情现即照此而行。适闻泖湖太湖黄埔等处渔民结伙抢劫，故一面严檄缉拿，一面派人查访有无贼首，栖于何处之情，尚未获得实信。一俟查获实信，臣必擒剿靖扫，具奏以闻。嗣后凡盗匪之事臣定仰副皇上不扰失主、不冤无辜、安民靖贼之圣意孜孜以行，断不只行空文玩忽懈怠也。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对尔朕甚放心，江南、江西二省确无令朕担忧之处。

3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密访下问各员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皇上下问之官员内，江西知府王青，俟臣遣往抚臣裴徕度处磋商之人返回后再另行具奏外，道员魏力同、潘尚智二人缘为官不好，臣已与署理巡抚事务之何天培协商参劾矣。(**朱批**：切毋即因朕旨而罪及无辜，此皆系朕处访闻之风言。尔等省臣务必明白，不拘如何，唯秉公核实后再办。)道员傅哲弘、知府孔毓普经与何天培商议，傅哲弘办事可也。孔毓普于知府中尚属平常，业已就臣等所知据实奏闻矣。该等之人是留是革，俟御批到后，臣等再为遵奉施行。(**朱批**：如此才是，朕若稔知，胸有成竹，即降旨了，又何必问尔等，著将该等之人留任，毋予参劾，教训伊等做好官，将朕访闻之情及尔等所奏俱晓喻之。)再按察使葛继孔，臣曾留心观察，见其为人聪颖，性急口快，有办事之才，公事尚属尽力，(**朱批**：葛继孔，朕所闻亦有不同，亦应教训谨慎从事。)未闻其有勒索下属之情，或许其背后有品行不端之处，臣实不知。朱作鼎为人明白，办事可也。先前居官名声恶劣，近二三年已有改观，较之以前好些了。但尚未达到名声好者。自臣到任以来，尚无懈怠肆行之举。至道员吴应丰办事有才，居官平常，不是太好。道员张慊为人谨慎，(**朱批**：据闻张慊颇好。)品行方正，名声颇佳。孙兰芬、孙兰岑，曾闻乃系兄弟。现江西之道员孙兰岑为人谨慎，居官可也。(**朱批**：亦称此人好。)孙兰芬臣不认识。知府费锦梧办事可也，实心效力，居官颇好。(**朱批**：据称此人颇好。)知府王洪誉久任南昌府知府，办事可也，居官好。知府陈廷纶适才病故。臣仅就所知据实陈奏。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

3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谕勉励文人勤奋读书等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往赍折子之把总魏子丰赍捧御批折子返署，臣跪奉祗领，恭捧开阅，伏见圣主褒锡于臣，勉力为臣好自珍重，蒙皇上天眷降旨，谆谆教训，诚为臣者难得之恩也。臣实难承领。臣荷恩之重非比寻常，此正乃竭诚效力之时。嗣后及至坐立饮食臣定留心，爱惜身体，(**朱批**：甚善，是。)以仰副天意，效力犬马。再圣主洞悉江南文人好事之风，降旨训示甚为周详。臣钦遵圣旨，唯勉励伊等勤奋读书，仰副振兴文风之天意而培育之，断不使其有越分之举。故此将二次御批六折，朱批折子一件遵旨封奏。为此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

3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节哀及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恳请皇上节哀，允准微臣往谒大行皇太后梓宫事。

臣于赍折把总返署之前，即风闻皇太后宾天之事，不胜惊异，但因其乃街头传闻，未敢信以为实，六月十三日赍折把总返抵江宁省城，臣跪诵皇上御批，不胜伏地恸哭。窃惟皇上至孝性成，圣祖仁皇帝宾天之时，尽哀逾于常礼。臣侍于皇上近旁，仰见天颜多有消瘦。此皆乃皇上诚尽孝道，且念圣祖仁皇帝托付之重，为国计民生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勤于政治所致者也。故此天下官民普被恩泽而安居乐业，唯皇上身受其苦矣。臣虽遵旨远来任所，但心仍系阙庭。本年三月，闻知圣躬渐安，臣心稍慰。皇上亲送圣祖仁皇帝梓宫入陵行礼后，圣躬万安，天颜几乎复原，闻此臣不胜欢忭，以乃天下官民之幸者也。不料皇上亲自护送圣祖皇帝梓宫赴陵返回不足五十天，又遇皇太后大事，皇上虽然强忍节哀，然为臣却知，皇上大孝，内衷哀思不已，必伤圣躬。天下臣民皆赖圣仁抚育，伏乞皇上于大暑之时节哀颐养，以下合内外民心。皇上祧承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几世之大业，倘圣躬万安，则皇太后及先祖在天之灵皆安，且亦可慰天下臣民祈祷之诚。至臣离别圣主时已半载有余，江南相距京城不甚太远，祈请准臣轻骑简从，乘驿驰往京城叩谒皇太后梓宫，瞻仰天颜，既得以尽恋主犬马之思，且又可就地方诸事请教圣训，以为遵行，于地方之事亦有裨益。倘皇上万安，往来只需月余。伏乞恩准以行。缘赍折把总去冠缨返回，皇太后宾天大事兵民皆知矣。臣钦遵御批，当即传喻江宁将军雍吉讷等，并与雍吉讷磋商，俱去冠缨，并宣颁于官兵冠去缨纬，候诏照例成服，于公堂服丧。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毋为朕忧，朕躬甚善，所奏知道了。尔停止来京。此正为治守地方之际，甚为重要。我等君臣彼此熟悉。放心，爱惜身体，为朕效力，造益于地方百姓。

33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节哀保重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江宁将军雍吉讷谨奏：为恳祈圣主保重节哀事。

雍正元年六月十三日，总督查弼纳折内所批皇太后驾崩之旨转谕奴才，奴才闻旨，顿时惊呆木立，心碎如粉。窃惟，皇上性孝至诚。去岁圣祖大事，日夜哀痛，时难忘怀，加之总理天下万机，圣躬劳瘁，尚未平复，不意今日又遭皇太后宾天，圣衷哀伤必致过甚。唯奴才身在省城，不能于御前少表犬马之心，以尽哀悼。伏乞皇上念圣祖交付重大，天下军民瞻望之殷，节哀保重圣躬。为此奴才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知道了，勿为朕过虑。

334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被迫来投边关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五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派往大度马口之理藩院员外郎胡必图于六月十三日携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

鼐前来报称，今日晨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来边口告我曰：亲王罗卜藏丹津等领兵攻我已达四次，我力不能敌，被迫携妻妾二人及儿女来投内边。请扎尔固齐放我等入边，带我等至将军贝子处。等语。故卑职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妻子放入边内暂时安置，带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随人四名前来。等语。臣遂会见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并问之曰：王如何而来，为何不竭力抵抗。据郡王告曰：我先前派至将军处之[illegible]伯勒克返回后，将贝子所嘱俱告于我矣。初八日，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垂拉克诺穆齐、盆苏克旺扎尔、额尔德尼台吉宗卜扎布等共领四千余兵马前来讨伐我，我遵照贝子教训竭力抵抗，自本月初八日始至十二日，已交兵四次。在此我属下之人多已阵亡，我之奴仆被杀的被杀，流散各处的流散矣，马驼牛羊亦被掳去。我思来想去，圣祖仁皇帝念我祖顾实汗虔诚以行，将我等殊封为贝勒。当今圣主因我等效力进兵西藏，又施隆恩将我进封为郡王，仰荷如此厚恩深泽，我父子虽死亦断不入罗卜藏丹津之叛逆之盟。目下我之二子尚于二处领兵抗敌，如今亦不知如何矣。我先带妻妾二人及其儿女来投边关，我只身来求贝子予以拯救。我及属下之人穷迫至极之处，请将军贝子转奏圣明。等语。臣遂谓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曰：尔放宽心，青海之人恣意反叛，唯尔等几家感戴圣恩，诚心诚意冒死来投，此甚是也。事完之后，圣主必会加倍恩泽于尔。等语。婉言安抚后，留宿一夜，次日交付通事送回苏油口内其妻子暂住之处矣。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亦咨会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朱批：额尔德尼额尔克之事，尔自始至终料理皆为失当，优柔寡断。虽不派兵保护，何以不派人赴罗卜藏丹津处调解耶？今事已至此，追悔莫及矣，罗卜藏丹津甚属可怜，好生守护，给其生业，优厚待之。其子奴如若分别来投，则照前旨而行。特谕。

335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公噶尔旦达锡兵败来投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六月十五日驻守洪水口之兵丁将公噶尔旦达锡及其随从三人带至甘州后，臣问噶尔旦达锡，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告诉我曰：命尔及尔之弟台吉鄂齐勒、台吉阿旺达克巴三人领兵抗击阿拉布坦鄂木布等。如今何矣？据噶尔旦达锡告称，本月初八日我及我弟台吉鄂齐勒、台吉阿旺达克巴共领四百余兵，于胡尔海岭与敌方之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等共计二千余兵交手，自未时战至申时双方方才收兵。不久，伊方整顿兵马再次向我进攻，我等亦重整迎战，直至傍晚方才收兵。此战我方之兵四十余人阵亡，三十余人负伤，我属下之人见敌势强盛，欲作转移之时，贼即冲过来矣，我方之人无立足之地，纷纷散逃矣。贼人则能掳者尽其所有悉行掳走，将马畜羊只亦俱赶走了。我弟台吉鄂齐勒、台吉阿旺达克巴如今不知去向，我之妻子现亦不知如何矣。我原系青海一小台吉，老佛爷念我祖顾实汗之情，将我封为公，当今圣主又因我曾进藏效力，进封为一等公。我世蒙皇上重恩，虽死绝不加入逆贼之盟，唯仰赖圣主而生，今日我仅带所剩之随从三人来投将军。请将军将我属下之人散离，马牛羊尽被掳走，现除只剩一身之躯外，一无所有，眼下饥馑穷迫至极，已濒临死亡之处转奏圣主以闻。等语。臣遂谓公噶尔旦达锡曰：尔虔诚感戴圣主厚重之恩，诚意来投甚是。等语安慰后，遂留宿一夜，次日仍交付带其前来之兵送往其叔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暂住之处矣。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亦俱咨照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讫。为此谨奏。

336 贝子延信奏报调甘州兵马固守永固城以防叛逆来犯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到达甘州，臣见其靠近边关，随即饬交代理永固城副将事务之参将杨锁柱曰：南山一带边口皆靠近尔处，乃尔之管辖之区。现罗卜藏丹津等正与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交兵，距我边口甚近，尔须将各边口酌量加兵，好生防守。等情交付之。六月十五日，接据参将杨锁柱报称，遵照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之交付，凡大度马口、苏右口、梨园口三口因地属重要，故各添兵三百，其余之扁都口等关口亦各酌量添兵矣。等语。其又报称，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之苏月江等来边禀告，我等赶着马畜翻越老鸦岭来投边关时，后面追兵追上来，将马畜全部掳去。且言，我等现有六千精兵，定要捉拿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即便其去内地，亦定追拿之。内地官兵若加阻止，则即战之耳。等语。卑职窃惟，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妇孺若赶着牲畜陆续来投边关，实难辨别真伪。至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盖因兵败力竭方率属下来投我朝，故此青海之贼借追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机窥视我朝边关，亦未可料。倘若再欲加兵，南山附近一带各营堡之马步兵，除去已添守各关隘口之兵外，目下在营之兵已甚少矣。且卑职一人巡查各关口，若有紧急之事，亦难以兼顾护守之事。故除报请提督标下中营参将、肃州代理总兵官等驰派兵马外，若坐候肃州之兵，恐其路远一时难以到达。是以特呈请署理大将军印务之贝子，暂调甘州提标之兵防守该等要隘关口。等语。臣窃惟，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妻子并公噶尔旦达锡等，现皆已放入关内暂时安置矣。逆贼既便不来犯边关，目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子二人正在抗敌，战火临近边关，边塞不可不固。对此臣理应请旨派兵。唯因事情紧急，故视参将杨锁柱所报，暂调提督标下火器营兵五百、弓兵五百，交北营游击吴永年等督领，前往永固城一带要口，协同杨锁柱严加防守。是日业已起程前往矣。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俱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337 都统西伦图等奏报由柴达木撤军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奴才西伦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钦奉上谕，前赴柴达木，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达兰土里根，是日抵达之公总督年羹尧咨行奴才之文内开：为钦奉上谕事。皇上将都统具奏之折寄交我办理。故此文一到，都统即撤柴达木之兵，于察汉托洛亥驻扎。我另派西宁之马鸟枪兵一百名、步鸟枪兵四百名共五百名至尔处。由柴达木撤回之兵丁情形，马畜、军械、帐房、锅等物如何之处，明白咨行前来。再，驻于察汉托洛亥后，凡有所闻所见消息，作速咨行前来，以便我易于办理等语。此文一到达兰土里根，奴才即咨文驻柴达木将军宗札布等，撤回大军，于五月二十八日抵达兰土里根，将大军交我。经奴才查看，汉仗整齐，盔甲、撒袋、弓箭、鸟枪齐备，惟箭数按规定不满，枪药、铅子每人只三四十簇。因年久，帐房、锅破损者甚多，马畜膘瘦而数亦不满，经询问营总等人，据伊等回禀：柴达木地方俱系风筒子，马畜存不住，圣主稔知此情，施鸿恩，连续三年给发马匹草料折色银，以补伤损马匹之缺，整齐马畜。去年无折色银，冬雪又大，无水草地，马畜伤损一半。因兵丁无整治之能，故未能补齐等语。奴才除将查看兵丁情形咨文知会公总督年羹尧外，奴才又亲自会

同值班主子阿齐图、护军参领申保、巴雅尔图，委二等侍卫护军参领常明商议，目今既值军机之际，不预备牢固似不可，故命护军参领巴雅尔图，将前面五十名兵丁编为五队，护卫而行，命委护军参领常明率一百名兵丁断后，两侧将四十兵丁编为四队，由新满洲侍卫轮换率领，于两侧护卫而行，喂养马畜，从容而来，于六月十五日抵察汉托洛亥，沿途并无事，马畜无一伤损丢弃。将公总督所派由参将张家汉率领前来之五百名绿旗鸟枪兵编为一营，将奴才等带领前来之满洲、绿旗兵五百名编为一营，视察汉托洛亥周围水草地，将营寨坚固修筑驻扎之。除新满洲侍卫放卡取信行走外，奴才等亲率兵丁前来，抵察汉托洛亥地方之处，谨恭奏以闻。

奴才都统西伦图、奴才当班主子阿齐图、奴才护军参领申保、奴才护军参领巴雅尔图、奴才委二等侍卫护军参领常明。

33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恭谢奇旨事。

窃查福建良民尚知畏法，唯恶贼胆大妄为，倘缉拿不严，惩办不力，则不知畏惧。古田贼高宗祥严缉重惩一事，虽权为地方，亦是仰赖圣明所为也，不能违例赦免。臣等正惶悚间，六月初八日，臣等奏折赍回，恭阅朱批，不胜感激。当即恭设香案，同谢奇旨。窃惟，皇上仁慈过天，思虑深远。以安万民为要，不惜一二奸宄，唯求地方获有实益，因公所为，非也不责。谕旨句句皆显大仁大义，恰合圣人至论。嗣后臣等钦遵明训，唯求造益地方百姓，详究罪情轻重，凡不知不明之处恭请训示，一应案件慎之再慎。又奉朱批：国家安民之要，首在擒贼。钦此。臣等查得，地方官员于贼匪案件全不尽心。百般刁难被抢事主，将明抢改作窃盗，衙人受赂放走贼犯，嫁祸于良民，敲诈勒索。种种积弊俱已查明。尽革此等之弊，实为靖贼清净地方之根本。臣等将谕旨逐句逐段一一严饬属员，实心遵行。遵行的好，地方无贼，良民安居，则为贤官，臣等将予举荐。倘恶习不改，妄行弊端，放走正犯，缉拿不力，坑害良民，(**朱批**：甚是，时常放在心上，胜过于法。)臣等即行参奏，以示儆戒。为此叩谢皇上训旨，将折内朱批及另降谕旨恭送缴回。谨奏。

朱批：知道了。

3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泖湖有贼纯属讹传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六月初九日臣之奏折赍回，恭阅敕命交来之一条陈折内奉朱批：有一个人如是条奏，亦抄送杨琳矣。尔等商议如若可行，尔等一面先行，一面具奏。若有缮本具奏之事，即以尔等之意提出。若于地方无益，不便施行则罢了。钦此。又宜禁止米出海外一款奉朱批：此米之事甚属紧要，当下力严禁。此乃朕素知者。钦此。又宜设法修整城池一款内奉朱批：此不可也。现值国家用钱之时，尔等须详加斟酌，应缓则少缓些。钦此。臣遵旨行文杨琳，与其磋商，俟其就条陈三款一一回复后再缮折具奏外，查三款之头项内称：本年三月，浙江平湖县东北隅泖湖地方，贼匪揭杆而起，地方官调嘉兴所属各处之兵前往缉拿，全无踪迹。等语。此款奉朱批：此事何故未奏。再此类事不得少有隐瞒。钦此钦遵。查得，本年三月，据浙江巡抚李馥咨称：江南泖湖地方与浙江平湖县接壤。据传闻，泖湖地方有贼。我就近先派嘉兴副将领兵缉拿。等情。前来。臣

当即咨令嘉兴副将知府、平湖知县亲临泖湖稽察、靖扫贼氛。不得借口此为江南属地而事推诿。又咨令杭州湖州副将，果有贼匪，则前往助剿。等情。各交令前去。并知照江南，又交付定海总兵，派出海船巡查海口讫。旋据副将、知府、知县等各自报称：伊等皆亲赴泖湖详查，并无贼匪之情。（**朱批**：虽系如此，民畏官不报，官惧尔等隐瞒实情，亦未可料。不论如何，当严上加严。）经详问地方之人方知，一天晚上，捕鱼船十余只聚在一处捕鱼，村民误以为是贼船，而渐渐传开，各处俱闻，实则无贼。等情。来报。巡抚李馥亦来文言属讹传，并无贼匪。定海总兵亦禀报经详查海口，并无贼船。泖湖有贼之说，纯系讹传。等语。查泖湖地方虽位于江南，但河汊子众多，与平湖县接壤。讹传之言虽不可信，但亦不可不防。（**朱批**：甚是。）臣借此交付嘉兴文武之员，即于浙江平湖县所属与泖湖接壤之新代村建造巡船四艘，（**朱批**：甚善。）配足兵丁，严加巡查。倘有贼匪，立即缉拿。查泖湖有贼之情纯属讹传，查无实事。臣何敢将误传之事奏闻，故而未奏。窃惟，皇上轸念生民，靖贼安谧地方之意至为笃切，一应事宜皆应奏闻。臣谨记在心。嗣后凡有类似之事，臣从速查明，实则奏闻，误亦陈情奏明。为此将朱批先行缴送。谨奏。

朱批：知道了。君臣相互信赖，凡事开诚相见，毫无掣肘疑惧之症，则何事不成？我君臣唯求一个诚字，彼此体谅爱惜，勿玷负皇考多年养育之恩。落泪而书。

34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追取欠银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浙江粮道蒋国英擅自动用库银供漕，从中克扣一事，臣闻后一面派人核实，一面奏闻。皇上天赋英明，洞察秋毫，将蒋国英劣迹早已悉知，列举种种弊情，下责为臣庸懦，命臣会同巡抚李馥妥善料理。臣伏读训谕，愧惧交加，不胜感激皇上鸿恩。查蒋国英人品恶劣是实，臣曾屡次责其改正。但如此干犯法纪，实出所料，故未能早予参革，此乃臣之庸懦不济。至漕粮事务至为紧要，向由漕粮总督、浙江巡抚就近承办。本年臣闻知蒋国英擅自动用库银、克扣银两之事，一面奏闻，一面交令浙江布政司按察司确查核实。在此期间，漕运总督张大有亲自访问过淮安之漕丁，获得实情，先行参奏讫。臣以钱粮重要，恐蒋国英又有亏空款项，即令严查。兹据布政司傅泽渊申称：蒋国英去淮安时曾携库银六万两，今陆续交回三万六千余两，另二万三千余两隐瞒未交。兹将库存钱粮清查之后另行呈报。等情。前来。臣除缮本参劾外，一面交付布政司傅泽渊，将蒋国英家眷及衙署书办一并严加缉拿，立即追回尚未交还之二万三千余两银两，垫还原项。其道库内之钱粮责成布政司傅泽渊，于三日内清查报来，倘有短缺，亦由蒋国英等共同赔偿。此事臣遵旨会同巡抚李馥妥为办理，使应赔者务必赔完，以清库帑。为此恭谢皇上训谕，缴还朱批。谨奏。

朱批：知道了。傅泽渊若何？

341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及报闽省雨水调匀夏稻开割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臣本年四月二次将福建地方雨水调和，稼禾长势良好，米价平稳之情具奏。皇上为地方百姓担忧，谆谆开导，唯据实具奏，勿得隐瞒。钦此。诚至圣至仁，所谓古曰：视民如伤，亦不过于

此。查得福建地方春夏雨水确实调和，稼禾生长秀穗甚好，现全已成熟开割。（**朱批**：此皆尔等臣等，尽公正清廉之心，仁抚兵丁，以降苍天和气所致。朕闻之唯合掌祈祷岁岁如此外，别无降旨。）米价春季为九钱一两，今渐渐下跌，贮米八钱即得米一斛，价比往年甚平。皇上爱民之心甚诚，故苍天仁恤，使获好年。今唯望于六七月割完夏稻、插种冬稻时，如雨水沾足，则全年皆获丰收。查得，雨水年粮于地方百姓至关重要，果若雨水不和，庄稼不好，臣等身在地方，本应奏请皇上拯救于民，何敢隐瞒不奏，以致耽误地方。（**朱批**：此甚是。果若如此，卿之赤诚宜应宽恕。民之喜和之气必会感动上天仁慈，凡此奏请拯救之词，断勿缮入本内。）嗣后除将各地雨水年粮详查遵照明旨据实具奏外，为此谨将二次朱批缴送，现夏稻业已开割，米价平稳之情一并奏闻。

朱批：畅快地看了。

342　侍郎常寿奏报达赖喇嘛使者抵达西宁来京城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奏闻事。

六月十三日接准署理定西将军印务之公策旺诺尔布等咨称：派遣留后效力之正黄旗部委骁骑校之章京阿齐图携达赖喇嘛之使戴达尔罕多尼尔阿旺敦多布等赍送奏折。我等自此唯拨给阿齐图抵达西宁之牲口，西宁以内则无拨给牲口之责，阿齐图既属专差前往，至西宁后，请侍郎照例准乘驿马。再达赖喇嘛之使戴达尔罕多尼尔阿旺敦多布及随同前往之喇木扎木巴高楚七人，跟役二人，噶隆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所遣请安之三人共十三人，于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已由委署章京阿齐图陪同起程。俟该等之人至西宁后，请侍郎照例准送京城。等情。故奴才问委署章京阿齐图、达赖喇嘛所遣之使戴达尔罕多尼尔阿旺敦多布等：尔等自何路而来，行程几日？沿途有否贼盗，准噶尔消息如何？班禅、达赖喇嘛及我驻招之臣等官兵皆好否？是否有奏疏及进贡之伯勒克？尔等于何处遇见我去招之喇嘛喇木扎木巴、侍卫商都等者乎？尔等闻知什么消息，应俱相告勿得隐瞒。等语。伊等共曰：颁布圣祖仁皇帝宾天诰书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赍到，我驻招之臣等官兵遵照诰文，摘缨举哀三日。至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闻后，悲痛欲绝，举哀致祭。达赖喇嘛亲下布达拉宫，召聚在招一万喇嘛诵经三日。索诺木达尔扎、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各诵经一日。达赖喇嘛等为圣祖仁皇帝诵经熬茶，以圣主承嗣大统之贺礼请安进礼，遣派使人戴达尔罕等，公臣等之奏折一件俱一并交付于阿齐图。于三月二十九日自招起程，我等由玉树、库库塞路行程七十四日安全到达。公臣等之奏折，曾交嘱于我：此非属急事，由我到后亲自具奏。等语。沿路未遇贼盗。在招之班禅、达赖喇嘛臣等官兵皆好。准噶尔全无消息，咸俱泰安。贝子康济鼐于我等起程之日返回阿里。我等前来，于五月十六日在索罗木(solomu)这边之特门库珠下扎之日闻得，去招之喇嘛侍卫官员于二日前，已从特门库珠南路安全通过。我等未曾遇见，今估计即将到达。此外别无消息。等语。戴达尔罕等又告：我达赖喇嘛、索诺木达尔扎、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为成佛之主诵经熬茶之奏疏，以圣主承嗣大统之贺表贡物、达赖喇嘛、索诺木达尔扎启奏皇太后之表文贡物等项俱缮于书内。至给阿哥之贡物，给各施主之礼物，加上我等铺盖等物共有十六驮，并无贸易之物。等语。故奴才准给达赖喇嘛之使戴达尔罕等十三人、十六驮驿马，派出沿途照管之官员一名，绿旗兵十名给发甘结陆续解送，准委署骁骑校之章京阿齐图到驿站后，奴才又在此派出领催一名共同照管，已于六月十九日从西宁起程，由鄂尔多斯一路前往。为此谨具奏闻。

343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来投边关安置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臣前折曾奏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如若力不能敌，被迫俱率属下前来入边，则人太众，毕竟不可即信。唯准郡王及其妻子并首要寨桑及其属下人等妇幼牲畜入边。等情具奏讫。现除已将俱放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妻子并公噶尔旦达锡入边暂且安置之事奏闻外，六月十六日公噶尔旦达锡之妻带其属下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妇孺共计五百余口前来，亦放入边内，暂且各安置于其主之处。六月十七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公同派人来臣处禀告曰：兹因将军贝子放我等入边安置，我等及其妻子属下妇幼人等皆安得生路矣。而今我等属下众多离散之奴，闻知我等业已入边，其之妻子皆在关内而纷纷来投，亦未可料。祈请贝子交付各守边塞之官兵，若有来投之人，请准入边。等语。臣因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及其妻子属下人等入边之后，并无可疑之处，故而行交关口御守官兵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等之属下若有欲入边关者，须详细查明。尔等将其所带兵器全部收缴存放后，放其只身入关，分送其主之处，一面查明入边人数呈报前来。等情交付讫。六月十八日，扼守梨园口等口之守备王亭等陆续来报内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之丁二百七十余人，噶尔旦达锡属下之丁三十余人，皆已放入边内，分送其主之处矣。等情。其后再有来投之人，臣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奏亦俱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34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咨行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为知会事。

今上遣尔前往传谕察罕丹津，此所传之旨，我若另遣员送往，恐不及，故遣尔留下之领催札西，赍捧谕旨，前往尔处，到后，会同侍郎常寿，译出蒙文字书带去，尔出边时应用诸项，除我行文驻西宁侍郎相应供给外，青海之人原即无定，今日如此，明日如彼，我等稔知，现今虽谕命将贝子丹仲家产赏与丹津，惟降此旨之际，察罕丹津又有何变动，此旨奉到之时，察罕丹津又如何之处，主子不得而知，且我等亦不知。故尔等亲自出边，将沿途察罕丹津如何动作，我四川提督岳钟琪如何料理之处访实后，再动作。与察罕丹津会晤后，主子褒奖伊之言，勿即泄露，察罕丹津果有变异，我等又轻易释之乎？此等之处，尔熟筹之。为此咨行。

朱批：是。达鼐，朕看此人好，你看光景如何？

345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居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奉奏事员外郎双全等发朱批谕旨：于郑各庄修盖房屋，派出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然无明降谕旨，朕不可揣度料理。今弘晳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合。至分家之处，昨俱已交内务府总管办理。其旗下兵丁现拟择日迁移，俟府佐领人数定后，弘晳择吉日移居可也。一切器用及属下人等如何迁移，如何安置，何日迁移，

兵丁如何当差，府佐领人等如何养赡，及如何设立长久产业之处，著恒亲王、裕亲王、淳亲王、贝勒满都呼会同详议具奏。一切供用，务令充裕，勿使伊艰难，并贻累属下之人，彼处距京城既然有二十余里，不便照在城内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伊自行来京请朕安外，其如何朝会及会射诸事，著亦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为安置理王弘晳，主子详思降旨甚是，谨遵施行。因给理王弘晳分家事，钦命俱交付内务府总管，故修房等处，俟臣等亲往查看，其如何修缮等情，会同内务府总管等议定后再修。理王弘晳之弟在大内养育者二人，与弘晳居住一处者三人，理王弘晳之子在大内养育者三人，与弘晳居一处者五人，将此俱与弘晳一起迁移郑各庄居住。伊子弟住房不敷之处，臣等亲往查看，若应添加，再行添建。弘晳有一子由十五阿哥养育，仍由十五阿哥养育之。弘晳之弟弘晋之子，于宁寿宫其母处养育者一人，履郡王养育者一人，既系其弟之子，仍留之。理王弘晳自京师迁移郑各庄时，由内务府、兵部领官车，载运一切器用可也。今将诚王之人一百八十五人，简王之人八十人，弘昉之人八十人，共三百四十五人给理王弘晳。令满洲府佐领章京一员、旗鼓佐领章京一员兼任理王弘晳属下侍卫官。现有之护军、甲兵、领催、柏唐阿等，俱分入两个佐领，分别给发钱粮、米谷。理王弘晳既已拔入镶蓝旗，则领取王之俸禄、米谷及属下人之钱粮、米谷时，由其府佐领行文旗下，照例领取可也。现今郑各庄城内有四百间房，臣等亲自前往办理，安置居住。若不敷用，再行添建。凡王等分家后，无给发太监钱粮之例，既然理王弘晳初次分家，随去之太监既系由大内赏赐之太监，故仍旧供给钱粮米谷。若减员，即裁钱粮、米谷。若理王弘晳之侍卫官出缺，王自己奏请补放可也。现今分给理王弘晳之人，既系新人，故原有之上三旗柏唐阿等暂留。郑各庄离京二十余里，(**朱批**：除伊自行往来行走外。)不便照在城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升殿之日听传来京外，每月朝会一次，射箭一次。凡有齐集，听宣前来。若圣主前往野外，停止每日朝会。再，正月初一堂子行礼、进表、坛庙祭祀，因理王弘晳前来，交付内务府总管，办给住房及一办事房，为王下榻之所。视郑各庄房屋修造完竣，交付钦天监，择吉日迁移之。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淳亲王臣允祐、多罗贝勒臣满都呼。

346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黑龙江副都统奴才鄂三谨奏：为谢恩事。

圣主所赏圣祖仁皇帝之衣服、棉马褂等八项物件，笔帖式噶尔玛赍捧，于六月初七日抵达。奴才一见衣服，跪泣祇领，当即望阙叩头谢恩。窃思，奴才原系末等小儿，袭我父鄂泰巴图鲁效力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于西路军前效力，授拖沙喇哈番，升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奴才并无卓异之行，圣祖仁皇帝怜爱我父竭诚效力之功，将我陆续授护军参领、钥匙长、步营翼尉，又拣放黑龙江副都统。此次用兵，又擢升奴才为参赞，蒙此鸿恩，无寸长之效，而圣主又赏大臣等圣祖仁皇帝衣服，奴才欢呼雀跃，竟不得具奏之语。除谨恭献圣祖仁皇帝衣服外，将奴才叩谢天恩之处，谨恭奏以闻。

347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奴才祁里德谨奏：为奏闻事。

赏赐奴才等在军中之大臣、侍卫之圣祖仁皇帝之衣帽等物件，由笔帖式噶尔玛赍捧，于六

月初七日抵达后，奴才率大臣、官员，恭迎至营内，按名核对后，将赏与参赞散秩大臣都统图拉之衣帽等物，业经遣员送往乌兰古木，令交付图拉可也。赏与在布拉干路之侍卫乌巴希、鄂科善、达巴、图巴之衣服，已遣员送去，由扬威将军傅尔丹看视赏之可也。奴才营内之大臣、侍卫等，亦一一赏赐本人讫。除臣等各自奏谢天恩外，侍卫色布腾、达西、雅尔吉兰、米斯浑望阙叩头谢恩跪告曰：我等累世荷蒙圣主重恩，未有寸长之效，现今又蒙非常隆恩，奴才等惟恭献圣祖仁皇帝衣服，以资子孙累世瞻仰。我等自当竭蹶驽殆，以图报效。请将我等叩谢天恩之处转奏等语。故将侍卫色布腾等叩头谢恩之处，一并奏闻。

348 副都统瓦哈利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奴才瓦哈利谨奏：为谢恩事。

主子赏赐在军中之大臣、侍卫等圣祖仁皇帝之衣服等项，由笔帖式噶尔玛赍捧，于六月初七日前来。臣等恭迎至营内。由将军祁里德看视交付奴才瓦哈利时，奴才跪接，望阙叩头谢恩，解开包裹皮，见圣祖仁皇帝之亲用衣服，奴才瓦哈利不禁涕泣。瓦哈利我本系一末等奴才，蒙圣祖仁皇帝拔擢，由护军、护军校调部任，陆续升用，擢为副都统，似此隆恩，虽碎骨粉身亦难报效，现今又蒙主子鸿赏，不胜感激，惟谨恭献圣祖仁皇帝之亲用衣服，累世祭祀。奴才惟竭尽犬马之劳，以图报效。为此谨叩头奏谢天恩。

349 副都统布柱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奴才布柱匍匐跪奏：为谢恩事。

奴才原系居草莽捕兽为生之野索伦。我祖楚库尼归服圣主太宗文皇帝后，于盛京初将我索伦编为佐领时，授佐领章京，嗣后由我父叶累承袭，圣祖仁皇帝又将我由佐领陆续拔擢，授副总管、总管。来军中后，又优升副都统，委为前锋统领，授参赞。从军八九年，实无报效寸长之微绩，正忧思如何效力报恩间，不意主子又将小奴列为在内之大臣之列，赏赐圣祖皇帝之衣服等物，由理藩院笔帖式噶尔玛带来，于六月初七日抵达。赏给奴才后，奴才心胆俱裂，不禁涕泣跪接，叩头谢恩。奴才何人斯，受此两代高厚之恩，虽粉身亦不能报，惟将圣祖皇帝之衣服等物恭献，做传世之宝，以图直至子孙，累世报效。为此谨叩头奏谢天恩。

350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严禁私税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监察御史奴才觉罗莫礼博等谨奏：为请严私税之禁，舒民力以裕国课事。

窃奴才等奉差巡查，闻罗文峪口外，有腹内百姓砍放木板，运送遵化州及迁安县之澈河桥、三屯营，卖价度日。工部及通永道各有印号，抽税充饷。自康熙五十七年，有本地光棍吴三，勾串旗人郑四，借山主抽山分名色，擅立印号，公然私收，至今六年矣。岁前皇上御极，珍念民生，惟恐不肖之徒，在外扰害地方，屡降谕旨严禁，遂各敛迹不收。至今年二月内，故智复萌，改换字号，仍来私收。臣等访问的确，仰体皇上爱养黎庶至意，以口外官山有何山主，且穷民血汗，获利

几何，堪此剥削？严谕遵化州牧，出示禁革，但恐不能永除民累。且闻迁安县之 澈河桥现在砍山百姓与私收税银光棍相争斗殴，致伤人命，伏乞敕下直抚，严拿治罪，永行禁革，则民力舒则国课裕矣。为此谨奏。

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监察御史臣许容。

351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更换蓟州遵化州知州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等谨奏：为敬陈愚忱，仰佐高深事。

窃臣等奉差巡查以来，地方宁静，兵民咸颂皇恩，第查通、蓟、遵化、三河等处，当两路之冲，逼近陵寝，往来差使，络绎如织，地方官员必得才干有守，方能办理无误，如通州知州黄成章莅任伊始，安静谨慎，三河县知县王原泗，到任半年，颇有贤声，无庸置议外，查蓟州知州赵松，在任十年，地方声名甚是平常，遵化州知州毛德琦，为人忠厚，办差软弱，人地亦不相宜。臣请皇上敕下该部，将知州赵松、毛德琦分别定议，其蓟州、遵化两处，另于卓异荐举人员内，拣选才守兼优，熟练差务者补放，则地方获得人之效矣。为此谨奏。

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监察御史臣许容。

35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喀喇沁贝子前来吊丧被阻边外等缘由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罪事。

喀喇沁贝子和硕额驸僧衮扎布与格格至达喜峰口，该口章京以接到部文：兹时值暑热，蒙古扎萨克等免来京城。等因。加以阻止，遂即返回，改派侍卫阿尔宾递交请安折。于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奏入。奉旨：阻止扎萨克蒙古宾客，此乃非也。自何处出错，著查明具奏。钦此钦遵。查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召和硕裕亲王、都统拉锡面谕：派人宣喻各扎萨克蒙古：皇太后仁慈之至乃众所周知。兹皇妣之事，公主格格贝勒贝子台吉人等闻讯，必会驰来。尔等虽系感戴先皇太后之恩虔诚而来，唯正值酷暑，蒙古人内生身颇多，途中疾驰，人畜疲劳伤损，来至京城，暑热之中若有闪失，反不副先皇太后之仁，朕衷实亦不忍。将此咨照各扎萨克等，令伊等切不可来。朕前曾颁旨，各扎萨克蒙古八月可赴陵寝吊丧。兹蒙古王台吉等，停赴陵寝。除生身者免来外，凡应来之人，于八月来京。此次来京，伊等旗属地方甚为紧要，不可空虚，或扎萨克、或协理台吉，务必留一人理事。公主格格等闻知太后之事，必有欲来者，亦著令不必疾来，缓缓前来，以免人畜损伤。钦此钦遵。臣部遂派领催等前往宣喻内扎萨克诸喀尔喀矣。〔边关附近之蒙古，闻知大事，业已起程前来，途中岔路交错，难遇所遣颁旨领催，亦未可料。故亦牌照喜峰口等六边章京矣。〕（诚有此心，就应判明路线，弄巧成拙，以致所有人不能到京，反招有意违旨之罪。旨外另行行文，何不请旨？）本月二十四日奉旨：著严行各边总管章京等。太后大事，前来吊丧之蒙古人内，生身者切不可使入边，著其返回。此须细心巡查。钦此钦遵。俱发六边章京矣。后闻边关章京将前来进贡贸易之蒙古人，亦俱阻于关外，故复牌饬边关章京：蒙古宾客凡闻太后之事来京，人系生身者，尔等遵旨予以阻止。而前来请安进贡，公差所遣，或行贸易，及赍物来吊丧之蒙古人勿加阻止。等情。于六月十二日牌行在案。兹喀喇沁贝子额驸僧衮扎布与格格同抵喜峰口，边关章京放格格入边，将额驸僧衮扎布阻于边外。前

奉谕为阻止生身蒙古入边派遣领催前往颁旨时，奴才等理应牌令边关章京，唯禁止生身蒙古入边。而仅全录谕旨送发，以致边关章京将所有蒙古人一概阻于边外。此皆奴才我等昏庸行文不明所致。再牌令公主格格有愿前来者，亦准来之一文内，本应将准额驸与公主格格一同入边。等语。知照边关章京，却未缮明，皆奴才我等之罪。祈请将我等交该部议处。(**朱批**：又将颁行扎萨克蒙古王贝勒贝子公之旨，糊里糊涂误以为系遍行边关守卫之人也。)为此谨奏。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

3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选补副都统之缺各员引见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马齐等于请示杭州副都统马实彬之缺补任一事时奉旨：著咨将军等，于协领内，就其所知良材，各选送一名。尔等会同兵部，计地方之远近，发文指明何月何日内到京。钦此钦遵。臣部会同内阁议奏得：各处将军于所属协领内各选优者一名，河南城守尉属下佐领选出优者一名，德州等地城守尉属下防御亦选出优者一名，俱于本年五月内到京。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各处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兹据西安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等来文内称：西安城守尉共计十六名，已赴军营十一名，二名尚未补缺，现有三名城守尉中，实无可选送者。等情。奉天、宁古塔、黑龙江、右翼卫、荆州、江宁、京口、杭州、广州、福州、四川、河南、德州、沧州、太原、保定府送来之十七员俱已到京。该等之员，听候皇上指日引见，或由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验看，再具奏引见之处，恭请谕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管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日讲起居注官右侍郎兼管翰林院事务臣阿克敦、武选清吏司掌印郎中纪录四次臣升济图、员外郎臣觉和托、员外郎臣罗索里、员外郎臣穆克德里、主事臣格图肯。

朱批：鄂伦岱、马尔萨、阿布兰、弘昇。

354 贝子延信奏报保护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属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六月十九日赍到之臣所奏仅准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入边一折内奉御批：尔如此料理令人不堪入目，错不堪言。朕另有旨。此旨一到，速即照旨以备。朕颇担心，如果在此之间发生何事，恐会赶不及。如此岂非胡说，岂有此理。著驰送呼毕图，分秒毋误。又奉谕旨：谕贝子延信。尔奏言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如若抵挡不住罗卜藏丹津之势，被迫来投，若仅携妻子及属下要人寨桑等，即准入大度马口，若其尽携属下前来，则不准入。一语甚属非也，乃一派胡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一向感恩戴德，而与罗卜藏丹津不和。如若确实被迫来投，理应俱加保护。尔反言将其奴仆任由罗卜藏丹津掳去，而后来寻其主。此断不可也。此旨一到，务必全加保护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如果罗卜藏丹津追入边内，即要考虑下大力收拾，兴师问罪。宜从何处调兵以备，著尔从速调遣，万不可迟误。(**朱批**：所谓命尔从速调兵以备，亦系罗卜藏丹津如若追入关，则将尔附近之兵酌情调一部分以备，从年羹尧处调兵恐怕赶不及，而今尔却调远处之兵。问罪讨伐之事与尔何涉，此并非交付于尔之事，甚为糊涂。)为此特谕。钦

此钦遵。臣遂檄令于南山领兵驻守之游击吴永年、永固城代理副将杨锁柱等，将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等及其妻子妥为保护，断不可疏忽。并檄交呼毕图等好生保护郡王公之人等，若有消息，驰速呈报。等情前去。至臣于事优柔寡断，糊涂奏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若确为被迫来投，仅放王及妻子入关。等语，甚为荒谬，实乃错不堪言也。臣除钦遵圣训施行外，谨将御批折子一并密奏。

355 贝子延信奏报调延绥等地兵丁防备罗卜藏丹津进犯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六月十七日已抵伊孙察干奇劳图等地驻扎。据侍卫倭赫等报称：六月初四日业经带兵抵达布隆吉尔地方驻扎，据参将孙继宗咨我等文内开：于我等近处所住之阿尔沙兰台吉、二喇嘛、班第、大小蒙古，俱于日升之时取常玛尔路转移，不知何由。派员往问时，据蒙古告称：我等贝子咨文我等，令前来托赖川地方。又问：招唤尔等，有何事乎？告曰：兄令我等作速前来，不知有何事。等语。目今贝子阿喇布坦已紧急招唤伊属下人带走，留下无牲畜之贫苦人等。不知何缘由，特此知照等因咨行前来。今驻我色尔腾之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遣员，将伊所属之库勒下之喇嘛弟子额尔克额木布招呼带走，因伊等内部有诉讼事。续伊属下弟子等，于六月初五日晨，忽然俱穿盔甲，佩带鸟枪、撒袋，持枪聚集一处。不知是何缘由。我等遣员询问：尔等闻得何事，持器械做甚？答曰：我等忽闻得有征战，故令我人预备。等语。又问：所传有征战事，系何人所告，找出所告之人，问其真伪。等语。告曰：何人所告之处，我等亦不知，皆纷传之，故我等急忙预备。等语。因我等不知真伪，故亦令此处之二百余兵丁亦预备之。观此等人妄加行动，或伊等内部互相抢掠，或向我等动手之处，亦不可料。倘果欲向我等动手，一面带领现今预备之兵丁迎战，一面报贝子。本日，据肃州署理总兵官参将郭成功所报文内开：六月十四日，据防守布隆吉尔之庄浪营参将孙继宗等呈文称：六月初八日，防守党色尔腾之侍卫倭赫等咨称：现今驻我周围之蒙古向南转移，精兵留后，俱穿盔甲，佩撒袋，显系向人示军威。我处防守兵丁只二百余名，力量甚单，请由参将处遣精兵三百名，前赴巴彦布拉克处，视我调动而预备之。等语。我回文内开：此等军机之事，本应立即派兵前往，惟驻我布隆吉尔处之蒙古亦向南移动，故留下精兵，于我周围近处每日操练。若阅尔咨文即派兵前往尔处救援，布隆吉尔处之蒙古知我处兵力单薄，忽然生事，则难于御敌。我已令属下兵丁预备，尔处蒙古若妄加侵扰，即作速咨文，我等立即派兵前往。所遣兵丁之缺，若向署理总兵官请兵，带至布隆吉尔防守，方于两处皆无误等因，业经咨复侍卫倭赫等。除视侍卫倭赫等复调兵之文到时，另呈文请兵外，为此咨呈等语。我除据此立即交付属下诸营官员，令现有之兵丁预备外，将此缘由报闻。等语。窃查，原于伊孙察干奇劳图、党色尔腾等处安设台站，系恐策妄阿喇布坦遣少量兵力，由噶什路偷入，侵扰青海人等之故。今青海之人妄加生乱，若果侵扰我驻伊孙察干奇劳图之侍卫倭赫等，驻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只可立即遣三百兵往援，兵力亦单，且孙继宗处亦只余五百名，亦堪忧。故臣除行文驻伊孙察干奇劳图等地之侍卫倭赫等曰：因尔等驻台站之兵丁惟二百余人，力量甚单，故文一到：作速将尔等所率驻防兵丁收归，撤至参将孙继宗率兵驻扎之布隆吉尔，将两军合为一处，合力牢固驻守，并遣人妥善取信。等语，并俱已行文交付参将孙继宗等人外，臣先以南山附近边口甚为紧要，就近暂调甘州提督属兵一千名驻防等因，业已具奏。经详思，南山周围地方宽阔，边口多，甚为紧要，各口虽添加一千名兵丁防守，兵力仍单。查得，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一出，调甘州、肃州之兵出口后，原提督

师懿德以沿甘州南山口子甚要等因具奏后，调延绥、兴安之兵二千名，由原凉州总兵官袁前管辖。分给沿南山之口子防守。此军已于去年撤回。现今既然青海罗卜藏丹津等滋扰，仍照先前驻防之例，调延绥、兴安之兵二千名，带凉州总兵官树明，防守沿南山之口子。若等此军到，恐日久，故将侍郎常寿奏准点派预备之凉州二千名兵丁，暂由总兵官树明率领，沿南山驻防。树明领兵到后，换现今所调之提督下之一千名兵丁，以备调回甘州。所调延绥、兴安二千名兵丁到后，留总兵官树明管理可也，换伊属下之二千名兵丁，以备调回凉州。肃州总兵官属下兵丁，预备调一千名。再，宁夏兵丁，侍郎常寿虽具奏预备二千名，然地方较大，又调来一千名于甘州预备，此间罗卜藏丹津等若来侵我边塞，或侵扰驻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之兵，即调现今于肃州预备之一千名兵丁往援。若所调宁夏一千名兵丁及所换提标下一千名兵丁到，亦俱遣往。除暂调之凉州兵不议外，查得，调原延绥、兴安之兵，沿南山防守时，俱各将由营应领之钱粮留一半，以养家口，送一半做兵丁盘缠。现今所调之延绥、兴安之兵，亦照依从前。所调宁夏一千名兵丁亦照此。若有行动之处，再给发盐、菜银两。倘此间无事，凉州换回前往预备之二千名兵丁，甘州换回预备之一千名兵丁，肃州现今预备之一千名兵丁，由宁夏调来之一千名兵丁，算现今在甘州之四百余名满洲兵丁，计五千四百余名兵丁，暂等候预备调防甘、凉、肃等边口、地方。再，臣询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等，罗卜藏丹津共有兵多少？答曰：罗卜藏丹津及其一伙人之兵，总计算之，有一万二三千余等语。除现今既调延绥、兴安之兵防守沿南山之边口不议外，若大力整治后，兴兵问罪，只现今预备之五千余兵，力量尚单，故若侍郎常寿具奏后预备之宁夏兵二千名，固原兵二千名，西安满州兵一千名，督标属兵一千名，再西宁预备之兵三千名，共九千名兵丁，算现臣所调五千名绿旗兵，四百余名满洲兵丁，计一万四千余名兵丁，汇集一处而行，于事大有裨益。再，除侍郎常寿点派之兵不议外，臣立即行文，将延绥、兴安、凉州、宁夏、肃州之兵，俱已调动预备。为此谨密奏以闻。照依此奏，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巴里坤将军富宁安、吐鲁番副将军阿喇衲等，业经咨文知会。为此谨奏。

356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事宜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奉奏事员外郎双全等发朱批谕旨：郑各庄修盖房屋，派出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然无明降谕旨，朕不可揣度料理，今弘晳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合。至分家之处，昨俱已交内务府总管办理，其旗下兵丁现拟择日迁移，俟府佐领人数定后，弘晳择吉日移居可也，一切器用及属下人等如何迁移，如何安置，兵丁如何当差，府佐领人等如何养赡，及如何设立长久产业之处，著恒亲王、裕亲王、淳亲王、贝勒满都呼会同详议具奏。一切供用，务令充裕，勿使伊艰难，并贻累属下之人，彼处距京城既然有二十余里，不便照在城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伊自行来京请朕安外，其如何朝会及会射诸事，著亦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为安置理王弘晳，主子详思降旨甚是，谨遵施行，因给理王弘晳分家事，钦命俱交付内务府总管，故修房等处，俟臣等亲往查看，其如何修缮等情，会同内务府总管等议定后再修。理王弘晳之弟在大内养育者二人，与弘晳居住一处者三人，理王弘晳之子在大内养育者三人，与弘晳居一处者五人，将此俱与弘晳一起迁移郑各庄居住。伊子弟住房不敷之处，臣等亲往查看，若应添加，再行添建。弘晳有一子由十五阿哥养育，仍由十五阿哥养育之。弘晳之弟弘晋之子，于宁寿宫其母处养育者一人，履郡王养育者一人，既系其弟之子，仍留之。理王弘

暂自京师迁移郑各庄时，由内务府、兵部领官车，载运一切器用可也。今将诚王之人一百八十五人，简王之人八十人，弘昉之人八十人，共三百四十五人给理王弘暂，此等人内，臣等亲自分别验看，其应于官差上行走之人，通融供给钱粮，其余之人停止供给钱粮。理王弘暂既已拔入镶蓝旗，则领取王之俸禄、米谷及属下人之钱粮、米谷时，由其府佐领行文旗下，照例领取可也。现今郑各庄城内，有四百间房，臣等亲自前往办理，安置居住。若不敷用，再行添建。凡王等分家后，无给发太监钱粮之例，故理王弘暂分家完竣后，裁太监之钱粮、米谷。若理王弘暂之侍卫官出缺，由伊属下人内拣选，照依王等之例，咨部补放。现今分理理王弘暂之人，既系新人，故原有之上三旗柏唐阿等暂留。郑各庄离京二十余里，除伊自行来京外，不便照在城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升殿之日听传来京外，每月朝会一次，射箭一次。若圣主前往野外，停止每日朝会。再，正月初一日堂子行礼、进表、坛庙祭祀，因王弘暂前来，交付内务府总管，办给住房及一办事房，为王下榻之所。视郑各庄房屋修造完竣，交付钦天监，择吉日迁移之。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淳亲王臣允祐、多罗贝勒臣满都呼。

357 监察御史鄂齐善等奏报运米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巡查运粮事务监察御史臣鄂齐善、罗其昌谨奏：为报明事。

臣等由京师起程，于六月十二日抵山西大同府。查都统图思海等官一齐俱至。至山西巡抚诺岷所派地方各州县官员，缘所居程途远近不一，于六月十八九日先后始到大同府，已定于二十日起运。再查得，都统图思海等同地方官会议，恐驼只劳苦，宜照口外安台之法，安台后，将米谷运至忻州，另雇车辆、牲口转运诸州县。臣等理应将起运日期及安台运抵情由合并声明，谨奏。

358 贝子延信奏报收存年羹尧寄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书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窃照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咨臣内称，兹写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蒙文一书内称，因尔兄弟将派兵掳尔，尔当好生以备。我天朝之兵现已于边关沿路准备就序。其兵若至，尔等当好生抵抗，切毋惶惧，我大军将会出兵救援尔等。等语。因郡王所居之处靠近甘州肃州，故将书送贝子处请予转交。等情。于六月二十一日送至臣营。今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既已入关，故臣将此蒙文一书收存外，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奏亦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为此谨奏。

359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等由郡王牧场撤回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六月二十一日，理藩院员外郎呼毕图转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蒙文书一件，经粗译看得，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呈书将军贝子。我被敌人掳去之拉马扎布等二十人逃回来，告诉我尾后来投之人曰：敌人已于十六、七日返回矣。此盖因亲王戴青和硕齐前来掳我牧场，致

使牧牛羊人不论好坏皆甚报怨，故而返回。十九日，我等侍卫莽奈到此告称，垂卜藏呼图克图之一喇嘛经我牧场返回时，遇见我属下一名叫色勒恩扎者告之曰：后面来兵了，贝勒垂拉克诺穆齐等皆因兵赴其之牧场而疾速返回矣。等语。此是真是假，已派特古斯寨桑往探虚实矣。等情。俟特古斯寨桑探明虚实来报后，再据所报另行具奏外，谨将所呈蒙文之书一并密奏以闻。照此俱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360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参侍读学士朱志诚侵蚀盐银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参奏事。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所奏原任长芦盐运使宋世增亏欠三十八万银两一条之折内奉朱批：盖因亏欠这些钱粮，宋世增即向商人勒索二十余万，若将多年赵宏燮克扣、历任盐政巧取之银慢慢带征，现即可口许阿尔松阿等十一万矣。先前历次所费乃举国皆知之事。至一些势豪不法商贾亦以此伎俩向诸小商贩摊派银两，串通各方，牟取一己之利。兹何缘不顾国帑之重，而只便宜牟取私利之人，只向着几个商人说话。将此仍派阿尔松阿、年熙会同莽鹄立、段如辉，将多年来自商人处拿取银两之阿哥、部臣、宫内近差等人向商人悉行查问明白，凡各将所得之物偿还商人，私下给的私下了结，应公开者则公然偿还。以往得利之人若不从速偿还弭事，一旦事发，必予从重治罪。著阿尔松阿等入请训示，从速起程。钦此钦遵。臣等入请圣训，面奉谕旨，尔等此去问明商人后，派尔等所带之笔帖式私下即刻询问被供出者，如果伊等承认私下偿还则已，朕亦并不想知其姓名。不拘何人，尔等切不可徇情庇护。钦此钦遵。臣等抵达天津后会同莽鹄立、段如辉召集诸商逐一详问。据商人赵成谟所呈京城历年因讼诉之案被人榨取银两之一册细帐内开载，康熙五十九年因东城监察御史查称盐一事，奚洪如曾经手送给东城监察御史朱志诚、恩特、高玢共计一千四百四十两。等语。经问奚洪如，其言此银系我亲自送给原任监察御史，今已擢任内阁侍读学士之朱志诚转给恩特、高玢分之。等语。臣等因此项银两皆系朱志诚所承办者，即派我等之笔帖式私下代奚洪如向朱志诚索银，朱志诚先曾认可偿还其所得之一份，后改口说只还一百二十两。当奚洪如再次催取时，朱志诚竟对奚洪如曰：我不给银子，就是有银子，亦要用在部衙门上与你打官司。等语，由笔帖式寄告前来。臣等于此地审出之欠银之人，视所供出大抵皆已承认。朱志诚只承认贪赃一百二十两，由此可见，奚洪如乃甚为卑鄙之小人，其从中自行克扣亦未可料。是以复取奚洪如来天津夹审，据其供称，我亲自将一千四百四十两银两送至朱志诚家，请其转给恩特、高玢三人共同分之是实。等语，坚供不移。是以又将奚洪如交笔帖式等前往京城催银。兹据赴京城催银之笔帖式呈称，朱志诚讼告刑部内称，康熙五十八年，我与监察御史恩特、高玢一同稽查东城时，奚洪如以欲在我家做门生为辞给了我一百二十两，并言三个老爷皆给一百二十两。奚洪如请求给其盐铺一纸禁盐告示，我等遂给其一张告示是实。兹笔帖式只听奚洪如一面之词，来我家索要一千两银子，可见显系串通一气、仗势不法讹赖者也。等语上讼，故而刑部当即将奚洪如拿交兵马司关押。等情呈送前来。查得，朱志诚本系侵蚀盐银之人，理应即行治罪催还。臣等仰副皇上法外施仁之至意，派笔帖式私下带原经手人前往催取，朱志诚明知臣等乃为遵旨审理催欠，却违旨不爽利了结，只承认贪赃一百二十两，反诬告笔帖式串通勒索，殊干法纪。朱志诚既然将臣等之笔帖式诬告到刑部，臣等则不便带来审理。伏乞皇上明鉴，将侍读学士朱志诚、商人奚洪如一并交付王大臣等严审拟罪，催还赃银。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监察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朱志诚著革职拿解天津交与阿尔松阿严审，朱志诚在部控告事件，著部内接呈大人另审具奏。刑部知道。奚洪如之子著释放。

3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迟延催取公主房租一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前户部为天津卫民人赵国祥拖欠二公主房租一案，将迟延催讨送部之天津卫守备张杰议处移咨前来。臣部于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照例议处会奏。是月十一日奉旨：依议。著将此案迟延催讨房租之守备张杰拟罪缘由查明具奏。钦此钦遵。臣部当即咨行户部，请其札令地方官将何缘议处从速查送前来。等情。兹六月初九日，接户部咨复内开，此项房租一案，案据内务府五十八年四月移文内称，公主于天津卫有房宅二座，原本交付地方官收租送来。因每三四次咨行户部转行该处催取，亦未俱交前来，故缮折拟将民人赵国祥拖欠之四十八年四月至五十七年十月，共计二十季之房租银交付该巡抚纳入地方钱粮催取送交公主。等情，于五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到部。我部咨会原任直隶总督赵宏燮，令其纳入地方钱粮催交。等情在案。兹因将天津卫守备张杰迟延催送之情指参咨复前来，故于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交奏事员外郎双全转奏。奉旨：著兵部议奏。钦此钦遵。臣部议得：查凡承接催征正税杂税之员，按限未完，例应治罪。公主房租与正税不可相比。自交令地方官催取以来即未全完。既然多次参处地方官亦不能完，则此项房租停交地方官催取，由公主家仆自行催取。俟降旨后再咨会户部。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理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务兼管内阁学士事务臣阿克敦、右侍郎加三级臣王度昭、武选清吏司郎中仍兼掌钦天监监副事务加一级臣何国柱、员外郎臣觉和托、员外郎臣罗索里、员外郎臣穆克德里、主事臣格图肯。

朱批：先前处分之员悉行宽免，余依议。

362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巴里坤西宁两路所用钱粮分别造册奏销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甘肃巡抚臣绰奇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照布政使傅德、前任布政使折尔金将应造各项销算清册分别呈请议奏。臣查藩司销算用兵钱粮，不可无印。前任布政使觉罗折尔金等曾请用照磨所印，准其所请。又据该司呈称，噶什图、色尔图等所办钱粮，造册送陕西巡抚噶什图销算。甘州、肃州、宁夏等地，都统胡什图、副都统觉罗英柱等各部官兵所用钱粮归并肃州一路销算，盖悉照原奏办理，遂亦准行。又据呈称：驻庄浪、凉州、兰州厅等处之委护军统领噶尔弼、护军统领五十八等各路官兵所用钱粮，送臣处销算。等语。查得，噶什图至西宁之前，此等官兵所需钱粮，虽由臣奏请，但因其属西宁路备兵，臣每奏请钱粮，必声明划归西宁路销算。其后各处皆改报西宁办事大臣办理。此既然应送巡抚噶什图办理，故仍照原奏归由西宁销算。再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凉州、甘州、肃州皆又添兵驻守，其所用钱粮，均系道员自理，但交由伊等自行核销，又系万万不可，故臣奏请关内用项俱

交布政司核查造册。兹布政使傅德呈内并未言及，是以仍照原奏，将此交付现正造册之原布政使折尔金查造清册。又呈内言及臣奏请之银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两，及部拨兵征备用之银一百二十万两开支各项，请由司库汇总造册，送臣处销算。等语。查得，此项银两既属西宁、肃州两路所用，司库汇总清册，若只送臣处具奏，则西宁销算查无凭据。故令两边同送可也，并注明原奏请之银数目，用于何处，支用多少，一一开列在册，以免舛错。又据呈称：沿途所经地方供给官兵马骡之口米草料，于各处军需钱粮项下销算。等语。查得，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昔日于肃州时，皆以地方之事，不可擅动军需钱粮，将此划归地方销算，奉行多年。如今一旦变更，愈致混乱不清。故此仍列入地方项下销算。又据呈称：色尔图至西宁之前所用钱粮，皆造册移送臣处销算。等语。查得，色尔图来西宁之前，所用钱粮初由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办理，后由本臣自理。肃州一路由巡抚噶什图、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等办理之事，亦系有之。此事如果分别办理，各自销算，相互交汇甚为麻烦。前臣窃思，巴里坤一路所用各项钱粮，不论何人料理，俱归臣销算；西宁一路各项钱粮皆归噶什图销算，则头绪清楚。故奏请两路钱粮分别奏销。兹一路钱粮由两方销算断不可行，似应仍照臣前所请，由两路分别奏销。应否之处，伏乞饬下部议，遵照办理。再销算之事颇费时日，若俟折返办理，造册之员必借口拖延，故臣一面照疏行文布政使傅德及原任布政使觉罗折尔金，亦咨照陕西巡抚噶什图外，谨会同太保公总督臣年羹尧具奏，请旨。

甘肃巡抚臣绰奇。

朱批：照绰奇所请施行，该部知道。

363　内务府奏请变卖李新家产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准直隶巡抚李维钧所送汉文内开：所抄李新家之骒、马、马驹，难于分给台、营，牛、羊、鸡、鹅务必放牧，若交付地方官喂养，务必筹度钱粮。应将驼、骡、驴做价，将马、牛、羊、鸡、鹅交付附近庄头孳生放牧。又查得，李新家产册内所载缎、绸、细毛皮衣服等项多，并非百姓能应用者。若交付地方官做价，日久无购买之人，尔衙门可奏请谕旨做价变卖等语。遵此派原去之员外郎通保、阿娘阿将骒、马、马驹、驼、骡、驴、牛、羊照数带来，交付海子官员常明等，放于现成之水草地，交付左右两翼监督等，照时价做价。所得总银数由海子官员奏闻后，交付广储司可也。鹅、鸭、鸡交光禄寺，入钱粮数内使用可也。再，带来之缎、绸、细毛皮衣服等项，交崇文门监督赵保，折价具奏后变卖，所得银交广储司。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

364　吏部奏请将郎中谢旻补授道员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臣部以湖广粮储道王奕鸿赴陕效力，贵州贵西道李天祥丁忧各员缺，将郎中谢旻、吴应龙、贾扩基、何师俭等五员职名折奏，本日奉朱笔，将谢旻圈出，其谢旻应授何处道员之处，相应请旨。

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仍兼管吏部尚书事臣张鹏翮、左侍郎臣巴泰、左侍郎臣黄叔琳、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吏部右侍郎事臣史贻直。

朱批：著谢旻补王奕鸿缺。

365 原山西巡抚德音奏覆地方灾情不实叩请宽宥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奴才德音惶悚谨奏。

六月二十二日据侍读学士田文镜、巡抚诺岷会咨：赈济平定州之口粮银数缮折具奏，奉御批：先前德音奏言，山西全省雨水调和，民人粮食并不艰难，奴才赈给何人，百姓咸俱安居乐业，现庄稼长势甚好，奴才何须缓征钱粮？等语。若照此言，尔等此折所奏之难民皆属伪造，如果德音奏事属实数十万民如何欤？将此著德音明白回奏，不可糊涂谢罪具奏。钦此钦遵。窃惟，皇上至圣至仁，好生如天，视民如伤，闻粮短缺，即派臣等赈济数省几万万之民，诚旷古所未有之鸿恩。奴才秉承地方之责，理应仰副皇上仁奇之心，预先筹划查明奏请赈济，缓征钱粮。唯奴才甚为昏愚糊涂，外省之事丝毫未闻，在任十六个月，唯惶悚守己，独自办事，因恐生弊端，对家人衙人严加管束，一次亦未派人取探消息。正月太原府降雪，三月又获雨，凡平阳府来人俱言麦子长势好，故奴才为悦圣聪，未经复核即予具奏，指望四月再获一二次雨，则丰收可望。不意，奴才死期即至，自三月十三日起，两月余未曾降雨，粮价逐渐上涨，又因身居贡院一个月，诸事未能详查，故未敢奏陈。总之奴才知识贫乏，性又愚顽，故至地方事务不能明白办理，有负皇上简用之恩，理应一死，何言奏答。皇上至圣至明，奴才凡事难逃圣鉴，奴才唯望圣主恤念奴才祖父，宽恕奴才之糊涂不才，殊恩宽宥。万叩奏请。

366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拨给果王佐领男丁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公额伦岱等谨奏。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谕多罗履郡王、领侍卫内大臣等、满洲旗都统等：朕已将果王作为正红旗矣。兴尼乃一般之公，何必有如此多之佐领，其所属之满洲佐领六个及蒙古汉军佐领各一个抬给果王。只将上旗佐领给王等亦不成，其余之蒙古汉军佐领，尔等视本旗所应抬给。钦此钦遵。查得，辅国公兴尼计有满洲佐领十六个、蒙古佐领六个、汉军佐领二个，共计二十四个。今除遵奉上谕，将兴尼所属之满洲旗六个、蒙古汉军旗佐领各一个给果王外，查得，直王、诚王等分家时曾给满洲佐领六个、蒙古佐领三个、汉军佐领三个，共计佐领十二个在案。今除给果王佐领八个外，所欠四个佐领，倘蒙允准、臣等仍从兴尼所余之佐领内拨给蒙古旗佐领[二个](一个)(**朱批**：满洲旗佐领一个)、汉军旗佐领一个，另一汉军佐领由宗人府衙门具奏，将公讷图所收之一汉军佐领加上，以为十二佐领给果王。即便如此，公兴尼仍余十三佐领。又奉谕：给果王包衣佐领管领之处问王等，其愿意要则要，亦或有人不能生养者，任凭王等自愿，尔等不可勉强。钦此钦遵。查得和硕温亲王有男丁二百，和硕简亲王有男丁五百，多罗顺郡王有男丁一百二十，辅国公兴尼有男丁一百，共计九百二十。查得履王之包衣佐领于分家时给满洲包衣佐领一个、旗鼓佐领一个，管领一个，其中满洲包衣佐领男丁百人，旗鼓佐领男丁二百，管领男丁二

百，共计五百在案。今从温王等所有九百二十名男丁内，仍照前拨给履王之例，以二佐领一管领之额拨给果王男丁五百，其余四百二十名男丁，暂由原进献王等收养，一旦有需用之处，再奏请取用。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都统额伦岱、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满柱、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马尔萨、领侍卫内大臣觉罗舒鲁、镶黄满洲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满都呼、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弘昇、正蓝旗办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和硕淳亲王允祐、镶蓝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阿布兰。

3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获文尚贵等人之口供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奏前事内开：江西新昌县擒获之贼口出逆言之事，已派官员前往，密令该县将贼之口供如实缮明密封，速交前去官员带回，勿得隐瞒。等情。俟文送到之时立即驰速密奏。等因。六月二十二日，所遣把总刘世显返回，据其带来之新昌县知县李原呈报：三月二十五日鞫审获犯袁齐生等。据供：我等皆为万载县人。文尚贵招募人马时我等入伙。曾抓铁匠抢铁器、制造兵器、定日破城。于取民家之猪祭纛时被擒。等语。二十六日审被获之李宗恒等，因其强硬不供，即从严夹审。据供：我等皆为福建人，为文尚贵手下一方之人，曾拜为兄弟。文尚贵乃朱一贵之部下。其此次举事，我等招集人马，邀人相助，寻找供给兵器是实。现既被捉拿，即便一死，亦要做义鬼。此数人与我皆为一伙。等语。其他之人经一一夹讯，与胆大狂言之李宗恒同供。从该等人身上搜出伪札付招牌，皆为犯法之物。该人皆属文尚贵信用之徒，死而不惧，且城内兵丁不多，留下恐生变故。故将此二日所擒获之袁齐生等八人，于本衙门前市上枭首示众。二十九日审擒获之贼首文尚贵。据供，我本名文良龄，又叫文尚贵、傅公汉。福建上杭县人，四十五岁，曾到各地教把势。本年正月居于万载县料安(liyao an)地方教把势，于三月十三日招聚众人、十七日举纛而起是实。赈济招牌上书有"大明中兴朱王之下元帅府"，并有木刻印章，战败慌乱逃跑时弃于山内草窝之中。小人我等所建之营，齐原(ki yuan)一队，严田(yan tiyan)一队，高村一队。后因严林深聚众攻我，我于二十三日自齐原起程，二十五日到达江口，严田之军知我已去江口，亦前往之。小人我招集之六七百人尚未到齐，因前战失败，人即畏惧四散，现唯剩百余人。我原想至江口另寻地方招人建营，七、八月出兵。不意，地方兵众，所募之人纷纷逃去。小人从江口起程，途经石渡(xi du)为一罗姓之人留下吃饭。其问：尔事若何？我尚答以无妨。不料被众人包围，关门将我捉住。伊等恐我会把势而逃走，将我的脚砍断了。等语。遂派人入山，于草窝中取得木印，将犯人文尚贵解送万载县审问。等情。据万载县知县石兆廷呈报：经审得：文尚贵在台湾时曾领有署名龄色之伪总兵札付，今已遗弃。等语，故将文尚贵赈济招牌、札付文样，所出告示一并誊送前来。查得，该贼等皆为跟随文尚贵作乱之人，尚未涉及他案。臣已密令布政司、按察司，务必从严审理此案，从头至尾逐一查清其来龙去脉，一旦有关系之人及言语，密书速送于我勿得丝毫隐瞒。等情。若有关系缘由，视之来文臣即奏闻，否则则俟审案之文到时，再将未有之处具奏，照常缮本具题。故将万载县所送来之文尚贵之伪札付、牌、告示图样一张一并奏览。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书。

36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稼禾之情臣前已陆续奏闻外，兹上江安庆等府所属毗连江西之地旱稻现已开始收割，晚稻长势亦好。此外其他各处雨水不甚短缺，唯庐州、凤阳地方近期渴望得雨。下江各所属地方，自入六月以来未得足雨，凡抽河水湖水可以灌溉之洼田之稼禾甚茂，高地之田及湖池干涸之地略显旱情。查得江南地方五月雨足，六月雨缺之年颇多。臣得知旱情，甚为焦虑，故而设坛祈雨。六月十五日，降雨二阵，未得霑足。二十四日午时下了一阵，自未时至酉时大雨倾盆，是夜又雨，省城雨水霑足，农夫不胜欢忭。各处得雨之情目下虽然尚未报来，但观一日之雨，直至日暮时依然阴雨绵绵，可见得雨之域必广，俟各呈报到后即行奏闻。淮安、凤阳、及沿江庐州河滩之地尚有蝗虫，将此已严饬地方官员务期扑灭。蝗虫遇有大雨，多会冲淹致死。兹既得暴雨，想必全已除灭，庄稼庶无损害。蒙圣主恩泽喜得大雨，庄稼不久必会猛长。为此缮折，差臣标千总张文启、兵丁杨明赍捧以奏。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知道了。览奏甚悦。另奏贼匪妖言一折留下矣。

369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奉奏事员外郎双全等发朱批谕旨：于郑各庄修盖房屋，派出兵丁，想皇考圣意，或欲令二阿哥前往居住，然无明降谕旨，朕不可揣度料理。今弘晳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合。至分家之处，昨俱已交内务府总管办理。其旗下兵丁现拟择日迁移。俟府佐领人数定后，弘晳择吉日移居可也，一切器用及属下人等如何迁移，如何安置，何日迁移，兵丁如何当差，府佐领人等如何养赡，及如何设立长久产业之处，著恒亲王、裕亲王、淳亲王、贝勒满都呼会同详议具奏。一切供用，务令充裕，勿使伊艰难，并贻累属下之人，彼处距京城既然有二十余里，不便照在城居住诸王一体行走，除伊自行来京请朕安外，其如何朝会及会射诸事，著亦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为安置理王弘晳，主子详思降旨甚是，谨遵施行。因给理王弘晳分家事，钦命俱交付内务府总管，故修房等处，俟臣等亲往查看，其如何修缮等情，与内务府大臣等会同商定后再修。理王弘晳之弟在大内养育者二人，与弘晳居住一处者三人，理王弘晳之子在大内养育者三人，与弘晳居住一处者五人，将此俱与弘晳一起迁移郑各庄居住。伊子弟住房不敷之处，臣等亲往查看，若应添加，再行添建。弘晳有一子由十五阿哥养育，仍由十五阿哥养育之。弘晳之弟弘晋之子，于宁寿宫其母处养育者一人，履郡王养育者一人，既系其弟之子，仍留之。理王弘晳自京师迁移郑各庄时，由内务府、兵部领官车，载运一切器用可也。今将诚王之人一百八十五人，简王之人八十人，弘昉之人八十人，共三百四十五人给理王弘晳。既然理王弘晳初次分家，故现有之护军、领催、甲兵及近身随侍之柏唐阿等，每月皆均匀给发钱粮（**朱批**：由大臣酌情办理），以俾当差无碍无难。嗣后整饬王等佐领，定议具奏奉旨时，其佐领、管领、护军校、骁骑校、护军、甲兵整饬拣放之处，俱由郡王遵定例补放。现今理王弘晳属下佐领定

例后，方可整饬拣放。若仅现有之侍卫官守门，看起来冷落，驻郑各庄之六百甲兵惟守城门，并无多余官差，除城门官差外，再添堆子四处，守护王之家。每个堆子不论章京、骁骑校，各一员，各率甲兵十人进班。(**朱批**：巡查时，王府长史、城守尉公同查之可也，若有旷班、违法者，由城守尉酌加治罪。)既然理王弘晳已并入镶蓝旗，领取王之俸禄、米石及属下人之钱粮、米石时，由伊府佐领行文旗下，照例领取可也。现今郑各庄城内有房四百间，臣等亲自前往将此阅看，若房敷用，即拨给居住，若不敷用，再行添建。理王弘晳所属太监共百余人(**朱批**：虽无给发王等府太监钱粮之例。)，因初次分家，随迁之子弟有十一人，(**朱批**：人多。)既然有用太监之处，故所有太监皆各给一两银，嗣后凡处整饬之时再定。(**朱批**：一年终了，奏请谕旨一次，恩从主出。)理王弘晳处钦命补放之护军校一员，所请侍卫十二员，暂随之侍卫三员，蓝翎一员及现有之侍卫，既俱已够王之份，故停止拣放，嗣后倘侍卫官再出缺，若有应补放之人，照依王等之例，咨部具奏后补放可也。若无应补放之人，于(**朱批**：王属府佐领。)驻郑各庄之甲兵(朱批：领催。)内，(**朱批**：拣选补放可也，带领领催、甲兵时。)由王府长史会同城守尉分别(**朱批**：经王看视。)后，应补放之人亦照王等之例，行文兵部，具奏补放可也。现今分给理王弘晳之人，既然俱系新人，故原有上三旗之柏唐阿等暂留。郑各庄距京城既然有二十余里，除理王弘晳自行来京外，不便照在城居住诸王一体行走，故除上升殿之日，听传来京外，每月朝会一次，射箭一次。若圣主前往野外，停止每日朝会。(**朱批**：来京。)再，正月初一拜堂子，向主子进表，凡坛庙祭祀，理王弘晳俱前来，故交付内务府总管，拨给住房及一办事房，为王下榻之所。视郑各庄房屋修造完竣，交付钦天监，择吉日迁移之。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多罗贝勒臣满都呼。

37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发遣人犯脱逃定罪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兵部会同刑部定议发往黑龙江、宁古塔之人犯若逃脱，将该管大臣、官员一并治罪之例之奏本，由大内发出，奉旨：此事若依伊等议，协领、佐领等官员则被罪不止。将此交廉王、礼王、鄂伦岱、马尔萨等复议具奏可也。钦此。钦遵。窃查，照刑部定例，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将军、打牲总管等，将发遣之人每月伊等收若干，逃脱若干，拿获若干，未获若干，查明后，造月册，报刑部可也，年终该将军缮明总数具奏后，由刑部核对，若发遣人犯逃走一员，伊主子若系官员，罚三个月俸禄，若系白身，罚五十鞭。若逃二三人，按逃人数加罪。若一年内逃走五人，则该管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一个月。若逃走十人，协领罚俸一个月，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三个月。若逃二十人，该将军、副都统各罚俸一个月，协领罚俸三个月，佐领、骁骑校各罚俸六个月。若逃走三十人，该将军、副都统各罚俸三个月，协领罚俸六个月，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一年。若逃走四十人以上，该将军、副都统各罚俸六个月，协领罚俸一年。佐领、骁骑校各降一级，罚俸一年，打牲总管照协领治罪，翼长照佐领治罪等语。兵部议覆：各地一般发遣之人犯，脱逃后隐匿京城者，由提督衙门、八旗、五城及宛平、大兴两县严加查拿可也。逃往各省隐匿者，由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严加查拿。拿获之人犯内，倘有免斩降等发遣之人犯，由发遣地逃回行恶生乱者，由刑部审明，照新例立即正法。若无行恶生乱之处，系平常人犯，仍遣往该将军处，照例枷号二十日，鞭六十，交付各该管处。容留人犯居住之房主，若官员，革职；若旗人，枷号四十日，鞭百；若民人，杖一百，徒罪三年。若不查拿隐匿之人犯，州、县、卫、所之官员各降一级，各罚俸

一年，该管之知府、府，凡未管之知州、掌印都司，各罚俸一年，五城指挥照知府治罪，副指挥照州县官治罪等语。又查，总算分遣黑龙江、宁古塔等地人犯数，一年有三四十人至一百余人、二百余人不等，一年脱逃者有二三人至二十人不等，所报已在部案。臣等议覆，因一般罪发遣之人犯若脱逃，照依逃跑次数，将该管大臣、官员、该主子、人犯，仍照依旧例治罪。再逃匿人犯若不查拿，除州、县、卫、所官员，容留之窝主、人犯，照依兵部议治罪外，特旨发遣之人犯，俱系行止甚为不端、奸恶生乱、国法不能宽宥者，既然主子不忍立即正法，宽宥发遣，不可比于平常发遣之人犯，此等要犯，该将军等理合不时查巡，并晓喻管官，断不使彼等脱逃。发遣人犯由发遣之地脱逃，到处隐匿者，皆因该将军等不以交付事为重，苟且充数交付查巡，甚为懒散，或接受烦托，致蹈财利，或瞻顾将来，徇私而行所致。将军、副都统俱系边塞重臣，防守地方，查拿奸恶，严卡伦、屏藩，乃伊等专责，此等特旨发遣要犯，若不严管巡查，致使脱逃，既然甚属渎职，不可不照旧例严加治罪，除协领、佐领、骁骑校仍照旧例治罪外，将军、副都统俱革职留任查拿。倘有缘由、弊端等情，纵其脱逃，治以重罪。嗣后凡发遣人犯脱逃，该佐领、骁骑校立即呈报将军、大臣。倘隐一日不报，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一个月。倘久隐后报闻，计算日期，加罪惩治。隐匿不报查出后，从重治罪。给人为奴之人，倘以钱财贿赂主人，明知而故放遣回者，查出后，其主子若系官员，革职；若系白身，枷号两个月，鞭百。人犯抵发遣地后，不知戒惩安分而生，又违法脱逃，情由甚可恶者，视拿获，即遣往原发遣之地，立即正法可也。似此则恶乱之人方知惩知惧。为特旨发遣人犯脱逃事，该将军咨部后，由部行文八旗、各省，严加查拿。倘该管之人未查拿或未查出，由旁人出首，或被别人拿获，报部严审后，倘情由属实，该旗都统、副都统各罚俸六个月，参领罚俸一年，佐领、骁骑校各降一级，各罚俸一年。容留之房主，知是人犯而隐匿者，因属专门犯法，审毕情实后，官员革职鞭百。不分旗分，若白身，与脱逃前来人犯公同发遣。州、县、卫、所官员，照依兵部议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多罗履郡王臣允祹、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公臣鄂伦岱、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

371　青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公噶尔旦达锡之奏书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公噶尔旦达锡二人跪奏逸安天下众生之皇帝：先于丑年，大皇帝念我顾实汗恭顺至诚，施浩荡恩庥于我等子孙，以各自职衔，分别封王、贝勒、贝子、公。自将札什巴图尔台吉封为亲王为首以来，仰仗大天主之福，教道得以弘扬，我等众生得以安逸为生。午年，札什巴图尔王故去后，天主准其子罗卜藏丹津王位，我青海众生均敬仰罗卜藏丹津。我祖顾实汗所立黄教，被叛贼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派兵前来，杀我拉藏汗，毁坏寺庙，驱散喇嘛，扰害唐古特民众，灭我黄教。为此，大皇帝眷鉴我顾实汗，派遣大军，使车凌多尔济等败退，护送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坐床，复兴黄教，为我青海众生雪耻。我自西先行前来，王罗卜藏丹津后来，令我于十月前往会盟地方。我因无圣主之旨未去。于十二月又传我赴会盟地方，我又来去。嗣后，青海之众辜负圣主之恩，背信弃义，派使赴准噶尔。实情已报往西宁之侍郎常寿。我等思得，原大皇帝念我祖顾实汗恭谨效顺，施以浩荡恩庥，分别封为贝勒、公。今圣主念我等效力于西藏军，又施恩，封我为郡王、封噶尔旦达锡为一等公。承蒙如此重恩，我父子宁死亦不随罗卜藏丹津谋反。为此，罗卜藏丹津等因我等与其不睦而结仇，以王罗卜藏丹津、贝勒阿尔布坦温布、贝勒吹

拉克诺穆齐、贝勒巴尔珠尔阿喇布坦、贝勒车凌端多布、贝勒鼓苏克旺扎勒、公达希端多布、额尔德尼、台吉察克巴扎布等为首，青海台吉等会同来攻我牧场，我亲自与公噶尔旦达锡率属下兵丁，迎战数回，因来敌强大，我等寡不敌众，我方物品、奴仆、牲畜皆被掠走。噶尔旦达锡我二人带妻子及余奴为活命来投大圣主，至甘州附近住马蹄寺内。我等遭此大难窘迫已极，恭请圣主体恤洞鉴。其负圣主之恩叛逆者与准噶尔贼结誓前，速派大军歼灭。嗣后，惩戒叛逆者，以杜绝祸乱。先据闻罗卜藏丹津等前往木鲁乌苏河游牧。是以，小的住此等候圣旨，若叛逆之歹徒恶有恶报，圣主派大军歼灭，我属下之奴冬希克、多勒多、海霍、唐古特、萨云等万户村民，在西宁布库克希尔霍克(bukòk slhok)等地方，今由此等奴才催征各样贡赋，以豢养劫后剩余贫穷者，供奉祖上所立黄教之各寺庙及达赖喇嘛，应回我原牧场。倘若不派大兵，我等在此塞内居住几月，等候牧场对战被俘之我属下相继脱身返回者。今我青海众人皆因我等与其不和而结仇，青海伊等众人若仍同前居住原牧场，则我断难留住青海地方，故此，今我虽住甘州什喇塔拉等内地，但我妻子、属下人生身者居多，七旗喀尔喀台吉等俱为我舅，再，丹津阿喇布坦之子王车凌旺布系我正妻之娘家，此等人皆住杭爱地方，率我余部人众取道阿拉克山路赴抗爱地方，与王车凌旺布居住一地方，可以安逸为生。小的完结此事后，入京拜谒景陵，亦谨见大圣主，请圣主相认后，叩奏事情原委。小的除大圣主外，并无依托之处，恭请圣主眷怜恩赐一生路。为此谨奏。除奏书外，使臣亦有口奏之事。为此，于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具奏。

372 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宥错拟票签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马齐、白潢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等昏愚至极，错拟票签，由部议处具奏，皇上施恩宽宥，免于处分。于此，奴才等诚不胜感激、[笃诚效力](羞愧难尽)，叩谢皇上宽恕(不齿)(girubuho)之恩。

373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审拟赵世纶讹兄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讹诈事。

准镶红旗汉军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等咨称：参领兼佐领赵世纶行止甚属恶乱光棍，伊胞兄赵世显革退总河回来时，将伊兄银二万余两及房屋、田地讹去，似此讹诈光棍，甚属可恶，有溺参领之职，应将赵世纶革职，交与该部严行议罪，其讹诈伊兄银两、房地，着落伊家产，丝毫不留，尽行严催交纳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将赵世纶送部前来。查定例内，凡恶棍索诈财物事发者，不分得财与否，得财为首者立斩等语。又律内，用计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若其亲以下自相欺诈者，减凡人五等等语。赵世纶应照其亲自相欺诈律，减五等，徒一年半，折枷号二十五日。但赵世纶身属职员，将伊胞兄银两、房、地任意讹诈，甚属可恶，不便照律减等，应将赵世纶暂行监禁，俟立秋日，枷号三个月，鞭一百。讹诈伊兄银两、房、地，交与该旗，着落伊家产丝毫不留，盖行严追入官。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署理刑部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374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八宝讹诈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等将八宝议罪之案捧出，传旨：八宝著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八宝讹诈苏克济银两，著加倍作万两，著落八宝赔偿苏克济。若不赔完，秋审时定行正法。钦此。钦遵。臣部随将八宝监禁。应赔苏克济银万两，行文正黄旗。作速追赔报部去后。今据正黄旗都统马尔赛等咨报：八宝应赔苏克济银万两，已经陆续追取，俱交与苏克济。等因前来。为此谨具奏闻。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署理刑部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卢询。

朱批：倘银偿完，将八宝释之，照昨遣往驿站之官员例，戴罪效力可也。

375 内务府奏报分给亲王财物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分给廉王、怡王之庄屯、财帛物项，经查若较分给诚王者少，补给。除分给果王、理王之旗、府佐领人外，查庄屯、财帛物项，俱照分给淳王之数分给。若分给理王之庄屯、财帛物项较分给淳王者少，亦照分给淳王之数补给。钦此。钦遵。窃查，先前分给和硕廉亲王、和硕怡亲王之庄屯、财帛物项内，较分给和硕诚亲王者少，分给：关内粮屯各四；征银庄屯各一；关外庄屯各一；乌拉打牲男丁各七名；盛京三佐领男丁各二十户；带地投充之汉人各二十户；给绳地投充之汉人各二十户；木炭官丁各二十；石灰官丁各二十；煤官丁各二十；打牲新丁各五；好东珠各二；坏东珠各十八；素珠各一；珊瑚珠各一；六十两金茶桶各一；四十两茶桶各一；四十两盆各一；四十两银桶各二；十六两碗各十；大盘子各二十；花锦缎各二；大立蟒缎各五；大蟒缎各十；大妆缎各十；官妆缎各二十；大倭缎各十；官倭缎各二十；大片金各五；官片金各十；大花各五；官花各十；补大缎各二；补官缎各十；纯书缎各五；大明各五；官明各十；大衣素各五；官衣素各五；大宫绸各五；官宫绸各十；大帽缎各五；官帽缎各十；大缎各四十；官缎各四十五；大绸各十；小绸各四十；彭缎各五十；绫子各二十；纺丝各三十；杭细各三十；棉绸各十；纱蟒缎各二；纱大立蟒缎各二；纱妆缎各十；补纱各二；大纱各五；官纱各十；缎各五；(**朱批**：认得以上蟒缎、缎等项。)毛青布、翠蓝布各一千；汉补子各一百对；大小朝鲜纸各一万张。红毡毯各五十；凉席各五十；大磁碗、平常碗、小碗、扁奶茶壶、小嘴颈细瓶子、茶酒壶、大盘子、碟子、盘子、有柄碗、大瓶子、酒盅、无盖盆、席席库等磁器各一千。(**朱批**：磁器皆应允补给有康熙字且新者。)官盔，二、三等甲各五；珠鞍各一；镀金雕刻方齐头漆鞍各二；尖头漆鞍各二；各种箭翎各二百披。以上庄屯、钱财等物项，照数补给。

汉补子原各定一百对，现既然库内没有，停止给发。

马原定八百匹，已照数给发和硕廉亲王。已给发和硕怡亲王六百六十六匹，应补发一百三十四匹。

驼原定七十只，已照数给发和硕廉亲王。已给发和硕怡亲王三十一只，应补发三十九只。

牛原定八百九十头，已给发和硕廉亲王六百头，应补给二百九十头。已给发和硕怡亲王三百二十八头，应补给五百六十二头。

羊原定五千只，已给和硕廉亲王三千只，应补二千只。已给发和硕怡亲王五千五百六十一只。

已给发和硕廉亲王游牧地蒙古男丁二人。应补给和硕怡亲王游牧地蒙古男丁二人。共应补给关内粮屯头目八；征银屯头目二；关外粮屯头目二，带地投入之汉人四十户；给绳地投入之汉人四十户；炭官丁四十；石灰官丁四十；煤官丁四十；打牲新丁十人派出后，照例另于折内开列，具奏后给发。

三佐领男丁四十户，应交付盛京佐领等派出。

乌拉打牲男丁十四人，应交付乌拉总管派出（**朱批**：依议。倘现有应做应买之物，问过二王后，照伊等之愿办。）再，应分给多罗履郡王之庄屯、财帛等物项，已照给发惇郡王之例，俱已给发。（**朱批**：停止补发理王。）羊原有三千只，除已给发五千五百六十一只外，马原有八百，已给发六百六十六匹，应补发一百三十四匹，驼原有七十只，已给发三十一只，应补发三十九只。牛原有六百头，已给发三百二十八头，应补发二百七十二头。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噶达浑、李延禧。

376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遣使赴京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六月二十四日，据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来告，我等败于敌兵，走投无路，遂携妻子来投，得以于边内安身，甚为太平。圣主如此鸿恩大德，我等将派人奏请大皇上万安。此之前往，如若骑乘我等自己之牲畜，则路途遥远且耗时太久，祈请贝子准乘驿马前往。等语。臣将其所奏之蒙文一书粗译看得，其文内开，扶佑天下之神圣皇帝足下，鄙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二人跪奏。自天佛大汗皇帝念我祖顾实汗虔诚恭顺而行，恩及子孙，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并封扎西巴图尔台吉为亲王，总长诸部以来，蒙天主之威德，政教弘扬，我等诸部皆安逸而生。马年，扎西巴图尔王身故后，天主命其子罗卜藏丹津承袭亲王，我青海各部皆恭戴之。逆贼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派遣一支兵马，杀害了我之骨肉拉藏汗汗，捣毁了寺庙，使众喇嘛流离失所，唐古特人陷入苦难深渊，我祖顾实汗所创立之黄教被毁坏殆尽。缘此天主大汗恤念我祖顾实汗，派遣内地大军打败了策凌敦多布，护送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坐床，使已毁之黄教重新得以恢复，为我青海各部雪耻矣。我先自西招返回，王罗卜藏丹津后至青海，十月命我前去会盟之地，我因未奉皇上之旨故而未去。三月再次召我前去会盟，我亦未去。后自驻西宁之侍郎处闻知青海诸部辜负大汗皇上之恩，盟誓反叛，遣使准噶尔等实情。伏惟天佛大汗向念我祖顾实汗虔诚恭顺以行。将我等殊恩封为贝勒公。当今圣主又因我等效力西藏，再次加恩封我为郡王，封噶尔旦达锡为一等公。我等荷恩优渥，我父子死则死耳，终未加入罗卜藏丹津等之叛逆之盟。因此罗卜藏丹津等对我等心向朝廷极为仇恨，以罗卜藏丹津、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贝勒垂拉克诺穆齐、贝勒巴尔珠尔拉布坦、贝勒车棱敦多布、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公达锡敦多布、额尔德尼台吉藏卜扎布等为首，会合青海诸台吉来掳我牧场，小人我与公噶尔旦达锡率领属下与敌交战数次，因敌势太强，我等力不能支，所有财物牲畜奴仆皆被其掳掠而去。噶尔旦达锡我等二人携妻子及剩余之奴为求生路来投圣主，栖身于甘州附近之马太寺，甚为窘困。皇上怜悯此情，若

于悖恩反叛之人与准噶尔会合之前速派大军剿灭之，由此惩治叛逆之人，则祸乱庶不致再起也。前闻罗卜藏丹津等下令移居木鲁乌苏，是以我等在此听候谕旨。皇上若派大军剿灭之，小人我等属下之奴冬什克、多尔多、辉和、唐古特等及所有家眷及噶山之人，现在西宁、布库克、沙呼克等地，兹自伊等之处领取各物赡养其余无法生存之奴，各寺庙供奉达赖喇嘛，恢复先祖所创立之黄教，于我原牧场即可生存矣。倘若不派大军，小人我等将于口内居住数月，将此后来投之人，及不断从敌军中叛逃而来人收聚起来。兹青海之人皆因我等心向朝廷而视我为敌，该等之人若仍居原处，我等则断不居于青海。如今虽然我等居于甘州之锡拉塔拉等内地地方，但属下妇孺奴仆生活无靠者甚众，七旗喀尔喀台吉皆为小人之舅，而丹津阿拉布坦之子王车棱旺布乃我嫡妻之娘家，其皆居于杭爱地方。我等若带多余之有点牲畜及无牲畜之奴由阿拉克山路前往杭爱地方，与王车棱旺布等居于一处，则安而无忧，好歹得有生路也。此事完后，小人我等再赴京城叩谒老佛爷之陵，瞻仰大汗圣明认识新主。我等诸情谨具跪奏。小人我等除大汗皇上外，别无所靠，伏乞圣主给以赡养生路，特此谨奏。除奏疏外，听遣之使尚有口奏。等情。臣遂谓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曰：尔等停遣使人，此时正值暑热，既便准尔使人乘驿前往亦会很久方到。尔等将奏疏给我，我替尔等转奏。尔等遣使口奏者乃何也。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告曰：我等遣使口奏之大意，我等蒙天佛先主屡赐温纶，自会盟乃至生计诸事无所不尽，仰荷先皇威德，我等各部一直太平安逸而生。罗卜藏丹津乃至青海诸台吉却报怨荷恩鲜少，而尽弃顾实汗所创诸业，于当今皇上初登大宝之时，生此乱事，自内背叛朝廷，兄弟相残。圣主册封达赖喇嘛，派大军打败了准噶尔叛贼，而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却不愿皇上成此大事。诡称地势高身体不适，借机返回。凡事又执意不听圣旨，强娶苏尔咱之妻，霸占其奴。再皇上宾天，给小人我等送来遗诏，恩待我等无异于亲生子孙也，我等只见来臣未闻有旨，而我等荷恩无尽，闻先皇宾天，既未能亲赴叩谒梓宫，亦未能遣一使人贡献祭品以示痛悼。再皇上洞鉴与准噶尔为一家，凡坏事无不参与之垂拉克诺穆齐、额尔德尼台吉藏卜扎布等人之情，若出兵剿灭之，则我等牧场即在距甘州口一百八十里之处，我等住在该牧场。加上居于西宁之东北等地及居噶山、喀拉格尔之属下奴仆即有数万人马。管辖伊等，即可守顾实汗之业，又可听命于大皇帝，是以奏请之。但伊等若仍居原地，我等则决不居于青海等等须予口奏外，再我等此次所遣之人皆系左右近臣，我等之所思所行其悉知晓，至京城后再视圣主所问奏答，以解其详。祈请贝子准我使四人携疏乘驿前往。等语。再四请求。既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所遣使人不多，且其频频恳请，是以臣将其蒙文奏疏还给之，准许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所遣之使台吉伯勒克、侍卫玉木奈、托和木齐、公噶尔旦达锡之使寨桑胡里木图等乘驿，交嘱理藩院领催常僧保出恒城口，由鄂尔多斯路前往。六月二十六日已自甘州起程，为此谨具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亦知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377　贝子延信奏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等属下人口牲畜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据驻守梨园口等口之守备王廷等陆续呈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之丁共计一千余人及马驼牛羊一千余头，公噶尔旦达锡属下之丁四十余人及马驼牛羊三百余头皆已放入口内，各送其主之处矣。等情。臣遂行文交付理藩院员外郎呼毕图曰：该等之人到后，安置于其各主附近，会同守御官兵妥善护守，毋犯蒙古及当地居民。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

旦达锡等之属下目下入口之男妇牲口数目查明报来。等情交付外，为此谨密奏以闻。

378 内务府奏请亏空钱粮令官赔补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内务府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员外郎色棱奏称：为未完纳之铜水租银展限完纳请恩事。色棱我乃管领内一微末如蚁奴才，蒙主子陆续拔擢，升任员外郎。主子又施隆恩，遣往芜湖关。虽荷蒙天地高厚之恩，然不能仰报于万一。奴才于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接任，前任监督等俱亏欠十万两以下，四五万两以上钱粮不等，奴才日夜焦思，甚为悚惧。为照依定例，除尽弊端，以完主子钱粮，经详细访察地方人等，关东一线大同、土桥、王家洮等地，已建商行，地方恶人将货物报完，即偷行过关，又用粮船装载货物，竟超出例定十倍，运载过关。由是知主子钱粮亏损甚多，而恶人久行之弊不能轻易矫治，经奏闻，部奏勿庸议等语。奴才除汇总一年所收正项钱粮银及多得之银，并户工两部正项钱粮十九万四千零二十六两七钱七分俱照数交付外，未完之户工两关铜水租银三万三千零三十八两四钱六分五厘，户部具奏限一年完纳，奉旨：面奏。钦此。奴才虽尽力完纳正项钱粮，然铜水租银仍未完。敢面奏乎？色棱我乃管领内换代奴才，既蒙主子鸿恩，情愿变卖家产，将未完之铜水租银照数完纳。惟一年期限内，家产一时难能卖出，不能完纳，伏乞圣主施恩，多赏奴才几年期限，奴才若卖家产，亦可售出。再，奴才之俸禄连同子女之钱粮，尽力效力，陆续交完等因，由哈哈珠色太监陈福跪奏折子时，奉旨：交内务府总管议奏可也。钦此。钦遵。经户工二部核查，员外郎色棱所交两部正项钱粮及未完之铜水租数，俱合。臣等议覆，据员外郎色棱奏请之文内开：任芜湖关监督一年，除将户工二部正项钱粮十九万四千零二十六两余银，照数交付外，关东一线之大同、土桥、王家洮等地，已建牙行，恶人报完货物，即偷行过关，并用粮船装载货物，超出例定十倍，运载过关。此等弊端，致钱粮减收，故户工二部之铜水租银三万三千零三十八两余银未完。奴才虽尽力将正项钱粮交完，然未完之铜水租银，情愿变卖家产，照数完纳。惟一年期限内，家产一时难于卖出，伏乞多赏奴才几年期限，将家产连同奴才之俸禄、子女之钱粮，竭力效力，陆续完纳等语。查得，既然色棱奏请，未完之户工二部铜水租银三万三千零三十八两余，若只一年期限变卖家产，恐一时难卖出完纳，伏乞多赏几年期限，情愿偿完等语。故拟给色棱六年期限，将伊所欠铜水租银三万三千零三十八两余，仍交付该参领、管领等人，令色棱于限期内变卖家产，伊之俸禄及子女钱粮定照数陆续交完可也。倘又推托，于限期内并未卖出家产，未能完纳，将该参领、管领等人一并治罪。除将色棱家产全部偿还亏欠钱粮外，将色棱另行具奏，严加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各府总管赖保、噶达浑、李延禧。

朱批：一年完一万两，给四年期限，此议糊涂且轻忽。

37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满人亦宜补授地方官职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监察御史奴才颜德讷谨奏：为敬陈愚见伏乞睿鉴事。

看得八旗满洲世蒙皇上养育之恩，其年已久，人口滋生甚繁，户户习礼教，人人重文武，一旦有何处以用，皆图效力皇上耳，岂能玷辱父祖，有负皇上之恩耶？以奴才愚意，满洲亦应与汉

军汉人相同，外省自州县以上府道以下，守备以上总兵以下之官宜应补放。官兵分为两部，或补关塞，或补要隘，诸缺之内唯补一缺此事议定后，若州县官员从部衙门之笔帖式，小官之内挑选；同知、通判从主事内挑选；知府从员外郎内挑选；道员从郎中内挑选；守备从护军校、蓝翎、拖沙喇哈番内挑选；都司、游击从三等侍卫、拜他喇布勒哈番内挑选；参将从二等侍卫、佐领、阿达哈哈番内挑选；副将、总兵官从一等侍卫、参领、侍郎内挑选，则有才能之官员俱可得以使用，而满洲闲散未成丁者将倍受鼓励，各习文武之才。此遴选之事宜交付各该管臣等凡文职之缺保举骑射好善管理、品行端正之人。被保举者由皇上委派王大臣等测试，择优具奏引见补放。该等之人莅任后倘为公事牵累，仍请照例议处，若有贪污、苛虐累民、勒掯兵丁、辱没其职者，则与原保举之臣一并治罪，可堵侥幸徇情之路也。奴才仅将所思之愚见谨具奏闻。

3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闽省官员互调以利各尽其能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叩请要地调员事。

窃查，厦门乃稽查进出海船之地，甚为重要；闽县、侯官县隶属省城，事务繁杂钱粮亦多；崇安县界连赣浙，地属冲要。此四地寻常之员不堪其任。厦门同知施伟玉、征台湾办理军务速捷效力，唯平素稽查船只除弊不力。闽县知县余含义、侯官县知县李率先、崇安县知县陈蕃皆系新手，不堪理繁治剧。臣等经详加甄别，福州审案同知耿国祚为人明白，办事果断，永春县知县余沛、宁洋县知县王梦贤、顺昌县知县吴霁，此三知县皆持躬谨慎，有办事之材。臣等窃惟，倘将耿国祚调任厦门同知、余沛调任闽县知县、王梦贤调任侯官县知县、吴霁调任崇安县知县、施伟玉调任审案同知、余含义调任永春县知县、李率先调任宁洋县知县、陈蕃调任顺昌县知县，则事务之繁疏，地方之大小皆人地相宜，各尽其能，不唯于事有利，地方亦大获裨益。故臣等缮本具题外，伏乞皇上睿鉴准行。谨此叩请以奏。

朱批：知道了。本到时另行降旨。尔等所奏盐课征收一事，饬交部议。

381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惩办德化县纠伙抢劫首从各犯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切据泉州知府王道成呈开：五月十五日，德化县属高集村，有罗朴、刘九义等十四人会聚一处，兄弟结拜，密商纠伙抢劫。知县闻报遂邀营弁同往缉拿，将罗朴、刘九义等十二犯全部拿获。本知府解来亲审，情俱属实。等情呈报前来。查得，凡强盗已行而未得财者，例发边外了结。唯福建贼匪野蛮胆大，杖流之罪概不畏惧，非言就地正法不知戒惧。查臣等前为古田贼人高松祥杖毙示众所奏折内奉朱批：尔等如此办理，甚合朕意。朕原想趁便密发上谕与尔各省臣等。看来贼匪案件隐瞒甚多，地方官吏惧受处分，亦多加掩饰。尔等即任封疆，朕将一省万民交付于尔等，斩杀数犯之权岂有不授之理？嗣后，如何而为，于地方百姓有利，则着一面具奏。一面办理，朕自会鉴察。唯可悯可疑之案，当审慎从事，切不可凭一时之气。割贼犯脚筋者，不失为一条好刑律，著施于应刑之人。钦此。臣等顶戴铭记在心。兹德化县此伙贼匪，倘照例仅拟流罪，漳州泉州恶匪必不知戒惧。况罗朴、刘九义皆系名匪，发流边外，仍可逃回为匪。而该伙贼犯尚未举事，即被拿获，文武员弁概无过失，一无可参者。故臣等愚意，将此伙犯详加鞫审，俟获实据，则

交付文武员弁，将首犯罗朴、刘九义即解发事之地——高集村杖毙示众，凡确系从犯者亦于彼重杖，是日即照例发配山东，妻子随配。其中倘有可疑可悯者，皆从轻发落，无涉者即行释放。凡首告擒拿出力人员，即时奖赏。如是则奸棍自知悛改，无辜之人不致遭受牵连，既合刑律亦结案速捷。于安稳地方，慑服人心似有裨益。臣等禀遵前旨，现将德化县贼案如此办理。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类纠伙之徒，理应如此办理，照办。唯发配山东，刑略轻些，亦应割懒筋发流黑龙江。嗣后，若系平常强盗仍照例办理，不拘何案，尔等不知者乎？著酌情而行。法能震慑，刑即放宽，倘如此行刑，奸棍歹徒仍不畏惧则可再严。商云法者，不可预定，乃因时顺应人心而行也。尔等唯矢忠公孜孜以行，虽稍有违例，朕或可宽恕。放心效力，为万民造益。

38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禁止商人行盐取缔各盐衙门盐课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恭陈海疆穷黎疾苦，仰乞睿鉴准行事。

窃臣等素性愚陋、才庸识浅，蒙皇上殊仁，日夜忧惧，无以为报。每见谕旨，字里行间，无不念切民生；每时每刻，无不筹划地方。古昔帝王饿腹自贱之德，亦不及我皇上爱民忧民之至意。臣等生逢盛世，蒙圣主知遇之恩，凡地方利弊，小民愁苦之处，何敢不详加访查，以仰副皇上爱民如子之至意。臣等查得，福建地方山多田少，沿海无业贫民皆以晒盐，四处挑卖，或捕鱼腌制，走村串户换取米草等物度日。自禁盐以来，官吏只知征收常例，不问钱粮完否；商人只知抬高盐价，唯利是图，恣意挥霍，钱粮能完与否，并不挂虑。地方官吏只图获得本衙门常例，为商人交纳私盐，小民疾苦则全然不顾。沿海贫民虽有盐场，但晒得之盐却无处销售；虽有船捕鱼，却无盐腌制。终日惶惶束手无策。有时贩卖私盐，因拒捕捉，明知罪不可赦，亦得依附歹徒，结伙而行。因此而家破身亡者甚多。实甚可悯。查福建盐课唯九万余两，每年未完之数皆有二三万两。商人一年获利足有二十万两，肆意挥霍，盐商之利虽一分一厘，皆小民之脂膏。伊等不完钱粮，与其任凭其恣意挥霍，不如将此盐利拨给沿海穷黎，俾得生路，贫民各得生所，则地方人命盗案亦可少矣。臣等愚以为，裁撤盐衙门各员，禁止盐商行盐，废除各衙门陋规。盐课九万四百两及捐纳铜银河工之银一万二千五百两，共计十万二千九百余两，即照广东琼州府向煮盐灶丁征收钱粮之例，均摊于各盐场，交各州县照数收纳，按月交付布政司库，以为兵饷，则钱粮完纳即速且易也。查商人买自灶丁之盐，既便于附近出售，其售价较之买入价亦高出四五倍之多。远处行销售价竟高达七八倍。福建各盐场，每年得盐百万石，十万余两之盐课，每石加价几分，即可得也。如此私盐贩卖之弊可绝，盐丁愿卖，百姓愿买，近者肩挑背荷，远者船运行销，而灶丁获利得以完课，瞻养家口，于沿海穷黎实有裨益。再每盐场选派一名府县佐贰官勉励煎盐灶丁，修理达布逊诺尔，多多晒盐，监督买卖双方，公平交易，照常着落各县官员催征钱粮。凡灶丁力所难及者，地方官员则酌情捐纳。深山狭谷，盐难至达之处，则须通融办理，务使盐价持平。此事交由兴泉道节制，就近不时巡查，于事甚有裨益。又查福建盐课少，与两浙两淮实不可比。臣等深知此事于沿海穷黎有利，故而据实谨奏。臣等荷恩重厚，实不敢存有沽名钓誉、坐收渔利之心。倘蒙睿鉴准行，此等利民之事，恳祈皇上特为颁旨施行。倘有不当之处，伏乞明训示下。为此谨奏。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及该部议奏。

383 辅国公普照奏谢署理西安将军事务并到任日期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奴才普照谨奏：为谢恩事。

窃奴才普照父子兄弟世承圣祖皇帝养育之恩，涓滴未报。奴才普照年幼无知至极，自取罪戾，蒙圣祖之恩未予重处，且给以效力之途，准奴才所请遣往军营。在军营屯田八载，亦无分毫效劳之处。本年正月，奴才奏请叩谒圣祖梓宫，瞻觐皇上金颜，皇上遂即恩准入京，殊恩赏给我原公品级，继而委以领侍卫内大臣，又命署理护军统领事务，署理前锋统领印。奴才伏惟，官位荣宠，皆皇上之殊恩，且奴才母子骨肉得以欢聚，亦俱皇上之恩。奴才虽粉身碎骨何能仰报？唯随侍左右，竭蹶效力，死而后已，以酬答高厚于万一。兹又命奴才署理西安将军事务，以整装赏银千两，面请训示，皆一一详细指教。奴才于六月初一日起程，沿途屡遭大雨，见山西省比年原本荒歉，今岁麦子又为歉收，民情困顿。现因得足雨，秋粮皆已播种，稼禾长势甚茂。奴才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任所。将军之职甚为重要，奴才昏愚不才亦为皇上所稔知。总督年羹尧、钦派都统噶尔弼、前锋统领苏丹、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吴林帕皆属曾经历练之人，一般公事，奴才将与伊等协商而行，遇有重大之事，奴才不时密奏请旨，遵旨而行，则奴才又得以学习耳。为此谨缮折叩恩。

朱批：知道了。勤勉效力。尔不必另视朕旨而行，诸事朕已俱谕年羹尧矣，按伊交付遵照施行。至噶尔弼、苏丹皆为久经历练之臣，尔等当同心协力，切勿另行其事。

38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山西旱灾之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粮道郭卫信到署传谕：你到湖广后问巡抚纳齐哈，伊调离山西陛辞之际，朕问山西地方旱灾如何，伊言唯二三州县被灾未收，我临来时与巡抚布政使商议捐银赈济，断不致人民流离，请皇上不必担忧。兹平阳地方旱成这个样子，他们一人亦未派，将此问他。看他怎么说？钦此。奴才跪聆圣旨不胜战栗。又蒙圣主宽恩大量，下命奴才禀奏，钦此钦遵。奴才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任山西布政使之职，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蒙皇上殊恩擢任湖广巡抚。在布政使任内二个月中，除平定州外，其他州县概未呈报受灾之情。正月十五日，巡抚德音捐银三千五百两，派同知何喜龙前往平定州赈济，奴才于正月二十六日起程赴京陛辞。瞻觐天颜叩谢主恩之时，皇上下问山西灾情，奴才奏言，巡抚德音捐银业已遣员前往赈救矣。正月十七、十八两日下了大雪，奴才途径平定州时询访沿路民人，民言：过年以后粮食极为匮乏，现因来官赈济，又下了两日大雪，麦子根都绿了。麦子如果接上，其他皆不碍事。等语，奴才不加深思，即将一时之情禀奏，实乃奴才昏愚无知。若知事至如此地步，卑奴荷恩深重，肝脑涂地难报万一，何敢替人隐奏？况万事亦难逃圣鉴之明。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朕临御即煞费苦心访询尔等省臣，山西的你、德音、森图名声俱佳，故将巡抚德音补正，将你补为巡抚，森图于布政使任上奏事。兹德音、森图不堪寓目，丑态百出，地方之事全然不

知，唯为苏克济遮隐。朕疑你又为德音于朕前掩饰。朕知尔等本不相识，且非熟识之人，唯视尔等现在之品行而定任用或治罪耳。你到任若名声好，即照此而行则已。朕疑尔之心虽是一时，却亦一直留心访察。如唯图修饰，贪得无厌捞取财物，不以地方为重，贪图安逸，不爱百姓，不管饬下属，不操练兵丁，不弹压匪盗，不遏抑豪强，即便稍有其事，朕之面谕甚明。若不修身端正品行，你央求于谁，亦不能遮朕之耳目，尤当慎之勉之，切勿有负朕恩，自招祸害。若照此而行，朕则不说什么了。好生勉之，一刻不可懈怠。

385 吏部右侍郎傅绅等奏报漕运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一日

吏部右侍郎臣傅绅等谨奏，为报明漕运情形事。

臣傅绅与臣李绂奉旨趱粮船，于六月初六日起程，初八日至河间府，即闻山东地方大沛甘霖，漕河通利。及至德州，亲验河水深至丈余。仰见我皇上圣德动天忧勤所至，感应如响，臣等踊跃欢忭。至十四日到济宁，十五日即见大河卫头帮粮船抵闸，以后船只相继前进。臣等会同河道总督臣齐苏勒钦遵圣训，沿河催趱，封闸蓄水。至南阳一带，河水尤深，粮船衔尾不断，通漕放行，不用下版。惟滕县彭口山河喷沙，稍觉淤浅，立即挑浚，船无阻滞。随至八闸地方，会同漕运总督臣张大有查看粮船。过台庄者三千四百余只，其余相联而进，尾船亦尽过黄河。至于八闸地高水急，漕臣仰遵圣谕，与臣等下版蓄水，逐帮放行，随蓄随满，亦无迟误。现在头帮将至临清，值山东巡抚臣黄炳遣济东道吴兴业前来，临清系伊专辖，即令其前往催趱。再有闸紧要之处，将所带司官二员分段催趱，臣二人南北循环，昼夜督催，大约八月间可以抵通。目下系大雨时行之候，再得秋雨，则重运前进愈速矣。山东一带今岁秋成十分丰茂，并附上闻谨奏。

经筵讲官吏部右侍郎臣傅绅、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绂。

（原件系汉文）

386 郎中本锡奏报税务任内所收支银两并献余银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郎中奴才本锡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系一介微末。由理藩院笔帖式，圣祖仁皇帝遣奴才诸差，渐晋为兵部郎中。因参劾原喀喇沁王扎西，而革职穿披甲。后圣祖仁皇帝超拔奴才复补为郎中，差往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处，复施鸿恩，遣往山海关税务，在任一年三十四日。奴才于任内禁参，且将所收正项钱粮银两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一钱二分，照数交付户部。奴才并无亏欠正项钱粮处，余收银五千五百四十两。奴才自幼差用于蒙古部，钦差围场三十次，军地五次，将哈密编为旗佐领，调遣蒙古兵，归收察哈尔，迁移锡伯，钦差喀尔喀、厄鲁特四十九旗、索伦瑷珲等处，微差四十次余。今年七十岁，家产已尽，穷困至极居住菜园。遣往此税务后，偿还买人，整修时所借取银一千五百两，在任期间花用，盘缠者八百两。此外，护军校份银五百两，今余银二千七百四十两。愿将此献圣主可也。为此谨奏。

朱批：毫无隐瞒，甚可怜，均赏赐。

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自柴达木撤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咨文先前带兵驻察汉托洛亥之都统宗室西伦图称：由柴达木撤回之大军情形，马畜及军械、帐房、锅等物项如何之处，查明咨文前来。等语。续据都统西伦图来文内开：经查看兵丁情形，仪仗整齐，盔甲、撒袋、弓皆有，箭数不全，枪药、铅子每人只三四十簇，因年久，帐房、锅破损者颇多。马畜瘦，且数亦不足。等语。臣即告都统西伦图曰：我积压之事甚多，补给大军物资，不能尽皆发往。出兵年久，既然帐房、锅甚为紧要，故我制做帐房二百、锅一百，已先行发往。箭、药等物，我嗣后再制做补发。此等兵丁稍加补给，俱系我等理合应办之事，尔勿奏。等语，业经将帐房、锅遣员送往。现今都统西伦图业经将兵丁情形及军械等物减少之处奏明，臣办理之处倘不具奏、似臣徒往查并不办理。惟常查兵丁，不时补给治理，皆臣等之责，嗣后若有此等事，臣即酌情办理，断无烦扰主子具奏之处，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此虽甚是，然尔效力之处，朕实不忍，并无他言，上天怜尔。

388 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梦等奏参贺有章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经筵讲官协理内阁大学士事务尚书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教习庶吉士加一级臣徐元梦等谨奏：为奏参事。

据原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另案革职贺有章呈称：窃有章系贵州下士，一介庸材，荷蒙圣祖仁皇帝格外殊恩，拔置言路。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内，不揣冒昧，条陈停止陕省加征三厘三合银米，保举核实，筹划西征兵马钱粮，并招募识径番民探听等事，奉旨：今值军机，正臣子应行效力之时，贺有章既称应招识径番民，遣往探听，著伊即往军前招募，应遣番民探听成事最好。钦此。章即自备鞍马，前到肃州，即行文本处通判毛凤仪，挑选能干通事，以便协同招幕，迟至数月，非惟不发一人，竟无片纸回复，日久盘费罄尽，雇役逃亡，孤身无倚，万难招募，与其忍死于塞外，不若伏罪于阙廷，所以匍匐回京，恳祈代为陈情转奏等情，具呈前来，随诘问贺有章：尔系奉旨发往军前招募识径番民探听之人，因何竟自回来呢？供：上年奉旨发我往军前招募识径番民探听，我到肃州即行文彼处通判毛凤仪，拣选能干通事送来，迟至数月，竟无一人一字回复。我又因户部主事任内另案牵连革职，不敢违例具折越奏。日久盘费罄尽，跟役逃亡，孤身无倚，万难招募。因思我原系边鄙庸愚，冒昧条陈，今日到此，愧悔无地，饿死徒做他乡之鬼，只得匍匐乞食回京。求转奏。待罪的。又问：尔既要回来，应该赴彼处地方官呈明，俟地方官奏明之日回来才是，因何擅自回来呢？又供：当日奉旨，兵部行文，原叫我自去招募，并没有知会地方官，无处具呈，虽有递呈之处，谁肯接我的呈子。等语。该臣等查得，原任监察御史另案革职贺有章，系奉旨发往军前，招募识径番民探听之

人，虽到军前，毫无探听效力之处，而又私自回京，情由可恶，应将贺有章交送刑部从重治罪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协理内阁大学士事务尚书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教习庶吉士加一级臣徐元梦、经筵讲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级臣张廷玉、左副都御史办理工部侍郎事务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臣江球、左副都御史加一级臣金应璧。

朱批：贺有章条陈之折，朕览后再降旨。

3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放宽心。

39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及黄河骤溢即退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山西省本年仰赖圣主之福，自六月初五初六日起，各州县相继全都得雨。自此每隔三四日、五六日即降一次雨，（**朱批**：唯虔诚祈祷天佛。）谷物长势甚茂。前皇上即曾预见批示，自初五初六起可得足雨。兹众人见其应验无不惊奇。（**朱批**：尔能虔诚遵旨而行，万民冤气俱散，故而如此，乃理所当然。知无报如此快速，更应谨慎。）山西省近些年因为干旱，保德州等黄河沿岸居民对河水泛滥全然不防，本年多雨，山洪下泄，黄河水骤溢即退（**朱批**：山西水势尚然如此，无怪河南冲决数处。看此光景，今岁乃非常大水也。）河周围低洼村庄有略被冲刷者。接保德州、平阳营等处报文，臣当即派员携银前往，（**朱批**：甚属允当。）视有房屋被冲者给以修理；人有遇难者给以抚恤；田亩被冲者给种补种。乘便谨将该处所报之情奏闻。

朱批：知道了。时价一折留下阅览。

391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补放道员等员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举荐所知之人，祈请补放相当员缺事。

窃臣看得，现今雁平道、太原府司狱通判沁州知州之缺皆属要缺，故臣已具本奏请圣主简人补放。臣到任后即思用人当属首要，遂询访山西各官居官善恶，经访得，俱赞原山阴县知县葛斗南办事好，操守清廉，拒与苏克济等同流合污。（**朱批**：葛斗南乃一敦厚之人。其相貌即为一极有信守之人，有胆量，与苏克济毫不相让，甘国奎亦曾有奏。但岂有大才能？举止略显粗鲁，此人朕曾于运同任上试用过。雁平道，朕给尔一个绝好之人，到时尔看。朕虽方见一面，朕保此人乃温文贤明之士。虽说如此，其受任后，尔再试之以看，即便朕言是，亦

不可随声附和。）臣虽未见过此人，但顷据皇上亦知其人，特命补任长芦运同一事看来，葛斗南人好是实。兹臣既然受命整治山西积习，若将此人补任雁平道员缺，则山西北部一带地方足可依靠。至太原府司狱通判一缺，例由满官补任。（**朱批**：照例补任。）此一职不但办理旗民争讼案件，且有监督发放满洲驻防官兵口米之责，故此须得曾经历练、熟悉地方事务之人方可胜任。查得，臣衙门笔帖式常安乃镶红旗硕林佐领下人，任此笔帖式已为十三载矣。其人谨慎，与苏克济等案无涉，清汉文皆可，熟悉本地事务。若将其补为司狱通判，则人职相宜。至沁州知州乃辖县之州，职同知府。查得，阳曲县知县沈一奎（**朱批**：依请补任。）乃福建进士，其因知县任内有亏空抵银二万余两，为德音奏请停升。唯此银系遵照条例，因公动用垫发之项，现正陆续补还，与无抵之银不可相比。臣试此人，见其为人明白，办事勤慎，确实效力，民亦赞其居官好。若补放知州员缺，民心皆服。此之三人，伏乞圣主恩准所请。（**朱批**：俱依请补放。朕看谢旺春比葛斗南强的多。）再祈请简选备用候补知县员缺之人遣来山西，以补州县之缺一事，臣亦一并具本奏请。既于事有所裨益，伏乞圣主交该部挑选遣派可乎？为此谨具奏请。

39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府州县亏欠未完银两由各官分赔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圣训事。

窃臣查得，近几年山西府州县吏治败坏，大抵先通贿上司，待上司难以翻脸后，其即随意挪用仓库钱粮，花用如同一己私物，有事则搜刮于民，能捞能刮，善于行贿者视为有才。臣奉谕到任后，训诫下属，力改积习，故于臣前不敢似前贿赂公行。但不务实事，唯求侥幸者尚大有人在。此情臣于清查亏空时即知大略。臣查前吏户两部议奏德音所参山西亏空一事内开：山西亏空银内，变抵有项之银为八十六万二千余两，另有指称借给饥民粮米八十三万九千余石。该巡抚既言拟令各州县官尽力趱行追补，秋后还仓，故应咨行该巡抚严交各州县，速追完项。至亏空银内变抵无项之临汾县等十七州县亏空之银二十八万五千余两，拟限二年照数追完。再太原县等三十六州县亏空之十七万八千余两之银，德音奏言该知府知州等自愿担保于十个月内完赔，请于该府州县官员免于革职。等语，故准其十个月内完赔。此亏欠银两之府州县官革职留任，追取银两。若逾限不完，则将该州县官参革拿审，从重治罪。未完钱粮，以家产追赔，原具保知府知州及隐情不行举发之原任布政使苏瞻，原巡抚苏克济俱照例分赔。等因。议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兹原奏作速追完之变抵项银八十六万二十余两内，仅赔补八万一千八百余两，尚有七十八万九百余两未完。原奏限二年追完之二十八万五千七百余两，唯赔补六万九千八百余两，尚有二十一万五千八百余两未完。原奏十个月内完赔之十七万二千余两，兹限满仅赔补七万四千三百七十余两，尚有九万七千六百余两未完。兹理应照原奏将限满未完银两之州县官拿参治罪，着落原具保知府李清钥等，及隐情不行举参之原布政使苏瞻，原巡抚苏克济，再糊涂承办具奏之原巡抚德音、布政使森图等分赔。至未完之限期二年之二十一万余两及七十八万余两变抵银两，仍交由各州县官追取，限内仍不能完，再相应照此着落李清钥等知府，苏瞻等布政使、苏克济等巡抚分赔。如此则库帑得有赔补之日，州县官亏空钱粮亦知戒惧。臣自入境以来，每见各官即严饬伊等速完亏欠，皆应诺一定完补。甫见此等限满未完之官，问及钱粮完否，俱答限内已完。臣追问其各自交

赔银数，原来，伊等自偿银两多不足原欠银数，因惧参劾，便取巧将限期未满官员所偿总数，转嫁挪做伊等偿还之数，以避参革。为此限期未满之各官告曰：我等偿还之数不列入我等名下，而作为伊等赔补之数，逃避参劾。若再向我等追取，我等不能赔偿，限满之时，我等反会被参甚为冤枉。等语。臣窃惟，将限期未满之官所偿之银挪为限满人员份下逃避参劾，不但限期未满之官内心不服，且如此弄巧欺骗措置亦不可奏报。故适才连肖先来报，将限满人员姑且造册，凡迟延者指参行部展限，臣皆驳复曰：此项钱粮限内何员完赔多少，何员未完多少，司内皆有收银批文，无须另行造册。当从速据实查明报来，而后即照原奏揭参，着落分赔，不可借造册展限。等语。其二次报请，皆予驳回。臣遂亲自查对原档，查得该等官员赔银已完未完之大略数目，因恐数有错漏，又咨令布政司与各州县解送赔银之批文悉加核对。俟查明送报时，再审问苏克济，另行赔偿外。目今此项未完之银，臣即照前所拟，着落李清钥等知府、苏瞻等布政司及德音等赔补议奏。如是办理，不知当否，伏乞圣主批示指教。为此谨奏。

朱批：办理甚是甚好。朕览折畅悦。新官断不可扰民，亦不必为伊等发愁。

3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简臣辅佐审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赍折笔帖式洪桐返署。恭阅圣主批旨此事人多，臣一人恐难承当，特遣臣等前往辅弼，此乃皇上爱护之至恩，虽仁父慈母爱子，亦不似如此周全。臣感激之忱实难尽表。唯臣荷恩至渥，实视恩典重于生命。臣唯知皇上耳，此外，别无所顾，务将此案竭力严审，以清钱粮至批旨内又命臣与连肖先为首办理。钦此。据臣观察，按察使高成龄为人明白，凡事务求合理，别无所图。对皇上之恩极为感激，有与臣一同剔除积弊之心。按察司乃专司刑名审理之职，臣曾谓高成龄曰：上命尔等二司与臣共同审案。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高成龄，朕不过闻之好而补放者，并非深知之人，未曾留意，故未包括在内。伊果真如此勤事知恩，人亦明白，则将朕旨谕之甚是。

39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批旨及所赏翎子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表感激微忱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臣所差赍折家人明安返回。恭阅折内批旨：朕安。朕强抑自己保护朕躬，卿勿过为朕虑。钦此。安慰于臣，伏读批旨，不胜欣慰。值此再奉谕旨一纸。雍正元年六月十三日谕：山西巡抚诺岷奏折恭敬，办事甚好，着给其赏戴翎子。将此尔等拟旨交其家人送去。钦此。臣感激至极，反悲泣泪下，臣何人斯？忽蒙圣主知遇，自极微贱之身超擢至封疆重任，继而嘉褒赏赐，臣实难承领，虽何以效力，焉能仰报圣恩分毫？（**朱批**：若能名留万年，即为报答朕矣。勉之。）唯实心效力，凡所知所遇者据实以奏。（**朱批**：○）以报圣主知遇重恩于万一。除所赏香素珠翎子之事一并缮折另奏外，臣谨表感激微忱。谨奏。

朱批：知道了。

395 内务府奏请恒亲王妃母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内务府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恒亲王、廉亲王、淳亲王、履郡王面奉谕旨：尔等之母年事已高，先前皇考已于两处朱批。今将尔等妃母各迎回家中，尔等亦可问安尽意。尔等修缮房屋后，于五月底六月初诹吉后，具奏迎回可也。钦此。钦遵。业经交付钦天监诹吉。经钦天监敬谨选看，六月初六日癸丑日巳时迁移好，初八日乙卯日卯时迁移好，经具奏，奉旨：应行之礼，由曼武、马尔赛、噶达浑、李延禧、刘金忠、王锦中、礼王、苏库、徐元梦、乌达里、李地、衮泰等公同详细议奏。钦此。钦遵。窃查，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奏称：为遵旨会议事。本月二十二日奏闻皇太后谕旨时，奉旨：诹吉议奏。钦此。钦遵。窃查，安诚妃迁移吉日，经交付钦天监选看，本月二十七日壬申日辰时迁移好。这天前往妃、王家中时，交付銮仪卫，设妃仪仗。妃出宫时，乘轿，由太监舁之。出宫后，由校尉等排班舁之可也。抵王家中时，入门仍由太监舁之。前导、后卫时，派府护军参领二员、官员六员，算护军校，护军三十名、管领二员、管领之妻二人、供应果子妇人十九，跟随往送。到后，将妃仪仗、轿、车、驾车之马、鞍俱交王。饭、茶、妃用小银盆一、银杓一、大银盘一、大银碗一、铜包银圆桶一、银匙一、三处镶银象牙筷子一对，及妃用柜子等物，派出管领一员，由闲散役夫舁送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是日，又疏称：由妃娘家带来之女孩二人，大内给之女孩五人等语奏闻时，奉旨：知道了。钦此。又将封妃之册、宝贝具奏时，奉旨：与妃一起带往可也。钦此。钦遵在案。臣等谨念：皇帝遵崇孝顺之道，遵圣祖仁皇帝先前交付之意，明鉴王等所请，为使王等尽儿子之道，令将年事已高之妃各迎回家中孝养，此系圣主大孝至仁。臣等谨遵谕旨公同议覆：妃等迁移日期，交付钦天监诹吉后，迁至王等家中。妃等各自供奉之佛，预先备彩亭，由校尉舁之，各官总管跟随（**朱批**：将此一行放于前首，忤逆且卑小，不可观也。如何记档？不值一看。糊涂。）率王府中王府长史、侍卫、官员前导，后扈，请入各王家中恭奉。迁移之日晨，将妃等册、宝贝预先放入彩亭内，由校尉舁之，先前往各王府，置于府内正殿可也。前导、后扈事亦照先前所办办理。迁移之日，王等于清晨前往苍震门，转请妃等安后，即先归各家预备，等候可也。诚王既居右翼，故荣妃之引导官、护军等，令于神武门外预备。恒王、廉王、淳王、履王因住左翼，妃等之引导官若皆排列，分路时必乱。廉王家住北城，故只惠妃之引导官，护军等于东华门外预备。淳王家住御河桥，故成妃之引导官、护军等于东安门外皇城根前排列预备可也。恒王家住朝阳门里，宜妃之引导官、护军等可于东四牌楼东向排列预备可也。履王家住东直门内，定妃之引导官、护军可于新桥面向东直门排列预备可也。五妃公同出苍震门，荣妃出神武门，四妃出东华门，抵各引导官排列处后再分路。出宫、入王府时，太监舁轿，沿途由校尉舁之。送妃之时，派出内务府郎中各一员、总管太监各一员、管领各一员、内务府官员各四员、内务府护军参领各一员，算内务府护军校，护军各十员、管领等之妻各二人、供应果子之妇人各十人。再，各王属下之侍卫、官员等，亦酌量派出引路可也。妃等到后，王等带领伊子、所属大臣、官员等，各于大街旁远处跪迎。王之福晋等带领伊女、媳及所属大臣、侍卫之妻、女人等各于府大门外跪迎。到后，妃等乘轿入，抵府内正殿，下轿入殿居住。各王率福晋、子、媳，以会面礼行二跪六叩礼。次日，王入宫奏闻，叩谢主恩。王之福晋等入宫奏闻，叩谢皇后之恩，该大臣、官员及大臣、侍卫之妻停止叩谢。设仪仗、奏乐亦停。妃等仪仗、轿、车、套车马鞍、

驾衣等项，由各王属王府长史交付该管人带去可也。妃等所用之金银器皿、柜、皮箱等小件物品等所有物项，由该总管率副总管、领催、管领、苏拉舁之，步甲护卫，送往各王府。妃等迁移之第三日，派各王属王府长史各一员、太监各一名，向主子皇后问安，告景运门外奏事之人后，奏闻可也。此间大行皇太后之祭祀、朝会，仍入宫聚会。入宫时，入景山西门，暂住寿皇殿旁屋内等候。内主子到后，公同就位。祭毕，内主子回宫后，再回各府。每次入宫，引导、后扈时，由各王府派出侍卫、官员。再，隔日隔月妃等欲会内主子，向主子问安，见皇后，亦派人奏闻，奉旨准入后，再进宫。（朱批：此一行人心意已到，益加可嘉。似朕，人意并未到。诸母亲自前来请安一事，此例务必查奏。）进宫时，由各王王府太监舁轿，抵大门外后，由内校尉舁之。抵紫禁内后，由内太监迎舁进宫。退出时，亦由内太监舁轿，送抵紫禁。派内务府官、管领、太监头目、内务府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及派管领之妻之处，皆交付内务府。备轿，派校尉之处，交付内銮仪卫。请佛彩亭、置册、宝彩亭交掌仪司、营造司。舁彩亭之校尉，亦交内銮仪卫。管路、街事交付总管衙门。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臣曼武、内务府总管臣噶达浑、内务府总管臣李延禧、办理礼部事务多罗履郡王臣允祹、礼部尚书臣觉罗苏库、署理大学士事务工部尚书臣徐元梦、銮仪使臣乌达里、多罗额驸臣李地、署理总管事务步军统领臣衮泰、总管刘金忠、副总管王锦忠。

39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奸商刘康时迟误京通仓工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揭参事。

据仓场总督陈守创等折参，奸商刘康时包揽京通十一仓工程，私领银两，迟误工程等因，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奏，本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于本月初九日到部。该臣等议覆，据仓场总督陈守创等折参，商人刘康时包揽京通十一仓工程，私领银两，迟误工程一案，讯据刘康时供：我系中城民，在工部当灰户。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营缮司传我去，主事哈詹向我说：今有顺天府行文到部，要商人去办理京通各仓工程，我等知尔有身家。如此说了。于本月二十六日，我跟了主事哈詹、杨声到顺天府递，府尹不曾批。哈詹、杨声、哲尔金把我带到李总管处批准了，我才敢承办各仓工程，并不是蒙蔽李总管私行包揽。今年正月初六日，我跟了主事杨声、高辉及笔帖式安福，到户部领出银二万零二十三两，拿回家去备买物料，并没有瓜分与人。京通等仓工程，先都是我承办，后见事大，随退了禄米等七仓，止承办新建、富新、本裕三仓工程。这三仓工程，共工价银四万九千余两。陈总督未到任前，我领过银二万零二十三两，到任后，我又要领银，陈总督恐我冒领银两，不办物料，差官到各仓细加查验，我进的物料是实，才准我陆续又领过银三万一千余两，我办了工程有一千余两之数，才发银八百两。止据这三仓工程核算，我虽多领过银二千余两，但我办运过禄米等七仓物料，价银九千余两。除我多领的银两之外，还应给我银四千余两。我承办的工程定限至今年八月初九日才满，我如今情愿不领银两，将我家产变卖，先完工程，后领银两等语。据杨声供：我系工部主事。管太平仓监督。去年十二月内，顺天府行文到工部，要商人去办理京通各仓工程。工部传了我等去，叫带刘康时到顺天府批认状，因顺天府尹说这是仓场总督的事，我不便批，如此说时，我等才带刘康时到总督李英贵处批准了认状。今年正月初六日，总督派出我同高辉二人，带刘康时到户部领出银二万零二十三两，交与刘康时是

实。那领银文内有总督阿锡鼐、李英贵的名字，我等并非私领，亦无瓜分银两等语。据高辉供：我亦系工部主事、管太平仓监督。今年正月初六日，总督派我同杨声，带刘康时到户部领出银两，交与刘康时是实，并非私领，亦无瓜分等语。据安福供：我系仓场衙门笔帖式，今年正月初二日，总督李英贵差我送领银的文书到户部去是实，文书上也有总督阿锡鼐的名字等语。据哲尔金供：我系工部员外郎，监修工程的监督。去年十二月内，我到总督李英贵家回太平仓放米的事，遇见哈詹等带领刘康时递认状，我替他回过总督李英贵的话。我系监造之员，钱粮事我不管，我并没有瓜分银两等语。据胡允干供：我系新建仓管工监督，刘康时领的二万零二十三两银子是正月里领的。我于二月初九日到工，并不知道。我系管工之员，不管钱粮之事。刘康时终日向我等要领钱粮，工程并不十分上紧。我等呵叱他，劝谕他，俱置罔闻，将来必误工程。因陈、张二大人参后，今工程有八分多了等语。据此臣部随将刘康时承办新建等三仓工程已未完工分数及刘康时有无运过禄米等七仓物料，果否值价银九千余两之处，行令各仓监督，逐一查报去后，随据本裕仓监督窦容恂申称：刘康时承办本仓工程已完等情。又据富新仓监督禅齐布等申称：刘康时承办本仓工程，已完九分等情。又据新建仓监督杨声等申称：刘康时承办本仓工程，已完八分多了等情及禄米等七仓监督傅德等申称：刘康时原运送过我等各仓物料，共值价银五千七百七十九两有零各等情前来。刘康时虽供我情愿将未领的四千余两银子暂且不领，将我家产变卖，先完工程，后领银两等语。但刘康时前后领出银五万余两，将新建等三仓不行上紧修造，止以未领四千两工价为词，向胡允干屡行催领，希冀延俟。即胡允干劝谕呵叱，概置罔闻，殊属可恶，理应将刘康时即行治罪。但遇热审减刑，且新建、富新二仓工程尚未告竣，应着从前带领刘康时领银之杨声、高辉及同行批准认状之哲尔金，押令刘康时作速完工，令仓场总督并原督催各官不时查察，如限内工程不完，或草率完工，即行题参，将刘康时从重治罪，仍着落刘康时赔修，并将杨声、高辉、哲尔金交与该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署理刑部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所议是，知道了。

39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举荐司员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部专任刑名，关系重大，必各司员得人，方能办理，亦须举错，使知劝惩。臣部正白旗满洲主事石图，声名不好，相应革退。正蓝旗满洲员外郎瓦尔喀、镶蓝旗汉军员外郎张玙，俱人才不及。正蓝旗满洲主事克什腾糊涂，汉员外郎章镜承、司务吴世铎，俱年老有疾，汉主事金铨为人糊涂。以上六员应解任休致。原任臣部主事今升太仆寺员外郎纳海及太常寺博士镶蓝旗积善，均谙练勤慎，乞将纳海调臣部员外郎，积善给与主事，令其在臣部办事。伊等员缺另行补放。前蒙皇上拣发臣部试用之正白旗拖沙喇哈番蓝翎明寿勤直，请照伊品级授为员外郎。再，臣等原奏请皇上以笔帖式委署主事之镶黄旗常龄、镶蓝旗常泰、正白旗常鼐，此三人内，常泰现患吐血，请以常龄、常鼐补授召图、克什腾主事员缺。再，臣部江南、浙江、陕西、福建四司，均属事繁紧要，新补江南司郎中于灏，原系工部推升，在工部时，派出卖米，尚未到部办事，人之贤否臣等不能周知。臣部四川司汉郎中张光鏻，能办事，有操守，请调江南司郎中，以于灏调四川司郎中。

江西司汉郎中张元咎，办事勤能，请调陕西司郎中，将陕西司郎中洪理调江西司郎中。汉主事于其珣、关纯玺，在部办事年久，为人勤慎，请将于其珣补授福建司员外郎章镜承员缺。浙江、江南二司汉员外郎员缺，江南司汉主事员缺，虽已有广西左州知州罗士奎、捐升之阿锡田、四川常寿县知县包括等三员铨补，但俱未到任，悬缺一年有余，现在三司办事缺员，不便久悬，请将罗士奎、何锡田，包括开缺，令吏部俟其到任另补。请将浙江司员外郎员缺以主事阎纯玺补授。再臣部江西司汉主事丘峤，自康熙五十六年派出中南仓差，今已七年，尚未回部，此缺亦应暂开，同各员缺。伏乞圣恩，交与吏部，于应升应补人员内，拣选补授，嗣后臣部凡有满汉缺出，俱求拣选补用，庶收得人之效，于衙门大有裨益。至于司员，不以一人派兼数司，杜绝弊端，诚为尽善。如有满汉司官奉差出外，该司办事之人恳祈准委别司之员署理。至臣部各司官员，如有不肖及臣等所举如有改操者，臣等不时查察题参，为此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欲补故革除之缺者，明日带来引见具奏，余由吏部议奏。

39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硕色补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等谨奏：为请旨事。

通政使司左通政镶黄旗党古礼，已补光禄寺卿员缺，应补查。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奏事员外郎张文斌转传上谕于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将给事中硕色有伊所应升之缺，将职名奏闻。钦遵在案。今通政使司左通政镶黄旗党古礼员缺，或将硕色升补，或将应升人员拟正陪另行具题升补之处，伏候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特补硕色，将应升之人拟陪一人，引见具奏。

3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沾足并丰收在望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把总孙国柱赍捧御批折子到署，臣跪奉祗领。捧读御批，朕躬确安，尔毋为朕忧。钦此。故臣犬马忧思甚得慰藉。伏乞皇上唯以圣祖皇帝托付为重，爱养圣躬，则官兵百姓荷恩无尽也。自臣到任以来，托圣主洪福，雨水调匀，小麦丰收，故臣心安神驰。但自六月初一日以来，雨水不调，且数地生有蝗虫，臣颇焦虑不安，十五日之后各地虽然得雨，却亦间隔不匀，七月初二日省城再得大雨，地皆浸透，已无忧虑矣。兹若各处均被大雨，不唯蝗虫可灭且收成可望六七分也。此果如皇上所言，为臣者司职诚属不易，臣唯仰副皇上勤政之意，不图暇逸，不纵私欲，勤劬效力也。故此谨将御批三折一并封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仰赖天恩皇考神灵庇祐，除直隶、山西。山东、河南之外，秋粮皆望丰收，为使尔亦为朕欣喜，特书此前去。

4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大雨及早稻收成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缮折奏闻江宁省城六月二十四日得雨之情时曾一并奏言俟各属地方呈报得雨之情后再另具奏闻讫。兹据各属地方来报看得，六月二十四日之雨，镇江府属城内雨水霑足，苏州府、庐州府地方得雨三寸，常州府、滁州、和州、仪征、溧阳、句容、六合、凤阳、定远等州县得雨一二寸不等。省城二十七日、三十日、七月初一日陆续降雨，皆不甚大，初二日未时始降暴雨，直至戌时。此雨比二十四日之雨还大，雨甚足矣，故而百姓不胜欢喜，此皆仰赖圣主洪福者也。兹因连降大雨，秋粮收成可望。被雨各属地方虽然尚未呈报前来，但观此雨，无风无雷，阴雨连绵，可见得雨之区必广。至前自扬州、淮安、徐州、凤阳府属之亳州、宿州、颍州等府州来报，六月内皆陆续得雨矣。安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广德等府州地方，早稻现正收割，晚稻长势亦好。若得有如省城初一初二日之大雨，则秋收丰稔可望。松江府是否得雨尚未报来，但松江府滨临大海，其田可以引水灌溉，故无旱情之虞。（**朱批**：览此甚悦。）凤阳、淮安、扬州及江宁府属之溧阳县因尚有蝗虫，故臣严行文武官员，设法捕拿，切勿遗留损害庄稼。（**朱批**：据闻凤阳之蝗虫，异常凶猛，何以也？）但因天旱未能尽除。此次既获大雨，想必自会根除也。江西省早稻现已收完，据各处来报，南昌、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杭州等府地方收成八、九、十分不等；建昌、广信、饶州、南康、九江、南安、赣州等府收成七、八、九分不等。米价每石六钱二三分至七钱八九分不等。其中在米足之山僻之县，每石米唯卖五钱、五钱五六分。另有三四州县价至八钱四五分、乃至九钱。现早稻皆已收完，晚稻长势亦甚好，且六月雨水颇少，兹若得大雨，秋粮必会丰收。为此缮折差臣标把总魏子丰，兵丁段璋赍捧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知道了。

401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所属蒙古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五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七月初三日接据肃州代理总兵官参将郭成功呈转驻守西吉木代理游击事务之守备徐祚六月三十日送到之详文内称：据往探消息之通事李智、陈尚禀报，我等前往讨来察罕乌苏时，见有二蒙古人疾速奔驰。遂上前阻住问曰：尔等去何处。据其告曰。我等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之人，名叫巴雅斯呼和沙卜杜尔，我之寨桑因惧敌兵，派我等给驻西吉木之诺颜等送书禀告消息。等语。故而我等将此二人带来矣。等语。徐祚我遂问巴雅斯呼及沙卜杜尔，尔等真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属下乎？从何而来，为了何事？据其告称：我等自讨来而来。我等闻知我王被青海七家兵马打败，已逃往甘州。兹该七家派遣七人来我居地言曰：尔等入我之伙，倘若不从，大军即在山后，可立即来杀你们。我寨桑遂谓之曰：我等死则死耳，决不入尔之盟。来人当即返回。我等见势不好，已纷纷逃散。我等周围所居之二十三家，已投往黄番，我等九家与寨桑一同来投西吉木之诺颜处。先派我二人来报消息，我等寨桑则因马疲在后。我山北

所居之人皆遭掳掠矣。等语。又问巴雅斯呼等，自讨来至此行路几日？贼兵抢掳尔山北居民后系返回耶，或尚在耶？据其告曰：自讨来至此行程五日，我等因惧众兵前来，各兵逃散，贼兵或已返回，其现在何处，我等皆不知晓。等语。伊等送来之蒙文书经通事译得，其文内称，以王罗卜藏丹津为首，并贝勒额尔德尼博硕克图、盆苏克、车棱敦多布、公达西敦多布、贝勒博硕克图、戴青、庆洪台吉共七家带七千兵马，将我之车凌公、诺尔布公、达西鲁尔马、阿拉布坦、巴哈车棱此五家悉行抢掳后，随即来我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牧场，于附近立营，派人来说我王，加入其盟，我王不从，遂即向我王开战，我王兵败前往甘州，我王之弟阿旺达克巴、阿拉布坦吉克济扎布、噶尔旦达锡逃往何处不得而知。我将来投西吉木也。等情。又据巴雅斯呼等告称：我王业已逃往甘州矣。我等因无处可投，故我九家来诺颜处求生。往投黄番之我二十三家蒙古亦不知尚在与否，黄番系属我方之人，或归谁属，不得而知。祈请派人前往黄番地方将伊等救出。等语。查得，巴雅斯呼、沙卜杜尔乃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属下，居于讨来地方，因罗卜藏丹津等派人威吓七千兵马随即将至，故甚惊惧，疾来西吉木也。唯七千兵马是否已来，其虚实难定，故即派前来之蒙古由通事督领前往各边口探信。至伊等请求派人解救其逃奔黄番之二十三家蒙古一事。查得，黄番不知何人属地，且西吉木汛守之地众多，兵员鲜少，难以派人解救，且当否解救之处，亦非卑职所能擅断者也，祈请定夺，再照来文以行。等情，详报至职，故郭成功我当即牌令守备徐祚不时探信，倘山北果有七千贼兵，其情属实，则速报于我，我即领兵出边救援，一面报请援兵。等情。是日据驻肃州探信之詹事府庶子哈克善报称，六月三十日，接据肃州代理总兵官郭成功咨称，七家叛贼将领七千兵马来掳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所属之三十二家蒙古。等语。本职窃思，抢掠三十二家，岂有出兵七千之理，必有他图，我等在西吉木、达里图、西尔古勒之新移住之民及官兵少，罗卜藏丹津诚若派兵，则我西吉木等地甚为危险。故特派人探信，如果此事属实，则我实难承当，为此呈报。等情，其余俱如参将郭成功所报。是以臣檄令驻西吉木等处之守备徐祚等，现尔等将来投之蒙古人派通事送到甘州，将往投黄番之二十三家蒙古查明亦交通事送至甘州，严加固守各属地方，派出通事访探消息，贼兵若不犯尔，尔等断不可轻举妄动；若真来犯尔，则酌情能剿杀则杀之，倘其势太强，则一面固守地方，一面呈报代理总兵官郭成功，一面报于我。我再视尔所报派兵即往援助。等情，行交总兵郭成功矣，并交令代理总兵官郭成功，如若驻西吉木等地之守备徐祚等盖因其事属实，请求援兵，则尔即领本将军所奏备用之一千兵马前往救援，一面报本将军，倘敌人不犯我塞外之军，则断不可轻举妄动，等情俱行文交付外。若事果属实，臣再据所报，将现调来防守南山沿山关口凉州之兵二千，甘州提标之兵一千，一面具奏，一面调派前去。在此之间所调之宁夏之兵一千到后，亦将遣往。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俱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将军富宁安、副将军阿喇衲矣。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另书二张谕旨发去，凡事来得及与年羹尧磋商则皆商榷后再行，若事甚紧急，保卫边塞机不可失者，亦不可延误，相机办理。凡事应预先详细筹划，与年羹尧磋商以备。

4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颐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请颐养圣躬事。

七月初六日，臣赍折把总苏定远返署，其赍回臣之前折内奉御批：知道了，不幸复遭皇妣皇太后之事。前皇考大事，朕已精疲力竭，不料大事接踵而至，朕纵奋力，亦已力不可支，故强撑精

神，虽有失礼，亦顾不得了。唯念皇考交付重大，节哀强忍耳。此亦非诸臣所能劝慰者。朕尽力保护朕躬，尔等勿过为朕虑。此旨俱密谕尔省之臣，为朕躬放心好了。钦此。臣跪捧展读，闻皇太后之事，不胜哀痛。闻知皇上悲恸异常，力不可支，愈加焦虑。遂将谕旨即行密谕将军宜兆熊、巡抚黄国材、副都统郑继宽、提督吴升等外。钦惟，我皇上天赋大孝，圣祖仁皇帝大事，皇上极尽孝道，每日号恸，此半年间，皇上悲痛实至极也，然我皇上天赋圣明，念先帝付托之重，夙夜孜孜，治理天下，任用贤良，大小国政，利国利民，措置咸宜，俾天下益安，国道更加昌盛也。皇上每日全心筹措，日理万机，然我每提先帝，不禁落泪，追思不已，圣躬无暇少息。兹复遭皇太后之事，悲痛益甚，圣躬何能承受，皇上虽谕尽力保护朕躬，但臣等身在远疆，不得瞻见天颜，犬马之心，不胜忧切。恳请皇上仰念圣祖仁皇帝托付之重，下合天下官民殷殷期望，务必节哀，爱养圣躬。臣伏读谕旨，仰见皇上哀痛不已，内衷不胜焦虑，谨此专折奏请。

朱批：朕躬甚安，于尔朕毫不隐瞒，朕躬之事，著放心。

40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叩谒圣祖梓宫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奴才唐保住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世承皇上重恩，曾于皇上足下效力，守卫门禁。奴才仰荷圣祖皇帝养育之恩，未能驱策于近前，而于盛京驻扎十年多。去岁圣祖皇帝大事又未留在京城，唯恩准奴才叩谒梓宫即刻返回。兹恳乞允准奴才于九月初一日赶赴叩谒梓宫。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省臣如果全来，人太庞杂。尔等既已叩谒梓宫了，著全俱停来。尔等若各能实心尽职，皇考圣灵于天宫之上亦为欣慰耳，尤胜于尔等前来也。

404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乌拉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奴才巴赛谨奏：为奏闻雨水调匀，田禾生长秀穗情形事。

窃于本年四月奏报陆续降雨，二麦高足一尺、谷子、高粱均已种完，豆子播种已临尾声。等情。再，五月初六日倾盆大雨，十一日淅沥细雨，十三日透雨，二十五日淅沥细雨，二十八日倾盆大雨。六月初六日淅沥细雨，十四日倾盆大雨，二十日透雨，二十三日透雨，二十八日倾盆大雨。七月初一日淅沥细雨，初二日倾盆大雨。蒙圣主之恩，雨水调匀，各种谷物生长畅茂，皆已秀穗。二麦成熟俱收。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乌拉等地近几年连续蒙天赐爱，得获丰收。尔等理应不时训诫各属军民，务求撙节，切勿浪费，各习积储。军民多储几年粮谷，方才妥当。如此连年丰收，这般不计长远，白白糟踏喂养家畜。人不得食，却将东西喂养牲口，何以仰副天意？万一遇上平年，则追悔莫急矣。尔等当下力劝戒无知小人，确实当做事去办。诚若如此遵奉以行，百姓生活安然，不愁饥饿，此喜顺之气上天洞鉴，朕保每岁如此得蒙天庥，著照此尽力训诫属员，各以好言一一劝谕下属。尔等年高之臣，唯忌懒惰漠然不管。身为将军，岂可贪图安逸？如果惜费心力口舌，对朕交命可不遵行，慎之勉之。

405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请处置商人冯奇诉讼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奴才莽鹄立跪奏：为请密谕教训事。

长芦被解商人冯奇业经呈讼。官商贪污之财九十万余两银，经出首，若有两千，得旨即奋力前来呈文参奏，以期明国家钱粮，解商人罪孽。山西蒲州地方已解商人冯奇，由原籍前来，将本地盐商郭争，又名郭达儒、翟日昌暗中克扣库银，克扣贫穷商人，却于收银簿子具奏之档内缮明无伪等有查核证据之八件事讼文，贴帖单呈递前来。公阿尔松阿阅此讼文后曰：此系尔等地方之事，尔酌情办理等语。奴才出京城之前，即闻郭达儒、翟日昌之名。启行前，奉主子训谕：访察宋福喜等为首恶棍。钦此。钦遵。奴才抵此地经访察，据称，宋福喜已死，其家口、儿子俱已前去原籍等语。此等擅行之郭达儒、翟日昌等，欺压众贫困商人，以事为辞，私自动用盐价银，于紧要处交结烦托，贿赂财物，并将大量剩余据为己有，致库内钱粮亏空不满。且又生计，使年年缓征钱粮，或合并征收等法。即使商人不欠钱粮，亦以亏欠追还。恃伊等淫威，诸事霸占而行是实等语。商人虽暗中怨恨，但询问之时，却不敢干预伊等一言。今冯奇既然诉讼伊等贪污九十万两银，此案若按常规讯问，众商人惧怕为首之人，惟照伊等指示遵行，必丝毫无违。又因惧将军之法，故难轻易得获实处。倘务必查明，须拿获为首之人，威胁讯问。倘伊等轻易承认，可免治罪，惟各将侵渔之银照数赔完。倘为首光棍忍死不认，则事必扩大，即将此等人严拿刑讯，审明原委，若贪污是实，即解商人，治重罪，着落伊等家产赔补，方可完案。冯奇诉讼之处倘受理一次，嗣后则难息事。此案或应审出原委，或应将冯奇讼文暗中退回息事之处，伏乞主子明鉴，密谕指示，奴才钦遵而行。为此照冯奇所呈汉文另缮一折，一并封固，谨密奏，请旨。

监察御史奴才莽鹄立。

朱批：此案理应接呈子审明原委，亦应会同阿尔松阿、李延禧审明此案。惟秉公办理，不可稍存回护。

406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天津私盐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奴才莽鹄立谨密奏：为奏闻地方案情事。

天津盐商，原来家富者有，家贫者亦有。安分贸易，俱为养家。其中恶棍专门生事，欺蒙愚钝，胁迫官员，交结各地口子，恃仗淫威，以烦托之事为由，若用一份，则众恶棍勒索二三份，据为己有。由是贫穷商人拮据，采买其定数之盐后，其周转之力亦无矣。惟商人惜其盐业，总向富人借贷，交印子钱。奴才抵此地以来观之，为首光棍因闻圣主严旨，皆甚知惧，各自收敛。运使段如晖，敬谨办事，清廉守己。奴才未取彼等一两银，然彼等甚为悚惧，且甚从命。天津总兵徐仁又严加查禁私盐，故办理此地之案，尚似容易。惟河间府所属沧州、景州、静海、青县、南皮等九州县，无官商，沧州盐场之盐灶户晒盐后堆堆，每年缴纳伊等各项钱粮，偿还公私债务，赡养妻孥。伊等所晒之盐，因商人不买，无计只得偷卖。由是各地恶棍欺蒙愚钝，结为团伙，持械于夜间驮运贩卖。查盐之人不敢干预，由是相沿成习。昨奴才前来之时，具奏后带领之生员郭美，自沧州寄信称：闻得，景州地方贩私盐之贼，将巡查之人衣服剥下，重殴后，将耳朵咬成几段。此等情形，并无诉讼禀报之人。再，沧州一庙内，去年拿获之八船私盐，至今仍堆彼处，尚未完案等

语。奴才得知，即咨文巡抚往查。又河间府宁津县查盐之人，于与南皮县交界处拿私盐之时，互放鸟枪抵挡，贼中弹毙命，今道员、知府等惧伊等地方官员蹈疏于防范之罪，惟以命案审之。倘巡查之员被贼杀戮，而未拿贼，则徒送命。故恶人受益，更肆无忌惮。略思之，静海等九州县地方，不可无官商，奴才虽张贴告示，特招徕商人，然无一人情愿前来。惟献县地方商人李久儒等几人呈文称，欲接受此九州县之盐，然手中之银不敷，拟借运使库银几万两，三年之内偿还本利银等语。奴才以部拨军需钱粮尚未送来，岂能借银等因驳回。奴才伏思，若得家计殷实之人，承办此九处之盐，伊等自然禁止各地私盐，且官盐亦可无阻滞，均匀供销，又酌情增加印文，于国家钱粮亦有裨益。目今惟不得家计殷实之人，地方之事皆如此，纵然费尽心机，亦难彻底明白办理。主子之恩甚重，交付之事甚要，奴才身心岂敢稍有闲逸？奴才惟将管见地方事情大概，谨密奏以闻。

监察御史奴才莽鹄立。

朱批：此理合招徕商人，惟不可借给钱粮，可慢慢得人耳。再，地方隐匿之事，尔可以私文寄运副，若有何所闻，运副恐令尔奏闻。竭力秉公办理。

407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右卫修城奏销军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奴才鄂托拜谨具密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往右卫，凡关系地方民生之事，无不细心访察，所见所闻何敢不奏。

一项，宜应坚修城郭。奴才途经宣化，见城外西北二面沙土堆积，自城根而起高及城垛，人皆穿越往来。查得宣化府乃边关要地，且关系城内仓库衙门，若地方官员平时随积随扫，旦见塌落即予铲净，何至土积城墙之高乎？况城砖掩于土内，年久腐蚀，修复必动万万国帑。奴才俯伏窃惟，文武之员蒙主鸿恩，官居外埠，荣显至极。守土巡察，抚养庶民，乃为其责。城郭沙土流失，俱其互相推诿懈怠所致。伏乞饬下直隶巡抚，令总兵道知府等官，勿动正赋不得摊派，将城外西北两面所积高如城垛之沙土清除干净。如此，不惟城郭坚固，且绝越城往来事，嗣后各城官员于城郭之事自不敢轻视怠玩。

一项，军需钱粮宜应奏销。查得巴尔库勒、阿尔泰官兵自康熙五十四年出兵以来，每年需用八千余头骆驼驮运大同仓米至营地，加之喂驼之豆草一应用物，用国帑数百万两。此外关外收粮及捐纳粮米亦俱拨给官兵。今历时八载，尚未奏销，其年愈久，必至糊涂不清而有匿瞒。况官兵饷米皆有定额，专司粮饷之臣工各有其责，奏销之事亦非延误军务。伏乞饬下该部，严檄办理军机粮饷之官员，从速逐年奏销，方于国帑有益。至奴才钦遵圣主训旨，轮班之日唯准奏一项。此之二项，乃奴才奉旨前往右卫稽察官库时所闻之事，何敢不奏？为此，另具折子奏闻，伏乞皇帝睿鉴。

408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臣延信谨奏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尔好么？

409 内务府奏请依例筹算每年所需谷粮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据总管户部三库和硕怡亲王具奏后之来文内开：臣等窃查，据内务府来文称：据管领呈王大臣之文内曰：我等三十员管领用粮之例，每年八月初一起至来年七月三十日止，作一年计算。故六十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六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庄头所交米石，仓石一万八千六百零一石五斗六升。康熙四十年具奏后，每年按定例由户部所领米谷仓石七千二百石，总共进米石二万五千八百零一石五斗六升，此二项米谷，由六十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六十一年五月三十日止，全部用完，无接续。故于八月，由户部应领粮内领取二千八百三十三石，再由各庄头处领取一千七百一十七石，用到七月三十日。六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起至雍正元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庄头理应交付之粮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七石四头八升内，除去先取用之一千七百一十七石，仍有粮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三石四斗三合九勺，自六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起至本年正月三十日止六个月内，因逢圣祖仁皇帝大事，修理祭案，拆广善库，所有新添各处诵经，合计用粮一万七千零五十九石八升一合九勺，将该年庄头所交粮俱用完，多用粮二千三百六十五石六斗七升八合，陈我等每日用粮数细档俱交付会计司查核外，目今既然无粮可用，现拟由户部将本年应领粮内尚未领取之四千三百六十七石粮领取，以备官差使用之。此项所领粮内，麦子一千四百六十五石，芝麻六百二十石，白芝麻一千六百二十八石，绿豆一百六十八石，白小豆一百八十石，黄豆一百四十五石，红豇豆七十石，稗子二折一，九十一石，拟将此行文户部后领取等语，呈送前来。故将此行文户部，作速照数送来可也等语，呈送前来。故将此行文户部，作速照数送来可也等语。臣等驳回，俟将每年所用之粮应明白减少之处减少，将数目议定具奏之时，再行给发等因，业经数次驳回。目今并未奏明，又行文到部。窃查，准内务府来文内开：于户部每年所领杂粮俱照康熙四十年奏定之例，共领七千二百仓石等语。自康熙四十年至六十年间二十一年统共算之，理应领十五万一千二百石。现前后共领二十九万八千五百四十五石余之粮，较定数多领十四万七千三百四十五仓石粮。目今行文欲领之四千三百六十七石粮系至今年七月三十日止所用之数，臣部一次亦不可给完，惟不致耽延公事，先给发四分之一。再，每年于何项多添用之处，由内务府查明具奏可也。嗣后凡由户部所领之粮，若庄头交付之粮不敷用，仍需添加使用多少之处，由内务府议定数目具奏，由臣部照数给发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送来。查得，康熙四十年正月，臣部疏称：据各总管题称：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止，一年内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庄头交付之杂粮四千四百九十七石，由户部定拟所领杂粮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五金斗八升零四分之一碗，算去年用剩之杂粮四百二十六石二金斗八升一碗半，粮总计为六千一百九十四石七金斗半六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其中除去三十八年八月初一至三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八个月内，各地用完之杂粮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九金斗四升一碗又四分之一碗，将此销算，再所剩杂粮一千四百十石八金斗半二升半碗，将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四个月粗算之，三十名管领不敷用，故拟由户部领杂粮一千三百八十二石用之，若有余，并入来年使用之等因具奏，奉旨：用粮多，交付内务府总管严查后，削减议奏可也。钦此。钦遵。查得，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间，应给发三十名管领各庄屯之粮四千五百九十七石，由户部定准所领之粮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五金斗八升又四分之一碗，去年用剩之粮四百二十六石二金斗八升又一碗半，由奉宸苑送来黍米十石七金斗半，合计有粮六千

二百零五石五金斗六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其中除去因官欠所免六名庄头所欠杂粮四十五石二金斗五升，应给发贝勒、阿哥、公主之五名庄头所欠粮二十三石五升。再，现有粮六千一百三十七石二金斗半六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此供全年使用不敷，故由户部领杂粮一千二百石，给发三十名管领。此总粮数为七千三百三十七石二金斗半六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自三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内，用于主子桌班、米班、膳房，做小饽饽，各处诵喇嘛经、做道场时置备供佛之大小桌，戒台寺、海子之新建寺、东黄寺、西黄寺、崇国寺、梵经场、白塔、大西天、雅木达干喇嘛寺、西达达寺、夏喇嘛寺、察干喇嘛寺、妙影寺、普木卓克喇嘛寺、祖木罗依喇木占霸寺，此十五处点万盏灯，为外来公主、王、额驸、台吉等食用备桌、差遣、酒厨房，去年除夕、今年元旦、十四、十五、十六筵宴备桌，慈宁宫花园供佛，修大小宫，祭奉先殿、神厨，英华殿祭七星供献，养心殿、武英殿、营造司、广储司、武备院、烧玻璃厂、药房制作、裱褙、上驷院生癞马驼医治、喂鹅鸡、静明园、畅春园、海子、紫光阁、鸟兽苑、景山、瀛台鸟兽、喂药房所养之肉黑鸡，除此等处共用粮七千零七十六石五金斗三升二碗半外，所剩粮二百六十石七金斗半二升二碗半又四分之一碗。除将给发各总管之粮，已用、剩余之粮数核算，皆合不议外，查得，每月初三日、十八日两天，宁寿宫供佛大案二，其中每案原用麦子、面一百六十八斤，拟从中减少一百一十斤，将所剩五十八斤用于窄桌。芝麻油原为三十六斤，拟减去其中二十八斤，留八斤。洗净芝麻原为二升，拟取消。小黄米原为二升，拟其中减一升，留一升。绿豆粉原为三斤，拟其中减一斤，留二斤。稀麦芽糖原为一斤，拟其中减八两，留八两。每月初八日、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天，海子新建寺内，供佛之大桌三，其中每桌原用麦子面粉一百六十八斤，拟其中减一百一十斤，留五十八斤用于窄桌。芝麻油原为三十六斤，拟减其中二十八斤，留八斤。洗净芝麻原为二升，拟将此取消。小黄米原为二升，拟减其中一升，留一升。绿豆粉原为三斤，拟减其中一斤，留二斤。每年十二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五日二十一天，慈宁宫花园有一百零八名喇嘛诵经，每日供佛之大桌二，每桌原用麦子面粉一百六十八斤，拟减其中一百一十斤，留五十八斤用于窄案，芝麻油原为三十六斤，拟减其中二十八斤，留八斤。洗净芝麻原为二升，拟取消。小黄米原为二升，拟减其中一升，留一升。绿豆粉原为三斤，拟减其中一斤，留二斤。稀麦芽糖原为一斤，拟减其中八两，留八两。每年十二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一天内，海子新建寺内，五十四名喇嘛诵经，每日供佛之大桌二，每桌原用麦子面粉一百六十八斤，拟减其中一百一十斤，留五十八斤用于窄桌。芝麻油原为三十六斤，拟减其中二十八斤，留八斤。洗净芝麻原为二升，拟将此取消，小黄米原为二升，拟减其中一升，留一升。绿豆粉原为三斤，拟减其中一斤，留二斤。稀麦芽糖原为一斤，拟减其中八两，留八两。供哲不尊丹巴胡土克图喇嘛窄桌一，原用麦子面粉七十二斤，拟减其中十四斤，留五十八斤。芝麻油原为九斤，拟减其中一斤，留八斤，小黄米原为二升，拟减其中一升，留一升。奉先殿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皇太后圣旦、万寿、冬至，每次祭祀原用小黄米三升，拟减其中一碗半，留二升一碗半。粟米原为三升，拟减其中一碗半，留二升一碗半。麦子面粉原为十三斤，拟减其中一斤，留十二斤。荞麦原为十三斤，拟减其中一斤，留十二斤。奉先殿后殿海灯八月一月点灯，芝麻油原为三十三斤，拟减其中三斤，留三十斤。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两天，六喇嘛于中正殿安放乌卜藏，诵经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初二日，祭毕噶尔汗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初三日，宁寿宫七喇嘛诵经，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十五日，慈宁宫花园七喇嘛诵经，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五十四名喇嘛于中正殿诵经三天，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

碗。每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广慈寺五十四名喇嘛诵经三天，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广慈寺二十四名喇嘛诵经四天，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广慈寺五十四名喇嘛诵经三天，二十九日一天，原用混合米谷一升，混合米谷面粉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两天，于畅春园新建庙内奉安乌布藏诵经，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每月初八日、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天，于海子内新建寺喇嘛诵经，原用混合米谷各一升，混合米谷面粉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留二碗。中正殿一月原给喇嘛掺茶麦面粉三百六十斤，拟其中减一百二十斤，留二百四十斤。三十名管领，每名管领之鹅、鸭、鸡每日原给高粱五升，小黄米五升，拟其中减高粱一升，小黄米一升，高粱给四升，小黄米给四升。静明园养鹤三只，灰鹤二只，每只鹤每月原给绿豆各三升，高粱各三升，拟其中减绿豆各一升，各给二升。天鹅六只，每只每月原喂高粱各八升，其中拟各减三升，各给五升。新花园养天鹅三只，每只每月原喂高粱各七升，拟其中各减三升，各给四升。每月于制面筋管子上涂芝麻油原用二十六斤四两，拟其中减十一斤四两，用十五斤。牛车九十，每辆每月原涂芝麻油各一斤，拟其中减八两，用二两。馆、殿每年点灯原用芝麻油一百三十五斤，拟其中减四十五斤，用九十斤。寿皇殿每年点灯原用芝麻油九十斤，拟其中减四十五斤，用四十五斤。孵鹌鹑房由十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三个月内，点灯原用芝麻油四十五斤，拟将此取消。瀛台养鹳子一只，每月原喂绿豆二升、高粱四升，拟将此取消。丰泽园养獐子一只，每月原喂豆子一斗五升，拟其中减五升，喂一斗。紫光阁养白鹤四只，每只每月原喂绿豆三升、高粱三升，拟其中绿豆各减一升、各喂二升。班鸠一只，每月原喂高粱一升一碗半，拟其中减一碗半，喂一升。鸟善苑养鸽子四十只，每只每月原喂绿豆一升、高粱一升，拟其中减高粱各减一碗半，各喂一碗半。花兔二十只，每月原喂黄豆、白菜一百八十七斤八两，拟其中减三十七斤八两，喂一百五十斤。笼鹌鹑十三只。每只每月原喂小黄米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喂二碗。新孵鹌鹑三十只，每只由十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三个月内，每月原喂小黄米各一升，拟其中各减一碗，各喂二碗。校苑池所养红鱼由二月至九月八个月内喂麦面粉九十斤，瀛台池内所养红鱼，由二月至九月八个月内，喂麦面粉三百六十斤，将此皆取消。由各该处隔几日买饽饽喂之可也。年终用银多少两，禀告该管官、内务府大臣后领取。景山养兔子三十只，由十月至三月六个月内，原喂黄豆、青菜一千六百八十七斤八两。拟减其中三百三十七斤八两，喂一升三百五十斤。海子养长尾鹿三只，每月原喂豆子七金斗半、粟米四金斗半。拟将此皆取消。常利等人养母狗五只，每月原喂粟米二金斗半，此停止领取。咸安宫内养鸽子二十只，每月原喂高粱一金斗，绿豆二升，将此取消。乾清宫鸽子房养鸽子三百，每月原喂高粱一石八金斗、绿豆一金斗半，将此取消。四只室养野鸡二只，每月原喂绿豆一斗、高粱一斗，拟将此取消。四只鹌鹑每月原喂小黄米一斗五升，拟将此取消。三只百灵每月原喂黄粟米五升，小黄米五升、豆一升、绿豆一升，拟将此取消。宝海家越冬用香菜、芹菜、茄子等，原炸用芝麻油八百一十斤，拟其中减二百一十斤，给六百斤。做朝鲜清酱房原点灯用芝麻油七十二斤，拟其中减十八斤，给五十四斤。做豆酱原用豆六石七金斗半，拟其中减二石二金斗半，给四石五金斗。煮面酱用豆一石一金斗半，拟其中减三金斗半六升二碗，给七金斗半三升一碗。三十名管领每月浆被用麦浆粉三百六十斤，拟将此取消。南府正面每月点灯用芝麻油九斤六两，拟其中减一斤十四两，给七斤八两。宁寿宫有堆子七个，每个堆子每月点灯用芝麻油七斤八两，拟其中减一斤十四两，给五斤十两。咸安宫有堆子四个，每个堆子每月点芝麻油七斤八两，拟其中减一斤十四两，给五斤十两。撷芳殿有堆子二个，每个每月点灯用芝麻油七斤八两，拟其中减一斤十四两，给五斤十两。东边上驷院每月

点灯用芝麻油十五斤，拟其中减五斤，给十斤。金银器库每月点芝麻油七斤八两，其中拟减三斤十二两，给三斤十二两。酒坊每月点芝麻油十五斤，拟其中减三斤，给十二斤。醋坊每月点芝麻油七斤八两，拟其中减一斤八两，给六斤。大仓每月熬三次盐，每月点芝麻油六斤，拟其中减三斤，给三斤。巡查女孩之居处五个，每处守大门之老祖宗每月点灯用芝麻油六斤，拟其中减二斤，给四斤。磨酱房每月磨上涂芝麻油三斤十二两，拟其中减一斤十二两，给二斤。此总计减麦面粉一万八千三百四十五斤，折合麦子五十六石八金斗半九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麦浆粉四千三百二十斤，折麦子十九石六金斗七升二碗又四分之一碗。芝麻油一百七十一斤，折芝麻一石一升半碗。芝麻油五千八百四十斤，折芝麻四十四石九金斗四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绿豆浆粉一百四十四斤，折绿豆一石一金斗一升一碗半。洗过芝麻一石四金斗八升，折粗芝麻一石六金斗。小黄米一石九金斗半九升一碗半，折黍子四石九金斗半九升。糖稀七十二斤，折黍子一石一斗一升二碗。豆、青菜七百八十七斤八两，折豆子七金斗三升半。粟米五石八金斗半七升一碗半，折粟十四石七金斗三升二碗又四分之一碗。荞麦面二十七斤，折荞麦四金斗一升。大黄米一金斗半九升，豆十一石六金斗二升，小豆三金斗半六升二碗，绿豆三石二金斗八升，高粱八十石九金斗二升，小黄米五十五石三金斗二升，以上共减粮二百九十八石七金斗三升。窃查，每年分派给各总管各庄屯之粮为四千五百余石，因由户部按所定领取之粮一千二百七十余石不敷用，故有些年份总管具奏后，由户部添领一千九百八十石以下，六百九十石以上用之。前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去年七月二十九日止，给发总管们六千二百零五石粮，因不敷全年之用，故又由户部领取给发，已用一千二百石粮，尚余二百六十石七金斗半二升二碗又四分之一碗。故自去年八月初一日起，除各庄屯派给之粮及所余之粮外，每年由户部领取杂粮二千石，给发各总管，照此减少之数使用之。年终将给发各总管之粮、已用粮数、剩余粮数查明销算后具奏之。倘有余，于来年由户部领取之粮内减去后，再领去给发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又查得自康熙四十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止，算闰六月共十三个月内，派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四千二百七十三石七金斗，奉宸苑之粮十石一斗五升，三十九年所余之粮二十石，由户部按所定应领之粮二千石内领取一千九百八十石给发。然此粮于各处不敷用，算添领部发之粮一千四百五十石，粮总计七千七百三十三石七金斗半五升，除已用粮七千六百六十一石九金斗六升二碗又四分之一碗，所余之粮为七十一石八金斗八升零半碗又四分之一碗。自康熙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止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计四千二百九十五石四金斗，奉宸苑之粮为十石九金斗九升，四十年所余之粮为七十一石八金斗八升零半碗又四分之一碗，由户部按所定领取之粮二千石内领取一千九百七十八石三金斗半六升零半碗又四分之一碗给发，然此粮于各处不敷用，算添领之部粮一千三百石，总粮数为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五金斗二升，除已用粮七千七百五十七石六金斗九升一碗又四分之一碗，所余之粮为二十石八金斗半二升一碗半又四分之一碗。自康熙四十三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一年，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所交之粮为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仓石五斗六升。丰泽园之大黄米为二十四仓石三升。四十二年所余之粮为七十五仓石一斗六合五勺。由户部按所定领取之七千二百仓石粮内，已给发七千一百二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五勺，此粮于各处不敷用，故算添领之部粮四千八百六十仓石，粮总计为二万八千二百六十四仓石五斗九升。除已用粮计二万八千二百二十一石六斗六合，所余之粮计四十二石九斗八升四合。自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一年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四仓石四升，丰泽园小黄米二十一仓石九斗五升九勺，四十三年所余之粮为四十二仓石九斗八升四合，由户部所领之七千二百仓石粮内，正给发七千一百五十七石一

升六勺。因此粮于各处不敷用，算添领之部粮五千五百八十仓石，粮总计为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六石三斗五升九勺，除已用之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七石三斗五升四勺，所余之粮为四十九石五勺。自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来之粮一万六千零五石九斗六升。丰泽园大黄米二十五石二斗，四十四年余粮四十九石五勺，向户部领取七千二百石粮内，已给发七千一百五十石九斗九升九合五勺。因此粮于各地不敷用，算添领之部粮五千五百八十石，粮总计为二万八千八百一十石一斗六升，除总计用粮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六石四斗一升，余粮为三十四石七斗五升。康熙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算闰三月，共十三个月，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零六十四石六斗四升。丰泽园大黄米二十二石四斗，四十六年所余之粮为三十四石七斗五升，向户部所领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一百六十五石二斗五升，因此粮于各处不敷用，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七石四升，除总计用粮三万二千五百九十二石六斗七升八合八勺，余粮计三百五十四石三斗六升一合二勺。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初一日至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内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零九十三石八升。丰泽园大黄米为四十七石五斗八升，四十七年所余之粮为三百五十四石三斗六升一合二勺，向户部所领之七千二百石粮内，已给发六千八百四十五石六斗三升八合八勺。此粮用于各处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三千石零六斗六升，除去已用之粮三万二千五百九十石六斗六升，余粮为四百一十石。自康熙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一年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零四石五斗二升。丰泽园大黄米五十八石九斗五升，四十八年所余之粮为四百一十石，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业经给发六千七百九十石。此粮用于各处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二千九百二十三石四斗七升，除已用粮计三万二千八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五合四勺，剩余之粮为四十四石六斗一升四合六勺。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至五十年七月三十日，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石四斗八升，去年所剩之粮为四十四石六斗一升四合六勺。奉宸苑大黄米六十四石五斗三升，由户部领取之七千二百石粮内，已给发七千一百五十五石三斗八升五合四勺，此粮于各处使用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三千一百零四石一升，除已用粮三万三千零三十七石一斗一升，剩余之粮为六十六石九斗。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一日至五十一年七月三十日，一年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为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石四斗八升，丰泽园之大黄米为六十四石六斗八升，去年余粮为六十六石九斗，由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斗，因此粮于各地使用时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三千一百一十四石七斗六升。除已用粮为三万三千零七十石八升，余粮为四十四石六斗八升。自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应给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为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一石二斗四升，饭房所给之粮为七十六石六斗三升，去年余粮为四十四石六斗八升，向户部领取之粮已给发七千二百石，此粮于各处使用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一万二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二石零五斗五升，除已用粮计三万六千零二十九石七斗一升，余粮为八十二石八斗四升。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五十三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各庄头交纳之粮为一万五千九百二十四石九斗六升，去年余粮为八十二石八斗四升，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一百一十七石一斗六升，此粮竽各地使用时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二千七百八十四石九斗六升，除已用之粮三万二千六百一十三石一斗二升四合，余粮为一百七十一石八斗三升六合。自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五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给发三

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石，去年余粮为一百七十一石八斗三升六合，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零二十八石一斗六升四合，然此粮于各处使用时不敷，算添领之部粮九千六百六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石，除已用之粮三万二千七百八十一石九升，余粮为六十二石九斗一升。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五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八千二百七十七石四斗八升，去年余粮为六十二石九斗一升，饭房所给之粮为七十二石八斗八升，由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一百三十七石九升。另已给发李希交纳之粮二十三石二斗九升四合二勺，向部领取补各庄头减免二分之一之粮缺数八千二百七十八石四斗九升及各庄头交纳之粮八百五十石。因此等粮于各处使用不敷，添领之部粮七千二百二十石，粮总计为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二石一斗四升四合二勺，除已用之粮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二石二斗五升，余粮为一百二十九石八斗九升四合二勺。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一日至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去年余粮为一百二十九石八斗九升四合二勺，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已给发七千零七十石一斗五合八勺，因此粮于各处使用不敷，算添领之部粮四千八百石，粮总计为二万八千五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除已用去之粮二万八千五百二十五石六斗二升六合，余粮为二十九石三斗三升四合。自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至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内，应给发三十名管领各庄头之粮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去年余粮为二十九石三斗三升四合，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内，业经给发七千一百七十石六斗六升六合。算此粮于各地不敷用而添领之部粮二千四百六十三石六斗，粮总计为二万六千二百一十八石五斗六升，除已用之粮二万六千二百石六升一合，余粮为十八石四斗九升九合。自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初一日至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去年余粮为十八石四斗九升九合，向户部领取之粮七千二百石，业经给发，因此粮用于各地不敷而添领之部粮三千九百七十九石，粮总计为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二石四斗五升九合，除已用之粮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七斗五升二合八勺，余粮为三十二石七斗六合二勺。自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五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石九斗六升。去年余粮为三十二石七斗六合二勺。向户部领取粮七千二百石，业经给发。算因此粮于各处使用时不敷而添取之部粮三千八百六十八石，粮总计为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六斗六升六合二勺，除已用粮二万七千六百三十石七斗八升六合二勺九撮外，余粮为二十四石八斗七升九合九勺一撮。以上历年所用杂粮细数，俱已明白销算，于钤印本内具题在案。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六十年七月三十日止，一年之内给发三十名管领由各庄头交纳之粮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一石二斗，去年余粮为二十四石八斗七千九合九勺一撮，向户部领粮七千二百石，业经给发，算因此粮于各地用时不敷而添领之部粮六千四百九十二石，粮总计为三万零三百三十八石七升九合九勺一撮，除已用粮三万零二百九十九石二升六合四勺外，余粮为三十九石五升三合五勺一撮，经核查所进之粮数，各总管所用粮细档，俱合。臣等议覆：准总管户部三库和硕怡亲王疏称：据内务府来文内开：每年由户部领取之杂粮俱照康熙四十年奏定之例，共领七千二百仓石粮等语。康熙四十年至六十年，共二十一年，理合应领十五万一千二百石粮。目今前后共领粮二十九万八千五百四十五石余。较定例多领粮十四万七千三百四十五仓石余。目今行文欲领之四千三百六十七石粮，既系今年至七月三十日所用之数，臣部不可一次给完，以不致误官为准，先已给发四分之一。至每年何项多用之处，由内务府查明具奏可也。嗣后，凡由户部所领之粮，若用各庄头交纳之粮不敷，又添加使用多少之处，由内务府议定数目具奏之时，臣部再照数给发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送

来。查得，康熙四十年，臣部疏称，各庄屯所交之粮，除先前历年用剩之粮外，每年由户部领取杂粮七千二百仓石，给发总管使用。若有余，于来年由户部所领之粮内减去，再领用之等因奏定以来，业已陆续由阿哥、福晋领取，其因众女、太监、众祖母、奶公添加，降旨将各庄屯之贡蠲免二分之一，施恩供给八旗老祖、老祖母，中正殿等处诵经，祈雨雪，供佛、备桌、供给道士、喇嘛，打围时驻扎携带，追送时所用，养心殿、武英殿、营造司、广储司、武备院所用，畅春园、静明园、瀛台、紫光阁供养鸟兽，做酒、醋、酱、熬糖稀，吉祥门、景山、南府等处添家口等缘由，粮不敷用，至六十年止，共二十一年，其向户部添领之杂粮，（**朱批**：此处不明。多领之十四万粮，并未查明。）将历年所用杂粮细数明白销算后，于钤印题本内，经核算所用之档俱合，（**朱批**：皆云档内无凭。钤印之本亦可疑。又称俱合，与何处合？此等糊涂之事，朕不能办理。虽施恩宽宥亦应将事情查明后办理耳。从前官员所办之事，尔等亦为彼等遮掩。此事与所奏无干。）故嗣后每年仍按从前题准之处，向户部领取七千二百石粮，给发总管使用。（**朱批**：少一点。）再，经查总管之档，先前领粮发粮文书内，并未用印。视各处行文发粮者甚多。其各地行文、领粮或发粮文书，由三十名管领及该班总管收贮，缮档，年终方交会计司计算。每年所用粮食，俱系与钱粮有关之事，无凭或无定例皆不可，故嗣后于总管内，每年派出三人值年，该班总管将各地每日行文领取、给发之粮数，详细算明给发可也。年终将一年所用粮食细数，由所派三名总管署名，划押、缮档，送会计司销算后，具奏可也。饭房、膳房、茶房、清茶房，以及大内每份所食，外诸寺院应领者，俱由各该处将每日所用、所食各种物品数目，详加定明具奏后，交付总管可也。倘有较定数添加、减少者，若系有印之处，即盖印行文可也。若系无印之处，可由该官、头目等署名、划押，视行文给发。月终，臣等详查总管所增所减所用粮数，若系应添加者，向户部领取给发，倘有不应添加或多领者，将值年三总管、该班总管，该处官员、头目，一并参奏，从重治罪。一年总计所进各庄头交来之粮，向户部领取之粮，总管所用，所余之粮细数，年终于钤印题本内明白销算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大臣赖保、噶达浑、李延禧。

410 佐领佛伦等咨呈内务府所属庄屯贮米短缺缘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掌盛京内务府关防佐领佛伦等呈内务府：为请具奏事。

查奴才等所管八十九个粮庄庄头之粮，三十二年谕命，据闻盛京地方粮价昂贵，派总管马虎，将庄头之粮。比照时价降价，粜出五千八百九十九石余。三十三年谕命，盛京地方粮谷歉收，派原尚书马齐，于各地赈济米谷，共给发庄头粮一万九千四百四十九石余，在案。经奴才等查看三十四年至六十一年，除蠲免九年旱灾粮谷外，每年招呼总计应有粮六十八万三千七百零六石八斗余，其中给发辛者库人口、喂牧群之马等处共用粮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九石五斗余。再五十五年具奏后，借与陵寝，部衙门众人之粮十万一千一百二十三石八斗，将此粮销算，仍应有粮二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然现有粮惟十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四石，亏欠粮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九石五斗。此所欠之粮，经奴才等查问，据庄头康安、刘希山等呈称：地窖所贮之粮，因年久，业经湿透腐烂，原来我等腐烂之粮俱不计算，故累积腐烂亏欠计二万七千六百零一石。再，十二万一千三百五十八石五升粮，于荒年被迫私自动用，救济食用，故所欠是实等语。虽据庄头呈称，地窖所贮之粮，因年久皆湿透腐烂，因遇荒年，被迫私自动用食用，但庄头接收贮存

之粮，竟未告管理之人，私自领取食用，殊属不合。康安、刘希山俱已鞭百，所食用之粮，照数赔补。再，盛京庄头腐烂之粮，原皆蠲免。惟连年粮食歉收，庄头生计日下，既然有年久贮粮亏损之例，请将此腐烂之粮二万七千六百零一石，蠲免十分之三。另十分之七，连同私自动用所吃之粮，限期三年，视年收成，陆续照数赔完。倘有限期内未完者，严加治罪，解庄头之职。于额设男丁内，拣选能偿还粮食者补其缺。再，目今庄头窖内，仍贮存十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四石粮，若仍于庄头窖内贮存，变质腐烂、私自动用之处，不可料定。请将此旧粮，以依于时价之价粜出十分之一，暂贮十分之一，俟收获新粮，于来年粜出。将卖得之银交付户部。俟新粮收获之际，由部购粮，贮存部仓可也。将所粜、所交实数算明呈交。嗣后，庄头之粮如此粜出、籴入之时，则粮可入仓，且庄头窖内亦可无变质腐烂之粮矣。既系与粮食、钱粮有关之事，请大臣具奏。为此咨呈。

佐领佛伦、全保、雅图。

朱批：此亦应放入山东办理之事内。

411 雍正帝谕常寿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劝离罗卜藏丹津事*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谕侍郎常寿：览尔此次奏折，青海无甚大事，事似消除，比较之无事好么，唯若能消弥则好。人虽何等糊涂，于己是否有益，其利弊岂有不计之理乎？昔日盆苏克旺扎尔之父王额尔克巴尔都尔为亲王扎西巴图尔所逼自尽身亡，论此，罗卜藏丹津于盆苏克旺扎尔乃(杀父)仇人也。今何故附随罗卜藏丹津叛乱而自寻祸患。况尔承袭父王之事，先帝曾有旨，缓准承袭。钦此。尔若为此而虑，何难之有，我将尔事奏陈皇上，皇上仁慈，甚爱蒙古客国，即可封尔为王矣。今尔无故意向罗卜藏丹津，兄弟之间相互掳杀，何益之有。等语。至于垂拉克诺穆齐则云：先前青海诸台吉皆入朝圣主，奉敕加恩，尔虽称病残未往，因尔兄弟以尔辈长，奏举为盟长，故任尔为盟长矣。此次因效力藏军，皇上对尔虽不认识，却殊封为贝勒、尔理应感激圣恩，何故随罗卜藏丹津作乱，至使兄弟相互残杀？罗卜藏丹津年幼无知，亦未可料，尔何以不知？尔理应教训罗卜藏丹津。反而倚附之，甚属非理。今尔若果去罗卜藏丹津另图所为，罗卜藏丹津悖理作乱与尔无涉。尔若依照我言，诚心诚意恭顺而行，必再蒙重恩。我与尔等诸年和睦相处，唯为尔等好方才言之，倘心怀恶意，三宝明鉴。等语。寄书晓陈利害，或遣妥善之人劝说，老盆苏克旺扎尔、垂拉克诺穆齐听从尔言，离罗卜藏丹津而去，似易消除事患也。为此特谕。

412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简用正直老臣教育阿哥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希禄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窃惟皇上简选文臣徐元梦教授阿哥之事至为重要。古代周成王自幼日闻正论，不入杂说，遂为成王。如若阿哥左右皆从正直老臣官员内简选，于近前服侍，朋友相待，于阿哥等多有补益。为此谨奏请旨。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希禄。

奴才之子席唐阿书写。

41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六月二十二日，福建布政使黄叔琬至福州，来臣衙门禀告，伊三月二十四日进宫面请训谕，奉旨：尔到彼传谕总督巡抚，总督乃好总督，巡抚亦为好巡抚，唯操守尚不足信。伊等曾言，有用钱之处，兹朕用人之道，尔系稔知者，有何用钱之处？再者，伊等保举之人，名声甚佳者，未有一人。身为督抚，保举人员，岂能存私？此旨，著尔谕伊等，切勿当众宣谕。钦此。臣等恭聆训诫，不胜惶悚，皇上慈恩仁爱，臣等感激之至。钦惟我皇上明超日月，诸事无不洞鉴。兹特降密旨训谕，臣谨铭刻在心，钦遵以行，竭尽效力。为此，叩谢训谕。谨奏。

朱批：知道了。朕亦并非令尔等一文不取，但亦不可滥派于民。倘上依天时，下顾民情，取之有理，用之为公，则惧何耶？小民属员必会感激。朕恩之下，尔等倘又发财，如此好事可有更胜者乎？果诚地方安谧，天赐丰年，百姓各得生路，尔等督抚，又岂有挨饿之理？保举属员之财，断不可取，一则不体面，二则何颜做上司？苍天如何，当抬头仰望之，此甚重要，朕此旨亦密谕黄炳。

4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理堤防工程完竣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监修通州两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奴才牛钮谨奏：为恭谨奏闻维修完竣事。

去年七月初九日，奴才疏称：本月初三日巳时起水始涨，至戌时，水涨一丈七尺余，为保河西坞地方先前所挖新河西岸大堤，投放柳条捆并用芦苇镶修之处，有两段被河冲涮，向下凹陷进去。奴才即率领武清县河官郑洪奎，急速镶芦苇，填土，钉桩子，不分日夜，尽力抢修。为保护新庄之岸，投放柳条捆并用芦苇镶边之处，因迎面承受一股大水流冲刷，突然向下凹陷进去，因镶芦苇，填土已无济于事，即做席子、帘子，填进抢修。其余镶芦苇修筑之处，挑水坝、脊椎槽处等地方。原修高一丈八尺，至初四日午时，水又涨二尺多高，故皆被水冲，由是，各处表面所铺芦苇、土，因水冲涮，有些已被冲走。于滚水地方舌头处所铺石头，加高二十丈，此次水涨，高出一丈九尺余，高出滚水地方禁门一丈一尺余。俟详察毁坏，松动地方后，另行敬谨报闻等因具折转奏时，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到部，在案。奴才本年五月初八日，遵旨抵治河处观之，经工部具奏，应整修、建筑之处，虽交付直隶巡抚，然该巡抚并未整修、建筑。去年洪水猛涨，迎水处、挑水坝、脊椎槽及护卫乡村、河岸而投放柳条捆，镶芦苇草，压土，钉桩修筑之处，因被水冲撞及河流冲涮受损，凹陷处甚多，而今年维修，又较历年有所耽延，故奴才携带工部库银二万两，于五月初九日立即动土修建。河两岸应整修、修建之甚险之处，已率领主事朱明德，不分昼夜，上紧整修。其整修处，钉桩子、木板，里面填芦苇、土。木制调水处九，总长七十三丈余，脊椎槽、调水槽十七处，总长三百二十八丈余。为护卫乡村、河岸而钉桩、投放柳条捆、镶芦苇草、压土修建之处三十八段，总长九百五十六丈余。新增修堤岸二十二段，总长八百一十六丈余。旧堤岸增高加厚重行修筑，共八十八段，总长四千二百八十六丈余。去年，被水淤高、冲动之滚水地方舌头处所铺石头，按长宽一尺折算，总共二百七十余丈，此处照旧铺石头，安放生铁银锭，全部灌汤。石头缝用油和石灰粘固修筑。两边之金刚墙、台阶、海漫等地已坏、坍塌之处，约五丈余，将

此照旧修整。以上修完之处地名、丈尺，俱已陆续缮写帐单报部。惟修整之地甚多，所带二万两库银不敷用，因正值赶修之时，若等候重新请求钱粮，恐致耽延，故奴才等即赊取桩子、芦苇等物使用之。再，今年河水尚未涨，预先紧急救援应用之桩子、芦苇、席子、绳子等物项及工银，不可不备，伏乞再给一万两库银，以偿还赊取物项所欠。余银酌情采买物项，以备涨水。倘水涨后，有多余物项，则交付河官，妥善收贮，以备来年修建时用之。倘有多余之工银，仍存库。年终将实用钱粮数，修建之处名字、丈尺，修细册送部，由部循例具奏，派大臣详查。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照依牛钮所奏，速交付银一万两。该部知道。

41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治堤防工程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监修通州两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奴才牛钮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工部具奏后来文内称：副都御史牛钮每年治理，已二十余年，伊尚未奏销之钱粮，查明后奏销可也等语。查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富克金、巴彦奉遣时得旨：既系巴颜等自己之事，所用之银勿庸查。钦此。钦遵。自差遣奴才以来，惟监修催办，采买巴彦等人物项，并未管雇用人夫之事。除命巴彦等修治之处所用丈尺、地名，年终缮明具奏报部外，以每年奴才亲自领取之正项钱粮所修工程，一俟工程告竣，即行奏销。凡部臣往查之处，皆谨惧分开，后缮写。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圣祖仁皇帝于武清县属匡尔江地方谕尚书萨穆哈：挖此河，修挑水坝、顺水坝、大堤、双堤时，若等候地方官员偿还银两修治，恐耽延日久。应动支正项钱粮，派出尔部贤能章京监修，做速治理，务期四月告竣。其所偿还钱粮，补偿原项可也。钦此：钦遵。将奴才引见派出。奴才携带部钱粮九千两，交付该知县张增仁督催，于三月即告完竣。四月，主子于匡尔江地方察视新挖之河及所修挑水坝、顺水坝、大堤后谕曰：所修甚佳，知县应偿钱粮，若宽免销算可也。钦此。钦遵。将该知县张增仁奏销之档报部，由部于七月具奏时奉旨：依议。钦此。四十年修治张家庄、百聚仓工程时奉旨：携带部钱粮，节省修治。钦此。钦遵。奴才由部领取银一千两修治。修竣后，于本年五月报部奏销，在案。四十二年，修治朔尔都等处时，将仓场侍郎辛保、丁志国之税银二千五百三十二两取用。修竣后，于四十四年八月由辛保奏销时奉旨：依议。钦此。四十三年修治花家口工程时，总河张鹏翮、直隶巡抚李光地、仓场侍郎石文桂等，由户部领取三百余两银用之。工程告竣，于本年十月伊等奏销时奉旨：依议。钦此。五十年，于河西务地方挖河，修挑水坝时，于本年二月，经尚书赫硕咨折算具奏需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余两，奉旨给发赎罪银七千两，又于沙孜等人所存银内，给八千九百七十两。奴才仅将此使用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余两，节省六百余两，报部奏销后，业经将节省银交部，在案。本年七月，于河西务地方，为修拦水坝，前往喀喇和屯具奏时奉旨：动支尔部钱粮使用之。钦此。钦遵。奴才即由部领银二千五百两、钱三千吊使用之。修竣后，于本年十一月奏明，报部，在案。五十四年，为河西务等地被水事，缮折奏开时，大学士嵩祝奉旨：著尚书赫奕前往，会同牛钮察明后，将如何修治、需钱粮多少之处折算后，作速缮折具奏可也。钦此。钦遵。尚书赫奕察明后，奏称需银共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粮，给发。五十五年七月，奏闻工竣，报部。五十六年，奏称请遣部堂官查核，得旨派出侍郎常泰、郝林，查明后，销算，在案。五十八年，修治通州两岸大堤时，将户部库银八千两，丁字库税银一万两动支使用。修竣后，经具奏报部，又经部具奏，派出尚书徐元梦，查明后，销算在案。六十一年，修治通州两岸，动支户部捐纳银二万两、丁字库税银五千两使用之，修竣后，于当年十二月，缮写销算档二卷送部，部尚未查核。除伊等将以上地方官、河道总督、仓场侍

郎、直隶巡抚等所用钱粮销算外，奴才已将近年所领共九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两余钱粮，俱行奏销。惟去年以二万五千两钱粮所修工程之销算档，早已送部，部尚未遣大臣查核。此外，奴才无尚未销算之钱粮。再，每年放柳条把、镶芦苇、压土所修工程，春天到后，定干涸下陷。从前，视其干涸下陷，即赶水涨之前补修。去年整修工程内，镶芦苇修整之处，今春视干涸下陷地方，奴才业经酌情修治。主子圣明，去年所修工程，今年水涨前倘不查看，水涨后，新旧工程混淆，查时即难能分辨。既与钱粮有关，伏乞主子交付工部，照例具奏，派出大臣，赶在水涨之前，查核去年修整之工程。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既然工部查核迟延，即照牛钮奏销算。该部知道。

416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人讹诈银两一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臣等以侍读学士朱之珵在刑部控告向伊催银商人奚洪如讹诈，请将朱之珵、奚洪如一并交与王大臣严审等因具奏。奉朱批旨意：朱之珵著革职拿解天津交与阿尔松阿等严审；朱之珵在部控告事件，着部内接呈大人另审具奏。刑部知道，奚洪如之子著释放。钦此。经兵部将朱之珵锁拿，于本月二十七日解送到津。臣等随审问朱之珵，奚洪如如何往尔家去向尔要银，尔为何在刑部告奚洪如讹诈。据朱之珵供：五十九年，我做巡视东城察院时，汉御史高玢向我说，他有一门生奚洪如也要拜我做门生，我依允。奚洪如曾给过我一百二十两银子。今年六月初一日起，奚洪如忽然一连三次到我家来要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我情急在刑部告他讹诈是实。他并不曾送我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等语。遂夹讯奚洪如，据尔前供，我将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俱送给朱之珵转分与高玢、恩特。今审问朱之珵，他止得过一百二十两，尔并不曾送他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等因，坚供不移。看此这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不曾送朱之珵，是尔本身侵蚀诬赖朱之珵之处是实，从实供来。据奚洪如供，朱之珵等要秤盐斤，我托了朱之珵之侄朱汝昌求朱之珵转向恩特、高玢说明，我先送一百二十两银子去，交付伊子给朱之珵买牲口骑。后来出了告示，我又将给三位察院的一千三百二十两银子俱送到朱之珵家，交给他是实。如果不曾送去，我肯受此重刑不将实情供出么。等语。套夹详问朱之珵，据商人赵承谟旧帐内开，奚洪如经手送察院朱之珵、恩特、高玢共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等语。我等又因奚洪如系甚微贱之人，其中或有隐匿之处亦未可定，套夹究问。据供此项银两俱送给尔与恩特、高玢的，因此方差奚洪如向尔催银，尔不尽行承认，止认一百二十两赃银，反在刑部告奚洪如等讹诈。今将尔革职拿解，尔仍照在刑部所告状子给供，因此复夹讯奚洪如，仍照前坚供不移。恩特、高玢你们俱系察院，已借秤盐行诈，你们岂有止得银一百二十两就将事情完结之理？尔受了奚洪如一百二十两银子出告示之处已经承认。看此奚洪如又送一千三百二十两银子，尔与恩特等分得之处显然。奚洪如实送尔银多少？尔分给恩特、高玢多少？尔有何凭据在刑部告奚洪如光棍讹诈，凡事从实供来。据朱之珵供，我先要秤盐斤，奚洪如求我侄朱汝昌向我说，你们不用秤盐，奚洪如许给一千三百二十两子。如此说了，我就告诉恩特、高玢，后奚洪如送一千三百二十两银子到我家来，我送给恩特、高玢各是四百四十两。这二人得的银子我情愿认催。从前奚洪如给一百二十两银子买牲口骑是实。新近奚洪如到我家催银，我亦知奉旨派出公大人查追银两，因一时无银着急，将他告在刑部是实。等因，自行招认。查律内监临官吏挟势求索所部，内财物计赃，准不枉法论，强者准枉法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朱之珵身任御史之时，借秤盐斤为

由，索得奚洪如银两，应将朱之瑾照此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但伊事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恩诏以前，应免罪。奚洪如将给恩特、高玢银两俱送与朱之瑾家分用，且朱之瑾亦情愿将此项银两认追，应将朱之瑾所得银五百六十两并朱之瑾分给恩特、高玢银八百八十两，俱着落朱之瑾交与该旗，勒限六个月，严行追取，交送长芦盐运司库抵还商欠课银。如限内不完，令该旗题参，将朱之瑾交与该部从重治罪。奚洪如认赔银三百四十二两八钱，情愿限半月内交纳。应次于天津卫守备照限追取，亦交运司库。再朱之瑾于奚洪如向伊要银并不将伊所得之银承认，反行诬告奚洪如光棍讹诈，理应治罪。但已于本案革职，应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监察御史臣莽鹄立、盐运史臣段如辉。

朱批：所审甚为明白，著缮本具奏。

41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钦点堂官审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查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内，据刑科给事中永福条奏：奉天将军处拿获偷刨人参未得者，俱停其解送刑部，即于盛京刑部、奉天府尹衙门。照例审结等语。经臣部议覆具题，奉旨：偷刨人参未得之犯案件，不可交与彼处究审。每年七月，自京派出堂官一员，前往会同将军、府尹，究审具奏，俟冬季人参过完之日，再令回京。钦此。钦遵。应将各部院衙门满汉堂官职名开列具奏，恭候钦点：

礼部尚书觉罗苏库、兵部尚书逊柱、刑部尚书宗室佛格、尚书励廷仪、吏部左侍郎四泰、左侍郎黄叔琳、户部左侍郎吴尔泰、左侍郎李周望、右侍郎托时、礼部右侍郎三泰、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右侍郎王度昭、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事务马尔齐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常保、学士兼礼部侍郎胡煦、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汝穀、左通政陈允泰、右通政钱以塏、左参议常德、左参议武格、左参议张国栋、右参议孙勷、大理寺卿李敏启、少卿八十三、少卿任奕、少卿唐执玉、詹事府詹事兼理内阁学士事务伊都立、少詹事汪霫、少詹事何国宗。

具奏者：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兼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著遣胡煦往盛京，会同马进泰公同审理，胡煦返回后具奏可也。

418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谕吉清除孝景二陵枯树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臣萧永藻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接准工部来文内开：四陵寝所种落叶松枯者，经掌陵寝关防官员会同臣部办理所属四陵修缮事务官员查核，印文到后补种之树，倘三年尚未期满，仍著落原种树之圃户补种，倘系期满之树，则遣圃户补种，照例给发钱粮。此项每年需银八九百两至一千七百两不等。因并无详查实据，故不肖之徒以陵寝改种之树为名，克扣钱粮之处亦不可料。圣主以陵寝为重，目今既已派驻大臣，故倘陵寝所种之树内有枯者，即著落彼处大臣亲自查看，分别期满与否，送文到部后，遣圃户补种。将所种之树数目缮写送部，倘须照例给银，则树换种可实，且

谎扣钱粮之事亦可杜绝等因，业于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奏。本日奉朱批旨：所议甚是。惟补种之树未必能长矣。似白费钱粮、人力。停止补种树之处，由管陵寝事务萧永藻、总管、总兵、内务府大臣，公同会议具奏可也。倘仍补种，依议。钦此。钦遵。咨文等因前来。臣等公同会议后，带领总管奇尔萨、郎台等，以及总兵官范时绎、关防员外郎噶尔赛、胡西巴等，著落本人。查看得，去冬，孝陵掌关防郎中报部后，应补种之树共三千八百七十二棵，今年圃户补种之树共三千七百零二棵。因过时，尚未栽种之树为一百七十棵，查出枯死之树为三千零六十一棵。除圃户尚未栽种之树外，与实数相较，尚缺树六百三十八棵。景陵掌关防郎中报部后，应补种之落叶松共四千二百九十四棵，今年圃户补种之树为二千五百二十四棵，因过时尚未栽种之树为一千七百七十棵。查出枯死之树为二千五百九十八棵。其中原栽之树为七十四棵。再，既然年满、未满之树难能分辨，无凭查证，故惟将今年已补种之树查看等语。经臣萧永藻等查。今年二陵总共种成排之树六千二百二十六棵内，只活三棵，其余俱已枯死。臣等看得，原种之排树密，且年久，已全部成林，虽不补种，已不觉空缺，既使补种，因处林内，亦不生长，故嗣后排树停止补种。其目今新旧干枯之树，交付钦天监，诹吉全部清除。将二陵现有之排树照例交付关防，务令妥善敬谨照看。为此谨奏，请旨。

大学士臣萧永藻、内务府总管臣董殿邦、总管臣郎台、翼长臣喀都里、翼长臣雅木布、翼长臣常明、总兵官臣范时绎。

朱批：依议。

419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本旗人授任行差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请旨事。

抬入我旗之郎中商济图支参领阿西泰、淳郡王之二等侍卫爱楚阿、三等侍卫阿颜泰、蒙古护军校杭吉禄、西楚阿等兼入臣旗谢尼佐领。该佐领尚未补放护军校，而上旗又无蒙古护军校，故将杭吉禄补为谢尼佐领之护军校，西楚阿[停]俸以候护军校[外]（仍以原护军校，由王之名下取俸，暂以蓝翎行走），现任参领之阿西泰仍[暂]于原旗差上行走，[俟我旗出缺再为引见]。至二等侍卫爱楚阿(be)、三等侍卫(obume)阿颜泰于[何差行走之处]（以为蓝翎行差），[视旨指示]（降旨后），遵奉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之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副都统勒什布、散秩大臣、副都统永寿。

420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咨贝勒盆苏克旺扎尔之文稿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咨贝勒盆苏克旺扎尔问安书。

近来贝勒身体可好，我身体尚好。自本年春季以来，尔等青海诸兄弟内相互掳杀等情，我皆已闻。我们一向和睦相处，去年尔来见我时曾言，我之祖父及至我辈三世皆蒙圣主厚重之恩，我幼年即失去祖父，无人照顾，正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圣主体恤我祖父恭顺友好之情。将我封为贝勒，且屡屡向我青海王台吉等饬降温纶，教以善待此孤子，故诸多年来得以太平安谧也。我除感戴圣主养育成全之恩，诸事唯图报效外，别无可以信赖投靠之人也。等语，词意甚为恳切，故兹

借公事之便将内衷之意缮于书内以为提示。贝勒尔既然年幼，凡事于己是否有利，涉及利弊之处，岂有不问尔祖父时之旧臣老寨桑等之理乎。当初尔父王额尔克巴尔珠尔系与亲王扎西巴图尔争雄被逼自杀。由此而论，罗卜藏丹津乃尔杀父之仇人矣。今何故依附罗卜藏丹津之倒行逆施，而自寻祸患耶。况尔父王之业，先帝曾经有旨，慢慢由尔继承。尔倘念及于此，又何难之有。我若将尔之情奏明皇上，皇上仁德贤明，甚为恤爱蒙古客籍，即可封尔为王矣。尔如今何故立于罗卜藏丹津一侧，兄弟相残，其有何益。罗卜藏丹津等少年无知亦未可料，尔理应告之自尔祖父以还恭顺合睦相处之情，以予劝阻，其若不听，则宜自作打算。如今尔诚若离开罗卜藏丹津另行而处，罗卜藏丹津即便作乱闹事，亦与尔无涉也。尔如果照我之言，诚心实意恭顺而为，必可再蒙重恩。我诸多年来与尔等往来相处，诚为尔等好也，倘有恶意，三宝明鉴。至已故贝勒达颜，不但系尔叔父，且又娶尔生母察干达拉为妻。其曾因诬陷亲王扎西巴图尔案被带入京内，圣主鉴于达颜之冤，送其返回原地，给其奴仆，封为盟长贝勒。达颜身故后，将其乳子仍封为贝勒，其子殁后，又封达颜之弟噶尔丹戴青诺尔布之子达锡车棱为贝子。伊等三世皆承圣主隆恩。再尔庶母达锡纳木扎尔所生之子台吉伊西朱尔扎布系尔胞弟，尔等既为一家，请贝勒亦将我之此言转告之，尔等三家若能齐心而为则善矣。尔等若不纳我之此言，自行其事，将后悔莫及也。此等之言若告以前去之领催，恐致泄露，故而缮书寄之。贝勒阅后，将回复之言之意缮书钤印交领催带回。我阅后酌情而奏。

421 侍郎常寿咨贝勒垂拉克诺穆齐勿附罗卜藏丹津作乱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寄信贝勒垂拉克诺穆齐文稿。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咨贝勒额尔德尼博硕克图垂拉克诺穆齐问好。

近来贝勒身体好吗？我身体好。本年春季以来，尔青海兄弟相互掳杀等事，我俱闻知。我尔之间一向和睦，本年三月，我派领催豪尚前往赍送敕封贝勒一书时，尔感恩叩谢，旋派卓里克图哈希哈前来禀告：蒙圣主之恩封为贝勒，我甚为感激欢忭，谨叩圣恩。等语。言语笃诚。今借公事之便，特为提示。昔日青海诸台吉皆仰戴圣主，蒙恩敕封，尔虽因病残未曾入朝，因尔兄弟以尔辈长奏举为盟长，故而任之，此次因效力入藏之军，圣主虽不相识，却殊封为贝勒，尔理应感激圣恩，何故随罗卜藏丹津乱为，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罗卜藏丹津年幼无知，亦未可料，尔理应教训无知之罗卜藏丹津，反而附之，甚不成体统。今尔若果离罗卜藏丹津另图所为，罗卜藏丹津即便作乱亦与尔无涉。尔若肯听我之劝告，诚意恭顺而行，必蒙重恩。诸多年来，我与尔等和睦相处，故为尔好，方言于此，倘心怀恶意，三宝明鉴。此等言语若语领催转告，岂有不泄露者乎，故寄书以告。贝勒阅后，有何回复，请缮书钤印交领催带回。我视可奏者具奏。

422 侍郎常寿奏报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毋随罗卜藏丹津叛逆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奴才接奉圣主训谕：于盆苏克旺扎尔、垂拉克诺穆齐等寄书晓陈利害，或派妥善之人前往劝说，若盆苏克旺扎尔垂拉克诺穆齐听从尔言，离罗卜藏丹津而去，则易消除事患也。钦此。圣谋深透，至为缜密，于事大有裨益，俱应遵旨而行。故奴才寄书盆苏克旺

扎尔、垂拉克诺穆齐等，为分析武功，令将出兵去招驻防柴达木之寨桑、侍卫、兵丁名数从速缮拟前来，以候分功行赏。等语，钤印加封。以送此书为由，派领催科西图，由总兵官之通事陪同，将奴才两封蒙文密信交予盆苏克旺扎尔、垂拉克诺穆齐，晓明缘由，并嘱令其，至彼之后，一面将书交其阅看，一面观其形势、访察消息，将钤印复信带回。等语。已于七月初八日派出，俟其返回。另行缮折具奏。奴才之请安折内即奉御批：知道了。除恭谨收藏外，因事所降谕旨理应恭缴，奴才亲封谨奏。至奴才给盆苏克旺扎尔、垂拉克诺穆齐之两书底稿，另折一并秘密奏览。照此奏疏，亦咨贝子延信，总督公年羹尧知之矣。

423 侍郎常寿奏报往劝青海诸蒙古议和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十日，接奉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传谕奴才，谕侍郎常寿：据贝子延信奏报亲王罗卜藏丹津、贝勒盆苏克旺扎尔等领兵四千掳掠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等情。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处境甚为可悯，尔理宜派人就此事阻止王罗卜藏丹津等，使其面商议和。据闻，前青海诸台吉内并无异举。自二家反目后，备兵对敌，王察罕丹津与贝子丹忠之事，及贝勒达颜与罗卜藏丹津等欲成反目之事，尔屡次亲自前往，使双方面会，以喇嘛等居中调解，消除怨恨。此青海内讧乃属常事，凡此之事，俱曾由尔亲自调解成合。等语。此次对王罗卜藏丹津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之事，尔奏言应讨罗卜藏丹津等，于边关备兵三四千。此是否因为此际青海之人心思有变，或劝阻议和不成，或尔另有所知？青海内争，素来即有，非方才而起，现军务当前，不如暂时息事宁人。如将此事交其内部论是非，非者认错，偿还全部所掳人畜，暂且息事为宜。罗卜藏丹津果若借机犯边，损害一人一畜，岂可不加惩处，理应处治。此等之事由尔亲自出面劝解，或派妥善之人大喇嘛等前往。尔劝说消除事患之处，详密思虑后，与年羹尧商议而行。为此谕之。钦此。据年羹尧咨开：适才我之奏事匣子赍回，内有谕尔之旨一张，内谕尔将此事与我商议而行。钦此。此旨既已详谕明白，无须商议，故将旨封送于尔，旨到之后，侍郎即应遵旨速往完结此事。如此，不但其事可消，亦不至屡烦圣心。俟事完之后，将此旨原文送回本督处。等情。奴才窃惟，青海人虽然兄弟相残，尚无犯边肇事之处，倘其会盟议和不成，则事无完日；若奴才亲自带大些之喇嘛一同面劝，使之议和，平息事态，方才为宜。圣主所谕甚是，且又周密，俱应遵照施行。故奴才将亲自带领主事哈尔嗄图、笔帖式罗卜藏、领催齐里克特依，由署理总兵官事务之副将黄喜林率通事四人，看守马畜之兵一百，于七月十三日从西宁起程。据蒙古人言，适才因侍卫达鼐前来召唤罗卜藏丹津属下之台吉色布特，使其交送圣主谕旨，故罗卜藏丹津宣召倾心于其之贝勒台吉等自七月二十日始，聚于伊舍，共商奏疏圣主。等语。故奴才咨文罗卜藏丹津等盟长及应去会盟之贝勒、贝子、公、大台吉等云：七月十日，奴才奉圣谕：青海自顾实汗以来，三四代恭顺而行，朕之父皇视如子孙，仁爱施恩，使无忧患。既便蒙古人，岂有不思恩惠之理乎？前青海兄弟内为争奴才家产，屡次反目，兵戎相见。尔秉承皇父之旨亲携大喇嘛前往议和，消除怨恨，将事妥善完结矣。今青海兄弟互不和睦，彼此掳杀，尔仍照前亲携大喇嘛前去召集王、贝勒、台吉等传谕朕仁爱众生，使之各得其所之至意，由其内共同依理议和，消除怨恨，使诸事平息，妥善完结。钦此，钦遵。我拟于七月十三日从西宁起程，前往亲王罗卜藏丹津所宣谕此等情由，尔等祭祀大喇嘛，垂巴宗呼图克图，察罕诺们汗、阿奇诺们汗、鲁木布诺们汗等亲自速来盟地。等情咨之。因闻尔等宣召王台吉等会盟，故此间如若会盟，众人切勿离开，我即至彼。等情，各拟蒙书，派通事

分别送去。并缮蒙书于垂巴宗呼图克图等喇嘛云：尔等旨为青海王台吉等世代祭祀之大喇嘛，其兄弟之间失和，相互掳杀，尔等岂可坐视不问，此文一到，尔等亲自从速起程前来会盟之地。我等共同遵照圣旨，使其议和为宜。等语送书前去。奴才除至盟地将议情另行具奏外，奴才谨将起程日期及为聚盟所咨文书一并秘密奏闻。照此奏疏，俱咨贝子延信、总督年羹尧知之。

42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陈禁止州县官员借故留居省城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监察御史奴才颜德讷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看得，外省州县官员于民最亲，所司钱粮刑名责任之重，关系非常。或有州县官员，不以民事为事，为求得该督抚之褒奖，或以给司道府官员祝寿拜见，或借各种名义去省城住上数月，并不将民事留心办理。亦有督抚以公事携带州县官员前去省城，久羁不返。故民粮之交纳，讼诉之审理多有延误。若蒙允准，嗣后凡有紧要之事须携州县官员前往省城者唯准留城四五日，从速将事了结，立即返回。若属一般之事则应停带官员，唯准行文。若能禁止以做寿等名义前往省城之弊，则民事不至迟误。于民多有裨益。为此谨奏，伏乞睿鉴。

425 副都统乌察拉奏请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奴才乌察拉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从将军衙门差人口中闻知皇太后之大事，奴才率官兵聚衙服孝。奴才本欲奏谒皇太后梓宫，唯奴才补为副都统时奏请叩瞻金颜，面请圣训之事尚未批回，何敢再奏。今既奉旨停止前来，叩请值遇皇太后大事，准奴才往谒梓宫，瞻仰圣主金颜。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地方重要，岂有全来之例，著停止。

4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稼禾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七月初二日，江宁省城降了大雨，及各属地方陆续得雨之处，臣业已奏明讫。江宁省城七月初五日自子时至天明下了大雨，初六日自申时至傍晚再降大雨。此二次得雨皆有三四寸。江宁巡抚辖属之松江府亦于六月二十四日得了足雨，且七月初二初三日再降大雨。其他府州所属地方，于六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等日及七月十日之内，皆陆续霑得足雨。故庄稼长势甚茂。安徽巡抚辖属之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等府地方雨水无缺，且有水灌溉，适逢得雨，早稻皆已收割，晚稻长势亦好。庐州、凤阳、滁州、和州、广德等府州地方，六月二十四、三十等日及七月初七、初十日内亦陆续降了雨，虽然雨量大小不同，但合时节，庄稼现皆猛长。若七月底八月初再得一二次透雨，则秋粮丰收大有指望。至生蝗之地由于下力捕杀，渐已除灭殆尽，臣又严令务期根除。兹各处既皆得雨，想必不致成灾。圣主忧为民生，田亩庄稼之情时系于怀。江南地方仰沐洪福，自六月二十四日以来陆续得降沛雨，百姓皆因又遇丰年，无不欢忭。为此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

4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千总朱天禄捧御批折子至署，臣跪奉祗领开阅。奉旨：既昭嘉瑞，更应慎而再慎。钦此钦遵。伏惟天昭嘉瑞，皆缘圣主将民生之事时系圣怀所致。兹江南秋粮因雨水调匀，足可望丰收，此亦盖荷圣泽福恩所致也。臣唯钦遵圣训勤劬效力。故此谨将御批二折子一并封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天慈望外，丰收在望。为让尔高兴，特寄告之。

4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诈骗银两之犯认交银两数目勒限完抵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镶红汉军旗阿达哈哈番赵洪基来江宁省城传谕，赵洪基着会同总督查弼纳，将原任河道总督赵世显所奏诈骗钱银之家人严加缉拿审催。再将被告崔三兄弟家眷查审催取，不可隐漏。钦此。又接准兵部咨开，奉谕，将赵洪基派往查弼纳处，会审案情完后，著查弼纳具奏。赵洪基由彼前往湖广。钦此钦遵。臣前折曾奏称，此案之犯到后，再严加审明催取，等语。因赵洪基所录赵世显府内诈取银钱之家人陈恩官、潘四管、王爱诗、刘祥、孙水、张功毕、孙朝文、李征、胡煜、杨安、张家管、王原等十二人各居苏州、常州、淮安、山东、京城等处，故臣当即派人分头缉拿，行文提取，又将各犯家产俱以封存。各犯陆续拿获，且兵部将崔三兄弟及从扬州直隶将崔三兄弟妻子家人咸俱解到后，经臣会同赵洪基严审崔三等，各犯皆供除现已查出之家产外，别无他物。臣等遂套夹严审，方供出借给他人未还及存于亲戚朋友家中之银，以及赎当等情，当即跟随伊等搜出所存之银及典当之物，又严行各属地方核查该等之人借银未完之情。而后臣即入闱监临，事毕出闱后，接各属地方呈报，经查该等之人借与他人银两未还之情，一半属实，一半乃惧刑谎供者也。是以臣又会同赵洪基复夹讯伊等，虽又供出一些赃物，但不甚多。臣等开导曰：尔等罪情严重，若不将所有赃物全招出来，断不宽释，务必套夹直至审出结果。经反复严审，伊等方供出每人各能交出多少银两。除前任漕粮总督施世纶已查，原任江宁巡抚吴存礼复查崔三兄弟所有之田宅铺子等项之十三万银两外，兹崔三兄弟叔父之子又认交银子十三万七十两，陈恩官认交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两，潘四管认交一万七千二百九十六两，刘祥认交八千二百零二两一钱五分，李征认交三千零二十二两七钱五分，胡煜认交四千六百五十两，王爱实认交一千七百八十两，张功毕认交六千零五十五两五钱，孙水认交九千七百二十余两，孙朝文认交一千二百两，杨安认交八百两，张家管认交一千零六十两，王原认交四百两。又据崔三、陈恩官供，伊等应得之二万两银子存于淮徐道台潘尚智处，臣即行令现任按察使葛继孔自潘尚智处催取送来。此项一并共计二十二万零四百九十六两银子，加上原漕运总督施世纶前任巡抚吴存礼已查之崔三等人之银，共为三十五万余两。前查崔三兄弟之田宅铺子，臣已交付地

方官员即速变价送来。崔三等人现在认交之银原欲限期一年完纳，臣未允准，限期六个月交完。唯此银数额巨大，限内岂能全完，大抵一年之内可以催完，内定一年完纳之情未向崔三透漏分毫，因此等皆系奸滑之人，如若合盘托出，即会拖延交银。兹除崔三之兄崔大病殁外，崔三照旧监禁，其所认交之银，于释放其之妻子后，由伊妻子照限从速完抵，偿还之后，崔三等如何处置之处，臣另行奏请办理。伊等所交之数万银两收到后，再派官员送往内务府。此案臣等经反复严审，核对口供，密访查问，伊等所有田宅财物似无隐漏。唯此案之犯久居江南，亲朋好友众多，加之伊等极为狡诈，想方设法隐藏赀财之事，不可谓全然没有，故臣私下交嘱地方官员不时查访，倘有所闻或有他人举告，则即拿严审治罪，各物照旧入官。应否之处，俟圣主批谕后，再遵奉施行。兹汇审之事既已完结，赵洪基则遵旨遣往湖广矣。为此缮折差臣标把总刘世显、兵丁杜国祥赍捧谨奏，请旨。

朱批：此之所奏，朕以为不甚透彻。该等之不但此时，早在十年前即有此种准备，人皆如妖魔一般，兹用何招术，伊等亦决不会交出。不如慢慢查访，使案看似已结，先安其心，再观其情，严密监视，切勿疏忽。若如此仍无动静，再开导伊等曰：你们应爱惜生命，何必自寻死路，徒便宜了他人，等语威吓之。倘且不招供，则再予重责；若仍隐忍不供，亦即正法耳，有何可惜。况且赵世显所捞之财乃天下尽知，如今去了何处？伊等既便惜己之财拒不招吐，亦应供出其主隐瞒之情。对此等贪婪之人，朕不追究到底决不罢休。若有丝毫隐瞒抵抗，必匡之以法。慢慢定会查明，对此类蟊贼，不可仁慈，凡有请托求情，分毫不可宽让，务必仰副朕意，切勿有半点姑息迁就。

429 管西安将军事务普照等奏报西安官员缺额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办理西安将军事务公臣普照、公总督臣年羹尧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西安现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马兵共七千名，官员二百六十四员，此项官缺，原视兵丁多寡，若有行军之处，即视带兵敷用，相应拣放。五十四年出兵时，即理合视兵丁多寡，派遣官员。因未详查，所派官员过多。嗣后陆续所出之官缺，多拣放军前之员，且亦未遣还。适才圣主谕曰：倘军前无用之员拣出后撤回，其确可效力之员留足，使米谷钱粮丰厚，方有裨益。钦此。钦遵。军前经挑选撤回兵丁之时，并未按兵丁撤回官员。前后总计撤回兵丁五百九十三名，官员仅撤六员。故目今巴里申现有兵丁二千二百名，而官员即有一百一十八员。因在家之兵丁四千七百名，惟剩官员一百一十五员，致官文咨行、查看演练兵丁，人手不敷用，由是将领催等暂委官员行走，看得，其抵真正之管区后，断不能与现任官员相比，于事亦无裨益。目今西安家中尚未简放之官缺，又出缺二十五个。此项官缺若全指名题放在家之员，则叠年于军前效力之员，反不能升迁。若等军前之人返回时，再分别指名具题，目今用兵之事尚未完结，兵丁不可不时时演练，而演练之时俱靠各旗官员，然目今各旗或剩三四名官员，或剩一二名官员，官员不敷用。臣拟于无官之旗现今在家之员内，斟酌着落，量其敷用，分别几人题放，倘系无应题放之员之旗，则奏请圣主拣放遣往。再，军前之员，除按兵丁比照留下外，伏乞将所剩多余之员，于奉旨后，由臣处咨行该将军撤回，令于官差上行走。倘如此，则军前钱粮有余，且家中兵丁之管理演练亦不致耽延。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照普照等所奏施行。题放之员，来年候旨补放引见可也。该部作速行文。此事已谕部矣，闲便发来尔等知道。

430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请更换都统印之清字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硕色谨奏：为奏请明确官职，以正名实事。

窃惟，皇帝忧为天下，凡之政务俱精心治理。为防失漏，命奴才等级官员俱奏，诚为天下永至太平之至圣之意也。唯奴才出身卑贱，粗俗不堪，又不曾学习，争询何事，不知何云。蝼蚁之见，岂敢上达天聪？倘能仰合圣谋于万一，则不胜盼望之至也。奴才窃惟，官者管理也。既表明上下隶属；职者分别所司也，要在名符其实，故古代圣贤皆崇尚正官职名实。我朝秉承天意，创立大典，四海一统百余载，凡宜更改之处，圣祖仁皇帝皆适时更正，定成常例，以为万年之制。唯八旗都统印之清字尚未更改，此之一字关系重大，其高贵譬而言之，天下无双，非臣工印记可用者也。自古以还，逢遇御用尊贵之字，皆有更改之例，伏乞皇帝将都统印上所用尊贵之字更改之。如此即符合礼制大典，君臣之理也为明也。为此悚惶谨奏。

43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雨水稼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于三月奏开：去冬今春不太冷，二月下了三四次雪，因天气暖和，雪随下随化。三月下了二场大雪，草长势甚好，现羊群开始肥壮，马畜亦得以饱食矣。等情。本年荷皇上洪福，四月又下了四场大雨。五月初一日至六月二十日下了一次雨。一连四五日不断，庄稼长势秀穗甚好，各处草场茂密，马畜皆已上膘，雨水适时。但自六月二十日以来至七月十二日雨水极少，与内地一样，很热。由于日晒，青稞秀实，丰收可望。至巴里坤所有满洲、蒙古、绿旗诸臣官兵，跟役商人，各皆安分守己，承享太平，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五六个月未拨钱粮，尚安分守己，情甚可悯，将军之忍耐，办理粮饷大臣意志之坚强，朕实惊叹不已。

43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钦遵上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前折内奉御批：办理粮饷若有迟滞耽误之处，为不烦朕聪，恐仍会照以往一样隐忍不奏。兹朕尚未及皇考年寿，尔等如仍隐瞒不报，朕一旦从他处得知，念尔欺君之情面，亦要从重处治。凡有为难掣肘之处，即密折奏闻切勿畏忌。官兵身在远疆，艰辛劳苦，为国效力之人理应恤爱。尔等身为将军，隐瞒实情则将失去属下人心，此甚重要。凡事切勿顾忌，爽快赖朕而行。勉之。钦此。奴才跪捧开阅，伏惟，皇上洞鉴，虽万里之遐，细微琐事在所难逃，诚如明日，光照天下。对奴才谆谆告诫，爱如赤子，奴才谨记在心，勤勉效力。奴才自来军营后，粮饷之输送略有迟误，因惧烦圣祖目聪，未敢奏闻，唯行文加紧催促，竭力斟酌补救。兹皇上明谕，官兵身在远疆，艰辛劳苦，为国效力之人理应恤爱。尔等身为将军，隐瞒实情则将失去下属人心，此甚重要。

钦此，此实至深至远也。奴才谨记，嗣后凡有粮饷迟误及奴才一己管见，皆密折陈明请旨。奴才父子幸逢盛世，世承殊恩厚爱，远非他人可比，诚恐无以为报。兹圣主再颁殊谕，恩准奴才之父阿兰泰追祭一次，又授奴才为大学士。皇恩隆渥温纶不尽，奴才才庸学浅，所司甚重，日日夜夜无不惶悚，诚恐有负皇上用人之明。兹奉慈训凡事切勿顾忌，爽快赖朕而行，勉之。钦此。奴才顶戴殊恩，愧难承领，虽粉身碎骨，亦不能酬报。奴才孤苦伶仃，幸遇圣明盛世，唯仰赖皇上而生，奴才荷恩之渥，非同他人。犬马尚知养育之恩，奴才此之初衷至死不变，唯益矢志报效也。兵丁钱粮至今未得之处，另行缮折奏闻外，为此谨具密奏。

朱批：理应如此而行，朕若不降旨，恐仍隐忍姑容耳。

4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拨放贮银给巴里坤等地官兵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奴才富宁安谨密奏：为请旨事。

窃查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等地官兵，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始，至本年五月共计六个月未得行粮，反复行催巡抚绰奇在案。五月二十日左右运来三个月之钱粮，仅给至本年二月十五日。至此七月十五日，尚有五个月钱粮未给。是以奴才再次咨行绰奇内开：兵丁久驻边外，每日盘费及更换破损衣服等物皆赖钱粮。每月应得之二两钱粮倘能按月给发，于之兵丁方有裨益。请将亏欠之五个月钱粮速解前来。等情前去，至今尚未送来。由此可见，肃州钱粮亦不富余。又查驻巴里坤之副都统、觉罗英柱带来之护军、骁骑、西安之前锋骁骑，借银十二万六千余两，驻吐鲁番之满洲蒙古绿旗兵借银十八万两，共借银三十万六千余两。经议政大臣议奏，照数解往巴里坤暂贮。一旦进剿，再借给置办马畜。等情，解送前来，现已收贮、此项银两目下并无用处，而于兵丁或许恰为钱粮。奴才愚意，先暂时动用此项贮银给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等处官兵，俟亏欠钱粮全部拨给，后续钱粮运到时，再为填补，作为置办马畜之银存贮之，则于兵丁大有裨益。故此陈情密奏请旨，伏乞训示。

朱批：尔之此奏虽是，但太迟了。此有何秘密，若再如此惧人，为其他事而遮隐，则失将军之道也。再不可如此。

434 贝子延信奏报戴青和硕齐掳掠垂拉克诺穆齐之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臣前折奏言，俟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所遣探信之特古斯寨桑返回，再将其探报另行具奏。等因。本月十三日，据照管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之员外郎呼毕图呈开：遣派探信之特古斯寨桑于本月十二日返回，据报我昨夜返回。我去额济内(ejinei)河之伊斯曼济(yismanji)探得，公噶尔旦达锡之弟弟已迁往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驻地。我王之弟弟阿旺达克巴率其属下将牲畜赶入险峻山内，夜晚派兵防守，其人现住在伊斯曼济，不知是否往彼迁徙。据言贼兵已各自返回。亲王戴青和硕齐等掳掠贝勒垂拉克诺穆齐牧场之事，经探访无从证实。我等坐骑马匹皆因蹄破跛瘸，不能往彼再行，故而返回。等语。等因。为此谨秘密奏闻。照此奏亦咨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知之。为此谨奏。

4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赡养王托克托鼐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理藩院郎中同治，赍捧为资助赡养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所降之敕谕，于七月十二日抵西安。臣当即钦遵谕旨，就近动用兰州库银一万两，紧急发往。再，臣指示郎中同治，兰州有茶叶，甘州有米谷，酌量敷用，携带用之以及如何照看赡养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各等情后，于本月十四日即令驰驿前往。至照看蒙古赡养情事，若同治到后不看视，必难于办理，俟同治到后查明，将如何照臣指示办理之处报来后，再行奏闻。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看同治人如何？

436 贝子延信奏报宁夏等三处官兵就地候令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七月初三日，臣所奏为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入关一折赍到，内奉朱批：额尔德尼额尔克之事，尔始终办理得软而不足，虽言不派兵保护，为何不派人赴罗卜藏丹津所劝之和解。事既如此，现追悔莫及。罗卜藏丹津甚属可怜，须妥善照顾，使之生业丰厚。其子家奴失散，倘有来投者，即照前旨施行。特谕。钦此。再七月十日所到臣认罪一折内奉朱批：速调尔准备，乃因若罗卜藏丹津追入关口，准备以尔附近之兵为一部，酌情调遣。年羹尧恐亦会令追击。今尔调远处鞭长之师以备问罪，此与尔何干？此非交付于尔之事也，甚为糊涂。又奉御批：谕贝子延信。尔奏言参将孙继宗未出兵援助伊孙察罕齐老图，甚是。可嘉。至调尔凉州二千兵扼守南山关口，尚是。调延绥(yan sui)、兴韩(hing han)等远处之兵，甚属非也。再欲将甘州关一千守兵撤回甘州一事，尔太畏惧矣。驻伊孙察罕齐老图之侍卫倭赫等之二百兵丁不宜轻意撤回。若罗卜藏丹津果真叛乱，亦只犯边关要地耳，招惹鲜寡，岂可彰显其大逆之举耶？倘将倭赫等兵撤回，其越发以为我等害怕了。今既已撤回，则与孙继宗一同于布隆吉尔妥为巩守，小心谨守我关内之地。旦有紧要之事，则一面具奏，一面咨行年羹尧。再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之奴才本应加紧保护，反而拖延矣。今因担忧又操之过急，军机之事筹划稳定方才为宜，不可轻举妄为。为此特谕，钦此。仰见谕旨，臣如梦初醒，方知臣糊里糊涂驰调鞭长之兵，甚属盲目妄动之过。圣主训谕一到，臣即檄令延绥、兴韩、宁夏三处兵马，此际倘若未尚起程，接到此文停止前来，若已经起程，于何处接到此文，就地候令，视太保公总督年羹尧指示遵照施行。等情。除咨文太保公总督年羹尧，此三处兵马如何处置，请尚书酌情办理外。此事臣始终办理不当，舛误甚重，此皆延信昏庸怯弱所至。嗣后将遵照圣训，凡事与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商定施行。为此谨将所奉御批一并秘密具奏。

437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子率部人嘉峪关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前折奏言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乃之二子阿拉巴吉、索诺木达西领兵抗敌。等因。七月十三日，护守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子阿拉巴吉、索诺木达西带至前来。臣问阿拉

巴吉、索诺木达西，据王告称：尔兄弟之率兵御敌矣。此间战事如何？据阿拉巴吉禀告：我率兵四百于额尔吉根岭上抵抗一千余贼，贼头次攻打，未能攻上山岭，故未再犯，双方相持六七日，贼方退去。我领兵留在山上数日后，派人登高远望，未见敌人动静，故率属下前来。等语。据索诺木达西告曰：我领兵五百，于我所居之巴斯东河源(basdung bira)呼呼车尔地方防守数日，敌人未来我处，却将距我一日路程之乌兰郭尔(ulan g'or)之海拉图和硕齐、寨桑噶隆及二百余户人畜尽掳无遗。我所居之地路险难行，故敌人全部撤回。我若尽率御敌之五百兵马，加之妇孺共计一千余口前来关口，山路难行且河水湍息，故交令伊等由阿拉克诺尔、西吉木路前往，入嘉峪关寻我前来。我则领五人由我部所属之席拉古尔唐古特等所居山间小路前来。等语。臣除饭请阿拉巴吉、索诺木达西，派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处外，交领署理肃州总兵官参将郭成功：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一千余口俱将入嘉峪关，尔牌令驻守嘉峪关之官兵，查明后准其入关，派官员照料，沿南山视水草繁茂，缓而送至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处，沿途不得践踏百姓田地。等情。查得，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等之子媳俱已入关。为此谨秘密奏闻。照此奏俱咨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知之。为此谨奏。

438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直隶山东等地将朋扣银解部充饷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兵科给事中苟色谨奏：为条陈事。

窃奴才案查六十年以来直隶各省兵丁倒马档册，河道总督属下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无倒毙马匹，朋扣银全部解部作为正项钱粮。直隶山东二省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连畛，地域相同每年马匹倒毙运达四五百匹。奴才愚以为，嗣后直隶山东二省亦令同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一样毋致倒马，行该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将朋扣银解部以为正项钱粮。至其他省，地方潮湿异常，遍行该督抚提镇核查，减少倒马数目，缮造四季清册报部。为此谨奏，请旨。

43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请派员往查逃人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据理藩院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之特古忒奏开：为奏闻事。一等侍卫达鼐等前奏报外逃之垂木皮尔一事时，内廷传出朱谕：虽垂木皮尔等逃人小事，凡所遇之人各皆舍身效力，以感报皇考养育之恩。朕每览奏疏，不禁垂泪感叹。著谕达鼐，凡效力人员务必查明具奏，优加恩赉。毋漏一人。钦此钦遵。遂派遣镶黄旗披甲色勒西希、图胡尔岱，交令凡追击垂木皮尔效力负伤阵亡人员，由所属扎萨克等查明，出具印结带回。再垂木皮尔由何路出逃之情，尔等问明之后返回。等语。六月十三日，色勒西希、图胡尔岱携喀尔喀公吴巴锡、台吉锡林扎布二纸印文返回。经翻译如下：喀尔喀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呈报一等侍卫达鼐等人之文。为呈报事。我辖官达尔毕地方之兵。兹照尔等来文查得：追击逃人之领催哈卜哈鼐、色勒西喜驰驿而来，向我管界之人报信时，逃人已达阿尔齐图一带。闻此消息，我台吉巴咱尔、扎布即与章京朱尔噶、骁骑校阿希克、阿必达等带领三十人追赶，台吉巴咱尔、扎布、哈卜哈鼐、色勒西喜等十骑飞驰杀往阿尔齐图，于阿尔齐图砍毙垂木皮尔马二匹，将人用骆驼挡住。半夜，垂木皮尔等借风掀扬粪土脱逃

之。次日驿站又以十三骑追赶，马匹逐渐疲乏，恰于此时额尔德尼亲王旗闻报派侍卫吴巴提木、多尔济领兵十五名追至，于是告之，我等追至尔等牧场马即乏矣。等语。遂交付于伊等，因须禀报四驿章京，于是遣派骁骑校阿必达往告居于垂木皮尔必经之路附近之公吴巴锡，交嘱其辗转递报扎萨克卡伦予以截拿。而后又派出台吉三名，兵丁三十追赶，至讷木格图迤南戈壁，马匹乏矣，其中苏木布恩等五人继续追赶，至鄂果图尔之哈卜札布奇地方赶上交战，苏木布恩等三人阵亡，二人被擒带走。我派丢瓦、雅尔二台吉及二十人追至吴讷根乌苏。此前所派之骁骑校阿必达及公吴巴锡之协理台吉达马林等一同率兵会同前往巴里坤送羊之鄂尔多斯四名兵丁，于哈他呼西面戈壁之布克托会地方与逃人交战，被擒带走。我旗之二人脱逃而回。逃人垂木皮尔以驼驮水往戈壁而去。公吴巴锡之协理台吉达马林等因无水草，马不可行，故而返回。我等属下之人亦返回矣。驰报扎萨克及卡伦之情，由公吴巴锡之协理台吉鄂木布额尔德尼记述。须至呈者。等情。喀尔喀公吴巴锡呈报一等侍卫达鼐等之文。侍卫尔等派二领催驰送之书，于三月十八日，由锡林扎布之骁骑校阿必达送至。当日即行文扎萨克吴尔占矣。又派出协理台吉达马林、台吉万舒克、副都统达赖率领十五人前往追踪。于戈壁之扎衮、莫敦地方发觉踪迹，遇见鄂尔多斯努依罗布札木素贝勒旗下送军粮之章京诺尔布，又领诺尔布之四人追赶，因系戈壁，没有水草，我等的马匹乏了。遂即挑选我旗五人，鄂尔多斯四人及锡林扎布之骁骑校，共计十人，于三月二十日追至金罗马哈以南戈壁赶上逃人，经交战垂木皮尔马倒毙三匹，一人腿负伤，拿获锡林扎布旗二人、马五匹。是夜垂木皮尔逃脱。据擒获之二人供称，垂木皮尔等有鸟枪二十三支、撒袋八个、驼十一头、马十匹、四匹马驮运水袋等语。次日跟踪追击，因戈壁无水草，无法行走，遂而返回。本公我正准备赴盟，闻垂木皮尔出逃消息，亲领二十兵丁，顺垂木皮尔踪迹追赶，至戈壁，踪迹为风沙埋没，寻踪六日，到达额德勒恩、色德勒恩处迤西戈壁，马匹倒毙，徒步而回。此情南已禀报所属之扎萨克，北亦禀报两将军矣。须至呈者。等情。遂问携回呈文之披甲色勒西希等：垂木皮尔自何路出逃？部文交付于哪些扎萨克矣？尔等系由何路前往？据色勒西希等禀告：我等出边途经苏尼特、四子王旗、乌喇特、喀尔喀阿拉布坦王之乌占地方，到达扎萨克台吉万舒克牧地，将书交付协理台吉丹津。丹津阅后谓曰：前接侍卫达鼐等追击逃人垂木皮尔之书后，我即派兵追踪，但无伤亡。等语。将书留下。五月初六日，到达锡林扎布扎萨克牧地，锡林扎布阅毕部文谓曰：前次尔等来时，我正在军地，现刚刚返回。我派骁骑校往告居于垂木皮尔必经之路附近之公吴巴锡，交嘱其辗转递报扎萨克卡伦截拿逃人。据闻逃人垂木皮尔以驼驮水进入戈壁。公吴巴锡之协理台吉达马林等因沙漠无水草，马畜无法穿越，故驰报乌占之扎萨克卡伦矣。等语。初八日到达公吴巴锡家，吴巴锡阅毕书后谓我等曰：三月十八日，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所遣之骁骑校阿必达送书到此，我阅后当即行文扎萨克台吉吴尔占。台吉吴尔占谓我送书人曰：尔送来的书内没我的名字，逃人何时由何地经过，我不知道。等语，将书退回。此情原想缮于书内，唯因我等同居乌占，故未书之。等语。次日，我等离开公吴巴锡家，行二日，到达吴尔占台吉家。我等将书交其阅看，吴尔占看后谓曰：此书令查追击垂木皮尔效力阵亡负伤人员，我等从未闻有逃人之事，亦无人来报消息，倘得消息，我等岂有不追之理？七八日前，自公吴巴锡所遣给在营之公将军送书之人口中得知有几个逃人过去了，其何时过去的，由何处通过我等全然不知。等语。我等遂言：公吴巴锡告诉我等，锡林扎布台吉为捉拿逃人派骁骑校阿必达到我处后，我当即派人给台吉吴尔占送书。台吉吴尔占谓我送书之人曰：尔送来的书内，没我的名字。逃人何时自何处经过，我皆不知等语。将书退回。此情若何？台吉尔将陈情印文给我

等。台吉言曰：尔所说之事，我全然不知，皇上之印岂可恣意钤用，随便交给尔？我不给。等语。故而我等仍由原路返回。等情。该折又称：观喀尔喀公吴巴锡、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等人所报，逃人垂木皮尔等已穿过伊等之旗，该管旗扎萨克理应穷追缉拿，反致此六人脱逃，殊属非也。扎萨克台吉车臣吴尔占乃管旗之人，虽然未接专差报信，但其闻知逃人出逃消息，理应派遣官兵追赶。反以书中无名而加推诿，实属非也。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旗下被擒二人言曰垂木皮尔等有马驼二十余匹。逃人远途奔驰，马驼本应倒毙。兹仍言有二十余匹，可见其或抢自沿途之蒙古人马驼，或以台马供给俱未可料。若系抢劫，被抢之人即应追拿，若为台马，必有部印勘合，验后方能供给。蒙古人凡此等之事甚为松弛，不可不严加约禁。奴才遂派出随身之本部笔帖式达色，前往追查垂木皮尔途经之路之蒙古人，谁人供给台马为何供给，抢劫何人之畜，为何未追，公吴巴锡、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为何未能擒获，反致脱逃，及扎萨克台吉吴尔占以无名字而予推诿之情由。对蒙古人，此等之事不可不严加晓谕，俟笔帖式达色查明返回时，再另折奏闻，将应议处者议处。为此谨奏。等因。于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与理藩院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尚书特吉忒奏开，观喀尔喀公吴巴锡、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等所报，垂木皮尔等已穿过伊等之旗。该管旗扎萨克理应穷追缉拿，反致此六人脱逃，殊属非也。扎萨克台吉车臣吴尔占乃管旗之人，虽然未接专差报信，但闻知逃人出逃消息，理应派遣官兵追赶。反以书中无名加以推诿，实属非也。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旗下被擒二人言曰：垂木皮尔等有马驼二十余。逃人远途奔驰，马驼本应倒毙。兹仍言有二十余匹，可见其或抢自沿途之蒙古人马驼，或以台马供给，俱未可料。此等之事不可不严加查之。是以特遣笔帖式达色前去稽查。俟返回奏闻，将应议处者议处。等情。查得，适才对追击逃人罗卜藏锡拉布等之效力人员颁恩劝奖。凡出战之贝勒公台吉俱加封王贝勒公，侍卫官员晋级，兵丁各俱受赏。奖功罚过，乃理所应当。垂木皮尔等六人出逃之时曾于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吴巴锡旗地与之交手。诚若奋勇扑拿，则应擒获，仅仅六人，岂令逃脱？兹逃人漏网未获，盖扎萨克等推诿所致。至垂木皮尔一路奔逃，马驼本应倒毙，兹却仍有马驼二十余匹，可见其或偷抢自沿途蒙古人之畜，或以台马供给，俱未可料。该六犯未能擒获，反令其带走马畜二十余匹，此事不可不予严查。为此拟派理藩院一贤能章京前往将军傅尔丹处，该将军亦派一贤能之员与理藩院章京一道，将逃人垂木皮尔等出何卡伦，途经何扎萨克旗地，沿路扎萨克等何以未获及扎萨克台吉车臣吴尔占以书中无名推诿退还送书之情查明取供，并垂木皮尔裹走二十余匹马驼及挨旗出逃路线以及最终所至地方等情，一并查明带回，沿途亦探问些消息。俟伊等返回，由该部具奏以重惩处。如此则赏罚分明也。至垂木皮尔等如今逃至策妄阿喇布坦处。垂木皮尔乃甚为奸猾之人，凡我军驻扎之地，卡伦安设之情，其大抵皆知。我军营卡伦甚为重要。不可不加防固。故宜咨行三路将军，各自严固哨卡，妥为防范，（**朱批**：凡卡伦该换则换，该移则移，边界稍稍扩展一些。）瞭哨探信。俟降旨后，臣等再会同选派章京前往。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知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佐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佐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

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都统臣拉锡、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左侍郎臣常寿。

朱批：若有增撤一二卡伦之事，著各将军留意相机而行。依议。

44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盛京驿马草豆由户兵堂官监办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奴才赫德布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本为末等贱人，蒙圣主之恩自盛京户部员外郎擢升为监察御史，奴才虽拼死效力，亦难报于万一。为此奴才斗胆直陈管见。盛京兵部所属沙河站等二十九驿前因管理不善，将原侍郎倍霍诺、驿站章京王世贵、常文英等参奏革职，于是驿站事务，由盛京五部各保举一贤能章京，开列名衔具奏，由皇上指派一人办理驿站事务，一年更换一次在案。奴才本年二月因公事前来京城，见沿途驿站马匹不但羸瘦且多磨有疮者。驿站马匹耗费国帑，而马匹膘瘦磨疮，此皆未能预先掺拌草豆，喂养不精心所至也。至驿站马匹亦无数可查，空食钱粮亦未可料。驿站专事奏本，邸抄及地方紧急之事，关系甚要。查得，驿站每年用于采买豆草之银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两，用于死马添买之项又需三千七百八两，租车用银六千八百九十八两九钱九分，驿站所需公费钱粮二千两。此等钱粮主要由驿丞呈报监督，由监督钤印关防呈报盛京兵部后转行盛京户部照数领取，堂官并不管及此事。伏乞嗣后，凡领各项钱粮，宜由户兵二部堂官公同亲临监督领取，交付监督、驿丞等预先掺拌草豆精心喂养，并交付将军副都统等，不时派遣官员巡查，倘马匹数额不足，或喂养不善而至膘瘦。即将该管监督等参奏治罪，则可铲除驿站侥幸之弊，驿站之官亦各知戒惧，勤勉效力也。奴才惶悚冒味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朱批：照赫德布所奏从严办理时，由户兵二部堂官亲自监办。巡察驿站之事交阿撒纳专管，该部知道。

44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拿审亏空钱粮官员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奉天将军衙门等部衙门之臣唐保住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刑部奏咨内开，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因库银布匹亏空参劾员外郎存柱一案，参劾历年按米豆折收银两借取库存之银却迟迟不买米豆交付上仓之员外郎派禄等人一案，所奏原任员外郎马尔塞领银四万七千两买米，私吞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请准将马尔塞借取银两之佛保及收取粮米之多岳我等俱交该旗，限期一年，从其家产子女处催取一案。此三案奉旨：此事交唐保住、格尔布、马进泰、关色查明审拟具奏。倘涉案之人在京城，则行文传带彼处质审。审明后凡彼处者由彼严加催取，在京者，则交该旗严加催取。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咨行前去。等因到署。除遵旨将涉案之翰林院侍讲万柱、刑部郎中多岳我等行部提取外，现正审讯亏空库银之员外郎存柱等人。此三案既然俱关钱粮之事，若现任之员涉案查出情弊，即予革职拿审。为此谨奏，请旨。

驻防奉天等地将军伯臣唐保住、户部侍郎臣格尔布、礼部侍郎臣关色、刑部侍郎臣马进泰。

朱批：甚当。尔等处置不可少存徇隐。诸多年来，各官仰仗皇考仁慈，窃取国家钱粮，贪赃

枉法，勒索百姓，已成常事，朕决意革此流弊。前事苛以今法已属徒然。越三年倘再有此等弊情，一无宽宥，必俱法办。不如此法办则不法。尔等知朕此意，务必秉公办理。

442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报驻陵官员子弟生计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管理三旗务大臣、内务府总管公同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萧永藻等疏称，准内务府具奏后来文称，雍正元年三月十四日奉上谕：除陵寝官员、柏唐阿等外，所住闲散之人多，凡遣出一柏唐阿，其家口亦迁移。虽身故，而子孙不回，年久人亦滋生，贫穷之人亦甚穷苦。再看旗总管等官员，虽身故，其子孙或仍居彼处，此等人如何留下或带回京城之处，尔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遣驻陵寝之内务府官员、柏唐阿、旗总管等员，原遣往时，俱连同家口迁往，其中或有亡故者，其子孙于内饭、茶、闲散柏唐阿、甲兵等差上行走者亦有，无差事之闲散子孙不回，留居彼处者亦有。再双柏唐阿等人之妻内，夫亡后，无钱粮，亦无赡养之人等因，视掌关防官员呈文前来，即准留于彼处之子食一两钱粮，以赡养寡妇，若彼处无子，可将京城族内之子带去，做承家产之子，准食钱粮居住者亦有。目今主子睿鉴，谓此等人乃年久滋生人口，贫穷之人生计维难，甚是。故嗣后陵寝现有之内务府官、饭、茶、苏拉、柏唐阿等，以及旗总管等员，除与此等人本人同居之子孙留下外，若亡故、解任或呈文辞职之人之子孙，于柏唐阿、甲兵等差上行走者留之，闲散之子孙停留彼处，俱遣回京。寡妇内，倘交付饭、茶果等差者，此等人之子亦留，照例准一子食一两钱粮，以赡养寡妇。倘无子者，若欲于京城族子内领养，亦照例准食钱粮，以供养寡妇。此外，不留一名闲散，俱遣回京城。如此则子陵寝居住之人安居，且人亦不乱。带回之人亦可食钱粮，亦俱可荷蒙主子之恩。命下后，行文总管陵寝事务大学士萧永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遵行可也等因具奏，奉旨：将此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居住陵寝之人，其子孙若俱留彼处，年久后，人口滋生，闲散无用之人增多，必致繁乱，贫穷之人生计亦艰。此圣主睿鉴降旨，甚是。陵寝地方关系重大，闲散无用之人不可多留，若将伊等带至京城，着落差事，准食钱粮，则贫穷之人生计可安，陵寝地方亦可清矣。故交付总理陵寝事务大学士萧永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除拣先前主子们以近身差遣、出力为由专门遣住之人之子孙及交付要事之人留住外，查明闲散无用之人，具奏后遣回可也等因，雍正元年四月十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具奏时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查得，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接准礼部咨文内开：我部疏称：守护孝东陵，每旗派章京各二名、甲兵各十名，伏乞交付兵部派出章京。至甲兵，则交付孝陵总管等，于现在陵寝之八旗幼丁、子弟内拣选，披甲守卫之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将总管、翼长、八旗章京，兵丁之子孙内可披甲之幼丁、子等拣选八十名，充守护孝东陵甲兵。除原孝陵总管镶白旗穆克德里佐领下鄂木丕之子尹德里、现在敏妃府之礼部笔帖式德毕，原总管镶蓝旗穆勒泰佐领下车尔图之子德尔布、现拖沙喇哈番德比、德尔泰，现饭上人德必及在官员、笔帖式、甲兵、柏唐阿任上者外，将原孝陵正黄旗照泰佐领下翼长他什之子扎尔布、孙察克赛，原景陵正黄旗桑加保佐领下翼长安柱之子八十、劳肖色遣回各旗、佐领。原孝陵镶黄旗扎克赛佐领下防御德贵之子扎尔布之侄色尔毕、原纪通佐领下防御雅图之子桑额，原正蓝旗吴格佐领下防御横周之子阿尔萨兰，原景陵正白旗鄂奈佐领下防御岳奇之子雅尔泰，原敏妃府正白旗富德佐领下防御吉尔他浑之子玛赖、四海、丕雅尔、四格，原富德佐领下防御满岱之子保德、保住，原镶红旗佛保佐

领下防御朴连之子常德，共有十二名闲散子弟，倘守卫陵寝之甲兵出缺，俱由此等幼丁之子内拣选，充甲兵，故此等人或遣返回旗、佐领，或仍留陵寝之处，伏乞圣裁。又查得，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内务府等衙门疏称，若大行皇太后份上三十对，再妃等每人五对，人多无用，故斟酌目今差事敷用，总共用四十对行走可也。除宁寿宫饭茶上人外，停遣京城之柏唐阿等，选用孝陵多年滋生之幼丁。再，守卫德妃府之八户，亦列入。倘不敷用，再由京城补足其数遣往等语。奏入，奉旨：是，依议。钦此。五十七年，将守德妃之八户人遣往孝东陵。五十八年，将二阿哥福晋迁德妃府，奉上谕：原守德妃府之八户人，仍令守之。钦此。由是，将原守卫之八户人遣回。将孝陵幼丁八对补孝东陵此缺，在案，目今在暂安奉殿之饭上人四名，茶上人二名，鞍府上人二名，闲散柏唐阿三十三对。孝陵现有饭上人六名，茶上人一名，闲散柏唐阿三十一对。孝东陵现有饭上人七名，茶上人五名，闲散柏唐阿三十八对。景陵现有饭上人七名，茶上人六名，闲散柏唐阿四十对。妃府现有饭上人五名，茶上人四名，闲散柏唐阿二十七对。其中除因年老辞事、随子居住、不能离父母之子、食一两钱粮赡养寡妇之子及交付差事之人外，暂安奉殿之闲散纳吉太，其子玉德，纳吉太之弟闲散纠格、其兄之子闲散永宁、永宁之子常允、永宁之弟闲散玉喜、闲散柏唐阿关老格之弟闲散石柱、闲散三达色及子五十四，孝陵饭上人达锁色之弟闲散索尔和及长子浩善、次子刘格、饭上人麦拉孙之兄闲散乌云柱及子沙子、孝东陵闲散孙九儿及子里柱儿，闲散乌达里及子七九儿，景陵闲散柏唐阿海宝之兄闲散该柱、妃府闲散柏唐阿宁关之兄子关成，拟将此二十人遣回京城，交付各管领等因具奏，奉旨：将此由上三旗及满洲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议奏可也。钦此。钦遵。臣等议覆，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言，先前主子等以近身小差遣出力为由特遣驻之人子孙，并未陈明，且现有年老辞事、随子居住、不能离父母之子，食一两钱粮养寡妇之子等人数，亦皆未陈明。然原孝陵正黄旗兆泰佐领不翼长塔什之子札尔布等四人，原镶黄旗济通佐领下防御雅图之子桑额等十二人，此十六人俱相同，而惟议将札尔布等四人遣回交各旗、佐领。至桑额等十二人，系一俟守陵甲兵缺出，即由彼等幼丁内拣选补缺，故或将彼等遣回旗、佐领，或留陵寝之处，又二次请旨。此外，彼处幼丁有无之处，亦未言明。此等事既俱不明，故臣等不能马上会议，拟将此回文大学士萧永藻，俟伊等查明，复议奏之时，再行议定。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曼武、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马尔萨、领侍卫内大臣觉罗舒鲁、办理旗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

朱批：所议是。降旨萧永藻、董殿邦等，倘彼等徇私、烦托，不能秉公办理，朕则另遣王大臣办理。

443 给事中托尔海奏报严禁现任州县官及管钱粮官员之子弟捐官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托尔海谨奏：为管见恭陈事。

奴才乃一末等庸愚，不及之人，奴才观之，各省总督巡抚奏本内，州县官亏空甚多，此等州县不教子弟书，惟逢开捐纳之例时，即可捐官。故亏空钱粮者，显系皆私自动用库正项钱粮。嗣后现任州县官及管正项钱粮官员之子弟捐纳，应否一律禁止之处，伏乞圣主睿鉴裁断。奴才托尔海为此不胜悚惧谨奏。

44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核查养心殿换造条帘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核查启奏事。

查得，养心殿油饰换造匾条帘二十扇，夹布帘三扇，后面围房竹帘二扇，并自本年二月二十七日陆续油饰修理过。观德殿等处竹帘四百四十三扇，又竹帘等帘五百五十八扇，俱照依历年所用缎纱，俱宽二尺合算，计领过缎子二十四丈五尺七寸。纱三十四丈四尺八寸。绫子宽一尺五寸合算，计领过绫子一千一百七十二丈八寸。布宽一尺合算，计领过布一千一百十七丈五尺四寸。成造匾条帘子折见方一尺，用白丝八钱五分合算，计领过白丝一百四十一斤六两。成造竹帘，一尺用绢线五钱四分合算，计领过绢线二百六十四斤二两六钱四分。成造绒绳，长一丈，径一分，用绒二两四钱合算，计领过绒九百六十一斤十五两二钱。油饰匾条帘子，折见方一尺用银朱二钱二分八厘，西碌七钱五分，片红土三钱三分，熟桐油三钱九分，广胶一钱八分，铜滑车每个重二两八钱，铜钉眼钱每个重四钱六分七厘合算，计共领过银朱一百三十一斤十两九钱，西碌五十七斤六钱，片红土一百三十四斤十四两七钱，熟铜油一百九十五斤八两五钱，广胶九十五斤十五两九钱，黄熟铜一百九斤五两四钱，红熟铜一百三十七斤五两。虽系照先年数目领用，但钱粮关系重大，分厘不得浮冒。臣等细查核减，嗣后成造帘子等项，应用缎纱，俱着用宽二尺二寸，绫子着用宽一尺六寸五分，布着用宽一尺一寸五分。成造匾条帘子，折见方一尺，减去白丝八分五厘，着用七钱六分五厘。成造竹帘一尺，减去绢线五分四厘，着用四钱八分六厘。成造绒线一丈，减去绒二钱四分，着用二两一钱六分。油饰匾条帘一尺，减去银朱四分八厘，着用一钱八分。减去西碌三钱九分，着用三钱六分。减去片红土二钱三分，着用一钱。减去熟桐油九分，着用三钱。减去广胶八分，着用一钱。铜滑车减去八钱，着重二两。铜钉眼钱减去六分七厘，着重四钱。其竹帘条因系轴细，应将银朱、片红土、熟铜油俱着各用一钱八分，将此成造油饰竹帘等帘，并帘板。照此减算，共多领过缎子二丈四尺四寸，纱三丈四尺五寸，绫子一百十七丈二尺二寸，布一百十一丈七尺五寸，绢线二十六斤六两，白丝十四斤一两，绒九十六斤一两六钱，银朱三十二斤十五两三钱，西碌二十九斤六两一分，片红土二十六斤十一两五钱，熟桐油六十五斤五两二钱，广胶三十斤一两八钱，熟黄铜三十斤四钱，熟红桐二十斤九两六钱。应将此项俱着落原估支领员外郎襄义图、主事穆禄，于十日内催追，照数缴回原领之处，以为不谨钱粮人等之戒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

朱批：若依旧例，此议非也。虽议罪，亦应将所用之物称量明白，方可议罪耳。糊涂减少后，即著如此偿还，朕虽何等昏庸苛刻，人命之事，即臣工鼓噪诱导，断不为也。开列此所用之物，由工部运使孙渣齐会同内务府大臣亲自看视丈量称量，一一查明，复议奏。

4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米价情形并请买米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保谨奏：为奏闻事。

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福州等地足足下了二天二夜大雨，冬稻全部插完之处，臣已于七

月初八日奏报讫。兹经遍查，福建各地于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皆得二天二夜大雨，雨水霑足，冬稻适时赶插完竣，长势皆好。此七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又得倾盆大雨，连降三天二夜，雨甚足矣。本年福建地方六月七月皆降大雨，雨水霑足，冬禾长势甚茂。米价八钱至一两不等，价尚平。浙江各地田禾，经查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种皆为冬稻；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四府皆种夏秋稻；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四府二种稻谷兼种。五月各府雨水甚足，禾苗长势畅茂。兹据浙江各府州县呈报，六月以来，雨水稀少。自六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降雨数次，地有霑足者，亦有未足者。目下，夏稻成熟，已收大半，秋稻冬稻亟待得雨。近河之田，可抽水浇灌，尚能多维持几日；近山远水之田，望雨殷殷。如处署前得雨，方利田禾生长。等情陆续呈报。臣查得台州、温州、宁波、绍兴几府仓储之粮尚有二十余万石。此地因系产米之区，百姓家有存粮。倘遇歉收，冬春之际，酌情开仓放粮，借贷赈济，尚可维持。杭州存有截留漕粮十三万石，嘉兴、湖州一旦需粮，河运可至。唯严州、衢州、金华等地，地处钱塘江上游，现虽存有截留漕粮四万石，仍似少些。至处州十县，地处山区，虽有仓粮十万石，皆分贮于各县，跋山调运，十分艰难。查浙江地方若六、七月雨足，即为丰年。本年浙江省六月雨水稀少，现有雨水霑足之地，亦有未足之地，丰歉未卜，粮米预先多备一些，甚为重要，一旦需用，可随时调拨。丰年固然无用，而青黄不接之时，平价粜卖，不但本金可回，于民亦有裨益。伏乞敕下浙江巡抚李馥，动拨库银十万两，趁此秋季，赴湖广、江西买米储于杭州，以备平粜。百亦出银万两买米，存贮杭州，俟有需用，即行运至，如不需用，则于春季平价粜卖，秋时复采买补仓。如此似于地方有益。此间浙江各府雨水足否之处，已派人趱行往查，另折奏闻外，谨此先行具奏请旨。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具奏。

44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陈完补库银臆见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恭谢训示敬陈补偿库银事。

窃照前为福建布政司库钱粮一事回奏叩谢皇上指示甚明，臣等不行摊派于民，限年完纳亏欠钱粮。等情一折内奉御批：此闻之入耳，办理甚难。唯尔等输诚依理而行，体恤下民即如亲生赤子，于之属员莫存分毫私心，甄别善恶良莠，下力整治三年，方有成效耳。事再易，空谈亦无用。诸事皆赖尔等省臣矣。凡有应办之事，切勿畏惧，即刻开诚陈奏。朕断不致尔等为难。竭力勉之。钦此。又奉御批：知道了。钦此。臣等跪捧展读，当即行礼叩恩。窃查福建省小民贫寒，与之他省实不可比。故臣满保自莅福建，首先强行禁止私派各项，违者参劾。现福建省私派之弊业已杜绝。唯加耗银不能取缔，但限额每两钱粮只加征一钱，严禁额外多征，各州县现皆照此而行，未有多征之处。此后原任巡抚陈瑸因偿付买铜之用，前任巡抚吕犹龙为捐造杭州满洲兵丁往返用船，指名俸工银暂用库银九万余两，立言俸工银催征到后即行完补。自六十年始，各州县亏欠俸工银，未解交布政司，故而原项久拖未还。此皆众所周知之实情，且无丝毫掩饰之处。兹催征旧欠俸工银加之新俸工银，二项合计，布政司库诸项钱粮三年内全可清还。（**朱批**：以俸工捐纳，甚为荒谬。全都捐纳，官员衙役何以糊口？世上唯闻有清官，却未闻有清廉书办衙役，其不过衣食者也，何以为官？小小衙役各取盘缠效力，此言朕实难以相信。此既为以往之事，尔暂且酌情设法料理。嗣后以俸工捐纳之事，于朕前切勿再提。此事切不可也。）查得，州县官员频频亏空钱粮，盖其恣意动用库银所致。兹经臣等会商，令由知府加封各属州县收银柜子，其驻城胥吏悉行派出，公同监守，任何知县皆不可随意动支，所收钱粮额满千两或几千两后，由各

官监视开封，凡正项钱粮，即解布政司，不可擅留分毫；倘为俸工银，即留做俸银钱粮，余额亦解布政司；倘为加耗银，除补州县亏空项外，余额仍给州县，以使赡养家口。如此州县之官嗣后不致擅挪库银，庶致亏空，且前亏欠各项，俱可填补；既不陷州县官员于困境，俸工银两亦不致亏欠。对私派于民，加耗多征之弊，臣等甚加严禁，一旦察出，即行揭参。如此切实奉行三年，民无科派，官则无忧，上上下下各项钱粮，皆可清厘充裕。兹臣等仰副皇上爱民清理钱粮之至意，同心协力如此以行。唯臣等浅陋无知，伏乞皇上明鉴指教。为此叩谢训谕，恭缴朱批谕旨。

朱批：朕甫谕尔之此奏，著各省俱照施行。

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宁波知府尚保等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奏闻浙江都司经历魏丰系太监李启宗之弟，宁波府知府尚保系尚管家弟弟之子一折内奉御批：此等之人，亦须看其才能，居官善恶。倘属平庸之辈，则即革退，若于地方百姓有所作为者，著另陈情具奏。唯不可少存徇庇，亦不可无辜嫁祸良善，指良为莠。务必明白朕之本意，诸事唯依理公正办理。钦此钦遵。伏惟，皇上谕旨诚公盖天地，明起日月。查得，宁波知府尚保，未闻居官良好，唯在任八年，亦无劣迹，人尚老实。对此，臣再派人详加查访，其于地方百姓少有恶行，则即参革；若仍尚可，则照常留任，臣唯钦遵训旨，依理秉公办理。都司经历魏丰，乃为胥吏，并无掌管地方百姓之责。据报魏丰乃一教书循良之士，在任一年未察有劣迹。前又捐纳同知。雍正元年三月经吏部掣签，得直隶大名府同知员缺。现接部文，令将魏丰送部引见。查得，魏丰于都司经历任内，未察有劣迹，现又将离任赴部引见，故臣处对其暂停革黜。臣钦遵谕旨，于此等之事，既不少事徇庇，亦不肆加枉害，唯依理公正办理，以副我皇上仁爱明智之奇意。为此谨陈知府尚保经历魏丰之情，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如此才是。知道了。

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所奏本衙门进项银两奏报不明，皇上指教实甚精辟，臣惶悚谢罪一折内奉御批：畏惧谬也，感激才是。我君臣共勉，彼此之间，朕则训示，尔则劝谏矫正，内外一心，为国家万民谋利益，仰答皇考多年养育之恩，孜孜以求，保全先帝颜面。著勤上加勤，慎之又慎。钦此。臣伏读之下，仰见旨内悉陈臣子事君大义，皇上大孝至圣，为臣不胜景慕，臣无知无能难以仰副，为此愈加焦虑。伏惟我皇上于圣祖仁皇帝大事，极尽孝道，弘仁天下，荷天厚爱。任用贤明，清除积弊，宣政爱民，俱出至诚，故而人心悦服。圣祖仁皇帝俾国道昌盛，天下太平；我皇上丕业永绍，俾天下万姓普得生育。诚先圣后圣前后同辉。臣自幼仰承圣祖仁皇帝养育之恩，每日勤劬，为公效力，然性素庸懦，毫无报效。兹幸蒙恩用，何敢不图报两世之重恩？嗣后唯谨记教诲，持躬自重，一心一意为国效力。凡扰害地方百姓之事，将竭力清除，凡济益地方百姓之事，必尽力推行，尽心效力[犬马]，以酬答圣祖仁皇帝多年养育（**朱圈**）及我皇上殊仁任用之恩于万一。为此叩谢训示，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所奏敕李馥动十万两钱粮赴湖广等地买米一事，交该部议。

4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嘉奖台湾千总何绵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奉旨嘉奖效力武职人员谢恩事。

窃臣等奏报台湾千总何绵拿获贼人王忠一折内奉御批：似何绵之人，还当嘉奖。钦此。又奉旨：朕览折甚悦。何绵，尔如此奖励甚是。本到后，即照尔所奏补放。俟相应参将开缺，著即题补。饬部赐何绵拖沙喇哈番，准袭二世，以表彰卓异效力人员。著尔先谕何绵，特谕。钦此。钦遵，臣等当即抄旨转行何绵。除俟参将开缺即行题补外，查得，何绵原系兵丁，因于吴贤寨擒获贼首授以把总，又以其干练有才，遣任台湾千总，将北路、南路各贼咸俱拿获归案。不仅如此，何绵文笔亦好，为人明白，凡受赏银两皆分给其属下效力人员，不留私用。凡所交任，尚堪应付。以臣等之见，甚属堪用之人。兹以效力擒获要犯，皇上殊恩继补任守备后，又擢任参将，授以世袭官职。如是越格嘉奖，颁旨表彰，不但何绵捐躯效力，所有与闻官兵俱受鼓舞，甘愿拼死效力，无不奋勇擒贼。此于地方营伍皆有裨益。皇上圣明，善于用人，鼓励进取，臣等无任感激敬佩之至，谨缮折叩谢奇旨，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等卓异效力人员，理应施以殊恩。

450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报盛京各关木税由将军府尹兼管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监察御史奴才唐吉纳谨奏：为条陈管见事。

窃奴才原本位卑粗俗，在护军不曾效力些须，即蒙圣祖仁皇帝殊举，屡施重恩，擢为盛京刑部员外郎。今再蒙圣祖厚恩，擢举不称之职，补为监察御史，何敢不陈管见。奴才身居盛京八余载，呼努呼(hunuhu)河所征税木，每年不过三四千，将木折成钱粮，不过五六百两。该关所辖之地，从呼努呼河至辽阳、开原、中后所、凤凰城等地河域有一千五百余里，一名监督，二十名巡拦(siyun lan)，无论何等巡察，亦无法禁止不肖商人及地方侥幸之人偷渡关口，一年所征税钱仅为应得之十分之三四也。今之圣主明鉴，将北新等各税差务交由地方巡抚兼管，侥幸刁民皆消声匿迹，至使税收大获裨益。呼努呼河关口辖地辽阔，一名监督诚不能全然巡查，若亦照此税关之例，免派官员，交将军府尹兼管，凡来木经州县所属河道，该知州、知县若令将各城所到之木，交付该城守尉、掌印章京查验征税，则侥幸奸商恶棍皆匿然消失。偷关之弊即绝，于国帑可有益也。伏乞圣主明鉴施行。为此奴才唐吉纳谨惶悚奏闻。

451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请遣官清查各省绿旗兵额虚实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刑科给事中奴才石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奴才任甘肃巡抚衙门笔帖式时，见绿旗兵丁有额而无实，正额兵丁仅有十分之七，另三分空额钱粮俱由各官分食。且正额兵丁亦参差不齐，年老幼小，不会射箭者亦各存在。而臣员差用之人，即使衙门守门者亦皆用兵丁。兵不整齐，一旦有紧急之事，必于用兵关系重大。况此

用兵之处甚多，驻台防范各路贼盗、防守地方、缉拿贼犯、钦差住宿往来之护送，皆需兵丁，然官差之兵，空额兵丁多，行差兵丁少故甚忧也。嗣后，官差及官府守门兵丁宜以千抽一百，以为所需。奴才窃惟，兵者国家之根本也，理应精选以为整齐。故宜简派贤能可信之官，将各省兵丁逐一查检，凡精选不可者，即令除名，被除名之缺与空额之缺一并俱令招募，将招募人之籍贯形貌年龄名姓造册交兵部核查，倘有情弊，将该部指参。如此兵可整齐且免行差之竭，至于紧急之事亦大有裨益。伏乞圣主明裁，奴才惶悚谨奏，请旨。

45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及宁州等地暴雨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自入七月以来，隔四五日即下一场雨，故而庄稼长势甚好。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等府早稻皆已收完，晚稻现俱秀穗。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徐州等府州，早播豆谷亦将近收割，晚播作物因陆续得雨，长势甚好。江宁、苏州、松江、镇江等府因七月雨水充足，稻子皆始秀穗。常州府虽然得雨略显不足，但因各处均沾雨水，湖河注满，灌溉颇需人力，庄稼并无损伤。滁州、和州、广德三州亦皆得雨。江南百姓因知年景好，彼此贺喜，无不欢忭。江西境内六月雨水虽少，但早稻皆已收完。仰荷圣主福泽，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日连降大雨，各属地方雨水霑足，晚稻猛长，丰稔可望。本年两江各属地方庄稼收成多寡，唯在于得雨之多少耳，但决无成灾之忧。兹各属地方得雨即足九分，歉收之区必鲜少也。再前五月二十三日，江西省南昌府属之宁州骤降暴雨，五月二十四日，赣州府属之兴国县骤降暴雨，为此文武官员纷纷呈报前来，臣当即派人往查。兹据陆续报称，宁州地方洪水泛滥入城，因当日即退，人房田地庄稼并无损害。兴国县洪水将城墙冲塌数处，城外方台墟民房数十间被水冲毁，男女数人被水淹死。为此巡抚正会同下属官员捐赈救灾。等情。现水已退百姓生活恢复常态之处，臣一并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再北四省秋收实出望外，本年天施鸿恩也。

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湖口关移往九江府之利弊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稽查奏明事。

给事中刘堂所奏将湖口关仍移回九江府一事奉旨：命臣详细查明具奏。钦此钦遵。臣查得，前明朝宣德四年，始设关于九江府，按船身之大小收税。嘉靖四十二年，于湖口县增设一关，于县城西面之上钟山山脚处，将鄱阳湖过往之船，按船身之大小收税，派同知、通判管理，其所得税银汇同九江关钱粮解送。隆庆时裁撤，万历二十六年复派太监李道管理此关，因其勒掯商民，巡抚巡按屡次奏请将李道撤回，而后于四十三年将其撤回。我朝创立之后，顺治十二年，为九江税课之事而来之主事费达以钱粮亏损之故奏请分别于湖口县征税，饬交江西巡抚巡按议之，巡抚郎廷佐、巡按达崇光皆奏言不可于湖口县设关，故而罢止。康熙二十年经九江关监督主事哈三奏请，将关移往湖口县。湖口县北面为山，南面为湖，左右两侧皆为钟山，此山峰岩直入江中，船皆穿梭于砾石之中而行。由于将关设在此处，商船必定停泊候查，而泊船之地唯有钟山山脚

下名叫洪桥江之一个港湾，夏秋水涨之际，小船可泊一二百只，冬春江水干涸之际则不能进港，无奈只得沿江泊船。江南、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此七省过往行船至关交税后，不能直接即过，必须自湄家州边绕道十余里方行。来时顺风、往返必为逆风，迂回环绕甚是难行。倘骤然洪水上涨，鄱阳湖水与江水汇于洪桥江港口前，水流湍急，稍稍起风，船夫尚且失手，每年商船沉没船夫遇难者，每月皆有数船一二十人不等；冬季风大，则更加可惧。康熙三十九年，左都御史王泽宏奏言，湖口设关之处甚为险恶，应于九江府复设关口，将关移往九江府，于大孤塘另设分口，向江南江西船只征税。部议交该巡抚详查。巡抚马如龙上奏停止将关移往九江府。即奉谕旨，湖口关当移驻何处有利于商船停泊，税课无损之处，著江南江西总督亲往勘查明白，议定具奏。钦此钦遵。总督阿山勘查奏言，将九江、湖口分为二口，分别征收江南江西湖广之税。等语，部议未准。康熙五十七年，巡抚白潢因湖口关泊船危险上奏后，将五曲江拓宽加深，加坝筑堤，停泊商船，商人涨水者较前大为减少。唯冬季水位限低之时大船仍不能进港。若沿江泊船，不无损伤人夫之忧。兹命将给事中刘堂所奏折子送与为臣，详加访查，乃圣主如天好生之至意。臣已详细访得，若将湖口关移往九江府，不但可以杜绝船沉人亡之事，且亦不致有损钱粮。若言将关移驻九江府后，江南江西过往行船不走九江便漏征税课，损失钱粮，则从江南去江西，江西来江南之所有船只，务必经过大孤塘。兹于大孤塘另设一分口，照例征税，则既可阻止商船偷渡，额定钱粮亦不致损失也。此关现既交巡抚管辖，若饬交巡抚委派二员，一员驻于九江，一员驻于大孤塘收税，则不唯钱粮无损，且圣仁普被，于地方生民商人皆大有裨益。自湖广行往江西之船，于九江交税后行至大孤塘，验税票即可放行；自江西行往湖广之船于大孤塘交税后行至九江，亦验税票，即可放行。如此商船可免泊于湖口之危，永绝船沉人亡之患，而七省商民感戴天恩，犹如江涛永无止息也。再刘堂所奏，将关移驻九江府后，对鄱阳湖过往之盐商木商，该巡抚宜酌情征税，以补额定钱粮一事。经臣查得，仅向盐木商人征税，不能补足额定钱粮，而增征税课，必致偏颇，于国帑商人均为不利，故不可行。臣已将前抄送之刘堂奏折底稿焚烧矣。臣遵旨访查奏明，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将此援引朕旨缮本具奏，毋提刘堂之条陈。

4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教训属员做好官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把总张如柱赍捧御批折子至署，臣跪奉祗领开阅。臣将钦遵圣训，爱惜身体，黾勉匡治，以益地方之民，以报圣主殊遇之恩。江南地方诚如圣主所谕，自六月十五日以后，雨水调匀，庄稼长势甚好。兹唯候定收成分数，再具奏闻，别无何忧。臣传带道员傅泽洪、知府孔毓普前来宣旨，伊等皆甚惊惧，叩言唯欲报答皇上再生之恩，洗心涤虑，以做好官。臣又教训伊等，尔等若不悔改做个好官，我必予参奏，将尔等拿问从重治罪。并劝告按察使葛继孔亦当做好官，如若不谨行止不端，亦必将尔参劾。等语。葛继孔闻言甚惊，叩言圣主宽宥之恩，我何以为报。嗣后将痛改前愆，唯图做好官，不敢稍玷官箴。等语。至临淮县知县戴讬尚未带来，（**朱批**：此人朕忘了。）俟带到后，臣再验看酌量此人暂否留任及将江北大营兵丁（**朱批**：此事，朕甚不明白。）之事一并奏明。故此将御批六折封奏。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45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引见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前臣部会同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拟于热河、喀喇和屯、花峪沟三处驻兵，设总管一名、翼长二名节制。总管驻于热河，二翼长分别驻于喀喇和屯、花峪沟。总管一缺，令八旗每旗视应补者各选一名，翼长视左右两翼应补者每旗各选一名，由部具奏引见补任。等情。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各旗。兹八旗将应补总管翼长员缺之人已送到部，将伊等即行引见，成派王大臣等甄别验看后再行引见之处伏乞皇上指示。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管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验看再奏。

456 理藩院奏议锡呼图库伦十三喇嘛讼告一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

窃据锡呼图库伦之扎萨克喇嘛苏鲁玛藏布、罗卜藏达尔扎、林沁拉锡、得木齐元丹盆苏克吉木巴札木素、席喇卜札木素、噶隆扎西札木素、巴尔丹藏布、喇克巴苏鲁玛、喇西札木素、喇克巴纳木扎尔、格苏尔苏鲁玛巴木巴勒、垂罗卜藏等呈开：五十八年，授阿旺垂木皮尔喇木扎木巴为法台喇嘛，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我等这里。伊一到此即令我等众喇嘛进贡。前任法台喇嘛曾经许诺，从自己份下出贡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银二千八百两，其余财畜给锡呼图库伦、多伦诺尔、占丹召、五台山、盛京黄寺等处以为熬茶唪经之用。等语。由扎萨克、得木齐各喇嘛记录，交付于僧徒矣。兹向其门徒索要前任喇嘛口许之财畜时，众僧徒虽陈明口许缘情，亦拒不给之，反将众僧徒们刑以杖责，将财畜攫为己有。又将众僧布施之茶，用十二牲畜驮运至昂古里。自衮楚克吴巴锡处索取三九牲，自林沁藏布格苏尔处索取三九牲，自罗卜藏格苏尔处索畜五头，又自罗卜藏格苏尔、喇西札木素格苏尔、鄂齐尔吴巴锡处各索取三九牲，自沙木巴处及苏鲁玛达木巴噶隆处各索要一九牲，自罗卜藏楚木皮尔班第处索畜五头，自古木处索取二九牲，杖四十，自鄂尔吉库处索取一九牲，杖四十，自诺尔布噶隆处罗卜藏噶隆、藏布格苏尔、罗卜藏贡额班第、喇克巴林沁处各索取一九牲，自哈拉口、阿咱拉等处索畜十四头，自阿穆呼郎处索畜五头，自鄂尔哲依处索取二九牲，自多尔济处索取三九，自札木三达尔吉噶隆处索取二九，自阿咱拉处索取一九，自巴特马拉锡处索取三九，自以上人手中共罚取牲畜三百五十三头。又自阿萨尔图处索取茶三十篓，自敦罗布达尔占处索茶一千，自罗卜藏贡额处索茶二十篓，自罗卜藏苏鲁玛班第处索茶二十五篓，自云丹班第处索茶一千，自巴尔藏班第处索茶一千，自喇西噶隆处索茶四十篓，自罗卜藏贡额处索茶五篓，自以上之人手中共索茶一百五十篓。自纳木开噶隆处索银五十两，自古木斯齐处索银四十两，自哈扎嗄尔处索银二十两，自席井处索银四百两，自诺尔布噶隆处索银一百两，自阿萨尔图处索银四百五十两，各杖五十板。自得木齐吉木巴处索银七十两，将苏鲁玛林沁革去扎萨克罚银一百两，自以上人手中索银一千二百三十两。所有财畜全部归己。奉旨诵经各喇嘛享有免除赋税，乘驿给食廪饩之恩。伊便以我乃诺们罕之呼毕勒

罕，亦为所在部落之喇嘛平民所承认为辞，将为皇上祝寿唪经之喇嘛裁去百余名，改为于二庙为伊诵经。其本部喇嘛平民皆免差役。以往我等众喇嘛挤奶放牛之事，亦由其把持，不准喇嘛们插手。别部牲畜入其界内，便收为己有，施主为熬茶诵经带来之上等财畜，伊必低价购入。且将哈拉口名匪无罪释放。建庙时，喇嘛云游各旗行乞所得布施二千八百二十两，众喇嘛添加之银一千一百八十两，及从我等身上扣取之四百五十两，共计银四千四百五十两，除用于木石砖石灰及支给工匠者外，所余一千四百五十两俱入其私囊。所剩木石砖石灰差派喇嘛建造马厩。伊拥有前世法台喇嘛所居房舍，又将各处宅院外所居喇嘛驱逐出去，改建为自家住宅茶房。伊贪图享乐，荒淫无度，凡为主子诵经之事一概不去。伊执钵僧徒扎木扬乃有名之班第，偷拿供佛银器不予问罪，反强执另一喇嘛责令赔偿。喇嘛当差常遭棍棒殴打，杖毙出逃者甚多。为皇上万寿诵经，恩定给喇嘛饮食银八百两、米一千斛，我等却一无所得，皆被其所私吞。此等恣意践踏喇嘛法规之事，不胜枚举。兹皇上宾天，事尚未了，又遭太后之事，伊非但不摘冠缨，且于六月初四日，执马驹赛马，奏乐，宴饮嬉戏。面对此等不法之举，我等扎萨克、得木齐等援引前例屡次推诚规谏，其全然不睬。唯亲近挑唆作乱小人，授以官职，言听计从。我等如若进谏，反遭毒打，喇嘛平民深受其害，已达极点。此情邻近之扎萨克亦皆有记录。我等去年曾欲赴部奏闻，聆闻先帝宾天，我等虽然身系祸患，亦为小事，故仍在庙诵经。兹实已达忍无可忍之境遇。祈望诸臣怜恤我等众喇嘛，予以明裁。等情。

臣等会议得：锡呼图库伦之扎萨克喇嘛苏鲁玛藏布等十三人，列款讼告其扎萨克达喇嘛阿旺垂木皮尔喇木扎木巴逼迫属下喇嘛进贡，将前任喇嘛遗留用于佛事之财物擢为己有，向无辜之人索取财畜，霸占牧场，禁止喇嘛为皇上唪经，改令为伊诵经、赛马筵宴。等情。查得，锡呼图库伦昔年因事太宗皇帝，初为文殊师利呼图克图授为达喇嘛。继而由其弟达尔罕郎苏坐床，授为扎萨克达喇嘛，掌管上千喇嘛伊圆寂后，其子孙相继补为扎萨克达喇嘛。至阿旺垂木皮尔喇木扎木巴已为第七代也。其间尚有二代封为别号喇嘛。喇嘛皆出家人也，理应信守佛教，感戴主恩，勤于唪经，安守宁静。但这些人不守喇嘛教规，先是聚合前任扎萨克喇嘛人等上诉，兹又列款讼告扎萨克达喇嘛阿旺垂木皮尔。此等之事不可不严加审明。锡将图库伦事务向由三喀喇沁，二土默特会盟审理。故将此讼书一并交付喀喇沁、土默特五旗扎萨克等会盟，会同驻喀喇沁三旗办事之臣部之员召集所有涉案之人对簿公堂，断明是非，而后议定报送臣部，适时予以惩处。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郎中且办理侍郎事务臣本锡、郎中且办理侍郎事务臣恒德、员外郎臣海寿、主事臣三硕色、主事臣永国、主事臣祁山。

朱批：观此事情状，颇有缘故。若不派一诚信体面、不为请托所动、公正明白之人，此事断不会明了。余依议。三章京之缺，另行选派。

457　八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会议八旗兵丁婚丧给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八旗都统副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之和硕庄亲王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传谕：镶黄旗礼王马武、孙札奇，正黄旗简王嵩柱、济当阿，正白旗显王阿尔松阿、徐元梦，正红旗温王马尔萨、佛格，镶红旗庄王阿布兰、阿锡鼐，正蓝旗廉王舒鲁、逊柱，镶黄旗诚王额伦岱、伊都立，

镶白旗裕王普照、白潢，内府三旗恒王满都呼、巴泰，此九王，每王各交给内库银十万两，交付其属下体面贤良之人转而放债，以何等价如何转利，交付何人之处务告所遣之臣会意商量。王等中若有为下人所欺，亏折本银之事，由臣等奏陈。所借之银，自本年八月起，各以一分利计算，将利银交付内库。若利钱高于一分者，其多得者由王等自用，倘若一分利钱未得，朕亦绝不宽免，计俸扣除。王等倘将此银奢靡挪用，必削王爵治罪。上缴之一分利钱按月交付，或几季交付之处，着公同议定交付之。一年上交之各旗利银另行记档，旗人婚丧之事如何均匀持久施恩之处，着都统详议具奏。凡冒领移挪之弊如何治罪之处一并议奏。钦此，钦遵。臣等窃惟，皇帝恐八旗兵丁人口日渐繁多，衣食不足，洞察秋毫，思谋周详；又担忧婚丧之事艰难，施以无尽殊恩，此皆皇帝圣德仁恩抚养之至意，古来鲜者。臣等会议得，八旗之护军校、骁骑校、先锋、护军、领催等婚事给银十两，丧事给银二十两；披甲等婚事给银六两，丧事给银十二两；步甲、食俸一两听差之人等婚事给银四两，丧事给银八两。凡其亲生祖父母、父母、妻室之丧事，不论子孙多少，按户而计，嫡长子，嫡长孙人在何处即以何职给之。至兵丁身亡，子嗣年幼未得奴才披甲等，其婚丧之事皆经各族长以上。参领以下核实查明保呈后，该都统视应给者钤印行文内务府，施恩领银交付佐领、骁骑校、族长等，发给本人。倘有假冒欺骗之弊，一旦为查出或旁人首告，则将具保之佐领、骁骑校、小领催、族长等送部惩处，从重治罪。（**朱批**：悖恩欺罔之人与族人一并永世不得恩赏，族人一旦出事，一概无涉。）今既从八月收取利银，自九月始给之。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署理蒙古旗务和硕裕亲王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席尔根、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议政大臣署理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多罗果郡王允礼、都统左世勇、都统多罗贝勒满都呼、都统拉锡、都统观音保、都统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查克旦、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之臣世子弘昇、署理都统事务正蓝旗护军统领宗室汝福、都统张圣佐、都统杨督、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办理满蒙汉三旗事务之和硕廉亲王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讷亲、都统多罗贝勒阿布兰、都统觉罗德尔金、都统三等侯阿尔拜、副都统阿林保、副都统常在、副都统齐尔萨、副都统巴拉米特、副都统韩永杰、副都统勒什布、散秩大臣副都统永寿、副都统花色、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副都统额尔德依、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副都统萨哈察、副都统正府长史哈达、副都统满丕、副都统马齐达、副都统济寿、副都统缵达色、副都统达色、副都统李柱、副都统吴光、副都统王一健、副都统阿尔纳、副都统齐穆布、副都统张驰、副都统李珠遇、副都统和善、副都统乌尔泰、副都统王府长史巴尔虎达、副都统多赛、副都统朱廷柱、副都统雅亲、副都统博尔屯、副都统马喇、副都统耿华祚。

458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报停派巡盐御史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东城巡城御史奴才富贵谨奏：为条陈事。

皇上天赋圣明，自临御以来，日夜筹划国计民生，每每降旨，无不周尽，奴才本无奏言，谨就所经之事敬陈管见。奴才于五十八年曾经前往福建巡视盐务。查得盐商一年所交盐课银九万四百五十两，给前去之巡盐御史衮伟银共七万两，其中扣除贫困商贩免征之银八千两，仍余六万二千两。以奴才愚见，若停派御史巡视，交付该总督或巡抚管理，于国帑商人皆有益也。福建地方山多滨海，水陆畅通，私盐商贩甚多，倘交付总督、巡抚令所属文武官员各自严加缉拿，私盐必少，而众商人皆承恩无穷也。至福建一年所征地丁钱粮，不足支付本地之兵饷，需由他省运

送二十三万两钱粮。嗣后，若停派巡视御史，将应得之巡盐御史衮伟(gungwei)银拨办本地兵饷，不仅于国帑商人有利，且他省运送之工亦略可节余。奴才谨就所经之事敬陈愚见。

459 阿尔松阿等奏请赴京面报天津讹诈商人银两一案情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奴才阿尔松阿、年熙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我等五月十一日遵旨来天津向诸商人询问因各种缘由被人讹诈之银两，诸商人供出用于带征、缓征、讼诉等大小二十余项事上，共被讹诈之银达三十余万两。奴才我等派出笔帖式已征收近十万两交付盐运司库外，其余之银，有酌量给限偿还者，亦有行文尚未回复者。此案纵横交错，枝节亦多，且皇上又陆续交付诸事，奴才我等皆属年少，历练颇少，致使案事积压，而心烦意乱。恳祈瞻见金颜，再次面请训谕，方可使事尽结。至奴才我等觐见请旨，往返当需五六日，在此之间，我等所带来之章京笔帖式仍留天津，仅我二人往赴京城叩觐请旨。俟回来后再将各案尽结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甚善。什么紧要之事，尔等从容前来。

46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内务府咨部领取上三旗官兵饷米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之兵丁、柏唐阿、校尉、匠役、太监等每月所领银米及官员俸银俸米，俱由其所属参领造册呈送前来，经本旗汇总钤印行文该部领取。唯内府佐领之人皆属内务府总管所辖，其内停增领取之处因不行文本旗，查无实据。既然钱粮关系甚为重要，臣等请旨，若准仍并于旗下支领。嗣后官员俸银俸米及兵丁钱粮、三季之米俱由都虞司造册加钤司印呈报内务府总管等。柏唐阿、太监、校尉、匠役等之钱粮米俱由会计司造册加钤司印，呈报内务府总管等，此二处档册于前一月十日之内，由内务府总管查明，钤印咨报本旗后，经本处核计，钤旗印行文该部领取。大档送来后，若有增领停取者，俱照例记入下月档内扣算。查得，八旗中内府佐领、管领之俸饷米加罚俱同，但下五旗之佐领、管领、王等与其分属未在一起，故并入旗内领取。上三旗之佐领、管领之官兵、柏唐阿、官差、支领停取等项事宜，既俱属内务府总管所辖，俸饷等事若交付内务府总管，不送本旗，即将其钤印档册行送该部领取，则钱粮之事明而不乱。此二处视旨指训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署理蒙古旗事务和硕裕亲王保泰、议政大臣都统兼管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都统多罗贝勒满都呼、副都统阿林保、副都统常在、副都统勒什布、散秩大臣副都统永寿、副都统觉罗诺穆齐。

朱批：著三旗臣等会同户部、内务府总管将应如何妥善处置之处议奏。

46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平阳各营兵丁谢恩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前任太原总兵官金国正为平阳等各营兵丁借取银两所奏一折内，奉朱批交付于臣会同袁里祥核查，倘拖欠确属兵丁本人，则以旨饬命延缓扣取。钦此钦遵。臣当即会同总兵官袁

里祥逐营详查。经查，现未扣完之银，皆为兵丁本人是实。故臣以奉旨，平阳等地粮米之价尚贵，兵丁目下所得钱粮恐不足用，兹暂停扣取，至秋收时节再行补扣。钦此。等情。咨令总兵袁里祥传谕各属，各营兵丁欢腾雀跃，再三呈请代为谢恩。其呈请之情，臣会同总兵官袁里祥缮本具奏外，原批交折子，谨封固缴奏。

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圣恩事。

窃臣赍折千总乔元勋等返署。捧读朱批折子，仰见皇上旨训至为周详。且臣奏请之沈一奎，常安俱准补任。又特简谢旺春补任雁平道，致臣北面得一助手，为此不胜欢悦。又奉批旨，谕臣若能名留万年，即为报答朕之最矣。勉之。钦此钦遵。臣伏惟，自古以来为臣者立志功名者不可谓没有，唯多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兹圣主谕臣批旨，虽古往圣明之君训诫者，亦无如此中肯。臣何人斯，幸逢如此圣世，荷蒙如是明训，何敢不洁身自好，仰副皇上圣治至意。臣恪遵圣训，谨记在心，竭尽愚诚，效力犬马。为此叩谢皇上训谕奇恩，谨奏。

朱批：尔此奏甚真诚，朕览折大为嘉许。

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茶叶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折。

本月十五日，臣赍折千总家人恭捧御赏茶叶至城，臣跪迎入署，恭设香案，望阙叩恩祗领。臣荷恩高厚，如天似地。自到任以来，何曾效力，圣主屡次颁旨嘉褒，赏给宝物，臣实难承领。唯钦遵圣旨，矢志建立功名，以稍仰副圣明教化也。为此谢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

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补笔帖式员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笔帖式员缺祈请赏给人员事。

窃臣衙门笔帖式常安恩准补为司狱通判，现臣衙门内尚有积案，常安之缺，若再得一贤良笔帖式，办理文牍诸事，人员方足够用。臣在部时，与兵部笔帖式镶黄旗之禅泰时常相遇办理事务，其办事明白，文笔尚可，人亦自爱。臣处若得其人，办事多可得力。伏乞恩准赏给，以补常安之缺可乎？为此谨具奏请。

朱批：笔帖式禅泰，著遣赴山西巡抚笔帖式任，该部知道。

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出栾廷芳亏欠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公额伦岱等到晋，现正会审苏克济之案，俟案审明另折具奏外，臣前曾请旨，将栾廷芳暂留

山西，查审其侵蚀之各款。兹据大同府知府徐惟恩等查报栾廷芳所经管之钱粮内开：栾廷芳亏欠库银十六万余两、仓米三万六千余石、豆二万五千余石、草五十八万余捆。等语。又据太原府知府郭洪等查报栾廷芳经办之军需钱粮内开：栾廷芳自五十六年起，至六十一年，因采买喂驼草料及做驼鞍褥之羊毛，欺蒙浮报侵蚀之银共计二十七万七千九百余两。另大同捐纳银多领十三万二千八百余两。等语。除以上之外，伊指称军需自四府三州所征之银，除正项应用者外，其自己又侵吞多少，现正逐项彻底清查。该等亏空侵蚀之银，既然俱应以其家产抵赔，现清查之数若不当即记录在案，清查事毕，则难追取。臣前为栾廷芳一案请旨时，即命严交该知府等，将栾廷芳家严加看守，所有物品一律不得出宅。钦此。兹已令知府徐惟恩、知州张宏等逐一清查记数，加封固守。栾廷芳亏欠仓库钱粮各项，俟查明后，再照例补参，侵蚀之银待清理完毕时再另行议奏外。谨将现已查出之处顺便奏闻。

朱批：看守虽是，但不可靠此，唯靠他自己，以朕恩去说。若再不能抵还，则将其法办，此并非推卸于家即一了百了之罪。告诉他，应先将他给别人及别人强索于他之物私下去各处全取回来，若有蛮横不给者，详细抄录，由尔密奏于朕。

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赔补亏欠未完钱粮人员暂缓参革缘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适才窃臣曾奏，勒限十个月追完之太原县等三十六州县亏空之十七万八千余两之银，于查明何州县偿完多少，何州县未完多少后，即照部原议所奏，将欠银州县官员参拿治罪，其未完银两着落隐情失察懵懂具奏之人分赔。等情。具奏。但若照此办理，州县出缺甚多，署任人员不足，故臣一并奏请选给候补之员二十名。甫接塘报，见圣主施恩，亲自简派二十名前来。兹原十个月期限虽然已过，因此二十人尚未到晋，一旦参革出缺，无可署之人，仓库钱粮颇为可虞。故臣暂缓参革，等候简选之人到来。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已选二十名俊士送去，朕已当面劝谕之。有三四名朕看来尚可之人，另在部记名行文于尔。此不过是挑选一些明白伶俐之人罢了，既便是朕所说名声好者，朕亦不可保必为好官。尔勿因系朕简选之人而有所顾忌，倘不合适，尚可如前参奏为是。这些人到后，欲感激朕恩勤勉效力亦不可料，或恃朕之简选以地方之臣不敢参劾而放纵无任，亦未可料，此全在于尔秉公试用。

467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苏克济之子不能回京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额伦岱、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于七月十四将苏克济及其子达尔布等提堂审讯。先审苏克济曰：据山西各官首告，尔自各府州县官员手中勒索侵蚀之银共计四百五十余万两。此银皆乃民之脂膏，国家要用，尔贪污侵蚀入己，岂可宽赦尔，而给众官百姓留下无穷之患？故皇上有旨，命尔父子以尔处及移往他处之家产财物赔补尔之各项亏空。苏克济叩头言曰：以我之罪，早已当斩，兹皇上明鉴降旨，我何等以再审，愿尽所有家产财物完赔。等语。虽说如此，各官出首之银甚巨，苏克济极为狡猾，先应赔补。正深究严查其赔补财产时，接兵部来文内开：怡亲王面奏皇上将苏克济之子达尔布

带回。奉旨:著怡亲王寄信臣等速为咨行。钦此。等情前来。查得达尔布乃苏克济之长子,对苏克济处及移往他处之资财,不可谓不知,亦属应当究诘之要人,不可即行送回。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尔等此奏为是,亦属可嘉,朕览折畅悦。这样才对。怡王念达尔布在部效力,具奏亦是,出力人员若能宽宥,朕宽宥亦是,尔等陈明不行之处回奏,更是。达尔布之父子死罪岂可与其在部效力数月相提并论。达尔布若能将其父所有隐瞒分毫不漏俱行举发,使案清了结,其不但无罪,朕尚且用他;若逞强推诿,巧饰遮隐,即予参革,用刑严审。尔等如果此件事为朕所嘉许,坚持不事瞻徇,而朕知之不疑,恐日后即会放心徇庇也。不拘事成之处,其是非岂能瞒得了朕?著勤正办理。

468 阿四海奏请叩谒皇太后之陵瞻仰圣主金颜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奴才阿四海谨奏:

圣祖皇帝大事之时,皇上大孝行礼悲痛切至,痛哭哀号,奴才御前服侍,每每哀痛,不忍以视。圣躬痛苦尚未平复,不意再闻皇太后大事,奴才惊恐难抑,坐立不安。圣主大孝行礼痛切悲恸,奴才每每追思,不胜惶恐不安。值此,降谕佐领达巴海,皇考付托国事甚重,众奴所望系于朕之一身,故朕强忍节哀,朕躬为安。朕昔日不甚耐热,本年因竭力节哀,比以往多好。钦此,窃惟,圣主思虑圣祖仁皇帝付托重大,慈怜众奴瞻仰之意,强忍节哀,圣躬安康。奴才闻聆,不胜欣慰。叩请俟将军陈泰到此,奴才即前往叩谒皇太后之陵,瞻仰圣主金颜恭请万安。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朕安,大事既过,尔停止前来。

46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参骄矜自傲之侍读学士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监察御史奴才颜德讷谨奏:为参奏事。

窃惟,自皇上御极以来,宏仁如天地,四海臣民普承恩惠;圣明如日月,万事之理悉然洞知,兴善除弊。于此大小官员理应随从天之教化,和衷共济,诚心诚意行之国事。看得,内阁之侍读学士双喜性甚骄矜,目无同属,不宜留任此职,奴才孤身一人,蒙主之恩,即在言职,唯知皇上耳,兹不计仇怨参奏,伏乞皇上明鉴。

47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西洋人于福安县传教惑众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衔具奏:为奏闻禁止愚民加入天主教,伏乞圣主明鉴事。

福宁州之福安县乃山中小县,靠近大海,据闻有二名西洋人在彼传教。遂即核查得,入天主教之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此教者数百人,城内大乡建男女天主堂十五处。二名西洋

人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且为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故臣等即交付文武官员查出二名西洋人，照例解往广东之澳门，十五处天主堂或改为书院，或为义学之所，或者各为民祠堂所，倚靠该十数名生员监生，晓喻入教愚昧男女，改信邪教，若再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数名监生、生员全部黜免治罪，张贴告示严加禁止。查得，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内俱建天主堂居住，该西洋人留在京城尚可编制黄历，[治病及制造东西](用于杂事)。今其恣意于各省之大府县内建天主堂或大房宅所居住，不仅于地方百姓无益，且频频传教，蛊惑于人，经年日久，[招至地方之患亦未可料。](于地方丝毫无益)。伏乞皇上明鉴，西洋人除常住京城外，外省不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广东澳门。各省所设天主堂皆予改用，不得再建。此乃关系地方人心之事，臣等谨具奏陈，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裁。为此叩奏。

朱批：卿此奏甚是，多为可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

471 内务府等奏请缮造旗务官员粮米册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内务府、户部、上三旗都统谨奏：为遵旨会议事。

三旗都统折奏：我三旗府佐领、管领下兵丁、柏唐阿、校尉、工匠、太监等每月领取钱粮、米谷，官员领取俸银、米谷，俱由伊等参领、佐领缮档送来后，由臣旗下汇总钤印，咨行该部领取。惟府佐领下之人，皆属内务府管辖，而此等人内有停领、添领之处，并不行文旗下，故无详查凭据。与钱粮有关之处既甚重要，故臣等请旨后，若仍由旗下兼领，请嗣后将官员俸银、米谷、兵丁钱粮、三季米谷，俱由都虞司造册，钤该司之印，呈内务府总管可也。柏唐阿、太监、校尉、工匠等之钱粮、米谷，俱由会计司造册，亦钤该司之印，呈内务府总管可也。此二处之档，于前月十日之前，由内务府总管查明，附钤印咨文，送我等旗后，由我等处核算，钤旗印，行部领取。大档送来后，倘有添领、停领者，俱照例入下月档内销算。经查，八旗内，府佐领、管领之俸禄、钱粮、米谷，其添裁虽皆相同，然下五旗之府佐领、管领分入王门下后，并未汇总，仍由旗下兼领。上三旗下府佐领、管领、兵丁、柏唐阿、官差等领取或停领等诸事，既内务府总管之属，故俸禄、钱粮等事，倘交付内务府总管，不送至我等旗下，即将伊等钤印之档，行该部领取，则钱粮事明，且不乱。此二事视谕旨指示谨遵而行等因具奏，奉朱批：著三旗大臣、户部、内务府总管将公同妥善规定及如何配合之处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覆，府佐领、管领、兵丁，原皆系旗下监管之人，今府佐领、管领等之俸银、米谷，以及兵丁、柏唐阿、校尉、工匠等之钱粮、米谷之档，若不送该旗，即咨部领取，则致旗下不知府佐领、官员、兵丁数，既然如此，嗣后官员俸银、米谷、兵丁之钱粮，三季之米谷，以及柏唐阿、太监、校尉、工匠等之钱粮、米谷，俱由各该佐领、总管、参领查明，缮档，送交都虞司、会计司汇阅。钤印后，交付内务府总管可也。由内务府总管将总人数，实领钱粮数，汇总缮写，附钤印咨文，于前月十日之前，仍送各该旗。由旗下核算，钤旗印后，咨部领取。大档咨行后，若有添领、停领者，俱照先前之例，入下月之档销算。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噶达浑、李延禧、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左侍郎常寿、右侍郎托时、管镶黄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副都统阿林保、常寿、正黄旗都统马尔萨、副都统勒什布、副都统闲散大臣永寿、正白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副都统觉罗诺穆齐。

472 雍正帝谕查弼纳匡正治理营伍事

雍正元年七月

上谕查弼纳。朕所遣往祭山陵之员返回如此具奏，尔阅此奏之后，著尽力治理。驿站营伍甚为重要，一丝一毫，一时一刻不可懈怠。当循序渐进，务求匡正。再二知县，著尔再事访查，带来见见。此奏如若属实，则应勉励贤能，罢免不职。为此特谕。

附：江北营伍废弛及庐州府合肥县等知县居官情形

一、江北营伍颇近废弛。旧例祭告兵牌，执事马兵八名，护送马兵八名。至江北不但兵不如数应付，甚至有兵无马。犹且强悍不驯，窳惰不堪，其坏已极。近闻两江总督查弼纳自副将以下以次调至江宁考试，或可大为整理。但所考者不过其头目耳。头目之弓马娴习，安保散兵之弓马亦必娴习乎？头目之步武整齐，安保散兵之步武亦必整齐乎？伏恳皇上敕谕两江总督挑选头目之后，务必教之不时训练其兵丁，信赏必罚，则营伍渐就振兴矣。

一、庐州府合肥县知县李月槎，虽系旗人，居官勤敏，臣访之士民咸无异词。凤阳府临淮县知县戴沄，老病耳聋，至不闻雷霆之声。一切事务悉听仆役主持，其为闇冗，不言可知。两府去省稍远，上官或未能悉察。伏恳皇上或敕谕督抚明其黜陟，或调来京引见。一激一扬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矣。

（附件系汉文）

473 多罗贝勒阿布兰等奏审仓场总督李英贵扰乱漕政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

多罗贝勒臣阿布兰等谨奏：臣等钦奉上谕。

于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早，自京起程，行至大通桥，即委把总扈明易缉拿经纪宛君甫、张公玉、金文魁、王成德、李世禄等五人。及至通州，又委坐粮厅图林、知州黄成章缉拿宛君甫等经纪五名。积据把总扈明易将宛君甫、张公玉二人，自京拿到。据图林、黄成章将金文魁、王成德、李世禄三人于通州拿解前来。臣等审，据宛君甫等供，今年六月内，不记得日期，总督李英贵将我等经纪传到他家，向我等商议迎粮进仓，要节省二万钱粮之事。我等众经纪说，漕运之事，轻易更改不得，恐怕误事。李英贵就恼了，说：你们若不承办此事，我必定要杀你们。说后即将我等赶出。后李英贵将节省二万余两钱粮的事，启奏下来，又将我等叫去，问我有儿子没有，我说有两个儿子。李英贵说，你们若料理得此事，我俱抬举你们，再抬举尔的儿子做官，有何难处？你们务必应承办理，我亦差司官去。如此说时，因总督所交的事，我等不敢违背，就应承了。后总督差来的员外郎侯国柱向我等说：你们经纪头目十人，在大通桥设局立柜，分作两班，轮流居住，将各经纪所要旗丁的钱收来，运米进仓。交了钱的旗丁，米虽些许差些，将就收了罢。仓内用的两吊八百钱，是少不得的。如此说了时，我即同张公玉、金文魁、王成德、李世禄，并王胜、李国华、李国兴、姚公迈、迺国瑞我等十个经纪头目，在大通桥设局立柜收钱。除每船要仓费钱两吊八百文外，又要钱一千二百余文，以备催人盘费之用。敛钱之时，每船看米多寡，要钱四千三千二千不等。这俱系总督李英贵交与侯国柱办理之事。因此事耽搁，今年米石进仓，比往年退

至两月有余等语。张公玉等九人俱与宛君甫供同。查德州卫等三帮运丁徐天秩等呈称：今年因侯国柱等查我等的粮船，除历年应给的数目，每船多要钱八千文。这钱内，侯国柱每船要钱四千文，俱系经纪们揽了，交与侯国柱家人张四等情。将此处审问张四，因不肯承认，即行夹讯。据张四供，我主子侯国柱，差我向各经纪要钱是实，共要多少钱，我不知道。我陆续向经纪们要了八万钱，交与我主子等语。审问仓场员外郎侯国柱：你们总督令经纪专以查看石坝土坝等处经过的粮船米石为名，如何要钱之处，从实供来。据供，总督李英贵要节省二万钱粮，恐怕误了漕运，向我说：我已吩咐众经纪了，向各省粮船旗丁敛钱，接济漕运。尔只向各经纪要钱。如此说了时，我吩咐了众经纪，每船多要钱八千余文，一面吩咐经纪头目宛君甫等十人，在大通桥立柜，每船要仓费二千八百文，并经纪盘费、雇人钱一千二百文，俱交与宛君甫等。向各经纪要钱使费外，是我家张四每船要钱四千文，张四陆续收了八万钱，我又使张四送到总督李英贵家，交与伊管家李五是实等语。该臣等议覆，李英贵系年老旧臣，久沐圣祖仁皇帝豢养鸿恩，至深至厚，又蒙皇上特恩，畀以总督仓场重任，理应竭尽心力，正己率属，办理仓场事务，庶不负圣上委任之至意。乃李英贵不思报效，且委属员侯国柱，私派经纪，勒索旗丁银钱，以致扰乱漕政，物议沸腾，殊属溺职，应将仓场总督李英贵革职，交与刑部议罪。其仓场员外郎侯国柱，亦应革职，并经纪宛君甫、张公玉、金文魁、王成德、李世禄、侯国柱家人张四、李英贵家人李五等，一并锁拿，交与刑部，严审定拟具奏。谨奏，请旨。

镶蓝旗满洲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内阁学士署刑部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

4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米价昂贵官兵折米银不足买米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山西全省官兵俸禄饷米共二十二万一千六十斛余。其中原米十二万五百余斛，折给米十万五百六十余斛。该项折米向来皆视各地时价，折银四钱五分至一两一钱不等，支给官兵自行买米。今据臣标营游击谭精石等禀告，山西省连续数年未获粮食，米价腾贵，兵丁按照折给之米价买米，不能如数籴买，食用艰难，各营官兵若得允准，俱欲呈请增加银两。等情。臣思忖，现时粮价仍然稍贵，若照原价折给，诚不足买米之用。适才户部等将各省此项折给米价定例议奏，内言若遇荒年，该总督巡抚查明据实奏闻。等情。臣思之，恩自主出。若伊等奏请得以俞允，愚民则不知恩也，故臣以此价乃向来所行之例，尔等不可奏请之言禁止伊等具呈。今视官兵形势，俱望略添米银，臣对照地方时价之高低，以足够买米为限粗略计得，平阳府时价每斛四两余，汾州府时价每斛三两余，此二处地方者，若每斛给银一两五钱，尚足买米。太原府时价每斛二两七钱，蒲州时价每斛二两六钱，大同府时价每斛一千八百钱，此三处地方者，每斛若给银一两二钱，足以买米。右卫、杀虎口时价每斛一千二十五钱，此二地方者，每斛若给银一两一钱，足够买米。若照此价折给，本年夏秋二季所给折米价银数目，比由部定为成例之五十八年折给之银多需一万四千两余。臣窃惟，圣主仁恤兵民俱如赤子，现时百姓渐续承恩，兵丁亦翘首以望。若蒙殊恩降旨，准本年夏秋两季折给之米价酌情添加则全省满洲绿旗官兵，俱沾实惠。且即关伊等食米之事，若再蒙其他之恩，必百倍感激欢忭也。现得雨后，秋粮形势甚好，俟秋粮收割之后，将续添折给之银，由部照适才所定之价具奏折给。臣将兵丁盼望施恩之情，仅以所知秘密奏闻，伏乞圣主明鉴。

朱批：卿此奏甚有理，兹朕若照数施恩，倘兵丁不足，恩反徒然也。若谕尔定数办理，众稍不

足，又积怨于尔。朕前曾有旨，若荒年米价昂贵，著该总督巡抚具奏，朕另降旨。既然有旨，著仍具奏，即略有不足，众人必谢于尔。而朕照奏施行，众人感激，何议之有？即如此而行。至此等之事切勿小器，尔等用于省臣，兵民必不感激尔等，尔等若能使众人感激，即为感激朕矣，尔等孰用，唯须使属下官兵百姓感激。

47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施恩免偿借贷银两赈济饥民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遵旨奏闻事。

窃臣前奏报暂借银两赈给灵石等各州县饥民，其借银数目，若蒙殊恩蠲免，以为赏给，则百姓愈加欢喜感激也。等情。一折内奉御批：甚是。朕事繁多，恐会忘了，到时先具折密奏。钦此。兹借银赈济事毕，共借出银六万余两，此情已派田文镜亲自往奏。此项银两，候补道员员缺之王廷阳自愿捐纳，除另折具奏外。谨将祈请施恩免偿借贷银两之处先行密奏。

朱批：知道了。田文镜到后看情况另降旨。

476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嘉奖各州县效力人员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效力者祈请施恩，以励众人事。

窃臣前奏报张出告示，宣谕各州县家殷之人各养乡里饥民，其赈养人口及用米数目报官造册具奏，照捐纳之例议叙。等情。一折内奉御批：好。钦此。臣又交付州县官员晓谕各属民等。此后久无消息，遂传官员来问，据称：民极不信其言。等语。故臣修书一封寄给相识之候补道员员缺、泽州之王廷阳，告之皇上体恤万民之至意，凡效力人员必予嘉奖，请其捐资。等语。王廷阳遂派家人呈书于臣，愿仰副圣主体恤万民至意，捐资八万两用于赈济运米等事。臣愚以为：地方之士有感于皇上仁化，自愿效力，乃甚善之事，倘劝一以为榜样，效力者必呈接踵。王廷阳书内虽未敢直言请恩，但听其家人口风，有愿调用京城，于宫阙之下效力之意。前臣与王廷阳共事二三年，见其心里明白，举止从容，心地亦善良，原任户部郎中，现候副使道员缺。若蒙恩准，将其按道员品级相应补放一小衙门堂官，从中差遣，则其必会感戴主恩，愈加效力。而本地之人，闻知如是边隅之人得蒙皇上擢用，思图效力者益加奋勉。及至秋收时，臣鼓励各满仓廒可也。伏乞圣主府念地方利益，即时降旨可乎？此捐银之事呈送司道转报后，再具疏以奏，送部记档在案。

朱批：此果真捐给国家，情殊可悯。田文镜到后，朕将擢用于京城显要之缺。田文镜人若何？心地品行若何？再连肖先若何？阿尔松阿等清查天津商人亏欠时，言连肖先与好几项私下丑案有涉，似乎很复杂。朕将另补一布政使于尔，此事甚密，暂勿语一人。事尚未定，但大体即似如此。

47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运米驼只由钦差都统赶回大同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本年五月到任之际尚未得雨，各州县民食维艰者甚众，故臣奏请以大同驼只五千运大

有仓米至平阳、汾州府等地平价粜卖，七月内送往牧放。等情。具奏。皇上恤爱群黎，交付王大臣等按其窘困议给驼二千只，又恐驼只耗损，有扰地方偿还，特遣钦差都统图思海等带领部员前往运米，又虞运米官员扰累地方，专差二名监察御史前往严查。视地方生民实如赤子。除将庶民欢喜感激之情与赈济之事一并缮本奏闻外，臣查得山西全省，本年仰荷圣主之福，自六月以来，雨水甚为调匀，各种谷物饱满秀实穗大，高粱间隔成熟，现正开始摘食。太原、汾州、潞安、沁州等各属州县皆蒙恩赈济，接上新谷。平阳地方现正将总督年羹尧前日送来之二万石米平价粜卖外，臣前寄书年羹尧商议供给粮谷之事，兹据年羹尧咨复，再送五千石麦子，故而民食足以接续。至运大有仓米之驼已到出牧之时，故臣咨行图思海，将现已交付伊等之米，照常运交太原府属之忻州、代州、崞县平价售卖。图思海等所带驼只，由其自行带回大同府，照原奏如数交付应交之处。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甚是。此交付之事，闻之亦甚紧要。

478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阿林保奏陈养育满洲精锐旗兵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朱批：著八旗都统详议会奏。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臣阿林保谨奏：为遵旨事。

窃臣伏思，自皇帝御极以来，昼夜勤政，民生之事时厪圣怀。又开言路，命监察御史轮班密奏，是则即行，非亦不予责旨，盖兴直言之风。又恐有不尽，命文武臣等具奏。据臣所闻，天气降地气升，阴阳和谐，风雨合时，万物滋生。而之政务，岂有越此者乎！古之帝王如此而行者实为鲜也。每每奉旨，臣皆感生于清明之世，何等造化，无不踊跃欢忭。臣等五人，自家父原奉天将军阿穆尔图故去后，由寡母一手抚养。圣祖仁皇帝轸念臣之父祖，将臣由末等侍卫隆恩渐擢至满洲旗副都统，臣尚未尽犬马之心，皇帝承膺大统，再施高厚之恩，将臣擢补为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臣理应披肝沥胆，奏陈得失。唯臣自幼无父，今虽成长为武官，然甚可恨者乃身无学问，故岂敢不仰副明旨，敬陈管见。窃惟，政务首以选官强兵裕财为先，满洲兵丁既为根本，不可不使之成为精锐。选拔精兵，若抚养孤独，重兴懒惰不肖之人，而不劝勉贤者，恐渐至衰落亦未可料。臣之所见选取披甲，若只顾兵精，则失养育满洲之理，若只思养育满洲，则精兵必衰，倘二方面齐头并进，满洲方能成长，兵亦可精也。故臣愚意，嗣后传谕八旗，给六个月之暇，由其选取披甲，满洲人内，务视目下会满洲语善骑射者取为披甲。若二人语言射技相当，则取弓硬之人。由此将不习满洲语，不会射箭之人，视各佐领步甲之缺，暂取为步甲，俟习满语射箭之时取为马甲。不属满洲佐领，王贝勒佐领之满洲，奴仆满洲，旧汉人等内亦务视年少射技好者取为披甲。寡妇孤子给以步甲、铁匠、柏唐阿办理。如此各图其丁执掌，使之自愿学习，则与上属强迫学习不同，不惟精兵愈增，且满洲益图学习也。臣之愚见，不知妥当否，伏乞皇帝明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479 镶黄汉军旗都统席尔根奏报七旗所借银两尚未完结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署理镶黄汉军旗都统、前锋大臣臣席尔根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三十年二月，曾令借给八旗汉军旗每佐领五千两银，以济官兵之用。唯正蓝汉军旗已

完本利交部外，其他七旗虽将本银交部讫，其余利钱或为不肖之人自行借用，且因借给官兵之银不能催征，以致宽限二十年至今。此项银两即皆个人借用，与他项银两不可相比。皇上钱粮关系国用甚为重要。臣若蒙允准，由七旗会商将竭尽全力不能一齐完结，已完一半之处议奏请旨。

署理镶黄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大臣臣席尔根。

奴才之子希臣手书。

480 正黄蒙古旗都统汪晤礼奏请严禁满洲兵丁服用过奢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正黄蒙古旗都统奴才汪晤礼谨奏：为满洲兵丁服用过奢，祈请从严约束事。

窃奴才看得，古来养兵，无如圣主养育满洲兵丁之重者，不惟每月所得钱粮倍于绿旗兵丁，且一年所得之米亦可养家数口。今圣主又因兵丁生计颇艰，殊恩每旗派出王大臣，各交付十万两银，以为生利贮存，赏给兵丁以济婚丧之用，诚如天之至意。窃惟，满洲兵丁饷米丰裕，尚不可生养者，乃皆逢太平之世，或有殷实官员子弟，身为前锋、护军，不视各自等级，服用过奢，众贫苦兵丁亦争相效仿，年久日深竟成风气。至不肖之人每月得饷并不节俭以用，常于戏子唱戏处饮乐，染此恶习败家者甚众。伏乞圣主严饬，嗣后凡前锋护军等不准服饰缎纱绸子等衣靴，唯准用绸葛褐一类者，至领催披甲步甲，皆准用布，并禁止出入戏子演唱之所，交付总管衙门，八旗都统各派贤能章京兵丁，不时巡查，凡违令者旦为拿获，必从重治罪，则兵丁各知守法，俱效仿节俭者也。如此，不惟其之饷米甚足，且婚丧之事又蒙恩赏银，嗣后兵丁蒙圣主无尽之恩，不但痼习可治，且生计亦无忧也。为此谨奏。

朱批：此等之事，现都统纷纷议请朕旨。尔等会聚一处，唯饮烟茶，何人议出主意？不可倚赖他人，著各旗议，何旗议得有理，朕再降旨。尔议不成即候他旗之议。

481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参将副将之缺亟需荐举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兵部尚书臣逊柱谨奏：为劝兴人才，以收实效事。

窃臣查得，武官提督、总兵官以下之副将、参将至关重要。其分管各营，职在安抚兵民。所辖驻守之地多者四五百里，少者亦有二三百里。故务任职年久，方能熟知地方形势，营伍利弊。今副将、参将升迁甚速，据臣部七月所奏补之副将、参将看得，食副将俸禄未足一年者甚多，食参将俸禄未足二年者甚众。由此可见，因尚未稔知所属地方形势，营伍之利弊，即予擢升，兵民必未得获实益。奏补副将，因品级高之参将甚少，现仅有品级低之一类副将。奏补参将、品级高之游击甚少，故亦从品级低之副将内补任。皇上洞知此情，五月奏补之品级低之副将、参将俱升级留在原任，乃使久在其职，熟悉地方形势及营伍利害之至意。唯所出之缺无其他之人可补，故补了此缺而空了他缺。臣反复思忖，若从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适才保奏之官员内，将参将游击荐举一次，与应升官员一同计俸以用，可得副将参将奏用之人。且武职争相勉励，可收得人之益也。为此谨奏。

朱批：尔此奏即朕之本意也。俟各省保举之人俱到之时奏闻。

482 内阁侍读学士伊其纳奏请增加杀虎口关税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内阁侍读学士伊其纳谨奏：为祈请小差加税事。

奴才窃惟，杀虎口抽税向为大差，后作为小差每年交银一万两。今因陕西所属之黄甫川木税增加及驻兵阿尔泰(altai)布茶烟等物俱得抽税，故一年税银可至三四万两。现既在阿尔泰地方仍然驻兵，若将杀虎口税每年增加二万两，共交税银三万两，可略补国帑之用。奴才至贱至愚，不胜惶悚冒然具奏。

内阁侍读学士伊其纳。

朱批：著大学士等议奏。

483 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汝穀奏请分江南两闱乡试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杨汝穀谨奏：为请分江南两闱乡试，以均圣化事。

钦惟我皇上临御之初，恩纶弘布，而尤首重人才。特行恩科乡会试，俾山陬海澨之士连茹汇征，以仰承作人雅化。昨奉上谕，俯念湖南远隔洞庭，湖水汹涌，士子惮于赴试，敕分湖南北为两闱。仰见我皇上爱育人才之心无所不至。窃查江南人材倍於他省，是以分江苏安徽巡抚为上下江，而乡试则合于省会。每见乡试榜发，江苏七府中式者十之七八，而安徽七府中式者不过十之二三。追维其故，江苏所属皆一水直通江宁，资斧有限；上江之安庆池州则冒长江风涛之险，徽宁庐凤则属陆路，跋山越岭，有千里内外不等，士子担簦既苦，路费维艰。是以就试者少，中式无多。乡试中式者既少，则会试之中式者亦复廖廖。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会试，江南共取中进士二十名，而安徽七府曾无一人，亦足见多寡之不均矣。伏思尧舜在上，凡读书积学之儒，孰不欲争自濯磨，以副圣化。而乃额数不得其均平，抑郁莫舒其素抱，殊负国家教育之盛心也。臣前在籍时，见安徽七郡生员金从古等公同具呈督抚，恳分两闱乡试，愿各输一年廪粮以为建造贡院之用，未蒙吁请。伏冀皇上大沛鸿恩，敕下安徽巡抚查明。七府邻近地方创立贡院，俾上下两江士子分闱考试，不至多寡悬殊。至于江南试卷每科多至一万八千，主考虽加意校阅，亦恐卷帙浩繁难以精详。若蒙天恩分地考试，更得尽力搜罗，从此穷簷寒士乘时奋勇，感皇上亿万斯年，永永无涯矣。臣才识疏庸，因承谕旨采择，谬抒管见，伏祈睿鉴施行。谨奏。

朱批：杨汝穀密奏此一折，尔可斟酌。若多一事则止；若可行尔可详议密奏，朕再定夺。分闱时一切创立所需钱粮，七府生员若肯情愿捐助更好。应当如是想，他们亦是乐往的，一面入内议奏。

484 刑部侍郎佛格等奏审私入围场人犯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理藩院奏称：查围场章京观音保等，拿获在围场处偷打牲之三宝等一案，经审据三宝供：

我系正蓝旗宗室，原任公乌尔展马群上人，因旧年我等那里无收成，难以度日，向我弟萨麻地说：我等偷进围场去，杀了牲口换茶布等物，如此商议。于今年六月十八日，我等弟兄骑了两匹马，各拿鸟枪一杆，偷进围场打牲时，我放枪打了两只鹿，卸开驮着拿来时，因遇下雨，内俱坏烂，弃了。拿了皮子走到沙子头地方，被查围官兵拿获是实。除我弟萨麻地外，再无同去之人等语。萨麻地与伊兄三宝供同，各自行招认。查雍正元年五月内，将在围场偷杀鹿之长儿等，经臣部审理，议以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具题完结在案。三宝、萨麻地应照长儿等之例，均枷号三个月，鞭一百，交与该旗。现获马匹、鸟枪，赏与拿获兵丁。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将乌尔展属苏鲁克地方马匹中，好、肥、岁口小之马，选十匹，赏拿获之人。

48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征伐罗卜藏丹津之策略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日四

奴才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据署理绥远大将军印务之贝子延信咨开：今亲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垂拉克诺木奇、阿喇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旺扎尔、公达西敦多布等意欲叛乱，已往策妄阿喇布坦处遣使。等情。奴才以为，罗卜藏丹津等因未能袭封其祖父之王位，怨恨在心，故而叛乱；或因知我军二三次前来皆为步行，以为不能征伐之，而远去木鲁斯(murus)等地，以移占招地；或毁约之心已然，故如此而行，俱未可料。今其虽单方遣使于策妄阿喇布坦，然策妄阿喇布坦向来轻视青海人，既然自知不能相助，又何能听从其言，与我反目耶？伊必思量，若使青海离我而对峙，于其有利，倘对峙不成，被剿失败，属下亦将投奔之。故而私下口许也。唯若即遣我使前往，青海之人闻讯惊惧，凑手反叛，而后伊照常以好言求我撤兵，慢慢观察青海之形势，故我使暂且迟派之宜，理虽如此，策妄阿喇布坦性情狡诈，突然来犯，亦未可料。我等亦宜加防范。唯罗卜藏丹津如今背着大国姿意欺凌弱小，甚为可恶。今若不予问罪，再次宽宥，则倚天朝安分守己之人必然心寒。且不可不虞罗卜藏丹津等寻隙威慑众人前往木鲁斯霸占招地，任用亲信首先收复唐古特人小，再与策妄阿喇布坦一同伪称达赖喇嘛之旨，动摇整个蒙古人心。现罗卜藏丹津等虽然合抱一起，但其中有盆苏克贝勒等一些无奈相随之人，其属下不愿移往木鲁斯等地者，亦颇众多。今唯慑于其威而随之，非属真心。若乘其人心未和，就近派兵问以无故动兵欺掳兄弟、扰害众人之罪，即予剿除，惩办作乱首恶，施恩良善，则青海之人不至再为唐古特也。据传闻，西宁已备兵马。倘精选兵马征剿，必能剿灭。唯虞内兵不会喂养马畜，不能马上调出，可由西宁进兵剿除而已。万一因马畜不爽有失，靖剿之事不可不早做准备。来年若不征策妄阿喇布坦，则将现在吐鲁番之马兵及兵来之屯田守城之绿旗马步兵二千五百人留下，选满洲臣、绿旗臣各一名统领，不留马畜，步守哈喇和卓、鲁布钦(Lubcin)城，由哈密回兵百人设卡伦。策妄阿喇布坦即便前来，唯取几个未收编之回子耳，断不能取城。此外，由其余护军，黑龙江、索伦、西安、察哈尔、绿旗、喀尔喀、厄鲁特之四千五百兵及巴尔库勒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中精选七千兵。至东路满洲，察哈尔兵多些颇益，阿尔泰处之征西将军祁里德之黑龙江、索伦之兵地处遥远，此际不及赶至，既然扬威将军傅尔丹兵马在迩，可由奉天、宁古塔、察哈尔兵中选增二千，共为九千兵马，于九月二十日左右会集于巴尔库勒以备。倘若进兵，则将巴尔库勒、吐鲁番所有差马骆驼及臣奏借贮存之十八万两银两，俱视马畜之缺，酌情拨给军中，携一月米，于十月初起程，十一月初到达色尔腾沙洲之都

兰浩尔等处歇马。肃州距色尔腾等处不甚远，运往巴尔库勒之军粮分别运至色尔腾等地拨给军中。至探明罗卜藏丹津等之消息后，若其尚在索罗木，而我马匹又好，则赶在其冬分散而居之时，携一二月粮米，出其不意击之；若其远避于木鲁斯等处，或马匹掉膘不能驰奔，追击无益，则暂停进剿。或草青之时进兵，或将保证增兵驮米马畜之处详议请旨。奴才所奏之处，圣主若准施行，俟旨到，奴才等将吐鲁番兵留下，率其余兵马向巴尔库勒前进。至阿尔泰所调之兵交付前锋大臣丁寿，副都统勒钦图等，以在彼之八百察哈尔兵及从奉天、宁古塔军中选添骁勇有马畜者，共为二千兵，于九月二十日左右到达巴尔库勒。等情，乞请降旨。若不可行，则各回原地，可行则即遵旨施行。除皇上指定进剿统领将军及留臣外，祈请遣派奴才及委署前锋大臣穆克登二人，我等二人将于将军前竭能效力。至于军务之事，从西宁至京城，再至巴尔库勒需二十余日，从西宁知照我等之消息到后，如有应行之势，我等即兼程前进，若需候旨，于马畜大有裨益，于事亦有益处。奴才所奏之处若准施行，伏乞饬降西宁办事臣等，本应聆闻皇上谋定之策再为请旨。唯草青之时上骟之马畜到达正月，不能长久奔驰，且路远，往返尚需时日，倘若耽误，于事无益。等因，贸然奏闻，伏乞圣主明鉴速降谕旨。俟降旨后，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486 吏部奏请严核应试贡监诸生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贡监生考职定例，在监肄业者，由国子监咨送在籍。肄业者由本省巡抚咨送到部。每年于五月内，九卿以同出题考试，臣部司官收卷后，封送九卿会阅，取定州同，县丞、州判、主簿、吏目等职衔，赴考将近千人，但有高下，而无去取，所以冒滥相沿，积成锢习。今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臣部将国子监并各省巡抚咨送到部贡监生，共七百三十名，于天安门外考试，分派臣部司官点名收卷。据各司官称，应考诸生，多有文字雷同，声音不对，不无冒名顶替之弊。臣等伏念，州同等职衔，俱系朝廷名器，不敢视为具文，应令臣部同官，将现在应试诸生，按名查对，内有字迹不对、声音不合者，不送九卿阅取，其有实系本身应试者，照例将试卷封送九卿会同看阅，以文理之优劣定职衔之大小，不得仍蹈从前陋习，一体混行授职。仍行文国子监，并各直省巡抚，嗣后咨送贡监诸生，务须严加查核，给咨本生，饬令亲赍赴部投文，验到方准考试，如有假冒顶替等弊查出，将给咨之国子监并各省巡抚，严加议处，庶假冒之弊可除，而名器不致滥施矣。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右侍郎臣巴泰、左侍郎臣黄叔琳、右侍郎臣史贻直。

朱批：此朕稔知之事，此时还有条陈此事者，朕原正欲办此事，此奏甚可嘉。所议甚为详尽。惟仍送九卿阅看，人众，瞻徇各自熟人之处，亦不可料。目今考期已近，将九卿大臣、翰林院翰林等之名开列，视考生多寡，量其敷用，遣几名之处，由该部具奏请旨，朕亲派。余依议。

487 副都统勒什布奏陈增调满洲兵丁驻防河南防匪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勒什布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奴才原任内阁学士时，曾奉圣祖仁皇帝之命前往河南省拿审拒捕之渑池县元凶李一宁、康

廷等。奴才到达河南，见河南与湖广、江南、山东、山西、直隶五省交界处之山谷内仍有歹徒聚集，行凶作恶。若派满洲兵驻扎在此，于之地方大有裨益。奴才回京将此面奏圣祖皇帝，下交九卿复议，调八旗满洲兵共计八百前往驻扎。奴才钦惟，河南地域宽广。河南府属地方山深险峻，北靠黄河。一旦有事，八百兵丁分调各处，力量单薄，于事不利。兹八旗满洲承皇恩养育。生齿殷繁，闲散满洲人口众多，倘河南省内再能增派一些，不仅利于地方调用，且闲散满洲亦得以食钱粮也。奴才所奏若蒙准可行，调兵多少之处，伏乞圣裁。奴才出身骁骑，愚昧无知，钦遵皇上各具条陈之旨，谨陈管见。

奴才勒什布之子兵部笔帖式安图书。

488 山东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奏章驳回之弊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山东道监察御史革职留任之奴才莫尔浑谨奏。

圣主天下巨细之事无不通晓。自御宝座以来，为国计民生日厪圣怀，天下百姓俱享圣世之恩。奴才荷蒙圣仁之主天地重大之恩，难报万一。遵奉圣主之旨，不敢不奏陈愚知管见。窃奴才查得，凡奏行之事，唯有驳回照行二项。其中之弊不可不除。查得，有应驳回而施行者，或有应施行而又驳回者。应驳回而施行者，其弊可知。何谓者乎？凡不符定例之事议准施行，堂司官员查核定例，其弊自破。唯应行之事驳回者，其情隐秘。奴才谨陈愚见一二，奏闻圣主。应行之事驳回者，盖事虽逾限，仍不能完结，驳畏罪请求，故意咨部，由部驳回，该部将事驳回一次。往来又需数月，此即谓延限之弊也。至强行驳回者，事虽符合定例，却故意援引另例驳行，或巧借若有其类事宜亦未可料等字样驳回，故至事情延误，不能爽利了结。而另有之事本显系违例，理应指参，反不顾大事，专捡小事驳回。由此可见，名义上为驳回，实则为开脱其罪，以此小事驳回。即便于解释，亦易于日后完竣，故而驳回。此等情弊，圣主皆明察洞悉。以奴才愚意，嗣后凡符合定例宜行者，即予施行，若与例略有不吻，宜修改者则修改，宜删减者，则删改，显系违例者，应指参者即予指参，如此，各部衙门驳回之弊一旦扫除，来往差遣不至迟延，事情亦可速明也。奴才蒙主之恩在部宣力年久，此等情弊岂敢不予奏闻靖除。唯奴才昏愚，知识浅陋，应否可行，伏乞皇上明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489 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启送梓宫装运帐房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署理前锋统领事务之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前次堂屋里帐房皆由护军等内抽调，于八旗雇大车八十辆装运。今既奉旨停止抽调等项臣等若蒙俞允，此次带运堂屋里帐房，请准从工部领官车八十辆。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前锋大臣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前锋大臣臣席尔根、护军统领臣寿智、护军统领臣查克旦、护军统领臣讷亲、护军统领臣乌里布、署理护军统领事务副都统臣哈达、护军统领臣济当阿、护军统领宗室臣汝福、署理护军统领事务之副都统臣雅亲。

朱批：因送梓宫，这一次可也。至再有祭陵行围军务等事，此正项军差不可为例。

490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请赏给初降之厄鲁特人钱粮牲畜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理藩院尚书仍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适才臣奉命前往镶黄旗牧场办理逃犯事宜，及将未逃之厄鲁特等编为佐领之事。除厄鲁特散秩大臣色布腾一佐领外，已视所留人数编为一佐领，交由纳木扎管理。色布腾、纳木扎奏言将于八月前来。色布腾、纳木扎二佐领之人原乃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之乌梁海森林中之打牲人，收纳之后，令其居住于喀尔喀巴彦珠尔克(ba yan jurke)地方，派巴颜给其采买牲口赏之。以后移至镶黄旗牧场时，其牲畜尽绝，至镶黄旗后，将四十九旗所领之牲畜，不分马牛一并每人赏给三四头不等，羊则计口交付巴颜，每口买三只给之。因去冬所给之畜甚为苛刻，生计略为窘迫。此等之人既皆初降投顺之人，现色布腾、纳木扎等又将前来，可否施恩于此二佐领，赏给一年钱粮，或赏给家产牲口。恩自主出，伏乞明鉴面谕之。为此谨具奏闻。

49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查抄西伦家产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署会宁县事李德荣侵扣赈济银两，原任监帐主事觉罗西伦，因勒索李德荣银两，先据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与总督年羹尧将西伦绞罪具题，经臣部会同九卿议覆，将西伦拟绞监禁等因，于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题，二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十一月二十日恭遇恩诏特旨，将问罪之宗室觉罗等宥免，因将觉罗西伦免罪释放，其赃银交与该旗着落，西伦宗产照数追完解部，于十二月初十日启奏，本日奉旨：西伦如所还银两不完，著启奏从重治罪。钦此。钦遵。行文该旗在案。今一年限满，西伦名下应追银一千一百三十两，并未分厘完交，应将西伦照陈廷琦等之例，仍复监禁，其未完赃银，交与该旗，将伊所有家产，查明变价送部，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依议。

492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特查长芦盐商积欠银两久悬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积欠久悬，有名无实，特请清查，仰祈睿鉴事。

臣等查得，长芦承追张霖等名下入官赃帑共银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余两，自康熙四十五年起至今，将二十年，仅完银二十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余两，未完银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两。当张霖被参定罪时，据直隶巡抚题结，御史查勘，既经估计产业共值百万，皆系有名有项，彼时即应就其所有立行追变，似可早完，何以至今所完不足十分之二？检查案卷，当日该抚等草率塞责，并未

将某人某项，逐细查明是何人名下，应该多少产业，着于何处？或有现银即交，或须变价解交，分行于各该管地方官及巡盐御史、盐法道并巡抚，一体遵行，勒限严追，亦断不致延挨无完，若斯之久也。乃该抚只图脱卸，交于巡盐御史，而御史盐差系一年一换，既无催追之专责，复无不力之考成，惟知照案依行。盖视承追为故事，以致将二十年之久，不过存纸上之虚文，终于帑项无补。即如案内革退商人冯祺名下所欠课银一千九百三十两，系顾景元承认代完。又带征银二千九十六两，系张士祺等六人认还，自限一年内交完。二案共银四千二十六两，历年止解交银二千七百一十九两零，尚未完银一千三百六两零，既限一年，何以今犹依旧有欠？再革职运使王清硕名下应追盐课银十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两，止交过银三千三百六十两，未完银十万九千三百二十五两。巡盐御史连肖先于康熙五十八年具题，商人张新建等情愿代还，俟此五年内，各商代征旧课五十余万完日，即请于第六年为始，将王清硕之欠，分做十年带完。经臣部议，以一年不能照应完分数全完，运使降一级，二年降二级，三年降三级调用。原题御史降一级留任。自连肖先题请之后，王清硕已脱然于事外，一无所交，而张新建等认赔带完之期尚远，倘其间又有事故死亡，亦未可定。又商人杨定南，承认王谦吉名下应追耗盐等银共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九两，分作十年交还。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九年，据已交者并未足，有按年未完之数，而自六十年至雍正元年则竟无交。又张霖之子张坦，认赔伊父变价赃银六万二千五百八十三两，系将未运实引五万一千余道抵解，既有实引，是将引卖盐所卖之银归于何处，何以未据解还？更有欠案应追之运同钱滢、郎中刚五达等六人，俱久无着追，以上各项所欠应还银两，若仍因循，再复延挨岁月，所应比之人既难保其皆存，所应变之产，亦难必其仍旧，愈久愈弛，虽置罪于后来承追之官，究无益于国帑，今请仍令巡抚会同巡盐御史，照依原查田地、房产、器物，以及认赔应还之人，逐项清查，务必俱有着落，应作何立限，作何行追，作何必完之处，妥查确议，速行具题到日。臣部核议，奏请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依议。

493 詹事府少詹事塞楞额奏请停补亏欠指俸捐纳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少詹事兼会考府行走奴才塞楞额谨奏：为遵旨具奏事。

窃塞楞额乃末等贱奴，由己丑年进士录用为中书。蒙皇上隆恩，殊擢为郎中，以为少詹事。承恩之重，益难报答。窃惟，皇帝宵衣旰食，昼夜勤政，每时每刻无不为国为民筹谋，奴才虽然昏愚，岂敢不仰附皇上励精政务之至意，故而谨陈管见具奏。奴才窃惟，各省官员给食俸禄，盖为养廉，衙门之人给食钱粮，盖为养身。看得各省奏请凡军机事务或公事过多动用库银者，再次自愿由官俸衙人钱粮捐偿。等情。此事到部后，该部亦愿捐纳，故俱照总督巡抚之奏请议行，以致全省官员衙人竟无俸禄钱粮。奴才愚意，其中或有库银亏空，借以官俸衙人钱粮补偿亦未可料，或正项所用不甚多借机多扣官俸衙人钱粮亦未可料。伏乞皇上饬部咨行各省，查明各省欲以官俸衙人钱粮偿还之银共计多少，皆系用于何项之事，造册具奏交该部覆销，将如何补偿亏欠，分几年完竣之处，详细议定。至嗣后若停止指俸捐纳，则外省官员衙人可得实惠，且各图其利之弊亦似可收敛。为此谨奏，伏乞圣主明裁。

詹事府少詹事兼会考府行走奴才塞楞额。

49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遣员祭祀大行皇太后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仍兼管太常寺衙门事务臣三泰等谨奏。

准礼部具奏后来文内称，八月十二日，以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谥礼，先一日各遣官入告祭天（朱批：平王。）、地（朱批：信王。）、太庙（朱批：礼王。）、社稷。（朱批：果王。）为此四处祭祀遣官事谨奏，请旨。

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泰、卿臣孙卓、卿臣魏方泰、少卿臣穆里浑、少卿加三级臣陈良弼、寺丞臣法善、赞礼郎臣加色、读祝官臣满色、博士加一级臣岳培和。

495 双全奏请查催积欠库银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奴才双全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奴才所储之银，于康熙五十五年四月十三日经乾清门侍卫拉锡具奏，喀拉沁王府长史沙金达尔指山中之树，借走银二千两，七年后只还二百两，仍有一千八百两未还。五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经太仆寺具奏，热河喂马之富户镶蓝满洲旗监察御史迈柱指房屋、产业，借走银六千两，已还二千六百两，尚欠三千四百两。六十年四月十六日，镶白满洲旗恒亲王下三等侍卫兼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色特，以其兄色尔敏之女许配十三阿哥之子弘昌等因具奏后，指俸禄，借去银三千两，已还四季俸禄二百七十两，仍欠二千七百三十两。本年闰六月三十日，经正黄蒙古旗具奏，赡养苏尼特蒙古饥民之富户礼部郎中达西，指房产，借去银三千两。本年九月二十五日，经太仆寺具奏，热河喂马之富户正黄旗包衣阿娘阿佐领下武英殿监造常青，指房产，借去银一千两。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经镶红汉军旗具奏，博罗和屯养马之富户原总河赵世显，指房产，借银六千两。此等人皆未偿还。又查得，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由福建前来之海上差官正黄满洲旗会计司员外郎福保具奏后，除陆续交之护军校份银二千两内已交一千两外，仍有一千两银未交。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经福建盐差前来之正黄满洲旗监察御史鄂奇尔具奏，所交之护军校份银三千两内，除已交一千两外，仍有二千两银未交，将此等人大抵催之，推托至今，并未交。经咨文旗下催交，以无谕旨为辞，并不上紧追还。除色特所借之银令由俸银偿还外，沙金达尔之银交付理藩院追还。（朱批：由恒亲王属下人处取亦足，此银著其属王替交可也，惟如此色特不可于王门下行走矣，如何办理之处，该旗大臣等议奏。）迈柱、达西、常青、赵世显、福保、鄂奇尔等人之银，交付各该旗，限期（朱批：一年。）追还送来。逾期由各旗（朱批：将各承追之人一并。）参奏。由是，久推时日不成，且主子之银亦可作速完结。为此谨奏，请旨。

496 吏部奏请补放给事中等员缺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现今给事中出有二缺，监察御史出有七缺，查九卿议覆，原任监察御史黄秉中条奏之例，给事中、监察御史缺出，将翰林院编修、检讨及正途出身之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并由知县升任之中、行、评、博等官，由各部院衙门咨送臣部，开列具题引见。查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科道员缺，将臣部司属及各部院咨送合例翰林、司属，共九十六员职名开列，具题引见。奉旨：著考试，二十九日考试，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谕：看尔等所选试卷，俱将年少翰林开写在前，此试卷无用。将伊等另行开写履历引见。著伊等逐一启奏履历，朕细问定夺。其引见官员不必论品级大小，止问中式科分，挨次前后开写。其举人亦照乡试科分，挨次写作一节开写。钦此。又查，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将臣部司属及各部寺咨送合例司属等开列职名，具题引见，奉旨：科道员缺紧要，引见人员着问九卿，此内有做官好、众人所知者，著保举，具题引见。钦此。又查，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科道员缺，开列臣部司属及各部咨送合例司属，并翰林官员，共六十七员，具题引见，奉旨：刘堂、陈守创著以科员用，徐洲、汤之旭、夏景宣、罗其昌、许容、单畴书，着以道员用。钦此。钦遵。各在案。今给事中二缺，监察御史七缺，照例将各部院衙门咨送应行开列官员共四十七员，或开列，具奏引见，恭候皇上钦点，或钦命题目考试，或令伊等缮写履历引见之处，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巴泰、左侍郎臣黄叔琳、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史贻直。

朱批：惟遣员考试，初九日考。

497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恣意挥霍俸银之满洲官兵交部治罪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太常寺卿奴才孙柱[①] 谨奏。

皇上为国宵旰忧勤，谕命各官奏陈所知。钦此钦遵。奴才窃惟，满洲官兵内不肖之人领得俸银钱粮，不顾生计，随意前往城外铺子食饮。虽屡加禁止，此类人仍然存在，亦未可料。嗣后除官兵出差在铺子吃饭不予禁止外，不肖之人倘若去城外铺子恣意挥霍，滥饮滥食，则宜交付该处严加缉拿，交部治罪。为此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498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无奏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奴才达色谨奏。

奴才达色无奏事。

朱批：尔缘何无奏事，初次不奏，尚待何年？殊玷厥职。身为一旗副都统，朕如是垂问，一事不奏，已属违旨；观测各官所奏，权衡是非再奏，更属狡诈。不奏却称无奏事，乃弥天大谎。不专心思索，顾惜心血，不忠且懒；不仰副主子垂问之意，乃大不敬也。若无奏事，为报答朕之此恩，写十张奏来。

499 吏科给事中巴图奏报举荐孝廉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吏科给事中兼包衣护军统领奴才巴图谨奏：为遵旨奏陈事。

---

① 满文作 sunju，《清代职官年表》为孙卓，今从满文。

奴才窃惟，皇上登极诏谕，著府州县卫各将孝廉方正之人举奏。暂给显荣之六品顶戴备用。钦此。此诚皇帝孝治天下之至意，兴教化，劝贤良之圣世德政也。各省督抚理应仰副圣意察访所知，即行举奏。然时隔数月，尚无奏举者，故皇上再谕各督抚等，于该省速为察访，果有品行端良，乡里孝廉出名者著即陈奏。钦此。盖人之品行莫如孝廉之重也。事亲为孝方能尽忠，故重在根本，笃记于心。唯督抚辖属宽广耳目难尽，常将事情交付州县官员，而州县官员平素不将人之贤德放在心上，乡里诚有孝廉方正之人，断不会亲往右司荐举，故一时难以尽知，以致迟延。以奴才愚意，举荐孝廉方正之人，莫有比同在一处之人更明悉者。或同居一地或左右乡邻内无论候缺罢黜之官，或进士举人，贡生、书生、年老之人，十人联保一人荐于州县，由州县核问，若与舆论相符，则陈报督抚，由督抚再次访察，倘有为报私恩庇护亲戚，或贿赂徇情等情弊，将保人指参治罪，若被荐举者诚属孝廉方正之人，深孚众望，则将保人具奏施恩，如此则各知劝惩，保人之先必为己而不敢隐瞒实情，徇私舞弊也。其中诚属贤者，由督抚引见，经皇上验试，或留京城以备试用，或给显荣品级派回原籍。如此可副皇帝劝贤之至意，亦可绝滥为保举之弊。伏乞明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50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报开垦木兰肥沃之地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国子监祭酒奴才伊尔登谨奏：为开垦边外沃地，以多获粮食事。

窃奴才看得，近几年京城粮价上涨，圣主恤怜万民，准出仓粮，贱价粜卖，以救百姓。又恐频动仓贮，减损正项米数，降谕由各省产粮之地，动用正项钱粮，买粮数万斛运至京城，此诚皇上至仁之意。奴才由此而思谋，边外木兰一带之锡尔哈、乌拉岱(uladai)山谷之地宽广肥沃，若能开垦即为良田。若由上三旗庄头等开垦，或由民人开垦，每年可多获粮食。若遇粮价上涨，亦似有裨益。奴才谨将所思愚见奏陈。

501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章京升迁皆归都统办理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事。

窃查宗室章京于各处行差，皆按骁骑官相待。唯上朝集事，由宗人府另行查点。旗处遇有应升员缺，开列名职，都统俱将伊等排除在外，故而宗室章京职名无从着落。臣愚意，嗣后祈准宗室护卫章京以下，六品官职以上，由都统甄别，视人可者，亦比照骁骑官之例，自精奇尼哈番至拖沙喇哈番，于应升员缺各按相应品级，列入开列职名内，不唯宗室人等各得皇上识认，其中或有精明强干者，亦得以任用，荷主隆恩者，愈加多也。为此谨奏，请旨。

502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报喂养八旗马驼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桑额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奴才窃惟，八旗拴养之官马驼，每月拨库银喂养，专备紧急之用，关系甚为重要。故此八旗每佐领皆应足数小心喂养，各使上膘。兹见兵丁喂养所拴马驼并不尽心，佐领骁骑校等亦不甚

严查，以致官马驼瘦者多，肥者甚少，若遇紧急差用而需肥马时，兵丁无奈多借取高利贷采买肥马，生计维艰。嗣后八旗所喂之官马驼，由该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时巡查，该部每月再遣官巡查，则八旗兵丁各图上心喂养，马驼皆可肥壮。如此不难无误紧急差用，兵丁无采买肥马之忧，于国事亦有裨益。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著八旗都统议奏。

503 监察御史音达里奏陈作恶家奴解部速审发遣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山西道监察御史、革职留任之臣音达里谨奏：为奏陈管见事。

窃奴才看得，八旗官兵家奴听差内酗酒作恶之人甚多。寡妇孤子家中恶奴威吓其主，无理取闹，恣意刁难者亦为不少。主子被奴仆逼迫至极，有宗族者告至族里，虽予惩治仍然不改。欲卖无人要，留之又恐生事受牵连，无奈请求发遣。报于佐领，须再上报参领，带主仆双方对质。质审之中，或有巧言善辩之奴信口捏造，反咬其主，以致驳回不予发遣。抑或借佐领参领禀报于臣，时隔长久，未能解部之机，偷盗作恶，若事关人命，其主无辜遭受牵累。查刑部旧例：凡欲将酗酒作恶之奴发配者，须报其佐领，派领催将主仆一同解部审理，刺字即行发遣。后刑部奏请改为发配奴仆，须由该旗出具印文，连一人并解至，方才受理发遣。故此等恶奴胆大不知畏法，酗酒作恶者亦多矣。伏乞皇帝降旨，仍照前例，凡欲将作恶家奴发流者，视其解至立即发配，则此等恶奴畏于法律，恣意行凶作恶者亦可鲜也。奴才不胜惶悚，谨此奏览。伏乞圣主睿鉴施行。

朱批：该部议奏，缮折奏来。

504 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奏陈宜设门禁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谨奏。

窃奴才看得，宫禁甚为重要。凡进出之人，须经守门护军盘问方准出入。此虽严密，但彼此推诿疏懈，亦未可料。若视重要门禁设置门笔帖式，核对进出人之名牌再准出入，专司其事，伊等必会仔细盘查，似不致疏懈也。为此谨将奴才伊尔哈岱所知奏陈皇上。

奴才之子舒泰书。

50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随围马群送往京城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事。

窃查每年三月上旬，八旗马群出牧。除送木兰围场外，余下各群马驼陆续俱解京城。奴才随围木兰看得，八月中牧草结籽，恰系马匹上膘之际。奴才愚以为，皇上目下尚未出行，马群于八月底从容而来，九月初即可陆续到京，既无误马匹上膘之期，亦节省钱粮。若有需用之处，则视兵部提取数额即送前去。倘遇有闰月及霜降早临之年，由赴牧群之臣预先呈报兵部。为此谨奏，请旨。

506 礼部侍郎登德奏陈满汉官员宜一并挑选补缺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礼部左侍郎内阁学士行走登德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一介庸懦，生逢圣世，荷恩高厚，渐蒙擢用，难报万一。窃惟，自皇上临御以来，不顾辛劳，孜孜以求，凡用人行政，治理国计民生皆持中裁决，措施咸宜。又恐遗漏草芥，命下挨次进言，少有所知，焉敢不奏。看得，直隶各省督抚辖域辽阔，边远偏僻之地难以顾及，务必得有贤能之员协助，方可各堪其职。以臣之愚见，满洲汉人、汉军各官蒙国朝世代养育，承恩甚厚。不拘内职外任，报效主恩，咸俱相同。故嗣后布政司按察司以下，州县官员以上开缺，凡各部衙门应升之满员，亦应挑选保举，将名衔送吏部，与补任之汉军汉员一并引见，有可用者，由皇上简任。如此官员争相进取，各思效力，于之地方生民似少有补益。为此惶悚奏闻。

507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雅亲奏陈严禁兵丁聚饮赌博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署理护军统领事务奴才雅亲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窃奴才世代荷恩优渥，毫无报效，而皇上再施隆恩，将奴才擢为副都统。兹圣主广开言路，虽草芥之言，咸俱采择，奴才稍有所知，安敢不直言奏陈。原于八旗教场建房安置兵丁，盖因贫穷兵丁居无住房；出资租房，且又拮据。官房建成后，每旗各派一名参领住此管理。为兵丁生计确是筹谋周详至极矣。唯因年久，风气日下。今见居于教场之兵丁下差返回后，不学武艺，不肖之徒常常群集饮酒赌博。将此宜交付住在教场之参领等，兵丁除当差之外，闲暇之时，教场既有弓马训练之处，当不时骑射，学习技艺，对饮酒赌博须严加管束。住于城内之参领等亦须轮班巡查。倘仍有如前而行者，一经拿获，从重惩处，其住教场之参领亦交部议处。再居教场所居兵丁子弟若于城外闲荡，定会依附不肖之徒学坏。故此宜在本旗教场设立官学，从兵丁内挑选为人忠厚，会清语清文，弓马优长之人做为首领，教习子弟。修建学堂，由都统副都统等捐建，不得向旗内摊派。如此严加约束，各有所学，兵丁不再随做坏事，其子弟亦得学习技艺也。奴才自幼为侍卫，虽曾为官，却未经历练，仅就奴才愚见所及冒昧具奏，伏乞皇上明鉴。

朱批：著都统议奏。

508 都统查克旦奏陈宫禁宿卫增兵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

紫禁城内关系甚为紧要。每日当班之护军校、护军有五百三十五人，分于各门班中，各守一处。然护军差遣之处稍多些，其门班堆子则会空班。以奴才之意，自护军校、前锋、鸟枪、大摆牙喇内，视才技好者挑选六百人入外侍卫班内，轮班守门。皇上差往何处，则调用得力，一刻无误。再皇城外，八旗每旗各有增援堆子一处，每堆子设兵三十。旧例皇上在宫，撤去援兵，皇上出边则增加援兵。奴才祈请，挑选最佳领催披甲，每班六十人，轮班宿守，不再撤班。伏思，天下虽然太平，而防守之兵不可不备。为此奴才惶悚跪奏。

查克旦亲书。

朱批：著议政大臣议奏，各部议政大臣免之。详议。切勿匆忙增添，以累兵丁。

50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八旗火班章京兵丁各设百名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谨奏。

八旗火班章京兵丁人员不均。有的旗兵为三四十人，或亦有五六十人者，人数不等。祈请每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章京兵丁共设百人以备。兹值秋季，正是艾草进京之时，最忌起火。一旦有火情，分一半章京兵丁携唧筒前往灭火，人力亦足。另一半章京兵丁仍留旗处以作后备。为此奴才达色谨奏。

朱批：著都统议奏，不成切勿勉强，以累兵丁。

510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复准宗室人等入试乡试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昔日特科恩准闲散宗室不经生员即可入考乡试，不久颁旨停科。臣窃惟，往日宗室人等与今大不相同、读书人少，能文者难求。兹蒙皇上之福，宗室繁衍成倍剧增，又遇当今盛世，鼓励培养文人，皇恩之下，文教日渐兴盛，宗室人等竞随风化，莘莘学子必会涌出。伏乞皇上复准开科，不准宗室增获仕途，学子渐受鼓舞，愈思进取也。为此谨奏，请旨。

511 固原署理提督印务噶尔弼奏谢钦命署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署理固原提督事务都统噶尔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本一获罪之人，蒙恩宽宥免罪，即出望外，又荷殊仁还职，遣往陕西效力，实今生今世难以酬报。兹来陕西月余，尚未效力分毫，圣主再施殊恩，命臣署理固原提督印务，臣接旨当即叩谢主恩外，伏惟，臣居官以来向任八旗之职，于绿旗事务一无所知。虽前在四川与总督年羹尧办理军务粗知大略，但陕西地方甚属重要，提督统辖通省官兵，责任綦重。为此经向总督年羹尧讨教地方治理要诀，方才略知一二。臣祈请到任后，诸事俱与总督年羹尧商议办理。为此谢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

512 礼部右侍郎三泰奏陈九卿会议满汉对峙有碍决议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臣三泰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臣窃见我皇上办理天下政务废寝忘食，四海之奴视同一家，兹为世之太平孜孜求治。臣生逢圣世，得以亲见如此奇治。兹遵谕旨，敬陈管见。九卿者乃承国务中枢之责。九卿会议，理应

尽陈所见，是则遵行，非则另行寻议，务须一致决议。今夫各部衙门臣员御前奏事，满汉官员按品排列，并未分立两侧。而九卿议事时，满臣汉臣常常各列两侧，对坐而议。每议一事，不是满臣逼迫汉臣，就是汉臣照顾满臣，徒以各自族属区分异同。臣愚以为，九卿会议若不分满汉，唯挨部就坐，满汉同席议事，民族融合，不致尽压一方，且似副皇上一视同仁之恩也。臣仅就所知密折封奏。若言似有理，伏乞明鉴特谕施行。

513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陈漕船按时抵通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翰林院侍讲学士奴才怀亲谨奏：为奏陈漕船迟误缘由事。

窃查漕船每年皆按时抵达通州。去年运河水浅，庶致漕船迟误，冬季才到。交卸回空之时，恰值天寒，途中冻阻，难以回次。次年冰解后，方才各返次所，再装米前来，本年限内又不能到，兹漕船抵达通州交卸后，刚刚回空，来年限内断不能运抵。长此以往，日后漕米必致耽误。伏乞饬下各省督抚，本年回船到次则毋庸议。若船不到次，则将漕粮租民船遣官迎接回空，于何处迎上回船，立即交兑运抵。如此嗣后每年皆按时运抵可也。为此谨奏。

朱批：张大有到后，著大学士等问奏。

514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奇尔萨奏请蒙古佐领学习蒙语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臣奇尔萨谨奏：为请旨事。

圣主为使蒙古传统不致失传，敕谕蒙古旗人，给三年时间学习蒙语。凡未学会蒙语者，不得录用。钦此。此实圣明洞照，仁爱蒙古之意，无穷之恩也。臣身为蒙古旗副都统，确见蒙古旗人多已摈弃蒙古之道。是以臣折请交付八旗各蒙古佐领，各自挑选会蒙文蒙语之人以为先生，教习幼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都统议奏。

51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陈包衣佐领拴养之驼无用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窃臣查阅马档看得，包衣佐领每佐领皆有拴养驼只。既然各项用驼皆由各旗供应，此驼则全然无用。无用尚且拴养，则枉费钱粮，故此奏闻。俟降旨查明，另奏以定。为此谨奏，请旨。

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遭旱涝蝗虫庄稼略有损伤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雨水庄稼长势之情臣已陆续具奏矣。自七月以来由于不时得雨，各处稻子长势甚茂。早稻俱已收完，晚稻亦已秀穗。秋收景象已为明显，百姓无不喜悦。臣仰副圣主下访民忧

之意，严行各处凡有旱涝蝗虫等情，不论是否成灾，稍有迹象，即令据实呈报，不得隐瞒。兹据各属地方呈报，上下江生蝗之区由于下力捕捉，相继皆已捕灭，庄稼并无损伤。等语。唯徐州淮安所属沿河地方，凤阳府属一二州县，江宁府溧阳县等地有一二十里、二三十里不等遭受蝗害，臣现正派人严查。至兴化、宝应二县因得雨略迟，洼地庄稼长势好，高阜之地庄稼略受伤损。盐城县七月以来雨水过多，早播庄稼略有损伤。因呈报生有吃根食叶之虫损害庄稼，现俱派出官员前往勘查。臣查得，江南省十八府州、一百多州县，地方广阔。全省地方庄稼皆好，一二县内数乡庄稼稍有损害，亦不可谓成灾。详细勘查后，若未成灾，则另行具奏，若已成灾，臣再酌情救治，决不使百姓失于生计。此庄稼稍有损伤之处，本不应奏闻，唯圣主爱民犹如赤子，时系圣怀，臣岂敢隐瞒涓滴，不予奏闻。臣荷主重恩，凡事无不思图酬答。此事关生民更不能劳累地方，臣理应竭能拯救，不劳烦圣衷眷顾也。除秋粮收成分数另行奏报外，为此缮折，差臣标千总朱天禄、兵丁严少武赍捧谨奏明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知道了。唯求实在，尔等如此实心以行，朕心方能安舒也。

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整饬驿站营伍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自莅任以来，每日兢兢不敢疏懈。两江地域广袤，事务繁剧，且才识浅薄，不能悉知。地方应行之事，虽仅就臣所稔知者，即行匡治，但不尽之处仍有许多。兹捧读皇上推进驿站营伍，劝勉罢黜官员之训示。不胜惶悚感激，实难奏言。唯钦遵圣训，竭尽所能，力图推进匡治也。臣查得，江南地方炎热，每年驿站马匹倒毙者颇多，驿站事务亦略有废弛。臣到任后严禁大小官吏劳扰驿站，私取马匹骑用，并令加紧采买所缺马匹，补足额数，以备臣遣员稽查。兹因降殊旨，免去营驿王刚明等缺内所偿之银，于驿站事务大有裨益，现正各自买马添补数额。臣复严行所属，务致补足额数，(**朱批**：好。)使马匹肥壮整齐。至江宁北大营兵丁，其公务所行护送官员，押送官物、钱粮、罪犯之差颇多，因惮于往返穿梭，懒惰推诿而饶舌于官者，亦是有的。此皆臣管饬不严所致也。(**朱批**：一时何能如此。唯留心，若三年能有长进，即为格外效力矣。)兹当改正恶习，严加约禁也。窃惟，江南营伍松弛，其习已久，非一时即可严治者也。臣到任之后，曾严饬各属官员，务必训练兵丁，使有长进，(**朱批**：甚为重要。)兵器渐致备齐。倘有官卖兵缺，克扣钱粮，缉拿盗匪不严，致使营伍废弛者，必予参劾。又令副将以下武弁来省考试，兹已将近考完。各官每每来省考试完后臣必详嘱当饬营伍，严缉匪盗，做个好官。凡骑射为优者予以褒奖，生疏者予以管教。因各营兵丁众多，臣不能全部带来一一查验，故交各官训练。若有公务，臣则查验大营附近之营兵，以示奖惩。(**朱批**：甚是。)臣若钦遵训旨慢慢匡治，营伍必能整齐。(**朱批**：朕信赖尔，对尔朕一向决非负心之君。)再合肥县知县李月槎原任刑部笔帖式时，曾于围场随臣办事。其人可也，现名声亦好。合肥县仍属大县，所处重要，调转知县时，不能调任此人，伊现已代理庐州府知府印篆。若有应升之要缺，再奏闻予以嘉勉，听候降旨。(**朱批**：此等真的好官，尔放心多选几人具奏，予以劝勉。甚善。)临淮县知县戴沄，臣前折曾奏，俟带来验看后再具奏闻。等语。兹伊到此看得，凡之言语唯闻高，不闻低。去年臣赴前来之时，于临淮县歇宿，会见知县戴沄时，应对之陈，方知此人耳聋，因访问其之办事，民皆称善，故未参劾留任矣。兹其耳较前更聋了，且亦非可愈可疾，故臣缮本参劾。臣之荷恩非同他人，既便一事，何敢不尽心焉？唯臣才疏任重，时因无

能而惶悚。伏乞圣主施恩教训，不唯臣可钦遵以行，更于地方大有裨益。臣不胜惶悚，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朕是瞒不过的。尔为朕头等之好省臣，唯勉之。凡事慢慢能有长进，持之已久，方能成事。尔人到何处，对下属劝善罚恶甚为重要。惩恶比扬善其益更大，唯无私心，又惧何也？放怀酌情料理。若有为难掣肘之处，切勿犹疑，即刻奏请。如若不对，朕则训示，将朕所想之处写出晓谕尔也。

518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八旗佐领择师教习幼丁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谨奏：为遵旨事。

圣主为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习文有才之辈受埋没，特降谕旨，对会满蒙汉文、能翻译且能书楷字者多次开科考试，使少有才能者俱得录用。故此，所有与闻者，无不兴奋焉。奴才花色乃由士卒擢升之人，至愚极陋，不通文墨，诸事难以奏达。窃惟，佐领幼丁中或有之人粗陋无知，而无能之人子弟更是疏于正习，堕入颓败，不知伦常，人虽长大，却不成材。奴才愚以为，若交付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佐领，挑选可做教习者，教授文字弓马骑射，则各得承皇上养育之恩也。可否施行，伏乞圣主明鉴。为此惶悚谨奏。

奴才之子阿尔泰书。

519 兵部左侍郎伊都立奏请将卓异与保举者开缺一体补用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谨奏。

臣生际盛世，欣逢圣主，叠蒙异数，拔置卿贰，正图竭蹶驽骀，冀酬恩于万一。近奉旨令臣等轮班条奏。臣以幼稚方祈圣慈训诲，以备驱策，少有所知，焉敢隐匿。臣查武职官员原取其年力富强，得收其及时精锐之用。今钦奉谕旨，将各省督抚提镇保举人员于现出之副参游都等缺悉皆补用，此实我皇上爱惜才技俾各得及时效用之至意。臣因查六十一年各省保送卓异人员除经臣部照例论俸推升，及有因在此次保举中已奉特旨补用外，尚有未曾升用者。窃思，卓异人员，其必年力精壮，材技优长方敢保送，与保举人员无异。且必历俸已满三年，任内并无事故，始得合例准行，则其区别尤慎而采择尤精。况此卓异保送已到部者，皆经引见，蒙皇上亲阅，则其人材之可用已在洞鉴无疑。臣见卓异定例，虽衔大者得越缺一等升用，衔小者得越所升之衔一等升用，但必须与本项应升人员较俸升转。今此数员中，其俸深者尚须一二年，俸浅者竟必俟六七年方得补用，以精择选取之人，拘于定例常格不得及时效用，实为可惜。伏祈皇上降旨，将此卓异人员令臣部将目下数目内新出之缺查奏，与保举人员一体补用，则凡在戎行者自益鼓舞奋励，而地方收得人之效矣。此系特恩降旨事宜，臣谨缮折封奏以闻。

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

朱批：此奏甚是。朕只当此保举内有卓异人员，尔部可速将卓异人员开列具奏，将某年月是谁卓异亦详细注明。

（原件系汉文）

520 （佚名）奏报处理劣员札日昌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为密闻事。

奴才看得，札日昌、郭春二人奸究，善败事，包揽诸事，欺骗前任官员。本月初八日在京城，主子刚降旨命往召布政使连肖先，次日此处札日昌即已获悉。此等人若永留天津，目今虽无妨，日后侵扰众人，钱粮亦受损。现今惟此等人自己有侵渔银两，故暂不治罪，上紧追完钱粮。此间甚为秘密，如果露出一语，事即泄露，于钱粮亦无裨益。俟伊所吞钱粮偿还，再如何遣派此等人之处，伏乞主子裁断，即速降旨。

朱批：尔将此带来面奏。

521 御史莽鹄立奏题本档子免兼译满汉文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奴才莽鹄立谨奏：为题本、所送档子免兼译满汉文事。

查得，原遣员查看盐务时，若遣汉、汉军监察御史，则所有送去之档、题本、行文，俱止缮汉文文书。若系满监察御史，因有笔帖式，故兼写满汉文书。目今圣主专遣奴才彻底查明长芦盐务。钦遵立即作速前来。自接任以来，日夜悚惧，不敢稍有懈怠。每日由各部交来、巡抚总兵互相咨发以及咨行长芦、山东二运使，宜交四省各府、厅、州、县之事，俱用汉文书。批、票之事多，且又查巡私盐，商人盐船要一一查看，放行过关。现今缮写满文笔帖式业经解任，奴才原虽粗知汉文稿，然不能逐字翻译，且诸事总亲自办理。现今送通政司衙门之题本、送部之文、档，若皆兼译满文，奴才实不能胜任。故业经为此呈文户部称，俟部文到后，奴才再行请旨。奴才若再有另行奏闻之折，除仍缮满文具奏外，倘系遵定例应送通政司衙门具题之本，内阁定循例贴黄翻译具题，故奴才不能为之处，伏乞圣主明鉴，并伏乞照奴才所请，批交到部。为此悚惧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知道。

522 内务府奏报营造司官房收租修缮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营造司之官房共一万六百六十四间，其中热河、喀喇和屯有房一百三十六间，畅春园有房五百七十四间，良乡、涿州、房山、固安、昌平、通州、天津等州县有房一千三百七十四间。通州有菜池六千五百二十七池，随池土房五十四间。天津有菜池二千七百三十三池，随池土房一百九十间。此外，人租住之房六千五百五十二间。开铺子做买卖之房一千七百八十四间。此项一年所获租银粗算之，有二万余两。如此多之房屋，并无专管之人，虽频加巡查防守，若有不到之处，则租房居住之人，商人欠租暗中转移，未租之空房门窗毁坏后带走等情弊，一定有之。营造司之官员派往各工程处，每日所办司务亦有，笔帖式、库丁既然不多，故请将热河、喀喇和屯之一百三十六间房，交与办理热河事务之贺义，畅春园之五百七十四间房，交与办理畅春园事务之郎中尚志顺等人管理。良乡、涿州等州县之一千三百七十四间房，由京城追查、租赁、催征

租银甚难，年久俱白白损坏。将此行文直隶巡抚，转交付地方官作价售出可也。所卖之银送交内库。尚未售出之公中之地，地方官仍收取租银，所收之租亦送交内库。通州有菜池六千五百二十七池，随池土房五十四间，交付会计司，由菜园安排。天津有菜池二千七百三十三池，随池土房一百九十间，将此交付钱粮衙门，由钱粮庄庄头安排。租住之六千五百五十二间房，开铺做买卖之一千七百八十四间房之租银，俱与钱粮有关，而营造司兼办房屋事务之官员、柏唐阿少，故巡查、防守时不能尽到。查得，包衣三旗之佐领三十五员，既然皆系司、院之职官，且又有骁骑校、小领催，故租出居住之六千五百五十二间房，开铺做买卖之一千七百八十四间房，三十五员佐领每人平均兼管约二百四十间房。由各佐领将所收租银数、所租房间数，每月报交营造司可也。若催租、收租官员、柏唐阿卓异，则钱粮事务亦可明矣。除此项房小修之处令租住之人承修外，若年久柱歪、墙塌、顶瓦损坏，则由该佐领、骁骑校亲自查明，细算所需价银，报营造司，动用房租银修缮可也。完竣后，交付营造司官员，将所修之处明白核对。倘有多用之处，追还议罪。已租出居住之房内，若有人情愿作价购买，则臣等承办，交付该佐领变卖可也。将所卖之银年终奏闻后，交广储司库。官房内有已出租居住之房假报未租或多租少报之弊不可料定，臣等时时遣员往查。此等情弊若查出拿获，将该管佐领、骁骑校等从严治罪。既然租房之商人每月所交租银内，混有九七、九八成色银，此银可用于营造司平常小修、采买物项、付车租等处可也。将一年总计所收、所用、所余银数，年终明白销算后奏闻。如此则房租银不至耽延亏欠，而房屋亦不至失修损坏。再，收新进之房，办理赏人之房，仍交付营造司办理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内务府事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噶达浑、李延禧。

朱批：内务府总管于衙门亦有览阅此等奏折之日，实为奇事。惟朕圈画之处，言与行相合方妥，否则不但无用，弊端益重也。

52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给八旗官学生效力之途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窃我皇上以培养人材为重，颁谕八旗开科武生员举人考试，俾使人人得承鸿恩。查得，八旗官学生年久学习优良者，准行吏部进班，用以无品笔帖式库使之职。但年逾不能学习者一时不得任用，亦不能入披甲护军效力。伏乞敕下五年一次派臣会同吏部考试，优者照例录用，平常者仍留学习，不能读书学习者革退，取为护军披甲，则学习优者争相砥砺，年逾不能学习者亦得有效力之途。为此谨奏，请旨。

524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报禁止民间穿服售卖龙金线纱缎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兵部右侍郎奴才牛钮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窃惟，御用内造者方可称为上用内造。兹无知商人为提高品位，以图其利，滥用此四字者甚众。上用内造字样既关乎名器，宜交付五城、顺天府予以查禁。再官兵民等有人滥服五爪龙金线纱缎。五爪金线之物皆属御用品，并非常人应用者。故此亦应禁用。唯圣主甚为仁厚，若即刻禁止不准穿服，众人制成之服立时便改，恐皆为难。故而目下已有者，照准穿服，卖者照卖。将此禁用之事交付该总督巡抚，嗣后除官织造者照常织造外，民间纺织，一律严禁纺织五爪

龙金线纱缎等物。如此而行，数年之间，穿服售卖者，自会绝迹。为此奴才仅就所见具奏，应否施行，伏乞皇帝睿鉴。

朱批：此奏甚是，该部照行。

525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请京城增设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臣萨哈察谨奏：为遵旨事。

窃臣看得，我皇上绍承大统以来，宵旰勤政。万机之暇，又恐塞言路，谕命各臣轮班条奏。臣幸生于昌明之世，蒙圣明之君知遇。唯臣至愚极陋，浅薄无知，深恐难副皇上明旨。虽然如此，亦当奉陈管见。臣窃惟，八旗印务处素用笔帖式。兹各省将军亦用笔帖式，即便各城守尉亦俱用笔帖式，唯京城都统无笔帖式，皆以兵丁内挑取会拟文稿者顶替笔帖式拟文。皇上印务关系甚重。故行文部衙门，传谕八旗俱用领催人等。兹各省城既然皆有笔帖式，京城亦请照此例增设笔帖式。唯恩自上裁，应否之处，臣愚昧不明大道，伏乞皇帝睿鉴。

526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不可逾品服饰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切照官之品级乃奖赏功绩，重视人材之国家大典，不可混淆不清。中路军自蒙恩诏以来，兹又叠加恩典，故不肖之人借恩诏为名逾品服饰者，亦未可料。臣愚以为，现有官员内，凡有加级者，由旗处缮造清册咨行吏部，遵照部定品级准用相应顶子坐褥，职任升转，亦俱照此而行，不可随意更换。吏部所定各款记录旗册。武职官员则行兵部，亦记录在册。不隶旗属之员，由各该衙门记录在案。如此官员降级贬职亦可明了。倘有档册未载而擅自僭越服饰者，由该管臣员查实揭参，从重处分。为此谨奏，请旨。

52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二省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福建各处及台湾三县，六月七月皆得足雨，现冬稻长势甚茂。米价如前，仍为八钱至一两不等，价尚平。另据浙江各府州县来报，六月夏稻陆续收完。唯因雨少，秋稻冬稻望雨正殷。自七月初三、初四日至十八、十九、二十日，降雨数次。故雨水充足地方，田禾得苏。雨虽未足，而近河之洼地，尚可以积水继续灌溉，田禾亦无妨。唯远河之阜地，又雨水不[illegible]，秋稻受损。等情。查得，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地，虽山区数县雨水不足，但此数府河湖众多，倘若雨足，冬禾尚属无妨。唯严州、金华、衢州、处州、温州、台州等地，除近水及七月雨足之州县外，雨水未足州县之阜地秋禾被旱。略受损伤。现已选派道府之员亲临查勘，照例由巡抚一面奏报，一面查明雨水苗情，详议赈救请旨外，为此谨先具奏闻。

朱批：尔之节制不必划一，两个省两个样，朕因各省参差，方分别对待。此皆切不可视为戏言，我君臣应知耻以求。

52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朱批训谕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奇旨事。

八月初七日，臣所差赍折之人返署，臣跪奉祗领。伏见请安折内奉御批：朕安，尔可好？钦此。又奉赏谢恩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封疆大吏名芳千古，即是报答皇考及朕矣，勉之。我君臣内外大小员职，倘能英名天下万世，其光彩荣耀更有逾此乎？尔等二省文武属员，著善加劝勉，好生训导，务期清勤，时刻不怠，尽心职守，黾勉效力。钦此。又回奏黄颖、赵文弼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尔此奏甚属秉公之言。吴达礼等所奏亦是，现交部议。钦此。臣伏读之下，闻知皇上万安，不胜欣慰，蒙皇上垂问臣好，详细开谕，奋加勉励而无任感激。当即恭设香案，行礼叩谢皇上鸿恩。钦惟我皇上至圣大孝，笃念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为国道益兴，凡天下内外官民一体相待，一日万机悉心调度，清理吏治，万民乂安；革除积弊清明法律，崇政奇仁，无所不被，超乎古今。臣叠蒙教训，务求做好省臣，留好名声，何敢不尽全力黾勉而行。唯臣无知无能，诚恐不能仰副皇上教诲殊恩。嗣后臣唯愈加持躬谨慎，监督下属，不求一刻之安，不怀微毫之私，以勤补拙，仰报殊恩于万一。除将驻台湾之监察御史吴达礼奏折遣员转送外，为此叩谢训谕。谨将朱批三折恭缴具奏。

朱批：知道了。凡人切勿借故掩饰。以往过愆，一分一毫不加掩饰，不护己短，悔过自新就好。朕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声名，兹每思前事，即深感惭愧。兹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此虽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至尔等省臣，以前有隐瞒未奏或因掣肘无奈导致舛误怠懈等事，朕如此推诚相见，体谅尔等，唯不副朕造益地方百姓之诚，对以往过失仍行推诿，隐瞒真情，百般掩饰，务期以往举措获朕称许，则反误其间，极为可惜，岂能行耶？我君臣俱应开诚相见，捐弃前愆，以求来日。凡事唯求实心黾勉，爱惜心血，不图安逸，勤勉整治地方。勉之。

52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刑部侍郎阿锡鼐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谕：各部衙门尚书侍郎，嗣后各将所知应奏之事，每日一人密折封奏。钦此钦遵。伏惟，自圣主御极以来，不顾圣躬劳累，为治益求治，奋发不息。凡应行应废之事，无不建极措置。兹至圣主君不以圣人自居，谕命奴才等愚阻之辈各陈所见，密折封奏。此乃观四方之景尽知民之利害，听四方之声悉闻民之安忧之至圣主之意也。唯奴才知识浅陋，人亦平庸，自愧难副圣主明旨，仅就奴才愚见所及，恭请圣主指教。

一项，奴才闻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有白莲教者。此教之人与入其他教会之人不同，别类教会者，不过人聚一处拜佛诵经而已，而此白莲教者奉女人为首，财物共有，其内法纪极严，人心甚齐。前河南康廷一案，白莲教人涉案颇多。此教若不预先严禁，人聚渐众，一旦遇雨水不调之

年，庶至抢劫之案四起，亦未可料，况直隶乃京师所在，尤甚紧要。奴才愚以为，对白莲教，昔日虽曾有过禁令，但其年久，如今早已松懈矣。宜交付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抚臣，复出告示，强行禁止，限期解散，若逾限仍不解散，由旁人出首，或科道揭参，审实之后，除将白莲教者治罪外，该地方官员俱以革职论处，则暗藏者虽难一时全禁，但民知法严，嗣后新入其教者则会少矣，尚可防日后蔓延也。至禁行之时，地方官员唯应暗中取信，若有确知者，亦应传取前来，好言开导，张出告示，限期改过，不得借此之机，勒索财银，或绳严法立即着刑，反致生事。将此一并交付该巡抚，自内消弭，不时探信以为防范，毋致酿成事患。

一项，据闻州县地方一应商货俱由牙行把持，不准售卖，每货其务须得获一份，方准上市。此概因地方恶棍以每年交纳一二两税银为词，贿赂州县官员换取一纸牙帖，而后即恣意勒掯小民，从中取利之故也。故致上市货物亦有不能及时出卖者。将此宜应严饬直隶巡抚予以清查，凡原有卖米卖牲畜等项牙行，于钱粮有益，照准保留外，于钱粮无益且为州县官员新增之牙行俱应查奏，应撤则撤。如此于小民生计颇有利焉。为此密封谨奏。

530 侍读学士班第奏陈各部笔帖式职低俸少无力养家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详议口奏。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班第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奴才素性粗陋无知，知识浅薄，更无治政鸿猷之论。我皇上神明睿智，使万象更新，无人同乐，祥瑞渐露。太平之景，昭然于世。在此贤能之臣饱学之士唯全力克尽其职外，实难进一言，何况奴才之愚者，更有何言？然奴才仰承重恩，自幼忝居不称之职，兹又奉谕各陈所见，焉敢隐瞒真心不陈一己所见。窃惟，我皇上励精图治，无时无刻不以国家百姓为念，每事无不期盼善之更善。天下一人一地若有遗漏，必会焦劳圣衷，为其得有生所而思之，何况效力公务之人更待何言。看得，部衙门笔帖式等，职位虽低，但一应奏章文案俱赖之也。其中捐纳有品者可论俸擢升主事不议外，无力捐纳由学生生员考试录用之人，因无品极，不能擢升主事，二三十年后才可升任一九品小职。此等人内确有才能且堪得力之人颇多，原来尚可择为中书，后中书改由笔帖式归班候缺以用，停止自无品笔帖式中选用之例，因此闲散人即可得七品中书，而现任无品笔帖式反不能升迁。再者此等人多，应升之缺少。或有同时录用之有品笔帖式连升数级，而无品之笔帖式仍于笔帖式任上行走。即便偶尔升上一级，却于升迁之日论俸，而再升一级则难上加难。更有甚者，蒙古旗无品笔帖式没有应升之缺，至死仅守着一两钱粮维生，毫无升迁指望。反不及兵丁也。无品笔帖式办事出力与有品笔帖式并无异同，同样行走，而升迁阻滞两者相距竟然如是，实属可悯。唯此事甚微，人人皆不在意，无人奏达，皇上难以得知。皇上诚若得知，亦必心生恻隐。奴才愚以为，对无品笔帖式或按入部之日计升主事，升主事后再按食俸之日计奏。或三年考试一次，甄别卓异效力者，无品赏给品级，有品加晋品级；劣等不可者即行革退；才平之人留任，以观下次考试。如此优者各受鼓励，不堪任者亦思努力，吏治整肃，且均得圣恩也。再此等之人俸银亦太少，凡八品之员皆食俸四十两，唯笔帖式仅食俸银二十八两，无品笔帖式每月各食钱粮一两，其何以赡养妻小。此等之情，伏乞皇上明鉴，倘恩准笔帖式食俸四十两，钱粮加至二两，则笔帖式得此厚俸钱粮，足可赡养家口，必各尽其职，以图报效，且阖家承恩无穷，全无内顾之忧，再敢干法行弊者亦可鲜矣。奴才所言虽非紧要之事，但思兴许少有补益，故将点滴所见敬陈，伏乞圣断。

531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满洲兵丁骑射生疏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署理正蓝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奴才讷亲谨奏：为遵旨陈奏事。

窃奴才本一末等之人，蒙圣祖仁皇帝之恩，自幼选入侍卫，荷蒙教养，渐次用至副都统。兹圣主再施殊恩，将奴才补为护军统领。奴才世承隆恩庄重，虽仅为粪粉亦难仰答。康熙五十六年，圣祖仁皇帝遣奴才前往四川军营，时整五载。此间随奴才前往打箭炉、里塘、巴塘之兵，及跟随进藏之兵，皆为江宁、杭州、荆州之满洲兵。奴才观其弓马骑射、步射各尚可也；骑射甚生，其中竟有不能之人。由此可见，平素该管之人不甚训练骑射，兵丁远离马匹，无从学习。驻防之兵关系甚为紧要，伏乞饬下该将军等，不时操练本省官兵弓马骑射及鸟枪技能。兵丁骑射鸟枪生疏，马匹致残因系奴才稔知之事，为此谨奏。

532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陈骁骑校补任免送京城看视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谨奏：为钦遵上谕，奏陈管见事。

圣主为官兵百姓求治至意，谕命文武之臣各抒己见，开通言路，咸俱条奏。窃惟，奴才本一微末粗陋之人，承蒙皇上隆恩，由卒伍渐擢用于副都统。奴才忝居其职，思得：各省骁骑校补任时，皆由本地将军副都统公同验视选拔，驿送京城，由兵部看视拟正补任发遣。其往返不但疲劳驿站，且兵丁亦费盘缠。故此，奴才祈请，嗣后各省补任骁骑校时，由本地将军副都统公同验视，甄别择定，指名行报兵部补任，则既不劳扰驿站，兵丁亦无须耗费盘缠也。为此奴才马起达惶悚谨奏。

奴才马起达族弟伯全谨书。

53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限期到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凡省城之员皆司防守巡察之职。倘若缺出，则带往京城，复经都统甄别骑射，方才奏补。再俟返到任，计往返之日，远者职位空达数月之久。若途中再拖延，则任所空缺更久。伏乞嗣后凡省城补缺者由都统视其到与未到即刻奏补，而后计算路程之远近，限日起程。其起程日期行兵部在案，该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将到任日期报送兵部。则途中拖延之情可绝，且任职不致久空也。为此谨奏，请旨。

53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升调刑部之员留部办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部主事、正蓝旗之傅达色现升任刑部员外郎。博达色原于臣部武库司行走，凡各旗之

员皆能分辨，且熟悉武科举等事务。祈请将博达色以升任品级仍留臣部办事。俟该旗员外郎出缺，再予削减。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理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

朱批：知道了，留下。博达色之缺，著刑部臣等指名具奏。

535 多罗郡王策凌奏请赴京叩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奴才策凌谨奏：为尽输诚悃，略表寸衷，仰乞睿鉴事。

窃奴才自幼以来所承鸿恩实难仰报，且难以历数。前次赴京曾奏请将圣祖皇帝梓宫送至山陵。不料库图克库事出，奉旨将呼图克图龛座护送回库伦。钦此。钦遵，护送至库伦。遂闻仁寿皇太后冥天之信，奴才顿时魂不附体，不知所措。伏惟，圣祖仁皇帝升遐之际，皇上哀痛至深，乃奴才亲眼所见。兹又遭皇太后大事，皇上之悲痛必不忍睹。奴才每思于此，皆放心不下。兹呼图克图之事俱照皇上指授完竣，现今军营亦无何事，奴才欲自备马驰赴京城叩谒皇太后梓宫，瞻觐金颜，恭请圣安，伏乞圣主恩准施行。因非奏请不得擅自前往，是以奴才谨奏，请旨。

朱批：切勿为朕担忧。尔想来，好。为尔家之事，正想叫尔回来办理。慢慢喂着牲口前来。

536 副都统吴光奏请满洲蒙古宜与汉军同补文武之缺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臣吴光谨奏。

臣一介武夫，不知大事。圣主广开言路，下采刍荛之言，臣虽卑微愚钝，焉敢不陈管见。伏惟，我皇上御极以来，励精图治，以百废之兴重在得人，令满洲蒙古汉军之举人生员免去行差，每月赏给钱粮，各自读书。又特开文武两科，使稍有才能之人俱得以录用。此皆旷古所无者。如此教养下去，学子必会与日俱增。伏乞圣主再施殊恩，准于满洲蒙古内挑选才学兼优之人与汉军一样，用于省内文武之缺，则满洲蒙古不但皆知民风及武力强弱，亦似均得成长也。臣至愚极陋，不揣冒昧直言，不胜惶悚。谨奏，请旨。

臣吴光之子委署佐领之护军参领明德书。

537 河南道监察御史锡禄奏请准许生员在京会试举人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锡禄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看得，兹南省监生生员多聚于京城。例定京师会试举人，南省监生准可考试，生员不可。然生员亦属应考举人之人，若不准考试，倘有博学文章出色之人则会埋没。南省应试监生皆分有举人名额，生员人等可否取其同乡官员保结，呈书该处与监生一同考试。应否之处伏乞皇帝明鉴，交该部议。为此谨奏，请旨。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锡禄，此字为奴才之子锡他阿所书。

53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清查钱粮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请清查钱粮事。

窃查原任镇国公景禧等人就追缴车驾银一事奏言无处贮银，致使交银全无凭证。等语。由我衙门隔出库房一间贮银。交银时，借臣衙门印篆钤用，一应收缴之处，悉由伊等派属下之人办理。总由镇国公景禧、闲散宗室吴尔占、色赫图、都统李生宗、副都统索诺木拉锡、乌尔德黑、侍郎罗瞻七人主管。兹景禧、索诺木拉锡、乌尔德黑、罗瞻业已身故。吴尔占，色赫图派驻盛京，唯留李生宗一人。钱粮之事关系重大，祈请命交李生宗，将已交未交数目查明具奏。或另遣臣清查，如此不惟钱粮之事可清，亦不致久拖迟误也。其因在臣衙门院内，理应具奏。故此，谨奏，请旨。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左宗正多罗贝勒都统满都呼、右宗正镇国公臣德普、左宗人辅国公兼委领侍卫内大臣讷图。

朱批：此事内情。朕悉稔知，此奏已迟。著简王贝勒满都呼奏明。

539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巴达子刺杀人命案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报满洲人刺杀满洲人事。

据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衮泰、翼尉额尔钦等呈开，据正黄满洲旗参领索里来告，我在皇城内堆子班上，本月初八日早饭时，正白旗双定管领下之马甲巴达子来我处告曰：我于宛平县民张守直之清茶铺内，将正黄旗伯齐佐领下之护军韦广用刀刺死，特请拘拿。等语。我当即领兵令巴达子带路前往验看，韦广被刺身亡是实，故将巴达子拿下，与铺主张守直一并解来鞫问。据巴达子供称：去年七月，我与韦广之刘姓朋友曾因买蟋蟀而生口角。自彼之后，韦广与我结了仇，每每相遇，其必对我又打又骂，横加欺辱。我愤恨不已，本月初八日，我身藏家中小刀立于街上，韦广将我叫进守直之茶铺后，再次骂我，我被逼无奈，拔出刀向韦广肋下猛刺一刀，而后即赴堆子自首。韦光丧命，我将刀扔了。等语。据张守直供称，我开茶铺，本月初八日，已死之韦广与另外一人在我铺内饮茶，后伊出去，与巴达子一同进来边坐边饮，并无口角。巴达子持刀向韦广刺了一下，即去堆子报告，连我一并带来。韦广离开铺子后毙命身亡。等语。韦广家步甲古巴尔随同前来供称：我原在弘善寺堆子值班不知巴达子为何将我主子韦广刺死，我闻信后马上就来了。等语。遂即扭住巴达子的手说：尔只是一个孩子，岂能独自杀人，尔与谁同谋，受谁挑唆？在茶铺，尔等三人一同饮茶，另一人是谁，从实招来，据巴达子供曰：韦广欺负我之事，我告知我所认识之镶黄旗伯龄管领下马甲杨三保，杨三保谓曰：尔不给他厉害，他必不会罢手。等语。于是我身藏小刀于本月初八日邀韦广、杨三保一同入茶铺饮茶。韦广再次骂我时，我被逼无奈，拔出刀向韦广肋下刺了一下，除此之外，并无同谋，亦无挑唆之人。等语。经巴达子指引，将杨三保捉来鞫问。据杨三保供曰：韦广、巴达子我都认识。本月初八日，我与韦广同去饮茶，于粥铺前遇见巴达子，韦广请巴达子去茶铺饮茶，茶饮间，韦广骂巴达子是实，我劝韦广，其向巴达子认了错。而后，我对巴达子曰：认了错就完了，言后坐下饮茶。突然巴达子拔出刀向韦广刺了一下，而后前往堆子自首被捕。我未对巴达子说过不给韦广厉害，其必不罢手的

话。等语。故将巴达子、杨三保拘押，将张守直、古巴尔放回。等情。于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报至刑部，即派郎中隆灿、笔帖式锦图率正白旗回子佐领下领催刘格、镶白旗苏木保柱佐领下领催四儿、吴祚旺前往验尸。死者韦广之胞兄正黄旗伯齐佐领下户部笔帖式韦准、侄子蓝翎赫恩特呈书内开：我胞弟韦广被巴达子行凶刺死，右肋有刀伤。报九门提督，由堆子章京验后，即已装殓，现时值署热，尸体易腐烂，且我等居于皇城之内，请免开棺验尸。等语。故郎中隆灿未予验尸，将其呈文报送到部。问巴达子，尔为何杀韦广，有何宿怨，尔的同谋是谁？帮手是谁？据供：我乃正白旗包衣双定管领下另户马甲，今年十九岁，去年七月，我曾因买蟋蟀与韦广之朋友发生口角，自此，韦广与我结仇，每次相遇，必对我又骂又打。我将韦广欺负我之事告诉杨三保，杨三保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本年五月初八日，韦广邀杨三保及我一块进茶铺饮茶，对我肆意漫骂，又夺走了我拿的扇子，我向他要。他对我说，尔让我鸡奸，我才给尔。我不胜愤恨。一怒之下，拔出身藏小刀向他刺了一下，韦广身亡是实，无人与我同谋，为我出力。等语。又问，据尔供称，尔因与韦广之朋友生口角，韦广欺负尔。韦广之朋友名谁，现居何处？据供，韦广之朋友是旗人是民人我不知道，其姓刘。现居何处，我亦不知道。去年买蟋蟀方才见面，我并不认识。等语。遂问杨三保，巴达子是如何与尔策划刺杀韦广的，尔等有何仇怨，尔如何帮助行凶的？据供，我乃镶黄旗伯龄管领下另户马甲。韦广、巴达子我皆认识。我等并无仇怨。五月初八日，我与韦广一同前去饮茶，途中遇见巴达子，韦广请巴达子入铺饮茶，其间韦广骂巴达子，我劝说韦广向巴达子认了错，而后，我谓巴达子曰：人已认错就完了。便继续一同饮茶。不觉间，巴达子突然抽出小刀向韦广刺了一刀，遂即前往堆子自首被捕。我并未向巴达子说过不给韦广厉害，他断不会罢手的话。亦没有与巴达子策划、帮殴之处。等语。问开茶铺之民人张守直：巴达子如何在尔铺内刺杀韦广的？与韦广在坐的都有谁？据供：我乃宛平县人，开清茶铺。五月初八日，死者韦广与此杨三保一同进茶铺饮茶，后韦广出去与巴达子一同进来，伊等一同饮茶。并无口角。不知何故，巴达子突然拔出小刀向韦广刺了一刀，韦广勉强走出茶铺，不久即死了。因巴达子前往堆子自首言，于我铺内杀死了韦广，故将我一并解送前来。其他情由，我皆不知。当时在坐者别无他人。等语。问韦广家人古巴尔，与九门提督处同供。据参领索里告称，五月初八日，我在堆子班上。因巴达子来我处自首说刺杀了韦广，故我率步甲前往查验，见韦广右肋处被刀刺伤，伤只一处。当时毙命是实。于是我立即将巴达子拿下，又由巴达子指引拿获了杨三保。等情。遂夹讯杨三保曰：据巴达子供称，韦广对我欺辱打骂，我怨恨不已，告诉杨三保，杨三保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而今仍尔言未曾说过，此话，岂可狡辩，况尔等同坐一处巴达子杀了韦广，由此可见，尔等必定有仇，显然是尔挑唆巴达子刺杀韦广。尔如今欲脱罪责，恣意巧供。岂能如此？尔等是谁起意杀了韦广，所有之事从实招来。据供，五月初八日，韦广叫我去茶铺饮茶，见巴达子经过茶铺，韦广叫巴达子进来饮茶，韦广詈骂巴达子时，巴达子突然拔出小刀向韦广刺了一刀，韦广当即身亡。至巴达子愤将韦广打骂欺负他的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巴达子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其遂即问我，如何给他厉害，我说，那在于尔了。等语是实。我并未起意挑唆巴达子杀韦广，其余仍同前供不移。又鞫问巴达子曰：尔虽对刺杀韦广自认不讳，但仅因尔与韦广朋友买蟋蟀之小事，韦广岂能与尔结仇，打骂欺负尔耶？再尔刺杀韦广，岂可狡言系因韦广打骂，意欲鸡奸而怒将其刺杀，况杨三保自认曾谓尔曰：不给韦广厉害，其便不会罢手一言是实。由此看来，尔等必定有仇。尔与杨三保商量，显系杨三保挑唆尔刺杀了韦广。杨三保如何帮助尔的？除杨三保外，是否还有同谋从犯，一一从实招来。等语。经夹讯，巴达子供称：其与死者韦广原即认识。去年七月，我因与韦广朋友买蟋蟀发生口角，韦广与我结下仇怨，每每相遇，必打骂欺负我，我怀恨在心。本年五月初七日，韦广遇见我又欺负

我，抢走了我的扇子，我向他要扇子。韦广说，尔让我鸡奸，我就将扇子给尔。我愤然告知我认识之镶黄旗伯龄管领下披甲杨三保，杨三保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我每一思及韦广打骂意欲鸡奸之事，即怒不可遏。次日，我带上家中小刀立于街上，韦广同杨三保坐在茶铺饮茶，韦广见到我，叫我进去饮茶，韦广再次辱骂，我不胜愤怒，乘韦广回头之机，拔出小刀，向韦广右肋刺了一刀，我便去堆子自首，而后韦广身亡。堆子章京验尸后将我捉拿。无人帮助我，我承认刺杀韦广之事，果有他情，我何不招供。反代他人受刑？等语。其余之事如前供不移。

臣等会同兵部、刑部审理正白旗双定管领下另户马甲巴达子刺杀正黄旗伯齐佐领下护军韦广一案。据巴达子供称，去年七月，我因与韦广朋友买蟋蟀发生口角，韦广与我结下仇怨，每每相遇，伊便打骂欺负我，使我怀恨在心。本年五月初七日，韦广遇见我。再事欺辱。抢走了我的扇子，我向他要，韦广辱骂道，尔让我鸡奸，我就将扇子给尔，我愤恨不已，告知我认识之镶黄旗伯龄管领下披甲杨三保。杨三保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我每思及韦广打骂意欲鸡奸之事，即怒不可遏。次日，我带上家中小刀立于街上。韦广与杨三保一同坐在茶铺饮茶，韦广看见我，叫我进去饮茶。韦广再次骂我，我不胜愤怒，乘韦广回头之机，拔出小刀，向韦广右肋刺了一刀，遂即前往堆子自首。而后，韦广身亡。堆子章京验尸后将我捉拿，没有他人助殴。等语，自认不讳。夹讯杨三保，其供认，五月初八日，韦广叫我去茶铺饮茶，韦广见巴达子从铺前经过，叫巴达子进来饮茶，詈骂巴达子，巴达子突然拔出所带小刀，刺了韦广一刀，韦广毙命。至巴达子将韦广打骂欺负他之事告诉我后，我对巴达子说，尔不给他厉害，他断不会罢手。尔后巴达子问我如何给他厉害，我说那在于尔了。此是事实，但我并未挑唆巴达子杀韦广。等语。据开茶铺之宛平县民张守直供称，五月初八日，死者韦广与杨三保一同进茶铺饮茶，后来韦广叫巴达子进铺饮茶，并未发生口角，不知何故，巴达子即拔出小刀向韦广刺了一刀，韦广从我的铺子出来，不久即死。等语。故将巴达子照满洲人杀满洲人之例即予正法。杨三保应照刑律内将谋杀未从之人杖百，发流三千里一款拟罪。但伊为旗人，宜拟穿枷二月鞭百。唯杨三保非但不劝阻巴达子，反言当给韦广厉害，情属可恶。故将杨三保鞭百。伊既属包衣管领之人，发配至打牲乌拉行差。张守直经审，与本案无涉，毋庸议。查例定，八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满洲，另户汉人彼此殴杀则将该管参领罚俸六个月，佐领、骁骑校各罚俸一年。平素不严加管束巴达子之该管包衣参领、郎中舒图阿照例罚俸六个月，管领员外郎双定照例罚俸一年，副内管领松爱因于去年四月遣任热河监督，故毋庸议。领催阿必达，族长披甲升六照例各鞭八十。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办理兵部尚书事务臣白潢、左侍郎仍于内阁学士行走臣伊都立、刑中尚书宗室臣佛格、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务臣马尔齐哈。

朱批：著候秋决。

540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护军图占殴毙人命案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奏报殴毙人命原委事。

据臣旗委署佐领之参领额尔格呈报：六月十七日，我正在营房当班，多赛佐领下护军图占，与威赫佐领下鸟枪护军温绰于营房外面北隅打架斗殴，温绰之胞弟恩楚二更来我处禀告曰：我兄温绰被打死了。我亲自率该班骁骑校格尔图及兵丁前往捉拿。等情。呈报前来。故将多赛佐领下护军图占交付委署参领额尔格，多赛佐领下骁骑校忠申保、该班骁骑校格尔图等，于雍

正元年六月十八日解至刑部。该部立即牌令东城兵马司从速验尸报来。等情。据该城兵马司指挥张庭奇呈称：伊携仵作周愈与死者弟弟恩楚、领催关福兰一同前往验尸。见死者温绰额头右侧有图画红伤一处，长二寸二分，宽一寸六分，系撞伤；胸中部红伤一处，长二寸五分，宽一寸八分，为手推伤。从右肋骨后至右软肋后，圈画之红伤纵横交错，无法测量，为踢伤。确已死亡。等情。附仵作保结图样一并于本月二十一日呈送前来。据此，鞫讯图占：尔为何打死温绰，以前有何仇，有谁助殴？据供称：我系正白旗多赛佐领下之护军。与温绰一向友好，并无仇怨。本年六月十七日，我与温绰一同前往朝阳门外三里屯茶铺饮茶，坐至天黑后，我二人回家，一路嬉戏，温绰打我头一下，我亦向他头上回了一下，他立刻对我破口大骂，我又在他胸部推了一下，温绰倒在地上，连我父母一同漫骂不休，我又踢了他二次。不料天黑，踢着他肋骨软肋等处，当夜即死，无人帮殴等语。又问死者弟恩楚：尔兄何故被图占打死？据供称：我乃温绰之胞弟，图占平素与我兄温绰即有拌嘴之事。本年六月十七日，图占将我兄叫到营房外西北角，为何打死之处，我不知道。他们打架时，我未在场。问图占家之哈哈珠子吴达纳即可得。等语。遂问吴达纳曰：据死者温绰弟弟恩楚供称：图占与我兄温绰打架时，图占家之吴达纳在场，图占打死我兄之情，问吴达纳即可得知。尔主子图占为何打死温绰，尔必曾帮殴。从实招来。据吴达纳供称：我乃图占家养之哈哈珠子，今年十一岁。我主子图占与温绰一同去饮茶，晚上返回时，一路戏谑而生口角，温绰打了我头一下，我亦向他的头还了一下，于是温绰立即破口大骂，我推了他胸部一下，温绰打了我主子图占两下，我主子图占还了几下，温绰倒在地上，我主子图占见状急忙抢救，亦未苏醒，是夜即死。我未曾助殴。等语。遂夹讯图占曰：据死者温绰弟弟恩楚供称：图占平素与我兄即有拌嘴之事。六月十七日，图占将我兄带至营房外打死了。等语。且经尸检，死者温绰额旁胸部等要害处有伤，由此看来，尔必与温绰有仇，故意将温绰唤去打死是实。尔如今岂可狡供言称是与温绰去茶铺饮茶，于返回途中戏耍而生口角，将温绰殴打致死的。尔与温绰究竟有何仇怨，致将温绰殴毙，有谁助殴，都打了何处？尔家之吴达纳帮尔打了温绰何处，一一从实招来。据图占供称：我与温绰去茶铺饮茶，傍晚返回，沿途相互戏谑而生口角，温绰打了我头一下，我亦向他的头还了一下，于是温绰立即破口大骂，我推了他胸部一下，温绰先打了我的头，我向温绰的头还打了一下，于是温绰骂我，我又推了他的胸一下，温绰倒在地上，连我父母一起漫骂不休，故我又踢了他两次，因为天黑，不料撞着他的肋骨软肋等处而死是实。我与温绰素无仇怨，无人助我打人。我家之吴达纳年方十一，本无胆量帮助打人。果真有的话，我死罪皆认了，焉能不吐实情受此重刑？等语。仍如前供。

臣等会同兵部刑部鞫审得，臣旗多赛佐领下护军图占打死威赫佐领鸟枪护军温绰一案，经夹讯，图占供称：我与死者温绰一向友好。本年六月十七日，我二人一同去朝阳门外三里屯茶铺饮茶，坐至傍晚方才回家。沿途彼此口角，温绰打了我头一下，我亦向他的头还了一下，于是温绰立即破口大骂，我推了他胸部一下，温绰倒下，愈加漫骂不休，且连及我之父母，故我一怒之下，又踢了温绰两次，因为天黑，不料撞着他的肋骨软肋处，当夜即死。既无仇怨，亦无人助殴。等语。自认不讳。经验尸，死者温绰右额、胸部有撞击踢伤。故将图占援照满洲人杀满洲人之例，即予正法。又以平素对图占管束不严，照例将护军统领讷亲罚俸三个月，该护军参领博尔屯罚俸六个月，佐领多赛、骁骑校忠申保、护军校三保各罚俸一年。小领催福兰照例鞭八十。图占本人即为族长，随图占前去之哈哈珠子吴达纳年龄不足，毋庸议审。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办理兵部尚书事务之臣白潢、左侍郎仍于内阁学士行走之臣伊都立、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务之臣马尔齐哈。

朱批：著候秋决。

541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请禁止出售牌色以绝赌博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镶蓝蒙古旗都统奴才觉罗德尔金谨奏：为祈请禁革兵丁恣意奢糜之风事。

奴才窃惟，圣主为天下军民宵旰忧勤，而于满洲，圣眷尤隆，屡颁恩泽。然或有不肖之人仍然艰以维持生计。赌博之事本属禁例，各令严查。然不肖之人或夜晚，或去偏僻无人之处聚赌，唯于发生口角被巡查之人拿获后，才被揭出。祈请禁止出售牌及色子。倘有售卖者，交付五城步军严加缉拿，从重惩治。至开鸡沟、鹌鹑圈，约日聚众赌钱等事亦宜禁止。如此兵丁不再恣意挥霍，于之生计亦有益焉。奴才自幼选入侍卫，蒙恩渐至武臣，素性愚陋。因奉上谕条奏，奴才遵旨敬陈愚见。

542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人等学习骑射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宗室每族皆有教长，但俱论人可及辈分补放，娴于弓马者颇少。臣愚以为，各旗不论护军披甲，均按宗室多寡，相应派出一二骑射教习，不事当差，将宗室学生少年召集于各教长家附近习弓，弓娴熟后，统由教长教习带至城外，练习骑射。并交付教长，于各召集地教授清语。其教习，不论满洲蒙古汉军，俱由都统选派教习有方者充任，于教长家轮流教习。臣衙门每年分两季巡察，倘宗室人等个个学有长进，则每三年将教习有方者行该旗相应升用。若宗室学生技艺低劣，本衙门则传教长前来，严加训责，三年仍无起色，由本衙门将该教长议处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543 工部侍郎尹泰奏请增加披甲数额以使幼丁得生路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工部侍郎奴才尹泰谨奏：为请使满洲幼丁得获生路，以固国本事。

窃奴才看得，盛京新满洲、巴尔虎、汉军佐领之外，每旗皆有满洲蒙古佐领。锦州有一个满洲佐领。因其皆属本地旧管佐领，滋丁繁多。因披甲缺少，丁多，虽壮丁亦不能得食钱粮。迫于生计，四处耕作，以为糊口。一个幼丁身系老少数口，若不预先筹划，使得生路，则圣主养育之满洲将日渐衰落，既不会弓马骑射，亦不知道德体统，皆成为粗陋不堪之村夫也。奴才祈请，将佐领披甲数额酌量增加，自闲散满洲幼丁内择优服甲。如此则闲散满洲幼丁阖家俱承恩无穷也。为此谨奏。

544 工部侍郎尹泰奏陈百官朝集当遵仪注而行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工部侍郎奴才尹泰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仰乞睿鉴事。

窃惟，我皇上膺政以来，殚精竭虑，所有降旨，概为国家生民，无不周详。又恐求治之意不

足，命文武臣员各陈所见，虽古往圣明帝王亦莫过于此。奴才荷蒙圣主高厚，少有所知，焉敢不陈。窃惟，太和殿乃万邦朝贺百官朝集大典之所。五月初五日，皇上初御正殿，百官理应恭照礼部所颁仪注而行。然而是日八旗文武官员不等前导之官，亦不分旗分，各自而行。进殿零零散散，全无次序，殊失大道。奴才祈请嗣后皇上御殿之日，旗臣各率本旗之员列队而行，并派监察之人督查，若仍有如前无视法令掉队之员，则将旗臣一并治罪。监察御史若徇情不事揭参，亦予治罪。如此朝进有序，礼仪亦明也。为此谨奏。

54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印务之员晋升之途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请恩典事。

窃臣等印房领催皆为年青人，多以其得力而用之。然伊等升迁唯有骁骑校一职。即使佐领缺出，亦用年久资深，曾经戎马历练者，资历浅薄之人全然无份，虽孜孜黾勉倍加效力者，于臣衙门亦无晋升之途。伏乞嗣后印房领催内，倘有行事恭谨行走勤勉，人可能文者，由臣处保呈吏部，准以入试笔帖式考试录用。为此谨奏，请旨。

546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停止裁撤宝坻县之广善库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奴才吴尔泰谨奏：为钦遵上谕奏陈所见事。

窃奴才吴尔泰十七岁承袭父爵阿达哈哈番，二十二岁出兵云南，云南收复后方才返回。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将奴才补为宝坻县协领。去年十月，皇上殊谕将奴才召至南苑，以效力军营年久，将奴才补为副都统。奴才本年七十一岁，素性粗陋，奏事迟钝，本应即行革退。皇上反念奴才效力军营年久施恩赏银，下颁难得之训谕，奴才虽粉身碎骨亦难仰答。奴才虽系一介粗陋武职，但务须仰副圣主之旨。窃思，奴才蒙恩任宝坻县协领三十二载。宝坻县满洲蒙古旗兵共有五十。奴才在任之时，驻县兵丁行差婚丧购置马匹等事，颇为艰难，皆借广善库银应付，因为方便，大受其益。今闻本年该库行将收回。此库乃奴才在宝坻县时之四十三年所设，本银二千两，利钱每二年交地方官一次，再转解京城广善库。除本银二千两外，自四十三年至去年，共交利银二千四百余两，分厘不差。皇上爱养军民，为军民生计屡屡降旨。又命奴才人等各陈所见。奴才钦遵圣旨，虽系粗陋，既久驻彼处，何敢将一己所知及有利兵丁之处隐瞒不奏。驻彼处之兵丁除借库银应付诸事外，别无得银之所。伏乞皇上睿鉴，仍准留库以行。为此惶悚谨奏。

547 户科给事中石图奏请刑部复审各案宜停驳回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奴才石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各省督抚题报命盗各案，批下后，由刑科抄送刑部，由刑部复议奏结。奴才看得，或有之案，有经刑部复议，以督抚所议不合刑律而驳回者。虽然驳回，督抚拒不承认所断错误，固辞所审为是，经添加数语修饰，仍照原审题报。刑部复照之奏结者，亦系有之。由此看来，岂可言无情弊，外省承审之员不能公正审案，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之弊，刑部方以不合律例议奏驳回。查涉案

人内，有拟充军徒罪之人，比皆非死罪，尚关拘在牢，俟部题咨到后，方才结案。部题若驳回一次，往返数月。期间，犯人监禁染病毙监，亦未可料。嗣后各案宜停驳回，督抚审案若确有不合律例之弊，由刑部详审原供，理清案情，照律改拟题结，一面将外省承审之员即行参劾，交该部议处。如果部员借机加罪于外省承审官员，则将该司之员亦交该部议处。如此外省承审之员畏于罪责，务求其案慎之又慎。不但可免重罪轻判，轻罪重判之弊，且犯人亦不致久押监内，咸承重恩也。伏乞圣主明鉴准行。为此奴才惶悚谨奏，请旨。

548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报冬季喂养马匹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窃照八旗官马驼，冬季半年喂养所用钱粮亦甚多。以臣愚意，盛京八旗庄田现有征收草料之项，故宜交付盛京户部，查明足以养活多少马匹，于征收草料之城郭附近，建造土墙草房，垒以土坯槽喂马，照派旗员兵丁照管，其之统摄系派臣统辖，或每翼各遣一参领之处，俟兵部奏定，再按马匹数目相应派出官兵。全部牧放，披甲多亦无用，视足派出可也。三月照旧赶往蒙古草原牧放，此行仍由各佐领自行赶往。因均系冬季喂养之肥马，沿途关内即可空留大片草地；秋季马匹赶回时又有茬子，亦可空留草地。八旗马匹每年如此轮番牧放喂养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549 工部右侍郎萨尔纳奏请九卿酌议工料价银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奴才萨尔纳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睿鉴事。

窃奴才本一微贱之人，至愚极陋，蒙皇上隆恩，越格擢用为副都御史。奴才虽化为齑粉亦不能仰答圣主高厚于万一。唯奴才自幼在宫内当差，从未经历部务，何敢将风闻不明之事冒渎具奏。奴才自任工部右侍郎以来，见本部采买之各项工料俱照奏定之价，由各商人、窑户、铺户等采买供给各个工程。虽然康熙五十三年曾奏交九卿议定，但定价超过时价之项甚多。奴才经将我部采买工料之档逐一核对，见沙滚砖、城砖、铁甲钉叶子、熟铜、青麻、粗细线麻绳、炮枪火药、银鞘、染纸颜料、布帛画纸用料、匠役工钱、黄绿琉璃砖瓦、编织席子等物价钱浮额颇多，此外尚有稍稍超浮之项。而一丈滚木、七尺滚木、芦苇席三项以时价则买不到。伏乞皇帝睿鉴，下交九卿，按我部定价册之价值，酌议增减，作为部例遵照施行。如此庶可革除钱粮浮用之弊，而时价买不到之三种物料，价略提高，商人亦可均承皇帝鸿恩也。为此谨奏。

550 都察院监察御史杭奕禄奏请上三旗下五旗合为一体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都察院监察御史臣杭奕禄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看得，七月十六日，皇上因恐下五旗人受王等作践，再四降旨，历陈本因。下五旗人对皇上圣明，及细微之处无不洞鉴，而不胜感慨。唯臣详思，此事目下虽多有益，却终非良策。何

以谓曰？八旗之人当初皆系追随太祖高皇帝圣德，感戴奇仁倾心来投，而非投顺诸王者也。由此可见，八旗唯统驭万邦之主可节制耳，若归诸王所属少似过分。今下五旗官乃圣主之官，所食俸米乃圣主之俸米，并非诸王所给。唯身在王等属下，酬报主恩之心虽切，然因有掣肘分力之处，十分之力亦仅效力二三分也，此势所必然。况上三旗较下五旗人少，此不合强本弱枝之法则。以臣之见，下五旗诸王所属佐领俱由圣主收回，不分上三旗下五旗，将八旗一并视为上旗。诸王侍卫官员仅作为王包衣佐领之人，酌情降低等次，限额少收，唯派一可信大员料理事务。如此则下五旗原诸王所属数万人马皆可一心效力于圣主，且圣主亦不至分心矣。如此而行，短时看来近似不利，若借一时机顺势办理，天长日久，确为万年安泰之首也。臣再有一事之请：现圣主宫内除一、二、三等侍卫外，尚有蓝翎。诸王亦有散骑郎，一、二、三等侍卫，亦钉孔雀翎、蓝翎行走。御前侍卫、王府侍卫毫无区别。诚准臣之所请，将皇上之蓝翎侍卫改为四等，皆钉孔雀翎，等级照旧；王等之散骑郎、一等侍卫皆钉蓝翎，则御前侍卫、王等侍卫，一目了然，上下职分自明，朝集之时亦便于稽查。臣岂非不知此事关系甚大，唯承圣主重恩，不揣冒昧具奏，伏乞圣主明鉴施行。为此谨奏。

5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黄蒙古旗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署旗务事。

窃据镶蓝蒙古旗咨开：我旗都统觉罗德尔金、副都统博尔屯此次奉命移送梓宫，副都统马喇前去修路，旗务无臣料理。为此送报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之名，祈请由部具奏。等情。既然如此，将宜应署理旗务之该旗臣员名职一并开列具奏，伏乞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

具奏者：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理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左侍郎兼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右侍郎臣牛钮、武选清吏司掌印郎中臣希图善、主事臣格图肯。

朱批：著信王署理。

552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署印事。

窃据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满都呼咨开：我奉命近前护送梓宫，署印之臣由尔部选派具奏。等情。查得，署理都统印务，皆将该蒙古旗都统、满洲蒙古旗副都统、汉军旗之满洲都统副都统开列具奏署任。故将相应署印之臣列名具奏。伏乞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

满洲旗副都统觉罗诺穆齐、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

以满洲补任汉军旗之副都统哈达，署理镶白旗护军统领事务。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仍兼管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右侍郎臣牛钮、武选清吏司掌印员外郎臣希图善、主事臣格图肯。

朱批：著徐元梦署理。

553 恒亲王允祺奏请裁属员拨给弘晟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恒亲王允祺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本月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传谕允祺曰：弘晟现既暂归正蓝旗，故乌尔占所属之府佐领、管领内该一百男丁，给弘晟。其中护军校、护军、甲兵、柏唐阿等人所吃钱粮，现既已停发，故将恒亲王数内之护军校、护军、甲兵、柏唐阿等之钱取来，尔等会同恒亲王，酌情拨给已分给弘晟之百名男丁。钦此。钦遵。臣子弘晟，圣主施隆恩，封世子，赏旗佐领，今又赏乌尔占属之府佐领、旗鼓佐领、管领下人一百名。圣主天地鸿恩，我父子实感戴无以报效。今赏给弘晟之人内，既有满洲佐领之下护军校二员，伏乞将我属管领内之护军校裁二员，满洲旗鼓佐领、护军既有三人，伏乞将我满洲旗鼓佐领、护军裁三员。甲兵既有六十八名，伏乞将我府佐领、旗鼓佐领、管领下甲兵裁六十八名，将此钱粮酌情供给弘晟属下人可也。除臣所裁之护军校、护军、甲兵等，臣另行办理，给发钱粮、米谷外，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暂如此拨给。王下府佐领属护军、甲兵议定后，另降旨。

55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畅春园驻兵房屋建造用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为奏闻所算钱粮数事。

畅春园驻兵之房共一万间，其中十五间一排所盖之房九千四百八十间，其每间长一丈，宽一丈二尺，柱高七尺五寸，此用五根檩，硬山，顶上瓦扁瓦，修清水脊。地基挖成后，将掺水泥之土用大夯夯三遍。放青沙石石柱锭，地面用土填满后，以大夯夯一遍。磉礅、拦土用虎皮石、沙滚子砖砌，山墙下裙肩二尺五寸用沙滚子砖砌，裙肩以上槛墙外面，俱用沙滚子砖砌，夹黑灰。里面用水砖砌，用白灰抹，山墙、隔断墙之裙肩二尺，用沙滚子砖砌，夹黑灰。裙肩以上用水砖砌，内外俱用灰抹，三间房内砌一个炕。装修一项，门窗做好即安装。修房一间，付给工匠工钱及采买工料所需之银按三十三两一钱四分计算，共需银三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七两二钱。长一丈、宽一丈五尺，柱高八尺之房二十四间，每间按需银四十七两三钱计算，共需银一千一百三十五两二钱，长一丈、宽一丈四尺、柱高八尺之房四十八间，每间需银按四十六两四钱二分四厘计算，共需银二千二百二十八两三钱五分二厘。长一丈、宽一丈三尺、柱高八尺之房九十六间，每间需银按四十两二钱九分四厘计算，共需银三千八百六十八两二钱二分四厘。长一丈、宽一丈二尺、柱高七尺五寸、三间一排所盖之房，建一百九十二间，每间需银按三十八两六钱六分四厘计算，共需银七千四百二十三两四钱八分八厘。长一丈、宽一丈二尺、柱高七尺五寸之房，四间一排，共盖三十二间，每间需银按三十七两五钱二分五厘计算，共需银一千二百两八钱。长一丈、宽一丈二尺、柱高七尺五寸之房，两间一排，共盖一百二十八间，每间需银按四十一两六钱二分一厘计算，需银五千三百二十七两四钱八分八厘。土墙四万二千九百十二丈，每丈需银按三钱四分五厘计算，共需银一万四千八百零四两六钱四分。街门三千二百扇，每扇需银按四两九钱八分四厘计算，共需银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两八钱。房周围用灰掺土夯墙四千六百九十丈，每丈需银按二两六分五厘计算，需银九千六百八十四两八钱五分。大门十六个，每个需银按三十两二钱计算，需银四百八十三两二钱。水沟长宽以一丈计算，约二千四百九十六丈，每丈按

银一钱六分计算，共需银三百九十九两三钱六分。豆渣石小桥一百二十八座，每座需银按七两一钱五分计算，需银九百十五两二钱。兵丁住房计有八处，其中七处将高地削平，低洼之处填平，以长宽各一丈折算，共五万二千八百十六丈，每丈需工银按四分计算，共需二千一百十二两六钱四分。刘村西北一处低洼，需填一尺五寸土，房山墙、接山墙、柱子底钉各种木桩，总共需银五千二百四十一两五分九厘，以上总共用银三十八万四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六分五厘。为此恭奏以闻。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多罗果郡王臣允礼、都统臣拉锡、散秩大臣臣佛抡。

朱批：知道了。动用广储司银。

555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拟将侍读学士伊齐那等解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谨奏：为参奏事。

臣衙门汉书侍读学士伊齐那，人不及，拟解任。再，清书侍读学士布展人平常，共坐粮厅任内钱粮不明，拟将伊解任后，再令其查明不明之钱粮。为此谨奏，请旨。

大学士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尚书臣徐元梦、大学士臣白潢。

朱批：知道了。布展暂毋庸解任，倘钱粮不能查明，或治重罪矣。倘能查明，布展乃莽吉鲁之孙，若改弦更张，尚可信用之。

556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免过错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我等昏庸不济，错写票签，为此处以罚俸。又因不应票拟之故降二级调用。皆由部照例议奏，俱蒙皇上恩准宽免。奴才等以往屡蒙宽宥，今又蒙恩宽免。为此奴才等委实不胜感激羞愧也。谨此谢恩。

大学士奴才马齐、大学士奴才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尚书奴才徐元梦、大学士奴才王顼龄、大学士奴才白潢。

朱批：朕不过看情形，宽免之处尚有许多。

557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呈书口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奏：为密奏闻事。

窃奴才奏前事内开，奴才奉谕：丹钟一些人来投岳钟琪，一半人去了贝勒拉察布处。把这些人都交给察罕丹津矣。尔行文察罕丹津，如果恨这些人而杀害之，则为朕给尔之后杀害的。断不可加害于伊等。钦此钦遵。奴才当即缮拟蒙文书令察罕丹津遵旨而行。交领催费颜图由归德路驰送前去。并嘱费颜图密告察罕丹津，我此次前来，乃系遵旨传喻大喇嘛，尔等之事仍如前办理。望能休兵议和，照旧和睦相处。但目下罗卜藏丹津兵营即在附近，什么话对于罗卜藏丹津亦不起作用，伊已决意征伐于尔，八月初将渡河前来。我来之前，即闻已交付格勒克济农、台

吉额尔德尼、科纳克额尔克等三千兵马向衮方向渡河。尔子辈贝勒拉察布亦出二千兵马，与伊等一同讨伐尔。然观此地兵马，人有上万，马匹半膘，器械不好，干粮不足，兵丁彼此尚有偷杀马畜为食者。再观人心，多属被迫而行者。故而王切不可轻视，务应作为强敌而加强准备。据闻罗卜藏丹津曾下令各处，搜查使者之书。故请将口信及彼处消息告之领催费颜图带回。等语。遣派前去。等情具奏讫。八月十六日，领催费颜图返回，将所携回之王察罕丹津之蒙文呈书呈交于我。该呈文内开：呈书侍郎。我顾念皇上，委曲求全，却迎来了兵戈。对此侍郎何以速援于我，若大军开往王之牧场，虽不伐之，于我亦极为有利。此事当初如何筹划帮助我的，敬请明示。等语。据领催费颜图告称：亲王察罕丹津言曰：请告诉侍郎：蒙圣主仁爱，将丹钟属奴赏赐于我，我尚感激不尽，何敢报复加害伊等。我将遵旨照旧抚养之。我承圣主厚重之恩，诚心感戴，竭蹶效力，引起罗卜藏丹津等之不快，其将领众兵前来掳我。侍郎若派西宁大军向王罗卜藏丹津牧场起程，虽不讨伐，因声威显赫，于我大有裨益。再请咨行河州、洮州官员，我若能敌罗卜藏丹津则已，如敌不过往投边内，请毋阻拦，准予入边。在此之后我还将遣使前去。等语。奴才遂交付署理西宁总兵官印务之副将黄喜林，并咨行河州洮州官，令其固守边关，不时派遣精干人员探取消息，察罕丹津若来投边，则一面从速呈报，一面酌情办理等情。交付之。俟各处报来消息另行具奏外，将王察罕丹津所呈蒙文之书一并密奏以闻。因此所降之谕旨理应缴回，奴才亲自恭封一并呈奏。照此奏疏咨会贝子延信，并咨商总督年羹尧请就王察罕丹津若被迫来投，请入边内，或准入边或如何办理之处，请伊视此咨文指示交付之。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谕侍郎常寿：兹既将丹钟属下之人赏给察罕丹津，著传谕察罕丹津。丹钟此等之户并非归尔，而是另行照顾者也。此一念贝子丹钟在世时效力先帝，二则尔与丹钟一向不和，一旦归尔辖下，恐为加害。此事俟明确之后再给。此间暂由我等之人照管而已。并非意取丹钟部属。兹其一半人去了贝子拉察布处，又有一些人来投提督岳钟琪。既然把这些人全部给尔，尔务必好生抚养，断毋加害。尔如果恨这些人而杀害之，乃朕给尔之后杀害的。丹钟属下寨桑名字皆记录部案，王尔断不可杀之。特谕于尔。钦此。缮书送去。此谕。

55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于栾廷芳家挖出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为折银发给兵米一事奏请颁旨一折内奉御批：即行奏请加价。钦此。批示甚是。其时臣临时想起，遂具折奏。兹即照皇上指示，缮本奏请。再为苏克济之子达尔布事、栾廷芳事所批之旨及所降汉文谕旨，臣皆钦遵竭力办理。另据臣所遣之知府徐惟恩呈报：查栾廷芳家产，财物不甚多，但挖出其埋入地下之八万两银两，(**朱批**：其自首乎？审得乎？出首乎？)现尚在详查。等语。再舅舅隆科多奏为缉拿打劫昌平当铺之贼时奉旨，命寄信于臣严加缉拿。钦此钦遵，将贼名姓住处缮书钤印交给臣子甫任员外郎之诺木图，诺木图遂派家人驰送到臣，臣接信当即缮书严饬下属密访缉拿，不得走漏消息，使之脱逃。等语。分遣臣标下守备、千总、把总等会同地方官员前往缉拿。(**朱批**：设法巧为捉拿方好，一旦发觉则难以抓获。)俟拿获时一并押送提督衙门外，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

559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二子蒙恩擢用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一介微末，蒙圣主殊恩擢用，委以封疆重任，每每奏事，恩施无穷，亲批指教，乃至立名修身，悉加教诲。臣虽感恩竭力图报，然才庸学浅，时刻忧惧，恐负圣恩。顷接家信，言臣子会考府主事诺木图，蒙皇上嘉许，拟陪补以员外郎。再臣次子举人诺木布，于引见大理寺丞时，又蒙皇上谕下补缺。等语。此信甫至，随之千总乔元勋等又赍捧御赏荔枝、西洋匣子至署。臣何人斯，自蒙圣主知遇，屡荷格外重恩，兹至子辈俱承嘉训擢用之恩，圣主于臣实胜于天地父母也。臣何言之有，唯臣父及臣与子一家三代同心共力，仰报圣恩于万一。臣恭设香案，望阙叩恩之处另缮本具奏外，现借奏事之机，将感激微忱先行具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

56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等人品行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遵旨据实禀奏事。

窃臣折内奉朱批：田文镜人若何？心地若何？再连肖先若何？钦此。臣观田文镜，人勤勉，办事亦可，唯性情不可谓之稳重。一旦得到空子，恐仍有变。再观连肖先，言语乖巧不实，凡事因循守旧，唯期蒙混，其所报之事，臣察觉有欺隐之情者，径直驳回，处处防范，故其虽力争亦不能如愿。兹长芦之事，皇上洞察此人丑恶，命交送审，批复于臣，另补其缺，此乃甚是。另补之人，必胜于斯。唯布政司一职，总揽全省钱粮，非操守清廉办事明白者不能胜任。观高成龄，操守好，心中明白，办事常求其理，对皇上殊用之恩极为感激，有与臣革除积弊之心。臣愚以为，布政司之缺倘得此人，司库钱粮必可无忧。再大同府知府徐惟恩，人能干且品行好，蒙皇上识认，格外任用。臣测试看得，其人不但有才，且意志坚强，实乃一好官。现圣主用人不拘品第，按察司之缺若得此人，刑名之事必可无虞。此之二职得补贤良，则全省皆获裨益。伏乞圣主施恩补任可乎？高成龄未曾引见，是以借本年封印之际，驰送京城引见。为此谨奏。

朱批：尔奏甚是。田文镜将本年山西之事奏后，朕方知拯救了五六十万生灵，想必山西黎民必很感激他。至连肖先，因尔奏略有不满，想必尔会奏请田文镜，故不等尔奏，即遣往署任。降旨后，其辞色平平，流露出不满，尔奏甚公正。现既令署理，尔姑且看看，伊或许极尽效力，亦未可料。若有不宜之处，即行奏闻。高成龄，朕虽不识其面，但自朕登极，多次闻知此人名声，封印之后，尔送来，朕见见。至徐惟恩实乃一贤者，朕亲睹其人，至今提及，尚不时嘉许。此二人尔奏甚是，著不离尔省，赏尔以为辅弼。田文镜到后，尔观察看看，连肖先之事确定时再降旨。

5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折内奉朱批：理应如此而行，若朕不降旨，仍隐忍姑息也。钦此。又一折内奉朱批：

尔此奏虽是，但太迟矣。此有何可保密的，如此畏于人，若因别事而隐瞒，则有失将军之道，再不可如此者也。钦此。奴才伏读之下，不胜惊惧。奴才之不才姑容之处，皇上宽恕未罪，尚谆谆明示，如此天地奇恩，奴才感激难承，不禁化作泪雨泣然叩谢。奴才除望阙叩谢天恩外，将奇旨铭刻在心，以为遵行。至钱粮耽误之情早欲奏达上聪，唯去年圣祖皇帝大事，皇上哀痛过甚，圣躬劳瘁。且初登大宝，青海方面又有事，又要遣使策妄阿喇布坦。而当时钱粮虽有延误，但视陆续送到，亦可给之。多年驻兵，每年尚有钱粮迟误之处，亦并未奏。今若奏言钱粮迟误，各方俱闻，恐关系极大。故而未敢先奏。皇上之事，奴才何敢畏于他人，因别事而事隐瞒。今奉旨：若朕不降旨，仍隐忍姑息也。钦此。皇上所见甚是。因蒙训示，奴才方知隐忍不奏之罪，除频频叩首谢罪外，别无奏言。至奴才乃皇上稔知之人。奴才荷蒙不称之恩，自副都统以来，为臣二十三年，奴才顶戴头上，看着长大者乃圣主也，知臣者亦唯圣主也。奴才仰蒙主恩，不惧任何人，亦不投靠他人，唯期报答皇上养育之恩，克尽职守，效命军戎，虽尽一腔之血，决不惜命，亦不思家业，此乃奴才之本心也。唯奴才陛辞年久，责任重大，而昏庸不及、无知不能之处甚多。但若有负主恩，畏于他人欺瞒皇上之处，虽皇上宽恕，天亦不会宽宥。皇上即为奴才之清天，奴才孑然一身，断难逃皇上明鉴也。故此叩谢天恩，谨奏以闻。

朱批：朕并非全是责备尔，乃是责中有褒。诸多年来，无论何项钱粮未接济，何项粮米未断，尔皆设法变通办理，管饬满洲蒙古绿旗兵丁，未滋一事，无一有烦皇考。如此效力，又岂可谓平常之功？朕又安忍责备尔？唯朕委实体恤兵丁也。昔日皇考年迈，尔等理应如此隐忍。如今朕当朝，对此等之事十分稔知，尔何必再如此而为。此一则尔不知朕意，故言不敢有违前例，而朕唯恐多年辛劳效力之兵丁又增劳苦，故降严旨，意在令尔切勿隐瞒。二则大事行将告成，如今再给兵丁增添劳累，俟其返回时，朕将何颜以对？尔知朕之真心，凡兵丁为难之处，咸俱奏闻，朕必多嘉悦也。特谕。

5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官兵奉旨谢恩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折内奉朱批：五六个月未得钱粮，默然支撑，亦殊为可悯。将军之隐忍，承办粮饷诸臣意志之坚强，朕赞叹不已。钦此。奴才捧旨跪阅，皇上仁旨之下，奴才无地自容，不胜惶悚羞愧之至。奴才遂召集满洲蒙古绿旗诸臣官兵宣读谕旨，各个欢呼雀跃，俱言蒙此奇旨，奴才我等欢喜不尽，难以名言。唯望阙叩恩耳。奴才钦遵上谕，自贮银内取出五个月钱粮发给官兵。再将朱批三折与奴才此奏之折恭包一起，外加印信，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可悯者内，尔居其首。隐忍乃尔之罪，志坚又与尔无涉。戏书之。

5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阻止路振声乞休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提督路振声本年四月腰疼卧床，经医治，今虽好些了，但气色过弱，腰仍不能动且疼，无人扶助，不能行立，睡卧不能翻身。兹饮食较前少有增加，声音仍好如往常，唯独不能动。路振声呈报奴才言曰：其责任甚重，巴里坤独其一人，军务关系重大。今虽经医治，腰仍疼痛，不能独自

行动。故想奏请休致。等语。奴才谓曰：尔刚病不久，再找好大夫治治，说不定会痊愈的。等语。暂予劝止。奴才看得，路振声来军营八载余，对皇上之事实心效力，督军整饬营伍严且甚善，为人亦可。故将奴才暂且劝阻伊之乞休之处奏请皇上训示。伏乞皇上垂训。为此谨奏。

朱批：路振声多年殊为效力，朕深知者也，系难得之提督。如今得人难，且即便得同样之人，派至此地，诸事皆生亦无益。尔劝阻甚是。令伊好生调养，坐办军务。巡察出行之处，朕另派人赞助，由部咨行。将朕信赖爱惜之意，明白谕之。

56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罗卜藏丹津征伐戴青和硕齐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总理事务之和硕怡亲王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为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人内讧掳掠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伊亲往问事，令罗卜藏丹津等议和休好一事，将罗卜藏丹津之奏疏与其折子一并于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奏入。上谕和硕怡亲王、都统拉锡：此事重大。著此处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详细寻议具奏。将事抄送京城，著在朝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详细寻议具奏。各议奏到后，朕阅之再定。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侍郎常寿奏称：奴才前往亲王罗卜藏丹津兵马驻扎之锡拉朱尔格(sira julge)地方，向罗卜藏丹津反复陈明利害，劝其休兵，兄弟间照旧和睦相处。然罗卜藏丹津却言：戴青和硕齐、额尔德尼额尔克诬奏我反叛皇上，此与杀我何异，如今我等势不两立，断不能和好如初。所有缘由，我咸俱缮疏具奏，皇帝必能明鉴。等语。遂缮蒙文书二份，呈请奴才转奏。伊又呈文奴才曰：因额尔德尼额尔克毁坏和平，我等合力出兵，其已逃入关内。兹请削其爵位，给封我等。我等即属同族，我等亦不伤害之，只令其以常人居住耳。等语。一面却又声言兵征戴青和硕齐，给格勒克济农三千兵马，先行渡河，罗卜藏丹津将与诸台吉领兵随后前往。戴青和硕齐亦寄信奴才曰：伊亦已召集上万兵马，固守地方。罗卜藏丹津如若前来，羞于见我转离而去，亦未可料。等语。故将奴才罗卜藏丹津等之对话及所见形势缮折，与罗卜藏丹津蒙文奏疏一并具奏。等因。据亲王罗卜藏丹津疏称：皇上大君主，特派侍郎常寿传谕，令我青海兄弟合睦相处，此乃无尽之鸿恩。唯戴青和硕齐诬蔑我背叛皇帝，此系谋害我也。皇上若不宽宥，我则不能生存。再者伊前前后后悖逆皇上之处，我又何曾具奏。皇上明鉴：我父子仰承重恩，诸事效力，未曾落后。在招地受公策旺诺尔布辖治三年，我祖父所立法统，由策旺诺尔布把持，一事不与我闻。再我军去后，便令将郭莽喇嘛僧徒转移矣。该郭莽喇嘛，原侍郎满笃曾言归我亲辖属。此等情由，我本欲亲自前往奏明，因时气炎热身体病残，未能前往。俟冬季凉爽后，再朝觐皇上圣明，奏明各情。请将我法道如手一样仁爱。等语。查得，罗卜藏丹津无故生衅，为自称藏汗，强逼各兄弟保举他。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等因不顺从，遂视作仇人，擅自起兵，掳掠敕封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公噶尔旦达锡等。皇上闻此，念顾实汗以来法道一统，恭顺而行，不忍立即讨伐血刃，派侍郎常寿前往问事，使其议和。此乃爱护保全其一家之至仁之意。于此，罗卜藏丹津理应遵旨，立即休兵，将所掠之物全部退回，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向皇上谢罪陈情，奏请宽宥。今罗卜藏丹津却不遵照圣训，仍固守前愆，其所掳额尔德尼额尔克等之人畜亦不送还，反称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和硕齐诬告伊。并以此为借口，再欲兵征戴青和硕齐，业已派兵前往。又呈文侍郎常寿，请削额尔德尼克爵位，给我。等语。由此看来其如此大逆不道，不可不予惩治。既然如此，宜颁谕究诘其奏。谕曰：尔奏言戴青和硕齐、额尔德尼额尔克诬奏于我。再原侍郎满笃曾言将郭莽喇嘛之僧徒归为我等所有，我军去后便令其转移。所有情由祈请皇上明鉴，将法

道如手一样仁爱。等语。法道者乃全蒙古共奉之法，并非尔一家之法。策妄阿喇布坦无故发兵入藏，杀戮尔之骨肉拉藏，毁坏法纪，使土伯特国遭受蹂躏至极。尔兄弟内尚无可以复仇，恢复全蒙古尊奉之法纪者。为此我圣明之皇考念顾实汗、达赖喇嘛三四代近百年之法道一统，恭顺而行之情，特派大军，耗费数千万两钱粮，与各蒙古施主一同护送达赖喇嘛坐床，弘扬法纪，将土伯特人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尔等仇敌，咸俱败逃。此仇既报，尔等理应感恩益加恭顺。凡有所思所言宜应奏朕，视旨遵行。去年戴青和硕齐来觐，为西藏事奏请谕旨，我皇考曾谕：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尚未了结，藏事暂且不议。事完之时，诸事必皆如前而行。钦此。所谕甚明，并未言不令尔等之人在藏为汗，得取地方。况取藏地，尔等乃随我军入藏，我军在彼驻守，尔兄弟中亦无一人留守，各自推说水土不服返回前来。尔如今一意孤行，逼迫诸兄弟起衅，对不从尔意之额尔德尼额尔克，擅自起兵掳掠，践踏青海。朕闻之念尔等祖父世代恭顺而行，及皇考诸多年来对尔等恩荣厚待，不忍即加征讨，特命侍郎常寿往问情由，以使议和。尔非但不遵朕旨认罪，反言请削额尔德尼额尔克爵位给我。殊属过分。额尔德尼额尔克乃朕敕封之王，并无干犯国法之处，岂可因不附尔之逆行，削爵给尔乎？今尔又借口戴青和硕齐诬奏尔，声言用兵。戴青和硕齐未曾诬奏尔，但即使诬奏，朕为统驭天下之大君主，岂能不明事理是非，不辨真伪耶，此显系尔欲寻隙，致戴青和硕齐于死地。而独霸整个青海。至郭莽喇嘛乃土尔扈特阿育喜之人。唯贝子阿拉布珠尔之子丹钟方堪称其土尔扈特之主。郭莽喇嘛之僧徒与贝子丹钟合在一起暂居于布隆吉尔，并非尔青海所属之人，侍郎满笃岂可私许于尔？尔用已故之人寻求侥幸，赖言满笃曾许给尔，此又何必，朕为大君主，统治万邦，抚顺正逆，扶佑弱小，惩治强暴盖朕之事。罗卜藏丹津尔无故兵征，朕断不会罢手不管，务必追究到底。尔若知过罢兵，兄弟和睦，将所掳人畜全部送回，亲自前来奏明心曲朕自有处置。若仍执迷不悟，坚持错误，朕无奈必派大军讨伐问罪。彼时则悔之晚矣。钦此。缮拟咨行总督年羹尧。年羹尧阅后如若同意，即将此谕书驰送常寿，由彼派人往送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若另有办理之处，此谕旨暂且停送。将如何调兵征剿罗卜藏丹津等事妥善筹划详议奏闻，上紧准备。再由侍郎常寿处抄旨传谕戴青和硕齐曰：问尔。罗卜藏丹津叛逆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朕降旨命之议和，其非但遵旨而行，今又扬言兵征于尔。其叛乱之举已昭然若揭。本欲征讨，因恐尔等骨肉寒心，故而停止。今朕不忍坐视尔青海之台吉奴仆遭受涂炭，以尔老人之心，意欲征讨罗卜藏丹津耶？抑或和睦耶？著将尔意具奏。朕闻后再定。钦此。缮谕旨送去。察罕丹津若意欲讨伐罗卜藏丹津，年羹尧彼处兵马既已准备就序，则命其一面奏闻，一面即派兵马出关，相机征剿。现罗卜藏丹津已领兵往攻戴青和硕齐矣，此间其情尚不知如何，不可不预先准备。命总督年羹尧转交提督岳钟琪，就近派松潘之绿旗兵及土司杨汝松之兵固守边关。戴青和硕齐若不敌罗卜藏丹津，被迫求兵，即令援助；若其亲自前来投边，即令入关予以保护。罗卜藏丹津若追犯边关，即予剿除。亦咨侍郎常寿，此间罗卜藏丹津，戴青和硕齐之事当从速探信奏报。若戴青和硕齐不敌来请入边，即予收入，妥善保护照顾。罗卜藏丹津若来犯边，则予剿杀。罗卜藏丹津被戴青和硕齐战败擒获，或其同党反目叛离，罗卜藏丹津独剩一人被迫西去亦未可料。事若如此，侍郎常寿则宜派人安抚罗卜藏丹津，拖其留下为宜。至据闻，藏兵将于七月起程前来。若可派人迎接，则派人在木鲁斯(murus)等处迎接。并告公策旺诺尔布、贝勒阿保等，令其来时小心防范，相机而行，切勿松懈。罗卜藏丹津等若犯尔等，则通力杀戮之。到西宁后，备养马畜，暂住待命。等因。臣等仅就所见详细寻议如是，伏乞圣主明鉴指正。俟降旨后再俱咨会贝勒延信、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等。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大学士伯臣马齐、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

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觉罗苏库、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上谕：所议甚详，别无可言。唯命常寿派人将谕书送去。无论如何须咨总督年羹尧将其意告知常寿。常寿去后，西宁地方若无承办事务之人，自苏丹、普照内择一人办理西宁事务。或由常寿将派人之事转咨总督年羹尧酌情而定。钦此。

5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禁止兵丁以口米典借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据镶红蒙古旗都统杨都奏开：臣窃惟，我皇上临御以来，日夜勤政，无时无刻不在念切民生。又广开言路，命监察御史轮流密奏，所言果是，即予施行，如果未甚切当，亦不指责，盖为兴直谏之风。又恐有不尽，颁命文武之臣具奏，天下欢腾无不景仰叹服，臣本一介士卒，圣祖仁皇帝以臣征战负伤，稍有效力之处，将臣自一介兵丁渐次擢至护军统领，又授以都统兼任护军统领，历时整整七载。臣荷蒙皇帝隆恩，光宗耀祖至达极点。却未稍尽犬马之心，虽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亦难仰答。我皇上绍承丕绪，鸿恩浩荡，遍及天下万民。恩施兵丁，屡屡不断，又恐有不尽，特设赏银，拨给兵丁用以喜忧之事，裕足生计，养精蓄锐，臣理应披肝沥胆奏陈得失。唯臣乃自兵丁擢任武职之人，甚为粗陋，孤陋寡闻。然何敢不仰副明训，敬陈管见。窃臣看得，兵丁虽知生计俱赖俸米，但不善生计者颇多，此亦是满洲繁衍皆赖皇帝养育之故。或有兵丁遇父母丧葬喜忧之事，向有钱人借银，须立下契据，以七当十，以二十当三十，先支付兵丁三季口米为利息，方才借给银两。此名为放银，实则暗中典当兵丁口米。不肖之人倘皆如此而行，我兵力渐至削弱，亦未可料。臣愚以为，凡向八旗兵丁放银，收口米为息者，须将米退还本人。若兵丁借取银两，以米为息，凡食米一年，偿银一半，食米二年，偿银三分之一，食米三年，不再偿还。以此抵扣，则兵丁荷恩各能维持生计，且兵力亦可增强也。嗣后若将放银收取兵米为息一事予以禁止，永不准行，于之兵丁，大有裨益。为此臣不胜惶悚具奏，伏乞皇帝明鉴。等情。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交奏事员外郎张文斌转奏。奉朱批：此奏颇合朕意。著兵部旗臣详议即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都统杨都条陈内开：兵丁虽知生计俱赖俸米，但或有兵丁遇到喜忧之事向有钱人借银，须立下契据，以七当十，以二十当三十，先支付三季口米为息，方才借给。名为放银，实则暗中典当兵丁口米。臣以为凡放银收口米为息者，须将米退还本人。若兵丁借取银两，以米为息，凡食米一年偿银一半，食米二年偿银三分之一，食米三年不再偿还。以此抵扣，则兵丁各能维持生计，且兵力亦可增强也。嗣后若将放银收取兵米为息一事予以禁止，永不准行，于之兵丁，大有裨益。等情。查得，俸米乃兵丁赖以生计者也。昔日因不肖兵丁恣意典卖口米与他人之故，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饬命八旗都统会议具奏：凡收典兵丁口米之人，食米四年，米还原主，不还借银，食米三年，米还原主，银还四分之一；食米二年，米还原主，银还四分之一；食米一年以内，米还原主，银还四分之三。此之偿银，皆视米主所得缓缓偿还。此令之后，倘不肖之人再有偷偷收典者，一经查出，将收典之人与米主一并交付刑部严加惩处。等因。具奏，遍行在

案。兹皇上既使同样施恩给发赏银，亦不能禁止。故八旗中凡似此以米为息借取银两者，俱令概不偿还。嗣后以口米借贷银两之事，永行禁止。倘仍有暗中借贷者，一旦查出或为旁人举告，则将借贷双方及其保人，并该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一并交该部惩处，借出之银概不偿还。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大学士兼管兵部尚书事务加三级臣白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右侍郎兼理堤塘事务加二级臣牛钮、镶黄满洲旗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副都统阿林保、副都统臣常在、汉军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副都统臣勒什布、副都统臣永寿、蒙古旗都统臣汪悟里、副都统臣花色、副都统臣额尔德依、汉军都统臣左世勇、副都统臣李林琛、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副都统臣诺穆齐、蒙古旗都统臣拉锡、汉军旗都统觉罗臣观木保、副都统臣金铎、正红满洲旗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汉军旗都统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缮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臣弘昇、副都统臣达色、副都统臣李柱、蒙古都统臣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镶红满洲旗副都统臣阿喇衲、副都统臣齐穆布、蒙古旗都统杨督、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臣林主毓、正蓝满洲旗都统和硕廉亲王臣允祐、蒙古旗都统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臣莽喀拉、汉军旗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汉军旗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

朱批：依议。

5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拜他喇布勒哈番色莫尔德依等侵吞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刑部尚书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参奏事。

据正红旗原内阁学士额赫纳遗孀讼称：我夫额赫纳所欠官银四千一百八十两，夫亡后，署理佐领事务族长拜他喇布勒哈番色莫尔德依会同我亲小叔子色科图前往我家告称，此事与彼等有干系，不可不还等语。我于六月二十八日将算加耗银总共四千五百两带去，交给色莫尔德依、色科图偿还。不意于七月十六日，色莫尔德依、色科图又前往我家，催逼偿还官银，我言，偿还官银之银业经带去交付尔等，为何又称偿还什么官银等语。色科图即施威，打开柜子、皮箱，将衣物及牲畜抢走，种种欺压、刁难，文内不能尽言。色科图故意将我夫自幼赡养之亲弟之子荫生额特贺杀死后，一直存心霸占其官缺、财产等语。审得，据色莫尔德依供曰：六月二十八日并未偿还我等四千五百两银，前去催还官银是实，我并未抢掠其家资等语。据色科图供曰：我并未会同色莫尔德依前往其家行抢，亦并未会同色莫尔德依由其家取走四千五百两银等语。据额赫纳遗孀供：银碗、盘、貂皮等物，俱于色莫尔德依、色科图前往我家时，由色科图抢走。此等物现在色科图家中，银系由色莫尔德依、色科图装车拉走，此事可询问其家赶车人双二等语。经夹讯双二，据供：六月二十八日，我主子会同色科图，前赴额赫纳家中，拿出几个匣子及布包，说其中有银，装上车，我赶车拉到色科图家中是实，等语。即遣额赫纳佐领下骁骑校常海等，除由色科图家中起出银碗二、银盘一、貉皮一百二十、豹皮七、元狐皮一、貂皮一百一十、镶貂尾帽子面四套、水獭皮三十一、狐皮四十、高丽纸七千张、双滑纸五百张、袭职诰命一、车一、白马一，以及皮褂子、皮袄，棉缎褂、袍子，线缎褂、袍，玉缎褂、袍，纱褂、袍，共二皮箱，交付遗孀外，经夹讯色科图，据供：此等物系额特贺求我替其变卖以偿还官银，带其家人送至我家。并未将四千五百两银

拉至我家，乃交与色莫尔德依。我与色莫尔德依往其家拉物时，其弟海保，其叔丈人皆在其家。色莫尔德依告我曰：此银暂勿动，亦不偿官，我等再往尔嫂家中去赖，倘事成，先给尔五百两银，再给我叔丈人五百两银，然后再将银带往盛京经商可也。余下之三千五百两银，合伙开当铺，所得之利我分五份，尔分三份，我弟海保分二份等语。我听从其言，与伊同去我嫂家中行赖是实。色莫尔德依乃署理佐领事务之人，又是族长，伊果真能将银交与我乎等语。将此详讯色莫尔德依，据色莫尔德依供曰：额赫纳遗孀偿还之官银，交给色科图后，色科图拉回我家。我由此四千五百两银内，分得一千一百五十两，我偿还前去盛京之哈木板一千两，余下之一百五十两，我用了。此四千五百两银，我情愿陆续偿还等语。经审海保，据供曰：我于六月初一日向佐领请假后，前去庄屯，七月二十三日才返回，故六月二十八日之事与我无关。我由庄屯返回后，我闻得色科图被其嫂诉讼，已到部里。今天我已去牢中探望等语。据色科图供曰：六月二十八日海保在色莫尔德依家中是实。七月二十三日大雨时前来牢中看我，求曰：尔分给我之份勿供出等语。伊倘与此案无关，又何必于大雨时前来牢中求我？倘严审色莫尔德依，其瞒得乎等语。查得，色莫尔德依先供分得银一千一百五十两，后又称情愿陆续偿还四千五百两银，由此观之，伊将银运走侵吞是实。今伊等互相推诿，并未将银交出，故拟将色莫尔德依革职拿获，海保等人一并严审，追回银两偿库。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光禄寺卿兼理刑部侍郎事务臣高其佩、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务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卢询。

朱批：依议。

567 吏部奏请委署刑部堂官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刑部咨称：本部尚书宗室佛格差往马兰峪审案。侍郎阿锡鼐、马尔齐哈恭送大行皇太后梓宫，今部内无办事满洲堂官，应委员署理。照例开列转奏等因前来。查侍郎高其佩、卢询虽系汉缺，补放之人俱系旗员，或令伊等署理，或令别部院堂官署理之处，谨奏，请旨。

计开：协理大学士工部尚书徐元梦、户部右侍郎施昇、兵部右侍郎牛钮、内阁学士鄂托拜。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黄叔琳。

朱批：由卢询署之。

568 议政大臣允礼等奏议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军需钱粮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议政大臣署理右翼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甘肃巡抚绰奇奏称，据甘山道富泽运告称：驻甘州之大军，从本年十月初一日始至雍正二年三月底所需小米已由西安运至足用无虞外。共应需稻米价银一千六百余两，马匹应需本色豆折给豆价银十九万八千二百余两，本色草折给草价银十一万五千七百余两。又需火药、铅子等项银一千四百余两，再每月发给官兵之钱粮，及给乘驿前来之官员公费等项银，共计一万六千五百余两。总共应需三十三万三千余两，祈请奏请早些办理，目下正值秋收之际，易于采买准

备。等语。查得，此项钱粮理应呈报布政司，今该道不往告布政司，而来告臣。唯由部拨送钱粮，自奏请之日至送到之时，务需四个月，以今来报日期而计，由部送银，必然来不及，若再予驳回，时日更长。将此除一面咨布政司知之外，臣咨行署理陕西巡抚事务之范时捷，请将西安司库内无论何项之银先借十万两送来，俟该项奏请之银经过西安时，截留偿还原项。等语。伏乞圣主饬部将三十三万两银拨送前来。至去年于甘州奏请钱粮，因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在彼，故曾会奏。今总督在西安若等候咨商回复再奏，路程遥远，来往需四十余日。钱粮之事关系重要，不可不商量具奏。故臣缮折送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商议，由西安会奏。为此合并声明谨奏。等情。又奏称，肃州道员胡忍之等告称，巴里坤处之官兵口粮，现按总督拨运所用，除运米、青稞之雇工钱不计外，自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始，至来年六月十日止，巴里坤、吐鲁番地方照现有官兵数计算，应需行粮、盐、菜银十五万四千九百余两，留在巴里坤之官兵一个半月羊价银五万一千三百余两。公巴济之官兵，鄂尔多斯官兵应需羊价银一万六千九百余两。阿鲁巴尔虎处之兵丁现俱撤驻布隆吉尔。在布隆吉尔所有绿旗官兵所需盐菜银、运口粮之雇工银、及运巴里坤路驻塘官兵口粮之雇工银，往巴里坤等处运送粮饷所需之雇工银，运各驿站之马牌子等所食钱粮口粮之雇工银、及给斗量匠役之银等项，应需银四万二千一百余两。等语。据巴里坤办事之潼商道王全臣告称：自本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后，吐鲁番等处运半年米应需雇工银九万五千八百余两。请如数拨给。等语。既然如此，以此折算，自十二月十一日始至来年六月十日止共应需银三十六万两，伏乞圣主饬部照数拨送。又查得，部拨之银，因路途遥远，办理时，自奏请之日至送到之时皆需四个月，巴里坤地方既有为征剿所备之买马银三十万两，于目下奏请钱粮到来之前，若有用银之处，暂从买马银内通融借用，俟奏请之钱粮到后，即刻补还。如此周转办理，部拨钱粮途中不致匆遽，且官兵钱粮亦不致久延。至去年于甘州奏请钱粮时，因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在彼。故曾会商具奏。今总督在西安，若等往商回复再奏，路远，往返需时四十余日。钱粮之事关系重要，不可不商议具奏，故由臣处缮拟奏折送太保公总督年羹尧阅看商议，由西安会奏。为此合并声明谨奏。等情。又据总督年羹尧奏称：八月初七日，甘肃巡抚绰奇将奏请甘州、巴里坤军前用银二折咨臣商议会奏前来。此事若商定再奏，必致耽误，故臣将其原奏二折立即奏赍。本年七月二十九日，臣曾将五十万两银子送往兰州备用，贮于布政司库。今咨兰州布政司，从该项银内挪动三十万两送甘肃巡抚绰奇暂用，部银送到时，补还原项。至嗣后若有宜应会奏之事，先咨商议定后再奏。等语咨行绰奇外。为此谨奏。等情。将折子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给奏事员外郎双全转奏，奉旨：交议。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甘肃巡抚绰奇奏称：驻甘州之大军自本年十月初一日始，至雍正二年三月底止应需稻米草豆价，火药铅子及官兵每月钱粮，给乘驿前来之官员之公费等项银，共计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已咨请署理陕西巡抚事务之范时捷，将西安司库无论何项之银先借十万两送来，俟该项奏请之银经过西安时，照数截留偿还原项。等语。伏乞饬部将三十三万两银拨送前来。等情。又奏称：自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始至来年六月十日止，巴里坤、吐鲁番等处现有官兵所需行粮，留在巴里坤之官兵之羊价银，公巴济之官兵、鄂尔多斯官兵所需羊价银，驻布隆吉尔之绿旗官兵所需盐菜银及运送巴里坤官兵口粮钱粮等项所需之银，共计三十六万两。伏乞饬部照数拨给。该项银两若等候部拨，时必久延，暂由买马之三十万两银内，借支以用，俟奏请钱粮一到，即补原项。因总督年羹尧现在西安，故臣缮折皆送总督年羹尧商议会奏。等情。据总督年羹尧奏称：巡抚绰奇所奏请钱粮二折，于八月初七日送至臣处商议会奏。故将其原奏二折即行奏赍。现从送兰州备用，贮于布政司库之五十万两银内，动三十万两送绰奇暂用，

俟部银送到之时，补还原项。至嗣后若有应会奏之事，先咨商定后再奏。等情。查得，甘州、巴里坤所驻官兵之行粮、口粮、火药等项所需钱粮，及运米巴里坤等处粮饷之雇工银皆为重要，巡抚绰奇二折奏请之六十九万两银，请户部照数拨给，仍如前派遣章京送去。总督年羹尧因该项钱粮重要，若等候部拨钱粮到后再给，时必久延，故将兰州布政司库所贮之银先拨三十万两送去，巡抚绰奇、巴里坤处停止借用贮备买马之银。俟部送六十九万两银到达兰州后，将布政司库借给之三十万两银如数截留偿还原项。至甘州、巴里坤等处官兵钱粮于奏请之时，俱曾咨行总督年羹尧会奏。今总督年羹尧在西安，距巡抚绰奇驻地虽远，但所有奏请钱粮之事理应事先咨送商定会奏。故咨巡抚绰奇，嗣后凡请钱粮之事，务必事先咨送总督年羹尧公同商定后再奏。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署理右翼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且署理工部尚书事务之臣孙渣齐、议政大臣刑部尚书宗室臣佛格、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臣特古忒、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

朱批：所议甚好。知道了。

5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九月初三日，陵寝大事一应丧仪全部顺利完成，已还宫矣。朕父皇一生之事，始终皆蒙上苍之恩佑，朕除感激由衷叩拜外，诚无可言。朕父皇六十载辛辛苦苦为国家万民操劳，上苍如此施恩亦是理所应当。朕一高兴，身体之疲劳全忘了，反似胖了，精力增加了。尔丝毫不必为朕担心，一心一意料理地方之事。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并缴御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折内奉御批：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出乎望外，皆可望丰收。钦此。捧读之下，臣不胜忭悦。近几年，因山东河南歉收，江南与之毗连之区米价较前皆为上涨。兹北四省如若丰收，不唯该省之民咸承圣恩，且于江南百姓大有裨益，于税课钱粮亦为有利，实乃大喜之事，此数省之民无不欢忭也。再臣已将缉拿太湖匪盗之旨抄送高其位、何天培、李林磋商矣。俟回复后，再详议缮本具奏。再为江南地方贮存粮米一事所降之旨，由胡丰荟送至后，臣当即行文何天培协商，俟回复后，再将积贮之情详议具奏。至前给事中刘堂为湖口关移驻九江之条陈，五月皇上命臣查明具奏。钦遵谕旨，臣查明后已于七月二十四日具奏讫。此事是否会同何天培复议具奏之处，伏乞示下遵行。（**朱批**：毋庸复议。他记得不清楚，再问亦是徒然。）为此将御批四折，奉旨二折一并封固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

571 内阁大学士嵩祝奏查原旨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内阁大学士臣嵩祝谨奏。

昨臣缮折奏请，赏臣子武章阿一柏唐阿效力行走，奉旨：查朕原降之旨具奏。钦此。钦遵。经往兵部查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总理事务王大臣陛见奉旨：下五旗之王等所属在京之内阁学士、侍郎以上，外省州、县官以上之子弟，带至侍卫、官员、哈哈珠色等处行走者甚多，嗣后停止带至侍卫、官员、哈哈珠色等处。再，现已带之人内，若系于其父兄任官前带至者，照旧行走可也。倘于其父兄任官后带至者，皆查出退回。若有被该王等厌之特欲带领者，由该王等出具缘由，具奏后带领可也。钦此。为此谨奏。

朱批：记朕此旨铸错矣。王属侍卫、仪仗官乃武员晋升之路。照朕朱笔更正，改记后复行文。

57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巴林等七旗天旱失收祈求赈济一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总理事务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据理藩院奏开：据巴林多罗郡王多罗额驸里木布、协理台吉根敦札布、班珠尔呈送之印文内称：我旗今岁大旱，田亩失收，百姓生活困顿，嗷嗷待哺。兹尚安定，乃靠奶汁之助。以后断奶之时，百姓嗷嗷，将不堪饥馑。故此呈报该部。等情。据巴林固山贝子巴特玛、协理旗务之贝子札西纳木塔尔呈送之印文内称：我旗遇旱，青草未出，披甲生计维艰，无食糊口。为此呈报尔部。等情。据阿鲁科尔沁多罗贝勒旺扎尔呈文内称：我旗今年播种之田，因四月以来干旱无雨，全未生长，且牧草不好，牲畜不壮，旗民流离。昔年我旗沐恩赏赐，旗民安居乐业。如今饥民哀鸣，人员流离，难以留住。故此呈报尔部，祈请设法安抚我旗之人。等情。据翁牛特多罗杜稜郡王和硕额驸仓津、派协理台吉额尔登尼所送印文内称：本年我处因干旱无雨，田禾不长，前三年田亩相继无收蒙皇上赐给银米，方才活命。前三年虽系无收，但或有田亩，亦略有所获，且有牲畜者亦尚有之。此三年，凡有家业及十头牲畜以下者纷纷以畜易米为食，家有二三牲畜者，尽卖牲畜为食者亦系有之。我旗生计困顿不堪。穷困无畜之台吉有三百八十五口、有三四牲畜之甲丁为一千二百六十五口、无畜甲丁为九千二百八十六口、有三四牲畜之喀木齐罕[1]二百六十四口、无畜之喀木齐罕一千一百五十三口。台吉甲丁、喀木齐罕总计为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三口。其中，虽然亦有有三四牲畜之人，因其人众多。故仍与无畜之人一道未瞒牲畜如实呈报矣。等因。据喀喇沁多罗杜稜郡王和硕额驸伊达木扎布、协理旗务之塔布囊盆苏克、色棱呈送之印文内称：我喀喇沁人唯靠田亩为生。前二三年我旗粮食无收，蒙圣主恤怜赏赐银米，大加赈济民命得苏。不幸本年亢旱，再度无收，仅有之牲畜亦皆买光食尽，生活极为窘迫。兹我旗之人已达饥馑不堪，难以活命之境遇，恐会外出糊口，流离失所。故呈报尔部。等情。据喀喇沁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喀宁阿旗之协理旗务之塔布囊达木巴、巴特玛呈称：我旗之人靠地为生。前二三年，我旗田

① 蒙语为哈莫尼干，泛指鄂温克、通古斯等。

亩多有绝收，蒙圣主仁鉴，赐给银米，方才得苏。本年天旱，不幸再遭绝收食无着落，唯靠卖现有一二牲畜为食，生活十分窘迫。兹见旗民实难度过本年，饥馑难忍，恐会流离，故此呈报尔部。等情。据奈曼多罗达尔罕郡王阿咱拉等呈称：五十五年我旗因田亩无收，报部将所贮仓米分给贫民食用二年。五十七年以后，因又无收，请旨各赴盛京、义州丰产区采买粮米为食。本年粮食绝收，以致富人变穷，穷人困厄。等情。据敖汉多罗郡王垂木皮尔等呈称：本年天旱，我旗粮食颗粒无收。前康熙五十九年，我旗失收，报部将本旗所贮粮米赈济旗民。六十年、六十一年二年奏请自盛京、义州、锦州等城采买米石，奉旨准行。钦此钦遵，买米自救。因连续四年田亩失收，至我旗富人变穷，穷人不能维持生计矣。故请尔部转奏，祈予我旗之民恩恤赡养，以苏民命。等情。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交部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会同理藩院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巴林王额驸里木布、贝子巴特玛、喀喇沁王额驸伊达木扎布、扎萨克塔布囊喀宁阿旗协理塔布囊达木巴、敖汉王垂木皮尔、奈曼王阿咱拉、阿鲁科尔沁贝勒旺扎尔等七旗扎萨克呈开：我等旗地本年亢旱无雨，旗人所耕之田失收，旗人饥馑无食，已甚窘困，恐会外出糊口，故此报部。等情。据翁牛特王额驸仓津呈开：本年我旗因干旱无雨，田禾不长。即或少有所获，亦为有畜者买去为食。故我旗难以为生之穷台吉有三百八十五口，有三四牲畜之甲丁为一千二百六十五口，无畜甲丁为九千二百八十六口，有三四牲畜之喀木齐罕为二百六十四口，无畜之喀木齐罕为一千一百五十三口。台吉、甲丁、喀木齐罕总计为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三口。其中虽有拥有三四牲畜之人，因其人众多，故仍与无畜之人一同未睹牲畜，如实呈报矣。等情。查得巴林王额驸里木布等七旗扎萨克等，虽呈报伊等旗民因田亩失收现生计窘迫，无法维持之情，却未申明各旗粮食失收之人内，稍有收获，可食数月以及绝收之人数目，亦未缮明扎萨克以下乃至旗内富殷之人如何设法节俭度日之情。故伊等所报毋庸议，将报部原文驳回。俟该扎萨克等将各旗稍有收粮、够食数月以及绝收确至窘困者查明，并将扎萨克以下乃至旗内富殷之家节俭度日之人有多少，其余饥馑不堪之人有多少，分别缮明速报到部时再议，至翁牛特王额驸仓津等虽将该旗无粮人口数目报送前来，却亦未缮明该旗如何节俭度日之情，故其原文亦予驳回。俟分别缮明复报到部时，再予议奏，请旨。

总理事务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协理总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理总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协理总务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理藩院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都统臣拉锡、郎中且理侍郎事务臣恒德。

朱批：若俟查报到部再施恩，则会贻误赈济灾民。兹即行文遣户部章京二名，暂取银五万两，由此派遣侍郎本锡、副都统阿林保即刻乘驿前往喀喇沁等八扎萨克，一面勘查，一面酌情赈济。钱粮送至，本锡、阿林保立即驰往。

5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侍卫达鼐仍留西安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前赴亲王察罕丹津处，办完将原贝子丹钟之请申赏给事后，于八月二十三日前来西安。看得，达鼐谙熟蒙古事务，本应立即将其遣回，惟罗卜藏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现仍不和，事未毕，拟将其所带笔帖式、领催遣回京城，达鼐仍留西安，青海若有

事，令可协助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照尔请，留达鼐。

574 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报清查广东布政司库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兵部郎中奴才图理琛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八月十六日抵达广东省城，将颁给巡抚年希尧之朱谕连封交给之。共谕之旨，由奴才与总督杨琳、巡抚年希尧公同开阅。钦遵明谕，当即前往布政司王朝恩衙门。总督杨琳、巡抚年希尧亲自召集按察司朱绛、道员孔兴廉、廖长龄等公同查阅王朝恩库档。经查原库存银及结止本年八月十六日收入之银，库内应存银共二百二十四万九千三十六两零。将银俱出库盘点，经奴才等监督逐一清点，全部如数。与抚臣年希尧本年五月查核奏销之数亦相符无误。观银成色，多半为九七、九八银，若按足银折算，则缺银三万两有奇。布政使王朝恩之情，经询访，其人略为骄狂，屡有冒犯上司之处。前任巡抚杨宗仁擢升总督，起程赴任时，布政使王朝恩使人拦轿，索要前赠礼物，经总督杨琳劝解，方才作罢。伊任布政使长达八年之久，好于僭越奢华，家口即有二百余之众，下人亦有勒索之情。等语。此次查库详情，除会同总督杨琳、巡抚年希尧另行具奏外，深感皇上神明诚洞察万里之外。再此次沿途看得，地方甚为安泰。山东德州至兖州府属邹县田禾长势畅茂，滕县至江南凤阳府属之定远县生蝗；庐州府至江西，及江西广东两省早禾皆已丰收，晚禾甚茂。本年仍可望十分收成。为此奴才图理琛亲缮折子，恭谨奏闻。

朱批：著尔用为广东布政使。尔之才能，朕是知道的，尔操守平常，朕亦稔知。尔在京时朕已当面详加告诫矣，是否辜负朕恩，能否保全满洲人脸面，尔乃知耳。李应虎这等品级之人，如此玷污朕颜，兹朕再亦不能轻信何人矣。恩法既在眼前，弃万年功名，图眼前之祸，此等之人，朕实不明白。尔无子嗣，理应摈弃私念，权衡利害，勘酌轻重，坚韧不拔，忍受一切，输尽诚悃，以报朕任用之恩。参尔之人甚多，朕排众议，任用于尔，断不可有辱朕之颜面。尔有何奏事，封固交年希尧转奏。

575 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兵败准人关内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据驻多巴之回子台吉阿洪来告：我遵照侍郎之言，以行商派人前往罗卜藏丹津营地坐探消息。昨晚据我所遣之回子雅莽斯返回告曰：罗卜藏丹津自八月初二日始令其兵马渡河，十日全部渡完，其自己亦已渡过河矣。此次渡河，因牛皮筏所拴三四个木筏之绳子断了，四十余人溺水身亡。马匹浮水渡河，游至河中间，常常调头返回，众人于岸边呐喊掷石，强迫过河，故因力竭溺水，卷入乱流而死之马，共计五百余匹。柴达木地方台吉之兵内，因惧怕渡河，百余人逃回各家。据蒙古人言，因传言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将整治兵马出关报仇，来掳阿拉布坦鄂木布、巴尔珠尔喇布坦之牧地，西宁将派出大军，故罗卜藏丹津仓惶携贝勒垂拉克诺穆齐、巴尔珠尔喇布坦、盆苏克旺扎尔、色布腾扎尔、贝子阿拉布坦、公达西敦多布、吉克济扎布等率领一半兵马而去，另一半兵马令各自率领返回，看守牧场。蒙古人又言：格勒克济农、台吉额尔德尼、科纳克额尔克等领兵与贝勒拉察布兵马会合，至察罕托鬼地方(cagan togoi)未及渡

河，先掳取了丹钟之数户人。戴青和硕齐兵马于河对岸放咱巴拉大枪，人马顷刻而亡，其未能渡河，派人来罗卜藏丹津处打听消息。罗卜藏丹津领兵至察汗诺门罕所居之舒尔郭尔(xurgor)对岸后，察汗诺门罕亲自前来，将其袈裟在地上张开，谓罗卜藏丹津曰：尔若不听我言，一定征伐戴青和硕齐，尔即自己践踏我这张开之袈裟，我等师徒之义即绝矣。罗卜藏丹津正犹豫不决，又有戴青和硕齐之唐古特兵前来截取罗卜藏丹津之战马千余匹。阿齐诺门罕、公阿拉布坦扎木苏等派阿尔达勒土克齐至罗卜藏丹津处告曰：我等距戴青和硕齐虽近，因咱们皆为顾实汗之子孙骨肉，我等已避开另行居住，绝无援助之处，尔等亦勿加害于我。等语。不知真伪。等情。八月二十四日，西宁总兵官黄喜林亲自来见奴才。据署理河州副将印务之游击岳朝龙报称，八月二十一日，亲王察罕丹津派其寨桑来告：我王言曰，我领兵攻打罗卜藏丹津，若力不能支，我将亲携妇子来投边关，故先派我来告之。等语。亲王察罕丹津若被迫请求入关，是否准入请予指示。等情。适才王察罕丹津谓奴才所遣之领催费颜图曰：我若能抵住罗卜藏丹津则已，若不能顶住，往投边关。请交令不要阻止，准予入关。等语。奴才与总兵官黄喜林商议后，遂咨河州洮州之官员，令其固守各关，若来投之情属实，则照准额尔德尼额尔克入关之例，令其自己及妇子，属下随从要人牲畜入关，适当安置。若将所属咸俱带来，人太冗杂，关内地方狭窄。且正值农时，牲畜无处放养。告之罗卜藏丹津不敢靠近边关，令其所属之兵如常准备，妥善管束属下寨桑，扼守边外要隘。须保护其人户牲畜，暂于边外水草好地安置之。将王察罕丹津之答复及办理安置之事驰速报来。王察罕丹津若欲亲自前来，或派其子、亲信寨桑前来，宜遣领催豪尚、通事等送来。等情。咨之。哈尔嘎图到后，务必严守消息，派遣精干之人探信，如果察罕丹津来投边关，一面驰报，一面酌情办理等情，交付之。又移咨总督年羹尧，商议王察罕丹津若被迫来求入关，是准其入关，抑或如何办理之处请其视咨文交付之。等情。奏闻讫。故奴才与总兵官黄喜林商议，驰派奴才处之主事哈尔嘎图，领催豪尚会同署理河州副将印务之游击岳朝龙，面见王察罕丹津，问明其于何时何地与罗卜藏丹津交兵如何不敌来投边关，其兵马现在何处，罗卜藏丹津兵退与否等事。再视形势缓急具奏外，为此谨秘密奏闻。照此奏疏俱咨贝子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576 一等侍卫达鼐奏报遵总督年羹尧之令暂留西安候旨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等侍卫奴才达鼐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八月十四日自西宁起程之事，前折业已具奏讫。本月二十二日奴才行抵西安，总督年羹尧语云：青海之事尚未完了，已奏请将尔暂留在此，尔所带之笔帖式领催等照常遣回。故尔暂住西安候旨，将随行笔帖式或领催遣回。等语。是以将随身笔帖式安泰及领催俱遣送回外，奴才现住西安候命，俟降旨后遵奉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已谕年羹尧矣。

57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察罕丹津请大军保护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奏闻亲王察罕丹津呈文一折，于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著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速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侍郎常寿奏称：奴才所遣前往青海亲王察罕丹津处颁发敕谕之领催费颜图，携王察罕丹津呈给奴才之蒙文书返回告曰：王察丹津言曰：我荷蒙圣主厚重之恩。笃实感戴，我兄弟罗卜藏丹津等对此深为不满，将率众兵前来掳我。侍郎若派西宁大军开赴罗卜藏丹津牧地，不施讨伐。其后声足以震慑，于我大有裨益。再祈请交付河州、洮州官员，设若我不能抵住罗卜藏丹津，往投关内，请勿阻止，准予入关。等语。至察罕丹津所呈之蒙文书，经翻译看得：我顾念皇帝按兵不动，而罗卜藏丹津兵已将至。对此尔如何速援于我？倘向王之牧场派遣大军，虽不讨伐，于我亦大有裨益。此事当初打算如何帮助我，祈请明鉴。等语。故奴才交付河州、洮州官员，严加固守各自关口，不时探取消息。若王察罕丹津来投一面驰报，一面酌情办理外，亦将王察罕丹津一旦被迫来投，抑或准入，抑或如何办理之处咨行总督年羹尧协商前去。等情。罗卜藏丹津无故对察罕丹津用手，乃大逆不道也。适经议政大臣会议，先行交王察罕丹津奏明其意，是兵征罗卜藏丹津，或期和好，而后再定。兹王察汗丹津既言罗卜藏丹津因恨其心向皇上而加兵，即如对王额尔德尼额尔克一样，予以掳掠请求给予援助护佑，或派内地大军，虽不施兵讨，唯扬言来取罗卜藏丹津牧地，于我亦为有利。等语。帮助保护王察罕丹津乃理所应当也。今宜驰咨总督年羹尧交付洮岷关员，王察罕丹津若被迫前来投关，即准放入，全部收容，妥善看护。我军则不可轻易出关，务须固守关口。罗卜藏丹津追击察罕丹津来犯边关，即予剿灭。至派大军扬言夺取王罗卜藏丹津牧场之事，现值西宁兵马调遣之时，一应准备不知是否停当，至我大国调遣兵马事关重大。然察罕丹津既有奏请，若不派兵，似有不管之嫌，察罕丹津或败或胜日后其必疑我坐山观虎斗。罗卜藏丹津打败察罕丹津，我等阻止亦系徒然，罗卜藏丹津溃败，其亦必派人问罪。故将常寿前折会议之情，一并驰送总督年羹尧，命其参照二次会议，一体斟酌，交付提督岳钟琪，预备松潘之兵，保护王察罕丹津。俟西宁等处兵马齐备，其扬言夺取罗卜藏丹津牧地一事，俱由年羹尧与侍郎常寿磋商，相机而定，务求稳求。一面具奏，一面酌情而行可也。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恰亲王臣允祥、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都统臣拉锡、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理藩院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

578 侍郎常寿奏报遣员安插来投戴青和硕齐部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朱批：系常寿奏察罕丹津之事。朕观察罕丹津之奏，属有理，此其时也。尔可急急往西宁及时酌量。惟此机会似不可失。如果可以令罗卜藏丹津进善罢，其身亲来京奏明谢罪，不便中止也。所发满字上，尔可细定筹划。朕观少迟误了些，可惜一个好机会。总在尔相机斟酌而行。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六日，署理河州副将印务游击岳朝龙，遣武员张启顶呈文奴才曰：亲王戴青和硕齐父子，率妻孥及属下人共一百四十余人，于八月二十一日抵河州老鸦关外，我率官兵防范安抚，令其居住。因戴青和硕齐告我伊等无食物、锅、帐房，我斟酌敷用，暂给发。思之，罗卜藏丹津闻戴青和硕齐败北，前来河州老鸦关之处后，前来追赶亦不可料，故遣通事等人前

往探信，将亲王察罕丹津所派丹仲之丈人达尔汉台吉拉克巴、额尔克讷亲云姆一并带来。达尔汉台吉拉克巴等向我呈文。据王察罕丹津所咨钤印蒙古文书内称，呈侍郎云：先前想到之处，俱已相告。今与策妄阿喇布坦志意未和，思念主子。王额尔德尼压迫额尔克，亦征伐我。游牧地断不能居住，须前往准噶尔。前去妥协后，与圣主之名有关，且众生灵亦必受苦。此间尚不能与伊本人于游牧地会见，双方倘公同出兵，一定能成。为此谨表诚意呈文。凡处皆从速，乞勤鉴察。实言由达尔汉台吉面告等语。询问达尔汉台吉拉克巴等人曰：尔王于何日何地与罗卜藏丹津交战？敌兵几多？尔兵几多？为何交战未能抵御而前来？大员阵亡者有否？尔等游牧地被抢否？尔兵现剩几多？现在何处？可复招集尔兵报仇否？尔王为何不往寻驻我提督大军之松潘之地，而前来河州边口？据王呈文内称，实言由达尔汉台吉面告，尚有何言等语。据告曰：七月，罗卜藏丹津、格勒克济浓、台吉额尔德尼、克可克额尔克等，与贝勒拉察布公同会兵，前来抢掠我等。闻得据称原居察罕托郭河那边丹仲属下几户人被掠，我王即率二千兵渡河，于七月三十日于河岸与敌二千余兵交战，斩敌近百，败敌。追击一日，将被掠丹仲之人畜带回。我人无伤亡。八月初，闻罗卜藏丹津亲自率兵，由舒尔郭尔、博罗托郭地方渡河前来，我王交付寨桑庆科图尔克依千余兵，防守察罕托郭地方。我王自己率子顿多布旺扎尔、台吉盆苏克达西等及八百余兵，于我游牧地哈留图巴吉以西半日路程处之纳木哈属叶克鄂博、巴噶鄂博处，与敌四千余兵交战，激战由早至晚，双方死亡甚众。我王三次亲入敌阵交战。因我力单，敌兵力强，不能取胜，故经由游牧地，率我等福晋、家口，抄近路，来投河州边口。若往投驻松潘提督，路远，恐与敌交战后之马匹走不到，被敌追获，故未往投。我游牧地已被敌掠去。属下军中之人各带妻孥、家产、牲畜，欲逃出，现仍未到。此次交战，我大员无阵亡者，敌方何人阵亡，并不知。寨桑庆克图尔克依率近千兵，守察罕托郭地方，现不知其情形如何。闻我王牧场上人，赶苏鲁克之马匹，抄近路，往投洮州边口，是否被敌拿获，尚不得知。公阿喇布坦扎木苏患病，不能作战，曾派兵援助我等。今闻我游牧地被掠，定由彼等驻地抄近路，往投洮州边口。闻我王之子参领喇嘛阿齐诺门汗，知我等不能敌，因处罗卜藏丹津右翼，已带走我等几户之诸申、王属下一苏鲁克牧群。我属下之诸申，闻王已前来河州之讯，定来投。虽正重招集兵马，然力单，仅靠我等，尚无回击敌兵之力。我王命告侍郎之言，即欲令我本人与额尔德尼额尔克、罗卜藏丹津之子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合而为一之意，我等并未商议。因感戴圣主怜爱厚恩而行，故额尔德尼抢掠额尔克，现又压迫我，致我等如此。由是彼等骄横，入口内追我亦不可料。虽不追我，返回游牧地，然青海所有台吉内，再无与伊抗衡之人。众台吉亦无奈，如不归附伊，断不可以，众台吉定率诸申，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此等人倘聚合一处，力更大矣。因与圣主之天威声名有关，且彼时虽调大军往追，恐亦追赶不及。我愚以为，罗卜藏丹津由我处返回时，照看俘获之人、牲畜渡河时，若无一个月，断不能渡完。伊渡此河之前，倘由西宁出大军，拿下其游牧地，扼守该河，不准伊渡河，驻松潘提督率大军出击，我父子率仅获之蒙古兵走南路，倾全力征讨罗卜藏丹津，出甘州大军，俾额尔德尼额尔克之兵在前，以全力先取罗卜藏丹津同伙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巴尔珠尔拉布坦后，再取绰依拉克诺穆齐之游牧地，则罗卜藏丹津无协助之人，既无去路，必被获。众台吉俱被迫跟从，实出无奈，并非本意情愿，彼等皆感戴圣主累世鸿恩，定协助大军，则罗卜藏丹津右翼空虚耳。我赞同侍郎之言，感戴圣主高厚鸿恩，抗击罗卜藏丹津之后，弃累世富庶家资，率妻孥，无蒙古包、锅、小锅、廪饩，惟带几顶帐房，来投圣主。此处副将见之告称，惟伊发放廪饩。此间若我人畜抵达，我绝不烦扰乞求侍郎，倘未抵达，而有廪饩不足情事，如何具奏以恩养活命之处，伏乞睿鉴等

语。本月二十四日，署理河州副将印务游击岳朝龙，来报戴青和硕齐来投边口，奴才与总兵官黄喜林公同商议后，遣派主事哈尔噶图，会同岳朝龙，交付称，若戴青和硕齐被迫来投情由是实，则照允准入口之例，准伊本人、妻孥、属下要员、牲畜入内，于应安插之地安插。倘其属下之人亦俱带来，人甚众，甚杂乱，则告以口内地方狭窄，此正值种田之时，无放牲畜之处，罗卜藏丹津亦不敢来边塞近处缘由后，令伊所属兵丁仍预备，由贤能寨桑管理，守卫口外重要牢固之关隘，看管伊等家口、牲畜，暂安置口外水草丰盛之地可也。等因交付后遣往，业经具奏。现今王察丹津既已带领妻孥一百四十口前来，安插口外居住，暂居住可也。伊属下诸申若有陆续来投者，仍照先前交付之处，安插口外，由岳朝龙斟酌遣官兵照看可也。王察罕丹津之家口牲畜来投后，伊等食用若够，即出具缘由呈文禀报。若实无住房、锅、廪饩，由地方官员带足给发可也。所用银数缮档送来。若罗卜藏丹津率兵来追察罕丹津，则察罕丹津本人、妻孥、家口，移入口内安插。哈尔噶图亲自往迎，会见罗卜藏丹津告之，我侍郎称：于会盟之地，王尔曾告曰：我等俱系受圣主封号荷蒙鸿恩之人，岂敢于边塞之地滋事悖逆而行？将戴青和硕齐之事言明后，愿出具缘由奏闻。等语。今王察罕丹津既受尔压迫，进入口内，来投主子，王理宜带兵回家。倘派具奏文书之使，我可递至侍郎处。若带兵进入口内，显系于圣主边塞之地滋事顽抗，我松潘、西宁、甘肃等沿边备兵之将军、大臣具奏后，不候圣旨，定各发大军，征讨王尔，必取尔游牧地。彼时悔之无及等语告之可也。罗卜藏丹津对此有何言，作速报闻等因，除咨文交付主事哈尔噶图外，俟将此等情晓谕王察罕丹津所派达尔汉台吉拉克巴等后，我即将王之呈文、来告之言，全部缮文具奏。亦咨文太保公总督。主子甚为圣明，将王尔竭诚效力之处睿鉴后，较前更施厚恩，诸事定有条不紊办理之处，王尽可放心专候仁旨等语，言后遣往。为此谨将亲王察罕丹津所呈蒙古字文书一并密奏以闻。视圣主睿鉴训示谨遵而行。照此奏疏已俱咨文贝子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

（朱批为汉文）

57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田禾大雨并台湾番民口角致命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奏闻事。

福建地方六月七月雨水调匀，冬禾长势甚旺。八月望雨正殷，恰于二十三、二十四日再次得雨。现冬稻正秀穗开花，情势颇好。米价如前，仍为八钱至一两不等。汀州府属长汀上杭两县，七月十九日大雨导致山洪。臣等闻讯遣员前往勘察，其河边房屋略遭冲刷，城内房舍雨中亦有倒塌，田禾无妨。故已赈给银米以为安抚。另据台湾总兵蓝廷珍、道员陈大年呈报：台湾地方夏季雨水调匀，田禾长势甚茂。七月正盼得雨，遂于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大风大雨三日，十九日方晴。此风雨中茅舍略有倒塌，商船数艘被风，稻禾无妨。山洪虽稍漫河道，但雨停水即退矣，稼禾生长秀穗好如往常。等情，来报。臣等当即驰行该总兵道，令凡房倒之人捐给银米，被风船只上紧修理，查实来报。等情前去。旋据总兵蓝廷珍等复报：凤山县所属新洞石庄，离生番栖息之山甚近，番子以往尚来庄里贸易。七月初九日，生番妇土官蓝雷携数番妇来新洞石庄贸易，庄民龚海奇等数人，因一点口角，将番妇土官蓝雷打死。余之番妇逃回山内，纠集番子报仇，杀死庄民郭尚庭三人，遂返山中。现正派员确查予以严惩。等情报来。臣等查得，凤山县生番俱散居大山之中，多则百口，少则二三十口，各成群体，互不辖属。其性好杀人，闲时尚来惹犯庄民。故臣等复行总兵道，追查肇事打死番妇之庄民，及复仇杀害庄民之番子，当众重惩以儆效尤外，为

此谨奏。监察御史吴达礼等所送折子，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番子之事，另谕林良，由伊口传。

5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布政司库欠银来年补完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陈实情仰乞圣鉴事。

窃臣等前折奏报：本年二月为所奏福建原任布政使沙木哈亏欠库银二万余两，为地方公务动用库银九万余两一事，回奏皇上开谕甚是，臣等钦遵上谕，不行摊派于民，限年完纳亏欠一折内奉旨：此闻之入耳，办理甚难。唯尔等输诚依理而行，体恤下民即如亲生赤子，于之属员不存分毫私心，甄别善恶良莠，下力整治三年，方有成效耳。事再易，空谈亦无用。诸事皆赖尔等省臣矣。凡有应办之事，切勿畏惧，即刻开诚陈奏，朕断不致尔等为难。竭力勉之。钦此钦遵。臣等遂封固各州县收银柜子，派员公同监管，一则以杜挪用亏空之弊，二则收取所欠之俸工银，余额照旧留于州县，以赡养家口。等情，缮折奏闻讫。兹自新任布政使黄叔琬到任后，见其钱粮之事甚为精细，实心效力。臣等三人同心协力，严催欠银，应紧则紧，故至本八月内，原任布政使沙木哈所欠二万余两银两，已陆续如数催征还库，用于公务之九万余两银两，亦已补还三万余两。以上余额如若趱办，来年一年内即可全数补完。唯转交奏销期限，截止此八月期满，此情如若具本，该部必致重责驳回再查。此事实情，臣等三次缮折具奏，蒙皇上圣明洞鉴，详加指教。故臣等遵旨，为使公务完善了结，于转交奏销本内照例缮以库银无亏欠字样外。尚未补还者，臣等趱催俸工银，务于来年内全部完结，以副明训。为此谨将实情缮折密奏以闻，伏乞皇上明鉴，恩准此事完善了结。为此恭叩奏请。

朱批：亦甚有理。知道了。

581 镶红蒙古旗都统杨度奏陈严禁向兵丁放银折

雍正元年八月

镶红蒙古旗都统杨度谨奏：为遵旨事。

窃臣伏惟，我皇上御极以来，宵旰勤政，民生之事时系圣怀。又开言路，命监察御史轮流密奏，是即准行，非亦不责，以兴直谏之风。又恐有不尽，复命文武之臣具奏。天下纷纷翘首相望，无不欢忭。臣本一士卒，圣祖仁皇帝以兵征负伤少有效力，将臣渐次擢为护军统领，委以都统兼护军统领整整七载。臣荷承皇帝隆恩，乃至祖父皆荣耀至极，而臣却未少尽犬马之心，虽肝脑涂地化为齑粉亦难仰答。兹皇帝承膺大统，鸿恩被于天下万民，无所不至。尤对兵丁屡颁恩泽，又恐有不尽，设立恩赏银两，发给兵丁以为婚丧之用，使足生计，锐兵力。臣理应披肝沥胆，敬陈得失。唯臣乃由士卒擢任为武职者，愚昧无知，但又何敢不仰副皇上明训尽陈管见。臣看得，兵丁虽知生计俱赖钱粮口米，但不会生计者颇多。皇帝养育之满洲日渐繁衍，或有兵丁遇有父母亡故等喜忧之事，向有钱人借贷，借七曰十，借二十曰三十，必立字据准以兵丁三季米为息，方才借给。名为放银，实则暗中典押兵丁口米。倘不肖之人皆效仿而行，恐使兵力日渐衰弱。臣愚以为，凡向八旗兵丁放银，取口米为息者，俱应扣还原主。放银以米为息，食米一年还本银一半，食米二年，还本银三分之一，食米三年，不再还银，以为抵偿。如此不但兵丁承恩各得生存，且兵力亦甚精锐。嗣后向兵丁放银，取口米为息者如若严禁，以为永久之策，则于皇帝爱养之兵丁大

有益焉。为此不胜惶悚具奏，伏乞皇帝明鉴。

臣杨度之子荫生永善书。

朱批：此奏颇合朕意。著兵部都统详议即奏。

5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京城内外全都太平。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肉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5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奉御赐装折匣子未便启阅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往赍折子之把总孙国柱赍捧御赐装折匣子至署，臣恭设香案，望阙叩恩祗领。打开包袱，因见加封甚固，实不便开启，臣未曾一阅，不知其详。（**朱批**：知道了。）臣以前所奏折匣，从未锁封。此次折匣，亦仿照加封具奏矣。臣之折内奉御批：北四省秋收实出望外，本年天施鸿恩也。钦此。窃惟，皇上爱民犹如赤子，此上合天意，是岁既已恩及北四省，嗣后亦必不烦宸衷，皆为丰年也。将湖口关移驻九江一事，臣遵旨援引谕旨缮本具奏矣，未提刘堂条陈之处。（**朱批**：是。）至七月，皇上交付之一官员条陈凤阳府临淮县知县戴沄耳聋有病。合肥县知县李月槎居官好，江北营伍废弛，兵丁懒惰饶舌一折内奉御旨，命臣将二知县带来验看，贤者予以劝勉，不职则予罢黜。驿站营伍务求匡正。钦此钦遵。臣带该知县前来验看后，于奏报江北大营兵丁之情时，理应将该员条陈降旨之事查明具奏。因臣心力不及，未能查明，殊属非也。（**朱批**：此有何也，著查明不过随便说说。）嗣后宜应愈加谨慎。知县戴沄经带来后验看，确系耳聋，故而具本参劾矣。匡治驿站营伍及知县李月槎之事臣业已于八月十日缮折具奏讫。为此将谕旨折子四件，御批折子三件加封一并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

5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于江宁省城开设捐纳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前折曾经奏言，为江南地方贮存粮米一事所降之旨，由胡丰荟送至后，当即行文何天培协商，俟回复后，再详议具奏。等语。兹何天培回咨伊已另行具奏矣，是以，仅就臣之愚见，将动用库银买米贮存，请开捐纳之例另折请旨具奏矣。（**朱批**：著交付议之。）查得，全省地方若开捐纳之例，除正项钱粮外，自督抚以下乃至办理捐纳之员人皆有份。若交知府州县官员征收，不仅捐纳人担忧，且日稍久，必致亏空。因虑此前数省管理捐纳之员皆致亏空，臣奏请于江宁省城

捐纳，臣就近交付布政司管理，既便于不时督查，且可杜绝强行索取实收凭据等弊端。布政司若不能顶住，何以为之，则于实收文上加钤臣印给发。（**朱批**：甚是。）可不致亏空也。所收之银动用偿完原项后，剩余之银够足十万两。即起解送部。臣所得之份，巡抚布政司之分数仍照先年捐纳之例，皆收贮于布政司库，以偿还江南亏欠之钱粮。（**朱批**：甚有理，很好，但朕难以降旨。）如臣不私取且不徇情面，不但可备地方紧急用粮，于亏空之情亦有裨益。臣等所得分数俟定之后再奏。为此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

58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社仓管理及靖匪安民等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赍到朱谕二张，臣跪读之下，深感皇上至圣至明，地方形势，生民利弊无不洞鉴，旨训周详备至，臣之愚钝，实不及万一也。臣钦奉如此训谕，何敢不仰副皇上励精图治之天意，以殚驽骀之力。社仓之事原乃朱子所为，于民最为有利。但实行之时若遇贤良可济益地方；若系奸恶，为官者必加勒索，衙役门人必然舞弊，此非但无益于地方反为祸患。皇上明鉴密饬交付官员管理。此不惟深知社仓之利。且亦洞彻社仓诸弊也，天意无所不至。臣遵旨将于府州县官员内拣选实心任事之人交付此任，俟有眉目再具奏闻。（**朱批**：即不可着急，亦不可置之不理。）至严饬里社甲长实乃靖匪安民之良策，臣已严行各属下力而行。两江地方居民众多，滨江临海，山高谷深，居民一时确难尽查。蒙皇上高厚之恩，准展年限，臣定竭蹶效力。（朱笔圈划）臣到任之后，缉匪之事已严饬文武属员严加查缉，严禁随意窝藏释放，禀遵前旨厉行约束。兹复蒙谕，详细指教缉贼良策。臣遵旨将长期不懈竭力而行，以期匪靖民安。（朱笔圈划，**朱批**：如此方能成事。）臣自幼留心武将兵备之事，兹捧读谕旨，犹云天日见也。圣谕周详，非愚臣所能闻睹者也。臣将遵旨尽心整饬营伍，务致宿弊清除永禁。再皇上交送之二件条陈内，杨汝谷所陈江南两科分试一事。俟臣查明后，另行具奏。禁止粮米出海一事，臣遵旨会同满保、何天培、李馥等严加约禁，其情另行具奏。臣到任时曾下令禁止大米出海，但因地方官员巡查未尽，法令亦不完善，故偷运粮米之事不可谓已绝。沿海地方臣尚未巡察，需亲临视察方能明了，是以臣拟亲往查视。（**朱批**：好。）现江苏新任布政使到任，交盘时例应督抚核明。苏州距海甚近，臣赴苏州拟沿路视察兵丁，俟库查完后，即前往巡查沿海地方汛口等处。巡查完毕，若有应匡正禁止之处，再具奏请旨。臣起程赴苏州时，另具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尔所奏各折俱是，甚实，朕实想多嘉赞于尔。

586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保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窃臣伏惟，圣主自去年到现在连遭两次大事，圣躬劳瘁，悲伤过甚。臣经问刚到之员，闻知圣颜憔悴，不胜忧虑。兹皇上克尽孝道，二项大事礼成，伏乞皇上节哀保养圣躬，以应天下官民

殷殷期望。臣伏首跪请，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皇考皇妣大事俱顺利妥善告成。甚感欣慰，一点不觉劳累，尔放宽心。

58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全省粮谷丰收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山西省仰赖圣主洪福，本年雨水甚为调匀，谷物秀实之情，臣前折业已顺便奏明。兹谷物皆熟，已割大半，全省五府三州普遍丰收，此乃圣主轸恤万民至诚感动上苍所致。臣蒙恩职任地方，亲睹百姓欢颜，粮谷丰稔，秋景热闹之情，不胜欢忭。谨奏。

朱批：览折畅悦。此皆尔仰副朕意，实心效力所致。知有此报，当愈加勤慎，矢志不渝，以保受福永长也。勉之。

58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增拨供给五台山喇嘛银两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前接总督年羹尧来信内开：奉旨交命，以往五台山喇嘛之赡养，系由官员领取钱粮供给食物。兹此例废弛，喇嘛供给之物，皆自民间摊派，而地方官每年照常奏销。喇嘛不知此情，以为应自民间摊派，征收时重斤称大斗量，民多受其累。兹若照前额拨给，此值物价昂贵之际，喇嘛不敷需用。嗣后停止民间摊派，多拨给几百两银两。钦此钦遵。知会前去。如何办理之处，由尔奏闻。等情。到后，臣当即查阅供给五台山喇嘛之钱粮册，见每年除拨给喇嘛一千三百五十六两俸银外，另稻谷茶叶、面油盐等项，每月配额八十两，由地方采买供给。兹圣主洞鉴此项为地方官自民间摊派，喇嘛重斤称大斗量，民受其累，谕命现物价昂贵之时，应计喇嘛足用，多拨给几百两银两。钦此。所谕甚是。臣遵旨除即照原定每月拨银八十两外，又加银七十两，每月共给银一百五十两。若系闰月之年，按月增拨。此项增拨之银，自布政司库存公项银下支用，每年二月、八月各遣官员送交喇嘛，由喇嘛自行买用，等情。业已知照地方官、喇嘛等矣。兹八月始应拨之银，臣业已遣员送去，又将圣主恤爱百姓，特颁谕旨解除民一大患之处缮拟告示，遣员通传。百姓纷纷来告：我等多年未解之忧，圣主何以得知，此项免除，我们负担就轻了。等语。伏地齐拜，喜不自禁。至该县每岁销算之钱粮是否给民之处，臣亦一并交付所遣之员详查另结外，谨将臣遵旨办理之处缮折奏闻。

朱批：好年价贱，即停增拨，视年景而定。

5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暂停奏销清查各项钱粮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切查山西省康熙六十一年地丁钱粮奏销期限，截止至本年九月底限满。臣查阅六十一年钱粮项目，见有确实亏欠而前参劾遗漏者，亦有实无亏欠而列为亏欠举劾者，有民无拖欠而列为

拖欠者，有实系民欠而列为完纳者。更有甚者，以此府正项钱粮挪做他府火耗赔补亏欠，或火耗银解送布政司库早已支用，而正项钱粮反未交送，兹以前送火耗银垫补其未送之正项。款项之间交错甚多，务必逐一详细核对，缕清各款，缮造奏销册时方可杜绝编造捏饰之弊。唯似此参错之处，各州县皆有，甚为复杂，不可为赶奏销期限而苟且了事。臣祈请暂停奏销，将钱粮款项彻底清查，逐项具奏更正后，再据实造册奏销。臣除缮本另行奏请外，谨陈情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可乎？

朱批：甚是，甚属可嘉。如此方为办事者，著照此缮本即奏。知道了。

590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报审问苏克济及其子达尔布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等会审潞安府知府裘章等首告原任巡抚苏克济自各府州县勒索四百五十万两银两入己一案，苏克济初拒招认，后经臣等反复开导，又与裘章等人质审，苏克济词穷，方才承认其指称军机之事所得、及收受年节礼品、生日贺礼，并五次大计，入京谒见等项，侵吞之银四百二十五万余两是实。臣等谓曰：尔应将此所得即行交出，垫赔尔之亏欠。苏克济口上应承，但并未如实交待其之银两给人多少、储存多少、家中藏匿多少。故臣等将在其衙署门上办事之千总袁英等拘拿，审问苏克济历年所得银两数目。据袁英供称：伊在衙门办事六年，每年送往其京城府上之银六七万四五万不等。等语。另据供称：千总冯德胜在衙门办事仅仅半年，即收银十万七千两。等语。此外，其前后在衙门办事之人皆已亡故。然照袁英等口供估算，可知苏克济贪污之银多已送回府上。是以夹讯苏克济家人马四：尔主子送回府上之银藏于何处？马四初次夹讯拒不招认，二次夹讯时，方供认将备当差之二十余万两银两存入陈先(cen siyan)胡同和石头胡同之两当铺内。又六十一年二月，分给四少主子每人银各二万两。等语。由此可见，苏克济侵蚀之银多藏其府上。对此苏克济仍推三推四不承认，其呈书只供认伊之父子价值二十万两之宅地，给借亲朋之银五十余万两，其价值七万两之衣服、首饰、器皿，其兄之子及家人王二马四，价值共计三万两之宅地，加之商人范毓彬所欠本利之银三万两，共计八十余万两。此外再无给人存贮私藏府内之物。等语。就此臣等又以朱批旨意反复开导伊子达尔布，达尔布非但未吐他情，反称马四所供筹备当差之银二十余万两及分给其兄弟之八万两纯系马四诬告。其供出者，仅系寄存于袁英家之一套戏装，折银千余两。臣等见伊等吐供游移频频改供，即知其父子并无知罪悔改之意，亏欠之项必不会顺利垫赔。臣等窃惟，苏克济身为封疆之臣，干法索财，致山西省亏欠钱粮百万余两，理应立即正法。皇上仁德好生，为使其父子得有生路，送来此地赔补伊之亏欠。伊却执迷不悟，出尔反尔，游移不定，殊属可恶。故臣等将苏克济及其年长四子俱予锁拿。若蒙恩准，将苏克济之子革职，与苏克济一并夹审，则其收受之银方有着落。再为查伊等外藏款项，臣等于七月即行文江南、浙江、湖广、河南、山东、直隶、奉天等所有可能设立商号之处，陈明苏克济亏空钱粮甚巨，须查其贪赃所置资产，以做补赔之情。倘有苏克济之商号家产，请其查清数目移送前来；倘若没有，出具地方官员钤印甘结送来。等情，派人前去稽查。此等地方若有苏克济家产商号，不论多少，俟送到之时，俱赔补其亏欠之项。为此，谨具奏闻。

山西巡抚臣诺岷、按察使兼署理布政司事务臣高成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额伦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涂天相。

朱批：苏克济及其子俱革职审问，著诸臣严审具奏。

591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二母派人送来信件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

朱批：此系常寿奏折，但罗卜藏丹津那有此等疯颠乱来之理？恐其善言假语，以误我兵机，以为缓军之计亦不可不防。总之，急急以善言令其改悔，一面速速视以兵威为上。若战，兵之钱粮、马匹、器械一切备用，若敷，即因其未成举行为上。总在尔晓得朕意，相机而行，可行可缓又在尔就近酌量也。特谕。

侍郎奴才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罗卜藏丹津之二位母亲福晋遣一名叫古鲁格之人，送文给奴才。据罗卜藏凡津所咨钤印蒙古字文书内称：亲王罗卜藏丹津呈侍郎：我所行之事，俱祈圣主之威而后成。（**朱批**：真正奇笑话。）所取缘由，俟我亲抵游牧地后再告。丹仲贝子属下一名叫巴特玛拉锡卫征哈西哈之人，因为丹仲之事效力，拿获后欲斩时，逃脱进入松潘，咨文后将伊带来，以施仁慈，伏乞鉴之。（**朱批**：大逆无知，可恶之极。①）为此呈文。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等语。遂询问送文前来之古鲁格：尔等之兵于何时何地如何交战？有大员阵亡否？尔等之王现在何处？已撤兵否？巴特玛拉锡卫征哈西哈之缘由如何等语。据告曰：我王由军中派一名员西达尔额尔克之人，行走四日，于八月二十六日将此书送至二母亲福晋处。二母亲福晋将此书交我，令速送侍郎。我亦行走四日前来。闻西达尔额尔克所告，我军于纳木哈与戴青和硕齐交战后，戴青和硕齐被败逃脱。我军无大败之处。闻得王现带兵在纳木哈。我二位母亲福晋惟命我将书速送前来，我所有缘由已于书内陈述，另无它言。我并未亲往军中，故诸项缘由皆不知晓等语。故奴才回复罗卜藏丹津：王尔所咨文内称，请将巴特玛拉西卫征哈西哈于咨文后带还等语，然并未说明缘由，经询问古鲁格，伊亦不知缘由，故不能立即咨文往查，嗣后遣贤员告明缘由时，再行定夺。圣主不忍心看视尔等弟兄骨肉之间互相争战杀戮，毁败灭亡，故命我为使尔等和好咨文称：王尔奏书二，致我之呈文一，告我之言，我已俱缮文具奏圣主。王尔告我曰：我等俱系受圣主封号，蒙鸿恩之人，岂敢于边塞之地滋事抗命？戴青和硕齐之事明后，出具缘由具奏等语。现今戴青和硕齐受尔压迫，定入口内来投圣主，王理宜立即率兵返回游牧地，将诸项缘由缮文，遣类己之贤员具奏。主子甚圣明，诸事定有条不紊办理。倘不作速撤兵，总固执，或声言追逐戴青和硕齐，而在边塞之地滋事，则显为抗命而行，我驻松潘、西宁、甘肃等沿边备兵之将军、大臣必不候圣旨，各发大军，征讨王，并取尔游牧地。彼时必悔之无及。王原与我交善，故发文启之。王三思而行为好等语，除缮蒙古字书，钤奴才之印，交付前来送文之古鲁格，速交尔王等语外，谨将罗卜藏丹津所呈蒙古字书一并密奏以闻。

592 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报遵旨探访广东各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三日

兵部郎中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抵达广东，遂即会同总督巡抚清查王朝恩之布政司库，其他官员之情未及询访，尚未得知，故前折未敢冒渎具奏。后经奴才四处探访，伊等之情：按察使朱绛、盐道孔兴廉、粮道廖

① 此件内朱批均为汉文。

长龄及省城所有同知、知县等皆安分供职。南韶道戴纶、惠潮道饶世林未在省城。兹督抚亦无收礼之处，伊等因不时约束，多有收敛。雷琼道申成在省城，看去人颇聪明，其从知县升至道员，俱系前任臣等保题补放者，在粤时间甚长。广州府知府郭之道，为人敦厚，办事迟缓。询问伊等之内有无钻营不安分者，皆答不知。奴才窃思，生民之安忧系于官员之善恶；裨益国家之策，未有比充裕钱粮米谷更重要者。我皇上自临御以来，万机之暇，不时召见廷臣当面训诫，凡治理之事，朱笔亲批，以期各自黾勉，改革图新。皇上不辞辛劳，编纂上谕，刊刻刷印，颁示各省文武臣员，以期兵民共享太平，安居乐业。朝中首辅重臣卓有效力，则予加衔封晋，且于内外文武臣等叠施劝赏。颁命言路之员轮班条奏，广开言路。又反复颁旨臣等凡有稔知者，悉准陈奏，以益朝政。清明吏治，选拔贤良，罢黜劣员，分别等级，培养人材。恩准八旗举人生员给食钱粮，又准开科武乡试。鸿恩遍被京城兵丁，驻防官兵同享恩恤。又以河道关系重要，选派历练干员充当其任。山东山西数州县民粮食歉收短缺，当即派人赈济。至蠲免钱粮，营地损伤马驼免于赔偿等等圣德仁恩，奴才数之不尽。

奴才此次前来，沿途迎候之文武官员及举人生员人等，俱从邸报中得知皇上所办之事及各项谕旨，无任欢悦。无不盛赞皇上神明者也。此次钦派奴才前来广东时仰蒙圣训：凡为官者感戴朝恩，实心图报，持身清廉，妥当办理公务，不自恃、不固执、不存分毫私心，济益国家生民，则能保全功名，显荣有加，光宗耀祖。得好名声，福德积聚，可久荫后世。财利者，逆入必会逆出，此断不谬也。或有愚蠢不敏之人，不明此理，恣意搜刮勒索，非但名声未能保全，财物得而复失，且殃及身命者，皆有人在。此类人虽偶有一二侥幸逃脱国法，但阴间报应必不可免。钦此。皇上谆谆告诫，奴才如梦初醒，皇上明训，诚保全始终之本，光前裕后之至理。奴才谨铭刻在心，尽心报效。奴才钦遵清查布政司库、询访官员之情上奏之旨，除将布政使王朝恩之情先行具奏外，谨将探访广东省各官之情及奴才所闻仅知之处，缮折奏闻。

593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转喀尔喀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请赴京叩恩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四日

奴才祁里德谨奏：为谢恩事。

窃照喀尔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呈开：昔日我喀尔喀与噶尔丹反目，窘迫至极，蒙皇上曼殊师利主之恩，予以多方拯救仁育，俾使生活安逸。其中车木楚克纳木扎尔我乃系一介卑微，荷恩优渥，因未能仰答涓滴，日夜祈祷得遇报效之途。唯我等福薄远离圣明，卑奴我等即如婴儿离母也。兹圣明之曼殊师利主继承天宝，安抚各方，缘奴才我等于厄鲁特之事略有效力，格外施恩，是以愈加难以酬答。奴才唯图鞠躬尽瘁，竭诚效力，祝福皇上万寿无疆，道法弘扬生民安乐也。奴才即欲前往京城叩恩，然部文檄令，执掌军务之扎萨克等凡有所奏，禀告该将军转奏。故请将军将奴才叩恩之事转奏。等情。为此谨具奏闻。

59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严缉盐枭以裕国帑安民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严缉贩卖私盐之刁民，以裕国帑，以安民生民事。

切臣素闻两淮私盐贩子成群结伙，其人甚众。自河南山东而来之贩子与本地刁民成百成百地结成群伙、贩卖私盐。其或由旱路以驴驮运，或装载数船，兵戈押送，无所顾忌。伊等皆为亡

命之徒，而缉私之人及兵丁反而惜命不敢与之抗衡，故而刁民日渐猖獗，不知畏惧矣。此等私盐贩子，原本迫于饥寒，为谋生计，无意间相聚一处，人多之后，势必会有奸雄领头授意，带领而行，渐渐形成团伙。初始因为饥馑难耐而贩卖私盐。继而得利又不忍罢手，遂致为盗，扰害生民，以此为业，是以不可不预先防范。臣自莅任以来，钦遵圣训，严饬文武官弁好生巡查，凡有贩卖私盐者，务必通力缉拿，故而近几月以来，盐枭少矣。今值秋冬季节，无业之人无耕作之事，闲来无事，为图其利。仍然纠集朋党，成百聚集贩卖私盐，亦未可料。衙役兵丁因其人众不敢靠近，而营弁调兵擒拿。则必须禀告上司。如此报批，往返日久，盐枭早已逃之夭夭。而零星盐贩更无顾忌，必会漫延成灾。如不立法缉拿严惩，亡命之徒不知戒惧，仍然聚众犯法，盐枭泛滥，必成大患也。但严加惩治，倘无兵力可凭，该等奸民何以知惧。臣现令将煮盐灶户编甲稽查，所煮之盐不准私卖他人，全部交与商人。又令盐商务须优待灶户，不得苛虐勒掯。嗣后除肩挑负驮，口食维艰之贫民赖此为生者，照例不查外，凡有四五人聚结者，衙役兵丁即予缉拿。倘若群聚成百，盐枭水旱两路公然贩运，非数人所能擒拿者，该地方文武官弁验实，由该属营官一面驰报上司，一面调遣兵丁携兵器即往缉拿。再密咨邻近营汛，从速调兵援助。如若盐枭拒捕反抗，即以枪炮击剿，务俾伊等魂飞魄散，不敢妄为也。如此一二次后，无业刁民其伙虽众，至终知遭剿杀，自然胆怯，而不敢聚众生事也。此举不仅可以缉拿私盐，且实断了奸民狂妄之心，庶致地方百姓寝而无忧矣。故而关系甚为重要。如若衙役兵丁于缉拿盐枭匪徒时负伤被杀，援照阵亡之例恩恤，则兵丁各会奋勇向前，地方自会安谧。若武职闻报故意拖延，或借口惊扰百姓，恐致生事者，臣即予严查参劾。如此则盐枭日渐减少，国帑充裕，于之国计生民皆有益焉。臣见识浅薄，刍荛之言岂能详尽，伏乞圣主赐教批示遵奉施行。为此缮折差臣标千总张文启、兵丁杨明赍奏，请旨。

朱批：尔之可嘉，朕实难笔书。此方为省臣，方属实心为国家效力者也。唯期天佛恩佑尔。所奏为是，著甚慎重稳步而行，兵用训练有素者，必以强势压敌，探实消息后再为行动。若有调用满洲兵丁之处，亦著援助。诸事切不可疏忽。若能设法密访将其渠首拿获。则无须费力即可除灭也。大抵这些渠首皆为巨富之人，其属下无用之人虽被不断拿办，但贼王不除，仍然无用。尔如此弹压之后，二三年间一切仍会复发，务必多带一些随行兵丁，断不可小视自己。此等之事务必遵朕旨而行，方乃省臣之理，毋惧闲言碎语。如若捕拿过多，理应正法，则当奏则奏，酌情料理。其间即照福建省例办理，捕拿贼匪若有负伤等情，即如战功，由尔具奏，朕予以恩恤。大抵此类惯匪，若不与衙门之人勾结，断不能生存，其不但献财贿赂以使能欺下瞒上，且闻有此类消息，势必会送信加以防范。此事亦须想到，使用衙门之人时，必须获得其心，其情愿效力，于事方才有益。不能威胁，尤须解忧。倘若拿获与匪勾结隐情不报之衙门之人，亦须正法几个为宜，但不可冤枉无辜。

59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荔枝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傅尔丹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本年九月初三日所遣赍送谷穗之领催浑塔赍捧御赐荔枝至营，奴才祗领，不胜感激，望阙行三跪九叩礼。将御赐奴才之物分于在营臣员共享外。奴才伏惟，奴才承恩深重，毫无报效，又叠荷隆恩，奴才至诚感激且为难以酬答而不胜惶悚，感激之情语所难尽。唯克尽职守效尽犬马，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为此叩谢天恩。谨奏。

59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理藩院郎中保柱谢恩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傅尔丹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一路之理藩院郎中保柱跪告：保柱乃一至微至贱之人，生逢盛世，少年即蒙圣祖仁皇帝任用授以员外郎，屡蒙挑选，遣使各处。又沐恩宠，叠荷赐给貂皮褂子、蟒袍、备鞍马匹、绸缎银两、鼻烟、鼻烟壶、茶、蜜饯等物。去岁保柱带厄鲁特使人赴京，圣主又以效劳点滴殊恩降旨赏给羽翎。适接赍送谷穗之领催浑塔带回之家信看得，部衙门保举官员时，圣主又将庸奴列为一等，赐给绸缎、人参至舍。伏惟，保柱我二十二岁授以员外郎，于员外郎、郎中任上行走三十四年，承恩厚重，而如虱虮枉食俸禄，毫无报效也。卑人微贱之躯犹如虫蚁，兹承二世隆恩厚泽，内衷不胜感激，且为不能酬报而无任惶悚。唯效尽犬马，不负皇上拔举，克殚诚悃，以报万一。保柱除聆闻消息即行望阙叩谢天恩外，因未及奏疏品级，请将军将保柱叩谢天恩之情奏达宸聪。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597 尚书孙渣齐等奏报魏柱侵占禁地修建墙院等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尚书臣孙渣齐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会同，前往魏柱家中，经暗中详细查看，伊于原修之院外，将山脚东侧向里刨六尺余，向下刨二尺余，使长八丈，宽六丈，铲平，然后砌墙圈入院内。里面种三架葡萄，堆一堆粮、草。在其大门外街上，陵寝院墙口对面，有一座旧破损石桥，为挡此桥，砌墙一道。然陵寝院墙口俱被此墙遮住。将此询问魏柱，据告曰：今年二月，我派家人斗巴尔、王福买下此房，加以修缮，斗巴尔等如何刨山砌墙圈围之处，我不知道。四月，我随梓宫前来，每日在陵寝内。嗣后我家人又如何挡大门外之桥而砌墙之处，我不知道。本月十六日，我回家才看见。或以为墙外系非禁地而砌墙等语。经询问魏柱家人王福，据答曰：今年二月，我主子派我和斗巴尔购买此房，刨山铲平砌墙正是四月，日子记不清，嗣后为挡门外之桥，又砌墙是实等语。经询问总兵官范时绎，据告曰：四月十四日，我经过魏柱所住之房时，未见取土铺其大门前低洼之地，亦未见砌墙。五月初一日才看见。刨山砌墙定是四月十四日后，五月初一日前动工等语。以此观之，显系魏柱来此后，知道刨山砌院墙，又挡桥砌墙之事，而为脱罪以妄加巧言回避。魏柱荷蒙圣祖仁皇帝鸿恩，圣主又施鸿恩，然并不思竭诚报效，于梓宫安放湔，即修缮所住房屋、院子，任意刨禁地之山，铲平后做院子，又挡路砌墙，将陵寝院墙口挡住，甚属背恩违法行事，而又为脱罪，巧言回避，甚为可恶。除将魏柱、伊家中色棱等人口，此处之家产，俱交付此处总管郎太，派官兵看守外，魏柱之兄弟、办理家务之西尔格、张二等要人及其家口，因皆在京城，故交付内务府，派官兵牢固看守可也。摘下魏柱之翎，拿获后严审，拟重罪后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宗室佛格、大学士臣萧永藻。

朱批：依议。京城之房屋早已有旨。若对魏柱用刑，务必请旨。

598 都统图思海等奏请运米骆驼交付土默特旗牧放越冬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都统臣图思海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等曾将大同喂养剩余之二千头骆驼，令副都统勒什布办理，带来运米。八月十六日接巡抚诺岷咨文内称：八月初二日奏请我等运米骆驼带回大同府，照原奏如数交付应交之处。等情。一折，于本月十五日奉旨：甚是。现设之职，闻之亦不甚紧要。钦此钦遵。咨送前来。此后，我处及巡抚诺岷俱照原奏行文归化城都统丹津等，请右翼察哈尔四旗前来收驼。兹据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咨称：前议政大臣议奏之事，接理藩院咨开：大同宣府所喂骆驼分出骒马仔驼，交太仆寺繁殖，幼驼视肥壮者挑出三千头交付商都盐湖总管越冬。其余骆驼分给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察哈尔旗过冬。派遣贤能之员，令该管之臣不时巡查。等情。移咨在案。并无接收运米骆驼牧放之说。且八月二十六日，都统曾亲自对丹津我说：我等运米骆驼本非肥驼，但残驼少，却有生癞者。尔等若不从速接收，喂养必费钱粮。等语。癞残之缤纷仅凭羊草，难以越冬，必致倒毙，此乃实情。虽知越冬骆驼倒毙，我等蒙古不必抵赔。但何敢假作不知骆驼有残而接受使之倒毙耶？等语。查此项运米骆驼乃多年承担军地运米之驼，不可谓没有一点癞残。故原议政大臣议奏内开：交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八旗察哈尔旗过冬之驼，皆系历年运米疲劳之驼，口外越冬，恐会倒毙。如有倒毙者，该都统总管据实报部，年终奏报。等情。移会土默特、察哈尔两处在案。现察哈尔正红、镶红、镶蓝三旗皆已派出官兵前来收驼，而土默特都统丹津等却以部文未有接受运米之驼之说为词拒绝接收。此驼，大同地方官员又不收取，久放在外，草料夫银耗费甚多。伏乞敕部，仍将此驼照原议交付土默特二旗精心牧放。至交察哈尔之驼，俟交付正黄旗后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臣图思海、副都统臣徐国贵。

599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恒王侍卫一家抬入何旗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咨开：据传事员外郎双全奏称：查恒亲王之三等侍卫、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色特因奏报将其兄色尔敏之女指配给和硕怡亲王之子弘昌，指俸借取奴才贮银三千两。兹以四季俸禄还银二百七十两。等情。具奏。奉旨：恒王自其属下所取亦足矣，这些由其王替之交还吧。唯如此而行，色特不可留在王门矣。如何安置之处，著该旗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钦遵色特不可留在王门之旨。查得，该佐领原系由浑楚罕、魏赫德、格色里、讷额四佐领凑丁合编之佐领，由原侍郎伊昌阿管领。继而由原都统莽尼禄管领，再后由莽尼禄之子护军参领色克图管领。色克图管领之佐领乃拼凑之佐领，并非勋旧佐领，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色特父子三人，色特之兄护军参领色克图父子四人。此一家七口，及合入该族之侍读学士伊齐纳、笔帖式额尔登、拜他喇布勒哈番德寿、拖沙喇哈番常明、官员四名、前锋、护军、领催、披甲十三人，共计二十四人，或抬为镶白旗，或抬入正白旗之处，俟降旨后，交付该旗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副都统臣达色。

朱批：合族者免，其家七人抬为正白旗。

600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折卖陈米以充兵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臣陈泰谨奏：为仰乞圣鉴，以为遵行事。

一项，查得，黑龙江仓场贮备之米三千五百四十石、细粮三万五千四百石。此外，每岁将二十官庄之差粮以金斗每石一两三钱卖给官兵。墨尔根仓场贮备之米三千七百八石一斛一斗八升二合九勺，细粮三万五千四百石。此外，每岁将十一官庄之差粮以金斗每石一两卖给官兵。此二处卖粮所得银两俱充兵饷，故不但仓粮不致霉变，于地方亦多有裨益。齐齐哈尔现有仓米九十九石一斗三升九合，除供给来往移民不议外，有细粮十三万五千二百四石一斗一升七合四勺。如果将每年二十官庄之差粮添入仓贮，必致霉烂，故按齐齐哈尔地方官兵、水手、驿站、官庄人口二万一千五百二十余口，计三年口粮，贮备仓粮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石。其余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四石一斗一升七合四勺，以仓粮三石一斛四升收银一两二钱卖给官兵，所得银两俱充兵饷。嗣后，官庄每岁新征粮米入仓，如数倒出陈粮，以现定价值粜卖，所得银两亦充作兵饷。其所卖粮米数目及所得银两亦照黑龙江、墨尔根之例，于年终造具清册报部。如此，不但可将陈粮倒仓调换，免遭霉烂之患，且稍遇荒歉，亦不致窘迫也。

一项，查得，黑龙江、齐齐哈尔两处旧满洲佐领十七个、库雅拉佐领四个、新满洲佐领十一个，共计佐领三十二个，现有满洲兵丁一千三百二十人，每佐领领催、披甲之编制为四十一、四十二人，每处以二十、二十一人为额分别驻防。今满洲兵员既少，每佐领之领催、披甲可以六十为额。经查，应服披甲之闲散满洲有一千四百余人，若从中选增六百服甲，不惟兵员增加，贫者得食钱粮，且闲暇时有地可耕，于之生计多有裨益。

一项。据达斡尔佐领、骁骑校等呈称：我等达斡尔佐领、官至协领不再升迁，而骁骑校则多承袭佐领，亦无升调之途。今奉旨选补协领，蒙古既然亦有份，故祈请若协领开缺，将我等佐领一并拣选，若拖沙喇哈番等职开缺，将骁骑校一并拣选。等情。既然如此，拟自达斡尔二十七佐领、索伦十二佐领内挑选人可、管束有方者，俟各旗协领开缺，与满洲一并铨选；骁骑校等亦选才技优长，善于管辖者，且遇各旗云骑骑尉等职开缺，与满洲一并拣选。

一项，为使兵丁马匹数目不致减少，须将滋生马匹拨给兵丁骑用。故此特令送来骒马千匹，其滋生之马驹于五十五年、五十六分别赏给了以往效力之贫穷兵丁。从那以后，因大马染患瘟病倒毙颇多，虽以滋生马驹填补，仍然不足原数。故屡凑兵饷买马补充。此马群若仍留在齐齐哈尔，一旦遇有灾害，于兵丁不利。祈请将现有大马七百八十三匹，及本年滋生之马驹一百十一匹交付该部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议政大臣兵部会议即奏。现有马驹何必交部，或折物价由兵丁自愿买取，或如何拨给兵丁之处，问陈泰后议之。

601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谢晋封贝勒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贝勒臣延信谨奏：为谢恩事。

九月初四日接据兵部咨转宗人府来文内开，于奏请议叙平定西藏官兵一事时得旨：平定西藏乃自古未至之绝域，所以皇考曾有从优议叙之旨。况皇考当春秋高迈，备兵于极边，宣扬威

略，峻德鸿功，允垂亿万斯年之美政也。此一次议叙军功，前固无例可援，后亦不得为例。将军延信，著封为贝勒。两路率领八旗官员，进剿将军等，著给与世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参赞大臣，给与拜他喇布勒哈番，副都统，营总等给与拖沙喇哈番。其护军校、骁骑校给与一等功牌二面，仍加一级。绿旗官员经大将军等咨送册开，一等者照攻取打箭炉加一倍；二等者功加五等；三等者功加二等。至于满洲汉军绿旗之外委官，俱系一体效力人员，无论由部委外委，概行从优议叙，以仰副我皇考恩纶特沛，从优议叙之谕旨。余依议。钦此。钦遵咨行。等情前来。伏惟，臣自幼蒙圣祖仁皇帝养育补为侍卫，渐次授以将军派往军中，涓滴未报，又恤念臣祖父封臣为公，正为何以报效如是隆恩而惶悚之际，又恩准臣父朽骨不离功臣祠，晋封臣为贝子。兹奏请议叙进藏官兵，圣主再施殊恩，晋封为贝勒，恩宠至极，臣实难承领。及臣父于九泉之下亦必感激至忱。皇上鸿恩厚德，臣今生今世乃至万代后世亦难酬答，唯恪尽职守外，别无奏言。谨恭设香案，望阙叩恩。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在宗室中亦算颇为可以者，当竭尽效力，和顺知劝。公事上切勿徇私情，做个好人，显示出公正严明。对才高于己者，要真心佩服，切毋执拗好胜。凡事当视朕为一体，不可稍存欺隐之心。若能如此，则会显达。万年芳名此时不立，岂知承恩也。慎之！勉之！

602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贝勒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臣延信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已恢复了原貌。尔切勿为朕担心，一心一意勤慎料理交付之事。

60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被旱秋粮收成及米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湖北地方本年六月雨水稀少，七月上旬虽然得雨，却未均被。嘉鱼、麻城、黄安、汉川、钟祥、京山、江陵、安陆、应城、云梦、荆门州十一州县纷纷来报秋粮被旱歉收。奴才遣员核察，据报临水之田收成皆好，远水之田粮食略有减损，已赶种了荞麦、萝卜等，倘能收获，尚可补救。等语。八府秋粮收成五六七分不等。现米价武昌、汉阳二府每石价银八钱四分，黄州等六府每石价银六钱五六分至七八九钱，一两一二钱不等。圣主念切生民，孜孜以求，故而百姓皆安。为此谨将秋粮收成之情，各处米价缮折交兵丁赵成弼赍捧奏闻。

朱批：知道了。前几年那几个贪婪督抚当任之时，连续好收成，兹尔等督抚收成反稍逊一筹，尔等应好好寻思寻思。朕要如此治理，尔等却偏不实心实意为地方百姓，庇护他人，欺瞒于朕，有负朕之任用，抑或朕错用尔等矣。我君臣皆须细心检讨各自之错误，实心实意治理政务。闻朕此旨，恐又将粉饰收成，隐瞒灾情。当克勤克谨，尽心效力。此旨亦谕杨宗仁。

6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侍卫赵宏基俟开缺拟补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请旨事。

钦差侍卫兼阿达哈哈番赵宏基于八月十八日抵达湖广。目下湖北地方尚无相当品级知府

道员之缺。嗣后视湖南湖北相当员缺可用者，俟开缺后，奴才再与总督杨宗仁商拟其缺，奏请皇上补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无缺如何用，著候缺。至赵宏基亦非朕稔知之人，若有辜负朕恩、忌妒、毫不知足之处，著即指参。若不好好做官，平庸无能亦毋容留。尔等如若徇情，朕一旦从别处闻知，唯尔等是问。

6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钦差买米之员到达省城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钦差买米之监察御史玉广八月二十六日到达省城，现正买米。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这些人若有丝毫扰害地方百姓之举，即予参奏。稍有徇情请托欺哄之情，唯其返回称誉尔等。朕之耳目无所不及，一旦认真，于尔二人全无何益。尔等名声好坏，与朕所遣之人无涉。亦谕杨宗仁，此次买米于地方有无利害，俟采买完后据实禀奏。若惧来年再派坏了好事，亦乃非也。诸事唯有据实而为，方可望得朕一个是字。任何巧饰全然无用。总求一个实字。慎之。

60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食收成米谷时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奉天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田亩收获事。

本年盛京所属之开原、兴京、凤凰城、岫岩、辽阳、牛庄、盖州、熊岳、复州、南金州、广宁等地雨水调匀，各种谷物皆收八九十分不等。唯盛京附近方圆五六十里以内及义州、锦州地方入秋后，乃至七月之内间有旱情，高阜之地谷粟秀穗。中前所、中后所等处谷物间被棉虫蚕食，估摸尚收六七分不等。高粱、大豆、稻子等收成皆好。查米谷时价，小米每仓斗价银四分三四厘，高粱每斗价银二分五六厘，黄豆每斗价银三分一二厘不等。为此谨具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卫色、盛京户部侍郎臣格尔布、奉天府府尹臣邹汝鲁。

朱批：连续几年丰收，今岁收成虽然略歉，仍算丰年之列，米价甚贱。趁此丰年，宜应劝谕兵民加意积贮。倘岁稔粒米狼戾，枉喂牲畜，一遇旱涝，颗粒无收，则失生理。古云：家无三年积粮则罔治也。伊等小民，只顾眼前，何知远虑。此全赖尔等臣员指教也。著遵行通谕，毋忘连续五六年所受之罪，理应不时查照劝谕。

60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议边门添兵严防私采人参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接据副都统级城守尉舒弥达交来之监察御史傅色讷条陈内开：查私采人参者成群结伙前往深山密林之中，其中因迷路饿毙或遭野兽伤害或为争人参相互残害者甚众。此因关系人命，特曾下令封山。虽有官兵踩缉，每年私采人参之人仍然不绝。此盖为关

隘不严所致也。所有私采人参之人皆由兴京、碱厂、叆哈、英额、威远堡五门潜入。其每边门只设员一人兵丁三十人把守。兵丁扣除给将军衙门、城守尉衙门递送文书及放哨者外，所余二十名兵丁防守一百九十余里，难以一一巡查到。故而私采人参者每年仍旧偷越边门，流犯亦由边界门潜入而回。嗣后除将军衙门照常派出官兵踩缉外，边门之间宜应添兵防守。各边境地方既皆归城守尉辖属，若将各边城守尉之兵择优派出，会同边门兵丁严加防守，则私采人参之人及流犯不敢偷行也。如此不但可绝人命之案，且采参人少，人参亦可繁殖。兵丁宜添驻多少以及如何管饬之处，伏乞饬下盛京将军议之。应否施行，伏请皇上裁断。等情奏入。奉朱批：锦州城守尉一缺，著副都统舒弥达以原职补为城守尉。此条陈交舒弥达，到任后著将军唐保住与各城守尉公同详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查边外辉发、三屯等地原未设卡伦，每年皆派官兵寻踪。后因停采官参，为严缉私采人参之人，遵旨自辉发城至三屯河以东二三十里地方，由盛京官兵安哨；自辉发城河西至松花江由乌拉吉林官兵安哨。虽然密哨严禁，但因人参利大，自天津、山东坐船渡海而来，或出山海关到盛京乌拉等地来谋衣食之人偷偷出边，无法一一缉拿。尚有铤而走险，舍命而行者，皇上洞察此等情弊，特谕驻哨官兵颇为辛苦，著将无用之哨相应裁撤之处议奏。钦此钦遵。臣唐保住经与宁古塔将军、宗室巴赛会议，拟将辉发、三屯河等处无益之哨裁撤，严饬边台官兵，选派贤能之员，仍照前例春秋二季寻踪踩迹。宁古塔所属原禁之拉林玛延等处照旧安哨。乌苏里、绥芬等地即为官参采挖扩大区，仍派官兵驻哨，严加查缉。倘官兵玩忽不职，枉生私弊，则交该部严加议罪。一年之内凡缉拿私采人参之人六十名者，则予议叙，其所获马牛等物皆赏给擒贼官兵。等情。于本年二月奏入，奉旨准行。钦遵在案。又查自山海关东北七十里处之嘴子山至凤凰城之柳条边共计一千八百余里。边关大门十二座、小门三座、大门每座设章京一名、笔帖式一名、领催一名、兵丁三十名；小门每座设门叟二名、笔帖式一名、兵丁十名把守外，台丁按一里多地摊派一人，共计一千五百余名，沿边间隔十里二十里于可开垦之田分别安置二三十人不等，二边门之间设台二三四五个不等，各边门皆令栓栏挖沟防守。边门官兵不时巡查各自辖区，严缉私自出入之人。该城守尉亦率领官兵巡查。此等边门兵丁唯行文城守尉，且为辗转递送，并无其他远差。自山海关至法库边门为一千一百余里，其间大小边门十座。此等边门唯蒙古人往来贸易不议外。威远堡以南至英额、汪清、碱厂、爱哈、凤凰城之柳条边有七百余里，每门设官兵把守，台丁以一里多地摊派一人而计，共有六百余名，二边门间设台二三四五个不等，驻地巡查，边门官兵亦不时严查各自属地，该城守尉亦率官兵巡察。目下守御官兵台丁人已不少，且本年又遵旨裁撤无用哨卡，选派贤能官兵踩迹寻踪，又颁谕一年之内凡缉拿偷越边门之人六十人者，给予议叙。故监察御史傅色讷所陈各边门间宜应添兵之处勿庸议。臣等衙门除复严饬各属边门官兵台丁不时巡查（朱笔圈划）于春秋两季择派贤能官兵寻踪外，仍行文宁古塔将军饬令原禁区拉林、玛延、乌苏哩等处驻哨官兵不时严缉私采人参之人。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锦州副都统级城守尉臣舒弥达、义州城守尉前锋参领臣博尔赫图、广宁四品协领臣常寿、开原城守尉臣吴达禅、兴京城守尉臣福昌、凤凰城署理城守尉印务之二等阿达哈哈番臣图尔泰。

朱批：此议的是。唯在于尔等输诚下力严饬。名义上添兵几万，亦是徒劳兵丁，于行差并无何用。至私贩人参之事，务必除根才行。一旦事发被拿获，审案之臣皆图私利，苟且塞责，不予秉公办理，庶致此事日渐蔓延。朕思量后，将另行颁旨。尔等亦应致力谋图求本之良策。与其在边口踩迹，不如在山海关盛京严防。不拘如何，尔等若不竭诚苦心积虑缉拿，虽神仙来亦不行。此全在于尔等地方臣员通同实心效力耳。

60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协领张煦等辞官致仕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护军统领臣衮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照正黄汉军旗协领张煦本年八十岁，耳聋不能行差。满洲旗参领三泰、硕色、正红满洲六品官委参领常锡保，因患痰火病不能行差。参领雅图双目失明不能行差。为此伊等各呈请休致。祈准张煦、三泰、硕色、常锡保、雅图辞官致仕。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统领事务护军统领臣衮泰、右翼翼尉臣额尔钦。

朱批：三泰、硕色原品体致，余依议。

609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请圣安事。

臣满保俯首恭请皇上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业已复元。为使尔高兴，特书谕之。尔可好么？

61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谕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八月二十九日，臣所差赍折之人返回，臣跪奉祗领。恭阅臣奏报雨水年景一折内奉御批：此俱尔等省臣竭尽清正，爱抚兵民，感动天合所致。朕闻此唯合十祈祷年年如此外，别无所谕。钦此。又奉御批：此甚是，诚若如此，臣等此番体恤，下得百姓欢欣感戴，亦必上承天慈庇佑。此等涂摸奏章，若系奏本，必不能达于朕前。览奏甚悦。钦此。又臣所奏江南泖湖有贼之说纯系讹传，现正严查防范一折内奉御批：虽如此，不言百姓畏官，官惧尔等而事隐瞒，亦未可料。不拘如何，当严上加严。钦此。又奉御批：甚是，甚善。钦此。再奉御批：知道了。君臣互相依赖，凡事开诚相见，毫无刁难掣肘疑惧等症，则何事不成？我君臣唯求一个诚字，彼此体谅，相互爱惜，决毋负玷辱皇父多年养育之恩。书此不禁潸然泪下。钦此。臣钦遵查得，雨水调和与否，至关年景民食，贼盗之有无，关系地方民生。府县官员畏罪怕事，遮隐不报实情者，尚有人在。皇上洞察一切，历数情弊，开谕确查防范之要，诚圣明之至也。臣谨记明训，嗣后为堵住官员遮隐雨水年景贼盗之情，务必确查实情，预先防范。至臣自幼蒙圣祖仁皇帝养育之恩，至深至重，自揣才庸，并无寸报。每每追思，独自伤心落泪。钦惟我皇上推衍大孝，凡圣祖欲施之善政，悉以颁行，久难禁革之积弊，概予革除。皇上夙夜孜孜，不辞辛劳，一心一意治理天下，振兴国道，以圣德弘猷颁宣措置，诚俾圣祖仁皇帝遗业绍述光大。至臣昏庸无能，蒙皇上慈怜，格外任用。臣伏读皇上"著输诚报恩，切勿辜负玷辱之！书此不禁泣下"之朱批御旨，缅怀圣祖仁皇帝无穷恩惠，及皇上大仁大慈，益感身所难承。臣虽不才，但尚不老，趁蒙皇上信用，钦遵奇训，输一腔赤诚，尽一己之力，黾勉效命，以仰副仁旨、酬报万一。为此叩谢训旨，缴回朱批。谨奏。

朱批：览尔所奏，甚悦。朕如皇考，天下事尽于掌握之中，实无指教尔等省臣之才。再则，初

理政务，亦甚生疏，全赖尔等内外之臣，竭力以求。若实心黾勉而行，朕断不有负臣等，但朕如此推诚信用，仍然顾忌，隐瞒实情，昔日皇考宽容之恩，朕乃追之莫及。唯当明白朕心，放心妥为办理省务。

61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傅泽渊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为浙江粮道蒋国英之事奏谢训谕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傅泽渊如何？钦此。钦遵，查得：傅泽渊外官任职年久，办事尚熟练。办理浙江钱粮事务明白不乱者，唯此一人。亦无刁难下属之情。唯不读书，凡造益地方百姓之事，不甚通晓，故而居官平常，不能列入优等。至粮道蒋国英克扣钱粮之事，傅泽渊同在一城，不可谓不知。其时因惧于蒋国英而未加阻止，尔后又有顾忌未做举告，经臣查问，方私下告知实情，可见其之无能。臣所见如是，抑或难逃圣主睿鉴。是以臣仅就所知据实奏闻，伏乞圣主指示。谨将批旨一并缴奏。

朱批：另行降旨。王朝恩到任后如何？得知后即据实奏来。

612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上谕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缴上谕事。

八月二十九日，臣所差赍折之人返署。臣跪捧恭阅与折子同封谕旨，仰见皇上为补足绿旗空额兵丁、革退老幼、招收强壮、精练水陆兵丁，修整军械战船、遣官巡察山海要地，劝奖出力兵丁，补放把总等事所降训旨，俱关整饬军政，鼓舞军心之纲要，训诫至详至备。臣一一恭照誊黄，分发两省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每人一份，令各遵照施行，限期三个月，务必整顿完毕。臣另拣贤员，挨次检阅清查，甄别该管官员之善恶，据实（朱笔圈划）奏闻。（**朱批**：是。）再折封内一条疏中奉御批：有一人如此陈奏，朕以为事似是也，不拘尔阅后，若觉事甚恰当，具本奏来；如若无益可取，著密折回奏。具本奏时，亦毋言朕曾降旨之事。钦此钦遵。查得，福建浙江两省水师增换参将员缺一事，甚属合理。臣目今正为分拨战船，划分水陆汛地行文两省巡抚、提督、总兵，详细协商。俟回复时，即缮本具奏请旨。为此谨将谕旨一纸、御批一道先行恭缴具奏。

朱批：知道了。唯对朕所有降旨，切勿口称神奇，行则背道而驰。诚若妥贴有益，则力求长远，贯穿始终；若与地方诸情不甚吻合，其为难之处，著即奏明，朕乐闻之。如此方是君臣之道。口上称是，以行文贴几张告示权充行差，不可称为遵行，徒为属下官兵百姓所耻笑。凡事朕唯嘉许一个诚字，著不时训饬下属，共求一个诚字。

61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内河米船搁浅改由海运至宁波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今秋浙江雨水稀疏，未甚沾足，冬禾受损之州县卫所，照例由浙江巡抚衙门奏报外。现已分

派道府官员，亲临各州县确查。九月初一日，据浙江提督钟世臣，宁台道陈守廉等来文内称：宁波地方秋雨不足，村民纷纷抽河水灌溉，致水位甚浅，临村之米不能运至，平时一两银买得之米，如今已需一两四五钱矣。借仓储之粮给发兵米，仍然不足。现经会商，欲招募商人从乍浦买米海运至宁波府，以济民食。故请移咨江南官员。等情前来。臣等即照所请咨行江南总督巡抚提督。旋据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呈报：江南常州等处河流及浙江石门等地河水因民人抽水浇地过多，导致水位过浅，米船多泊于镇江口，抵达杭州者甚少，故杭州米价现至一两五六钱矣。倘若雨水沾足，河水回涨，米价方能回落。等情。查得，本年八月，臣出银万两，差人前往湖广买米，尚未运至浙江，现商人米船多阻于镇江口，故而乍浦米再多亦无济于事。是以臣咨行浙江巡抚、布政使，倘杭州米价昂贵，一面酌情暂动仓米一二万石，平价粜卖，一面陈情具奏。等情前去。唯米运宁波由苏州内河至乍浦，如河水过浅，恐至迟误。故臣自福建派遣一识路之员，连夜赶往杭州，自布政司取银五千两，前往镇江采买搁浅商船之米，不走内河，自长江径过江阴，入黄埔江口至上海口，改换海船从洋山海运至宁波，平价粜卖。商船有自愿前往者，亦准行之。如此宁波食米接济可也。为此亦移咨江南总督、巡抚、提督，请严查上海海口，如无弊窦，则速放行。等情。又查，福建之福州台湾两地储粮颇多，海运前往也为便利，且福建现值丰年，故臣与福建巡抚黄国材磋商，暂借福州台湾仓米各五千石，海运至宁波海滨，视何处米缺，即平价出售。如此变通调度，于事有利。臣荷恩深厚，每事蒙皇上指训甚明，是以不计可否，自行斟酌，如此而行。倘别处再遇紧急之事，福建地处遥远，臣亦照此一面奏闻，一面通权办理。事毕必将原项银米交还仓库。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如是办理亦善。唯江海行船颇险，但龙王无碍天佑。嗣后若无急事，小心为是。

614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缴谕旨事。

九月初七日，臣所差赍折之人返福，臣跪奉祗领。恭阅内封传出之谕旨，仰见为神社粮储，实行保甲制，兵丁衙役串通养贼等事所降谕旨至仁至明，凡养民靖匪要事，无不谕之。查得，臣任福建巡抚时，为设社仓，令每州县皆捐粮积贮，官民亦视自愿各行捐纳。比年除赈济本地穷黎外，现各州县尚存四万余石粮谷。福建有一州六十县，此粮仍显不足。臣钦遵谕旨，与府州县官员磋商，视地方形势年景，再多增捐粮贮存。浙江省来年再酌情施行。至保甲之制，现两省虽已奉行，但未收实效。兹将遵旨，实心奉行，甄别官员勤懒善恶，竭力管束。至衙役兵丁尚有交通地方歹人养贼赌博者，臣等将详加缉查，予以重惩，竭力革除此等恶习。为此谨将谕旨先行缴奏。

朱批：社仓之事不可疾行，劝民逐步实行，方有利焉。

6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常寿咨文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致侍郎常寿咨文底子。

朱批：知道了。是。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咨行驻西宁侍郎：为钦遵上谕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侍郎，

将尔具奏之事复议具奏，钦命诸事俱一并交我，业经寄信前来。又奉旨：应遣侍郎常寿，抑或由常寿转遣他人之处，由总督年羹尧斟酌定夺实行可缮文寄出。钦此。钦遵前来。查得，罗卜藏丹津先前向察罕丹津摊牌后，原欲或我亲自前往，或遣员奏明缘由。现今罗卜藏丹津已掠杀察罕丹津，亦是理应往问罗卜藏丹津之时。侍郎尔或亲自往问，或谓先前已亲自前往，伊并未纳言，今若亲往亦无益，应遣章京之处，由侍郎尔定夺，一面办理，一面咨行与我，再由我处具奏，为此咨行。

6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罗卜藏丹津咨文底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朱批：及要延缓，此字妙不可言，从此彼悔罪平静无事，亦未可定。若欲善罢，除非罗卜藏丹尽[津]亲来京面奏，方可中止，不然使不得了。特不好看。①

咨罗卜藏丹津书底子。

太保世袭公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管四川陕西等地军务兼办军用钱粮总理防守西安等处将军事务总督咨行亲王罗卜藏丹津：尔先前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时，人言尔已叛乱。我以为，尔累世受圣主重恩，断不能叛，仍未信，侍郎常寿携敕书前往说服尔和好之时，尔不遵谕旨而行，又不具奏认错，反欲取汗名号，将西藏给尔后，总管西藏地方及青海，仿达赖巴图尔行事。若取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多奈名号给尔，尔方得意。又称与察罕丹津摊牌后，或我亲往京城，或遣员出具缘由，奏闻圣主之处，甚为违法妄行。西藏地方原系尔祖顾实汗开创之地，圣祖仁皇帝谕命事竣后，诸事俱照从前，甚明，并未言欲占据西藏，且策妄阿喇布坦出兵杀尔拉藏汗，占领西藏，尔等并无报仇恢复西藏之力，主子发大军费银数千万两，灭贼复取西藏，使达赖喇嘛坐床。尔祖开创之业，复得扩展。今事未竟，尔即欲取西藏，可乎？公策旺诺尔布系率军总理西藏事务驻藏之臣，管理军务系伊职任，尔又何必怨恨？尔未似尔祖效力，却令尔袭亲王，充青海盟主，心仍未足，欲取汗之名号。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系主子所封郡王，并未获罪，然尔私自抢掠，又欲夺伊之名衔给尔，甚属暴戾，过分已极。尔与察罕丹津摊牌后，称奏闻主子，目今已掠察罕丹津，又前来我边塞附近。尔理应出具缘由，奏闻圣主，今不具奏，观之，定有不能道出之由，又犹豫不决矣。我等原互通音信，互有往来，故特咨文向尔询问，倘缘由无妨，尔尽可告我，我替尔办理。尔若仍执意不改，任意妄行，我率领大军一出口，定查出尔事原委，治尔叛逆之罪方可罢休，否则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人亦不罢休，彼时尔悔之无及矣。尔汉仗平常，且兵亦不多，断不及策妄阿喇布坦，我为尔筹度，尔虽于尔弟兄中逞强，然尔一出兵，伊等即躲走，尔若撤回，伊等即返回居住，心终未服。尔欲取西藏，然我云南、西藏换班前往之官兵现俱已启程，尔若前往，必大受折损。尔若被迫往投策妄阿喇布坦，想必亦视尔为奴耳。断不给尔达赖浑台吉名号。彼时尔欲复取青海盟主、亲王之封，亦不可得矣。今尔听我言，将尔意俱告我，我可为尔想法办理，尔仍可保全尔父祖效力之公名号，于尔自己亦有裨益。作速回文。为此特咨文与尔晓谕之。

617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将朱之珵解城核对盐课银两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署刑部尚书事兵部尚书臣卢询等谨奏：为请旨事。

① 朱批为汉文。

该臣等查得，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等题，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之珵不交银两，反诬告奚洪如光棍讹诈一案，臣部以朱之珵诬告奚洪如事在赦后，照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加徒役三年，系旗人枷号一百日，鞭一百等因议覆，奉旨：依议。钦此。咨行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去后，今已将朱之珵解送到部。又查，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题请将朱之珵发至运城，与运使郭裕核对伊任内盐课银两。经户部会同九卿议覆，将朱之珵发往运城，与郭裕核对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遵在案。臣等伏思，盐课钱粮关系重大，应将朱之珵解交该督，令其核对明白，作速送部，再行枷责发落，为此谨奏请旨。

兵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事臣卢询、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将朱之珵发往，严交该旗，其家要员不准脱逃，家产不可隐藏，谨慎看守，等候查明盐课一案。倘查不出，懈怠，日后审出，将都统严加治罪。

618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军前富户陈钰等回籍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署刑部尚书事兵部尚书臣卢询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咨称，从前发往军前富户等原令其帮助差使，期于军需有益，今数年以来，非特毫无帮助，抑且借支库银并无还项，已经面奏，奉旨：俱著撤回。钦此。查富户陈钰因科场案内牵连，情愿变产捐银三万两带往军前，效力赎罪，应付一切差使，并无违误。于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内，将赎罪银三万两并赃银一千五百两交纳，多行效力出银四千三百一十两八分六厘零，又折驼价银三百五十两，俱于六十年六月内全完交库，应否准其回籍？又富户保住名下应追赃银一万九百三十七两五钱，办供差使出过银三千三百六十两，买供差马匹银五千二十两，尚欠银二千五百五十七两五钱，自认多行效力还库银三千六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零，题参后陆续俱已交还。又自行借过马二百一十九匹，驼一十四只，已如数交还。应否将保住撤回，均请部示等因前来，查陈钰系陈凤墀科场作弊案内拟绞监候之犯，保住系泰云叩阍控告偷盗库银案内拟斩监候之犯，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内，经九卿会议，将伊等发往陕西巡抚噶世图处，分发肃州、西宁赎罪效力，如果极力多行报效行走，将伊等免罪等因，具题在案。今该督既称，从前发往军前富户等，已经面奏奉旨，俱著撤回，且陈钰赎罪银三万两，赃银一千五百两，又出多行效力银四千三百一十两零，折驼价银三百五十两，俱全完交库，保住名下赃银一万九百三十七两五钱，又自认多行效力银三千六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零，借过马二百一十九匹、驼一十四只，俱如数交还，应如该督所请，将陈钰、保住免罪，准其回籍归旗，为此谨奏，请旨。

兵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事臣卢询、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

619 国子监少卿博力奏请八旗子弟不限数额准人官学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国子监少卿臣博力谨奏：为敬陈愚见，祈请培养人才事。

圣主御极以来，勤于政务，兵民俱得生计，无不遵从圣主之教诲。今又谕令文武官员各陈所

知。臣乃至愚之人，既蒙隆恩身居国子监少卿之职，焉敢不仰副上谕敬陈管见。查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学，因每佐领唯录取一名学生，或有贫穷者之子弟想上学，因无力请老师，至终不能入学者不可谓没有。圣主既然旨在劝学培养人材，若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官学生，不限数额，凡自愿习读满汉文之散丁，各准入该旗之官学，交付助教、教习等鼓励学习，则嗣后不但可仰副圣主培养人才之至意各得学习，国家用人之时亦可得人材。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该部议奏。

620 都统济当阿奏陈景运门禁增添笔帖式办理出入登记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镶红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臣窃惟，紫禁城内御守之事甚为重要。紫禁门所出宫内六库一应物件，俱于该门登记在册。原先紫禁城四门，景运门、隆宗门每门皆有四名笔帖式记档。因雅尔善条陈裁撤了该门笔帖式。尔后三旗进班时，由各旗内挑选能书之护军替补笔帖式之缺，验人名牌记档，概为其职。臣看得，宫内六库之物出门凡经紫禁门，除于物出之门记档外，又于景运门记档。什物出门须缮写该司院官员之姓名、所出各物数目，送交印结。物出之后，将钱结交景运门收存。紫禁内城御守，景运门乃总理之处，甚为重要。臣之愚意，景运门每旗仍增添四名城门笔帖式记档。为此惶悚谨奏，伏乞圣主明鉴。

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

621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博尔屯奏请增加官员上朝之日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臣博尔屯谨奏：为遵旨事。

窃臣于中路军随驾出征时，皇上知臣力竭，，命与哈哈珠子撤回公养，故而来到京城。到京后，皇上又赐给房宅一处。前年臣患病之际，皇上赐臣奇药，服后得以一命，今之生命俱皇上所赐给者。圣祖仁皇帝曾授臣为镶红汉军旗副都统，兹皇帝绍承大统，再施高厚，授臣为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臣叠承皇上重恩，虽效尽犬马何能仰报。今臣遵旨具奏，理应奏陈国政要务。唯臣粗陋无知，谨就愚见所知奏陈我皇上。窃惟，午门前武官于初一、初五、十五、二十、二十五此六日上朝，部衙门官员于皇上升殿之日方才上朝。兹外番进贡者络绎不绝，非上朝之日，午门前似不热闹。嗣后除常朝之外，非交付事项之文臣官员，及非班武臣官员，于左右两侧，每日每侧各上朝一日，则外番朝贡之人观之热闹，亦叹我大国之威也。为此谨奏。

622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请八品笔帖式增加俸米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礼科给事中臣博霁谨奏：为祈请恩准论品给俸事。

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之护军、领催、披甲、闲散人经考试，优者俱授八品笔帖式以用，此诚皇帝格外之恩。唯此等护军、领催、披甲内贫穷之人甚众，既承圣恩委以胥吏，上衙门不可身无一马。只是一年所得二十八两俸银不足喂养一匹马，二十八斛米不能赡养八口之家。若蒙皇帝明

鉴，施予隆恩，仍准照旧例使得四十两俸银、四十斛米，则贫穷之人承恩不尽，亦易驱策。臣不胜惶悚谨奏。

623 鸿胪寺卿希佛奏请遣员监督仓场放米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鸿胪寺卿臣希佛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惟，皇帝料理天下之事无不周尽，尚为万民生计担忧。大小之事不但亲躬措置，又命臣等卑职咸俱陈奏，此诚至圣之意也。臣乃一介微末，粗陋至极，少有所知，焉敢不上达天聪。臣观各仓发放八旗之米，有陈米，亦有新米。例定依年出陈。今不论陈米新米，滥加发放，若剩留陈米，年久必致霉变。放米虽有期限，但每日发放之数却无人核查。故此虽遇有不肖官员及奸妄衙役勾结取米之人重份支放，亦查无凭据。祈请嗣后凡发放粮米，由该部奏派各部衙门贤良之员前往仓场巡查，每仓遣派一人。若有留陈米而放新米者，即行参奏。每日放米数目由所遣之员逐袋清点，每日报部。米放完后，将监督等放米细册亦送部核对。如此则仓米不致霉烂，且似可杜绝重份发放之弊也。臣谨将管见惶悚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鸿胪寺卿臣希佛。

624 内阁学士鄂托拜奏请革除克扣冒领仓米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鄂托拜谨密奏：为祈请革除冒领销算之弊，以足仓米事。

窃惟，国帑之事分厘含糊不得。通州仓贮之米每石粗计需银十两余，此关系京城百万生民，甚属重要。据闻通州知州衙门先年供给出山海关去盛京往返官兵之口粮，按定例每年从仓场衙门领取仓米一千六百石支给之。此前因官兵调遣颇多，由仓场衙门随时供给，遵例销算确属是也。自四十八年以来，至雍正元年，仓场衙门时给时不给。供给之年，给官兵合计不过三、四百石，余者皆为上下书办、衙役所扣取。而不给之年，则由仓场衙门自行分肥，奏销时扣除了事，不给官兵分厘。因彼此效仿，日久天长，官员书办侵冒之风业已盛行。以臣之见，宜饬下仓场总督，既然此项米不给之年居多，且即便供给之年，亦为官员书办上下所克扣，故而嗣后永当停止供给，不得冒奏销算。如此，则克扣之弊即除，且天仓之米不致空耗。臣之所闻既然属实，焉敢隐匿。为此，谨奏达天聪，伏乞皇帝明鉴。

朱批：此奏是。该部议奏。

625 礼部侍郎鄂托拜奏请专设查仓之官以济漕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鄂托拜谨密奏：为祈请专设查仓之官，以为稽查事。

切查，京城、通州二地天廒关系甚重，皆应严查。漕粮自通州运至大通桥，其间数十里，守闸桥者，虽有巡查之名，实则与船夫、经纪等人私通行弊，其缘盖因未设专职巡察之官，以至奸弊肆行。此等弊端，皇帝早已洞察，简派科道之官，巡查抵津漕船，船夫畏于戒令，侵渔偷盗之弊不敢再为。臣之愚意，若令巡查天津，则船夫之弊可除。唯漕米自通州经大通桥至京城之各种弊

端一时难以革除，宜自满汉科道官员内简派二员，期年更换。漕船未至，则往来稽察京城、通州之仓；漕船将至，则巡察天津等处。如此，则京城、通州、天津等处巡察管束责有专职，不惟不肖刁民通谋偷盗诸弊可除，且于天廒粮米大有裨益。臣谨将一孔之见贸然陈奏，伏乞皇帝睿鉴。

朱批：著吏部议奏。

626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保举参劾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通政使司左参议臣常德谨奏：为革除保举参劾之弊事。

窃惟，皇帝自御极以来，万事料理，明同日月，宵旰忧勤，不避寒暑，恩惠施于兵民，教化广敷内外，奇政远布边鄙，崇德遍及闾里。又命下臣堂官各陈所知，实忧国忧民之至意也。卑臣乃一介粗陋之人，焉敢不尽陈所知？伏惟，举贤参劣，盖劝善惩恶之要政。若不定惩处保人之例，或有部衙门之臣员怀私拉亲携友，夤缘行弊，为保其私利，恣意将劣官保做贤良，亦未可料。而参劾劣官不陈实情，唯以行止不端、名声恶劣等虚词指参或有臣员挟嫌报复，参革贤良，或缘平素不和借端指参，亦未可料。故嗣后保举，务必奏明该官于何事上清廉，操守好，有才能，被保官员日后若发案事，则视其罪之轻重，将保举之官一并处治，以为定例。参劾劣官，亦务必将该官何事行为不轨、名声恶劣等处开列疏内，若自奏申辩，断难逃圣主之明鉴也。至有贤良不举，恶官不参者，若为科道之官纠出，则将该臣员予以处分，则不唯操守好、有才能之贤良得以保举，且不致参累无辜，而奸恶之官夤缘作弊之事亦可绝也。为此不胜惶悚，敬陈管见，仰乞圣主睿鉴。

627 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报禁止信奉天主教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内阁侍读学士臣双喜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窃惟，皇上圣明如天，所虑周详，虽细微之处无所不及。又命臣工奏陈所知。钦此钦遵。据臣所闻，西洋人能观天象，日月轨道。为使修黄历制造物件，准留京城居住，并非令其传布邪教。况西洋人乃海外一小岛之人，不信神佛，不知礼教，唯笃信邪教。伊等编制经书，蛊惑人们入教。此地或有不肖小民中其圈套，恣意绘画供献，信奉西洋邪教。先前宣武门内有天主堂一座，今西安门内、东安门外又增设天主堂二处，西洋人每月数日于天主堂诵经，入教者成群结伙前往，其人甚众。等情。此事若不加禁止，日久天长，西洋邪教更会蔓延。故宜交付八旗内务府、五城、大兴、宛平二县，各查所属，凡入教者，概行查禁。禁令之后，若仍有坚持信奉者，由该处查交该部议处。如此则西洋邪教不致传播，且本地人亦免受西洋邪教之蛊惑也。应否可行，伏乞圣主明断。为此悚惶，谨具密折奏闻。

内阁侍读学士臣双喜。

628 内阁学士阿克敦奏陈丰年积贮及禁止劳役驿站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管理翰林院事务之内阁学士臣阿克敦谨奏：为遵旨条陈事。

窃惟，皇帝丕承大统，无不施以奇政嘉典。又因应陈之事委实难得，反复降旨，挨次垂问，臣

稍有所知，焉敢不奏。臣谨将适才奉命视察河工之二项见闻奏陈皇上。

一项，积贮粮米盖为生民，故仓粮甚为重要。然或有不肖官吏因时常亏空，凡遇平常年景，虽开仓赈济，实乃沽名钓誉，能到百姓手中者极少，多用于填补亏空，百姓未得实惠。今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本年粮食收成甚好，伏乞饬下该抚臣，凡仓粮亏空者，借丰年之机，务必如数补足。至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之民向无积贮之习，凡丰年粮多，恣意奢用，粜卖无遗，但遇平常年景，粮食即难接济。将此亦应交付地方官吏，开导民人切勿将粮吃光卖完，务将余粮收贮，方为永久之利。

一项，驿站乃为紧要之事所备。马匹所食草料等项及马匹倒毙，采买补缺，皆由正项钱粮销算。或有驿站马匹，未足额设数目，马膘亦瘦，不能差用，便抓民家马匹牲口及过往驾辕之马畜顶差。此盖因不肖官吏尅扣驿站钱粮，乘驿之人肆意劳役驿站所至。嗣后若有劳累驿站之人，所属官员即应报部。若无人举告，而马匹减少、掉膘，其上级即应举劾，上司知情不参，一旦察出，一并处治。此事仍应交付各省督抚，不时稽察，于每年销算时保奏。如此驿站之事方可无误。

以上二项，仅为臣之见闻，不当之处，伏乞圣主明鉴。臣不胜悚然谨奏。

629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报补放佐领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正白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等谨奏：为补放佐领事。

臣旗之参领兼佐领蔡玉已补为广州副都统。查该佐领之管领旧档，太宗皇帝时，将盖州、李二十集二处来附之人编为佐领，由李田贵管领。李田贵病故后，由李田强管领。李田强病故后，由李田征管领。李田征病故后，因后嗣断绝，即由拜他喇布勒哈番蔡世英管领。蔡世英补任都堂后，由其族弟闲散蔡朝佐管领。蔡朝佐补为肃州协领后，由蔡世英之子闲散蔡毓荣管领。蔡毓荣补为湖广总督后，由其胞弟荫生蔡毓茂管领。蔡毓茂补为京口副都统后，由其子蓝翎养狗处听差蔡玉管领，蔡玉补为游击后，由其胞弟闭散蔡亮管领。蔡亮补为福州参领后，又由参领蔡玉管领。今蔡玉既补广州副都统，为补此佐领。查得，李田征绝嗣后，既由蔡世英子孙七代管领，故将蔡玉胞弟闲散蔡祥、伯父之子布特哈八品官蔡官、侄子养狗处骁骑校蔡永熙、内养狗处骁骑校蔡永文等掣签具奏引见。等因。为此谨奏。

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

附：补放蔡玉佐领人员之考评履历

补放蔡玉佐领之缺一事，为传出朱批谕旨淳亲王、庄亲王马武、马尔萨、广善、讷图等甄别拣选，现列考语履历于后。

闲散蔡祥步射优、骑射平；布特哈八品官蔡官步射优、骑射优；养狗处听差骁骑校蔡永熙步射优、骑射优；内养狗处听差骁骑校蔡永文步射优、骑射优。

闲散蔡祥，原副都统蔡毓茂之子，十六岁；布特哈八品官蔡官，原总督蔡毓荣之子，四十岁；养狗处听差骁骑校蔡永熙，原监察御史蔡占之子，四十八岁；内养狗处听差骁骑校蔡永文，原按察司蔡奇之子，三十七岁。

朱批：李氏绝嗣，何以蔡氏世代接管。

63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斩太监魏柱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刑部等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遵旨会议事。

臣等会同前往魏柱家中，经暗中详细查看，伊于原修之院外，将山脚东侧向里刨六尺余，向下刨二尺余，使长八丈，宽六丈，铲平，然后砌墙圈入院内。里面种三架葡萄，堆一堆粮、草。在其大门外街上，陵寝院墙口对面，有一座旧破损石桥，为挡此桥，砌墙一道。然陵寝院墙口却被此墙遮住。将此询问魏柱，据告曰：今年二月，我派家人斗巴尔、王福买下此房，加以修缮，斗巴尔等如何刨山砌墙圈围之处，我不知道。四月，我随梓宫前来，每日在陵寝内。嗣后我家人又如何挡大门外之桥而砌墙之处，我不知道。本月十六日，我回家才看见。或以为墙外系非禁地而砌墙等语。经询问魏柱家人王福，据答曰：今年二月，我主子派我和斗巴尔购买此房，刨山铲平砌墙已是四月，日子记不请，嗣后为挡门外之桥，又砌墙是实等语。经询问总兵官范时绎，据告曰：四月十四日，我经过魏柱所住之房时，未见取土铺其大门前低洼之地，亦未见砌墙。五月初一日才看见，刨山砌墙定是四月十四日后，五月初一日前动工等语。故将魏柱摘翎，以铁索索之。讯魏柱：据总兵官范时绎告曰：四月十四日，我经过魏柱所住之房时，未见砌墙圈地，五月初一日才看见等语，而尔家人王福告曰：刨山铲平，砌墙圈地已是四月等语。以此观之，显系尔来此后，知道刨山砌院墙圈地及挡桥砌墙之事。而尔至今仍为脱罪巧言回避，可乎？尔刨关系陵寝风水之山，铲平砌墙圈入院内。又，挡陵寝院墙口砌墙，究系如何？何月何日刨山砌墙？凡处俱应据实供之等语。据供曰：我派家人斗巴尔、王福于此地买房时，于今年二月，王福等寄信告我曰：本月初九日，买姓穆之人二十八间草房，现于此处维修等语。何日开修我不知道。我随圣祖仁皇帝梓宫前来，每日住陵寝内，四月十五日拜佛前来房中，我家人才告我欲取山根之土砌墙。我以陵寝院外众人居住之处与风水无关，即准照家人之言维修是实。今审问之时，我才知晓院外之山亦与风水有关。我该死，我尚有何言可辨等语。臣等议覆，太监魏柱刨陵寝院外与风水有关之山砌墙一案，经暗中详加查看，魏柱将家院外山脚东侧向里刨六尺余，向下刨二尺余，使长八丈，宽六丈，铲平，砌墙圈入院内。在其大门外街上，陵寝院墙口对面，有一座旧破损石桥，为挡此桥，砌墙一道。然陵寝院墙口却被此墙遮住。经将魏柱拿获严讯，据供曰：我派家人王福、斗巴尔于此地买房，于今年二月，王福等寄信告我曰：本月初九日，买姓穆之人二十八间草房，现于此处维修等语。何日开修我不知道。我随圣祖仁皇帝梓宫前来，每日在陵寝内。四月十五日拜佛前来房中，我家人才告我欲取山根之土砌墙。我以陵寝院外众人居住之处与风水无关，即准照家人之言维修是实。今审问之时，我才知晓院外之山亦与风水有关。我该死，我尚有何言可辩等语。故魏柱本应照建陵寝处以外，墙院二十里以内，刨山取石、修坟、建台、湖者，杖一百，遣边卫充军之律例，枷号三个月，鞭百，惟魏柱荷蒙圣祖仁皇帝重恩，圣主又施重恩，然并未思竭诚报效，于梓宫附近并不恭敬小心，于梓宫安放地宫前，即维修住房、院落，任意刨禁地之山，铲平修院，又挡路砌墙，以致遮住关系陵寝风水之院墙口，殊属不敬违法，不可照一般律例拟罪，将魏柱照大不敬律例立即斩首，其房屋、家产、人口俱抄没入官，挡陵寝院墙口所砌之墙毁之。此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户部尚书兼管工部尚书事臣孙渣齐、大学士臣萧永藻、刑部郎中臣淳柱、主事臣常鼐。

朱批：三法司会议具奏。

63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刑部等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总理三陵内外诸事太子太傅大学士萧永藻等咨称，据马兰口总兵官范时绎呈称，据我属中军游击李东呈称，照守备孙起、巡山把总姜英科所呈称，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据原该班巡山、巡查中路之马兵管队章保、马兵齐卫理等亲来告称：本日巡查到景陵前新东沟南，遇偷割青草之贼二人，割草有证。我等思得，事关禁地，且又非割青草之时，故追至东沟门前，拿获一人，经讯问，系太监李风之家人，另一人脱逃，据称系太监李广福之家人。当时，驻东沟关防衙门张姓领催拦住称，此乃太监李功之家人。可以此言为据。彼时，由东沟内出来三四十人，强行将拿获之割草人犯抢走。我等思之。业经被获之人犯，不可被伊等任意抢走，轻意释放，故前去询问伊主子，不料李功、富京东俱已站在门井处，即命将东沟门关上，不准答言，命家中三四十人打我等，我等反被拿获，捆绑起来。章保右肩、右腿皆被打重伤，全身皆是被打受伤处，所佩腰刀一、布袍一被抢。齐卫理全身被打，昏死后被救醒。所佩腰刀一把被抢。打我等时，赵太监守着东沟门。小张太监、范太监俱站在一旁等语。被殴之两名兵丁因伤重昏迷，又因动手之人多，不能一一辨认，惟以喊打之李太监、把门之赵太监为证，被打属实。目今两名兵丁身不能动，死活不可料定。又，赵太监聚集家人、闲散男丁近七十人拦路，将守卫五孔桥阳面红绳之管队张国玉捉拿，带至东沟，乱殴一次。抢走凉帽一、小褥子一、搭包子一、口袋一。全身受重伤等因呈报前来。范时绎我思之，陵区内系兵丁理应巡查之地，今竟违禁私自割草，聚众抢走人犯，殴打官兵几乎致死，种种违法有关之事，甚属重大，不敢有隐。故伏乞或转行内务府，查拿割草人犯，查明私殴官兵缘由，照例治罪。为此呈报等因前来。看得，陵区内割草俱有定时，此等人违时偷行割草，又聚众殴打巡逻兵丁，甚属违法。故将偷行割草之华色、狗儿一并送往尔部，由部讯明等因，惟将华色送部前来。刑部疏称，审得，据华色供曰：我是太监李成义家人，七月二十九日，我与老四王功太监之家人狗儿一起于新东沟南割青草时，马兵章保、齐卫理前去抓拿我等时，狗儿脱逃。将我拿获后，姓张领催向章保等言语后，将我释放。嗣后章保等复拿我等时，李成义不准，太监李坤、黑赵与老四王功一起，率领伊等几名家人、魏柱家人，将章保等殴打。嗣后黑赵又率家人，将管队张国玉于五孔桥处拦住拿获，带至东沟，乱打一次是实。我处并无名李风、李广福之太监。领催阿尔纳等送我等时，夜里住店，狗儿脱逃等语。据阿尔纳供曰：我是正白旗包衣保泰管领下领催，太监李成义等如何殴打章保等人之处我不知道。八月初三日，关防衙门派柏唐阿三索色、柱儿、我三人，将华色、狗儿送往京城，抵蓟州属小屯庄住店，趁夜里我等熟睡之时，狗儿脱逃是实等语。三索色、柱儿皆同阿尔纳所供。查得，被打之兵丁章保等人，率众唆使打人之李成义等人以及动手打人之人，现皆于马兰峪，兵丁章保等人被伤甚重等因，并未送部前来。李成义等任意纵家人违法偷行割草，被兵丁拿获后，又聚众行凶抢掠，重殴兵丁，甚属违法。陵寝地方所关甚众，由部派出堂官一员，带华色及致狗儿脱逃之阿尔纳，前往陵寝地方，就近会同大学士萧永藻等人，将太监李成义等人及与本案有关之人，严加审明拟罪后具奏可也。奉旨后，开列各部衙堂官名衔具奏，钦派之等因。于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交付员外郎双全转奏，本日奉旨：佛格带贤能章京前往，会同萧永藻，将本案所有关之人皆拿获严审。太监系朕特遣随皇考梓宫前去之人，于梓宫安放地宫前，即互殴行凶，打伤兵丁，大干法纪，治重罪具奏。钦此。钦遵。臣等

带部郎中淳柱、主事常鼐，前往陵寝，于九月初二等日会同大学士萧永藻、尚书孙渣齐等，讯华色：尔与狗儿于景陵南新东沟禁地，偷割青草，巡山兵丁章保拿尔时，三四十人出来将尔抢走。尔主子又唆使三四十人，将章保等捆住殴打，究系如何？抢尔及殴打兵丁章保等人之三四十人都是何人？名姓为何？凡处皆如实供之等语。据供曰：我是直隶香河县人，系太监李成义将我典派。七月二十九日，我与太监王金玉之家人狗儿于新东沟割草，兵丁章保、齐卫理看见后，以我等割青草为由追拿时，狗儿逃脱，我被拿获解走时，领催阿尔纳遇到，向章保等言语后，将我释放，我即躲避。嗣后，章保等又找我主子李成义，说带人，我听见互骂。因我未在，如何互殴之处，我不知道。说拿我时，出来三四十人，将我抢走，系无据之言等语。讯太监李成义、李坤、叫老四王之王金玉、叫黑赵之赵黑子曰：兵丁章保等于景陵前新东沟之禁地拿获偷割青草之华色，尔等率三四十人夺走华色，又唆使三四十人拿下章保等人捆住殴打，赵黑子又聚近七十人，于五孔桥处将兵丁张国玉拿下殴打，伊等腰九等物被抢，究系如何？系何人为首吆喝打人？打人者皆系何人？名姓为何？凡处俱如实供之等语。据李成义供曰：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兵丁章保等前往我住之院内，声称我家人华色于新东沟处偷行割草，将我喊出，向我说带人，并肆意谩骂。太监李坤见之，即相劝，伊等不从，连同李坤，一起骂之。李坤生气，吆喝其家人邱二、太监魏柱之家人王三，将章保等殴打是实。我并未动手打人，将华色抢下。然谓三四十人殴打章保等人之处，皆系无影之事。伊等之腰刀等物谁抢走之处，我亦不知等语。据李坤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晚，兵丁章保等向李成义嚷叫，称太监李成义之家人华色割草，快出来。我出来一再相劝，章保等不从，亦将我乱骂，我生气，即喊我家人邱二、太监魏柱之家人王三打，邱二、王三一起将章保等乱打一阵是实。除邱二、王三外，再无动手之人等语。据王金玉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我于景陵内该班。我家人狗儿、太监李成义之家人华色如何偷行割草，殴打兵丁章保等之处，我不知道。我家人狗儿脱逃，现在何处，我亦不知等语。据赵黑子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晚，不知姓名之两名把总带领二三十名兵丁，前去我住之院搜人时，我责问伊等曰：为何妄进我等所住院内搜人？伊等即指我言：此人亦算在内。我并未带近七十人去五孔桥打兵丁张国玉等语。讯邱二、王三曰：太监李成义之家人华色，因于新东沟地方割草，兵丁章保等往拿时，李坤吆喝尔等殴打章保等，章保等之腰刀、衣服等物被抢，究系如何？除尔等之外，动手打人之人为何人，从实供之等语。据邱二供曰：我是太监李坤之家人，七月二十九日晚，随我主子李坤去吃饭，兵丁章保、齐卫理酒醉后肆意嚷骂李成义：李成义家人割草，让华色出来等语。我主子看见后，劝伊等，然伊等不允，连我主子一块骂。我主子生气，就喊打，我与魏柱之家人王三一起将伊等打一顿是实。我等并未抢伊等腰刀等物，除我等之外，再无别人动手等语。据王三供曰：我是太监魏柱之家人。其余俱同邱二所供。讯章保、齐卫理曰：尔等于景陵南巡山时，将偷割绿草之华色拿获，后有三四十人出来，将华色夺走。太监李坤又吆喝三四十人，将尔等拿获，捆住殴打，究系如何将尔等拿获殴打，三四十人都是何人，什么姓名，尔等腰刀等物皆被何人抢走等语。据章保供曰：我是左营马兵管队，七月二十九日，我与兵丁齐卫理巡山时，抵景陵南新东沟地方，见华色、狗儿二人偷割青草，追拿时，齐卫理追到太监所住院子附近，将华色拿获。我随后赶到，一问，言领催阿尔纳相劝时，华色逃跑，故我等说，将阿尔纳锁拿后，向伊主子太监李成义要人等语后，前去时，李成义不给人，反而骂我等，故双方开始互骂。至是，太监李坤出来喊打，伊家人邱二、魏柱之家人王三、割草之华色、狗儿、领催额尔格之家人喜儿、雇工二爷儿，以及不知姓名之三十余人，将我等拿获，捆住，殴打一顿。打时，太监赵黑子站在门口堵着。嗣后，我看见赵黑子又将兵丁张国玉痛打。太监张金中、范金超站在一旁，伊等并未动手。次日内务府派人查问时，由张金中屋内取出腰刀，归还我等。现我被打伤处已好等语。据齐卫理供曰：我是左翼营马兵，七月

二十九日与我管队章保巡山，抵景陵新东沟处，看见这个华色与逃脱之狗儿偷割青草，我等追拿时，狗儿脱逃。我追至太监所住院子附近，将华色拿获，用马缰绳绑住带走时，领催阿尔纳前来，曰：华色乃太监李成义之家人，我认识，有何大事，放了他吧等语。三四十人围上前来，华色解开所绑缰绳脱逃。随后我管队章保追到，与我公同将阿尔纳拿获，向伊要人。阿尔纳领我等向李成义要华色，互相嚷闹时，太监李坤出来，吆喝众人，将我等乱打一阵。谁抢走我佩带之腰刀，我未看清，次日由张金中房中查出，还我。现我被打之伤已好等语。讯张国玉曰：太监赵黑子与近七十名闲散男丁，在五孔桥处拦路，将尔拿获殴打之处，究系如何？近七十人姓名如何等语。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我于五孔桥东面守卫红绳，去吃晚饭时，太监赵黑子率众将我由马上拉下，赵黑子掐住我打时，伊家人伊六从后面扯住我的辫子乱打一阵，后拉到新东沟又打一次。伊六将我的凉帽、小褥子一、搭包子一、口袋一夺走。当时有一邦人，都不认识。都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现在，我被打之伤皆已好等语。讯喜儿、二爷儿曰：尔等与华色等如何将兵丁章保殴打？除尔等外，帮打之三十余人都叫什么名字？现在何处？从实供之等语。据喜儿供曰：我是镶黄旗玛尔混管领下领催额尔格之家人。华色等如何殴打兵丁章保等人之处，我不知道等语。据二爷儿供曰：我是直隶遵化州之人。镶黄旗玛尔混管领下领催额尔格雇我做工，我并未与华色等殴打兵丁章保等语。讯太监张金中、范金超：据兵丁章保供曰：太监李坤等吆喝打我等时，太监张金中、范金超在旁站着，张金中将我所佩腰刀抢走等语，此究系如何？据张金中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晚，我由值班处去住处吃饭，看见一伙人围着互相谩骂，一看是兵丁章保、齐卫理与太监李成义等互骂，我怕章保、齐卫理妄动，就把他们佩带之腰刀拿下收藏。次日内务府总管派员查问时，我将两把腰刀拿出给还。我并未打他们等语。据范金超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我在羊圈值班，晚上，听说太监等率众与兵丁互殴，我前去一看，兵丁章保躺在彼处，齐卫理站在那儿，伊等如何互殴，谁殴打章保等人，我未看见等语。讯叫张领催之阿尔纳曰：华色、狗儿一起于景陵南新东沟处偷割草时，兵丁章保将华色拿获，尔对章保言后，将华色释放，事系如何等语。据供曰：我是正白旗包衣巴太管领下领催。七月二十九日晚，我由班上回家时，到新东沟处，正遇兵丁章保、齐卫理因太监李成义之家人华色偷行割草，将其拿获。我告伊等：此系太监李成义之家人，我认识他。有何大事？若能放，就将伊放走，若要人，即向我要等语。说话间，众人围上前来，华色如何解开所绑缰绳脱逃，我不知道。嗣后章保前来，与齐卫理将我抓住，说要带华色。我即将伊等领到李成义等所住院内。章保等与李成义等嚷骂时，我看见赵黑子站在院门处。后来，我即前去值班处，伊等如何互殴之处我不知道等语。讯把总姜英科曰：据太监赵黑子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晚，二名把总率二三十名兵丁，前往我等所住院内搜人时，我责问伊等：因何事乱进我等住处搜人？伊等即指着我言：此人也算在内。我并未率人殴打兵丁张国玉等语。此究系如何？据供曰：我是左翼营把总。七月二十九日，闻兵丁章保等因将于新东沟偷割青草之华色拿获，太监率众将章保等重打，我前往观之，章保、齐卫理、张国玉皆被打倒于地上。我询问缘由，太监李坤告曰：此等人来此胡闹，我等将伊等打了等语。我将章保、齐卫理留于彼处，将张国玉领回。往告我总兵官后，次日八月初一日，禀报内务府，内务府总管命将打人之人名查明带来，故派关防笔帖式达克塔、领催兆保与我公同带张国玉，前往李坤等所住之院查核是实。二十九日，我并未带兵丁入太监等所住之处搜人等语。讯邱二、王三曰：据章保、齐卫理供曰：太监李坤吆喝打我等时，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及不知姓名之人三十余人，将我等拿获捆住殴打等语甚明，今尔等惟称尔二人殴打章保等，并无别人，如此巧供可乎？尔等如何会同华色、狗儿、喜儿、二爷殴打章保等人？除尔等外，帮助打人之人三十余人叫什么名字，现皆在何处，俱如实供之等因，经上夹板讯问，据邱二供曰：我实说。因章保、齐卫理乱骂我主子，我主子

生气，喊打，我与王三打时，华色、狗儿、喜儿、二爷帮打是实，并未将章保等绑住。除我等外，并无帮助打人者。果有，我还愿受此重刑不招供乎等语，其余俱如从前所供。据王三供曰：我会同华色、狗儿、喜儿、二爷殴打章保、齐卫理是实等语，余皆如邱二所供。讯华色、喜儿、二爷曰：据兵丁章保、齐卫理供曰：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及不知姓名之三十余人，公同将我等拿获，捆住殴打等语，而邱二、王三亦供尔等与伊等公同殴打章保等人。然尔等现巧言供称并未殴打章保，可乎？尔等如何会同狗儿、邱二、王三，将章保等捆住殴打？除尔等外，帮打之三十余人姓名为何？现皆在何处？凡处俱如实供之等因，将伊等俱一一夹板讯之，据华色供曰：那日，兵丁章保、齐卫理追拿我等时，狗儿脱逃。齐卫理将我拿获，捆住带走，遇领催阿尔纳，伊向齐卫理言放我时，我解开所绑之缰绳，跑回所住院子。嗣后，章保等向我主子李成义要人，开始互相辱骂，李坤喊打，我即与狗儿、邱二、王三、喜儿、二爷一起，将章保、齐卫理殴打。曾看见赵黑子站在一旁殴打张国玉。我等并未捆章保等人，除我等外，再无人帮打，若果将章保捆住，又有帮打之人，我愿受此重刑而不招供乎等语。据喜儿、二爷供曰：太监李坤喊打章保、齐卫理时，我等帮打是实，余皆如华色所供。讯李坤、李成义曰：据章保等供曰：我等向李成义要人时，李坤吆喝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将我等拿获，捆住殴打等语，而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亦供认，李坤喊打时，我等将章保等殴打是实。尔等系汗特派随圣祖皇帝梓宫前往之人，于梓宫安放地宫前，任意逞凶，聚众殴打章保等人甚实。然尔等仍巧言供之，可乎？除邱二等六人外，还有三十余人，都是谁？姓名为何？现皆于何处？凡处皆如实供之等语，经掷夹板逼问，据李坤供曰：那日，因章保等乱骂我，我生气喊打，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一起殴打章保等人是实，并未将章保等人捆住。除邱二等六人外，再无帮打之人。若还有帮打之人，我亲自喊打章保等人之处俱已招认，我还替伊等隐瞒不招供乎等语，余仍如从前所供。，据李成义供曰：我与章保等人嚷骂时，因李坤喊打，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一起，殴打章保等人是实等语，余皆如李坤所供。讯赵黑子，据张国玉供曰：赵黑子率众，于五孔桥处将我由马上拉倒，殴打一通。伊家人伊六扯住我辫子，将我拉走，又打一通。伊六抢走我凉帽、小褥子一、搭包一、口袋一等语。而据章保、齐卫理供曰：李坤吆喝邱二等打我时，赵黑子站在那儿堵住门，并未打我等，曾看打张国玉等语甚明，今尔巧言供称并未率众打张国玉，殴打章保时，未站在门口堵住等语，可乎？打章保时，尔如何站着堵门？又如何率众拦截张国玉殴打？伊六现在何处？除伊六外，与尔同去打人者都是谁？姓名为何？凡处俱从实供之等因，经夹讯，供曰：李坤等吆喝打章保、齐卫理时，我在场是实，但并未站在那儿堵门。我家人伊六于七月初三日即前往京城贸易，我并未率众于五孔桥处拦截张国玉殴打等语，余俱如从前所供。讯章保、齐卫理曰：据尔等原报，拿获偷割绿草之华色时，有三四十人出来，将华色抢走。华色之主子又吆喝三四十人将我等殴打等语。今经严审，太监李坤坚供，惟吆喝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殴打尔等，并无帮打之人等语。李坤等带三四十人殴打尔等时，还有目睹之中人乎等语。据章保供曰：我与齐卫理看见华色、狗儿偷行割草，追拿时，狗儿脱逃。齐卫理追赶，将华色拿获。阿尔纳遇见后，要求释放华色，正说间，众人围上，华色解开所绑缰绳逃跑，我等向其主子李成义要人时，李坤吆喝众人乱殴我等，当时有一伙人围过来，我等以为皆系前来打我等之人。我等往报总兵官是实。除邱二、王三、华色、狗儿、喜儿、二爷外，未看明还有打我等之人，亦实无目睹之中人等语。齐卫理亦如章保所供。讯张国玉曰：据尔供曰：太监赵黑子率近七十人，于五孔桥处将我由马上拉下，拿住殴打，伊家人伊六抓住我的辫子，乱打我一阵后，拉到新东沟处又打一次等语。经夹讯赵黑子，坚供曰：李坤等吆喝打章保、齐卫理时，我在场是实。我家人伊六于七月初三日即前往京城贸易，我并未与伊六率众于五孔桥处拦截张国玉殴打等语。此究系如何等因讯问之？据

供曰：于五孔桥处，赵黑子行凶将我拿获，其家人伊六扯住我辫子乱打一通，拉到新东沟处后又打时，于彼处打章保之人，皆目睹。再，于五孔桥打我时，正值雇工下工之时，因有一伙人围上来，我以为皆系打我之人，故告于我总兵官，言赵黑子率近七十人打我是实。讯阿尔纳、三索色、柱儿曰：尔等随华色、狗儿，将彼等送往京城时，途中纵狗儿脱逃，究系如何等语讯问之，据阿尔纳供曰：今年八月初三日，关防衙门派我、柏唐阿三索色、柱儿三人，随华色、狗儿，将伊等送往京城，到蓟州属小屯庄住店时，趁夜里我等入睡之机，狗儿如何脱逃之处，我不知道等语。据三索色供曰：我乃正黄旗关保管领下柏唐阿。柱儿供曰：我乃正白旗阿兰泰管领下柏唐阿。余皆如阿尔纳所供。讯阿尔纳、三索色、柱儿曰：尔三人跟送华色、狗儿，而致狗儿脱逃，观之，显有徇私受贿故意纵脱情弊，凡处皆从实供之等因，经一一夹讯，俱照一供曰：我等将华色、狗儿跟送京城时，傍晚住店，夜里趁我等入睡之机，狗儿脱逃，我等并未徇私受贿故意纵脱，果有，我等何必不供，反受此重刑等语，余仍如从前所供。臣等议覆，太监李成义等之家人华色等违禁于景陵南新东沟处偷行割草，太监李坤等率众殴打兵丁章保等人一案，经掷夹板逼问李坤，据供曰：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晚，兵丁章保等人声言太监李成义之家人华色偷行割草，与李成义嚷骂时，我反复相劝，章保等不从，将我乱骂，我生气喊打，我家人邱二、魏柱之家人王三、领催额尔格、家人喜儿、雇工二爷、割草之华色、狗儿公同将兵丁章保、齐卫理殴打一次是实。除邱二等外，再无帮打之人等语。经将李成义掷夹板逼问，据供曰：七月二十九日，兵丁章保等前来我等所住院内，声言我家人华色偷行割草，将我乱骂时，李坤看见相劝不从，李坤生气喊打，邱二等将章保等殴打是实等语，余皆如李坤所供。经将华色夹板讯问，据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我与太监王金玉之家人狗儿一起于新东沟处割草，兵丁章保、齐卫理看见，追拿我等时，狗儿脱逃。齐卫理将我拿获，捆上带走，领催阿尔纳，遇见后，向齐卫理说将我释放，我乘间解开所绑缰绳，跑到院内。章保等前去与我主子李成义吵嚷带人，因李坤喊打，我与邱二等人一起将章保等殴打是实。除我等外，再无帮打之人等语。经将邱二、王三、喜儿、二爷夹讯，俱如李坤等所供。经将章保等详加讯问，据供曰：打我等时，站着观看之人甚多，故我等报带三四十人殴打我等是实等语。经将太监赵黑子夹讯，虽供曰：七月二十九日晚，李坤等吆喝打章保、齐卫理时，我在场是实。我家人伊六于七月初三日已前往京城贸易，我并未与伊六一起于五孔桥处拦截张国玉殴打等语，然据兵丁张国玉供曰：赵黑子与伊家人伊六一起，于五孔桥处将我强行拿获，乱打一阵，拉到新东沟处又打时，打章保之人俱曾目睹。行凶打我时，所雇做工一伙人围过来，我以为或许皆系前来打我之人，故报我总兵官等语。而据华色供曰：我等打章保、齐卫理时，曾看见赵黑子站在一旁打张国玉等语。由此观之，李坤吆喝殴打兵丁章保、齐卫理时，赵黑子堵门，又与伊家人伊六一起于五孔桥处行凶抓拿张国玉殴打后，又拉至新东沟处殴打之处俱是实。查得，据律例内载，凡官员所派之人，倘聚众于半路打伤人，为首之人拟绞监候。所聚之人若够十人，斩监候，从犯各减一等，若带家人殴斗，升一等拟罪。若家人亦伤人，仍照地方首从之人例治罪等语。李坤吆喝殴打兵丁章保等人时，所聚之人既然不够十人，李坤理应照首犯拟绞，惟李坤等系专随圣祖仁皇帝梓宫遣往之人，于梓宫安放地宫前即任意妄行，逞强吆喝众人重殴兵丁章保等人，既殊属违法，故李坤拟斩，监候秋决。赵黑子理应照从犯减一等，杖百，为发三千里，枷号二月，鞭百。惟李坤吆喝殴打章保等时，赵黑子站着堵住院门，又行凶拿获兵丁张国玉殴打，不可照从犯之律例拟罪，将赵黑子枷号二月，鞭百，发打牲乌拉服苦役。李成义虽未动手打伤章保等人，然陵区内草，每年俱由八月初一日起割，伊家人华色违禁偷割青草，同兵丁章保等嚷骂滋事，故将李成义、华色、邱二、王三、喜儿、二爷俱照从犯减一等，杖百，发三千里。李成义、邱二、王三、喜儿因皆系旗人，故各枷号二月，鞭百。华色、二爷系民人，连同妻子，发三千里。抵发遣地后，打板四

十抵杖百。经审太监张金中，虽然看见章保等互相嚷骂殴打，恐章保等胡来而缴下腰刀收藏，然当日未立即拿出给还章保等，次日方给还。王金玉虽未在互骂之地，然平时未严加管束家人狗儿，致违禁割草，故张金中、王金玉俱照无理而行重罪律例，杖八十，因系旗人，各鞭八十。王三之主子太监魏柱，除因刨山案另完外，领催额尔格平素并未严管家人喜儿，因殴打兵丁章保等，故额尔格亦照无理而行重罪律例，杖八十，因系旗人，鞭八十。经审太监范金超，既然无涉，毋庸议。脱逃之狗儿、伊六，严加拿获时，照李成义等拟罪完案。领催阿尔纳经夹讯，据供曰：今年八月初三日，关防衙门派我、柏唐阿三索色、柱儿，将华色、狗儿跟送京城，抵蓟州属小屯庄过夜，夜里趁我等熟睡之机，狗儿脱逃是实。我等并未徇私受贿，故意纵逃等语。三索色、柱儿经夹讯，俱如阿尔纳所供。故阿尔纳、三索色、柱儿，因跟送人犯半路不觉，致人犯脱逃，照较人犯减二等律例，减二等，杖百，发二千里，因俱系旗人，各枷号五十日，鞭百，俱解领催、柏唐阿任。平素不严加管束太监，致妄加逞凶殴打兵丁之总理陵寝事务内务府总管董殿邦、专管掌关防郎中觉罗常寿、员外郎胡西巴、沙浑，再遣派跟送人犯之阿尔纳等人并未详筹者，亦系掌关防郎中觉罗常寿，故将此等人俱交付吏部照例议罪。此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户部尚书兼管工部尚书事臣孙渣齐、大学士臣萧永藻、刑部郎中臣淳柱、主事臣常鼐。

朱批：依议。李坤，著严加看管，送京城，交内务府总管后，另旨办理。

632 吏部奏请补放西安同知员缺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雍正元年七月内江南江宁府理事同知、四川成都府理事同知、奉天府理事通判、山西太原府理事通判各员缺应补。臣部会同大学士、尚书等拣选得内阁中书萨尔泰等十员，于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具题引见，奉旨：萨尔泰补授山西太原府理事通判，赫胜额补授江南江宁府理事同知，常格补授四川成都府理事同知、王雅图补授奉天府理事通判。钦此。本日山西巡抚诺敏将笔帖式常安请补太原府理事通判，奉朱批旨意：山西巡抚衙门笔帖式常安著补授太原府理事通判。又奉旨：今日被授太原府理事通判，著扣了。各钦遵在案。今陕西西安府理事同知傅瑞升任员缺，或将引见过扣除之内阁中书萨尔泰拟补，或将拣选余剩之人通行开列，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臣田从典、左侍郎臣卫泰、左侍郎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史贻直。

朱批：补授萨尔泰。

633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藩臬之缺宜由汉官补任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岳色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之人，至微极贱，蒙圣主之恩，渐次擢至副都御史。前于讲官任内，皇上治政之旨及谕臣工之训示，如日月光芒普照大地。再为利国利民，皇上广开言路，谕各臣工具折陈奏，虽古往圣君，亦莫过于此。臣忝为言官，岂敢隐言不奏。窃惟，治理天下，莫如爱民为要；办理省政，莫

推藩臬为先。例定，藩臬开缺，皆计俸陪正。但若计俸，满洲文职应升官员，历俸年久者颇多。藩臬之官所掌一省之钱赋、讼诉，皆为汉文，若藩臬不识汉字，凡事听任书办摆布，不知其之所云，其中不无颠倒是非轻重之弊。一次被欺无可奈何，以后便听之任之。故嗣后藩臬之缺，或将应升汉官计俸陪正，或从中选补品行方正，操守好者，方于民大有裨益。为此谨奏。

63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袭职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弘昇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据臣旗江柱佐领下原于西安佐领任上效力之拖沙喇哈番哈济达呈开：我昔日赴西路昭莫多地方效力时，被授为拖沙喇哈番。后因年老乞休，由长子色尔布承袭此职。色尔布于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病故。我原以为袭职之事至此而止。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圣祖仁皇帝颁旨：凡似我等之人，袭职辈份虽已告终，若原立官者尚在，则视其自愿，准由应袭之人袭职。因而又由我四子查克都承袭。兹查克都又已病故而我尚且在世，请准此职由我孙子承袭。等情。呈报前来。臣等查得，哈济达自西安佐领任上前往西路昭莫多地方效力，授为拖沙喇哈番。因年迈体衰呈请由其长子色尔布袭职。色尔布病故后，因承袭辈份终结，未曾再续。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或有之人，效力立官，因年老有病停职，移由兄弟子孙承袭，承袭之人亡故，承袭告终，而不再袭职者，情甚可怜。凡此类效力授职之人，若仍在世，则随其自愿，愿令何子孙承袭，则仍令承袭。钦此钦遵。故准哈济达之子查克都承袭拖沙喇哈番。兹拖沙喇哈番哈济达又以其子查克都身故，本人尚在，呈请由其孙子袭职。此职承袭辈份虽尽，但哈济达本人尚在，是否准其袭职，皆由圣裁，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弘昇、副都统臣达色。

朱批：著承袭之。

63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兵征戴青和硕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据主事哈尔嘎图呈报：九月初八日，河州之二回子来关禀告：我二人原赴亲王戴青和硕齐牧场贸易，因闻王戴青和硕齐与罗卜藏丹津交兵，兵败而逃，故收拾行李前来。罗卜藏丹津之兵赶来将我二人抓住，带到罗卜藏丹津营地，我等的货物、衣服等物尽被掳去。我二人于八月二十五日夜里寻空逃出。等语。遂问二回子：罗卜藏丹津兵营现在何处？兵马大约有多少？其何时撤回？尔等来时，达纳、拉布楞寺、白石崖地方有无兵马？将尔等所见所闻，全都告诉我等。等语。据其告称，罗卜藏丹津现领兵驻于戴青和硕齐牧场之哈拉西里地方。观其兵营，帐篷甚多。听其营中蒙古人说，来兵一万二千人，已派兵四千攻打墨尔根戴青，收编戴青和硕齐部属。其兵于黄河结冰后方才返回。等语。小人我等来时，途经拉布楞寺，见距拉布楞寺四、五里处驻有一营，兵约四五百人。据当时喇嘛告曰：拉布楞寺内戴青和硕齐百驼行囊，皆被来兵清点记数查封矣。小人我等未经达纳、白石崖处，不知有无兵马。等语。前既已派二番子伪装游方僧人前往探信，除俟其返回问明另行呈报外，将询问二名回商之情先行呈报。等情。为此谨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俱咨会贝子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636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占取戴青和硕齐牧地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九月十一日，贝勒色卜腾扎尔派其属下名叫扎布隆者来告：贝勒让我告诉侍郎：因罗卜藏丹津不断派人命我领兵前去，我被迫无奈，领兵百人前往。到达渡河处，因旧疾复发，禀告罗卜藏丹津后，我自领五十人返回，另五十人交给了罗卜藏丹津。今据随罗卜藏丹津过河以后，于八月十七日，在纳木哈之叶克鄂博处与戴青和硕齐之兵交手，双方各死一二人，不多。戴青和硕齐执纛之人手部中弹，丢下纛旗，因兵力薄弱，兵败而逃。戴青和硕齐仅带妻子家人逃出，属下俱败。罗卜藏丹津领兵占取了戴青和硕齐牧场哈柳图及哈拉西里等地，属下降服甚众。台吉达西盆苏克、其婿台吉阿拉布坦、丹钟姐夫台吉察罕阿拉布坦、寨桑青科图尔克依等被迫各率妻子部属归顺了罗卜藏丹津。丹钟原妻、我女儿等弃地而走，被我前去之人得获。敦多布旺扎尔仅携刚娶之妻丹钟之女逃出，其之原配妻妾、台吉察罕阿拉布坦之子皆被俘去。罗卜藏丹津现正在戴青和硕齐牧场办理俘虏事宜。归顺之台吉达西盆苏克等人正将自己的牲畜送往罗卜藏丹津牧地，现正渡河。等语。来告。九月十二日据回子台吉阿洪来告：我照侍郎交付，四处访问，亦不得实信，故去了贝勒巴尔珠尔喇布坦处，以问候为名，探问准噶尔消息，俱告不知。据其下人告称，罗卜藏丹津派去准噶尔之使人俱已返回，准噶尔兵亦已到了噶斯，不知兵有多少，九月内将抵青海。等语。尚无实据。罗卜藏丹津派人宣谕各处台吉，令将各自兵马准备好，配齐器械，将马匹做好标记，杀牛准备干肉，各视驮力，准备面茶。故兹外蒙古皆照谕令各作准备。不知何意。又据前往巴尔珠尔喇布坦军营之名叫扎布者归报：罗卜藏丹津现正在戴青和硕齐牧场办理俘虏之事，九月二十日起将过河返回其地。等语。其他俱如贝勒色卜腾扎尔所告。前听蒙古人言，公策旺诺尔布等领兵到了索罗木地方。按日掐算，亦应到了。故臣派领催索柱、科西图等由通事陪同，交给其印文，以往迎公策旺诺尔布之兵为名，令索柱经罗卜藏丹津牧地，自疏勒山而往；令科西图自柴达木而去，会见公策旺诺尔布妹妹、贝勒车凌墩多布之母绰克来纳木扎尔，问明公策旺诺尔布等之兵马、我赴招使人侍卫商都、商拉木扎木巴、及往祭黄河源头之臣现俱到了何处？并嘱之，如果近，见后问明消息即返。借此去之机，就罗卜藏丹津遣往准噶尔之使是否已经返回，准噶尔是否派人前来，准噶尔兵马来否等情，探明虚实，要不露声色观察蒙古人形势，详细探信返回。等语。嘱之，于九月十三日派出。俟该领催等探信返回具奏外，为此密奏以闻。照此奏疏俱咨会贝子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637 翰林院侍讲学士丰泰奏请择选进士入部历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觉罗丰泰谨奏：为部衙门堂司档册浩繁，宜择优挑选新中进士，分派六部学习理事，执掌档册，辅佐司官，以防书办行弊事。

窃臣愚见，六部司员办事皆据成例而定，此内弊端颇多，不免有是非颠倒之处，虽谙事者，一时亦难分辨。皇上洞悉书办之弊，饬下直隶、各省征调书办，分送各部，将原有奸滑书办咸俱逐退。数百年之弊，一朝即除，乃如天地之宏大，日月之辉煌。吏官赞之贤如尧帝，实相符也。嗣后部院臣员更便于依理择例而行也。再奴才愚以为，进士刚刚中第尚未入仕，日后且有办理钱

粮文案之职，若选送六部，事繁之司各补二人、事少之司各补一人，随司员学习行走，执掌档册，同心协力辅助清查，经数年试用，将才守好，无舛错者酌情先用，劣者予以参革，则不但历练了办事之材，亦知居官之道。一切成例得以遵守，亦可防范书办行弊。丰泰荷蒙皇上高厚之恩，今世后世虽如何报效亦难仰报于万一。臣性本怯懦，不曾历事，伏乞皇上慈恤包容。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著吏部议奏。

638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哈达奏报赐给八旗办公之所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哈达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自皇帝御极以来，播仁倡孝，扶忠选贤，勤于政务，忧思于民。圣虑所系，无所不及。臣钦惟，圣主谋划周详，又谕文武大臣轮班条陈，臣焉敢不陈微芥。臣有一见，目下所有臣员皆有办公之所，唯八旗之臣在府办事。臣愚以为，居府办公，不惟事不速结，日久天长，致滋私弊，亦未可料。伏乞准将左右两侧闲置公房赐八旗与八旗，作为办公之所。于此，满蒙汉三旗合分一处，分旗理事，所有档册亦恭存公所。如此可绝传递错误之弊。为此惶悚谨奏。

639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陈军政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兵科给事中苟色谨奏：为条陈事。

臣窃惟，设立军政，本为区别善恶，规劝官员者也。若能保举贤良，参处不肖，方不负皇帝简拔之至意。臣今见誉为卓异者皆官在守备之上，而参处者多为千总、把总。例定千总、把总唯咨部解任，并无参奏处分之处。若列入八法定例，参处项下有千总、把总，则举荐项内亦应有之。千总、把总皆为兵丁中效力优秀者，方为该管上司选用。嗣后遇有军政大计之年，宜不分官职大小，凡不称职者，一律参劾处分；果诚勤慎，才技优长、弓马出众者，亦宜一同荐举。如此，该等之人愈受鼓舞，更加效力也。臣见识浅陋，皇上英明如天。为凡事皆能公正措置，伏乞饬下直隶各省督抚提镇；若不徇私塞责，一视同仁，方副皇上任用之责。伏乞圣主睿鉴，交部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640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都统拉锡传谕。

闻新近来降之厄鲁特所言，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似有顺利了结之势。若事能[顺利]了结，我军[久驻疆界]，何须那么多兵马，宜应撤兵。自今日始，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会同兵部、理藩院就阿尔泰等地撤兵及固守边界需驻兵多少，驻扎何处，系换防驻守，抑或常驻，或调何处兵马驻守等事详细寻议。事虽未结，预先从容部署为宜。至吐鲁番、巴里坤、布隆吉尔等处之兵，既然总督年羹尧、贝勒延信、侍郎常寿等熟知地方情势，照此行文伊等，命伊等亦预先从容详细寻议具奏。俟奏报到后，诸臣等再为议奏。钦此。

641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议定官员服用则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

正红旗护军统领臣乌里布谨奏。

臣窃惟，法令一经颁布，则应永远遵行。适才业已明令禁止越品佩挂素珠及配嗹胸前引马匹。然今见街上仍有越品驾使前引马匹者。此事虽小，但藐视法令却事关重大。臣之愚意，宜将此等之事交付该部，议定何等官品可设前引马匹，以为则例颁布。交付总管衙门、都察院，若再有违例者，则即行纠参，严加惩处。嗣后违禁之人可绝也。

奴才人甚昏愚，因屡奏之故，饬命奏陈十事。奴才搜索枯肠，仅得四项奏闻，再无应奏之事，叩请圣主宽恕。俟进班思忖后再具折奏。为此惶悚叩请，谨奏。

642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已由戴青和硕齐牧地撤回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据主事哈尔嘎图呈报：署理此地副将事务之游击岳朝龙遣往达纳、拉布楞寺、白石崖等处探信之二番子，于九月十一日返回禀报：小人我等于九月初七日晚到达拉布楞寺。次日，去找我等认识的一个喇嘛，将副将派我等前来探信之事告之，其言，此地来兵之事，吴木咱特喇嘛知道，我带尔等问之。遂至吴木咱特喇嘛言曰：王罗卜藏丹津兵马前日自庙匆匆忙忙起程返回，临行之时在我庙里吃饭，我问其何故匆忙返回。其言，据闻，西宁将出兵夺我牧场，又问松潘之兵亦来了。今日我等就回去。我又问之：若西宁大军抢夺了尔的牧场，你们怎么办？其言：真若如此，我等就去藏地。如果牧场未被掳夺，我等回到牧场后，仍去西宁，哄骗各臣领取银两后，才能安心行事。此皆蒙古人亲口所言，尔等记住转告副将。等语。又缮唐古特书一封交给小人带来。小人又问达纳有无兵马，其言，达纳兵马亦返回矣。小人我等返回时，途经白石崖探得，白石崖之兵亦已返回。等情。故此禀报。等因。二番子带回之唐古特文书，经粗译看得，八月二十四日，额尔德尼台吉、车臣台吉二人领兵二百前来，并未骚扰寺庙，只将戴青和硕齐放置庙内之物及喂养之骆驼全部带走矣，我等所藏数头骆驼亦搜出一并带走矣。二十九日，吴巴西诺颜亲率五台吉及一千兵马来至寺庙，将王戴青和硕齐柜内所有缎绸财物全部掳去，其兵马皆于九月初六日起程返回。九月初二日，我席勒图喇嘛率十余喇嘛前往罗卜藏丹津所，尚未返回，俟其返归另行禀报。再据数名被俘者逃回告曰：察罕拉布坦诺颜、卫征寨桑、波罗特三人率领波尔迪部人，连同戴青和硕齐儿媳，于罗卜藏丹津两路兵马前来捉拿时全部逃出。戴琫寨桑降顺罗卜藏丹津矣，戴青和硕齐之婿阿拉布坦台吉亦已逃出，公额尔克戴青逃往冲克尔地方。等情。故问通事冲克尔在何处，其言位于松潘、洮州附近。署理河州副将事务之游击岳朝龙亦如是呈报。为此谨密折奏闻。照此奏疏俱咨会贝子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643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八旗闲散幼丁生计艰难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内阁侍读学士臣布展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臣窃惟，八旗满洲生齿殷繁，或有佐领，闲散幼丁年至二、三十岁，而未得披甲、柏唐阿者甚众。若佐领下额定披甲、柏唐阿不再增加，该等之人不得粮米，似难维持生计。臣之愚意，若准

直隶等近省副将、游击以下，把总以上满洲官弁，与汉人一并择选补缺，则满官得有升迁之途，必争相进取；若护军、领催等渐次升为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则护军、披甲之缺空出，闲散之人又可得食钱粮，于地方防守似有裨益。皇上施以奇恩，旗人各得生路，则不至贫困也。奴才乃至贱之人，蒙圣主高厚之恩，不能仰报万一，今圣主既命各进草芥之言，何敢不陈拙见，如似可行，伏乞皇上明断。为此谨奏。

644 内务府奏请和硕格格下嫁蒙古遣员办理诸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据遣往下嫁土默特多罗达尔汉贝勒额驸阿喇布坦之和硕格格处之副管领库齐图来禀：格格、额驸有言：本月二十日前往蒙古地方，马畜、车辆、廪饩等物俱已备妥带来，而主子怜悯，又赏银一千两，故请停沿途所给廪饩等物。等语。查得，由大内娉送之格格，初次前往蒙古草原，路上食用之羊、米、饽饽、果子、菜等项，视地方远近，按日给发，所烧木柴，口子之间交付工部预备。办理陪送各项及诸事，派副总管一员。陪送之五户人，各赏银二十两。由兵部各领车一辆赏给。陪送格格之十二匹骆驼驮运蒙古包等物，余下物品及姑娘等之帐房、皮箱等物。视敷用，由兵部领取车辆往送。今和硕格格、额驸阿喇布坦前往蒙古草原，马畜、车辆、廪饩俱已备妥带来，而主子又赏银一千两，既请停给廪饩等物，除沿途所食羊、米、饽饽、果子、菜、烧柴、拉物项之车辆俱停止给发外，惟拟赏陪送之五户人银各二十两，由兵部各领赏车辆一。办理陪送物品及各项事务，仍交付原派副管领库齐图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依议。余仍照例施恩。

645 和硕恒亲王允琪等奏议理王弘晳移居诸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谕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理王弘晳搬家时，除一切预备之处照例预备外，伊同辈弟兄如何往送之处，尔等会同原议弘晳事之恒王等人，务隆重会议具奏。若有施恩处，朕另降旨。钦此。钦遵。臣等议覆，理王本月二十日搬家，搬家前一日，王、福晋请圣安，次日二十日卯时起行，起程前往时，设多罗郡王仪仗，王同辈弟兄内有级之阿哥尽皆往送。遣闲散大臣一员、侍卫十名、内务府总管一员、家臣十员送之。福晋前，由管领妻四人、果子正女人六、果子女人十人跟送。引路、随行时派护军参领一员、算护军校府护军二十人。此送行之阿哥、大臣、侍卫、官员俱穿锦袍、补缎褂。再派内委饭上头目一员、饭上人四名、委茶上头目一员、茶上人四名、总管二员，于前一日前往，备饭桌三十、饽饽桌十。照例派出府属之年高且从小结发之夫妻一对，于王之前，先往新家候之，王到出迎，以善言祝祷。所备饭桌、饽饽桌上之克食，供王、福晋食用之。食毕谢恩后，往送之阿哥、大臣、侍卫、官员返回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办理旗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

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646 总管马尔浑奏报愿将任上余银捐纳皇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总管马尔浑谨奏。

马尔浑我乃管领内甚为末等之奴才，累世蒙圣主重恩，然并未效力，而又施隆恩，将奴才派往福建盐差笔帖式份上。于任上一年四季应得笔帖式份上银一万八千两，差上来去住一年余共用盘缠银四千九百七十二两余，给衙门人一年公事银三百七十一两。再，奴才祖父佛保年迈有疾，奴才给祖父陆续寄银三千两。此外，修缮我祖母坟场、房子以及还债用银五千六百五十四两余。此皆仰赖主子鸿恩，奴才方得修缮祖母坟场、还债。奴才之产业仍敷用，能于主子差使上效犬马之劳，现余银四千零三两，奴才情愿捐给主子。为此谨奏。

朱批：交库五千两银。

647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报禁止盐商奢靡亏欠盐课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托尔海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托尔海本一介至愚之人，今见直隶巡抚疏称，盐商亏欠盐课甚巨。此类商人挥霍无度，所有衣食服用，乃至听差皆求奢华，以致蚀本欠课。祈请嗣后盐商若奢侈过度则停给盐引，不予再用，各地商人畏知节俭，则盐课不致亏欠。商人过度挥霍，衣食服用差役恣意奢靡之处亦应禁止。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648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报复设印房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正红旗护军统领臣乌里布谨奏。

先年都统印房俱有笔帖式办事。自三十九年笔帖式雅尔善条陈裁撤印房笔帖式以来，印房因无办事之人，皆令散秩官员、骁骑校、小领催办事，故事仍有贻误之处。以臣之愚意，旗务甚为重要，有笔帖式似更有利。如若允准，祈请交付吏部各旗仍照先前拨给笔帖式，由甲喇章京当月，率领笔帖式办事，所有奏折当月甲喇章京之名亦署于臣名之后，则嗣后旗务不致贻误也。臣之愚见当否，伏乞圣主明鉴施行。为此谨奏。

649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报官兵盔甲区分不明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臣多赛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本一介兵卒，圣祖仁皇帝以臣兵征负伤升为前锋校，又以臣祖父原尚书穆阿图率丁投顺太祖皇帝，编管富珠里佐领，命臣补臣兄穆舒佐领之缺，又委以马兵参领。去年十二月，圣主将臣殊擢为正蓝汉军旗副都统。臣世承圣主重恩，不能仰报万一，唯效力犬马，至死报效耳。今圣

主谕臣等武职，虽草芥之言，亦著陈奏。钦此钦遵。臣点滴所见，焉敢不陈。自皇帝临御天下，仁爱官兵犹如赤子，虽士卒小民慈怀备至。窃惟，官兵乃为国本，盔甲重在扬威。军机所用，各军官兵不可不加区别。臣见章京盔甲缨系獭尾所制，立可辨认，唯护军校、护军等之盔甲皆为铁顶红缨，骁骑校、披甲等盔皆为黑缨，各队服以甲胄，可辨出披甲，然披甲会聚，则官兵不分。若护军校为黑缨，骁骑校为红缨，官兵即可一目了然。臣出身行伍，生性粗陋，谨陈管见，惶悚具奏。伏乞圣鉴。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臣多赛。

65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奉天等地杂税宜买粮改充俸饷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署理陕西道事务监察御史臣赫德布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明鉴事。

七月十七日，臣具折条陈，圣主召臣入养心殿面降慈旨，又赏给貂皮。臣荷蒙高厚之恩，何以不知？略有管见焉敢隐瞒不奏？臣原任盛京户部员外郎，职掌钱粮事务。查奉天一年应征杂税四千两，开原等十三城，由城守尉、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征收送交盛京户部之杂税银二千四百十六两。再奉天、开原等地典税银七百八十二两。此诸项银两经前任将军安珠瑚奏请皆入库贮存，值逢丰年动用买粮充仓以备。等情咨行在案。今因年久，倘仍出银买粮备贮，则徒有虚名，而无实益也。祈请嗣后此项应征共计七千一百九十八两税银入库后，不再用于买粮，每年拨给官兵，以为俸银钱粮。如此则每年可由京城户部少支七千一百九十八两银，既节省租钱，且当年之税当年即清，亦无克扣亏空之弊。为此不胜惶悚，冒昧陈奏，伏乞圣主明鉴施行。

朱批：著该部即议具奏。

6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署印事。

切据镶白满洲旗都统、参赞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来文内称：九月十八日，上命遣我前往察哈尔。署理印务之臣，请尔部选派具奏。等情。查署理都统印务，俱将该蒙古旗都统、满洲蒙古旗副都统、汉军旗之满洲都统、副都统开列具奏署任。既然如此，将宜应署理印务之臣职名开列具奏。为署印署事，伏乞皇上指定二人。为此谨奏，请旨。

满洲旗副都统达色、蒙古旗副都统吴光、副都统巴拜。

具奏者：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

朱批：著拉锡署理。

65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谕嘉勉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谢恩事。

九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事务之侍读学士田文镜到署，向臣传谕：尔到任以来干得好，嗣后即照此行，切勿改辙。钦此。臣伏聆圣旨，当即叩恩。窃臣荷恩深重，自到任后，牢记圣主旨训

孜孜以求，深恐万一错误，有负主恩。皇上屡次批降殊旨，臣何能承受？嗣后唯愈加勤勉竭力报效也。再田文镜与臣私交甚好是实。唯蒙皇上垂问，臣不敢因系好友而加掩饰，欺蒙皇上，故将臣平素所察一二备陈在上。兹田文镜到晋，感戴主恩，矢志与臣一道洁身效力。由此可见皇上所批，此人黾勉效力亦未可料之旨甚是。臣将与其同心奋勉，日久天长，其品性真情必难隐瞒，适时臣熟知其人，再具奏闻。再高成龄既奉命引见，拟于十二月封印后驰送前去。谨此一并奏闻。

朱批：田文镜大概颇不及高成龄，尔观察据实奏来。连肖先事定后再颁旨。

65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简放粮驿道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要职需人事。

切照山西粮驿道严方以亏空库银为臣纠参，此一职总揽通省驿传事务，关系甚为重要，祈请圣主殊恩简放，即遣到任。（**朱批**：已降旨了。）再原临汾县知县龚茂衍曾因亏空钱粮被参革，去官后全完欠银，照例开复。据观其人颇可，倘即用此人，亏空钱粮者知完银即可复用，则各思完纳。故为树榜样，将其题补通判之缺。现亏空参革之人果能完赔，臣亦题补相当员缺，以劝众人。如此则亏欠钱粮者自会争相完欠。为此谨奏。

朱批：是，知道了。

65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拟将未完欠银之官员革职治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前折奏开：德音等保奏于十个月内偿完之十七万两银两，时至逾限仅还四万余两，尚有十三万两未完。故此一面严追，一面奏闻。这些人若不速完，一旦臣奏请之二十人到晋，得有署任之人，即照部之原奏，将其革职拿办，未完银两，则令其分别偿还。等情。具奏。此奏之后，清源等二十州县又完八万余两外，代州等州县官员共有欠银四万七千余两，欠米一千二百余石，欠谷一万六千六百余石未完，故臣缮本具奏议拟照部原奏，将未完银谷之州县官员革职治罪。未完银米谷，由德音、森图、苏瞻及未完欠官员，具保官员分别赔还。此事完结后，即办理限令二年内完欠之二十万两银两一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善。是。

65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现任之员以便清查亏欠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山西痼弊积久，祈请调任以清本源事。

切臣荷蒙圣恩到晋五个月，日夜黾勉筹划省务。伏思首要者莫过于足民食，补亏欠。兹仰赖圣主洪福，秋粮普遍得收，（**朱批**：实乃尔之贤良所致，唯勉之。）民生自然宽裕，故照皇上训示施行社仓之策及鼓励富殷捐粮皆为良机。（**朱批**：不必着急，顺其自然办理。）臣除竭力办理，应

奏之时另行具奏外，臣于清查亏空一案时观测到，州县官员行弊极其狡诈，手法隐蔽。夫今若查其库存之项，则有向各店铺富殷之人借取充数者，倘借不到，则擅改征收钱粮之册，改作民欠，欺蒙上司；若追其亏欠，又挪移钱粮，以新征补旧欠。如今涉事官员皆在任上，书办民人俱不敢如实相告，偶去清查之人概不易察觉。且州县众多，相距甚远，实难一一详查。（**朱批**：亦甚详矣。）臣反复寻思，唯调换其任，新任之员断不会替人受过，而书办里长亦无畏忌，（**朱批**：甚是。）如此亏欠实情方能水落石出。是以，臣拟现出之缺，酌情调用旧员，其调转后所出之缺由新来之二十员署任，彼此调换，以署任之员清查钱粮，所有亏欠必会彻底查出，其查出赔补数额虽巨，亦有完期。唯观此旧员因本身涉案，决非顾脸面自爱之人。如果将此调转实情明本具题，听候部议再办，恐其彼此私下交接，再生弊窦。（**朱批**：甚是，殊属可嘉。）是以臣本上唯写各视事务繁简调转，使其措手不及，各京指定之处交盘。这些人离开原任，背对互查，此三十余州县之各项钱粮必能彻底查明，尔后再酌情办理。（**朱批**：部不知情，必不会照办，朕另谕之。）除此之外，尚有六十余州县。臣以为若不照此一次性整治，虽如何细查，即便查清了，亦不可信。臣新派之二十员，其德才如何，虽难断言，但伊等不曾涉案，必不敢重蹈前辙，较之旧员可信。兹伊等相应各缺皆已署任完毕，臣祈请恩准，再自候选候补员内简员三十名遣来山西，听候补放，一旦出缺，则可酌量补任，不致空缺误事。（**朱批**：著拣派之。现再自四川云南拣人送去，仅先前送去之人如何敷用。不拘到后，尔用着看看，切勿因朕简派者而予包容，好生指教以用。）且俱为皇上简选之人，必能尽力供职。臣愚意若不如此办理，不但钱粮不得清理，于地方事务亦为不利，故斗胆不顾烦渎叩请以奏，（**朱批**：这才是实心为地方办事，何有烦渎之处。）伏乞圣主明鉴准行可乎？再旧欠钱粮如此清查务求明白，而新征钱粮亏欠亦不可不防。（**朱批**：此事更重要，心已想到甚是。）故臣交付布政司，现征钱粮之际，每州县须派人送去该司封条，用以加封钱粮柜，百姓所缴钱粮照例由民自行投柜，布政司遣员会同该州县官员公同监视开柜，而后将钱粮即送布政司库，（**朱批**：甚善，朕甫亦颁旨遵谕，就州县不准存储钱粮一事寻议。）如此则钱粮不致落入州县官手中，嗣后可除恣意扣留亏欠之弊也。至火耗银如何减征，州县官员盘缠如何留用，亏空之项如何垫赔之处，容臣斟酌议后，再密折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殊属可嘉。尔即照此矢志向前，既便朕有负于尔，上苍亦必知垂爱于尔。竭力勉之。

65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自栾廷芳家中挖出藏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朱批：知道了。栾廷芳物件单就近变价以补其亏空。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奏报自原任知府栾廷芳家中挖出八万两银两一折内蒙御批垂问：此银如何得知掘出的？臣原凭猜测派人去挖，但一挖即挖出一些，于是鞫问其弟及其家人，陆续挖得之。后衙役亦出首些许。兹据徐惟诺[恩]册开，共得银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两、得金三百五十余两，俱已入库。此外还有裘皮绸缎、首饰衣服、马匹等物件。故照徐唯诺[恩]报册抄录奏览。

朱批：即便如何追究，唯先将其十八万两亏空全部补完。完后尚有其报年羹尧出资十万两一事。此等物件及十八万两之外者有乎？还是总共只有这些？以前交了多少？著奏来。此事密之。

附：搜出栾廷芳金银物件单

大同府册开搜出被参知府栾廷芳银两金珠首饰衣服绸缎家伙等件清折

计开：

八月初四日，匾箱内搜出银三千四百五十两。

初五日，东厢房地内掘出银七万二千八百五十两，曹祺家首出银三千一百两。

初六日，史遴首出银二百五十两，左弼首出银一千九百五十两。

十三日，库内查出银二封重一百五十一两五钱。

十六日，曹祺又自首出银二千二百六十九两。

十七日，东边尹二屋里掘出银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七两七钱。

十八日，正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两四钱。

二十日，大同县缴到买鹰银三十两。

二十七日，西边房内掘出银二万八千七百九两五钱。

以上共银十五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一钱。

八月初九日，典铺行自首金子八十二两四钱。

十三日，库内查出金子大小三十六锭，重三百七十三两三钱。

以上共金三百五十五两七钱。

首饰一匣大小银镯六副、金耳挖二枝、金簪一枝、小珠花二枝珠二颗、银簪三十枝珠三颗、银帽寿星一个、银戒指三个、玳瑁簪一枝小珠五十一颗。

第一箱，杂色缎五十匹。

第二箱，杂色纱三十九匹，又纱十四件，零纱四块。

第三箱，杂色泽绸八十匹。

第四箱，杂色泽绸一百五十匹。

第五箱，杂色绸一百七十匹。

第六箱，锦缎二十八匹。

第七箱，杂色绸一百五十五匹。

第八箱，杂色缎蟒袍共四十一匹。

第九箱，杂色泽绸三十四匹。素绸三匹，宁绸七件，碎绸纱缎共十二件。

第十箱，葛布九匹、零葛一块、杂色绫十八匹、藤绢四匹、倭缎一块、宁绸一块、零纱二块、永春布一块、画绢二块。

第十一箱，獭皮褂一件、泽绸羊皮褂一件、獭皮短褂一件、宝石蓝羊皮袍一件、狼皮短褂一件、狼皮挞护一件、羊皮小袄二件、银鼠袖头一对、灰鼠褂一件、银鼠袍一件、青肷短褂一件、猞猁狲短褂一件、猞猁狲挞护一件、灰鼠大褂一件、灰鼠袍一件、银鼠褂一件、山羊皮褂一件、女羊皮褂一件、无面灰鼠褂一件、灰鼠羊皮两截袍一件、羊皮马褂一件、羊皮裤一条、青肷大褂一件、灰鼠大褂一件、女灰鼠袍一件。

第十二箱，貂皮一百四十六张、倭刀皮一张、羊羔皮三百零三张、无面羊皮大褂一件、无面羊皮小褂一件、无面羊皮袍一件。

第十三箱，羊羔皮二百张。

第十四箱，羊羔皮二百八十九张。

第十五箱，灰鼠皮三百四十三张、银鼠皮十七张、花金银鼠皮三块、无面银鼠皮大褂一件、无面天马皮大褂一件、无面猞猁新旧短褂二件、狐肷大褂一件、无面狐肷皮袍三件、无面灰鼠短褂一件、灰鼠皮一块、狐肷皮二块、天马皮十七块、青横狐肷皮一百八十七张。

第十六箱，无面羊皮大被一件、无面羊皮小被一件、有面羊皮被二件、无面羊皮袍二件、无面羊皮大褂二件、无面羊皮小褂一件、羊皮四十三张。

第十七箱，杂色绸七十七匹。

第十八箱，姑绒十七匹、零姑绒三块、雨毛缎三匹、猩猩毡二身、毕叽缎一匹、碎雨毛缎一卷。

第十九箱，缎袍褂共三十五件、纱葛袍褂共一百零四件。

第二十箱，绸绫袍袄共二十五件、缎锦被共六件、纱帐一顶、毡斗篷一件、杂色布三十一件。

第二十一箱，缎袜十双、缎皮靴五双、丝绵二包、绸袄一件、羊绒一匹。

第二十二箱，狐肷袍褂二件、银鼠蟒袍一件、缎纱补褂朝衣共六件、素珠四挂。

第二十三箱，寿障十五件。

第二十四箱，银杯盘碗七十五个、银壶十五把、牙箸三把。

第二十五箱，铜炉蜡台共五十一件、锡罐锡盒共十一个。

第二十六箱，书集十一套。

第二十七箱，画八副、手卷二副。

第二十八箱，铜天壶一座，铜地壶一座、杂色铜器共十五件、玉炉一个。

库内搜出，缎二十九匹、锦七十匹、纱绸三十一匹。

曹祺首出银鼠狐肷皮袍褂四件，大同县解到杂色衣服共十八件，染布行首出青布五十匹。工房首出毛毡二十三条、毡帐房二顶、零毡八十八块。

后续查出家伙等物，铜盘铜盆共十二个、锡壶锡盘共四十三个、木床桌椅共五十二张、围屏九架、坑屏二架、锦缎椅垫二十二个。

外家人张采住衣物：

第一箱，新旧杂色绸缎大小皮袍褂共十六件。

第二箱，新旧各色绸缎大小皮袍褂共十五件。

第三箱，新旧绸缎袄裤共三十四件。

第四箱，新旧杂色缎大小袍褂袄共二十九件。

第五箱，新旧杂色绸大小袍褂袄共五十二件。

第六箱，新旧杂色纱单夹大小袍褂衫共六十二件。

第七箱，杂色绸缎纱缎共四十七匹。

第八箱，银首饰等物共重四十七两，金戒指一对、银五十二两。

第九箱，铜锡器共三十六件。

槽上骡马，无病马三十七匹、无病骡三头、有病马七十四匹。

（原件系汉文）

6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调兵剿灭罗卜藏丹津有关事宜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奉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到上谕，谕总督年羹尧：览侍郎常寿奏报，亲王罗卜藏丹津用兵王

察罕丹津，已渡黄河。八月二十三日，据河州副将岳朝龙报称：王察罕丹津遣员来告曰：抵御罗卜藏丹津一次未成，倘再不能抵，我拟入边等语。今罗卜藏丹津之事已甚明了，即倡乱矣。若欺凌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乃欲逞强而行，此事现断不可耽延迟缓。罗卜藏丹津已向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互相约定、议事之处甚明，或欲与策妄阿喇布坦会合兴乱，或欲取西藏之处，甚实。用兵之事应予为详筹而行。故西宁、松潘、甘州等地兵丁严加整饬，务须牢靠、断不可轻忽之处，尔竭力筹度后，其大军出边声讨罗卜藏丹津之处，宜尽力筹划而行。罗卜藏丹津自夏季以来，即争战不休，此其人疲马畜消瘦之时，而边界外其游牧地不远，又值我大军马畜喂肥之时，现若不出击，久之伊蓄养气力，我等迟延则事所关甚大。尔其尽心筹划，务克奏肤功，著照先行商议咨行之处，一面施行，一面具奏。为此特谕。钦此钦遵。查得，罗卜藏丹津此等不守分狂妄胡行，理应以军威惩之。目今西宁、松潘既有大军预备，则剿灭罗卜藏丹津，此其时也。故臣派出官兵，拨给骑用、驮用之马畜。其米谷钱粮、军械，俱已预先预备。惟两路大军进军时，率两省兵丁进军大臣，互不相管，难于调动，而军机之事，进止之决断，顷刻间即应裁断，若相隔数千里办理，断然不成。故臣拟亲赴西宁，相机行事。今奉九月十五日戌时到上谕：已谕总督年羹尧。据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不敌罗卜藏丹津，已投河州边口等语，故将谕察罕丹津敕书，咨侍郎常寿，先送察罕丹津，暂将其抚慰安插可也。续遣少卿花鄂，前往照看察罕丹津及其属下人等。尔作速亲往西宁，将如何剿灭罗卜藏丹津之处，尽行筹度，应调兵丁调遣之，一面酌量行事，一面奏闻。尔抵西宁后，务妥善命其归附，若能带来京城，更佳，一应物项即行拨给，调到京城。若相隔窵远，赶办军务，定迟延贻误时机。观之，察罕丹津之力，似未穷竭。若稍储备，我等再辅之，仍有恢复之势，既欲率伊父子现成所得之蒙古兵前行效力，我等大军进兵之时，若带上察罕丹津，派伊之人招抚其它台吉，并为我导引，于事似有裨益，至应否带往，有无益处之处，尔定之。为此特谕。钦此钦遵。故臣即轻装，于本月二十日由西安启程。已遣官兵。办理米谷钱粮之处，业经一一明白开列奏闻。

一项：率兵前往，四川之兵由提督岳钟琪率之，西宁之兵由总兵官黄喜林率之可也。此间若有调动之处，臣亲自各量才交办。若总兵官黄喜林带兵出边，暂由前锋统领苏丹署理总兵官事务。再，遣往军前之游击以下之官员名衔，拟缮档报部。（**朱批**：好。）

一项：派出之兵丁数目：陕西：臣所属之营马兵、火器营鸟枪兵，共一千三百名。固原提督下属营马步兵一千名，西宁总兵官下属营马步兵二千五百名，土司杨汝松之兵二千名。四川：提督下属营、松潘总兵官下属营之兵共派二千名，倘有多用兵丁之处，仍咨文提督岳钟琪，就近酌量派遣松潘土司之兵可也。惟兵行之时，依仗兵力。臣所驻甚远，此兵丁数目，不可揣定。（**朱批**：是。）

一项：应预防贼躲避、脱逃。罗卜藏丹津虽于口外妄行，倘闻大军往征、躲避、脱逃之处亦不可料，故臣派甘州提督下属营兵丁八百名、永昌营兵丁二百名，带永昌副将刘绍仲，命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率其属下兵丁，（**朱批**：从前已另降旨。）出边都口，带路迎接可也。再，恐贼又来西藏倡乱，为示军威，业经行文驻查木多总兵官周瑛。（**朱批**：甚佳。）

一项：行军、进讨时，有军械、所食干粮，故驮物之马畜甚要。臣等业经拨给臣属下营兵丁，亦即拨给西安。固原提督属下营兵丁，业经由伊乡营及属下营、附近宁夏营马匹内拨给。西宁兵丁，就近拨给。惟拨给甘州提督属下营兵丁时，不敷用，故由从前大将军十四贝子所留之五百三十匹马内，除臣帮助新建之塘台及给郎中佟治骑用之总共一百六十二匹马外，（**朱批**：为何给

佟治如此多马匹骑用?)所余马匹俱给发甘州提督下属营兵丁,作驮运马匹。再,提督岳钟琪适才从军中返回,兵丁所用马匹亦瘦弱不可用,臣咨文副都统法喀,由八旗官马选给可也。仍动用库钱粮米买,补足原数。(**朱批**:甚佳。)

一项:从前钦命截留送来户部之二十万两银,臣动用令预备西宁之米谷、草料。再,目今出兵用银皆系此项钱粮,倘不敷用,西安布政使之库银甚多,臣酌量动用,事竣之时,再销算。若四川省,仍交付巡抚蔡珽办理可也。事竣后再销算。(**朱批**:好。)

一项:查得,定例内载,官兵行军,沿途给发空草。倘抵西宁,不出塘口边寨,兵丁每人每日给发口粮八合三勺。马匹不可不喂料,骑用、驮物马匹,每匹每日给料四升、草二捆。官兵之盐菜银,口内不给,由出口之日核算给发。

一项:自四川、陕西两省用兵以来,兵丁每次行军,俱借库银治备,业经沿习成例。故臣动用库银,借给营中官员每人各二百两,守备每人各一百两,千总、把总等各五十两,马兵各八两,步兵各五两,年满千总亦照现任千总各五十两。此所借银与前几年相比虽少,然此次行军敷用。再,四川官兵所借银两,因臣相距甚远,数不可定。此两处官兵所借之银,俱俟返回后,由伊等应领俸禄、钱粮内按季扣还。(**朱批**:知道了。)

一项:采买军前所用米谷、豆、草及核给官兵时,倘俱用文官分散办理,事竣易于奏销,今臣于现任官员、军前效力行走之官员内拣选交付使用之处,仍缮档送部。(**朱批**:是。)

一项:各地土司,虽受主子官衔,然其所属兵丁原并不给发钱粮、米谷,调动时,倘诸项俱令自力预备,确实有难。倘如此调用,亦徒有其数,果到地方,又焉能出力?故臣先捐银五千两,交西宁总兵官黄喜林,转给土司官杨汝松,令预先准备可也。又捐银一万两,令送四川提督岳钟琪,赏与土司兵丁。此等人若出边,亦照内地官兵之例,给发口粮、盐菜银。(**朱批**:甚有理,甚是。)

以上九项,皆系臣愚意所办。此外倘有未到之事,臣再尽力详筹办理。现派出之官兵,俱系臣自力捐助,酌量赏赐,并晓以圣主简选官兵培养之恩,遍谕各勤奋效力等语。再,办理钱粮之处,臣惟开列奏请,伏乞圣主降旨该部复议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所办甚佳,毋庸议。惟兵丁数目,集中为好,因分二三处,兵力似稍单。若汇聚一处,亦难成何事,惟周详筹度而行。西安满洲兵丁为何未调?此皆朕闲问也。尔既亲在此处酌办,谅不致错。

658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不会写清文楷字密折准用汉字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臣普照谨奏:为请旨事。

臣幼时清汉文皆由臣父绰克都传授。臣生性愚昧无知,竟未学写汉字,但读书时尚有抄写之事。唯清文楷字从未学过。凡写文章随意涂抹,圈点之用法、字牙之多少实不明晰。故臣自抵西安之后,计此奏折共为三次,系臣起草,由家人恭誊具奏者。臣今远离皇上,身居外省,倘有愚见所闻须密折奏闻者,臣不会楷字,深恐铸错。伏乞嗣后凡将军衙门之奏本,臣之请安折及日常奏折仍旧使用清字外,密奏之折请准用汉字。倘蒙恩准臣之所请,则臣内心之言即可尽书,而不为家人所知道。为此谨奏,请旨。此折系臣折腾了一夜所写成者。臣不会书写楷字之处,伏

乞皇上恩宥。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字有何妨,汉字亦可以。即便如此潦草,或更乱些,朕亦不会责备。知道了。

659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驰赴西宁军营效力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臣普照谨奏:为请旨事。

臣到任以来谨记训谕,诸事皆照总督年羹尧指示而行。罗卜藏丹津乃不肖之徒,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已近末日。今其悖负世承鸿恩挑起青海叛乱,总督年羹尧为赴西宁相机料理,拟九月二十日自西安起程。伏惟,臣荷恩优渥如天地之高厚,却无分毫报效之处。兹边塞有事,正乃臣效力之时。驻防地方亦属重要,此非臣所不知也。但本年承皇上恩泽,西安等地秋粮丰稔,地方安谧无事,且署理巡抚事务之范时捷现在西安,臣足可前往。臣虽年少无知,但臣曾驻蒙古草原八载,来来往往尚能吃苦。恳祈准臣自备轻骑驰赴西宁,听从总督年羹尧之调遣。伏乞恩赐效力之途,准臣所请。再臣至西安之前,总督年羹尧曾挑选满洲汉军官兵一千余名不时操练,以备调遣,一旦需用,则由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率领前往。此支兵马正整备待命,听候总督年羹尧调遣。一俟总督年羹尧调用,可否由臣亲自带领?倘蒙允准,臣将各照总督之交付,效力疆场,赖我天威,靖扫边鄙小贼,仰报主恩于万一。且可随同总督年羹尧学习用兵之道也。倘命臣留驻西安,则心实日夜难安也。伏乞睿鉴。至西安将军印,倘皇上命臣领兵前往,则或由臣携带前去,或留于西安,由副都统伊礼布署理。此间事不甚多,亦不会有误。皇上若准臣轻骑驰赴西宁,总督年羹尧若调现备满兵,令副都统伊礼布率领前往,则印务或交副都统吴林帕署理,或皇上派人署理之处,皆遵指示而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西安乃为省城,甚为重要。尔之此奏,不顾轻重。年羹尧决非误事之人,尔凡事能照伊指示而行,即为报答朕矣。切勿另存异心。慎之,切记遵行。

660 吏部奏请题补河东运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川陕总督年羹尧题报,河东运使郭裕病故员缺应补,查河东盐务已奉旨交与总督年羹尧办理,河东运使一缺关系紧要,若照例开列补授,诚恐不得其人,有误盐政,或令总督年羹尧拣选题补,或臣部照例开列具题补授之处,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一级臣田从典、左侍郎臣巴泰、左侍郎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史贻直。

朱批:年羹尧题补可也。

661 兵部尚书逊柱奏陈武举考试以外场为要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兵部尚书臣逊柱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切臣看得,武举以外场为要,内场阅卷盖以评语选取,文武全才委实难求。每次考试,若武

技出众，而因内场文字略粗，不为录取，实为可惜。以臣愚意，嗣后凡外场考试，确属年少，弓马骑射俱优，高于常人者，于考评内宜另加一等评语，内场考试凡能完成一篇，即以符合条件录取，不可求全责备。唯外场考试甚严，若无此类之人，亦不可作弊滥取。其余考评好者，仍照常例，由文监细审评取。如此不唯武技确长者不至遗漏，且武途得收实益也。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为是。朕另有打算。

66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陈严禁兵丁挥霍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谨奏。

臣窃惟，圣主仁育兵丁犹如赤子，乃至生计喜忧之事皆轸恤施恩。本分之人蒙主隆恩，皆得生理。但亦有不肖之徒，不自量力，仍邀同伙去城外院馆任意挥霍，又寻觅公所，每月数次聚会，凑银吃喝玩乐。起初尚为协助公务，随时日流逝，则以寻乐吃喝为主也。相聚一次各出银许多。以其有限之钱粮，实不足以无度挥霍，故不但有失生活常理，且负圣主仁爱之至意。臣之愚意，此等小人恶习，不可不强行禁止。嗣后宜严饬各该管之人，不时稽察，不准再赴院馆，不得朋党聚会，以为永禁之例。如若违禁再犯，肆意奢靡，一旦察觉，必从重惩处。如此，此类恶习可除，且日后兵丁畏法安守本分，自得生活之道。臣谨将愚见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663 刑科给事中海寿奏陈区分窃犯情缘分别拟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刑科给事中臣海寿谨奏：为祈请广敷皇恩事。

窃臣乃一至贱之人，蒙圣主越格之恩，擢为给事中。自受任以来，每日抄发题本，凡罪犯情由略有可怜生疑之处，圣主皆法外施恩，使之复生。臣仰副圣主好生之意，谨陈管见。

查理藩院律定一款，凡盗马驼牛羊者，一人犯案，不分官吏平民一律绞决。二人犯案斩一人，若三人以上结伙作案，则斩为首之二人，余者以从犯论处。正法之人妻子家产牲畜抄没充公，从犯各鞭百，罚三九牲，偿还对方。等情。蒙古人向赖牲畜为生，因边外无院墙，法律从严甚是。唯款内并未区分是否获得赃物。嗣后除获赃案犯仍照法律正法，抄没家产牲畜，偿还对方外，免去妻子贬充为奴。而未得赃物之犯，免斩鞭百，罚三九牲，偿还对方，则众蒙古皆蒙圣主再生之恩。伏乞明鉴，交该部议。为此惶悚谨奏。

刑科给事中加一级臣海寿。

664 盛京兵部侍郎吴尔泰等奏请裁并盛京兵工二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盛京兵部等部侍郎奴才吴尔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圣主施恩，将奴才补为盛京兵部侍郎。奴才具折恭请训旨，奉旨：盛京地方颓败不堪目睹。据言，那里之人无所事事，唯以食祭肉、宴请饮乐为事。诚若无事，何必设那么多部及官员？盛京唯马进泰好，凡事尔可与其商量。户工二部若有重要之事，即由尔二人负责；若有应奏大事，

尔等即具名奏闻。马进泰刑部之事，尔之兵部之事，由尔等各自办理，将朕旨谕告彼处臣等，命其同心同德，竭诚任职。钦此。又奉旨：盛京各部诚若无事，有应裁撤合并者著马进泰尔等二人商议即奏，此事尔须谨记在心。钦此钦遵。奴才抵达盛京，将圣旨宣喻各官。奴才吴尔泰、马进泰二人经商议，除遵明旨管理户工二部要事，署名奏事，竭心效力，竭蹶驾驺治理二部事务外。又奉谕盛京各部诚若无事，有应裁撤合并者，著马进泰尔等二人商议即奏。此事尔须谨记在心。钦此钦遵。奴才窃惟，圣主洞见，所谕甚是。盛京部内确有部务少者。吴尔泰、马进泰我等二人经会商稽察得，盛京礼部事务虽少，却职掌三陵之祭典，户部则办理钱粮、田庄及支给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官兵俸饷等事，刑部有讼诉、贼盗、民案等事，此三部尚有办理之事。又查得，盛京向无兵部，经原任将军、宗室公绰克托奏请，于康熙三十年始设兵部，原将军衙门所掌驿站之事及补放笔帖式外，再无别事。至工部，设立之初竟无大项工程，难修补陵寝及塌毁之城墙、公祠寺庙等零碎工程，此外再无何事。盛京兵、工二部确系事少。以奴才等之愚见，将此二部裁撤一部，二部事务一部兼任，或裁工部由兵部兼管，或裁兵部，由工部兼任，伏乞圣主明鉴定夺。若奴才等之所请蒙准施行，则被裁部堂官员相应裁撤。郎中以下，笔帖式、外兰以上乃至差役人等，则视入部资历浅者裁汰一半，另半官员笔帖式等，因两部裁并，部务增加，合并于留部内。被裁汰之堂司官员，笔帖式外兰等则交付吏部，以相应员缺补用。为此谨奏，请旨。

盛京兵部侍郎奴才吴尔泰、盛京刑部侍郎奴才马进泰。

汉文**朱批**：关东冗员合兵工二部之奏。

66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岳洲贻误内廷煤炭案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另议具奏事。

臣等议覆，先经臣部因监督郎中岳洲贻误内廷煤炭参奏奉旨：此议甚是糊涂，若不能之时，亦将事件审明，系官员则官员，系铺户则铺户，如俱有情由，应令其公赔，如此胡乱牵扯，尔堂官亦应公赔，欲将不好声名，不晓事之名加于朕躬，朕之才弥益显著，尔等意念鄙狭不堪，愈令众人哂笑矣。益当实心办事，至煤炭与其交与内里办买，尔部官员即赴内廷，一应等处，尔大人等监看给发何如？另议具奏。钦此。钦遵。内廷煤炭贻误情由，臣等未经审明即行参奏，俱系臣等愚昧之所致。不胜惶惧。查旧红螺炭铺户王廷试，历年拖欠未完银九千八百八两六钱三分九厘六丝。旧白炭铺户郭高登并新顶郭高登铺户乔高迁，历年拖欠未完银五百七十六两九钱九分六毫，以上二项共银一万三百八十五两六钱二分九厘零。自五十三年并五十八年，经九卿二次会议题明，五厘一九带销，凡遇领钱粮，随扣五厘，并扣一九带销。又五十三年准内务府来文，内廷煤炭交与臣部备办，随派郎中刘登元，给发办买煤炭银一万五百二十二两后，因徐天爵所剩煤炭足用五十四、五等年，并未向臣部移取煤炭。彼时原任尚书赫奕，原任郎中爱珠等，并未将此项银两催令缴库。至五十六年，内务府仍向部内移取煤炭。尚书孙渣齐、郎中三泰等亦未将此项银两扣除，另派监督贵齐，又给发一年钱粮，只将此项银两遇领钱粮时，作为一九带销，除陆续带销外，尚欠银三千四百七十九两零。再查，自五十七年起至五十九年止，监督主事贵齐任内，应领煤炭银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两内，除带扣铺户五厘并新旧一九带销银六千二百一两零，实领银二万九千四百十九两零，只办买二万四千三百四十两银之煤炭交送，尚欠银五千七十九两零。又自五十九年起，至雍正元年止，监督郎中岳洲任内，应领煤炭银一万七千八百三十四两内，除带扣铺户等五厘并新旧一九带销银二千四百五十五两零，实领银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九

两，只办买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两银之煤炭交送，尚欠银一千六两零。审问贵齐、岳洲：你们身系监督，既领钱粮，为何不严行督催铺户全行交纳，以至拖欠，明系你们与铺户分肥，从实供来。据贵齐供：我任内应领钱粮，系我亲身赴库支领，当时俱交与铺户办买煤炭，未能全行催完，我有何辩处。至铺户如何拖欠之处，审问铺户便知等语。据岳洲供：我三年监督任内，不但草料腾贵，车辆也是贵的。内里秤斤又大，三项铺户俱有家口，那个不指望钱粮吃饭，我所领的钱粮俱经给发铺户，我并无侵蚀之处等语。审问铺户乔高迁、张义、刘洪业：你们带销银两，理应带还，今于历年所领钱粮内不能带销旧欠，反于实领钱粮内又拖欠许多，或系你们侵蚀，或系监督勒索之处，逐一从实供来。据乔高迁等同供：带销银两理应补办煤炭交送，但此项银两系旧铺户拖欠，又有新带销，一时不能补办是实，监督贵齐任内所领钱粮，当时俱行给发，我等并不短少，实因雨水连绵，时价腾贵，以致不能于实领银内，办买煤炭交纳是实，有何办处？岳洲任内所领钱粮，俱系岳洲亲身赴库支领，陆续给发。我等发银多少，多们即办送煤炭多少，则实领银内有无拖欠之处，查案便知等语。查岳洲于所领钱粮内，拖欠银一千六两零，以致误差，应将岳洲革职，勒限六个月，臣部照数催追缴库，限内全完准其开复，逾期不完交与刑部，照侵盗钱粮例治罪。拖欠银两，行文该旗，着落伊家产赔补，其五十三年给发监督刘登元银两，除陆续扣还余剩未完银三千四百七十九两零，原任尚书赫奕等堂司官十四员，并不将此项银两催令缴还。至五十六年，尚书孙渣齐等堂司官等十员，亦不将此项银两全行扣除，只作为一九带销，应将此三千四百七十九两钱粮，着落赫奕、孙渣齐等七员堂官赔七分，银二千四百三十五两三钱，每员应赔银三百四十七两九钱。原任郎中爱珠等十五员司官赔三分，银一千四十三两七钱，每员应赔银六十九两五钱八分，勒限一年。臣部现任官员，臣等严催缴还。如升转、离任等官，行文各原籍，并各该旗，亦照此限追还。若有身故者，着落伊等子孙家产赔还。其铺户旧欠五厘，一九带销银两，并铺户乔高迁等拖欠实领银，连带销银，共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两六钱二分九厘零。如仍然似此少扣带销库帑，一时不能完结，嗣后铺户遇领钱粮，应将此项银两作为三七带销，如不能按年带还，将乔高迁等交与刑部，亦照侵盗钱粮例治罪。拖欠银两，行文该地方官，将伊家产尽行变价赔还。贵齐身为监督，不能督催铺户全完，应将贵齐交与吏部议处。但右在恩诏以前，应毋庸议。再，查岳洲并铺户等支领本年钱粮，不能供应一年差使，至四月二十三日，并无煤炭交送。臣部已经题参，将岳洲等拖欠钱粮勒限严追，但内廷煤炭难以时刻迟误，臣部即于四月二十四日另派八品官德希寿暂动节慎库银两，令其办送，俟追扣各项银两陆续还库，嗣后内廷每年应用煤炭，内务府于年前即将数目启奏，移咨臣部，捡选贤能监督，给发银粮，督令铺户如数办买煤炭交送。臣部堂官时往查对交送煤炭数目，如此不致误差，而钱粮亦不致拖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屯田员外郎臣常赍、员外郎臣麻俊、主事臣岳康。

朱批：依议。

66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拖欠架木等案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题参事。

该臣等查得，先经臣部自康熙二十六年起至五十八年七月止题参案内，郎中马克察等四百零八人，共欠架木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二根。再原任木仓监督员外郎布尔赛等十一人，共缺少桅木二百八十三根、杉木三千一百六十六根半。主事图郎阿等三人，自张家湾未运到木仓桅

木十六根、杉木三十六根。将伊等交与各该旗，勒限一年，着落家产照数追结，如逾限不完，该旗即行题参，交与该部议处等因，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内奏准在案。虽经臣部屡次行催该旗，只有员外郎额世伦等六十二人，交回架木一万六千四十根，并应找银两扣抵架木二千二百七十四根，共完架木一万八千三百十四根。郎中法尔萨、员外郎萨哈齐修理隆兴寺架木九千七百根。先经直抚虽称，查明着落原监修官正定府知府郭治等十员名下分赔追结等语，至今尚未解到。相应行令该抚作速追解。其郎中恩格德等三百四十四人未完架木五十万八百零八根，内除放船棚等工未拆卸架木六千五百四十一根外，尚未交架木四十九万四千二百六十七根。其员外郎布尔赛等十四人所欠桅杉木植，只有布尔赛交回桅木二根，尚欠桅杉木三千四百九十九根半。伊等逾限二年有余，并未交完，殊属不合。今将郎中恩格德等再勒限三个月，臣部现任官员、臣等严催交完。如升转等官，交与各该旗，于限内严追交部。如再逾限不完，该旗题参，将伊等革职，交与刑部从重治罪。其拖欠不植，该旗即将伊等家产变价完交。如逾限该旗不行题参，臣部即行参奏，将该旗督催承追官员一并交与该部议处。此内如有实在家产尽绝者，着各该旗亦于此限内查明保奏。倘有家产该旗并不确查，徇情保奏，如被旁人首告，将该旗保奏官员一并交与该部查议。再，查自康熙五十八年起至六十一年十二月终止，员外郎卓特拔等三十三人，工完未缴架木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二根。又郎中三泰已领运价，自张家湾未运到木仓桅木二十根、杉木八十一根、架木二十七根，俱系应缴之项，今并未缴回，亦属不合，应将三泰、卓特拔等暂行停其升转，勒限六个月，臣部现任官员，臣等严催缴完。如升转等官，交与该旗，严催缴完。如限内缴完者，准其照常升转，倘逾限不完，将伊等即行革职，交与该部严加治罪。其拖欠架木，交与该旗，着落伊等家产变价完缴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营缮司郎中臣桑格、员外郎臣照海、员外郎臣王河、主事臣德尔敏。

朱批：此木之事，举国皆知。其中冤枉之人亦有，确实可恶之人亦有，该部理应分别明奏。若如此一概划一宽宥，恶人白求侥倖，若皆治罪，冤枉之人可悯。王大臣务弃私秉公谨慎核查，事方能明。

66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销修理文华殿等处用过钱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奏明请销事。

准会考府启奏内开，工部咨送康熙六十年分用过钱粮奏销一案，查得，此案开，除项下有修理文华殿配殿等工所用钱粮，系五十七年销算之项，今入于六十年分奏销，又有修理保和殿并苫盖普仁寺工程所用钱粮，系五十九年销算之项，亦入六十年分奏销，恐有重复之处，应行查明。又有修理小样王府工程内所用砖木等项料价银数不符之处，应行核减。但实在项下盖造护陵房、油饰孝东陵及孝惠章皇后丧仪用过钱粮一案，又二阿哥各项工程用过钱粮一案，又盖造京通仓廒用过钱粮一案，工部既称，于各案另行奏销，俟题销时再行查核外，查册内有五十三年经九卿会议，自四十年起至五十二年止，各商、窑、铺户拖欠带销银钱共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四十二两零，历年带销过银钱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九两零。又五十八年经九卿会议，自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各商、窑、铺户预领并遗漏未扣银钱共六万三千九两零。又五十九年题参各管工官未经销算银钱共十万一千七十八两零，各管工官销算未缴银钱共六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两零，又捐俸养石匠预借未还银二千五百二十九两零。又修理通州堤工着落富户董鄂洛名下应还未缴

银二千八两，又着落富户丛澍、万经名下应还未缴银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两。以上商、窑、铺户及各管工官、富户等等拖欠银钱，虽经九卿议定，有一九带销者、五厘带销者，有于月档扣除者，有于各管工官铭下勒限追缴者，有着落各富户名下追缴者。但所欠甚多，所还无几。其中该管之严催与不严催，本身之能完与不能完之处，臣等衙门无凭稽查，钱粮关系重大，不便久悬，伏乞交与工部，将各商、窑、铺户及各管工官，并各富户所欠钱粮作何完结之处，详加定议具题后，再行奏销等因启奏，奉旨：交与总理事务王大臣面奏。钦此。总理事务王大臣面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到部。该臣等查得，会考府奏称，文华殿配殿修理等工所用钱粮，系五十七年销算之项，又有修理保和殿并修理普仁寺工程所用钱粮，系五十九年销算之项，俱入于六十年分奏销，恐有重复等语。查文华殿配殿等工修理及保和殿修理，又修理普仁寺等三案，理应入于各该年月档，年终奏销。因遗漏未经启奏，后查处，是以补入。六十年年终奏销开除项下，并无重复。虽未重复，而遗漏之咎难辞。应将该管司官、员外郎花申、原任员外郎刘衮、升任主事梅琮等，并画题之尚书陈元龙、现任侍郎郝林、原任侍郎穆尔泰，一并交与该部查议。又修理小样王府工程内所用砖木等项，料价银数不符等语。查成造小式样王府用过钱粮，因数年未经呈递销算，是以臣部题参，催令呈递，料估销算。因舛错，多开写砖木等物价银六十七两一钱四分，令减去，着落原管官郎中查克旦照数缴库。将舛错多写之该司郎中查克旦照数缴库。将舛错多写之该司郎中法保等交与该部查议。再，原修理通州堤工富户董鄂洛应赔还银二千八两，并富户丛澍、万经应赔银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两。又五十九年题参各管工官，未销算银钱共十万一千七十八两零，并已销算未缴银钱共六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两零，虽经着落各管工官名下，勒限追缴，但所欠甚多，所还无几。又各官捐俸养石匠，预借未还银二千五百二十九两零，应作何完结之处，交与工部定议等语。查原修通州堤岸富户董鄂洛，应还银二千八两，并富户丛澍、万经应赔银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两。臣部已于今年三月内启奏，俱勒限行文各该处，令其催追完结。又原参自三十六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各工官员未完银钱，并自五十八年起至雍正元年三月止，各工官员未完银钱着令完结之处，现今另折开载。其四十八年臣部堂司官员因养热河石匠，指一年之俸所借库银，除还过官员外，未还原任郎如鄂穆棱等满官三十二员，任宗延等汉官十五员，共未完银二千五百二十两零。查伊等俱各升转，现今不在臣部，再行严交与各该旗并该地方。其现任在京者，勒限六个月，升转外任者勒限一年，着落伊等家产追完。如逾限不行完结，将各该官员，并各该管之上司，一并题参，交与该部议处。又所奏案内，经九卿会议具题，自四十年起至五十二年止，各商、窑、铺户等拖欠带销银钱一案，又自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商、窑、铺户预领并遗漏未扣银钱一案，着落完结之处，今亦另折开载，俟命下之日，仍送会考府查核，缮造黄册，奏销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屯田司员外郎臣常赉、主事臣岳康、营缮司郎中臣曹国勋、主事臣达海、虞衡司郎中臣吴炯、主事臣关纳、都水司郎中臣法保、员外郎臣阿保、主事臣殷式训。

朱批：知道了。

668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拖欠钱粮各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题参事。

臣等查得，先经臣部自康熙三十六年起至五十七年止派出工程，以清片领用过钱粮，未经销算，并已经销算，应缴钱粮未缴之郎中鄂尔吉纳、德启纳等八百十三人，共未完银钱二十三万

七千九百两零，勒限一年，交与该旗完追等因，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内奏准在案，虽经臣部屡次行催该旗，只有郎中杨为梓等三百九十九人，将七万八千六百六十七两零银钱俱各照数交完。郎中鄂尔吉纳、德启纳等四百十四人，尚未完银钱十五万九千二百五十两零。此俱系正项钱粮，而伊等逾限二年有余，并未完结，殊属不合，应将鄂尔吉纳等未经销算银钱，仍照原题，俱不准销算，并德启纳等应缴银钱，俱各照数着落伊等名下，再勒限三个月。臣部现任官员，臣等严催完缴。如升转等官，交与各该旗，于限内严催交部。如再逾限不完，该旗题参，将伊等革职，交与刑部从重治罪。该旗即将伊等家产变价完交。如逾限，该旗不行题参，臣部即行参奏，将该旗都统、承追官员，一并交与该部议处。此内如有实在家产尽绝者，着各该旗于此限内查明保奏，其拖欠钱粮着落原给清片之堂官赔补完结。如有家产该旗并不确查，徇情保奏，如被旁人首告，将该旗都统、承查官员一并交与该部查议。再，查自康熙五十八年起，至雍正元年二月止，郎中恩格德等十二人，清片领过银一千四十五两，钱二千五百七十五吊五百文，早已完工，不遵定限呈递销算完结，以致钱粮久悬，殊属不合，应将恩格德等暂行停其升转。其未经销算事件，勒限一月，臣部现任官员，臣等严催呈递，料估销算完结。若限内完结者，准其照常升转，倘逾限不完，将伊等即行革职，交与刑部严加治罪。其原领过之钱粮，俱不准销算，照数交与该旗，将伊等家产变价完交。再，查郎中海青等五十二人，销算应缴银五千六百十五两零，钱三千五百九十三吊零，俱系已经销算，应行缴库之钱粮，并不交纳，拖欠日久，殊属不合，此等人员不加惩治，嗣后钱粮竟无完期，应将海青等俱各革职，勒限两月，交与该旗，催追缴部，限内完结，仍准开复。如限内再不完交，该旗即将伊等题参，交与刑部从重治罪。将应缴银钱，该旗即将伊等家产变价完缴。如逾限该旗不行题参，臣部即行参奏，将该旗都统、承追官员一并交与该部议处。此内如有实在家产尽绝，无可变价者，该旗保奏，其拖欠钱粮亦着落原给清片之堂官赔补完结。如有家产，而该旗不行详查，徇情保奏，遇有旁人首告者，将该旗都统、承查官员亦一并交与该部查议。如此则旧欠钱粮可以完结，而现行案件亦不能清楚。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营缮司郎中臣桑格、员外郎臣王河、虞衡司郎中臣哲先、郎中臣吴炯、都水司员外郎臣揆通、主事臣殷式训、屯田司员外郎臣常赍、员外郎臣麻俊。

朱批：依议。

66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物料价值详定划一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将物料价值详定划一，以便遵行事。

查得臣部定例，或有价值浮多者，或有比时价减少者，又有物料相同而四司一库价值不等者，亦有因物料微小竟无定价者。一部之例若不划一详定，难于遵行，查臣部现行定例，先经俱系九卿议定，除现在例内价值相符者不议外，其价值不符者，逐款分晰，缮写清折，臣部仍会同九卿，逐款详议定价，恭呈御览，俟命下之日，永为定例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营缮司郎中臣桑格、员外郎臣王河、虞衡司郎中臣哲先、都水司员外郎臣揆通、员外郎臣陈履中、屯田司员外郎臣常赍、主事臣岳康。

朱批：此事萨拉纳从前奏过。萨拉纳返回后，九卿公同议定具奏。

67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署事事。

切据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来文内称：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八旗都统副都统等面奏补放官员一折时奉旨：嗣后都统内凡有过五日之差，即行该部奏请署事之人。以往成例皆由副都统署理，但副都统内有有才能之人，亦有无能之辈。钦此钦遵。我旗都统伯四格于六月初十日前往郭尔罗斯扎萨克台吉察衮旗送银米牛羊赈济蒙古饥民。署事之事，请尔部具奏。等情。既然如此，将宜应署事之臣列名具奏。伏乞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散秩大臣永寿、蒙古旗副都统花色、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副都统马起达、汉军旗满洲副都统缵达色、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蒙古旗副都统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蒙古旗都统觉罗德尔金、副都统博尔屯。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伊都立、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著尚书孙渣齐兼署。

671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拿获外逃太监之弟发往打牲乌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署理九门提督事务之护军统领衮泰、内务府总管赖保等谨奏：为请旨事。

太监佟义之弟佟新前曾出逃。本月初五日为九门提督衙门之番子范诚自新安县拿解前来，遂夹讯佟新，尔兄佟义已将尔另开买卖、隐瞒田宅之情全部供出。尔逃跑时，是拿何等之物扭断手铐的？据佟新供称：皆为已被抄没之太监佟义家中之物，此外再无别物。等语。佟新正月初七日闻伊兄佟义之信仓惶出逃，仅骑一骡而去，因无盘缠，以十二两银将骡子卖掉。近几月盘缠已尽，故往新安县打听其兄消息，为番子拿获。佟新昔日伙同其兄佟义四处敲诈勒索，殊为可恶。故佟新不可容留京城，即刻交部发往[打牲乌拉](三姓地方)赏给[牲丁]为奴。为此谨奏，请旨。

67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缉拿太监魏柱管家等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署理九门提督事务之护军统领衮泰、内务府总管李延禧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办事王大臣等查封了太监魏柱家产，交付我等。除清查完毕另行具奏外。因魏柱管家张成全居于东安县之马坊村。故即遣提督衙门官员一名、内务府官员一名前往缉拿查封家产。据伊等返回禀报：我等初三日到达张成全家，张成全不在家。据其妻曰：我主子九月初生日，我丈夫前往山陵尚未回来。等语。遂即沿村周围一带寻找，自张成全内弟之子孟贵文家觅得张成全所骑骡子二头、衣服一套。以此证物将孟贵文锁拿究问。据其供称：张成全乃我姑父。八月二十九日坐车前往山陵，九月初三日晚骑骡与家人辛力一同来到我家，扔下二头骡子，脱下衣服，改换穿上我的布衣，让其家人辛力去天津卫其四弟张成德处，其自称前往

雄县，遂步行而去。等语。故派人前往雄县、天津卫张成德家捕拿，张成全、辛力俱不在，遂将张成德锁拿带来。经鞫问张成德：尔兄张成全是藏于尔兄弟亲戚家中，或在何处，须从实供来。据供：我现有兄弟三人，二兄为张成全，三兄为太监，改名为王得勇进了宫内，现为古董房大太监。张成全未来我家，是否藏在亲戚家，我不得而知。等语。除已派出番子四处缉拿张成全外。太监王得勇即为重犯魏柱管家之胞弟，现于大内行走，如何处置之处，祈请皇上训示。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将王得勇亦拿下，鞫问何缘改姓入宫，其兄逃往何处亦著审问。张成全拿获归案时再奏。

673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永寿奏报扣朋银采买补足缺额骆驼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正黄满洲旗散秩大臣副都统奴才永寿谨奏：为奏请准行事。

窃臣之祖父仰荷圣恩皆位至首辅。臣自幼即补为佐领，一等侍卫。后再蒙殊恩，委以散秩大臣、副都统。臣荷泽养育，顶戴高厚，虽属年幼，但恩授委以大任，耳目所见，焉敢不奏。臣伏惟，各佐领拴养之官驼，因病倒毙后，若系大臣之佐领，该臣即可自行补足。而有的穷困之佐领，因禁止朋扣兵丁之钱粮，以致倒毙缺额不能补足，因怕误事，便召集佐领之人好言相求，酌量攒凑，方能采买补充。虽然公务完成，但圣主仁爱兵丁之至意尚未普被。臣恳请嗣后官驼倒毙采买补缺时，除武臣副都统，文臣部衙门堂官以上者皆自行采买补足外，其以下各职佐领补驼，以臣旗而论共有八十一个佐领拴养官马官驼，倘何月骆驼倒毙，即于当月从各佐领之朋银中扣银五钱，合计共为四十两五钱，此足以采买骆驼。如此则兵丁不致再凑钱粮，且贫穷佐领亦无何忧，而兵丁则普被厚泽也。伏乞圣主睿鉴。倘若准行，俟降旨后，臣即钦遵施行。为此谨奏。

674 亲王戴青和硕齐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身如须弥福寿山一样坚固，于绿骑保护神照耀下，光射四面八方之年少神圣之文殊师利皇上足下，卑奴亲王戴青和硕齐谨奏。前蒙仁慈于诸王中将我荣封为亲王，赐给贝子丹钟属下之奴。兹又俾我起死回生，恩纶犹如甘露降于老朽头上，此如日出中天，顿解烦忧，而不胜欢畅也。皇上如此大慈大悲，卑奴除世代祈祷祝福外，何以为报，唯仰赖圣主之威，凡事舍身效力耳。伏乞嗣后仍赐降训示为鉴。

675 刑部尚书佛格奏陈充盈常平仓及疏通水路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佛格谨奏：为裕常平仓疏通水路事。

凡各省仓廪充盈，遇有用兵之事，则无须为接济粮秣而忧，旱涝灾年亦不致哀鸿遍野。粮银皆系国家要用，而粮谷尤为重要，无粮则无民，无民则无银，故常平仓乃属重要也。兹常平仓颇为空虚，若不速加充实，遇有旱涝，则甚难办，尚不如从前易于凑集也。若大小文武官弁以下乃至兵民，凡细犯者皆以交仓粮赎罪，官员降级罚俸，论俸按粮谷时价派缴赎罪；兵民徒杖之罪皆

以平价限额赎罪，无力赎罪者则照旧治罪。再于粮食充盈价贱之地，若准酌量动用官银采买粮米，陆续补入本地粮仓，则常平仓粮可渐次增加，不久即可充实也。俟仓粮满时再停赎取。在此若能将尚书励廷仪为常平仓条陈各项兼而行之，则似更有补益。至粮谷久存皆赖仓廪。粮食虽甚干燥易于久贮，但仓廪营建若差，上面漏水，下面反潮，仓粮必致霉烂。务必上铺坚瓦，下铺木板，方可久存，再将陈粮不断出陈纳新。陈粮强借于民并非好事，若于粮价昂贵时，酌量仍按平价粜出仓粮，俾粮价下降，则于民有利焉。粜粮所得储存起来继而渐次照数采买入仓，则仓粮永不霉变，于公于私皆为两利。若欲积贮粮谷，不节其流则仓不满盈。北方高粱种植颇多。却多耗于酿酒，虽然禁止酿造，但酒仍照卖，价亦不高，由此可知酿酒如常，理应将烧锅、酒肆一并严禁，俟粮丰民足之时再为开禁，则亦不迟。南方黄酒耗粮与北方高粱酿酒一样，故亦应照北方之例予以禁止。再则若地利不尽，水渠不通，亦难获丰裕。臣所经之地不多，仅就所知宝坻县而言，只要通州河决口，或北龙江决口，或仅系雨水，庄稼即时常受淹。宝坻地势虽低，但下接大海，水并非无处可流，只因无通水之渠，水被阻隔，故常积水成涝。如果疏挖通渠，引水入海，何致时常被淹。至通州河，白龙江河堤决口之处，虽有当地之人修筑，但人力不足，不过草草堵筑，一遇洪水，即又决口。宝坻地方富豪之人颇多，若官领殷实富人配以旗民之力筑堤加固，不久可成，且民可无忧，水不成患。加之宝坻土地肥沃，倘无水灾，雨水调匀，此一县麦粮所得，即可保邻近州县之用也。挖渠通水，古来为要，水道壅滞，何止宝坻县一处，必各地皆有。倘各壅塞之处皆予疏通，其获益范围更广。此实有益否，非圣主所不能鉴裁也。为此谨奏。

刑部尚书臣佛格。

67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朕躬甚安，已恢复原貌矣，为使尔高兴，特谕知之。

67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省城得雨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宁省城自八月十九、二十日得雨以来，虽不时降雨，但雨都很小。今值种麦之际，民正盼雨，各种蔬菜亦渴雨为殷。九月十九日夜遂雨，二十一日又降大雨，蔬菜顿见茂长，田塍浸透，可以种麦，百姓不胜欢悦。圣主轸念生民，向以田亩之事列入首要，故臣谨将得雨之情奏达宸聪，以慰圣怀。（**朱批**：览奏深为慰悦。）各属地方粮米收成分数，及遭旱之情俟详查后另具奏闻。再据钦差江南买米之给事中刘祖仁告称，伊奉旨，若有奏折，著与督抚之折一并具奏。钦此。兹谨将刘祖仁送来之奏折一并具奏。为此差臣林把总刘世贤，兵丁张越赍捧谨奏以闻。

臣衙门之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批于刘祖仁折内发去，尔拿去阅后酌情料理。此事是否有益，著刘祖仁回京后据实以奏。

6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由前任督抚子弟赔补两江亏空钱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旨事。

两江亏空钱粮三百二十余万，其年已久，催征徒有其名，实际完纳甚少。国帑空虚，官民遭殃，臣忧心切切，会同三巡抚缮折条陈，因见识浅陋，未得弥补亏空之良方。跪捧朱批谕旨，伏读之下，方知臣对其事不明就里。皇上至圣至明。如同天日，仁爱小民，体恤无辜新手，圣怀宽仁至极，洞鉴其中情弊，实臣所难料及也，臣唯竭尽愚忱，钦遵训旨，奋勉效力耳。窃惟，州县官员亏空钱粮，岂能皆为自行挥霍，其乃多系上司勒索所致。州县官员搜刮民脂民膏上送司道府官，司道府官以此奉送督抚，以顺应其之索求。究其根源，盖因督抚贪婪而致仓库亏空也。钱粮被暗中侵蚀无影无踪，而州县之亏空又设法逃脱审理挪为他用，每年催而不完，贪污之臣反携数十万银两茫然无事而去，而数百涉事亏欠之州县官及其妻子家口成百上千人将照例遭受严审，以致生活无着，毫无办法，国帑数百万两钱粮亦无着落。于此不追查贪赃富豪予以赔偿，催令贫穷不堪之州县官又有何益。贪赃者之钱财既然取自于两江，则应补偿两江之亏空，如此方合法理，亦可警戒后人，不敢效仿。臣闻两江之贪官无过于前任总督长鼐者。其贪婪异常，残暴至极，家业富殷，天下无人不知。其继位总督赫寿虽无恶名，却图钱财，家资亦为丰厚。伊等在任期间之所作所为，断难逃皇上明鉴。兹两江亏空钱粮，不可不分别由伊等子辈完偿。臣不敢稍有徇情，据实谨奏。伏乞饬命将伊等之子解送江南，分别偿还亏欠。(**朱批**：虽甚有道理，但若未公然抓住把柄亦为不可，务必要有一合理之理由，著缮本具奏。不但这几人，藩臬(布按)道台人等，原即名声恶劣家财富裕本应列入者亦著列入。若找理由，引诱其以往之下属书办予以查问，岂有不得之理。若未获实据，其贪污侵蚀之赃尚不明有几笔，朕即降旨强令清偿，将俾日后为督抚者为难。现若揭露其贪赃四百万两，伊亦俱认不讳，朕如何治罪，亦不致有何议论，如此做来方才为宜。)原任巡抚吴存礼虽令赔补其所欠税银，此责亦难免，仍应分偿。至原江西巡抚王企埥原本名声不好，现已赴军中。江西之亏欠钱粮伊应分摊，或交付其原籍催缴，或将其子弟家中信用之人送往江南催征之处，俟奉训示再钦遵施行。如此则无须牵连新任，亦不必摊派于民，钱粮即有着落矣。天下之人皆知贪官奸吏断无幸免，为官者无不恪守清廉，(**朱批**：朕心即为此也，甚是。)百姓益承享太平也。应否之处，伏乞圣主批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如此而为。不但朕以为很要紧，亦惩治了奸宄。剩下的不多了，尔等料理起来亦即容易了。

67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将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千总朱天禄赍送至署之臣会同三巡抚为亏空钱粮条陈一折内所奉御批，恭抄密封俱咨三巡抚矣。再臣奏为训练兵丁、整顿驿站一折内，圣主嘉奖为臣，告诫勉励贤良，惩治劣员，凡事务有渐进，若有难处，即行奏请。臣捧读批示，感泣不已。臣荷恩深重。涓滴未报，圣主又施恩重叠，逾于常外，何以为报。臣唯始终如一报效耳。再地方官场之风，督

抚司道府行往何处，该属官员即备肴馔恣意奢靡是实，圣主洞鉴所谕甚详，臣已遵旨予以严禁，倘有不知改悔，胆敢违禁者，即参劾一二，以儆效尤。（**朱批**：甚是。）故此将朱谕折子一件，御批折子三件一并封奏以闻。

朱批：凡事慢慢抽空逐一依理料理，朕并不逼迫。三年内若能整治好些，亦不迟。谢赐履、何天培、董永艾、鄂尔泰，这些人概况如何？

680 吏部奏请考试新旧荫生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监察御史鄂齐善条陈折内称，将恩诏所得荫生、监生内候文官员缺之人，协助分与部衙门，令学习行走，俟到伊等之班启用后，交付之事方不致耽延等语。荫生、监生等人内，除情愿于武职上行走呈文者外（**朱批**：世袭官员所得三品荫生之员内，有愿在武职上行走者，仍赏与伊原应得之品，降旨兵部遍谕之。）将现会书者交与吏部，分给各部衙门试验行走。再，将愿读书之人中十五岁以上者送国子监，令读书二十四个月。书学完后，候缺之间，行文吏部，够十个人奏闻，按顺序均匀分给各部，令学习行走，各按升迁之班用之可也。其中或有出类拔萃之俊秀，由该部大臣附奏，按伊品级立即用之可也等因具奏，奉旨：此事所议好。将大臣之荫生、监生内二十岁以上者分给各部，帮助学习行走可也。各省大臣、官员之荫生、监生内，倘有愿在家读书者，奏闻可也。钦此。钦遵。臣等查得，康熙五十二年恩诏所给荫生、监生二十岁以上，八旗之满洲、蒙古、汉军尚未用者，仍有一百一十九人。康熙六十一年恩诏所给荫生、监生内，外省大臣、八旗武职大臣、官员所得荫生、监生，尚未全部送部。现送到部二十岁以上文臣之荫生、监生，只六十六人，新旧荫生、监生甚多，此新旧荫生、监生，或由上遣大臣考试，拣选能写清字、能翻译者，引见具奏，分部令学习行走，或外省大臣、京城武臣、官员所得荫生、监生俱送部后，再公同考试，引见具奏分部，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一级臣田从典、左侍郎臣巴泰、左侍郎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史贻直。

朱批：内外荫生、监生等俱到部后，经考翻译、书法，再分派各部，此间各勉力学习可也。至世袭官员所得荫生，谅皆赏三品，若考试有列优等者，仍著奏闻，赐以应得原品。如此则或可止伊等为官糊涂怠惰之心，必痛自砥砺，以求上进，不但国家得有用人才，足供任使，即各部院衙门，亦不致令无知子弟、公子哥儿群侧其间，率意肆行，为众人所讥议矣。为此特谕，咸使闻知。

681 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大学士萧永藻奏谢其子补为佐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奴才萧永藻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接到家书，传谕：萧翰英补为佐领，奴才当即望阙叩恩。窃惟，奴才蒙恩遣往陵寝，正虞不能仰答之际，又蒙殊恩，将奴才之子补为佐领，奴才虽值风烛残年，亦将竭能报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陵寝之地多赖于尔，初设之制颇多，甚为重要，当竭能黾勉，勿负信用。

682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满官亦应专司理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谨奏：为条陈事。

切查，各部衙门汉司官员皆有专职，遇有升转，补缺之人尚准给司，若调转他司，则须奏准，方可调转。满司官员则无专职，此司行走数日，又调彼司。唯部衙门之事关系甚重，务必详查方得头绪。于此司正在办事，倏忽又调他司，先办之事尚未明了，新事又是一无所知，致事多有耽误。伏乞嗣后各部衙门之满司官员亦如汉司官员之例，专司理事。如此，不但事之原委本末可以明悉，凡事亦不致有误也。为此谨奏。

683 副都统佛伦奏陈复设宫庭门禁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谨奏：为遵旨事。

蒙圣主之恩，命臣由三等侍卫委署护军参领，旋继挨次擢用为前锋侍卫、护军参领、前锋参领、副都统，又命署理护军统领事务。臣身负御守之责，深知宫禁甚为重要，不可不慎。紫禁城各门向有门笔帖式。笔帖式乃御用之官，俟年满陆续升任。宫庭门禁，乃笔帖式等专司之事，其焉敢不慎。前因原任笔帖式雅尔善陈奏，笔帖式尽被裁撤，自此，各门唯从护军内挑选会文字者，掌管查记档册，稽察出入之事，此亦出于无奈。况各边关隘口尚用笔帖式，而宫庭门禁反而裁撤。以臣之愚见，宫庭门禁关系甚为重要，请仍照原定之例，复用笔帖式。此宜交付该部，于上三旗考试，从中挑选人可，文字好者任用。如此，方副慎守宫禁之道也。臣管见愚浅，谨具奏闻，伏乞圣主裁夺。

684 副都统佛伦奏陈遣官稽察民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钦惟，天下州县官员品级虽微，却系关民生。民者，国之本也。民之安否，皆关系国家。州县官员贤则庶民可生，赋税少误，若遇赃官，则民不卿生，赋税亦多不能完。庶民之患，不仅在于官员之邪恶，还有地方乡宦、富豪恶棍之暴虐。其强买民人田宅、欺行霸市，甚至强占民女，并勾结书办、衙役、官府之人，欺骗地方百姓，巧立名目，肆意摊派，或私闯他宅，敲诈勒索。地方乡勇亦仰仗其威虐待百姓。一介良民，何能忍受如此众多豺狼压迫。一旦遇恶官，民不聊生，贫困至极，盖此缘故。倘上告官署，力所不堪，即便勉强到达亦无路通报，反致财尽危及身命者，俱有人在。此等之弊非贤官所能根除；若遇昏愚庸懦之辈，地方歹徒则勾结官府衙役人等，姿意而为；若遇贪暴之官，反膀上添翅，借公事之便，巧取豪夺。可怜地方良民有冤无处伸，此皆地方督抚等臣不察所属之良莠，道府之员不察各属州县恶棍衙役，不知民情所致也。此弊不除，民实难生存。以臣之愚见，既然督抚等臣事繁无暇，可从其下属道府等官内，选派贤者，一年巡察一次。倘有害民之辈，则报该督抚参奏，若遇有治民良才，亦报督抚奏闻。所查各处村庄，皆张出告示，宣谕凡有劣官乡宦、土豪恶棍、衙门歹人及害民之地方乡勇，皆来诉告。否则小民无从知晓，不

敢诉讼。此外，祈请圣主选派钦差臣等分赴各省巡察，巡察之臣所到之处，皆应挨村张贴告示，宣谕圣主爱抚众生之至意。倘督抚包庇劣官，隐情不举，一旦察出，将督抚等地方官员一并指名参劾。各官到达州县，须体察民生安否，若仍有虐待百姓之暴戾者，一旦被查出，握有实据，则将道府等官一并指名参劾。至往察臣员，住府州县办事之日内，民人若有冤情来告，何种案情应当接受，接受之事如何审理，再各省府州县多寡不一，查明后，一年巡察几省，一省宜派多少臣员等处，俱由该处议奏。如此则于民生有益焉。臣愚昧无知，仅就所见陈奏，伏乞圣主裁断。

685 贝勒延信奏报择地安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九月十四日奉谕，谕贝勒延信：朕思惟，兹奏罗卜藏丹津恣行倡乱，又兵征察罕丹津，察罕丹津无力抵抗。罗卜藏丹津若打败察罕丹津，倚仗其势又欲犯我边寨捉拿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未可料。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所居之马蹄寺离边太近，应将伊等内移，于离边稍远之处妥为安置，确保安全为宜。边塞之地务须备兵固守。自谕总督年羹尧后，罗卜藏丹津反叛之举已甚明显，兹俱交付将剿灭罗卜藏丹津备兵之事悉心筹划以行，切勿迟缓，而致罗卜藏丹津得有喘息之机。大军出剿，切不可携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同往，将伊等守护于安全之地乃至为重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即便呈请与我军一同出征复仇，亦不可携其同往。尔唯告之，皇上有旨，罗卜藏丹津造化已尽，方如此肇乱耳，我遣发大军剿灭罗卜藏丹津，保全尔等顾实汗子孙，乃轻而易举之事。我等岂有坐视尔等青海人尽被罗卜藏丹诛灭之理。毋携尔同往，此乃奉旨者也。等语，予以劝阻。特谕。钦此，钦遵。进兵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如若上书呈请，臣即遵旨劝阻外，又牌令甘、凉、肃三处提镇，于各辖属之边口守御官兵须严加管饬，重要关隘酌量添兵把守，严加盘查过往行人，边外远处须设哨卡，派出贤能通事密侦探信，旦有消息，立即呈报前来。等情。为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等人迁移他处，臣即咨令郎中通智驰速前来。次日通智到营，臣谓之曰：兹奉旨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移地安置，尔回去详问熟谙地方之人，妥议迁移。等语交付遣回。二十一日，接据通智呈称，我于十六日返回后，当即召集熟谙地方之通事详细询问，伊等俱称，甘州以北正义口外昆都伦地方水草好，东山寺边外之阿拉克沃拉地方地域辽阔，草好，冬季食雪，牲畜肥壮，可以暂住。等语。故召集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等谓曰：兹圣主为尔等筹谋周详，特降温纶，命将尔等移地安置。据通事所言：昆都伦、阿拉克沃拉二处过冬颇好。等语，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遂言，迁徙对我等乃系大事。闻扎尔固齐所言甚善，我等回去问明去过该处之人后再禀告扎尔固齐。等语，尔后离去。此后通智我曾派领催通事传言：此乃奉命之事，尔等移地安置之情尚需奏闻，请速定夺，等语催促之。九月二十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率其台吉寨桑前来跪报曰：我等因兄弟相残，身无栖所，来投圣主，被安置于边内，普沛厚恩。兹又恐我等再遭兵戎特命迁徙，诚如父爱子民。我等亲领附近现有之三千八百余口前往阿拉克沃拉居住，我等自西吉木移来被安置于明海子之八百余口，及自桃赖迁来安置于夜马湾之一千二百余口迁往昆都伦居住。此二处地方外移不远，亦可护援。本月二十一日，我等即率属下迁移。等语。并呈送蒙文奏疏二件。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书经粗译内书：神圣之皇上足下，卑郡

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叩奏：反叛之王罗卜藏丹津及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因我心向朝廷而称兵征伐，使我一无所有。皇上明鉴为安抚于我，钦派扎尔固齐通智前来，将我等安置于好牧场，俾我等饥馑不堪之人普被恩泽，含哺鼓腹。兹钦遵上谕，我等率领属下移住阿拉克山之昆都伦等地，于靠近甘州城之地方择一好牧场住下，则更安稳可靠也。等语。阅公噶尔旦达锡之书内称：神圣之皇上足下，达里勒公噶尔旦戴青谨奏。以倒行逆施之王罗卜藏丹津、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为首之青海人一同兵征我子台吉阿旺拉布坦、达西巴尔珠尔后，又以我心向朝廷而前来伐我，使我一无所有。皇上明鉴，为安抚于我，钦派扎尔固齐通智前来，将我等安置于好牧场，俾我等饥馑不堪之人普被恩泽，含哺鼓腹。兹钦遵上谕。我等率领属下移往阿拉克山昆都伦等处于甘州城附近择一好牧场住下，则永为安稳也。我等之一切皆视圣主交付为鉴。等情。为此谨将谕旨及所呈二封蒙文奏疏一并密奏以闻。上命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移地安置之事俱咨会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侍郎常寿矣。为此谨奏。

附：雍正帝谕贝勒延信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内移另行安置

谕贝勒延信：朕思惟，兹奏罗卜藏丹津恣行倡乱，又兵征察罕丹津，察罕丹津无力抵抗。罗卜藏丹津若打败察罕丹津，倚仗其势又欲犯我边塞捉拿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未可料。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噶尔旦达锡等所居之马蹄寺离边太近，应将伊等内移，于离边稍远之处妥为安置，确保安全为宜。边塞之地务须备兵固守。自谕总督年羹尧后，罗卜藏丹津反叛之举已甚明显。兹俱交付将剿灭罗卜藏丹津备兵之事悉心筹划以行，切勿迟缓，而致罗卜藏丹津得有喘息之机。大军出剿时，切不可携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同往，将伊等守护于安全之地乃至为重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即便呈请与我军一同出征复仇，亦不可携其同往。尔唯告之，皇上有旨，罗卜藏丹津造化已尽，方如此肇乱耳。我遣发大军剿灭罗卜藏丹津，保全尔等顾实汗子孙，乃轻而易举之事，我等岂有坐视尔等青海人尽被罗卜藏丹津诛灭之理。毋携尔同往，此乃奉旨者也。等语予以劝阻。特谕。

686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请征讨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请旨事。

臣叠荷圣恩，晋封为贝勒。隆恩深重，虽此世万世亦难酬答，唯日夜企盼良机得以效力，以仰报圣恩于万一。现罗卜藏丹津穷途末路，惶惶不可终日，故铤而走险。圣主悉心筹划，遣兵讨伐。伏乞饬派微臣前往征讨。为此谨密奏，请旨。

68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红满洲旗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署理旗务事。

切照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来文内开：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奉谕：嗣后无论都统抑或护军

统领，凡派差过五日者，即具奏署理其事。钦此钦遵。我旗参赞大臣都统图斯海派往运米，旗务由副都统满丕办理。为此请尔部将署事之事代之转奏。等情。既然如此，将应署理旗务之臣名职开列具奏。伏乞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散秩大臣永寿、蒙古旗副都统花色、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副都统马起达、汉军旗满洲副都统缵达色、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蒙古旗副都统傅尔丹、汉军旗都统护军统领济当阿、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蒙古旗都统觉罗德尔金、副都统博尔屯。

具奏者：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右侍郎仍兼管提塘事务臣牛钮。

朱批：著公德普办理。

688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珅奏报挑选护军领催等补任边塞之职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臣和珅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伏思，自皇帝丕承大统，精心治理，凡大小官员，简拔任用，鸿恩厚泽，遍施天下。为官兵百姓，宵旰忧勤，无所不至。又恐有不尽，叠降明旨，命臣等武职各具陈奏。诚不弃近言之德政，旷古鲜也。臣窃惟，八旗满洲每佐领前锋、护军、领催足有三千人，其中虽有能干之人补为护军校、骁骑校，然因人多缺少，即便骁勇之人，亦暂且不能得以任用，诚不副皇帝爱惜人材之至意。以臣之愚意，于八旗满洲前锋、护军、领催内挑选有才或人可者，视各边隘地方千总、把总之缺，与汉人一并补放，管理绿旗，教以法纪，令守边界，则不唯爱惜满洲人材，于边塞亦有益也。臣身为武职，愚昧无知，谨遵圣旨敬陈管见。不胜惶悚谨奏，伏乞皇帝明鉴。

68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下旗佐领抬为上旗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办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镶蓝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阿布兰等奏咨内开：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原赞礼郎常寿所奏折子传出后，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奉谕：常寿乃派往兵站之人，其不赴差任，逃回来，该臣等参奏时，朕拟以法办。后因侍郎吴尔泰借入请训旨之便奏陈常寿之情，朕方知晓。常寿情属可悯。著将常寿一族抬为上旗，将常寿交付庄亲王，委以包衣员外郎，朕另有用处。此人停止遣往驿站，其缺由革去监察御史之富宁补任遣往，富宁所欠盐课，由其妻子交还。钦此。据该旗查常寿佐领奏称：常寿乃佐领额尔奇所管之勋旧佐领之人，佐领额尔奇系常寿近族叔父。常寿一族之文武官员十三人，前锋、护军、领催、披甲、闲散八十一人，其一族共计九十四人。除常寿本族外，其余另姓在京城之官兵二十八人，驻省城之兵三十二人。该佐领初为常寿、额尔奇之曾祖和索里自雅尔虎地方率满洲来投顺太祖皇帝，而编成的佐领，以为勋旧佐领。额尔奇佐领另姓之人，皆为随同和索里一同来投者，并非别处归并之人。圣主洞悉常寿冤屈，明降谕旨，甚为详备。常寿既然无罪，其勋旧佐领之人则不必分开。若蒙允准，请将额尔奇、常寿整个佐领抬为正黄满洲

旗。等情奏入。奉旨:著该旗之臣将常寿带领引见具奏。钦此。都统多罗贝勒阿布兰、副都统雅亲等遂带领常寿引见。奉谕:此等佐领频频抬为上旗,下五旗则毁矣。著额尔奇佐领脱离其王属,以为该旗公中佐领。额尔奇佐领之一等侍卫图把海、二等侍卫永珠暂于王处兼任,其他官兵于上旗行差。二名御前侍卫,交付内务府总管等,于左门行差,遇出缺,由内务府总管等照例拣选。官兵俸饷仍由原旗支给。嗣后,下五旗王等所属,应抬旗之佐领,或所属佐领继承无嗣者,俱照此例,脱离其王属,以为该旗公中佐领,按翼于镶黄、正黄旗上行差。此情,尔与八旗臣等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嗣后下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宗室等所属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内,凡应抬入上旗及获罪裁撤之佐领,或承继无嗣之佐领,俱照此例脱离其王属,以为该旗公中佐领。凡为公中佐领之文武臣员,仅限本人,按翼兼于镶黄正黄旗行走;参领、佐领、骁骑校既属办理本旗甲喇佐领事务之人,仍留原旗。前锋、护军于上旗行差,御前侍卫则交内务府总管拣用,护军校则照上旗补放之例补放。(**朱批**:省城官缺及前锋参领、侍卫等缺,仍由本旗甄别补放。)护军仍由本旗护军统领挑选。官兵俸饷由原旗支给。既奉上谕:下五旗佐领频频抬为上旗,下五旗则毁矣。钦此钦遵。马兵马甲步甲皆留原旗行走,前锋、护军遇有行围,则以原旗差遣。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臣穆森、在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臣巴拉米特、前往验查察哈尔兵器、署理汉军都统事务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臣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臣旺悟礼、呈文通政司矣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额尔德依、住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住考场副都统臣徐国贵、遣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住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抡、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臣庄图、在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住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遣派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在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缮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赴察哈尔验看兵器副都统臣李柱、住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臣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臣林主毓、住考场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臣音德、请假副都统觉罗英柱、在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侍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旗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依议。

69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于蒙古八旗设学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照镶黄蒙古旗副都统齐尔萨奏开：为请训旨事。圣主为保蒙古风俗不致失传，降谕：给蒙古旗人三年时间学习蒙古语，不会蒙古语之人不得录用。此诚圣主洞鉴仁爱蒙古之意，无穷之恩也。臣身为蒙古旗副都统，观蒙古旗人，确已失去蒙古之道，故臣祈请交付蒙古八旗，于各佐领内挑选会蒙古文蒙古语者，以为先生，教习幼丁。为此谨奏，请旨。等情。奉朱批：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圣主深感蒙古八旗仍以崇尚蒙古之道为宜，特谕蒙古八旗，给三年时间学习。三年后，凡不会蒙古语者不得升用。以此鼓励各守本色，争相进取，此乃甚奇之策。今据副都统齐尔萨奏请，于蒙古八旗各佐领内设学，挑选会蒙古文蒙古语之人以为先生，教习闲散幼丁。等情，查得：兹虽于蒙古八旗每二旗设一助教，每旗挑选幼丁十四、十五人不等学习蒙古文，唯学习之人甚少，除各佐领内寻觅会蒙古文蒙古语之人，教授本佐领幼丁外，每旗应各设一学堂，由每佐领挑选一名善学之童，读文习字。现八旗已有助教四名，应按旗再增补四名，使每旗皆有助教教习。此仍交付吏部会同理藩院挑选引见具奏。除此八名助教外，宜从八旗前锋、护军、领催、披甲内挑选会蒙古文蒙古语者，每旗各选二名协助助教教习，不但学生得以学习，教者亦可无误。至协助助教之人及学生如何任用，给以职掌之处，宜交该部另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镶黄洲旗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臣穆森、在军中副都统臣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验看兵器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臣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臣旺悟礼、年老告休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德依、住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住考场副都统臣徐国贵、遣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住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臣庄图、在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住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遣往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在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缮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验看兵器副都统李柱、住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臣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臣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林主毓、住考场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音德、请假副都统臣英柱、在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侍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旗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

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依议

69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喂养马驼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办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会内阁侍读学士桑格奏开：臣窃惟，八旗拴养之官马骆驼，每月动用库帑喂养，乃专备紧急之需，关系甚为重要。故每佐领所拴官马骆驼应足数额，细心喂养，各使上膘。今观兵丁于所拴马驼并不精心喂养，加之佐领、骁骑校等亦不甚严查，致使马驼瘦多肥少。一旦遇紧急之事，需用肥马，兵丁无奈，多借高利贷采买肥马骆驼，以致穷困。嗣后，八旗所养之官马骆驼，宜交令该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时严查，由该部每月再遣官巡察，则兵丁喂养马驼各能上心。喂养精心，马驼肥壮，即无误紧急之用，亦解兵丁寻买肥马肥驼之忧，于之国事亦有裨益。伏乞圣主明鉴准行。为此谨奏。等因。奉朱批：著八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内阁侍读学士桑格奏言，官马骆驼乃专备紧急之需，关系甚为重要。嗣后宜交令该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时严查，由该部每月再遣官查看，则马驼皆可上膘。即无误紧急之用，亦解兵丁采买肥马之忧，于之国事亦有裨益。等情，查得自设八旗喂养官马驼之始，即定由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不时查看，兵部亦往巡察。今因年久，恐疏忽懈怠者，不可谓没有。嗣后除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务须不时巡查外，该部亦应派官严查，则拴养马驼之兵丁必能各自精心喂养，于事大有裨益。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臣穆森、在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臣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验看兵器、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臣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臣旺悟礼、年老告休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额尔德依、住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住考场副都统臣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住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臣庄图、在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住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臣萨尔察、在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臣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验看兵器副都统臣李柱、住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臣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臣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林主毓臣住考场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

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臣音德、请假、副都统臣觉罗英柱、在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侍卫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旗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如何严查，查出如何治罪之处亦应议之。

6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补放未成年佐领应选人协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办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转内阁抄出一案。奴才伏思，圣主为满汉万民生计日夜操劳，俱使各得生所。一项，佐领乃养育管理佐领人丁之官。或有勋旧佐领，因无成年人，而补幼童者。名义上虽为族兄族弟协理事务，但由其寡母或家中长辈承办，亦未可料。伏乞嗣后补放佐领，凡不满十八岁者，宜再从旗臣族内选人协理佐领事务，旗臣之族无人，则从旗员中选人协理事务。如若有误，将协理之员照例议处。如此则佐领事务不致落入幼童手中。协理之员若仍将佐领事务推给寡妇家人管理，自己不出面，则或由旗臣参劾，或由查旗御史参劾，将协理之员治罪，此事可绝也。等情。奉朱批：著都统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内阁抄出一案。佐领乃养育佐领人丁之官。或有勋旧佐领，因无成人，而补幼童者。名义上虽为族中兄弟协理事务，但由其寡母或家中长辈承办，亦未可料。嗣后宜再从族内选人协理，族中无人，则从旗员内选人协理。如若有误，将协理之员照例议处，则佐领事务不致落入幼童手中。等情。案查勋旧佐领若无成人而补幼童为佐领者，则于族中选人署理佐领事务。族中若无相应署理者，则视佐领中官职高者署理。如若有误，将署任佐领治罪。此既有成例，此项事宜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臣穆森在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臣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臣旺悟礼、呈书通政司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额尔德依、住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住考场副都统臣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住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臣庄图、在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住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在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臣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副都统李柱、住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

臣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臣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臣林主毓、住考场、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音德、请假副都统臣觉罗英柱、在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侍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旗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知道了。

69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佐领拴养马匹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咨转汝福奏开：奴才甚为年幼，蒙圣主隆恩，渐擢至臣位，厚恩之下，奴才何敢略有所知，隐而不陈？虽无补于纲纪，亦尽奴才衷心感激隆重之恩于万一。窃奴才愚意，八旗每佐领所拴养之二十七匹官马，乃为皇上钱粮喂养，专备紧要之用。拴马之人，凡行差役骑用甚为便利。今见或有刁滑之人，唯诳食钱粮，却不拴马，临到查马之时，四处租马，以为搪塞。若逢差用，或以钱粮住房与人相借，借得者，仍可买马以用，借不到者，显致耽搁。此尚属小事，唯耽误国家要用，关系重大。若任其泛滥，奸刁之人益增，长此以往，即成弊端。此皆为心存侥幸之人唯图眼前利益，而不念国帑喂养之马匹，系备紧要之用也。此弊不可不除，时间越久，弊积越深。故该等刁顽，不可不加严扫。以奴才愚见，嗣后宜交付各旗都统、参领、佐领等，从严查缉。倘有不拴马匹，诳食钱粮之人，将该管臣员一并治罪。至查验马匹，除照常钤用旗记外，若蒙允准，宜交付兵部，另做钤证。凡左翼四旗钤于马匹左侧，右翼四旗，则钤于马之右侧。如此则不肖之徒不至于私调官马，且查验马匹，亦可杜绝租、冒、搪塞之弊。奴才详思，八旗每佐领拴养马各二十七匹，似乎略为有余。若蒙允准，每佐领从二十七匹内减去七匹，每佐领各拴养二十匹。一应差用，每佐领至多不过十五匹马，仍余马五匹，另有差用，亦足矣。如此则即省钱粮，亦敷差用。况马匹每年牧养，仅从四月至八月，九月至来年三月，此七个月皆用钱粮喂养。皇上若准每佐领减马七匹，八旗仍有马二万一千匹，虽有紧要用马之处，亦不可谓不足。而减马七匹，七个月则余钱粮十万两，若再需添马，则取此钱粮采买，亦为便宜。一匹马出银二十两，所减之五千余匹马，岂非不得焉？奴才谨陈管见，伏乞圣主明鉴施行。等因。奉朱批：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汝福奏称，八旗所拴养之官马，乃专备紧要之用。今见或有刁滑之人，诳食钱粮，而不拴马。此弊不可不除。等情。查得，八旗自设官马拴养始，对此即严禁在案。唯因年久，不可谓没有心存侥幸之人，对倒毙马匹不再采买补缺，照常领取钱粮者。嗣后官马之拴养，各旗宜交付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于佐领内，谨慎挑选兵丁拴养，断不致骗领钱粮也。若有不拴养马匹，假冒虚领钱粮者，或被查出，或旁人首告，则交该部从重治罪。凡稽察不严，玩忽懈怠之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亦交该部议处。又奏称，查验官马，除钤各旗旗记外，宜交付兵部，另做钤证，将左右两翼马匹，按翼钤记。等语。查得，八旗佐领拴养之官马，若有残疾倒毙者，俱由拴马兵丁自行更设。若除钤旗记外，又钤部印，则必致将死残马匹带至该部查验，将补缺马

匹复带部内钤印之累。八旗所拴养之马匹甚多，若将死残马匹俱带至部内查验，再将补马带部钤印，则甚为繁杂，且耗费时日。故汝福所奏，由兵部另钤印记之处，勿庸议，仍由各旗钤记后，交付该参领、佐领等从严查验，勿漏虚冒。又奏于八旗每佐领所拴养之二十七匹马内各削减七匹。等语。查得，军机当前，每佐领减马七匹之事，暂且停止。俟军务告成后另奏裁减。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臣穆森在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臣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臣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旺悟礼、呈书通政司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额尔德依、住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住考场、副都统臣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住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副都统向导总管、臣觉罗佛抡、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臣庄图、在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住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臣萨尔察、在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臣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副都统李柱、住考场副都统臣达色、蒙古旗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臣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臣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臣林主毓、住考场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臣音德、请假副都统臣觉罗英柱、在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侍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前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总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知道了。

694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简补贤能部员充任边门章京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永福谨密奏：为祈请于威远堡等要塞边门择补贤能之员，以清边塞，革除积弊事。

窃臣看得，奉天所属威远堡门乃吉林乌拉、宁古塔、黑龙江、白都讷等地之交通要道。商人各处行商贸易皆出此门；官员赴任，及移民猎人、驿丁亦由此出入，人员甚杂；且乌苏里、绥芬等地私挖人参者亦俱窥伺之。英额、碱厂、硪哈、兴京等边，乃下五旗猎人出入之地，附近山上偷猎者皆由此等边门出入。富哈产边乃朝鲜国进贡贸易必经之所，关系尤为重要。故此数边，务须

求得品行方正有为、操守好、善管饬者，方堪委任。例定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者，每年由其府上管家自户部领票，由将军衙门发给出边牌文，领猎人出边，各于指定山上捕鹰、翡鸟，采集蜂蜜、松子等物。凡偷往禁区打牲者，从重治罪。兹见各府管领内，多有不肖之人借捕鹰翡之名，暗中派人偷挖人参。每年猎人出边时，或贿赂边门守尉，或打点央求该城守尉，夜晚开门放人，乃为常事。前臣初至威远堡时，恰遇猎人出边之际，边门把守甚严，不肖之人因其私携之人不能出边，买通卡伦骁骑校迈色，偷偷开门放人。臣访得消息，率兵丁追至吉林乌拉所属蒙古沟驿站山上，擒获偷越边门之人五十五名、马牛二百四十头，解送奉天将军贝勒苏努等处审结。此后仍有寻隙偷出边关者，臣主经兵丁追踪，渐次拿获一百七十九人，俱解原任将军大学士嵩祝等处治罪讫。臣窃惟，威远堡等六门乃盛京之咽喉要地。边门领催、披甲、台站汉人已甚奸猾，而每年猎人出入又很混乱无绪，非操守好有才能者不堪此任。今见现任边门章京，皆系旗属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补任者，伊等在任年久，对私挖人参之坏人熟视无睹，不予查缉，加之情弊缠绕，边门已致废弛。伏乞皇上明鉴，凡威远堡等边门，饬命保举部衙门贤能、品行方正之员，引见简补。兹边门事务杂乱无章，宜限五年整饬。五年之内，若有黾勉效力查缉私参，禁止偷越边门、革除边关情弊，才堪其任者，由该将军查明奏报，给予议叙勉励；若贪赃妄为，有辱其职者，则予重惩。如此酌量调转，不但边地可清，积弊可除，且本地图利刁民亦知畏忌也。臣因曾在威远堡供职，访知地方利弊，故引陈奏。伏乞明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永福。

695 侍郎常寿密奏策旺诺尔布将抵西宁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臣派遣领催索柱、科西图等分两路往迎自召而来之公策旺诺尔布等兵马，并令探取准噶尔消息，于九月十三日启程之情，前折业已奏闻。本月十六日，接奉圣主朱谕：公策旺诺尔布兵马今之将抵，罗卜藏丹津深恨公策旺诺尔布，恐会举兵犯之。务必暗遣番子喇嘛至穆鲁斯河送信。都统席勒图之五百满洲兵既在附近，可否相机援助之处，尔斟酌定后再行。钦此。甚为详备。臣经与席勒图、总兵官黄喜林商议，令满洲绿旗加紧准备，陆续派遣番子通事出迎。九月二十日，往祭黄河源之副都统广福等事毕返抵多巴。据言，我等祭毕黄河源返回途中，见到班禅额尔德尼使人派往前面勘查宿地的一唐古特人，据其告曰：公策旺诺尔布等兵在我使人之后不远，他们人多牲口多，巴彦哈拉硕多岭一路雪大草被覆盖，不能生火，故改由柴达木路前往。等语。本月二十四日，领催科西图归报：我此之前去，一路探信，于九月十九日抵春济乌兰和硕，见到公额驸阿保及各位臣等，将侍郎之书交给之，遂询问我赴招之使臣，喇嘛及准噶尔之消息，并转达侍郎之密令：今值青海有事之际，臣等务必倍加小心，驰抵西宁为宜。等语，公额驸臣等谓曰：我军于七月初二日自西藏起程前来，七月十一日于哈喇乌苏以西奎屯西里克地方见到侍卫商都及喇嘛尚拉木扎木巴等。八月十三日，于东布勒图见到内阁学士鄂赖等，一路平安。伊等皆收到了侍郎的寄信，转告我等因青海之事，让我等途中多加小心。我等一路竭力防备，平安到此，没有准噶尔什么消息。唯沿途雪大加之瘴气，马匹牲口倒毙许多。如今小心疾行，约计，九月二十八、九日抵达西宁。等语。科西图我自出边关，借给烟茶向蒙古人访探消息，但因其台吉管束甚严，竟无人敢与我久谈。观其形势，准噶尔兵来之言，似为讹传。等语。除公策旺诺尔布等兵到后，臣照议奏按照需用视足办理起程具奏外，为此理应恭缴朱谕，臣谨亲封一并密奏。照此奏

书俱咨会贝勒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谕侍郎常寿。尔奏言公策旺诺尔布、贝勒阿宝等兵，于七月初二日自藏起程前来西宁。想必今之将抵。罗卜藏丹津深恨公策旺诺尔布，恐会举兵犯之。若虽不敢犯，暗中派人，夜盗马畜，以为驱赶，亦未可料，须预先筹划为宜。前发旨于尔密告策旺诺尔布多加防备。今兵到则已，否则务必暗遣我番子喇嘛直抵穆鲁斯送信或我军渡过穆鲁斯河，靠近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若犯我军，驻青海之都统席勒图五百满洲兵既在附近，可否相机援助之处，由尔斟酌确定再行。为此谕之。

696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奏陈严禁兵丁典当兵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臣达尔玛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臣钦惟圣主御极以来，未尝少图安逸，为庶民生计宵旰忧勤，举国臣员兵民乃至孤寡皆沐养育隆恩。且皇上为使八旗官兵便于生计将婚丧所赐定为永久之例。圣主无穷重恩，虽粉身碎骨，亦难仰报于万一。臣至愚极陋，辗转思之不得所奏。然仰副圣主好生之意，当应各图撙节，节俭有限之财。臣看得，或有不肖小卒，败家毁业，衣食奢靡，诸物卖尽，穷困潦倒，继而典当甲胄弓箭撒袋腰刀等兵器。今见家境殷实之人专开小当铺，重利典当兵器，限十月或十五月赎当，逾限不许再赎。但遇查兵器，无兵器者焦急之下必借高利银另买配制，以致生计极为窘迫。故宜严禁开小当铺典当兵器，若有违禁私开当铺者，从重治罪。兵器乃军备要物，宜交付该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不时严查，以绝典当之风。然小民寻隙暗中典押亦未可料。一俟察觉，将典押兵器者及当铺之主一并从重治罪。若未查出，由旁人首告，则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亦予治罪。如此则无负债另买配制之忧，不误需用，且于兵丁生计大有裨益。伏乞圣主明鉴，严行禁止。为此臣不胜惶恐谨奏。

697 驻西宁办事侍郎常寿奏咨年羹尧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驻西宁办事侍郎常寿咨呈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九月初三日，据青海盟主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二位母亲福晋派其达尔汉侍卫克西克图送来钤印之蒙古文书内称：现我属称喀木之人，系左右翼诺颜之下奴也。伊等原归我属，主子睿鉴知之，尔亦知之矣。今彼处之大老爷言：前往喀木地方，将尔等所有喀木之头折价纳税，倘不折价，则即系尔等向主子征战等语。由是，喀木地方之唐古特使者咨文称：所有喀木地方之厄鲁特及我等，原系顾实汗之奴，如今青海之诺颜为我等主子，倘彼处无指示，不可将我等之头折价，倘欲以威力将我等之头折价，我等必征战等语。倘互争战，恐损主子之名，将咨行大老爷居住一侧之咨文，送至我处，为此咨行。我等呈递之文，请作速复文等语。故由我处告罗卜藏丹津之二母福晋：查得，将边内较大官员俱称大老爷，此官员名号未用过。现今伊驻于何处？伊已亲自率兵前来，抑或惟独自前来相告？伊咨文内所言之事，所写之语，我等若不懂，镍向何人咨文往查？此等之处经询问送文前来之克西克图，伊告称

不知。既然如此，遂缮文称：由福晋处派出通晓唐古特语、文之贤能使臣，将由唐古特处前来之人情形及称大老爷之官员所咨文书一并送至我处，我问明情由，阅完文内之语，知道官员名号、所住之地后，再咨文往查等因，于本日交付送文前来之达尔汉侍卫克西克图后遣回。九月十一日，罗卜藏丹津之二母亲福晋派夹木产格楚尔，送一唐古特文书前来，经略加翻译览之，据文内缮曰：总管满珠希里上大主子属巴尔克木等处总镇大老爷，一体咨文知会八家首领、大小诺颜永色布、额尔克旺布、辰杜、尼亚木绰、喇克帕、扎乌、鲁木布、玉苏等：尔等诺颜并未前来代表主子办事之大臣处晤面，我此权箭一到，我居何处，尔等即作速上紧前来叩见，照管并赏赐尔等。倘若尔等不来，即向大主子征战矣。定将尔等依法治罪，断不宽宥。为此咨文知照。于纳木巴尔吉亚尔崇呼尔处兵营缮文，午时咨行。癸卯年七月初八日等语。故我告夹木产格楚尔曰：尔返回告尔等福晋，巴尔克木地方距四川近，距我处甚远。我因不知情由，不可立即咨复尔等。太保、公、总督、尚书既系总管大臣，我即将尔等福晋所呈蒙古文书、唐古特文书、事由全部缮文，咨呈太保公总督、尚书。由太保公总督尚书处派总兵官往查后行文时，我再咨复尔等等语，遣回。既然如此，太保公总督尚书阅文内事项后，以何言咨复罗卜藏丹津之母亲福晋之处，请咨文指教。为此咨行。

朱批：他替别人说话总属强横。

6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钦奉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臣阿喇衲谨奏。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圣旨到，臣恭谨祗领，跪捧开阅。奉旨：尔为国家之事坦诚直奏，甚是且甚可悯。钦此。臣前据臆奉陈，臣愚以为伊妻子靠近我等易于起步，若远避他方再图扩展恐会费力。等语具奏。圣主非但未责以胡言，反降温旨。再臣唯言一面，圣主却虑及双方，甚为周详。故臣将谕旨夹板一并谨奏。

朱批：朕躬安，卿好么？兹将尔撤回布隆吉尔，系用于青海战事。巴里坤、吐鲁番兵马如今已撤回五千，是否会有可虞之处，吐鲁番、巴里坤之兵是否弱了些？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程后，罗卜藏丹津叛乱之事才出来，对此策妄阿喇布坦如果生变而助罗卜藏丹津，则媾和之意会否两样？著尔陈奏，朕想知道。

699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奴才吴纳哈跪请圣主万万岁安。

江宁副都统奴才吴纳哈。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尔及尔官兵都很辛苦了。

700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奉赐圣祖遗物及请谒陵寝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请叩谒圣祖仁皇帝陵寝事。

奴才本为一介护军，亦无军功可彰，而先帝不计门户，赏给奴才拖沙喇哈番，又自前锋侍卫

陆续超擢为副都统，如此厚恩栽培，每思于此，感入心隔，泪如泉涌。奴才虽粉身碎骨亦不能仰报于万一。奴才身在军中，蒙我皇上殊恩，将先帝御用衣帽八件从宫内赐送于奴才，奴才跪伏祇领，不禁号啕。除叩谢皇上赏赐之恩外，实为奴才终身难以酬答而焦虑，赴京叩觐天颜之心不胜迫切。唯奉旨，命奴才率领江宁杭州兵各返回籍。钦此钦遵，遂率领二省兵丁各返原地。窃惟，奴才甚为粗陋，所司之责綦重，兹恳请叩谒圣祖仁皇帝、皇太后之陵，瞻仰天颜，面请训示，奴才将谨记在心，效命至终也。为此谨奏请旨。

江宁副都统奴才吴纳哈。

朱批：尔多年在外，辛辛苦苦远道方回，稍事歇息，朕另降旨。返回后切勿居功自傲，胆大不谨。凡从军前返回之人，朕皆如此教训，勿称霸地方，勿嘲弄汉人，益加谨慎，于上辅佐将军，于下教训兵丁，安抚地方之民。

701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副都统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奴才领兵到达云南省城之日期事。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接据兵部咨开：署理定西将军印务公策旺诺尔布到后，即将在藏兵丁撤回。江宁杭州兵丁原自云南一路进藏，故由副都统吴纳哈率领退回云南。云南督抚须视足供给，仍照前例各返回籍。沿途不得滋事。等情。经公策旺诺尔布、参赞大臣额驸阿保、贝勒都统武格等公同议定，两省官员十名、领催委署骁骑校十一名、兵丁五百自藏起程返回时，各给四个月行粮口米。又借给各官一年家口俸禄，给委署骁骑校十一名，兵丁五百名一年之家口钱粮。于六月十五日自藏起程返回云南省。途中因山高路窄，将兵分为两队，前队六旗，交付正白旗佐领委署协领之花色及镶红旗佐领委署协领之缮达色统领，后队二蓝旗及委署前锋等，由奴才亲自率领断后。再奴才领兵自藏起程之前，曾咨行云南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曰：先前奴才领兵出藏进藏之时，皆奏闻于澜沧江搭桥经过。兹我兵马既然仍行此路，请臣等速派官员搭桥，以不误过江。等情咨送前去。奴才领兵于八月十二日行抵澜沧江边，见本年因雨水甚多，江水汹涌奔腾，无法搭桥。而若渡船，据守渡口之千总周应弼、巡检司蒋臣等言：江水湍急，无法摆渡。然江岸地方狭窄，不容等候水退，故越江拉以竹绳，自十二日至十六日五天，奴才我等官兵跟役马驮行李皆滑绳平安过江。沿途唐古特人感戴圣主隆恩，将所卖各物按时送来。云南督抚派副将南天祥，将五百六十五匹马送过恩喜江，出关于黄草坝等地迎候。九月初一日官兵渡过恩喜江抵达内关，至此二队兵马汇合。该督抚于沿途各站，为我官兵备给了食物草料。初九日到达赵州城，接兵部发来之奉饬条律，奴才跪奉祇领，遂召集众官兵宣读，众官兵频频叩首。奴才遵旨一路益加管束焉。沿途百姓成群结伙喜迎我军，随行贸易，盛赞圣主爱民至极，无任欢腾。是以途中无误，仰赖天泽，九月二十一日，我等官兵平安抵达云南省城。为此奴才谨奏以闻。

江宁副都统奴才吴纳哈。

朱批：览奏甚悦。尔甚体面用心效力之处，朕自别处皆有耳闻，尔多年效力，精明强干，朕全知道。

7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抵达卡伦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接副将军阿喇衲报称，九月二十二日，据奇台驻卡蓝翎德勒格尔

来报，佛斯何里赫卡伦之人等，我使楚扬托津等及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库吉寨桑之子根敦并随行朋友十二人，携驼五十、马六十三匹，已至卡伦。等语。我当即派出官兵前往迎接。俟其到此问明原委，再派官兵护送前去，约三十日到彼。遂又檄令驻库舍图之委署前锋统领法瑙等，派官兵将来使由色必特中路送往巴里坤使其远离尔处马群，勿为所见。等语，故呈报将军以备。等情。查得，前据理藩院咨开，经议政大臣议奏，呼图克图此次遣使一事，策妄阿喇布坦若诚意来降，知罪悔过，断不越过现立边界，不再翻悔，送还拉藏妻子及我朝之人，祈请原礼修好，遣其子弟可信赖者前来，其来使至达卡伦后，由将军等问明，一面奏闻，一面将来使驰送京城。等因具奏，咨行在案。既然如此，我使楚扬托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等到达巴里坤后，臣问明其情，一面奏闻，一面拨给马畜驰送京城外，现谨将我使楚扬托津等，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一行抵达卡伦一事先行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到后问明大概先奏。照奏疏速咨年羹尧。对其来使，须优厚待之，派贤人妥善照顾送至京城。此事务必严加交付，钦遵施行。勿告来使此乃出于恩典，系尔臣等理应如是办理者。亦严交绰奇办理。

70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严禁家居教场兵丁聚赌等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接准兵部咨转内阁抄出条陈一事内开：奴才何敢不直陈管见。昔日八旗教场建房给兵丁居住，盖因贫苦兵丁居无房舍，出资赁房，以至生活窘迫，故建公房，每旗各派参领一名驻彼管理。此诚为兵丁生计费心筹划至极也。唯年久成习。今见家居教场之兵丁，离差归里后，不习才技，不肖之徒唯事聚饮赌博。将此宜严加交付驻教场之参领等。兵丁差外闲暇之时，教场既有马步射场，宜不时督令操练弓马技艺，凡饮酒赌博者严加巡查管束，仍由家居城内之参领等轮班巡查。若仍如前而行，一旦拿获，必予重惩，将驻该教场之参领交部议处。再居教场之兵丁子弟若常在城外闲耍，必附随不肖之徒而染恶习。对此每旗教场内应设官学，从兵丁内挑选人品敦厚，会清语清文、弓马娴熟者以为管领，教习该等子弟。其学校由都统、副都统等自行捐建，不得于旗内摊派。如此严加管束，各有所学，兵丁不事否恶，且其子弟亦得习才技也。奴才自幼为侍卫官，未经历练，唯将迂拙之见，不揣冒昧具奏，伏乞皇上明鉴钦此。奉朱批：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内阁抄出条陈内称：今见居教场之兵丁，离差之后，不习才技，不肖之徒唯事聚饮赌博。将此应严交驻教场之参领等，督令兵丁于差之外，不时操练弓马技艺，严加巡查管束饮酒赌博者。若仍如前行，必予重惩，将驻教场之参领从严议处。等情。查得，于八旗教场建造房舍，分给无房兵丁居住，每月每旗各派一名参领，驻于教场，巡查饮酒赌博之人，兵丁若有饮酒赌博之事，将巡查教场之参领等俱照例处治。今因年久疏忽，聚饮赌博之事，不可谓没有。故仍照前例，每月每旗各派参领一名，驻于教场巡查，严禁饮酒赌博。（**朱批**：臣等应间或亲临查看，若于臣处拿获，则予参劾治罪，若于他处查出，将该管旗臣一并议处。）严饬兵丁，于差外闲暇之时，各习弓马骑射。至各处住于教场之兵丁子弟，于城外闲耍，必附不肖之徒而染恶习。对此，应于每旗教场设立官学，教习清语清文、弓马骑射。等情。查得，教场兵丁子弟求师，因师之无材，于城外必附不肖之人，致染恶习。故应于教场地方，每旗各设一学堂，于前锋、护军、领催、

披甲内，选人敦厚，会清语清文，善教骑射者各二名，招收幼丁教习。该学堂之建造，宜由都统、副都统等亲临各属教场，勘察[捐银](**朱批**：交部。)建房五间。如此，则不惟满洲幼丁俱得养育，且亦副圣主养育满洲之至意。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穆森、前往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署理汉军长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旺悟礼年老乞休、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德依、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左世勇、遣往考场、副都统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满都呼、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抡、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之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庄图、前往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金铎、遣往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前往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副都统李柱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林主毓、遣往考场、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音德请假、副都统觉罗英柱前往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会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总理事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70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满洲选取披甲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副都统阿林保奏称，臣伏思，皇帝御极以来，宵旰勤政，无时不以民生为念。又广开言路，命监察御史轮班密陈，是则准行，非亦不责，以兴直谏之风。又恐有不尽之处，饬下文武之臣陈奏。臣闻天气降，地气升，则阴阳合风雨适时，万物勃发。今之政行，逾此者岂之有哉，虽古代帝王，亦诚鲜者。臣每每奉旨，无不庆幸臣何等造化，生逢清明之世。臣冲龄五岁，生父原奉天将军阿穆尔图即遭身故，由寡母一手抚养，圣祖仁皇帝恤念臣之祖父，鸿恩有加，将臣由末等侍卫渐拔至满洲旗副都统，臣未效犬马之心，又逢皇帝大典，再蒙高厚之恩，授臣为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臣理应肝胆相照，奏陈得失。唯臣自幼孤养成人，官任武职，自恨毫无学识，何敢不仰副明旨，敬陈管见。窃惟，政务之行，无不以择官强兵裕财为先。满洲兵丁乃国之根本，不可不加精

炼。挑选精兵，若为养育孤幼，纵容懒惰不肖不劝勉贤能，臣以为渐至衰落，亦未可料。然取披甲唯图兵精，则失养育满洲之道，而只思养育满洲，则其锐必减。二者兼行，方不失精兵养育之道。以臣愚意，嗣后宜应传谕八旗，给其六个月之暇，选取披甲。凡满洲者，必视目下会清语善骑射者取为披甲。若二者语射相当，则以弓取人。凡不习清语、不会骑射者，则视各佐领步甲之缺，暂取为步甲，俟学会时取为马甲。若佐领无满洲者，于王贝勒满洲、奴才满洲及旧汉人内，亦必视年少善射者取为披甲。对于孤寡，则给以步甲、铁匠、柏唐阿。如此丁皆有分，衷心求学，非同于上司勒令，则兵之益精，且满洲人愈加进取也。臣之愚意，应否之处，伏乞皇帝明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等情奏入。奉朱批：著八旗都统详议会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阿林保奏称，嗣后宜应传谕八旗，给其六个月之暇，选取披甲。凡满洲者，必视目下会清语善骑射者取为披甲。若二者语射相当，则以弓取人。凡不习清语、不会骑射者，则视各佐领步甲之缺，暂取为步甲，俟学会时取为马甲。若佐领无满洲者于王贝勒满洲、奴才满洲及旧汉人内，亦必视年少善射者取为披甲。若为孤寡，则给以步甲、铁匠、柏唐阿。如此丁皆有分，衷心求学，非同于上司勒令，则兵之益精，且满洲人愈加进取也。等情。查得，八旗满洲选取马甲，向从佐领之公中满洲者中，视骑射取之，若无公中满洲，于王贝勒满洲、奴才满洲及旧汉人内视年少骑射取之。或有佐领内确有孤子一人，无人赡养者，由该佐领申报，虽年龄未满，仍视可成者，以披甲取之，于佐领内赡养一二年。此类人数量有限，不至于有损精锐。唯闲散满洲、王贝勒满洲等，不会清语者甚多，嗣后给三年之暇令学骑射，三年反凡不会满语骑射者，不得取为披甲，俟学会后再取。如此则满洲人争相劝勉，各习清语骑射，且兵精亦得保证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穆森、前往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署理汉军长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旺悟礼年老乞休、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管额尔德依、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左世勇、遣往考场、副都统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满都呼、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之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庄图前往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金铎遣往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前往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副都统李柱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林主毓遣往考场、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音德请假、副都统觉罗英柱前往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会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总理事务之议

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是。知道了。

70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火备官兵编制人数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兵部咨转副都统达色条陈内开：八旗火备处章京兵丁人员不匀，或有之旗，亦有五十、六十不等。祈请，每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章京兵丁共编定百人以备。今值秋季，草艾入京，尤忌烟火。一旦失火，令一半章京兵丁携带唧筒前往灭火足矣，其余章京兵丁，以为后备，随机调遣。等情。为此，奴才谨奏。奉朱批：著都统议奏。不行不要勉强，以害兵丁。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达色奏开，八旗火备处章京兵丁人员不匀，或有之旗，亦有五十、六十不等。祈请每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章京兵丁共编定百人以备。等语。查得，前火备之事，皆遣官兵以备，因八旗各自酌情遣派，故致人员六十、七十不等。自设该项火备始，凡火灾之抢救，未曾有误，故达色所请三旗章京兵丁共编定百人以备之处，勿庸议。嗣后八旗皆应划一编员，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共派官兵七十以备，交付该班之臣、参领等，不时巡查，官兵如若旷职误事，则从严议处。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阿林保前往赡养蒙古饥民、副都统臣常在、蒙古旗都统穆森前往军中、副都统臣祁尔萨、副都统巴拉米特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署理汉军长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王府长史臣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副都统勒什布前往大同收驼、蒙古旗都统旺悟礼年老乞休、副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德依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花色、汉军旗都统左世勇遣往考场、副都统徐国贵前往运米、副都统臣李林深、正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满都呼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向导总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之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庄图前往军中、副都统臣萨哈察、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金铎遣往考场、正红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图思海前往运米、副都统萨尔察前往军中、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雅图前往杜尔伯尔津等地屯田、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济寿、副都统臣缫达色、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前往察哈尔查验兵器、副都统李柱遣往考场、副都统臣达色、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宗室汝福、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刘俊杰、尚未抵京、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尚书孙渣齐、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未补、蒙古旗都统未补、一等侍卫副都统侍卫班领狗使广福、往祭黄河源、副都统臣傅尔丹、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林主毓、遣往考场、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正蓝满洲旗都统音德请假、副都统觉罗英柱、前往军中、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护军统讷亲、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乾清门一等会卫臣莽喀拉、汉军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遣往山西、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满洲旗都统协理总理事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

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副都统臣雅亲、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副都统臣马喇、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右翼前锋统领掌护军统领印署理前锋统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未补。

朱批：依议。

706 都统噶尔弼奏请随军出征效力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署理提督事务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请随军效力事。

窃臣一介罪人，蒙恩开复原职，又将犬子二人授官委以侍卫，将臣遣来陕西效力。到任不久，又命署理提督事务。如此天恩，臣今生今世实难仰报。此逢军事，恰为臣当效力之处，本欲前去竭力效命以报万一。然总督年羹尧调兵文内未列臣名。臣乃钦派陕西效力之人，西宁地方距固原不远，兹眼见众官兵前往，自己不能同行，何堪忍受。伏乞圣主明鉴，提督事务另行择人署理，遣臣出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何处效力都一样，内地更重要，照朕指示施行。

707 内务府奏查本年索伦所贡貂皮等级及往年赏赐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内务府谨奏：为遵旨查奏事。

将今年索伦地方送来貂皮分别具奏，奉旨：本年貂皮较往年如何？再所送貂皮等级，若好如何，若次如何？有赏赐否？圣祖仁皇帝有何另施恩之处乎？此等处俱查奏。钦此钦遵。查得，户部定例内载，索伦每年所送貂皮，按丁计算，每丁摊貂皮一张，其中按一等貂皮五百，二等貂皮一千，其余貂皮归三等征收。若够此数等级，则按例赏赐前来送貂皮之人。级别若次，将前来送貂之人，连同未来之人，一并议罪。康熙三十九年，理藩院等衙门疏称：奉旨：牙克善等地原出好貂皮，近年连连捕杀，现已稀少。若因貂皮等次，仍欲治罪，官员徒得罪耳，好貂皮仍无得处。嗣后贡貂之数若够，因级次而治罪之处，应予宽免。将此由户部、理藩院、内务府公同会议，咨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商议，复议定具奏可也。钦此钦遵。将军萨布素议覆，貂皮仍按丁数，满数交付，令钤三等标记，图书送来收纳。若够数而级次，免于治罪。若不足数短缺，仍治罪等因，自议定以来，每年所送貂皮虽俱满数，然不够貂皮等级及赏赐等级，故皆未治罪，亦未赏赐。康熙四十二年送来貂皮数满数，而与从前所送貂皮相比好，故由户部具奏，照例赏与索伦总管、副总管蟒袍、夹披领各一，绸小棉袄、裤子、染黄鼠狼皮帽、拴手帕二之平刻圆钮带子、带双层袜子之绿斜皮窄熟股子皮帮股子皮靴、缎各一，毛青各二十。佐领七人，每人放妆缎披领之补缎双层披肩各一，绸小棉袄、裤、染黄鼠狼皮帽、拴手帕二之平刻圆钮带子、带双层袜子之绿斜皮窄熟股子皮帮股子皮靴、缎各一，毛青各二十。骁骑校二员，笔帖式一人，此等人每人放妆缎披领之缎披肩各一。其余各项按二等人赏之。二等人九十，此等人每人赏镶妆缎领袖缎袍各一，翠蓝布小棉袄、棉裤、染黄鼠狼皮帽子、带双层袜子之股子皮帮股子皮靴、拴手帕二之带子、缎各一，毛青各十五。三等人三十人，此等人每人赏镶缎领袖毛青袍各一，翠蓝布小棉袄、裤子、染獭儿皮帽子、带双层袜子之羊皮帮靴、拴手帕之甲叶带子各一、缎各一，毛青各十。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两年，因所送貂皮等次，户部奏请停赏，奉旨：照旧赏赐索伦。钦此钦遵。经议照康熙四十二年

赏例减少赏之，总管、副总管、佐领等每人赏缎各一、毛青各二十。骁骑校、笔帖式、二等人每人赏缎各一、毛青各十五。三等人每人赏缎各一、毛青各十，在案。今年所送貂皮经分别验看，较康熙五十九年稍差，较六十年、六十一年所送貂皮等级好。为此谨奏。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本年照六十年赏之。

70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赞礼郎年老应调任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加一级臣三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臣衙门从前奏称，镶红旗赞礼郎扬桑阿，年迈身残音变，不能在赞礼部郎上行走，伏乞调补守坛庙老祖、牺牲所所目、所副等缺。嗣后，似扬桑阿不能赞礼之员，亦调任等语。奉旨：依议。扬桑阿多年效力，赏银百两。钦此钦遵。于今年四月，将扬桑阿调补守社稷坛六品官官缺，在案。今据臣衙门正黄旗赞礼郎平亮呈称：自平亮放赞礼郎以来，凡祭祀，俱赞礼。去年九月，患病咳血，气弱音变，不能赞礼。伏乞展圣主好生至仁，照扬桑阿调补之例，将平亮调补等语。查得平亮患病咳血，气弱音变是实，现守地坛六品官镶红旗西格佐领下外木布出缺，照扬桑阿之例，将平亮以地坛六品官调补。此非臣等擅便之处，谨奏，请旨。于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交转奏事务员外郎双全等转奏，奉旨：此奏援引扬桑阿之例。扬桑阿因年久效力，故放社稷坛六品官。平亮行走几年？年岁几多？如何效力行走？此等处并未陈明，而惟称声音已变，即调地坛六品官，可乎？如此则阻真正应升之人之路矣。将此复缮明具奏可也。钦此钦遵。查得，平亮五十二岁，任赞礼郎六年，祭祀赞礼尚可，行走勤奋。今已患病咳血，不能赞礼。于护军任上行走二十七年，计吃俸禄三十三年，赴中路军中一次，行围八次。伏思，平亮以患病咳血，不能赞礼，伏乞调补守地坛六品官等因呈文，应否补放之处，臣等理合二次具奏请旨，惟以将平亮照扬桑阿之例，补放守地坛六品官等因具奏，甚糊涂。平亮现既患病咳血，不能赞礼，解赞礼郎任养病，或交付该处，以照例应补之人，补放地坛六品官之缺。臣等不胜悚惧谨奏，请旨。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加一级臣三泰、卿加一级臣逊柱、少卿加一级臣穆里浑。

709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疏浚山东泉水以济运河漕运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吏部右侍郎臣傅绅谨奏：为疏浚泉水以济运河事。

山东运河，因春季水浅耽误漕船，故特遣部员督催，始设监察御史巡察。凡关系漕运民生之事，圣主无不筹谋在先。本年臣奉命前往山东催漕，经沿路访询得：禹、泰等十七州县共有泉四百余眼，泉水汇入汶河，从济宁北部之南旺进入运河，前后分流。另有泉水汇入泗河，由济宁南部之鲁桥进入运河，往前顺流。此众多泉水乃运河之源，务必不时疏浚方可为益。唯泉甚多，而各州县多寡不一。州县官员各有赋税刑名之事，漕运所为是好是坏，于其毫无关系，故不尽心。

管河道同知皆有建堤办理钱粮之事，因远离任所，不能挨次巡查，故泉有淤塞，亦未可料。以臣之愚意，于事务甚少之同知、通判内，由河道总督挑选贤能一员，专负其职，于有泉之地，不时亲临挨次巡查，若有挖浚之处，即会同该州县官员，呈报管河道同知，经该道同知复核，于漕船抵达之前疏通。于此，州县官员若有不尽心效力者，由该督抚巡漕御史参劾治罪；若诚心疏浚现有泉眼，或寻出遗漏之泉，尽心效力者，则该督抚、巡漕御史查清事实奏闻，议叙加级奖励，如此则于漕运颇有裨益。臣略陈管见，冒昧具奏。可否施行之处，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710 副都统缫达色奏请八旗应照前例查管不肖之人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缫达色谨奏：为钦遵谕旨事。

臣窃惟，圣主御极以来，诸事俱仿前例而行，又虑八旗奴才之不成器，始开考试满洲之道。稍有心者，勤勉学习，经过考试，即蒙皇上养育之恩。臣看得，或有愚妄不肖之徒，堕入恶少，醉闹街头，叵不以正理教训，不予查管，致生邪恶，亦未可料。臣甚为糊涂，竟未习儒，唯可补救者，乃令佐领、护军、领催、披甲时常巡查。今年久，此例懈怠。以臣之愚意，嗣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仍照前交付佐领骁骑校，令护军、领催、披甲等每日巡查一次，则不致滋生邪恶。且其各守满洲之道，皇上普降恩惠必咸俱沾得。臣所见仅此。为此惶悚谨奏。

711 东城巡城史富贵奏请督抚事务烦冗添官协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东城巡城御史臣富贵谨奏：为各省督抚事甚繁冗，祈请添官协理事。

四海广阔，百姓众多，兹天命圣主好生之心时系怀下，宵旰忧勤，俾使百姓各得生所。至仁至德，天下臣民无不感激欣慰。窃臣伏思，各省督抚责任重大，事务烦冗，身负国帑民生之任，关系綦重。唯独坐衙门，委家人以堂官，衙府与外府州县往来之一应事务俱交付之，批写之事则交付幕宾。其中不无勒索下人之弊。以臣之愚见，嗣后督抚门下，或于现任员外郎、主事，或进士内，不分满汉，择选贤能补官，协理一应事务，则事有所赖，且甚为简便。再于该等选派之员，可否给予微责，其倘有密奏之事，封交该督抚，俟奏一并具奏，督抚不奏时，则呈都察院转奏。如此则可稍分督抚之繁务，且勒掯之弊抑或消除。拙见浅陋，应否施行之处，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71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从速颁给追封诰命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正红旗护军统领臣乌里布谨奏。

臣窃惟，各文武官员幸遇恩诏，蒙圣主重恩，位居显荣，又追封祖父几代，俾现任之官各得光宗耀祖。既使故去之人，亦复蒙鸿恩。唯其中先年恩诏追封之人，或封袭二三代，或仅封自身，而诰命至今未得者依然有之。伏乞圣主饬下该部，将先前追封未得之官员，及兹今遇奉恩诏未得之官员，俱以查明，从速赏给，各供府堂，使圣主鸿恩传嗣子孙万代。为此惶悚奏闻。

713 川陕总督奏咨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二母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太保世袭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管四川陕西等处军务兼办米谷钱粮总办、驻守西安等处将军事务总督咨行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二母：据驻西宁侍郎常寿送来尔等之来文内称：今我此等称为喀木之人，系左右翼诺颜等人下之奴也。伊等原归我属，今彼处大老爷言，前往喀木地方，将所有喀木之头折价纳税。作速答复我等所呈之文等语。查得，里塘、巴塘原系向中国交纳钱粮之地，已成佛之老主子曾令我取之，故我遣大军复取之。扎雅、察木多这两地现既驻我大军，因其属下之唐古特人不可不管，故由我官员照管。此外，尔等言喀木地方皆归尔属，我知之，所有之人皆知之。我等并未欲占欲取尔等之地，且西藏又何等遥远，我遵成佛老主子之旨，遣官兵一举拿下，倘欲取尔喀木等地，又有何难？须臾即可取之矣。我总兵官率大军入藏换班时，我令伊取道哈尔德尔格路前往，尔等唐古特人欲获赏，俱前往叩见我总兵官。今叩见获赏完毕，我总兵官过去后，又编造欲将伊等之头折价等言，向尔等呈报，尔等即受之，如此向我等咨文，甚属非是矣。况且，此等处虽向尔等纳贡，然罗卜藏丹津本人及每个人俱已成圣汗奴才、诸申，则尔等属下所有地方，我等取与不取，皆属圣汗之地矣，又何须取？再，尔等二母原俱系服事老亲王扎西巴图尔之人。伊竭诚效力圣汗，汗施重恩与尔等之处，尔等稔知。今尔等尚在，不能管束子罗卜藏丹津，竟听取属下之言，贪求地方，所言实属非是。为此咨行。

朱批：此字甚当，甚得体。

71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太庙祭礼燃香照奉先殿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加一级臣三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太庙南殿内摆放香炉十八个，祭祀时，放炭烧饼，点瓣味香。若少放，祭祀中间香燃完，若多放，点着后出火焰。香炉附近有纱灯，甚担心。谨查得，奉先殿祭祀时，所摆香炉内，放三个带筒铜碟，点三柱香，香烟不断，而无火焰，故太庙所摆放之十八个香炉内，亦照奉先殿，放三个带筒小碟点香，所点炷香由户部领取，备祭祀时用，铜碟交付工部敬谨制做。为此谨奏，请旨。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加一级臣三泰、卿加一级臣逊柱、少卿加一级臣穆里浑。

朱批：好，知道了。

附：雍正帝谕嗣后所有会议之事照此条陈遵行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此奏朕业经迭次降旨，惟此奏甚尽，嗣后所有会议之事，俱照此条陈遵行，若系甚紧急重要商议之事，仍立即宣谕，若系平常之事，亦按此奏宣谕。

715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报审理苏克济父子之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等前审理知府裘章等首告苏克济一案，苏克济承认其任内侵蚀银两共计四百二十万

两是实，但未就赔补亏空之项吐露实供，故臣等奏请将其子革职，与苏克济一并夹讯。奉旨：苏克济及其子俱革职，由审案之臣严审具奏。钦此钦遵。当即将苏克济父子提堂，将皇恩法典钱粮之要复行开谕，苏克济父子仍坚持原供。遂夹讯苏克济四子达哈塔及三子达最，而后即令夹讯苏克济，苏克济遂即供称：我任巡抚十二年余，贪污诸多银两，因我父子服用奢华，随得随即顺手挥霍掉了。且近几年军需运米喂驼之事亦耗资甚巨，银两进出数目皆由我家人赵七记载，赵七死后，无据可查。现我愿以仅有之一百万两银两抵偿。我父子现有家产共值银二十万两，此俱系赃银购置者，一时难以变价，俱请入官。再我兄各子家产值银二万两，家人马四、守常家产值银一万两，我父子衣服、首饰器皿等物值银七万两，此俱变价，于五个月内交付。我在任之际，馈送借给亲朋之银五十余万两，追讨此银，半年内陆续交付。我父子本年地租银为五千两，借给范毓彬之银本利相加共计三万两，此银即行讨回，年内交付。我原借给赵七之人之银，曾欲留做垫补亏空，经查尚未追完之银为九万两，算此之项，共计银九十二万余两，我一年限内再借七万余两，凑足一百万两。除此以外，若有丝毫隐瞒，我父子虽正法，即使抛尸露骨亦心甘情愿。我父子罪深至极，上负于主恩，下愧于祖父，虽死亦难抵罪。唯苏克济我年迈有病，不堪酷刑，我父子愿服律例。等语。叩首供答。臣等窃惟，如此贪婪枉法之人，上负朝恩，下害百姓，殊干法纪。臣等祈请，现亏空各项，除苏克济承担垫赔之一百万两外，其余银两，则对原参各官于苏克济名下贪污之项严加清查，由伊等分别赔补，断不准摊派于民，有累继任。臣等将所有垫赔之事议定后，再对苏克济父子拟罪，另行缮本，由臣额伦岱、涂天相亲携面奏皇上外，现审理之情，谨先缮折奏闻。

山西巡抚臣诺岷、署理布政司印务侍读学士臣田文镜、按察使臣高成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额伦岱、刑部侍郎臣涂天相。

朱批：知道了。就这么办。

7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朕躬安。一月写后已赏送给尔了。此著缮本叩恩。各督抚省之文武大臣，唯年羹尧来时赐写矣，满保求其母请书方赐给矣。尔乃为省臣内朕第一个赐写者。此后面之旨切勿缮入本内，尔知道就行了。

7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安徽秋粮收成分数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秋粮皆已收完，查收成分数，除江宁巡抚报来之受灾州县外，江宁府之高阜之地收成六分，洼地收八分，唯溧水县收九分，洼地亦有收至十分者。松江府收八分，苏州府之崇明县、常州府之靖江县皆收七分。镇江府高阜之地收五分，洼地收八分。淮安府收六七分。扬州府、徐州府收七八分。所报受灾之二十二个州县内，唯溧阳县因遭蝗害旱灾，凡有池塘湖泊之洼地收五六分，城厢附近地方收六七分。除此之外，仅收二三分，成灾是实。高淳、六合二县高阜之地

歉收，洼地收七八分。江浦县高阜之地收五六分，洼地收七八分。靠近该城之浦口一带山地仅收三四分。苏州、常州二府所属之太仓等十一州县河边水泽洼地有收八九分者，亦有收六七分者。唯高阜之地因遭旱灾歉收。然苏州常州之海滨河谷之洼地多，高阜之地少，故合计仍收五六分。镇江府之金坛县洼地收五六分，高阜之地收三分。淮安府之海州地蝗灾之外又受旱灾，仅收三四分。桃源县多种黄豆，因雨水短缺，豆不结籽。高粱、绿豆、芝麻虽好，但种的少，合计仅收四五分。安东盐城二县因早播之谷被旱，晚种庄稼又生虫害，收成极少。扬州府之江都县靠近县城之一带地方稻子皆好。西北二处村庄因干旱洼地收六七分、高阜之地收四五分。距兴化县城三十里以内之洼地收成甚好。而距城偏远之东北二处村庄皆只收三四分。此被灾之二十二州县之情，经臣访察，确系如此。现将派员详查受灾之田之轻重多寡，俟查明后，另行具奏。臣查得，江南地方水泽众多，农夫可以抽水灌溉，(**朱批**：甚是。)与西北地方不可同日而语。北部虽有大河，却于农田不利，唯赖雨水。故而西北地方一遇干旱，则普遍亢旱，一概无收。而江南地方同遇干旱，则有水无水之区收成截然不同。即便同一地区内，彼村庄稼干枯，而此村粮食丰收者，亦系有之。此之南北地利不同，情亦各异。(**朱批**：南方水路畅通，送一二船粮食，岂能抵得上数百车辆数千驮子，有何相干。)再查安徽巡辖地收成分数。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四府皆收八九分，其中亦有收七分者。太平、庐州、滁州、和州、广德等五府州收七八分不等。凤阳府之凤阳、五河、寿州等三州县收八分。临淮、怀远、蒙城、颍州、颍上等五州县收七分，定远、洪县、霍丘、灵壁、太和、宿州、亳州、盱眙等八州县收六分。天长、泗州收五分。前生蝗之地唯兼有受害，并未泛滥全境。现查明予以赈济。安庆府之桐城、太湖；滁州之全椒，此三县高阜之地虽遭干旱，洼地仍然丰收。早播之庄稼收割后，晚种之禾受损不多，现令确查被旱之地。兹正值收秋之际。民尚不致窘困。从十月以后再赈济蝗旱灾区之民。唯赈济之事，官者往往借此之机填补亏欠，衙役则借机肥己，乃至当地恶棍皆会从中勒索，饥民实承恩惠甚少，此各省赈济宿弊由来已久，圣主早已洞鉴。本年春季江南赈灾时，臣曾严令知府亲自监赈，道台督查，又私下派人四处暗访，将克扣赈济钱粮之不法衙役，当地光棍即行捕拿，穿枷杖责示众。威慑之下，州县官吏畏于严法，克扣不多。(**朱批**：如此才是。)江南人虽称此次赈济与前不同，但臣仍虞未能根除积弊，俾民不得普沛皇仁，真正之饥民未能得到赈救。(**朱批**：如此思量而行，何事不成。)赈济之前，饥民于拟名之际即需过钱，书办造册亦需打点，赴州县城候赈又需资斧相助，得米之先，即要支付种种费用。不但如此，且不肖胥吏衙役侵冒之情又安能绝迹。(**朱批**：甚为周详，所言皆是。唯料理时首属难办之事。)臣愚以为，赈济之时，百姓实得恩惠者颇少，故与安徽巡抚商议，上江遭受蝗害旱灾之区，自十月之后，先开仓粮平价粜卖，(**朱批**：甚善。)然后再煮粥赈救。平价粜卖短缺之米及赈济所需之米，由臣等公同捐纳。(**朱批**：能行则行，不能行则陈情具奏。)煮粥赈济若只于州县城内开设一厂，远处居民则不能来，仍无裨益，须于州县四方乡中各设一厂，饥民皆在方圆十里十五里之内，便于前来，方有济益。而煮粥赈济不但可解贫民之饥，且当地晋棍亦不会肆入粥厂骚扰。平价粜粮，则可日日买米以食，贫穷文儒商贩皆可低价买米度日，而本地光棍、衙门奸宄尽绝克扣之途，实于贫民有益哉。至拯救下江受灾之民之处，臣将与署理巡抚商议再定。臣司掌地方之职，对生民之疾苦，理应设法抚恤，使得生所，以副圣主爱养群黎之至意，何敢将民生之事漠然置之，徒求虚名，而置贫民生计于不顾。兹唯备陈管见，竭尽心力，仰答圣主任用之宠恩。再江西省收成分数俟报来后另行具奏。为此缮折差臣标把总孙国柱、兵丁陈永济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两江之事朕实毫不担忧。尔所奏之事何须朕降旨，著依奏而行，勤勉效力。

7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因连降大雨，二十三日方晴，田野沾足。省城迤南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省城迤北至凤阳、滁州、扬州、淮安，千里之地无不得雨。农夫久盼降雨，忽沛甘霖，皆冒风雨翻耕田地，播种二麦蔬菜等作物，虽然辛苦，但因春季麦收可望，而乐于劳做。(**朱批**：览之欣悦。)天晴之后男男女女于田塍及时抢种，欢歌笑语不绝于耳。苏州、常州之河道，雨水少时甚浅，此次得雨，河面宽阔，船行畅通，商人亦甚欢悦。安徽巡抚所属地方之米价，每石八钱至一两二钱四五分不等。其中多数价系一两，一些地方仅为七钱，亦有一些地方价至一两三四钱者，临近山东省不产稻米之区，米价略贵。小麦之价，每石七钱至九钱一两不等；大麦每石二钱五分至四钱不等；豆价每石六钱至一两不等，有些地方亦有高达一两一二钱者。江宁巡抚所属之地米价每石一两至一两五钱不等。其中多数地方为一两二三钱，江宁、镇江二府因靠近江道，米价略平，小麦之价每石七钱五六分至一两不等。淮安、徐州两地小麦之价八钱五六分至一两二钱不等，大麦之价每石三钱四五分至五钱五分不等。豆价江南各府每石九钱至一两二钱不等，江北每石六钱五六分至九钱不等。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书。

朱批：知道了。

719 侍郎常寿奏报亲王察罕丹津接旨回奏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奉到圣主饬下亲王察罕丹津及臣各朱批谕旨一封，臣当即令将谕察罕丹津之旨译为蒙古语，恭谨缮封，交领催费颜图，驰抵主事哈尔嘎图处，由哈尔嘎图面交亲王察罕丹津阅看。并嘱察罕丹津若有所言，则使其缮书带来于我。等情遣派前去。本月二十六日，领催费颜图返回。据主事哈尔嘎图呈称，侍郎所遣递送降给王察罕丹津谕旨之领催费颜图，于九月十九日到此，我当即亲捧谕旨前往，交予察罕丹津、台吉多多布旺扎尔父子阅看讫。其父子阅旨毕，顶戴头上叩言：吾世蒙古文殊师利圣主厚重之恩，今之圣主将吾殊封为亲王，又施重恩，将丹忠之奴俱赏于吾。在此奇思庇护之下，不料为罗卜藏丹津兵马所欺，被迫携妻子来投圣主。入关之后，吾及妻子属下，皆蒙恩给食廪饩，俾使生活安逸。今又见圣主奇旨温纶，吾父子犹如死而复生，重见天日，不胜畅然。如此奇恩，唯舍命报效也。除日夜恭祝圣主万寿外，不胜欣喜，奏言笨拙。等语。其父子合掌望阙叩恩讫。察罕丹津将一钤印蒙古文奏疏呈请侍郎转奏，故将察罕丹津所呈蒙古文奏疏一并交给领催费颜图呈交。等语。将亲王察罕丹津奏书粗译看得，广积善福之宝，其身如孙布尔山之坚固，宽容大度，光照四方之神圣之文殊师利皇帝足下：卑奴亲王戴青和硕齐谨奏，前奉仁恩，将吾显拔于众，封为亲王，将贝子丹忠之奴俱赏于吾，使吾死而复生。今之谕旨犹如甘露降沐老朽头上，即如天上出了太阳，使死亡之心得以复苏，甚感畅快。皇上如此仁恩，除世代感戴恭祝外，何以为报。唯仰赖圣主之威，舍身报效也。伏乞嗣后赐降训旨，仁鉴。等语。故将亲王察罕丹津阅毕温纶，叩谢回奏之蒙古文书及所献哈达恭谨赍送外，为此皇帝饬降察罕丹津之清文朱谕及训谕臣之旨，理应恭缴，故臣亲自恭封，一并密奏。照此奏疏俱咨贝勒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附一：雍正帝谕侍郎常寿遣送给察罕丹津之旨

雍正元年

谕侍郎常寿。览卿所奏，王察罕丹津不敌罗卜藏丹津之力，自携妇孺一百四十余人，来投河州关。故将谕察罕丹津之旨先发尔处，到后由尔驰送察罕丹津，使其安心居住。察罕丹津缺少之物，俱予拨给，妥善照料，继而派少卿花鄂前往照管。军务皆谕总督年羹尧。尔距边关既近，巩固边塞甚为重要。征讨罗卜藏丹津时，察罕丹津若欲收拾人马与我军同行，伊既熟悉地方，由伊带领，委派其属之人，招降其他台吉，指引道路，则于事有裨益。为此特谕。

附二：雍正帝谕戴青和硕齐调军将讨罗卜藏丹津

雍正元年

谕亲王戴青和硕齐。据侍郎常寿奏报，尔不敌罗卜藏丹津之势，亲率妇孺一百四十余人入关。朕闻后甚为恻然。岂有此理，骨肉相残，分割青海众台吉奴才，罗卜藏丹津乃自取悖逆。朕本年春闻知罗卜藏丹津之猖乱，本欲派大军征剿，唯念自顾实汗以来，百年恭顺和好，王扎西巴图尔率众台吉归顺皇考，各封王贝勒、贝子、公，恩赏俸禄、法道一统。再则罗卜藏丹津与尔兄弟反目，亦当如此，求同存异。倘派大军，罗卜藏丹津拒不顺服而予以征剿，尔等虽然有隙，以骨肉而论，征剿罗卜藏丹津，尔等恐亦心寒。且罗卜藏丹津又未犯边，故停止出兵，以观形势。今罗卜藏丹津公然反叛，兵掳王尔、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事既扩大，朕乃天下大皇帝，岂有坐视等为罗卜藏丹津所欺，青海台吉奴才离散之理乎？今已饬交总督年羹尧、贝勒延信、侍郎常寿，速调大军，将罗卜藏丹津于得逞之前，务必剿灭之处详谋以行。王尔唯将来投之奴收聚一处，宽心而生。尔生计之事，朕亦交付侍郎常寿矣。定为尔及额尔德尼克托克托鼐报仇，使尔青海保全一体，原礼修好耳，但无即成之理。尔放宽心，切勿担忧，安心颐养。为此谕之。

720 侍郎常寿奏报奉旨谢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侍郎臣常寿惶悚跪伏叩首密奏：为谢罪事。

窃臣乃一卑微至愚粗陋之人，自部用以来因才不出众，未昭效力，唯赖圣祖仁皇帝训旨而行，渐擢至侍郎之位。自圣主承膺大统，连降奇旨训示，厚重鸿恩，越格以施。青海事发，臣虽殚精竭虑，每每奏疏意所不料及未尽之处甚多，然圣主宥臣之愚昧无知，每事降旨，谆谆告诫，一一指授。如此养育指点之恩，臣虽舍命效力，亦不能报答。王察罕丹津前来投关，臣愚以为，由臣处将其食用各项，暂依所需视足拨给，俟将其来情奏闻后，一应所出，皆自圣主鸿恩，等情具入。今圣主将臣折内之错逐一分析指明，臣见谕旨如梦方醒，犹如冲出黑暗重见天日，方知臣见识短浅，气量狭小之过，不胜魂飞魄散，惊恐战惧，无地自容。此皆臣性素庸懦，加之风烛残年，更为愚上加愚，以致优柔寡断，有烦宸衷。此即臣之死罪，理应重惩。然不唯宽宥未罪，反劳圣眷，逐款指授，如此圣恩，臣不胜感激。引咎自责，羞愧难抑，追悔莫及。嗣后唯将圣主训旨谨记在心，竭力改过，舍命报效外，另无奏言。故臣将责臣之旨恭照原文译为蒙古文，派领催费颜图送交亲王察罕丹津矣。并咨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一等侍卫达鼐、主事哈尔嘎图等，使其稔知圣主仁恤亲王察罕丹津之至意，钦遵谕旨料理诸事也。圣主谪臣朱谕理应缴回，故臣除亲自封奏外，为此，臣诚惶诚恐，跪伏叩首，谢罪谨奏。

附：雍正帝谕侍郎常寿朱准戴青和硕齐入关谕旨

谕侍郎常寿。前尔奏言王戴青和硕齐不敌罗卜藏丹津之力，被迫携妇子来投边关一事，尔明知此情，却推诿于地方官员，令视别处办理，未准入关。可怜其年迈之人，于边外寒居单薄帐房。尔派主事哈尔嘎图前往办理王戴青和硕齐食用各物，不谓立即动用正项钱粮，视一应所需充裕拨给，好生照顾，却苟且遣派主事哈尔嘎图，零星拨给。今又以钱粮销算重要为由具奏。尔身为驻边办事之臣，凡理应所用，不即刻爽利办理，唯恐自犯过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倘可推言让王戴青和硕齐即刻入关，关系如何如何。唯给戴青和硕齐一应什物充裕有欠，以致属下偷盗王之马匹而逃。王戴青和硕齐何知尔等小吏，其乃投朕而来，何以如此？如此想来，即关系朕之名声。尔等办事之臣，凡于己有利之事，费尽心力，不惜抛至数千万银两，而似此等动用钱粮施恩之事，则小气言曰：关系钱粮，当应慎重。即便稍有差错，让尔赔还，亦无须如此小气耶？朕多怀疑此乃明知故犯。年羹尧既已遣派达鼐办置银两，朕再派少卿花鄂前去办理，王戴青和硕齐亦知朕仁恤之意，唯此等逃回青海之人，闻戴青和硕齐此情，窘迫之人岂肯来降？必然甚为失望。嗣后凡为罗卜藏丹津所迫来降之人至达关口，确属走头无路，则即准入关，妥善照料。再尔此次过错及朕之谪旨，著俱书明晓喻王戴青和硕齐。尔此次所办之事甚为不是。为此谕之。

721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部属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侍郎臣常寿谨密奏：为奏闻事。

切照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主事哈尔嘎图呈报：九月二十三日，察罕丹津所属之喀嘉唐古特首领卫征台吉，驻喀嘉唐古特之大喇嘛所遣之第巴，携察罕丹津属下三人来告：我大喇嘛所遣前往拉卜楞寺探信之人，于本月二十日返回禀告，前往罗卜藏丹津处之拉卜楞寺之西勒图喇嘛，于十六日返回寺内，经问消息，其告曰：罗卜藏丹津让我等每日诵经，给我三十户人、三十口牲畜，皆为察罕丹津之人。据罗卜藏丹津牧场来使禀报，西宁已运来许多大炮。罗卜藏丹津闻此，立即领兵自察罕丹津牧地起程返回。我与罗卜藏丹津一同起程返回寺庙。我在彼闻下人言曰：察罕丹津之属下多托诺寨桑已逃往洮州，察罕阿拉布坦领五百余人逃往松潘，等语。故送察罕丹津之三人前来禀告，等情。经问察罕丹津属下三人，据言，我等三人原随我王迎战，兵败于罗卜藏丹津后，四下在逃，我等三人逃往喀嘉唐古特，后至卫征台吉处，方知我王在河州，遂同卫征台吉来投我王。其余别无消息。等语。故除将此三人交付察罕丹津外，为此具呈。一等侍卫达鼐亦照此呈报太保公总督讫。署理河州副将印之游击岳朝龙亦呈报同此。为此谨密奏闻。照此奏书亦俱咨贝勒延信、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

722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停止驻省官兵尸解京城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户部左侍郎常寿谨奏：为祈请停止驻省城之官兵解京城事。

查得，例定驻省城之官兵身故，将其尸解送京城，拨给沿途所需船车口粮，派官兵随护至京城。因京城无田无房，生活无赖，寡妇孤子将尸体于京城安置后，即返省城，以谋生路。虽孝子节妇，因为隔省，不得适时以尽孝心。伏乞皇帝明鉴，饬下该部，除京城置有家产，自愿携尸移户

前来者外，凡无产业之人，停止尸解京城。如此则孤寡得以适时尽其孝心，且无官兵随护之累，驿站钱粮亦不致糜费。为此谨奏。

朱批：著贝勒阿布兰、舅舅隆科多、卢询、马尔萨、逊柱议奏。

723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请严禁伪造黄历以昭历法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工科给事中、加一级臣何硕色谨奏：为祈请严禁伪造黄历，以昭历法事。

窃惟，皇帝万邦一统，百典永定，四海内外，无不遵循正历。伏思，每年将钦天监奏定之样历颁行天下，岂容私卖伪造之物。今各省无忌之徒，私刊伪造，以为官历，又改头换面取名通书。臣行江南、浙江、福建等地，见梁兴郎、萧觉焕所编《通书相命》一书，实乃私历。其每年更改，于江浙福建等省广为流传。倘伪历流行，正历则难颁行。现每年各省刊印纸张，皆以正项钱粮销算。今民间若无私刊伪书，由各省商人承卖，销者必多，再将盈余折算，钱则敷矣，无需动用库银。故祈请嗣后各省严加宣谕，禁止刊行名为《通书》之伪黄历。至刊印纸张所用，停止以正项钱粮销算，俱由商人承卖，以民间所卖盈余，照数折补。如此不但历法昭著，且于国帑略有裨益。《通书》亦自然绝迹矣。臣略有管见何敢不达上聪，伏乞皇帝明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朱批：此奏甚是。咨直隶各省严禁。该部知道。

724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请严禁典当兵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谨奏：为请旨事。

适才接奉为查验兵器所降之旨，深感上谕奇睿透彻。臣窃惟，不肖兵丁仍有稍受窘迫，即将兵器当入小当铺者。兵器乃甚要之物。臣祈请嗣后凡甲盔撒袋腰刀枪等物，严禁典当，由臣等不时严查。倘仍有典当者，则将当者与开当铺者一并交部，从重治罪，将该佐领、骁骑校亦交部议处。为此谨奏。

都统观音保亲书。

朱批：此奏甚是，著严禁之。

72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傅尔丹祁里德所余炮枪火药数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奏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振武将军公傅尔丹奏开：接准兵部咨转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议复，据将军祁里德奏称，臣旗现有威远将军炮四位、子母炮三十四位、鸟枪二千一百二十。京城所送火药铅铁绳子，除用于进兵操演外，拨给威远将军炮火药铁子各五十抄，子母炮火药铁子各一百抄，一百二十、三十抄不等。每炮以各五十抄每枪以各一百五十抄计，请将该火药铅铁绳交付所遣员外郎巴扎尔带来。等语。查得，傅尔丹、祁里德两处，自五十五年始，先后七次送去炮枪火药一千六百抄、铅铁一千二百抄。祁里德将所用数目一次未奏，今又奏领。查得本年既已精选兵丁带回，若军务所用火药不按例奏销，任凭领取，随要随给，频繁往运必费钱粮。故相应咨知傅尔丹、祁

里德，令伊等二处，将进剿所用多少，一年操演几次，每次所用多少，现备用所余多少之处，俱以查明奏闻，适时再议，派工部章京送去。至遣往西路之兆昌言称验放所造之炮，皆撺不可用。祁里德等处之炮或亦如此，亦未可料。故宜咨将军傅尔丹、祁里德，令将伊处现有铜炮逐一验放，凡可用者，经奏闻，照其所请，如数拨给火药铅铁绳子，倘不可用，则留在茂岱察罕廋尔(modai cagan seol)，鄂尔折吉图浩尔(uljejitu gool)等城。等情。为此议奏，请旨。等因。于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交乾清门行走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转到臣。

臣钦遵上谕，将所查自康熙五十四年以来，军中所领子母炮、鸟枪、火药、铁子、烘药、绳子各项，及该部先后送来之火药、铁子、烘药、绳子等项，凡历年用于枪炮操演，进兵征讨之数目，及现余细数，俱开列于后。

查得，康熙五十四年右翼卫兵马初次出征时，有子母炮二十四位，每炮领取火药、铁子、烘药、绳子等项各一百抄。是年由部送来子母炮五十位，每炮用火药、烘药、铁子、绳子等项各三百抄。又秋季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二十抄，火药各四十八抄，烘药各四十八抄，整火绳各八条。康熙五十五年春季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三十抄，火药各五十五抄，烘药各五十五抄，整火绳各十条。五十五年由部给右翼卫二十四位子母炮，每炮补送火药、铁子、烘药、捻子、火绳等项各二百抄。是年秋季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二十抄，火药各三十八抄，烘药各三十八抄，火绳各六条。康熙五十六年春季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十五抄，火药各二十五抄，烘药各二十五抄，火绳各四条。康熙五十七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三十抄、火药各五十五抄，烘药各五十五抄，火绳各十条。是年秋季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十五抄，火药各二十抄，烘药各二十抄，火绳各三条。康熙五十八年，由部给七十四位子母炮，每炮送铁子各一百五十抄，火药、烘药、火绳等物各二百抄。康熙五十九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各三十抄，火药各五十五抄，烘药各五十五抄，火绳各十条。五十九年臣与祁里德兵分两路给祁里德子母炮三十四位，臣留炮四十位。祁里德之三十四位子母炮，每炮给铁子、火药、烘药、火绳等物各三百抄，共计给铁子一万二百抄，火药一万二百抄，烘药一万二百抄，火绳一千八百三十六条外，臣部所余四十位子母炮，以每炮铁子各二百八十二抄，火药一百二十三抄，烘药一百二十三抄，火绳二十六条计，留下一半。是年因征剿，每炮耗费五至十抄不等，平均每炮以铁子八抄、火药八抄、烘药八抄、火绳十二条计，耗用一半。康熙六十一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用铁子二十抄、火药四十抄、烘药四十抄、火绳七条。经查该炮以每炮计尚余火药七十五抄、烘药七十五抄、铁子二百五十四抄，火绳七条。为备进兵，臣于康熙六十年奏请，于四十位子母炮，每炮补领铁子五十抄，火药、烘药、火绳等项各一百抄。雍正元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以铁子十五抄，火药二十抄、烘药二十抄、火绳十三条计，用了一半。自康熙五十四年始，至雍正元年止，除每年用于祭炮，操演炮射，出兵进剿外，现臣处所有四十位子母炮，每炮以铁子二百八十九抄、火药一百五十五抄、烘药六千二百抄、药捻五千九百三十三个、火绳八百六十条。康熙五十八年，由部以铜炮八位，每炮送来火药三百抄、烘药三百抄、捻子五十个、火绳五十五条、铁子三百抄。五十九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用火药、烘药各二十五抄，火绳六条、铁子六抄。同年，臣与祁里德兵分两路，将铜炮四位给征西将军一路，臣之一路留下铜炮四位。给祁里德之四位铜炮，每炮拨给火药二百七十五抄、烘药二百七十五抄、火绳四十九条，药捻五十个，铁子二百九十四抄。是年进剿，臣一路每炮用火药、烘药各五抄，铁子五抄、火绳五条。康熙六十一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每炮用火药、烘药各十五抄，铁子五抄、火绳五条。雍正元年春季祭炮，操演炮射，用火药、烘药各十五抄，铁子各五抄、火绳各五条。现每炮尚余火药、烘药各二百四十抄、铁子二百七十九抄、火绳三十四条。康熙五十九年部送冲天炮一位，并送铁子二百、火药九百斤、烘药十八斤二两、螺丝

筒子二百、蒜麻二百、引线二百、药囊二百、火绳六十六条、白蜡十二斤。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元年，除祭炮、操演炮射用火药三十六斤之一半、烘药一斤六两、螺丝筒子七十一、蒜麻七十三、引线七十三、囊八十六、火绳三十四、白蜡二斤十两外，现有铁子二百，火药八百六十三斤之一半、烘药十六斤十两、蒜麻一百二十七、引线一百二十七、螺丝筒子一百二十九、囊一百十四、火绳三十二、白蜡九斤六两。六十一年部送囊二百，用了八个，现余一百九十二。康熙五十四年，右翼卫出兵三千，满汉兵丁计领鸟枪一千六百十九，每枪配火药一百抄、烘药四钱、铁子一百抄、火绳五条。是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五十抄、烘药二钱、铁子五十抄、火绳二条之半。康熙五十五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五十抄，烘药二钱、铁子五十抄、火绳二条之半。同年由部按一千七百鸟枪，每枪送火药二百抄、烘药八钱、铁子二百抄、火绳十条。查得汉军八旗八十二名领催出兵时曾无鸟枪。康熙五十五年部送火药，将此八十二名领催亦列入鸟枪兵额，送来火药。故将此多送之八十二枪火药、铁子、烘药、火绳分给察哈尔之二百四十枪下，每枪分给火药四十八抄，烘药一钱九分二厘，铁子四十八抄，火绳二条又一丈二尺。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四十抄、烘药一钱六分、铁子二十五抄、火绳二条。康熙五十六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四十抄、烘药一钱六分、铁子二十五抄、火绳二条。同年九月，汉军八旗撤回，一百五十名鸟枪兵，以每枪计，带回火药一百二十抄、烘药四钱八分、铁子一百五十抄、火绳六条。剩余鸟枪一千四百六十八，于康熙五十七年春季操演枪射时，每枪用火药五十抄、烘药二钱、铁子二十五抄、火绳二条之一半。是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五抄、烘药六分、铁子五抄、火绳一条。康熙五十八年七月，汉军八旗撤回，九十五名鸟枪兵，每枪带火药五十五抄、烘药二钱二分、铁子一百二十抄、火绳二条之一半。剩余鸟枪一千三百七十三。于康熙五十九年春季操演枪射时，每枪用火药五十五抄、烘药二钱二分、火绳二条之一半。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操演枪射之火药、烘药、火绳俱已用完，铁子尚余一百二十抄。除五十九年四月，将满洲八旗一百八十鸟枪拨给定西将军一路之吉林、乌拉兵丁外，满洲八旗剩下鸟枪六百二十一，汉军八旗剩五百七十二，其中有五名鸟枪兵委以官职，现满洲汉军兵丁计有鸟枪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康熙五十八年，由部每枪送火药一百七十抄、烘药六钱八分、铁子一百三十抄、火绳八条。臣领取一半，祁里德与臣兵分两路，带汉军鸟枪兵四百，每枪带火药一百七十抄、烘药六钱八分、铁子二百五十抄、火绳八条之一半外，又于吉林乌拉、黑龙江乌拉、绿旗喀喇沁、科尔沁等兵之二千五十五鸟枪，拨给火药、烘药、绳子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抄、铁子二十万三千三百十抄。满洲汉军所有鸟枪一千一百八十四，康熙五十九年出兵进剿，每枪用十八至二十抄不等，平均而计，用火药十九抄、烘药二钱二分、铁子十九抄、火绳五条。康熙六十一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三十五抄、烘药一钱五分、铁子十抄、火绳一条之一半。同年四月，汉军八旗再次撤回鸟枪兵四十三名，并每枪携火药一百十六抄、烘药三钱一分、铁子二百二十一抄，火绳二条。扣除以上各项满洲汉军余有鸟枪一千一百四十一，每枪余火药一百二十六抄、烘药三钱一分、铁子二百二十一抄、火绳二条。同年十月，由部拨送药、铁，以鸟枪一千一百八十八计，每枪领取火药二百抄、烘药八钱、铁子一百抄、火绳十条。雍正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八抄、烘药七分二厘、火绳一条。同年四月，又撤回汉军八旗鸟枪兵二百七十一名，每枪携带火药九十八抄、烘药二钱三分八厘、铁子二百二十一抄、火绳一条。又撤回领催三十七名，每人携带火药六十抄、烘药二钱四厘、铁子六十抄、火绳三条。除陆续撤回之鸟枪外，现此处满洲汉军之鸟枪尚有八百七十。扣除历年用于操演枪射，出兵进剿之火药、烘药、铁子、火绳外，现剩八百七十支鸟枪，每枪余火药二百九十八抄、烘药一两三分八厘、铁子三百二十一抄、火绳十一条。康熙五十六年调盛京乌拉三千兵丁前来时，京城拨给鸟枪一千，每枪领火药三百抄、烘药一两二钱，铁子三百抄、火绳十

五条。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五十抄、烘药二钱、铁子十五抄、火绳三条。康熙五十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三十七抄、烘药一钱四分八厘、铁子二十抄、火绳二条。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二十五抄、烘药一钱、铁子五抄、火绳一条之一半。康熙五十九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五十六抄、烘药二钱二分四厘、火绳十二条。将此四季操演枪射每枪所用火药一百六十八抄、烘药六钱七分二厘、铁子四十抄、火绳八条之一半扣除后，每枪余火药一百三十二抄、烘药五钱二分八厘、铁子二百六十抄、火绳六条之半。五十八年四月部送之火药铁子，除给盛京乌拉之一千鸟枪，每枪以用火药一百零一抄、烘药四钱四厘、铁子七十一抄、火绳五条拨办外，所余并陈药，每枪以火药二百三十二抄，烘药六钱四分八厘，铁子三百三十一抄，火绳十一条计，尚有一半。五十九年征剿，每枪用十八至二十抄不等。平均而计，每枪用火药十九抄、烘药二钱、铁子十九抄、火绳四条之一半。康熙六十一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五十九抄、烘药二钱三分六厘、铁子二十抄、火绳三条。将征剿、操演枪射每枪所用火药七十八抄、烘药四钱三分六厘、铁子三十九抄、火绳七条之一半扣除后，所余火药一百五十四抄、烘药二钱一分二厘、铁子二百九十二抄、火绳四条。同年十月，由部以每枪计，送来火药二百抄、烘药八钱、铁子一百抄、火绳十条。用后所余加之陈药，每枪有火药三百五十四抄、烘药一两一分二厘、铁子三百九十二抄、火绳十四条。除雍正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以火药三十一抄、烘药一钱二分四厘、铁子七抄、火绳一条计耗用一半，及历年所用外，每枪所用火药二百二十四抄，烘药八钱八分八厘、铁子三百八十五抄、火绳十二条，现剩一半。康熙五十四年调察哈尔一千兵丁，其所携二百四十支鸟枪，自五十六年右翼卫所领火药内，每枪拨给火药、烘药、铁子、火绳四十八抄。同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火绳一丈二尺。是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火绳一丈二尺。康熙五十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绳一丈二尺。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绳一丈二尺。康熙五十八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绳一丈二尺。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八抄、烘药三分二厘、铁子六抄、绳一丈二尺。所余铁子每枪十二抄。康熙五十八年部送药铁子，以鸟枪二百四十计，每枪给火药一百七十抄、烘药六钱八分、火绳八条之一半、铁子给一百三十抄。同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四抄、烘药五分六厘、火绳一条之半、铁子六抄。五十九年出兵征剿每枪用十八至二十抄不等，平均而计，每枪用火药十九抄、烘药七分六厘、铁子十九抄、火绳一条。康熙六十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以火药十三抄、烘药五分二厘、铁子六抄、火绳一条计，用了一半。康熙六十一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以火药十二抄、烘药四分八厘、铁子五抄、火绳一条计，用了一半。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以火药十二抄、烘药四分八厘、铁子五抄、火绳一条计，用了另半。雍正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以火药十二抄、烘药四分八厘、铁子五抄、火绳一条，用了一半。除历年操演枪射、征剿所用火药、烘药、铁子、绳子外，现以每枪火药七十五抄、烘药三钱、铁子九十抄、火绳三条计，尚余一半。调内扎萨克十二旗兵丁时，带来鸟枪三百五十五，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将部送火药、烘药、绳铁，以每枪计，拨给其火药一百十抄、烘药四钱四分、火绳五条之一半、铁子八十二抄。同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抄、烘药四分、铁子十抄、火绳二条之一半。五十九年征剿，每枪用十八至二十抄不等。平均而计，每枪用火药十九抄，烘药七分六厘，铁子十九抄、火绳一条。康熙六十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二抄、烘药四分、铁子六抄、火绳半条。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抄、烘药四分、铁子六抄、火绳半条。康熙六十一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抄、烘药四分、铁子六抄、火绳半条。同年秋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抄、烘药四分、铁子六抄、火绳半条。雍正元年春季操演枪射，每枪用火药十抄、烘药四分、铁子六抄、火绳

半条。除历年操演枪射、征剿所用外，现余各项，以每枪计，尚有火药三十一抄、烘药一钱二分四厘、铁子二十三抄、火绳一条之一半。同年撤回之兵丁，带走枪一百五十，每枪携火药三十一抄、烘药一钱二分四厘、铁子二十三抄、火绳一条之一半。现剩鸟枪二百零五。以每枪计余火药三十一抄、烘药一钱二分四厘、铁子二十三抄、火绳一条之一半。故臣除将本路历年所用及现余细数查清具奏外，臣路现有炮药、铁子、烘药、火绳皆在各一百五十抄以上，满洲兵丁鸟枪之火药、铁子、烘药、火绳皆在各三百抄以上，故臣此二年无须奏领。又查臣处铜炮皆可以用，并无撺炮之处。为此谨具奏闻。等情。

又据征西将军祁里德奏开：据兵部咨转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议复，据将军祁里德奏称，我军现有铜炮四位、子母炮三十四位、鸟枪二千一百二十。京城所送火药、火绳、铁子，除用于进兵操演外，铜炮余药铁子各五十抄，子母炮各余百抄，鸟枪余一百二、三十抄不等。请以每炮五十抄、每枪一百五十抄计将火药、铁子、火绳送来。等语。查得，傅尔丹、祁里德两处，自五十五年始，先后七次送去炮枪火药一千六百抄、铁子一千二百抄。祁里德等将所用数目一次未奏，今又奏领。本年既已精选兵丁带回，若军务所用火药不按例奏销，任凭领取，随要随给，频繁往运必费钱粮。故相应咨知傅尔丹、祁里德，令伊等二处将进剿所用多少，一年操演几次，每次所用多少，现备用所余多少之处，俱以查明奏闻，适时再议，派工部章京送去。至遣往西路之兆昌言称，验放所造之炮，皆撺不可用。祁里德等处之炮或亦如此，亦未可料。故宜咨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将其处现有铜炮逐一验放，凡可用者，经奏闻，照其所请，如数拨给火药、铁子、火绳。倘不可用，则留在茂岱察罕廋尔鄂尔折吉图浩尔等城。等情，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咨转前去。等因。

臣查得，康熙五十五年至康熙五十九年四月，由部前后所送炮枪之火药铁子，其耗用数目除由振武将军傅尔丹处查核奏闻外，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臣傅尔丹、祁里德我等二人兵分两路。臣路兵马分得铜炮四位，每炮火药二百七十五抄，共一千一百抄，铁子各二百九十四抄，共一千一百七十六抄。子母炮三十四位，每炮火药、铁子各三百抄，共一万二百抄。鸟枪二千五十九，共火药二十七万二百三十抄，铁子二十万四千三百十抄。康熙六十年，工部送鸟枪之火药、铁子三十万抄。自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始，至雍正元年四月，每年操演进兵所用铜炮火药八百八十四抄，铁子五百九十抄；子母炮之火药、铁子六千七百七十八抄；鸟枪之火药三十五万四千一百四十八抄，铁子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八抄。将此扣除后，现有铜炮火药二百十六抄。每炮五十四抄，铁子五百八十六抄，每炮一百四十六抄、一百四十七抄不等。子母炮之火药、铁子三千四百二十二抄，每炮一百、一百零一抄不等。鸟枪之火药二十一万六千零八十二抄，按二千零五十九支鸟枪计，每枪为一百零四抄、一百零五抄不等。铁子十七万七百五十二抄，每枪八十二、八十三抄不等。臣路原有二千五十九支鸟枪内，除将撤回之绿旗一百七十支鸟枪之火药、铁子一并带回外。被撤回之喀喇沁三百四十九名兵丁，已令将拨给其自携鸟枪之火药、铁子中之用余部分，火药计三万六千三百十抄、铁子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二抄领出收贮。此外，康熙六十年从京城右翼卫前来之兵丁，携带鸟枪七百八十八，每枪领火药、铁子三百抄。于途中操演及至营地操演，每枪各用一百抄。除二队撤回兵丁之火药、铁子，及一并带回之鸟枪二百二十六外，现有鸟枪五百六十二，每枪有火药、铁子二百抄。康熙五十九年六月，送来冲天炮一位，火药九百斤、烘药十八斤十二两、炮铁子二百，经远近试放及教练生手，用火药四十斤八两，铁子因撺放，用火药十斤十五两，共计用烘药二斤，所撺铁子五，现余火药八百四十八斤九两，烘药十六斤十二两、铁子一百九十五。又查，臣路现有铜炮四位，每年操演皆无不可用者。除将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至雍正元年四月，臣路原有及后送，已用所余及现存炮枪之药绳细数，造具清册，送工部销算

外，为此谨具奏闻。等情，于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将二折子交散秩大臣、都统拉锡转奏。奉旨：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等。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前据征西将军祁里德奏开：臣军有威远将军炮四位、子母炮三十四位、鸟枪二千一百二十。京城所送火药火绳、铁子，除用于进兵操演外，威远将军炮现余火药、铁子各五十抄，子母炮余火药、铁子各一百、一百二、三十抄不等。请以每炮各五十抄、每枪一百五十抄，将火药、铁子、火绳交所遣员外郎巴扎尔带来。等情。臣等会议，傅尔丹、祁里德两处，自康熙五十五年以来，先后七次送去炮枪之火药一千六百抄、铁子一千二百抄。祁里德等将所用数目一次未奏，今又奏领。若军务所用火药不按例奏销，任凭领取，随要随给，频繁往运必费钱粮。故相应咨知傅尔丹、祁里德，令伊等二处，将进剿所用多少、一年操演几次、每次所用多少、现备用所余多少之处，俱以查明奏闻，适时再议，派工部章京送去。至遣往西路之兆昌言称，验放所遣之炮皆撺不可用，祁里德等处之炮或亦如此，亦未可料。故宜咨将军傅尔丹、祁里德，令将伊处现有铜炮逐一验放。凡可用者，请予奏闻。等因议复咨行前去。今据将军傅尔丹奏言，康熙五十五年初调右翼卫兵丁时，带子母炮二十四位，同年部送子母炮五十。该七十四炮原带火药、铁子，及由部陆续所送之药、铁子，除用于每年春秋二季操演，五十九年进剿及分兵两路时拨给将军祁里德路三十四位子母炮外，现余子母炮四十，每炮余火药一百五十抄、铁子二百八十九抄。又康熙五十八年部送铜炮八位，其所送火药、铁子，除每年春季祭炮、操演及兵分两路时拨给将军祁里德四位铜炮之火药、铁子外，现有四位铜炮，每炮余火药二百四十抄、铁子二百七十九抄。又康熙五十九年部送冲天炮一位，并炮所送之火药、铁子，除用于每年祭炮操演外，现余火药八百六十三斤之一半、铁子二百。又康熙五十四年调右翼卫三千兵丁时，满洲汉军携带鸟枪一千六百十九支，其原有火药及由部陆续所送之火药、铁子，除用于每年春秋操演枪射及进剿外，又给了察哈尔兵丁。兵分两路时，分给将军祁里德之汉军四枪兵丁之火药，给祁里德吉林乌拉兵丁一百八十鸟枪之火药、铁子；给吉林乌拉、黑龙江、绿旗、喀喇沁、科尔沁等兵丁二千五十五鸟枪之火药。又给先后撤回之五百零一名鸟枪兵配带火药、铁子，此外扣除已授委任之五名鸟枪兵外，现满洲汉军所有八百七十鸟枪。每枪余火药二百九十八抄、铁子三百二十一抄。又康熙五十六年调盛京乌拉三千兵丁前来时，由部拨给一千鸟枪之火药、铁子及部陆续所送之火药、铁子，除用于每年春秋操演枪射及进剿外，现每枪余火药三百二十四抄、铁子三百八十五抄。又康熙五十四年调察哈尔一千兵丁，其所带二百四十鸟枪之火药，由部陆续送至，除用于每年春秋操演枪射及进剿外，现每枪余火药七十五抄，铁子九十抄。又调内扎萨克十二旗兵丁时，带来鸟枪三百五十五，该枪之火药、铁子，由部陆续送至。除用于康熙五十八年以来每年操演、进剿，及撤回一百五十支鸟枪所携回之火药、铁子外，现存鸟枪二百零五，每枪余火药三十一抄、铁子二十三抄。臣路现有炮药铁子均在一百五十抄以上，满洲兵丁鸟枪药铁子皆在三百抄以上，故二年无需奏领。等情。将军傅尔丹既言其现余炮药铁子一百五十抄以上，满洲兵丁鸟枪药、铁子皆有三百抄以上，二年无需奏领，今毋须再予补送。

据祁里德奏言，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四月，由部先后所送炮枪之火药铁子，其所用数目，由将军傅尔丹处查核奏闻外，五十九年五月，兵分两路时，臣分得铜炮四位，子母炮三十四位，鸟枪二千零五十九，其原带及而后部送之火药铁子，除用于五十九年五月至雍正元年四月之历年操演及进兵外，现余铜炮火药二百十六抄，每炮为五十四抄，铁子五百八十六抄，每炮为一百四十六抄、一百四十七抄不等。子母炮之火药、铁子三千四百二十二抄，每炮为一百、一百零一抄不等。鸟枪之火药二十一万六千零八十二抄。二千五十九支鸟枪每枪为一百零四抄、一百零五抄不等。铁子十七万七百五十二抄，每枪八十二、八十三抄不等。臣路原有二千零五

十九支鸟枪内，除撤回之绿旗一百七十支鸟枪并火药铁子带回外，被撤回之喀喇沁三百四十九名兵丁自携鸟枪所拨火药铁子，其用余之火药三万六千三百十抄、铁子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二抄，业已领出收贮。此外，康熙六十年自京城右翼卫调来之兵丁，携带鸟枪七百八十八，每枪携火药、铁子各三百抄。因途中及达营地之操演，每枪用各一百抄。二队兵丁撤回，连并火药铁子共带回鸟枪二百二十六支外，现存五百六十二支鸟枪，每枪有火药、铁子各二百抄。康熙五十九年送至冲天炮一位，火药九百斤，铁子二百。除用于试放操演外，现余火药八百四十八斤九两、铁子一百九十五。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至雍正元年四月，臣路原有、后送、已用、余留之炮枪火药火绳细数，已造清册，送工部销算讫。等情。查得，将军祁里德一路之铜炮，每炮余火药五十四抄、铁子一百四十六抄。子母炮三十四位，每炮余火药一百、一百零一抄不等，铁子八十二、八十三抄不等。祁里德路，原有鸟枪二千零五十九，其中除已撤回之五百十九支鸟枪外，现有一千五百四十支鸟枪，每枪余火药一百零四、一百零五抄，铁子八十二、八十三抄不等。加上从已撤回之喀喇沁三百四十九兵丁内抽取贮之火药三万六千三百十抄、铁子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二抄，平摊而计，每枪余火药一百二十一、二抄不等，铁子一百零一、二抄不等。兵戎之地，炮枪火药等项不可不足，祈请于四位铜炮、三十四位子母炮，每炮补拨火药、铁子等项各五十抄，于现有一千五百四十九支鸟枪，每枪补拨火药，铁子各一百抄。至康熙六十年调去之兵丁内，现有鸟枪五百六十二，每枪余火药、铁子各二百抄，故停止增拨。俟降旨后，将此项补拨之火药等项，仍照先前运送之例，由工部派妥员送往。又傅尔丹、祁里德奏言两路铜炮并无搁放之处，故勿庸议。至兵戎之地，炮枪药弹等项关系甚要。既然驮运多费钱粮，该将军等宜将运至营地之火药铁子等项分摊给兵丁收贮，交付该管官员，不时严加巡察，使之用于正当之处，且备有余地。然将运至营地之火药铁子等项靡费滥用，今奏闻用余数目，却言于撤回之兵丁，为虑得有所赖，皆令将火药铁子等与枪一并带回。此显系巧饰。将此宜咨该将军等，嗣后凡送至营地之火药铁子等项，务必交令兵丁小心收贮、交付该管之员，不时严查。每年春秋操演须节省以用，不可糜费。倘剩余确少，不敷足用，奏请补拨，须将先前所送火药铁子等项用了多少，现余多少之处奏明后，再议增送。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太保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理总务都统贝勒臣阿布兰、大学士臣嵩祝、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工部事务臣孙渣齐、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宗室臣佛格、工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臣徐元梦、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726 工科掌印给事中永福奏陈管理威远堡等六边门方策折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永福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臣于本月二十三日，为祈请选拔贤能，补任威远堡等边门事具折密奏。是日面奉谕旨：著尔总管此六边门补放稽察之事，尔所知少年章京可指名题补，如何领兵稽察之处，由尔详细筹谋，具折密奏。钦此钦遵。臣反复详议，臣既奉旨总管六口边门，威远堡、吉林乌拉等处大道行人繁杂，开原城乃头等重镇，臣宜坐驻开原，将盛京、富哈禅、威远堡等六边，不时密访严查。查得开原城守尉统兵千人，巡查既需兵丁，宜从开原兵内四十八领催中选取二名，由臣酌情调用，将将军衙门之番子抽取四名，以备访查。此六边门除部衙门保举之章京笔帖式外，择选郎中以

下，主事以上之官员奏补引见，效力五年。五年内倘能查缉私参、禁绝暗中违法之人，臣则会同将军查明保奏，从优议叙，以示鼓励；倘龌龊不谨，有玷其职，则从重治罪，将边门开职交付该将军等，以防御行走旗差。每边即有笔帖式一名、领催一名、披甲三十、台领催三名，宜停止添兵。臣到任之后，若从中查有声名狼藉者，则予革职。猎人出边，若有家府管领裹胁歹人逞强，臣即缉送盛京刑部治罪。兴京、富哈禅、开原之城守尉章京，若有于门务上行弊者，臣则会同将军据实参奏。富哈禅边门，乃朝鲜国进贡贸易之所，本地痞恶若有侵害外国人者，亦予查访密奏。凡属琐事，即与将军会同审结，倘有奸恶之人专主私参之利，贩卖偷挖之大案，臣则会同将军缉拿奏闻，予以治罪。凡有宜应奏闻，恭请训谕之事，臣则密封呈送将军转奏。臣当克己奉公，禁应所禁，惩应所惩，竭能效力，以报皇帝择用之恩于万一。伏乞明鉴，俟奉谕旨，臣将钦遵施行。为此谨密奏请旨。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永福。

727 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请严缉逃人折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革职留任臣尹达里谨奏：为祈请严缉逃人事。

切臣看得，满洲人凡事所行多赖奴才。近几年来，满洲奴才内孑身而逃者颇多，而家居较远之庄户，率宗出逃者，亦为不少。现隐匿逃人，虽有治罪之例，但此类逃人被拿送者甚少。由此可见，其必有栖身之所。在逃之奴才皆附痞恶，切不可使之于外永留。伏乞皇帝饬下理藩院、刑部，于各省及边外等地严加稽察。倘将该等之人陆续缉获遣送回来，即可益于满洲，地方亦获清平。为此惶悚谨奏，伏乞睿鉴施行。

728 通政使司参议武格奏请满洲官员量材择补部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

通政使司参议奴才武格谨奏。

荷蒙皇上养育八旗满洲之鸿恩，兹今满洲人丁殷繁，祈请将各省督抚以下、知县以上之官，视相应部衙门，量材择补。如此方可谓国家昌盛，满洲兴旺也。故惶悚战栗，具奏请旨。

729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补放常济保佐领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

切据都统拉锡奏称：为游牧察哈尔总管兼参领、佐领常济保以年老呈文休致，该佐领之缺请旨补任事。查该佐领源流，于盛京初建时，原为轮管佐领。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常济保为分佐领，将其兄弟等具奏引见，以补放佐领，同时将僧昌呈文一并具奏。奉旨：原属何佐领？钦此。据都统伯舒敏、副都统瓦尔达等奏称，原系轮管佐领。常济保祖父叔父以及常济保本人，已连续管理了四代。等情。奉旨：僧昌因何未曾引见？钦此。又据奏称：康熙二十三年奉谕，凡三代管理佐领者，著将佐领之兄弟引见。钦此在案。故将常济保之兄弟引见，僧昌亦曾带来以备引见。等情。奉旨，岂有如此之旨？或许为勋旧佐领吧。著尔等会同兵部议奏。钦此钦遵。

经会同兵部查得，康熙二十三年奉谕：世管佐领如若添丁分佐领，自佐领兄弟内，不论官民择人补放。兄弟中倘封锁可堪管领之材，则其中另行择人补任。即便勋旧佐领，如果佐领庸弱无能，该都统宜应随时参革。混编佐领仍挑选旗中贤能之员补任。钦此。而非命将三代管理且无过愆佐领之兄弟带领引见。都统伯舒敏、副都统瓦尔达皆为办理旗务之臣，理应详细查档据实奏报。伊等非但不详查原档，反以案载二十三年曾谕命凡三代管理佐领者，著将佐领之兄弟引见之无稽之旨执奏，殊属不合。故此将都统伯兼佐领舒敏、副都统兼一等侍卫瓦尔达俱革职，舒敏世袭官职，交吏部另选相应之人袭任。查得，该佐领虽初为僧昌之祖巴都礼、布达西里管理，继而由常济保之祖阿哈爾等四代管理，但并非为僧昌、常济保之祖原带之丁编成之勋旧佐领，而系彼此轮流管理。既然如此，常济保此分出之佐领补放佐领，宜交该旗照例将应补之人具奏引见补任。等情。具奏。奉旨：舒敏、瓦尔达免于革职，降五级留任。舒敏既有世袭官，照例罚俸。余依议。钦此钦遵。将常济保佐领中分出之佐领以为公中佐领，将旗员引见补任佐领在案。是以常济保所管之佐领，是将旗内应补佐领之员具奏引见，将常济保兄弟一并引见，抑或亦将僧昌兄弟一并引见之处，伏乞圣主指示。至该佐领自初设时起，虽属轮流管理，但常济保一家四代管理并无过愆，故臣等祈请将常济保弟弟及其子辈具奏引见。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由都统拉锡面奏。奉旨：此等补放佐领之事，朕颇难措置，前次即曾降旨命八旗都统会议，划一具奏。此事仍著八旗都统会同兵部议之。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常济保此佐领自初设以后，已换四氏管理。从常济保之祖至常济保业已管理了四代。自常济保佐领分出之佐领，奉圣祖仁皇帝之旨，以为公中佐领，由旗人补任。既然如此，常济保此佐领作为公中佐领，将旗内应补佐领人员列名具奏。唯常济保四代管理该佐领，并无过愆，故将常济保之子一并具奏引见。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仍行走内阁学士臣伊都立、右侍郎仍管理堤塘事务臣牛钮、办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正黄旗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正白蒙古旗都统臣拉锡、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正红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署理汉军旗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镶白汉军旗都统臣张圣佐、镶红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臣济当阿、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祐、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讷亲、镶蓝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蒙古旗都统臣德尔金。

朱批：若系承管佐领虽有罪愆，亦须由其族内应补之人补任；若为轮管公中佐领，糊里糊涂管理了四代亦就作罢，决无因佐领无过即可世袭管理之例。常济保之子若为该旗选中则可带来。以四代管理无过即令引见之议实属谬也。况为此佐领之事，皇考曾慎重降旨，审核甚明矣，何以还如此糊涂办理？

73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拴养马驼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臣等奏前事内开，据兵部咨转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开：奴才窃惟，八旗拴养之官马骆驼，每月动用库银喂养，盖备紧急之用，关系甚为重要。故八旗各佐领所拴养之马驼宜应满数喂养，各图精心照料，使之肥壮。今见兵丁喂养马驼，并不精心，加之佐领骁骑校等稽察不严，使得官马骆驼瘦多肥者甚少。倘遇紧急之差，调用肥马，兵丁无奈，多重利借银，

采买肥马，以至生计窘迫。嗣后八旗所养之马驼，除由该管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时严加巡查外，该部宜每月再派官员巡查，八旗兵丁方能各图精心喂养。喂养精细，马驼皆能肥壮，既无误紧急之用，兵丁亦无采买肥马骆驼之忧，于之国事亦有裨益。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等因。奉朱批：著八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言，官马骆驼盖备紧急之用，关系甚为重要。嗣后除由该管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时严加巡查外，该部宜每月再派官员巡查，则马驼皆可肥壮，即无误紧急之用，兵丁亦无采买肥马之忧，于之国事亦有裨益。等情。查得，八旗自设官马骆驼始，即定由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不时视察，兵部亦予巡查。今因年久，不可谓未有疏忽之处。嗣后除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不时巡查外，该部亦须遣员严查。如此则拴养马驼之兵丁必能各图喂养，于事大有裨益。为此谨奏，请旨。等因，奏入。奉朱批：著何以严查，如何治罪之处，相应议之。钦此钦遵。

臣等复议得，设置官马骆驼，盖备紧急之用，关系甚为重要。兵丁拴养马匹、行差骑用亦甚便利，理应小心喂养，使之肥壮。嗣后除交付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每月挨次查验兵丁所拴马匹一次，兵部亦宜不时巡查。例定瘦马八十日养成肥马。若兵丁喂养不精心，越限八十日，仍未上膘，耽误使用，则将拴养之人，及都统以下，骁骑校、小领催以上，俱交该部，照例治罪。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常在祁尔萨、韩永杰、巴尔呼达、正黄旗都统马尔萨、副都统臣永寿、花色、李林深、署理正白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徐元梦、都统臣拉锡、观音保、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觉罗佛伦、萨哈察、哈达、署理正红旗都统事务镇国公臣德普、都统臣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满丕、马起达、济寿、缵达色、镶白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达色、吴光、王宜谦、署理镶红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齐穆布、傅尔丹、张驰、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和珅、吴尔泰、莽喀拉、多赛、朱廷柱、镶蓝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都统臣德尔金、署理都统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依议。

73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披甲择优服甲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都统拉锡传出之副都统巴拜条陈内开：为敬陈管见，伏乞睿鉴事。臣防守太原二十七载。太原距京城相隔一千二百里。其之二旗现有拖沙喇哈番级章京四人，骁骑校四人，领催、披甲共四百十三人，铁匠二人，弓匠二人。披甲、领催、骁骑校、拖沙喇哈番等章京，皆无升转之缺。若披甲出缺，须由骁骑校、拖沙喇哈番衔章京甄别，交城守尉核定一人，将书与人一并咨送京城该旗，由都统验看服甲。赴京之人若准服甲，方能返回太原，领取俸米顶差，以养家口。若未准服甲，另由京城择甲遣往，须派绿旗兵丁护送，必费驿车粮米。而未服甲者，白费盘缠，徒劳往返，绝无生路，子女家口，嗷嗷待哺。京城之甲返回，亦须绿旗兵丁护送，又累驿站车马。如此往返，不唯徒费驿车口粮，且于兵丁实无裨益。至补任太原之拖沙喇哈番等章京、骁骑校亦无升转之缺。若章京、骁骑校出缺，照例由京城补派。故太原兵丁生活无望。今皇帝鸿恩，犹如日月，普

照天下，荷蒙好生抚育之意，官兵民等俱沾圣恩。臣祈请，太原服甲，比照西安之例，经骁骑校、章京甄别挑选，由城守尉验看，择优穿服，停止赴京服甲。如此即免驿站之累，兵丁亦无失生计之忧。若骁骑校出缺，请准于小领催内，择选贤能效力之人，送京城引见补放。若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则选骁骑校随赴引见补放。拖沙喇哈番等章京，京城该旗若有应升之缺，由该旗论俸咨行兵部转行太原，具奏带领引见。等情，于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入。都统拉锡传谕：此事朕前似降旨以议。著八旗都统查明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巴拜条陈内称，臣防守太原二十七载。太原距京城相隔一千二百里。其二旗现有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四人、骁骑校四人及领催、披甲。该等之人皆无升转之缺。若披甲出缺，由城守尉指定一人，送往京城，经该旗臣等验看服甲。若示准服甲，另由京城择甲遣往，须派绿旗兵丁护送，必费驿车粮米。而未服甲者，白费盘缠，空自返回，子女家口嗷嗷待哺。京城之甲返回，亦须绿旗兵丁护送，又累驿站。如此往返，不唯徒劳驿站车马，且于兵丁，实无裨益。又补任太原之拖沙喇哈番等章京，骁骑校亦无升转之缺。章京、骁骑校出缺照例由京城补派。臣祈请，太原服甲，比照西安之例甄选，由城守尉验看，择优穿服，停止赴京服甲。如此即免驿站之累，兵丁亦无失生计之忧。若骁骑校出缺，请准挑选小领催引见补放。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则选骁骑校随赴引见补放。拖沙喇哈番等章京，于京城应升之缺，论俸升用。等情。查得，本年四月，臣等遵旨议奏俾使德州、玉田、顺义等县十六城三品城守尉，四品防守尉以下，乃至兵丁，各得应升之缺，俱准施行。故副都统巴拜所奏请准小领催补领催之缺，骁骑校补拖沙喇哈番等章京之缺，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升为京城应升之缺之处，勿庸议。此外巴拜又奏言：太原距京城相隔一千二百里，披甲出缺，将应服甲之人送往京城服甲。赴京未服甲者，另由京城择甲遣往，须派绿旗兵护送，必费驿车口粮。而未服甲者，白费盘缠，徒劳往返，子女家口，皆嗷嗷待哺。京城之甲返回，亦须派绿旗兵丁护送，又累驿站，如此往返，不唯徒劳驿车口粮，于之兵丁，实无裨益，等语甚是，理应照此奏疏普遍施行。又查得，德州、玉田、顺义等十六城，山海关、古北口等各边门之地，披甲出缺，皆将人一并送至京城服甲。未准服甲者，往返之累，实堪忧苦。且京城服甲，须携户并往，未准服甲之人携户来京，皆费驿站钱粮。故该十六城披甲，及山海关、古北口等各边门之地，披甲缺出，从本地人内，选拔精干之材，由该城守尉、防守尉、总管官员验看，即准服甲。无城守尉、防守尉、总管官员之处，由掌关防之拖沙喇哈番等章京验看服甲，将服甲之人衔名呈报该部，咨转各属之旗在案。若本佐领内无相应服甲之人，则另行该旗，由京城择甲遣派。如此即不枉费驿站钱粮，且免兵丁往返之累。今即准每三年军政一次，城守尉、防守尉、及披甲等内，若有才力不及、射技拙劣者，则革职另选（**朱批**：披甲则另行选补，将取甲之该管官员交部，严加议处。）俟降旨，交兵部宣谕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常在、祁尔萨、韩永杰、巴尔呼达、正黄旗都统马尔萨、副都统臣永寿、花色、李林深、署理正白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徐元梦、都统臣拉锡、观音保、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署理正红旗都统事务镇国公臣德普、都统臣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满丕、马起达、济寿、缫达色、镶白旗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达色、吴光、王宜谦、署理镶红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齐穆布、傅尔丹、张驰、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和珅、吴尔泰、莽喀拉、多赛、朱廷柱、镶蓝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都统臣德尔金、署理都统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依议。

732 都统伊尔哈岱奏陈蒙古旗缺宜由蒙古旗择员题补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谨奏：为敬陈管见，伏乞圣主睿鉴事。

窃奴才看得，各省蒙古旗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该将军或因蒙古旗无相应指名题补之人，而将满洲旗官员指名具题。奴才窃思，蒙古旗若确属无相应之人，该将军宜行部，于蒙古旗内，挑选应补之员题补。适蒙圣主睿鉴，特谕各省蒙古旗尚无协领。遵旨由部议奏各省蒙古旗补放协领一职，奉旨准行。故嗣后各省蒙古旗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除将本属蒙古旗应题之人指名题补外，倘无应题之人，该将军应行部，于京城各蒙古旗内择选题补，则各省满洲蒙古、汉军俱沾鸿恩也。伏乞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著都统会议具奏。

733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行文定限时日以速结案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侍郎托时谨奏：为定限以益公事事。

查得，部院衙门行文各省，或各部院往来行文，皆有限定之日。因有逾限，将该官议处之例，故未有延误之处。今见事关房产田奴争讼之事，及催缴亏欠之事，虽户部行令旗处查核或行取涉案之人，有时确因不速回复，以致案事时常拖延。此限不定，事必不能速结。嗣后，若行取原告、被告，旗处此日即应送人。倘若有误，须将情缘于三日之内回文复明。凡催缴亏欠，行文核查等事，五日内务必查复。倘违限不予回复，即将办事之员交该部，照违限治罪。如此定例，不致误事，于事且有裨益。伏乞饬下复议施行。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此奏甚是，照行八旗，遵照施行。该部知道。

73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赐荔枝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叩恩事。

九月初六日，遣往奏览谷穗之领催浑他，带回钦赏压甘荔枝到营，臣率在营臣员跪迎接捧，望阙行三跪九叩礼。伏思，臣至昏至愚，委以边陲重任，未效涓滴之力，正为恐负皇上举用而惶悚之际，又蒙圣恩赏赐，臣不胜愧疚。臣唯竭尽驽钝之力，以报圣主重恩于微。为此谨具叩奏。

735 礼部左侍郎登德奏请考选翻译优良人员题补侍读学士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礼部左侍郎行走内阁学士臣登德谨奏。

切臣看得，内阁翻译汉本之侍读学士，皆职掌翻译御览之本、谕旨之事，责任甚重。嗣后凡事翻译之满洲、汉军侍读学士、主事及八旗翻译之满洲、汉军侍读学士、主事及八旗翻译之满洲、汉军中书出缺，祈请交付吏部，考选应升之员，择翻译好者引见题补。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议奏。

73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卫达鼐所探罗卜藏丹津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九月二十九日，据侍卫达鼐处报称：先前由我处遣察罕丹津属二人及我等通事一员，前赴拉布隆庙周围探信，九月二十八日，据所派之人前来禀告：经探信，察罕丹津台站之二百户人，罗卜藏丹津欲带走，派给伊属下之辉特钦钦台吉近二十名兵丁，台站之人将伊等尽皆斩杀后返回，居于拉布隆庙周围。庙喇嘛下三百户人，罗卜藏丹津未动。算此等人，察罕丹津之人有五百户，现居庙周围处是实。再，察罕丹津之妻察罕拉布坦率近五百人，为保护伊游牧地，正前往松潘。罗卜藏丹津给格勒克济浓千名兵丁，令往追，被察罕拉布坦击败返回。又，罗卜藏丹津令额尔克戴青与阿齐诺门汗公同迁往乌兰乌苏地方居住，业经前往等语。再闻得先前额尔克戴青下寨桑多托诺率二百人，遁往洮州，业经咨文洮州副将往查。据回文称，除多托诺十三口来投外，再无人来投等语。察罕拉布坦率女人孩子前往藏拉属口子，即称外阿尔察地方，因闻此信，令察罕丹津缮蒙古文书，命伊等前来拉布隆庙地方等因，业经带给藏拉游击，令遣员转送察罕拉布坦等因，业经送来。臣除将此咨文四川提督岳钟琪，由松潘口作速遣员往会察罕拉布坦，告以圣主养育察罕丹津厚恩，令察罕拉布坦作速往投察罕丹津外，将侍卫达鼐所探之信，谨恭奏以闻。

朱批：好。知道了。

73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给发理郡王马匹草豆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总理上驷院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抄出带来之文内开：照分多罗淳郡王之例，将分给多罗理郡王之马八百匹，驼七十只拟给发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查得，分多罗淳郡王时，王二十匹抽选之马、三十匹驾驺马，供给一年之草、豆、烧柴，经具奏，俱已行该部给发，在案。现分给多罗理郡王之二十匹抽选之马、三十匹驾驺马，供给一年之草豆、烧柴，拟照例行文该部给发。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多罗平郡王臣纳尔苏、办理上驷院事务一等侍卫臣常明、办理上驷院事务二等侍卫兼侍卫统领臣纳奇泰。

朱批：知道了。

73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折内奉朱批：知道了。可恼者中尔乃头一个，隐忍不奏乃尔之过，但尔是好意，与尔无涉。不过开个玩笑。钦此。奴才跪捧开阅，即为奴才之非分而惶悚，且为蒙皇上慈旨而欣慰，唯频频叩首耳。再将朱批三折及奴才奏折包在一起，外面加印谨奏。

朱批：知道了。

73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折内奉朱批：朕并非只是责备尔，责备之中乃有褒义。多年来无论何项钱粮不能接续。何项粮米中断未至，尔都设法通融。管饬满洲蒙古绿旗兵丁，一事未出，亦一事未烦皇考。如此效力之处，岂可谓轻而易举平常之功耶？朕又怎忍责备于尔。唯朕实怜悯兵丁也。以往皇考年事已高，尔等理应如此隐忍。兹朕临天下，此等之事，乃朕所稔知者，尔再如此而为大可不必。一则尔因不知朕意，方言不敢有改前辙，朕因恐多年辛劳效力之兵丁会雪上加霜，故下严旨告诫于尔毋存欺隐之心。二则如今大事已近告成，尔若致朕之兵丁再添苦累，一俟伊等返回，朕将何颜面对之。尔知朕之实意，凡兵丁有为难之处，悉行陈奏，朕必欣然嘉许。特谕。钦此。奴才伏阅之下不胜感泣泪下。越格殊恩，实奴才所难承领，奴才唯日夜勤慎，粉身碎骨拼死报效也。奴才看得，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世代皆承圣祖养育之恩，皇上临御即令蠲免军地兵丁借贷之银，又官赏半年俸禄，兵赏一月行粮。又降温谕，兵丁久驻军地甚为劳苦。又恐官兵晋升受阻，特谕查军地效力之人，各交该处任用。钦此。鸿恩叠沛，官兵感恩不尽，无不欢欣鼓舞。皇上谆谆教导，奴才谨记在心，仰副圣主爱兵如子之至意，嗣后凡有兵丁愁困之处，奴才即予奏闻。为此叩谢天恩。谨具奏闻。

朱批：理应如此。知道了。

74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路振声奉旨调养身体谢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折内奉朱批：路振声多年卓然效力，朕甚稔知，乃难得之提督。如今似此之人难得，且即便相同之人，派往此处，凡事生疏无用。尔处置甚是。让他边调养身体边办事。需亲自出查疾行之时。朕另派人辅助，由部行文。朕甚嘉许爱惜之意，著明白谕之。钦此钦遵。奴才传路振声前来，谕告皇上对伊甚为嘉许爱惜之意及御批之旨，路振声伏地聆闻，不禁失声恸哭。跪告，奴才闻此殊旨，深为惊异，拙言难奏。又奉慈训，命奴才边调养身体边办事。奴才心甚欢悦。不久定会痊愈。嗣后必效命酬答等语，唯泣下如雨，叩谢不尽。奴才看得，路振声自聆旨以来，病情略觉好些。饮食亦有增加，颜色比以前亦好一些。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览奏甚悦。

74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巴里坤耕田兵丁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仰赖皇上洪福，巴里坤地方天合雨顺，官兵各图效力，满洲官兵所种粮谷收成十一分，察哈尔绿旗官兵所种粮谷收成十分有余。多年来如此收成实不多见。是以奴才奏请将满洲蒙

古夸兰达、官弁、绿旗营将官及委护军领催之章京、护军校、骁骑校等照例议叙。满洲蒙古护军领催披甲绿旗兵丁原未具奏，故奴才未敢奏请。纵观官兵无不各图效力，耕田官弁及委护军领催之章京、护军校、骁骑校等现既承恩议叙，奴才恳祈本年耕田之满洲蒙古绿旗近一千四百名兵丁倘饬下施恩奖赏，则兵丁承恩，愈加黾勉也。因系请恩之事，故而密折具奏，伏乞训示。为此谨奏。

74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宽宥失察之过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据兵部咨开，据将军富宁安奏言，巴里坤、库舍图、鄂笼吉三处官兵，凡效力军营，才优人可，按例应升之人，及自来军营勤于边哨各差遣使之官兵，经分别挑选，将其满洲、察哈尔、绿旗官兵之旗属佐领名衔履历、人品相貌、效力行差之处咸俱造册，由兵部咨行各该处之情，已于八月二十日奏闻讫。查兹军营内，不论察哈尔亲军、前锋、护军、小领催、披甲唯视效力人可者，即委以护军校、骁骑校。亦有将披甲委以章京者。奴才先前拣选时，亦将巴里坤、鄂笼吉之正黄旗察哈尔巴尔米佐领下由披甲委以护军校之察干鄂钦等五名披甲选出，将其旗属佐领姓名履历、人品相貌、行差效力等情造册送交兵部矣。又查，尚无将披甲越格补为护军校、骁骑校之例。是以奴才补行兵部，请将原稽查未曾留意误送兵部之察干鄂钦等五名披甲删名，行该察哈尔总管予以革退外。奴才失误之处，祈请交该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交乾清门行走，都统拉锡转奏。奉旨：护军、披甲同样效力，并无过错。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臣跪诵圣主宽宥之旨，不胜欣喜，望阙叩谢天恩。故此叩谢天恩，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

74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据兵部咨开，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都统兼散秩大臣拉锡传谕：送将军富宁安平安丸四百粒，方子四张。富宁安再给阿喇衲处一百余粒。此药性甚平不烈，军地之人如若生病，各种病皆可服饮。唯注明须按病情视药引子服用。另送槟榔膏一匣，一并寄送。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情到营。臣当即召集满洲蒙古绿旗各臣官兵宣谕，俱各欢跃，望阙叩谢天恩外。窃惟，圣主身在宫阙日理万机，又为军营官兵特降殊旨，赐赏药丸方子，天眷无所不至，此实军营难得之奇药也。臣钦遵上谕，将槟榔膏一罐，平安丸一百五十粒及方子一并送给副将军阿喇衲外，亦将平安丸、槟榔膏及方子酌量送给领兵驻于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淖及驻于鄂笼吉之侍卫折尔德等矣。剩下的平安丸、槟榔膏谨收存之，以备巴里坤地方遇有生病之人，即照圣主指教赏给服用。为此叩谢天恩，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此药甚好，很灵。即便无病之人，服用亦无妨，且可治大病。故又送去一千粒。

744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荐贤才之策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

镶蓝蒙古旗都统臣觉罗德尔金谨奏。

皇帝日理万机，为国忧勤。宸衷所系，无微不至。且念治理天下，首以得人为要，故叠降旨于臣等，保奏熟谙可信之人。此诚圣不可言，广求人材之至意。今保举唯视勤慎或廉能者。今皇上广觅贤才，孰敢不仰副皇上之诚意秉公举荐。唯日久天长，致生衙私夤缘之弊，亦未可料。臣祈请嗣后保举人员，务必指明何事勤慎，何事廉能之处，据实陈奏，不徒以勤慎廉能之词巧饰，方可获真才之人，且不负皇上广觅贤才之诚意。臣性素闇懦，愚昧无知冒昧具奏，伏乞圣主睿鉴。

745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奏陈管见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谨奏。

臣虽未习清汉文，不能奏陈国政之事，但臣之一门自祖及臣，皆蒙皇上重恩，恐辱皇上交付之责，日夜唯竭心尽力效力耳。唯臣生性愚蒙，无才奏陈要事，故臣仅奏街途所见。看得，街途所行皆非正价之车，租赁之车甚多，兵丁骑马者亦为鲜也。如此兵丁骑术必生，且草料之价必贵也。臣昏庸之见，谨奏请旨。

寿智胞叔之孙护军思达色手书。

746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八旗生员在省考试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希禄谨奏：为请旨事。

臣窃惟，钦命八旗监生即至闲散，俱可考选现任部院笔帖式、库使以用。又准满洲可考武举，此皆皇帝之奇恩。今见江南广东等省驻防八旗官兵子弟，来京岁考者甚少，此皆因路远，难以按时到达之故。即然准考且路远难至，若准相应略给一些生员名额，于本省考试，则学生普沾皇帝之恩也。应否施行，伏乞皇帝明鉴，交该部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希禄。

臣子席唐阿书折。

747 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奏请陵寝祭祀用器皿数量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总理陵寝事务内务府总管董殿邦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四月、八月由京城带来不光亮之金盘五、锅台盘子八、大盘子八十五、平常小碟子一百十六、小碟子二十六、大碗十六、平常碗六、小碗十、口大底小之碗六、有脚无盖之盆一、茶酒壶一、托盘一、碗一、碗盖一、刻花托盘一、匙四、高桌上所摆大瓶子四、盘四、有节之大瓶子四、口

大底小之碗十、口收拢底深之小碗四十、酒盅托盘二十，共三百九十件，重七千七百三十四两八钱五分。嵌珍珠、绿松子石、珊瑚大金茶桶一、嵌绿松子石、珊瑚小茶桶一、勺子五，共七件，重三百六两一钱。银上镀金盘子盖十二、平常碟子盖十二、大碗盖六、口大底小小碗碗盖二、小碟盖五、珐琅碗盖三十三、小碟盖四，共七十四件，重三百六十七两九钱。大银盘十六、二等盘七、平常小碟十一、小碟九、大碗八、扁奶茶壶一、碗盖一、匙四、仙人碗一，共五十八件，重八百三十一两七钱。珐琅碗三十、盘子十二、小碟四、拼盘四、酒盅托盘一套、托盘一、有盖之珐琅碗四、有景字碗盖珐琅碗二，共五十九件，葫芦碗二十四、盘子八、小碟八，共四十件。磁碗二、红铜镀金碗盖一、玉盅一、筷子四对，共八件。四大祭祀、周年祭祀二宝位上所用不光亮之金盘四、扇盘六、大盘五十四、平常碟八十、小碟十四、大碗十八、口大底小之碗二、平常碗十二、马央恩(maiangen)碗一、匙四、有脚无盖盆一、茶酒壶一、托盘一、刻花托盘一，高桌上所摆大金瓶三、有脚无盖盆四、有节之茶酒壶二、口大底小之小碗十、口小底深小碗二十、酒盅托盘十套，共二百五十八件，重五千六百二十六两一钱五分。嵌珍珠、绿松石、珊瑚大金茶桶一、嵌绿松石、珊瑚小茶桶一、勺子三，共五件，重二百六十九两五钱。银上镀金盘子盖十二、平常碟子盖十、大碗盖六、口大底小小碗碗盖二、小碟盖五，共三十五件，重二百三十四两四钱。有盖珐琅碗四、酒盅托盘一套、托盘一，有景字碗盖之珐琅碗四、酒盅托盘一套、托盘一、带有景字盖珐琅碗二、玉酒盅一、筷子四双，共十四件。除将此留下备大祭、周年祭祀使用外，所余不光亮之金盘一、扇盘二、大盘三十一、平常小碟三十六、小碟十二、小碗二、碗一、口大底小小碗四、碗盖一、大瓶子一、有节之茶酒壶二、口小底深小碗二十、酒盅托盘十套，共一百三十三件，重二千一百八两七钱。嵌绿松石、珊瑚金勺二，重三十六两六钱。银上镀金平常小碟盖二、珐琅碗盖三十三、小碟盖四，共三十九件，重一百三十三两五钱。大银盘十六、二等盘七、平常小碟十一、小碟九、大碗八、扁奶茶壶一、碗盖一、匙四、仙人碗一，共五十八件，重八百三十一两七钱。珐琅碗三十、盘十二、小碟四、拼盘四，共五十件。葫芦碗二十四、盘子八、小碟八，共四十件。磁碗二、红铜镀金碗盖一，共三件。查得，礼部库内所藏景陵不用之有节金茶酒壶四、勺二、小碟三、酒盅托盘三套，共十五件，重四百六十三两八钱五分。嵌绿松石、珊瑚有脚无盖金盆四、茶桶三、勺三，共十件，重五百八十一两。银盆一、有盖碗二、勺一、大盘十、小碟五、匙六，共二十五件，重三百四十二两五钱。孝陵不用之金底一，重十五两五钱。银盘四、平常小碟二十三，共二十七件，重二百九十一两四钱。孝东陵不用之有节金茶酒壶二、勺四，共六件，重二百七十两。银上镀金盖一，重四两五钱。大银盘六、碗一、勺一、盖一，共九件，重一百五十四两。此等器具藏礼部库，既然无用，俱退回京城，交内务府总管。高桌上摆放之金器具留一套，三周年过后，亦交付京城内务府总管。现今需用添造之带把儿碗一、银上镀金之碗盖二、小碟盖五，拟照旧样，交广储司制作。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

748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委前锋补任骁骑校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江宁将军臣雍吉讷谨奏：为请旨事。

江宁二百名委前锋，原与披甲一样，各给钱粮二两。本年蒙圣主殊谕，省城委前锋各加钱粮一两。臣窃惟，圣主为勉励省城兵丁，使成劲旅，特播鸿恩，添增钱粮。故此八旗兵丁无不欢忭感激。唯省城骁骑校员缺，原仅由小领催补任。兹圣主施恩，赏予委前锋各加一两钱粮，与小领催一样，俱食三两钱粮。是以臣祈请，嗣后骁骑校出缺，不分小领催、委前锋，挑选有才干、弓马

娴熟、能管饬者，送部引见。如此拣选不仅可以得人，且兵丁倍受鼓舞愈加上进也。伏乞皇帝明鉴，允准委前锋补用骁骑校之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具本奏来。

7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旨并缴御批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等前为布政使黄叔琬传谕御旨恭谢圣恩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朕亦并非令尔等一文不取，但亦不可滥派于民。倘上依天时，下顾民情，取之有理，用之为公，则惧何耶？小民属员必会感激。朕恩之下，尔等倘又发财，如此好事，可有更胜者乎？果诚地方安谧，天赐丰年，百姓各得生路，尔等督抚，又岂有挨饿之理？保举属员之财，断不可取，一则不体面，二则何颜为上司？苍天如何，当抬头望之，此甚重要。朕此旨亦密谕黄炳。钦此。臣等捧读御批，不胜感激，当即恭设香案，叩谢皇上训旨。窃惟臣等仰荷鸿恩，久居外任，自身阖家衣食丰裕，公私所用俱赖主恩。臣等唯恐不堪其职，有玷任用，日夜悚惕，竭蹶而行，心尚且不安，何敢妄图不义之财。唯臣等见识浅薄，不能识人，错误之处，不可能没有，然本心岂敢存私？臣等至愚至陋，蒙皇上慈怜，降旨垂训，至详至备，诚仁明之至。臣等牢记在心，钦遵施行。除遵旨抄送密谕山东巡抚黄炳外，为此叩谢训旨，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等之事，徒言感激没用，倘能真心诚意遵照施行才好。

750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奴才法海谨奏：为请安事。

奴才跪请圣主万安。为此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气色复原。尔可好？何天培声名如何？据实奏来。

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抵西宁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九月二十日，臣由西安起程，十月初六日抵西宁。青海之事，圣主既然交付与我，凡事臣相机办理后，再行奏闻。臣谨将抵西宁日期恭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

7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常寿起程赴罗卜藏丹津处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来西宁前，先谨遵主子所降谕旨，于九月十一日行文侍郎常寿曰：先前罗卜藏丹津告尔

称：向察罕丹津摊牌后，或我亲自前往，或遣员陈明缘由等语。现今罗卜藏丹津已经掠完察罕丹津，此亦应遣员往问伊之时。侍郎或尔亲自往问，或应遣章京等之处，尔定后咨我，由我处具奏等因咨行之文，业经奏览。今侍郎常寿已于十月初二日由西宁起程，前往罗卜藏丹津处。俟常寿返回，看罗卜藏丹津如何声言后，奴才除一面酌量办理，一面奏闻主子外，谨将侍郎常寿起程日期恭奏以闻。

朱批：甚好。

753 户科掌印给事中石图奏陈部院行文办事酌情限定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臣石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各部院办事会见皆定有限期，故科道官员稽察有据可依，逾限即予参劾。各部院提人行文核查案事。向视远近定有时限，自人文到部之日计限。此例因年久而流逝。今只行文，告知何月何日提人，或行文以令核查，本数日即可回复结案，却迟不能结，故于何处逾限，科道官员查而无凭。此间各部院不肖司员，候人央求，书办又勒索银钱，有此之弊，事方拖延。故嗣后凡部院会稿，提人、行文稽察之事，亦须视之远近限日，将何月何日行文何衙门之处，各知照所属科道，以为查证。若何衙门久搁逾限，科道官员即予指参。如此则不肖之官、书办勒索银两之弊可绝，且各官畏罪，俱将诸事速结无误也。伏乞圣主明鉴，交该部议行。为此臣惶悚谨奏，请旨。

朱批：著大学士等议奏。

754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禁止佩带小刀以弭命案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刑部侍郎阿锡鼐谨奏：为敬抒一得，以图命案稍减事。

该臣看得，人命案件，两造彼此斗殴，拳打脚踢，以致致命之处受伤殒命者犹少。而拔出小刀戳杀人命者甚多。惟满洲杀死满洲，因一时忿怒，拔出小刀，顿时戳死者为尤多。以臣愚见，小刀之为物，不过便于割肉，此外毫无有用之处。其在有官职者，犹以此为佩服之饰；而微贱不肖之徒，即恃此以为杀人行窃之械。（**朱批**：除官员外。）倘不论旗民，一概禁止，不许身带小刀，则凶恶之流，彼此角口之时，手无金刃，仅有拳手相加，则从旁之人，易于近前劝解，何难力为拦阻，令其分散。如此则人命案件，庶可稍减。再满洲杀死满洲，有处分该管大臣佐领之例。至于家奴打死人命，并无罪及伊主之条。以至平日毫不管束，甚至纵其凶恶家奴，恣意强梁打死人命者，往往有之。嗣后，如有家奴打死人命，即将伊主官则罚俸，若系布衣，议以鞭责之罪。再人命案件，如在家宅之内杀死者，除堆子步兵不议外，如在街衢斗殴致命者，看其与何堆子相近，即将堆子步兵治以鞭责之罪。直隶各省之命案，即将乡长、里长，并凶犯之家长、父亲治以平日不行管束之杖罪。如此则人人畏惧干连自行，约束家奴子弟。庶几人命案件，更可渐致减少。我圣主慎重人命，刑期无刑，宵旰不遑，励精图治。凡一切政事，无不万措万当。臣受高厚鸿恩，竭尽愚衷条陈之心虽切，但大纲已举，细目毕张，莫不条分缕析。且臣才识本疏，学问尤浅，实难得其款要。臣愚以为，禁止小刀，处分家长，事虽琐屑，但定例禁止之后，人命案件稍减，亦可仰副圣主刑期无刑之至意。是以敬抒一得。为此密封谨奏。

朱批：此奏著刑部、九门提督、吏部议奏。

755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勒什布奏陈领催披甲越佐领补取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臣勒什布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出身马兵，后升为卑微武弁，自幼未曾读书，孤陋寡闻。蒙圣主鸿恩，渐致臣位以用，虽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且有愧玷臣职。今皇上为天下兵民日夜忧勤，又俯念满洲生计，无微不至，至详至备。且又叠降谕旨，命文武臣等各陈管见，虽点滴之善即予采纳，此乃至天仁之至元也。臣自理旗务看得，领催、披甲出缺，因于本佐领内自行补取，或有佐领一缺，则送闲散满洲十几、二十余人验看补缺，无闲散之佐领，则将人档分开，将家奴送往验视取甲。因无越佐领取甲之例，满洲许多佐领之闲散满洲仍不能得食钱粮。现取护军，即有本佐领无应取之人，可从本甲喇旗选取之例，则领催披甲出缺，亦如护军之例，本佐领无闲散满洲，即从甲喇之内，视骑射清语优者补取，庶几闲散满洲为得钱粮，各图学习。且满洲俱沾皇恩也。为此谨奏。

勒什布之子、兵部笔帖式安图手书。

朱批：著八旗臣等详议具奏。

756 吏部奏报河南开归道戴锦到部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旨：河南开归道戴锦，朕深知之人，为人不妥，著调回京，朕教训他，另有用处，尔等将开归道员缺，会同吏部拣选具奏。钦此。钦遵。行文该抚去后，今戴锦到部，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监察御史、给事中缺出用之。

757 议政大臣阿布兰等奏请驻省城官兵灵柩照例送回京城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议政大臣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称：查得，定例内载，驻省城之官员、兵丁亡故，灵柩送京城。送灵柩时，沿途船、车、口粮相应给发，并派官、兵随行至京。若京城无房、田，无生活之力，寡妇、孤子于京城料理后事后，返回省城居住，虽孝子、节妇，然隔省，不能按时尽孝心，伏乞皇帝明鉴，降旨该部，除京城有生活产业，情愿运回灵柩，迁家前来者外，无产业之人灵柩，停送京城。如此则寡妇、孤子可按时尽孝心，且官兵无随行之苦，台站钱粮不致糜费。为此谨奏。奉朱批：著贝勒阿布兰、舅舅隆科多、卢询、马尔萨、逊柱议奏。钦此。钦遵。臣等公同议覆，据户部侍郎常寿疏称：查得，省城亡故之兵丁灵柩送京城时，沿途给发船、车、口粮，派出官兵跟随，送至京城。因京城无田房，无生计，寡妇、孤子料理后事后，返回省城居住，虽为孝子、节妇，然隔省，不能按时尽孝心，伏乞降旨该部，除京城有生活产业，情愿运回灵柩，迁家前来者外，无产业之人灵柩，停送京城等语。查得，顺治年间初定，江宁等省城及关内京城附近驻防之官兵，倘有亡故者，子弟不留当地。盛京、宁古塔等地驻防之官兵，因年老、患病而解任之人内，若有情愿留当地居住之人，呈

文该将军，报部后留居可也等语。康熙二十三年定，居江宁等城年老、患病而解任之官兵、亡故之官兵灵柩，家口俱迁来京城。再，此等人若有子弟、家人、披甲人，俱解任前来可也。不准于当地建坟地、家产，由该将军等严禁后解任可也等语。二十五年又定，于西安等省城驻防之官兵，因亡故，其披甲之子弟内，若有情愿运灵柩前来京城者，准返京城，倘愿留外地者，仍准留披甲等语。今侍郎常寿疏称，倘将灵柩留省城，可免官兵跟送之苦，台站之钱粮亦不致糜费，惟旗人之旗姓俱在京城，亡故之灵柩理合送回旗下安葬。若禁之，准于居住之地建坟地、产业，换代、年久之后，满洲、汉军俱渐为民人。既然如此，嗣后除盛京、宁古塔、乌拉等地外，居江宁等省亡故之官兵灵柩，仍照旧例，运回京城，不准于当地建坟地。寡妇、因年老、患病而解任之人内，若有亲生之子于当地补缺披甲者，可留当地生活。若留当地之子亡故，照例跟随灵柩，送回京城佐领处。命下之日，遍咨八旗、江宁等省城将军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都统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尚书臣逊柱。

朱批：依议。此奏交付副都御史永福带去，由将军唐保住、阿萨纳、来文、邹汝鲁、李永绍、马进泰、永福公尽查后，详议具奏。

758 镶蓝满洲旗都统阿布兰等奏报查奏失察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镶蓝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为臣旗阿达哈哈番鼐保之缺袭职，将鼐保次子、护军甘升、鼐保之孙郭齐喀巴雅喇[①]观音保、闲散明阿图等具奏引见。皇上亲试射技。遂奉谕旨：甘升骑射生疏，人竟如此闢茸，此类人诸年来何以留在护军？将原选取甘升之护军统领、护军参领、现任护军统领，及诸年容留此人之护军章京，俱予查奏。钦此钦遵。臣等当即行文，令镶蓝旗护军统领查报。据署理护军统领事务之副都统傅尔丹来报：查得，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经护军统领兆来，该管护军参领宗室顾鲁古、图敏等看视，将甘升取为护军，至今已十六载，伊等多年不察，容留未黜。该管护军参领乃宗室顾鲁古、图敏、硕他、席特库、委署护军校之护军参领瓜显。此外别无护军参领也。等情前来。现兆来、顾鲁古、瓜显身故。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

朱批：将图敏、硕他、席特库交该部议处。

759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诺穆齐奏陈八旗满洲升转之途折

雍正元年十月九日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谨奏：为奏闻愚见事。

窃惟，皇帝御极以来，励精图治，养育兵民，不分满汉，一体任用。又广开言路，命下臣员各陈所知，是则采纳，非亦不责，诚圣明之至也。臣性素愚钝，自幼即入侍卫行走，学问浅陋，唯遵皇上指教，一心一意，效力犬马，少有拙见，焉敢不陈。臣看得，八旗满洲蒙恩豢养，人丁殷繁，盖超于前。然各佐领唯有一护军校、一骁骑校之职，全佐领之前锋、鸟枪护军、亲军、大军之护军、

① 亲军。

领催、披甲皆候升补。唯遇开缺，方可选取闲散满洲。因无另外升转之途，被滞入甲之中年闲散满洲甚多，皆无钱粮，无差，有暇学习，有差学习则惰也。

以臣之愚见，兹今皇上仁爱满汉犹如赤子，一视同仁，可否准从前锋、护军、领催、披甲内，择人才俱优之人、补为巡捕营、直隶各营之千总、把总以用，其所开之缺取闲散满洲当差，则非但无埋没满洲人才之忧，闲散满洲各得钱粮，生计颇具宽裕；且在旗官禁行走之人，用为绿旗营，亦必得力。臣本性愚陋，不胜惶悚谨奏，伏乞睿鉴。

760 和硕淳亲王允祐等奏参查报疏漏之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等谨奏：为参劾事。

查得，据兵部咨开，雍正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八旗外官革职者，凡有自愿前往驿站效力赎罪之人，伊可具呈陈请。若确属于事无误、效力颇佳者，则予议叙。再旗臣所知宜应起用之人，凡家境尚可，五十岁以内者，亦可推举。钦此在案。现据参领陈旺章呈称，五月奉旨，挑选革职官员安置驿站。钦此钦遵。当即传令严查呈报，该佐领周颜、骁骑校马志亮等具结伊佐领无革职官员，将原湖广辰州知州任上革职之霍瑞寒遗漏未报。奴才任参领之职不久，今既查出，何敢隐瞒。等语呈报前来。等情。故将该佐领周颜、骁骑校马志亮等带来询问遗漏之处。据佐领周颜等答称，传令安置驿站一文内，命将自愿前往，家境尚可之人查报。霍瑞寒年既五十二，且家境忧戚，故一时疏漏，今参领既然查出，我等尚有何言？等语。各旗普查，理应一一查报，不得隐漏，今又饰言巧辩，实属不当。故将该佐领周颜、骁骑校马志亮、革职之霍瑞寒一并交付该部查议。(从严)等因。为此谨奏。

和硕淳亲王臣允祐、副都统臣多赛。

朱批：知道了。

761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奏报严缉在逃家奴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窃惟，八旗官兵俱赖家奴行差。原旧赐之奴、钤用图记所买之奴如若逃跑，则呈报到部，由省城四处查缉，不久即可归拿送部，故八旗官兵失可复得，仍可差遣。今见每月因满洲家奴逃跑而呈报到部者，不计其数，然时光荏苒，归拿送部者甚少，至在逃二、三十年仍无踪迹者，亦大有人在。臣以为此皆逃往省界，或入深山村庙，或匿于民户、隐名埋姓之故也。臣仰乞皇上明鉴，饬下直隶各省地方官员，从严查缉满洲在逃家奴，则逃人必无藏身之所，而八旗官兵俱蒙鸿恩，得获奴才，以为差遣。为此惶悚谨奏。

76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使传谕青海诸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九月十一日，由臣处缮写晓谕文书后，派遣通事，往送罗卜藏丹津以及青海众贝勒、贝子、

公、台吉等，共十二处。十月初八日，通事返回，带来罗卜藏丹津回复之蒙古文书以及十二处内之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公达西敦多布、台吉额尔德尼博索克图三处致侍郎常寿之蒙古文书。余俱收受我文书，未送复文。罗卜藏丹津送来之蒙古文书，经初译览之，曰：呈文总督缘由：尔等文内称我为背逆主子罪人，我并未背逆圣主。我由微而崇，由恶而善，皆系主子之恩、主子之力，非我之力。因我弟兄奏闻我背主，故我思之，我已死矣，遂报仇。今冬叩请圣主之明，服罪具奏。凡我之缘由，尔等亦应转奏圣明。为此咨行。等语。贝勒盆苏克旺扎尔送来之蒙古文书，经初译览之，曰：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咨行侍郎，由边内总督咨我等之文内开：丹津王不遵圣主之旨，倡乱掠其弟兄，为大罪之人，故我统领大兵，出边严惩剿灭，尔等大小若公同照看，则可无事安居。若仍听从丹津王之语而行，统领尔等剿灭。等语。我等从前荷圣主重恩甚实，圣主之旨亦系令丹津王为首，按王之言遵行，故我等听从王之言而行。夫自前朝高大主子以来至今，凡大小之事，主子俱降旨，照掌青海之事如尔等之大臣所告遵行。似现今之大事，主子无旨，总督如此声言，我等不候旨即如何回复之处，实属不知，尔等系掌我青海事务之大臣，请将此明白咨行一份文书前来。等语。再公达西敦多布、台吉额尔德尼博索克图所送二封蒙古文书，经阅看，俱与贝勒盆苏克旺扎尔所缮相同。臣览罗卜藏丹津等之文，仍有顺从、悚惧之状。惟厄鲁特性甚奸宄，不可信，今虽如此说，几日后又改口寻托辞之处，亦不可料。且今侍郎常寿既已前去罗卜藏丹津处，俟常寿返回，观罗卜藏丹津情形，臣遣员晓喻启示伊之后，观伊如何决定，再行料理。今将罗卜藏丹津及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公达西敦多布、台吉额尔德尼博索克图所送文书情由，连同伊等所呈蒙古文书，一并恭奏以闻。

朱批：皆已览，知道了。

7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入藏喇嘛官员遣往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抵西宁后，往送颁给达赖喇嘛印册之扎萨克喇嘛罗卜藏巴尔珠尔噶布楚、员外郎胜柱等，亦抵达西宁。查得，从前遣往西藏之喇嘛、官员，抵西宁后，由西宁给发伊等骑用之马匹及驮帐房、锅、廪饩等物之牲畜，需一个月有余。现如照例给发前去之喇嘛、官员毕，再令起程，则要等十一月方能起程。再，据由藏领兵前来之公策旺诺尔布等禀告，本年八月，边外降大雪，水草地俱被雪覆盖。等语。若令喇嘛、官员等于十一月起程遣往，路途窵远，且伊等骑用、驮物之马畜多，若于边外遇大雪，沿途不得水草，牲畜受损，耽延之处亦不可料。既然事情有关甚重，臣即令喇嘛罗卜藏巴尔珠尔噶布楚等，由西宁驰驿，抵四川成都后，再前赴打箭炉可也。西宁有供给此等所遣官员银两，四川无此项银两，故由西宁于此项银两内，动用六千两，给发前往之喇嘛、官员，伊等抵打箭炉后，伊等所用一切物品、马畜，再行治备，取道巴尔喀木路入藏。由打箭炉至察木多，既然有我绿旗兵，提督岳钟琪现在松潘，咨文巡抚蔡珽，沿途派兵随护前往。现达赖喇嘛之使阿方敦卢布在西宁，咨文达赖喇嘛，派人前往达尔宗、洛隆宗，往迎送印册之喇嘛、官员。阿方敦卢布一行人少，若上紧起行，抵达亦易。将咨行达赖喇嘛之文即交伊，仍由伊原来之路前往。若将喇嘛、官员如此料理遣往，路虽稍远，断不致耽延，此事所关甚重，臣已立即酌量料理遣往。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实属皆是。

764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宋师曾盐价亏空案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长芦革退商人冯祺呈称：窃有棍商郭纯、查日昌、查为仁等盘踞天津，把持通纲，恶迹不能悉举。惟于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内，自原任运使宋师曾到任之后，郭纯、查日昌等百计钻谋，与宋师曾勾通朋谋，将京商所卖盐价不令本商见面，宋师曾遣心腹赵承谟、黄初经管，将盐价尽解道库任意侵肥，不肯给发众商完课，公怨沸腾。祺有京引二千道亦在此内，窥祺老懦可以施威傲众，劈空锁拿刑禁，诬以恃职抗课揭参，众商慑服莫敢言喘。遂将五十四五六七年京引所卖盐包二十八万有奇，共得盐价七十余万两。郭纯、查日昌等一同分肥，将四年所欠课银蒙蔽。盐院殷达礼题请以余银代商完补，引另招商承认。众商虽有破家失业之惨，犹幸无罪无累。惟祺遭祸更惨，受害实深，负屈含冤，无门哭诉，八年以来惟有潜居原籍终日饮恨而已。忽闻皇上轸念商苦，除奸剔弊，派出公大人们彻底清查盐道宋师曾并光棍嚼商恶迹，舍命奔诉，谨将盗库嚼商情弊，略开八款上呈。被告郭纯、查日昌、查为仁、朱廷臣、赵永谟、黄初、周尔嘉、王惠公、景楷、李九如、王五、陈白玉、顾景元、陈仲昭。一、康熙五十八年盐院殷达礼题请京商老引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共欠课十九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两三钱四分五厘，以余银作十年代商完补，商无处分。奉旨：依议。钦遵在案。查京商新增引不在题内，老引共十万五千九百三十七引。内有殷实之商如李天馥、张锦等十四名，共引三万五千五百五十八道，并无欠课。止有欠课引七万三百七十九引。每年每引应征银四钱六分六厘四毫二丝，共该课银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两零，四年共该欠课十三万一千三百四两零，较原题浮报欠课六万八千四百四十八两。郭纯、朱廷臣等上下侵肥，原案可查。且各商五十四年以前积欠业经题请缓征，万难借别项旧欠混赖。一、康熙五十四、五、六、七四年京商所卖盐包每年老引应销七万有奇，每包价银二两五钱，四年共卖盐二十八万余包，共得价银七十余万两。俱经管帐人赵承谟、黄初解交道库，光棍郭纯等上下分肥，有盐院殷达礼题请代商完四年欠课卷案可查。一、京商老引七万三百七十九引。除去统毁引二万三千四百六十引散于通纲州县外，该存实引四万六千九百十九引。将欠商革去另募新商承认，巧借五十三年以前欠商缓征名色，派认引新商，每引银三两，共派银十四万七百五十七两，限作六年交库。将见[现]存库银，郭纯等上下分肥，有认引欠银清册卷案可查。一、祺有京城老引二千道，每年应征课银九百三十二两八钱四分。五十四年交过本年课银三百六十七两零，五十五年未交。合并二年止欠课银一千四百九十七两九钱九分。宋道诬揭五十四、五两年分厘不交，共欠课一千九百三十七两，浮揭银四百三十九两零，与库书王五、陈白玉分肥，红簿可查。一、京商欠课之由因受三引二盐之累，祺课之欠亦由于此。且同一欠课，祺五十四年交过课银将及两季，众京商分厘未交；祺止欠六季，刑禁揭参；众欠十六季盐院代完。未经参革先加重杖，何为恃职？前则酷刑老懦以示威，后则代完众欠以市名。其实总为盗库，派商人以罔利。承行书办陈仲昭商人顾景元可审。一、从前经管京局商人马龙图借各商盐包卖补京欠，共该众商银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余两。宋道于每两先扣除二钱，共除去银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八两，与郭纯、查日昌等分肥。内有祺银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二钱五分，扣除银二千三百八十四两领状一纸，至今不发，欲留垫见。今亏空有原领可查。一、京商借贷刘临丰银未完，五十二年刘临丰将祺京盐价银扣去五千一百两。此银应众京商补还，前任盐道孔兴琏任内有卷案存据，祺已于参案内口供叙明，具题在案。至今五载，郭纯等拨置尘阁不令补还，总科卷案可查。一、康熙四

十三年祺与郭纯伙买永年县引窝一万二千九十五道，立引名郭祺。后纯暗写引名借帑，遂霸为己有，今经十八年不肯归还。见有合同存据。等情。审问原任运使宋师曾：据冯祺告称，盐院殷达礼题捐十九万九千七百余两内，众商止欠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两，浮报银六万八千四百余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等语。众商止欠银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两，尔与郭纯等商量浮报银六万八千四百余两分肥入己之处是怎么说？从实供来。据供：康熙五十八年盐院殷达礼题捐十九万九千余两内，京引各商自康熙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共欠引课实止十三万一千余两。但各商尚有所欠历年带征缓征赃罚等项银六万八千余两，两项合算共该十九万九千余两之数。各商所欠银两有盐院发下印册可查，我并无与郭纯等商量浮报，亦无分肥入己之处。等情。问商人郭纯、查日昌、朱廷臣，原任运使宋师曾在盐院殷达礼题捐银十九万九千余两内浮报银六万八千四百两，与你们分肥入己之处是怎么说？据郭纯供：题捐商欠银十九万九千余两系盐院殷达礼与原任运使宋师曾将各商花名欠银数目查明具题之案。此内有无浮报，纯等何从与知？只求问宋师曾就明白了。商人们并无与宋师曾通同浮报分肥入己之处。等情。查日昌与郭纯供同。据朱廷臣供：商人是李九如伙计在外州县行盐，并无京引，京盐局内之事毫不知情。他们浮报银两岂肯与我朋分？实系冯祺诬告我的。等情。诘问冯祺：据尔告称宋师曾于题捐十九万九千余两案内浮报银六万八千余两与郭纯、朱廷臣等分肥入己。等语，今据宋师曾供，京商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共实欠课十三万一千余两，但连历年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六万八千余两，便是十九万九千，并无浮报之处。据朱廷臣供，商人在外州县行盐，并无京引，京中卖盐局内之事毫不知情。等语。据郭纯等供，商等并无商量朋分入己之处。等语。宋师曾供出带征缓征赃罚等项银六万八千余两，应否入在题捐案内；朱廷臣并无京引，尔为何连他控告，从实供来。据供：我今年七十七岁了。盐院殷达礼题捐银内止知道有引课十三万余两，不晓得有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在内，因此告他浮报六万余两，他们朋分入己。若有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就是应题捐的银子了。再朱廷臣并非京商，我将他名字错写告了，是我不是，我有何辨处。等情。吊[调]查盐法道衙门所存五十八年盐院殷达礼发给各商欠银印册，俱与宋师曾所供相符。问冯祺：尔告宋师曾、郭纯等将京盐价七十余万两大家分肥，尔还都是有凭有据，知道他们每人分肥若干才来告的，还是尔约略著七十万银子里边宋师曾等有分肥之处来告的呢？如果有凭有据，尔把实情供出来。据供：我告的这七十余万两银子是众商人卖的盐价，解到道库里来。此银不替商人完课，又不发给运本，这就明系是他们分肥了。如果无分肥，这七十余万两银子就该都有着落。求公大人们问这宗银子替商人们完课多少，发了运本多少，有无册簿帐目，就明白了。他们每人分肥若干之处，商人如何知道。等情。问郭纯、查日昌：又据冯祺告称，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四年，京中共卖盐二十八万余包，共得价银七十余万两。俱经管帐人赵承谟、黄初解交道库，被郭纯等上下分肥。等语，你们与宋师曾如何分肥，每人分肥若干之处，从实供来。据郭纯供：京中所卖盐价俱系管帐人赵承谟、黄初经手解到天津，俱系道库收贮。商人并不经管，亦无分肥。等情。查日昌与郭纯供同。问商人赵承谟、黄初：你们二人系在京局内管总帐的。自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四年，京中所卖的盐价共解道库若干并你们如何分肥之处，从实供来。据赵承谟、黄初同供：我等俱是京盐局内管帐之人。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四年，京中所卖盐包共三十五万余包，共卖银八十五万余两。除京中四年铺户拖欠银共十五万余两，各商在京支领水程挂号公用等项银十一万余两，又清还京价五十万余两外，实解道库银五十三万两零，见有四年解银帐目可查，商人们并无分肥之处。至解道库银两，宋道如何支销之处，商人并不知道，问宋道便知。等情。问宋师曾：据冯祺告称，京中所卖盐价七十余万两，尔与郭纯等上下分肥。又据赵承谟、黄初供，四年实解道库银五十三万余两。等语。京中解来既有五十三万余两银子，尽可以交纳四年课银有余，为何

又叫殷盐院题捐四年欠课十九万呢？此内银两尔实在侵肥若干，从实供来。据供：京中盐价原解过京平九五色银五十三万七百七十余两是实。但五十四、五、六、七四年应交的正项课银以及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就有四十余万两，连巡抚公费、盐院盐花加平加色银就有五十余万两。或将京中解来的五十三万盐价不准商人领运，本都完了，正杂课银这四年就无欠课了，也不用殷盐院题捐了。但各商若不支给他运本，那个还肯来运盐呢？京中解来的五十三万余两银子，四年河工赈粥用去三万二百六十余两，又交四年帑项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余两，又四年各商领去运本二十万九百七十余两。下剩银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四十余两，师曾尽数替商人完了正杂课银，还拖欠下十九万余两不能完纳，众商才求殷盐院题捐的，师曾并无侵肥之处。以上用去各项银两俱有帐册可查。等情。随谕宋师曾、郭纯、查日昌、赵承谟、黄初等眼同冯祺当堂将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所记收发帐目逐一查算。赵承谟四年共解道库银五十三万七百七十六两零，与赵承谟、黄初供吐数目相符。查宋师曾用银档案内开：一宗交四年正杂课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四十九两零。一宗交河工赈粥银三万二百六十二两零。一宗交帑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五两零。一宗各商自领运本二十万九百七十七两零。等语。以上档案止支销银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两零，下少银三千二十三两零。诘问宋师曾：你们当堂公算的帐上，赵承谟等解了五十三万七百余两，尔止支销了五十二万七千余两，那三千余两明是尔侵肥了。再京中解来的银子，尔该先完正课，再完杂项运本，尔竟不完正项，先私后公之处是怎么说？从实供来。据供：京中解到银两原该先完正项后发运本。但运本不发，凭何运盐？是以将京中所解银两一面交正项钱粮，一面给发运本。再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这四年帐上我少支销了三千二十三两银子，是单按着这四年的帐算的，还有五十三年京局解来的银子止有七万余两，帐上我倒支销了八万余两，多支之银还不止三千余两。将支五十三年余出之银扣回三千二十三两零，就合五十三万七百余两之数了。求公大人们将五十三年收支帐目一并查算便知。等情。又谕宋师曾、郭纯、查日昌、黄初等眼同冯祺当堂将五十三年收支帐目逐一查算。京中解到银七万九百余两，宋师曾共支销银七万九千余两，与宋师曾所供无异。问宋师曾：又据冯祺告称：京商老引七万三百七十九引内，除二万三千四百六十引分派各州县外，止存老引四万六千九百十九引。将欠商革去，另招新商承认行盐，宋师曾巧借五十三年以前欠商缓征名色派新商，每引三两，共派银十四万七百五十余两，限作六年完纳，将见存库银宋师曾与郭纯等分肥入己。等语，此处是怎么说？据供：康熙五十四年，盐院杨保因众商拖欠五十余万钱粮，题请将此项银两自五十四年起分作十年带征。至五十八年乏商仍不能完纳，盐院殷达礼方题请革退乏商，伊等所欠五十四、五、六、七四年带征等项银两，以盐院余银代捐。并无题请自五十八年起至雍正二年止乏商所欠银两一并题捐。师曾因此六年乏商欠的带征正项十一万余两、杂项三万余两并无着落，我亲自晓喻众商，将乏商的引分给众商，每引派银三两，共派银十四万余两，限作六年带完，仍补乏商欠课。有何银两分肥入己呢？查盐院殷达礼题捐案卷便知。但此内有垫库杂项银三万两不能迟至六年之久，我原向众说，当年有交完此银者，准其止交银二万五千两就算作三万两。有郭纯他认引一万道，当时交银二万五千两，免了五千两。这五千两银子原系师曾库垫，见[现]今成了自己亏空。等情。问郭纯、查日昌：据冯祺告称：宋师曾因亏空钱粮将商人革退，另募新商，向新商派银十四万余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等语。宋师曾派新商银两，你们如何分肥？再你们的旧引有无革退，新引有无分给你们？从实供来。据郭纯供：五十九年盐法道宋师曾传我等去，向我等说，五十四年杨盐院题请十年带征之银，已经殷盐院将五十四五六七四年欠的钱粮题请代捐。再五十八年起至雍正二年止这六年乏商应完带征银两俱无着落，你们将这乏商之引分认，代乏商认了，六年代征正项十一万余两，杂项三万余两，限作六年交库。我等因是本官吩咐，不敢不认。我领了一

万道，每引派银三两，共认银三万两，限作六年交纳。众商认引之后，宋盐道向我说，尔若见[现]交银子，每引免银五钱。彼时我贪这便益[宜]，止交银二万五千两，少交了五千两是实。我们并无将库内所有见[现]银分肥入己。革众乏商时，我的八百五十九引亦革退了。等情。据查日昌供：革退众乏商时，我的一千一百道引亦曾革退。后我认了二千四百余引，每引派银三两，共派银七千三百余两，限作六年交纳。余处俱与郭纯供同。问冯祺：据尔告称，宋师曾等擅向新商每引派银三两，将见存库银分肥入己，等语。今据宋师曾供：盐院殷达礼具题代捐系五十四、五、六、七四年乏商所欠钱粮。其五十八年起至雍正二年止乏商所欠钱粮并无着落，我才向认引新商每引派银三两抵还旧欠。等语。宋师曾向新商科派完旧欠钱粮，尔告宋师曾等巧借缓征名色向新商派银，将见[现]存库银分肥入己之处是怎么说。据供：宋师曾若说向认引新商每引派银三两抵补乏商后六年拖欠钱粮，彼时就该在殷盐院题本内声明了。五十八年殷盐院题本内止称将五十四、五、六、七四年乏商所欠钱粮代捐，并无派认引新商抵还后六年所欠钱粮之语。原题既无此语，我才告他们的。等情。诘问宋师曾：郭纯、查日昌并非乏商，尔将他们旧引些须革退多添给新引，尔又将派的银两免了郭纯五千两。看此你们通同派银分肥入己之处显然。再尔说向新商每引派银三两，完后六年所欠钱粮，为何不将此处报明殷盐院，在题本内声明？凡事从实供来。据供：郭纯、查日昌虽非乏商，但他们也有拖欠钱粮，将他们的旧引革退。后来招募新商，派银之时，别引派的银子俱限六年，郭纯所认一万引内派的三万银子因当时就完了二万五千两，故此免了他五千两是实。我并无将所派银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御史殷达礼系五十八年的盐院，前四年欠的银子是他任内之事，他题捐了。后六年欠的钱粮系未来之事，他如何肯预先题捐呢？等情。问郭纯、查日昌：你们并非乏商，宋师曾将你们作为乏商将旧引些须革退，反多给新引数倍，又将派郭纯的银子免了五千两，你们与宋师曾串通科派众商银两分肥入己之处显然。凡事从实供来。据郭纯供：从前京商俱受三引二盐之累，拖欠钱粮甚多，盐院殷达礼方才具题将拖欠钱粮乏商革退。彼时，我同查日昌也有欠的钱粮，于革退乏商等时，将我的八百五十九引、查日昌的一千一百引一并俱行革退。后宋师曾招了新商，每引止行一盐，又限六年完课，我等贪这便益[宜]，将新引我认了一万道，查日昌认了二千四百余道是实。我认的一万引每引派银三两，共派银三万两，原限六年追取。众商认引之后，宋师曾向我说，尔若如今交银，每引免银五钱。我贪这便益[宜]，止交银二万五千两，少交了五千两是实。我等并无与宋师曾串通将派的银子分肥入己。等情。查日昌与郭纯供同。问宋师曾：据冯祺告称，他名下五十四年课银交过三百六十七两零，连五十五年未完，共止欠课一千四百九十七两零。尔为何揭了他一千九百三十七两，浮揭了四百三十九两。与书办王五、陈白玉分肥之处是怎么说？据供：冯祺交过五十四年课银三百六十七两零原是有的。但盐课钱粮不止一项，除交过的五十四年正杂课三百六十七两零，尚欠五十四年课银并五十五年带征赃罚，并历年纸红，共银一千九百三十余两。所以参他的。但此项银两业经新商顾景元按款交纳全完，解赴刑部在案。这银子已经解了，何能分肥呢？书办王五已经脱逃，问陈白玉便知。等情。将此处审问陈白玉等：据陈白玉供，我系道衙书办。余处俱与宋师曾供同。据商人顾景元供：当日宋道因冯祺欠课革退，出告示招募新商。两商人顶了他的引窝办课，商人将他欠课一一都交完了，起解大部在案。别的事商人都不晓得。等情。问宋师曾：据冯祺告称：别商欠课十六季并未揭参，我止欠课六季，就把我刑禁揭参，问陈仲昭、顾景元便知。等语。此处是怎么说：据供：别商欠课的也有，但别商还都告运上紧疏销完课。独冯祺又不运盐又不完课，他反在京里买人上条陈增引，损人利己，被阖纲商人公同告他。查他既不运盐，课从何办？如此顽商，所以详革了他。况运司所管的是商人，难道责比不得他？况详参责比是五十六年的事，题捐是五十八年，并不是一时的。他今扯后来的事混告，这明明是他诬

告了，求详察。等情。将此处问冯祺供出之陈仲昭、顾景元。据陈仲昭供：我系盐道书办，当日冯祺在京具呈加引，众商递了公呈，宋道将他参革是实。别的情由我不知道。等情。商人顾景元与陈仲昭供同。问宋师曾：据冯祺告称，从前经管京引商人马龙图借了众商盐包卖银十三万八千余两，还了京债。宋师曾每两先扣银二钱，共扣除二万七千两，与郭纯、查日昌上下分肥。内扣着祺名下银二千三百八十四两。祺递有领状一纸，至今不发，欲留垫自己亏空。等语。此处是怎么说？据供：查从前京局病故商人马龙图公借银两，众商公议于京盐复价二钱内扣还。此系众商公借之项。当日冯祺曾托王恒茂代投领状一张，说内有冯祺名下银二千余两求标，准在复价内扣领。师曾因当日并无京盐复价解到，无凭支给，所以将冯祺领状批了不准，将原领已发还王恒茂了。既没有准他领状，从何扣留他二钱银子以抵亏空呢？如今亏空案内俱有商欠，只求看有冯祺这个名字抵亏空没有就明白了。总因我参革了他，所以挟仇妄告的。等情。将此处问商人王恒茂等。据王恒茂供：冯祺原有二千余两的领状托商人代投。宋道因没有京盐复价银子解到，批了不准。后因冯祺回山西去了，所以领状不曾交还他。如今不准的领状见[现]在这里，呈验就明白了。等情。据郭纯、查日昌同供：京盐复价内应还众商银子原不止冯祺一家，因有铺欠未完，众商至今俱未曾领得。并无扣留分肥之事。等情。验看宋师曾亏空案册，并无冯祺名字。验有王恒茂所存冯祺领状，宋师曾已批不准。问郭纯：据冯祺告称，京商从前借贷过刘临丰银两未还。刘临丰将冯祺盐价扣去五千一百两，应众京商补还冯祺，尔为何拨置尘阁不令补还呢？据供：众商借欠刘临丰银两必有凭据，如果刘临丰既将冯祺的盐价扣了去，自然冯祺亦有个凭据。今冯祺既无凭据，可知其诬。况是众商人的事，并不与郭纯相干，有何拨置之处呢？又告，周尔嘉、景楷是商人的伙计，他们亦无拨置之处。等情。将此处问景楷等。据景楷供：商人原是郭纯的伙计，这宗银子是众商人的事，与商人无干，商人如何拨置得他呢？等情。据周尔嘉供：商人是六十年才替郭纯做伙计，从前的事我有何拨置之处呢？等情。问郭纯：据冯祺告称：四十三年我与郭纯伙买永年县引窝，后郭纯竟霸为己有。等语。此处是怎么说？将实情供来。据供：当日永年县的地方原是我与冯祺伙置的。后因欠帑银债务，冯祺恐怕连累他，向我说地方我也不要，诸债我也不管，尔独自行盐罢。如此说了，立有不合伙的合同，我因独自行盐。将此合同验看便知。我并无独霸之事。等情。随验合同相符。问冯祺：尔所告呈尾有被李九如、王惠公、查为仁的名字，后面八款内又没有他们三人的名字，尔究竟告他们为何事呢？据供：凡递呈子俱是李九如为首，王惠公诸样多事，查为仁是查日昌的儿子，我告了他父亲若不告他，恐他在外使手脚，所以连他们都告上了。等情。将此处问李九如等。据李九如供：凡递公呈俱是阖定，并非皆是九如为首。当年公举冯祺的呈子上，李九如的名字在第三名。冯祺所告八款总与我无干。等情。据王惠公供：冯祺所告诸事俱与我无干。他若说我多事，何处多事之处他为何不告出来呢？等情。据查为仁供：我父查日昌虽在行盐，我并不曾行盐，盐务诸事我俱不知道。冯祺为告我父亲，连我控告，实属冤抑。等情。该臣等会议得：据长芦革退商人冯祺告原任运使宋师曾等，于盐院殷达礼题捐银十九万九千七百余两内，浮报银六万八千四百余两分肥入己之处，审据宋师曾供：康熙五十八年盐院殷达礼题捐银十九万九千余两内，京商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共欠引课实止十三万一千余两。但众商尚有所欠历年带征缓征赃罚等项银六万八千余两，合算二项共是十九万九千余两之数。众商拖欠银两有盐院给发印册可查，我并无与郭纯等商量浮报，亦无分肥入己之处。等语。据商人郭纯供：题捐商欠银十九万九千余两系盐院殷达礼与宋师曾将各商花名欠银数目查明具题之案，有无浮报之处，商人何从与知？我并无与宋师曾将浮报银两分肥入己之处。等语。查日昌与郭纯供同。据朱廷臣供：我系商人李九如伙计在外州县行盐，并无京引，京盐局内之事毫不知情。他们浮报银两岂肯与我分肥？实系冯祺

诬告我的。等语。将此处讯，据冯祺供：我今年七十七岁了。盐院殷达礼题捐银内止知有引课十三万余两，不晓得有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在内，因此告他浮报银六万余两，他们分肥入己是实。若有带征缓征赃罚等项银两，就是应该题捐的银子了。再朱廷臣并非京商，我将他名字错写控告，就是我的不是，我有何辨处？等语。吊[调]查盐法道衙门所存五十八年盐院殷达礼给发商欠印册，俱与宋师曾所供相符。冯祺不知题捐案内有历年带征缓征赃罚等项，其告宋师曾浮报银六万八千四百余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之处，诬告是实。又冯祺告宋师曾将京盐所卖价银七十余万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之处，审据宋师曾供：京中卖盐银两，原解京平九五色银五十三万七百七十余两是实。但五十四、五、六、七四年用去河工赈粥银三万二百六十余两，又交四年帑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两，又四年众商领去运本二十万九百七十余两，下剩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四十余两，我尽数替商人完了正杂课银，还拖欠下十九万余两银子不能交纳，众商方求盐院殷达礼题请代捐，我并无侵肥入己之处。这各项用银数目俱有档册。再此四年帐内我少支销银三千二十三两零，是单按着这四年帐目算的，还有五十三年京局解来银子止有七万余两，帐上我倒支销了八万余两，将此银扣抵就合五十三万余两之数了。求将五十三年支销帐目一并查验便知。等语。据赵承谟、黄初供：我等俱是京盐局内管帐之人。五十四年起至五十七年止，四年京中卖盐三十五万余包，共卖银八十五万余两。京中四年铺户拖欠银共十五万余两，众商京中支领水程挂号公用等项银十一万余两，并还京债五万余两外，实解道库银五十三万余两。见有四年解银帐册可查，我等并无分肥入己之处。等语。据郭纯供：京中卖盐银两俱系赵承谟、黄初解送道库存贮，商人并不经管，亦无同他们分肥入己之处。等语。查日昌与郭纯供同。将此处讯据冯祺供：我告的这七十余万两银子俱系商人们卖的盐价，解送道库，并不替商人们完课，又不给发运本，可知就是他们分肥入己了。如果不曾分肥入己，这七十余万两银子一定都有着落，只查有无帐目就明白了。他们每人分肥若干之处，我如何知道。等语。随谕宋师曾、郭纯、查日昌、赵承谟、黄初眼同冯祺当堂将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七年止收发银两帐册查核，俱与宋师曾，赵承谟等供吐数目相符。宋师曾等收发银两帐册既各相符，则冯祺所告宋师曾将京盐价银俱与郭纯等分肥入己之处诬告是实。又冯祺告宋师曾巧借五十三年以前商欠钱粮缓征名色，派新商银十四万余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之处，审据宋师曾供：五十四年盐院杨保因众商拖欠钱粮五十余万两，题请将此银自五十四年起分作十年带征。到五十八年，乏商仍不能完纳，盐院殷达礼方题请将乏商革退。他们所欠五十四、五、六、七四年带征等项银两，以盐院余银代捐，并无题请自五十八年起至雍正二年止乏商所欠银两一并题捐。我因此六年乏商欠的带征正项银十一万余两、杂项银三万两并无着落，我自晓喻众商，将革退乏商之引分给众商，每引派银三两，共派银十四万余两，限作六年带完，仍补乏商欠课。有何银可以分肥呢？乞查殷盐院题捐案卷便知。但因内有垫库杂项银三万两不能迟至六年之久，我原向众商说，若有当年交完此银者，许止交二万五千两就算作三万两。郭纯将他认的一万道引当即交银二万五千两，免了五千两。这五千两银子原系师曾库垫，见今成了我的亏空了。等语。据郭纯供：从前京商俱受三引二盐之累，拖欠钱粮甚多，盐院殷达礼方才具题，将欠课管商革退，彼时我合查日昌也有拖欠的钱粮，将我的八百五十九道引、查日昌的一千一百道引一并俱革退了。后宋师曾招募新商，一引就运盐一包，又限作六年完课，我等贪这便益[宜]，遂将新引我认了一万道，查日昌认了二千四百余道是实。我认的一万引每引派银三两，共派银三万两，原限六年追取。众商认引之后，宋师曾向我说：尔若如今交银，每引免银五钱。我贪这便益[宜]，止交银二万五千两，少交银五千两是实。我并无与宋师曾串通，将所派银两分肥入己。等语。查日昌与郭纯供同。查康熙五十八起至雍正二年止，众商止欠银十一万余两，宋师曾并不照数分派，共派银十四万余两。除免郭纯银五千两外，多派

银二万五千三百余两，希图入己之处是实。又冯祺告宋师曾将伊五十四、五年所欠银之外浮揭欠银四百三十九两，与书办陈白玉等分肥入己之处。审据宋师曾供：冯祺交过五十四年课银三百六十七两零是实。但盐课并非一项，除他交过五十四年正杂项三百六十七两零之外，尚有五十四年课银并五十五年带征赃罚，并历年纸红等项，共欠银一千九百三十余两，我所以将他揭参。此银已经新商顾景元尽数交完，解交刑部在案，何能分肥入己？书办王五已经逃走，问陈白玉等便知。等语。书办陈白玉与宋师曾供同。据商人顾景元供：从前宋师曾因冯祺欠了钱粮革退，出告示招募新商，我顶了他行盐之处交纳钱粮，他欠的钱粮我都交了，解部在案。等语。冯祺旧欠钱粮已经新商顾景元尽数代完解交刑部，冯祺所告宋师曾将伊拖欠钱粮之外浮揭银四百三十九两，与陈白玉等分肥入己之处诬告是实。又冯祺告宋师曾别商欠课十六季并不揭参，他止欠课六季，即行锁禁揭参之处，审据宋师曾供：别商也有欠课是实。但别商商还告运上紧，独冯祺既不运盐，又不完课，他反在京中买人上条陈增引，利已损人，被众商公告。我查他并不运盐，课从何出？详革了他商人是实。等语。据书办陈仲昭供：因冯祺从前具呈加增京引，众商公告，宋师曾将他揭参责革是实。别的情由我不知道。等语。商人顾景元与陈仲昭供同。查盐法道衙门所存五十六年档案，因众商告冯祺在京买人上条陈增引，苦累众商，宋师曾报了上司，将冯祺责革是实。又冯祺告宋师曾将所卖京盐价银每两扣银二钱，与郭纯等分肥入己。内有派伊银二千三百八十四两之处，审据宋师曾供：从前京盐局内病故商人马龙图为众商公事借的银子，众商公同议定于京盐复价银二钱内扣还。此系众商公借之银。当日冯祺曾托王恒茂代投领状一纸，说内有冯祺名下银二千余两求标，准在复价银内支领。我因当日并无京盐复价解到，无凭支给，批了不准，将原领亦发还王恒茂了。如今亏空案内，众商俱有欠银，只查有无冯祺名下抵还亏空银两之处就明白了。等语。据郭纯、查日昌供：京盐复价内，应还众商银两不止冯祺一人，因有铺欠未完，众商至今俱未曾领，我等并无扣留他银分肥入己之处。等语。据王恒茂供：冯祺原有二千余两的领状，托商人往盐道衙门代投，宋师曾批了不准，发还我了。因冯祺就往山西去了，所以领状不曾交还他，见在这里。等语。查宋师曾亏空案卷，并无冯祺之名，验看王恒茂所存冯祺领状，宋师曾已批不准。看此冯祺所告宋师曾派伊银二千三百八十四两与郭纯等分肥入己之处诬告是实。又冯祺告郭纯将众商应还伊银五千一百两拨置尘阁不还之处，审据郭纯供：众商借欠刘临丰银两必有凭据，如果刘临丰将冯祺盐价银扣去，冯祺亦必有凭据。今冯祺并无证据，可知其诬。况系众商之事，并非独我之事，我为何拨置尘阁不还呢？又告周尔嘉、景楷是我的伙计，他们亦无拨置尘阁不还之处。等语。周尔嘉、景楷俱与郭纯供同。冯祺告刘临丰扣伊盐价之处并无确据，则冯祺所告郭纯等拨置尘阁不还伊银之处诬告是实。又冯祺告郭纯霸占伊引窝之处，审据郭纯供：当日永年县引窝原是冯祺我等二人伙置是实。后因欠帑银债务，冯祺恐怕连累他，向我说，地方我也不要，诸债我也不管，尔独自行盐罢。与我立了不合伙的合同，我因独自行盐。将此合同验看便知，我并无霸占之处。等语。吊验合同相符，则冯祺所告郭纯霸占伊引窝之处诬告是实。冯祺告宋师曾等除浮报银六万余两分肥入己等七款均属虚诬不议外。原任运使宋师曾多派商人银二万五千三百两，应将宋师曾照官吏因公科敛所属财物入己者计赃，以枉法论枉法赃八十两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但伊事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恩诏以前，应免罪。宋师曾多派银二万五千三百两零，本应着落宋师曾名下追取。但宋师曾亏空案内交与直隶巡抚追取银两甚多，若尽行着落追取，恐致不能全完。应将此项银两亦交与直隶巡抚勒限一年，着落宋师曾名下追银一万两。郭纯、查日昌并非乏商，串通宋师曾将旧引革退认领新引，希图便益[宜]。郭纯又少交银五千两，应将下剩银一万五千三百两交与盐法衙门，亦勒限一年，着落郭纯名下追银一万两，查日昌名下追银五千三百两，俱解部入官。再查

律内，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告实，轻事招虚及告数事罪等，但有一事告实者皆免罪；其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者，罪虽轻犹以诬告论。诬告人徒流杖罪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冯祺告宋师曾、郭纯等，虽有一事是实，但将无干之朱廷臣、李九如等诬告，应将冯祺照此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年逾七十，照律收赎。朱廷臣等审系无干，应无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巡盐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所审甚为清楚公正。著缮本具奏。

7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擅自革退官兵之副都统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奉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马尔萨、都统拉锡交令：本月初七日，奏事郎中双全等送出右翼卫副都统努尔布奏折传谕：著领侍卫内大臣与都统拉锡问奏。钦此钦遵。问副都统努尔布：尔何故将苏珠克等十七员无辜革职？据努尔布供称：军地将军公傅尔丹处来文称伊等之人病残，兵部来文亦如将军所言，且见伊等呈文自请休致，我即应允准其休致矣。等语。问苏珠克，据供：我等自一介寒微士卒效力，荷蒙皇恩擢任官职，赴军中数年，我等虽为裁返人员，但祈请仍准留给一职，以便以后数年荷恩维生。辞去官职，赖何而生？副都统谓我等曰：从军营病退之人，岂可留职，即刻呈文。等语。我等身为下属，何敢违抗臣命，故我等十七人呈文休致是实。我等是受命呈文，与我等一同返回之一百三十三名兵丁难道亦呈文乎？伊等为何亦一同革退耶？我并非指控该臣，因言奉命查问自军中返回官员革职一事，故将此情陈奏。等语。努尔布身为臣员，不能宣扬主恩，不能养育官兵，反将军中效力人员无辜革退，殊属不合。臣等祈请将努尔布交该部查议。等因。于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委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萨、都统拉锡面奏。奉旨：将副都统努尔布交该部问明自军营返回之苏珠克等十七员及一百三十三名兵丁全部革退情由，严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右翼卫副都统努尔布将军营返回之十七员、一百三十三名兵丁无故革退一案。经审，据努尔布供称：苏珠克等官兵返抵右翼卫后，愚以为，右翼卫地处边塞，军营病残遣返人员不可照常留任，遂令苏珠克等十七员呈文，将一百三十三名兵丁革退，视有子弟者，给服补缺。此乃我之昏庸所致，理应一死，尚有何辞。等语。据参领苏珠克供称：我赴阿尔泰路军中七年，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到达右翼卫后，不知何故，副都统努尔布谓我等曰：尔等既为军中遣返之病残人员，岂可仍留官职，即刻呈文休致。故我等各自具呈，兵丁亦各被革退矣。等语。努尔布逼迫军前效力之十七员自请休致，将军中效力兵丁亦予革退，却称系因军中病残遣返人员不可留任而令其呈文，将革退兵丁之缺，视有子弟者，给服补之。百般巧供。努尔布本一微末小人，阵前并无效力之处，蒙圣祖仁皇帝之恩，自侍卫渐次用至副都统。自有军务以来，因右翼卫地处要道，将其调任右翼卫副都统，努尔布理应始终尽心图报。兹背离皇上恤爱军中人员之至意，擅自将军前效力之十七员，一百三十三名兵丁无故革退，殊负圣祖仁皇帝信用之至意。故拟将努尔布革职拿交刑部。至被革职之十七员内，除苏珠克已补参领不议外，其余十六员及一百三十三名兵丁交付各旗，甄别仍可行差者，以相当员缺引见补用，兵丁仍准服甲。其中倘确有病残者，遵照新旨，给食一半钱粮。如此官兵得承皇上再生鸿恩。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仍兼管提塘事务之臣牛钮。

朱批：努尔布，著免革职拿交刑部，被革披甲每人收银十两，由努尔布催取赏给一百三十三人。

766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将涉及久查无据之案人员援赦免议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查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自刑部奏送之来文内开：武备院参奏移送之盗窃内库马鞍一案，经审拟将盗窃马鞍之北库无品笔帖式色克图、匠役黑色、库守赵京即斩，将收买色克图等窃金、以东珠为抵押之民人徐四、张四等各杖三十、库员库长各降一级、罚俸一年。行文令查康熙五十年三月初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五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这三日把守左翼门、东华门之章京、护军校及护军人等。据护军统领来文内称：当时左翼门、东华门由护军校、护军把守，并无章京。护军校护军接班向无记载。等情。查得，左翼门、东华门皆乃宫禁之地，理应立档记录接班护军校护军人等名姓，因未曾立档记载，故兹查对守门护军校护军人等，无据可考。殊属不合。故将前任未立档案之员交兵部查审议处。于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具奏。初十日奉旨：色克图、黑色、赵京俱改拟斩监候、秋决。余依议。钦此钦遵，移送前去。等因。

臣部议得：左翼门、东华门概属宫禁之地，关系甚为重大，俱应建立值班档册，将守门值班章京护军校护军之名记录备查。兹为色克图盗窃马鞍一案，查当时左翼门、东华门守门值班护军校护军人等姓名，皆无凭据，此盖因未立档册所致。既然如此，前任未立档册之员，理应议处。但门禁向无档册，多年来一直延续而行，且又系恩诏前事，故前未立档册之员应免议处。嗣后由护军统领档房设档，紫禁城内所有门禁，畅春园关防各班，凡章京值班者，由章京收取值班护军校护军姓名，送交护军统领档房记名；无章京值班者，由值班护军校收取护军姓名，亦送交护军统领档房记录。如果仍如前疏懈不立档册，不记录值班章京、护军校护军姓名，则将护军统领严查议处。值班章京护军校若不收取值班护军姓名送交护军统领档房记录，则将该章京护军校从重处治。俟降旨颁发八旗遵照施行。等因。于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十五日，由大学士嵩祝等奏折请示。奉旨：此事所议不明，尔等会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等议奏。钦此钦遵。臣部会同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等议得：经行文令查康熙五十年三月初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五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这三日左翼门、东华门守门章京护军校护军名姓，据三旗护军统领等来文内称：护军校护军进班向不立档，后八旗护军统领轮守时虽然立档，亦无记录。故凡护军统领，司钥长护军校护军人等，皆查无凭据。至当时左翼门、东华门唯由护军校护军守卫，并无章京。自今守门之日推算五十年三月初十日，当日左翼门为正黄旗四甲喇之班，东华门为五甲喇与喀喇沁甲喇同守之班。其时四甲喇之护军参领为宗室勒德浑、祁格，五甲喇之护军参领为额依图、博和理，喀喇沁护军参领为杭奇、丁寿，护军统领为马尔赛。又查阅领取草料之档，见康熙五十年三月初十日为正黄旗司钥长齐格之班，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翼门为正白旗一甲喇之班，东华门为一甲喇、五甲喇、蒙古甲喇同值之班。五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左翼门为正白旗四甲喇之班，东华门为四甲喇、五甲喇、蒙古甲喇同值之班。其时一甲喇之护军参领为叶车额、法拉，四甲喇之护军参领为席济保、阿隆阿，五甲喇、蒙古甲喇之护军参领为德勒深、常保、察木布、护军统领为苏克准。以年月日推算，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五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二日，为司钥长苏赫之班。等情。故将此三日当值之护军统领、署印之臣及轮值该班之司钥长、护军参领等召集一处，询问进班是否立档，俱言进班未曾立档记录章京、护军校护军人等名姓。又

将此三日当值甲喇之护军校护军召集一处，查问此三日本甲喇接班之护军校系谁。护军是谁？据护军校苏木布、护军苏岱等同供：门禁进班向不记档，日子一长，护军校护军名姓记不清了。此皆我等疏忽所致，我等甘愿一同伏罪。等语。其后又多次召集伊等复核，俱如前供。此三日接班之护军校护军人等名姓，本应严审查实，奏报拟罪。因此三日接班护军校护军姓名无处查寻，难以具奏，故而久拖未报。自康熙五十五年至现在，已历七载亦未结案。臣等查得，盗窃马鞍之案犯色克图等，遇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恩诏，俱予免罪释放。此案历时已久，是销毁案卷，将此三日当值之护军校护军及该管护军统领、司钥长、护军参领等亦援赦免议，抑或仍会同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查审议拟之处，伏乞上裁。臣等久拖此案之处，听候恩典。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仍兼管提塘事务之臣牛钮。

朱批：著部援赦免议具奏。

767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审问出逃太监张成全之弟口供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内务府总管李延禧等奏：为请旨事。

经鞫问太监王得勇，尔系张成全胞弟，何故更名为王得勇进宫？尔兄张成全如今躲逃何处？据供：我原名张成龙，十三岁为太监，先入原任总督石文晟府上，后从石文晟府内逃出。康熙四十五年进宫时，因我兄张成全于魏柱家为奴为回避此情，我改名进宫是实。张成全于本年三月迁居东安县马坊村，其躲逃何处，我不知道。我原居张成全方砖厂之一片房子，甫以五百两银典了一片房子，于八月二十八搬了过去。等语。又上手链再问：尔供称张成全三月迁居马坊。我甫以五百两银子典了一片房搬了过去。尔不过一名太监，以五百两银子典一片房居住，可见张成全迁居马坊时，必将其物留给了尔，尔更名改姓进宫，亦必有缘故。从实招来。据王得勇供称：因我兄张成全为魏柱家奴，我为回避改名入宫是实，别无缘故。张成全迁往马坊时，将衽席等零碎物留给我，我用卖此所得加之张成全平素陆续给我之银，以五百两银子典了房子。此外再未给我何物。若真有，岂能不招，受此重刑？等语。太监王得勇乃张成全胞弟，隐去真名实姓，改名王得勇进宫，情属可恶。其以张成全所给之银典买之房，限令三个月赎出，将银交付广储司。逾期不赎，将房交营造司办理。王得勇暂穿枷羁押门监，俟张成全拿获一并严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交门监严加拘禁。

76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清查魏柱家产及其处置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内务府总管李延禧谨奏：为请旨事。

太监魏柱及其家人张成全房产。经查，京城有房宅、游廊、楼阁、灰房共九百零三间，热河庄屯等处有房宅、游廊、灰房共四百零一间，田一百二十二顷，家奴丁妇子女二百四十一口。其中张成全家奴，王达子等五丁出逃。当铺二爿、本金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两五钱。太监魏柱银内。以民人张继善之名买兵部曹头之缺之银为九千六百两，金簪、金盅等物重为六十六两六钱，银簪器皿重为六百七十六两七钱，现有银一百六两，珍珠三千二百零三颗、重十两三钱九分八厘，

貂皮四十九张，白灰鼠皮六百二十四张，黑灰鼠皮一百八十张，蟒缎、闪缎、绸缎、纱葛毡整匹半匹共计六百八十八，旧彩绸二百六十五，貂皮、骚鼠皮、毡帽、凉帽六十八顶，貂皮狐肷灰鼠皮羊皮裘服二百二十件，蟒缎绸纱葛、星星毡、哔叽缎等袍褂布衫裤子裙子共一千三百三件，闪缎、缎绸、裘皮布被褥一百五十五，缎绸靴袜六百十二双，玉、玛瑙、铜、瓷器、手卷册页等可赏玩之物为一百三十二件，玉石铜瓷手卷画等物一千六十六件，各种各样图书九十二套零二百七十八册，铜灯台、蜡台等物重七百九十四斤，锡灯台蜡台等物为一千三百五十二斤，铁器皿共计一百三十斤，瓷碗碟盅等物共计二千一百十八只，花梨楠木碗、漆木床柜子橱箱桌椅等物共为四百八十六件，帘子毡子帐子桌围椅势枕头铺垫共二百六十五件，腰刀二把，弓十五张，车鞍、帐篷、围屏、灯笼、坛罐瓮锅缸银鞘铁锹镢头等物共二百七十五件，马三十八匹、骡六头、猪五只、羊十九只。阜成门外定慧寺旁有房一片，算游廊共计九十五间。此宅内有床、帐幔、毡子、坐褥、围屏桌椅等物二百六十件。又鞫审魏柱之弟魏宝之子魏廷福、魏宝收养之张成全之子魏廷弼、管家席尔格、张成全之弟张成德、张成全兄之子张世杰等，魏柱、张成全家产除现已查出者外，其他隐瞒之田宅买卖放贷债务，及张成全逃往何处，俱从实招来。等语逐一夹讯。据魏廷福、魏廷弼、席尔格供称：本年三月张成全被驱回庄屯后，方令我等办理府上之事，除现已查出我等所供之房宅田亩买卖各物外，再无隐瞒之处。诚若有，我等今日何不吐供而受此重刑？等语。据张成德供称：我系永清县人，原居旧州里我兄张成全家。本年三月，我所住之旧州里的房子被魏柱收走，故我暂与我兄张成全一同住在马坊。我兄张成全得罪魏柱抄没家产后，恐我受牵累，遂于天津卫租房，于八月二十八日搬去。我兄张成全未来我家，现我家中的衣服等物、戏装一套，都是我兄张成全给我的。另我将陆续给我的银子积攒起来，买了北长里一顷九十亩，旧州里五十二亩，又典了一顷地，此外再无别项。我兄张成全逃往何处，我不知道。等语。据张世杰供称：我是永清县人，与我叔父张成全同住马坊村。我叔父张成全八月二十九日坐车去了马兰峪，如今逃往何处，我不知道。除现已查出之房田衣物外，别无隐瞒之处。等语。张成全家赎身之人王子力出首之永清县、东安县、戴家小营等七处宅地，河西务旧戏装一套等项，经我等核查皆有。唯江南扬州府童子桥南姓人所居一片房二十间，台州府卢姓人所居一片房三十余间，张成全兄之子张世杰等俱供不知。故移咨该省巡抚查明呈报外，臣等祈请将定慧寺旁房宅及宅内各物交付当地营官兵看守。另将玉、玛瑙、铜瓷等物中可值赏玩之一百三十二件交广储司收存，金银珍珠亦交广储司。京城房宅交营造司处置。庄屯房宅交付地方官员变卖，将所得银两送交广储司。田亩交会计司办理。其房宅田亩内凡典押者，限三个月赎出，逾限未赎者，交付该官员处置。玉、玛瑙、铜瓷等物，衣服、铜锡木器、马畜等俱交崇文门监督皂保变卖，将所得银两交付广储司。其京城当铺一片、本金一万二百三十三两五钱，现有之银一千八百六十两二分，大制钱三百零五吊又三百三十五文俱交广储司，其余之物，遣员一名，限六个月监督赎回。限内未赎完者，亦交皂保变卖。旧州里之当铺一片，本金三千两，现有之银四百三十三两七钱，大制钱二百十六吊亦交广储司。其余之物交地方官，限六个月令之赎回。限内未赎完者变价送交前来。买兵部曹头之缺之九千六百两银子，因民人张继善、张士林、董明阳、徐季钰等自愿承担，现交银二千五百两，其余七千一百两，陆续偿还。故将此四人照旧留任曹头，现交之二千五百两银子交付广储司，所欠之七千一百两交付慎刑司限三个月追还。限内未完者，以张继善等之家产追取交送广储司。魏柱之母改嫁以后，其与前夫果里管领下披甲布塔齐所生之子思雅图之妻、寡妇李氏、张氏及其女儿索儿皆随魏柱之母同住。此等婆媳四口按管领内差役不议外，随魏柱同居之魏柱弟弟魏宝之子魏廷福、魏宝所养张成全之子魏廷弼、管家席尔格、张成全及其妻子，一并发往三姓给兵丁为奴。张成全弟弟张成德及其兄之子张世杰虽系民人，但与张成全家一同生活，故亦发

往三姓给兵丁为奴。魏柱祖母寡妇、魏宝之妻寡妇三人及其小男孩二人、女儿三人共计九口即皆为民，故发回原籍交付该地方官员，不准返回京城。随魏柱前往陵寝之色楞等二十丁，既由刑部等衙门奏交内务府，我等所查伊等妻子二十五口亦交内务府另议外。至索柱等丁妇男童女孩共一百七十二口，交付崇文门监督皂保变卖，其所得银两交广储司。其中若系白契典买者，限期三个月赎身，逾限未赎者，仍然变价出卖。至外逃之辛力等五人，一俟拿获，亦交皂保变卖。查张成德之三顷四十二亩地及裘皮绸缎纱等衣服被褥共计二百十九件，戏装一套、器皿杂物既系其兄张成全之物，将此交付地方官员变卖，其所得之银送交广储司。为此将其家产数目缮造汉文清册一并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

76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陈八旗兵丁赎田之策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窃惟，皇帝御极以来，日夜操劳。又为八旗兵丁生计永得保障，准视遇喜忧施恩，将私卖典押之米，俱还原主。臣愚以为，昔日兵丁生计，因赖皇上所赐额定田亩口粮，以致家给人足，人丁兴旺。或有糊涂不成器之人，多将皇上所赐田亩及祖父遗产变卖。圣祖皇帝叠施鸿恩，赐银偿债，仍不能复立其业。兹今圣主宵旰勤政，无微不至，又恐有遗漏，命臣等武职轮班条陈，诚圣仁之至也。臣伏思，人生之道，首以祖业为要。今见糊涂不会生计之人，将田宅贱价卖给富豪，方失生计之道。祈请准许旗丁将典卖之田，按赏赐之额耕种，十年赎回。不足十年者，亦须至十年后再归还原主。庶几贫穷之人各得原产生业，且买田之主亦无亏本钱也。将此宜交付八旗都统，严饬各该管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禁止典卖额定田亩，以为永久之例。禁令之后，倘又有不成器者私自典卖，或被查出，或旁人首告，则将买卖双方及保人、该管官员，俱交部严加治罪。如此而为，兵丁即食口粮，又不能典卖，且可赎回原田，虽众口之家，亦可赡养，而不致生计窘迫也。伏乞皇帝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

770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因公事革职官员免充苦役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杭奕禄谨奏：为祈请定废员之例，以广敷仁恩事。

[窃臣看得，以往之]例，八旗官员一遭革职，盖以废员论，派以苦役，取为鸟枪披甲。[至都统以下及至小领催革职，更视为贱奴也。以臣之愚意]，废员官虽罢免，革职之前亦承国家鸿恩。名分斐然。若果不顾脸面，干犯法纪，则咎由自取。[虽将其]以废员[充当]苦役，(行苦役。)[取为鸟枪披甲，其亦自无怨恨](亦理所当然。)倘牵累公事，因年老有疾，才力不及，罢玩疏忽之过处分革职者，若情由可恕，并非明知故犯，革职充作苦役，[取为鸟枪披甲]其情[确属]可怜。[况本年六月圣主曾经明谕，外省文武官员，除因贪暴参劾外，因公事革职之人内，倘有学问尚可，骑射优良者，呈报都察院，可用者即予任用。钦此。此乃圣主恐遗有才之士之至意，亦为起用废员之奇仁。臣祈请]嗣后八旗废员，宜各视罪情轻重。凡因贪赃枉法，(亏欠钱粮，懒惰规避，行为乖戾，旷班等)情而革职者，仍照旧例，以废员充作苦役，[取为鸟枪披甲]外，若属公事，确因

年老有疾，才力不及，罢玩疏忽而革职者，俱免以废员论处。不再充作苦役，取为鸟枪披甲。如此则现任官员因畏日后废员之例，断不敢贪赃枉法以犯(重)罪。不但吏治清明，且为公事而革职者，亦不必再充苦役，贬入鸟枪披甲，[于盛明之世]悔过自新。[而圣主深仁厚泽亦将万世流芳](**朱批**：日后仍有效用，亦未可料，著该部议奏。)臣之拙见可否，伏乞圣主明鉴施行。为此谨奏。

771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木布奏陈满洲火器营编制调配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署理正黄蒙古旗都统事务臣齐木布谨奏。

皇帝为天下而忧，承膺先帝托付之重，丕承大统，宵旰勤劳，不思安逸，率领文臣，励精图治，未尝少息。又命武臣轮班条奏，诚以言路为重也。窃臣愚陋至极，幸逢盛明之世，即无补纲纪，且为溺职塞责，不能仰副圣明于万一而羞愧。伏思，凡重要有益之事，不分巨细，俱降明旨，至详至备，兴文尚武，扬善惩恶，革除积弊，移风易俗，恩及先祖列宗、外蒙、阿墩苏鲁克。是以臣等并无应奏之言。窃惟，兵者国家之要备，宜酌量多少，平均受益。臣看得，满洲火器甚为重要，现一佐领内设鸟枪护军三名，大摆牙喇十七名。臣以为，宜从十七名护军内抽取二名，增入鸟枪护军，使每佐领各为五名。每旗既设正章京二名，宜从本旗侍卫，闲散官员内各择二人，委以章京。凡属闲散官员，宜酌情赏以蓝翎。正章京授以夸兰达，委署章京给以相当夸兰达衔名记录。每甲喇鸟枪护军校照设二名，鸟枪头目各择二人委任。察哈尔甲喇佐领少事少，设二名章京，兼管蒙古、科尔沁甲喇，委派二名正章京补任鸟枪营，亦如前锋营例，另为一营。十四护军校之缺，从本佐领内应升之前锋，御前护军，大摆牙喇内委任，管理旗务，视出缺补任。鸟枪护军既需长期训练，其若调往何处戍守，应即补额训练，俟原兵返回再予裁减。如此则不添官兵、不减兵额、不动库银，而兵更强也。臣【原档残缺】愚以为似有裨益。为此谨奏。

朱批：著议政大臣议奏。

7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收粮分数及米价雨水诸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省粮米收成分数及米价雨水各情，臣业经陆续奏明在案。兹据报安徽巡抚辖内前未曾呈报之宁国、庐州二府地方，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得雨；太平、滁州、和州、广德此四府州地方，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得雨；安庆、徽州、池州、凤阳此四府地方，九月二十日得雨。雨虽大小不同，但农夫皆因被雨适时赶种了小麦而不胜欢悦。等情各具呈报前来。江苏所属徐州地方亦得雨泽。查江西省收粮分数，早稻因雨水调匀，皆获丰收；晚稻瑞州、袁州、抚州、建昌、广信、饶州、安南此七府地方因秋雨合宜，收八九分不等。南昌、南康、九江此三府地方因八月以来雨水短缺，只收了六七分。赣州、吉安、临江三府稻子长势茂盛，可望收十分。七月蛟腾山洪暴发，田亩受淹，粮谷略受损害，虽未成灾，合计只收七八分不等。瑞州等七府米价每石价银七钱八九分至八钱二三分不等，南昌等三府八钱七八分至九钱不等；赣州等三府八钱二三分至八钱六七分不等。水陆不通之山弯地区各县米价，每石价银六钱至七钱六不等。小麦价银每石六钱二三分至七钱五六分不等。所有江西省收粮分数米价之情一并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览奏甚悦。

7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宝应知县吴之庭任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接奉署理江宁巡抚事务之何天培抄送之谕旨：据闻扬州宝应县知县，现今服丧之吴之庭居官廉洁谨慎，不知是否属实。果其确系才具超群，遇有重要州县或同知开缺，即行题补，一面先具密折奏闻。倘系平常贤员则罢了。著谕何天培、查弼纳。钦此钦遵。臣查得，吴之庭任职二年三四个月，臣入闱考试时，吴之庭亦在贡院中。出闱不久即服丧矣。伊于任内谨慎行走，尚属平常，并非出类拔萃，故免题补。臣仅就所知据实禀奏。为此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是。这才好。

774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禁火班值宿替补人员擅自差委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事。

切照火班向由固山昂邦轮流值宿。但诸臣因身兼他职或出差生病而误班者颇多，以致人员不足。例定如果不足三人，则须咨兵部，于都统官员内寻人替补。臣愚以为，八旗甲喇章京、甲喇达等员，须复经具奏，方可差委。兹却将承管满洲蒙古汉军三旗防守之人，擅自行部替补值宿，虽系临时措置，亦有僭越之感。伏乞嗣后，凡替补值宿人员，由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公同拣选，具奏引见，兵部记录在案。遇人员不足时，将备案之人报兵部替补。倘备案人员用尽，则另行奏派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775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部院章京停止兼任参领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正红旗护军统领臣乌里布谨奏。

窃臣看得，部院章京兼任参领者，大有人在。参领掌管数十佐领事务，部院章京亦各有专职。有时两处俱有公事，无奈则视重要一方办理，另处之事必致迟误。兹今圣主勤于政务饬命官员各尽职守，不得有误，而今身兼二职必首尾不遑。祈请嗣后部院章京停止兼任参领，由各旗内择员补任。臣之拙见，不知当否，伏乞明鉴施行。为此谨奏。

776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议绝嗣佐领补任缘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正白汉军旗都统臣观音保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等为本旗蔡玉一缺补任佐领一事具折奏览。奉朱批：李氏绝嗣，何以蔡氏世代接管，此

著八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八旗都统、副都统、臣等会议得，经查该佐领历任管领之情，太宗皇帝时，曾由李田贵管领，后经李田强、李田征袭职后绝嗣，故由该旗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蔡世英管领。蔡世英升补都堂后，为补此缺，将蔡世英族弟闲散蔡朝佐，闲散迟日峰二人衔名呈送兵部奏入。奉旨：著蔡朝佐接替蔡世英管领佐领。钦此。蔡朝佐调驻省城后，为补该佐领，将蔡世英之子闲散蔡毓荣拟正，闲散迟日壮拟陪送兵部奏入。奉旨：著蔡毓荣管领佐领。钦此。蔡毓荣升任总督后，又将蔡毓荣胞弟，荫生蔡毓茂，候补协领蔡朝佐等呈送兵部，以蔡毓茂拟正，蔡朝佐拟陪奏入。奉旨：著蔡毓茂补为佐领。钦此。蔡毓茂任京口副都统后，将蔡毓茂之子蓝翎、养狗处听差头目蔡玉、员外郎蔡占、养狗处听差蔡永熙等进呈绿头签引见。奉旨：著蔡玉为正，蔡占为陪。钦此。蔡玉升任游击后，又将蔡玉胞弟、闲散蔡亮、养狗处听差蔡永熙、监生蔡汝喜等进呈绿头签引见。奉旨：著蔡亮补为佐领。钦此。蔡亮任福州参领后，将参领蔡玉、养狗处听差蔡永熙、养狗处听差蔡永文等进呈绿头签引见。奉旨：著蔡玉补为佐领。钦此。钦遵在案。臣等查得，该佐领经李田贵等三代管领，缘于绝嗣，作为公中佐领，由蔡世英管领。蔡氏虽然七代管领该佐领，但于蔡朝佐，蔡毓荣补任之时，曾将迟日峰、迟日壮等一并开列具奏。足以请准将该佐领作为公中佐领，于本旗内择应补之人具奏引见。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

朱批：所议为是。再此等佐领，列名时，原管领族内，若有人可，官衔相当者，亦备一二人于后引见。

777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珅奏准旗人各在本省考试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臣和珅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窃惟，皇帝治理天下，为养育臣奴，弘扬文化，不但开创满洲、蒙古汉军翻译考试，准取秀才、举人、进士，且令开武举，设乡试、会试、殿试，此诚育才之至圣之政。是以臣奴咸俱欢忭，专心求学。唯各省所在旗人，因无各在本地考试之例，贫穷之人苦无盘缠，且路途遥远，不能前来，以致误了前程，诚有负皇帝养育之至意。臣愚以为，嗣后各省旗人凡自愿来京赴考者，则听其自便，凡愿在本地考试者，即在本地与汉人一并考试，分号入席。如何取榜之事，交付该部议定施行，则于各省旗人大有裨益。臣身任武职，学识浅陋，唯钦遵圣旨，敬陈管见，不胜惶悚谨奏，伏乞皇帝睿鉴。

7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满官补满蒙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咨转内阁交付一折内开：为敬陈管见，仰乞圣鉴事。臣看得，各省蒙古旗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该将军有时因蒙古旗无应题补之人，而将满洲旗官员题补。以奴才之见，蒙古旗若果无应题补之人，该将军则应行部，于各蒙古旗应补官员内择员题补。适蒙圣主明鉴，特谕各省蒙古旗尚无协领。钦此钦遵。由部议奏各省蒙古旗补任协领一职，奉旨准行。是以嗣后各省蒙古旗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除视本旗应补之人题补外，倘无应补之人，该将军宜行部，于京城各蒙古旗内择员题补，则各省满洲蒙古汉军，俱沾圣主鸿恩，而感激至极也。伏乞

明鉴。等因。奉朱批:著都统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条陈内称,各省蒙古旗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出缺,该将军有时因蒙古旗无应题补之人,而将满洲旗官员题补。以奴才之见,蒙古旗若果无应题补之人,该将军则应行部,于各蒙古旗应补官员内择员题补。等情。嗣后,各省满官补满洲旗,蒙官补蒙古旗。如此蒙古旗人升转方不致有滞。故照此条陈所请,各省蒙古旗凡佐领、拖沙喇哈番等章京、骁骑校出缺,本蒙古旗若无应题补之人,该将军、城守尉等应行部,于京城各蒙古旗内择员题补。如此则所有奴才俱沾鸿恩也。俟降旨后,再交付该部颁行各省遵照施行。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常在、祁尔萨、韩永杰、巴尔呼达、正黄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木布、副都统臣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徐国贵、署理正白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徐元梦、都统臣拉锡、观音保、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觉罗佛伦、萨哈察、哈达、署理正红旗都统事务镇国公臣德普、都统臣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查克旦、副都统臣满丕、马起达、济寿、缵达色、署理镶白旗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多赛、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达色、吴光、巴拜、王宜谦、署理镶红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傅尔丹、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张驰、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和珅、吴尔泰、莽喀拉、朱廷柱、镶蓝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觉罗德尔金、署理都统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依议。

77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停止马兵护守紫禁城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咨转内阁传出奏闻圣聪一折内开:臣窃惟,京城守备,无胜宫殿之要。今见宫殿紫禁门虽为上三旗护军把守,而紫禁城外,皆为八旗马兵驻守。臣愚以为,马兵内有满洲、王贝勒佐领之人,人员搀杂,何能与护军精兵相比。而八旗二万余护军,于圣祖之际,俱受围猎之训练,熟谙守堆子更哨之例。紫禁城,关系圣主宫殿,甚为重要。以臣之愚意,停用马兵护守紫禁城,令其把守城上堆子,街衢堆子、库馆等处,除上三旗护军仍守宫殿、紫禁门外,令下五旗护军,每旗设堆子二个,驻守紫禁城周围,每翼各派二名护军参领统领,方且为宜。伏乞圣主明鉴,饬令施行。等情。奉朱批:著八旗都统详议会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条陈内称,京城守备,无胜宫殿之要。今见宫殿、紫禁城外,皆为八旗马兵驻守。臣愚以为,马兵内有满洲、王贝勒佐领之人,人员搀杂,何能与护军精兵相比。祈请停用马兵护守紫禁城,令其把守城上、街衢堆子、库馆等处。除上三旗护军仍守宫殿、紫禁门外,令下五旗护军,每旗设堆子二个,驻守紫禁城周围,每翼各派二名护军参领统领,方且为宜。等情。紫禁城关系皇上宫殿,甚为重要,理应派精兵守卫。故照此所请,停止马兵护守紫禁城,令其守卫城上街衢堆子等处。既令护军把守,将何以编设堆子守卫之处,交付护军统领详议具奏。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常在、祁尔萨、韩永杰、巴尔呼达、正黄旗都统臣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齐木布、副都统臣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徐国贵、署理正白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徐元梦、都统臣拉锡、

观音保、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觉罗佛伦、萨哈察、哈达、署理正红旗都统事务镇国公臣德普、都统臣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满丕、马起达、济寿、缮达色、署理镶白旗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多赛、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达色、吴光、巴拜、王宜谦、署理镶红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傅尔丹、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张驰、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统臣和珅、吴尔泰、莽喀拉、朱廷柱、镶蓝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觉罗德尔金、署理都统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依议。

7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究追参革登州知府李元龙家私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山东巡抚黄炳、署布政使事郎中博尔多奏折内称：参革登州知府李元龙所有家私，奉旨：著令臣等公同究追，钦遵将李元龙、王二等严行夹讯，除李元龙任所一切衣锦、器具等物不算外，今究出李元龙名下现有房产，各照原价值银四万六千五十二两四钱，借出本利一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两九钱六分。伊家人王二等名下应追银一十一万四千七十三两八钱六分六厘，又给过诚亲王银一万三千三百两。以上共银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九十四两二钱二分六厘。至李元龙房产，俱座落京城涿州等处，而应追之各借主，又星处各省，臣等势难亲身追变。如今行各该处查追，则恐隔省呼应不灵，徒致耽延，终无着落。似应将折交部，严行各省，勒限追解。其有未经追出者，据王二供，现存涿州家内。应俟王二解部之日追取等因，九月十五日博尔多将李元龙之事面奏，奉旨：此事交与刑部，尔等具题时，亦用折子启奏。又将李元龙任所所有首饰、衣服等物，俟抄来之日，交与何处启奏，奉旨：亦著交与刑部。钦此。咨到臣部。今将山东省解到李元龙任所金七十六两五钱、银五百八十八两、银器并珐琅器四，共一千九百五十二两四钱，解交广储司。并所有一切头面首饰、衣服、器具等物，交与崇文门监督，照依该抚所送原册，查明变价，解交广储司。其原折内所开李元龙并家人王二名下涿州等处所有应追房产等项，并借出本利银两，行文直隶、江宁、河南、浙江、陕西、贵州、山西、湖广、山东巡抚，于文到之日，限六个月，照依元龙等所供价值数目，作速严行追变解部。元龙送给诚亲王房一所、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据诚亲王包衣佐领舒书等将银一万三千三百两、房契一纸，一并交送臣部。应将房交与工部，银两交与广储司。又李元龙在京御河桥等处所有房屋，行文该旗查明，亦交与工部。元龙等借给在京汉人王晋侯、旗人王登魁等本利银两，交与该城、各该旗，限六个月，照依元龙等所供数目，追交广储司。再折内所开李元龙家口共二百六十九名，口内除元龙妻、妾子女外，伊家人李凯、王二等有领元龙运盐等项银两，未经追出。且李元玺控告王二之案亦未审结。将李凯、王二等暂停咨送户部，俟王二审结后，并伊等各名下银两追完交纳之日，另行咨送户部入官。其余家口，应照山东巡抚黄炳等所奏折内数目，行文直隶、山东巡抚，镶红旗、汉军都统，逐一查明解部，到日咨送户部入官。涿州封固衣服、绸缎、器皿、银器首饰等物，行文直隶巡抚，委贤能大员，逐一查明，造具清册，一并解部。亦交与崇文门监督，变价解交广储司。再查赵之屏等六人，借欠元龙等本利银共七千九百二十九两三钱六分，并未开载，旗民住址难以查追，应俟王二等解部之日，质讯明确，追取入官。王二所供涿州伊家现存银三千五百五十两，亦令直隶巡抚解部，转交广储司。又据山东巡抚黄炳册称，围屏等物因路上难带，现贮司库等语，应令该抚变价解部，转交广储

交广储司。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李元龙、李树德等于山东应偿还钱粮尚未明，将所获现俱留刑部。另有旨。

78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严拿快马张三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奏闻事。

先准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等咨，强贼杨兰等行劫宿二家一案，经臣部等衙门议覆，将首盗杨兰照强盗已行得财律拟斩立决，伙盗薛刚、朱二、张锡官、赵瘦子、阿哈多均应照例免死，减等发遣宁古塔等处。逸贼快马张三等六犯严缉，获日另结等因具题。八月十六日将臣等召乾清官，奉旨：强盗快马张三，因原系做贼之人，杨兰始行纤约，尔等行文盛京刑部，详问杨兰，必须究出实情，务将快马张三等严行拿获。钦此。臣部随行文侍郎马进泰去后，今准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咨称，亲身将杨兰等逐一刑讯详审，据杨兰供：我住易州，带了杂货，向蒙古们换牛羊去时，认识快马张三。听见易州人俱说张三是大盗，甚是凶恶之人，因我姑父宿二与我有仇，我遇张三，带到店里吃酒时，说起要行劫我姑夫宿二家去，张三应允了，说：这什么难事？会了人行劫宿二家是实。从前我并没有同张三去偷盗。张三系丰润县民。白虎、刘和尚俱系山东民，杨老各、张年儿俱系山海关内民等因，将伊等容留之处供出。随将逃脱快马张三等年貌开写，除密行该城守尉，并该州县，逐户访查，务将张三等竭力严拿外，令府尹转行直隶巡抚查拿。但贼犯白虎等曾在土木忒所属鼓架子村等地方存留，已差部内办理蒙古事务章京一员，前往土木忒，带领彼处官兵，在该管处逐户查拿，获日另行咨报等因前来。为此谨具奏闻。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阿锡鼐、内阁学士署理右侍郎事臣马尔齐哈、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

782 亲王察罕丹津奏谢钦赐安心休养温谕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圣明在上，卑奴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谨奏。

卑奴因身不能抵罗卜藏丹津之势，心向圣主不胜迫切，遂率妻子入边而来。圣主洞鉴秋毫，恩待卑奴犹如赤子，屡遣侍卫、扎尔固齐颁恩，卑奴实难承领。兹圣主又遣少卿花鄂传谕，温劝卑奴安心休养。钦此。如是重恩，卑奴今生今世舍身难报。唯为圣主足下永固则向三宝虔诚祈祷外，别无奏言。谨望宫阙祝祷谢恩。

783 吏部奏请钦点复试贡监生之考官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吏部奏：为请旨事。

先经臣等于八月初四日，将贡监生考职事启奏，奉朱批谕旨：此事朕所深知，时下条奏此事

人甚多，朕正想要行，此奏深属可嘉，议得甚详尽。但仍将卷子交与九卿同看，人众各有相识，瞻徇情面亦未可定；今考试已近，将九卿、大臣、翰林等官职名开列，量考试人之多寡点出几人看文足用之处，该部具奏请旨，朕钦点，余依议。臣等随派文选司司官，将七月内考过贡监生七百三十人出示晓谕，令其赴部，逐一按名查对，其亲身赴部听验者只有一百余人，尚有六百余人未经勘验。臣等诚恐此六百余人中尚有亲身赴考者，或因旧例不行查验，有故他出，反致屈抑，请将今岁考过贡监生另行复试，恭候皇上于开列九卿、翰林各官内，钦点考官阅卷等因，于九月二十日缮折启奏，本日奉旨：依议。钦遵在案。臣部遵旨出示晓谕，今据直隶各省贡监生等，于二十四、五、六等日陆续验到者，共有四百二十一人，应将各部院衙门送到九卿、翰林院各官开列职名，恭候皇上钦点，定期十月十六日再行复试，因其文理优劣给与职衔，庶名器不致滥施矣。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计开：

吏部尚书田从典、右侍郎史贻直、户部尚书张廷玉、左侍郎李周望、右侍郎景日昣、礼部左侍郎王景曾、右侍郎蒋廷锡、刑部尚书励廷仪、工部右侍郎李凤翥、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左副都御史江球、左副都御史杨汝穀、左佥都御史陈允恭、通政司左通政钱以垲、左参议孙勤、大理寺少卿任奕弥、少卿唐林玉、翰林院侍读学士陈邦彦、日讲官侍读学士王国栋、侍读学士沈巽机、侍讲学士戚麟祥、日讲官侍讲学士王传、侍讲黄鸿中、侍讲沈宗敬、检讨王思训、检讨曹抡彬、编修徐葆光、检讨卫昌绩、检讨邓葵发、编修朱一凤、编修俞鸿图、编修何应鳌、编修狄贻孙、编修薄海、检讨舒大成、检讨李如璐、检讨郑其储、检讨高维新、编修王奕仁、编修乔学尹、编修王希曾、检讨姚三辰、检讨梅廷对、检讨何人龙、检讨张汉、检讨张元怀、修撰王世琛、编修缪曰藻、编修徐云瑞、检讨宋筠、检讨郭孙顺、检讨张玢、检讨潘祥、检讨沈世屏、检讨夏慎枢、检讨王梦旭、编修许王猷、编修庄楷、编修曹鉴临、编修沈锡辂、检讨蒋纲、编修万承苍、编修屠洵、编修胡彦颖、编修陈邦直、编修杨超曾、编修曹友夏、编修赵城、检讨蒋林、编修梅够成、日讲官检讨巩建丰、编修凌如焕、检讨吴传靓、编修李文锐、编修李锦、编修李克敬、检讨窦启瑛、检讨徐学炳、检讨高荀侨、编修金以成、编修查祥、编修陈万策、编修崔纪、编修张梦征、编修习寓、编修顾仔、编修曹源郊、编修萧宸捷、编修曾元迈、编修顾祖镇、编修刘丕谟、编修杨尔德、编修张炜、编修杜藻、编修夏开衡、检讨李天龙、检讨李兰、检讨严文在、检讨徐聚伦、检讨刘运鲋、检讨郑嶲、检讨任际虞、检讨卿悦、检讨王梦尧、检讨李根云、检讨严瑞龙、检讨刘灿、编修程元章、编修侯度、编修鲍开、检讨郑江、编修夏力恕、检讨吴冯械、检讨侯朱旌、检讨关上进、检讨黄焕彰、检讨晏斯盛。

具奏者：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所派六员大臣酌量带几名翰林帮助阅看可也。

784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陈盛京运米船务求专人办理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署理陕西道事务监察御史臣赫德布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圣鉴事。

臣任盛京户部员外郎之际，见盛京工部该管运米船共计八十只。按例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之后拆毁重造。修船工程所需桐油、竹子、铁钉、菁麻、缵绳等物，俱从京城工部领用，盆及白布从盛京户部领取。至征木税之松榆等木，酌情领用。雇工、铁匠、木匠之工钱及采买白灰之银，动用木税银两，倘若不足，则动盛京工部备用之银以用。该项修造领取钱粮事，唯盛京

工部之员兼管，并无专人办理。臣以为，该项运米船只，因盛京居民颇多，专承兵民生计之事，关系甚为重要。既然需从二三处领取钱粮，不可不交付专人办理。伏乞饬下盛京之臣，于五部内拣选贤能一员，笔帖式一名，专管船务，则运米之事，断然无误，且各项所用亦必条目清楚也。臣蒙恩深重，少有之见，不揣冒昧具奏，伏乞圣主明鉴，交该部议。

朱批：该部议奏。

78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裁减冗员节省俸银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岳色谨奏：为裁减冗员，以节省俸银事。

窃臣看得，八旗满洲蒙古佐领千余，若以每佐领有护军校、骁骑校各一名计，共有二千余员。一护军校管领护军十七名，一骁骑校管领领催四名，披甲二十八名，官甚多矣。若两佐领合设一护军校、一骁骁校，兼而管辖，不唯人足敷用，且一年尚余银六万余两。其所裁护军校、骁骑校则分遣各省，视守备、都司等职出缺补用。如此则官俸不增，而护军校、骁骑校才技长于绿旗守备、都司，管辖亦必胜于伊等。兵临一处，必无满洲人退缩之忧，且于戍守亦有益哉。又看得，兹今太监亦多。臣愚以为，视各差之用留足，余者遣返回籍，一年即可节省钱粮，且天下为太监者亦可少也。臣蒙主之恩深重，不顾一切，不避各旗嫌怨，直言具奏，伏乞圣主明鉴裁断。为此具奏。

7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西宁备用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伏思，用兵不在多寡，若用一人即得一人之力，方于事有益。若兵多而不拣选，徒有其名，果到该处，不可用，徒糜费钱粮。青海之事主子既然俱交付与臣，臣观由藏前来之兵，额驸阿宝之蒙古兵数不敷，且马、军器俱不可用。阿宝亦顾实汗之孙，在青海断不可用伊之兵。（**朱批**：实未想到，得体之极，甚是。）阿宝进藏时效力，且身体致残，臣给发伊兵丁口粮，廪饩羊，交付阿宝，由三眼井出边，已于十月初九日令起程前往。观公策旺诺尔布带来之察哈尔兵丁，汉使好，且马匹、军械亦有。稍加补充，即可用之。伊等之兵丁原有四百名，拟补满五百名，已将伊等之子弟、跟役补进，凑足五百。故将察哈尔兵选留四百，由都统武格统领。所余兵丁七十三名，俱给发三个月野外钱粮，交付公策旺诺尔布，带伊所带之定西将军印信、敕书及原随印布政使塔林，出横城边口，由鄂尔多斯路前往等因，已于十月十五日起程前往。因公策旺诺尔布远道而来，且马匹、廪饩俱短少，故臣自力捐给马驼、盘缠遣往。再都统西伦图原往察汉托罗亥探信，因称察汉托罗亥之地寒冷且有气，不断内迁，现住东库尔庙，东库尔庙距西宁口子只四十里。住察汉托罗亥尚可得信，住东库尔庙不能得信，且徒处口外，甚属无益。目今西宁之通事、番子多，各地之信俱可得。适才奉旨：将西伦图之奏折交付臣下，命酌量定夺料理，臣钦遵，看得西伦图之兵丁及京城之一百三十八名兵丁，因出师日久，马匹、军械短缺，故给发此一百三十八名兵丁两个月野外钱粮，交付侍卫统领阿齐图，已令于十月十八日起程前往。看视该队之章京，二等侍卫

兼护军参领常明、府护军参领色尔图、护军参领钦丢、二等侍卫土默车，汉仗好，于军中可用，俱已留下。再，参领常凌由副都统获罪，乃效力之人，亦留下。其余之侍卫、官员，俱于十八日遣回。都统西伦图，汉仗尚可，察哈尔之前锋兵交伊统领。因西安距西宁近，故西安之兵一百名兵丁亦留下。再，臣来西宁前，曾令西安之满洲兵预备，今满洲兵既然稍少，故拨给署理西安将军印信公普照鸟枪甲兵四百名，前锋兵一百名，由副都统伊礼布统领前来可也等因，业经行文，前来后，连同现留于此处之西安一百名兵丁，俱交付伊礼布统辖。西安之满洲兵、察哈尔兵总共有一千名。再，陕西之绿旗兵、土司兵及四川绿旗兵、土司兵合一起，用时敷用。再，用兵时不可无参赞大臣，现今前锋统领苏丹已领兵前来。苏丹阅历甚多，拟授苏丹为参赞。由提督岳钟琪统领四川绿旗兵、土司兵，岳钟琪领兵前来时，亦授参赞。(**朱批**：大奇。朕谕即此三人。)惟青海之事俱系蒙古之事，侍郎常寿、一等侍卫达鼐，亦令参与军机。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甚是，甚尽。知道了。

7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列乌奇呼图克图病故等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臣查得，列乌奇地方之呼图克图阿旺扎布，自归服圣主以来，因并未误官书，故臣奏请赐给印信、敕书，所赐印信、敕书，已咨文四川巡抚蔡珽，遣其属下营把总王如龙，送与阿旺扎布。今据把总王如龙呈称，我于七月十三日抵列乌奇，喇嘛桑布固吉、堪木布登北、唐古特首领巴扎西旺楚等，带领唐古特喇嘛、百姓千余人告曰：辰乐呼图克图阿旺扎布系扎西郎吉之亲兄，康熙五十九年大军进藏时，凡前往、前来诸事，俱系伊等兄弟公同料理。阿旺扎布于去年十月初三日病故，今由伊弟扎西郎吉与阿旺扎布一样理事，且此地喇嘛、百姓俱服伊之指示管理。请将此印册给与扎西郎吉，于我处永远供奉祭祀。等语。王如龙我闻得，七月十六日扎西郎吉已知西藏大军撤回，恐误所用乌拉，已预先预备。十九日大军抵列乌奇后，因乌拉业经预备，故未耽延。诸事俱伊料理，报国是实。与伊兄相较，并无异。惟印信、敕书关系甚为重大，应否交付扎西郎吉之处，请予指教咨文等因，呈报前来。臣查得，外营官、堪布之缺，若非父子相袭，即兄弟相袭，今扎西郎吉预备乌拉，供给大军，由此观之，与其兄公同为国效力是实，伊兄之职应由伊袭之。臣即咨文交付把总王如龙，将赐与阿旺扎布之印信、敕书，即交给扎西郎吉，并晓谕扎西郎吉，仍应感戴圣主天恩，益加恭顺效力等语。谨将阿旺扎布病故及将印信、敕书给与伊弟扎西郎吉缘由奏明。

朱批：已降旨该部。甚佳。

788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查库存金银器皿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谨具奏闻臣寺库存金银器皿等事。

查得，康熙五十二年，前任正卿臣舒兰奏明，光禄寺旧存银器共重九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两七钱内，除现存茶桶、银锅、执壶、台盏、银盅、银匙、爵杯等项共重六千六百三两五钱，余皆银盘等器，共重八万六千一百六十六两二钱。先经康熙四十七年原任正卿臣莫音代启奏，将银盘销

毁，更换铜盘使用。其镕销银盘银两解交户部，具题在案。查，本年随将银盘销毁，得银三万二千二百二两，解交户部讫。尚该未销银盘等器共重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两二钱内，除交与原任工部郎中甘度、司库纪隆阿，打造未定，并原任光禄寺司库吴党阿、白度失迷无项银盘共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九两八钱四分，此案俱系刑部审明分赔，刑部承追。毋庸议外，再大阿哥府包衣大孙国奇等拖欠银盘银三千八百六十两八钱，镶白等旗拖沙喇哈番伟成额等拖欠银盘银一千二百三十五两七钱八分，原任署丞朱寿拖欠银盘银九百六十两七钱。于康熙五十四斩起至五十七年止，催得孙国奇等交还银一千五百八十九两二钱，伟成额等交还银四百八十四两六钱。又续镕销银盘，并催得银一万三百八十四两二钱。以上通共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两，俱已解交户部在案。五十七年起至雍正元年止，催得银一百二十六两八钱八分，即应解交户部。其孙国奇等未交银二千二百七十一两六钱，伟成额等未交银七百五十一两一钱八分，朱寿未交银九百六十两七钱，以上共欠银三千九百八十三两四钱八分，至今未完。伏乞敕下该旗，勒限一年，严追变产交还户部。如限内不完，交与该部，从重治罪。今臣寺库内应存金锅二口、金盅十个、金执壶二把、金台盏四副、金小执壶二把，以上金器计二十四件，共重六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再，银盅一百五十个、匙五十九把、马勺三把，盖碗一个、爵杯六只、大执壶二把、小执壶二把、台盏十一副、锅二口、大罐二口、银茶桶一百只，以上银器共重银六千六百三两五钱。此内现缺银桶六只，共重银三百九两，系原任少卿卓洛因公遗失，相应着该旗勒限一年，严追变产交还。臣寺打造补项，如逾限不完，交与该部治罪。又五十三年分题明，添造银小执壶二把、银锅二口，共重银一百七十两。至康熙五十六年起至五十七年，因银器不敷使用，又将现存钱粮打造银锅十一口、银小执壶十一把、台盏八副、茶桶一只，共重银五百二十三两，应将此项银器充入现存器皿案内，其银两汇入，年终奏销开除。又康熙四十七年奏准交与工部打造铜盘、铜碗，并康熙五十八年折奏，添造，共存铜盘一万二千个、铜碗一千二百五十个、铜肉盘三百五十个、铜盐碟三百五十个。臣督同署正永福等查点兑明金银分两，实存库内。谨具奏闻，请旨。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大官署署正臣永福、署正臣胡宏、良醞署署正加一级臣存柱。

朱批：廉王、庄王、贝勒阿布兰、白潢、马尔萨公同议奏。

7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秋麦播种及得雨雪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查秋播麦子俱赖冬雪。据山西阳曲县等州县来报：九月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得雨，秋麦皆已播种，今长出一、二寸，二、三寸不等。自十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又下了一尺多厚的雪，百姓欢喜，俱称对麦子极好。谨此奏闻。

朱批：尔任山西巡抚之职，朕保上召天庥，此志此举，唯期以求。

79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及进献食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臣所进地方食物数样，伏乞交该处收纳可乎？

朱批：知道了。

7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高成龄品行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遵旨据实以奏事。

切臣前奏折内奉朱批：田文镜大概颇不及高成龄，尔观察据实奏来。连肖先事定后再颁旨。钦此钦遵。据臣看得，田文镜来此之后，颇勉于职守，办事亦极谨慎，大大胜过连肖先。若即照此而行，则无可非议。至观高成龄，其品行稳定，无蜕变之迹，意志坚定，近似谢旺冲。且因系自州县擢任者，熟谙事务。臣窃惟，圣主用人明察，善恶所辨洞入骨髓。布政司一职甚属重要，高成龄年内赴京引见，伏乞圣主引见之后，于二人中简补一人，则臣可得一可信且辅佐办事之人也。谨此奏请。

朱批：知道了。谢旺冲人贤良、有才能，但断不及高成龄。高成龄，朕虽未见其人，但舆论瞒不过朕，舆论颇好。

7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追取栾廷芳亏空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照奏报自栾廷芳家中掘出金银一折内奉朱批：伊先将十八万两亏空全部补完。完后尚有其报年羹尧出资十万两一事。此等物件及十八万两以外者有乎？还是总共只有这些？以前交了多少？著奏来。钦此钦遵。查栾廷芳昔日采买军需草料羊毛等物时，浮报价银二十七万七千余两，原欲自布政司库补领。兹因审理其案查出其浮报实据，又查出伊亏空银十六万两而予纠参，故其补领之银未给。此外，其尚有三十余万两银两宜应追取。今以他家掘出搜得之金银等物折抵计算，还有十二万两应予追回。此前伊并无交银之处。由此看来，伊前呈报补完十八万两亏空后再出资十万两一说，盖指其浮报后欲补领之二十七万之银。此次掘挖抄出之金银皆为其数之外入己者。兹就应向他追取之十二万两银两，臣亲令栾廷芳，先将其给与他人之银追回补赔，倘追不回，再将收银人名姓、银两数目缮明送交于我，伊亦答应追取补赔。为此谨密折奏闻。

朱批：殊属可恶，穷追到底。由此看来，他以前的举动全是假的。知道了。

7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州县官员以便清理亏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谢恩事。

切臣所奏州县官员调转署任之事，蒙圣主明鉴，格外恩准，俱批依请而行，致臣办理事务毫无掣肘，更便于尽心办理。臣何人斯，蒙圣主知遇，如此信用，循循善诱，在此之下，臣不但不可瞻顾徇庇，亦要不惜自我约禁，唯求于事有利。兹臣详察剩下之六十余州县旧官，大抵无亏空之情者甚少。其中凡有亏空，但愿定限赔补，或办事好，于地方尚有利者，可留任另调州县效力。凡居官恶劣，于地方无益者，虽留任，亦无意赔补亏空，反为地方一害。对此等之人，臣将查实陆续纠参，遣派新官署任。（**朱批**：狠狠抓住，毫不姑息。若乘此机会清理，日后于尔颇为有利。但若

留下些麻烦，举措虽好，亦是枉然。凡事唯有坚持到底，贯彻始终才行，其间不可稍有姑容。）此事若候部议，一旦拖延恐生情弊。故仍一面调遣，一面缮本具奏。（**朱批**：知道了，是。）如此，山西通省皆为新任，所有隐瞒亏空，俱令彻底清查可也。再臣前听人语，亏空之事不可揭参，其官旦被参革，则不能赔还。若不行纠参，准留在任，其尚能尽力赔补等语。兹臣查得，亏空之事若隐瞒不行揭参，则现亏空之员照常在任，不思赔补，反视亏空为常事，以致新征钱粮再度亏空。一旦其升迁病故，上司为隐瞒不参之咎，必会转嫁于继任，而继任即无替人还欠之心，亦无偿还之力，又会留给下任，如此相传，越积越多，追无完日。（**朱批**：甚是，乃朕心所系。）臣窃惟，隐瞒亏空不行揭参，即如隐瞒病情不治，（**朱批**：甚是。）越久越重。而揭参出来设法赔补，看似铺展，实则使其渐渐收敛。山西前经揭出之一百三十万两亏空，既已着落严追，限满之时，再视已完未完数目另行措置外。臣现今查参亏空时，俱令搜查任所，派员赴欠银官员原籍清查家产，变价处置。若家产不能抵其亏空，则着落隐情不行揭参之臣员分别偿还。其中若系前任钻营嫁于继任者，则现任视能赔补者亦令一总偿还。但似此之项，虽严追，所得必会多寡不一。若确属力竭，不能凑足亏空原额，则一并以火耗银垫赔。如此现今参出数额虽巨，亦可陆续完纳，较之隐情不参者似更有益。目下办理此事，臣意如此，乘便奏闻。

朱批：甚属可嘉。倘有瑕玷则不敢如此办理。唯勉之。

794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报禁康熙年间所买之奴赎身为民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跪奏：为祈请确保官兵得握白契所买之人事。

臣窃惟，自皇帝临御以来，恩及官兵，诚如赤子，仁泽至极。臣由小卒擢升供职，至贱至愚，今蒙奇旨，何敢不陈管见。看得，或有不肖之徒，懒于耕作，唯思坐食白食。太平之年，一纸白文，自卖于满洲人家，娶妻生子，懒主而生。闻得出兵消息，即以原价赎身。因白契所买之人逃跑，皆无呈报之例，故不能赎身者即逃，如此满洲兵丁则不能得到奴才也。查得，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所买之人归买主所有，不得赎身，四十三年以后，白契所买之人，可以原价赎身为民。臣窃惟，康熙四十三年至六十一年，业已十九载矣。白契所买之人进入满洲人家，长年生活，孩子皆已长大成人，此即主家所养。倘仍准原价赎身，满洲兵丁盖无厮奴，且不肖之人则随意辗转主家也。兹军务当前，祈请凡四十三年至六十一年所买之人，仍照四十二年例，归买主所有，不得赎身。雍正元年以来所买之人，可准原价赎身为民。如此则，众奴俱承皇上鸿恩，不肖之人亦不敢恣意妄行矣。为此不揣冒昧，惶悚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朱批：九卿议奏。

795　礼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捐纳官员宜考选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兼包衣护军统领臣巴图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睿鉴事。

臣乃一介匹夫，蒙圣主鸿恩，补任吏科给事中，今复蒙恩，升转礼科掌印给事中。臣在吏科时，见各省由汉军民人捐纳为官者中，多为平素不曾读书之人，虽然为备考试，临时补习，一旦考试，通晓文意者，鲜有其人。况于捐纳之人，并无考核之例，一经捐纳，即行补任。故不通文字

之人，必然将事交由代笔书办办理。臣愚以为，道员、知府、同知、知州、知县等官职，乃办理刑名钱谷、上达下传等事，事务繁杂，责任甚重。倘讼诉不能自行审断，钱谷不能核查自理，呈报行文拙于文笔，日久之后，职权渐至落入代笔书办之手，其恣意欺隐，颠倒是非，唯有玷官职，而致臣民遭受其害。臣祈请，嗣后各省文职，除皇上特谕补任外，凡补用捐纳道员、知府、同知、知州、知县等官员，宜饬该部拟定考选条例。其捐纳班间补，就近一年两季，或派监考之臣，或交付该部考选，若符合考选之例，虽编写议事，凡稍能书写者，照常于掣签月掣签；凡不能书写者，限两年读书，二年后复试中者，仍入月掣签，复试再不成者，旗人则给其捐纳官品，行走旗务；民则以所捐官品，使之显荣。如此捐纳者中，凡读书者优先补用，不读书者亦知劝惩，各图进学。一旦通晓文意，居官、诸事皆可自理，是非悉能分析，代笔、书办欺隐之弊自可绝矣。此于吏治、民生皆有益也。应否施行，伏乞圣主明鉴。为此惶悚谨奏。

7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领催披甲补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宫内传出一折内开：臣自理旗务以来，看得领催披甲出缺，因由各佐领自行选补，或有佐领、披甲出缺，即选闲散满洲十数二十余人不等，验看取甲；而无闲散之佐领，则将人档分离之人、包衣奴才等送往验看取甲。因无越佐领取甲之例，满洲许多佐领之闲散满洲，仍未食钱粮。现取护军，既有本佐领无应取之人可从甲喇旗内选取之例，领催披甲出缺，亦如护军之例，若本佐领无闲散满洲，则从甲喇内仍视骑射清语好者取之，如此则闲散满洲为得钱粮，皆各图学习，且满洲俱沾皇上之恩也。等情。奉朱批：著八旗臣等详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条陈内称，臣自理旗务以来看得，领催披甲出缺，因由各佐领自行选补，或有佐领，即选闲散满洲十数二十余人不等，验看取甲；而无闲散满洲之佐领，则将人档分离之人、包衣奴才等送往验看取甲。因无越佐领取甲之例，满洲许多佐领之闲散满洲，仍未食钱粮。现取护军，既有本佐领无应取之人，可从甲喇旗内选取之例，领催披甲出缺，亦如护军之例，若本佐领无闲散满洲，则从甲喇内仍视骑射清语好者取之，如此则闲散满洲为得钱粮，皆各图学习，且满洲俱沾皇上之恩也。等情。臣等窃惟，满洲世蒙养育重恩，生齿殷繁，故无闲散满洲之佐领，实属鲜也。查得，八旗马甲，向选公中满洲射技可观者而取之。若公中满洲内无应取之人，则从王贝勒满洲、包衣满洲、旧汉人内，亦必视年少射技取甲。或有佐领，确有孤幼无倚且家中无奴者，经该佐领申报，虽年龄未满，仍视可养育者靠取为甲，于该佐领扶养一、二年。即便如此，此类之人亦极为有限，并非已达消减精兵之势也。马兵披甲，非同于护军、前锋，若不按佐领额数，又于甲喇旗内挑补，必致鳏寡孤幼丧失生路。自圣主御极以来，仁育满洲犹如赤子，即至兵丁喜忧之事，俱蒙重恩赏赐，此盖为满洲各得生所。皇上养育之至意即如天地之高厚，是以此条陈所言则勿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镶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署理都统事务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常在、祁尔萨、韩永杰、巴尔呼达、正黄旗都统臣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木布、都统臣左世勇、副都统臣勒什布、永寿、额尔德依、花色、李林深、徐国贵、正白旗都统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观音保、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觉罗佛伦、萨哈察、哈达、金铎、正红旗都统镇国公臣德普、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满丕、马起达、济寿、缮达色、署理镶白旗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多赛、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达色、李柱、吴光、巴拜、王

宜谦、署理镶红旗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傅尔丹、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张驰、林主毓、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副都都统臣和珅、吴尔泰、莽喀拉、朱廷柱、镶蓝旗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觉罗德尔金、署理都统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依议。

79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即派官员疏通赭山中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奇旨事。

臣前为浙江海宁海堤所奏一折，皇帝念切地方百姓，即饬交部议。现除遵照部文，俟巡抚阅后另奏外，臣恭览谕旨：赭山有三门。今一门淤滞，倘若疏通，海宁等处之堤方可坚固。钦此。所谕甚明。查得，海宁县南、钱塘江水入海口之赭山地方原有三门。昔日江水流经中门，海埽居中，不曾冲犯海宁堤。康熙四十年，江流移道北门，中门渐至淤塞，竟成平地，北门即在海宁城南。值此，海宁海堤屡次被冲。五十九年，臣与擢任之巡抚朱轼前往赭山视察江海形势，见中门为江流正道，今若绕道北门，海宁必会受害。故派官员疏浚中门，挖十里长河，以引入江水。不料西头江流涨起数里沙丘，阻住江水；东头江水冲埽而入，所浚河道全部淤塞，以为平地。江水未能引入中门，故暂停疏浚，另候时机。今皇上天赋圣明，深知治理海宁江海之重大，所谕甚为奇睿，此盖疏通中门之盛世也。臣遵旨即派宁台道陈守廉亲往赭山勘察形势。将如何开通中门之处寻议，即动捐纳多余银两，尽速疏浚外，为此，谨叩谢皇上奇旨具奏。

朱批：即至朕旨为是，亦不可徒劳无益，空费钱粮，不拘尔省臣等斟酌而行。

79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停登色等贝勒公俸禄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等谨奏：为祈请停俸事。

查得，康熙六十年八月十三日，臣衙门因军务当前，多需钱粮，将和硕庄亲王博果多等因病不能行走，及年幼未行走之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十四人，奏停俸禄在案。今镇国公登色、辅国公满都皆年老不能到班行走，祈请援照臣等前奏停俸之例，停止登色、满都之俸禄，会议不得署名。至贝勒苏努、贝子芬德曾呈书自请停俸，由臣衙门具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旨：苏努进封贝勒后，扣除先前之贝子俸禄，准食余下之俸。又查得，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将王等上衙门一折奏入，传出皇上朱批：折子停署苏努、镇国公芬德皆年迈不能到班行走，亦请停其俸禄。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左宗正多罗贝勒都统臣满都呼、右宗正镇国公都统臣德普、左宗人辅国公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讷图。

79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收成并米价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福建地方夏秋雨水调匀，兹经详查收成之情，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邵武、汀州

等府冬稻收成皆九分十分不等，甚为丰足。米价八钱九钱一两不等。福州六月七月雨水甚足，田禾长势畅茂，八月雨水稍缺，九月如常。兹观收成，近水田亩仍得九分，远水之田收成七分八分不等，米价九钱一两、一两一钱不等。本月十六日又得大雨，于播种麦子十分有利。台湾地方本年田禾甚茂，皆收十分，米价七、八钱不等。地方安谧。目下各营正在操练、巡查地方。谨此奏闻。

朱批：览奏甚悦。训练兵丁，整饬营伍，乃第一首要之政。省城军备，朕颇不满意，三年内，尔等如不能副朕意，将何颜见朕？此确系尔总督之责。著日夜勤劬，整治怠惰流习。

8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缮汉折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首恭请圣恩事。

窃臣为偿还台湾仓库银米一事，已到了竭蹶计穷，难以料理之境地，故奏明其事之实情恳请圣主予以解救。此因条目繁多，奏言冗长，倘缮清折，必致过厚，故臣谨缮汉折具奏，叩请皇上明鉴，恩准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尔此奏是。此皆朕所稔知者。唯台湾等事，乃地方臣员事前不为国家效力，唯顾惜一己之利，故生此事。尔奋发求治，统领地方平定叛贼，此功可与前愆相抵。官庄一事，亦为朕素知者，尔等不奏报亦不行。吕犹龙、萨木哈一向居官平庸，伊等子弟若凭种种帮助，即如此解脱干净则朕尚不死心。此项亏空，尔酌情按其所能追还，尔亦一并按份赔偿具奏，对尔朕尚宽待。仅靠尔等自身仍不能完者，即照尔所奏，由官庄限年补足才是。否则庶致地方一遇亏空，便妄造此等贼盗之案，以图全免成习，故断不可也。此非施恩之事。台湾往日亏欠，乃天下尽之知事。若言一点未受贼盗所累亦不公正，但俱借此推托为盗贼抢掠所致，往日钱粮充盈不亏，亦不可也。照朕此批示办理，方才公正妥当。唯吕犹龙、沙木哈能力多大，尔岂能不知？不可有丝毫徇情，此又能瞒得了朕么？如果作为警告贪赃臣员者，亦甚允当。一些故旧为此亏损者不断说情，恐于尔有关。著秉公办理。

80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御批之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为征剿台湾所用钱粮叩谢批示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嗣后若少有掣肘为难之处，即行奏请。凡朕于折内批示准行之事，交部议设若异同，内阁票签，朕或因事繁忘了，亦未可料，以致事呈相抵之势。假若如此，另于陈情密折内询问回奏。适才何绵袭官之本，朕即未收到，方于尔回奏折内追降谕旨。旦有此等之情，切勿隐忍弥事，朕一日万机，一二遗漏疏失在所难免，这并无关系，朕亦不以为羞耻。尔等知朕心意，唯当彼此推诚进谏纠正。谨记。钦此。臣捧读奇旨，当即行礼叩恩。钦惟，我皇上仁德之至，体恤下情冤抑，务使政令畅通，为防措置失误，务求妥善办理。所降之旨，诚万世之嘉训，圣人之至意。臣唯一一铭刻在心，钦遵而行。为此叩谢训谕，恭缴御批。谨奏。

朱批：天下若能实心遵行，朕即不惧过失矣，有比此更善者乎？

8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恩封三代之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照臣家书内开：九月初八日，该部为各官授封一事具奏，奉旨：满保，著封三代。钦此。臣伏读之下，不胜感激欢忭。当即设香案叩谢天恩。臣荷主恩至深至重，尚无寸报。兹皇上殊仁叠施恩典，赐臣一等荫生，授臣兄冯泰为侍讲学士，命臣兼任兵部尚书。且又蒙殊旨，命臣曾祖、祖父三代咸俱授封。臣一身已荷恩无穷、兹臣之曾祖祖父兄弟，乃至子辈，阖家累世遍被鸿恩，臣实感激不尽，虽世代何以效力亦难仰答，臣唯竭能尽职，阖家世代恭祝圣主万万岁。至臣尚有一请。查得，臣之高祖为都赖、曾祖系席达礼、祖父为胡彰阿。臣高伯祖席伯图无嗣，故臣祖父胡彰阿出生后，即过继给席伯图，是以百家中一向供奉高伯祖席伯图为曾祖。兹蒙鸿恩赐封臣之曾祖，此乃格外奇典，除将臣养祖父席伯图名衔照例呈送授封外，臣亲生曾祖父席达礼同受赐封，尚无此例，是以恳请皇上明鉴，殊恩准将臣及夫人应得之封，移授亲生曾祖父席达礼及亲生曾祖母纳喇氏。臣除具本奏请外，唯此于例不符，部必不准，殊恩俱出圣裁。为此叩谢天恩，谨将蝼蚁微忱，直陈奏请。

朱批：所请之恩合理，知道了。

803 太仆寺少卿花鄂奏报察罕丹津目下人马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太仆寺少卿奴才花鄂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乾清门行走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传谕：清海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赡养之事，遣尔前往。钦此钦遵。本月初八日，奴才入请训旨，面奉圣谕：尔到彼之后问戴青和硕齐好，并传谕曰：尔为罗卜藏丹津所欺，率妻子入边前来投朕，朕将优恤于尔，逾于常人。钦此。花鄂尔要酌情婉言安慰戴青和硕齐。至一应盘费及其短缺之物，亦如额尔德尼额尔克之例优赉之。此事朕亦交付总督年羹尧矣。钦此钦遵。奴才遂于九月十三日自京城起程，二十七日到达西安府，总督公年羹尧已备银一万两，派知州一名在此等候。奴才次日即携知州张云臣起程，于十月初九日抵达河州。经打听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如今居于老鸦关以里二十里，距河州城五十里处之寒果寺。王察罕丹津及其子台吉敦多布旺扎尔等闻知奴才前来，率属下来迎，跪请圣主万安，奴才当即传宣谕旨。遂后问伊属下人数，据言：我兵败罗卜藏丹津后尚未喘息，半个月之内罗卜藏丹津即将我牧场内之奴仆马畜全部收缴带过黄河，随我一道逃出者，算我妻子在内共计一百五人。后又有八人来投于我，目下共有一百十三人，马一百七十六匹。等语。十月初十日，主事哈尔嘎图来告，查得，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及其妻福晋、子台吉敦多布旺扎尔、子媳孙女共计五口，侍郎常寿前派哈尔嘎图每月拨给食羊六十只、砖茶九包、白米仓斗一石二斗、奶油六十斤、灯油六十斤、奶三百升、炒面仓斗六斗；其属下男九十七、妇十一，共计一百八口，每月拔给食羊二百二十五只、(马)茶一百五包、小米仓斗十二石九斗六升、炒面仓斗十二石九斗六升。随后总督年羹尧又以天气渐寒派侍卫达鼐赏给王察罕丹津等制做皮袄之银五百两、马茶三十包、烟一百包。再王察罕丹津父子骑乘之十二匹马，以每匹供草二捆、豌豆仓升二升计，每月赏给草七百二十捆、豌豆仓斗七石二斗，其他一百六十四匹马，以每马只给草一捆

计，每月供给四千九百二十捆。等语，奴才遂即交付遣回。侍卫达鼐、主事哈尔嘎图供给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每日食粮已甚丰厚，仍照前供给。王察罕丹津属下以后若有来投者，收容后亦照此赡养。奴才观得，河州边内地方已无民耕牧放之所，王察罕丹津之一百六十四匹马，仅给干草一捆而无豌豆，实难过冬。故亦照王之十二匹马之例，每马添给草一捆，豌豆仓升二升，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率其子台吉敦多布旺扎尔及其属下跪泣稟告：我兵败罗卜藏丹后，仅携妻子及身边数人，骑马轻装入边来投圣主，圣主闻悉屡遣侍卫官员，颁恩于我，慈悯之情犹如亲子，卑奴实难承领。兹圣主又驰遣少卿前来传谕赡养我等。奴才荷恩厚重，今生今世至死难报。我唯祈祷佛祖祝圣主万寿无疆耳，此外别无奏言。等语，呈上其蒙古文奏书，面朝京城望阙叩恩。对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若亦比照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赏赐之例赏给牛羊，河州边内尚无游牧放马之地，且王察罕丹津居所未定，俟后伊驻牧之地确定时，再将如何赏给牲畜以做家产之事就近与总督公年羹尧商议办理奏闻。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原因住房狭小，属下一半人在院中搭篷而居。兹时渐冷，帐篷难以御寒，故赏给王察罕丹津蒙古包二座，赏给伊子台吉敦多布旺扎尔蒙古包二座；其属下以五六人一座蒙古包计赏之，并附锅釜器皿等物。因此地无会制做蒙古包者，是以交付地方官员自西宁制做送来赏之。再主事哈尔嘎图等交付地方官员自九月初三日起采买供给王察罕丹津等人每日之食物，自给银之日起之采买用银细数由地方官员奏销外，赏给蒙古包，锅釜器皿等物后所有银两细数奴才另行奏闻。除照此奏疏呈报总督公年羹尧、侍郎常寿外，为此谨具密折，并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之谢恩蒙古文奏书一件一并密奏以闻。

804　三旗牛羊群总管博和里等奏请各旗速将奶牛送交牧群孳生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九日

管理三旗牛羊群总管臣博和里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查去年三月二十三日原任总管马尔萨奏开，三旗牧群现有牛三万三千余头，其中骟牛多、奶牛少，请准将体大肥壮之骟牛留下以备内用，其限额三万以外之三千余头骟牛，于六月牛群上膘之时卖出，采买缺额奶牛入群牧养。如此不但便于嗣后赏赐归顺之厄鲁特等，于牧群繁殖亦为有利。兹卖该牛，仍照前例。由部衙门交派贤能章京按时价出卖。采买奶牛时，该遣官员会同归化城都统、副都统公同监看采买。所买奶牛由土默特二旗酌量派出官兵送往牧场。此买牛卖牛之事，皆于本年之内上紧了结。事完之后，再将买卖牛数，用银细数具奏以闻。等情，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本年七月十一日，吏部员外郎佟铎、刑部员外郎张宝柱、礼部差官常占，每人各领牛五百头；八月二十八日，户部郎中鄂里、宗人府主事德尔弼，每人各领牛三百头，九月初五日监察御史王国弼、太仆寺员外郎凯亲每人各领牛三百头；本月初六日，詹事府右赞善舒图，领牛三百头。共计官员八名，领牛三千头在案。奴才到任，查此项奶牛尚未交付，故于本年正月十七日开印之时，即行文前去。随后归化城都统、土默特参领博赖派骁骑校巴图章嘉扎西等陆续送来奶牛一千五百四头收讫外，仍缺一千四百九十六头尚未送来，继而再次行催，各俱在案。原奏该项出卖骟牛采买奶牛牧养皆为利于繁殖，限令去年之内了结，盖为取孳。因伊等去年限内未能交付，一年未得孳生畜。兹该欠缺奶牛若再不交来，必又误本年孳生也。是以祈请将尚未交送奶牛之官员，皆各交该旗遣员催促速交前来。为此谨奏，请旨。

总管臣博和里、委副总管臣齐兰保。

朱批：知道了。本年若再延误，将孳畜一并交送。

805 刑部侍郎噶什图奏谢授任侍郎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刑部侍郎二等阿达哈哈番加一级臣噶什图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十月十八日接吏部咨开：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噶什图补为刑部侍郎，其任内钱粮事务结清后，再来京城。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事务。现年羹尧已赴西宁，陕西地方甚为紧要，著范时捷即补陕西巡抚。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到后，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恩。臣除将任内钱粮查核结清前赴京城外。窃惟，臣本一介武职，至愚极陋。蒙圣祖仁皇帝施恩，陆续擢用，授以巡抚之任，尚未报效，兹圣主累施重恩，于臣为庸弱不能仰答万一而日夜惶悚之际，不料再施鸿恩，授臣为刑部侍郎。臣何人斯？屡荷隆恩，实难承当。臣唯竭蹶报效主恩外，拙难奏言。为此谨奏。

刑部侍郎兼二等阿达哈哈番加一级臣噶什图。

80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防备罗卜藏丹津叛乱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观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人，表面虽认错，不敢倡乱，目今招众台吉，仍有妄加倡乱之意。厄鲁特等若侥幸，仍于口外妄行，若吃亏，即逃窜，或前往袭取西藏，或远遁。入藏之路远，且冬季有气，厄鲁特等畏于行走。臣已咨文交付驻防察木多总兵官周瑛率兵入藏，防备罗卜藏丹津等偷进西藏。惟自柴达木前往噶斯之路，无堵截之兵。查得，统兵驻土鲁番之副将军阿喇衲先前奏称，伊亲自将驻土鲁番之护军、乌拉、索伦、西安、察哈尔绿旗、喀尔喀、厄鲁特兵丁，及驻巴里坤之满、蒙、绿旗兵拣选后，前往色尔腾沙洲之杜兰郭尔等地，厄鲁特等若远遁穆鲁司等地，可出其不意，等语。今罗卜藏丹津于柴达木路俱已预备马兵，若情急，遁往穆鲁司等地之处亦不可料。今策妄阿喇布坦恭顺遣使，且巴里坤、土鲁番兵丁甚多，故臣行文靖逆将军富宁安，将都统穆森调往土鲁番防守，令副将军阿喇衲由伊属下满洲、蒙古、绿旗兵内，酌量拣选二千名兵丁，由伊亲自统领，由噶斯路前往拦截罗卜藏丹津等，阿喇衲亲率兵丁何时抵达噶什日期，筹度后报来可也，等语。若罗卜藏丹津恭顺归附，息事，此二千名兵丁即暂驻布隆吉尔。又查得，布隆吉尔现有兵丁少，附近俱系厄鲁特人居住，其中有三多布台吉之子阿喇布坦巴苏台，遣伊属下之人，于驻台站大路盗窃马驼，抢掠商人物品。览从前参将孙继宗所报，追赶查核时，被盗物品尚可获，自罗卜藏丹津滋事以来，伊诸事不睬，俱效罗卜藏丹津恣行。其余小台吉等亦各自招人，进山仿效行事。今巴里坤地方兵丁既多，遣绿旗兵二千，作速前往布隆吉尔，由参将孙继宗统辖，若无事，可驻防，以示威厄鲁特可也。倘用兵罗卜藏丹津，臣一面咨文参将孙继宗，令率驻布隆吉尔之兵及由巴里坤调来之兵，剿灭阿喇布坦巴苏台等人后，出伊孙察罕齐劳图口，往迎副将军阿喇衲，合兵一处，拦截罗卜藏丹津。如此则贼断不能逃遁，且布隆吉尔亦可稳固。为此恭奏以闻。

朱批：另有满汉一谕。

807 通政使图兰奏报盛京刑部补任官员送部钦定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图兰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臣蒙圣恩，渐拔至通政使司之通政使，司职显要。如此厚恩，臣何等效力，亦不能仰报于万一。臣窃惟，皇帝临御以来，宵旰勤政，又命臣等各自条陈，诚仁爱兵民之至意。唯臣甚为粗陋，少有管见，焉敢不陈。臣愚以为，盛京刑部乃职掌一省之法，重关人命案件。倘官员不谙事务，审拟与之法律稍有违背，必致无辜蒙受不白之冤。故嗣后盛京刑部出缺，宜从彼四部内，援照京城之例，将操守好，事迹可者，由盛京刑部侍郎选送吏部引见，由皇帝简任，则于刑部事务大有裨益。伏乞圣主明鉴，饬交部议复施行。为此谨奏。

通政使司之通政使臣图兰。

808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陈不谙满汉之笔帖式离职学习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礼科给事中臣博霁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明鉴事。

臣窃惟，翻译部衙门文稿，缮写档册，乃笔帖式之专职。今见凡经皇上策试钦定之笔帖式，文笔皆可，日后升任，于部衙门必有裨益。唯免试先用，捐纳即用，以武监生名义任用之现任笔帖式内，清文不能缮写记档，汉文不能翻译者甚多。将该等之人即查免职，似属可怜，而仍准留任，于事无益。臣愚以为，宜交付各该管臣等稽察，凡一字不会写，不能翻译文稿者，即令离职学习。下次考试中则仍用，过龄不能学习者，令其呈书，不以废员论；若有行走军旅，负伤效力之牌子，则交付该旗，论品调补武职，则嗣后部衙得人优良，伊等亦得沾成全之恩也。特祈请之。

朱批：该部议奏。

809 副都统吴光奏请巡察围场官兵并归热河总管统辖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副都统臣吴光谨奏：为请旨事。

臣自任蒙古旗副都统以来看得，古北口外伊马图等处左翼四蒙古旗巡察围场地方之章京，于领兵饷俸禄时，皆验各章京呈文，一年一次钤用旗记，送户部领取，并未削减，挪做服甲之用。停甲服甲乃章京自行决定。或亦有不肖章京徇私，不分好恶，将京城被裁恶人取为披甲者，旗臣无从查证。臣窃惟，现于热河既补总管、翼长，令驻兵马，故将伊马图等处巡察围场地方之章京兵丁，即归热河总管，翼长统领，披甲出缺，由总管、翼长验选好者取甲，其俸饷与热河官兵俸饷合造细册领取，即为可靠且亦得良材。为此谨奏，请旨。

臣吴光之子前锋毓德书。

朱批：著都统议奏。

810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报直隶旗民诉讼本地官员审理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署理大理寺事务太仆寺少卿臣萨克素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圣主仁养满汉犹如赤子，视同一体，凡旗人所在之处，皆设职掌审案之同知、通判，以审理

旗民听讼之事。臣窃惟，其他各省因旗人聚居一城，审理听讼甚为近便。唯直隶各府州县，满洲兵丁及旗地庄头居者众多。其中不肖愚氓不思皇上仁爱之至意，恃强生事，扰害远道贫民，故上诉保定府者，绝非仅有。臣愚以为，保定府辖属地域内所居旗民，讼诉之事因有审案之同知、通判，诉讼两造皆无忧虑。唯河间、永平、顺天、宣化等处旗民，若有听讼之事，前往保定府审理，因相距遥远，旗民往返行居候审，甚感忧愁。若此四府所属府州县出缺，将部衙门内会汉文之满洲章京、笔帖式，由各属之臣保送吏部，引见奏补，使旗民听讼之事，交由本地官员审理，则旗民皆可免除远途之辛劳。如此则该四府所在贫苦旗民，亦得被沾皇上无尽之恩也。臣谨陈管见，伏乞皇上明鉴。

署理大理寺事务太仆寺少卿臣萨克素。

811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报禁止私自放枪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甚为愚陋，不知何幸生于清明之世，蒙奇主知遇，且蒙皇帝越格之恩，擢任为副都统，如天之高厚之恩，臣何能仰报于万一？是以少有拙见，焉敢不陈。窃臣看得，城内虽然禁止放枪，但不肖之徒仍屡放不止，且城外枪声不断除公差放枪外，宜严禁放私枪。上元节之际，于外放炮仗、花、花炮等物者，不分老少，恣意点放，即费银钱，亦易失误。冬季草艾积聚此亦应予禁止。唯如何而为之处，伏乞皇帝明鉴施行。

812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缴原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恭缴上谕事。

郎中范岱捧赍原任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恭缴到部，理应恭缴。为此谨奏。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署右侍郎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李凤翥、都水司郎中臣揆通、郎中臣阿尔布、主事臣杨声。

朱批：已死之人缴给似尔昏瞆而死之人耳，缴朕何干？

813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制造库移于广善库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帘子、门神二库，本年四月内奏请归并制造库管理，奉旨：甚好。钦此。钦遵。业经归并，在案。但此二库历年久远，墙垣、头亭俱致坍塌，若欲兴修，所需钱粮甚多，且帘子、门神二库离制造库甚远，该库官员难以时为稽察。其库内所存一切物件，又并无详明档案。查广善库已裁，现今交与臣部，请将制造库移于广善库。制造库宽阔，尽足收贮，门神、帘子，将此二库移于制造库，至盘移此库，将库内所存物件，逐项检明，开载册档，钤记堂印，以备稽查，此一转移，而三库钱粮，物件俱得清楚。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户部尚书办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尹泰、左侍郎臣郝林、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署右侍郎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李凤翥、制造库郎中臣赫都、郎中臣德成、郎中臣于熙学、员外郎臣富明、员外郎臣沙那哈、司库臣卫色。

朱批：依议。务实，听取空名虽好，若于事无益，即多此一举。

814 吏部奏请补用之笔帖式张榜晓谕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八旗满洲、汉军补用笔帖式考试翻译人四百三十三名，臣等会同大学士、学士、翰林院学士分别简阅，能翻译者十六人，拣为一等，翻译平常者七十五人，列为二等，应将一等十六人于各本旗从前考取一等、二等人员之次注册，照班挨次以笔帖式补用。如用完之旗分现出之缺，即将考取一等之人挨次补用。人少之旗分，将三等卷内稍可者十五人，拔为三等，亦与各本旗按班以笔帖式补用。命下之日，将简选一等、二等、三等人名张榜，臣部晓谕众人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知道了。

8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击退进犯南川边口之罗卜藏丹津贼寇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剿贼事。

十月十九日，罗卜藏丹津一伙率四五千名兵丁，欲破西宁南川边口而入，守口兵丁惟近百名突遭敌大军进袭被败，贼尽入边口。臣所遣防守之六百名兵丁与贼相遇，知贼势强，即占取神宗堡村。贼围神宗堡，于十九、二十两日轮番来攻，我守备马友仁、李英龙汉仗甚好，观贼空隙，放鸟枪毙厄鲁特五十余名，我兵丁惟七人阵亡。二十一日，贼属下添番子一千余名，在外放鸟枪，在内勾结神宗囊苏，将堡子墙挖洞欲进，守备马友仁等牢固把守，贼终未能破。二十一日晚，臣拣选西宁绿旗兵一千名，交付参将宋可进，游击袁及印等，并率侍卫色尔图、钦丢及军前效力之满洲、绿旗官员，前往神宗堡剿贼。贼台站之人闻警，厄鲁特、番子公同前来接战，我官兵各自奋勇，施放炮、鸟枪，内外夹攻，杀厄鲁特近十人，番子八十余人，贼不能敌，遂遁去。神宗堡囊苏助贼攻战，俱剿杀。由是，除将缴获贼鸟枪、刀、枪、马匹，俱赏与兵丁外，其阵亡之七人内，赏凌奇银三十两，兵丁各赏银二十两。被伤之人各赏银五两，参战兵丁各赏银一两。统兵效力之满洲、绿旗官员，臣陆续缮档，咨部议叙。目今贼虽仍分兵，将各村之草放火焚烧，然西宁城甚牢固，断不能侵，俟各处调来之兵俱会齐后，臣再相机灭贼。再臣所调之兵于此处敷用。惟甘州兵少力单，查得，喀尔喀额尔德尼王等扎萨克所居距甘州近，且兵马精良，伏乞圣主派出理藩院官员，由额尔德尼王等人带三千名蒙古兵，前赴甘州驻扎，以助甘州之兵。各路之兵进剿贼寇时，若此兵公同出甘州口，军威更加强壮。为此谨恭奏以闻。

朱批：另有满谕。

816 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等奏议给发右卫官兵粮草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等谨奏：为遵旨会同巡抚议奏事。

内阁学士鄂托拜为给发右卫官兵本色米谷、豆、草，改由百姓处领取银两，或送往右卫，给发官兵采买，或请州、县、卫官员采买，给发官兵事条陈一事，由户部议后复奏，奉旨：部议此事由部咨文巡抚诺岷，会同副都统努尔布查明定议具奏可也。等语。惟令努尔布前来京城。钦此。又奉旨：鄂伦岱现既在山西，将此事交付鄂伦岱，伊事竣后，会同巡抚诺岷商量后，伊立即亲赴右卫访查，定议后，由大同前来京城可也。钦此钦遵。臣等查得，自三十三年右卫驻满洲官兵以来，每月应给发之米谷、豆、草，一半按时价折银，经启奏，给发官兵，令自己采买。将另一半应由大同府所属之十七个州、县、卫所领取之钱粮银，改领本色米谷、豆、草供给。嗣后经具奏，因榆州等四处路远，仍改为银两。今惟由应州等十三个州、县、卫、所领米谷、豆、草给发。臣等为兵民两相得益，经访查，右卫官兵系防守口边及备调用之兵，甚为紧要，现在军前之官兵家口，俱赖每月给发之一半本色米谷、豆为生，且右卫地小，田少，军中之人俱赖此米。若由州县、卫、所运不来，亦无来当地卖米者，虽丰年，亦无米可买。既然如此，仍照旧给发。再，鄂托拜所奏，向百姓索银，令官员采买，经详问，百姓缴纳钱粮，俱系将来米谷折价缴纳。村落庄屯百姓将米谷拉至城里贩卖，得银后，再铸造、交纳，此等项既然俱有靡费，倘令伊等将现有之米谷、豆即行交官，尚无更多糜费之项。惟倘将伊等所交之米谷、豆、草仍交付伊等运送，再由监收官员运至交付，重复靡费之处必不可免。臣等议覆，此项米豆，仍由各该州、县、卫所领取本色可也，停止交付百姓运至，交付大同府知府统管运来。此项租银若不定例，州县、卫所不肖官员重加勒索百姓之处，不可料定，除右卫所属本地应征之米豆不收租银外，运送其余州县、卫所米豆时，每石运送十里收租银各一分。此运送之米豆，由该知府拣选贤能州县官员，运送右卫，会同管粮同知公同监收。此等米豆远运、分发时，既有损耗，故征收时，为补损耗，预备每石各添征八升。又查得，原定，由十月起至来年三月，军马各留一匹拴养，其余俱分送各州县、卫所喂养。此留下拴养之各一匹马，所需之草既然不甚多，即停止向百姓征本色。每捆价银、租银一并照从前给发之例，征二分七厘银，亦交付知府，遣贤能州、县官员，会同右卫同知，公同监发。给发银两之事，经询问官兵，告曰：此项银两若先发给我等，不如预先给与种田之人、雇割草之人更有裨益。等语。既然如此，每年四月将此项银两交付该大臣、协领等人，不发至兵丁手中，不得糜费，务令采买预备，喂肥马匹。再，州县、卫所官员将此项米谷、豆银征收、运送，抵右卫会同该同知公同监发时，若有强迫百姓多征、克扣租金少给、少发官兵，将草价少给、冒报等项情弊，该知府不时查核，据实呈报巡抚，参奏后，从重治罪。如此则百姓交纳现有之米豆，并无多费之处，亦无运草之累，且官兵仍可得本色米豆，于生计有益。惟将臣等愚闻，会议谨奏。伏乞圣主睿鉴，降旨该部，议后复奏施行。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山西巡抚臣诺岷。

朱批：依议。甚佳，甚尽。该部知道。

817 副都统博尔屯奏陈八旗兵丁增练武艺强兵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博尔屯谨奏：为强兵事。

看得，我国因添火器，于征讨用兵大有裨益。查得，康熙五十九年福建督抚进贡藤牌，圣祖

仁皇帝曾谕：将此交八旗汉军收贮，进贡之人若有，则令贡之。钦此。彼时臣任镶红汉军副都统，故遵旨于该旗披甲余丁内，挑选步履矫健、身强骁勇、年少之人百名，交由原镶皇旗銮仪卫掌卫事大臣林兴柱之孙、披甲林茂功、林茂春率领训练。看得，其之进退、勒马、滚翻、跳跃，凡有征战，虽旷野险陡，皆为有益。臣愚以为，八旗汉军旗，每旗宜选披甲百名训练，若披甲内无可选之人，则选余丁。凡中选之余丁，各佐领视披甲出缺，取为披甲。该等挑选之人，如鸟枪兵各交旗臣训练。如此则不需费国帑，且可增添武艺。臣思索强兵之策，谨陈管见。

朱批：著八旗都统议奏。

818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绿旗屯驻兵饷就近拨给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兵科给事中苟色谨奏：为条陈事。

窃臣看得，圣主自临皇位，为使兵民务得生所，饬命臣等直言不讳，各具条陈。臣钦遵谕旨，虽不能仰副圣主神祇之至意，权有一得，谨具奏陈。直隶各省绿旗兵饷皆赴省城领取。提镇副将标下兵多，自不待言，而驻守州县关堡之兵不多，距省城数百里，亦有上千里者。往返即费盘缠，候拨尚需时日。嗣后戍守之地若有钱粮，则就地拨给，无钱粮之处，其邻近州县何处有钱粮，即令何处拨给。至提镇标下兵丁遣往关口驻守者，若不换班，则依驻地，视近拨给。拨该项钱粮时，须由地方官员会同武职，公同监给。倘银成色不足，确有克扣亏欠之处，则照例议处。如此则兵丁无需枉费盘缠，且差亦无误也。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819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八旗佐领亦设义学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太常寺卿臣孙柱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圣主崇尚文教，天下无不喜瞻圣上之仁德。臣窃惟，各省府、州、县皆有义学，乃贫穷之人无力读书而设置也。八旗内除富殷子孙请师教书外，贫穷子弟因无法读书，依附游手好闲之徒，渐染不良之习，亦未可料。伏乞圣主特恩，亦准八旗援照府州县例，于每佐领各设一学，令无差之闲散子弟读书。其师则从各佐领护军、领催、披甲内，挑选通书识字，忠厚善良之人，免去当差，专事教书。如此则及至八旗闲散子弟俱沾圣主教养之鸿恩也。臣昏言具奏，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82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驻陵官员子弟去留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管三旗事务大臣内务府总管等谨奏：为遵旨会议事。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疏称，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萧永藻等复议所奏将三陵幼子遣回京城一事，查得，各随父每户所生闲散子十三名，年迈辞职各随子居住之人十一名，不能离父母之幼子六十名，赡养寡妇之子二十七名，此等人俱系不可分之人，留陵内。将遣回京城之三十六名闲散子，俱交付各旗、佐领、管领，按伊等应领之官差，令领取行走。嗣后，按萧永藻等现在所查，除将四陵所有之每户所生不能分离之幼丁留陵寝外，应遣之闲散幼子仍于查核

后，遣回各旗、佐领、管领可也。其中若有京城无产业、的确不能前来情愿欲于彼处当差者，将视呈文，应留者亦留之，拟以此为例遵行等因具奏，奉旨：驻陵寝旧、新之人子孙，嗣后有何种应留彼处、应遣回京城之处，尔等会同大学士萧永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总管郎泰等详议具奏可也。钦此钦遵。臣等议覆，现经查核，陵寝之人内，除年迈辞职各随子居住者十一人、不能闻父母者六十人，幼子、管领内当差、赡养寡妇之子二十七人留陵寝，其三十六名闲散子遣回京城，交各该旗、佐领、管领之处，仍照从前所议外，嗣后，总管、协领等官员下每户所生之子，随伊等之父可也，若亡故，俱送回京城。防御亡故后，其缺若补放伊等之子，除补放之子外，其余之子亦俱遣回。再，原总管车尔图之子拖沙喇哈番德尔布，亦遣回。原一等侍卫加福加、原御前一等侍卫拖沙喇哈番鄂洛、原鹰头伊礼布，此等人既然诉讼欲永守孝陵，前往居住，故此等人子孙内，惟允准一户世袭罔替居住，其余子孙遣回京城。应遣回京之人内，若有披甲者，俱解甲，视京城该旗、佐领甲兵出缺披甲。已解之甲兵之缺，令彼处幼子补披可也。视住陵寝内外、新旧之人子孙内，应遣回京城之人陆续有，陵寝该大臣、官员不时查核遣回。遣回之人内，若果有京城无产业，不能前来，呈文情愿于彼处当差者，陵寝该大臣、官员、各旗，于该地查明，其京城确无产业，不能前来，应留者，留下可也。已留、已遣人数，于年终奏闻。已留、已遣人内若有情弊，一并将该大臣查议。如此则留于陵寝、遣回京城之人，荷蒙圣恩，俱各得生计，陵寝地方，亦甚清明。命下之日，以此为例。永远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办理旗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办理旗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曼武、领侍卫内大臣觉罗苏鲁、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大学士萧永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总管郎泰。

朱批：此议方尽，依议。

82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考验武职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文职官员选后，皆令九卿验看，查其出身，定其贤否，有出身微贱、行止不端者，举出革退，其祖父有拖欠钱粮者，扣缺不用。查武职定例，双月部选各官于单月初六日考验弓马，堪用者注册签补。其不堪用者于掣签之前题明，给与应得品级休致。如有效力行间立有军功者，仍行推用。等语。是武职原亦须确加验看，观其年力之衰壮，技艺之优劣，以定去取。庶收用人之效。乃徒有定例，久置不行。臣等请自十月大选为始，嗣后仍照从前定例，并参照文职验看之法，双月、单月营卫选补官员，于每月掣签后第二日，臣等公同考验人才弓马，其有庸劣不堪者，奏明革退。再，卫所各官，有钱粮之责，与州县无异，并须查伊祖父，有拖欠钱粮案件者，亦照文职之例扣缺不用，俟所欠钱粮完日，查明再补，为此谨奏，请旨。

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臣牛钮、右侍郎臣李绂。

朱批：依议。

8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大败人侵西川镇海堡之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剿贼事。

十月二十一日，剿侵袭南川申中堡贼之处，臣业经奏闻。参将张家汉率七百兵丁守卫西川

镇海堡，十月十九日，贼来侵镇海堡，臣即遣都统五格率察哈尔兵丁四百名，西安满洲兵丁一百名往援。二十日，厄鲁特兵二千名、番子兵一千余名包围堡子。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贼或一千名，或几百名兵丁，陆续添加，一面进攻，一面于各处放火，不分日夜，轮番进攻。我兵丁施放炮、鸟枪，杀厄鲁特、番子甚众。二十四日，据康城百姓前来禀告：近日，二千余名厄鲁特贼住于康城。今日俱撤走，遣往镇海堡等语。臣思，贼不断添兵，定欲大举破镇海堡。兵若少发，于事无益，势强方可破贼等情，正筹度间，本日，前锋统领苏丹率西安绿旗兵四百名前来。臣令前来之西安绿旗兵稍事休息后，精选西宁绿旗兵一千五百名，共一千九百名兵丁，交付参将宋可进、游击元继尹、洪天柱，率领于军前效力之满洲、绿旗官员，于二十五日四更，紧急前往镇海堡救援。大军急行，辰时抵，贼台站发觉。此次贼所带马匹、驼驮甚多，其驮俱已先带走。惟六千余厄鲁特占领堡子南山，埋伏于两旁山谷，山顶惟派数百贼诱我，然后谷内埋伏之贼出，两面夹攻。我兵丁分为两队，西安绿旗兵负左侧，向山谷放炮一次，毙谷内贼兵甚众。连放四炮，毙贼百余，贼慌乱，聚一团，来战。由是，西宁绿旗兵放鸟枪，径直登山，又毙数百厄鲁特。我官兵各自奋勇，施放炮、鸟枪，贼三次来冲我阵，皆不能进，遂寻口子逃遁。镇海堡内满洲、察哈尔、绿旗兵出截杀，贼四散奔逃出口。此战我大军毙厄鲁特六百余名。我大军惟西安骁骑校桑格、甲兵一名、察哈尔兵丁二名、西宁绿旗兵二名阵亡，察哈尔绿旗兵六名被伤。都统武格统辖之察哈尔、西安满洲兵俱已撤回西宁。镇海堡又添二百名兵丁、二百驮火药、铅子、米、面等，交付游击马友仁防守。臣等严禁大军，不准抢掠贼一切物品，村民各自跟随大军，获贼丢弃之牛羊等物甚多。阵亡之绿旗兵仍照从前，各赏二十两银。阵亡之西安满洲、察哈尔兵丁及被伤之人，查明后报部。再，多巴之囊苏阿旺丹津，早已归附罗卜藏丹津，每日给贼送牛、羊、茶、面，仍来往于贼前。贼逃遁后，伊落后，我大军发现活捉带来。经臣详讯，据阿旺丹津供曰：罗卜藏丹津于二十一日抵达，于此处住五日，兵丁数目不详，大体观之，有五六千名。军中之贝勒盆苏克旺扎尔、格勒克济浓、达西阿尔布坦、台吉额尔德尼、察罕丹津之婿阿喇布坦，俱前来。罗卜藏丹津身穿胡丝棉甲衣、戴旧黄狐皮帽，背一支鸟枪。伊将自己衣帽令降服之人穿戴，行军时，将此人放于中间，而自己在旁行走。此次伊未带大蒙古包。唯带来帐房，每日躺在搭营寨之帐房内等语。多巴之囊苏阿旺丹津所述缘由甚为可恶，本应立即正法，惟事尚未告竣，暂收监。我一千九百名兵丁，毙厄鲁特六百余名，致罗卜藏丹津等败逃出口，此俱系官兵各念圣主养育之恩，奋战所致。伏思，贼虽大败，然我等调动之兵尚未全到，贼重整兵马来袭之处亦不可料。臣奖励作战兵丁，俟西安、固原之绿旗兵俱来西宁后，令兵丁休息，贼若来诱战，放小火，俱忍之，按兵不动。贼若又进大军来犯，再发动酌量剿灭之。目今城池俱坚，贼断不可来犯。谨将救出镇海堡被围兵丁，大败贼兵，逐出口外之处恭奏以闻。

823 平逆将军延信奏报迎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平逆将军贝勒臣延信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谕，谕贝勒延信。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将途经尔处。前次使臣来时，十四王接使仪仗不甚壮观，有些小气。据言该使返回时，尔亦曾设仪仗接见之。我乃大国，唯当显示威武强大耳，岂可小里小气，为人所蔑视。兹此来使，唯当友好相待，和婉以对，不可露出轻蔑笼络之色。凡食用各物，皆充足供应，断不可小气。前次之使，尔曾掌仪仗接见之事，故此次使臣往返仍由尔勘酌如何扬我武威。如何而为，当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也。切勿因此旨有

优遇来使之处而喻之。尔等诸臣相应如此料理。为此特谕。钦此。所谕甚详。本月二十三日，副将军阿喇衲派委前锋侍卫钟查布等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使楚扬托津及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等送至甘州。当日臣遵旨于城门及所有街衢讯守之处悬挂鸟枪撒袋，请来使进臣营帐相会。臣问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曰：尔等途中顺利乎？行程几日？根敦告曰：我等自我处起程，行程一个多月后到达巴里坤，从巴里坤又行了二十日到达此地。我台吉派我等前来，系为奏请大汗安逸众生也，此乃行善之事，我等皆很高兴，一路顺利。臣遂称赞曰：尔台吉深知圣主抚治天下，不分内外一体仁遇，特遣使前来，甚是者也。遂即筵宴，以我大国各种珍馐美味，点心果品款待之。而后送其回到住地。次日仍交付于委前锋侍卫钟查布等自甘州起程矣。为此奏闻，且将朱谕一并缴奏。

附：上谕贝勒延信为迎接策妄阿喇布坦来使事

谕贝勒延信。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将途经尔处。前次使臣来时，十四王接使仪仗不甚壮观，有些小气。据言该使返回时，尔亦曾设仪仗接见之。我乃大国，唯当显示威武强大耳，岂可小里小气，为人所蔑视。兹此来使，唯当友好相待，和婉以对，不可露出轻蔑笼络之色。凡食用各物，皆充足供应，断不可小气。前次之使，尔曾掌仪仗接见之事，故此次使臣往返仍由尔斟酌如何扬我武威。如何而为，当宾宾有礼，落落大方。切勿因此旨有优遇来使之处而喻之。尔等诸臣相应如此料理。为此特谕。

8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闻副都统吴纳哈才貌双全，近年来亦颇辛劳，若果真好，尔酌情资助些，以慰其心，但亦毋太过。

8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浏阳贼匪入赣抢劫兵器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据江西按察使陈安策申称，十月十一日接宁州来报：九月二十七日宁州地方传言，栖身湖广浏阳县境内石谷山之贼，自雪树坳进入宁州之排埠，抢劫铜鼓营兵器。等语。闻此当即派遣麻民头领李尚征率领各乡里长严加防守。三十日一更时分，贼匪于浏阳境内突然竖旗而起，杀死哨兵二名，至二更时，李尚征父子也被杀害。等情报来后，本职随即派出兵丁衙役，交付伊等通力援剿，并札令该营员弁派兵防守，又牌饬宁州比邻万载新昌各营汛地方相机擒剿。再经探得，九月三十日晚，擒获贼人一名，并搜得其身带之信札及裹头红布，又于山里搜出遗弃之腰刀、长枪、钩镰枪、红布令旗等物。获犯于众责之下当即毙命。十月初六日午时，贼匪仇良胜、邹其福潜入营内，当即拿获。是夜该营员弁领兵搜查，再获仇俊祥等九人。经解州鞫审供吐其余伙贼皆散逃石谷山矣。等语。续报又拿获吴日正、谢老二、秃辕印三贼，故此

一面交付该州严加审讯，一面牌令营弁继续搜剿。等情前来。二十三日据南昌总兵官杨长春呈称，闻宁州贼匪竖旗杀死哨兵二名一事，当即派出前营游击马忠、把总谢龙，后营守备谢勋、千总申齐全、把总马世隆、杨精忠率马步兵二百赶赴相机扑剿，又令近邻宁州之端州、武宁二营严加防守。等情，附所抄缴获贼逆信札一并移送前来。臣当即饬令按察使将现获各犯严审，务必究出同党。并檄令游击马忠，相机进剿。倘贼势单薄，即行扑拿。牌行各营，四面堵剿，毋致脱逃；倘贼多势重，宜驰报南昌总兵官率兵征剿。等情一一筹划外。臣查得，江西宁州与湖广浏阳县接界，山深林密。如今匪盗藏匿其间，时常出没扰害地方，若不靖扫，恐致蔓延成患。况此等恶棍胆敢杀害哨兵，图谋抢劫营汛兵器，若非人众，岂敢如此猖狂。且据该司来报，言称余匪逃入石谷山中，可见恶匪尚未离散。故一面行咨巡抚，一面檄交南昌总兵官杨长春探明消息，贼若人少则速交付游击马忠等领兵直扑剿灭之，倘贼匪人众，藐法抗拒，现派兵力不足靖扫，则尔即领兵马入山搜捕，务期根诛，以谧地方。并驰报前来。等情檄交前去。再宁州近邻湖广崇山峻岭，逆匪便于脱逃，如果南昌总兵官领兵入山，兵丁势强，贼难抵挡，必会逃往湖广省浏阳县山中。故臣交付南昌总兵官领兵进剿之时，亦行咨湖广督巡提督，祈请派兵两翼夹击，使无脱逃之地，靖扫匪剿。诸项事宜臣将会同巡抚商酌而行。谨将贼匪杀害哨兵，现获贼犯之情先行奏闻，另将贼身上搜出之书抄出一并奏呈御览。为此缮折差臣标下千总张文启、兵丁赵文生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此事适才裴徕度也奏来了。伊奏言将取平稳之策消弭事端，以恐殃及良民。朕批旨：此全在于尔等省臣依据实情酌情办理。匪首不可不除，但若清剿过分，使良民畏惧散逐徒增贼势亦为不可。文官精明则百姓爱戴，武官善饬营伍则歹徒畏惧，贼不拘多少不战自亡耳。诸事著与查弼纳商议而行。钦哉寄送前去。此等之事若大动干戈，必须熟悉贼之情势栖息巢穴，选派精兵，二省协商筹划，约期一网打尽，不可草率从事。为良民而虞，断不可养虎为患，务必根除，莫小视于人，看得过于简单。尔现任两江总督之职，朕甚放心，尔酌情而行，务求稳妥。朕闲来将所虞之处寄嘱于尔，想必尔悉已想到矣。裴徕度乃系新手，何如？至何天培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何以朕问之方奏，朕甚失望。凡尔省之臣或他省之人，旦有所闻尔即奏闻，朕知后或留心访察，或训诫指教，或调转其职，俾天下省臣俱朕耳目，而求好名声也。此事关重大，似尔之人尚可稍有照顾，其他之人有何可言？若无私心，则能坦然行事。

8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情形及赈济灾民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宁省城十月十三、十四、十五等日曾经得雨，自二十日起又陆续降雨，故而蔬菜畅茂。二十三日夜雨下了一通宵。至二十四日晚雨仍未停，田野雨水沾足。苏州、常州九月底亦得雨了。趁着此雨，菜豆小麦全已种完。各府地方所种二麦皆已出苗，绿油油的，来年收成可望，百姓甚喜。江苏巡抚所属受灾之区现正核查赈救；安徽巡抚所属遭受蝗旱灾害之桐城、全椒、来安三县及凤阳府所属之三四州县乏食穷民，臣会同巡抚李成龙现正捐资煮粥赈救。兹米价尚平，先煮粥赈济，俟冬底春初米价略贵时，再平价粜米。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览折甚为喜悦，赈救之事知道了。

8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谢赐履等人供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遵旨访查谢赐履四人供职之情。谢赐履操守好，办事才干平常。适阅其为盐商所奏之折，见伊尚属心有主见之人，而非庸碌无为者，供事颇好，并无恶名。何天培在将军衙门时尚好，署理巡抚事务后，最初一二个月内尚守本分，而后名声渐渐下降。办事才干平常，凡事善用属员，非属真正效力之人。其之家人原本甚恶，又将原镇江府知府现已革职之徐玉帛窝藏于苏州，横行一时，名声颇为不佳。董永芠人可也，办事亦可，对钱粮之事很是慎重。鄂尔泰乃为新手，办事勤勉，稽查钱粮甚为明白。此二布政使皆为勤劬效力之人。臣谨就所知据实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82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赐巴里坤等处官兵平安丸药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请赏药事。

切臣前折奏开，钦遵上谕。将槟榔膏一罐、平安丸一百五十粒及方子一并送给副将军阿喇衲外，亦将平安丸、槟榔膏及方子酌量送给领兵驻于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瑙及驻于鄂隆吉之侍卫折尔德等矣。剩下的平安丸、槟榔膏谨收存之，以备巴里坤地方遇有生病之人，即照圣主指教赏给服用。等情具奏讫。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中凡病人，按病情视引子服用平安丸者，无不病消痊愈。实乃军营难得之奇药，极为便利有益。现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四处共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一万五千八百余人，圣主前赐之平安丸将近用完，伏乞皇上再多赐些平安丸药。为此谨具奏请。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

朱批：前已给尔加送了。兹再送一千粒。

829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报蒙古收为奴仆之民查返原籍安置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光禄寺卿臣党古礼谨密奏：为祈请分清口外蒙民，严明国法，以广敷圣世鸿恩事。

查得，吉林乌拉、白都讷、黑龙江等地，或有平民流离前往，或行贸易，因财物告罄而不能返回，为蒙古人收为奴仆者甚多。窃臣详思，民者，国之本也。虽一人，亦不可使之留于外蒙地方。该等地方蒙古虽为内属之人，唯皇上如赤子仁养之民，伊等频频收聚为奴，关系甚为重大。伏乞皇上饬下该将军、扎萨克等将蒙古收为奴仆之民，逐一查出，凡愿回籍者，即准遣返；不愿回籍者，则入盛京等州县民档安置。嗣后若再有蒙古私收民人为奴者，旦被将军臣等查出，或为旁人首告，则将蒙汉之人一并重惩。如此则蒙古人恪守法律，且小民益承皇上无尽鸿恩也。伏乞皇帝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似是，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理藩院议奏。即便准行，亦不能将所收汉人一次查返。

83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巴里坤等处瘟毙羊只由该管台吉赔偿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五十七年羊只存栏原为七万，因袭击时分散拴养，及陆续送往吐鲁番等地以为干粮，皆已用完。六十年臣奏请之十万只羊，除送吐鲁番等地做为干粮及给巴里坤以为口食外，曾余羊二万二千七百五十五只。去年川陕总督年羹尧会同甘肃巡抚绰奇奏请之十万只羊，除仍有二千六百三十二只尚未送到外，去年九月自阿尔泰路送来羊九万三百四十九只，本年六月，送来七千十九只，加上以前剩下之二万二千七百五十五只，共计十二万一百二十三只。此项羊只经办理巴里坤地方粮饷事务之员于应解羊只之月到此呈请解往吐鲁番等地以为干粮后，臣酌量派出官兵，于去年十月送往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三处，共计四万二十二只，本年五月送羊三万八千六百六十四只，两次送羊共计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六只外。应剩羊四万一千四百三十七只，现只存羊二万四千三十四只。另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之缺口，经问牧羊副将石云焯及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俱言，此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羊皆于去冬染瘟而死。故经暂时办理巴里坤粮饷事务之知州邵嗣世呈请将现有之二万四千零三十四只羊俱解往吐鲁番三处以为干粮后，臣派出鄂尔多斯官兵于本年八月解送前去外。遂行文询问巴里坤地方牧羊副将石云焯及鄂尔多期台吉索诺木等死羊详情。据副将石云焯、杨廷柱、参将马吉祥、游击施习基、候缺知府吕灵、智琛、知县徐兆丰、守备韩英华、孙道林呈开：我等将康熙五十七年将军交与鄂尔多斯牧养之七万只羊业已照数给讫。至康熙六十年将军奏请之十万只羊收取后，亦已如照给完，并无短缺。六十一年九月，接受川陕总督公甘肃巡抚奏请之十万只羊时，我等与鄂尔多斯台吉一起前往阿济明安地方，两次收羊共计九万七千三百六十八只，皆完好肥壮。收羊之后赶往水草好地牧放。到十一月发生瘟疫，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禀报，羊群染上瘟病者甚多，闻报我等与台吉等前往查看，各羊群中，有的羊头歪斜不能吃草，大部分羊卧地不起。经蒙古人查看，羊口齿皆已变黑了。见此情景，我等甚为惊惧，当即与诸台吉商议，迁移至水草好地牧放。不料每日死羊三四百不等，至本年正月初方才停止死羊，其他羊亦有好转。我等遂与各台吉核对各羊群数目，石云焯与知县邹崇义、台吉索诺木牧放之羊群内，共死羊一千零二十二只；杨廷柱与知县陈勋、都统图伯特牧放之羊群中死羊二千零二十四只；马吉祥与守备孙道林、参领阿里玛牧放之羊群中死羊二千四百四十三只；施习基与候缺知州张若恒，参领伊扎布牧放之羊群中，死羊二千一百八十七只；吕灵与知县徐兆丰、守备王齐贵、韩英华、副都统罗卜藏达锡牧放之羊群中死羊四千二百四十五只；智深与知县李晋阳、守备陈洪佑、徐功、台吉齐旺多尔济牧放之羊群中，死羊五千四百八十二只。各牧群共死羊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皆经亲自验看，缮明在案。至知县邹崇义、陈勋、李晋阳、候补知州张若恒、守备王齐贵、陈洪佑、徐功，本年二月方返任所，羊群遭染瘟疫倒毙之时，邹崇义等七人尚在牧群，伊等赴任之后，亦无死羊之情。去冬我等牧放之羊染瘟致死是实。即便营地附近居住行商之蒙古人民人，羊染瘟疫倒毙者亦甚多也。此乃尽人皆知之事。我等身荷主恩，岂敢不尽心竭力。我等在军营七八年之久，昔年放羊毫无损伤，不料去冬遭受瘟疫，羊只倒毙甚多。我等身为牧羊人，大量羊只受损，即为我等之罪，我等何词之有？我等现在牧群之九人及已返任所之邹崇义等七人自愿如数赔偿。等语。据牧羊之鄂尔多斯协理台吉索诺木、一等台吉齐旺多尔济、都统图伯特、副都统罗卜藏达锡、参领阿里玛、伊扎布呈开：康熙五十七年喀尔喀送来的七万只羊，我等遵照将军之交付，尽力牧放，皆各陆续照数分发矣。康熙六

十年将军奏请之十万只羊，自喀尔喀送来，我等接收后择水草好地牧放，亦各陆续照数分发矣。此两次所收之羊毫无损伤。六十一年川陕总督公与甘肃巡抚会衔奏请之十万只羊，喀尔喀人于去年九月，本年六月两次送到奈曼明安共计九万七千三百六十八只肥羊。牧养官与我等公同接收，越过戈壁，寻找水草好地牧放。至十一月，发生瘟疫，自天冷以后到本年正月，陆续病死羊，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瘟疫发生之初，我等即报监督牧羊之官矣。所有倒毙羊只皆割耳印，由牧羊官查验记录在案。兹羊损失这么多，我等何言之有。我等皆属专事牧羊之人，亦自愿赔偿。等语。查得自去年十月至本年八月陆续解往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三处之羊共计十万二千七百二十只。此项羊内，去年十月办理巴里坤粮饷事务之潼商道王全臣派守备谭柱国呈请送羊与吐鲁番等处后，臣派遣委散骑郎札木素、委护军校佟根、吴巴什、辉特公达西达尔扎之护卫巴图尔，又酌量派出察哈尔、鄂尔多斯兵丁，交付羊四万零二十二只，令于是月二十七、二十八等日起程，解往吐鲁番等三处地方以为干粮。十一月初到达噶逊后报称沿途有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三只羊染瘟而死。臣遂交付办理粮饷之员送粮前去，以补死羊之缺。并咨明甘肃巡抚绰奇矣。甘肃巡抚绰奇遂咨复已将守备谭柱国所送羊只染瘟致死之情咨会户兵两部。此项羊只既由部议，则此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三只羊不议外。巴里坤牧群染瘟致死之羊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若加之自前年至本年八月陆续解往吐鲁番等地以为干粮，沿途受损之羊二千二百四十七只，共计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只，副将石云焯、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乃专司牧羊之员台吉，羊只受损如此之多，理应议处赔偿。唯去冬羊只确系染瘟而死，请免议处，照数赔补。做为干粮陆续解往吐鲁番等地之羊，既皆系牧羊官员。鄂尔多斯官兵解送者，其沿途伤亡羊只亦一并由伊等赔偿。其中前年因粮饷迟误，以羊顶补干粮，于解往吐鲁番等地途中损失之三百五十八只羊既已奏明咨行甘肃巡抚绰奇，由肃州承办运粮事务之员赔补，此三百五十八只羊仍由肃州承办运粮事务之员赔偿外。巴里坤牧放染瘟致死及沿途解送损失之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二只羊宜应分成二份，一份由牧羊副将石云焯等赔补，一份由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赔补。该项羊只理应照数赔偿。唯喀尔喀与巴里坤相距遥远，从喀尔喀采买赶来牧放，不可能没有损失。且去年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奏言，比年喀尔喀遭难，属下之人贫困不堪，倘再差委买牲畜，则后患无穷。此经议政处议奏，照伊所请，暂停采买，休养二三年以使牲畜繁殖。等情咨行在案。故该官员台吉赔偿羊只宜应停止，照买羊原价，以每羊折银一两五钱如数偿还。鄂尔多斯协理台吉索诺木、一等台吉齐旺多尔济、都统图伯特、副都统罗卜藏达锡、参领阿里玛、伊扎布等应赔的一份，为九千六百四十六只，臣拟交帐下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内阁侍读学士顾鲁，限期照数催取赔银，交暂时办理巴里坤地方粮饷事务之知州邵嗣世收存。俟俱催取后，臣再奏明交付甘肃巡抚绰奇列入军饷。又查，前接据川陕总督公年羹尧咨令将派往军地效力年久之员遣回。等情。臣遂将巴里坤牧羊之员候补知州张若恒、知县邹崇义、李晋阳、陈勋、守备陈洪佑、王齐贵、徐功等七人遣回矣。兹据副将石云焯等呈称，邹崇义等七人，于本年二月方返回任所。去冬羊群瘟毙之时，该七人尚在牧场。伊等回任之后再未发生死羊之事。等语。既然如此，亦将伊等列入赔羊之列。查牧羊各官，原俱系巡抚绰奇所派，巡抚绰奇悉知伊等下落，故宜将牧羊副将石云焯、杨廷柱、参将马吉祥、游击施习基、候缺知府吕灵、智深、知县徐兆丰、守备韩英华、孙道林、遣回任所之候补知州张若恒、知县邹崇义、李晋阳、陈勋、守备陈洪佑、王齐贵、徐功等十六员应赔之一份，计羊九千六百四十六只，咨甘肃巡抚绰奇分与各员，限期亦照原买羊价，每羊折银一两五钱，如数催取。俟收齐后，由巡抚绰奇奏明列入军饷。倘限内未能如数偿还则予参劾，交该处严加议处，仍旧照数赔补。又查副将石云焯等乃奏请特遣牧羊之员，理应仍留军地牧羊。唯现阿尔泰路仍有二千六百三十二只羊尚未送至，羊已不多，且牧羊之员来军地年亦久矣。伊等既然负有赔偿之责，俱

应送至巡抚绰奇处候旨。阿尔泰路所欠羊只一旦送至，则交付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牧放。故而牧羊副将石云焯等十员已令自巴里坤起程，送往甘肃巡抚绰奇处矣。吐鲁番等地口粮羊只告罄之处业已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知会外，亦咨照甘肃巡抚绰奇矣。为此谨奏，请旨。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

朱批：另谕议政处。

83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动用杂税买米补仓及禁贩粮米入关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驻防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钦遵上谕：于盛京所属锦县、宁远、海城、盖平等四州县仓及盛京户部仓储米内动支四万石解运天津外，现此四州县仓仅剩米十二万四千余石。嗣后再有需要海运之事，则要动用承德等五州县仓储之米，但因远离海口，车租耗费巨大，倘仍动用此四州县仓米，则仓廪空虚也。该四州县一年收自田亩之米总共不过一万六千石，既便此数，倘不预先筹备贱买贵卖，亦会多费钱粮。兹趁此秋收尽量采买上仓，以补运解天津之十万石米之缺。查原将军安珠瑚曾奏请用盛京各城杂税银于米贱之时采买进廒以备。等情施行在案。兹盛京户部所存此项钱粮足有二十万两，祈请饬命盛京户部交府尹选派贤能之员，用该项钱粮趁此时价买米入仓，以备御用。其所用钱粮，买米数目俱造清册送该部核销。又查去岁山海关以里谷米昂贵，圣主洞鉴下情，内外生民一体轸念，特谕若山海关外谷米运至关内贩卖，则全可受益。钦此。钦遵，遂解除禁令矣。今秋仰赖洪福，山海关内外粮谷获收，米谷之价皆贱，但关外谷米仍然不断运往内地。经询问，富殷大户因谷卖关内民人，无利可图，为赚取高额厚利，将粮米拉运至山海关内十里之处，由海上贩运。每年秋后，谷米皆贱，本年仰赖洪福谷米获收，但粮价仍同春夏分毫不减，且渐有升涨。此盖为富殷之人由海贩运所致也。而今科尔沁、翁牛特、巴林、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等十二旗蒙古因土地丧失，经奏准至锦州义州买米，源源不断拉运各地。倘不禁止图利富户由海贩运，谷米之价必致暴涨。故除科尔沁等十二旗蒙古照常买米外。祈请山海关暂且禁止拉粮入门，锦州等四处上仓之米俱按时价籴入。来年青黄不接，关内米价上涨时，再由地方之臣奏闻，限日接粮入内粜卖，日满之后照常禁止。如此地方粮米不受富殷大户之干扰，则不但关内关外两受其益，且米价亦不致涨扬矣。为此谨奏，请旨。

驻防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

83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总督衙门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例定，臣总督衙门有笔帖式四名，现臣衙门惟笔帖式赵昌、福禄、贺伦泰三人，空一缺。现此处事甚繁，办事、缮写之人既不敷用，原光禄寺署员外郎革职正黄旗岱苏，臣原带至四川，令于军前效力，又带至西安，行走一年余。观之，人勤奋，办事有能。伏乞令岱苏补臣衙门所空笔帖式之缺，仍于军前效力。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照依尔奏，已降旨该部记录。

833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赏赐达赖班禅及西藏防备青海蒙古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谨密奏：为奏闻事。

奴才鄂赖八月二十九日抵昭，业经降旨达赖喇嘛，将上赏赐达赖喇嘛、贝子、公等之物赏赐后，由昭驰驿抵察木多，由第巴宗喀尔等内，视人可以、业经效力者拣选二人，由达赖喇嘛处领取文凭给发后，授噶伦，与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公同理事。奴才于九月十一日前往扎什伦布，降旨班禅额尔德尼，赐与所赏物品。贝子康济鼐住阿里克萨噶，故奴才前往贝子康济鼐处，除将皇上赏赐拉达克汗之绸、素珠及红碗、磁碗、玻璃等物交给康济鼐，令遣妥员，作速往送拉达克汗外，将赏赐康济鼐之绸、银赏与后，将康济鼐跟前之人及随康济鼐效力之人详加查明返回。抵扎什伦布之日，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前去扎什伦布向班禅进旦苏克，据索诺木达尔礼会见奴才告曰：贝子阿尔布巴等致我之文内开：据我婿青海贝子墨尔根戴青拉查布所属之人来招告称：七月，王罗卜藏丹津等内部互相征战，经驻西宁之大臣等劝阻，并未听从，发内部大军往战，罗卜藏丹津之兵三四百名阵亡，额尔德尼博索克图亦被获。现今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博索克图、戴青阿喇布坦额木布等，未定居青海，已带少数人移居固尔班索罗木等处。等语。罗卜藏丹津派至达赖喇嘛处之使臣前来哈喇乌苏。等语。由是，贝子阿尔布巴等召众第巴、宗喀尔等公同议称：目今前来之人之言如此，我等派至京城之使臣，六月已返抵西宁，然至今未到，必已出事耳。若罗卜藏丹津等由库尔班索罗木向此处逼近，我等一时未准备妥协等因议毕，即发文令预备贡布之马兵二千名、招周围所驻马兵四千名。康济鼐预备当地兵三千名，由康济鼐亲自作速带来。我现在赶紧赴招，大臣亦请作速赴招等因相告。奴才急速来招，经询问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俱照致索诺木达尔扎之文相告。经交付阿尔布巴等人，给由青海前来之罗卜藏丹津使臣寨桑准塔尔等敬茶，哄问，据告：罗卜藏丹津已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吃掉。又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不睦，已派出两路大军。此大军一启程，我等即往此前来，尚不知事已如何。后面使臣还将前来等语。询问准塔尔：又闻得，尔等王与伊等青海兄弟反目而行，驻西国家机关大臣等遣员相劝，不从，内部已出兵征战等语，此是实乎。等语。据告：我等岂敢与大汗征战，此无影之言。等语。又问：尔等内部若未反目，因何向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据告：并非惟我等王遣使，系与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公同会议后所遣。遣使意欲迫策妄阿喇布坦撤兵，伊撤兵后，我王等拟祈请主子息兵耳。并无另外缘由等语。罗卜藏丹津系将达赖喇嘛父亲索诺木达尔扎属下名噶珠布之人与寨桑准塔尔一起遣来，故询问噶珠布，亦如此相告。故奴才已交付贝子阿尔布巴等人，派出可信贤能之员，紧急前往罗卜藏丹津等人牧场，探取实信。奴才告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等曰：准噶尔之策妄阿喇布坦遣策凌敦多布等人，杀拉藏汗，夺取招，毁黄教，蹂躏喀木、藏、卫之土伯特国人，敲骨吸髓。故圣祖仁皇帝为拯救黄教及土伯特国众生灵，遣二三路大军，夺回招，杀退准噶尔逆贼，将尔等所有土伯特国人，尽出水火，使达赖喇嘛坐床，黄教复兴，将喀木、藏、卫地方百姓交付达赖喇嘛、贝子、公尔等。青海台吉俱系拉藏汗所生骨肉，而黄教特为伊等之祖所创，准噶尔前来，竟杀拉藏汗、毁黄教矣。青海之王、贝勒等，何人为首为拉藏汗复仇，即系为黄教效力。因圣祖仁皇帝大军前来，伊等无计，俱归降耳。有何稍为黄教效力之处乎？今罗卜藏丹津等尚有何颜来犯招之地？惟如此声言而已。青海之人原即无定意，好滋事，伊等内部反目，妄加倡乱之处亦不可定。我等遣员

探取实信前来问，尔等兵丁尽力预备，喀喇乌苏等处由青海前来几路，俱应遣可信贤能之员，妥善防守住台。贝子、公尔等俱系荷蒙圣主重恩之人，尔等又果不报效圣恩，不为黄教效力乎？惟尔等唐古特人众，人心不睦，原即懒散，从前拉藏汗带领极少兵丁，即将第巴杀戮，夺取招。续准噶尔前来，灭拉藏汗。夺招、喀木、藏、卫所有土伯特国人，罹难至极。此并非尔等唐古特兵少汉仗弱，俱系心不睦所致。尔等所有土伯特人，俱刚亲历准噶尔之大劫，深有所知矣。青海之人与准噶尔无异，今青海之罗卜藏丹津等若果然来侵，尔等公同一心效力，伊等冬季远道艰辛，马畜瘦瘦，尔等以逸待劳，剿灭伊等甚易矣。等语。阿尔布巴、隆布鼐、索诺木达尔扎等公同商议后，次日前来，告奴才曰：准噶尔前来我招地方，毁寺庙，蹂躏土伯特国人众至极，圣祖仁皇帝主子派出将军、大臣、遣西路大军，夺回招，俾达赖喇嘛坐床，出我土伯特人于水火，使我等公同复见太阳，主子此恩，非惟我等自身，我处老幼、男女、童稚，无不感激。青海之人若前来，较准噶尔更有甚之耳，并不次之，我等果不知此乎？伊等果若前来，我等殊死效力。我等商议，公隆布鼐亲自酌量拣选贤能戴埲、第巴、宗喀尔等人，前赴喀喇乌苏，带领喀喇乌苏等地之哈尔、西赖固尔、厄鲁特三部五六百名兵丁，于由青海前来之乌多多路隘口安设台站。请咨文令贝子康济鼐亲自作速前来可也。我等此处兵丁之军器、马畜，俱妥善预备之。察木多现既有大军，请大臣紧急咨文，令带兵前来，守卫招地等语。奴才告阿尔布巴等曰：我大军自驻招地以来，食用物品俱系由内地送来，因地方所有小物品俱涨价，因恐扰土伯特百姓，故主子适才方遣我撤退大军。青海之信尚未实，再，察木多系巴尔克木最紧要之地，然察木多周围之琼布、贡卓、阿布拉塘、里苏、江喀尔、博木以及豪尔、德尔格特等地，俱系青海之王罗卜藏丹津、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所属之人，伊等果用兵前来，俱赖此等地方供给马畜、所食廪饩。我驻察木多大军暂不可动用。我拟于此处咨文驻察木多领兵大臣，青海所有属地，宜妥善防守，若有实信，急速报来。等语。言毕，即照伊等商议之处，公隆布鼐带领戴埲、第巴、宗喀尔等，前往喀喇乌苏等地，安设台站取信，今赏赐拉达克之回信尚未到，尽量等回信到。奴才暂住招，除等候派往王罗卜藏丹津等游牧地探取实信之人前来，获实信后另行具奏外，为此谨密奏以闻。

朱批：朕躬甚安。尔可好？朕谕问达赖喇嘛、班禅、康济鼐等好。尔此奏，朕已欣阅。诸事俱已妥善料理，甚可嘉。周瑛前来后，谨慎商议防守。告达赖喇嘛及此地大臣，招地乃弹丸之地，诸事朕已定夺。策妄阿喇布坦之罪，朕拟宽宥之。伊亦应为和好诚悃请恩，如此朕或念诸事已成，何必徒驻此处扰尔地方生民，撤回大军。除此念外，报闻罗卜藏丹津倡乱，实未料到。今罗卜藏丹津等处处被我大军所败，逃窜躲避。现大军已将众番子、回子尽皆平定，一俟青草出，即出兵缉拿罗卜藏丹津，伊情急，除来投招外，无处可往。今已四处逃散，断无聚重兵前来之力，小股前来，尔等拿获奏功甚易。罗卜藏丹津虽占领招地，较策凌敦多布更有逞强之理乎？倘又调大军，尔等唐古特人必被扰。将此晓谕后，各勤奋效力，杀贼拿贼各立功业。勿违皇考复兴皇教之恩，复蹈水火。罗卜藏丹津倘不请旨，倡乱逞强，前来招地，希冀效皇考宽宥拉藏之例，坐招后，再以善言请旨，朕断不允准。定遣大军取招，彼时玉石不辨，尔等唐古特人断不及矣。罗卜藏丹津已蹈罪戾耳，与朕何干？此等处从此启示晓谕之。

834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钦遵上谕缴送朱批谕旨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接兵部咨转为奴才奏销一事议奏折内所奉朱批。又十月二十二

日，再接兵部咨交朱笔特谕。奴才各俱恭设香案，望阙叩恩讫。除钦遵谕旨施行外，谨将朱批及朱谕原件包固，交奴才家人赍捧缴奏。

朱批：知道了。

835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未曾克扣军需钱粮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陈实情事。

窃奴才本一末等之人，自蒙圣主差委，三代承恩异常。而奴才弱懦不才，致使圣眷操劳至极。奴才正为不能效力涓滴而惶悚之际，顷接皇上谕旨，指谪奴才自办理军用钱粮以来，克扣数十万两，尚不知稍有戒惧。，钦此。伏读之下，不胜魂飞魄散，惊恐万分。奴才自办理军需钱粮以来，因愚弱无能，且未经历过类似大事。过愆之处甚多，但决不敢捞取军需钱粮分毫。就因自己爱惜钱粮如同生命，惹犯众怒。即便真有克扣之事，亦断难隐瞒，早被揭参矣。军需钱粮，奴才实无分毫侵蚀之处。虽巡抚所得份银，亦不敢隐瞒。奴才居官四十余载，即便加上奴才京城原有家业，亦不过三万两之价。奴才诚有私匿之银，日后带回京城，亦难逃众人耳目。彼时，不但奴才身获死罪，且累及全家性命，奴才如何愚蠢，何敢辜负圣恩，自寻家毁人亡焉？奴才本意，俟得觐天颜之日，将诸情面奏皇上，兹左思右想，事甚重大，奴才终身及有生之年皆赖圣主父恩，是以跪伏叩首泣奏，恳请父恩。奴才自任巡抚以来，所得各项银数及其用项细数，若于此折开列难以容下，故缮汉折具奏，恳请恩恤。奴才不胜战栗，陈实具奏。

朱批：何暇览尔此等琐屑之事。自隐瞒给贝子允禵银两一事，即可知其他全是假的。著将贝子允禵任大将军以来，所有龌龊不要脸之处，就尔所闻所知之一切，悉行密折奏来，不可隐瞒分毫。朕仅想知道耳。

836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罗卜藏丹津兵败欲移招地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朱批：此系鄂赖之奏录来教尔看。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谨密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八月二十九日抵招，将皇上谕旨传谕达赖喇嘛，御赐之物赏与达赖喇嘛、贝子公等后，返回察木多驻驿。又于第巴、东科尔等人中视人可效力者挑选二名，颁给达赖喇嘛委牌，授为噶隆，与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公同办理事务。而后于九月十一日前往札什伦布，向班禅额尔德尼传谕，颁赏赐物。贝子康济鼐因居住于阿里克之萨噶地方，故奴才前往贝子住所，将皇上赐给拉达克汗之缎匹、素珠、红碗、瓷碗、玻璃器皿交与康济鼐，派遣贤人送给拉达克汗外，将赐与康熙鼐之缎匹银两亦赐给之，又详细查明康济鼐左右跟随效力之人，遂即返回。返抵札什伦布当天，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前往札什伦布寺向班禅进献丹书克经。索诺木达尔扎面告奴才，贝子阿尔布巴等给我来信，告称：我女婿青海贝子墨尔根戴青拉察布属下之人来招禀告：七月王罗卜藏丹津等发生内乱，相互征掠，经驻西宁之臣劝解无效，内地派出大军施以征讨，罗卜藏丹津兵损三四百，额尔德尼博硕克图亦被拿去。现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博硕克图戴青、阿拉布坦额木布等因不能定居青海，仅带少数人马移居古尔班索罗莫等地。等语。据言罗卜藏丹津派往达赖喇嘛之使亦已至达喀喇乌苏。为此贝子阿尔布巴等招集诸第巴、东科尔

等会商，今日来人如此而言，且我遣往京城之使六月即已返抵西宁，却至今未归，必定出事耳。再罗卜藏丹津等若向古尔班索罗莫而来，我等临时准备必来不及。等语，议后，遂备恭布马兵二千，招地附近马兵四千，并行文令康济鼐备兵三千，亲自率领驰速前来。等情。我今日即疾驰奔赴招地，请臣亦速去。等语。奴才遂驰至招地，请臣亦速去。等语。奴才遂驰至招地询问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其言与寄告索诺木达尔扎之言俱同。故交付阿尔布巴等设酒套问自青海而来之罗卜藏丹津之使寨桑准塔尔等。据来使告称：罗卜藏丹津已吞灭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又因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不和，已派两路兵马出征，该兵起程时，我等则动身来此，不知其情如何。遂后还会有使前来。等语。又问准塔尔，据闻，尔王与青海兄弟反目，驻西宁之臣派人劝解无效，内地已派大军讨伐，此事属实么？据准塔尔回称，我等岂敢与大汗兵戈，此乃子虚乌有。等语。又问，尔等不与朝廷反目，为何向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据其告称，遣使亦非我王一人，王戴青和硕齐与察罕丹津亦一同遣使矣。遣使亦为让策妄阿喇布坦撤兵，伊兵撤之后，我等诸王不过是恳请皇上消弭战事耳，别无他故。等语。又问与准塔尔同遣前来之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名叫噶珠布之人，所告俱同。是以奴才交付贝子阿尔布巴，派遣贤能可信之人，驰赴罗卜藏丹津等之牧场确探消息。奴才谓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达赖喇嘛索诺木达尔扎等曰：准噶尔之策妄阿喇布坦派策凌敦多布等杀害拉藏汗，占据招地，毁坏黄教，对喀木藏卫之土伯特僧民敲骨吸髓，仁皇帝为了黄教及土伯特众生，派二三路大军前来，夺回了招地，将准噶尔逆贼击败，俾使尔土伯特僧民共脱苦难，达赖喇嘛坐床，黄教再度弘扬，喀木藏卫地方之民皆交归达赖喇嘛、贝子公尔等矣。青海诸台吉皆为拉藏汗之同胞骨肉，且黄教盖伊祖先所立，准噶尔来此戕害拉藏汗毁坏黄教、青海王贝勒等又有哪一个率先为了拉藏汗，为了黄教而战耶？因圣祖仁皇帝派大军前来，伊等无奈顺势附和耳，有稍为黄教效力者乎？兹罗卜藏丹津等何颜来犯招地。虽说如此，青海人原本心性无定，好生事端，其内乱纷争，恣意肇事，亦未可料。此于派遣确探消息之人返回之前，尔等务必竭力备兵，凡喀喇乌苏等可通青海之数路，皆须派出可信贤能之人妥善驻哨防守。贝子公尔等皆为承主重恩之人，尔等亦诚不报答皇上之恩，不为黄教效力者乎？唯尔唐古特人多心散，素来散漫。昔日拉藏汗仅率区区兵马即杀了第巴，取得了招地。随即准噶尔来灭拉藏汗，占据招地，使喀木藏卫之土伯特众生陷入灾难之地，此并非尔唐古特兵寡丁弱，概心不齐所致也。尔土伯特人刚刚经历了准噶尔之浩劫，青海人与准噶尔人决无两样。兹罗卜藏丹津果真来犯，尔等同心同德，伊等冬季远道劳师，马畜羸瘦，尔等以逸待劳，灭之乃轻而易举也。等语嘱之。阿尔布巴、隆布鼐、索诺木达尔扎等磋商后，次日来告奴才曰：准噶尔来我招地毁坏寺庙，土伯特僧民深受其害，圣祖仁皇帝派将军大臣，兵分两路夺取招地。使达赖喇嘛坐床，将我土伯特众生救出苦海，复见天日。皇上此恩此德，不仅我等，凡此地之老幼男女，及至孩童无不感激者也。青海人如若来此，不次于准噶尔，且更可怖，我等岂能不知？伊等果真来犯，我等则至死效力耳。我等商定公隆布鼐酌量挑选贤能之戴琫、第巴、东科尔等，亲赴喀喇乌苏，率领喀喇乌苏等处之豪尔、锡来古勒、厄鲁特三部五六百余兵丁，于青海人来此之数路隘口设哨。并已行文贝子康济鼐驰速前来。我等此地之兵、兵器马畜皆已尽力准备就绪。察木多既有大军，请臣速咨调兵，来守招地。等语。奴才遂谓阿尔布巴等曰：我大军驻于招地，食用虽然全靠内地运送，但此地方狭小，物价恐致上涨，有累土伯特之民，皇上虑之于此，方派我甫撤大军。兹青海消息尚未确实，而察木多乃巴尔喀木之重要之地。察木多附近之琼布、贡卓、阿布拉塘、黎树、江卡尔、博木及豪尔、德尔格特等地皆为青海王罗卜藏丹津、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之属下，伊等若真用兵，必全赖此凑集马料干粮。我驻察木多之大军暂不可动。我可由此行文察木多领兵之臣，请其妥善防守青海所属各处，派出贤能之人速探消息。倘有实信，疾驰速

报。等语谓之。伊等即照商量之策，公隆布鼐率戴琫、第巴、东科尔等前往喀喇乌苏等处坐哨探信矣。现拉达克汗奉赐尚未回信，在此之前，奴才暂驻招地，以候遣往罗卜藏丹津等之牧地确探消息之人返回，俟获实偏差另折具奏外。为此谨具密折奏闻。

8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庄浪番贼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剿除庄浪番贼事。

切查，庄浪之地，乃河西五府交汇之路，东西二山间，均有番子等牧居，而中间即行走之大路，昔庄浪营兵调遣布隆吉尔，番子等虽有行盗之举，尚未敢肆意反乱。今年五六月以来，明抢商贾之物，窃盗民家之处甚多。又突然出现，劫掠驿、塘之马。故臣缮拟禁文，饬营官、通事等携之，进山内宣谕，其东山十股番子中，有七股畏惧而降，三股虽表面从之，内心存悖逆之心。西山番子惟不掠驿站之马，素以行窃。其内谢勒苏一伙甚烈，额勒布一伙协从。探询贼情，数不过一千，惟倚山高林密为巢，不惧官兵。彼处险恶之处为棋子山、刺儿沟二处，民甚憎恨，均纷纷拣选乡兵，以期靖除番贼。臣咨行总兵官、道员，尔等会商，靖除番贼。又调遣凉州总兵官标下马、步兵二千，土司卢华龄兵一千、诸地乡兵一千，一应赏赐、粮饷等军需，我独捐银五千两等情由，臣曾缮折具奏。

臣于十月初三日亲莅庄浪后，令陕西提督兼署凉州镇之总兵官事务杨尽信，督率绿旗兵、土司兵，凉庄道员江闾督率乡兵，交付主事诺木浑，臣颁与令箭，与总兵官、道员等会商，或靖除贼匪，或招降之情，酌情相商，等因二月初十日各自遣派启程。

今据杨尽信来报：番子额勒布一伙，均入谢勒苏一伙，合力抵抗大军，十二、十三、十四日对阵，斩贼甚多，夺回山林五处，贼众皆匿密林深处。十八日，绿旗、土司、乡兵等分路捣毁贼巢，每日进战，四面夹攻，二十一日剿杀贼匪数百，其妇孺均被拿获。番子等败逃铁保城之巢。生擒头领额勒布、卢木寿等二人，头领谢勒苏、谢勒苏坎珠等六贼，经审明，均已正法。道员江闾率领乡兵，首占棋子山巅各路会师，二十三日捣毁铁保城，施放炮枪，斩杀番子甚多，惟百余贼匪遁入深山。因余贼甚少，臣班师调至西宁。此役西八街堡守备王福进、庄浪营把总陈昌及兵士二十余阵亡。查负伤之众报之，将获贼之牛羊均分赏兵士。等语。

臣窃思，边外正值用兵，内地番子又如此行乱，不可不遣兵剿尽。番贼并不畏罪，即与大军抵战，仰赖圣主天威，棋子山贼巢均以靖除，余贼遁入刺儿沟者，若似东山之三股番子，均诚意惧法归降，即准归顺。倘仍不悛，再予以尽除。

今除将阵亡负伤之官兵查明赏赐外，剿除番贼之情形，谨奏以闻。

8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遣西安等处官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十月二十五日，围堵西川镇海堡之贼，臣遣兵击败之情形，业已奏闻。

臣详查察哈尔援兵四百、西安满洲兵一百，其军械、诸项物品甚缺，督管大臣官员等均未详查。马甚瘦弱，虽加喂养，亦不及用。故臣拣留察哈尔兵一百守城。其余察哈尔兵三百，西安满洲兵一百，饬交都统西伦图，率都统武格等遣归，今值寒冷之际，羸马于边外倘不可行，则军士粮饷、沿途马匹草料，自西安路遣送，谨此奏闻。

8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南川等地贼匪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击败贼匪情形事。

臣击败围堵南川之申中堡、西川之镇海堡之贼匪情形，均已奏闻。北川之新城距西宁九十里，游击马成福率兵八百镇守。贼匪二千余围占北山，指向山下城内枪战，游击马成福平素居官良好，兵民同心相助，自城内放枪炮还击，杀贼甚多，固守城池。

臣窃思，南川、西川败贼倘合力大举攻城，亦不可料定。故于二十八日，共拣西安、固原、西宁绿旗兵三千，饬交副将王松、参将宋可进等，于二更时分起程，征剿围堵新城之贼。二十九日卯时，贼匪发觉，占领山梁抵抗，我等军士分二队攻取，值枪炮对战之时，我方列队之兵，包围山后向上冲击，施放枪炮，贼匪不支即败逃。因我等军马甚不肥壮，故臣下令勿深追败匪，即班师整列，以开新城城门，准二百驮火药、米面等物进入。遣派前锋等搜山，山后之贼正值装载骆驼欲败遁，见我等军士，败贼退缩，复列阵向我交战。以此我等二队官兵，共同登山，各自奋勇，施放枪炮荡平贼巢六营，斩厄鲁特百余，贼匪四方奔逃出寨，我军获贼之枪刀、鸟枪良多，民众纷纷夺取贼匪牛羊、驼只，将被俘内地民众妇孺四十余名携归。

此役，因我军携子母炮七十门，贼之鸟枪不能及至我等。我大炮轰毙厄鲁特百余人，我等军士无一损失。往战之三千兵均予以嘉奖。

今贼匪虽败逃出寨，此数日厄鲁特、番子焚毁民房、抢掠妇孺甚多。臣一面安抚民众，对其困迫者酌情救济外，一面紧急饲喂军马。调遣之军均抵至后，大军遣征贼匪。

查得，饲秣军马之例，初三十日每马各饲料八升，续七十日各饲六升，逾百日后，各饲四升。臣抵至西宁，或因暂未行走，而每马惟给四升饲料。今既事急用马，臣准给每马六升饲料。谨此奏闻。

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拣员补授副都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十月二十九日，据兵部来文内开：我等部具奏：为请革职事。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具奏。本月二十四日奉旨：将法喀原品革职。其缺，总督年羹尧咨行法喀，自彼处协领内，伊等拣贤能者具奏，补为副都统。钦此钦遵。业已到臣。理应咨行副都统法喀，共同拣选。西宁距成都遥远，且副都统缺不可久空。查得，前曾奉旨：每省保举贤能协领一名。钦此钦遵。臣同副都统法喀保举成都镶蓝旗协领黑色，以遣往京城引见。黑色人明白且体面，胜任管理。故此，臣奏简黑色。为此谨奏。

84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往察苏州布政司库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遵例前往苏州视察布政司库，于十一月初一日起程。拟先由水路前往扬州，与漕运总

督张大有商议海防之事。由彼沿海、沿江查阅营伍兵丁之骑射。其中凡属效力、材技优长、骑射娴熟者，即分别给赏，记名候补，以示劝勉；凡骑射生疏者，即予黜免，以示惩戒。并宣饬缉拿盗匪，坚守地方。再查各营汛守墩台是否设足，应增者，即令增设，酌情派遣千总把总轮班巡查。兵丁中若有懒惰懈怠者，即予裁撤，务使坚守地方，以图地方安泰。各营之武弁，果有善饬营伍者，臣另行奖励；倘属废弛营伍者，臣即予参劾。至营伍兵丁之演阵尤为重要，是以臣平素即令各予训练。今臣既亲赴各营查阅，务使其进退转止俱符常规。所有整饬营汛，劝整官兵之处，俟臣巡察后，(**朱批**：甚好。)另具奏闻。

今海疆营伍上有圣主操券，诸事无不俱在圣主明鉴之中，臣唯钦遵圣训，竭尽驽骀之力，(**朱批**：卿，朕可以信赖。)务期加意整饬。

再江宁省城，自十月二十四日得降足雨以来，仍阴雨绵绵，多日不止，于麦子甚为有益。池塘已贮水多日，若十一月、十二月再降大雪，则来年二麦可望丰稔。臣除将起程往察之事具本题报外，为此谨缮折，交臣标下把总刘时先、兵丁石贵赍捧，谨具奏闻。

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已览，甚喜。我君臣唯将此心禀告上苍，以求天庥耳。

8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亏空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事。

李煦亏空之银两经臣逐一核查，除先前查奏之三十八万余两外，又查出李煦预支雍正元年壬寅银五万两。又经夹讯沈毅士，供出李煦透支康熙五十五年一宗钱款，共十万七千五百两。故派人前去盐运使司核查原档。臣窃惟，李煦身为织造，且兼理盐课之事，将盐库之银挪移织造衙门，皆随其所欲。且因其管理盐课年久，项目庞杂，现虽查出如是款项，仍有不明钱款亦未可料。臣将彻底清查，不使少有隐漏。又夹审李煦之子李鼎、家人钱仲轩、相公沈毅士。据供，李煦管理盐课之际，将康熙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年等年，其应得之多余银两，赔垫商人所欠达一百十六万两。李煦任内，自康熙四十五年所得各种商贾余银，因俱以急用预支，故以七十两为百两，或以八十、九十两为百两不等弹兑，秤子又小，百两仅给九十四两。李煦替商人赔垫，皆用足银，如数弹兑。全计装秤少秤共少给银三十七万八千八百两，商人理应补偿，还清国帑。等语。故将此责成按察司会同运司，传取盐商，问明真伪，将追赔之处呈报前来。商人中有否为李煦藏匿财产者，臣尚未访查清楚，虽严刑夹讯李煦家人，仍未得实供。(**朱批**：这等之人二、三十年就防此一着，大概包衣有些能干人都走此一路。近年不肖督抚也作这勾当，巧妙湾转甚多，若不十分用心设法细访，不能得真情。)俟臣巡查海疆返回后，将李煦亏空银两实数，商人短给银两查明，并将李煦之子、家人再予夹讯审明，一并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知道了。

8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不另设贡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通政司通政使杨汝穀奏陈江南乡试分设二贡院一折，奉旨：命臣详议密奏。钦此钦遵。查

得，江南地方宽广，故设两巡抚分别管辖，一东靠海滨驻于苏州，一西临湖广驻于安庆。江宁府位居其中，故设贡院举行乡试，由江宁、安徽巡抚轮流监临，随由布政司、按察司道官员任监试，所率州县官员为同考官，并派遣官兵巡逻看守。今若于安徽巡抚辖内另设贡院，巡抚所驻之安庆府则须放弃，另选一安徽中部设驻；若于偏僻府州县设贡院，不仅有碍观瞻且地方狭小，考试之际，官兵、衙役、考生人员云集，恐难容纳。是以，另选巡抚驻地，及于府州县另建贡院皆不可取，若于安庆府建贡院，分别考试，则诸项准备皆可易也。建造该贡院，需银二万两。若另设贡院，每逢乡试，须增派正、副考官、监临官、同考官、监试官及护守官兵。其考试各项所需除以公费销算外，地方仍须捐输四、五千两。安徽生员一年所食钱粮不足七千两，建造贡院实不敷用，且扣其二三年之钱粮，时日太久，故免扣其之钱粮。若确定另设贡院，其建造所需之银，由臣与巡抚李成龙公同捐造，亦令布政使董永艾捐银。其所捐数目，臣将缮折具奏，伊等若无力捐银，臣则独自承造。又查得，若言安徽人赴江宁省城考试路远，则安庆似也不近。安徽巡抚所辖七府三州内，距安庆府最近者唯池州府，离安庆一百二十里，到江宁则有五百里。其次徽州府至安庆四百里，至江宁六百里。另设贡院，于此三府之人有利。庐州府至江宁四百三十里，至安庆四百一十里，远近相当。宁国府至江宁三百六十里，至安庆四百四十里；凤阳府至江宁三百六十里，至安庆六百里；广德州至江宁三百八十里，至安庆六百二十里；太平府至江宁一百四十里，至安庆五百里；滁州、和州至江宁一百三、四十里左右，滁州至安庆七百二十里，和州至安庆七百一十里。宁国、凤阳、太平三府，滁州、和州、广德三州，至安庆府较至江宁省城更远。该等地方考生未必愿意分开考试。若言涉长江难，安庆巡抚辖域之长江中游则需破流而过。安庆、庐州、凤阳三府，滁州、和州二州皆在江北；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四府及广德州皆在江南，贡院无论在何方，一半考生亦必得过江。此不可与武昌府相比。武昌府位居湖广省之东北隅，湖南各府考生距其一千二千里不等，且又须渡洞庭湖。分二处考试，湖南人至长沙甚近，且免渡洞庭湖之险，蒙圣主天恩，殊准分院考试，湖南文儒莫不感激高厚之恩。湖广贡院设于其之东北武昌府，诚比贡院设于江南中部之江宁府所异甚远。若言安庆考生距省城路远，改于安庆设贡院有益，那么从安庆至省城六百八十里，苏州、松江、淮安、徐州至省城亦为六七百里，两巡抚辖内考生至省城远近相当，是以仍如前例亦为可也。再查历年考生人数，江苏人为十分之六，安徽人为十分之四，入试者原本即少，且江苏人学习多胜于安徽人，故历次江苏人中榜之人居多，安徽中榜者则鲜也。岂有因为路远而致考生人少耶？另设贡院，以增加中举人数，似乎多此一举。臣遵旨稽察，据实以奏，伏乞圣主明鉴批示，以为遵照施行。为此谨奏。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此奏甚是，且为详尽。何必多此一举，糜费钱粮，停止施行。此等条隐，朕悉问尔地方之臣，并非务必以行，如此诚意据实具奏，朕甚欣慰。

8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全省官员留用火耗支俸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圣主旨训事。

切照臣前奏报为禁绝各州县亏空，将征收钱粮柜子加封一折内曾奏言：火耗银如何减征，亏空如何垫赔，各官盘缠如何留用之处，容臣议定后，另折密奏。等因。兹与司道招集各府州县官员查问各处火耗实数，又经问百姓询问核对，山西火耗银征收向来甚重，一两正项钱粮加征三钱四钱以至四钱五六分不等。臣自本年五月到任，即遵旨缓征钱粮。接到部文，遂宣谕自十

月征收钱粮开始，即封钱粮柜子，民缴钱粮自行封好投入柜内，火耗银照例核减。等情。以为遵行。顷据布政司分派官员会同各州县印官佐贰官、教官公同开柜点数后所报之印文看得，除正项钱粮外，火耗银每两有交一钱及一钱以下者，亦有交一钱二三分至一钱七八分不等，甚至亦有交二钱者。此俱系百姓经照本地原额核减者，故即令照此数缴纳。估料全年应征之二百八十余万正项钱粮，照此参差收取火耗银，可共得五十万两左右。臣等商议。每年所得火耗银入库二十万两，以为亏空之员确尽家产实无可追之时垫赔之用。再修补城池及衙署房屋、挽修汾河堤坝、聘请义学教习、杀虎口、驿站马匹草料、消耗之马价、各衙门心红纸张、笔墨、书办工食钱粮、解运布政司库银之工价银、堤塘递送本报之雇工银等项共需银六万四千余两外，尚应余银二十三万五千两余。臣详问州县官员以往生计情形，各州县官员一向酌量收取本属火耗银留做支用，此视州县大小而多寡不一。除馈送上司四时五礼物品外，另有指称公务勒索之项，州县官员虽尽量加征火耗，仍不敷用，遂再借故加派于民，倘仍凑不足，即挪用钱粮。庶致民遭苦累且钱粮亏空也。兹臣禁止向上司馈送礼物，又向百姓宣谕圣主爱民至意，申明正项钱粮之外，若有官员少敢摊派者，民可即告于臣署。等语。张出告示，反复严申，(**朱批**：如此岂有不惧之理？)故而略有收敛，不敢恣意摊派矣。臣仍不时密访消息，倘有不肖之员暗中摊派，一经查出，即予揭参。(**朱批**：甚是。)为此，州县官员不敢如前摊派于民，且今火耗俱令解送布政司库，州县官员若能足量得些盘缠，方可仰赖主恩赡养家口。(**朱批**：甚有理。)臣等案查德音、森图原定数额，州县官员一年仅给银三百两，此数极为不足，以致州县官员私派于民、挪用钱粮。臣窃惟，官员内自出盘缠者甚少，(**朱批**：是。)悉赖任所所得火耗等项银两赡养家口。与其少给导致弊端丛生，不如计足拨给盘缠，恪守官箴。故臣等公同商议：大州县钱谷刑名事繁，销算簿册、缮拟文书请人亦多，与其养家份数一并自火耗银内每年给银一千两，此外差内解送毛头纸等物，销算造册等旁杂费用，另增拨银各三百两。平常州县销算请人养家份下各给银九百两，小州县给银八百五十两，偏僻小州县各给银八百两。毛头纸、销算档册等旁用项下，一律各给银一百五十两。再州县赋银解送布政司库所需工价银、铸元宝所需工钱粗计通省田赋需银共计三千二百六十余两，再各州县协解军台马匹草料所需之银共计二万一百九十余两，此等之银俱另行拨给。至泽州、辽州、沁州皆为辖县之州，较一般州县耗用略多，故俱给银各一千五百两。各府同知、通判、同知司狱、通判司狱一律给银各一千二百两。知府等费用比州县多，平均各给银五千两。太原、平阳两府知府照数给发，大同、汾州、潞安三府知府，因本地所征杂税每年尚可得银一、二千两、三千两不等，故各比照其所得银数，大同府知府给银四千两，汾州府知府给银三千两，潞安府知府给银二千两。河东、雁平、粮驿三道，职位高于知府，费用更多些，俱各给银六千两。至德音原定，巡抚给银四万两，布政司、按察司各给二万两。兹因火耗银核减，且增加州县官员之用，故而火耗银两不足。按察司办理阖省刑名案件，其雇请查案人员、公差支给盘缠以及赡养家口等项均大大超出道府官员之用，故量足用给银一万两。布政司钱粮事务极为繁杂，雇请销算人员，公差支给盘费等项又比按察司费用多，故加赡养家口之额一并给银一万五千两。如此各官荷恩均得养家之银，(**朱批**：除对尔赞许嘉赀外，别无降旨。)又可杜绝礼物之耗费而安分守己。若非极端不肖者，必不会冒死而动私派于民挪移钱粮之心。(**朱批**：务必至此。)以上共需银二十三万七百余两，尚应余银三万一千余两。臣荷圣主隆恩，委以通省首任，军民视臣为钦派抚养之人，望切殷殷，动辄赏给之项极为浩繁，节省不得。臣本一微贱之人，即至养家，亦无另外之财，唯赖主恩而生也。伏乞圣主自此应余之三万一千余两内，酌量赐臣一些，使臣足以统领办事，且阖家俱可恃恩度日。(**朱批**：不但全给尔，做为巡抚，这些何以够用？应当领银，用以劝赏。)本年钱粮尚未完纳，火耗银亦未交来，臣粗略估算，先行奏请指示，而后陆续得银之时再逐项办理。故谨缮折

密奏。如此办理当否，伏乞圣主指教，臣将遵照办理。（**朱批**：所办已很好了。如此实心公正条理，上天必会鉴佑于尔。山西全省否极泰来矣。勉之。）再此奏火耗之数乃大体推算者也，俟钱粮全完之时，臣查清火耗银实得多少，再据实另奏外。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

84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牌匾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十月三十日，臣等正齐集叩贺圣诞之时，闻臣所差赍折把总田雨等赍捧御赐手书牌匾到达郊外，当即率属出郊，跪迎入署，恭设香案，叩首行礼。恭谨开阅，见"真如郑里"四字光彩夺目，风骨凝重，实如获珍宝也。臣与各官目睹此字，不胜欣慕，然深究其义，实感万难承当，内心愈加惶恐。臣蒙恩擢用，交付地方百姓之责，民之安忧即如一己之事，岂敢忘怀一时，不思勤勉耶？唯将御赐宝字恭谨镌刻张悬，每每目睹倍加激励，以仰副圣主爱养元元之至意。臣除具本谢恩外，谨先缮折奏谢主恩。

朱批：知道了。尔如此一个人一颗心，朕实未曾有所指望。此乃朕之幸、尔之福也。当今天下总督之外，巡抚内尔乃首屈一指，好好照此黾勉。朕此一年之政，尔半年之巡抚，我君臣苟能恪守此道，必为万世之人也。当彼此力戒日久松懈之情。

8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搜得冯国泰等府上银两物件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原任平阳府知府冯国泰亏空银两二十余万两，原夏县知县刘玉泉在其署任之翼城县任内亏空银两一万余。为此臣一面揭参，一面踪员搜查其之任所。于冯国泰任所内搜得许多银两及金银首饰、器皿以及借银文书、古董、绸缎等。粗估折银四、五万两。刘玉泉家产因已送回原籍，任所空荡无物，搜得纯银二万余两，此皆系藏于井中等处者。故除交付布政司将冯国泰借给他人之银一万六千余两，依照文书如数追取外，牌令将搜得之银物一并解送布政司库，一俟送到，全部变价。至刘玉泉处所得之银虽比其署理翼城县任内亏空之钱粮多一万余两，但量其夏县正任内钱粮亦必有亏空，臣现已交付新任清查，俟查出后，以此多出之银垫补。如若不足，再派员查其家产。唯冯国泰亏空银二十万两。其任内所得远不止这些，是以臣视为人果断能办事者派出泽州州同刘方弼，令其会同冯国泰原籍官员严查冯国泰之家产商号，变价追回。并将咨给浙江巡抚之书一并交伊，驰派前去。臣查得，冯国泰极为狡诈，其思图侵蚀钱粮，故将所有钱粮款项搅得混乱不堪，无一清楚。其之行为较之贼盗更为可恶。兹仅以其家产变价赔补亏空，意下颇感不足。臣除将伊子家人带至省城严审追取外，伏乞圣主方便之时密批浙江巡抚，饬令交付绍兴府知府，协助臣遣之员严加详查。为此将查得的冯国泰、刘玉泉银物单子顺便一并密呈奏览。其中之旧衣服及无从变价之小什物，仍交付布政司退回。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甚好，甚是。朕览折畅悦。已严谕李馥矣。著取其家人严审。冯国泰，灭门方能抵罪。再刘玉泉藏匿银两罪当即斩。此等之人，即使偿完钱粮，亦应将余下之财尽数追出，务使成为乞丐。其余下之财若分给大家以为补贴，则新官更会宽裕些。

847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谕：四川成都之兵，大将军年羹尧设若调遣守备松潘等关口，四川之地甚为重要，副都统法喀年事略高，派护军统领讷亲协理。地方钱粮（**朱批**：军粮。）之事亦（甚）重要，巡抚蔡珽亦著（商酌）协助（办理）。钦此。

848 邢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广东沙县县丞合谋侵吞银两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福建巡抚黄国材奏开：原广东学政郑晃之家业变价银二千八百九十九两，饬付沙县县丞钱栋隆，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启程，业已交部。时至二年余，仍未奉接批文，故咨部后，于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部咨称钱栋隆并未将此项银两送部，钱栋隆何故耽搁未送。伊身现在何处，逐驿查明报部，等情咨行。臣即饬付布政使黄叔琬，执拿钱栋隆之子钱尚曾是问，称伊父将此项银送部，今年二月虽收批复，惟今年六月初六日，由部行文称：钱栋隆并未将此项银两送交于部，等因。观之，钱尚曾所供，显属伪饰。理应将此参劾，经审催纳，等情具奏。

奉旨：该部严查议奏。钦此。内阁即以朱笔誊录此旨，即行议奏。钦遵饬付，臣等查得，该巡抚具奏原本内，据钱栋隆之子钱尚曾所供：伊父钱栋隆自居于京城果子巷街之提塘陈杰文家寄信内开：将银两与陈杰文已共同交付。现陈杰文在家。等因。因有此供，即遣笔帖式额尔登布，指率北城兵马司之吏目季咸宁，执押陈杰文、钱栋隆到部经审，陈杰文供称：我乃承办福建提塘事务。康熙六十年三月，钱栋隆寻来我家，对我云：我将一项家产变价银送来，因恐兑换时不足，故祈我代伊交纳，等情，我收银存之。后我将此项银均陆续挪用，未交部是实，今存原接批文，并未送部。等语。钱栋隆供称：陈杰文承办福建提塘事务。办理诸事伊甚熟悉，我寻往伊家时，伊即称代我交付，故我将三银鞘之银均交付伊。逾数日，向伊索要批复之文，伊云：我将银均已交付，兑换时因稍欠缺，故尚未收得批文，而每日拖延，至今年二月后，仍未将批复之文给我，经我密访，方晓此项银两伊收用之。至于伊如何挪用此项银，我不晓。并无将银少给，等语。

查得，钱栋隆未立即将银亲送部交库，反寻陈杰文代交，明知二年之久未交，并未陈告者，显有同谋侵吞之弊，将钱栋隆革职，陈杰文一并严审拟罪，另奏外，谨此奏闻。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二人同样严审，不可偏袒。

84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原湖广布政使张文灿亏空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先据湖广巡抚纳齐哈疏称：参革原任布政使张圣弼亏空库银一案，请将满丕发往湖广质审。等因具奏，奉旨：满丕系重罪犯人，不可发往湖广审理，著部内取供移去。张连登亦著行文

年羹尧取供移去张圣弼等亏空钱粮甚多，著会同总督审明，催征拟罪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除已经抄录原奏书行文川陕总督年羹尧，遵旨取具张连登口供，移咨湖广巡抚，将张圣弼亏空钱粮，会同总督杨宗仁审明定拟具奏外，讯据满丕供称：曾与原巡抚张连登各将应得之平规银两，代张文灿填补亏空，又将张文灿应得之耗羡、礼品等银，令其填补，不能记得细数等语。若俟川陕总督取到张连登口供，移咨湖广巡抚，倘仍有不符不实之处，又行奏请审供，则此案必致久延时日。

查此案亏空，乃系张文灿本身之事。今张文灿现任太仆寺卿，相应请旨将张文灿交与臣部，就近详审取供，以便行文湖广巡抚，将张圣弼亏空钱粮，会同总督审明，定拟具奏。等因。于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缮折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当即咨行太仆寺，押张文灿到部。审问张文灿：据湖广巡抚纳齐哈疏内：据张圣弼供称，前往布政使张文灿任内，亏空银十万两。因前任督抚缮折奏称全完，令许大定出具领状捏称铜价银不足，用银六万两，又指称捐助马价银，捐出六十年俸工银四万两，以抵补张文灿亏空，逼迫张圣弼接受交盘等语。又据满丕供称：原任布政使张文灿亏空库银十余万两。原巡抚张连登到任即将伊参劾，奉旨交与我时，我查亏空是实，我会同巡抚愿设法替他补偿亏空，缮折奏闻后，我与张连登商议，将我等每季应得的增平银各有五千余两，替伊填补，我等三季没有收取共补偿三万余两。再，张文灿家人刘三，原参奏折内，亦有其名，催令刘三将伊所用的库银追出几千两填补，其余亏空将布政司的耗羡、礼品，并库员库丁应得之银，俱不准取，尽行追出，将此项亏空补空。等语。

又问：尔任内亏空银十万两，前任督抚如何替尔逼勒张圣弼收受交盘，尔每季应送督抚增平银是多少？一年共该多少，刘三名下追出其所用的库银是几千两？尔在布政司任内每年应得耗羡是多少，礼品银是多少，库官、库丁应得的银子是多少，各州县欠尔的礼品银是多少，尔当时被参亏空之后，满丕、张连登各将几季增平银不要，替尔填补，共填补了多少呢？据张文灿供：我从前任湖北布政使，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到任起，至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交印卸事止，一应经手正杂钱粮，俱系逐一交待清楚，经署布政司事务驿粮道许大定接受，明白造册具结，依限详报之后总督满丕、巡抚张连登核明，亲诣布政司库盘查确实，具结保题，经部复核具题在案。案查，所有缺欠钱粮十四万九千余两一项，原系历年积欠，自五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原任巡抚张连登查出之后，布政司库系由巡抚封库，锁钥亦由巡抚收去，嗣后每遇收放钱粮，委派许大定监收监放，将我应得耗羡、礼品银，一概扣存贮库。督抚令我赔补，我当即竭力借钱变卖物品，积攒银两，于五十七年十一月内巡抚缮折具奏时，已经偿还五万六千余两，于五十八年正月内奉旨：会同总督核议速奏。钦此钦遵。原任总督满丕、巡抚张连登核查具奏时，又已偿还一万六千余两，其余未完银两，议限一年全完，等因议奏，奉旨：此议甚妥，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我当即竭力完补，至五十八年年末，俱已完结，分厘无缺，系粮道许大定具报全完，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总督满丕、巡抚张连登率同在省司道各员，亲临布政司库，逐一盘验，俱系实贮，并无丝毫缺少，缮折具奏后，三月间奉督抚谕令告休。我遵即呈文告休，虽系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交印卸事，实系五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委粮道许大定承办监收监放，时伊亲自管理司库，一应收支钱粮系伊亲身经理，其间倘有一项未清，岂有伊接印署事不据实详报，乃即收受交盘，具结题请乎？其无一项未清。新任布政司张圣弼，系五十九年十一月内接任，伊系接受署理布政司许大定交盘，卑职张文灿系隔任之员，并无干涉。迨至六十年三月间，张圣弼具结，详请督抚具题。其中果有不清，彼时应即指出详报。倘稍有困迫，照例行文直达部科，又有何难。乃迟至二年后，经新任总督杨宗仁题参发审，忽称从前督抚捏报全完，称铜价六万两并马价四万两，逼勒交盘，系我任内未完之项，乃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希图掩饰侵渔之事。果否捏报，及有无逼勒交盘之

事，现取前任督抚口供，自然明晰。所有我任内并无未完铜价、马价二项，当时交盘。俱经逐一明白交付，理合据实呈明。若云可以许大定之口供为凭证，则总督杨宗仁现参劾伊等共谋侵吞俸禄、衙役饷银一案，尚未审结，伊等合谋捏造，任意谎供，以图辩解，株连无辜，又有何难。所有前情，伏乞鉴察，其全完细数开后：

一、每年藩司约收各属新旧钱粮七十七万余两，每两二分九厘火耗，二年约略共该火耗银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余两。

一、支发各杂项银两计增平余银，二年共银五千余两。

一、盐规每年得六千两，二年共得银一万二千两，俱交付粮道许大定收取补库。

一、节礼银每节日银三千五百余两，二年七节日共该银二万四千五百余两，随支二千四百五十两，支给门卫二千四百五十两。

一、库官、库吏每年钱粮外，费用银每千两按五两计，新征旧欠约略七十七万余两，二年共该银七千七百余两。

一、我家人刘三补偿库银一万两。

一、粮道旧衙役库吏徐弘远帮补银三千两。

一、督抚两院将应得钱粮火耗银帮补，二年共计银二万余两。

一、我自行变卖什物补库银一万六千两。

一、张圣弼原任按察司时，已还原借羡余银一千两，尚有一千两未还。

一、前任驿道杨懋绍已还原借羡余银一千两。

一、我借都司李愈隆银九百两，完补司库，以上合计共完结银十五万六百六十余两。

经粮道许大定出结具报全完，督抚于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传集在城司道各官，亲赴藩库，逐一秤验，俱系实在，银子皆存。现银并无分毫缺少，当经折奏全完在案。今事经四载，官易二员，何得妄供逼勒。凭空指称又有未完银十万两，实系合谋希图卸责，牵害无辜，捏饰谎诬，伏乞核照。等语。

查张文灿供称：虽于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交印卸事，实系五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委派粮道许大定系管收支，即已管理。司库一应收支钱粮，系伊亲身经理。其间倘有一项未清，伊接印署事，岂不据实详报，乃即收受交盘，出结请题等语。又供：约略共全完过银十五万六百六十余两，经粮道许大定出结，具报全完，督抚于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传集在城司道各官，亲赴藩库眼同，逐封弹兑，俱系实在，现银并无分毫缺少，当经折奏全完在案。等语。

据此应将前取满丕口供并张文灿口供一并行文湖广巡抚，会同总督将张圣弼亏空钱粮，并粮道许大定奉委监收监放时，即已管理司库。张文灿果否完过银十五万六百六十余两，粮道许大定是否出结具报全完，督抚传集在城各官眼同弹兑，并无缺少之处，再行详审，追拟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将张文灿革职，咨致湖广审明！张文灿案明，则满丕、张连登之事自露。

850 都统弘昇等奏报鄂木布岱年老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都统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镶白旗原任副管之鄂木布岱呈称：卑职曾往福建军中征定耿王，又入海讨伐海寇，入两

广平定安达公，又自南岭随将军赖塔、夸兰依达博托霍攻取黄草坝、石门关、归化司等处，至云南后，经八个月围剿混战，攻下云南城。前后用兵共计九年，方返故里。龙年随大舅前往喀尔喀一次，蛇年随小舅前往尼布楚，马年随侍卫阿南达前往乌兰布通，随公丹济拉前往推河一次，围场五次，此次前赴阿尔泰军中业已五年。卑职虽已年迈力衰，仍欲效力驾驺，二次跪请将军，将军皆言不可违旨，命职从军中返回。卑职是年七十三岁。等语。臣等看得，鄂木布岱年老昏聋，故令休致。将子齐丹奏补此缺。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拉米特。

朱批：赏鄂木布岱银百两及蓝翎，著原品休致。

851 都统弘昇等奏报镶白旗色棱年老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都统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镶白旗原任扎尔固齐之色棱呈开：本职曾随都统马齐前往云南征战十二年。又去锡拉木楞行走一年，又往郭多理巴尔哈逊行走二年，又去中路军时，卑职曾随副都统车克楚至拖诺地方探取噶尔丹之情，返回后蒙圣主恩赏银十两。于是入麾前效力，赏职头牌一个、银五十两，驻推河三年。前往围场行走四次。卑职是年六十八岁。等语。臣等看得，色棱年老双眼失明，故令色棱休致，其缺尚未补放。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拉米特。

朱批：赏色棱银百两，赏原品蓝翎休致。

852 都统弘昇等奏报察哈尔副管齐伦照常留任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都统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镶蓝旗察哈尔副管齐伦呈开：奴才于五十二年以手足有病不能行走为由，奏请休致，奉皇上之命，让我养病。奴才年已七十，卧床十三载，久治不愈，祈请休致。奴才原任二等侍卫，后任前锋侍卫，补为游牧之地副管。奴才现年七十岁矣，请赏蓝翎，以使体面而死。招抚王辅臣时，据招降罪官之人返回禀报：王辅臣言，我之罪孽犹如泰山，果若使我投降，尔大将军图海须出军营，我与其于双方炮台之中间面议。大将军图海选派奴才办理此事，公领侍卫内大臣拉锡亦知此情。再征噶尔丹时，副都统阿南达以奴才骁勇善战奏请随征，昭莫多之战获一等头牌。噶尔丹之事，奴才行走至终，于卡伦探入敌境，射擒贼逆，因无人知晓，故而未写。再八旗查贼时，因本旗无贼，遂以匿贼之名停俸。等语具呈前来。看得，齐伦虽然年老，仍能行走，是以令其照常留任。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拉米特。

朱批：赏齐伦蓝翎及银百两，照常留任。

853 都统弘昇等奏报补任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世袭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都统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奏闻补任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世袭官事。

臣等钦遵上谕至察哈尔八旗，将所空官缺，经从营中所保现在宫中者及旧旗行走应补之人

内考选得：镶黄旗萨满达佐领亲军校诺穆之缺，定由吉纳佐领之亲军扎布补任；达西林臣佐领护军校萨西雅之缺，由亲军杜尔格德依补任；乌巴西佐领护军校巴布岱之缺，由十群长巴里米特补任；济纳扎布佐领护军校阿穆呼朗之缺，由在营之先锋阿必达补任；阿必达之缺，委任在宫之亲军散队扎布为护军校；厄鲁特达克巴藏布佐领护军鄂莫根之缺，由护军罗卜藏补任；鄂尔济拜佐领护军校鄂齐赖之缺，由前锋锡景补任；鄂尔济拜佐领骁骑校巴特玛之缺，由在营之护军旺布补任；旺布之缺，委任在宫之领催布吉济尔为骁骑校；厄鲁特诺尔布佐领护军校鞥克之缺，由护军绰尔博恩补任；纳木扎佐领护军校达赖之缺，由前锋图贝补任；将护军校顾鲁西希布补为佐领，其缺由在营之前锋达尔磨迪补任；达尔磨迪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甘迪为护军校。顾鲁西希布佐领之骁骑校绰罗木之缺，由在营之亲军鲁木布补任；鲁木布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玛育勒为骁骑校。尹扎纳佐领骁骑校巴牙斯呼朗之缺，由亲军图克拉补任。原一等阿达哈哈番阿喇衲之官，由其子巴里玛特袭任。正黄旗巴扎尔佐领护军校巴牙斯呼已被革职，其缺由营内保送之护军阿育喜补任；阿育喜之缺，委任护军拉玛扎布为护军校。正白旗原二等阿达哈哈番扎木苏之官，由其长子闲散科希承袭。副管贡额孙以追赶厄鲁特逃人垂木皮尔议叙，所授之拜他喇布勒哈番一职，由其长子、在营之护军秦大木承袭。博霁佐领护军校多尔济以追赶厄鲁特逃人垂木皮尔议叙，所授之拖沙喇哈番一职，由其长子闲散达锡承袭。多尔济护军校之缺，由在营之前锋科尔齐迈补任；科尔齐迈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罗卜藏为护军校。达尔扎佐领护军校博罗特之缺，由在营之护军巴达里补任；巴达里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达玛林扎布为护军校。根敦扎布佐领护军校顾鲁之缺，由在营之前锋绰克托补任，绰克托之缺，委任在宫之亲军阿拉布坦为护军校。齐莫特佐领骁骑校伊拉嗄迪之缺，达尔扎佐领之骁骑校垂扎布即为齐莫特佐领之人，故令回齐莫特佐领，巴达里佐领之骁骑校扎纳扎布即为达尔扎佐领之人，故令回达尔扎佐领。巴达里佐领未有骁骑校，将在营之护军哈扎嗄尔补为巴达里佐领之骁骑校，哈扎嗄尔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乌班第为骁骑校。正红旗佐领鄂莫之缺，由其子护军察干补正，其子护军乌巴西补陪。原三等阿达哈哈番杨古力之官，由其长子闲散敦珠克承袭。巴尔虎察哀佐领骁骑校济尔嗄朗之缺，由护军索尔霍补任。玛迈佐领骁骑校甘珠尔之缺，由亲军阿必希克补任。镶白旗阿玉西佐领骁骑校舒尔海之缺，因原补骁骑校重叠，故由梅特赫补任。阿玉西佐领在营护军校达玛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博第为护军校。阿拉布坦佐领在营护军校鄂克西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阿纳嗄为护军校。孟克佐领在营骁骑校巴扎尔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萨敦为骁骑校。班第佐领在营骁骑校必里克之缺，委任在宫之小领催鄂尔折吉图为骁骑校。镶红旗鄂齐尔佐领骁骑校青济勒之缺，由营内保送之亲军锡拉布补任；锡拉布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校额森为骁骑校。厄鲁特吴巴西佐领骁骑校索诺木之缺，由营内保送之亲军布达里补任，布达里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色布腾为骁骑校。巴尔虎扎木布拉佐领护军校胡尔罕之缺，由营内保送之亲军博尔超补任，博尔超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阿拉善为护军校。正蓝旗参领库鲁克之缺，拟派二等侍卫都思喀尔、佐领纳木塔尔、蓝翎巴扎尔选补。库鲁克佐领之缺，由其子护军扎布补任。镶蓝旗佐领扎木巴之缺，由其以后嗣抱养之侄领催班第补正，其侄子护军旺扎尔补陪，巴尔虎佐领之骁骑校纳木扎为佐领。其缺，由在营之前锋珠尔莫特补任，珠尔莫特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额吉为骁骑校。扎木巴佐领骁骑校班第以双目失明革退，其缺由在营之前锋希拉布补任，希拉布之缺，委任在宫之护军旺扎尔为骁骑校。原拜他喇布勒哈番达拉之官，由其胞弟骁骑校达尔迈承袭。以上官员内，除生身遵旨未取外，出痘之十四名官员现已带至京城，交付各旗引见具奏。所有补缺在营之人，于军务告成返回时，亦由各该旗补奏引见。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拉米特。

朱批：知道了。

854 京畿道监察御史孙塔奏报京官各得耗银以俾清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京畿道监察御史革职留任之孙塔谨奏：为仰副圣主治政清廉之至意事。

圣主告诫各官居官清廉，笃诚效力，各尽职守，又操劳旗人生计之艰难，饬命言路各陈所知，非亦不罪。钦奉细思，诚至奇之政也。臣辱为言职，焉敢不尽心竭力。臣窃惟，旗人素蒙圣主重恩，俱赖所赐家产为生，至今已二、三代矣，今因生齿殷繁，原分家产不足为用。然而天下之大，国土辽阔，多产奇物，故臣等官员趋时增添服饰奢糜亦为确实。倘动正项钱粮增给臣员，断不可以。臣愚以为，天下州县之官征收地丁钱粮时加耗多征已成惯例，交足正项、耗银后，其之所余，自州县官员以上至总督巡抚皆赖此而生，清廉之官由此而出。该项所征正项，加耗银宜酌情扣一、二分，令送京城，其亏空由加耗多征银内补足。该项送京之银，若御前行走之臣以下，侍卫官以上，满汉文武臣等以下，笔帖式、库使以上除俸禄外，蒙恩酌量各使获得，则臣员俱沾恩惠，不愁生计，官自清廉，操守清谨也。伏乞圣主严饬总督、巡抚，令州县之官征收钱粮，不得另行加派。如此民之不忧，且不费国帑，内外官员俱蒙覃恩，仁政广拓，清廉之道由此更加勃兴也。臣粗陋之至，学疏才浅，谨交所见所思，不揣冒昧敬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臣不胜惶悚谨奏。

855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报题补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正白蒙古旗为补多尔济佐领一缺，将护军伯叶额、披甲索尔和身名及其家谱奏览。奉旨：该佐领自创立始，从忠退至德新特依管领了四代，德新特依耕田获罪罢免后，充古巴图鲁以其才长，善于管辖而命为管领，自充古巴图鲁后管领了五代，从该佐领分出之佐领，亦由充古巴图鲁之孙管领。德新特依耕田获罪，系何之罪？著于吏户兵，理藩院档内查明，若查无着落，则查实录。倘仅属耕田获罪，亦非何大罪。充古巴图鲁虽以才长，善于管辖而命管领佐领，并非其原领之勋旧佐领，其有一佐领则已，岂可两佐领皆归所属。俟查明后，尔等八旗都统公同将系由忠退子孙管领，或为公中佐领之处议奏。钦此钦遵。经详查吏户兵部，理藩院档及实录，唯吏部档内载有"崇德五年派遣屯田之章京正白蒙古旗德锡"，又"崇德五年伊拜旗佐领德锡因不堪管领而革职"。并无记载耕作行恶获罪之处。据正白蒙古旗印事档内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将阿都阿佐领内所孳之丁编为一佐领，以充古巴图鲁之孙鄂善补为佐领。于是忠退之孙穆哈连具疏上告，其奏疏内称，初编蒙古佐领时，我祖父忠退所领十户之人编为一佐领，由忠退管领。其身故后，由我伯父额依图管领。而后由我叔祖阿玉喜管领，阿玉喜年老告退后，由我父德新特依管领，后因前往义州屯田未收，遂受处分，革去管领之职。等语在案。

臣等会议得，正白蒙古旗为补被免佐领多尔济一缺奏称，奉谕，原佐领之人子孙，无甚大过，不可遗漏。德新特依若属耕田之罪，亦非何大罪，故念其源，应由忠退子孙管领，或作为公中佐领之处，著查明议奏。钦此。诚追本求源，厚仁初带佐领前来效力之人之至意。臣等钦遵查得，吏部之档记载："崇德五年，遣往屯田之章京正白蒙古旗德锡"，又"崇德五年，伊拜旗佐领德锡因不堪管领而革职"，并无记载因耕田行恶革职之处。该佐领原忠退所领十户之人，不仅于初编佐领时，归属忠退管领，且忠退之孙现俱在佐领，今既逢圣主殊恩降旨，原带该佐领领前来人

等子孙，不可遗漏，臣等祈请，被免佐领多尔济之缺，将原带该佐领前来之忠退之孙引见奏补，从该佐领分出之另一佐领既由充古巴图鲁子孙管领五代，仍由充古巴图鲁子孙为之。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观音保、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齐木布、都统臣左世勇、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都统世子臣弘昇、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多赛、都统臣张圣佐、署理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傅尔丹、都统臣济当阿、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多罗贝勒臣阿布兰、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在、扎什、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额尔德依、徐国贵、李林深、觉罗佛伦、祁尔萨、萨哈察、哈达、金铎、满丕、马起达、济寿、缵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巴拜、王宜谦、宗室申穆德、张驰、林主毓、和珅、吴尔泰、莽喀拉、朱廷柱、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理当如此，知道了。

85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派遣王大臣验看所补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请旨事。

第四次钦派和硕裕亲王、多罗果郡王、都统马尔萨、席尔根、护军统领讷亲等验看京城八旗、各省八旗之事，俱由各旗具奏引见讫。兹从省到京官员补放之事，奉旨：仍由原派王大臣等验看具奏。钦此钦遵，各令验看外，京城八旗办得官补佐领之一百二十四人之事，即由现遣王大臣等验看，或另派王大臣之处，俟奉旨训后遵奉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仍由现派王大臣等验看，讷亲一缺增派额伦岱、讷图。

857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报官员升补考核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臣李柱谨奏：为条陈事。

窃惟，皇帝仁慈奇睿，自御极以来，天下之利皆兴，天下之弊皆除矣，仍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谕令各官条陈，故臣不揣愚昧，斗胆敬陈管见。

国家要在用人，用人首推考核如实。看得外省将军于应升官员指名前来后，即将该指名之官拟正，旗官拟陪具奏。故此人才阻滞亦未可料。旗官甚众，将军所辖唯驻防之地有限数员，余者何以知之，故旗官不为将军指名，时常拟陪具奏。臣祈请嗣后，应各项官员出缺，应饬下王大臣及管理旗务之臣，将将军指名之官及拣选之旗官，一同考核，若将军指名之官确比旗官为优，则应将指名之官拟正，旗官拟陪具奏；若旗官年久，阵战负伤，得有效力牌，且才技优长，各项考核在指名题补官员之上，则将旗官拟正，将军指名之官拟陪题补。应否之处，听候圣主裁决。若能如此，则即不致阻滞人才亦可绝外省夤缘以求升迁之弊。至满洲官兵驻防之省运送寡妇之船一事，臣以为实无何益。该船自开以来，不但船之修理航行，所食银米等项，每年花费钱粮，且不肖刁民借送寡妇之名，私装各种货物，以逃避官税，况将男女赶至一船，远路航行，亦不合体统。伏乞饬令各省，将送寡妇之船全部停止，如此则税银充裕，且恶弊亦除矣。若言寡妇留在驻防之

地生计艰难，彼处亦有铁匠、步甲等，若将该钱粮酌情发给寡妇之子，抑或家人，亦可赡养寡妇也。况久居驻防之地，多有亲戚亲家，可以共同照顾；若移至京城，反将所立家业耗费殆尽，又得复立家业，徒生忧愁，于之寡妇确无何益。伏乞饬命嗣后满洲官兵驻防地之寡妇，即照彼之铁匠步甲之例，酌情发给钱粮，以养家口，停送京城，则寡妇孤子得蒙圣主无尽鸿恩也。臣遵旨条陈，伏乞皇帝明鉴择纳施行。为此谨奏。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臣李柱。

85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驻防八旗官兵不得在外省建坟立业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议政大臣、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太常寺少卿穆里浑条陈内开：各省年老告退官兵、身故官兵灵柩，及寡妇、闲散不准留在各省，每年派官后由水路送至京城，即费国帑。且此等之人返回佐领，皆无生业，若再无披甲听差，委实可怜。等语一事，经议政大臣会议得，照少卿穆里浑所奏，嗣后身故官兵除照例送柩回京外，告退官兵及寡妇人内，若本地有亲子顶服披甲，即可留在驻防地就养；若本地无亲子可赖，独自送柩回京，可由该佐领为其家人或其可信赖之亲戚，酌情办给柏唐阿，以使得获生路。等情奏入。奉旨：将此事及常寿条陈会同原议臣等一并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外省驻防八旗官兵宗族俱在京城，故死后理应送柩回旗安葬。若准在省造坟立业，累世年久，满洲汉军皆渐成汉人。故嗣后除盛京、宁古塔、乌拉等地外，驻防江宁等省身亡官兵，仍照旧例送柩回京，不准在原驻之地造坟立业。寡妇及因年老体病告退之人内，若有亲子于驻防地服甲，即可赖子赡养，若驻防之地无子可赖，孤身送柩前来，则由该佐领为其家人或其可信赖之亲戚酌情办给柏唐阿，以使得获生路。如此，则留于驻防之地及回京之寡妇，告退之人俱沾圣主鸿恩也。俟降旨后，即宣谕京城八旗，各省驻防八旗遵照施行。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署理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尚书署理大学士事务臣徐元梦、议政大臣都统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议政大臣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且理工部尚书事务臣孙渣齐、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依议。

85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谢罪请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奏开：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据副将军阿喇衲呈称，九月二十二日，据奇台驻卡伦之蓝翎德尔格勒等来报，九月二十一日，佛斯和勒和卡伦之人及与我使臣楚扬托津一同前往之喇嘛锡拉布到此。据告策妄阿喇布坦命以库吉寨桑之子根敦为使前来，于二十二日到达奇台。等语等情禀报前来。遂派官兵往迎使臣。九月二十四日，楚扬托津携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至我营萨尔海地方。经问楚扬托津，据其言曰：我等于五月初三日，抵达策妄阿喇布坦之夏居之地库克特贝。到后我等即被招见，自此三、四日一见，比前次甚为友好。每当

见面问及我等何日起程时，伊只言即刻起程。月余后，其大福晋贡额喇布坦逝世。我等又提起程之事，策妄阿喇布坦谓曰：俟福晋丧事完后，尔等则可起程。八月二十五日，我等自图斯昆诺尔受命起程，路行二十九日至此。等语。又告曰：我等问策妄阿喇布坦，我呼图克图名叫嗄吉之人及拉藏妻子是否给之？策妄阿喇布坦谓曰：原自藏带来二、三人，因自己绝食，皆死于途中。拉藏妻子现俱在此，伊等于我乃为仇人，今若派给好事，伊能有何好话，俟和好之后，我再送去，我何必养他。等语。我等又问，原曰若能和好，则议立界之事，其何以回复？策妄阿喇布坦言曰：我一小人何能与大汗会盟，若大汗之臣言语不合我意，我何以违心顺从；若不从臣等之言，更属非也。地方之界彼此悉知大汗派遣妥善之人，无不可这样那样之事，再于来使派遣可靠稳妥之人。等语。当问其今之将派何人时，策妄阿喇布坦曰：此之根敦，乃我之跟役库吉寨桑之子。其父于我为有恩之人，对我决无贰心。今派此人前去，尔途中须好好指教。等语。又问来使根敦，策妄阿喇布坦除奏书外，有令尔口奏之言乎？据厄鲁特根敦告曰：除奏书外，与楚扬托津所言无异。故取策妄阿喇布坦奏书粗译抄出具呈外，其原文仍交根敦矣。查得，议政大臣议奏内开：策妄阿喇布坦若遣使人与呼图克图之使一同前来，其到卡伦后，由将军等处问明，一面奏闻，一面将来使驰送京城。等情在案。跟役根敦及其随行之人共十二人，驼五十头，马六十余匹，另有三十余差别驼驮载裘皮等货。将来使根敦交付伊生伯、在外委署前锋侍卫准扎布送往将军处，于本月二十五日自招哈起程外，因我处无理藩院领催，为备驿派遣自愿效力之原理藩院笔帖式戴屯同往，到后请将军先行奏闻。为此具呈等情。故照副将军阿喇衲译送之策妄阿喇布坦奏书另缮一折具奏矣。俟我使楚扬托津等，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等抵达巴尔库勒后，仍交付阿喇衲所遣送使之伊生伯、委署前锋侍卫驰送京城外，再根敦等之三十余头驼及所驮运之裘皮等货，臣暂留于巴尔库勒，将其来人视足留下，安置于臣营之内，派官兵看守，根敦所带裘皮等货，如何处置，臣将候旨遵照施行。故将副将军阿喇衲之呈文，我使楚扬托津禀告之词及策妄阿喇布坦奏书一并先行奏闻。等因。

据策妄阿喇布坦奏称，启奏雍正圣明。先前由达呼扎尔固齐、蒙古人襄素前来谓曰：要弘扬黄教，使我等诸事皆安。遂将叔父博硕克图汗叛乱入犯大汗之情具奏，回来后亦曾奏书皇上。将博硕克图汗尸骸、妻子、伊尔吉克三、呼图克图献出，并奏达第巴之情。于此，蒙皇上谕曰：尔所言所行皆为事实。其中所言如何，所为如何。我亦曾越法前往哈密，兵征拉藏，为此大汗震怒。今接楚扬托津、垂纳木奇二人转告：哲卜尊丹巴曾祈请皇上宽宥格根此罪，蒙恩准之，照此又祈请雍正汗，蒙降谕旨：洪台吉于圣祖皇考时，有获罪之处，亦有效力之处。其罪乃掠哈密、杀拉藏也。于此二罪岂可默然作罢。故虽非专掳准噶尔，但因各路派兵呼图克图不愿格根生灵涂炭，法纪破坏，羊年以来屡次向皇考请安，鼠年亲自前来请安给赐之。故呼图克图使臣前去，由彼处闻知其使与尔之使一同前来。呼图克图、格根前来途中，适逢皇考冥天，朕膺父皇金位，今呼图克库亲自来觐，朕亦赐之。钦此。因两使臣前来言曰弘扬黄教，普渡众生，故而甚喜，遣使请安。今即将诸情鉴定，为弘扬黄教，普渡众生，祈请大汗仁鉴。另有之言，俱语楚扬托津、根敦口奏。附伯勒克敬献三十一只貂皮。等因。

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奏开：敬阅策妄阿喇布坦之奏书，其言甚为恭顺，俱无诡辩巧饰之辞，伏乞圣主酌情了结，以养国家元气下合吏民之瞻望。阿尔泰路若不建城驻兵，喀尔喀则无处可倚。会盟定界之事，皆候阿喇衲，青海之事完后再派。此事派都统穆森，原任侍郎色尔图前往。或再得一二人，方足办理。此事若能完结，关系甚大，臣何敢不陈愚见，伏乞圣主决断。等因。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和硕怡亲王、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将奏书一并传出，奉旨：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一事，曾行文总督年羹尧商议，将总督年羹尧奏书交议政大臣阅看。向策妄

阿喇布坦遣使一事，由宫内派众佛保、扎西前往，告议政大臣，此之所遣之人好否，年羹尧所奏可否准行。著议政大臣即行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奏开：据副将军阿喇衲呈报：九月二十四日，楚扬托津携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根敦至我萨尔海营。经问楚扬托津，据告：我等于五月初三日抵达策妄阿喇布坦夏居之库布特贝地方，当日即被招见，自此三、四日一见，比前次甚为友好。策妄阿喇布坦对我等谓曰：俟其妻丧事完后，准令起程。八月二十五日，令我等起程。我问其，我呼图克图名叫嗄吉之人及拉藏妻子是否给之？其言，原从藏地带来二三人，因为绝食，俱死于途中。拉藏妻子现俱在此。伊等于我乃有仇之人，若派给好事，伊能有何好话。俟和好后，我再送去。等语。又问立界之事何以回复，策妄阿喇布坦言曰：我一小人，何能与大汗会盟，大汗派遣妥善之人，无不可这样那样之事，再于来使派遣可靠稳妥之人。我之恩人跟役库吉寨桑之子根敦，于我决无贰心，今派此人前去，尔途中好好指教。等语。据策妄阿喇布坦奏开：启奏雍正圣明。今楚扬托津、垂纳木奇二人来告：哲卜尊丹巴祈请皇上宽宥格根此罪，蒙恩准之。照此又祈请雍正汗蒙降谕旨：呼图克图不愿格根生灵涂炭、法纪破坏，屡次向朕皇考请安，因呼图克图之使前去，由彼处闻知其使与尔使一同前来。呼图克图、格根前来途中适逢皇考冥天，朕膺父皇金位。今呼图克图亲自来觐，朕亦降旨。等情。因使臣前来言曰弘扬黄教普渡众生，故而甚喜，遣使请安。今既将诸事鉴定，为弘扬黄教，普渡众生，祈请大汗仁鉴。附伯勒克敬献三十一只貂皮。等因。据抚远大将军总督年羹尧奏开：敬阅策妄阿喇布坦之奏书其言甚为恭顺，俱无诡辩巧饰之辞，伏乞圣主将此酌情了结，以养国家之元气，下合吏民之瞻望。阿尔泰路若不建城驻兵，喀尔喀则无处可倚。会盟定界之事，皆等阿喇衲青海之事完结后再派其前去。此事派都统穆森，原任侍郎色尔图前往。或再得一、二人，方足办理。此事若能完结，关系甚大，臣何敢不陈愚见。伏乞圣主决断。等因。

臣等窃惟，皇帝奉天承运不承大统，仿天求治，广敷仁德，故外番边隅无不仰随圣德教化。是年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布斋、垂纳木卡等临返回时，奉招入宫，圣主谕曰：朕敷圣祖皇考之仁，或扬皇考之威，皆在于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钦此。谆谆告诫之。故今策妄阿喇布坦感恩惧威，悔罪认过，于呼图克图之使楚扬托津等较之前次友好相待，圣主登极大典，特遣其寨桑库吉之子根敦为使具奏请安，谢罪进贡，甚为恭顺，是以恩赍来使根敦，由该部给足食用之物，接受所献贡物，俟根敦到京呈奏口奏后，不令久留，即刻遣回。于此既照大将军年羹尧所奏，等阿喇衲不成，即以皇上拣派之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扎西为使前去，颁给策妄阿喇布坦勅书，送交恩赏之物。勅书之编写，及赏赐之物，如何恩赍使臣根敦之处，由内阁、理藩院请旨具奏。至年羹尧所奏阿尔泰建城驻兵之事，圣主早已料定。阿尔泰等路撤兵，令守地方，坚固界内一侧等处，既奉特谕，命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从容寻议，故臣等先钦遵谕旨详细寻议，另行具奏。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世子弘昇、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镇国公臣德普、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理藩院尚书且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860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巡逻围场弁兵归属热河总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据兵部咨转内阁交付一折内开：为请旨事。臣自任蒙古旗副都统以来看得，古北口外伊马图等处左翼四蒙古旗围场巡逻弁兵领取俸饷，皆验各章京呈文，一年一次由旗钤印，送户部领取，未出裁减调换服甲之事。停甲服甲由各章京自行裁取，于是不肖章京徇私，不分好坏，亦有将京城停差之歹人取为披甲者，旗臣无从查证。臣窃惟，热河既设总管，翼长驻兵，伊马图等处巡逻围场之弁兵即可归热河总管，翼长统辖，披甲出缺，由总管、翼长等验看，择优选取。其服甲之俸饷与热河官兵俸饷一并造细册领取，不但事有保证，且亦得良材也。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著都统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条陈内开，热河既设总管，翼长驻兵，将伊马图等处左翼四蒙古旗巡逻围场之弁兵归总管、翼长统辖，披甲出缺，由总管、翼长等验看，择优选取，服甲之俸饷与热河官兵俸饷一并造细册领取，则不但事有保证，亦得良材也。等情。查得，右翼四蒙古旗捕盗章京，因各属之旗近靠察哈尔，故归察哈尔总管、副管兼管。左翼四蒙古旗驻伊马图等处巡逻围场之弁兵，与察哈尔旗相距甚远，故先前将关防交付原任巡逻围场之章京班第，承办准服披甲、领取俸饷之事。班第身故后，撤回关防。该披甲出缺，由巡逻围场之章京自行验看选取，俸饷则各呈该旗，钤用旗印，行户部领取。钱粮之事，关系甚为重要，亦多关系以空押文票领取之处。若将该等之人归于热河总管，翼长兼管，亦有二、三百里之隔，若有服甲之事，兵丁耗尽盘缠，苦于返往，故巡逻围场之弁兵归于热河总管、翼长等兼管一事勿庸议，仍照前给一关防，于该八章京内择一人可者交付之。凡取甲停甲之事，执关防之章京会同该管章京共同验看，裁劣停甲，择优取甲。年终缮造细册呈报各属之旗及兵部查核备案。领取俸饷时，执关防之章京经核对钤用关防，送各该旗，各旗核对原报钤印行户部领取。现有巡逻围场之章京内，镶白旗章京佟孝人可，若将关防交付此人，可堪此任。俟降旨后，将铸关防之事交付礼部铸造给之。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观音保、马尔萨、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齐木布、都统臣左世勇、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查克旦、都统世子臣弘昇、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多赛、都统臣张圣佐、署理都统事务尚书臣孙渣齐、署理都统事务之副都统臣傅尔丹、都统臣济当阿、管理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淳亲王臣允祐、署理都统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讷亲、多罗贝勒臣阿布兰、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多罗果郡王允礼、副都统臣常在、扎什、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额尔德依、徐国贵、李林深、觉罗佛伦、祁尔萨、萨哈察、哈达、金铎、满丕、马起达、济寿、缮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巴拜、王宜谦、宗室申穆德、张驰、林主毓、和珅、吴尔泰、莽喀拉、朱廷柱、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依议。降旨前，即派佟孝，不经粗选，则拣选二、三人可者引见具奏。

86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遵旨盘查库藏银两器皿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光禄寺卿党古礼具奏内开：查得，康熙五十二年前任卿舒兰奏明：光禄寺原有银器皿总

量为九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两七钱，其内藏之茶桶、酒海、执壶、杯、托碟、大杯、匙子、脚杯等项共重六千六百三两五钱外，所余银盘子等件，共重八万六千一百六十六两二钱，康熙四十七年，经前任卿莫音代具奏，将所毁坏银盘，改用铜盘。将此毁坏盘子银两，交付户部，等情具奏在案。窃查，本年内毁坏银盘折银，三万二千二百零二两，业交户部。尚未毁银盘等件共重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两二钱，饬交原工部郎中甘都、原司库吉鲁阿等，未交付锻造。再，原光禄寺司库乌达阿、白道等遗失银盘之银，共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九两八钱四分，该项均经刑部审明，分别偿赔，既由刑部督催，无庸议外，再，大阿哥之内管领孙国齐等欠银盘银三千八百六十两八钱。镶白等旗拖沙喇哈番魏成格等欠银盘银一千二百三十五两七钱八分，原书办员外郎朱寿欠银盘银九百六十两七钱，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催收孙国齐等交付银一千五百八十九两二钱；魏成格等交付银四百八十四两六钱。又陆续催收毁坏之盘子银，共一万三百八十两二钱。以上共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两，业交户部在案。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催收银一百二十六两八钱八分，亦交户部；再，孙国齐等未交之银二千二百七十一两六钱；魏成格等未交付银七百五十一两一钱八分；朱寿未交付银九百六十两七钱，以上尚欠银共三千九百八十三两四钱八分，至今仍未交付。伏乞，颁下谕旨，饬交该旗，靠其家业，期限一年，严催饬交户部，期内倘未完结者，交该部从重惩处。臣等衙门存库之金酒海二，大杯十，执壶二，杯、托碟四套，小执壶二，以上金器皿二十四件，共重六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再，银大杯一百五十，匙子五十九、马勺三、有盖碗一、脚杯六、大执壶二、小执壶二、杯托碟十一套、酒海二、大瓶二、大杯一百，以上银器共重六千六百三两五钱。其原少卿卓罗，因公务遗失银大杯六，以价值计，共银三百九两，伏乞交该旗，靠其家业，限期一年严催，交臣等衙门。交付之际，经臣等衙门锻造，补入原额。倘期内未交，交该部惩治。于康熙五十三年具奏，又增造银小执壶二、酒海二，共重一百七十两。康熙五十六年至康熙五十七年，因银器不足用，故于正项钱粮内，制造银酒海十一、小执壶十一、杯托碟八套、大杯一，共重五百二十三两，此造之器皿，归入现有之器皿用之，年末奏销。又康熙四十七年具奏，饬付工部制造铜盘碗，及康熙五十八年，奏准增加制造铜盘，共一万二千，铜碗一千二百五十，铜肉盘三百五十，铜盐碟三百五十，臣率书办郎中永福，称量金银数额，查明贮库。为此谨奏以闻。请旨。等因于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交奏事郎中双全等转奏，奉朱批：著廉王、庄王、贝勒阿布兰、白潢、马尔萨共同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光禄寺卿党古礼具奏称：康熙五十二年，原任卿舒兰经查议奏：光禄寺原有银器具，共重九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两七钱，其中库藏银大杯、酒海等件，共重六千六百三两五钱外，余银盘等件共重八万六千一百六十六两二钱，为此项银盘，经前任卿莫音代具奏，将所毁坏银盘，经工部取换铜盘以用。将毁坏之银交付户部，等因具奏。而并未照数完结，惟交付户部三万二千二百二两。未交付银盘等项，共重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两二钱。其内交付原郎中甘都等，未交付锻造。再，原司库乌达阿等遗失未赔偿之银盘银，共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九两余。此欠缺银两，交付刑部审明后，皆倚任职官员分管，饬各属旗，限期催偿。又光禄寺应催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两银内催收之内管领孙国齐等偿还，再损坏之银盘共折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两，均交户部。再，倚孙国齐等尚未赔偿，欠缺银三千九百八十三两四钱八分，至今尚未交付。等语。

查刑部原审案，据原档内载：原堂官苏赫讷等共赔偿银一万三百三十九两，原堂官努黑等拖欠银二万七千六十两余。复查光禄寺原档，光禄寺应催内管领孙国齐等偿银二千七十三两八钱，以及所毁器具折银一万三百八十两二钱。复陆续催收，尚未交付户部，光禄寺藏银一百二十六两八钱余。共销所收银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余两余，孙国齐等尚欠银三千九百八十三两。臣等详查，以上二项应催之银，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元年，业已数年，且承催官等，并未严加饬催，

自至愆期，又未参劾，刑部、光禄寺亦未参疏，均属不宜，均应交该部议罪。惟遵恩诏前事，免予议罪。此欠缺二项银两，仍饬刑部、八旗、光禄寺催收，或不能完结，不可料定。原少卿、晋升侍读学士三希保久在此衙门，且蒙恩甚重，催偿此等欠缺钱粮，乃正为伊任内荷事，伊并未力催，以至数年尚欠者，乃属不宜。故此，原堂官努黑等欠缺未偿银二万七千六十两余，内管领孙国齐等尚欠银三千九百八十三两，均饬付三希保，五月内催结。倘未催结，限期一月，此项银两，著三希保偿结。复具奏内称：现库藏银器，共重六千六百三十两余。其内原少卿卓罗，因公遗失银大杯六，共重银三百九两，饬付伊之所属旗偿赔。等语。

查得，原少卿卓罗，乃办理郡王允禵家务之人，允禵理应教诲其属众谨慎从任。以至干系公家钱粮之物失窃者，乃属不符。此遗失之六大杯银三百九两，即著允禵限期一月偿还。又奏文称：五十三年增制银小执壶等具，五十六、五十七之二年，因所用银器皿不足，制造银酒海等项用银，既祈年末奏销，依伊所奏，增制银器，共用银六百九十三两，年末奏销。再，欠银之官员内，原员外郎哲赫德恩，称自税差返回，伊之所欠钱两银不能偿还，实业已完，等因，故办理旗务之礼敦郡王允俄为宽免事具奏前来在案。等语。查得，允俄办理旗务，理应将哲赫德恩等欠正项钱粮之众，严催完结。反替伊徇私饰匿，称家业已完，而具保宽免者，乃属不符。哲赫德恩欠缺光禄寺应催之银一百二十七两余，及欠税差银一千三百三十两余，以及原郎中甘都、原员外郎泰木布、富达利、司匠常寿，此四人欠缺银五百五十两余，亦由允俄具奏，经户部扣伊等子弟俸饷偿还。此项欠缺钱粮允俄理应严加催收，照数交付。欠缺正项钱粮之人，严催不偿，且著其子弟循序扣除俸饷，以至年久拖欠正项钱粮者，乃属不符。将此均饬付办理允俄家务之官员等，限期五月催收，照数交付，愆期不交，亦著允俄一月内偿结。此项银两催收交付后，由光禄寺衙门奏闻。允俄、允禵、三希保倘一月内未偿结，皆交该部，严加议罪。

臣等详思，光禄寺衙门之金、银、铜等器皿，均干系正项钱粮，该管官员等不严加督查，逐年流于懈怠，故显有屑小窃取典当，毁而差之，或称遗失等弊。此等弊端今若不禁，每更补堂官，此等遗欠类之事，务必出现。相应，严饬该管官员等，此类器皿，除官用外，擅请携至他处，即不宜给。嗣后，永禁私给之事。凡有筵宴，该官员等亲随往查，宴毕，即收贮库。若用于外官不达之处，如数饬交伊该处头目，事竣之后，即清查交付该管官员等。修理损坏器皿，现依照定例，经工部招收工匠，由光禄司官员等督制。如此，可无屑小盗窃、擅携典当，往复携带，从中盗窃等弊。再，更补堂官，务经与原任堂官等查明，方接任矣。若数额不符，责在原任官员等，奉旨后，钦遵准行。臣等非敢擅便，谨奏请旨。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大学士臣白潢。

朱批：依议。

86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尚书卢询之弟暂留右安门行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遵旨将兵部尚书卢询及其族人自镶红汉军旗抬为镶黄旗。窃查，卢询之弟卢瑞于右安门门尉行走。镶黄旗门尉之缺为东便门，此门现已有章京，祈请将卢瑞暂留右安门。俟镶黄旗门尉出缺再予调补。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护军统领臣衮泰、左翼翼长臣席伯、右翼翼长臣额尔亲

朱批：知道了。

863 正黄汉军旗都统左世勇等奏请参领王来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正黄汉军旗都统臣左世勇等奏：为请旨事。

据臣旗参领王来呈开：卑职自幼选入护军，派往福建营时，于漳州府澳齐头击溃海贼贼首刘国先一战中，以射杀来贼，授给一等功牌，得赏银五十两。从广东广西进剿云南时，于攻打石门槛、黄草坝、归化司及于楚雄府所属武木山攻打贼逆马保兵匪中，卑职又以全部射杀贼逆再得关牌。在营共三次，随围十六次，食俸共计五十二年。是年七十二岁，无嗣。蒙圣主鸿恩，将卑职由护军渐擢至汉军参领，理应效力犬马以为报答。唯卑职足残，不堪此任，岂敢坐食俸禄，祈请准职休致。等情具呈。臣等传取王来看得，其年老足残，实不堪防守之任。参领一职即属重要，故照王来所请准予休致。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臣左世勇、副都统臣徐国贵、副都统臣李林深。

朱批：著王来原品休致，准半俸至终，赏内库银百两。

864 通政使司左通政使硕色奏请移民垦荒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通政使司左通政使硕色谨奏：为祈请消弭贼盗，以益百姓事。

窃惟，民者，国之根本，首在农耕；贼者，民之害也，重在擒弭。故自古以来，治国安邦首推此道。臣掌收各省题本之责，见三、五日内被盗案件仍有二、三。伏思，此等之人，并非本性使然，其或因家口人多。耕无田亩，居无家产，为衣食所迫而致为盗也。其日则四处乞讨，夜则就宿空庙，欺凌懦弱，或附恶顽，以为耳目，合伙打劫富豪孤贾。此势切不可蔓延，宜应预先缉拿，使之消弭。是以一面饬令查拿外，亦应另谋渐使解散之策。除贼之道，莫如足田，且在于路台之兵严防村民。臣以为山海关外沿海海岸、盛京以南山谷、界牌边缘虽属低洼，必有未垦遗田。将此宜饬命盛京将军衙门、户部，凡可开垦之处，派出官员从速勘察，奏明在案；一面令府尹招募各州县无田无业，家有妻小，生计无着，愿意迁徙之人及经分别议定、自愿前往效力赎罪之人，由府尹衙门以三十户或五十户视能成事交付，将从盛京查出之未垦之田给足耕种，拨给宅地、耕牛种子等物，耕养三年，交付州县，添给稠密之区之贫民，则贼盗可少也。盛京地方增户垦田，多产钱粮，不但罪犯解释，且可分辨效力之人。移密充疏，抽肥补瘦，解党除恶，皆在于圣主裁决，伏乞皇帝睿鉴，为此谨奏。

865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选八旗领催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臣林主毓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惟，皇帝为之百姓日夜忧勤，又恐有不尽，饬命文武臣等条陈，诚至圣甚奇之意也。故此臣安敢不陈管见，凡之旗务皆关系于佐领。每佐领所有粮米造册缮文，征销传喻等事，皆由领催等职掌。领催若人属平庸，不会文字，则无益于公事。八旗内护军不能取为领催，领催可取为护军。亲军、前锋、鸟枪护军皆自护军选取从军不议外，臣以为，满蒙二旗可于本佐领护军披甲内，

将人可会文字者选为领催，凡护军所取领催补为护军校时，照常进名；汉军旗，则于本旗捐纳之监生披甲内，选人可会文字者取为领催。如此似益于公务也。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著八旗臣等护军统领会议具奏。

8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保举明寿不当交部议处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明寿著革职拿问。明寿系如此坏人，刑部堂官从前为何保举放员外郎？保举之后又不时常稽查。将明寿交与原保举之人料理。钦此钦遵。

除将明寿严审定拟另奏外，明寿半年之间贪婪多赃，屡行作弊，以致上闻，臣等竟然未知，实难辞咎。佛格又在圣主面前保奏明寿勤直，罪更甚焉。伏乞圣主将臣等交与该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

朱批：既然系佛格保举之人，仅将佛格交部。

86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员外郎傅兰保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参奏不法司官事。

臣部员外郎傅兰保心境不洁，声名不好。臣等公审满丕之际，傅兰保公然竟代满丕登答口供，臣等当堂喝叱，仍无畏惧，似此藐法劣员，理合参奏查究，以儆官邪。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革职，将伊所行一切弊端，均予审出拟罪具奏。今即差人，监封伊家。

868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陈宫庭门禁护守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正蓝汉军旗都统臣多赛谨奏：为遵旨敬陈管见，仰乞圣鉴事。

臣甚为粗陋，蒙圣主天恩自武弁擢为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并署理镶白蒙古旗都统事务。臣荷蒙圣主重恩，虽粉身碎骨不能报答，唯至死报效犬马耳。皇帝承临天位，教训官兵，为百姓旗恩无所不至。为官者宜感激圣主擢用重恩，拼死效力，众兵丁荷蒙主恩应各尽其责。窃惟，官兵所行之差，莫比御守宫门为要。先前护军校、护军等守门，皆固定于各甲喇之门，不能更换，后各甲喇御守之门改为一个月调换一次，五、六个月后方转回原守之门。若如此调换，出入行差之人，皆不熟悉。嗣后守门除护军参领照常看守外，护军校，护军等仍照前各守本甲喇佐领所守之门，不得更换，则不但熟悉行差之人，且宫庭门禁不可妄肆出入也。宫阙门禁甚为重要，故臣谨将管见惶悚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臣多赛。

朱批：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等详议具奏。

8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抵罗卜藏丹津处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抵西宁后，将侍郎常寿于十月初二日启程，前往罗卜藏丹津处之缘由，业已奏闻。今据随往侍郎常寿之千总马超群、领催克希图、齐里克特依等来告：我等于初九日跟随常寿抵达罗卜藏丹津所驻之巴颜布拉克地方后，相会罗卜藏丹津时，伊云：我等于本月十五日，在察汉托罗亥处会盟。俟侍郎前往彼处，我等再议等语。于巴颜布拉克候驻二日，我等马被盗十余匹，十二日自伊之牧场启行，十四日抵达察布齐勒，宿驻二日，十七日抵至和尔地方，晚忽有二三千贼匪，普遍攻进，夺我等之驮，执获侍郎常寿，执随从笔帖式多尔济，赤裸其身时，多尔济甚为恼怒，抽出佩刀，自刎身死。克希图、齐里克特依我等各自逃出，隐匿山弯。大军败罗卜藏丹津后，我等归来。马超群抽出腰刀，斩杀三人。因马超群腿部受刀伤，亦被执押。乘监护贼匪酣睡之机，窃乘伊之马逃出。等语。

臣查得，跟随侍郎常寿之家人二名，领催克希图、齐里克特依、千总马超群及随从之百兵内，九十兵均赓续归来，据取信，将常寿关押于堪布庙。伊处尚有家人二名、兵二名。今罗卜藏丹津已往伊之牧放处，不晓侍郎常寿在何处。俟询得确信后，再另具奏。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览此奏，朕才放了心了。好一大险，真正佛天之大慈恩也。向役之举，一切斟着（酌）万全而为之。阿弥陀佛。

（朱批系汉文）

87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明工部提取库银用途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内务府总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为遵旨奏闻事。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我衙门奏称：由工部提取钱三千吊，藏于广储司银库。奉宸苑、广储司、营造司等处，工匠力夫数、支放租钱数，著各该管官员等算明，呈文我等。经阅，依数由广储司提取，将近用毕，复具奏，由工部提取，直至年终，我衙门汇收，赐给工匠等，将余款数额，详核算明，由部支给款额，汇总奏闻。等情具奏，奉旨：提取之钱，如何用竣，方准提取。嗣后，提用之款达二千一百或二百吊，尚有数百或一千吊余，即应具奏提取。此奏内开：先提取钱奏销于何项用，所余者几多，提取者几多，缮一折具奏。现需提取三千吊钱，提取之。钦此钦遵。今年九月具奏，由工部提取宝泉钱三千吊，及先余之宝泉钱五百八十一吊三百又五枚计之，共钱三千五百八十一吊三百又五枚。其内自九月三十日始至十月十四日，奉宸苑、广储司、营造司处呈文臣等，建造工程物项，由工部雇送之楠木匠、木匠、瓦匠、画匠、碾匠、石匠、砌匠、铜匠、裁缝、彩匠等匠，共二千二十一人。此等长工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六人，其短工一千四百人，彩匠工一千四百八十八人，夯夫九十六人，此内长工一项，其依照减价宝泉钱一百八十枚，短工钱一百四十枚，彩匠工钱一百七十枚，夯工钱以一百三十枚计，共用宝泉钱三千二百七十六吊又十枚。尚未赐给雇工钱仍多，库内惟有宝泉钱三百零五吊二百九十五枚余。既散给三千吊钱不足。伏祈，由工部提取宝泉钱六千吊，以备雇用工匠等项。故此，工匠之丁数、所用钱之详数，另缮汉文折，为

此谨奏请旨。

内务府总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

8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布隆吉尔来投之人予以给养折*

雍正年十一月初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十一月初六日，据驻守布隆吉尔之侍卫窝赫、参将孙吉宗等禀称：台吉索诺木达西遣伊之信差寨桑，前来告称：索诺木达西怀念圣主，诸凡大小事务效力而行，罗卜藏丹津、戴琫公二人同伐我，执押我身，如今我逃出，来投圣主。等情。

臣查得，台吉索诺木达西者，因将罗卜藏丹津等信息，前来告我等，属结怨拿获之人，复又逃出，来投圣主。臣饬甘肃巡抚绰奇，遣驻肃州取信之庶子哈克善、主事索诺木，动拨钱粮至布隆吉尔，与参将孙吉宗同斟酌，办给伊下属投来之众食物、茶叶、羊只等物，依照抚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察罕丹津等养之。将来投之人数、拨给物、所用之钱粮数，禀报于臣等情。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甚好。另有旨，同尔商议。

8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王景灏出使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遣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往布隆吉尔建城。今据王景灏报称：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根敦，乘便送我多罗呢一匹。无信札。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策旺[妄]此举，朕心甚喜。光景欲求和之机，但中有此罗卜藏丹尽〔津〕一犯。又恐摇惑彼志。朕意：他既有求尔中间赞美之意，何不将尔主意，私与他一书，再与他些礼物，好言劝导，话不必刚，亦不必柔，尔自然有道理。但恐彼疑多鬼诈之人，反以为我君臣设法求和之意，反为不美。若此事可行，可将尔寄与他书中之意，先密奏来，朕览过发回。俟他回来路由甘肃时，交付与他，到〔倒〕是一善举也。尔心中若言多一事，可以不必则已。罗卜藏丹尽〔津〕之事，如何向他来人说好，庭议有云，全告诉他好。又有云，他自然知道。下边总不必瞒他，旨意犯不着告颂〔诉〕他。原是各自事。若向他旨意说了。现今与他讲和，恐他疑我等畏他与罗卜藏丹尽〔津〕连手，反长其狂心。说的也是。尔的主见如何？写来朕再定。

（朱批系汉文）

873 户部尚书马齐奏停科道之员往查钱厂铸钱事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太保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二等伯加四级臣马齐谨奏：为请各专其职事。

臣窃惟，圣主自临御以来，凡天下欠课悉令蠲免，受灾省分皆遣臣员赈济，京城八旗官兵营

汛官兵乃至外蒙古等无不遍被覃恩；诸臣工所奏项内凡可行者皆准施行，圣明之处不胜枚举。查得宝泉局及宝泉局二钱厂每年皆派满汉科道之员各一名前往稽查，此已历时三四十年矣。未闻于钱法之事有何济益，唯勒索炉头送铜之人。倘铸钱粗劣，则将主管钱厂事务之侍郎及委派之监督治罪，而与科道无涉。凡管理之职以为专一，于事方有裨益。臣以为宜停止每年派遣科道之员往查钱厂，盖交管理钱厂事务之侍郎监督专司此职恭谨铸造。倘臣所言可取，伏乞敕部议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874 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查山东盐运亏空库银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奴才莽鹄立密奏：为请训谕事。

先奴才传闻，山东盐政道郭世洛缺欠正库银十数万两。奴才著随我之举人郭延博，镇守山东盐关。其彼处亏空钱两。确查缺欠概数，机密禀报等情，业已饬付。郭延博访查呈报内开：郭世洛亏空正库银近十五万两。运同张承先亏空近三万两。商贾内，实亦有亏空五万两余等情。顷据山东地方盐引商人韩永生、朱有祥等七人，票引盐商郭永来等二人，亲来呈称：我等运使官罗正，甚属好人，怜爱我等商人如同诸子。伊等亏空银十万两余，我等民众情愿负荷，代伊赔偿。我等亏空五万余两，如此多钱粮一时不能完结。伏祈，将此亏空银，亦照长芦年催促之例，定为十年领取，等情。故将山东全部商贾之姓名写上，予以呈文。

奴才将前来之数人唤入，详细询问，伊等告称：前我等共同商议，其运使亏空十数万两银，商议呈文定为我等众商贾所亏空。惟众人之内，某些人云：我等自身并未亏空钱粮，定为我等亏空，可否？今代运使并年偿还，尚可情愿，我等共同商议呈文等语。今候天津之公尚书阿尔松阿等前来，将连肖先所诉之案，会审竣后，奴才亲往山东省巡察之际，与该巡抚相见办理外。奴才稽思，运使罗正近七十岁，正白旗人，将此即擒拿治罪；与圣主钱粮并无益，可不参劾，又将库银亏空近十五万两。今商人代为偿赔者，亦乃为罗正，现任运使官，于情面不得已而接收。倘指靠商贾偿赔，又导致贫穷商人之困扰，二者均难，无奈向圣主祈奏。接奉训谕，谨遵执行。谨此密奏。

朱批：将尔用于此任，操守尚好。事情甚糟，糊涂，未经详查具奏。方才不如此言，又如此处理。朕有万万件事办理，倘如尔般，相距二三百里，为尔办事，似此有否道理？此事命阿尔松阿会同年熙，酌情定夺具奏。莽鹄立不能独办此事。

875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严禁旗民人奉天主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兼王府长史臣布达什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惟，国家文武之才甚为重要，圣主叠叠施恩，广开文武科举，增加取中额数，又准翻译考试，选骑射优者以用，使得出身之途。是以，理应各图发愤读书，勤习骑射，以报世承深重之恩。兹见或有糊涂之人，不思正学，弃本而入天主教，向随异邦教化，此若不加严禁，日后，糊涂之人所奉异端之教蔓延亦未可料。故奴才仰副圣主唯以诚实效力之至意，奏请除文武之才外，凡肆入异教者，旗人则交付该管旗臣，民则交付五城官员严查缉拿，予以惩处。如此则旗民皆习正

德，而不入异教，愈图报恩也。奴才不讳愚拙，不揣冒昧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奴才布达什之子三等侍卫伯锡缮书。

876 傅尔丹奏报驻防新拓卡伦并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奴才傅尔丹跪请圣主万安。本年夏苏台、寨拉汗等地皆令驻兵，臣率大军于喀拉泊、爱拉克泊等泊附近捕鱼度夏，于秋八月防守新拓哨口，至达尔毕、哲尔格锡拉胡鲁斯台、塔布恩托罗亥、登额尔吉、济达浑挨段驻防。本年雨水调合，牧场水草甚茂，且自九月至十月，下了四、五场雪，到处可以放牧，故肥马不觉，半膘马皆已上膘矣。奴才营地兵丁托圣主之福捕鱼丰裕，且是年叠蒙恩赏，兵丁盘缠充足，马驼亦足，现赴何处必无误也。各处卡伦增设之后，仍派向导官员不时巡查。再奴才谨将捕获之鳟鱼二条，白鱼四条，鲫鱼六条及围猎所获翠鸟二只、喀尔喀羊二只，钉弓之公绵羊角一对，牛筋一小包，做鞭梢之牛筋四条包裹好，交亲丁中申保，替奴才亲自捎去，乘叩请皇上万安之便，恭呈奏览。

朱批：朕甚安，尔好么？尔之所奏朕已欣阅。青海之事似甚好也。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此次前来，情甚笃切，颇感朕恩，求和之心甚为虔诚，事似颇为顺利，虽然如此，事将告成，卡伦堆子兵备仍须小心谨慎，勿得有丝毫懈怠。至尔等营地生活艰苦，此类小东西何必费心力送来，切勿再送，朕实不忍。

8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同知杨玉剑原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台湾监察御史吴达礼、黄树经为凤山县村民杀害番妇一事，以署理知县事务同知杨玉剑未亲往料理，致番子报仇杀害村民三人，参劾杨玉剑一折内奉御批：同知杨玉剑，并非只此数人参奏，此人居官名声甚恶，朕早有耳闻。著即参奏，其家产勿留一物，令之乞讨，仅留一命。此等之人，何以选派署任？至遣往台湾之员著多加稽查，派人不时探访。保举人岂可保其永远，切勿因系保人而左右为难，人之品行如若改变，与保人何干？若固执己见，遮隐包容才是罪过也。谨记。钦此。臣恭阅训谕奇旨，当即叩头行礼。查得，杨玉剑原为福建延平府通判。后因捐纳知府离职赴京。六十年十月补放台湾文官时，臣苦于无人，将陈鹏年、陈大年二人指名题补为道员，同知王佩文、同知马俊、捐纳知府杨玉剑、周仲宣、通判孙禄、知县肖峥六人保题为同知、知县，将杨玉剑补为同知。杨玉剑自赴台湾莅任以来，并未显出佳绩才干。不意今于村民杀害番妇一案中，杨玉剑身为署理知县，即不亲临查视，亦不审理案犯，又不安抚番子，以致番子报仇杀害村民三人，实大玷其职。臣除据实缮本参劾外，一面交付台湾道知府，查收杨玉剑所有诸物，以备赏给出力人员。查得，臣性素昏愚，不能识人，臣保举之人，尚有行止变异误事者，臣实惶惧羞愧，难以自容。嗣后谨记皇上训谕，凡遣往台湾之员多加稽查，不时确探彼处官员之善恶，视行止有变者，即予参奏。为此臣谢罪叩谢训旨，缴送批旨。谨奏。

朱批：人岂可保始终，对下属要不时留心访查，遇则教训，能约束之则好。尔能行。对尔二省，朕心甚泰然。唯慎之又慎。

8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圣主谆谆教诲事。

窃臣叩谢训谕、恭缴朱批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凡人切勿借故掩饰。以往过愆，一分一毫不加掩饰，不护己短，悔过自新就好。朕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声名，每思前事，即深感惭愧。兹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此虽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至尔等省臣，以前有隐瞒未奏，或因掣肘无奈导致舛误怠懈等事，朕如此推诚相见，体谅尔等，唯不副朕造益地方百姓之诚，对以往过失仍行推诿，隐瞒真情，百般掩饰，务期以往举措获朕称许，则反误其间，极为可惜。岂能行耶？我君臣俱应开诚相见，捐弃前愆，以求来日。凡事唯求实心黾勉，爱惜心血，不图安逸，勤勉整治地方。勉之。钦此。臣捧读仁旨，不胜感激，当即行礼叩恩。伏惟，我皇上天赋圣明，大孝性成，仁德至极，追念圣祖仁皇帝六十年辛勤耕耘之功德，恪守天下君主之大业，宵旰孜孜，勤于政务，仁被万方百姓。凡先帝欲施之善政，悉以颁行；欲禁之流弊，概予革除，圣谟深远，气量之大，古今卓然。且不拘泥前者，庶务百政，孜孜以学，以求日新。此即圣人日新之德，乃天地不灭之理。于此圣祖仁皇帝天上有知，无任欣慰，人心感戴，天意慈爱，我皇上功德福运诚靡涯也。臣性素昏庸无能。不明大义，故于皇恩之下，诸多年来在省唯求于事尽心，不思求取清名，以致后来，清名亦难自守，官吏馈赠亦有收受之处，实无操守可言。且不知节俭，供养家眷糜费无用，此非修身之道也。办理地方事务，虽然务求合理，但下层情弊未能革除，整饬官民未能尽善。于地方毫无造益之处，加之不能识人，仍致误事。浮想种种劣迹，臣实羞愧不已。正日日惶悚，悔恨交加之际，蒙皇上如天地之包容，又叠荷如日月之恩赏，奇旨教诲，谆谆告诫，殊命兼任兵部尚书等职，又恩封三代，赐予一等荫生，皇上恩泽至深弥厚，诚至极点，臣何以承领仰答，唯力改前愆，凡事输诚勤勉效力，以副我皇上日新之德。叩祈皇上宽恕为臣以往过愆，保全臣之微名。为此叩谢训示，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话虽如此，我君臣即便先前，又有何大过失？果诚有，皇考亦不会传位于朕，朕亦无器重于尔，轻易交付两省事务，且予包容之理。我君臣若能以前车为鉴，实乃无穷之福也。览尔此奏，朕由衷大为嘉许之。

87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切臣为福建收成甚好，浙江地亩亢旱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尔之节制不必划一，两个省两个样，朕因各省参差，方分别对待。此旨切不可视为戏言，我君臣应知耻以求。钦此。臣捧读训示，当即恭敬行礼。查得，总督巡抚皆皇上所授地方之首臣，地方年景及百姓安否，确实关乎督抚之优劣。臣蒙鸿恩，交付总督重任，不能造益地方百姓，却多有玷其职，庶致浙江遭遇旱灾，百姓受苦，此皆臣之罪也。蒙皇上宽恕不罪，又慈悲为怀，降旨训诫，皇上奇仁诚至极也。臣为己之过，不胜羞愧，深切感激宽宥之恩。嗣后唯期悛改，效力赎罪。被灾百姓拯救之情，俟核查后，再请恩典。为此叩谢训谕，恭缴朱批。谨奏。

朱批：何罪之有？我君臣彼此唯期进谏提携，若尔等无负皇考多年养育高厚之恩则善也。我君臣时刻毋忘警惕，竭力黾勉。

88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恩赏兵征台湾在营委署把总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给征剿台湾出力之在营委署把总人等施恩事。

切征剿台湾出力官弁，蒙格外恩典，俱加数级，准予世袭，皇恩至深至重，官兵无不感激雀跃。各官谢恩之情，臣另缮本奏闻外。据各在营委署把总呈开：我等身为士卒，效力乃理所当然。唯兵征台湾，开拔紧急，且七日内即灭其贼，战事速结，故我等姓名不遑先期送部。兹部议叙，以我等档内无名免于议叙，唯议记名在案。我等幸逢盛世，若捐躯阵亡者，请予恩恤，若有年青可以效力者，请予选用。等情，呈送前来。查得，台湾事发之际，因事出紧急，官兵名衔未来得及造册送部，是以部将此等之人议为记名在案。兹见该在营委署把总张春、秦少征等一千八百余人，皆系随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陈澈等出征效力者，情属确实，恳乞皇上殊恩，将伊等视空缺授以把总之职，以示劝赏。又查伊等人中，人颇精干，且适于水师者大有人在。倘若臣逐一拣选，将其优者分给福建浙江两省水陆一百二十六营，每营拨给三四人，视把总缺出任用，则不但营伍可获良材，且兵征效力人员亦知进取。伏乞皇上恩准施行，臣将遵旨以行。（**朱批**：朕甚奖悦之至。）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只观此一奏大有识见者，实属可嘉，非常人之所能。尔此奏甚是，另抄饬部之旨送发于尔。如此才是。此等事断不可隐忍，以致部下人等受冤，以财营求。朕日理天下万机，此等之事，或有顾不到之处，尔等之臣披诚直谏，朕加以匡正，则朕先前之一点疏忽，反益为圣明奇政也，朕更悦之耳。我君臣推诚相待，其益无穷。谨记。

8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州粮米海运抵甬民食得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切照本年福建地方，冬粮于十月收割完毕，收成良好之情，臣已先行奏闻。十月之后，正值种麦之际，连降喜雨，各处麦子全部顺利播种，番薯、菜果等物长势皆好，米价如前，仍为八钱、九钱、一两不等。九月因浙江宁波急需大米，故臣缮折奏请，将福州米五千石、台湾米五千石，由海上运往。等情。旋即象山、定海米亦告急，故将福州米增至七千石，台湾米增至一万石，遣员分别运送。兹陆续接报：宁波兵民粮米困顿之际，装载福州七千石大米之十艘船，于十月十一日俱抵宁波。当即分发各处平价粜卖，民食得续。台湾三千石米先装五船，于十月二十七日，经福建闽安海前往。另七千石米遂装十二船，于十一月初一日，越金门海前来。等情各呈报前来。米船皆令千总把总管解，各水营于船过海域，派出巡海兵船，辗转护送，故无盗卖他往之弊。若沿海之温州、台州、绍兴等地亦需米石，则亦照此运送，以续民食。救灾事竣，海运米石之事，仍照以往严加禁止。为此叩请圣主明鉴，谨具奏闻。

朱批：此正系朕思忖之事。甚感欣慰。大大冤枉尔了。如此才是省臣，才可谓尽职矣。为此因杨宗仁、何天培之小动作，朕已紧急发文斥责矣。朕原曾担心，设若不遑运至，兵民食粮，恐至维艰。兹览此奏，深感惬意。省臣凡事若照此办理，朕何虞之有？实甚嘉许。

88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人于旨到前已过肃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兵部咨转传谕奴才之朱谕。谕巡抚绰奇：兹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前来，将途经尔处，对外藩使臣唯应显示出大方友好，凡食物、驿用之物充足供给。据闻前次策妄阿喇布坦使人路经尔处，皆敷衍了事。马畜等物办理的极为小气。尔自办理军用钱粮以来克扣数十万两，尚不知稍有戒惧。亦办理外藩使人之事，亦小气得不堪入目，此又能用多少？此次使人来往，凡事务必充裕办理，以示大方。若仍如前次，于尔决不宽贷。此次使臣之事，亦另谕将军富宁安：严交绰奇充裕办理以示体面。降旨之事勿告来使，尔等诸臣相应如是办理。为此特谕。钦此钦遵。奴才遂设香案，望阙跪伏叩恩。钦惟，我皇上教训奴才甚是，亦甚详备，奴才除竭力遵行外。圣主训谕到达奴才衙署之前，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已过肃州矣。既然如此，俟策妄阿喇布坦使人返回抵达肃州时，奴才将钦遵训谕办理。另旨谕奴才克扣军用钱粮数十万两，尚不知稍有戒惧。钦此。伏读之下，奴才无地自容，魂飞魄散。此前奴才原曾愚以为，正项钱粮尚未理出头绪，奴才诸情俟觐见天颜之日再予奏闻，故而隐忍未奏。兹奏销之情，各处相继报来，前任布政使折尔金查送的一部分，现已递奏。是以将奴才自任巡抚以来所有进出银两数目，缮一小折，与此前奴才奏折所奉朱批，及此次朱谕一并差遣把总一名，奴才家人一名雇骡，于十月二十七日起程赍捧奏往。十一月初七日，闻甘州、凉州之间的永昌有蒙古贼匪。此事关圣主朱谕，甚为重要，故臣一面派人追赶把总家人，传令尔等若来得及通过，便驰速前去；若来不及，且路途难行，则于稳固之处暂候。等语。因恐伊等路途耽搁，到达迟误，臣谨将钦遵谕旨办理及旨到之前，使臣业已经过之情，一并缮小折，先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883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官兵所用粮米银两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甘肃巡抚臣绰奇谨奏：为请旨事。

切前据巴里坤办事道员王权臣呈称：因巴里坤三个月羊价未能解至，遂动用了拴米，并将采买青稞之银折价支给。祈请将此用银补解前来。等语。为此肃州办事道员何庭贵等呈报：我等运去之银米，如若照例搭放，尚应有余，无需采买。等语。为此臣经与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商议，奏请将道员王权臣招至肃州核实。道员王权臣到达肃州与何庭贵核对时，据何庭贵告称：解往巴里坤之银米，加上彼处所存羊只及所收粮谷，以王权臣现记收支数目而计，尚应富余。概因王权臣挪用羊价，导致不足。等语，陆续缮写单册送来。据王权臣告称：我挪用羊价，皆奉将军臣等之命，依据牌文办理，办理之情悉行明白呈报。因何庭贵等未将银两补解前去，至发放羊价之月，无银可给，故而动支米也。等语，其所办各情，亦陆续缮明单册送来矣。观伊等所送单册，皆相互指责，无法澄清，故招集道员公同逐年核对收支总数。经查，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官兵，自五十五年三月始，至雍正元年正月纳入所备拴米者，以每年拔给九个月的米及青稞，三个月之羊

价而计，羊、小米、麦子尚应有余。唯近二百石稻米，六万余银两解运延误。由此看得，伊兰道道员何庭贵应解之项，并未足数解至，道员王权臣通融办理时，亦有糜费之处，而且道员何庭贵非但未将承运之米全部解往，羊价分文未给，且于潼商道王权臣呈报，将羊价挪为它用时，亦未以羊价不可擅动，予以驳回，其所用银两又未补送，故伊兰道罪责难逃。至潼商道王权臣挪用羊价，虽系遵照将军臣等交嘱及所行牌文办理者，但其中亦有自作主张之处。况且除补给官员马驼价银，及支放量谷牧驼人等之口粮外，支给工价等项皆应从缓，而王权臣却将以兵丁口米折兑之羊价挪用给发。再则将军富宁安所奏拨给折合米石之九千八百余羊只，已作为羊价计之。王权臣身为承办粮饷之人，明知六十年羊价匮乏，不顾缓急，以致粮米超支，亦难逃其咎。王权臣变通项内，除照例应给官兵之粮米钱粮外，多耗之银米，不可不令偿还。此项用银总共为二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一两。其中扣除应给发之十九万五千五百零七两羊价银及用于采买一千石青稞籽种之银一万六千五百两外，浮费之银共计七万一百四十余两，又多用青稞三千六百九十九石零、稻米十石零、小米一百二石零。但因道员无力偿还欠银，故以前俱将收银之人造册送部催取，代替道员偿还在案。是以此项偿还案内，若有将其欠银人员缮明送来者，亦照前例行部催取。至此事，臣曾咨商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会奏。据其咨复内开：此乃我到陕西之前之事。尔查明后，将银分摊于何庭贵、傅泽运、胡仁之、王权臣等，限一年偿还交送肃州库。另应偿之稻米小米青稞，或交还巴里坤，或并米价工价偿交肃州之处，皆视其所得交付之。若限内全完，则免议处，若仍不完，则另行参奏，从重惩处。再尔查后，先照道员捐纳亏欠之例，速作决定。等因。故此，臣陈情谨奏，伏乞饬下部议。为此谨奏，请旨。

甘肃巡抚臣绰奇。

88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钱粮暂缓解运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先前所请甘州、巴里坤两处半年钱粮，现由布政使傅德处送来银三十万两。此除拨给甘州外，又道员胡仁之等应解巴里坤之十六万两银两，于扣除巴里坤办事知州邵四世之汇票二万两后，将所余之十四万两，正拟遣员送去。恰于此时，接据驻守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来报：蒙古贼匪将其卡伦人抓走，伊等已派出五百官兵追缉。等语。奴才因钱粮关系重大，遂行文署理肃州总兵官事务之郭成功，令其多派些官兵押送。据郭成功咨复内称，现余兵丁因不足扼守各关口及肃州城，已请增调官兵，俟增兵到后，即行派遣。等语。查得，巴里坤前次解送之钱粮给至十二月十日，此次所到钱粮如不送至，则会接济不上。故一面咨行将军富宁安，请准在此期间，暂且动用采买马匹之银，俟钱粮运到后填还原项。等情，一面报部。顷接将军富宁安咨令：九月十五日以后所需钱粮，从速送来。如果接济不上，务必奏闻。等情。奴才查得，自去年十二月以来，陆续送往巴里坤之银共计七十三万余两，足足给至本年十二月初十日。若以截止九月十五日计，尚应剩银七万余两。将此一面行交知州邵四世严加核查，一面咨呈将军富宁安讫。至巴里坤等地官兵半年钱粮不过三十余万两，而彼处采买马匹之银恰有三十余万两，断不致接济不上。既然如此，奴才一俟护送兵丁到此，即刻起运。目下暂且动用买马之银一事，已缮小折恭谨奏闻。

朱批：另有朱谕。

附：朱谕一纸

谕巡抚绰奇。前次解往巴里坤之军粮，尔即耽误矣。兹又借口布隆吉尔卡伦有蒙古贼匪而停运军粮，以期拖延。现因青海之事，各处之兵皆调往西宁，何有兵丁？（**朱批**：要派几百上千人押解。）至布隆吉尔，不但有我军驻守，且又调巴里坤、吐鲁番之四千兵丁，由阿喇衲率领将抵布隆吉尔，此段路并无可虞之处。而军粮之接济却甚重要，岂可只靠营中储银？尔处陆续解运之钱甚多，若有短缺，著陈情具奏（**朱批**：隐瞒推诿岂能了之。）附近钱粮，著趱行办理起运，军粮断不可误。若再迟误，将尔必予重处。特谕。

885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常在奏请驻防八旗官兵灵柩在省安葬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常在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伏思，各省驻防将军所在地官兵身故后，按例将灵柩一年送往京城一次。送柩时领取官船装载，各旗派官兵送至京城。灵柩起行须领邮符，以支领沿途驿马口粮。此不但骚扰地方官民，且船至各关，载柩官船无须搜验，即准开关放行。不法商人探知此例，遂将价昂税重之物悉载此官船内蒙混过关。每年价昂之物如是载入官船过关，故而延误正税之征收。再则灵柩至京交付各旗佐领后，送柩官兵返回，仍由该部领取邮符，支取驿马口粮，复扰各驿地方百姓。或有兵丁将父母灵柩送至京城后，仍返原省服兵役，其所送灵柩，京城内若有可靠亲近之人尚可适时烧纸祭扫，若无可倚之人，坟茔则干矣，不能得尽父子兄弟之道，虽疲劳驿站车马，耗费口粮廪饩，于之亡者，并无何益。臣愚以为，各省驻防官兵，蒙圣主鸿恩，世居省城，皆立家业。嗣后官兵身故后，其之子弟凡愿停申携妻子前来京城者，则呈该将军查明随柩入京，凡不能来京者，即在各属之地酌情安葬，则亡者得沛圣主养育重恩，生者亦得尽父子兄弟之道。伏乞圣主睿鉴准行。为此惶悚谨奏。

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禁私发科抄批本以固国法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谨奏：为请禁革积习，以固国法事。

窃惟，皇帝自御极以来，德政如日月之明，仁慈如江海之倬，凡事尽善尽美，内外咸承太平，虽古之圣君帝王亦望尘莫及。臣荷蒙高厚之恩，焉敢不陈愫知。六科乃科抄批本要地。科内书办串通提塘，将朱批转给卖京报处，各省督抚提镇以下，以至闲散官员皆可买阅。又小抄、万贴一类书内，皆录有皇上出入及所有口谕，夹于报内发送。其中满文谕旨有错译而发者，亦有伪造谕旨者。更有甚者，或有不肖之徒，恣意自编皇恩赏赐问答之事，向提塘、京报之人暗递银钱，以使转发各省督抚，炫耀皇上褒奖之誉，于此以图央浼之利。臣窃思，皇上之旨，皆为国计民生，关系甚为重大。此类不法之徒若不严禁，渐至蔓延，天下人诚难辨真伪也。伏乞嗣后除一般朱批外，对小抄、万贴等书永行禁止。倘有刁恶书办、提塘违背禁令，仍然为图其利，如前伪造滥发，则予参奏，交该部，与交取两方一并从重治罪。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甚是。朕正欲降旨，著即照所奏严加禁止。若仍有图利暗中违法者，一经查出，如何重惩从处，著大学士、都察院、刑部议定具奏。

887 向导总管佛伦奏陈严禁空额制兵以取钱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向导总管副都统觉罗佛伦谨奏：为钦遵谕旨事。

窃臣愚意，例定直隶各省提督以下至把总除俸之外，皆有截旷银，守备以上之官又有心红纸张银。倘守此之银，很可丰足。据闻或有贪婪提督、总兵官等官员，将各标下正额兵丁空额几百、甚至数千，以公费之名领取钱粮。上司既然如此，下属皆争相效仿。仅臣所知，各提镇按营例皆备有朋扣银，若有公事需用钱粮，则动用朋扣银造档奏销。虽然如此，却又空缺额制兵丁，领取钱粮，言曰用于公务，岂可为信。此次钦命臣稽察办理驻热河等地官兵之官房，至古北口之前，当地商民皆言新升任之董提督好，招募丁勇，将前总兵官等所裁兵额皆照原额补足。故臣至口会见提督董象纬问及此情，董象纬言，该职到任之前，前任因无公务钱粮，将正额兵丁空额千余，以取钱粮为用。正额兵丁岂可空额，故本职如数补足。等语。古北口距京师甚近，又属通衢大道，尚空诸多兵额，其他地方又待何言。于是臣方知先前风闻皆为属实。各省设兵，盖为地方屏藩，关系重要，理应兵精齐整，不时训练，却反而恣意裁减。以臣愚见，宜将此交付该部严加禁止，饬令俱照原数补足。而后由皇上选派臣员巡察，倘仍有如前空缺正额兵丁，私吞钱粮者，凡属巡员查出，为所属官兵举告，或为旁人首告者，皆予重惩。再各省督抚标下兵丁亦宜照此而行。于此，一年巡察几省，举告官兵如何劝奖，首告之人如何奖赏等处，宜请该部议奏。如此则该弊尚可革禁。臣谨将迂拙之见奏陈，伏乞圣主裁夺。

88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将库舍图驻兵调回巴里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切查康熙六十年闰六月，钦遵上谕，散秩大臣阿喇衲领兵前往吐鲁番时，臣曾派满州、鄂尔多斯、绿旗兵一千人驻于库舍图。是年九月因散秩大臣阿喇衲于吐鲁番偷袭厄鲁特，臣又向库舍图增兵五百。前后两次共调去兵丁一千五百名。其中除本年五月七月钦遵上谕核查遣回之兵丁外，现库舍图尚剩满洲、鄂尔多斯兵丁六百三十余名、绿旗兵丁六百七十余名，共计一千三百余人。巴里坤现有满洲蒙古兵丁三千四百八十余名，绿旗兵三千一百八十余名。兹因绿旗兵中又有二千名调往布隆吉尔，巴里坤之绿旗兵仅剩下一千一百八十余名。倘再有调遣之事，绿旗兵丁甚少，不敷调用。是以臣行文领兵驻于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瑙等，令其将库舍图之满洲、鄂尔多斯、绿旗兵留下一千仍驻彼处外，其余三百绿旗兵选派相应之员督领前来巴里坤。等情前去。臣理应奏闻，俟命下之时，再行文撤回此兵。唯目下正值青海有事之际，故臣一面奏闻，一面行文委前锋统领法瑙矣。为此谨将库舍图三百余名绿旗兵撤回之事具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甚善，因尔处兵力略弱，拟调阿尔泰路精兵二千。交付丁寿、根敦等前往尔处。已敕命伊等于正月内二月初到达。

88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调都统穆森驻防吐鲁番等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兵马起程事。

切据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来文内开，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本将军具奏，为奏闻事。臣观青海罗卜藏丹津等虽表面认过，言称不敢反叛，然兹招集诸台吉会聚，可见其仍有叛逆之心。厄鲁特倘若得逞，必会扰我边外；如果受挫，则会退却，或窃据西藏，或远避他方。进藏之路遥远，且冬季有瘴气，厄鲁特人畏惧此行。臣业已饬令驻察木多之总兵官周瑛领兵赴藏，以备罗卜藏丹津等窃入藏地。唯柴达木至噶斯一路尚无截兵。查据领兵驻吐鲁番之副将军阿喇衲前折奏请，挑选吐鲁番护军、乌拉索伦西安察哈尔、绿旗、喀尔喀、厄鲁特兵丁及巴里坤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由伊率领前往色尔腾、沙州之都兰郭勒等地，厄鲁特若远避穆鲁斯，则出其不意堵截之。等语。兹罗卜藏丹津于柴达木路皆备兵马，一旦情急无奈，避走穆鲁斯等处亦未可料。目下策妄阿喇布坦既已恭顺遣使，且巴里坤吐鲁番驻兵甚多，是以臣行文靖逆将军富宁安，调都统穆森前往吐鲁番驻防，令副将军阿喇衲酌量挑选属下满洲蒙古绿旗兵二千名，由伊率领自噶斯路拦截罗卜藏丹津。何日可抵噶斯，交阿喇衲估算日期呈报前来。等情咨行前去。俟罗卜藏丹津归服，再将阿喇衲调驻布隆吉尔。又查布隆吉尔驻兵人少，周围皆系厄鲁特人。其中三多布台吉之子阿喇布坦巴苏台派其属下于我台站通衢窃取马驼，抢劫商货。前据参将孙继宗呈报，追查之中，尚获被窃之物。罗卜藏丹津事出之后，凡事阿喇布坦巴苏台皆置之不理，唯罗卜藏丹津马首是瞻。其他小台吉亦竞相效法各聚人马进山胡为。目今巴里坤兵既众多，宜调绿旗兵二千驰赴布隆吉尔，交参将孙继宗统领，即便无事，于厄鲁特等亦可彰我武威。一旦对罗卜藏丹津用兵，臣则咨令参将孙继宗，率布隆吉尔兵丁及巴里坤调来兵剪灭阿喇布坦巴苏台，径出伊孙察罕齐老图口，会迎副将军阿喇衲，通力截击罗卜藏丹津，则罗卜藏丹津断难逃脱，布隆吉尔亦可坚固。谨此奏闻。等情奏讫。是以尔即调都统穆森接替副将军阿喇衲驻防，令阿喇衲挑选辖内满洲蒙古绿旗兵二千，一应马驼粮秣，酌情协助备足，由噶斯路遣往。另派巴里坤绿旗兵二千，交付贤能之员驰赴布隆吉尔。为此咨行。等因至营。臣当即照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来文抄送副将军阿喇衲外。遣兵噶斯，事出紧急，倘粮饷等事移咨甘肃巡抚绰奇办理，必致延误。故臣另咨副将军阿喇衲曰：兹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来文内开，令副将军阿喇衲酌量挑选属下满洲蒙古绿旗兵二千，由伊率领赴噶斯路堵截罗卜藏丹津。何日可抵噶斯，教阿喇衲估算日期呈报前来。一应马驼粮秣，酌情协助备足，发往噶斯路。等语。现今吐鲁番有官马九百余匹，尔可斟酌料理。如需用驼，自牧场赶来再送巴里坤，恐致迟误。兹事属紧急，不可不相机调度。尔即照大将军交付，将吐鲁番满洲蒙古绿旗兵丁及喀尔喀厄鲁特等之骆驼备足带走，其所带驼数俟咨明后，再照数补偿。尔领兵出行，时日紧迫，随往官兵除至十一月十五日应拔给二个月钱粮外，再拨三个月钱粮，共计五个月钱粮。尔暂且先自办理吐鲁番粮饷事务之知府梁煦奇处所存之六千两银两及交千总董库赍送赏赐官兵之俸银内预支，如若不足，再动尔处储银垫支。现今暂时办理巴里坤粮饷事务之阶州知州邵嗣世已备五个月钱粮，计银二万两，交付自行效力之余来风，拟于本月初五起运，俟该银到后，即补还原项。至二千名官兵跟役所带行粮，萨尔海现有米四百余石，哈喇和卓有米八百余石及知州邵嗣世本月初五日自巴里坤起运之六百石，由尔照大将军交付酌量调用。如若不足，哈喇和卓现有耕获之黍子，尔亦酌量调用可也。米随兵携带多少，马驼备办及起程日期，何日可抵噶斯等处，尔俱照大将军太

保公之交付呈报大将军。等情咨行副将军阿喇衲外。又行文都统穆森云：尔查照大将军交令，即刻整装，从速起程，接替副将军阿喇衲驻防吐鲁番。等语移文讫。另檄令甘肃提督路振声、凉州总兵官田俊，尔等即照大将军太保公之交付，自巴里坤绿旗兵内，速挑二千精兵，交付贤能之员。所需马驼干粮兵械、帐房锣锅一应物件，须一一查阅，充足拨给，切不可稍有短缺。本将军将亲自检阅。尔等严加交令领兵去将，从速起程赶赴布隆吉尔。此事关军机，切不可迟延。起程日期，仍具文呈报，以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等语。牧群马匹甫至，都统穆森即于十一月十一日自巴里坤起程赶赴吐鲁番外。窃准甘肃提督路振声呈开，遵将军来文，选出督标、甘州、凉州、肃州、宁夏、固原、榆林等处之兵二千名，携子母炮二十六、号炮四、炮枪火药铅弹各三百枚，甲胄兵械马驼等项，俱各照数办理。交潼关营副将潘之善弁兵八百余，拟于十一月初九日起程；交凉州游击程尚仁弁兵六百余，拟本月初十日起程；交宁夏游击彭云龙弁兵六百余，拟于本月十一日起程。抚远大将军调巴里坤二千绿旗兵增驻布隆吉尔，其增援剿办之责綦重。臣以为该二千绿旗兵，非名将大员不能号令统一。窃查现巴里坤之潼关营副将潘之善，熟谙军务，调度有方，且为将军所稔知。兹本提督既遣副将率凉州游击程尚仁、宁夏游击彭云龙、守备陈山、董朝弼、庞克菊、韩人凤、千总把总王呈祥等十五员弁前去。则将此二千余名弁兵交副将潘之善统领，俟至布隆吉尔，协助参将孙继宗同心共力，见机而行，则号令划一，亦便于官兵服从。故将此去官兵名衔汇造清册，一并呈送。等情。现值冬季，二千兵丁同往，人多难行，草料亦为不足，倘分兵编队而行，既免拥塞之累，且于马畜有益。臣观副将潘之善，善饬营伍，恪勤尽职，故按提督路振声所呈，将发往布隆吉尔之兵分编三队，交副将潘之善统领。并行文严饬副将潘之善，游击程尚仁、彭云龙等于本月初九、初十、十一等日，各率其队开赴布隆吉尔。兵丁一应兵械炮枪火药铅弹，马驼照数携带，不可缺漏。沿途严饬兵丁，妥为防范，精心牧放马驼，驰赴布隆吉尔。现值布隆吉尔有事之机，切不可迟延。等语。十一月初九日，臣将首队交付副将潘之善，亲视起程矣。二队交游击程尚仁于初十日起程，三队交游击彭云龙于十一日起程讫。该官兵皆计止十二月初八日携带一个月口米，盐菜银给至十二月十五日。故除知会暂时办理巴里坤粮饷事务之阶州知州邵嗣世，此去官兵之盐菜银、口米，自起程之日裁减外，亦移咨甘肃巡抚绰奇及该管提督路振声、总兵官田俊矣。除将遣发布隆吉尔二千绿旗官兵名衔清册报送兵部外，亦呈送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讫。故此谨将调都统穆森接替副将军阿喇衲驻防吐鲁番及调往布隆吉尔之二千绿旗兵已自巴里坤起程之情具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览尔之此折，将阿喇衲调遣路线指错了，朕为此颇为焦虑。适接阿喇衲奏疏。奏报自巴里坤而来，及此尔后之奏折，方才快慰。尔身为将军，远驻边陲，地方衢路、山野形势、外番禀性等情务必不时访明为宜，切不可如此。

8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宁附近交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攻剿贼匪情形事。

臣将三次击败犯边之贼匪情形，已奏闻在案。查得，西宁附近驻回子甚多。城内外驻有汉回。城南驻有番回。多巴等处驻有唐古特缠头回。此等平素均行贸易，并无异心。惟北川外之上白塔、下白塔二处驻有蒙古回六七十屯，占有周围数百里余，人甚多，且粮草亦甚丰盛。下白塔可获马贼千余。上白塔可获马贼二千余。此等虽系回子，其穿用、生计竟似蒙古，以致这多年

亦未售我一节草。由此观之，可知伊等素怀异心。下白塔之回子、公吉克吉札布、台吉巴勒珠尔阿喇布坦、罗卜藏察罕阿喇布坦，此四户属之。上白塔回子阿喇布坦鄂木布曾隶苏尔杂。阿喇布坦鄂木布娶苏尔杂之妻常玛尔，均并于阿喇布坦鄂木布。故此，适才阿喇布坦鄂木布入侵我边界时，伊仅亲率不足千兵，立于高处瞭望。围攻我等城市者，均属此类回子。今罗卜藏丹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虽败遁，此二处回子，照常乘机抢掠我等民众。

臣窃思，遣我等大军，若不剿杀贼匪，贼暂未逃散。若遣大军，此上白塔、下白塔之回子，若尾随我军，又大为可虑。今即派兵，此二处回子，先予以剿灭，回子人众，且军器亦强，灭正股贼匪之前，又致我方需大兵力。上白塔之力强，下白塔之力弱，如何先将下白塔回子招降，再渐将上白塔回子剿灭等情熟虑。观之，臣标下营之千总马中孝，是位好男子汉，人精明强悍，伊可为驻守西宁之人，伊稔知地方情形。故此，臣酌情将千总马中孝差派行走。今马中孝已往，在下白塔有三十屯之回子，均被降服，率其头领锡喇莫尔根等三十四人，以此臣均酌情嘉赏，著马中孝率领。马中孝会同驻北川驿站笔帖式额尔格图，领催晁岱等共商，将上白塔回子头领额尔克喀等六名极恶之贼，拿获解来(**朱批**：如何拿获解来？)臣复嘉赏遣派之后，将马中孝自下白塔遣派五百兵，连同上白塔归服之五百兵计，共率千兵，往剿阿喇布坦鄂木布等之同伙贼，上白塔内三屯之人，皆照常援助阿喇布坦鄂木布作恶，伊甚守信用之众，并未降服而在交战，马中孝等率此千兵，放枪，将伊等之屯点燃，尽杀回子共五百余(**朱批**：行为可嘉。)将阿喇布坦鄂木布所建房屋、二座庙，均焚毁之。贼匪抢夺我民众之牛羊，均各自退归原主，缴获贼马骡、牛羊等，共一千八百余，均赏与士兵(**朱批**：甚妥。)将贼匪之妇孺四十六口，均赏与率兵前往之官员等。此次复擒获之二贼头领阿布多、吴远，以前擒获之贼匪头领额尔克喀等六贼匪，即共八贼，均已正法(**朱批**：甚该。)上白塔、下白塔此二处归降之回子等，均著各遣驻原籍，此等人口数，均饬明确立档以外，查得，上白塔、下白塔回子等，如有不降，不剿。俟遣派我大军时，甚为可虑。今千总马中孝，招降于白塔，擒斩上白塔恶贼头领等，其余回子均已投诚，我等大军起程，并无忧虑。既然如此，将马中孝等，俟军务完竣，交部议叙。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惟今虽以威归服，内心有变亦理应有防。悉晓甚固后方妥。青海贼匪再若来犯伊等，伊等以自身之力，能否抵挡乎？今即理应勉励，暂补放为游击等官。

8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调派兵马粮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臣前调派吐鲁番、巴里坤等处之兵，均已奏闻在案。今罗卜藏丹津之贼伙阿尔加囊苏，于我西宁所辖巴努万三川处就近而居，仍出没骚扰地方。巴努万三川有通和州大道，且守兵惟有三百，巴努万三川距兰州若经小路而行，只有二日路程，故此，臣就近于十月二十二日，调拨兰州抚标兵丁五百，镇守巴努万三川。庄浪地方，四面均有番子、蒙古居住，且西宁、凉州二路关口，守军力弱，臣于二月二十三日，调派固原提督下营兵一千，戍守庄浪。又恐不足讨贼，于十月二十日调宁夏兵一千五百，十月二十四日调凉州兵一千，令前来西宁。臣督标下兵丁所携之子弟有二百，观之，均属少年，且为好汉。臣与此二百人，均发武器，暂食步兵钱粮，以援守城。再，自宁夏解送马驼之兵二百二十三人，今调来诸处之兵，因经常派遣弹压贼匪，将此二百二十三兵士，暂留西宁，发给口粮草料。今调派诸处之官兵，均逐一抵达各自负责之地，每日发给口粮、马料。

既然有关钱粮，伏祈圣主饬令该部，纳入奏销钱粮，为此谨奏。

朱批：甚好也，饬交该部，钱粮之事，尔可勿虑，尔又有不应乱用之处，奢用之理乎？尔酌情办理。事成之后，依尔所请行文。以此尔勿费心。

8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率众自和州迁往兰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察罕丹津驻于和州时，伊下属众请归者甚少，此前，罗卜藏丹津又扬言掠察罕丹津。故此，臣于十月二十四日，饬交少卿花鄂，率察罕丹津父子、母女，迁至兰州，等因。

今花鄂率察罕丹津夫妇、子媳及伊下属之男女，共九十口，十一月初三日自和州启程，初八日移至兰州，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甚好，欣阅。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为后日我等二宝贝。

8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察沿途麦蔬长势及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十一月初一日自江宁起程。至扬州三岔河，会同漕运总督张大有商议海洲营运台山海口防守一事，由漕运总督张大有具奏矣。臣自扬州来苏州途中，沿路巡察所有营伍，初九日抵达苏州，初十日稽察布政司库，查库详情除会同署理巡抚何天培具奏外，臣沿途看得，本年虽然受旱地方粮食歉收，但至十月因连续降雨，麦子现已长至三四寸，苏州等地所种青菜、蚕豆长势甚好，来年二麦收成可望，生民安堵。查米价，因雨后河道水盈，便于行船，故米麦价仍同前，未曾上涨。兹臣将自松江往察沿海地方营伍汛守，应行之事俟臣巡察后另行具奏。圣主宵旰忧勤，民生之事时系圣怀，故臣谨将自江宁至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沿途所见小麦长势及访查之雨水米价之情缮折，差臣林下把总刘世荣、兵丁杨明赍折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图善缮书。

朱批：畅览。

894 副将军阿喇衲奏将侍卫德依尔布由巴里坤遣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送回一等侍卫德依尔布事。

臣康熙五十五年领兵赴巴里坤之时，奉圣祖之谕：科尔沁达尔罕亲王罗卜藏古木布之一等侍卫德依尔布人精明强干，熟谙地方，尔带往军营，安置于近前。著乘驿带去。钦此钦遵，将一等侍卫德依尔布带至军营。德依尔布自来巴里坤后，三次随军进击，极为效力。兹年六十有余，且身有残疾。是以将一等侍卫德依尔布由喀尔喀路送回。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送回德依尔布甚是，甚为效力此实可悯，朕赐其为散秩大臣授为达尔罕。闲来谕尔知之。

89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前往噶斯阻截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领兵起程事。

接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札付内开，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本处奏称，为奏闻事。臣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等，虽表面认错，言称不敢反叛，但兹招集青海诸台吉会盟，仍有叛逆之心。厄鲁特人若侥幸得逞，则仍于边外横行；若遭挫败，则即逃循。其或窃踞西藏，或避往远方。进藏路途遥远，且冬季有气，厄鲁特人惧怕此行。臣已札令驻守察木多之总兵官周瑛领兵赴藏，以备罗卜藏丹津窃入。唯柴达木通往噶斯之路尚无截兵。查据领兵驻守吐鲁番之副将军阿喇衲前奏内开，伊亲自挑选驻于吐鲁番之护军、乌拉、索伦、西安、察哈尔、绿旗喀尔喀、厄鲁特之兵及驻巴里坤之满洲蒙古绿旗兵前往色尔腾沙洲之都兰诺尔等地，厄鲁特若远避穆鲁斯等处，则出其不意截击之。等语。兹罗卜藏丹津于柴达木路皆备兵马，其被迫逃往穆鲁斯等地亦未可料。目下策妄阿喇布坦既已恭顺遣使，且巴里坤、吐鲁番之兵甚多，故臣咨靖逆将军富宁安将都统穆森调至吐鲁番驻守，副都统阿喇衲将其属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酌情挑选二千，亲自率领由噶斯路阻截罗卜藏丹津。阿喇衲领兵何时抵达噶斯，由其自算日期呈报前来。等情业已咨送前去。罗卜藏丹津恭顺臣服则已，此二千兵马即遣往布隆吉尔暂驻。又查布隆吉尔驻兵颇少，周围皆为厄鲁特人住地。其中三都卜台吉之子阿喇布坦巴苏台曾派属下于设台大道偷窃马驼，抢劫商人货物，前经参将孙继宗据报追查，已将所窃各物追回。自罗卜藏丹津出事之后，伊凡事更无顾忌，皆以罗卜藏丹津马首是瞻。其余小台吉等亦各聚人马进山效仿而行。现巴里坤之兵既多，宜调绿旗兵二千速往布隆吉尔，统归参将孙继宗管辖，无事则驻彼震慑厄鲁特人。罗卜藏丹津如若发兵，臣一面咨令参将孙继宗率领布隆吉尔兵马及巴里坤调去之兵剿灭阿喇布坦巴苏台，出伊孙察罕祁老图口与副将军阿喇衲会合截击罗卜藏丹津，则贼断无路可逃，而布隆吉尔亦可固也。为此谨奏以闻。等情具奏在案。是以副将军尔将属下满洲蒙古绿旗乌拉索伦之兵精选二千名，酌情拨给马匹干粮，尔亲自率领截剿由噶斯路败逃之厄鲁特，尔何时到达噶斯，尔算好日期，于所报起程日期文内即注明报我，由我处备送军粮至柴达木，不得迟误。为此札付。等情，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送至臣处。臣即照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札付选派副都统兼参赞前锋统领臣穆克德恩、副都统阿育西、肃州总兵官杨昌泰、辉特辅国公巴济、喀尔喀扎萨克佟莫克、和托辉特之协理台吉图巴及京城护军员弁六名、护军八十名、乌拉索伦官弁二十八名、兵丁四百九十二名、察哈尔官弁四十二名、兵丁六百九十三名、厄鲁特台吉官员二十一名、兵丁一百六十六名、喀尔喀台吉官员十五名、兵丁一百七十二名、绿旗官弁九名、兵丁四百名，共计官弁一百二十一名、兵丁二千三名。臣收服吐鲁番额外奏带之京城镶白旗委鸟枪护军参领，委夸兰达之兵部翼长常色理、镶黄旗蓝翎席米来、正黄旗蓝翎方喀拉、德尔格勒、西安镶红旗觉克托佐领下额外领催部委参领祁尔丹、正黄旗萨尔泰佐领下造册小领催崔家宝、正红旗都西巴佐领下造册披甲吴梁宝、正红旗海亲佐领下承差小领催赵家保等仍额外带领外，自愿效力军营之监生林钊弼亦一同带去。此次前往之兵丁，凡属留于吐鲁番等地坐哨者，自接到札付之日即令行取，伊等将于十一月十四日到此，臣拟十五日领兵起程，自吐鲁番经罗布诺尔之塔里木河前往噶斯。本年正月曾询问遣往罗布诺尔之镶蓝旗吴理莫佐领下达斡尔委领催护军祁鲁阿穆呼朗及吐鲁番回子等。据其告称，我等自吐鲁番行十二宿经塔里木河到达罗布诺尔。此十二宿中有七宿皆在砾石无草之地行走，每日行一百二三十里，方到有水之地。但泉细水小，且为苦水，泉之

周围生有芦苇，足可喂养四五十匹马。到柴达木河后牧草茂盛。吐鲁番回子等言，此外别无他路。此路至噶斯虽近，但到塔里木河之前，需经漫漫戈壁，无水无草兵不可行，(**朱批**：尔此来甚属可嘉，朕之慰悦非笔墨所能尽也。)无奈只得经巴里坤自布隆吉尔前往大将军粮秣至达地柴达木。我军自驻地木垒至巴里坤需十宿，自巴里坤至布隆吉尔需十八宿，自布隆吉尔至柴达木二十七宿，共需五十五宿，估计正月十五日左右抵达柴达木。再察罕乌苏乃进入噶斯之咽喉，故是命我等前往噶斯，或往察罕乌苏，抑或赴柴达木，恳请大将军定夺札命，遵照以行。等情，亦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矣。臣理应候旨起程，唯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相机调遣，不敢迟误。故臣即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率兵起程。将此除报大将军公年羹尧外，至拴带之行粮官马骆驼及病残官兵一概停带前往，到巴里坤后再将调运之处禀告靖逆将军富宁安酌情带运。故谨将臣领兵起程之事具奏以闻。

朱批：所办甚善，唯留人略少矣。前已另降旨了。

896 管理布尔哈图等地驿站郎中三达里等奏谢赏赐各驿蒙古官兵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管理布尔哈图等地驿站之郎中奴才三达里等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奴才等钦遵上谕，携带恩赏驿站蒙古人之银，自杀虎口头驿起至茂岱察罕廋尔驿，向各驿蒙古人反复晓喻皇上圣仁之意，挨驿赏给各驿官兵每人赏银五两。驿站官兵随即携老幼妻小前来跪告，我等皆乃卑微蝼蚁之人，世蒙皇上隆恩，未能报效微毫。前因命将我等移驻驿站，赏给蒙古家业牲畜。旋继每驿各赏四百只膻羊。前年大雪飞扬，牲畜受损，蒙老佛爷恤怜慈爱，再次陆续赏给牲畜及过冬口粮。兹圣主怜恤我等，特施殊恩，赏给我等每人银各五两，以及过二冬之米，圣主如此天地厚重之恩，我等庶奴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于万一。唯嗣后奴才我等尽心职守，不惜生命，至死效力，以图仰答。等语。望阙叩恩。为此将叩谢圣恩之事谨具奏闻。

管理布尔哈图驿站郎中奴才三达里、管理额尔哲依图郭勒驿站之员外郎奴才常明柱、管理杀虎口驿站之员外郎奴才常保。

朱批：知道了。

89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臣恭进之鱼，伏乞交该处收纳可乎？

朱批：知道了。

898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陈官兵秋射仍照旧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谨奏：为钦遵上谕，奏陈管见事。

臣乃一介蒙古人，自幼不曾读书，无知无识，此为皇上所明鉴也。然臣叩蒙皇上鸿恩，纵有管见，何敢不仰副殊旨奏陈。窃臣记得，圣祖皇帝时有成例，官兵秋射。每年七月十六日始，至

十月十六日止。后经原都统吴达禅奏请，方延至十二月封印后停止。臣之愚意，冬季十二月正值寒冷之际，不便射箭，且衣薄兵丁极不堪受。祈请除春季射箭仍自正月开印之后始，至四月十六日止外，秋射仍照旧例，自七月十六日始，至十月十六日止。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鉴。为此谨奏。

899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准蒙古旗进士举人先入官学习蒙古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圣鉴事。

窃惟我皇上求贤右文，不分满洲蒙古汉人一视同仁。乡会殿试，各给名额，择其优者，取为进士举人，用于部衙门。蒙古旗人荷我皇上养育鸿恩，竞相劝勉，学习汉文，蔚然成风。唯蒙古旗进士举人除内阁蒙古文中书外尚无录用额缺。内阁蒙古文中书专事蒙古文之撰写，凡颁给外番各蒙古扎萨克王、西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青海王等之谕旨、蒙古文封册、敕书碑文祭文等一应蒙古文书俱出自其手。而蒙古旗进士举人自幼只习汉文，不学蒙古语文，虽用于蒙古文中书，亦于事无补。嗣后祈准蒙古旗中式进士举人先入蒙古官学学习蒙古语文，该部考试，择其优者，引见奏补蒙古文中书员缺。如此其蒙古风俗可保无失，于事且有裨益。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9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至西宁后备办兵力镇守各关口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切臣抵达西宁后，三次击败逆贼，佑助罗卜藏丹津。靖剿沿边之回、番，值汇奏青海概况之际，十一月十二日到来之兵部寄送谕旨，谨展阅之，圣主为青海事务熟虑，确属甚详。

臣窃思，青海民众世代蒙受我国鸿恩，毫不思图报，反生叛心，侵犯我等边界者，实乃获罪于天，自取灭亡矣。今圣主虽百般宽宥，而伊等自做自受，断不可留。现青海之众，与策妄阿喇布坦勾通。倘不剿灭此等，致嗣后我等边界不得安宁，即策妄阿喇布坦亦不死心（**朱批**：甚是。）惟现正值寒冷时节，不将我兵加固，则关系甚大（**朱批**：甚是。）故此，臣自今始，将兵马、器械、廪饩等物，办理牢固，来年返青时，遣派大军，剿灭逆贼。为此事，议政处所议者亦甚详尽。惟此处之状况，微有异处。臣仅将管见数项，恭谨议奏。依序开列：

一、不可不较多备办兵力。现讨伐之内，备办西宁总兵官标下营兵二千，西安满洲兵五百，总督标下营兵一千三百，固原兵一千，宁夏兵一千五百，四川提督岳钟琪率来绿旗、土司之兵共六千，总督标下营兵子弟二百，自宁夏送马前来之兵二百二十三，臣又增调标下营兵八百。陕西、四川兵共一万三千五百余。惟提督岳钟琪率来之兵内土司兵有不能远行者，我等大军越边关，西宁所余之乡勇兵，足以守城，西宁东方诸边关不可不守。此土司兵二千，我等兵五百，留之，镇守诸边关。自西宁、松潘二路进发之兵，共一万一千，臣于甘州先备之兵一千，今大同兵一千，土默特鄂尔多斯之兵一千，共三千兵出边，兵力仍不足。查得，驻于巴里坤之榆林总兵官李尧为好汉，士兵整齐。故此，臣咨行靖逆将军富宁安，连同现在彼处李尧标下之兵计之，或固原、或臣标下在彼处之营兵内，共拣选一千，由李尧率领，前来甘州，与该三千兵相会，共为四千兵。因凉州关口多，然未调凉州兵。既永昌兵少，调遣陕西巡抚营下士兵五百，镇守永昌。甘州发兵

后，城中余兵亦少，调西安满洲兵五百，饬付平逆将军、贝勒延信，镇守甘州。自甘州讨伐之兵共四千。驻布隆吉尔兵一千，由巴里坤调派之兵二千，协理将军阿喇衲率领之吐鲁番兵二千，布隆吉尔留兵一千，除镇守地方外，由布隆吉尔进剿之兵共四千，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此四路进剿兵共一万九千，兵力甚足，此等兵出边，则将满洲蒙古兵均饬付协理将军阿喇衲督管。阿喇衲亦为议政大臣，将绿旗兵均饬交提督岳钟琪督管，等语。（**朱批**：均是。惟今巴里坤、吐鲁番之兵力单薄，尔亦尽谋之。）

一、军马、驼甚要，陕西近数年歉收，难获草料，马匹羸瘦，现臣动拨钱粮购马。一匹马值银十二、十三两。虽尽能采购，惟获千匹马。既马不甚足，伏祈或由归化城采购，或由太仆寺、商都达布逊诺尔之牧群解送马三千匹。先由内地解送之马，抵达此处后，均瘦弱残疾，徒有虚名，而无实用。今圣主差派诚意效力之大臣一员。拣选六岁以上，九岁以下，膘壮无残之马，今年八月末，驱至宁夏。臣于宁夏留二千，中卫留一千，饬交署理兰州巡抚事务、布政使傅德，遣派妥员，每马每日拨草二捆，料五升，妥善饲喂。来年三月从容驱赶，解送西宁。再，军内驮运粮饷等物，不可无驼。现自巴里坤往调布隆吉尔驼一千，巴里坤仍有驼四千。现巴里伸既然无事，咨致靖逆将军富宁安，总兵官李尧来时，拣选驼二千，鞍、屉、绳一并携至。往甘州、凉州、肃州等地采购，可获驼一千五百。膘壮可用之驼一头，无银五十两则未得。臣现动拨正项钱粮采购，共有驼四千五百，故毫不误西宁、甘州、布隆吉尔等处进兵。（**朱批**：将办理马四千匹，遣往宁夏。马匹到后，接收之官员等，及饲秣之处，均预先备办，驱马之人即返回益佳。）

一、军粮甚要，臣在西安时，青海之众云：今年有事不可料定，故即于西安购米六万石以备。现兵丁赐给充足之米，均此项运至之米，今既又增至多兵，臣谋办足用，断不致耽搁。（**朱批**：亦应办理续备。）

一、剿灭贼匪，火器甚要，臣先于四川制造之炮、鸟枪，于西安制造之炮、鸟枪，以供足用。惟原有之火药不可用；臣今年制造之火药，此数次交战，余者不多。现既然赶造不及，伏祈，将荆山制造之火药、红药一驮，计一百八十斤，赏一百驮，明年正月内，送至西宁。（**朱批**：赶送好药二百驮。）

一、镇守边关者甚要，提督岳钟琪率兵六千，出松潘关，总兵官周瑛率兵一千，进入藏地，此二地之边关不可不牢固镇守。今副将张成隆率兵五百，镇守巴塘。里塘现有兵二百，复增派四川巡抚标下营兵三百，镇守里塘。著署理松潘总兵官事务之副将张英，率伊标下所属兵一千，适才保举之副都统黑色，率成都满洲兵五百，均于明年二月，出松潘关，于黄胜关驻守扬威。再，察木多地方为前往藏地之要路，既与云南相近，差遣云南兵二千，提督郝玉麟等率领，于察木多驻守扬威，罗卜藏丹津等断不敢前往巴尔喀木等地。

以上共五件事，均仅臣之管见，据按此处情形谋议，其调兵之事，若候商议解送，再予执行，以致迟误。（**朱批**：甚好。）故此，臣一面具奏，一面咨行诸处。惟西宁距云南，既然遥远，驻察木多之云南二千兵之事，俟议政处议定后，自京城准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议政议之，即依尔之所奏执行。

9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伐事备办兵饷马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明年遣派大军大举征伐青海贼匪等，诸处增调之兵陆续前来。因此廪饩、马匹草料，不可不

预先备办。今西安布政使之库银，既然甚多，臣行文饬交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动拨库银五十万两，差派官员，解送兰州布政使库，就近使用。祈将此饬部在案。事竣之后，予以奏销，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欣阅，记录于部。

9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办河东盐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臣前奏明查河东盐税监察御使尹德纳、朱志成等将缺欠谎报完结等情。又因未交付所获余银，以至钱粮多所亏空等因，奉旨：命尹德纳等遣往运城，令臣亲往，明白查核，酌情分派偿还。钦此钦遵在案。

后尹德纳等抵运城前，臣遵旨前来西宁。今西宁军务暂未完结。尹德纳等不可久留于外，且此事亦暂未能明，臣在西安时，饬付神木道员李士卓、署理运司事务运判王龄德等，彻底尽查，均已明白。伏祈圣主降旨陕西巡抚范时捷，依李士卓、王龄德所查，此等先伪报原数，每年完结者几何、尚未完结者几何情形，予以查明，将尹德纳等携至西安，获取实供，著送于臣。臣再议奏酌情分派偿还。如此，则尹德纳等不致久留于外，且钱粮可速获倚处。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交付后照部所请施行。

903 内务府奏请录用管领子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据众管领呈文内开：查圣主对原管领子孙，用于管领，且又将现管领之诸子，不称者擢补为管领。故此，奴才等世代如何效力，亦不能报答，惟原所行来者，凡大班、米班等处均三十个管领各值班一日，凡事相互看管顺推，乘机办理。再，用于诸处之物项，由该班管领办交送之处多，一管领不能亲至，仓丁又不能掌管，敷衍塞责，多给物品，一日当班，则一月之后，方值一班，故值班不负责，逐渐松弛，因配给诸处物品不足，奴才等惧误皇上之事，移办等情，亦不可称无，奴才等为交付之事不能妥善，既于心忧虑，事一旦发生，习以为常，并无法执行公务。今年八月，圣主令奴才等进见，反复晓谕开导，欲扭转内府佐领恶习，追思奴才等所行，不胜惶恐羞愧。嗣后，奴才等钦遵圣主训谕，各自洗心革面，改正旧习，故此，我等会议得，三十个管领之仓一年自皇庄交粮，自部征收之粮，约计可达数万两之钱粮，关系甚重要。今恳请，三十个内管领仓合并于一处，设三公仓。粗粮为一仓，细粮为一仓，磨面、榨油、压粉、制浆为一仓。以此专差管领等，将收支出入钱粮等事，值年严查。御膳房、饭茶房、清茶房所用物项，照常交送外，用于外饭茶房等诸处物项，均自该处来仓取之。用于治筵之物项亦经该班之管领，由仓取用。用于御膳房之稻米、陈米，照常经该班之管领由米盐库取之，面油共同交送外，用于他处之物项，禁我等人转送，亦由该处前往米盐库取之。再，庄头交付之粮，按季限定，用时不误解送。粮若不足用，陈由奏闻，由部增取粮用之。取用实数，年终查明奏销。如此，则出入之数可明，钱粮亦甚节俭。等因呈报。

臣等议得，由管领所行之事观之，支取之钱粮甚多，且承办之人，均无专管之处，三十个管领值班，相互看管顺推，遇事则敷衍塞责，案册不明，诸事松弛，均出于此。相应依众管领所呈，

三十个管领之仓合并，设三座公仓。以此每仓遣管领二员、副管领二员，诸处不动，专管按出入之钱粮收发等事，值年执行。用于御膳房、饭茶房、清茶房之面、油等物，及米盐库之稻米、陈米、照常经该班之管领，依数取送。此外，用于诸处之米项，均经该处之众前来自仓取之，除定数外，若有增用之处，倘有印记，各处钤印执行；倘无印记，乃按该处签字画押，官长之名行文发之。发用之实数，由值年之管领等，每月明白记档，伊等之签名画押，送会计司，核查定例之档册。所用之粮确属不足，陈由呈文于臣奏闻，再由部支取之，年终汇总出入之钱粮数，明白奏销。若不应增加，或有超越定额支取者，俟查出后，对值年之管领，该班之管领、该处之官长等，一并参劾，致以重罪外，将超额支取之钱粮，依数偿还，拣值年管领等陈奏，一年以后，伊等任内督管之钱粮情形，明白随交更遣之管领。既然设三座公仓，遇支取之物品、计算出入之钱粮数、记档等事，选取仓之佣人、补放正副官员等情，遣派值年管领，核拟报臣取用补放（**朱批**：诚若明确节俭钱粮效力者佳，则具奏别议。）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臣赖保、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臣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

904　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允祹等奏复祁尔萨条陈丧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礼部等衙门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臣允祹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门行走都统拉锡交出上谕：据副都统祈尔萨条陈内称：为有裨于各兵丁生计，故于喜丧之事俱加恩赐。臣愚以为，昔满洲蒙古遇有丧事，亲友馈粥茶吊慰。后因风俗日下，至有多备猪羊、大设肴馔送饭者。官兵竞相效法，不量家道，过为奢靡。等语。至馈粥一事，乃为我朝满洲甚重丧礼。因有丧之家不暇饮食，故各亲族怜爱，特馈粥以食之，并非筵宴也。但此礼沿流至今，失其本意，竟至过为盛设也。昔廉亲王允禩值伊母妃之事，欲沽取孝名，诡称孝行，迄至百日，犹令二人扶掖，匍匐而行，于定例外加行祭礼，每祭焚珍珠金银器皿等物，荡尽产业，矫异于人，其半年令人扶掖而行者，不知其何故何意，至今思之，终不明白，彼时恐允禩何以为生，心窃怜之，及事毕，全然无恙，愈见体胖。由此观之，显系其狡诈。彼时晓事者，亦多讥诮，以为可憎可厌。敦郡王允誐、郡王允禟、贝子允䄉三人，以会同送饭为名，大设宴筵，百日内轮流馈送，日宰猪羊二三十，兼备各肴，此四人门下人等每日宴筵纷扰，不但朕知，众皆知也。允䄉等亦曾会朕与允禩送饭，廉亲王允禩如此沽名行事诡诈，无知者即以廉亲王为甚孝，因而举国哄传，此亦尔等所知也。惟我皇考洞鉴其人，曾于众阿哥会集处降旨切责廉亲王允禩云：孝者惟在诚心，欲沽孝名，即为虚伪，即为不孝，人子不尽孝于父母生前，而欲尽孝于殁后乎？譬有乞丐，告其曰：尔死我为尔焚祭金银万万两。彼虽乞丐，只欲生耳，断不愿死也。朕当皇考皇妣大事，朕惟遵皇考皇祖考世祖及皇祖妣皇太后大丧所行仪礼外，不敢借称行孝，虚邀名誉，过为矫饰。论语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朕前谕尔大臣查丧仪之礼，议定则例具奏，今已十月尚未具奏。今朕欲考合经书之义，期有裨于旗人家计，将副都统祁尔萨所奏准行，但恐人谓朕阻抑众人不能尽礼，有碍于子孙之尽孝道，亲友之尽情义。如恐关碍不准祁尔萨所奏，又不合经书之义，无裨于旗人家计。故朕尚疑而未定，著各部各旗大人，会同详议具奏。其前所交议奏谕旨已经多日，尔大臣尚未议奏，必有不便之处，尔大臣不敢伸言，恐朕错误，心甚疑焉，或朕谕旨有不可行之处，将旨缴回，钦此钦遵。

该人等会议得，人子事亲，惟在尽其孝敬之诚，不可搀杂一毫虚伪。我皇上纯孝发衷，至性笃实。当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大事，皇上动遵旧典，哀出中心。凡祭奠送虞，事事合礼，皇上并不邀取孝名，而诸王大臣官员皆知皇上之孝也。田野村夫、商贩、匹妇皆知皇上之孝也。以至外藩首领属国远蛮，亦皆知皇上之孝也。此孝经所云：刑于邦家，至于四海，诚中则形外，有实则名彰也。若夫强饰形容，多焚金帛，虽矫行邀名，徒为识者所鄙耳。礼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恶有不敬而可称孝乎？夫人子居丧，疏食水饮，此古礼也。未闻以送饭为名，盛设筵馔者。宋臣司马光云：居丧馈食或因亲朋虑其不能成礼，赍送粥糜往劳之，若肥馔美臛，致之者为不义，受之者为不孝。我朝甚重丧礼，有丧之家，亲友怜其不食，特馈粥糜，盖行古之道也，然亦只于母党妻族，从无亲兄、亲弟送馈之礼。况大设宴筵，屠宰猪羊馈者不知止，受者不复辞。如此而犹得称为孝乎？臣等伏读圣谕，是非诚伪招然共喻矣。前奉上谕，已经内阁九卿等将丧仪、婚礼各项，分别议定，则例具题，于五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通行八旗直隶各省在案。但丧仪之中，未曾议及送饭。今应如副都统祁尔萨条奏，行令八旗，将馈粥为名，多备猪羊，大设肴馔之处，严行禁止。倘有此等，该旗察出，即行题参，从重治罪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兼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二等伯臣马齐、办大学士事户部尚书臣徐元梦、太子太傅大学士臣王顼龄、内阁学士臣傅敏、学士臣塞楞额、学士臣查嗣庭、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巴泰、右侍郎臣傅绅、右侍郎臣史贻直、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臣张廷玉、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李周望、右侍郎臣托时、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臣允禄、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在学士里行臣登德、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兼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泰、右侍郎在学士里行臣蒋廷锡、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臣稽曾筠、右侍郎臣牛钮、右侍郎臣李绂、刑部尚书臣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阿锡鼐、左侍郎臣郝林、署工部尚书事内阁学士臣李凤翥、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太子太傅加吏部尚书衔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署工部侍郎事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臣江球、左副都御史臣杨汝穀、左副都御史臣岳色、左佥都御史臣陈允恭、镶黄旗满洲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副都统臣常在、副都统臣察思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臣韩永杰、副都统臣巴尔呼达、正黄旗满洲都统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副都统臣永寿、署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副都统臣秦布、副都统臣额尔德、副都统臣花色、正黄旗汉军都统臣左世勇，副都统臣许国桂、副都统臣李林深、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事务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正白旗满洲都统臣拉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正白旗蒙古都统臣巴拉米特、正白旗汉军都统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金铎、副都统臣哈达、正红旗满洲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副都统臣满丕、正红旗蒙古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署正红旗汉军都统护军统领臣查克旦、副都统臣纪绶、副都统臣缮达色、镶白旗满洲都统兼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副都统臣达色、署镶白旗蒙古都统事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镶白旗汉军都统臣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臣李柱、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事副都统臣傅尔丹、镶红旗汉军都统臣济当阿、副都统臣张驰、副都统臣林主毓、管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署正蓝旗蒙古都统事副都统臣扎什、副都统臣吴尔泰、副都统臣莽喀喇、正蓝旗汉军副都统臣朱廷柱、镶蓝旗满洲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副都统臣达尔玛、镶蓝旗蒙古都统臣觉罗德尔金、副都统臣博尔屯、管理镶蓝旗汉军都统事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祚、副都统臣布达什。

朱批：谋奸宄狡诈之虚名，朕一世愧而不行。况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我等父祖世代惟笃

诚实，抚育天下万民，国家太平，毫无粉饰。众尚谨效我等国则例，尊崇忠诚，应弃伪名。悉晓此奏，将二次降旨，一并招告八旗遵行。

90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严肃法纪减少命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严肃法纪慎重人命事。

窃臣看得，一省事务，重要者莫过于钱粮刑名营伍三项。钱粮事务，臣现正竭力清理，营伍之事已与总兵官磋商，皆陆续奏闻矣。（**朱批**：山西军政颓败，不堪目睹，一二年岂能扭转，务必多加用心下力。总兵副将若有不当者，著即密奏。）唯刑名一项事关人命，但亦不可因此为慎求根本草率从事，而使应刑未刑，背副皇上仁政。臣到任以来，见贼盗案件间或有报。现正实行保甲制，一旦实行此制，贼盗案件自会少矣。故除推广遍行时另行奏报外，兹唯各州县报来之殴毙刺死人命之案每日不断。其案发缘由多无大事，或为争二三十钱，或为一二句话，视杀人为儿戏。鉴于此之恶习蔓延之情，臣窃惟，山西人禀性虽为暴躁，有易怒劣根，但亦为官员废弛法纪，使人不知畏惧所致也。究法纪废弛之缘，盖州县官员为息事宁人，每有命案发生，只收取被害人亲属免讼之书，以期减刑发落，堂外了结。被害人亲属冀图得些财物，情愿呈文。此习形成既久，愚人以为舍几两银子即可杀一人命，故命案由此增多。臣伏惟，国家制定法律并非为了杀人，盖为让人知法，彼此免遭杀害。兹若违法减刑发落，看上法虽只宽宥一人，而愚民视杀人如常事，以致频频犯法，反使被杀之人增多。此事关系人之风俗习惯，故臣交付按察司，凡此类减刑堂外了结者，概不准行，唯照刑律办理。臣亦将此条令张示通传；嗣后倘若杀人，务必依法偿命，断不准减刑堂外了结。州县官员若有违法含混了事者，必予纠参。等情。颁布之。如此办理，虽然此时奏报之命案略有增加，然人知法后，必会逐渐减少。再本年万泉、黄城二县士民聚众向该知县吵闹，为此臣曾揭参，以期拿审。此事更是关乎民风，断不可使之蔓延。故将为首者缉拿前来，臣亲率高成龄、谢旺春等公同严审，比照光棍条律拟罪。万泉县之事今已具奏，芮城县之事，俟审完后随后即奏。伏乞圣主明鉴。此之二案苟能立即了结，从速示众，则嗣后嚣张士民方知畏法。谨此一并奏闻。

朱批：这才为省臣，尔所有折子，全令朕畅悦，甚是。凡是唯求"真"字、"好"字。如今成百命案被隐瞒，说无命案，骗谁？命案目前虽然多些，日后可望绝迹矣。甚是，依议。

9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同知潘月藏匿亏空知县家人以避完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窃惟，国家钱粮至关重要，追取亏欠，务应估量实际所得。故臣奏请搜查亏空官员任所。兹查得，前因亏空银两被参之芮城县知县钱万轩业已亡故，其名下赔偿亏空之项唯着落握有其财物之人追取。不料，平阳府同知潘月因前曾诈取钱万轩一万两银子，恐于追取亏空时暴露，又知钱万轩无子嗣，企图霸占其遗产遗物，遂将握有钱万轩财物之小妾陈氏及替钱万轩办理钱粮事务之陈大经俱带入同知衙门内藏匿。现新任芮城县知县高大佑向伊索要二人，伊以上司自恃，不加理睬。是以高大佑呈报于臣。臣观潘月，言语乖巧，性情诡诈，初见之人，常会中其圈套，

情甚可疑。故留心以事试探，伊所到之处竟无空手之例，务必搂上一把。伊数项款迹皆查有实据，故臣今日参奏。钱万轩亏空钱粮盖因潘月敲诈所致，且掌有钱万轩钱财之人又被其藏匿，故钱万轩余下之亏空应着落潘月完赔。臣遂即派员赴其任所搜查，若垫赔不足，再查其原籍家产。臣除缮本具奏外，谨将此情行先行奏闻。再圣主简派之员陆续到晋，看上去个个堪称人才，胜过挨选。其中检讨史载嘉足堪用以府道要任。臣意史载嘉刚到此地，暂令署理一宽松之任，待数日熟知地方情形后，再补为府道，则便于料理事务。遂将此参革之同知之缺，暂交其与知府董琛一同办理。其余之人亦将陆续补缺具奏。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甚好，选派之员，无一稔知者，尔酌量以用。用时若有负朕简派训示之恩者，著即参奏。切不可因系朕简派者而稍有瞻顾，即使真有朕心宽谅照拂之人，则会明谕或密交于尔矣，岂能难住朕？若另有所闻及令尔怀疑之事，则即密访打听。即便打听到朕处，如若为难，著密问怡王。

9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

90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知县拒交钱粮册阻挠清查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原马邑县知县何清亏欠仓粮四千余石，逾限未还，为此臣奏照部原议革职追赔。其缺调知县李范前往清查何清任内钱粮。据李范呈报，何清任内新旧钱粮米石，仓库一概没有，欲取钱粮册清查，何清又不给，故仓库亏空之情查无凭据。等语。臣当即派新来之候补知县宋瑞石向何清追取钱粮册，清查仓库款项，搜查其任所之物，垫补亏空。兹据宋瑞石返回禀告：因何清横加阻挠搜查，不但一物未得，且钱粮册亦不给。等语。臣以为何清任内银米，仓库一无所余，伊又私藏钱粮册，阻挠清查各款者，必系亏欠甚巨。派低职往查，伊竟横加阻挠，故臣交令大同府知府，就近将其眷属一并押解府衙追取钱粮册，交新任知县清查仓库款项。为补还亏欠之米，现即搜查伊任所银物，从速完赔。等情。严加交付之。因恰遇奏折之便，故谨一并奏闻。

朱批：著严查，切勿有丝毫顾虑。这帮老兄，朕前曾带来给三阿哥教书，将阿哥的书全耽误了，只知嚼舌，乃一极无恩德之小人，朕曾将其斥逐了。此何清攀结朕府，每年贡二斗面，令其上司畏惧，侥幸而行。于朕毫无效力之处，朕果诚将此人看作人，岂有一年仍留在知县任上之理？尔酌情而行。

909　吏部奏请以景考祥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奏事三等侍卫查克三捧出朱批旨意，景考祥补授监察御史，该部知

道。钦此。

查现出有山东道监察御史张令璜升任员缺相应遵旨，将景考祥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具奏者：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知道了。

910 吏部奏请钦点御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遵旨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侍郎巴泰、史贻直奉朱笔谕旨：沈近思补授太仆寺卿，仍兼理吏部文选司事。吴隆元改补翰林院侍读学士，著在南书房行走，仍兼办会考府事。王承烈补授吏科掌印给事中。漆绍文补授户科掌印给事中。蔡仕丹补授工科掌印给事中。柯乔年补授给事中，署兵科印。吕谦恒补授给事中，署刑科印。张懋诚补授给事中，署礼科印，该部知道。尔部将现在所有御史各缺，将从前拣选以科道用之翰林、并考选科道、考取一等人员，一并开列具奏。钦此钦遵。

查得，御史现出有十三缺，尚未补人。再查，以科道用之翰林共四员，考选一等共四员，相应开列职员具奏，恭候皇上钦点。

计开：拣选以科道用之翰林四员：现任翰林院编修乔学尹，山西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刘灿，山西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钱廷献，浙江进士；现任翰林院编修萧宸捷，广东进士。

考选一等四员：现任翰林院编修朱一凤，顺天进士；现任礼部祠祭司郎中钱兆沆，浙江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高维新，直隶进士；现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杨缵绪，广东进士。

具奏者：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911 内阁侍读学士班第奏请增加关外军营兵丁行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班第谨密奏：为祈请广宣圣恩，以激励军心事。

窃惟，自出兵以来时已八九年矣，次第前往营中之人，经年居于口外边鄙，甚为劳苦。兵丁世承主恩，为国效力，乃理所应当。唯营地饮食衣用各物，价甚昂贵，每月所得二两行粮，虽再三节省，亦不敷用。先前前往营中之人，皆从家派人送马匹盘缠衣服，加入在外战败故人，又准掳取俘虏，故而生活裕足。今兵丁生计较前下降，不唯家中无力输送盘缠，且在外不准行掠，故年深日久，以致甚为艰难，诚属可怜。军营之地除赖皇恩钱粮外，别无所得，倘蒙鸿恩，酌情略增行粮，以少足用，或每年赏给一些治装银两，则士卒俱感戴主恩无尽也。奴才拙见当否，伏乞睿鉴裁定。为此谨奏。

91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该布政司库钱粮封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窃惟，国家钱粮关系甚为重大，广东布政司库原有之二百二十四万九千余两银两，奴

才等钦遵谕旨，公同监察，取巡抚年希尧封条加封讫。此外，自本年始，又有新收之各项钱粮。已经查封之钱粮，目下并无用处，将此就取库中所存巡抚封条，由督抚奴才我等公同监视贴牢封存，库钥匙交巡抚收储。而后接续收取之钱粮，于旧库旁另建一库存贮，亦领取巡抚封条加封。凡有支给官兵俸禄钱粮及其他应用之事，则禀报巡抚领出钥匙取用。省城粮道亦为专司钱粮米谷之员，嗣后凡收支钱粮时，亦带粮道公同监视之。如此不但钱粮项目更加清楚，且相互掣肘、擅自动用挪借等事亦可绝迹。此事因与巡抚年希尧协商更为有利，故前往会见，将库钥匙当即交付巡抚年希尧矣。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实尔之职，知会巡抚亦很好，但不可全推诿于巡抚。还是谨记尔起程时朕之训旨，竭力做一敬谨奉公之人，以求流芳万世。

9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整顿地方肃清叛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抵至西宁，十月十九日，显悉青海人众反叛。即严饬平逆将军、甘州、凉州、肃州、布隆吉尔等处，各自固守地方。十月二十九日，于北川剿贼，讯所获之厄鲁特等，称罗卜藏丹津通告伊等青海全体众民，同约定一日，共肇叛乱。故罗卜藏察罕、吉克吉札布、阿喇布坦、巴勒珠尔阿喇布坦，使凉州、甘州等处边关叛乱等语。续据永昌副将刘绍宗禀报：十月二十五日，于平羌口执获三厄鲁特，亦照我处拿获贼所供。再，十月三十日，于南山口获一厄鲁特、一番子，讯得，厄鲁特贼匪等于新城、高古城，及距永昌二十里处，均候扎营，副将若率兵出城，则贼匪等即遍攻城，侵掠永昌，等情。是日，又据于高古城之蓝鸟口，因贼匪前来者多，将我等所设哨所之三十兵丁，均劫掠之等语。再，据新城堡之外委侯扬德报称：十月三十日巳时，贼自众山口出，围新城堡之城，申时，放火焚城。以此，守备李国强惟率七八兵丁出城，遇贼交手，伊身阵亡。把总李孝受重伤，兵士亦于火中阵亡二三十名。新城地方虽小，居民无多，亦受贼侵掠。等情。又前来报称：大马营所辖塔崖泉亦有贼侵入，劫掠民之马畜，外委冯广勇往援，夺取马畜一半，伊身阵亡等语。自此，甘州辖之大马营、凉州辖之高古城、水磨关、蔡旗堡、北古城、石头沟、甘沟口、水泉驿、大黄山、南坝街、西坝街，庄浪所辖之镇强驿等处，厄鲁特贼匪、番子等，无时出没，放火劫掠。再，凉州所辖洪沟寺之大头和尚率领番子，抢夺张义堡。沙玛喇木札木巴率领番子，抢夺沙沟坳、楼山此二处。

臣窃思，凉州、永昌、大马营，其间相距五六百里，边口亦甚多，臣虽严饬署理甘州提督杨启元、署理凉州总兵官杨尽信，惟牢固镇守各处。倘分兵彼此相援，兵实不足。故此，臣一面行文，著严加镇守诸处，一面将遭害之民众就近全部迁至永昌城，拨仓之存粮赈济。惟贼匪等一日不退，沿边而居之番贼等，共同作乱，我等民众多有忧患，自西宁遣兵相助，路又遥远。查得，罗卜藏察罕、阿喇布坦、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吉克吉扎布，此等驻之牧场，距西宁惟三百余里。伊等既然现出兵，伊等牧场必无人。我等遣派大军，征伐伊等牧场，则伊等必返回。先遣派大军，尚多虑上白塔、下白塔此二处之回子等。今臣遣千总马中孝等，上白塔、下白塔处均复灭之，即于十一月初八日，著西宁总兵官黄喜林率兵前往罗卜藏察罕、阿喇布坦、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吉克吉扎布等牧场处，捣毁匪巢。初十日，据总兵官黄喜林来报：我率大军，于初九日，出北川寨口，塞外有七家寺、果莽寺，此二庙周围有喇嘛、番子等，均助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向我等交战之众。我将兵编为二队，行走二十里，将其放哨之贼拿获一名。再行十五里，拿获其放哨贼五名，均缴兵

器。审得，七家寺之贼等，以备大军前来等情告之。我令原游击申利学、胡豪，率官兵四百零三，再令锡喇墨尔根，率回子四百，自治沟遣往七家寺，剿杀逆贼五百余，拿获彼处大喇嘛二人，缴获牛羊一千余。归降之众均照常招抚。是日，抵至果莽寺扎营，喇嘛、番子一人亦未来，是夜诸山口均设哨所。寺内贼等，于山口放枪，出入而行。翌日，讯问喇嘛等施放鸟枪之情由，称并未归服，且与大军对战，我等兵士各自奋战，斩杀贼匪、喇嘛、番子等一千余，擒阿喇布坦鄂木布之贼目二十七名，缴获盔甲、弓箭、鸟枪、牛羊、马驼等项甚多。果莽寺乃原众贼集聚，商议叛逆事之处，故将寺之房均火焚，将擒获之贼目等，均于火中焚死。所余喇嘛、番子二千余人，均弃器械，祈求饶命。我招示圣主之德威，各自维护原来生业。十一日整兵，寻找贼巢，渡大通河，行百余里，贼将山内之草均以火焚。贼之形势不利，惟将伊等无暇顾及之牛二百头、羊二千余只获之。擒获守护该牛羊之一蒙古，问之，称贼匪等闻我等大军出征之息，二三日前均各远逃败往。不晓往何处等情来报。再，十三、十四此二日，据凉州、永昌等处来报：在边内之贼均返回。此数日内陆续擒获之厄鲁特、番子、喇嘛及我等内地之劣民等，均代贼进城，探息放火，共三十四人，均斩之。等情。

臣窃思，我等遣大军，往劫贼巢，贼即知晓，将草焚烧，败退之。看来，贼等必远遁。今正值寒冷，既然大军不可深入，臣著总兵官黄喜林，整顿我等大军，暂且返回。今令兵撤返西宁，养兵秣马，招抚近围之番子等，且查遭难之民人等，酌情拨发钱粮赈济，确探贼情，来年再以大力，予以尽剿。为此谨奏以闻。

9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布隆吉尔等处所生事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抚远大将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驻防布隆吉尔之侍卫倭赫、参将孙继宗等陆续报来：十月二十九日，驻哨所之兵士马友林报称：二十八日五更，我等见一伙贼匪，其中有我等识者，均属台吉阿尔萨兰之人。把总何成率我等方欲往问，突从背后又来一伙贼匪，包围我等。因贼甚多，我等阵亡六人，三人负伤，又有兵士十五人连同把总均被擒解等情。故此，我等共商，著游击张钦、守备周文正率兵五百往追，又著守备陈进福从小路堵截。三十日未时，守备陈进福返回告称：今晨遭贼交战，斩贼十四人，生擒男女二人，俘获马十七匹、牛六头、羊四百七十五只、鸟枪等物，我等兵二人负伤等情。十一月初一日，游击张钦派领旗曹志来告：我等率兵追至戈壁尽处，并无贼匪。返回抵至兰泉子后，一百余贼自柳林倾出，我等方欲战，背后复有二路贼来，共有贼匪二千余，向我等交战，自午时至晚仍未退却，现我等兵被困。故此，参将孙继宗亲率兵往援，途中遇守备周文正率兵返回，告称：乃因我等兵斩贼甚多，贼发现后屡屡增兵。是日甚晚，贼方退却。因我等兵不可追击，故我等率兵归来。游击张钦、千总史进路均负重伤。我等兵士阵亡、负伤者亦有等语。再，十一月初二、初三、初四此三日，贼匪仍前来犯营。闻我等炮枪之声，即退回。我等备用于明年建城之木、草，均以火焚。查明数额后，再秉报之等情。今署肃州总兵官事务郭成功遣伊下属营兵五百，救援布隆吉尔地方等情来报。

臣查得，布隆吉尔等处，库勒喇嘛、三多布台吉之子阿喇布坦巴苏泰、公丹津、台吉诺尔布、台吉图呼勒、台吉阿尔萨兰，此六家居住。此等均共聚，人员不少。今虽增派肃州兵五百，力量尚弱。故此，臣行文严饬孙继宗，惟严守地方，暂且断不可动。自巴里坤调之二千兵，候副将军阿喇衲率领之二千兵，均抵达后，再以大力缓剿贼匪等情。为此谨奏以闻。

9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专员办理钱粮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抚远太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切查，用于陕西军务钱粮之项，甚属繁杂，且无专管之人，事已完竣，仍不能奏销。此即伊等所行之旧弊，今圣主既以臣为大将军，用于军事，所用钱粮，不可不交专人。适才臣将西安布政使司库银送至兰州库五十万两，以作备用等因启奏外，此次用兵之钱粮，均饬付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兰州按察使彭振翼，会同西宁道员赵世喜办理。事竣后，所用钱粮之细目，即著按察使王景灏、彭振翼奏销。如此，钱粮有专管之人，不至有误军务，且奏销之事，亦可得以明确。为此谨奏。

朱批：命记于部档。

9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巴里坤兵马至布隆吉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抚远大将甲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切查，自巴里坤调之二千军马，副将军阿喇衲率来之二千军马，抵达布隆吉尔后，行走遥远，且逢寒冷，马匹必消瘦。若不饲秣，以致误明年之用。故此，臣饬付甘肃巡抚绰奇：该四千兵抵至布隆吉尔后，著巡抚绰奇于赤金、达里图、肃州、金塔寺、高台等处，动拨正项钱粮，饲秣马匹，到明年用时，视我之行文，再驱至布隆吉尔用之。此马匹携至布隆吉尔这方，副将军阿喇衲留足镇守兵士，遣其余之官兵解送饲秣马匹。饲秣马数、所用钱粮数，巡抚绰奇于事竣报来后，再解部奏销。祈请圣主饬谕该部存档。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好，降旨于部。

9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至西宁等地之军马饲秣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调来总督属下营兵，固原、宁夏兵士乘来之马匹，自远路前来，并未歇息，三次征战，因行走各处，马匹消瘦，有不可用者。

切查，驻防甘州之满洲兵四百余，每人拴养六匹半马，二三年矣。此秣肥壮之马，并无行走之处，徒耗钱粮。故此，臣调满洲兵一百，守卫大将军印敕，携至西宁，余三百余满洲兵士饲秣之马内，每人各分三匹，共调至一千零十一匹马，动拨正项钱粮，以备饲用。甘州现余之满洲兵，既暂无行走之处，每人若有三匹半马亦足。故此，停补调来之一千零十一匹马之缺，拨现有马之草料。伏祈圣主交该部存档。待事竣奏销时，予以奏销。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亦甚好，交部。

91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监察御史巴扎尔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参奏事。

准都察院咨称：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领侍卫内大臣等谨奏，奉旨传唤科道官员俱到。缮名奏后，御史巴扎尔方到，甚属不合，应拿交该部，严行查议具奏，奉旨：依奏。钦此钦遵。将巴扎尔拿送到部审，据巴扎尔供，奉旨传唤监察御史等，齐集乾清门，我因睡着了，去得甚迟，这就是我该死的日子，我有何辩处等语。

查巴扎尔奉旨传唤，不即趋赴，竟至迟误，殊属不合。故此，应将监察御史巴扎尔，照溺职例革职。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巴泰、右侍郎臣史贻直。

朱批：革职，先发往所遣之驿站效力赎罪。三年之后，经查请旨。

91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给事中苟色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乾清门侍卫特亨转传旨意：给事中苟色气傲，著交与刑部议罪，钦此钦遵。将苟色拿送到部审，据苟色供：本月初七日，我在第六名站立，圣主忽问我，甚是惧怕，如何动作之处，我自己竟全不知觉。这就是我该死，有何辩处等语。

查苟色身为给事中，有稽查官员之责，自己举动反失敬慎，而且气傲，殊属不合，应将给事中苟色，照不谨例革职，不准折赎，鞭一百，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巴泰、右侍郎臣史贻直。

朱批：革职宥鞭，饬旗大臣等，另请旨。

9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赐母匾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十一月十四日，台湾副将林良自京城赍捧赐臣母之牌匾、对联抵达福州，臣当即出城跪迎入署，恭设香案，叩谢天恩。臣伏俯端详御赐之字，句句皆为奇恩，字字俱系珍宝。臣母一世辛苦守节，养育子辈之情，概彰明其中。接林良传谕：尔有如此贤母，何不奏请牌匾？林良来时方替尔具奏。钦此。臣恭聆圣训，感激欢忭，再次叩恩。伏惟，臣母年青守节，辛辛苦苦鞠养为臣，恩惠深厚。矫正错误，正确引导，规劝教诲，道理甚明。臣亦一心一意恪守孝道，听言纳行，母子亲如一体。臣为母请赐之事，每日皆放在心中，唯因皇上乃大孝圣人，连遭皇考皇妣大事，悲伤哀痛，圣躬劳顿至极。且皇上勤于政务，为天下百姓，宵旰忧勤，无暇少息，臣不胜忧切，故为臣母请赐之事，暂且推迟是实。兹我皇上仁胜天地，明超日月，知臣母点滴嘉惠，即殊恩亲书宝字

嘉语褒赐，诚人所难得之宠恩，千载难逢之旷典。于此不但臣母一世辛劳得以表彰，且臣阖家子孙世代承恩诚无穷矣。臣意外得承天降奇恩，不胜欢喜雀跃，感入心膈，故此缮折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尔还有一件想起来的事，朕已耳闻。俟访明后，亦将颁恩。尔何缘不图多承朕恩，切毋畏忌，我君臣唯求亲密相处，赤诚相见，毋虞令朕费心，朕躬强健，能成。

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拣选台湾总兵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遵旨拣选台湾总兵事。

十月十五日，据兵部咨开：奉旨：台湾总兵蓝廷珍既补福建水师提督，台湾总兵之缺，著总督满保、提督吴升、蓝廷珍公同拣选熟识水性之良将一员具奏。钦此。咨送到署。臣当即遣员咨行提督吴升、蓝廷珍协商此事。旋据提督吴升咨复内开：新任海坛总兵朱温，才品俱优，熟识水性，将其调转台湾总兵可也。等语。十一月十五日，蓝廷珍派人送书内称：新任海坛总兵朱温，久居水师，熟识水性，且才品兼优，兵征台湾亦曾效力。其可否调补台湾总兵，敬请定夺。等情前来。臣详查福宁总兵严光武、漳州总兵陈栋、汀州总兵陈有功，皆属良将，唯不谙水师。金门总兵徐日升年老耳聩，南澳总兵聂国汉刚刚上任，各事尚生疏。由此看得，总兵朱温，身强体壮，为人忠厚，熟谙水师。故臣将其自千总连续指名题补为守备游击、参将、副将。此次提督吴升、蓝廷珍亦皆举荐之。唯朱温虽然忠厚，却无相机调度，肆应之材，若任内地总兵，足列优等，若任台湾总兵，恐难统辖各方，四应盘错。查副将内林良人虽举止轻浮，嘴好胡扯，但心地正直，人亦有才，凡所交付，孜孜黾勉，务求进取，对人亦无袒护推诿之处，且有紧急应变之材，攻守之事，除蓝廷珍外，现任将弁内，此人似更强些，此仅为臣之愚见也。唯臣不善识人，林良甫经入觐归来，其堪任与否，难逃圣主明鉴。台湾总兵官缺，甚属重要，或于总兵朱温副将林良内简补一员，或皇上于稔知者内简补一员，悉出圣裁。为此照例缮本具奏外，臣特备实情，密奏以闻。

朱批：朱温，朕不知其人，林良可也。著补林良。唯林良来京奏报其任内所办安平集炮台之情，朕颇嘉许。朕原想此事办成后再予升用。现台湾总兵亦不甚远，此炮台仍交其指挥建造。其副将之缺，即问林良，尔等公同保举一员，一面即遣署理。即便越一二级，亦无妨，旨在得人，如此办理，令朕畅怀，候尔等之举荐。

922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禁止地方各官以官价购买各物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内阁侍读学士臣布展谨奏：为陈管见奏闻事。

臣窃惟，皇帝为之兵民宵旰忧勤，叠降温纶，恩泽遍被，无所不至。臣据闻直隶各省地方官员所有食物，俱以所定官价买取。官价比时价低二三倍，故而或有官员之家奴，衙门歹人，仗势将应买一份之物冒买二份，从中得利。受此弊之害，小民吃亏既使欲告，亦不易上达。小民愁怨，上告无门，无奈唯隐忍之。臣窃惟，其事虽小，于民之生计实无裨益。伏乞皇帝殊恩饬下直隶各省督抚，禁止地方官员以官价采买，俱照时价购物，以为永行，则小民得承皇帝无际鸿恩也。倘嗣后不肖官吏仍覆前辙，不知改悔，吃亏之人一旦上诉该上级，将严加惩处。若上司不理其诉，凡跪迎臣员坐轿者，则将其诉情上奏，将该管上司一并从严惩处。如此，此等恶弊自止可也。为此谨奏。

923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平逆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等谨跪请圣主万安。

平逆将军贝勒臣延信、都统臣宗室褚宗、西安将军臣宗札布、散秩大臣臣喇新、护军统领臣五十八。

朱批：朕安，卿好么？现青海小有战事，更应谨慎，协助年羹尧安谧地方。

附：上谕平逆将军延信安置原西安将军宗札布事

朕并未命宗札布来甘州，何以仍写了西安将军？朕原曾补尔为西安将军，此之署名甚谬也。再宗札布如若甚为兢兢自持，派至尔处于章京中尚属得力，则留下效力，但不可以为臣级；若仍狂妄不羁蛊惑人心，著其自力驰来京城，朕另有用。

924 侍读学士三希保奏请给八旗贫穷举人秀才粮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三希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奴才一介末等庸愚之人，仰承如天重恩，膺负光禄寺少卿之任，毫无报效，正为此念切惶悚之际，再蒙拔至内阁侍读学士。奴才以驽钝庸材，虽粉身碎骨，何能仰报圣主养育之恩。奴才窃惟，皇帝图尚文道，养育学生之事时系在怀，洞察秋毫。八旗举人、秀才等内，凡为护军披甲者，俱令停差，照食粮米，以为读书。高厚之恩，盖为至极。奴才愚意，八旗举人、秀才内，除得粮米者外，另有甚为贫穷者，入护军披甲不成，读书又无能，反致两头耽误。伏乞皇帝饬下八旗都统，凡无粮米之举人、秀才内，贫困无家业者，各交付该参领、佐领据实具保奏闻，照被停护军披甲之举人秀才之例，给其粮米，则穷困之人感戴圣主养育之恩，各图报效也。奴才仰副圣主仁慈之意，敬陈管见，不胜惶悚，谨奏。

925 署理镶黄蒙古旗副都统事务查斯哈奏请查明满洲家奴为民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署理镶黄蒙古旗副都统事务王府长史查斯哈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圣主天赋英明，自临御以来，恩法并行，不惟好人希图报效，不肖之徒亦俱骇然收心。时因粮谷减价出粜，官兵民等皆得裨益，是年又得收粮，由此可知天意顺合。奴才自幼于侍卫上行走，甚为孤陋寡闻。看得，八旗满洲家奴赎身为民，或想方设法通贿为民者颇多。此等之人或随其主行走于税差，或随赴省城任所，一旦得生路，便欺主拆台，事发之后，民间追究，其自称旗人，旗内查问，又称为民，上下其手，于旗于民皆无何益。确属赎为民者，系何府何州县之人，该府州县应将其为民之情，申报到部，交纳钱粮。若仍在旗，应有佐领之差约束。祈请将此乃至包衣佐领一并查明，倘有欺隐，则将佐领、骁骑校、小校严加治罪。臣不揣冒昧具奏，伏乞明鉴。为此谨奏。

朱批：著九卿议奏。

926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通州河工备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兵部右侍郎臣牛钮谨奏：为请旨事。

今年通州河二堤之修建，应修复之工部，视修工竣，陆续均报工部。再，所用物价、壮夫工价，逐一详明造册以查，故于九月送部存案。

再，修理河工时，春季修治土堤，置埽，镶苇压土，雨季前堤干，苇土下沉坚实后，涨水甚为有益，故应需之木桩、芦苇等物，均于年前预备，明春地融即开工。前年饬付尚书孙渣齐，为河工捐纳之银，既存户部，伏乞，今暂取一万两，以备明年购买工程应需之物，到过年修建时，所需银两另奏取之。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好。

927 律例馆总裁官朱轼等奏遵谕拣选纂修律例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律例馆总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奉旨：朱轼、卢询、阿锡鼐、伊都立，著充为总裁官，其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析，作速修完，至纂修誊录官著派出总裁于各部官员内，酌取指名具奏，钦此钦遵。

今拣选得礼部汉郎中庄清度、刑部满员外郎佛宝、汉主事金瑛，俱系明白律例之员，请将伊等派出，与原纂修官达霖等，将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内原任总裁官、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进呈草本律例，并四十六年以后新增定例，逐条细译，一并详加分析纂修。为此谨奏，请旨。

律例馆总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总裁官兵部尚书臣卢询、总裁官工部左侍郎臣阿锡鼐。

朱批：知道了。

92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叩谢恩准福建布政司库一事完善了结事。

切照臣等前为原任布政使沙木哈所欠之银二万余两全部偿完。作于公务之九万余两银两亦完三万，余者一年内全完。奏请恩准转交奏销时照例具奏，以期完善了结一折内奉御批：亦甚有理，知道了。钦此。臣等捧读朱批，当即叩谢奇恩。查得，近来库银又完万余两，现正令陆续全完，此皆圣主成全之恩。为此谢恩，缴送批旨。谨奏。

朱批：设若全能如此自我完善，则朕乐望者也。

9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闻知皇上万安欢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得知皇上万安稽首欢忭事。

窃臣请安折内奉御批：朕躬甚安，业已复元，为使尔高兴，特书谕示。尔好么？钦此。臣伏

读之下，不胜忭悦。钦惟我皇上大孝性成，连遭大事，哀痛忧伤至极，且为国家百姓日日忧勤，每时每刻刷新政治，圣心无所不至，奇政无所不及，神思劳倦，实非一般。皇上乃至圣天子，善养圣躬，故仅数月，得以康复。臣闻聆此讯，诚为国为民欣喜不尽。伏乞皇上从此再稍节哀，更加颐养圣躬。为此叩首，缴送批旨。谨奏。

朱批：尔等省臣，凡朕指示交付之事，咸俱实心勉力而行，凡一二疏漏，据实进谏，帮助提醒于朕，朕虽劳累，以此喜气，足可抵消，自然畅怀。内外诸臣不能如此而行，朕虽偷空小憩，然心何以为安？诸臣若以朕为君，诚心爱戴，则应彼此黾勉，整饬文治武备，甄别属员善恶，使万民安居乐业，朕保证身体健壮，延年益寿。此等关心，实属细末小节，非朕所期望者也。

93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参官惩民安抚生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奏：为钦遵谕旨事。

窃臣等前为台湾凤山县生番所奏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番子之事另谕林良，由伊口传。钦此钦遵，等候谕旨。十一月十四日林良返抵福建传谕：此事盖因村民残暴，同知杨玉剑为官恶劣，未能亲自督办所致。生番知道什么，理应参官惩民，追究番子一事，相应从缓。嗣后好生安抚番子，照常贸易，严禁村民进山惹犯番子，滋生事端。钦此钦遵。臣等窃惟，皇上所谕甚是。此事诚因民凶官恶所致。故臣等先遵旨备陈同知杨玉剑劣迹。缮本即行参劾外，亦牌饬严审行凶村民讫。兹遵旨再次行令，生番之事，暂缓追究。臣等又就安抚生番之事与林良磋商得，生番栖居山林，生活如同野兽，银米一概不用，食者之首当属盐斤，衣者之首唯在于布。此之两项每年可多备一些，分南北两路送往，春秋两季分派文武之员亲自监临，均匀赏给生番，往来贸易如常举行，严禁村民借入山采木捕鹿之机惹犯番子。如此生番非但不再生事，且渐随大化，争相来投，甘为小民。现安抚番子之事，除遵旨依此先行外，为此恭缴御批，谨奏。

朱批：甚善。唯尔等酌情办理，朕不过将所知所闻晓谕尔等，亦不可谓全对。

9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整饬营伍及更动水师编制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奏缴为整饬营伍增添水师参将所降二纸谕旨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唯对朕所有降旨，切勿口称神奇，行则背道而驰。诚若妥贴有益，则力求长远，贯穿始终，若与地方诸情不甚吻合，其为难之处，著即奏明，朕乐闻之。如此方是君臣之道。口上称是，以行文贴几张告示权充行差，不可称之为遵行，徒为属下官兵百姓所耻笑。凡事朕唯嘉许一个"诚"字。著不时训饬下属，共求一个"诚"字。(**朱批**：朕此旨并非假饰谦虚，乃朕之真心也。倘地方民事，能遵朕旨而行，方为贤臣。切勿误会猜忌。)臣捧读训示，不胜感激，当即行礼叩恩。查得，各营养官兵万万，盖为扬我国威，缉拿盗贼，镇守地方者也，倘兵额空虚不补，不加操拣，则关系綦重。皇上所谕甚是，臣何敢不勉力以行？八月二十九日，臣接奉谕旨，当即限令三个月遍行各营。自本月十五日起，又拣派副将参将分赴各营，查点兵额，监督训练，清查甲胄兵器，俟其查返归来后，再公正甄别优劣具奏以闻。再查两省水师，福建水师参将仅有一名，浙江水师则参将副将皆无。故水师游击全无升迁之路。此情臣以前未曾想到，蒙皇上开谕，方才醒悟。遂以臣之所见，私下行文巡

抚提督总兵等逐各商榷，各俱回复称是。臣经一一审查，将福建水师铜山、烽火两游击改为两参将，陆路邵武参将改为游击，浙江陆路瑞安营副将、镇海营参将改为水师副将参将，陆路磐石游击改为水师参将，陆路大荆营参将改为游击，各分拨战船，具本请旨外。窃惟，我皇上诚至圣之人，所降之旨实甚英明，皆裨益国家地方万民之弘猷，不惟臣悉心遵行，凡与闻者，无不叹服。臣唯实心实意，竭力奉行，以求实效。倘下属有敢不遵行者，臣必予参劾以为警惕。为此叩谢奇旨，恭缴御批，谨奏。

朱批：知道了。所有严肃整饬，绝非一蹴而就，不可操之过急，给众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极为恶劣不可宽恕者，重办几个，以示儆戒。唯以此为长远经常之策，视如一已之事，持续不断，则何事不成？若竭诚黾勉，秉公办理，数年之内，习以为常，形成好风尚，适时无需尔等省臣费力，自会好矣。唯图形成好风气。

9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前所奏钦遵训旨，凡雨水年景盗案等情，务必确查预备，如实奏明，趁年齿尚可，输诚效力，仰酬皇恩一折内奉御批：览尔所奏甚悦。朕如皇考，天下事尽于掌握之中，实无指教尔等省臣之才。再则，初理政务，亦甚生疏，全赖尔等内外之臣竭力以求。若实心黾勉而行，朕断不有负臣等，但朕如此推诚信用，仍然顾忌，隐瞒实情，昔日皇考宽容之恩，朕乃追之莫及。唯当明白朕心，放心妥为办理省务。钦此。臣捧读谕旨，当即叩谢皇上详细指教之恩。窃惟，君臣之道，首尚诚字。诚则上下互通实情，诸事得益。皇上之旨实圣人至德高论，臣蒙皇上如此恩宠，推诚信用，倘仍不输诚，仰副宸衷，非但官职应免，且世亦难容也。嗣后臣时刻顶戴明训，唯求一个"诚"字。为此叩谢训谕，恭缴御批。谨奏。

朱批：一般别人如此具奏，朕尚核实其之品行方才相信。尔之此奏，朕则深信不疑，览后甚悦。尔足可谓能臣，唯勉之。

93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严禁售与番子火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青海肇事，讯各地所执之厄鲁特番子等，伊等所用之火药，虽伊等内造者少，大半均自内地购之等语。顷于凉州二次执获代贼购火药之众，均依法处置。故此，饬付陕西、四川此二省沿边，臣严禁诸售与青海之众火药、茶叶，一经拿获，即依法处治等情。伏祈圣主谕直隶、山西、云南此三省沿边，严禁售与外蒙古人等火药。若厄鲁特等未获火药，虽有鸟枪，亦无用。为此谨奏。

朱批：三省均严加禁止。

93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拣补总兵等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兵部送文称：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和硕怡亲王、舅舅隆科多转传谕旨：将夔州副将冯杰

补为山东兖州府总兵官，其冯杰之缺，令总督年羹尧自陕西省拣选应补之人具奏，钦此钦遵。前来。

臣窃查，参将宋可进，原系京城巡捕营之参将。于军中行走十年，可谓好汉，办事明白，亦克尽厥职。今臣具奏，调于甘州提督标下中营之参将，副将冯杰之缺，以参将宋可进补放。惟宋可进现在西宁军中。将此交四川提督，夔州副将之缺，酌情暂由一官署理，军务竣后，再遣宋可进赴其任。甘州今正值有事，在此不可无一精干参将。

窃查，圣主顷补镇守四川城之参将姚文羽系好汉，办事亦明白，甘州参将之缺，调补姚文羽，四川出兵后，都城亦要，守城参将姚文羽之缺，因进藏议叙之西安总督标下前营游击纪自隆补放，纪自隆之缺，西安巡抚标下营之游击蒋进路现在西宁汛地，将蒋进路调补为总督标下前营之游击。襄水堡守备王汉晶，此多年于边外办理军务，乃效力好汉，游击蒋进路之缺，著补放守备王汉晶。守备王汉晶之缺，著总督标下营之千总张玉文补放。故此，此数要处，均可得人。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均依尔之所奏，谕部。

935 副都统申穆德奏请钦派专臣巡察驿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副都统宗室申穆德谨奏：为请派专臣巡察驿站事。

窃臣看得，驿站于之军务关系綦重，不可松懈一日。本年六厄鲁特人经驿站逃走，亦为驿站渐次松弛所致。臣是年自军地返回看得，驿站牲口膘肥体壮，蒙古马群繁殖甚旺，加之皇上频频施恩，蒙古人等各立生业。今之蒙古再无为生计无着而忧之处矣。于此之人等不唯养育，且晓之以法，方得稳固。是年自京城所派四十七名罪臣，皆皇上稔知之人，现每驿站各遣一人驻驿，由理藩院派三名章京统管。臣之愚意，该部所遣三名章京，职位低微，断不能管制四十七名罪臣。一旦有失管束，不唯蒙古人生业将毁，且致驿站事务有误。若驿事耽误，虽追加其罪，亦于事无补。伏乞钦派稔知之臣一名，令其遍察自杀虎口至察罕廋尔四十七驿事务及罪臣，部遣三名章京等。该派之臣，宜自力前往，一年内返回，将所有驿站事务，罪臣官员、部遣章京之善恶之处奏闻。如此而为，军务无误，且驿站蒙古亦得安生也。兹今阿尔泰等地仍然驻兵屯田，凡事皆赖此驿，关系重大，故臣谨陈所知，伏乞圣主睿鉴。

936 理藩院奏议都统丹津所请于归化城设立孔庙义学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

据归化城都统丹津奏开：我归化城蒙古民仰荷圣主威福较前多有繁衍。窃查别省城内皆设孔子庙令幼童学习。归化城虽属边外蒙古，但为传布圣主内外一体养育之教化，祈准设立孔子庙，设教官一名，以教导开化蒙民子弟。此庙之营建无须动用正项钱粮。现民正为臣建造祠堂，尚未完竣，就将该祠堂作为孔子庙。其增建部分，乃用我归化城卖牲口注册所收之银，每驼收一钱、马牛各二分、羊收铜钱五，一年征收近一千两银子。用银多少之处，仍照前于年终造册销算，遣员将清册送部奏销外。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由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奏入。奉旨：交部。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据归化城都统丹津疏称：仰荷皇上之福，我归化城蒙民多有繁衍。别省城中俱设有孔子庙，为传布皇上仁育教化，请准设立孔子庙，设教官教导我蒙民子弟。建此庙无须动用正项钱粮，现民正为臣修建祠堂，以此为基础用我处卖牲口注册所收之银再增建为孔子庙。其用银多少之处，如前销算。等情。查得，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多年来蒙圣祖仁皇帝养育教化，各自效力即如关内之人，伦理纲常、清文清语、弓马骑射较前大有长进。兹为兴圣主文教，都统丹津又奏请将民人为伊所建祠堂改做孔子庙，设立学堂，教习蒙民子弟。丹津将民人为伊所修祠堂改建为孔子庙，既然系用卖牲口注册所收之银，即准其所请，设立孔子庙，以如内地四季祭祀。孔子庙既设，则须设学补放教官。归化城二旗内有四十九旗扎萨克，不能设汉学，每旗宜设清文义学各一所。为此丹津等应于左右两旗官员内挑选会清文清语、骑射兼优者，每旗各选一员，以为教官。每佐领各选一俊秀男童入学，学习清蒙古语文字之翻译及骑射之技。再归化城，各地民人前往经商耕田长年聚居者甚众，俱已各立生业、安家落户，但仍同于内地州县之民，并非本土之人。故都统丹津所请设学教习汉民子弟之处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郎中兼理侍郎事务臣恒德、郎中臣彭柱、员外郎臣乌木保、员外郎臣赫达色、员外郎臣永果。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详议具奏。

937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硕色奏陈重兴礼让之道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硕色谨奏：为遵旨事。

臣窃惟，皇帝临御以来，宵旰勤政，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更有奇者，广开言路，命所有臣员各据闻知奏陈管见，是则准行，非亦不责，虽古代圣君从善如流，何能同日而语。臣五岁丧父，承袭祖父墨额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岁为佐领管领，二十八岁为马兵参领，继任护军参领。因圣祖仁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是以跪请随往围场效力。返回至密云县获罪，尽削官职。臣因无兄弟族嗣，无人袭职，故祖父所立官爵废止。旗臣佐领之官带领引见时，圣祖仁皇帝特降奇旨，臣祖父世管佐领岂可给于旁姓，命将佐领赏回于我，以为效力。故臣跪受，于侍卫等处效力，渐次用至护军参领，赏袭祖父之官。及至圣主将臣越格擢至副都统，将臣之子三等侍卫明安图，以下五旗人安置于宫禁门守又补为侍卫护军校。臣父子荷蒙圣主重恩，少有所知，何敢不陈，唯臣自幼出身武弁，毫无才学，粗陋无知。兹看得礼让之道已被摈弃，京城之内贵贱不分。或有之人不但家有奴仆，且与官争路，丝毫不让。少不让老，贱者服奢，尊卑难辨。原定之规，穷年累月，皆为遗忘。臣之愚见，宜应重颁其法，交付各级臣员，以保持礼让之道。臣惶悚谨奏，伏乞圣主明鉴。

938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紫禁城内御守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前锋统领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条陈内疏城守一事看得，紫禁城内之御守虽有八旗护军披甲，包衣护军披甲，但皆守指定之地。除此之外，饭茶房等处因各有其属，不予巡察。奴才窃思，夜晚闲人肆留其间亦未可料。以奴才之见，四紫禁门每门既有章京二名，宜令一章京守门，另一章京则率护军十人于闭门之前，分别巡察各自守地之僻静之处，除认识留名者及柏唐阿外，将闲荡无事之人俱逐出门后，再

为关门。该巡察自华东门至神武门，自神武门至西华门，自西华门至午门，自午门至东华门。为此谨奏，请旨。等情奏入。奉朱批：著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紫禁城内，凡有堆子之处，则令章京护军等分别巡察各自指定之地。除该班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护军等巡察堆子外，紫禁内廷涉及各种各样之柏唐阿处，或有巡察未尽，多一二人留于宫禁之内亦未可料。故臣等祈请，除赖各属头领稽察外，照常由四紫禁门之四章京率领四十名护军，于闭门之前，逐一巡察，将闲人逐出后再为关门。于是所有柏唐阿、进班之人，由各属弁员头目按数领结，登记入档。若除其数外多留一人，为我巡察章京、护军校、护军等发觉，禀告该班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则予指参。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前锋统领席尔根、护军统领寿智、查克旦、佛伦、申穆德、哈达、济当阿、和珅、傅尔丹、领侍卫内大臣公额公岱、马尔赛、马五、马尔萨、舒鲁、讷图、广华。

朱批：知道了。现在王等臣等于紫禁城内进班者颇多，对各差役之人不可太严，当差不到亦为不可，亦须各自领结，领有留内人数则已，切勿滥限驱逐人数。余依议，甚严。

93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大同知府徐惟诺曾有挪移钱粮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大同府知府徐惟诺，臣前曾奏其好也。兹清查各州县亏空钱粮时，查出徐惟诺原任荣河县知县时曾因采买官驼等事挪移钱粮万余两。现正就应以何项销算何项垫赔之处分别设法赔补。唯臣前曾奏言徐惟诺好，恳请用为按察司一职。今即查出伊曾挪移钱粮之事，如不结清即行奏用，则人心不服。臣详查之前草率具奏，罪责难脱，理应据实奏闻。徐惟诺钱粮完赔时，其完纳之情另具奏闻。

朱批：此奏甚公正。唯徐惟诺人可也，朕言其好在尔奏之前。诚若仅是现在好，首先就无法通融。身为上司当原谅下属之偏差，其如果有心消除以往过愆，而于新任上再亦未犯，则亦另奏，让朕知道。

9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嘉许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一介微末，蒙圣主越格擢用，委以封疆大吏，报效之心不胜拳拳。然因见识短浅而终日惶惶。不料臣每每奏事连续荷得恩赏，又叠蒙温纶嘉许。臣窃惟，自古以来为臣之人能建功业扬名者，盖因幸遇明主所致。自唐虞以来，历代君臣足可枚举。兹圣主登临大宝，首先广开言路，使下情上报，毫无遮掩，直达皇上。是以一应政务措置咸宜，各项谕旨恰当合理，大小国政无不受益。以致藩属小民俱言，圣主洞知下情，饬命革新，嗣后何忧之有？一年之间人心即有如此感受，可见朝政确得古代圣明帝王治政要领也。臣幸遇圣世，此半年来所做所为俱赖皇上圣明，（**朱批**：天下朕皆同样料理，但不全似尔那样如此真心实意，朕奈之何？）方能无所畏忌，毫无掣肘。兹圣主批训，当力戒日久松懈之情一旨确为圣明，更知当以日有所进，不断刷新庶政而自勉。臣唯固守一个“诚”字，（朱批圈划）一无瞻徇之私，将皇上训指牢记在心，竭力报效。再将圣

主施恩遍赏臣职以下乃至州县官员养家银两之情宣喻各官，众官员欢忭且感激曰：别说先给我等，勒索轻些即是大恩也。兹圣主赐给盘缠，又减去了用费，我等若再生邪念，天亦不容。等语。欢乐不已。与臣一同叩谢主恩。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此皆因尔好所致，实山西全省之福，否极泰来之时也。

9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愚民闹事拟赴山区巡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就山西四面疆界之事访询知情者，又与地方舆图磨勘对照，见东北为险山峻岭所包围，西南有黄河河水环绕，甚为坚固，无庸议。唯平阳府属州县甚多，地方广阔。且蒲州、解州、万泉、黄城等州县又因大山阻隔，民人愚昧无礼，习俗极其野蛮。以前因州县官员不能管饬，聚众闹事之事时常发生。本年万泉、芮城二县民人聚众闹官，为此臣参奏将为首闹事者缉拿，亲自审问，被拿获者虽略有畏惧，但其余之人尚不知惧。顷据芮城县新任知县高大佑呈报，据报又有士绅挑唆民人不纳钱粮。等语。卑职遂缮告示，严词制止，派人驰送张示，方开始交纳钱粮矣。等情。另据万泉县新任知县甘世英来抚衙禀报：民风粗俗不堪，衙门书办之任免皆为民所把持，一点小事即会聚众争辩。等语。以臣所见，此之所告虽有甘世英年少，知前有闹官之事略感惶惧之情，由此亦可见愚民无知粗俗之一班。甘世英人虽明白有效力之心，但年少尚未历事，如此繁剧之任难以胜任，亦未可料。臣拟将甘世英另调一简缺，此缺于新来之官员内选一曾经历练，善于管饬者奏请署理外。臣窃惟，此数州县地方偏僻，民人粗俗，必须以增加声势为保证，官员方易于驾驭。今距封印日已近，封印后既然无事，趁此机会，臣亲赴此等地方勘察山河形势。州县远近及民风习俗、生计状况，再斟酌将应办者即刻办理，应奏者会议具奏。如此地方形势、民风习俗心中有数，不独便于措置议奏，且民人见臣亲赴勘察，亦可知惧。臣祈请于十二月二十二三日起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善。此次巡察所经之地，务必隆重，切不可自我轻薄，勿惧舆论流言，此乃省臣理应之举。务照朕旨而行。

9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五台山喇嘛横行扰民调往他处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看得，五台山乃天下名山。务由清慎真心修道之人住寺拈香诵经，于之佛教方有裨益。兹五台县新任知县陆长华将现住寺喇嘛扰民之情列款报来。臣阅此呈文，见内有称喇嘛恐为匪盗之词，其虽属过分，但喇嘛不守安分，强占民人作为佃户，淫荡扰民，已甚显然。适才臣遵旨折给供应其米面盐油等物银两时，比部价多给了一些，但见仍颇不足，只准可自民人手中收取本色。出家之人竟然无道。此类喇嘛若住山上，不独于佛教无益，反会玷污山林。臣愚以为，即照知县陆长华所请，将伊等分调另处寺庙。五台山庙则寻找真心修道，忠厚贤良之和尚住寺，以臣之力供养，确实为国祈福诵经。不唯利于佛法，且山林清静民无扰累且钱粮亦可节省矣。是以将知县陆长华呈臣之书及所附民人讼状并赋诗一并抄录，密折奏览。若臣奏似属当办，或颁特谕或由臣奏请之处，伏乞圣主指示。

朱批：此奏甚是，殊属可嘉。唯五台山有众多蒙古大庙，若给和尚，蒙古人只要涉及喇嘛之事就全不顾身命，此事颇关系蒙古人心。先惩办恶者，从严立法，观察看看。朕命尔办理全省要务，此等小事，朕不会让人怨尔，故派额伦岱、马尔齐哈前去与尔一同清理此事。不独五台山喇嘛，即使天下喇嘛无赖能有几何？不值一顾。唯蒙古人芥蒂甚深，凡事涉佛法，不论是非，何兵戈命案不起？此即是如此一件无可奈何之糊涂事，不可改正之恶习。此情只尔知道，勿语他人。

943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盐运使罗正等亏空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等谨奏：为奏闻事。

本月十三日巡视长芦盐政监察御史臣莽鹄立将所奏山东运使罗正、运同张承先亏空库银请旨之折送到。臣等跪接公同开看。奉旨：此事著阿尔松阿、年熙公同酌量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因运使罗正、分司张承先亏空银两未得实在数目，碍难悬定，已一面飞咨山东抚臣黄炳委令布政使盘查运使分司库贮实银，核清款项咨送，以凭定拟。见今商维濬控告连肖先案内亦有罗正、张承先在内，臣等已另折请旨解任行提矣。统俟抚臣黄炳查明实在亏空银数到日，并候罗正等到津问明亏空下落，再将作何完补亏空之处妥议具奏可也。为此先行奏闻。

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巡盐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甚有理，莽鹄立前折不堪入目。

944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一元狱中被害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提取官员，以凭质审事。

臣等奉命审理商维濬控告伊父商一元被害身死与原任长芦巡盐御史连肖先受贿分引及历年摊派众商银三十余万两一案。审据山东济南府司狱宋国正供：商一元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送监，随蒙知府张正伟吩咐，奉巡抚李树德之命，令将商一元收禁冷屋，断其饮食。至十三日又勒令递呈，报病立案，屡次催逼，因禁卒不敢遵行，复令犯官将禁卒李桂责打二十板。即日下午，知府又提至当堂亲打十五板。至二十日夜，复将犯官禁卒传入内书房商量，将商一元用麻绳系死，遣伊管家林大跟至狱中，禁卒李桂用绳套住商一元脖项，张明等帮助将商一元系死，诡报畏罪自缢身死是实。等语。禁卒赵廷柱、狱书娄天盛俱与宋国正供同。除原任济南府知府张正伟因交代未完尚在山东，臣等随行山东巡抚黄炳将张正伟行提矣。其到日质审明白，另行具题外。再审得连肖先受商人行贿银八千两，受山东运使罗正、分司张承先等银四千两，又历年摊派众商银三十余万两。因系运使罗正、分司张承先、原任分司升任莱州府知府耿纮祚三人经手之事，必得三人齐集取有自认确供，方便按名追赃律拟治罪，相应请旨。将见任运使罗正、原任运判升任运同张承先、原任运同升任莱州府知府耿纮祚，将此三人暂行解任，以便严提质审。再司狱宋国正供称知府张正伟听巡抚李树德之言，交与伊等将商一元致死，原任巡抚李树德亦应提至天津质审明白，以便定拟具题。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巡盐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知道了。不得有丝毫徇情，著严审。

94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福建巡抚黄国材再留任一二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陈实情事。

福建巡抚黄国材十一月十六日具本奏请辞职往守圣祖仁皇帝山陵一事，臣原本不知。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方闻此讯，遂即前往黄国材处询问，伊才出示稿本以阅。查得，祈请往守圣祖仁皇帝山陵，伊乃真心实意，亦为人所情愿者。唯分派办理省务，亦甚重要，皆属为皇上效力，不可视为异同。查黄国材虽已年逾六十，身体却甚强健，健步疾行，胜于少年，办事果断，心地正直。来福建一载，地方诸物，毫不动用，皆自取资斧支付盘费，恪守国法。至福建人胆大风刁，乃皇上所稔知者，自黄国材来后，因管教甚严，刁风渐有收敛，地方甚见实效。臣同居一城，深知其情，故而如实奏明。伏乞皇上念为地方恩准黄国材再留闽一二年，尽献余力。查巡抚乃封疆要任，弃留悉听圣裁，臣何敢渎奏。唯黄国材人在福建，于之地方确实有利，臣何敢隐瞒不奏？是以仅就所知如实奏情。

朱批：朕为此甫发回前折询问于尔，尔此奏甚合朕意，览奏畅悦，所奏甚是。

946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路次年停止运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振武将军公傅尔丹路办理粮响事务之侍读学士绰尔岱奏开：据户部员外郎费岳色呈称，本职责内用度现余存库之银十二万二千两，军营仓储之捐纳米四千三百五十石三斗余，察罕廋尔去年仓收旧米三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本年费岳色收范毓覃等运至之米七千六百七十一石，鄂尔哲依图郭勒仓储旧米二百二十七石九斗。以上现有仓储之米共计一万六千二十八石七斗余。等语。臣绰尔岱将员外郎费岳色转交前来之现存之银十二万二千两，米一万六千二十八石七斗，如数查收。除将自本年十月初一日始，供给官兵、跟役及两城罪犯人等之行粮、盘缠、口米另造清册奏销外。查得，现将军傅尔丹路官兵跟役，以及两城罪犯，每年供给四个月之小麦、大麦，八个月之米。此八个月需米四千九百余石。将仓储之米按现有官兵、跟役、罪犯口粮而计，足以给至雍正五年三月，故请来年停止运米。如此则即不耽误口粮，且米亦不致霉变也。伏乞圣主明断。谨此奏闻，候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之王大臣，议政大臣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振武将军公傅尔丹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读学士绰尔岱奏称，绰尔岱我将员外郎费岳色转交之实存之银十二万二千两，米一万六千二十八石七斗如数查收，除将本年十月初一日始供给官兵跟役及两城罪犯人等之行粮、盘缠、口米另造清册奏销外。查现将军傅尔丹路官兵跟役及两城罪犯，每年拨给四个月之小麦大麦八个月米。此八个月需米四千九百石，以现有仓存之米而计，足以给至雍正五年三月，故请来年停止运米。等情。查得，兹办理粮饷事务之侍读学士绰尔岱既奏言，其处储米按现有官兵跟役、罪犯人等口粮而计，足以给至雍正五年三月，故而次年停止运米。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之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之和硕怡亲王臣允

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之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之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理事务之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额伦岱、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兼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是。

947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大将军年羹尧进剿青海之条奏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奏称：臣至西宁三败叛贼，于罗卜藏丹津等处，亦已援救，以使廓清沿边回番。今正欲将筹划青海大略具奏，于十一月十二日接奉兵部转送之上谕，恭奉开阅，仰见圣主为青海之事深思熟虑，诚甚周详。臣窃思，青海之人世承我国重恩，不思为报，反起叛逆之心，犯我边围，诚属得罪上苍，其之灭亡在所必然。今圣主如何宽宥，其咎由自取，断难逃脱。兹青海之人与策妄阿喇布坦暗中勾结，若不予扫灭，日后我边塞疆界则无安宁。况策妄阿喇布坦贼心不死。唯目下正值寒冷之时，我军若不固上加固，则关系甚大。自今起臣将全力筹办兵马器械粮秣等物，以期更加坚固。来年草青之时派大军剿灭逆贼。此事议政处所议亦甚详尽。唯此地之情略有不同，臣谨将所知几项陈奏，逐项开列于后。

一项，兵不可不多备。目下进剿所备之西宁总兵官标营之兵二千，西安满洲兵五百，总督标营之兵一千三百，固原之兵一千，宁夏之兵一千五百，四川提督岳钟琪所领前来之绿旗、土司之兵共六千，总督标营兵丁子弟二百，自宁夏送马前来之兵二百二十三，臣又增调本标营兵八百。陕西、四川之兵共一万三千五百余。唯提督岳钟琪所带之土司兵有不能远行者。我大军一旦出关，西宁所余汛兵守城足矣。但西宁东面各边口不可不守，留该土司之兵二千，为留我兵五百，以守各边口。自西宁松潘两路进剿之兵共一万一千。甘州臣前令备兵一千，今加大同之兵一千，土墨特、鄂尔多斯之兵一千，共计三千，如果出关，力仍不足。查得，巴尔库勒之榆林总兵官李耀兵精整齐、故臣咨靖逆将军富宁安，连李耀目下在榆林营之兵，另或于固原，或于臣标在彼之兵内共选一千，由李耀带至甘州，与该三千之兵合为四千以用。凉州关口颇多，故凉州之兵未调。永昌兵寡，故调陕西巡抚标营之兵五百以守永昌。甘州兵出之后，城内所剩之兵亦少，调西安满洲兵五百，交平逆将军贝勒延信，以守甘州。自甘州进剿之兵共计四千，布隆吉尔之兵一千，自巴尔库勒所调之兵二千，副将军阿喇衲带来之吐鲁番兵二千，除布隆吉尔一千兵留守驻防外，自布隆吉尔进剿之兵共四千。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进剿之兵共计一万九千，兵多足矣。该兵马如若出边，满洲蒙古之兵俱交副将军阿喇衲管辖，将阿喇衲亦为参赞大臣，绿旗兵俱交提督岳钟琪统辖。

一项，兵之马驼甚为重要。陕西比年收成欠丰，草料难得，马匹羸瘦，现臣动用钱粮购买马匹，每匹马价值十二、三两，虽竭尽所能采买，唯得千匹，甚不敷用。请令在归化城、张家口采买，或将太仆寺商都达布逊诺尔孳生马匹解送三千匹。先前内地所送马匹到此之后，皆瘦弱伤残，

徒有虚名，诚不堪用。今请圣上遣一实心效力之臣，挑选六岁以上、九岁以下膘好无残之马，于本年十二月底赶至宁夏，置于宁夏二千，宁卫一千，交署理兰州巡抚事务之布政使傅德派妥员，以每匹日拨草二束，料五升，小心妥善喂养，来年三月缓缓赶送西宁。再进兵之际，驮运口粮等物，不可无驼。布隆吉尔现已自巴尔库尔调驼一千，巴尔库尔尚有驼四千。目下巴尔库尔既无战事，敌咨靖逆将军富宁安，于总兵李耀来时，选驼二千，与马鞍、马屉、绳子一并带来。若往甘州、琼州、肃州等处采买，可得一千五百驼。膘壮堪用之驼，每头非五十两不得。臣现动正项钱粮采买，若有四千五百头驼，于西宁、甘州、布隆吉尔等处进剿可无贻误。

一项，军粮甚要。臣在西安，虑青海是年有事，即买六万石米以备。现兵丁所发口粮皆该项运抵之米。如今又增加诸多之兵，臣将充足筹办，自不致有误。一项剿灭逆贼，火器甚要。臣前在四川、西安所造炮枪堪足以用，唯原有火药不可用。臣本年所造火药，经此数战，所剩无几，现若制造亦来不及，请将景山制造之火药，每驼以一百八十斤计算，赏给一百驼，于明年正月内解送西宁。一项扼守边口甚为重要。提督岳钟琪领六千兵出松潘口，总兵官周瑛亦领一千兵进藏，此二处关口不可不予坚守。目下副将张成龙领兵五百守巴塘。里塘现有兵二百，又调四川抚标营兵三百增守里塘，令署理松潘总兵官事务之副将张英领其所属一千兵丁及适保举之副都统黑色领成都满洲兵五百，于明年二月出松潘口，于黄胜关驻扎，以扬军威，至察木多乃进藏要道，近距云南，若调云南之兵二千，由提督郝玉麟率领驻扎察木多扬威，则罗卜藏丹津等断不敢前往巴尔喀木等处。

以上五项皆臣综合此地之势所言，伏乞皇上交议政王大臣等议行。其中调兵之事，若候议再行，恐致迟误。故臣一面具奏，一面行文各处。唯西宁至云南甚远，察木多调云南二千兵驻扎之事请由议政处议定后，自京城即咨行之。为此谨奏，请旨。等请。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散秩大臣、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条奏于进剿各处所备兵马，坚固边口，足备粮秣二项看得，大将军年羹尧调遣筹定甚为周详，其既已行交各处，勿庸另议外，又奏一项，兵之马驼甚为重要。陕西比年收成欠丰，草料难得，马匹羸瘦，现臣动用钱粮买马，唯得千匹，甚不敷用。请令在归化城、张家口采买，或将太仆寺商都达布逊诺尔孳牧马匹解送三千。等语。兵戈之地，用马甚要，其所请马数外再增一千匹，共解送四千匹。该四千匹马，于京城八旗拴养之官马内，挑选膘肥体壮（**朱批**：十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千匹，派署理侍郎事务之郎中恒德、参领多索里解送，派乾清门三等侍卫莫尔浑、蓝翎侍卫达尔玛随马群前往，派遣牧长、牧副八人、牧丁五十六人赶送马群。兹于冬季前往，其整理衣服之银，赏侍卫各二十两，牧长、牧副、牧丁各十两，发三个月行粮，准乘官马前往。其官马，侍卫每人各给五匹，牧长各四匹，牧副各三匹，牧丁各二匹。该二千匹马，沿途及至杀虎口，每马日拨草一束，料二升，令小心妥善喂养。另派侍郎阿锡鼐解送太仆寺牧马一千、商都达布逊诺尔之马一千。于此派护军参领喀拉、厄鲁特（马旺带）侍卫杜兰随马群前往。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总管福寿现既在京城，故令福寿与喀拉、杜兰一同，兹今即乘驿返回牧场，于牧场马匹内挑选膘肥体壮，六岁以上九岁以下之骟马，交付侍郎阿锡鼐等赶送。其牧长、牧副、牧丁亦比照京城之例共派六十四人，拨给驿马干粮起程前往，该等之人所赏各十两银，三个月行粮，由此处计足，自户部支领，交付去臣置办。从此处所派臣等侍卫驰驿到达牧场后，解送马匹时，勿再乘驿，由牧场拨办马匹骑乘前去。护军参领喀拉，侍卫杜兰所赏各二十两银，三个月行粮由此处拨给。该项马匹令阿锡鼐等沿路于水草丰茂之处牧放，加紧喂养，于十二月内赶至宁夏，向大将军年羹尧所遣牧马官员交清后，该送马之臣等侍卫返回。此次解送之京城八旗二千匹官马，若以商都达布逊诺尔太仆寺等牧场马匹顶充，目下好马已挑选二千解送，

马内，恐怕难得好马，况沿途喂养，亦颇费银两。若以每匹马十三两银折给各佐领上紧采买，共需银二万六千两。所费不甚为多，且易喂养，旦有需用，可无贻误，于之兵丁，亦为有益。至进兵驮米骆驼一事，大将军皆已准备，勿庸另议。又奏一项，灭贼火器甚为重要。臣先前所造炮枪堪足以用，唯原有火药不可用。本年所造火药，经此数战，所剩无几，现造来之不及，请将景山所造火药，每驼以一百八十斤计算，赏给一百驼，于明年正月内解送西宁。等语。查得，工部新制火药九万余斤。火药乃兵备之要。年羹尧所请之数再增一倍。将三万六千斤药，雇骡二百驮送。解送此项火药时，于部衙门内选派贤能章京二人，于十二月起程，正月内送到西宁。又奏一项，察木多乃进藏要道，近距云南，若调云南之兵二千，由提督郝玉麟率领驻扎察木多扬威，则罗卜藏丹津等断不敢前往巴尔喀木等处。西宁距云南甚远，调云南二千兵驻扎察木多之事，请由议政处议定后，自京城即咨行之。等语。查得，前令云南提督郝玉麟所属各营酌情调遣，郝玉麟亲率兵马坐镇中甸，坚固地方。罗卜藏丹津所遣阿齐图寨桑等若与番子勾结，则相机剿除。今大将军年羹尧既言调云南兵二千，由提督郝玉麟率领驻扎察木多扬威，贼断不敢前往巴尔喀木路，则宜驰行提督郝玉麟，率其属下二千兵马进驻察木多。至察木多后协助去藏之周瑛，或里塘、巴塘等处有事，相机而行之处，视大将军年羹尧调遣而行。该兵马起程，其官兵之器械、马匹牲口、帐房锅灶，衣服口米干粮等一应之事，由督抚等即动正项钱粮办理，以使坚固整齐，(**朱批**：视妥当从速办理。)遂令启程。郝玉麟既调察木多，中甸之地亦甚重要，该提督之缺，(**朱批**：总督高其倬。)于总兵官内择一优者，领兵五百驻防中甸。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舅舅公臣隆科多、协理总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总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理藩院尚书且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且办理藩院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依议。速行。

94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颁给布尔干路办理粮饷关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督办布尔干路大军粮秣之侍读学士臣绰尔岱奏称：臣查原任左都御史敦拜等自康熙五十六年以来收放剩余银米二麦之情。据员外郎费岳色呈报，本职于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来送钱粮，原任左都御史敦拜，令职给军营放粮，故留此处。敦拜于康熙六十一年遵旨前往挽运粮米时所留下之历年收放粮米旧档内，并无旧管、新收、剩余细数之档，唯有署有及未署翼长姓名之文并各营官兵名片档卷二箱。又自康熙五十六年八月，至五十七年九月初一日之放粮领文名档，皆由主事佟齐弼来自销算送部，放米麦之署名领文，唯有纸卷大小二十稿一卷。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自放米各处送来之钱粮领文名档，于六十年二月，交付来送钱粮之户部郎中嘎鲁一大口袋，请其送部。其中亦有将所领米麦数目列入领银片内者。

今只剩有米麦领文，署名纸卷、杂卷矣。五十九年六月至雍正元年十月所放钱粮银米领文及预支钱粮名档纸卷一箱，已与书办赵英一同抬送前去。等情。臣开箱看得，唯有返回之户部翼长孙塔哈之汇造之片，至无名记片内，书有汉字，记载给银数目。其他碎文片卷，诚如费岳色所呈，杂乱无章，亦无记载之档。又查得，军地饷银自户部解送到后，办理粮饷之臣敦拜素来收贮于军营，各地挽运之米，敦拜等皆令收入察罕廋尔仓，交官兵护守。军营之用，凭将军钤印之文领给兵米。谔尔哲依图浩尔守城屯田官兵及罪犯之钱粮米麦，由屯田处户部郎中萨哈齐监给。察罕廋尔守城官兵及其罪犯之口米，由办理粮饷之臣咨文，守粮之官开仓领取，并予查符。此之交付，承领稽查，皆为白文而无钤记，只有片单纸稿，而无记档。军地官兵每月放粮廪之银，由各营夸兰达将所领钱粮数目人名造册报于户部翼长，再由翼长禀告将军方才准行。但无印凭，翼长亦不具名，只验白文给之，来文收存亦不记档。再内扎萨克蒙古兵丁，土默特蒙古兵丁、驻各卡伦之厄鲁特、察哈尔蒙古，视便前来禀告户部翼长，亦具白文报知将军验明给之。既无钤记亦无档册。历年用余之钱粮亦无记档。唯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之钱粮领片、碎纸已送主事佟齐挜销算，五十八、五十九年领取钱粮之片碎纸装一大口袋，交付来送钱粮之户部郎中嘎鲁送部销算，今只剩有领米之文矣。此等之情臣思无头绪，一时难明，务必将所存六十一年至雍正元年十月之原档，一片一片贴出，再将各式杂文，各旗来档，及各处所送白文逐一与之核对，三年钱粮得以明了，亦未可料。臣除将原任左都御史敦拜等五十六年至六十一年收放钱粮之银奏销外，尚未奏销之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元年收放剩余之米麦，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收放之钱粮，以及五十六年以来历年所余之银，交付原随敦拜等前来之书办赵英，五十八年来送钱粮，令留军前办事之户部员外郎费岳色，将其所存承领核给之白文一一查明，适时再具清册奏闻。另有他情，臣视查出，即予奏闻。

又查得，先前军营户兵二部章京未以翼长之任遣派，圣主初定以翼长遣之，又降旨：翼长司档，虽功莫算。此乃为使中间之人办事公正明白之殊意也。是以翼长俱不署名，唯视各处所领禀告将军，不钤印记。白文送至，敦拜等即予核给，亦不记录在案，故致难以核销。嗣后，在军营之派往右翼卫八旗各处之官兵、前锋炮枪营官兵跟役内，凡扎萨克蒙古、土默特蒙古兵丁、驻卡伦之新满洲、厄鲁特官员领催，皆自各属之处缮明应领钱粮之数目人名，送至军营理藩院核查造册，查符无误，则出具印结，连册一并交付户部翼长，户部翼长亦比照右翼卫之例具结，缮明已报将军，并册呈送，按册核给在案。放饷米之日期，由户部翼长报将军预先颁布。臣将放麦需用之数，事前呈报将军，由将军传令喀尔喀等骆驼驮运至此，经臣验量入仓，给以收文。察罕廋尔城仓之米，既由办理粮饷之臣收交守城官兵看护，凡需用米数，亦预先呈报将军，将驮驼数目、到城日期一并传谕，以为估算驮至之日。额定饷米增减之情，各旗既皆在案，故停止自各处领取月米，俱由该旗夸兰达造具清册送往兵部。兵部翼长将该部官员升转、领催披甲之委任及跟役增减之处与记档核对，符合者出具印结送户部翼长，由户部翼长与其上月放粮米册核对，凡查符无误者，出具印结，缮明已报将军，与原呈册一并送至臣处，验明核给在案。察哈尔兵与内八旗合并既久，亦照右翼卫官兵之例领取饷米。臣将亲赴喀尔喀、扎萨克等之前如数交明，喀尔喀、扎萨克既有印信，当收领状，俟喀尔喀运至军营量妥入仓后，臣亦具文给该守仓之官。

又查得，谔尔哲依图浩尔守城官兵、跟役罪犯一年所需钱粮、廪银三万三千两，口米三百五十余石，麦子一百八十余石。该项所拨钱粮据员外郎费岳色呈称：每年因挽运粮米顺路，原任左都御史敦拜奏于所送钱粮内计足截留，交给屯田处户部郎中萨哈齐。目下据萨哈齐言称，给后余米二百二十七石九升，饷银一万三千七十一两二钱。等语，明年运米既停。将钱粮分贮两地则多此一举，萨哈齐处原贮粮米用完时，将该处一年四季所支二麦数目呈报将军后，再领给之。

该钱粮俱呈将军，传令喀尔喀等骆驼驮至后，臣亲自乘骑前往给之。察罕廋尔守城官兵罪犯所支饷米，原为自行开仓领取，今宜令停止，亦由臣亲赴支给。再员外郎费岳色、书办赵英既令清查以往钱粮，新接饷米之事不宜再令办理，故令军营之拖沙喇哈番信安禀告将军傅尔丹具文领取。俟费岳色事明之后，再令行之。今之费岳色造册巡察仓库、查档人手不足。费岳色是年六十六岁，且身体有病，故报将军傅尔丹，将在营给事中，前锋参领胡新泰调至办理粮饷处，会同费岳色清查不明钱粮外，又于领催披甲内，挑取能书会写者二人，缮造文档。臣所有奏报行部交付接收核给之事，悉关国帑，甚为重大，叩请之下，不胜惶悚，伏乞睿鉴，赐臣办理布尔干路大军粮饷关防一枚，如此新旧钱粮可明，且臣有御赐关防，也得保证矣。倘臣之所请蒙恩准行，则御赐关防由驿二十日即可到营。事关国帑之事故臣冒昧具奏，不胜惶恐候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散秩大臣、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振武将军公傅尔丹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读学士绰尔岱奏称，臣所有奏报行部交付接收核给之事，悉关国帑，甚为重大，伏乞赐给办理布尔干路大军粮饷关防一枚。等情。查得，侍读学士绰尔岱尔理粮饷事务甚为明白，唯支领粮米如若无印，则查无凭证。是以即照绰尔岱所请，给振武将军路办理粮饷事务之关防一枚。俟降旨后，交付礼部(**朱批**：即。)铸，由驿驰递。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德普、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额伦岱、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且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且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且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知道了。

949 多罗嘉郡王允禵等奏陈皇后升座礼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臣允禵等谨奏：为礼仪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上升殿，行庆贺礼，颁诏礼毕，还宫后，设皇后仪仗、丹陛乐于宫前，臣部堂官捧进贺皇后笺文，至景运门，交与内监恭进，奏请皇后，具礼服御宫升座。公主、王妃以下，格格、镇国将军、公侯、伯、都统、内务府总管、大学士、尚书、子之命妇以上，以次赴皇后宫内两旁立，引礼大臣命妇，说与内监，转奏请皇后升座，丹陛乐作奏淑平之章，皇后升座。公主、王妃以下，格格、镇国将军、公、侯、伯、都统、内务府总管、大学士、尚书、子之命妇以上，行六拜三跪三叩头礼。行礼时，丹陛乐作奏正平之章；行礼毕，退立原处立，引礼大臣命妇，说与内监，转奏请皇后还宫，丹陛乐作奏顺平之章。皇后还宫，公主、王妃、格格、大臣命妇，以次出，为此谨具奏闻。

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臣允禵、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在学士里行臣登德、左侍郎臣王

景曾、右侍郎兼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泰、右侍郎在学士里行臣蒋廷锡、仪制清吏司郎中臣白映槐、员外郎臣苗寿、员外郎臣陈福寿、试员外郎三等侍卫侍卫护军校臣恩特、员外郎臣茂格、主事臣葛尔敏、主事臣张登杰。

95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索诺木达西来归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饬付平逆将军贝勒延信：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都统拉锡转奉谕旨：据大将军年羹尧奏称：青海台吉索诺木达西亲于布隆吉尔脱离罗卜藏丹津，诚意来投圣主，等语。因台吉索诺木达西表尽忠效力我等之语，故叛逆罗卜藏丹津始掠索诺木达西，拿获处之，我甚怜悯。今欣闻台吉索诺木达西亲返回，索诺木达西前于我等柴达木驻地尽心善加行走，又效力入藏之军中。原一心效力，今亲乘隙脱离前来者，甚属可嘉，将台吉索诺木达西施以殊恩封为贝子，自该部缮谕旨至大将军年羹尧，甚加仁爱索诺木达西，得给生业。大将军年羹尧转传谕旨。钦此钦遵，前来。故此，敕付索诺木达西之旨，由我处译为蒙古文，咨至尔处。抵达之后，尔将谕旨转交索诺木，再交郎中佟治，遵旨仁爱索诺木达西，得给生业，善加保护，由尔等处一面办理，一面将办理情形报我。为此饬咨。

朱批：甚好，谕部。

951 员外郎罗密呈报俟路畅通前往巴里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遣赴巴里坤往迎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带来之商货之员外郎罗密呈理藩院之书：为报道路阻截，俟路畅通前往巴里坤事。

罗密我于十月十八日自京城起程至达陕西，因路遇土匪，拼命奔逃，十一月十三日方抵肃州。经地方官员拨给干粮租骡，于本月十七日自肃州起程。十八日出嘉峪关，见惠回堡、河哨沟等处无一商贩，搭建之庐帐半数毁坏。十九日至赤金堡询问卫守备王伟、营守备徐祚、驿站笔帖式图拉等，据伊告称，通往巴里坤之路常有贼匪拦路抢劫。适有数百蒙古人来至惠回堡等处，屡屡抢掠驿站马匹，商人马骡食品等物，我前三驿站之人，不堪贼匪蹂躏，皆已投奔哈密，邸报已断十余日矣。如今路匪仍然不绝，难以通行。我衙署遣往探信之马三，已去近二十日，今日方返回报称，我前去探信，遇蒙古兵，随被绑拿带往伊马图山内关押。我略通蒙古语，听蒙古人议论，我等此处有精兵三千，听阿尔撒兰台吉调遣，早晚将取赤金堡、达里图、柳沟三地。前日，巴图寨桑等修书一封交给我曰：交给尔等首领。随放我返回。等语。其带之回蒙古文书，我等皆不认识，恳请钦差阅看。等语，拿出蒙古文一纸。经阅，该书内称，拉布坦贝子给王老爷、徐老爷、图老爷之书。尔等之地属于我等，尔等亦属于我等。丹津王将吞食三城，此系确实。尔等既属我等了，将此书收好。等语。书中钤有四方图记。守备王伟等迫于此情，呈报肃州官员求救，罗密窃惟，我及领催二人，并跟役共计九人，兹去巴里坤之路已被切断，不但粮饷停运，邸报亦皆不通，倘贸然硬性前往，万一有闪失，贻误钦差之事则关系重大。因知过往无望，二十日返回赤金堡，二十二日返抵肃州，悉报巡抚绰奇，暂驻肃州，以候路通。迨路畅通，即赴巴里坤。暂驻肃州之情，随事乘便知会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太保公年羹尧、平逆将军贝勒延信、靖逆将军富宁安

等外，且将拉布坦贝子给守备王伟等人之蒙古文书，另缮加封一并呈送讫。罗密愚以为，兹陕西既有骚乱，迨路通之后，策妄阿喇布坦来使所携商货可以带入，但其滞留巴里坤之人断不宜来，来使根敦亦不可由陕西一路前来。另罗密所拟奏折一件，谨夹板封固驿递，恳请到部转奏。为此具呈。

朱批：尔此单子如是明奏，殊属不合，荒谬之至，密奏是也。岂能如此无知？盖缘惊恐万状，失魂落魄所致。

952 理藩院员外郎罗密奏报凉州西宁等地厄鲁特反叛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差往巴里坤迎接策妄阿喇布坦使人所带商货之理藩院员外郎奴才罗密谨奏：为奏闻耳目所及事。

奴才罗密于十月十八日自京城起程，沿边关一路而行，至凉州等地，见沿路大小城门皆以土袋堵截，凡有事过往之人，须经盘问方准放入。大大小小村民各以牛车载上老幼，争相奔城而来。问其故，据告：凉州、庄浪、西宁等地之厄鲁特番人反叛，到处放火杀人抢掠，百姓纷纷迁往城内，以求活命。等语。由此又至凉州城询问副将刘思常。据刘思常告称：凉州通往甘州一路之永昌堡已被厄鲁特兵围困，本报驰递已断多日。罗卜藏丹津兵马掳掠了西宁的多巴，现仍在与我军交战。驻西宁之侍郎常寿被其抓去，通往甘州大路南侧之新城子横遭抢掠，民妇被掳，一守备被杀，民亦多遭杀害。等语。遂至永昌城再问，言贼兵刚过，于我南面十里之村放火而去。等语。从凉州至肃州，大小村庄不见一人。十一月十三日至肃州，问巡抚绰奇。据绰奇言曰：嘉峪关外布隆吉尔等地亦有匪乱，敌我双方交手，我军官兵伤有百余。沿途各站马匹及商人马骡不断遭到劫掠。因道路不通，由此解往巴里坤之军粮已暂停解运。此情我业已奏报，尔既为钦差，则派兵护送尔去。等语。遂派绿旗马兵五名、步兵五名随行，又拨给干粮雇骡，于本月十七日自肃州起程。奴才于十八日出嘉峪关，见回回木、河哨口一带无一商旅，所搭庐帐半数毁损。十九日至赤金堡，向卫守备王伟、营守备许祚、驿站笔帖式图拉等人询问。据笔帖式图拉告称：往巴里坤之去路上贼匪不绝，拦路抢劫。本月初三日以来，有数百蒙古人来此，回回木、河哨口等处驿站马匹连遭掳劫，那边第三站之驻站人员，因贼匪阻截，无法居住，俱已投奔哈密，本报递送中断已有十余日矣。等语。又据守备王伟、许祚告称：如今路途贼匪不绝，难以通行。本月闻知回回木等地遭蒙古人掳掠之情，曾派衙役马三前往探信，将近二十日，今日方才返回。据马三告称：我探信途中遇见蒙古兵，将我捆拿带往伊马图山内扣押。我稍懂蒙古语，听蒙古人私下言语，此处我等有精兵三千，观阿尔撒兰台吉之调遣，早晚将取赤金堡、达里图、柳沟三地。前日在伊马图之巴图寨桑、伊克莫得齐寨桑、巴罕莫得齐寨桑修书一封交给我说：交给你们城之长官，而后将我释放，步行返回。等语。其带回蒙古文书信一件，我等都不识蒙古文字，请钦差官一阅。遂拿出蒙古文书一纸。经阅其文内开：喇布坦贝子给王老爷、许老爷、图老爷之书。你们的地方已属于我等了，你们也属于我等的了。丹津王吞并三大城是实，你们既属于我等了，将此书存好。等语。文内钤有四方图记。因事关重大，故令众人回避，只密语三人，原文仍交守备王伟收存。王伟等已将此急情缮书呈报肃州官员，请求救助。奴才窃惟，奴才一身加二名领催及跟役人仅九名。此值乱事之际，前面道路梗阻，不但解往巴里坤之粮饷不能解运，本报亦俱不

通。倘贸然硬闯，万一有失，延误钦差之事，则关系重大，断不可行。故二十日自赤金堡返回，二十二日到达肃州，将其情禀报巡抚绰奇，暂于肃州住下以候路通。一俟路通，即遵旨前往巴里坤。再沿途听上年纪老人言，陕西省十多年粮食无收，军务未了，厄鲁特番人又反叛，地方兵连祸结，百姓惶惶避难，失去生所，穷迫至极。恳乞圣主于平定罗卜藏丹津等人后，将各处兵马全部撤回，唯固守内地，百姓方可活命。等语。古云：天听自我民听。兹我圣主如天好生，故乞皇上明鉴。奴才罗密本微贱之人，至愚极陋，不该僭越具奏。唯世承皇上重恩，所见所闻不敢欺隐，是以奏闻。兹因僭越具奏，乞请交该部议处。为此惶悚奏闻。

朱批：所奏是，知道了。尔有何罪。但永昌匪乱之际，尔冒险前去固然不对。稍等一下，阿喇衲兵到之后再定。再转告绰奇：伊前奏报等候兵马解送军粮一折内，朕曾降旨指责，边外如此混乱，朕不曾悉知，故有如是降旨。伊理应将此之情明白具奏，含糊具奏即属非也。年羹尧奏来后朕才知晓，今又因尔之此奏，则更明白矣。兹凡解运钱粮差遣人员之事，当于安定之后稳妥而行。一旦安稳之时仍托辞不办亦不可也。著谕绰奇。

953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调傅尔丹兵二千前往巴尔库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于明年三月派大军进剿青海罗卜藏丹津，将吐鲁番、巴尔库尔兵调往五千名。朕恐吐鲁番、巴尔库尔兵力单弱，著于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军营兵丁内，拨派二千名，令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带领，经巴尔库尔前来。该调兵马，著将军傅尔丹、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会商，以其军营之情可调何处之兵。务将马畜行粮视足配齐，办理四月粮米，即令起程。自阿济山路前往，于明年二月内到达巴尔库尔驻扎。此等之事，著议政大臣详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明年大军进剿青海罗卜藏丹津等，调拨巴尔库尔兵丁三千、吐鲁番兵丁二千至布隆吉尔等处。巴尔库尔、吐鲁番所剩兵力略单，巴尔库尔目下虽然无事，却不可不防。圣谟周详，所谕甚是，宜调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军营兵丁二千名经巴尔库尔前往。故宜遵旨疾咨将军傅尔丹，令其会同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于在营兵丁内挑选精干可行兵丁二千名，其马匹牲口裕足拨给，配齐所有器械，于军营钱粮内亦给四月粮米，遂即起程。若军营粮米充裕，于四月粮米之外多带一些更好。该兵马令前锋统领丁寿、都统艮敦带领，自阿济山前往，于明年二月到达多锡巴尔库尔。该二千兵丁调至巴尔库尔后，将军傅尔丹军营兵寡，若再有调遣，则将傅尔丹、祁里德二军合为一处而行。二路兵马合并，两将军内令谁为首之处，伏乞皇上指派。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额伦岱、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依议。若两将军合营而行，著傅尔丹为首，祁里德参议。

954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赴京恭贺元旦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谨奏：为请旨事。

我归化城二名都统及副都统，每岁封印后轮流赴京请安，恭贺元旦，开印后请旨回任。现都统副都统共有三人，封印后既然无事料理，祈请将锡扎保留下，丹津、伊西泰我等二人赴京恭请圣安，开印后请旨回任。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一级三等精奇尼哈番臣丹津、副都统级加一级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臣锡扎保、副都统加一级拜他喇布勒哈番臣伊西泰。

朱批：本年尔等来来往往已经很多了，丹津来后刚刚返回。本年尔等停止前来。

95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请革去卫色委署参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旗正参领五名、委署参领五名，观其所行，皆各图效力，各有其所。唯自亲军校升任委署参领之卫色，为人粗鲁，才技尚可，办理参领之事，每每居后。请将卫色革去委署参领，仍回亲军校行走。臣处行走印务之骁骑校偏图人可，熟谙旗务。祈请将偏图顶卫色之缺，补为委署参领。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臣拉锡、副都统臣觉罗佛伦。

朱批：照奏将偏图委以参领，卫色仍回亲军校行走。

956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每月赏给年迈无靠之孀银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正白蒙古旗都统臣巴拉米特谨奏：为钦遵上谕，敬陈管见事。

臣窃惟，或有旗属佐领内，年老守节之官兵遗孀，凡有子孙或家有柏唐阿者，生活尚可。唯子嗣家产全无依靠，且又无应领之披甲柏唐阿者，孑然一身甚属可怜。各旗佐领虽有此类之人，亦属有限。先前皇上恩诏内曾有一项，贫困孤独，失去生计者，每月赏银各一两，米各一斛。臣贸然思忖，此等年迈寡妇孤身一人，仅存其命，若亦照恩诏每月给银各一两，米各一斛，则圣主之恩不无沾被也。应否之处，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957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宫禁门守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前锋统领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条奏内开，官兵之差，莫如宫禁之要。先前护军校、护军等御守宫门，各甲喇皆固守各自之门，不曾调换。后改为各甲喇一月调换一门，五、六个月后方能转回原守之地。如此频繁调换，

以致出入之柏唐阿皆不尽知。嗣后除护军参领御守如常外，若令护军校、护军等仍如前固守各甲喇佐领御守之门，不再更换，或可悉知柏唐阿，而认识出入之柏唐阿，可避免他人肆意出入宫禁也。宫禁甚要，故臣谨将管见惶悚具奏，伏乞睿鉴。等情奏入。奉朱批：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详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查得，景运门、隆宗门、后左门、后右门、左门、右门、苍震门、启祥门、吉祥门、左翼门、右翼门共十一门，关系甚要。如若永不调换，日久天常恐有疏忽徇情之弊，故仅令满洲旗护军校、护军等轮环值守。再神武门、太和殿、中和殿、东寝宫、西寝宫、东库、西库、铁门、东南角、东栅栏、东北角、北栅栏、箭亭共十三处亦属重要，故令满洲旗护军校、护军等轮环值守。再东华门、西华门、午门之东门、午门之西门西栅栏、午门栅栏、西角共七处，令满洲蒙古旗护军校、护军共守。再招德门，贞度门、协和门、熙和门、中正殿北门、十五阿哥允武之门、西北角共七处，唯令蒙古旗护军校、护军等值守。景运门、隆宗门、后左门、后右门四门所行之柏唐阿，皆持书名木牌放行。柏唐阿出入时，由值班章京、护军校、验牌护军等共同验符木牌人名，方准入内。虽认识之人，无名亦不准入。已定各守之处皆已固定，仍照原例值守，条奏之处宜不准行。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前锋统领臣席尔根、护军统领臣寿智、查克旦、佛伦、申穆德、哈达、济当阿、和珅、傅尔丹、领侍卫内大臣臣额伦岱、马尔赛、马武、马尔萨、讷图、广华。

朱批：知道了。

95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陈审拟鲍钥拖欠工银案情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署理正红旗汉军都统事务护军统领查克旦等，参送原任广东惠潮道鲍钥拖欠工银，各处躲避一案。审问鲍钥：尔做惠潮道五年，派出工程推诿不去修理，并将应还项银四千两，至今分文不交。只据该旗查报，尔以原有的人口房屋来搪塞，这也狡辩得去吗？等因问之。据供：惠潮道衙门原无大出息，一年所得，除我盘费，所有些须盈余，我在任时，曾把京中赊去六千两银子的皮张，并盈余银两，送给总督杨琳了，如今也只得实说出来了。杨琳到巡抚任时，我要买体面，送他贺礼银一千两，每节送银二百四十两，二年八节，共送银一千九百二十两。后杨琳又说我为人罢软，不能称职，我心中害怕，把我京中赊去六千两银子的皮张送了。杨琳说：皮张甚好，我照数给尔价银。彼时，我原说不敢要价。他说：我没有白要尔这些皮子的事，况尔这皮张都是赊来的，我必定还尔皮价。虽是如此说了，究竟不曾给我一厘银子。我送他的这些皮张，彼时虽告诉他是四千两价值赊来的，但我系京中做本银六千两赊去的，五分行息，至今本利算有四万五千六百余两了。除我还过利银二千四百一十两外，尚欠皮局银四万三千一百九十一两。后杨琳待我甚是体面，次年正月内，我又送他银一千两，共送过银三千九百二十两。若不是杨琳把我这些银两皮张要了去，我的工程也不致违误，皮局银两也不得拖欠。这银两皮张都是伊家肖堂官经手收进去的，当面可以对质得的。只求把这项银两追出，就可以完我的欠项了，等语。

诘问鲍钥：尔欠了官钱粮，告出私账来，求追还完，这还是该的。至尔个人赊欠皮局的银两，也想要替尔追欠账吗？据供：那皮局的资本是借领官银的，他们亏了银两，少不得也是要告我的，总是我身上脱不掉的银子，实是杨琳累我到这田地，并不敢有一字涉虚。此外，再无房产买卖隐匿的银两，若果别处另有房产买卖，佐领已经为我革职，岂肯为我担吗？只求详情等语。

查鲍钥供称，伊在任时，曾馈送过总督杨琳银三千九百二十两，并京中赊去六千两之皮张，尽数取去，原许还伊皮张价值，究竟分文未给银两。皮张都是伊家肖堂官经手收去，可以对质得的，等语。应将鲍钥解发广东，与杨琳质问，照数追取，赔还鲍钥拖欠之项。但鲍钥现今监禁，追变在旗家产，未便发往远省，任其耽延，其应还项银四千两，除着落该旗，将伊现有之家口房产，估变价值，交送工部外，其所赊皮张本利银该四万三千一百九十一两，并鲍钥馈送银三千九百二十两，应令广东总督杨琳限一年内照数解交该旗，转交工部银四千两，其余银两给与鲍钥，自行交还皮局官银，如逾限不完，该旗将杨琳题参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

95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按律治罪托病躲避坐台之何瑞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兵部咨称：拣选革职官员坐台时，据佐领周琰、骁骑校马之良等呈报，伊佐领下并无革职之员。今据参领陈旺章将周琰佐领下革职知州何瑞汉遗漏之处，查出呈报，等因。传问佐领周琰等遗漏之处。据供：何瑞汉年已五十二岁，又因家道贫寒，一时遗漏。既经参领查出，我等有何辩处？等语。

查，坐台关系紧要，查废官时，佐领周琰等将何瑞汉隐匿不报，称一时遗漏，狡供不合，应将佐领周琰、骁骑校马之良俱革职，原任知州何瑞汉应交与刑部治罪，等因具题。奉旨：马之良著从宽，免革职，余依议。钦此钦遵。臣部随传何瑞汉审问，据供：我系正蓝旗汉军周琰佐领下，原任偏远郴州知州。康熙四十八年革职回京，往滦洲屯内住去了。今年五月内，奉旨：查废官坐台时，我在屯里，离京路远，我等佐领周琰等，将我遗漏未传。十月内参领陈旺章到任，将我遗漏之处查问时，因我生有痔疮，不能骑马，坐立不起。所以我未告去坐台效力。等语。

除佐领周琰等既经兵部，议以革职完结不议外，查律内：凡军官已承调遣行师，诈为疾患以避征役者，杖一百，仍发出征。等语。何瑞汉系革职之员，据伊虽供五月内查废官坐台时，佐领将我遗漏未传。等语。但十月内参领陈旺章将伊遗漏之处查问时，又称伊生有痔疮，不能骑马，坐立不起，所以未曾告去坐台。看此，何瑞汉躲避坐台是实，应将何瑞汉比照此律鞭一百，交与该旗，俟坐台时，将何瑞汉仍令其坐台。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流放三姓，服重役。

96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盛京等处赍进祭陵食物照例拨给车马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兵部尚书逊柱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四月，臣部奏进十日折子时奉谕：著颁发军地及各省、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兹见为送无关紧要折子及因寻常请安、进贡食物等事乘驿前来者甚

众。嗣后不可无故骚扰驿站。著颁谕各省请安折可随要事递送。凡三个月以后乘驿来京者，来人到后即刻奏明乘驿之情，若属不该乘驿者，则颁旨传令不得乘驿返回。钦此钦遵。皇上谕令各省凡递送无关紧要折子，平常请安进贡食物不准乘用驿站马匹，于驿站实有裨益。唯盛京等地所送食物，关乎祭陵之事，仍每年必送之差，故一向拨给驿站车马驮运，随来官兵每次不过六七人，每人乘马一匹，数亦不多。故请仍照前例拨给。如系递送不重要折子及平常请安赍送自进食物，概不准乘驿马。倘有借机驮装私物者，令该驿站之员即刻呈报臣部，予以参劾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知道了。

9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赏给板房以备值班人员行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请旨事。

诸王大臣进宫奏事，皇上为使其坐有处所赏于内花园建房，又为侍卫官员柏唐阿等于箭亭两侧建房，视其需要赏给值班之人。圣虑周详，虽细微之处，无所不逮，乃至每人，无不承恩。臣部章京笔帖式领催等亦在备班行走，故请将箭亭西侧板房赏给一间。为此谨奏，请旨。

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拨给二间。

962 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奏请挑选满洲官学生行走印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谨奏。

窃臣看得，汉军旗军译写清字之事甚繁。以往皆自汉军旗领催披甲内，挑选能写清字，会说清语之人行走印务。今之汉军旗领催披甲内，能写清字者，依然可得。以臣之愚见，汉军旗印务，可于满洲旗官学生内挑选清语好，能翻译者二人，以尼堪外兰级，各给二两钱粮喂养，行走印务。六年后择优行部考试，视应升之缺录用。为此惶悚具奏，伏乞圣主睿鉴。

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

9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理色卜滕札勒等罪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十月初六日，抵至西宁后，初九日驻于青海之博罗崇克克(boro cungkek)之原贝子丹钟岳父车臣贝勒色卜滕札勒，遣伊之属下门都来告：我仰圣主之恩，逾封我为贝勒，甚属体面。前往歼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时，指名由我属下遣派五十人，我力单薄，若不给此五十人，我惧怕先食掉我。故无计准伊携之，遣派五十人，我岂敢擅随罗卜藏丹津。等情告之。

后罗卜藏丹津同我等交战时，并未见色卜滕札勒之人。我等大军三败贼匪后，臣致车臣贝勒色卜滕札勒：尔前被迫随罗卜藏丹津，今罗卜藏丹津败遁，倘尔有缘由，尔亲来禀告。贝勒色

卜滕札勒于十一月十五日，亲来臣处。观之甚惧。故此，臣体察圣主之宽仁，向色卜滕札勒云：尔曾遣五十人援罗卜藏丹津，理应治罪，惟尔乃系被迫遣人，尔本身并未随从。听闻我来，即遣人陈由，按我之处理亲自前来，依我大国之例，对于恕罪诚意归来者，断不治罪，仍保留尔之贝勒衔。尔返回静居，今青海内若有诚意归服者，尔切实引至我前，倘一人归来，则顾实汗遗一后裔。等情言毕，遣返之。此间，色卜滕札勒仍暗探青海消息，无数次来告。虽不晓实过，观察其心，甚为忠恳。

臣查得，青海贼匪阿喇布坦鄂木布、额尔德尼台吉、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吹喇克诺穆齐，此四人均与罗卜藏丹津一意叛乱。其他众人均属迫于罗卜藏丹津行者，今罗卜藏丹津等，既败于我等大军远遁，此内陆续有来投之人不可料定。嗣后若有恕罪来投者，臣详究来投人心之真伪，以仰俯圣主好生之至意，按伊等罪之轻重，酌情办理具奏。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尔具奏者甚是。将色卜滕札勒办居于原籍驻者难于办理。惟色卜滕札勒请投者，乃大好信息，为何相隔半月方具奏？此次既然大变，诸事方不可软。为青海之永久太平，此次尔牢靠办理。首崇黄教甚要，有关众蒙古等之心，断不可忽略，此事常存于心。

9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补授大将军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谢恩事。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勤，将皇上敕封臣为大将军敕书，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送至西宁。臣伏思，圣主饬令臣负大将军之甚要之任。臣惟钦遵谕旨尽能效力外，俟敕书送至之日，将臣谢恩之情由一并谨奏。

965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阿喇衲等伏请圣主万安。

臣阿喇衲、穆克登、阿育西、杨昌泰、巴济、托莫克、图巴。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都好么？尔之要员全部带去，此乃非也。穆克登、杨昌泰、图巴，俟旨到速交绰奇，拨足马畜行粮，将此三人抓紧时机驰速遣回。

966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自巴里坤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臣阿喇衲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领兵于十一月十五日自木垒起程，本月二十五日到达巴里坤，停留二日领取粮草，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臣等除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我等兵至布隆吉尔后，即赴柴达木抑或如何之处，祈请大将军指授遵照施行。等情呈送前去外。谨将臣等领兵自巴里坤起程之事具奏以闻。

副将军散秩大臣臣阿喇衲、副都统兼委前锋统领臣穆克登。

朱批：尔由此路前往甚为可嘉。前富宁安奏言似有遣尔由吐鲁番另路而行之势，阅后甚为

恼火，旨另折谕之。

96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严肃宫门礼制三款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谨奏：为敬陈愚见，仰祈圣训事。

窃惟，皇帝清明道统，内外严明，教诲各官，开诚布公，立百世之法礼，以为万年之仪范，诚崇德至极也。臣乃末等之辈，蒙主超擢，身膺此职，诚不堪任。日夜忧惧难酬万一，何敢为避嫉怨不陈管见。

一项，乾清门紧靠内廷宫殿，圣主日理万机，宜应甚为肃静。看得，臣员恣意上下，向背坐立揖让者甚众。祈请除办事之王大臣、值班大臣、侍卫（**朱批**：宫内行走之人。）外，凡无奏事者，不准登立乾清门前丹陛。

一项，中路乃皇上御行甬路，凡人盖不准行。乡党篇孔子曰："立不中门。""过位，色勃如也。"看得：午门前中间甬道不唯糊涂小人，虽臣员亦有行走者，祈请严加禁止。

一项，午门前王等一向骑马而行，兹见或有王等亦有乘轿者。臣虽不知有无令王等乘骄之旨，唯面阙乘轿，不合礼制。况王等不准骑马过大清门，东西华门禁行轿舆，宫阙御门之前岂可坐轿而行。祈请嗣后午门之外停止乘骄，严肃国法，以防蔓延。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甚是。照奏交付领侍卫内大臣、值班章京、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严加遵行。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不时稽察。倘有悖行者，则指名参劾。

968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八旗官马骆驼出口牧放展限一个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臣查克旦跪奏。

八旗官马骆驼每年皆自三月二十四、五日起出口外牧放，于八月内全部赶回京城。臣愚以为，三月内口外青草方才萌芽，马驼至牧场后不能立即饱食，有损马驼。臣请展限一个月，令八旗官马骆驼于四月底赶出放牧，于十月之内赶入京城，则马驼皆可上骡，且不致窘迫也。为此不胜惶悚跪奏。

969 散秩大臣都统图拉奏请赴年羹尧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将军参议散秩大臣都统臣图拉谨奏：为祈请效力事。

蒙圣祖轸念臣之先辈，将臣于冲龄少年既补为散秩大臣。又补为不堪其任之都统，此次前来军前又授以参议，如此高厚之恩，诚难酬答。兹初承天旨，理应舍身报效。臣自来营中竟未效力。目下乌兰固木虽位及边陲，但敌人尚远。适接兵部咨开：奉旨：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于明年三月派大军进剿青海罗卜藏丹津。钦此钦遵。臣祈请于臣处兵丁内择选百名驰赴大将军处，听命调遣。臣仰答重恩，诚意前往效力，叩乞明鉴，准臣所请。为此谨奏。

朱批：西事已成定局，去亦来不及矣。尔等平常之人去亦无用。此奏多余。

97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请复开闲散宗室考试之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子监祭酒臣伊尔登谨奏：为祈请劝勉宗室之人考试事。

皇上广开言路，虽寸长之人皆能各抒己见，诚我皇上圣明之至。又命复选科考，乡试未中人等卷子，将应取之人超额录取，以爱惜人材不致稍有遗漏。此皆皇上至恩。臣愚以为，有才者虽出自天下，皇家宗室内或有才学可用之人亦未可料。圣祖在位之时，始开闲散宗室准考乡试之例，因不肖之徒营私舞弊而令停止。皇上若以一视同仁复开闲散宗室考试之例，则宗室之人必受鼓舞，有兴进学。其中若得一二贤能，亦可为皇上效竭犬马。臣不揣拙见，谨以奏闻。

971 内务府奏请拣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衙门所属司院之办事可靠者，均系为郎中之人慎行者，方可称职。今掌仪司郎中兼男爵刘保柱、慎行司郎中克色依均不胜于司事，祈准刘保柱解任郎中，在男爵上行走。克色依既为旗人，退用于部缺。再，庆丰司员外郎东古利、员外郎佐领兼阿达哈哈番车克，均不适于司事，且已久病。停此二职，著车克亦在伊之阿达哈哈番上行走。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将克色依交吏部引见，尔等先前遣用于部之官员等，各部之大臣等今亦试用近一年，善劣可否者，部之大臣等各自分别保举引见，亦具奏。

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江南沿海地方营汛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松江府视察提督标下兵丁，十六日抵金山营，由彼沿海查视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等营兵丁后，到达海口渡涉吴淞江处。署理崇明总兵官事务之副将杨国祥率其标下水兵战船前来，臣即于海口阅视崇明水兵、战船交织调转及操演枪炮。见兵丁驾船熟练，枪炮射击甚为整齐，为予勉励，于官兵各加赏之，而后其返各自汛地。臣遂渡江至吴淞、浏河、福山等营视察。臣此次巡视沿海地方，及苏洲、松江、常州、镇江一带营兵，凡军列演阵、马步骑射、放枪放炮、藤牌翻滚、舞刀皆已阅看。将其中马步骑射为优者记名在案，与官弁一并酌情奖励。凡兵阵极为不整、马步骑射平常者，臣已饬令该营之弁，不时操练，勿得怠惰，将随兵照数裁减，精减衙役，不可多用。（**朱批**：甚好。）所有营务皆须遵照训谕竭能整饬，以期兵精整齐。查得沿海地方之炮台、墩台、营伍汛守之地，一向设立甚为坚固，无须更动。臣此次虽然未至崇明，但自吴淞、浏河处瞭望，崇明之貌清晰可见，确为拱卫海口之要地。今水兵熟操战船，海口无忧。本年江北沿海地方河水浅，船不能通达各营之地，且封印日近，臣衙内应办之事甚繁，故自福山营即返江宁。江南沿海各营皆已巡视，江北沿海各营，臣明年再奏请往察。（**朱批**：甚

是，好。）

再沿海地方堤路皆好。唯金山卫以北双阙一带地方原为石堤，因被海潮冲毁，今筑土堤拦潮。南汇、青村等地沙淤高出堤面达十余里。有凸出者必有凹陷者。海潮随流向北直冲双阙金山卫，故金山卫一带拦潮堤坝屡筑屡凹。当地民人纷纷呈请仿照浙江海宁之例，修建石堤以保民田。只是修建石堤工价甚巨，非属易举，臣现交付地方官员勘明估价呈报前来。俟其报来后，再奏请如何而为。（**朱批**：奏文到后再定。似应修建。）臣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返回衙门之处，除具本题报外，为此缮折，交臣标下千总朱天禄、兵丁李国玉赍捧，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手书。

朱批：知道了。

9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御赏哈密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巡视沿海地方，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返回，途至常州府后，赍折千总张文启赍捧御赏哈密瓜到此，臣当即跪迎入船，恭设香案，望阙叩恩祗领。伏思，新哈密瓜乃宫内御用之物，江南各类之果皆不似此甘甜，本地人非但不曾品尝，亦诚未见过。兹圣主恤念于臣，自遐赏赐，臣跪领之下，兵民咸聚，无不称颂圣主殊恩，卑臣之宠幸也。臣屡蒙眷恩，感激之心，拙言难奏。唯益加谨慎，矢勤始终，以仰答圣主养育厚恩于万一。为此缮祈谨具叩恩。

臣衙门笔帖式刘希善书。

朱批：朕观尔意，若以尔出力而论，朕恩尚薄。所奏知道了。

9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资助吴纳哈银两及官员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千总张文启赍回臣请安折内奉旨：据闻副都统吴纳哈，人颇贤达能干，比年艰辛效力。若人确好，尔酌情周济，以俾欣悦。亦勿太过分矣。钦此钦遵。臣自莅任访查副都统吴纳哈居官如何，满洲官兵俱言其恤爱官兵，乃为贤臣也。兹圣主慈恤其于营伍辛劳效力，命臣予以周济，臣欣喜不已。吴纳哈家计艰辛，其到之后，将资助银一千两。（**朱批**：太多了。朕命尔稍加帮助，以示照顾甚好。）并告之此乃皇上念其效力，殊命周济也。此银若少可再增添，或即照此给之之处，臣将遵照训示而行。赏给吴纳哈之衣帽，由部驿送到后，臣即派员迎送。

再臣遵旨访查裴徕度、施成额居官如何一事。经查裴徕度居官年深，熟谙地方之事，操守好，名声亦佳。目下江西事务，该军之人办理俱好。（**朱批**：朕亦曾见多有言此为好者。）何天培不足之处，臣未预先奏闻，圣主洞鉴宽宥，降旨训诫，臣每思于此，不胜惶悚，无地自容。窃惟，皇上圣明在天难逃。今遵圣训，嗣后且闻一省他省臣员之事，即刻奏达，不敢替人隐瞒，有负圣主将臣以为人级信用之恩。臣不胜惶悚，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手书。

朱批：知道了。

975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调常泰为户部郎中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部务系关钱粮，项目繁多，非贤能之官不能办理，此情前曾多次上奏。兹臣部镶白旗员外郎常泰，为人明白，办事好，现自吏部计俸，指陪监察御史听候带领引见。祈请将常泰按其升迁品级对品调任臣部郎中料理事务，视郎中缺出即准坐补。俟降旨后，咨请吏部，将常泰之缺另行择人具奏引见。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尚书臣张廷玉、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李周望、右侍郎臣托时、右侍郎景日昤。

朱批：补正之时再奏。

976 吏部奏请顺天乡试应否调取直隶州县等官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顺天乡试房考官，旧例将满汉进士、举人出身之员外郎、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内阁中书、国子监助教、守部进士、举人，并直隶之同知、知州、知县等官，尽行开列，恭请钦定简用。

今查开列在京各官为数既多，而现任州县等官俱有地方专责，虽路远近不同，往返必致数月，地方事务既难兼顾，况近年开列亦均未蒙简用，应否将现任直隶州县等官，停其调取或仍照旧例行文调取之处，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停止调取地方官。

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拨给阿喇衲随行官兵马驼粮米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遣兵起程事。

副将军阿喇衲领兵，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巴里坤呈报，查拨给之九百五十匹官马，除倒毙三十七匹外，视瞟壮者挑出五百随兵携来，其余四百十三匹，因系欠膘，留下交付夸兰依达、副将、参将、台吉塔苏隆多尔济等妥善牧养外。兹天寒路远，请准将此五百匹马，随兵带去，以备需用。为此具呈。等语。窃查西安送来之二千匹官马，乃经议政大臣议奏专备需用所送者也。臣前参酌兵丁人数，巴里坤留下一千五十匹，分给吐鲁番九百五十匹。兹副将军阿喇衲以天寒路远呈请备带马匹五百，是以准其所请，将此五百匹马拨给带去外。又据副将军阿喇衲呈开，查此次随本将军前去之官兵计自本年九月十五日始至来年正月十五日，拨给四个月行粮，其中十二月三十日以前所拨钱粮，本属应得，除此之外，预支钱粮仅为半个月。兹时值隆冬，兵丁跟役徜无皮袄等物，必遭寒冻。可否于预支的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半个月行粮之

外，再增拨四个半月钱粮，共预支五个月行粮。为此具呈。等语。查今时值隆冬，预支钱粮以备兵丁跟役置办衣物，利于兵行。故照阿喇衲所请，交付暂时办理巴里坤粮饷事务之阶州知州邵嗣世，再预支给副将军阿喇衲承行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四个半月钱粮。又据阿喇衲呈开，本职所领之兵及孙继宗之兵，共计五六千口，大将军备米虽足，但此去路远，且无商市，若日久失去供应，兵丁必致困顿。多备一些，似更妥当。但兵携二月口米，每人即负一百二十斤，远途跋涉，实难承此重负，以携四十五日口米为宜。请准将官弁二百十三口，应携之十二月初一日至正月十五日一个半月白米六十三石九斗自巴里坤携带，兵丁跟役三千五百四十口，应携之十二月、正月二个月四分麦子俱自木垒携带，十二月、一月之六分小米四百二十四石八斗自哈密携带。官员自正月十六日始至本月三十日半个月白米二十一石三斗，自巴里坤由官驼驮运；兵丁跟役正月一个月六分小米四百二十四石八斗自哈密由官驼驮运，共驮运白米小米四百四十六石一斗。计每驼驮运一石六斗，需驼二百七十九头。该项粮米驼数既然不多，俱分给各营，派员专管。再喀尔喀厄鲁特官员三十九口，其十二月一个月所需白米七石八斗，自巴里坤携带；兵丁三百三十八口，十二月所需小米六十七石六斗，自哈密携带。喀尔喀厄鲁特官兵共计三百七十七口，倘将正月之盘银一千一百三十一两拨给之，用驼不多且亦便利。如何而为，祈请将军定夺。为此具呈。等情。查现阿喇衲虽领兵赴布隆吉尔，然视军情远调亦未可料。军旅出征，粮草至关重要，多备一些确属有利。故准阿喇衲所请，交知府邵嗣世，凡随往将弁所带白米自巴里坤携带，喀尔喀厄鲁特官兵一个月盘银亦自巴里坤拨给。又令鄂尔多斯台吉等于所备进剿之驼内，挑出壮驼二百七十九头，备好驮屉鞍褥绳子，自巴里坤、哈密驮米。又行饬副将军阿喇衲，尔备带之五百匹马，随军驼米之二百七十九头骆驼皆系官马驼，需用则用，将所用之处奏闻。不需用则交还该处。等情。除行会知州邵嗣世，将随副将军前去官兵之行粮口米，自起程之日截取外，照此奏疏亦咨甘肃巡抚绰奇，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讫。拨给副将军阿喇衲一行官兵之马驼粮米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运。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所办甚善。

9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都统穆森自木垒移驻哈喇和卓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折奏开，牧群马匹甫至，都统穆森即于十一月十一日自巴里坤起程赶赴吐鲁番。等语。兹据都统穆森呈称，我自十一月十一日起程后，十九日抵达木垒。查副将军阿喇衲留下喀尔喀台吉官兵二百零一人，满洲绿旗兵二千六百余名。看得，木垒等处冬季御守皆赖卡伦保障，务必坚固为宜。今因此处察哈尔、索伦等兵俱经副将军挑选带走，木垒距乌鲁木齐虽不甚远，卡伦屏障何等坚固，亦系兵单力薄。吐鲁番如若有警，此间相距颇远，以劣马应急，断难驰达，于事似会迟误。又查副将军阿喇衲前折疏言，若萨尔海雪深难以驻兵，届时再为迁移。等语。今见木垒雪大难以驻扎，本应候旨迁移，唯暴雪之后愈加难行，故本都统领兵于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迁往哈喇和卓。请将军将我自木垒移往哈喇和卓之处代为转奏。为此具呈。等情。前策妄阿喇布坦使人来朝，臣钦惟，策妄阿喇布坦乃甚为狡诈之人，其一面遣使，一面乘我不备，暗派兵马犯我边哨，亦未可料。故饬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哨所严上加严，密切防范。等情具奏讫。是以行饬都统穆森，现值青海有事之时，尔至吐鲁番后，严饬各哨，加意防守。再吐鲁番因调兵

二千前往布隆吉尔，吐鲁番回子新近归顺，不足为信，或有一二贼逆逃赴策妄阿喇布坦处报信，俱未可料。此须交付吐鲁番伯克托克托马木特不时严查。等语。又严饬驻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瑞及驻鄂笼吉之侍卫哲尔德等严防卡伦，不时巡查。等语各行交前去。除严饬巴里坤各哨严防外，兹因青海有事，故臣自巴里坤现有之四千九百余名满洲蒙古绿旗兵内。抽出二千五百名，以备调用。此俱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谨将都统穆森移驻哈喇和卓，严防卡伦及现今备兵之处，具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甚是，善哉。唯阿喇衲俱将要员带走，略为不妥。朕将点名数人，命阿喇衲调回。

979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于巴里坤自力耕田之人议叙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驻巴里坤屯田副都统雅图等奏称，巴里坤官屯收粮数目，臣等已会同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另折具奏外，今据自力效力军前之西安镶蓝旗都木巴佐领之候补笔帖式威和岱呈开：威和岱我属京城索津佐领之人。五十九年，肃州新开九项条例，我捐纳了先期录用之免试笔帖式。未食俸米，自力于军营效力四年有余。随师兵征乌鲁木齐一次，在吐鲁番军营效力一年多。本年春我自备八石种子，及耕田所需马畜器械等物垦田。今收得青稞八十石三斗，欲自行运送交仓。等语。据正红蒙古旗额尔柱佐领护军德柱呈开：我同佐领之捐纳监生佛保乃我之弟。为给佛保捐纳，本年我自备青稞种子八石及器械等物，于巴里坤耕田。今连种子共收得青稞八十六石，欲自行运送交仓。等语。据镶黄蒙古旗纳尔泰佐领之护军三柱呈开，为给我同旗原色棱佐领之我之胞弟，闲散蒙古善寿捐纳，三柱我本年自备青稞种子八石及器具等物，于巴里坤耕田，今连种子共收青稞八十四石三升，欲自行运送交仓。等语。据直隶顺天府大兴县民杨文修呈开：我胞弟杨文标，于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在陕西甘州新开增之九项条例中捐纳了候补州同。本年春，杨文修我自备种子八石及耕田所需马畜器具等物，替我胞弟候补州同杨文标耕田。今收青稞八十二石，欲自行运送交仓。等语。故臣等咨行巴里坤办理粮饷事务之阶州知州邵嗣世内称，威和岱等自力耕田，收得青稞共计三百三十二石三斗三升，应量清照数收仓，断不可缺欠。将收粮之情一面呈报我等，一面给发实授书。等情咨令去后，旅据该知州邵嗣世呈称，威和岱等应交之青稞，皆已如数收量，并无缺欠，故给发实授书矣。等语。查据前盛京兵部侍郎海寿奏开，巴里坤自愿效力耕田之人，其所有种子、器具等物俱自关内运至，颇费人力工银。祈请圣主降旨，凡巴里坤等地自力耕田之人，秋季交粮时，予以殊恩议叙。等情奏入。奉旨：准行。部咨在案。今自备效力军前之候补笔帖式威和岱等既属自力耕田，祈请饬该部将自助屯田之候补笔帖式威和岱等视各交青稞之多寡予以议叙。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交散秩大臣，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之王大臣等会同议政大臣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驻巴里坤屯田副都统雅图等奏开：官屯收粮数目，臣等已会同将军富宁安具奏外，今自行效力军前之西安镶蓝旗都木巴佐领之候补笔帖式威和岱，本年耕收青稞八十石三斗；正红蒙古旗额尔柱佐领之护军德柱，为其弟佛保捐纳监生，本年耕收青稞八十六石；镶黄蒙古旗纳尔泰佐领之护军三柱，为其弟闲散善寿捐纳，本年耕收青稞八十四石三升；直隶顺天府大兴县民杨文修，为其胞弟候补州同杨文标捐纳，于本年替其弟耕收青稞八十二石，俱交办理粮饷之知州邵嗣世照数收量，给发实授书矣。臣等查得，前侍郎海寿奏称，巴里坤自愿效力耕田之人，其

有种子、器具等物俱自关内运至，颇费人力工银。祈请于秋交粮之时，予以殊恩议叙。等情。奉旨：准行。在案。今自行效力军前之候补笔帖式威和岱等，既属自力耕田之人，祈请饬该部议叙。等因。既然如此，将副都统雅图之原折一并交付九卿比照先年，按其所交之青稞多寡，路途之远近而计，予以议叙。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之太保兼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之太保公吏部尚书舅舅臣隆科多、协理事务之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之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臣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牛钮、郎中兼办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著交付之。

980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叙屯田多收之员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奏开：本年春臣等曾奏闻，于巴里坤播种青稞种子二千石，以每亩播种一斗而计，共应种地二万亩，经丈量后，分给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臣及诸臣官员自捐马畜，自二月十五日始，至三月二十二日陆续播种完矣。等情。查得，本年都统穆森所属之正黄旗护军参领，夸兰依达华色等原领种子一百十八石四升，收得青稞一千二百九十八石四斗四升。正白旗拖沙喇哈番，委署鸟枪骁骑夸兰依达扎鲁等原领种子二十八石七斗一升，收得青稞三百十五石八斗一升。副都统萨尔禅所属正黄旗鸟枪护军校、委署鸟枪护军夸兰依达泰柱等原领种子一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收得青稞一千六百十九石七斗五升。副都统觉罗英柱所属之镶黄旗云麾使兼拖沙喇哈番，钦命委署之章京、委署护军夸兰依达拉寨等原领种子七十五石五斗八升，收得青稞八百三十一石三斗八升。正黄旗拖沙喇哈番委署骁骑夸兰依达博和里等原领种子六十七石九斗八升，收得青稞七百四十七石七斗八升。西安副都统常寿等所属正蓝旗佐领，委署夸兰依达鼐木岱、正黄旗汉军四品参领、委夸兰依达朱兴仁等原领种子三百二十一石二斗四升，收得青稞三千五百三十二石六斗四升。以上皆收成十一倍。副都统智永所属之镶红旗察哈尔达木巴多尔济佐领之亲军部委参领锡拉布等原领种子二十石，耕收青稞二百石，收成十倍。甘肃提督路振声所属之甘州游击何明高等原领种子三百四十四石四斗，耕收青稞三千四百五十四石六斗。原总督标下副将，今擢任总兵官之田俊等原领种子一百二十五石九斗，耕收青稞一千二百六十石一斗两升。总督标下守备陈山等原领种子七十三石一斗，耕收青稞七百三十一石三斗。统管肃州兵之潼关营副将潘之善等原领种子二百石，耕收青稞二千三十四石五斗二升。凉州游击白玉柱原领种子四十三石六斗，耕收青稞四百三十七石四斗。凉州游击程尚仁原领种子一百十四石八斗，耕收青稞一千一百五十石六斗。宁夏游击彭云龙等原领种子一百五十五石四斗，耕收青稞一千五百五十五石二斗。固原守备王源等原领种子一百四十四石三斗，耕收青稞一千四百四十三石三斗。榆林守备韩仁丰原领种子十九石七斗，耕收青稞一百九十八石

五斗。以上皆收十倍余。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官耕种子二千石，收青稞共计二万八百十二石三斗四升。臣傅尔安自力耕收青稞七十二石。提督路振声自力耕收青稞六十一石二斗，总兵官杨昌泰自力耕收青稞六十一石二斗。自力耕收青稞共一百九十四石四斗。以上官耕自力耕收青稞共二万一千六石七斗四升，现派官兵俱各自行运至巴里坤，交付暂办粮饷事务之阶州知州邵嗣世。运至仓场后，除将用于来年耕种之青稞种子二千石交知州邵嗣世另行贮藏外，余下之一万六千六石七斗四升之青稞，咨川陕总督公年羹尧、甘肃巡抚绰奇以为军饷。查得，去年十月臣等曾奏，本年因霜降早，故将派往耕田收获五倍之副都统萨尔禅所属正黄旗委署鸟枪护军夸兰依达泰柱等，收获六倍以上之副都统智永所属正蓝旗察哈尔闲散章京雅图等免去查议。将收二倍之宁夏游击彭云龙等。收三倍以上之正白旗鸟枪马兵夸兰依达扎鲁等、固原游击高普等，收三倍之凉州游击程尚仁，收四倍以上之都统穆森所属之正黄旗护军夸兰依达华色等，收四倍之总督标下副将田俊，守备陈山等，理应即刻交部查议。唯现值军机之际，将该等之人名职送部在案。俟事毕时，再照例查议。将该等之人来年仍派出耕田效力。若收获多，则奏明免去查议，收获仍少，将本年少收之情陈报一并参奏，交部严加议处。收七倍之副都统英柱所属正蓝旗护军夸兰依达额尔毕图等、镶白旗马兵夸兰依达、觉罗马希纳等、统管肃州兵之潼关营副将潘之善等，收八倍之西安副都统常寿等所属正白旗马兵夸兰依达保柱、镶红旗汉军夸兰依达王宗博等、提督路振声所属甘州守备胡廷宣等、凉州游击白玉柱等。祈请圣主饬该部，照西吉木等处之例议叙。等情具奏。奉旨：视耕田所得多少予以议叙治罪之事既属军务，著从严议之。钦此钦遵。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等议奏，将收获七倍以上之夸兰达额尔必图等交九卿照例议叙。收获五、六倍之夸兰依达泰柱等免查议外，收四倍以下之游击彭云龙等应即处分。唯将军富宁安言本年霜降早，故将少收之游击彭云龙等记录在案，来年仍令耕田，诚若收交多，则可免查议。若仍不勤勉效力，又比他人少收，则将本年少收之情一并严处。等情奏送前来。遵此本年仍将收二倍之宁夏游击彭云龙等、收三倍以上之正白旗鸟枪马兵夸兰依达扎鲁等、收三倍之凉州游击程尚仁、收四倍以上之都统穆森所属之正黄旗护军夸兰依达华色等、收四倍之原总督标下副将，今擢任总兵官之田俊、守备陈山等派出。臣富宁安又酌情添派些官员前赴耕田。去年收三倍以上之固原游击高布病故。今年派守备王源补缺耕田。今年蒙圣主之洪福，天合雨顺，加之督办耕田之官各图效力，故满洲旗屯俱收十一倍，察哈尔绿旗官耕之田为十二倍余。今都统穆森所属正黄旗护军夸兰依达华色等、正白旗鸟枪马兵夸兰依达扎鲁等俱收十一倍。宁夏游击彭云龙等、凉州游击程尚仁、原总督标下副将、今擢任总兵官之田俊等、守备陈山等俱收十倍以上。既然如此，将该等之人免去去年记录在案之查议之处。又查得，前据督管巴里坤等地耕田之侍郎海寿等奏称，凡多收者援照西吉木等地各记录三次之例议叙，少收者照例处分。如此则可劝勉官兵各图效力，且于耕田之事亦为有利。等情具奏。经九卿议奏，将杜尔伯津地方管耕田之西安镶蓝旗汉军协领郭拱辰、正蓝旗骁骑校阿喇衲等、固原游击杨明、凉州把总吴起鹏等，俱各记录三次随档。将护军小领催，由部委署之护军校、骁骑校等，俟兵返之时交该旗视应用之缺录用。等情议奏咨行在案。既然如此，将去年记案查议，本年仍派耕田之都统穆森所属之正黄旗护军夸兰依达华色等、正白旗鸟枪马兵夸兰依达扎鲁等、宁夏游击彭云龙等、凉州游击程尚仁、原总督标下副将今擢任总兵官之田俊等、守备陈山等不议叙外。将本年收十一倍之都统穆森所属护军营始增派耕田之正黄旗崇林佐领之护军校，钦委章京多尔济等八员、镶黄旗关福佐领之护军部委护军校墨色等六人，及副都统觉罗英柱所属之镶黄旗云麾使兼拖沙喇哈番钦委章京委护军夸兰依达拉寨等、正黄旗拖沙喇哈番委骁骑夸兰依达博和里等、副都统萨尔禅所属之正黄旗鸟枪护军校委夸兰依达泰柱等、西安副都统常寿等所属之正蓝旗佐领委夸兰

依达鼐木岱、正黄汉军旗四品参领委夸兰依达朱兴仁等，收十倍之副都统智永所属之镶红察哈尔达木巴多尔济佐领之亲军部委参领锡拉布等、收十倍以上之提督路振声所属之甘州游击何明高等、统管肃州兵之潼关营副将潘之善等、凉州游击白玉柱、固原守备王源等，榆林守备韩仁丰等，祈请饬该部照例议叙。除将督理耕田之满洲察哈尔夸兰依达，参领及护军，小领催，部委参领，护军校、骁骑校、绿旗副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名衔，分别缮造清册送部外。为此谨奏，请旨。等情。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怡亲王传旨：将军富宁安奏请议叙耕田人员一折内，唯议护军委署章京以上之官员，未有兵丁。该耕田所在之满洲、蒙古、绿旗二千四百余兵亦效力矣。本年收粮既多，对该等之人应如何恩赏，著咨将军富宁安议定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言，臣及诸臣官员等自捐马畜耕田。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官屯耕收青稞共二万八百十二石三斗四升，臣富宁安自力耕收青稞七十二石，提督路振声自力耕收青稞六十一石二斗，总兵官杨昌泰自力耕收青稞六十一石二斗。以上官屯耕收及自力耕收之青稞共二万一千六石七斗四升，已派官兵，各自运至巴里坤交仓。除来年播种所用二千石青稞种子另行收贮外，其余一万九千六石七斗四升，咨总督公年羹尧、巡抚绰奇以为军饷。本年满洲官耕之田皆收十一倍，察哈尔、绿旗官耕之田皆收十倍多。查得，去年耕田，游击彭云龙等七员因收粮少，曾记案应予查议。其中除固原游击高普病故外，正黄旗护军夸兰依达华色、正白旗鸟枪骁骑夸兰依达扎鲁俱收十一倍。宁夏游击彭云龙、凉州游击程尚仁、总兵官田俊等、守备陈山等俱收十倍以上。既然如此，除将该等之人不议叙外。祈请将收十一倍之正黄旗崇林佐领之护军校委署章京多尔济等八员，镶黄旗关福佐领之护军委署护军校黑色等六人，镶黄旗云麾使兼委护军夸兰依达拉寨、正黄旗拖沙喇哈番委骁骑夸兰依达博和里，正黄旗鸟枪护军校，委夸兰依达泰柱，西安正蓝旗佐领，委夸兰依达朱兴仁等，收十倍之镶红察哈尔旗达木巴多尔济佐领之亲军委署参领锡拉布，收十倍以上之甘州游击何明高、潼关营副将潘之善、凉州游击白玉柱、固原守备王源、榆林守备韩仁丰等照例议叙。将督理耕田之官员名衔分别缮造清册送交兵部矣。等情。查得，去年议政大臣议奏，将巴里坤耕田收四倍以下之游击彭云龙等记案，来年仍派耕田。若其多收，则免去查议。倘若不图效力，再次少收，则从严处分。等情，议奏准行在案。兹彭云龙等七员内，固原游击高普病故。现在六员本年耕田俱收十一倍、十倍以上。故将该等之人免去去年记录在案之处，不予议叙。再将耕收十一倍，十倍以上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员名衔一并交九卿议叙。适才和硕怡亲王传谕，将军富宁安奏请议叙耕田人员一折内，唯议护军委署章京以上之官员，未有兵丁。该耕田所在之满洲蒙古绿旗二千四百余兵亦效力矣。本年收粮既多，对该等之人应如何恩赏，著咨将军富宁安议定具奏。钦此。圣主所谕甚为周详。臣等遵旨咨将军富宁安，命其查明耕田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将应如何恩赏之处议定具奏。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之和硕兼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太保兼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公吏部尚书舅舅臣隆科多、协理事务之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济、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兼理理藩院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知道了。彭云龙等本年既然效力收粮多，著予从半议叙。

981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赔偿巴里坤倒毙之骆驼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奏开：据牧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基、候缺知府林奉纯、肃州前营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州硕岱呈称：康熙六十一年八月，都统图思海接收运米前来之一千八百三十一头骆驼时，因羸瘦残癞者甚多而未敢接收遂禀告将军，将军交户部翼长齐格，潼商道王全辰，随都统图思海会同前来送米之员外郎舒申等，知府陈伟等及牧驼之鄂尔多斯台吉齐旺多尔济等共同查验。其中六分膘以上之驼七百零六头，三四分膘之驼三百八十二，瘦驼一百七十，癞驼五百二十，残驼四十三，瘸驼九，瞎驼一头，瘦残癞瘸等驼共七百四十三头，委实难以牧养。因将军交付，该项瘦残骆驼如若送回，难免受损。故分别记档接收牧养，具奏在案，与鄂尔多斯台吉等分别带回牧群。虽经寻水草好地小心牧养，但瘦残癞瘸之驼伤损过甚，终难复原。其中癞驼尤多，身不生毛难以过冬，虽经医治不能痊愈，及至春天，倒毙甚多。自康熙六十一年八月，至雍正元年八月，候缺道员王永基，鄂尔多斯台吉齐旺多尔济牧群内，死癞驼一百三十一，残驼七，瘦驼十二，瘸驼一。游击赵廉、参领伊扎布牧群，死癞驼三十，残驼二，瘦驼一头。雍正元年二月赵廉请假解任后，游击侯平凡所记档内又死癞驼四十六，残驼三，瘦驼五。候缺知府孔行高，参领阿里木牧群死癞驼三十一，残驼二，瘦驼三。雍正元年二月，孔行高随文去后，游击侯平凡所记档内又死癞驼十九，瘦驼四，残驼二。候缺知府林奉纯，台吉索诺木牧群，死癞驼二十九、瘦驼三、残驼一。候缺知府李润石，都统图伯特牧群，死癞驼四十一，残驼三，瘦驼五。李润石于雍正元年二月随文去后，知府林奉纯所记档内，又死癞驼十二，残驼一，瘸驼一。候缺知州硕岱，副都统罗卜藏达锡牧群，死癞驼一百十五，残驼四，瘦驼七。六牧群共死癞驼四百五十四，残驼二十五，瘦驼四十，瘸驼二头。以上共死骆驼五百二十一头。该群骆驼虽与鄂尔多斯台吉商议，速选水草好地小心牧养，但因其已劳损过度，几近倒毙，故未能复原而死，是实。此事乃众所周知，委实无人敢予怠玩。等语。据牧驼之鄂尔多斯协理台吉索诺木、一等台吉齐旺多尔济、都统图伯特、副都统罗卜藏达锡、参领阿里木、伊尔布等共同呈称，康熙六十一年八月，都统图思海接收送米前来之一千八百三十一头骆驼时，与随驼前来之官员及查验牧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基、翼长齐格等共同验看，其中病残瞎瘸驼共七百四十三头，将该驼俱择水草好地牧放。其中陆续例毙五百二十一头。过冬时，癞驼因不长毛，多方医治不愈，故而癞驼倒毙颇多。现余骆驼一千三百一十头。该陆续倒毙之驼俱割印，由查验牧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基等验后记录在案。等语。查得，去年八月臣曾奏言，驮米前来之骆驼共计一千八百三十一头。其中，有残之驼五十三，瘦驼一百七十，有癞之驼五百二十，三、四分膘之骆驼三百八十二，六分膘以上之驼七百零六头。该驼中虽有瘦残生癞之驼，却系恩赏用于军营者，且驮米跋涉数千里而来，现时气尚暖牧草茂盛，故严饬牧驼道员王永基，知府孔行高等，及鄂尔多斯台吉齐旺多尔济、索诺木等。除于水草好地小心牧养外，将一千八百三十一头驼照数收纳。等情具奏在案。兹候缺道员王永基等牧养之残瘦生癞驼内，陆续倒毙五百二十一头。经交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内阁侍读学士顾鲁，户部翼长员外郎齐格查验，所割之死驼之印皆在，确为残瘦生癞驼内倒毙者。该倒毙之驼送来时既属有残生癞之驼，理应由送驼前来之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等赔偿。唯候缺道员王永基等既为专司接收牧养骆驼之员，宜将该倒毙之五百二十一头骆驼分成五份，由来送骆驼之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

偿还五分之四，巴里坤接收牧养之候缺道员王永基等偿还五分之一。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等应偿还之四份之四百一十六头驼，若仍送至巴里坤，则路途遥远，难免再有伤损，且目下又无用驼之处，伏乞圣上饬该部，交付都统图思海，查明原送驼之员，将应偿还之四百十六头驼分别按其买价折银交送户部。巴里坤接收牧养之候缺道员王永基、候缺知府孔行高、李润石、林奉纯、游击侯平凡、赵廉、候缺知州硕岱等七员应偿五分之一骆驼一百零五头。经查，前据川陕总督公年羹尧遵旨咨令，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四省官员查明送回。候缺知府孔行高、李润石乃属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官员同派前来军营效力之员，故臣将其送回。候缺知州硕岱，为质审事亦由总督公年羹尧咨令带回。游击赵廉呈文总督年羹尧请假返回，尚未复职。牧驼之员原俱系巡抚绰奇所派，故该官员等之旗分佐领籍地之情，巡抚绰奇皆知。既然如此，将候缺道员王永基、候缺知府孔行高、李润石、林奉纯、游击侯平凡、赵廉、候缺知州硕岱等七员每人应偿之十五头驼，咨巡抚绰奇照原买价折银征收，纳入军饷。该银如数催纳后，由巡抚绰奇奏闻。都统图思海送来之现存驼内，虽然仍有残疾生癞之驼，却已经过一个夏天，原残癞之驼亦已痊愈。故自本年九月以后伤损之驼由候缺道员王永基、候缺知府林奉纯、游击侯平凡等偿还。等情，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交散秩大臣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政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开，去年八月，都统图思海将驮米前来之残驼五十三、瘦驼一百七十、生癞驼五百二十、三、四分膘之驼三百八十二、六分膘以上之好驼七百零六，共计一千八百三十一头骆驼，照数收纳，严交牧驼道员王永基、知府孔行高等，及鄂尔多斯台吉齐旺多尔济、索诺木等牧养，等情具奏在案。兹候缺道员王永基等牧养之残瘦癞驼内，陆续倒毙了五百二十一头。该倒毙之驼送来之时既为有残生癞之驼，理应俱由送驼前来之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等赔偿。唯候缺道员王永基等皆属专司接收牧养之员，故将倒毙之五百二十一驼一分为五，原前来送驼之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等偿还五分之四，收牧骆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基偿还五分之一。舒申、陈伟应偿之四百一十六头驼若仍送至巴里坤，则路途太远，宜交付都统图思海，查明送驼之员。将应偿之四百一十六头驼分于各员，照原买之价折银收交户部。牧驼之员本系巡抚绰奇所派，该人员之旗分佐领籍地之情，巡抚绰奇俱知。既然如此，将收牧骆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基、候缺知府孔行高、李润石、林奉纯、游击侯平凡、赵廉、候缺知州硕岱等七员每人应偿之十五头驼，咨巡抚绰奇照原买价折银催纳，列入军饷。现存之驼，自本年九月以后伤损者，由候缺道员王永基、候补知府林奉纯、侯平凡等赔偿。等情。查得，去年，原任都统图思海将驮米至巴里坤之一千八百三十一头骆驼交将军富宁安时，该将军即查明有瘦残癞驼七百四十三头，奏报在案。该例毙之五百二十一驼既属原交瘦残癞驼七百四十七头数内，由查验牧驼之王永基等赔偿五分之一，则似乎有些牵强，应由肇事官员赔偿。再由原送驼之员外郎舒申、知府陈伟等偿还五分之四之四百一十六头骆驼，及道员王永基免于赔偿之一百零五头骆驼，一并俱照将军富宁安所奏，交付给图思海及随图思海前往之各官员均分照原买之价，以每驼六十两交户部。该项赔银由图思海等严催交库。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太保兼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公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理事务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

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都统臣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兼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所议为是，依议。著限期偿还，逾限著具奏闻。

98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耕收田粮数目及扩建乌兰固木城池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征西将军祁里德奏开，查据兵部咨臣等内称，议政大臣等议奏，祁里德所奏本年播种之小麦、大麦收获六倍一语甚为不明，理应俱如内地，以每亩撒种多少，收粮多少具奏。咨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将所有屯垦之田，咸俱丈量，其共用种子多少，秋收每亩收粮多少仿照内地，以亩顷而计，将收粮数目奏明前来。乌兰固木现有之城或扩建，或择有利地势另建之处，由傅尔丹、祁里德公同商定，于屯田之暇，多伐集木料，建以坚固大城，房舍、仓廒，以防官兵。等情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等情，等因前来。臣祁里德当即交令总理乌兰固木等地屯田事务之苏永祖，尔等将去年之耕田及本年屯垦之田俱照内地丈量清，将本年耕田每亩撒种多少，秋收粮米每亩得获多少之情一并明白呈报。并亲与傅尔丹约期前往乌兰固木查勘山地形势，见都统图拉所领殿军之驻城，地广平坦，远山近水，地势有利。故指示将该城扩建加固，于内建造兵丁营房及收贮二麦之仓。并交令伊等之兵，抽空伐木以备，俟收割完毕，上紧建造，于十月之内，将城营房建成。等语，而后返回。今据管理屯田事务之苏永祖呈报内称，我亲领下田之夸兰依达迈达等，将我等去年所耕之田及本年新垦之田，仿照内地丈量。经指教回子撒种看得，每亩小麦田用种子一斗五升，每亩大麦田用种子一斗三升五、六合不等。共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三余亩，用种子二百五十四石，种大麦共计二千六百五十三亩，用种子三百六十石。经秋割打粮看得，每亩小麦得七至九斗，大麦得九斗至一石二斗不等。共收得小麦一千三百三十七石，五斗七升，大麦二千九百三十五石七斗三升。二项共计四千二百七十三石三斗，将此本职亲领下田夸兰达迈达等监视称量，入仓固存矣。所有耕田，已趁天暖全部翻耕，并修整沟渠灌田浸地矣。先前备伐之木俱照将军等之指示，扩建城池，城内亦赶建起了贮存大麦小麦之仓廒，并正陆续建造兵丁营房，十月之内将俱建成。等情。臣祁里德查得，去年初耕所收之小麦大麦，扣除用于本年耕田之种子，及给驻防乌兰固木等地之官兵及屯田官兵之口米外，实余小麦一千零二石五斗九升，大麦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六斗一升，连同本年耕收之小麦大麦，共计六千四百四十九石五斗。兹乌兰固木既已建仓，请准将给臣营、前锋营全年四个月之口米一千六百余石小麦大麦运至臣祁里德之营，其余二麦存入乌兰固木新建之仓，以为来年耕田之种子，及拨给驻防官兵、屯田官米口米之用。剩余之小麦大麦则固存之。据察罕廋尔监守犯人之夸兰达额沃尔图呈报，我率本处之罪犯，兵丁于多诺依昆堆耕种大麦二百九十四亩。每亩撒种子一斗四升，共用种子四十一石，每亩收大麦二斗四升左右，共得七十石。察罕廋尔耕种大麦三百五十七亩，每亩撒种子一斗二升余，共用种子四十三石，每亩收大麦二斗三升左右，共收八十三石。该两处共收大麦一百五十三石，将此由额沃尔图我会同参领纳苏里监视称量，入仓固存矣。等情。为此谨具奏闻。等因。于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交都统拉锡转奏。奉旨：著交总理事务之王大臣，议政大臣等。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将军祁里德等奏称，接据兵部咨转议政大臣等议奏内开，本年耕田收获六

倍一语甚为不明，应俱如内地，将每亩撒种多少，收得多少，以亩顷而计，将收粮数目奏明前来。乌兰固木现有之城系扩建，或择有利之地另建之处，由傅尔丹、祁里德商定建造坚固大城及仓廒营房，以驻官兵。等情到后，臣等当即令将乌兰固木所耕之田仿照内地按亩丈量，撒种播种看得，每亩小麦用种子一斗五升，大麦每亩用种子一斗三升五、六合不等。秋收，小麦每亩得粮七至九斗，大麦得获九斗至一石二斗不等。共计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三亩，得粮一千三百三十七石五斗七升；种大麦二千六百五十三亩，得粮二千九百三十五石七斗三升。二项共收粮四千二百七十三石三斗，将此全部入仓，田俱翻耕，并修沟渠灌田浸地矣。去年初耕所收之小麦大麦，扣除用于本年耕种之种子及给乌兰固木等地驻防官兵，屯田官兵之口米外，余小麦大麦二千一百七十六石二斗，连同本年所收二麦，共计六千四百四十九石五斗。现乌兰固木既已建仓，请准将给臣营，前锋营等地官兵全年四个月之口米，一千六百石小麦大麦运至臣营，其余以为次年耕田之种子及拨给官兵口米之用。再察罕廋尔之罪犯，兵丁，于察罕廋尔、多诺依昆堆二处所种之大麦，每亩撒种一斗四升二升不等，共种地六百五十一亩，收粮一百五十三石，业已入仓。再臣祁里德会同将军傅尔丹前往乌兰固木勘查得，都统图拉殿军所驻之城，地方宽阔平坦，远山近水，地势有利，故指令将该城扩大加固，建城池营房仓廒，兹已依令扩建了城池，赶建了仓廒，兵丁营房正陆续建造，将于十月之内全部建成。等情。查得，前议政处奏言，祁里德所奏本年耕种之小麦大麦收获六倍一语甚为不明。将军傅尔丹、祁里德本年垦种之田，须俱丈量，将每亩撒种多少，共种地多少亩，用种子多少，每亩收粮多少，俱如内地，以亩顷而计，将得粮数目报明前来，乌兰固木现有之城系扩建，或择有利地势另建之处，由傅尔丹祁里德商定。等情具奏在案。兹将军祁里德、霍布多既将乌兰固木、多诺依昆堆、察罕廋尔三处共耕田四千九百九十七亩，每亩撒种一斗三、五升不等，收粮七斗九斗至一石二斗不等，共用种子六百九十八石，收粮四千四百二十六石三斗之情分别具奏前来，故咨将军祁里德，将耕收之粮小心贮存外，视地方之情，若有可耕应垦之田，来年则须加修沟渠，扩大垦种。再该奏唯言，乌兰固木城业已扩建，仓廒亦已赶建完毕，兵丁营房于十月之内将俱建成，却未奏明该城如何扩建，仓廒建造几间，兵丁营房建了几间。将此亦咨将军祁里德，将乌兰固木城扩建如何，粮仓建了几间，兵丁营房建了几间之情分别明白奏闻。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总理事务太保兼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公吏部尚书臣舅舅隆科多、协理事务之都统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协理事务之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公臣德普、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理大学士事务之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宗室佛格、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办理部务之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郎中兼理理藩院侍郎事务之臣恒德。

朱批：知道了。

9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元旦进献食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进贡事。

臣陛辞皇上已历一载，每每望阙，不胜眷恋。（**朱批**：若系他人乃为谎言，尔之此语，朕知确

出自诚意。)兹元旦在即,臣不能与宫内诸臣叩贺元旦,特备食物数种恭谨进献。区区之物,虽甚轻薄,却乃犬马之奴眷念之心,恳请圣主赏脸收纳。为此缮折交臣标下把总张如柱、家人李三赍捧谨奏。

臣衙内笔帖式魏托保缮写。

朱批:因系食物,朕收下矣。亦太多了,此又何必。

984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现任官员私用库银捐纳之弊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通政使司左参议臣常德谨奏:为祈请革除现任官员私自动用库银捐纳之弊事。

窃惟,捐纳者或捐兵饷,或损赈济,此皆乃效力公务,故而荣得官俸,皇帝隆恩委实不薄。捐纳之人诚若全力效力于公务,则多多益善。然岂有倾之全力者乎?其中,现任官员为捐纳动用库银之弊应予稽察。现任府州县官或为捐应升之缺,布政司以下,州县官员以上者则为其子弟捐官。究其内情,盖不过为一己一家之富贵而私动国帑,或为一己捐纳升官,官升之后,再于新任取库银抵补,或为子弟捐官,官得之后,其子弟再于任所取库银补偿。初始系动用库银捐官,官得之后,则又以官情亏欠库银,名义上系按例奉行公务,实则将库银挪为私用,从中渔利。如此有负圣恩,玷辱官箴者,实非小事。以臣之愚意,现任官员若系为升官捐纳者,其捐纳之书呈报吏部后,由吏部即行该任之上司核查,凡无亏空之事者,则具保送部照例任用。若有亏空之情,则免其捐纳,照例从重惩处。若系为其子弟捐官,捐纳之书呈报到部后,即令将其父兄何职任所之情呈明,由吏部行文其父兄任所之上司查核,若无亏空之情,则具保送部照例任用,倘有亏空之处,亦免其捐纳,将其父兄亏空之处,照例从重惩处。至行查有无亏空之事时,该属上司若有徇私隐瞒之情弊,一旦事发,则将该上司一并从重治罪,共同偿其亏空钱粮。如此则现任官员为升迁捐纳或为子弟捐官者即不敢私自动用库银,且可收得以自力效力公务之实效也。臣愚昧无知,谨惶悚奏陈管见,伏乞圣主明鉴。

985 副都统缮达色奏陈将闲散人等操练骑射藤牌等技艺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缮达色谨奏:为精兵事。

臣伏惟,圣主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又恐有不尽,特命广开言路,由诸臣等轮班奏陈所见所闻。臣乃自末等兵丁擢升之人,粗陋愚昧,思来想去,无以为奏。兹奏班既轮至于臣,何敢不奏陈管见。臣看得,我等汉军佐领闲散甚众,若常此放闲不予收敛管教,恐会为非作歹。祈请遍喻八旗汉军,将在佐领之所有闲散,交付各佐领、骁骑校等,一半教以马步骑射,一半教以藤牌链节棍,一俟本佐领披甲出缺,即予抵补。臣谨此所知惶悚冒昧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986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明黄册请展限奏销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等谨奏:为缮造黄册,因公迟延,特请展限一并奏闻事。

窃臣等查得,臣寺每月奏销黄册一项,向系俟饭房掌仪司将档案校对明白,再送会考府查

核，然后缮册进呈。今康熙六十一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月册俱已奏过，其年终总册，并雍正元年每月办过黄册，尚未奏销。而迟延之故，系前任堂官敬办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两次大事，是以校对不及，遂致逾限。今臣等受事方新，必须细加查核，方敢启奏。若拘泥按月挨次奏闻，不准致误限期，抑且难稽亏空。以臣等愚见，请将未奏康熙六十一年总册，雍正元年正月起至十月止黄册，并按月十日一奏折子，伏乞皇上赐限两个月，容臣等对明档案，并作一次奏闻，其雍正元年十一月起，自臣等任事经办钱粮应奏黄册，并十日一奏折子，仍照前例，按月奏销，谨奏，请旨。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一等侍卫三旗汉侍卫班领光禄寺卿加一级臣林祖成、少卿臣杭奕禄、少卿纪录四次臣罗其昌。

朱批：展限三月，明确奏销。

98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降调人员会部查验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外任文武官员，经督、抚、提、镇缘事参革，才勘效力者，许其亲赴都察院具呈，汇题陈奏，钦此钦遵，到臣衙门。

我皇上勤求吏治，务在得人。虽降调人员，苟有一技一长，不忍弃置。自命下之后，凡属废员，莫不感恩，踊跃赴臣衙门具呈者甚多。但文官事隶吏部，武官事隶兵部。臣衙门咨查，往来未免迟滞，请将文官会吏部，武官会兵部，公同查验，果系因公诖误，才力可用者，请旨引见，伏候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臣朱轼、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臣江球、左副都御史臣杨汝穀、左佥都御史臣陈允恭。

朱批：好。知道了。

98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比去年冬天又胖了。为使尔高兴，特寄之。

9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银两清册俟清查完毕报部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山西各州县亏空钱粮人员，除前已陆续查参者外，兹臣又将十九州县亏空之情查出揭参。因臣随参随即严拿追取，又派人搜查伊等任所。追查原籍产业，如今各皆惶惧，许多人呈书各吐借人银两及可做着落之项，自愿限期完垫。对此等之人，臣将一一核实，凡即可追取者则即追取，若属隔省应奏者，则奏请追还。（**朱批**：若属能够偿还，人尚勉强得力者，当给以自新之路。）如此上紧严追，亏空钱粮之垫赔想必亦不甚难。（**朱批**：尔此之可嘉，朕实笔所难书。）再臣

查得，山西省共有九十七个州县，前新旧之员相互掺调者有三十二州县，尚未调转之六十五州县内，除部任十州县新员不动外，今又将五十五州县之员新旧互调完毕。至此九十七州县皆已换成新任。其任内不明款项，由伊等彼此追究，则可毫无隐瞒，尽数揭出，臣再据查出之情料理，则甚易耳。（**朱批**：虽稍容易些，但岂有那么轻而易举？）唯此等钱粮目下尚未查清，官员交代各案，若务令照追限之日完案，必会又导致胡编伪造。故臣咨部祈请俟钱粮全部查清时，再造清册，部咨复于臣，令臣具奏。伏乞圣主明鉴准行，臣再知会该部。（**朱批**：好，著咨部说奉旨：知道了。）再，今州县官员重新调任，不但要清查各自任内不明之钱粮，且有催征钱粮、补交仓粮等事，不可再调何处办差。现今追查亏空官员家产等事尚需不时差官办理，倘能得有一二无事闲员之助，方无误差遣。（**朱批**：甚善，是。）查平阳府通判一缺蒙恩准臣所请补任龚茂衍，由部派任此缺之张堂来此后呈请愿在此地效力候缺。另在臣处捐候知县员缺之龚信亦呈请效力公务。臣观张堂乃皇上引见补为通判之人，人极英俊。龚信虽为由书办捐纳者，但人忠厚明白，会办事。此之二人现既在此，若似可效力，伏乞圣主明鉴，命其即在臣处效力。臣差遣观之，若果然真心效力且会办事，臣再以相应之缺奏补以用。此不但现时差遣可得其力，日后补用，亦可得一二谙事之员。为此谨奏。（**朱批**：即以此由指名具本奏请，前面所说缘由毋提。）

朱批：知道了。

990　山西巡抚诺岷奏奉朱批恭陈下悃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明事。

顷接赍回之臣之前折内奉皇上朱批：若另有所闻及令尔怀疑之事，则即密访打听。即便打听到朕处，如若为难，著密问怡王。钦此。臣恭阅朱批，尤叹皇上圣明，料事如神，圣心所虑至详极备。臣离开皇上远在千里之外，所办理者皆为重要大事。于此公务或有奸佞小人捏造胡言以示恫吓等情，实不可不防。兹我皇上圣虑周详，谕臣若有风闻可疑之处，即密访打听，实奇哉是也。臣将谨记于心。唯臣荷恩胜于天地父母，凡有见闻，理应亲自奏闻打听，祈请指教，即便获罪，亦不可畏难。（**朱批**：这才是。）嗣后万一另有风闻之事，臣具亲自密奏。（**朱批**：尔如果有不便具奏之事，不拘何种形式先奏皆可。）再又奉御批：山西军政颓败，不堪目睹，一二年岂能扭转，务必多加用心下力。总兵副将若有不当者，著即密奏。钦此。臣目下正竭力整饬太原府官兵。此次赴平阳府后将阅视官兵，就如何整顿之处与总兵官等磋商办理，而后再整治大同等地。办理之中各将总兵副将品行才具详加考察，据实密奏。谨此奏明。

朱批：武官不比文官，原曾效力且人才精壮者，若品行不甚清洁，当教训给以悔改自新之路，略宽些可也。经教训不改再予重责。极其不肖、不堪目睹者，除军民皆怨者另议外，武官即照兵丁之意办理，亦不可竟以百姓文官之言而论。

991　国子监司业博礼奏陈无嗣袭官之寡妇生计穷困祈请施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国子监司业臣博礼谨奏：为敬陈管见祈请睿鉴事。

窃惟，自皇帝即位以来，治国养民，恩惠遍于内外，仁泽尽于天下，所有政务无不焕然一新。臣查得，康熙六十年八月，户部议将尚未上衙门之八旗世袭官停俸一事时，将无嗣袭官衣食俸

禄之二十一名寡妇亦议停俸。窃思，该等之官无承袭之人，寡妇全然无嗣，且无近族，孤寡一身，比之有嗣，有袭官之人之寡妇更为可怜。其中有家业者尚略好些，毫无家业者必致穷困。伏乞皇帝明鉴，饬该都统等，将此二十一名寡妇内贫无家业者查明，如何施恩，俱听圣裁。臣不胜惶悚，谨具奏闻。

992 署理甘肃巡抚事务布政使傅德奏谢赏赐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署理甘肃巡抚事务布政使奴才傅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进呈奴才奏折之家人归来，赍捧皇上所赏貂皮帽至，奴才即恭设香案，望阙叩拜接领。

奴才乃一芥微末之人，仰皇上殊恩，补放布政使，复专谕署理巡抚事务。奴才甚懵懂，正值为丝毫不能报答，悚惶之际，皇上赏御帽，实系梦中亦不敢思。以此，奴才不胜欢忭，且益加惶恐。施此殊恩，赏奴才之殊荣，实不敢当。惟感激如天之鸿恩，以所能，尽愚拙之心，以图报答皇上教养鸿恩于万一，为此谨谢恩具奏。

朱批：知道了。

993 内务府奏丰泽园玉泉山等处历年收获稻米丝绵数额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僧格具奏二折内开：五十八年丰泽园播种依本布尔噶泰稻(iben burgatai handu)田三分，每分收稻以一石一斗八升六合二抄计，收稻为三石五斗六升。五十九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十三石四斗六升八合计，收稻为六十七石三斗四升。六十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十二石四斗七升八合计，收稻为六十二石三斗九升。六十一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九石九斗六升六合计，收稻四十九石八斗三升。今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十石六斗八升四合计，收稻五十三石四斗二升。六十年、六十一年热河行宫总管马费番送来收获八亩田之伊本布尔噶泰稻二十七石，共收依本布尔噶泰稻二百六十三石五斗四升，其内置于热河之稻八石，脱米稻十二石二斗六升，抵销李英贵种子稻六斗，现有伊本布尔噶泰稻二百四十二石六斗八升。五十八年丰泽园旱稻田九亩七分，每亩收稻以三石三斗二合计，收稻三十二石三升。五十九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二石九斗二合计，收稻为二十四石五斗一升。六十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二石七斗二升八合计，收稻为十三石六斗四升。六十一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一石八斗八升四合计，收稻九石四斗二升。今年田五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二斗六合计，收稻为十五石一斗三升。再，五十三年玉泉山播种旱稻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七斗六升二合计，收稻为一百十三石。五十四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七斗一升三合一抄计，收稻一百十一石四斗。五十五年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七斗五升六合二抄计，收稻为一百十二石七斗。五十六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三石九斗八升三合一抄计，收稻一百十九石五斗。五十七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四石六斗计，收稻为一百二十石八斗，五十八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四石一斗四升计，收稻一百二十四石二斗。五十九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九斗六升六抄计，收稻一百十九石五斗。六十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四石一斗三合一抄计，收稻一百二十三石一斗。六十一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

九斗六合二抄计，收稻为一百十七石二斗。今年田三十亩，每亩收稻以三石九斗四升一合计，收稻一百十八石三斗，共收早稻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其内每年派用之稻以九十六石计，共用稻八百六十四石。王项龄等每人各赏二石，二十七人共赏稻五十四石，赏与李光迪稻二斗，李英贵作为种子稻十六石，热河行宫总管马费番作为种子稻一石二斗八升，西花园作为种子稻一斗四升，脱米稻二石四斗三升，共抵销所用早稻九百三十九石八斗五升，现存稻三百二十五石一斗四升。

三十八年于丰泽园养蚕获黄生丝五斤十一两，白生丝四斤七两，湖丝绵二斤八两。三十九年获黄生丝七斤，白生丝三斤四两，湖丝绵三斤八两。四十年获黄生丝五斤十四两，白生丝三斤九两，湖丝绵三斤十两。四十一年获黄生丝五斤十四两，白生丝三斤十四两，湖丝绵三斤八两。四十二年获黄生丝七斤六两，白生丝三斤八两，湖丝绵三斤八两。四十三年获黄生丝八斤二两，白生丝四斤二两，湖丝绵三斤六两。四十四年获黄生丝八斤一两三钱，白生丝四斤八两，湖丝绵三斤十两。四十五年获黄生丝七斤十三两，白生丝四斤五两，湖丝绵三斤七两。四十六年获黄生丝七斤六两，白生丝五斤二两，绵子三斤九两。四十七年获黄生丝八斤十两，白生丝三斤十二两，绵子二斤九两。四十八年获黄生丝八斤五两，白生丝三斤十四两，绵子三斤十两。四十九年获黄生丝五斤十四两，白生丝四斤四两，绵子二斤十二两。五十年获黄生丝八斤二两，白生丝四斤二两，绵子三斤十四两。五十一年获黄生丝七斤十二两，白生丝三斤八两，绵子二斤八两。五十二年获黄生丝五斤十四两，白生丝三斤十四两，绵子二斤九两。五十三年获黄生丝六斤四两，白生丝四斤十两，绵子二斤。五十四年获黄生丝一斤二两六钱，白生丝三斤九两，绵子五两二钱。五十五年获黄生丝一斤四两二钱，白生丝三斤二两一钱，绵子一斤一两。五十六年获黄生丝一斤三两，白生丝四斤一两二钱，绵子八两。五十七年获黄生丝二斤七两二钱，白生丝三斤九两四钱，绵子七两九钱。五十八年获黄生丝二斤一两，白生丝二斤十一两，绵子六两一钱。五十九年获黄生丝一斤十二两六钱，白生丝三斤七两二钱，绵子五两二钱。六十年获黄生丝一斤四两七钱，白生丝二斤九两一钱，绵子六两四钱。六十一年获黄生丝二斤一两，白生丝三斤九两，绵子五两五钱。今年获黄生丝二斤一两三钱，白生丝三斤五两四钱，绵子五两五钱。共获黄生丝一百二十九斤五两九钱，白生丝九十四斤十两四钱，共生丝二百二十四斤三钱，绵子五十四斤十两八钱。

将丰泽园、玉泉山收获之伊本布尔噶泰稻(iben burgatai handu)、早稻交付米盐库，所获生丝、绵子交付广储司，或仍藏于丰泽园之处，具奏请旨。奉旨：此饬内务府总管经查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僧格为丰泽园所藏之稻交付米盐库，生丝、绵子交付广储司，或仍藏于丰泽园具奏请旨一事。查得，五十八年至今年，丰泽园田收获之依本布尔噶泰稻及六十年、六十一年热河总管马费番经种送来之依本布尔噶泰稻，共二百六十三石五斗四升，其内置于热河抵销脱米作为种子之稻，现余依本布尔噶泰稻二百四十二石六斗八升。五十八年至今年，丰泽园田播获之早稻，及五十三年至今年，玉泉山田播获之早稻，共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其内抵销用作种子、赏人之稻，现余早稻三百二十五石一斗四升。此二种稻内务府总管臣等取足贮之，视交付饭房所用脱米之数外，既然无用于他处，丰泽园现存之依本布尔噶泰稻二百四十二石六斗八升，早稻三百二十五石一斗四升，交付米盐库。

再，三十八年至今年，于丰泽园养蚕，逐年所获之黄生丝一百二十九斤五两九钱，白生丝九十四斤十两四钱，绵子五十四斤十两八钱，饬交广储司之库。嗣后，每年获之依木布尔噶泰稻、早稻、黄白生丝、绵子数，僧格奏闻交该库。若宫内需用依本布尔噶泰稻、早稻，值班内务府总管

自米盐库取之，脱糠秕送往，需用数额年终奏闻。此二种稻若储库年久，以至变色亏损，留足备用，余者交管领。以脱壳玉泉山之稻米之数进用。

复查得，僧格于丰泽园之每亩田，五十九年播获依本布尔噶泰稻十三石四斗六升八合，五十八年播一亩田获早稻三石三斗二合，玉泉山播一亩田获早稻四石一斗四升。再，他年所获之数，与此二年所获之数相比，依本布尔噶泰稻缺三十六石八斗六升四合三撮四抄，早稻缺七十五石九斗，而奏闻逐年所获之数额，因无案可查，此缺之依本布尔噶泰稻、早稻，应靠僧格偿还。惟依本布尔噶泰稻、早稻，既无外售，将此较玉泉山稻价增加一倍，一石值银一两二钱，共值银一百三十四两三钱四分四厘，饬僧格交付广储司库，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

994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赴京请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臣巴赛谨奏：为请旨事。

臣自乌拉城起程前往京城请安，至蒙古沟后，阅到发给给事中赵殿最、监察御史迈柱、副都统马喀纳之谕书，派臣审案。臣去不成京城，遂自蒙古沟返回。审案完后，仍去京城抑或免去，或下一班前往，臣不敢自定，伏乞饬下指示，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尔因私事请恩，朕曾命尔前来。审案完毕，尔想来就来吧，尔若无私事就算了。

99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大行皇帝御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奴才傅尔丹跪奏：为叩谢殊恩事。

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奴才所遣赍折家人占岱，赍捧圣主赐物至奴才营前，奴才跪迎恭设香案。据占岱禀告，十二月二十六日，奏事侍卫扎锡传谕，将军所谏甚是，著将皇考昔日所服衣服一套、帽子一顶、素殊一，配带之荷包一对、鼻烟壶二、小荷包三、小刀一把、火链一，有套之刮鳔一，交前来赍折之家人驰送将军。将军见此即如见朕之皇考矣。将军比年效力，朕俱知也。著好生爱兵。钦此。奴才闻之，感激泣下，不胜心碎，叩谢主恩。遂开包裹，目睹大行圣主皇帝之衣帽及御持之物，不禁心酸叩首，泪如雨下，军营上下痛哭流涕，声震大地，奴才唯仰天捶胸耳。伏惟，奴才何等之人，如此殊旨厚恩，虽世代肝脑涂地，亦无以为报。此乃圣主深知大行皇帝顾念奴才先人，赏脸将奴才自冲龄始抚头养育，恩泽靡涯也。兹又以大行皇帝皇考所养犬子之情，殊恩重赐，此非但奴才世代无以为报，即使奴才先人灵魂有知，亦必会于九泉之下叩谢主恩。再奴才蒙谕，著好生爱兵。钦此，天旨神奇至极。不惟全军感激，且奴才傅尔丹闻聆教训，感激欢跃之情无以言表，恍如梦境，而不能自持。谨将犬马之心冒昧叩奏。正值泣然引颈企盼天旨之际，又蒙此不称之旨，不堪之恩，更使奴才犬马之愚愧难承当，无以自容。为此谢恩，谨具奏闻。

996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陈裁撤火班自设马匹月银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谨奏：为条陈事。

皇帝自临驭以来，凡事以爱惜为怀，故近者八旗，远者外省皆荷皇上鸿恩，此诚为天下军民

无尽欢忭感念者也。臣乃一介愚氓，既承皇上仁恩，何敢不思图报。再奴才因转补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方知汉军八旗并未拴养火班备用之官马，每日有差，皆于佐领内摊派租马以用。窃惟，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养官马二十七匹，此外，为备火班之用，每佐领自设一马，每月额外给银三两。若自每佐领所养之二十七匹马内拨出一匹用于火班行差，则可裁去拨给自设马匹之三两钱粮。至汉军八旗火班因无备有官马，每日凑马以备。故此骁骑校、小领催中或有奸刁之人，以共同资助为名，而强行扣取亦未可料。祈请圣主施以鸿恩，于八旗汉军每旗各设官马二十匹，以为火班轮流行差，如此则可杜绝借共同资助之名，而强行扣取之弊也。且满洲蒙古汉军同享欢乐，汉军八旗得荷主恩靡涯也。至惶悚谨奏，伏乞皇帝明断。

副都统李柱。

997 国子监司业明图奏陈八旗宗室之荫生亦入国子监读书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国子监司业兼钦天监监正臣明图谨奏：为敬陈管见，请准施行事。

皇帝甚为圣明，超群绝伦，因朝政所系甚重，特命诸臣百官各陈所见。故臣遵旨敬陈管见。圣主诏曰：京城文官四品以上，外省文官三品以上及京城武官，外省武官二品以上者，著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钦此，钦遵在案。又谕曰：各官凡得荫生之人，二十岁以上者，分给各部学习行走，二十岁以下者入国子监读书。钦此，钦遵施行。现各荫生人等皆感戴圣主教养重恩而候之。查得，八旗二品以上之宗室官员所得之荫生徒有其名，既使送国子监，人却不入国子监读书。祈请将宗室官员之荫生等，亦照觉罗官员之荫生之例，凡二十岁以上者，分给各部学习行走，二十岁以下者，入国子监读书，届满二十四个月后，照例考试行部，按品任用。如此而为，各宗宗人等不唯得候圣主教养之鸿恩，且文学渐进，亦不负皇帝养育之至意。伏乞交付该部施行。为此谨奏。

99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拨银备办粮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办理粮饷事。

前自部咨送议政处所议，调土默特兵五百，鄂尔多斯兵五百，陕西绿旗兵一千，遣往甘州。再，臣具奏，著副将军阿喇衲率兵二千，调巴里坤绿旗兵二千，遣往布隆吉尔，复著延水总兵官李耀率兵一千，遣往甘州。此等兵，既然均为以备来年大举征伐青海贼匪之官兵，此等之马，不可不及时秣肥，今甘肃巡抚绰奇为预备诸处官兵之粮饷草料，送来办拨商议之书，臣窃思，若由部办拨奏请，路遥需多日。

窃查，既然西安布政司库银尚多，拨西安布政司库银六十万两，送交甘肃巡抚绰奇以备。倘有不足，仍由西安拨送。俟事竣后，经甘肃巡抚绰奇销算。将此咨行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差派官员，运送此项银两外，臣与巡抚绰奇会奏，伏祈圣主饬部存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已饬部记档。

999 太仆寺等衙门奏议将精干牧丁补授旗缺及有关粮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太仆寺等衙门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都统世子弘昇等谨奏：观太仆寺牧丁甚英俊者，询其缘由，据称，均自察哈尔旗选取者。此

等英俊者，用于旗官之职，均得力。英俊之丁，可惜拘泥于太仆寺牧放，将此可合用于旗缺。以及牧丁三年取一次粮饷，以此蒙古等甚辛劳。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尔等与理藩院、太仆寺衙门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都统、世子弘昇等奏称：观太仆寺衙门之牧丁，有甚英俊者，倘用于旗官之职，均得力，可惜困于太仆寺牧放。祈将此合用于旗缺。再，牧丁三年供一次粮饷，以此，蒙古等甚辛劳。窃查，太仆寺衙门牧丁，虽有英俊效力者，惟困于七品翼长，此等若不得升路，则效力英俊者无踪。既然如此，照世子弘昇等所奏，将年久翼长谨于牧放英俊者，经牧场之总管保举，报太仆寺衙门引见，送往察哈尔总管等，视伊品级，宜升察哈尔处之官缺，一并用之。再，太仆寺衙门之牧放者，协领以下至牧丁，均供粮饷各一两。原一年曾供二季。康熙四十五年兼太仆寺事务赫寿、少卿札西奏称：若供牧丁粮饷一年二季，往返行走，耗费盘缠，且生计不全，三年供一次粮饷，以此自每人粮饷内，扣银四两，存于户部之库，按驼减采购，所用银额三年具奏一次。等因具奏准行在案。四十五年以来，所扣银两共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两。此项银两自四十五年以来，至今已十七年，购驼共用银九千二百五两六钱，前年已奏闻在案。续购驼用银一千四百九十四两四钱，既然太仆寺尚未奏闻，即由太仆寺衙门详细查明具奏。现余银二万八千七百二十四两，存于户部库。今遵世子弘昇等称三年供一次粮饷，蒙古等甚为辛苦。嗣后，停三年供一次粮饷，照旧例一年供二季。再，太仆寺衙门用于购驼银两，均三年具奏一次。此皆有关粮饷，三年后再奏则年久。既然如此，嗣后，减驼即具奏购之，所用银两年终汇奏。

再，牧群协领者，均拣选年久勤于牧场贤能者，补放协领，管理一旗之牧群。此等食俸仍同于牧丁为一两。管丁之人而不劝勉效力，亦不辨上下尊卑。既然如此，协领等均列为八品，照察哈尔例食半俸，每人一年增银八两，共十二人增俸禄银九十六两。自协领以下至牧丁，均自去年至雍正二年，既领三年粮饷，自雍正三年始食半俸。

再，现存户部库扣取之银二万八千七百二十四两。既足数年购驼，供此粮饷时停扣四两，再协领等应否评为八品之处，祈遵圣主赐恩，伏请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管理尚书及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兼都统臣拉锡、侍郎臣布什、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拉米特、太仆寺少卿臣萨克苏

朱批：协领等获品级。暂免扣粮饷，二万余粮饷将近用完，漏扣了。所议不全，徇私、劣名不可卸于朕，复议具奏。

10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千总马中孝补任游击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十一月十一日，将千总马中孝辖之上白塔、下白塔归服剿灭之处，业已具奏。今钦遵十二月初五日前来之朱谕：命千总马中孝即在游击上行走食俸。游击出缺后，再著马中孝补放。伏乞圣主饬该部存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交该部。

10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车臣贝勒属下率人畜来投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十一月十五日，车臣贝勒色卜滕札勒亲投臣处后，臣教诲色卜滕札勒：尔返回，青海内若有

诚意归服者，尔切实引至我前等语，差遣之处，臣业已奏闻。

十二月初三日，贝勒色卜滕札勒遣伊之属下门都携青海公车凌属下卓特巴来告：我等贝勒依照大将军教诲，差人晓谕我等附近所驻之公、台吉等，今青海左翼公车凌，其弟台吉巴勒珠尔、公诺尔布盆苏克，其弟台吉纳木刚，率伊等奴仔诸申来投。卓特巴告称：我等公台吉等情愿降服。惟我等距阿喇布坦鄂木布近，我等前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若遣兵来追我等，我等力量单薄，伏乞遣大军迎接我等等语。

臣等窃思，若少遣兵。与事无益；若遣大军，不晓伊等真伪，且不可轻举妄动。(**朱批**：甚是。)故教诲前来之门都、卓特巴等：尔等若诚意来投，尔等乘隙即迁来此方。车臣贝勒距尔等近居，倘对尔等有追兵，我即著车臣贝勒遣兵救援尔等。等情遣之。

十二月初七日，贝勒色卜滕札勒亲引公车凌、诺尔布盆苏克、台吉巴勒珠尔、纳木刚等四人，携至臣处。车凌等告称：我等世代荷蒙圣主鸿恩，我等力量甚弱，迫于罗卜藏丹津而随行之。今罗卜藏丹津等败于大军逃遁，乘机请归圣主。恐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发觉，追赶我等，故往伊盟后，将我等牛、羊、廪饩均弃之，惟率妇孺长幼二千余口前来。等语。观之，车凌等甚惧，且归来之心实在，臣体圣主宽仁，向车凌等云：尔等原援助罗卜藏丹津，理应治尔等罪。惟尔等迫于罗卜藏丹津，随从行乱。今尔等既然亲自寻求来归，我等大国之例，恕罪诚意来归者不治以罪，宽免尔等。尔等率妇孺，驻贝勒色卜滕札勒一处，等情交付。因车凌等断绝廪饩，臣赏与炒面一万斤；贝勒色卜滕札勒亦贫困，炒面五千斤，诸种茶叶酌情赏赐之，遣回。(**朱批**：好。)

窃查，车凌等长幼二千人口内，有兵士五百，力量甚弱，现贝勒色卜滕札勒居住者，距西川边近，故著车凌等驻于一处。(**朱批**：以防伪降、兵变。是。)今各处调兵均陆续抵达。现除镇守西川之兵外，复酌情调兵，于西川秣军士之马，且防守车凌等。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欣阅。此次具奏，朕心今方踏实。今朕惟悬念布隆吉尔齐吉木(bulunggir cigim)等处。仰佛天皇父之圣灵垂祐，事甚妥，故此，实不敢盼，宜善加谨慎图之，毫不可粗心大意。养精蓄锐，朕喜闻大功告成。

100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遵大将军年羹尧札令改赴布隆吉尔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将领兵于十一月十五日自木垒起程，二十五日到达巴里坤，停留二日，领取粮草，于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之处业已奏闻讫。十二月初七日于哈密迤里之西拉胡鲁苏地方接奉朱谕。臣恭谨祗领开阅，仰见圣主洞鉴噶斯路途遥远，冬季马匹掉膘，必赶不及。钦此，所谕圣明。(**朱批**：尔使朕慰悦，朕之此旨尔阅后想必亦甚畅悦也。)是日又接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札付内开：前我曾交令尔领兵来柴达木，兹天寒噶斯路皆为不毛之地，且青海叛贼骚扰布隆吉尔等地，故此文到何处，尔即亲率兵马或由哈密，或由伊孙察罕祁老图路就近驰赴布隆吉尔，至彼之后，参将孙继宗之兵一并归尔统领，相机剿灭叛贼，不可龃龉掣肘。为此札之。等情前来。臣遵照圣旨及大将军年羹尧札令，领兵于初八日自西拉胡鲁苏起程前往布隆吉尔。到后钦遵圣旨外，再照大将军年羹尧交令而行。故谨将朱批折子加封，与奏闻之折一并包裹夹板具奏外，谨将臣领兵前往布隆吉尔之事具奏以闻。

朱批：览折甚悦，如解除了一块心病那么畅快。孙继宗人颇可也，此次殊为效力，当尊重之，凡事尔等当和睦商议而行。

1003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陈择能补任佐领以益公务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臣林主毓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伏惟，皇帝为天下生民百姓日夜操劳，精心治国，仍恐有不尽之处，故广开言路，命文武之臣各具陈奏，此实乃至圣之意。看得旗中佐领之职甚为重要，每佐领皆养有官马骆驼，且凡钱粮事务，督查兵丁，孤寡生计之事，皆系于佐领之内。对开业之初之佐领，皇上体念其原管领人等效力以行，恩准以为世袭管领，此乃皇上之殊恩。兹补任佐领，若仅以现任管领之近亲而论，而开列奏补，倘为昏愚不谨之人则枉荷皇上高厚之恩，而于公务无益也。既然如此，除原佐领之管领之人子孙不多，孤身一人者不议外，臣之愚意，嗣后佐领出缺，若于原佐领之管领之子孙内择能拣选，开列引见奏补，则不但益于公务，且仍承皇上隆恩。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100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昇等奏请多罗礼郡王允禑议撤何旗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宗人府奏咨内称，将臣等之旗之多罗礼郡王允禑议处，撤其属六个佐领，入旗充公。钦此，钦遵。咨送前来。臣等查得，允禑所属满洲旗佐领六个，蒙古旗佐领三个，汉军旗佐领三个。撤何佐领之入官，臣我等谨将三旗佐领开列于折内具奏，俟降旨后，臣等再钦遵施行。为此谨奏。

都统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总统大臣世子弘昇、副都统臣达色、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署理蒙古旗都统事务之正蓝汉军旗副都统臣多赛、副都统臣吴光、副都统臣巴拜、汉军旗都统张圣佐、副都统臣王宜谦、副都统臣李柱。

朱批：撤圈者。

1005 光禄寺少卿杭奕禄奏陈缮单进奏各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光禄寺少卿臣杭奕禄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伏惟，听政过问奏折之事甚难。部务记录有部务之序，省务记录有省务之序。既记有事情之缘由，亦记有进奏之结论，以恐有失呈递批回之制也。天威宫阙之下，分心之事甚多，倘奏事少尚好些，倘奏事多，于听政之中忘了一、二件事，进奏之人噤若寒蝉，愕然失措，必有失大礼。且皇上至仁至厚，想必亦会因此而忧。臣祈请饬内阁臣等，嗣后俱将奏事缮单，看单听政。如此则进奏者不致误而失仪，皇上亦不会因未能询知而忧，而进奏者万世皆赞圣主之圣明，感激皇上之殊恩也。臣另有一请求者，圣主日理万机，心力劳瘁，虽天赋贤明无所不记之事，但劳心之事能节减一分，则于圣体有益一分。以臣之愚见，听政之日，将所有奏事缮入一单，置于御旁，阅看降旨。为此谨奏，伏乞圣主睿鉴施行。

1006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安挂宫殿门神对联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奏闻事。

查孝庄文皇后在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事，于次年宫殿门神、对联，照常安挂。孝惠章皇后在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出事，坤宁宫佛堂安挂门神对联。于次年宫殿照常安挂门神对联，俱系十二月出事之时。孝恭仁皇后在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事，已过百日，宫殿所挂门神对联，应于本月二十六日安挂，次年二月初三日摘收。为此谨具奏闻。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臣郝林、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署右侍郎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李凤翥、都水司郎中臣揆通、员外郎臣陈履中、主事臣杨声、主事臣殷式训。

1007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内阁写字二十四人候各旗中书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内阁大学士臣马齐等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臣衙门以大楷中书白寿眼花，小楷中书因皆系经年笔帖式护军所补任者，诚无字好之人。大楷小楷字之书写，关系甚要。奏请于八旗候缺笔帖式、监生、学生内视可教者，每旗各取三名教习大小楷书。等情施行矣。康熙六十一年三月，臣衙门又以该学子习字已近二年，确有长进，倘各挨班补用部衙门笔帖式，稍似可惜。奏请将伊等交付吏部，俟各旗满洲笔帖式中书开缺，带领引见，补授员缺。等情，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兹据臣衙门楷书监生苏昶等呈开，小人我等自入衙门后，一应题本折子皆由我等缮写，既无钱粮亦无公费，自行效力已历二三载矣。本年恩科准八旗监生闲散试字，凡取中者皆以笔帖式录用。唯小人我等因系奏中书员缺，未敢以同等入试。然中书开缺不易，恳请将我等专习楷书，未取公费钱粮涓滴效力之处奏明圣上，赏给卑奴品级。等语。查写字苏昶等自用事后，未曾给食公费钱粮，题奏之事日日缮书。伏乞恩准苏昶等二十四人各月赏公费银二两用事，仍候各旗中书员缺。一俟补为中书，凡遇升转，仍将伊等入衙门写字日期一并计俸。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大学士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白潢、办理大学士事务尚书臣徐元梦。

朱批：依所请。

1008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交户部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先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折奏：臣部库内自康熙五十二年起，至六十年止，共亏空库银二千六百五十三两二钱零，应查明着落赔补。今此项银两，已经严催，如数补完。再，库内所收银两，旧例于年终汇交户部。除本年所收脏罚银两，仍于年终汇交户部外，臣等请自雍正二年起，每年分作两次交送户部，则所存银两易于稽查，并可杜绝弊端。为此谨行奏闻。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

1009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审拟逃避坐台之潘朝选罪行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正红旗署理汉军都统事务、护军统领查克旦等疏称：准兵部咨称：杀虎口外管理台站三达里呈称：第十七台自备口粮效力之笔帖式花占，坐台一年已满，今派出换他之潘朝选，至今并无到来之信。花占所携之口粮俱完，实至断绝。将十七台之事务，暂且交与派出坐十八台之原任知府张与选之弟张与秀兼管，今花占回京，潘朝选迄今仍未换去，部文到旗，臣等即将伊佐领门德礼、骁骑校释迦保、拨什库李言季等，叫来详问：据伊等供称：革职主事潘朝选，今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往坐台处去，我等本身俱看他起身，随禀知副都统纪寿、骚达子，行文兵部等语。

臣等即差官员兵丁，将潘朝选查拿时，在右安门外伊园内拿来。随讯问潘朝选，供称：我起身走了两日，因马死了，没有去的力量，逃回来是实等语。潘朝选派出兵台，所着落之官差，躲避不去，谎诈逃回，又狂妄抗违，在城外躲避不去情由，甚属可恶。臣等将潘朝选拿送刑部，严审治罪。再，潘朝选在城外住了数月，本佐领门德礼、骁骑校释迦保、拨什库李言季等，并未查出报明，甚属不合。将伊等亦交与该部议罪，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将潘朝选拿送臣部审。据潘朝选供：我系正红旗汉军门德礼佐领下，由监生于康熙三十五年自备鞍马，在中路三十九台坐台效力，议叙补授笔帖式，历升工部员外郎，降主事。于雍正元年三月内被参革职。五月初六日派我坐兵台。本月二十九日本佐领门德礼等送我到了清河，起身走了两日，因我骑的瘦马死了，往前途路又远又无盘费，我回想家中尚有老母，且回到家中将所有地一块卖了，留一半与母亲费，下剩一半带了好去坐台。我就于六月初四日逃回，躲在右安门外居住。不料这几个月内又无买地之人，于十一月初三日，被官员兵丁拿获是实等语。

据此潘朝选应比照凡军官已承调遣，从军征讨，私逃还家者，初犯杖一百，仍发出征律，系旗人鞭一百治罪。但潘朝选既系派往兵丁，即应赴台效力，乃敢逃回躲避，殊干法纪，不便比照此律只拟杖罪。应将潘朝选发往三姓，当重差行走。其未查出之该管佐领门德礼、骁骑校释迦保、拨什库李言季等，该旗已经交与该部议罪，臣部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流放。

101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赴京请安及乞赐良医治病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臣唐保住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自五十七年身患痢疾，因盛京地方尚无良医，多方医治无效。去年自觉好些，今年五月复发，至今未愈。前虽泻肚，身体并无不适。此次发病，脚足酸疼，身体虚弱，食不消化。臣窃惟，本地确无良医，每岁封印后，事即不多，臣等咸俱赴京请安。今年原欲赴京乞请赐医诊治。适将军陈泰至署传旨，每岁三地将军俱来，地方紧要，嗣后轮流来京。本年著将军巴赛前来，来年著唐保住前来。钦此钦遵。臣未敢奏请赴京。兹将军巴赛既钦命会审案件，本年免赴京城，伏乞准臣照常赴京觐见请安，乞请赐医诊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巴赛不来之事，并无奏报。现差名医赵世英去看关色。尔顺便看看，免来。

101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军饷暂且停运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接兵部发来奴才原奏夹板小折，遂恭设香案，望阙叩恩讫。奴才跪捧开阅，奉旨：谕巡抚绰奇。前次解往巴里坤之军粮，尔即耽误矣，兹又借口布隆吉尔卡伦有蒙古贼匪而停运军粮，以期拖延。现因青海之事，各处之兵皆调往西宁，何有兵丁？要派几百上千人押解。至布隆吉尔，不但有我军驻守，且又调巴里坤、吐鲁番之四千兵丁，由阿喇衲率领将抵布隆吉尔，此段路并无可虞之处，而军粮之接济却甚重要，岂可只靠营中储银？尔处陆续解运之钱粮甚多，若有短缺，著陈情具奏，隐瞒推诿岂能了之。附近之钱粮，著趱行办理起运，军粮断不可误。若再迟误，于尔必予重处。特谕。钦此钦遵。不胜战栗。奴才荷恩至深至重，尚不能竭效犬马，安敢隐瞒托辞，自取罪愆。彼时，确因蒙古贼匪猖行，惟恐钱粮途遭闪失，未敢解运。该项钱粮毫无亏空。至肃州地方向不多贮钱粮，凡奏请之钱粮必是因事所请，以前，肃州库各项余银尚有十余万两。再本年巴里坤、甘州二地奏请之半年钱粮六十九万两。其中除尚未运抵之三十九万两外，布政使傅德送来之三十万两，拨给甘州十万两，其余二十万银运抵肃州，此银甫至，即拟遣员雇牲口起运。恰于此时，发生蒙古贼匪之事，未准启运，奴才一面奏闻，一面将驿道有贼之情呈报大将军、太保公总督年羹尧矣。接大将军交令，自阿喇衲统领之来兵内，抽调巩卫驿站。目下阿喇衲兵马未至，而蒙古贼皆成群肆虐，人达数百，嘉峪关至布隆吉尔驿站尽废，所有往来行文一律中断。窃惟，倘阿喇衲等兵到此，则无何虞也。俟阿喇衲一到现贮于肃州之二十万两钱粮，即令启运。况接大将军交令，甘肃地方添加驻兵，加之阿喇衲等兵马之喂养，可见此等皆为年内急用。故奴才将肃州原贮之十余万两银两，暂先应付肃州之需，甘州地方，另于目前尚未运抵之三十九万两内拨给二十五万两。一面咨呈大将军公总督年羹尧，祈请不论何项钱粮，火速发运，一面会折奏请钱粮讫。诚有亏空，圣主如此训示之下，奴才敢不参劾？目下销算粮饷之事，奴才将尽力核查，倘有分毫亏空，即予参奏。为此谨缮小折惶悚跪奏。

朱批：所奏知道了。老米一折内已批即谕尔矣。尔前折即应陈明实情，其所奏含糊其辞，才如是降旨。至富宁安此次奏折，十一月初九日送至，何缘这么久，从何处绕行？尔本应探明奏来，别的全不管，所司之事亦不堪任。兹边外形势若何？以前如何？现驿路通否？年羹尧数次行文，朕十一月初二日谕阿喇衲之旨到乎？阻滞乎？或有何闪失？系绕金塔寺发送耶？此等之情，著速查明即奏。四福字赐尔及孙继宗、潘志善、郭成功每人一个。

101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赴五台山办理喇嘛之事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起程日期事。

窃臣前次奏闻巡察平阳府属地方一折内奉朱批：甚善。此次巡察所经之地，务必隆重，切不可自我轻薄，勿惧舆论流言，此乃省臣理应之举，务照朕旨而行。钦此钦遵。臣窃惟，皇上批训，乃重封疆之任，爱惜为臣之至意，圣虑周详，实无微不至也。兹我皇上在上，臣何惧舆论，定遵训旨而行。至臣原曾奏言，于封印无事时起程。如今看来，本处一应奏咨事项俱已于封印前递送，

倘逾过本月十一日，则奏咨不遑，故初十日之后即无要事可办。现为公同查议五台山喇嘛一事，公额伦岱、侍郎马尔齐哈文拟于本月十五日至五台山。是以臣十一日向五台山起程。想必此事很快即结，事结后即刻动身赴平阳府。太原城内，司道府员、城守尉、参将游击等员俱在，业已交令伊等自臣起程之日始，城上、街衢路口俱添设堆子，由伊等亲自不时巡查。已甚牢固无虞。再喇嘛一事，圣主批旨：奇哉是也。洞鉴至极。臣未想到蒙古人这一层，只顾其一矣。兹见谕旨方才省悟。臣等拟照谕旨，惩办罪大恶极者，其余照常安置，以喇嘛民人互不干犯为准则定例议奏，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甚好。过年时留在省城，此亦并非急事。

1013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严追拖欠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等谨奏：为奏明事。

臣等查得，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内，前任正卿莫音代等题名案内，有原任司库吴党阿亏空银六千二百五十一两四钱，又张廷显拖欠银二万二千四百四十五两，俱经行文该旗，勒限一年追赔。因二人不能依限交完，至四十七年六月内，又经续参送部，刑部审明，行令该旗，将伊等家产限一年照数追赔等因。

查吴党阿于两次限内，已还过银二千五百两，尚欠银三千七百五十一两四钱。而病故之张廷显丝毫并未交还，以致正卿莫音代又疏内称：张廷显拖欠银两，系四十二年五月内，原任少卿董殿邦借与之项，若张廷显家产不能偿还，即着落董殿邦家产赔还等因奏准。行文该旗去后，至四十九年准正黄旗满洲都统文称：张廷显家产尽绝是实等因保送前来。臣寺转咨刑部，准刑部咨称：此系奉旨行追之项，应令该旗保题，到日再议等因。臣寺复行文该旗，迄今并未保题。

又查得，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内，前任正卿舒兰等启奏案内，有原任署正韩泰等七员，历年拖欠共银一千三百八十三两九钱。交与该旗限一年变产交还。又原任司库吴党阿、孙柱拖欠宝钱六百五十一千九百八十九文，交与该旗，限六个月变产交还，俱行文各该旗承追在案。至今亦未交还。

该臣等查此两案拖欠，吴党阿之亏空系历年积欠，张廷显之拖欠系四十二年间原任少卿董殿邦借与之项，如已经病故韩泰等五员，已经别案革职舒鼐、孙柱、吴党阿等三员所欠银两，亦系历年积欠。以上三项拖欠，虽经前任光禄寺正卿莫音代、舒兰等题明交旗，勒限追还，至今十有余年，丝毫并无赔补。臣等伏念，钱粮关系甚重，难容久悬，相应仍交各该旗，限三个月严追，照数交送户部，如限内再不全完，着该旗自行明白奏闻。如不声明，臣寺将承追不力之官员，一并题参。谨奏，请旨。

光禄寺卿加二级臣党古礼、一等侍卫三旗汉侍卫班领光禄寺卿加一级臣林祖成、少卿臣杭奕禄、少卿纪录四次臣罗其昌。

朱批：依议。各旗仍逾期不奏，尔等衙门参奏。

101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八旗挑选笔帖式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经筵讲官兵部等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都统拉锡传谕：八旗印务甚为重要，凡立档、缮写记注咨行各部衙门文移等事甚繁，不可没有笔帖式。各旗宜于护军领催披甲闲散内挑选人明白文章好者若干，

凡护军领催披甲以为食钱粮口米之印务笔帖式，闲散给食二两钱粮，行走三年，视效力人可者，送部用为笔帖式。每旗应选几个，著吏兵两部都统马尔萨、拉锡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圣主所谕八旗印务甚为重要，凡立档缮写咨行各部衙门文移，不可没有笔帖式。宜于护军领催披甲闲散内，挑选人明白文章好者行走，其优者用为笔帖式。一旨甚是。既然如此，拟八旗满洲取四名、蒙古汉军旗各取二名印务笔帖式。各旗于前锋护军领催披甲闲散步甲内，挑选清语文字俱优、人明白、用词准确恰当、能写奏折者，每缺挑选二名，送吏兵二部，考试文章录用。考取之护军领催披甲给食原钱粮，闲散给食二两钱粮。该等之人如若行弊扰害旗人，该都统则予指参；如果徇情不予揭参，一旦事发，将都统一并以失察论处。该等录取之笔帖式若限期三年，诸事刚刚熟谙即予调转，于事不利。故行走五年后，再由该旗视效力好人可者，出具考语送报吏部，调转各部衙门笔帖式以用。为此谨奏，请旨。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臣牛钮、太保吏部尚书九门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巴泰、右侍郎臣傅绅、都统臣马尔萨、都统臣拉锡。

朱批：所议甚善。知道了。

1015 雍正帝为出征台湾效力把总张春等人议叙之谕旨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和硕怡亲王传谕：前为平定台湾、议叙武功一事，朕曾降谕，皇考高寿，功德威震海外，官兵感戴皇考之恩，所向披靡，深得嘉许。朕仰副皇考优叙之旨，著比照进西藏之功一体议叙。兹出征台湾效力之委把总张春、秦绍征等议叙之事，与入藏官员不同，现交付原议之人，复行议叙具奏。钦此。

10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为征伐调兵西宁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今由诸处调往西宁之兵陆续抵达。明年大举征伐，既然兵众，不得不编为三路进攻。故此，提督岳钟琪为一路，总兵官黄喜林(huwang hi lin)为一路，另一路进攻时，无一较大职官，臣等查得，现兴汉镇(hing han zhen)处无事，总兵官乌哲阿(ujengga)先曾率兵，且善于战阵。故此，臣著总兵官乌哲阿将伊印暂交其标营之游击赵瑞(zhao rui)，火速前来西宁。十二月十一日，总兵官乌哲阿抵至西宁。来年大举征伐时，令总兵官乌哲阿亦率一路进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调乌哲阿之处，伊先具奏。兴汉地方亦重要。由周瑞厚(zheo rui hao)等署理。若为有职之人，则另遣一人署理。知道了。

1017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何天培名声甚佳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奴才法海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法海跪领朱批折子，闻知圣躬甚安，颜色复元之旨，不胜欣慰。区区贱奴，又蒙皇上问候，奴才错写之清字，亦蒙皇上指正，如此隆恩，奴才何能报答。再何天培名声甚佳，民皆拥戴。以奴才所见，省臣之中，何天培尚属有才之人，为国家诚心效力，不唯徒有其名。谨将愚奴法海所闻据实奏闻。为此谨将朱批二折一并缴奏。

朱批：尔阅此后，勿语一人，亦勿使何天培察觉。至何天培之名声，朕所闻各不相同，或曰平常，或曰颇佳。与尔先前所奏相比，其现在如何，尔须加意留心查访具奏。再朕已将葛继孔调于宫内，现虽无何事，亦无职任，有名声可察，朕先带来试试看。该张楷乃卓异之才，赐一宝贝按察使于尔。

10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原甘州同知祈请另予补放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未进藏，参奏肆图巧计议叙之同知，祈请另补放其缺事。

窃查，自西宁往藏运米之文官，议叙之事，上谕饬臣查奏，钦此钦遵。臣分别具奏。惟其内原西安府同知今转调甘州同知杨俊杰(yang jiyun giyei)，并未出西宁边口，且闻大军返回，即往返经栈道至成都，称伊亦亲自西藏返回，以掩人耳目，肆意议叙，臣在四川时即通晓，如此参奏杨俊杰躲避之实情，业已在案。此理应候部查议。惟现正值用人之际，将此等官仍遣任处，以致不肖者均行仿效。

窃查，知县兼主事为晋升同知捐纳，现于军前效力冯庆曾(fung king zeng)办事果断勤奋，臣若著伊署理甘州同知事务，则尽职。适才青海之贼阿喇布坦鄂木布等挑唆番子等，作乱内地，冯庆曾即会同甘陕道傅泽云(fu ze yún)，习练民军，镇守城垣，甘州方安。伏祈，将冯庆曾即补放为甘州同知。如此，则下官等知惧，以致军前办事者亦加奋勉。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照尔奏饬部，甚是。

10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等属众来投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四川提督岳钟琪报来：十二月初八日，我率兵抵贵德堡。十一月二十八日，我抵至巴汉哈柳图后，察罕丹津之婿喇布坦、察桑巴图等，各率属众，前来我处告称：我等均被罗卜藏丹津掠来。闻圣汗立为我等之主，派遣大军，方舍命逃出来归等情。以此，我查明，察罕丹津属众，共一千四百余户；丹钟属众，共七百余户，均酌情赏与茶叶、银两，各遣驻原籍，等情报之。

丹钟之寨桑巴特马达西者，乃先前为罗卜藏丹津赍送臣书之人。侍郎常寿因往罗卜藏丹津处，久未来。十月十五日，臣遣巴特马达西于边外探取常寿之讯。出边遇罗卜藏丹津，便执获巴特马达西。今罗卜藏丹津败遁，巴特马达西逃出，往归原处。今率众来投提督岳钟琪。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人得生而还，真吉人大相也，庆快之极。

10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罗卜藏丹津党羽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四川提督岳钟琪报来：墨尔根戴青拉查布、喀木布诺门汗者，均系罗卜藏丹津之贼伙，理应剿灭。先我报墨尔根戴青自伊所驻土胜图处迁往之情形，业已在案。以此由四路遣派通事等，

探取消息。十二月初二日，抵至巴罕纳木哈(bagan namuha)处后，先遣之外委王国栋报来内称：查访取信，墨尔根戴青拉查布之子察罕拉夫坦、汪舒克拉夫坦，此二人率伊等所属之众，沿黄河边之繁杂处避居，我即于初三日遣兵往征。我等兵抵至阿道楚鲁(adoo chulu)后，察罕拉夫坦等闻信，即率众来投。以此，我询：墨尔根戴青拉查布前往何处？伊子察罕拉夫坦供曰：我母被罗卜藏丹津掠去后，因我父羞耻，且又闻大军前来，甚惧(**朱批**：真属可哭之人。)乃弃其家口，逃向巴尔喀木(bark'am)，等语。又问：尔父往时率多少人？供称：惟率一百余人前往之。又问，尔等何故不居土胜图处？供称：据闻罗卜藏丹津命我等往军中，我等以为不可，恐来掠我等，故迁来黄河北岸。再，我父往时，曾呈大将军一纸等语。再，喀木布诺门汗亦逃避。闻墨尔根戴青之子等来归并未负伤，伊亦率属众，是日归来。将此等即理应以法处治。惟此等既然各自率属众，我著伊等属众各驻原处外，墨尔根戴青之子察罕拉夫坦、汪舒克拉克坦，及喀木布诺门汗，率至大将军前，故将墨尔根戴青拉查布之呈文，一并报送。

臣查得，圣主将丹钟之户，赏与察罕丹津，墨尔根戴青拉查布以为察罕丹津独占丹钟之户，故不从，将伊之妻达赖喇嘛之姐，许罗卜藏丹津，同力侵掠察罕丹津，情由可厌。故此，臣交付提督岳钟琪，传伊之子察罕拉夫坦，遣伊之属众，携带拉查布。将拉查布携来后，臣审明，如何办理之处，再具奏请旨。

喀木布诺门汗者，乃居我等边内塔尔寺之喇嘛，且为察罕丹津胞兄之子，自今年夏季，即挑唆罗卜藏丹津，共同行乱，直至此时，且又使伊寺之喇嘛等向我等交战。今虽被迫来归，断不可宽宥。提督岳钟琪携喀木布诺门汗抵至后，臣即将伊正法，(**朱批**：甚是，毫不可软弱。)以示儆众喇嘛。现臣著提督岳钟琪于贵德堡暂歇息数日。俟岳钟琪抵达后，再予以奏明。为此，将拉查布所呈之蒙古文书译出，一并谨具奏闻。

朱批：甚好。欣阅。诸事真乃天之赐恩。以尔之忠诚之心能理者，此大事如此出，乃实未敢料。惟朕对尔如何施恩，方慰朕心。朕实不胜喜悦。

1021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奴才(**朱批**：臣，如此得体。)法海谨奏：为请安事。

奴才法海跪请圣主万安。为此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禧，诸事如意，平安顺利。

1022 正蓝旗护军统领汝福等奏请将协领华赖补为曹州城守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德州等十七城军政之署理镶白蒙古旗都统事务之正蓝旗护军统领宗室汝福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入请训旨之时奉谕：此次察验既属初次，尔等当秉公考核。兵丁中凡骑射生疏者，即予革退，于彼处幼丁之内挑选补缺。倘有才具效力之处，尚可补官者，另行记录送来。若有骁骑校等员缺，尔等即行选任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曹州后，据署理城守尉之拖沙喇哈番级章京吴达理禀告，城守尉禅岱于十一月初三日病故。等语。经阅官兵骑射看得，兵丁骑射皆属平常，亦失生理。此皆其上司才疏，不事赡养所致也。城守尉禅

岱既已病故，则勿庸议。将正白满洲旗拖沙喇哈番级章京吴达理，镶白蒙古旗拖沙喇哈番章京瓦尔达以才疏照八法之例另行指参外，臣等看得，曹州地方吏治败坏，唯补放善饬营伍之城守尉，方能治理。看得，宝坻县镶白旗协领华赖善于管理，人可也。若以华赖补任禅岱之缺，于事有益。臣等顾念地方之重要，先缮折谨奏请旨。

署理镶白蒙古旗都统事务、正蓝旗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臣马喇、兵部左侍郎尚兼内阁学士臣伊都立。

朱批：著将华赖补为曹州城守尉，行该旗部知道。

102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双塔尔战役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今年十二月十五日，据巴里坤率兵前来之副将潘志山、戍驻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率兵往援布隆吉尔之游击孙朝杰(sun choo jiyei)等来报：十一月二十八日，贼入侵布隆吉尔附近，孙继宗、孙朝杰我等共率兵，施放枪炮击贼，贼败逃双塔尔(suwang ta er)。此间，潘志山遣人，称自巴里坤前来之兵，于二十九日必至。故此，孙继宗我等思之，双塔尔乃我军必经之路，因恐贼匪于双塔尔截路，故于二十九日晨，孙继宗我率兵，往迎潘志山之军，先遇三千余贼匪交战时，巧逢潘志山抵达，(**朱批**：真妙。)即率兵全面进攻。续孙朝杰亦率兵来援，即从三面逼进施放枪炮，剿败贼等，驱赶数十里，杀伤者甚多，贼之枪、弓、箭等兵器，夺获甚多。是日晚，我等共率兵前来布隆吉尔。我等兵内，惟一人负伤，一人迷途尚未至等情。故此，将败贼及巴里坤兵抵达之日，一并谨奏以闻。

朱批：甚喜阅。闻布隆吉尔池子木等处孙继宗等如此喜讯，实属所期之外，朕惟合掌感激上天之恩，我皇父圣灵之慈佑外，实喜悦得无言降旨于尔。朕今日方放心，大禧！大禧！

102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惠回木驿战役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署理肃州总兵官事务参将郭成功等呈报：十二月初三日，署理嘉峪关游击事务守备胡尚才率领官兵，巡察边外驿道，抵至惠回木驿，突被蒙古贼堵截等情，初四日，我遣派游击阎律泰等，拨给官兵即往援。初六日，游击阎律泰等返回，告称：先守备胡尚才出边抵至惠回墩，因不见贼，又往查在惠回木蒙古贼缚之马牌子、商人，不料蒙古贼匪，突出山谷而战，我兵施放枪炮，斩杀贼二十余。始贼人少，渐增至四五百人，我兵三人阵亡，十七人负伤，胡尚才亲斩蒙古贼二人，贼方微躲，不料贼匿隐蔽处，暗处放枪，胡尚才负重伤，隔二日亡故。俟随我兵至，贼见方败逃。我等被围之兵均被救出等情来报。

查得，臣先于布隆吉尔等处，因兵力薄弱，断不可轻举妄动，惟各固守该处，俟自我处调之巴里坤之军，吐鲁番之军均抵达后，再协力剿匪，等因数次严加交付。今守备胡尚才未待调兵至，即率少量兵，轻率出边，以致身亡者，甚属不合。惟胡尚才既已阵亡，无庸议。将此臣除严饬诸处外，为此谨奏以闻。

102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索诺木达西封为贝子谢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转奏事。

十二月十四日，护养驻甘州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理藩院郎中通智呈送文称：贝子索诺木达西因对圣主超封伊为贝子，为谢恩事，缮一蒙古文奏书，呈请代为具奏。所译蒙古文，内书：共主天下众赞普，仰皇上圣主足下英明，小人索诺木达西谨跪奏：小人之身，原为青海一小台吉。大军驻柴达木处，在我牧场附近，我与军在一处，所有效力之处即效力，将所闻知消息，尽行禀告军中诸大臣等。窃我之愚意：俟军务大事竣，前往京城，朝觐天颜，叩谢君主英明等情。以此，我兄敦多布达西，心怀恶意，唆告罗卜藏丹津，称我心向内军，故罗卜藏丹津差人执取我，于敦多布达西住处，唯看押我只身居住。将我之诸申奴仆均给敦多布达西。后我之属众，于十月十五日，自看押我处，将我夺出后，我即率属下三百余口，寻归嘉峪关。敦多布达西二次追赶之人，均被击退。大将军太保公将我来归之情由，业已奏闻。圣主明鉴，对小人我施以逾噶隆恩，赏我祖父亲未获之名号，擢封为贝子，降旨施恩。再，我来之前，值夏季，圣主业已为我料算，降旨训诲扎尔固齐通智：索诺木达西若来归，准收取而获生业，实天意佛慈，以此小人我见慈旨，以动心肝，不胜感激欢忭，竟不能有陈述之语。此种恩惠，惟我之身、子嗣、以至诸申奴仆，忠心祷祝君主万寿，世世如须弥山，无疆永存，窃思我之妇孺、财物、牲畜、诸申奴仆，虽经遭掠，仰圣主之威，大致复得，嗣后，倘有效力处，小的我益加尽效。除此何以报答。伏祈圣主仁鉴。为此谕吉日，奏文贡献哈达等语。故此，祈大将军处将此转奏，等情送来。为此，将索诺木达西具奏蒙古文书一并恭谨转奏。

朱批：所奏知道了。尔酌情妥复，乘便降旨。

10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饲秣军马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兵出边外，无秣马之例。适才经臣具奏，调至布隆吉尔之巴里坤二千军马，副将军阿喇衲携来之二千军马，此等军马既然均为来年准备大举进攻之马，不可不秣等情，谨请奏销草料。惟布隆吉尔原有一千绿旗军马，尚无饲秣，此等马匹今年各处奔走消瘦，亦备来年大举进攻。饲秣调来之军马，倘不喂此等马匹，来年难以用之，此一千军马，既然无多，臣亦饬付甘肃巡抚绰奇，对在布隆吉尔兵丁之马匹，照饲秣巴里坤、吐鲁番兵丁之马匹，同样拨给钱粮，饲秣之等情。伏乞圣主饬部在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谕部。

1027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安鲊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尔上任以来，训练颇勤，地方上口碑尚好，朕早有耳闻。年前尔

所补之员来京引见。朕见后甚悦。此方为无负父皇任用之臣，即照此效力，切勿松心懈怠。尔等省臣一举一动，朕了如指掌，无论包庇者或诬陷者，断不能左右朕。与其求人，不如自强。尔果能如此，则会永享显达，朕保日后能荷隆恩。特谕。

102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铸给征西将军路粮饷事务关防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征西将军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郎萨哈布奏开，臣萨哈布办理征西将军祁里德路之粮饷事务。但于拨给官兵粮饷、行文、销算钱粮档册等事项中却无印信为凭。粮饷之事关系甚重，伏乞圣主饬该部铸给关防。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转奏。奉旨：著交议政大臣。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征西将军祁里德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郎萨哈布奏称，臣办理粮饷事务，但拨给官兵粮饷，行文等项无印信为凭。粮饷之事关系甚重，伏乞饬该部铸给关防。等情。查得，将军祁里德路办理粮饷之侍郎萨哈布凡具奏行文，交接诸事俱关系粮饷之事甚属重要，不可无关防图记。宜照给内阁学士绰尔岱关防之例，给侍郎萨哈布征西将军路办理粮饷事务之关防一枚。该关防到后，萨哈布须将前办诸事之档俱补钤关防。俟降旨后交礼部即铸驿送。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之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侍郎臣本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知道了。

102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征西将军路办理粮米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征西将军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郎萨哈布奏开，商人范毓宾等九月初三日运至茂岱察罕廋尔之米一万石，臣等按布鲁特官兵口粮而计，从中收下四千三百三十石，将此所收米数缮拟实收之文，咨行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傅尔丹钤印交给范毓覃等。再除此万石米数外，陆续运至之米，俟臣接收之后另行具奏。等情具奏在案。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继前运至之一万石米之后，范毓宾等又运至茂岱察罕廋尔粮米三千三百五十石。臣等将分给布鲁特路之一千三百五十石照数收讫。该收米数，相应缮拟实收文，咨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傅尔丹钤印交给范毓覃外，为此谨具奏闻。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转奏。奉旨：著交议政大臣。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征西将军祁里德路办理粮饷事务之侍郎萨哈布奏称，商人范毓宾等运至察罕廋尔之米一万石，按我路官兵人口而计，从中收取四千三百三十石，缮实收文咨将军傅尔丹钤印交给范毓覃等之事已具奏在案。兹又运至察罕廋尔三千三百五十石，

将其中分给我等之一千三百五十石收下，缮实收文咨将军傅尔丹钤印交给范毓賨，等情。查得先前议政大臣议奏，阿尔泰路每年运米一万石，将此照范毓宾等所呈，令其互保，交户部先支给十万银两，前往运米。米运至察罕廋尔交付后，收米臣等照数给以钤印实收文，将军傅尔丹驻地既近，即用傅尔丹之印，其实收文则令呈部核明，交户部每石补给银三十两。凡万石之外多运之米，收米臣等亦即收取给以实收文报部验后，每石给银四十两。米一俟运至，即刻收取。且有故意刁难敲诈等弊，则从严治罪。运米若稍有误则将范毓宾等三十人交刑部从严治罪，若一万石米如数运至，则将范毓宾等三十人交吏部优叙。阿尔泰与巴里坤同样，分份不必进班，即行任用。等因奏行在案。今范毓宾等将阿尔泰路应运之一万石米运至察罕廋尔，由将军傅尔丹、祁里德二路分用。现唯有将军祁里德路办理粮饷之侍郎萨哈布奏言，已分别二次收米五千六百八十石，缮实收之文咨将军傅尔丹钤印给之。将军傅尔丹路分收之事尚未奏来。暂将此存案，俟将军傅尔丹路将分收范毓宾等运至之米奏至时，再一并议之。等因。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之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侍郎臣本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知道了。

1030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察罕廋尔等地犯人耕种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振武将军傅尔丹奏开，本年臣按发流鄂尔哲依图郭勒城之罪犯人数酌情派出监管官兵，督令播种大麦种子一百六十石，收得大麦三百二石六斗。于茂岱察罕廋尔之布拉干路分管之流犯令播大麦种一百石，收得大麦一百二十五石一斗二升，两处共得粮四百二十七石七斗二升，俱已入仓。来年耕种时，鄂尔哲依图郭勒仍种大麦一百六十石，茂岱察罕廋尔种大麦一百石。为此谨具奏闻。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转奏。奉旨：著交议政大臣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振武将军傅尔丹奏称，本年按发流鄂尔哲依图郭勒城之罪犯人数，酌情派遣官兵，督令播种大麦一百六十石，收得大麦三百二石六斗，茂岱察罕廋尔之布拉干路分管之流犯，种大麦一百石，收得大麦一百二十五石一斗二升。两处共得粮四百二十七石七斗二升，俱已入仓。来年耕种时，鄂尔哲依图郭勒仍种大麦一百六十石，茂岱察罕廋尔种大麦一百石。等情。查得，该折既言鄂尔哲依图郭勒、茂岱察罕廋尔地方耕收之粮共四百二十七百七斗二升，俱已入仓。来年鄂尔哲依图郭勒仍种大麦一百六十石，察罕廋尔仍种一百石。则照傅尔丹所奏耕种。再折内唯言本年耕地时，按罪犯人数酌情派出监管官兵，并未列明派出何等官兵，人数多少以及耕田犯人数目，耕地多少顷亩。既然如此，咨将军傅尔丹，来年耕田时，将犯人数目，所遣官兵人数，及耕田数目每顷用种之情列明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理事务之议

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之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侍郎臣本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依议。

1031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所奏屯田收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振武将军傅尔丹奏开，前派臣等行屯田之事时，臣等不胜感奋，但又疑惧此事岂能行之是实。臣等叹服圣祖仁皇帝洞察一切，施行屯田之事。臣等惶惶于鄂尔哲依图郭勒等十处竭能垦田三百顷。所得之粮每年记录在案。臣等所耕之田与内地不同，皆依河而垦，以便灌溉。唯每年雨水不同，河水不同之处，何以出自圣主所鉴。本年蒙圣主之恩，自六月起，雨水好，且河水适时而涨，野外牧场收草茂盛，诸蒙古人等无不称喜。臣等于鄂尔哲依图郭勒等八处耕收之黍、青稞、大麦、小麦共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由爱音图、达密纳、讷恩特依等公同监量，已入新建之仓。臣等自康熙五十五年始，历年耕收之粮共计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一斗六升。其中，旧管之粮为七万八千七百七石七斗六升，本年新收粮为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旧管新收之粮共计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一斗六升。其中，除每年作为籽种，及给布拉干、布鲁特二路运交户部之自哈布塔尔罕至察罕廋尔二十五驿驿丁之口粮，以及给乌兰固木作为籽种之粮共计六万三千五百十一石六斗九合八抄外，现仓存旧管新收二项共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五石五斗五升二抄。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接据兵部咨转议政大臣等议奏内称，理应援照内地，将每亩撒种多少，收粮多少之情列明具奏。如此则不但可知田亩之数，亦可确知收粮数目也。咨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将屯垦之所有田地，全部丈量，将共计耕田多少顷多少亩，撒种多少，秋收每亩收粮多少之情，亦如内地，以亩顷而计，将得粮之数报明前来。等情。查得，臣等原先所耕之三百顷地，曾有十处。其中除西巴尔鄂西、纳马尔吉乎二地照部文给了墨尔根绰尔济之沙必纳尔外，现于八处仍耕地三百顷。蒙古人耕地皆用手撒种，故每年需种三千石。此八处耕地皆靠雨水河水浇灌，收成多寡不一，各处得粮不便以亩顷计数。本年八处耕收之粮共计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石四斗，以八处之三百顷地平均而计，每顷倘得四十余石。现将臣等所领之钱粮，本年耕收粮米数目，耕田之马牛器具等项开列于后。本年鄂尔哲依图郭勒等八处分别耕收黍二百二十五石五斗，青稞一千二百八十二石七斗，小麦一千四百五十三石二斗，大麦九千八百一石外。臣傅尔丹自耕上交大麦六十五石，爱音图交大麦五十石，达密纳交大麦五十石、讷恩特依交大麦五十石、户部郎中德成额交大麦六十石，户部郎中萨哈齐交大麦五十石，内阁侍读绰西锡交大麦三十石，原正黄旗蓝翎马尼交大麦二十石，正蓝旗宗室常恒交大麦二石，正红旗包衣四格佐领下原八品铁匠头领色克图交大麦十石。以上共计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臣等已将所有耕地趁时气尚暖全部翻耕。来年耕种仍需粮三千石以为籽种，黍种需二十石。臣等所领钱粮原为五千五百两。自康熙五十五年以来，因采买更换马牛、买犁、犁耳、镢头、铁锹、镰刀、锄头等物，陆续自八年钱粮内奏用银四千二百九十一两在案。现实有钱粮一千二百九两。去年所剩马匹五百三十二匹，牛二百十头，今年耕地时死马八十一匹，牛四十六头，现有马四百五十一匹，牛

一百六十四头。来年耕地既已翻犁，熟地多，垦田少，故该牲畜尚可支撑。查兵部咨称，据议政大臣议奏，前往军营之人内，若有愿自力耕种者，亦可令其耕田，将其耕收粮数奏闻后，予以议叙。行臣等在案。臣傅尔丹、爱音图、达木占、讷恩特依等四人勿庸议叙外，本年自力耕田交粮之人，自归化城至鄂尔哲依郭勒等屯田处跋涉甚远且自力携种耕地，军机之时竭能效力交粮，故仍请照前例，予以议叙奖励。为此谨具奏闻。等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音扎纳转奏。奉旨：著交议政大臣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振武将军傅尔丹奏称，本年兵部咨转议政大臣议奏内开，军管之地所耕之田，理应如内地，按每亩撒种多少，收粮多少具奏。将垦种之田全部丈量，共计耕田多少顷多少亩，用种籽多少，秋收后每亩收粮多少，列明数目奏报前来。等因。遵此查得，臣等原耕三百顷地共有十处。其中除西巴尔鄂西、纳马尔吉乎二处已给墨尔根绰尔济之沙必纳尔外，现八处地方仍耕地三百顷。蒙古人耕田以手撒种，故每年需籽种三千石。该地因属依河而垦，皆赖雨水河水灌溉，故而收粮多寡不一，粮食数目不便以亩顷而计。本年八处耕收之粮共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石四斗，以三百顷地平均而计，每顷收粮四十余石。已入新建之仓。臣等自康熙五十五年始，耕收之新旧粮共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一斗。其中每年作为籽种，及给布拉干、布鲁特二路运交户部之自哈布塔尔罕至察罕廋尔二十五驿驿丁，以及作为籽种之粮，共计六万三千五百十一石六斗外。现仓存之粮共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五石五斗余。臣傅尔丹自力耕交大麦六十五石，爱音图交大麦五十石，达密纳交大麦五十石，讷恩特依交大麦五十石，郎中德成额交大麦六十石，郎中萨哈齐交大麦五十石，侍读绰西锡交大麦三十石，原任蓝翎马尼交大麦二十石，宗室常恒交大麦二石，原铁匠头目色克图交大麦十石。以上共交三百八十七石。除臣及爱音图、达密纳、讷恩恃依等四人勿庸议叙外。本年自力耕田交粮之人，仍请照前例，予以议叙奖励。臣等已将耕地全部翻犁，来年仍播种三千石。我等所领之五千五百两钱粮，自五十五年以来因买马牛，耕田器具等陆续用银四千二百九十一两。现余钱粮一千二百九两，现有马牛六百十五，于耕地尚可支撑。等情。查得，将军傅尔丹奏称，我处耕田皆依河而垦，以赖浇水，故收成不一，不便按亩顷而计。本年收粮以三百顷计，每顷收粮四十余石。虽然如此，却未分别亩顷缮列奏来。果诚不便以亩顷而计，又何能分出三百顷。既然如此，仍咨将军傅尔丹，遵照原议政大臣所议，将彼处之田，俱如内地丈量，其三百顷田每亩撒种多少，秋收多少，共收粮多少，用种多少，列明数目具奏。适时，再将自力耕田交粮之人一并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之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理事务之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之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之臣特古忒、侍郎臣本锡、兵部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知道了。

103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赏予射箭一等者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等奏报射箭事一折内奉旨：一等者每人赏银五两，双等得主著加赏。钦此钦遵。查得，八

旗及上三旗包衣入一等者五百零一人。其中应赏二十两者二人，应赏十五两者十五人，应赏十两者四十七人，应赏五两者四百三十七人。共需银二千九百二十两。该项银两或交户部赏之，或自内库领银赏予之处，叩请示下。为此谨奏。

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多罗果郡王臣允礼、都统公臣德普、都统臣公臣马尔赛、都统臣席尔根、都统臣济当阿、护军统领臣查克旦、散秩大臣臣佛伦、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副都统臣马喀拉。

朱批：赏内库之银。

1033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奏报审理满人自相斗殴致死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谨奏：为满洲人殴毙满洲人事。

据查我旗兵丁所驻城外官房值班参领苏宏来告：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因巴什佐领牧丁赫伦特、景卫佐领护军斯达色相互斗殴，以刀刺死赫伦特，为赛哈佐领骁骑校鄂尔和抓获等情。既有关命案，著将斯达色交骁骑校常寿，解送刑部，祈由部照例遣验尸官检验等因，于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送达部后，由刑部差遣主事常泰、笔帖式永德、北城兵马司之知会张邦仪率部之领催正白汉军夏调元、佐领何荣贵、仵作刘兴、王德，查校场之委护军参领苏宏、骁骑校鄂尔和来时，死者赫伦特之妻刘氏、祖母陈氏，一同验看死者赫伦特之尸，额左方、鼻梁、左方眼睑至鬓角，积满青红破伤，不便丈量分寸。以砖打伤，左边手节青红破伤二处，分寸不等。刀刺伤左边软肋骨处青红伤一处，长一寸三分，宽八分。踢伤左边肋骨处，青红伤一处，长二寸二分，宽一寸六分。拳伤肚脐左边处，青红伤一处，长一寸三分，宽八分。踢伤右膝盖处青红伤二处，不便丈量分寸。撞伤左膝盖处青红破伤一处，周围五分。撞伤右脚面青红伤一处，长一寸五分，宽八分。踢伤实为有伤致死者。故取仵作之证书，携至部后，问斯达色：尔打杀赫伦特何由？原有何仇？持何械，由何处打之？除尔之外，又有何人助打之？赫伦特手节有刀伤，如何刺之？诸凡情由，从实招来等情问之。斯达色供称：我乃正黄景卫佐领之护军，住于德胜门外校场，原认识死者赫伦特，并无仇。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日偏斜时，我前往城门关厢购物，赫伦特醉酒，遇我后，携我至店铺，要我饮酒，我知伊醉，称不饮。伊即要我发誓：与尔饮酒，尔为何不饮？乃胡乱骂我，我二人始喧闹，街人相劝而散。掌灯之时，赫伦特持一小枪，往我之门，谩骂一阵，候于街口，我归家时相遇，赫伦特持枪击我，我夺枪将伊打倒后，伊即抽刀向我大腿处刺一次。我夺刀间，同我一旗之德勒金佐领披甲额尔珠到来，助我夺刀，我持砖向伊之面，肋骨等处打一次，复向伊之肋骨处，脚踢数次，我向伊家往告，后何人将赫伦特抬进庙内，我不知。翌日午饭时，赫伦特死也。额尔珠并未助我打之。赫伦特手伤，或我向伊夺刀时所刺，我并无持刀刺伊之处。等语。

复唤仵作王德，著察看斯达色之伤，王德呈书内开：观斯达色之伤，左大腿青红破伤一处，长九分，宽一分，实属刀砍之伤等情具保。即宣招额尔珠。问额尔珠：斯达色、赫伦特相互斗殴，由尔助斯达色夺刀观之，尔务同斯达色打杀赫伦特，尔如何同斯达色打赫伦特，又有何人？从实招来等情。额尔珠供称：我乃正黄旗德勒金佐领另家之马甲，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打更之时，因我住街口，见斯达色同赫伦特相殴，我欲进前劝阻，斯达色高叫：赫伦特用刀砍我，我即踢赫伦特腿一次夺刀，往告巡检章京时，途中遇巡检骁骑校鄂尔和，告其缘由，一同往验，赫伦特被打倒在地。不晓斯达色前往何处？以此额尔和对披甲等言，将赫伦特抬进庙后，翌日午饭时而死。我亦将刀交付章京苏宏也。斯达色、赫伦特何因相殴，我夺刀往告章京后，斯达色如何重打赫伦

特，我皆不晓，我并无助斯达色打赫伦特之处。等语。

问刘氏：斯达色如何打杀尔之丈夫赫伦特的？伊供称：死者赫伦特为我之夫，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夫赫伦特食罢早饭便出并无返回，翌日方知被斯达色打死。斯达色等何故打杀我夫，我不知。等语。

问陈氏：死者赫伦特与尔何关系？斯达色如何将伊打杀？供称：死者赫伦特乃我主之子，自幼我喂伊奶，后我之老主妇将赫伦特夫妻分居另过，我随我之老主妇生活。赫伦特所居之房距我房二里余。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日偏斜时，赫伦特前往我家吃饭，因掌灯时回家，乃出。打更时，斯达色往我家，呼喊开门，称赫伦特于第九街口用刀砍伊，我即同我之子米伦泰急忙往看，斯达色之弟武达色同额尔珠，压住赫伦特执打。于是我问：尔等何故打我主之子？额尔珠踢我一下，我即大声呼喊，巡检章京率兵丁前来捉拿时，额尔珠、武达色均逃跑。查看赫伦特，尚有气息，于是我将伊抬进附近之庙，三更之时，方苏醒。问伊情由，伊称斯达色、额尔珠、武达色共同打伊等情。二十七日黎明乃死。我老主妇因病不能立，故未前来。等语。

即传唤武达色问之：尔同兄斯达色及额尔珠如何打杀赫伦特？原有何仇？从实招来。武达色供称：我乃正黄旗景卫佐领护军，斯达色系我胞兄，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晚，我前往他处，我兄斯达色因何故同赫伦特斗殴，如何打杀，我均不晓，我并无同我兄斯达色打赫伦特之处。诚有助打之处，巡察章京将我一并执送，况额尔珠助我兄斯达色夺刀，脚踢赫伦特腿情形，均承认，且不供出，能代我隐匿乎？等语。

问斯达色：尔之供词内：死者赫伦特持枪往寻我，以枪射我，我打伊，伊又抽刀砍我，我持砖打伊而亡。额尔珠，我弟武达色并无同我助打之事等语。检验尸体，死者赫伦特全身皆有拳打脚踢、砖打之伤。由此观之，尔必同赫伦特有仇，额尔珠、武达色共同打杀赫伦特，显而易见。尔今称，额尔珠、武达色并未助尔打之，从而推卸乎？尔同赫伦特有何仇？如何与额尔珠、武达色共同打杀，从实招来等语。夹刑问之。供称：赫伦特素与我无仇，二十六日，日偏斜时，我前往关厢购物，遇赫伦特醉酒，要我饮酒，我不饮，伊即随意骂我，我等二人相互吵闹而散。掌灯之时，赫伦特持一小枪，前往我之门，谩骂一阵，候在街口，我自别处归家时，赫伦特枪击我，我夺取枪枝，伊复抽刀，刺我之大腿处，值我夺刀间，额尔珠抵来，脚踢赫伦特腿一次，助我夺刀后，我持砖打赫伦特之面、肋等处，踢伊二次，翌日乃死。额尔珠、我弟武达色并无助我之事，果真有助情形，我即不陈述，能承受此重刑乎？等情。他情仍如前供。

问陈氏：尔之供内：斯达色往告尔家，尔同尔之子米伦泰往看，武达色同额尔珠强执赫伦特打之。武达色、额尔珠供内，伊等并未有助打，况以夹刑问斯达色，亦称武达色、额尔珠并无助打之事。此情如何？等情问之。供称：斯达色打杀我主之子赫伦特，我有怀恨之念，且额尔珠复有夺刀事，我以为或有助打，故将武达色、额尔珠均算参与。今以夹刑问斯达色，伊称：其弟武达色并无有助打之事，我亦不悔。惟祈斯达色偿还我主之子赫伦特之命，等语。

臣等刑部与兵部会审得：臣我等旗景卫佐领护军斯达色，因殴杀巴什佐领另户牧丁赫伦特执送一案，夹刑斯达色问之，供称我居德胜门外校场，死者赫伦特我等原相识，并无仇，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日偏斜时，我前往城门关厢购物，遇赫伦特醉酒，伊领我至店铺饮酒，我推辞不饮，伊即肆意骂我，我等二人开始彼此喧闹，被街上人劝散。掌灯之时，赫伦特持一小枪，前往我门谩骂一阵，候于街口，我由他处归家相遇，赫伦特枪射我时，我夺取枪，将伊打倒，伊复抽刀，刺我大腿一次，我夺刀间，同我一旗之德尔金佐领披甲额尔珠前来，脚踢赫伦特腿一次，助我夺刀后，我持砖打赫伦特面、肋骨一次，二次踢伊肋骨处，往告伊家，翌日午饭时，赫伦特死属实，额尔珠并无助打之处，我弟武达色并未曾往打；赫伦特手有伤，乃我向伊夺刀时划破，等情自认不

讳。检验死者赫伦特尸伤，鬓角、眼睑、软肋、肋骨、肚脐左边等处有拳打脚踢、砖打之伤，左手节处系刀伤，右脚面有踢伤。

虽死者赫伦特有刺斯达色之大腿处，惟斯达色既已打死赫伦特，将斯达色即照满洲人杀满洲人之例正法，将平素未严加管教斯达色之该管护军统领查克旦，照例罚俸三月；护军参领常安、委侍卫参领萨冲阿，委护军校护军参领胡钮，各罚俸六月；将佐领景卫、骁骑校常寿、护军校马格，各罚俸一年；将小领催刘达色照例杖打八十，额尔珠既然助斯达色夺刀，脚踢死者赫伦特一次，将额尔珠因行无理之事，照重典打八十杖，既为旗人，则杖打八十；经审，与武达色无涉，再斯达色之族长护军额勒格既已病故，均无庸议。业已审理。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宗室佛格、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臣永寿、侍郎臣马尔齐哈。

朱批：将斯达色拟绞，秋后处决，余依议。

103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陈审拟刨参人犯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查得，据副都御史永福奏称：奉天、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处，拿获刨参已得人犯，差令官兵，拟解刑部审结，复递回各原籍，以致事件繁杂，往返解送官兵，甚属劳苦，且在彼处完结，与解送刑部完结，其罪并无增减之条，况枉费驿站钱粮。伏乞将人犯免其解送刑部，若宁古塔拿获之犯，令监察御史迈柱、给事中赵殿最等，与吉林乌拉将军等，会同审结。若盛京地方拿获之犯，臣会同奉天将军等审结，一并汇奏。庶沿途解送官兵，免其劳苦，而驿站钱粮可多减省等因。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复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臣部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行文盛京刑部各将军等遵行在案。今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于十一月初八等日未奉部文之先，将宁古塔将军、宗室巴赛等，咨送拿获刨参已得人犯李先章等起内，除王聋子、殷大病故外，将人犯共九十四名解部前来。

查人犯内，彼处旗人三十二名，内地民人六十二名，若仍发回该将军处完结，则必连内地民人一同发往。俟彼处审结之日，复递回各原籍，以致往返解送，不可糜费驿站钱粮，而官兵亦殊劳苦，臣等因将此前后两次解部人犯，就在臣部审理完结，除李国安在监病故不议外，将为首之李先章等十八名，俱照例割断两边脚筋；为从之李大等七十六名，俱照例割断一边脚筋；此内旗人三十二名俱递回，仍交与各该管处收管；民人六十二名，各递回原籍收管；脱逃为首之马二等二名，为从之冯二等十一名，严缉获日另结。

搜得人参共五百二十三两七钱，参须共五十二两，该将军等既称差官，解送内务府，应知照内务府，等因行文。所获马匹、牛驴、帐房等物，照例赏给拿获兵丁，毋庸议。嗣后奉天、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处，拿获刨参人犯，仿照新例在彼处完结。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知道了。

103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将违犯驿站法纪之二员从重治罪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称：议得盛京兵部侍郎吴尔泰等奏称：凡驰

驿人员俱从兵部领取勘合火牌，方准驰驿。编审人丁员外郎色克图、内管领关保，并无勘合火牌，不遵法度，在众驿站索取食物、草料，又在每驿站强骑驿马二匹至二十一匹不等，相应题参，将色克图、关保交与该部，严加议处。驿递员外郎刘进标等虽具禀报，但无勘合火牌，官员遽行供应驿马、食物，将刘进标等二十二人一并严加议处，等因具奏前来。今员外郎色克图、内管领关保自沙河站起至旧边驿止，十一驿并无勘合火牌，擅骑驿马，索取食物、草料，骚扰驿站，不知法纪。应将员外郎色克图、内管领关保，均照例革职。色克图、关保系内务府派往编审人丁之员，应行文内务府拿交刑部，从重治罪。

再查，遽行供应驿马、食物之员外郎刘进标等二十二人相应革退外，即交与盛京刑部，照律治罪等因。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奏，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相应移咨刑部，等因。嗣于十二月十二日，准内务府将色克图、关保，拿送臣部。

查定例内，无勘合火牌，谎称奉公差使支取驿递夫、马应用，索诈财物，从重治罪等语。今色克图、关保，系差往编审人丁之员，并无勘合火牌，在众驿站索取食物、草料，又在每驿站擅骑驿马，殊干法纪，应将色克图、关保从重各枷号三个月，鞭一百。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治罪，流放乌拉，籍没家产。

1036 理藩院奏报归化城蒙古旗为赴军地之人捐马匹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理藩院谨奏：为奏闻事。

切照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呈开：此次前往军地之官兵名姓、人口数目及给米数目业已缮造清册钤印呈送外。我旗官兵一同跪告：此次赴军地，我等原欲申请前往，因派遣人数已满，未能如愿。我等虽然不能亲赴军地，但被派兵丁皆为我等甲喇佐领之人。此次前往官兵俱荷重恩赏给驼银口米，都统亦设宴款待。都统副都统等又将官贮甲胄连包发给每个兵丁。对此我等留下之官兵自愿在每人额定之五马外，各多给马一匹。等语。因每兵丁多给一匹马，平均每人各得六匹肥马。兹托圣主之福，除富殷之人各自备马十或十五匹外，每兵丁皆得马六匹。又用赏银每二三人合买肥驼一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寅吉日，由我等亲自检阅起程矣。等因。为此谨具奏闻。

办理部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仍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部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侍郎臣布恩席、郎中臣达尔玛、员外郎臣乌木保、员外郎臣赫达色。

朱批：殊为可嘉，多捐马匹一事著加记录。

10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贵德堡番子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西宁周围居住番贼甚多，臣酌情遣兵，将附近者靖除。惟近居贵德堡之上司栋车布，下司栋车布，此二处之番贼，均系罗卜藏丹津同伙，额尔德尼博硕克图所属之人，值罗卜藏丹津等叛乱时，伊等亦极力相助，甚是狂恶。闻久已存心侵掠贵德堡。因贵德堡距西宁稍远，臣仍不济遣兵征剿。故此，一面严饬贵德堡官员妥守地方；一面咨行提督岳钟琪称：尔率兵抵至贵德堡

后，暂住数日，察视彼处周围番贼情形等因。今提督岳钟琪报来：我本月初四日，遣千总王刚自巴尔布哈处送文至大将军前，初六日，王刚抵至上司栋车布后，遭遇番贼被执获之，见率我军即来，释放王刚。解送王刚之事交付贵德营守备李杰，转送西宁，伊亲于初八日夜复抵至营，禀报番子等所行之事后，我即连夜率领官兵，分路急往，上司栋车布番贼，被迫交战，靖除三百余户。（**朱批**：真正名将，国家之祥瑞，不世出之人也。朕不知将何旨发与你们才好。）抵至下司栋车布后，喇嘛车臣囊苏等率众番子七百余户来归。我亲于本月初十日，抵至贵德堡，复访得，古木巴之番子头目格斯尼乃我方之民，反叛归为喇嘛，诱众番子扰乱内地。再土司之千户延喀舒增援。将此断不可宽宥，我俱拿获以正法。再，古木巴之番子头目喀木布，率领番子等五百户来归，我均俾各自照常居住。（**朱批**：甚妥。随时以防其变。）我于本月十五日，自贵德堡启程，前往西宁。等情报来。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实为大喜事。惟尔谨慎行动，多次办理调遣，如何尽心，如何谋略，实为奇人，甚为可嘉，此称尔之才能亦不可，非人之能力之事。此皆天赞同尔之心，殊为神明祐尔所致，今朕惟畅悦外，亦无降尔之旨。仰上天之恩，屡闻尔之喜讯。

1038　内务府奏报庄头亏空粮食限期完结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内务府谨奏：为遵议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奏书内开：边内庄头等自五十七年以来，四年亏空九万六千三十一石余新粮，限四年完结。此粮照五十年所奏，以粗粮仓各折银五钱计征收，交付广储司，将限期四年粮交竣后，原亏空五十九万三千五十石余粮，如何征收之缘由，另议奏请旨。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庄头等原亏空之粮均予宽免。自五十七年以来，新亏空之粮，限三年内完结。全部完结者，如何分别议叙之情由，议定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众庄头闻将伊等原亏空之粮均予豁免之旨，衷心谢曰：皇上将我等原亏空甚多之粮均予宽免，自五十七年以来新亏空之粮，限三年内完结，复分别议叙。如此之恩，我等梦中亦未料者，将此三年内倘不尽力完结，则天亦杀我等等情，乃纷纷拜谢。既然如此，伊等新亏空九万六千三十一石余粮，由今年始，限三年内换新粮完结。此交付之粮，不候三年而一年内完结，有品者，各增加一品；无品者，则赐八品顶带加身；二年内俱完结者，赐九品顶带加身。三年内不完结者，若复有亏空，革除庄头，为另庄之男丁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好。

1039　内务府奏查吉祥门等三处一年购买各类物品所用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内务府谨奏：为遵旨稽察事。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将内管领常春有关吉祥门等三处一年购买食物等项所用银数奏闻之折子，奉旨：命内务府总管等查奏。钦此钦遵。

窃查，内管领常春自去年九月初一日始，至今年八月二十九日，此一年吉祥门等三处，每日

购买食物等项、补制购买腌菜、铜、铁、锡、瓷器、木制器具等项，共用银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一两五钱三厘三毫九忽，此凭与内务府太监等所用之一年档册、人口数，逐一详加核查，数目俱符。为此谨奏以闻。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赖保、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协理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萨哈廉。

朱批：知道了。

1040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颁赐恩诏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平逆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谨奏：为奏闻事。

大行仁寿皇太后以上尊号之礼颁恩诏：圣祖仁皇帝之神位，孝诚仁皇后之神位，孝昭仁皇后之神位，孝懿仁皇后之神位，孝恭仁皇后之神位，以请进太庙之礼，颁赐恩诏，赍送前来之兵部笔帖式森特依，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至甘州之日，臣遵兵部行文，率众大臣、官员、兵士出城，跪迎于界关亭，诏供献于亭中，以三跪九叩礼阅诏毕，大臣、官员以至兵士，普遍宣谕。自臣以下直至兵士，仰蒙恩诏，不胜欢忭，望阙谢恩。为此谨奏以闻。

1041　吏部奏请彭耀祖加捐知府开缺候补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兵部咨称：准川陕总督年羹尧造送西安捐纳官员、监生等印册内开：现任陕西宁羌州知州彭耀祖，在西宁驼例已捐同知，并知府即用。今在西安照米例加捐知府即用，兵部换给执照，移咨臣部前来。

查现任各官遵米例捐升者，例应准其离任候补。但陕西正值军务之际，现任各官俱有办理军务之责。今彭耀祖系现任陕西宁羌州知州，应行令该总督查该员，如果现在办理军务，有用之员，咨明臣部，停其开缺，在任候升；如不必留任，咨明臣部，再行开缺，给咨该员，赴部候补。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知道了。是。

1042　吏部奏请拣补太平府知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广西总督孔毓珣疏称：太平府知府员缺，例应拣选调补，一时未得其人，未敢拣选。地方紧要，仰恳皇上特拣贤员，速令赴任等因前来。

查臣部现无卓异荐举记名人员，或将太平府知府员缺，照例归于月分铨补，或将奉旨：以道府用之。现任翰林院检讨曹抡彬等引见补授，仍照调补之例，三年俸满，即升之处，伏候圣裁。臣

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二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视主事甘汝来人可。将此补放，速遣之。

1043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奴才富宁安等跪请圣主万安。

奴才富宁安、奴才路振声、智勇、英柱、萨尔禅、常寿、田俊、达锡达尔扎、登德里。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可好？新年大禧！唯期尔等远在军营安然无恙，官兵欢愉，速告战捷，我君臣共贺，怡然相会。

1044 都统世子弘昇等奏查庆丰司所用牛羊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世子弘昇内等谨奏：为遵旨查核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批本郎中常寿、主事齐达色将奏闻庆丰司所用、剩余牛羊数目之本批出，传谕旨：此事命交世子弘昇、散秩大臣佛伦、侍郎牛钮、郎中五十一，查明具奏，钦此钦遵。

窃查，庆丰司之奏本内开：管牛之三旗佛保等七馆内，康熙六十年原有牛一千一百五十八头，六十一年自张家口牧群增牵牛六百五十九头，共牛一千八百十七头余。六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始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用于太常寺牛二十九头，用于祭祀之牛八头，赏乌拉牧长等牛二十四头，退于张家口牧群之牛三百六十头，因脾肝肿大连续死牛二百七十一头，所用、赏赐、退张家口牧群及死牛共六百九十二头；现有牛加之繁衍牛犊一百五十二头，共有牛一千二百七十七头。管三旗羊之札西等六馆内，六十年原有羊二千一百十一只，繁衍羊羔五十四只；六十一年自张家口牧群携来羊三千只，诸献来羊二百八十一只，羊羔十六只，用于热河围场所余羊二百零六只，羊羔七十一只，共有羊、羊羔五千七百三十九余只。六十一年正月初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用于饭房等处羊二千五百六十五只，因脾肝肿大连续死亡之羊三百十只，现有羊加之羊羔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只。等因。

臣等查得，六十年所余牛、羊数，与六十年所用在册奏本之数核查，除相符外，六十一年应余之牛一千二百七十七头，羊二千八百六十四只，将今年所用、所退、死亡之牛羊数，咨行诸处查之均相符。惟格格份之羊多给二只外，臣等前往丰台、南苑，查现有牛羊数与奏本之数不相符，不符之情由，询问庆丰司之官员，告称：我等奏本，与六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所用所余之数，现有之牛羊及雍正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诸处所用所余之数不相符者是实，查今年之册方得知等语。故此臣等查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所用之册，自张家口牧群携来之牛八百二十六头，羊四千九百只，众献之羊五十九只，繁衍牛犊一百六十二头，羊羔七十二只，左翼二甲喇收税之监督交付之牛十八头。六十一年所余之牛一千二百七十七头，羊二千八百六十四只，计算在内，牛二千二百八十三头，羊七千八百九十五只。此内，所用牛一百十九头，退至张家口牧群之牛二百八十九头，著交左翼二甲喇收税监督出售牛一百五十五头，因脾肝肿大连续死

亡之牛四百九十六头，饭房等处所用之羊三千四百十二只，退至张家口牧群之羊五百五十只，因脾肝肿大连续死亡之羊四百十二只。等因业已在案。此等除所用、死、退之牛羊，实应余牛一千二百二十四头，应有羊三千五百二十一只。臣等所查核现有之牛羊数，缺少羊七百零七只；现有牛虽数目相符，而羸瘦者甚多；今年死亡之牛竟达四百九十六头，羊四百十二只。自五十七年以来，奏本内死亡之数对照，今年有二百十六头余牛死亡，羊有十五只余死亡。由此观之，亏缺之处，均以死亡之牛羊数补入者属实，此皆庆丰司之官员怠懈，平素并未严查，谨慎喂养所致。然而，又格格份多赐羊二只。既然如此，著将郎中吴硕色、员外郎明德，均交慎刑司议罪。今年多死亡之牛二百十六头、羊十五只，多赐之羊二只，亏缺之羊七百有七只，共牛二百十六头，羊七百二十四只。此等牛羊均著该管官员、馆头目、副头目，限期六月如数偿还完竣。倘逾期不完者，该佐领、内管领等亲禀告内务府总管等，参奏治以重罪。

再，查得，今年交付左右翼收税之监督出售之牛一百三十头，牛犊二十五头，仅收银一百五十一两五钱八分，甚为价廉售之。嗣后，禁将牛羊交付左右翼监督等出售之。如此，可无出售体大膘肥之牛羊，以体小羸瘦者补充之弊。

再，奏本内，以清字书写诸处所献之羊二百八十二只，汉字惟书八十一只，数目校对，汉字遗漏二百，其缘由，将漏字之书办交该处惩治。

再查得，康熙六十、六十一年，此二年交付热河、喀喇和屯、博罗和屯、张三营、唐三营之千总、村长等，喂养之羊三百四十四只。今此羊既无用，徒耗钱粮，著庆丰司遣一官员，俟来年将此羊妥慎驱赶，交付总管博和里。

窃查，自张家口牧场携至牛羊无定数，随意携退，往返长途驱赶，牛羊亦多有损伤。嗣后，每年备用之牛，准携五百头，羊一千八百只，退时牛不准逾二百头，羊不准逾六百只。倘不足用，经请旨，准复由张家口牧群携用之。若因病，难以喂养之牛羊多，亦经奏闻复退之。

再，此次清查牛羊，去年与今年之牛羊相混，难于查明，且下属人仍有伪匿之策。嗣后，一年所用所余之牛羊数明白造册，年终奏销。

再查得，牛羊馆之头目等，原属内务府总管管辖。自康熙二十三年方另设庆丰司。今已年久，官员怠慢成习，将此仍交内务府总管等兼管，经常查之，则可避免此等伪匿之弊。

再，现缺馆头目八员，这多年未补放，将此交付内务府总管等，拣补妥员，以利于事，且易于护守牛羊。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世子弘昇、散秩大臣佛伦、兵部侍郎牛钮。

朱批：此奏查甚嘉。朕非抉短，国家之事不分大小，均应一体谨慎。朕交付所有之事，大臣等均能如此不徇情尽忠，朕有何忧心。依议。惟此内于热河等处牧养之数百只羊，来年派遣驻兵，将此羊交付何仪，热河等守备、千总、莫勒托希及新遣驻之官员等，酌情赏给伊等食之。

1045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三泰等奏请添加祭祀额用厨役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臣三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恭查，诸祭祀规定所用厨役，共二百五十，每月每厨役供米五斗，一斗米值银一钱三分，一月共值银六钱五分，此项一年四季由户部领取。每年旧例、孟春，二次祭祀太庙太岁坛，均为一日。太庙前殿之一坛，制酒食笾豆，守护陈设器皿，需厨役二十。七坛共需厨役一百四十。东厢一坛需厨役八，三坛共需厨役二十四；西厢一坛需厨役五，五坛共需厨役二十五。太岁一坛

需厨役十二，五坛共需厨役六十。以上共需厨役二百四十九。

现增添圣祖仁皇帝一坛，所需厨役不足。伏祈增招三十名厨役。其二十名用于圣祖仁皇帝一坛，其余十厨役以备祭祀时用之，等情。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臣三泰、卿臣逊柱、少卿臣穆里浑

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

104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至鄂买米实数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钦差买米之监察御史玉广至湖广后，奴才等视其所用，将布政司库银陆续交付使用。伊亲赴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等府州县共买米九万七千九十石。湖广米石较依带来米石为大，故此次，买米足有十万石。各府州县米价贵贱不一。按伊自带米石而计，每石足银八钱四分余，共计用银八万四千十三两有零。现正租民船装运。每石水脚工食银三钱六分四厘零，共用库银十二万五千两有奇。另为备买米沿途需用，经奴才等公同商酌。又交付玉广库银五千两，其剩余部分上缴户部银库。至监察御史玉广此次买米，皆系亲临，依照时价，由民间采买，并无勒掯压价之弊。人亦甚为谨慎，办事平稳。为此会同督臣杨宗仁据实缮折，差兵丁李常生赍捧谨奏。

朱批：知道了。据闻玉广办事颇好，著如实奏来，毋串通互褒，瞒哄于朕。

104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盐运使等官摊派商人银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等审理商维濬控告伊父商一元被谋身死一案，业经臣等另疏具题外，内有商维濬控告历年摊派众商银三十余万两，审据商人韩祥太等同供：自康熙五十六年起至六十一年止，原派过我等阖司商人银三十万三千余两内，除商人们为分引事自送过盐院连肖先银一万一千两，又为假捏影射事自送过历城县知县刘元琦银一万一千两，盐院殷达礼银二千四百两，又为封关事送博兴县知县李元伟银六千两，又分司耿纮祚派帮军需一次送银七千八百两，一次送银四千两外，其余二十六万余两也有乏商不能全交完的，俱系运使罗正、分司张承先他二人收去支销的，问他二人便知。等语。据运使罗正供，康熙五十七、八、九、六十年等年，犯官因帮军前，骡马商人见我穷苦，情愿派银帮我，除乏商不能交齐，实收银二万一千九百零四两。又有犯官经手为减盐价事送过巡抚李树德银一万三千二百两、送布政使王用霖银五千五百两、送按察使黄炳银八千八百两、济南府知府张焘银二千两、济东同知张正伟银一千两、历城县知县刘元琦银二千两。又为假捏影射事送盐院谈尚贤银一万一千两、法笔帖式银六千两、盐院莫尔洪银二万四百两、盐院傅赉银四千两。又为商一元代还给十五阿哥差来之雍德银二万三千二百十两，又一次给石门渣库齐银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八两。以上各商帮助犯官并犯官经手支销银共十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二两是实。等语。据分司张承先供：康熙五十七、八、九、六十等年，犯官为帮军前，骡马商人们见我穷苦，情愿派银帮我除乏商不能交齐，实收银一万二千九百两。又有犯官经手为假捏影射事除所派之银乏商不能全交外。将实收银两送过按察司黄炳银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两、送济南府知府张正伟银六千五百两、送济东同知杜棐银一千一百两。又为巡抚李树德五十岁生辰，

阖司商人送寿礼银二万一千两。又为巡抚李树德查拿盐贼犒赏兵丁并江南总督提督俞文言伙计刘昆璧等事，阖司商人公派银三万四千四百两，除乏商未交外，止收银一万八千七百两。又借盐道库银一万二千两，凑交巡抚李树德银二万二千五百两、按察使黄炳银三千二百两、张正伟银二千两、张笔帖式银四百两、代巡抚李树德交十五阿哥差来之石门银二千六百两。以上各商帮助犯官与犯官经手并借盐道库银共九万一千三百三十两。所借盐道库银至今未还是实。等语。据原任运同现任莱州知府耿纮祚供：我历年帮贴军需，骡马商人们见我穷苦，共派银一万一千八百两送我是实。等语。查以上摊派共收银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二十二两。除连肖先、余方舟等所得商人行求银一万一千两，已于商维濬案内拟罪著追外，其余受赃各官本应按律治罪。但事在恩赦以前，臣等仰恳圣恩，仍照长芦之例宽予一年之限。但追其赃如能限内照数全完，竟行宽免；倘有推诿逾限不完者，仍按律严行治罪。如蒙圣恩俯允，将此供出银两交与山东抚臣黄炳，令其催追。内有升任回籍者，令其行文各该省该旗催追。如有离任身故者，著落家产伊子赔还。所追银两除张承先借道库银一万二千两仍交道库还项外，其余银两尽行入官。如此则银两赐于完纳而各官均沾天恩于无既矣。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巡盐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知道了。暂停治罪，赔偿赃银，完限要宽。不完之人再请旨治罪。此催追之事交黄炳不行，应由刑部交何处催取具奏。

1048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锁拿孙塔追取所欠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旨：监察御史孙塔著交与公阿尔松阿等锁拿天津，将伊所欠钱粮尽行追取。钦此。审问孙塔：尔系有罪之人，蒙皇上宽宥将尔所欠一万八千两银子交与旗下行追，八月有余，尔支吾分文不交之处是怎么说？今奉旨将尔所欠银两交与我等尽行追取，尔仍然照前支吾不交使不得，尔所欠的一万八千两银子如今尽行速即交纳。据供：孙塔我世受皇上重恩，皇上又将我擢用御史，于长芦出差。任内之事就应将我治以重罪，蒙皇上宽宥止将我名下应追银一万八千两交与我本旗行追，亦情愿将我所有家产尽行变卖赔补。但一时无有买主，是以不曾交纳。何敢支吾？今奉旨交与公大人催追，如今即差我家人莫尔洪上京先变一千两银子交纳，余银陆续作速变产赔补。孙塔既蒙圣恩出差，岂敢说没得银子？但将得的银子当了差，又还了我从前在军前打听信息效力七年时所借帐目，并未曾多置家产。若将我家产变完仍有不足者，将当日被人讹借去的几千两银子亦必尽力作速追还。我系该杀的人，乞圣主念我祖楚库巴图鲁效有微功将我免死，赏限交银。等语。随便令孙塔家人莫尔洪作速上京交银去后。于十二月十二日，据正红旗满洲管旗大人宗室公德普等咨称：孙塔家人莫尔洪交过银一千两。等因印文前来。夹讯孙塔：将尔所欠银两交与旗下行追八月有余，尔分文不交，今奉旨严追，尔就交银一千两。看此尔所欠银两如今可能全完，仍仍然巧为支吾，求限陆续变产交纳，可使得么？尔将所欠银两见今尽行交纳，如不交纳，将尔夹死。据供：我所欠银两本要如今全完，但我家产一时不得买主，此时实在不能全完，恳乞展限尽力急速变产，并将被人讹借去银两一并追取补还。我蒙圣恩忝居官职，若能见今全完，我不即行完纳肯受此重刑么？等语。恐孙塔又有支吾之处亦未可定，随夹讯家人莫尔洪供：我等主子奴才到这样时候，若有银子，还有不拿出来之理么？余处俱与伊主孙塔供同。查孙塔因从前得过长芦商人银一万八千两，臣等将孙塔拟罪具奏。蒙圣

主念伊祖楚库巴图鲁，将伊从宽免罪，将应追钱粮交与该旗行追。孙塔理应作速变产，即行完纳伊所欠钱粮，经该旗行追八月有余，支吾推诿，分文未交。今奉旨严追，随交银一千两。若不将伊监追，仍然支吾不还，据此应将孙塔监禁刑部。除交过银一千两外，其余银一万七千两交与该旗勒限一年严行追取。如限内全完，免罪释放；如仍然支吾，逾限不完，将孙塔并伊妻子俱入辛者库。再查孙塔身系佐领，并世袭拜他拉布勒哈番兼拖沙拉哈番，应交与该旗，不令孙塔之子承袭，查应承袭之人承袭。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监察御史臣年熙、巡盐御史臣莽鹄立。

朱批：孙塔恃其祖效力有功，即行欺主侵蚀钱粮，岂有此理乎？但楚库既殊为效力，孙塔暂释放，令伊限内完纳，偿完则免罪。余依议。

10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为罗卜藏丹津拘押之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罗卜藏丹津将我等侍郎常寿，交付喀木布，于十二月十九日解至前来。常寿告称：我于十月初九日抵至罗卜藏丹津牧场，传旨于罗卜藏丹津，问其情由。罗卜藏丹津云：我曾遣我等人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吹喇克诺穆齐等，向主子奏陈情由。今因总督率兵，征伐我等，此等均惧之不敢进入，我等属众率兵欲进。我等今于察汉托罗亥处会盟。尔与我等同行，称抵达彼处再定，十二日携我往会盟处，十七日抵达豁勒(hol)，顷间有二、三千贼匪前来掳我等。翌日，罗卜藏丹津遣人至我处云，此事我不知，乃我属下人所为，我无杀尔之意，尔暂居喀木布之庙，等因，剥指盟誓。自此伊等所行之事我均未听闻。后我与喀木布云：我乃君主差遣之使臣，古云，两国相仇，不伤来使，尔等反叛，徒留我于此处，我等大清国岂靠我一人，尔等无非杀我，若不杀我，我即自尽。等因言之。二日未食，喀木布往告罗卜藏丹津后，于十二月初九日，罗卜藏丹津将我押解伊等会盟之柴集处。我观得，罗卜藏丹津率五十人前来。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卜扎布、吹喇克诺穆齐、巴尔珠尔阿喇布坦、罗卜藏策旺、达西敦多布、盆苏克汪扎尔、吉克吉扎布、车凌敦多布等九人，此等每人各带有二、三十人。十三日，罗卜藏丹津会见我后，言称将尔遣返，将具奏伊主之书一封，阿喇布坦鄂木布呈大将军之书一封，喀木布呈大将军之书一封，皆交给我，自喀木布处遣七人，将我解送前来，等情。故此，臣将侍郎常寿前来，伊所携至之三蒙古文书粗略译出，及臣之哨所咨致罗卜藏丹津等书，一并谨奏以闻。

朱批：如此不体面，岂有使国家受辱之理乎？况内必有他因，理应严审，惟有审出，虽凌迟常寿，亦不能雪耻，另折缮旨发送，即遵行，开印后，由部补旨咨行于尔。

10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对尽忠身亡之多尔济施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侍郎常寿前来，询问随伊前往镶红蒙古旗多尔济消息，告称：十月十七日，自掳我以来，我不晓多尔济前往何处，适才令我返回，概未访得消息。等情。由此看来，笔帖式多尔济尽忠身死属实。

窃查，笔帖式多尔济虽系微官，不受贼辱，舍身不玷大国之名，甚属可怜。伏乞，圣主对多尔

济家施以殊恩，以励众人。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降旨。况闻得，多尔济属精干之人。甚属可怜，不值得。

1051 扎萨克大喇嘛图观呼图克图奏报元旦前中正殿广慈寺诵经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扎萨克大喇嘛图观呼图克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为迎接元旦，自本月二十七日始至二十九日三日，中正殿设大喇嘛（三十七）（**朱批**：三十六。）人，广慈寺设喇嘛一百零八人、唪诵阿育西何塔满达勒经、萨音禅滚经、呼图克库经、班扎拉克察经、阿尔坦格勒尔经、鄂托齐经、都尔本多克西特经、察干锡古尔特依经、纳木桑喀迪经、乌斯尼哈宾扎雅经、达喇额克经、巴扎尔必达拉纳经。每日设乌卜桑，二十九日诵卓里克土齐布勒经。为此谨具奏闻。

105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至布隆吉尔及南北各路派兵追踪侦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臣领兵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布隆吉尔。经问副将潘志山、参将孙继宗告称：布隆吉尔一带之厄鲁特人听说皆已迁往席勒嘎尔津河、色尔腾等地。唯据西吉木驻驿笔帖式图拉报称，副将军十一月十二日之奏折夹板一个，呈送抚远大将军太保公之封套一件于十二月初四日送至西吉木驿，当即派出兵丁、马牌子等二十人前往递送。伊等行至河硕口时，恰遇敦多台吉之六百贼逆，驿递兵丁一人被杀，奏折夹板及呈送大将军太保公之封套尽被抢去。此情俱已呈报大将军太保公及将军大学士矣。等语。臣以为，通衢大路附近居民虽皆已逃往席勒嘎尔津河及色尔腾等地，但余留下来之贫民住在距大道三四日路程之地方希图侥幸，堵截道路，亦未可料。其视我兵至则逃，兵过则截道，不将此等之人剿除远逐，路则不清。是以交给委前锋统领穆克登、肃州总兵官杨昌泰、喀尔喀扎萨克佟莫克等满洲、蒙古、绿旗兵丁八百及原在此地游牧，与侍卫同居布隆吉尔之佐领车木布恩、参将孙继宗属下熟谙地方之兵丁徐海等，令其昼伏夜行，追踪侦察，至南山厄鲁特人过冬之地，遇有厄鲁特贼，该杀则杀，该抓则抓。等情交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前往。再路北戈壁内或有零散的厄鲁特人及内地刁民假扮蒙古潜居边僻阻截道路，亦未可料。故派原在此地游牧熟知地形之四名蒙古前往路北追踪侦察。倘有踪迹，则即派兵靖扫。将此除报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外，谨将臣领兵至达布隆吉尔派兵安置各情奏闻。

朱批：甚是。唯凡事不可恃勇，务求稳妥将南北统一筹划，谨慎从事，断不可轻忽懈怠。若有大举进兵等处，非紧急之事，悉听大将军调遣。凡有筹划应行之处，即陈明与大将军商量。朕距边遥远，凡事尚不必奏朕，俱报年羹尧，凡事统为一体方才为宜。尔即便请旨，朕亦要问大将军，徒费时日。为此特谕。

10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甘国璧运米至藏随旗返京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原云南巡抚甘国璧亲自交送之署理定西将军印务公策旺诺尔

布等来文内开：据原云南巡抚甘国璧呈称，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因给进藏兵丁运米耽搁之事，上谕：著甘国璧效力赎罪，将进藏兵丁粮米运至。事毕之后，由西宁路返回，视其效力之情予以赎罪。钦此钦遵。甘国璧我竭尽全力，自出资金采买马骡，雇夫出边，日夜兼程，将一千七百三十五石九斗粮米运至西藏。雇夫所余之二万五千九百两银两，咸俱交公在案。兹藏兵既撤，请咨部将我调回。等语。故令甘国璧归旗回京。与甘国璧一同来藏效力身故之原总督蒋廷锡骨骸亦令送回籍。等因。为此奏闻。

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右侍郎臣牛钮。

朱批：俟甘国璧将巡抚任事交盘清楚，另行降旨。

105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不准赦免犯妇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钦遵恩诏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恩诏内开：除十恶不赦外，犯法妇人尽行赦免，钦此钦遵。除臣部现审案内已经审结犯法妇人与恩诏相符者，另行奏明释放外，查绞妇卢氏与任二通奸，因伊小叔王五常来吵闹，卢氏与任二商谋，将王五杀死。卢氏依协助杀人律拟绞，监候等因。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初六日题，初九日奏旨：任二等凶恶已极，情甚可恶，秋审时不可宽宥，此命尔衙门记着，亦交部。钦此。钦遵在案。

又斩妇梁氏，因伊小叔吕五吃醉，将伊乱骂，持小刀将吕五戳死，依妻殴夫之弟致死律，拟绞援赦减等，等因。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启奏，奉旨：梁氏甚是凶恶，部内援赦，议以宽免错了，将本发回，再议具奏。钦此钦遵。复议：将梁氏依故杀律拟斩，监候在案。嗣后臣部现审与直隶各省有妇人犯，谋杀、故杀情罪可恶者，应照卢氏梁氏之案，不准援免。

再查，有蓟州知州赵松续解到行劫顾明吉家案内，免死减等强盗贾光水之妻李氏，李廷诏之妻曹氏、贾五之妻高氏，盗犯发遣之后，续解到部，时值隆冬，尚未发遣，遂讯，据李氏等供：家中俱有年老公姑及伶仃子女等语。但李氏等系盗犯之妻，与寻常犯罪发遣之犯不同，臣等均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

105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审结犯妇四名免罪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等谨奏：为钦遵恩诏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恩诏内开：除十恶不赦外，犯法妇人尽行赦免，钦此钦遵。除臣部现审案件，尚未审结者，内有妇人犯罪，虽应援免，仍审定罪名存案。

再，各省督抚将军现在题咨到部，与嗣后题咨到部，内有妇人犯罪者，俱分别陆续另行奏明援免外，相应将现审案内已经审结与恩诏相符之犯法妇人二姐等杂犯案件，开列于后：

江南司

一起，提督拿送正黄旗呀秦佐领下笔帖式五哥家人色克兔之妻二姐，因同伊夫偷盗伊主金银，拟以枷号四十日，鞭一百。

陕西司

一起，巡视西城御史觉罗莫礼博，拿送镶红旗费扬古佐领下，自行戳死之周世禄之妻潘氏，因将伊夫身尸移送高起当铺门首，图赖棺木，拟以枷号一个月，鞭八十。

贵州司

一起，提督拿送镶黄旗思图佐领下原任郎中阿穆呼郎家下妇人王姐，因正蓝旗汉军佟国灿佐领下骁骑校徐华，通同诱卖，拟以枷号二十五日，鞭七十。

山东司

一起，提督拿送镶白旗原任三等护卫平凉家下妇人张大姐，同伊已故之夫英德里逃出，雇与江南民何政家使唤，知何政家有银两，告诉已正法之盗首王二，纠伙行劫何政家，免死减等，拟以枷号两个月，鞭一百。

以上共枷责犯妇四口，伊等罪犯，俱恭遇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恩诏，应免罪，各交与伊主。谨此奏闻。

刑部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

105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西宁同番子交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查，西宁东面有碾伯，东南面有巴暖营。碾伯之东南及巴暖之西面，有巴勒利，番贼甚多，此等均为青海扎西敦多布所属之人。其内以阿尔加囊苏为首。

顷据原云南巡抚甘国璧自西藏返回时称：其衣服、驮捆，均被阿尔加囊苏勾结我等内地汉匪王昌翰，拦路抢劫。彼时，正值罗卜藏丹津勾结扎西敦多布等叛乱。扎西敦多布率伊之众番子，为声援阿尔加囊苏，故遣派五贼匪。巴暖营之千总任宾率五十士兵，前往番地，访查先劫取各色物品情由时，阿尔加囊苏、王昌翰等并不投诚，于十月二十二日率众番贼前来敌战，千总王宾率兵斩贼八名。因率兵少，任宾本人及兵士十八人，均阵亡。彼时，臣正值于西宁之南川、西川、北川平逆之际，未遣兵相助。后西宁之事稍稳，故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臣遣西宁总兵官黄喜林，共率绿旗官兵三千一百人，会同巴暖营游击卢如翰征剿贼匪。二十二日，黄喜林抵达四栋钟后，叛逆番贼同沙冲寺喇嘛连续伪降，乃出迎，黄喜林见伊等情形可疑，先以好言相劝，令交出贼用之军器归降，贼并未送交，黄喜林正查问之际，骤自山后传来枪声，茄布屯(ciyei bu gasan)番子会同山冲寺之喇嘛千余贼匪(**朱批**：喇嘛到处交战，实属奇事。)伏于密林内，见大军即前来迎战。以此，我军奋力攻战，斩喇嘛、番子一百五十余贼，将四栋钟番子驻之九屯焚毁，二十三日，分兵搜剿，斩番贼四十余。将萨拉番子驻之七屯焚毁。二十四日大休整官兵，分路进剿，将狼伦沟番子驻之三十六屯焚毁。斩番贼百余。又将依志轮沟番子驻之四十屯焚毁，斩番贼二百余。抵达禅藏诺后，又遭喇嘛、番贼交战，我等官兵先后共斩贼一百余。营之南山谷千余贼前来，欲向我等营冲击，我等兵士施放枪炮，斩贼十余人，贼匪方纷纷逃散。此日内共斩贼匪六百余，焚毁番子等所驻之屯九十二处，及负伤、火焚之贼甚多(**朱批**：此皆罗卜藏丹津所造之罪孽也。)将此经总兵官黄喜林来报臣后，臣窃思，番贼秉性虽属狂妄，断不惧死，但无与大军敌对之例，等因。仰副圣主好生之至意，饬交黄喜林，差遣通事。咨行众番子，其罪在于阿尔尔加囊苏，其他番子等若诚意来归，断然不斩，将此普遍宣谕，等情。续黄喜林报来，二十六日兵至拜洋榕

(bai yang rung)，又遣番贼前来对战，斩贼二百余，将番子驻之屯焚毁六十余处，将阿尔加襄苏驻之二处亦焚毁之。持兵器向大军对敌者，均予斩杀不宥外，对其余四面分散之番子，遣官招抚，均降，缚王昌翰解营，(**朱批**：何等畅快之事！)又情愿执阿尔加襄苏以谢罪，对归来之番子等均酌情赏之，各遣居原籍。

窃查，我等此数次斩杀贼匪，我等绿旗兵惟十八人阵亡，等因报来(**朱批**：诸事实不胜感激天地神佛之仁爱，实奇事。)臣对阵亡之官兵均照例赏之外，彼时，阿喇布坦鄂木布因无食物，据闻差人来掳取存于北塔尔之粮，即咨行黄喜林率兵戎驻北塔尔，阿喇布坦鄂木布之哨丁，见我大军前往，即以野火焚烧，远遁败逃。押王昌翰审得，行抢、斩杀千总之处，伊均承认。臣执阿尔加襄苏后，与王昌翰明白对质，一同正法，再行奏闻。

今侍郎常寿自青海处归来时，途遇阿尔加襄苏，率五六人，归往罗卜藏丹津。如此，除先将王昌翰正法外，我等官兵剿杀贼匪效力之处，阵亡负伤兵丁之姓名等，该总兵官等明白造册送至后，再赍送至部。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大禧！尔等此次立功，朕实乐于施恩尔等矣，殊堪嘉奖，各自如此效力者，一则归于皇父多年教养之恩，二则尔甚忠实在理知人善任所至。朕如此畅快，如此之喜，实不能挥毫书之，惟天佑尔，常自内心祈祷之。

10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提督岳钟琪于郭密附近战杀番子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抵至西宁以来，陆续靖除西宁周围之番贼。惟南川外之郭密九部，距西宁二百里而居。依恃伊等驻地山势险峻，进行劫路掳人，先将十四贝子之马亦盗之。追往时一蓝翎阵亡。彼时正值遣兵取藏之际，无暇征伐此等贼，彼等得逞，仍行掳人，罗卜藏丹津起事以来，益加妄断贵德堡之大路，往返咨行文书，均行劫掳。他处之番子等均仿此劫掳。臣差人著伊等归降，伊等内惟沙克都尔、阿喇布坦率伊属下三部落人归降，他部不降，仍行作乱。此内程库、霍尔甲二部落益加凶恶。顷察罕诺门汗来归，将伊先遣之十二人内，斩杀八人(**朱批**：察罕诺门汗是一可矜之人，先罗卜藏丹津渡河，欲侵察罕丹津，此袈裟铺于地，劝谏罗卜藏丹津之处，真乎？伪乎？)

臣遣副将宋可进率千兵，往迎提督岳钟琪。抵至郭密处后，贼出截路，相互交战，斩杀番贼四、五十，我等兵士三人阵亡。以此，臣即应遣大军征伐。惟贼所居险山密林，我军行之不惯，且贼又断不下至平地。故此，臣思之，提督岳钟琪兵内，有娃子、杂古士兵，此等皆系熟悉山林内情者，岳钟琪由该方来，既必经郭密之地，谅其乘便剿杀贼匪等因，著饬付岳钟琪归来，务灭郭密番子等情。今岳钟琪抵至贵德堡，将附近上寺栋车布、下寺栋车布等贼、番子之事办竣后，十二月十八日由该方前来，进剿郭密贼匪，贼匪等均登山，以滚木擂石放枪抵战，岳钟琪将绿旗兵、土司兵编为四列，登险剿贼，除贼番等自山滚死不计外，遣派娃子、杂古兵，搜山至贼穴，均行靖剿，程库一族人，一人未剩均予剿灭。将霍尔加、多里、嘎札尔、姜喇、伊尔擦，此五部族内甚恶者斩之，余众皆使归降。提督岳钟琪率兵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至西宁，伊所携绿旗，土司官兵马匹自四川前来，行遥远之路，均仰圣主之福，甚妥善抵达，此次效力官兵之姓名，俟提督岳钟琪明白造册送来后，再赍送至部。为此奏以闻。(**朱批**：诚然是天，诚然大禧。朕先为王时，皇父赏之绘文金(hui wen gin)甲一套，赏赐岳钟琪甲稍薄，为练兵会盟穿之。此系我二十余年所披之甲，甚福瑞之物，告伊。)

朱批：知道了。

10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赏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谢恩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委户部笔帖式、章京席尔格，赍捧皇上赏赐貂皮二千二百张、绸一千一百疋前来。自臣以至众官兵均世代蒙受圣主鸿恩之人。现逢军机之事，正值报效之际，圣主复施鸿恩，赏送貂绸。嗣后赏效力者，以勉众人益加尽力报效。为此谢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如有不足，复奏。

1059 前锋统领苏丹等奏谢赏猞猁狲褂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前锋统领苏丹等谨奏：为谢恩事。

臣等世代荷蒙圣主重恩，微末尚未报效，今圣主恐我等在边界受寒，赏我等猞猁狲褂，臣等除尽能效力外，无言以奏。为此谨奏谢恩。

前锋统领臣苏丹、一等侍卫臣达鼐、总兵官臣黄喜林、按察使臣王景灏、按察使臣彭振翼、副将臣宋可进、副将臣纪成斌、副将臣张羽。

朱批：知道了。尔等均好么？

10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赐布隆吉尔等处兵士粮饷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兵部送来之文书内称：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硕怡亲王奉旨：前往诸处兵营士兵，自出征以来，均甚尽力报效。故此，朕特降旨：数次命年迈疾病者退下，现在汛地者均为好汉，行兵各处并无耽搁，甚为可嘉。今既值天寒，限赏赐一月钱粮，钦此。当日和硕怡亲王面奏：顷既由我等部遣章京送来之银，以作赏赐汛地之银，虽用，即将所用数报部，再乘送钱粮之便，照数填补，等情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驻于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之兵，副将潘志山率来巴里坤之绿旗兵，顷钦遵上谕，每人各赏银三两。（**朱批**：此等应增赏之仍赏，若不足即罢。）在池津、达尔图、刘沟等处之兵，均携妇孺，有驼、家业，在甘州之满洲兵，并无行走之处，且每月均有钱粮米、马之草料。（**朱批**：应该，好。）此等均不赏外，在巴里坤、吐鲁番等诸处之兵、布隆吉尔副将军阿喇衲率来之兵、及沿途驻驿之兵士，均遵旨遍赏一月钱粮等情，行文委付甘肃巡抚绰奇。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106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依例供给成都兵丁口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四川提督岳钟琪于今年十一月初三日，率兵自成都启程前来之时，兵丁携来七十日口粮。

因此等兵士沿途各处征战事多，原携米不足食七十日，惟够食六十日。故此，提督岳钟琪所携之兵士按六十日口粮销算，自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始，由西宁照例供给。伏乞圣主饬部存案。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交部记档了。

10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禧！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阖省雨水调匀，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10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高成龄赴京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所奏本年封印后，将按察使高成龄送京引见一折内奉旨：著送来。钦此。故臣于十二月三十日自五台山回到省城，即令高成龄于初一日起程赴京。二月乡试，按察司尚有承办事宜，伏乞皇上引见之后，即准遣回入闱可乎？

1064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

此系吹从藏卜奏折，发来尔看。地巴噶龙之字虽属一片向内公忠之心，但内中言古什汉将十三万唐古特献五倍达赖喇嘛之语，留心看看，不知有意，出于无心，尔自然知道。

（原件系汉文）

1065　策妄阿喇布坦奏请裁决边界争议处折

雍正元年

向雍正汗圣明谨奏。

去年曾派楚扬托津、根敦前去请安并奏报各事缘由。奉旨：闻尔所言，朕甚喜焉。朕已训谕子弟，自今而始乃至子孙当和睦相处，停止兵戈，弘扬法纪，安抚众生，尔亦应告诫子弟，与钦差之臣循理议定边，介及其他各项事宜，使之妥善了结。如此，则必为朕所称道。钦此。闻旨不胜欢忭，并一一告诫子弟矣。兹接下属来报，伊等遵照妥议地方边界之旨言称：据老人们说，昔日厄鲁特喀尔喀交好之时，曾以哈嘎斯划界，且我等俱知我祖父与扎萨克图汗会盟之处，即为喀尔喀厄鲁特之间之哲尔格锡拉呼鲁孙。其之西南为哈布塔克、拜达克、巴里坤、哈济乐。巴里坤乃著名之地，故为好地方耳。哈济尔与青海相连，原属汉人之地，使人赴土伯特经商，换取干粮牲畜，即在此住宿。等语，当时即申明言此不过追述其原委耳，并无争夺之意。从此往北为乌兰固木、卓苏图，唐努之阴为克木、克木齐。在这里，我乌梁海人一半骑兽，一半徒步行于树林中，

一半人有牲口。从很早以前，及至本年，此处之人一直向我交纳贡赋。等语。陈明情由。但使人云：奉汗之旨，自阿尔泰山脉霍通卡伦、噶斯、乌兰乌苏分界。兹若不照此划分，则不准通商。等语。我等奉大汗谕旨：及至子孙和睦相处。即蒙无穷之恩，若与使臣争执，则属无理。故派使人前去奏明此情。如何而行，方为合理，伏乞大汗明鉴。兹为弘扬黄教，抚慰众生，伏乞大汗明鉴。其他各情，由使人口奏。附伯勒克敬献貂鼠三十五只。

1066 内务府奏报追还赵昌欠银办法片*

雍正元年

查得，赵昌于康熙四十九年三月，由内库以一厘利银借走五千两银。本利总计应交银为五千五百两，其中除去已交之银七百七十两，既然仍欠银四千七百三十两未交，拟将赵昌家现有之三千一百九十两银入库，其余尚缺之银数，拟由赵昌放贷之银内取出补足交库。

查得，守赵昌祖父之坟共有男女大小共十一口。

朱批：将此赏之。

1067 内务府奏报赵昌有子之闲散女人数片*

雍正元年

赵昌有子之闲散女人三：

鄂尔杰，五十四岁。其子显宁，二十六岁。

秦杰，四十九岁。其子三保，十七岁；勒山，十五岁；仁寿，十三岁。

苏伦珠，四十岁。其子山庆，十九岁。

朱批：知道了。

1068 侍郎登德奏报严防督抚提镇借口为属下开脱罪责折

雍正元年

侍郎行走内阁学士名列一等之登德谨奏：为祈请严查直隶各省文武官员事。

窃惟，皇帝补放直隶各省文武官，不辞辛劳，细加甄别选用。此盖为任用贤能，可使地方安谧，百姓安居乐业之至意。兹见各地强盗案发。督抚提镇参劾州县官员及驻守武职时，仍有以因公出境为名而予脱罪者。防守地方，安抚百姓，乃文武官员之责，岂能徒有其名。凡含糊以出境为词者，盖欲逃治罪之故也。以臣之愚意，嗣后凡盗案所发之地，以文武官员因公出境为由者，务必将因何事遣派出境，据实缮明具奏，交部核查。如此则不但督抚提镇不便为其下属开脱罪责，而文武官员亦各畏罪，谨守其所。为此惶悚谨奏。

1069 镶红汉军旗都统济当阿奏陈步甲炮手出缺改取各佐领之闲散折

雍正元年

镶红汉军旗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窃圣主为八旗奴才之生计叠施鸿恩，无所不尽，又因人口滋繁，佐领之护军披甲额数有限，

而增养育兵，赏给钱粮，使各得生计，此乃圣主仁惠之至恩。不唯众奴才生活宽裕，且生者无不荷恩养育。臣窃惟，例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之步甲、汉军炮手出缺，由各旗行文内务府，将包衣佐领下之闲散补为步甲炮手。以臣之愚见，嗣后步甲炮手出缺，停由包衣佐领内取闲散补缺，改由选取各佐领之闲散也。为此惶悚谨奏，应否施行，祈请圣主明鉴。

1070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举贤弹劾官员折

雍正元年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臣布达什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奴才原为一介末等侍卫，行走进献坐褥牵马之差未了，革去侍卫。出乎意料，圣主施以天恩，渐次以为副都统之职，奴才每日唯感激殊恩也。奴才系赖皇上训育得以学习仿效行事者，皇上深知此情，对奴才先前所奏区区三事予以包容，奴才诚感激难承。兹既轮至奴才陈奏，诚不得应奏之事，故此谨陈管见。圣主治理天下，不顾劳逸，精心而为。又对八旗满洲倍加施恩，恩而再恩，使得生路，俾开生路，满洲蒙古汉军家家户户，男女老幼，人皆欢腾，情难枚举。又屡屡降旨，谆谆告诫八旗臣等，此乃超越臣道之仁德，即如为父之人于子之循循善诱也。在此幸逢太平之世，共候皇恩之际，仰副皇上求贤唯恐疏漏之圣意，奴才窃惟，凡为臣者，贤者保举；劣者管教，使之改悔；不知改过者，予以参劾，此乃臣等分内之事。前见只求显耀，不图所司正事，逢迎上司者，被举荐升任；而行为俭朴不善取巧，唯图职责，笃勤公差者反不受保举，此不可谓没有。奴才愚意，嗣后该臣等若有熟谙之确有才能，勤慎笃诚，专心办事，为人老成持重者，即予举荐，倘若没有此等之人，亦将我有之情奏闻。对懒惰怠玩，废弛公务，唯靠服饰招摇撞骗，教之不改者，则予参劾。每年或二月或八月具奏一次。如此则贤者益求上进，而劣者愧而改过。亦如众奴仰合圣意，报答万一也。奴才迂拙之见不胜惶悚冒昧谨奏。

1071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准给蒙古旗缺名额折

雍正元年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谨奏：为钦遵上谕事，敬陈管见。

奴才自护军参领陡然擢任蒙古旗副都统，旋又任用为蒙古旗都统以来，看得，蒙古旗所有应得之份，蒙圣主明鉴，皆与满洲汉军旗相同，均沾圣主恩惠。又蒙鸿恩，于省城蒙古旗内初设协领之职。唯各坛庙门津等地之缺，蒙古旗尚无份额。蒙古旗现任官兵，年老休致人员内既有年久效力兵戎，负伤出力者，祈请嗣后凡八旗各处出缺，按各旗缺额，将蒙古旗年久效力有功者，亦赏给名额一并任用。如此则不但可感受皇上无尽鸿恩，且年久效力者亦不致湮没也。奴才谨陈管见，冒昧具奏，伏乞圣主明鉴。

朱批：著兵部吏部议奏。

1072 镶蓝旗护军统领马兰泰奏陈所备兵器离缺收回折

雍正元年

镶蓝旗护军统领臣伯马兰泰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臣为荷圣主隆恩，不能仰称万一而惶悚愧疚不安。伏惟，圣主养育满洲兵丁犹同赤子，俱以

为精锐之师，因兵器参差不齐，特命查无力备置之人，殊恩赏给各佐领银两，使得装备整齐。去年查阅兵器时，尚未得到新装备之四个月钱粮，故护军、领催、披甲等兵器未验。臣之愚意，兵器乃国之军需，关系甚重。祈请嗣后严禁兵丁私卖兵器，将获罪革退人等之兵器收回给以补缺之人，升转病殁者内，除奉赏银备置之兵器，俱收回给其补缺之人外，凡自备之兵器，须交本佐领查明，酌情折价，禀报旗臣给其补缺之人，该补缺者则每月扣以一半钱粮，按其定价折给原主。如此则不但备置兵器者可收回原价，且装备兵器之人亦得以齐备也。为此谨奏，伏乞圣主明鉴施行。

朱批：著八旗王大臣等议奏。

1073 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奏陈拴养官马折

雍正元年

奴才觉罗诺穆齐谨奏：为敬陈愚见事。

八旗拴养之官马，乃圣主特动钱粮为兵丁拴养，以备紧急之需者，贫穷兵丁借此亦得以习马。奴才今见八旗拴官马者，其所喂养之官马或用往狩猎，或远途骑用，返回之时，马匹若有生疮，腿瘸掉膘者于交还原拴马人时，时遭刁难，拒不接收。以奴才之见，嗣后骑用官马返回，除鼻湿病残者，拴马人禀报该参领佐领不予接收外，凡生疮掉膘腿略瘸者，严禁拒绝接收，刁难骑乘之人。至骑马之人对于官马应备加爱惜。兹见有人非但不予爱惜，且使坐骑倒毙，弃之于途者；亦有人于人返索赔时，拖赖二三个月而不赔偿者。官马既为动用钱粮喂养，以备紧急之需者，甚为重要。以奴才之愚见，嗣后，骑马之人若将马匹骑毙遗弃，自该骑马人返之日算起，交付其参领、佐领、骁骑校等，限期四十日内务必赔偿，自赔偿日始领钱粮喂养。如此则马匹齐备，各项公差亦可无误也。奴才谨将拙见惶悚陈奏，伏乞圣主明鉴。

1074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报整治牧场之弊折

雍正元年

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臣巴尔呼达谨奏：为整治牧场，以利官马事。

八旗官马皆系备军用，关系甚重，故派官兵小心牧守。官兵食以俸禄钱粮，理当行差，然圣主又恩赏参领以下，乃至兵丁银各十两，实仁爱至极。臣本年前往牧场看得，有的甲喇马膘好，且无生疮者；有的甲喇马膘一般，且有生疮者，此皆不肖之人恣意乘骑驮物，及放饮不能适时所致也。该管章京等虽遇见即予训戒、责打，行之以惩罚，但不肖兵丁仍有不知改悔者。以臣之愚意，嗣后凡牧场所来之马匹，须兵部会同八旗臣等公同验视，除马膘整齐如一者不议外，凡过肥过瘦者皆挑出，分别予以奖惩。此之甄别当然不能每甲喇马匹挨个比较，何甲喇马匹瘦的少，则其甲喇马匹即作为肥马，何甲喇马瘦的多，其甲喇马匹即作为瘦马。自赏给瘦马甲喇兵丁之十两银内扣取一个月钱粮，奖给肥马甲喇兵丁，马匹生疮，者亦照瘦马之例而行。此虽非定例，但臣以为，若非如此，无知兵丁不但不知感戴皇上恩赏，反视为平常应得之银，而难收劝善惩恶之效也。至骁骑校至章京等职，既然皆有纪录之例，故将肥马甲喇之官员查出具奏，各给纪录一次，将瘦马甲喇之官员查出参奏，交部议。倘一旗马匹全部膘肥马壮。则给率旗前去之参领纪录二次；马匹皆瘦者，则交部议。倘全翼马匹皆瘦，则将臣等一并交部议，再派往牧放之官兵行居野外，有一二旗结营而居者，其他皆不虞远近，酌情散居，故兵丁饮酒赌博等事亦有查管不到

者。臣之愚意，嗣后，行居郊野之时，每旗各安一营，如此则便于派遣随牧官兵，且若有退马毛等事，亦便于彼此帮助。至蒙古旗因参领人少，放牧时派遣汉军参领顶缺。然汉军章京不便管理蒙古旗人。嗣后，祈请将蒙古参领之缺，或委以蒙古旗相应官员为参领，或令所遣满洲参领兼管，或派满洲副参领前往，如此则即便于严加督管，且可不致误事。牧场诸事皆有法规，官兵各自尽心而为，不但可使马匹肥壮，且可杜绝偷骑生疮等情弊。为此谨奏。

朱批：著旗臣等议奏。

1075　镶白旗护军统领汝福奏报所见廉亲王允禩情形折

雍正元年

奴才汝福谨奏。

七月初六日，我在景运门值班，见廉亲王允禩于内右门下坐了良久，太阳西斜进入板房。其在外坐着时，奴才见外面并无别人，唯舅舅隆科多坐于乾清门东侧之天棚下，此外再无他人。趁此空闲，我借口让其阅看奏将镶白旗平庸不职之员革职一折，前往其所居板房门前，其随身太监四五人坐于外面，问我何事。我曰请阅奏折，伊等入告让我入内，进去问有何事，遂将奏将镶白旗庸员革职一折接过看了一会儿，问我，尔还有何口奏之事吗？我答曰：无何口奏之事，唯我先前曾任正蓝旗护军统领，适才将我调转为镶白旗护军统领，经考查官兵，将平庸不职者奏请革退。廉王遂谓我曰，该等之人庸劣属实，有多少则奏多少。将折子给还于我。奴才进而言曰：王一向对我甚为仁厚，为报答此恩，凡所见所闻岂敢不予谏告。但我又能懂什么。唯为仰答王恩，倘若不陈管见，于心不安。我见王为人皆善，一举一动皆受他人指使，此应改改，以奴才愚意王何必如此。等语。王即谓曰：果真如此，天诛者也。遂速令我退出。见此情形，我亦不便再言，随即退出。可见其敏感恐怖至极。至思其所言天诛一语，乃非对我所说之言，却俱语之，可见其无所虞，狡猾敏感可惧至极。

1076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赏赐平安丸药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主所赐平安丸药一千丸已经送来，臣即率领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兵，望阙叩首谢恩。此前，凡服用圣主所赐平安丸药之人，均已痊愈。圣主体恤军营官兵，赏赐妙药，故将此药恭谨收藏，日后若有疾患者，即按处方服用之。为此，谨将臣等叩谢天恩之事，恭折奏闻。

1077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调阿尔泰路兵二千至巴里坤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已送来圣主所颁谕旨。臣经恭接叩首启阅，奉圣主朱笔谕旨曰：

朕躬安。尔可安？今调尔至布隆吉尔，拟用于青海军务。现今已撤回巴里坤、吐鲁番兵五千，其间有无窒碍之事？吐鲁番、巴里坤兵力是否略显单弱？又今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程之后，才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之事。如此以来，策妄阿喇布坦或改变主意，赴援罗卜藏丹津，以致其修好之见于两可之间，亦未可知。著将尔之主见奏陈于朕，以利朕了解。钦此。

奉此，窃臣钦惟，虽策妄阿喇布坦派出使臣之后，才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之事，但策妄阿喇布坦根据罗卜藏丹津所派使臣，业已知晓彼必叛乱。策妄阿喇布坦乃一料事之人，仅以空言勉励罗卜藏丹津而已，绝不致于赴援罗卜藏丹津，而与我构难。吐鲁番之兵虽少，难以捍御马畜及拾柴人，但足以自身防守。惟巴里坤地方，若于吐鲁番有事，可往救援，若于布隆吉尔有事，亦可救援。故于巴里坤地方，若驻有精兵，则将颇有裨益。阿尔泰路公傅尔丹之兵，离巴里坤近，若于此兵之中预备二三千兵，则将似有好处，恳请圣主明断。故谨封皇上朱笔谕旨，并与臣之奏折一起包裹，夹于奏折夹板具奏外，仅将臣之愚见奏闻。

朱批：尔此奏是。朕早已想到，尔后即调阿尔泰兵二千，令丁寿等统领，于正月内抵达巴里坤，谅必现今将要抵达。青海目前之情形，原未想到。由于当前青海局势好，故与策妄阿喇布坦修好之事，大有成功之势，对此坚信无疑。

10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及所属各县普降大雪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前已奏闻江宁省城及各属地均有降雪情形。此外，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于江宁省城又降雪三寸。据各属地陆续禀报，于十二月十四、十六、十七、十八等日，都降雪一二寸不等，而宿迁、安东、旌德、贵池等县则降雪五寸余。十二月中旬十日之间连降瑞雪，今又新春季节风和日丽，此乃丰年之先兆。仰赖圣主一人之鸿福，百姓皆能享福，因而无不忭欢跳跃。现今米价亦平，并不昂贵。为此具折，差臣标下千总张文琪、兵赵宗耀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欣悦地阅览。凡事要兢兢业业，以天是为是，则必有好报应。谨之。

107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率军抵达布隆吉尔之日期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臣率兵于八月十八日抵至布隆吉尔，于二十一日各处遣兵，于三四日路程两旁，搜查贼匪应驻之处。今路附近无贼匪，均匿于色尔登等远处。路已洁靖。今思，青海之众、皆归服矣。

朱批：诸事按大将军所指办理，不可异样。若遣人求尔代奏，凡我等大国之例，诸事均由大将军承办。无转奏朕之责，尔等倘诚意归服，惟己亲来，我转达，等因。若数名重要叛逆者，尔设计执之，能解送年羹尧处，尔之此功非易。再，伊等所捕之人云，若降服我等，伊等必有信用之语。以此伊等若惧年羹尧，轻视尔，众连续归降前来，尔甚难办理，万一稍有怠慢欺骗，则尔不能担承。将所有归来之众、军器收缴解送方为实。以防伪降者甚要。甚关兵士前进。诸行动、颁

赐复文等处，均效仿年羹尧行动。若欲强于年羹尧，勿期望朕嘉奖异志，尔等惟同心立功将事成，方符朕意。仓促无备，年羹尧不能那样办理，今诸项齐整办理，凡事年羹尧甚易。若归来之众来投，如何办理之处，尔预先询问大将军指示亦妥矣。再，绰奇诸事惟图己利推诿行动乎？惧改而恭谨效力否？尔毫不可徇匿，凡事秉忠具奏。再，策妄阿喇布坦使者，此次前来，甚是恭顺，诚意和好，感激朕恩，伊之台吉听闻，毫无畏惧貌，事之概况甚好。将此应何时遣返，将尔之意具奏。朕素知。

1080 宁夏将军苏丹等奏谢御赐福字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前锋统领臣苏丹等谨奏：为谢恩事。

臣等均仰圣主之恩，荣耀至极。今圣主复为臣等送福，值此新年特赏御书福字。嗣后，臣等惟仰蒙主子赏赐之福，凡事务以福成。为此谢恩谨奏。

前锋统领臣苏丹、提督臣岳钟琪、副都统臣伊礼布、一等侍卫臣达鼐、总兵官臣吴正阿、总兵官臣黄喜林、按察使臣王景灏、按察使臣彭振翼。

朱批：喜悦览之。上天仁慈施恩，务必应言。

10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副将军阿喇衲抵布隆吉尔征剿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先交付副将军阿喇衲：尔亲抵布隆吉尔后，歇兵数日，暂靖除沿途附近之贼匪等，以通驿站之路，等情。今阿喇衲赍书称：我亲率兵于十二月十八日抵至布隆吉尔。二十一日，我将满洲、蒙古、绿旗兵共八百交与委前锋统领穆克登、总兵官杨昌泰、喀尔喀扎萨克佟莫克，搜寻沿途山谷之贼匪等语。俟阿喇衲遣派之兵如何斩杀贼匪情形报来后，再另奏外，谨此奏闻。

朱批：布隆吉尔兵甚要，尔深谋指挥，严饬断不可忽视。

1082 工部侍郎阿锡鼐等奏报将骟马已送交宁夏道员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工部侍郎阿锡鼐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自京师起行，于十二月初二日抵达牧场。此前塞外降雪尺余，马匹均比秋分有所跌膘。奴才等从马群中选得四五分膘骟马二千匹，于十二月初六、七、八日陆续起程，会集至归化城编马队，并沿途寻觅水草之地住宿，缓缓而行，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达宁夏，二十九日全数交与宁夏道员单畴书。此二千匹马，均为骟马，无一飘骟骒马，且均为六口岁以上十口岁以下壮马。此次驱马前来，沿途不曾遇有风雪寒流，因而马匹亦无疲乏倒毙。十二月间，如此无风雪无寒流之天气，在塞外实属罕见。此皆由于圣主之圣德，而天协从圣意矣。故奴才等仰赖圣主之无疆鸿福圣德，将马匹妥善赶来，完满交毕。有司领收马匹之后，言此马匹均

有三分之膘，旋开印结，交与奴才等收讫。为此谨具奏闻。

工部侍郎阿锡鼐、护军参领喀拉、三等侍卫杜兰、太仆寺牧群总管色赫里。

108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办理盐务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办理福建盐务恭请圣主睿鉴事。

查得，福建盐务，臣等遵旨已禁商人办理，所有弊端全行根除。又因轻征正项钱粮，沿海居民得以生计，无不欢忭感戴圣主之殊恩。查得，尚未征得六十一年盐务钱粮万两余，元年钱粮十万两余，此项需从速了结。臣等分派官员，查出旧商所有之盐，从速运去各县粜出，数目不敷者，俱靠旧商补粜，今亦从速运至各县粜出，力争于本年六月销算前全部完结。历年将新钱粮十万两余银，经臣等查议，足数拨给情愿籴买场盐之人及现有灶丁外，并酌情地方远近，量数征税充为钱粮。使籴盐、粜盐之人利益均占，皆大欢喜，并无异议。查得，盐乃天造地设之利，灶丁及贫民均占其利，各种需索勒掯之弊皆已清除，除完纳正项钱粮外，多余部分经臣等如数奏闻公用外，臣等既然荷沐圣恩优渥，断不谋私，惟以有利于众民及钱粮为重，竭力黾勉。为此，谨先行奏闻办理盐务情形，俟新旧钱粮数目完结后，再行明白奏闻。为此谨具叩奏，恭请圣主睿鉴。

朱批：盐务交付地方，虽有利于钱粮，但贫民生理，尽行霸占，如广东杨琳，全省成群窃盗，其害较缺欠钱粮为更大矣。如此则断然不可。此奏内言百姓均占其利，朕极为赞赏，惟尔属下官员见利断难如此办理，务必从严选用廉洁之人。完纳钱粮后，若有些须剩余，应知足为好，应反复研究，令穷民失所则断然不可。

108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兵丁空缺实情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军备事叩谢训谕，陈奏实情，恭请睿鉴事。

臣为福建冬季收成好，各营正在操练，将巡查地方等事具奏一折内奉有朱批：快睹之，军队操练、整齐营伍，乃头等重要之政务，各省军备朕甚不满足，三年之内，尔等倘若不能令朕满意，尔等何颜见朕？实为尔总督之责，著昼夜黾勉，整治流弊。钦此。臣赍捧凤诏，行叩头礼。查得，操练军队、整饬营伍，实为弘扬国威、根除盗贼、守卫地方、安抚百姓之头等要务，关系甚大。圣主降旨训饬极是，臣承蒙圣主鸿恩，身任两省总督要职。操练军队、整饬营伍，实为臣分内之责，臣何敢不尽职奋勉。故此，于雍正元年春季至冬季，一年之内，挑选两省各营兵丁，先将老弱兵丁除名，选补年力富强者，各营增制大枪、子母炮操练，教习弓箭，弓力有增，各营制藤牌一百操练，今初见成效。盔甲纛旗等兵丁所需各物，修旧造新，今已得半，其余将陆续修造。各营官员等勤懒不同，恐有不实之情，故由副将、参将内选派贤能之员，于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始，相续亲赴各营查看。俟伊等全部返回之时，分别优劣奏闻圣主。其劣者即行参奏示戒。如此及时整饬，每季加紧操演，初见成效后，臣亲临严加查看，秉公分别优劣奖惩。则一、二年内，军备将大有改观。再，众武官随行兵丁，臣咸照部定数目配给，浮额即行裁减，选其年力富强者补兵丁之缺。惟各营公用兵丁空缺额，每营兵丁空缺十名，每月凑银十五两，用于每月由布政使库领取钱粮之

盘缠及造册、备办火药、小修。对此臣几经禁止，未能奏效。查问各省，只多不少。臣承蒙圣恩优渥，数年内不曾由各营索要兵丁空缺额，亦不曾索要武官之钱。现任提督吴陞、原任提督穆廷栻、臣等三人俱因不索取营物，经商议无奈每营留兵丁空额十名，以办理该营杂务。今福建各营每营仍有兵丁空额十名是实，并非为留给提督、总兵等。此外亦无增加情形。浙江省各营原每营亦有空额十名，今经详查，每营暗中增加空额二、三十不等。究其缘由，现任浙江提督钟世臣向各营分别索取礼物四十、六十、八十、一百两不等，因各营官员无其它所得之项，无奈多空缺兵丁几名，以用于此项开支。等语。因此事属实，臣向各营发告示，亦行文提督钟世臣，虽严禁送礼各上司官员，但各营恐得罪提督，仍暗中送礼。(**朱批**：朕据闻钟世臣乃一清白廉洁之官，伊前来觐见时朕曾开导训谕，而今所做所为如此无耻可乎？著尔好生教诲，倘若仍不悔改，再，整练营伍等事不称职，则当即具奏。一省兵丁关系国政，不可徇情，朕回避之。此人尚伶俐，倘若尚有可取之处，亦能悔改此等无耻行径，则可留用。)臣若予参奏，则浙江省又生出一大案，反使各营官兵均受牵连。臣之愚见，其福建各营兵丁空缺十名、浙江各营冒领二、三十空额兵丁钱粮，由臣分派官员，逐营亲自查看，将此空缺招人补齐。若各营官员以兵丁钱粮充为礼物，送提督、总兵官，臣即予参奏示戒。若提督、总兵官因不送礼物而怪罪于下属官员，寻隙参奏，臣则无奈与其对峙，恳请圣裁。(**朱批**：甚是，与其如此，不如遂即参奏。)查得，武职官员无多余收入，太平时操练兵丁、守卫地方，战时则舍身效力。亦令人怜悯。惟空兵丁之缺乃一恶习。副将以下管理较易。任总兵、提督后，因官职较大，费用上涨，而令兵丁空缺者仍有。是以，营兵较多之省份兵丁额空缺，营兵较少之省克扣兵丁钱粮，乃原存之弊端，何以瞒过圣上之圣明洞鉴。臣承蒙圣主再生之恩，不可徇情畏难。惟钦遵圣旨坚定信念，凡事秉公办理①。补足齐整两省兵丁，尽力操练官兵，整饬军政、军备，奋力勤勉，以副圣主之心。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奏折，并陈明实情，谨奏叩谢圣主睿鉴。

朱批：武职官员惟以此等空缺钱粮赖以为生，所言补齐空缺亦不可，应酌情放宽，并严禁空缺超额。除空缺兵丁外，其余兵丁加强训练，虽有几名空缺无碍。令人厌恶者乃空缺过多、徇情挑选所有兵丁、不加操练之流弊。尔所奏务必补齐等语错矣，无非一句空话而已，断难实施，亦无济于事。为军务而奏者，惟孔毓珣、韩良辅所办甚好，诚实而可行，令朕快慰，并不像尔等如此犹豫不决。

108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进贡台湾产西瓜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窃臣于雍正元年正月为进贡台湾产西瓜所奏折内奉有朱批：用所赏种籽种得西瓜来年进贡八十足矣。以泉州、台湾种籽所种者免贡。钦此钦遵。臣遂派人赍捧所赏西瓜籽赴台湾下播。今前去种瓜之人，以赏得种籽种得西瓜前来，经询问，曰：于八月下种，十二月即成熟，择优挈来。等语。臣将送来西瓜逐一查看后，谨派官员前去进贡，谨请赏其瓜籽，本年再播。再，询问台湾粮食收成情形，本年台湾三县豆子收成甚好，米价七钱、八钱不等。地方太平。等语。再，台湾监察御史吴达礼、黄舒景送来具奏之折，一并谨奏前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本年西瓜甚好，籽已送去。

① mujilen be teng seme obufi，ya ya babe tondoi icihiyame (此句原档有朱圈)

10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奉训谕并缴奏折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总罗满保谨奏：为缴回朱批奏折事。

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臣所派赍送奏折之把总返回，臣跪接奏折展读，臣之请安折内奉有朱批：朕躬安善，尔好么？又折内朱批施行一事，该部有异议，或拟票签有遗忘之处，则折内详加查问具奏。钦此。奉此训谕叩奏折内奉有朱批：若天下诚心归顺，则朕不惧过失，有胜此之好事否。钦此。又为秉公保举官员奉训谕而叩奏折内奉有朱批：知道了。此等之事，空口感戴无用，诚心实施方好。钦此。臣恭谨展读，为圣主万安不胜欢忭，蒙圣主施恩问好，感戴不尽，圣主才学日新月异，英明至极而不加宣扬，仍欣然听取进谏，此乃大玉帝修身之道。圣主励精图治，开拓发展，因宣告于天下，使今世文武官员、兵民均皆敬仰归向，此乃为圣主至诚所感召，使普天下望风归顺。此乃舜帝治人之道。臣虽愚懦，然景慕圣主鸿才至诚，承蒙圣主详加训谕，岂敢不竭诚勤勉。嗣后，臣凡事钦遵上谕，惟自矢公忠①，竭力黾勉。除请安折留存外，为此谨缴回朱批两折，谨以叩奏。

朱批：知道了。若能令朕见忠诚，有何等政务办不成。

108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办理台湾亏空库银等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奏报办理情形，恭请钦定事。

窃臣为偿还台湾库银仓粮而请恩具奏折内奉有朱批：尔此奏甚是，均为朕知情之事。惟台湾等地方，其地方大臣官员本不为国家效力，惟图私利，窘迫之中兴生此等寺。尔发奋重新收复地方，荡平逆贼，平息事端。此功已抵偿原有过失。官庄一事，亦系朕原本知情之事，今尔等不陈明亦不可能。吕猶龙、沙木哈原本任职甚差，其子弟多方相助，遂即如此彻底开脱，朕觉不妥。此项亏空，尔应斟酌伊等能力责偿，尔亦一并分额偿还具奏。对尔朕可宽宥。其尔等无力偿还部分，则照尔所奏由官庄限期偿还完结才是。否则，地方本有亏空之事，以致兴发盗贼，即欲令行豁免之习，关系之大，断然不可，并非属施恩之事。况且，台湾原有亏空短缺之事，乃天下共知之事。若言兴发盗贼而毫无损失亦无道理，但全以此为借口，声称全被贼盗走，粮饷本无短缺亦不可。照朕此朱批办理，方为公正在理。惟吕猶龙、沙木哈等之偿还能力，尔不知乎？不可有瞻顾情面之弊。亦甚难瞒过朕。为该省贪劣赃官示戒亦甚是在理，一味为旧友过失之人着想，尔岂不受牵连。应秉公办理。钦此。臣谨遵钦惟、圣主公正明鉴，洞鉴此事实情，训诲仁至义尽。又臣将份内应偿还之处具奏时，圣主特加施恩宽免，准将众人无力偿还之数由官庄限期补偿，使本省大事完满了结，且对臣仁慈至极，恩泽优渥。臣问心有愧，感激涕零，遂恭设香案，除叩谢凤诏外，查得，台湾库银亏空十五万二千两余，此内文、武官员借贷、商人借贷之七万二千两余银，原由借贷之人严加催征。再，康熙六十年兴生盗贼前，应拨给兵丁之四月兵丁钱粮，因未送抵台湾，原知府王征便动用库存银两先分给兵丁，由各营取印结载入档册。此系应拨给兵丁之项，仍请旨奏销外，其余七万余两银无下落，理当偿还。查得，原巡抚吕猶龙之子早已入京，原

① tondo Unenggi be jorin obufi 自矢公忠(原档有朱圈)。

布政使沙木哈次子今在福建。此等人虽言无多余家业无力偿还，但若不偿还应补偿之钱粮，断然不可。此责偿无下落之七万余银两，令吕猶龙之子补偿二万三千两，令沙木哈之子偿还二万四千，臣名下补偿二万三千余银两，此七万余银两分为三份补偿，则原亏空库银十五万二千余银两得以澄清。又查得，台湾府县之仓粮亏空二十五万七千石余，查得，升任布政使、原福建按察使董永艾彼时虽无管理钱粮之责，但有检查台湾地方官员之责，应令其偿还银五千两。（**朱批**：该董永艾原任按察使名声甚佳，今任安徽布政使，因其有能力便令其补偿不妥，若理应由其名下补偿，亦在尔酌情办理，若尔私下探问，伊情愿相助更好，无论如何，著尔据理办理。）再，福建督粮道韩依、兴泉道陶范亲口言：伊二人原办理台湾军需，陶范又持敕谕前去台湾镇压盗贼，署理台湾道事务。承蒙圣主施恩，今均皆分别得以议叙。其二人情愿出力每人相助银各一千五百两以补仓粮。又台湾道陈达年、台湾知府高多前来告称：伊二人情愿每人资助银八百两以补仓粮。又，台湾知县周仲宣、凤山知县萧征、诸罗[①] 知县孙鲁、漳浦知县王申文、海澄知县刘广思，伊等均曾署理台湾地方知县事务，伊等来告情愿每人资助银各六百两以补仓粮。以上董永艾等十名官员，共资助银一万二千六百两，用此银可购买粮食三万七千石，其余二十二万石粮，臣估料无法偿还，既然无着落。谨叩请圣主睿鉴施恩，将此二十二万石粮准由官庄所得租银补偿。（**朱批**：此项可以。）查得，台湾六十年之钱粮全部豁免，康熙六十一年，官庄租银亏空甚多，总兵之分额据悉为岚廷征所用。断难如数收回。今以雍正元年、二年、三年此三年官庄应得租银，补齐二十二万石粮食较易。其借贷官兵内无力偿还、无处催征之项，均可由此偿还完结。倘若租银有剩余，再将实数全行奏闻，自雍正四年始，将此官庄租银上奏，以办理兵丁钱粮。臣钦遵圣主明旨，欲如此办理。惟臣愚昧不知可否，恭请钦定，再行拟本奏请。（**朱批**：著拟本具奏。）又查得，原布政使沙木哈之次子今居福建，其份内补偿银两应严加催征，倘若无力偿还，该沙木哈之长子史柱现任柏唐阿，臣行文刑部，转交正白汉军旗，令史柱将沙木哈所有家产折价偿还。再，原巡抚吕猶龙之长子吕达云，现任榆林同知，三子吕达成现于京城为闲散。臣亦将此行文刑部，较交正红旗，令吕达成将吕猶龙之家产折价，吕达成亲挈银两从速来福建偿还。若不能偿还，臣再行参奏。同知吕达云应离任挈银前来福建偿还。为此陈明实情，恭请钦定，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以叩奏。

朱批：知道了。

10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示并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旨事。

臣所奏疏浚浙江海宁海口中门一折内奉御批：即为朕旨，亦徒然无益。切不可耗费钱粮。不拘尔等省臣斟酌而行。钦此。臣遵旨查得，疏浚中门之事原交付宁台道陈守廉矣。据陈守廉呈报：伊亲临该地挨次查得，中门沙淤年久，乃至从前疏挖之河皆已成为平地。今若再挖河道，引江之水，务于河之两岸加垫柴草，修造堤坝，阻截泥沙，方不致再生淤积。该河两岸长二千八百余丈，所需钱粮甚巨，而西头江水汇合口沙淤最厚，且长达九十里，不易疏通。等情。臣思忖，倘于河之两岸再加建工埽二千余丈，不仅耗资巨大，且海潮汹涌，亦不易存立。故令该道陈守廉再详细寻议，俟巡抚李馥亲临视察后再公同磋商。等情咨之。今恭阅皇上之旨，诚圣明之至，甚合

① 诸罗县，乾隆时改为嘉义市。

情理。臣除遵旨咨行巡抚李馥、道员陈守廉核商外，为此叩谢谕旨，恭缴朱批。

朱批：知道了。不拘尔视地方情形酌情而行。

108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严催漕粮漕项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严催银两米石解运事。

臣等窃查，各省自四十年至六十年奏销漕项钱粮案内，其存剩钱粮、奏结银米麦豆折银，约有八、九十万两。又估算催结欠米有十二万石。据此，臣等衙门再三咨令漕运总督作速追解附运。等因，咨行在案。今该总督并不照咨文解运，而一再咨称其催结之拖欠漕粮，拟于今年冬季附运，而漕项下米麦豆等，经折银后，与完结银一同委员汇送。等因，借故推诿，再三来文，迁延时日。以此观之，由于该道侵挪而致亏空，故行借辞掩饰者显然矣。该漕粮及漕项银两者，乃关系国帑，何以迁延数十年而不起解可乎？其贻误公事而枉法者，莫过于此也。伏乞降敕漕运总督速派贤能干员，详查仓库，自到文之日起，限十日内，将完欠漕米全数分载于帮船，以运抵通州交清。其已完漕项米麦豆，亦限十日内，照例折银，与完结银一同委员全数解部。倘或又行迁延推诿，即行参奏，交吏部从重议罪。又其历年催完漕粮、漕项钱粮，宜令该粮道逐项按年分别造清册，一俟到部，即行核查，不可遗错。倘有违者，臣部即刻参奏。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太子太保、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臣张廷玉，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李周望，右侍郎臣托时，右侍郎臣景日昣，云南清吏司郎中臣王世万，云南清吏司员外郎臣渥格，云南清吏司员外郎臣阿林，云南清吏司员外郎臣硕色，云南清吏司员外郎臣蒋高，云南清吏司主事臣许志玉。

朱批：很好。知道了。

1090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请自愿至年羹尧军前效力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副都统臣鄂三谨奏：为请准效力事。

窃臣自五岁起即承袭臣父巴图鲁鄂泰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衔，后来连续授任以侍卫、护军参领、步军翼尉，又从优擢补为黑龙江副都统，对如是之隆恩，实难报效。此次来军中，虽曾三次进击，但自此之后闲居三年，无所效力。雍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将军祁里德阅兵回来时带回兵部咨文内称，奉旨：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于来年三月率大军征剿青海罗卜藏丹津等。钦此。奉此，臣愿从所辖黑龙江一千一百六十名兵丁中精选三百兵，轻骑直赴大将军麾下效力。臣以臣之年力，真诚报效于皇上隆恩。叩乞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举国谁人不思效力？所奏多余了。

1091 郎中恒德等奏报将马匹已送交宁夏年羹尧处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送马宁夏办理侍郎事务郎中恒德、员外郎兼参领多索里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钦奉上谕，驱赶马群，沿途谨慎看护，共行一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达宁夏。叩

蒙圣主鸿福，沿途不曾遇有一日风雪，故而马群平安，其中四五分膘马有一千七百五十匹，不及四分膘马有二百五十匹，共计二千匹马，已全数交与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所派出收马官员，即宁夏道员单畴书收讫。为此谨具奏闻。

办理侍郎事务郎中恒德、员外郎兼参领多索里、乾清门三等侍卫莫尔珲、蓝翎达尔玛。

1092 二等侍卫纳兰奏报进藏熬茶及沿途所见所闻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派往西藏熬茶二等侍卫纳兰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于前年十二月十九日从京城起程，于去年七月十五日抵达西藏。当依照圣主训谕将圣主赏给达赖喇嘛之物品，以及赐给噶尔丹、色喇布赖奔等各寺庙之布施银、茶叶等物，按庙均等施给时，达赖喇嘛从座床上下来合掌恭请圣安。据达赖喇嘛言称：我曾为一末等小喇嘛，圣祖大皇帝视我为达赖喇嘛之呼必勒罕，即从喀木地方带来，住于贡布木庙，又封我为六世达赖喇嘛，并派大军护送至布达拉坐床。今日之圣主亦甚恤悯于我，赏赐各样物品。我乃披有黄红之人，每日诵经熬茶，祷祝大皇帝万寿无疆，除此之外，并无报答之处。等语。

奴才等在各寺庙熬茶事宜完毕后，于八月二十日起赴札什伦布，于九月初一日抵达札什伦布，将圣主赏给班禅之物品，以及赐给各寺庙之熬茶布施银、茶叶等物时，班禅从坐床上起立，合掌恭请圣安。班禅言称：圣主眷念我为老喇嘛，特为圣祖仁皇帝熬茶，又赏给我不曾眼见之物，不知如何报答为好。我乃出家之人，每日诵经念珠之外，并无报答之处。等语。

再，看招地各僧俗，皆言由于仰赖皇上鸿恩，黄教才得以广敷，因此合掌叩首，不胜忭欢。

自此，在熬茶过程中，据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给我等来文内开，罗卜藏丹津已吞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今在征打戴青和硕齐，请大臣等速来。等语。于是，自熬茶完之后，即来到前藏。当日，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又给我等来文，所言如前。我等寻思得，我等并非打仗而来，罗卜藏丹津又背叛，只能行走南路。故于九月二十七日，由喇嘛尚喇木扎木巴、侍卫尚都等先行起程。伊等起程之后，有达喇嘛车累喇木扎木巴、员外郎九儿、主事讷黑图，与奴才公同商议得，喇嘛尚喇木扎木巴等前去之后，于途中必将获知罗卜藏丹津之确实信息，而后再返回来。无论如何，我等理当等待为妥。等因，已经等候五日，并无音信。经讯问行人，则言尚喇木扎木巴等已达察罕哈达地方。于是，我等于十月初一日起程前行，于库库赛伊尔地方才赶上喇嘛尚喇木扎木巴等人，自此一同前行。第三日，忽从山谷中出来一伙番贼，向我射箭开枪，我等向前迎战，时有我等之行驮近十个被抢去。后行至巴颜哈拉谷，是日又从山谷中出来一伙番贼与我战，我等即行射箭放枪，击败贼伙，但我堆放于后面之几个驮子，又被贼人抢去。自此，越过巴颜哈拉岭，行至布哈赛伊尔地方。是日，遇见达赖喇嘛派往京城请安之人岱达尔罕。据伊等言称：大臣等断不可往前行。罗卜藏丹津背叛后，在西宁、甘州等地扰乱时，被内地大军击败，已逃往柴达木等地。罗卜藏丹津正在探问来往使臣等。等语。尚喇木扎木巴召集我等言称：我等不能前行，只好沿多伦鄂洛木路返回西藏为妥。等语。奴才即与喇嘛尚喇木扎木巴曰：前有贝子、公等告诉我等之时，即不应当前来。然而，尔等先行前来。如今已行走路之一多半，而且马匹亦都消瘦。即便返回西藏，亦难到达，何况住于穆鲁乌苏一带之人，亦不准我等通过。若然如此，还不如绕行至西宁。等语。尚喇木扎木巴等不听我言，自此又返回西藏。由于奴才之马畜羸瘦，未敢随伊等返回。

奴才继续前行时，竟走无人之地。行至索洛穆等地后，于夜间放牧时，忽有一伙贼人出来抢

劫。奴才丢弃行李，率领跟役冲出来。由于路上无物可食，即掠贫穷蒙古，权为就食，又日夜兼程而行，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到西宁。沿途讯问贫穷蒙古，罗卜藏丹津、青海所有台吉皆在议论何事？据伊等言称：如今，罗卜藏丹津窘迫至极，已经落难。所有人皆在言，西宁一地，乃青海之咽喉。如今罗卜藏丹津突然叛乱。我等离开西宁之后，食米、茶叶亦都断绝。如果大皇帝之军队前来，我等无处可逃。倘若我等皆死之后，只有罗卜藏丹津独存，如此可乎？伊等内部自相抢掠，极不平安，混乱至极。罗卜藏丹津如何纠集众台吉盟誓，而属下之人不听从。等语。

我等在西藏时，阿里地方之贝子康济鼐曾三次行文给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闻得其文内开：前拉藏在世时，由于我内部不和睦，故而西藏陷落。康熙大皇帝眷念黄教，即出内地大军，复克西藏，令达赖喇嘛坐床，以广衍黄教，使众生逸安。又封我三人为贝子、公，授为噶隆，以办理西藏事务。如今，我等理当一心守地，维持黄教，以报大皇帝之恩眷。我等之中，若有人怀有异志，在御敌之前，我先讨伐其人。如今，我等凡事多加勤奋为是。等语。

再，我等起程之前，由阿尔布巴、隆布鼐、噶隆颇罗鼐来至奴才驻地，与伊等闲谈之中，奴才告诉伊等：闻得，罗卜藏丹津背叛后，即侵害戴青和硕齐、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尔等理当酌备军队。等语。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共同言称：我等今已选备三万兵。等语。我等前去札什伦布时，看见沿途中伙处、住宿处各屋内，均备有兵器。自西藏起程后之第五日，即遇尼尔巴喇嘛。问其欲往何处？据言称：噶隆等召集我等同心坚守西藏，以维持黄教，故令我于初十日赶到招地，以便共同盟誓。等语。去年，招地一带谷物丰收。为此，谨具奏闻。

10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堵截防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前往西藏熬茶之侍卫纳兰，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至西宁。除将纳兰前往之事著伊另奏外，即理应遣纳兰往京城。惟伊随往之差役，尚留后未至，俟伊之跟役抵达后，臣即遣纳兰往京城。再，纳兰告称：藏众闻罗卜藏丹津之信，均纷纷固堵防备唐古特兵等因。今约计，我总兵官周瑛，亦已率兵抵藏，周瑛之兵与藏之唐古特兵会同备堵，则藏地甚牢矣。为此将侍卫阿喇讷所奏之事，一并谨奏以闻。

朱批：顷览鄂赖所奏，即稍放宽心。览此具奏，心内益加踏实。实乃均上天鸿恩，诸处顺利迎合，朕实喜悦不尽。

1094 宗室赖实奏报康熙帝驾崩之时有人胡乱议论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奴才宗室赖实伏跪谨奏：为奏闻恶人胡乱议论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戍驻乌兰古木之殿后都统图喇为署理伊印盗用银两事，(**朱批**：将图喇盗用银两之情形，严加查明，务得其实情，毫不可徇庇。)前来军营，初五日部文至，圣祖仁皇帝御驾宾天，摘取缨帽三日，均集将军营，连夜哭丧三日，各自驻营二十七日办丧。此三日正值老主之事，每人均泣血，副都统鄂三向大夫贺孟頫道喜：尔早晚可为宰相也。故贺孟頫云：我何为宰相？如何有宝座？副都统亦喜，不久，亦可为将军等语。如何闻得谓我老主升天，贺孟頫、鄂三即知为宰相、将军，相互以喜礼于初八日接诏书，继主宝座等情，图喇击掌吐舌，

良久方曰：为首估算，亦不可如此，为何如此言之。该图喇又有何意？流放黑龙江，阿琳前来京城时，遣穿披甲。康熙六十一年献播种之麦面，遣征西将军祁里德时，十月圣祖仁皇帝于南苑，赏赐将军祁里德饽饽，令阿林返归等因。阿林抵至杀虎口，闻老主升天，将赏赐饽饽拨放驿站。阿林亲又乘驿站之马，返归京城，坐等取信。雍正元年四月方抵至汛地，住鄂三之行房，甚是议论，告之曰内乱，追问阿哥，执拿大臣，以致甚为混乱等情，居住数日，为往乌兰古木告图喇，方前往。雍正元年十月，鄂三家人保珠前来京城，不知如何告之鄂三，鄂三信口胡议，诸事均舅舅、公隆科多、公总督年羹尧承办，伊等如何说即如何办。如同谕旨，若此等亲戚，则均可富贵。若属原用之人，则均治罪，籍没家产。议论主子之语，奴才口不敢语，笔不敢书，俟朝见金颜时，再予以具奏。十二月初二日，图喇、阿林同又自殿后军，擅来至军营，又同鄂三执拿赵昌，籍没家产。抛弃李英贵，又籍没家产流放，更有讨厌之语。奴才世代荷蒙隆恩，又辱为宗室，闻此等言语，无可奈何。因有心病，陈报此闻，倘我之语稍有误，即将奴才灭族。图喇蒙恩甚重，且胡乱议论，署理印务，即同正蓝旗佐领喇锡共同盗用钱粮银，鄂三进兵，胆怯迟缓，收取乌梁海之马、牛、羊虽报，且不交公，均已收而卖之。（**朱批**：马牛羊之事亦照查之。）奴役主子之兵四百不足，率撤退之五十余兵，砍柴、烧炭、割草、拉车，类似牲畜差使，（**朱批**：此兵撤退之差使，严查奴役之情由，倘若属实，鄂三之缺，暂另差人署理，一面具奏。）鄂三命其家人责打、差遣等事，此等议论，京城队之兵前来之营长佟宁、吉林乌拉兵之营长色卜腾、雅尔泰、苏札阿，索伦兵之营长松果托、多奇纳、特克欣、苏巴里、甲喇章京纳苏里、卫达、户部主事朱兰泰、暂委主事鄂弥达等皆知。奴才于康熙五十四年来兵营，今业已十年。今年六十三岁，老病左边手足麻木。毁掉家产，廪饩恰不能足。奴才所用之马、驼等物尚足，惟米、廪饩缺乏。伏乞圣主，乘奴才尚伶便之机，赏赐军人之食米廪饩，遣往效力之处，以舍我之老命以图报。（**朱批**：其他所奏玩笑之语，勿庸议。）为此伏跪谨奏。

朱批：尔之所奏，朕大笑览之。尔乃不晓朕属人心之人，朕本身有过错，圣祖皇父误将我登此极，此等众即不如此讥讽朕，想自背叛，亦羞愧。诚然朕之所为，倚朕之皇父饬交之大业，不被玷辱，能对国家万民有利，况此等荒唐之语，在有无二者之间，即有罢，其议论之人，天鉴之，伊造孽而已，与朕何干，况朕不会以微小私心行动，朕若为私恩私仇，耿耿于怀，朕之神圣皇父亦为何准朕登极。再，朕并未尽力使人知朕心，伊等亦未存心。况尔不知朕，举国无知朕之人。此一年间，大约内外均知之。尔在远疆汛地仍未知，再稍有闻，则可得知。尔得知之时，尔览此奏，亦笑之。勿羞惧，悄悄妥善赎罪效力，勿效无用之力，特亲手缮旨颁之。尔为宗室，对朕如此诚意谨奏，朕甚嘉之。惟尔为朕放宽心，朕断不至大错，可自保身。

10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木灿堪布属下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今年正月初五日，加木灿堪布属下麦达里绰尔吉、寨桑和硕齐额尔克等来投。告称：我等系达赖喇嘛之人，于加木灿堪布所辖驻地这边居住。年前将侍郎常寿解来。堪布人返归时，所携大将军致罗卜藏丹津书抵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罗卜藏丹津即宣布堪布本人及其属众均迁往伊处。是日，堪布亲率属下二十户，即往罗卜藏丹津处。亦令我等迁移，我等思之：我等本身均系达赖喇嘛之人，为何跟随堪布前往罗卜藏丹津处？故此，我等惟马弱、牛羊消瘦，不可速行为由，让尔等先往，我等随后启程，对伊等谎称，俟伊等启程后，我等即率属下三百余户，千余人，寻归

大将军。我等二人先来，伊等均后行。我等共有七、八头目，大将军若收纳我等投诚，则我等即将其他头目引来等语。讯问罗卜藏丹津现在何处？答称：罗卜藏丹津先驻盐池，现迁往鄂伦穆呼尔处，伊等属众窘迫，竟无炒面、茶叶，相互进行窃夺，罗卜藏丹津甚惧等情。

臣查得，麦达里绰尔吉、寨桑和硕齐额尔克等均属达赖喇嘛之人，系加木灿堪布管辖。今伊等虽来投，千余人内，不可无一为首管辖之人，且伊等之心亦不可如此相信。故此，臣接收伊等来投，问伊等，答称：我等内有一卓尼呼毕尔罕，亦系达赖喇嘛之人，祈将我等亦归卓尼呼毕尔罕管辖等语。臣即照伊等所请，将麦达里卓尔吉等均归卓尼呼毕尔罕管辖，将伊等所有器械，均查送我等。尔等照驻原居之地等情交付。麦达里绰尔吉等即甚心悦诚服而归。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办得好。惟加木灿因何不来投，将其不来之缘由讯问卓尼等。

1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未敢越职具奏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四川布政使、奴才罗殷泰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到任已历八月，恭惟，奴才世代承蒙圣主鸿恩，又特恩超擢为布政使，降凤诏训诲，并令奏报地方该奏事宜。奴才可许之人，仰蒙如此厚恩奇遇，虽尽犬马之力，亦实难仰报圣主重恩于万一耳。自到任以来，钦遵圣训，夙夜铭记于心，欲探报地方要务，但旧例内定，布政司衙门凡具奏事宜，均呈巡抚具奏。是以，奴才照例未敢越职具奏。再，关系地方官民等事，该巡抚蔡珽亦均已具奏，奴才未再重复具奏。奴才未奏缘由，理当明白拟折具奏。谨请圣主明鉴。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凡事与巡抚一心则理应不奏，尔另有所知与地方有所裨益、或有隐匿舞弊之情，经尔规谏后并不予采纳时，则理应具奏。巡抚职权尔不可擅专，不可一同舞弊隐瞒于朕。此全在于尔而已。朕亦并无非令尔具奏之意。尔启程前朕之训谕即如此耳。惟应自守廉正，不负朕重用之恩。不可玷辱祖辈。能秉持大节，果断行事，乃尔福份。惟应竭诚黾勉。其玩弄诡计在朕前无用，亦不可能。朕每日教诲普天下之众，惟诚实一字，应尽力黾勉。

1097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西藏已防范罗卜藏丹津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谨奏：为奏闻事。

据达赖喇嘛派往京城之使臣岱达尔罕言称：我于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从青海之察汉托洛亥起程而来。在住察汉托洛亥时，罗卜藏丹津等率兵犯西宁界，战三四日。此次交战，罗卜藏丹津之兵被杀多人，内地之兵亦有略微损失。后来，罗卜藏丹津等不能敌，即败逃至东郭尔庙以南野地驻扎。由于内地之兵又来进击，故又败走至罗卜藏丹津等之原牧地。我路过罗卜藏丹津牧地时，罗卜藏丹津等截留我十余日，不准回来。看得，将罗卜藏丹津之奴仆、依附罗卜藏丹津之其余台吉所属奴仆、妻孥等，俱行迁移至柴达木等地。此次迁移时，由于属下人等抢夺骑驮之畜，故曾一阵大乱。罗卜藏丹津等扬言，曾派巴尔寨桑至策妄阿喇布坦处。策妄阿喇布坦已派兵增援我等，等语。我私下里讯问巴尔寨桑，则称策妄阿喇布坦并无派兵增援，等语。后来，我与罗卜藏丹津言称：我乃达赖喇嘛之使臣，已去京城向圣主请安。现已事毕返回，何以无故阻止我？等语。于是，罗卜藏丹津等放我回来。我顺便讯问罗卜藏丹津之正在牧放奴仆，则言称：自我老

王扎什巴图尔归顺大国皇帝以来，每年食恩赏，而属下穷困奴仆，亦都住于边塞附近谋生。如今，罗卜藏丹津自入夏以来，在内部作乱征战。时至今日，牲畜羸瘦，想去该去地方，则无力到达，住牧则不得安宁，极为窘竭，如今已成如此局面。倘若内地大军再来，不知又成怎样。等语，皆在怨尤。看得，伊等之马畜委实极为羸瘦。除此之外，另无消息。等语。

据此，奴才会同总兵官周瑛等，传呼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贝子巴尔布巴等前来，曰：我等曾闻罗卜藏丹津等叛乱之后，即准备此处之兵，又派公隆布鼐至哈拉乌苏等地哨探。今罗卜藏丹津等辜负皇恩，确实背叛之后，率兵至伊等原牧地驻扎，而属下奴仆、妻孥，俱行迁移至柴达木。该柴达木者，乃自噶斯通往准噶尔之路，且自柴达木沿拜图路前来招地，则地势低洼，水草好，冬季带领妻孥边牧放边败走，比起库库赛伊尔路好。若我内地大军再来攻击，伊等必带妻孥自柴达木沿拜图路逃至招地。我等现今即给公隆布鼐行文，令其严管斥堠，派出可信贤能第巴、东郭尔至通往噶斯、柴达木之噶勒桑井等地打探信息，于拜图路增设卡伦，每日远出瞭望。今于隆布鼐处兵丁少，我等应当就近调拨一千兵至哈拉乌苏，以供公隆布鼐用于哨所卡伦。等语。据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贝子阿尔布巴等言称：圣主为了黄教及我地方僧俗，派来大臣，率领军队，驻守招地。对于皇上之如此殊恩，我所有唐古忒人实难报答，惟根据大臣等之交付勤勉报效。大臣等所交付者甚是。如今，公隆布鼐处有兵八百，拟就近派出苏克之兵一千，火速派往公隆布鼐处，以用于哨所卡伦。等语。言毕即行文给苏克第巴。

奴才看得，自从总兵官周瑛到达之后，唐古忒人心极定，纷纷皆言，皇上前因准噶尔骚扰地方，扰害僧俗，即派大军打败准噶尔贼，拯救众生。今又恐青海人来伤害黄教及唐古忒人，而派兵前来者，委实无疆之鸿恩。等语，极忭悦感戴。再，罗卜藏丹津派来达赖喇嘛处之使臣寨桑侍卫准塔尔、此前所派使臣衮珠额木齐等前来之后，借于噶尔丹、色拉、布赖奔等寺庙诵经为名，去会见其青海喇嘛。故此，奴才将此使臣本人，以及随从伊等前来之十三名跟役，俱已交付贝子阿尔布巴等看守之。今由专门率兵前来驻守招地之总兵官周瑛已经到达，故将罗卜藏丹津之使臣等人，仍交付噶隆贝子阿尔布巴等严加看守，一俟拿获罗卜藏丹津，即将伊等如何而为之处，经讯问西宁统兵大将军年羹尧之后，即按照指示办理。等因，已经明白交付总兵官周瑛、员外郎常保等。之后，奴才沿巴尔卡木路起行回京。奴才鄂赖原先前来时，自京城至西安、西宁，均已乘驿而来。自四川成都府至西安，不仅驿马少，且今有事之际，驿站甚为重要，拟自成都府租用骡子前往西安。西安乃我等原先所经之路，拟仍乘驿返京。为此，谨具奏闻。

10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潼关营副将潘志善谢赐貂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兼都统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据潼关营副将潘志善呈称：圣主赏赐卑职之八张貂皮，已于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送来，副将军恭敬举捧，赏给卑职。卑职叩谢天恩领讫。伏思，我乃极愚卑贱之人，然而蒙受天恩甚重，虽粉身碎骨，亦难报答。自来到布隆吉尔之后，尚无毫末效力之处，皇上今又赏赐内库珍存之八张貂皮，对此委实承受不住。是以，卑职但愿在军营中致死效力。恳请副将军将我叩谢天恩之事转为奏闻。等语。据此，谨将副将潘志善叩谢天恩之事，具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著降旨潘志善，尔今与其效力行走，不如先守哈密保全之功。事成之后，尔乃蒙受朕恩之人，务必好胜勤之。皇父施恩于尔之未了心愿，朕必使之成为现实。将此转告之。

1099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授为都统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兼都统阿喇衲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到来臣之奏折。于该奏折上所裹黄纸上，圣主用朱笔缮写为都统阿喇衲。臣见此后，不胜忭欢，望阙叩恩。敬思，臣世代所受之恩甚重，今又格外眷恤，降有朱笔谕旨曰都统，臣即成为都统。对于如此高厚恩泽，亦难报答万一，但愿不惜驽钝效力之。喜悦之中，不得奏疏之言。是以，谨将皇上特颁敕书一份、朱批奏折二件，与臣奏折一并包裹，并加夹板具奏外，特将臣叩谢天恩之处，谨具奏闻。

朱批：朕于去年已经授予尔为都统。著部查何以不曾行文之事。

1100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将熟习青海之台吉图巴留军中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臣之请安折子到来。该请安折内奉有朱批谕曰：都带来此等主要人员，乃尔之不是。一俟谕旨到达，即将穆克登、杨昌泰、图巴三人，从速交付绰奇之后，将马畜及一应盘费，都拨给充足，并根据此三人之准备情况，酌速遣回。钦此，此谕甚是。对于此事，臣不曾想到。今已钦遵谕旨，即给巡抚绰奇行文。一俟马畜、盘费前来，即将副都统委以前锋统领穆克登、总兵官杨昌泰等人，准予起程，另行奏闻外，臣前来时，所以带来辉特公巴济、乌梁海扎萨克佟莫克、和托辉特台吉图巴，乃因辉特公巴济、乌梁海扎萨克佟莫特二人，曾于青海、色尔腾等地游牧过，而且伊等之兄弟、属人，前在噶尔丹作乱时，青海台吉等收而不还者，如今亦多。一则，伊等真心效力，且熟知地方。二则，伊等之兄弟属人闻知后，都有前来投诚，亦未可知。故而，带伊等前来。至于和托辉特协理台吉图巴，自幼生长在青海，且达赖戴青之妻，乃伊之姐。达赖戴青抚养图巴如子，故在青海生长时甚为显贵，且晓得青海之事、招地之事，又为人明白，人才好，是以带来。如今有事，有用人之地，故我所恳请者，准留图巴于我处。现已令图巴准备，暂且等候，若谕令派往吐鲁番，我奉旨后即刻派去。为此，恳请圣旨训谕。

朱批：著留图巴，派阿玉奇至吐鲁番。尔若留用阿玉奇，再行奏闻。

110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安定将启运粮饷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据员外郎罗密告奴才曰：经我奏口外有蒙古盗贼缘由后，奉旨：今凡解运钱粮差遣人员，务须于太平之时，择可靠安全地方行走，即有安全之道，则不可有何托词，著将此旨告知绰奇。钦此。遂来告知巡抚尔。遵此，奴才查得，大军粮饷甚是重要，于去岁十二月二十六日，委管先锋大臣穆克登行文奴才内称：我率兵沿途巡查，抵达赫善呼地方后，既然大路并无盗贼，应交付承办驿站事务官员，续设驿站。等语。奴才遂行文承办驿站事务章京保柱补设。又署理肃州总兵官事务参将郭成功来文内称：伊等原派出运米之二百兵丁，由副将军阿喇衲设防于善马城等地

方。等语。奴才窃思，此等蒙古盗贼，原本并不于大路截掠。经查问，皆为南山附近白杨河等地之蒙古，出没于大路肆行掠杀、劫掠驿站马驼、搜索行文、杀反抗脱逃之人。若遇大队兵丁行进便躲避。等语。今虽不知盗贼是否远去躲避，但布隆吉尔地方原本未存银两及米石，因生此盗贼一事，未能起运。故此，交付道员，筹办三千九百石余米、粮、及赏孙继宗、潘志善等属下兵丁之银两、盐菜银，共为一万两余，照例租运时，运夫等惧怕而拒绝前往，奴才无奈，由署理肃州总兵官事务之参将郭成功处借兵二百人，交付赴布隆吉尔办事之官员两人，于正月初五日，由嘉峪关派往。一面将派出兵丁等情上报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正月初七日夜，副将军阿喇衲为送迎驻驿站笔帖式、领催等事催文内称：口外沿途已安宁等情业已奏闻。等语。奴才钦惟，解运钱粮甚是紧要，欲差员外郎罗密及送诏前来之笔帖式森特均在肃州，此前罗密因其未能出边口而上报大将军后，该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行文郭成功，派出官兵二百人，护送至布隆吉尔，由布隆吉尔令孙继宗派兵二百人，护送直抵哈密。等语。今口外沿途虽已安宁，系平定不久，务以钱粮为重，力求安全为上。以现指派之二百兵丁，将肃州旧存银两二十万两，又由运来肃州之十四万两内加拨六万八千两余银，将巴里坤地方本年六月初十日前所需钱粮，均于本月十一日由肃州启程解送。其员外郎罗密、前来送诏书之笔帖式森特亦一并启程。原由巴里坤调来之道员王全辰虽已办结事务，亦被困未能返回，奴才详告该王全辰，令其沿途好生护送一同前往。为此谨具奏闻。

110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蒙古盗贼平息路途畅通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送来兵部送出奴才所奏小折内奉有朱批：所奏已知道了。嫪米具奏时，已批即将降旨予尔。尔先行陈奏缘由才是，因此奏暧昧，方降此旨。再，富宁安是次具奏之折，于十一月初九日具奏，何以如此迟缓，由何处绕送，尔本应访查具奏才是，竟全然不顾，不称厥职。今该地口外情形如何？原先如何？驿程通否？年羹尧数次行文，及朕于十一月初二日给阿喇衲之降旨是否送抵？或被壅滞，著即行具奏。钦此钦遵。钦惟，奴才原奏甚是愚昧，嗣后谨遵圣训，竭力黾勉。查得，将军富宁安于去岁十一月所奏折子，被壅滞于第三驿站，巴里坤地方兵丁前来布隆吉尔地方时，驿站之人随此兵丁送来。迟缓之原因即如此。再，圣主给副将军阿喇衲之降旨，查问肃州驿站笔帖式鄂齐，系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送至肃州，遂送至下面驿站。等语。不曾报有何失误。但因不知何时送抵阿喇衲处，今令究诘，俟送来再另行奏闻。再，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自去岁十一月以来，陆续给嘉峪关外将军、官员之行文甚多，因封套外不注明原由，为何事不得而知，未报有何失误，蒙古盗贼初兴时，凡有护送之事，驿站之人与塘兵一同护送。后因路途不能行走，驿站之人与塘兵协同绕山内独木桥曾送二、三次，后因山内亦无法通行，所有事务均被压在嘉峪关地方，后委管先锋大臣穆克登、总兵官杨昌泰等率兵沿途查看，返回时将壅滞之事均交付此等兵送往。今边外路途畅通，凡来往事宜均已恢复正常。先有肃州总兵官杨昌泰所奏折子并朱批，由杨昌泰之家人赍送军营时，于去岁十一月初九日，于戈壁地方被蒙古掠走而丢失。等语。又，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等所奏折子一份，于去岁十二月初四日，在火烧沟地方被蒙古掠走而丢失。此情由驿站笔帖式图喇曾已上报将军富宁安。等语。除此，另无别情。平常来往文书，间或亦有丢失之情，今奴才等互查弥补。原嘉峪关至巴里坤，有

大驿站六，其间设小驿站二十一，设有笔帖式、领催、马牌子，经提督路振声具奏，派驻三百九十余名绿旗官兵设塘，此九年间，商人于沿途住店地方修建小屋，开设住店卖食物，与来往之人大有裨益。后因蒙古盗贼于嘉峪关外赫善呼、回回墓、火烧沟、布隆吉尔外坚善孜、慈沃泉等地肆行拦劫，该地方驿站之人、塘兵、商民无奈均皆躲避。其间，虽情形略有好转，阿喇衲等前来后，仰副圣旨，并无事端。今一面调塘兵、马牌子，照例补设，仰仗圣主之福，必渐渐恢复安宁。此事本应具奏，但银两尚未启程，且沿途安宁等情，因副将军阿喇衲业已具奏，奴才遂等钱粮启程时一并谨具奏闻。

1103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于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兵部送出圣主赏奴才之福字，与奴才奏折一并送至肃州，奴才谨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赏给署理肃州总兵官事务参将郭成功、驻防布隆吉尔之参将孙继宗、副将潘志善等福字各一，除转送外，钦惟，奴才承蒙圣主数年豢养之重恩，但因臣懦弱，未能发奋效力，正惶恐之时，又赏圣主手写福字，奴才不胜感戴，望阙叩头外，莫可言喻。奴才不胜忭欢，叩谢天恩谨奏。

110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笔谕旨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兹有颁给臣之圣主朱笔谕旨一份，又臣奏请再多赏给平安丸药之奏折内奉有皇上朱批谕旨。故将颁给臣之朱笔谕旨一份及朱批折子一件，与臣奏折一起恭敬包裹，在封面盖印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又寄去千丸。此药实为好。

110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平安丸药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接到臣之所奏折子。于该折内奏称，已根据病情服用圣主所赐平安丸药之后，无不痊愈者，实为军营中难得之妙药，颇有裨益。圣主此前所赐之平安丸药，已快用完，恳请再多赏赐此药。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前已多寄送给尔。今又寄送千丸。钦此。钦遵。所赐平安丸药由驿送来之后，臣即叩头领讫，并率领满洲、蒙古、绿旗兵大臣官兵望阙谢恩。今将圣主所赐平安丸药，除分给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官兵外，谨将叩谢天恩之处，恭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朕之此药一达，可以驱除病魔，尔处之大臣官兵再不得病。如此以来，朕之此药无处可用了。

110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等地防范策妄阿喇布坦来犯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恭接圣主颁给臣之朱笔谕旨曰：朕躬甚安。尔可安好？今已撤回巴里坤、吐鲁番兵五千至布隆吉尔。如此以来，该二处之兵力或许稍有单弱之处，亦难逆料。倘若策妄阿喇布坦得知我军撤回之后向青海挺进，因而其和好之心又在两可之间，并蠢动恶念，突犯二处军队，亦未可知。著谨严斥堠。万一派有大兵来犯，亦难逆料。故将如何通力抵御，互相照管救援等项，亦不可不预筹周全。为此特谕。钦此。

臣经跪读，得知圣躬甚安。又经目睹朱笔谕旨，犹如觐见圣颜，不胜忭欢，望阙叩头。圣主又降旨问臣安，臣除叩头之外，实不知具奏之言。伏思，圣主为万里外之军务，筹划周详，颁下训谕者，至深至远。策妄阿喇布坦生性奸宄，实不可信之积贼。圣主谕曰：得知我军撤回之后向青海挺进，因而其和好之心又在两可之间，并蠢动恶念，突犯二处军队，亦未可知。著谨严斥堠。钦此。皇上此谕甚是。臣必钦遵上谕，对于斥堠，严而益严，谨而又谨。查得，现有巴里坤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为四千六百四十余，库舍图之兵为一千，鄂隆吉之兵为三百，吐鲁番地方之兵为四千四百六十余。吐鲁番地方，虽近于敌，但有城池。倘若来犯贼兵无多，即经核实贼有无后续兵之后，无则可率兵出击战杀。倘若来犯贼兵势众，则固守城池，并根据所报，酌情留兵守巴里坤，而臣亲自率兵速往救援，内外夹击，通力杀贼。吐鲁番以东有库舍图、鄂隆吉，可扼制乌兰乌苏口，虽地处于北边戈壁，但自库舍图起，陆续驻有我军，且离巴里坤近。倘若来犯贼兵势单，则以现有驻兵之力全可杀贼。倘若来犯贼兵势众，则可固守军营，根据行文吐鲁番、巴里坤情形，留兵固守各自营地之后，由臣等亲自各率所部，彼此相邀，速去救援，两面夹击，全可通力杀贼。巴里坤地方，亦难预料。倘若贼兵来犯，经过侦实之后，确无后续部队，全可率兵掩杀。倘若来贼势众，则令固守各营，并咨文相邀都统穆森、委前锋统领法瑙等，留兵固守各自营地之后，由穆森等率兵抄尾救援，而臣等亦率兵两面夹击，通力战杀，则贼首尾不及相顾，且又穿越戈壁而来，极为疲惫，故全可以逸等劳，即行剿杀。策妄阿喇布坦实为诡谲奸诈之人，无论对巴里坤，或对吐鲁番，派出少许军队以诱惑其一方，同时派出大兵力以犯另一方，均难逆料。无论为何一方，若有贼兵来犯，经过侦实多寡之后，对其以少许军队进行诱惑者，全可掩杀。若贼败走，则不穷追，而酌留军队以固守城池营汛外，将其余军队俱行率领，以驰援贼大部队来犯之地。至于如何通力剿杀之处，时经侦实之后，再行酌调办理。再，现有巴里坤等处之官兵，虽分兵力，各驻四处，但均经几次精选而留之兵，且枪炮等火器亦甚多，彼来犯贼兵即便势众，亦无所虑。我官兵皆感戴圣主眷养赤子之殊恩，势必纷纷奋发。诚贼来犯，臣必仰赖圣主之鸿福天威，统率皇上豢养之精锐官兵，以剿杀来犯之贼。故臣咨行该领兵驻吐鲁番之都统穆森、驻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瑙、驻鄂隆吉之侍卫哲勒德等，曰：尔等务必钦遵圣主训谕，对斥堠哨所，严而益严，谨而又谨，不时巡查。贼心叵测之策妄阿喇布坦，若派兵到尔等驻地，则一面互通信息，一面速报于我。务必核实贼兵有无后续之兵，倘若贼势实单，且亦无后续之兵，则令乘机率兵击杀。倘若贼兵势众，则不可轻举妄动，务必固守各城池营汛，以候我兵，我必率兵速往救援。等因，即按圣主所颁朱笔谕旨恭谨誊写，又将臣之所奏内容一并咨行知照外，现对巴里坤地方各哨所，已令严而益严，对各营汛，业已固守之。故此，钦遵上谕，仅将臣之愚见奏闻。伏乞圣主训诲。为此谨奏。

朱批：已欣慰而高兴地阅览所办所奏。阿尔泰之二千兵，又跋涉而来，是以朕心甚安。

110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鄂海于吐鲁番自力耕田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吐鲁番地方收成情形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接据领兵驻吐鲁番都统穆森呈文内称，据督办吐鲁番等地耕田事宜副都统克什图咨称，原总督鄂海呈称，鄂海于今年以自力耕田后所获麦子为七百一十石，黍子为五百石。以上二项共一千零一十石粮食，经扬场为净之后，以自力运送交仓。至于交仓之事，已于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呈报。续又呈称，鄂海我世代承蒙圣主鸿恩甚重，虽然地温高而水少，我仍将耕田所获粮食交纳外，愿尽力多交纳。其间，可能我家人到来，故曾呈文给副将军阿喇衲。后来，我家人到来，我又在各处采买黍子、麦子，有八百石，与此前所交粮食一并计算，共有麦子、黍子二千零十石，已交付知州周元良，并领取盖印实收单。故请副都统转呈都统，以将我于今年自力耕田所获麦子、黍子数目给转为奏闻。等因，呈送前来。为此咨行。等语。据此，咨交怀庆府知州梁许琪核查原总督鄂海是否自力耕田并将所获麦子、黍子运送交仓之事。于当月二十九日，知州梁许琪呈称，据巩昌府所属徽州知州周元良呈称，于雍正元年六月内，陆续收受原总督鄂海自力耕田所获麦子七百五十石，又自九月至十二月，陆续交仓之黍子一千二百六十石，以上实收有交仓黍子、麦子共为二千零十石。故将我实际收受情况明白呈报。等因，呈送前来。为此咨呈。等语。据此，请将军将原总督鄂海自力耕田所获麦子、黍子交仓数目，转为奏闻。为此咨呈。等语。

据此，臣已咨文甘肃巡抚绰奇，将原总督鄂海在吐鲁番地方自力耕田后所获麦子七百五十石、黍子一千二百六十石，均归为军饷。等因，咨行外，又给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呈文。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将尔之所奏数件折子，已交给部、议政。其中该记录者，令记录之，该会议者，令会议之。

11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读学士鄂赖所获西藏消息底稿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差遣西藏之内阁学士鄂赖处，将伊前往西藏之事、所获之消息、密奏之底稿，于正月初九日，赍送臣部。鄂赖于藏地对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已说了，办理军事甚明白，虽自伊处奏闻，惟路遥远，尚未赍送主前，亦不可料定。故此，臣将鄂赖送来奏事之底稿，谨奏以闻。

1109 兵部侍郎塞尔图等奏报于四川省勘查白铅产地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三日

兵部侍郎臣塞尔图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准户部咨称，四川巡抚蔡珽奏称，据勘查得，四川省无白铅，请停铸钱。等语。奉旨：蔡珽所

奏，仍固执其原奏。著咨塞尔图、讷亲，在该处可否出产白铅情形，详细查明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等因咨行。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臣。臣等将原案逐项查得，圣主所以谕令在云南、四川铸钱，则因仅在京城铸钱，实难传布各省。若于云南、四川二省亦能铸钱，则对地方有益，且钱逐次传布，市价自然趋平。此乃谋事于国用民生，殊甚周详。巡抚蔡珽虽称未开掘出白铅，然四川地方山多，不可能不出产白铅。故臣等严行布告各府、厅、州、县、卫、所，不论商民，均可勘查白铅产地。不论何地，一旦探得，并愿自力开掘者，可以呈文。已令该有司即按呈文一面亲临验看，一面呈报上司并臣等。又令司道等亦不时查访详报。臣等已经勘定可采白铅产地，即准商民自力开采，以售给官用。倘若商民呈文有白铅，而该官员匿报，一旦旁人举揭，或由臣等查出，则将其此前不行详查之处，亦俱行视为隐匿，并奏参从重拟罪。将此咨行该布政使张贴告示，通谕无遗外，一俟勘得白铅产地，臣等亲临炼验，再行奏闻。为此谨奏。

兵部侍郎臣塞尔图、护军统领讷亲。

朱批：知道了。倘或已经开得，则预防地方上滋事为妥。

11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修造所属各营枪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明白具奏事。

窃臣一介庸愚之人，仰赖圣主之高厚恩德，授为两江总督，虽然竭尽心力进行效力，仍因不能称职而所畏惧。凡为有司之道，将至关民生事宜，无不时时遵照圣主训谕而行者，对营伍事宜，更加尽心核查。伏思，江南地方，原属繁要，近临江海，可通各省，太平有年。自皇上登极以来，德威远播，遐迩同欢，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民安物丰，实为太平盛世。自臣到任以来，经查所属水陆各营，多有怠玩废弛者，故严饬各营官员，务必洁身而勤于公务；豢养军士，而不可克扣兵饷，不可多占空饷；整修军器，勤练士兵。再，练兵时，务必教练安营扎寨，行兵布阵；进退转止，要演练整齐。等语。又于宽阔要地，增设汛地，预备哨船，派出士兵轮防，整修墩台。臣每当遇见营弁时，即行当面告诫再三，且又遵照朱批谕旨严加饬行，故而纷纷感戴鸿恩，无不图以报效。臣蒙皇上准请，前去苏州、松江查看沿海一带营汛，看望士兵，颁赏皇恩，以激励军士。至于各营之铠甲、旌旗等项，今仍在继续整修之中。（**朱批**：以尔之所能循序渐进，切毋追赶。）枪炮至关甚要。枪则短小不一，不能远射者有之，年久而不准者亦有之。炮则由于制造年代久远，而锈坏不能用者亦有之。在此太平盛世，虽可罢军务，而以兴文教，但若不整修军械，则难扬威，难操用。（**朱批**：宁可百年不用，亦不可一日不备。）如今将臣标下二营、江宁守城二营之枪支，均照原有数额，捐输银两，统一规格，进行修造，以利使用。各属营之枪支，亦将行文修造，以仰副圣上益求太平之至意。再，臣标下二营、守城二营之炮，亦照原有数目不再增减，臣亦捐输银两先行修造。各属营之炮，亦经一并查明之后，以陆续修造之。此事至关修造枪炮，若不奏请圣旨，何敢轻率行事。（**朱批**：全在于尔之效力。若有可能，理当施行，再无比此事更可嘉者。）臣所恳请者，若蒙圣主准行，则演兵之需得以齐全，进而增辉于营伍，且地方亦得享永久太平之福。为此

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延兴文、兵刘浩赍捧谨奏。祈乞圣主明鉴批示，将遵照施行。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知道了。所奏欣阅，甚好。

1111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前往京城请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臣巴赛谨奏：为奏闻事。

巴赛审结案后，为是否前往京城，及往值一班之事，具奏请旨，奉旨：尔因私事，请求朕恩，朕准尔前来。将案审结，尔欲来则来，若无私事，则罢。等因批之。

巴赛前来时，奉旨：命我等三人值班一年前来。圣主对我父施以殊恩，追封为公，赏赐名号，由部遵祭，今年得以前来值班，等因请恩具奏，圣主施恩，著前来。钦此钦遵。当即启程。我为审案奉差，故复来。岂敢不以圣主交付之事为要，为我私事而往？俟巴赛再等一班，前请万安。为此谨奏以闻。

111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会同审理钦交人参案件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奏闻事。

臣抵达盛京之后，即会同将军唐保住等尽心核议钦交人参纳税事宜，并除谨奏外，查将军衙门现审案件，即有前往兴京边门外踩迹佐领范溥、领催吴灵阿等人，私分所获人参，私放所获人犯一案；又包衣养蜂领催刘元开等人偷挖人参一案；又打牲人色额里、黄瑛等人收受商人郭舟等人私人参、貂皮，以偷运入边门，而光棍舒鲁等人聚众抢劫一案。臣即会同副都统来文、卫色、侍郎马进泰、府尹邹汝鲁等会审，虽承认有人参三百两、貂皮九十三张、银子七百两，但未获人参、貂皮之实数，以及罪犯人等。由于赶上封印，臣即起行来到臣辖威远堡边门，率领边门章京费昌，跟踪追捕，已获该毁墙而出之逃犯包儿等十八人，以及车八辆、牛九头、马三匹、枪二支。除臣与将军审结此案外，钦惟，臣前来时，曾奏请训谕，奉旨：我满洲等，凡遇效力行走，皆比汉军、汉人倍加勤奋，但不能见银钱，此乃一极坏之恶习。又谕：威远堡等六边门地方，逃人等偷挖人参，极为混乱。钦此。圣主洞察此情，委实神奇。今有采迹官兵分取所获人参，私放偷挖人参人员者，实属干犯法纪。打牲人色额里、黄瑛等人，私运人参潜入边门，而舒鲁等人在开原抢劫者，显然光棍所为。又逃人、偷挖人参之人，肆无忌惮，敢毁边墙出入，委实暴露无遗。此等行为，甚为违背圣主谕旨。臣今会同吉林乌拉将军巴赛、马进泰、吴尔泰、赵殿最、迈柱等审理钦交人参案件。此案结束之后，再回去与将军唐保住、来文、卫色、马进泰、邹汝鲁等人，会同捉拿众人犯，并严审拟罪具奏。倘若与此案有关连之官员不供吐实情，则拟革职拿审。为此谨奏闻。

朱批：尔之此举毫不顾及众人之怨艾，果断为公出力，朕多嘉许。若未供出而加以治罪，则谓之为苛刻。此等案件，皆因前任该管官懈怠，以及上下串通，图利枉法所致，并非一二日之事。彼等卑鄙兵丁官吏，皆非通大理而虑后事之人，一时贪利妄为也。如今若在猝不及防中即行严禁，则必牵连之人多，且必累及上司，并事情扩大，以致于尔难承受。如此以来，一则事属过急，

二则提审官员者断不可行之事。尔只可慢慢纠正交尔之事，若再有不遵法者，亦慢慢议之。如今仍可照例办理。

1113 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奏请重修锦州城内外仓廒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西锦州副都统衔城守尉臣舒弥达谨奏：为请修仓廒，以米豆不致霉变事。

臣所辖西锦州属地旗人、庄头等捐纳之米豆，均由城守尉、仓长验看收藏。查得，在锦州城内现有旗仓一排，共有十九间，屋基尚好，只有房瓦破损，不堪寓目。城外建有旗仓一排，共有四十五间，均为木板所修。由于年代久远，其中木板裂开而毁者有之，木板倾斜而倒塌者亦有之。在此破仓内，皆存有豆子。由于雨水滴漏，以致潮湿年久，故有霉变者甚多。窃臣伏思，国家仓廒内所存粮食，关系重大，若不事先修葺仓廪，则由米豆均致于霉烂。若动用钱粮进行修建，则于军营需用钱粮之际，似为不妥。窃臣看得，去年在西锦州地方，秋季销旱，其余粮食收成尚可，惟独豆子歉收。目今正值耕田时节，以臣之见，现在不动仓米之外，至于年久霉变之豆子，以仓石计，尚有一万三千石。对于此项豆子，请该部派出一名贤能章京，与臣一起以低于时价粜卖。然后将卖得银两数额报明盛京户部后，由工部派出一名贤能章京，与臣一起督修仓廒，城内十九间仓房重新铺瓦。至于城外之四十五间破木板房，亦经拆除后重新修建之。一俟竣工，将所有用过数目俱行开除后，再奏报该部。如此以来，从今往后每年收藏米豆不至于霉变，而且现有锦州之旗民，并所有耕田之人，均能得以沐浴皇上殊恩。窃臣叨蒙皇上如天隆恩，具陈管见，祈请教诲。为此谨奏。

朱批：所奏甚嘉。著照舒弥达所奏行。毋庸派出部章京。著舒弥达与知府李得寿办理，将册子送部。

11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设税课于威远堡等边门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门、与将军协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请设税课于威远堡边门，以裕国帑，以除积弊事。

窃臣看得，夫威远堡边门者，乃至吉林乌拉、打牲乌拉、宁古塔、白都讷、齐齐哈尔、黑龙江之通衢。凡为绸缎、布匹、茶叶、干果、白米、面粉、烟草等一应货物，皆由南省海船商人、山海关内之民、本地之人运至盛京货店卸货，其绸缎布匹等物，装载于四五匹马拉大车上，其米面等物，则装载于单马拉小车上，出威远堡边门至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地贸易。亦有商人驱赶货车出法库边门，途经蒙古至齐齐哈尔、黑龙江贸易。约摸估算，每年自此二门出去贸易之货车不下二三千辆。照查定例，凡为旗人若有坐官、迁户、嫁娶之事，俱行呈文奉天将军衙门，协领公举，咨行盛京兵部，领取票引出边。若系商人，即行呈文承德县，而由承德县保举呈文府尹，府尹查核之后，转咨盛京兵部，由司呈堂，颁给票引。如此以来，或各省商人到处央人保举，或再三核查行文，极费时日，且又难以杜绝衙役侵扰。商人携带票引经过边门时，不肖领催、披甲等，借以盘查违禁物品，从中尅扣，又有吉林乌拉卡伦兵丁截扰，可见商人破费颇多。自臣抵达盛京后查访得，此地有一陋规恶习，既无票引货车，可以行贿于边门而出，谓之为打口子。其大车可取三两五钱银，小车可取二两银。凡出法库边门之无票引货车，亦仿此而行之。边门章京舞弊，而领催、

披甲及本地光棍等以此为口实，加以胁迫边门章京，从而滋生种种情弊者，皆始于此也。微臣窃惟，夫盛京、吉林乌拉者，乃我朝发祥之地，关系至为重要。若能商人得以直通该地，则货物运集者多，而且地方得以充足。地方充足，则对本地官兵生计颇有裨益。臣经再三思虑，若不设税课于威远堡边门，(**朱批**：此事万不可。卑微而失众心，于事无益。)则难清除情弊。伏乞皇上睿鉴，恩准臣之所请施行。其旗人坐官、迁户等事，仍准照例呈文将军衙门，以转咨盛京兵部颁给票引，但不准夹带货物出边。不论旗人百姓，凡有带货物出威远堡、法库边门前往贸易者，其大车征税银二两，小车征税银一两。商人车辆返回时，若载有吉林乌拉等地特产、货物进入边门者，除严禁携带禁运货物者外，亦照山海关税课例征税之。拟严禁货车出入其余边门。(**朱批**：不可。必致许多于众不便之艰难境地。)边门章京等职任于缉拿偷挖人参、守卫边门之责，宜另委员管理征税之事。此次委派官员，既属初定条例，应交该部将各部院举荐章京分别开列引见之。所派税官一年期满之后，应将所得钱粮数目均加奏闻。其征税清册，应仍送交户部核查，以便考成。至于所征税银将如何办理，宜候部文办理之。倘或一旦如此酌情变通，非但国帑增加，亦可清除积弊。(**朱批**：除弊者不在于此。)本地官兵、各省商人，均可得以享受皇上之至仁鸿恩矣。伏乞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另一奏折上有旨。

1115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奴才吴纳哈恭请圣主万万岁之安。

朱批：朕躬安。尔平安回来，朕欣慰，览奏。

11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给布隆吉尔军备用物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副将军阿喇衲呈称：今为配制在布隆吉尔之乌拉、索伦、察哈尔、绿旗兵衣服、帐房、锅等小物件，对乌拉、索伦、察哈尔兵丁各借给银三十两，对绿旗马兵各借给银十二两，对步兵各借给银八两，等因。

臣复咨饬副将军阿喇衲：去年尔抵至前，我特奉圣主谕旨：布隆吉尔之兵士，因久在边外，各种物件不齐，不可料定。尔察视，若有困难，前巴里坤、吐鲁番此二地兵借债，富宁安处贮有为进攻购马所备之银，尔酌情支借，俟事竣后，依例扣除。故此，不误兵士配制及所行，方妥。钦此钦遵。尔等抵至之前，圣主即为尔等兵士谋虑颁谕，尔无须着急，有借给官兵奉俸饷之恩。如此主子身居深宫，相距数千里，为兵士耗费心机，特降旨者，实乃亘古无有。此普遍晓谕所有官兵，惟兵士并不设置马匹，既然配制地方小物，借给俸银，以致徒耗。故此，对乌拉、索伦、察哈尔军，每人借给银二十两，绿旗马兵借给银八两，步兵借给银五两，以配制。将此尔亲详计，现在布隆吉尔处之尔兵、潘志善、孙继宗之兵，共需多少银之处，由尔处一面报我，一面即携银赍书往甘肃巡抚绰奇处，以便于兵丁稍早蒙获君主之恩，等情咨行阿喇衲外，臣复咨饬甘肃巡抚绰奇，由尔处借给布隆吉尔士兵银两，照副将军阿喇衲所携解送布隆吉尔。对应解送巴里坤之兵士，自供给盐菜、羊价之银内，以抵扣此项借给之银。由尔处咨行靖逆将军富宁安，贮于伊处阿喇衲借

取十八万两银内，照数取之，用于抵销盐菜等银。等情。俟副将军阿喇衲借债人职名、巡抚绰奇处借给银两数，均报来时，再解送至部。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该部知道。

11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赴藏主事途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由藏出之理藩院主事伊斯海等，于正月十六日抵至西宁。臣询问伊斯海，告称：我前年往居阿里探信。去年藏地撤兵，公策妄诺尔布令我自阿里处后撤，住于藏地。遣藏探信之员外郎常保，于去年九月初一日抵达藏后，伊斯海我本人、额驸阿保旗之台吉贡格喇布坦、锡喇布巴尔丹，共同于十月十日，由藏起程，于十二月十六日抵至阿尔察图，遭遇罗卜藏丹津所辖三百贼匪，堵截我等，伊等即遣人，往告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云：将伊等马畜、器械暂时扣留，我见之后，再准启程。故伊属下人即将我等马畜、器械等物均行收取，著我等驻阿尔察图。后罗卜藏丹津移至阿尔察图后，正月初三日会见我等。罗卜藏丹津云：将尔等多留数日，并无他情，等候尔尚喇嘛，一同遣行等语。既然伊等并无信息，将尔等马畜等物，我均退给尔等。言后散之。初四日，罗卜藏丹津拣选我等膘好马骡共七十四头、腰刀十二把、鸟枪七杆、弓三张，余之膘瘦马骡、器械等物退给我等。以此我等前往罗卜藏丹津处，称我等马畜、器械尚未还全，均还给我等，则我等启程。罗卜藏丹津曰：尔等候之，我均退还。初五日，罗卜藏丹津遣名为索诺木之人，赍送给贡格喇布坦之一蒙文奏书。以此我等候二日，伊并无归还我等之影，我等于初六日自此方前来。

再，我等前来时，沿途所居之罗卜藏丹津所属贫者称：罗卜藏丹津自悖逆大君主之恩以来，我等牛羊因瘟疫死亡大半，竟绝茶叶，我等这些贫穷者，眼下均饥困至极，故纷纷抱怨等情。窃臣将额驸阿保之弟贡格喇布坦本人，及台吉希喇布巴尔丹本人，此等跟役计之，共五十七人租骡，除遣往额驸阿保处外，主事伊斯海亦租骡遣往京城。再，贡格喇布坦所携罗卜藏丹津具奏之蒙文书，经译览，因与常寿所携之蒙文书相同，故未遣送，存于臣处。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此书乘便应照前退给。留者亦是。再，若有九家台吉之人复来，按前战阵共俘贝勒之例议之，亦妥。

11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噶尔旦达锡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转奏事。

据正月十六日理藩院郎中通智咨呈内称：大将军、太保、公所咨付之颁与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之敕书，正月初八日到。通智即集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跪受敕书后，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公噶尔旦达锡详阅，复感激涕零跪曰：圣主降旨，均甚是。委实英明，我等青海民众，竟不如畜。自我等祖父以来，直至我等，世代荷蒙佛主之恩甚重，不随伊等叛逆之举，投向君主，归服内地，乃我等在理之事。圣主对我等施以重恩，且常将我等小民存于圣怀，数次颁训谕以教导。我等不尽欢忭，铭记于心感念等情告之。望阙谢恩。为此将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禀报之言缮文咨呈。等情。为此谨奏以闻。

11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养马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副将军阿喇衲咨呈内开：布隆吉尔地方，四面来敌。倚军营哨所，于哨所行走，若突然有事，则不可无马。故此，在我等军营之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员、士兵，每人各分一马，共拴养马二千三百七十四匹，祈将此马需用之草料送至营地。等语。

臣复咨饬阿喇衲：率兵行走之人，惟图不误士兵行动；办粮饷之官，惟合计消费粮饷之情。结合事态地方之情，亦有是否能成之处。故此由我处咨饬巡抚绰奇，阿喇衲军营拴养二千三百七十四匹马，将饲料运至。倘自边内不能全部运至，则尔计算能运几多，即运至其营。其余不能运至者，将银送至副将军阿喇衲处，由伊等就近之赤金、达里图、刘沟等处采购秣之。尔处一面照此遵办，一面将边外能运之数报我。等情。边内送至之料，倘不足秣尔等之马，则动用巡抚绰奇处送往之银，即于尔营就近之赤金、达里图、刘沟等处采购秣之。若边外采购不得，则由边内计足送往之料，拴养马匹。其余马匹送往原指定之处秣之。等情，咨饬阿喇衲。

臣窃查，阿喇衲等军营拴养马匹，以备有突然行动之事，不可无拴养之马。惟饲料之价，边内、边外不等。俟巡抚绰奇往军营运至料几多，副将军阿喇衲于边外采购料若干，计足所获之料，拴养之马匹数送至之时，臣另行造册报部。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好。

11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冈战役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查得，罗卜藏丹津叛心已定，到处煽动所居番子，凉州、永昌等处做乱者，均系青海诸王、贝勒等属众，此内于庄浪之阿冈一部番子，系罗卜藏丹津所属之人，虽人寡未行乱，而内地之诸省均私通罗卜藏丹津，此不可不清除。故臣召凉庄道员姜囧，交付之：阿冈一部人少，尔以妙计灭之。道员姜囧告称：彼处事我稔知，勿需遣大军，我酌情率绿旗兵、民团，巧灭阿冈部等情，故臣发与令箭，饬遣之。

正月十六日，道员姜囧咨呈内开：姜囧我依大将军令，遣庄浪生员张硕扬、监生刘士勋等四人，探访阿冈番子棲居之地。张硕扬等归来，称：阿冈之番子均居七道沟、八道沟、石头沟、骆驼棚沟等地等因。告后，姜囧我即将固原兵三百八十、民团二百，拨给固原游击王达勋、千总齐达寿靖剿番子，故于正月十二日饬遣之。王达勋等分四路进发，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共毁阿冈部贼匪居住房屋三十八座，杀贼六十九名，生擒妇孺四十人，获牛六十三头、羊一千一百九十三只、马四十八匹、骡三头。再，姜囧我于十三日子时，密遣庄浪所千总田印云，生擒匪首阿冈囊苏，详加审问，先与罗卜藏丹津勾通属实，故将阿冈囊苏正法。所获番子之妇孺、牛羊，均赏兵丁。我等阵亡之绿旗兵一名，负伤之绿旗兵、民团另造册呈报外，在搜查阿冈囊苏居住之房时，将获罗卜藏丹津一文，译出汉文，一并呈送等因。姜囧赍送之罗卜藏丹津致阿冈囊苏文内书：亲王咨阿冈囊苏。尔妥善训练尔之番兵，勿惧汉人，亲王我不久即率兵前来。我等斩杀汉人，甚要甚要。等语。

臣窃查，道员姜冏，不需多大兵力，巧灭阿冈一部，乃属可嘉。今将阿冈内首恶之贼，均已斩之。对阵亡之兵，臣照例赏之外，俟我等效力官兵、阵亡、负伤名单，道员姜冏开列送至时，再赍送至部。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实属好行动。知道了。对姜冏如何奖励施恩之处，尔一面降朕旨，一面奏闻。

11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郭隆寺战役详情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罗卜藏丹津自去年反叛以来，诸处率喇嘛番子等，以兵援助罗卜藏丹津，对行乱者，臣陆续遣兵剿杀。与我等交战之七家寺、郭莽寺喇嘛等，其靖剿之情，均已奏闻。

窃查，西宁东北面，沙塘沟内有郭隆寺，章嘉呼图克图之灵童居住。伊属喇嘛、番子甚多，原罗卜藏丹津与阿喇布坦鄂木布尔等甚好。罗卜藏丹津之父札西巴图尔之遗骸，即安置寺内。臣招寺内为首喇嘛达克玛呼图克图，诱其念经，故留于西宁。达克玛呼图克图总欲返归，臣未准，遣人探信，寺之喇嘛等此数月间甚静。今年正月初二、三日，郭隆寺喇嘛等突支起四大凉棚，休整士兵（**朱批**：此果属何故，特招致罪，其佛天不容，戳穿其罪，特施恩于我等，总为美事。）等情，陆续报来，臣即缮写告示。初四日差人令送，而寺之喇嘛等执我等差遣之人，即欲斩杀，前往之人经极明言后，方释之遣返。以此，臣复访探消息，皆宣示郭隆寺之喇嘛，东山周围所有喇嘛、番子等，正月十一日，集于郭隆寺，向我等交战，云云。伊之附近，对我等威远堡等寨，强取廪饩等物。臣思之，倘不尽杀此等，则贼匪亦不知惧（**朱批**：甚是，甚在理。），若贼匪来前，即遣派兵士，以致贼等反而畏惧，分散各处，后日再起事端，不可料定，等情思之。（**朱批**：善于办理，甚可爱。）即俟逢贼匪等集合之日，十一日，令提督岳钟琪率绿旗兵、土司兵共四千一百五十人，副都统伊礼布率满洲兵四百七十名，自威远堡路进发，因事大，著前锋统领苏丹亦同提督岳钟琪商议。再，郭隆寺喇嘛所调遣东山之番子等，均行水磨沟，此乃一甚要关口，著总兵官吴征阿、黄喜林等率绿旗、土司共二千四百兵，自碾伯路遣至水磨沟，副将宋可进率绿旗、土司共一千七百兵，自边外北路派遣，前锋统领苏丹、提督岳钟琪等均于十二日晨抵达郭隆寺前，喇嘛、贼匪等迎出四十里处，于哈拉芝沟扎营以备，我兵抵至，贼匪等均取山巅列阵，（**朱批**：实属可恨，该死的。）山顶长五六里，贼均占领，观之足有万人。此山前复有五贼寨，周围以车作营，车上堆石，以为贼之隐蔽处，从物间放枪。（**朱批**：由此看来，所存歹心，久已有备。）此五寨内，不晓有贼几何。我等兵前进后，寨内先放枪，残害我兵二、三人，我等官兵甚愤怒，呐喊进攻，施放枪炮，先将五寨之贼匪一个不留，均予以杀尽。将寨放火。以此，山上之喇嘛、贼匪等来战。我等官兵各自奋勇，先施放枪炮，后进前战，以马枪混战，由辰时至申时，歼贼数千，夺取贼匪占领之三座山巅，毁贼十五寨。（**朱批**：实属可嘉。）此役贼死战不退，战中将喇嘛均杀尽后，贼匪方败退。（**朱批**：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败出数百贼，由边外北路逃之，遇我等副将宋可进，夜来袭营，我等士兵施放枪炮，又杀四十余贼，其他均四面逃散。（**朱批**：此等均缓靖除。）是日，总兵官吴征阿、黄喜林等率兵，进攻怒目芝沟，将贼番之哨所二十余人，均斩之。沟内又有一伙番贼忽从旁而出，斩我等围猎之土司兵一人，负伤一人，我等官兵愤怒，堵截贼匪，尽杀之。（**朱批**：此皆罗卜藏丹津造孽，此伙被杀系自寻之。）生擒丁妇长幼十四口。出谷口，将贼之七寨，由兵丁分散以火焚毁之。抵达迭耳沟，将贼番所居之房，焚烧七十余座，斩杀贼番五十余，生擒丁妇长幼四十七口。随至马营沟，郭隆寺村之大寨、番子等所居之房六十余座，放火焚毁，贼番五十余人来战，我

兵登山，斩十余贼，余贼均逃进林内，生擒妇孺十四口。翌日即十三日，吴征阿等同苏丹、岳钟琪等兵会师，到达郭隆寺，并未搜寺，将札西巴图尔之尸亦携出，人均已躲避。搜山沟有二洞，守洞之贼，向我等交战，我等官兵奋发击贼，贼匪被迫，千余人进入洞内。以此，我等官兵进攻，施放枪炮，堵塞洞口，堆积草木，以火焚烧，先风向我等，后转吹向洞内，贼等均被火烟熏死。（**朱批**：由此看来，显系佛天赞助。）先后共计，歼贼六千余。郭隆寺地方甚大，原为贼棲居之处，且札西巴图尔之尸先携出，观之，可得知业已归叛逆之罗卜藏丹津一方。（**朱批**：不仅甚明，且抵抗我等，有何言之处？）故此，将郭隆寺以火焚毁，探取章嘉呼图克图之信，将贼、喇嘛等携至前大通河彼岸杂隆处。（**朱批**：甚理。若留之，则后日无奈仍使恶乱者栖息。惟将消除蒙古人议论之杀喇嘛、毁庙之事，存于心上，如有应整治之事则整治。）余贼则丧魂逃散，且人又无多，臣撤退官兵，将留于西宁之达克玛呼图克图推出，就地正法。（**朱批**：甚理。正法时伊有何言？阿奇诺门汗以为如何？尚未具奏。此亦甚可恨之人。再有一吹钟呼图克图在何处？这许多事内未提及。）此次战役内，我等官兵均世代蒙受圣主教养之恩，各自奋勇，从辰时至申时，混战，斩贼、喇嘛、番子等六千余。我等兵惟四川、陕西之绿旗兵二十五人、四川之土司兵二人阵亡。西安拖沙喇哈番衔章京一名、四川千总一名、四川、陕西绿旗兵四十一人、四川土司兵二十四人、白塔耳民团四人负伤。（**朱批**：实乃天神施恩祐助。）此役阵亡、负伤者，臣除照例赏赐外，此次战役中，游击马中孝、姜进鲁、周凯捷、守备窦栋、千总牟岳威、孟吉宪、刘国佐、把总松宗章，甚为出色效力。俟将效力官兵、阵亡、负伤等姓名、职衔，由各该管处明白造册，均送至后，再送往部。（**朱批**：诸事成后，除议叙者议之外，现如何保举，尔酌情办理具奏。官兵实属可嘉，诸事均使朕愉快。）

再，原守备王云义先因行为恶劣，革其守备，于军前效力。此次表现甚佳，且于毁贼洞时，王云义独取马上炮，携至洞口，只身突进，多有效力，臣将王云义复为守备。（**朱批**：甚在理。孰能无过。能悔改则不错矣。）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畅悦览之。尔等将军、大臣、官员、兵丁共同大禧。逢尔等喜讯，闻尔等所行，畅快欢忭。

11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查驿站畜膘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副都统奴才阿林保等谨奏：为遵旨奏闻事。

奴才等自第五驿站同知前来查视，雪均融化。奴才等一面详查，估算驿站畜膘，酌情行之。正月十八日，抵达二十三驿站和勒图胡都克地方。为此谨奏以闻。

副都统奴才阿林保、乾清门三等侍卫奴才尹扎纳。

1123 吏部奏请拣员补放文选司考功司职官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部文选、考功二司均甚要。今文选司主事甘汝来奉旨，补授广西太平府知府。考功司员外郎程仁圻奉旨，升补验封司郎中。所遗员缺，查有行取知县以主事用之陆张烈，为人谨慎，才具练达。优乞皇上赏给臣部，补授文选司主事。查该员尚未来京，俟伊到京后，另折引见。

又现任会考府主事乔于瀛办事强干，并求恩准，补授考功司员外郎，仍令兼会考府行走。庶部务不误，而臣等亦收膀臂之效矣。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依奏。

1124 詹事府洗马苏尔布奏请闲散宗室参与考试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詹事府洗马兼鸿胪寺少卿臣苏尔布谨奏：为请睿鉴事。

钦惟我圣主御极以来，以用人为要，凡有丰采之士，俱加从优擢用。又劝人以学习文字，招集觉罗、候补笔帖式、捐监，以及柏唐阿等，由圣主拟题考试，其一等者选用，二等者交部候缺。然八旗闲散宗室，虽人甚多，而无录用机缘，其有志有学之士，虽欲效力，而无出身任事之途。特恳请允准闲散宗室或与旗人一体考试而录取之，或恩准考试举人、进士，则彼宗室可有出身之路，且必悦而感发兴起，纷纷勤学。奴才又有一事恳请，夫宗人府衙门者，乃专理宗室事务之衙门。嗣后凡有章京、笔帖式出缺，只选用宗室，其办事好而有为人者，由王、贝勒等详加分别保奏，皇上简用，则其有才能者不致于遗漏泯没，且似可以仰副皇上培育宗族之至意。为此谨奏，祈乞睿鉴。

1125 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等奏请严审勒扣马干银两等案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盛京刑部等部院衙门侍郎臣马进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给事中赵殿最、御史迈柱，为偷刨人参人李四等首告卡伦官员私放偷刨人参人、受纳贿银等事五案，两次密奏，奉皇上朱批：这等事情，尔等会同将军、马进泰、吴尔泰、永福审明定拟具奏。若解部，繁杂，且有扰驿站。凡事公断，尔等如何尽心之处，朕自然得知。钦此。钦遵。臣等查得，给事中赵殿最等所奏五案内，第二次具奏驿站壮丁控告管驿站官锡保等勒扣马干银两一案，奉皇上朱批：将锡保等俱行革职，着马进泰等会同两御史严审议罪具奏。钦此。钦遵。今将锡保等革职严审外，其李四等首告四案内，有牵连官员，难取实供。臣等请将审出事内牵连各员等，俱行革职，以便严拿究审。为此谨奏，请旨。

盛京刑部侍郎臣马进泰，盛京兵部侍郎臣吴尔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辅国公、宗室臣巴赛，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民无礼，著仍照定例将其极可恶者几人，以法匡治为好。倘若一概即行革职，缉拿严处，则其中或有人材精壮，能够效力者，因此几两肮脏人参，而白废有用之人。其中酌情严处者，著尔等请旨后再革职。日后应停法以平之，亦仍匡正往事。此事不可比之为侵蚀正项钱粮，扰害百姓之事。一经严加晓谕之后，嗣后再有犯法，朕不宽恕。朕之此意，尔等知而遵行。仅著尔等知之，至为精之。

112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调补刑部员外郎之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臣等具奏将试行之员外郎张保柱等引见，奉旨：巴尔泰不宜在刑部之人，此由礼部调转一人。余依议。钦此钦遵。即咨行礼部。今礼部咨文内开：我部员外郎正蓝旗苏宏人可。办事强干，此可补授为尔部员外郎巴尔泰之缺。等情。故此，调转员外郎苏宏情形，谨奏以闻。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饬交礼部大臣等，巴尔泰若勤慎行走则留之，否则，连同原职一并参革。

1127 吏部奏请乡试验看举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先经臣部题明，各直省举人拣选知县，咨行各直省督抚，每于乡试事竣，会同主考官验看，汇造总册，咨部铨选，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查顺天乡试主考官与直隶巡抚相隔数百余里，直抚事务繁多，既不能来京，主考若系在京大臣，不便赴保定府会同验看。既然如此，咨行直隶巡抚，每于乡试事竣后，会同顺天提督学政传集已选未选知县之举人，秉公验看，据实分别造册送部，以凭铨选。

再奉天去京更远，举人为数无多，府尹原有地方之责，府丞原兼学政之任，应札行奉天府尹府丞，会同盛京礼部，就近传齐举人，秉公验看，据实分别造册送部。其外省若有两巡抚之处，应令主考先后往赴，会同验看，造册报部。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依议。

1128 汉军副都统布达什奏报追回官员所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镶蓝汉军旗汉军副都统臣布达什谨奏。

我皇上行仁德布深恩，而周遍天下，无不承蒙厚恩者矣，天下四海之内，无不欢呼圣主万寿无疆者矣。窃奴才乃一草芥，何敢具奏于圣前，惟感服圣旨，恭陈管见。奴才非分之外，授以副都统，办理旗务。窃查，内外各官所欠官银甚多，而赔偿者则甚寡。详究其情，凡官欠银之后，并不即刻交该旗责偿家产，而拖之二、三年，或四、五年后，才交该旗追回。其间，业已将家产暗中转移殆尽。或有外任之官，已被革职之后，借故暂不回旗，逗留任所，待一应家产尽绝之后，方可回旗。该旗因见其并无抵赔之家产，无碍以家产尽绝为由奏请豁免。此类之徒，倘若于职任内随意靡费国帑，离职之后又设法不赔偿，则国帑枉被得益于此等不肖之徒。以奴才愚见，嗣后凡为被督抚参革官员，拟罪废员，一经移印，即有该督抚一面严查其任所家产，严加看守，一面咨

行该旗，清查其京城家产，限期变价赔偿，而不给其设法转移家产之闲空。若能如此，钱粮不致枉然而失。为此谨奏。

1129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拐骗银两案内佐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纠参事。

臣旗佐领富庆于四十九年拐骗原布政使卞永式之银两一案，臣等窃惟，在职官员行此等之事，实甚不职，断不可留任于佐领之职，故拟罢免富庆之佐领职务。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拉锡，副都统觉罗佛伦，副都统奇尔萨。

朱批：罢免之后，著仍在备箭时无钱粮效力行走。

1130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报正蓝蒙古旗官员亏欠库银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准兵部咨称，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将拉锡奏折及正白一旗所欠公库银者俱行奉旨豁免情形，传谕于办理旗务王、大臣等。王、大臣等将所奏之言具奏，奉旨：拉锡已有具奏格式否？将此格式给于伊等，俱照此例详查具奏。伊等岂能照此例秉公清查？伊等清查明白之后，朕可恩施豁免。倘不用心核查，甄别不清，或因有此格式而草率查奏，或有徇庇舞弊之情，朕不豁免其整个一旗，使旗众懊恼其旗王、大臣等。奏免之后，倘又生不清之事，则其应赔银两，即行责令该旗所查王、大臣等赔偿。钦此。钦遵。咨行前来。

臣等蒙古旗详查得，旗内文武官员，将其从公库等库中借银后能够赔偿，不能全部赔偿而只减半赔偿，或赔偿几分之几，因无产业而不能赔偿等情形，臣等会同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逐一详查编审，其总计银额、限期完结银额、竟不能赔偿银额等项，均加开列于后。此外，其官员花名、欠银缘由，已另造清册。臣等或有不周之处，以致有所遗漏外，岂敢徇私将其能够赔偿者列于不能赔偿者之中。伏乞皇上睿鉴恩施。诚惶诚恐，谨具奏闻。

臣旗新旧所欠公库等库银官员共一百又九人，共欠银一万九千一百十七两六钱八分。其中，一年内赔完官员四人，银九十二两八钱。二年内赔完官员五人，银六百七十三两四钱三分。三年内赔完官员八人，银九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四年内赔完官员八人，银九百五十两五钱七分。五年内赔完官员十人，银一千三百十九两三钱。六年内赔完官员十人，银一千六十二两二钱八分。七年内赔完官员七人，银七百六十六两四钱八分。八年内赔完官员三人，银五百六十三两。九年内赔完官员九人，银一千七百七十三两三钱。十年内赔完官员二十二人，银四千五百八十四两一分。不能全赔官员十六人，欠银四千一百八十三两七钱五分，减半赔银二千九十一两八钱七分五厘。不能赔四倍官员一人，欠银四百四十两，减三倍以赔四分之一银一百一十两。不能赔五倍官员一人，欠银八百四十两，减四倍以赔五分之一银一百六十八两。无力赔偿官员五人，欠银八百九十二两三钱四分。

以上官员新旧所欠公库等库银共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七两六钱八分，其中开除不能全赔、无力赔偿者减银三千九百八十六两二钱一分五厘外，应实得银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一两四钱六分五厘。

办理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巴拉米特、副都统萨哈察。

1131 镶黄满洲旗都统苏克准奏请严查牙子以利民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苏克准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每日励精政事，为民生计，无微不至。窃臣看得，现今交易一应货物，有一种人自称为牙子，妄收银两。猪羊等物，其应取五分税者，除税课外，伊又取一钱几分银。果、菜、喂马草料等不纳税之物，买卖双方彼此议定价格进行交易之后，又收取卖方之银两。由于有此收银之人，一应物价昂贵，且又耽误交易。以臣愚见，凡为买卖事宜，均与伊无涉，而伊妄收银两，如此可乎？故祈请者，嗣后持有部颁票引者外，将此等之人交该有司严查，则俾恶徒知儆惕，而物价自然便宜，于民生商人均有俾益。臣具陈愚见，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1132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军营官兵谢赏行粮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准兵部咨称，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硕怡亲王奉旨：各地从军人员自出征以来，均已效力甚深。故朕特颁谕旨，多次撤回年迈患疾人员。如今留在军营者，皆为好男儿，行军各地，从不耽误，殊甚可嘉。今值寒冷季节，著普遍赏给一个月行粮。钦此。是日，和硕怡亲王面奏称，前差我部章京所送之银尚有，可赏给军营内银两。若用多少，可将所用数额报部之后，再运送钱粮时，如数送去，以垫补之。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咨行前来。等因，于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咨行到军营。臣傅尔丹招集本队满洲、蒙古大臣、官员、士兵，当场宣读圣主谕旨以听。众人忭欢雀跃，望阙叩谢天恩。臣等伏思，自臣等以下至士兵，虽然久在军营，但对圣主屡施之恩，所赏钱粮，尚无有所报效。皇上秉质圣仁，日理万机。有暇之余，为兵士人员，即便微小之事，亦劳圣虑，施以鸿恩。对此，臣等实难报答。众官兵皆叩称，我等小奴才屡蒙圣恩，但涓埃未报，为此悚惕弥深之际，圣主又为奴才等逾格施恩，颁下凤诏，并念奴才等遇到寒冷时节，即赏一个月行粮。于是，奴才等皆齐声喊叫，曰：待到遇敌之日，舍身杀贼，捐躯镂骨，以图仰报殊恩之万一。等语。为此，谨将众大臣、官员、兵士人员忭欢谢恩之处，恭折奏闻。

1133 扎萨克和硕亲王端多布多尔济奏报安置顺王等人驻地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扎萨克和硕亲王、额驸端多布多尔济谨奏：为奏闻事。

谕曰：著端多布多尔济安置顺王、世子弘晟等之驻地。钦此。钦遵，臣将顺王、世子弘晟等安置于昂吉尔图、乌喇克沁。为此谨具奏闻。

1134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查员外郎赔偿银两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署理正黄蒙古旗都统事务副都统齐穆布等谨奏：为查奏该赔钱粮事。

准兵部咨称，尔旗工部郎中乌格于康熙六十一年运米返回后，少交驼七十头，每驼折价四十两，共银二千八百两，理应催交。等语。又工部咨称，郎中乌格因多修雨搭帘子六十七张，折

银四百三十二两六钱一分，理应催交，等语前来。准此，臣等饬交参领等催征，据乌格呈称，本人曾任帘子库监督时，因多修雨搭帘子而降一级，其多修六十七张帘子折成赔银四百三十二两六钱一分，今部衙门将多修帘子收存于库。康熙六十一年，本人于茂岱察罕廋尔地方去运米时，于宣化府领取驼二百二十九头，其中一半生有疥癣，且又膘欠，不能驮载，几经告知于原都统图思海，但有司言称无驼给换，故而未给换驼。本人恐致误事而被纠参，出于无奈，只领生疥膘欠之驼，驮运米石，送至兵营。驮运米石时，有三十驼倒毙。返回时，途中又遇雨水大雪，四十驼疲乏倒毙，共有倒毙驼七十头。今部衙门以每头驼折银四十两，共银二千八百两，责令赔清。本官一时实难赔偿，请准延期，从我父子俸禄，及家园披甲钱粮中坐扣以赔之。等语，呈请前来。据此，饬交参领等查实。据呈称，员外郎乌格，其子中书照明，家园披甲一名，有房屋二十九间、十丁地亩、家奴十口。等因，由参领舒呼尔、侍读学士兼副参领桑格、佐领吉珠、骁骑校八十八、小领催俊珠公同保举前来。

窃查，据员外郎乌格呈称，驮运米石时，虽其所领生疥膘欠之驼遇雨雪严寒而倒毙，但实则系乌格亲自领取后驮运米石致死，故不可仅照其所呈坐赔俸禄钱粮，而应官卖其房屋、田园、家奴之后，将其所得银两全数赔偿外，其余银两，宜从其父子一年所得俸禄、家园披甲钱粮共一百三十二两银中，全数坐扣该赔银两，以结此案。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副都统花色、散秩大臣兼副都统额尔德依。

1135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二十四佐领兵器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署理正黄蒙古旗都统事务副都统齐穆布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臣旗兵丁之兵器，自五十五年以来不曾阅示，其间破损不堪者有之，竟无置设者亦有之。前次阅示，尚有通融借示者，足见概有兵器者鲜。拟于今年十月阅示，皇上谕曰：务必阅示其实，切不可通融借示。钦此。钦遵。今臣旗两甲喇二十四佐领内，除骁骑武职外，共有领催、披甲七百一十六人，将其中现有兵器、能以置设、不能置设情形，臣等会同参领、佐领、骁骑校等逐一详细查得，今全有甲胄戈兵者三百九十四人。每月适当坐扣钱粮，于今年十月前设法置全者二百四十四人。从军营中回来，或近期所抽并养育寡妇孤子之披甲内不能置齐者七十八人。为此谨具奏闻，祈请皇上鸿恩。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旗满洲副都统齐穆布、副都统花色、散秩大臣兼副都统额尔德依。

1136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官员所欠库银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署理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副都统齐穆布等谨奏：为查奏官员所欠税银，以及未完缴广储司、户、工部旧公库等库银额事。

窃查臣旗，一款，欠有税课钱粮官员二人，银二千九百九十五两九钱八分九厘，拟于二年内完结。

一款，从广储司借银官员一人，欠银二千七百八十两，拟于一年内完结。

一款，旗员奉公差特借旧公库银两而欠银官员有四人，欠银四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六分。其中，一年赔完官员一人，银二百四十六两七钱六分。三年赔完官员一人，银七百四十两。五年

赔完官员一人，银八百五十三两。八年赔完官员一人，银二千五百两。

一款，奉差在仓库运米官员有二人，借银一千九百二十五两。其中，三年赔完官员一人，银五百两。八年赔完官员一人，银一千四百二十五两。

以上九名官员应完结银两一万二千四十两七钱四分九厘，俱行限期完结。倘有限内不完结者，则另参奏交该部严加议罪。为此谨将官员花名银额造清册一并奏闻，请旨。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副都统花色、散秩大臣兼副都统额尔德依。

113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督抚提镇出具考语有不实之处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兵部尚书臣逊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钦惟，我皇上为天下之事，宵衣旰寐，勤求政务，无不周详，又准带领引见内外任文武各官之事，乃专得其人之举也。窃臣看得，有省督抚提镇保送期满千总内，有其人属庸劣，弓马平常者，但皆称之为弓马优娴，材技优长。等因，出具考语，保送前来。此盖因其期满六年而不分优劣送来，或因纳贿受赃，罔利营私而送来者，亦不可谓为无。祈请敕下各督抚提镇务必保送该本人材技优长，弓马优娴者，而不准送平常者以充数。倘若隐而不送干练妥员，而送平常者，则请以误保人之例拟罪。若能如此，可得真实贤能之士，且又可杜小人钻营之途。臣仅将愚见冒昧具奏，伏乞皇上睿鉴。

朱批：通行则烦，且优劣公私反难辨别。此真正为尔之职责，倘若此类考语中有不实之处，尔部具陈缘由，朕另降旨。

1138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追赔原河东盐道史文斌赃银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纠参事。

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奏交臣等汉军旗催征观音保佐领下原河东盐道史文斌赃银二十九万七千六百三十二两一钱五分，陆续交纳银二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两四钱五分，尚未完结银二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两六钱。查得，史文斌长子西孟格，系捐官，即今陕西鄜县知县。次子西楞吉，系捐官，即今广东连平州知州。伊等并非无以聊生之人，应卖其商货、房屋、地亩、家奴，以结史文斌赃银。但并不作速完结，反而各自在外捐官，十年来推延时日，积习不缴者，其情至为可恶。以臣之见，拟将西孟格、西楞吉俱行解任，带至京城，责令完结。倘若仍积习而不完结，则交刑部从重拟罪（**朱批**：先责令该徇情之管理大臣等赔偿。）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哈达，副都统臣金铎。

朱批：依议。

1139 通政使王沛憺等奏报审讯杨昌世命案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沛憺、刑部员外郎佛保谨奏：为奏闻事。

据浙江巡抚李馥题，朱二等致死云润础等三命一案，经刑部等衙门议复，奉旨：此案由部著

交该抚，另委贤员，确审具奏，若行驳回，而该抚必仍照伊原题，固执具奏，断然不能明白。著通政使王沛憻、刑部员外郎佛保前往审明具奏。钦此钦遵。臣等面请圣训，奉旨：此案内如有应刑讯有职衔之人，尔等一面具奏，一面刑讯。承审官员如有应严审之处，尔等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严审。路途遥远，若候旨意迟延日期，不但承审官员，若督抚有情弊，尔等亦即题参。钦此钦遵。

臣等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自备鞍马起程，于本年正月十九日抵浙江省城，查阅已死云润础胞兄云载德在部控告呈词内开：监生杨昌世同曹保臣、范襄臣带领家人苏二等数十人，诬弟云润础，并同伴钱芳林、船户沈毕观为拐带卷掳财物，将弟等三人割肾拆骨活烧，杨昌世贿嘱删改供招脱身事外等语。将此事审问杨昌世等，并不实供。查杨昌世，本名杨开泰，系由捐纳监生考职候补州同。臣等钦遵上谕，一面将杨昌世即杨开泰刑讯外，将暂行革去伊州同职衔之处，谨具奏闻。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王沛憻、刑部员外郎臣佛保。

朱批：知道了。

1140 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沿途所需马驼等已配足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臣穆克登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送来降副将军阿喇衲之朱批：尔护送此等要员有所不妥，著穆克登、杨昌泰奉旨后从速交付绰奇，从宽办理马畜及盘缠，立即从速返回。钦此。前来。副将军阿喇衲遂行文巡抚绰奇，绰奇即遣道员江吉泰查看解来之马驼，挑选好马，淘汰劣者。是次增补驼二十头、马三十匹，又配给盘缠等物。此次，因我及随从之二十四兵丁配备充足，将从容无误地抵达吐鲁番。圣主自千里之外洞悉我等牲畜羸瘦，降旨配给牲畜盘缠，谢恩后，于正月二十五日启程。故此，将臣谢恩启程等情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青海事务已具规模。

114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请圣安事。

臣满保谨叩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京城一带已显春意，初三日，乃祭列祖之日，降雨沾足，大禧，为使尔欢悦而拟写降旨。

114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抚黄国材近况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雍正二年正月十四日，赍奏臣奏折之委把总王洋返回，臣跪接展读，臣之为赏鼻烟壶所奏谢恩折内奉有朱批：知道了。黄国材如此奏一折为何？此人乃一好大臣，虽无超群之材，但无过

失。确因年岁而衰老则无奈，若其精力尚可，于地方协助尔尚得力，则据实具奏，朕可挽留。惟现今未得适合任巡抚之人，数省仍在凑合，若不致误事，暂行留用，至衰劳不堪任职之时，著尔即予详奏。钦此。臣谨遵正欲拟折时，于正月二十日，臣之捧折往奏之家人返回，臣跪接展读，为巡抚黄国材而具奏折内奉有朱批：先奏折内，朕恰问及此事，尔此奏甚副朕意，快睹之。所奏甚是。钦此钦遵。查得，该黄国材照旧议事，因其承蒙圣恩优渥，父子俩均任巡抚，身任要职，事务繁杂，现已年迈，万一铸错，恐负圣恩，是以奏请乞休，另无缘由。查得，该黄国材办事竭力黾勉，急公任事，虽已过六十岁，身体尚壮实，急需时可用，蒙圣主洞鉴留任，与地方大有裨益。为此，叩谢圣明，一并缴回两次朱批原奏汉折。谨奏。

朱批：看得，该黄国材系一善良和蔼之人，但观其数次奏事，少显才短近迂①。著留意提醒。若齐为向上方好。朕新烧鼻烟壶二已乘便赏予尔。

114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曾祖曾祖母受封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恳请将封诰移封臣亲曾祖希达里、曾祖母纳喇氏而所奏折内奉有朱批：理应请恩，知道了。钦此。为此事所奏本内奉有朱批：照满保所请，给其曾祖、曾祖母封诰，其满保应得封诰照封，该部知道。钦此。臣钦遵遂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查得，臣原本为三品，承蒙圣主超擢为一品，亲曾祖、亲祖父、父二代均受封一品封诰，今又蒙殊眷，臣亲曾祖希达里、曾祖母纳喇氏受封一品封诰，宠恩遍施臣世代之祖，恩泽比山重，比海深。臣实难仰报，倍加忧虑。（**朱批**：廉刚。）嗣后，臣自矢公忠，竭尽心力（**朱批**：心。），冀图仰副圣主训谕，（**朱批**：想。）以仰报于万一耳。为此叩谢天恩。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著留意修改补充之数字。

11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准一子赡养生母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准一子赡养之殊恩事。

臣为生母受赏圣主亲笔所写牌匾、对联而谢恩折内奉有朱批：知道了。朕已获悉尔另有远虑，俟访查后亦将施恩于尔，尔何不欲尽享朕恩，无需畏惧，主与臣但求相互眷爱忠诚。无需为朕费心而担忧，朕强坚而有能力。钦此。臣叩谢凤诏后，正欲为臣生母拟折乞奏时，据臣大兄冯泰来信内称：我为生母拟折乞奏后，奉旨：著照此奏，准其跟随一子生活，著该旗、该部详办，满保若谢恩著拟折具奏，无需折本具奏。钦此。臣跪聆之下，不胜忭悦，恭设香案，率全家子孙一同叩谢凤诏。钦惟，臣之生母，与我等分别已有四十余载，因日夜思念臣等兄弟三人，悲愁而患宿疾，今已七十一岁，亲生三子及孙子、孙女大小四十余口人，均皆远隔在外，身边无一赡养之子孙，孤单一人独居，以致相互挂念，尽管想方设法，亦无两全之计，此乃我母子苦痛之缘由。臣我每日虽着急苦想，因怕不妥，未曾奏请圣主。圣主英明早已洞悉，先降凤诏，今又加倍施恩，于奏请折内即予朱批，准我等有一子共同生活赡养，全家世代直至子孙仰蒙无尽之恩泽，臣仅因

① 才短近迂：原档系汉文。

有所思，竟承蒙此等鸿恩，解脱终生之虑，圣主之恩实比天地高厚，难以仰报，臣不胜忭悦，感戴不尽，特拟折叩谢殊恩，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好人有好报，乃天下共认之理，惟因愚顽之辈先世造孽而被湮没而已。诚能知此，则为有福之人矣。

114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出缺知县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福建地方知县一职甚是重要，今知县出缺八人，虽由邻县官员署理，均因山路相隔较远，兼办两县事务实有难处。同知、通判之缺又空缺六人，尚未选员补缺。是以，署理空缺、办理事务尚缺人手。叩请圣主轸念福建地方重要，选适合补放知县之官员二十人，派往福建，斟酌出缺之情形，一面具奏补放，一面即令署理印务办事，将与地方大有裨益。臣又查得，厦门之同知廖国佐、福州通判冯坚为官素好，臣等以卓异荐举，送京城引见。若恩准施行，请将此两官员仍升补福建空缺，以裨益地方，为此叩请谨奏。

朱批：由省里选员派遣，非长远之计，今似乎不妥，第一，表面似乎任人唯贤；第二，将有请托之嫌。若劣员参后改补，将遇妥员。除劣选贤，大有裨益。未令属下官员持其把柄、大公无私之大臣方有此能力，非一般之辈所能。了解此情后，斟酌轻重，尽力遵行，不可优柔寡断。

1146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四日，臣赍捧奏折往奏之把总王三杰返回后，臣跪接展读，请安折内奉有朱批：朕躬甚安，较之上年秋益佳，尔好么？钦此。臣为台湾原同知杨玉坚而请罪折内奉有朱批：知道了。人无法保其终身，若不时留意访查属下官员，一旦相遇便教诲约束则善哉。尔有此能力，两省事务，朕安然无虑，惟谨慎加谨慎。钦此。臣为浙江受灾而请罪折内奉有朱批：何罪？主臣惟求相互告戒饬勉，若不辜负皇考数年培育之厚恩，则善哉。畏悚之心我等主臣时刻不可忘，双方竭力黾勉。钦此。臣为修身爱民、匡正地方等事而叩谢训谕、并陈奏过失折内奉有朱批：话虽如此，我主臣即便先前有何等过失？诚然有之，皇考亦不令我登此宝座，朕亦岂有如此器重尔而看轻两省事务之道理乎？我主臣惟不满足于先前所为，乃无尽之福矣。尔之此奏，朕嘉悦而览阅，钦此。臣逐一跪读朱批凤诏，知圣主万安，较之上年益佳，臣不胜忭悦，圣主之施恩问安，免罪屡降奖戒凤诏，臣不胜感戴，钦惟，圣主以诚谨为本，不满足于所做所为，时刻不忘畏悚之心，是以，圣主学业造诣深湛，可谓至高无上。今屡屡熟读训谕，皆为圣人至理名言、吏治之道，臣我逐一铭记，恪谨官箴，专心勤务，教诲众官员孜孜黾勉，不时约束惩劝①。竭力共勉。以仰副仁旨，除留存请安折外，为此叩谢凤诏，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著尽忠效力，不容忽略一时一刻，为臣不易（朱批系汉文）四字应牢记不忘。

---

① 原文有朱圈。

1147 闽浙总督满保奏陈家族实情恳乞施恩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恭陈实情，恳乞圣主施恩事。

臣为母受赏圣主亲笔牌匾、对联而叩恩折内奉有朱批：知道了。朕已知尔另有心思，俟查明亦施恩于尔，尔为何不尽享朕恩，勿庸惧怕，主臣但求互爱尽忠。无需为朕耗费心力而担忧，朕强坚有能力。钦此。臣展读后，圣主之仁旨，兴众人忠孝之心；圣主明德，洞鉴下属压抑之情。因圣恩无尽，闻悉臣之心思，又详加开导将施以殊恩，悯恤降旨，臣不胜忭悦，忍不住热泪盈眶。臣承蒙圣恩优渥，未及效力，未敢陈明数年心思是实。今蒙圣主如此惠教，臣何敢不陈明缘由。臣始终有心事两件，臣因自小命运不佳，臣六岁生母离家，今臣母已七十一岁，正月二十日送来家信，蒙圣主特沛恩施，恩准我老母与我兄弟重逢，闻此，臣不胜忭悦，除另折谢恩外，谨陈明臣我祖父、父数年压抑之情，恭请施恩拯救。查得，臣我高祖名杜赖，叔伯高祖名席伯图，高祖杜赖年轻病故，臣我亲生曾祖父席达里、曾伯父贺稜格、吴默讷均皆年小，被高伯祖席伯图接去抚养成人，娶予妻室并各自分家，后席伯图高祖因无后嗣，而臣我曾祖父席达里生我亲祖父呼扎阿，席伯图高祖便过继为子折其家产，准袭二等阿达哈哈番，臣我祖父呼扎阿故去后，臣我父僧森袭官，仍生活于此家中，家族内并无异议，后我父家中被盗，盗贼供词涉及臣曾伯父原内大臣吴默讷之子吴勒等，是以，吴默讷结仇具奏，否定臣亲祖父呼扎阿为席伯图过继之子，将席伯图家产均分为五，免二等阿达哈哈番，准本族祖父承袭，席伯图高祖之陵园改交本族祖父等管理。嗣后，因高祖官爵系恩诏所赏，未准本族祖父承袭，所分家产赎卖耗尽，今臣何敢指望其官爵及家产，惟我席伯图高祖无后嗣，曾将我亲祖父呼扎阿在世时即过继为子是实，是以臣我祖父呼扎阿、我父僧森两代均曾承袭该官爵、生活于该家中，今臣我祖父、父之墓同在席伯图高祖之陵园内，若不将此陵园折给臣等，嗣后不仅高祖席伯图无人祭奠，且我祖父家父之墓亦难保全，此乃臣我养高祖席伯图、亲高祖席达里、祖父呼扎阿、父僧森及我兄弟五代之痛心之事，本族内皆为长辈，而我等辈分甚小，因惧悚而忍耐已三十七年，幸逢圣主明鉴，恳乞圣主特沛恩施，将臣我祖父呼扎阿被席伯图高祖过继为子之实情，降旨宗人府衙门，载入档册，将席伯图高祖之陵园免本族之人管理，赏臣我等守护，如此，臣我五代之痛苦将被消除，而臣我等子孙将世代感念圣主之厚恩。此因关系臣我终身及家人之痛苦之事，臣不胜惶悚谨拟折叩奏，恳乞圣主睿鉴，特沛恩泽，臣我深望之。为此谨具叩奏。

朱批：尔此奏甚是在理，情属可怜，朕若现在降旨，尔之近族之人将意为尔跋扈，似乎朕偏袒尔，与尔等益加不利。是以，传法克金、多索礼、鲁兰、产图、色德、袁坦等，朕详加教诲降旨，伊等感戴心服，情愿和好，如此，朕使法克金等为此事反请恩于朕，俟上奏后，朕再交付宗人府，以副尔恳请之诚意。著尔欣然候旨。

11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选贤能千总委以守备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恳乞选水陆贤能千总委以守备事。

查得，若守备选得贤能之人，都司、游击之缺方得妥员，亦裨益齐整营伍，今将该部分给福建、浙江之年满千总等委以守备外，余三、四人为平常之辈。查得，征伐台湾效力之千总内人才

堪任水兵之人甚多，经臣查看此等人，有福建千总胡广、陈齐凤、韦国泰、王毕克、刘史、吕昌六人，皆堪任水兵。陆路经选看得，有千总吴章、罗玉、唐仲、金永、林僧史五人皆人才，各处效力。除将胡广题补闽安水兵守备外，陈齐凤等十千总均为人才，在军营效力，由该部分别议叙记功。恳乞圣主睿鉴施恩，将此十名千总够年岁者，与分给福建年满千总一并委以守备。再，选浙江千总看得，有千总朱胜、俞友文、王田表、李龙皆堪任水兵，曾于海中擒贼，其朱胜曾派台湾，详查龙礁等地方曾出力；千总吕孟雄人才，江广祖、康克庄、延永均曾派去台湾出过力，均皆人才，此八名千总请恩准与分给浙江年满千总一并委以守备。如此，各营可选得熟手，与齐整营伍大有裨益，效力之人得以奖励，但因与例不符，臣难以折本具奏，请上裁定谨遵办理。为此谨具叩奏。

朱批：尔此奏甚是，该部已有旨。

114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凤诏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臣为施恩征战台湾效力之军前委把总等而具奏折内奉有朱批：尔之此奏甚是，朕给该部之降旨已抄发予尔，如此方是，此等地方断不可忍耐，以致下属遭受冤屈，与其用银嘱托。此等事朕因日理万机虽略欠考虑，若尔等大臣披诚具奏，经朕匡正，则朕原本怠慢之处，反成为神圣之治。朕益加欣喜而已。我主与臣以诚相见，此任长远，著谨记。钦此。又为勉励臣以汉文降旨，臣钦遵跪读降部之敕谕，遂即叩谢圣主凤诏，查得，议叙官兵一事，原由各处凑取交部，圣主英明之伟人，秉持大义，治理天下，清除所有弊端，不使一人蒙冤，不曾误一事，宣扬崇政。臣岂敢仿效恶习，是以从内严禁用银嘱托。惟官兵下情不得不奏闻圣主，是以，陈明实情恳乞以奏。圣主明鉴如天，早已洞察下情，降旨特加施恩奖励效力官兵，甚是英明，为此，省众官兵闻此无不感戴忭悦，实为盛世之崇政，臣谨记圣主凤诏，有关系地方兵民之下情，定陈实情奏闻请恩。再，林良已去台湾，为补放台湾副将，臣差员前去问林良，俟返回即行上奏。再副都统金铎为广东、福建拖风船、渔船条陈后，经臣等详查熟议，再行折奏。为此叩谢凤诏，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为此崇政，若能提醒协助朕，方系贤能之员，并未溺职。

115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补放延平副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福建地方险峻、人胆大，不肖之徒仍有违法之行为。若选得贤能官兵，可速拿而易于了结，与地方大有裨益。查得，将延平副将张殿臣委以向阳总兵，该副将缺该部仍未选员补放。查得，延平地方恰在福建省中央，甚是重要，经臣详查看得，臣属下原游击王少许统兵得力，操练称职，擒拿贼盗，随机应变，征伐台湾甚是出力。是以，于雍正元年，遵旨保举参将以下官员时，臣保举王少许，于八月，特旨将王少许委以江南川沙营参将。今闽安新副将谢希贤尚未到任，因齐整军营甚是重要，暂令王少许署理闽安副将事务，尚未赴新任，叩请圣主念军营恩准将参将王少许委以延平副将。查得，延平副将乃系由该部补放之缺，臣拟本具奏，该部必以违例议罪，故此，拟折奏请，恩出自圣上。为此谨具叩奏。

朱批：该缺于正月亦以尔保举之楚友德补放，王少许委以江南川沙营要职，不可更改，著令

王少许从速赴新任。

1151 署西安将军普照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臣普照谨奏：为恭交朱批折子事。

窃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臣我家人来到西安。臣叩头承接皇上朱批折子之后，已经恭敬跪读。自臣到任以来，谨记皇上敕谕，凡事皆与年羹尧商酌而行之。臣奏请欲去军营之折子，年羹尧亦知晓。今圣主又降旨教导，臣已得有益加钦遵而行之道。臣将圣旨铭刻于内，务必尽力而为之。现恭交朱批折子。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倘若如实具陈，能按朕旨而行，则为有福之人矣。朕未闻，理应来。今西部事宜已告成，大概无须再派尔至西安。

11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寻查厄鲁特踪迹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正月十五日副将军阿喇衲呈文内开：先咨饬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对伊等拨兵，前往南山厄鲁特等越冬处，若遇厄鲁特，应斩者斩之，应捕者捕之。拨兵副都统阿玉锡，前往阿拉克诺尔，将贼等应击者即击之。等情。今副都统阿玉锡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前来告称：我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至阿拉克诺尔，据称有蒙古等即前往击之，而并无蒙古贼等。又经阿拉克诺尔之戈壁寻踪，亦无踪迹，故此返回。等情。

又委前锋统领穆克登等于本月初四日前来告称：我等率兵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黑山沪寻视踪迹，有旧迹，无新踪。二十六日抵达南山之库库托洛海、伊玛图、浑齐等处，观之，亦无新迹，沿途靖洁。等因。故此，将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副都统阿玉锡等前往无事而归，沿途靖洁之情呈报。等因报来。

今嘉峪关外沿途诸驿站均照常驻守，布隆吉尔附近并无蒙古等踪迹，既然途甚靖洁，惟厄鲁特等甚狡诈，复出入行乱，不可料定。臣又严加咨饬副将军阿喇衲，妥善谨防贼匪，不可轻视，加紧秣马外，为此谨具奏闻。

11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处见闻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去年二月，遣往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巴雅尔图和硕齐等，于今年正月二十二日到来。询巴雅尔图和硕齐，伊告称：我等于去年二月初十日启程前往。四月二十六日抵达策妄阿喇布坦处。策妄阿喇布坦遣人，远护我等。翌日我等会策妄阿喇布坦，问候之后，我等对策妄阿喇布坦称：我主派遣我等，嘱我等告称：大皇帝一向展拓黄教，爱好众生也。浑台吉与大皇帝交战业已多年。遣派车凌敦多布，斩拉藏汗，侵犯招地，毁坏黄教，我等青海众台吉共同为战。我主云，此等过失，理应陈其因，大圣主担责遣使求和，(**朱批**：此等语亦岂不诚?)我等

照常相互友好，则甚佳也。等情，告后，策妄阿喇布坦云：我并无与大皇帝交战之意。战事系何好事？无益于众生也。大皇帝无故遣派大军，征伐我，我又岂不惜命坐视受之乎？故往招地遣兵是实。我断不愿向大皇帝挑起战端，缘此我亦遣使，我静驻于此。然而，尔等青海诸台吉，均先纷纷遣兵，引内地大军与我遣往藏地兵争战。理应为友好事先遣使议之。如今方遣使。尔等言称惟蒙大皇帝之恩，以和好居住为善，将我等均分散。而后将我等前往之使臣，逐一另避以语问之。以此询我尔主之信寄有他语乎？我答之，我主除此外，信并无他语。（**朱批**：策妄阿喇布坦之语，尚似诚恳。）其他使臣，问有何语，以何语答之，我均不知。相隔五六日后，又要我赴宴。策妄阿喇布坦云：现值蚊蠓之际，尔等乘来之马畜既亦疲倦，尔等驻于此，俟畜恢复之时，我亦遣使，同尔等前往。故我等在彼处驻四月余，八月二十三日，同伊遣使孟克启程前来。于十一月十六日，抵达柴达木后，罗卜藏丹津差人将来使止于彼处，携我从北方来，诸物均剥取之，（**朱批**：均该死混贼所行。）责人看守。伊等于乱时，无看守我之心，惟保护伊之马畜。我乘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逃出，归向我王。此后，向我王之福晋陈告缘由，故遣之。等语。

询问巴雅尔图，罗卜藏丹津之军被击败情形，尔抵达柴达木即知晓乎？伊答称：万万人离去均诅咒罗卜藏丹津，（**朱批**：自何处离去，所向何处？）岂我独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亦均亲眼见之事也。等语。

窃臣观之，巴雅尔图会策妄阿喇布坦所告之处，策妄阿喇布坦对伊询答之语，虽真伪不可信，察罕丹津等遣使归来，策妄阿喇布坦复向伊等遣使到来之日，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15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与大将军年羹尧商酌而行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到来臣之折子。于该折子内奉有朱批谕旨：尔已以纾朕怀。尔阅朕此谕后，或许亦觉得甚为舒畅。钦此。臣为极愚之人，所作所为，有是有非。正在悚惕之际，突又颁下凤诏。臣见此之后，不仅舒畅，而且忭欢之余，不知所措。再，凡为大小事宜，臣均加报闻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之后，即照指示而行。今又谨记皇上惠教恩旨，按照大将军指示而行。臣见到皇上惠教恩旨之后，忭欢之余，不知如何具奏为好。是以，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倘若能诚心实意遵照而行，才可于事有益。

1155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赐福字及果子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兼都统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准兵部咨称，于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由乾清门二等侍卫阿必达、教场二等侍卫班第传奉旨：将寄送副将军阿喇衲之黄夹板一个、裹黄布匣子二个、裹黄布长匣子一个，著尔部速送。钦此。奉此，一俟到达，请查收。为此咨行。等因，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到来。窃臣恭谨跪接，即经展阅，则有圣主朱批谕旨，谕曰：新年大禧。已寄赏朕书福字九幅，可赏给尔一幅，其余八幅，则尔酌情赏给孙继宗等该给之大臣。再，尚有二匣子食物，亦一并寄去。在此新一年中，愿尔等并众官兵皆为愉快，以奏肤功。所到之处，太平有象，所经诸事，称心如意。所指所向，能以

欣喜顺利，速建功业。愿军务早日告成，时我君臣共同欣悦相会。钦此。臣见此谕之后，不胜欢忭，臣将所赏御笔福字，以及二匣子食品，恭谨承接之后，将果子等恩泽均分给众人外，至于八幅福字，已赏给副都统兼委前锋统领穆克登、肃州总兵官杨昌泰、鸟枪护军参领钦命委为兵部翼长常色礼、护军参领委为营总色克图、委护军参领委为索伦营营总苏图、潼关营副将潘志善、西峰协副将董少祖、庄浪营参将孙继宗等各一幅。臣率领大臣官员叩谢天恩。臣等长跪，眼见圣主御笔如同龙飞凤舞般奇妙福字之后，无不称奇，赞不绝口。伏思，圣主乃天。如今天降各种优诏，又赐鸿福。臣等遵照圣旨，必奏肤功，希冀早日瞻仰圣颜，为此而曷胜欣喜。是以，将朱笔谕旨一件、批折四件，另行装一封套，恭谨封好，与臣奏折一起恭谨裹封，并夹于夹板具奏外，缘系叩谢天恩事宜，谨具奏闻。

1156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穆克登等赴吐鲁番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副将军、散秩大臣兼都统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已准许起程事。

窃于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到来臣之请安折内奉有朱批谕旨：朕躬安。尔等可好。钦此。臣等见此谕后，不胜忭欢叩头。又曰：尔带来此等重要人员，乃尔之非也。此谕一达，即将穆克登、杨昌泰、图巴速交绰奇，充足供给马畜、盘费等物后，赶紧遣回此三人。钦此。臣遵照此谕，已咨文甘肃巡抚绰奇，令其查照谕旨内事情速办后送来。等因咨行。今由巡抚绰奇为委前锋统领穆克登、肃州总兵官杨昌泰筹办马匹、骆驼、盘费送来。再，吐鲁番地方较远，且又有纛旗，故给穆克登从其所辖乌拉索伦兵内拨二十四名，给杨昌泰从其所辖镇标骑兵内拨三十名，随从纛旗，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起程前去。至于准许穆克登、杨昌泰起程前去之事，已呈报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缘系臣准穆克登、杨昌泰起程前去事宜，理合具折奏闻。

1157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平逆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等谨叩请圣主万安。

平逆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都统臣宗室褚宗，散秩大臣臣拉新，护军统领臣五十八，副都统臣花色，副都统臣查克旦。

朱批：朕躬安。很好，已发胖许多。京城内外甚为太平。尔等可好么？

1158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令宗札布自力回京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延信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送来臣等之请安折子，该折子内奉有朱批：朕躬甚安。尔可好？钦此。臣等见到圣主万安之谕旨后，实不胜欢悦。又见到尔可好之谕旨后，延信委实不能承受。再，所颁朱笔谕旨曰：朕不曾令宗札布来甘州，何以仍写为西安将军？朕已授尔为西安将军，但与宗札布为将军者，极为不该。再，倘若宗札布极怕在尔处章京衔上差使，似有得力，则留尔处效力，但不可在大臣衔上用。倘若仍巧饰而气不顺，扰乱人心，则以自力遣回京城，朕拟另用。钦此。钦

遵，臣查宗札布，为人昏庸。今年进征时，大将军年羹尧并未点派在甘州之满洲兵准备出征，故无行走之事，即留宗札布于我处，在章京衔上差使，亦无处效力。是以，已令宗札布以自力从沿边路返回京城。等因，于正月二十五日，从甘州起程返回。臣仍奏称宗札布为西安将军者，乃极为错误。再，圣主所颁谕旨内载，授臣为西安将军。延信原为极愚之人，每事均赖圣主指教而行。西安地方远离皇上，延信昼夜所期盼者，乃一俟军务告竣，则在皇上近旁，不时得以瞻仰天颜，并遵照指教，竭尽效力。（**朱批**：内外全都一样。朕酌情任用，勿辞。）为此，将朱笔谕旨一并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太滑稽了。朕于去年四月已授尔为西安将军，由部漏而未施行。九月，授阿喇衲为都统，亦由部漏而未施行。岂有此理！如此以来，尔前称宗札布为将军，留于甘州之事，与尔无涉。朕已考虑数月，授尔为将军，但不见尔之谢恩本，不知为何原因，真奇怪。

1159 吏部奏请铨选州县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臣部将拣选发往湖北、湖南州县等四十五员，缮写绿头牌引见，奉旨：张铜等二十员，发往湖北，张翼等二十员，发往湖南。钦此钦遵。窃查，雍正元年十月内，拣选发往四川、山西、云南之人，臣部题明，十月以后，三省所出之缺，暂停铨选。行文各该督抚，具题补用等因。奉旨：是，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今拣选发往湖北、湖南人员，亦应照发往四川、山西、云南之例，将二月以后所出湖北、湖南州县之缺，暂停铨选，给与各该员执照，令其前往，行文该督抚，具题补用。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右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知道了。

1160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闲散满洲在统领印务处习走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护军统领查克旦跪奏。

各旗护军统领印务处，皆从护军中挑选写字好，又人品好者，于印务事上协理行走。用此护军，分四班，共十二人。因伊等在印务处行走，故不能入值行走。夫护军者，乃为精兵，皆守皇上之金门玉户。以查克旦之见，可从在旗满洲幼丁中挑选写字好又人品好者一半，与护军等一同在印务处学习行走。而抽出一半护军后，准予入值行走。闲散满洲等一俟学好之后，可补护军之缺。如是以来，各自勤勉学习，而护军可得好人。为此惶悚跪奏。

1161 内阁学士鄂赖等奏报康济鼐等防备罗卜藏丹津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曾奏称，前来驻守招地之总兵官周瑛已经前来，我于正月初九日从招地起程。等

因具奏。鄂赖起程之日，贝子康济鼐从阿里克地方派人来言称：倘若内阁学士尚未起程，务必要等候我，我于正月二十日以后到达，有要事商议。等语。于是，我等候康济鼐，于正月二十六日，康济鼐来到招地。

康济鼐对奴才鄂赖、总兵官周瑛等言称：据达赖喇嘛派往京城之使臣岱达尔罕回来后言称，罗卜藏丹津等已负圣恩，确实背叛。以我愚见，罗卜藏丹津背负圣主之后，必定欲占我堪木、藏、卫地方，欲承袭拉藏汗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皆为极大喇嘛，原先青海人不睦，彼此征战时，皆由二位喇嘛派使臣去说和。如今罗卜藏丹津自寻灭亡，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仍可派使臣去。其使臣可以告知罗卜藏丹津等：自从青海人归顺圣主之后，已有多年极太平生活。如今尔叛皇上，为自己为众生带给灾难，所作所为皆非。今尔可以向圣主认罪为是，而我使臣等亦进京之后，为尔可向皇上奏请。等情告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亦可照此行文罗卜藏丹津。派使臣前去时，我亦派出我信赖之人为使臣，以转告罗卜藏丹津：尔父扎西巴图尔、青海各台吉等，自从归顺圣主以来，每年得食恩赏，多年得享安逸。尔甚年少，因听小人之言以后，才如此而为之。尔怎可与大皇帝为敌。尔速向皇上认罪，方为甚妥。今不认罪，而驻边大臣等率兵前来时，尔可后悔莫及。尔若背叛圣主，则难住留青海。倘若投奔准噶尔，准噶尔之策妄阿喇布坦岂能封尔为王，以享安逸？尔以为可来我土伯特地方，占领土地，以承袭拉藏汗位乎？尔不可视我土伯特人为从前之土伯特人。自从经历准噶尔大难之后，大彻大悟，冲出灾难，复又推演黄教。堪木、藏、卫之所有土伯特人，如今所以得享安逸，皆赖于圣主之恩。今日，尔背叛皇上，即成为我所有人之仇敌也。尔若胆敢来犯我招地，我所有土伯特人必定同心协力剿灭尔。如今，皇上之大军亦都来到招地。等情告之。现在，在罗卜藏丹津处之其余台吉，并非真心实意合作。由于罗卜藏丹津吞食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其余台吉若不投顺，恐蹈前撤，在无可奈何之下，才投顺罗卜藏丹津。今日，诚若派出内地军队，其余台吉均叛出罗卜藏丹津，而去投诚皇上。如今，罗卜藏丹津亦甚窘竭，倘若能听从我使臣之言后，向圣主认罪，则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使臣即去京城，为罗卜藏丹津，向圣主奏请。至于如何宽免，恩出自皇上。倘若罗卜藏丹津等不听从，仍在叛逆，则必令其知晓我土伯特人一心一意与之征战。是以，欲速使臣起程。等语。

奴才等对康济鼐言称：至圣大皇帝极有好生之德，从不分内外，而视天下众生如赤子。罗卜藏丹津等果悟有罪，向皇上认罪，皇上必将从宽处置。如今我大将军已奉命于陕西、西宁、甘肃、四川、松潘等处地方备有数万大军，以便约定日期，一齐出发，共同缉拿罗卜藏丹津。我们此地相距遥远，稍微闭塞而已。如今或许已经消灭罗卜藏丹津，或者罗卜藏丹津等被我大军击败之后沿拜图路向此地逃来，均未可知。尔等若派使臣，恐难赶得上。贝子尔向来真诚为黄教效力之人，尔认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一向为青海事派使臣说和，倘若今日亦派使臣，虽为于事无补，亦全可表示所有土伯特人同心协力固守招地，准备好军队，与伊等征战，以便让罗卜藏丹津知道此事。既然如此，我等不便阻止尔派使臣。但尔等不可使此处之兵有所疏虞，仍应照旧准备。哈拉乌苏地方，可派去如同尔一般信赖之妥当寨桑，以协助隆布鼐办事。至于尔自阿里克率兵来到招地情况，应晓谕藏、卫、巴尔卡木地处设有第巴之所有地方。今有贝子喇察布率领三百厄鲁特至巴尔卡木所属琼布地方居住。据言称：罗卜藏丹津掠去我妻。我从罗卜藏丹津处叛出之后来到此地居住。等语。尔可派人至喇察布处详细讯问其前来情形，然后查看其来人中有无罗卜藏丹津之人，并速报率兵驻招地之总兵、打探消息之扎尔固齐等人。我总兵亦派人查看喇察布此来情况。再，我前来时看得，青海吹拉克诺木齐所属玉树部落人与蒙古一样，亦为饲养马、牛、羊之人。伊等自穆鲁乌苏至哈拉乌苏一带居住。其间，罗卜藏丹津等知罪之后，倘若

向我统兵大臣等认罪，并投顺皇上，则便罢了。倘若仍为执迷不悟，被我大军击败之后，逃来招地，则由尔处先期派兵消灭玉树部落人。若留伊等，罗卜藏丹津必然得以增加力量，且又得益于伊等马畜之资。等语。

康济鼐言称：大臣等所言甚是。在此之间，若事已结，则便罢了。倘若罗卜藏丹津等被内地大军击败之后，欲来占领招地，则我必先灭玉树部落人，并不留一人。此事不告知于任何人，极详密行事之。等语。是以，奴才鄂赖未能于正月初九日起程，而于二十八日从招地起赴京城。为此，谨具奏闻。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总兵官奴才周瑛、员外郎奴才常保。

116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禁止妇女在寺庙进香集会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谨奏：为请正风俗，禁止陋俗事。

钦惟我皇上专心政事，推演教化，以明义理，推兴纯朴，以厚风俗，晓谕庶众，以尚诚实，虽为古之帝王，亦所不及。窃臣叨蒙皇上隆恩，谬膺言官之任，岂敢不奏闻管见于我皇上。看得，彼愚憨之徒，习于流俗，妇女集会，成群结队进香于寺庙者颇多。其中为病灾而许愿者有之，为子女而乞求者有之，借事而游荡者亦有之。于是，有不肖之徒借此混入人群中，妄自行乱，滋生事端，干犯法纪，无耻至深。倘若妇女因许愿而需要进香，则其丈夫、子弟代为前去，亦未为不可。以佛神之灵，岂分彼男此女，或男子求福不灵，女子求福不灵？况佛神之道，以洁静为本。倘若妄乱无理，佛神知此，必施于祸，岂有施福之理？在万千人集会之处，男女随意混杂一处，则颇有失于妇道。凡此种种，皆由于庸愚之辈不加阻止各自女人所致矣。恭遇如此盛世，若不禁止如此无道无理之举，势必渐次相沿，以致伤风败俗。请严禁妇女在寺庙进香、集会群行。为此谨奏，祈请皇上睿鉴施行。

1163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赞礼郎中选补三陵主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总理三陵内外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臣萧永藻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正月十三日，臣入觐请安时，曾口奏称，陵寝至关重要，一有钦命案件，若无承查人员，恐致遗漏延误，亦未可料。祈请皇上赏臣一主事。若蒙皇上准行臣之所请，则准今驻陵防御兼赞礼郎事务正白旗明德为主事，仍兼理赞礼郎事务。其防御之缺，请交兵部另行补放。等因口奏。奉旨：明德，依尔奏请。尔返回后，从陵寝赞礼郎中再选一人具奏，可令二人在尔跟前办事行走。钦此。钦遵。陵寝赞礼郎中，正红旗赞礼郎常保，为人朴厚勤敏，请准常保为主事，仍兼理赞礼郎事务。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该部知道。

1164 副都统勒什布奏请护军守卫紫禁城门等处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勒什布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窃臣钦惟，夫京城之防备，莫过于宫殿重要者，而停骁骑披甲守卫紫禁城外围，令下五旗护

军守卫者甚是，惟紫禁城内蹈和(doo ho)门等处，仍令骁骑披甲守御。其兵丁中混有开档人，亦未可知。蹈和门等处距宫殿甚近，更为重要，宜停披甲防御，而令护军防御为妥。若臣所奏可行，请皇上睿鉴饬交上三旗护军统领议奏防御地段。为此谨奏，请旨。

勒什布之子兵部笔帖式安图拟写。

1165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于北京城周围种植柳树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谨奏：为请植树于城周围事。

窃臣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凡意念所及之处，无不荷蒙圣恩者。又恐有不周之处，特颁恩旨，令大臣等各自具陈所见所闻。臣反复思虑，竟不得所奏之言。臣虽本出身于小兵，至为愚昧，并无所学所闻，但何敢不具陈臣之经历所见。在臣幼年时，京城周围皆有大柳树，而树木成荫。每夏暑天，下班闲日，相邀佐领兄弟，出城至树荫下或射或议，各自有所进取。而民亦至树荫下贸易，极为热闹。时至今日，年代久远，树木皆老而倒下，极为稀少，仅剩有几株树。以臣愚见，若得仍照从前于城周围多植柳树，则有益于兵民，且皇上所住之城亦加藻丽华美，而万灵皆得享圣恩无穷矣。为此不胜惶悚，冒昧具奏，伏乞圣上睿鉴。

1166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加强地方防务分查仓库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恭陈管见，谨请圣主指教事。

臣我遵旨于省城过年，于初三日启程，由平阳府直抵黄河龙门地方三门砥柱地方，纵横查看共三十二州县，沿途民人安居乐业，臣前去后，村落百姓均皆远道赶来大道，燃香跪迎，以去岁蒙圣主赈恤，仰仗圣主鸿福粮食丰收等语，欢呼感戴。(**朱批**：理应感戴。)所到之处，人流不断，又有手持地方特产茶、酒等物劝尝者，经臣察言观色，皆发自内心。臣仰仗圣主之恩，甚是体面，欢悦而行，于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省城。(**朱批**：尔为巡抚，若不诚意恭候，则非人矣。)沿途看得田亩，自平阳府霍州以南，天热适合小麦，去岁种麦，已长三、四指余。今仍嫩绿。霍州以北，因冻尚未发芽，民人皆曰：去岁因降雪充足，根基甚深。等语。(**朱批**：快睹之。)再，访查沿途文武官员，(**朱批**：天意眷佑)各自畏法，为当妥员，表现甚佳。惟太平县教官伯耀、把总万宗行止不端，名声狼藉，臣与总兵官会商后，将把总革除，与学院会商后，免除教官，除此，臣酌情奖赏银绸予各地官兵并加以教诲。官兵均皆黾勉，不议外，(**朱批**：当尔之面如此表现便全然相信，断然不可，应以所办之事为依据方好。)臣查看后，恭陈愚见一、二，谨奏恭请圣主指教。

一、臣原意为于山内幽僻处之村属地方增设兵丁加强防守，以裨益查拿贼盗。而是次查得，增设兵丁后，百姓恐受扰害似乎少有担忧。适才，总兵官袁利相与臣商议，于蒲州山内呼英村(hū lng gašan)设兵三十名，以防贼盗。遂派知州贡廷杨查看地形时，该呼英村(hulng gašan)民人声称靠本村力量足以防贼盗，请求免设官兵。等语。由贡廷杨来告知大臣。(**朱批**：尔不重

复原先所奏，而据实如此具奏甚是。但执意设兵，不考虑百姓不情愿之情绪亦不可，理当查明百姓不情愿之缘故。若无甚缘由，不设兵丁又无妨碍，则甚佳。设兵本为百姓之安宁，若百姓不情愿，理应随百姓之意愿。著实事求是。小民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谋始之道，非大有见识之人不能逆料，但武弁的话又不足以信，总在你斟酌其当而行之①。）是以，臣为寻求不设官兵而又增强地方武力之法，沿途查看询问，看得，每州、县均有原定食俸之称民壮之兵各五十人，各省共为四千八百余人。每州、县又有称捕兵之兵多少不等，各省共有二千四百余人。此两种七千余兵丁，因用于防守、护送行文等差，原定由地方留用之钱粮内，每月每人给食钱粮银五钱。今因年久弊端较多，如仅照常开销钱粮，而所选之人是否够数？选用之人是否得力？竟无人过问。臣窃思，此等兵丁特为用于防守、巡逻而设，既然给食钱粮，所办理当实有效益才是。不可空费钱粮。故此，臣交付各州县，均照给食钱粮之数，选年力富强者补齐，并将所选用之人姓名、年貌、秉性详拟档册上报。等语通行前去。俟各州县均皆详查拟档送来之时，即行交付该州县官员等，将各自地方照营兵之例编为卒伍，斟酌伊等秉性能力操练鸟枪、射箭、刀、长枪等，并交付属辖府州官员等，不时往查外，臣亦时常就近分派可信之大衙武官查看。州县官员等操练是否勤勉，应选人数是否补齐等情，载入档册，至大计之时，以此记录入保举参奏之项。如此，因涉及私利，可各自勤于操练。此等教习之兵，照例分别用于防守、哨探等差外，其余由州县官员等统领，与其防守武官一同轮班，不时巡查各自地方之山林、幽僻处。如此则不必增设兵丁，而州县各城势力将增强。不仅不需增拨钱粮，而且省里可得数千名防守兵丁。（**朱批**：无可非议，实应嘉奖。）

二、山西省九十余州县内，平阳府统管三十四州县，太原府统管二十五州县。因州县太多，地方辽阔，原任知府等不能亲临详查州县仓库，是以，州县均有亏空。今钱粮银虽封于柜内，不令州县官员私自开启，但天长日久，又另生弊端难以预料，且仓粮均皆收储于州县地方易生弊端。臣之愚意，既然钱粮关系重大，不可不敢定分别查看之例。臣看得《地方志》，先前，州县或与府一并兼管，或分别归直隶州另行管辖，均届时为裨益事务酌情而办。历代定例不同。今既然分别查看仓库钱粮甚是重要，则照分县归直隶州另行管辖之例办理外，另无可行之例。臣看得地方情形，平阳府所属襄陵、太平、稷山、河津、万泉五县地方，与绛州临近；安邑、夏县、平陆、芮城四县地方与解州临近；临晋、荣河、万泉、猗氏四县地方与蒲州临近；蒲县、乡宁两县地方与吉州临近；大宁、永和、汾西三县地方与隰州临近，既然如此，将此十八州县由平阳府分开，分归绛州、解州、蒲州、吉州、隰州管辖，就近易于不时查看仓库钱粮。太原府所属繁峙、五台、崞县三县地方与代州临近；定襄、静乐两县地方与忻州临近；乐平、盂县、寿阳三县地方与平定州临近，兴县、河曲两县地方与保德州临近。既然如此，将此十县与太原府分开，分归代州、忻州、平定州、保德州管辖，以便就近不时查看仓库钱粮。如此，平阳、太原两府均余十一州县，亦便于查看仓库钱粮。但管县之直隶州亦各有仓库、刑罚事务，原本因无专查之上司，有亏空钱粮之弊亦难预料，是以，将由平阳府分出之绛州等五直隶州仓库之钱粮，就近交付河东道员不时查看。将太原府分出之代州等四直隶州之仓库钱粮，交付雁平道员不时往查，将原有泽州、辽州、沁州三直隶州之仓库钱粮交付粮台道员不时查看。倘若失察，照知府议罪新例治罪。如此，无需增补官员糜费钱粮，而且各州县仓库钱粮各自不时往查，免生亏空之弊。等因。以上两项，臣恭请拟本具奏，谨请圣主睿鉴，倘若可以施行，俟奉朱批教诲后，奴才再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拟本具奏。

① “小民宁可使由之”以下为汉文。

11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圣主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叩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善，甚是发福。

1168　陕西提督噶尔弼奏谢赏子马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署理提督事务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据臣子庆保来信内称：蒙圣主亲临校阅骑射时，赏伊套鞍马匹。等语。臣看后，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恭思，臣我父子何人，竟令我署理提督事务，选我子庆保为侍卫。蒙如此天恩，不知如何仰报之时，又赏我子庆保套鞍马匹，实难承受，臣惟黾勉尽职外，寄信我子庆保，竭尽心力黾勉，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耳。臣感戴不尽，将先奉朱批四折一并缴回，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16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程回伊犁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到圣主所颁朱笔谕旨，及奉有朱批谕旨之臣所奏折子，经恭敬跪接叩阅，则谕曰：绝不可宽宥罗卜藏丹津等人。钦此。此谕旨甚是。青海人之罪，尚且可以宽宥，但伊等不知恩，反而叛逆。如此之人，若不惩戒，全蒙古人势必习以为常，以致于不知恩。此等之人，绝不能宽免。如今之青海，已经破败不堪。策妄阿喇布坦如何在两可之间，亦必不出圣主之筹划。然而其使臣，与其立即准许起程，不如四月内准许起程。（**朱批**：尔之意同朕，但亦有人另有说法，尚未决定朕意。）在此之间，事有可能结束，亦未可知。即便尚不能结束，但伊之使臣回到伊犁之前，青海事宜或许能够结束。现在准许起程，亦为可以，策妄阿喇布坦必为青海之事或奏请于皇上。再，凡有任何之事，臣均经讯问大将军之后，即照指示而行，岂敢违背大将军之指教。今日，圣主恐臣所行为非，即降旨恻恤教诲，而臣铭记于内，勤而勤之。是以，谨将圣主朱笔谕旨一件、朱批折子二件，另行装入封套，恭敬封闭，与奏闻折子一并包装于奏匣内具奏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170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巡抚绰奇办事观望推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据闻人言巡抚绰奇，凡事不先行妥办，且又问而不决，推来推去，实无办法时，即推诿于属

下人员。属下人员一则不能，二则灰心，无意效力，观望失时，导致诸事耽误。等语。又闻得，自听到皇上斥责谕旨之后，即不所知措。等语。由此看来，似乎颇为惧怕。若知惧怕，理当改悔，努力办妥职内诸事。但并非如此，今又闻得仍是推托。是以，谨将臣之所闻奏报。此二件折子，均为臣亲手所写，因而字迹粗糙，恳请圣主宽免。

朱批：尔之所奏，至为诚实。朕知道了。

117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复归原宗族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奴才尹泰谨奏：为条奏渊源，恳祈圣主施鸿恩折。

奴才我祖原系正蓝旗。曾祖赖塔因娶额亦都巴图鲁胞妹，伯祖父图彦、生祖父伊奇纳，归入舅舅额亦都佐领。圣祖皇帝始查喜峰口边外之际，奴才伯祖父为关口守卫之图彦，三次效力于皇上。陈述寻归母之亲家缘由，年已迈，跪请将官职由孙萨克察承继，原御前侍卫长觉罗努嘿讷、堆勤、郎坦、原尹德族护军统领噶都、前锋参领岳拜，著奴才伯祖父图彦进入行宫，询于太祖、太宗朝征猎之处，如何归入母之亲家佐领缘由，赏赐银绸，依请准孙萨克察承袭官职。俟萨克察年迈休职后，圣主复施鸿恩，准萨克察子萨海由披甲继补为喜峰口守卫。将奴才之族子哈达，圣主施以覆载深恩，准出旗，全族编为一佐领，哈达同奴才原均系一祖之孙，应仰主之鸿恩，退归于族。等情寄信时，正值圣祖皇帝大行之际，奴才何意忍叙并族之情。哈达复要奴才并族，而报告于旗。奴才未准而止之。都统尹德反复称：尔等原寻亲归我等佐领，既将尔之原族编为一佐领，应往并为尔之族。今虽眷恋我等而不忍，后日知晓原委之人逝后，亲戚之事被湮没，竟为佐领之人等情。惟祖父、父、我本人均在一佐领，视亲戚而来。此原奴才荷蒙圣主之厚恩极深，虽粉身碎骨效力，亦不能报答于万一，岂敢复扰圣闻，请并于族。

伏思，皇上乃天赋之明鉴，似日月普照大地，天命之仁慈，如天地普施，幸逢此盛世，奴才今年迈，乘老人在，若不将来归祖宗缘由陈明具奏，后日无知晓之人，亲戚之情由被湮没，子孙世代以为此等佐领之人。伏乞圣主明鉴，将奴才我之伯祖父图彦、生祖父伊奇纳之子孙，并入族兄之子哈达佐领，退归原族，奴才我之子孙世代，得以蒙受圣主无疆之恩，且奴才祖父在九泉之下亦不胜感激。为此奴才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依照奏请并族归哈达佐领。该旗知道。

1172 向导总管觉罗佛伦奏请拟授委参领为副护军参领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向导总管兼副都统觉罗佛伦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我皇上恩施骁骑委参领为副参领。五品以上官员，除授为副参领外，其护军校、骁骑校及委副参领等，亦授为副参领，使之为正五品官。如此以来，管理实为得力，且又荣贵，于事颇有裨益。于护军营内，因护军参领不敷用，即从护军校内挑选其中为人尚可，才技优长，又有劳绩，能以管制者，奉旨委为章京。所以委用伊等，则因管辖甲喇实不敷用之故矣，并非委用于正缺章京。骁骑营虽为重要，而护军营则皆精兵，亦为重要，且其所守卫者，则皆为皇宫禁地，既便于行在围猎，亦必守卫御营，管制护军校、护军等。从护军校中委用之委参领等，当管制护军校时，因其为非正职而有所无力。伏乞皇上睿鉴，将从护军校中委用之委参领等，亦授之为副护军参领，职以五品，或荣戴孔雀翎，则将管制有力，且为正职，而护军校等亦多得一晋升之途。臣仅将愚见惶悚跪陈。为此谨奏，祈请皇上睿鉴。

117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详细了解地方道路山野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臣奏折内奉有皇上朱批谕旨曰：览尔所奏，指给阿喇衲之路错矣。朕为此事，多为发愁焦虑。甫由阿喇衲奏报，已从巴里坤路前来。旋由尔之此奏折前来，故朕颇为欣悦。尔乃驻扎于远陲之将军，不时访问明了地方、道路、山野情形、国外情况，方为妥当。如此疏忽大意，则不可以。钦此。臣谨跪读，望阙叩首。伏思，圣主洞察一切，敕谕极为周详。臣对圣主所颁敕谕，必将铭记于内，并详细访讯地方、道路、山野情形，以及国外情况。要详问于熟谙地方之人，凡事谨而益谨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为人尚可。此次，大概有望事成。根敦等人，拟于三月初十日前后从京城起程。一俟行抵尔处，即可示以庄重宽宏、平和诚实之情。在闲谈之中，尔等亦可表示出由于再不能立功而有所惋惜之情。

117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在军营官兵跟役商人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所有官兵跟役乃至商人皆赖皇上鸿福生活太平快乐事。

臣等请安折子内奉有皇上朱批谕旨曰：朕躬甚安。尔等可好？新年大禧！愿尔等在军营至为太平，官兵愉快，军务妥速成功，以期举国忭欢，君臣快慰相见。钦此。臣等跪读圣谕，曷胜欢悦，不知所措。又招集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宣读皇上所颁凤诏之后，所有官兵无不欢悦。臣等叩别圣主已久，当闻圣主万安，又见朱笔谕旨时，如同得见天颜，不胜喜悦，即率领官兵望阙叩拜。圣主又降旨曰：尔等可好？钦此。臣等确实承受不住，除望阙叩首之外，亦不知如何具奏。臣等虽在军营，但赖皇上鸿福，直至官兵皆为太平欢乐。去年夏秋二季，雨水极为及时，因而牧草普遍长势好，马畜皆得以膘肥。从秋末至今年正月，虽无数降雪，但未过三四指，加之又暖和，马畜不曾受损失，且又继续逐渐变暖，今其向阳处之雪，全已融化。在军营之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跟役，乃至商人等，皆赖皇上之鸿福，生活太平快乐，并无病灾。臣等全赖圣主之天威鸿福，以期望速成皇上委任之大事，以瞻仰皇上之天颜。今将皇上所颁凤诏，已恭敬誊清后，咨文于驻吐鲁番都统穆森、驻库舍图委前锋统领法瑙、驻鄂隆吉侍卫哲尔德等，令伊等一俟皇上所颁凤诏到达，即行晓谕于所有官兵，并令率领官兵叩谢天恩。等因咨行外，窃臣率领大臣官兵叩谢天恩，并将在军营之所有官兵、跟役、商人等平安无事，生活愉快等情形，具折奏闻。

朱批：必合于尔之所奏。

117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巴里坤等地兵丁行粮银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兵部咨称，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硕怡亲王奉旨：各地从军人员自出征以来，均已效力甚深。故朕特颁谕旨，多次撤回年迈患疾人员。如今留在军营者，皆为好男儿，行军各地，从不

耽误，殊甚可嘉。今值寒冷季节，著普遍赏给一个月行粮。钦此。是日，和硕怡亲王面奏称，前差我部章京所送之银尚有，可赏给军营内银两。若用多少，可将所用数额报部之后，再运送钱粮时，如数送去，以垫补之。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前来。臣即招集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兵人员，当场宣读圣主谕旨以听之。众人跪曰：奴才等平素叨蒙皇上之养育殊恩，食用钱粮，而遇军务后所效力者，乃奴才等应尽之事。自从来到军营之后，尚无纤毫效力，然而圣主屡赏恩泽，特颁恩旨曰：如今留在军营者，皆为好男儿，行军各地，从不耽误，殊甚可嘉。今值寒冷季节，著普遍赏给一个月行粮，等因，特颁恩旨。我等末秩奴才何等缘分，实不敢当，只愿捐躯镂骨，图报万一。我等为此而所欢呼之声，震天动地。伏思，圣主仁慈如天，恩泽如日，无所不周。由于官兵久历封疆，因而屡蒙抚恤殊恩，实如天地无穷尽矣。所有官兵闻知圣主所颁隆恩之后，均无不欢忭者，亦无不奋发者。圣主恤悯全体官兵如赤子，并递加恩泽者，委实自古以来未曾有之。故臣率领臣僚兵士，以叩谢天恩外，查照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咨交之例，已令总兵官李尧统领绿旗兵一千名，自巴里坤起赴甘州，故不查外。臣钦遵上谕查得，现有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之满洲、蒙古兵丁为五千三百零六名，绿旗兵丁为五千零二名，而应赏给满洲、蒙古兵丁之一月行粮银为各二两，计为一万零五百八十七两，赏给绿旗兵丁之一月盐菜银为各九钱，计为四千五百零一两八钱，以上共计为一万五千零八十八两八钱银。又查得，据户部来文内称，将赏给从军人员之银额，拟经造册之后，由部如数解送，以补偿于原项下。等语。今于军营内并无多存别项钱粮，只有借贷兵丁买马银三十万两余，且已交付巴里坤地方暂理钱粮事务阶州知州邵嗣世保管。是以，臣饬交阶州知州邵嗣世从买马银内共支取一万五千零八十八两八钱银，将其中应赏给在巴里坤兵丁之一月行粮、盐菜银七千九百二十两六钱，由臣亲领臣僚共同验看，均已赏给每个兵丁本人。其应赏给在吐鲁番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一月行粮、盐菜银为五千一百十六两一钱，应赏给在库舍图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一月行粮、盐菜银为一千六百十一两六钱，应赏给在鄂隆吉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一月行粮、盐菜银为四百四十两五钱，已派官兵解送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地，并行文都统穆森、委前锋统领法瑙、侍卫哲尔德等，令伊等一俟银两到达，即行亲自将皇上殊恩赏赐于兵丁本人。等因咨行。至于赏给兵丁之银两细数，兵丁之所属旗分佐领，以及地名等，均已造清册呈送户部。此外，亦已行文甘肃巡抚绰奇。缘系臣钦遵上谕已为兵丁赏给一月之行粮、盐菜银，并驻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处之大臣、官员、兵丁等共同叩谢天恩之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亦给官员赏赐之处，已另有旨。其余之事，知道了。

117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责令牧羊官员赔偿倒毙羊只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据兵部咨文内称，总理王、大臣等议奏得，将靖逆将军富宁安所奏一折，即存牧于军营之羊只，由于瘟疫而死，理当责令放牧官员赔偿之一折，由都统拉锡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捧出传旨曰：著此交总理王、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议得，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于去年会同总督年羹尧、巡抚绰奇奏请十万只羊内，除阿尔泰路尚未送来之二千六百三十三只羊之外，均已陆续送来，共计有羊九万七千三百六十八只，与此前存栏之二万二千七百五十五只羊合起来，共有羊十二万零一百二十三只。其中，于去年十月、今年五月已送到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以作盘缠羊，共计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六只，仍应余四万一千四百三十七只，如今只剩余二

万四千零三十四只，尚缺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当讯问牧羊副将石云卓、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人，则称于去年冬季有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羊死于瘟疫，并呈文自愿如数赔偿。是以，除将现有二万四千零三十四只羊，于今年八月送至吐鲁番等地以作经费外，查得，副将石云卓、台吉索诺木等人，皆为负责牧羊之人，有许多羊只倒毙，理当议罪后责令赔偿。但由于羊只死于瘟疫者属实，故免议罪，而拟令如数赔偿之。再，自前年至今年八月，每次送羊至吐鲁番等地以作经费时，均由牧羊官员、鄂尔多斯官兵所送，其于沿途倒毙之二千二百四十七只羊，亦拟令伊等一并赔偿之。以上应赔偿之两项羊只，共为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二只，可令副将石云卓等赔偿其中之一半，而令台吉索诺木等赔偿其中之另一半。此次，理应责令伊等如数赔偿羊只，只由于喀尔喀地方远离巴里坤，买补后难以驱赶带来，且于去年经议政议奏，根据喀尔喀人请求，暂停官派买取牲畜，而难休养二三年，以利于牲畜繁衍滋生。等因奏准。据此，拟停伊等赔偿羊只，而照原买羊价例，一只羊折银一两五钱，以如数赔偿银两。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齐旺多尔济、管旗章京土伯特、副都统罗卜藏达什、参领阿里玛、伊扎布等人，应该赔偿其中一半羊，即九千六百四十六只。将此交侍读学士固鲁限期如数催取银两。一俟全数催取完毕，臣即奏明之后，可交付巡抚绰奇，以拨归于军饷。又牧羊官员内，有候补知州张若恒、知县邹崇义、李金阳、陈勋、守备陈宏佑、王奇贵、徐功等七名官员，已于今年二月均遣回任所。今据副将石云卓等呈称，于去年冬季羊只因瘟疫而死时，邹崇义等七人皆在牧群。自伊等走后，并无有羊只死亡事件。等语。据此，拟令此七人亦一并赔偿羊只。查得，该牧羊之各官头领等人，皆由巡抚绰奇所派，且伊等之地址，绰奇亦皆知晓。拟令牧羊副将石云卓、杨廷珠、参将马吉祥、游击石希冀、候缺知府吕琼、志森、知县徐朝丰、守备韩英华、孙道林、已遣回之牧羊候补知州张若恒、知县邹崇义、李金阳、陈勋、守备陈宏佑、王奇贵、徐功等十六名官员赔偿，应当赔偿之另一半羊，即九千六百四十六只。此事，已咨文巡抚绰奇责令伊等摊赔，限定日期，照原买羊价例，一只羊折银一两五钱，以如数催取银两。一俟全数摧取完结，可由巡抚绰奇奏明之后，以归入军饷内用之。倘若于限期内不能如数赔偿，则经参奏之后，交该处严加议罪，仍令伊等如数赔偿。如今，阿尔泰路尚未送来之羊仅有二千六百三十二只，羊无多，而副将石云卓等来到军营又已年久，伊等皆有赔偿款项，是以拟派伊等均往甘肃巡抚绰奇处候旨。一俟从阿尔奏路送来之羊只到达，即交台吉索诺木等牧放之。等语。查得，军营之羊只，皆为关系国帑。倘若羊只因瘟疫而倒毙属实，理应当时即行奏明，然而在当时并无陈报，如今查羊群，方才齐声皆言死于瘟疫。由此观之，平素不敬谨牧放，因循疏懈，以致于多死，无不倒毙。其确因瘟疫而倒毙者，可免赔偿，而其捏报者，一经查出，理当治罪，并令赔偿。鄂尔多斯蒙古从征后，皆食钱粮，看守牲畜，在牧地效力行走。如今若视伊等与从内地派来效力官员无异，亦令赔偿死亡羊只之一半，则无完结之日。对于当否赔偿人员，并未加以区别，而责令一体赔偿，此议极不明白。将此咨文将军富宁安复查，其中，责令赔偿，或免赔偿人员，均加以分析议奏，时再议之。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奏事郎中双全等转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语。

查得，康熙六十一年冬，牧放于巴里坤地方之羊只，因瘟疫而死亡，时由石云卓、索诺木等人并未及时呈报于臣，但牧羊之地离军营很近，臣知晓羊只因瘟疫而死亡情形。再，臣我自己、大臣官员之羊只，又军营周围贸易蒙古人、百姓之羊只，亦因瘟疫而死者甚多。前年十月，守备谭柱国等驱送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地以作经费之羊只，赶到噶顺等地路上，即有二万一千五百十三只羊因瘟疫而死亡。将此情况呈报前来之后，经查死于瘟疫属实。故臣饬交该办理粮饷官员，以粮代羊，送作经费。又咨文甘肃巡抚绰奇，以陈述其情。巡抚绰奇已将守备谭柱国等所送羊只死于瘟疫情形，咨报于户、兵二部，并将此事咨文于臣，今记录在案。副将石云卓等，鄂

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皆在军营效力已有七八年。康熙五十七年从喀尔喀地方送来之七万只羊，六十年从喀尔喀送来之十万只羊，均交副将石云卓等、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牧放。屡次出兵时所带羊只，以及送吐鲁番等地以作经费，供给巴里坤地方以作经费时，均已如数拨给。而伊等牧放时，亦不曾有一只羊倒毙。倘若伊等平素不敬谨牧放，或苟且塞责，以致于羊只死亡，当盘查时，皆捏报为死于瘟疫，则臣势必参奏，以重议罪，又令赔偿。当查羊只情形时，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呈称，此羊皆死于瘟疫。我等专为牧羊人员，情愿赔偿。等因呈文。臣伏思，羊只死于瘟疫之事，虽为属实，但关系国帑，故未敢奏请圣主以免赔死于瘟疫之羊只。此等羊只死于瘟疫属实，故免议伊等之罪，而照伊等呈请，将死于瘟疫之羊只，又作为经费而驱送路上倒毙之羊只，共为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二只，令牧羊副将石云卓等人赔偿其中之一半，而令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人则赔偿其中之另一半。等因，奏请圣旨。此奏，并未区分应赔或不应赔人员，又未详细陈情者，皆乃臣之懦弱而不能想到所致。今由总理王、大臣等议奏后之来文内称，其确因瘟疫而倒毙者，可免赔偿，而其捏报者，一经查出，理当治罪，并令赔偿。等语。是以，臣又复查得，于巴里坤地方牧放时，由于瘟疫而致死之一万七千四百零三只羊，皆死于瘟疫属实，并无捏报，恳请圣主施恩宽免。至于该送往吐鲁番等地以作经费但死于路上之二千二百四十七只羊，拟令副将石云卓等十六人摊赔之。此项责令赔偿之羊只，仍照臣之前奏咨文巡抚绰奇，令伊等停赔养只，而照原买羊价例，一只羊折银一两五钱，责令伊等限期摊赔，如数催取银两。一俟全数催取完结，可由巡抚绰奇奏明之后，以归入军饷内用之。倘若于限期内不能如数赔偿完结，则经参奏之后，交该处严加议奏，仍令伊等如数赔偿。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降旨给议政。

11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处置辱职侍郎常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称：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谕旨：侍郎常寿，系办理西宁地方军务、任青海方面事务之人，未将罗卜藏丹津如此胡闹乱行之实情具奏于朕，将西面事务交付大将军年羹尧，而诸事不管，西宁处亦无备兵，青海之情可否议之，伊自稔知，而不俟大将军抵至，舍弃西宁，轻率前往青海，被罗卜藏丹津缉拿，即随罗卜藏丹津由兵士解来，侵犯西宁地方。幸大将军年羹尧乘机赶到，击败罗卜藏丹津，否则将若何？由此观之，常寿为臣之人，被贼缉未能死，罗卜藏丹津释遣而悄来者，甚属辱职，乃为犯国法之人。籍没常寿在西宁之家产，赏给效力之兵士，拟常寿斩杀罪，即缚以铁索，严解西安监候。俟军务告竣，必正法。似此玷辱国家犯军法之人，断不可宽宥。再，笔帖式多尔济，被贼所缉，尽忠献身，甚属可嘉。将笔帖式尽忠之举，照例议叙交部，命大将军年羹尧处照例施恩祭之，俟开印后，由部行文大将军年羹尧。钦此钦遵。等因前来。臣钦遵上谕，押解常寿至西安，送牢监禁外，籍没其西安家产，赏赐效力之士兵。再，将常寿之子一人、差妇、家人，均解送刑部，转交伊等该旗。

又查得，常寿有印一，侍郎噶什图奏销时，用此印。今噶什图既然奏销之事，尚未完结，暂留此印，俟噶什图奏销事竣，再送部。再，籍没常寿家产时，获常寿来西宁后，购买田舍之满文单子一、汉文档子二册，亦送刑部，请旨办理，等情咨行。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留印以用，奏销事明白之时，送交部，谕部。

11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兵已达甘州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正月二十六日，平逆将军、贝勒延信咨呈称：副都统花色等率来鄂尔多斯五百官兵，于正月二十日，抵达甘州。副都统查克旦等率来之土默特五百官兵，二十一日抵达甘州。等情前来。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蒙古、绿旗兵丁行走之情状，法纪如何，顺便具奏。

1179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改革三库制度以杜弊端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总管户部三库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谨奏：为杜绝弊端以利钱粮事。

窃臣荷蒙皇恩自专管户部三库以来，已有年余。经留心观察得，皇上之天下钱粮总汇区所至为重要，虽分有收支二项，但弊端深奥，难以全知。臣经过苦心思索，将所得一二款有利于钱粮之处，在下面开列具奏。

一款，江苏、安徽、湖南等地之地丁钱粮，从两淮、两浙、长芦各地送来之税钱、杂银等，在一千两中，则少五六十两不等，亦有者短少一百两。元宝则少四十两、五十两、六十两。对此现象，经访闻得，在原处装银时，【原档残缺】

一款，或有送来九八、九七等各色银。经访闻得，向有送来此项银两时，由库吏将增色银之二份入己，而将另一份给于送银之人，然后将潮银归入于库。自臣管库以来，每有送来此类银两，虽不敢大肆舞弊，但经报臣闻知后，根据要增加银两成色之指示，在外宣扬纠参，以此吓人。一俟得利之后，又言经求大臣之后，要增加银之成色，云云。根据此类情形，应普遍行文各省，嗣后若送来成色在九九以下之银，则将大臣以下至送银以上人员从重治罪。如此方能杜绝这一弊端。

一款，凡有装于银鞘之钱粮银送进户部大门，即有守门之门官承办，故在一个银鞘上用银二两。此外，库吏中有厚颜无耻者，常与门官勾通，引诱送银人。夫门官者，乃一末等皂隶，若承办如此重大事件，则必侥幸图利而已，岂有因皇上之事重要而孜孜不倦，有所畏惧之理。以臣之见，若于三库总设一大使办理，则其弊端、诈人等事略微少些。设此大使一职时，若照例经考试后录用，则其弊端仍不间断。此一缺若改为题放官缺，则于事有利。若设大使一职，则定该省解送钱粮、绸缎、药物日期之后，将派出某官，或衙役某人，解送某项银两、绸缎、药物多少，银鞘、箱子、包子多少，均封盖印封条，某日起程，某日到达。等情，事先行文知照大使。该文到达之后，由大使可报知臣及在库官员。该解送银两物品到达之后，即行核查报臣，并将批文记录于号簿册后，送至承发科，由臣填写到达日期，之后送库与该司官员一同验收，然后再报于臣，则可杜绝挪动、偷窃、遗漏等弊端。砍开银鞘时，若由大使验看砍开，则可杜有意砍取钉子，或弄乱碎银而取等弊端。若在交银时因有缺银而前来补交，则由大使与该司官员公同查看银两，一同到库交给，可杜捏造、隐瞒、欺诈等弊端。若将点数、承佃银鞘为大使之专责，不会门官干与，则可杜串通、诈取等弊端。

一款，总管三库印有区别，它与户部无关之另一衙门。若于三库设一主事，以理总册之记载

事宜，则可杜一切档册中之弊端，且又所有数目得以清楚。将印信收藏于臣之家中，虽为可信，但日久之后，难免不有欺瞒事宜。若需钤盖三库印信，则由记录三库档册之主事，前一日详细核查报臣后，由主事验看共同盖印记录在案。每到年终，将二三处所录档册带至臣之家中，与家中所存档册核对查看。如此，全可杜绝隐瞒、欺诈之弊端。臣谨将咨访所得几款具奏，请皇上训示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如此方可谓为办事。深嘉。全准行。著九卿阅。

1180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旗分佐领下倒毙官驼停摊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谨奏：为钦遵上谕，具陈管见事。

今八旗佐领下各所养二头官驼者，皆乃皇上巡幸时用以驮物，或以备军机事务之驼，至关重要。若有佐领下所养官驼倒毙，则从全佐领官兵中摊派而置买。前奉有旨：旗份佐领内私自摊派者，并非好事，彼贫穷兵丁仅靠钱粮过日子。嗣后，不得因为公事而私自摊派。著务必奏闻。倘若仍有私自摊派者，即行拟以营私舞弊之罪而不赦。钦此。皇上降此谕旨，乃悯恤贫穷兵丁之至意。奴才伏思，驼不比于马，养驼人之驼，倘若倒毙，自力难以置买者，亦为是实。嗣后，倘若八旗佐领下所养官驼倒毙，则停摊派于兵丁，而由该佐领下牛录章京、骁骑校、小领催等亲自呈报该管参领等，切实验看之后，呈报旗大臣等，然后根据各旗顶戴文武大臣品级俸禄相应拨出置驼等价银，由参领收银置驼。将所置之驼再交佐领妥善养肥。倘有不肖佐领下养驼不当，或有私弊捏饰之情，则将该管参领、佐领牛录章京、骁骑校、小领催，并养驼人均交该部议拟之。奴才谨将管见，冒昧具奏，伏乞圣主睿鉴。

1181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报议政九卿旗大臣等会议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窃臣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抚循内外，办事启迪其理，以合体制，以求渊源，训诲臣僚，竭尽圣虑。今内外各地诸事皆被治而极定，惟议政会议、九卿会议、旗大臣会议时，拟应宣布不放，如此可于约期内皆聚而会议，尽心议论，以利议事，且事毕后，各自办理任事，亦不致于耽误。伏祈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甚是。著将议政、九卿、旗大臣会议之事交当月处依奏施行。

11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量力捐助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在臣之为捐银煮粥以济百姓事一折内，奉有朱批曰：尔此次捐输要量力而行，切勿为此发愁劳累。钦此。钦遵。窃臣沾恩甚重，凡有捐输之公务，务必量能捐助，（**朱批**：如此方为是。）若有不能，即照谕旨而行，不致于劳顿。对眼下几件事，臣有能力办到，故而捐助。诚为不能办到之事，即行奏请，以动用正项钱粮。再，纠正江南百姓结帮之风气时，圣主训诲臣曰：务必远顾，

不息不间，根据事发，取其是，不留情，以渐进。等情，至为周详。臣必钦遵而行，竭尽而为。圣上此谕，已含概臣之职守（**朱批**：是。）臣已得有一生遵照施行之所，要谨记效力。再，总兵官陈天佩所保举之原游击蓝柱到来时，臣经核查之后，是否可用，时再定拟具奏。陈天佩捕盗尚可，只因心怀私念，不可信用。嗣后，将伊之所作所为，臣必留心核查。倘有劣绩，即行奏闻。是以，将奉批之五件折子即行封闭，一并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

11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二麦长势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看得，江南地方于去年立秋之后仍有下雨，故而小麦、大麦均已生长，可望收获，眼下民心甚安，米价亦为平稳。现今，江宁巡抚属地米价，一石卖银一两六七分至一两四五钱不等，其中有一二处之卖价可达一两七八钱银。小麦价银，一石可卖八钱至一两不等，其中有一二处地方之卖价可达一两一二钱银。大麦价银，可卖四钱至五钱七八分或六钱不等。豆价银，江北地方一石可卖七钱至一两不等，而江南地方可卖一两至一两二钱七八分不等。安徽巡抚属地米价，一石卖米价银八钱至一两二钱不等，其中卖价一两左右者多，而徽州、凤阳二府属地山区，卖价银为一两五六钱者亦有之。小麦价银，一石可卖六钱至九钱不等，其中卖八钱银者多，有一二处地方可卖一两，或一两四五分，仅徽州府一地可卖一两三四钱银。大麦价银，一石可卖二钱五分至五钱四五分银不等，其中卖四钱银者多，而一二处地方卖六钱五六分银者亦有之。豆价银，可卖六钱五六分至一两银不等，而徽州、宁国等处地方，可卖一两二三钱银。仰赖圣主之鸿福，江南地方自新年初一日至初七日人日、初八日谷日，风和日丽，农夫皆曰今年必定大获丰收，老幼皆在忭欢雀跃。由于圣主之勤政恤民至意通天，是以于新年正月间降雨雪，形势甚好。由此可以预见，江南诸事能以顺遂，风调雨顺，年丰民安。微臣幸逢盛世，叨蒙圣恩，为此诚欢诚忭，仅将米麦等价格恭谨奏闻。

朱批：览奏，不胜欣悦。于十九日，朕行耕礼后还宫，尔之此折子亦到。近几日，所有礼仪皆为顺遂合意，又甚庄重合理。天气极为温暖和畅，又因京畿地区冬季无雪，故今甚盼下雨。根据近几日之天热，又早晨之云气，或许在近几日内，上天必会施恩也。尔所管辖之地，乃为重要省份，今闻尔之所奏喜讯，方知上天已示有吉祥之兆。喜而拟此颁下。

11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修筑镇江府江口至丹阳县运河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明事。

自镇江府江口至丹阳县之一段运河，乃为漕运船只必经之路。由于江流湍急，流沙淤塞，且两岸又高，石土坍塌者多。虽经不时挑挖，倘遇雨水少时，则水浅而船难行。去冬雨少水浅空运船只难行，虽经竭力催促，仍有州县船只驶抵码头迟误。这对于兑装粮船开行之事，关系甚要。现今，春汛未到，而运河之水尚浅，实不利于重船驶行。故臣为奉旨会审事，来至扬州，与漕运总督张大有商酌后，特传江常镇道员王吉、镇江府知府叶谦前来，为设法挑浚运河，以利粮船速行

事，于镇江府江口修筑草坝蓄水；将丹徒镇之横闸较前修底，以引潮水入河；多派夫役，以挖浅处为深；又制做米袋，准备小船，以剥运至江；又从常州至镇江之间运河中，曾引开有小河，流往他处，因而运河水更加变浅。如今于此河上亦筑坝，暂行堵御，不使河水分散，全流于运河中，以利粮船开行。凡为挖浅、蓄水、利于粮船等事项，务必努力施行。等语。严加饬交后遣回。臣于本月初一日在扬州会审完结后，于初二日从瓜州渡江，来至镇江。经查看得，江口之草坝已竣工，闸板亦放下。上潮时，拉开闸板放水，退潮时，关上闸板蓄水。镇江府城外之旧有石闸，亦照此例开关蓄水。丹徒镇地方所有之横闸，业已修筑竣工，能以引入潮水。臣又前往丹阳县查看，自县东南查看至李桥。至于自镇江府至丹阳、常州之运河浅处，一面派出夫役挑浚，一面照山东省运河八闸门例，处处筑起草坝，置放闸板，以开关蓄水。又严饬沿途各地文武官员，务必昼夜督工，好生修筑。倘有船只阻滞难行之处，即装于小船剥运之，断不可误漕粮。等因。如今，丹阳县之漕运船只将要驶出镇江口。臣查完河道后，于初四日返回省城。为此具折差派臣标下千总周召正、兵丁杜国祥赍捧奏闻。

朱批：有何可言。除降旨嘉奖尔之外，不知如何拟写谕旨为好。

1185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各省兵丁习练鸟枪统一次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户部左侍郎常寿谨奏：为诸省驻防兵丁习射鸟枪统一次数事。

惟臣任工部左侍郎之职时看得，盛京、江南等省驻防兵丁，每年习射鸟枪三、四十次者亦有，八十、百余次者亦有。皆同一习射，而射之次数多寡不等。练兵习射鸟枪，乃国家之军备，断不可止，其内一年不习射百余次，胡乱超取火药、铅弹者，不可称无。伏乞皇上睿鉴，降旨该部，诸省驻防兵丁，统一规定习射鸟枪次数，每年务按规定次数习射。如此，可不误军备，且亦不过多靡费国家粮饷。为此谨奏，请旨。

1186 吏部奏请补授知县应否回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怡亲王舅舅隆科多捧出朱批谕旨：运同葛斗南缺以知县李俊有补授。训导王曰恭补授元城县知县。钦此钦遵。

查王曰恭直隶永平府山海卫人，例应回避本省，但王曰恭系特旨补授，应否回避，相应请旨。为此谨奏。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用。

1187 副都统萨哈察奏请选派八旗幼丁至吉林等处学习撑船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窃臣看得，八旗旧满洲恭遇皇上盛世而学习文武百艺者皆有之，惟独娴熟楫橹水性，行猎

于山林者寡。据此，以臣愚见，请降敕八旗选出每旗各十名幼丁，自十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骑射兼优，为人机敏者，而交与吉林乌拉、黑龙江、宁古塔等地将军、副都统，以学习驾船撑篙，山林中行猎及清语。俟学满三年熟练后，即带至京城，或录用于打牲，或录用于阿哥之哈哈珠色，或录用于前锋、护军，则八旗幼丁皆陆续叨蒙圣恩而得以养育。拟三年一次选派之。至于派遣伊等时，如何恩养之处，则出自圣恩，臣等未敢擅便，谨具奏闻，伏祈皇上睿鉴施行。

1188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缴回朱批事。

奴才钦遵上谕，将赏安折一份，奴才奏事小折内朱批两件，由奴才亲自逐一卷好，谨奏缴回。

朱批：知道了。不勤奋办事，而亲自逐一卷折何用？

11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道员谢旺充知错悔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布政使高成龄转降谕旨：道员谢旺充所出告示底稿在此，著尔带回交付巡抚诺岷，令多加教导伊。钦此钦遵。臣看得，告示内尽是陈词滥调，并非要事。故此，臣传至令其下跪后，严加教训。对此，伊羞愧惊慌，一味叩头认错。返回后，又认罪拟折一份送来，恳请代为上奏。臣看得该谢旺充，感戴圣主擢用之恩，诸事甚是黾勉。操守廉洁，品行端正。是以，官员均皆畏惧，兵民均皆赞颂。惟因拘限于文字，少显迂腐。但经教诲即可认错悔改。今遵旨教导后，伊详阅其告示，亦笑称迂腐是实，文字呆傻。因其屡次恳乞将伊认罪奏折务必上奏圣主，臣一并奏阅。

朱批：此小错一件。不迂腐不误事何妨乎（此句原系汉文）。著教导任用。

1190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贝子允禵所行不是之情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绰奇谨奏。

奴才叩奏实情小折内奉有圣主朱批：何闲阅读尔此等小事，由隐瞒给贝子允禵之银两看得，可知其余均为虚假。再，贝子允禵任大将军以来，伊所行不是，尽尔所知所闻，详拟具奏，不可少有隐瞒。朕无非欲知情而已。钦此钦遵。恭惟，圣旨极是，因允禵前来西路及署理巡抚抵达之故，甚难得闻省内官员之秘密。奴才据闻，原布政使折尔金送允禵银二十四万两，求其免除奴才后，补放伊为巡抚。等情。于当时就已耳闻。于六十年，于甘州地方时据闻：名王廷阳者来西宁效力，为认其门下给银五万两。等语。又，西宁地方有一喇嘛，未听说其姓名，为田亩争论一案送银数万两。等语。未得悉实际数目。又宁夏原同知伯诺充当贝子允禵之门下，并送银两，又应诺若提升伊一级给银三万，若系缺多给，若系一般之缺少给。等语。再，贝子允禵派人往青海解来蒙古女孩。其办理家务之尼雅汗前来托付奴才：贝子言，既然尔家在兰州，令携来几名善长修面剃发之女子，并寻几双满洲女子穿用之新鞋袜送来。等语。为此，奴才捎信兰州，捎

回几双女子穿用之新鞋袜交给尼雅汗，并告知并无会修面剃发之女子。等语未给。除此，另无所闻。再，贝子允禵以下至众人，西安、甘州地方官员竟动用官银拨给使用之事。今西宁地方已由地方官员等奏报。而甘州地方尚未报来档册，俟报来档册之时，均可表奏。是以，未写此情。圣主并未即行从重治罪奴才，而宽宥加以教诲，奴才岂敢渎奏。惟贝子允禵稔知圣主宠爱奴才，彼时即因畏惧圣主获悉，不曾向奴才索要银两。奴才奏闻给众人银两之情时，既便受贝子允禵何等恩惠，岂能舍弃性命隐瞒乎？送去马匹、驼、骡、食物，一直慌恐是实。倘若有一句谎言，情愿受负圣恩之罪。奴才不胜慌悚，伏俯谨具奏闻。

朱批：虚假又虚假，尔虽不奏朕，朕亦可以知情。倘若依赖尔等无知糊涂奴才，何事不误？

11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新任官员被参之缘由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详奏事。

据布政使高成龄转降上谕：朕选送山西之官员，朕仅观其表面而已，并无熟知之人，倘若有坐官不佳者，著巡抚据实参奏，断不可留用。钦此钦遵。臣恭思，圣主为恐姑息留用此等选派之员，与地方百姓无益而详细筹划，先于臣之奏折内两次奉朱批。今又交付高成龄转降谕旨。实为从严治理官箴之意。臣谨将先奉两次朱批抄写后，新官赴任之日，令一一过目从严教诲：尔等皆为特蒙圣恩之人，倘若到任之后，不尽力为循吏，而有卑劣之行为，则务必参奏，照负恩罪从重治罪。等语严加教诲后，各各惊恐失色前去赴任。伊等到任以来，臣不时暗中探听，今谨遵降旨，益加留意探听，一旦查出劣员，即应据实参奏。再，据高成龄又告臣曰：适据一人条陈，巡抚诺岷索要官员四、五十人，此数人依仗系圣主所选之人，竟于上司前逞强，况且巡抚无补放之缺后，将原本不该参奏之旧员亦肆意参奏。等语具奏后，圣主大加责备。等语。臣闻此，益加敬佩圣主英明，如同日月无以遮挡。其条陈者之意，大概欲包庇原有亏空官员，而以新员为借口具奏，圣主一目了然，当即责备降旨。实系调察其心肺。(**朱批**：此等情形，岂能感化朕而加以隐瞒。捡朕弃之不用之计，欲欺骗朕可乎。纯属不熟悉朕而又不明事理之辈之所为，可笑之极。)臣试探得，凡人一旦少存私念，即使是非分明之事，亦将迷惑，导致悖逆。适才臣遇事一件，乘便拟写，圣上可开怀一笑。平阳府太平县原任知县张学都，亏空该县钱粮四万六千两余，且初赴陕州署理印务，又将库存钱粮取走二千两余。去岁，总督年羹尧为廉价卖给饥民，拨送交付知府董申之米，由董申给其县分三千石后，又卖五百石，不仅侵用此银，且未将余米卖出，均填补其亏空之粮。此次臣亲自前去，究诘县书办等，方才得知。今参奏拿解，催征亏空之项时，又逞强央求地方几名闲散官员，纠集乡约、里长等人，声称民人情愿代张学都偿还亏空之项，恳请臣准行。等语呈文前来。臣认为或许是实，与尔等言：若尔等诚心代其偿还，应从速偿还，俟还清之时，我遂即具奏复其原职。等语。相继有一伙民人前来告状，言：伊等之乡约、里长等逼尔等代知县偿还银两，断难出银。等语。由此看得，纯系张学都求助于乡约、里长等，呈文欺骗臣批准施行后，伊等便持臣之所批胁逼民人，以便讹取从中渔利。今各州县均有民人拖欠钱粮。虽经催征尚不能如数征得，若民人被此等人再次盘剥，则所欠正项钱粮益难完纳。(**朱批**：甚是。)故此，臣张贴告示禁止后。惟向张学都催征。由此可见，张学都对上与国家钱粮无甚裨益，对下与民人生计无甚裨益，显系一名劣员。然其心腹恬不知耻仍向臣赞扬系一等贤员。为此，臣又气又笑。再，去岁十二月，数人来告状五台县知县吴常华贪戾，所辖知府亦曾参劾上报。因恰在臣赴五台山之际，臣欲亲自前去确查后再行参奏。遂亲往严查，亦交付高成龄、谢旺充等各自访查。并无确证。由此看得，孔子所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此言甚是。臣恭思，新到任官员内先来者到任仅四、五月，后来者仅一、二月，即便有不肖之徒，其间亦不及大行不道。据此悉，新

到任官员有数人，不改原任官员陋习，收取地方殷实人家及开铺商人之礼物，以官价买取商品，火耗较前减少不甚多，送交司后少有剩余是实。此情虽有人告知臣。而臣愚意，先原任官员较此严重之时，尚无人参劾，今新任官员等仅截留剩余之零头，反被参劾，甚是不公。是以，臣未予参奏。（**朱批**：小人不知足之道理在此，倘若并非如此，何以谓之小人，实该宽恕。）凡有耳闻，便传来告诫。仍不悔改之劣员，臣岂敢徇隐。（**朱批**：甚是在理。）再，看得五台县知县鲁昌华因年轻少显急躁，不容人是实。因参劾喇嘛等，审办此案时，喇嘛等恳请臣凡事不应交付其办理。等语央求前来。故此，臣念伊等彼此不和，恐生事端，本欲乘机将伊调往别处。曾与审案大臣等商议。今圣主已降旨高成龄应将伊调任极是。臣于其间暂不令生事，俟参报喇嘛一案稍稍冷却之后，再另行借故将其调任，（**朱批**：甚是，著如此办理。）如此，接任官员办事较为容易。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11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布政使等官员任职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据实奏闻事。

窃蒙圣主施恩将高成龄补放为本地布政使，使臣得一协助办理事务之贤员。臣原本对田文镜不甚满意。但自抵达此地后看得，办事明白，洁己奉公。今因补放为河南布政使，益加感戴圣恩，发誓竭力治理地方事宜，为仰报圣恩而黾勉，若怀二心，苍天睿鉴。等语。圣主原即洞悉伊将感念圣恩，孜孜黾勉亦难预料。所鉴甚是。再，臣是次与总兵官袁里祥会面，商议事务良久，人虽显笨拙，心情平和。（**朱批**：朕特将伊派往河南，将尔留意地方事务之办理，告知石文焯以便协助而任用，因得悉袁里祥不甚黾勉，朕便教诲伊子后派去。据此奏看得，朕此闻少有出入。）暗中访查得，统兵严谨，于地方不曾滋生事端。因来日不长，营务正在整饬中。臣之愚见，尚在可用之例。无论如何，全在圣主明鉴。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天津一任在中平。

11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兴汉总兵官吴征阿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转奏事。

据陕西兴汉总兵官吴征阿、川陕总督标下中军副将王松、四川夔州营副将宋可进、云南元江营副将纪成斌呈称：吴征阿我等乃甚愚俗之人，皇上施鸿恩举用，升至此任，未报答微末，圣主又赏孔雀翎。吴征阿等除望阙叩恩外，伏思，孔雀翎者，属皇上近人应获之恩，吴征阿等系何等人，如此殊恩，断不能报答于万一。伏祈大将军代我等转奏。等情前来。为此恭谨转奏。

朱批：知道了。

11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往布隆吉尔防备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查得，在布隆吉尔周围之厄鲁特贼匪，因冬季牧场衰败，马匹瘦弱，而隐居各处。待青草出，马匹稍复后，又行叛乱，不可料定。布隆吉尔地方，较他处稍热，牧草生长早，阿喇衲处虽

有兵五千，伊等马匹，至生长青草时计，膘尚不足，倘遇军机，有调动之处，又需镇守地方，军士不足分用。今调来甘州土默特、鄂尔多斯之驻兵，山西大同之兵驻山丹卫、总兵官李尧既然又率来一千兵，已足够镇守甘州地方。先已备甘州提督标下之八百兵，永昌副将标下二百兵，人均齐整，马亦肥壮。永昌副将刘绍宗乃好汉。著刘绍宗率此一千兵，遣往布隆吉尔。驮运伊等廪饩，臣遣侍卫贡格，由总兵官李尧从巴里坤携来之二千驼内，拣拨二百，著李绍宗自二月十五日启程缓行，抵达布隆吉尔后，正值青草生长之时。倘遇军机，有征伐之处，著刘绍宗会同总兵官孙继宗率兵前行，余兵镇守地方，布隆吉尔地周围之处均可牢固。为此将所备一千兵调至布隆吉尔情形，谨奏以闻。

朱批：如此办理者甚妥。朕心内又踏实矣。惟永昌等处稍薄弱，想惧尔等西宁之兵有后卫，断不敢前来，想尔必定尽谋而行，朕随意缮写寄之。

11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食元宵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该前往递呈奏折千总张文奇赍捧皇上赏赐元宵一匣前来，臣即跪迎，恭设香案，望阙谢恩领讫。伏思，元宵节御用元宵，乃内膳房所做之贵重物品，非在外之臣仆所能得以品尝者。微臣身在三千里之外，而圣主殊眷遥赏送来。臣恭接之余，不胜感戴，即领子女妻室，共同饱食圣恩。惟臣何等之人，叨蒙圣主施以高厚之恩，屡屡眷念赏物，非但臣一人得以享受，而子女妻室合家俱得享受，实深感戴而欢悦，不知如何奏谢。为此具折，特差臣标把总张如珠、兵丁杨明德赍捧谨奏叩谢。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拟写。

朱批：知道了。若不恩施于尔等省臣，又恩施于何人？再则，可令别臣闻此而学尔。朕私自恩施，或公开恩施，盖有天下人有殊论焉。

11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审拟侍郎阿锡鼐等倒卖官马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传上谕：送马至宁夏之阿锡鼐、恒德等，自抵宁夏之后，卖其肥壮马匹，而将羸瘦马匹强行交给有司后领取领字文书，反而巧饰其情，谎称已经妥送，等因，奏报于朕。自朕登极以来，如是欺瞒朕者，此乃初起。今罗卜藏丹津之事似有善结趋势，故而如此矣。倘若事属较大，则误军机非浅。军机至关甚要，断不可滋长此风。况伊等返回后，皆奏称已全数送达，朕即降旨恩施议叙。然伊等如此捏饰隐匿，故不可不明赏罚。著尔等传伊等前来，拟降严旨，交议政大臣等严加审明奏报，不得遗漏任何一节。钦此。钦遵。又宁夏署同知事务郎廷怀呈文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将此一文亦一并发出。据该呈文内称，宁夏验收署同知事务郎廷怀恭呈于大将军、公，查得，前送马大臣等强行交付羸瘦马匹后，欲以领取三、四、五分膘之领字，此事恰被洮岷道员黄坤撞见。本职因见马匹羸瘦，欲采买后以备更换。闻得，送马大臣将带来马匹卖于塞外，本职即派家人前去探听采买，据报大同总兵官率兵至宁夏，在交付马匹之前，在途中即买取八旗一等马八十四匹。交付马匹之后，由署宁夏总兵官事务

惠副将买取八旗好马八匹。由横城马守备共买取八旗牧放马一百余匹。又宁夏各营皆买取马二、三匹不等。等语。又本职亲眼所见得，宁夏卫守备买取三十三匹马，左右二卫分别各买取十、二十匹，本职亦买取二十六匹。据此，仅将本职访闻目睹数额如实呈闻。至于王副将、色侍卫行抵宁夏后，将挑选马匹数额拟文交与送马官员慎兴呈递，故无另呈。等语。

据此，臣等会同审得，据恒德、多索礼等供称：奴才等自京师起赴时，恒德等共带骑乘马一百六十九匹，而今日只带回七十二匹。返回时，因牧丁马匹行走艰难，难于回来，故伊等纷纷卖马而雇用骡子。此等情形，不曾奏闻，乃我等之死罪，又有何供。等语。查得，恒德等原带乘用马一百六十九匹，今仅带回七十二匹。由此观之，其中所欠九十七马，显然皆为卖出者矣。据喀拉、杜兰供称：拨给我等并达布逊诺尔牧长、副牧长、牧丁之马共九十六匹。又恐马匹疲乏、倒毙，总管富绥拨给备用骒马五十匹。其中已卖三十匹，除已倒毙疲乏者外，今带回马九十二匹。等语。查得，喀拉、杜兰等原带骑乘备用马共一百四十六匹，今仅带回九十二匹马。由此观之，其中所欠五十四匹马，显然皆为卖出者矣。据阿锡鼐供称：本人赶着太仆寺右翼五百马送去时，有牧长、副牧长、牧丁共三十人随同前去，每人带三马，共九十马，又计本人及随从跟役乘用之马，多带去一百一十匹马。左翼牧群，则由色赫里赶着前去，亦照此带去马匹。本人抵达宁夏交付马匹之后，将所余马匹交与色赫里，而本人雇用骡子先期返回。色赫里尚未返抵，带回几多马匹，亦不知晓。本人将我赶去马匹未送至牧地，而急忙雇用骡子回来，使致发生卖马，此乃本人之死罪，又有何供。等语。由此观之，经卖出阿锡鼐之所带多余马匹后，推诿交与色赫里者显然矣。阿锡鼐、恒德者，乃承领前去之人，凡事理合据实具陈圣上，然而倒卖官肥壮马，欺瞒皇上，贻误军机者，其情甚恶。据此，拟将阿锡鼐、恒德、喀拉、杜兰、多索礼、莫尔浑、达尔玛俱行革职，拿解刑部会同严审议奏之。至于色赫里，拟令兵部作速咨取，一俟到案，亦并严审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办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兼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侍郎臣牛钮。

朱批：多索礼未卖马，亦非为首前去者，著宽。阿锡鼐、恒德，著革职严审。余者俱行革职议拟具奏。此起审问，未明事情，著审明。至于刑辟，著请旨后再用之。余知道了。

119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千总带回朱折内有他人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千总张文奇赍捧皇上批折前来，臣即跪迎，恭启匣子，见一恭封套内装有折子。前有皇上曾将他人条陈折子交与臣之事，故臣即行启封，则见有将军唐保住等所奏三折，臣至为惊骇，即行照旧封之。故此，将皇上所批臣一折并封谨奏。

臣查弼纳亲自拟写。

朱批：太滑稽。与尔何干，这有什么。类此舛误有数起，皆由莫克托索怠玩胡闹所致。

1198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传谕教诲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圣主敕谕事。

布政使高成龄等于二月初三日抵达后，与臣言称，众人言臣办事苛刻，伊闻此后口头奏闻，奉旨：尔传旨于诺岷，照此认真办事，不可观望惧怕。虽有结仇而毁谤之言，朕亦断不听。钦此。钦遵，转告于臣。臣伏聆之余，不胜感戴，涕零若雨。钦惟，臣本一介庸愚，虽授任于部院三十余年，但极为懦弱无能，不被该管大臣认识，因己知不能，欲离职开缺。后讵恭遇圣主，一见即蒙欣赏，屡次优任，又降非分优诏，连加优恩。于是，臣心怀多加报效圣上隆恩之意，然而才力不及，只为先期完结职内必办几项，而将所知情形据实奏闻，其纠参旷缺官员，严催仓库钱粮，改补在职官员等事，已经奏准。对此准行之事，有人不甚惬意之事颇多，以致于结仇，然臣不曾虑及于此。惟为臣者之道，不可因回避仇视怨艾而延误国事①，故臣知难而进。今之人，无论责臣以何种名声而加宣扬，均不出于圣主之睿鉴，对此一点，臣知道② 仰蒙圣明，臣不轻易被人陷害，即便陷害臣以致死，臣承蒙皇上重恩，为皇上之事而执理死去，亦无所憾。（**朱批**：尔之此意此行，朕即或问罪于尔，而天不允。著尔照此果断而行，诸事一经整顿井然，再以宽平示众。凡事以理随时治理，而不可偏安。）总之，臣受圣主知遇之恩殊甚，不能惜躯而惧人言，退缩不前，只执训旨而行。我皇上恐臣闻人言而所惧怕，特眷念并交高成龄传敕谕于臣，实无异于天地父母，臣当遵照施行。为此叩谢天恩。

朱批：朕可信尔。朕极褒赏者，尔乃知朕之臣。照旧勤勉。

1199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敕下各省督抚都统保举人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七日

侍郎托时谨奏：为遵旨恭陈管见，仰祈睿鉴事。

钦惟百行之中，以孝为先。为子者，果为孝，一经录用，无不忠者。我圣主以此为要，初颁恩诏，令府州县卫官员举荐孝廉之士，此实为治理天下之至德，各省督抚理当仰副圣主以孝治天下之至意，咨访各地孝廉之士以举荐。今已降旨一年有余，而不见有人举荐，安能于天下无一可荐之人？此或许因目今举荐其人，而日后被举荐者改其行，以致罪及于己，故而游移不定，不行具奏。请降敕直隶各省督抚，于各自管辖之内，不分官与人，凡有侍奉父母以尽孝，而持躬廉洁者，务必咨访具陈。此举荐者中，确有学得好，又有识字者，则送该部陈情，进行测试，以奏用于该用处所。若系未学不识字者，则酌给虚衔以尚之。若然如此，天下皆相劝勉，以副圣上之教化，纷纷修行，孝廉大兴，习俗益厚。再者，满洲、蒙古、汉军多年承蒙抚养教育之恩，安逸生活，不可无孝廉者，亦请降敕八旗都统照此查访保奏之。如此当否，伏祈睿鉴教诲。不胜惶悚谨奏。

---

① 译者注：自“惟为臣者之道”起至“延误国事”一句下，原有朱笔划圈。
② 朱笔划圈。

12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呈送蒙文书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二月初五日，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巴勒珠尔喇布坦、盆苏克汪札勒、罗卜藏察罕、车凌敦多布、贝子吉克吉札布、阿喇布坦、公达西敦多布、台吉多勒札布等，遣派吉木巴台吉等十人，呈送一蒙古文书。经略译阅之，文书内开：抚远大将军、太保公明鉴：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巴勒珠尔喇布坦等呈称：皇上陛下，札西巴图尔亲王为首，顾实汗之子孙，共同执掌黄教以来，一直安居未动。如今君主复施恩，仁爱我等，我等除从主外，无有异心。现罗卜藏丹津年少，而尔等饬交之语严厉，干系我等随从罗卜藏丹津事，窃思有损皇上所封喇嘛吹卜藏诺门汗，我等虽身有归内之意，但心存恐惧。尔等若不亲出边外，遣派亲信大臣等，于察罕托洛亥等处会盟，我等共辨是非，我等携王罗卜藏丹津，派人明其是非。等因。尔等会盟宽宥，照先皇大主仁爱，我等各往原牧场安居。如若不然，我等将散去，于尔等名声亦恶也。如此可乎？呈述诚意。商议会盟，祈鉴明相约之日。等语。

今既已遣派大军，臣将伊等差派吉木巴台吉等十人，留于西宁看护。为此将伊等所呈之蒙文书一并谨具奏闻。

12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率军进剿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先臣奉旨：大军进剿，既以岳钟琪为总统绿旗兵，不可无将军印，朕拣选另一将军印，送往尔处，俟进剿之时，以岳钟琪为将军率兵遣之。钦此钦遵。此进剿时，理应候皇上颁发之印。惟机不可失，臣颁与提督岳钟琪我之大将军纛令箭，又著伊佩带皇上赏我之腰刀，于二月初八日启程遣之。(**朱批**：甚好。)出边之后，诸行之例项，均照征伐将军而行之。等因交付。复查得，征伐将军不可无参赞大臣，故著总兵官吴征阿、黄喜林参赞军务。再边外蒙古事甚多，侍卫达鼐人果决，于事尽心，达鼐亦参赞军务等情交付外，臣现于西宁又备一千兵。俟皇上颁赐之印到来时，随此一千兵，赶送提督岳钟琪。为此谨奏明。

朱批：知道了。

12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噶阿喇布坦归服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二月初五日到来之驻防赤金卫游击丁广呈报内开：贝子巴噶阿喇布坦，于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来归，抵至赤金卫。巴噶阿喇布坦告称：我本人先来，著阿尔萨兰台吉、敦多布台吉、我弟丹巴里色布腾率领我之家口，驻于青头山。有我三千人，妇孺一千五百余口。俟准我驻于何处后，我再乔迁家口等情来报。本日抵达之阿喇布坦鄂木布等九家遣使等内，亦有巴噶阿喇布坦之使臣都喇勒卡。问伊则告称：我贝子不在此处，往布隆吉尔是实。我等贝子往时，要我等三人留下

并交付：自此处若有往内地遣使之处，尔等即称遣我共同进之，双方凡成一处，均相同也。故此，我亦同此等众人前来，等语。

由此观之，巴噶阿喇布坦等已到牧场破败、马瘦力竭之地，方如此以狡诈之两面手法寻求侥幸。俟长青草后，复行叛乱，不可料定。先由副将军阿喇衲处呈报巴噶阿喇布坦来投之信，臣即咨饬阿喇衲，巴噶阿喇布坦若来投，暂留尔处，俟伊妻贡格、伊之岳父阿尔萨兰台吉均来投后，再同遣我处等情。今除将由阿喇衲处，将此等人送至之时，问明另奏外，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据阿保额驸称此巴噶喇布坦甚诚意向内，感激朕，人可怜被迫行之。无论如何尔应知悉，尔必有稔知之处，或有忠心办理之处也。

12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进伐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恭谨奏闻大军进伐事。

先盆苏克汪札勒遣喇嘛阿旺札克巴来告之语，业已奏闻。正月二十八日，青海贝勒车凌敦多布遣人来告：我等贝勒欲迁此方来，周围均有人驻之。此方不能迁，再先遣九家之使臣返回，正月十二日，九家台吉等于乌兰和硕会盟时，我等贝勒、罗卜藏察罕二人向众云：大将军要我等解释各自情由。去年所行之事，乃罗卜藏丹津、阿喇布坦鄂木布为首行矣，我等可以身相保也。我等欲往大将军处陈告情由，正言中，吹喇克诺木齐、巴勒珠尔喇布坦等拒绝不准。伊等言，无论如何，要观遣使于察汉托洛亥处会盟情形再行计议，若无相合之状，则使臣往返行走，俟长青草时，再定。等语。再，罗卜藏丹津常往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巴勒珠尔喇布坦等处遣人。据闻，所遣使臣言称，尔等三家来时，若有不来之众，尔等掠夺之，率马驼前来等语。我等数家无策遂遣使。继之罗卜藏察罕遣拜牙斯呼朗，亦照此来告。二月初二日，盆苏克汪札勒、其弟伊希多勒札布复遣人，呈一书。观所译呈文，书内称：据贝勒盆苏克汪札勒、台吉多尔济纳木札勒、台吉伊希多尔札布等呈称：我父王在时，因同已故王札西巴图尔为战，身亡之后，为灭绝孤儿我，掠取我仆役诸申，后蒙圣主仁爱，遣派大臣等，收取大半，归还我等，复遣派大臣，守护我等牧场。今年所行之罪者，罗卜藏丹津居长为大，我等无计而随行。今念主乔迁，周围人居，并无策矣。等语。再，送文前来之巴噶寨桑面告：正月十二日会盟，二十八日九家使臣相约启程前来，故我等人亦往。闻得前来之情由，于察罕托罗海处会盟，故前来告之。等语。十二日会盟后，罗卜藏丹津备兵，乃传示吹喇克诺木齐等。发兵如此之远者，想以兵力征掠我等，我等今窘迫已极。等语。本月初五日，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吉克吉札布、台吉贡布色卜腾、纳罕伊希率罗卜藏察罕之母、伊等妇孺及车凌敦多布之姐，随进抵西宁。罗卜藏察罕等告称：我本人、吉克吉札布、车凌敦多布我等三人，执阿喇布坦鄂木布，祈归大将军。等因商定。不料车凌敦多布标下二寨桑逃出，请归吹喇克诺木齐，因陈报此情，吹喇克诺木齐即夜半遣人，将车凌敦多布灭之，缉捕其母及其本人，属下办事四寨桑均斩之。闻之此情，急速来寻大将军。去年罗卜藏丹津肆意行乱，车凌敦多布并未随从，伊之马、驼膘尚好。今吹喇克诺木齐侵掠车凌敦多布，伊之马畜之力甚强。等语。

臣窃思，青海民众世代蒙受我朝之恩，安居乐业。去年罗卜藏丹津突起叛乱之心，率众侵我等边界，特自取灭亡，此亦前人，青海众人蒙受我国恩甚重，断不至作乱，沿边地方未尽心办理，厄鲁特贼匪方如此侵边，即能进入各口。由此观之，剿灭贼匪等尚易，明白办理地方甚要。故此，臣遵旨抵至西宁，仰赖君主威福，三次击败厄鲁特贼匪时，即可发兵，剿灭贼匪。惟在西宁周围

之喇嘛、番子等甚多，均属随从罗卜藏丹津作乱者，先不可不将其剿平。再，伊等罪之轻重不同，若全部剿灭青海顾实汗之后裔，亦办不到，臣先牢固办理地方，兵撤至西宁秣马，观伊等情形再行。今盆苏克汪札勒等陆续遣人来告，伊等欲迁来，则不得前来，罗卜藏丹津等又侵掠伊等。且观罗卜藏察罕、吉克吉札布等亲来所告之语，罗卜藏丹津等计穷，吞灭伊等内弱者，以弥补自己之力，余众均被夹于双方显而易见，此特天赐之良机，若不乘机遣派大军，则不能保护欲来归我等之众，为首贼匪罗卜藏丹津等亦不得歼灭。（**朱批**：甚是。）况罗卜藏丹津等掠众后，益增力远遁，以致事久。故此，臣饬交提督岳钟琪，著总兵官吴征阿、黄喜林、侍卫达鼐、副将王松、宋可进、纪成斌等，共率六千兵，以二路进发，将欲降我者收留，不降者则斩杀。再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巴勒珠尔喇布坦等均系助罗卜藏丹津为首作乱之人，对此断不可宽容等情。（**朱批**：甚是。）二月初八日，自西宁启程遣之。再，我等出发之大军，既然于边外行走良久，罗卜藏丹津断然不得预先听闻，务将伊抓获，虽不能确保，然伊掠众之前，我等大军至，伊即逃矣。将伊之妇孺、属下部落断不能全部携带，获伊之牧场后，罗卜藏丹津只身无非率数人逃遁，亦不能出，伊若去藏，藏有我兵，若往巴尔喀木等处，亦有我军驻防。即往寻策妄阿喇布坦处，无非成为伊之属下诸申耳，罗卜藏丹津一人虽未得，亦无干系。（**朱批**：甚是。）故此，臣饬付提督岳钟琪，我兵抵至罗卜藏丹津处，罗卜藏丹津若逃之，尔挑选一千兵马，追至五日路程，大军后进三日，倘未追及，则即回兵，将归降我等及伊留后之部落后撤，切勿深追（**朱批**：甚是。）等情。

此次进攻，大臣、官员等均率兵出征，西宁周围之边关虽牢固镇守，城内唯臣一人，亦不能顾全，前锋统领苏丹，人精明，办事谨慎，故此，将苏丹留于臣处办事。为此一并谨奏以闻。

朱批：此际若能进兵，由此有好事乎？朕先前不急于进兵，想必准备不及。今清楚办理，若能出兵，惟天仁爱，闻尔等喜讯矣。尔此效力之功，朕如何施恩，均不得表心意。惟上天祐尔，诚心诚意祷祝。

1204 吏部奏请行取知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内，臣部复原任掌陕西道、云南道监察御史、今现任吏部尚书田从典条奏：行取知县定为三年一次，各本省内历俸三年已满，现无钱粮盗案参罚，正途出身之俸深知县，准其行取，俟行取到部开列引见后，以各部主事用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恩诏内开：行取官员，以其居官素好，才具优长，故行取来京。今因人多缺少，俱致壅滞，将伊等补授额外主事，准其食俸，分于六部办事处，吏部议奏。钦此钦遵。今查行取知县尚未补用主事者，康熙五十一年一员，五十四年一员，五十七年十员，六十年十七员，外有历年咨取知县奉旨以五部主事用今尚未补授者五员，未经奉旨以五部主事用者二员，共三十六员，尚须陆续补用。但雍正元年三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转传旨：行取知县今年著停止，俟雍正二年举行。钦此钦遵。

今值举行之年，各省应取知县共五十八员，应否行取，伏候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停止行取。

1205 吏部奏请分发新科进士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昨引见新科进士名单内，有用点记名者三十员，朕看诸人皆有年纪，人还去得，著以知县即用。今湖广讨人，尔部将应用州县内拣选十五员，于此内再选五员发往。又名单内，有用尖圈记名者十七员，诸人年纪正壮，将来还可望进。传问伊等，本身有情愿在各馆效力，及在内官学教习者，令各人自陈，若行走勤谨，学问好者，朕仍拔为翰林。钦此钦遵。

随传问来谦鸣等十七员，俱云情愿在各馆效力。又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将后补后选人员内，拣选三十员，新科进士内拣选十五员，发往湖北、湖南分用。钦此钦遵。臣等 公同拣选得新科进士柯煜等十五员，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引见奉旨：新科进士内有年纪者，意谓趁伊年纪，令其做官。所以点出其崔琳、金履宽、图麒，年少不便压前科之人。朕点记人员内，如有此等年少者，查出奏闻。朕另下旨，钦此钦遵。

臣等将未经拣选王景献等十四人，传齐验看，其余俱有年纪，惟任芝发年四十一岁，并奉旨，年少之崔琳、金履宽、图麒共四员，应令其同来谦鸣等十七员，在各效力之处，伏候圣裁。再，遵旨以知县即用之王景献等十四员为数无多，请于双月例用五甲之后续用一人。照依年纪挨次补用。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加一级臣黄叔琳、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依议。命崔琳等四人留馆效力，另记名。知县之缺照旨拣选，若有用人处，令伊等进辨之。

1206 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弘昇等奏议设养育兵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镶白旗满洲都统兼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奉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发出朱批谕旨：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等，俱经累世效力旧奴才，因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余丁繁多，而丁多佐领，其护军、马甲，额设有定，是以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加悯念，将如何施恩，俾得资生之处，再四筹度，并无长策。若欲增编佐领，恐天下正项米石不敷。若不给与钱粮养赡，伊等何以聊生，养其家口？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共选取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训练艺业。所选人等，每月给与钱粮三两，计四千八百人，每年共需钱粮十七万二千八百两。每一旗满洲、蒙古、汉军共六百名，内满洲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汉军八十名。其汉军之八十名，令为步兵，每月给与钱粮二两，就此钱粮数内，计其盈余，通融料理，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每汉军一旗，著选取一百二十名。再，其军器内，长枪尤为有用，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选取护军四名，马甲四名，令其学习长枪。汉军每佐领下，选取马甲四名，令其学习藤牌、挑刀。此四千八百名养育兵，若计佐领选取，恐其人有多寡不同，应于旗下甲喇内通计人数选取，则护军、马甲益得有用之人，而闲散余丁亦得学习成就矣。至于如何编录、教训、管辖之处，八旗都

统、护军统领、副都统等，公同尽心详酌，务期永远可行，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同钦惟，圣主不分昼夜，圣虑周详，冀希天下官兵全民群生得以养育，永享安逸庇荫之恩，而弘扬仁政，又重源固本，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等为累世效力之奴才，爱如赤子，其生养教育，俱行从长筹划。凡旗下贫困官兵遇有红白之事，俱行施恩赏银，不致使其窘困，将旧欠公库钱粮，施以鸿恩宽免。又令查旗下残缺不全之项，并兵丁之甲胄戈兵，俱行恩拨在库钱粮以补全，此实非八旗奴才不敢期望于万一者矣。圣主养育之高厚恩泽，自古以来实无论比者。如此屡施无疆之恩，在旗众奴才皆得以足享，家家老幼，皆相欢腾，不胜感戴。今神圣仁慈皇上又洞鉴承平既久，人丁滋盛，其护军、马甲难得钱粮之情，若不给与钱粮养赡，何以养育家口，何以造就成材。是以，皇上降旨从八旗内共选取养育兵四千八百人，每人每月赏银三两，以资供养。此实自古绝无之恩，乃养育百姓臣仆，可令兵丁以精锐之至惠，至谋。臣等恭遇盛世恩泽传布之际，各旗得以丰裕，仪文相洽，兵又精锐，因而臣等管教亦甚容易。今钦奉上谕，议拟养育兵以满洲每旗为四百六十名，蒙古每旗为六十名，汉军每旗为八十名。从钱粮内，通融料理，每旗选取一百二十名。八旗满洲旗下男丁佐领，数目多寡不甚相悬，所选四百六十名养育兵，应令各旗不论佐领，在甲喇内选取。蒙古、汉军旗下佐领，数目多寡不同，若论旗而选取，则必不均，故蒙古、汉军旗分，俱应不论旗分，各计八旗总数，按其佐领多寡，均行选取。其选取时，必择其实系贫乏，谙于骑射，可以学习之另户余丁选取。今初次选取养育兵，各该旗大臣等虽必选取其谙于骑射，为人可行者，然因甲喇佐领下闲散满洲多寡不一，亦应整齐划一，酌情选取。此选取时，断不可行徇情夤缘之弊端，而应委实秉公选取，方能仰副我圣主养育满洲奴才之至意，而满洲人等叨蒙圣恩，得以生成，各自赡养家口。此次所选养育兵，内有每旗从汉军钱粮中通融选取兵丁四十名，计一翼为二千五百六十名。其管辖教训等事，应令各旗大臣等，每旗按满洲、蒙古、汉军各派参领三名、副参领三名、闲员十名、骁骑校十名，以管辖教训之。所选养育兵内，按其为人尚可，骑射优娴，清语通懂情形，于十人内委一领催以管辖之。伊等既为养育之兵，凡遇围猎守卫等官差，暂不准行走。教训时，每五日至各旗骑射处所习步射一次，每十五日习骑射一次。检阅骑步射时，除各旗参领、副参领、闲员、骁骑校务必前去外，由都统、副都统亦轮班前去，检阅骑步射，分别记名其优劣者。俟有长枪护军、马甲缺出，除从闲散护军内照旧选取其优者外，在养育兵内，将其记名骑步射优者，按甲喇取为护军，按佐领取为马甲。再，俟有闲散护军、马甲缺出，亦从养育兵内拔取。有男丁少之佐领，亦有开户以及包衣阿哈当披甲者，嗣后其男丁少之佐领，亦照旧从开户者及包衣阿哈中，选取其弓马优娴，材技尚可者为披甲。若养育兵缺出，该旗大臣等绝不可争执为各该甲喇佐领之缺，务必从贫穷余丁中选取之。所选兵丁之中，倘有饮酒，行止不端者，则不可以圣上特恩赏赐钱粮养赡此等之人，而应该管章京等呈报各旗大臣核实，扣其钱粮，另行选人。倘若管辖教训官员不勤于教训，而徇情留用其骑射劣者，则经各旗大臣查出之后，将该管官员一并治罪。再，军备甚要，皇上特谕满洲、蒙古旗下每佐领派出护军四人、马甲四人以学习长枪，汉军旗下每佐领派出披甲四人以学习藤牌、挑刀者，甚是，颇有裨于军用，故选派满洲、蒙古旗下每佐领四名护军、四名马甲，汉军旗下每佐领四名披甲时，该旗大臣务必选派年少可学者。在管辖教训此所选护军、马甲时，管辖每翼总派都统一人、护军统领一人、副都统一人，管辖护军每旗派护军参领二人、护军校十四人，管辖骁骑每旗不论满洲、蒙古、汉军可派参领三人，每甲喇派闲员二人、骁骑校二人、小领催四人以管辖之。其教习长枪，计枪法优娴包衣佐领护军乌达哈，由京师八旗巡捕三营官兵内选取四十人，每旗分拨五人以教习之。教习藤牌、挑刀，计畅春园守备李三友，由巡捕三营及古北口之绿旗官兵内选取四十人，每旗分拨五人以教习之。此次选取以教习长枪、藤牌、挑刀之八十人，每月各给工食银三两。如此以来，虽有专门教习人员，但

该管大臣官员仍管教各旗兵丁。此次所选教习人等，皆系初次选取而教习之，故给三年假期以教之。学习人等三年期满之后，考试学习情况，擢其优者，以为长枪长、藤牌长，二十人授一伍长，以教习陆续选取之人。至于原教习之八十人，皆送回各自原处所，以备擢用。学习长枪、藤牌、挑刀人等，三年当中均已学习，拟准照旧当差行走。所教长枪兵，无论阅兵，或去征战，皆仍为一支冲击之勇兵，若无纛旗，则不威武，故拟每旗置纛二面，每甲喇置旗二面。至于所置纛旗，拟为带有白色蜈蚣边而画飞熊，其缨黑色。每一佐领设长枪兵八名，而皆骑马，故不可不骑马演练，拟给佐领下所养官马各一匹，以为演练之。至所用长枪、纛旗等，俱行咨交该部修造。至于所用藤牌、挑刀，俱从内库领取后发给。倘若不够用，则交该部咨引广东、福建督抚(**朱批**：动用正项钱粮。)营造后送来，(**朱批**：动用何项钱粮，著报部销算。)选此教习人员时，由现有派出管辖大臣等带领会用长枪、藤牌、挑刀人员共同选取之。如此以来，八旗可以益加精锐，而养育兵钱粮亦可增加，于全奴才之生计皆有裨益。臣等竭尽会议奏闻，伏乞圣上睿鉴教诲。

都统臣苏克准、马尔萨、署理齐穆布、卢询、多罗贝勒满都呼、拉锡、巴拉米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世子弘昇、巴拜、四格、音德、贝勒阿布兰、觉罗德尔金、多罗果郡王允礼、护军统领寿智、署理觉罗佛伦、雅泰，副都统臣常在、署理查斯哈、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阿哈泰、佛伦、齐尔萨、马起达、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王一乾、李柱、齐穆布、宗室申穆德、张志、林主毓、和珅、达尔玛、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120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违背文书制度官员允禩等人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察议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奏事郎中双全等传谕：工部将工部河工排浅事宜交批本人员具题。夫本者，乃皆送内阁，由内阁票拟进呈。工部不经过尚书何以即给？批本人员又何以收受后具题？此乃朕特交公马尔赛、拉锡所议之事，又马尔赛、拉锡系特奉朕谕令之人，若交与伊等，尚可承接，而工部交与批本人员承接可乎？况伊等并无承接具题之责。著此交与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核查议奏。钦此。钦遵。讯问该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等：尔部所题河流排浅一本，乃交公马尔赛、都统拉锡复议之事，尔部理合照例送内阁，由内阁票拟具题。然由尔等不经过大学士等，违背定例，即交批本人员具题，是为何耶？廉亲王允禩供称：此本乃皇上特交公马尔赛、都统拉锡复议之事，理合送交内阁具题，然而未送内阁，此乃极愚昧之过错矣，岂敢违背定例，不经过尚书等。等语。尚书孙渣齐、侍郎萨尔纳供称：河流排浅一案，乃皇上谕令复议进呈之事，故职等修改题本之后，在衙门内恭谨校对，而后派主事王少丹送阅廉亲王。之后，孙渣齐至议政处所，李先复至九卿处所，因先农坛祭期临近，由侍郎萨尔纳与郝林前去先农坛工地。题本，理应送至内阁具题。至于廉亲王何以送至题本处而不送内阁，职等不得而知。等语。题本处主事王少丹供称：该排浅一案之题本，由本题本处拟写钤印校对后，送阅大臣，大臣言送阅王，即奉差送阅于王，王言此乃已经修改之旧事，可照原具题日期，可送至内本处，云云。故由本职与当月主事常才送交杨万成等，时杨万成言，何不送内阁而交与我等，云云。职等言，据廉亲王言此为旧事，可照原具题日期送交内本处，云云。故伊等承接。等语。讯批本郎中长寿等：凡为复议之本，例应送交内阁，由内阁送来后，尔等承接具题。尔等随意承接各处奏本后具题可乎？该复议工部之本，并非内阁所送，且尔等并无承接各部院奏本之责，尔等何以承接后具题？杨万成、吉木布供称：我等承接工部所送该本时，即问曰，本则应送内阁，而送交我等可乎？云云。此乃我

等之过，我等有何可供？等语。玉珠、德庆供称：我等极劣之人，叨蒙圣主之恩，在批本处学习行走。奴才等仅照旧员之指教而学习拟写。因我等皆为新手，故不知可否承接具题之例者属实。等语。

臣等议得，查定例载，凡为奏本、复议之本，皆送至内阁，再由内阁送来后，批本人员承接进呈。至另派员复议工部排浅之本，则由廉亲王不经过尚书等，而违背定例，乘此送阅之际，即行派人交批本人员具题。批本处乃机要处所，然廉亲王随意而为，殊甚不该。据此，将廉亲王允禩拟交该衙门严行查议。据尚书孙渣齐、侍郎萨尔纳供称，职等阅本之后，即派主事王少丹送阅于廉亲王，而后孙渣齐至议政处所，李先复至九卿处所，萨尔纳与郝林前去先农坛工地，至廉亲王何以送本于内本处，而不送内阁之处，职等不知，等语。据此，尚书孙渣齐、李先复、侍郎萨尔纳、郝林皆拟无庸议。据主事王少丹供称，将该本送阅大臣等后，大臣言可送阅于王。职等奉差送阅于王之后，王言此乃已经修改之旧事，仍照原具题日期，可送至内本处，云云。故由本职与当月主事常才送交批本杨万成等，时杨万成言，何不送内阁而送交与我等，云云。职等言，据廉亲王言此为旧事，可照原具题日期送交内本处，云云。故伊等承接，等语。王少丹等奉廉亲王差遣，将该本送交杨万成等，据此，主事王少丹、常才，亦拟无庸议。批本洗马杨万成、员外郎吉木布等，伊等并无承接各处奏本具题之责，且将另派员复议工部之本，当由廉亲王派员送来时，并不详核其旧票签旧日期，即行承接具题者，殊甚不该。将杨万成、吉木布，拟交该部议罪。至批本人长寿等四人，皆与本案无涉，俱拟无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该奏本，系为廉王派一主事草率交付，而杨万成等违例，因廉王之言而承接具题者，殊不知轻重矣，违背制度矣。著交该部严加议拟具奏。余依议。

12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嘉奖有功道员任按察使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凉庄道员姜囧以谋歼灭在庄浪之阿岗一部番贼。执阿岗囊苏正法，已具折奏闻。奉朱批：知道了。凉庄道员姜囧以谋歼灭阿岗番贼等甚嘉，赐伊按察使。钦此钦遵。

臣将圣主所颁旨，传谕道员姜囧，即命伊在按察使上行走。为此恭谨奏明。

朱批：好，降旨于部。

12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运判留任丁忧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将运判留任事。

先河东盐务积弊年久，商贾甚败，谕臣兼理。臣任职后，有意查访，得知大概。今臣自办理以来，毁盐引丰钱粮，事虽不误，前旧积累之弊，若非在任年久之官，不能直接知晓。查得，运判官王龄，任此职甚久，稔知事之利弊。运使之缺，著伊署理，半年之间，事情概出，商贾败致多年，因无力运盐，去年秋冬间，陕西所属地方食盐甚迫。臣遣咸宁县知县延世君至运城，共同协理，

能将盐运至各处。今因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王龄德闻伊母病故，按例丁忧，应返回旗。等情报来。惟运司库钱粮均由其亲承办，不靠臣亲自详查，此积累之弊靖除前，不可无在任久悉晓之人。伏乞圣主怀念靖除积弊，命王龄德留任丁忧，会同延世君办理，可不至误事。盐务关系重大，臣冒犯陈情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谕部。

12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嘉奖地方有功官兵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臣为剿灭郭隆寺地方叛乱番贼、喇嘛情形，已具折奏闻，奉朱批：知道了。俟效力官兵事成时，另议叙外，对此次卓著效力官员甚嘉之，以伊等现有官品均各加二级。尔将该旨谕伊等。钦此钦遵。

臣将圣主谕旨，宣谕官兵。查此次效力卓著官员，四川陕西总督标下后营游击马中孝、前营游击蒋进路、松潘总兵官标下中营游击周凯捷，现均为署理守备，兼管游击事务，祈命伊等均为署理都司佥书衔；陕西提督标下前营守备窦东为守备，兼管守备事务，祈将此为都司佥书衔；四川提督标下中营原千总补放中军营守备年岳，于今年正月二十七日颁给札书，现署理守备，兼管守备事务，祈将此为署理都司佥书；四川提督标下前营千总刘国佐、张拉营千总孟吉宪为守备衔，管理千总事务；祈将惠川营把总松宗章为署理守备衔管理把总事务。伏乞圣主谕部，以此等加级更颁札文。为此谨奏明。

朱批：已谕部。

121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贻误河工人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十日，刑部议复议处佟吉图等一案折本，奉旨：前因齐苏勒参本词语甚厉，是以朕降严旨。原承审之齐苏勒等，及该部只应按其事情照例定拟，岂可援引旨意议罪乎？这是该部亦不能办理，著交与怡亲王、舅舅隆科多议奏。钦此。钦遵。

该臣等查得，据审奏之处，总河为要修筑子月堤工，两次遣官，佟吉图俱行驳回，等语。据佟吉图供称，二月内总督差人来说，或修子堤，或修月堤之处，并未指明。四月间，总督亲身至山东咨商巡抚，而巡抚亦有桩埽无不朽之理，修筑月堤为是之语。我们众人亦俱以应修月堤之处商量说过。至总督所差之人，我止见过一次，并未见两次人。若说应付钱粮迟误，则总督所要之钱粮，并非此项工程所用，乃系修曹家单薄月堤需用之银。况巡抚之文书，系六月初三日到我，我于六月初二日已行应付，这个如何说得迟误，等语。查总督二月所遣桩埽手并未取供，后来所差王永祚、郝士权又供称，总督差他们去是实。郝士权系陆允钦、余甸打发回去的，王永祚系佟吉图打发回去的，等语。查齐苏勒原参本上词甚切厉明，系佟吉图等有心故意违误工程。看现在所审口供，彼此不符，且未对质穷诘详问。又将皇上旨意援引定罪，殊属不合，应行文总河齐苏勒将此案之佟吉图、余甸、陆允钦、郝士权、王永祚，及总督所差之桩埽手，并伊等彼此行过之文书，一并作速送至京师，臣等逐一确加详查，对质研审，严行定罪具奏可也。

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

朱批：现为流冰而有春汛之际，且事属明显，可带一二重要人员审讯，即明其情。若带全部人员前来，则其贻误河工、设防无人之处，不可逆料。余依议。

12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查访巡抚蔡珽及川省铅矿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护军统领奴才讷亲谨密奏：为奏闻事。

奴才钦奉圣主训谕来至四川，以训练满洲兵。此外，又暗中详细访查巡抚、布政使之居官及地方上应奏之事，则言巡抚蔡珽为人诡谲，好猜疑，对地方百姓虽无摊征之项，但在背地里向属下官员索贿，等语。（**朱批**：蔡珽将二知府自杀事隐而瞒朕之处，尔不行具奏者，甚负于朕。再，蔡珽给尔五千两银，尔不该收受。）此等隐秘之事，由于奴才来此不久，不甚明白知道何人收受，送去多少等之事。至于布政使罗殷泰，则言仅收取其应得之火耗，（**朱批**：秤兑甚高。）居高为好，等语。又，四川之米每年出省至他省卖者甚多。闻得此项所卖之米，自去年以来由夔州府知府程如泗每石收取一钱二分税银，以给巡抚，等语。再，蔡珽奏称四川省无白铅。是以，户部咨文到来之后，奴才等遵照部文，即令各该地严行告示，若有知晓白铅产地而欲开挖者，可以前来报请。等因，普遍咨行。至今已有月余，并无有人呈文。究其原因，已由蔡珽奏报并无白铅。虽有产地，而地方官员惧怕于巡抚，亦不陈报。是以，经过私下访问得，获悉在灌县所属大牌石地方产白铅，即派商人陈卫贤、郭岳丹，及我家人前去开挖试炼，已得一斤白铅带来。现将所得白铅并奏折一起呈览。奴才等又经冶炼，所得甚少。除此地之外，又查访白铅产地之后，欲另行奏闻。现将奴才所闻所知之处，谨密奏闻于皇上。

朱批：此事所行可嘉。尔等虽不如此而行，反而暗中破坏或阻碍，即行参奏。再，蔡珽所得米税等项数目，要妥为留心查访记住，尔若泄露于人知晓，则可想想朕之耳目，其患不轻。谨密之。铅之一事若有成，即行具本题奏。

1213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留副都统阿玉奇于军营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臣阿喇衲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到来臣奏请留台吉图巴之折子内，奉有朱批谕旨曰：著留图巴，而派阿玉奇至吐鲁番。尔若留用阿玉奇，可以再行奏闻。钦此。臣前已俱行奏陈公巴吉、扎萨克童莫克等人情况外。看得，在军旅中，要查管各营之事，驻扎后要放哨、埋伏、巡逻，行军时或捉活口或断后，作战时率队进击等事，由于军队中有各地之兵，若无为首统领大臣，则不可以。今在我处，内地副都统只有阿玉奇，绿旗营总兵只有孙继宗。吐鲁番地方，虽为重要，但如今并无行军之事，且蒙古大臣副都统克什图在彼处，而委前锋统领穆克登甚为熟习放哨设伏，又有喀尔喀协理台吉拉苏隆在彼处。副都统阿玉奇多历军旅，熟练营伍，且又人才尚可。是以，请将副都统阿玉奇留于我处可乎？由于臣一人难以尽到，恳请圣主垂悯恩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留阿玉奇于尔处。今思之，或许白留而已，连尔自己亦如此，可能无事可用。想来

也许事已有定。

1214 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总理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和硕怡亲王奉上谕：李英贵承种静明园水田，历年所收稻米、草束银两实数，著常明详查，明白具奏。钦此钦遵。

查得，前经户部查明，李英贵自康熙五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止，并未算明具题，照常领稻米银两，喂象稻草银两一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不曾交库分厘。又历年拖欠户部稻米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四石九斗，勒限八年，交与该旗，该管佐领下催追清还，等因具题，行文在案。仍照前题奉行外，臣亲到静明园功德寺瓮山前六郎庄、北坞、蛮子营、黑龙潭等六处种稻水田四十一顷，逐查丈得，水田四十八顷五亩，余出水田七顷五亩。又查出旱田八顷七十六亩，荒洼沟道埂场占地五顷一十七亩零。此水田自康熙三十九年起，至五十二年止，历年所收米数多寡不等。共十四年收过水稻粗米，以地方斗合算，共收过稻米四万六千四百四十石。十四年内需用稻种折粗米二千七百五十一石七斗，应交内仓细米八千四百石，碾用粗米一万五百石。除此二项，共米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一石七斗外，十四年变价米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石三斗，每石三两二钱至四两多寡不等，照依时值变卖该银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五两九钱四分，自四十四年起，至五十二年止，共九年，此九年每年应交户部细米一千六百石，共用粗米一万八千石，碾细米一万四千四百石交部。照依细米定价领过部银八万六千一百一十二两。再喂象每年该用稻草一百三十八万二千四百斤，照依定价该银五千二百四十六两共十四年，领过草价银七万三千四百四十四两。李英贵捐银五千两。以上四项共该银二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一两九钱四分，内三十九年分种地用银五千三十五两，李英贵情愿捐助外，四十年起至五十三年止，共十四年，内五十一年种地，系用李英贵捐银五千两，毋庸议。

再十三年每年需银五千三十五两，共留应用银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五两。节年奏折内，俱各声明，照依奏折开销，应交库银一十四万五千七百一十六两九钱四分，内仅交库收过银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两四钱，未交库李英贵实亏欠银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两五钱四分，买卖人何国泰亏欠银一千八十六两，刘大宠亏欠银二千一百六两，共亏欠银四万六千七百七十五两五钱四分。又查得：

一、李英贵奏折内开：四十三年分照依时值变价米二千四百八十石，该银八千一百八十四两，等语。

查户部领米印文内，照例领过细米一千六百石，实收印文在案。李英贵照定价领过部银九千五百六十八两，这领过官价数目较之时价多领过银二千九百六十八两折内，并未声明。

一、李英贵历年奏折内开，交仓米一万零五百石。查交过米数仅九千一百五十石，这所交九千一百五十石外，李英贵多奏米一千三百五十石。此多奏米数，节年价值低昂不等，每石三两六钱，合银四千八百六十两。

一、历年碾过细米内，所出粗碎米、细碎米、黄糠、白糠等项变价之处，并无声明有无变价之处，问李英贵家人范溥回称，时常变价，等语。因此照所值合算，应变价银六千八百一十二两二钱一分九厘。

一、旱田八顷七十六亩，租银问家人范溥，据称，每年收租银一百零九两，共收过二十四年，

等语。照此合算，该租银二千六百一十六两，亦未声明。

一、四十一年十二月内，买卖人寿开、三格、八格、桂保、刘文表、德柱，指库收稻米、稻草折变银两内，恳恩赏借八万两，照例每两加利二厘，十年一并交完，完限之内，历年节省交种地人力工价、器具等项银二千两，十年共该银二万两，历年奏折内并无声明。

一、李英贵三十八年条奏折内，静明园水田每亩虽不能七八斗，再无不得六斗之处。今原地四十一顷之外，多丈出水田七顷五亩。这七顷五亩余地内，照李英贵条奏，每亩六斗合算，一年应得米四百二十三石，种过二十三年，应得米九千七百二十九石，亦以三两六钱一石合算，该银三万五千零二十四两四钱，草束价银每年九百两合算，共二十三年，稻草该银二万七百两，米草银共五万五千七百二十四两四钱。

一、亏欠交部细米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四石九斗，于现贮囤稻碾砻有无足，问李英贵之子李朝、家人范溥等回称，现贮囤稻一万石有零，碾砻交部，细米可得六千石，等语。据照此仍少米七千石有零，交该佐领严追完纳。李英贵已领未交库米石草束银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又李英贵预支元年米草银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四两。二款共银十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两，已经户部题明在案。今查得，李英贵应交库银之内亏欠银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两五钱四分，何国太亏欠银一千八十六两，刘大宠亏欠银二千一百零六两。李英贵挪移冒领冒销欺隐及买卖人指称库贮稻米草束银两，恳恩赏借，节省种稻人力器具价值六款银共九万二千九百八十两六钱一分九厘。二款共银十三万九千七百五十六两一钱五分九厘。以上四项通共亏欠米草银二十八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两一钱五分九厘，仍照户部所题交该旗各佐领、骁骑校、包衣达、副包衣达等，勒令李英贵之子李朝、家人范溥及何国泰、刘大宠等严行追纳完报，限内不完，由该旗将该管佐领、包衣达等题参议处，可也。谨题请旨。等因。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奏，奉旨：李英贵亏空许多银两，著庄亲王总管大臣来保、常明尔等会同刑部大臣，著落李英贵儿子、家人，将家产一应物件抵完所欠银两，完结此项时，将李英贵热河行宫费用银两、原种稻田费用银两数目俱行扣除，若完结将伊等之罪饶恕，若有混行隐匿挪移之项，俱令供出，若仍有隐匿之处，定行处斩，决不饶恕。钦此钦遵。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到部，审问李朝、徐四，买卖人寿开、三格、八格、桂保、刘文表、德柱，指库收米草银两，恳恩赏借银八万两，每两加利二厘，十年交完，历年节省种地人工等项银二千两，十年共该银二万两，奏折内并无声明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系李英贵之子，是武进士听见我父亲李英贵说，买卖人指稻地借银八万两内给刘文表银一千两，德柱银一千两，其余银两，俱是我父亲做买卖交本利，并稻田节省承值是实。我叔叔寿开、八格，我哥哥桂保、三格，俱已病故，等情。徐四、范溥：俱与伊主李朝供同，据刘文表供，我系镶黄旗金六十管下广储司拨什库达借这八万银两，是我同李英贵的兄弟寿开、八格、儿子桂保、三格，我的侄儿德柱共六人指称：稻地每年节省银二千两。此银两李英贵俱拿去做买卖。我因系李英贵的亲戚，所以给了我并我侄儿德柱，每人银一千两，德柱、寿开、八格、桂保、三格已经病故，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自四十一年起，至五十三年止，耕种稻田照依节年奏折开销，应交库银十四万五千七百一十六两九钱四分，只交银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两四钱，尚欠银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两五钱四分，未交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李英贵如何亏空，应交库银之处，从前我因年幼，亦不曾经手管事，并不知道亏空银两原是我父亲花费是实，等情。据徐四、范溥同供：亏空交库银两是我主李英贵花费是实，等情。审问买卖人何国泰之子何廷桢：你父亲何国泰亏欠李英贵应交库银内银一千八十六两之处是实么？据供：我系正白旗包衣马维汉佐领下闲散，我父亲已经病故，先在日时，曾欠李英贵应交库稻米银一千八十六两是实，等情。审问刘大宠之子石套：你父亲刘大宠亏欠李英贵应交库银内银二千一百零六两之处，是实么？据供：我系正白

旗六色管下买卖人，我父亲刘大宠已经病故，先在日时，曾欠李英贵应交库稻米银二千一百零六两是实，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四十三年奏折内开：照依时值变价米二千四百八十石，该银八千一百八十四两，等语。查户部领米印文内，领过细米一千六百石在案。李英贵照定价领过银九千五百六十八两，较之时值多领银二千九百六十八两，并未声明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多领米银二千九百六十八两之处，我并不曾经手管事，不知道等情。据徐四、范溥供：这多领米银是我主李英贵花费是实，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历年奏折内开：应交仓米一万零五百石，查交过米数只交米九千一百五十石，多奏米一千三百五十石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如何多奏米石，我不知道，等情。徐四、范溥与伊主李朝供同。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将历年碾过细米内，所出粗细碎米、黄白糠变价，并无声明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将历年粗细碎米、黄白糠变价，并无声明之处，我不曾经手管事，不知道是实，等情。据徐四、范溥同供：粗细碎米、黄白糠变价银两，系我主费用是实，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隐匿旱田八顷七十六亩，每年应收租银一百零九两，共二十四年，收过银二千六百一十六两，并未声明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如何将旱田租银隐匿之处，我并不知道，等情。据徐四、范溥供：旱田租银系我主李英贵收用是实，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隐匿水田七顷五亩，种过二十三年，应得米草银共五万五千七百二十四两四钱，不曾交纳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隐匿水田收用租银之处，我不曾经手管事，俱不知道，等情。据徐四、范溥同供：我主李英贵将水田米草银两花费是实，等情。又审问李朝、徐四、范溥：李英贵应交部细米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四石九斗，虽现贮囤稻一万石，可得细米六千石之外，仍少米七千石有零之处，是怎么说？据李朝供：我父如何将交米细米短少之处，我不知道，等情。徐四、范溥与伊主李朝供同。

又审问李朝：你父修造行宫并种稻田用银多少之处，从实供来。据供：我父亲修行宫用过的银两帐目，在热河已经遗失，我父在京时曾写下一个折子，上有修行宫使银五万七千两。我父发遣后，我将折子递在会考府，原种稻田用银五万三百五十两是实，等情。随将李朝所递折子，修行宫是否用银五万七千两之处，行查会考府。复称：李英贵之子李朝原递过伊父亲在京时留下折子一件，内称：修热河行宫用银五万七千两之语，等因。

又审问李朝：你父李英贵亏空银三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余两，除房产人口之外，还有隐匿挪移之项，俱从实供来。据供：我父亏空银两，除现在房产人口，并买卖人王七格、王济民、王惠民、王荣德共借欠银一万零五十两，此外再无隐匿挪移之项，等情。

审问徐四、范溥：你主子李英贵亏空许多银两，除房产、人口、器物，并借与王七格等银两外，还有隐匿挪移之项，俱从实供来。据徐四、范溥同供：我们主子李英贵除借给王七格等银两并房产之外，并无隐匿挪移之项，等情。

审问王七格、王济民、王荣德：你们俱系什么人？借欠李英贵银两之处是实么？据王七格供：我系正白旗包衣朱成额管下买卖人，我同我父王惠民共欠李英贵银八千两是实。我父王惠民因患病不能来，等情。据王济民供：我系正白旗包衣朱成额管下买卖人，借欠李英贵银一千两是实，等情。据王荣德供：我亦系朱成额管下买卖人，借欠李英贵银一千零五十两是实，等情。

夹讯李朝：据你虽供，除借给王七格等银两并房产、人口、器物外，并无隐匿挪移之项，等语。但看你父亲在京时的光景，岂有只此些须房产、银两，必定另有隐匿挪移之项，你今巧供说没有，可使得么？从实供来。据供：我父李英贵花费皇上三十余万钱粮，皇上仍将修理行宫所用银两，耕种稻田费用银两，俱行扣除，此诚至恩，虽将我父子处斩，不足蔽辜，奴才之命尚且不保，还肯隐匿不供，受此重刑？除房产、人口、器物及借给王七格等银两外，毫无隐匿，余仍照前

供。夹讯徐四、范溥，与李朝供同。

该臣等会看得，上驷院管理院务散秩大臣常明题：原任仓场总督李英贵，承种静明园等处稻田，米草挪移亏欠银二十八万四千七百四两一钱五分九厘，并买卖人何国泰、刘大宠等卖亏欠应交库银三千一百九十二两一案，奉旨：李英贵亏空许多银两，著庄亲王总管大臣来保、常明尔等会同刑部大臣，著落李英贵儿子、家人，将家产一应物件抵完所欠银两，完结此项时，将李英贵修理热河行宫费用银两，原种稻田费用银两数目，俱行扣除。若完结，将伊等之罪饶恕，若有混行隐匿挪移之项，俱令供出。若仍有隐匿之处，定行处斩，决不饶恕。钦此钦遵。

该臣等会查得，李英贵亏空银二十八万九十六两一钱五分九厘，并李英贵亏欠交部细米七千石，照原领部价合算，银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两，指种稻田借库银八万两，除官库收过存案数目外，尚亏欠本利银六万二千七百二十一两二钱，通共亏欠银三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两三钱五分九厘。李英贵伊子、家人、房产、一应器物估值银、连借给人银，共五万六千四百三十四两二钱一分五厘，并李英贵种地用银五万三百五十两，修行宫用银五万七千两，共抵银一十六万三千七百八十四两二钱一分五厘，尚亏银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一钱四分四厘。夹讯李英贵家人徐四、范溥，同供：我主李英贵花费帑银三十余万，除房产外，如果另有，岂肯忍受重刑，不供出来么？实无分毫隐匿，等语。夹讯李英贵之子李朝供：我父李英贵花费皇上三十余万钱粮，皇上仍将修理行宫所用银两、耕种稻田费用银两，俱行扣除，此诚至恩，虽将我父子处斩，不足蔽辜，奴才之命，尚且不得，还肯隐匿不供，受此重刑？此外毫无隐匿是实等语。

查定例，侵盗钱粮数满三百两者，斩监候，等语。李英贵应照此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但李英贵身受皇上重恩，并不思竭尽心力报答皇恩，以将承种稻米等项银两，任意侵欺，滥行花费，以致亏空二十二万余两钱粮，殊负隆恩，不便照此例治罪，应将李英贵拟斩立决。但李英贵已经发遣打牲乌拉，应行文该将军，即于彼处正法。李朝虽称分毫没有，恐其忍刑，仍有隐匿。所欠二十二万余两钱粮，并无着落。应将李朝暂行监禁，勒限一年交还，如逾限不交完，具题，即行正法。徐四、范溥俱系李英贵家料理事务之人，伊主花费如许钱两，伊等罪亦难辞，应将徐四、范溥咨送内务府转发[打牲](萨哈廉)乌拉，给与[打牲人](兵士)为奴。其李英贵房屋、田土，交与该处料理。人口、器物交与崇文门监督，俱照估计之价变卖，交与广储司库。王惠民、王七格、王济民、王荣德所借李英贵银一万零五十两，刘文表、德柱分用银二千两，并何国泰、刘大宠等卖米亏欠应交库银三千一百九十二两，俱各承认亏欠是实，交与该旗，勒限一年，照数催追，交与广储司库，如逾限不完，着落伊等家产赔补。李英贵热河所有房一百十三间，交与尚书赫奕，盛京宁远州松岗堡、高丽坂所有地十四顷三十四亩，人一百零三口，已经行文盛京户部，照数查明，变价报部，亦照数交与广储司库。现贮稻子万石有零，应碾交部细米六千石，其串碾费用无可动用之项，即于抵估变价银两内动用，至碾出交部细米，并动用银两数目，俱令该处算明奏闻。

再，李英贵房地、人口、器物，估计细数，另缮汉折，一并进呈，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包衣昂邦臣赖保、上驷院管理院务散秩大臣臣常明、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将李英贵监禁打牲乌拉，李朝若不尽力赔补，将伊之父子共同正法，此等张鼎鼐、张鼎臣等仍在，给三年期限，倘仍抵赖，则集被斩者于一处，枭首示众。

1215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拒捕杀人案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福建巡抚黄国材将拒捕殴死事主陈攀之窃贼马伯，照罪人拒捕杀人律拟斩监候，具题。臣部议复，将马伯改照窃盗拒捕杀人新例，拟斩立决。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题，十七日奉旨：窃盗拒捕伤人所定新例，始行晓谕，人未尽知，马伯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钦遵。

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不忍遽加刑戮之至意。臣等伏查，例内凡命下之日，咨行各省，虽有部文到省之定限，但于文到之日，未必即能遍行晓谕，除行令各省督抚，于部文到后，作速转饬所属，遍行晓谕军民人等，咸使闻知外，如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远省，于臣部行文后，以五个月为期，盛京、江南、江西、浙江、湖广、陕西、河南，以四个月为期，山西、山东、直隶，以三个月为期。过其月期，有犯窃盗拒捕杀人者，照依新例具拟。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督抚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再稍展具奏。

12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私带人参珍珠案情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据山海关总管白柱申称：本年十二月初七日有盛京镶黄旗张素泰佐领下杨大等进关，被该班章京海拉那等，在杨大等所坐车后尾夹板内，搜出偷带人参等物。将杨大、李四拿送到案随审，据杨大供：我系昭陵壮丁。有盛京开纸铺的陈二，给了我三十六包人参，讲定带到京里，给我银七十八两，我依允装在车上带来，陈二在盛京给了我银五十九两，下剩的银到京书信上有名的杜四给我，这都是实情。等语。随将人参用戥秤看，共重七百四十六两，参叶、参末一包，研碎人参一包，包内有大珠子二颗，小珠子二颗，碎小珠子二两五钱。据此将杨大并赶车人李四、车一辆、马一匹、骡一头，并人参珠子，一并交与骁骑校花色，派出拨什库二名、披甲八名送部等因前来。

又据骁骑校花色禀称：杨大于本月十二日到榛子镇跳井身死。等语。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据乐亭县申称：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据榛子镇开店人李如龙报称：本月十一日有山海关解犯人来十余人，下在我店内，次早起行，犯人杨大，不知何故，投井身死等因呈报。随即带领仵作将杨大身尸验看，十指甲缝有泥，肚腹膨涨，委系跳井身死，并无别故，理合填注尸格申报到部，臣部随票行各兵马司，缉拿杜四等去后，续据各该兵马司回称：逐户挨查，并无杜四等。等因前来。审据赶车人李四供：我系镶蓝旗迈柱佐领下人在沈阳陵上当画匠，已死杨大，我原认识，他给我银三两，雇了我，替他赶车到京，他人参、珠子如何得来，放在车上带来之处我不知道。到

了山海关搜出，将我一并拿送。于十二月十一日，到榛子镇住了一夜，次早起身时，杨大跳井身死是实。等语。

讯据骁骑校花色供：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山海关总管白柱，差我带领拨什库达什，解送私带人参过关之杨大、赶车人李四到部，于本月十一日晚到榛子镇地方，在李如龙店内住了一夜，次早起身时，拨什库、披甲人等收拾行李，带弓箭撒袋时，杨大乘空跳在店内井里，我们随即捞出来，杨大当即身死，我们并无威逼受贿情弊；披甲马大布是我一早差他前头踩店去了，杨大跳井时他并不在跟前。等语。

审据拨什库达什、哈达、披甲席伯、沙那海、马大布、王纪弘、众神保、青海、偏头、席伯，俱与骁骑校花色供同。

杨大已跳井身死，毋庸议外，李四虽不知杨大偷带人参情由，但不详查，雇与杨大赶车过关，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旗人鞭八十。拨什库达什、哈达、披甲席伯、沙那海、王纪弘、众神保、青海、偏头、席伯，应比照狱卒失于防范，致囚自尽者，狱卒杖六十律，应杖六十，各鞭六十；骁骑校花色交与兵部议处。至私将人参交与杨大带到京里之陈二，现在盛京居住，应行文盛京刑部，就近将陈二严提究审，照例治罪报部。其未获之杜四，除再票行各城严拿外，仍向陈二讯明杜四住址报部，以便拿审定拟。杨大跳井时，披甲马大布并不在旁，应毋庸议。人参、珠子解送户部，车辆 骡马变价入官。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

121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移前办理秋审案件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定例内直隶各省秋审监禁重犯，该督抚会审，审拟情实缓决矜疑具题，每年于七月十五日内到部，若于七月十五日内不到部者，将该督抚交与吏部议处。臣部将各省重犯原案，并该督抚所题贴黄、看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后，送九卿科道。于八月内会议详核具题请旨定夺。命下之日，咨行直隶各省，将情实人犯，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正法。等语。历年照例遵行在案。

今十月内，恭逢皇上万寿圣节，自十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十日，一月不行刑。查今岁冬至，系十一月初六日，如各该督抚将秋审案件，仍照旧例于七月十五日内到部，必致将情实人犯在于十一月初六日以前行刑。臣等请将今岁秋审，应令各该督抚，务于六月十五日内，具题到部。如六月十五日内不到部者，将该督抚照例交与吏部议处。嗣后如每年冬至在十一月初十日以内者，照此例行；如在十一月初十日以外者，仍照旧例遵行。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督抚，一体遵行。其在京朝审重犯，亦照此例移前一月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因朕之圣诞节，即催行定例，甚为不符，此又系小人肇事，将折扔回。

12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分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青海人众内叛乱，有掠夺弱者，增加兵力而远遁之情形，机不可失，臣遣派大军之处，先业已奏闻。二月十四日，将军岳钟琪禀报：我依大将军令，率绿旗、土司官兵，于二月初八日出边，急速行军，本月十一日，抵至巴尔齐老，获悉巴勒珠尔喇布坦在乌兰博尔克地方。其间相距者近，恐伊得讯而逃，即于深夜将兵分为三路，紧急汇剿伊，我兵抵达彼处，伊即败逃，以此令侍卫达鼐率察哈尔兵三十追踪，拿获阿喇布坦鄂木布下步兵五人。审伊等据供：我等台吉阿喇布坦鄂木布同巴勒珠尔喇布坦暂移驻此处。当日晚，据车凌敦多布告称：内地大军即到。故我等台吉同巴勒珠尔喇布坦，率妇孺而逃，不晓逃往何地等因。岳钟琪我令总兵官吴征阿率一千五百兵士，从北路进攻；令总兵官黄喜林、副将宋可进率一千五百兵士，从中路进攻；我亲与侍卫达鼐率一千五百兵士，从南路进攻。又对副将王松、纪成斌等各拨兵五百，遣之搜山。余兵护送粮驮。我自亥时追至卯时，抵达伊克哈尔吉，阿喇布坦鄂木布，知我等后追紧急，即躲进哈尔吉山内，我兵即进入山内，执获阿喇布坦鄂木布。黄喜林率兵追至三十里后，执获巴勒珠尔喇布坦及伊叔伊克喇布坦前来。吴征阿率兵追赶，追及贼匪后，贼匪等即进山，汇集一处，向我等交战，我兵奋战，斩贼五百余。今已执获阿喇布坦鄂木布、巴勒珠尔喇布坦、伊克喇布坦，而属下部族均逃散。岳钟琪我理应将现执获之贼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即解送大将军处，收服分散之部族。惟征剿贼首罗卜藏丹津事甚要，不可怠慢。故我亲携此三贼进剿，又令一千兵镇守昌马尔，收归分散之部族。俟剿灭罗卜藏丹津后，我亲将所俘之贼匪等交与大将军等情报来。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岳钟琪尔等二人，真正大将军，真正将军，朕惟作揖感激天恩、圣祖神灵保祐，嘉奖尔等效力外，忘了喜悦。朕览此奏书，虽然喜悦，而内心稍有不踏实。续俟复奏，一并下旨。初一日闻吹喇诺木齐败之，现心内甚为踏实，大喜，惟尔如此效力，耗费心血，共同效力，对尔等施以何恩，方能嘉奖尔等赤胆忠心。朕之喜悦实不能以笔叙述，惟屡闻喜报。

1219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报按旗选取养育兵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奏闻选取养育兵事。

甫准八旗都统会议奏称，满洲养育兵，在甲喇内选取，等语。臣旗闲散满洲有一千四百五十名，而养育兵缺为四百六十名，各甲喇丁额多寡悬殊。臣等窃惟，圣主洞鉴八旗满洲人等口齿日繁，余丁甚众，旗内钱粮米石不敷养育，故而指给生路，特赏养育兵钱粮，此非寻常恩泽，不可不匀施于旗下生计维艰之人。此次初选，若不定一匀平制度，仅按甲喇选取，则因各甲喇丁额多寡不一，而所选者亦难匀平。此四百六十名养育兵之缺，以臣旗一千四百五十名闲散满洲计算，三取一缺者为三百九十名，四取一缺者为七十名。此次选取，不按甲喇选取，而此所拟三人、四人之中，可选取其家境贫寒，且又可以培育者，则必圣主之鸿恩得以匀平周遍，而甲喇、佐领内亦无纷争之事。故将臣旗五个甲喇闲散满洲数目，以及分派养育兵数目，另拟奏闻，俟命下之日，即照此分派选取之。再，此次选取养育兵，不仅试验弓马，且必推衍圣主养育满洲奴才，俾得资生之至意，以选取其贫穷者。选取养育兵之后，其余闲散满洲等家道渐有起色，亦必弓马多有优

秀者。请嗣后护军、马甲缺出，亦从养育兵、闲散满洲内选取其技艺优长者。如此而来，旗下贫困人等实皆得享圣恩，且护军、马甲亦得精锐。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兼散秩大臣臣拉锡、副都统兼署护军统领事务臣觉罗佛伦、副都统臣齐尔萨。

朱批：所办周详。著别旗亦照此选取。尔等前议按甲喇选取者，仍有不周之处，仍照朕前旨按旗选取为妥。此所办方合于朕谕旨。

122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荐太仆寺官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

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允礼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于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都统世子弘昇、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兼尚书公阿尔松阿、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传上谕：太仆寺至为重要，著议政大臣等公同保举各自所知之员，无论其为部院兼补官员，或系何处官员，宜补放其中办事果断明白之妥员。钦此。钦遵。谨将所保大臣、官员职名开列于后：

兵部侍郎伊都立、(**朱批**：令伊都立兼之。)刑部侍郎马尔齐哈。以上两名侍郎，由多罗果郡王允礼，都统世子弘昇，多罗贝勒满都呼，多罗贝勒阿布兰，都统、公德普，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委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马尔萨，大学士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尚书徐元梦，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兵部尚书逊柱、卢询，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工部尚书孙渣齐，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特古忒公同保举。

一等侍卫、班领阿齐图，为人尚可，能够管理。由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公阿尔松阿、委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马尔萨、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保举。

给事中兼内府护军统领巴图，为人能干，品行卓然。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保举。

侍读学士双喜，为人体面，办事稳妥。由大学士嵩祝、徐元梦保举。

兵部郎中图郎阿，为人体面，办事谨慎。由尚书逊柱、卢询保举。

兵部郎中苏海，为人体面，办事稳妥。由都统世子弘昇、尚书逊柱、卢询保举。

理藩院郎中宝珠，为人能干，办事稳妥。由办理部务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尚书兼理侍郎事务特古忒保举。

以上各官之中，或兼，或补，请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

1221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总督查弼纳之子承袭佐领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六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镶蓝旗都统贝勒阿布兰咨开，为该旗总督查弼纳之佐领、巴赛之佐领事。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旨：巴赛所承袭之佐领，既为查弼纳承袭佐领内分出之佐领，即令查弼纳之子承袭，

并照去年春季将在省大臣之佐领抬入上旗例，著归入正黄旗。钦此。钦遵，咨行前来。窃查，总督查弼纳长子纳兴阿十六岁，现承袭查弼纳佐领。次子闲散纳青阿十三岁，三子闲散纳明阿二岁。今既谕令查弼纳之子承袭巴赛之佐领，则于纳青阿、纳明阿兄弟二人之中，请皇上指定一人。伊等皆属年劝，拟令该佐领户部侍郎托时暂署该佐领事务，俟承袭人及岁上朝时，再令办理佐领事务。又查，该佐领简亲王门下三等侍卫佛宝珠，已抬入我旗。该佐领护军校缺尚未补放，拟补佛宝珠以护军校缺，或令照伊三等侍卫衔相应在旗上行走。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都统兼理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臣永寿。

朱批：佐领事务，令托时暂署。至佐领章京，可问查弼纳，其二子之中，补放何人为妥，著奏。著佛宝珠在上门侍卫上行走。余依议。

12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西安库银解送兰州备用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去年十一月，由诸处调遣之军，预备之口粮草料等项，臣取西安布政使司库银五十万两，交兰州布政使司库以备用，业已奏闻。今此项银两余者无多矣。嗣后既然复有用银处，倘至用时再取银而不及。故此，臣饬行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动拨库银三十万两，遣官解送兰州布政使司库以备用。事竣之时，若有剩余，仍补偿原项，祈将此谕部在案。为此谨具奏闻。

122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郑英隆等补军营官缺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靖逆将军尚书臣富宁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据西安副都统常寿等呈称，正白旗汉军防御由部委用为参领行在委营总王振华，于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病故。为此呈文。等语。据领兵驻库舍图委前锋统领法瑙等呈称，在我库舍图军营中之西安镶蓝旗佐领由部委用为前锋翼长阿斯哈，于雍正二年二月初十日病故。为此呈文。等语。是以，咨令副都统常寿等，为病故防御王振华、佐领阿斯哈之遗缺，将各旗应该晋升，人才尚可，能以管理，卓有劳绩之官兵，经查明后，将职名、人、功牌一并送来。等因咨行。今由副都统常寿等将各旗应该晋升之官兵职名、履历、劳绩、功牌一并送来。查得，此前臣钦奉上谕，为巴里坤军营之西安、察哈尔官员遗缺，欲从军营内现有官兵中选补，一俟军务结束，即由各该处引见具奏。等因，奏准补放，均已记录在案。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到臣之兵部咨文内称，我部等部会同奏称，将军噶尔弼为驻川满洲兵官员补缺事具奏，该部为此议奏，奉旨：军营之官缺甚要，不可不补放之。将伊等之补放官员，若待引见后补放，则将军等不能等候。著此补放官员，均试用如科道官员，一俟军务结束，即行补充引见具奏，再行实授。著此交付九卿之后，将类此不曾引见而补放官员，均加议奏为试用。钦此。钦遵。查得，定例内载，监察御史试用一年满俸禄后，由都察院考核，将其称职者，即行具奏实授。等语。既然如此，将噶尔弼等所报官员，不可视为实授。防御法喀等七十名官员，俱准试用，一俟军务结束，即行引见具奏，并奉旨后，再行实授。再，以前各路将军大臣等所奏补之文武官员，亦均照此例授以试用，一俟军务结束，即行引

见具奏，再以实授。等因，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奏，本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到臣，亦记录在案。是以，为正白旗汉军防御王振华之遗缺，经拣选得，该旗骁骑校由部授为委参领郑英隆，从军六次，在披甲、领催上行走二十三年，任骁骑校为二十二年，共食钱粮俸禄四十五年，人才尚可，能以管理。是以，骁骑校郑英隆补王振华之缺，授为试用防御。骁骑校郑英隆之缺，经拣选得，四甲喇刘汉杰佐领下小领催由部授以委参领杨雷珠，因有旗二等功牌，得有赏银四十两，从军三次，在披甲、小领催、由部授为委骁骑校、参领上供职，共有三十五年，人才尚可，奋发效力。是以，拟小领催杨雷珠补郑英隆之缺，授为试用骁骑校。正蓝旗佐领阿斯哈之缺，经拣选得，该旗防御由部授以委参领萨尔泰，因五次受伤，得有赏银十两，从军十二次，披甲、小领催三十六年，骁骑校十二年，防御三年，共食钱粮俸禄五十一年，人才尚可，能以管理。是以，拟防御萨尔泰补阿斯哈之缺，授为试用佐领。防御萨尔泰之缺，经拣选得，乌尔图佐领下骁骑校由部授以委鸟枪参领色尔特，从军八次，披甲、小领催、由部授以委骁骑校、前锋校、侍卫四十年，骁骑校四年，共食俸禄钱粮四十四年，人才尚可，能以管理。是以，拟骁骑校色尔特补萨尔泰之缺，授为试用防御。骁骑校色尔特之缺，经拣选得，杜木巴佐领下小领催由部授以委前锋校达都，因善射而记名，从军七次，披甲、小领催、由部授以委骁骑校、护军校共四十一年，人才尚可，奋发效力。是以，拟小领催达都补色尔特之缺，授为试用骁骑校。现拟授为试用官员而所奏郑英隆等五人，均系于去年八月间，由臣钦奉上谕从军营官兵中拣选保奏后，已咨兵部、署西安将军印务公普照之人，是以拟将郑英隆等五人，一俟军务结束，即由该处补充引见具奏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交部注册。

12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款待并护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甫臣具奏，我使臣楚扬托音等，策妄阿喇布坦所派使臣根敦等，一到卡伦、巴里坤，臣即问明之后，一面奏闻，一面筹备马畜，作速送京师。等因，具奏折内，奉有朱批谕旨：知道了。抵达之后，讯问大概，先行具奏。著照所奏缮写，亦速咨年羹尧。对来使等人员，供给丰厚，派出妥员，护送到京。严饬遵行。将此所奏谕旨，不得以为恩施而晓谕于来使。尔等大臣理当如此办理。亦严交与绰奇。钦此。钦遵在案。准和硕怡亲王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议奏后咨称，准将军富宁安奏称，策妄阿喇布坦为请安、纳贡而所派使臣同时带来三十驮子货物。将此项货物阻留于军营，拟派官兵看守之。其所派使臣，拟同楚扬托音驿送京师。至于如何办理其所带货物之处，一俟奉旨，即遵行之，等语。策妄阿喇布坦初次派使臣前来奏请圣安、纳贡，故不可使伊等有丝毫疑心，务必热情款待，使其感戴大国之恩。至于与使臣一起带来之货物，可以照旧准入。仅为此事，已派理藩院员外郎罗密驿往将军富宁安处，以便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所带货物，用伊等之骆驼运至肃州，再自肃州用驿车带至京城。至于使臣等之马驼，可以交付甘肃巡抚绰奇，以便好生喂养。俟使臣等返回时，仍可骑用此等马驼，故不可草率喂养，以致贻误使臣等之行程。将此情况，由所差章京明白交付于绰奇。对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亦应明白晓谕：系台吉初次派使臣前来请安、进献礼物，故将尔等货物从肃州由驿带至京师。此事不可视为定例，俟大事已成之后，再定。等因晓谕之。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至于员外郎罗密，要作速由驿派往。等语。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于

去年十一月初四日来文内称：钦派员外郎罗密前来带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之货物。罗密带该项货物前来时，倘若前次所派兵丁尚未起程，即令此官兵沿途护送至布隆吉尔。自布隆吉尔开始，我又别派官兵护送。倘若前次所派兵丁已经起程，尔可从巴里坤兵中另派出妥当官兵五百名，沿途好生照顾，直送至肃州。送到之后，该护送兵丁可以返回。如今正值贼人在外劫掠之际，驿站路皆中断，倘若此起货物万一被劫，则关系我大国之名声，此事甚要，不可毫微疏忽。为此咨交。等语。员外郎罗密，于雍正二年二月十一日抵达巴里坤，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之随从人员巴图尔曰：尔台吉初次派使臣前来请安、进献礼物，故将尔等货物从肃州由驿带至京师。此事不可视为定例，俟大事已成之后再定。等语晓谕。巴图尔等闻此不欢忭。再，将其货物用以伊等之骆驼驮送肃州之处，当讯问巴图尔等人时，则称：去年，我等带来骑乘驮物之骆驼六十峰、马六十三匹，均甚消瘦疲惫，故由将军交给放牧人牧养。如今正值春季，我等原先骑乘、驮物前来之骆驼、马匹中，虽有肉膘尚可之马驼，但眼下根敦等不在，而我等皆为小人，不敢从所有骑乘驮物之马匹中挑选后带去。今大皇帝施恩，已派人来接我所带货物，故请将我骆驼、马匹皆留巴里坤地方牧养。将军若给我三人以马六匹、驼三十峰，则足以骑乘驮物。其间，请将我所留驼马均牧于巴里坤地方，待我等返回时，当抵达巴里坤，可将我等现在骑乘驮物前去之马驼留于此，而将我等原先骑乘前来之肥膘驼马骑回去，则可谓为承受大皇帝之恩矣。等语，再三祈请。该巴图尔等人，皆为策妄阿喇布坦派来请圣安、进贡物之人，故臣照巴图尔等人所请，将尔等之驼、马均留于巴里坤，仍交给鄂尔多斯官兵牧放外。又从臣处备用之四百匹马中，已挑选六匹膘马给巴图尔等人。至于驮用货物之骆驼，讯问于办理钱粮事务潼商道王全辰，则称有事先买来备用之驼。故从道员王全辰买来备用驼中，挑其膘壮骆驼三十峰而给之。钦遵上谕，又交付道员王全辰为巴图尔等三人，将从此处至肃州所食用之羊、米、大麦、茶、锅、帐房等物，均加丰盛拨给。再，护送使臣等时，臣理当按照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咨交之例，要派出五百兵，将巴图尔等人送至肃州。但于去年，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为派出五百兵，以护送使臣事，已咨交于臣。时，青海之贼仍于塞外劫掠，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多次大败贼人，罗卜藏丹津远遁，而住于布隆吉尔之贼人，亦均逃至希尔噶勒津以外。今有副将军阿喇衲驻于布隆吉尔，而喇布坦等又归降。再，于特克里克、伊勒胡木、布隆吉尔、柳沟、达里图、西吉木、河少沟、惠回木、黑山湖等处地方，又前后驻有我军。是以停派五百兵，而仅派京城、西安之骁骑兵一百名、绿旗兵一百名，伊等多半带鸟枪、炮三门，再为看护使臣等骑乘、驮用之骆驼、马匹，又派察哈尔兵十名，共为二百又十名兵，委派较大官员，均交付员外郎罗密，于二月十八日从巴里坤起赴。将此亦咨行甘肃巡抚绰奇曰：尔要钦遵谕旨，为使臣等供给要丰足。使臣等所带骑乘、驮用之驼、马，虽非伊等之原驼、马，而由我处所供给者，但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返回时，仍骑乘、驮用此等驼、马至巴里坤后，才骑乘、驮用伊等原来之驼、马返回。故有巴图尔等抵达肃州后，将所带骑乘、驮用马驼均留于肃州，好生喂养。等因咨行外。又给巡抚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亦咨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著交部注册。

12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镇江运河修筑草坝及江西粮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自从在镇江府一段运河上修筑草坝，重修旧闸后蓄水，又全堵住支流后筑堤，不分流他处，是以如今河水较前深，丹阳县粮船早已出镇江口，渡江驶往淮安。金坛县粮船，亦于本月十三日

出镇江口，渡江而去。倘若此二处之粮船能出镇江口，则各该地之船只均可陆续出口。（**朱批**：畅快阅览。此才谓为办事也。）惟常州府城周围河水仍有浅处，如今正在挖深，又准备小船，以便剥运。船行虽不甚快，但必需设法使船只通行，断不致于阻滞。江南地方，自正月二十四日降雪以来，虽屡次降雨，均为甚小，农夫皆盼降雨，故臣拟设坛祈雨。倘若雨水充足，可望小麦、菜丰收。（**朱批**：必定下雨。）查江西省米价，南昌、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广信、饶州等府地方，一石卖价银七钱一二分至八钱四五分不等，其中有几处只卖六钱五六分银。南安、赣州二府，卖价银七钱七八分至八钱七八分不等。九江、南康二府，卖价银八钱八九分至九钱八九分不等，其中有几处可达一两三四分银。小麦价银，一石可卖六钱至九钱不等，其中有几处可达一两银。江西地方不甚种植小麦，且食用之人亦少，因而其价亦多寡不一。去年冬季，雨水调匀，而今年春季，雨水不甚调匀。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苍天必将开恩，只要实诚，就会感动。

1226　科尔沁纯慎固伦公主奏请赏儿媳格格封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科尔沁纯慎固伦公主谨奏：为请施恩事。

蒙圣主眷爱封我为固伦公主，显贵已极，蒙此等重恩，实属感戴不尽。且我患疾后，蒙圣主屡屡施恩医治，今已好转。于本年三月初二日，我欲携媳妇启程返家，我亦已年迈，惟爱子之媳无品级，恭请圣主施恩赏我儿媳格格封号。为此谨奏。

朱批：既然公主奏请，著赏为固山格格，该部知道。

122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巴里坤等地官兵所需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甘肃巡抚绰奇奏称，今肃州道员胡仁志等呈称，先前所请钱粮，可到今年六月初十日截止，因今年有闰四月，应自五月十一日始，十一月初十日止，加以估算呈清。此半年内，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地方现有官兵所需行粮、盐菜银十二万两余。留于巴里坤官兵一月又半月之羊价银四万二千两余。蒙古官兵之羊价银一万六千九百两余。原驻布隆吉尔官兵，又从巴里坤、吐鲁番新调驻布隆吉尔官兵，其所需钱粮、盐菜银，在运送口粮米石时每石以三两租银计之，共合计所需银七万两余。又巴里坤路坐塘官兵口粮及运送租银，运送巴里坤等地钱粮所需租银，并驿站马牌子等之食粮及运送口粮所需租银，以及拨给兑量役匠之银两等项所需银二万两余，等语。又据巴里坤地方办事之潼商道员王全辰呈称，今年有闰四月，自五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十日，吐鲁番等处地方运送半年米石应需租价银七万六千五百两余，等语。臣查，除前折算所需钱粮外，其新增运哈密之二万石米，当转运巴里坤时需用租银，又三起赏赐官兵之银两，原驻甘州官兵自今年四月至八月末所需钱粮，以及在肃州地方采买稻子、麦子、青稞价银等项，已经估算，共需银二十二万两余。此项银两，理应与道员胡仁志等折算钱粮一同请示办理，但于去年巴里坤、甘州二处半年所需六十九万两钱粮内，其巴里坤地方撤回官兵之所余银两，现除移驻布

隆吉尔之原官兵需用外，其甘州地方撤回官兵，又杂项余银，以及各官员缴回运米租银等项，一经估算，剩余之银亦有二十二万两余。此项银两与增项相抵，无须另行奏请外。惟有巴里坤等处地方自今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十日，共需银三十四万五千两余，理应奏请。乞请圣主敕下该部如数送来。再，该项钱粮，乃自五月十一日以后所需之钱粮，若候部送银两，则因路遥而所不及。故请先借西安司库之银十万两送至巴里坤，当部送钱粮途经西安时，可以如数截留以偿还于原项下。此事，臣曾咨商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伊咨复内称，合词具奏。故臣与太保公督臣年羹尧公同合词具奏。等因具折前来。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交乾清门二等侍卫阿必达转奏，奉旨：交议政大臣。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议得，据甘肃巡抚绰奇、总督年羹尧合词奏称，巴里坤等处地方，自今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十日，此半年内，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地方现有官兵所需行粮、盐菜银十二万两余。留于巴里坤官兵、蒙古官兵，一月又半月之羊价银五万八千九百两余。于布隆吉尔官兵所需钱粮、盐菜银、运送口粮租银，共合计需银七万两余。又运送巴里坤等地钱粮、坐塘官兵、驿站马牌子口粮之租价，以及拨给兑量役匠之银两等项，共所需银二万两余。吐鲁番等处地方运送半年米石应需租银七万六千五百两余。以上自今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十日，共需银三十四万五千两余，乞请敕下该部如数送来。再，该项钱粮，若候部送银两，则因路遥而所不及。故请先借西安司库之银十万两送至巴里坤，当部送钱粮途经西安时，可以如数截留以偿还于原项下，等语。据此，依照巡抚绰奇等所奏，拟交户部筹办库银三十四万五千两，仍照前例委员送至巡抚绰奇处。途经西安时，可截留十万两以偿还所借布政使司库原项下。巡抚绰奇与总督年羹尧合词具奏，故奉旨后，除咨行户部、大将军、总督年羹尧知照外，拟仍咨行巡抚绰奇从速奏销该项银两之使用情形。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事务、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侍郎臣伊都立，理藩院侍郎臣本锡。

朱批：著送四十万两。余依议。

12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兵征伐庄浪附近番子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居于庄浪附近之番子等，连续数年出行劫掠，商贾民人承受其苦，臣于去年十月遣绿旗、土司兵征伐，剿杀西山元凶谢勒苏、鄂勒布二部番子，惟二百余贼匪逃出，躲进深山。东山各部之番子均已降剃发，同我内地民人一样，耕田纳贡，此数月间并无事端。

臣念征伐西宁之事关系重大，自庄浪至凉州诸关口，惟为保护商贾、行人，遣兵驻防。今年二月初二日，古浪所属西山堡民之畜，被番子抢掳，正羌营之兵往追，将贼匪等所掳携之牛夺

回，斩贼番四人，生擒番子男妇，获牛羊等物甚多。又本月十一日，由兰州解送甘州汛地二十六驮铅，于岔口堡这边十里间，均由二百余贼番劫取；再送文之马牌子抵至岔口处，其文书、衣服、乘马，均被番子掳取，正羌营之兵、民团焚烧门洞，集各处之兵追赶，贼番等均躲进山中。石门寺喇嘛、番子共出千余人截击，我等以炮枪斩杀喇嘛贼番五六十，夺回掠去之铅十一块。此种情由，该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来报，臣即饬行凉庄道员，此何部番子，何寺喇嘛行截路之事，予以详查，乘机征服之等因。今凉庄道员姜冏报来：据查此一陆续行掳之喇嘛、番子，均系石门寺喇嘛浑囊苏、山丹等所辖多卜藏马加等部番子等，表面归降，而暗与谢勒苏、鄂勒布二部漏剿之二百余人相通，以石门寺为栖身之地，处处截路行掳。对此等断不可宽容，沿古浪、正羌、岔口一带，均处于庄浪至甘州大路，现值军机之际，喇嘛番子等肆意截路行掳，以致恐误军机。故姜冏我咨行参将韩良庆、游击王达勋、纪登第、守备赵成普、王世南、鞠有德、署庄浪同知事务王廷松、土司卢华龄等，以绿旗、土司、民团共分为五路，相约于十五日闻号炮声即进攻。五路兵共同进发，各路均遭遇喇嘛贼番，多则千余人，少则七八百人。我兵各自奋勇，姜冏我亲于石门狭口奋力放炮，五路兵均倚石门寺，斩喇嘛贼番六百余，其余喇嘛贼番负伤者甚多，均逃进深山。搜寺之时，获盔三十七顶，甲五十四副，枪、腰刀、撒袋等物甚多。贼等所居之寺焚毁，酉时即收兵返回。惟游击纪登第、把总王古弼，负重伤身亡，俟将此役效力阵亡负伤之众详查后，再造册另报外，我等率兵于十八、十九二日进山搜查，据云喇嘛贼番等均已远逃。

臣查得，庄浪至凉州，相距三四百里，西山番部不少，今喇嘛、番子等众集于一处，以寺庙为栖身之处，肆行掠夺，且与大军对战看来，此等人若不杀，则亦不惧。惟今青海事未竣，故臣先晓喻伊等，此间伊等知罪，诚意来降，即准归降免于剿杀，倘仍拒降，俟青海事竣后，另遣绿旗、土司兵剿灭。（**朱批**：均在于伊等所请，并无奈之事。）为此谨具奏明。

朱批：将此著部记之。姜冏果然不易。

1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进剿吹喇克诺木齐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二月二十二日，将军岳钟琪来报：本月十四日，我率兵抵达西尔噶罗萨，率北塔勒民团之游击马中孝禀报内开：我擒一吹喇克诺木齐所差探讯之贼，问之据供：现吹喇克诺木齐驻于天城察罕哈达。命一寨桑率百人，于四面山设卡伦，差我探取大军讯息。当日我若得讯报伊等，伊等尚不逃遁，今日我若不返回，则必被大军所执，伊等即逃遁等情。岳钟琪我获此讯，不可怠慢，于酉时即遣兵，十五日晨即到达天城哈达，据前锋等来报：前有五六十余蒙古包，后我即进兵剿杀，斩五十余贼，生擒七十余男女，又速行军，渡一大河后，即抵哈喇克诺木齐，观之，有空蒙古包数百，而吹喇克诺木齐业已逃遁。复发兵追踪，四面山搜寻，又斩贼三百余，生擒之男人妇孺甚多，获马有三百余，牛羊不计其数。当即审问擒拿之贼，据供：吹喇克诺木齐于十四日夜闻大军到达之讯，率三百余人，驱四群之马，夜半逃遁，我等未同逃之，均被大军拿获，祈求饶命等语。故此，我即令游击王有勋、守备张显志率兵三百，戍防天城察罕哈达地方，收驻散逃之部。我于当日即令兵速追，十六日午时抵达色尔科克，先遣之千总古松林、外委把总王国栋，率盆苏克汪札勒、噶尔丹戴青等台吉，会我告称：我等率六百兵士，镇守路口，于本日晨，吹喇克诺木齐属

下都喇勒寨桑及札西敦多布之母，共率部一百四十余户、携马三百余往时，我等拿获伊等。审都喇勒寨桑，据供：吹喇克诺木齐率家口，沿噶斯路逃遁，我等均不愿随遁，欲逃往山内，被尔等拿获等语。吹喇克诺木齐率妇孺沿噶斯路往，观之，何能远逃？故我赏给盆苏克汪札勒等绸、银、茶叶，令伊等率蒙古兵五百，自噶斯路往追，务擒拿吹喇克诺木齐，不准逃遁等因交付之。又念盆苏克汪札勒等，蒙古本性不可靠，除令守备刘廷燕、李英龙率兵二百，共同速伐外，探得讯息，罗卜藏丹津现仍在原驻处。伐伊之事甚要，我率兵务于十九日抵达伊之驻处等情。

臣窃思之，吹喇克诺木齐今虽逃遁，而伊属下之部族、牧群、牛羊均未能携往，既又发兵追赶，伊即逃出，亦系一困迫至极之人，又能如何？故此，臣咨饬将军岳钟琪，俟罗卜藏丹津事竣后，返回之时，务将巴勒珠尔喇布坦、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属下部族均收取之等情。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大喜，大喜！吹喇克诺木齐虽逃出，惟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为奴而已。此情拿获罗卜藏丹津。虽如此，均在天祐之。

123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保举贤员补放要缺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请旨事。

先臣以卓异保举厦门同知廖国佐、福州通判冯坚，并奏请留省补放应升之缺。今福建邵武府知府唐征呈文有病。于三月十日始，巡抚黄国材出贡院即奏外，臣等查得，邵武知府无甚事务，漳州知府一缺甚是重要，臣等欲请将漳州知府李滨恒调任邵武知府，以厦门同知廖国佐补放漳州知府，以福州通判冯坚补放厦门同知，如此，要缺可得贤员，与地方大有裨益。叩请圣主念地方百姓恩准施行。为此叩请谨奏。

朱批：俟前来引见后再降旨，惟该廖国佐是否果真属贤员，朕少有怀疑。

12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窃臣奏请圣主休养圣躬一折内奉朱批：尔省大臣等凡朕交付各事，均能尽忠效力，与朕相规过失，则朕甚是喜气，虽然少有操劳亦觉值当，心情亦自然见好。若内外大臣等不能如此，朕即使偷闲修养，心情何能安逸？若大臣等念朕为主，诚心敬爱，则应各自尽力，齐整文武之政，分辨属下官员之优劣，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则朕保证康健。朕不希望此等无关紧要表面之爱戴。钦此。臣叩谢训谕，唯求尽诚之奏折内奉朱批：另有平常之人如此具奏，朕仍详查其品行方能相信，尔之此奏，朕当即相信，欣然而阅，尔系有能力之大臣，著应黾勉。钦此。臣恭谨展读，圣主之降旨皆系先圣帝王之修身勤政，尽诚为使普天下大众太平之至意。圣主如此英明神圣，国家必定出现耿直贤能之大臣。圣主不求自身安逸，至诚治理天下，生此盛世之文武大臣、官员等感戴圣主之仁爱，因敬畏明主，各知黾勉。自此若同心钦遵圣主教诲之凤诏，尽力黾勉，则内外众人均得治理，盛世之道必将阐扬，（**朱批**：仰报皇考于万一乃此也，朕所希望乃此也。）此全因圣

主学业日新月异，才能卓越无比，是以所指所鉴，普照各处。臣我虽愚懦无能，蒙圣主如此慈悯信任擢用，若臣不据实陈奏，不仅苍天不应，且臣内心亦断然不应。故此，每每展读凤诏，咸倾心宾服，依照教诲，时刻铭记，矢忠矢慎，尽力黾勉，以仰符圣主指望于万一耳。为此叩谢凤诏，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快睹之。

12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窃臣为整饬军政、增设水兵参将奉训谕后谢恩折内奉有朱批：朕此旨，并非为表现谦虚，乃朕之诚意。尔等若任职，务必能照朕旨奉行，方是妥员。不得误生疑心。钦此。又朱批：知道了。凡整饬约束，亦不可过急，应给众人以改进自新之路。其十恶不赦者，严惩示众。惟不时以政务为重，无异于私事，何事不成？勤奋竭诚，秉公办理，则数年内便可形成极好规矩，若树立好风气，即使尔省大臣等不甚勤勉，亦自然会好。但以匡正以树良好风气而黾勉。钦此。臣谨阅览后，不胜感戴忭欢，即行叩谢凤诏。恭惟，圣主首次朱批，咸出自圣主诚意，开释通达，实与先世帝王等尽诚开导属臣之道相仿，臣岂敢存疑，惟一一铭记圣主所降凤诏，竭力黾勉，长远打算，凡事务求善始善终，①圣主降旨内或部议事内，诚有与地方民人少有不利，或下属因故未能贯通之处，圣上如此英明，臣岂敢隐瞒不奏。(**朱批**：务必如此方好。)应尽所知据实上奏，以请圣主定夺。再，圣主为整饬营务而降训谕甚是，实为恩威并用，普施仁义之要事。臣谨记，整饬各营之时，严禁急躁，给众人改过自新之路，十恶不赦者严惩示众。后以矢忠勤奋，诚心教导属下官员等以兴众人忠诚之气，努力渐渐形成好风气。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甚好，照奏黾勉。

123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王朝恩到任后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遵旨复奏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臣之奏折送回，谨捧展读，臣为浙江原布政使傅泽渊而具奏折内奉有朱批：另有旨。俟王朝恩抵达后知道如何时，即据实具奏。钦此钦遵。查得，因王朝恩尚未抵达浙江，暂行等候。于正月初六日王朝恩抵达抗州接任。此间详查王朝恩，人平和聪慧，诸事据理办理。(**朱批**：朕觉得此人似乎可用。)秉公查办布政司库存钱粮，并不听信他人之言而怠忽从事。看得，属谨慎明显之人。今浙江有赈恤百姓、办理军饷、往查各地仓库等诸项繁杂事宜，俟查看其办理情形，再谨具奏闻。(**朱批**：甚是。)为此，缴回先奉朱谕，谨具奏闻。

朱批：属内外无人熟知之辈，今无奈由四方物色择取试用。素性相信数人而听其言亦不可。故此，朕之难处，惟有苍天及朕皇考诸天神洞鉴而已。属一等难事。若能遇一名贤能之人，乃朕如得活宝矣，将欣喜若狂。著尔省大臣等尽力培养人材。

① 原文有朱圈

1234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台湾道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台湾道员缺请旨事。

据台湾知府高多、知县周忠宣自内来告：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四日，台湾道员陈大年猝患中风，右侧手脚瘫痪，病情甚重。等语前来。（**朱批**：甚是可惜，据悉甚佳。也许无甚妨碍，俟好转后朕将另行超擢任用，将此旨转告后，令伊好生调养。）臣查得，该道员陈大年系湖广之人，仅五十岁，人很胖。于去岁四月，中风患病，但较轻很快见好。今因再次中风，以致右侧手脚瘫痪，后虽有起色，但患宿疾已难以效力。台湾道员之缺既然甚是重要，叩请圣主选派熟知贤员补放台湾道员，此间，若陈大年见好，应调任内地道员。臣等又查得，适补放为太仆寺衙门正卿沈近思，廉洁可靠，于福建候缺两年，亦略知台湾事务。若将伊补放为台湾道员，则对匡救海外人心，改正恶习，似乎与地方大有裨益。再，员外郎兼管台湾县事务周忠宣有功绩，办理果断明白，若将伊补放重要地方之知府、道员，则办理公务甚是得力。（**朱批**：该部已记录，尔若有可用之处，著具奏。）对此等大臣我等愚见如此，叩请圣主明鉴擢用。圣主或选员补放，或选沈近思补放，该周忠宣臣等俟福建道员、知府出缺后具奏。因地方选得妥员甚难，尽陈所知，俟圣主明白指教后谨遵奉行。为此叩请乞奏。

朱批：甚是滑稽，该沈近思尔调来已有两年何以未用？尔若得悉沈近思已被朕补放为侍郎，尔或许会笑。朕另行选派。

123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任乐清副将鲁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浙江岳庆营副将鲁玉，系山东武进士，曾任侍卫，人强体壮，营务尚黾勉，惟脾气暴怒，责打兵丁极狠。（**朱批**：此人朕熟悉，系一仪表粗大之平常之人，今或许已上岁数。）原任福建建宁副将时，臣不时责备教训，暴怒之脾气少有收敛，去岁调任浙江乐清副将后，操练兵丁急躁，又加以痛打，兵丁上告于所辖温州总兵岱昆，该岱昆陈情来告知与臣，经臣详查得该鲁玉暴怒、操练兵丁急躁，又加以责打是实，惟营内并无侵蚀钱粮舞弊之情，若以管理官兵过严而参劾免其副将，则兵丁必致骄矜。（**朱批**：甚是。）是以，将副将鲁玉传至福建，重加责备教训，务令其改正暴躁之性格，倘若不改，必定参奏。等语教训后令其返回。今经访查，乐清之官兵上下不交心，彼此疑心，该副将鲁玉若不调至别营，断然不可，其为首之劣兵，若不从内严查重办，亦断然不可。查得，浙江瑞安营副将王廉，性情平和，善长操练兵丁。臣请将王廉调任乐清副将。（**朱批**：若调离鲁玉，其为首之劣兵重办方好，倘若有侵蚀弊端亦不成，无缘无故，兵丁竟如此而为，此等习气断然不可。俟王廉前来后，尽力操练好乐清之兵丁。）好生操练兵丁，若兵丁内有歹徒，务必查出重办，匡正恶习，将鲁玉暂调瑞安任副将，此瑞安副将一缺，臣照先旨，改为水兵。等语具奏。若副将一缺改为水兵，鲁玉则另行调任别营，如此，兵丁不致骄矜，且武职官员统管兵丁操练亦不致发怵。自觉由内谨慎约束。臣意为鲁玉并无私念，惟兵丁之恶习不可滋长，官兵不同心协力，则对地方亦无甚裨益。是以，恭陈实情奏请于圣主，叩请圣主洞鉴，准将王廉调任乐清副将，将鲁玉调任瑞安副将。为此谨叩奏请。

朱批：知道了。著尔一面调任，一面折本具奏。不必陈情。

123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审结盗犯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谨奏闻事。

泉州德化县之盗贼罗朴、刘九仪等十四贼拜盟结为兄弟，起意行劫。被文武官兵拿获。臣等详审，俟得实情后，拟将首盗绞决示众，强盗重责发配山东，罪轻者另行完结。等语，经臣等拟折奏入，奉旨：此类纠伙者，理当如此办理，照办。惟发遣山东过轻，理应刺筋，发配黑龙江，嗣后，若系一般强盗，仍照例办理，尔等估量即可知道，著酌情办理。若法过严可以放松，如此若歹徒不知畏惧，又可加严。赏罚之事，不可预先定夺，应因时随应人心办理。尔等若秉公办事，虽少有不符定例之事，朕或许宽恕，著宽心为百姓谋利而黾勉。钦此。臣等钦遵交付按察使秦国龙、泉州知府王道成审办前来后，臣我二人会同逐一详审盗贼，其所审罗朴为首纠伙及李富、俞义会商协助纠伙等情均属实。再，王凯芳等九人，均为役夫、挑担卖菜及豆腐之贫民，饮酒结拜兄弟时均在场，当得知纠伙行劫之言，便惧怕而各自散去。并无纠伙行劫之意，惟罗朴所供刘九仪系为首者一情，经审该刘九仪不供认。看得情形，甚是可疑。圣主先有教诲，若罪犯有可矜可疑之处，务必详慎，不可意气用事。等语降旨，臣等钦遵，将刘九仪一事交付按察使重审。臣等又详审两次，罗朴意欲起事，前去会刘九仪纠伙是实，该刘九仪迫于罗朴，虽嘴上符合，但内心恐惧再来窝留。罗朴等会同拜盟结兄弟之日，该刘九仪并未前去，后被官拿获后，因罗朴怕论为首犯，是以供刘九爷仪首犯，欲使自己逃脱。臣经审现拿获盗贼，该刘九爷未去纠伙之地，并未入伙是实。惟该刘九仪平常属何等之人，若不知其行为，甚难信任，是以暗中派人查得，该刘九仪系务农之人，居住永春县之村里，与罗朴居住之地相距百里，平常相互并无结交之情，与罗朴并非为同伙。等语来告。因查获实情，臣谨遵训谕，将首贼罗朴押至其本村绞决示众，将强盗李富、俞义等人并其妻室送交刑部，刺筋发遣黑龙江。再，刘九仪、王凯芳、课智、苏许、王凯格、郑丕、郑高宣、罗辉、罗楚、陈胜等十人虽未入伙招募他人，但知情不报，均应杖百枷号一月，锁交驿站服役三年，其逃脱之僧茹俟拿获后，另行完结。其查拿效力之人，已赏银了结。再，此案详审及暗中访查时，施延稍久，为此恭陈实情，将遵旨办结等情，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如此方是，很好。

123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等为福建布政使完补库存钱粮而所奏折内奉有朱批：若咸能如此洁身自好，乃朕之所欣慰所期望之事。钦此。臣等为台湾生番而所奏折内奉有朱批：甚好，但尔等酌情办理，朕将所闻所知晓谕尔等而已，不可谓之全面。钦此。臣展读后遂即叩谢凤诏，催征入库之钱粮，本年内定将全面完结。给台湾生番之布、盐，臣妥善办理后，交付台湾总兵、道员，每年赏给番子等，务使实受圣恩。除此若有应办之事，臣等斟酌会商办理。以符圣主明旨。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两折，会同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好！

1238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上运米顺利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臣为将福州、台湾之米由海上运至宁波而首次奏闻折内奉有朱批：所办亦好，惟自江海上行走略冒风险，虽然如此，蒙神圣皇考之眷佑无甚妨碍。嗣后，无紧急之事，应小心为好。钦此。随后，臣将福州七千石米皆运至宁波，将台湾三千石米，先行启运经福建海上等情第二次奏闻折内奉有朱批：系朕正考虑之事，甚是欣慰忭欢。此乃称之为省之大臣，此可称得上尽职。为此事，杨宗仁、何天培表现欠佳，朕一面从速行文指责。倘若接济不上，恐兵民粮石拮据而仍然担忧，因阅此奏，甚感惬意。省之大臣凡事诚能如此办理，朕何需分忧，实应大加赞赏。钦此。臣展读后，不胜感戴圣主之凤诏，即设香案，谨行叩谢。查得，海上运米系一可畏之事，但宁波、台州、温州均在海边，自绍兴至宁波虽有河道，但间隔江堤甚多，运米较难。台州、温州均为陆路，无奈只有经海上运米。蒙圣主如天如地之福、仁爱兵民之至德，百神保佑，除先启运之万石米均皆运抵外，随后由台湾启运之六千石余米，于十二月、正月相继抵达宁波、台州，分给兵民平价出售。年内宁波等三府文、武官员等来告称：十二月正月之米敷足，但开春二月、三月所需之米益加重要，需继续启运。等语纷纷来告。臣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即遣守备一人前去台湾运米二万石，今台湾米船陆续抵达。等语来告。今宁波、台州仓粮碾米赈济，此由台湾启运之二万石米，又相续运抵，则宁波、台州春季口粮足够供给。（**朱批**：快睹之。）再，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等地方，将今截留之运米分给赈济。臣等买米三万石米，亦分给各处平价出售，但因地方众多而米少，难以周全，正在忧虑之时，蒙圣主施恩，降旨令将江南官员所买米于浙江出售。臣当即遣官用捐纳银由江南购买官米，此米运来后，杭州等六府春季口粮将有保障。圣主一体相恤普天下之众，豁免钱粮而又加以赈济，分运米赈恤，又令购买现有之米接济，若为公黾勉，遂宽宥过失，降优诏嘉勉。实为圣人胸怀大德，弘扬天下之仁义。臣等不胜感戴，叩谢凤诏，缴回朱批两折。并将台州、宁波无奈仍由海上运米接济，杭州等地从速由江南购买官米接济等情，一并陈明，谨具叩奏。

朱批：甚佳，尔系亲临稔知之人，朕仅将推测告知与尔而已，全在尔酌情办理。

1239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授为西安将军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平逆将军镇守西安等处地方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谨奏：为谢恩事。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臣为送宗札布去京师，又授臣为西安将军事具奏折子到臣。于此奏折内奉有朱笔谕旨曰：内外俱为一体，朕可酌情任用，勿辞。知道了。太滑稽了。朕于去年四月即授尔为西安将军，由部漏而未施行。于九月间，授阿喇衲为都统，由部亦漏而未施行。岂有此理！由于如此，尔前委用宗札布，留于甘州之事，皆变为与尔无涉。朕思数月，已授尔为将军，何以不具本谢恩。等因思之。委实奇怪。钦此。延信何敢退辞皇上补授职位。惟臣平素极为愚昧，每事皆赖圣主之指教而行。西安地方远离皇上，延信昼夜所企盼者，则待军务结束之时，调至皇上附近，不时得以瞻仰天颜，遵照指教效力行走。等因奏请。今日皇上谕曰：内外俱为一体，朕可酌情委用，勿辞。钦此。钦遵此谕，臣按圣上之委任指教，必将竭尽效力之外，延信望阙

叩谢。为此，将朱批折子两件一并具奏。

1240 督理打箭炉地方事务扎萨克喇嘛等奏报备兵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督理打箭炉地方事及税务扎萨克喇嘛粗勒齐玛藏布喇木札木巴、员外郎伊特格勒谨奏：为奏闻事。

据今年二月二十二日，里塘之堪布桑杰吹木丕勒所差之蛮人索诺木、昂嘎前来告称：于哈喇乌苏处率兵驻西藏之第巴、噶隆、巴尔喀木等处，为诸寺、庙、第巴等备兵告示文书，陆续抵至我等理塘。我等堪布差我等，令将第巴噶隆之告示文送来等语。奴才等将送来第巴噶隆之唐古特文告示译出观之，书内缮称：昭告巴尔喀木等处诸寺、庙、第巴、头领、众民：先时，顾实汗令十三万余唐古特众民，均向五世达赖喇嘛纳贡。后五世达赖喇嘛前往京城，朝见君主后，君主施恩颁敕书，打开双方大道，弘扬佛教，内外众民享有七十余年安居乐业生计。今青海之众，因伊等内相互不睦，以准噶尔为一方，引来伊兵，众皆不宁。今驻察木多之绿旗兵，已抵藏地。驻于里塘、巴塘、节达木之内绿旗兵亦陆续进入。再，原全准噶尔均尊崇达赖喇嘛。后有人从中挑唆，上下均不合，乃不敬达赖喇嘛矣。准噶尔兵来藏毁坏黄教，使众唐古特遭难，君主乃发大军，击败准噶尔。令达赖喇嘛坐禅，黄教较先愈加兴旺。众民均享太平。主之鸿恩，断不能报。今青海之众，与准噶尔一方，背逆君主之恩，断不友好，我等在此处谨防，今在藏之京城大臣饬令，以三万兵备之。今我等唐古特兵，已抵至哈喇乌苏，或准噶尔兵来，或何人前来，我等在此处一意舍命对伊而战。

再，先五世达赖喇嘛免充藏卫之军者，虽未派于军中，而稍有本领之人，今纷纷一意情愿充军，此亦为太平之生计。尔等诸处甚要之马兵，及军械、廪饩等物，均现成齐备，俟至用时，断不可耽搁。备妥之后，速报我等。众为一心，虽数敌前来，即便老妇，亦能战之。我等何惧准噶尔，兔年十二月初一日布告。等情。除行文须照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四川巡抚蔡珽外，为此将第巴噶隆之唐古特文告示，一并谨具奏闻。

1241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汉军旗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文武各官、兵丁等所领俸饷米石数额事。

臣旗食俸公爵格格、子爵以下，顶戴官员、食半俸官员以上，春秋二季从通州仓实领俸米八千又六十三石八斗七升五合。领催、披甲、柏唐阿、匠役、寡妇等，从京仓三季实领之米五万八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九升三合一抄。将此拟造清册送户部核查。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副都统臣李林深、副都统臣安哈泰。

1242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丁役等所领俸银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汉军旗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文武各官所领俸饷，亲丁、弓匠养马钱粮银数事。

臣旗食俸公爵、格格、子爵以下顶戴官员以上者，春季领俸官员为一百七十六人，秋季领俸官员为一百七十五人，伊等在上述二季内应领俸银为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八两。其中，官员之罚俸银、借贷六年俸银、借贷广善库银、追交俸银共二千九百二十六两六钱九分六厘，除已坐扣于库外，两季实领俸银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一两三钱四厘。正月间已领钱粮之领催、披甲、柏唐阿、寡妇共为三千又四十八人，因每月增减人数不一，直至十二月间，一年应领钱粮银为十万又九十五两五钱。其中内库坐扣银、追交银共八百七十一两九分，除已坐扣于库外，实领钱粮银八万七千五百五十九两四钱八分三厘，实领钱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四串九百二十七。再，亲丁、弓匠等自正月至十二月，所领养马钱粮银共一百四十七两。将此拟造清册送户部查核之。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副都统臣李林深，副都统臣安哈泰。

1243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汉军旗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旗自雍正元年正月至十二月，从户部共领用小京文纸三千五百张、朱砂十六两。将此造册送户部以核对之。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副都统臣李林深，副都统臣安哈泰。

1244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臣旗包衣十三佐领、十管领、文武官员、兵丁所领俸饷米数事。

臣旗官员春秋二季从通州仓内实领俸米四万三千九百七十四石五斗四升，兵丁从京仓实领三季米三十二万四千五百六十八石七斗九升四合八撮五抄。将此拟造清册以送户部核查之。为此谨具奏闻。

议政大臣、都统兼管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臣永寿。

1245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臣旗包衣十三佐领、十管领、文武官员、兵丁所领取俸饷银、马匹钱粮数事。

臣旗自食俸郡主、公、侯、伯、子以下，顶戴官员、食半俸官员以上，其春季领俸官员为一千一百二十六人，秋季领俸官员为一千二百一十一人。伊等二季应领俸银九万一千七百一十二两三钱四分二厘，其中官员停罚俸银，借贷四、五、六年俸银，借贷广善库、军营、广储司、武备院银，共为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两四钱五分三厘，均已坐扣于库之外，二季实领俸银七万九千八

百八十二两八钱八分九厘。正月领取钱粮之前锋、护军、领催、披甲、柏唐阿、太监、匠役、闲散、扫地子弟，共为一万九千九百二十四人，伊等每月增减不一，截止十一月，一年应领钱粮五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一两三钱二分。其中户部坐扣之银、内库坐扣之银、总管内务府衙门坐扣之银、掌仪司坐扣之银、为官员所欠六年俸禄而坐扣之银、为新满洲原领家院田地而坐扣之银、追罚之银，共为八万又七百四十九两九钱八分五厘，均已坐扣于库之外，实领钱粮银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七十一两四钱六分八厘，领钱五万四百二十九串八百六十七。臣旗八十三佐领、包衣十三佐领、十管领所拴养官与官驼，共为二万又八百八十六匹(峰)，自正月至十二月，所领马匹钱粮银为七万四千八百三十一两一钱五厘。领马钱之侍卫、蓝翎、谙达为七十九人，伊等自五月至十二月，共领马钱一千八百九十三串。驻牧场官员一人、兵二十二人，伊等春秋二季所领俸饷银三百一十八两。将此拟造清册送户部以查核之。为此谨具奏闻。

议政大臣、都统兼管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永寿。

1246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臣马尔萨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旗自雍正元年正月至十二月，从户部共领用京文纸三千张、朱砂十六两。将此拟造清册送户部以核对之。为此谨具奏闻。

议政大臣、都统兼管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臣永寿。

1247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蒙古旗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穆布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文武各官、兵丁所领俸饷银、马匹钱粮、牧场察哈尔官兵所领俸饷数事。

臣旗自食俸辅公、格格、子爵以下，顶戴官员、食半俸官员以上，春季领俸官员为一百七十七人，秋季领俸官员为一百七十九人。伊等二季应领俸银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二两五钱。其中罚俸银，借贷五年、六年俸银，借贷广善库银，在军营借贷银，共为一千九百二十三两九钱五分，均已坐扣于库之外，二季实领俸银一万四千九百八十八两五钱五分。正月领取钱粮之前锋、护军、领催、披甲、柏唐阿、匠役共一千九百三十四人，每月增减不一，截止十二月，一年应领钱粮六万六千八百四十两六钱。其中，内库坐扣之银一千又三十九两七钱四分，已坐扣于库之外，实领钱粮银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三两五钱二分八厘，所领之钱七千六百四十七串又三百三十二。二十四佐领拴养官马官驼七百四十四头，自正月至十二月，所领马匹钱粮银一万八千七百三十一两。领马钱之侍卫、兰翎八人，伊等自五月至十二月共领马钱一百九十二串。牧场察哈尔、乌拉忒、巴尔虎、厄鲁特十三佐领，春季领俸官员六十二人，秋季领俸官员七十二人，伊等二季所领俸银二千八百一十八两七钱五分。春季领取钱粮之前锋、护军、领催、披甲、闲散共七百一十八人，秋季领取钱粮之前锋、护军、领催、披甲、闲散共七百三十一人，伊等二季所领钱粮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两。将此俸饷银清册，拟送户部以查核之。为此谨具奏闻。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满洲旗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花色。

1248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蒙古旗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穆布等谨奏：为奏闻雍正元年文武官员、兵丁所领俸饷米数事。

臣旗自辅公、格格、子爵以下，顶戴官员、食半俸官员以上，春秋二季从通州仓实领俸米八千二百四十八石二斗七升五合。兵丁从京仓实领三季米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七石六斗四升五合九抄。其俸饷米清册，拟送户部以查核之。为此谨具奏闻。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臣花色。

1249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正黄蒙古旗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穆布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旗自雍正元年正月至十二月，从户部共领用京文纸二千五百张、朱砂十六两。将此奏送户部以核销之。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都统事务、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臣花色。

125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咨令巡抚绰奇运米至军营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甘肃巡抚绰奇奏称，臣前将肃州地方所有米谷、青稞均已用完，雍正二年于巴里坤地方所用米谷、青稞将如何筹办之处，一面咨文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商议，一面咨饬道员王全辰将自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至雍正三年正月底共需用米谷、青稞数目估报前来。旋据太保公总督臣年羹尧咨复内称，本总督所承运之米谷，原自雍正元年二月始计，为一年之军用粮米。今经奏请之后，将二万石米运至肃州，以为雍正二年之军用粮米。一俟运抵之后，从侍郎处转运，以供给大军用。再，所有需用之青稞，原由侍郎承办，是以尔酌定办理，等语。旋又由道员王全辰呈称，查巴里坤、吐鲁番二地之所需青稞，前或运抵，或采买，今年种植后又收获之青稞，计巴里坤地方可至雍正二年十月，吐鲁番地方可至九月收获青稞时截止，尚有所余，无需增运，故不议外。自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至三年正月三十日截止，除去所有撤回官兵数目之后，计巴里坤、哈密、吐鲁番、鄂隆吉、库舍图等地，共需用米二万七千余石，等语。窃臣查得，虽然递运军米甚为重要，但亦不可不考虑节俭钱粮之事。仅此一年内所需之米为二万七千余石，倘若如数运抵，则必糜饷颇多。总而言之，大军即将进剿，而所有官兵跟役额为三万名，每人各计五个月口粮，所需之米不过三万石，除照旧拨给伊等每日所食六分米粮即一万八千石米粮之外，其余四分青稞额上，应补给之米亦仅为一万二千石。照此计之，于巴里坤地方所储备之二万一千石米亦为多矣。总督所运四万石米，已供给至今年正月三十日，尚余七千石。又吐鲁番地方收获之黍子，二石折以一石米计后，已供给二千三百余石米。再，其旧欠再应补运之米，计有二千余石。以上合计，

于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处地方尚应有储备米三万二千余石。今于此项米中拨给二万七千石，尚应有余米四千石。从肃州地方，今年运送一万石米，加之所余四千石米，共计储备米一万四千石。再，从肃州地方起运之该项一万石米，若运送至巴里坤贮存之，则多用脚价银。倘若一旦军务告竣，又用脚价银再运送哈密。故此，拟将该项一万石米不送至巴里坤，而直运至哈密地方以贮存之。一有大军进剿事宜，将其交给官兵押运之米，皆照五十六年例从哈密支给之。一经如此变通办理之后，其从肃州运米之所需脚价银，均可节省，且亦不二其事。此项运送之米，若仍交给原运米官员运送，则因伊等已运米八年，其应赔偿之各项欠项甚多，势必又致于拖欠。有鉴于此，臣与总督商酌之后，拟另派出妥员运送之。此项运送之一万石米脚价银，仍照六十一年运送哈密之例，每石计给十一两脚价银，共所需银为十一万两。将此项银两，拟从太保公总督年羹尧交巩昌库所存之五十万两银内，依照原奏调取而用之。此等之事，先曾与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咨商。据咨复内称，筹措周详，另无可议，可以具奏，等语。据此，除调取银两外，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将奏折交与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转奏。当日，公舅舅隆科多传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会同议政大臣议奏。钦此。钦遵。又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窃查，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接准兵部咨开，议政大臣等议奏得，将军富宁安奏称，大举进剿时，将其必带之米石，趁此天暖又水草好之际，运送米石，以照原储备之额贮存于军营，则对军务颇有裨益。为巴里坤、吐里番等处地方官兵，其按月供给之米石，仍直运至巴里坤以供给外。其必带之米石，乃为进剿而所备者矣，若直运送至巴里坤，则多糜费钱粮。前从肃州运至哈密之米石，再转运至军营时，每石给租银三两五钱。哈密离巴里坤不甚远，其进剿时必带之米石，应运送至哈密。今巴里坤共有驼二千七百余峰，拟轮换送至哈密地方，可将从肃州运至之进剿用二万二千余石米，随到随送军营，以每石计银三两五钱，可节省钱粮近八万两。经粗略估算，于明年三月间，可将米石全数运送完毕，其间骆驼虽有稍瘦，但自四月开始牧养，又可以能膘壮，明年既便进剿，亦不致于耽误。故臣咨文总督年羹尧，今趁天热又水草好之际，将拨给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官兵之月米，仍旧速送到营，以供给外。其进剿时应随带之二万二千余石米，可分别交给承运官员，每石租银减少三两五钱，以运至哈密地方，并派出官员看守之。一俟米石运到之后，根据来文，由我处派出官兵并带骆驼将米运回贮存，等因咨行。等语。故拟均依将军富宁安所奏。为此谨奏，请旨。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交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转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前来，等因在案。旋继甘肃巡抚绰奇咨称，米石已运送至哈密，等语。据此，臣即派出官兵，并带骆驼，自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至雍正元年五月，从哈密陆续运至巴里坤之米共七千又五十二石。自五月至九月，从肃州并无运米到哈密，故臣咨行抚臣绰奇曰：如今正值秋驼膘壮之际，应将随带之米运送到军营贮存，以备需用，则对军务颇有裨益，请严交承办官员务必紧催，将随带米石运至哈密，以便于用官驼转运。一俟米石运毕，即由我处仍另奏闻，等因资行。据巡抚绰奇咨复内称，今年由于各承运官员不能按期运送米石，故经奏准部议交太保公总督查询，等因在案。至于各承运官员未运完之米石、小麦多少？已运至哈密者又有多少等情，现已咨行查核，一俟查报之后，拟另咨行外。在哈密地方已无米可运，而库舍图、鄂隆吉官兵之口粮，亦拟动支钱粮租运。且此一路，每石租银为四两，而从哈密至军营之租银为三两五钱。趁此骆驼有闲暇之际，不如用官驼运送库舍图、鄂隆吉之米。将前项未完之米石，由道员等一经呈报能运至哈密者为多少之后，并咨行将军、大学士时，再派官驼剥运，则经转运而不误事，且又节省钱粮。等语。巡抚绰奇虽未奏陈以用官驼运库舍图、鄂隆吉等地官兵口粮米之事，但如今在哈密并无已运到之随带米石，且从哈密剥运随带米石，或运送库舍图、鄂隆吉官兵口粮米，皆可节省钱粮。故照巡抚绰奇所咨，已饬交暂理巴里坤地方钱粮事务阶州知州邵嗣世核算之后，将库舍图、

鄂隆吉所有官兵自十二月初一日至当月三十日所需一月之米，已用官驼运送至库舍图、鄂隆吉地方。将此已详细咨行巡抚绰奇，等因，亦已在案。再，于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因从肃州运到之米少，不够送给在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地方之官兵。据道员王全辰呈称，于图胡鲁克地方有已运到之米，只因牲畜疲惫，难以送到。等语。故臣派用官驼，从图胡鲁克运到巴里坤之米有二千石。此次节省租银以每石计三两五钱，共节省银为七千两。从肃州运到哈密之随带米，已用官驼剥运到军营，计有七千又五十二石，每石以三两五钱计之，节省银有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二两。从巴里坤用官驼运送库舍图、鄂隆吉之米，有四百九十九石四斗，每石以四两计，节省银有一千九百九十七两六钱。用官驼运送之米，共有九千五百五十一石四斗，此项所节省之银共为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九两余。将此均已咨行巡抚绰奇，并已在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接准巡抚绰奇来文内称，太保公总督年羹尧咨开：前我运至哈密之米有二万石。如今我事已结，将我所运五千石米，可视为尔等所运，而其应给之租银，可由尔处支给。至于所用之我二千两余银，可交给都司金健。其余一万五千石米，可由尔处速交尔在哈密之官员收受。等因咨开。如今有此一万五千石米，倘用官驼运送，则与本事相符，且不致于改办。将此一万五千石米，或用官驼运去，或仍用骆驼运该驻库舍图、鄂隆吉官兵之口粮，请将军指示。等语。又查得，自康熙六十年秋至六十一年春，从肃州陆续送来骆驼有二千七百七十三峰；同年十月，由臣派出朗中牛钮、副将石云倬等从喀尔喀地方买来骆驼有六百峰；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原都统图思海送来骆驼有一千八百三十一峰。以上三项骆驼共为五千二百又四峰。从巡抚绰奇处送来瘦瘠、残疾、跛腿、疥癣骆驼中前后死去者有五百九十四峰。对此项骆驼，原由议政议得，根据死驼之印记，死者为何官所送之驼，即在原饲养官员及送驼官员名下详细开列死驼数目后，交巡抚绰奇如数索取赔银。等因议奏，并依咨造清册，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咨行巡抚绰奇在案。在原都统图思海所送残疾、瘦瘠、疥癣骆驼中，陆续死有五百二十一骆驼。此项已死骆驼，臣分为五分，令原前来送驼之员外郎舒森等，又知府陈卫等赔偿其中之四分，令在巴里坤地方接受骆驼之候缺道员王永吉等赔偿其中之一分，等因具奏。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又议政大臣等议奏得，此项已死五百二十一骆驼，皆为原交给将军富宁安之瘦瘠、残疾、疥癣之七百四十七骆驼中之驼，若责令王永吉等牧养人员赔偿其中之一分，则必有所冤屈。故此，将将军富宁安所奏责令王永吉等所赔偿之一分骆驼，即一百又五骆驼，仅此一次拟免赔偿。其责令原送去骆驼之员外郎舒森等，又知府陈卫等赔偿之四分骆驼，即四百一十六骆驼，并拟免王永吉等赔偿之一分骆驼，即一百又五骆驼，均照将军富宁安所奏，令图思海本人，以及随同图思海前去之所有官员平摊赔偿，即照原买驼之价，每驼为六十两银，交户部向图思海等人严催此项赔偿银，以交归于库。等因议奏，咨行前来，亦已在案。此二项骆驼之中，其已死之一千一百十五骆驼，令已俱令赔偿，故不议外。其余骆驼为四千又八十九峰，其中按照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之来文，已陆续派去之骆驼为三千二百十峰；又照副将军阿喇衲所请之例，为其率领带去之官兵驮用随带来骆驼有二百七十九峰。已从肃州运到哈密之随带米，臣应按照前奏以用官驼运至巴里坤为妥，但臣原奏之时，从肃州送来之驼为二千七百七十三峰，从喀尔喀地方买来之驼为六百峰，继由原都统图思海送来之驼为一千八百三十一峰，而除去陆续送回，以及死去骆驼后，现只剩有骆驼六百峰。其中，又有残疾、疥癣骆驼死去近一百。经查明此项死去骆驼之后，拟责令牧放骆驼候缺道员王永吉等赔偿之处，后另具奏外。臣行文巡抚绰奇曰：现有五百骆驼，乃于有残疾、疥癣并瘦瘠骆驼中勉强度过来之骆驼，且经多次挑选之后所剩下来者。如今由于冬季，皆甚瘦瘠，倘不休养此等骆驼，照旧用以往返运米，必致于倒毙。现剩有骆驼仅为五百余，显然骆驼甚少，而哈密米甚多，故不能用以运输哈密之米。自此至今年五月，好生牧养骆驼，直至五月间，必会膘壮。时若无来往运送事项，可将骆驼分为

二班，以轮换运送库舍图、鄂隆吉所有官兵之口粮米。倘有调去骆驼，以致不能运送之事，可陈情咨复之。将此已咨行巴里坤地方暂理钱粮事务阶州知府邵嗣世照旧运送库舍图、鄂隆吉所有官兵之口粮米。等因，已咨行巡抚绰奇外，亦已呈文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是以，已将原接受之骆驼数目，责赔已死骆驼数目，从哈密、图胡鲁克运送米数目，运送库舍图、鄂隆吉之米石数目，此项总可节省之钱粮数目，陆续调去之骆驼数目，以及所剩骆驼甚少且又甚瘦，现不能运米之缘由，一并具陈谨奏闻。等因前来。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将此折子交给都统、散秩大臣拉锡转奏，奉旨：著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阅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议得，据甘肃巡抚绰奇奏称，于巴里坤、吐鲁番二地之所存青稞，可食用至今年九月、十月各该地收获季节，仍可有剩余之青稞，无须增运外。为巴里坤、吐鲁番、鄂隆吉、库舍图等处地方之官兵跟役人员，自今年二月开始拟运送一年所需之二万七千余石口粮米，将此项米石，拟从现存于兵营之储备粮中支给。将今年从肃州运送巴里坤之一万石米，拟改运至哈密储存之，等语。又据将军富宁安奏称，据巡抚绰奇咨臣内称，将大将军总督年羹尧筹从哈密之一万五千石米，可否用官驼运送，请将军指示。等因前来。今兵营内之骆驼经多次抽调之后，所余五百骆驼皆甚瘦瘠，不能运送，待至五月间膘肥之后，再派去运送。其间若有调驼之事，拟另行文。等因，亦已咨文巡抚绰奇。等语。查得，绰奇咨商富宁安以官驼运米之时，大将军年羹尧尚未咨调富宁安处之骆驼。如今将军富宁安处之骆驼瘦而少，现已奏请不宜运米。军营粮米甚为重要。倘若仅靠官驼驮运，则恐难免贻误，亦未可知。故拟咨文巡抚绰奇，务必筹划够用情况，速送军营，不得有误。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臣世子弘昇，总理事务太子太傅、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阿布兰，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仍办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侍郎臣伊都立，理藩院侍郎臣本锡。

朱批：依议。

12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吏员出身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吏部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二月十一日奏上谕：由吏员捐纳出身，知县以上官员，天下共有多少，吏部查明奏闻。钦此钦遵。

臣等部查得，由吏员出身现任知府一员，同知一员，知州一员，通判一员，知县十八员，共二十二员。此外，有先系吏员，后或更名另捐纳贡生、监生者。臣部只以贡生、监生出身注册。无凭稽查，相应行文直隶各该督抚，于原籍地方查明，结报到日具奏可也。为此谨奏。

计开：

李元伟，顺天吏员，现任广东廉州府知府；刘脉畅，山东吏员，现任江西瑞州府同知；张文

炳，顺天吏员，现任江南泗州知州；

王仁，顺天吏员，现任福建漳州府通判；金运溥，顺天吏员，现任江南盱眙县知县；沈一正，顺天吏员，现任山东茌平县知县；赵纶，顺天吏员，现任山东益都县知县；王敏，顺天吏员，现任河南阳武县知县；刘镐，山东吏员，现任江西万年县知县；刘王政，顺天吏员，现任四川新津县知县；鲁有成，顺天吏员，现任四川奉节县知县；陈廷杰，顺天吏员，现任山西荣河县知县；严士俊，顺天吏员，现任陕西咸宁县知县；严世杰，直隶吏员，现任陕西南郑县知县；谢之茂，顺天吏员，现任陕西平凉县知县；张紫灿，江南吏员，现任陕西延长县知县；钟苇，顺天吏员，现任湖广黄冈县知县；潘璜，顺天吏员，现任湖广宁乡县知县；黄六吉，顺天吏员，现任广东三水县知县；孙公瑜，浙江吏员，现任广东揭阳县知县。钟吕，浙江吏员，现任广东平远县知县；武宁周，顺天吏员，现任广东徐闻县知县；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现查出者命诸省总督巡抚，询其为官优劣，保结报部。其他依议查之。若不尽查明，而后日查出，对隐瞒之人，未查出者均革职。

12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选大兴县知县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顺天府大兴、宛平，此二县知县俱系正六品，品级考内开：由外县知县升任等语。惟大兴、宛平二县系京畿首邑，旗民交处。较之近京属邑更为紧要。历年以来，俱由直隶巡抚于直隶所属现任知县内拣选，引见补授在案。

今大兴县知县高纯嘏革职，其员缺仰请皇上特简贤员补授，或仍令直隶巡抚于直隶所属现任知县内，拣选送部，引见补授之处，伏候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1253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臣陈泰奏请圣安。恭请圣主万安。为此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西部之事比所望更有成效。初三日，七省同一天降有时雨，此皆因上天、皇考、天神特施恩泽佑护所致。为使尔欢喜，特拟写颁下。

1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严禁江浙之米贩运出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复奏禁米不出海，以祈睿鉴事。

前为力禁江南、浙江之米偷运出海贩卖事，圣主令臣与督臣满保、抚臣李馥、何天培会同严禁，等因降旨。奉此，臣即会同满保、李馥、何天培各自严禁将米偷运出海之事。臣又曾往查海时，必将亲临查奏，等因奏明。去年冬季，臣临苏州、松江查看得，海口虽多，惟有浏河、吴淞二口

最大。浏河口之河流，乃弯流而不直，由于潮水来，泥沙易于淤垫，当潮涨时，船只尚可行驶，而潮落时，则难行船。惟吴淞一口，江面宽而水深，大船不断行驶。从此口出海去，极为容易。臣已令吴淞营参将妥为巡查，不准偷运。再，又令浏河等各营一体巡查，等因严饬。海口如此之大，人人皆知将米易于偷运出海，然而海口又不多，巡查亦为容易，一经严禁，自然可无偷渡者矣。臣经查看沿海各地，又经反复思想，不仅严查较大海口，而应更要防查该位于幽僻处所之较小海口，以及内为河而外为海，虽不通潮水，但仅隔一堤之地。于较大海口地方，不仅官兵多，而且耳目亦众多，若有偷运米出海者，在盘查时可以能拿获。彼较小之海口，不仅巡查之官兵少，而且又无巡捕衙门之人，倘若稍有疏忽，则彼汛守兵丁因贪小利而准许出海之处，亦难逆料。虽用小船偷运之物无多，但日子已久，则比用以大船偷运者更多。经臣查得，于吴淞营以北地方，有tsai too 江、sy giya 江、大川沙、小川沙等四口。于浏河营以北地方，有定泾、新塘、七丫、荡茜泾、白茆泾、徐六泾、福山江等七口。此等地方，皆为可以通海之处所，虽为小河小湾，但一经潮涨，即可以在船上载米出海口。再，于吴淞营以南之金山、春桥围，虽因堤坝相隔而内河不通外海，但系为水冲涮之地，且近临于海堤，海船可以驶抵堤外，而内地小河上之船只，亦可以停靠堤坝。倘若将米偷运出去，只用务农小船载米，然后运至堤坝，再运过去，则可足以装载于海船之上。只有一堤之隔，不甚费力，即可偷运出去。此地并非海口，而将米能够偷运出海者，更易于运出海口。前禁米者并未议此，而臣亲临之后方才得知。虽然如此，臣仍恐所见所闻有不符之处，故派松江府知府周顺元、华亭县知县同仲洪核查。此二员于滨海任职年久，熟悉该地情形。今伊等所查报，与臣所查无异。故臣饬交文武官员，要妥为巡查，凡为较小海口，以及金山、春桥围地方，离海甚近，且又重要，倘若原有守兵不敷巡查，可以增兵把守。倘若原无守兵，可以增设台哨巡查。凡为营房墩台，均加修筑。至于增加兵丁，修筑烽堠情形，着呈报前来。等因饬行。再，州县官员住地，相距海口有百余里者，亦有四五十里者，且刑名钱粮诸事又甚繁，难于不时能到海口。而营伍官员则驻于滨海，易于巡捕。凡有出洋船只，必至州县领取执照。因而对船上人之善恶，当否给以执照之处，由州县官员易于核查。嗣后，凡有船上人、执照不符，而准于夹带米出洋者，则必查参营伍官员。若有奸徒冒充船主，而州县不查，随意发给执照，使其将米偷运出洋者，则必查参州县官员。臣仍不时巡查，务必力禁将米偷运出洋，以仰副圣主体恤民生之至意。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所办甚妥极是。如此方可谓为以忠心为国办事也。不仅深加嘉许，且又由衷赞许。我君臣只勤而勤之，慎而慎之。若能以全皇父脸面，上天必鉴而惠保。勤奋之。再，为常乃事奏折，已按尔之所奏交部准行之。

1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朕躬甚安。尔可好么？于二十一日举行祭陵大典，当日返还。由于降雨，沿途甚觉清静新鲜。又西部喜报传来，万事顺遂如意。为使尔亦得以欢悦，于行宫灯下书写后寄出。

1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城降雨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在江南地方，由于今年春季不甚降大雨，故臣将于二月十六日设坛祈雨之处，曾已奏闻。

于江宁省城，十七日申时降一阵微雨。自二十日酉时起降雨，当夜丑时止雨。二十一日辰时起，大雨阵阵降下，至戌时方止。由于连续降雨，田园得以浸润，小麦蔬菜欣欣生长。各府州县亦纷纷呈报降雨情形。此皆赖圣主之鸿福，又蒙上天之恤佑，正当盼雨之际，雨泽适时。此次降雨及时，小麦、大麦必将大获丰收，民之衣食定将丰足，为此而无不感戴欢忭。再，将丹阳、丹徒二县粮船已出镇江口渡江而去情形，曾已奏闻。今有武进县粮船亦于二月二十一日出镇江口渡江而去。其余各地之粮船，亦将陆续出镇江口而去。

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魏子仲、兵丁段章举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览奏。欣悦。本月初三日，在京师亦降雨充足，而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省，亦同一日皆降雨充足。此事实为上天所赐之殊恩，朕实不胜喜悦。尔等之喜悦之情，亦无穷尽矣。大喜也。

1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原总督长鼐勒索银两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旨事。

原江苏布政使李世仁检举原总督赫寿、长鼐等勒索银两一案，经臣奏参之后，由部将赫寿、长鼐之子，及与本案有关家人，俱行押送到江南。臣即咨令布政使鄂尔泰、按察使葛继孔严审催征。等因咨行。今据布政使鄂尔泰等呈称，据原总督长鼐之家人敦克尔供称，李布政使所言小的主人勒索其汇票银、礼物银四万四千两者属实。此等之事，皆由萧大经办，不过亦告知于小的。至于所给军需津贴银之事，已由小的小主人供认，故而小的无所可供。小的主人仅剩有房屋、田地，所有田地仍可价值三万二千两银，而房屋皆为小，且小的主人不好于香炉、字画等物，故无此类之物，若将现有家中之物俱行变价，仍可得万两银。除此之外，再无家产。等语。据长鼐次子成善供称：五十八年，小的赴京城后被取为柏唐阿。小的父亲乃此处之总督，而布政使李世仁乃小的父亲之属员，阅兵时给赏银，每年送礼物银者亦为属实。小的胞弟灵德曾随父亲在任所。家人萧大在堂办事时，该敦克尔亦协助萧大办事。今敦克尔既言已受布政使李世仁之汇票银、礼物银，则该所受者为是实。小的父亲只以四千两银卖房者属实，除此之外若再查出何等家产财物，则由小的成善情愿认罪。等语。据长鼐三子灵德供称：六十一年，小的父亲仍在职时，为军需捐助四万两银者是实，小的当时尚为年幼，并不知收受布政使李世仁之一万两银之事，而受其礼物银者属实。今李世仁声称受其银两之后捐助于军需，倘若如此，在我家中尚有皇上所赐之房屋、田地，情愿变价后赔偿之。小的父亲留有银六十四万九千两，金二千四百两，前已全数交给广储司，如今只有房屋、田地，再无其它银两家产。等语。经差司员再三开谕讯问，并不供认实情。故又刑讯敦克尔，则供，小人愿供实情。小的主人所有物品总价值有六万两银。此外又开设两所小当铺，一在张家湾，一在崇文门内单牌楼大街。在京城所交之银，皆系小的主人从江南陆续送到京城家中之所存银两。在京城时，将所收之烧纸、礼银，均由小的小主人交付萧大办理。此项银两，并未供出。再，将返回时所带去之银、金、金盅、绸缎等物，均未供出。至于实有数目，小的不知，可问小的三主人。又管家屈泗，住于京城等福(deng fu)巷，伊如今开有钱庄、鞍铺、米店，共有一万五六千两家赀。小的不能强劝小的主人，只听从如何用刑也不供吐实情之言。然而，小的不能忍受刑讯，故而供吐实情。等语。又据灵德供称：我等所有房屋只值三万零三百两银，衣饰等物价值约万两，将此自愿变价交出。前有金银，均已交出。除此之外，倘若又有家产，则为人人皆知而能看见之物。原未立有家产者属实。该屈泗者，乃我祖父时代之

人，伊是否有货物做买卖，小的并不知晓。所收烧纸、礼银及上下汇银，共不过万两，均有萧大存储。据伊言称于途中共用去银三万两。伊返回京城之后，补给伊银万两。萧大之家产，并未抄没，讯问伊后可以相信。小的灵德为捐纳主事，兄成善为捐纳监生。我父在居官之时，所有出入用度，均由萧大核算。此事，衙门上下皆知。只要传萧大来，即可明了。等语。查得，长鼐受国恩而不念图报，贪赃营私，勒索属员，以致于一再亏空。如今，不仅应按讼事如数催征，亦应责令补结属员亏空事项。经审讯现有财物家产情形，敦克尔所供家产、货物、带到京城之金银，及伊小主人教唆如何用刑也不供吐实情之处，极为清楚。但灵德等有恃于官职，巧供不认，又推诿于家人萧大曾主管此事，云云。因此之故，难以悬拟，理当奏请，以革去灵德等人官职，将萧大、屈泗一并送至江南审结。等因前来。

据此，窃臣思之，长鼐居官贪黩，勒索属员，以致于亏空者，甚负国恩。如今诉讼审理，而其子成善、灵德又恃官职，巧饰隐瞒，绝不供出财物家产之实数。伏乞圣主降旨革除成善之监生、灵德之主事职务，以便严行审理。再，将其家人萧大、屈泗送至江南，以期质审结案。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成善、灵德革职，著该总督严审。萧大、屈泗，亦送江南。著该部速行。

125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属地降雪及米粮时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盛京所属地方，于去年十一月初三日、十二月十八日、今年正月十一日、二月初二日，皆降雪有三、四、七、八寸不等。于初九、十四日，又降雪六、七寸不等。仰赖圣主鸿福，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连降瑞雪，对今春播种粮食颇有利，因而米粮价不高。查时价，以仓斗计，小米一斗价银为五分六七厘，高粱一斗价银为三分五六厘，豆子一斗价银为六分一二厘不等。为此谨具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户部侍郎臣格尔布，奉天府府尹臣邹汝鲁。

朱批：高兴地阅览。

125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修建广宁庙银两不敷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谨奏：为请旨事。

去年，臣与散秩大臣、副都统永寿、原按察使张世安共同测量、核算广宁庙修建工程，共需银三万三千两。拟于今年筹备工程用料，明春开始动工。将庙之式样、图纸一并奏览。奉旨：依议。将图并送唐保住照此修建。钦此。钦遵。现为筹备工程用木、石、砖、瓦、灰等物料期间，由于张安世只身前来，故经请假后赴京取银，至今尚未回来，只派家人及烧制砖瓦之众匠人前来。虽经筹备物料，仍未备齐。故经多次咨取张安世，皆称尚不及备银，一俟得银，即刻前去。等因，推诿不来，故又咨取。今据兵部来文内称，据正黄旗汉军咨行刑部来文内称，贵旗原按察使张安世，因他罪而拟以死罪，但尚未具奏。请派人看守张安世。等因，咨行到旗。查得，由于派出张

安世参与广宁庙修建工程，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起赴工程处所，请贵部咨奉天将军、山海关官员，倘若张安世到达，即送京城交部。等因，咨行到部。据此，倘若张安世已到尔处，即刻派人速送京城。等因，咨行前来。

据此，本将军衙门派人至广宁查看得，张安世并未来工程处所。自三月起，正值施工时期，然而张安世已被拟罪看守。倘若于工程处所无银备料，或给匠役人等，则难施工。是以，应将取于张安世之修庙银，从速交该旗如数催征后，送至工程处所，以利修建。臣查动土日期，以三月二十二日为动土吉日。故以臣所选之日动土，或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动土，请圣主指示后，务必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张安世多欠正项钱粮，不可能协助尔效力。倘若眼下送去之物已齐全，即将送去多少之处开列具奏，可按尔所择之日动土兴工。倘若动工不敷用，则不必咨旗催取其余银两，即使催取亦不会得到。理应如何办理，著尔另拟具奏。

1260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抵吐鲁番日期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奴才穆克登谨奏：为奏闻事。

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奴才已奏由布隆吉尔启程等情外，沿途无误，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吐鲁番。为此谨具奏闻。

12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百姓旧欠钱粮如何催征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切准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送来户部来文内称：于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户部奉旨：朕为百姓生计分忧，朝夕图惟，恐一旦遭遇涝旱之灾，百姓有失其所。是以，于雍正元年，因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歉收，特派内大臣动用仓粮赈济。并斟酌灾害情形豁免钱粮，延期征收。嗣后，因苍天保佑，因雨晴适时，四省秋粮大获丰收。此时朕心方安。但此四省数载粮食歉收，较之它省艰难。今百姓元气刚刚复原，即欲将两年旧欠于本年一年催征，恐民力难以承担。著尔部从速行文该巡抚等，查明旧欠之实数，据实奏报。分三年带征。业已征收之米，从速行文启程送来。恐地方不肖官员借此混计侵蚀，特此降旨。钦此钦遵。知照前来。臣钦惟，圣主珍惜四省百姓如赤子，粮食歉收之时，即施以各种之恩赈济，且粮食收成后，又统筹考虑，为养民力，缓征钱粮，实为先世帝王等视民如伤之至上仁恩，臣钦遵即行交付布政使，如实从速详查，另行奏报外。臣看得，民人所欠钱粮多寡。年份远近，各省不同，查得山西省各州县今报来档册记载民人所欠钱粮，自康熙四十九年至六十一年，总计为一百七十万两余。等语。此内谎称完征而载入奏销档之二十万两余银，及尚未奏销六十一年之七十万两余银，档册内虽声称感系民人所欠是实，但其中有官员侵蚀后转嫁于民人上报亦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此项所谓民人所欠九十万两余银内，务必将民人实欠数目及官员侵蚀数目分别详查后，方能定论。但若交付原官员等查办，断难查得实情。是以，臣等各州县官员调任结束，方交付新调任官员依靠民人逐一详查。俟查清后，将官员侵蚀之项，仍责令官员补偿。实系民人所欠之项，由臣详写数目，会议应如何完结后具奏。此外，又康熙五十六年至六十年，奏销册内所载民欠钱粮七十九万两余，此内平

阳、汾州两府之四十七万两余银，于六十年具奏后，令三年带征。此项于去年七月奉旨：著缓一年催征。钦此。故此，停止催征。于本年六月开始征收。再未带征之三十一万两余银，于去年十月始，与雍正元年钱粮一同开始征收。今雍正元年钱粮，某些州县有完征五、六成者，亦有州县完成三四成、一二成者，同征之旧欠钱粮并未加以重视完结，看得民人情形，若缓征旧欠之项，仅完结新钱粮，则高呼殊恩而忭欢不已。为此，臣等意为，钱粮关系重大，伊等既然拖欠数目甚多，今若再累积，以后难以征收。等因。未敢具奏。今圣主降此上谕，如同窥见民心，甚是恰当。其感戴欢忭之情难以形容。惟民人交纳新钱粮甚是踊跃，催征旧钱粮便吝啬。雍正元年钱粮，照例于本年五月内全部完征。因仍系现应新征之钱粮，民人正相续交纳。若将此项缓征，隔一、二年后，因又属旧欠之项，催征又难。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欠钱粮，今即成为旧欠之项，仅将六十一年以前旧欠钱粮限三年带征，而雍正元年以来之项，仍按年征收，则民人同样承蒙圣恩，既然新钱粮较易完征，嗣后，应逐渐减少民人所欠之数目，等因。今奉上谕内，仍未指明何年钱粮带征，是以，臣遵旨查旧欠之项具奏时，仅查六十年以前欠项，可否之处，谨请圣主睿鉴指示。为此谨奏。

朱批：已明白降旨，此事由朕定夺不妥，著尔等省大臣等酌情办理，系尔等应办之事。初三日，降雨充沛直至日落，大喜，欣慰之情笔难形容，实为天赐大恩。

1262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速往招地与总兵官周瑛商议守藏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奴才鄂赖前因未奉谕旨，故由守藏总兵官周瑛到达之后，即已具奏。正月二十八日起赴招地，于二月二十六日抵达洛隆宗，圣主之谕旨亦已到来。鄂赖本系极为末等奴才，毫无效劳，然而圣主从优擢用奴才为内阁学士，今又格外嘉许降旨。对此殊恩，鄂赖委实承受不住，除至死效力之外，实不知如何具奏为妥。目前，洛隆宗离招只有二十几日路程，鄂赖钦奉谕旨速往招地，与周瑛佥谋以发奋谨守之，并将皇上谕旨转颁给达赖喇嘛、贝子、公、第巴、仲科尔等，以详尽晓谕之。是以，奴才将奉旨补放之二噶隆之名、所查康济鼐随从效力人员花名，及达赖喇嘛、班禅、拉达克汗、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等之奏书，又进贡皇上之物品，均交给于随从奴才前来之主事常里赍捧具奏。奴才鄂赖亲率参将赵茹、笔帖式富德，于二月二十八日自洛隆宗起程前往招地。为此谨奏。

1263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筑通州河堤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兵部右侍郎臣牛钮谨奏：为请旨事。

臣前具奏：修筑通州河工程，于春季整治土堤，置埽镶苇压土，雨季之前，堤于苇土相合，其下凝固后，可益于水涨，年前将应需之木桩、芦苇等物，预先有备，俟来春地融即施工。伏祈现取银一万两，以购备工程应需之物，至过年开工之时，所需银另奏取之。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缮折转奏，奉朱批：知道了，好。钦此钦遵。由户部支取银一万两，以备所需之桩、苇等物。

查得，康熙六十一年发大水，挑水坝、鸡嘴坝、迎水坝、村庄，置放护岸埽，镶苇草、夯土、钉

庄，所有修缮处，两岸土堤被水击打，被水流冲刷，凹处甚多。去年五月，方始修缮，因拖延年久，臣急速前往，河两岸甚险峻，午夜速修治，视溃裂之处均欲治理，因日近赶不及，稍可靠处未修。此未修治之堤，被风吹掀，雨水冲毁，均为此年险峻工程，此不可不牢固护修。牛钮我护修之堤，自张家湾长甸头始，至天津塔河甸止，河两岸土堤，总长七百余里。其内挑水坝、鸡嘴坝、迎水坝、下埽、镶苇草、钉桩工程处甚多，均欲尽修，所需钱粮者多，每年惟择险峻处整修。现既值整修之际，臣由户部支取银二万两，修埽、镶苇土、钉桩、夯筑土堤，所需工匠，雇夫，今年应整修之险峻工程，涨水前急速修治完竣。动土开工之日，修治竣工之处，均陆续禀报工部，均整修竣工之后，奏闻。工程名目、丈尺、所需物价、工匠力夫雇用银两，逐一分造细册，解送工部注销。命下后，臣于三月初一日启程，前往工程处，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

1264　管理礼部事务允祹等奏请送五姓子孙入国子监读书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祹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会典内载：顺治九年视学五姓子孙来京观礼者，俱准送国子监读书，仍增本监乡试中式额十五名。康熙八年视学五姓观礼族人，准十五名送监读书。本监乡试增额八名在案。

今皇上诣学所取五姓观礼族人来京者共十五名，应否送监读书[及国子监乡试中式增额名数]之处出自圣恩。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祹、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臣登德、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三泰、右侍郎臣蒋廷锡、仪制清吏司郎中臣白映槐、郎中臣刘世丰、员外郎臣苗寿，员外郎臣茂格、主事臣葛尔敏、主事臣张登杰。

12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谢恩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转奏事。

据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呈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子王永安寄信云：圣主施恩，将王永安解除柏唐阿人，遣我处读书，又主亲书福字，赏貂皮四张。闻此谕，即恭设香案，望阙谢恩。

伏思，王景灏我系一介愚人，圣主逾格荐用监洮府知府又补授为西安按察使。正值为不能报答而忧思，主又施以如此殊恩，益加难以报答。卑职惟日夜惶悚尽能效力，以图报答于万一。伏祈大将军转奏等因。为此谨转奏。

朱批：知道了。

126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更人管理耕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遵命遣原江西巡抚王企埥管理耕田事务，伊亲于去年抵汛地，已管理一年。今年仍应

遣伊至巴里坤管理耕田事务。现王企靖呈文致臣：已年迈且体病。臣视其病状，不能前往耕田处。将伊遣回原籍养病，恩自皇上出。再管理巴里坤耕田事务，理应另奏请遣臣。现巴里坤军内，对年迈、残废、家有老者，皇上特施恩，命下均撤，各回原籍。臣又调来吐鲁番、巴里坤兵五千。彼处余兵数额计较先年少，耕地亦无多矣。查得，管理耕田之副都统雅图现既在彼处，此耕田事务即责交雅图总管，不必另遣人亦可。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王企靖效力者乃本分，既然年迈患病，返回原籍。耕田事命雅图总管理，免另遣臣。该部知道。

12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楚克赖纳木札勒率子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楚克赖纳木札勒率其子车凌敦多布来归，问之，据楚克赖纳木札勒供：我们母子欲与罗卜藏察罕、吉克吉札布等共同来归。吹喇克诺木齐闻之，于正月二十八日，率五百余兵，突至，杀我弟车臣台吉及属下八寨桑，执拿我母子。二月初二日，我母子被分散看守在二处。本月十四日，看守我等诸将四人告我：吹喇克诺木齐交待我等云，内地大军将至，我现逃去。尔等斩楚克赖纳木札勒前来等因。我等不忍杀尔，我等共同投向内地，故看守我之十户人，弃伊等马畜，与我同沿山谷而行抵至毕留特依处，会我子车凌敦多布，告我：二月十四日，吹喇诺木齐遣三十人率我为使，谎称伊亲来投。初九日，抵至克勒库图勒，见内地大军形势，三十人率我返回，告吹喇克诺木齐：伊往那边逃去之际，我率七人，由此方来。吹喇克诺木齐又遣二百余人追我，我弃其驮逃出，抵至毕留特依处。我母子闻提督将军抵至西尔噶罗萨处，遣我之寨桑巴苏陈述其由，提督将军云：尔等母子既然活命逃出，今即投往大将军公，而侍卫达鼐转告我等，我等即来投大将军等语。楚克赖纳木札勒下人，原有三千余户，罗卜藏丹津强取五百余户人。后伊之母子欲来投我等，吹喇克诺木齐闻之，掠取伊，又有千余户人叛逃，现仅余千余户人，伊之牧群，牛羊等物早已被掠。再，自罗卜藏丹津反叛，伊母子即数次差人归降。惟迫于吹喇克诺木齐等，未得身而来。由活命归来观之，甚属可怜。故此，臣酌情赏给茶叶，炒面等物，仍遣返回伊等原籍伊克乌兰和硕等处，收居伊之下人外，俟青海事完竣，再办理伊之事务，另行奏闻。为此谨奏。

朱批：天皆祐未叛朕等众民，如此保全者，此恩惠殊属奇重，朕实甚感激。

126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品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赏赐臣三匣子果品，已经驿送前来。臣谨跪祗领讫，叩谢天恩。臣招集在巴里坤之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大臣、营总、将官等员，将圣主所赐果品分给众人外。仅将臣叩谢天恩之处，谨具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此果品特送给尔，若分给众人，则可不够。

126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分遣官兵至吐鲁番库舍图驻防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咨文内开：我曾奏称，为奏闻事。据兵部来文内称，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转奉旨：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于明年三月出大军征剿青海罗卜藏丹津时，已调吐鲁番、巴里坤兵五千名。如此以来，吐鲁番、巴里坤兵力是否有致于单弱，亦未可知。著调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属兵二千名，令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送到巴里坤。此次所调之兵，可由将军傅尔丹、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商酌之后，以选调何处之能够行动兵丁。为所调兵丁，务必足够供给马畜、盘缠、钱粮。其所给之米粮，要筹拨四个月够用者，然后起程。前来时，要经过阿吉达巴罕，于明年二月内到达巴里坤即可。以上各款，著议政大臣详尽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会同议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于明年出大军剿灭青海贼罗卜藏丹津等人事，已调巴里坤兵三千名，吐鲁番兵二千名，均集结于布隆吉尔。而巴里坤、吐鲁番之所余兵丁，已显势单力薄。巴里坤地方，如今虽为无事，但攸关于军务，不可不加防范。今谕调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所辖兵二千名至巴里坤者甚是，确实圣虑周详。是以，钦遵谕旨，拟速咨将军傅尔丹，以与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商酌，从其军队中精选二千名，供给足够马畜，整修兵戈物件，从军营钱粮中拨给伊等四个月之粮米，准备就绪后即刻出发。倘若军营粮米充足，能带四个月以上需用粮米，则为更加妥当。此项兵丁，可由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率领，经阿吉达巴罕，于明年二月内达到巴里坤可矣。调此二千兵到巴里坤之后，将军傅尔丹所辖之兵则显较少，倘若有何行动，可由傅尔丹、祁里德两处军队联合行动。若两处军队联合行动时，该二位将军中由谁统领，则请皇上指定一人。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朱批谕旨：依议。二位将军联合行动时，以傅尔丹为统领，祁里德为参赞。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语。又议政大臣裕亲王等来文内称，为知照事。从傅尔丹军营中向巴里坤派去二千兵丁时，不可派出喀尔喀兵、蒙古兵，而从我兵中选派之。为所有派出之兵，供给马畜、兵戈要齐全。巴里坤地方并不知要调来此二千名兵丁，故亦未曾准备粮草钱粮。伊等起程时，由尔处供应四个月之粮米钱粮，以期伊等抵达之后不再领取四个月之钱粮米石。倘若不虑军营之钱粮为重要，而多供应四个月以上钱粮，则为更加妥当。为兵丁人员要拨给充足，按其所能多些带去。为此咨行知照。等语。十二月十三日，臣傅尔丹、祁里德视查官马，已来至会盟之阿勒达尔托罗海后，将会盟之事交付于祁里德，而臣于十四日启程，十八日抵达军营。臣即刻传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前来商议派兵之事，除不派出喀尔喀、内扎萨克兵之外，拟派先来之盛京、乌拉兵一千名，后来之盛京兵二百名，察哈尔兵四百名。据都统根敦言称，我系土默特人，计我号角、纛旗人，可带去土默特兵三十名，等语。故又拟派土默特兵三十名，右卫兵三百七十名，以补足为四百名，以上共选出兵二千名。为以上兵丁人员，拟给自正月初一日至八月三十日共八个月之行粮，自正月初一日至五月三十日共五个月之盘费银，自六月初一日至八月三十日共三个月之盘缠羊，自正月初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共六个月之米。为察哈尔、土默特兵四百三十名人员，除不给马匹外，为满洲兵一千五百七十名人员，每人拟给马一匹，并整齐兵器。将给官兵之六个月口粮米，除令携带三个月之米外，其余应给之三个月之米，拟用喀尔喀处存养之骆驼运送必吉卡伦后再移交。由于时节寒冷雪大，将拟给三个月之盘缠羊及给每人之马匹，均于今年五月十五日送至奈曼明安，可派官兵领取。又为先来之盛京、乌拉一千兵，相应派出其婚配披甲三百三十

六名，于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起程。为此奏闻。等因具奏。为此咨行。等语。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钦遵上谕，已率领盛京、乌拉兵一千二百名、右卫兵三百七十名、察哈尔兵四百名、土默特兵三十名，共计二千名，于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抵达巴里坤。查得，罗卜藏丹津等被大败后，已经远遁。布隆吉尔地方，驻有大军，而附近之贼伙，虽逃往锡尔噶勒津地方，但青海地方离哈密不远，故臣派出满洲、蒙古、绿旗兵三百名，令正红旗护军参领委营总唐喀统领，以驻防于哈密东之纳沁地方。现有巴里坤之满洲、蒙古、绿旗兵共为四千三百名。如今正值青海有事之际，故将盛京、乌拉之兵六百名，右卫之兵二百名，察哈尔之兵二百名，共为一千名，已留于巴里坤。再，于吐鲁番地方，有委前锋统领穆克登，于库舍图地方，有委前锋统领法瑙，故留前锋统领丁寿于巴里坤，以统割其所带来之一千兵，以及西安之前锋兵。再，吐鲁番地方相距敌人较近，而现有吐鲁番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为四千四百名，故增派盛京、乌拉兵三百名，右卫兵一百七十名，察哈尔兵一百名，土默特兵三十名，共为六百名，拟令都统根敦率领前往吐鲁番。又查得，于库舍图地方，前驻有兵一千五百名，由于陆续遣返，或撤回，今于库舍图地方仅有兵一千名。库舍图地方北界沙漠，又距吐鲁番近，若有事，可以驰援。故将盛京、乌拉兵三百名，察哈尔兵一百名，共为四百名，拟增派库舍图。此次派兵，将营总等官弁，均已相应委派。该派往吐鲁番、库舍图等地方兵丁，理应从速派去。只因伊等马畜穿越沙漠时疲惫不堪，且今年又有闰四月，返青比往年稍迟。故于其间严饬伊等，务必妥为牧养马畜，于四月初返青之时，拟派往吐鲁番、库舍图。一俟兵丁起程之后，臣等除另奏闻外。已给甘肃巡抚绰奇咨文内称，为从阿尔泰路前来之二千官兵，已由将军傅尔丹拨给钱粮盘缠，从该项钱粮盘缠用尽之月起，将所供给之钱粮等项均应事先筹备之。等因，按照振武将军公傅尔丹之咨文详细抄送之。又给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亦具文呈送。该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率领前来之二千名官兵已抵达巴里坤，现将分遣伊等前赴吐鲁番、库舍图之事，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议政已另奉有旨。

1270 （佚名）奏报选派兵丁驻守墩台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原档残缺】如此而为之，则于台地方自然昼夜不断人。而且驻此之兵，亦有现成房屋居住，往返又不靡费盘缠。不仅易于当差行走，而且未被派出之兵，亦因减少此一差使而得节省盘缠，似于二者皆为有益。再，对所派出兵丁之巡逻、演练之事，可饬交该汛武弁查之，练之。该总兵官等除不时委员查巡外，臣等亦多次饬交官员以查之。倘或懈弛，即行严惩。只有如此，彼等守路兵丁得以整肃。再，查太原府之所有兵丁，于臣标下二营及守城之一营兵丁内，除分遣至各路汛地者外，现有守城之兵为一千二百名，其中查弓箭兵丁之马步箭，尚可者有多半，而新换兵丁仍为有所生疏，如今每日进行演练。鸟枪兵丁有六百，放枪姿势虽为熟练，但其枪枝皆为充数而置买者，极为短细，弹丸射出无力，不能射中靶身。臣如今取回京城鸟枪式样，拟照式样打造，一俟造毕，即行发给演练。兵丁人等均已习用短枪，故得长枪之后演练几次，方可得其准头。再，臣阅前人兵法，凡练兵时，先晓明义理，以心怀勤奋急公。其次，赏罚分明，以使兵丁专心笃切。其三，编制卒伍，以使彼此救应驰援。其四，记录标志，以易于指示调遣。以上兵法所言，虽不可拘泥，但此四条很有道理，倘若平素稍许遵照施行，则可甚有裨益。故此，即将书中所载可以训诫官兵之言辞，略加编写之后交付官员，每当训练之时，即行讲述。至于其它赏罚等事，除臣仍拟出外。根据兵丁彼此熟悉情形，编制卒伍，以鼓锣、旌旗为信号，进行演练兵丁之进退、出伏、

分合、转回等项，近期已有起色，但仍不甚熟练。一俟极为熟练，臣经校阅之后，倘若所练整齐，又利于实用，则即行文二位总兵官，以期一体教练全省兵丁。今于墩台驻兵之事甚要，故给总兵官等行文，以期事先选派兵丁。为此谨奏。

朱批：对尔之嘉奖，朕实难用笔尽述即可。尔之所有奏折，朕阅后心甚快之。不可小视尔之福祺。初三日降雨充足，当时正在祈雨，上天垂悯降雨，朕实不胜喜悦。

12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送敕书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雍正二年二月三十日，兵部塘主事平安将奋威将军之印、敕书送至西宁。臣为解送印备兵一千。因送军粮，随遣此一千兵。故此，臣又遣三百兵，随敕书、印于三月初一日启程，赶送奋威将军提督岳钟琪处。为此谨奏明。

朱批：甚好。知道了。

12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送驼至甘州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为赶驼由巴里坤送至甘州，鄂尔多斯旗都统图伯特、佐领额尔德尼，遣派鄂尔多斯兵一百五十，赶驼送至甘州。此官兵之马自巴里坤方抵至，均已羸瘦。令伊等即返回，难于抵达巴里坤，倘留于甘州秣马，徒耗钱粮。再，巴里坤处兵士亦多。故此，臣将此兵即交与自巴里坤率伊等前来之都统图伯特、佐领额尔德尼，自甘州遣至鄂尔多斯。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交该部。

12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斩获罗卜藏丹津属下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二月三十日，据奋威将军提督岳钟琪禀报内称：卑职岳钟琪率兵出，先已将拿获罗卜藏丹津匪伙巴勒珠尔喇布坦、阿喇布坦鄂木布、伊克喇布坦之处，均已报明。十八日，抵至博尔哈屯地方，罗卜藏丹津属下寨桑绰依率妇孺来投，问其贼罗卜藏丹津现在何处？据供：罗卜藏丹津同台吉藏巴札布驻于额木讷布隆吉尔。闻大兵来，移向彼方，为同内地军而战，均有备兵等因。卑职以为军机不可迟误。即急速而行，十九日晚，抵至额木讷布隆吉尔，令侍卫达鼐、总兵官黄喜林、副将王松、宋可进率兵一千，从北路先抵柴达木，堵截逃往噶斯之要道。我亲率官兵，从南路乘夜急进，二十日卯时，抵达毕留特，生擒二喇嘛问之，供称：罗卜藏丹津已迁往乌兰木虎地方，我又速令兵至彼处，贼匪又已逃往柴达木。以此，命参将马吉勋、游击周凯捷、范世鲁等，共率一千兵，分路追踪，我亲率兵，殿后赶行，沿途所遇贼匪，欲归降我等者，均收留之。向我等动手而斩杀者甚多，拿获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勒泰卡屯、伊之二贼目格勒克济浓、苍巴加，以及获男丁、妇孺无数，牛羊数千。以此，拨总兵官吴征阿兵一千留戍地方。我仍令兵日夜兼行，二十二日抵

达柴达木，参将马吉勋、游击周凯捷等报称：我等追赶贼匪，执台吉藏巴札布，问之，据供：罗卜藏丹津惟率二百余人，逃来柴达木。见有守兵，又逃往他处。不晓往何处。等语。岳钟琪我即责令总兵官黄喜林等跟踪拿贼。俟捉贼后，除另报外，是日守备刘廷延、李英隆等来报：我等率兵，与盆苏克汪札勒共同追赶吹喇克诺木齐，十九日午，抵达乌兰伯克地方，将吹喇克诺木齐、札西敦多布一并执获 。斩贼百余，俘获马二千余、驼百余。将伊等属下男丁、妇孺均解送天场察罕哈达等情。今协从罗卜藏丹津反叛之八台吉，均被我等拿获。斩杀贼匪甚多，收归男女人口概计万余，获马、牛、羊、军械等物不计其数。罗卜藏丹津虽逃，其贼羽均被执。今伊只身亦甚孤单，力乏已极。现将拿获之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勒泰卡屯、贼羽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八人及来投之盆苏克汪札勒等四人，俟班兵时，送交大将军前等因。

臣查得，自二月初八日出兵，至二十二日，十五日间，除投来之盆苏克汪札勒、噶尔丹戴青、多尔济纳木札勒、达西车凌等外，将同罗卜藏丹津叛乱之首犯阿喇布坦鄂木布、巴勒珠尔喇布坦、伊克喇布坦、吹喇克诺木齐、藏巴札布、敦多布达西、札西敦多布、格勒克济浓等人拿获。由平定青海地方看来，均仰圣主至厚之恩，官兵感激，倚仗天威，各自奋发效力所致。罗卜藏丹津贼羽均被拿获。其部属我等均收取。今惟索罗木处仍有伊属之一部人居住。臣饬付奋威将军岳钟琪，命此一部人速降。罗卜藏丹津并未获藏身之处，仅率二百余人逃之。虽逃遁，想亦不能出。为此谨具奏闻。

12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总兵官查视各地官兵演练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甫于总兵官袁礼祥之奏折内，皇上批有朱笔称：此事朕不甚知道，看尔与诺岷商酌具奏。钦此。钦遵。咨臣商酌。据袁礼祥奏折内称，春秋二季演兵之际，本镇欲至所辖各路营，以查视官兵之优劣情形，等语。窃臣思之，各路营之官兵，均归伊专管，而亲临查视，即为示以严矣，故必轻装就道，方有利于地方及军政。再，伊所辖之地甚广，倘若急于一时全行查视，则所需之日甚多。平阳府地处甚要，总兵不可久离，其四周地方，可分为四次，趁春秋地无庄稼之际，速去速回，则为妥当。将此情形，已咨复该镇。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好！

127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参安徽巡抚李成龙送交潮银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总理户部三库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谨奏：为纠参事。

安徽巡抚李成龙送来凤阳关税正项钱粮、盈余银共十四万五千七十四两七分余银。查此项银两，皆为九九银以下至九六银。李成龙所送正项钱粮，皆不送纹银，而送潮银者，实属不该。因此之故，拟交该部查议。再，此项银两不能用为军饷，故而拟派户部、都察院大臣各一名，以秤兑银两，铸为纹银。鼓铸之中，其损耗银两、匠人租银，以及所有用物价银，均令李成龙赔偿，并以自力送交于部。一俟奉旨，拟将派往监督鼓铸纹银之户部、都察院大臣花名另开列奏请。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

127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擒获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前以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民人王昌翰等为首，率驻于年伯东南巴暖营之西番等，拦路行劫，值罗卜藏丹津等叛乱，率伊等番子，向我军对战，我千总任斌斩兵十八，去年十一月，交西宁总兵官黄喜林兵三千征伐，剿杀此类贼匪番子等，擒获匪首王昌翰，当即正法。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率五人，逃奔罗卜藏丹津之处，业已奏闻在案。三月初二日，盆苏克汪札勒属人色特尔、伊西多勒札布属人丹巴等，执送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告称：我等往盆苏克汪札勒之牧场返回时，抵哈套处，会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问尔系何人？伊即称我名车臣喇木札木巴，正欲究问间，遇来投大将军之喀木布属下人，问尔等认识此人乎？伊等云：此即是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我等即欲擒拿时，伊抽刀刺我等，色特尔将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拉下马执之。等情。

罗卜藏班朱尔乃诸处首恶行乱，杀我千总兵士之人，断不可留。惟其供内：我乃达西敦多布属人，去年罗卜藏丹津、达西敦多布、吹喇克诺木齐等，遣都喇勒寨桑致我书称：我等向内反叛，尔率尔之属下人，逢内地人便斩，令劫掠等因，我即遵行。伊等致我之书，现存我家中等语。故此，臣即遣人，往取此书。抵至后，除审明正法外，对擒获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等，酌情赏绸、银杯、茶叶，遣之。为此将擒获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朱尔情形，谨具奏闻。

朱批：所背逆朕等之人，均如此诱擒，甚妙！此番天祐之恩，我等君臣今生今世每时每刻无不感激。委实畅快！大禧！

127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谢奉谕及赏御笔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于二月初九日，臣等差往奏事官员从吉林乌拉返回来之后，臣即跪接赏臣之御笔福字一幅，以及臣封奏文书一件。臣经恭谨启阅，见圣主为威远堡设税一案，批有三处朱谕，为踩迹佐领樊朴、吴灵阿等一案，亦批有朱谕。为此二案，又另奉有朱谕。皇上此谕，无不圣明周详，洞察毫厘，训谕备至，臣方知臣之愚懦及罪愆。每次想到于此，甚为惧怕。臣原为孤独下贱之人，圣主从优擢用。对此恩德，无论如何效力，亦难报答万一。故为利于一时而无知冒渎妄奏，但皇上加以恤悯宽恕，格外训谕降旨于臣，对此实不敢当，且又赏赐御笔福字，臣曷胜感激欢悦。嗣后，将所有训谕铭记于内，务必遵行，乃至捐躯黾勉，以报皇上养育之恩。谨此望阙谢恩。为此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

127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叩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雨泽适时，承蒙上天眷佑，使西路青海事务早于期望从速妥善告成。朕忭

欢不已。难以用笔形容。于十一日，行祭礼后，本日即启程返京，沿途惬意太平，为此，为令尔欣慰，特于行宫手写前去。

12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府等处普降大雨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太原府地方，于三月初三日子时至未时降雨，降雨面广而急遽。民人言：甚是充足。等语。云厚而无际，降雨面似乎甚远。再，本日送来河东道员藩洪依来文内称：二月二十六日，蒲州地方降雨加雪，雪积二寸余。等语。此次降雨遍及多少州县，今已遍查，俟报来之时另行奏闻外，臣钦惟，圣主为普天下之众，不顾龙体之劳于龙坛求雨等语降旨。上天应验，山西省降雨充沛，实属神奇。因系举人考试出榜之日，聚集看榜之百姓因得雨而忭欢，告知缘由后，又甚是感戴不尽。是以，臣不胜欢忭，未等遍查回来，遂即奏闻。

朱批：为上苍如此眷爱赏脸而感戴外，实无旨降尔，看得直隶、山东省普遍降雨充沛，其他省份尚未报来。大概降雨甚广，与去岁相仿。

12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降雨及运河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曾将江南地方于二月十七日、二十日等日连续降雨情形，已经具折奏闻。今于三月初一日降雨一夜，初三日酉时起又雷电交错，大雨滂沱，直至天明。初四日，仍降雨不停。因此，百姓皆为雀跃忭悦。自二月间降雨以来，小麦、大麦皆速生长，且今又降雨充足，长势更加喜人，可望今小麦、大麦必将丰收。再，常州、镇江等地之运河，自从严交地方官员挖浅、筑堤、修闸、蓄水以来，由于仰赖圣主鸿福而屡得雨泽，今有粮船皆为衔尾而行，陆续渡江，驶往淮安。如今再不会有耽误。为此具折，差委臣标下把总刘世宪、兵丁马廷保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委实大禧。

128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躬耕大典后江南普降大雨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千总周照征赍捧奏折前来，臣即叩头祗领讫。经恭敬启阅后，则知圣躬甚安，又益加发福。臣见此谕旨之后，犬马恋主之心极为欢悦，不知所措。伏思，圣主体天健行，宵衣旰食，励精政事，因而乾坤暗中佑护圣躬，又天下官民祷祝万寿。虽然圣主劳心，但圣躬益加发福强健。臣见谕旨之后，如同每日叩头圣前，瞻仰天颜一般。臣曷胜为天下官民而忭欢。二月十九日，即圣主举行躬耕大典之日，天气极为温暖，又彩云四起，此乃天意感应圣主敬天恤民之至意。圣主于十九日举行躬耕之典，（**朱批**：尔之奏折亦于此日到达，可谓神奇。）于二十日、二十一日等日，在江南地方连降大雨，浸润土地，而小麦、大麦生长整齐，可望今年必将丰收。如

今自入三月之后，又连降大雨，运河水皆上涨，粮船驶行不断。（**朱批**：除作揖欢悦外，亦不知如何降旨为好。）臣闻得，浙江、山东二省与江南界连之大道附近一带地方，亦均于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等日降有大雨。等语。江南、浙江二省，皆为大省份，又为钱粮多之地区，如今均降有大雨，想必他省亦降有雨。京畿地区，既然有云转阴，亦将不久即可降雨。（**朱批**：初三日一天，共有七省降雨充足。）圣主之重农恤民至意足贯上天，故于圣主举行躬耕典礼之次日，即有数省地方降大雨者，委实所请得应验矣。天下官民际遇升平丰裕之年，皆在载歌载舞，安居乐业。臣在职任封疆，仰赖圣主鸿福，只愿升平丰登，圣主万寿无疆。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朕之福，即为尔等之福。尔等之福，即为万民之福。其间，实无丝毫悬隔区别。所有地方，均蒙上天屡施恩泽，能够心愿以偿。如此看来，天地皇考必赞同我君臣矣。我君臣仅将此意此行敬而益敬，勤而益勤。如此而为，我君臣必定叨蒙永久恤悯佑庇之恩矣。高兴览奏。

12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近况待密查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漕运总督张大有将皇上交其带给臣之用黄纸封闭奏折派人送来，臣即跪接恭读。圣主洞鉴江苏之刑名案件甚多甚繁，即选授张楷为按察使。张楷为官尚可，如今等候交接。一俟交代完毕后到任，即令勤奋视事，以仰副皇上恤民之至意。（**朱批**：张楷并非能改品行之人，但能保举人亦甚难。朕登极后，当面开谕利害，披诚露胆，施恩录用之人，有者出丑意表，不胜骇然。岂非人意乎？殊甚奇异。再，董永艾于此职之名声，虽不甚坏，但亦不及按察使一职。著尔管教伊好生谨慎。亦晓谕朕旨。）再，何天培之近况如何，臣不使他人知晓，将留心密访核实之后，另行具奏。今江南地方蒙天地佛神之庇护，雨泽适当，此皆由圣主鸿福所致。凡事臣皆按皇上训诲而求其是，谨而谨之。现将皇上三次批折七件、法海具奏原折一件均封闭，一并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写。

朱批：知道了。

12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次子三子承袭荫生佐领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复奏，以请施天恩事。

雍正二年三月初二日，据正黄满洲旗咨称，据该旗奏称，镶蓝旗都统贝勒阿布兰咨开，为我旗总督查弼纳佐领、巴赛佐领事，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旨：巴赛所承袭之佐领，乃为从查弼纳所承管佐领内分出之佐领，故著查弼纳之子承管，并按去年春将省城大臣之佐领抬入为上旗之例，著抬入正黄旗。钦此。钦遵咨行。等因前来。该旗查得，总督查弼纳之长子纳兴阿，年十六，今在承管查弼纳佐领，次子纳庆阿，年十三，三子纳明阿，年仅二岁，谕令查弼纳之子承管巴赛佐领。故请皇上从纳庆阿、纳明阿兄弟中指定一人。伊等皆为年小，可令其佐领之侍郎托时暂署佐领事。一俟承管佐领人及岁上朝，再令办理佐领事。又查得，该佐领之简亲王门三等侍卫佛保柱，亦被抬入我旗。该佐领之护军校缺，尚未补放，可否将佛保柱补放为护军校，或按其三等侍卫衔可相应于旗衙门行走之处，谨具奏请。等因，于雍正二年二月十六日送总理王、大臣

览，而后交奏事双全等转奏。当日奉朱批：佐领事务暂著托时署理。至佐领章京一事，著问查弼纳。伊之二子中，选补何子，著指名具奏。令佛保柱于内廷门侍卫上行走。余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到臣。

臣在跪读之余，曷胜感戴惶悚。反复思之，臣为何等之人？自蒙圣主鸿恩之后，已赶上祖父，授封为一等大臣。臣滥膺总督一职，又授为尚书。臣长子纳兴阿补放为佐领章京，今圣主又洞鉴巴赛承管佐领为臣祖父世管佐领中分出者，故而特恩赏还于臣，令臣子承管。不但如此，又降恩旨从二子中补放一人之外，亦令臣指名具奏。对圣主之如此高厚恩泽，不仅臣之祖父在九泉之下感激不尽，而且子孙后代亦都得蒙殊恩，故臣如何殚竭驽骀，亦难报答万一。如今臣有三子，长子名纳兴阿，皇上已恩授为佐领章京。次子名纳庆阿，是年十三岁，年岁较大，理应遵旨指名具奏。以使早日效力行走。但于雍正元年三月初二日，皇上又特恩赏赐于臣以一等荫生。臣之三子名纳明阿，是年二岁，虽出生于赏赐一等荫生之前，但实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恩诏后所出，例不准恩诏后所出之子承袭，故臣未敢行部准袭荫生。如今圣主特恩讯问此事，臣何敢不据实奏陈。无论如何，或为佐领章京，或为荫生，皆系圣主特恩所赐者矣。臣之二子之中，谁授以佐领章京，谁袭为荫生，恳请圣主指定。臣只率领子妻阖家大小，以叩谢圣主之天高地厚恩泽。再，臣之长子佐领章京纳兴阿已及岁，如今在旗务处行走。次子纳庆阿尚不及岁，恳请皇上恩赏此子于臣，以教马步箭，并攻读书，一俟成长，再送朝效力行走。臣不胜感戴惶悚叩奏，候旨。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奉旨奏陈者甚嘉，已览奏。另有旨。

1284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兵丁操练及社仓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抵达广州后，具奏查库情形后，候旨期间，地方官员念臣为钦差兵部官员，由副都统蔡玉、巡抚年希尧、总兵官蓝凤率其所辖八旗及绿旗官兵会盟放枪炮、骑射。经臣校阅后看得，八旗及将军、巡抚属下官兵均皆出色。尔等仍在不时操练。（**朱批**：为何全好？何人不时操练？广东军政不堪入目。）左翼总兵官蓝凤所辖水兵营兵丁亦好，陆路兵丁稍差。奴才与蓝凤言：先任总兵王洪贪玩，不尽力职守。肆意妄为。圣主洞鉴，将王洪免职，特加施恩选尔补放，承蒙圣主殊恩，尔应竭力黾勉。等语劝说后，蓝凤不时操练属下官兵，是以其间大有起色。（**朱批**：蓝凤所为属妥员。）巡查外海，船只极为重要，原总督杨琳声称伊交付修造之赶赠船二、艍船五，业已完工，领臣前去查看，看得，所造船只甚是坚固，（**朱批**：何以如此？）去岁收成甚丰，巡抚年希尧为社仓由内晓谕众州县，不强迫指派，而劝励施行后，民人忭欢，各自情愿捐纳者，相继来报。此项协济粮，如何收贮，出纳之情，因官民请求不同，巡抚年希尧又将可以长久施行，务必裨益百姓等处，详尽条例拟文，行文晓谕各州县。圣主登极以来，为众人生计，日夜操劳，为使众民之衽席之安、生活富裕。若施行社仓，可造福百姓。等语教诲降旨地方大臣等，甚是周详。实万世造福百姓之益事。奴才每遇州县官员，便以为副圣主眷爱之至意，以百姓之长远生计为念，各自劝勉竭力图成。等语相劝。俟官兵会同议定如何办理与事有益，将协济粮总数全部报来后，告知巡抚再行奏闻。（**朱批**：此事断不可强迫，不可催促，慢慢推行，教导百姓而后施行方好。）广东地方山水甚多，州县官员伤亡、升调之时，必需署理官员。一人办理两地事务，必定顾此失彼，其他

省份蒙圣主施恩，有选赏候缺官员例，若广东省亦同样赏派，与边界地方大有裨益，将此告知巡抚另行具奏请旨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若孔毓珣前来现尚可。若似杨琳、年希尧之总督、巡抚，朕无需选派。俟孔毓珣抵达后，尔尽可观查其备齐军需，治理地方之情形，并非此等无能之辈。

1285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缴回朱批奏折事。

奴才为清理库存钱粮而具奏后，奉旨：实为尔之责任，若与巡抚一同知情甚是好事。倘若全行推托于巡抚身上断然不可。仍应谨记尔启程时朕所降训谕，竭力尽忠，为成材，留名百世而黾勉。钦此。奉此眷爱成全自天而降之圣旨，奴才不胜感戴，伤心而落泪。奴才乃一末秩草芥之人，于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年代，任中书，于内阁票签处行走近十五年。自俄罗斯国返回后，派任议政大臣十年，不曾在外任官职。不甚了解省城事务。巡抚年希尧在外任职年久，熟谙地方事务，凡事均照伊指示会同办理。奴才亦尽所知所虑，尽力陈明授意，断不可隐瞒、自爱恶劳、推托于上任。铭记圣主教诲之各旨，劝励下官，洁身尽力黾勉，力争成名。奴才除将交接之情另行缮折奏闻外，谨缴回朱批奏折以奏。

朱批：知道了。各有职守，分内职责不可推卸，除分内之事，不可插手。看得年希尧不能胜任本职，善长插手无关之事。自古以来无能之辈多有此等人。

1286 广东布政使图理深奏报交接库存银两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先任布政使王朝恩为转交送来档册内载：臣等会查得，所封库内有银二百二十四万九千三十六两六钱六分九厘；钱十三吊一百七十；查库后收得银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五十七两四钱八分、钱三百。此内先前大臣等为公务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一两，为此奏闻后，相继由省内众官员之俸禄、衙门之人所食钱粮内取补原项。借给八旗绿旗官兵之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八两余银，由每月所发钱粮、每季所发俸禄内扣取补还原项。等语。此等情形上报巡抚年希尧后，声称奏闻是实。均为相继可了结之项，因数目相符，奴才亲自查封之银为二百二十四万九千三十六两六钱六分九厘、钱十三吊一百七十。查库后，又查收布政使王朝恩相续收得之银二十五万八千三十八两一钱三分三厘、钱三百。并将较交收讫之情出具甘结。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28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派往呈进奏折之承差，于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赍捧皇上所赐福字返回湖广。奴才即开贡院大门，跪迎福字，恭设香案，望阙叩首祗领讫。奴才与在贡院之所有司道各官一起展览

得，皇上御笔生辉溢目，犹如龙飞凤舞，众人拱鉴良久而不知足，一再赞不绝口。奴才何福保祉，竟得遇从天而降之福祉殊恩。奴才将此珍宝谨供于衙门，以祷祝圣寿万万年。为此具折，差兵丁程家生赍捧叩谢天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朕为恭贺新年而颁下汉字优诏，何不奏复？

12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广总督杨宗仁近况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钦遵上谕，以输诚奏陈事。

奴才派往呈进奏折之承差，于二月二十一日返回湖广，并带回皇上所寄匣子一个。奴才即行跪接，恭谨启开，见有朱笔谕曰：杨宗仁是否仍在刚愎自用？是否认罪气平，待人和蔼，办事听劝？著必据实奏闻！尔等即是合谋欺朕，亦难得逞！只要将切实情况奏陈于朕，才能永久得蒙朕恩。凡事都要诚实为好。钦此。钦遵。圣主洞见杨宗仁之性躁，屡降优诏教诲，故伊知道刚愎自用之非，从而有所收敛，有所和顺。（**朱批**：倘因苦于年岁、疾病而有愠怒蛮横之事，即行奏闻。著尔等共谋和好。）凡有商议之事，皆能听取有理之言，以期事毕。奴才乃一末等满洲奴仆，自幼生长在皇上足下，食圣恩长大，又屡蒙鸿恩，累授布政使。奴才涓埃未报，毫无效力，但圣主又施殊恩，特授巡抚。对此高厚恩泽，时刻不敢忘怀，即是肝脑涂地，亦难报答万一，又何敢不具陈真实情况，而咎由自取。奴才接任以来已有一年，凡事皆不出于圣主之洞鉴，何况奴才亦无可隐瞒皇上之事。为此具陈愚诚，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尔若如这一年一般坚定不移，从长思虑，不仅福分无穷尽，而且只图万世省臣之美名，则为一等之操守要诀。

1289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缴朱笔谕旨及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遵奉谕旨将朱笔谕旨一件、朱批奏折一件谨奏缴。

1290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采买米粮实情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将钦派至湖广买米监察御史玉广按米额采买完毕情况俱行奏闻后，奉有朱批谕旨曰：知道了。闻得玉广办事极为妥当。著如实具奏，不得互相串通，互相赞扬，以瞒于朕。钦此。钦遵。自玉广来此之后，即行访查米价，亲临市场，以按时价买于民。又从藩库领银时，亲自秤兑，正领正支，从未少给于卖米之民，亦不曾有所勒掯，毫无骚扰地方。为此，仅将玉广之实情谨奏闻。

1291 护军统领讷亲等奏谢赏赐福字字帖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护军统领臣讷亲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蔡珽所派具奏之人，将圣主赏赐我等三人之福字字帖一张举捧前来，臣等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讫。窃惟，臣等皆为末秩草芥之人，仅赖于圣主之养育而生存。

今逢新春，圣主赏福于臣等，而恩泽倍增，至直臣等子孙亦皆荣贵，对此臣等何以报答？但愿圣主延年益寿，海内外皆享无疆升平之福。臣等亦将终身保护皇上所赐之福，以期子孙代代得享圣恩，为此而殚竭血诚，竭尽效力。谨此叩奏。

护军统领臣讷亲、侍郎臣萨尔图、巡抚臣蔡珽。

朱批：知道了。与其殚竭血诚，毋宁不隐瞒明白之事，不欺骗朕，则为共同之鸿福矣。尔等之心愿，朕亦不敢奢望。

12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会同办事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叩请圣主万安。仰仗圣主鸿福，京城甚是平安，并无事端。为此谨奏。

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大学士伯臣马齐、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好么？因降雨沿途所遇均甚顺眼，喜悦安然而行，此乃因朕诚心祭陵之孝心，使皇考在天圣魂特加施恩之兆，自出来一切顺善。特写降旨。

1293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赏帽子及御笔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安鲊谨奏：为谢恩事。

雍正二年正月间，该差往呈进请安折之人举捧圣主恩赏返回，臣闻此后即出城跪迎，领进家中，恭设香案，望阙叩恩。伏思，臣有何效力之处，屡蒙圣主恩赏帽子及御笔福字，又于请安折子内奉有敕谕。臣虽捐躯髓骨，亦难仰报万一，惟有钦遵圣主指教，以图勉策驽骀。臣在欣悦之余，实不知具奏之言，仅将谢恩之事谨奏闻。

朱批：朕原不认识尔，亦不了解。为将军一缺，曾差委尔时，尚在有所疑虑。自尔到任以来，甚为尽职。黾勉之念，不可动摇。国家重臣之功名，笃志垂留万世。子孙后代，永享荣贵，为此而勤之。

12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在巴尔喀木地方唐古特番子内，有罗卜藏丹津所属之纳税部落。去年罗卜藏丹津反叛，被我兵大败后，臣以为罗卜藏丹津窘困已极，向此等征税续力，或避往伊等处，不可料定。陆续咨行巴塘处办事文武官员等及率兵驻守之副将张承龙等，宣谕罗卜藏丹津属下唐古特番子等遵行。今副将张承龙来报：巴木、古树南登，宗西、达喇、姜喀尔、纳龙、石板沟、阿布喇塘、梨树、铺纳，罗卜藏丹津所属此等部落唐古特番子均来归，伊等亲杀牛，卧刀盟告：罗卜藏丹津者，乃大国所封之王，今伊既背主之恩反叛，我等嗣后惟向圣主纳贡；罗卜藏丹津倘向我等遣人，人少，我等即执之。解送大臣处，人多则报与大臣等，出兵拿之等情，盟誓遵行。再，于官朱勒处罗卜藏丹津所属一部落唐古特番子亦即来归。伊等来归后，另作禀报等情。

故此，臣咨饬四川巡抚，查此等归来之番子等户口数，缮明清册禀报外，再，云南中甸地方所有唐古特番子内，亦有罗卜藏丹津所属部落，我兵现既住察木多，令伊等降亦易。故此，臣咨饬云南总督、提督，令在中甸地方之罗卜藏丹津之唐古特番子速降。为此谨奏明。

朱批：甚妥也。高其卓、郝玉麟等亦图之，万万番民、喇嘛等已归降，大约尚未报至尔。

12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前同罗卜藏丹津为首反叛之厄鲁特贼匪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巴勒朱尔喇布坦等已执获。又速遣兵追赶罗卜藏丹津情形，奋威将军岳钟琪三次来报，皆业已奏闻在案。

今三月初七日，奋威将军岳钟琪来报：二月二十五日，参将马吉勋、游击周凯捷等禀报：率兵自索洛木路追赶罗卜藏丹津，沿途斩贼一千一百余。又生擒三蒙古人，严讯据供：罗卜藏丹津自柴达木路逃遁等语。因我等追赶之路，距柴达木路遥，故率兵返回等语。二十九日，侍卫达鼐、总兵官黄喜林禀报：二月十九日三更时，我等照将军交付即整兵，追赶至四更时，抵达博木苏处，闻罗卜藏丹津下属贼匪在前面行，便令侍卫达鼐率察哈尔兵三十，紧急追赶，沿途斩贼一百九十余。生擒二人，获马三百余。游击马中孝率白塔儿民兵，由右路追赶，斩贼一百八十余。副将王松率川陕总督标下兵，由左路追赶，斩贼一百六十余。总兵官黄喜林、副将宋可进等，各自率兵，斩贼二百一十余。五更收兵后，经查，共获马三百余，驼一百余，牛羊一千余，妇孺甚多，因赶追罗卜藏丹津，将少年、壮汉斩七十余，余者均弃之，驼、马选膘壮可用者，赐给诸军士。余者因均不可用，亦弃之。继续追赶，二十日午时，抵达柴达木。此一昼夜，行二百余里，因四面均系沙地，不得罗卜藏丹津之踪迹，遣兵四面追之，擒四贼问之，据供：罗卜藏丹津闻大军抵至之讯，十九日晨，率五人，均牵壮马，由山沟路逃往索洛木处，即率此等引路，午夜追赶，二十一日巳时，抵达山沟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属下一百余人，斩带军器年少悍匪九十余，剩余之老幼均弃之。又罗卜藏丹津之色卜滕恰等二十户归降，问伊等罗卜藏丹津逃往之路，据供：罗卜藏丹津逃往柴达木西北山林内，即率色卜滕恰引路追赶，抵达西什之地，擒罗卜藏丹津属下五十余人，获驼二十余，牛、羊甚多，彼时即二更矣，急行一百五、六十里，（**朱批**：皆成飞虎将矣，真正可嘉。）且因黑夜难行，即令兵止于西溪地方，斩所擒获少年、顽匪三十余。二十二日五更时启程，日出后，擒获台吉色卜滕博硕克图兄弟二人，及伊属部落二百余户，即率色卜滕博硕克图引路追赶，抵达桑托罗海之地，令侍卫都嘿车、色勒图率兵七十，往遣寻踪，擒四贼、二山西商人，问之，据供：罗卜藏丹津乔妆女人模样，（**朱批**：千古未闻之奇丑。）三日前率二人，夜半由此处经过，向役均乘壮马，行路甚急，翌日千名男妇牵驼马牛亦由此处经过，行路稍缓等语。夜暗林又大，歇马间将此四蒙古均斩之。四更时，追赶一百三十余里，二十三日申时，抵达巴哈诺木浑之地，二路官兵追及随罗卜藏丹津逃之三百余男妇，斩一百余男人，获驼七十余，马三百余，牛羊千余，生擒四头目，严询据供：罗卜藏丹津三日前牵壮马、驼即过，伊在林内夜半而行，因岔路甚多，我等不能追赶，不知伊往何处？斩此头目及壮汉共一百四十余。是日，行军一百二十里，乃止兵，二十四日五更时，启程追赶，行一百十余里，抵达腾格里地方，获罗卜藏丹津属下六十余口、马百余。问伊等：均称罗卜藏丹津舍命远逃，前面之四台吉，大军抵至，恐杀伊等，故逃进戈壁内。等语。以此斩强悍之徒三十余，即整兵急追，二十五日日偏，追及台吉楚鲁木、班第达，均擒之。另台吉额尔德尼、巴勒丹因马乏殿后。获此四台吉属下一百余户。罗卜藏丹津丧魂，牵乘壮马，昼

夜逃遁者远矣，而我兵五日五夜追赶，行八百余里(**朱批**：如此方是效力，朕实观之不忍。)均为沙碱地，因于林内行，水草甚缺，马均瘦弱疲惫，腾格里西有三日戈壁路程，难以追赶，经会议班兵。(**朱批**：完全如意，甚当之极。穷贼出尽丑，要生不如死，况虽暂寄偷生，逃往何处？真属庆快！)二十五日，于萨里地方搜山，获罗卜藏丹津属下蒙古男丁八人、妇女十余人。将八名蒙古男丁均斩之。二十六日，于鄂索勒吉地方搜山，并无蒙古贼匪。共斩贼匪一千二百余。等情。

卑职岳钟琪窃思：罗卜藏丹津虽日夜逃遁，并无廪饩，随者仅数人，断不能远去。窃查，驻哈尔吉地方三十三家台吉，均系顾实汗兄弟之子孙，前由达彦贝勒管辖伊等。去年迫于罗卜藏丹津，无奈随从，罗卜藏丹津甚窘迫，往投此三十三户，不可料定。故缮蒙古书，昭告伊等，罗卜藏丹津若往投尔等，尔等共擒送之。我必报大将军，具奏圣主，施恩晋封尔等。倘擅释逆贼，以至逃遁，或有隐匿(**朱批**：想及得好。即便收留隐匿，亦不过苟活数日耳！)必遣大军，与布隆吉尔官兵从二路共征剿尔等。等因咨饬。再，索洛木处仍有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此间若不收服，又生变，不可料定。故此，令侍卫达鼐、副将纪成斌等率兵八百，遣之收服伊等。(**朱批**：是。)我等诸路官兵，追赶罗卜藏丹津，前后共斩罗卜藏丹津属下人三千一百一十余人。岳钟琪我于三月初一日，率兵返回柴达木。将此次生擒、降服诸部之人口数及所获武器、马驼牛羊数查核，造册禀报。等情。

臣窃查，逆贼罗卜藏丹津于去年被我大军击败后，除陆续来归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外，我等大军出后，被伊胁迫未得归来之众，均往投奋威将军，归降我等。从伊为首反叛之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台吉桑巴札布巴勒朱尔喇布坦等，均已擒之，伊属下能战者消灭之。罗卜藏丹津已窘迫至极，乔装女人模样，惟率数人，匿于林内，沿山逃遁。今伊之羽翅均灭除，我等除将所余之下属部落均收取。前遣派噶斯路之部落，亦被我军擒斩。罗卜藏丹津身即活命出，惟仅存只身狼狈不堪，至何时被我等擒获，未获伊并无干系。(**朱批**：原无干系，大事已十成，完全如意。朕惟感上苍之赐祐，嘉尔等之勤劳外，实无可谕者也。)今青海事皆竣，或集青海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大会盟，若不指明各自牧场，及辨别伊等所行事之是非，罪之轻重，后日不定永遵行之例律，此等众人亦不晓主之威严法度。(**朱批**：是。妙不可言。)今布隆吉尔之巴噶阿喇布坦、台吉阿尔萨兰，此数日内即抵至西宁。尚存之公丹津、台吉阿喇布坦、巴苏泰、诺尔布、库伦之喇嘛额尔克鄂木布，均尚未擒，故此，本月初二日，咨行伊等牌文，现青海事均已定，尔等各携户口数，速来西宁，今为尔等西宁民众永享安居乐业会盟。(**朱批**：是。好。)此间，伊等亲来归会盟，定办青海诸事。倘有不来者，现已至布隆吉尔地方生长青草之时，乘机遣兵，剿灭伊等。(**朱批**：相机而行。)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彼此除喜字外，实无另语。大禧！

129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缓征民人旧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谨叩谢圣主教诲之恩事。

臣为交付官员等催征钱粮而奏闻折内奉圣主朱批教诲极是，臣一时糊涂，竟欲从速办理，实属不当。圣主训谕，实是眷爱百姓之至意，亦系保全臣之殊恩。臣谨记在心，斟酌民情加以晓谕、劝励，务必舒缓匡正风俗，以便于地方永为规范而尽力而为。前两月内因未得雨，百姓交纳所欠仓粮少有难处，看得情形，俟民人等收成之时完纳此项欠粮较为容易。是以，奴才以暂停征收，俟粮食收成后交纳。等语出贴告示，后百姓又指望缓征旧欠钱粮之银，仅交纳新钱粮。适圣

主施于殊恩，降旨令缓征民人旧欠钱粮，而命三年里带征。且又仰仗圣主之福，得雨充沛，百姓甚是忭欢。臣钦遵圣训，晓谕众官员等，益应裨益百姓，以便复其元气，酌情办理。臣奉训谕，顿开茅塞，方才明白应如何办理之道理。为此谨叩奏谢恩。

朱批：知道了。

129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圣上亲临祭陵谨具请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谨请圣安事。

臣赍捧奏折往奏之千总等返回，得闻本月初六日，圣主启程前去祭陵。钦惟，圣主因生性孝顺，思情难尽，每每提起，凄然泪下，今去祭陵，路途遥远，不仅圣体劬劳，亦使圣心悲痛欲绝。因臣任职在省，未能随行，谨奏请安。

朱批：朕躬甚安，数月幽思，因抵陵痛哭后，甚觉舒服。途次来回一切顺心，并未受苦。特降。

12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妥善安插归顺吐鲁番回子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据领兵驻吐鲁番都统穆森等呈称，据投诚回子厄米尔和卓等言称，从吐鲁番被掳掠而去之回子男女老幼不及二万人，自我等前来投诚之后，亦来吐鲁番投诚大皇帝，约于三月底到达。等语。诚然伊等所言属实，一旦前来投诚，可否准许进城，或要如何办理，请将军及早指示，以便按照指示行事。为此呈文。等语。查得，从吐鲁番被掳掠而去之回子，皆为异国之人，伊等既然自遐壤向慕圣主之仁化，能以诚心诚意前来归顺，则不能不收留安插。是以咨文该驻扎于吐鲁番之都统穆森，从吐鲁番被掳掠而去之回子，复又回到吐鲁番，即经查清人口之后，若可安插于现有回子所住之十几城，则可分别安插于各城。倘若人口众多，无法安插于现有回子所住之十几城，则有回子尚未居住之吐鲁番等数城，且有耕作之地，果木亦甚丰，可令暂住于吐鲁番等城。在种植黍子季节，根据能力分给种子，以令照旧种植黍子。吐鲁番等城，若有毁者，可令回子等修筑之。如今正值暮春，又为桑葚之成熟期，而瓜、果等，亦不久便可成熟，伊等前来归顺之回子，全可暂食桑葚、果子，以种地亩。倘若桑葚、果子不敷以食用，则于去年吐鲁番回子蒙恩收获，而今年所种青稞不久亦收割，应严饬协理伯克托克托玛木特及众伯克等，从伊等所存粮食及今年所收粮食内，暂且通融拨给，以便在收获黍子之前食用之。此次前来归顺之吐鲁番回子种地时，若其骑用牲畜可以耕地，则令自力耕种之。倘或无畜耕地，或无力耕地，则于吐鲁番地方现有官马四百余匹，可动用此马匹，令伊等种地。等因咨行。同时亦给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呈文。俟回子等均到来后，将如何安插之处，时另行奏请外。谨将臣目前所办情形奏闻。

12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遣使归顺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夜接据领兵驻扎吐鲁番地方都统穆森等呈报，于雍正二年三月初四

日，由卡伦营总索尔泰等禀报，于三月初四日申时，由哨探于西南方向之喀尔喀蒙古巴图等前来禀称，看见在远处尘土飞扬，约有十至十五人。等语。据此，由该营总派出卡伦亲军校巴延及章京、护军校等率领满洲、绿旗兵四十人，以前去截住得，共有十五人。经盘问得，则称为从阿克苏、库车派来之信使。故又讯问其为首厄鲁特台吉达尔玛，则称：我乃由乌什城阿力尼咱尔伯克所派使臣。我带来各城回子十三人，以及我本人，又有我跟役在内，共为十五人，马有二十六匹，枪为七杆，撒袋五副。等语。又经核实，其人员、马匹、兵器等物，均与伊等所报数目相符。故将伊等带至我卡伦看守，并速报闻。等因，禀报前来。据此，该都统派出佐领授以委署参领觉罗外东，镶白旗骁骑校授以委署参领扎木色楞等人，并率领五名护军，前去卡伦接回。又从卡伦派出镶白旗领催授以委署参领萨尔泰，宁夏守备陈大卫，以及满洲、绿旗兵二十名，于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护送前来。当即交付副都统克希图详细讯问，并报讯问情况如下：问台吉达尔玛，尔为何地之人，从何路来，行走几日？达尔玛称，我乃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族弟。阿玉奇汗之子三济扎布与父及兄弟甚为不和，于马年七月带领一万五千户来至额尔齐斯河住牧，意欲归顺大国皇上，并拟派我寨桑塔尔博为使臣前来商议归顺大国皇上之事。讵知策妄阿喇布坦闻此之后，即派其寨桑萨音察克前来我处指问我等何以拟派使大国皇上，又派使达赖喇嘛？由于三济扎布畏惧于策妄阿喇布坦，即隐瞒不谈派使臣之事，而谈我等需要种子、犁杖等物，拟于明年春在额尔齐斯一带种地，待秋收后欲往伊犁与尔等会合。云云，如此隐瞒过去。伊等供给我种子、犁杖等物，强令种地。当年冬十月二十三日，伊等扬言欲征哈萨克，传令我部前来。我等行至哈拉塔勒地方，伊等派兵截住去路，将我台吉三济扎布擒拿，并其二妻一起皆送到阿玉奇汗处，将一万五千户掳掠而去。我兄拉特那噶拉及我自己被拿获后送交乌梁海台吉布依肯，给我等带上手铐脚镣，已圈禁六年。之后，又交给住乌鲁木齐之达什寨桑，复圈禁六年。之后，又交给阿克苏城之阿吉伯克，复圈禁九年。今有阿克苏城之阿布都力耶木伯克、乌什城之阿力尼咱尔伯克、库车城之阿三伯克等十一城之伯克，皆叛策妄阿喇布坦，又杀策妄阿喇布坦所设卡伦人员、所派使臣，以欲归顺大国皇上。此次派出使团，以沙依雅尔伯克、艾达尔伯克为首，共有九人。由于达尔玛原为有意归顺大国皇上之人，故令与所派使臣沙依雅尔伯克等一同前来。归顺大国皇上之时，以叛出策妄阿喇布坦、杀害策妄阿喇布坦之所设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为凭证，加以陈述。于二月二十二日，我从乌什城起程，沿库木沙克玛路，行十四日，方可到达。等语。

问厄鲁特人达尔玛：据尔等言称，已杀策妄阿喇布坦之卡伦人员，云云。策妄阿喇布坦之卡伦设于何地？有多少人？达尔玛言称：库车城地方设有卡伦，驻有三十五人，其中已杀二十六人，有一为首之人松科尔者，及其同伙七人，今圈禁于库车城内。再有一名托赖者，由库车城阿三伯克将其交给回子莫罗洛泽依之人，共带六名随从，于二月十五日起程前来押送给大国皇上陛下大军。凡为准噶尔人，皆加杀之，而我土尔扈特人，则无杀一人。如今，计我自己在内，在乌什城之土尔扈特人有男十六名，妻孥十名，共为二十六口人。等语。

又问：策妄阿喇布坦今住何地？于他处是否用兵？闻得伊之子自相不睦，尔可知道此事否？达尔玛言称：伊之子不和睦是实。去年冬，策妄阿喇布坦令一得沁各留十名男子于牧地，而其余各三十名男子，由策妄阿喇布坦亲自带领并携带女儿齐静，欲至其公公阿玉奇汗家中，以嫁给其子完婚。伊起行至西奇尔里克地方，将五千兵交给次子罗布藏硕努，以往征塔西沁赛喇木城。伊子抵塔西沁赛喇木后，与色依达布拉汗曰：尔等欲与我和好，则言纳贡之事，欲与我交恶，则定开战，云云。由于塔西沁赛喇木城之色依达布拉汗事先得知消息，即行对曰：愿为尔等纳贡，以求和好相处，云云。以好言安慰其心，将罗布藏硕努等安置于边城。当夜，色依达布拉汗派兵杀之。罗布藏硕努仅带三百兵突围，一面逃跑，一面派人飞报与其父。策妄喇阿布坦言，若可再

次出征，则必增派兵士，若不便再出征，则令收兵前来西奇尔里克地方，云云。于是，罗布藏硕努不便再出征，即收兵至西奇尔里克地方，以叩见其父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复拨兵给噶尔丹策零以三千名，给大策凌端多布以二千名，给罗布藏硕努以二千名，共为七千名兵丁，令出征塔西沁赛喇木。派兵之后，策妄阿喇布坦又得悉哈萨克部已调兵前去额勒齐斯，恐其在伊犁之家口财产被侵吞，故于今年正月初俱行收回到西奇尔里克。再闻得，此次带回来时，自相偷窃抢夺，极为混乱。等语。

又问：尔如何知道此等情形？何人告知于尔？言称：我等尚未起程之时，即由库车城回子阿依特玛木特伯克之弟玛玛力丕为赎回其姐姐，曾前往伊犁，恰好眼见策妄阿喇布坦迁移时之混乱局面，在我等起程之前返回至库车城告知此情，因而得知。等语。

又问：塔西沁赛喇木城之色依达布拉汗何以事先得知策妄阿喇布坦之子罗布藏硕努率兵出征伊等？言称：闻得，有我土尔扈特十人逃去后送给此消息。然后，有我土尔扈特五人及伊等之五人奉派来我汗处通报策妄阿喇布坦之奸计，而另五人留在伊等城里。如今是否仍在该地，我等不知道。等语。

又问：拉藏汗之妻孥，今住于何地？言称：闻得，将拉藏汗之妻已给原掠去之人，但不知给与何人。闻得，先杀拉藏汗之长子丹津车凌，后又杀小子苏尔咱。拉藏汗之兄丹津旺扎尔有二女，闻得将一女嫁给策凌端多布之子，将另一女给策妄阿喇布坦之长子噶尔丹策零。再，闻得已杀拉藏汗之子，又闻得今仍在。等语。

又问：从土尔扈特地方曾否派使臣前来？言称：闻得于申年土尔扈特使臣来过，后来再未闻有使臣来。等语。

问：从俄罗斯地方有无派使臣前来？言称：闻有使臣前来。又将从俄罗斯地方前来经商之三十余人，由策妄阿喇布坦长留于其地，招摇撞骗，宣扬为从俄罗斯地方派来之使臣。等语。

又问达尔玛：尔既然特来归顺我圣主，那么又有何所闻？如实言告，不得隐瞒！言称：车木丕勒之兄讷克依、拜赛寨桑之子莫依诺克带领七百户住于哈克善地方时，曾捉去乌什城种地之人二名，今又释放后差往乌什城阿尔苏玛特伯克、岳洛什伯克处言称，我等欲投顺大国，请尔等给一条路，让我等前去，云云。阿尔苏玛特伯克、岳洛什伯克等带领二百兵，曾前往迎接讷克依、莫依诺克等人。但后来如何，并不知道。再，小车凌端多布住哈喇沙尔时，曾有归顺大国皇上之意。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将策凌端多布带去圈禁三年。车凌多尔济将弟车凌端多布之户口一并带至特吉斯地方住牧。车凌多尔济死后，闻得拟释放车凌端多布之后，拨给兵丁，欲派往博罗塔拉。是否已经迁移而去，并不得而知。等语。

问达尔玛：尔既来投顺我圣主，又有何所见所闻，如实言告！言称：我乃前来投顺大国皇上之人，岂敢隐瞒不言。除我所有言告者之外，再无所见所闻。等语。

问乌什城沙依雅尔伯克、阿克苏城艾达尔伯克等九名回子：尔等缘何而来？言称：我乌什城阿尔苏玛特伯克、阿布都里耶木伯克、库车城阿三伯克等十一城之伯克等人，差我等前来给大国皇上呈进奏书。除我等十一城回子均投顺外，再有叶尔克木、喀什噶尔等地所有城均欲投顺。等因，曾派人来我处，我伯克等亦派使臣至彼处。等语。

又问：尔等缘何背叛策妄阿喇布坦？又缘何杀死策妄阿喇布坦所设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言称：策妄阿喇布坦差一属下名为道秦者前来，每城派去三名能书写之厄鲁特蒙古，要查取我男女以下至小孩，以及我财物粮食牲畜等物。于是，我等心想，此前带来吐鲁番回子时，亦如此一般查后带来，如今或许亦按此例将我等迁移至西奇尔里克地方，未为可知。与其跟随伊等后遭受折磨，不如投顺大国皇上。故我众伯克等共同合起来，杀其所设卡伦人员，以及所派使臣。

闻得，大国皇上好于抚养天下众生。故来归顺，以求生路。等语。

又问：尔等皆为前来归顺我圣主之人，可有何所见所闻，如实言告！言称：除我等所言告者之外，皆与台吉达尔玛所言同。等语。

问从阿克苏城前来之吐鲁番回子额米勒和卓、胡达伯尔迪等四名回子：尔等缘何而来？言称：我木鲁苏布伯克派我等前来。据乌什城之阿尔苏玛特伯克、阿布都力耶木伯克、库车城之阿三伯克等与我木鲁苏布伯克言称，今已背叛策妄阿喇布坦，又杀死其所设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拟派使臣去归顺大国皇上。尔等原为吐鲁番之人，若愿回吐鲁番，尔等可派四人，与我所派使臣同往吐鲁番。伊等起程之后，即为尔属不足二万人供给马畜、盘缠，欲送往吐鲁番。等因，言告于我。我吐鲁番之木鲁苏布伯克以下所有回子，闻得今在吐鲁番之所有人，皆蒙圣主之好生隆恩，身穿锦缎、闪缎、绸缎等衣。闻此者无不倾慕，无不欣悦，皆愿前来吐鲁番归顺圣主。为此奉差而来。等语。

又问：尔等之二位苏尔坦，今在何处？言称：自从策妄阿喇布坦捉去二位苏尔坦之后，仍在策妄阿喇布坦处。等语。

又问：尔等乃为自吐鲁番前去之人，应将所见所闻之事如实言告！言称：我等已来归顺圣主，岂敢隐瞒。除我等言告者之外，皆与台吉达尔玛、伯克沙依雅尔等所言同，另无所见所闻。等语。

于是，将来使十五人，又伊等原呈回子文书一并交给笔帖式算珠，派出官兵，于雍正二年三月初七日起程递送将军。为此呈文。等因前来。

窃臣伏思，有阿克苏、库车、叶尔克木、喀什噶尔之回子，虽杀准噶尔之厄鲁特人后，派使臣前来归顺圣主，但阿克苏、库车等地之回子投顺策妄阿喇布坦已有年，其间不曾闻得阿克苏、库车等地回子与策妄阿喇布坦交战、反目之消息，且阿克苏、库车等地与吐鲁番相距较远，而离策妄阿喇布坦近，自相接境。倘若将散住于各处之二万余人召集起来，然后再派回来，岂不由策妄阿喇布坦之卡伦，以及边界上人发觉乎？据前年前来归顺之人言称，据策妄阿喇布坦言，诚有大圣主之军队来犯，我去阿克苏躲避，云云。我大军驻扎多年，并未见到阿克苏、库车等地回子派使臣来，而如今突又派使臣前来。彼策妄阿喇布坦者，乃一极奸诈又有诡计之贼人。现为青海有事之际，策妄阿喇布坦甚知此事。故其伙同阿克苏、库车等地回子诈降于我，并派来许多无用之人，使我相信，令我宽慰，然而乘我不备，派兵突犯，亦未可知。今年正月，圣主谕曰：今将巴里坤、吐鲁番驻军撤回五千名，已调至布隆吉尔，两处兵力有所势单。策妄阿喇布坦得知我撤兵后增强青海兵力，因而其和好之意在两可之间，或又顿起歹意，出人意料，进犯两处之兵，亦难逆料。等因，即经洞察，颁下敕谕者，其意极深极远。故臣除严管巴里坤、库舍图、鄂隆吉三处卡伦外，又令都统穆森等，其间军队要准备就绪，若有吐鲁番回子之到来消息，即可酌派军队核实。若回子等回来属实，即在离城较远地方阻止回子，先察其中有否混杂着厄鲁特，并将其兵器暂且俱行收回，而后再核查其后有否准噶尔贼，并断其后，准许入城，不时派人去了望。再，将其前来归顺之回子，或安插于各城，或安插于吐鲁番等空城，均应妥为防范，严谨哨卡。等因咨行。再，从前锋统领丁寿、都统根敦率领而来之二千兵中，其应派往吐鲁番之六百兵、派往库舍图之四百名，宜照臣之前奏，于四月初派往为是。但如今有阿克苏、库车等地回子前来投顺之事，故将该派往两处之兵丁，均交给都统根敦后，除于三月十三日从巴里坤准许起程外。今有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为归顺而派来使臣、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等人，俟伊等抵达巴里坤之后，臣

将所有事情均加详细询问之后，一面具折奏闻，一面派出官员，拨给马畜，将达尔玛等人速送京城。除将此事已呈文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谕将军富宁安，策妄阿喇布坦此次又如前固执己见，则朕不准其使臣来，亦不派使臣前去，若降谕旨，亦只降温谕曰：去年，朕已详细降旨，尔若按朕旨而行，可派较大人员前来，朕亦派大臣前去，以议定边界地段。尔若固执己见，朕不另议，即便再三派遣使臣往来，亦无裨益。朕之所言极为明白。如今尔固执己见，即使准许尔之使臣前来，亦不过此谕旨而已。著尔再三深思。若愿从朕谕旨，可将定界人员一并派来。倘若仍然固执己见，该派使臣之事则罢了，我等各守各界。台吉可以放心，尔若不来进犯我界，朕亦绝不可能对尔用兵。朕使众生得以安逸，恤悯尔得以保全之心，可由我佛苍天明鉴矣。尔若一意孤行背佛逆天、扰害众生之事，在那个时候，再看举动吧。将此等言辞拟写之后，再遣回其使臣博洛胡尔罕。否则，伊一再推诿并安慰我，但不决定。与我议事，毫不在意，亦不疑惧，似有通力攻取其北边之土尔扈特、哈萨克等部，然后加强兵力，与我抗争，则必劳神费力。尔之意下如何？务将尔之所见详尽具奏，不得随声附和！如今和好之事尚未成功，但朕意仍然拟撤巴里坤、吐鲁番之兵。若谓何也？倘若彼策妄阿喇布坦反目不和，大举进犯，则我此处兵单力弱，且又多年驻扎于外。倘若策妄阿喇布坦不挑起战争，我于此地驻兵似无意义。尔之意下如何？以朕之见，可将撤兵之事亦明白告知于此次使臣后遣回。著具奏尔之意。彼使臣起程后，朕派查克旦去换尔来京，时再面谈。博洛胡尔罕抵达后，既留住于尔之营中，则其盘费等物要供给充足，热情款待，以示友好。著用正项钱粮，勿有节俭之念。在我方人员中，其怀有异心，滋生事端，以乱国家之人，虽在大臣之中，亦难言无有。要多加留心。对懂得蒙古语言之人，要更加多留意。对与博洛胡尔罕一起住，或照管之人，可用尔之了解信赖之人。至或留住于尔之营中，或五六十里外另行安置之处，著尔酌办。将我兵之肋胁邋遢形象，绝不能使伊瞧见。将我驻兵之数目，亦不准伊知道。勤之。对我军中怀有异心之人，要多加留意。审之。

1300　吏部尚书隆科多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交谈之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臣隆科多谨奏。

钦奉上谕，传副都统扎西、内阁学士众佛保前来，经共同讨论，将青海王罗卜藏丹津等叛逆之起源，现已进剿招抚、青海报定等情形，已逐一明白晓谕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及其随从等。又与根敦等言称，今奉有圣旨曰：将此事原委全告知于根敦，此事与尔等无涉，只因尔前来之后便遇有此事，故而随便告知。等因告之。根敦等皆诧异，曰：青海人等又行如此无理之举，诚若圣主登宝座而不眷顾，或施于苦难，则伊等如此作乱，尚有所在理。今皇上刚刚即位，尚未眼见伊等，即施恩泽，晋级遵崇，伊等则如此而为，可乎？此乃伊等天数已尽，有负隆恩，鬼蜮附体，倒行逆施。今彼作恶之徒均被拿获，又罗卜藏丹津之母亦被捉拿，此乃天佛之恶报矣。今罗卜藏丹津只身带领百余人，且无牲畜盘费，能到何处？不久必被拿获！大皇上视我为人，颇施恩泽，并降旨将此事告知于我，我实不胜感激。等语。扎西、众佛保观彼使臣根敦情形，大有惊愕细听之势。根敦未提及其出使缘由，故臣等亦未曾提及。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根敦不简单。所奏甚嘉。所告之言，所办之事，甚妥。

13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陈世宪为同州知州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遵旨请补放知州事。

切臣于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在京城奉旨：将阵亡之副将陈吉番之子荫生陈世宪，领至尔之任处习事。俟晓事时，补用知州。钦此钦遵。

臣即将陈世宪领至西安习事，后著任运肃州军粮事务，依限均能运至。又领至西宁汛地，差遣催征军粮之处，均无耽搁。观之，人忠恳，办事甚效力。今西安布政使胡期恒来报：西安府辖同州知州张本坚父故逝，例假丁忧离任。故请将此缺补放陈世宪。伏祈圣主施恩准行，降旨该部。为此谨奏。

朱批：好。已谕该部。

13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内阁学士鄂赖来西宁办理蒙古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窃内阁学士鄂赖由藏经巴尔喀木路返回，将奏稿送至臣。今青海事虽已完竣，应办之蒙古事仍多，现西宁无甚熟谙蒙古事之人，臣著鄂赖抵成都府后，乘驿速来西宁，办理蒙古事务，等情咨行。为此谨具奏明。

朱批：又符朕之办理。我等君臣不晓何缘分，如此相合，不尽其数，实应喜悦，此处众大臣官员等有何言？大将军即与朕相合，朕轸念伊，使伊舒畅。相隔数千里，彼此如何得知，实属奇之，特皇天保佑事顺，故方致如此，不可看作一般。

13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至西宁来投日期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贝子阿喇布坦、其妻贡格、弟达玛林色布滕、台吉阿尔萨兰，自布隆吉尔经甘州路前来，三月十二日投至西宁。此等事臣经会盟，俟全青海事均平定后，另奏闻外，将阿喇布坦等抵至西宁日期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将阿喇布坦鄂木布、吹喇克诺木齐等为首数贼押解京城正法，或立即于盟地正法，据理议奏。

1304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接到颁给大行皇太后谥号等诏书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副将军都统阿喇衲等谨奏：为奏闻诏书已到事。

准兵部咨称，准礼部来文内称，八月十二日，为大行皇太后尊上谥号而所颁诏书，再于九月初四日，为圣祖仁皇帝、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共入太庙而所颁诏

书，拟交兵部照例派出笔帖式，以送到军营之将军。俟诏书一到达，请将军等跪接后，陈设于中，三跪九叩，展览诏书。览毕，即向在军营之所有大臣、官员、兵丁等人员详细宣布。等语。准此，将两次所颁诏书寄行。为此咨行。等因，于雍正二年三月初七日，有兵部笔帖式森特举捧诏书前来。臣即率领满洲、蒙古、绿旗兵大臣、官员、兵丁等人 ，按照部咨文书，恭迎诏书，叩拜跪聆。宣读诏书之后，又望阙叩头。除将两次所颁诏书进行恭谨抄写，并向大臣、官员、兵丁等宣告外。臣等将诏书恭领并叩拜之处，谨具奏闻。

副将军、都统阿喇衲，副都统阿玉锡，总兵官孙继宗，辉特辅国公巴吉，喀尔喀扎萨克一等台吉通莫克，和托辉特副二等台吉图巴。

1305　副将军阿喇衲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副将军都统阿喇衲谨奏：谨将圣主朱批折子四件另装封套后，又封装于匣子，谨奏闻。

1306　内阁学士班第奏报知县假借筹备祭品派取银两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内阁学士奴才班第谨奏：为奏明事。

奴才行抵河南巩县之后，为宋朝四陵祭祀毕，又陆续前行。途中绅民跪称：知县张克彪借以筹备祭品，向百姓派取二千两银。等因，呈上讼状。奴才所到之处，仅食其一顿饭之外，凡有司所送礼物，概莫收受，既为猪羊等物，亦未受之。在祭祀之地，倘若耽搁一日，地方必有多一日应酬之苦，故而连一日亦不宿，皆为随到随视牺牲，次日祭毕即起程。既便如此，尚有不肖官吏借以祭祀，仍向民间派取银两，此事委实至关奴才之名节，不可不加以弄清楚。是以，奴才与同往祭祀之彰德府知府朱俊曰：尔可带伊等去详讯，然后咨行巡抚。等因，交付办理。知府朱俊查讯后呈称：知县张克彪，于去年秋天为用于驿站，向伊等借得数百两银。此次为了祭祀，虽向伊等又借，但尚未全数交上来。今因未用此项银两，均已偿还于伊等，实无借以祭祀而派取之事。前因知县衙门张贴告示，不分绅民，一体征赋。故有绅士怨而如此诬告。今经查清之后，伊等皆为惊愕，自愿罢讼，并求宽恕无知妄讼之罪。伊等请求撤回原呈，为此各出具甘结盖印送来。等因，呈报前来。据此，奴才传进众人，当面一一质讯。伊等虽供其甘结上所拟者皆为实情，但奴才惟恐其中有情弊，旋令官员出去，仅留绅民，再四详讯，据伊等称：知县多次向我等强行借取银两，而非仅此一次。至于牺牲祭品，我等因不知详情，而仅粗略估算，或有不附之处，至其余之事，皆为属实，岂敢以不实之事捏控该管官。今知县极为惧怕，声言愿将我等银两全数给还，并欲改其以前所作所为。又朱知府及学校先生等，亦均以善意劝阻我等，倘若我等不听劝告，或不稍须认罪而息事，以致事情发展，则其是非胜败，非但难保，而且此事一旦报到上司处时，必将候审，苦于往返行走，用尽盘费，贻误农时，蒙受种种罪戾，更甚者家破人亡，此皆难以预料。我等所请求者，若蒙怜悯我等百余家人之性命，则请依照我等所求，将原呈退还我等，以息此事。再，我知县为人厚实，只其文书姓周之人、书办姓刘之人，仅此二人甚为凶恶，刁难众人至极。若令此二人离开县衙门，犹如替我众人除害矣。等语。奴才又与众人曰：据尔等言称，知县向尔等所借之银甚多，而甘结内何以仅开三百两余？万一此案日后复发，不再向尔等取供，即以此文为凭，拟定罪名，届时尔等懊悔莫及。今可以赶快带去开列实数后再带回来。等因，交与伊等重写。伊等

坚辞不改，执意撤回原呈，声言撤回原呈后，撕而焚之，日后决不复发。等因，叩请之外，如何开导晓谕，亦不听劝，反而更加哭泣。奴才在下面暗中查访，知县张克彪虽坐官确有劣迹，但此次讼狱，并非众人之本意。张克彪素与教官杨卓盛不和，而杨卓盛激励学生诉讼。是以，众人有恐事态扩大，但愿苟且息事了结。知府朱俊，亦怕巡抚斥责其不能弭事了结，是以从中竭尽说和，只图事情了结，掩饰内情。上述各情，奴才欲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咨行巡抚石文焯审明。只因众人再三苦求，奴才辗转深思，为此不甚重要小事，专用驿站渎奏天闻，则于众人视听大有招摇好事之嫌，且万一劣员畏罪而出事，地方有司反而责以奴才威逼讹诈之名。无论如何，目前暂按众人所求了结，以慰伊等之心，俟进京后，再将其情由具陈于圣上，以乞睿鉴。是以，暗中誊录一份后，将原呈退还伊等。又令知县张克彪当众发誓，将从民间所借银两，全部如数偿还；撤销不分绅民，一体征赋之告示，仍照旧例遵行；将众人所言凶恶书办、文书，务必驱逐出去；嗣后痛改前非，好生抚恤百姓；不得有人诉讼而结仇，寻隙报复。之后，令与两名教官一同缮写担保合同以存之。将此交与知府朱俊验看办理。奴才将上述各事交待完毕后起程时，众人无不心悦诚服者。伊等送行奴才数里之地，直渡洛河口之后才回去。此事虽小，但我圣主自登极以来，孜孜勤勉图治，以期恶习皆除，万事无疵之际，奴才将一应耳闻目睹，至关地方百姓之事，不能不加奏闻，岂敢隐瞒自身所遇之事？理合明白具陈。为此恭谨具折，将原呈一件，盖印甘结二件一并奏览。

13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江西雨水麦子长势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将江南地方于三月初三日、初四日等日连续降雨，小麦、大麦长势喜人等情形，曾已奏闻。自初八日以后，又曾连续降雨，而小麦、大麦之长势更为喜人，且多半已经秀穗。各该地种植小麦甚多，并普降雨泽。农夫皆赖圣主鸿福，雨水又适时，今年小麦大麦可望大获丰收，因而贫民可有依托，夏秋不愁衣食，纷纷无不雀跃忭欢。再，于江西地方今春雨水不甚丰裕，农夫正在盼雨之际，自二月二十日起，不分昼夜连降大雨，加之山水又不来，湖泊涨满，因而小麦、大麦及菜之长势甚为喜人，且颇有利于种稻秧。粮船衔尾扬帆，渡鄱阳湖，出长江口而来，并无有所耽误。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孙国柱、兵丁马大荣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甚为欢悦快慰。览奏。尔为两江总督，嗣后每年天悯两江，对此朕敢担保。天人之相感，原是立竿见影的，知此我君臣惟有益加敬谨耳。

13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安置江南江西种植线麻之民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前为安置江西省种植线麻之民，已曾条陈，皇上敕交臣等会同核议。奉此，臣即与江西巡抚裴徘度商酌之后，已委派官员逐一核查之。江南徽州府与江西饶州府交界之处，亦有种植线麻之民，故臣又派徽州府知府会同饶州府知府进山搜查。又咨行江南江西布政使、按察使，将如何想方设法进行安置之处加以议定，以杜绝后患。等因咨行。旋有陆续呈报前来。臣正在咨商巡抚具奏之际，于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部咨又称，为户部尚书张廷玉条陈种植线麻之民一案，奉

旨：著咨江西、浙江总督、巡抚等详议具奏。钦此。钦遵前来。奉此，臣即咨商福建、浙江总督，江西、浙江巡抚，一俟会同核议后咨复前来时，再一并复奏。如此，该条陈之事得以详议，且事亦不致于重复办理。为此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是。知道了。据朕所闻，对此一案，有者视为大事而加以议奏，有者竟不以为然。此事全在于尔经彻底查明之后，不偏不倚，执其中，按其理，以妥善办理之。武职有备，有司清越者，甚为重要。即便山区之几个府州县文武官员，虽官声一般，亦不可常此下去，其调任者调之，休致者休之。若然如此，在几年之间，有何不能治理，不能消弭之事。对此案要竭尽谨办。

130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缴朱批谕旨事。

谨将奉有朱批谕旨一片、祁里德请安折内奉有朱批之小折一件、宗室赖实折内奉有朱批之折一件、封套一个、都统图拉奏折内奉有朱批之折一件、鄂三奏折内奉有朱批之折一件，一并缴回。

1310 原三等侍卫觉罗法克晋等奏议满保继承庭院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七日

原三等侍卫奴才觉罗法克晋等谨奏：为恭陈管见，乞请圣主施恩事。

窃因满保之伯高祖父席伯图无嗣，故将席伯图胞弟都赖之孙满保亲生祖父胡札阿，刚初生，即过养于席伯图，继业袭官。满保祖父胡札阿、父僧森守此家业为生，再无他业。满保祖父、父均同席伯图置一庭院。后分此家业时，族人未准将庭院一并由满保继承。今满保既然仍祭祀席伯图，奴才等齐心执理议之，系关此庭院诸事，均交付满保，永管席伯图祠堂，奴才等以诚意于族内和睦而生，不尽感激主恩，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原三等侍卫法克晋、佐领栋古里、闲散觉罗禅都、阿达哈哈番卢林、原员外郎色德依、侍讲学士奉泰、举人元丹。

朱批：著宗人府议奏。

131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使臣赴京城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阿克苏、库车使臣起程事。

臣前奏称，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为归顺而所派使臣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等人前来巴里坤之后，臣又再次详细询问一切情况，而后一面奏闻此情，一面委派官员，供给马畜，欲将达尔玛等人速送京城，等因奏请。理藩院笔帖式算珠从吐鲁番送使臣达尔玛等人，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巴里坤。臣问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回子沙依雅尔伯克、艾达尔伯克等人：从策阿妄喇布坦所住之伊犁到尔等所住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可有几日路程？西奇尔里克地方，距尔等所住阿克苏、库车又有几日路程？伊等言称：自策妄阿喇布坦现住地伊犁至我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

若为速行之人，可行六七日，若为驱赶羊畜而行之人，可行二十日，方能到达。该西奇尔里克地方，未曾去过，故而不知。据曾去该地之人所言，西奇尔里克地方位于伊犁之西北，与哈萨克界连，自伊犁至西奇尔里克有十五日路程。自我住地方至西奇尔里克，大概有月余行程。等语。

又问达尔玛等：据尔等伯克言称，已杀死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及卡伦人员。尔等所住之地离策妄阿喇布坦近，其间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若攻打尔等之十一城，尔等何以拒敌？尔等又能招集多少作战兵丁？伊等言称：将策妄阿喇布坦所派使臣及卡伦人员亦有杀死者，亦有圈禁者。我等前来之时，据众伯克等言称，尔等起程之后，从圈禁之准噶尔人中释放二人，以派至策妄阿喇布坦处转告我等背叛之事。诚然派人前去，策妄阿喇布坦闻此之后，必用兵于我。我众伯克等之用意，若策妄阿喇布坦之来犯兵力少，则我竭尽全力与之战，倘若来犯兵力众，则我坚守各城。尔等抵达之后，大圣主必将明鉴我等之处境。云云，曾言告于我等。再，迁移吐鲁番回子之那年，从策妄阿喇布坦处差派使臣至叶尔克木、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各城言称，浑台吉向尔等四子索取牲畜，日后还要归还尔等，云云。我众回子将所有之羊、马、牛等牲畜给予策妄阿喇布坦，如今所剩者无几。我十一城回子有七万余人，兵器较少，经过挑选，可得作战之三万余名。等语。

又问达尔玛：据尔等言称，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经过挑选可得作战之兵万余名，云云。其中枪有多少？撒袋有多少？自伊犁至阿克苏、库车道路如何？水草如何？又有否险峻之达巴罕？伊等言称：我一万名兵丁中，可以装备五千支枪，五千副撒袋。自伊犁至阿克苏、库车、乌什城，可经过三座达巴罕。自伊犁至乌什城，可经过毕得勒达巴罕，自伊犁至阿克苏，可经过木咱尔达巴罕，自伊犁至库车，可经过哈喇诺尔达巴罕。自伊犁经过哈喇诺尔、毕得勒达巴罕而来时，沿途水草皆好。若经过木咱尔达巴罕而来时，则行两日无水草，而戈壁多碎石，行走艰难。策妄阿喇布坦派兵前来，必定经过此三座达巴罕。此三座达巴罕，皆为甚窄，今各驻有十人。其余小山口，可有少许人通行之路，但大军不能通行。此处皆无卡伦。该叶尔克木、喀什噶尔地方，位于我阿克苏、库车之西南。自阿克苏速行四五日，可达叶尔克木、喀什噶尔。倘若徐徐缓行，可行十五、十六日，方能抵达叶尔克木、喀什噶尔。等语。

又问达尔玛等：据尔等言称，策妄阿喇布坦已去西奇尔里克，云云。去年我使臣楚扬托音等回来时，仍住在伊犁，如今何以去西奇尔里克？沙依雅尔伯克言称：去年十月间，策妄阿喇布坦传我等众伯克前来后，曰：我亲自带我女齐静至阿玉奇汗处结亲，同时又为我子巴郎向阿玉奇汗之女说亲。我邀阿玉奇汗于厄什勒努拉地方筵宴。事毕之后，我欲取布哈依尔地方。布哈依尔地方是否归顺于我？等因，询问于众伯克。有伯克答曰：或许归顺于台吉。亦有伯克答曰：布哈依尔为大地方，不可能归顺，云云。后于十一月初五日，策妄阿喇布坦携带妻孥，自车勒克地方移牧至西奇尔里克。其属下人员，亦都随同移牧，当时我在彼处所见。后来，我库车城阿依特玛木特伯克之弟玛玛力丕返回之后，亦照此言之。等语。

又问达尔玛等人：据尔等言称，由于不堪策妄阿喇布坦之骚扰，我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会同派使臣至叶尔克木、喀什噶尔，欲归顺大皇上，而由喀什噶尔、叶尔克木城亦派使臣前来我处，云云。诚由叶尔克木、喀什噶尔及尔等共同背叛策妄阿喇布坦，则由尔等是否能够共同合力征讨策妄阿喇布坦？伊等言称：前我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克木、喀什噶尔等城，皆有吐鲁番之苏尔坦为首办事。自两位苏尔坦被策妄阿喇布坦带去之后，即无为首倡率之人，而各城皆设有伯克。如今只有阿林讷泽尔伯克、阿布都力耶木伯克二人为首领。我众伯克之心离散，且又无为首倡率之人，故不能征讨策妄阿喇布坦。等语。

又问达尔玛等人：据尔等言称，将一名为桃赖之人，由库车城阿三伯克交给以莫洛罗泽依

为首六人，前来送交吐鲁番之大国皇上军队。等因，于二月十五日起程前来。云云。尔等于二月二十二日自库车城起程，于三月初五日抵达哈喇和卓，而莫洛罗泽依于二月十五日起程前来，但至今何以未抵达？伊等言称：我等前来时，途中未曾见到伊等之踪迹。据闻得，伊等经布金图戈壁前来，但计其日期，应当早已抵达。或许因为伊等不识路而迷失方向，或许因为马畜疲乏而滞留于后，亦未为可知。等语。

又问达尔玛等人：尔等行走几日之后方抵达吐鲁番？尔等在途中是否遇见策妄阿喇布坦之哨探？尔等沿何路而来？沿途水草如何？倘若急行，可用几日抵达？倘若缓行，又用几日抵达？伊等言称：自库车城起程，行十四日之后，方抵吐鲁番之哈喇和卓。前来之时，我等每人骑用二匹膘壮马。我等沿库木沙克玛路，行走大戈壁，故而沿途水草不好，且又少。倘若急行，可用十四、十五日。倘若赶着羊畜缓行，可用月余，方能抵达。我等前来之时，不曾遇见策妄阿喇布坦之哨探。等语。

除此之外，又经询问其余情形，皆与前由都统穆森询问之后所奏同。

又问沙依雅尔伯克等人：在尔等之奏书内，将今年写为羊年，其为何故？言称：自去年至今年二月，乃我回子历之羊年，而自三月初开始，乃为猴年。故照我回子例写此奏书。等语。

据此，已将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之回子文奏书粗略翻译之后，另行缮折，与伊等回子文原奏书一并具奏外。臣又向达尔玛等人询问留人情况，据伊等言称：我等均愿往觐见大皇帝天颜。如何派我等前去，皆照将军指示而行。等语。故从十五名来使之中留下七人，而台吉达尔玛、伯克沙依雅尔、艾达尔、回子苏布尔格依、吐鲁番回子额米勒和卓，以及随从人员三名，共为八人，均供给骑驮之畜，又饬交巴里坤地方办理钱粮之潼商道王全辰，供给食物可食用至肃州。今乃青海有事之际，故送使臣等人时，将伊等交给在臣处之盛京户部员外郎伊昌阿、蓝翎噶扎尔图、中书克锡特，并派出满洲、绿旗官兵五十名，以送至布隆吉尔。于三月十九日，令送巴里坤起程外。又饬令员外郎伊昌阿、蓝翎噶扎木尔图等人，于途中不准使臣等相见任何人，亦不准与蒙古人随便交谈。倘若于途中遇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前来，尔等即行回避，不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看见。务要谨慎。等语，亦严行交代之。自布隆吉尔至西吉木，我驻军可相望，已咨行副将军阿喇衲，俟使臣等抵达布隆吉尔之后，令派出官兵辗转送至肃州。又咨行甘肃巡抚绰奇，俟使臣等抵达肃州之后，即行供给驿马，从速起行。等因咨文。除照臣再次询问具奏例，又照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之回子文奏书略译折子例，均加抄录后，已呈送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为此谨具奏闻。

131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岳钟琪谢恩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接领敕、印日期及叩谢天恩转奏事。

据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奋威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呈称：三月十二日，由抚远大将军处遣陕西都司金建、四川提督下游击高潘贵，将奋威将军之敕、印，送抵布喀，岳钟琪我率官兵，跪迎入营，望阙谢恩。

伏思，岳钟琪世代蒙受国恩，并无报效，且圣祖仁皇帝荐补用四川提督。今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侵犯天征，岳钟琪我遵旨率兵出征后，日夜征剿逆贼，以图尽微末报效之心，圣主复施鸿恩，封为奋威将军，颁给敕、印。此付又重，益难报效。岳钟琪惟惶悚尽能效力，以图报答于万一。伏祈将接领敕、印日期及叩谢天恩情形，由大将军转奏等语。为此恭谨转奏。

朱批：览卿奏谢，知道了。

13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阿旺札布敕印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去年颁与类乌齐处陈勒呼图克图阿旺扎布敕、印，经四川巡抚蔡珽遣把总王汝隆送达后，阿旺札布本人已故，照类乌齐处喇嘛、唐古特头目民人之请，颁给阿旺胞弟札西朗吉之处，已奏明。今札西朗吉为叩谢主恩，呈送唐古特文，经译阅，书内称：我等原系类乌齐处末等喇嘛。圣主施鸿恩，颁赏敕印，因我兄无福，敕、印抵达前，即已逝世。主复施恩，将此敕印转颁札西朗吉，似此屡施殊恩，断不能报。札西朗吉我谢恩，接领敕、印，惟将我等抵达类乌齐处诸事，尽能效力办理，妥管我属众不启事端，为祷祝皇上万万岁诵经外，并未得报答之处。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照察罕丹津所请准其子治病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前据看护察罕丹津之少卿花鄯呈文内开：王察罕丹津呈称：我子敦多布旺札勒病重，我妻纳木札勒惟有此一子，今或我妻前去护养，或将我子送至边外拉布隆庙，水土相服医治之处，祈大将军明鉴。等语。

窃臣伏思，察罕丹津去年被罗卜藏丹津侵掠，来归我等后，伊之属众陆续来归伊，均留于边外，因人多并无总管之人，故并不安静，贼盗之事亦多。将纳木札勒遣至边外，共同收管约束以来，今虽稍有好转，伊亲自入边后，伊属众复肇事端，不可料定。

故此，臣咨饬少卿花鄯，察罕丹津欲请准将伊子敦多布旺札勒送拉布隆庙养病，照伊所请，准敦多布旺札勒送往拉布隆庙治病。察罕丹津仍留兰州，经会盟，办定青海之事后，即遣使归原牧场，尔明告察罕丹津等情。

今少卿花鄯来报：花鄯按大将军所饬，明告察罕丹津，遣笔帖式曾福送敦多布旺札勒至拉布隆庙，乃于三月初十日自兰州启程，察罕丹津照常驻于兰州。等情。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好。

1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杀劫路贼匪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三月十七日，副将军阿喇衲来报：二月十六日，驻于双塔儿卡伦之兵士，执送逃来一正番处民人李自培，经审问，据供：去年二月，我往沙州驮粮，蒙古贼拿住我，一名唤巴杂尔之人差使我。我逃来前，不晓伊等从何处夺取之驼二头、烟茶、袍等物。在此巴杂尔家四日，合伙向东而来，伊等启程二日后，我便逃出，我因不晓蒙古语，不知他情。等语。

本月十八日，第三驿站笔帖式张国福，把总刘方云呈文内称：我等驿站为移作车道，十五日

遣马牌子张久看守地方，我等抵至吉吉坦，遇五十余蒙古贼，缚拿张久，问尔系何人？张久称乃前来哈密之商人，方释放之，蒙古人等称复来五百兵等语。

阿喇衲我伏思，此等人必住于阿喇布坦、巴苏泰等附近，劫路行抢。若不清除此等，道路不靖，遣满、蒙、绿旗兵五百，选乘驼、马，以总兵官孙继宗、喀尔喀札萨克佟莫克为首，往荡河下哈喇池堵截，若贼匪牧场近，尔等酌情行之；若远，则率兵返回等情咨饬外，贼匪等经大路由桥弯之附近来，不可料定。故复遣索伦、察哈尔、绿旗兵三百，委交索伦总管阿勒图，尔等往桥弯防备。至擦窝泉探信等因，遣之启程。二月三十日，副将刘绍宗率兵来后，拣选伊兵二百同蒙古兵一并遣出，续遣孙继宗等。三月初七日，总兵官孙继宗等返回告称：我等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哈喇池，前追踪者告称：有百余马驼之新迹，再有三贼远见我等而逃遁，我等即令兵急速追赶，前行之先锋侍卫准扎布等执二贼送来。问伊等，告称：我等系巴苏泰属人，在库勒、阿鲁巴尔虎。我等七十余人劫路，获驼五头，马、骡十匹，昨日抵至，今日闻大将军来，阿喇布坦、巴苏泰等及库勒数家人甚惧，向阿鲁巴尔虎逃去后，我等斩所擒之二贼，即紧急令兵追赶一夜，翌日中午追至推莫尔图，将五百贼之妇女遣至牧场前，殿后接收，我等整兵攻入，贼匪抵挡不住，将在摇车内之稚子、牛、羊，均弃之，仅率驼马妇女等逃去。我等马驼原困乏，因傍晚天暗，未深追，收兵返回。斩贼三十名，伤者甚多。我等兵内，惟二名索伦兵、一名察哈尔兵，中枪弹。所获厄鲁特男孩一人、女孩一人，驼、马、牛、羊、骡、驴共有万头。赐给官兵为廪饩，除去沿途倦弃者，现携来之羊四千六百余只，牛五百八十余头，驼三头，马、骡、驴百匹。现将携来之畜、厄鲁特男孩、女孩均分赐前往之大臣、官员、兵士外，将受伤、擒贼、勇战之官兵姓名等另造清册禀报。等语。

臣窃思，我等大军出，将随同罗卜藏丹津反叛之众均擒之，罗卜藏丹津窘迫至极败逃。（**朱批**：可谓愚而中化不醒者也。）青海事均定，伊等无不闻之。故此，臣于三月初二日，咨行牌文，公丹津、台吉阿喇布坦、巴苏泰、诺尔布、库伦喇嘛额尔克鄂木布等前来会盟。盖观此情，伊等未必观我等处置即来（**朱批**：随他自作耳。）臣咨饬副将军阿喇衲，在布隆吉尔之满洲、蒙古、绿旗军马速上膘以备外，均咨行率自山西大同调遣之绿旗兵前来之总兵官马第伯、率自巴里坤调遣之兵前来之总兵官李尧，将伊等属下军马速上膘亦防备之。公丹津等不来之消息至，即遣此兵，剿杀贼匪。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

1316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巴里坤驻防官兵去留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九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靖逆将军富宁安将前锋统领丁寿自阿尔泰路率兵抵达巴里坤日期奏闻之后，于雍正二年三月十九日，由都统拉锡拿出该奏折并传上谕：此事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与现于此处之议政大臣等会同速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窃惟，前调阿尔泰路兵二千多人至巴里坤，乃因青海事而加以防备者矣。今青海事平定，且策妄阿喇布坦恭顺派使臣前来议和，因而欲撤我各地驻兵。倘若又于吐鲁番、鄂隆吉等地增驻官兵，当策妄阿喇布坦闻讯，反而狐疑，且我兵马亦将徒劳。是以，拟停派此兵至吐鲁番、鄂隆吉等地，而暂留驻巴里坤。此二千兵马，何时撤回，又从何路返回，拟令大将军年羹尧酌定办理之。再，据将军富宁安所奏，未言及该二千官兵并马畜等平安抵达情形。以此观之，其起程时所带六个月之盘费，沿途必有耗减。若令该项官兵暂驻巴里坤，并过六个月后再供给盘费，则其

官兵钱粮恐有不敷，亦难逆料。拟令将军富宁安详细查视，倘若兵丁钱粮确有不敷，可酌情供给之。其应供给之钱粮米石等项，可事先咨交巡抚准备之。俟奉旨后，理应速咨大将军年羹尧、将军富宁安以知照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太保、公、尚书、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都统、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

朱批：依议。即咨富宁安。至于年羹尧则顺便咨行可矣。

131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库车归顺回子及所获厄鲁特人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库车地方所来回子、所获厄鲁特问话事。

雍正二年三月十九日夜，统兵驻吐鲁番都统穆森呈报到臣。据该文内开，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有后军营总索尔泰、副将马龙等呈称，据卡伦亲军校来文内称，将从库车城地方拿解之厄鲁特蒙古人，有阿尔祖等前去接迎。阿尔祖等来到卡伦后言称，前起经过之回子所言一名厄鲁特、六名回子均已到来，云云。本亲军校查看得，有回子六名、厄鲁特一名、马九匹、枪二支、撒袋一副、刀一把。将此拟送后军营总处，请予转送。等因前来。据此，本后军营总等派出官兵解送。等因，解送前来。本都统即将六名回子使臣、一名被拿解之厄鲁特人，一并交付副都统克锡图问明真情。以下为询问情况：

问莫洛老再①：尔为何地之人？有何职衔？尔缘何而来？言称：我乃库车城人，衔为多巴毕西。我库车城之阿三伯克等伯克，背叛策妄阿喇布坦，并杀其所设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又拿获一名为衮楚克三人，交付莫洛老再我等六人，前来解送给大国圣主，以为归顺之凭据。等语。

问：尔从库车地方何月起程？沿何路而来？行走几日才到达？言称：我等于二月十五日起程。从乌兰乌苏地方越过布中图达巴罕，行走二十九日后到达。等语。

又问：共杀多少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其卡伦设于何处？言称：其卡伦设于英噶萨尔。其所派使臣有十二人，已杀其中八人，除此送来之衮楚克之外，尚有三人，如今圈禁于库车城内。其卡伦中驻有二十三人，已杀其中十八人，而其为首之人松科尔等五人，如今亦圈禁于库车城内。等语。

问：尔等因何背叛策妄阿喇布坦？言称：策妄阿喇布坦差派桃赖、朋楚克、衮楚克、门都等为首四人，共十二人为使臣，前来我库车城，检查自男女以下直至小孩及马畜数目。我等心想，此前带走吐鲁番人时，亦曾检查过人及马畜数目。此次或许亦照前次之例，将我等带至西奇尔里克地方安置种地。此次与其被策妄阿喇布坦蹂躏，不如归顺大国圣主。闻得大国圣主好于抚养众生，故叛策妄阿喇布坦，杀其所设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后前来归顺，以求生路。我等奉派解送所获厄鲁特人，来至吐鲁番伯克托克托玛木特处。请将我等一并送到大圣处。等因，解送前来。现带来回子文文书。等语。

问：台吉达尔玛、伯克沙依雅尔等起程在尔等之后，行走十五日之后到达，而尔等起程在前，何以如今才到达？言称：我等要解送衮楚克前来，若走大路，恐遇厄鲁特蒙古人，故不走大

① 前一文作莫洛罗泽依，此文作莫洛老再，实为一人。

路，沿着戈壁之边缘绕道而行，因而来迟。等语。

问：尔等叶尔克木、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库车等城回子皆归顺我太圣主，而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若率兵攻打尔等时，尔等如何而为之？能否抵御之？言称：我各城之伯克，意见统一，策妄阿喇布坦虽来犯，我等能够协力抵御，绝不容忍。等语。

问：叶尔克木、喀什噶尔等城，以及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共有多少可以当兵之男人？言称：所有各城内可以当兵之男人，尚有三十万余。等语。

问：策妄阿喇布坦每年向尔等如何纳贡？言称：每年向我库车城索取布三千六百六十六匹，又以粮价折取布二千五百匹。凡嫁女娶媳，或为他处使臣筵宴，皆从我处索取牲畜。不仅如此，又时常索要土产。等语。

问：是否曾来过土尔扈特使臣，或俄罗斯使臣？言称：不曾闻有土尔扈特使臣来过。只闻得俄罗斯商人有三十余人前来之后，长期留住于策妄阿喇布坦处，将此谎称为从俄罗斯派来之使臣，并到处宣扬。等语。

问：尔等可知道吐鲁番回子返回之事？言称：我等起程之前一日，有从军之我回子绰鲁克者回来言称，由阿里尼咱尔伯克、阿布都力耶木伯克当众宣布，吐鲁番回子均可以返回吐鲁番。等语。

问：策妄阿喇布坦如今住于何处？是否在他处用兵？尔等是否知道此事？言称：去年冬天，伊携带女儿吹宗欲去嫁给阿玉奇汗之子，行至西奇尔里克地方后，将三千兵拨给其次子罗布藏硕努，以派往征讨塔什沁赛喇木城。其子罗布藏硕努到达塔什沁赛喇木之后，大败而逃，仅带三百兵回来，并派人至西奇尔里克地方，将败回原因向其父呈报。等语。

问：尔何以知道策妄阿喇布坦将女儿嫁给阿玉奇汗之子之事？言称：去年，策妄阿喇布坦去西奇尔里克时，向我各城索取珍珠、珊瑚等物，扬言将女儿嫁给阿玉奇汗之子。我各城人员皆怨声载道，又甚畏惧，在无可奈何之下，将所要之物皆给之。又从厄鲁特蒙古人亦索取牲畜等物，众人皆在怨声载道。等语。

问：策妄阿喇布坦是否真将女儿嫁给阿玉奇汗之子？言称：未闻阿玉奇汗派人来娶媳。以我之见，策妄阿喇布坦恐人发见其征讨哈萨克国之事，故而有意谎称嫁女，并加宣扬，此似为计。等语。

问：据获悉策妄阿喇布坦将留于伊犁之牧群，已适移至西奇尔里克。尔可知道此事否？言称：据言返青之后迁移。是否已经迁移，我并不知道。等语。

问：尔何以得知策妄阿喇布坦迁移至西奇尔里克地方？言称：去年夏天，从我库车城人员中，其有四十羊者中取一羊，有三十牛者中取一牛，扬言要给大国使臣，下令送来。由于路途遥远，难以赶送去。我众伯克等人，将二千匹回子布交给莫洛老再我，令到达彼处后，以所带布再换羊、牛，以交纳伊等。等因，于去年夏天派来。我到达彼处后，采买二百羊、一百牛后交纳之。策妄阿喇布坦于当年十月二十九日，携带妾室色特尔扎布向西奇尔里克迁移。走几日之后，复又回来，亦携带其嫡室玉木春，于十一月初九日起程而去。我阿吉伯克、巴图尔伯克等伯克，以及莫洛老再我自己，共同随从而去。行至名为图尔根地方，即有都沁等为首十八人奉命向我伯克等人宣读一文曰：十户设一头领，四十户设一总头领，自七十岁以下男子至十三岁以上男孩，直至妻孥，即为一岁幼儿，亦均清查。又马畜、财物、粮食等物，以及地形等情况，俱行查清。一俟查毕，即率头领等人，于明年六月间前来哈喇胡吉尔找我。不得违背我言，依照施行。等语教诲。然后，策妄阿喇布坦去西奇尔里克，我等与都沁一起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返回来，行走二十九日，才回到库车城。此交前去时，才得以知道。等语。

问莫洛老再：尔等所有回子均仰慕我圣主之仁教，并愿归顺而派尔等为使臣，应将尔之所见所闻如实言告，不得丝毫隐瞒！言称：我乃前来归顺大国圣主，以求生路之人，岂敢隐瞒不报。除我所报者外，再无所见所闻。等语。

问与莫洛老再一同前来之回子阿力木沙、多洛特克、哈依特、土喇特、莽力克等五人：尔等可有何所见所闻？言称：除莫洛老再所言者外，我等另无所见所闻。等语。

问厄鲁特衮楚克：尔为何鄂托克[1]之人？尔之寨桑为何人？尔又为何等之人？言称：我为招土鲁克鄂托克之人。我寨桑为萨音察克，我父名为卓尔古特，在吉喇特[2]上行走。衮楚克我亦在吉喇特上行走。等语。

问：尔因何事来至库车城？此等回子又因何拿解尔前来？言称：策妄阿喇布坦从伊犁迁移之后，行至图尔根地方，即派都沁为首，共为十八人，前来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十一城，以查七十岁以下至十三岁以上者，又查户口，以及牲畜、财物、地亩等数目。又令我十八人，每人管一千六百口，其中或有滋事、叛乱之人，即照该伯克所报，该杀者即杀之，该责者即责之。明年六月间，令我等前来哈喇胡吉尔地方，向策妄阿喇布坦报闻，等因主使。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到库车城。有衮楚克、桃赖、门都、朋楚克四人正在清查之时；从乌什、阿克苏城派人来称，在乌什城之布鲁特、诺依郭特部叛乱。等因，令库车城巴图尔伯克率兵星夜赶来救援。巴图尔伯克率领三百兵，衮楚克我等四人亦同往，与阿克苏城之兵会师，来到乌什城，与背叛之布鲁特相持。于是，该驻地哈克沙尔之讷克依、莫依诺特等，亦率二百兵前来，与巴图尔伯克等会师，并派人去询问布鲁特：尔等因何背叛？只不过与尔阿奇木鄂泽尔伯克不睦所致矣。尔等投诚为好，否则必伐尔等。等语。伊等亦派人来言称，并非背叛于策妄阿喇布坦，亦非不睦于巴图尔伯克、阿吉伯克，只与我阿奇木鄂泽尔伯克不睦而已。如今，我等已拿获阿奇木鄂泽尔伯克，拟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处陈述其情，请巴图尔伯克尔等亦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处。等因，互相盟誓毕。住二宿后，于第三日，乌什城阿力尼咱尔伯克与布鲁特奇布察之阿布都力木伯克、布鲁特诺依郭特之阿尔苏伯克、呼鲁木什伯克曰：尔等不可投降，我等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征战，云云。闻此之后，巴图尔伯克逃往阿克苏城，而讷克依、莫依诺特也逃往其所住之地哈克沙尔。阿力尼咱尔伯克率领布鲁特兵追赶前来，掩杀巴图尔伯克等之兵丁，而衮楚克我等四人，也逃回库车城。我等逃回之当日，将我等四人拿获，杀死桃赖、门都二人，将朋楚克圈禁于牢房。我被拿获之后，即带至此地。闻得，于英噶萨尔地方坐卡伦之二十三人均被杀死。在卡伦之为首人松科尔，与我同来之使臣朋楚克、我自己，以及随从人员六名，共为九人，均为圈禁于一处。我被带至此处之后，其余八人，仍被圈禁于库车城内。等语。

问：何以杀尔等坐卡伦人员及所派使臣？言称：回子等亦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何以杀我们。等语。

问：策妄阿喇布坦给子罗布藏硕努调拨军队去征哈萨克者，是否属实？再，策妄阿喇布坦又亲率军队去西奇尔里克者，是否属实？言称：闻得，于去年九月间，罗布藏硕努率领三千兵往征哈萨克。十月二十九日，携其妾室色特尔扎布移牧西奇尔里克。十一月初二日，策妄阿喇布坦又返回来，携其嫡室玉木春，于初九日移牧。等语。

又问：据我所闻，策妄阿喇布坦移牧西奇尔里克时，将其留于伊犁之人均加移往西奇尔里克，云云。尔可否知道此事？再，自伊犁至西奇尔里克，需行几日路程？言称：去年十二月间，我来库车之时，在伊犁尚有所留之人。我来库车之后，若将所留下之牧群均加迁移，则为可能之

① 鄂托克，蒙古语意为"部落"。
② 吉喇特，蒙古语意为"护军"。

事，但我不甚详细知道。自伊犁至西奇尔里克，有月余路程。等语。

问：策妄阿喇布坦为何迁移？言称：据众人所言，策妄阿喇布坦携带其女吹宗，欲前往嫁给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之子。伊等至西奇尔里克，可以就近嫁给，而阿玉奇汗也向这边边界过来，以便于互相遣使往来，且哈萨克也不能截路。等语。

问：土尔扈特使臣，或俄罗斯使臣，可曾来过？言称：四年之前，曾来过班第等四人，而策妄阿喇布坦将来人留住三年。前年，策妄阿喇布坦欲将女儿嫁给阿玉奇汗之子，派出厄色等四人为使臣，与土尔扈特使臣一同派往。前年十月间，有俄罗斯使臣近百人来过。策妄阿喇布坦派出寨桑赛汗达尔扎为使臣，从原策妄阿喇布坦住地所留住之近百名俄罗斯人之中，领其十人，交给赛汗达尔扎，并同俄罗斯使臣，于去年秋天派往俄罗斯。除十名俄罗斯人外之其余人，如今仍留住于策妄阿喇布坦处。等语。

问：俄罗斯使臣为何而来？言称：闻得，为归照旧和好，互相通使通商而来，云云。又闻得，策妄阿喇布坦亦相应派寨桑赛汗达尔扎为使臣，亦归以照旧和好，互相遣使通商，将在彼处之我厄鲁特蒙古人遣送回来，而在我处之彼人，亦遣送回去，以归和好，等因遣使。等语。

问：闻得，策妄阿喇布坦下身已霉烂，将回子之卵根子取下后进行嘘烤。尔可知道此事否？言称：闻得策妄阿喇布坦每年患疾。至于下身霉烂之事，不曾闻知，而只听说取下回子之卵根子，但不知有何用。等语。

问：闻得，策妄阿喇布坦与子不睦，其不睦之原因为何？尔可知道此事？言称：罗布藏硕努与兄噶尔丹策零之妻有奸情，故噶尔丹策零休妻，从而兄弟不睦。策妄阿喇布坦因子罗布藏硕努一则与嫂通奸，二则强奸外人之妻，故加痛责，不再相见，从此父子亦不和睦。自前年以来，父子稍有和好。等语。

又问衮楚克：从青海是否来过使臣？尔等又否派使臣去过青海？言称：闻得于去年五月，从青海派四人为首，共有近二十人来使我处。于当年秋七月间，策妄阿喇布坦派库图齐蒙库为首，共有五人，同青海使臣一起派往青海。等语。

问：青海使臣因何前来尔处？尔等又因何派使臣前去青海？言称：闻得从青海派使臣前来，乃为照旧信使往来。从我处派使臣前去，亦为信使往来。至于其中之细节，则不知道。等语。

问：尔可否知道拉藏汗之妻孥？言称：拉藏汗之长子噶尔丹丹津，已被杀。拉藏汗之妻，及其季子苏尔咱，仍供给衣食养育。噶尔丹丹津之妻，已给辉特额依宗和硕齐。等语。

问：因何杀噶尔丹丹津？言称：闻得因残疾而杀之。等语。

问：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之回子，已杀死尔所设卡伦人员、所派使臣，而策妄阿喇布坦闻此之后，是否率兵前来征讨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十一城？言称：以我之见，我策妄阿喇布坦既去西奇尔里克，则必征哈萨克，由于路途遥远，岂能来此？等语。

问：以尔之见，策妄阿喇布坦能征哈萨克乎？言称：以我之见，若征哈萨克东南部边界地方，全可以能征服。若征哈萨克全部，则难征服。等语。

问：今有叶尔克木、喀什噶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回子已派使臣前来投顺我圣主。倘若由叶尔克木、喀什噶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之伯克，固守城池，又挑选精兵，以咬住策妄阿喇布坦之尾，哈萨克由南而进，回子由北而进，即南北夹击，则策妄阿喇布坦情况又该如何？言称：倘若如此，策妄阿喇布坦情况极为艰难窘迫，且又必败，以致溃散。等语。

问衮楚克：尔可将所有情况如实言告！言称：我已被拿解到此地，至关我性命之事，岂敢不言告。除我所言所告者外，再无其他所见所闻。等语。

据此，将从前来归顺之六名回子中，其哈依特、土喇特、莽力克三名回子留于哈拉和卓外，

将其余三名回子莫洛老再、阿力木沙、多洛特克并伊等原带来之回子文文书，又将拿解前来之厄鲁特人衮楚克，均交给镶白旗托克托呼佐领下骁骑校由部授以委署参领扎木色楞，又带二名鲁布沁回子，率领官兵，于雍正二年三月十六日从哈拉和卓起程解送。一俟到达，请将军将章京扎木色楞及鲁布沁二名回子遣回。为此呈报。等因前来。

据此，由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所派使臣，又回子莫洛老再等拿解之厄鲁特人衮楚克到达巴里坤，臣再经详细讯问所有情况之后，一面即行奏闻，一面派出官员，供给马畜，将回子莫洛老再、厄鲁特衮楚克等人速送京城。除将此事呈文给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之外，谨将讯问从库车前来之回子、所获厄鲁特之事，具折奏闻。

1318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查勘奏销职官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通州两岸堤工修完报部，每年开列臣部堂官职名，启奏皇上钦点前往查勘奏销在案。今侍郎牛钮将雍正元年做过工程，用过物料银数，造册送部。故此，照例将臣等职名开列具奏，恭候皇上钦点，会同侍郎牛钮查勘做过工程奏销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朱圈）尚书孙渣齐、尚书李先复、左侍郎萨尔纳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

朱批：差派孙渣齐。念当差游玩数日，地方工程官员等备办酒馔，酣饮数日娱乐之差，所携章京、笔帖式，理应差派能饮、部内无用之人。此差之悦，朕为孙渣齐全喜。

1319 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等奏议笞杖折责案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律例馆总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据大理寺少卿唐执玉条奏一案，奉旨：发于律例馆看。钦此钦遵。该臣等详看，唐执玉奏文内：一款律载：笞杖折责笞罪，至轻杖罪略重，而杖六十者，折责二十板。笞五十者，亦折责二十板。罪名各异，而折责相同。似未允协请以杖六十者责二十板，笞五十者责十五板。以五板折十杖，以三板折十笞。以次递减，方分轻重。等语。

窃查，定例内：杖一百只折责四十板，笞杖折责俱以四折十，零数不及五者除免。如今，杖六十者，应折二十四板，除免不及五之零数，四板，故与笞五十者折责二十板之数相同，非律无轻重也。若将笞五十者折责十五板，是以三折十，以次递减，至笞三十与二十又无分别矣。既然如此，应将所奏笞五十折责十五板之处，毋庸议。又奏称：律载不应得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惟不应得为而为所该者广，所谓事理重者，如因起衅伤人，及州县官征收钱粮，以银易钱之类，虽无可坐之条，具理以图，断不可宽容。故此，方引此律。今承审各官，不分轻重，概引此条，似属草率。请以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八十，其事理轻者，只笞五十。等语。

查得，不应得为而为之事，所该者广，既非重情，又无正条，皆得以不应论。而不应之中，就事论事，量其情之轻重，至轻者笞四十，至重者杖八十。既然律文甚明，应将所奏以事理轻者笞五十之处，毋庸议。又奏称：律载：谋杀人因而得财者，同强盗论，不分首从皆斩。若果见财起意，

谋害杀人，问拟立决，洵不为枉。但有初意，非因得财杀人后见有财物，因而窃取者，概论斩决。似未允协盖因律无谋财之正条，其因财谋死者，引用此律。死后得财者，亦引用此律。以致情罪参差，动烦驳诘，请以因财谋命者，应拟斩决。其杀伤人后因而得财者，所得之财，供追给主，其或故或谋或斗殴，只依本律科断等语。

查得，律内谋杀人因而得财者，同强盗论皆斩，盖指图财害命者而言，若因他事杀人，后见有财物，因而取去者，其初意并非谋财，概拟斩决，原属未协。但此等凶犯，或因财谋命，或杀人后取财，殊难得其确据。即使实系图财害命，到官亦必狡称，杀人后偶见财物取去之供，计图缓死。伏祈，嗣后凡称杀人后见财取去者，必审其行凶挟何仇隙，有何证据，果系初无图财之心，杀人后见有随身衣物，所值无多，及银一两以下，钱一千文以下，乘便取去者，应如所奏，将所得之财，倍追给主，照谋杀本律科断。若杀人后掠取家财并知有藏蓄而取去者，审得实情，仍同强盗论罪。

又奏称：斗殴条载：同谋共殴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者绞，元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载：共殴之人，执持凶器亦有致命伤痕者，发边卫充军。等语。所谓凶器者，刀枪弓箭、铜铁器械之类。此种器械，系杀人之器，非殴人之器。执持此等器械殴人至死，除下手元谋仍依律科断外，余人共殴者，虽非致命，但有伤痕，亦应照律杖百，加徒三年。等语。

窃查，律内共殴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者绞，其执持凶器亦有致命伤痕者，发边卫充军，有重伤而无凶器，有凶器而无重伤，俱杖一百。条载甚明，若将殴有重伤而无凶器者，拟杖一百，有凶器而殴非重伤之人，从重加徒，是伤轻之罪反过于伤重，殊为未协，应将所奏执持凶器而无重伤者，加徒三年之处，毋庸议。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律例馆总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总裁官正黄汉军旗都统兵部尚书臣卢询、总裁官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

13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令原任巡抚等返回赔补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先令原任巡抚德音、原任布政使森图留此，以便查问伊等所办钱粮之不明之处。适才，工部尚书孙渣齐为催征森图应偿库银令森图返回。等语送文前来。臣查得，该地钱粮大致已理出眉目，依据档册查办亦可。嗣后，一旦遇有查问尔等之事，行文查问亦可。既然森图补偿部属库银及此处应赔补之银均甚重要，应令森图回旗，以便催征。再，德音应赔补之银今亦有数万两，均应行文属旗，由家口责偿。既然如此，亦令德音返旗催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均令返回。

13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仓粮俟秋季催征人贮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今催征亏空之项，仍有应偿还之仓粮，此项众官员等相继力争偿还银两。但今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倘若同时催征而令买粮，粮价将大幅上涨。查得，先各州县之仓均皆亏空，因一粒不剩，

为粮甚是忧愁。近一年期间，经臣催促征收，各州县实存仓粮一、二千石至八、九千石不等。看今年之情形，似乎不致动用此粮，倘若一旦需要动用，亦恰好足用。故此，众官员今应赔补之粮，暂令停止买粮，而照时价折银交给布政司库，俟秋季收粮之时，将银仍交付原主，派出贤能官员，查验催征，照伊等原欠之数购粮入仓。若今交付之银，不足购粮，则由原主补齐。若粮价低廉银两有富余，仍退给原主。等语交付布政使。如此办理，先行收银以便以后购买，青黄不接之时，粮价不致高涨。今该部以仓储粮石均以本色收贮。等语来文。照此，臣将行文知照该部。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在理。知道了。本年若蒙苍天保佑，则较为容易，均皆受益。

13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贺青海之贼被灭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庆贺叩奏事。

于三月二十一日，赍捧臣折往奏之千总等返回后，得以接阅钦命过目之青海之贼被歼之折本底稿。臣等虽知总督年羹尧承蒙圣主训谕伐贼必立大功，但并未指望大功告成如此之快。接阅折本底稿，不胜欢忭，为使众人同乐，遍行传谕外。臣钦惟，先青海之蒙古等仅表面投顺而已，实则送信勾结准噶尔贼，暗中接应，成为我方肘腋之患。若仍同先前暗中行动，则我无出兵之借口，难以剿除。今罗卜藏丹津无奈如此肆意而为，必将自取灭亡。仰仗圣主之福，因剿贼顺应天理而获成功。使准噶尔失去耳目，羽翼被除。既然如此，俟我使臣抵达后，必有一结果。今仰仗圣主之福，雨水调匀，且又灭贼。因获悉喜讯，不仅臣等及众官员甚是喜悦，兵民亦畅快，喜形于色。臣率众官员拟本具奏外，今具折之便，谨叩奏庆贺。

朱批：实为大喜，实难根治之不治之症，仰仗苍天、皇考之圣恩，业已自行消除。若言靠人而成，乃无良心之辈。朕感戴欢忭之情，实难用笔形容。

132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因父年老免职或另行任用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惶悚陈明臣之些须私情，恭请圣主明鉴事。

臣钦惟，圣主办理政务，据理究情而加以体谅，实得先帝之要领。感化奇神。臣有幸遇此盛世，承蒙圣主知遇之恩，倘若因循隐情，不陈奏圣主，则可谓坐失良机。是以，臣惶悚谨奏：臣我父名纳岷，原与左都御史尹泰、侍郎傅绅等一同在起居注衙门笔帖式上行走，后正黄旗擢为恭王后，由笔帖式选任三等侍卫，由侍卫承袭佐领，选为闲散章京，任职五十年余，现已六十九岁。原勤奋学习满汉文，立志为公黾勉，但竟未得以提拔，今仍为贝勒闲散章京。以臣之阅历、恭谨肫诚，断难与家父相比，反遇圣主，超擢任用。今家父年迈，已过胜任随侍之年龄。臣惶悚叩请圣主施以天地般之恩，乘便引见后，倘若仍可出力，随便调任一公职，能为圣上效力一天，亦可成全我父子之初衷；若年老不能任职，叩请圣主施恩免职。臣尚未效力于圣主，岂敢为私事而奏请。但臣父既然年迈，效力之日所剩无几，臣不胜惶悚，渎奏圣上。

朱批：朕不熟知尔父，系养育尔如此一子，想必非一般之人。尔之此奏，朕欣然而阅，朕将阅

历深、有能力之辈视如活宝，但甚难相遇。朕即行调来引见，酌情任用。尔之奏应翔实。

132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边口设防以备蒙古贼滋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看得，青海蒙古先由西宁边口入内扰乱，实系一群玩命之徒，此等人不可以常人之心相待。今被我军剿杀已近尾声。此时逃窜之人，在彼地无处藏身，必将飘落各处。于本五、六月内，来五台山供香之蒙古人将络绎不绝，此等玩命之徒，倘若混杂而入，乘机掠抢之处，不可不早为预防。臣于考核驻防边口周围之副将、参将、游击之便，暗中授意伊等不可大张旗鼓，而谨记于心，详查各自驻防边口。等语。又交付近五台山驻防之参将杨天智，在内预备擒贼之兵设防外，臣等愚意，若五台山不派一可信之人设防，仍较担忧。是以，臣选属营游击坦景史借供香之机秘授札付，令若有蒙古贼，即调附近兵丁往拿，若无事则等集聚之人散去，供香后返回。等语于四月初十日派出。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好，著从严交付不得滋生事端。

1325 都统拉锡奏报进京公主格格等供给盘费银数目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都统臣拉锡谨奏：为钦遵谕旨奏报事。

理藩院汇奏雍正元年十二月之月折时，奉旨：若有宾客蒙古前来，例应供给几日之盘费银？若有超过限定日期，又如何办理？若有公主、格格等住京城，又如何供给盘费之处，著交拉锡详细查明后，有便时当面具奏。钦此。钦遵。查得，为嫁给蒙古之公主、格格等，又沾亲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不沾亲之王、台吉等，再有所差遣之使臣、侍卫、官员等，其应供给之盘费银，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间钦奉上谕，比较原定旧数酌情增加，以定为例。公主、格格等前来京城居住时，并无限定时日。起程之后，方可停发。沾亲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可准下榻四十日。不沾亲之王、台吉等，可准下榻十日。因公差遣之使臣、侍卫、官员、厄鲁特、喀尔喀等，可准下榻七日。内扎萨克四十九旗人员，可准下榻五日。此等人员下榻之后，若于限定日期之内起程，则从起程之日起停发。若期满后仍不起程，则不供给盘费。若有因事奏准居住者，则按所奏于起程前仍供给盘费。现将供给公主、格格、王、台吉、侍卫、官员等之盘费银数额开列奏览：

一款，固伦公主，兼有侍卫、官员二十三名，伴女十三名，跟役十四名，一日共给银六两三钱五分。

一款，和硕公主，兼有侍卫、官员十四名，伴女十六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五两二钱五分。

一款，和硕格格（郡主），兼有伴女二十名，跟役十五名，一日共给银四两三钱七分五厘。

一款，多罗格格（县主），兼有伴女十八名，跟役十二名，一日共给银三两五钱。

一款，多罗贝勒之女多罗格格（郡君），兼有伴女十五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二两八钱五分。

一款，固山格格（县君），兼有伴女十二名，跟役八名，一日共给银二两八分。

一款，公之女格格（乡君），兼有伴女一名，跟役九名，一日共给银一两二分五厘。

一款，和硕公主之额驸（和硕额驸），兼有侍卫、官员六名，伴友九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三两四钱五分。

一款，和硕格格额驸（郡主仪宾），兼有伴友十三名，跟役十二名，一日共给银二两七钱。

一款，多罗郡王之婿多罗额驸（县主仪宾），兼有伴友十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一两九钱五分。

一款，多罗贝勒之婿多罗额驸（郡君仪宾），兼有伴友八名，跟役七名，一日共给银一两四钱五分五厘。

一款，固山额驸（县君仪宾），兼有伴友三名，跟役七名，一日共给银九钱五厘。

一款，公之婿（乡君仪宾），兼有跟役六名，一日共给银五钱五分。

一款，和硕亲王，兼有侍卫、官员二十三名，伴友七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五两二钱五分。

一款，多罗郡王，兼有侍卫、官员十八名，伴友七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四两二钱五分。

一款，多罗贝勒，兼有侍卫、官员十一名，伴友九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二两八钱五分。

一款，固山贝子，兼有侍卫、官员八名，伴友七名，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二两三钱五分。

一款，公兼有侍卫、官员六名，伴友六名，跟役八名，一日共给银二两五分。

一款，扎萨克台吉、塔布囊，兼有跟役十名，一日共给银九钱九分。

一款，公主之子孙台吉塔布囊，兼有伴友三名，跟役三名，一日共给银一两一钱七分五厘。

一款，沾亲台吉，兼有跟役六名，一日共给银八钱。

一款，不沾亲之一般台吉、塔布囊，兼有台吉四名，一日共给银七钱。

一款，管旗章京、精奇尼哈番，兼有跟役四名，一日共给银三钱八分。

一款，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兼有跟役四名，一日共给银三钱二分。

一款，王府长史、参领、佐领、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侍卫、官员、骁骑校等，兼有跟役各一名，一日各给银一钱五分。

一款，朋友、领催、披甲、闲散等，一日共各给银五分。

13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至西宁之鄂尔多斯兵丁返回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自巴里坤携至甘州之驼内，拣选驼七百五十五头，解送西宁，今年前来甘州之五百鄂尔多斯兵内，遣派兵士三百，台吉丁藏喇锡率领驱驼，于三月十六日，均抵至西宁。此等人前来西宁，出痘者甚多，且蒙古人等甚惧此事。今既然青海之事均已定，此等人留于西宁，徒耗钱粮。故此，臣将此鄂尔多斯兵三百，交付台吉丁藏喇锡等，于三月二十二日自西宁启程，出衡城边，遣返鄂尔多斯处。今甘州所余之二百鄂尔多斯兵，暂驻甘州，俟布隆吉尔周围事竣后，再遣返鄂尔多斯处。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已交部注册。

132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送阿克苏库车使臣等到京城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阿克苏、库车使臣及所拿解厄鲁特衮楚克已起程事。

臣前奏称，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所派使臣回子莫洛老再等，以及所拿解之厄鲁特衮楚克，一经到达巴里坤之后，臣经再次详细询问一切情况，而后一面奏闻此情，一面委派官员，供给马畜，欲将回子莫洛老再、厄鲁特衮楚克等人速送京城，等因奏请。有镶白旗托克托呼佐领下骁骑校，由部授以委署参领扎木色楞，从吐鲁番送使臣莫洛老再，拿解厄鲁特衮楚克，于三月二十四日抵达巴里坤。臣即问厄鲁特衮楚克：据尔言称，策妄阿喇布坦为与阿玉奇汗结亲，亲自携带妻孥，欲去西奇尔里克地方，云云。诚往西奇尔里克地方，欲与阿玉奇汗结亲，应于今年春返青之后前去为宜，岂有冬天寒冷，逢有大雪之际前去之理？西奇尔里克地方住有何人？此次前去之时，可否将住于伊犁之人一并迁去？或否仅带去兵丁？言称：去年冬天，我浑台吉欲与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结亲而前去者属实。此次前去，先带妾室色特尔扎布前去，而将新续弦之大房妻室玉木春，安置于车勒克，拟于今春迁来。在伊犁之各牧群及人员，未曾迁移。我台吉仅带食用盘缠，而带去之兵丁数目，则不知道。闻得，已下令兵丁均聚集于和尔敦图之伯勒齐尔地方。西奇尔里克地方，位于哈萨克边界。倘若土尔扈特使臣前来，则我台吉前去西奇尔里克地方。倘若其使臣不来，则于吹地方过冬，待至今年春季仍返回伊犁，众人皆如此言。我随我台吉至图尔根河地方，即派我前往库车。故我自图尔根河前来库车。等语。

又问厄鲁特衮楚克：图尔根河位于伊犁之何方？到库车可行走几日？沿途水草如何？策妄阿喇布坦住伊犁年久，于去年冬天降大雪又寒冷，伊却带妻孥前往西奇尔里克，是否因有窘迫之事而去西奇尔里克躲避？或扬言与阿玉奇汗结亲，而实则用兵于他处？言称：图尔根河位于伊犁之正西方向，有半日路程。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我台吉从伊犁移牧，未闻用兵于他处。大概前去与阿玉奇汗结亲者为属实。去年，我在伊犁时，将陪嫁女俱行打扮后带去。从我昭图鲁克之鄂拓克，已选去四名女子。诚有用兵于他处之事，或有窘迫之事而前去躲避，岂有挑选女子，均做衣服，并进行打扮后带去之理？等语。

又问厄鲁特衮楚克：有消息说，车木塔尔之兄讷克依、白才之子莫依诺克等，各带属人，欲来投诚我圣主。尔乃准噶尔人，以尔之见，伊等是否前来？言称：前有乌什城回子叛逆，时有讷克依、莫依郭克等闻此后，各率属人，与乌什城回子战。果有投诚之意，伊等岂可与乌什城回子战？由此观之，不可能来投 。等语。

对于此事，又问该解送厄鲁特衮楚克之回子莫洛老再等，则言称：乌什城回子叛逆时，有讷克依、莫依诺克等各率属人，与乌什城回子征战者属实。我等未闻讷克依、莫依诺克等设诚大国圣主之事。等语。

又问厄鲁特衮楚克：我大军驻尔界附近多年，又分兵多路进击二次，尔界内人员皆大为骚动。对于此事，尔等众人皆有何言？住尔界之寨桑达西等人，分皆迁往何处？尔属各鄂拓克人之生活，今又何如？言称：我众人言，自浑台吉掠哈密以来，大圣主之军队驻扎于各地，生活不得安宁。云云，人人怨艾。二次袭击时，住于我界之人皆是大为骚动。将寨桑达西等人均迁至伊

犁附近。蒙古人所依赖者，乃马畜也。此次迁移，马畜多有倒毙，且又离开原住牧地，故有属下人无不怨艾者。我各鄂拓克中，有阿巴噶斯、昭图鲁克、鄂毕特、布库斯、克里叶特此五鄂拓克之穷人多，我浑台吉从各处摊派牲畜后分给之。如今生计稍有起色，即便为末等穷人，也有一头牛，二十只羊。等语。

又问厄鲁特衮楚克：尔乃被拿解之人。尔若有所见所闻，俱行如实言告！于博罗塔拉、珠勒图斯等地方，是否尔等之鄂拓克照旧住牧？言称：我乃一名末等之人，从小读过经文。我父随从我台吉，在吉拉特上行走，我于今年二十五岁，去年才跟随我父行走。我台吉以为我识字能写，故派到库车城清查回子人口。除此之外，诚有其他所见所闻，何不据实相告而隐瞒。我尚年轻，并无其他经历。回子拿我圈禁时，听我在卡伦被拿获之厄鲁特人所言，于珠勒图斯地方住有扎喇依尔部三百口人。至于博罗塔拉地方，不知是否有人住牧。闻得，已将小车凌端多布之人，以及阿巴噶斯、乌鲁特、伊克库仁之沙毕讷尔、绰和尔、克里叶特之鄂拓克之人，俱行迁至伊犁一带。等语。

除此之外，再行询问其他情况，均与先前都统穆森询问后所奏同。

问回子莫洛老再：尔等从库车前来时，沿何路而来？途中水草何如？尔等前来时，既已横穿而来，可曾见否自青海到伊犁之踪迹，或自伊犁到青海之踪迹？策妄阿喇布坦之卡伦设于何处？伊等言称：我等从库车带衮楚克前来时，行至库尔鲁克地方，即见喀喇沙尔方向有烟雾腾升，拟为设有准噶尔卡伦。自此不敢沿大路走，而走南戈壁之内，有几日迷失方向，后沿一骡子之踪迹，从罗布诺尔路寻博仲图，来到哈喇和卓。我等所经途中，草差，戈壁大，水少。途中，均未见到前往伊犁、前往罗布诺尔，或戈壁中纵横行走之踪迹，亦不知准噶尔之卡伦设于何处。我阿三伯克等伯克，将拿获之厄鲁特人衮楚克，交给莫洛老再我等前来解送，以为归顺大国圣主之凭证。现在带有回子文奏书。等语。

又问回子莫洛老再等人：尔等众回子之奏书内称，将我等所派去之使臣，请于约定日期内遣回来。祷祝我使臣务必在约定日期内回来，云云。尔等前来之时，如何与众伯克约定日期？言称：我等于今年二月十五日起程前来时，我众伯克言，尔等既于二月起程前去，务必在三月返回来。云云，已曾相约。在途中迷失几日，于本月十四日方抵达哈喇和卓，我等约期均已超过。等语。

据此，现将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之回子文奏书，经略译之后，另缮于折子，连同伊等所奏之原回子文文书一并具呈外。从三名前来回子使臣中，留其名为多洛特克之回子后，为其余回子莫洛老再、阿力木沙，以及拿解前来之厄鲁特衮楚克，均供给骑驮用牲畜，又饬交巴里坤办理钱粮之潼商道王全琛，供给食物可用至肃州。今乃青海有事之际，故送使臣等人员时，派出在臣处之中书苏尔图阿，在军营因无理藩院领催，又派通蒙古语之镶黄蒙古旗明阿图佐领下护军由部委署护军校巴拜，给厄鲁特衮楚克带索链，与使臣莫洛老再、阿力木沙一并均交给中书苏尔图阿、由护军委署护军校巴拜，并派出满洲、察哈尔官兵三十名，以送至布隆吉尔。除于三月二十六日从巴里坤起程外，又饬令中书苏尔图阿等人，于途中不准使臣等相见任何人，亦不准与蒙古人随便交谈。倘若于途中遇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前来，尔等即刻回避，不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看见。务必谨慎。等因，亦严行交代之。自布隆吉尔至赤金，我驻军可相望，已咨文副将军阿喇衲，俟使臣等抵达布隆吉尔之后，令派出官兵辗转送至肃州。又咨行甘肃巡抚绰奇，俟使臣等抵达肃州之后，即行供给驿马，准许从速起行。等因咨文。除照臣再次询问具奏例，

又照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伯克之回子文奏书略译折子例，均加抄录之后，已呈送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为此谨具奏闻。

13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允禟擅遣人往边购草豆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参奏事。

今年正月二十七日，署理河州副将事务游击岳朝龙、署理知州事务通判徐启生等，自河州执送三旗人，问之据供，我名乌雅图，护军兼九贝子委牧长。此人名巴勒，另一人名增寿，均属御前披甲、牧人，贝子遣我等购秣马草豆，往查河州附近牧马场，其供正值彼时出兵之际，且贝子允禟遣乌雅图等往河州者，实不知过。咨行贝子允禟往查，贝子允禟复文称：尔若往大通附近购草豆，难以购得，我遣乌雅图、增寿、巴勒等，往河州购买草豆是实。故此，臣讯问贝子允禟之牧长乌雅图：尔往河州，贝子交付尔之何事？所遣之处，如实招来。据供：正月初六日，办理我贝子家务正白旗二等侍卫乌叶齐交付我：贝子云，尔等往河州购买草豆，再察视河州周围牧马场，若无，往黄河彼岸察视。乃给我等银八十两，我等于初七日，自大通启程，初十日，抵达河州后，地方官员执我等。臣又以枷板迫问，仍照此供之。并无他情。讯巴勒、增寿，据供：我等均系牧人，办理家务之侍卫乌叶齐，将事均交付乌雅图。我等二人随乌雅图往。凡事均不晓。等语。

窃查，河州者，系边界处，蒙古、番子等混居，且正值边外有事之际，无证之人如此乱行，出事后，事关甚大。贝子允禟存畜亦无多，西大通地方虽小，无不得伊之饲料草豆。贝子允禟理应遵旨，静居西大通，对属下人严加收管。今未致我书，借故擅遣此等小人至边界者何意？甚为过矣！再，侍卫乌叶齐者，非贝子允禟所属之人，既然办理贝子家务，既允禟欲遣人前往河州时，伊理应制止。况伊亲在西宁汛地之人。河州者，乃边界处，无不知不可随意遣人。今任意遣乌雅图者，亦甚为过矣。护军乌雅图，虽遵办理家务之侍卫乌叶齐语前往，亦不可宽恕伊无理之罪。

伏祈，将贝子允禟、二等侍卫乌叶齐、护军乌雅图，均交该部，严加议罪。如此，边界处不至肇事，且人再不敢乱行。为此谨参奏。

132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台湾道员陈大年病故及选派贤员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为台湾道员陈大年于正月中风患病，臣于二月二十四日，以选人补放该缺。等语拟折奏请圣上，今于三月二十四日，台湾知府高多来告称：道员陈大年因中风，于三月初二日病故。（**朱批**：甚是可惜。）请求速行派人署理。等语前来。臣等会商后，即行去文知府高多署理道员事务。再据闻，新任台湾总兵林扬业已到任，水兵提督蓝廷珍由台湾启程将赴厦门。（**朱批**：据悉该蓝廷珍品行贪婪，尔好生劝告，以可惜朕之恩。等语相告。）因地方重要，臣等会商后，派出乍浦游击夏标、巡抚属下游击苏明亮率臣属下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丁各三十人，赴台湾操练各营兵丁，趁巡查地方之便，若遇有贼盗，遂协助从严缉拿。等因派出。（**朱批**：甚好。）查得，既然台湾道员之缺极为重要，谨请圣主选派贤员，从速赴任。为此谨叩奏闻。

朱批：业已任命派去。此吴昌佐声言与尔相识，数名大臣以卓异保举，故此任命后派出，朕已严加教导后派出，但此人朕心里似乎不甚满意。不管如何，尔留意查访试用，倘若少有不便，

一面调回内地，一面具奏。若系妥员亦乘便奏闻于朕。

13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董永艾免于责偿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殊恩事。

臣为台湾亏空之库银分份偿还，亏空之仓粮由官屯租内分年偿还而请恩折内奉有朱批：如此可以，拟本上奏。知道了。钦此。又奉朱批：董永艾任按察使名声甚好，今任安徽布政使。不可因有能力而责偿，若理应在其名下责偿，亦全在尔酌情办理，若尔私下问伊，伊亦情愿相助更好，无论如何尔应据理办理。钦此。臣展读后，不胜感戴欢忭，即设香案，叩谢殊恩。钦惟，为此事臣曾窘迫至极，首次具奏时，蒙圣主体恤，教以妥善办理之道理。今特加施恩，可使此事圆满了结，此恩实属无穷无尽。臣谨遵训谕，即拟本具奏外。查得，董永艾原任福建按察使时，不曾管理钱粮事务，不应责偿。臣遍查彼时所任官员等，惟董永艾任布政使。念其有能力偿还，便在其名下亦分份责偿，实属不当。圣主降旨教诲甚是。臣谨遵拟本上奏时免除其名，并将圣主殊恩仍晓谕董永艾，以示圣主嘉勉贤员之至意。伊是否相助随其自便。圣主天生英明，凡事据理秉公办理，稍不加袒护隐瞒，实与先世帝王等治理天下之道相符，臣欣然诚服，不胜感戴，是以，拟折叩谢殊恩，缴回朱批奏折，谨具叩奏。

朱批：董永艾任布政使之名声较之其任按察使甚是迟缓，若有机会，尔应劝戒，理应竭力黾勉。可惜原有名气。著寄信告知朕之恩乃日后成材之途。其余已知道了。

13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等地雨水米价及会考等情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二月，福建地方数次降雨等情，臣曾已奏闻。三月恰为插稻秧之季，三月十三、十四降雨两天，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又降大雨，稻秧皆及时插播。米价照常九钱一分不等。台湾雨水充沛，半价七钱八钱不等；浙江地方于二月十九、二十日均降大雨，麦、豆、菜生长甚好。（**朱批**：欣然快睹，以北各省本年春季亦雨水调匀。）再，本年二月，考核举人时，巡抚黄国材监考外帘甚严，考试官文岱、张卓因收内帘文章公正，故于三月初六日出榜。众人皆颂赞公正。此全仗圣主英明，于元年、二年均造公正考试官，公正监考，使福建文学盛兴。再，浙江学院贺世济于去岁到任以来，监考文章、选取秀才甚是公正，名声甚好，为此，一并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33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办理盐务训谕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谨叩谢训谕事。

臣等为办理福建盐务奏闻折内奉有朱批：盐务交付地方，虽裨益钱粮，但贫民生理，尽行霸占，如广东杨琳，全省成群窃盗，其害较缺欠钱粮为更大矣。如此则断然不可。尔此奏内言百姓均占其利，朕极为赞赏，惟尔属下官员见利诚能如此办理？务必选用廉洁之人。完纳钱粮后，若

有些须剩余，应知足为好，反复根究，令穷民失所则断然不可。钦此。臣等看得，圣主为地方所虑深远，为众百姓而指教，甚是仁慈神圣，实弘扬天地般大德，竭尽日月般至明。臣等欣然诚服，不胜感戴，谨即叩谢教诲之凤诏。查得，臣等自去岁十月办理福建盐务以来，为符圣主神奇之新政，是以根除原有弊端，以便均占实利。第一，使灶丁受益，第二使枭盐穷民占利，又使买盐众人平均得利。尽力为此三等人谋利而办。查得，灶丁贫穷者众多，每日所晒之盐照时价卖得现钱方能养家，而先前盐商不付现钱，而将盐运销后，方短缺补给。况且又不准任意枭盐，故此，灶丁苦不堪言。臣等根除旧弊，准随意卖出。籴盐者亦以时价现钱交易，根除胁迫短缺之弊，若每日有未卖出剩余之盐，则由盐官遂即动用盐税钱收籴，以备陆续运销，场盐均枭得现钱，与灶丁甚有裨益。再先前除商人外，不得由他人枭盐。臣等根除旧弊，若众人情愿则准互相 交易，给灶丁百吊钱籴盐百斤，又给盐场官员交税钱百吊外，若肩挑贩运，每百斤盐可得三、四百钱，贫民若每日多得百吊钱，则可维持生计，如此，沿海众贫民生计则大受裨益。山内各县，先前商人无银，因贩盐甚少，盐价昂贵。臣等根除旧弊，以枭盐银租船，代商人将旧存盐运销，亦运盐场官员所籴之盐，相续运销。若有能力之人情愿籴盐装船运销，因获利多，每百斤盐则收税钱一百五十，亦指派地方分别枭盐。因分别运抵之盐多使盐价平低，以利民食。因各地枭盐多，盐课亦自行增多。查得，先前私贩之歹徒，现均悄然枭盐而不再作恶。无业之穷民老少均靠枭盐为生。盐务今裨益百姓是实。再，盐课均由情愿籴盐者收取，因大半之利让予伊等，是以，每年无需催征税课，可轻松超额完结。臣等承蒙圣恩优渥，为符圣主眷爱百姓之至意而竭力黾勉。断不隐情行弊。因严加约束承办盐务之官员甚是重要，臣等晓谕伊等：尔等若每日不舞弊，裨益百姓及税课，则必奏圣主给尔等赏银及提升官职。倘若不为公奋勉，不为百姓着想，贪图私利，亦奏圣上，将尔等除官，从重治罪。等语一一交付后。据探访，办理盐务之兴泉道员陶凡，品行端方，办事谨慎，黾勉急公；管理盐场通判冯坚、张宏佐、尹承毛国范、唐功全均皆有为效力，甚得灶丁、穷民之心。（**朱批**：金钱之事，尔等断不可轻信，尽力体察任用方好。）臣等复行试探后，俟税课完征有望之时，再将伊等诚笃有为者均皆陈奏，若有劣员必予参奏治罪。查得，盐务关系地方百姓，圣主训谕甚是神明，臣等一一铭记，孜孜黾勉。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奏。

朱批：快睹之。诚如所奏，无可非议。

13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整饬空额兵丁训谕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整饬军务、恭陈实情、叩谢训谕折内奉有朱批：朕据悉钟世臣为妥员，伊来觐见时，朕从严训谕后派去。岂有如此卑贱而为之道理乎？著尔好生教导，倘若仍不悔改，操练兵丁、整饬营务等事无甚建树，则即予上奏，关系一省军政，不可徇情。朕将调任。若人尚聪慧，它处表现尚佳，亦能悔改此等无耻行径，则可留用。又奉朱批：甚是在理，与其如此，即应参奏。钦此。又奉朱批：武官赖以生存者，惟此空缺之钱粮，全部补齐亦不可，酌情放松，但严禁多隐瞒空缺。除空缺兵丁外，其余兵丁勤加操练，既便空额几名亦无所为，所恶者乃空缺过多，现有兵丁全行循情录取，并不操练以致不堪入目矣。尔奏请全额补齐错矣。白费口舌而已，断难办成亦不必要。为军务所奏者，惟孔毓珣、韩良辅所办甚好，尽诚而可行。令朕称快，不像尔等如此犹豫。钦此。臣等谨阅，甚是感戴圣主从详教诲，欢忭叩谢凤诏。查得，提督钟世臣聪慧、办事明白，擅长管理武官、惟提督衙门除武官礼物外，别无收入，因手头窘迫而如此而行亦断难预料。臣尽力劝戒，蒙

圣主如此施恩，而钟世臣又不悔改，臣将以圣旨为重，必据实奏闻。再，武官赖以生存者乃此空缺之钱粮，全额补齐，断难办成亦不必要。等语之训谕，甚是神明，洞鉴武官之艰难之成因。臣先前亦体谅武官，与提督等会商后，除官员随从兵丁照数配齐外，每营又空缺兵丁十名，以办理营务。后逐渐蜕变，为造册，声言照例给提督、总兵、布政使衙门之书办发银、给上司送礼、核计时声称为公用钱粮，暗中空额兵丁已成为平常之事。因不匡正此恶习不可，于雍正元年八月，圣主为整饬军政颁布敕谕时，臣钦遵即行严禁空额兵丁。又派出官员查各营兵丁，其兵丁之空缺，逐一选人补齐数目。又以若不补齐兵丁，查出必参。等语取结。今从内访查得，随从官员之兵丁，副将为三十、参将为二十、游击为十五、都司为十、守备为八、千总五、把总为四，以上均为照该部所定数目令官员食钱粮外，其余营兵如数齐全，无人空额钱粮均予补齐是实。臣查得，若营内无空额钱粮，武官将较为艰难是实，惟数年未能根除之弊端，今仰仗圣主明德圣威，匡正旧习、随应新政，亦系营伍向善之时运。为此，臣钦遵圣主教诲之凤诏，诚心明辨武官优劣，竭力操练兵丁，一同竭诚黾勉，力争除弊归善，倘若武官实难无力供养家口，无力为公黾勉，治理营务无银，臣经详查核实再奏请圣恩。臣甚是愚昧无知，因承蒙圣恩甚重，不敢有半句谎言，均发自肺腑据实陈奏，不知可否，谨叩请圣主洞鉴指教，臣钦遵施行。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若可行无可非议。稍加约束，以堵截流弊虽好，但不如定以长远可行之计，今暂且如此，尔酌情试探办理。该钟世臣据别处传闻名声不佳，尔留意访查，无事时即予密奏，应调任。该钟世臣亲来觐见，经教诲沾恩返回后，竟胆大妄为，实属可恶，是否悔改，著据实具奏。朕再行定夺。

133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由台湾运米接济台州等地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往浙江宁波运去福州、台湾之米一万七千石余出售，又为将台湾之米运二万石至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方平价出售而于二月臣曾已奏闻。后据台州、温州文武官员来告：今台州、温州等地方食米短缺，商市甚难买到，请速运米。等因前来。查得，台湾之米尚未运抵，因不可等候，臣与巡抚黄国材会商后，于福州租船，就近先由福宁州运米万石，于二月二十九日即令启程，分别送往台州、温州两地。于三月十日，台湾之二万石米相续抵达闽安地方，臣亦当即增派官员，分别从速往送台州、宁波、温州等地方。看其情形，又需二万石米，方可维持至收刈季节。是以与巡抚黄国材商议，又派官员赴台湾运米二万石。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所办很好。

133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赏派良医前来治病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唐保住谨奏：为谢恩事。

臣唐保住旧疾复发后求医时，圣主施以隆恩，赏赐良医，且又颁下恩旨好生调理。对此殊恩，臣唐保住何以能报答。正在思虑之际，讵料圣主又差臣子扎木布前来，以好生侍奉臣，俟痊愈后，再准回来。唐保住为何等之人，如此屡蒙圣主鸿恩，实不相当。在欢悦之余，只知望阙叩

谢，而不知如何具奏为好。为此谢恩谨奏。

朱批：好生调养。

133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前往温泉服药调养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唐保住谨奏：为请旨事。

臣唐保住服用圣主所赐大夫之药后，极为见效，泻肚次数已较前少，一日不过只泻三四次。眼下泻肚情况较前好，且又清瘦情况亦有好转，只是饭食仍不能进，双腿又酸痛无力。据赵世瑛言：此皆因中气损失，又时日拖久，且胃口甚穷所致。今若服用药物，又浴温泉调养，方可见效。等语。臣非患卧炕之疾，岂敢不经奏闻而擅离地方。以臣之见，盛京附近有一温泉，欲往彼处服药调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览奏。见尔痊愈，朕甚悦。尔可至附近地方任意散步调养。知道了。尔出门时，倘有重要之事，著全交付马进泰。

133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支用息银修广宁庙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谨奏：为请旨事。

臣为修广宁庙，曾奏请时，奉旨：张安世多欠正项钱粮，不可能协助尔效力。倘若眼下送去之物已齐全，即将送去多少之处开列具奏，可按尔所择之日动土兴工。倘若动工不敷用，则不必咨旗催取其余银两，即便催取亦不会得到。理应如何办理，著尔另拟具奏。钦此。钦遵，已于三月二十二日动工外。

案查，前修复庙时，经核算所需物料之后，共用银三万三千两，将此俱行奏闻在案。除散秩大臣永寿捐助三千两外，应取于张安世之银为三万两。为张安世从京城派来之各匠役人员，已给银三千二百七十两，而送至工地之砖有十八万二千块，灰有二十一万斤，又绿瓦制而未烧，石料采而未送工地。为画匠、铁匠、铜匠等，只给一二成之银，因而所备之物皆不成套。此外，再无给银。修庙所需木料，倘不预先准备，则误今年工程，故将永寿所留三千两银，于年前已采买木料，正在进行制作。如今正是工程进行之时，但各匠役人员都在等候钱粮。

又查得，为修复实胜寺、四塔，由盛京工部从臣衙门广善库交给盛京户部七万两息银内动用，等因具奏，由部议复奏准。故臣拟从此项七万两息银内支用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两，俟此庙竣工后，将所用银两数目俱行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朕曾拟另派人至尔处，但尔此所办好，著即照行。

1338 副都统觉罗佛伦奏请禁止放债违例牟利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向导长兼副都统、觉罗佛伦谨奏：为禁止奸徒违法牟取暴利事。

据定例载，凡有开设当铺、放债银两者，其月息一两银不得超过三分，一千钱不得超过三十

钱。再，放债银两之后，虽为年代久远，其利息不得超过本银。若有违背定例而多取利息者，均照刑律治罪。等语。此项条例，因为年份久远而泯没。目今看得，有一名为小当者，又名小押，处处开设，任意收取利息。其月息一两银可自四分至一钱，一千钱可自四十钱至一百钱。非但如此，凡人之典当物件，已过六个月，即不准赎。又有一种放债长短钱者，佐领领催伙同放债人，根据各佐领兵丁钱粮在此一月内所余情形，与放债人商量，在领取钱粮之前借贷，若借贷一两银钱，其利息可坐扣一百钱至二、三百钱。领取钱粮之日，领催到部领回钱粮，而钱粮不到兵丁之手，即给于借贷人。又有一件事情，开仓之前，不肖之徒伙同领催，巧买兵丁米石。若一石米以时价折算，应为一两四、五钱银，但伊等在兵丁领取米石之前，只以五、六钱银买下一石米，若以七、八钱银买下一石米，则曰价昂贵。自闭仓后，卖米人无米时，即以一两七、八钱银，或以二两银买米而食之。若无银买米时，又求领催，不论利息多贵，亦必借贷。以上几件事情，皆在暗中损害穷人，以及愚昧兵丁。于是，其中不会计算之愚昧人等，从此有失生计，以致穷困潦倒者，亦为颇多。以臣之见，令其开设小当、小押者，按照定例若典当一两银，其月息不得超过三分，其一千钱月息，不得超过三十钱。其典当之物，已过二年之后，才不准赎。其放债长短钱者，亦照例若借贷一两银，其月息不得超过三分，其一千钱月息，不得超过三十钱。领取米石之前，不准奸徒巧买兵丁米石。以上三件之事，请永行禁止之。既便如此，其奸徒仍在暗中如此而为之处，亦难逆料。据此，请交提督衙门、顺天府、五城衙门严加查拿。倘有违例者，即行拿解到部，从严治罪。今为兵丁之红白喜事，圣主均加施恩赏银，使兵丁再不致有所窘迫。倘若佐领领催仍贪图利益，暗中伙同不肖之徒，以重利借贷银钱于佐领穷人。又领米之前，仍有巧买愚昧人等之米粮者，即令各佐领章京、骁骑校立刻拿解到部治罪。倘若佐领章京、骁骑校不行缉拿，而由别处拿解到部，则将该佐领章京、骁骑校一并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1339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接任视事日期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将军哈达谨奏：为奏闻接任事。

臣于二月二十一日从京城起程之后，于三月初七日起泻肚，初八日抵达盛京，由治疗唐保住之大夫赵世瑛医治，经服药后痊愈。于十八日起程，二十七日抵达吉林乌拉，二十八日接任。为此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要精心调养。

1340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贺年羹尧等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平逆将军兼镇守西安等处地方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等谨奏：为奏贺大喜事。

兵部咨称，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奏报，已大败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等人，又拿获其母阿勒台可敦，以及协从之贝勒、台吉八人，并收伊等属下所有人员。在喜报上，奉有朱笔谕旨曰：大将军年羹尧所奏喜报已到，可抄送尔等。此报已到，全军营必欢腾。如何晓谕众人，如何布告各省，著议奏。钦此。钦遵议后，拟照抄大将军年羹尧之奏折后，以布告各路将军、天下各省。等因具

奏。奉旨：好。著照行。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臣等即行布告于所有官兵乃至百姓，而闻此者无不欢腾，无不畅快。臣等伏思，青海人皆蒙我国殊恩者极为年久，圣主又施隆恩，为青海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均加职衔俸禄。由于贼人福祚殆尽，理当消亡，故负圣恩而背叛。圣主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万难以仁招抚罗卜藏丹津，故而施以天讨，并授太保、公年羹尧为大将军，调至西宁防范。其间，罗卜藏丹津等人率领所有贼伙，分兵三路进犯西宁所属镇海堡等地。而我大将军年羹尧三次击败，并加大杀。大将军年羹尧认为机不可失，理当乘机进讨。等因具奏。圣主即经洞鉴，授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令出边塞，尾追贼众，将其贼首拿获者拿获之，招降者招降之。其不降者，俱行杀之。罗卜藏丹津穷极，只带五六人逃跑，看来死数已到。大将军年羹尧在十五天之间剿灭青海贼，以奏肤功，此皆仰赖圣主之天威、鸿猷，以及事先教诲而为之。从此，不仅沿边军民安居乐业，而且策妄阿喇布坦并绝域之人亦闻此而丧胆。为此，臣等不胜忭欢奏贺。

平逆将军兼镇守西安等处地方将军多罗贝勒臣延信、都统宗室褚宗、散秩大臣臣拉新、护军统领臣五十八、副都统臣花色、副都统臣查克旦。

朱批：尔等无奈而照例具奏，朕已笑览。此为尔等一同所办之事。尔等先闻此之后具奏于朕。知道了。共贺大禧。

13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追斩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奋威将军岳钟琪呈称：今年三月十三日，一等侍卫达鼐来报：我于三月初三日，遵照将军交付令副将纪成斌等，率兵八百，自柴达木启程，往搜索洛木等处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是日抵达锡西处，据得悉，加木参堪布喇嘛，隐匿于布袋山后，以此恐伊自西藏路逃遁，故即差察哈尔兵一名、扎萨克阿喇布坦人一名，携驻于乌兰德西处之色布腾博硕克图属下寨桑等，及先由将军处，各自收遣属下部落。令台吉津巴、寨桑鄂齐尔额尔克等，遣蒙古兵一百，堵截通往西藏之路。等情催遣后，我等即率兵，夜半追赶。初三日，加木参堪布喇嘛所留属下部落及寨桑多尔济加木参等四十余户归来，询问此等贼匪往处，即追赶，初四日晨，抵达索洛木地方。加木参堪布等率贼匪，向我军对战，贼匪大败，夜半逃遁。我等兵士尾追，津巴台吉等前截，绕路进前，我等从后面，两面夹击。将加木参堪布及与伊同逃之多尼尔吹札木苏等三百三十余人，均斩之。将加木参堪布、吹札木苏二人首级，兵部监生领催舒图隆遣察哈尔兵一名、效力回子一人，解送军营。

查得，除津巴台吉迁出色卜腾博硕克图等一百一十余户、搜得罗卜藏丹津属下楚呼尔等十一户、及加木参堪布遗留之四十余户外，索洛木街道上再无居住之人，我等同官兵率色卜腾博硕克图等二百余户，视水草畅茂，自克鲁勒返回等情。

窃查，加木参堪布者，系达赖喇嘛属下人，勾结罗卜藏丹津作恶多端，上天不允，伊本人与伊同逃之多尼尔吹札木苏等众，伊等属下三百三十余人，均被我等斩之，一个亦未逃出。再，加木参堪布属下人前降我等者多。除由臣处，咨行达赖喇嘛，另遣妥人，管理此等人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不宜宽恕之所有该杀者，均执者执之，杀者杀之。此加木参堪布亦正法者，实属奇之，朕惟喜悦，除嘉奖尔等大将军、将军以至兵丁外，对尔实无可降之谕旨。

13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奋威将军岳钟琪班师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奋威将军岳钟琪剿杀叛匪，自柴达木班师，三月二十八日抵至西宁。副将王松率兵，来搜南路余留之部落，二十九日抵至。令侍卫达鼐率兵，搜寻索洛木等处罗卜藏丹津余部、诸殿后之众，四月初三、四日抵至。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已畅览。均问好。告各自太辛苦了。

13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百壶新茶叶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进贡事。

伏思，圣主为民生笃切思念，不遑暇逸，于二月十九日举行躬耕盛典。江南地方，于二月二十日降大雨。江西、浙江地方，亦足降雨水。圣主又恐京畿地方雨水不足，春日务农季节更需雨水，于二月二十七日沐浴斋戒，上亲诣黑龙潭祈雨。圣主敬天勤民之诚意，由于上过于天，于三月初三日，京畿地方足降雨水。自此直至山东、江南，皆纷纷降雨。正当盼雨之时，却于三月初如此足降雨泽，委实国家之奇大喜事，果赖圣主一人之福，而天下之人得遇丰裕之年，共享升平欢乐之福。江南各辖地之小麦、大麦长势甚好，如今均已秀穗，眼前可望丰收。江北宜种蜀黍之地，自降雨后全已种植完毕。务农者无不欢悦，亦无不感戴圣主抚养之恩。如今正值谷雨，新茶叶皆发芽，以伸犬马微忱，特备土产新茶百壶，恭敬进献。祈请圣主赏脸收纳。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张如珠、家人焦聪新赍捧谨奏。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京畿地方，初十日降雨，二十二日又降雨。全因盼雨时才降雨，倘若上天不庇护，何以能够如此。此皆因尔等省臣能仰副朕意，以纾伸万民之心，故而感动天之和气所致，朕实倍增欢悦而谨慎之念。朕虽不敢念每日更新增进，但甚勤于守本分。

1344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遭灾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理藩院咨行臣等之文书内称，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奏称，已遵旨核查在军营所储备之马、驼、牛、羊之数目，除去已经用去者外，现有马为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匹，驼为六千七百三十一峰，牛为三千六百又十头，羊为十三万五千四百又一只，山羊为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只，并无缺而不赔者。等因，开列各存栏扎萨克职名具奏。先据喀尔喀扎萨克多罗郡王丹津多尔济奏称，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旗下有一二人欲投俄罗斯，由于伊等牧地离俄罗斯近，故令移住于我部之西边，加之年景不好，牲畜多有被灾。倘若交该旗牧放之军备牲畜死亡，理应赔偿。但是，伊等不仅已之牲畜受损失，而又令伊等赔偿军备牲畜，如此以来，伊等不仅不能赔偿，而且情急之下还会逃跑，此事至关我喀尔喀之名声。是以恳请恩准齐巴克扎布旗下免赔偿牲畜。等因具奏。

将军傅尔丹等核查喀尔喀扎萨克等存栏军备牲畜后，奏称并无缺少。等语，而喀尔喀郡王丹津多尔济先奏称，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因受岁灾不能赔偿牲畜。等语，此二者所言有矛盾。故此，先特颁谕旨于将军傅尔丹、祁里德，令尔等详查阿尔泰路军备牲畜，务必具陈实情，等因交代。如今尔等查核后，则称交各扎萨克存栏牲畜内已开除已用去者外，其余者今具在，并无缺而不赔者，等因具奏。诚如尔等所奏，岂有喀尔喀多罗郡王丹津多尔济奏称，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之旗遭受岁灾，牲畜多有损失，实难赔偿交给该旗存栏之军备牲畜，等因奏请之理？尔等不具陈实情，而含混具奏者，确为不当。故亦咨行丹津多尔济，由尔等会同详查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其中确有缺少而不能赔偿者，可着免赔偿。此事不可视为定例，凡交给存栏牲畜之扎萨克甚多，且皆为军备牲畜，关系重大。倘有侥幸者亦仿此而声言缺牲，不能赔偿，则为断然不可。等语。拟咨行傅尔丹等。又拟咨行丹津多尔济，尔先奏称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旗遭受岁灾，牲畜多有损失，若令赔偿交该旗存栏之军备牲畜，则不能赔偿，而且情急之下还会逃跑。若然如此，则至关我喀尔喀之名声。是以恳请恩准该旗免赔存栏牲畜，等因奏请。圣主明鉴尔之请求后，即行降旨查阿尔泰路军备牲畜。今有将军傅尔丹、祁里德核查后，根据各扎萨克等之举保，已奏陈该交付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等五十扎萨克之存栏马、驼、牛、羊、山羊并无缺而不赔者，等因具奏。尔等所奏彼此矛盾，而该军备牲畜甚为重要，如是存栏牲畜之扎萨克甚多，若其牲畜缺而不能赔偿之处不确，但却准予免赔，以致彼希图侥幸之人伤此而为之，则必贻误重要军需。倘若该交付齐巴克扎布存栏之牲畜，确属短缺而不能赔偿，则必生计亦为艰难。是以，复咨文于将军傅尔丹等，与尔会同详查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之短缺，不能赔偿情形后，准予免赔，再行奏闻。此等情形，皆在于尔等将军、扎萨克等以忠诚求实办理。等因。缮写文书，拟咨丹津多尔济。再，将军傅尔丹等，自有军务以来，亦将捐助马畜等喀尔喀扎萨克职名，以及各自捐助数目查核具奏。将此记录在案，一俟议叙阿尔泰路军务之时，拟令该部并议。等因。于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等语。

臣等会同喀尔喀多罗郡王丹津多尔济招集额尔德尼毕锡勒图、扎萨克图汗亲王和硕额驸策妄扎布、公敏珠尔等扎萨克，因为伊等曾查核过交给喀尔喀扎萨克等存栏之牲畜，以及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核查得，雍正元年十二月，由傅尔丹、祁里德我等钦遵上谕，令喀尔喀扎萨克等核查存栏官畜之缺额、已经补偿，尚未补偿，以及现有手中存栏之实数后，要前来会盟处，等因招集。自有军务之后，将喀尔喀扎萨克等历年捐资、出售、存栏、动用，以及喀尔喀扎萨克等手中现有之马、驼、牛、羊、山羊之实数核查具奏在案。此前，王丹津多尔济念及齐巴克扎布旗下牲畜遭受损失，属下人员生计艰难，恐有逃跑，故而奏称，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旗下人遭受岁灾，牲畜多有损失，且又令赔偿军备牲畜，在情急之下若有人逃跑，则至关我喀尔喀之声誉。故奏请免赔偿齐巴克扎布旗下应赔偿之存栏牲畜。是以问扎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尔旗下牲畜遭受损失情况如何？当核查交尔存栏之牲畜时，又何以呈称为无短缺牲畜？则称：去年，将军传令查存栏牲畜，令前来会盟。我即查我旗下四个佐领之存栏牲畜，我等手中应该有马八百四十匹，驼七十七头，牛二百三十八头，羊一万又四十九只，山羊一千六百六十二只。由于我属人员遭受岁灾，牲畜多有损失，生计不如以前。但我旗下牲畜尚未全部损失，将所有牲畜合起来，全可补足存栏官畜之数。我众喀尔喀一体蒙受圣恩，而我又很年轻，毫无报效皇恩，正当如何竭尽虫蚁微忱以报效时，岂能爱惜我所有牲畜，而呈报存栏官畜短缺，无力赔偿？故经考虑之后，缮拟印结呈称，我旗下存栏官畜如数尚在。等因。即差我旗参领多尔济前往呈递将军是实。由于我与众佛保因俄罗斯事宜而前去故未能亲自前来。如今圣主垂悯我众生计，又令核查，我能不具陈实情？我旗遭受岁灾，牲畜多有倒毙者属实。倘若调用官畜时，将我旗牲畜俱行交出，则必我属

人生计更为窘迫。等语。又查得，凡交给喀尔喀存栏之牲畜，均在伊等之牧地牧放，倘若调用，除令伊等送来外，并无根据缺额赔偿之事。喀尔喀扎萨克等，平静亦不报存栏牲畜之倒毙情形。去年查牲畜时，有扎萨克图汗策妄扎布、王格勒克雅木必尔、公敏珠尔、扎萨克台吉旺布等呈称，将我等捐资、出售之牲畜数目，只送交将军处，而不将该项牲畜视为官畜而另分别牧放。除在将军等驻地附近牧放备用之驼、马、羊之外，将其余牲畜仍交给原主人与自己牲畜一同牧放。有旗人员中，虽有牲畜倒毙情形，但由于官畜、私畜在一起牧养，岂可将短缺牲畜均当作为官畜，而以少官畜数目？曾多次送羊至巴里坤时，在途中有倒毙者。又曾二次进军时，所用之马、驼回来后交给我等，其中因瘦而有倒毙者。此项已经倒毙之马、驼、羊，均由各存栏旗业已赔偿，并无尚未赔偿者，等因呈称。将此情形，查牲后缮写于奏折内具奏。今经询问前来之各扎萨克，则称皆知晓齐巴克扎布旗下牲畜倒毙、生计维艰情形，等语。臣等会议得，王丹津多尔济得知齐巴克扎布旗下人遭受岁灾，牲畜多有损失，在情迫之下，其属下人恐有逃跑者，故而奏闻。圣主不分内外，一体施恩，颁下特谕，核查存栏牲畜。众喀尔喀扎萨克等，各自感戴皇恩，如实呈文。齐巴克扎布亦呈称，该旗存栏官畜如数尚在。等语。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不该议免，但圣主之覆载隆恩，不使环区臣仆中有一人失其生所。故而仰副如此至意，叠沛殊恩，从齐巴克扎布旗下现有八百四十匹存栏马内免三百四十匹，七十七头驼全免，一万又四十九只羊内免六千只，为利于其属下人之生计而平均赏给，以养贫穷之人，使彼永享圣恩。齐巴克扎布旗内之牛、山羊不甚损失，故将交给该旗存栏之二百三十八头牛、一千六百六十二只山羊，均不准免。该项交给喀尔喀等存栏牲畜，乃为军备牲畜，关系甚要，故不可以齐巴克扎布旗下免交牲畜为定例。倘若牲畜未倒毙，却侥幸呈文于部，声言牲畜短缺，或报臣等，则普遍不准行。为此谨奏，请旨。

1345 都统鄂伦岱等奏请用世袭官俸米养育孀妇孤儿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正蓝汉军旗都统鄂伦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称，臣职守管理旗务，凡为世袭官员，其佐领章京子幼，亦有无嗣者，故准其族人承袭，而寡妇则无力谋生。倘若其族中承袭官员之人，将俸米稍须分给，则寡妇亦可以养活性命。此等世袭之官，皆系其祖辈效力而所得者，且幼子亦得以养育。护军、披甲，应将其俸退还。臣不胜惶悚，是否可行，伏乞圣主睿鉴。等因具奏，奉朱批谕：著八旗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议得，据副都统马起达奏，请养活原官家里寡妇性命，养育幼子，等因具奏者，乃仰副于我圣主养育众奴才，恻恤寡孤之至意。案查，凡世袭而不及岁之官员，均给半俸米。康熙六十年八月，曾奏请将秋季王以下官员以上应给俸银，应照例由户部供给，等因具奏。奉旨：现正值用钱粮之际，今夫庄新王、贝勒陆克都，伊等实不行走。此等人员之俸禄，理应停发。凡自王以下官员以上无事之人，皆查停俸，仅供米石。前因三逆作乱，需用钱粮甚多，故亦如此停俸。将此咨部查明具奏，以供给应给之俸银。钦此。钦遵。凡世袭而不及岁之官员俸禄；又应承袭而无后裔，或无应承袭之族人，故其供给孀妇之半俸银；又为已故官员之妻室孀妇所供给一年半俸银，俱行停发，仅给半分米石。等因，奏准在案。前因三逆作乱，所需钱粮甚多，故而仅给半俸。自从日臻升平之后，又加以赏还。今仰蒙圣主之福威仁德，彼策妄拉布坦之事，已经恭顺完结。又剿平罗卜藏丹津之后，已撤回各地之兵马，从此永息干戈，升平有象，故将其不及岁、未上朝官员之半俸、孀妇终身所食之半俸、期年孀妇所食之俸，若俱行照旧赏赐，则其不及岁未上朝

之官员、终身食半俸之孀妇、期年之孀妇幼子，俱承蒙圣主普育之鸿恩，而各自得以养育。再，因无后裔而令近族承袭官员，其俸禄本可分而食之，后来年代久远，有不肖人等不给分食，亦难逆料。据此，今后若有如此承袭者，可(**朱批**：严。)交各参领、佐领、族长等，将承袭官之俸禄，其三分之一分，可分给孀妇食用。至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其族内轮流承管者甚多，若将俸禄分给孀妇食用，则彼无知之妇，不分远近，妄争而生事端。是以，其佐领俸禄，拟不准分给之。伏乞圣上睿鉴。臣等未敢擅便，谨奏。

办理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苏克准、观音保、马尔萨、卢询、办理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佛格、四格、办理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都统臣尹德、鄂伦岱、贝勒阿布兰、德勒金、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才、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佛抡、萨哈察、金铎、田祥昆、满丕、马起达、吉寿、缵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李柱、齐穆布、申穆德、傅尔丹、张志、林主毓、和珅、吴尔泰、多才、达尔玛、马喇、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今军务已大概成功，所议甚合朕意，著仍照旧例供给。余依议。

1346 都统鄂伦岱等奏禁八旗汛守兵丁央人顶替值班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正蓝汉军旗都统鄂伦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镶黄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称，窃臣查得，例载八旗汛地街上堆拨、城上堆拨、火班处，皆派各旗章京兵丁防守外。其防守仓库、宾客马匹、公物处所时，章京则由指定旗派出，而兵丁则由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合派，故有不肖兵丁以为该所派管理章京系他旗之人，不曾相识，因而妄求他人去顶替者尚有之。汛守之事重要，请嗣后凡有骁骑兵防守之地，何旗派出章京，即由该旗全数派出兵丁，则可杜绝央人顶替之弊。等因具奏。奉朱批：著旗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八旗官兵防守时，其城上堆拨、街上堆拨、火班，皆由各旗章京兵丁守之。其仓库、宾客马匹、公物之防守，则由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按照佐领多寡均派人防守。该派去之管理章京，接班时将兵丁之旗分佐领花名核对之后，再接班管理。管理章京等应查实怠玩、顶替等情弊，而兵部大臣、九门提督、翼长、都统、副都统、参领亦应不时巡查之。倘若派出何旗章京，即派该旗兵丁防守，则因佐领多寡不一，而派出兵丁亦所不匀。是以，拟仍照前例防守之。或有汛地，则不肖小人占据，不容留防守披甲，伊等收钱而顶替之。嗣后倘有此类坐地虎占据汛地，则令汛守章京即行陈报各旗大臣送部从重治罪。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办理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苏克准、观音保、马尔萨、卢询、办理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佛格、四格、办理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都统臣尹德、鄂伦岱、贝勒阿布兰、德勒金、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才、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佛抡、萨哈察、金铎、田祥昆、满丕、马起达、吉寿、缵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李柱、齐穆布、申穆德、傅尔丹、张志、林主毓、和珅、吴尔泰、多才、达尔玛、马喇、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所议者是。即便具体陈坐地虎，若各大臣等不能严禁此类恶习，则勿仅推诿于在班大臣。虽非在班上，亦应不时查看各自属下之人。尔等不备之时，朕必派人去查，若被撞见，将其在班大臣、该旗大臣俱行议罪。勤修。

1347 都统鄂伦岱等奏议各旗不设印务章京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正蓝汉军旗都统鄂伦岱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镶黄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称，窃臣恭惟，我圣主颁给八旗各一颗印，又给官房，以办公务。又于印务处增设笔帖式，委实以旗务为要之至意。臣看得，每旗之一应具奏事件，又咨行部院事件，俱于印务处办理，故而不可不选补一办事精祥之章京。现由臣等虽选用其精祥者办事，但终非引见奏补者。当伊等因公而奉差遣时，势必再改派人办事，因而难免使事件耽搁遗漏。故臣恳请选出八旗满洲、汉人中有学识并为人谨慎者，每旗参领各一、副参领各一、佐领及世袭官内各二人选出引见，专补设于印务处办事，则事件不致贻误。此次补放章京等，若为人诚实，办事精祥，不论年分，由在旗大臣奏闻。其因怠惰而贻误事件者，即行参奏治罪。如此，非但于公务有益，而伊等亦各自勤勉效力。伏乞圣主睿鉴施行。等因具奏。奉朱批：著旗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圣主视旗务为重要，给每旗颁发印章，又赏房屋，以令办事。而旗办事大臣等，亲自带领参领、副参领等，共同办理，无一遗误。倘若区分为印务章京，带领引见，专派办事，反致彼此推诿。据此，拟将都统观音保所奏无庸议。为此谨具奏闻。

办理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苏克准、观音保、马尔萨、卢询、办理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佛格、四格、办理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都统臣尹德、鄂伦岱、贝勒阿布兰、德勒金、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才、韩永杰、巴尔胡达、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佛抡、萨哈察、金铎、田祥昆、满丕、马起达、吉寿、缵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李柱、齐穆布、申穆德、傅尔丹、张志、林主毓、和珅、吴尔泰、多才、达尔玛、马喇、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知道了。

13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太乙紫金锭药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赏赐之太乙紫金锭(tai yi zi jin ding)药，已驿送前来，臣即跪领讫，并招集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兵，望阙叩恩。除将圣主所赐妙药太乙紫金锭及药方并送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处外，仅将臣率领众大臣官兵叩谢天恩之处，恭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此药亦甚好。

1349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严追杨朝麟等家产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正白汉军旗副都统金铎疏称：臣会同天津道年裕、总兵官徐仁等，将杨朝麟现有家产银

两并金银器皿、首饰、珠宝、玉石、铜器、瓷器、字画、绸缎、皮棉衣服等物详查，另具清折奏闻外，臣讯问王弘祐，供：我主子在外做官二十余年，只置几处房子与地，并傅泽渊等所欠我主银共三万九千七百九十两零。又总督长鼐屡次勒索银共计一十三万六千一百四十两，金四百四十两，俱有凭可据。我主母原给亲族并家人或三百或五百或一千，希图生息，以充养廉，共散领去银六千七百一十五两。等语。已经追回银二千五百一十五两，归入现银项内。未经追获银四千二百两，着地方官严追补数。将王弘祐交与天津卫守备张杰，拨差押往质审起程外，所有现在盘查物件封固，并家口、住宅俱着地方官看守。等因具奏前来。

故此，原任江南按察使焦映汉、梧州府同知黄和中、仪征县知县陆师、宜兴县知县赵祁、泰州知州武鼎臣，并高应魁、王宝传、王时鸿、俞灿若、马二等，共领借银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一两零。但伊等是旗是民并籍贯居址均未声明，既然无从着追。已咨行原查之副都统金铎，将焦映汉等是旗是民、居址原籍，逐一查明到部之时，照行各该处，勒限严追，交送广储司外，应咨行天津道，将折内所开现存银五千九百八十九两，速行解交内务府广储司。李赘、周鼎、京官、李三、杨朝凤未完银四千二百两，作速照数严追，亦解交广储司。其金银器皿首饰等物，造具清册，一并解部，交与崇文门监督，估变交送广储司。其杨朝麟家口造具清册，解送户部入官。若确系雇当之人，查明，限六月令其照依原契赎身，所赎银两亦交广储司。如逾限不赎，亦造具清册，解送户部入官。杨朝麟所买房地亦交内务府，查明原折入官。所典房地，照原折抄录，咨行各旗，限六个月照契依原价取赎，所赎银两，解送广储司。逾限不赎，亦交与内务府入官。借欠杨朝麟银两之现任霸州知州逯选、南昌府知府汪弘珏、江苏按察使葛继孔、松江府知府周锺元、长沙府同知马世兴、宁都参将杨泽弘、原任奉新县知县今升臣部郎中庄清度，共借欠银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谷一万零二百四十三石，皆应分别咨行各该旗、该抚、地方官员，勒限一年，照数追完，解交广储司，如逾限不完，指名题参。已故原任江南江西总督长鼐勒索银共十三万六千一百四十两、赤金四百四十两。已故原任浙江布政使傅泽渊借银三千两。已故原任山西布政使查林布所借银一万两。咨行各该旗，着落伊等近亲，限一年内追完，解交广储司，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马喇、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将逾一年不交者奏闻。

1350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会商达赖喇嘛康济鼐等固守招地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内阁学士奴才鄂赖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奴才鄂赖于二月二十八日从洛隆宗起行，三月二十日抵达招地方，向达赖喇嘛、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以及噶隆、戴琫、中科尔等详细晓谕圣旨。达赖喇嘛言称，圣祖仁皇帝将我从小送住古木布木庙抚养，又封为达赖喇嘛，赐给印册，并派将军大臣，率领大军，由数路护送至招地方，受戒坐床。复又广敷黄教，拯救卡木、藏、卫之众土伯特，以得给生存之所。如今，圣主仍为如前不时垂悯，为我所有土伯特人颁下训谕，我实难报答。我身为喇嘛，虽不能身行，但可遵照皇上教诲，竭尽所能饬令噶隆、中科尔等人断不可辜负圣祖仁皇帝复广敷黄教，拯救土伯特人之恩，务必好生敬谨，勤奋报答。等语。有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达

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噶隆、中科尔等跪称：准噶尔之车凌端多布等人来至我招地后，对土伯特人蹂躏至极。圣祖仁皇帝派大军杀败准噶尔贼，拯救我土伯特人，对此重恩，毫无报答。如今，圣主又恐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来犯我招地，特派大军前来防守，且又为我筹划周详，启训利害，颁下敕谕，我等实难报答此恩。罗卜藏丹津倘若来犯我招地，我众必定同心协力剿灭之。若能擒获，必将擒之。我等绝不负恩，亦不玩忽。如今正值返青时际，朝廷大军一定缉捕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被朝廷大军击败之后，亦一定要来此。我等自今日起即行严饬这里兵丁，整齐所有马畜兵器，要准备妥当。又咨文公隆布鼐，要严守哨卡堆子。从木鲁乌苏各渡口路前去探听消息时，均要派遣妥当中科尔。倘有消息，我等同心协力照大臣等指示办理，务必截获罗卜藏丹津。除此之外，别无可以报答之处。等语。奴才鄂赖与总兵官周瑛商议之后，将其所备藏、卫、恭布等处兵丁调至招地方附近形势之地驻扎，又选派康济鼐、阿尔布巴等所熟知，并曾经历行伍之妥员，前往索克咱党贡至库库赛伊尔、多伦鄂洛木、拜图、呼尔噶鄂洛木、噶勒桑呼察等地增设远哨，以打探自青海至招地方之各路口消息，并派人侦探罗卜藏丹津现在栖居之所，一俟探得消息，我等即与康济鼐等共同商议，以固守招地方外。奴才等要相机截捕罗卜藏丹津。为此谨奏闻。

13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顶补御史员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允恭员缺应补，臣部照例论俸查得，大理寺少卿任奕弥，通政使司左通政钱以垲二员顶补。但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光禄寺卿高其佩升任。其员缺臣部拟出大理寺少卿任奕弥、左通政钱以垲二员缮折引见奉旨：此二人不可，朕另下旨意。钦此钦遵。在案。

查得，任奕弥现在告休，既然文书到部，此二员臣部不便引见。今左佥都御史员缺，应将其次应升之大理寺少卿唐执玉，通政使司右通政陈良弼二员缮折引见。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仍将钱以垲等应升者列奏。朕另下旨。

1352 都统拉锡奏报图克善拖沙喇哈番衔其子准否承袭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

王奏言和硕庄亲王之侍卫图克善行为不正。等因，革其侍卫，送回臣旗。查得，图克善之父伊干，在南省军旅中效力而得拖沙喇哈番，已令图克善承袭。图克善已被革其侍卫，而其所承袭之拖沙喇哈番，是否革留，请旨。等因，于雍正二年四月初一日具奏，奉旨：尔所奏甚是。图克善行为不正，已革侍卫，其官亦不能留。该官乃其父效力所得者矣。图克善之兄弟中有否承袭者，著查奏。钦此。拉锡又奏，拖沙喇哈番只承袭二代，可承袭至图克善。等因具奏。奉旨：再准承袭一代。图克善若有兄弟，或兄弟之子弟，可查奏。若无，亦奏闻。钦此。钦遵。

臣经核查，图克善并无兄弟，以及兄弟之子弟。图克善有三子，长子胡图力，十二岁，次子胡松额，九岁，三子三达色，五岁。是否准袭此官，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图克善之罪极为可恶，著革去后不准承袭。

13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奋威将军岳钟琪官兵谢恩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代奏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奉旨：谕随奋威将军往征之官兵。尔等此次尽忠奋勇者，确系自古以来无有之大功，嘉奖尔等之意，笔端难陈。尔等均好！确系尽力报效[也](尔等辛苦)朕甚不忍。今大事均已定，尔等惟静候朕恩。此天下均喜也。特谕。钦此钦遵。

大军返回之日，臣亲出西关厢，恭捧上谕，令官兵下跪，诵闻之后，官兵报告，我等逢太平之世，享食俸禄，凡有调遣之事，若出边塞，即将咸菜银、口粮等诸种，均尽与我等。承蒙圣主恩甚重，边界之事，虽舍命效力，甚在理者。主又怜爱众军士，拨出库银大赏。如此屡施鸿恩，今官兵微有辛劳，即悬于心，特颁仁旨者，自古以来，实无似主如此仁爱官兵。伏祈，将我小民感激之心，大将军代我具奏谢恩，欢呼之声，数里皆闻。故此，臣将众官兵诚意感激、叩谢天恩情形，谨转奏闻。

朱批：已饬部注册。

1354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均好么？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议政公四川提督臣岳钟琪、议政前锋统领臣苏丹、西安副都统臣觉罗伊礼布、一等侍卫臣达鼐、陕西兴汉总兵官臣吴征阿、西宁总兵官臣黄喜林、江西赣州总兵官臣宋可进、西安按察使户部翼长臣王景灏、副将臣王松、副将臣纪成斌。

朱批：尔等此折名单誊抄入内，人虽有几名未见，名字均知。如此顺序书写，览时正是一列可爱大臣等，确未见一名不符朕意之人。靠尔等此纸所书名字之紫气，何功不能立，此次卓越大功，应是天保佑者，将尔等数名朕逐一诵之，太监等均交口称赞。乘便将朕喜悦之情寄书，令尔等亦欢忭矣。

13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将贼首解至京城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押解贼首等至京城事。

今仰圣主天威，官兵纷纷奋勇，将青海逆贼等均灭之。查得，去年罗卜藏丹津等擒索诺木达西，掠取常玛尔，并于阿喇布坦鄂木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掠察罕丹津者，名义上以罗卜藏丹津为首行，而罗卜藏丹津乃属一嗜昏人，虽原有此心，亦不能独行，均系吹喇克诺木齐、阿

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布此三人为首授意罗卜藏丹津，施计而行，此全青海皆稔知。确系另类为首贼匪。故此，臣差旗官一名、兵二十名、绿旗官一员、兵十名，将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布缚以铁索，于四月初四日，自西宁启程，即解押兵部。抵达后，由兵部具奏，圣主降旨，将此等贼首等罪昭示，于京城正法，外藩诸部蒙古人闻之，均可知惧。再，似吹喇克等作恶多端者，尚有数人，若将伊等不尽对质，即行正法，青海众民亦不心服，故此，臣将此等人携至会盟处，明白质审，将伊等罪行昭示而有应斩者，再示众正法。如此，嗣后众蒙古人惧天威，且亦得知国法。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奏交付九卿议政，议今行道。

135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用赵格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据兵部咨称：试俸员外郎萨尔图、卓敏俱勤慎称职，将伊等实授员外郎。狗上六品官克什图、赵格、八品官五格、茶上八品官苏金岱、箭匠六格，此内将六品官克什图已保，补授臣部员外郎。将箭匠六格行文吏部，以笔帖式补用外，其余六品官赵格、八品官五格、苏金岱等试看得，俱勤慎并无过犯，伊等对品缺出补用等因请旨。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引见奉旨：别部亦照此奏闻，伊等不至即用，此等保奏者俱交与吏部议奏。钦此钦遵前来。

查得，试俸员外郎萨尔图、卓敏，兵部既称俱勤慎称职，应俟伊本部旗分员外郎缺出坐补。其六品官赵格勤慎，并无过犯，宜照伊品级以本部旗分主事缺出补用。其八品官五格、苏金岱勤慎并无过犯，窃查兵部并无八品官品级，臣部曾将八品官苏黑臣题授额外司务，今五格、苏金岱应照苏黑臣之例以兵部司务缺出坐补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依议。

135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按旗分补用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准理藩院咨称：本院做稿笔帖式正白旗董舒、镶红旗福寿题补主事。窃查，伊等员缺俱系各部院衙门现任满洲八品笔帖式内，拣选人可者挑取优等笔帖式。既然如此，吏部将各部院衙门正白镶红满洲笔帖式，于本月二十一日咨送本院拣选等因前来。

查得，臣部从前补放各部院笔帖式，未经考试按班补放，恐汉字不能翻译，满字不能缮写，是以理藩院会典馆及做稿笔帖式，将各部院衙门现任满字、汉字笔帖式拣选在案。

今臣部遵旨，已将候补笔帖式人员考试，能翻译、缮写，陆续挨次补用各部院缺，是考取人员皆能翻译、缮写。今理藩院员缺，若仍于现任之笔帖式拣选，则各部院内能翻译、缮写、做事熟练之人，尽被选去。且六部事务较之理藩院，俱属要紧。伏乞嗣后凡有一应拣选笔帖式之处俱

停其拣选，将奉旨考试取中之人，各按旗分挨次补用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此奏甚是。且军务亦成。

1358 太常寺少卿穆勒浑奏请于日坛等坛庙补放玛发里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太常寺少卿臣穆勒浑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切臣查得，于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皆设有玛发里(mafari)看守，而于日坛、月坛、先农坛、历代帝王庙四处，仅有汉人坛员看守，并无设有玛发里，因而旗人或无事之人在其中游行，亦难逆料。恭惟，其日坛、月坛、先农坛、历代帝王庙，乃皆为圣主亲诣行礼之所，至关甚要，故请于此四处各设玛发里二名，以期恭敬管理并看守，则彼旗人或无事之人不敢入内。若能如是，坛庙非但得以甚为洁净，且祭祀之地亦得以更为谨肃矣。为此谨奏，伏乞皇上睿鉴。

135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增德州太原等边口驻防八旗兵额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前往德州、山海关等处地方考选军政之护军统领汝福、侍郎马喇、伊都立面奉谕旨：尔等此次议事明白，著俱依议，交部。尔等纠参官员内，其年老体弱者，著交该部，俟查出京师八旗年老官员时，将伊等履历一并奏请朕旨。再，经览尔等所奏事件，各有五十名兵丁者有之，于边口各有二十四名兵丁者亦有之。若然如此，则难成行成伍。着其有五十名兵丁者，增编至一百名，而其边口有二十四名兵丁者，亦可酌情增编。若能如此，用兵时可以自成队伍，且京师之余丁一经披甲，亦对满洲有所裨益。著尔总理事务王、大臣、兵部、八旗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又于本月十四日，奏事郎中双全等发出镶白旗等蒙古都统巴拜奏折内称，山西省之太原，相距京城有一千二百里地，而三面环山，又地处陕西、河南交通之衢，至为重要。太原城驻有正蓝、镶蓝二旗防守兵仅四百一十三人。五十六年，奉旨调出保定驻防满洲兵二百人，太原驻防满洲兵三百人，共计五百兵，均交由太原城守尉阿林率赴西安驻防。至此，除奉命调出者外，太原城守兵仅有一百一十三名。由于城守不敷，即从太原满洲余丁中挑选其年力强壮，弓马娴熟者一百人，与所余一百一十三兵共同守城。等因，由城守尉阿林奏请，奉旨：好。著依奏请。钦此。钦遵，即行挑选太原满洲余丁防守城池。伊等无钱粮米石，而当差行走近四年，各个兢兢业业，勤奋职守，并无出事。六十一年，该调驻西安之兵撤回太原之后，此一百名满洲余丁才停止当差行走。其间，除已披甲者外，所余闲散满洲、蒙古有一百七、八十人。据此，臣巴拜恳请，原有太原城守兵四百一十三人，其中鸟枪披甲为一百五十人。今于一百八十名闲散满洲中，拟选其弓马尚优，会懂清语者八十七名，以编入四百一十三兵之中，共满额为五百名。又于其中再选出五十名，习练鸟枪，以满额为二百名。若然如此，非但圣主之城池得以坚固，且地方亦得更加威严，又满洲、蒙古余丁亦叨蒙圣主之鸿恩，各得其所。臣巴拜乃一极鄙极愚之人，妄自冒

渎，惶悚具奏。请旨。等因具奏，奉旨：护军统领汝福、侍郎伊都立等所奏之事，今已著交会议。都统巴拜所奏之事，亦著并入汝福等所奏之事内议。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雍正二年二月初十日，前往德州、山海关等处地方考选军政之护军统领汝福等面奉谕旨：经览尔等所奏事件，各有五十名兵丁者有之，于边口各有二十四名兵丁者亦有之。若然如此，则难成行成伍。着其有五十名兵丁者，增编至一百名，而其边口有二十四名兵丁者，亦可酌情增编。若能如此，用兵时可以自成队伍，且京师之余丁一经披甲，亦对满洲有所裨益。著尔总理事务王、大臣、兵部、八旗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又于本月十四日，奏事郎中双全等发出都统巴拜奏折后奉旨：护军统领汝福等所奏之事，今已著交会议。都统巴拜所奏之事，亦著并入汝福等所奏之事内议。钦此。钦遵。臣等恭惟，圣主宵旰维勤，励精政事，以养育天下民生，今又念满洲生计维艰，于各地驻防满洲兵较少之处，降旨增兵，以安满洲人等，此乃抚恤满洲如赤子之隆恩。臣等钦遵上谕，查得，河南有八旗兵八百名，山海关有八旗兵二百名，张家口有八旗兵一百六十名，沧州有正白、镶白二旗兵共三百一十一名，永平府有镶白、正蓝二旗兵共一百名，玉田县有镶黄、正白二旗兵共一百名，三河县有正白旗兵一百名，以上七处，现有满洲兵已足用。于罗文峪关，虽有八旗兵二十四名，但蒙古人不在此关上行走，拟无庸增兵。再，霸州、雄县、顺义、昌平、良乡、宝坻、固安、采育里、东安县等九城，皆相距京师近，具将该地余丁尚带至京师选取为披甲、护军，故拟无庸增兵。至太原地方，乃多山沟，且通往陕西之大道，今有正蓝、镶蓝二旗兵共四百一十三人，可以增兵八十七人，编制为五百名。现有鸟枪兵一百五十名，又补选五十兵，习练鸟枪。如此，在共五百兵中，编鸟枪兵为二百名。德州地方，乃为山东、江南、浙江等省通往之大道，今驻有镶黄、正白二旗兵共三百四十名，拟增兵一百六十名，共编为五百兵。其中二百兵，拟教习鸟枪。保定府地方，乃各省通往之大道，今驻有正红、镶红二旗兵共四百又一名，拟增兵九十九名，共编为五百兵。现有鸟枪兵五十名，拟令其一百五十兵习练鸟枪，共五百兵中编鸟枪兵为二百名。沧州三百一十一兵中，令其一百兵习练鸟枪。至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皆为重要边关，乃众蒙古往来奔走之路。其古北口、喜峰口，现有八旗兵各八十名，拟各增兵二十名，均编为各一百兵。冷口，现有八旗兵二十四名，拟增兵二十六名，可编为五十兵。独石口，原有八旗兵八十名，其中已调四十兵驻守钱家店。驻守钱家店，有四十兵既已足用，拟不议外。独石口现有兵四十名，拟增兵六十名，可编为一百兵。以上增选披甲时，倘若皆从本地余丁中选取，则恐为编足数额而妄加顶替，或选取其中不适合者为披甲之处，亦难逆料。若为远离京城者，则委派兵部贤能章京前去挑选披甲。倘若不足，则从京城余丁中挑选后再派去。若为近处者，则带至京城，由旗挑选。倘若无适合者，则从京城余丁中挑选后再派去。太原府离京城有一千二百里余，而德州离京城有八百里余，皆属远离京城。此二处增选披甲时，可由兵部委派贤能章京一人前赴该处，从该处余丁中挑选其弓马皆优，通懂清语者为披甲。倘若不足，即行报部，从京城各旗余丁中挑选后再派去之。而保定府、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皆离京城较近，此五处增补披甲时，可将该处之余丁带至京城，由各该旗大臣挑选为披甲。若无适合者，则从京城余丁中挑选后再派去之。挑选披甲时，倘有隐瞒其优者不选，而徇情挑选其劣者，或有捏报汉人之子为异户，而妄加顶替等情弊，则经查获，或由旁人出首，将其所保该城守尉等官员从重治罪，其部派挑选披甲之章京等，拟以不察之罪。倘若从京城选派披甲之中，尚有此等弊端，将该旗大臣等亦加从重议拟。以次共增兵四百七十二名，其中若从该处幼丁中挑选披甲，则因伊等皆为本地之人，故不另建房供住用。至于从京城选派披甲之住房，该城守尉

等详查后，需用几间，可报部交该巡抚核算，动用正项钱粮营造后供住用。其德州、沧州、保定府、太原府四处，应增鸟枪兵五百名，所需鸟枪五百，可交景善如数营造后拨给之。每年演练所需火药等项，亦交该有司供给有足。若能如此，八旗满洲等叨蒙圣主养育之鸿恩，各得其所，且有利于防守地方。俟命下之日，拟交兵部委派贤能章京各一，前赴太原、德州挑选披甲。再，保定府、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五处，拟咨行该处城守尉、边口章京等，令挑选可以披甲之余丁后，送到各该旗。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镶黄旗满洲都统臣苏克准，副都统臣常在，正黄旗满洲都统兼议政大臣、兼管满洲火器营事务、委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萨，副都统臣勒什布 ，副都统臣永寿，署理蒙古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穆布，副都统臣花色，正白旗满洲都统臣拉锡，副都统臣奇尔萨，副都统臣觉罗佛伦，蒙古都统臣巴拉米特，副都统臣萨哈察，正红旗满洲都统兼议政大臣、宗人府府丞、镇国公臣德普，副都统臣满丕，蒙古旗都统臣伊尔哈岱，副都统臣马起达，副都统臣达色，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蒙古旗都统臣巴拜，副都统臣额尔金，副都统臣吴光，镶红旗满洲都统、伯臣四格，副都统臣宗室申穆德 ，署理蒙古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傅尔丹，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满洲都统臣尹德，副都统臣和珅，署理蒙古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多才，副都统臣吴尔泰，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臣达尔玛，蒙古都统臣觉罗德勒金，副都统臣博尔屯，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逊柱，正黄旗汉军都统兼尚书臣卢询，正蓝旗护军统领臣宗室汝福，刑部左侍郎兼副都统臣马喇，兵部左侍郎兼内阁学士、兼理太仆寺事务臣伊都立。

朱批：所议周详。著照施行。

1360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转军营钱粮官萨哈布自首欠银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转奏事。

据办理钱粮侍郎萨哈布呈文内开：萨哈布我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被差往军营，五十八年三月抵达军营，五十九年五月到布鲁尔路办理钱粮。自来到布鲁尔路之后，未曾领取大臣衔内钱粮、盘费、米。六十一年二月，我奉命运送米之后，又到大同府等地交还骆驼。时，我从军营起程之后，赶往大同府，将米运送到军营，然后又赶着骆驼到大同府，将骆驼如数交还明白。我进京后欲请圣安，瞻仰金颜，但遇圣祖龙驭上宾，圣主即令萨哈布到军营办理钱粮事宜。我火速赶到军营之后，以自力住军营有七年，其间到大同府往返四次。由于盘费用尽，马驼倒毙，故为准备盘缠，置买马驼，前后支用库银共一万八千余两。此皆为萨哈布自寻之死罪。萨哈布我虽生活清苦，但愿以我自己家产、子女之家产偿还。正当如此办理之际，于三月十九日由部来文内称，已派侍郎绰尔岱去检查征西将军祁里德路之钱粮。我闻此后魂不附体，不胜惊骇，不知所措。伏思，萨哈布屡蒙圣祖皇帝天高地厚之恩，格外擢用在大臣衔上。我不仅毫无效劳犬马之力，反而隐瞒皇上，自寻死路，委实罪不容诛。萨哈布惟沥血泣请皇上殊恩如下，我当差行走五十六年，已有七十四岁。今欠库银二万两而不能偿还，倘若要死，势必罪上加罪。故请暂留老命，限期一年，将我所有房产、地产、人，以及众子之家产变卖，以还清库银。倘若限内不能还清，则请正法萨哈布。萨哈布蒙皇恩全数还清库银时，或杀或养，恩出皇上。萨哈布身为大臣，私用库

银，而钦命检查时，岂可隐瞒而不如实具陈？是以，萨哈布自奉命之日起，将职内所收，所用、所余余银两数目俱行查清，即有我用之银一万八千九百九十两，借给私人之银有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一两四钱。将此开列呈文自首。请将我呈文转奏闻于圣主。当侍郎绰尔岱前来清查时，除我查报者之外，尚有隐瞒之处，则请以欺君之罪名，将我即按军法处置后奏闻。等语。为此谨奏闻。

136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八旗养育兵把守内外城门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办理镶黄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奏事理事官双全等所发出文内开，臣等伏思，我圣主为八旗奴才生计起见，深谋远虑，无不周详，且今又为八旗余丁施以鸿恩，使奴才等皆各得生活之道，委实自古无有。窃臣看得，外城永定等七门，皆由绿旗兵、门军等把守。以臣愚见，若派满洲兵把守城门，则显壮观。今八旗满洲、蒙古所选养育兵，皆已仰蒙皇上隆恩，然无官差，请每旗合派满洲、蒙古养育兵各二十人，以共同把守之。每旗将七品材艺优长而确有效力者，照例咨行兵部，以补放各二人，以教练管理防守之道。此次把守，其永定门，由两黄旗四十名养育兵、四名七品官守之。其余六门，由六旗各二十名养育兵、二名七品官守之。以上养育兵，被选取为本佐领下护军、领催之后，其缺额仍被选养育兵，以守门之。此守门时，请交工部在该门附近赏与七品官三间房、养育兵二间房，以驻之。除值班者外，养育兵可至各旗教练长枪处所，以习练之。如此，则合于皇上养育余丁之至意。我皇上施以明政，而臣实无具奏事件，仅将臣之所知情形具奏，可否施行，伏乞圣主睿鉴。奉朱批谕旨：著提督衙门、八旗大臣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查外七门，每门设有门军四十人，皆从民间招募，又马甲十人，故难再增人员。以上共计二百八十名门军，若皆改由养育兵把守。则益固而严。再内九门，每门设有汉门军四十人，共计门军三百六十人，伊等之每月钱粮银为一两，米为三斗。内九门门军有公房各一间，而外七门门军无公房。请嗣后撤销汉门军，内九门门军缺出，可选满洲、蒙古养育兵以补其缺，食其自身三两钱粮银及门军之米石，并驻于门军之公房。其外七门，既由汉军章京把守，凡门军缺出，即从汉军养育兵内选补其缺，仍食自身二两钱粮银并门军米石。请交工部于各门附近各修建四十间房屋以给之。选取门军时，八旗平分，何旗缺出，由该旗选送二人，而由九门提督选取之。当选取时，可选取其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再，门区甚要，若至旗分佐领下学习马步箭，则两处皆难查核，且门区亦致于空，今门外既有现成地段，即于各门外可习射之。此守门之满洲养育兵，可选取为护军、领催，而不取为马甲。再，其管理门军者，每门有二名千总，今既从满洲、汉军中选取门军，则请嗣后千总缺出，可停补汉人，而将满洲、汉军武举内不第进士者，及汉军捐纳千总，由兵部引见，补为千总。查门千总等，俟六年期满后，其中优者保送兵部引见，而其寻常者仍留守门。因此，此次所补千总，俟六年期满后，其中可以保送之优者，由提督衙门照例保送兵部以引见之，而其寻常者仍留于门。如此，门区既得以固而严，又养育兵仰蒙圣恩而得有住所。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都统臣苏克准、观音保、马尔萨、卢询、办理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佛格、四格、办理三旗事务和硕淳亲王臣允祐、都统臣尹德、鄂伦岱、贝勒阿布兰、德勒金、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在、韩永杰、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花色、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佛抡、萨哈察、金铎、田祥昆、满丕、马起达、吉寿、剿达色、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李柱、齐穆布、

申穆德、傅尔丹、张志、林主毓、和珅、吴尔泰、多才、达尔玛、马喇、博尔屯、耿华祚。

朱批：此议甚好，且又周详。著照施行。

1362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议供给老弱单身退伍军人半分钱粮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兼理正黄蒙古旗都统事务臣齐穆布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称，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都统马尔萨、拉锡传上谕：京师八旗、省城兵丁，近三年内，其从军后由军营返回者之外，凡久历军旅，并从军营裁减而遣回人员中，除今已当差者外，凡为年老病弱而退伍者，若其子弟有钱粮，其本人有所依靠，或生计尚可，则便罢了。倘若其本人不能当差行走，又无依无靠，则令普遍详查，各该处汇总奏闻。对此等退伍者，著赏半分钱粮，终身食用。钦此。等因，咨行前来。

准此，臣等查得，镶黄满洲旗军人四名、蒙古军人三名，正黄满洲旗军人二名、蒙古军人一名，正白满洲旗军人六名、蒙古军人一名，正红满洲旗军人一名、蒙古军人二名、镶白满洲旗军人七名、蒙古军人二名，镶红满洲旗军人二名，镶蓝蒙古旗军人二名、汉军军人一名，以上军人共为三十四名。伊等从军年久，且又年老患疾而被遣回。今不能当差行走，且无退伍钱粮，又无依无靠，只身一人，请咨行兵部，以供给半分钱粮（**朱批**：米。）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镶黄旗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贝勒满都呼、都统臣苏克准、马尔萨、拉锡、巴拉米特、公德普、伊尔哈岱、世子弘升、巴拜、伯四格、觉罗德勒金、果郡王允礼、署理都统臣齐穆布、马起达，副都统臣常才、勒什布、永寿、花色、奇尔萨、觉罗佛伦、萨哈察、满丕、达色、觉罗诺穆齐、吴光、额尔金、宗室申穆德、博尔屯、耿华祚、布达什。

朱批：知道了。供给。

136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请少扣兵丁欠银以养家口修理兵器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

沧州城守尉奴才华赖谨奏：为奏闻管见事。

军政大臣见沧州武职人员极贫，有失生计，即将奴才华赖从宝坻县协领保奏后，圣主施以殊恩，从优授为沧州城守尉。奴才华赖于今年二月十九日，即来到沧州接任视事。看得，委实生计颓败，不堪寓目。奴才即行招集正白、镶白二旗之领催、披甲等三百十一人，问伊等：尔等此地之官兵，皆为驻防官兵，并无沉重徭役，且赖圣主之养育之恩，食有钱粮米石，但不知又何以如此贫穷？或因上司该管官惯于需索勒掯，或因尔等不本分而奢侈，才致于如此耳。尔等如实言告！众人言称：我等末等奴才，皆世代荷蒙圣主高厚养育之恩而生存，因而只有官差，必奋勇效力，以期各得生路，岂有肆意靡费之理？我等每月原得钱粮为二两，皆从广善库借银后，每月坐扣一两七钱，只剩有三钱银。如今奉圣主之命，将所借广善库银，只坐扣本色银一两五钱，因而每月可剩有银五钱。此项银两，不仅用以当差行走，养育妻儿老小，且又以自力拴养一匹马。凡巡视地方，前往牧群，差往京城等差使甚多。我等应得之米，又不能按时领取，以高价借银买米，以低价卖米还债，实不足以付息。是以，一步接不上，即步步接不上，以致于贫穷，又有谁人愿意

贫穷。圣主好于抚育，若能得知我等劣等奴才之苦难，则我等劣等奴才亦得以与同等人一样生活。等语。

查得，于康熙三十八年间，有巡抚于成龙奏请后，停给该地之米，只春季给十一斛米，其余三季应给之米，皆等待江西漕米给之。由于路途遥远，每年九月间来米后才给之。倘若到断绝食米时，无奈之下借贷典买而食之，待到漕米运到之时，则为五谷收获季节，将所得之米卖出后，以还所借之银，则因米价低，实无裨益。奴才华赖敬思，每年春夏两季从当地供给兵丁人员以两季米，(**朱批**：可以。)而其秋冬两季米，则待到江西米运来时供给。若能如此，则赖圣主养育之恩，兵丁人员得以宽裕，而不致于窘迫。再，所拴养之马匹只有一半。又兵器虽为全，但皆或生锈或糟旧，可用者只有一半。兵丁驻防一城，关系 重大，每人不可不拴养一马，兵器不可不置全。奴才伏思，为沧州之旧披甲人员，如同锡伯披甲，每月应供给喂养一马之草料。(**朱批**：此事不可，因省兵多，若全照办，则必钱粮不足。)该三百十一名领催、披甲等人员，共欠广善库银有三千四百十五两五钱，若按每月坐扣五钱计，可于二十二月内偿还完结。(**朱批**：可以)。恳请圣主施以鸿恩，将此所欠广善库银，赏限二年偿还，则每月每人剩有一两五钱，足以抚养妻孥并当差行走，且于一年之内修理兵器，亦可每人置养一马。荷蒙圣主殊恩，于两年之中，不仅官兵生活得以宽裕，且军容亦得以整齐。华赖乃一最末奴才，世代蒙受圣主重恩，从优擢用于驻防一城，管辖数百兵之职任。圣主养育兵丁如赤子，但奴才对兵丁之困难知而隐瞒，恐怕不足以蔽辜。又奴才虽无具奏之责，但仍以圣主所抚养兵丁为重冒昧奏闻。为此万分惶恐谨奏。

朱批：尔理当具奏。凡朕所批不可或无用之处，俱行删去，而朕所批可以之处，著另缮折具奏，拟交议。

13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转布政使高成龄庆贺请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代为转奏事。

青海之贼被剿灭之信送来后，布政使高成龄忭欢不已，前来臣处将圣主赏回折子译汉拜读后，遂以庆贺礼拟折恭请圣安，来告知臣，因未赶上臣我上次所派赍折往奏之人，臣即留存，是次折奏时一并具奏前去，高成龄之汉文折子另行封套。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13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颁父凤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我何人，自幸逢圣主以来，屡蒙圣主之恩，比天地高深。臣未及仰报于万一，即将臣父一事渎奏后，又蒙圣主朱批凤诏，臣我父子及子辈三代一时同蒙圣恩，实系世上稀有之事，前所未有之殊恩。臣我莫可言喻，惟臣我举家倘若对圣恩少有忘却、或少有怠慢之心，则臣我与先祖同遭天杀。等语誓愿黾勉。(**朱批**：尔此等诚意，已用笔表明。即便尔不如此陈奏，朕亦洞鉴尔心。)为此，恭设香案，叩谢天恩。再，臣我具奏之事，亦不曾令家父知情，岂敢泄露些许。

朱批：朕亦不曾告诉他人，仅告知怡亲王，王不仅甚是痛爱尔，随尔心意，有大加款待之样。尔父系一敬信平妥之人，朕暂授以副都统。足任文武首辅大臣。

136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诗及御笔字迹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我往奏奏折之千总等赍捧圣主赋诗及御笔字迹前来，臣跪迎展读，书法秀美，使目睹者无不赞赏，且因言语诚恳，使明理者得闻，无不欢欣。因圣主一言一行皆为百姓着想，此诗一首，虽对音同诗，其含意包涵《书经》一书《无逸》一首。文送到之日，因恰遇考核举人，所见所闻之人无不赞叹。臣有幸逢此盛世，不仅在职荣耀，而得蒙如此厚礼，实是知足。臣不胜欣慰欢忭。恭设香案，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

13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钱粮官员偿还后恩准开复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臣钦惟，圣主办理政务，务求公忠，奖罚分明，使今内外之人，无一不怀除恶向善之念。此时，臣等奉旨查定一省之务。无需独出心裁，而需坚定不移，转谕圣主恩泽与法规而已。今看得山西省事务，其余之项虽稍有眉目，但亏空钱粮尚未偿还，仍然甚多。今加紧催征后，众官员等已知己过，各自想方设法变卖家产及由亲戚借贷后，有如数凑齐偿还其亏空之项者，亦有所得无几者，还有一无所得者。臣窃思，无力贫民若为捐官，亲戚争相赞助，不几日即可得上千上万。而此等亏空之官员等，原在任时，无处不关照亲友，而今一旦有罪，反无人相助，乃因捐官者即可授官，而亏空者已无前途所致。臣查得，凡亏空仓库钱粮之官员等，参劾后，倘若全部还清，有恢复原职之例。此乃为鼓励亏空者全部偿还之意。是以，臣参劾亏空官员之折本内，以尔等若如数偿还，即奏请官复原职。等语给伊等一线希望而奏。今若照原奏将现即还清之人恢复原职，则未完结之官员照样各自努力偿还，且其亲友及相识之人亦皆知伊等有改过自新之机会，将给予相助，则偿还亏空之项益加容易。再，臣等看得，今被参官员内，亦有居官极劣不能任用者，先因上司强迫，以致亏空。（**朱批**：将此分辨清甚是重要。）亦有仍可任用者。恢复原职后，仍欲当官者亦有，因知己不能胜任官职，开复后即请返回原籍者亦有。今圣主若施恩，将伊等复职，将情愿返回原籍者准其返回外，其情愿任官者内之尚能任用之人，臣照例对应奏请任用。其不能任用者，即已开复，送部候缺，该部引见之时，或应改补闲散冗缺，或不再任用送回原籍等情，圣主酌情办理后，似乎与完结亏空钱粮一事大有裨益。但该部将此等人内业已偿还完结之数人，均照侵蚀钱粮之例处以斩决之罪，不准开复回绝前来。臣等查得，今被参之官员等，均因公务挪用而亏空是实，并无侵蚀之情，（**朱批**：若无侵蚀之情，何以处斩决之罪。）且现已知法业已偿还，既然如此，臣奏请之时，恳乞圣主明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仅尔省尔处朕可施以此恩，别省不可以此永为定例，尔所奏折本送到之后，照此降旨。

13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班禅使臣前来经过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切一等侍卫达鼐询问自汛地携来班禅之使者喇木札木巴伊西车类，据告：去年圣主即位大吉，班禅额尔德尼遣喇木札木巴策腾札木参我等二人为使。策腾札木参因病留后，并未前来，我只身携献主之贡物，于九月渡索洛木，由此前来，值罗卜藏丹津反叛，未能前来。即驻于我等班禅所辖绰尔济处。适逢翼长达鼐率兵由此来，我等便随来等语。故此，臣令喇木札木巴伊西车类于西宁歇息几日，雇骡遣三等侍卫第桑阿解送，于四月十二日启程遣之。为此谨奏以闻。

13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劫拿阿布济车臣台吉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奋威将军岳钟琪来报：一等侍卫达鼐报称：我于三月初七日抵达库库库图勒，闻之，额尔德尼台吉藏巴札布之弟阿布济车臣台吉匿居于托苏池东南布哈色布苏处，我等即率兵连夜赶行，十一日抵达布哈色布苏附近，我同副将纪成斌分兵两路，围堵阿布济车臣台吉牧场，即劫拿之。再，近伊居处之喀尔喀札萨克台吉佟莫克之叔沙尔都台吉惧，亦来投顺。故此，我等将阿布济车臣台吉执之，率沙尔都台吉，共同返回等因来报。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如此可嘉。即猪圈内抓猪，亦非如此易。实尔等诚心诚意，感动天神仁慈所致，否则，断不能如此。朕惟嘉尔等，内心喜悦外，惟降旨令尔等各自欢忭。

137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兵回西安察哈尔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因去年有青海之事，故臣调西安满洲兵五百，又自柴达木留察哈尔兵一百。今青海之事既然皆定，令西安满洲兵自四月初二日，陆续编队，遣返西安。令察哈尔兵于本月初八日，自西宁启程，出衡城边，遣返察哈尔。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甚有理，已饬部记之。

13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攻剿庄浪等地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去年大军抵至西宁以来，西宁附近所有番贼应降者，从与不从均已平之。惟庄浪、凉州西山内之番贼，伊等倚山险林密，暴戾之人亦多，虽数次征服剿杀，当时降服，且后又有变，仍乘隙截路行乱。若不清除伊等，断然不可。惟贼匪驻处，山险林密，我等大军原不惯行，若无四川蛮兵，即难以清除伊等。故此，除奋威将军岳钟琪所率一千五百兵外，臣又调瓦司、金川蛮兵八百。所调之蛮兵，于四月初六日，均抵达西宁。今经整休，乘机即灭番贼。俟事竣后，另奏闻外，嗣后调来之蛮兵亦照例获口粮、盐菜银。既然有关钱粮之事，伏乞圣主谕部在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已饬部注册。

137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用船载运小荔枝树送京城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看得，荔枝盛产于福建地方，小树插桶内种植者，官民家中皆有，其味不亚于大树所产者，此等小树木载船运至通州甚易，并不致使官民劳累，亦无需搬运工，是以，臣等商议后，将臣我衙门种植桶内之小荔枝树，于四月开花结果后，即载船由水路运往通州，经闰四月、五月两月行走，于六月初，赶在荔枝成熟之季，即可抵达京城。为此，臣等仅出租船费用，因不需太多费用，是以，臣等节省办理后，于本四月二十日启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朕甚是喜好吃荔枝，圣祖皇考先前亦知情，虽然如此，仅是水果而已，并非为饭茶，不能充饥，虽可解馋，实与尔等费力，再沿途滋生事端强行、众人指责议论而分心，实不相符，既然尔等已令启程，尽量少些，无需多捎。沿途即照尔等私物一般送往，即使有误以致丢弃，为此朕岂有指责尔等之礼？若尔等均照此办理，再酌情仍给尔等生路，若少有不便，为此无用之食物之缘故，朕岂有损害名声之例乎？

137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知县人选奉谕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等奏请遴选可补放知县之贤能官员二十人送福建任用，并将已保举之福建同知赓同佐、通判冯坚仍留补福建应升之缺。等语所奏折内奉有朱批：择员派省一事，并非长远之计，今无甚必要。第一，表面看之似乎所用者皆为贤能之辈。第二，似乎有请托迹象。若系劣员，反复参革改用，必遇贤能之辈。免除劣员、选用妥员大有裨益。未令下属抓其把柄之无私大臣等方能做到，一般之人甚难做到，知道此情后，斟酌轻重，竭力奉行。不可少有姑息。钦此。臣等谨接展读后，即行叩谢圣主教诲之凤诏。查得，知县之优劣，关系地方百姓，极为重要，若参革劣员，与百姓大有裨益，且示戒于众官员，亦有望造得妥员。是以，整顿吏治时，以惩处劣员为要。臣等铭记圣主训谕，不时访察官员优劣，从严教导，若有不悔改者，即行参奏，务必秉公据理办理。力争痛改循情姑息之恶习。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黄叔琳前来时，朕之降尔之口谕，伊前来后复奏予朕，伊所记有误，故此，将其所误传回，伊亦必定重新行文予尔，先误传后尔回奏之折送到之日，朕留下销毁。无需另行降旨。

13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黄国材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为福建巡抚黄国材而复奏折内奉有朱批：看得该黄国材，系一心地正直之人，但据其数次奏事看得，稍显才短近迂，此等情形应记于心，相遇时提示。协力上进为好。钦此。臣敬谨遵

奉。窃思，该黄国材心地甚是善良，言行耿直是实，圣主所见甚是。不久前数次奏事，虽才短近迂，但黄国材一如既往，感戴圣恩，仍容若遇效力地方，乘有生之年竭力奋勉。等语。据看果断应急、整饬营务等，黄国材尚可。臣留意俟相遇时，定将相互提醒协商，以求共进，以符圣主教诲之凤诏。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黄国材仍系一好巡抚，其子黄宾之名声甚是不佳，大概刚烈急躁，系与人不和之性格。

1375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为诸事皆蒙圣主教诲而叩奏折内奉有朱批：著自矢公忠，不可放松一时一刻，将为臣不易[①]四字铭记于心。钦此。臣为曾祖母受封而叩恩折内奉朱批：知道了。黾勉于所改所增之数字。钦此。看得折内朱批所改所增之处，于力矢公忠，在职竭尽心力，为仰副圣主训谕而黾勉，以仰报于万一耳。等语一行，其"公忠"两字，增加"廉刚"二字，"力"字改为"心"字，"黾勉"两字改为"惦记"。臣谨阅后，圣主训谕蕴涵深远，所改所增甚是明了而重要，陈明为臣之人侍奉圣上、管理官员、修身治人之法则。臣欣然遵从，不胜感戴，即行叩谢教诲之凤诏。窃思，自矢公忠，毫不掩饰，知为臣不易，每日矢慎矢勤，方能尽臣道，侍奉圣主。操守廉洁、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不为私念蒙蔽，方可整齐吏治，管理众官员。圣主教诲，实为圣人之上论，为臣之正道，臣嗣后惟以圣主教诲之公忠为准绳，修身养性；以圣主教诲之廉洁无私为准绳，勤修操守。时时铭记为臣之不宜，在职竭尽心力，以仰报圣主抚养大恩于万一耳。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两折，谨具叩奏。

朱批："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放置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为臣之人，理应如此将"为臣不易"四字照尔所奏谨记思索。

137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家族私事奉凤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奉凤诏不胜感戴谨叩恩事。

臣之往送奏折之把总张齐乘圣主所赏驿马，于三月初四日由京城启程，于三月二十九日抵达福州，臣跪接展读，臣为亲祖父呼扎阿曾被叔伯高祖席伯图过继为子一事奏请圣恩折内奉有朱批：尔此奏甚是在理，情属可怜。朕若当即降旨，尔之近族之人将意为尔跋扈，似乎朕偏袒尔，与尔等益加不利。是以，传法克金、多索里、鲁兰、产图、色德、袁坦等，朕详加教诲降旨，伊等感戴心服，情愿和好，如此，朕使法克金等为此事反请恩于朕，俟上奏后，朕再交付宗人府，以副尔恳请之诚意，著尔欣然侯旨。钦此。臣跪读后，不胜忭欢，感激涕零。即召集子孙大小，恭设香案，谨叩谢圣主大恩凤诏。窃思，臣我祖父呼扎阿、父僧森承袭叔伯高祖席伯图之官位，继承其家产，由盛京前来后，两代皆沐圣恩、享受荣华富贵。不料至父辈，得罪曾伯父、原内大臣吴默讷，收回所继承之家产、房田、家奴等，分给家族之人，臣我父子兄弟孑然离去，因无住房，至家

① "为臣不易"Wei cenbuyi(原稿系汉文)。

人园中架席棚入住，衣食无着，窘迫不已。臣父因悲伤于当年三十六岁便病故，臣母带我兄弟三人，承受重重磨难，惟重视读书，忍气吞声已历三十七载。此乃臣高祖、曾祖、祖父、父五代人之辛酸之事，臣每每想起便凄然泪下，永世难忘。为今生今世断难消除而担忧时，今圣主施以天地般再生之恩，以解除我祖父、父五代之辛酸之事，又预先断定与臣等无关，为使永行和好、召集臣之家族之人，面降谕旨，教诲合协为生，恰照奴才心意办理。又为使臣贱奴渴望之心得以欣慰，特赏驿马从速捧回朱批，圣主成全之恩甚重，圣主恩眷优渥，已成全臣至死孝敬祖父之心愿，亦成全臣历代祖辈们指望子孙之愿望。此仁此恩，实比天高比地厚，实难仰报，臣忭欢感戴之情，不胜枚举。臣惟时时感念圣主，日日祈祷万寿，以尽圣主教诲之忠孝之礼，与族人和睦相处，以仰副圣主仁恩。以至子孙铭记不忘，永远感戴圣主浩荡恩麻。臣不胜感戴圣主大恩凤诏，谨拟折叩首万次，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尔此等感戴之情，何必又奏，即便不奏一字，朕亦深知尔必定感戴不尽。

13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并报雨水沾足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于三月二十九日，臣往送奉折之把总张齐乘圣主所赏驿马，行程二十五日，抵达福州，臣跪接展读，请安折内奉有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京城一带春季天旱。初三日，系祭列祖之日，降雨沾足，大喜，为使尔同乐而特降。钦此。臣展读后，为圣主万安而欣慰，为圣主施恩问安而感戴不尽。再，三月初三日，系祭列祖之日，喜闻得雨沾足之喜讯，不胜忭欢，即叩谢凤诏。查得，南方夏季六月得雨难，北方春季三月得雨难，若三月得雨沾足，则系麦粮大获丰收之年。问及前来之把总，于三月初四日由京城启程返回，沿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均降得大雨。此皆因圣主仁政与先世帝王之道相符，圣主诚敬交孚，感格上苍，是以，天地气合，百神嘉祐，雨泽愆期，普降生长之恩于年谷、万物及百姓。实为天下万国同庆之喜。臣得悉后，不胜忭欢，叩谢凤诏，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据悉，尔所辖两省雨泽适均。

1378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允禵等奏补内务府教习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禵等谨奏：为奏闻事。

准内务府咨称：汉教习现缺十三员，移取应补之人。查得，内务府教习旧例将留京教习进士等考选。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已将辛丑科进士散馆，所取一二等留京遇扣缺补用，未取者教习官咨送吏部，注册回籍。故此，无可考送之员，臣等会同查得，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引见癸卯恩科进士有御笔尖圈记名来谦鸣等十七名，俱系情愿在各馆效力及在内官学教习之员，臣等拟将来谦鸣等照记名名次挨用十三人，咨送内务府，充补教习。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禵、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臣登德、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三泰、右侍郎臣蒋廷锡、翰林院掌院学士臣阿克敦、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臣张廷玉。

朱批：此议得好，知道了。

137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派王大臣等验看补放八旗前锋等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前锋统领护军统领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钦派裕王、果王、马尔萨、席尔根、讷亲（朱批改讷亲为拉锡）等，将补放八旗前锋、护军参领、护军校等事宜，分别验看具奏。现出八旗前锋参领缺二、前锋侍卫缺四、委前锋侍卫缺一、前锋校缺九、护军参领缺九、委护军参领缺五、三旗护军校缺十六、五旗护军校缺四十四。为补放现出八旗前锋参领、侍卫、护军参领、护军校等缺，请委派王、大臣等分别验看具奏。谨此请旨。

署前锋统领事务、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前锋统领臣席尔根，护军统领臣寿智、查克旦、讷亲、济当阿、汝福，署护军统领事务、副都统臣佛伦、吴光、傅尔丹。

13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河道总督赵世显案内家人自缢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经严加夹讯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家奴崔三等人后，于去年秋天，将伊等供认交付之银数具折奏闻。后以结案等因，催促伊等交银时，均推诿不交，且只拿出供给人等项，而并不交出其现有财物。臣即晓谕于其利害关系，一俟交出供认银两，其罪可免，等因劝勉，并暂停审讯伊等之隐瞒之情。秋冬之际，臣又再三开谕，又饬交按察使开谕，但犯人崔三只供无隐瞒，前后所交出之供认银两亦甚少。到十月间，臣得知伊等忍而不多交出之情形后，即行咨文按察使五日一次重责严催，臣又亲自督促重责严催，然该犯人极为奸滑，如何督催，仍推诿不定，且又不供出隐瞒之情。故于今年春饬交按察使复又严审，又拶讯其妻妾，仍不供出实情。该犯人多年作恶讹取，其家甚富，所有财产并不致于其供认数目。故于三月十五日，臣亲自传犯人严行夹讯。伊不堪刑讯，才供出二万余两银子。又供称，其主人好奢侈，费用甚多，其主人之子弟，兄弟之众子，皆用其主人之银两，实无隐匿，等语。臣觉得该犯人仍在隐瞒自己之财产，故于十六日再次严审。崔三供称，回到牢中后写出来，不敢丝毫隐瞒。等因供认。当夜，崔三又供写一万两银子后，交付其兄崔二，夜里偷偷自缢，而崔二等未觉察。臣思之，该犯虽死，但不可不详审其子、其兄、其兄之子。如今正在严行夹讯崔二、崔大、崔三之子，务必审出其隐匿于他处之家产财物之后，再审清其主人有无隐匿家产财物，时再具奏。至于崔三兄弟所供出之借贷、拖欠等项，如今严咨各地，向借贷、拖欠官民催取。故将崔三自缢之事先行具奏。为此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知道了。崔三等恶徒，引诱主人作恶，败坏国政，侵蚀钱粮，扰害百姓。此等之人，理当凌迟之该杀奴才。如此死去，太轻了。

138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苏松总兵保举游击已被刺死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明事。

臣前奏称，苏松总兵官陈田佩保举原天津镇标游击兰珠，故已咨取其原籍福建，一俟前来，即经核查之后，可否使用，时再奏定。等因具奏。旋据福建总督满保、巡抚黄国材来文内称，据漳浦县呈称，兰珠被兰源刺死。等语。臣又咨查兰源刺死者为是否原天津镇标游击兰珠其人。

今总督满保等咨复内称，兰源所刺死者，即为天津镇标游击兰珠也。缘何刺死，今在饬审之中。等语。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卫子丰、兵陈永吉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知道了。被人杀害之人，想必不可用。

13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保人一生无过者甚难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把总刘世宪举捧折子前来，臣即跪接启阅。奉旨：察张凯其人，非改品行之人。看来保举人甚难。朕登极后，即行当面开谕利害，推诚恩用之人，有者意外出丑，实不胜骇然。岂非人意乎？甚奇哉。钦此。钦遵。伏思，圣主如天仁而诚，宽而舒，无不养育众大臣官员。以得好人为要，凡用任何一人，务必加以造就、教诲、嘉勉、恩施。皇上眷念为官者实至极也。惟于众奴才中，其愚昧聪明善恶各异，有者因私欲所牵而本性泯灭，有负皇上所用之意，以致于图侥幸而行丑事。自始至终担保一人，实为极难之事。人性各异，有者嘴笨心明，能办事情。有者言明心昧，不明事理，不能办事。有者言行不一，有欺诈者，即用一二事试之，亦难发现，必须天长日久之后，核查所言所行，虽不能全知其善恶，亦能得知大概。臣留心察为官者，(**朱批**：甚是。)在数职上均能守法者，晋升后变坏者少。倘若心无定者，晋升后变坏者多。有者职任小官时品行好，升为大臣时，则有变者。有者职任小官时品行不好，而升为大臣时，则有修好者。对于人心品行，实难先期定断。如今圣主为内外官员赏恩甚厚甚重，其中感恩效力，以变为好官者多，而不顾行为，以图侥幸较少。何况，圣主由于惩恶扬善，故众人皆感惧圣主之殊诚神明，以改恶习。又奉旨：董永艾在此任上之声名，虽不甚坏，但不及按察使职任。著尔管教，令伊好生敬谨。将朕旨晓谕之。钦此。钦遵。臣将谕旨晓谕于董永艾。董永艾甚惊，并叩称：我乃末等之人，并无效力，但圣主施以殊恩，授为布政使，又抬入上旗，每次想到如何报效于圣恩之时，则甚惶恐 。为成为一名妥员，我虽竭尽勤奋，但我为人懦弱，而职任重大，办事任事不甚好，名声不及前任。对此，圣主不仅不治罪革退，反而宽免教养，蒙受天恩无穷。嗣后，奴才洗心涤虑，图作妥员，钦遵敕谕，谨理任事，以报天恩，而不敢丝毫怠玩，等语。臣曰：嗣后，尔若不图报圣恩，不成为妥员，我必纠参，绝不宽宥。等因，严行管教之。是以，将皇上三次所批十一件折子俱行加封后，一并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写。

朱批：将此开谕于伊。若在贪婪人中能以平常处事，则为好。今与何天培、鄂尔泰等人相比较，仍按照尔之夙愿以取好名声，能否？况且，福建之按察使、江宁之布政使二职，似为天地之间，务必教诲伊居官卓异以仰报于朕，朕才允可。李英贵、阿锡鼐皆为朕素认而恤悯之人，若败坏辜负朕之政事名声，朕自有严惩之规。再，伊若为报旧主之恩，而有所掣肘，当朕一经发觉，则可小心性命。伊若居官与鄂尔泰一样好，则为好。著再降旨。

13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蒙恩效力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敬思，皇上至圣至孝，思念笃实，天地感应。圣上亲诣祭陵之前，即已足降雨泽，为此万民雀

跃歌舞，勤于农事。车轿仪仗所到之处，百姓无不忭欢，瞻仰天颜，祷祝圣寿万万年。半月之内，已灭西部背叛蒙古，肤功克奏，军威扬天下。圣主登极之初，即调将军，派出官兵，建树如此丰功伟绩，委实自古少有之事。于是，海内外奸恶之徒畏于天威，不仅可改悖逆之心，而可循法守法。嗣后，四海之内，万年之中，必将升平。皇上劳天心，苦圣躬，治益求治。臣等恭逢盛世，太平安逸。凡闻西部喜报之所有官民，无不合掌欢悦颂扬。且圣主为居民祈雨，而上天仰副圣意，于三月初三日，自京城至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江南、浙江七省，皆足降一日之雨。此皆皇上念百姓为国本，以重农事所致。(**朱批**：闻得尚有些微蝗虫。)由于雨泽适时，五谷齐长，百姓喜迎丰收之年，为此无不感激。皇上之意，乃为天意，上天之恩，乃为皇恩，臣等随皇上之福而生，百姓随从臣等之福，全民沐浴于皇恩。圣主思念对祖皇帝之重托，宵衣旰食，勤奋治理，而臣等蒙皇上选用之恩，何敢少懈。惟愿仰副天意，钦遵教诲，以尽心力。谨而谨之，慎而慎之，勤而勤之，以达于地方无事，文武和睦，兵民严管，图报天恩。(**朱批**：尔实为言行一致之省臣。尔之好名声，充满内外，朕实不胜嘉许。但愿照例勤之。)再，臣之见识浅薄，又职任封疆，正为每时每事不称职而惶悚之际，圣主又格外施以殊恩，将臣之二名小子皆授以官。臣阖家全体蒙受恩德甚重甚深，具奏万言，亦难报答。只臣自始至终不改愚忱，照旧效力行走。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写。

朱批：知道了。

1384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请杜绝部院书办营私舞弊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太仆寺少卿臣萨克素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窃臣恭惟，所以考取部院之书办，乃为抄写文书矣。经躬行效力，期满五年之后，再送到吏部，以考核候缺者，乃因专门效力之故矣。今有者考入书办之后，不在衙门行走，而雇人代为行走。俟五年期满之后，送到吏部考级候缺。于是，彼奸诈之徒不在衙门行走，以为无人认识知晓，将其缺或移给兄弟，或受贿后令他人顶替，或改名换姓后在其它衙门又当书办之处，均难逆料。嗣后，凡有考取书办者，令其正身在衙门行走，期满五年之后，由该堂司官员保送吏部考核候缺。若能如此，似可杜绝奸徒舞弊。为此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138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郎中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臣部文选司郎中沈近思升任员缺，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奉旨：乔学尹著补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仍兼监察御史行走。钦此。

今据臣部考功司员外郎乔于瀛呈称：乔学尹系我亲侄，例应回避等情。查定例，嫡亲伯叔若在同衙门，官小者回避等语。但乔于瀛系会考府主事，因办事强干，臣等于雍正二年正月内保奏补授臣部考功司员外郎，仍兼会考府行走。在臣部三月以来，行动勤慎，今乔学尹既奉特旨：著补臣部文选司郎中，呈遵例令考功司员外郎乔于瀛回避，回会考府办事或仍留臣部考功司兼会

考府行走之处，伏候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一级臣傅绅。

朱批：乔于瀛仍留吏部。

13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仍任用受参游击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先参原四川提督下游击申立孝，革职拟罪。逢恩诏宥罪。臣抵至西宁，将申立孝携至汛地效力以来，伊知身带罪，若不尽能效力，断然不能恕罪，凡战阵均冲锋效力。臣思之，汛地效力乃为臣之品行，宥罪效力乃圣主之恩。故此，将四川革职游击胡浩、申立孝二人，均携至西宁汛地效力。胡浩系革职未拟罪之人，臣视其效力即先具奏，补放守备。申立孝原为拟罪之人，即不可补官，此次军事，申立孝既然又超众效力，西宁总兵官所属参革之威远堡守备范如青之缺，欲调补西宁总兵官下北营守备卢扬槐。卢扬槐之缺，伏祈圣主补放申立孝。故此，申立孝益知图效，况诸凡戴罪者，均可各知悔过图新。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奏谕部。

1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回驻松潘扬威之满洲兵丁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因去年有青海事，命副都统黑色率四川满洲兵，驻松潘扬威。今青海既已定，松潘若有绿旗兵，足以扬威。故此，臣命副都统黑色率驻松潘之四川满洲兵均撤回，故于四月初八日咨饬办理四川军务之护军统领讷亲、侍郎塞尔图、巡抚蔡珽。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已饬部记之。

138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区雨雪粮价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自从二月二十七日奏闻盛京属地降雪、米谷价情形之后，于三月初三日、十一日、四月初一日，降雪有三、四指之厚，于初六日、十一日、十六日，又降雨四、五指不等。每年青黄不接之际，米谷之价攀升。今年赖于圣主鸿福，雨水继续适时，麦子、大麦长势甚好，杂粮播种之后，谷物、高粱均已长出。由于风调雨顺，米谷之价并未攀升。查时价，以仓斗计，小米一斗为五分六七厘银，高粱一斗为三分五六厘银，豆子一斗为六分一二厘银不等。为此谨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户部侍郎臣格尔布、奉天府府尹臣邹汝鲁。

朱批：览奏，不胜欣悦。春季雨水，由于天下各省皆赖天恩而得以适时。

138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盛京地区农作物长势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臣唐保住谨奏。

臣唐保住之请安折子送来后，即行跪接启阅，谕曰：圣躬甚安，朕欣悦尔有起色。尔应到附近地方随意游玩调养。钦此。又于唐保住以前请安折子内奉朱谕曰：朕躬甚安。尔可安好！新年大禧！愿全盛京都平安，军民愉快，雨水适时，五谷丰收，一切如意。钦此。窃臣伏思，圣主为天下众生各得其所，太平安逸，无不圣虑周详，日理万机，又念盛京为发祥之地，甚为重要，只有连年丰收，米谷价廉，才使官兵民均得以安适生活。皇上之此至意齐天，故而盛京地方连年丰收，且自过年之后，又雨水适时，五谷播种完后，麦子、谷子、高粱长势比去年更为喜人。此皆赖于圣主鸿福，而寰宇得享太平福祉。再，唐保住屡蒙圣主殊恩，又奉有朕欣悦尔有起色，尔可安好之温谕。为此不胜欢悦，而又惶恐。唐保住不知如何才能报答圣主之格外殊恩？除望阙叩谢外，不知如何具奏为好。唐保住不胜欢悦谨叩恩具奏。

朱批：知道了。将尔之痊愈情形，何不具奏？朕甚想念。每次要如实奏闻。再，朕览尔参奏永福之情形，永福必参奏尔等。尔等所奏必慎之。当永福所奏前来时，朕加考虑，拟另降旨。

1390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参副都御史永福干预将军衙门事务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以祈睿鉴事。

圣主授永福为副都御史，以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者，乃专门查管逃人、作乱、偷挖人参之事，在办理事务时，仍与臣等商酌办理，将偷挖人参案件，也与臣等会同审理，而并非兼理将军衙门之事。永福到达之后，不勤于钦交本职事务，每次皆言奉有密旨。又言威远堡等六边至关重要，皇上派副都御史前来，可无目的乎？我前来时奉有密旨曰：尔抵达后，暂勿具奏一应诸事，待朕造匣子后寄送尔时，著再具奏。如此，只有尔能启开，朕能启开。等语。到处宣扬，又威吓盛京文武官员无一能者。每次审理人参案件，动辄争吵，或责骂协领、章京等官员，意欲强办将军衙门事务。故于去年，臣欲赴京觐见金颜，以奏陈此情。由于未能奉旨赴京，故亦未能具奏。臣衙门于每年春季，皆为拴修已经倒塌、损坏之柳条边，刨挖壕沟，而咨行该城守尉、边门章京等，以拴修之。故于今年三月间咨行该城宁尉、边门章京等，而永福则来之我衙门声言，威远堡等六边归我统管，不行文与我，而咨行章京，其为何故？等因，肆意辱骂佐领章京额勒布。于是，副都统卫色与之曰：虽将威远堡等六边交尔统管，但亦未令我等不管六边。尔何以骂章京？此皆系我饬交办理之事。时尔至吉林乌拉审理案件，尚未返回，故而未行文与尔。等语。永福闻此之后，话更多，并骂曰：该死的奴才，不理睬谕旨，我必奏参。等语。肆行谩骂。对于我等派去管理挖人参人员之协领、章京等，伊认为不合适，务令改派。等语，固执己见。臣等虽为愚昧，但蒙圣主格外擢用之恩，以办理将军衙门事务。派出官兵当差行走，皆为臣等职内之事，且协领、佐领章京等，皆为皇上选补之员。但永福则称臣等派出之协领、章京等不合适，令另改派。又辱骂我等委以办事之章京等员，声言纠参。等因，进行威吓，意欲独办将军衙门事务。永福理当住于开原，以报圣主擢用重恩，恪守职任。然而并不效力于皇上委用之事，违旨干预将军衙门事

务，声言奉有密旨，以淫威恐吓人。如此种种，皆多负于圣主擢用之恩。臣等叨蒙圣恩甚重，对于永福之违背谕旨、肆意妄为、过于猖狂举止，不能不加奏闻。是以谨奏闻。伏祈睿鉴。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

139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副都御史永福辱骂官员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等谨奏：为据实奏闻，以祈睿鉴事。

圣主补放永福为副都御史，以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专查逃人、作乱、偷挖人参等事。在办事时，仍令与臣等一同商酌办理，凡有偷挖人参案件，亦令与臣等共同审理，并无令其兼理将军衙门事宜。永福到达之后，并不勤奋办理钦交职内之事，而每言奉有密旨，又言威远堡等六边无甚重要，而圣主派副都御史前来，可谓无意义乎？本职前来时，奉有密旨曰：尔到达后，凡事暂不具奏，俟朕寄去匣子之后，尔再具奏，只有尔能开启，朕能开启。等因，到处宣扬，到处作威，声言盛京地方文武各官无一能者。每次审理参案，必行争吵，且又斥责辱骂协领、章京等各官，意欲强行承揽将军衙门之事。去年，臣欲至京城觐见圣颜，以具陈此等缘由，因示奉旨而成行，故未具奏。臣衙门每年春季皆为修复柳条边、控掘濠沟，咨行该城守尉、边门章京等修复之。是以，于今年三月间，即咨行城守尉、边门章京等。永福来至臣衙门言称，威远堡等六边门，乃属本职总管，何以不行文于本职，而行文于章京等？言毕即行辱骂该司牛录章京厄勒布。于是，副都统卫色与之曰：威远堡等六边门虽归尔总管，然亦未令我等不得管理。尔何以辱骂章京？此等皆为我等咨交办理之事。时尔已至吉林乌拉审理案件，尚未归来，故未咨行于尔。等因告之。伊反加饶舌辱骂曰：该死的奴才，不遵行谕旨，本职必将参奏。等因，肆意漫骂。并言我等所派出管理挖参人之协领、章京等不可行，令另改派，等因争执。臣等虽为庸懦，但仰蒙圣主格外任用之恩，其办理将军衙门事务、派官兵当差行走，皆为臣等职内之事；且彼协领、佐领章京等，皆为圣主选补之员。然而永福言我等所派出之协领、章京等不可行，令另改派。又辱骂我等交付办事之章京等，扬言参奏，肆意威胁，意欲承揽将军衙门事务。永福应驻开原，以报圣主格外选用之恩，笃勤职守。效力行走。然伊并不能尽职于圣主委任之事，违背谕旨，干预将军衙门事务，每言奉有密旨，处处宣扬，威胁唬人，实有负于圣主格外选用之恩。臣等叨蒙圣恩甚重，不能不奏闻永福违背谕旨，肆行狂妄之事。是以谨具奏闻。伏祈睿鉴。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

13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夔州副将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遵旨请补副将事。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兵部咨称：三月十六日奉朱批：董玉祥之缺，命宋可进补。夔州副将之缺，年羹尧会岳钟琪保奏一人。钦此钦遵，咨行等因。故此，臣与四川提督公岳钟琪会商，夔州地方，虽与湖广相交，但均属内地，甚是太平，易练兵防守，暂遣官署理，亦可无事。陕西和州副将所辖地方，与青海交界，且于防守处驻番子等甚多，因此若无熟悉边界事务，具备德才之官员，不能胜此任。和州副将陈君往巴里坤汛地甚久，若陆续遣官署理此印营务之事，难以得人。雍正元年四月，臣遣西宁总兵官属下左营游击岳朝龙署理以来，文武官员彼此和睦，兵民甚安。

和州附近番子无不惧降。再，此俸禄亦久，实符地方官员，伏祈圣主将陈君之官品晋升一级，调补夔州副将；陈君之缺，由岳朝龙晋补和州副将。如此，于边界地方甚有益。补放岳朝龙应否之处，恩自主出。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陈君晋升一级，调夔州副将。岳朝龙补和州副将，该部知道。

13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至西宁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今年四月十五日，达赖喇嘛遣使都喇勒台吉，达赖喇嘛送臣之佛尊、吉祥结、舍利、灵丹及唐古特文书一件，携至西宁。都喇勒台吉又于去年将达赖喇嘛、班禅送臣我之礼物、佛尊、舍利、灵丹、具文告称：去年达赖喇嘛、班禅以噶尔丹锡勒图为使，携礼物等项遣送内地，抵至木鲁乌苏，闻罗卜藏丹津等叛乱，侵掠戴青和硕齐等，未来而返回。我今年来时，均携至来等语。将达赖喇嘛二次行文、班禅行文，翻译观之，均具奏罗卜藏丹津等肆意行恶，祈转奏君主，宽恕伊等，爱惜生灵之语。故此，臣咨复达赖喇嘛、班禅，罗卜藏丹津尽绝众生，毁坏黄教，挑起战端，侵犯边界，肆意行恶，圣主轸念黄教、众生，以伊等为顾实汗后裔，不忍剿杀，屡次宽恕降旨，由我处开导利害，停止战端，故于去年十月，我亲往西宁，至今年二月，数次行文晓谕，罗卜藏丹津等人并不晓君主好生仁爱之怀，仍相互侵掠，灭绝众生，战端不停，方遣大军，将青海为首之重犯均平定。今除咨称展拓黄教、顾实汗后裔、众无罪者，永享太平安生等语遣之外，著遣使都喇勒台吉等于西宁歇息数日即启程返回。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喇嘛、和尚、道士就是此一种妇人之仁，不论是非回字回得甚好。但西藏备万余兵，拒捕罗卜藏丹津，今又替他讨饶恕，朕略不解。依你看来，他们是什么主意，来人光景如何，丹津若逃往藏，他们如何区处？可将乞宽来字翻译的闲带来看看。

139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代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带来商货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甘肃巡抚臣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先据理藩院来文内称：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根敦等运来货物，一时难以全部售出亦难预料，既然如此，交付巡抚绰奇，以略高出时价折价全部买进。等语。于三月十四日，员外郎老弥率留巴里坤之使臣巴图尔等抵达肃州。臣差员询问巴图尔等：尔等交易，是否等候根敦等？查问其携带之货物数目及索要之价后。巴图尔等言：货由我等折价交易，无需等候根敦等。我等所带貂皮、白鼠皮、灰鼠皮、狐皮、沙狐皮、猞猁皮、葡萄等物之数目，已告知通事分别书写汉字。合计其索要之价为一万九千两余。是以，与巴图尔等言：尔等先前在此交易之价及索要之价我等皆知，尔等可将实价告知我等，即付给所折银两。等语。尔等言称：先前估计尔等讨价，商价所定稍高。今既然不与我等讨价，将我等索价实数复行告知通事，缮写汉字。若照此付银，我等甚是欣喜。等语。合计其商物总价为一万三千九百两余。是以，臣访查地方时价，商人言货物欠佳，以根敦等先前交易之价与现在时价估计，所有货物不超过一万两。等语。臣钦惟，策妄阿喇布坦甚是恭顺，特差使臣问安。理藩院来文内亦交付可略高时价付钱。既然如此，臣仰副圣主抚恤边陲之至意，照其索价，付银一万三千九百两余。对此，巴图尔等瞻天欢忭而叩。俟根敦

等抵达肃州后启程之时，另行奏闻外，今将代买之情，谨具奏闻。

甘肃巡抚臣绰奇。

1395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谕巡抚绰奇：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将至，既然由尔地方经过，应以大国友好之礼相待，凡食、骑、用之物应供给充足。据闻，先前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经过尔地方时，均苟且相待，牲畜等物供给甚少。尔自办理军粮以来，侵蚀数十万两，竟稍不危惧，而接待外国使臣，竟如此吝啬，不体面。此事能用多少？是次，使臣来往时，著诸事从宽办理。以示大度。倘若仍同先前吝啬，断不可宽免尔。又已降旨将军富宁安：是次使臣从宽体面接待，著从严交付绰奇。降旨一情，无需谓之施恩晓谕使臣。而系尔大臣等理应如此办理。为此特谕。

13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西部平定举行献俘礼仪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大学士、议政大臣、九卿等官员谨奏：为圣威远播，西部永定，沿循古制，以行献俘受俘礼事。

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贼渠已送京城事。今赖圣主之天威，官兵奋勇向前，已灭青海之逆贼。查得，去年由罗卜藏丹津等捉索诺木达什，夺取昌玛尔后，拨给阿喇布坦鄂木布。劫掠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察罕丹津者，名为罗卜藏丹津倡率，实则罗卜藏丹津乃一酒徒，极愚昧之人，虽有此心，亦独一人，难以而为之。以上皆由吹拉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桑巴扎布此三人为首，给罗卜藏丹津出谋划策而为之，青海人皆知此事，实属异常贼渠。故臣派出旗员一名及兵二十名、绿旗武弁一名及兵十名，于四月初四日将吹拉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桑巴扎布由西宁锁解兵部。一俟抵达，由兵部奏请圣旨后，将此等贼渠之罪名公开，在京城即行正法。如此，外藩各部蒙古闻此后，皆知儆惕。再如吹拉克诺木齐等所行凶顽者，尚有几何？若不将伊等质审穷诘，而即行正法，则必青海众人不心服。故臣将伊等押至会盟处详细质审，公开罪行。若有该杀者，再行示众正法。如此以来，嗣后彼众蒙古皆惧于天威，且又得知国法。为此谨奏闻。等因。于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公舅舅隆科多传奉旨：此次所奏肤功，乃皇父所遗者矣。将此业已告祭于景陵。今日已将贼渠拿解前来。自古以来，皆有将所获所俘者献祭于太庙之例。此事如何施行，著总理事务之王、大臣、大学士、议政大臣、九卿查例议奏。钦此。钦遵，臣等伏查，古时候，派将军去统兵，而奏功凯旋后，皆有献俘受俘之典礼。又查唐宋明季之献俘受俘典礼，先派员至太庙献之，继而献社稷，再继而登门楼宣告捷音，以接受俘虏。此三项礼仪皆连续进行。皇上圣谟远播，圣威昭著，仅在半月之间，平定青海，尽数拿获助罗卜藏丹津作恶之党伙。今从大将军年羹尧处将倡率叛逆之贼、唆使劫掠之贼渠吹拉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桑巴扎布三贼，圈解到京。将此应援照古代告太庙、祭社稷之例，沿用唐宋明季献俘受俘之礼仪，先献俘于太庙，继献俘于社稷时，皆派首辅大臣一人前去告祭之。所恭请者，次日皇上临南中门门楼，以施行受俘礼仪。如此，上则以副天地祖先佑庇造福之至意，下则以纾内外官民悦盼之心。已经酌古参今，此乃极为合理而不可更改之条例。至于通告击贼之礼仪，先因大将军年羹尧多次奏报捷音，又业已通告天下，故不再通告。而献俘受俘之礼仪，则拟

交礼部核查条例具奏之。其告祭之祭文，拟交翰林院编写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大学士臣马齐，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内阁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王顼龄，大学士臣白潢，协办大学士、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世子臣弘昇，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镇国公臣德普，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都统臣马尔萨，都统臣拉锡，尚书臣特古忒，吏部尚书臣田从典，侍郎臣傅绅，侍郎臣巴泰，侍郎臣沈近思，户部尚书臣张廷玉，侍郎臣常寿，侍郎臣李周望，侍郎臣托时，侍郎臣景日昣，办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祹，尚书臣张伯行，侍郎臣登德，侍郎臣王景曾，侍郎臣三泰，侍郎臣蒋廷锡，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侍郎臣伊都立，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侍郎臣马尔齐哈，侍郎臣马喇，侍郎臣高其佩，工部尚书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侍郎臣萨尔纳，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左都御史臣朱轼。

朱批：依议。

1397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举行受俘典礼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大学士、议政大臣、九卿等官员谨奏。

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臣等为献俘及接收俘虏之典礼一事议奏后，本日，国舅公隆科多前来转降谕旨：此次平定青海地方，全仗皇考遗功，故此，得胜之讯传来后，即行告祭景陵。大将军年羹尧擒获贼首吹喇克诺木齐等三人，解送至京城。是以，朕命议定太庙献俘典礼之例，以答上天神庥。今众王、大臣等一并议定接收俘虏之典礼。若将此归功于朕，非朕之本意。倘若仅行献俘之典礼，而免行接收之典礼，是否可行？若众王、大臣复查典章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谨查得，历代出征凯旋后，将俘虏献于太庙、太社后，即行接受俘虏之典礼，乃为声讨叛逆之罪、示以天讨，以重国法矣。自唐朝开元、天宝以后，石国王刘丕、吴亢济被擒一事，史书仅载接收俘虏之情，而无献于庙中之语。由此可见，先前有接收俘虏而无献于庙中者；献庙中而无不接受俘虏者。况且，圣祖皇帝遗留之伟绩，由皇帝告成，圣祖功绩即皇帝之功绩，谨请皇帝照臣等所请准行后，于太庙、社稷坛献俘之后，请举行接受俘虏之典礼。如此与先例恰好相符，亦可阐扬大典。为此谨奏。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多罗贝勒臣阿布兰，大学士臣马齐，尚书公国舅臣隆科多，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内阁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王顼龄，大学士臣白潢，协理大学士事务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世子臣弘昇，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镇国公臣德普，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鄂伦岱，都统臣玛尔萨，都统臣拉锡，尚书臣特古忒，吏部尚书田从典，侍郎臣傅绅，侍郎臣巴泰，侍郎臣沈近思，户部尚书臣张廷玉，侍郎臣常寿，侍郎臣李周望，侍郎臣托时，侍郎臣景日昣，办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臣允祹，尚书臣张伯行，侍郎臣登德，侍郎臣王景曾，侍郎臣三泰，侍郎臣蒋廷锡，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侍郎臣伊都立，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侍郎臣马尔齐哈，侍郎臣马喇，侍郎臣高其佩，镇国公臣德普，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玛尔赛，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玛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兵部侍郎伊都立，侍郎臣牛钮，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尚书臣李先复，侍郎臣萨尔纳，都察院左都御史殷泰，左都御史臣朱轼，副都御史臣觉罗包德依，副都御史臣江球，副都

御史臣汪隆，通政司衙门通政使臣图兰，通政使臣王沛憘，大理寺正卿臣觉罗常泰，正卿臣梁文科。

朱批：知道了。

13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西安披甲选补军中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窃奴才出征时，原先带来之笔帖式甚少，且后来遵照部文又遣回笔帖式，故于奴才处仅有办事笔帖式算珠一人。后又差算珠至吐鲁番，故于奴才处无一名办事笔帖式。由于军中事务繁多，而笔帖式少，故从初来来军中之西安披甲中，选取十余名识字之人，以用于纪录档册、办事事项。其中，西安镶蓝旗萨尔泰佐领下披甲取为委前锋喇三岱、镶红旗汉军孟卫祖佐领下披甲扬子兴，虽为小兵，但能勤勉办理所任之事，为人谨慎，多年无过。奴才恳请皇上施恩，将喇三岱、扬子兴授为笔帖式，以利于军中效力。俟事毕而回西安时，改补为西安将军印随从笔帖式，以消军中之缺。等因。奏请皇恩。缘系奏请皇恩之事，未敢找人写，而奴才亲自具折谨奏，请旨。

朱批：著依奏准行。

13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暂不接收阿克苏等城投诚回子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奉圣主朱批谕旨曰：谕将军富宁安，将阿克苏、库车等投诚十一城首领所派使臣，再从吐鲁番迁走后又返回之回子等，仍准住于吐鲁番地方，并将继续回来之吐鲁番人确信，著速奏报。将为首前来之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著送京师。著晓谕阿克苏、库车地方所派使臣，今策妄阿喇布坦极为恭顺求和，并派使臣前来，我大国亦相应派使臣前去。今若接收尔等投诚，则有损于修好之道，且尔等与策妄阿喇布坦就近居住，被策妄阿喇布坦侵吞与否，亦未可知。我使臣前去议定修和之前，尔等暂且等待。倘若与策妄阿喇布坦修和之事无成，尔等可以前来投诚。倘若有成，我亦必为尔等指定一处，安定生活，而不被策妄阿喇布坦侵吞。等语，明白晓谕，好生款待，以利等待。尔前奏请派兵吐鲁番、鄂隆吉之事，已由议政议之。今正在议策妄阿喇布坦恭顺派使臣求和之事。青海之事已告结束，倘若又派兵去吐鲁番，则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必起疑心，且有致于劳顿马畜。故由议政议此后已行文，尚未到达，尔之此事又奏报前来。凡为军务，不可不预先防备。今于吐鲁番地方，由于回子等前来投诚，而尔受理后已派兵前去者甚是。其间，由议政议咨之文到达尔处后，又令停派，亦未可知，故拟特谕寄送。我派使臣众佛保、扎锡等，一俟抵达尔处，可将此事详细告知于伊等。从继续返回吐鲁番之回子处，若获得何等消息，亦明白告知于伊等。伊等得知此事为好。再，经晓谕伊等之后，令伊等极详密之。除伊等二人之外，对跟随伊等前去之人，一人也勿得知晓。将尔之奏折留下后，一俟核实该事。并候尔等再具奏，又汇总议定时，朕另降旨。再具奏时，以尔之意，以此事应如何办理，亦一并缮写具奏。特谕。钦此。钦遵，臣即跪读，伏思，圣主不分内外，普遍施恩于众生者，如同天地，天意无所不至，神谋妙算，如同日月。圣主深虑，若接收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之投诚，则必损策妄阿喇布坦恭顺求和之道。若不接收投诚而加以拒绝，则必失从远处仰慕仁化而前来投诚者之心。因而，经深思熟虑

之后，降敕曰：著晓谕与阿克苏、库车地方所派使臣，今策妄阿喇布坦极为恭顺求和，并派使臣前来，我大国亦相应派使臣前去。今若接收尔等投诚，则有损于修好之道，且尔等与策妄阿喇布坦就近居住，被策妄阿喇布坦侵吞与否，亦未可知。我使臣前去议定修和之前，尔等暂且等待。倘若与策妄阿喇布坦修和之事不能定，尔等可以前来投诚。倘若有定，我亦必为尔等指定一处，安定生活，而不被策妄阿喇布坦侵吞。等因，明白晓谕。此一特谕极为神明，极为深远，无不周详。臣钦遵上谕伏思，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相距策妄阿喇布坦住地甚近，离我吐鲁番较远，且又大戈壁相隔。倘若接收回子之投诚，必致于陆续驻兵。倘若驻兵较少，则必多有悬念。倘若驻兵较多，则因路途遥远，多有戈壁，接续兵难派驻，且盘费粮米亦难供给。倘若从回子处摊派盘费，则必伊等又生异念。因为伊等不堪忍受策妄阿喇布坦之徭役，才来投诚圣主。使臣达尔玛等前来时，臣详细询问伊等，以回子之力能否征讨策妄阿喇布坦时，伊等言称，十一城回子有七万余人，器械较少，如果挑选，可得兵万人。前我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皆由吐鲁番之苏尔坦等为首统管。自从策妄阿喇布坦带去二位苏尔坦之后，即无为首统领之人，而各城皆设有伯克，今有阿林讷泽尔伯克、阿布都力耶木伯克二人为首领。我众伯克等心不齐，又无为首统领之人，故难征讨策阿喇布坦。等语。此等情形，臣已具奏。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虽有七万余回子，但彼回子等，极怯弱，性无定，不可信。再，回子等皆降服于策妄阿喇布坦已日久，且前在吐鲁番之数万回子，只有几百名厄鲁特人赶牛羊一般被带走。由此观之，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实难抵御策妄阿喇布坦。然而，据闻策妄阿喇布坦已杀其卡伦人员，又捉走。由此观之，必定对阿克苏、库车用兵所致。彼回子等所赖者，乃我军矣。在受困之下，必定派人来求救。倘若已经接收其投诚，不能不派救兵。若派救兵，则因路程远，多戈壁，一时难于抵达，且我兵马又致于劳顿。据其此前所派使臣言称，吐鲁番之二万回子，拟于三月底到来。如今仍未到来，由此看来，在沿途被策妄阿喇布坦截走之处，亦难逆料。再，策妄阿喇布坦者，乃边陲之一小台吉。倘若已经发大军，极易于剿灭之。然而，圣主不施于天讨者，乃因初次登极，又矜哀准噶尔一部，故而未加兵刃，惟愿仁以抚绥，能以向化，亦因如同天地，好生至仁。呼图克图之使臣到达后，策妄阿喇布坦即向圣主请安认罪，恭顺求和，此举亦符合圣主抚远之仁意。今日依赖圣主之天威鸿福，在十五日之内，即定青海。对此，策妄阿喇布坦一定必有所闻。策妄阿喇布坦极狡黠，其所依者为青海，仍不时派使臣至青海，以教唆离间青海之人，打探我方消息，并趁机带走茶、布等物品。如今已经平定青海，策妄阿喇布坦闻此之后，不仅肝胆破碎，而且亦甚惧怕我对其用兵，此一点无可质疑。于是，或又派使臣奏请圣主，或我使臣到达后，策妄阿喇布坦又恭顺派使臣请求圣主。届时，圣主若施恩宽恕，则边境事宜妥当办成，此皆符合于圣主抚远之至仁之意。倘若策妄阿喇布坦饰词执拗，修和不成，则将如此之人不必留于圣世。如今皆赖圣主鸿福，而天下太平，四海无事，我官兵纷纷振作，欲向前奋勉。故整顿我军，将马畜、粮饷、火器等一应事项，均加事先经理有条，准备妥当。一经进军，扼据形胜以穷竭之，或我大军直捣伊犁，以灭策妄阿喇布坦。对于此事，届时等候圣主之裁定。目下已派使臣前去策妄阿喇布坦处，故而暂不接收投诚 。又圣主谕曰，再具奏时，以尔之意，对此事应如何办理，亦一并缮写具奏。钦此。钦遵，仅将臣之愚见具陈，以奏请皇上之教诲。伏祈圣主教诲。再，我使臣众佛保、扎什到来之后，臣遵照圣主教谕，将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欲来投诚之事，再有使臣达尔玛，又有莫罗老在等拿解之厄鲁特人衮楚克之所言，均加详加转告众佛保、扎什二人，而不让其随从一人知道。此外，驻吐鲁番之都统穆森等尚未呈报吐鲁番回子之到来情形，故臣又咨行穆森等，或有二万回子全来，或有一半回来，或有一二人逃回来，经详细询问后速报，欲以奏闻，不得有误。等因咨行。其间，倘若穆森等将回来之回子情形呈报，臣将所报情形奏闻外，亦明白晓谕众

佛保、扎什。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所奏甚是。尔有此心，而对前事何以所办粗率？所奏知道了。所颁前旨明白。

1400 雍正帝上谕一纸

谕将军富宁安：将阿克苏、库车等投诚十一城首领所派使臣，再从吐鲁番迁走后又返回来之回子等，仍准住于吐鲁番地方，并将继续返回来之吐鲁番人确信，著速奏报。将为首前来之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著送京师。著晓谕阿克苏、库车地方所派使臣，今策妄阿喇布坦极为恭顺求和，并派使臣前来，我大国亦相应派使臣前去。今若接收尔等投诚，则有损于修好之道，且尔等与策妄阿喇布坦就近居住，被策妄阿喇布坦侵吞与否，亦未为可知。我使臣前去议定修和之前，尔等暂且等待。倘若与策妄阿喇布坦修和之事无成，尔等可以前来投诚。倘若有成，我亦必为尔等指定一处，安定生活，而不被策妄喇布坦侵吞。等语，明白晓谕，好生款待，以利等待。尔前奏请派兵吐鲁番、鄂隆吉之事，已由议政议之。今正在议策妄阿喇布坦恭顺派使臣求和之事。青海之事已经结束，倘若又派兵去吐鲁番，则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必起疑心，且又有致于劳顿马畜。故由议议此后已行文，尚未到达，尔之此事又奏报前来。凡为军务，不可不预先防备。今于吐鲁番地方，由于回子等前来投诚，而尔受理后已派兵前去者甚是。其间，由议政议咨之文到达尔处后，又令停派吐鲁番之兵，亦未可知，故拟特谕寄送。我派使臣众佛保、扎锡等，一俟抵达尔处，可将此事详细告知于伊等。从继续返回吐鲁番之回子处，若获得何等消息，亦明白告知于伊等。伊等得知此事为好。再，经晓谕伊等之后，令伊等极详密之。除伊等二人之外，对跟随伊等前去之人，一人也勿得知晓。将尔之奏折留下后，一俟核实该事，并待尔等再具奏，又汇总议定时，朕另降旨。再具奏时，以尔之意，对此事应如何办理，亦一并缮写具奏。特谕。

14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前锋统领丁寿率兵返抵巴里坤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圣主朱笔谕旨曰：朕躬甚安。尔等及官兵皆可安好？丁寿等冬季行军，想必全体均为劳顿。青海之事如此速成，在梦中亦未敢奢望。若知如此，何必调迁尔等，致使尔等徒劳。如今青海之事已经告成，因而策妄阿喇布坦之修好之事可信，从此军事纷争可以平息，尔等除待朝觐朕之外，再无事了。京城内外皆甚平安，又时雨适时，因而喜气充溢。此皆皇父天神慈悯庇护施恩所致。朕仅合掌而欢悦外，亦不知如何降旨于尔等。但愿尔等各大臣官兵全体愉快速归，以期喜相会。尔等各自放心，高兴等候。钦此。臣即跪读凤诏，不胜欢忭，当即召集满洲、蒙古、绿旗各大臣官兵，公同聆听圣主之谕旨。当闻知皇上龙体万安，又京城内外皆甚平安，时雨适时，因而喜气充溢时，所有大臣官兵曷胜欢悦，合掌朝天叩拜。臣伏思，自皇上丕承鸿业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龙体虽在九重，而圣虑无不及于四海万民，惟恐天下有一人失其所，因而无不夙夜忧戚。青海之罗卜藏丹津等人，逆天而行。其忤逆妄为之罪，极为显然。而圣意仍以为，可以宽免其罪，改恶进善，为此恤悯启迪，再三教诲，期以造就成全。然逆贼罗卜藏丹津等人，其久享皇恩之福祉已尽，不悔罪改逆，反而进犯边塞。圣主在无可奈何之下，才授神谋妙算于大将军、太保

公年羹尧，不得已而施以天讨。在十五天内，将逆贼党伙俱行生擒，平定叛部，势如破竹，肤功克奏，委实自古无有。在军营之大臣官兵闻此后，无不雀跃欢忭。又目睹圣主朱笔谕旨曰：大臣并全体官兵均可安好？钦此。又曰：但愿尔等各大臣官兵全体愉快速归，以期喜相会。尔等各自放心，高兴等候。钦此。臣除率领大臣官兵等全体人员，伏首叩谢，不胜感戴外，实难承受。臣等幸生于圣世，恭逢于昌期，仰赖圣主之鸿福殊恩，虽各自宽心，以得瞻太平时之庆云瑞祥，但别离皇上日久，又速结军务后，能否得以叩见天颜，委实梦寐以求之。再，前锋统领丁寿已率领盛京、乌拉、右卫、察哈尔官兵前来。伊率领此官兵叩谢，并高呼曰：我等官兵世代蒙受圣主之深厚隆恩，若遇有军务时，其奋勇向前者，理所当然。我等从阿尔泰路前来时，将军傅尔丹遵照皇上供足马畜、粮饷于军队之谕旨，将马畜、粮饷供给充足。我等虽然冬季起程前来，但赖圣主之福，雪不大，天暖和，均已平安抵达巴里坤，毫无劳累。且圣主特谕曰：丁寿等冬季行军，想必全体均为劳顿。钦此。奉此特谕，委实不能承受。对此夙谕，除欢忭叩谢外，不知如何言告为妙。只愿所到之处捐弃身命，奋勉向前。请将我等公同叩谢天恩之事一并奏闻。等语，欢忭高呼。故此，将前锋统领丁寿率领官兵公同叩谢天恩之处，亦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如今已无令尔等捐弃身命，奋勉向前之事了。

14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禁粮船盘剥妄加侵渔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户部所咨之文到臣。由丹阳、常州等地粮船之人，假于浅处盘剥为由，妄加侵渔。是以，圣主降旨甚明，委实无不洞察。臣跪读之余，不胜惶悚。前闻粮船因水浅而剥运，商人借此扰民。臣闻此后，即行咨文地方文武官员，务必严拿，从重问罪，等因差遣。又出告示，严禁此事，臣又差标下游击程喜尹，持臣令牌，沿途巡查，倘有运夫犯法者，即行捉拿，责打问罪。故而人人畏法，不敢妄为。如今钦遵上谕，更加严查，并饬交该管官好生严管，绝不准如前一样怠懈，以仰副圣主一体恤悯所有人之至意。除将上谕刊刻为告示，以普遍晓谕于众兵民外，为此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著不时严禁此类之事。看来，张达佑好袒护。

14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办江西山区种植线麻之民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自臣接任以来，果如降旨，江南江西地方于去年皆赖圣主鸿福丰收小麦，而秋粮亦收成好。今年，小麦、大麦长势甚好，早晚可以收获，又民安而地方太平。此皆因圣主敬天恤民之至意，以感动上天施恩保佑，而臣得享太平之福。圣意乃天意，因皇上至诚，而感动上天，吉祥显现，犹如立竿见影。臣遵照敕谕，每日敬勤，竭尽奋勉，以仰副皇上恤民之至意，绝不改初衷，或稍有懈怠（**朱批**：我君臣二人，若与此两年一样能行，则不会被人耻笑。）再，查办江西种植线麻之民一案，

皇上洞鉴之后颁下敕谕者，甚为周详。臣即遵照彻底清查，察视地形，折衷核办，以期永久妥当。倘若文职清廉，百姓得以安生。倘若武职有备，奸徒畏而消停。沿山一带文武官员甚要，臣将可调可黜官员，经核查后，(**朱批**：察吏安民，正尔等分中之要务，果能斟别属员之贤否，毫不徇情姑容，则地方百姓之安。朕保得定。)与巡抚裴律度合词具奏。是以，将奉批三件折子封闭后一并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写。

朱批：知道了。

14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贺平乱及雨泽适时可望丰收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贺事。

于奴才之请安折子内奉朱批曰：朕躬安。西部事宜妥速成功。因冬春雨雪少，正在盼雨之际，于三月初三时雨足降，内外喜气洋洋。为令尔欢悦，特意颁下。将尔省之雨水、田禾情形，何不具奏。钦此。钦遵。奴才伏思，圣主视奴才为人，特颁谕旨，将此硕大喜事晓谕于奴才，以令欢悦。奴才有何德何能，能以得享如此殊恩。又伏思，皇上天生至圣，自登极以来，由于笃勤政务，万事得以更新。为民生计，时常记于心间，屡施恩惠。由于悯忠诚，恶奸宄，吏治得以澄清。由于以仁容愚顽，以法匡奸诈，不肖之徒皆战栗。由于皇上对任何大小之事皆以诚实为本，敬天恤民，而上天无不感应，祈雨则足降；又对贼乱，运筹九重，密授能臣，马踏其地，朕功克奏，从此永归太平。对此，不仅奴才本人并阖家不胜欢悦，且官兵皆雀跃忭欢。汉江两岸之百姓、商人，欢声载道。再，赖圣主之鸿福，湖北春雨适时，两种小麦生长秀穗甚好，如今已经开镰，可望平川收十成，山区收七、八、九成。一俟八府收割完毕，并报实数之后，除另行奏明外。圣主为民生计，经常记于心间，故将此事恭缮折子，差兵赵成弼赍捧谨奏。

朱批：此事实为上天之鸿恩，有圣祖皇父天神保佑所致，实为我君臣万民之共同鸿福。览奏，知道了。

14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与总督杨宗仁和睦相处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推诚陈奏事。

奴才为杨宗仁事具奏一折内，奉有朱批：倘若有碍年岁，或因患疾，而愠怒蛮横，牵涉于事，著即奏闻。著尔等要自相和睦。钦此。钦遵。杨宗仁今年六十四岁，身体仍结实，病亦较前转好，并无前项事情。倘有牵涉之事，即行奏闻。奴才遵照皇上教诲，竭尽和睦相处。又奉朱批谕旨：尔若与此一年一样，不动摇，不改变，而能持之一恒，则将福分无穷尽矣。要为万代省臣之好名声而奋发，此乃首要之操守。钦此，伏思，奴才跪读之余，很有感触。圣主屡施殊恩，而不能仰报万一，正在昼夜忧虑之际，又颁敕谕，以指给长久奋发之大道。奴才有何福分，竟能得享如此殊恩。奴才感戴皇恩，不胜欢忭，亦不知如何具奏为好。惟将圣主敕谕铭记于内，以竭尽奋发之。为此缮拟奏折谨奏。

朱批：尔之名声颇好，但胆子不可大。照此勤之！朕可得闻尔之好名声。尔若有所改变，朕亦能得知。好生勤之！

14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得雨麦子长势及粮价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山西省仰仗圣主鸿福，于三月初三日降大雨以来，各属地于四月初二日又降雨，初八日夜又降雨，土地渗透达一、二寸、三寸不等。于二十三日晨，又开始降细雨，至巳时赍折启程之时降雨甚急。平阳府以南因地方炎热，麦子开始结穗，以北地方尚未开始。粮价并未上涨。为此谨具奏闻。

时估价：正月初十日自太原府起，小米每仓石价银八钱；小麦每仓石价银一两一钱；黑豆每仓石价银四钱九分；高粱每仓石价银四钱四分。

朱批：看情形雨水似乎不足，全省各处情形如何？是否均得雨沾足。再，收麦情形届时务必据实具奏。不可稍有掩饰。

14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家父纳岷委以副都统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所派送折子之人于四月二十三日前来后，谨阅圣主朱批，得知圣主施恩，将臣之父纳岷委以副都统。相继亦收到家父之寄信，臣不胜忭欢，即行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外，臣窃思，臣父由笔帖式升任闲散章京历时五十余载，已六十九岁，本意为就此了结一生而已，不料，又蒙圣主起用，得以为圣主效力，臣我父子梦中亦不曾指望，今蒙圣主施恩，超擢为大臣，又批凤诏，臣父一生之业绩，蒙圣恩得以肯定，已超出愿望，蒙如此天地般厚恩，臣我父子惟发誓黾勉外，实属莫可言喻，臣拟本叩谢天恩谨奏外，因忭欢之情难以自已，谨拟折先行叩奏。

朱批：知道了。

14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违法游击并区处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特参违法游击事。

圣主委臣为抚远大将军，特以军务为重。诸凡调转之事，为使统一，即为提督、总兵等官，无不同心图报所委之事，故臣在上，仰仗天威，在下则赖众力所助，方平定青海之事。先和州边外铁布、本巴之贼番等抢掠四川驿站马匹，残害驻驿站军士，倚地主险固不降。中途行劫。故臣命巩昌营游击杨昌率土司杨汝松之兵二千，同署理和州副将事务之游击岳朝龙与四川兵相会，乘机征服。杨昌不从我之所委，一兵未带，只身出边，且于四月初三日，值四川、陕西绿旗兵、土司兵征伐贼番之际，未待事竣，即弃之返归。倘每人均仿此行，臣如何调转官兵？此种随意进退，贻误军机之员，理应遵敕命，即依法惩处。惟军务大事均结，臣宽恕杨昌斩罪，绑缚杖四十示众外，伏乞圣主谕该部，将杨昌革职。为此谨参奏，请旨。

朱批：甚应该。尚应军法处治，已谕部。

14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在甘州之鄂尔多斯土默特兵遣返原处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因前有青海事，共调鄂尔多斯、土默特兵一千，驻扎甘州。今青海事均已平定，于今年三月，将自甘州驱驼前来西宁之三百鄂尔多斯兵，臣经西宁遣返之处奏闻外，甘州仍有之鄂尔多斯兵二百、土默特兵五百，出甘州北寨口，各遣原处等情，咨饬平逆将军贝勒延信。今贝勒延信来报：留甘州之鄂尔多斯、土默特兵，均于四月十五日，自甘州启程，出山丹口遣回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甚好。西地事如此成功，乃梦中亦未料想。若知此，何必如此多余办理？此次事，对尔援办均稍过分，每念及此，不尽喜悦。

14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川陕大路各寨番贼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查得，自松潘来至西宁之路，务经河州外铁布、萨鲁、崇鲁、左鲁及勒瓦诸番寨。此等均青海所属之部，本以劫掠为生。雍正元年十一月，四川兵士出边，向西宁来时，四川巡抚蔡珽捐马出兵，驻扎驿站，有贼番掠马残杀兵丁之事。彼时，青海事尚未平定，故臣暂未动。惟四川、陕西大路中途，不准贼番肆意胡行。故即咨行署理河州副将事务西宁总兵官属下游击岳朝龙，会同四川卫茂营参将张元佐等，各率绿旗兵、土司兵，约期征讨等情。今岳朝龙等来报：我等出兵，分守关口，于三月二十八日，兵至萨鲁，上萨鲁番子头目来营请降，情愿率兵赎罪效力。二十九日晨，攻克夏萨、勒瓦、鲁嘉等三寨，往攻鲁木治寨，抵达之后，五百余贼番占据险要处，向我兵对战，我等分兵遣之，斩二百一十余人，获伊等男丁、妇孺及马、牛、羊。放火焚毁鲁木治等三寨。四月初一日，攻克崇鲁之番子，上萨鲁番子头目告称：崇鲁七寨均在高山上，因贼番甚凶恶，即分兵包围三面，一连毁崇鲁七寨，斩六百十余贼，获男丁、妇孺、马、牛、羊。初二日，率兵搜山，又斩三百十余人，获男丁、妇、孺、马、牛、羊。初三日，攻克擦竹冈等十四寨，诸寨番子千余人迎战，我等官兵奋勇施放枪炮，斩三百余人，毁灭十四寨，诸寨男女老幼跪请，均免斩归降。初四日，攻克祖鲁生纳等八寨，斩四十余人，焚毁八寨房屋。此夜往察南路遣派之番子返回报称：山高路又窄，众番子等执大棒，围堵山口，因桥均毁之，我等即遣人架桥，夺路乘夜紧急率兵进攻，初五日抵达勒瓦，贼番集七八百人迎战，官兵亦放鸟枪，斩二百二十余人，击败贼番败逃山后险岸后，当夜即焚毁勒瓦、治隆等四寨。初六日，绿旗、土司兵直倚险岸，又斩四百余人。次日，率伊等男，妇来营归降。初七日，我等集勒瓦等十二寨番子，宣谕圣主威德，禁止似前肆意盗掠，各驻原处。初八日，班兵。十一日，抵至本巴内，尼麦祖二寨番子先降。将敦福舍二寨亦攻毁。共攻毁村寨四十一座，归降村寨三十七座，斩杀贼番二千一百余人，获男丁妇孺一百七十八口、马二十四匹、牛一百四十六头、羊四百四十五只，将马牛羊均赏绿旗、土司官兵。俘获之人，归降者所识

者，均予退还。不识者三十二口，亦赏赐官兵。此次征服番子，陕西兵二人受伤，四川兵四人受伤，土司兵六人阵亡，三十八人受伤等因来报。

臣查得，铁布等七十八寨番子等，驻于川陕交界处。大军方过，贼番等即出，盗驿站马匹，残害兵士，故断然不可宽恕。然而，自河州至西宁大路，均被贼番堵截，并不能畅通，倘不趁此军威办定，后日必勾结蒙古人等，致再生事端。故此，臣与奋威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商议，调兵剿服此等贼番。此次效力之官兵，负伤、阵亡兵士姓名，岳朝龙等造清册送至后，臣再送部外，为此谨奏明。

朱批：此等事件，如此料理去，方知西边之利害。此番上天神明之大恩赐佑也。朕不胜庆喜，已谕部存案矣。

14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总兵官率兵由布隆吉尔返回大同日期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以为既青海事已定，将调来之鄂尔多斯土默特兵，均各遣回原处外，查总兵官马迪伯率来之大同一千绿旗兵亦备布隆吉尔事留驻山丹。惟布隆吉尔处孙继宗原率驻兵一千，自巴里坤调来兵二千，副将军阿喇衲率来兵二千，副将刘绍宗率往兵一千，且总兵官李耀自巴里坤率来一千兵，亦备布隆吉尔事，驻扎甘州。此间，布隆吉尔若有调转事，此七千兵尽可足用。顷由副将军阿喇衲处来报：复称青海事均已平定，布隆吉尔无甚大事，即有行走之处，在我处有六千兵亦已足用等情。且甘州周围难购得草豆。故此，臣咨饬总兵官马迪伯，将尔所率来之一千兵，经西安率往大同，将启程日期报我。俟马迪伯之兵启程日期报臣后，再报部。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甚有道理。已交部。

14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重庆知府自尽盐商被杀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护军统领奴才讷亲谨密奏：为奏闻事。

自臣来到四川之后，为不能完成钦交事件而昼夜忧虑，又恐具奏事件不实而有所惶悚，岂敢隐匿所知而代人掩盖。曾闻重庆府知府蒋兴仁自杀之事后，即派人详探其情。奴才具折奏报之后，于三月二十四日，所派之人回来后禀告：由于对巡抚暗中交办之事，蒋兴仁未能遵行，故而不堪抑勒羞辱，即持刀刺腹部二次后死去。等语。再，于夔州府探听得，知府程如思为盐商所贩之盐，每包一百五十斤之税银，擅自多加四钱。且又于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傍晚，有船主杜俊泰、掌舵人熊光远、八十余名贩盐商人，乘坐大船驶过九州府之关口时，缉捕人员赶来，开枪打杀，受伤人甚为多。衙役上船之后，将所有死人及未死之人均推入水中，虽有四名水手尚存，且已圈禁。等语。此案皆由蔡珽隐匿。此缘系至关人命案件，故具陈外。惟思，奴才乃一末等之人，愚昧不堪，世代荷蒙圣主厚恩，今从优擢用于护军统领，又委派前来。对此殊恩，奴才虽粉身碎骨，亦难抑报万一。倘负圣主委用重恩而受人之银，又有何面目去见圣主金颜？不说蔡珽之五千两银子，就给百万两，奴才亦断不收受。诚有此事，皇上乃天，请核实后立即正法。为此惶恐谨奏。

1413 署理陕西提督事务噶尔弼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署理提督事务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于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臣之赍折往奏之家人带回所赏圣主亲笔所写福字，臣跪迎入内，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伏思，圣主日理万机，仍惦记臣等末秩之人，赏给亲笔所写福字，谨应保存，使世代永享圣主如天之恩。感激不尽，臣惟图谨遵圣训，竭力仰报。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朕躬甚安，所奏知道了。尔好么？

141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沧州兵丁延期偿还广善库欠银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奏闻管见事。

沧州城守尉华赖为前事奏称，叨蒙圣主施以鸿恩，补放奴才华赖以沧州城守尉。今年二月十九日接任之后，看得军人生计渐废，不堪目睹。经查，康熙三十八年巡抚喻成龙奏请后，停给本地之米，仅于春季供给十一斛米，其余应给三季之米，均候江西漕米以供给。由于相距遥远，于九月间漕米运抵，方能供给。若遇米石断绝，则必无计可施，只好借用，或典当后买米食用。一旦漕米运抵，得领米石，恰此时为五谷收获之际，又将领得之米卖出后偿还欠债。如此而为，实在物价低廉之际，于事无益。奴才华赖恭惟，其兵丁每年应得米石，按照四季及时供给，春夏二季可供给本地产小米，秋冬二季可供给江西漕米。再，彼三百一十一名领催、披甲所欠广善库银三千四百一十五两五钱，若每月每人扣除五钱，可在二年内全数偿还完毕。若蒙圣主恩赏二年期限，以偿还所欠广善库银，则每月每人可剩余一两五钱。又其一年应得米石，按四季及时供给，则伊可以养育妻子，当差行走，且于一二年内也可得以治理。奴才华赖乃一介愚仆，世世邀恩，又圣主格外施恩，令守一城，管几百兵。圣主养育兵丁如赤子，而兵丁之疾苦，若知而隐瞒，则恐不足以蔽辜。虽克具奏之责，但奴才华赖以圣主抚恤兵丁为要，故而冒昧奏闻。为此惶恐万分，谨具奏闻。恩泽出自圣主。等因具折。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事双全等发出，并传谕旨：将此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兵部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公同公议得，沧州城守尉华赖奏称，经查，康熙三十八年巡抚喻成龙奏请后，停给本地之米于兵丁，仅于春季供给十一斛米，其余应给三季之米，均候江西漕米以供给。由于相距遥远，于九月间漕米运抵，方能供给。若遇米石继绝，则必无计可施，只好借用，或典当后买米食用。一旦漕米运抵，得领米石，恰此时为五谷收获之际，又将领得之米卖出后，偿还欠债。如此而为，实在物价低廉之际，于事无益。其兵丁每年应得米石，按照四季及时供给，春夏二季可供给本地产小米，秋冬二季供给江西漕米。等语。查得，沧州驻防兵三百一十一人，每年一年食用米为二十二石，共计六千八百四十二石。此项米石，若按四季供给，则必有司供给时颇为麻烦。据此，一年似分春秋二季供给。其春季供给之六个月米石，拟给本地产小米，而秋季供给之六个月米石，则仍由江西漕米运抵沧州后，从中如数截取后供给之。其截取米数，由仓厂衙门造册报户部销算。只因今年应供给之小米，地方并无准备，且目今又为青黄不接之际，难以采买米石，

故其供给兵丁之米石，今年拟仍照前例供给之。可拟交巡抚李维钧于今年秋收后，集屯小米，自明年三月起，即照此议于春季供给一半。供给时，城守尉严管兵丁不得滋事，看着领取。倘若兵丁等领取米石时，肆意刁难有司，滋生事端，则该巡抚务必纠参，将城守尉一并查议治罪。又据奏称，彼三百一十一名领催、披甲所欠广善库银三千四百一十五两五钱，若每月每人扣除五钱，可在二年内全数偿还完毕。若蒙圣主恩赏二年期限以偿还所欠之银，则每月每人可剩余一两五钱，以养育妻子，当差行走。等语。现将此项银两如何扣除之处，已询问于城守尉华赖所差送折人领催费扬古，据告称，原借给每兵三票银四十两，每月扣本息银一两七钱。去年谕令免扣利息，自三月以来，只坐扣一两五钱。此项扣银，均由守道衙门坐扣。等语。查得，各省城均将广善库银供给兵丁。去年圣主特颁恩诏免扣利息，仅准坐扣本银。今若准沧州兵丁所欠广善库银延期完结，则必各省城皆学此而呈请延期。据此，其延期二年之处，拟无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阿布兰，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兵部尚书臣逊柱尚书臣卢询，左侍郎臣伊都立。

朱批：广善库属偿还银两，著照所请延期。此乃初次奏请之事，可以准行。若再有学此而奏请者，则毋准行。余依议。

1415 江南学政法海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江南学政法海谨奏：为谢恩事。

圣主赏御书大福字，奴才法海谨跪受谢恩。法海我荷蒙圣主鸿恩甚重，何能报答。将朱批折一件一并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地方利害之事、文武大臣官员之名声，尔若稔知，顺便具奏，甚密。

14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普颁圣训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恭请普颁圣训以广皇仁事。

钦惟我皇上德合乾坤，明同日月，勤劳庶政，宵肝不遑，犹念刑狱关系民命，每有奏请，详审反复，至于再三。复热审减等之例，弘三次复奏之仁，因旱而省释轻罪，赐药以轸恤狱囚，好生之德，合于民心，甘霖之应，捷于影响，复恐司刑诸臣未能虚公详慎，以期平允，屡御便殿，召臣等谆谆告戒，一月之间，三承面谕，天语周详，无微不照。臣等跪聆之下，莫不悚然知惕。惟有同心竭力，夙夜兢兢，以求不负圣训而已。臣等更有请者，直隶各省地方辽远，恐诸臣少涉草率，未能仰体天心慎重刑狱，请将臣部所奉谕旨，通行督抚，转发大小理刑衙门，一体遵奉。则遐方外吏皆凛悉圣天子钦恤民命至意，不敢任意疏忽致有枉滥，庶刑罚各当其罪，百姓不致含冤，普天率土俱归皇仁浩荡之中矣。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左侍郎臣涂天相、右侍郎臣马喇、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知道了。

141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粮价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本年三、四月，因福建各地雨水调匀，今水稻长势甚好，福州米价仍旧为九钱一分不等；兴化、泉州、漳州等地方，米价为一两一、二钱不等；延平、建宁、汀州、邵武等地方为八钱、九钱不等；台湾米价七钱、八钱不等。米价尚平稳。浙江地方，于三、四月，亦雨水调匀，麦子、黄豆、菜等生长甚佳，米价银一两三、四钱至一两五钱、六钱不等，价虽高些，圣主施恩，豁免钱粮、折征漕粮。自去岁冬至本年春，赈抚共三月，煮粥饲之。又买粮平价出售，因以种种办法拯救，该省众百姓重获生计。今至闰四月，麦子成熟、收获蚕丝后，百姓口粮即可接济。此全仗圣主大慈大恩，百姓感戴不已。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欣阅，据悉，因近两年粮食被灾，贫民私行贩盐，结伙横行霸道者众多，宜留意办理，佟吉图前来时，亦从严交付黄叔琳、噶尔泰等。著尔等会议授意办理。

1418 闽浙江总督满保奏谢叔父委以副都御史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接到臣之家信，得悉承蒙圣主殊恩，将臣本族叔父色德依特旨委以都察院副都御史，臣闻此，不胜欢忭，即设香案，叩谢天恩。窃思，臣承蒙圣主大恩，又以本族内必和睦相处。等语特降凤诏教诲，为此，臣之列祖、本族各家无不感戴。今臣本族叔父色德依因眼疾由员外郎离任多年，圣主明如天，知其贤能，特降旨超擢委以副都御史，宠恩实属无边。不仅臣之叔父色德依甚是感戴，孜孜黾勉，臣之本族亦均皆感戴圣主殊恩，力图各自效力。为此叩谢天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色德依甚是可嘉，可惜年岁已高，倘若年青，可多得力数年。尽管如此，仍硬朗，尚能好生效力数年。

1419 闽浙江总督满保等奏报沿海从严查禁海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查得，福建沿海居住之贫民，仍乘小船，趁夜偷渡出海口，劫掠商船。臣等谨遵圣主训谕，严查保甲、岙甲及小船，令战船加强巡查，陆续查获于福建海上劫掠歹徒陈德本一伙十一贼；邱凤依一伙十二贼；袁德德一伙十八贼；陈富桂一伙十九贼；薛善善一伙十四贼，共五伙贼。于浙江海上劫掠之歹徒王慈一伙六贼；金宪文一伙四贼；张文蓉一伙六贼；陈济生一伙九贼；向廷盛一伙十五贼；吐昌富一伙十贼，共六伙贼盗。均陆续拿获，今严加详审，若系人众持兵器强行劫掠者，则照海盗之例治罪，拟本具奏外，若系人少无兵器空手劫掠者，（**朱批**：空手如何在洋劫掠。）照例治以徒罪。歹徒难知惩戒。臣等会商，此等贼盗分别将其同居者、邻居、该管之人、知情不

报之人均皆分别治以枷号之罪，并逐一严查保甲、岙甲、小船，照圣训为根除贼患而黾勉。（**朱批**：在为贼养命的人，有何可惜。常严些好，慈善不得的，此等斑虎放生之事，不但非善政而反恶举也。察吏缉盗一毫也姑息不得，与其生出事来玉石俱焚，如前岁台湾之乱十数万生灵人命，孰轻孰重，亦皆尔等封疆大臣平素慈悲贼盗，姑容功名之起见而生者也，凡百务不得少，再封疆尤当戒妇人之仁，善恶颠倒，则善事亦恶事矣，勉为之。）再，历年四月起南风后，广东贼盗仍随风来福建、浙江海上劫掠，臣等为副圣主齐整水兵之意，除今正式巡逻海上之战船外，每营多派出船四只，配以贤能官员及兵丁，随同出海，遍查各处，遇贼即行拿解，若拿获大船赏银百两，拿获小船赏银五十两，无主船只、钱财均分发兵丁，并保举官员。倘若各自所辖海上有贼盗未能查获，而通行前来，则兵丁务必责打除名，其官员则务必参奏。等语。业已严加交付两省水兵。若沿海严查保甲、岙甲，海上战船巡查甚严，查获贼盗又从严惩治，则歹徒从贼劫掠之念将会收敛。臣等谨遵圣主训谕，斟酌地方情形，严治贼盗之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好，属下官员若畏惧参奏，恐翻旧事，心存掩饰之意，若著尔等能自律，著尔将此等原由陈明并奏请宽免。朕施恩破例宽免，但务必悔改。与其将旧事自首后治罪，朕尚为此等事而嘉悦。若尔将朕意晓谕属下文武各官员，贼盗之事，务必同心黾勉，永行根除，不可稍有疏忽。

142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分队设员教习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具奏闻事。

查得，训练兵丁全靠武职官员，是以，选拔教习之武官甚是重要。再详查得，营内编队之例内载：五十兵丁编为一队，并斟酌能力，设管队一名、红旗一名为头目管理，两队一百兵丁设把总一名为头目管辖。此虽为旧例，诚心管教者少。查得，此三员每日与兵丁同住、同行，了解兵丁之好歹，且分辖兵丁五十人亦容易教习，是以，臣交付各营式官，除官员亲自率兵丁训练外，早晚闲居时，皆令该把总、管队、红旗将各所辖五十兵丁好生查管，禁止赌博、饮酒，务必整治言行，孜孜黾勉。如此从严训练，每季由官员等从实查报告予臣，若一队五十兵丁实属可嘉，则必奖赏三位头目，若五十兵丁实有可恶之辈，则必惩罚此三位头目，年终又分别议叙，选用勤勉有为者，免除懒散无能者，武官、兵丁头目等若诚能如此尽力训练统辖，军纪将渐有起色。臣谨遵圣主训谕，务必秉公奖惩官兵，竭力黾勉。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好，嘉许而阅，但求言行一致。

1421 刑部右侍郎马喇奏请议罪京城村屯弹压不力官员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刑部右侍郎臣马喇谨奏：为推广皇上之恩，以一体抚恤事。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大学士马齐奉上谕：因为赌钱一事，将该旗大臣、各管官一并议罪。九门提督衙门，设有缉捕赌钱人之番子，而旗大臣等无设番子。该旗之人，在任一幽僻处所与人赌钱，伊等何以而得知？因一人赌钱，而将旗大臣、该管官一并治罪，则有所冤屈。此治罪条例过严，著吏部、兵部、刑部大臣复核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衙门会议，分别从宽减轻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此实系皇上圣睿洞鉴，隆恩浩荡宽厚，至仁至恰 。查定例载，凡为住京城、住村屯之满洲，并另户人，因相斗而致杀案件，将其该管参领罚俸六月，其佐领、领催

罚俸一年。窃臣伏思，彼住村屯之人，离该管官远，使难巡查弹压，一旦遇有相斗致杀案件，则将该管官与在京官员一体议罪，因而有所冤屈。伏乞，嗣后凡为住京城另户满洲，若相斗殴而致杀，则将其该管官照例治罪外，若住村屯另户满洲相斗殴而致杀，则将其在村屯之该领催视如京城之领催，拟打八十鞭。其京城之该管官，亦照此新定例议罪，则彼难以巡查弹压而有所冤屈者，亦可一体得享圣主之恩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议奏。

14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处驿站蒙古人领取口米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副都统臣阿林保等谨奏：为奏闻驿站蒙古口粮米事。

窃查，原设驿站时，杀虎口一、二、三驿站蒙古，皆于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各自种地，因系旧驿站人员，故不供给口粮米外。康熙五十九年，经理藩院奏准，其自色勒齐四驿站至展达木呢三十驿站，计为二十七个驿站蒙古人等，每丁每年计二石黍子，皆从归化城所属茂岱仓内领取，暂且赏给二年内口粮。六十年，经公鄂伦岱奏准，自色勒齐四驿站至土伯车克二十二驿站，计为十九驿站蒙古人等，仍赏给茂岱仓之黍子。又自和尔多呼都克二十三驿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驿站，计为二十五驿站蒙古人等，将扎克拜达里克仓之麦子、大麦，每丁每年计给二石，亦暂且赏给二年食用口粮，并自六十一年起供给。雍正元年，给公鄂伦岱又奏准，自色勒齐四驿站至土伯车克二十二驿站，计为十九驿站蒙古人等，仍将归化城仓库之黍子，每丁供给二石，自和尔多呼都克二十三驿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驿站，计为二十五驿站蒙古人等，将扎克拜达里克仓之麦子、大麦，每丁计给二石，亦供给二年食用口粮。等因奏准。为此项历年供给米石之事，已咨查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并扎克拜达里克种地之能特依等，据咨复内称，五十九年，杀虎口驿站员外郎常都，从归化城茂岱仓领取黍子共八百四十石，以给自色勒齐四驿站至展达木尼三十驿站，共二十七驿站之蒙古人等。六十年，杀虎口驿站员外常郎都，从归化城茂岱仓领取黍子共一千石，仍给以上二十七驿站之蒙古人等。六十一年，杀虎口驿站员外郎常保，于四月接任之后，从归化城茂岱仓领取黍子共一千六百五十石，以给色勒齐四驿站至土伯车克二十二驿站，共十九驿站之蒙古人等。自是年起，和尔多呼都克二十三驿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驿站，共二十五驿站蒙古人等，始食扎克拜达里克仓之麦子、大麦。六十一年，管理厄尔哲依图郭尔等驿站官员布兰泰，为和尔多呼都克二十三驿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驿站，共二十五驿站蒙古人等，从扎克拜达里克仓领取后供给麦子、大麦共三千二百一十一石。雍正元年，杀虎口驿站员外郎常保，为色勒齐四驿站至土伯车克二十二驿站共十九驿站蒙古人等，从归化城仓领取后所给黍子九百五十石。雍正元年，管理布尔哈图等地驿站官员三达里于六月接任后，为和尔多呼都克二十三驿站至展达木尼三十驿站，含二个腰站，计十驿站蒙古人等，从扎克拜达里克仓领取后所给麦子、大麦共六百九十九石。又春季补领后所给麦子、大麦为三百又三石。雍正元年，管理厄尔哲依图郭尔等处驿站员外郎常明珠于七月接任后，为布尔哈泰三十一驿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驿站共十七驿站蒙古人等，从扎克拜达里克仓领取后所给麦子、大麦共一千六百四十二石。又春季补领后所给麦子、大麦为六百四十八石。等语。查得，自给此项米石以来，管理驿站官员交接任时，并无档册，且领取仓米时亦无驿站人员花名清册，故而一时难以查明。据此，臣等拟将丹津、能泰等咨复臣等之三张领米单一并交该部，请该部将耽误米石缘由、如何办理之处，查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副都统臣阿林保、乾清门三等侍卫臣尹扎纳。

朱批：该部严查议奏。

1423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人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副都统臣阿林保等谨奏：为奏闻谢恩事。

臣等钦遵谕旨往查驿站，为驿站蒙古人等安排生道，制定各项条例，又将为赎罪而坐台站人员所资助之物，俱行赏与伊等，以晓谕圣主养育伊等之至仁惠意。驿站官兵老幼无不跪而告称：奴才等世世得享圣主之隆恩，但丝毫未曾效力。自坐驿站以来，圣主施以恩泽，屡赏牲畜、口粮。去年又赏每丁五两银，今又为我等之生计，派大臣来驿站严查坐台人员，资助银、米、羊、茶、布，此皆为圣主之鸿恩。自从洞鉴我等驿站人员恐有劳累而降旨以来，差役甚轻，又叨蒙圣恩，我等极为宁居。对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奴才等实难报答。但愿嗣后公差而不惜身命，抵死效力，以报万一。等因，望阙三跪九叩。为此，谨将谢恩之处恭折奏闻。

副都统臣阿林保、乾清门三等侍卫臣尹扎纳。

朱批：知道了。

1424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生活及婚娶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副都统臣阿林保等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臣等经查驿站，该赏给驿站蒙古人等之滋生牲畜，其尚未繁殖之前，俱行严禁宰杀、倒卖。此事虽为甚是，然于其中，于原籍稍有产业者，除其自力作贸易者外，而其穷者，冬春则赖于圣主恩赏之米过日，夏秋则赖于圣主恩赏滋生牲畜之奶而过日子外，其一年所饮之茶，所穿之衣或皮袄，竟无从可得，又何以指望牲畜之繁殖？世上小人，倘稍窘迫于饥寒，即欲舍命偷劫他人所藏之物，何况圣主为养育而恩赏之现成牲畜？然而其骟牛、羊、山羊，又非滋生牲畜，且其岁口大之牲畜，一经跌膘时，每遇寒冷，亦必倒弊。此等骟过牲畜，若准蒙古人等随意使用，势必糟蹋，亦未可知。据此，嗣后将所有滋生之骟过牲畜，拟令总管台站原品留用官五格、宗札布会同管理驿站事务之三名官员，将此等骟过牲畜，从驿站蒙古章京、蒙古人中，将如何推荐会作贸易之人，总由何人为首，如何编队，带至何处交易？为补充蒙古人一年所饮之茶，所穿衣物，将如何酌情采买，以供给之？其所余财物，又将如何置买滋生牲畜，以增加产畜？如此交易时，又将如何节余，以使来年继续交易？每年照此办理，将如何定为制度？其如此办理之情形，又将如何造清册，以便报部？各驿站之一应诸事，将如何立案纪录、置设图书图记？一年所滋生、倒弊产畜数目，将如何造册报该部等情，逐一详细定议奏闻，以为定例。若能如此，圣恩益彰，而驿站蒙古得蒙实惠，人人饱食暖衣，生计充足。嗣后，若有偷卖驿站马畜、杀而食之、因私而骑用、卖产畜而谎称遗失、或设法弄死而推为病疫风雪狼所致等情弊，则由总管台站原品留用官武格、宗札布，饬交管理驿站事务之三名官员屡加严禁，不时巡查，倘有此等之人，即行拿禁，呈报该部。经该部奏闻后，即于该驿站正法示众。倘若该管人员不屡加严禁，不经常巡查，又不往来走动，而住于一处，好逸恶劳，沽名钓誉，充作好人，则将该管官从重治罪。再，各台站置设图书图记清册之后，将驿站之官马、牛、驼、车、蒙古人之产畜、所滋生牛犊马驹羊羔，并所有增减数目，骟马骒马，公母情形，均加详细造册，一式二册，包含盖图书图记，每月呈报该驿站官员。驿站官员加盖各自关防，其中一册呈报总管台站官员，而另一册留于驿站存档。各驿站亦应立档纪录。再，一

到补充一年内所有倒弊或破损之官马、牛、驼、车时，由各驿站蒙古人员将一年内所有倒弊或破损之官马畜车辆数目，以及现有数目，详细造册，铃盖图书图记，以报总管台站官员武格、宗札布等，而武格等核查后，逐一验看驿站官员所买补充之马畜，并打上印记，再交给各驿站蒙古人员。此所用印记，可由武格、宗札布等各自置设。其补充之车辆，亦照此验看后交给驿站。一经补充之后，其倒弊、破损、补充之马牛驼车数目，由武格等造册报部。若然如是，一应诸事能以条理，且于驿站马畜有益，而产畜亦能繁殖矣。又查，驿站贫困蒙古人等，无妻室者多。究其原委，扎萨克蒙古因嫌台站人员暂且坐台，故不嫁女。蒙古习俗，婚嫁娶亲，必给牲畜，而台站之贫困者中，自有牲畜者寡，故仍有踌躇不娶者。因而可见，彼不肖之徒，若为多得牲畜，将女嫁于另蒙古人，则驿站蒙古人势必难以娶妻。据此，臣等禁令驿站人之女外嫁，仅准驿站内结亲，倘或嫁于外人，一经查出，必治罪其父母，并将嫁出之女再领回来。既然如此而定，嗣后驿站蒙古人娶妻时，由总管台站原品留用官武格、宗札布等会同管理驿站事务之三名官员商酌，从其各自牲畜内挑一已经滋生并骟过之大牲畜，或羊或山羊共二三只，实于娶妻前给之，但不得事先给而靡费之。将此往后定为制度。若能如此，则彼驿站蒙古人等仰蒙圣恩而得以安家立业。若有一人前去当差行走，则尚有人在家看护家园产畜。从而公私均不误，为此谨奏。

副都统臣阿林保、乾清门三等侍卫臣尹扎纳。

朱批：著议政王等议奏。

1425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驿站官兵并车马牛驼羊数目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副都统臣阿林保等谨奏：为恭奉上谕事。

臣等查杀虎口一站至茂岱察罕廋尔四十七站之驿站官兵人口数，并驿站马牛车驼、驿站蒙古人所有奶牛、骒马、牛犊、马驹、绵羊、山羊、羊羔等畜数，原设驿站时，所设四十三座马站，每站有马八十匹、牛四十头、车二十辆，三座腰站每站有马四十匹，沙漠中所设四座驼站，每站有驼五十峰，二座腰站每站有驼三十峰。大站有男丁六十人，而腰站每站皆从大站抽人至二十丁，以安置之。驿站男丁，每人赏给奶牛、骒马共五，羊、山羊共三十。员外郎常保所辖各设有十匹马之四座腰站在内驿站十四座，官兵人口共二千又五十五人。驿马八百四十匹，有二百五十二匹马倒毙，现有马五百八十八匹。牛四百头，有一百四十头倒毙，现有牛二百六十头。车二百辆，有七十七辆车破损，现有车一百二十三辆。一、二、三站，皆系旧设驿站，且有归化城之土默特人种地，又皆为原有产业之人，故未发放口粮产畜外。自色勒齐四驿站至莫敦鄂博十站，计腰站共八座驿站，其蒙古人之产奶牛二千一百头，有四百又九头倒毙，计所生牛犊在内，现有奶牛、牛犊共二千又九十三头。羊、山羊一万二千六百只，有六千四百四十四只羊、山羊倒毙，所生羊羔一千二百五十七只，现有羊、山羊、羊羔共七千四百一十三只。理事官三达里所辖腰站在内驿站二十五座，官兵人口共二千又一人。驿马一千四百匹，有二百又八匹倒毙，现有马一千一百九十二匹。牛六百四十头，有四十六头牛倒毙，现有牛五百九十四头。车三百二十五辆，有一百五十三辆车破损，现有车一百六十七辆。驼二百六十峰，有十六峰驼倒毙，现有驼二百四十四峰。驿站蒙古人之产奶牛、骒马六千，有四百九十八头(匹)倒毙，所生牛犊、马驹七百九十八头(匹)，现有奶牛、骒马、牛犊、马驹共六千二百九十二头(匹)。驼三峰。羊、山羊六千只，有一千五百九十七只倒毙，所生羊、山羊之羔羊四千三百又十只，现有羊、山羊、羊羔共八千七百一十三只。员外郎常明珠所辖驿站十七座，官后人口共二千五百二十七人。驿马一千三百六十匹，有一百四

十四匹马倒毙，现有马一千二百一十六匹。牛六百八十头，有六头牛倒毙，现有牛六百七十四头。车三百四十辆，有一百八十一辆车破损，现有车一百五十九辆。蒙古人之产奶牛、骒马四千八百七十一头(匹)，有四百九十四头(匹)倒毙，所生牛犊、马驹一千五百又三头(匹)，现有奶牛、骒马、马驹，牛犊共五千八百头(匹)。羊、山羊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只，有四千三百又十只倒毙，所生羔羊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只，现有羊、山羊、羊羔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五只。在产畜内，尚有未生产者。再，理事官三达里所辖二十座驿站蒙古人之产畜内，含有已拨银扎萨克而尚未送交之奶牛十四头、羊五只，员外郎常明珠所辖十七座驿站蒙古人之产畜内，含有已拨银扎萨克而尚未送交之奶牛九十三头、羊五百二十一只。尚未采买奶牛二百二十九头、羊七百四十五只。其已拨银扎萨克而尚未送交之奶牛、羊，拟管辖驿站官员呈文到部之后，由部咨催该扎萨克等，令其作速送交驿站。今既迁移驿站，其员外郎常明珠尚未采买之奶牛、羊只，俟经迁移驿站之后，再令采买，以给蒙古人等。为此谨奏。

副都统臣阿林保、乾清门三等侍卫臣尹扎纳。

1426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谢弟阿富塔委以二等侍卫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奴才穆克登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接到弟阿富塔来信内称：承蒙圣主殊恩，将我超擢委以乾清门二等侍卫。等语。奴才闻此，欣然望阙叩谢天恩。我弟阿富塔原因罪被埋没，蒙圣主施以重恩重新起用，奴才我兄弟如何仰报，惟叩谢外，莫可言谕，故此，将奴才叩谢天恩之处，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427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奉朱批青海一事告竣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奴才穆克登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由布隆吉尔所奏请安、叩恩折，送至吐鲁番之日，见有朱批，叩阅，圣主朱批朕安外，又批青海事务大有起色。圣主神明，万里之遥，为令奴才得闻而朱批降旨，实属不称。伏思，圣主之教化普及天下，两年之内，原来归顺之罗布诺尔回子归顺，又有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叛离策妄阿喇布坦前来归顺。前来投诚者皆遇盛世，又预测青海一事将要告竣，特降旨不久，罗卜藏丹津等叛贼，十五日内被全歼，传来喜讯。由此看得，仰仗圣主神威大福，策妄阿喇布坦之末日将临。再，奴上叩恩奏折内朱批谕旨，与具奏折一并卷好奏上。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1428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六部掌印官宜移咨吏部汇奏委任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兵部尚书臣逊柱谨奏：为敬陈管见仰乞睿鉴事。

切查昔日六部委掌司印，皆行吏部汇奏。兹年久此例废弛，委掌司印概不再行吏部，而由各部之臣自行委任。掌印官乃办理一司事务之首，关系甚为重要。伏乞敕下六部，嗣后委任掌印

时，各部务必挑选能办事，操守好之员，开列名衔移咨吏部汇奏。如此掌印之官既属奏补委任者，凡事不敢推卸于旁人，而自行承办，于事更有裨益。为此谨奏，伏乞圣主明裁。

14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议政前锋统领苏丹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转奏谢恩事。

据议政前锋统领苏丹、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达鼐、总兵官吴征阿、黄喜林、宋可进、按察使王景灏、额外郎中诺木浑、副将王松、纪成斌呈称：此次青海事，均仰赖圣主威福深谋而平定。我等虽稍有效力，亦为臣子之人份内之事，今主逾格施恩，赐我等官衔，超擢用者，实不能报。我等惟仰副圣主高厚之恩，尽能效力。请大将军代我等转奏等情。为此谨转奏。

朱批：知道了。

14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押送李煦家人至内务府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旨事。

臣为李煦一案，经严加查讯伊等于他处有无隐藏家产后，并明确责令补偿其亏空银米后，拟另具奏外，李煦家男女大小人中，除去年以来已经死去者外，现有人二百余口，已在苏州地方买人有一年，虽对当地人再三晓谕，但皆言为旗人，而无一人敢卖，且将伊等之家产皆入官。如今无人养育，又无衣食，天长日久之后，难免有所损失。以臣愚见，现将应审之人，暂停质审，而其余人，俱行造册，由臣资助盘费，坐船乘驿，押送到内务府，以奏请圣主。如此办理当否，臣未敢擅便。恳请圣主批示，以便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知道了。著送。

14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之数县发现蝗虫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四月二十二日自江宁起赴扬州，当日自辰时下雨至未时。抵达扬州之后，自二十六日午时起下雨，至半夜停止。臣路过田野时看得，大麦均已收割后，堆积于场院中。百姓由于得续食物，无不欢悦。小麦亦有多半成熟，可于本月初十日起陆续收割。江南、浙江之粮船，均已过扬州，而驶往淮安。仰赖圣主鸿福，地方甚安，百姓安居乐业。（**朱批**：欣阅。闻得京城附近有旱情，而其余各地皆好。）惟江苏所属江都、仪征、丹徒、句容等县，安徽所属桐城、合肥、舒城、庐江、芜湖、当涂等县，略生蝗虫，皆小如蝇，亦不甚多。小麦、大麦今虽成熟，不致被灾，但务必在其能飞之前扑灭，则可易于除掉，故臣严饬文武官员努力扑灭，据报已快要扑灭完。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延兴文、兵雷国佐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据闻山东、河南之数州县亦有之。朕为此事颇为忧虑，要努力扑灭之。倘不扑灭干净，必有害于秋谷。著三省不可推诿，务必努力严饬为好。

14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任职诸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曾将何天培之现在情形，务必留心详察，不让任何人知晓，并探访核实之后，另行具奏，等因具奏。今探访得，何天培自今年以来，并未派其家人白儿去见官员或视事，伊亦较前稍有收敛。江苏人称伊为一般。在此之间，亦未闻整顿地方事宜。甫为考试武举而来省城，臣留心与伊相见长谈，并谈公务，以此试之。伊议论眼前事宜尚可，但谈论较大重要之事时，则不管事之轻重，亦不管与地方是否有益，皆多随意妄谈。盖此亦因伊未经办文职官员之事，不知法规制度所致矣。如今之情形，较去年稍好，亦非具有德才之人。圣主为重要地方之事，特询问于臣，而臣岂敢瞻顾不奏闻？地方官之优与劣，均不出皇上之洞鉴。故将臣之所探所见，据实奏闻。为此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尔此所奏甚为忠诚，如此方为是。据闻鄂尔泰名声格外好。众人皆言何天培才能一般，而操守好，极为听劝，若鄂尔泰所言有是，即全遵行。凡地方上可以迁就使用而无何患者，倘若轻以调动，则非好事。今有黄炳、蔡珽、魏廷珍，皆难多容留。每想到此，即要流泪。得人甚难，如何为好？故有尔等几名忠诚省臣，不仅为朕之忠臣，实视为朕之恩人。

1433 都察院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报两任山东巡抚贪赃枉法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奴才莽鹄立谨奏：为密奏事。

奴才我原久在京城院署行走，而不甚晓省民之事。此次前往山东省办理盐务，住二月。观之，今年雨水调匀，小麦畅茂，百姓生计，乃靠天时地利。然若无人力，亦断不能生。巡抚为总管一省之臣，百姓劳逸，均关系此一人。身体力行，展示主之仁化，为众榜样，若能以诚意治理，下官各自仿优效力，全民亦得安居乐业。

闻得，前巡抚李树德，甚毁山东省。黄炳人稍聪睿，微有才干，且性燥轻浮无定，非能教养全省百姓之器。今为巡抚以来，虽稍改品性，但先任按察使时，因有贪项，多有怵于下官，总是遮掩。倘将伊现调往他处，山东省众官仓库之亏空，伊本身所欠之项，即致显露。不堵塞每年亏空钱粮，民何得安生。黄炳虽原有行走于蒙古衙门旧友，惟以主之屏障，关系全省之官民，故臣知晓，岂敢有匿不陈奏于主？此并非应明参之事，故谨秘密奏闻。

朱批：黄炳有才干，与伊不睦之人多，倘并无贪赃枉法之处，不可闻省大臣等滥言轻易办理。诚获证据再奏闻。朕同尔等一样有闻，不可将所闻竟糊涂相信。

14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授云南盐道缺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和硕怡亲王公舅舅隆科多转传上谕：云南盐道李卫补授布政使，仍办理盐务。毛文铨暂留办理军饷。钦此钦遵。

又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臣部议复贵州巡抚金世扬题，为恳恩预发贵州省人员，实收益一疏奉旨：依议。候补知县著拣选五名发往。前因青海事未完，将毛文铨留在云南办事。今青海事已平定，李卫亦已补布政使，毛文铨着赴贵州巡抚任。俟毛文铨到任，金世扬著来京。这拣选发出之府州县等员酌量毛文铨到任时发往，钦此钦遵，各在案。

窃查，毛文铨既经奉旨赴贵州巡抚任，李卫已理布政使事务，其盐道事务或仍令李卫办理或应开缺另行补授之处，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加二级臣田从典、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臣沈近思。

朱批：仍令李卫兼理。

1435 总管朗泰奏请限期催交所借所欠广善库银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总管奴才朗泰谨奏：为将广善库银限期计息，以续催交事。

案查，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原总管塔西等经奏请后，支领广善库银四千五百两，以借给陵寝官兵，每一两计息五厘。自康熙四十二年六月至雍正二年春三月，计共得息银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两四钱。其中息银三百二十九两四钱，已于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送交广善库，等因在案。今剩有本色银为四千五百两，陆续所得息银为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两，应交银共计为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两。除现有库银为四千一百二十六两外，官兵借取后尚未坐扣完银为九千七百一十两。再，已休致、亡故官兵，共为三十六人，其尚欠而未偿还银为二千二百六十五两，应照关闭广善库例，严催所欠银两，以交给部。但原总管塔西等最初供给此银时规定，官兵皆相联名保举，倘有休致、亡故者，则众人代为摊赔。因此，在一二年之间，似不能赔结。以奴才之见，现将在库之四千一百二十六两银，俱行交部。而将官兵所借所欠银两，共计为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五两，俱行计息，限期四年赔结。每年所收银两，拟于年终缴部，并将所缴银数奏销之。奴才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朗泰所奏。该部知道。

143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转那木扎勒苏苏隆袭贝勒谢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谢恩事。

据原喀尔喀贝勒吹扎木三之妻、其子那木扎勒苏苏隆呈称，据部来文内称，已钦命那木扎勒苏苏隆承袭贝勒。等语。奉批，由妾身带领妾子那木扎勒苏苏隆、我旗台吉、官员等，已望阙

谢恩。恭惟，自有军务以来，圣主选派妾夫吹扎木三视事、领兵行走。吹札木三虽竭尽效力行走，但未能报答皇上之垂悯而病逝。圣主恩恤，令幼子袭贝勒之爵。为报答皇上之恩，愿培育幼子那木扎勒苏苏隆，使其至死效力。请将我母子谢恩之事给予转奏。为此谨奏闻。

1437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遣回年迈无用之原将军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奏闻事。

据理藩院咨称，于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都统拉锡转奉旨：六额附策凌奏称，我从军营回来时，将军傅尔丹与我言称，副都统勒沁图、原将军席柱等，年迈力衰，即留军营，亦无所用。再，原公德展，亦在军营，身患病疾。拟将此三人奏请撤回。等语，言告与我。等因具奏。奉旨，原将军席柱、原副都统勒沁图，著遣回。原公德展，系为效力赎罪而去之人。伊倘若在此次军务结束之前竭尽效力，俟军务结束之后回来，则听自便。留在军营，亦无所用，若要回来，著将军等酌行之。若此次军务结束前回来，俟抵京城，著仍旧圈禁之。钦此。钦遵咨行。等因前来。臣即传席柱、勒沁图、德展前来，当面晓谕上谕后，询问原公德展，是否留在军营效力，或要回去？德展叩称，德展虽患疾而不能平常人那样效力，但愿留在军营，以完成此次军务。等语。是以，除不遣回德展外，于四月十五日将原将军席柱、副都统勒沁图从军营自力遣回。为此谨奏闻。

143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赐刀子药品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叩恩事。

去年，臣派往请安并进贡猪、鱼等物随司披甲众森保，于今年四月初一日赍捧皇上朱批折子、所赐黄皮条子刀、药、果品前来。臣即出营跪迎领讫。皇上之朱批折子，臣跪读毕，即行望阙三跪九叩礼。恭惟，圣主详尽办理青海之事以平，慑服策妄阿喇布坦之心，以致于恭顺遣使臣求和。又日理万机，而不辞圣虑劳瘁，反而颁下训谕，以垂怜傅尔丹进献薄礼，又赏赐御用刀子、内廷妙药、果品。傅尔丹感戴皇恩，虽不惜身命，以尽犬马之力，亦难报答圣主殊恩之万一。傅尔丹遵照皇上训谕，对我处所辖各卡伦，严而益严，不时派出向导章京巡视外，将内廷药物给军营内患者服用，无不痊愈。凡得知此事之所有人员，无不感戴皇仁无微不至。傅尔丹晓谕于众人，此皆为圣主之好生之德合于天所致。因此，我军营内全体大臣官兵皆感谢皇恩。为此，将叩谢皇恩，并回交朱批折子事谨奏闻。

143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因愚昧糊涂而请罪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奏请认罪事。

兵部咨文，都统拉锡来文到达后，傅尔丹、祁里德一经启阅，方知晓我等极为无知，极为愚昧，竟不是人，因此不胜惶悚而羞愧。恭惟，圣主体天而好生，对奴才们不能忍受之大罪，均加宽免包容，实为至仁至德，卓绝千古。皇上殊恩，普及众生。赖实擅自渎奏圣闻，而圣主不生气，不追究，讲明大义，晓谕圣意，颁下朱批谕旨。傅尔丹、祁里德见此后，极为惊骇，对此等悖逆庸劣

之辈，若不加严查，不杀一二人，则不知惧怕。但又不敢违背圣主如天地一般包容之殊恩，故而恭敬叩恩，并召集全体人员聆听圣训。我两路大臣官兵均感戴圣主殊恩，欢忭高呼，望阙叩首。有者义愤填膺，恭请圣主饬令查明此事，以惩处恶人。亦有者赞叹曰：圣主天资仁慈，且又度量大，凡涉及皇上己之言辞，不以为事，反而教诲降敕，此皆非我等小奴才所能想得到。此恩不仅达于赖实、图拉、鄂三等数人，而我两路全体人员亦无不蒙受此恩德，等语。赖实亦甚惧怕而羞愧，又无地自容，一言不发，仅知望阙叩首。对于皇上殊恩，全体人员皆在感戴、雀跃、欢忭，赖实亦惧怕而羞愧，所有能吃食之人，皆知回奏皇上之仁慈谕旨。傅尔丹、祁里德乃荷蒙殊恩之人，反而有所糊涂，不回奏一言，委实愚昧无知至极，有负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是以，傅尔丹、祁里德因为愚昧糊涂而请罪，不胜羞愧惶悚谨奏。

14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由闲散满洲等人内选人教习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臣看得，太原府正蓝、镶蓝两旗满洲等仰仗圣主之恩，繁衍甚快，今圣主施恩增补八十七名披甲外，尚有闲散满洲、幼丁甚众。倘若将其中俊英之辈择选教习，一、二年之内将成为精兵，而选其英才委以官职，均可胜任。再，臣看得本年考取武举人，弓马可观，人皆机敏，表现如同满洲者仍有其人。因选取额满，无奈淘汰，臣甚觉可惜，伊等亦恋恋不舍，有跪请欲留臣前效力，充为兵丁学习者。因无秀才充当兵丁之例，臣均皆退回。倘若选取其中数人，加以教习，亦可得数名可用之材。但伊等既然均为贫穷之辈，若选取教习行走，不给伊等以生计不可。臣查得，原有定例内载：巡抚等分别将家丁四十报部，一半准为骑兵，一半准为步兵跟随其左右。等语。臣核思定此条例之缘由，并非因地方人员不敷，准令选用家人，而特用此项钱粮供养巡抚家口之意矣。臣自去岁前来后，即靠此项为生。今蒙圣主施恩，由火耗银内赏臣养廉银，已足以养家，与未得养廉银之省份无法相比。此四十兵丁，臣虽全降为步兵，臣家人均皆不材，并非有适合兵丁之人选。即使教习亦不易成材，况且虽有可选之材加以教习，但臣离开地方时亦一并随同离去，难以为地方效力。臣之愚意，空出此四十步兵之缺，由两旗闲散满洲、幼丁及自愿学习效力之武秀才内，由臣详查选聪慧可教习者四十人，以此钱粮供给伊等，由臣带领斟酌其学习情形，教习技艺、军纪，有合适差遣即行试用，若满洲有学习优异者，则选为额定领催、披甲。（**朱批**：甚是，不可用于绿旗之缺。）汉秀才等仍照例准考取武举人，则此等人承蒙圣恩得食钱粮，裨益生计，而学成后，此等人内多得可用之材亦难预料。等语。恳乞圣主明鉴，若系可行，俟批回时，臣行文该部纪录在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甚是好事，除尔之外，何人如此办理。唯今已增加兵丁数目，由选取披甲所剩之人内，斟酌可选之人选用，不足四十亦可。其中若有人材精通文字者，尔之笔帖式出缺后题补亦可。但不可与其他汉缺相争。再者，侥幸之中怠慢伊等正途。

14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四月降雨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适奉圣主朱批：看情形雨水似乎不足，全省各处情形如何？是否均得雨沾足。再，收麦情形

届时务必据实具奏。不可希图掩饰。钦此钦遵。看得各州县报来之文，有大同山阳县、广灵县，平阳府汾西县，于四月皆未得雨，除此，大同府其余州县，再太原府、潞安府、汾州府、平阳府数州县降雨均皆不足，故此今在求雨。再，麦子情形臣已令各州县普查，俟知收成情形，即如实奏闻。为此，将各州县报来四月降雨情形，一并拟折谨具奏览。

朱批：由此看得，似乎县众多，可惜去岁之雪及春雨。文人不敬佛神、肆意不谨之习，断难全信，若诚心敬之，神必庥之。农田秋粮苗情如何？

144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营空额钱粮留足使用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总兵官袁里祥为裁去以备公用之空额钱粮而奏闻折内奉有朱批：著与诺岷会商具奏。钦此钦遵。与臣商议行文前来。臣探听武职官员先前情形，伊等应得奏定空额钱粮外，总兵官所辖各营，斟酌各营兵丁数目之多少，大营十五、中营十二、小营七、八不等留空额钱粮，给总兵官送礼。守备给参将、游击送礼，千总、把总给守备送礼，除此，又奏称以备公用。各营共留三百余空额钱粮。等语。上司竟如此过分收礼，不可能约束下属官员，因各各超额收取，以致兵丁数目锐减，军营受损。去岁，臣遵旨将空额钱粮均照盛京将军、副都统之例留额定空额，其余均应补充。等语行文总兵官后，据探取消息，袁里祥声称：各营官员之空额钱粮均照奏定留空额，多出空额均予补齐，严禁送礼一项。适亲查各营之时，又一次从严整顿。等语。今以备公用钱粮过多而请求裁减，亦属在理之事。但裁减过多，因不敷公用，又致勒索兵丁，反无裨益。此等情形，圣主洞悉，朱批若不越额将会欠缺。此批甚是英明。奉此旨后，臣亦顿觉领悟。故此，袁里祥来文商议时，臣询问袁里祥商议其所辖各营公务，每年大约需要多少足用等情。俟查明后，斟酌其所需准留空额钱粮，议定如何节约费用，不令从中侵蚀，会同袁里祥拟折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甚是。

144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谢赏限赔银并供给米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沧州城守尉奴才华赖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华赖曾冒昧具陈不利于兵丁生计之事，并将广善库银每人每月坐扣五钱，于二年内赔结，又将兵丁应支领之米，于春夏二季从当地供给，其秋冬二季之米，俟江西粮船到达后斟酌供给，等因奏请。奉旨：广善库之应赔银两，著照所请展限。此系初奏，是以准行。若再有者法此而奏请，则不准行。余依议。钦此。钦遵，于闰四月初五日，由兵部寄行前来。奴才华赖召集官兵，恭设香案，跪读谕旨。众官兵叩称，我等最末奴才，皆驻于偏僻小城，而圣主恻然轸念，施以天恩，赏限赔偿欠银，及时供给应得之米；又每月剩下一两五钱者，实为圣主施以殊恩养育矣。我等最末奴才每遇差役，必将奋勇效力，节俭持家。对于圣恩，实难仰报万一，惟昼夜祷祝圣主万万岁，欢腾若狂，叩谢隆恩。奴才华赖之前奏折内，奉内圣主朱批敕谕，故将此折子一并恭封具奏。

朱批：知道了。对于兵丁人员，要教诲以图纯朴节俭，倘不沾染恶习，自然学好技艺，谨勤所任差役也。在太平闲居之间，惟以学为甚要。尔等管兵人员，若能无私，用法较严，则彼等不成

器、不肖、庸懦之辈知儆惕，从而于事有利。

144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官员领取盘费养廉银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派去具奏之人返回后，已恭阅圣主敕谕。圣主为建立社仓而所颁敕谕甚是，务必勉励百姓，使被自愿施行，方为有利。倘若稍须强人所难，反而无甚益处，此亦在意料之中。臣自去年奉旨饬交各州县官员办理以来，仅报有洪洞、芮城、太谷、沁源四县社仓收贮二三十石或六十石不等米谷，而其余州县仅报欲建社仓，并无呈报收贮米谷情形。臣问其情，则称近几年饥荒，借取仓粮之后，尚未偿还，欲先完结借取之项，故而社仓未及收贮，云云。窃臣思之，官仓之粮，乃为百姓而储备者矣。设若缴于官仓，亦无异于社仓。查百姓所借之粮，有五十万石余。去年收成之后，已交完三十万石余。今年应完结者，仅为不及一半，俟至收获季节，臣必酌情筹划办理，以副我圣上抚恤百姓以备地方之至意。（**朱批**：所奏是。朕颁谕旨，已普行于各省。）再，自施行百姓亲封钱粮扔进于柜内之事以来，臣亦曾闻有百姓欠交，而州县复令增交者。此前，臣亦曾有多虑，倘若禁止此举，彼不肖官员竟借以百姓欠交，妄减钱粮，亦未可知，故臣犹豫莫决，未加禁止。今臣恭阅圣主朱批敕谕，方得出不碍于二者之见地。故臣经与布政使商酌，嗣后百姓交纳钱粮，其能写字者，令彼于银包上写字以记之，不能写字者，令彼或画鞦鞘、或画圈，以此记之。待启封时，众官员称量百姓所交之银后，其自分厘以下不足者，尚可照收外，倘有欠多而不能收者，由称量官员等共同验看，令原主认领该短缺分量之银包，带回补足。补足之后，亲自扔进于另一柜内。该所派官员将何百姓欠银多少、应该增补多少情形，开单钤印，交存布政使。下次派员启封时，将此单交给该官，按单查收。除此单上所开数目之外，仍有增收者，即行查报纠参。如此严禁，似可杜绝其借故欠银而妄收之弊。（**朱批**：如此虽好，仍为繁冗。仅以甄别下属官员为要，十人改而仍有劣者，亦应不得已而纠参，不得厌烦。有治人无治法。）于是，臣仍暗中派人查视。若有不听交付之言，互相连手隐瞒臣等，则将一经拿获，务必严惩。再，圣主朱批又称，所派往启封之官员，倘若一旦连手，必将苦累百姓过甚，实为不可不防之棕要事情。于是，臣等亦谨防此事，每当委派官员，均加换人，但仍无人呈报此等情弊。由此观之，亦颇为可疑。今圣主思虑周详，仅此一点，亦颁敕谕，实甚洞鉴矣。臣必即行严查。查道员胡应、谢望中、潘洪毅，伊等皆为极谨慎之人，此前亦未奉派至启封，因而与隐瞒之事无涉。故臣饬令伊等分赴钱粮多而较大州县，以开柜查核火耗数目。今其送司之火耗，臣皆令同钱粮一并缮写于钤印批文后送来。皆为一分以上二分以下，并无二分以上者。今查若有比送司数目多收者，此乃共同连手而欲分肥者矣，臣必纠参而严惩之。（**朱批**：很好！是。）此等之人，惩治其中一二，别人方知惧怕。嗣后查视此类之事，或照此例忽派道员猝然间查视，或另择一良策，臣必与布政使商酌试行，然后再行奏闻。（**朱批**：再次深思。）再，臣又闻得，施行封柜之例，有弊端二款：其一，不准百姓将所交钱粮扔进于柜内，即行收取，以谎称为百姓所欠之项。其二，于柜之底部修一屉，私开而盗取钱粮。此事不得不防。故臣为防其不准百姓扔进于柜而即行收取之事，即晓谕于百姓：尔等之应交钱粮，若有官员不准扔进于柜内，即行收取者，乃欺尔等矣。尔等不可交给。倘若强行收取，可以前来投诉。尔等若违背此谕，私自交给，则不计为正项，以致尔等之银两徒而失之。等因告示。（**朱批**：虽已晓谕，然彼小民何人敢于为此小事而见尔具陈？不过亦不无有丝毫益处，只非上策。）又其柜之底部置有屉一事，臣已多次令启封官员查视，但未拿获。今将此二款一并交付

胡应等，派往前去办理。若能拿获，亦必纠参严惩。再，查官员之盘费，臣于去年具奏后，已经拨给。已给直隶州知州以一千五百两，同知、通判以一千二百两，大县知县以一千两，平常县知县以九百两，小县知县以八百五十两，小而地处边缘县知县以八百两。此外，计伊等所用笔纸及造册所用之费，已给大县各三百两，平常县、小县皆各一百五十两。此外，各州县送钱粮于司之租银共需三千二百六十两，又兵站马匹需增草料银二万又一百九十两，拟另拨给。再，百姓交火耗，皆为几钱几分之包，将此总合起来，较之原交之数多，此谓为并头(bìng teu)。此项并头，并均给于州县官员。至养廉银，臣自去年十一月具奏后，才开始拨给，无须给全年之银，而其各自调任、署理之日起计给。此项银两，数目无多，如若拨给迟延，使致其间因无盘费，而借贷付息，则又恐拮据，故不待入库二十万两满额，随得随给养廉银。窃臣看得，今山西官员，其旧有官员，皆在原任有所赔偿之拖欠款项，而其新来官员，当起程前来时负债者多。如此而来，所需垫赔者多，且去年之养廉银，又未得全年银，故如圣主所闻伊等养廉银不敷者千真万确。查得，各州县收仓米时，亦与收钱粮银一样有火耗，原议定将此米亦归入总火耗银额，然后再送交于司。今已与布政使商定后，停送此项银两，以留给州县官员作盘费。自今年起，可得全养廉银，但臣必察其情，若得全养廉银之后，仍有不敷用之情，则其如何增拨之处，经筹划惑具奏给之。(**朱批**：好！)再，彼管理学府事务刘玉毅与臣曰，请拨给养廉银，云云。今入库之银，尚未满额，故而未议。臣等看得，管理学府官员，原有可得之项，若刘玉毅截除而未得者属实，则可拨给足够养廉银情形，经议奏后给之。(**朱批**：诚然未曾领取，从直隶江南等省督抚处可得者亦多，何以给之。诚然为好，亦应资助足用之项。)此等所给用银，俟全领一年钱粮，并办理完结之后，再将其细数另具折奏闻。再，臣初次办理全省事务，故而所奏所办之事内，或有遵行不力而滋生弊端，或因筹划不周而有所缺漏之处，均为难免。因此，臣必不时探询详查，杜弊补漏。倘若于民无益，臣即奏闻，其应改者，加以改之。臣岂敢掩饰误奏之咎，以误圣方之事？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今我君臣皆为学而办事，难保无误。只此一心，自信而已。尔此所奏甚是。

1445 成都满洲副都统黑色奏请进京朝贺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管辖四川成都满洲兵副都统臣黑色谨奏：为恭请前往朝贺天颜事。

窃臣原为末秩武夫，承蒙圣主养育之高厚恩泽，相继任用，秩至协领，旋又从优擢补为成都副都统。臣受如此深厚殊恩，虽竭尽效力，亦难报答万一。臣仅仰副圣主之委任至意，宵旰惟勤，勉策驽骀，率兵至黄胜关外驻扎，以为声势。今赖圣主之天威洪福，剿灭逆贼，平定青海，地方宁谧，以致天下共享升平。故此，臣以自力欲赴京城，朝贺天颜，以请神明敕谕。至臣撤兵到成都之日期，除另奏报外，伏祈圣主睿鉴，恳准微臣诚心诚意所请之事。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俟岳钟琪到省后再具奏。

14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杀虎口一年税收实在数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前由原内阁侍读学士伊奇纳条陈，杀虎口站小差使，每年宜增二万两钱粮，共银三万两，等因条陈，谕令大学士等议奏。等因交付。大学士等议奏后，此项税银，如若每年改增为三万两，

可否能够完成，令臣核查之后，据实具奏。等因，交付户部，转咨到臣。臣即饬交大同府知府徐惟诺再三查核，因纳税衙门不属地方管辖，且纳税人皆为过往之人，无凭查证实数。是以，又咨查监督萨齐库，据咨复内称，萨齐库在任内八月余，除额税外，多收得银二千八百两余，云云。虽然如此，仍不足为实据而加以具奏。监督萨齐库将要任职期满，届时将此税务之事，暂令臣就近委派一职高而品行从优者，试验一年，才能奏定其实数。倘若可以如此办理，则请降敕准行。

朱批：著删减朕勾划之处，拟本奏复该部。再，尔所奏太原兵丁一折，朕留下复核。俟尔另事具奏时，朕再批复。其情怎为可以！

1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数次奉朱批训谕之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臣为缴回朱批及台湾运米至宁波、台州，以供给兵民口粮而一并奏闻折内奉有朱批：欣阅。钦此。又奉朱批：甚好，尔系亲临知情之人，朕无非将筹办意图告知予尔，全在尔斟情办理。钦此。臣为从实具奏圣主教诲诸事，好生整治军营而奉朱批后，叩奏折内奉朱批：甚好，照所奏黾勉。钦此。又奉朱批：理应如此方好。钦此。臣为叩谢训谕而所奏折内奉朱批：欣阅。钦此。又折内奏圣主不图安逸，至诚治理天下，使今世文武大臣官员均皆感戴圣主仁爱，因主神明，皆知黾勉。嗣后，若谨记圣主教诲之凤诏，同心协力，竭力黾勉，则内外诸人均皆向善，圣世盛典得以弘扬。等语。奉朱批：朕仰报皇考于万一乃此也，朕所指望者乃此也。钦此。臣谨阅，圣主甚是孝顺、神明，时刻缅怀圣祖仁皇帝，凡从事政务，不忘治理天下，安逸百姓。实为抚养普天下百姓，永固国体至万年之圣主。臣不胜欢忭感戴，叩谢凤诏，缴回朱批三件，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朕决不矫揉造作，朕所有降旨，皆发自内心，若稍存欲令尔等大臣听之顺耳，而后赞美颂扬朕之意，朕亦羞愧难当，务必知朕之意方好。

1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道员陈守廉贪赃枉法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陈明实情伏罪、叩谢圣主宽免之恩事。

闰四月初八日，该部来文内奉旨：浙江宁台道员陈守廉甚是贪戾之情，何以不参奏，令臣明白陈奏。等语送来。臣谨阅明旨，知己之过。畏悚伏罪，拟本明奏外，岂敢不陈明其中缘由。查得，该陈守廉于雍正元年七月到任宁台道员，于九月，巡抚李馥派该陈守廉署理绍兴知府事务。其间，臣概不知该陈守廉之恶行，于雍正二年二月，获悉该陈守廉名声不佳，即派人前去查实。因途远人生，不易查其贪赃隐情，前去之人于闰四月初七日方才返回，据所查看得，该陈守廉署理绍兴知府事务名声甚差，因其贪赃属实，臣正列其贪赃罪状，拟本参奏时，次日即初八日，收到部文，圣主早已明查陈守廉罪过，降明旨将陈守廉革职发配军前。降旨在先，臣所查在后，因不可复行参奏，故收回参奏之本未奏。查得，该陈守廉，臣原本不相识，在此半年内，臣确无袒护之意。惟臣甚是糊涂无能，至本年二月方得悉该陈守廉之名声甚坏，至闰四月方查得其贪赃罪状。迟误参奏劣员，臣实难逃脱罪责，惟臣从无袒护陈守廉之情，叩请圣主明鉴宽免。再，看得该陈守廉贪赃之罪状，枉法贪赃达五、六千两银。圣主如此神明，该陈守廉并不图报，无所畏惧，署理事务几月之内，竟贪污银数千两。由此看得，该人胆大妄为已达极点。因已有降旨，臣虽不

可再予参奏，但已查得其贪赃枉法之情，岂敢隐瞒不报，是以，将陈守廉贪赃之罪状，拟写汉文档册一并谨具奏闻。臣承蒙圣主之恩优厚，未及仰报，竟看错官员，迟误参奏事宜，以致圣主分心，臣之罪过实难逃脱，臣不胜惶悚，谨恭陈实情，具奏伏罪，恩出自圣上。为此谨具叩奏。

朱批：将尔之此奏亦晓谕陈守廉，此事暂不声张，公年羹尧知此事后，以观陈守廉效力情形，若伊竭力黾勉，则免参，若推诿惟图侥幸，年羹尧将行文予尔，再行参奏从重治罪。

1449 议政前锋统领苏丹奏谢补授此职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五日

议政前锋统领苏丹谨奏：为谢恩事。

圣主将臣擢补为前锋统领，遣往军中，未效微力，且主施鸿恩得官，复屡施恩赏，不尽其数。今丁寿之缺令臣补授右翼先锋之前锋统领，部文抵至，臣惟谢恩外，均不得感激之语。为此叩谢天恩之处，谨奏。

朱批：知道了。补授尔为都统。

1450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娱撤兵巩固地方防务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遵旨议事。

切准兵部咨称：谕和硕怡亲王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曰：青海事朝夕完结，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甚为恭顺，各路撤兵、巩固地方等事，理应预先议。额驸策凌、贝勒博贝皆在阿尔泰路军前已久，稔知地方情势，伊等今既在此，则尔等详问伊等，阿尔泰路军如何撤、如何固守地方、兵驻何地之处，详加寻议具奏。钦此钦遵。

切臣等会议得，策妄阿喇布坦无故兴师侵犯哈密，窃取藏地之故，圣祖仁皇帝发大军击败贼策凌敦多布等，收复藏地，令达赖喇嘛坐床，由数路遣发大军，攻取吐鲁番，征杀至乌鲁木齐、额密尔等游牧所，横扫阿尔泰、额尔齐斯等地茂乌梁海等，故策妄阿喇布坦肝胆俱碎，甚为惊惶，且去岁伊使臣吹纳木喀等至，蒙圣主详谕恩威皆遣之去。目下策妄阿喇布坦心悦诚服，虔诚遣使求请。然而将边境地方，不能永行坚固，长远计策。降旨者甚圣周详。

查得，阿尔泰路将军傅尔丹、祁里德一队现有兵六千九十八名，今看策妄阿喇布坦情形极为恭顺，阿尔泰路许多兵已无用处，应皆撤回各自原处。前圣祖皇帝有旨：对策妄阿喇布坦用兵虽完结，但喀尔喀一带边界，系与策妄阿喇布坦、俄罗斯交界之地，甚为紧要，遂谕将军、喀尔喀王、台吉等会议，以为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地方紧要，理应驻兵。等情。令建二城。后以乌兰固木地方甚广阔肥沃，可屯田驻大军，又遣发断后兵屯田筑城驻防。乌兰固木地方虽广阔、耕地丰足肥沃，但靠近阿尔泰山，与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及喀尔喀驻牧地相去千里，倘有行走之事，不能及时到达，且需用驿站多。每年运至官兵俸饷亦堪苦。既然如此，同于乌兰固木地方停止驻兵，遣发戍守兵往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驻防。将此驻防兵，派京城满洲兵二千名驻守，派蒙古兵二千名永久驻防，兵共为四千名，分驻于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为管带此四千兵，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对京城二千兵，派鸟枪护军营总二员、委护军校营总六员、每旗护军校各五员，马兵派营总二员、委营总六员、每旗章京各三员、骁骑校各四员。炮手归鸟枪营总管管带，每旗派骁骑校各一员。至于鸟枪头目、领催，从兵额内相

应派出。察哈尔兵一千名，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参领二员、佐领十员、骁骑校十员管束。每佐领领催各四员，从披甲内选取。右卫归化城兵一千，照察哈尔兵设总管等官员管束之。将军驻察罕廋尔管鸟枪护军营；副都统率领鸟枪兵营驻扎克拜达里克；炮手等分翼驻防两处。蒙古兵二千，选二城水草处驻收。哨兵除照常安放外，仍令不时蹑迹巡察阿尔泰山梁、布尔干、布鲁勒、哈道里(hadaoli)、乌尔木格图库勒图等地。该兵既系专驻厄鲁特、俄罗斯与我喀尔喀交界总汇处互相保护，则暂留现在阿尔泰地方之喀尔喀扎萨克兵二千名，与驻守二千蒙古兵为屏藩，彼此轮流更换而行。至调迁更换此二千喀尔喀兵之事，交付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贝勒博贝等。仍交付王丹津多尔济等，于各自驻牧所，佥派其喀尔喀扎萨克等兵，其兵械预备妥当，倘有行走之事，听将军等调迁，丹津多尔济等率之即行。将所有喀尔喀兵，既已交付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贝勒博贝，则调迁军机之事甚为紧要，伊等不可未有兵牌。既然如此，则颁给伊等管带各自部落喀尔喀兵副将印敕，并列为议政。其颁给印敕之事，传谕喀尔喀扎萨克等，令各自预备兵，皆听伊等调迁。既已驻有蒙古兵，则于将军、副都统处不可无有办事章京、笔帖式。因此，兵部派理藩院蒙古章京、笔帖式各一员，分驻两地办事，与兵同更换。坚固边界一带，枪矛等军器甚为要紧，拨给察哈尔兵、右卫归化城兵鸟枪各五百枝、矛各五百杆带去。至铅子、枪药、绳子等物，将现在兵营者留而用之，视其用完，经报部继送。此兵来年出青草之四月遣发，到彼后，其满洲官兵照例拨给行粮口米。蒙古官兵既永久驻守，则照省城官兵给食俸饷。到彼牲畜孳生、服水土之前，除遍给三年口米外，过三年后停止给米。蒙古人等皆赖牲畜为生，虽从其原籍带牲畜去，但行远路后到达，不能无有损失。

据查自兴兵以来，从喀尔喀扎萨克等所收牲畜内，销算其所用，现有马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匹、驼六千七百三十一只、牛三千五百十头、羊十三万五千四百一只、山羊二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只。察哈尔兵仍有家产牲畜，赏与兵丁每人牛各一头、羊各四十只；右卫归化城兵向无家产牲畜，既系贫人，则兵丁每人赏牛各二头、羊各五十只；赏总管牛各六头、羊各一百二十只，副总管、参领牛各五头、羊各百只，察哈尔佐领牛各四头、羊各八十只，骁骑校牛各三头、羊各六十只，右卫归化城佐领牛各五头、羊各百只，骁骑校牛各四头、羊各八十只，以永为生业。拨给满洲官兵之行粮、蒙古官兵之俸饷，动支兵营现存钱粮，按月拨给满洲官兵，蒙古官兵拨给两季。计算该钱粮用完，将军等预先报户部，由户部奏请运送几年钱粮后，备办由驿送去。至拨给满洲官兵之口米及蒙古官兵之三年口米，以数年运积兵营之捐纳米及屯田所获青稞、大麦，酌情配给。

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处，耕地丰足肥沃，将军到彼后，派满洲兵之半率发往彼处之犯人，留给赏赐蒙古官兵所余牛四百八头，以及屯田大臣等所用牛、犁、锄等诸物，勤行耕田，所获粮谷入仓，以备拨给口米之用。若只拨给满洲兵以青稞、大麦，则吃食不惯，估算兵营所存米之用完，预支户部捐纳银，照前交付官商范玉宾运米。管理该四千驻兵粮饷、督查屯田事要紧，不可无专员。既然如此，具奏各部衙门堂官，简派一员办理兵饷、屯田等事，颁给办兵饷关防，第四年与将军等同换。

再，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已善终，阿尔泰路并无事，大军驻此年久，且颇费钱粮，请酌留现有兵，余兵尽撤。如此，除在阿尔泰路之喀尔喀扎萨克兵两千外，咨行将军傅尔丹、祁里德等，会同估算足以看守地方，彼此援救，从两队兵中选留五千名，由傅尔丹率领暂驻。其余之兵，俟今岁七八月马匹肥壮后，由祁里德率领并携征西将军印敕返回。至于返回时编队，每队设贤能者管束，省城兵及蒙古兵视各自便道遣回原籍，沿途不滋事、不扰害地方、好生照管前来等处，由傅尔丹、祁里德定夺。

又查得，于阿尔泰路兵营有铜炮八尊、冲天炮两尊、子母炮七十四尊。若将炮留于边界一

带，则甚威武，且由京城遣炮手，将此等炮尊均匀分置于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又阿尔泰路现所设兵站弯大且瀚海无垠，水草恶劣，驿卒等生计艰难，牲畜亦不能存。今既设此兵，以长远巩固边界一带，则驿站甚为紧要。将此驿站，若自张家口直至朱尔辉路、翁金、推河设立，则直且水草好，于驿卒、牲畜皆有裨益，派大臣一员，移设现有驿站。此次所设中间数站正遇戈壁，若置办驼只，则输运钱粮等事有裨益。现从喀尔喀扎萨克等所存六千七百三十一只驼内取一千二百只，留戈壁站各四十只，平常站各二十只，又驼一千五百只，交付管屯田大臣，以资输运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粮谷入仓时所用。其余驼四千三十一只、现喀尔喀扎萨克等存马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匹，以及拨给蒙古官兵为产业后所余羊六万四千九百五十八只，今虽无用处，但现撤兵后驻有戍守兵，增补驿畜等军备甚为紧要。嗣后，喀尔喀等既无事，则将此马、驼、羊交付王丹津多尔济、王额驸策凌、贝勒博贝等好生喂养孳生。今于喀尔喀蒙古人等并无征战之苦，所养牲畜自然孳生。将所养牲畜所孳生者，俱皆赏给喂养之人，但其原数断不可减，倘怠忽以致损减，则着落扎萨克等赔补。用此牲畜，除每年补驿站马、驼外，军前若有用处，则驻军将军取而用之，并奏闻所用之数。

再，军营现有粮饷数目，拨给四千兵够几年，将两千满洲兵分为两半派出，带领犯人种田，能收获几何，耕地仍剩余与否等事，咨行将军傅尔丹、祁里德等查明分开具奏。等情。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交付散秩大臣、都统拉锡具奏，奉旨：依议。据尔等议，于傅尔丹处留兵五千名。等语。既有喀尔喀兵，则减为四千兵。其余事若应施行则施行之。著将所议之事，抄送大将军年羹尧知会。钦此。钦遵咨行。等因前来。

臣等会议得，圣主庙算无遗，发兵平定青海地方，颁旨谕策妄阿喇布坦，以示恩威，以理开导，故策妄阿喇布坦恭顺遣使恳请。今已驻戍守兵，为永固边界而降旨者，诚为庙算无遗之计，万年受益之奇政。臣等钦遵圣主旨意，查我布尔干、布鲁勒二路，现有京城兵二百三十六名，右卫兵一千三百七十九名，炮手披甲一百七名，盛京一带、吉林、打牲乌拉兵一千一百八十名，黑龙江兵一百六十名，察哈尔兵四百名，科尔沁等二十二扎萨克兵二千八十名，喀喇沁兵六百名，归化城土默特兵二百四十七名，共计兵七千三百八十九名，其中视其力强，精选右卫兵八百名，盛京一带、吉林、打牲乌拉兵八百名，黑龙江兵七百名，于此三队，每队两旗合设营总各一员、每旗参领各二员、炮营营总二员、每旗参领各一员、汉军鸟枪营营总一员、每旗参领各一员；精选归化城土默特兵二百名，设营总二员、参领为四员，各队散骑郎、骁骑校、护军校，酌情留之，臣傅尔丹亲率都统图喇、右卫振武将军觉罗延寿、土默特副都统固木布等，于茂岱察罕廋尔之阿尔达尔托罗海固设营盘，严设斥堠。从所留四千兵内派先锋三百名，设翼长二员、每旗前锋参领各二员、护军校各四员；以委副都统前锋统领布珠为首于把巴喀河伯尔齐尔驻守。精选察哈尔兵三百名，设营总二员、参领八员，散骑郎、骁骑校、护军校等官员，照兵数留之，从所留兵内，酌派兵四百名，共兵七百名，于寨拉噶、克布克尔等地驻守。精选科尔沁等内扎萨克兵九百名，设协理台吉六员，管旗章京、副都统、营总、参领等官员，照兵数留之，以敖汉王乌尔寨图、翁牛特贝勒、额尔德布鄂齐尔、扎赉特贝子特固斯、公诺尔布为首，精选喀喇沁兵三百名，其管兵官员照兵数留之，以塔布囊育木扎布为首，继哨探驻守。设营总一员驻守扎克拜达里克城，设营总一员驻守察罕廋尔城，酌情派官兵，管束犯人耕田。除留以上四千兵外，都统穆赛、护军统领觉罗图喇、右卫副都统瓦哈里虽云驻军前效力，但穆赛、瓦哈里等已老，觉罗图喇腰疼。故将所撤京城、右卫、盛京一带、吉林、打牲乌拉、黑龙江、察哈尔、内扎萨克、喀喇沁、归化城土默特等兵三千三百八十九名，以交付穆赛、觉罗图喇、瓦哈里等，同苏尼特王吹吉衮苏隆照管编队，率领班师营总、参领等官员，好生看顾，不令滋事，不扰地方，从各自回原籍之便路，于今岁八月初旬，

由我军前起行返还。我二路曾有喀尔喀兵四千名，今留之三千名，除用于所拓六大哨探外，于寨拉噶继哨探驻兵一千二百名，以防守地方。继特斯河珠尔库珠哨探驻兵一千名防守地方。解散一千喀尔喀兵。

查得，自康熙五十四年发兵以来，喀尔喀瓦齐喇巴图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扎萨克图汗策妄扎布、和硕额驸王敦多布多尔济、额驸王策凌、王丹津多尔济、噶隆雅木毕尔、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博贝、吹扎木三、车布登、公阿努里、敏珠尔等编班，轮流驻我军营办理喀尔喀事务。今土谢图汗旺扎尔多尔济、额驸王敦多布多尔济既于呼图克图馆办事，则除不能来我军营外，将公阿努里、敏珠尔归隶王丹津多尔济，将扎萨克图汗策妄扎布、贝勒车布登归隶额驸王策凌，将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贝子策旺诺尔布归隶贝勒博贝，编为三班，轮流驻我军营办理喀尔喀事务。各地现有屯田喀喇沁土默特、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三百四名，今岁既已耕种，则除收耕种所获粮谷外，留来年屯田土默特兵一千一百名，等候前来更换之兵，于扎克拜达里克之乌尔哲图戈尔、察罕廋尔之博尔廓、特里照常屯田，所获粮谷收入于仓。其余兵二百四名，与今岁所退之兵同返回其原籍。

又查得，康熙五十六年来盛京一带之一队兵，从京城带来羽林大纛八面；康熙五十八年，来奉天之一队兵，来打牲乌拉、吉林乌拉之一队兵，来黑龙江之一队兵，均由京城带来羽林大纛各八面。其中前锋统领取之给巴里坤兵带往之羽林大纛十面，现有羽林大纛二十二面，今既撤兵减营总，则除留给盛京一带、吉林、打牲乌拉一队营总四员、黑龙江一队营总四员之羽林大纛八面外，将其余羽林大纛十四面，交付京城一队撤退营总等，谨带到京城交部。于我布尔干、布鲁勒两路有京城送来之冲天炮二尊、铜炮八尊、子母炮五十尊，右卫兵来时携子母炮二十四尊。将此二十四尊子母炮交付返回之副都统瓦哈里带回右卫。将此带回之炮火药、铅子、绳取而存之。将三种炮火药、铅子、绳及鸟枪火药、铅子、绳等，于来年换防兵到来期间，除操练时用外，其余炮鸟枪之火药、铅子、烘药、绳、所存所退子母炮火药、铅子、绳及冲天炮二尊、铜炮八尊、子母炮五十尊，一并交付前来换防将军、副都统。将我两路现存钱粮钱，拨给今岁班师官兵为行粮、廪给银，所留官兵来年换回各自原籍期间拨给行粮、廪给银时，销算所需银两后，仍余银十二万余两。将我两路现存之米，拨给今岁班师官兵为行粮口米，拨给所留官兵来岁换回各自原籍期间为口米时，一年以八个月计之，销算其所需米，仍余米一万五千余石。将我两路所存麦子、大麦、青稞、糜子，拨给今岁班师官兵为行粮口米，拨给留守官兵来岁换回各自原籍期间之口米，一年以四个月计之，销算所需麦子、大麦后，仍余麦子两千余石，大麦一万九千余石，青稞四千六百余石，糜子二百九十余石。将此所余银、米、麦子、大麦以及今岁来年耕种所获麦子、大麦，皆交付来办粮饷事务之大臣，用以拨给来换官兵以俸禄、行粮及口米。至喀尔喀扎萨克等所存驼、马、牛、羊、山羊，交付喀尔喀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王策凌、贝勒博贝等，于来年换防兵到来前传之来，牧于扎克拜达里克附近水草之地，以备所用，将存畜册档交付来换防将军、大臣等。

又查得，交付来年来换防办理粮饷大臣之银十二万余两。将此项银两，照我现拨给行粮、廪给银例拨给来换防京城大臣、官员及二千兵，约计够拨六个月。管带二千蒙古兵官员等发俸禄，给兵丁以钱粮，约计够一年。缴纳米一万五千余石，新旧麦子、大麦、糜子、青稞四万余石。将此米、麦子、大麦等粮，照我现口米，每月各给一仓斗一，年给八个月半、四个月麦子、大麦例拨给来换防京城大臣、官员、兵丁、跟役等，计每月所需米、麦子各四百十石余，以一斗大麦添给各二升计之，每月所需大麦约五百仓石。因不明知两千蒙古兵之家口数，且不知如何配给蒙古官兵以米、麦子、大麦等粮，故一年应拨给满洲、蒙古兵口米几何之实数，不必计算。将军前现有米石，拨给满洲、蒙古官兵一年八个月口米，略计够供应二年，以麦子、大麦拨给满洲、蒙古官兵三

年口米后，余者仍多。若前来换防兵又每年领犯人耕田，则麦子、大麦必能接济。昔年曾试种糜子，收获甚薄，故停止耕种。现派前来换防满洲兵八百名率二百余犯人，于驻兵之扎克拜达里克之乌尔哲图戈尔、察罕廋尔之博尔廓、特里有千人种麦，略计每年可收获麦子、大麦共一万仓石。在乌尔哲图戈尔、博尔廓、特里之田亩，足够千人耕种，无多余之田。在库尔奇勒、固尔班吉尔噶兰图等地之田亩距离来换防兵所驻地扎克拜达里克、察罕廋尔远。现我军前屯田官员来年耕田收获后，将新旧麦子、大麦、青稞、糜子、耕田马、牛、犁镜、犁铧等农器，皆明白交付前来办理粮饷大臣。至在我军前之炮、炮枪火药、铅子、银、粮、喀尔喀扎萨克等所存牲畜、耕田马、牛、农器，交付来年前来换防将军、大臣后，其所交之数，再行奏闻。

又查得，我发兵前，派驻新拓展哨探之蓝翎锡喇布等被察哈尔兼管之厄鲁特、巴尔虎之侍卫、官员八名，向驻一年后更换，正遇我出兵，故驻十余年未更换。请与明年前来换防兵同遣更换蓝翎锡喇布等之人，一并更换。再将驻和托固特打听消息、照管新乌梁海之一等侍卫达锡派往京城后，曾派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附罗布藏固木布旗下台吉兼副都统阿穆尔零圭驻守。今既经贝勒博贝具奏，以驻其地之员外郎八十无事遣回，则将阿穆尔零圭亦与今岁班师之科尔沁官兵同撤回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145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于察罕廋尔等地筑城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请旨事。

据兵部咨文臣等内开，甫据议政大臣等议奏，查得，甫据议政议奏，乌兰固木地方，土地肥沃，地方广阔，可以耕种地亩，驻扎大军。故而令军队耕地筑城驻扎。该乌兰固木地方，虽为地面广阔，可耕地亩多而肥沃，可容多驻军队，但靠近阿尔泰山，相距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以及喀尔喀牧场有千里之地，倘有调兵之事时，不能及时驰援，且又多需设驿站。每年运送官兵之俸饷时，亦多为艰辛。既然如是，不在乌兰固木地方驻军，而改在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二处派驻戍守之兵。等因，奏准在案。故于乌兰固木等处地方，今年仍准照常开渠种地。其所获粮食，可以归仓保管，俟明年率领前去茂岱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驻守之将军到达时，可令酌情办理之。该修筑城池、仓廪、房屋之工程一旦竣工，即行咨文将军，以便酌派人员暂时看守。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遵咨行。等语。

查得，康熙五十五年初次允准种地时，虽因乌兰固木地方土地肥沃，可以大量耕种，但由于离驻军地方相距遥远，且又地处于卡伦之外，故而未曾种地。后来由于两路军队挺进，并靠近拓展卡伦驻扎，故以大军为屏藩，将卡伦往外拓展后，奏请可以种地。于是，将卡伦自乌兰达巴罕往南连接索恩多尔库奎，自此往北拓展至乌布萨诺尔西端。从此，在乌兰固木地方筑城驻兵，又便于驰援杭吉勒察克等处，才驻兵种地。今据议政议奏，不在乌兰固木驻兵，而改在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驻兵。据此，除今年照旧在乌兰固木种地外，明年不准种地。傅尔丹、祁里德又发命令，令领回喀尔喀等存栏之骆驼，从现在起将小麦、大麦运送察罕廋尔。将今年收获之小麦、大麦，若留兵看守，则有困难，故亦令全数速运至察罕廋尔。等因发布。此起运送至小麦、大麦，拟交给办理粮饷侍郎绰尔岱。一俟运毕小麦、大麦，拟将乌兰固木之兵撤回察罕廋尔。乌兰固木地方，位于拓展卡伦之外，如今戍守兵拟驻于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而乌兰固木孤悬一隅。倘若留兵驻守此城，则必远离大营。若少驻兵，则多忧虑。若多驻兵，则分兵力，而运送粮饷，亦多为艰辛。为种地而往外拓展之卡伦，亦不宜独留此处，故拟撤此卡伦，仍照旧设卡伦例，

自乌哈尔和硕、伯尔克讷库奎、巴颜珠尔克引至伊都克卡伦连接。不住人之空房屋，年久之后自然损坏。此城即或保留，日后亦无所用，故而拟毁乌兰固木之所筑城池房屋，以期不留兵看守。为此谨奏，请旨。

145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改派戍守兵驻防边陲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具陈管见，仰祈圣主睿鉴事。

恭惟，圣主恩威并施，为破逆贼罗卜藏丹津及其同伙，详授谋略于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以用天讨，很快扫清青海。奸宄策妄阿喇布坦，依恃地处遥远，拒不向化，而我不加兵卒，准其使臣进来，颁旨开启策妄阿喇布坦之心。而策妄阿喇布坦悔过改恶，恭顺求和，复派使臣，从此边陲遐壤亦归无事。圣主仍不以安为安，无事之秋多加防备，降旨撤回大军，改派驻兵戍守，此旨至圣至明。议政大臣等仰副圣意，详尽会议，咨行到臣。臣傅尔丹、祁里德详审得，所有各节皆为周详，除钦遵外，臣傅尔丹、祁里德在边陲已住十年，对地方之情形，道路关隘之远近，或亲临踏勘，或问人而得知。又对喀尔喀地方住牧，孳生牲畜，选择水草，耕种地亩等情况，亦皆知其一二。如今圣主为保护喀尔喀，边陲永归静谧，已所深谋远虑，拟派驻兵戍守。此事至关固守地方，保护喀尔喀，供养戍守兵，节俭或耗费粮饷。臣傅尔丹、祁里德世代叨蒙圣恩甚深，今又奉命赴京，岂能以为边事与己无干，而将亲自经历、所见所闻不具陈皇上？查得，于喀尔喀地方，沿策妄阿喇布坦必经之路，自阿吉卡伦往西北沿山梁，直至必吉、巴尔鲁克、和通、逊多勒库奎、伊都克，设有六座大卡伦。以上每座卡伦，皆有瞭望、交接踩迹之地十余处。从阿吉卡伦前去瞭哨、踩迹至伊都克卡伦，有二千里地。若于临近此等卡伦之某一二处驻兵，则有事时难于驰援，故在茂岱察罕廋尔地方修筑一城。察罕廋尔地方，与所有扩展之卡伦皆有六七百里地。于鄂勒哲依图淖尔地方水源充足，可耕地亩多，故于扎克拜达里克修筑一城。今于此二地议驻戍守之兵者甚是，请于此二地驻兵。据议政议得，将京城之兵分拨一半，令带领犯人种地。等语。查得，在扎克拜达里克、察罕廋尔城之所有犯人不过三百，仅令犯人种地，则必力单难支。若令京城之兵一同种地，以傅尔丹、祁里德之愚见，该京城之护军、披甲者，皆为世代蒙受圣主养育之恩，食钱粮，习骑射之精兵，又为奋勇向前，身经骑步寒暑之好男儿。伊等不知耕作，亦不惯于手执铁锹镢头，长年累月从事刨挖、修筑、耕耘、培植等项。既令伊等种地，虽经竭尽勤奋，由于不知扶犁、浇水、刈割、打场之道，故而难望多收。如今在我军营，为兵丁人员，每月或供给米，或供给麦子时，少给仓斗米各一斗，相应多给一只羊。每只羊折给银各五钱。我等出征时，由于喀尔喀羊多价廉，故以时价各给银五钱，以此为例，供给至今。如今驻兵年久，夏秋二季，以一两四五钱银子，可得一只羊，春则以二两四五钱银子，可得一只羊。兵丁一日食一顿饭，一二月才买一只羊。故由傅尔丹、祁里德等，除已派去卡伦、哨所、牧群之兵丁外，即率领所有闲在兵丁，夏则捕鱼，秋冬则猎，以资于盘缠。今若令满洲兵一半种地，一半当差行走，则必无暇渔猎。且若进征，军士人人感戴圣恩，忘却饥寒劳苦而欢欣奋发。若不进征，照旧住此，连年勤勉作工，则必分散军士之奋发意志。又令察哈尔、右卫兼有蒙古、归化城兼有浩齐忒兵二千人，并带妻孥，前往扎克拜达里克、察罕廋尔之间戍守住牧。喀尔喀地方水草肥美，易于滋生牲畜，此皆为属实。即便如是，但喀尔喀之住牧地方多，而人则少。虽有各自地域，但遇夏冬之节，皆择牧地。而避寒暑，纷纷寻水草住牧，不定居于一处。今为戍守蒙古兵之指定区域，虽不狭窄，但带妻孥驻守，共有二

千兵，相当于数个大扎萨克。倘若夏冬季节不能寻觅水草游牧，则难繁殖或喂养牲畜。若然不能繁育牲畜，则必致于军士人等之生计维艰，又致于恳请圣主之养育恩泽。一旦有事用兵，必须留有人员以看护妻室、子女、牲畜。若然如是，则靡国帑以养妻孥在内四五千人，而用人时仅得一千兵。根据议政议咨估算，将我处之兵改派去戍守时，为京城官兵、蒙古官兵赏赐之整装、盘缠用银，又垫补赏马驼等项银，共为四十二万两余。给上驷院马一万余匹。赏给蒙古兵以作资产之牛有三千二百余头，羊有五万四千余只。此项赏给之马、牛、羊价银，可达二十三万两余。该兵丁起程时，除供给行粮外，应赏给之整装、资产用银，约需六万两余。不惜靡费国帑，养育戍守兵丁，以期边陲永固无事者，实为一劳永逸之良策。惟人远离故土，移居异地，起初不认地方，不谙生计，势必有所辛苦。定居习惯之后，生计才有起色。此戍守兵，各自皆有公务，人人不能勤于持家，孳生牲畜，因而似不能在二三年内立家立业。故臣傅尔丹、祁里德愚思，如今既然撤回大军，以改驻戍守兵，则根据防守地方，巡视卡伦，耕种地亩，闲暇渔猎，供给盘缠等情事，拟派黑龙江兵、打牲索伦、达斡尔兵五百名，营总二名，参领、闲散章京、骁骑校各八名；察哈尔兵五百名，营总二名，参领、闲散章京各八名，护军校、骁骑校八名；右卫兵一千名，每旗营总各一名、参领各二名、闲散章京各二名、骁骑校各三名；喀喇沁、喀喇沁土默特五旗兵五百名，协理塔布囊一名，闲散塔布囊二名，管旗章京、副都统二名，营总二名，参领、佐领、骁骑校各五名；归化城二旗兵五百名，营总二名，参领、佐领各四名，骁骑校八名；内各扎萨克兵一千名，大扎萨克一名，协理台吉四名，闲散台吉四名，管旗章京、副都统四名，营总四名，参领、佐领、骁骑校各十名。以上共为四千兵，遵照议政原议，令四年换一次。比四千兵于明年秋到达后，令率领前来之将军、副都统将此兵分驻于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其中喀喇沁、土默特兵皆习于种地，可令伊等带领犯人种地。又黑龙江、右卫、察哈尔、内扎萨克兵内，派出一千兵，令衔接卡伦之险要形胜之地驻守；而其余二千兵，由将军、副都统率领至扎克拜达里克、察罕廋尔二处驻防。已扩展之六所大卡伦，所需喀尔喀兵为八百名。又衔接卡伦驻防、将军驻地附近预防，以及前项卡伦所用之兵，拟留喀尔喀兵为三千名。按照现供给我官兵之例，为黑龙江、右卫、察哈尔、内扎萨克之兵供给行粮、盘缠银，为种地喀喇沁、土默特兵按人口供给小麦、大麦之后，其盘缠银减少一半，可计一年供给行粮、盘缠银为十四万两。为右卫、黑龙江官兵，按照现搭配供给口粮米、小麦、大麦例供给，为种地兵丁仅供给小麦、大麦，以及为犯人供给米、小麦、大麦，共计一年需用米近二千七百石，小麦、大麦近七千石。我军营内应缴之盈余银，可以足够供给十日之钱粮、盘缠银；而米、小麦、大麦可够五年供给。喀喇沁、土默特兵带领犯人种地，其每年所获之小麦、大麦，仍可足用一年。即遇歉收之年，亦不致于不供给小麦、大麦。一经如是统筹办理，除赏给戍守兵以作资产之数几万牲畜之外，可节省所赏整装、盘缠银四十万两。且来至军营后所食钱粮米石，每年亦可节省三万两银、数千石米。此项节省之赏银及每年所给钱粮米石，可为臣傅尔丹、祁里德等议设驻防官兵供给三年食用。若蒙如此，军士人员生计无艰辛，且兵又足用，马畜均得以移牧于水草肥美之地。伏思，此次驻兵至七八年后，圣主之政绩远播，各外藩皆倾慕向化，边境再无后顾之忧，时必议撤驻军。又据议得，除照旧派出哨探外，亦应不时踩迹巡逻阿尔泰梁、布拉干、博鲁勒、哈道里、鄂尔木格图、库勒图等处地方。等语。查得，该阿尔泰梁、布拉干、博鲁勒、哈道里、鄂尔木格图、库勒图等地方，位于我拓展卡伦之外，相距三四百里，或六七百里不等。其间，策妄阿喇布坦所属厄鲁特虽不曾居住，但于汗哈屯、吹河、阿尔坦哈达苏等地，有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乌梁海居住。于青吉勒、布拉干、哈道里地方，有策妄阿喇布坦所派哨探潜伏，亦未可知。在上述地方，或派少数人巡逻，或派几百兵巡逻，亦多有忧虑。若派大军前去，今因策妄阿喇布坦恭顺遣使求和之际，见我声势浩大之师，反而导致伊之恐惧及猜疑。若仍于和通、逊多尔库奎等拓

展卡伦严行瞭哨、踩迹，则必百里之外能望见数百人之影踪。故臣傅尔丹、祁里德以为不必派人至哈道里达巴罕、博鲁勒河等处巡逻。臣傅尔丹、祁里德世代蒙受圣主之高厚恩德甚深，岂敢固执臣等之所见、所历、所想之事为是，以冒昧渎奏。伏祈圣主睿鉴，若可采纳，请降旨议政大臣等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1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拟赴江西查军营及设堆子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按照新条例欲往核查江西布政司库销算钱粮。由于钱粮档册于五月间才完成，故由布政使呈报后，拟于五月中旬起程前去。沿途可以详查所要经过之江南、江西驿站，以除其弊。江西由于隔省，只调守备以上武职前来考试武举，而总督不能亲自核查兵丁及营伍。今臣前往核查布政司库时，拟查所经各地营伍，考试兵丁，以退其老弱者。倘有缺出，即行选补，务必杜绝以挂名冒领钱粮之弊，不准以老残者充数。对江西省之千总、把总等，前因路途遥远而未曾调至江苏考试。故臣起赴江西省之前，先咨行牌文令各属地千总、把总于五月底到达江西省城，以候臣之考试。惟各汛守之地甚为重要，不能全要缺勤，是以拟调各营一半千把总至省城，以候考试。而其余一半千把总，仍留守各汛地，俟明年前去查库时，再行考试之。如此轮换考试，可以不致于汛地上无人旷缺，而亦可得知千把总之好与劣。其中若有技艺好，而马步箭娴熟者，即可补用于晋升之缺。倘有才技弱，而马步箭劣者，即行革退。如此而为，不仅营伍得以整饬，而武职亦得知奖惩。（**朱批**：闻得江西塘跕甚属，废弛不堪，可加力整理。）再，在江西驿站上所设斥堠，原先相隔二三十里不等，亦有者相隔五六里。此对随解差役有难度，且对保护商旅亦无益。故臣委员详查，务必在相隔十里处设一堆子，远则不超过十五里，每一堆子，设有五兵看守。等因。严行在案。如今，拟用此次机会前去查看。若不便亲临其地，亦必探访知之。倘有不奉行者，即行纠参治罪。（**朱批**：只想多有未奉行者。）再，江西地方多有种植线麻之民，甚属忧患。臣虽反复思虑，只因未曾亲临其地，故不能详知其事。今臣抵达省城之后，经访查该种植线麻之民情形，所知比所闻更为清楚，故臣拟与巡抚裴徕度商定合词具奏。（**朱批**：好。）该种植线麻之民所在沿山一带文武官员，至关更为重要，（**朱批**：甚是。）若交一般官员管理，必致因循滋事，故臣拟与巡抚一起调来试看。虽然一时不能深知，但巡抚就近住，所知定然清楚。至于伊等有无才能方面，其中亦有者为臣平时阅览来文中留意记住之员，故今见面复核之后，与巡抚商酌会奏。（**朱批**：将此几个要缺，应视如边缺一样题补为好。尔等应当会议具本奏请。）除此之外，将江西地方应行应办事项，俟臣亲临查访之后，酌议奏请。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知道了。

145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留军营效力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具陈微悃，祈乞圣主睿鉴事。

祁里德自幼叨蒙圣祖皇帝养育之恩，任以近随、使役之职，因而毫未效力，亦未另行办事行走。逆贼策妄阿喇布坦无端于边塞滋事寻衅，故圣祖皇帝深知祁里德庸懦，却差至边塞逾格管

兵视事，旋又擢授为将军。圣主亦屡次逾格恩施于祁里德，而祁里德未能仰副皇上擢用之恩，久驻边塞，徒糜钱粮。祁里德深知不能尽职之咎，但若幸遇效力之机会，必将勉策驽骀，攻破逆贼，以仰报世代所受高厚恩德之万一。如今，圣主准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觐见金颜，又恩威并施，降旨开释。策妄阿喇布坦改恶从善，仰慕圣化，恭顺遣使。观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真心惧怕，而感恩属实。其此次所派使臣返回之后，边境地方将得以永远无事太平。圣主明鉴于此，即撤边境军队，而改驻戍守兵，以长远利于地方者，周详至是，祁里德理当遵旨于今秋率领撤兵返回京师。如今边境虽无事，但将军傅尔丹率领四千兵，防守地方，严肃哨卡，以候明年前来换防之戍守兵。臣祁里德叩请圣恩，祁里德今年六十五岁，恭逢盛世昌际，除此次之军务外，再无缘效力行走于营伍之中，故请圣主悯鉴臣祁里德之虫蚁般悃愊，准留于此军队中，待至明年撤回所有军队时，再请撤回祁里德。若蒙圣主恩准，则将征西将军印、敕书交付侍读学士鄂赖，于今年所撤之兵一同带去缴给内阁。臣祁里德率领布鲁勒路所留之兵，前去会师将军傅尔丹，驻扎一处，勤巡哨卡，以尽涓埃。无任剖切叩请皇恩。为此谨奏，待命之至。

14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竭力图报圣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京畿地方雨泽适时，江南地方小麦丰收，此皆因皇上宵衣旰食，敬天恤民，以感动上天庇佑所致。嗣后，每年丰收，万民安居，太平有象，盛世永久，皆赖于圣主之鸿福矣。皇上日理万机，丝毫不辞劳瘁，实心敬天恤民。皇上圣而不谓为圣，仍以谨慎视事，圣虑周详。臣恭闻训谕，曷胜惶悚，惟愿仰副天意。臣别愚钝，但可朝夕自持，始终不谕，务为圣主所指教之殊恩竭尽图报万一。谨将一件朱批折子封闭，一并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今年北方几省之雨水，虽为断断续续，但各个全好，自夏至日祭祀之后，于初一、初二日，降雨较足，看来降雨似宽。令尔为朕欣悦，特拟此寄送之。

1456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佐领许金等私自放债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镶蓝旗汉军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纠参事。

据臣等旗许金佐领下监生蒋国善、闲散陈济壮、陈济仁等诉讼其佐领许金、许金祖父原防御许宗山、许金叔祖步军参领许吉山等，据称该佐领，原为公中佐领，于康熙六十年，许金叔父佐领许世黄职任都司，为补其佐领缺，仅开列许金家四人之名具奏，以补放许金为佐领。等语。又称，许金与其祖一同在佐领内私自放债，使致佐领下人多有怨艾。又陈济壮之父陈珽奇被革职后，返回京城，将首饰及金锞子存放于许世黄家中，而许世黄倚恃佐领之职，将陈珽奇存放之物占为己有。等语。查该诉讼案情，此并非世管佐领，然仅开列许金等名具奏。又经招集佐领下人查询私自放债之事，其私自放债、私买房屋田地，皆为属实。且蒋国善起诉之后，许金即行招集全佐领下兵丁，不准举揭借债之事，并令伊等画押，将众人借银文书俱行焚毁。又，陈珽奇因财物被许世黄占有后，即至刑部诉讼，但许世黄等倚恃财力，使此案不了了之。据此观之，殊甚不该。臣等拟将与本案有关人员，即佐领许金、都司许世黄、步兵参领许吉山、原防御许宗

山以革职，将蒋国善等讼状一并送交刑部，以期从严议之。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耿华佐，副都统臣布达什。

朱批：因一讼状，且案情未明之前，革职四员，送交刑部者，乃愚昧至极。既便革职审讯时，该部可以另行请旨，岂有如此草率办理之理？著兵部刑部严审此案具奏。

14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委派王大臣等审阅省城送来案件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七日

镶蓝汉军旗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前次省城送阅案件，旨派裕亲王保泰、果郡王允礼、公讷图、都统马尔萨、前锋统领席尔根分别审阅。今有八旗从省城送达案件共为二十七件，请派出分别审阅王大臣等前来。谨奏，请旨。

朱批：裕王、马尔萨、佛格、席尔根、济当阿、佛抡。

14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互调州县官员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调补州县官员事。

窃查，延安府辖米脂县知县尚崇安，因先年遭旱灾，不能安抚流离失所之民，业已会同陕西巡抚范时捷参革。其缺，候军营效力知县缺高胜勋署理绥德州事务，绥德州同米脂县一样遇荒年。高胜勋存心抚慰，流离之民均返回原籍，高胜勋可补为米脂县知县之缺。再临洮府辖河州地方，系番子杂居，且与青海交界。以此必须人忠厚、于事稔熟者方能胜任。先参革知州张赞时，臣候由部补遣官员间，拣选凤翔府通判徐启生署理。徐启生署理和州事务以来，兵民甚安，番子并无事端，实乃忠厚事熟之员。今新补河州知州王汝鸠抵至西宁观之，其有否才干虽不定，但今年方二十六岁，始出为官，何能任边界要职？倘以徐启生仍以通判衔并办理河州知州事务，办理练达，边界安宁，将王汝鸠知州衔连同办理凤翔府通判事务，原副职事务少，又得学习行走。如此调转，二人均可称职。将高胜勋补授米脂县知县、徐启生调河州知州、王汝鸠调凤翔府通判，仍按原官衔计俸，或可否晋升之处，祈由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尔所奏，谕部施行。

145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送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进京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闰四月十六日，奋振将军岳钟琪遣人，将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送至西宁。名阿旺吹札克，今年八岁。臣将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阿旺吹札克暂留西宁，俟会盟后，再差官解往京城。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

14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军需银两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军需银两事。

窃臣抵至西宁，办理军务以来，先谕饬户部解送银二十万两，臣二次奏请办理解送西安布政使司库银八十万两，以上共解来银一百万两。凡购驼只、草豆，运送米豆，及拨发官兵月饷、盐菜等项银，均由此项银内支用。今绿旗、土司官兵各处征讨番子，军需粮饷甚迫，户部翼长、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呈称：现余军需银不敷用。倘另请办解送，又需月日。查得，西宁道员库，现贮军需银二十万两余，请就近拨用此银等情。窃臣查得，贮于西宁道员库银并无他用。伏祈就近拨用此项银，上谕奋威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暂驻西宁，仍有用钱粮处。俟臣返回西安，再拨西安布政使司库银二十万两，送还西宁备用。伏乞降旨户部存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饬部存案。

146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就地审结偷挖人参案犯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请旨事。

案查，据刑部咨称，为钦遵上谕事。准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等奏称，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奏事郎中双全等发出副都御史永福奏为缉拿偷挖人参者于当地照例审结事一折内，奉有朱批曰：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看得，据副都御史永福奏称，将偷挖人参之犯人，于当地审结，或送刑部审结，并不增减其罪。嗣后，若为宁古塔地方所获之人，则由监察御史迈柱、给事中赵殿最等会同吉林乌拉将军等审结之。若为盛京地方所获之人，则由臣与奉天将军会同审结汇奏。如此，押解官兵免受途中颠簸之苦，且又多省驿站钱粮。等语。据此，拟准副都御史永福所请行。等因复议，于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前来。

臣等将雍正元年所获偷挖人参之人犯，已照例审结汇奏外，查得，将偷挖人参未遂之人犯，每年例送盛京刑部，以候钦派大臣会同审结汇奏。只因此类人犯其罪甚轻，倘若每年仍送盛京刑部会审，其罪亦不增减。故将偷挖人参未遂之人犯，亦照此例，若为于盛京所获者，则由副都御史永福会同奉天将军照例审结汇奏之。若为于宁古塔等处地方所获者，每年则由钦派办事官员会同该将军照例审结汇奏之。如此而为，不仅官兵免受苦累，节省驿站钱粮，且被获人犯随解随结，不致于囚禁候审。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白都纳副都统臣马喀那、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著总理王、大臣、刑部议奏。

1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钱粮限期责偿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查得，定例内载：奏销地丁钱粮时，若未完征一份以上四份以下，则将州县官员降级，若

未完征五份以上，则将官员革职。各州县官员每年至奏销之时，所征钱粮份数不足定额，均恐治罪，将现所征得钱粮不分何年何项，移挪垫补未完之项，送布政司库。此项挪空之项，若当即催征民人未完之项补齐，因民人不可推诿，完结尚属容易。今查看各州县此项挪垫民人拖欠之钱粮，均系隔二、三年之旧项，虽称系民人拖欠是实，但原奏将此均列入完结之项。其间，民人完纳后，官员有亏空之事亦难保全无。今据理核算，民人完纳之处即有所奏为证，则不可能列入民人拖欠之项。虽欲从宽办理，但官员亏空之项为本年钱粮，而民人拖欠系他日钱粮，两者不相符，而官员又无明查之证据。是以，不可能列为民人拖欠之项。今圣主眷爱民人如赤子，州县官员催征正项钱粮时，臣等尚且教诲，不致如前过严，而酌情劝纳后，此无凭证之项，岂敢如前过严，而酌情劝纳后，此无凭证之项，岂敢即行补征。（**朱批**：甚是。）是以，将此等挪空之处，先已陆续参奏者甚多，今余未参之亏空数万两，系原任官员在职时隐瞒，今因调任，由新任官员查出。此情经臣与布政使会商，查明款项亦予参奏。（**朱批**：好。）参奏后催征时，交付新任官员，慢慢查问民人，若此项内确有民人拖欠之项，民人既然过意不去，将会自行交纳。此次询问时，若民人不予承认，此项即已归完结之项具奏，不仅甚难再令民人偿还，即便责偿，亦不易完结。此项应由亏空官员负责偿还。对此，数名官员均愿限期偿还，既然如此，拟本陈明缘由具奏，限期完结。再，不接受偿还之官员内，虽亦有无力完纳者，但仍有亲朋等相助、催征旧债、催征原任遗留之欠缺等途径。圣主之钱粮亦不可亏空，臣反复详思，如此办理后，似乎在理亦与钱粮大有裨益。（**朱批**：若系官员，可惩罚劣员，尚得些须；若系民人，不仅难以成理，而仅听之可得而已。积累下去，或许宽免，有何收获？甚是好事。据闻，尔省有将此等亲朋无罪之人牵连一并催征之议论。朕意为尔将有损于事务。是以，朕一概不听。虽然如此，亦应从严约束派往它省之官员，若越分将关系名声，若其本人不急于偿还，则将其以法惩办。）若系现今亏空之官员，怎可托靠民人欲完结自己亏空之项，若系承办催征之官员，怎能亦依托民人欲摆脱自己所应催征之责。（**朱批**：甚是。）因不将此列为民人拖欠之项，臣等或许遭抱怨。有人声称岂能隐瞒民人拖欠钱粮。等语威胁臣等。（**朱批**：尔若如此迎合众人心意而欲颟顸了事，亦甚易矣。尔之此意苍天会明鉴，放心办理，何人能动摇朕。）适才同知杨绯雄将数人早已被参亏空之项，均列为民人拖欠之项含糊写入具奏档册，欲瞒过臣具奏而送来。布政使高成龄得悉，告知予臣，臣方查出，如此胆大、明显欺诈之辈，若不严惩一人，恐查办钱粮之官员等肆行欺诈。（**朱批**：此奏甚是。）故臣据实参奏。杨绯雄之一伙均系相互勾结之豪恶之辈，由其声言岂能隐瞒民人拖欠之项等语相威胁看得，肆意捏造宣扬亦难预料。（**朱批**：若事情在理，既便数万人宣扬，白费力而已。）臣尚未及将此事缘由奏闻圣主，乘奏折之便奏闻。

朱批：知道了。凡事不可急于求效，既有次第，可徐徐料理。

1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该省收成分数及降雨苗情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四月、闰四月，虽仍降雨，但每次降雨仅为阵雨，并非如三月初三日之降雨持久沾足，亦不甚平均，间隔而下。今平阳府所属蒲州等地方麦子均已成熟，今开始收割。收成份数虽照报来之文奏闻，但地方官员或粉饰多报亦难预料。臣已派员往查，俟返回时核算后，再行奏闻。再，平阳地方，种麦之地甚多，原均等收割麦子后，方选播一种六十日内成熟之早熟粮食，未种麦子之地，下播棉花、黄豆、芝麻等作物，据闻生长甚好。汾州至太原等府、州之麦子尚未成熟，

因此等地方种麦较少，未种麦子之地均播种秋粮。臣亲临城池周围二、三十里外之田亩，谷物、谷子、黄豆、豌豆等作物均皆生根，生长甚好。探得远郊情形，亦告称情形相同。臣看得情形，雨水仍不足，今若陆续降雨沾足，方有所指望。奉得圣主训批：文人不敬佛神，断不可全信纵肆不敬之习，惟诚敬交孚，佛神及上天必将嘉佑。钦此。此言极是，文人之迂论岂能相信。臣照圣主训谕，于五台山、省城、及雨水不足之州县均行乞雨，臣等向佛神陈明圣主眷爱百姓之至意，向上天祈祷，期望神庶嘉贶。再，本月十八日未时，刮风下雷阵雨，阳曲等数州县所属地方，同时下有冰雹，该知县等查报之地，虽无被灾地方，其粮田因冰雹少损伤之田主，酌情拨给银两补种之处，应及时从速补种。等语交付布政使，分别派员，带银前去。为此一并奏闻。蒲州等州县所报麦子收成数目，写入汉文折内。

朱批：大概山西省春收少差，据闻尔属下官员等催征钱粮甚严。著斟酌地方民人情形，若有困难之府、州、县，著明白区分，应如何缓征之处，著尔从详奏闻。亦不可过松，民人会学坏。全在尔秉公据理奏闻予朕。

附：收麦分数折

据已割麦州县呈报：

蒲州：麦每亩有收贰石者，有收壹石肆、伍斗者，其坡地、砂地有收捌、玖斗者，合算约有捌玖成。黄豆、芝麻、棉花苗俱茂盛，粟谷年年于伍月方种。

芮城县：麦每亩有收贰石者，有收壹石伍、陆斗者，其坡地、砂地有收陆、柒斗者，合算约有捌、玖成。黄豆、芝麻、棉花苗俱茂盛，粟谷年年于伍月方种。

夏县：麦合算约有柒、捌成。

绛县：麦合算约有陆、柒成。

闻喜县：麦水地合算约有陆、柒成；旱地约有肆伍成。

乡宁县：麦合算约有叁、肆成。

安邑县：麦每亩收伍、陆、柒、捌斗不等，合算约有陆柒成。

猗氏县：贰麦约有伍、陆成。

其余州县俟报到另行奏闻。

朱批：此奏略粉饰些，与朕所闻不符。都中初一、二大雨沾足，朕甚慰悦。此二日阴云广布，雨似宽阔，不知山西此二日有雨否。

（原件系汉文）

1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劝谕各州县富户等缓征租金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探得，山西省各府、州、县民人租种富户、闲散官员之农田者众多，其所征租金、钱粮多而急。而伊等理应交纳之钱粮，缓慢又缓慢，催征民人之租金则急遽而急迫，甚是不公。今圣主眷爱小民，既然缓征国家正项钱粮，不可因私人租金而令百姓受苦。是以，臣向富户、闲散官员等宣谕为副圣主眷爱百姓之至意，应缓征租金。窃思，天下地租此等情形众多，圣主若乘汉员觐见之便，将此等情形议论后降旨，则较臣我等劝谕更为有益。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乃得罪富户、乡绅之所为，虽然你此番为穷黎之心，上苍自然照察。但朕论不得，若在庭诸臣前即论，此事他们亦不过面是而心未必服，再不肯传扬与外。朕另颁上谕，则天下穷民必致多不完租，内中生事，许多不便。尔督抚如劝谕一样，还将就使得，亦只可劝示，不可严勒。

（朱批系汉文）

1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办民人拖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为山西等四省民人拖欠钱粮，应查清实数分三年带征。为此奉上谕后，臣大约查得民人拖欠钱粮数目。今应征雍正元年新钱粮外，查奏六十一年以前历年民人旧欠钱粮而拟折奏入后，奉圣主朱批：令臣等斟酌情形办理。钦此钦遵。钦惟，历年奏销册内未载入之民人拖欠之项，均系将其它年份钱粮挪垫完结具奏之项。先仍归民人拖欠之项催征，民人拖欠数目百万两余。今查此项挪垫之民人拖欠钱粮，仍由原挪官员责偿，故未载入今所查民人拖欠档册，此未载入之缘由，已另折具奏。再，雍正元年钱粮，因民人今已陆续交纳，亦未载入今所查民人拖欠档册，开除此两项，计民人实欠旧钱粮共为九十万两余，此项已载入今所查民人拖欠档册。臣斟酌可行，今官员等垫补民人拖欠钱粮，均免民人责偿，且此九十万余银两，又准分三年带征，既然如此，民力较前有何关系，均皆分享圣主之恩，可从容完纳钱粮。臣将档册拟本具奏外，将所查所办缘由缮折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可再行观查情形，若民力不堪忍受，缓征后又如何缓征之处从详密奏。

1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暗中探实左道奸徒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钦遵圣主所批示山西省有左道奸徒之敕谕，思之地方有此奸徒，平时蛊惑良民作恶，一有机会，即刻响应作乱。此事至关甚要。故臣暂不使人知晓，而暗中探得其为首者实情后，设法捉拿，力争散去余党。（**朱批**：很好。）一经探信就绪之后，（**朱批**：勿急。）另行奏闻。为此先行奏闻。

朱批：知道了。只要详细而悄悄探实之后，才可动作。不得泄漏，可装作不知道，用心办理。此非紧急事宜。

146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驳查噶什图疏西宁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据原办理西宁粮饷侍郎噶什图疏称：臣前在西宁时题请拨解银及别案银共七百九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两零，除实用银两外，存剩银两内应扣还银共一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两零。内甘肃巡抚绰奇借银十万两，进藏所用银两、赵世锡地方供应案内借用银两、折尔金册内所开下剩存贮司库银两，俱听各案奏销。其采买价值内，臣核减银三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两零，核减折尔

金动用银十六万四千五百二十六两零，此内除抵给不敷银两外，凉州、庄浪冒销脚价银两，系道员何廷圭等承办者，令何廷圭等赔还，系蒋泂等承办者，令蒋泂等赔还。其余银两，令折尔金及承办各官分赔。至赵世锡浮开银十九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两零，据称供前大将军允禵杂费，并因公挪用，等因造册，呈送前来。臣查册内共用银三十一万两，询问此外又动何项银两？据称动用折收粮草羡余，及折收捐案内牛价羡余银两，又挪用前案内军需银两。因事迫急，无奈挪用，在于采买价内酌添。等语。查允禵驻扎西宁时，各项费用在所不免，圣明在上无微不照，今将供应等项造册呈报前来，臣不敢欺隐，除将册籍分送外，相应一并奏闻。再，进藏时动用银十万两内，延信赏给官兵银七万九千五百九十两零，应听延信开报，听候部议。又据巴锡册报，采买牛羊银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两零，在于官兵饷银内动发。前项银两，既据永泰、巴锡呈称捐补，应着落永泰、巴锡分赔。查永泰重给口粮二万四百两零，应着落永泰赔还。总共请销银五百七十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零。臣慢于觉察，糜费钱粮，溺职之咎，实所难辞，恳乞交部议处。除将核减银两细节数另行开具，同送到原册，分送会考府、部、科外，谨题。请旨。等因，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题，二年二月初六日奉旨：总理事务王、大人、议政大臣查核具奏。钦此。钦遵。

该臣等会议得，西宁奏销军需银粮草束等项一案，据侍郎噶什图疏称，题拨旧存等项，共收银七百九十万六千六百七两零，各处请销银五百七十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零，其余银两，或各处挪支，或巴颜借用，或价值浮多，现在扣追，或存剩银两听本案报销，种种开除，均属不符。更有前大将军允禵杂费使用，并因公挪用三十余万两一项，实为诧异。如允禵欲私动钱粮，赵世锡既专司军需典守之责，何在岂可听从妄动？如欲以钱粮结好允禵，在允禵身为大将军，亦当恪守功令，又何得妄用钱粮？今赵世锡不以朝廷钱粮为重，竟以国帑结好允禵，而允禵自出兵以来并未立有寸功，乃毫无法纪，即居然滥用帑银，与者取者均若无事，且即浮开于各项采买价内，实干法纪。但赵世锡册内所开，系蒙混总数，其如何取用有据之处，尚未明白，难以据议。再，将军延信自行赏兵，买补马匹一项，查此项钱粮，原系奏明交给永泰带去接济进藏之项，曾议于陕甘两省捐补扣还，并非预备延信自行赏给兵丁之项。今称延信自行赏兵，并未造动用细册送部。其曾否捐补，并疏内所开接济进藏银十万两，是否即系此项之处，俱未声明，擅动冒销，罪将谁归？至于私借银两等项，查各路军需，各有题拨银两，非奉旨协解，不得轻动。如有借支，虽即行扣还，亦难免妄动之罪，况巴颜乃发住军前效力赎罪之人，必实费己资，方谓效力，若将朝廷银两给与应用，谓之效力，便属欺诳朝廷。崇理钱粮之人，当以军需为重，若敢于私借，必有包定伊等确乎能还之处，方可借给，岂得以行令各旗原籍催追一语，卸责于人，致帑项虚悬，自己落于无过之地？再如核减银两、存剩银两等项，查崇管粮饷之员，断无不时加访察各项价值之理。若照时价发给分办之人，何得浮冒？乃先故为多发，乃至不能欺蔽，始以核减扣还为名，以致各项钱粮牵混不清，存剩银两亦无贮库实据，仅以听各本案报销一语，欲为奏销之据。是扣还存剩，俱为纸上空谈，于钱粮有何裨益？至于米豆草束开销价值，甚属浮多，较之康熙三十六年口外军需，大相悬绝，其中显有欺隐情弊。至噶什图疏称，臣系统理军需之人，慢于觉察，糜费钱粮，咎实难辞，等语。查军需钱粮，凡有动用，断无不报明总理粮饷大臣，亦断无不知于何项动用之事。如所当用，虽成千累万，无妨开销。如不当用，虽分厘毫忽，岂可欺冒。今赵世锡等，私借私支，动经累万，或数十万两不等。噶什图总理军需，明知动用情弊，乃欲以慢于觉察，认罪搪塞，希图结案。况办理粮饷之员，如果料理得宜，尚属有功于国，何至认罪。即然知过认罪，自当据实造报，何得将不应开销之处，反请开销，见得于己无干？且现今各路军前，俱有办理粮饷之人，若皆如此效尤，国帑钱粮皆致任意虚糜矣。臣等谨将此案不符各项，逐款驳查，共十九款，恭呈御览：

一，噶什图疏内开，甘抚绰奇借银十万两，应听彼处报销。等语。查噶什图总理西宁军需，绰奇总理肃州军需，各有题拨银两，或因协饷不到，一时偶然借动于协饷，到日即应截还，今并未截还。在噶什图奏销内，既可虚开一笔销算，在绰奇奏销内，非伊题拨之项，更无可稽察，两处文饰，甚属蒙混。

一，噶什图疏称，康熙五十七年大兵进藏，时预备接济银十万两，将军延信自行赏给官兵，并买补马匹等项使用，延信另行开报，听候部议。等语。查此项银两，原系题明交给西安按察司永泰带去接济进藏公用，议于陕甘两省捐补之项，并非预备延信自行赏给官兵之项。今预备接济银十万两，竟以延信自行赏用开销，明系擅动军需银两，罪已难辞。且疏称延信咨文内开，赏给官后，并买补马匹，止用银七万九千五百九十余两，尚有二万余两并无项下，其中更有混销情弊。

一，噶什图疏称，赵世锡案内，共浮开银十九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两零，折收粮草羡余银一万四千余两，折收牛价羡余银九千三百四十五两，又挪用前案军需银十一万余两，共银三十三万三千余两，俱系前大将军允禵盖造房屋、制造什物等项使用，既不作正项开销，无奈在于采买价内酌添是实。等语。查大将军虽系统兵之官，一切钱粮既另有管理之人，便不得擅行动用，即或允禵有动用钱粮之处，其管理钱粮之人，当以朝廷为重。既未奉有谕旨，即频加威逼，亦宁甘参处，不得以军需钱粮与之。且允禵自出兵以来，并未立有寸功，竟毫无法纪，以杂项私费，便滥用国帑如是之多。赵世锡乃崇管军需之员，不思报效朝廷，反将军需银两供应允禵滥用，以取允禵欢心，及至奏销，始称无奈，添入采买价内。等语，欺隐蒙混，私取私与，均难辞咎。但所送册内，俱混开总数，难以据议。

一，噶什图疏内开，赵世锡在于地方供支案内借动银十七万五千四百四十两零。等语。查赵世锡虽承办军需之员，但动用钱粮，必须该管大臣题明请旨，方可动用，岂容徇情滥行借动？即同办军需之员，因公通挪于彼处钱粮，到时即行扣还原项，已难免滥借之罪。今并未扣还，又未声明何人名下借支，仅以听各本案报销一语开除，是欲以借给之项作正用之项销算，甚属蒙混。

一，噶什图疏内开，永泰重给进藏官兵一月半口粮银二万四千两零，又永泰、巴锡采买半月牛羊用银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两零。等语。查噶什图疏官兵口粮均已如数解至，又何以重给？即有重给之项，或于当时即令赔还，或于下季扣赔。今并未令赔还，反开列于奏销册内者，显有欺侵情弊。

一，噶什图疏内开，折尔金存贮布政司库银二十一万五千五十两零，西宁剩存银八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两零，俱听各案奏销。等语。查剩余银，必须确实明白交库，方为存贮。噶什图乃总理军需之人，案尚未结，返回任所，先未查明销算，今又未加声明曾否存库情形。若将应当扣赔各项银，即作为实存项下，仅以欲报原案销算一语销算者，甚属蒙混。

一，噶什图疏内开，折尔金案内采买草束用脚价银十六万四千五百二十六两零，此内开除抵给不敷银三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剩余银十二万七千一百三十九两零。冒销脚价银七万二千三百七十两，令何廷圭、蒋泂等赔还。其余银五万四千七百七十九两，令折尔金分赔一半，令承办各官分赔一半。等语。查采买草束以及脚价银，若以时价给与，何致浮多？领银之官，若无欺侵之心，何以冒开？今详查核减冒销钱粮，且又不行追赔，其中显有支领银两各官同谋欺隐情弊。

一，折尔金呈称，解送西宁之银共五百五十六万三千两。又赵世锡呈称，共收银五百五十六万两。等语。查折尔金、赵世锡所报收银、开除银数目自相不符。国帑不得舛错分厘。

一，折尔金呈称，旧管新收银共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三十二两。等语。查折尔金开除数目，虽与此数相符，但其旧管新收细数，较之总数，则减少十五万两银。如若开列有误，何以其开除数目又符合？国帑至关重要，虽不得减少，亦不可浮多。今之细数少，而总数多，某中必有漏而未收之项。此项既漏，又有其余遗漏之处，亦未可知。

一，折尔金呈称，拨给官兵月粮银内，庄浪同知借给山西抚标下牧放驼只官兵作行粮银六百二十八两八钱，今在追赔。等语。查军需钱粮，即为分厘毫忽，亦至关重大，不得任意妄行借给。如有借支，即当治罪，何况又不追赔，殊甚不该。

一，折尔金呈称，布政司库存银九万四千八百三十两零，其中借支各该地应赔银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两，今在追赔。等语。查西宁钱粮，原为预备军需之项，并非借支各该地之项。今已私行借支，且其因何借支，又于何人名下追赔之处，并未声明，由此显见其文饰之情。

一，折尔金呈称，剩存银十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四余两，今在追赔。等语。查剩存银，乃属未用之项。若动而未用，理当今在库中，何须追赔！今既为追赔而纪录在册，显见有亏空情弊。

一，折尔金呈称，将要扣还，再解送布政司库银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两六钱八分零。等语。查此项之银，其缘何欠而扣还，又因何事而扣解，实存于库否，并未声明。

一，噶什图疏内开，折尔金存库银二十一万五千五十两零。等语。查折尔金开册细节数内，应存银二十二万五千七百二十二两二钱三厘零，与噶什图所报数目不符。

一，赵世锡呈称，新旧借支巴颜、宝珠等供给银九万九千四百六十两零。等语。查巴颜等，乃获罪之人，因诉其至军前效力，方发往效力赎罪，倘误军需，即当问罪。赵世锡将军需银妄行借给，即乃朝廷银两给与巴颜等应用，巴颜等保有效力之处？且将现有银两借与巴颜等，反待追回欠债之后，再行供给军需。若有紧急军需，岂不延误乎？今已借与而用之，又不紧追赔还，使致银两无着落。借给官员，反视为与伊等无干，即于借与巴颜等之供应项上，欲以开名报销，因而编入于册者，甚属蒙混，罪实难辞。

一，赵世锡呈称，共收银五百七十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两零，实在报销银共四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四两零，其中应扣赔银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二十五两。等语。查此项银两，若为应扣赔之项，前何以妄行给与？若今借与，当以正项销算，岂可又以应加扣赔一语，视为有着落，以饰隐妄行借与之罪？若然照此销算，国帑势必虚糜矣。巴颜新旧银九万九千四百六十余两，已于前项内声明外，其剩余银两，应以何项支给而扣赔，或于何人名下赔还，本内并无声明，显有亏空而欺饰情弊。

一，赵世锡呈称，巴颜册开各官应赔牛价银，又借与各官银，又按察司永泰借支未赔银共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二两零。等语。查西宁钱粮，原系预备军需用，并非预备借与效力人员，今有借支者，而无赔还者。再，应赔牛价银，并未追赔，而隐饰己罪，反开于销算项下，甚属欺隐。

一，采买稻米，每石价银五两，小米每石价银三两至三两五钱不等，豆每石价银三两五钱，草每束价银二分五厘至三分五厘不等，袋子每条价银一钱五分至二钱、三钱不等，大小绳子每根价银一钱五分。等语。查康熙三十六年出塞兵丁奏销马匹钱粮案内，所采买米豆及至脚价银均为二两，草及至每束脚价银为三分，袋子每价银为一钱四分至二钱四分不等销算在案。今有甘肃军务以来，偶有歉收之年，虽不可与三十六年相较而论，但所供给米豆，亦有歉收年份前采买，何以浮多于三十六年之数？再，歉收年份以来，虽不可与三十六年价值而论，但亦不可借以冒开许多，再，袋子、油单等项，若因荒年而米豆价突涨，岂有荒年而袋子等项价亦突涨之理？其中显有冒销之情。

一，噶什图疏内开，西宁、兰州共销算银五百七十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两零。其剩余银等项，

已咨署甘抚若有用项，可题动而用之。再，其应催追等项，已咨部转行各该旗该省催征解交甘肃布政司库。等语。查军饷至并重大，不可与寻常钱粮同论。原不准借与，今既借与而用之，当其借与多少、现有多少、应加追赔多少，其各细数逐一分别奏明为是。而今之本内，又所送册内，并未声明何人名下细数，仅以存剩银二百余万两一语包容，蒙混认罪，反欲转行各该旗该省催征，希图逃避罪责，甚属不该。即便如此，噶什图开除收贮银总数与该司道开除收贮银数亦不全相符，而折尔金库存项内亦有应加扣赔之项，名曰库存，实则并未库存。此事至关国帑，岂可欺隐！

以上十九款，俱行驳查，惟因往返行文，需用时日。今既总理钱粮者噶什图、前管钱粮事务各官，并各项钱粮册，均在该省，恳乞圣主睿鉴，请派满汉大臣各一员赴西宁，就近招集噶什图及各官，以逐一核查臣等驳回十九款，据实询明，造册核定，返回具奏。时再议拟。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署理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协理总理事务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辅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兵部侍郎臣伊都立，侍郎臣牛钮。

朱批：依议。著派巴泰、梁文科。

1468　山西巡抚诺岷奏参办理催征不力之官员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查定山西太原等地方、统管雁门关等处兵丁事务兼管运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诺岷谨奏：为参奏事。

臣看得，原山西省防守营参将已病故之贾纶申名不应责偿之驼价银二千八百两，由该部行文令由其家人限期严加催征完结。等语。送文前来时，臣即以严加催征如数完结送交。等语。行文布政使，今期满仍未完结报来。布政使高成龄将承办催征不力之蒲州知州龚廷扬列名衔报来，因理应参奏，谨奏，请旨。

查定山西太原等地方、统管雁门等关口兵丁事务兼理运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诺岷。

朱批：尔省奏本所写文字太大而不顺眼，拟写此样给尔送去，以后照此缮写具奏。

14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天旱滋生蝗蝻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最近几年来，江南地方天旱，而去年又有蝗虫，并在到处产下虫卵。由于冬雪少，春雨缺，一经暖和之后，均已萌动而出。四月十三日，据江都县报，蝗蝻如蝇蚁般长出，等语。臣即严饬文武官员，务必率领兵丁、衙役、百姓等，以期全部扑灭之。又派人前去查实其情，以便于具奏。闻得于句容、丹徒等地，亦长有蝗蝻，即行咨文严查。旋于四月二十日前后，从各该地陆续呈报蝗虫生长情形。臣于四月二十二日行至扬州核实情况，于闰四月初一日奏闻，当时所报地区尚属

较少。于闰四月间，才纷纷呈报蝗虫情形，时即令严行扑灭之。此前呈报蝗虫生长情形时，即令扑灭之后，亦有报称均已全部扑灭。只有长出蝗虫之地，才已扑灭，而未长出之地，今又发现已有蝗虫。有地方，其翅膀已长成，并开始飞。江宁府、镇江府、扬州府所属高邮州，皆有蝗虫，而苏州府所属一二地方，亦有之。又太平府、滁州、和州，安庆府所属桐城县、怀宁县，庐州府所属无为州、合肥县、舒城县、巢县，凤阳府所属天长县，皆有蝗虫。今已严行该官员，务必设法力扑，以致全部除灭，不得使致蔓延。惟此物一经滋生，则其蔓延甚速，而开始起飞之后，更难扑灭。（**朱批**：虽为稍迟，难以扑灭，但若扑灭一个，即少一个。极为严行力扑，毋得稍许懈怠。朕为此事颇忧。）故臣昼夜忧虑。闰四月二十二日，由于起风下大雨，天又很冷，故蝗虫死者亦有之，二十七日又降雨。倘若有四五日持续下雨，或刮大风，下倾盆大雨，则可全除蝗虫。如今已严饬地方官员，要设法努力扑灭之。为此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蝗虫怎可能在风雨中全除？仍需努力设法扑灭。

又朱批：闻得安远县高泽弘城垣倒塌，毫不介意修理，而且诸务废弛，甚属不堪，但不知确否？可细访。如果与舆论相符，皆尔等失察之咎也。

14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泽适时谷物长势甚好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将江宁省城于闰四月十五日降雨，若于月内降大雨，种稻之水充裕，则秋收可望有成，等因具奏。之后，各府皆报当日降雨情形。夏至临近之际，种稻之水不足，百姓皆盼降大雨，故臣于二十日设坛，从二十一日起祈雨。二十二日晨，臣至祈雨处所拈香，之后前往常州府秋审。当时拈香之初，即已降小雨，从巳时起刮风，下倾盆大雨，霑足于田畴。当夜，臣宿于句容县，通宵达旦，大雨如注，百姓皆赖圣主鸿福得有瑞雨，为此无不感激欢悦。低洼处之地亩，如今已蓄有种稻之水，可望秋收。二十三日，阵阵降雨，至晚未晴。江苏属地，当日皆降雨，常州府一带虽降雨较小，亦有三寸余。安徽所属凤阳、庐州等地，亦于当时降大雨。此次降雨之后，已种完之稻子、长出之豆子、谷子、棉花等作物，更加长好，而未长出者，亦均已长出，所有谷物长势甚好，百姓皆在乘时务农。二十七日，臣返回省城，自申时起降雨，通宵达旦，降有大雨。二十八日，仍纷纷下雨不晴。此次降大雨后，河水涨高，而入松江府河流之海潮咸水皆退，内河恢复正常。百姓如今都在种植稻子。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丁段章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览奏，甚为快心。京师亦降足时雨，秋粮多有可望。此次降雨，对粮船有益之处，难以写完。江南头帮船，较去年早七十一日抵通州。

147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得雨雪并田禾生长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奏闻雨水调匀、田禾生长情形事。

窃臣等看得，今岁二月初七日得雪一扎，初九日得雪一虎口，十八日微雪，三月初三日得雪一尺，初六日微雪，十五日微雪，十六日得雪一扎，二十日微雪，二十七日微雪，四月初一日微

雨，初三日得雨沾足，初八日微雨，十二日透雨，二十三日微雨，二十七日透雨，闰四月初五日透雨，初九日得雨沾足，十七日透雨。因去岁秋雨少田土干，故仰赖圣主之恩，今岁相继得雨，雨水甚调，麦子、大麦长高尺余，可望大收。又诸禾皆已萌发，今将耘田。为此谨奏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览奏深为慰悦。京城亦得及时雨，秋成可望大收。

14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粜卖仓粮以防霉烂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等查得，于吉林动支正项钱粮建仓四十间，每年官庄缴粮，仓不能容，故陆续用兵力增建仓一百十间，合计仓一百五十间，存贮各色粮谷共计八万六千九百十五仓石余。每年官庄种得粮五六千仓石不等，皆贮入于仓，白都讷孳生马群不能过冬马匹、配给过往家口，一年用粮不过四千余仓石，除此之外，别无他费。官庄种得粮谷逐年递增，视仓廪不足，又以兵力增建。然而，粮贮年久，以致霉烂。据查仓粮霉烂后，方经奏请，均匀借给八旗官兵。官兵徒有借取之虚名，实则不能食用，秋收时照数追还仓廪，贫穷兵丁因此甚受劳苦。是以臣等亲临仓廪查看得，仓内有变色粮二万仓石余，倘仍贮于仓，则必致霉烂。臣等请将于仓内所有粮八万六千九百十五仓石内，留好粮五万仓石，敬谨贮存，以资备用，吉林地方所有四千官兵足用二三年，又留粮一千九百十五仓石，以备配给今岁过往家口，其余粮三万五千仓石，欲调出仓粜卖。目下吉林粮价，每仓石值银三钱五分，但仓粮年久变色，从时价减为每仓石粮值银二钱五分，交付八旗协领、佐领卖给官兵。如此，则于众人皆有裨益。俟命下之日，均给八旗，其卖粮所得银两存于库，造册报部。

又有请者，仓库粮五万仓石，可以足用，将每年官庄种得粮谷，皆贮入仓，以换出旧粮，用以饲养白都讷孳生马群不能过冬马匹、配给过往家口，其余粮谷，亦较时价每仓斗各减一分卖之，所得银两存入库，造册报部，请永著为例。将此项所存钱粮，列入何项钱粮用之处，另行奏闻。如此，则仓粮得以入新出旧，不致霉烂，且于贫穷兵丁亦大有裨益。至于宁古塔仓粮，容臣查明后，另行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14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将利钱赏给穷苦兵民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敬陈管见，以广圣恩事。

窃臣等查得，吉林乌拉兵有三千八百名。康熙三十二年经具奏，携库银四万两至，以每两二分利钱借给八旗官兵，著为定例，每年应获利钱九千六百两。将此所获利钱，每年赏与八旗，以及水手、驿站、官庄之贫苦、不能娶妻之兵丁等，每旗查报有妻穷兵十名、不能娶妻兵十名。赏赐不能取妻穷兵银各六十两、有妻穷兵银各四十两；水手、驿站、官庄内亦查报不能娶妻男丁二十名后，其不能娶妻众男丁每人赏银各五十两。一年得赏人共计一百八十名，赏银九千两，余银六百两，以用于衙门杂费。此乃比年沿用之旧例，实属万代所无之鸿恩。至今三十余年，理应无妻

者有妻，每家无产业者有产业。但立法时尽善尽美，行之年久不无弊端。懒者指望圣主鸿恩，愈不勤于家计，顾面子者忍受穷苦，尚未享受恩惠。

又查得，将此一两每月二分滋生银四万两，自来年征收。以臣等愚意，暂停征收该银两，亦照京城八旗取利钱、赏赐之例，每月一两取利钱一分，一年应得利钱四千八百两，两季征收，存入于库，五品以下穷苦官兵若有喜丧事，则令各自呈文，复令该管官作保，若系官员喜事，各赏银十两，丧事各赏银二十两；领催、前锋喜事，各赏银八两，丧事各赏银十六两；披甲等喜事，各赏银六两，丧事各赏银十二两；执事人、水手、驿站、官庄男丁等喜事，各赏银四两，丧事各赏银八两。将其银两，臣等当得赏人面交付。其息银数额及所赏官兵职名、衙门杂用银两数目，年终造册送部核查。除赏赐外，若仍有剩余银两，则将余银明白造册，存贮于库，若有用处，则报部销算。如此造册取领文，则查有凭证，似可杜弊端，借债、受赏者均沾实惠，且极边人等皆感激圣主之恩将无穷也。是以今春一季所收息银四千八百两，已暂存于库。若蒙臣等所请为之，则俟命下之日，将此项银两，照现奏赏与喜丧事。至八月后，每两改征利钱为一分，试办三年，实有裨益，再行具奏请旨可也。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著该部查明各将军处官库根由后议奏。

147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内地之民至塞外种地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严查恶乱之徒，以清洁地方事。

准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为前事奏称：臣看得，盛京地方，原先人性纯朴，风俗仁厚。近几年来，在锦州、宁远、广宁等处地方，有逃人恶徒盈满，酿酒聚赌，结伙为盗。若此城巡察严，即行趋避彼城，若彼城巡察严，又趋避别城，在情急之下，即行逃往塞外。而无知之蒙古人等，利欲薰心，窝藏容隐，使致伊等目无法纪，任意出入边塞，作恶滋乱。臣曾趋至喀喇沁地方捉拿逋逃，见有许多百姓、无事之人居住，经询问得，山海关内之民来租种蒙古人土地者有之，逋逃罪犯畏罪而来为此避居者亦有之。对于此等之民，若驱逐而不准居住，则彼等在原籍无业，必致流离失所。倘若不加查明，自任留住，则必日渐增多，以致日后滋生事端，久而久之，必定成为蒙古人之奴仆。伊等皆已弃离原籍，而来之塞外土地膏腴，木炭充裕地方，安家立业，故请饬交该有司清查明白，以划归于就近州县，开列了花名册，征收男丁钱粮，清查缉拿逃人恶徒，嗣后严禁出塞外种地。倘若仍有如前出塞种地者，则请将该有司、边塞章京、容留家主、土地主人一并治罪之。臣又有事恳请，盛京地方城多地广，食粮价廉，故有逋逃罪犯易以逃匿。缉拿逋逃，若不立法赏赐，有司则不实心严缉。倘若酌立缉逃法规，则必该官各自励惧，诚心勤缉，使致逃人恶徒无所容身，于生民地方皆有裨益，臣仅具陈愚见，伏祈圣主睿鉴。等因，具折奏闻，奉朱批：著总理王大人、议政王大臣等详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共同会议，查得，查拿逃人恶徒，皆有定例。只因现今准许在盛京、乌拉地方挖参，而前往挖参者，又皆为无业之人。倘若途中截住，以查逋逃，则必贻误挖参，故不准查拿行路之人外，若为栖居地方之恶徒，则令该有司严查缉拿之。其所获逋逃人数，拟令年终报部照例分别议之。倘不严查缉拿，而于栖居地方滋事，则将该有司以失查例议罪。再，于塞外种地者，皆为永平、兰州、山东等处地方之民，若伊等出塞垦种蒙古之地，则内地之人可得以分散，且于粮米又有益

处。去年，经圣主睿鉴之后，解除米石不得入边口之令，故而米价趋于平稳，于众生皆有益。据此，若有民人至塞外种地者，则准照旧领票至塞外垦种。惟于塞外种地之民，并无己之地亩，或给蒙古以租银、粮米，且又州县兼征钱粮，如此伊等势必不能忍受重征之苦。彼于塞外种地之民，既住于塞外，以垦种蒙古之地为生，而有司趋至彼处查视，亦甚艰难，只因年分久远之后，将其在该处出生之子弟，由蒙古等即行隐匿之处，亦难逆料。故而拟咨行种地之民所住地扎萨克等，凡有种地之民，俱行清查人数、住地、姓名，并造清册，于每年七月间呈报理藩院。再，喀喇沁贝子僧衮扎布所辖铁沟地方，曾有强盗栖身，经询访得知后，由总管衙门缉获前来。又于土默特、敖汉之间有三塔地方，此地仍有盗贼栖居。喇嘛等人希图分粮得利，当有司派人缉拿时，竟然袒护隐匿，声言为伊等所属种地之人，拒而不准缉拿。嗣后，若有假借种地而群体栖居之恶徒，则令该扎萨克等即行拿之，除之。倘若伊等不能拿获，而将军、城守尉等咨行印票缉拿，则可即行派官兵协缉之。倘若拒尔不准缉拿，及至隐匿袒护，滋生事端，则经审出之后，不论喇嘛或闲人，均加一体议罪之。该扎萨克等，亦一并议拟之。俟命下之日，即行咨照镇守奏天等处地方将军、各扎萨克等遵行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大学士、太保、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吏部尚书、总管、太保、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管理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协理总理事务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镇国公臣德普，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臣马尔萨，大学士臣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兼都统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阿尔松阿，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兵部侍郎兼理吏部侍郎、侍读学士上行走兼理太仆寺事务臣伊都立，侍郎仍兼理堤工事务臣牛钮，理藩院侍郎臣本锡。

朱批：所议甚妥，著照施行。

147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海上运米未治罪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叩谢殊恩事。

臣等为运台湾、福宁之米送台州、温州一事具奏折内奉朱批：所办甚好。钦此钦遵。查得，宁波虽有内河，多有江堤，运米困难。台州、温州无河道。此三府十五县所需米石甚多，况且因事务急迫，无奈将福建之米由海运去。自去岁九月至本年闰四月，将福州之七千石米、福宁州之一万五千石米、台湾之七万石米，共计九万二千石余米，由海上运抵浙江，以供给宁波、台州、温州三府十五县兵民之口食。此亦仰仗圣主神明，以副圣主眷爱百姓之至意，谨权衡而办。但动用福建仓粮近二十万石碾米运送，代理取租银数万两而办，送部后，则难免违例之罪。(**朱批**：著将此事以先请旨而后办理。等语写入本内。)圣主至圣至仁，不仅不将臣等治罪，反而每次具奏均降优诏劝励，从详教诲。承蒙如此殊恩，臣等不胜感戴欢忭。今宁波等三省麦子已业收割。民人口食得以供给。由五月始照常严禁海上运米。催收卖米之银，还清原项。俟秋收后，将台湾、福州、福宁之粮，如数采买储仓。俟办理完结后，再将实数从详奏闻。为此叩谢圣主殊恩，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

147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整治营伍及钟世臣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为齐整营伍谨请训谕，再为浙江提督钟世臣而具奏折内奉朱批：诚能办成则无可非议，稍加从严以堵流弊虽好，不如长远为计、永固不变。今暂且如此，尔可酌情试办。由他处得悉，该钟世臣名声不佳。尔可稍加咨访，若无事即行密奏，可以悔改。钟世臣亲来觐见训谕受恩返回后，竟胆大明知故犯，甚是可恶。是否悔改，著如实具奏，由朕定夺。钦此钦遵。查得，整治营伍，若拟定条例甚佳，不仅可以长远实行而不变更，又不致有何流弊。此乃整治军政之头等条例，不易办到。福建、浙江两省兵丁，训练照常训练、整治照常整治，看得武官情形，因感戴圣恩，畏惧圣主英明，各自尚知黾勉。但公用空额兵丁一事视为常事，从不知爱惜或畏惧。是以，臣不顾情面，从严改其恶习。圣主英明，朱批今暂且如此，酌情试办。钦此。教诲甚是神奇而详尽。臣谨记先禁官兵散漫，致力于训练整治，以法改其恶习后，臣斟酌众情，再详拟长远之例，奏请圣训。再，福建提督吴升原任浙江提督时，家口人少，所用节俭，不曾收一钱。钟世臣任提督后，岂能模仿，又由各营索取礼物，是以遭众人怨恨，于雍正元年夏季，钟世臣朝见圣主返回以来，即停索取，惟各营官员等因不知此情，仍有送礼者。雍正二年元月，钟世臣坚决不再收礼，各营亦无送礼者。由此看得，已知悔改。臣今将赴浙江，详加查看后，再据实奏闻圣主。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钟世臣前来引见具奏时，朕阅之不甚满足，虽言悔改，亦无非畏惧而忍耐而已，不可信，属下官员亦不服。朕俟得一合适之人后更换伊。但伊若知畏惧，可以免罪，朕若全知其情形，其间将努力考虑候选人。此仍系伊之福份，若知悔改则无罪矣。

14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臣为偿还台湾仓库银两、粮石而叩谢凤诏、并奏董永艾之折内奉朱批：董永艾任布政使之名声，较之其按察使之名气甚晚。乘便尔理应训诫，宜尽力黾勉。可惜原先之作为及名气。以圣主之恩乃日后成材之途。等语寄去。其余已知道了。钦此钦遵。正写寄信时，董永艾派其家人送文前来。看其来文，董永艾以承蒙圣恩优渥，情愿捐三千两银补台湾仓库。等语呈文。臣给董永艾之劝诫文内即将圣主训谕谨缮一份，一并交付其家人遣回外，查得，董永艾感戴圣主之恩，既然情愿捐三千两而呈文前来。是否收纳以补台湾仓粮之处，俟圣主定夺谨照施行。为此叩谢凤诏，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理应收下，系其自愿捐助。伊亦已陈情具奏。

14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家事之恩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于本年元月，臣为亲生祖父呼扎阿过继给臣高伯祖席伯图为嗣之处，谨请降旨宗人府纪录

在档。及臣之祖坟免族人管理，准交付臣等守护。等语具请圣恩奏入后，臣每日感戴期盼，圣主施以天地般殊恩，降一凤诏。于闰四月二十六日，臣兄冯泰寄信内言：为亲祖父过继为嗣一事，于三月十七日，族人会同恳请圣主之奏折内奉朱批：著宗人府衙门议奏。钦此钦遵。宗人府衙门会议后，于四月十九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于四月二十二日，宗人府衙门传族人前去宣谕圣旨。我等现会同叩谢天恩。等语前来。臣即恭设香案，率家人叩谢圣主殊恩。钦惟，圣主明如日月，每遇下情，无不洞鉴。因仁同天地，每知冤案，无不妥善予以办理。今臣五代祖辈之痛苦隐情，顷刻被释然。除考虑臣终生大事外，均使周全，实属恩重。隆恩实难仰报。嗣后，臣益加尽忠尽孝，将孝敬父母之心用于孝敬圣主，族内和睦相处，圣主之仁恩广布于众，臣之感戴欢忭之心，实难倾诉，谨拟折叩谢天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之兄冯泰，朕据悉系一贤能之辈。今看得，系一般可怜老实之人，虽无恶习，亦无甚优点。人平常，尔兄弟之区别，亦与年希尧、年羹尧兄弟之区别相仿。

147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盐务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为福建盐务奏闻折内奉朱批：欣阅，诚如所奏，无可非议。钦此。又奉朱批：关系银两之事时，尔等不可轻信，尽力访查任用方好。钦此。臣等谨遵查得，福建盐务，今承蒙圣主殊恩，裨益众百姓是实，但因盐务利多，弊端亦多。若委以贤员秉公办理，不行私舞弊，则与地方百姓大有裨益，且与钱粮亦有益。倘若所办不妥，查访又不细，仍导致被骗，民人受苦，靡费钱粮。圣主洞悉神明，训谕甚是圣神，臣等谨记，竭力访查任用盐务官员。若有舞弊之人，必予参奏，以诫众人。凡事谨慎加谨慎，竭力仰副圣主裨益众百姓之至意。为此叩谢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自己承办事务，断不可轻信一二人，应多些耳目，多接触人，多费心思，方可得中，不致被人所骗。歹人之心将自灭，歹人之所为将彰明较著。倘若懒惰图安逸，则难以如此。欲惩恶扬善，若不用众人，必致谬误被骗。惟以勤奋为本最佳。

14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道员事奉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会同谨奏：为叩谢凤诏事。

臣为选员补放台湾道员而乞奏折内奉朱批：业已委任派往，该吴昌佐声称与尔相识，因数名大臣等保荐卓异，故委任派遣。朕经多方教诲派出。但此人朕不甚满意，不管如何，著尔留意访查试用，倘若稍觉不适，一面调回，一面具奏。倘若干练亦乘便奏闻。钦此。又奉朱批：据悉蓝廷珍之品行甚差。著尔好生谏诤，以珍惜朕之恩。等语晓谕伊。钦此钦遵。窃思，圣主为地方百姓，择优委任妥员，好上选好。为使好上加好，又当面详加教诲，又令不时访查，务使尽忠崇政，痛改前非。圣人治理天下，为选拔人才，耗尽心思。臣等铭记圣主训谕，俟道员吴昌佐前来后，尽力教诲，不时内查试用，其优劣情形，必据实奏闻圣主。提督蓝廷珍处即行去文好生谏诤。转告珍惜朕之恩。等语。其是否悔改之处，从实查看后即行奏闻圣主。为此叩谢圣主训谕，缴回朱批，谨具叩奏。

朱批：知道了。著详加访查，据实具奏。

14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苗情及将要出巡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福建地方，春季雨水调匀，入夏以来，四月、闰四月此两月内，雨泽适均。水稻结穗均佳，生长茂盛。六月初即可成熟收割。米价九钱一两不等。台湾于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降大雨，作物生长均好，米价八钱、九钱不等。浙江各地亦于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普降大雨，麦子收成甚好。(**朱批**：欣阅。)臣遵旨查看浙江布政司库银、巡查杭州西湖、东湖、湖州各河道之疏浚情形。于五月初六日，由福州启程赴杭州，沿途校阅延平、建宁、衢州、金华、严州、杭州之兵丁。至杭州查库后，趁赴嘉兴、湖州巡查河道之便，校阅该两地兵丁。再至太湖、泖湖、乍浦详查。事竣返回福建时，由海岸经查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宁州等地方之兵丁，其文武官员之优劣，分别据实奏闻圣主，劣员当即参奏。此次出巡正值酷暑，臣轻骑而行，断不致使兵民受扰。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尔省官员出巡，护卫务必够用方是，一味强调轻骑减从，若不合定例，则有碍观瞻，不令地方受扰，并不在于多带数人，而在于大臣，要不沿途令兵丁、地方官员跟随亦好。再者，务必照朕旨办理，总督不可与小地方之文职相比，惟严禁属下官员等过分备办则已。如此惟图虚名，朕不喜欢。

14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留人随护奋威将军印信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凡有印信之将军，按例均有随印章京、笔帖式。今年二月，由兵部遣主事平阿，将奋威将军印敕送至后，将军岳钟琪正值在边外，臣差员送往。今上命奋威将军岳钟琪暂驻西宁，不可无随印办事章京、笔帖式。查得，去年随侍读学士鄂赖进藏之理藩院主事常利，由藏返回，臣令伊携书行，今年闰四月初八日抵至西宁。故此，著主事常利、陕西巡抚衙门笔帖式齐书、理藩院笔帖式广明，随奋威将军印信留于西宁。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该部知道。

14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朕躬颇安。因屡蒙上天加恩管照，所以心宽体胖，尔可好么？

14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并蝗蝻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疏云：闰四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得雨，洼田水足，现皆莳秧，倘四五日下雨

不止，则蝗蝻亦可尽绝。等语。今于省城，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三昼三夜得大雨，田野皆沾足。江南地方，此两年雨水仍少，即便得雨，亦无有似此昼夜数日得雨沾足者。此皆圣主敬天爱民心切，上天感召，民人正盼连得大雨之际，即遂愿得雨数日，农民不胜喜悦，纷纷及时莳秧。初四日白昼微雨，夜复得大雨达旦。初五日晴半日，自酉时始又大雨，戌时止。江南地方每年莳秧，皆靠五月梅季雨水丰足时。前岁去岁梅季曾雨水少缺，今岁闰四月十九日，自入梅季连得喜雨，较前两年雨水甚足，洼田水满，池塘蓄水，高阜之田现皆插莳。江南各属地，闰四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等日，皆得雨沾足，自本月初一日始又连得大雨，安徽属地稻皆已插莳完，江苏属地稻亦将及追插完。今秋必将大收，万民感激天恩，无不敬祝圣寿无疆。臣仰赖圣主洪福，安生于太平盛世，诚喜之不尽。

再，省城近处周围蝗蝻，于闰四月终，二三重叠抱树枝草叶而死。臣亲见之。今又连得大雨四五日，蝗蝻抱树枝草叶而死大一半，一半被水溺死，今十分之七八已尽绝。因雨水丰足，虽有尽绝者，但捕捉亦易矣。从各该地来报者，大约与省城无异。臣又遣员往各该地察看，尚未回报，到时另行奏闻。

再，各该地生发蝗蝻，正值二麦将及收完之际，并未伤损，后虽有飞经者，但未伤损田禾。目下诸禾甚好，其余蝗蝻，臣今仍严饬捕灭，决不推诿邻省。为此具折，专差把总李昆、兵刘浩赍捧，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览奏深为慰悦。京城雨水今亦甚调，蝗蝻仍努力捕打尽绝，虽不能尽绝，但捉一个少一个矣。不可稍怠。

14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用本地所存银借给兵丁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得，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准副将军阿喇衲指于吐鲁番地方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所需俸饷，呈请借给银十八万两，以备进征时补充马畜；副都统觉罗英珠、西安副都统常寿等指在巴里坤之京城、西安满洲官兵俸饷，呈请借给银十二万六千九百九十五两，以备进征时补充马畜。臣照阿喇衲、英珠等所呈奏请，由议政处以照将军富宁安奏请借给银两。将此借给之银两，咨行陕西巡抚噶什图，从西安库照数取银解送，到后暂存，大举进征事若定，则借给进征官兵以银两，以资补充马畜，留守官兵不给，照常存贮。等因议奏后，咨行在案。继之噶什图遵部文送来银共三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五两，其中除遵依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咨文，借给在布隆吉尔官兵银四万九千九百五两外，现余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系专交付臣贮存之银两，故于臣营内建房贮存，设兵看守。

查得，预备该项银两，乃为进征时借给官兵，以资补充马畜。今策妄阿喇布坦恭顺请圣主，谢过遣使，蒙圣主加恩宽免，又将遣使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官兵现无行走之事，且无补充马畜之项，仍存此银，军务完毕后，回时携之去，又多费租价。然而，驻于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四处官兵月给行粮、盐菜银，皆由口内租畜解送，亦多费租价。今将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之官兵月行粮、盐菜银，俱已拨给。既然如此，则咨行巡抚绰奇，交付办理粮饷事务通商道王全臣，自现拨给官兵之行粮、盐菜银两用完之月始，继之拨给钱粮时，算明该存银两够给

几个月，写明每月拨给之银两数，呈请绰奇后，视绰奇处咨文，臣从此所存银两中照数提取，交付道员王全臣列入兵饷，陆续按月拨给官兵。用完银两后，臣将奏明所用银两数。如此，则无须从口内送钱，且钱粮事得以明白，租价亦剩。为此谨奏，请旨。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已交部了。

1486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率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启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派出降敕谕予策妄阿喇布坦之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奴才扎锡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等率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根敦等由京城前来时，因圣主明鉴，降旨总督、巡抚好生款待根敦等，是以沿途官员为伊等所备马畜、食物、并宿地均甚丰足妥当。每抵大地方皆唱戏宴请。抵达肃州后，公年羹尧派员唱戏宴请根敦等，并赏给根敦花绸，赏随从绸缎、盘缠、米茶、马匹三十、驼只二十四。又办给自肃州赴巴里坤所骑之马匹、驮驼、盘缠等项。沿途该使臣根敦及其随行人员每次念及自京城开始圣主降旨施恩眷爱之情，均皆不胜感戴，欣然声称：我等均皆为末秩小人，得以瞻仰大汗之天颜，施以重恩悯赐，惟难以承受此恩而忧虑。等语。根敦与奴才等言：所降敕谕，尽我所记转告我汗，如何回答在我台吉，大汗为教民而所降敕谕，我若隐瞒不报，上天必将示以大罪。等语。又根敦等前来时，沿途目睹粮田茂盛，惊奇不已，言：据臣等言：此口外边缘均为边界地方，因寒冷种田甚少，南方各省及其它地方，除道路外全部为农田。等语。据我看虽为边界地方，平地至山上均皆种田，如此众多田亩每年将收获何等多。等语。啧啧嗟赏。再，巡抚绰奇言：新例内定：派去藏地、策妄阿喇布坦处之使臣，每人发给马各四匹、两人合给驼一只，并发四月盘缠。是次既然尔等系赴异国之大臣，行程甚远，理应妥善从宽办理起程。等语降旨。是以，我给尔等每人马各五匹，驼各一只，既然大臣、喇嘛等驮子甚多，每人多给驼一只，全给六月盘缠。再圣上赏给策妄阿喇布坦之弥勒多克希特舞蹈衣服、绸缎、经文需驮驼二十只，驮此等之物将远行，故每驮备给驼两只，总给驼四十只。等语。奴才等均照巡抚绰奇所给领取后，俟根敦等采办绸缎等物后，于闰四月十五日由肃州启程，于五月初五日，抵达巴里坤。将军富宁安钦遵上谕，齐整军营，率众官兵，迎接敕谕之便，令根敦等一睹军威，至军营后，将使臣根敦、及随从均引入宴请。随后由将军富宁安交付为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头目均欲归顺一事而降谕旨时，奴才等跪接展读，圣主体察天下，惟图国家安全，为使普天下众人安逸而给我等降训谕，甚是深远，所虑周全。想必对此，策妄阿喇布坦将明白圣主仁爱之至意，必将不胜感戴圣恩。今奴才等照将军富宁安嘱咐，暂于巴里坤等候，俟厄鲁特达尔玛、衮楚克等前来，交付使臣根敦后，即启程前去外，为此谨具奏闻。

附：译策妄阿喇布坦奏文

奏雍正汗：去岁，自博罗呼尔噶为我所奏之事，奉旨：照朕旨意，宜永息事端，和睦相处。得悉尔之诚意，甚是欣悦。钦此。闻此，我不胜忭欢之际谨奏：为牧场边界一事，既然系自古以来存在之地方，应赐爱为是。等语奏上。缘由将口奏。贡品系貂皮三十七张。乙巳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4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员署理凉州总兵官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雍正二年五月初一日，准兵部咨称：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转奏署理凉州总兵官事务、陕西提督杨尽信为父丁忧情由，奉旨：准杨尽信丁忧将凉州总兵官印务，咨行年羹尧派员署理，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臣除咨行杨尽信丁忧外，查凉州总兵官所辖地方，内驻番子，外驻蒙古，甚要。现新补放之江西南赣总兵官宋可进熟悉蒙古、番子事务。故此，著总兵官宋可进署理凉州总兵官事务。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48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平定后地方余战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窃查，番子等内甚凶恶者，首属庄浪谢勒苏番子。占领卓子山、棋子山，闻我等大军往征，即委托贤弥寺喇嘛诈称归降我等，大军一撤，复照出劫掳。贤弥寺喇嘛等共同分利。继之此凉州南崇寺之沙玛喇木札木巴、章班迪、大头和尚等为首，外结蒙古，于去年侵掠新城堡、张义堡者均此等人。再，西宁之恩诸公寺、朝天堂、夹耳朵寺等处番子，原与凉州、庄浪之番子不同。惟自郭隆寺逃出之喇嘛番子等，躲避恩诸公寺等处，自果莽寺逃出之喇嘛、番子等，避往夹耳朵寺等处。欺惑众番子，勾结凉州、庄浪剿余之贼，并未来投。故此，臣窃思，今乘远布圣主威德之际，倘不征服，嗣后又遗患于商贾、民人。等因。故经奋威将军岳钟琪会同在西宁诸大臣反复研商，将绿旗兵、土司兵，共分十一路遣派，四月十五日，均自西宁启程。后奋威将军岳钟琪陆续禀报：经碾伯进山，四月二十一日，抵达恩诸公寺，喇嘛、番子等均来投，著朝天堂之番子，呈拜小章嘉呼图克图，二十三日，抵营后，宣抚来归之喇嘛、番子仍驻原籍，亦未斩一人。值率军向庄浪山内往时，抵树马耳路中途，游击范奇锋来报：率兵向陶赖川往时，四月二十一日夹耳朵寺番贼谎称来投，将守备张宪志、把总杨志廉、驻驿领催费彦图引至山内，截路不准返回。二十二日，贼番四面来攻，我等兵攻战，斩贼番百人，天黑后，方才败退。我即命总兵官黄喜林、副将王松率兵往援，共同剿杀。等情。继之范奇锋、王松等来报：二十七日午时，三四百贼番前来，侵掠卡伦，范奇锋遣派援兵，斩贼甚多。至巳时，因王松率兵抵达，贼匪方避于山中。等情。又暗遣副将纪成斌等，自左面山堵截沟口，我亲于二十八日率兵，毁贼匪所筑堵墙，砍所树木桩，从沟穴进入，贼匪见之，即向左面山逃去，恰遇纪成斌等，两面夹攻，斩贼匪三百余，生擒十人。讯问伊等情形后，即命副将纪成斌、张裕、总兵官黄喜林、副将王松、游击范奇锋等，于三十日会同征伐，故约期遣之。续据伊等来报：兵分四路进攻，连续克取山梁七座，竟倚贼番之穴，贼番亦四面迎战，自辰时至巳时，我军奋勇攻战，斩贼数百，掉进山沟、滚下河者甚多，所获牛羊等项，均分赏官兵，焚毁夹耳朵寺庙。被诱之守备张宪志等均阵亡。今夹耳朵寺、恩诸公寺番子等，既然均被灭、归降，我亲率兵即往凉州、庄浪。等语。又该将军来报：游击马中孝、王达勋报称：四月二十四日，率军于火石沟扎营，通事来告：山谷内有番贼数十户，即解番子问之，均称归降，且于二更时又

逃之。二十五日，往查贼番，即有向我等交战之状，官兵进入，斩番子百余。生擒男丁五十四人、妇孺十余人，其他皆败逃山内，获牛羊弓箭鸟枪等物均分赏官兵。等语。又游击王叙吉、范士雄报称：二十七日向石门口寻踪，遇番贼交战，斩贼七十余，将生擒男丁、妇孺七十一口，获牛、羊、刀、枪等项，分赏官兵，余贼均逃之等语。又凉庄道员姜冏报称：闰四月初五日，守备、千总、把总率兵，自西凤堡进山清查，正遇贼番掳掠兰草口、团庄、贺家营等处民人之羊一千八百余只，即急令兵追往，执杀二贼，刀斩贼十二人，枪杀贼六十余人，其余均受伤，滚下深壑，所掳羊全部夺回，各归原主等语。又据该将军来报我于闰四月初九日，命令诸路军于十一日会师征伐贼匪。十二日，议政前锋统领苏丹报称：十一日，军抵至旁普拉匣口，二番贼头目，领三十七名番子，归降来迎，详问其因，观之，语互不相符。情况虽有疑，不可不留来投之人，即令通事执号旗，招服伊等众伙，又往观其真伪，通事返回告称：伊等所居之房内亦无一人，登山寻看，众番子等均藏于山林放枪，故我即率官兵，倚靠伊等巢穴，四五百贼番占领山林，向我等交战，官兵奋进，斩贼七十三人，炮枪杀者甚多，生擒十六人，将诈降之番子头目及贤弥寺诈降之六番子头目，均一并斩之。所获牛羊分赏官兵等语。又据凉庄道员姜冏报称：十五日，于棋子山北搜寻番子时，巴冬口见有番子踪迹，即率兵分路进攻，遇百余番子交战，所斩贼番十三人，炮枪杀者八十余人，其他均受伤败逃。再，同知王廷松、守备鞠有德、胡杰等，亦遇贼四五百交战，官兵连续奋勇捣毁贼巢七座，斩贼二三百，余者均负伤败逃，所获万余牛、羊，分赏官兵等语。又据总兵官宋可进报称：十五日，土司卢华龄于天王口遇敌，即急令诸路官兵，从山巅下冲，自辰时至未时，攻进至大通河口，斩番子二百余，倒于河岸、跳河者甚多，将所获贼之妇孺百余口、牛羊，均分赏官兵等语。继之讯问押解之贼番，将伊等番子等先后已近剿杀完结。又据凉庄道员姜冏报称：谢勒苏为首贼番班马牙逃之，据云进木毛山，我即分遣官兵捉拿，我亲于二十日自棋子山启程，抵兔儿冲后，执解贤弥寺喇嘛、谢勒苏为首番子阿旺车凌，讯问据供：山后有二部番子，若恕我命，我情愿引路，即令参将姚文育等以二路夹攻等因遣之。二十一日，姚文育等抵达噶浪岭，斩番子一百余，及获番子妇孺三十余口及牛、羊。又贼番等未剿尽不可料定，又遣总兵官黄喜林率兵四千，命之搜山。庄浪番子既然均剿灭，我今自正羌率兵，前往木毛山。查得，木毛山距南冲寺近，将沙玛喇木札木巴、大头和尚、班第世加利，先虽被图门堡守备胡杰诱拿，解往西宁审明，依法处置。闻得，沙玛喇木札木巴，又有二名儿子辈人，并未归服，将此或灭或招服之处，俟事竣后，再予禀报。等语。又据该将军来报：我率兵抵至正羌探得，贼番等均集于木毛山，即令前锋统领苏丹率兵由黑马圈进攻，令凉庄道员姜冏率兵由小南冲进攻，令副将王松由石门匣进攻，令游击范士雄由百灵沟进攻，我亲自率兵，由龙沟进攻，又另遣兵，镇守由木毛山通往庄浪西山之诸路口。以此诸路军照前约，均于二十五日卯时，共同抵木毛山，贼番等见大军之威壮，均集于山梁，步射投石，官兵纷纷奋进，夺回五座山梁，从辰时至巳时，进攻四十余里，所斩贼匪甚多，剩余贼匪，均弃妇孺逃散，所获贼匪妇孺、牛羊，均分赏官兵。二十六日，又遣兵搜山，喇嘛托巴等请来投，讯问据供：我等原属天国之民，遵大将军命，引军来执沙玛喇木札木巴二子辈人阿雅孜、哈隆坦。阿雅孜兄弟囚禁我等，闻大军到，欲想出迎，不准我等出，昨日交战者，均沙玛喇木札木巴人，我等逃匿山林内。今获悉，伊等人均被大军所杀，阿雅孜兄弟亦被杀等语。以此即发托巴令旗，招抚散逃之番民。虽称阿雅孜兄弟均被杀，即不可相信，故令总兵官宋可进、凉庄道员姜冏率绿旗、土司、民兵五千，反复搜巡，暂留地方驻防。又闻得，自木毛山逃出之番贼等，有从山内小路逃往棋子山者，我亲于二十八日率兵经西山之贤弥寺，搜剿贼匪，返回西宁等因。又据该将军来报：闰四月二十九日，抵达西山石门沟后，令副将张育、游击马纪斯分路搜贼。五月初一日，马纪斯报称：抵刺儿沟看得，因有贼迹，即跟踪搜进林内，遇百余贼迎战，我等官兵斩十余贼，其

他贼又逃进深山，我等官兵即尾随跟进，遇数百贼交战，斩数十贼后，贼匪等自石门寺路败逃，我等官兵尽力追杀，一连战七次，正值如此战斗，遇守备马广率兵从贼后搜山，即截贼尾，前后夹攻，斩贼三百余，余贼四面逃散等因，即令众官各进搜剿。守备马广报称：初二日蹑踪抵至宽沟，搜获贼番二十余，均行斩之等语。又游击岳翰奇、窦栋、土司卢华龄等报称蹑踪抵至棋子山，见山上有五、六十贼，斩六贼，生擒一小番子，众贼甚惧，四面逃散等语。讯问拿获小番子，据供：我乃谢勒苏班马牙人，昨日剌儿沟战役，将我等击败，又越一山，会同多布藏人复向尔等交战，班马牙阵亡。杀我等二户人甚多，多布藏人惟余二三十口，逃往宽沟。班马牙二子驮其父之尸，奔向高山。我等余五六十人逃来棋子山，又被尔等杀六人等情。以此我即命副将张育会同土司卢华龄率兵，驻于棋子山搜山务靖剿。又查得，贤弥寺番子等降叛并未定，且比邻棋子山贼穴，嗣后贼复栖息肇事不可料定。惟既业已归服，不准消灭。伊等喇嘛番子等，均命移居夹耳朵寺外，其内贤弥寺囊苏阿旺华藏有拿解谢勒苏贼首阿旺车凌之事，颁与阿旺华藏之土司千户牌照，命收管伊等属下喇嘛番子等。将贤弥寺房屋放火焚毁，我亲于初五日，兵分五路，从夹耳朵寺路搜巡，返回西宁等因。先后来报，臣按所报，若即逐一具奏，恐扰圣闻，故均存之，俟事竣汇奏。

自彼其他官员于各路遇贼交战，捕灭、招服等情形，不尽其数，此次查明战役阵亡、受伤之绿旗、土司官兵及归服番子户口数，均报来后，分别造册，另送部外，今奋威将军岳钟琪于五月初九日，率兵返抵西宁。为此谨明白奏闻。

148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颁布新禁青海民人款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谨奏览新禁令青海人款项事。

今仰圣主威福，既已平定青海逆贼，由此不可不定律例严加约束。故此，臣将禁伊等之礼例定为十二款，俟会盟之日，宣闻青海民众，均愿意接受。将此誊缮钤印，每扎萨克各发一张外，所定十二款项谨缮奏览。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将折子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等议之。

14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庄浪番贼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此二年内，庄浪附近贼番，甚凶恶行乱，今仰圣主天威，遣派奋威将军岳钟琪，剿杀向我大军抵抗者。其内甚惧者均归服。惟谢勒苏等六部落之贼，共有一千余人，无论如何斩杀，并不知惧，仍乘机向我大军抵抗。现除所斩之贼外，审问拿获之贼等，据所供估计，仍足有一百人。此贼等并非由于窘困即如此盗掠，甚有生业，每日行盗成习，断不悔改。倘不靖除此等而留之，大军撤后，复出截路，进行盗掠，则商贾、附近居民均不得安宁。惟伊等居处，山甚险峻，林甚茂密，余贼又甚少，凡一曲隅处，均可隐匿，搜山亦一时不能靖除，今概以大军镇守，以至徒耗粮饷。故此，臣令岳钟琪等将大军率撤，遣派绿旗兵、土司兵、民团共三千人，限期一月，从容搜寻灭之。若不于此险山密林内，绿旗兵扎营，经常巡逻，嗣后恶番等又进入栖息，不可料定。于此倘可扎营，应驻兵多少之处，俟事竣后，臣再另行议奏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4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青海地方编制佐领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先青海众人归服圣主仁化以来，封伊等王、贝勒，施恩至此时，并未立法，伊等内相互侵渔，原人少者，今人多；先人多者，反而人少。今仰圣主天威，既已平叛，不乘此军威立法，像我等内地扎萨克不编佐领管辖，则嗣后不能永无争乱，关系甚要。编此佐领事，臣并未经过，仅臣所知，概议得：百户编为一佐领，不足百户者，为半个佐领。该台吉均为扎萨克，伊等兄弟内视贤者为协理台吉各一名。每扎萨克协领、副协领、甲喇章京各为一名。每一佐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名，小拨硕库各四名。伊等户口既然多寡不等，所编佐领多之旗，惟有协领一名、副协领一名、甲喇章京一名，难于顾及。故此，一旗超十佐领者，除不增协领外，各增一副协领。二佐领合增一甲喇章京。圣主明鉴，倘照此办理尚可，一等侍卫副都统达鼐谙悉蒙古事，且凡委交之事，勤慎办理。著其暂留，分定青海之人所辖地方，办理编制佐领之事。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交付议政大臣等。

1492 都统苏丹奏谢委任都统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议政都统臣苏丹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为补放右翼前锋统领而所奏叩恩奏折内，将奴才委以都统。等语特批前来。钦惟，圣主复行超擢之重恩，尚未及效力仰报，又蒙圣主施以殊恩赏官、委任前锋统领，今又委以都统，令署理西安将军事务，实属莫可言喻，臣惟惶恐戒谨，有生之年，竭力黾勉，以图仰报于万一耳。为此叩恩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尔之年岁已非如此奋勉之年龄，尔所做所想，朕实是赞许而同情。据闻，于琢玫山(juo dz Šan)军营因潮气伤口复发而受尽痛苦，朕得悉不胜怜悯心痛，今可否好转？尔如此赤胆忠心，将无甚关系，必受苍天眷爱而好转，著好生调养身体，努力为朕多效力几年。特降。

14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事竣所派人员留去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去年因有青海军务，上命二等侍卫博勒绰等十二人，遣发我处。臣复将由柴达木撤之二等侍卫兼委护军参领常明、二等侍卫杜莫车、包衣护军参领色勒图、由藏地而出之参领常龄、委护军校章京刘格，留于西宁。将驻防党色尔藤之二等侍之倭赫、乌木巴里、察哈尔地方厄鲁特佐领章京车木本调来。今年四月，除三等侍卫第桑阿解送班禅额尔德尼使臣，遣赴京城，不返回外，现臣携大将军印，自宁夏前往西宁，按充足核计，二等侍卫博勒绰，三等侍卫周翰，蓝翎片图、李志翠，自柴达木撤之二等侍卫兼委护军参领常明、二等侍卫杜莫车、由藏地出之参领常龄，率伊

等抵达西安后，将伊等留之。余者均于五月十二日，自西宁启程，经西安返回京城。将厄鲁特佐领章京车木本就近沿边出衡城边口已遣察哈尔处。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4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由西宁返回西安日期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今年闰四月十七日奉旨：谕大将军年羹尧，青海地方略小，大军久驻无益，尔酌情留之，以备防守地方，各自应退回该处者退之，尔任内之事亦旷缺日久，俟会盟竣，著奋威将军岳钟琪留西宁，驻地方以威摄，办理尚未完结之事。尔返署若途经宁夏，查看所建营房、盐务等，由彼返回西安。特谕。钦此钦遵。

臣于五月十一日会盟，十二日自西宁启程，途经宁夏，返回西安。现将西宁未完结之事，均交付奋威将军岳钟琪办理。臣将启程日期。谨奏以闻。（**朱批**：朕好替你荣耀欢喜也，你亦当代朕好体面欣幸也。我君臣二人有一点不好处，再不能邀上天神明，此一番始终之洪慈也。互相勉之，结生生世世如是之善缘耳。）

朱批：该部知道。

14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鼐在议政上行走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遵旨，于五月十二日，自西宁启程，经西宁往西安，著奋威将军公岳钟琪留西宁率兵办事。

查得，凡征伐将军，均有议政大臣，西宁总兵官黄喜林在议政上行走。再，应办之蒙古事尚多，著一等侍卫、副都统达鼐亦留在西宁在议政上行走。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所办甚是，该部知道。

149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员病情及官员调补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五月十一日，驻布隆吉尔总兵官孙继宗、护军统领兼委协领常色礼来报：副将军阿喇衲自今年四月初七日，左软肋下患重病，从肃州请大夫医治稍愈。本月二十一日，病情复发，由病根处右软肋向上扩散，往肚脐左面过一寸，不能行而卧，面色渐衰，饮食者少，病情重，等情各来报。

窃臣观孙继宗等所报情形，阿喇衲多病。布隆吉尔地方甚要，不可一日无统兵之人。此间阿喇衲病情渐愈则已，倘又报病情加重，统辖彼处兵，即理应遣都统苏丹。惟苏丹此番往征卓子山、棋子山番子，中山内潮湿，膝盖伤口流血脓，不可遣边外，现署理陕西提督事务都统噶尔弼

前数次向臣呈报，愿往汛地效力，著将噶尔弼经驿站遣往布隆吉尔统兵，陕西提督印务遣苏丹署理，西安将军事务虽要，臣今亲往西安，即由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署理，协臣办理，或另遣臣署理，协臣办理之处，伏乞圣主速谕臣后，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谕部矣。但此提督缺已出，何必常用署理，少迟数月，你可斟酌此番建功人员内，择其可胜任者，密奏以闻。苏丹甚配将军，未必宜于提督，或宜即行，或迟数月处，一并奏闻。

149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都统苏丹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五月初六日接旨：署理西安将军事务公普照告假前来京城。现既然西宁事完竣，都统苏丹同大将军年羹尧自宁夏前往西安，署理西安将军事务。钦此钦遵。

臣交付都统苏丹：尔同我自西宁抵达西安后，署理西安将军事务等情。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该部知道。

1498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等谨跪请圣主万安。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奋威将军公四川提督臣岳钟琪、议政都统臣苏丹、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臣达鼐、副都统臣觉罗伊礼布、总兵官臣黄喜林、按察使臣王景灏、副将臣王松、副将臣纪成斌、副将臣岳朝龙、副将臣张育。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均好么？甚好么？对尔等此队大臣等，如何仁爱施恩之处，朕实想不出。嘉善之词均难表达。惟天地鉴之，增尔等福寿，永为国家栋梁，子孙世代兴旺无穷。此朕诚意为尔等祝愿，上天必鉴合。

14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守护大将军印敕所留人员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去年为守护大将军印敕，调甘州满洲兵一百，携来西宁时，营长绰奇、巴尔赛、委护军参领托克托鼐、吴尔图那斯图率之携来。今年除解送贼首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遣派营长绰奇、护军校吴诗、护军二十，往发京城不返来外，所余营长巴尔赛、委护军参领托克托鼐，吴尔图那斯图、护军校、护军共有七十九人。今臣抵至西安后，既然有大将军印敕，不可不留章京、护军守护。故此，营长巴尔赛、委护军参领托克托鼐按每旗护军五人，连同护军校共留四十人，守护大将军印敕。其余三十九名护军，交付委护军参领吴尔图那斯图，于五月十二日，自西宁启程，遣返京城。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5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凉州驻军遣返西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因先有青海事，故臣具奏调西安满洲兵五百，戍驻凉州。今庄浪、凉州附近事均已平定，相应，撤出此五百兵，于本月十六日自凉州启程，遣返西安。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该部知道。

1501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安鲊谨奏：为谢恩事。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奏谢恩折子，又奉圣主格外朱批，臣实难仰承，且不能报答于万一，惟铭记圣主指教，勤奋效力。臣不胜喜悦，莫可言喻，惟谨奏谢恩。

朱批：知道了。自己勤勉而行，皇上必稔知之，应当高兴。奋勉时亦有趣，惟照常用功。尔等奋勉为朕知之，朕之奋勉为天地、圣祖皇考、天神鉴之。我等君臣共同用功罢。风闻满保大改操守，黄叔琳情况如何？较李馥何如？据闻钟世臣声名甚为平常，王朝恩甚可。著将尔所知之处，据实奏来，甚密之！

150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麦子收成及催征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所奏折内奉朱批：大概山西省春收稍差，据闻尔属下官员等催征钱粮甚严。斟酌地方民人情形，若有困难之府、州、县，著明白区分，应如何缓征之处，著尔从详奏闻。亦不可过松，民人会学坏。全在尔秉公据理奏闻予朕。钦此钦遵。钦惟，圣主登极以来，布政垂慈与先圣帝王无异，臣幸逢此盛世，被圣主擢用，又降凤诏教诲臣成为流芳千古之人。臣岂敢效仿末代恶习，隐瞒下情而不奏闻圣主，惟图功利，而玷辱圣主之崇政。臣看得地方之民情，先州、县官员吃、穿、骑、用各项之物，均由百姓轮班备办。将此称之为行户(hang hu)。除此之外，另有所需，又逐户索取，将此称之为里辖(Li Hiya)。各州县有十几项以至二、三十项四十项名目者均有，为此民人所费较之交纳钱粮尚多，但承办此事之里长等因从中有所得，欺骗愚民，催征竟如定例一般。臣先不知情，如此办理已甚久，因民人无甚异议，本欲佯作不知不加以禁止，后经试看，若不禁止，与民人甚无裨益，与钱粮亦甚是无益。因为山西省数年歉收，向民人征收正项钱粮尚甚勉强，除正项钱粮外，又令交纳此项断然不能。因此，州、县官员等催征钱粮，因自己名下分额有误，无奈将钱粮放后，而先留足私用分额。百姓虽因眼前不征钱粮而称好，但枉费所征钱粮，且使正项钱粮短缺，未料及日后还将催征。此与民无甚裨益之一。民人所欠钱粮增多时，官员等奏销之时因将被治罪，无奈将其它年份钱粮垫补，谎称完结。至来年，又征收来年私用，不仅该年钱粮甚难催征，又如何催征旧欠之项。是以，民人欠项年年累积，官员亏空亦逐年增多，此与钱粮无甚裨益之二。经臣从详探访，得悉此情后，自去岁始，将行户、里辖等项全行禁止。今虽

有隐瞒后残存者，亦无非一、二项而已，较之先前已少。对此，州、县官员等不留分额之项，且奏销之时，因知不可以其它年份银两垫补谎奏，为完成各自分额，催征钱粮较前稍急是实。但民人一次交纳此项钱粮，其一年赋税即完；不致像先前枉交私用之份，反欠钱粮。如此，民人交纳一份则完成一份赋税。今应征雍正元年额定二百九十万两余钱粮内，未完仅余五十七万余两，此内完纳之十七地方民人，不仅完成元年之赋，二年钱粮亦完成少一半，是以早已停止催征，令其休整数月，至秋粮收获后，再带征雍正二年之一半钱粮，完纳此项钱粮后，其自身亦将轻松。查得，雍正元年钱粮尚未完纳者，有太原府之三万六千两余，潞安府为四万二百两余，汾州府为五万八千两余，大同府为一万六千两余，泽州为七万七千两余，辽州为一千八百两余，沁州为一万三千两余。此皆系四府三州所属六十余州、县所欠，分至众人头，每人所欠不甚多，俟麦子收割后，若劝纳即可完成。惟平阳府三十余州县未完之银两为三十三万三千两余，此内麦子丰收之州、县，收割后亦容易完纳。但汾西、曲沃、蒲县等，麦子收成甚差之州县，臣留意斟酌，若尚能催征，完纳后即可轻松，仍劝纳酌情完结。倘若已无能力，若能等秋粮收获则等秋粮，倘若又有不可能之事，即据实密奏。臣之愚意，若每年钱粮限期完结，不致累积，日后再征钱粮时，民力不窘，国家之钱粮亦不致亏空。若不如此，民人欠项逐渐累积后，国家之钱粮则名存实无。此数两钱粮虽丢弃，圣主亦有何可惜之处。惟百姓为累积之钱粮所累，恐受其苦。臣竭诚据理思考，因应如此办理。谨具奏闻。

朱批：阅览尔此奏，朕甚是欣慰，已放心。尔知情而办，想必无甚差错，又将一人条陈寄予尔，尔看后惟长远着想谨慎行事。松紧以民情为根据。国计民生总不可偏重，但以时势之孰轻孰重秉公度量而为之，则百无一差矣。

150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恩赏各样锭子药等物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所派赍折往奏之把总冯征鲁等捧赍恩赏臣及布政使高成龄之香珠、各样锭子药前来后，臣跪接迎入衙门，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钦惟，圣主总理天下万邦事务，无不详加筹划，臣等每阅朝廷来文，仍为圣主详加开导而赞叹不已，如此百忙之中，又将臣等惦记于圣怀，届时施恩赏赐，实属感戴不尽，难以仰报于万一耳。臣等莫可言喻，惟图竭力效劳。除将高成龄具奏之折另行封套外，谨陈臣感戴之情，叩恩具奏。

朱批：知道了。

150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引水灌溉农田大有裨益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去岁五月到任时，地方无粮，欲运邻省粮石，又无水路，只是着急，而未寻着可行之法。后仰仗圣主之福，收获秋粮后，方才稳定民心。今圣主为地方而考虑周详，欲修汾河通航，实为上策。果真修成，可造福万代。臣详加询问地方知情之人，并经亲自查看明白后，如何修建堤闸、疏通、引其它河流等情，会议后拟汉文折具奏请旨。再，臣看得，山西地方之农田，近河者开渠引水灌溉，远离河水之地方，则凿井灌溉，此等仅占十分之一、二。臣看得去岁秋粮收成及今年收

麦情形，灌水之农田收成较之无水农田之收成，明显甚多。由此可见，为农田而兴修水利亦甚是重要。先任右都御史朱轼来此赈济时，曾条奏兴修水利一项。至于如何兴修之处，臣未得阅览。今交付布政使高成龄，寄信朱轼，要回其奏文底稿，(**朱批**：朕曾问及朱轼，其亦无非空口揣测而已，非有成见，灼知处在尔等就本地物色访问也。)等得到此，将臣我等今之所闻所见，与此对应详加考虑，或引河水、或引山泉、或凿井等处，斟酌地方可行之情，再请会议。但此事关系全省，所需人力甚多，务须寻得一个不令民人受苦，不靡费钱粮之良策，方可具奏。臣为仰副圣主为地方分忧，眷爱百姓之至意，将尽力一搏。为此谨具奏闻。(**朱批**：诚然有益，则将正项钱粮向民人开导晓谕办理则已，除此并无办法。诚是件好事，若能洞悉，不必为钱粮而发怵。此利较租借取息利多，惟所办应永远受益才是。不可草率行事，空费钱粮。)

1505 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务佟吉图奏报所经各州县农田民情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

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务奴才佟吉图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奴才佟吉图于雄县会直隶巡抚李维钧传旨。感激之至。五月初四日，抵山东济南府，传旨巡抚陈世倌，交付君主饬委之折。十四日抵达宿迁县。漕运总督张大有于十六日抵至，传旨。沿途访查，直隶雄县、祁州、庆都、清苑等州县发现蝗蝻。山东州县内四五十处出现蝗蝻，地方官员等捕捉，平原处皆完，惟济南之南山，仍未靖除，现照常捕捉。直隶、山东之小麦丰收，且雨水甚调，田禾长势畅茂。所经城乡观得，民情亦复苏，心亦安宁。此均仰主之福，万万民得以生计。因从去年春夏所见情景即复苏，奴才亦感欢忭。为此谨密奏闻。谕旨英明，奴才何言，舍命报效。

朱批：已欣阅。尔断非隐饰戏骗朕之人。故此，朕喜悦者又倍诚。此皆皇父天神仁爱施恩佑助，尔等均忠诚助朕，以图社稷万民为利，朕亦仅以己能，勤慎以报我大慈大恩之皇父。

1506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承办巴里坤等路军用银两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甘肃巡抚绰奇谨奏：为奏闻钱粮总数事。

查得，臣承办巴里坤一路，及凉、甘、肃、宁夏、哈密、布隆吉尔等地方，自发生军事以来至六十一年，总理银两为一千四百五万一千两余，除此之外，又收捐纳银、众人帮贴银及由正项钱粮内借给各地回还之银等为一百五十九万两余。又自雍正元年元月始至雍正二年闰四月底，陆续共用银一百六十三万五千两。此三项银共为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两余，此内除用于西宁军务，由西宁奏销之二十九万四千两余银外，肃州一路实应奏销之银一千六百九十八万一千两余，此十年内，总酌情拨给口内驻军二十次余。又于巴里坤、吐鲁番地方屯田所收粮石外，往各地用租银租运之米粮三十万石余。再，官员兵丁钱粮、盐菜银、羊价、赏官兵、借给等项银两五百万两余，均动用此一千六百九十万两余银。此内有原布政使、觉罗折尔金经手承办者；有凉、甘、肃三地方道员胡仁智等、及潼商道员王全辰承办者；原本并非一人所办。因难以一次奏销，是以，俟使、道等将各自承办之项相续拟文送档前来，再详加核查，分别具奏。总计钱粮，相续奏销之银仅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九千两余。此奏销事项内，又有另行具奏完结之项甚多，今屡次催文前去，仍未拟文送来，尚未奏销之银为五百三十七万一千两余，此外，又有尚未奏销之马、骡、驼、推车、粮石等项。故此，臣钦惟，钱粮等虽已陆续奏销，但不奏总数不可，今除将动用粮石总

数行文司、道等核查外，所用钱粮项目繁多，因折内甚难列全，臣分别汇入汉折，谨具奏览。

朱批：尔奏予朕亦无用，朕览之亦不明，即使明白，仅以尔一份奏折，亦不令部议，即欲朕特降谕旨，欲将尔此千百万钱粮照尔所奏糊涂完结乎？为何因朕不明。倘若该部欲诬害尔、勒索银钱补费，尔本无罪，竟将明了之事，寻隙从中作梗，如此，尔可以奏朕。除此，朕有何办法，朕不可因尔系旧王门下大臣而加以庇护，办事大臣等岂敢念尔为旧王门下大臣而循情办理乎？求主无用，求大臣等益加无用，惟求自己方有益，著竭力黾勉，朕并不庇护或治罪尔，若有罪甚难庇护，若无罪朕为何寻隙治罪尔？尔退步矣。

1507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觐见以完结奏销钱粮事宜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仰仗圣主之教诲仁恩，办理钱粮事务数年，奴才虽多有重罪，并未从重治罪，而宽免仍委以巡抚。承蒙如此殊恩，惟图俯首竭力敦办奏销事务，并予具奏，以望恳乞朝觐天颜。去岁，总督、臣年羹尧虽为奏销一事从严具奏，各处仍推诿，应送档册，全未送来。因伊等送来档册，均由奴才秉公核减具奏。众官员等恐短缺索赔，继编档册，索性并不明白送来，虽几经催促，一直苟且塞责，送来者亦有，索性不送者亦有。如此，奏销一事何时明了。今军事已近尾声，奏销一事如此延误，实无此例。窃思，需奏请圣主训示，竭力努力一次，将可明了。奴才叩请，今肃州地方并无事端，乘此空闲奴才从速赴京城，觐见天颜，此地事务，奴才折内不能详述者，均行面奏，叩请圣训。圣主天生圣明，若详知事务，必将洞鉴，奴才叩请训谕后返回，亦尽奴才觐见天颜之十年幽怀。奴才自派遣以来，不敢贸然多奏一句，圣主稔知矣。诚能从速完结，承蒙如此殊恩，不悄然了结此事，岂敢肆行具奏。奴才因万般无奈，舍命哭乞圣主，眷爱奴才准赴京城，奴才不胜惶恐，俯伏缮写小折，谨具奏请。

朱批：尔若不能办清钱粮，勿望活着来见朕，即便前来，朕以何训示予尔，著力矢公忠，以理陈明实情，尔先于朕为王之时，于门下效力之处，朕为王时业已回报，朕已今非昔比，先前不仅不与尔相识，即使相识，亦应据事论事而已，因尔而徇情办理可乎？朕登汗之宝座，若私下施恩于尔，办理国家公务，竟为尔捏饰办理。如此朕有何脸面面对天下大臣及百姓，万不可指望朕私恩，著黾勉明白办理，再推诿等到何时。

150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训谕并缴回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四川布政使奴才罗殷泰谨奏：为谨遵上谕事。

于雍正二年元月初九日，奴才谨报折具奏未奏事原由而所派家人返回，谨捧回朱批谕旨，奴才跪接展读，圣主训谕甚是详尽，奴才实属莫可言喻。惟图时刻铭记，尽心效力，克勤职守，以图仰报圣主高厚之恩于万一耳。朱批谕旨另行封套谨缴回外，为此谨奏。

朱批：蔡珽逼死江兴仁一案，尔隐瞒朕而向着蔡珽具奏，且并未详细奏闻。为此，对尔朕甚是失望。再据悉，尔秤兑银两亦甚重，著竭力秉公，诚心为朕效力，尔若疑心朕，无非不效力予朕，除外，对朕之政务无甚损害，若朕疑心予尔，则家口性命自应小心。

150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选太原幼丁教习及城守尉阿林有为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免家中四十兵丁，选太原闲散满洲、幼丁补此缺。等语具奏后，恩准施行。臣遂即行文城守尉阿林，由披甲外满洲、蒙古旗闲散幼丁内选送八十人，经考骑射、写字、对话后看得，其中聪慧俊秀者足以选取，臣由满洲旗选二十六人，由蒙古旗选十四人，共为四十人。因此等人不可缺少统辖之人，臣交付臣衙门笔帖式禅岱、常青管饬，并不时教诲。臣抽闲率领操练。此等人承蒙圣恩得食钱粮，日后又遇成材之机遇。满洲城里皆大欢喜，老少皆随城守尉阿林前来，望阙叩谢天恩。再，臣擢选时看得，连年岁最小幼丁，均可射箭，或学过满文，或学过汉文，问其缘由，声称系城守尉阿林选教习设校舍所教。臣平时虽觉阿林贤能有为，但不知实情。今看得整治两旗兵丁之余，又如此教习满洲、蒙古闲散幼丁，可见其并非一、二年之功，若无孜孜黾勉之心，甚难办成。圣主向来看重人品，是以尽臣所知一并奏闻。

朱批：阿林卓越贤能，诚心黾勉之处，朕稔知矣。

15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补驻布隆吉尔副将军等缺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曾因驻布隆吉尔副将军阿喇衲患病，著署理陕西提督事务噶尔弼遣往布隆吉尔办事，著都统苏丹署理陕西提督事务等因具奏。本月十八日，副将军阿喇衲复呈文，伊身患多病，伏祈遣人代为办事等情。由此观之，既然事急，臣一面备咨噶尔弼，臣我亲抵固原后，明确交付噶尔弼即启程，著都统苏丹即留固原，办理提督事务。噶尔弼抵达布隆吉尔后，著阿喇衲来肃州养病。为此谨奏闻。

朱批：已有旨了。

151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修横格玉牒式样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宗人府等衙门掌卫事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于顺治十八年初修宗室、觉罗玉牒时，已修帝系、玉牒横格、直格、女子直格共四种。其帝系内记载自肇祖原皇帝至皇帝、皇子，玉牒横格内自兴祖直皇帝起按代记载，直格内记载生辰年月日时，并晋降缘委，女子直格内记载生辰年月日时，并择婿、婚嫁年月。原修之时，自肇祖原皇帝至圣祖仁皇帝，乃为十代，其帝系横向分为十一格，留空最末一格。其横格玉牒，亦照帝系横向分为十一格，今自兴祖直皇帝至镶白旗闲散觉罗伊希哈，已为十二代。当询问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固山贝子允祹，去年修帝系式样奏览时，是否奏览横格玉牒时，则称去年仅奏定帝系式样，而未奏览横格玉牒。等语。臣等看得，其横格玉牒旧式样上，仍需增几格。请准于现今所

修横格玉牒内再增一格，共为十二格，拟添入闲散觉罗伊希哈于玉牒内。夫修玉牒者，乃留至万代之事。嗣后，凡有增代，即行增格。增至十四格之后，再增修一册，划格均匀，(**朱批**：将二册连接而阅之。)又增至二十七格之后，又增修(**朱批**：一)册，(**朱批**：将三册连接而阅之。如此。)嗣后增至万千之册，永为定例。为此谨奏，请旨。

掌卫事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副总裁、镇国公臣德普，副总裁、大学士臣张鹏翮。

1512 山西巡抚诺岷奏缴到任以来所有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山西巡抚臣岷谨奏：为恭缴朱批奏折事。

自臣于去年五月到任至今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共有具折九十一件，皆为朱批折，理合缴回宫中。据此，恭敬封装于另一匣子，已缴回宫中。再，曾为苏克济案而奉有一旨，因系密旨，亦已装入奏折匣内。此外，又有汉字谕旨八件，其中因有遵照办理事件，故臣暂留遵办。一俟办理完结，再行恭缴宫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5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驿盐道许柯琪人属平常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奏折内奉有朱批谕旨曰：驿盐道许柯琪人属平常，在龙江关名声狼藉。知县叶绍芳年迈昏聩。钦此钦遵。知县叶绍芳确属年迈昏聩，奉旨之后，署理巡抚何天培送纠参稿前来，故臣合词参奏。道员许柯琪人属平常，居官谨慎，伊任道员期间，未闻有何劣迹。各关原先专交于抚臣等管理，其委员管理等事，由抚臣等酌奏办理，从不与臣会商，仅奏请之后已派何官等情咨行前来。至许柯琪，则由何天培奏请留用。再，各关原皆有积年书办、又代人承揽纳税等恶徒，若有部派章京前来禁止伊等，则必其中有人为任何一件事控告，而有司只将关上书办或衙役拿审，即供出监督违例纳税等事。因此，监督等惧而放人不审，或求伊等息事不诉，或放跑原告，方得完事。因而监督等灰心丧气，无可奈何，只得诱哄此等之徒，因循苟且，差使已完，即行离去。(**朱批**：此皆朕所稔知之事。)夫钱粮所欠者，或因监督私自妄用而所致矣，或因此等之徒讹取而所致矣。今将关务均交有司管理，一有此等之徒染指，即行治罪，不准伊等讹取，故而钱粮所欠者少，此等之徒多有怨恨。(**朱批**：或许就此缘故，控词宣泄，亦未可知。)在关纳税，较例稍重，且衙役又有克扣之处，故而商人亦有怨言。今江南巡抚所辖各类，皆有其选派人员，有时亦派其家人暗中收纳钱粮，有时仅其所派人员收纳钱粮，名声一般，不致于好。(**朱批**：尔每次闻于此，理应有意提及。)道员许柯琪纳税时较严，不无痛责恶徒之处。仅为此事，圣主谕曰：勿冤于人，勿偏于人，勿拘于奏留，等因降旨，明如日月，无不洞鉴。窃臣受恩殊异于人，虽不能报答，亦应不时图报。皇上如此器重微臣，而臣凡事惶悚谨慎，惟恐有失，又岂敢妄为。今为此事，臣钦遵谕旨具陈管见，故而暂停纠参道员许柯琪，一俟命下之日，再行遵照施行。为此谨奏，候旨。

朱批：许柯琪若居官谨慎，虽有此等些微不足之处，尚可诲而用之，不致于纠参。无论如何，此等有中等才能之人，只可用心弹压使用为妥。此事亦可晓谕于何天培诲而用之。倘有别项劣迹，并有访闻，亦不得包容。

151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藩库钱粮册不全暂停核查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前为销算江西布政司库钱粮，由部咨臣赴江西核查，等因前来。臣等候呈报布政司钱粮册备齐后，拟于五月初十日内起赴，等因具奏。今据江西布政司石成峨呈称，各该地钱粮册尚未送齐，其稽迟各官员，现呈请纠参。一俟钱粮册送齐，即行呈报，届时请再前来查库。等因到臣。窃臣伏思，清查在库钱粮，皆以文册为凭，而文册未全，无凭核查，故暂停往查，即行咨令布政司石成峨速催备全后呈报，等因咨行。俟呈复后，再定日期起赴。至于途次，或至彼处之后，所有应行事项，均照臣所奏请之例施行之。仅将臣于五月间未能起赴江西缘由，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知道了。理应等待。

151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议吉林乌拉仓贮余粮可卖等事折

雍正五月二十四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哈达等奏称：吉林乌拉仓储粮内，除喂养白都讷地方不能过冬之滋生牧马，供给过往旁人者外，若其所剩粮米存贮年久，则必霉变。恳将现有仓内变坏粮米，以低于时价卖之。等因具奏。雍正二年五月十四日，奏事双全传上谕：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据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哈达奏称：吉林乌拉共有仓一百五十间，存贮各粮共八万六千九百一十五石零。每年官庄所获粮五六千石不等，均归入于仓。为喂养白都讷地方不能过冬之滋生牧马，以供给过往旁人，一年不过于四千余石粮，此外并无别项费用。每年官庄务农所获粮米日增，而仓库不足，又用兵力酌情增修仓库。然而粮米存贮年久，必致霉变。查得，每当仓粮霉变之际，方得奏请借与八旗官兵，而官兵徒有借取之名，实不能食。一俟秋收，仍行如数催还入仓，因而贫困兵丁多有受苦。臣等亲至仓库查看，现有仓库变色粮米二万石零，倘若仍存于仓，势必霉烂无疑。据此，臣等恳乞，其现有仓粮八万六千九百一十五石内，谨存好粮五万石于仓，以备吉林地方四千官兵用，可足用二三年。又留粮一千九百一十五石，以备供给本年过往旁人用。其余三万五千石，拟出仓卖之。今之吉林乌拉粮价，仓粮一石折银三钱五分。只因仓粮年久，已有变色，拟低于时价，以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令八旗协领、佐领等卖与官兵。如此而为，于众皆有裨益。俟命下日，拟匀分与八旗，将卖得之银存于库，以造册报部。又有所请者，该备存仓粮五万石，既已足用，拟将官庄每年所获新粮，俱行收进于仓，而其旧粮换出于仓，以喂养不能过冬之白都讷滋生牧马，及供给过往旁人。其尚有剩余之粮，亦较之时价，仓石每一斗减底一分卖之。所得之银，俱行存库，造册报部。请将此事，永为定例。此项所存钱粮，将归入何项钱粮而用之处，拟另奏闻。等语。查仓粮一项，若存贮年久，难免不有变色霉烂之事。吉林乌拉所有粮仓，总有一百五十间，而每年所用之粮，只不过四千余石，拟照将军哈达所请，将五万石好粮备存于仓。又其剩余一千九百一十五石仓粮，亦照所请，准予供给本年度过往之旁人。剩余仓粮三万五千石，拟照哈达奏请，准予卖之。但其粮价，不得先定，而至卖时，由该将军与前

往办事之监察御史等，经核实时价报部之后，其二万石变色之粮，减底时价一钱卖之。其余好粮，卖价不得低于时价，而照时价卖之。其卖得银两，令造细册报部，以备核查。惟乌拉地方之粮，至关于军备，多收少收，难以预定，无庸永不定例，仍照每年进入之粮，开除一年所用数目之后，务将五万石粮留存于仓。至于应卖剩余粮额，经核查之后，于二月间奏闻之后，再照时价卖之。此项所得钱粮，即交于该将军妥为谨存，以备于设庄修城垦荒等项下用之。至于银两数目，每年送报京城户部。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尚书、公臣隆科多，署总理事务裕亲王臣保泰，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所议甚妥，著照施行。

1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松江海潮江西驿站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把总孙国柱赍捧奏折前来，臣即跪接，敬谨启阅，谕曰：今年北方数省雨水虽略微不匀，但均全好。夏至祭祀之后，雨已下足。钦此。见此谕旨，臣不胜欢忭之至。恭惟，全天下官民，皆仰承圣主鸿福而生。去年，北方数省秋粮丰收，今年又长势喜人，因而各省之民不仅得以安居乐业，即为京畿米粮草束价值，亦必低廉。若年景好，于谁皆为有利。自臣来至江南，已近二年，而本年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下大雨，如此大雨，不曾见过。据此地人言称，几年来，江南地方未有过如此大雨，云云。江西地方，亦连续下过大雨。果如颁敕，江南地方即得大雨。此次下雨，非但微臣欢忭之至，而江南江西官民亦无不欢悦，无不感戴圣恩。再，松江府地方被海水涨淹，特此奉有谕旨，臣经恭览，无地自容。臣具奏地方事件，不曾详陈其情，而圣主不加治罪，反而如此教诲，每念于此，于心不安。圣主教诲甚是，臣必铭记。嗣后凡事必将明白具陈原委，而不敢稍有文饰。自臣奏报此事之后，海水皆已退落，于稻谷无甚碍，臣已将此情事具奏。松江地方，若于小暑前栽稻，则不至误农时，且海水于四月间涨淹之后退落，又仰蒙圣主鸿恩，于闰四月连降大雨，稻已全栽，而且补栽者，亦已栽毕，进五月后，又降几次大雨，今已无碍事。（**朱批**：欣阅。）至海塘堤等处有否淹没、决口，尚未闻得，官员亦未来呈报，今臣拟派人查访其原委，一获确信，即另奏闻。再，江西驿大道所有台站堆子，颓茸损坏，确为属实。圣主降敕甚是，臣将竭尽整修。今已委员严查，若有不遵行者，拟以严参。臣赴江西时，又将严查之。江西山地所设文武官缺，若照边缺一体补放，则于地方颇有裨益，故臣似与抚臣裴徕度会同详议具本题请。谨将奉批四折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缮写。

朱批：知道了。

1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虫情米价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将江宁地方自五月初一日以来连降数日大雨，各府属地于闰四月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七、二十八等日足降大雨，再其长有蝗蝻地方，已委员踏勘，俟返还后即行奏闻，等因具奏。今江宁省城雨水甚多，自五月初十日未时降雨至申时，十一日丑时起降大雨，卯时停止，十三日巳时起降倾盆大雨，申时停止，十五日戌时起降阵雨，至十六日寅时停止，又自未时降至申时。据各府连续呈报，亦均自五月以来多次降大雨，地亩无不浸透，此前所栽之稻长势很好，而不及栽植者，趁此下雨亦全栽植完毕，其种植于丘陵地带之豆、棉、高粱、小米等，亦均长势很好。凡池塘等，皆积满水。由于几日降大雨，蝗蝻全死，谷物并无受害。等因，呈报者甚多。据臣前派往踏勘蝗蝻官员禀称，于江宁、苏州、镇江、扬州、太平、庐州、滁洲等府地方已有蝗蝻均已死尽，仅和州、凤阳等地十有一二未死尽，等语。虽为所余无多，又谷物不致于受损，但臣仍饬该官务期除尽。再，江西省亦风调雨顺，所种稻谷现已秀穗，可望于六月间即收获。此全仰承圣主之鸿福，祈雨而即得雨，并及时栽稻，故而江南江西二省必将于今秋能获丰收。此皆因圣主之敬天为民至诚至意所致，故而嘉祥丕应，雨水及时，且又谷物不受虫害，长势喜人，万民相告欢忭，无不感戴圣主之殊恩。今查江宁巡抚所辖各地米价，一石米为一两至一两六钱银不等。麦子一石为七钱至一两银不等，其中有地方价银可为一两一钱，或以八钱银卖者亦为多。大麦价银一石为三钱至五钱不等。豆价银江宁以南一石为一两七八分至一两四钱不等，江宁以北一石为八钱至一两一钱不等，其中亦有六七钱者。查安徽巡抚所辖各地米价，米价银一石为九钱五六分至一两三钱不等，其中有六七处米价银为七八钱，或九钱，三四处米价银为一两四五钱。麦价银一石为六钱至九钱不等，有地方为五钱至五钱五六分，有地方为一两。大麦价银一石为二钱五分至四钱五六分不等。豆价银一石为七钱至一两不等，有地方为六钱五六分，有地方为一两一二钱。江南地方，虽为人口繁多，米麦价甚低廉，但今年麦子、大麦丰登，且又秋粮可望大获丰收，因而人心稳定，安居乐业。为此具折，令臣标下把总张如柱、陈永济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缮写。

朱批：欣悦览之。

151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朝见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唐保住谨奏：为奏闻请旨事。

窃臣等三处将军，每年元旦前冬时赴京城请安。去岁，将军陈泰至，传谕曰：地方要紧，嗣后，将军等轮流来。来者于五六月内乘便先行奏闻。钦此。钦遵在案。臣唐保住连续两年未去仰瞻天颜请安。臣唐保住职守在盛京，心驰阙下，不胜想念。今年为臣唐保住赴京之年，望不候冬季便赴京城仰瞻圣主天颜，请万安谢恩。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还是冬时好。此间又看尔身体，于十一月再奏请旨。

1519 提督都统噶尔弼奏报起程赴布隆吉尔日期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照五月二十七日到衙门之大将军年羹尧咨付内开：据兵部咨称，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

奏事双全等人传出朱谕：大将军年羹尧奏言副将军阿喇衲病重。布隆吉尔甚为紧要，著行文大将军速调噶尔弼前往署任，提督印务暂由苏丹署理。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到臣。臣乃去年奉命派往陕西效力军务之人，因蒙恩命署固原提督事务，未能出征西宁，内心委实难受。兹命调布隆吉尔统领兵丁，臣喜之不尽。拟六月初四日自固原起程，到后竭尽全力报效天恩于万一。提督印篆交卸之情另本具奏外，谨将起程日期奏闻，将朱批折子四件一并缴奏。

朱批：所奏知道了。尔诚心报效之心，朕悉知之。唯尔责任重大，切不可不自珍重，无谓之处孟浪冲动，凡事遵大将军年羹尧指示而行。布隆吉尔职务略差，速靖边疆地方，即是成功，望闻捷报。特谕。

152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董钧患病调转隰州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去年初拣发的庶吉士董钧，臣曾奏请署理平定州知州一缺。伊署任以来，地方平静无事，各项事务办理果断，臣为得一好官颇为自喜。不料突发痰火病，左手左脚不能动。若当即即令离任，人太可惜，故臣令其服药治病，今已好转，照常理事。适臣将伊带来，见其应对及右手写字俱无妨碍，唯左手左脚仍略僵硬，不大灵活。故此臣视事少偏僻之处将其奏调隰州。倘若照此办事无误，则仍旧留任；万一病情恶化，臣再奏将此人解任。为此将奏调董钧实情奏闻。

朱批：董钧口碑颇好，其病朕亦耳闻矣。暂且调转，若再不行，唯给假让其养病，痊愈之后仍用于尔省。缮本奏来为好。

15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明预参亏空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查明预参亏空银两限期追缴以重国帑事。

窃臣看得，各属地方仓库银粮，臣曾交付新任各官一一详查，倘有亏空即行参报前来。为此除将各官查出的亏空银米陆续参奏外，兹又查出前任巡抚德音前参亏空有抵之八十六万余两银两内有称预参亏欠一项。经臣细究其缘，业已参革之前任大同府知府栾廷芳指称军需号召通省官员捐补，故此前任巡抚苏克济指五年俸工银言将各州县钱粮挪移三十万两。苏克济任内实际仅解给栾廷芳银七万一百六十七两九钱有奇，另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二两余银尚未挪解，德音接任后，理应据实详查，将已经挪移之银参奏追补，将尚未挪移之银查明，奏用于应用之处，则尚未挪移者不致亏空，而即便挪移了亦易于完赔。德音不知何意，将尚未挪移之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二两余银俱作为亏空预参矣。兹经查此项预参银两，德音任内又解给栾廷芳银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四两余，加上前苏克济任内挪解之银七万一百余两，总共解给栾廷芳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余两。此外各州县尚未挪解之银尚有九万二千八百九十余两。臣查得此项九万余两银两，虽俱列入亏空有抵之八十六万余两数内参劾，现为责成苏克济赔补之项，但实际并无亏空之处，仍为各州县库内应存之银，故此不可不严追令解布政司库。解给栾廷芳之银仍于栾廷芳案中追查另完外，此九万九千八百九十七两银内已解送布政司库的有：临县银一千五百八十三两有奇、介休县银三千一百二十一两有奇、大宁县银八百八十八两有奇、岢岚州银一千八十七两有奇。其余银两已交付各知府及各直隶州知州，令将何州县有若干，原追取存库者若干，

民实未完者若干一一查明，催解布政司库。若年终不能完解即为亏欠，将致亏欠官员照侵蚀钱粮之例治罪。其未完银两宜责成糊涂呈报之前任布政使苏瞻及糊涂具奏之前任巡抚德音分赔。今此案既已水落石出，臣拟照此缮本具题。(**朱批**：此一案上，德音等原想以栾廷芳的毙命而湮灭此事。尔诸事为公为主子一心效力，毫无顾忌，此举可嘉，对尔朕实由衷赞叹。钱粮事小，尔之此心人所不及。唯照此勉之。所奏知道了。)再又有多参之亏空一项。究其原因，前德音查参亏空钱粮时，将亏空作为公项，令入俸工银及火耗银捐赔，与真正亏空者无涉。是以冯国泰等奸官猾吏将民未完钱粮谎称亏欠呈报德音参奏，作为公项，令众人赔补。而民未完银两，伊等则缓征入己。此之情弊前俱不知，后官员调任，旧任官员将此银作为亏空提参，言应将此银追征补还伊等亏欠；而新任官员想自行征收从中得利而不给，彼此争抢，由此臣方闻其故。经交付平阳府知府董绅详查，董绅将此项多出之民欠银四万四百余两及挪垫等项下多出之民欠银九万余两分缮细数，呈文言称应将此银追征垫补亏空之项。(**朱批**：为此事朕方三番五次颁发上谕。)臣窃思此项银两因属仍然可得之项，故新任旧任方才彼此争夺。若对此不加理睬，仍准存留，必为新官旧任所得。虽不致遗失，但新官得此必致侵蚀归己，旧任官员得此，又岂能全部填补其亏空。倘若如此，此银虽然到手，亦不过在不必要之处耗尽而已。臣愚以为，将此所查数目索性公开交付各州县官员，视各得数目解送布政司库。其解来银两或填补亏空或如何办理之处，汇缮折子奏请办理。(**朱批**：理应填补亏空钱粮。若另行办理，众人必言尔为了钱粮迎合朕意，吹毛求疵。)各官知道此事公开，想必私自追征入己之弊似难再行。(**朱批**：好，有理。)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批示钦遵施行。此一项今日不便立即缮本具题，(**朱批**：是。)臣暂且办理，俟定夺之时再缮本具题。知府董绅查报之单子，谨抄录一并奏览。

朱批：知道了。

15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仍准民人赎回典押之田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前公额伦岱、侍郎马尔齐哈会同臣议奏之五台山喇嘛和尚典买民田一案，经刑部与三法司会议复奏移咨内开：凡获重利、年头已久之田，其文书一概废除，退还原主。满五年者，半价赎回。出资典买之田，典押者原价赎回。将其原有之田及施给之田查明数目奏闻。等情。故立即派官员清查喇嘛和尚原有田亩及施舍田庙。非但如此，又按所遣之员呈请，且将典买之民田亦令各原主赎回矣。兹据理藩院咨称：各地前往五台山朝山的喇嘛和尚甚多，若仅留出香火灯盏田，则必不能养前来朝山之喇嘛和尚，故出资买卖之田应不在赎回之列。等语。臣看得，民与喇嘛和尚不时词讼，大体多由争夺地界所致。前刑部咨文到后，典买之民田业已赎回过半，兹若照理藩院来文不准赎典，则事呈参差，现不准赎典之人必以前事为绳而争辩；如若划一，令前已赎典之人退回田亩，则愚民必假称伊等赋田又为喇嘛和尚所霸占。臣愚以为，使喇嘛生计略为宽裕亦属易事，故而赎田一项仍照三法司议奏施行，而彼此争端尚难制止。经遣员丈量喇嘛和尚田亩看得，喇嘛原有不纳钱粮之田共一千八百五十一亩余。除此之外多余田二百九十亩余。和尚原有纳钱粮及不纳钱粮之田共六千三百五十一亩余。除此之外多出之田一千五百亩余。将此等大量多出之田照例充公。兹喇嘛之田既比和尚田少，若将此宜应充公之田赐给喇嘛，则喇嘛之田共计三千六百四十亩余，除按季供应之俸银粮米外，尚拨给面油茶盐、马草马料等项银两，亦不致过于窘困。观现来之大喇嘛，人似俭朴安分。臣观其生计，若如是办理仍似拮据，臣

等于无关紧要之小庙尚有布施之处，如此天下名山天子祭礼所在更须何言，臣等即会酌情贴补。如此似可避免争斗，于双方皆有利焉。如是办理倘属得当，伏乞圣主批示，臣再将民田照令赎典之事咨会理藩院。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诺岷所奏。该部知道。

152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农民返田之策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奏闻钱粮征收之情一折内奉朱批：国计民生切不可有所偏重，孰轻孰重唯审时度势秉公筹划，方可百无一失。钦此钦遵，窃惟，圣主批旨奇哉且是。大体以一年而论，丰年应以国计为重，催征钱粮；荒年应以民生为重，缓征钱粮。以四季而论，春为青黄不接之际，夏为麦收播种之季，秋为割谷打粮之季，皆应以民生为重，暂缓征收钱粮。夏秋收粮完后，应以国计为重，催征钱粮。其中又须按地方好坏、人力劳逸而区别对待安抚民心，则国计民生两可受益。倘若背道而驰，不但于民生不利，且于国计无补。此实应为办理地方事务之人永以为训者也。臣将恭书传谕各府州县之员。再皇上发来之条陈二事，经看得，一项平阳汾州二府民人多流亡他乡糊口，这些人因有拖欠钱粮及借贷之粮，回乡惧怕催征，故留他乡观望。祈请恩准蠲免欠粮。等语。臣查得地方钱粮多出自于有田富殷、闲散官员、生员监生之户。流落他乡糊口就食之贫民，因无田业，方致流离，身负欠粮者亦为不多。若通省拖欠之项一概全免，则有田业之富殷皆得便宜耳，流民承恩者亦不多。去岁臣曾缮拟招徕告示，遣员于与直隶、山东、河南、陕西交界处张示。凡闻声而来者，即给资费送返回乡。二个多月虽招集之人不多，但来人亦为不少。臣愚以为，本年仍照前例遣员张示招徕。告示中缮明皇上谕臣之旨，申明流亡他乡糊口之民若返乡复业，其旧欠各项钱粮及借贷粮米一律蠲免，并交付地方官员安置使得生业。目下返乡资费亦予给发。等语。宣谕之。果诚畏惧征欠而不敢返乡者，见此告示，自会返回。俟其返回时，再将安置名姓造册，将其欠粮借粮数目查明缮折奏闻。倘若蒙恩蠲免，于之贫民方有利焉。（**朱批**：尔此奏甚属可嘉，极为有理，照此办理。应奏之时奏来。）再条陈内之另一项：守备千总等武官因管民事，故民有冤情上讼州县，州县官员不管者有之，武官辖属之民犯有罪过，州县官员提人，武官不给者亦为有之。嗣后应令武官专管营务，民事就近归属州县管辖为宜。等语。臣看得，此一项以前有人与臣提及，另有进言宜改卫所为州县者。臣因尚未确知地方之远近及可否鞭及之处，故未敢草率具奏。臣拟本年收粮之后，于九月下旬自汾州府经保德州沿北疆至东界巡视，勘查以上地方，而后再就此事成否议奏。为此谨奏。

朱批：甚是，好。知道了。

152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势无妨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副将军、都统臣阿喇衲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接准兵部咨开：为钦遵上谕事。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奏事双全捧出朱笔谕旨：据大将军年羹尧奏，副将军阿喇衲病重。等情。布隆吉尔地方甚为紧要，行文大将军，速遣噶尔弼去署理。派理藩院贤能笔帖式一员，速带大夫吴谦前往，诊治阿喇衲病。钦此钦遵。

派理藩院笔帖式塞稜扎布带领大夫吴谦，于当日起行。等语。臣何人斯，蒙圣主闻之，即由驿遣大夫去，为臣实难仰承。对着臣胃口所生疥子已出头流血脓，一旦往外出头，想可痊愈。惟臣元气甚弱，身体消瘦，今大夫等给服大补药。仰赖圣主仁恩，岂有臣不效力而死之理。将臣病无妨之处，赶紧谨奏以闻。

朱批：所奏已悉。好生调养身体，朕想尔亦断然无妨。

1525 都统苏丹奏请另行简人补任陕西提督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都统臣苏丹谨奏。

接据抚远大将军咨付内开：钦遵上谕，命臣署理陕西提督事务。等情。到此。臣荷恩甚重，凡有交付，何敢不思奋勉。唯臣本一粗陋之人，万一差错，实负主恩。现抚远大将军既已返回总督任所，相距不远，故凡事皆与总督请示暂时署理外，伏乞圣主恤念下臣粗陋无知，另简一能人补任之。为此谨奏。

朱批：可悯。尔所奏为是。朕另外补人。杨启元到后，尔再赴西安办理将军事务。

1526 都统苏丹奏谢温旨问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都统臣苏丹谨奏：为谢恩事。

窃臣自起复以来屡蒙恩惠，实难尽数。臣到西宁毫无效力之处。进剿棋子山贼兵，乃臣理应所为。至膝盖之伤乃为原有旧伤，此次稍有复发，圣主即闻，颁赐温旨，臣实难奏表。如此隆恩厚泽，虽木石之人亦不能不为之所感动。托皇下之福，臣之伤口即见好转。(**朱批**：览此甚悦。)臣生前唯竭尽效力外，为此谢恩，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年事已高，好好保养身体，为朕多效力几年。

15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行贿人犯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和硕廉亲王折奏：原任湖广总督满丕贪婪案内，据满丕供：副将马良灿、王允吉每人许我银一千两，我将他二人保放总兵官。马良灿给我羽缎、猩猩毡、广缎、广纱、银器等物，值银一千余两。王允吉因路途遥远，所许银一千两，没有给我等语。将马良灿拟绞，王允吉拟徒，但马良灿、王允吉俱未取有口供，自无悬定之例。马良灿系原任江西总兵官，今已革职，或回原籍山东，或仍逗留任所，皆未可定。应行文山东、江西巡抚，在于何处，速行送部质审。

再查律内，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开具所犯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等语。王允吉系现任川北总兵官，或行文川陕总督，将王允吉送部质审，或行文该督，就近取具确供送部，伏候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马尔齐哈、内阁学士署理左侍郎事臣黄炳、右侍郎臣马喇、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咨行总督年羹尧，取供咨送。王允吉为官名声，问年羹尧、岳钟琪，一并奏闻。

1528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谕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曰：风闻副都统达鼐无子嗣。著由尔处赏银一千两，以资娶妻。若用朕所赐银两娶妻，则必生子。将此转谕达鼐。钦此。六月初二日，奋威将军公岳钟琪传宣上谕，并将皇上所赐银一千两交付臣。伏思，自臣达鼐遇军务，纤毫未效，且蒙皇上格外施恩，授为副都统，赏赐拜他喇布勒哈番，正为不能报答而悚惶之际，又蒙皇上赏银，令臣娶妻得子。臣达鼐仰赖皇恩、口福，子嗣必将渐多。臣屡蒙高厚之恩，竭力奋勉，以图报万一外，莫可言喻，为此谨奏，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理应加恩，著得子后奏闻朕。

15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赴浙沿途见闻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五月初六日自福州起程前来浙江，沿途看得，福建省稻谷长势甚茂，雨水调均。米价七钱八钱不等。过仙霞岭至浙江江山县，见稻谷长势亦甚喜人，六月稻俱已秀穗。闰四月二十七八日、五月初九初十日俱得大雨。七月初新米成熟，民食即可接济。唯目下五月六月，陈米已尽，新粮未收，故而米价上涨，每石价至一两七八钱。查福建所属之蒲城地方，米价才七八钱，山路二百里，虽雇夫费高，民人若愿去买，米价工钱加起来，一两二三钱即可运抵浙江界。是以臣牌饬福建蒲城县，将仓谷上紧舂米三千石卖给浙江江山县民，以济此月民食。等情。分别交付之。（**朱批**：这才是省臣，尔等若如此办理地方事务，朕何虑之有？）再臣于两省沿途询访地方百姓利害，凡与民不利之事立即改正，文官内为官恶劣者即行参奏。又检阅了延平、建宁、枫岭、衢州、金华、严州几地兵丁操练，分别优劣，均赏予银两。武官内为官恶劣者亦俱参奏矣。经查此数营空额兵丁俱已补齐，无暗中遗留者。武官各自奋勉训练兵丁。臣此后还将不时稽查，秉公奖惩，以期完善。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览折畅悦。

15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窃照臣奏闻分别责成把总关对等各自训练营兵一折内奉批旨：甚善，可嘉。唯期言行一致。钦此。臣奏闻福建、浙江雨水调均一折内奉批旨：览折甚悦。唯闻这两年歉收，贫民多铤而走险，成帮结伙贩运私盐，宜留心办理。佟吉图来时，亦已交付黄叔琳、噶尔泰矣。尔等相互磋商设法

措置。钦此钦遵。查得，浙江嘉兴湖州地方，近二年因粮食歉收，私盐盛行是实。皇上指教甚明。臣钦遵谕旨与巡抚黄叔琳、监察御史噶尔泰、佟吉图等公同磋商寻议后，再请示下。再就分别责成把总关对等训练营兵之事现已交付各营官员，每季务必查报勤懒，甄别优劣，以示赏罚奖惩，渐成良习。为此叩谢训谕，将批旨二件缴回。谨奏。

朱批：知道了。凡事都在于时常留心，从长计议切实办理。好生勉之。

15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族叔色德蒙恩擢用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批旨事。

窃臣为族叔色德奏谢主恩一折内奉御批：知道了。色德人颇可，可惜年事略高，如若年青，可以多效力几年。虽说如此，其身体尚健，足可行走几年。钦此。臣伏读之下，不胜欢悦，尤感皇上善于用人。色德素即有才有为，蒙皇上如此殊恩擢用，伊亦极为感激，矢志竭力报效。至巴颜德乃色德之胞弟，蒙恩授以副都统职，臣阖族之人无不感激。为此叩谢隆恩，缴送批旨，谨奏。再新赴台湾之监察御史禅齐布、丁世义到台湾后遣员送折子前来，谨一并赍奏。

朱批：知道了。巴颜德人亦颇可有成。尔寄信与他，好生提掖鼓励，劝其竭诚效力。若不输诚，虽有何等伎俩亦无用，朕不会看中。

15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奏闻拿获闽浙两省海上抢劫贼匪十一群，经严审分别轻重拟罪，明赏罚，鼓励文武各员严防匪案(**朱批**：贼事唯严则利焉。)一折内奉御批：甚善。属员若畏惧参劾，惧怕前案更张羁绊而存此掩饰之心，伊等自身若能严办，则此等之事，尔陈明缘由奏请宽宥，朕再格外施恩宽免。唯能改正且自首前情者，与其治罪，朕倒以为应予褒奖。朕之此意，俱晓谕尔属下文武官员，以图贼匪永靖。不得丝毫懈怠。钦此。臣钦遵查得，文武官员惧为贼案所参，意存消弭，每官皆然。唯若平时查防勤、贼盗拿办严之地方循吏，臣爱其才，亦曾有弭事宁人，仅求外氛扫靖之处。心虽无私，却是违例。每思于此尚且自责。兹思贼事越思越感关系重大，斟酌再三，尚觉未尽，因而反复推究，何胆何食为下官遮掩。且当今文武之员于天恩神明之下，实望风而隳，敬畏至极，虽有消弭之心，亦无遮隐之胆，其各自奋勉，将此二省十一群贼匪拿获。其中有武官海上擒获者，亦有贼寇回乡在籍拿获者。有文官访查并赃搜得者，亦有贼伙贪赏自首者。现除催审奏明外，窃惟，御批"地方官员若能严办贼匪，可格外宽宥。凡能改正且自首前情者，免于问罪，予以褒奖"之旨实为尽革积弊指明了善途。臣将钦遵明旨遍谕二省文武。倘有不遵行者即行参奏。务以贼事从严，致臻永靖为旨，通力以求。再臣于五月二十一日至杭州清查藩库钱粮，勘察西湖挖掘工程。现于六月初一日起程，前往湖州、嘉兴察视水浅之河，检阅二地营伍，并赴太湖泖湖、乍埔巡查，以寻求靖除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积匪之策。俟方略成形后再具奏闻。为此叩谢训谕，缴送批旨。汉文批旨另行缴回。谨奏。

朱批：甚善。知道了。

15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刻匾张悬等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谕事。

窃臣叩谢皇上教诲一折内奉御批：为君难之字，朕写匾镌刻房中，时常置于眼前思索。为臣之人亦应如此，如尔所奏谨记为臣不易四字。钦此。臣伏读批旨，深感训谕圣明，实仁爱之至。臣钦遵刻匾供奉在上，以不时瞻仰，竭力恪守。再皇上为送荔枝之批旨甚妙且是，臣谨记遵行。为此叩谢训谕，将批旨六件一并缴回。谨奏。

朱批：知道了。务遵朕旨而行，朕凡事唯求诚实。

1534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参亏空户部银两案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工部尚书孙渣齐谨奏：为参奏事。

集亏空户部库银者，详问希佛讷子兴安，除现有家产外，再不能偿还，故未招认。经再三开导催问，仍咬定除家产外，虽杀亦不能偿还。故此，解来伊家办事人王五，久随希佛讷之赖虎，分留各处，逐一枷号掌嘴审讯。王五供：希佛讷将三十六万两银，著家人头目片图等移往希佛讷子兴安家收藏。嗣后，跪于皇上案内，交付刑部银九万七千两，用于菜村养马银六万两，祖云图所参案内，交付户部银五万七千两，畅春园种稻每年用银六百两，十二年共用银七千两余。交付张定鼐铜价银四千两，再所余银并未见于用处，讯问兴安瞒得乎？著我去年方办家事，诸银两项，原办家事老者赖虎知之。等语。讯问赖虎：均照王五所供。召起银头目片图等讯问，称起银者是实等语。讯问兴安：尔之家人均如实供出，尔今又如何供之？问后，伊方云其父希佛讷交与银二十八万两，用于公事、当差二十二万两余，再余银，我父在时，均带走，此许多银如何用于盘费之处，确实不知。等语。兴安子柳石照伊父同样答之。兴安先忍刑并未招认，当伊之家人王五、赖虎供出实情后，伊因不能隐，而将交给伊银三十六万两，仍隐之，惟承认二十八万两，所供可恶。再余银不得着落，又硬推伊已故之父，将此多银兴安隐而不供甚显，如此图侥幸恶人若不严审惩处，众均不知惧，钱粮亦无完结之日。革兴安官职，严加审出实情，均催取偿还。此间若有移避之处，一经审出，亦一并催促偿还。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将兴安革职，孙渣齐会同刑部，严加审明欺隐之情具奏。

1535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报河西务一带河水上涨漫流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兵部右侍郎臣牛钮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兵部所派笔帖式佛保于本月十一日晚来至河西务交付称，雍正二年六月初十日，奏事三等侍卫扎克三转奉旨：著兵部派一妥当笔帖式至侍郎牛钮处，现今水尚来否？钦此。钦遵。臣查

得，本月初五日，水涨高二丈余，等因具奏。自初五至初十日，涨水已减退丈余，自初十日酉时至十一日巳时，因降大雨，河水复又上涨尺余，水所漫流之李家口、右阀、富关屯、四伯湖等处均已决口，欲以修之，土湿不干，暂不能修。棉花石口地方，虽已决口，但可得用土，故自十一日起下埽填堵。嗣后其河水涨与否，并将修堵情形，陆续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1536 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普照奏报河南怀庆等府蝗蝻等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三日

臣普照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来西安时，途经河南，于怀庆府所辖修武县、卫辉府所辖获嘉县地方，见有生发蝗蝻，更于大路两侧地亩多见蝗蝻。闻得地方官员皆在捕灭。又闻得于卫辉府所辖汲县、淇县、辉县、新乡县、祖成县地方亦有之。如今已经如何了，又该抚臣是否奏报皇上，臣不得而知。仅将臣之管见不敢壅于上闻。臣于途中观之，有村无人，空屋甚多，问其原委，本地人称，屋主前往别处就食糊口，尚未返回，云云。窃臣思之，去年圣主特恩赈恤救济，其应征钱粮，均加宽限，且今年之麦子，又不甚坏，逃民何以仍不回归？谅其必有别因，故而又在下面暗访。据本地人言：近几年来，由于河工摊派，民有多劳，且去年又无收成，民多已早逃散，幸蒙圣主闻知，赈恤救济，又加展限钱粮，今年麦子亦有可望收获，故而逃散之民纷纷返回。讵其有司欲速完结应征钱粮，不按定限办理，即传现有或甫回之民，以期兼征新旧钱粮，且今又生发蝗蝻，故民复又逃散者有之。返回途中复去者亦有之。等语。虽其小人之言不可深信，但亦不可谓其为舛谬。以臣之见，除不议往事外，今河南数州县内，已生发蝗蝻，不论是否致于成灾，但不得不有事先设法防备之心。臣查定例，凡为何县，若遇旱涝虫灾，务由督抚委员勘明，拟定以几分灾情之后，再奏请宽免钱粮。若灾情过后方奏请，则必贻误矣。以圣主之天赋至仁，见本章即行降旨，虽其奉派赈济官员乘驿急驰，有司官员紧急筹备赈济所用米粮，但期间押运粮米，亦需多日。设若仓无现粮，即行采买，亦将误事，及至赈济之日，民因饥馑而有亡者，难免不有逃散者。以臣愚见，今夫河南修武县等地，已经生发蝗蝻，姑且不论其是否成灾，而为地方大臣者，应将附近州县之常平仓粮，先行运至受灾州县以储存之。若于附近州县无粮可运，即可动支库银就近采买谷物之后，再运至受灾地以储备之。倘若秋收不好，又不致于受灾，则可酌情减价卖之，如此于民颇有裨益，倘若万一成灾，应需赈济，则将一俟奉旨，而米粮皆储备于仓，赈济时毫不致于贻误。若能如此，民无忍饥待哺之苦，且亦不致逃散。倘若秋收仍好，原常平仓有出纳旧新粮之例，其为从别处运进粮者，即行就近售卖，将价银送至原储粮地方，令买粮后还仓，其为动支银两而备粮者，亦令就近出售，将价银送交布政司库，则不糜费钱粮，且实于民有利。虽略需脚价银，然于各省皆有一项公费银，若不用于此，又用于何处。若能如此办理，即有灾情，亦永无妨。臣普照经历无多，所知极少，唯受圣主殊恩甚重，实难报答万一。仅为仰副圣主悯恤万民如赤子，诸事皆令如实具陈之圣意，故将愚臣之管见俱行具陈，若于朝廷有所裨益，虽不能报答臣所受高厚恩泽以万一，然臣之犬马之心亦略感安慰矣。臣年余时间内，竭尽勤学，详细访察，于军民有利之几项愚见，待觐见圣颜后，逐一奏闻，若其为是，请圣主采择，若其为非，请圣主教诲，如此臣又蒙圣恩而得以长进。自臣上朝以来，天气甚热，未敢妄请觐见圣颜。仅此一事，如若迟延，于事无益，故而具折先行密奏。或其今日兼征之钱粮，圣主恩准于二三年钱粮内分别完结，或其运送附近州县仓粮以储备之处，伏乞圣主明断，降敕该抚臣施行之。为此谨具奏闻。

15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浙江食盐改行两淮盐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改镇江府食盐行两淮盐，以永绝江南贩卖私盐事。

窃臣查得，镇江府地方向食浙江盐，浙江盐出自松江海边，故盐运使掣挚装船运至镇江府，相去六七百里，路途遥远，所需水租钱多，以致盐价昂。两淮盐出自通州、泰州、如皋县等地，距镇江府仅有一江之隔，盗卖者将盐装船渡江即到镇江府，所需租钱不甚多，较浙江盐价特贱。浙江盐灰多味苦且淡；两淮盐净且咸，价又贱。百姓避浙江盐价昂，图利仍偷买私盐者多，将两淮私盐偷运至镇江者甚易，且在大江巡查又难，卖私盐获利多，故奸恶之徒结伙公然贩卖私盐。恶人聚众，从伊等之中即出为首人，为恶抢占，无不行非法之事者。贩卖私盐而实与强盗无异。镇江府地方私盐甚多，由此至句容、溧阳、高淳等县地方。欲绝镇江地方贩卖私盐，不如改镇江府属三县食盐食两淮盐。倘若改食两淮盐，则盐运使于仪征县掣挚装船渡江运至镇江府，有百余里颇近，其价自然不贵，因官盐价贱，民不买私盐，则贩卖恶人不获利，其同伙不禁自散。若夫江宁、镇江两府地方皆在江南岸相连，因江宁地方食两淮盐，故于江宁地方决无贩卖私盐之歹人。此皆盐价贱、民不买食私盐之故。镇江地方若食两淮盐，交付两淮、两浙分界之常州、镇江交界处之文武官员严查，则两淮盐不能到食浙江盐之地方，因此浙江盐课亦不为缺少，虽有一二担挑小贩，但于陆路小河巡查亦容易，不可与装船由大江偷运者相比。今若改行两淮盐，则将镇江府属地方盐引，照数交付两淮盐商缴纳盐课银。浙江盐课数若与两淮同，仍照浙江例缴纳钱粮，盐课数若较两淮轻，仍视重照两淮例缴纳钱粮。

又查得，湖广衡州、永州、宝庆等三府、江西吉安府昔皆食广东盐，其后陆续改行两淮盐。无论行两淮盐、浙江盐皆同。倘蒙如此调换，则于国帑生民皆有裨益，且又可根绝贩卖私盐之歹人妄行，地方亦永获宁靖。至现在镇江地方之恶人，因臣严拿重罚，虽逐渐减少，但有利可图，未必能永禁之。若镇江地方改食两淮盐，则贩卖者不获利，且又严行查拿，仍可有望永禁之。惟臣才识短浅，未必能周全。可否施行之处，伏乞圣主睿裁。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此事尔即已如此奏了。镇江之盐起初舍近求远，想是其中有他故而如此为之。著尔传谕并亲与谢赐履、黄叔琳、噶尔泰共同详议具奏。俟尔等议奏时，朕再交部议。

15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游击纪登第偿还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

雍正二年六月初七日准兵部咨称：由我部具奏：游击纪登第应偿二十八头驼价银一千四百两钱粮，奉旨：纪登第人如何？效力若何？何以阵亡？应否宽免之处，问公大将军年羹尧，复奏时降旨。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情。

查得，原游击纪登第居官平常。今年二月，同道员姜囧征伐卓子山贼番阵亡。惟于汛地效力以至身殉，情属可怜，伊亏空之银，可否宽免，恩由上出。为此仅奏。

朱批：免纪登第偿银。已谕部矣。

15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查克旦渎职贪污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参奏事。

窃查，原侍郎查克旦先随十四贝子允禵，于汛地办事，并未尽心忠恳效力，惟藉贝子允禵之名，讹诈地方官吏，多以势力欺人，本人饮食用者奢侈至极，且连立婢妾数人。以此即理应治以重罪，圣主施鸿恩宥之，惟令伊于汛地效力。臣虽委查克旦修筑布隆吉尔城效力，并不知罪，伊前所苛取者，断不完全供出，先后共只交银六千两。今原凉庄道员何廷圭供内，查克旦竟不给银，逼迫捐银二千一百五十两等语。将此等银，臣行文催之。顷抵西安，当面催收，查克旦吞吐供称：籍没我家产，方得知也。如此悖主之恩，侵法之官，倘不严惩，不肖官员，均仿效行之。故此，参奏查克旦，交该处严加议处。为此谨奏。

朱批：查克旦甚讨厌。将此谕总督年羹尧，革职缉拿，严审贪污之案，令当差，拟定犯法悖旨之罪议奏。

15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明巴彦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于去年在京城时，上命臣查明用于西宁之巴彦钱粮。臣在西宁，因未得造用巴彦钱粮册，无有查证。今侍郎巴泰、卿梁文科，将用于颇罗鼐军需钱粮，为销算事，既往西宁，伏思，此间册亦造得。将此巴彦钱粮交付侍郎巴泰查明。俟旨到后，由臣处咨行侍郎噶什图，将册交与巴泰查之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奏施行。该部知道。

1541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里塘堪布喇嘛圆寂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礼部尚书、署理四川巡抚印务臣塞尔图谨奏：为奏闻事。

窃准办理里塘粮饷事务官员等来报：里塘堪布喇嘛于今岁五月二十九日圆寂。等语。该堪布喇嘛助我大军，效力卓著，故臣除专差官员送缎、茶外，查得，里塘、巴塘原系我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兴管辖地，后被逆贼吴三桂所占，青海达赖巴图鲁取之献与五世达赖喇嘛。准噶尔贼克藏后，住里塘之达瓦喇木扎木巴等倾向准噶尔，故总督年羹尧发兵杀达瓦喇木扎木巴等，平定里塘，又招抚巴塘，调整喇嘛、第巴等管束。

臣驻藏时看得，达赖喇嘛仍有遣其喇嘛等往里塘、巴塘主管之心。今既有军务之际，不可令达赖喇嘛属下人居住。所以臣赶紧咨行驻里塘之文武官员曰：告诉彼处第巴等，将堪布喇嘛圆寂之事，不得报西藏，等候大将军年羹尧料理。等情。一面行文大将军知会。

又看得，于里塘喇嘛庙有刷印各色经文之版，故各地喇嘛等颇尊重里塘堪布喇嘛，视其言

而行者多。伏乞圣主颁印敕与继设之堪布喇嘛，以为记号，则于地方大有裨益。臣仅以所知，谨奏以闻。仰祈圣主睿鉴。

朱批：著照年羹尧料理而行。至于给印敕事，亦由大将军处请旨。

15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尔好么？

1543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参副参领祖良畴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镶汉军白旗副都统臣李柱谨奏：为下官骄横行私，请求严肃法纪，以正道统事。

皇帝施以鸿恩，命臣我补放镶汉军白旗副都统以来，凡一旗之事，臣甚忠谨办理，无不以图报于万一。以此属下官员理应一意遵行法律。未料副参领祖良畴秉性狂妄，且存奸宄之心。今年六月十二日，臣等亲选小领催时，祖良畴告以欲选马甲延国栋、延国星为小领催。臣等就此人情形讯问伊之佐领高超柱、骁骑校郭建功等，回称：延国栋、延国星者，系原参领李功臣之另户奴才，现有原册可查。况康熙六十一年，伊原户主之子，将伊呈诉于前任办理旗务大臣处，至今尚未完结。等语。然而，祖良畴却出力袒护延国栋等，辩解伊等非为另户奴才。臣以为高超柱者，乃为正佐领，必稔知延国栋等缘由，祖良畴如此越级袒护，想必有情弊，将延国栋、延国星等未选为小领催。祖良畴行私之心因未得逞，怀恨在心。十五日将高超柱呈文参劾，在公所人前，随意动怒曰：副都统惟庇护高超柱富户矣！似祖良畴之穷人能庇护否？羞辱于臣。臣窃思，高超柱乃正佐领，且又有原册为凭，我信其语矣，并非因其富；祖良畴非正佐领，以巧言庇护，臣不信其语矣，并非因其贫。然而祖良畴营私歹意并不知悔改，反而众前辱臣，胡乱编造，实乃狂妄，藐视国法，肆意妄行。伏祈圣主谕部，严加议罪。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审明缘由具奏。

15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诗扇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所派具奏人返回时，赍捧圣主所赏扇子前来，臣即跪迎至衙门恭设香案，望阙谢恩，敬启阅览，乃为皇上亲赋之诗，且又为皇上之亲笔。臣欣赏诗之优美，字之飘逸，爱不释手。且恩深语重，不胜感戴。臣反躬思之，臣何等之人，幸蒙圣主知遇之恩，格外擢用，且于一年之间，蒙受开导保全之恩，实不胜数，今又赏赐皇上亲赋之诗，亲笔之扇。臣今不仅受恩成人，亦将与诗同在。臣有何言可奏，但愿阖家同心，为公效力。为此谨奏谢恩。

朱批：知道了。

1545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赴藏喇嘛等尚未返抵打箭炉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礼部尚书、署理四川巡抚印务臣塞尔图谨奏：为奏闻事。

前经西宁路派往西藏之扎萨克喇嘛尚喇木扎木巴、侍卫尚都等，于今年四月二十四日自西藏起程，拟于五月二十日以后抵达打箭炉。等因咨文，五月二十六日该咨到来，原抚臣蔡珽即行派人令打箭炉官员拨给马畜。今所派之人于六月十九日回来禀称：本人于十二日起程回来，并无喇嘛等抵达之信。打箭炉纳税员外郎伊特格尔亦派人前去打探信息。等语。计算日期，喇嘛等于五月内不能抵达，快则亦于六月二十日以后，方能抵达打箭炉。唯途中因马畜乏力而耽误行程，亦不可料，故臣速咨沿途办理粮饷官员，喇嘛等若抵何处滞留，即行协济食粮，不得使伊等困顿，等因咨行。伊等乘驿行抵成都之后，仍准乘驿。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前已奉有旨。

1546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请重审重庆知府江兴仁案件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礼部尚书、署理四川巡抚印务臣塞尔图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奉照核查重庆府知府江兴仁死因之谕旨，一面咨行重庆府押人外，一面核查司道所审原案。本案原审理时，始终未曾验尸。凡人命案件，必先验伤，以断定其被害，或为自杀，而后再究其因。今不验尸，仅以家人之言为凭，则为不妥，且江兴仁家人谢征吉亲笔供称：去年九月，小的主人去省城时，因巡抚连骂小的主人父母，又二次发下牌文加以辱责，故而小的主人极为愤恨，于十二月初十日夜，手持佩刀破肚，倒地时地板震响，小的闻声，即行奔至，只见肠子出来，手中仍持有刀，与小的们说话，此皆实情。倘若小的妄言，何不言为巡抚索取我主人之银两若干乎？辱骂虽无凭证，但今有牌文二张。等语。臣查谢征吉口供，蔡珽并无索逼江兴仁银两之情，若因辱骂其父母，咨文辱责而导致自杀，何不辱骂之当时在成都自杀，而时隔两月之后，于重庆自杀？再，该所咨二张牌文，皆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后咨行到重庆，而经二十余日之后江兴仁方自杀。由此观之，若谓蔡珽气怒而失于臣道，则尚可，若因辱骂而导致江兴仁自杀，事则可疑。诚因江兴仁遭辱骂而自杀，谢征吉理应一面报官验尸，一面诉讼该衙门，然伊反而隐瞒事情，前往西宁报其主人之子，以至于尸首腐烂，岂有此理？其中若谢征吉隐瞒，谢征吉必有缘故。若报官而该官隐瞒，则该官有别情。若谓夜间地板震响，谢征吉奔至，屋中岂能未有一人？再，医师董耀林在原审时未供，后传其前来时又借病未来成都。经历朱世恩，乃知府衙门之专设官员，知府忽然病故，报知伊时，伊应亲往验看呈报，岂有不行验看而呈报之理？当巡抚闻此后责令核查时，朱世恩并不复呈实情。以此观之，不可谓无隐情。钦惟，圣主大小事宜无不详察，以求其理，且对此命案，更为重视。臣仰蒙圣主之鸿恩，岂敢因循钦命案件，又何敢滥用刑名。唯此案内疑点颇多，臣应究其缘因，明白其事，倘有用刑之处，即行刑讯之。为此先行奏闻。

朱批：此案尔欲改断亦好，但务必忠正无私为好。若杀人灭口，为蔡珽报仇，必将不留活口，尔则难办矣。何况蔡珽并非动手杀江兴仁，乃因巡抚致毙而已，不致于偿命。今其仆怜其主冤屈致死，故而具告。若问罪于其人，而前因允褪威逼而自杀，尔之家人亦必不敢言冤屈矣。为臣者，宜忠正，不可以朋友之道，而巧弄国法。此事多加谨慎。惜哉，朕恩。

1547 山西巡诺岷奏报各州县庄稼长势并冰雹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甫将皇上朱批折内各事，臣遵照陆续办理之，除该当具奏时俱行奏闻外，臣又派人至各州县踏勘，谷物长势甚好，其高粱十有八九已孕穗，秋谷十有七八孕穗，豆亦结荚。霍州灵石县谷长势不及别处。再，介休县城周围先有小旱，近闻已得雨水，若于本月内再降一二次雨，可望庄稼定皆有成。再，据报本月初八日于临汾县地方降冰雹，其李人村、普头村庄稼被伤二三成，虽不计为受灾，但其被冰雹打伤之地亩，相应拨给种子价银，令补种荞麦，或菜等物。等因。饬交布政使派人办理之。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知道了。多蒙苍天恤悯，即或冰雹成灾，亦属轻微。朕综观所有谷物之长势后，甚为欣悦。再，除照旧寄送收获之细数前来之外，嗣后将一府之大概情形，亦著另行汇总拟折具奏。

154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前来贡物等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奋威将军岳钟琪呈文内开：达赖喇嘛、班禅等遣使臣等，携献主贡物、奏表及献大臣等礼物、文书，抵至西宁。现天炎热，难于入边，准伊等何时进入之处，祈大将军等指示。等语。臣复咨饬岳钟琪，今正值炎热，使臣等暂留西宁，俟凉爽后，惟使臣本人携献主贡物、奏表等项，遣送我前。抵至此处后，我遣官送往京城，其他随行者仍驻西宁。等因。为此将献主贡物、奏表及献臣之物品、文书、缮单一并谨具奏览。

朱批：知道了。不论是非，一派假慈悲，满腔真贪杀，乃喇嘛之道也。此教天地间将来不知如何报应也。此时明露，一点不得胜，亦著实留心化导，他们若能移易恶习，朕功不小也。

15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知县缺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据部具奏：凡有亏空官员之子弟，现于直隶诸省在职者，均需离任，俟偿还完结，再予补用等情。新律定后普遍施行在案。续准吏部咨开，奉旨：先由吏部咨文，亏空官员之子弟，若为官必至两处均亏空，故不准为官解任。今陕西省正值用人之际，理应留任办理军需。俟事完竣后，总督年羹尧分别具奏，此内特旨携来王志林之子等官照常解任遣返，由吏部即知照陕西总督巡抚。钦此钦遵。咨文前来，臣即遵部文，普遍施行。今由吏部对巩昌府所辖礼县补放新知县叶泽恩抵至陕西。查得，同知兼管理知县事务礼县知县石梦鄂，虽伊父石文斌于河东运使之任有未完结钱粮，惟石梦鄂为官胜任。倘将石梦鄂解任，与留任办理军务之旨不符。若将叶泽恩送部另补，又往返徒劳。故此，臣祈请将石梦鄂仍遵旨留任办事，叶泽恩即留陕西省，视知县出缺，臣奏请补放。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奏施行。该部知道。已谕部矣。

15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奋威将军岳钟琪解送达赖喇嘛之使臣等，及被盆苏克旺札勒等三十三台吉拿获之根都札布等归来，据所告之语观之，罗卜藏丹津今甚困迫，栖身于克利亚等处是实。(**朱批**：罗卜藏丹津为何易抵克利亚？)臣自西宁启程前，即闻罗卜藏丹津栖身于克利亚等处，并无实据，未曾奏闻。惟三十三家台吉等，系顾实汗兄弟子孙，原本人少，被罗卜藏丹津以威克取。现罗卜藏丹津既在伊等处，肯定降伊。此三十三台吉之男丁虽弱，总力相合，不足一千男丁，降我等之盆苏克旺札勒等，均驻伊等附近。倘侵害降我等之人，亦有关联等因思之。(**朱批**：甚是。)一面咨行在藏之内阁学士鄂赖、总兵官周颖等，由藏备兵，前往克利亚等处击败罗卜藏丹津外；(**朱批**：藏兵抵克利亚者，似亦远劳苦，康济鼐阿里之兵近便。)一面令在西宁官兵之马匹，均不准出牧群，准备妥当渡过边外噶尔曼蚊虻期，自七月二十日酌选充足之兵，多备骑驮之马畜，遣派克利亚等处。(**朱批**：抵克利亚等处者难，若收三十三台吉，即事成，兵抵克利亚事再加斟酌。)再由布隆吉尔亦派兵，向噶斯迎会西宁之大军，共三路追拿罗卜藏丹津。

窃查，克利亚位于藏之东北、噶斯之西南面，自准噶尔往藏之岔路，由康济鼐处，惟五日路程，若往准噶尔，其间有五百余里戈壁，倘急速而行，三日方能经过。罗卜藏丹津被逼无奈，若往寻准噶尔，今思，策妄阿喇布坦缉拿，解送我等矣。倘戈壁大，伊不能过，必被我等大军拿获。(**朱批**：罗卜藏丹津欲生，惟此一条路，策妄阿喇布坦虽缉拿不送我等，亦将伊为奴，折磨而已。设想，不准伊抬头，亦如同死人也。西地事甚妥了结，我等兵丁亦多辛劳。将罗卜藏丹津能为后患之处，理应通达办理，为缉捕罗卜藏丹津一人，勿劳苦不必要之兵士，该死的若往克利亚、康济鼐执之。若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任伊往之。我等军士甚远行，勿指示地名，伊等视情形而行为妥。)故此，将岳钟琪解送达赖喇嘛之使臣及誊抄根都札布等禀告之文书、罗卜藏丹津给盆苏克旺札勒等三封蒙文书，一并奏览。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字全看过，此一奏朕惟与怡旧阿三人看过，总密之未宣出，至临期进兵时引遵旨奏一满字折来，朕发与议政知道存案。

155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转太湖营游击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祈请调转太湖营游击事。

臣六月初三日至太湖，出大钱口阅视水师操演，顺风远望，惟见湖水浩淼，波浪汹涌，四面无涯。太湖营游击驻于洞庭西山，守备驻于大钱，千总把总分驻沿湖各口，实江南浙江二省水汇大泽，应防贼盗出没之要地。臣经遣员四下密访，湖中山上皆为捕渔人居住，若设太湖营官兵，则群贼啸聚全除可也。兹皇上明鉴，令于江南再添官兵，故更保坚固矣。再湖内捕渔大船有六十余只，全为立有十丈长之六桅篷船，其可顺大风拉网捕鱼，然后运至苏州售卖。此皆为富殷商贾所为，决非贼匪。等语。但二省小船却亦甚多，现令各省清查。至江南所属之简村、浙江所属之大钱口，刁民出没伺机抢劫单个商船者亦不可谓没有，唯得好游击守备将水师训练好、巡查严，则可靖除匪患。查新任太湖游击陈魁，直隶人，虽勤勉于陆军，却不通训练水师。随臣自福

建而来之福建罗源营游击叶英龙，曾在洞庭湖操练水师，善饬营伍。六十年效力台湾曾经叙功，才技亦好。故将太湖营船兵交叶英龙指挥训练，极有章法，且具威严。若如此训练而成，于太湖巡守缉贼似有裨益。伏乞皇上明鉴，将叶英龙调任浙江太湖营游击，陈魁调任福建陆路罗源营游击，则两方受益。再太湖营船，浙江船为十八艘、江南船为十八艘，船式样甚好，风浪中穿行擒贼甚为得力。唯炮枪少，故臣拨出杭州库内所存子母炮三十二门、大枪一百五十支供给十八船。为此请旨，谨奏。

朱批：甚善。缮本具奏。

155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嘉兴湖州兵丁增派官员训练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切查嘉兴湖州兵力素即薄弱，难抵祸患。而此二府皆为水泽，河汊太多，水路抢劫之贼屡屡不断。臣此次巡视，见嘉兴副将顾洪良、湖州副将毛廷弼，因系旗人，才技尚可，但训练兵丁，虽然勤勉，却显生疏不严，不能位列优等。官兵虽于河道巡查，仍间有贼匪打劫，从未闻有其被官兵追杀缉拿之情。抑或官兵习甚怠惰，抑或确有为难之情，亦未可料。此次随臣前来之福建游击叶英龙、康龄二人才具好，能操练兵丁，且有擒贼之才。臣愚以为，暂令叶英龙会同湖州副将毛廷弼好生训练湖州兵丁，下力缉贼；令康龄会同嘉兴副将顾洪良好生训练嘉兴兵丁，下力缉贼。如此试看三个月，果诚擒贼得力，贼案减少，兵丁训练有素一改懒惰之习，则臣再据实奏闻，奏请官员如何调转措置。（**朱批**：是。）现臣除拨给叶英龙、康龄盘费，分别交付派遣外。又查湖州嘉兴二营巡察差船各有三十。原来造型皆纯花木全仓式，不但笨重且不快捷。现将木板仓拆去大半，两侧多加船篙，船已快速轻捷矣。船若不足，再多加造之。为此先行奏闻。

朱批：甚善，知道了。

155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查泖湖等地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六月初七日前往泖湖视察，经嘉兴府平湖县属西代村至龙头庵。经查问，泖湖西南岸归浙江管辖，泖湖本身及东南岸、西北岸俱归江南松江府管辖。臣入泖湖各处看得，湖之两岸田地肥沃，大族人家及渔民住于河汊支流者甚众。四处皆有芦苇遮挡，虽无大群贼匪，但刁民伺机抢劫商船之事却不可谓没有。现浙江所属之西代村设一委署把总领兵三十、船两只在此巡查，江南提督亦派官兵驻于大泖塘，两方交错巡查，刁民略为收敛。兹又责成浙江平湖嘉善两县严加稽查湖岸居民及湖内打鱼船只，并令咨会江南。倘若两省官员诚能通力协作，贼匪断难再起。再臣至乍浦看得，乍浦位于大海之滨，福建广东船只自东南方向经王盘洋而来，江南船只自北穿越洋山而行，地属重要，设置水师甚是。臣已派贤员前往水师，将乍浦、定海、镇海三营各属海防指明交代矣，并交付于乍浦城内外二处修建官兵住房。臣返回途中看得，因近一个月无雨，河水渐浅，戽水灌田尤为紧迫，百姓求雨若渴。六月初十日大雨倾盆，下了一天一夜，十一日又是一天一夜，至十二日中午方晴，因三天二夜大雨，田中水已甚足，河水亦涨了许多，稻谷即刻复苏，甚为畅茂矣。百姓皆因蒙圣主洪恩，今岁又得好年无不欢悦。查南省六月得雨甚难，其时

河水已少，田地干涸，烈日曝晒，热风夹击，眼见禾苗枯萎，人人忧心如焚，忽得三天二夜大雨，禾谷即苏，焕然一新，人心安定。此皆圣主爱民至诚，感动天合，天雨时应，俾使浙江万民得以拯救。再六月十三日，台湾监察御史禅齐布等奏折送至。谨一并赍奏。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览折畅悦。知道了。

155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臣叩谢训旨一折内奉批旨：知道了。朕丝毫不会造作粉饰，朕所颁之旨，皆为朕之真心。若有分毫哗众取宠以博称颂之意，朕亦会自耻而不为之。务知朕心才好。钦此钦遵，当即叩谢训谕。窃惟，皇上为期天下治益求治，兆民安之更安，圣祖仁德广敷，国家大业兴旺至极之心甚为笃诚，故而行政如天地公正，知事胜日月之明，凡批降之旨实俱真心实行，出自至诚，此天下无人不知，无不叹服者也。臣何敢视为虚言，奏以虚言？臣谨记皇上教诲，唯以修身励志为要，竭尽所能，以期赎罪。为此叩谢训谕，缴还批旨。谨奏。

朱批：君臣之间，几分信任几分利，几分猜疑几分害，关系甚大。彼此唯求诚信二字。

155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何世瑾人品才能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遵旨回奏事。

臣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奏报浙江雨水及浙江学政何世瑾大计名优一折内奉批旨：览折畅悦。北面数省今春雨水亦俱调均。钦此。又何世瑾名下奉御批：此人很好，才能若何？钦此。又奉批旨：知道了。钦此钦遵。查得，学政何世瑾自到任以来，尚未谋面。因五月初六日臣将起程赴浙，思忖面见何世瑾观察之后再奏，故将批旨暂且收存。六月初二日臣赴湖州时见到学政何世瑾。见其为人正直，吃苦耐劳。目下院试甚为清正，亦能革除旧弊。观此人才能，其自幼读书，年老方承主恩，二次差为考试官，兹委以学政前来，所经之事不多，地方民情有不明者，亦有言语不周之处及偏颇固执之情。大略何世瑾操守好，人品淳厚，才能似乎不多。臣所见如此，抑或不出圣明所照。为此遵旨回奏，缴还批旨。谨奏。

朱批：尔此奏甚为公正。知道了。

15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宽恕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宽恕之恩事。

臣为陈守廉事谢罪及胪列陈守廉贪赃劣迹一折内奉批旨：尔之此奏亦谕陈守廉。此事暂且压下。公年羹尧见此奏疏静观陈守廉效力之情，伊若能竭蹶效力，则此参可以宽宥，如果推诿旁扯，寻求侥幸，则令年羹尧寄书于尔，再为参奏重办。钦此。臣钦遵谕旨，恭抄批旨差人送往公年羹尧处，亦咨文晓谕陈守廉外。查得，臣蒙恩委以重任，不能详察属员善恶，以致参事久拖不

揭，殊玷厥职。皇上殊恩宽免不加重惩，又颁训旨，谆谆教诲，臣实感激难承。嗣后务必力戒浑噩不明之情，竭力详察属员之善恶。为此叩谢训谕宽宥之恩，缴还批旨。谨奏。

朱批：知道了。属员唯求知惧守法。

1557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修造圣庙堂官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准礼部来文，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旨：修造阙里圣庙，遣工部堂官一员，会同该巡抚，作速计材料工，择日兴修，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钦此钦遵。将臣部堂官职名开列谨奏，伏乞皇上钦点一员，为此谨奏，请旨。

尚书孙渣齐、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萨尔纳、右侍郎李凤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右侍郎臣李凤翥

朱批：著马喇署理工部侍郎。

155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降雨情形及田禾粮价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喀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湖北地方，自立夏相继得雨，早稻生长好，皆已收割，据八府来报，收成皆有七八九分不等。等情。目下武昌、汉阳米价每仓石银九钱八分，黄州、安陆、荆州、襄阳、郧阳、德安六府每仓石银七钱五六分至八、九钱、一两一钱不等。自入伏得雨不匀。

据相继来报：自五月二十三、四日始，郧阳、安陆等地连连降雨，山水下泻，沔阳、郧县等十三州县河堤被冲。等语。臣一面严派管堤官员从速加固，一面遣员查看被冲情形。除缮本具奏外，为此谨具折，专差兵吴承宗赍捧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地方之河堤、水闸、灌田乃至水渠，俱属紧要，若秋冬怠忽，不留意趱办此事，到雨季即发生此等事也。不蓄水则春被旱，若能疏浚河沟，坚固闸堤，及时耘田、蓄水、开闸，即遇此等灾害亦好多了。诚能持此心志，为国家万民屏弃一切私心，朕保上天必会眷佑。切记朕之此旨，尽力勉为。

155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铭记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副将军都统臣阿喇衲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赍到为臣病所奏折子，奉朱批谕旨：所奏已悉。好生调养身体，朕想尔亦断然无妨。钦此。臣将铭记殊旨。目下服用皇上所遣大夫吴谦药见效。是以将朱批折子一并装匣奏上。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又好些，用药见效，览奏深为喜悦。

1560 都统噶尔弼奏报抵达布隆吉尔并阿喇衲病情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署理布隆吉尔军务都统噶尔弼谨奏：为奏闻抵达日期事。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臣自固原启程，于本月二十六日抵达布隆吉尔地方，臣亲去探望副将军阿喇衲，经询问，曰：蒙圣主垂念，派来大夫吴谦，服药两服后，已觉见好，此情曾已奏闻。近二、三日间，较前又有好转。等语。副将军阿喇衲病情，经臣看得，现无甚要紧，惟其身体甚是虚弱。是以，将臣抵达之日一并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印务移交予尔，诸务著尔自行斟酌办理。阿喇衲病情虽大有好转，亦不可赖之，尔应掌印办事，不可稍令阿喇衲费心，务使其好生养病。若其勉强可以行走，可赴肃州调养，内地较为安适；若行走不便，则免之。著尔酌情办理。捎去荔枝一壶，著尔等同尝。

156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松江遭受海潮致江河水咸缘由折

雍正二月六月二十九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为松江府地方被海水涨淹一事，前奏称海水皆退落，稻已复栽。至海塘堤等处有否淹没决口，已派人查访，一获确信，即另奏闻。等因具奏。今所派之人禀称，沿海一带，原涨潮时，均流入于小河小溪之中，而民引进于田亩中。此处恰为通海之黄浦吴淞二江水流出之所，因受阻于海潮，江水倒流，流进内河至各地，名曰潮水，实则江水被挤而倒流，非潮水也。若海潮退，江水亦随之而退。其涨与退，皆随海潮而为。日日如此。今夏海水所以流入内河，实因去冬雪少，今春又雨水不足，故而江水浅，不敌于海潮，以致海水灌入内河，咸水多而稻谷受害。后因多蒙圣主之鸿福，于闰四月初十日降雨，十五日又降大雨，故而河水渐淡，江水大涨，从而敌御海潮，照旧与海潮同涨同落，使咸水不能灌入内河。先前不曾受害地之稻谷长势甚好，而其受害之地，业已补栽完毕，今长势亦甚好。海塘堤并无淹没决口。等语。臣又有意无意中讯问其来省城之久武各官，皆言海塘堤并未淹没。松江地方稻谷，前因灌咸水而略有受害，但今长势甚好，可望秋成丰稔。再，其训道员许柯琪一事，臣已遵旨咨行晓谕何天培，故将奉批四折即行加封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朕亦闻知此情。

156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风调雨顺可望丰收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今年雨水极为调顺，安徽属地早稻，现已均刈，而晚稻长势亦甚好。江苏属地之稻棉豆，长势更为喜人。不种稻之淮安、徐州、凤阳等地，其所种高粱、谷子、黍子、稷子等之长势亦皆为好。虽有一二处地方之蝗蝻仍未除尽，但臣已委员严饬与地方文武各官通力捕灭，务必

尽除。今年之秋粮，仰赖皇上鸿福，可望丰稔，因而民心甚安，皆在安居乐业。为此具折，令臣标下把总李坤、兵牛胜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欣阅。北省京畿秋收，可望约有十成。

15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劝民出粮裕仓以备旱涝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劝出储粮，以裕仓廪事。

切臣为劝行社仓，举捧恭读敕谕。皇上曰：若州县各官遵行不力，反致劳苦。等因，谆谆教诲降旨，委实圣谟周详，明如明月，无不洞察民之利害。臣钦遵圣主训谕，择其较好府州县，劝令其缓行社仓，故而江南各属地，今因力行而获益者，亦有之。惟臣愚见，社仓虽好，而施行则赖于得人。若得其人，逢丰裕之年，劝民出粮时，并无多派事项，而民困之时，出旧换新，皆照民愿而秉公赈济，故民只知获益，而不知交粮之苦也。倘若不得其人，则不管收成之好坏，强行摊派，或令贫困之家缴纳数十石，以致民心不服，(**朱批**：如此可乎？若如此，则非社仓之道，且违背朕原颁官员不得干预，令民私行之谕旨。)或收纳时强取重息，勒索贫民。再其奸滑书办，串通行奸，上下侵蚀，以致于仓粮亏空。如此，非但无益，反而劳民。由此可见，夫施政者，乃在于人，而不在于制。皇上登极以来，敬天恤民之至诚心意，已通上天，故而每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储仓粮，乃特为旱涝所备耳。备而不用，尚可。若因无所用而不备，则为不可。倘若预先储备，一旦遇有旱涝，则不贻误急赈，且亦不致发急挪动。查江南常平仓储粮无多，除其截留漕粮已用于赈济外，仅剩有十几万石，虽设有捐输之制，但其捐输者甚寡，无济于事。今于仓廪粮米无多，不可不先行急筹。倘若饬交府州县官员劝各贫困民户纳粮，则必致于妄行摊派，且贫困民户亦势必观望推诿，以误交粮。如此而为，有其名而无实效也。故其社仓之制，虽有益处，但一时亦难施行，虽有力行之地，但其所收几千石米谷，亦不敷于全省所用。查原江苏巡抚宋犖施行社仓制时，奏请江苏各地方，每亩劝拨粮二合，一年可得十万石粮，等因奏准。仰赖圣主之鸿福，今年江南地方麦子大麦已丰收，且早稻均已收刈，晚稻长势亦甚好，丰收已定。如此丰稔吉年，百姓米谷丰足，拟其一亩地劝拨粮二合。至不产稻之地，其粮亦照此例拨交。有地之户，既有现粮，无庸买粮交之，且二合之数，亦不为多，民亦不为可惜。集少成多，计其全县之数，可得粮千余石，少则亦可得粮几百石，若计全省之数，可得粮数万石。丰稔吉年，劝民拨粮，以致上下两江所收粮额达四十万石之后，再停交粮，永不为例，民自然踊跃交纳。再，其水涝之地，被灾地亩，除不出粮外，其无力出粮之民，亦停出粮。此次交粮，或为米谷，或为杂粮，皆按民之自愿而交纳之。稻谷，或杂粮，每亩交粮二合，其为米者，每亩可交一合。全省收交满额之后，其米谷为几万石情形，臣再行奏闻之。所得之米谷，拟交有司妥善存贮，以备旱涝时用。如此而为，非但民不患于出粮，官亦不年年收交，且此粮不经书办之手，从而可杜各种情弊，以利于民生仓廪。臣之识见浅陋，筹划不尽周详，是否施行，伏乞圣主指教，以便遵照施行。俟命下日，以臣之意而施行之。为此谨具奏闻，请旨。

朱批：倘能如此施行，民无怨，则无可言，较之社仓又可信也。此事，可视为尔省之私事，晓谕于民而施行，切不可视为公事具奏。满额之后，将此所收粮米转归于社仓，则更妥。无论如何，

尔须考虑地方百姓情势而行之。施行之中，若有不妥之处，亦不必固执己见，不可因为已经具奏而为难，更不可为办成此事而违背初衷。

15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诸省官员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兵部来文内开：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和硕怡亲王、舅舅隆科多、兵部尚书逊柱、卢询、侍郎伊都立、牛钮、杨汝穀奉旨：朕无不慎选补官员，诸省武官，有引见者，亦有未引见者。尔等咨行诸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副将以下，游击以上，除地方有事及已引见者外，将才具、为官、名声佳者，每省不逾四五人，陆续轮班保送京城引见。钦此钦遵。咨行直隶诸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一体谨遵施行等情。

臣查得，现四川、陕西武官均已委事。故此，臣著四川、陕西二省武官暂停引见，俟军务完竣，再保举选送等因。咨行四川、陕西巡抚、提督、总兵官等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5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剿西宁等处番贼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奋威将军公岳钟琪呈文内开：据臣奏称，臣遵大将军所委，前往征剿棋子山、卓子山、谢勒苏等属部番子，斩贼首班马牙，斩杀属贼甚多，正值全歼逃进深山之余贼，大将军命我返回西宁，酌留官兵，搜山剿灭余贼，等因。我暂留副将张育，会同土司卢华龄，率四川、陕西绿旗、土司官兵三千，留于棋子山搜剿。后俟凉州总兵官印务之总兵官宋可进，于木毛山事竣，率兵返回后，我即将副将张育复携至西宁，率兵遣返四川，一面著宋可进总督绿旗、土司官兵，限期搜剿，务必靖除。等因交付。今宋可进来报：谢勒苏贼首噶珠，陆续携番子男女老幼共一千一百六十二口，跪于营前，请求恕命，情愿归降。等情。臣查得，谢勒苏等番子，世代居于卓子山等处，凭藉山险，肆行劫掠，理应剿灭，以正国法。今既业已来投，仰副圣主好生之意，准伊等来投。倘伊等仍居棋子山，年久，复起事端，不可料定，务获专管官员，后日方可无患。查得，土司卢华龄属地，既距棋子山近，将此归服之番子等，率迁土司卢华龄属地，同土司民人等杂居，清查未耕之田，著伊等耕种，交该土司严加管理，久后，自然归化，更改暴恶，可永为盛世之民等情具奏。除留西宁四千官兵外，著所余四川、陕西绿旗、土司官兵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初七日，陆续各自启程，返回原营等因。

窃臣查得，先棋子山、卓子山败逃之贼番等仍匿于山谷、密林中，不可料定，故留三千官兵，限期一月，搜查靖除。等因具奏留之。今岳钟琪称：番贼谢勒苏头目噶珠等均归降，著官兵均撤退，此皆关系钱粮之事。伏乞下旨该部存案，以备日后销算。再，后撤之官兵各自抵营报来后，另报部外，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该部知道。

1566 内务府奏报孙文成卖参隐报银两及李煦亏空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内务府谨奏：为奏旨议查事。

据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奏事双全等，为织造处郎中孙文成等条陈卖参折，传旨：参卖于南省为何如此价廉？先年所卖之价如何，著询总管内务府大臣等。钦此钦遵。

是日经查具奏：康熙五十三年、五十四年、六十一年，崇文门监督尚志杰等卖参价，均较孙文成的卖价昂贵等因，奉旨：将此查明具奏，钦此钦遵。

查得，康熙六十年织造三处孙文成等携卖参价，较五十三年于京城卖参价，少卖银三万六千八十二两六钱三分。若携参至南省卖，理应价昂贵。未得昂贵之价，反而不如京城之卖价者，显然隐价。现将孙文成等卖参银五万一千八百十五两九钱三分二厘五毫，交江南布政使。等因具奏。将此银咨行户部，照数解送内库外，少卖之三万六千八十二两六钱三分银内，由孙文成、曹頫均分，将偿还之银二万四千五十五两八分六厘，咨行户部，交该布政使，由每年伊等应领之钱粮内，照数扣取。将扣取之银数，亦报户部，由户部解送内库。

李煦现京城家产虽完，却有按人供给之银限期一年，交付该佐领，严催李煦收回给人之银，将此亏空一万二千二十七两四钱四分三厘银偿交广储司，若仍不催交完结，将李煦治以重罪。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兼散秩大臣臣常明、内务府总管大臣赖保、李延禧。

朱批：所议虽是，尔等先并未查出，朕下旨，虽补收此银两，亦无味。将已交付银解送。免增收。尔等知无耻矣！

15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尔父身体甚健壮，全家均好。京城内外甚太平。

156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刘赞缮本密奏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适才找来刘赞参本底稿阅看，甚为气愤。火耗者乃素行之事，并未增至三分，伊蓄意指称扰民，鼓惑民心，殊属无理。臣身为一省之臣，岂能与刘赞之辈论争？但若默然不理，伊等之私便无人得知，其更加自以为是，假言为民而纠结朋党争相胡言。故将臣为民措置、伊等为己而言之情分别陈明缮入一本。因恐本内言语不当，故而密封奏览。想来倘言似允当，臣即具奏，若言之不当，伏乞赐教，臣复具奏，俟此本发回，臣再送通政使司转题为宜。再臣禁止私派一本内

诸项私派俱缮其中，阅此可知民昔日之苦也。(**朱批**：本到之时再阅。)各州县现刊刻送来者业已加封遣赍送折子之人交付提塘。皇上如若欲览，递入内廷览之可乎？为此谨奏。

朱批：善，写本奏来。朕亦无鞭挞刘赞之心，唯大家知道为好。

156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苏努一族遣至右卫应约束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获悉苏努家族遣居右卫之信，即交付该地方官员等严加防范，令查报其家口、出行等情形。今据该地方书办王松龄等来告：其家口有二百九十人余，皆分散而居。等语。臣之愚意，该苏努之家口仍需严加防范外，其属下众多，应分散遣居左卫等地，并交付该卫文武官员等从严督查约束，不准各处走动才是。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著访查是否仍于右卫官兵内蛊惑人心？大臣、官员内是否仍有敬宠之辈？苏努父子内心并不畏惧，有无怨恨议论之处？若有所闻著上奏。

1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叩头恭请圣主万安。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

15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雨水田禾米价及蝗蝻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西省今春雨水不缺，夏又雨水调顺，早稻均已收获。据江西藩司呈报收成，其南昌、瑞州、临江、吉安四府所辖各地收获八九成不等，米价银一石为八钱二三分至八钱六七分不等。袁州、抚州、建昌、广信、饶州、南康、九江、南安、赣州九府所辖各地收获七八成不等，米价银一石为八钱四五分至八钱八九分不等。等语。此情与微臣访察无异。晚稻长势亦为甚好，惟自六月以来，在南昌、南康、九江等府地方，雨水稍欠，百姓企盼雨水，现于南昌省城，并各府属地设坛祈雨。倘若得雨充足，晚稻亦将获得好收成。再，江南生发蝗蝻之地，臣遵照谕旨饬令文武各官力行捕灭，又派员与有司共同捕灭，故其前有蝗蝻之地，均已尽除。今年生发蝗蝻，较之往年少，且已随生随灭之，故而庄稼并未受害。今飞蝗均被消灭，仅江都县、徐州属一二县，又生发蝻子，其成片者均不过数丈，虽未扩展，仍不可因少而有所疏忽。臣今已交付有司力行捕灭，务期尽除，断不致有损秋粮。再，李煦亏空案折子较厚，难装进于奏事匣内，故以夹板夹奏。为此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知道了。李煦亏空案情奏折，俟大臣奏议后，拟另降旨。

15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根除铜鼓营一带恶徒事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严饬有司查拿宁州地方恶徒，又咨湖广督抚共同派兵搜捕，务期根除，以靖地方，等因具奏。今据江西按察使陈安策呈称：捕役张雄带领持有伪札付投诚者黄云望，沿途查拿要犯黄本溪，于今年五月初三日在南安府上犹县右石地方拿获，遂派兵押解，于五月二十二日到州，旋解到司。经审讯得，黄本溪供称，贼渠刘云功自封元帅，黄本溪为都督，伙同邹文照、廖显生、丘冲胜、王阿满等十八人，于去年九月三十日聚集黄本溪家中，欲往铜鼓营抢劫，途遇李尚征父子，黄本溪与邹文照等共杀李尚征父子。又遇台兵，恐漏消息，由王阿满等追杀属实。闻得官兵追捕，从此各自逃散。等语，等因呈报前来。据此，即行严咨该司，令该司复加严审，不准漏一贼伙，严讯捉拿，不论是否为其同伙，务必与前获罪犯质审，等因咨行。又咨署南昌总兵官事务陈旺章转交远近武弁，务将贼渠刘云功，并按所供贼伙姓名，俱行拿获归案。等因咨行外，现将拿获要犯黄本溪，并已审讯取供情形，俱行奏闻。臣查此案，此案初发时，即派官兵搜捕，恶徒无地藏身，各自逃散。后来陆续拿获罪犯，供出黄本溪，但到各地查拿，并未拿获黄本溪，故而不知恶徒如何结伙作恶之实情。今拿获黄本溪审讯后，方知贼伙无多。设若逐一拿获归案，以法治罪，则恶徒知道害怕，不敢妄为，从而地方自然宁静矣。再，宁州地方位于深山之中，毗连湖广，恶徒仍在聚众出没。铜鼓营距宁州一百四十里，山路崎岖，行走二日，方抵州城。虽设守备，但一应词讼案件，武职不得审理。仅为争吵小事，无庸到州诉讼，故而从无数小事之中，滋生大事。由于离州城较远，知州不及管理，因而奸徒以强凌弱，勒掯百姓，暗通远处恶徒，滋生事端。以臣愚见，或从南昌府调一同知、同判移驻铜鼓营，或于铜鼓营增设一县，知县驻此城以管理之，如此，若地方有事，全可即行平息，不致于长久滋事，又于地方有益。铜鼓营地方，原有城池，因倒塌地方较多，抚臣裴徕度正在捐修，足以坚固。只因至关初次增设之事，不敢有所怠慢。臣今日至江西盘查藩库，俟抵江西之后，拟以抚臣裴徕度会同商定，奏请施行。为此具折，令臣属下千总程尚训、兵丁段章德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知道了。甚好。杨长春抵达后已奏明。所有缘由，虽已明白梗概，但心中仍无把握。尔至江西之后，与裴徕度详尽筹划，务使地方百姓长久获益，著议奏。

1573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重不能效力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

副将军都统臣阿喇衲谨奏：为奏不能抑报皇上之恩事。

切臣不幸，身患大病，虽蒙皇上恩遣大夫吴谦调治，但并无痊愈之象。钦惟臣祖、父世享圣恩深重。圣祖皇帝矜念臣曾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① 巴赖都尔阵亡，臣祖一等精奇尼哈番② 兼内大臣哈岱随行效力，臣父副都统阿南达军前效力，且系御前侍卫，不思臣庸弱，令臣承袭臣祖一等精奇尼哈番，授为御前侍卫，教诲养育，又蒙擢用散秩大臣，于巴里坤授为军前议政大臣。

① 满语"ashan i hafan"是爵位，意为"男"。
② 满语"jingkini hafan"是爵位，意为"子"。

为剿逆贼，安抚回众，发兵之时，遣臣往吐鲁番管饬大军，下颁格外谕旨，授为副将军。将之来布隆吉尔军前，圣主又超拔臣为都统。臣纤毫未效，且屡荷鸿恩深重，即粉身碎骨，亦实难报答。今臣不幸，为未能瞻仰圣主金颜，毫无寸效，极为愧悔。臣有一子，名曰乌米泰，臣出征时五岁，今年十三岁，何能为国出力。臣嘱现在军前臣之叔父原牧长阿弼达之子前锋侍卫准扎布、臣兄原骁骑校班岱之子荫生图巴扎布曰：我等祖、父世享国恩深重，今臣不幸，尔叔、侄二人教育尔弟，不惜年幼，好生黾勉效力，以报圣主鸿恩。等语。为臣将死，除将所筹之事另折奏闻外，臣涕泣具折谨奏。

1574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参原湖南巡抚魏廷珍草率具题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内阁大学士臣马齐等谨奏：为题参事。

该臣等查，户部议复，湖南民赋钱粮奏销展限等事。

因原任巡抚魏廷珍原本内，只有驿粮道为公出边等语，并未写出姓名。[由部照伊之原奏议复，以至未增书姓名](**朱批**：例内。)凡具题事，有应写官员职衔者，务将姓名一并写出[应写]。若不写出姓名(**朱批**：未写者无。)[则孰知何，况非具奏之礼。]魏廷珍身为封疆大吏，理宜仰体皇上简用之恩。诸事[甚忠甚慎详](谨)应详审具题。今魏廷珍于所奏案件并不留心，(**朱批**：违例。)草率具题，殊属不合。伏祈，将魏廷珍交与该部察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大学士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协理大学士事务尚书臣徐元梦、大学士臣张鹏翮、协理大学士事务尚书臣田从典。

1575 都统噶尔弼奏报副将军阿喇衲病故日期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署理布隆吉尔军务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奏闻事。

臣六月二十六日抵达布隆吉尔，见副将军阿喇衲病势沉重，甚为虚弱，但尚无妨。自七月初五日始病情加重，已不能食，十一日病故。故将阿喇衲遗折二件及大夫吴谦汉文奏书一并装入一匣奏闻。

1576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哈达等谨奏：为奏闻二麦已割，诸禾秀实缘由事。

切照今岁五月，雨水调匀，麦子、大麦长高尺余，可望大收，诸禾皆萌发，今将耘田。等情。先行奏闻外，自五月初三日至初四得雨沾足，初七日至初八日得透雨，初十日至十二日得雨沾足，十三日至十四日得雨沾足，十五日得雨，十七日至二十三日间或得雨，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得雨，六月初一日得雨，初三日至初四日微雨，初七日得雨，初七日得雨。目下麦子、大麦皆割完。因雨水丰足，洼田存水，田禾稍弱，但此地高，阜处诸禾甚好，皆已秀实，秋成可期。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知道了。惟据实奏闻，不得丝毫掩饰。

1577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发往三姓犯人多不好管制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查得，于吉林乌拉、宁古塔、三姓等地皆有发配官差上行走、赏赐为奴之犯人。今查三姓送来发配犯人册，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二年六月，发配官差上行走之人一百三十九名，欲赏给穷披甲为奴之人八百七十八名，发配永带铁索之犯人三名，共计一千二十名。又据三姓协领锡巴里呈称：将作恶行乱拟赏为奴之人，赏给穷兵丁后，虽受其益，但我处兵少，且发配犯人从此又日渐增多，似乎难以查管。等语。

为臣查得，三姓地方仅有兵二百八十名，加之官员不及三百。彼地所用缺少，产粮不丰，又乌苏哩、绥芬等处紧要关口，距离宁古塔六百余里，此间又无驿站。此等人皆系圣主法外施恩免死之犯，皆非善类。今三姓地方官兵不多，而由部陆续发配至此之犯人较官兵多数倍，查管颇难，且聚集一处日久，又不改其恶习作乱，亦未可定。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兵部、刑部会议具奏。

1578 都统弘昇等奏请监察御史尹达里欠银限期赔偿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

镶白满洲旗都统兼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查得，去年五月户部咨称，臣旗马尔赛佐领下监察御史尹达里，曾去长芦盐差，受取商人二万两银，故由领侍卫内大臣公阿尔松阿等会议，于雍正元年五月初一日面奏，奉旨：尹达里、莫尔浑、孙塔著革职留任，限一年追完。若再不完，著从重治罪。钦此钦遵。尹达里现已革职留任，催追钱粮在案。尹达里所欠之银，自去年五月由户部咨催之日起，至今年五月，已期满一年，但仍未交分厘。查尹达里所有房屋三十一间，男女老幼有十六口，折算其名下应赔银二万两，共折银一千三百三十两，尚欠银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两，故拟仍照前旨革职，再限一年追赔。至尹达里现有十六口人，拟交户部外，将其房屋，拟令甲喇佐领折价上交户部。若一年限内仍不完欠银，则将尹达里拟交刑部从重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兼议政大臣、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副都统臣觉罗巴延德。

朱批：一年限内分厘不交，著革职拿禁，限一年完赔。

1579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报议处行贿徇庇官吏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议罪事。

据先参奏之庄头姜回子于分王时，以银行贿一案，讯郎中巴什，将分于果郡王庄头内姜回

子，而领催七十五给尔银三百两、骡一匹，尔具奏前日，即派出庄头李玉坤，给姜回子之缺。供称：分王时，郎中墨尔奇同巴什我共同办理。因派取庄头等恐泄漏，故携至武英殿，派取李玉坤等七庄头。原并无派取姜回子，后造册时，将协理佛保携至武英殿书之等语。

讯领催七十五：尔等官员派姜回子分与果郡王，尔给巴什银三百两、骡一匹，即更改姜回子，将李玉坤派其缺。尔代姜回子如何求情，此外，又代何庄头求情？行贿之处均如实招出！等情。供称：去年八月，庄头姜回子来我处，探将伊未分给王家之信，向我请云，我请内大臣马五之家人白栋传探信，称无伊之名，我告之姜回子，留其一骡骑乘，并无收姜回子银三百两，送与巴什之事。等语。

枷讯姜回子：将尔点派果郡王，尔祈请七十五，给巴什银三百两，骡一匹，尔之缺则派遣李玉坤。尔如何求情，给银之处，诚实招来。等情，供称：去年八月，领催七十五前往我家，向我称此次分王甚严，倘尔耗费银一二百两，方可保。尔应往京城探信等情，我来京城，往七十五家，言尔代我求情后。七十五语：将尔之事交付我，我向郎中巴什求情，尔回家等候，俟事完竣，送银三百两，现将尔骑来之骡留与我，言后，我便将骡留与伊而归。后遣我家人来探信，七十五向我家人带信称：尔等事竣，口允三百两银速送来。我即遣额内男鞑子送银一百两，继之我亲来时，复携给银一百两。两次共给银二百两、骡一匹者是实，另一百两银，我未给等语。

讯七十五：姜回子供内称我往七十五家，请尔代我求情，七十五语，将尔事交与我，我向奥巴什言，俟事完结，送银三百两。后遣我家人来探信，七十五托我家人带信称：尔等事竣，口允之三百两银速送来等因。我差额丁鞑子送银一百两，我亲来时，复给银一百两，等情。由此观之，尔代姜回子向巴什求情，将李玉坤差遣姜回子之缺，送与巴什银、骡之处均明，尔惟称取骡一匹，并未取银送与奥巴什求情之处，可如此谎供？凡情如实招来！等情，掌嘴问之。供称：去年姜回子往我家，称此次分拨王时，尔代我探取有无我名，倘有我名，尔即代我求情，我稍用银两等语，是以我指向郎中巴什，将尔事交与我，我向巴什求情，务使尔事成，俟事完竣，尔送银二百两等语，将伊之一骡留之。后分王具折，因无姜回子之名，向伊之家探信之人携信称：我将尔等事已完，速送银来等情。姜回子差其额丁鞑子，先送银一百两，后姜回子本人又携银一百两给我者是实。此二百两银、一骡，均我收取，并未给巴什，亦未代姜回子向巴什求情之处等语。

讯庄头李玉坤：分王时，原派取姜回子，后又关尔为其缺之处，若何？供称：领催七十五于去年八月往我家催官赋，提起分王事，七十五语，无尔之名，有姜回子之名，尔若花费一二百两银方可保。言后，我思之，我祖父世代为庄头。我岂敢违法行贿？乃未从。故七十五即往姜回子家，如何言之，即将姜回子领至京城，贿给银三百两、骡一匹，故伊之缺将我分给王。以此我派我弟李玉伦往七十五家探信，遇姜回子家额丁鞑子往七十五家送银。七十五言，此银现我即送往巴什家，因尔等不花费银两，方将尔等分给王等因，告之我弟。等语。

将此讯李玉伦，供称：去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为询将我等如何分给王之家事，往七十五家，遇姜回子家额丁鞑子往七十五家送银二百两。问之，七十五向我云：此银我现即送往巴什家，再一百两银我用。共银三百两、骡一匹，送给我。尔等倘花费银一二百两，何至分给王。将尔兄之名，于十二日携至武英殿改写矣。等情告于我。等语。

枷讯七十五，李玉伦供内，为询将我等分给王之处，前往七十五家，遇姜回子家额丁鞑子送银二百两。问之，七十五向我称：此银我现即送往巴什家，再一百两我用。共银三百两、骡一匹，送给我。尔等倘花费银一二百两，何至分给王。将尔兄之名，于十二日携武英殿，改写矣。等情

告之。由此观之，尔向巴什求情，姜回子之缺差派李玉坤，显见将银二百两、骡一匹，送给巴什。然而，尔司将分王之事作价而行者甚属实。尔如何求情巴什，送给银、骡？此外，又何人何事求情于尔，尔又向何人何处沟通，给银几多之处，均如实招来！等情。供称：我指望巴什，骗取姜回子银二百两、骡一匹是实。并实无向巴什求情给银之处。此外，竟无人向我求情，相勾结之处；我收银二百两均已承认，倘诚然有，我仍不供出，何能随此重刑？等语。

讯会计司之协理佛保：郎中巴什如何将尔携至武英殿，如何以姜回子之缺改写为李玉坤之处，如实招来等情。供称：我乃会计司协理之小的，去年八月不记日期，郎中巴什唤我至武英殿，将分王庄一等之折稿交与我，言照此写，我便照此写了，并无修改之处，此稿中亦无庄头姜回子之名等语。携来折搞核查，并无修改之处。

臣等议得：枷讯领催七十五，称去年庄头姜回子往我家，言此次分王时，倘有我之名，尔即代我求情，我稍用银等因，我指望郎中巴什，言将尔之事交与我，向巴什求情，俟尔之事成，完竣之后，尔送银二百两等情。留伊之骡一匹。后具奏分王之折，因无姜回子之名，向伊家来探信之人带信云，我将尔等事已完，速将银送来等因。姜回子便差其额丁鞑子送银一百两，后姜回子又亲携银一百两给我。我指望巴什骗取此银二百两、骡一匹是实，并无求情巴什给银之处，此外，竟无人求情于我与我勾结，收银二百两、骡一匹之处，已承认，诚有不招，岂能承此酷刑？等语。

查例载：凡行贿大小官同之名及诸署，指望骗取财物，计所取之财，若属徒罪以上之罪，发边卫充军，情节重者，仍枷两月充军。等语。将七十五照此例枷二月杖百，流打牲乌拉当差，所收之银二百两、骡一匹，以七十五家产，催征入官。

枷讯庄头姜回子，称去年领催七十五向我言，此次分王甚严，尔费银一二百两方可保等因，我往七十五家，言尔代我求请后，七十五云，将尔事交与我，我向郎中巴什求情，俟事竣，送银三百两，将尔骑来之骡留于我，我便将骡留与伊；后我差家人来探信，七十五向我家人代书称，尔等事已完，将口允之三百两银速送来等因，我便差额丁鞑子送银一百两，续我亲又给银一百两，共给银二百两，骡一匹是实。等语。

查例载：凡人因事以财贿赂官吏，侵犯法律，按所给财，坐赃议罪，若二百两，杖七十，徒一年半。等语。姜回子按此例，革庄头，枷二十五日，杖七十，将其子并给能管之庄头，永不准补庄头。

员外郎阿娘阿供内：分王时，我同郎中墨尔奇、巴什共同办理。派取庄头泄漏，故携至武英殿，派取李玉坤等七庄头，原并无派取姜回子之处。协差佛保供内：去年八月郎中巴什唤我至武英殿，将分王庄头折稿交于我，命照此书，我即照稿书之，并无修改之处。此稿内亦无庄头姜回子之名等语。携折稿核对，与伊供相符。庄头李玉坤供内：领催七十五于去年八月往我家催税，提及分王事，七十五言，无尔之名，有姜回子之名。尔若费银一二百两，方可保。云云。我未从，七十五即往姜回子家中，如何商议，即领姜回子至京城，贿送银三百两、骡一匹，伊缺将我分给王。以此我差我弟李玉伦往七十五家探信，遇姜回子家额丁鞑子来送银。七十五语，此银我现即送巴什家，等语。李玉坤弟李玉伦供内，去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为询问将我等如何分给王家之处，前往七十五家，遇姜回子家额丁鞑子送银二百两。问之，七十五向我称此银我现即送往巴什家。尔等倘费银一二百两，何至分与王，将尔兄之名于十二日携至武英殿改写之，等情告于我。等语。

李玉坤、李玉伦既然业已分给果亲王，不议外，郎中巴什不晓七十五指望伊而行之情，员外

郎阿娘阿、协差佛保，经审无涉，均无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兼闲散大臣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臣赖保、李延禧。

朱批：依议。

由此观之①，尔司将阿哥等分家事，以为商而行甚实。此外，先分阿哥等，孰以如何求情，赐贿银几多之处均招出，主亦甚熟悉尔。尚以尔为贤章京。尔今均如实招出，主仍宥尔。尔等此项事，主均闻之，尔若仍不如实招供，肆意隐匿巧供，将尔枷号，务将前事均招出，等情讯之，据供：分王事甚要，恐有泄漏庄头求侥幸之弊，我同郎中墨尔奇、员外郎阿娘阿，在武英殿内一厢房，不准一人进，商派给王等之庄头。李玉坤分给果王，原并无姜回子之名，后具折时，墨尔奇另公出，我同阿娘阿招会计司协差佛保至武英殿书写，姜回子之缺差派李玉坤，七十五赐我银三百两、骡一匹，均无影之事，奴才屡将圣主训谕，日存于心，尚可为人，岂敢行此之弊寻死。等语。

讯员外郎阿娘阿，巴什供内，分王时，同尔于武英殿商议，派取庄头。尔等原派取时为谁？等因……【原档残缺】

158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引见副将纪成斌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准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赍回谕旨：今西宁军务既已完竣，命副将纪成斌经驿站往京城引见。钦此钦遵。臣率纪成斌，咨行奋威将军岳钟琪。今纪成斌于七月十七日抵至西安。除休整数日，于二十二日经驿站遣往京城外，伏乞事先谕该部，俟纪成斌抵达后，带来引见。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该部知道。

15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晋封颇罗鼐并赏赐有关效力人员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

据理藩院奏称：议政大臣等复议内称：驻藏内阁学士鄂赖具奏，请对坡罗台吉颇罗鼐另施恩。请对随康济鼐效力之拉藏汗属厄鲁特阿里克等处唐古特第巴等，共三十二人，酌情嘉赏。再，施恩封赏拉达克汗之处，大将军年羹尧始终办理西藏事务，既然稔知，封拉达克汗之事，咨行大将军，或即封汗号连同封郡王，或咨行鄂赖，转询拉达克汗之意，再将应封之处，经议定具奏到来时，再议。赐颇罗鼐等扎萨克一等台吉衔，及议赏随康济鼐效力三十二人之处，亦咨行大将军，详议具奏等情。等因具奏前来。

窃臣查得，封颇罗鼐等为扎萨克一等台吉、赏绸，对随康济鼐效力三队三十二人，分队赏赐之处，均照议政大臣等所议。对此三十二人，赐伊等头衔事，咨行驻藏内阁学士鄂赖等，转由达

① 此段原在全文中间，因与前后文不衔接，故补译在后。见台湾出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廿九辑（满文谕折第二辑）874—875页。

赖喇嘛领据，亦按所编三队赐以头衔。

又查得，拉达克汗，系助康济鼐效力之人，康济鼐封为贝子。今若将拉达克汗逾封康济鼐衔，康济鼐灰心。倘将拉达克汗与康济鼐封为同等衔，伊又以伊为国汗，虽封之未必感恩。故此，臣之意，暂免封拉达克汗，依议政大臣等议降旨，嘉赏丝绸等物。嗣后，拉达克汗复有显著效力之处，再予晋封，伏请圣裁，为此谨奏。

朱批：议政大臣等议奏。议政处议，已照尔所奏施行。

15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完欠官员开复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开复官员情由事。

切臣查得，德音前参亏欠钱粮之案内，有有抵一项及无抵一项。有抵之项，盖苏克济等借军需之名，指称官俸工钱挪移库帑而致亏空者，故臣等议奏，现俱责成苏克济赔补。无抵之项乃州县官员私自挪用而致亏空者，故责成各亏空州县官员赔补。兹经严追，应赔各银已完十分之三四、五六不等。其中原孝义县知县张昌、长子县知县吴世用知罪效力，将其前欠所有银米俱照数完赔，情尚可悯。臣为勉励众人奏请开复，将其与本一同送京引见。皇上若准开复，以臣之见，张昌乃自正白汉军旗举人录用之人，为人勤慎，居官等列可者。吴世用虽文章稍弱，却为人憨厚谨慎，浙江进士出身。此二人既属因亏空惩罚之人，兹若复得一职，必会奋勉以求。皇上若看似可用，伏乞赐给卑臣，以山西现出之缺酌情录用，则其熟谙事务强于生手，且未完钱粮者见此榜样，想必亦不忍坐等竭力完欠也。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这些人罪已赎完，理应宽免。知道了。

15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并秋粮长势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经派人勘察各属地方秋粮，据报南面自闻喜县至霍州一带地方，六月雨水不足，自七月初二、初三日方才陆续得雨，谷穗尚未秀实。泽州所属阳城县地方，六月雨水亦未足，谷物之情无定。此外太原、汾州、大同、潞安等府属地及平阳府以北各州县地方谷物俱好，现已间隔开始成熟。八月初七日秋分过后开割。到时再将每亩收成多少之处查实具奏。（**朱批**：每亩收成多少之细数，朕看起来太琐碎，此细数照奏，将何府何州平均共收几分，汇总另缮一折奏来。）再北面浑源州广灵县地方，七月初二日下了冰雹，四五村黍子荞麦遭受雹击。另汾阳县，文水县六月初二、初三、十四等日下了暴雨，河水泛滥，数村沿河田亩被淹。等情。俱交付布政司遣员携银前往，按损失分数相应赈济。据去官勘查陆续来报，皆未成灾，凡雹击淹冲之田已相应赈给银两。等情。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今岁上苍赐佑，天下光景可书大有。似此可以不至为灾者，不具本好。（原文系汉文）闻贝子允禟家人在平定州水头二地，其属随人太监强梁将民人打成重伤。此等之事尔若未闻，有何道理？闻之隐瞒不奏，殊负于朕，为此朕颇心寒。抑或尔等同属一旗素来相识，或有何深恩厚泽亦不可料。抑或朕不中意允禟，莫非有何冤枉？或畏于伊等，惧其尚有势力？殊属非

也。著速查明另折参奏。朕已降旨矣，尔若表示无可奈何，则尔自取重罪。

158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随同游猎途中雨多而住宿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十七日起行，住宿南石槽，此日降雨，众人行装车辆赶来稍迟，故又住宿一日。二十日，住宿姚厅，夜三更至天亮，天在降雨，故于二十一日又住宿。仰蒙圣主之福，随围奴才等皆好，并无他事。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和硕怡亲王臣允祥、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知道了。此次学习游猎，并不兼程急驰，纡缓日行甚好，马武追赶前来，亦更容易。自抵木兰之后，马武可怜，尚不曾哨鹿一次。伊抵达后，再降口谕。

15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准水陆守备千总升用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遣员查视台湾兵丁，见各营兵丁全部满额并无空额。其中南路参将李俊、北路参将何勐训练兵丁稽查地方甚善，急公竭力，军民俱赞其好。总兵标下三营兵丁训练亦勤，水师副将标下三营兵丁训练平常。查水师守备阮洪极为懒惰，除即行参劾外。副将魏大有善饬水师，管束略松。游击蔡正文、陈汝健皆系由侍卫补任者，尚不熟于营务，现饬令伊等严加训练，对所属水师勤加操演，倘训练不力，再思调转参劾。据查福建守备中台湾总兵标下守备张进、赵国柱、北路守备杨谦、福宁总兵标下守备杨景英、连江守备刘国仁、枫岭守备穆春龄、臣标下守备裘郎、巡抚标下守备廉英此八人皆属精干有为。伏乞皇上恩准将此八名守备记名，用以福建陆路游击都司之缺。查福建千总内，兴化千总杨保、罗源千总范志远、长福千总蔡嗣、澎湖千总萧永华、巡抚标下千总杨左玉、臣标下千总苏定元此六名千总皆属精干，征剿台湾曾经出力。建宁千总钱昕、台湾千总林道、蔡彬三名千总皆精干有为。伏乞恩准将此九名千总记名，视福建陆路守备之缺，与年满千总一并补用。除前将福建熟谙水师千总胡光等六人保举外，兹经详查澎湖千总刘谋章、曾谋、烽火千总曾涛、闽安千总李夤、淡水千总陈深、台湾千总洪九，此六名千总亦甚熟谙水师，精明能干，伏乞恩准将此六名千总亦记名，继前保举之胡光等六千总之后补用福建水师守备员缺。查整饬水陆营伍，俱赖得以良材。臣谨记圣训，唯以得贤为要，故将福建守备千总优良者选出奏闻。恩自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缮本具奏。

15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视浙江官兵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巡视浙江官兵恭请训示事。

臣此次巡视浙江军营，见兵额均已补齐，兵丁空额之风业已刹住。臣仍将不时稽查，倘有暗中空额者，即行参奏。再军容旗纛兵丁服饰皆整治一新，各营新增设子母炮二千五百门，所造腾

牌腰刀二千五百件亦俱配带于兵丁身上编队演示矣，军威尚壮。长枪全新，平常排枪等枪半新半旧，甲胄亦半新半旧。此二项将分二年陆续更新，(**朱批**：甚善。)俾使军容齐整。检阅兵丁编队操演，杭州副将李赞、台州副将蔡良、严州副将郝宏勋、绍兴副将胡山、乐清副将王廉、平阳副将李天智、宁海副将袁含、温州守备王洪此八员操练兵丁俱好。金华副将袁国宗、嘉兴副将古洪梁、湖州副将穆廷弼，此三员不甚明白操兵之道，其自身尚可，(**朱批**：官至副将如何不会操兵？从那里升来的？)因其尚有学习之心，故分别派遣会操兵丁之员上紧教习。倘教之仍不堪任，再予参奏。(**朱批**：这是什么话，已另降旨矣。)衢州副将马林平时训练兵丁整治军容俱好，唯现年六十多岁矣，身体虽尚强健，耳已聋矣，是以呈请休致。至游击内刘汉中、倪启宪、郝禹、谭耀龙才能尚可。都司内孙上进、黄永泰，守备内陈伟信、胡林、陈先、陈晖才具均好，另折奏请恩典。除以上者外，武职内劣者俱已参奏矣。(**朱批**：此等参处恐有枉者。)千总把总亦已甄别选用。其余年壮才可者现正加紧教习，再陆续给机会试用，以甄别善恶。又查浙江四总兵内，新任之定海总兵张普为人诚实稳重，感戴主恩，诚心实意期做好官。(**朱批**：此人原是出类的好的，今若不移初志，责任重大而不骄纵，则真好矣。)自其受任，诸项旧弊利益概为禁革，此人必能成为好官。再处州总兵王安国才具优长，曾经出征效力，人亦敦厚明白。温州总兵戴昆，七十一岁矣，身体虽瘦，但步履依然矫健，将三营甲胄全部更新，(**朱批**：○)督官严厉不留情面(**朱批**：不明白事的人何能有此二项？若当，宽严相济亦不妨，只恐不当。)此乃其优之处，唯不明事理，喜怒无常，且不通水师，致水师营务大大废弛。黄岩总兵林达，(**朱批**：此人闻得平常。)福建人，粗通水师，但心中无数，常听家人亲戚之言，水师事务措置不均，毫无整饬之才，只因臣约束甚严，方未有太多情弊。(**朱批**：能服约束就好，那里有许多上智安行的人。)唯水师要地亦不甚得力。此次臣又再四告诫，以观其改否。臣无私心，唯不善识人造成错误。故备陈实情，奏请皇上明鉴指教。

15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水师游击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查水师以得良将堪称重要。臣此次巡察，见浙江水师好游击甚少。自守备内甄别看得，乍浦守备朱胜、定海守备陈先、宁海守备陈辉三水师甚好，众亦俱称其善。伏乞恩准将熟谙水师之守备朱胜、陈先、陈辉记名，用为浙江水师游击。甄别千总看得，定海千总蒋文义、洪恩、黄岩千总汪德、钱煊、温州千总杨志清熟谙水师。温州千总张晋升，虽不通水师事务，但才具好，不行弊，不收商船渔船钱物，巡查海口颇严。伏乞恩准将熟谙水师之千总蒋文义、洪恩、汪德、钱煊、杨志清记名，用以浙江水师守备，将善守海口之千总张晋升为沿海营守备以用。再温州陆路守备王洪居官好，操兵好。象山都司孙上进、黄永泰、浙江巡抚标下守备胡林、黄岩守备陈伟信，皆才具好，熟谙营务。伏乞恩准将都司孙上进、黄永泰、守备王洪、胡林、陈伟信记名，用以浙江陆路游击都司。水陆各营旦择贤官良将以用，不唯利于地方营伍，众人亦受鼓舞。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此等保举之人著该部记名，遇有员缺请旨具奏。

15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赴京陛见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祈请陛见事。

切臣荷蒙主恩比天高比地深，语所难尽。虽蒙如是天恩，却未曾叩觐陛下，皇上绍临天位今

已二载，臣尚未得觐天颜。兹福建布政司库亏欠之十万银两，于皇上全恩之下俱已补完，征剿台湾所用之十六万银两，蒙皇上慈恤俱准销算完结，臣之种种罪愆悉蒙殊恩宽免。如今福建浙江两省年谷好，地方无事，臣祈请赴京陛见，瞻觐天颜，叩谢天恩。伏乞皇上恩准施行。俟旨到，臣一面奏明，一面起程，为此谨具叩奏。

朱批：目下浙江正在海潮，来年秋冬再看。

15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杭州等地夏稻丰收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奏闻事。

臣此次自杭州经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及福建之福宁州返回福州。沿途看得，六月七月雨水调均，六月稻子全部丰收，收得八分九分不等。秋冬稻畅茂秀实，米价甚贱。价贵者一两一二钱不等，黄岩、太平等价贱之处每石米仅为六七钱，地方安谧，贼匪绝迹，百姓生活安宁。文官除劣者咸俱参劾外，余下之旧官业已不多，俱知诫惧黾勉。新官亦各自学习行走，俟有机会试测后再区别其之善恶。臣沿途询问鼓励兴水利、建社仓、严保甲及革除衙役之弊等事，挨次开导务使官民和辑，共为地方出力，以仰副圣主爱民之意。并反复交嘱各官倘不贪婪苛酷，能为地方百姓兴水利建社仓靖匪盗除衙门诸弊即为好官，定会举荐；否则即为劣官必为参奏。臣将不时查访，竭力整饬吏治。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属员不应参者，不可就公差吹毛求疵，枉参其一。朕如此区别善恶乃为鼓励，若仍不悛改不正品行，别说余者不多，且一个亦不可容留，庶几扰害兵民搅乱地方。唯秉公论是非耳，不可以多少而论。未必新者就好，旧者就差。新官劣迹一旦败露，则更加历害，毫不逊色。黄叔琳、李英贵是榜样。朕用人多松，皆其自取耳。（后二句系汉文）

15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谕事。

窃臣请安折内奉批旨：朕躬甚安。尔好么？钦此。臣所奏浙江四月得好雨，臣五月减从赴浙一折内奉批旨：览折畅悦。钦此。又奉批旨：尔等省臣出行当多思持躬之处，过分强调减从若不合规制，亦有碍观瞻。是否扰害地方，并非是多带几个人，而是牵扯面大。否则沿路令兵丁地方官员护随亦好么。再务必遵照朕旨而行。总督不可与地方文职胥吏相比，唯属员之过多应酬果能禁止则已，此等虚名之事乃朕所不愿者也。钦此。臣伏读之下，得知圣躬万安不胜欣慰，蒙皇上垂问感激不尽，又蒙奇旨教诲，心胸豁然开朗，当即恭设香案，叩谢训谕。臣首次出行时，因官兵开道护随者少，显得略为平静。后钦遵皇上之旨到何处即令何处官兵随护，轮番护卫，官兵不累且甚威风。至食用之项素来不备，奢靡之事自然亦无。皇上持官箴大处恳切降旨，乃至论者也，臣不胜感怀，谨叩谢训谕，奉批旨一件缴送，谨奏。

朱批：所到之处切勿自轻自贱，责任重大。

159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包容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鸿恩事。

臣为祖父胡彰阿过继为嗣奉旨准行奏谢主恩一折内奉批旨：知道了。尔兄冯泰，朕以前多

闻其人可也。兹见不过一善良之人，既无劣迹，亦毫不出色，人属平常。尔兄弟之辨别，亦仿效年希尧、年羹尧之式。不过戏言，写来发尔。钦此。臣伏阅批旨，正为我兄弟懦弱无能而忧愁，蒙皇上天地之恩予以宽容不胜感激，当即叩谢鸿恩。臣承恩优渥，却毫无报效，为此日夜焦迫，皇上频频颁恩，将臣种种罪愆咸俱宽免，今洞悉臣兄冯泰庸懦无能，复谕包容，恩实无穷，臣我兄弟二人委实难以酬报。臣不胜惶悚感激，故此缮折叩谢鸿恩，恭缴批旨谨奏。

朱批：知道了。朕素性即如是敦厚。

159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台湾知府任满改调内地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旨事。

切查台湾道府官员，昔日任满三年则即升迁。六十年因台湾匪患，臣奏陈道府厅县官员因苟且熬过三年即可升迁，并不为地方尽心竭力。此等之员届期三年，凡居官好者晋升加级，留任三年再为奏用，居官平常者停止晋升，仍调转内地知府以用，居官恶劣者即行参革。等情。奏行部议在案。兹台湾知府高铎任满三年。查高铎于钱粮事务甚为谨慎，三年之中，台湾军需钱粮拨办甚为精细清楚，不行弊窦，行止合理，入亦可也。唯胆小不胜重负，繁剧之事常惧而推诿。台湾地处海外，凡事道府之员若不身当其责，必致误事。是以高铎在任三年虽甚辛苦，但台湾军民并不赞其为好。此亦为仅能洁身自保，不行公干，不堪地方之事所致。臣愚以为，高铎虽然慎于钱粮事务，但人胆小，惧于海外之事，倘在内地尚称好知府。福建现出汀漳道、泉州知府二缺，高铎或调补内地道府，此台湾知府员缺，伏乞皇上简选一稔知贤员补任。此缺甚属重要，经与巡抚黄国材商榷同意，故臣备陈实情，奏乞皇上明裁指示。

朱批：已饬部汀漳道员缺暂且候补，台湾知府得人后再颁旨将高铎补为道员。唯此缺甚属重要，务必得有历练稔知之人才好。

1593 都统苏丹奏报抵达西安任将军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署理驻防西安等地将军印务之都统臣苏丹谨奏：为奏闻事。

提督杨启元临抵固原时，臣一面派中军参将马继勋携提督印敕往迎杨启元，臣则立即起程，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除受任将军之情另行缮本具奏外，将军分内之事，臣将钦遵圣主慈训，竭能效力，凡事皆与总督年羹尧同心协力。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所奏知道了。尔年迈注意爱养身体，于衰老之前多辅弼朕几年，为国家效力。

1594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护身宝石等物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切臣毫无寸效，且屡蒙圣主重恩，臣达鼐正愁未能报答之时，圣主复以臣达鼐出征，赏赐护身宝石、甲胄、裘衣，洵乃臣达鼐之非分之享。仰蒙圣主似此高厚之恩，臣达鼐为皇事尽力报效外，莫可言喻。为此谨奏，叩谢天恩。

朱批：所奏已悉。尔等连连劳累，出力不歇，朕每思与心不忍。惟上天垂鉴尔等忠心，诸事如意，以成太平凯旋，等候立功奏疏，将欣悦览之。

1595 辅国公普照奏请各省照浙江直隶例普行摊丁归地事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普照谨奏：为仰请普行摊丁归地，以广皇仁于万世事。

臣查地输正赋丁纳徭银，此天下之通例也。因徭银出自人丁，而内有逃亡病故年老等项，应行开除。且滋生日繁，新增人丁，又当加额，所以定例必五年编审一次。值编审之期，地方官则按里挨查，逐户传询，以防隐漏。查询确切，造册报府，知府核实，转送布政司，布政司核明，详送巡抚，巡抚始具题送部。而此编审一次，增朝廷之正赋有限，滋格外之需索甚多，户部户科，则有编审额规，巡抚司府衙门，亦俱有一定之陋规，皆取之于地方官，而地方官，则悉派之于百姓，如每丁徭银，不过一钱者。遇编审之年，则每丁必费三四钱矣。因此丁银，仕宦绅缙，例所优免，唯此茕茕小民，一任州县需索，莫敢声言，而且专候审查，城乡往返，废时失业，更为尤甚。其所以不能免此者。总因开除新增，两项人丁，关系钱粮耳。今臣细查定例，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内，奉圣祖仁皇帝上谕：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宜施宽大之恩，共享恬熙之乐。嗣后，直省各地方官遇编审之期，察出新增人丁，止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不许有司于造册时，借端需索，用副朕休养生息之意。钦此。钦遵在案。后遇编审之期，各省遂将新增人丁数目，另造清册，名为盛世，滋生户口册，总不输纳丁银也。其康熙五十年丁册内之人，有老死开除者，又不便使钱粮缺少而各省地方官因摊派于新增人丁，以补其额。是新增人丁，虽有优免之恩纶，不无补额之私派，然朝廷钱粮总以五十年丁册为定额，而开除新增两项人丁，总无关于钱粮之盈绌矣。向日惟浙江一省之丁银，系摊派地亩之内征收。近日直隶抚臣李维钧题请，直录一省亦照浙江之例，摊洒于地之内征收，蒙皇上天恩准行。臣昨自西安回京，目击直隶境内遍张奉旨摊丁归地告示，百姓无不感颂皇仁。臣愚意以为直隶一省，既可摊丁归地，而使百姓感激天恩，则我皇上宵旰勤劳，无刻不以爱育黎民为念，而摊丁归地之法，无亏朝廷额赋，而永革编审积弊，实大有益于民生，似可将各省丁银，俱照浙江直隶之例，摊洒于地亩银内征收。第恐各省地土之肥瘠不一，丁银之多寡不同，又不可不量时度势，因地制宜。伏乞皇上敕令各省督抚秉公确查，详议明白，复奏到日，我皇上特旨准行，则皇仁普及于寰区，百姓沾恩于万世矣。谨奏。

1596 辅国公普照奏请剔除刑名锢弊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普照谨奏：为剔除刑名锢弊，以重民命事。

窃臣未尝身任一日地方事务，何敢轻言刑名利弊，然唯局外旁观，愈觉是非真切。臣查刑名案件，莫重于命盗，而其中多有情节相似，而罪名则生死悬殊者，如白昼抢夺罪，止杖徒，白昼截劫，一概枭斩。而纠众之中途抢夺，实仿佛于白昼截劫也。谋杀人，因而得财，首从皆斩。斗殴故杀人，因而得财，则一人抵命。而斗故杀之，因而得财，又仿佛于谋财害命也。威力主使殴打人致死，则下手者拟流，主使者抵命。同谋共殴人致死，则元谋者拟流，下手者抵命。而元谋之

扬威喝令，实有似于威力主使也。斗殴杀人，则秋后绞，逢热审必请缓决，遇恩赦即邀减等。故杀人，则监候斩，热审必列情真，恩赦亦祈不宥。而斗殴之致命伤，多立时身死，又无异于有心故杀也。诸如此类，难以枚举。虽大清律所载，固明白详尽，而地方外吏，不能亲加体认，悉委于幕客胥吏之手，而此辈沾沾于一条一句之父义，胶执牵扯，援律每多未协，审解常致驳诘。甚有上下颠倒，互相舛错，知府以州县审拟为非，驳饬改正，而臬司又照州县所拟，而驳饬知府，巡抚又照知府所拟，而驳饬臬司。兼之外省积习，以为刑名，题案不细加推求，恐有渗漏，万一部驳，便难挽回。所以吹毛索疵，过为搜求，甚有一层，衙门驳诘。至于三四次者，究其罪名，多照原议，层层驳诘，不过叠加文，致以使其上下前后一辙而已。倘偶有冤抑之事，则锻炼已周，莫可指摘，及至法司核拟，不过依样完结。况驳诘往返，耽延时日，不独州县徒受无辜之迟延参罚，而人犯之跋涉淹禁，更多拖累，瘦毙之惨，此上司之故为驳诘，实刑名中第一锢弊也。伏查新例，已改定承审限期，如有舛错之案，委员另审，似可免驳诘拖累矣。然总不能除其锢弊者，皆由于事情初发觉，人犯甫到官之时，州县不过草率摘取口供，并不细加究问，及至定案时，延挨日久，变态丛生，始备审情由，细录供招，已难免欺伪，及解上司复审，不无供情互异，不得不细加驳诘，互相锻炼矣。此州县录报初供之法，不可不定。况上司之驳诘，非因口供前后互异，即缘情节与罪名不符。然口供出自犯人，如前后口供互异，应向犯人诘讯，不应驳饬问官。如情节历审相同，仅止罪名舛错，则错拟例有处分，更宜附招揭参，何须又行驳诘？是上司之驳诘，原可禁止。臣请嗣后凡属命盗，及一切斩绞重案，无论原被干证一经告发，即将现在到案人犯细加究问，再四推求。若有游移，必追究明白，即叙明到案日期，备录口供，通报上司存案。俟人犯拘齐，审定罪名，一面解府，一面即录叙供招，声明解府日期，通报臬司巡抚。其州县承审限期，务以人犯到齐之日起，扣一个月，即招解送府。若州县迟延，仍参州县。倘州县已于一月之内审解，而知府臬司疲玩迟延，致逾承审例限，则知府迟延，竟参知府，臬司迟延，竟参臬司，不得如从前，毋论司府迟延，独将州县枉参，以受无辜之处分。至知府亲审之时，如有供情互异，则向人犯细心驳诘，再四追究。果审出另有真情，则照依新例，另委能员就近确审，妥拟招解。俟知府亲审无异，则将错误州县职名，附招送司。其知府承审限期，务在人犯到案十五日之内，即批解送司。如应委员另审者，即报明院司，以再审之时，人犯到案日扣限。至臬司亲审之时，如与知府相同，即据实转解，或与知府所审不同，亦照新例另委能员调赴省城，就近确审，不得将人犯发就委员地方，致滋往返拖累。俟委员审明之后，臬司再加亲审，解送巡抚审题。即将错误各官，随招附参。其前后审拟舛错之处，不许私行删改。如有徇情删改者，照删改口供例议处。若有审拟舛错，而上司不委员另审，仍故为驳诘者，即照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例议处。如巡抚将应拟死罪之犯，而不拟死罪，不应拟死罪之犯，而错拟死罪，则刑部必叙其舛错不合之情节，指出其错拟之罪名，具题请旨，令该抚委员另审，不得仅以情节可疑，显有情弊等语，含糊混驳。若只以斩误绞，以绞误斩，以秋后误立决，以立决误秋后，及军流等罪错误者，照例刑部改正，将错拟官员职名，交吏部议处，不必驳诘，致滋拖累。如此立法，庶冤抑之真情易吐问，官无文致锻炼之弊，案件易于速结，人犯免拖累瘦毙之惨，而驳诘玩延之锢弊，均剔除矣。臣查斩绞重案，民命攸关，是以例必具题完结。我皇上好生为心，犹敕法司核拟具奏之后，始行定罪，至详至慎，所以重民命也。乃边省地方，历来刑名案件，题报者少，皆因督抚专擅私行。外结罪人生死，全由督抚一时之喜怒，总无一定之刑法，或从宽枷徒了局，或严刑设法致死，甚有立毙杖下，处命狱中，更有掀枷杻项致死之法，惨不可言者，全凭督抚威福，不遵朝廷律例，此外结之锢弊也。臣请嗣后凡外省督抚有将

命盗，及各项死罪重案，匿不题报，私行外结者，不论曾否致死人命，一有发觉，将督抚革职。若致死人命者，照谋杀律拟罪。如司府州县隐匿不报，仍照旧例议处。其已经照例详报者，则司府州县一概免议。若致死人命，其听从指使之衙役家人，有能自首者，准其免罪。倘巡抚将重案外结，而总督徇情不行题参，总督将重案外结，而巡抚不据实题明者，毋论同城与不同城，知情与不知情，均各降三级调用，加级纪录，概不准抵。如是，则专擅外结之锢弊，可以剔除矣。臣查国家设立刑法，原以惩奸止暴，然刑具之轻重大小，律例备载样式，岂可违例混造？无如，历来外省刑具，多违定式，夹棍之粗细长短，虽有部颁旧式，而不专责上司稽查，难免私造混用。至于行杖之竹板，则有连根带节，分别一号、二号、三号名色。又有皮巴掌、木巴掌一项刑具，不知创自何年，动辄掌嘴数十，口耳眼鼻，鲜血横流，最为惨毒。此刑具违式之锢弊也。臣请嗣后夹棍、棍指、竹板等项刑具，必照律例之定式制造，送按察使验看之后，加以印烙，始准动用。竹板不许分作三号，皮木巴掌永行禁革。如有违式混造，无按察使印烙而擅用者，照非刑例议处，则刑具违式之锢弊剔除矣。臣闻俗谚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盖。甚言刑之不可滥用也。所以定例内开，夹棍、棍指非重罪不许擅用。即枷责之罪，律必指出条款，杖责多寡，亦分罪之重轻。是一切刑具，原不许官员任意滥用也。无如外官行杖，多寡全凭一时之喜怒，枷号人犯并不查对其罪名。且无论巨细曲直，正犯干连供吐一有枝梧，即非棍则夹。至若监牢之设，原以禁斩绞军流之重犯，非以收牵连波及之无辜也。所以擅禁，故禁律例之处分甚严。无如外官，无论将命盗牵连多有发监收禁，即一应细小事务，所犯不过杖罪，亦有任意监禁者。其狱卒之勒索凌辱，姑不具论，而小民一入监狱，不无忧愁抑郁，加以饥饱不时，秽气蒸逼，疾病易生，难免瘟疫。不分有罪无罪，均化狱怜，深属可悯。此滥刑滥禁之锢弊也。虽律例明有禁条，而外官仍然故违，所以稽查之法，不可不立。伏思，臬司一官，原属刑名，总汇一省之刑法，正宜责之稽察。臣请嗣后凡道府州县审事，有用夹棍刑具者，无论钦部案件，以及院批自理，必将某人因某事犯某项罪名，或用某项刑讯，或发监收禁，俱令报明臬司。其人犯进监之日，仍令狱官开明人犯年貌名姓，申报臬司。除府监外，凡州县卫所之监，原无狱官，向系吏目、典史等官兼理，应即令吏目等官申报。如各官审事，有滥刑滥禁，及不报明臬司者，按察使即照例揭报。如按察使徇庇隐匿，或失于觉察，经督抚查出，将按察使从重议处。倘督抚通同隐匿，经科道纠参得实，即将督抚照徇庇劣员例议处。如此，则滥刑滥禁之锢弊，可以剔除矣。臣查州县自理词讼，其所审断，不过户婚田土口角斗殴等项，本属闾阎细务，何可上渎宸聪。然因州县积习玩延，而小民实受害无穷。我皇上宵旰勤劳，求言若渴，无非念切恫瘝，轸恤民瘼，只期去民间之疾苦，原不计事情之大小。故臣冒昧为我皇上陈之天下人情，尚□争胜者多。一切户婚田土口角细事，总皆小民之所不能免，一时偶受屈抑，便思鸣官伸理。又有一等讼师恶棍，专以教唆词讼为活计，且以出入衙门为体面，良民本不乐于构讼，而此辈为之怂恿挑唆，代写词状，及坠其谷中，受尽涉讼之苦累，未尝不自怨自悔，而已噬脐莫及矣。甚有一种健讼棍徒。因人细事，捕风捉影，架题吓诈。不遂其欲，即妆砌虚词，平空提告，以图拖累。州县据其一词，难辨真假，势不得不批准查讯。一批准查，必须拘唤而差役下乡之恶习，不可胜言。视小民为鱼肉，以索诈为长技，估计家道贫富，讲究差规多寡，哄堂闹舍，鸡犬不宁。乡邻亲友，莫敢鲜纷少一拂意，不曰拒捕，即曰殴差，肤诉本官，极易耸听，辗转牵累，祸害立至。更有一种善于勒索之差役，毋论事情之大小真假，动曰奉官拘拿，将词内牵连男女老幼，概用铁绳拴颈，遍乡牵行，秽地由其安顿，步趋随其迟速，故为磨折，多方羞辱，令人不得不倾囊倒箧，饱填蠹壑。及至到官之时，势必发保候审，乡民多乏城郭，亲友不得不费钱恳

冾，始有人出名具结，保领候审。至讼师干证之规礼，往来□□之盘缠，此又其小焉者也。是州县未经一审，而案犯已拖累不堪，犹望州县秉公执法，速为审结，庶冤抑犹能伸洩。是以定例内凡州县自理词讼，必限二十日之内完结。如迟延逾限，该督抚查参。若督抚徇情不参，严加议处，正冀免百姓之拖累也。无如各省督抚将州县自理词讼绝不查问，任其迟延，我圣祖六十一年以来，并未见各省督抚有将州县自理词讼，以逾限查参者。故州县明知督抚积习，所以自理词讼，并不肯加意办理，依限速结，以致小民经年累月，守候无期，甚有数载未审。终任不结。及至新官到任，又将前官自理词讼，不分是非皂白，一概束之高阁，名曰注销。而□民之废时失业，破产倾家者，已不可数计矣。亦有因守候日久，仍苦冤抑不伸，而奔控上司者。上司恐长越告刁风，所以断不准理。即或偶有批准，亦不过发令州县查复，从无严催速结，查参迟延之事。所以州县一任批发，仍然沉搁。即偶有审结详复者，亦不过鲜纷逐释，并不按律究拟。虽明知健讼刁徒，亦只薄责示儆，总不按律坐诬，以致刁风愈炽，而良民之苦累更深。甚有州县，厌于听断，将词状交佐贰代审者。印官以批交为送情，而传贰以得批为发财，原被干连一概需索，计青蚨自镪之多寡，定两造审案之曲直，锱铢较量，行同市贩，是非出于微员，豪强愈肆凶焰，或夤缘钤制，或贿赂嘱托，鱼肉小民，荼毒乡愚，些微尤甚。所以，小民深痛涉讼之害，常有因些小屈抑无可审诉，辄服毒投河，自刎自缢，以冀拖累仇家而洩忿者。至于谋杀、故杀、斗殴杀等项人命重案，又无一不因户婚田土口角细事而起。此皆缘州县自理词讼之锢弊，而酿成小民无穷之祸害也。伏查，定例州县词讼限期，亦曾两次申饬，而至今并无一人遵行。推原其故，总因历来仅定处分之严例，不立稽查之善法，而人心不古狱讼繁兴，案牍纷纭稽查之术。督抚亦因无可如何，故将定例目为具文，是词讼册报之法，不可不定。臣查外省官员，凡放告之先，必颁状式，此旧规也。臣请嗣后，凡外官所颁状式，开明条款，只许陈告一事，不许牵扯多端。庶一案之头绪，清楚审断，既便稽查更易，其审理限期，务照定例，必于二十日之内完结，总不许委交佐贰代审。其上司批词，必照定例于一个月之内详复结案。如果有要犯不到，隔地提人，则预为详明俟人犯到案之日，扣二十日，一个月之限完结。若有逾限，专责巡抚查参。倘若徇隐失察，匿不咨参，将巡抚照徇庇例议处。自司府以至州县，凡遇上司批发及自理词讼，俱用申文报明。督抚审结之后，亦摘由录报。每年四季，自督抚起至州县，止将准过词状作何审断，据实造册。除总督自行咨送刑部查核外，其余各册，俱由巡抚送部。如所造册内有不秉公审断，及将健讼棍徒不依律坐诬者，即照故出故入议处。如此，则不独词讼易于稽查，而巡抚既属专责，便不致定例为虚文。诚可免良民词讼之拖累，息讼棍诬告之刁风，而外官自理词讼之锢弊，尽行剔除矣。第恐此法一立，州县惧迟延之参处，遇小民冤抑具控，意不为准理，亦未可定。如有发觉，照民之苦情不报上司例议处。巡抚知而不参，照徇庇例议处。庶劣员不致藐视民瘼，此又不可不一并申饬者也。抑臣更有请者，赃罚赎锾一项，以一州一县而论，为数固少，通直隶各省而计，为数甚多，丝毫关系钱粮，岂容侵匿。所以，定例每年令督抚确查有无自理赎锾，具题查核，正以杜侵欺隐匿也。乃外官除具题案内之赃罚赎锾，势难隐匿，故照例解部。其余自理案件，则不独入官，赃物一概侵匿，且往往觇两造之贫富，定罚赎之多寡。盈千累百，假公济私，不曰修城垣，则曰葺祠庙，花费无几，干没居多。而总督巡抚总相沿故习，每年概以并无自理赎锾题报。臣思，外官自理词讼，既令按季册报，则自理之赃罚赎锾数目，亦应造入册内一并送部查核，或解充饷。如有以多报少，隐匿漏造，及将所审事情，改换情节，不据实造报者，或本人告发，或科道纠参，一有发觉，将私改漏造之员，照溺职例议处。如此立法，则小民固免苛滥枉罚之苦，而朝廷钱粮不致干没侵欺，督抚题报亦不敢

仍前蒙混矣。以上种种诸弊，沿习日久，牢不可破。是以臣参订律例，细加体察，不可不逐件立法，速为剔除。虽审报初供，稽察刑狱，以及季报词讼诸条，事当创始，外官因增案牍之累，然累于官者甚小，利于民者甚多也。故臣谬抒管见，冒昧渎奏，可否采择，伏候圣裁。谨奏。

（原件系汉文）

1597 吏部奏请严审新任巡检吴廷相用假凭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江西巡抚裴徕度咨称：南康府都昌县左蠡司新任巡检吴廷相，到任缴凭后，查对文凭，花栏与其他文凭原版有异，凭上印信又较其他文凭印信窄狭不同，随即将此查问，据该员口供，卑职是直隶新城县人，于康熙十九年充本县工房典吏，于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役满，于八月内到部，考授从九品职衔。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补任此职。于本年十月内到保定府，因患病，哀求新城县典史张俊仁，任守道衙门讨出文凭给与卑职。等语。此中虚实难以悬议，随将吴廷相严加锁押，并将假凭一张，差委都昌县县丞卢兆聘解赴吏部，告投审夺等因前来。

查江西南康府都昌县左蠡司巡检员缺，先经臣部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分选授吏员吴廷相名字，于本年十月十六日将文凭封发直隶巡抚在案。今据江西巡抚将吴廷相并所缴文凭解送臣部，随将文凭细加勘检，花栏窄狭，汉字错落，满文俱不成字，科印窄小，挂号处系户部堂印，明系假凭，其原凭作何着落，官系假官，其原官在何处。再，铨选为朝廷大典，文凭乃赴任实据。似此假冒，大干法纪。况伪造清字，为罪非轻，印系户部，奸狡更甚。似此不肖之徒，弄巧藏奸，非严加研讯根究重处，终不能杜假官假印之弊。以理谨请旨，将吴廷相交与刑部，严行究审。并令行查直隶巡抚守道，务将原官原凭，并假官假凭情弊，审明定拟。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兵部左侍郎署理吏部左侍郎事臣伊都立、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知道了。该部严审定拟具奏。

15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崇明苏松因海啸而被灾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于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松总兵官陈天培呈报，本月十八日夜阴雨，东北风大起，海潮突涨，本地人言谓为海啸。十九日风愈烈，至二十日始渐定。崇明城内地势高，且水进城四五尺不等。（**朱批**：崇明本属岩疆，而海啸极可怕之灾，此情甚为严重。）房屋墙垣塌毁颇多，火药库内亦进水，水药皆湿。城外水更大，沿海一带村落地亩皆被淹没，人民死伤，房屋倒塌甚多。（**朱批**：观此情形，沿海村民断难幸免矣。朕甚伤心。）泊于海口之鸟船中，有一船人被冲去，今正派人寻觅，一俟寻获，另行呈报。等因到臣。即咨苏州知府蔡永庆，令速查明属县被淹情形，并将死伤几人，倒塌房屋几间，又被淹地亩实数，一并查报。等因咨行。窃臣思之，崇明一地远隔于海，本非产米之所，今偶遇水灾，必致于粮米断绝。倘经查明之后，始筹拨米石，则彼被灾之民无食，难以维持。今有去年钦派给事中所采买之米，除其卖与浙江者外，尚存有米一万四千石零。

臣拟从此米中动拨一万石，委派臣标守备冯瑞应、江宁府经历史毅，(**朱批**：甚妥，极宜。)沿江解运至崇明，即交苏州知府会同总兵官详查赈济，断不得使灾民失所。(**朱批**：著责成办理。)等因委派。至于被淹地亩，一经查清呈报前来，即与抚臣合词奏报。其伤亡人员，被淹房屋，臣咨商现署巡抚何天培，令苏州知府核查呈报后，即拟与有司等共同捐输赈济之。(**朱批**：所需较少，若尔等能行，即如此办理之。若有所难，尔等如此坐官，何以捐输？著奏衣用正项钱粮，不得向属员摊派。如果上苍可怜，地方无事，尔等羡余火耗漏规中落实，在盘费用度有余的，另奏明进献不好么？何在于此等上效力。凡事通融，人情之常，况朕之子民被灾，地方官员捐赈，与理亦欠通。若将无作有，以少报多，开销向日亏空，借此侵欺肥己，如此者，尔等亦非如此大臣，有此等者，亦难逃朕之闻见也。凡事据理而行，方合朕意。)务期使其得所，以副皇上慈养生民，抚绥海疆之至意。又松江知府周顺元报，自七月十八日夜起，刮大风，降大雨，尤以风甚，只止十九日一更，始风平雨止。天明之后，本知府乘船至附近地方查勘，民房无妨，地禾受伤无多。正准备速至沿海地方查勘海堤居民，据柘林营守备周奇秀、署上海县事务周钟洪报称，海堤被冲而有决口者，地禾居民亦多有受伤者。等因报来。本知府立即起行，拟动拨上海县所催征垫漕银，并率领署理知县周钟洪速往查勘海堤。其应加以抢修者，拟雇用人力昼夜抢修之，不使水流入内地。其被淹毙人员，拟给棺埋葬之。其倒塌房屋等，拟酌拨银两以修盖，使灾民不致流离失所。再，其海堤共有几处决口，共有几丈，以及被水淹死男女几人，倒塌房屋几间等实数，一俟查明之后，另行呈报。等因到臣。臣即速委派官员会同地方官员细行查勘。又据靖江县报称，本月十八日亥时，因降大雨，江水潮涌，沿江一带沙洲、地禾被淹者多。于十九日戊时，风止水落，现在正查勘之中。等语。臣亦派人至各地速查，一俟查明前来，一并具奏。为此具折，令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苏培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知道了。

15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于溧阳县拿获大成党头目多人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荷蒙皇上恩施，授为两江总督。陛辞赴任之日，又得仰沐皇上训旨。自到任以来，时刻不敢怠玩。去年三月闻得，江宁府所属溧阳县地方，有一名为大成党之党伙，(**朱批**：地方有此等之事，断不得怠玩容忍。)聚众结伙，而民依恃其势力，停止贸易，闯闹衙门，前任知县被威逼而不敢捉拿。臣又到处查访得，其为首者为宋武，已邀结方士晁连山等人。当即臣欲捉拿，但宋武等结伙之后，大作声名。康熙六十年，地方之民因听流言而甚惊惧，四处逃散，宋武亦惧而躲避他处。皇上登极以来，天威远播，伊等恐被扣拿，即行纷散，不敢如前聚众干法。此皆仰赖皇上鸿福，彼恶徒聚而又散，不致贻害于地方民生。惟此奸徒前敢明目张胆聚众结火，岂肯改悔其凶玩行径。今虽逃散，日后又蒙邪念，亦未可知。(**朱批**：甚是。)臣因地方有恶徒，是以专行奏请调补知县，又详饬该知县及营守备、江宁知府等好生查访恶徒行迹。期间，宋武常不在家，无法捉拿。且又未获首犯，而仅促拿党伙，则其首犯势必远飏无踪，非但难以捉获，反而在外惑众滋事，亦未可知。(**朱批**：甚得其理。)是以暂行缓拿。今夏经查访得，宋武欲来省城。七月初七日，宋武确来省城，江宁知府暗中派人拿获。臣经亲自严审，宋武已供吐其党伙晁连山、周子义、任钱利兄弟。(**朱批**：系为何学？)晁连山乃方士，周子义为枪棒教头，皆住于常州府武进县孟河营地

方，任钱利兄弟住于宜兴县地方。臣即咨令常州府、常州营文武官员会同孟河营守备设法捉拿一应人犯。旋由孟河营拿解晁连山、周子义，宜兴县拿解任钱利等前来。(**朱批**：何等快心之事。)臣经亲自审讯，又供吐伊等党伙之小头目。今已陆续俱行拿获，并交按察司严审定拟。臣经审讯宋武、晁连山等，虽无颁发伪札副，私匿兵器等不法实情，但晁连山曾劝宋武占据一方，宋武亦以为全可占据一方，伊等以妖言惑众，结党结伙。由此观之，确有干犯法纪之念。伊等情投意合之党类，原为无多，应将所获十余人，分别严加治罪，以儆不法之徒。(**朱批**：此几人不可留。)今俟按察司严审呈报，臣与署抚臣何天培核定具奏。再，受伊等蛊惑之人甚多，前虽堕入其术中而聚集，但自纷散之后，并无复聚。(**朱批**：与糊涂之民有何干。若于其中尚有倾险为首之徒，以为干连人多而得宽免，则为不当。仅其蒙受蛊惑而随从之人，理应如此处理之。)为仰副皇上好养至意，拟免治罪，令其各自守分安居。臣见识浅薄，处理似有不当，伏乞皇上教训，以便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欣览。地方有此等之事，断不得隐弭。如果恶徒不除，良民何以得安。自尔出任总督以来，捕获盐贼，使有此等劣迹之徒有所收敛，地方多得安宁，尔此劳绩，朕已皆知。仅勤之，勿乏，勿厌。此等恶徒刁习，务必彻底尽除，使致地方永宁，以副朕之厚用至意。此事所办甚巧甚妥。再，此等前有劣迹之徒，今虽已无干法，亦必访查其为首几人，照此设法拿获惩治。此等恶徒，皆为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之人。朕此一世，尔此总督，我等今若不清理此事，以致贻患于后世，则为我君臣之共辱也。万不可有所惧。诚然惧而游移，越发容忍日久，越将难以办理。此等劣迹昭彰恶贼，想必不敢罢休。既便需调大军，亦应筹划周详，即行请旨，严厉行使。此为朕事先所降谕旨，不一定于事相符。尔应明了朕意。务必专心，遇事果断办理，朕断不指摘尔为滋生事端，声名狼藉【原档残缺】。

16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地方恶徒及官员之劣迹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思，臣一樗栎庸材，叨蒙皇上天恩，委以两江重任，宵旰惟勤，只恐失职。皇上施以殊恩，随时随事教诲，而臣遵照施行，才得免获罪，此皆蒙皇上指教而全矣。此前已具奏缉获盐枭情形，皇上颁下训旨，臣在跪读之余，越发觉得臣甚庸愚，委实无地自容，不胜惶悚。臣为何人，屡蒙皇上如此教诲，如此成全之恩。臣仅夙夜谨慎，铭记训谕，勤勉而行，嗣后，凡事务必严行究办，不敢取以宽厚之名，而将优柔之风暴露于人，为属员示以严。本案内未获人犯，自具奏之后又拿获四人，拟交按察司审定具奏。此等之徒已经习以为常，或因贪利而伺机聚集，亦未可知。皇上降旨务必根除者，实与天日同辉，洞鉴伊等本质矣。臣今仍交文武官员严加查拿，不敢稍有怠玩。(**朱批**：甚好！)已令人到处不时查访，一获山东、河南人过来信息，即行尽拿，绝不如前姑容伊等，以致扰害百姓。再，将改食浙江盐为两淮盐一事，臣已恭录谕旨咨行谢泗利、黄叔琳、(**朱批**：黄叔琳毋庸阅看，岂有负朕之理？)噶尔泰，俟臣等共同详议后另行具奏。前闻仓场事务极为驳杂难理，后臣随同皇上查仓，方知仓务多弊。今圣上洞鉴南北漕运事务，并降旨训诲，故由伊等遵行效力，事有起色。若能照此恪谨勤理，势必更有起色。(**朱批**：已多有起色。法敏乃一进取之人，伊日后能及于尔，且甚稳重豁达又明白。伊极可嘉之人。尔等同为一旗，尔可曾知否？)无论怎样，凡为内外诸事，皆多操劳圣虑圣躬。(**朱批**：毫不觉得操劳。朕孜孜勤勉，即甚舒

畅。尔不必为朕惦念。朕断不致强忍而劳心。)皇上如是勤于政务,天下之事无不能厘正者,职任在臣无不行勤奋者。惟人之心不一,而不可谓无令皇上忧郁之人。(**朱批**:今黄叔琳即如此。)甫臣不能查出定远县知县高哲洪之劣迹,以致纠参又迟,而圣言加以宽免,颁下训谕。臣必铭记于心。嗣后,务必耳聪目明,勤加访查。一经核实,即行参奏,不敢稍些姑容。其在内大臣官员声名狼藉者,臣今尚未所闻,(**朱批**:除尔职任之外,能尽心于朕,方可谓为报答于朕。勤之,力之,尽忠而不隐瞒。朕绝非负臣之主。大臣等若皆如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尽心效力,则朕心足矣。)日后若有所闻,即行密奏。为此,谨封六件折子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缮写。

1601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请售卖多余存贮稻米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将李英贵所贮粗米、稻,若合碾,仓内可有一万二千石左右。将此今年备部用,碾出千石余,惟交户部二百石。今由户部来文称:内仓监督詹塔海、保柱禀告:配给外省来之客,一年惟需水稻米五百石余。倘现贮之千石米均运至内仓,以至腐烂,不可料定。等语。既然如此,咨行奉宸苑,由现碾出千石水稻米内,五百石运至内仓,以备供给等因前来。

窃查,以部一年惟需五百石余计,李英贵未交仓之一万二千石米,二十年余尚用不尽。若此米稻仍储木栅,既至霉烂,现将已碾细米、粗米,交付良乡、大兴、宛平五县之掌印官,按时价粜卖。所售银交广储司库。李英贵所贮粗米、稻均系概数不实,今既经磨出售,将粗米数、稻数,均陆续量清,磨出粗米粜售。将售银数,另计明奏闻。具奏数咨行户部,俟奉旨后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内务府总管掌奉宸苑印散秩大臣臣常明、员外郎臣五十八、李章。

朱批:此事办的甚为可嘉。依议。

1602 黑龙江将军陈泰等奏报俄罗斯国内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臣陈泰等谨密奏:为奏闻所获俄罗斯信息事。

切于本年六月二十日,有以巴什里为首诸人,由俄罗斯尼布楚城前来齐齐哈尔禀称:我等前来递送我察罕汗致圣主之奏书一封及我尼布楚城长官致将军等之文书一封。我一行共十九人,除乘骑马匹外,又带来马一百一十匹、狼皮十九张、堪达汉皮八张、獭皮一百五十张、獭皮袍子二十五件、染色牛皮四张,以备我等返回时作盘费之用。等语。

据此,经查得,与巴什里等同来者确系十九人,其所带欲作盘费之马匹及狼皮等物件,均与伊等所报相符。

旋又派协领卓尔海、佐领达巴哈,私下向俄罗斯巴什里等询问其改服饰,刮胡须,而今之生计,以及俄罗斯察罕汗共有几子,其国内军旅等情。据随巴什里前来之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费奥多尔等禀告称:我国前与西必雅斯汗交战。西必雅斯汗被察罕汗打败后,逃往土里斯汗处。我察罕汗多次派使臣至土里斯汗处声明,该设诚贵处之西必雅斯汗,乃我仇人,务请给还。土里斯汗言,该西必雅斯汗者,乃他国之汗,本汗怎可捉拿后送与尔。言毕遣回使臣。察罕汗又遣使告

称，既然如此，可将西必雅斯汗放出尔城，我等再与交战，尔等勿须干预，云云。该土里斯汗即放西必雅斯汗出城后，我察罕汗与西必雅斯汗彼此议和，已有五年。后来，我察罕汗又遣使欲与土里斯汗划界议和，而土里斯汗却殴打我使臣，剥其衣服，并驱逐出去，令其徒步返回。从此彼此不和已有二年。今年五月十九日，扬言与我开战。我察罕汗早于三月二十八日行文尼布楚城，遂由尼布楚城拨派二十八人，由墨里勒克拨派二人，共计三十人前往。其中一人因途中患病返回。今我俄罗斯国人均与西必雅斯国人一样刮胡须，改革衣帽皮靴等。又将尼布楚城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之男童，俱行送往厄尔库城学礼，但不知其情。我察罕汗有一子，名彼得·可列克谢。因伊曾对其父皇言，我国兴兵多年，兵丁亦多劳苦，应息兵戈。察罕汗听毕大怒，即将其子交付大臣等议罪，囚禁六、七年。放出后，因察罕汗继妻，即西必雅斯汗之女，向察罕汗诋毁其子存有异心，言与大臣同谋以息兵戈。故而再次囚禁至死。现有十余岁之一孙，此外无嗣。我国之人，皆因我汗之子为众人而获罪致死，甚为惋惜。此外，我察罕汗尚将该皇子之二名亲随发往尼布楚城，已有七年。因我国连年歉收，又长年用兵，生计不如前年，甚属贫困。等语。

据此，臣等已将俄罗斯来人留于我处。因我处无通晓俄罗斯文书者，除将某俄罗斯文书两件，并致臣等之蒙文书两件，一并呈送理藩院。除按照理藩院来文遵行外，仅将所获信息谨密奏闻。

160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可于本月平安进入木兰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等于七月二十二日所奏折子，于二十四日酉时送到臣处。皇上朱批曰：此次学习游猎，并不兼程急驰，纡缓日行甚好。马武追赶前来，亦更容易。自抵木兰之后，马武可怜，尚不曾哨鹿一次。伊抵达后，再降口谕。钦此。臣等遵照训谕，并不急驰，而纡缓日行，并与众阿哥仰赖皇上殊恩，令众人学习游猎。再，马武于二十五日在蓝村地方追赶前来，（**朱批**：何以赶上如此之快，沿途未疲劳乎？）并将口谕传给臣等。俟抵木兰之后，臣等酌情考虑三人，（**朱批**：娄政额、兴操不必考虑，伊等可与马武一同游猎亦罢了，惟马武可得多赏几个。）三人已有岁数，令其知晓圣主殊甚怜悯之情。二十六日抵博罗城，今年旗属马匹皆为膘壮。臣等已先期派人至喀喇城准备众人之马匹，故于二十七日自喀喇城平安进入木兰。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知道了。尽情欢乐，竭尽游猎，能以肥壮。若能如此，合于朕意。

1604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月二十七日

固山贝子弘常、领侍卫内大臣马武等恭请圣主万安。

固山贝子臣弘常，领侍卫内大臣臣马武，护军统领臣觉罗佛伦，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侯爵臣噶尔萨，散秩大臣臣娄政额、兴操，副都统臣莽喀拉、阿齐图、喀尔吉善，一等侍卫臣哈达讷、戴豪、南岱、巴尔赛、博勒多、博勒奔察、玉珠，二等侍卫臣富诺、爱珠哈、乌都里、特库，三等侍卫臣莽噶那、渥赫、阿三泰、库楚、扎尔瑚、吴立珠。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皆好？朕恩优渥，尔等全可欢快平安地学习游猎。

160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恭请皇上万安。

切臣等于二十二日恭折请安，皇上批曰：朕躬甚安。臣等见此，喜悦之至。且又谕曰：尔等安好！臣等见此，不胜感戴。臣等皆系承蒙皇上隆恩之人，又叠沾嘉谕恩泽，曷胜欢忭，委实安好。圣主办理天下之万事，而臣等遵照训谕尽行游猎，除沾恩之外，并无他事。皇上若不为我众奴才而圣意有所忧虑，则我众奴才之福矣。谨此顶戴具奏。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安好？朕确为尔等忧虑。所忧虑者，当尔等肥壮而返还时恐怕认不出来也。

1606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督满保等操行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朱批：降旨后不回奏，加封缴回者，洵自古未闻之事。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安鲊谨奏：钦遵圣主谕臣据实奏报所见，臣即谨陈奏愚见事。

总督满保较前已改操守而勤奋，此次来查库时，将地方官员所送食物皆未收取；巡抚黄叔琳自到任以来，勤于事务，操守比李馥好；原提督钟世臣声名平常，操守次；布政使王朝恩自来详细查库，居官声名好。为此谨奏。

朱批：黄叔琳痛打商人致死，三次罢市之处，为何不奏闻朕？反而为黄叔琳巧奏，因此朕甚寒心。由此观之，尔只为完成任内以取声名而效力，并无除职任外助朕出力之心。十四日降，将此事令尔审明具奏。尔不可丝毫心慈手软，务必秉公审理。

1607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禁止剥削台湾土番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都察院监察御史奴才吴达礼谨奏：为扩广皇仁事。

窃查得，于台湾府凤山县土番社已建仓屯粮。修葺仓房时，皆交付土番等施工。然监督入出粮时，皆衙役、官员之家人共同办理。若遇霉烂、官吏互相侵盗，以致缺欠，则竟着落众土番等补偿。不肖官员以为土番愚昧，妄行克扣，彼此效法，已成习惯。又各社土番缴钱粮当差时，不谙汉话，故皆由通事代办。因此，奸徒以为土番可以欺骗，故为通事，妄行派取，肆意克扣，连男、妇、众子，差使如奴仆。然县官一到任，即以更换通事为名取银者有之。倘一年期间更换官员数，则亦欲更换通事数次。该项银两，名为出自通事，实则向众社均取，故土番之苦说之不尽。请敕谕总督、巡抚，以后令土番惟在仓廪外共同照看，将仓内粮谷及修葺仓房之事，皆交付该县官专办。倘有妄行均取土番一粒粮一根木者，则准指名参奏，严行查议治罪。又于通事内有好事不服法者，即杖毕免之，以杜借更换通事之名妄行均取之弊，若有违者，则请按贪银额从重治罪。奴才仰副皇帝遐迩一视同仁，爱养万物之至意，不顾愚蠢，妄行渎奏。伏乞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监察御史奴才吴达礼。

朱批：此乃吴达礼到京城后条陈者，著尔等详议具奏。

1608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参年老武官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都察院监察御史奴才吴达礼谨奏：为特参年老武官事。

窃奴才看得，台湾安平镇右水营游击尤全兴甚是老衰，不能办理营务，且竟不能管束所属兵丁。台湾地方乃海外要紧之疆，依靠武官防守，故似此年老官员，断不可留任。请谕该部，尤全兴照年老例革职。为此谨参奏，请旨。

监察御史奴才吴达礼。

朱批：这为何？著详查秉公奏来。

160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将回子遣返吐鲁番原籍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太保吏部尚书兼办理藩院事务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奏文内开：准率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到达之兵，驻吐鲁番都统穆森等禀报书称：七月初八日，驻卡伦蓝翎阿勒比山、殿后营长索尔泰等呈报书称：七月初七日，于布钟图驻卡伦回子阿树尔前来告曰：由此处解出卡伦十九回子内，原哈喇和卓回子额米勒和卓等，返回卡伦，引至殿后。讯额米勒和卓，据告：我等十九回子，抵达哈鲁勒托赖，我等四人之马，因二匹疲乏留后，阿克苏、库车之十五回子前往。翌日，我等四人，往追二站，不见前往之十五回子，远矣。故此，我等返归哈喇和卓等语。查四人有马四匹、鸟枪二支，弓一张，将返来之额米勒和卓等，不可立即擅解，暂留之报闻等因咨呈。

故此，由我处咨行阿勒比山、索尔泰等，将返回之额米勒和卓等四回子，书到即遣官兵，解送哈喇和卓等情。

本月初九日，将回子额米勒和卓等解到，即交副都统克希图，讯之据告：讯额米勒和卓钦派尔等之人，尔等又何故返回？告称：我等抵达舒尔布拉克处，给我等四人七匹马内，因二匹马疲乏，我等同往之筛雅尔等十五人，称于乌兰乌苏处候我等。即留我等而前往。我等经舒尔布拉克住一夜，翌日抵乌兰乌苏处，筛雅尔等留一疲马而往。故此，将我等马内之二匹疲马亦留之，翌日又追一夜，抵达哈鲁勒托赖观之，一树上，夹放横竖之木，有驻哨所处。又无筛雅尔等，查视踪迹，进入哈鲁勒托赖处之塔里木河。清楚看得，自库尔勒方向来之百余马迹，筛雅尔等踪迹会合。因不晓筛雅尔等去向，我等心思，被厄鲁特蒙古缉获矣。甚惧之，往彼处被杀，不如往投圣主求生，故前来。等语。

讯之，尔等实意为投我等圣主求生而来，理应由舒尔布拉克即此方向来，何故追两夜方来？追筛雅尔等二夜有商议之语乎？如实禀告，一处亦勿隐瞒等因。告称：我等四人，仰慕圣主之恩，原意起程即返回。我等原系吐鲁番人，惧怕筛雅尔等，知晓我等返回，恐追杀我等。抵达伊等候之约定乌兰乌苏处，观之，留一匹疲马而往。我等不信未发觉，疑又追一夜，抵哈鲁勒托赖观之，见筛雅尔等踪迹，与库尔勒方向来之百余踪迹相合一处，想或被厄鲁特携获，而返回。仰赖圣主之鸿恩，在吐鲁番之回子，均着未服过之衣，用未见过之物而生，我等仰慕者，亦不仅此次，早已

闻圣主名扬天下，好生之恩。故弃我等妻子，特来投生路。并无与筛雅尔等商议，他种缘由，岂敢欺骗，等语。询今将尔等遣回，据告：催遣我等，我等不识路，与其散行致死，不如大臣等欲杀而死，欲养而生。等语。

又询阿米勒和卓：尔等往时，途遇何人？见杂乱进入之迹乎？行几日抵达哈鲁勒托赖？自哈鲁勒托赖经几夜抵达阿克苏？返回时，又行几日到来？等情。据告：我等往时，途中并未遇人，未见踪迹；自哈喇和卓启程，住僧格尔地方六日，行十一日，抵达哈鲁勒托赖；自哈鲁勒托赖缓行，抵达阿克苏者，又有十夜；由彼处来时，住该僧格尔地方六夜，行十二日，来到布钟图卡伦等语。等情。

故此，将返回之回子额米勒和卓等四人，遣派官兵，严加看守。将伊等如何为之，俟将军定夺，指教遵行，为此呈文。等情。

吐鲁番回子额米勒和卓等，或未追及阿克苏、库车之回子筛雅尔等，见踪迹而回，或怀念原籍逃回，均不可料定。先我具奏内称：依圣主谕旨，经阿克苏、库车差遣筛雅尔、莫罗劳在等面告：自吐鲁番迁领之回子等，伊等若情愿往归，共同携往，若携伊等妇孺、家奴，务来原籍，既然吐鲁番为伊之原住处，即来吐鲁番居住等语遣发。等因具奏。额米尔和卓虽同筛雅尔等共同前来之人，原吐鲁番之回子等，策妄阿喇布坦迁领者，现既然返归土鲁番地方，著额米勒和卓等四人仍住土鲁番地方，祈部转奏。俟奉旨，由部行文遵行。此除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为此将呈文，于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给乾清门三等侍卫尹扎纳转奏，奉旨：交付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具奏内开：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都统穆森等报文称：七月初八日，驻卡伦蓝翎阿勒毕山、殿后营长索尔泰等禀报：七月初七日，布钟图驻卡伦回子阿舒尔来告：由此处出卡伦解往之十九回子内，原在哈喇和卓回子额米勒和卓等四回子返回卡伦，故引携至，查得，四人有马四匹，鸟枪二支，弓一张，将解来之交副都统克希图，问额米勒和卓：遵旨遣送尔等，何故返回？据告：我等抵达舒尔布拉克地方，因二匹马疲乏，与我等同往之筛雅尔等，留下我等而前行。我等于舒尔布拉克地方住一夜，翌日抵达哈鲁勒托赖，观驻哨处，由库尔勒来之百余马迹，与筛雅尔等踪迹会合。因不晓筛雅尔等往何方，我等心想，被厄鲁特蒙古拿获，甚惧，故往投圣主求生而来。仰赖主恩，在吐鲁番之回子，均着未服过之衣，用未见过之物而生，我等乃弃妻子，来寻生路等语。问将尔等今遣回，据告：虽催赶我等，亦不识路，况散行而死，不如大臣等欲杀而死，欲养而生等语。故此，将返回之回子额米勒和卓等四人，差遣官兵，严加看守。如何为之，俟将军处定夺，指教遵行等因前来。额米勒和卓虽与筛雅尔等同来之人，原属吐鲁番地方回子，策妄阿喇布坦迁携者，现既然返回吐鲁番，著额米尔和卓等四人，仍驻吐鲁番。等情。

查得，先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头目，纷纷欲投而遣使，和硕怡亲王、臣隆科多、拉锡我等议，现值策妄阿喇布坦恭顺遣使，事友好完结。应将此不可接受而退，以示我大国之信用，等因具奏，交将军富宁安，均降旨安抚晓谕，业已交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咨行在案。今遣出卡伦十九回子内，吐鲁番回子额米勒和卓等四回子，称马疲惫，并未赶至相约之地，见会合于库尔勒方向来之百余踪迹而往，因惧而复返等情，观之，额米勒和卓等原系吐鲁番之回子，留恋原籍，显然借故留后而复返。今策妄阿喇布坦甚恭顺遣使，我等复遣使，以事友好完结为要，何必留此数名回子？惟策妄阿喇布坦听闻，倘又生疑，则甚可虑，以至违背先交付使臣根敦之语。既然如此，咨复将军富宁安，转交我等，晓告回子额米勒和卓等四人，先尔等欲来投，遣人稍迟，因策妄阿喇布坦恭顺认错，圣主明鉴，复遣使后，尔等方来，将不可接收尔等之情由均晓谕尔等，办给

马匹廪饩遣回。尔等今留恋地方复来则不成，业已奉旨即遣回尔等。今不可留，尔等仍应谨遵先所奉旨返归。改换尔等马匹，发廪饩遣之等情。将马[酌情更给](丰盛更给)，办理廪饩，出卡伦遣返。将遣返之处奏闻等情。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

1610 镇国将军雍奇奏陈所知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

镇国将军臣雍奇(**朱批**：古之愚人也。)谨奏：为陈所知，以尽独忠事。(**朱批**：似此等禀性只得自友耳，如何相与得。)

切臣看得，若明礼法，则能治理国家。若公私有分，则风俗将好。世之风俗，因惑于私论，故人未明礼法，不能分公私，故即贤者亦惟争名利，以求自誉而已矣。(**朱批**：惑于私论不知礼法之贤者，从古未闻。为名利的贤士倒也罢了。知礼法而不贤者，还有你一人，国家亦可谓得人。)秉公执法尽职者，未见一人。况且属下大臣不可抬举，稍有宠信，即受鼓励，妄恃威福而行，招聚党类，瞒上行私者，自古迄今之弊皆如此。此等情由，虽逃不出圣明洞鉴之中，(**朱批**：逃不出古今将来，奈何！奈何！此等怪论，朕圣明实不能鉴此。)但臣仅以所知，谨陈奏以闻。

朱批：你的这一本书内之言，皆朕孩提时背熟之文，并非神奇众人不会奥妙之学。著你作速悄悄销毁，勿令人看后讥笑。惟你看在你这汇奏折内朕之批示后，便可知你的学识浅薄。若将此本内意，俱皆给你教诲指示，则朕不得闲暇，所办之事甚多。朕皆详细看了。心可取而学问识见不及。

1611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派部员查定杂税实数征收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奉天征收马牛税，每年派出盛京部衙门现任年久官员一名征收。省城之杂税、当税俱交付该城守尉征收。盛京周围之当税由本部派官征收。臣查历年之档册，除奉天马牛税奏定数额，每年征收四千余两，勿庸议外。各城城守尉等所征杂税，自康熙三十二年以来，或有年征二三千两者，亦有年征一千数百两者。其中西锦州一城之杂税，每年曾征收二三百两以上、九百两以下不等。康熙四十五年自侍郎董国礼等奏派官员将西锦州每年税收定数后，每年皆征税一千二百余两。其他城之杂税每年多少不等。因未定应征数额，是否隐瞒实征之数不报亦未可料。再查盛京、省城所征当税，每年有征六七百余两者，亦有征三四百两者。当税之征收，虽视其开闭多寡不等，但隐瞒应征实数，多收少报亦未可料。臣祈请允准，凡征省城之杂税当税，由盛京五部各选二名官员来本部，凡城近者，两城派官一名，城远者每城派官一名，会同该城守尉等查明应征实数，将一年杂税当税实征数目报部以为定额，交付该城守尉等征收。清查后，当铺之关闭，增开由该城守尉等俱保报部在案。盛京周围一带之当税，臣则派本部郎中硕昂查明现有当铺实数。嗣后关闭增开之当铺，宜由开当铺人呈部查明在案。若有隐瞒、多收少报之处，将所派清查之官，连同该城守尉等一并参奏议处。杂税当税一年应征之数查定后，再具奏闻，候旨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盛京户部侍郎加三级臣格尔布。

朱批：缮本具奏。

1612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报各路撤兵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征西将军散秩大臣臣祁里德谨奏：为奏闻撤兵起程日期事。

切臣祁里德钦遵上谕，我路满洲、内扎萨克兵共四千十三名，从中选留兵二千一百名，除交付振武将军傅尔丹外，从臣祁里德路各队班兵二千十三名，振武将军傅尔丹路各队班兵一千三百七十七名。于此凯旋兵内，京城队兵有二百三十七名，交付都统穆赛、护军统领觉罗图喇带往；盛京、吉林队兵来时所携护军纛内，退纛十四面，交付吉林队委营总由京城前来之官员，令京城凯旋炮手持回交付；右卫队兵六百五名，由巴里坤凯旋兼右卫蒙古兵八十七名，原由右卫带子母炮二十四尊，交付右卫协领墨罗、那岱、委佐领营总阿米达带往；盛京、吉林、打牲乌拉队兵三百八十名，兼丁四十名，交付盛京协领博罗、吉林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艾图兰带往；黑龙江队兵四百六十名，交付副都统多奇纳带往；察哈尔兵一百名，交付凯旋委阿达哈哈番营总那木查布、委佐领营总孟克带往；科尔沁十旗兵五百八十名，苏尼特兵一百名，交付苏尼特王吹吉贡苏隆、协理科尔沁扎萨克图王萨虎拉克旗旗务台吉图格墨尔。协理王罗布藏喇锡旗旗务台吉诺莫桑带往；巴林等十一旗兵五百名，交付协理巴林王额驸凌布旗务台吉桑哩达、协理奈曼王阿咱兰旗务台吉毕杜哩雅带往；喀喇沁三旗兵三百名，交付贝子僧痛衮扎布旗闲散塔布囊乌巴希、王伊达木扎布旗管旗章京乌巴希带往；归化城土默特兵四十七名，与察哈尔兵并拢，照原奏路途给三月钱粮、干粮银、米，好生管束，不令滋事，送到各原籍。自八月初一日始，陆续由各营起行。于在屯田所之归化城土默特兵内，有凯旋兵一百八十三名，暂留之，俟收粮完时，由振武将军傅尔丹交付其中大员带回。

臣祁里德曾以将军印敕赍送京城后，军前仍留一年，巡察堆铺、哨探，来年与凯旋兵同回。等因奏请圣主之恩。因未奉旨，臣祁里德弗教于军前私留，钦遵前奉：著祁里德率今岁凯旋军前来之旨意，收免种于乌兰固木之田禾，查明收成总数，交付办理粮饷侍郎绰尔岱后，臣祁里德赶至凯旋京城兵，同领之入京城，除开列此次凯旋官员职名、兵丁数额，赍送该部、各地将军、总管外，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另有旨了。

16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众阿哥等抵围场学习游猎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于七月二十七日所奏折子，于八月初二日申时送来。皇上朱批谕曰：知道了。尽情欢乐，竭尽游猎，能以肥壮。若能如此，合于朕意。钦此。钦遵。臣等竭尽而为，以副圣意。

臣等于七月二十九日住宿拜布哈，围猎于巴颜喀喇。初一日，住乌拉岱。初二日宿一夜，即领众阿哥，哨鹿于博登图。虽已霜降，草木仍青，天气亦热。公鹿肥壮，不甚鸣叫。众阿哥初次几围中，亲自射获肥鹿，其鹿肉已恭献皇上。

再，马武追来快速，并无劳累，更显硬朗。初二日，派伊至布胡图，虽未获公鹿，亦猎获一母

鹿。

臣等抵围场后，见大小众人皆蒙圣恩而欲学习游猎者甚多，并无忧色。众人各个勤奋，极平安，并无事。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欣慰览阅。倘若鹿尚不甚鸣叫，可以延期二三日，于二十九日返抵京城，亦为好。惜哉！鹿也。著尔等依据情况酌情而行，若令初次学习游猎之人，并小子们，已经回家之后仍能思念，方为有趣。

161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赴围众人学习游猎身体健壮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恭请圣主万安。

切臣等于七月二十七日具折请安，皇上朱批谕曰：朕躬甚安。尔等安好？朕确为尔等忧虑。所忧虑者，当尔等肥壮而返还时，恐怕认不出来也。钦此。

臣等当闻此谕，确不知应如何奏闻。此次赴围众人，特蒙圣主殊恩，务必学习游猎，且臣等之旧疾，亦得清除，身体亦将肥壮。倘若确实发胖，而不甚寓目，(**朱批**：甚好。)则将如何好。臣等特为此事惶悚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安好么？对发胖后不堪寓目之事，尔等丝毫勿虑，尽量发胖，愉快而回。惟独马尔赛回来时，恐其马力不支，朕委实为之悬念。著怡王选备二匹脚力强而能支撑之马，以赏赐于马尔赛。倘若尚未发胖，则毋庸赏赐。

1615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固山贝子弘常、领侍卫内大臣马武等恭请圣主万安。

固山贝子臣弘常、领侍卫内大臣臣马武、护军统领臣觉罗佛伦、散秩大臣副都统臣永寿、侯爵臣噶尔萨、散秩大臣臣娄政额、兴操、副都统臣莽喀喇、阿齐图、喀尔吉善、一等侍卫臣哈达讷、戴豪、南岱、巴尔赛、博勒多、博勒奔察、玉珠、二等侍卫臣富诺、爱珠哈、吴都立、特库、三等侍卫臣莽噶那、渥赫、阿三泰、库楚、扎尔瑚、吴立珠。

朱批：朕躬安。尔等皆好？近日京师天气极为晴朗，谅必木兰地方亦为好天气。愿尔等老幼皆能发胖并愉快回来。

1616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众人抵木兰后每日生活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固山贝子弘常、领侍卫内大臣马武等谨奏。

臣等所奏请安折子内，奉有圣主朱批谕旨，该臣等见此无任欢忭。又悯我等众人，颁下训谕再三，臣等委实感戴。臣等务必仰副皇上恩旨，欢快行走。地方水土宜人，且食皇上恩赏，又每

日食用王阿哥等所杀鹿肉，故我等众人均能发胖而回。为此谨奏。

朱批：欣阅。尔等若能令朕垂涎欲得，则尔等方为一群强健男儿。奋发向前。

16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从布隆吉尔撤兵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先曾咨饬都统噶尔弼，布隆吉尔牧场狭窄，满洲、蒙古兵营马畜多，绿旗兵中马少。总兵官李尧现又率绿旗兵一千，前往布隆吉尔，既然足需，将在布隆吉尔之满、蒙兵，撤退一千二百等情。今噶尔弼来报：查在布隆吉尔之护军、乌拉索伦、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兵，共一千五百七十六名，其内除往色尔腾军中驻台之六百五十五名兵丁外，著布隆吉尔所余乌拉索伦、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共八百七十五名兵，于七月初十日始撤。再著所余之护军等，俟往色尔腾军中护军等事竣，共同撤之。等语。

故此，臣复咨饬都统噶尔弼，今既然乌拉蒙古八百余兵撤退，著将现在布隆吉尔之翼长、营长、侍卫、章京留足，其余均撤之。等因交付。俟此撤回之侍卫、官员等名单送至后，再另报部。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已谕部存案矣。

16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贵德堡等处太平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切查，青海逆匪、西宁附近诸地番贼等，今均已剿灭安定。惟从陕西省贵德堡，自河州至四川松潘之边外间，卢邵、崇库勒、下泽盖等番贼，仍不安分。臣窃思，虽不可不及时将此等剿灭，惟为此股小匪，专差大军，又不值。然在西宁时，曾同奋威将军岳钟琪商议，四川大军后撤，顺路酌情围剿降服等因。今岳钟琪来报：除留于西宁之四川一千二百名官兵外，其他诸营兵一千四百及诸处土司兵，均著遵义副将张育、卫茂营参将张元左管辖，自贵德堡、河州撤回四川，顺路教化番民，又著河州副将岳朝龙携二百兵会合招服。等因。各自咨饬内，续该副将张育等呈文称：五月二十日，率四川之绿旗土司官兵，自西宁启程，出边关，经贵德堡路进，双棚、窜都、尚楚、古大冲、阿巴拉，此五处番子头目，纷纷率部来投，我等均劝降，查明共三百余户，按原处以居。六月初九日，抵达萨拉处后，土司韩大勇呈报：萨拉属拉边一带居住之回子等，原均属我等土司管辖。罗卜藏丹津反叛以来，此等结党伙，仍出没肆掠，并不遵法纪。伏乞，剿灭伊等等语。且沿途居住之番子等，又告拉边上下二部回子等，仍出掠伊等牛、马、财物等情。

故此，我等即刻率兵，于十三日，抵达拉边，差兵往拿回子头目等，回子等赖伊等所居铺子之固，闭门不出，且又矜放鸟枪。以此，我等分率绿旗、土司官兵，攻击拉边上下二部所居之铺，自辰至酉时，毁其二铺，大量斩贼等，所余之老少妇孺均招服，复办以居。十八日，进河州老牙关，携兵丁口米，二十一日出沙马关，抵达下泽盖等处后，下泽盖，波拉、卢邵、崇库勒、萨木擦，此数处番子等，均甚惧怕，沿途陆续投迎大军，我等仰副圣主好生之至意，均予收纳。将先后共降服六千三百余户，另造册呈递等情。今既将此等回番均灭降，嗣后自贵德堡至河州、松潘沿途，均甚太平矣。归服之户口册送来后，臣再送部外，为此谨具奏闻。

161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总兵官张宏荫病卒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率兵驻吐鲁番地方之都统穆森等呈称：贵州大定总兵官张宏荫今岁五月患咳血病，纵然服药诊治，亦并未过，于八月初一日卒。为此呈报。等语。将此除呈文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知会外，为此谨奏。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好不可惜，曾为好总兵官。可怜，在军前效力数年。著尔等酌情好料理，到肃州后，令绰奇取库银一千两，赏给带张宏荫尸体前来之人，料理妥当。送往其原籍。

162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回子口供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接准率兵驻吐鲁番地方都统穆森报称：八月初一日，将哨探人蓝翎阿尔毕善等拿解四子三名，以交付副都统克希图，询据告称：问前来之回子拜玛木特、诺尔素：尔等为何地人，曾在何鄂托克①，尔之扎萨克名何，尔等由何路来，行几日后到此？等语。据诉称：我等原系吐鲁番人，迁移我吐鲁番人之前年，有吐鲁番回子名叫帕克兰之人往伊犁贸易时，我等曾随之前往。抵达伊犁后，帕克兰将我等卖给厄鲁特鄂托克寨桑丹巴哈希哈。帕克兰现居伊犁。将我等卖给人为奴后，因受不得为人践踏，故拜玛木特、诺尔素我二人愿圣主爱养之恩，以寻求生路，于今岁六月十八日自伊犁起行，由额楞哈必尔罕路行四十余日后至此。我二人来时，偷骑马三匹，恐人追我等，故我等寻山潜行。行抵玛纳斯敖兰地方后，遇大山雪，马竟不可行，故弃马步行至此。等语。

又问前来回子科最：尔为何地人，曾在何鄂托克，尔之寨桑名何，尔因何来此，由何路而来，行几日后至此？等语。据告称：我原系叶尔克木人，当我甚小时，布鲁特征讨时被俘以去。其后策妄阿喇布坦下塔本额默根寨桑复从布鲁特将我掠来。我为人奴仆，受不得践踏，闻圣主爱养之恩，故特寻生路，于今岁五月自伊犁步行，因不识道路而胡行，夜至哈齐克乌兰乌苏，听闻拜玛木特等之声音，寻之相会，一同来投。我除此别无见闻。等语。

又问拜玛木特、诺尔素：尔等来时，沿途有人居住，见踪迹么，策妄阿喇布坦之哨兵设于何处，策妄阿喇布坦现是否住伊犁地方？等语。据告称：我等来此时，并未见沿途有人住。据曾在乌鲁木齐之达什率千户驻牧于博罗塔拉察罕淖尔地方。等情。又一名曰达什之人，共率三百人，于额楞哈必尔罕之乌克尔博尔苏克地方设哨探以居，我等忽遇之甚惊，藏于林内，夜间偷行经过至此。见策妄阿喇布坦自己欲与土尔扈特部人结亲，于去岁九月自伊犁迁往绰依塔拉斯地方。策妄阿喇布坦部下某寨桑之子领三跟役逃往土尔扈特密告土尔扈特曰：并非结亲，而是算计尔等。等情。策妄阿喇布坦闻之，便停止前往，居住绰依塔拉时，住库车城为首者巴图尔伯克身受伤，率二十一人往策妄阿喇布坦所告称：我阿克苏、库车回子等皆已叛，将尔居住阿克苏、

① 蒙语意为“营地”。

库车之为首厄鲁特等尽杀之，向大国投降，等情。策妄阿喇布坦即拨兵二千名给其部下寨桑萨音查克往征阿克苏、库车。等情。我鄂托克名曰塞楞达希之人从军前来报。等语。

又问拜玛木特等：我使臣等已到何地，曾闻之耶？据告称：我寨桑丹巴哈希哈驻防昌马地方时，厄鲁特使臣根敦经过，以告诉丹巴哈希哈。丹巴哈希哈以大国使臣到，故遣人往策妄阿喇布坦所。我等起程前两日间闻之。等语。

又问拜玛木特等：自昌马地方至策妄阿喇布坦现去之绰依塔拉斯行几程？据告称：自昌马至绰依塔拉斯，若驮着行李行，则需一个月，无行李按里程行，二十五日即到。等语。故将来投三回子，除交付协助伯克托克陶玛木特外，为此呈报。等语。

查得，拜玛木特、诺尔素皆为吐鲁番回子，故行文都统穆森等曰：将吐鲁番回子拜玛木特、诺尔素及叶尔克木地方回子科最，一并交付吐尔番伯克托克陶玛木特养之。等语。将此除呈报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外，为此谨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知道了。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定后，再另行办理。

1621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自责未能监视允禟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惶悚陈奏臣糊涂之咎事。

切臣仰承皇上重恩，总理一省事务。凡事不能尽心轻怠者，竟为痴呆如死人，又有何言可奏。今岁五月二十七日，自平定州柏井驿来人打听：贝子允禟家口于二十五日宿于直隶井陉驿地方，问臣遣人接印时，臣一时生怒，言迎接伊等与臣何干。等因诛责之。严饬入境之时，谁亦勿得理睬。（**朱批**：虽已严饬，但亦未打听尔属下官员是否听尔言，岂有弃之不管不问之理？允禟前亲经过时，朕曾在殿颁旨教训。因为是尔，朕以为尔必想到，故未降旨。朕未料到尔如此懈怠。著访查滋生此事、隐瞒尔不报之地方官吏，以及违背尔言、妄行取悦于他人者，皆应痛打之。）从此以后，将伊到来经过之事，再无人来报，在此，臣应遣人密行跟随，观察其行动，若有无理之行，即行参奏。竟未能想到，且诛责先来报之人，以致沿途官吏，惟拘泥不睬之一语，皆未来报此等事，盖由臣痴呆如死人之举动所致。今见批谕，方知臣前信口胡言，不胜惶愧。

允禟前行丑事，众人孰不知，谁不笑话。仰蒙皇上宽免，可谓冤枉乎？臣若参此，则必留芳名，与我自己无奈而行之推诿之辞无干。臣向不认识允禟，虽曾受其大恩，倍受疼恤，但亦系私恩小惠而已，决非超越君臣大义者。况且臣阖家仰承皇上重恩，臣自身依仗皇上之恩如此而行时，伊等之同伙人，谁不视臣为仇敌。臣对如仇敌之人，不必徇情留脸。不但不惧怕伊等之同伙，且即有应惧怕之处，臣亦惟倚靠皇帝陛下，尽力抵制而已，怎可随声附和。臣向为卑贱之人，未被王、贝勒等所认识。今到此职位，皆出自圣主一人之恩。荷蒙皇上所用，方于怡王、廉王等一道认识。廉王形象怪异，（**朱批**：朕自即位以来，方知廉王之巨奸，甚符皇考圣旨，叹息不已，尔不可去依附。怡王忠诚，知大道理，朕之好弟，赤心为国效力，如朕之左右手。只是说尔不能与王同心行事而已。对此等事，尔若恳求王之教诲，则不致如此大错。岂可将怡王与平常众人相提并论耶？）无助于皇上，故臣并未依附之处。至于怡王，以有助于皇上而予体恤之。故臣自来，仍每次尽臣之道，寄书信去。此外其他王、贝勒、贝子，皆不认识。

臣见批谕，魂飞魄散，除自责痴呆，悔恨轻怠外，莫可言喻。又臣所惧者，皇上倘将臣之此罪告知于人，则臣今世不能作人，以致厌臣之人，皆乘机陷害，臣虽有负罪之心，亦将不能矣。（**朱**

批：尔之此奏又非也。朕前所以夸尔，是因为知朕心意之大臣，览尔所奏甚欠妥。众人岂能乘机陷害耶？尔之主子决非此等之君。若不自己害自己，则放宽心，人能陷害尔耶？）为此，不胜战栗叩请。

再，允禟纵其属下人，肆意扰害地方，民人怨怼，亦属显然，不必等候再查。将其人带来时，（**朱批**：又于一折子内批了。）倘用巧不接受，则令证人与其对质。是以臣即具参折，另装封套，赍捧参奏。

1622　山西巡抚岷奏参贝子允禟骚扰地方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参奏事。

切臣仰承皇上谕旨，身任看守地方之职。若有骚扰地方之人，应即参奏。

切臣看得，贝子允禟向不守本分，容纳不肖之徒，亦属显然。犹蒙皇上宽恕，未加从重治罪，派住西地。对此理应知罪，悔悟收敛，以负己罪。顷其家眷过山西地方时，太监等纵其属下人等践踏田苗，恃势扰民。又隐匿姓名，人皆不知。由此观之，有意残害地方。今民含怨惊惶，倘不参奏严惩，其属下人往返行走时，任其恃势骚扰，则其方获生所之民，将不得安居。抚绥民人，乃臣之专职，不可徇情软弱。将率其家眷而行之达太监、管家人等，（**朱批**：尔应陈奏伊等不守本分狂妄胡行之事，经请旨后，再取人来查审才是。此行动非是也。今既去取人，索性到来审明后，再具折参奏。折子内可写：臣因贝子允禟之家眷如此这般行走之故，将允禟之达太监、管家人等带到山西质审。等因具奏请旨，奉旨：知道了。甚妥。钦此钦遵。今某某已到，经这般如此审讯，案情如此这般。等语。再将尔所奏此折子内之言，酌情增加后再奏来。再无辜者不问，否则将其真罪，反皆视为朕着落寻衅，以致是非更不能分辨。断然不可，谁掩谁之耳目。惟据实奏来。）臣除咨行其所住地之大臣等，查拿惩打，以安定众民外，允禟不管束属下人等，以致逞强骚扰地方，理应参奏。伏乞圣主，将允禟交该部，依国法严加议罪，以安慰民心。为此特参奏。

162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宗室觉罗佐领俱入旗下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宗人府衙门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传和硕裕亲王保泰、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前来，将宗室佐领折子拿出，并降旨曰：若将王等包衣佐领内拨出之人再编佐领，令各自兄弟或子承袭，未尝不可。但凑合旗人以编佐领，令兄弟或子承袭者，不合于朕意。虽为臣仆，亦各有所归，而宗室占他人之一分，又可乎？此类之事，理应另行办理。宗室等将成为章京，则其自然之事。而佐领章京，则为王等之臣仆矣。该宗室、觉罗佐领，乃朕所役使者矣。倘若划归于王府门下，则王等役使时，亦不心安。其中掣肘之事颇多，宜应划归于公中，令行走于上门下。且有些闲散宗室中，亦有专管旗分佐领者。若为王公，理应专管，而宗室等，岂可专管？此等之人，亦应拨出，划归公中。[再，王等并不体恤属人，任意折磨，因而抬入上旗，一经日久，仅剩包衣佐领，此非好事。王等之中，诚有朕前行走，能以奏事者，则其属下自然畏惧矣。若系不在内廷行走，而隐于幽僻处所之王等，则其属人不甚畏惧，而对属人亦无可奈何，以致两相无事。久而久之，反成为伊等之好事。]王等之中，诚有为国效力行走者，朕必加赏佐领矣。再，王等何以如此，公爵中辈分较大宗

室，其欺凌公等，或公之属人者，常有之事，公等亦俱难支。无论如何欺凌，其属人仍为该主人之亲属，因而亦不告发。如此而为者，千百次之中，仅有一二次而已。无辜受害者多，虽辈分小，仍为同门之人，岂因辈分大而行欺凌可乎？又折磨其属人可乎？此类之事，著尔等一并尽行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圣主特为厚念宗室而降旨曰：将成为章京，则其自然之事。佐领章京，更为王等之臣仆。宗室、觉罗，不应成为王等之臣仆，且王等役使，亦不心安，必有掣肘者，甚是。又教训王公等，若折磨属人，以致抬入上旗，则该佐领必致灭亡。又曰公等辈分大者，欺凌公等，并属人等。仅为上述各情，颁下训谕开导，圣虑周详，惠教宗室，皇仁至之。

查得，镶黄旗宗室德勇佐领，正黄旗寿源佐领、保善佐领、尚健保佐领，正白旗宗室曾盛佐领、溥瑞佐领，正兰旗宗室巴金太佐领、满珠希里佐领、肖格佐领、卓赖佐领、达里瑚佐领、八十三佐领、汝福佐领、诺木珠佐领、格勒宾佐领，佐领下人黑寿佐领，伊等皆系原由皇上赏赐另管佐领，故令该承袭佐领之宗室，仍准承袭佐领外。

又镶白旗宗室土那、阿立讷等所承袭原公中佐领，乃由该王具奏从包衣佐领中调出满洲后增拨，令土那、阿里讷等承袭之。故拟抽出其增拨于二佐领之满洲人后，编为一佐领，仍令土那、阿里讷等轮流承袭之。而所余二佐领，系原为正编佐领，故拟仍编为二公中佐领，令旗大臣官员等承袭之。镶蓝旗宗室登珠承袭佐领，乃公中凑编佐领。故拟遣回登珠至原佐领，将该佐领划归于旗，编为公中佐领，令旗大臣官员等承袭之。

再，其所属五旗正兰旗宗室汝福、满珠希里、巴金太、达里瑚、八十三、卓赖、萧格、格勒宾、诺木珠等九佐领，镶白旗宗室土那、阿里讷所属轮管佐领，正红旗觉罗杜叶里、齐鲁、伊敦、谈都、德成、希得浑、马喇喜等七佐领，镶白旗觉罗那海、力珠、萨尔泰、海兰、穆翰等五佐领，镶红旗觉罗维栋、增寿、额里赫、常泰等四佐领，正兰旗觉罗伯奇图、英珠等二佐领，镶兰旗觉罗哈克秦、佟宝珠等二佐领，伊等皆为宗室、觉罗佐领，不可留在王府门下，以作为王等之臣仆。且王等役使时，亦不心安，以致有掣肘之事。理应从王等门下抬出，以归为旗下公中，在皇上门下上朝行走。伊等所管佐领，又黑寿所管佐领，原宗室承袭佐领，亦皆为宗室佐领，故拟俱行抬入旗下公中，令在皇上门下上朝行走。正红旗唐喀佐领，七十九佐领，伊等皆属于佐领。拟将此等觉罗交与旗大臣俱行抬出，以归属于觉罗佐领。倘若抬出觉罗之后，使佐领濒于破，则其抬出之觉罗缺，当归入于何觉罗佐领，即令何觉罗佐领抽人以补还之。镶白旗觉罗常跃，镶兰旗觉罗富格，皆为承管公中佐领，故拟暂准承管佐领，而仅抬出其本人以隶属于觉罗佐领，令在皇上门下上朝行走。

又查定例，凡自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者，皆有专管旗下佐领。凡不入八分公以下者，例无旗下所属佐领。镇国将军景顺、杨桑阿，辅国将军法布兰，奉国将军鄂齐里，奉恩将军华斌，闲散宗室弘芳、富源、明俊、海成、鄂齐，其中或有各自父辈被革职，或未袭职，因而未曾扣除原属佐领者。又宗族子弟专管他人户口，因而仍占所属佐领者亦有之。此等之事，原未查明，因而含混隐瞒至今。现已俱行查出，再不能留给伊等。景顺所有满洲佐领一个；杨桑阿所有满洲佐领一个；法布兰所有满洲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一个；鄂齐里所有满洲佐领六个、蒙古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二个；华斌所有满洲佐领三个；弘芳所有满洲佐领二个、蒙古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二个；富源所有满洲佐领五个；明俊所有满洲佐领一个、蒙古佐领二个；海成所有满洲佐领二个；鄂齐所有满洲佐领一个。此等佐领理应均加扣归为旗下公中佐领，故拟均加扣归旗下公中。

又查，自公以上者，皆管门下属人而生活之人。但宗室等，依持辈分之大，即行欺凌，或折磨属人者，皆不合情理，以致不辩皇上所定职衔之贵贱，实犯国法。嗣后，凡公等宗族内辈分大者，

若有欺凌公等者，即行按照下官与上司争吵例，拟以治罪。若有欺凌公之属人者，即行按照寻常人相互争吵例，审拟议罪。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镇国公臣德普、辅国公臣讷图、辅国公臣普照。

16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生发蝗蝻并沿海水灾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今年麦子、大麦收成甚好。虽曾蝗蝻生发，亦已随生随捕，相继尽除，禾苗并未受灾。自入夏以来，雨水调顺，稻谷豆棉长势甚好，可望十成收获。讵于七月十八、十九日，两昼夜起大风，内地稻谷开花季节，被风花落，不及结籽者多。既有孕穗者，尚不及成熟，亦皆被风裂壳，俱成为粃。离海远处之秋谷，并不碍事，惟离海较近州县地亩，被灾者多，收成必有所减。其尚未开花之晚稻，并无被灾。安徽所辖二三州县地方，生发绿虫，稻略受灾。

再，江苏巡抚所辖靖江、江都、仪征、丹徒、江浦、海州、沭阳等州县，安徽巡抚所辖定远、来安、盱眙、洪县等地方，近日见有蝗虫飞过，(**朱批**：前仍未除尽所致，著力尽除蝻子。)而蝗蝻生发者亦有之。现已严令文武官弁好生捕除，不得遗留。

再，查受水灾沿海州县，据松江府华亭县、上海县，苏州府嘉定县、太仓州、常熟县，扬州府通州、太州、如皋县，淮安府盐城县、海州等处报，沿海地亩、盐场被水淹，民房倒塌颇多。夜深风暴雨大，而水突淹，人民不及躲避，被淹毙者亦多。烽台通道，有全淹者，亦有半毁者。大道通衢，皆被冲决。据沿江所属常州府武进县、江阴县、靖江县，镇江府丹徒县，扬州府江都县等处报，江之洲滩地亩房屋坍塌甚多，稻谷被淹亦多，尚有居民被淹死。江上堤坝多有决口，因而田禾被灾殊甚。等情。相继报来。

该臣旋继急咨苏州、松江、常州、扬州、淮安知府，令伊等亲临被灾地详查，妥善安抚。先行抢修海堤决口，勿令海水流入。葬埋死者，令屋淹而无处栖身者，暂住于庙内。详实查报被灾情形，等因咨行。今据松江府知府周顺元查报：本知府获息海水涨溢，即率华亭县知县周仲宏，会同汛营官弁，自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水陆兼程，详实踏勘华亭县辖金山卫、柘林、青村，上海县辖南汇、川沙第一村至第九村等处地方，有金山嘴、三叉墩、崇脚、曹安湾四大口岸皆被水淹塌。因为至关重大，即行拨银交付本地良善之人，不分昼夜，雇工抢修。又有坍塌小口子五处，亦令雇工抢修。堤外之水，均已回落，而堤内之水，亦均流入各处河流，从而地亩仍已露出。潮水虽未退落，但已四处流散，碱性减弱，不甚有害。金山嘴地方，有坍塌民房百余间，淹毙男女十四口。柘林地方，有坍塌房屋数十间，淹毙男女十五口。每具尸首拨出一千钱，由本知府亲手交给死者亲属，令置买棺材葬埋之。青村附近民房，是有坍塌者，但无人伤亡。惟南汇、川沙第一村至第九村居民，近几年来，因见堤外游沙增有数里宽，即视为好地方，纷纷移住堤外，以煮盐捕鱼为生。此次涨潮，房屋皆坍塌，淹毙男女二百余口。已给银与当地熟人，令置买棺材具行葬埋之。凡由别处漂来之尸首，亦令雇人安葬之。其坍塌房屋间数，俟经核查之后，拟给口粮，于堤内修建房屋安置，以免于流离失所。再，金山、青村、川沙三处之城垣，并不碍事，只城垛口有一二处坍塌。查各地烽台营房，其位于金山、柘林、青村护堤内外者皆坍塌，而南汇、川沙地方，仅其堤外者坍塌，而堤内者尚存。现已令该县查明修建。此次海潮涨溢，灶场及堤外七十里之内所有地亩，均被淹没无存，因而征收盐课芦税钱粮甚难，贫民失所，理应速请赈济。等语。其苏州、常州、扬州、淮安四府尚未查明报来，一俟查报，臣与巡抚合词奏报。惟被灾贫民，地淹屋

塌，一应器物均被淹没，故而不可不速行抚赈，得给生所。至于如何设法捐赈，臣拟与现署巡抚何天培商酌施行。海堤决口，拟速抢修，以御海潮。无论如何，此等决口堤岸，务行抢修，方能长久无事。对此一事，臣经核查之后，再详尽估价具奏。

再，苏松总兵官陈天培前报该被水冲走之一乌船，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吴淞口外寻得。该船在浅滩滞阻，船上兵丁无事，仅丢失一大桅杆，船身亦无损。为此具折，令臣标下把总六十先、兵陈永吉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已有另旨敕部。凡事俱著据实具奏，不得隐瞒。

16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合肥县疯人王克丘书写悖逆文书经过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六月初六日，由凤阳府寿州报称，于五月十五日，合肥县疯人王克丘将一封文书持送至原顺天府府尹俞化鹏家中。俞化鹏拆阅该文，内有悖逆之辞，即行举揭，将该文一并送来。据王克丘供，系为合肥县人。又供，住于乌巢山地方之朱超载子朱成荣，乃明朝后裔，其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容貌不同常人。伊与王克丘在乌巢山庙内结拜为兄弟，欲邀俞姓闲官为宰相，以谋大事，等因供称。遂拿朱超载父子，又庙内和尚、地保、邻居等，逐一审得，皆供朱超载子名朱成荣，非朱辰龙，乃一务农之民，并非明朝后裔，等因供称。本知府观朱成荣容貌，甚为粗俗，且耳垂亦不长，手亦不过膝。经问其情，王克丘与民张福盛素为相识，于闰四月间，王克丘置办茶叶来寿州，伙同张福盛卖茶叶，因张福盛家中无处住宿，即来至附近乌巢山庙内买酒共饮。后来，朱成荣亦领催粮衙役至庙内住宿。王克丘疯病发作，胡言乱语，草拟一文，送至俞化鹏家中。本知府审出以上情由之后，又问王克丘，亦称原有疯病。王克丘虽无结拜兄弟，以图谋事之情，但疯病发作而妄为者是实，是以不敢隐瞒，理合录供，与原文并送。等因前来。旋由司道府官员亦呈报前来。

据此，臣查得，王克丘之言辞悖道，举止可疑，因有别情而装疯，亦未可知。遂与安徽巡抚李成龙商酌，并饬交安徽布政使董永艾将王克丘等案犯带至省城严行夹讯，录供送来。臣又亲自观察其举止言谈，严行夹讯。

王克丘供称：小的乃合肥县人，今年三十五岁。小的父名王俊晨，母邹氏。小的兄弟四人，长兄名王文生，二兄名王旭生，小的为老三，四弟名王克丰。我等皆住一处，务农为生。小的自幼患有疯病，每当病发，即想作军师，觉得有一青衣人尚与小的言谈。患有此病已年久。今年闰四月初六日，小的采买数斤茶叶，贩至寿州双门铺集市卖给梁记铺十几斤，之后投王进家中。后又送至乌巢山庙前张福盛家十斤茶叶，余者皆兑麦子。十八日，当去张福盛家时，将小的送至庙中，买酒共饮。朱成荣亦来庙中往宿。朱成荣之手过膝四五寸，两耳亦甚长，与人不同，想必定有后福，遂至观音佛前求签，签曰结亲事成，求财事成。五月初八日，即行草拟寄送俞姓闲官之文书。文内所开闻刘伯文曰，又洪武苗裔朱辰龙等言辞，皆为小的妄造者。小的仅与朱成荣在庙内同住一夜，此前并不认识朱成荣。俞姓闲官亦不认识，仅闻其名，家住于大路旁。小的将朱成荣改写为朱辰龙。又文内所写王寸珠者，乃小的近族弟，因伊穿走小的一件布衫，是以恨而写其之名。小的持该文至俞姓闲官家中，俞姓闲官驱逐小的，小的不走，即将小的送至官府。小的原识几字，小的家中有千字文、三字经、杂字。小的又会以五个铜钱卜卦，推算吉凶。小的并无

邪术、图谶。小的实因疯病而所为。至送该文一事，朱成荣等皆不知。等语。

朱辰龙即朱成荣供称：小的乃寿州人，以务农为生。小的父为保甲。王克丘来至王进家后，又送茶至张福盛家中，张福盛将王克丘送至庙中住宿。是日，州衙役来催征钱粮，而小的所住二间屋中一间倒塌，故同衙役来至庙中住宿。衙役问小的是否娶妻室，小的答以因家贫尚未娶妻。此番对话，王克丘亦曾听闻。五月十三日，王克丘来至小的家中，言小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确一贵人。又言小的为明朝后裔。小的父闻其疯话，即驱逐出门。王克丘遂至俞姓闲官家中，言小的为贵人，容貌与人不同。又自称为军师，邀俞姓闲官为宰相。俞姓闲官不出，王克丘即胡闹。执鞭驱逐，亦不走开，故将其送官府。此皆因王克丘疯而致陷于小的矣。此前由州差人来拿小的时，小的仍在地里作活，何敢行此不法之事。等语。

朱超载供称：小的乃寿州之民，今在保甲上当差行走，并非明朝后裔，可问邻里便知道。等语。其余皆与朱成荣所供同。

王进供称：小的在寿州租种他人地亩为生，并不认识王克丘。小的父王伯生前些日至合肥县卖猎崽时，曾去过王克丘家中。闰四月间，王克丘贩茶叶来找小的父亲，而小的父亲已故，小的又不认识王克丘。王克丘言小的父亲曾去过其家中，故而留王克丘在家中吃饭。后来，王克丘去张福盛家中，小的并未去庙，亦未容留家中。至送该文一事，小的实不知。等语。

张福盛供称：小的家住于乌巢山庙前，即种寺庙地亩。康熙五十二年，小的去合肥县卖猪崽时，相识王克丘。今年闰四月，王克丘贩茶叶来找小的，小的即以麦子兑换茶叶，将王克丘送至庙中住宿，并买酒同饮。是日，朱成荣亦来庙中住宿。次日，王克丘即去梁记铺子。其余之事，小的皆为不知。等语。

裴若供称：小的乃乌巢山庙内和尚，张福盛乃小的师弟。张福盛送此疯人王克丘来庙中住宿，并买酒同饮。后来，朱成荣与衙役亦来庙中，同王克丘在庙中住一夜，并无结拜兄弟。至王克丘草拟一文送与俞姓闲官家中之事，小的确实不知。乌巢山庙周围地方，皆为平旷之地，并无山谷。等语。

梁五麻子供称：小的于双门铺地方开有饭铺，而王克丘来集市卖茶叶。后来，小的得知王克丘患有疯病，恐怕滋生事端，遂多次劝其回去，故于五月十五日回去。至送该文于俞姓闲官家中之事，小的不知。等语。

王俊晨供称：小的乃合肥县人，王克丘系小的三子。王克丘在九岁时患疯病，每年发作一二次。今年四月间从家中出走，到处寻找，不曾找到。后来，由寿州来文拿小的时，方得知伊疯病发作而行此等之事。小的实为此子拖累，请将王克丘依法处置。等语。

张留供称：小的乃俞姓闲官家人。五月十五日，有一人来小的主人家门口，声言来自京城，又称来自乌巢山，给小的主人寄送一文，小的不识字，遂将该文转送主人阅。主人言何以将此疯语送阅，赶紧驱逐。小的如何驱逐来人，亦不走开，故送衙门。来人所言，即为文中所拟之辞。等语。

齐新叶供称：小的乃里长。王克丘所言疯话，小的不曾闻见。朱超载父子，确为务农之人，丁册内有花名，并非歹人，亦非明朝后裔。等语。

卞子义、戴殷洲、宋学功、周琪朔、简维毅、冯良才、石仲宪等供称：小的们乃朱超载之邻居，皆住于张里集地方。朱超载夫妻仅有朱成荣一子。朱超载乃小的们住地之保甲，住有二间破屋，以务农为生。至王克丘送该文之事，小的们不知。因朱超载父子，并张福盛、王进、和尚裴若，皆

为好人，是以小的们在知府衙门共同呈文担保伊等。今又弃农来此数百里之外担保伊等。若有行止不端，小的们七人甘愿伏罪。等语。

以上各供皆无异于司衙门所审录之供。

臣又观察朱成荣相貌，乃一农家村夫，两耳薄而小，且无耳轮。又双手粗糙，且离膝有七八寸短。所谓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之辞，皆属编造。再，经审王克丘，其言谈举止不似有疯疾，然而所言悖道，唯恐暗中商谋而作恶，亦为难卜。故自午时至申时严行夹讯，则称一时犯病而妄言。等因，坚供不移。当夹讯王克丘时，臣详尽观察得，王克丘不知疼痛，用刑之后，亦不似别人，毫无不堪忍受之感觉。此人若非患疯疾，亦必中邪气而内部某一处闭塞所致。再，经审朱超载父子，皆在鸣冤叫屈。其邻里公证人等，皆称朱超载父子为守分良民，并非明朝后裔，甘愿担保。臣复又在伊等家住各地详尽查访，并无结党结伙，谋为不轨之举，仅由王克丘编造言辞而行滋事者显然也。查律例内开，凡以妖言惑众者，斩决监候。凡不惑众者，流徒三千里地。王克丘并无惑众，应照律例流徒。然王克丘因有疯疾而如此所为，若将疯人流徒他处，则于所到之处亦将滋事，亦未可知。以臣等愚见，罪犯王克丘拟免流徒，而交按察司在狱中另修一间屋，上好铁链，带上手扣脚镣，永锢看守，则盛世谨防恶徒之法得以尽然，且圣主好生恩泽亦得以弘扬。是否可行，未敢擅便。臣与安徽巡抚李成龙商酌，将王克丘寄送俞化鹏之原文一并恭览。伏乞皇上睿鉴批复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此并非事，尔此审明，过于谨慎，即如此办理则为甚妥。以朕之见，此事不致于具本题疏，尔私自办理即可以矣。具折奏闻于朕，理所当然。知道了。

1626 雍正帝朱谕一纸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敕谕将军祁里德等。赖石、苏永祖等，皆系获有大罪而至军营赎罪效力之人。伊等之名，何以开列于蒙古贝子、公、扎萨克台吉之前？伊等前于圣祖在世时有否请安之事？或否伊等强行署其名？或因尔等以为朕世运下降而署伊等之名？或由尔等忖度伊等素与朕好而署之？著查奏该二犯署名请安之事。朕全然猜不透其为何因。委实不懂？

16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酌办江南社仓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于江南地方劝民每亩各出二合粮，以便积而为社仓。为此具折奏闻。圣主谕曰：务必与民商酌而行，务必考虑民情而行。实行之中，若有不妥之处，不得拘泥悖行。钦此。圣主训诲，殊甚周详，已经洞鉴江南民情。臣必遵照施行，根据民愿，斟酌劝行，绝不拘泥具奏而行。一年不成，或于曰二三年内可成。七月间，下江沿海一带受水灾，是以今仅在上江一带劝行，已严饬有司不得刁难百姓。臣不时访查，官员内若有遵行不力，或刁难百姓者，即行纠参。现将三件朱批折子并封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拟写。

朱批：知道了。行此等之事，仅勤于访。

162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乌哈尔吉达巴罕围猎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九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等于初五日过乌里雅苏台达巴罕，驻于巴颜和洛谷口。初六日驻于鄂尔绰克峰。初七日驻于乌哈尔吉达巴罕下，围猎于岭上。因夜下雨，初八日住一宿。今年兴安野兽很少。臣等拟于初九日返回，其他无事。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兽少，可有夏日杀兽之人？朕闻尔等平安而行，高兴而回，殊甚欣悦。

1629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报催铜商等偿还库银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

内务府谨奏：为参劾事。

据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会考府具奏来文内中开：铜商范玉斌等五房，每年给人银十七万五千二百两，其内现催获一万一千八百两，以抵伊等亏空之项，交内库外，未交银十六万五千四百两。张鼎鼐每年给人银八万四千九百二十两，其内现催获一万五百四十四两，以抵伊等亏空之项，交内库外，未交银七万四千三百七十六两。办理药材等项张常柱每年给人银九万三千八百九十二两，其内现催获三万四千四百九十二两，以抵伊等亏空之项，交内库外，未交银五万九千四百两。其内公策旺诺尔布，现既在汛地，暂禁催伊应交付银八百两，其他各饬该旗佐领管领，自奉旨之日始，限一年照数催收，交付内库。倘限内不完，由内务府总管参奏，将该管旗大臣、官员等交部查议；将亏空银之人交部拟以重罪，未完银仍赖伊等家庭偿完，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前来。

此项银各饬该旗佐领管领，限一年照数严加催收，交付内库。故每月催收，范玉斌、张鼎鼐、张常柱等七户每年给人银共三十五万六千十二两内，从去年七月至今年七月，陆续交银十二万一千五百七两五钱，交房一千二百二十四间，其一半折银三万八十两五钱，仍欠未交银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四两。其内十阿哥允禵收银四千一百两内，交二千两，仍亏空二千一百两，停催。诚王收银二万九千两内，交一万两，仍亏空银一万九千两。四公主收银一万八百两，竟未交。

此项银理应限内交完。今既然逾限未完，将伊等俸银扣取，交内库。公允禵收银六千两内，交四千六百两，仍亏空银一千四百两。查允禵既然停俸，仍限三月将欠银完结。逾限仍未完，交该署拟罪。

再，会考府奏称：公策旺诺尔布收银一千两内，交二百两。现既在汛地，曾准伊应交之银，暂禁催。今既封策旺诺尔布为贝子，驻喀尔喀处，其尚欠银八百两，亦扣取伊之俸银。闲散宗室德宁收银一千两内，交五十两，仍亏空银九百五十两，既由宗人府清查德宁家产，另偿议奏，无庸议。尚书赫奕收银一万四千六百两内，交九百两，仍欠银一万三千七百两，既经赫奕奏请，又给限一年，此交该旗，限内严加催交。（**朱批**：以上依议。）此外，仍亏空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四两，涉十九人，主宥此等，未加治罪，准限一年完结，而限满仍未完结者，乃不符。既然如此，其欠银者内，将仍在者交该部，拟以重罪，尚欠之银，各饬付该旗佐领管领，赖伊等家产偿完；身故

者，即赖伊等妻子，折合家产偿完。准此完结时未给限期则又拖延迟久，限三月完结。倘逾限仍不完，将该管旗大臣官员等，一并交部查议。将亏空银之人名、银两数，另缮汉折，一并谨奏，请旨。

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臣赖保、李延禧

朱批：再准限一年，仍未完结者，毋庸复请旨，即执之交刑部，严加拟罪议奏。

1630 扎克拜达里克笔帖式石成奏报宗札布辟意虐待蒙古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三日

移设军台原将军宗札布随从笔帖式奴才石成谨奏：为惶悚具陈奴才愚悃管见，以利皇上圣闻事。

皇上一统天下，逸安众生，且又洞察军台旧路多有沙漠，于蒙古生计无所裨益，故交议政议奏，并派原将军宗札布、一等侍卫赫默音、达西，自张家口直出，寻觅水草，移设台站，等因奉差。宗札布奏称，每台站所有六十户中，先移四十户。而该四十户移毕，凡事皆自新路送行，然后再移其余二十户。从喀尔喀处存养之骆驼中，拟须领一千二百峰，以拨给台站。奴才将与将军傅尔丹商议此事后办理之。移设台站之事，趁天冷之前移完为最紧要。奴才等此行路途遥远，往返皆须寻觅水草之地，故请允准奴才等乘驿。等因具奏。皇上以一等侍卫衔恩赏宗札布乘驿。宗札布自张家口至扎克拜达里克，并无以皇上之事为要，亦未踏勘丈量，寻觅水草，而仅由侍卫赫默音、达西丈量地方，访问蒙古，找寻直路。而宗札布留于后面，途经喀尔喀人家，无一不漏，逐一进入，饮酒作乐，醉后妄言，又令吹笳弹奏。于得博多博地方，醉后就寝于蒙古人家中，深夜里又起行，苦累于喀尔喀人等。移设台站路上，不知为何缘故，草原上放火烧。五月十一日，行抵扎克拜达里克，宗札布不趁天热移设台站，而无事闲住十日。于二十一日，伊突然言称欲往将军傅尔丹军营议事。言毕起行。沿途稽迟，来至第四十二站，即察罕托海驿站。当日，将军傅尔丹来咨内称，将置设于驿站之一千二百峰骆驼，已咨令喀尔喀等拨给扎克拜达里克、翁金、伊克哈布查海、戈壁额尔吉勒和洛图三处各四百峰，等因前来。此事与宗札布所奏不合，故不再前往军营。如若不往军营，理应返回扎克拜达里克移设台站。然伊又住三日，于二十八日无故继续前行，走过三座驿站，抵第四十五驿站。次日才返还。伊前往将军军营而不达，言查台站而不查，所有台站全未走到，而又跳过二座驿站，日行三四十里，于六月初九日回到扎克拜达里克。回来之后，不思移设台站之事，亦不念为皇上效力之事，于十六日方咨文移设台站。宗札布在扎克拜达里克住有三十三天。其间，伊之家人等，每人占居驿站蒙古人房屋各一间，将别人妻子儿女弃于野外，又令送进奶、奶皮子、酥油、柴火、畜粪。后来，搬进于扎克拜达里克城守城正蓝旗右卫披甲苏楚泡又名八十四所住官房，毫不考虑公务，每日或弹奏琵琶三弦，或骑驿站官马至务农废员、喀喇沁台吉和托赖等家中，食肉饮酒，至晚而归。有时与驿站蒙古章京等同饮作乐，酒后妄行殴人，私用铁链捆人，后又释放。又派贫穷蒙古人至四五十里之外，搬运手指般粗柳条，堆成如山，再从其中挑选好者，以编织铺席，或蒙古包围圈，走时驮走。从喀尔喀等取回驿驼内，多半为岁口大而有老疾者，或为幼驼，或为有鞍疮，或生疮者。将如此劣驼拨给各驿站章京时，章京等皆言此等劣驼难以胜任皇上之官差。宗札布闻此所言，即行打骂恐吓。有章京等事先受其央求或胁迫而领取之。事后，宗札布又曰未曾强令领取，而皆挑选也。此等骆驼，皆为给喀尔喀等存养。骆驼若有繁衍，其繁衍者归喀尔喀等取之。若有倒毙，则令伊等偿还。而此劣驼，皆为喀尔喀等之私驼，以劣驼换皇上之驼。驿站章京等，经私下与喀尔喀等商议之后，为劣驼已补取

马匹。七月十一日，自扎克拜达里克起行返回，宗札布坐于车，而苏楚泡，又名八十四，乃额定兵丁，离开驻地，私自跟随，过六座驿站之后，于第三十驿站，即噶里特萨布乌苏（地方，）令其乘驿返回。途中，额外多骑用刚移设之三四十匹马，仍不敷用，即骑用驿站蒙古人之已马，又随带三十余名蒙古驿夫。车前有一对牵狗人，一对备鞍马，一对闲人，排列成三对，驾车骑马人有四名，车后跟随十余人。每到一站，若有驿站章京不率众迎送，即遭打骂。宗札布亲令众人摘取帽子，双腿跪地，叩头吹呼主人。伊之家人，妄行打骂众蒙古人。宗札布视皇上之驿站蒙古人，实不如其家人。驿站蒙古人等，皆为圣主所养育之人。为伊等之生计起见，皇上施以种种恩泽，每年赏赉，才使伊等各自立有家业，所赏牲畜得以繁衍。伊等承蒙皇恩，皆有谋生之所。而宗札布身为将军，却不知宣扬圣主恩泽。五月十一日抵达扎克拜达里克之后，并不移设台站，而处处躲开，推诿于原都统武格、驿站官员三达里等，以致延误达四十余日，于六月十六日才行文迅速移设。由于蒙古人等皆为惧怕，故而迅速前来移住。旧路自西南方杀虎口向东北方直至扎克拜达里，新路则自东南方张家口向西北方直到扎克拜达里，此新路近，又驿站缩短，凡移来之驿站，皆自西南向东北迁移，然因多沙漠，行走戈壁，可走三四十余日，终于八月初十日以后，该四十户驿站人员终抵新路各个驿站。沿途官畜瘦弱跌膘，而伊等之业畜，每驿站倒毙六十以下不等。由于驮骑无畜，背负子女，步行而来。而宗札布每到驿站，打骂章京驿夫，有人找其诉事，则不辩是非，反而责打无干人员。次日，又领所有驿站人员，多走数站。因驿站人员家中无人牧放牲畜，难免牲畜被偷被狼吃掉。圣主委派宗札布，乃专门信赖而委以此任，但宗札布不念皇上重托，仅图安逸，肆意妄行，扰害蒙古，损害公务。蒙古人等每言及宗札布责打扰害之事，皆面向南方祷告圣上曰：圣主乃佛矣。我等草芥奴仆，何以报答皇上施恩拯救之隆恩。对于皇上之抚恤至意，将军宗札布不知晓，来此之后如此扰害，皇上在京城宝座前将必明鉴矣。等语。叩头哭泣，怨气冲天。奴才石成，乃一末芥卑贱奴仆，荷蒙圣恩，屡世居官，虽粉身碎骨，亦难报答皇上养育殊恩。宗札布损害朝廷之事，玷辱职守，违背事理，贻误公务，扰害蒙古。凡此种种，奴才石成不堪瞩目。奴才虽无具奏之责，但宗札布悖理逆行，何敢不加具奏？若达于圣闻，奴才虽获死罪，亦心甘情愿。

再，当讯问各驿站参领、章京等，此一新地对于牲畜何如？水草好否？尔等可有过冬夏牧地方时，伊等则称：我等原为东部土默特蒙古，因无法生活，皇上特赏效力之道，将我等安置于驿站，每年施恩赏赉，加以养育。我等皆已立有家业。旧路地方多有戈壁，冬季寒冷，不利于牲畜。皇上将我等移至如此有水草之地，水草美，且地平，冬夏所住之地亦甚佳。此新路一带所生长之草卉，皆宜于牲畜。仰蒙圣恩，在旧路地方尚且能立家业，而此新地方又有何不便。惟前迁移四十户时，若自五月十五日起开始迁移，则我等可于途中边行边牧放牲畜，于六月十五日之后抵达新地。六七八此三个月内，牲畜皆能膘肥，一应公差，皆不耽误。实于六月二十日之后，方令我等迁移，于八月内方抵达。途中，马畜皆瘦，且此地之草亦变枯黄。若不算闰四月，现为九月节气矣，牲畜膘肥时节已过。倘不休养迁来牲畜，仍用传递驰报，又今年将其余二十户迁移过来，则牲畜难以存活矣。当迁移其余二十户时，正值寒冷季节。既便皆已迁来，牲畜亦无事无益。若将现已迁来牲畜暂行休养，凡事仍由旧路传递，则因旧路二十户所有牲畜不曾动用，且夏季皆上膘，故不致于误官差。俟明年返青之后，牲畜有救，时再令四十户当差行走，而其余二十户开始迁移，则牲畜不致于倒毙，对二者皆有利。等语。再，据前来交付骆驼之喀尔喀等言称，六月二十五日，杭爱山降大雪。奴才等前来时，于七月二十日亦降小雪。凡高处之牧草皆枯黄，仅有低洼处之牧草微绿。又查看各驿站之牲畜，自第三十驿站至十二驿站，共十八驿站牲畜，实有瘦弱者。此等情由，宗札布理应具奏请旨。但伊惧怕延误之罪，而欲草率迁移，以图了事，故咨

令二十户迁移，从新路传递咨事。鉴于此等情形，或用新路报事，令所留二十户迁移过来；或令所留二十户仍用旧路报事，俟来年再迁移，而已移至新路之牲畜，暂且休养，俟来年返青之后，再用以报事等之处，恳乞皇上睿鉴。

再，经观察蒙古人情形，宗札布确曾扰害伊等，但以何言语蛊惑之处，奴才未闻确信，故而不敢妄奏，蒙古人较前似有疏懈之情。是以，奴才拟写蒙古文书咨行驿站章京等，以陈述皇上恩德，言明宗札布扰害之事，职已具奏皇上，企望蒙古等当差如前，好为行走。等语。为此，奴才石成惶悚叩头，奏闻圣睿。

163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议失参浙江巡抚黄叔琳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遵旨回奏事。

雍正二年八月十二日，内阁交出，奉朱批谕旨：黄叔琳因前差江南主试，与吏部侍郎声名颇好。故用浙江巡抚。自命下之日，仍唤进召见，神气顿异，言语浮泛，跪聆朕训旨，并不安详存神敬听，彼时朕即疑之。自到浙江巡抚之任，举荐不公，敷奏不当，所参数员属官，亦皆朕所谕者，并非出自黄叔琳也。黄叔琳借此以邀名，况密折奏请之事，件件支离，又先请托奏折诸官奏闻，而叔琳折随继之，此等行为，徒自取罪戾耳，何能摇撼朕之主见也。朕自黄叔琳抵任以来，从未说他一是字，频降严谕，而黄叔琳置若罔闻，曾几番与廷臣论其不妥。今览此奏，则朕所见不谬矣。岂可因朕之误用歹人，勉强姑容，贻害地方也。朕意，此奏大概真确，事虽屑小，黄叔琳初任，即如此肆志，将来放纵，何事而不忍为也，大负朕之任用。著黄叔琳解任，佟吉图署理巡抚印务，将朕所谕一切任内之事，著黄叔琳明白交代佟吉图。陈氏仆人、黄叔璥两案与罢市三次情由，著将军安鲁、佟吉图，从公严察审明具奏。吴雨山一案，著李周望、塞楞额、噶尔泰严审定拟具奏。此三案承审诸臣，若丝毫瞻徇，接受请托，朕必加以重处。黄叔璥亦著解任，往浙对理，该部知道。似此存私不法巡抚，都中人人共闻，有凭有据之事，而科道御史徇情不讦，反将诺敏、李维钧等秉公任事之人，无影无响之风闻弹劾。如此是非颠倒，公私不辩，甚溺谏臣之职，大负朕之所望也。著都察院齐集该衙门官员，问明回奏。钦此钦遵。到臣衙门。

臣等即问满汉给事中，监察御史，伊等合云：浙江巡抚黄叔琳私受商人银两事，我等并未闻之，其杖毙商人，以及罢市等事，曾闻得。因传说不一，未得的实，故未敢轻易具奏，即未参劾，此我等愚昧，有何辩处。为此谨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江球。

朱批：省总督巡抚等怀私念，悖法施威，逼杀蔡珽之知府，杖杀黄叔琳之商人等事并存，给事中、监察御史受贿徇情，朕似此于他处有闻，将所有都察院堂官，均一并议处。再，所具参本，官员等畏难，不可料定，均予加封，为参本条陈，姓名、何事，禁陈之。

163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交出条奏内称：臣窃思，部院衙门翻稿写档，系笔帖式专责。

但捐纳免考先用即用并出兵监生班次补用之。现任笔帖式内，满字者不能书写档案，汉字者不能翻译者甚多，如将伊等即行查退，似属可悯；若行留存，无济于事。以臣愚见，交与各该管大臣等详查，竟不能书写、不能翻译者，解退笔帖式，令其学习，下次考试取中时，仍行补用；年迈不能学习者，令其具呈，不算废官。其征战得伤有功劳牌者，交与该旗，照伊品级调用武官，等因具奏。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

臣部随议复得，各部院衙门笔帖式，于雍正元年奉旨考试取中之人，并圣祖仁皇帝亲考试取中补放之人不考外，其由捐纳免考先用即用并出兵监生轮班补用之人 照伊所习满汉字样考试，庶无无用之员。但满字笔帖式不能缮写，汉字笔帖式不能翻译者多。此内如行走年久，或办事勤谨之人，应存留者，令各该衙门堂官具题保留。其由出兵监生补放笔帖式者，虽不能缮写翻译，若有出征得伤得过功牌者，亦令各该衙门堂官具题，交与各该旗，照伊品级，以武职补用。其未经考试，惟以捐纳免考补用，相沿已久，若勒期考试，势必革退者众。既然如此，相应宽假一年，令其勉力学习，俟明秋八月考试，分别优劣，定其去取。其考试不取中人员，将笔帖式解任，不算废官。情愿在护军披甲处效力行走者，听其挑取。考试取中者，仍留笔帖式行走，等因。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本月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今一年假期已满，应行请旨考试。查自雍正元年以来，奉旨考试取中补用满汉字样笔帖式，共二百五十四员，并圣祖仁皇帝亲考取中补用满汉字样笔帖式，共一百二十八员不考外，臣等请将各部院衙门满洲、蒙古、汉军有无品级，现任满字笔帖式二百七十七员，汉字笔帖式二百一十四员，共四百九十一员，传集午门内，恭候皇上钦命题目，拟于八月十七日考试汉字笔帖式；八月十八日考试满字笔帖式。臣部会同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院学士等，分别简阅进呈御览，取中者，仍留笔帖式行走，其考试不取中人员，将笔帖式解退，不算废官。有情愿在护军披甲处效力行走者，听该都统、护军统领等挑取，此内有出征得伤得过功牌之人，令各该衙门堂官具题，交与各该旗，照伊品级以武职补用。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兵部左侍郎署吏部左侍郎事臣伊都立、兵部右侍郎事臣杨汝穀。

朱批：知道了。免考者内，伊等奋力学习文字，有复考者，续考时仍准考；若考中，仍复用。相隔三年，第四年考一次，复考时均考。

16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谢赏赐火镰果子月饼等物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谢恩事。

本月初四日，臣等将请安折匣子内所装红药葫芦、火镰、盛物盒子，均照各人之名赏赐。十二日，又赏赐各样果子、月饼等物，臣等实不胜感戴，谢恩领讫。

朱批：知道了。

16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翁牛特等部王台吉来围场请安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恭请圣安事。

本月十三日，前来围场之翁牛特、喀喇沁王以下台吉以上人员，来至臣处言称，我等来围场

有多日，请代我等恭请圣主万安。等因，恭请圣主万安。为此谨具奏闻。

各王台吉花名开列于后：翁牛特多罗杜楞郡王和硕额驸藏津、贝子鄂齐尔、公索诺木、一等台吉罗布藏、二等台吉罗布藏贡布；翁牛特多罗达尔罕戴青贝勒额勒德布鄂齐尔旗二等台吉朋素克；喀喇沁多罗杜楞郡王和硕额驸伊达木札布辅国公噶尔玛色楞；和硕额驸那木赛；一等塔布囊敏珠尔喇布坦、二等塔布囊罗布臧车布登、二等塔布囊诺穆齐；喀喇沁贝子和硕额驸曾兖扎布旗副塔布囊长寿、喀剌沁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喀宁阿旗副塔布囊丹木巴；敖汉多罗额附罗布臧。

具奏者：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皆安好么？尔等老幼多人前来，而王、阿哥等是否令尔等欢悦或难为？是否与尔等和睦相处？著据实具奏。

163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谢训谕能发胖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等谨奏：为谢恩事。

本月初四日，臣随王等请安一折内，奏有皇上朱批谕旨曰，惟马尔赛回来时，恐马力不支，朕实悬念。著怡王选备二匹脚力强而能支撑之马，以赏给马尔赛。倘若未发胖，则不赏给。钦此。对此一谕，臣恭阅之余，不胜惘然，不知所措。奴才仰蒙圣恩颇多，无论如何报答，如何感戴，亦难以语言具奏者，诚然属实。奴才务必不辱皇上之高厚恩泽，竭尽报效。臣不胜欢悦，叩谢圣恩。

朱批：尔虔诚具奏，朕俱鉴。知道了。

1636 世子弘昇奏请赏食柏唐阿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

世子奴才弘昇谨奏：为请旨事。

我皇上施以鸿恩，将吴尔展包衣佐领下人一百丁赏与奴才。又公马尔赛奉旨：其中护军校、护军、披甲、柏唐阿等现食用钱粮，俱行停止拨给，而从恒亲王下额定护军校、护军、披甲、柏唐阿等钱粮内支领后，酌给与所赏弘昇之一百丁。此事著尔等与恒亲王会同办理拨给之。钦此。钦遵。拟给奴才蒙古护军校二人，满洲旗鼓佐领护军三人，白披甲二十三人，蓝披甲四十五人，等因奏准，赏与奴才。今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会议具奏，兵部咨行内开：拟定亲王所有护军、领催、披甲共为二百。世子亲王户中之人，不宜另增钱粮。至于世子弘昇，皇上施以殊恩赏人，今已另行生活，其所食钱粮七十一(?)，拟以暂准食用。等语。奴才屡蒙殊恩，皇上又施隆恩，除亲王分额外，准留七十(?)钱粮，以养奴才户口。此实乃奴才非望之殊恩。奴才伏思，护军、白披甲者，皆至关佐领、管领内之兵丁。今奴才有护军三、白披甲二十三，将此裁减后，请皇上恩赏柏唐阿钱粮以养育之。为此谨奏。

朱批：各王阿哥之蓝披甲，著通融抽为一分，以赏给弘昇。今暂留给之七十一(?)钱粮，著裁。著领侍卫大臣等知道。

163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围猎返回京城等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本月初四日所奏折子，于初九日酉时到来，奉皇上朱批谕曰：欣慰览阅。倘若鹿尚不甚鸣叫，可以延期二三日，于二十九日返抵京城，亦为好。惜哉！鹿也。著尔等依据情况酌情而行，若令初次学习游猎之人，并小子们，已经回家之后仍能思念，方为有趣。钦此钦遵。臣等此次围猎，若不下雨住宿，可于二十六日抵达。自出来后，因雨耽误，住有五宿，以致日期缩短。幸蒙皇恩，延期二三日，指定二十九日返抵。因而臣等行走，有所宽松。再，以臣等之愚悃，圣上殊仁，恩施众奴才以习学之，欢悦之。故而非但其刚学习行走之人，且其曾经行猎之老人，当皆到家之后，亦必思念矣。对于皇上欣悦而所颁谕旨，臣等不胜欢忭知之。为此据实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欣慰览阅。

163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发胖马尔赛已赏给脚力强马匹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恭请圣主万安。

臣等于本月初四日恭折请安，奉皇上朱批谕曰：朕躬甚安。尔等安好么？对发胖后不堪寓目之事，尔等丝毫勿虑。尽量发胖，愉快而回。惟独马尔赛回来时，恐其马力不支，朕委实为之悬念。著怡王选备二匹脚力强而能支撑之马，以赏给马尔赛。倘若尚未发胖，则毋庸赏赐。钦此。臣等恭聆之余，心中甚觉快慰。仰赖圣主殊恩，即便发胖后如何不堪寓目，臣等亦无顾虑。再，马尔赛此次仰蒙皇恩，委实发胖而不堪寓目，且其身体又笨重，每日仍领中军纛爬大山，故臣等从御用新马群中挑选二匹脚力强马匹，已赏给马尔赛。为此谨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甚好？览奏。

1639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在木兰地方尽兴游猎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固山贝子弘常、领侍卫内大臣马武等谨奏。

臣等见圣主甚安之朱批谕后，皆为不胜欢忭。臣等尽兴游猎之际，圣主又自京城赏赐各样果品前来，臣等痛快食之。木兰地方，原本水土适宜，且今年又无风寒，草木常绿，于马畜颇有益。此次，臣等仰赖皇上无疆恩泽，每日尽兴欢乐游猎，可望人畜皆肥壮而返家。为此谨奏。

朱批：欣慰览阅。

1640　山西巡抚诺岷奏呈咨稿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曾以允禟家眷过山西省时，纵其属下人等骚扰地方，残害民人，故臣参劾允禟，一面将涉案

太监、官员等，咨行其所住地方大臣查拿解来，严审究拟。等因具折奏闻。故将臣下人赍送行文稿，敬谨抄写，乘便奏览。俟将人押解来审明时，臣照例具本奏闻。

朱批：待审明时，具折奏来。

附：允禟家眷沿途骚扰地方之咨稿

为咨提事。据平定州禀：据生员刘洲等状称：祸于本年五月内，九贝子家眷过州，跟随太监、官员人等，行则践踏田苗，止则抢夺食物，鞭挞不已，执缚随之，一带乡民无不含怨惊惶，生不幸适。于五月二十七日进城完粮，住宿西关，与贝子家眷店房隔壁，乃有太监并带翎等数人嗔生，言语声高，触犯虎威，直入室内，将生擒拿捆打，平空诬盗，若非乡地人等跪央，几至性命不保。又勒令乡土出具在州住宿无事甘结，始行释放，店家潘二、任大等证，伊等彼时隐匿姓名，人皆不知，及去后随踪察访，始知首恶姓赵带翎者，姓刘生因正在农忙，停讼未敢控诉。今时当放告，匍匐鸣冤。生等居当大路，恐伊等不时往来，逞威凌虐，一带居民何以堪命。伏乞作主，为民伸冤，激切上呈。等情。据此。

又据平遥县禀：据五里庄店家张令宇等告称：六月初四日，九贝子家眷、随从太监人等住宿小的等店房，一切草料食物，用强勒取。住了四天，初八日早起身，俱不给价。小的等究民血本关系性命，只得拼命赶至水头跪求，触怒太监，喝令随从张姓人等，在王宰店内将小的重打二十大棍，刻不容留水头。阖村人人共知共见，今冒死具控。等情。据此。

又据灵石县报称：据水头村地方李士全、各店家宋如瑞、王玉、王德才等呈称：身等俱在水头村租赁房屋开张客店，计图养家活口，不意六月初九日，九贝子家眷住歇水头村，有跟随太监、摆牙拉从人二百余口、牲口无数来村住歇，将阖村店房占尽，所用草料米炭并不发价，身等哀求给价，被跟随人等狠打几死。身等见势大，忍气吞声至今，现带重伤，求验看就知。但身等俱系穷民，遭此奇殃，实难存活。前因李县主调任，无处伸诉，今幸本县莅任，为此报明。等情到县。事关骚扰地方，理合申报。等情各到院，据此。

查赵姓、刘姓并太监人等，跟随家眷，恃势行凶，打夺百姓，践踏田禾，又复隐匿名讳，明系有意残害地方，殊干法纪。兹据士民嗟怨，道路惊惶，纷纷具控。除一面参奏外，相应差员给咨提拿。为此合咨前去，烦请查照。希即就近将随从贝子允禟家眷过晋之赵姓、张姓并带翎之刘姓，以及管事太监人等，逐名严提交给去员，并祈给发兵牌，沿途拨兵押解来晋，以便严审究拟，具题施行。望速！望速！须至咨者。已经咨行甘肃巡抚、西宁总兵、西宁道并咨川陕总督讫。

16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谢恩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代奏谢恩事。

据奋威将军岳钟琪来文内开，河州副将岳朝龙呈称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由大将军处送来上赏我之裘、褂、袄、内制药，臣即迎进衙门，恭设香案，望阙谢恩外，伏思，岳朝龙我乃一甚愚昧之人，世代蒙受至厚之恩，虽如何效力，竟不能报答，圣主施鸿恩，将我从游击荐拔为副将。今我随大军未效微末之力，主复施恩，赏裘服药品。将我不胜感激谢恩之情，伏乞转奏。等情到臣。为此谨代奏。

朱批：知道了。

16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围攻克利亚之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具奏称：奋威将军岳钟琪解来达赖喇嘛之使臣，及被盆苏克旺札勒等三十三台吉拿获之根都札布等返回，观所告之语，罗卜藏丹津今甚困迫，栖身于克利亚等处是实。臣自西宁启程前，即闻罗卜藏丹津栖于克利亚等处，因无实据，故未奏闻。惟三十三户台吉等，系顾实汗兄弟子孙，原人少，被罗卜藏丹津威取。现罗卜藏丹津既然身在伊处，定归服伊。此三十三台吉等男丁虽均弱，总力不足一千男丁，归服我等之盆苏克旺札勒等均驻伊等周围，倘侵归我等众，亦有关系处，等因思之。故一面咨行在藏之内阁学士鄂赖、总兵官周瑛等，由藏备兵，往剿克利亚等处之罗卜藏丹津外，一面令在西宁官兵之马匹均不准出牧群，现成以备，渡过蚊虻之际，自七月二十日拣选足兵，乘驮之马畜有余，遣往克利亚等处，并由布隆吉尔亦遣兵，向噶斯会迎西宁之大军，共三路逼拿罗卜藏丹津。

窃查，克利亚在藏之东北、噶斯之西南面，由准噶尔往藏之岔路，距康济鼐处，惟五日路程，若往准噶尔，其间有五百余里戈壁，速行三日方能过。罗卜藏丹津被迫无奈往寻准噶尔，今思之，将策妄阿喇布坦执送我等，倘戈壁大，伊不能过，必被我大军拿获。故将岳钟琪解送达赖喇嘛之使臣等及根敦札布等，所告之书誊抄，将给罗卜藏丹津、盆苏克旺札勒等三份蒙古文书，一并谨奏览，等因具奏。本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青海事成，乃甚好，或拿获罗卜藏丹津一人，或未拿获，无甚关系，克利亚系策妄阿喇布坦边界，西宁至彼处，路甚遥远，罗卜藏丹津若至彼处，必往投策妄阿喇布坦，亦如同亡矣，我军若抵呼呼达罕、吉斯肯都鲁、恩钦都鲁等处，再勿深追，枉费心机。惟三十三家台吉等，均系顾实汗兄弟子孙，力量单薄，归化之心甚切，将伊等谨慎收服方妥。钦此钦遵。臣即咨饬奋威将军岳钟琪、领兵总兵官等，钦遵上谕，共同协办等因。今岳钟琪复报书称：臣现由在西宁军内，拣选总督标下营兵六百名，固原、宁夏兵四百名、西宁兵一千十二名、四川兵六百名，再，新归服之谢勒苏人，仰不斩伊等之恩，情愿归服大军效力，臣亦遣谢勒苏兵二百名。惟追贼时，步兵不乘马则不可。今年二月，依征青海之例，由西宁所秣马内，每兵选给乘马一匹、驮军械等物马一匹。西宁总兵官标下营兵，仍不足七百驮马，办给伊属诸营之马匹。又将西宁之军遣派一千，于柴达木、布喀等处扬威分驻。此往驻之兵，不可与进剿之兵相比，二人各该一马，复将西宁总兵官标下诸营之马匹办给五百。将共遣出之绿旗、土司兵四千十二名、官八十一员、随从三百零三人，交西宁总兵官黄喜林、宁夏总兵官王松共管，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自西宁启程，令陕西都司靳建，随此军运至一百日饷米，令西宁道员赵世锡给一百日盐菜银。再，青海察罕丹津驻者遥远，不计之外，其他诸王、台吉等，其一，观伊等归降之诚意；其二，知与罗卜藏丹津断绝，情愿援兵报效，等因反复请求，伊等平均差遣共蒙古兵二千，我即饬交副都统达鼐督管，共同遣之。等情来报。

臣前又遣布隆吉尔副都统阿育锡、总兵官孙继宗、副将刘绍宗，率满洲、绿旗官兵，由色尔腾抵达得卜特尔，会西宁兵，共同进攻，等因交付。为此谨奏。

朱批：议政大臣等、该部知道。

164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金启复兄弟援例无庸回避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据按察使金启复呈称，伊胞弟金启宣，已被钦补为河东管盐运司。同胞兄弟，不知可否在同一省任职。是以咨臣奏请圣旨。窃臣思之，河东运司虽属山西编额，但其盐务实归川陕总督兼理，事属各异。若以部院官吏为例，同胞兄弟同在一部，一在库执事，一在司执事，则无须回避。因有此例，即咨复金启复无庸另行具本题请。今将此事顺便奏闻。

朱批：应不回避。知道了。金启复如何？虽言为好，亦仅职任按察使而已。朕察之，为人不可信，不过一仅有零星半点小技之人。此不过为朕之所见，并无洞察，亦无所闻，无论如何，尔须据实具奏所见所闻。

1644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蒋兴仁案已审结拟另具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礼部尚书臣塞尔图叩奏。

臣为蒋兴仁一案缮折具奏，圣主详尽教诲，奉有朱批。臣不敢一言以对。又经再三详阅圣旨，皆诲臣为仔细，虽父教子，亦莫过于此。臣甚感戴，唯忍哭泣，惟将圣主之教诲铭记于内，钦遵施行。再，臣经研讯蒋兴仁案，证据甚明，无一人用刑，已经审结，拟另奏外，臣不胜惶悚谨奏。

朱批：知道了。俟具奏前来，拟再览。

164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参笔帖式石成捏参原将军宗札布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理藩院谨奏：为纠参事。

移设军台原将军宗札布之随从、臣院笔帖式石成，为诬陷宗札布，肆意编造不当之词，将给臣隆科多、拉锡之二文，又奏折夹板一个驿送前来。查笔帖式石成，乃原将军宗札布之随从笔帖式，理应按照指示办事之外，不得滋事，但今过于狂妄，不惧国法，将于己无涉，于事无干之词，驰驿呈报。由此观之，石成显然在外必有较大坏事乱事，被宗札布发觉，故而畏罪，肆意编造捏报。其情可恶，刁顽至极。又蒙古扎萨克等平安无事，皆蒙圣恩安居乐业，但伊又跋扈嚣凌，声言缮拟蒙古文以抚慰者过甚矣。此等之辈，若不严惩，则必国之吏治紊乱，而肆意捏控之恶徒，亦不足以为戒。石成之狂妄可恶之情显然矣。臣等拟速派本院官员一名，前去拿解石成，以交刑部当众从重问罪。再，原将军宗札布处有事待办，拟由臣院另派一名笔帖式前去。现将其奏折夹板一个，又给臣隆科多、拉锡之文书一并奏览。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公舅舅臣隆科多、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侍郎臣本锡、侍郎臣花鄂。

164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沿海州县被风潮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奏闻事。

切臣于八月初三日闻得，杭州等地方，七月十七等日风雨甚大，海潮漫溢，田禾颇受损。等情。即遣人往查之。继据杭州等地文武官员来报：杭州府属仁和、海宁二县，嘉兴府属海盐、平湖二县，绍兴府属山阴、会稽、上虞、余姚、萧山五县，宁波府属慈溪、鄞县、镇海、定海四县，此数地皆在海边。七月十七、十八、十九等三日东北风甚大，又因雨大，海潮加风力，向西南该数日漫溢，土堤大半被冲，石堤亦段段决口，在海边之房舍倒塌者甚多，人因猝不及防而殒命者亦有之。田禾在高地，或被遮挡，或离海远处者皆无妨，其距海近而洼地田禾，大半被咸水受损。等情。纷纷来报。

再，据闻台州府太平县等地风潮亦大。等语。据查臣于六月七月行浙江地方时看得，诸禾皆好，民人安居乐业。而今海边人田突被大风大潮受损，此皆由臣于地方无益，有玷重任所致。臣惧身罪，而为地方忧悒，为不能拯救被灾民人而不胜着急。当即遣人给咨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等：以钱银米谷赈救房塌人亡者，紧急堵住水口，夯固堤岸，其所用银钱，暂动支捐纳时多余之银两，官员等亲临田地，详查禾情，可以拯救者，设法拯救，若系确被咸水受损者，则急报其实数。等情。

再，据定海总兵张璞来报，其营之兵船，被当日风损坏六艘。等情。亦即遣人往查之。俟查明后，谨请皇上之恩。为此谨先奏闻。

朱批：知道了。凡事丝毫不能隐瞒，惟据实奏闻。此次海潮灾厉害，各地皆已纷纷来奏。兹朕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派遣贤能官员买米，前往浙江省平粜。动用正项钱粮，加紧夯筑堤岸。以为贫民等获此工夫之利，可买此平粜之米而食，大有裨益。是以如此施之。

164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地方田禾长势及被风潮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共谨奏：为谨奏闻事。

切照今岁，福建地方雨水甚调，各地冬禾生长、秀穗甚好，米价仍平。

据闻于海边之福宁州宁德县地方，七月十七日、十八日大风，海潮亦甚大，福建海边皆有大山遮挡，故民房田禾无妨。等语。臣等闻之，即遣官往看视，语之曰：若有田舍受损者，即赈给银米以抚慰。等语。据来报，八月初七日、初八日，于漳州府属龙溪、南靖二县地方雨大，河水漫溢，在城内外河边之土房、草房早已倒塌，近河田禾正为生长之际，尚未开花，虽稍被山水，但水退田禾照旧好，无妨。等语。臣等亦即遣员曰：带银两去，会同知府耿国佐，若有房倒人伤者，即散给银米赈救，作速来报实情。等情。续据来报：于漳浦县地方今日雨水大，澎湖地方风亦大。等语。亦已遣员前往。

查得，于近海地方，秋季刮大风，下大雨，涨大潮，房田少少被水者，乃年年有之，虽系平常事，但臣等闻即遣员往看视，带银赈救，若有田人房稍损者，则臣等必酌情抚慰办理，断不令民失业。为此谨奏闻。

朱批：理当谨慎，不可丝毫懈怠，否则朕为君之人，用尔等众臣何为？难道令我等取万民精

髓为自己富贵耶？上天之意决非如此。我等若能尽力为国家万民谋利益，则必蒙天地鉴之，断无遗漏之理。惟人愚蠢，只图小利而忘此大利。

164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陈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吏部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为条奏考试笔帖式事，臣部议复，挨班补用笔帖式相沿年久，若即勒期考试，必致革退者众，请宽假一年，令勉力学习，再行考试，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于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臣部以一年限满。将应考试笔帖式等传齐，取中者仍留笔帖式行走；不中试者，解退笔帖式；有情愿在护军、披甲处行走者，听该都统等挑取。此内有出征负伤获功牌之人，令各该堂官具题，交与各该旗，以武职补用，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知道了。考退人员内，伊等有勉力学习翻写，情愿再考者，下次考时，仍准考试，如考取中，仍行补用。隔三年至第四年著考一次，再考之时，一概全考。钦此钦遵。

臣部随会同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院学士等公同将各部院衙门缮写笔帖式试卷二百八十余卷，分别简阅，将恭缮好者四十六卷，取为一等，去得者一百卷，取为二等，稍能写者一百二十卷，取为三等，以上共二百六十六卷。伊等俱系现在各部院缮写本折抄录档案之人，仍留笔帖式上行走。缮写劣者二十一卷，仅写履历者一卷，应遵旨将行走年久，或办事勤谨得力人，去得者，著各该堂官具题保留，不必留者，将笔帖式解退，不算废官，下次考时，仍准考试，有出征负伤得过功牌者，各该堂官查明，奏请交与该旗，以下职对品补用。取中之一等、二等笔帖式内，若有无等笔帖式，谨遵旨授等。

再，查得，满文笔帖式内，出差者六十六人，近处出差之人到日，补行考试，其远处出差之人，俟回来时，不拘考试何项笔帖式即入考试。患病者十四人，病愈时亦行补考。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兵部左侍郎署吏部左侍郎事臣伊都立、兵部右侍郎署吏部侍郎事臣杨汝穀。

朱批：既然仅缮写满字，将无等笔帖式，惟首列者授等，余依议。

164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返抵京城日期迫近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恭请圣主万安。

臣等于本月初九日请安折内，奉有皇上朱批曰：朕躬甚安。钦此。钦遵，臣等曷胜欣悦。到京日期迫近，一俟叩见皇上金颜，臣等势必悦而益悦。为此谨奏。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所悦者，不过快回到家中罢了。朕确为尔等思恋木兰地方。尔等俱好？

16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自伊玛图安全行抵博洛城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本月初九日所奏折子，于十四日申时送来。皇上朱批谕曰：兽少，可有夏日杀兽之

人？（**朱批**：已知有杀兽之人。）朕闻尔等平安而行，高兴而回，殊甚欣悦。钦此。钦遵。皇恩浩荡，圣意如此惘恤臣等众奴才，臣等实不胜感戴。臣等将十九日始返情形，业已具奏外。自此陆续前行，来至伊玛图，并沿伊玛图而下，于十九日抵博洛城。（**朱批**：实为可喜。此次派怡亲王为首众人，必有喜也。）此次围猎，皆赖于皇上之圣意、指示、教诲，而天（**朱批**：应抬格。）佛（**朱批**：喜中不含此二者之名。朕即位后，初兵青海，尔等初猎，实乃天、佛、皇父、天神之惘佑恩泽。）又感应，是以毫无过失或受伤之处，确为喜悦、平安之一次。臣等行期较宽松，可于二十九日抵京，时经觐见圣颜之后，再将高兴行走之处详尽具奏。（**朱批**：难以具奏周全。）为此谨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尔等到家之后，是有瞒朕而不奏闻之处，朕亦能猜中。喜候尔等。

165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沿海属县被海水灾情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已缮折具奏，江南沿海遭受水灾情形，旋有苏州、常州、淮安、扬州各府，又详细查报前来。查苏州府崇明县，淮安府盐城县、海州，扬州府泰州等地，溺毙之人，坍塌房屋甚多。临海灶户溺毙者，更为严重，茅屋器皿均被冲去，人口溺毙甚多。此外，苏州、常州、扬州所属其余地方，被灾较轻。由于刮大风及涨海潮，皆发生在夜间，临海居民无处躲避，故有溺毙者甚多。离海较远地方，天明水至，民皆登高处以避之，故而未被淹。今正在安抚之中。淮安、扬州一带地方所有防洪堤坝至为重要，务须赶紧修筑，方能安插灶户，以利煮盐，且又可保护内地旧舍，故今已经严饬抢修。再，各府所属内地田亩，其已灌入海水者，谷物皆枯。未灌入海水地之稻谷豆棉，亦被风倒伏，或遭虫灾，故而收成必减。再，对飞过之蝗虫，不敢怠慢，故仍严饬扑灭。其遭受水灾各地情事，今已严饬有司亲临逐村踏勘，但册报尚需时日。为崇明被灾之民，已拨解米石，谅已到达，理应赈济。此外，其它州县被灾之民，因无食用，臣即率领属员捐银，分拨给各该地，依照轻重缓急，先行救抚，以使不失生计。臣拟于八月二十日起程前去盘查江西布政司库，事毕即行速回。此次前去，拟行陆路，沿途可以查看兵丁之马步箭，军队之布阵，以及烽台汛地，并驿马等。返回时可行水路，以查看沿江各营汛地。至江西地方种植线麻之民安置情形，以及其它情形，俟臣抵达彼处之后，与抚臣裴葎度酌定另奏。至臣起赴江西之事，除具本题疏外。为此具折，特差臣标下千总何锡宗、兵杜国祥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缮写。

朱批：所奏知道了。今因海潮而地方百姓受灾，尔应稍微照料，妥善办理之后再去为好。既已起程，亦未为不可。前已敕谕尔等总督酌情行事。今尔有所着急，倘若江西之情不能详细明了，亦必白去一趟。倘若稽迟，则江南有事立等尔办，亦未可知。朕以为尔此次起赴江西，有所不妥。前奏海潮无事之时，与今不同。尔乃两省之首臣，断不可轻视己任，既为一步，亦应考虑轻重缓急而行。嗣后谨记自重。此非遵重尔本人，而敬重国家之事矣。若仅计私人利害曲直而行，则当遇有此等之事时必多有失误。诚能抛弃自己而为国家，自然可以想得到，名声亦随之而来。好为勤之。

165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劝回跟随围猎之蒙古王台吉等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本月十四日所奏请安折，于十九日申时送来。将皇上之朱批谕旨，已召集王、额驸、台吉、塔布囊等阅看。伊等委实感戴，欢悦不止。夜间行抵博洛城，伊等将其奏复之文交与臣等，

恳请转奏。并言称，先将随围众人遣回之后，由我等跟随臣等，一俟奉有谕旨，再行返回，云云。臣等思之，此次臣等奏折，已经发出，若等候下次奏折，又需四五日。而蒙古王、台吉等，在围场跟随已有月余，其马匹等亦多乏力，伊等应趁水草好，早日返回，方有裨益。是以，臣等言称，尔等早日返回，可以派信使至京城具奏。等因，再三劝回之后，伊等才返回。臣等出来时，皇上特降谕旨不得烦劳蒙古，故臣等以利于伊等，特意劝回，而令伊等派使臣来。为此陈情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如此办理甚妥。理当如是。知道了。

1653 大学士马齐等奏查萨齐库关税银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内阁大学士臣马齐等谨题：为钦奉上谕事。

萨齐库奏称：奴才在任一年，所征税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两余。除交额税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二两一钱四厘外，得盈余银九千四百二十两。赔还过奴才内仓监督任内分赔变色芝麻一千三十两，赎房用银三百九十两，往来盘费用银七百两，现存银七千三百两，恭进皇上等因一折，于雍正二年七月十九日，奏事双全捧出传旨：著交与大学士等问明议奏。钦此钦遵。

问萨齐库，原任侍读学士伊启纳奏称：杀虎口关差一年增银二万两，共可多得银三万两，等语。再，前任监督偏图除所征正项钱粮外，得盈余银一万四百七十两余，你如何只得银九千四百两余，据实呈供等情。萨齐库供称：杀虎口所征税课，遇好年分犹可多得。若必照伊启纳所奏得银三万两之处，不敢预定，前任监督偏图多得银一万四百七十两零，我比偏图少得银一千两情由，于去年七月接任时尚好。自十月起，时值大雪，口外蒙古并无货贩来者，内地商人亦被阻隔，往来甚少，是以钱粮不曾多得。自入春以来，一应物价日贱，蒙古与商人出入行走者甚多，所得税银除完正项钱粮外，得盈余银九千四百二十两。此内修理衙舍及大将军，公年羹尧等买给军前兵丁马匹，驼只一千八百有余，并军前取送盘缠所带布疋，烟茶等项理应征收税银，因系军前需用，不曾征收税银。所以，比偏图少得银一千余两，此俱系实情，何敢隐匿多得，若有隐匿之处，一经查出，我甘受重罪。等语。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议得，前据侍读学士伊启纳为杀虎口关差一年增银二万两，可得银三万两条奏一案，经臣等议复，行文监督萨齐库，伊一年差满，除额征钱粮外，所得余银数目据实呈报到日再议。并行令该抚亦详加访察具奏，等因具题准行在案。

今萨齐库回折奏，伊一年内除额征钱粮外，所得余银七千三百两，将此恭进等因奉旨：交与大学士等问明议奏，钦此钦遵。问萨齐库，据供：断不能如伊启纳所奏一年得银三万两。我去年接任自十月起，时值大雪，口外蒙古并无来此货贩，内地商贾亦少往来之人，是以不曾多得。及至春季，蒙古商人往来颇多，因得余银九千四百二十两，此内除盘费还官银两取赎房屋银两外，实剩银七千三百两。倘有将所得余银隐瞒之处，一旦查出，甘当重罪。等语。

窃查，前任监督偏图返回奏称：伊所得盈余银一万四百两零，内除盘费置产银两外，剩银七千六百两，将此恭进，等因具奏。奉旨：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议复：现今伊启纳所奏经大学士等议交山西巡抚查奏，应将偏图所进银七千余两，暂令交库。巡抚查明到日，倘如伊启纳所奏多得，将偏图隐瞒银两，俱照数追出交库，将偏图交部严加议处，倘偏图所奏数目之外，果无多得银两，将伊所得盈余若何措置之处，恩典出于皇上，等因具题。已将银七千六百两，交与户部库内在案。

今萨齐库虽供出情由，该巡抚尚未查奏，即不可为据，且萨齐库所得银较之偏图既少一千余两，而又用过银二千余两，因此将所剩银七千三百两交库，俟巡抚查明到日，倘有盈余银两隐瞒情弊，将隐瞒银两皆照数追出交库，将萨齐库交与该部严加议处，为此谨奏，请旨。

协理后兵符大学士事尚书臣徐元梦后议得，查前任监督偏图返回奏称：伊得盈余银一万四百两。除置产盘费外，剩银七千六百两。等语。今萨齐库来称：伊得盈余银九千四百二十两，除盘费还官银及取房屋外，剩银七千三百两，等语。据此每年所得盈余银两，虽多寡不等，大约不甚悬殊，未必如伊启纳所奏，年年可足三万两之数。伊启纳只就伊风闻条奏，并无实据。况今岁四月间，皇上轸念商民，恐致苦累，格外施恩，特谕户部：将各关续增余很数十余万两查明，尽行裁革，通行直隶诸省在案。相应将伊启纳增银二万两共作三万两之处，无庸议。萨齐库于所得盈余银九千四百二十两内，伊已经用过二千余两，应将伊所进银七千两，交与户部，以充兵饷，该巡抚查明到日，倘有盈余银两隐瞒情弊，将萨齐库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嗣后，杀虎口监督等一年差满，令将盈余银数，务须据实奏闻。倘有隐瞒情弊，或被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将监督交与该部，从重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前议：大学士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王项龄、大学士臣白潢、大学士臣张鹏翮、协理大学士事尚书臣田从典

后议：协理大学士事尚书臣徐元梦。

朱批：后议者是。在理。著偏图、萨齐库各将三千两银交内库，所余赏与伊等，其他依议。

1654 都统弘昇等奏报兵丁损坏之甲胄器械置办齐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镶白旗满洲都统兼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等谨奏：为奏闻臣旗兵丁甲胄器械均已置办齐全事。

雍正元年九月，兵部议奏检阅军械，奉旨：检阅八旗军械至为重要。前年检阅时，彼此通融借用，或租用箭支，以供检阅。此等之事，朕素稔知。今检阅之期迫近，今年检阅军械，兵丁徒费银两，租借器械，实无裨益。今年检阅之事，可以罢了，而给一年期限，令兵丁等修整军械，务致坚固。来年十月，朕委派可信之王大臣，会同尔部，一日查一旗，查皆封存，再查一旗。二十四旗俱行查毕，再将器械交付各该旗，如此则可杜绝通融租借之弊。此事晓谕八旗，令各自准备。钦此。钦遵。咨行前来。今年三月，兵部又咨称，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传上谕：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兵丁有不能置备器械者，其满洲旗下八十一佐领内二百一十三名披甲，蒙古旗下三十佐领内九十六名披甲，汉军旗下三十二佐领内八十九人，仍按前次赏银正白旗满洲置办例赏之。其余各旗置办器械、赏赐之事，即照正蓝旗所奏佐领多寡，拟定数额，以赏内库银。此非按佐领赏银，尔旗大臣等务必亲自逐一详查，以赏给确实无置办能力之人，以置办之。再，据世子弘昇具奏，镶白旗满洲兵丁器械所缺无多，可从马匹银内通融办理，等语。然而其它旗分均得到赏银，而独镶白旗满洲不得赏银，则其旗下人必怨弘昇。着照旧赏给之。此次所赏之银，弘昇或补给马主，或拨给兵丁置办器械，或因早已置办器械，可留用于公项之处，仍着弘昇酌情办理。此次赏银置办器械，又今年十月橙阅甲胄器械，各旗同时举行，势必物价倍涨，以致今年难以置全。着今年十月查一半，来年十月总检阅。如此办理，物价不致上涨，且兵丁置办亦所宽裕。倘若今年查一半，来年再查一半，势必会有顶替之情，亦未可知。故于来年十月定要全阅。今年、来年检阅军械，或朕亲阅，或派王大臣检阅，着八旗都统、总理事务王大

臣等会议具奏。再，前已禁止典当甲胄器械，今应再行严禁。着饬交八旗五城，其京城内当铺中所有军械，限自今日至来年正月，将典当器械清理完结。正月之后，朕骤派侍卫官至当铺盘查。倘有查获，将其五城官员、当铺主人、典当之人、该管人、巡视人员等，务必从重问罪。此事不可不先行晓谕禁止。再，其间或有小人欺诈当铺主人之事，亦未可知。是以，亦加严行禁止。钦此。钦遵。兵部咨行前来。

臣等查臣旗八十六佐领内兵丁甲胄器械，除新编马琳佐领内兵丁甲胄器械等物，照例由兵部营造拨给外，其余八十五佐领兵丁内，甲胄损坏者为七百三十一套，无甲胄者为四十八人。窃臣伏思，前兵丁之甲胄器械，皆系原编佐领之后，由官营造赏赐。当兵丁减少时，按缺额补充披甲，亦应将甲胄器械移交之。但该管官仰赖圣主之鸿福，在太平盛世不以为事，且该管官又疏虞，不查不检，不补修损坏者，不补全所缺者，以致各佐领之器械等物皆有亏空。每遇检阅军械之年，彼此挪借，或租借者，委实甚多。此等之事，皇上洞察之后，不但不治罪，反又施以殊恩宽恕，推延一年检阅军械，又赏工价，令检阅一半，此实乃圣主好生神仁之至意，我众满洲奴才既便粉身碎骨，亦难报答万一。故臣等于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晓谕臣旗五甲喇之参领、佐领、骁骑校，将各甲喇、佐领内兵丁之所有损坏甲胄，或短缺者，在此期间内如何设法补修置全之处，令伊等商议呈报。旋由众官兵在射箭场呈称，甲胄军械者，乃我公中之重要物件。我等皆生在太平盛世，平时无事，又由于小人们疏虞，平常不勤，故遇检阅之年，彼此挪借，或租借箭支者属实。我众奴才，前年苟且塞责，欲过当时检阅。今圣主谆谆教诲我等兵丁，颁下敕谕曰：今年检阅军械，兵丁徒费银两，租借器械，实无裨益。可给一年期限，固修器械，至来年十月检阅。圣主又念我等兵丁，若于今年十月检阅甲胄器械，势必同时置办，使致物价倍涨，难以置全。着今年十月查一半，来年十月总检阅。等因降旨，至为神明。奴才等思之，此等甲胄，皆为由官所赏之物，不得其为无。我旗甲胄短缺者无多，而奴才等之月饷乃皇上所赐者，在此一年之中，愿以奴才等之月饷，各自设法通融置全甲胄等物。等因，虔诚感戴皇上殊恩，同心同意，公举呈上。臣见臣旗兵丁虔诚感戴皇上殊恩，改掉恶习，自愿补修齐全，故臣未学他旗奏请皇恩，而用买马银通融办理之。至今年七月，臣旗之甲胄已经备全，惟箭矢十有一尚未办成。皇上特赏兵丁置办器械银一千八百一十一两六钱，其中开除赏给各自马主银四百二十三两八钱，尚余银一千三百八十七两八钱。其中又将四百四十两三钱，赏给兵丁，以置办未完箭矢，尚余银九百四十七两八钱。此项恩银，乃圣主特悯兵丁之至为殊恩，故臣将此余银，又按照各自通融所用钱粮额，分别赏给该补修损坏甲胄器械之兵丁。今臣旗各甲喇参领呈报，兵丁之甲胄器械均已置办齐全，故臣亲率副都统逐一详查各个佐领之后，封存于公所。请皇上敕谕该部于十月间全部检阅臣属镶白旗兵丁之军械。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兼议政大臣满洲火器营大臣世子臣弘昇、副都统臣觉罗诺穆齐、副都统臣觉罗巴颜德。

朱批：所办甚嘉。著八旗大臣、护军统领等阅。各大臣言以何？

1655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供给理郡王弘晳生活用品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理郡王弘晳旗分佐领均未奏称，仰蒙皇父之恩授封为王，因臣子弟众多，皇父又思虑周详，赏赐一年给养。臣弘晳全仰赖皇父养育之恩而生存。时至今年九月，可满一年养育之恩，恳

乞皇父格外施恩，再赏赐一二年养育之恩。等因，具折前来。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奏事双全传谕旨：著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伏思，皇上施以殊恩，封弘晳为理郡王，分别赏赐俸禄、米石、蓝披甲、村庄、商人，并一应诸物，又赏赐供养一年之诸样物品。今一年期满，理应裁减，皇上又敕令臣等议奏，此实为皇上之殊恩矣。为理郡王弘晳，现已供给俸禄、米石、蓝披甲钱粮、村庄，且再给一年供养之物，似为过多。故将供给理郡王一年之物，臣等根据需用酌减，以供给一年。俟一年期满，拟停供给。其应供给，应裁减之物件，开列于后，谨具奏览。请旨。

一年所用物件：

麦子一百四十一石四升八合，此项减一百又一石四升八合，给四十石。

白芝麻六十七石五斗三升六合，此项减四十七石五斗三升六合，给二十石。

绿豆六十五石七斗，此项减四十五石七斗，给二十石。

芝麻四十八石五斗五升三合五勺，此项减二十八石五斗五升三合五勺，给二十石。

小黄米一百又五石七斗七升五合五勺，此项减三十五石七斗七升五合五勺，给七十石。

高粱三十二石四斗，此项减十二石四斗，给二十石。

白豆六十二石五斗八升六合，此项减三十二石五斗八升六合，给三十石。

小豆三十三石八斗二升二合，此项减二十三石八斗二升二合，给十石。

白老米一千一百又二石一斗二升五合，此项减六百又二石一斗二升五合，给五百石。

麦子面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六斤四两，此项减八千二百六十六斤四两，给六千斤。

芝麻油三千七百四十九斤十一两，此项减二千七百四十九斤十一两，给一千斤。

绿豆淀粉五百四十斤二两二钱五分，此项减三百四十九斤二两二钱五分，给二百斤。

豆腐二万六千四百【原档残缺】

绿豆菜七千八百九十八斤十二两，此项减五千八百九十八斤十二两，给二千斤。

水细粉一千一百九十八斤二两，此项减六百九十八斤二两，给五百斤。

鸡蛋一万四千二百个，此项减一万一千二百个，给三千个。

十两重黄蜡灯一千又六十五个，此项减五百六十五，给五百个。

五两重黄蜡灯一万一千又二十九个，此项减六千又二十九，给五千个。

一两五钱重黄蜡灯三万七千六百七十八个，此项减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八，给一万个。

烧柴七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斤八两，此项减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斤八两，给二十万斤。

京稿纸一万又九百二十张，此项减五千九百二十张，给五百张。

草纸二万五千又八十张，此项减一万五千又八十张，给一万张。

面糖五百七十六斤一十四两，此项减三百七十六斤一十四两，给二百斤。

萝卜菜五百九十二斤，此项减三百九十二斤，给二百斤。

茼蒿菜一百九十二斤，此项减九十二斤，给一百斤。

生菜二百五十斤，此项减一百五十斤，给一百斤。

胡萝卜三百五十五斤，此项项一百五十五斤，给二百斤。

水萝卜六百一十九斤，引项减四百一十九斤，给二百斤。

红萝卜五百九十一斤，此项减三百九十一斤，给二百斤。

王瓜一千二百三十四个，此项减四百三十四，给八百个。

苹果五千三百六十四个，此项减三千三百六十四，给二千个。

秋梨五千三百六十四个，此项减三千三百六十四，给二千个。

葡萄一千三百九十五斤，此项减五百九十五斤，给八百斤。

蜜桃九百二十四个，此项减四百二十四，给五百个。

红枣五百三十一斤，此项减三百三十一斤，给二百斤。

黑枣一百四十二斤，此项减九十二斤，给五十斤。

面酱一千六百斤二两五钱，此项减一千一百斤二两五钱，给五百斤。

清酱一百九十二斤八两，此项减九十二斤八两，给一百斤。

醋六百五十斤一十一两，此项减三百五十斤一十一两，给三百斤。

五十斤重猪三百五十五头，此项减二百又五，给一百五十头。

猪肉一万四千九百一十斤，此项减七千九百一十斤，给七千斤。

鸭子七千四百五十五只，此项减六千四百五十五，给一千只。

鸡七百一十只，此项减五百一十，给二百只。

黑炭十六万八千五百六十二斤九两，此项减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二斤九两，给六万斤。

煤十七万二千九百九十五斤一十二两，此项减十万二千九百九十五斤一十二两，给七万斤。

喂马、奶牛之豆四百四十四石二升四合，此项减二百四十四石二升四合，给二百石。

喂马、奶牛之草三万九千一百九十一捆三斤，此项减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一捆三斤，给一万八千捆。

仓米三百二十四石，此项减一百七十四石，给一百五十石。

以上五十一项减后给之。

白小米七斗二升、黄小米七斗二升、荞麦五石七斗六升、大黄米二石五斗二升、油麦三斗六升、稗子米七石二斗、小米一石四斗四升、黄老米三石二斗四升、西勒坦(si le tan)猪九头、赫图里(he tu li)猪三十三头、面筋一千又六十五块、格扎(ge ja)八百八十七块二角、芝麻酱二百又七斤一钱五分、洗净芝麻二石一斗三升、登沙(deng ša)二石一斗三升、红小豆七石九斗八升七合五勺、小豆面三石二斗四升、稻米三十三石一升五合、白盐七百二十五斤十两、黑盐七百九十三斤十两、卢安(lu an)茶四十九斤八两、包茶三千六百包、碱四十五斤、黄芽白菜一千五百六十四斤、菠菜八百二十九斤、葱三百二十五斤、干豇豆七斤四两、干扁豆七斤四两、茄子八百九十个、倭瓜一百七十八个、豇豆一百三十三斤八两、扁豆八十八斤八两、腌菜四百四十二斤八两、腌王瓜三百五十四斤、酸菜四百四十二斤八两、姜五十六斤十两、花椒五斤三钱二分五厘、大料五斤三钱二分五厘、(Hùwai kioi)十六斤十两二钱五分。(jangguwan)三百四十二斤十【原档残缺】、旋削瓠子七斤四两、葫子(hūdzi)一百一十八个、水茄子七百一十二个、冬瓜五十九个、散茶二百五十三斤四两五钱、香瓜四十担、西瓜一百六十个、糖梨三千三百八十四个、酸樱桃七十筐、甜樱桃五十二筐半、杏子七十三筐半、栗子九十四筐半、酸桃一百二十六筐、沙果七十七筐、核桃一百四十二斤、饮马用一丈长糟二个、喂马用一丈二尺长槽十五个、盛草用筐四个、添草用筐三十个、木铣二十七把、席子三十张、细麻绳一百五十斤、三股绳十三根、木桶十二个、牲畜笤帚七十二把、笤帚九十六把、小笤帚十二把、金斗一个、斗一个、升一个、称草用大秤一个、铁锅二个、铁大笊篱二个。【原档残缺】

已给三十四件物，方有一年，不致损坏，故拟不给。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署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

朱批：知道了。依议再赏给三年。

165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木兰地方游猎之时日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恭请皇上万安。

臣等于本月十九日具折请安，皇上朱批谕曰：朕躬甚安。尔等所悦者，不过快回到家中罢了，朕确为尔等思恋木兰地方。尔等俱好么？钦此。臣等仰赖皇恩皆为好。此次游猎，皇上特令我等众奴才以习之，悦之，且木兰地方水土宜人，又甚奇妙，人人皆在有所留恋，此皆不出圣上之洞鉴。然而臣等每日习于皇上跟前役使行走，今出来游猎已近四十日，不曾得以觐见圣颜，委实思念皇上。恳乞皇上明鉴臣等之些微诚意。为此谨奏。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尔等已无数次听闻朕安，朕亦得知尔等相安愉快，此如同在一起矣，何须思念。若谓有之，方不思念。

165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奉朱批欢悦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奉圣主朱批谕旨：朕躬颇安。尔等都好么？京城内外皆甚太平。今岁直隶各省、蒙古各扎萨克所有屯田所，仰赖上天、皇考神之爱护，收成遍好。为使尔等高兴，专写发去。钦此。臣等跪读之下，不胜欢悦，召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员、兵丁等齐集，宣读圣旨。又闻圣躬万安及京城内外甚太平。今岁直隶各省、蒙古各扎萨克所屯田所，收成遍好之殊旨，不胜喜悦，纷纷合堂瞻天叩拜。

钦惟圣主敬天效前圣，以圣明办理万事，宽仁抚慰四海，故蒙上天眷祐，圣祖仁皇帝神之爱抚，故百神顺应，雨晴及时，天下遍获丰收。不惟臣等喜悦，即聆听之所有官兵无不喜悦者。又奉圣主旨意：欠等都好？钦此。臣等实难仰承，除望阙叩拜外，为此谨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65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屯田兵丁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请旨事。

切照去岁，奴才疏言：于巴里坤屯田收成十一分、十分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员，以及由部委护军、领催之护军校、骁骑校等，请按例议叙。等因具奏。经奉特旨，赏赐屯田满洲、察哈尔兵每人一个月行粮各二两，绿旗兵每人盐菜银各九钱。

伏思，圣主自即宝座以来，屡赏军前官兵之恩甚多，且复以官兵劳苦，屡颁恩旨，故官兵等无不感激者，无不欢悦者，俱皆守法，于哨探、堆铺等官差上奋勉效力。今岁仰赖圣主奇福，感召天和，雨水甚调，且屯田官兵愈加彼此鼓励，各自勤勉，所耕田禾有十二分收成。故以将屯田官员，请按例议叙。等因奏请皇上。去岁赏赐屯田兵丁，乃皇上特恩，故于奏请议叙官员折子内，奴才未敢奏请皇上赏赐兵丁。奴才亲具手折，奏请皇恩。奴才奏请者，今岁屯田满洲，蒙古、绿

旗兵共六百六十七名，请皇上颁旨赏恩。为此谨密奏，请旨。

16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圣主下颁朱批谕旨一纸，又试授西安正白旗骁骑校巴岱等为官员折子，奉朱批。是以将圣主下颁谕旨一纸，朱批折子一件，与臣奏折一处谨包装匣赍奏。为此谨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66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安全行抵二间房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本月十九日所奏折子，于二十二日酉时送来。臣等已恭览皇上朱批谕旨，实不胜惊奇，仰赖圣恩，遵照施行之。再，木兰地方兽少，盖有人杀兽所致，圣主洞察此事，实为神奇。确实如此，偷猎人踪迹，处处可见，臣等已猜出一二处之人，但未拿获，故未奏闻。俟臣等返抵京城，再行口奏。再，于二十二日住长山峪，夜降大雪近五寸，次日晨天晴。因天热雪化，路途难行，又坚持过二岭，安全行抵二间房。臣等自此再往前行，则甚顺当，若不耽误，可于二十九日返抵京城。为此谨具奏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近几日京城寒冷，凉于塞外已下雪。尔等愉快平安进入塞内，朕已高兴览阅。

16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叩谢圣训之恩事。

切臣甚差，举动如死人，蒙皇上加恩，伏见详细批示，臣感激且羞愧，跪读之下，不禁哭泣，未敢令妻子知。臣自遇圣主以来，一行一事，皆恃皇上圣明而行。顷臣疏言：皇上倘将臣之此罪告知于人，则臣今世不能作人，以致厌臣之人，皆乘机陷害。等语。蒙皇上圣批，非也。甚是。惟臣所以奏请隐瞒臣之罪尤者，若不仗恃圣主日月之明，则何敢如此具奏。

再，臣曾奏：臣即遣人往取允禟属下人等。蒙皇上朱批。谕臣之行动非是。无辜者不问。钦此。臣不敢仍奏自以为是。惟臣仅以臣之愚顽，秉持大义大理，斗胆思之，圣祖皇帝既将治理天下万国之大业移交于圣上，则皇上即如圣祖皇帝。允禟等人应仰副圣祖皇帝圣意，以尽君臣之大义，同心协力辅助圣主效力，方可谓报答圣祖皇帝养育之恩、孝子良吏。今反行动不悦，自以为是，正如抗拒圣祖皇帝。不仅愚蠢，而且不孝无义至极。按《春秋》一书之意而论，每人皆可杀之。今伊属下人行如出气，骚扰地方，可谓不愿而为之耶？臣前曾臆想伊等不敢傲慢，仅表示不理睬，欲以羞辱之，故未曾闻此大闹之事。臣惧有识之士得知臣之愚顽，今已闻之知之，安可忍

耐一时。倘有以为皇上故意寻衅，为臣迎合皇上而行者，则实乃丧尽天理之逆类，亦非应留者。若夫拘泥于积习者，不满皇上嘉奖之人，藐视；取悦于得罪皇上之人，岂可无收之为党类者耶？彼皆遭天谴责之人，未必长久。前令廉王总理事务时，臣等曾想，皇上不知其品行，擢用者稍有失误。其后闻数次降旨，方明皇上业已稔知。今臣蒙训批，令臣不可与伊接近，实乃恐臣坠入邪路之偏爱至意。臣不仅与伊不相干，即怡王若为皇上诚心效力，则臣亦优待之。倘若变心，欺诳皇上，臭名远扬，则臣有所闻知即奏报皇上。此乃为臣者事君之大道，皇上圣明，亦断不以为臣谤谗挑唆。臣何敢隐瞒臣之愚意。

再，隐匿未报允禟案之知州董钧、知县李英畏惧强横，殊属可憎。是以臣除具本参奏外，谨叩奏皇上教诲之恩。

朱批：知道了。部另有旨了。董钧病势现如何？

16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进谷穗并请开禁酿酒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前以平阳府闻喜县等地，以及泽州阳城县地方，六月雨稍愆期。等因奏闻。继之得雨，田禾皆好，合省将及割完。谷穗长势喜人，州县官员掐取送给臣看视。以臣看得，较去岁谷穗好。臣打听邻省田禾长势，大致相同。今岁可望大收。是以臣备办谷穗数棵装匣赍送，倘蒙皇上欲阅，请准入内阅视。

再，顷有数州县官员报臣言：今岁高粱收成愈好，山西地方民人不食高粱米，皆造烧酒卖之，获利甚多。惟为禁项，我等不可即令烧，倘不查拿，可否伊等自造？等语。以臣思之，前因粮价甚昂，为节粮而禁造烧酒。今岁仰赖圣主之福，粮价渐减。既云民不食高粱，欲造烧酒获利，则随民意而行之，亦为太平景象。惟造烧酒为禁事，若不布告开禁，民人随意施行之，则恐民以为可以犯法。以臣愚意，亦先布告，暂停禁止，来年春再禁可也。

朱批：览奏深为慰悦。至于烧烧酒之事，著尔酌情行。知道了。想尔不至于错。

1663　江宁将军雅吉讷奏请赴京觐见圣颜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江宁将军臣雅吉讷谨奏：为请旨事。

臣之谢恩折，于本年六月十四日送来，经恭敬启阅，见有朱批谕旨，臣急忙跪读，不胜喜悦，铭记于内，一刻不忘。对于圣上用心教诲无疆之思，臣当竭尽牛马之力，以勤勉效力外。伏思，臣在副都统上尚毫无效力，圣主又施天高地厚恩德，从优擢补为江宁将军。应部文到杭州后，臣即请旨赴京觐见天颜，叩请训旨。但对江宁地方情形，臣不甚知晓，故而未敢请旨。今接任已有三月，详查江南地方近临江海，又接连数省，至关重大。臣本一介愚昧村夫，因不能胜任将军之职而不胜惶恐。臣恳赴京城觐见圣主金颜，跪请训旨，将遵照圣主指示而行。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为不能胜任而忧患，但为兵丁米价事，不具折恳请训旨，岂有妄用本章之理？以此观之，尔为好于沽名之人。怪异！

16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沿河营汛州县严拿逃逸私枭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八月二十五日接据蒲州知州龚廷杨呈称，据悉陕西西安府所属郃阳县地方有贩买私盐者，总督年羹尧派人晓谕招抚，但抗拒不从，故今已派出一千兵前往缉拿，等语。臣查郃阳县地方，与山西蒲州属黄龙镇等地仅隔一河，当于郃阳县地方缉拿私枭时，其脱逃而出之徒，势必渡河逃来，故而不可不行堵截。臣当日即派本标营守备张云琳持印文驰令沿河营汛官弁、州县官员等，陆续派出官兵防守河之此岸，联络呼应，若有渡河而来之人，不得脱逃一人，均加严拿。等因去后。旋又驰咨总兵官袁立相。再，获悉此信之前，据潞安府长子县、屯留县知县呈称，于八月初十、十一日，由该县所属村民，卒然带领妻子纷纷向东奔逃。当派人前去讯问其情，则言据闻大军前来剿灭，故而逃避，云云。所派之人当即明白晓谕此系无有之事，不足以信，并将逃散之人劝回各村。等因，呈报到臣。臣闻此甚为惊奇，不知其为何处传来之言。臣即刻出告示，晓谕村民不可听信传言，各守其业。旋又派人前去详探实情。今根据郃阳县之事观察，必其潞安、泽州等地之民，亦如郃阳县之人，同有贩买私盐等项弊端，故而闻知缉拿私枭，即行惊骇。窃臣伏思，此等之人，前因欠收，迫于无法生存而妄为。今并未暴露出来，故而暂且抚慰伊等，以安其心。日后何人暴露，惩治何人为好。是以，臣告示于潞安、泽州等地，并沿河一带居民，今陕西缉拿者，乃郃阳县私枭，与别处人无干，尔等应各守其业。倘有郃阳县恶徒逃出后，前来尔处逃避者，即行拿解到官。若有拿获一人，将赏银十两，等因晓谕。又严饬文武官弁妥为谨防。为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年羹尧前亦曾具奏。年羹尧若咨行于尔，尔可一面依照所咨尽力协助，一面具奏。年羹尧朕功克奏，今来京觐见朕颜，除由部宣谕外，著尔竭尽款待，准过尔境。

16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火耗银拨给考官刘于义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臣查提督学政刘于义，太原、大同二府考试时，并无买生员以收纳银两之事。原由尔等举行考试，皆由州县供给食物。今各州县从养廉银内拨出此项费用较难，故将新中生员所交二三两银礼物，由州县官员收受后，以作膳费。再，伊等前去考试时，虽然照例乘驿，但不敷用，故又租用骡子。伊等虽无家小，但邀请相公批阅文章等事项上，仍需用银两。臣等察其言语，一年再添银四千两，方能够用。今全省各官皆蒙圣恩可得养廉银，故请圣旨从火耗银内动支四千两以给刘于义。（**朱批**：将此批谕亦晓谕于刘于义。）为此谨奏。

朱批：品行卓然，与尔和睦，不取虚名，认真教训生员等劝善瘅恶，毫不徇情，不为名利，真诚为国风效力。若为如此，理当资助，且不显多。若与张廷璐同，仅为己之名利，地方养他，不为国家出力，岂有成全其名之理？难道前生欠他否？今他吃亏，追悔已晚，后悔莫及。朕施政并无其它，尽在于"光明正大"四字之中。

166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朱批教诲并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四川布政使奴才罗殷泰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奴才为请皇上安、恭缴朱批谕旨事，赍折家人元儿于八月十四日回署，捧到朱批谕旨。奴才谨跪展读，奴才不胜惶悚，无地自容。本月十七日，巡抚王景灏到，将圣主下颁谕旨，详告于奴才，奴才伏跪聆听，汗流浃背，殊属非是，此皆奴才愚昧无知，不谙大义之处，奴才莫可言喻。仰蒙圣主宽免，又降训旨，是乃圣主恩育奴才之至意。臣之功业，洵不及犬马，甚是愧悔。嗣后，惟铭记圣旨，遵循大义，愈加勤奋效力。收支银两时，不时亲督天平，平上加平。张示遍谕州县官员，将天平亦皆平之，以仰副皇上爱民至意。朱批谕旨，除另封恭缴外，奴才不胜悚惶谨奏。

朱批：知道了。看你的福分罢。

1667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查拿未缴部票太监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管理礼部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旧例凡归民太监，俱由内务府具奏，咨送臣部给票，分别地方之远近，定限令其回籍为民，并行文该地方官，俟伊等回籍之日，换给州县执照，将部票撤回，缴部销毁在案。

今自雍正元年正月起至本年五月内止，内务府咨送臣部给票归民太监共有一百一十三名，至今缴回部票者，只二十五名，其未缴部票者尚有八十八名，臣部屡屡行催，该地方官俱称，并无其人回籍。但其中恐有竟执部票不行回籍，潜住京城，招摇生事，亦未可定，相应将未缴部票之八十八名太监行文九门提督、都察院，并札顺天府，遍行各该处严行查拿，[俟拿获时，咨送刑部](速回原籍，仍推诿留京城，即缉拿交刑部)。倘肇事，依法治罪。[若无事故，将太监递回本籍为民](抵达原籍后)，令该地方官换给执照，仍将部票撤回，缴送臣部销毁。如此，太监等庶得各回本籍为民，以免潜住京城。此后，凡有归民太监到部，亦照此例，交与五城顺天府[递回本籍](速遣原籍)为民，该地方官出具收管印甘各结报部，俟命下之日，臣部遵行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礼部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臣登德、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三泰、仪制清吏司郎中臣白映槐、郎中臣何人龙、员外郎臣陈福寿、试员外郎三等侍卫侍卫护军校臣恩特、员外郎臣胡世泰。

1668 署理四川提督事务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收成分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署理四川提督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谨奏。

雍正二年八月十七日，巡抚王景灏来四川，向臣宣读圣主下颁旨意。臣钦遵于提督任内事

务，尽力昼夜勤慎，严饬武官同心操练兵丁，整饬营伍，和辑兵民，以报皇上任用重恩。

今岁雨水时调，收成甚好。成都、重庆等地收成十分，保宁、顺庆等各府州县地方亦皆九分收成。米价一仓石值银五钱。臣身在省城，仅以所闻所见，谨奏以闻。

再，谕旨除另封恭缴外，为此谨奏。

朱批：竭力勉之。满洲等办理提督事务，惟你一人，决不被汉人讥笑，勿堵塞满洲之路，况且你所署理者，又为绝好提督岳钟琪之缺，惟照岳钟琪而行才好。倘有修改等事，则寄书问岳钟琪，勿得妄图虚名，于任内难堪。勤之！勉之！

166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参堂尚书徐元梦等失察库藏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题参事。

先经臣部条奏内开：帘子、门神二库历年久远，墙垣房顶俱致坍塌。若欲兴修，所需钱粮甚多。查得，广善库已裁，现今交与臣部。请将制造库移于广善库，帘子、门神二库移于制造库。此一转移，而库内钱粮物件俱得清楚，等因具奉，奉旨：依议。务要诚实，邀虚名虽好听，与事无益，徒多一事。钦此钦遵在案。

臣等即派郎中于熙学、员外郎富明、主事胡允干、司库额灵格，将库内存贮各项物件，逐一盘查，其所存年久糟旧衣物及零星等项，与库册数目相符。只有康熙二十四年户部交来焚化二等赤金等金，共三百八两三钱，著令分金匠磨看，俱系铜上镀金，并无成色。等语。

臣等复查，康熙五十九年，据原任郎中佟猷、黄文恒等呈称：将此金剪下一两，著令分金匠熔化，只得一成金，三分与册开成色毫不相符等因。呈堂尚书徐元梦、陈元龙、侍郎穆尔泰、王懿，将此著令存案。事关钱粮，佟猷等既经呈明，理应即行查究奏闻，彼时并不奏闻，只令存案收贮，殊属不合。相应将此项二等赤金等金叁百八两三钱，著令原画押之堂官徐元梦、陈元龙、穆尔泰、王懿照数分赔。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孙渣齐、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右侍郎臣李凤翥、制造库郎中臣于熙学、员外郎臣富明、主事臣胡允干、司库臣额灵格。

朱批：王懿此多年效力于军营，身亡，除此外，其他依议。

167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打围用马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此次于木兰围场自青草场携御用牧群之马一百五十匹，分辨御马、内养马，给御用牧群马八十一匹，共马二百三十一匹。自原御用牧群内分辨，归入皇上额马二匹，记赏赐处马二匹，赏公马尔赛新御牧群之马二匹，自御牧群分辨劣等定为驽骀马四十匹。除此四十六匹马，现有原、新御用牧群之马一百八十五匹。为此谨奏以闻。

和硕怡亲王匹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乾清门一等侍卫臣博勒奔察、三等侍卫委包衣护军章京臣哈勒敏。

16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木兰打围所用马匹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奏闻事。

此次木兰围猎分别携取御马七十匹。其中分别照常归入皇上额马十三匹，赐阿哥马一匹，记赏赐处马十四匹，定为御用牧群马三十一匹，定为驽骀马十匹，瘸未分马一匹。内养马一百三十四匹。其内分归皇上额内马二十六匹，赐阿哥等马四匹，记赏赐处马十八匹，定为御用牧群马五十匹，定为驽骀马三十二匹，瘸未分马三匹，自御牧群之马分归皇上额内之马二匹，记赏赐处马二匹，算此四马，以上御马、内养马、御用牧群之马，这三种马共二百零八匹，其内共归皇上额内马四十一匹，赐阿哥等马五匹，记赏赐处马三十四匹，定为御用牧群马八十一匹，定为驽骀马四十二匹，瘸未分马四匹。为此谨奏以闻。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禄、乾清门一等侍卫臣博勒奔察、三等侍卫委包衣护军章京臣哈勒敏。

16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荐官员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准兵部咨称：署理京口将军事务李秅欲授经皇上阅视，记名小领催刘吉鹏等为骁骑校之事，经臣部复议具奏。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询问事时，奉旨：事著依议。在各省似此记名者多，俟出缺后，皆以记名之人拟陪，惟未记名者无录用之路，伊等如何黾勉效力？著咨行各省将军等，将未记名者内材技优长、马步箭娴熟、黾勉供职者，亦具陈奏来。钦此钦遵。由内阁交付，将钦奉上谕事件，咨行知会。等因前来。

臣等钦遵查得，记名议叙骁骑校、小领催等引见时，将前出镶黄旗骁骑校博木博禾调往其原伊特库佐领，故博木博禾之缺，以鄂诺佛佐领下小领催阿都拉拟正；朱尔格里佐领下骁骑校硕色之缺，以宁古塔马泰佐领下小领催阿萨里拟正；镶红旗费斗佐领下骁骑校墨尔特之缺，以哲库讷佐领下小领催雅图拟正；白都讷镶红旗海云图佐领下骁骑校农努之缺，以额木佐领下小领催彦泰拟正。继之才议叙记名人等，一并引见送部。由部具奏引见记名人等后记名。拟正骁骑校引见之小领催阿都拉、雅图、阿萨里、彦泰等未获引见，由盛京地方退引见人时一并退回。看哲库讷佐领下小领催雅图，材技优长，勤奋，故将额木佐领下在军前之骁骑校莽色，行文该部补授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莽色之缺，以小领催雅图拟正骁骑校，又镶黄旗伊特库佐领下骁骑校博木博禾，议叙记名人等时害疾，故未议叙。今博木博禾病痊。看博木博禾行走年久，能管束。将额木旗下拖沙喇哈番品级格尔色，拟正佐领送往引见。格尔色之缺，将博木博禾拟正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并将雅图、博木博禾等效力行走之处，除一并送部引见外，为此谨奏。伏乞皇帝明鉴施行。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16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年终更换监督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哈达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等查得，吉林、宁古塔、白都讷三处仓监督等，每年八月十三日经具奏后更换。又查得，每年拨给旁户人口、一切执事人等口米，自十二月初一日始至翌年十一月三十日，将一年所给数目，造册送该部销算。又官庄一年所收粮谷，入仓之事，亦于十二月内奏闻。倘于八月内更换监督等，则将一年内所办米粮数，所收官庄粮数，新旧监督并奏两任内事务，则不能不烦杂。臣等所请者，嗣后，停止八月内更换监督，俟销算一年所办米粮数，官庄收粮谷尽行入仓，一年事完结后，十二月终再行具奏更换，则监督等可完结各自任内事务，销算、转交、接受均可明白。若蒙旨准如此为之，则将年终更换监督之事，另行奏闻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1674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将参票送交户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哈达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照今岁七月十八日，臣等接受户部送到采参引票四千张。本月二十六日，接准户部咨称：为钦遵上谕事。将军唐保住等所奏采参事，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等复议具奏：引票一张，仍照王修德等所取，缴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必令贤者作保，十人内以一人为头目，五十人内以一人为首领，互相联保，给票采参。已送票四千张，将散给未完余票，送部注册合查。等因到臣等。臣等谨照部文誊抄，除行文宁古塔副都统阿岱、白都讷副都统马喀纳等处外，以找寻吉林、打牲乌拉等处旗民保人，呈文领票。等因布告后，于闰四月内，张承德等十人呈文共领票十余张。遂令伊等具保结与保人同来领票，但言并无保人。

再，接准宁古塔副都统阿岱、白都讷副都统马喀纳等各自来文称：采参之事虽布告数次，但并无领票前往采参之人。等语。

臣等查得，于吉林、宁古塔、白都讷等处虽有贸易之民，但皆系从各地来此往返无定者，并非居住本地者。即呈文之张承德等十人，亦系雇工游民，并无保人，故给票无凭证。除伊等之外，并无领票人，故遵照部文，将票四千张，除交付骁骑校格尔勒送部外，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刑科给事中臣赵殿最、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迈柱。

167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地方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奏：为敬陈管见，以请圣明指教事。

切臣遵旨，于省城过年毕，初三日起行，自平阳府黄河龙门地方至三门砥柱地方，纵横三十二州县地方看得，沿途民生甚为太平，因为臣去，皆赶远齐集于大道，拈香跪迎言：去岁蒙圣主施恩赈救，仰赖圣主之福，粮谷丰收。等语。群情欢悦感激，（**朱批**：应该感激。）所到之处，人流不断，有者又捧果品茶酒等土产，敬臣品尝。看其脸色语气，皆出于诚心。臣仰赖圣主之恩，极

荣耀且喜乐。正月二十七日返回省城。(**朱批**:民人若不尊敬像你这样的巡抚,则非人也。)看沿途田禾,自平阳府霍州以外地方热,适合种麦,故去岁所种麦子生长三四寸余,目下照常绿,霍州以内寒冷,尚未萌发。据民人言:因去岁雪足,故扎根颇深。等语。(**朱批**:欣悦览之。天必怜恤之。)

再,沿途查访文武官员,有各皆惧法,争作好官之象。惟太平县教官白瑶、把总万宗行为悖乱,名声不好,故将把总,臣与总兵官商议后罢职,其教官,与学院商议后革职。除此之外,臣训诫各地官兵,皆酌情赏给银缎,以资鼓励。看官兵情景,皆有勤奋效力之心,(**朱批**:其于尔眼前之举动,亦不可即予相信,惟以所办之事为凭才好。)除毋庸议外,经臣查看后,将愚知一二事,奏请皇上指教。

一项,为臣曾想,若于山内弯曲僻处稍增兵驻扎,则于查拿贼盗、防守地方有裨益。此次查看得,增兵驻扎时,民惧将若累伊等。顷总兵官袁里祥与臣商议,欲于蒲州山内胡英村设兵三十名,以防盗贼。随遣知州龚廷扬查看地方时,胡英村民人等求言,伊村之人要以共同防贼,请停止设兵。等情。龚廷扬已来报臣。(**朱批**:不固执尔前奏事,如此据实来奏者,这才是。但若应必设兵,则竟思民不愿亦不可,亦应细察民人不愿之缘由。并非无故驻兵,而又无关他事,此即甚善。驻兵乃为民人之安宁之故,民若不愿,则应附合民意,惟事往是里做,小民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谋始之道,非大有见识之人不能逆料,但武弁的话又不足以信。总在你斟酌其当而行之。)是以臣不增兵驻扎,而又发求于地方增加威力之计。据沿途查问得,每州县有原定食钱粮曰民壮之兵各五十名,合省共有四千八百余名;每州县又有曰铺兵之兵,多少不等,合省共有二千四百余名。该两项兵七千余名,皆用于看守、递关文报等处,故原定从留地方所用之钱粮内,每人每月给食五钱银之钱粮。今因年久而废弛,只是销算而已,人是否按数招募,现招募之人于事有益与无益等处,竟无人查问。以臣思之,此等之兵,乃特为于看守、巡夜等处所用而定,给食钱粮,应求其实效,不可空费钱粮。是以臣遍行各州县,交付均照食钱粮之数,简选年少力强,招满定额,将所招人姓名岁性,造细册报来。等情。迨由各州县俱皆查完造册送来时,即交付该州县官员,其属各自地方者,如营兵编队伍,视伊等性力之所能,教习鸟枪、射箭、腰刀、矛等项。交付该管府州官员,除不时查看外,臣亦不时就近分派可信大武官等往查。若将州县官员教习时勤与不勤、所招之数满与不满之处,记注于册,到大计时,将此所记之事即列入保举参劾之项,则自然重视,各自勤教。将此教习之兵,除照例分用于看守巡夜等处外,其余者由州县官员带领,同该看守武官等轮流该班,于各地山林僻壤不时巡察,则不必增兵驻扎,且可于州县城威力大增,不必增给钱粮,而于省内可得数千看守兵。(**朱批**:没有说的,确实可嘉。)

一项,于山西省九十余州县内,平阳府管三十四个州县,太原府管二十五个州县。因州县甚多,地方广阔,前任知府等不能亲临详查州县仓库,以致各州县亏空。虽封柜不令州县官员擅自开启,但日久又另生弊端,亦未可定,且仓粮皆贮于州县地方,愈易生弊端。以臣愚意,钱粮所关甚巨,不可不更定分查之事。据臣阅志,古时将州县或归府总管,或分给直隶州另管,皆随时视于事有益而办理,历代定例不一。今分查仓库钱粮之事,甚为紧要,若照分县归直隶州另管之例办理,则未较此有益者。臣看地方形势,平阳府之襄陵、太平、稷山、河津、垣曲等五县地方距离绛州近,安邑、夏县、平陆、芮城等四县地方距离解州近,临晋、荣河、万泉、猗氏等四县地方距离蒲川近,蒲县、乡宁二县地方距离吉州近,大宁、永和、汾西三县距离隰州近。将此十八州县自平阳府分出,以归绛川、解州、蒲州、吉州、隰州管,以便就近不时查看仓库钱粮。太原府属繁峙、五台、崞县等三县地方距离代州近,定襄,静乐二县地方距离忻州近,罗平、盂县、寿阳三县地方距离平定州近,兴县、河曲二县地方距离保德州近。将此十县自太原府分出,归隶代州、忻州、平定

州、保德州管，以便就近不时查看仓库钱粮。如此，则平阳、太原二府皆剩十一州县，查看仓库钱粮亦易也。但于管县直隶州亦有各自仓库、刑法案，向无专查之上司，以致亏空、挪用等情弊，亦未可定。既然如此，则将由平阳府分出之绛州等五直隶州仓库钱粮，就近交付河东道员不时查看；自太原府分出之代州等四直隶州仓库钱粮，交付雁平道员不时查看。其原有泽州、辽州、忻州等三直隶州仓库钱粮，交付粮驿道不时查看。倘若失查，则照治罪知府之新例治罪。如此，则无增员费钱粮之事，且将各州县仓库钱粮，各自不时查看，以杜亏空、挪用等情弊。将此两项，臣望具本奏闻，伏乞圣主睿鉴，倘似可施行，则候训批后具奏，请旨。

朱批：著具本奏来。

167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额驸策旺扎布谢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谢恩事。

切准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扎萨克图汗亲王额附策旺扎布呈称：捧接换给策旺扎布我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扎萨克图汗印信之旨，将我谢恩之事，曾呈报将军具奏。合理藩院章京阿穆瑚琅赍送圣主赏赐我策旺扎布之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扎萨克图汗印信，于今岁七月初九日到。策旺扎布我率本旗台吉、官员等跪迎进我住所，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讫。将我策旺扎布旧印，交付章京阿穆瑚琅送部外，将我不胜喜悦感谢之处，请予转奏。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167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湖广巡抚奴才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圣主德才如天，爱民如赤子，故湖北地方自立秋以来，雨水时调，晚稻皆已收割，八府皆报收成七八九分不等。目下米价，武昌、汉阳二府每仓石银九钱五分；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等六府每仓石银八钱五分至一两一钱不等。

再，沔阳、荆陵、潜江、江陵等被水四州县高阜地追播荞麦等粮，生长甚好，仍可望有收。为此谨具折，专差兵陶荣赍捧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览奏甚为欣悦。但若能顺民志气，则朕将保证，感召天和，年年加恩。全靠尔等，好生勤勉。将朕之此旨，转告湖广两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勿用本回奏。

1678 原笔帖式费扬武奏谢赏赐福字缎子等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川陕总督下属原笔帖式费扬武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奴才费扬武曾任笔帖式时，并无效力之处，后因多病而休，但恭遇盛世，安祥度日。皇上登极之后特颁恩旨授奴才费扬武子马尔齐哈为监察御史，旋又优擢以侍郎。殊恩奇遇，自古无有。奴才父子虽鞠躬尽瘁，竭尽效力，亦难报答高恩厚德以万一。今年正月，皇上赏赐亲笔福字，且

又于闰四月二十一日，奴才子马尔齐哈请假探望奴才病体时，皇上又赏赐奴才费扬武以内廷官缎四疋，由奴才子马尔齐哈举捧送与奴才，奴才即刻恭设香案，并率领子孙阖家望阙叩头谢恩祗受讫。当即因病难行，故未前来谢恩。皇上所赏缎子，若做衣穿戴于身，每日必感戴殊恩。若恭谨供奉，犹如瞻仰天颜。此非奴才只身荣耀之事，实为及至于子孙后代之传世宝物。伏思，奴才为一介老迈奴仆，然而圣意周详，屡赏恩泽。奴才为何人，皇上施以如此恩遇。奴才不分昼夜祷祝圣寿无疆。奴才谆谆教训臣子马尔齐哈遵照皇上训旨，捐躯髓骨，全心效力。今奴才病躯稍愈，拟欲亲来叩谢天恩。

为此恭折，令子马尔齐哈赍捧代奏。奴才无任惶悚谨奏。

朱批：尔子马尔齐哈，光尔宗，耀尔祖，覆尔宗，绝尔祀，尚在未定之间也。尔应妥为谨慎，以戒其乖张之病为好。

16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金启复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奏折，捧接御批：按察使金启复何如？著据实奏来。钦此。为臣看得，金启复之为人能力，皇上鉴之透彻，还堪小用者是实。现看其办事情形，仍努力据实办理。臣亲复审其所审案件，仍有不周到错误之处，但无情弊之疑。由此观之，心中努力，而能力不及者属实。臣仅以所知，谨奏以闻。

朱批：若心中努力，则渐渐习惯矣，但以本为要。

168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料理杀虎口地方事务训谕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于本月十一日起行，先看汾河毕，由彼沿边去查看。西北边既殊紧要，则应如何加固从严之处，经臣详视，行抵大同府时，与总兵官商议后，妥善办理。（**朱批**：好。）

再，据闻杀虎口外又有一层边墙，曰二道边。此墙与内界有间隔，北段窄，南段甚宽，有七十、八十里，其长自杀虎口直通黄河，约有三百里。于该地方，有公主下人耕田建房以居。等语。将此地形，臣令绘图后看得，虽在杀虎口以外，但在二道口以内，故与口内之地无异。古人在口外又筑此一层墙，不可谓无有缘故，必有关系。臣行抵杀虎口后，亲出详看，将有无妨碍，作何办理之处，待深议毕，与兼管卫所之事，一并具奏。（**朱批**：甚是，凡关系公主之事，著奏闻后再办理。）

再，臣此次既查看北边至其东段，则距离京城近，往返行走不出数日。将臣今查看后所办之事，偶蒙面奏，则较折奏清楚，且臣得以瞻仰皇上天颜，省内欠缺之事，可以详奏请旨。如此，则于事确实大有裨益。既然甚便，则请皇上务必批准施行。省内现无紧急要事。其照常办理之事，由臣咨行部，自臣回署之日始记限期。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虽有机遇，但往返亦用二十余日，不必来，尔办省内事务，俱与朕意相合，尔即前来，亦无另行教诲之处。尔等省内诸大臣，无事来京城，甚属无益，朕知之。

168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栾廷芳馈赠银两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于栾廷芳案查出果郡王允礼以及允禩所得银两，蒙皇上加恩宽免之处，理应报伊等谢恩，故臣为先追取，行文宗人府。（**朱批**：知道了。）将奉旨宽免之处，继之又行文。

再，据栾廷芳册载，又给恒郡王允祺银六千五百两，为送郡王允禵马畜，用银四千两。云云。将此栾廷芳言为苏克济所送者，苏克济则推诿栾廷芳，彼此推诿无定，故于前次折内未写。今据苏克济言：接受偿还。等语。

再用于部之银两，既蒙皇上加鸿恩免追究，（**朱批**：是。）则臣停止究查。臣想冯国泰等既已身故，则栾廷芳亦不易寻得着落之人。又于载于册内取银两之人内，现任、解任大臣官员颇多，其中图思海得银二万三千余两，既然数额多，则除仍咨行其旗追索外，其余人所得之银两，皆栾廷芳等作为礼物送者，其中章京、笔帖式等，仅写其姓者多，问其名，栾廷芳皆不知。此皆栾廷芳自己所用之项，理应着落于伊偿还者。其衙门所用银两，既蒙皇上加鸿恩免追究，则可否免追此等大臣、官员银两，恩出自皇上。此外，各州县官员欠伊之项，若不代伊追取，恐伊难以独自偿还，（**朱批**：于伊确实有对手者才好。）故臣已遍行全追。（**朱批**：好。）是以将众大臣、官员所得银两数，谨具折奏览。

附：栾廷芳馈送银数折

谨将栾廷芳馈送银两缮折奏闻。

恒亲王允祺六千五百两；徐元梦一千两；高其倬共七千四十八两。以上苏克济承认催交。（**朱批**：将此三人所欠者，苏克济已偿完银百万两。将此又另行偿还，则除议外，若到不能之时，则将此事再行询问之。）图思海共二万三千八百七两，咨追；运米大人艾芳曾八百两；内阁学士常寿四百两；侍郎王懿四百两；领驼大人殷济纳并莽、班、拖三人共五千三百六十两；买马大人侍郎罗瞻一千两；运米大人李先复八百一十四两；送驼大人副都统陶托卜克六百两；跟随图思海等夸兰大[①] 纳显等三百两；夸兰大瓦尔喀等七百二十两；笔帖式罗、常、索三人三百六十两；夸兰大索三百二十两；夸兰大诺尔孙八十两；夸兰大索三百二十两；夸兰大程三百二十两；笔帖式罗一百二十两；笔帖式陶一百二十两；夸兰大祝兆鹏六百两；法员外三百二十两；甄主事三百二十两；魏笔帖式二百四十两；法笔帖式一百二十两；舒笔帖式一百八十两；放米户部员外常二百两；放米齐八十两。以上栾廷芳请咨催追。

168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已遣员催追亏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① 满语意为“营总”。

切将冯国泰等人亏欠钱粮，浙江人沈原等接受偿还之银有数万两，至今尚未送来，恐日久出异故，妄图侥幸。顷遣同知刘方弼往催追，语之曰：惟巧追钱粮解来，勿得妄得逞强以累人。等语。严谕毕遣之。为此，顺便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甚妥。

1683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复催赔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孙渣齐谨奏：为回奏事。

著原员外郎索柱之家人曾瞎子，严催赔偿银五万两，曾瞎子呈称：我系清远县民，名曾登云，随我父于京城营商。将索柱之父拜都遣至盐差后，以我父子可靠，故著处理事务。索柱任银库员外郎后，又著我随办事。我家产折银三千两，将此即变价交付，我于衢州县有一卖盐处，将我先所欠长芦盐税一万八千两余银具奏，现列入长芦盐商事，限十二年一并完结。每年除扣限完之银外，仍余二千二百余两我情愿接收三万两银，亦列入长芦盐商事，按期一并完结等情。

奴才思之，伪诈讯问，坚供不移。故指靠三万两银。奴才惟恐指靠钱粮处不可得，倘不书写伊民之名，难以行文地方官员催征，故将索柱家人民人曾登云书之。并未能详查，即照伊所呈愚奏。奴才蒙主恩甚重，臣无才干，将昏庸办理之处，谨惶悚回奏。

朱批：此事甚讨厌。吏部刑部严审议奏。

1684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议处僭品穿戴之员外郎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参劾事。

圣主曾命众官员，不按各自品级，僭用服饰，数番严谕。

据观，工部员外郎常鼐，于聚集处，服四品补褂、佩挂素珠。查得，定例载：四品官方准挂素珠、披缇胸。常鼐系员外郎，为从五品，且并未加级，即着四品补褂，佩挂素珠。不循定例，僭法而行，甚属不合。祈将伊交该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

朱批：严查议奏。

168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滥用顶子补子垫子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正白旗满洲都统臣拉锡谨奏：为纠参事。

前据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称：文武大小各官之顶子、补子、垫子均定有等级。查定例载。六、五品官，不超过四等，四、三品官，不超过过二等，三品官不超过一等，等语。今查得，官员不管加级与否，皆有肆意滥用者。各该管大臣等宜加严查，若有滥用者，即行纠参。等因具奏，多次严禁并晓谕。据臣旗参领毕萨纳、副参领偏图等呈称，该甲喇下佐领安泰，其本人为四品佐领，但铺用二等垫子，等因前来。经讯问安泰，则称，该佐领曾去中路军时，加级一次，五十二年

恩诏又加级一次，共加级二次，故用二等垫子。等语。【原档残缺】拟议罪。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严议罪具奏。

168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训旨事。

切臣恭缴朱批谕旨、叩奏训旨折子，奉接御批：君臣之间，彼此信几分则有几分利，疑几分则有几分害，关系甚巨，彼此惟图诚信。钦此。臣恭读毕，即设香案，恭谢皇上训旨讫。

钦惟皇上即天，善则加恩，恶则降祸，洵公正如天，明如日月，惟云为臣者不能仰副而已矣。果能虔心行善，则皇上慰悦，无不信者。皇上教诲，诚古今之高论，亦关系臣终身之功名身命，臣将铭记之，凡事惟图诚实。为此，恭谢训旨，恭缴朱批谕旨，谨叩奏以闻。

朱批：将尔任内之事，即尽忠诚，朕不甚重视。天下他省事务乃至内政，能闻即助朕奏闻，以尽诚心，才符合朕指望尔之意。尽力勉之。

16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训旨事。

切臣为浙江学院贺世吉所奏折子，奉接御批：尔所奏甚公。知道了。钦此。为陈守廉谢恩折子，奉御批：知道了。勤训属下知惧从法。钦此。臣往查看瑁湖(mao hū)、乍浦等地时，为途中得大雨而奏闻折子，奉接御批：览奏慰悦。知道了。钦此。臣为将嘉兴、湖州兵分交游击叶英隆、康灵操练而奏折子，奉接御批：甚好。知道了。钦此。又奉批：是。钦此。臣钦遵为调太湖营游击事，除具本奏闻外，其嘉兴、湖州兵操练何如，缉贼何如之处，臣咨行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由彼遣员往看视兵丁，共同详查能否缉贼等情毕，据实奏闻。又训旨：勤训属下知惧从法。钦此。甚为圣明，洵属训官之要道。官员等若不知惧，虽立何种善法，亦不诚心遵行，于地方亦无裨益。臣铭记皇上训旨，将官员懒散之习，必将严加惩戒，务使心中知惧从法。为此，叩谢训旨，恭缴朱批谕旨五件，谨叩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勤奋最为重要。惟常保良好习惯，勤之！

16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亏欠钱粮补完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臣黄国材同谨奏：为福建布政司旧欠银两皆已补完，以叩谢皇上成全之恩事。

雍正元年二月，臣等以查出福建布政司库旧欠银九万余两，追取旧欠官员俸禄、衙役工食，欲补该项。等因具折奏请，蒙皇上加恩，详颁训旨，臣等钦遵钉封收钱粮柜子，派员看守，追取俸工银，以补布政司库钱粮，会同布政使黄叔琬催迫俸工银、杂项银共计九万余两，又加之各州县火耗银一万七千余两，旧欠布政司库银九万余两，继之查出银一万余两，共计银二万九千余两，皆照数补完。臣等会同赴布政司详查库存钱粮，新旧钱粮银共一百七万余两，皆照数储存，无毫

欠项。此皆仰赖皇上高厚之恩，官库钱粮得以满额。臣等亦得以完满，该恩洵属无穷无尽也。臣等不胜感激，谨具折叩谢皇上鸿恩。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既已查明，则能守此风方好。倘仍照前懈怠，则朕不能像朕皇父那样宽容。所关甚巨，仓米又要紧，数年来只有四川一省廉洁，他省大臣等当然要害羞。将此无礼恶习，应努力扭转。以后愈加慎之。

168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汉军参领布展年迈休致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原档残缺】十三次。圣祖帝见布展有劳绩，自护军校优补为前锋侍卫，旋补为汉军参领。布展本为一介末秩，屡蒙圣主殊恩，理当至死效力。布展今年七十岁，身有残疾，且肘伤复发，隐隐疼痛。该参领之职甚要，恳乞罢免布展之参领一职。等因呈来。

臣等查参领布展，确实年迈残疾，且肘伤复发，隐隐疼痛。参领一职甚要，拟按布展呈请准于出缺。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革职留任署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臣齐穆布、副都统兼理上驷院事务宗室申穆德。

朱批：著原品休致，准食全俸。

169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玩忽职守私换官马参领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镶红旗满洲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纠参牧马参领事。

九月初五日，臣查该旗从特场带回马匹，极为瘦瘠。再，据从隆化保佐领下牧场前来披甲扁图呈称，该扁图等于今年赴牧场牧马，同往副参领兴禧从京城前去时，为补充倒毙马匹，携银买马，并从中挑选一匹驯顺而又会大走黑青马，强行换一匹未经驯服不让人乘骑之红沙马。等语。经讯问兴禧，则供换马属实，等因供认。兴禧此次前去牧马，声名狼藉，且品行乖张。又倚仗夸兰达，私换官马。夫官马者，乃国家之重要防备，理当牧放于水草丰美之处，使致膘壮，但因玩忽不职，使官马瘦瘠者，殊甚不该。兴禧不可留任于佐领、副参领之职，请准罢免，以效该部议拟。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革职留任署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臣齐穆布、副都统兼理上驷院事务宗室申穆德。

朱批：知道了。著该部严议具奏。此等之人，何以晋升为副参领，著一并查议奏。

1691　义州城守尉博尔赫图奏请查办庄头强占兵丁边民地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前锋参领兼义州城守尉臣伯勒赫图谨奏：为奏闻村头、王属庄头等强占兵丁、边台人员地亩事。

我兵丁等皆于顺治四年随察哈尔固伦公主初到义州移驻，各自相应建盖房屋，垦种无人荒地。康熙十四年，察哈尔灭后，将界地向外拓展至义州北，令边民尚拓展界地居住，从兵丁中调

拨地亩，尚有不敷者，即拨给界地附近无人荒地。康熙三十二年，由钦派礼部侍郎多奇、正卿庸爱笋，同盛京各部大臣丈量山海关外所有旗人地亩，编入盛京户部档册，自当年始将米、豆、草料交纳于锦州仓。由盛京户部钤印后交与我等之红册内，载有领催吴子等四十二人，共有地亩八百二十七垧，将此地亩由村头扬桑额等十四人占有之。领催塔克希喀等十八人，有地亩三百八十六垧，由恒亲王属庄头徐瑞占有之。领催萨尔图等八人，有地亩一百五十七垧，由十阿哥属庄头李惠占有之。以上领催吴子等六十八人，共有地亩一千三百七十垧，自三十二年以来，陆续被村头扬桑额等强行占有之。吴子等人地亩，有被全占有者，亦有被一半占有者。地亩被占情形，前城守尉在任所时，已由兵丁等呈报。由于村头等占有我等地亩，曾数次呈告于部。然而呈告不达，今已不堪忍受。帮将此被占地亩册转咨该部，可否转于村头册内，等因呈送。该博尔赫图曾二次咨行盛京户部，陈情被占地亩缘由，请求转入其地亩册。该部不仅不转册，且又未裁断，至今由村头、庄头等占有之后，租民耕种，收纳租税，而兵丁等代其交纳米豆于仓，一直到今日。兵丁等皆赖地亩为生，请检查丈量村头、庄头等之地亩。此项被占兵丁地亩册，或转于村头、庄头，或仍给兵丁之处，恳交该管衙门办理之。为此谨奏。

朱批：著该部即议严行。

169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永定河同知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十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奉旨：永定河南岸同知员缺，甚属紧要，宜用旗员。著九卿会同尔部，将家道殷实人去得者，拣选一员引见，钦此钦遵。

臣部查双单月候选候补同知旗员，惟有户部捐纳同知李俊德一人，难以拣选。再查内阁之汉军中书共有八人系旗员，宜升同知之人。今此同知员缺，呈于内阁汉军中书内，臣部会同九卿，拣选家道殷实人员，引见补授，或行文直隶巡抚，将直隶通省现任汉军应升同知官员内，拣选具题补授之处，伏候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兵部左侍郎署理吏部左侍郎事臣伊都立、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沈近思。

朱批：从中书内拣选一员，同李俊德共同引见。

1693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令镶黄旗追取所欠金银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唐保住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准兵部咨称：接准镶黄旗地疏言：派往宁远等三处建仓之富人佟皑，于康熙五十七年九月曾出差宁波。五十八年十一月任满，十二月十五日病卒。六十一年三月派建仓富人时，旗臣等应简选能者，送往该地，经具奏后派出。原侍读学士佟皑欠税钱粮，且已亡故，明知此事而派出，耽误工程，其不能之处，亦应陈奏，另派富人。由户部来催数次，而未催此等事，殊属不合。既然如此，则请将前任署理都统事务公乌尔占、副都统寿智等交付该部查议。宁远等处建仓富人，或交该处开列富人之名，经其奏后派出，或另行降旨，请上指示。等因具奏，奉旨：佟皑欠钱粮，且已身故，此情并未陈奏。此皆乌尔占赴官差接受应派出者之烦托，派佟皑受难，以误主子之事

之意。将佟皑所欠钱粮，著由尔旗地向乌尔占追取入库。宁远等地仓廪甚为紧要，动库正项钱粮施工，用几何之处，亦著落乌尔占追取缴库。钦此钦遵。

查得，佟皑欠税粮银九千三百余两，由旗地向闲散宗室乌尔占追取缴库。但乌尔占现在盛京，则咨行该将军，将乌尔占应还银两，从速催取，解送旗地缴库。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由尔部转行该将军，于两个月限期内，照数送来。等因。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到，随交该旗催之。继准宗人府咨称：将托和齐所贪银两，乌尔占收后未缴，入己用之，故将乌尔占、徐尼交付将军锁禁，除着落伊等在盛京家产偿还外，其在京城之家业，交付该旗，亦着落作速偿还。乌尔占、徐尼应还金六百八十两、银六万一千九百四十两一钱一分七厘，勒限一年严追，以缴户部。等因。雍正二年正月十五日到，即严饬该旗：解乌尔占、徐尼来锁禁，将其偿还银两，著限期内速追偿还完。等情。

接准协领德格、佐领沃赫等呈称：正月十七日，乌尔占鬓角处生鬓疽后病故。等情。除报宗人府外，将徐尼锁禁，乌尔占应还两项银两，着落乌尔占之子永年，将其家业变价，令从速限内还完。等因严饬。今岁三月，准协领德格、佐领沃赫等呈称：催乌尔占应还两项银两，但未还一两，故我等查乌尔占住房、田地、人口，卖之竟无人买。据乌尔占之子永年呈称：我父乌尔占应还银两，卖所有房、田、人口，但无人买，现已逾限，请将我等房田人口折价入官。等因呈报我等。遂查伊等之住房、田地、人口，乌尔占在蔡家台屯之瓦房十七间、草房三十四间、平房一间，自京城带来男人六十五名、女人八十五口、男童十二名、女孩六口、太监七名、马十七匹、骡八匹、在各庄瓦房三十一间、草房三百七十八间、平房十三间、田地一千四百四十九垧、男人二百八十名、女人二百二十四口、男童一百三十二名、女孩十三口、马十七匹、牛九十六头、驴四十二头。请将此房田人口折价偿还。等因呈报。臣等衙门行文该都统曰：将乌尔占在盛京之房田人口马畜作何折价入官，或缴何处，俟定议咨行后遵行。等情。据复咨称：着落乌尔占偿还之银两，乃经具奏奉命追索之案，仍行文该将军，将着落乌尔占偿还之银两，作速照数追取解来。等语。遂复严饬旗地曰：将乌尔占应偿还之银两，赶紧变卖在盛京地方之房舍、人口、马畜，赶紧变卖，如数交付。等情。兹准协领德格、佐领沃赫等呈称：从乌尔占之子永年追得银一百十三两六钱，其房田人口，我等亲督催变卖，竟无人买。徐尼孑身至此，家业皆在京城，先着落偿还银三百余两，业已逾限，且又催托和齐所贪金银一案，一年限期亦将满。现乌尔占应偿还银两，若不将乌尔占在盛京之房田、人口、马畜折价相抵，则耽误后，我等实难承受。等语。

臣等查得，着落乌尔占偿还税粮九千三百余两，以及乌尔占、徐尼应偿还金六百八十两、银六万一千九百四十余两，严行催之，乌尔占之子永年仅交银一百十三余两，除此之外，并无交银之处，变卖其家业人口，竟无人买。先着落乌尔占偿还银九千三百余两，业已逾限，且又催托和齐所贪金银一案。一年限期亦将满。此皆关系勒限追取之钱粮案，若不将其家业折价入官，则钱粮难以完结。既然如此，则乌尔占自京城带来人一百七十五口、马骡二十五匹、在盛京庄之人六百四十九口、马牛驴一百五十五匹头、瓦房草房平房共四百七十四间、男人女人加之男童女孩八百二十四口内，六十岁以上男妇七十一名口，十岁以下男童女孩一百十四名口，瞎男女四名口，瘸子二名，已逃五人不折价外，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人银十两、女人银十五两；五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男童银十五两、女人及女孩银三十两；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男童银十两、女孩银十五两；瓦房一间银五两，草房一间银三两，平房一间银一两五钱；马、骡每匹银五两，驴每头银一两，牛每头银三两折价，乌尔占之房舍、人口、马畜人应折银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二两余，又以乌尔占之子永年现已交银一百十三余两与先着落乌尔占偿还银九千三百余两相抵后，又余银五千二百七十五两，若与乌尔占所取托和齐所贪银相抵，仍欠金六百八十两、银五万六千

六百六十五两余。此折价之乌尔占房舍、人口、马畜及未折价年老男女、幼童、田地，一并交付掌盛京内务府关防佐领等办理。仍所欠金银，请将乌尔占、徐尼在京城之家业，照原奏交付该旗，照数追完。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

朱批：由宗人府胡乱施行，岂有变卖真正人主所属之满洲奴仆，以完所欠钱粮之理？尔即如此完结者亦奇矣。著候由部另行办理。

1694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菜丰收并粮价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收割完事。

盛京属地诸样田禾业已收割完。查看得，仰赖圣主鸿福，今岁雨水甚调，所种诸粮皆已丰收，且茄子、瓜、萝卜等诸菜亦大收。查粮谷时价，小米每仓斗银四分五六厘，高粱每斗银一分八九厘，豆每斗银二分七八厘不等。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户部侍郎臣格尔布、奉天府尹臣邹汝鲁。

朱批：览奏甚慰朕怀。诚皆由上天鸿恩、皇考圣灵之垂佑所致也。朕为尔等欣悦不已，仍遵朕去岁下颁旨意，断不可枉费粮谷。

169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以年俸抵偿所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臣唐保住谨奏：为请加恩事。

切内务府总管等审理王修德所欠钱粮、人参案毕，由部咨称，王修德等给臣唐保住银三千两、人参二千四百两，以及众人所欠人参、所取银两，一并交付臣，皆于一年限期内追还完。等情。将给臣唐保住之银两、人参，应于此九个月限期内即行偿还完。但臣唐保住于盛京地方驻有十三年，至此即买房，因不敷住，复又增建。此间，臣之妻已病故，娶两媳妇，下嫁两女，今岁五月臣之次子已病殁。臣唐保住连遇红白喜事，故今惟在盛京有两个庄子、得五千两银之利钱。每年出猎、赡养家口，皆赖此两庄子、所得利钱为生，即将此尽数缴纳，则其钱粮亦不能完结。臣唐保住在京城之家产、在蒙古地方之三庄子，每年获银二百十两；在遵化地方有四十四个汉子地，每年得银二百六十两；于永平府属双王地方有来投汉人田七顷二十亩，每年得银一百两；于顺义县属地有七个汉子稻田，每年得稻米三十四仓石；再有九个汉子园田，每年得银九十两。用以除祭祀臣唐保住之祖、父外，唐保住之子在侍卫官差上行走，赡养京城家口，皆赖所余家产为生。倘用臣唐保住所有盛京、京城两地家产偿还，则臣唐保住除此别无生业。若直至期满不能完结臣唐保住应偿还银两，则臣唐保住如何参奏欠人参、银两逾期者。若不陈奏此等事，由部参奏后，则臣唐保住难免逾期之咎。叩请者，臣唐保住应偿还银七千八百两，臣一年俸禄四百八十五两，用以陆续扣留完结。如此，则臣唐保住我父子仰赖圣主鸿恩，不误官差，且钱粮亦可完结。因系具奏请恩之事，故臣唐保住不敢具题，具密折叩请谨奏，请旨。

朱批：览尔所奏，朕甚心灰意冷。此等之物，岂于尔任内应得者耶？将此少许之物，应悄悄从速完结，以感激朕宽免之恩。倘有何冤屈之处，仍可陈奏。所谓如此渎奏，以求宽免尔，易于

打发众人者，甚么话！由此观之，尔被病缠绵，年老心意衰了。

169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备办祭用鹿只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唐保住等谨奏：为奏闻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将猎获之活鹿、狍、虎崽送往京城后奏闻，奉旨：以后停止送，过三年后候旨。钦此。钦遵在案。兹准太常寺咨称：我寺牺牲所备养鹿只，不敷祭用。查得，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因祭用鹿只不敷用，请从内务府取而用之，由盛京送鹿来时，停上取之。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兹据查得，康熙六十一年牺牲所备养鹿只及由盛京送来之鹿只共计九十二只，其中有残倒毙之鹿十三只。自雍正元年正月始，至雍正二年二月，照常祭告时，共用鹿七十四只，今仅余鹿五只，不敷祭用，仍照前例，从内务府取而用之。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请从内务府取鹿，用于祭祀。等因咨行。接准内务府来文称：景山所饲之鹿，除从尔寺取而用之外，惟余鹿十只。等语。

又查得，雍正元年盛京并未送鹿与我寺。祭祀关系重大，今岁送鹿时，请必多送。等语。既然如此，于今岁十月围猎，照常捕活鹿送来。但送该鹿时，由盛京工部照列取笼车外，拉车租畜时，取盛京户部钱粮用之，故不可不奏闻。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伯臣唐保住、副都统臣来文、副都统臣卫色。

朱批：停止送鹿。该部未经请旨便胡乱施行。这具奏打听者甚是。

1697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报遵旨勤奋于皇室事务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原档残缺】臣等众宗室闻知圣主教训恩旨，曷胜欢忭感戴。谨思，臣等众宗室，皆恭遇圣祖仁皇帝升平世界，世代蒙爱圣祖仁皇帝养育殊恩达六十年。今圣主自以圣祖仁皇帝之意为意，丕承鸿业，登极以来，为我众宗室深思熟虑，圣意无不所及。今又恐我宗室内有不肖愚昧之徒坐罪，特意传进乾清宫，指明义理，开训生活之道。臣等众宗室受圣主如此恩泽，实为无穷尽矣。嗣后，臣等众宗室必勤奋于皇上所任之事，忠诚恭谨，各自宗族内和睦相处，教育子弟，在圣上熙朝永享快乐。或有不肖之徒，当闻皇上此一恩旨，若能悛改旧习，亦如我等宗室永享隆恩。倘若伊等福分已尽，旧有恶习不能悛改，而仍怀有邪恶之念，则非但负于皇上之仁恩，且于国法亦难姑容。为此，臣等无任感戴欢忭谨奏。

和硕康亲王臣崇安，和硕显亲王臣衍潢，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和硕诚亲王臣允祉，和硕恒亲王臣允祺，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简亲王臣雅尔江阿，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多罗理郡王臣弘晳，多罗信郡王臣德昭，多罗平郡王臣讷尔素，多罗顺郡王臣锡保，世子臣弘昇，长子臣弘曙，世子臣弘晟，固山贝子臣弘昌，固山贝子臣陆斌，镇国公臣允禌，镇国公臣诺恩讬和，辅国公臣经照，辅国公臣阿布兰，辅国公臣福曾，辅国公臣广华，辅国公臣丰仁，辅国公臣巴赛，护军统领臣汝福，副都统臣申穆德，散秩大臣臣曾盛，镇国将军臣伊克塔哈，镇国将军臣色尔晨，镇国将军臣经延，镇国将军臣经顺，辅国将军臣灵泰，辅国将军臣巴尔图，辅国将军臣察勒岱，辅国将军臣富尔善，辅国将军臣善福，辅国将军臣萨穆党，奉国将军臣明泉，奉国

将军臣恒德，奉国将军臣士同，奉国将军臣延德，奉国将军臣允珠，奉国将军臣色尔赫，奉国将军臣鄂齐里，奉国将军臣锡布，奉国将军臣阿尔苏，奉国将军臣鄂悦，奉国将军臣阿噶尼，护军参领宗室臣满珠锡里，一等侍卫宗室臣鄂泰，一等侍卫宗室臣图讷，一等侍卫宗室臣广宁，一等侍卫宗室臣呼图里，一等侍卫宗室臣噶尔玛，奉恩将军臣崇扬赫，奉恩将军臣巴金泰，奉恩将军臣保善，奉恩将军臣保良，奉恩将军臣承文，奉恩将军臣沈德，奉恩将军臣宗志，奉恩将军臣扎拉芬，奉恩将军臣马察，奉恩将军臣扎木布，奉恩将军臣华宾，奉恩将军臣察达，奉恩将军臣林康，奉恩将军臣达里珠，奉恩将军臣辛岱，奉恩将军臣保格，奉恩将军臣色信，奉恩将军臣吕顺，奉恩将军臣富昌，奉恩将军臣寿海，奉恩将军臣恩特赫默，佐领宗室臣德勇，佐领宗室臣寿源，佐领宗室臣格勒宾，佐领宗室臣八十三，佐领宗室臣诺木珠，佔领宗室臣小格，佐领宗室臣登珠，二等侍卫宗室臣怀塔库，二等侍卫宗室臣伊勒登，三等侍卫宗室臣玉宁，三等侍卫宗室臣尚间保，三等侍卫宗室臣哈尔吉，三等侍卫宗室臣朴瑞，五品官臣昌茂，五品官臣巨雅图，五品官臣锡尔泰，五品官臣齐琳，六品官臣石雄，六品官臣默里，六品官臣浩明。

1698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忠心尽职仰报圣恩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

江南学政法海谨奏。

奴才原甚庸懦之人，圣主又宥奴才之罪，复遣办理学政事务。接任一年余，正身事务尚不能尽职，不胜羞愧。圣主仍作为重看之人，致令访查地方事务。似此鸿恩，奴才何以报答？惟尽奴才悉知：布政使鄂尔泰声名甚好，全江南大小官员无不晓。（**朱批**：甚忠论，此名天下扬。）再，奴才清语极为平常，清字甚劣，不能陈述一事之原委。故此，奴才另缮汉折具奏。将朱批之二折一并缴奏。

朱批：一样。知道了。留下汉字折。甚是。

1699 吏部尚书田从典等奏报收过捐纳银两数目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协办大学士事尚书仍管捐纳事务臣田从典、礼部尚书仍管捐纳事务臣张伯行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九月初三日，和硕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捧出朱批上谕，为益于军需，原属一时权宜，非可行之久远。皇考曾屡言，捐纳非美事。朕缵承大统，亦以军需之用度浩繁，户部之供支不继，捐纳事例仍暂开收。今仰赖皇考在天之灵，西边军务将已告竣。既现有需用钱粮之处，为数无多，著将户部与陕西各案捐例即行停止。其运粮赴巴里坤与肃州所动西安司库银两，悉作正项报销。特谕。钦此钦遵。

臣等奉旨管理捐纳事务，自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开捐起，至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止，所有收过捐纳银两，俱经节次奏明，会同户部满汉堂官，呈明怡亲王，归入大库。共银二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六两。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

故此，臣等率同派委承办之司官满郎中马礼善、满员外郎德明、汉郎中寇锽、汉员外郎史大伦、汉主事宋谔，于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收银二千五百三十二两，初六日收银三千九百十二两，十四日收银一万六百六十二两，十六日收银四千五百九十两，十八日收银三千三百八十四

两，二十日收银二千五十二两，二十二日收银二千六百四两，二十四日收银四千一百二十八两，二十六日收银二千四百四十八两，二十八日收银一千九百四十四两，三十日收银二千七百七十二两，七月初二日收银五千八十二两，初六日收银二千七百二十四两，初八日收银五千七百三十两，初十日收银二千六百一两，十二日收银六千七百四十四两，十四日收银四千四百五十二两，十六日收银二千七百六两，十八日收银二千八百八十两，二十日收银三千四百六十二两，二十二日收银五千二十八两，二十四日收银五千六百十六两，二十六日收银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四两，二十八日收银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二两，八月初六日收银二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两，初八日收银七千八两，初十日收银九千二百八十二两，十二日收银九千三百七十二两，十四日收银九千一百八十两，十六日收银三千三百七十二两，十八日收银六千三百十八两，二十日收银一万七十四两，二十二日收银六千一百五十六两，二十四日收银五千四百四十八两，二十六日收银四千九百四十四两，二十八日收银八千二百八十两，三十日收银四千二十两，九月初二日收银四千四百二十八两，连前另贮银五百一十三两，通共银二十三万二十二两，应仍会同户部尚书张廷玉、右侍郎托时、蒋廷锡、侍郎觉罗塞德，呈明怡亲王，归入大库。自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开捐起，至雍正二年九月初三日奉旨停捐止，通共收过官生捐纳归入总库银二百五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八两，所有从前臣等拣选派出办理捐纳之满汉司官常德寿、李卫等，俱各陆续升任外，现今承办满郎中马礼善、员外郎德明，汉郎中寇 镔、员外郎史大伦、主事宋谔、笔帖式王宗治、张勋臣，俱系实心办理之员，理合声明。至于付库换照等事，俱系用户部山西司印，应将所办一应捐纳案件，仍交与山西司收贮，其捐纳过官生尚有未及行文者六百余名，系臣等未了之事，应仍照例催赶行文知照各省外，其从前捐过官生，臣等已经行令各省，按季造册报部，盖恐内有舛错，以便查对。今有已到者，有未到者，应将此已未到之册，一并归于户部山西司存查可也。为此一并具折奏闻。

朱批：此番办理捐纳事务者，甚尽廉诚，将田从典、张伯行及办事官员，一并分别议叙。该部知道。

17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保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员引见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八月十五日，兵部咨开，谕：各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弁，尚未引见于朕者，朕想认识，故令轮班来京引见。该人骑射技艺如何，朕见便知。至该人操守如何，又练兵如何，著各省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送人时，据实密折具奏。钦此。钦遵。查福建省奉旨初次送部引见者有五员：

一，福州副将郭绮，陕西人氏，期满千总出身，操守审慎，材技优长，练兵勤奋。征台湾时，郭绮为游击。闻臣传呼，即步行率二百兵星夜赶到省城。意甚坚定。今叙台湾之功，已加四级。此人由提督吴升及臣二人保送。

二，福州将军标下副将梁逢承，山西人氏，期满千总出身，操守谨密，素行勤敏，能以任劳。曾赴水口查盐，毫不舞弊，清除私盐。材技优长，整饬营伍。此人由将军宜兆熊及臣二人保送。

三，澎湖副将陈伦炯，福建人氏，侍卫出身，品行卓然，意度勤敏，又有劳绩。整饬水师。在台湾、澎湖官声皆好。此人由巡抚黄国材、提督蓝廷珍、总兵林亮及臣等四人保送。

四，陆路提标下游击陈美，山东人氏，汀州总兵陈佑功之子。操守审慎，材技优长，又有劳

绩。勤练军丁。此人由提督吴升及臣二人保送。

五，原泉州游击已调任抚标游击张隆，福建人氏，自臣标下兵丁授为把总、千总。操守审慎，为人明白，能以轸念弹压兵丁。官声素好。征台湾时，率枪炮队伍冲前杀贼，极为出力。今已叙功加四级。此人由臣保送。为此据实谨密奏闻。

1701 太常寺少卿穆里浑奏请三年发给一次祭祀用净衣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六日

太常寺少卿臣穆里浑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谨查，天坛大祭需用乐舞生二百六十四人，旧例每年从工部每人各支给蓝绢棉衣一件、蓝布单衣一件、白布裤一件。此亦为重视祭祀典礼，使致执事人员衣著一体整洁起见矣。康熙三十九年，原太常寺卿席哈纳奏陈置设在案。窃臣钦惟，虽应节俭钱粮为是，但圣主以敬天祭祀为至谨至要。若按旧例每年支给净衣，势必糜费钱粮。若每三年赏赐一次净衣，以用于祭典，则更整洁矣。为此具陈愚臣管见，伏乞皇上睿鉴。

1702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都统苏丹奏报不敢轻率保举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署理镇守西安等处地方将军印务都统臣苏丹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准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来文内开：接准吏部来文称：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舅舅隆科多捧出朱笔谕旨，于国家中分办诸事时，必靠得人。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官职尤为要紧，其平时有才能、廉洁守身者，若不得以上闻，则如何劝勉之？既然如此，则于各自省内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官员中，著总督保题三员，巡抚保题二员，布政使、按察使各保题一员，将军、提督亦随该省大臣亦保题伊等所知者各一员，不得会同商定。于该保举内，不得保题朕之专用官员。于朕之专用官员内，其有才守者，不计数内，亦具折奏闻。朕降旨往取时，再遣送京城引见，倘若所保举之人无能，日后出劣迹，则将所保题之上司一并治罪。为此特谕。钦此。钦遵送来。等因到来。

钦惟，臣向一粗人，蒙皇上再行擢用，授为都统，又令署理西安将军印务。受此重深之恩，诚知有才能、守善、有益于国家之人，应即据实保题。惟臣来西安署理将军印务不久，且所办之事又异同，故于该省地方官员内，无有为臣稔知之人，故臣不敢轻率保举。为此谨密奏。

17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传宣上谕于各处喇嘛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九月初十日准理藩院咨文内开：我部为向外藩众扎萨克、喇嘛等禁宣之上谕，向喀尔喀、厄鲁特之扎萨克等，亦宣、亦禁之处，请旨具奏。奉旨：向喀尔喀、旗等亦宣，誊抄宣示厄鲁特处之上谕，咨行大将军年羹尧，应否传宣之处，命年羹尧酌情议奏。钦此钦遵。乃誊抄上谕一件发之。等情。

臣钦惟上谕，不仅所行暴乱之喇嘛，虽属诚意勤究佛法之喇嘛等，亦未闻如此之深论。查初

定青海之厄鲁特等，且伊等原为相信喇嘛之人，每家均驻有喇嘛等，及陕西省沿边喇嘛庙亦甚多，臣伏乞，携刷印之上谕三百张，普遍宣谕。为此谨奏。

170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保送引见江西九江营副将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此次奉旨保送引见者为江西九江营副将王勇。臣于雍正元年奉旨保举该人，特旨授为江西九江副将，归抚臣裴徕度兼管。该人操守清洁，整饬营伍，官声素好。除臣与裴徕度共同保送于部外，钦遵谕旨据实具折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170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送部引见参将游击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臣此次奉旨保送引见江西宁都营参将杨泽洪、南昌镇标北营游击周启荣，伊等操守平常，练兵勤奋，并勤于职守。因不及保举，故送部引见。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170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赈济沿海灾民严审方士修庙等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派往奏事把总刘世荣捧回赈济沿海灾民之朱批训旨，臣即跪读。皇上至圣至明，无不睿鉴，殊甚周详，实以臣之愚昧万难知晓。臣见旨后，无任惶悚。对于此事，皇上如此开释训诲，使臣茅塞顿开，务必谨记遵行。臣不敢少忽，即行奏请赈济。（**朱批**：朕已详尽降旨。）待部文到达，尚需时日，故臣捐输数千两银，分送州县，以给与无衣无食之民，权且抚慰之。崇明各村居民，十有七八受损失，（**朱批**：知道了。）其余者今亦已安宁。再，其大成党头人宋武、方士晁连善等人，今在严审之中。此等恶徒，皆在等待时机而行。我皇上所见甚是，已洞察此等恶徒之心矣。臣谨记敕谕，见机行事。至于皇上仁旨，臣见属员，即行晓谕，劝勉效力。臣受恩泽殊深，实为不能克称厥职而所忧。若为臣所知晓，并能力所能及之事，务必竭尽驽骀效力，不敢有所厌倦。（**朱批**：凡为事者，总办理不完矣。若些微疏懒，事则少矣。若稍微勤勉，事即多矣。两省之事，何以能完结？务以勤勉为要。有闲暇时多见人，凡事不时访查。一经访查，务必依据事实深思熟虑，不得听而不行，更不可听而疑心，不以为事。公勤二字时刻在前，又有何事不能办理？勤之。）皇上恩泽实难报答，皇上褒赏谕旨更难承接。臣将此等恶徒不时查访，一经核实即行捉拿，绝不惧难而贻害。诚有调兵之事，即行筹划，奉请圣旨。方士晁连善会奇门，妄论祸福，蛊惑愚民，（**朱批**：知道了。）但不会咒符。再，至于修刘猛将军庙以供之事，臣已钦奉谕交付与该官。江南地方，仅在苏松二府所属州县有刘猛将军庙，百姓尚在供奉，因而苏松地方蝗虫不甚多。江南地方，今年生有蝗虫，但不食禾苗，仅食草及芦苇叶子，或抱木而死，乌鸦聚而食之，此事不可谓与将军

庙无关。故修此神庙而供奉者甚是，于农禾必将有益。据此，现将朱批谕旨奏折一件即行封闭，一并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神圣之事，明显有之。处处竭尽敬忠，心怀善意，力行善事。若此瑞气得通于天，必有众神保祐，诸事得以善报。此事朕可担保，务必居敬勤之。

17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法敏品行优良知事达理诸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明事。

臣与法敏原为同旗。臣职任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时，法敏职任票签中书、主事，为人尚可，品行优良，能知晓事之有理与无理，确为能用之人。今皇上从优擢用伊为臣，伊更加勤奋，漕运官员回来之后，亦皆言伊为妥员。伊若照此勤奋效力，日后必将又蒙皇恩。（**朱批**：可以成为国家得力之人。）再，黄叔琳如此而为，实不曾料及。阅将军安鲊之纠参文本，伊之所作所为不堪入目。（**朱批**：朕素不待见此人，只因众人皆言伊为好，故而用之。今日看来，仍以朕之所见为是。）若不委任于某职以试之，则难断定其为好与否。黄叔琳委实负皇恩。再，臣蒙皇恩甚重，凡事尽心效力，理所当然。皇上谓臣职外尽心，方为报答，并敕臣勤勉尽忠，不得隐瞒者甚是。臣务必谨记于内，若有职外尽心效力之处，必将效力之。若有应奏之事，必将据实奏闻，不敢稍有隐瞒。虽不能效舅舅隆科多、年羹尧，（**朱批**：皆为男子也，何言不能效？全然在于心矣。若谓能之，即可能矣。能尽忠者，非容易之事矣，亦非寻常福分矣。虽明知以能之，但施行则难矣。除非苍天允之，方可能矣。若稍有念及于己，则断难成事。若稍有二心，以致不能究其原委，则非但无利益，反成祸害。故其有知有才之人不念及于己，其庸弱无能之人又难成事。是以，视皇上为一体，公而忘私，慷慨奋发，则非易事。朕所寄希望于尔者，即为此矣，亦在于尔之福分矣。此等根本大事，实难自主。建树卓异功名，一半在于人，一半赖于天。此皆寻觅于诚字之中。）亦将尽力效而勤之。谨将奉批四奏折即行封闭，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17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江西查司库兵营驿站等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于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自江宁起程，前往盘查江西布政司库时，沿途查看各营官兵骑步射、排兵布阵、驿站马匹，等因具奏。臣于九月初八日抵江西省城，已盘查布政司库。至盘库情形，除与抚臣裴徕度合词具奏外，臣于本月十四日自江西返还，沿途所经各地，查看官兵马步箭及布阵，皆为熟练，施放枪炮，亦有准头，旌旗亦全整齐。自臣去年查看沿海官兵以来，又近一年教练，各地营伍较前渐有起色。其中不甚熟练者，臣已纠参该管官，（**朱批**：甚妥。军政要竭尽严肃。）又千总、把总内不称职者，已咨部罢免之。如此以来，自然知于惧怕，弗敢怠玩，不时教练。在一二年之间，营伍必将能以整齐。（**朱批**：虽全臻于整齐，更图其成为永久制度。）曾闻江西兵丁素质甚差，今查途经三四处兵丁，不甚差别于江南之兵。再，汛守各地烽台，均已增修整齐。查沿途驿马，皆为如数无缺，臣查看后，即行烙印，以杜调换之弊。其中膘肥者十有七八，有

者十有六成，而其余马匹亦不致于瘦瘠病残，全可奉差骑用。南方潮湿且又热，马匹皆喂黄豆、稻草，不似北方易于膘肥。皇上眷念驿站事务，敕谕严治，故而凡无火牌、勘合，又各省具奏，有司差遣人员，均不敢私动驿马。如此以来，因差事少而马匹得以休养，驿站地方较前更有起色。(**朱批**：一时有所起色，实不足为信。)再，为安置江西地方种植线麻人员事，臣与抚臣裴葎度商定，编审保甲，进行严查，又移驻文武官并以管束之，至如何调补，拟另本具题外。其种植线麻之民内，倘有不守本分，干犯法纪者，即行捉拿惩治等各节，臣已严饬署南昌总兵事务陈旺章(**朱批**：陈旺章何如?)办理。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知道了。明年虽不往查，全可先行晓谕为仍往检查。为临近时再令知晓。如此，伊等必将纷纷惧而勤勉。

1709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雨水时调粮谷丰收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臣延信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今岁，甘州地方诸粮丰收，据地方官员告称：据我处年老者言：甘州地方三十年未如今岁丰收。此地向少雨，且无大雨。自去岁始，雨水时调，较他年丰收。今岁春夏，雨水及时沾足，且渠沟水甚丰，故收成有十分。此两年连获丰收，此皆圣主鸿福。等情。不胜欢悦。等语。臣看得，今岁粮谷收成实有十二分。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览奏甚为喜悦。又因尔之子奎辉，有几句闲话，将口寄年羹尧。又允禵与尔说逆理之言，尔为何不奏？著详尽书写奏来，勿毫隐瞒删减。

1710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复堤坝事宜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兵部右侍郎牛钮谨奏：为请旨事。

准工部咨文内开，经我部具奏，今年新修被水冲刷之泥土工程，著交侍郎牛钮，急速偿修。将加帮高厚之土堤、新增修之越堤，于今秋粮收割后，速修筑坚固。再，减水坝之南、北坝之堤、薄岸①、石、河近之旧堤、圈修越堤等工程，著侍郎牛钮，明年复修等因。遵此，预备工料，趁机复修。嗣后，凡应修工程之丈尺、工料，缮明先行折奏，俟竣工后，造册奏销。如此，钱粮可明，且无肆意超额之项等因。于雍正二年八月十七日具奏，本月十九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

故此，将今年新修被水冲刷之泥土工程，臣照部具奏之行文，俱尽力偿修之处，于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具折，交奏事双全转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

窃查，张家湾至西谷，河两岸之堤，减水坝之引河两岸之堤，圈塔河甸之堤，长共十万五十丈余。视其内矮薄，宜加帮高厚之堤二百三十二段，长一万四千一百九十八丈；宜于无堤处新增修二十一段，长五百一十六丈五尺；将近河旧堤宜圈修越堤十一段，长一千三百二十九丈，以上宜治理修筑土堤，共长一万六千四十三丈五尺；应需土方、硪夫、绳价，照例折算，需银四万二千六百两余。矶嘴槽坝、桃水槽坝、置埽打桩、镶填苇草等处，因被大水冲毁，下存水三十七段，长

① 未查到出处，按满文"bo an"译为"薄岸"。

八百五丈五尺；冲塌叠卷三十四段，长五百九十五丈五尺；将被大流冲二段，长四十八丈复修。再，护水向防堤村，宜新增迎水槽坝一段，矶嘴槽坝五，先修之旧木桃水坝，年久桩板糟朽，现改修为槽坝二，共长一百九十二丈，宜打排桩、置苇捆增修四段，长一百五十丈。以上修筑工程，应修物料价、匠役租银，照例折计，需银三万七千余两。臣伏乞，一面将修筑之坝名、丈尺、所需土方、物品、匠役数，详细造册，解往工部。一面将所需银两，由户部领取，现应夯之土堤，于降霜前酌情夯筑。来年应修筑之工程，于年前预备工料，俟来年春地化即视机开工。俱竣工奏闻后，工部堂官前往，勘核解部之细册，一并查核奏销。

再，减水坝裹头垫石相合处，俱置铁引钉，普遍铸荡，将石料与油灰磨修。此番大水掀石，二百十一块，冲刷铸荡，余石俱摇。前后混灰夯筑薄岸亦推堕。被掀之石有陷入引河者，难以计明，现未折估。修此既用银不甚多，俟明年水干涸后，依照原造修复。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大买卖到来。偿还之份力图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数名妥靠富人给尔。

17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青海蒙古谢恩奏疏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臣年羹尧谨奏。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臣接到自副都统达鼐处送来之郡王塞布腾扎尔、贝子噶尔丹戴青、公阿喇布坦等谢恩蒙文奏疏三件，臣除连封皮送理藩院译出转奏外，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

1712　鸿胪寺卿希芬奏请京城官兵民治丧不得奢靡钱粮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鸿胪寺卿臣希芬谨奏：为请除恶习事。

钦惟，皇上以孝道治天下，整理礼典，政令殊甚显著，典训内外协和，道德无不周详。又恐民生维艰，豁免钱粮，眷念八旗穷窭，施以恩赏。红白二事，定有例者，乃劝人节俭，以期生活宽裕之至意。惟官兵民不能仰副皇上圣意，仍沿旧习，全未移易。经臣访查，京城内外官兵民中，或有不肖之徒，治丧出殡，不按等次，糜费无度，且又备有各样戏目。出殡前日，筹备筵席，邀聚亲朋，日暮夜艾，弹唱饮乐。如此，非但糜费颇多，且实有失于孝道。又有无知之徒，以此为由，竞相效仿，以致家产荡尽，贫不自给。伏乞皇上敕部交该管官严加禁止。臣无任惶悚，冒昧具奏，可否施行，圣主睿鉴。

朱批：著该部查议奏。

1713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议叙巴里坤路屯田官兵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今春臣等具奏得，应种一千石青稞种子，每亩计用一斗，共应种一万亩地，经丈量后已分拨给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自三月初一日起止本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均已陆续播种完毕，等因具奏。查得，今年副都统觉罗英珠所辖正黄旗护军参领尼玛山，由部委以

营总，伊原领取种子五十五石四斗七升，种植后收青稞六百六十五石六斗四升，镶红旗拜他喇布勒哈番图克禅，由部委以骁骑营营总，伊原领取种子四十九石五斗七升，种植后收青稞五百九十四石八斗四升。副都统萨尔禅所辖镶红旗护军参领托保，由部委以营总，伊原领取种子八十五石三斗四升，种植后收青稞一千又二十四石八升，镶蓝旗骁骑参领班第，由部委以营总，伊原领取种子十五石七斗五升，种植后收获青稞一百八十九石。副都统志勇所辖正白旗护军参领常保，由部委以营总，伊原领取种子五十五石一斗五升，种植后收获青稞六百六十一石八斗，察哈尔镶黄旗三等子兼参领吉纳，由部委以营总，伊原领取种子二十石，种植后收获青稞二百四十石。西安副都统长寿等所辖正黄佐领赛必图，由部委以营总，镶白旗汉军四等参领程景源，由部委以营总，原领取种子三百一十八石七斗二升，种植后收获青稞三千八百二十四石六斗四升。以上皆收获十二成。甘肃提督路振声所辖甘州游击何明高原领取种子二百一十六石，种植后收获青稞二千五百九十六石五斗六升，肃州千总张丰年原领取种子六石二斗，种植后收获青稞三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凉州总兵田俊所辖凉州游击于珠原领取种子一百五十七石八斗，种植后收获青稞一千八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以上皆收获十二成余。以上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屯种一千石种子，收获青稞共一万二千又五石九斗四升。臣富宁安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五斗，提督路振声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二斗五升，总兵杨昌泰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一斗，总兵田俊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二斗五升。以上自力种得青稞共二百八十九石一斗。以上屯种自种青稞共获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五石四升，今派官兵，皆以自力运送巴里坤，以交付潼商道王全辰。俟运抵仓场后，其明年用以播种之一千石青稞种子，亦交与道员王全辰另行存放外，所余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五石四升青稞，拟咨甘肃巡抚绰奇以留作兵饷。今年仰赖皇上鸿福，苍天作美，雨泽调匀，且屯田官兵又各个勤奋，因而满洲、蒙古、绿旗官兵所种地亩，均收获十二成有余。查得，前于巴里坤地方屯田原侍郎海寿等奏称，其收获多者，按照希吉木等地纪录三次之例分别议叙，其收获少者，照例议罪，如此官兵自相劝勉，各自勤奋，且于屯田亦有裨益，等因具奏。九卿会议，其杜尔伯津地方管理屯田之西安镶蓝旗汉军协领郭功晨、正蓝旗骁骑校阿拉那等，又固原游击杨明、凉州把总吴奇鹏等，均拟纪录三次。其护军、小领催等，俟撤兵后交该旗记名录用，等因议奏，咨行在案。据此，将今年收获十二成副都统觉罗英珠所辖正黄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尼玛山、镶红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部委骁骑营总图克禅等，副都统萨尔禅所辖镶红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托保等，镶蓝旗骁骑参领、部委营总班第，副都统志勇所辖正白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常保等，察哈尔镶黄旗三等子兼参领、部委营总吉纳等，西安副都统长寿等所辖正黄旗佐领、部委营总赛必图，镶白旗汉军四等参领、部委营总程景源等，又收获十二成有余之甘肃提督路振声所辖甘州游击何明高等、肃州千总张丰年，凉州总兵田俊所辖凉州游击于珠等，恳请圣主敕下该部照例议叙。故将派出屯田满洲、察哈尔营总、参领，及护军、小领催、部委参领、护军校、骁骑校、绿旗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弁职名，分别造册，已送兵部外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雍正二年九月初十日，交乾清门三等侍卫尹扎纳转奏。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臣等应种一千石青稞种子，每亩计用一斗，共应种一万亩地，经丈量后已分拨给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今年屯田收获青稞共一万二千又五石九斗四升。又富宁安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五斗，提督路振声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二斗五升，总兵杨昌泰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一斗，总兵田俊自力种得青稞七十二石二斗五升。以上屯种自种青稞共获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五石四升，已派官兵，皆以自力运送至巴里坤仓。其明年用以播种之一千石青稞种子，已交另行存放外，所余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五石四升青稞，拟咨巡抚绰奇，以

留作兵饷。请将今年收获十二成正黄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尼玛山等，镶红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部委骁骑营总图克禅等，镶红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托保等，镶蓝旗骁骑参领、部委营总班第，正白旗护军参领、部委营总常保等，察哈尔镶黄旗三等子兼参领、部委营总吉纳等，西安正黄旗佐领、部委营总赛必图，镶白旗汉军四等参领、总委营总程景源等，甘州游击何明高等，肃州千总张丰年，凉州游击于珠等，照例议叙。故将派出屯田满洲、蒙古、绿旗官弁职名，分别造册送兵部，等语。查前年于巴里坤等地种田收获官弁，经奏请议叙后，由议政议交九卿议叙在案。又查去年将军富宁安奏请议叙巴里坤等地种田收获十二成、十一成官弁时，特谕将军富宁安议定具奏如何赏赐种田兵丁。将军富宁安奉旨赏赐种田兵丁各一月行粮。去年议叙种田收获官弁时，不曾议种田兵丁，故今年亦不议种田兵丁外，拟将种田收获十二成有余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弁职名清册，一并仍按前年例交九卿照例议叙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详，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臣保泰，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都统臣允礼，议政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镇国公、都统臣德普，议政大臣、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公臣鄂伦岱，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大学士臣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兼都统臣卢询，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孙渣齐，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兵部左侍郎臣伊都立，兵部右侍郎臣牛钮，理藩院侍郎臣本锡，理藩院侍郎臣花鄂。

朱批：依议。对兵丁等，著照去年例赏赐。

1714 镶蓝满洲旗都统马尔赛等奏报该旗护军携银逃逸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镶蓝旗满洲都统、公臣马尔赛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镶蓝旗护军统领绰奇咨称，本营头等甲喇护军参领哈克沁、阿鲁呈称：本甲喇色黑佐领下护军常明，于九月初八日只身携带其父兄弟应得钱粮银十二两，自京城逃逸，并无携带军械，等语。该统领常明逃逸缘由讯问于章京、护军校、常明之父兄弟等，则称护军常明携带九月份应得十二两银，不知去向，当寻找其应到各地，以及其园子村庄皆无，逃逸属实。等因。护军参领哈克沁、阿鲁，族长、护军校吉木保，旌旗护军利胜，共同保送前来。故请由旗照例具奏。等因。咨送前来。

据此，臣等将常明逃逸缘由详讯于常明所在佐领色黑、骁骑校关音保、小领催吴尔哈、常明之父闲散富利、常明之兄披甲浩尚、常明之弟护军四达色等，富利称：小的子常明，平时庸懦而不成器，伊携带我父子应得九月份十二两银子逃走。此外并无别情，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都统、公臣马尔赛，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达尔玛，散秩大臣、副都统臣额尔得依。

朱批：庸懦而不成器之人，何以用作护军？必有情由，著并严查具奏。倘若大臣等不能审明，朕另派人审查。

1715 闽浙总督满保奏参原道员陈守廉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请旨事。

窃照今岁闰四月，臣陈奏原道员陈守廉贪赃项折子，六月赍到，臣谨展读，奉御批：将尔此奏，亦告诉陈守廉，事情暂时隐瞒。亦给公年羹尧知此奏，看视陈守廉效力。伊若尽心效力为好，则宽免此参劾，倘推诿躲避，侥幸行事，则年羹尧给尔寄信，再行参奏，从重治罪。钦此。臣钦遵即缮文遣人往公年羹尧处，兹于九月二十三日，公年羹尧遣人送文曰：陈守廉已到西安，据伊言空手而来，分文未带，等语。观其心意，不仅未有遵旨效力之意，反欲取廉洁之名。今已交付官员等看守，应否参劾之处，令尔斟酌而行。等语。

查得，陈守廉应感激圣上宽宥之恩，尽力诚心效力。今看无效力之心，反赖取声名，已大干法纪。臣欲将陈守廉贪赃项，皆开列具本参奏。叩请皇上指教，臣将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他自己找死！参奏审讯时，不可留有余地，若不令朕丝毫满足，则其前隐瞒徇情之处，朕不写亦明白也。勿得为他人负罪。

171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令臣查明台湾库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鸿恩事。

窃臣以分偿台湾库欠银两、其仓内欠粮，以官员在庄子所得租银分年赔补。等因具本奏请，由部未准行，仍驳回议奏时，蒙皇上加恩如天地，特颁谕旨：依议。著将台湾官员之庄屯雇工钱实数，照令查之。俟总督满保查明到来，照伊所请行。钦此钦遵。部咨到来。谨恭读毕，不胜感激喜悦，即设香案，叩谢鸿恩讫。

查得，台湾仓库之银粮，臣不能全还。已逼迫至极，以奏请皇上，即蒙皇上加恩，件件指示办理明白，教诲周到。将臣奏请本章，由部复不施行驳回时，复蒙皇上大加施恩，照所请行。屡蒙此大仁厚恩，臣不仅不能报称，且亦实难承受。将台湾官员之庄屯雇工钱实数，除详查即行具奏外，臣不胜感念，具折奏谢鸿恩。

朱批：这并非朕之私恩，理应如此办理，该部怎敢如此议？

171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朝觐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皇上符合犬马恋主心事。

窃臣以乘此次前往查边之便，赴京城瞻仰天颜，以请训旨。等因具奏，奉御批：虽有机遇，但往返亦用二十余日，不必来，尔办省内事务，俱与朕意相合，尔即前来，亦无另行教诲之处。尔等省内诸大臣，无事来京城，甚属无益，朕知之。钦此钦遵。

伏思，臣仰承似此殊旨，不敢又渎奏请旨。惟臣自离皇上足下约有两年，犬马恋主之心，实不能忍，且所办事务，笔不能尽，应面奏请旨之事亦颇多。若将瞻仰皇上天颜及应请旨之处得以具奏，则不仅能释臣犬马恋主之心，且确实于事大有裨益。臣本一无本事之人，惟仰赖圣主养育

之恩而成人。于京城并无瓜葛，若去亦不无益处。伏乞圣主睿鉴，或此次或封印期间，召臣瞻仰天颜。为此叩请。

朱批：遵朕旨而行。来年秋冬再看罢。

1718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奏：为遵旨奏闻事。

窃接准吏部咨称：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于国家中分办诸事时，必靠得人。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官职尤为要紧，其平时有才能、廉洁守身者，若不得以上闻，则如何劝勉之？既然如此，则于各自省内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官员中，著总督保题三员，巡抚保题二员，布政使、按察使各保题一员，将军、提督亦随该省大臣亦保题伊等所知者各一员，不得会同商定。于该保举内，不得保题朕之专用官员。于朕之专用官员内，其有才守者，不计数内，亦具折奏闻。朕降旨往取时，再遣送京城引见。倘若所保举之人不恰当，日后出劣迹，则将所保题之上司一并治罪。特谕。钦此钦遵。除将州县官员另折保题外，以臣看得，管山西粮驿道胡英，乃皇上简选特授之人，为人明白，办事稳重，且颇勤于操守。以臣愚见，似乎才守俱全。请皇上验试。为此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胡英朕亦曾看他好，再看他能否持久。

171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题奏本章字数不加限制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预杜作弊之路事。

窃臣看得，顷由通政使司通政使图兰为奏章式样而条陈一事，据礼部议奏，援引会典：题奏本章除刑名、钱谷外，不得过三百字，贴黄不得过百字。如有字数溢额及多开条款，则该衙门不得封进。一段，经议奏后，咨行前来。

以臣思之，天下事甚繁杂。若为奏达皇上之事，[即并非无用之项]（皆为国家要务）。除刑名、钱谷外，诸凡兴利、陈弊、奖善、惩恶等项事，皆关系政教。具奏此等事时，务须详明，缘由不得丝毫欠缺，言辞不得含糊，方可杜欺骗之弊端。若使章奏不得过三百字，贴黄不得过百字，则事情不明显，不仅皇上阅览用心，且行之长久，或由奏事处以已限制字数为借口，裁减紧要事情，以行隐瞒之弊，或转奏处以式样不合为名，奏览有权者，甚或截留奏事，亦未可定。此等弊端，虽不能隐瞒圣主如日月之明，但已经酿成弊端，与其费圣心，不如预杜作弊之路。

为臣钦惟，圣主宵肝勤政，除日理万机外，尚又欲审察天下诸务，除照常办事外，谕令不时条陈，其照常办事之本章，岂有厌字数溢额之例耶？[于会典中，因明之旧者多，幸逢圣主盛世，由部援此一项具奏，似属不合。]以臣愚意，由礼部所议题奏本章式样宽窄长短，以及应抬头写、平行写等事，不得重叠，言辞不许冗长等项之处，皆关乎大礼，仍照部颁式样遵行外，不令多写限制本章字数之项。至于许通政司驳回之处，稍有异议，可否施行之处，伏乞圣主明鉴。[臣蒙皇上之恩，不可与平常者可比，若有愚见，即应密奏，故奏以闻]（**朱批**：此下用具题例。）

朱批：尔此奏殊属可嘉，但朕适才准照部议施行，不必再降旨。著尔照朕更改具本奏来。

17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泽州知州洪洞县知县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奉旨保奏事。

我圣主以用人为要，谕令保举道府州县官员，吏部遵旨咨臣前来。窃臣伏思，用人之道，至关甚要，保人应察其实绩。臣察山西省现有官员，泽州知州刘毓岳前在浑源州时，名声好，于事勤，经臣奏请，调任泽州知州。今已清除所有积弊并呈报前来。据百姓言，皆甚感激。甫又查出前任官员隐匿不纳钱粮而私行纳税地亩，并将此地亩卖与欲买之民，以令交纳钱粮，其卖得之银，亦用以买粮后归入社仓。事虽为小，但伊查报前人隐匿私取之事，并设法妥办，以利社仓，且又正项钱粮有增。以此可见，伊清于守，勤于事。再，洪洞县知县孔传忠，原为蔚县知县，【原档残缺】据实保奏，恳乞皇上恩施，以励此众。为此谨密封具奏。

夹带伊等姓名汉字单。

172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哈密瓜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谢恩事。

臣派去具奏奏折之人，赍捧皇上所赐哈密瓜来至平阳府臣所，臣即跪迎领讫，望阙叩谢皇恩。臣感戴圣恩，尽照皇上指示训诲，一心效力行走之外，实无可奏之言。为此谨谢恩具奏。

朱批：知道了。

172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请惩处偷藏人参等人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往收额勒敏等地人参时，于英峨门外鸡冠山、萨哈廉朗图(sahaliyan langtu)、兴儿岭(hing el ling)、猫耳山(mao el šan)、那旦木哈连(nadan muhaliyan)、辉法等要，预先设哨探，臣亲率兵丁，纵横蹑踪，拿获藏参逃人张福德等三十六名、官票十二张、人参六十一两九钱、生参十一两二钱、参须五两一钱、枪十四杆、马八匹及帐房、锅、高丽纸、扇子、铜匙等物。协领杜楞额等来报：霸头张文科等十一人领票后逃走。等情。臣即遣番子张荣等于口内打听，于貂皮屯擒获金黄胡子等三人。于八棵树屯擒获陈保寿、六六、人参二十八两三钱、官票十张。据章京吴尔图来报：票头延庆、马桑阿、朗图、常在等九十五人领官票后逃走。等情。臣即遣领催门德顺等往追，于伊墨顺(imesun)地方拿获票头延庆等七十八人、人参二百两九钱、官票八十六张、参须二十两、放置于人参中之铅、图书、假人参一两四钱。臣觉奇怪，询据当地人言：将名曰火山头之草之根与硬木皮合熬后，犹如人参。等语。臣又擒获于人参内掺铅、碎石之蒋忠安等六人，又咨行望青(wngcing)等六关口守尉杜兰泰等，各自蹑踪，拿获偷挖人参之吴达等一百十一人、人参六十两、参须九两、生参二两九钱、枪二杆、马六匹、牛七头、米十仓石九斗。又交付英峨关口守尉钟海，从正白旗包衣雅图佐领下采蜜领催巴彦泰等蜜车搜获人参二百五十六两、参须四十八两，捉拿偷行放入人参之领催巴彦泰等六人。继之拿获镶黄旗包衣全保佐领下采蜜领催徐远

开、正黄旗包衣佛伦佐领下采蜜领催石丁等率诸县头目等偷挖之人参一百五十两，并自首跪请于臣。臣踪迹拿获及从六门地方擒拿张福德等共二百十四人，臣会同将军唐保住、马进泰等照例完结。

钦惟，圣主洞鉴威远堡等六门地方偷挖人参人甚烦乱，特为兵民利益，赏官票采参。对此，二千名官票人皆感激，将伊等所得者皆送来以供拣选，且票头延庆、马桑阿、朗图、常在等十七人，金黄胡子等三人，陈炮手等二人，藏匿上好人参，领官票后逃走，伪造假参，掺铅，行种种弊端，大干法纪；霸头蒋忠安等六人，于人参中掺铅造假，亦罪不可逭。伏乞明鉴，将票头延庆等二十八人交付将军唐保住、马进泰等严审追取，惩打治罪，(**朱批**：此案系尔应会审之案矣。为何如此奏来？)以为恶乱人之戒。

再，采蜜领催徐远开等畏罪自首，交出伊等偷挖之人参，伏乞圣主明鉴，下颁训旨，钦遵施行。(**朱批**：自首者应从宽从轻处罚。)为此谨奏，请旨。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1723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收人参并粮价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为往收人参事，曾咨行将军唐保住等商议。兹准咨复称：副都御史，前往挖参者住处收之，方可为齐整。等因前来。臣照将军、大臣等指示，即起行出英峨门赴蛟河。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日，与臣等所编来、集、万、方四字为号档册核对拣选，收参五千八百五十六两，敬谨包裹，交付协领德楞额，佐领朱梯、章京吴尔图等解送将军衙门，俟副都统卫色收乌苏哩等地方人参到时，臣等共同谨奏以闻。

众票头向臣跪曰：仰蒙圣主鸿恩，赏奴才等官票采参，故今岁产参较往年多，得于边口内者亦有，粮谷又大收，缴官后，奴才等仍有余，可以赡养家口。此皆圣主养育之恩。等情。数千人感激，喜形于色。

臣访问所管边关地方时价，高粱、豆一大仓石银三钱五分，小米一仓石银九钱，稻子一仓石银一两六钱，因米价齐降，故诸物价值皆已贱矣。

钦惟，圣主为国计民生，宵旰勤劳，感召天和，风雨及时，兴盛之地五谷丰登，山神默佑，边门内外皆生长人参。臣职守边关，不胜喜悦。为此并奏以闻。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知道了。遇事举动，外要柔和，内存刚毅，若能如此为之，才是大丈夫。若外刚而内柔则不足取也。

17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三游击引见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此次奉旨送部引见江南提标右营游击周腾凤、福山营游击李顺、千山营游击杨丰奇三员。臣已与提臣高其位会同查此三员之操守并练兵情形，伊等操守皆可，又勤奋练演，整饬营

伍，故臣等会同送部外，谨据实缮折具奏。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不可稍有掩饰。

17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视查沿江各营汛守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查毕江西布政司库后返回时，将沿途查视官兵情形，已曾奏闻。今由水路视查沿江汛守情形，皆为整齐，各营官兵马步箭并布阵排列，亦皆尚可。臣又严饬好为教练，不可玩忽。九月二十八日返抵江宁省城。为此臣派本标把总张如珠、兵段云尤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知道了。务勤于据实奏闻。朕派审盐案，闻得尚有散语。审理大臣等，若有隐瞒、营私、徇情等事，著详细访查，如实密奏。仅为此案，朕可断定尔之为人心愿。著尔用心设法访查。

17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不增设巡道及拟往浏河口建闸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奉旨奏闻事。

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接到钦交条陈折一件内称，一为增设苏松巡道事，一为拆毁浏河口二闸事。皇上降旨问及此事，岂敢不具陈？故臣将所见恭陈于皇上圣颜之前。查各省除布政司、按察司之外，又设有道，粮道管粮，驿道管驿，盐道管盐，各有专责，不可推诿于人。而守巡二道，并无专责，惟于直隶不设二司，守道可管钱粮，巡道可管刑名，职责与二司同，故而道缺不可无。此外，各省有原设者，后有裁汰者，又有未裁者。名曰虽可管府，实则二司出缺后署印，或有公事可交付办理而已，其钱粮事务由布政司承办，刑名案件由按察司承办，而守道不曾管钱粮，巡道不曾管刑名。若以捕盗一事论之，下有州县及知州、同知等捕盗官员，上有总督、巡抚及按察司主管，而武弁则有千总、把总专责，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兼管，提督、总兵总管。此皆专司捕盗官员，而巡道虽有督理捕盗之名，实则未闻巡道率领衙役到处捕盗之事。巡道一员，有则贼不能变少，无则贼不能变多？苏松地方贼多，实因地方丰裕，商人聚集，水路四通八达，人性诡诈，故而恶徒易于栖居，岂至关于巡道一员之有无？今在苏松之文武官弁捕而不能尽除，若增设一巡道，即能尽获不剩？此断不可能之事。若谓州县事繁，不能尽心捕盗，则今之捕盗同知专管此事，何以不能使盗贼无？一府有一同知，即如两府有一巡道，同知力捕而不能除尽，何况一巡道总管两府，岂能缉查除尽？以臣愚见，若增设一巡道，即官员俸禄及衙役食粮增一倍，对各州县官员又多一上司供给处所。如此增设巡道，倒不如仍照旧例而行之。甫有署理巡抚何天培为增设巡道事送来奏稿，臣照例画题咨行。由于皇上降旨问及此事，故臣奉旨密奏管见。（**朱批**：此为何言辞？尔乃两省总督，两处两样具奏，是为何理？朕若批出尔之此折，众人不耻笑尔乎？若以为朕意而行，当讯问尔等之后，又不信尔等督抚而行，则至关于尔等脸面、朕之名声。再不可如此姑息。既为巡抚，亦不可如此逢迎尔总督。非但总督，既为巡抚有事前来商酌，若合于尔意，即可画题，不则罢了。不陈述心意，而称为照例者，是为何例？朕不得知。再不可如此。江苏地广，若设有此一闲职较大官员，一应差遣署理，于小官无关。既便伊等稍有宽松，亦并无何关系。故

而如此施行。此奏较迟。理当妥贴详议具奏，并不着急。)再，浏河口两闸门，前人或有缘故而建立矣。今条陈拆毁，圣主洞鉴，谕令详查于生民地方有无利益。臣钦遵训谕，拟将此事访查详核，据实具奏。今夏，太仓等州县官员呈请拆毁此二闸，由于事关重大，臣未敢拟定施行。今臣奉照谕旨，亲赴详尽核查，访问当事者或知情者，以查明该闸之修建原因，详议于事有利各节之后，才可定拟具奏。若专为此事而去，则彼提议拆毁该闸之官员百姓，势必纷纷提议拆闸，如此反难定断。(**朱批**：甚是。)以臣之见，今于太湖增驻官兵一事甚要，臣务必亲赴查看之后，心中才有定准。调补官员到达之后，厘定营伍大概情形，时臣赴太湖查视，若有应加指示之处，即行指示。自太湖又赴七茆湖等地查视，自此借以查视浏河等营兵之际，再查看此二闸。或留或拆，待议定具奏后，以候皇上教训。谨将批折四件、条陈折一件恭封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

17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仓粮亏空买补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查江西各府州县额存仓粮共一百一十五万石零，其中亦有原折色银。后因年久霉烂，由官员等挪移之后，指令赔偿亏空，而收本色粮米及折色银两，故今几年来，仓粮有本色粮米一半，折色银两一半。臣等遵照部咨文移，已严饬收存本色粮米，又与抚臣裴徠度商酌，委员至各该地详查，令伊等赶紧买粮以补之。臣抵江西之前，实存粮米八十二万九千九百石零，等因，查报前来。自抵江西之后，又陆续买补粮八万三千九百石零，等因，呈报前来。其余尚未买补粮二十三万石，现均收存折色银。今仍在陆续买补，不致亏空。俟各该地买补完结时，臣等再行奏闻。为此，臣与臣抚裴徠度合词，据实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此奏，朕仅信其一半。

172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迎接年羹尧并视察黄河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二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奏闻事。

切臣所奏折子，奉御批：年羹尧成就大功，今将来京城见朕，除由部传谕外，尔尽力备办，务令体面经过尔境。钦此钦遵。除在地方照常备办外，臣特遣员迎于境，每宿随之备办。臣亲视河毕，返还时迎候于灵石县义堂桥地方。看年羹尧形象，感激皇上恩重，亦喜悦臣等接待。对臣曰：嗣后，两省事务不恰当有应更改之处，则彼此寄信启发。等因约定。

再，臣详视汾河，难以筑堤建闸。今堵决口，以防田被冲者，甚为紧要。自黄河口至绛州，向来行船，至于自绛州又往西引水之处，(**朱批**：此事甚为紧要，惟恐只是图利而酿成祸。引水之事，并非不经详细筹划而轻举之事。著加详察后再行。)容臣折算后，一并缮写汉字折子，另行具奏外，臣将返还后，前往察边。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

172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严禁佐领等放债坐扣兵丁钱粮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当月镶红旗满洲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称，据内阁交付，于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发出，为佐领内放引子事条奏内开：臣伏思，皇上为八旗独身奴才拨给养育钱粮，为红白事赏赐库银，施以如此殊恩，乃特为众奴才不致于窘迫，以利于生计者矣。彼军兵间自相借贷，此皆为常事，但兵丁向该管官借用银两，不宜拖延时日，由于限定时日内索取利息，故于兵丁生计颇为无益。该佐领、骁骑校理应教诲属下节俭，以利于生计。或有佐领、骁骑校等，贪图利益，伙同领催等，拨出银两，放债于人十月坐扣、十二月坐扣等项引子银两。或谎称为他人银两，放债于人，以指定索要钱粮。当每月发放钱粮时，俱行坐扣，故彼兵丁领不得钱粮，窘迫无奈，将息计为本，息上加息。以臣之见，将严禁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在本佐领，或其兄弟等听管佐领内放债十月坐扣、十二月坐扣等项引子银两，饬交各该参领不时严查之。倘若或有违禁者，或被查出者，或有旁人告发，则除不准索要所借银两外，将其放债佐领、骁骑校、领催，并借债人俱行交部，议拟重罪。若为如此，似有益于兵丁生计。可否施行，伏乞皇上睿鉴，等因具奏。奉朱批：著八旗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皇上养育八旗人丁，无不施行有益之事，无不禁止无益之事，而八旗佐领、骁骑校、领催等，理应仰副皇上圣意，体恤佐领人丁，不至于有失所。若有不肖佐领、小领催等，自相伙同，趁人窘迫，设法谋利，借给佐领人丁以引子银两，而坐扣其每月应得钱粮，则上负圣恩，下辱职守。是以，即照条奏，嗣后除不禁止私下借贷者外，凡为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或在本佐领内，或在其兄弟所管佐领内放债十月坐扣、十二月坐扣引子银两等项，俱行禁止。每领钱粮之时，俱由佐领、骁骑校等亲自验看，务必交给每一人。再，拟严饬各该参领等，亦应不时查之。倘若尚有违禁而照行者，或被查出，或人告发，则除不准偿还所借银两外，其放债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并失察参领等，俱交该部议拟之。仅将臣等会议之处，谨具奏闻。请旨。

都统和硕裕亲王臣保泰、那敏、观音保、马尔萨、署理臣齐穆布、贝勒臣满都呼、拉锡、巴拉米特、署理臣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世子臣弘昇、巴拜、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衮泰、济当阿、署理臣阿林保、公鄂伦岱、公马尔赛、署理扎克旦、副都统臣常才、额尔金、巴尔呼达、勒什布、永寿、费斯哈、李林深、阿哈泰、哲尔滚、金铎、诺穆齐、扁德、傅尔丹、马起达、吉寿、缫达色、吴光、阿齐图、李柱、申穆德、喀尔吉善、林珠奎、达尔玛、额尔德依、达尔展、耿华祚。

朱批：依议严行。著管旗大臣等各自竭尽核查。仅当差行走，并无用，反被下贱小人视为戏谑之辞。此等禁止之事，至关于尔等大臣脸面。所作所为皆在于理，或有不当之处，朕并无令大臣等如此速议，亦无指令何人如此条奏。尔各大臣等何以如此议之？所有禁止施行之事，宜当勤勉遵照施行。大臣等虽不念自身之脸面，亦应念及皇上脸面，为朕效力。朕冀希各大臣同心戮力，辅助于朕，以报圣祖皇父多年养育之恩泽，实有厚望焉。趁此奏事之便，降旨以示朕意。

1730　员外郎八十四等奏查厄鲁特逃人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员外郎臣八十四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查厄鲁特逃犯车木波勒等一案，据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王大臣等会同议奏内称：看得员外郎八十四等所查，虽称逃犯车木波勒等向阿济达巴罕之南无卡伦瀚海内古巴塔尔赛罕出逃，

但语焉不详。嗣后，将军等应严加整饬卡伦，俾其彼此交接、踪迹，勤加巡查。倘若逃犯自卡伦逃出，而声称未出卡伦，相互推诿，则断乎不可。将此，请咨文巴里坤、阿尔泰路将军等。等情具奏，奉朱批：不可不查明。八十四其自力遣回，查明而来。若不能查明，则从重治罪。除朱批外，余依议。钦此钦遵。行抵原喀尔喀公乌巴什旗，问彼旗协理台吉达玛林等：尔去年口供内称，看得车木波勒出逃情形，向西逃往无卡伦之瀚海内古巴塔尔赛罕。尔等将车木波勒等在何处追及厮杀？尔等交战之地名是什么？达玛林等告称：我等去追车木波勒，至昭莫多寻得踪迹，由此我等蹑踪而往，于布克托辉地方追及交战等语。故将达玛林等带至彼所战之布克托辉地方看得，在彼等所称交战之地，有两匹死马之骨骸，蹄钉木掌，架锅之石头仍在，置罗镜① 以观南北后，又诘问达玛林等：车木波勒等由此向何方而去？达玛林之言：我等来追车木浪勒等，即于此地追及交战。因天黑，车木波勒等遁出，我等那夜埋伏，次日晨看得，车木波勒等之踪迹往这去了等情，向西而指。按达玛林等所指，沿瀚海中浑陈卡屯、布拉库尔布库等水而直向西去，汇入乌尔图水。复置罗镜看得，正与达玛林等所指吻合。乌尔图之水，距阿济卡伦有四、五十里。相隔既近，乃前往阿济卡伦，问阿济卡伦章京哈拉扣：自协理台吉达玛林等追及逃犯车木波勒等交战之地布克托辉地方，按达玛林等所指，沿浑陈卡屯、布拉库尔布库等水而来，汇入尔阿济卡伦之南乌尔图之水。看得，越瀚海而行之人，除乌尔图之水外，别无他水可通，且无卡伦于此。乌尔图之水，距尔阿济卡伦甚近，且系瀚海边缘形胜之地，尔本应勤加巡查，因懈怠使逃犯车木波勒等逸出。此情何如？据供：既闻逃犯车木波勒等消息，卑职亲率本卡伦九人，日驻乌尔图之水瞭望、蹑踪。谅逃犯车木波勒等乘夜色昏黑，由此由彼逃出耳等语。又问章京哈拉扣：尔供称谅逃犯车木波勒等乘夜色昏黑，由此由彼逃出耳。车木波勒等即使乘黑夜逃出，天亮后，尔为何不跟踪？由此看得，尔显系取巧。所有情节如实供来。据供：自我阿济卡伦之南乌尔图、耐满明安之水，西至巴里坤，将近二百里，皆为荒滩戈壁，故我双方均无卡伦。是故，未尝向西跟踪。我等曾自乌尔图水向戈壁之南跟踪，未见踪迹等语。看得阿济卡伦之南乌尔图地方，既有河流且水草极其丰美。况且，系戈壁边缘应设卡伦之形胜之地。又据章京哈拉扣告称：往年厄鲁特王车凌旺布之二族逃人，经我阿济卡伦之南逃去时，于卡伦地方擒拿而获赏等情。以此观之，乌尔图地方为至要形胜之地，应饬该将军于乌尔图地方设一卡伦。查得，自达玛林等交战之布克托辉地方，直至阿济卡伦之南乌尔图之水，这一带地方尽是戈壁，所有自布克托辉向西行走之人，必定饮水于此，涉乌尔图水而过。因地属戈壁，纵横不可他往。以地方情形看得，逃犯车木波勒等自乌尔图水逃出是实。阿济卡伦章京哈拉扣，乃为首坐卡之章京，本应在其阿济卡伦周围要塞关口、有水草之地，勤奋巡查。逃犯车木波勒等，由彼所驻阿济卡伦甚近之处，涉水而逃，彼仍不知。此皆平常懈怠所致。今查时照然败露，又不如实供出，转而巧称车木波勒等乘夜色昏黑由此由彼逃出耳，是属不合。请将章京哈拉扣交该部查议。为此谨奏。

朱批：著总理事务大臣、议政王大臣等严议具奏。八十四先含糊具奏之处，著一并查议具奏。

173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正白汉军旗官员追赔欠银不力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纠参事。

① 即“罗盘”。

刑部咨称，臣属汉军旗富达里佐领下原福建台湾道员梁文宪弃城逃出故，即行正法。该人所借库银为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两，已饬交旗查明梁文宪家产以偿还该项，等因前来。臣等即行饬交该参领、佐领等严加核查梁文宪家产，等因去后。据该副参领陈嘉策、佐领富达里、骁骑校黄世俊等呈称：查梁文宪家产，其现在南官苑之房屋有一百一十七间半，在涿州以二百一十三两银抵押之房屋有二处，家中男女为十八口。再，梁文宪之子超周带妻、子十二口人，于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来到涿州。等语。梁文宪之子超周来京城达二年，并不回旗，躲避至涿州居住，而其族长梁文迪隐匿不报，近亲族人亦隐匿不举，其情可恶。在汉军中，类此隐匿情弊甚多，实不可不惩治此等之徒。拟将梁文宪之子超周所有房产家奴，俱行交与该佐领急速变卖，以偿还所欠之银。超周子妻，若均不能赔偿所欠正项钱粮，即照子妇可拨入辛者库例，拟拨入辛者库。其余不能赔偿之银两，分一半令隐匿不报族长梁文迪限二年赔偿，若不限内完结，即交该部严加议罪。另一半令隐匿不举近亲族人限二年平摊赔偿，若不限内完结，亦交该部议罪。再，所有失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均交该部查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兼前锋统领臣席尔根、副都统臣金铎、副都统侯臣田祥昆。

朱批：所奏甚嘉。依议。再，八旗汉军中，此类隐瞒之事甚多，今普遍告示，限期一年，自行检举，而治罪俱行宽免。倘若仍有隐瞒者，日后或由大臣查出，或在别处举揭，著其族长一并从重治罪。若旗大臣不查出，亦并议罪。此旨通谕汉军八旗严查遵行。

1732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安鲊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朕为黄叔琳事下颁训旨，尔一句未回奏，朕甚感奇怪，什么缘故呢？著明白具奏。

1733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参隐瞒女儿案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刑部等部尚书公阿尔松阿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会同户部议得：镶白满洲旗都统议政大臣世子弘昇等参奏其旗席尔根佐领下正蓝蒙古旗副都统乌尔泰等、及特吞佐领下原披甲五十八之孀妻隐匿其女而未补行引见等情咨送一案，将乌尔泰已于黑都所告隐匿其孙女案内革职，其子伊勒岱罪拟号鞭而奏结，相应不议外，审据五十八之孀妻供称：我女现年十九岁，去年七月应许嫁给四十九。本年正月阅女时，行抵景山，我女突然患病，故撤名未入。我听说，在拖克索① 及患之女皆不阅看。乃于六月，嫁给同旗江往佐领下披甲四十九为妻是实。除此女外，并无他女隐匿等语。据四十九供称：将五十八之女，我于去年七月说定，本年六月十三日娶了。我不知彼等未经阅看隐匿之情等语。彼等自皆承认。是故，将五十八之孀妻，本应比照将入官之人隐匿一口杖七十徒一年半之例，因系旗人枷号二十日鞭七十。因系女人，按律准赎。五十八之女，照例离异，交总管内务府配嫁辛者库差上

① tokSo 即"庄子"。

行走之人为妻。审得四十九，并不知晓五十八之女未经补行阅看情由，相应毋庸议。署理特吞佐领事务二等侍卫乌奇、骁骑校余勒等，查出匿女之情，呈文该旗大臣参劾，相应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领待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左侍郎革职留任臣马尔齐哈、左侍郎仍兼内阁侍读学士臣黄炳、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户部尚书臣张廷玉、右侍郎臣托时、右侍郎臣蒋廷锡、侍郎兼管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

朱批：因系孀妇，著宽免。其女既已嫁人，免其抽取。余依议。

17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审索柱家人案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吏部等部尚书公国舅臣隆科多等谨奏：为遵旨会审事。

先据工部尚书孙渣齐回奏折子内称：奴才严催原员外郎索柱家人曾瞎子应赔之银五万两时，曾瞎子呈文内称，小的系清苑县之民，名曾登云，随父在京师经商。将索柱之父拜都在盐差上派出后，以我父子可靠，带往办事。索柱任银库员外郎后，又使我跟随办事。小的家产值银三千两，请将此作价交纳。小的在曲周县有盐市一处。将小的先前所欠长芦盐税银一万八千两有余，现经奏准，归入长芦盐商案内，作为十二年合并完结。扣除每年合并完结之银外，尚余银二千二百两，小的情愿承领三万两银，亦请归入长芦盐商案内照限合并完结等语。奴才讹之诘之，坚供不移，故派银三万两。奴才唯恐钱粮无处着落，若不将伊民人三名开列，难以行文地方官员征催，念及于此，写作索柱家人、民人曾登云，并未能稽核，照伊所呈即行冒昧具奏。奴才承蒙皇恩至重，谨陈奴才无能滥办之处，惶悚回奏。奉朱批：此事甚属可恶，著吏部、刑部严审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夹审曾瞎子，据供：小的原系保定府清苑县之民。康熙三十二年，小的之父并小的之弟二人，共四口，纳银六十两，卖于正黄旗原郎中济木布家，将济木布发遣之后，于康熙四十四年，我父子又纳银六十两，卖于原监察御史拜都家。将拜都在广东盐差上派出之后，我父子皆随往。出差返回后，小的又随拜都之子原银库员外郎索柱，在库行走。于是，小的置立家产，在保定府地方买住房六十二间，原价银二千三百两，买田八顷五十亩，原价银一千四百两。在曲周县地方买熬盐之所一块，盐引九千五百张，原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两。现有之盐三千封，价银值九千两。在内管间(nei guwan giyan)地方买房十七间收租，原价银五百五十两。在曲周县地方租售盐铺房一所，原价银共一千八百两。在锦州、中后所二处有酒曲子四万余块，值价银二千余两。现在小的家中所存之粮有七百石，值价银一千五百两。在天津卫之盐陀地方有线麻三万斤，值价银六百两。河厅同知鲁祥所借之银一千五百两，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王千里之孙王启祥所借之银二千两，会稽县民沈四成所借之银一千五百两，原尚书穆和伦长子穆里库所借之银一百两，直隶满城县原知县杨景连所借之银七百两，诚亲王府太监张启凤所借之银五百五十两，世子弘晟之哈哈珠子卓尔和所借之银三百两，哈哈珠子尹国良所借之银一千两，以上均有借据。再，康熙六十年，世子弘晟派小的将银库书办吴谦、朱卓叫来介绍，小的替吴谦、朱卓给银四千两。康熙六十一年，因小的捐纳同知，小的四弟曾荣捐纳知州，给银三千两。因世子之当铺被贼所盗，给银一千两充补当铺，又给典当物件人等赔银一千两。小的所置之田亩、房屋、盐市并借人、给世子弘晟之银，共五万九千两。除此之外，别无产业。先经户部审问摊给小的赔补之

库银五万两，小的递呈子于尚书孙渣齐二、三次，情愿赔银三万两，乃并不接受。故小的托亲家杨三哥转求尚书孙渣齐，而后小的赴广善库递呈子，孙渣齐之言：尔现在出银三千两，完纳库银，可写入折子，代尔具奏。今若无银两，则难以具奏等情，接小的之呈子，给小的一个月假期。之后，小的前往清苑县变卖家产等语。据镶蓝旗包衣立柱管领下闲散杨三哥即秋儿供称：小的去亲家曾登云家时，伊向小的说，摊派伊之官银，递呈子情愿承领三万两赔补，乃孙尚书不接，请小的转求，接收伊之呈子等情，央求小的。在此之前，孙尚书之亲家同知马潢借小的们王府之银时，系伊作保，因不赔银两，小的前往催银相识，故前去请求接收小的亲家所递呈子是实。尚书之言：事关银粮，尔不可干涉。将小的逐回。缘此，小的再未前往等语。据尚书孙渣齐供称：将原银库员外郎索柱家人曾瞎子，我带至制造库，掷夹板以诈，严加追问，伊只承领银三万两。我以钱粮为重，以实得为念，一时糊涂，派给曾瞎子银三万两以奏。曾瞎子系索柱家所买之奴而书以清苑县之民，冒奏交与地方官员，以便催征钱粮，我昏庸而又迷惘未能办理，是即我死罪。再，我亲家马潢，因得同知而无盘费，借杨姓人之银时，我曾作保。因不能偿还其银，时来催我，故相识。代其亲家曾瞎子求过我，我以此事尔不可干涉，逐回是实。今曾瞎子供称央求其亲家求我，则我无言以对等语。查得，定例载，凡侵盗钱粮自取，数盈三百两，则拟斩等语。曾瞎子为人家奴，而跟随其主索柱行走，侵盗库之正项钱粮入己，大置家产，自身及其弟皆已捐官。先于户部承赔之库银五万两，又求其亲家杨三哥即秋儿攀求尚书孙渣齐，以致减银二万两，递赔银三万两之呈子以奏，情节殊属可恶。曾瞎子本应照此例即行斩首，唯摊派令其赔补之银五万两尚欠未完，请将曾瞎子暂且监禁，其所欠之银，折限一年赔完。若限内悉数赔完，请免死，照例减等，发往黑龙江，赏给押甲为奴。若不限内完纳，请将曾瞎子即行正法，其所欠之银，将曾瞎子供出清苑县、赵州县等处之田亩、房产、人口、盐市、积粮、钱麻等物及锦州、中后所地方之酒曲子等物，并借给他人之银，皆饬交该地方有司查明，分派曾瞎子之子白水、弟曾忠、曾普、曾荣等严催，各官员亲自监看作价，并将所值之银派员解送户部，以补偿摊给曾瞎子之银。曾瞎子及其弟曾荣等所捐之官，俱请革职，查收制诏除册。曾瞎子之亲家杨三哥即秋儿，以尚书孙渣齐曾替其亲家马潢保借银两，受曾瞎子之托，攀求尚书孙渣齐，致将曾瞎子承领赔补之银五万两，减银二万两，情节可恶。相应将杨三哥即秋儿，请照下五旗包衣佐领下人因公治罪者俱停送至该门发往打牲乌拉，皆改发往三姓地方当差之例，发往三姓地方当差。孙渣齐身为户部尚书，致使库中正项钱粮亏欠二百六十万两，蒙皇上宽免，并未重加治罪，所欠钱粮，交与孙渣齐分派实取、偷盗之人赔补。于此，理应感戴天恩之宽贷，实心严催所交催之钱粮。将先由户部审问曾瞎子承赔之银五万两，转受杨三哥即秋儿等恶棍之央托，减银二万两，又以曾瞎子系索柱家人、清苑县之民，徇情具奏，殊属辱职。请将尚书孙渣齐革职，将交伊催征之库币，仍交孙渣齐征催。世子弘晟向曾瞎子所取之银九千两，请交曾瞎子之子弟，向世子弘晟催取，补偿曾瞎子赔还之银。为此谨奏，请旨。

史部尚书公国舅臣隆科多、尚书臣朱轼、左侍郎臣伊都立、左侍郎臣史贻直、右侍郎臣沈近思、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公臣阿尔松阿、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革职留任臣马尔齐哈、左侍郎仍兼内阁侍读学士臣黄炳。

朱批：此案审明，洵属可嘉。弘晟之行止甚为悖乱，好搅事，诚亲王门上一切悖乱不光彩之事莫不有其名，甚属可恶，著交宗人府严加议罪具奏。朕如此宽容孙渣齐，举国所知者。其所犯之罪难尽，自不宽之，朕亦无奈。其依议，如同曾瞎子添派银五万两，赔补彼等所欠之钱粮。若

限内不完，所有其库欠银人等如何从重治罪之处，另行降旨。

17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其赴江西盘库之过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请睿鉴微臣愚悃事。

臣派往具奏千总何锡宗赍回朱批谕旨，即于臣为起赴江西事所奏奏折内，奉有朱批训谕，当即跪读，知臣之过，后悔莫及，不胜惶悚。臣实愚昧无知，虽已抚慰崇明之民、内地灾民，但查明应需赈济之民，仍用时日，故臣起赴江西盘库。今见圣主应按轻重缓急而行之训谕后，方知臣之过，越想越多，委实后悔、羞愧、惊惧。每念于此，无地自容，实难承受圣主之宽宥、仁爱之天恩。臣必铭记训谕，痛改前非，嗣后更敬勤于职守，不敢毫厘疏玩昏聩，自暴自弃，以副圣主培育殊恩，委任至意。恳乞皇上宽宥臣之愚昧妄为之过，并请不时赐以教诲。自不胜惶悚叩奏。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此何大过！所奏太过分。

1736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闻得，秦道然有贫穷家人三四名，前秦道然借以允禟之名所取之物皆在伊等手中。著尔访知之后，冷不防即惩办为好。倘若被伊等发觉，以致隐匿转移，则为不利。朕之此案，至关所行虚谬，私自办理之名分，而事情之真相，朕或可能得以知道，不得姑容。再，曾令秦道然期满之后即行正法，现今时日迫近，可否宽限，著再奏请，朕另有发落之处。此案甚密，仅著尔一人知道。倘若稍有泄漏于人，而朕闻知，朕当尔为何人耶？再，已裁汰船政同知，闻得船政厅多有亏空，皆由马尔齐哈将前任所赃强令继任官员赔偿，此断不可行。若谓为马尔齐哈之前任亏空而强令交接，亦不可行。若因马尔齐哈晋升而惧怕，欲以私行消弭，如此怎可？且天理何存！又闻淮安船料堆积甚多，足供三四年之用，云云。船料固须预备，而堆积过多，以致木植朽烂，钉油干锈，此皆前官希图侵冒钱粮，故为托谎耳。又闻粮道衙门减存道库银两，前官将坐平扣入私囊，以致后官解部赔垫平头，如此等皆万万不可之事，朕已闻知，岂有尔督抚不知之理。清江又无满洲，理事同知因何不请裁汰？著尔一一据实奏来。特谕。再，马尔齐哈与苏努为一体，尔与苏努为亲家，再者马尔齐哈甚乱，乃负朕恩之人，著尔严斥参奏，欲派尔去审理。尔若有所回护，因央求而碍于情面，或素认而有所姑容，则惜哉朕恩，惜哉近二年来所效力之功绩，皆为枉费。慎之！尔若惧于众，而将朕旨泄漏于人，朕必得知矣。要忠而无私，乃朕所器重者，尔当勤之。

17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两江属地米价及秋粮收成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曾具折奏报江南秋粮收成情形。今查米石麦子价银，江宁巡抚所辖地方米价银为一两二钱至一两八钱七八分不等，徐州所辖地方小米价银为五钱四分至六钱不等。麦子价银为七钱五六分至一两不等，淮安、扬州、徐州所辖地方为五钱二三分至七钱七八分不等。大麦价银为四钱

至五钱不等，淮安、扬州、徐州所辖地方为二钱五分至四钱不等。豆价银为八钱至一两二三分不等，淮安所辖一二地方及徐州地方为五钱至七钱不等。安徽巡抚所辖地方米价银为九钱至一两三四钱不等。徽州府所辖地方地少人多，其中一二处地方米价银为一两七八钱。庐州府所辖山地小县，其收成好时之米价银为六钱七八分至八钱不等。凤阳府所辖地方小米价银为八钱至九钱、一两不等，麦子价银为七钱四五分至一两不等。凤阳府、庐州府所辖山地麦子价银为四钱五六分至七钱、八钱不等，而徽州府所辖一二处地方价银可达一两二三钱，大麦价银为三钱五分至五钱五六分不等，而凤阳府、庐州府所辖山地仅为二钱五分至三钱二三分不等。豆价银以江北价廉地方为五钱至七钱五六分，价昂贵地方为九钱至一两五六分不等，而江南价廉地方为九钱五六分至一两一钱，价昂贵地方为一两二三分不等。查江西省米价银，以瑞州、袁州、临江、建昌、南安、赣州六府地方为六钱六七分至八钱四五分不等，以南昌、抚州、吉安、广信、饶州五府地方为八钱二三分至八钱八九分不等。以南康、九江二府地方为九钱二三分至一两不等。查江西晚稻收成情形，南康、九江二府地方，雨水愆期，收成较差，仅获六七成不等。南昌、抚州、吉安、广信、饶州五府地方，收获七八成不等。瑞州、袁州、临江、建昌、南安、赣州六府地方，收获八九成不等。再，江宁省城地方，自九月三十日降雨至十月初三日，由于雨水充足，对麦子、菜等甚为有益。若于年内能降雪，可望春麦大有收获。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尔等省大臣若心底驳杂，天必有所表露而已，凡事只在于自身之行为。天无心眼，全在于人。

17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查江西布政司库银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据实奏闻事。

臣奉旨往查江西藩库，于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抵省城，初九日检阅镇标官兵，初十日与抚臣裴徕度率领司道及新任布政使张楷查库银，现有存银八十九万三千两零，均装于桶。臣与抚臣及司道各员共同抽查秤兑，每桶装银二千五百两，并不短少。又率领司道各员查清银桶数目，入库封存。江西藩库银并无短少，只于去年抚臣裴徕度奏请修建排船时，一面奏请，一面预支藩库银三万两，委员至湖广采买木料，后因部咨不允，但木料已采买，即令变价补入库中，今采买木料在九江。臣拟与抚臣商酌将该项木料运至江南变价，以补还库存，俟补还事毕，拟另奏闻。藩库应存八十九万两银中，仅缺此木料价银三万两。所有采买木料今尚在，并非无着落，若将木料变价入库，亦不至于缺少，但臣不敢不据实奏明此情。除此之外，库银并不短缺，故臣出具印结，于本月初六日送至抚臣裴徕度处，照例具奏外，臣据实具奏，为此缮折，委派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丁杨世源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此类之事，即便隐瞒，有何关系？务必具陈不可隐瞒之情。勤之。

17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才技操守兼优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吏部咨称，奉旨：各省道府州县各员中，若有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著总督保举三人，巡

抚保举二人，布政司、按察司各保举一人。俱密封保奏，不得商议。钦此。钦遵前来。

钦惟，圣主勤于政体，抚恤生民，特谕督抚各员保奏各自所知道之官员，此乃格外勉励之至意矣。所有官员，无不感激天恩，以作妥员。故臣钦遵上谕选得，常州府知府叶谦，原为吴江县知县，谕令臣从优奏补其官声素著者，臣即密奏该员为官声品守兼优，请补授为镇江府知府等因具奏，奉特谕授为知府。甫常州府知府缺出，谕令选补妥员，臣又奉旨与署理抚臣何天培商酌选奏，调补常州府。该员前后出任二职，操守仍旧无所变化。又吴江县知县徐永佑，原为丹阳县知县，臣曾奏请调补吴江县。该员才守人品兼优，官声素著。又嘉定县知县赵祥，原为溧水县知县，谕令选妥当知县调补嘉定县，臣即奉旨选调该员。该员接任以来，缉拿地方盗贼，惩治恶劣光棍，完结旧积案件，委实才技操守兼备之员，效力颇多。但前任各官未曾完结催征旧欠钱粮不久期满，一经期满，即行革职该员，故臣奉旨密封保奏。再，苏松等几大州县事繁，臣于去年已曾奏请调补干练之员，此等官员职任旧欠钱粮皆已将近期满，一经期满，皆被革职。以民力而言，一年之内实难完结数年之旧欠钱粮，以致官员无奈，只能获罪。由于至关定例，此处官员难于长久任事，故将批折一件并封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许多人名，朕难记住。每当违例，朕即降旨，日后将朕之大忠言为大私。著尔随本具奏，当众人知尔之所奏后，朕再行宽宥之，如此虽有舛错，众人亦不致议论朕。

1740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查热河庙中喇嘛廪给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内阁侍读学士班第以审问乌拉特公达尔玛希礼等一案面奏，奉旨：[著将案交于该部。再，]支给住热河庙之[众扎萨克下]喇嘛等廪给[银两，何必](皆令)[取诸]扎萨克等[以累之](资助)。在热河地方，扎萨克蒙古喇嘛等亦何用？[彼等状若颇艰]，[可]停[在彼处]居住[朕记得，先在热河庙令多伦诺尔喇嘛等居住，一年一换，今或如何处置？](应否之处，著该部议奏。)此等情形，著尔与国舅隆科多、拉锡查核，详议具奏。钦此钦遵。查得，康熙五十二年以圣祖仁皇帝六十岁大庆，诸蒙古扎萨克奏请共同凑银修庙以报恩，奉旨：热河地方洁净，朕每年前往居住，其在彼处修建。钦此钦遵。于热河地方修建普仁寺。为祭此庙、念经，扎萨克等各旗派一喇嘛请住之。因悉皆安置于普仁寺则不能容纳，故在多伦诺尔庙安置一半，在普仁寺安置一半，轮换行走。后来，以伊等更换行走受苦，乃定喀尔喀诸喇嘛安置于多伦诺尔庙，内扎萨克诸喇嘛安置于热河普仁寺。安置于普仁寺之喇嘛，由各该扎萨克旗支给廪给银两，各扎萨克旗所给者或多或少不等，蒙圣祖仁皇帝特恩，共喇嘛五十人，每人每月得给钱粮银一两五钱，米二斗。今将堪布呼图克图伊西扎木素、喇库堪布呼图克图皆安置于普仁寺。此二喇嘛之沙弥，于寺庙念经绰绰有余，扎萨克蒙古喇嘛甚无用，且各该扎萨克旗每年送廪给银两，又派人供彼等差使，颇多艰难，相应将伊等遣回各自原旗。唯其中有在热河地方立业定居，不愿返回原籍者，亦不可料。请派理藩院章京一员前往热河，会同普仁寺扎萨克达喇嘛喇库堪布呼图克图，逐一明白晓谕诸喇嘛，若有情愿不使其扎萨克资助，但食官给之一两五钱银钱粮、二斗米为生者，仍准食原钱粮，照旧留住外，愿回各自原旗者，皆遣回之。所退喇嘛之缺，以二呼图克图之沙弥充补，以盈总共五十喇嘛之数，准食钱粮，永久祀庙。将此五十喇嘛之钱粮，请作为定额，随减随以沙弥挑补于缺，报院记名，改颁度牒，供食钱粮。嗣后，断不准超过原定五十喇嘛钱粮

之额。如此则为皇上念经祀庙之喇嘛之数不致于缺少，而扎萨克蒙古等亦无从旗佐凑取之苦矣。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内阁侍读学士臣班第。

174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察哈尔旗总管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办理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蒙古旗牧地管察哈尔旗总管诺尔布，于九月二十九日病逝。今于察哈尔旗所辖佐领较多，且其归顺于厄鲁特者，编审佐领不久，总管一职至关甚要，故诺尔布一缺何日补放，恭请上裁。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和硕裕亲王臣保泰、副都统兼理藩院侍郎臣花色。

朱批：著派副都统花色办理总管事务。

17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增派满洲蒙古官员驻宁夏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议奏宁夏驻满洲兵事宜事。

查得，请于宁夏派驻满洲兵丁等情，臣与平逆将军贝勒延信会议具奏，奉旨准行在案。臣以西宁事竣，亲临宁夏，于地方形势，从该处应得钱粮权衡熟虑，请于宁夏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满洲协领四员、蒙古协领二员，每旗为满洲佐领二员、蒙古佐领一员，每佐领为闲散章京一员、骁骑校一员，八旗共驻兵二千二百名，其中枪手一千二百名，弓手八百名。查得，我驻省城之满洲兵丁，向无炮位。今试用之，炮系极其威武、紧要之兵器。相应请增添子母炮四十尊，以每炮用兵五名计，共为炮手二百名。又查得，凡驻省城之兵丁，各令拴马三匹。宁夏地方距近边塞，驼只甚宜。相应请每马甲各令拴马二匹，二人合拴驼一只。驮负炮弹、药等物，以每炮用驼二只计，共需马四千四百匹，驼一千一百八十只。一驼顶二马，且草料钱粮又省稍许。再，于宁夏所修满洲兵丁之城，在宁夏城外另筑，守城、巡查街道不可无人。相应请于八旗增添步甲一千二百名，作为枪手八百名，弓手四百名。挑取此步甲时，务使另户一半，本户一半。请于左右二翼，各添设闲散章京一员，以管带步军、看守城池仓库。马甲之中，以才优者拣选前锋，照西安之例，每月支给钱粮三两。挑选此前锋时，请以枪、弓均匀取之。若系二种器械皆能用者，听其自便。宁夏既驻满洲兵丁，请设理事同知一员。同知衙门内一应事项，皆如定例。于宁夏所修衙署、房屋，今虽能得，然初筑城垣，不可不固之又固，缘此明年四月方可告竣。是以，应派驻宁夏之满洲、蒙古官弁、马甲二千二百名、步甲六百名，请自明年二月编为二起，派驻宁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所奏。著总理事务王大臣、该旗大臣会同大将军年羹尧选出以奏。

174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四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尔之众子在京城妄行交通，寻找路子，是尔指示耶？是伊等孝敬尔之意乎？

由此观之，尔不相信朕了。尔若不相信朕，则朕亦不相信尔也。想朕指示尔奏报怡王之情景，朕深嘉之赞之。由此看来，尔以为怡王不能照管尔事，是朕指示错误之故呢。朕为尔胡想，除怡王外，除尔之贝勒主之外，未必再有对尔有益之人，只是招祸而已矣。朕之恩好不可借！将尔之此两年行为，以及朕之此旨，倘若稍微告知于尔众子，则朕即知觉。如此，则是自己杀自己，勿得怨朕。尔如何指教尔众子，惟尔知之。即尔之父，亦不许告诉朕之此旨。

17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授其子为光禄寺书办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切接准臣次子阿纳哈自京城寄信称：仰蒙皇恩，授阿纳哈为光禄寺书办。等情。臣即设香案，叩谢天恩讫。思臣全身阖家仰承皇恩至极，因臣甚为懦弱，尚未能报称，今臣之子阿纳哈至愚极陋，虽粗学汉字，但尚不懂事，又蒙皇上鸿恩，授为书办，臣诚感念不尽。臣寄信嘱咐臣子阿纳哈同心勤勉外，为此谨奏谢恩。

朱批：尔之此子长得蠢，并非人才，伊等带赖保题时，朕切责之。虽然如此，则人亦不可预料，全在于他的勤奋也。

17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潮救灾并缴御批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谢御批事。

切照今岁九月初六日，臣之赍折家人乘骑皇上赏赐之驿马，行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九日到福州。臣谨展读，见臣奏请今岁前往朝觐折子，奉御批：现在浙江省有海潮之事，来年秋冬再看罢。钦此。臣钦遵即谢恩讫。来年秋季遵旨再奏请。

查得，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方，不料有海潮之事，若等候具奏则迟矣。皇上爱民诚切，即命派大员，动支仓库钱粮，紧急赈救，从速堵筑决口，以免咸水入田，一一指教救灾大道。现于浙江地方，分派道员、知府等大员，各自亲督赈救，赶紧堵筑决口，地方民人大获其益。皇上之恩确实无所不到。至于接济今冬明春民食之事，容臣等议后再奏闻。为此恭缴御批，谨奏。

朱批：已准尔等今冬来。顷准蔡珽条请停止施行此事，朕大概以其言为是，故停止此事。既然尔言来，何时来为好？想是圣祖三年祭奠时来，随朕去陵更好。总之，根据地方形势奏来，朕将降旨。

1746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收成钱粮征收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广东省自今春雨水调匀，粮皆丰收。继播之禾亦皆生长好，可望十分收成。自立秋以来，因雨水少，谷粒不饱满，故较春季稍不及，有水田收成有七八分不等，旱地收成五六分不等。

再，在省城之旗营官兵、将军、巡抚等知其昔日怠慢迂疏之过，不时操练。九月邀奴才等去阅看，较前又有起色。总督孔毓珣自到以来，参革废弛营务、懒惰庸弱之官员，羞辱惩打马步箭

不及者，其勤于事、善缉贼者，即予职任，加恩赏赐，每日亲阅操练，故彼此鼓励，各自争先。因此，各总兵官标下官员乃至兵丁，皆开始互相效仿劝勉。若蒙圣主又颁旨严训提督、总兵官等，由此不灰心，勤加整饬。如此，则广东军政可无虞也。

皇上为万民生计建社仓时谕曰：官吏、衙役不可去管，不可强迫，从容互勉而行为好。钦此。因遵旨施行，故合省互勉，据来报称，情愿捐纳之数达十万余石。其中或不肖之州县官员不实。且谎报以取名，亦未可知。是以严饬务必落实，为民利益勤治理。等情。将其验实之总数，将报巡抚后奏闻。

广东省官员怠慢迂疏成风，玩忽职守。奴才自到任以来，遇即切责严训，其年老、有病、庸弱、有玷职守之道员、知府、同知、知县等官员，知即向总督、巡抚举参，皆已参奏。至于现余官员及由部所遣道员、知府、州县官员，从容考核稔知后，若系有才能守善者，则将举荐；不肖恶劣者，参后治罪。

广东旧例，由布政司收钱粮时，每两取平头银三分，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各取一分为盘缠。除此又取银三厘为库吏、库丁、衙役等盘缠。夫此取者，皆为州县官员向民索取之火耗银，若数额多，则州县官员必又向民多取。奴才同总督、巡抚商定：总取三分，我等各取九厘为盘缠。出三厘给与库吏、衙役。等情。于各州县，嗣后缴钱粮时，每两止取平头银三分，其又取银三厘者永禁之。遍谕施行。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并不在于尔等之此奏，在于自己诚实而行，再取虚名之事，全然不可。裁应取之物以取名，巧立名目而取者，更加严重。以朕之意，应取者则取之，诚不入己，用于公事，预备赈救，则众或知之也。徒取虚名，朕甚厌恶。著克尽厥职。

1747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谢授为布政使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奴才如草芥，仰蒙圣主高厚之恩，超拔为布政使。不仅奴才身享荣贵，而且已故前者及奴才，皆按品级加恩，颁赐诰敕，以享至荣极贵。

昔年，以奴才为使臣，自俄罗斯国派往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处，往返行走三载。返还后奉官差，每年或一次或两次去楚库柏兴地方，此间出奴才父母之事，又于建造园地、墙圈等工地，除借取官银外，借取亲友银七千余两。曾想今世无出头之日，困苦穷极。荷蒙皇上鸿恩，畀以此职，已有一年，阖家老幼资生富裕，奴才所欠所有债皆已还清。从此所以能望天日安居乐业者，皆由圣主再生深恩所致，奴才阖家昼夜向天地虔诚祈祷，教视如佛之皇上万万岁。奴才微如蝼蚁，铭记皇上屡颁明旨，屏弃一切私念，克尽厥职，以图报于万一。为此叩头万次，亲具折恭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尽力勉为之，勿得以为年久而懈怠，长久坚持为难事。慎尤慎之，勿玷辱朕之脸面。尔若有应密折奏闻之事，则遣家人往呈怡亲王转奏，若系照常请安可以告诉平常人之事，仍交付总督、巡抚代奏。

174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查明丁数并赋税轻重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旨事。

切布政使高成龄条陈将丁银并入田亩征收一案，令臣议自雍正三年始行，缮本具奏。等因。

派人于中途送来。据臣查得，此事似乎甚善，故去岁经直隶巡抚具奏施行后，臣曾以为在山西省亦欲如此办理，并交付布政使查议。今岁夏季，据布政使高成龄查报：准平定州等地人呈称，彼处田亩皆在山地高处，田产不多，民人靠作买卖缴钱粮者多，倘将丁银并入田亩，则贸易之民皆不纳钱粮，故农民不堪忍受。等语。等因来报。

以臣思之，山西省田地，虽多属于官生者，但有在小民者亦不少，此言虽为农民不愿而呈报者，但似有道理，不能不详查。经臣等议毕，以俟各州县详查各自所有田数几何、丁数几何、钱粮之轻重来报后，兑算一州县内丁、地钱粮，视伊等之所能，或应将丁银皆并入田亩征收，或应稍减丁银与田亩通融之处，看各地形势，符合民意，分别议奏。等因。交付布政使再行查明。臣等起行之时，曾言尚未查明。兹准高成龄疏言：将应征丁银六十五万余两，概行均匀添入田银。等语。

以臣思之，各州县丁额田数多寡不一。如果将一州县丁银即并入该州县田亩，则若系丁多田少州县，则贸易者得济，务农者不堪忍受。倘将合省丁银并入合省田亩，以致将丁多州县钱粮并入丁少州县。因此，加增钱粮州县民人一时不服，亦未可定。倘不详查细算，以得恰当之策，即行议之，已经具奏施行后，出现此等不妥之处时，欲征田粮，则田不能产，欲取丁粮，则丁业已离开，对双方皆无益，从中反耽误钱粮，亦未可定。既关系制定常例，则臣等不能厌烦轻议。

以臣愚意，将此仍交付布政使，逐一分别查明各州县地丁数、钱粮之轻重，将如何办理方于钱粮实有裨益，民心服，田粮丁粮两不误之处，经详筹定议来报后，再行缮本具奏，则事不重复一次可以定，似于国计民生皆有裨益。高成龄折子内既有同臣商议之御批，故将愚见谨奏以闻。伏乞皇上批示后，由臣交付布政使遵行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此事尔等要等候，大将军年羹尧返还时，著尔等会同详细议定后奏来。

1749 都统衮泰等奏报以俸银偿还所欠税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八日

镶红蒙古旗都统署理步军统领事务臣衮泰等谨奏：为查奏以俸银按季偿还所欠税粮事。

臣旗所属原理藩院员外郎萨木布岱，于康熙四十七年前去办理南新关税务，欠有钱粮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两二钱六分九厘零。据工部议奏，员外郎萨木布岱既已病逝，拟毋庸议，其所欠银两，拟交该旗变价家产追回。等因具奏，交旗办理。原都统辛泰奏称，萨木布岱所有房屋为三十二间，有九男丁之地，家丁十二名，女七名，男孩二名，女孩一名，俟查所有器具交部，此外并无可以追回之物，故将萨木布岱之妻孀妇，并其子佐领萨郎阿交部议拟。等因，于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萨木布岱妻孀妇，及其子佐领萨郎阿叩请皇上，其文内称：所欠钱粮，无力偿还，愿将我子佐领萨郎阿蒙恩所得俸银，按季偿还所欠钱粮，恳免问罪。等因，叩请皇上，谕曰：著交该旗议奏。钦此钦遵。拟将萨木布岱之房屋、地亩、奴仆、器具等物，俱行折价变卖交部外，委实再无偿还能力，故照其叩请按季坐扣俸银，以偿还所欠钱粮，免以议罪，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臣等查得，萨木布岱除欠税粮外，又借支五年俸银，欠银四百七十二两五钱，又萨郎阿欠公库银一百又五两，共欠银五百七十七两五钱。已将萨郎阿所得每季俸银，自五十一年八月秋季坐扣，直至五十七年二月春季坐扣完结。继而将其父萨木布岱所欠税粮银，自五十七年八月季开始坐扣，至今年八月季共坐扣银六百八十二两五钱，又折价变卖萨木布岱家产所得银六百九

十六两，已交部外，尚未完结银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七两七钱六分九厘。若将此项银两归入现查各项欠银册后令其偿还，则所欠数目甚大，仅以萨郎阿俸银偿还，仍需二百一十年才得以完结。故臣等复交参领等详查，据副参领雅图、骁骑校绥赫讷、小领催桑格、族长领催索珠等呈称，原员外郎萨木布岱所有房屋、奴仆、器具等物，前已俱行核查折价变卖后交与部，现今除佐领萨郎阿之俸银外，再无隐瞒家产、偿还无着落者属实。查实之后，若有隐瞒，或有一经查出，或由旁人出首，职等自愿请罪，且其所欠钱粮，俱行代为偿还。等因，共同举结呈送前来。据此，臣等拟请仍按前奏由部坐扣萨郎阿每季俸银。为此谨具奏闻。

镶红蒙古旗都统署理步军统领事务臣衮泰、副都统臣喀尔吉善、副都统臣常安。

朱批：永行停止俸米，著免偿还。每次承袭此官时，著陈情请旨。

1750　三旗牧群总管博和里奏请严惩亏欠牛羊人员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奴才博和里谨奏：为请训旨事。

窃查得，去岁三旗大小牛二万九千九百二十六头，犏牛、牦牛三十七头，羊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只。其中除送往京城、内用、赏赐、倒毙之数开除外，从京城开出、购买，加之今岁孳生，现共有牛三万一百五十五头，犏牛、牦牛二十三头；正黄、正白二旗共有羊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只。将此与收支册核对，皆与数相符。镶黄旗羊应有七万四十七只，但仅余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七只，缺羊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只。将此询问协领巴尔玛特等曰：将今岁尔等收支、孳生、倒毙之数，皆照尔等所报之数计算，而仍缺许多，其因由如何？据回言：此数年我旗苏鲁克人遭恶运，每年倒毙者多，孳生者少，因此稍缺。去岁被风雪，复有倒毙者，因此不及定额甚惧。以我等愚意，暂免一时之罪，幸遇孳生好年后，再行补足定额。不料陆续积累，反较数额缺多。先每次查点，向各处借债，照数呈览者属实。今岁又借而不得，故不可隐瞒实数，缺额事显然暴露。此乃我等之死罪，无言以对。等语。复以找寻另旗牛羊协领、家计殷实者作保，变卖伊等所有马畜，以买羊只，务必补偿原数。若在此间有不能偿还者，则请将我等保人，一并科以重罪。等因保结。

又查得，镶黄旗羊十群长十九名、领催三十八名、牧丁三百八十名，其中羊只满额之十群长有五名、领催十二名、牧丁一百七十名，伊等各自所看放羊只皆够数不议外，再不及数之十群长十四名、领二十六名、牧丁二百十名，伊等皆食皇粮，传看放牧群，无故缺官羊一万五千余只者，殊属可恶，应将伊等交付该衙门，从重议罪，但牵连者多，且伊等既云愿卖自己马畜，买羊补偿缺额，望照伊等所呈，令别旗牛羊协领、家计殷实者作保，此间变卖伊等所有马畜，调羊取钱粮买补，务令补偿满额。倘于来年查时，仍有不能如数偿还者，则经参奏，将欠者所有家人、马畜，籍没入官变卖，以买羊补入，其欠者、作保者，一并从重治罪。如此，则官羊不致少缺，且嗣后蒙古人等将不敢如此而行。

奴才仰承皇上超用之鸿恩，何敢隐瞒实情。皇上至圣极明，令伊等或照此偿还，抑如何为之，俟颁训旨后遵行可也。为此谨奏，请训旨。

朱批：这牧群情弊，朕所稔知者。著尔酌情而行，但如属实，则朕皆包容。倘请旨后胡行，则朕亦无旨可降。诚能偿还，何必治罪众人。若不能偿还迁延时日，则可以说请旨后而行耶？全在于尔，众人在一二年内全完，事不致弄大，朕亦喜悦，装作不知。尔若参奏，则朕依国法治罪。

全在于尔耳，何必奏报朕。

1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阿保兄弟迁居旨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据多罗郡王额驸阿保等呈文内称：自我祖顾实汗以来，直至我等本身，荷蒙圣祖皇帝之殊恩，度日安逸，将及百年。因我青海兄弟之福禄已尽，不能承受圣主之重恩，肇不当肇之大事，乃圣主派出大军，将彼等即行消灭。理应将青海人等不留一人，蒙圣主怜悯顾实汗，恐绝其嗣，于青海诸台吉内留[一二人](将罪轻之人，皇上宽免)，俾其驻宁游牧。今伊等虽慑于圣主之威，无力妄肇事端，但青海人等之心意，究不可信。我世受圣主之恩至重，又将我不才之躯举为额驸，及于郡王。于此大恩，竟无所报效。我阿保请于青海地方恤赏一块地方居住，如此则我青海之人不敢启叛逆之心，且可探得一切消息以闻。倘若准我居住，则我母、我嫂皆已年老且残疾。再，我属下人等无力迁移者亦多。是以，请将能移之人移去，分地居住。不能迁移之人，请于我子弟内暂派数人管带，驻守游牧，将来从容迁移，皆陆续带往。将我区区之见，若大将军眷佑，伏乞转奏。等语。该臣看得，额驸阿保诚心实意，欲为国家效力，甚属可嘉。原贝子丹忠所住之地，幅员辽阔，现已空出。额驸阿保之兄弟皆在青海居住。请将额驸阿保，即安置于丹忠所住之地。唯其属下之人，穷苦者甚多，无力迁移，故此迁移所需之牲畜、廪给等物如何办给之处，请皇上谕理藩院详议具奏，咨文该臣时再行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该部即行议奏。

17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道员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十月，湖南辰沅靖道出缺。此道员驻镇干地方，与四川、贵州接壤，且管理红苗，极为重要。故臣部未归月补放。伏乞皇上谕九卿，自现任给事中、监察御史、郎中内拣选三人，引见补放。如此则于地方实有裨益。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

朱批：著以祖秉珪补放，祖秉珪之缺，著吏部大臣与大将军年羹尧，不论内外官员，保奏二人。

1753 武备院侍卫诺木珠等奏请派人掌管该院印信钥匙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武备院谨奏：为请旨事。

该武备院印信钥匙，原由和硕裕亲王掌管。今将印信钥匙，应交何人掌管，请旨。

一等侍卫臣宗室诺木珠、二等侍卫臣雷雨春、伯赫。

朱批：授原班领夸岱为散秩大臣，以管理武备院楼阁侍卫事务，著夸岱掌管钥匙。

17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看运河并曹頫亏空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奉旨会同查看京口运河，又会同钦派大臣李周望、塞楞额前往清查织造曹頫亏空钱粮，于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自江宁起程，先至扬州，会见钦派大臣等，恭请圣安，旋赴镇江会同漕运总督张大有、河道总督齐苏勒、署理巡抚何天培等，以查看河道。至查看情形，并修闸挖河情形，臣等业已具折另行具奏。于十七日，臣返回扬州，已会同钦派大臣李同望等清查曹頫亏空钱粮。至清查情形，由钦派大臣李周望等另行具奏外，臣于本月二十六日返回臣衙门。再，臣于沿途看得，由于雨水调匀，小麦均已出齐，蔬菜亦为甚好。虽沿海地方被灾而歉收，以致米价昂贵，但我圣主施以殊恩，特谕安徽、山东、河南三巡抚采米运至江南平粜，百姓闻此而无不感戴欣喜。此项米谷一经运抵，米价自然趋于平和。且圣主恤民之意通天，上下两江各府州属地普得雨水，又冬雨充足，颇有利于小麦，春收必定较好。如此以来，民心必将更安。为此具折，差派臣标下千总何锡宗、兵丁孙保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朱批：知道了。尔之操守之名，多为下降，似有不信自己之势。既不信己，则信何人，亦难望朕信。

17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秦道然家园尚未卖出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经密访得悉秦道然所有贫穷三四名家人今在何处，共有几户等情形后，即派可靠妥员前去缉拿，带回严审，再行奏闻。臣绝不姑容。臣知此事至关甚大，不敢视为寻常案件，务必办个水落石出。再，去年臣曾奏请正法秦道然，该部亦照臣之所奏议奏，奉旨：秦道然倚势诈取人银甚多，暂停正法，监禁江南，一俟如数催结其应交银两，著再奏闻。钦此钦遵，部咨前来。臣照部文，监禁秦道然，催交银两。自治罪秦道然以来，前后共交银一千七百四十两零，而其家园尚未卖出。今或将其家人访获审结后一并详密奏闻，或将其家园卖出完结后详密奏闻之处，仍听皇上指示而遵行。非但皇上所交密案，即便皇上所交寻常案件，臣亦不敢晓谕于人。此等慎密案件，若是让人知晓，非但皇上不当臣为人，而臣亦岂敢轻举妄为。故将上谕折一件、两次批示折七件，俱行谨封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不得不掩饰以前不曾访获之过。

17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安粮道库存银两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臣遵旨查粮道衙门减存道库银两，前官将坐平扣入私橐，以致后官解部赔垫平头一案。

江安粮道库存银两，皆为前道官王禧顺所征收者，而其平头银两，则由伊俱行扣取，当交代时，平头银两不含于正项钱粮额内，亦未转交与现任道官马世兴。后马世兴解银到部，无平头银，即呈告于臣，拟将此项银两取于王禧顺。臣言将银两按期急速解部、秤兑时欠银多少，即令王禧顺赔偿。甫马世兴呈称，秤兑解部银两，共欠七千两，等语。臣即批行责令王禧顺赔偿。今正在催取。

再，查清江又无满兵，理事同知因何不请裁汰一案。清江原设船政同知，后原河道总督张鹏翮奏，于清江效力旗人多，拟裁汰船政同知，以改为理事同知，兼管船务，等因，奏准为理事同知。自裁汰船政同知之后，由江苏布政司，淮扬、淮徐道各官，皆呈请仍留理事同知。河道总督齐苏勒亦来咨商酌，将该缺裁留与否，拟咨部探问，等因前来。臣即咨复齐苏勒，可以咨部探问，等因咨行。（**朱批**：理当裁汰，无须推诿。）故而未曾奏请裁汰。

再，查淮安船料堆积甚多，足供三四年之用一案。今淮安现有修船用钉、铁共四十七万七千斤，足供三四年之用，桐油有一万八千斤，足供四五年之用。价值一万五千九百两银之木料中，可用木料为二千九百五十，价值九千七百九十两银。此外，其余木料均为年久朽烂，不合规格之小木料，实不能用，故由粮道马世兴呈请拟动支钱粮采买大木料，以兼用之，等因，呈请前来。今年木料不敷用。麻有三万六千斤，虽开列于册，但仍少一万九千斤。此等物料，皆由马尔齐哈不管有用与否，只图赚利，肆意采买之后，转交于继任同知巴尔图。奉旨之前，道员马世兴呈报同知巴尔图亏空，故将马尔齐哈侵蚀之情，已经查出之后，俱行具本，革职拿解江南，以对质审理，等因奏参。此次因亏空而一并纠参，是以不致被发觉。俟押解马尔齐哈到案后，拟严审议罪。该本发出之后，已咨拿该同知衙门书办等人，一俟押解严审，马尔齐哈之贪赃各节也将暴露无遗矣。此等负恩之人，若不惩治，众人不知惧怕。臣遵旨将此三案已经据实奏闻。

再，臣荷蒙圣恩无疆，断难报答。臣甚庸懦，对皇上之委用恩泽，不能报效而所惊惧，又何敢惧众而将钦命案件泄露于人？若臣有负于圣恩，而圣主问罪于臣，又有何人能救臣？（**朱批**：旧路可危，自己宜择另路为妥。）臣克称厥职，并受皇上嘉许，为臣作主，他人又奈何于臣。（**朱批**：诚能如此有信，有何可言。）臣知惧人无益，何以惧人。臣仅赖于圣主而生存，何敢应允人之央托，以回护姑容马尔齐哈？又何敢不行自爱，自取咎戾，以负圣主恩泽？

再，臣与苏努结亲之时，若知伊如此妄为，何敢与之结亲？实不知情而结亲矣。（**朱批**：结亲何有。若不袒护。又不尤于朕，即好。）臣之言行，均在于圣鉴之中。为此顿首奏闻。

查弼纳亲写。

朱批：马尔齐哈到来时，严加痛责，不得留情。该死的，真可恶。

17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训谕忠诚勤勉办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训谕事。

切臣为职外效力事所奏一折，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到来，折内奉有圣主教训批谕，即行跪读，不胜感戴，欢忭之至。圣主教训微臣至为周详，圣主指望微臣亦甚重大，臣虽秉性驽骀，又岂敢不尽心尽力，以负皇上垂悯擢用之天意。为臣者事君，其殚竭血诚而无隐者，方谓为为公效力。（**朱批**：言及于此，皆与尔同，而所行相符者则少见。尔言于此，大不相称，若怡王一人言此，则无愧矣。）倘若为国思虑，又为己计较，以贰其行，则非忠矣。又若先勤后懒，无始无终，则为不称职矣，公私立辩。倘若心怀私念，肆行隐匿，则于天日照耀之下，无不暴露者，势必有患无

益。若为公而心怀忠诚，则仅以皇上事为事，从不念私事。若以公事为己事，认真办理，圣主必将睿鉴。（**朱批**：此一句较全。）皇上之意，即为天意，若合于皇上之意，即合于天意，上天必将眷佑降福。臣虽不才，但我皇上施以天恩，如此教诲，如此指望，既为犬马，亦知主人之恩，况臣为人，有何说的？嗣后臣将忠勤二字铭记于心，摈弃回护私心，凡事果断办理，（**朱批**：果能如此，其福无穷。若不坚持，即为祸矣。）以图报皇上之高厚恩泽。若有不当之处，或有过失，仍祈皇上教诲，则臣得以明白，且于地方颇有裨益。至于严肃军政，严肃驿站，得有闲暇时多见人，地方事务一经访查后再行办理，勤于办理等项，臣俱钦遵上谕而行，毫不怠玩。

再，署理南昌总兵官事务陈旺章，为人明白，能以管辖，勤奋效力。为此谨具奏闻。

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

175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赐哈密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切于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前往具奏奏折千总周照正举捧皇上所赐哈密瓜二个，来到扬州，臣即跪迎，恭设香案，望阙谢恩祗领讫。伏思，该哈密瓜者，乃江南地方不产之奇物。皇上眷念微臣，于去年已经恩赏，而今年又加恩赏。圣主屡施无疆恩泽，微臣实难承受，只愿竭尽愚诚，以图仰酬高厚恩泽于万一。为此具折差派臣标把总孙国柱、兵史贵赍捧叩奏谢恩。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著勤于言行划一。

1759 锦西副都统品级协领舒弥达奏请朝见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锦西副都统品级协领臣舒弥达谨奏：为请旨事。

切照今岁，仰赖圣主之恩，锦州地方诸粮皆丰收，故粮价甚贱，地方太平无事。臣望临近封印，赴京城瞻仰圣主金颜，以新年礼叩贺。为此谨奏，请旨。

锦西副都统品级协领臣舒弥达。

朱批：尔效力得好，仍照此勤之！勉之！不必来。

176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等奏荐知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吏部谨奏：为遵旨拣选知府事。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臣部具折子奏称：湖南辰沅靖道员之缺，伏乞谕九卿，于现任给事中、监察御史、郎中内拣选三人，引见奏补等情，本日奉旨：著以祖秉珪补放。祖秉珪之缺，著吏部大臣与大将军年羹尧，不论内外官员，保奏二人。钦此。钦遵。该臣等看得，淮安府知府之缺至为重要。今候补、候选之人内，臣部会同九卿多次拣选，奉旨委用，其剩余之人多年轻、捐纳者。即各部院之员，亦多次蒙皇上格外之恩，简用于道员、知府，所余之人或不及拣选，或接任未

久，一时难得胜任之员。今大将军年羹尧所举，因入藏而议叙、于同知应升之缺晋一级而于副使、道员即行委用之现任四川荣县知县王国祥，年轻、力强，办事尚可。该臣等查得议叙事件档册，记其勤奋效力事宜。为此会同开列职名谨奏，请旨。

王国祥，镶黄旗随公，现任四川荣县知县。康熙五十九年二月，计俸升补湖南岳州府同知。是年三月初九日，奉旨以同知原品留于本任。康熙六十年四月，议叙入藏军功，于同知升应之缺晋一级，视伊班副使、道员出缺即行委用。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加二级臣巴泰、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76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阿尔泰路驻兵及屯田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和硕怡亲王传谕：驻兵阿尔泰路一事，著怡亲王、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四额驸端多布多尔济、六额驸策凌、将军祁里德、丁寿、都统拉锡会同详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详议得，前议准于阿尔泰驻兵一案内，从京城移驻八百七十一名鸟枪护军，每二人合用一驼，一千一百二十九名鸟枪披甲、炮披甲，每三人合用一驼。今此等兵丁皆带甲胃器械并三日行粮，远赴阿尔泰，驼只不敷用，拟给护军每人一驼，披甲每二人一驼。前议拨给护军、披甲之驼只，除照旧拨给外，今议增拨之六百二十三只半骆驼，均拟折给各四十两银。再，前议案内，每护军给马五，每披甲给马四。今每护军、披甲仅有跟役一、二人，且又有驼只，而多余马匹较难赶着行走。若其不需用之马驼折银拨给，则将行走轻便。且喀尔喀地方马驼价廉，可抵该地之后，根据各人马驼缺少情况，可以采买补充，则颇有裨益。故其拨给护军、披甲每人各五匹、四匹马，拟每匹马折给银十两。再，前议案内，于阿尔泰地方屯田时，拟令流徒罪犯种地。今若仅令罪犯种地，恐致贻误，亦未可知。故从直隶省宣化府、山西省大同府拟调集绿旗、步兵各三百人，派至阿尔泰地方屯田。此所派六百兵，不携带其它兵器，每人仅带鸟枪、刀各一件。俟期满四年后返回时，不携带鸟枪、刀，而交给将军武弁，以给换派人员用之。前派绿旗、步兵至各地时，皆给二人以三匹马。而今所派六百步兵，皆由远道前往阿尔泰，且又驻四年屯田，故拟每人拨给二匹马，而其增拨之马，每匹亦折给银十两。此事饬交该巡抚、总兵，令随派各一名妥当游击，以管辖之。同时，相应派出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以管辖之。查得，于巴里坤屯田官兵，若有收获七成以上者，即交九卿照例议叙。若有收获五、六成者，即免查议。若有收获四成以下者，则令查议。今对阿尔泰地方屯田之绿旗官兵，亦照此例施行之。其拨给此等官兵之马匹、盘费等需用物品，皆可动支正项钱粮，供给充足，于来年将军丁寿率兵前去时，可一同派往。俟抵阿尔泰，由监屯大臣管理此兵屯田。对此等绿旗官兵，由军营每月照例拨给钱粮米、盐、菜银。其余各款，既已长远计议，拟仍照前议奏遵行之。一俟命下，将为护军、披甲增拨之六百二十三只半骆驼，折银马二千匹，共应拨银四万四千九百四十两。此项银两，八旗可按照各自所派出兵丁数额，从户部支领后发给之。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公舅舅臣隆科多、抚远大将军太保公总督臣年羹尧、喀尔喀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臣端多布多尔济、喀尔喀副将军多罗郡王郡主仪宾臣策凌、散

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散秩大臣臣祁里德、将军臣丁寿。

朱批：依议。

17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恭谢皇上指教事。

切臣至愚极陋，而又远隔在省，故未能教子，以致妄行串联者，洵如死尸。蒙圣主怜臣，未即诛责，仍蒙御批教诲臣，诚与天地、父母之无异。臣见旨不胜悚惶，而念及生一不肖之子，愈加愤懑。臣平时看诺木图、诺木布，无知且怠慢迂疏，不知人之良莠，妄行交友，不惜己物，妄与他人，故臣在家时，不时管教。到此后仍不放心，相继寄信，令其务必一心勤勉于公事，出则衙门，进则在家，勿得妄与人交往，不可妄加管事。等情。顷又寄信一次，伊亦曾复信对臣言已深知。今伊等不听从臣言安静度日，妄行串联者，不肖混沌至极，理应诛之，仰蒙圣主批示教诲，特为伊等再生之鸿恩。以臣思之，教此等不肖之子时，若不恐吓使之伤心至极，虽一时悛改，但后仍改变。臣叩请者，臣以伺候臣为名，将伊等调整来臣所，严惩锁禁，臣亲不时当面开导，使恐惧伤心至极，臣尽力教二三年，确实行政意定，经臣验试，具疏奏请后，准入京城某官差效力。倘表面改正而内心不悔，仍有变故，即留之，于国于家皆无裨益，则臣经奏后正法。伏乞圣主睿鉴，若似可施行，则臣具本奏请。

再，前蒙圣主批示：尔若有事怀疑而碍难打听之处，则告知怡亲王代尔打听。钦此。此乃为臣之下情能通达皇上之殊旨矣。因此，以臣愚意，君臣之遇，以至于此，亘古所未有者。臣幸逢似此盛世，而将己见，若不亲奏达皇上，告知他人转达，则并非君臣同德同心之道，而且臣自己未将自己当作人，故拒奏者属实，并未想及怡王能照管臣与否。虽云怡王能照管臣，但臣蒙皇上知遇之恩，为一省大事，若受王、贝勒照管，亦恐有玷皇上所委之职。臣曾想为人生而幸遇皇上，经自身勤勉，仰承皇上之恩，方可谓至荣。倘看人脸色行事，纵然享受富贵，亦似不希罕。又据前人诗言：在世除皇父外，未多受一人之恩。云云。臣阅读毕，以为此乃大丈夫之言，仍在背诵。况且臣自前来，凡有心思，虽为私事，亦即奏请皇上，凡有过错，皇上闻之，即行批示晓谕，知之并无隔阂，而反欲找一人置于中间照管，不仅不信皇上之恩，而且自己不相信自己。

再，至于臣之诸子拆看皇上批谕之处，以臣深思，臣将所奏之事，皆臣亲封固，交付所差千总、把总等，并令家人跟随驰送。返还之后，臣亲详验封皮后开启。所赏之钥匙，臣亲装囊佩带，不交与他人，因此，如何能拆看。伊等看后欲何为，臣真不知其故。带来时严惩之。嗣后，慎尤慎之，经请旨后，于匣子贴封间隙处，臣亲写行书字谨封二字。其赍奏人等，不令于臣第住宿，而于店房住宿。为此惶悚谨奏。

朱批：尔所奏甚有道理。朕竟失为君之道。甚是错误，指责了像尔有铁石般之心之大臣。大臣等只求相当之大臣亦是。所云依靠王等而行动者，朕竟信口乱说，朕览尔奏毕，每思前旨，惭愧不已，后悔莫及。请贤臣从宽朕之错误。

1763 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革职疏防员外郎八十四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准员外郎八十四奏疏称：查厄鲁特逃人车木伯尔等案，据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及议政王、

大臣等会议具奏：看员外郎八十四等所查，虽言逃人车木伯尔等从阿济达巴汉以南无哨探戈壁内向古巴塔尔赛坎以去，但不明白。嗣后，将军等应严察哨探，换班时彼此着落交付，蹑迹勤巡察。倘若逃人自哨探出，而推言未出哨探，则断然不可，并欲咨行巴里坤、阿尔泰路将军等。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不可不究查明白。著遣八十四自力返回查明后来，若不能查明，则从重治罪。除朱批外，余依议。钦此钦遵。抵达喀尔喀原公乌巴希旗后，问其旗协理台吉达玛琳等言：据尔去岁供称：看车木伯尔出逃情形，向西无哨探戈壁内古巴塔尔赛坎以去。等语。尔等追至何地与车木伯尔等相战？尔等战地名何？据达玛琳等告称：我等追车木伯尔等至昭莫多后见踪迹，蹑迹至布克托海地方战之。等语。遂带达玛琳等往伊等所战之地布克托海看得，于伊等作战之地，有两匹死马骨骸，马掌以木钉之，架锅之石仍在。放置罗经观南北毕，又详问达玛琳等曰：车木伯尔等自此何往？据达玛琳等言：我等追及车木伯尔等，即于此地战之，因天色已晚，故车木伯尔等逃出。我等当夜设伏，翌日晨看得，车木伯尔等向西去。等语。顺达玛琳等所指本戈壁内之珲春喀屯、布喇库尔布库等水向西去，至名曰乌尔图之水。又放置罗经看得，正与达玛琳等所指相符。乌尔图之水距离阿济哨探有四五十里，因为地近，故去阿济哨探问章京哈喇扣曰：从协理台吉达玛琳等战逃人车木伯尔等之地方顺达玛琳等所指珲春喀屯、布喇库尔布库等水而来，正到尔阿济哨探以南乌尔图之水。看得过戈壁之行人，除乌尔图之水外，别无通达之水，此地又无哨探，乌尔图之水距离尔阿济哨探颇近，且为戈壁边之紧要地方，尔应勤加巡察，因为轻怠，令逃人车木伯尔等逃出，此事如何？据供称：当闻知逃人车木伯尔等消息，我亲率我哨探人九名，即驻此乌尔图之水，终日瞭望追踪，想是逃人车木伯尔等夤夜夜乘隙而逃耳。等语。车木伯尔等即乘夜黑而逃，而天亮后，尔因何不追踪？由此观之，显系巧言，凡事从实招来！供称：自我阿济哨探以南乌尔图、奈曼明安之水向西至巴里坤地方，约二百里，竟系戈壁，我两侧俱无哨探。因此未向西追踪，我等仍从乌尔图之水向戈壁以南蹑迹，但未见踪迹。等语。

看阿济哨探以南之乌尔图地方，有河流且水草甚好，然系戈壁边，宜安哨探之紧要之地，应交付该将军，于乌尔图地方安一哨探。查得，自达玛琳等作战之布克托海地方至阿济哨探以南乌尔图之水，此一带地方皆为戈壁，凡自布克托海地西行之人，必饮斯水，经过乌尔图之水，因系戈壁地方，不可纵横行走。看地方形势，逃人车木伯尔等自乌尔图之水出者属实。阿济哨探之章京哈喇扣乃驻哨探之为首章京，理应勤加巡察其阿济哨探周围紧要隘口有水草之地。逃人车木伯尔等从距其所驻哨探颇近之水逃出，而伊等仍不知者，此皆平时懈怠所致。今查时显现，且又不从实招供，反狡辩车木伯尔等夤夜乘隙而逃者，殊属不合。欲将章京哈喇扣交该部查议。等因雍正二年十月十三日具奏，奉朱批谕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及议政王、大臣等严议具奏。将八十四先冒昧具奏之处，一并查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前以追厄鲁特逃人车木伯尔等时未能擒获，掠马畜二十余匹以去之案，不可不严查。逃人车木伯尔等从何哨探逃出，因何不能擒获，应查之，等因具奏。遣员外郎八十四去时，八十四去后查奏之处，总理事务王、大臣与议政大臣等会议：看八十四所查，虽言逃人车木伯尔等从阿济达巴汉以南无哨探戈壁内向古巴塔尔赛坎以去，但并不明白。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不可不究查明白。著遣八十四自力返回查明后来，若不能查明，则从重治罪。钦此钦遵。曾遣员外郎八十四自力返回。兹据员外郎八十四查奏：乌尔图一带地方竟系戈壁，从布克托海向西无人行走，必饮此乌尔图水经过。因系戈壁地方，不可纵横行走。看地方形势，逃人车木伯尔等自乌尔图之水出者属实。等语。阿济哨探、乌尔图一带竟系戈壁，必饮此乌尔图水方可经过，而以前厄鲁特两群逃人从阿济哨探以南逃走时，曾于哨地擒获之。乌尔图地方甚为紧要，将军傅尔丹听闻车木伯尔等逃逸之消息，应预先派人，于乌尔图地方安一哨探巡察。明知似此紧

要之地，而因何不预防安哨探？将此应咨行将军傅尔丹回奏。

再，阿济哨探之喀尔喀扎萨克台吉锡林扎布旗下章京哈喇扣，乃驻哨探之为首章京，应率兵丁不时勤加巡查。哈喇扣早已听闻车木伯尔等逃逸之消息，而乌尔图地方距离阿济哨探才四五十里。逃人等明知前经过此乌尔图水时擒获，而车木伯尔等从乌尔图逃出，并不拿获，亦不踪迹，仍巧言夤夜乘隙而逃者，殊属不合，查据定例载：若驻哨探章京懈怠，以致逃人出走，追及不战而退，则章京革职，罚畜三九之数，披甲鞭一百。云云。请将章京哈喇扣照此例革职，罚畜三九之数。其所罚牲畜交付将军傅尔丹用于公事，看守哨探披甲等鞭一百，员外郎八十四，乃专奏后所遣之人，前遣时应即将逃人车木伯尔等从何哨探出，如何出之处，详查具奏，但并未查明便冒昧具奏，再遣时才查奏：逃人车木伯尔等从哨探附近乌尔图地方出者属实。等语。由此观之，八十四前去时显然懈怠不留意。为官而不详查事务，懈怠冒昧具奏者，颇玷官箴。既然如此，则将员外郎八十四，照溺职例革职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协理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都统世子臣弘昇，议政大臣镇国公臣德普，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公臣鄂伦岱，太子太傅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委领侍卫内大臣兼都统臣马尔萨，议政大臣署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徐元梦，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理藩院尚书兼办侍郎事务臣特古忒，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

朱批：八十四著革职，前往阿尔泰路驿站戴罪图功。余依议。

1764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报詹事病重无法进入考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正考官臣徐元梦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监临官邓德依等来禀：据同考官上派出詹事府詹事鄂尔齐家人六十七来禀内称：小的之主子鄂尔齐猝然头晕呕吐，不可进入考场各等语。为此奏闻。

正考官臣徐元梦、副考官臣福敏、副考官臣阿克敦、副考官臣杭奕禄。

朱批：知道了。尔等场内之人亦足。

17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夔州副将因病请假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咨文内称：据四川所属夔州副将陈俊呈称：职陈俊于本年六月猝发痰咳病，手足麻痛，不能动弹。职陈俊现又管带我原先带来之官兵。因不能动弹，难以办事，所关至巨，请准解任养病等情。将此，俟大将军如何裁定咨文时遵照实行等情，咨文到臣。该臣以副将陈俊患痰咳病，不能动弹，难以办事，除札行靖逆将军富宁安，将其派往关内养病外，该臣览陈俊所呈，伊委实不能办事矣。夔州副将之缺，极为重要，伏乞圣主谕该部拣选奏补派遣。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缺著大将军年羹尧保题。该部知道。

1766 察哈尔总管苏珠克奏陈改革驿送事件领取俸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正红旗牧扬察哈尔总管兼参领奴才苏珠克谨奏：为奏闻奴才管见事。

窃奴才原为休职人员，叨蒙圣恩起复，授以参领，不久又蒙恩施，补为牧扬总管，赏戴花翎，屡蒙格外殊恩甚重。奴才何等效力，亦难图报万一。奴才苏珠克于去年十二月接任，今年圣主特派大臣，以审理我察哈尔地方之盗案，根据轻重治罪，故而蒙古等荷蒙圣恩安居乐业。奴才苏珠克钦惟，圣主之恩泽无不周详，是以钦遵圣主之仁德至意，谨将奴才苏珠克管见二款恭陈奏闻。

一款，自察哈尔旗牧场呈送各部院该旗之所有事件，均派出本处领催、披甲，自力送达京城。自各部院该旗咨行察哈尔之事件，均由京城该旗派出领催、披甲，亦自力送达察哈尔。倘有紧急事件，即不能速达，且有劳于往返送事人员。今咨行驻直隶省各地管满洲兵城守尉、协领等事件，城守尉、协领等呈送各部院、该旗事件，均为驿送。故请嗣后各部院、该旗若有咨行察哈尔事件，均可送至兵部，由部从旧大驿站送至通往各该察哈尔旗之边口，而各边口既设有驿站员外郎，由驿站员外郎验看后，转自蒙古驿传递该旗。察哈尔若有呈送各部院、该旗事件，亦各就近送交蒙古驿，再传递至边口，由驿站员外郎验看后，应自内驿传递兵部，兵部送至各该地，则事件不敢耽搁，且察哈尔蒙古马畜盘费亦不致耗费，又得免自京城派领催、披甲送事之役。

一款，察哈尔蒙古应领取之官俸兵饷银，每年春秋二季来至京城领取。每次前来领取钱粮者，自抵京城之后，速则等候半月、二十日，若有耽搁，即住月余。蒙古人皆自费而来，颇多受累，且水土不服而致患疾，或遇不肖之徒而难免无有被零星侵蚀事件。若派出官兵少，则钱粮事关重大，若派出官兵多，又有劳于兵丁。今驻于直隶省各地之满洲兵，皆从各自所驻府州县领取俸饷银。察哈尔八旗蒙古所住之地，虽为相距较远，但其左翼四旗牧地，离直隶宣化府近，右翼四旗牧地，离山西大同府近，若其左翼应领取之俸饷银，从宣化府领取，其右翼应领取之俸饷银，从大同府领取，则于蒙古有利，亦不致受累。若蒙圣主准行，其春秋二季应领俸饷额，由各该察哈尔旗详细核算造册，钤印固封，驿送兵部，由部转交该旗，该旗仍照前例详细核算，再行造册，以送兵户二部，而户部按各旗所送之册详细核算，将应支银总额，各旗分别开列，陆续转咨直隶总督、山西巡抚，以交付该省支给银两官员办理。而牧场察哈尔八旗，由各旗将应领俸银额、饷银额汇造领字，加盖印章，按季每翼派出总管或副总管一人，可到各自指定处所。再，每旗派出佐领一人，骁骑校或护军校二人，又每佐领派出领催或前锋或护军二人，由八旗派出章京带领各旗所派人员，其左翼赴宣化府、右翼赴大同府。伊等到达后，即将领银领字交与各翼所派总管或副总管，以转交支给银两官员。支给银两官员，可以核对每季部交支给各旗之银额，若银额相符，即照数拨银，当着总管或副总管前面，各旗章京兵丁随到随给，则蒙古人马畜不致疲乏，且盘缠亦不甚糜费。奴才苏珠克恭惟，此二款事于察哈尔蒙古颇有裨益。凡恩出自皇上，伏乞圣主睿鉴施行。若蒙如是，我察哈尔蒙古又能沐浴于圣主无疆鸿恩。为此谨具奏闻。

1767 都统德普等奏报内府佐领管领及佐领骁骑校等数目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正红旗等五满洲旗都统镇国公臣德普等谨奏：为整顿内府佐领下参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事。

切于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会同满洲都统等议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所属内府佐领、管领下护军、领催、披甲数额，并按所定护军、领催、披甲数目，相应编设佐领、管领，并调补官员，委以管理。仅为此事，已令各旗王公会同都统等详尽妥议，留用足够管理官员，余者俱行裁汰。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镶白旗恒亲王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四，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六名。裕亲王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四，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二名。淳亲王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二，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五名。镇国公允祹所属内府佐领有二，另管者有三，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五名。

正蓝旗廉亲王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四，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六名。固山贝子允禟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一，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三名。

镶蓝旗诚亲王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四，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二名。理亲王所属内府另管者有二，管领有二，而所有骁骑校一名，护军校二名。郡王允禵所属内府佐领有二，管领有一，而所有佐领二名，骁骑校二名，护军校二名。

以上三旗亲王为五名，郡王为一名，贝子为二名，公为一名。以上九位王公门下现有佐领十六名，管领二十三名，另管者五名，骁骑校十七名，护军校三十三名。既由领侍卫内大臣会同都统等按王公爵位议定数额，则将该管官数目亦按王公爵位相应拟定之处，臣等会同五旗王等议得，既定亲王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二百名，则定为佐领各一名，骁骑校各一名，旌旗护军校各二名。既定郡王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一百五十名，则定为佐领、领催各一名，因护军较少，其旌旗护军校定为各一名。既定贝勒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一百名，则停补佐领，而补放另管者，其领催、旌旗护军校为各一名。既定贝子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八十名，则补放另管者，而旌旗护军校为各一名，停补骁骑校。既定镇国公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六十名，辅国公用护军、领催、内府佐领下披甲共为四十名，则均补放另管者，而停补骁骑校、护军校。又查五旗包衣佐领，皆由王公等令侍卫官兼职，故拟照旧兼之，至另管者，拟俱委侍卫官，令仍食侍卫官俸银。闲散宗室弘昉仅有蓝披甲五十名，无内府佐领，故拟俱行裁汰其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再，内府五甲喇，其五参领皆为额设参领，故照原设不议外。唯其中一参领，可管多个王公门下佐领，而查办诸事时，难免无有贻误。是以，嗣后若有五旗内府佐领咨行事件，必由各王公属下王府长史、办理包衣事务者、五参领、佐领、另管者共同署名咨旗为妥。为此谨奏。

都统镇国公臣德普、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署都统事护军统领臣阿林保、都统兼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依议。

17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授知县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补知县事。

该臣先奏请以西安府所属咸宁县知县阎士俊补放河东之运同，奉旨准行，钦遵在案。查得，咸宁县系省城第一县，满洲、汉人杂居，事务又繁多，知县一员，必人有才干，方能胜任。看得，临潼县原知县为晋升同知捐纳之朱彤，才干精明，令派其监修河阳县夏阳川、方镇二处兵丁居住之房屋。朱彤尽心办事，实有才干之员，请将朱彤以同知原品暂补咸宁县知县，将来晋升时，仍

视其原品晋升。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照所奏，该部知道。

17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查看兵器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该臣看得，兵器之中，莫要于火器。此次出师青海，颇得益于枪炮。是以，该臣自力制造子母炮一千二百尊。将此，该臣请带回后，酌情分给满洲、绿旗各营，将原有之炮收存于库。事关兵器，理应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该部知道。

1770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查佐领事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谨奏：为钦遵谕旨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召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马武、夸岱等，降旨：朕已将苏丹授为宁夏将军。此族大、人众，若在王等门上，甚为有力。著将伊等四佐领抬入正黄旗。亦等看之，正红旗佐领少。若旗下当差有所不敷。则将正黄旗单一公中佐领抬给之处，著尔等查奏。再，允禵之丈人罗察之佐领，皆在贝子璐斌。璐斌不能役使、管束伊等，反而为罗察、洛因泰等役使若奴仆然。璐斌所属之人，悉成罗察之奴仆矣。欲如之何，璐斌莫敢不从。璐斌原来亦甚懦弱，在军营匍允禵之胯下，阿谀奉承，乃允禵代其具奏，带回京城。因其行为卑鄙，任何处所徒然神情慌张。璐斌为人懦弱，且未犯法，故朕容之如此。再，将阿布拉献于庄亲王之佐领，著为公中。将罗察之佐领并族人之佐领，著陈其亲疏查奏，抬给庄亲王。钦此钦遵。除将苏丹等四佐领抬入正黄旗外，其余佐领足以旗下当差与否，询问旗下大臣，据副都统阿罕泰、喀尔吉善等禀称：我正红满洲旗共有八十一佐领，抬苏丹等四佐领，现所剩佐领七十七，凡旗下当差绰绰有余等语。据此，请停抬给正黄旗佐领。查得，贝子璐斌所属罗察旗人之佐领八：额西特恩佐领、散秩大臣、副都统额尔德依佐领、额尔寿佐领、富昌佐领（原注：罗察之孙）（**朱批**：将此四佐领，著抬给庄亲王。）杭吉图佐领、三等侍卫、侍卫什长乌勒敦佐领、荣恒保佐领、男福成佐领（**朱批**：此四佐领，著抬为公中。）此八佐领皆于罗察亲近，请抬给庄亲王。阿布拉献给庄亲王之满洲旗散秩大臣、伯钦拜佐领、岳岱佐领、蒙古旗萨朗阿佐领、汉军旗吴宗宁佐领，请将此四佐领，遵旨作为公中。又查得，平郡王所属之罗察族人佐领二：散骑郎永寿佐领、三等伯图禄佐领。镇〔国〕公诺恩托和所属之罗察族人佐领二：书麟佐领、委护军参领明禄佐领。此四佐领皆系罗察远支族人，故一并开列奏览。

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管武备院事领侍卫内大臣夸岱。

朱批：其余知道了，依议。

17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买足粮额并详审盐案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臣曾会同抚臣裴徕度盘查江西仓粮，其中尚有米采买完结者，该折粮银，现已存库，今

仍在采买补充，俟采买补足时，再行具奏，等因具奏。于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把总张如珠赍捧该折到来，折内奉有谕旨曰：此所奏之事，朕仅信其大半。钦此钦遵。臣务必与裴葎度严催买足该粮数额，而后奏闻，断不致于缺额。再，为苏松地方增设巡查道事，臣曾两次具奏两样，而蒙皇上垂悯，不曾发出，留有面子。圣主如是教训，委实恤臣至之。臣必铭记，再不如此优柔苟且。嗣后，巡抚等若有事来商酌，合则画题，不合即驳回。再，塞楞额等所审理之盐案，臣之所闻所见不详，俟命下之日，臣即赴各地密访核实。今尚未获得其实事，一获实情，即速奏闻。谨将批折四件并封奏闻。

朱批：尔若听闻京城消息之后再行具奏，则误尔之一生矣。且于京城之内，知朕意，识时事，尔又可信赖之人，非但无有，即寻觅于天下，亦难觅得。若仍相信此数行朱批谕旨，自问自己，似有裨益。无论如何，尔可多熟虑而行之。

1772 大学士萧永藻奏报陵寝郎中孟古尔岱不宜常住陵寝缘由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陵总理内外诸事太子太傅大学士臣萧永藻谨奏：为奏明事。

窃查，今年四月，为奏销陵寝郎中花色等买卖祭祀用奶牛价银一案，谕曰：著交部查核具奏。钦此。由部查议郎中花色、孟古尔岱、胡锡布等人，由于平素不敬心饲养，以致残疾倒毙淘汰者甚多，故拟俱行降调，等因具奏，咨行前来。孟古尔岱闻此后，即行呈称，孟古尔岱于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圣祖皇帝诣陵时，曾叩请不愿晋升，而愿永留于陵寝效力行走。当时谕允所请留陵。故此，请仍留孟古尔岱在陵寝柏唐阿上行走。等因，多次呈文于臣。查原档册，由部议得，孟古尔岱在陵寝行走有年，凡备膳洒扫等项，均有经历，故按其所请可永留于陵寝效力行走。等因在案。但此并非令孟古尔岱永住于陵寝。据此，臣传孟古尔岱前来，曰：圣祖皇帝谕允尔之所请，停止晋升，而永留于陵寝效力行走。但并无令尔永住于陵寝。等语，言毕令其退回。甫于本月初九日，当赴孝陵时，孟古尔岱又拦路叩请，务必于柏唐阿上行走，欲永住于陵寝。等因，泚又呈文。窃臣查得，孟古尔岱乃奉圣祖皇帝谕旨，仅停晋升，永久效力行走，并非永久准住于陵寝。前因奶牛一案，孟古尔岱被降级调用。又因牛羊案件，将其应赔冒领银一万两，已交该旗追还。凡为陵寝地方，甚为重要，理应恭谨且洁净，而孟古尔岱妄自编造，屡图侥幸，词讼滋事，甚为不该。因此，拟将孟古尔岱交该部严加查议。额驸硕阿延另有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孟古尔岱著免问罪，停住陵寝，著仍遣回。

1773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阿尔松阿等有意用三百斤枷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传奉谕旨：前因李元希等人皆为恶棍，故朕曾降旨可用又重又大枷号。阿尔松阿、马尔齐哈包藏祸心，欲将用以非刑之名强加于朕，故令用三百斤枷号。刑部前用大枷号，皆有斤数，著交刑部查明，并按照前用旧有大枷号斤数，一体改用于李元希等人。钦此钦遵。

查得，前奉照给萨克素子昌德，以及猴子硕色、珠都纳、吉木保、常赖等人用又重又大枷号之谕旨，已用二百斤、一百八十斤枷号。而阿尔松阿、马尔齐哈不遵守此例，竟用三百斤枷号，由

此显见伊等心怀恶意。现既有旧例，对李元希、佟久、江吉志三人，皆拟一体用一百八十斤枷号。为此谨奏。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左侍郎兼仍在内阁学士上行走兼理太仆寺事加一级臣伊都立、左侍郎仍兼内阁学士臣黄炳、右侍郎臣马喇、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阿尔松阿、马尔齐哈咎由自取者此也，与朕何干？著依奏。

1774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陵寝朝会各官员座次排列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陵总理内外诸事太子太傅大学士臣萧永藻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管理大臣额驸硕阿延传奉谕旨：经恒之座次，著萧永藻奏请。钦此钦遵。

查得，凡在陵寝朝会时，大臣、侍卫、官员、达太监等之座次，第一班由大学士、管理大臣、都统、散秩大臣、尚书就坐。第二班由一等侍卫、副都统、侍郎、二等侍卫、三等侍卫、蓝翎侍卫就坐。按下来由总管、翼长、内郎中、礼郎中、内员外郎、礼员外郎、尚膳总领、内茶长、内管领、主事就坐。又接下来由总兵官就坐。而镇标各官，则按职别就坐于其后。第三班由防御、赞礼郎、戴翎太监、笔帖式、饭上人、茶上人就坐。第四班由总管达太监、达太监、太监就坐。内务府总管无座。今宗室公经恒、内府大臣董殿邦该坐何班，恭请皇上批示。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经恒坐于硕阿延之后。董殿邦、内府官员等，可坐于上座。

177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郭臧书等人员口供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咨审事。

雍正二年九月三十日，准刑部咨称，准总管内务府来咨内开，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舅舅会同本衙门奏称，准查弼纳奏称，据李煦之子李定供称，郭茂长子郭臧书今在京城，可问小的父亲李煦便知。等语。请总管内务府衙门向李煦查讯郭臧书住处，而后再行严审郭臧书有无隐匿财物。等因具奏。准此，现已拿获郭臧书。拟将此人由总管内务府衙门严审具奏。等因奏请。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奉此，由总管内务府衙门夹讯郭臧书：尔父郭茂曾为李煦家办事，尔等必有隐匿李煦家财物。尔前来京城时，可曾带有李煦家何等财物？李煦将何等财物隐匿于尔之家中？再，尔等家产均在何处？如实招供！供称：小的父郭茂曾为李煦家里人。康熙五十六年，李煦将小的们抬出为民。五十七年，小的父郭茂病故。后因家计贫寒，于六十年小的随同岳母前来京城。六十一年，小的岳母故去，小的即守岳母之坟，仍住于京城。小的并无隐藏李煦家物。小的亦无家产。诚然有之，在苏州审讯时，小的母亲何不供出？等语。据此，即行委员搜查郭臧书住家，共有房屋三十三间，其中郭臧书住有三间，其余房屋皆由他人租住。查此房屋，于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圣祖仁皇帝钦赐内常在之母居住，常在之母与姑爷郭臧书住在一起。常在之母故去后，郭臧书仍住于此屋。此房屋原为公房，拟仍充公。李煦子李定，以及其家人，均在苏州，故将郭臧书交与刑部，拟押解至查弼纳处，于塞楞额、李周望审理案件内进行质讯。等因，于雍正二年九月初七日，由正亲王面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故将郭臧书由贵部转解查弼纳处一事，特咨文知照。等因前来。准此，今委派本部笔帖式那尔布随带郭臧书押解贵衙门。等因，由刑部笔帖式那尔布押解郭臧书前来江宁。

钦派大臣塞楞额、李周望等详讯李煦子李定，以及其家人之后，业已押解到江宁。该臣奉旨

传郭臧书、李煦子李定、其家人钱仲宣、郭茂妾室舒氏前来，即讯郭臧书：尔父郭茂，乃李煦信用之家人，家计甚富，所有家产隐藏于何处？尔赴京城之时，曾带去何等财物？为尔立有何等家业、店铺？李煦将何等财物隐藏于尔之家中？今传尔质审，如实招供！供称：小的父郭茂原为李煦家人，所得些微银两，业已用毕。前立有数间房屋，数亩土地，亦已陆续卖掉。康熙五十六年抬出小的父亲为民。五十七年，小的父亲返回江西途中病故，并无遗留产业。小的家计贫寒，无以聊生，于六十一年随小的岳母进京。后来小的岳母故去，小的邓守岳母之坟，仍住于岳母所住公房，其余数间房屋。给人租住，收租度日。并无隐匿财物家产，亦未隐藏李煦之财物。当总管内务府衙门审讯时，小的已经详供，亦已搜查过。等语。

又讯郭臧书：尔之母亲舒氏，乃尔父后娶之妾室，生有一子，岂无留给财产？尔之弟郭小二何以卖身至四川？供称：小的母亲舒氏只生一小弟。小的父亲故去后，生计无着落，仅靠手工度日。诚然留有财产，小的母亲在审讯时何不供出？小的弟夫妇亦无以聊生，才卖身至四川。夫今小的小主人李定尚健在，可以带来对质，便知实情。等语。又经夹讯，仍坚供不移。

又审讯李定，供称：郭茂子郭臧书，乃一极年轻之人，岂可将财物交给于伊？伊父郭茂，原只管盖房修船之事。因郭茂饮酒滋事，于康熙五十六年逐出其父子五口，并无交与财物。诚有交给财物，岂不垫补所有亏空钱粮，而允许其自用？伊已出旗为民之人，小的父既在京城有财产，亦不会交与伊。实无隐藏之事。等语。

又讯钱仲宣，亦与李定同供。

舒氏供称：小的乃郭茂之妾室。康熙五十六年，小的主人将我一家五口俱行逐出。康熙五十七年，小的丈夫故去，小的与小的弟弟在一起租房居住。因无以为食，即靠手工度日。郭臧书亦无法生活，才随其岳母赴京城。小的丈夫乃抬出之人，小的主人岂能将财物交与伊。情有可恕。等语。据此看得，郭臧书确无可以隐匿之财产，亦未隐藏李煦之财产。故将郭臧书暂行监禁，俟李定等案结，一并押送总管内务衙门办理。为此具折，差臣标下把总刘世宪、兵潘文元赍捧谨奏，请旨。

朱批：为李煦一案，尔始终未尽心，且多负于朕。即便派来京城折价之人，均已替换，而重要人员，亦不知派往何处。尔随便办理而已。因为都已经及时巧饰，朕亦无可奈何了。

1776 副都统达鼐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等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叩谢天恩事。

切此次出征，臣等自身及官兵皆仰赖皇上之恩，并无辛劳，且蒙皇上轸念臣等，下颁格外仁恩，臣等实难仰承。为此恭缴朱批谕旨，具奏谢恩。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议政总兵官臣黄喜林、协理军务总兵官臣王松。

朱批：尔等所奏谢恩已悉。闻尔等效力行间，平安回西宁，不胜喜悦。尔等都好么？

17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员补放夔州副将等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据兵部咨文内称：据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奏称：靖逆将军富宁安以四川夔州副将陈俊于本年六月猝发痰咳病，手足麻痛，不能动弹，甚难办事等情，咨文到臣。该臣除札行靖逆将军富宁安将副将陈俊派至关内养病外，该臣看得，夔州副将之缺极为重要，伏乞圣主谕该部拣选

奏补等因，奉朱批：此缺著大将军年羹尧保题，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咨行。等语。又据咨文内称：兵部尚书卢询、侍郎钦拜、杨汝穀进见，奉旨：浙江黄岩镇总兵官林达之缺，著以广西浔州副将冯廷福补放。冯廷福之缺，著以广东肇庆府水师营参将唐宽补放。唐宽之缺，著以浙江黄岩镇水师左营游击陈宪补放。浙江台州副将蔡良、江南铅山营游击杨丰启，其大将军年羹尧带往试看。浙江台州副将之缺、江南铅山营游击之缺，其交大将军年羹尧，以其所知之人拣派补放。钦此。钦遵咨行等语。该臣查得，陕西提标中营参将张仪、广夏广武营游击阎智鼎，出兵青海极其效力，且人才优秀，办事亦可。四川夔州副将之缺，请以张仪补放。浙江台州副将之缺，请以阎智鼎补放。宁夏同心城守备田茂，人才优秀，熟练干事。江南铜山营游击之缺，请以田茂补放。张仪等三缺，除该臣行抵西安再行选人，另本题补外，为此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1778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请核选考试举人墨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正考官臣徐元梦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共同详辨考场内一百人十四张卷子，拣选堪取之卷子十张，备进之卷子十九张。将内廷发出之卷子三张，该臣等又与臣等所选卷子比较，一张卷子好。故加之堪取之卷子十张，共为十一张，备进之卷子十九张，一并恭呈御览。其中共应录取举人若干，俟皇上阅定后，该臣等照钦定之数，拟于本月十六日出榜。为此谨奏，请旨。

正考官臣徐元梦、副考官臣福敏、副考官臣阿克敦、副考官臣杭奕禄。

朱批：著取九名。

1779 副都统喀尔吉善等奏查绰奇等八佐领原委归属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署正红满洲旗都统事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臣喀尔吉善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称，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太保公舅舅隆科多传奉上谕：著护军统绰奇署步军统领。绰奇等八佐领，原为别人所属，暂归于公讷图。著查明此八佐领原委后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准宗人府奏称，杜兰多罗贝勒一爵，经革职后降为镇国公。杜兰因系宗室，故封赠为贝勒，而赏赐之佐领，由杜兰分给子讷默逊、毕里克。今毕尔特讷又无理妄为，因而拟以罪名，加以革职，并将此八佐领归为公中，暂归于公讷默逊。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送在案。查暂归于公讷默逊之八佐领，其绰奇、穆山二佐领，乃同族之世管佐领。伯锡腾、巴尔杜二佐领，乃同族之世管佐领。额尔奔、额尔沁二佐领，乃同族之世管佐领。再，汉军姜永锡佐领，已抬拨与果郡王门下，令其族孙姜德诚承袭。吴成龙佐领，曾抬拨与十阿哥允禟门下，今归为该旗公中，令吴成龙之子吴琨承袭。其余满洲六佐领，仍暂归于公讷图。为此谨奏，请旨。

署都统事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臣喀尔吉善、都统兼刑部右侍郎臣高其佩、正红满洲旗协理行走正黄汉军旗副都统臣阿哈泰。

朱批：著此六佐领归为公中。

178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驻防宁夏官兵人数及供给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于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奉旨：驻宁夏官兵，将如何派去，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八旗满洲蒙古都统等会议具奏。宁夏地处遥远，给所有派往官兵供应充足。钦此钦遵。

查定例载，给驻省将军车八辆，副都统车七辆，协领等官员车五辆，佐领等官员车四辆，防御车三辆，骁骑校、有等级笔帖式车二辆，无等级笔帖式、领催、披甲、匠役车各一辆。如若车辆不足，则计百里为一站，每站各折给银一两。途次供给口粮米，将军四十口，副都统三十五口，协领三十口，佐领二十口，防御十四口，骁骑校、有等级笔帖式十二口，无等级笔帖式、领催、披甲七口，弓匠、铁匠五口。供给驻防西安将军二十匹马食用草料，副都统十五匹马食用草料，协领十二匹马食用草料，佐领八匹马食用草料，防御五匹马食用草料，骁骑校、笔帖式等四匹马食用草料，领催、披甲三匹马食用草料。等语。

今有派驻宁夏将军一名，副都统二名，协领六名，佐领二十四名，防御二十六名，骁骑校二十四名，笔帖式三名，鸟枪披甲一千二百名，弓箭披甲八百名，炮手二百名，步兵六百名。伊等所需车辆共三千又八十辆，如若给伊等普遍调拨车辆，则沿途驿站车辆不敷用。故拟停拨车辆，而自京城沿边塞至宁夏，计程二千六百余里，照例计百里为一站，每站计给银一两，则每一辆车需银二十六两，共三千又八十辆车，需银八万又八十两。今皇上谕曰，宁夏地处遥远，给派往官兵供应充足。钦此。此乃眷恤官兵之至意。故将拨给官兵之三千又八十辆车，计八十里为一站，每站折给银一两，可计每辆车给银三十二两五钱，共需银十万又一百两。

查得，大将军年羹尧议奏，拟给宁夏兵各马二匹，二兵合一驼。等语。此起派往兵丁，均应给马二匹，只因宁夏遥远，且兵丁带家眷前去，故给兵丁多一匹马，即给三匹马派去。俟抵宁夏，仍旧给马二匹。来年派往阿尔泰路之兵丁，既拨给旗官马，故此次给马仍照前例各折银赏十三两。令自己置买。

此起前往官兵，若沿边塞而去，则道路不好，车辆难行，故令出杀虎口，经鄂尔多斯，进横城口，直往宁夏。此次既过塞外蒙古地方，可令派出理藩院章京二名，俱行乘驿，一至鄂尔多斯东界，一至鄂尔多斯西界，严防蒙古盗贼，护送兵丁直达横城口。

此次拨给马步披甲之马匹七千二百，其折价银为九万三千六百两。又给官兵之车辆三千又八十，其折价银为十万又一百两。以上共需银十九万三千七百两。此项银两，由户部拨给。

此起官兵抵达宁夏之后，既由大将军年羹尧调拨该给骆驼，故不议外。

此起驻防官兵行抵宁夏需四十日，自京城先给二十日口粮，行抵大同之后，再给二十日口粮。

此起官兵直至杀虎口，自将军以下至各官，均照驻防地供给数额，每一宿一马各给干草二捆，兵丁则照现今所给马额，每马各给干草二捆。供给此项时，由户部派一章京，事先前去准备。

该颁给将军之印，名为镇守宁夏等处地方将军之印，同知关防为宁夏理事同知关防，拟交礼部铸造。

该同知一职，由吏部补放。跟随将军印笔帖式，既由大将军年羹尧已带去理藩院笔帖式色楞扎西，则其余二名笔帖式，即由吏部选补善通译者。

此次所需纛旗，拟交工部调拨。

大将军具奏在宁夏安设四十门炮，由大将军年羹尧将现有军营之炮调拨办理即可。

至于派去驻防官兵，可于来年四月将八旗编为八队，每隔二日按旗起程一队。至起程之吉日，拟交钦天监选择。

起程时，每队由一协领统辖。现已补放协领六名。贡格既已派往西安，可于该旗佐领内委以协领三名，沿途好生弹压兵丁，不扰害百姓，不滋生事端，以期平安到达。

可行文路经各有司，当兵丁路过时，严查盗贼，准予商人照常贸易。

抵达宁夏之后，其马甲内挑选领催、前锋，补领六百步兵，以及编步兵为鸟枪、弓箭兵，夏季牧放驼、马等项，一俟将军等到达宁夏，即可商酌办理，俱行奏闻。

抵达宁夏之后，凡给官兵之俸饷口粮，及马驼草料，均照驻防西安例供给。

此次派去之驻防兵，皆系佐领下额兵，可以照旧按额补充。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都统臣额勒金，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李杜，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都统臣巴拉米特，都统世子臣弘昇，都统臣巴拜，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阿林保，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多赛，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兼侍郎、伯臣钦拜，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齐穆布，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喀尔吉善，都统臣伊尔哈岱，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阿哈泰。

朱批：议得好。只因兵丁等行走塞外路，整备锅、帐房，颇有破费。著增赏马甲每人三十两，步兵每人十五两。余依议。

1781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争斗歌女案情等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据实奏闻事。

切商贾王修德之弟王三观保因争歌女王三良，率众殴打叫申金福之王四一案，臣钦遵谕旨，会同侍郎马进泰严审谨奏。

查得，将王修德等皆缚以铁索，锁禁于仓子。今岁正月越狱，王三观保现居原郎中昂吉图家中，以银五十两娶原侍郎董国礼之妾为妾。据歌女王三良供称：自去岁始，王三观保来其家奸淫数次，仍有带往官局子过夜之处。等语。据叫申金福之王四之兄王杰供称：将军之管领王胡子因与王修德认族，来我家中请求息事，请到其家中说合，故我接受，呈文我佐领佛伦等撤诉者属实。等语。阅看存刑部之内府佐领等为撤诉而行之文书，佛伦、全保、雅图之名皆有。王三良之夫王成佐，原系户部赶车官丁，息此案后，侍郎格尔布给辽阳庄头思超汝为额丁。四月，王成佐说定每年给庄头银十八两后，王四等带回。前于王修德属下办事人陶巴、王明安、高良杰等说合，呈文内府佐领等请撤诉，时署理侍郎李永绍言未有说合奸案之例，故未给还诉状。其后经管领王胡子向将军衙门主事柯胜说情，以转请工部郎中富明。富明因为李永绍之子之好友，故请其父给文息事。

以臣深思，盛京地方关系重大。王修德未完钱粮甚多，倘将究审此案，则事将弄大，牵连人甚多，且于钱粮亦无益。臣钦遵前训旨，同马进泰将事收敛，惟将王三观保等犯人严审具奏。伏乞圣主睿鉴。为此据实谨奏以闻。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知道了。

178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谢恕罪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切臣愚蠢如草芥，一时无知，冒昧具奏，蒙圣主洞鉴，应即从重治罪。仰蒙鸿恩宽恕，未加治罪，仍下颁训旨，令臣改正。每思臣之错误，不胜战栗。嗣后，惟洗心革面，惶悚铭记训旨，与将军、大臣等同心商议办事，整治地方，竭尽犬马之劳，以报养育之恩。为此叩谢天恩。为此谨奏以闻。

威远堡等六门总管、与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知道了。据闻今岁领票采参之事，唐保住等弊端颇多。等语。著详细访问，据实奏来。

178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王三谦案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吏部谨奏：为奏闻事。

据原常州县县丞、咨参革职之王三谦呈文内称：本年七月，苏松道杨本智派出王三谦我解送减留漕项银两，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又派解京饷，即于七月二十五日携带银鞘起解，九月二十六日交户部。今可以勘合、札付为凭。今漕运总督又以拒派逃避，咨部议革。伏思，一官只当一差，断不能当二差。当时，若奉行漕运总督所派，则江宁巡抚必将又以抵拒违背参革。既出当差，而又被参革职，委实冤枉。乞鉴冤情，还给原职等语。查得，先据户部咨文内称：漕运总督张大有以苏松减留漕项派常州县县丞王三谦解送，该员借口诸项需银而不承接，拒违逃避等情，咨参交议，由臣部将王三谦照例革职在案。兹据王三谦呈文内称：一官不能当二差，当差行走而又被参革职等语。虽案情似属相悖，但言词不可偏听，故谨具奏闻，拟请旨咨行江宁巡抚据实查明，如果粮道派出在先，则该员先逃避而后又妄告，必惩之以禁来者。倘若既奉布政使所派，未便一同承当，必俟核实查出后，微职方不致于冤屈，而无躲避事情也。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78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思南知府开缺另补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据正黄汉军旗都统卢询等咨文内称：本旗现任贵州思南府知府李景喜之子李凡，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奉旨挑补养鹰处柏唐阿，时过二年有余尚未到京，故于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特参具奏，奉朱批：著将李景喜带回京师，询问缘由。钦此钦遵。咨文到部。据此，咨文该总督、巡抚，使李景喜本身及其子李凡从速来京，并起程日期报部。又查得，自贵州思南府至京，相距数千里，往返行走必致经年。况且，知府员缺不可久空，拟恭请谕旨开缺，另行补放。臣等未敢擅便，

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785 太原城守尉阿林奏谢授为宁夏副都统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太原城守尉调补宁夏副都统奴才阿林谨奏：为叩谢鸿恩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兵部咨称，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和硕怡亲王传奉旨：著授苏丹为宁夏将军。苏丹已年迈，授苏丹子苏图为宁夏副都统，以协助其父办事。又一副都统缺，可著太原城守尉阿林补之。太原城守尉一缺，可著正蓝旗护军参领阿里衮补之。已授苏丹为将军，职任甚要，其族有多少佐领，著查奏，朕欲抬伊等入上旗。钦此钦遵。等因咨行前来。部文一达，奴才阿林即钦遵恭设香案，叩谢鸿恩。伏惟，奴才阿林为一介愚昧末秩，叨蒙圣主施以殊恩，授为副都统。奴才理当竭尽效力，以报万一。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尔任太原城守尉，素有声誉。尔不可动摇本来意志品行，努力做人。

1786 宣威将军吴礼布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逝属实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宣威将军臣吴礼布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准宗人府衙门咨文内称，务必捉拿闲散宗室富尔臣，并严行看守。等语。故臣与副都统穆里库会同在我等办事之庙内，传富尔臣前来，套上九层铁索，派官兵看守之。次日，苏努前来庙中，欲见其子富尔臣，看守人员未准见面。苏努回去之后，即患痢疾，逐渐恶化。十一月十九日，兵部来咨拿解举人多罗泰到刑部。臣即传多罗泰前来，捉拿套索，准备委员送部。时由苏努家人富赫前来印务处，言称其主人病危。旋由随印笔帖式前来臣前转告此讯。臣即曰，可转告来人，其主人死后再来告诉，臣可以派人去探望，等因遣回。夜间，富赫复来言称，其主人已经故去。臣即委派镶黄旗协领噶哈、笔帖式胡图等前往探望，苏努故去属实。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暂且释放寓尔臣，俟其父丧事毕，著另请旨。

178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革职尚书孙渣齐亏空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镶红满洲旗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刑部、吏部等衙门来文内称，孙渣齐身为户部尚书，却使在库正项钱粮亏空二百六十万两。皇上并未从重治罪，而加以宽免，仅将所欠钱粮饬交孙渣齐令真正取走或盗窃之人赔还。孙渣齐理应感戴宽免之天恩，殚竭血诚，严加催征应交钱粮。前户部讯问曾瞎子后，曾瞎子已承认应赔还之银为五万两，然而受杨三哥又叫作屈二等恶棍之央求，减少其二万两，且又称曾瞎子为索珠家人，清苑县之民。等因，徇情具奏。此事殊甚渎职。拟将尚书孙渣齐处以革职，并将该

催征之钱粮，仍交孙渣齐催征。等因。咨行前来。

查得，孙渣齐尚有二等男爵、佐领之职，可否准留？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之臣允礼、副都统兼理上驷院事务宗室申穆德。

朱批：罢免之后，可著该承袭之人承袭之。

17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荐游击杨林引见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湖广巡抚臣纳齐哈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称，兵部尚书逊柱、卢询、侍郎伊都立等奉旨：各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员尚有未见朕者，朕想要认识。可派伊等轮班来京，著具奏引见。伊等之材技马步箭，朕一见便可知道。至于伊等之操守如何，又整饬营伍如何，可由各省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送人前来时，著密折具陈实情。钦此钦遵。等因前来。

经查臣标下左右二营之二名游击后，将其中右营游击杨林职衔开送总督杨宗仁，以便共同奏请引见。该员出身于年满千总，承袭其父拖沙喇哈番于侍卫上行走，旋自侍卫陆续晋升为游击。该员操守好，勤于教练，谙于营伍。为此缮拟密折，差兵刘叔炳赍捧奏闻。

178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岳常道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据湖南巡抚王朝恩咨文内称：岳常道吴喜胜终养回旗。该道所管岳州、常德二府地方，距离湖近，此缺不可久悬。若于此道既已补人，请速派赴任，若尚未补放，请从速补派等情，咨文到部。查得，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臣部以原任湖广襄荆安道赵洪恩带领引见，奉旨：赵洪恩居官名声尚优，著将其派往湖广总督杨宗仁处，即用于该省道缺。钦此。钦遵。由臣部遵旨，已于十二月十六日咨照该总督。是故，于岳常道之缺，未尝补人。将此出缺未补之处，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奉旨询问时，该臣等曾将派遣赵洪恩之处奏闻。又查得，赵洪恩原系襄荆安道，缺属湖北之缺，岳常道缺系湖南之缺。今日久而未奏补，该巡抚咨请由部补放。据此，请将岳常道之缺，或归月选补放，或谕九卿，于应升、候补、候选之人内拣选引见补放。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79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哈达等跪请圣主万安。

将军臣哈达、副都统臣阿岱、副都统臣马喀纳、郎中臣黑色、主事臣王功。

朱批：朕躬颇安。尔可好？

179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赏赐贫穷兵丁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请均沾圣主鸿恩事。

切臣查得，白都讷八旗官三十七员、兵一千二百十名、牧长十七名、牧副三十四名、牧童二百四十二名、水手八十名。康熙三十五年，原将军沙纳海以于锡伯、瓜尔察内穷兵甚多而奏请，取盛京户部库银一万五千两来，贷给白都讷地方之锡伯、瓜尔察官兵等，十两每季取息银一两。于比年所收取之息银内，除白都讷衙门、修葺仓库，以及公用银外，曾余有银七千五百四十两四钱。康熙三十八年，将锡伯等皆已迁徙，于白都讷地方仅余瓜尔察，本银、息银甚多，而无适合贷给之人，故原将军沙纳海又奏请，将放债本银一万五千两带至吉林，照旧贷给官兵。将此年息银七千五百两，已赏给无妻室之巴尔虎披甲等。至于拨为俸禄钱粮而用之处，皆已具奏在案。白都讷地所收取之息银七千五百四十两四钱，照常贷给白都讷官兵。自康熙三十九年始至康熙四十四年，将所收取之息银，陆续放债，所生本息银共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两五钱，将其中银六千六百四十两五钱，遵照部文，拨为本地官兵俸禄钱粮后用之。余银一万两，照旧贷给官兵。自康熙四十五年始至雍正元年，将陆续所收息银放债，又得所生本息银六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九钱，经原将军宗室巴赛奏请，将此项银内三万九千五百七十五两九钱，拨为本地官兵俸禄钱粮后用之。将此余银二万八千三百十两，照常贷给白都讷官兵。雍正二年春秋两季共收息银五千六百六十二两，因无适合放债之人，故现存于白都讷库内。

又查得，宁古塔地方官三十二员、兵一千九十名、三姓地方官十三员、兵二百八十名、珲春地方官九员、兵一百九十名。该三处官五十四员、兵一千五百六十名，其中穷兵甚多，且初无银放债，今于吉林、白都讷皆有银放债。然而吉林放债利钱甚轻，故官兵沾恩者甚多。今岁五月，经臣等奏请，将现贷给吉林官兵本银四万两，每月取息银各一分，应收息银四千八百两。嗣后，赏给有红白喜事者。等因具奏，蒙圣主殊恩施行，钦遵在案。现吉林地方官兵若遇有红白喜事，则令八旗各该管官出结后给之，故官兵、众执事人等无不欢悦感激者，想是愈加黾勉以图报称。惟于宁古塔地方，原无此项放债息银，官兵遇有红白喜事，则仅此三处不均沾恩赏。

所以，臣等会议得，将现贷给白都讷官兵银二万八千三百十两，请自雍正三年始，亦照现贷给吉林官兵银四万两，一两每月取息各一分，一年应得息银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二钱，将存于库，请照吉林赏给白都讷地方五品以下官兵及众执事人等。宁古塔地方原无放债银，请将原将军沙纳海自白都讷解至吉林地方放债本银一万五千两，以及比年所收取之利钱，除拨为俸禄钱粮用者外，现于雍正二年收存息银三千两，以及于白都讷放债五千六百六十二两，因无放债适合之人，故现存于库。该三项银共计二万三千六百六十二两，交付宁古塔副都统阿岱，贷给宁古塔地方官兵等，亦一两每月取息银各一分，将一年应得息银二千八百三十九两四钱四分，亦照吉林例，赏给宁古塔、三姓、珲春地方五品以下官兵及众执事人等有红白喜事者。如此，则各地官兵皆均沾圣主之恩，且边境穷兵愈加彼此鼓励，黾勉效力。赏此项银两时，经臣等详查，令各该管官具结，又召得赏人至，臣等亲督交给，明白注册，年终查核旗、佐领、姓名及所余银额，造具细册，送部详查。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宁古塔副都统臣阿岱、白都讷副都统臣马喀纳、兵部郎中臣黑色、刑部主事臣王功。

朱批：既与正项钱粮无干，则照将军哈达所请为之。该部知道。

179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特恩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请施特恩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据稽察考场外监察御史鄂齐善等参奏内称：本月初八日，接班之东城指挥张廷启、中城吏目黄秀，未等前来换班之员，即行离去。初九日前来换班之南城指挥王嘉材、西城指挥徐克功，并未前来接班，等情参奏，奉旨：著该部严查议奏。钦此钦遵。由该部议覆南城指挥王嘉材、西城指挥徐克功革职，东城指挥张廷启、中城吏目黄秀降二级调用，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该臣等查得，五城兵马司之员，负责验伤、稽察地方恶棍、缉拿吵嘴赌博之人，而每城所置饭场二座散给饭食，该兵马司之员日点人数，监督散给饭食，自晨至午才完。该臣等五城司、坊之员共十五人，现已减少五缺。今若复将此四员革退，则五城仅剩六员，不敷办理司、坊事务矣。况且，今正值冬令，不时巡查紧要，虽补放新手，一时不能接任。又查得，署理北城兵马司事务之西城指挥徐克功，是日前赴虎城等六处验伤，南城指挥王嘉材于饭场监发饭食毕，前往真武庙地方验伤，故耽误接班。东城指挥张廷启、中城吏目黄秀，皆自考场赶赴散给饭食之所，乃未交班而往。伊等皆为公务前往是实，不可比于无故。伏乞皇帝格外施恩，将徐克功等四员革职降级，仍留原任，俾其效力。若不勤奋效力，臣等指名参奏，从重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臣江球、左佥都御史臣臣吴龙远。

朱批：鄂齐善等参奏者是，尔等此陈奏情由亦是，不可将人强行治罪。徐克功等四员，皆赴公差有因，著宽免革职，罚俸三年。

1793 多罗贝勒满都呼奏参旷职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谨奏：为参劾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该臣往巡囚禁闲散宗室海善之所，查得，镶蓝满洲旗拖沙喇哈番阿法哈、汉军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马赫图等未至值所而旷哨。拟将伊等交该部察议。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严行察议具奏。

1794 都统杨宗义等奏报年迈参领常明自愿辞职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镶白旗汉军都统臣杨宗义等谨奏：为年迈参领休职事。

据臣旗参领兼拖沙喇哈番常明呈称，本职从征至云南归化司等处四次。康熙十四年在建昌府长兴山打仗，得有三等功牌一枚。康熙十五年在长沙府地方打仗，负伤，得有赏银四十两。又于平乡县打仗，负伤，得有一等赏银五十两。又随原都统呼腾至江西新城县打仗，曾拔一城。共打仗二十四次。当过护军、前锋达十八年，食俸三十三年，累计有五十一年，并无过愆。本职今

已年迈耳背，足患宿疾，恐误我旗公差。是以，自愿辞去参领一职，叨蒙圣主殊恩，垂念本职从军效力之事，请赏食拖沙喇哈番俸银，以养残年。等语，呈文前来。

臣等看得，参领常明实属年迈耳背，足患宿疾。然而参领一职重要，故奏请休职。至于是否得给拖沙喇哈番俸银，恩出自皇上。臣等未敢擅便，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都统杨宗义、副都统李柱、副都统兼王府长史巴尔呼达。

朱批：著原品休职。得给拖沙喇哈番俸银。

1795 都统杨宗义奏请引见贾嗣芳等阿达哈哈番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镶白旗汉军都统杨宗义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原都统宗室佛格奏称，我旗福州协领兼三等阿达哈哈番贾佑福，于康熙五十七年在任所病故。伊子小领催贾嗣芳来至京城旗务处言称，家父遗言：此职本应吾兄承袭，而兄让于吾承袭。吾死后，此职理应由尔伯父之子承袭。等语。等因，将袭职敕书交与其伯父子贾嗣芬。然而贾嗣芬至该旗都统衙门，诬告贾嗣芳非叔父生子，而为养子。故此，经请旨后，咨查将军。将军咨复内称，据贾佑福妻王氏之言，贾嗣芳实属生子，而非养子。故将王氏送往京城对质，当行至苏州府吴县境内，即故去，等语。原都统马三奇不明此事，即遣回贾嗣芳，使致此案拖延至今。其中有否隐情，亦未可知，故复咨将军将贾嗣芳带至京城对质，以明其事，时再奏闻袭职之事。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准此，当即行文兵部转咨福州将军。旋于雍正二年六月初六日，福州将军送小领催贾嗣芳来京城对质，臣等即交参领等审理。据该管参领呈称，一经审得，贾嗣芳遵照伊父遗言，已将袭职让于伯父子贾嗣芬。贾嗣芬恐其无信，即呈称贾嗣芳为诱骗来之养子。等因，呈文属实。等语。

臣等看得，贾嗣芬希图袭职，即捏称其叔父之子贾嗣芳为诱骗来之养子，且又诬告贾嗣芳为家人之子。伊非但不念贾嗣芳让于袭职，反而诬告叔父之子为家奴者，其情可恶，理应交部问罪。只因此事发生于赦前，拟免议罪。再，查世袭官缘由，昔和硕英亲王统兵征流贼时，贾三兴率三千官兵来投诚，即授以总兵，驻守武昌府，后又杀流贼总兵一名、游击四名、都司三名、守备二名，故赠三等阿达哈哈番，再准袭四世。等因在案。据此，为袭此职，拟将贾佑福子贾嗣芳，贾嗣芬子八十二具奏引见。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都统杨宗义、副都统李柱、副都统兼王府长史巴尔呼达。

朱批：依议。贾嗣芬情多可恶，毋庸援赦，著严议罪具奏。

179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边疆新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十月，九卿议准川陕总督年羹尧之请，内称：改陕西宁夏之各卫所，以宁夏、西宁、凉州、甘州为四府。凉州一州，请以宁夏、宁朔、平罗、中卫、西宁、碾伯、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张掖、山丹、高台为十四县，照例于各缺补放等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该臣等伏思，经总督年羹尧奏请所改府、州、县，皆系边疆新设要地，若非熟悉地方情形之员，即难办理。是以，理应奏请，或交总督年羹尧由该省内拣选题补，或照九卿原议归月补放。臣等未敢

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朱批：著归月补放。俟抵陕西后，其总督年羹尧自省内酌情调补。

179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旨：奶母之子海保，著补授包衣员外郎，赏戴翎子，赐银二千两。再，奶母之诸子，准袭何等官爵，著查成例，俾海保、讷尔特依等承袭。钦此钦遵。查得，顺治八年三月初三日，经吏部议奏，赐世祖章皇帝之奶公迈堪、满都礼、喀喇等三等阿达哈哈番，准其子孙承袭。康熙六年，为圣祖仁皇帝之奶公图克善，特旨赐其拜他喇布勒哈番在案。今奶公李登云，及奶母之子员外郎海保，或准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之处，俟命下之日，钦遵施行。又查得，康熙十六年，将喀喇之妻、世祖章皇帝之奶母，奉旨封为奉圣夫人，顶帽礼服如公之妻。康熙三十八年，将圣祖仁皇帝之奶母，经总管内务府与礼部议奏，给与谥号，封为保圣夫人，并遣大臣读祝致祭四次，立碑石。康熙六十年，经礼部奏，追封世祖章皇帝未封之乳母二人，即怀诚之曾祖母追封为佑圣夫人，喀都礼之伯母追封为佑圣夫人，并遣大臣读祝各祭一次，立碑石在案。今加恩于奶母等，追封、给谥、致祭、立碑等事，请交总管内务府、礼部查例议奏。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和硕庄亲王臣允禑。

朱批：知道了。著给拜他喇布勒哈番。

1798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派员带热河喇嘛进京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旨：在热河居住之伊西札木苏堪布系大喇嘛，相应召至京师，其为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之呼毕勒罕教习经书。章嘉喇嘛所居嵩祝寺旁番经厂之庙，原系章嘉喇嘛所居之地。俟伊西扎木苏堪布喇嘛到来后，著即安置于番经厂。著将房屋亦维修。将伊西札木苏堪布喇嘛，其派理藩院章京一员带来。前来时将跟随之人、物件，精减带来为好。带往金黄色车一辆，其喇嘛乘坐而来。喇嘛居住之蒙古包，在途食用之廪给，其前去章京携带库银，沿途妥善带来。若下月二十日到来，此处房屋亦来得及维修。将此，著尔拉锡与怡亲王办理派往，钦此。钦遵。该臣等议得，赴热河移来伊西扎木苏堪布，请派出理藩院员外郎班第、黄寺大喇嘛多尼尔喇木扎木巴。金黄色车一辆、驾车之鞍、老实之马[一][二]匹、蒙古包一架、帐房四围、司帐牵驼人四名，请交各该地方派出。将蒙古包、帐房，其领驿车二辆载往。在途需用之廪给银两，由理藩院库领银[一][二]百两，交前去章京班第等，沿途购买食物、马草可也。此前来时，若下月二十日到来，则此处房屋亦来得及维修。自热河前来时，由官一员、兵十名跟随，沿途照看可也。将调兵之票，请由兵部领给。将前往迎接之员外郎班第、多尼尔喇木扎木巴等，拟于二十七日派出起身。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

1799 正蓝满洲旗署理都统阿林保等奏请议罪赴藏渎职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正蓝满洲旗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臣阿林保等谨奏：为请旨事。

理藩院来文内称，本院等部院会议得，据派往西藏之喇嘛尚拉木扎木巴、侍卫尚都供称，我等皆为末等奴才，特奉命出使西藏。我等自藏起行，到达巴颜哈拉地方后，遇见达赖喇嘛使臣岱达尔罕。据岱达尔罕言称，因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囚禁二十余日后才放出来，云云。侍卫纳兰言称，罗卜藏丹津今在柴达木地方，其原驻地无人，可以乘虚通过，云云，所言属实。再，我等随带兵有二十人，其中十八人前往西宁，二人随我等至成都，后又派往西宁。我等本为一同奉差之人，未与纳兰经西宁而来，却畏怯返回西藏，此乃我等之死罪。我等何有可供。等语。员外郎九二、主事讷赫图，亦与喇嘛尚拉木札木巴等同供。该喇嘛尚拉木札木巴、侍卫尚都、员外郎九二、主事讷赫图者，乃特奉差遣之使臣，理应一心一意商酌而行。当纳兰告诉伊等，罗卜藏丹津在柴达木地方，可以乘虚通过时，伊等仍畏怯，弃近路，出丑态，往回去西藏，绕四川成都而来，殊甚渎职。扎萨克喇嘛尚拉木札木巴，既为喇嘛，拟免去其扎萨克喇嘛为寻常喇嘛，交于图官呼图克图，令念经行走。侍卫尚都、员外郎九二、主事讷赫图，俱照渎职例拟以革职。再，喇嘛尚拉木扎木巴向内阁学士鄂赖借去官银二百两，拟交图官呼图克图严催该银，以交户部收存。至尚都、九二、讷赫图所借去官银二百两，亦交各该旗严催，以交户部收存。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雍正二年十月十三日具奏，本月二十二日奉旨：尚都乃旧侍卫，可停俸米，而留侍卫上效力行走。若效力行走好，著奏请仍给俸米。喇嘛尚拉木札木巴、侍卫尚都等于藏借用银八百两，而尚拉木札木巴等被劫银物既已找到，且于藏已经从中坐扣所借银两，则著免赔还伊等所借银两。余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前来。

臣等查得，九二兼有拜他喇布勒哈番，且承袭佐领。理藩院咨行本旗一文内称，员外郎九二，已照渎职例革职。等语。既然如此，是否仅革除九二之员外郎一职，或一并革除其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都统事务满洲火器营大臣兼护军统领臣阿林保、副都统臣和珅。

朱批：仅革除员外郎一职。

1800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兵官林达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镇守杭州等处将军臣安鲊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接准兵部咨开：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本部尚书卢询、侍郎钦拜面奉上谕：著行文总督满保、将军安鲊、提督杨长春：黄岩镇总兵官林达居官如何？为人品行如何？各地据实具奏。钦此。既如此，则杭州将军尔遵旨行文知会。等因。于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来。据臣钦遵闻得，总兵官林达居官、品行皆平常。为此，臣仅以所知，谨奏以闻。

1801 刑部员外郎展珠奏报审理二司案件不宜人少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刑部员外郎展珠谨奏：为恭陈奴才管见事。

我皇上念刑部案件至关于人命，故每事慎刑详核，不思劳苦者，乃我皇上之好生至意。传令

我等小奴才至养心殿觐见圣颜，降旨训诲，今又令我等草芥奴才条陈者，实乃每事好上加好，刑名慎而又慎之至仁矣。庸懦奴才到部没多久，虽为懦弱，何敢不具陈管见。

一款，左右现审二司官员，虽一司即有满汉十员，但遇审理案件，只有满员一人汉员一人审理，其余官员不管。前一司有满汉数员，尚且谨慎舛错遗漏，而今仅交二员办理，虽为很有才干之人，亦难免一时不能心专，不能无过，且其心怀叵测之小人，因人少而可肆意妄为。大臣等虽如何详核简选，亦难测人心。嗣后，现审二司所遇案件，可令该司满汉官员共同办理，则于事有益，且人多而制肘，既有私弊，亦难得逞。此乃奴才之管见，具陈于我皇上。可否施行，伏乞睿断。为此谨奏。

18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上司受礼并有关官员政绩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明白回奏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把总李坤赍捧回来臣折内开，亳州知州苏浩为人愚懦，放纵吏目丁良梅矜夸索银，动辄乘坐四人所抬之轿，鸣锣开道，犹如知府，知州不能弹压。又闻得，仍旧如前给上司馈赠礼物。等因。一折前来。臣即跪读谕旨，钦遵查得，知州苏浩才能中等，且亳州与河南交界，民回杂居，治理较难。苏浩在任十八年，因不留情面以法惩治彼结伙违法扰害良民之民回，故彼作恶民回有所畏惧收敛，地方甚安，仍可谓为称职。伊在职多年，并无过愆，故而不曾纠参。吏目丁良梅性情狂妄，与地方闲官散民不和。查伊索银一事，凡百姓为财物家产等小事而争执诉讼时，即行批令掌印官等下属官员办理。如此，经大概调解完结者多，而事毕后，百姓或给银三钱五钱，或给鸡、肉，或给一二斗米，以此致谢。由于杂职官员与民接近，因而确有此事，不仅江南，而他省亦大致如此。吏目丁良梅在职二年，百姓并无举告伊每案索银十二两或二十四两之事。再，查伊乘坐四人所抬之轿，鸣锣开道一事，江南习俗，凡吏目等杂职官员，或遇接任，或遇立春，偶人乘坐四人所抬之轿，平日则或乘坐两人抬之轿，或骑乘马匹。所谓乘坐四人抬之轿，鸣锣开道者，乃指接任、立春日所见者矣。现值大计之际，伊上司亦举告丁良梅狂妄，今拟纠参革职。再，查仍旧如前给上司馈赠礼物一事，臣不受属员礼物，巡抚近二年已不受礼，布政司亦不受，唯按察司、道员因不管钱粮，故而受礼养家口。臣与巡抚严行晓谕，其一年四季送礼者，可减少一二季不送礼。各府州所受州县礼物，据有十府州呈称，今上司既不受礼物，我等亦不便受而用之。现将馈送上司之礼物，拟捐送至布政司库，以补无着落之亏空钱粮，等因前来。臣与抚臣李成龙详实商酌，曾由部复议以江南盐礼银补亏空钱粮事，来文内称，各衙门除盐礼银外，岂无别项可补之多余银两？等语。在江南地方，除盐礼银之外，仅有礼物，是以定拟批行。现有送交库存银八千三百九十两零，拟以此银补亏空钱粮。因此之故，上司仍旧如前受礼。

臣钦遵谕旨明白回奏。皇上交付折子一件，已并封奏闻。

朱批：务求诚实行为。所取者越巧妙越明显，岂能掩人耳目？何以舍去性命家产而奉承于人？以朕之意，求于人者，不如求己，信于人者，不如信朕。虽依附人多年，而得有利益，但朕之皇父八岁登极为皇帝，而今世今时岂能与昔日可比。应多加详虑，以改原有错误意念为好。若能摈弃私念，一意专心，则为国之忠才自然而萌，必能激发天和之气。尔全省近二年来有旱涝虫潮之灾，而此灾害若非尔之过，即为朕之非也。理当念及于此。幽积之心，必得罪于天，理当多慎。又尔查访后具奏一折，皆为无甚紧要，而隐瞒朕所问之事。军费六万一项，著查访奏明。铁党实殊可畏，此风不除，非国家之福也。朕甚忧之。

18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派大臣来两淮查办盐案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据实奏闻事。

切臣遵旨将前来审理盐案大臣所作所为访查得，于雍正二年八月十一日，该大臣等来至扬州，次日发出告示。其告示曰：我等前来两淮地区查明盐案时，已奉有谕旨甚明白，皆为悯恤尔等商民如赤子，唯恐无知商民有所惊慌，或有一二好事之徒，借此妄加谣传，央浼营子，亦难逆料，特此晓示。等语。

十三日，大臣等传讯商人，有七八十人前来。大臣等悦色和颜而曰：我等此次前来，专为尔等商人，对尔等有裨益。务将何人得银多少情形，作速开明送来，不得有漏。尔等出银之人并无过愆，而有过愆之人，自有人在。今给尔等商头五日假，务必速造细册送来。等语。

十七日，商头造送细册，由于不合要求，多次驳回，故而仍照旧册造送来，方得收下。

二十日，新监察御史噶尔泰接任。

二十四日夜，大臣等会同噶尔泰差同知赵洪赍拿解商人吴世昌、吴玉善审讯。

自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臣等亲赴监察御史衙门会审。审吴玉善家人袁祥后，即刻拿审商人吴敦厚、程公义。先夹讯袁祥，后又夹讯吴玉善、吴敦厚、程公义等人行贿银额。吴玉善供出银六万两。经讯三十名商头，又供银十二万两。后经严审，供银二十万两。吴敦厚、程公义供银二十七万两内，含有致谢银二万两。又供此银乃最初允诺之数额，后因黄叔琳将盐价银从部定价每包减少六厘，故未给最初允诺银。黄叔琳升授浙江巡抚之后，恐各商人怨尤于黄叔琳，经共同商议之后，央托吴玉善将壬寅帮余银六万两送给黄叔琳，而黄叔琳未收受。今将该银分别存放于吴敦厚、程公义处各三万两。等语。大臣等差扬州游击艾国超、守备刘志必、同知赵洪赍率领兵丁，前去吴玉善、吴敦厚、程公义三人家封门，派兵把守。又委员查出程公义家银一万六千两零，吴敦厚家银七千两零，并加以封存。大臣等又差运司何世瑾、同知赵洪赍去取二人家中封存银两，以交运司衙门。由于取回之银与所供各存三万两银数不符，大臣等再三催交，于第三日如数交出。其中银色不足者，俱令兑换。

九月十五日，大臣等究讯运司衙门书办高岳：运司收钱粮时，每秤多收银二钱，此银或归于运司，或归于尔？书办高岳供无此事。大臣等曰：尔若不如实供认，明日即行刑讯，时尔必将供认实情，云云。言毕放走。后又传讯时，该书办畏惧，竟至方姓人花园中吊死，从此未问津。

后来，黄叔琳到扬州。

十月十九日审讯时，黄叔琳仅供从吴玉善处借银一千五百两。吴玉善等亦改供，前所供二十七万两者，实因畏惧刑讯而含混供认，以为早日结案，即无牵连，讵料带黄叔琳前来对质。等语。

已击掌吴玉善。

二十日审讯时，夹讯黄叔琳家人陈凯，未供认。

又击掌吴敦厚。

连续审讯多次，各商人皆供并无二十七万两之事。曾商议若盐价定高，可给黄叔琳十二万两银。后因盐价定低，亦未将所存六万两银送给黄叔琳。等语。

大臣等因伊等改供，欲又夹讯时，伊等供称，倘若夹讯，无可奈何，只好承认，一旦不夹讯，即不承认。愿死于夹板下，亦不致砍头。等语。

再讯各商人，方承认拟给黄叔琳十二万两银子。后即停审。

十一月初二日，大臣等起行回京城。此案如何议定，尚无信息。

此次审案大臣到来之前，已甚留心此事。众人皆为疑惑，又曰查运司库、布政司库，又曰查道库、州县库，又曰有交审大案，又曰查盐案，罢商头，以治盐政。云云，传说不一，人心疑惧。伊等来后，发出告示，众人才知道特奉差来查明盐案用项，以及圣主悯恤商人之至意，故而众商人感戴圣恩，不甚畏惧。后来，大臣等会同噶尔泰审讯时.连续夹讯，过于严厉。各商人并出银所有人，恐获重罪，无不畏惧，有者将妻孥遣回原籍，有者移住仪征县，众人甚惊。旋解黄叔琳前来，经多次审讯，方得结案，并无牵连于人，至此商人心定。黄叔琳到后，商人虽已改供，但黄叔琳受取吴玉善一千五百两银一事，扬州人皆为知晓。大臣等审讯此案时，起先甚严，以致书办吊死，商人多有心慌意乱。后来大臣等得知众人恐慌不安，即行速审结案。扬州人或言大臣等受人央托，故而速结。如何查访，亦无实据。或许从京城前来时，就有人央求，或许途中有人央求，或许书办身死，且来后时日已久，故而速结，亦难逆料。至商人用项如何议，因大臣等甚密，不曾访获消息。商人等怨艾大臣等查审盐案时知而为难，怨艾噶尔泰不悯恤商人而施以痛责。臣仅将所有查访情形恭谨密奏。为此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1804　工部尚书绰奇奏谢授为尚书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呈文内奉旨：著授绰奇为工部尚书，仍在州肃地方办理军饷事务。钦此。又呈文内奉朱批上谕：著绰奇销算明白其军饷后来京诚。钦此钦遵。臣恭设香案，叩谢天恩讫。

伏思，奴才至愚极陋，曾想此次办理军需，将身败名裂。皆赖圣主慈恩，身命得以存活。对此再生之高厚之恩，丝毫未报，正惶悚之际，又蒙格外鸿恩，奴才不胜感激，诚难受之，无可奈何，哭泣叩首。将奴应办之事，尽力催促，务必陆续具奏。将叩谢天恩奏疏，除另奏外，奴才不胜感激，谨具手折，恭谢天恩。

朱批：就说好亦不可，祸福间有，看尔自己找罢了。

1805　都统拉锡奏请奖励八旗官兵习练骑射优异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谨密奏：为奏请勉励兵丁事。

伏思，圣主为天下为国家，不分昼夜，刻不倦怠，圣虑周详，励精图治，而为臣者，不可不具陈各自职任内有所裨益之管见。微臣叨蒙圣主殊恩，自升授正白旗满洲都统以来，遵照圣主屡颁训谕，详细查明旗内一应繁冗拖欠钱粮案件，以奏请谕旨。皇上施以鸿恩，使致全数办理完结，从而旗内繁冗案件均得以清楚。现今遵照皇上谕旨，给兵丁教诲生计、简朴、习俗、孝悌、技艺、骑射者，乃我等之职守。臣等不时将圣训教诲于旗人，其简朴、生计、习俗等，虽不臻于完善，然而均已有所起色。再，其骑射处所，臣等亲临多次，检阅骑射，以嘉奖善射者，惩教平庸者，已有一年。其间观察得，年轻兵丁人人鼓舞振作，努力习练，较前大有长进。臣旗所属五甲喇八十

佐领内，共有领催、披甲、养育兵二千七百五十九人，其中除已去军营之一百又二人外，现有在家之兵丁内，能用七至十三力弓者，有一百三十五人，披甲内有善射者五十二人，尚可者二百五十一人，平常者一千八百六十五人，而其射箭差而又生疏者，或竟不能习练者，俱行换人，现已限期教练。其家口众多，或寡孤赖以生存，或身经征战不便革去之披甲，共计三百五十一人。

查得，去年八旗大臣会议奏定，嗣后各旗每月将射箭人员造册送部备查。其射箭差者，务必限期教练。甚为懒惰员弁，俱行奏参问罪。而优异者，由四旗会同奏闻。兵丁内优异者，由旗记名奖励。等因，具奏在案。除将每月射箭档册送兵部备查，其员弁优劣者分别由四旗会同另奏外。臣等又经详核得，凡为护军、前锋、侍卫、武弁，皆出自骁骑营。彼骁骑兵者，乃正兵之源，甚为要紧。至于兵丁内之劣者，臣等易于管教，唯其中之优异者，除以言语勉励外，并无他种奖励之法。自圣主登极以来，念满洲奴才为根本，屡施殊恩，再三颁下恩旨教训。自增设养育兵之后，众奴才皆洞晓，各自勤奋好学。由此观之，臣等虽以千言万语勉励之，亦不及皇上之一道谕旨。故将其演练劲弓，又射箭优异之一百八十七人，如何奖励，颁下优诏，或将其中一二善射者分别奖励之处，伏乞圣上睿鉴。若能如是，众兵士必将益加振奋，各自勤练，不久便可成为精锐之师。为此谨具密奏，请旨。

1806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因知人有限不能保举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署理四川提督事务护军统领臣讷亲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接准总督年羹尧来文称：据吏部来文：八月十九日，舅舅隆科多转奉谕旨：于各省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内，有向来才能卓著、廉洁守身者，著该总督保举三员，巡抚保举二员，布政使、按察使各保举一员，将军、提督亦随该省大臣保举各一员，皆密封奏来。等因前来。

臣钦遵思之，皇上特以地方得人为要务，惟恐于下级内埋没品行好有才能者，故令举荐各自所知者。臣不敢不举荐一与众相等之良吏，以副圣意。惟臣知人有限，且办理亦异，虽认得一二人，视其表面，虽似可以，但不稔知其操守、心意、办事等，不可妄行保题。所以，以臣愚意，据实具奏。伏乞睿鉴施行。

朱批：驻一省二三年，岂有不知一二人之理？勿得问人，仅以自己所知，据实奏来。

18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属地再降大雪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恭奏又降大雪事。

臣前曾奏闻江南各地于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八、十九等日已降雪之事。今于江宁省城，自十二月初二日酉时起细雨濛濛，整夜不停。自初三日佛晓至子夜降大雪。自初四日辰时，大雪纷飞，仍不停息。此次降雪，足有四五寸厚。因雨后又降此好雪，田畴得以浸润，有望春麦可获丰收，故而百姓不胜喜悦。纵观此次降雪，祥云密布，足见降雪之地必多，俟各地呈报后再行奏闻。为此具折，差臣标下千总周照征、兵冯永征赍捧谨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魏托保写。

朱批：知道了。观此一二年，尔尽令朕先喜后忧。此次朕亦不敢就此而喜。

18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洗心涤虑成为妥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训谕事。

切臣自扬州返回衙署后即行具折奏闻，奉旨：知道了。尔之操守多有下降，似有自己不信自己之势。一旦不信自己，即使信用他人，亦难希望朕信。钦此钦遵。臣跪读之余，诚惶诚恐，无地自容。臣一庸碌无能之辈，且不能视事，圣主屡颁训谕，而臣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今圣主又恩施训谕，谓臣操守多有下降，此乃实为养育臣之至意矣。臣必恭奉训谕，不时自警，犹如皇上跟前行走，务必恭勤，不敢放纵私欲，亦不负圣主不加问罪，而屡屡教诲之天意。凡办理一应事件，皆至关于才能，而其不能自强之操，皆在于己，故应益加强勉。臣此前操守之好恶，皆在于圣主之洞察，而臣此后操守之好恶，更在于圣主之洞察。操守一事，臣实不能主张，岂敢妄自菲薄。嗣后，每日兢兢戒谨，洗心涤虑，尽力成为妥员。再，臣实属愚昧懦弱，恳请圣主睿鉴。至依赖于人之事，臣不敢有求于人，即便依赖于何人，于臣又有何益？臣虽愚昧，亦知其中之利害，何敢明知而寻罪愆？臣仅为圣主而生，臣之懦弱亦断难不出圣主之洞察。嗣后，臣愈加乾惕，不时自持，以尽犬马之劳。臣不胜惶悚叩奏。现封奉批折一件，一并恭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朋党过甚，朕若不能治此恶习，又有何脸面坐此宝座？只要改过，必有益焉！设若越巧妙隐密，其罪或许越重也！

18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并自爱改过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把总孙国柱举捧朱折前来，臣即跪读批谕，不胜惶悚，感激涕零，叩谢天恩。钦惟，我圣主每时每事施以天恩，教诲于臣，皆为养育微臣，以全臣之身命矣。臣虽至愚至鄙，又何敢不自爱，而寻罪愆？今我圣主明如天日，而人之好恶，乃至毫厘之事，皆在于圣主之洞察之下。嗣后，臣殚竭血诚与否，亦皆在于圣明之睿鉴。臣唯钦遵训谕，单独一人依靠皇上。圣主之教训，犹如平坦大道，臣岂敢弃平坦大道而行险路，以寻至关身命之患。自愿尽犬马之力，以报天恩。（**朱批**：诚能修改得失之人寡。说则易，行则难，祸福皆由己取，与君天何干？）再，秦道然之家人，臣已探获消息，已派人捉拿，俟拿审后作速奏闻。马尔齐哈到后，拟另监禁，并派官兵严守。审讯时，不留喘息之机，严行夹讯，拟罪具奏。此等之人有所疼痛，有人方知惧怕。（**朱批**：该死的，罪孽满盈而死，真便宜了。）故将四件朱折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知道了。

18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旨实施条陈各款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著通行六部、九卿、八旗、各省督抚提镇，

将此前所颁谕旨，以及条奏议准事项，均于次年十二月之前，如何逐款施行，施行情况如何等之处，俱行分别明白奏闻。所有密奏事件，所颁密旨，亦著俱行详细奏闻。钦此。钦遵，咨行到臣。

臣钦遵谕旨，自雍正元年正月至十二月接奉部咨谕旨，又条奏议准事项，除另本具题外。至具折时所奉朱谕，以及条奏事项，今已实施，或施行后之效果等，亦逐款分别开列，遵旨奏闻。伏乞圣主睿鉴。

一款，谕曰：著严查隐瞒盗案，严禁衙役讳盗，故纵窃盗，诬陷勒索良民为盗。倘若受诬陷之良民邻舍、地保中有良善者具结担保，即行审讯开脱。钦此钦遵。臣即行严饬所辖文武各官，又当面再三告诫。江南地方之素有积习，即武职查获匪徒之后，押解至文职衙署，而文职又不敢治罪，恣意放走，且称武职查获不实，故而武职有所畏缩。文职隐匿不报，奸胥讳盗故纵，故而盗贼愈多。臣已严加告诫文武各官再三，若有武职畏缩不前，不拿盗贼，文职隐匿不察，不加详审，则将一并严加参处。文武各官务必和谐视事，通力协作，缉拿贼犯。又订立禁止条款，以晓谕所属各地遵行。凡民呈报贼劫，即行通报。倘若如前畏于治罪，讳强为窃，疏纵隐匿，则必纠参问罪。至被劫之主人，仅照例传讯一次，被劫什物，仅准认领一次，不准连累失主，亦不准衙役恣意勒索。再，贼人之出没栖息处所，衙役人等并非不知，平素受其银两什物，败露时通风报信，使之逃逸无踪。缉贼而无获，皆因衙役人等受贿恣纵所致。倘有明抢暗窃事件，即令限期严拿。若于限内不能拿获，即令夹讯捕盗衙役之家口。再，剪除贼盗，皆在于捉拿窝主。一经拿获贼人，当先研讯窝主。若能拿获窝主，贼人自然减少。拿获贼人后初审时，若供出窝藏脏物之同伙，即行查讯于邻里地保，确系匪类，即行捉拿研讯。若系良民所为，一经邻里地保联名递呈甘结，即行审结开释。若于狱卒或捕快中有教唆者，即将该教唆者严加治罪。等语。通行晓谕。又严饬沿江滨海各营汛派出官兵，驾乘哨船，昼夜巡捕。于苏州、松江一带水面上，见有一只梭子样长条船，驰行极快，每夜借以捕鱼，行驰江面，实则伺机打劫商船。此等船只，亦属严加禁止之例。此外，造船厂内亦不准私造此船。目下虽有强盗窃贼案件，但比较以前则少。自从遵照此谕施行之后，果见有效。

一款，谕曰：绿旗兵内，十之二三旷缺，而其钱粮，均由臣僚侵蚀。兵丁之内，多有老幼残疾，又不谙练骑射者，却均充为兵额，以费国帑，提督以下官弁之亲丁，俱著限额。所有空缺，皆选年壮技优者补之。兵丁要勤练马步箭，鸟枪披甲要于春秋二季多练放枪，水师营兵常于船上习练，兵营之内要演练擒拿队列。所有甲胄、器械、战船，务必坚固能用。防盗台寨之内，多设兵丁，饬交千把总轮值管理。于山林江海之幽僻处所，可派参将以下员弁二人，率兵四十名，不时巡查。兵丁之中，若有才优有为者，可以记名，一俟把总出缺，即行补放，而懒惰者，即行罢免。凡为省臣者，理当率领属下各官通力勤勉之。钦此钦遵。臣即严行于各属营，凡兵丁之内老幼残疾，不能演练马步箭者，俱行革退，千把总内，马步箭平庸者，亦俱咨部罢免。武职不勤演练兵丁，又怠玩于公务者，即已纠参革职。再，提督以下武弁之亲丁，臣已酌定提督亲丁为百人，总兵亲丁为六十人，副将亲丁为三十人，参将亲丁为二十人，游击亲丁为十五人，都司、守备亲丁为各十人，千总、把总亲丁为各四人，已令照此施行，不多招募。此次所定之额，较前减去不少。又严禁冒名领粮，凡伊等食用之钱粮，均按定额供给，不准一人冒领。凡裁退之老兵缺出，即令如额补充，务使一兵有一兵之用。等语。已经严加晓谕。前由总管兼管武弁，暗中为本营冒领钱粮有五六分，亦有者冒领数十分。上司贪赃，下官阿谀，冒领钱粮，侵欺肥己者，仍有之。今已俱行裁退，以选补年力强壮之人当差行走，不准一人冒领钱粮。又严禁侵欺钱粮，凡每营领粮时，严禁从需用银两、上司礼仪银两，或修理器械银两、修葺衙署房屋银两等项下朋扣侵欺。发放钱粮时，供给纹银不缺额，务必会同文职逐一点名发放。发放之后，亦不准借故掯取。原由营之千总、把总

等，借以集会之便，侵欺穷苦兵丁。如此，上下从中取利，难以管理，而穷苦兵丁力不支，即弃钱粮而去者，尚有之。此事，已严禁不准行。又，此前有营弁借贷银两不足额，或又有放高利贷，以侵欺兵丁。今已严禁借贷八九两以收十两，又收三分利息，或收四五分利息等弊端。又，严教演兵之事，各属营均定日期，马兵则练骑射，学习拉放姿势。攻守之兵，则练步射，学习骑射之道。炮枪之兵，除练进步（音译）、连环（音译）技术外，又练装弹药射靶、瞄准等。演练时，编排课目逐日练，练毕又从头练起。行军布阵一事，多有不知者，今已派出官员，亲自率兵教练古代布阵之法。水师营官兵，亦均于船上演练。至各营锈坏之炮，已由提督及各营官员酌情捐修，臣亦曾捐修之。又于省城捐造子母炮四十门，枪四百枝，已分拨与臣标下营、江宁守城营，而此二营之旧有炮枪，已分拨与要汛各营。原无炮之营，亦酌量拨给之。原有短小之枪，已俱行改造为大而长之枪。盔甲纛旗，均已增修一新。修理战船一事，已遵旨议派道员，与副将、参将共同督修，故必坚固。臣为公事，凡所到之处，即察该处营汛，根据兵丁之好与否，以定官员之去留。若有玩忽职守者，即行参处。又把总一缺，乃兵丁之所望者矣。倘不选补其确有劳绩、人才精壮者，而将大臣官员近使之人，或同乡熟人，沾亲带故之人，充为额兵，并为毫无劳绩，资浅岁小者，徇情行贿，补放把总，则兵丁何以效力？臣见把总缺出，先将或有捕盗、缉拿盐枭，或效力年久，马步箭好，人才精壮者，令各营各选五人保送提督，俟提督选送后，臣即行考试，选补其极好者。再，平时选用兵丁中才优者以视事。凡效力有功者，即令注册，缺出即补放。凡属大臣官员之近使者，或为同乡熟人，或为沾亲带故者，再有资浅岁小者，概不补放。前该营缺出，即从该营兵丁中选补。倘有该营官员徇情保送者，经补放后，仍于该营任事，以致因而索取谢礼，或因与兵丁等相处日久，一时碍于情面而不能弹压者，臣一经查知后，与提臣高其位商议，调营选补，故而得以杜绝此类情弊。武弁为使千总、把总不丢弃马步箭，不时进行考核。又进行整理台站。前于江南江西之通衢，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设一台，台兵仅设有二三名。今已严饬每十里设一台，远则十五六里增设一台，每台设兵五名，或六七名不等。至台寨之房屋、墩台等，其初修者初修之，修复者修复之，已设兵驻守，捍卫民商，巡查盗贼。墩台等若有坍塌，即令修复。或四五台，或六七台，依照地方之远近，各派千总、把总一名，进行轮值巡视。至台兵等，已令管教防守。又台兵虽专事巡查，但亦不可不习练射箭放枪，故于各台立有靶子，令不时习练射箭放枪，并令轮值巡视之千总、把总，每赴台寨，进行督练，革退其生疏者。即便臣因事路过时，亦令习练射箭放枪，进行区分好坏。又饬交参将游击各官，务于各该辖地山林江海中，不时巡查，严禁兵丁扰害百姓。臣去年赴苏州、松江沿海，今年赴江西，又赴扬州、镇江等处，查各营军备，今年好于往年。江南江西之营伍庶事，自遵旨施行后，已见效果。

一款，谕曰：严禁州县各官供应上司，亦不得为钦派官员妄送物品。钦此钦遵。臣即严行各该处，已严禁一应供给、私送物品之事。再，督抚司道府各官，所到之处，不烦扰州县各官，上下共同遵照施行，因而节俭明显。自遵行此谕后，已见效果。

一款，谕曰：劝设社仓，励编保甲，详查兵丁、衙役、恶棍、奸民。钦此钦遵。臣将社仓之益处，晓谕于各该处，缓为劝行，并无逼迫强行，亦无限额注册，仅劝谕士民，自愿捐纳，以便积储。又选派能以体恤府州县百姓之妥员，令其实心遵行，以杜社仓之弊，以扬社仓之益。据报于州县内已有捐粮以存储者。又咨令各该处布告百姓，除欠收区外，百姓可捐纳粮每亩为二合，米为二合。产米少地区，百姓可自愿捐纳杂粮、豆子、小麦等，不得强取。无力捐纳之无业小民可免。此事现已施行。至编保甲以巡查之事，已严饬各该地遵照施行。因已实施编保甲进行巡查，彼恶徒已无处栖身，而兵丁、衙役、恶棍、奸民亦不敢聚赌，不行盗窃，不滋生事端，以致民心甚安。臣尚不时查访，若有州县官员怠玩不遵行，兵民违抗而行不法，即行严加治罪自遵照谕旨缓为劝

行社仓，实行编保甲制之后，已有见效。

一款，据钦发条陈，江北营伍废弛。凡赴祭祀，根据兵部牌文，其治仪兵为八名，随从兵为八名，但有时兵不足额，有时有兵而无马。再，总督仅考试兵丁头目，亦应挑选头目教练闲散兵丁，等语。据此，臣即行严饬各营武弁，务必好生教练，不得使营伍废弛。派出随从兵丁，务必依照兵部牌文，照例足额，不得兵马缺少。武职官员、千总、把总等，应领兵丁头目不时教练，兵丁内有才技不可、马步箭劣者，即行革退，不得充数冒领钱粮。自实行此项后，已有见效。

一款，钦发为禁止米石不出海事条陈，奉旨：著尔与总督满保、巡抚何天培等通力禁止。钦此。钦遵，自臣到任之初，即行严饬沿海文武官员，务必好为核查米石出海贩卖之事。自奉旨后，复又严禁，并咨行总督满保、巡抚何天培等一体查禁。再，臣于去年查海至苏州、松江等处，亲临查视沿海大小口子，增兵驻守。其查私自贩米至海口出海之事，已交营官员办理，其查内地船只之事，已交州县官员办理。自此，无一贩米出海者。臣仍严行沿海文武官员不时核查，绝不准贩米出海。若有违者，严加治罪。此项现已力行见效。

一款，据钦发条陈，山阳、宝应、高邮、盱眙等处，有盐枭扰害地方。山阳县之南，宝应县之北，与盱眙县交界处，有一湖泊，名小湖，应于此地派驻官兵防守，应移泗州守备驻湖边巡捕，等语。查得，盐枭扰害百姓，故臣自查获安五、张大伦等后，恶徒有所惧怕，不敢结伙入江南界。今虽有盐枭，并无大股帮伙，仍严饬文武官员好生查拿，不得怠玩。臣仍不时查访。条陈内所言小湖，即衡阳之地也。臣奏请后，于衡阳等七处修建营房，增驻官兵，严加查拿。此项现已实施见效。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18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各府州普降大雪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续报降大雪事。

臣曾奏闻江宁省城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三、初四等日连降大雪情形。初四日所降之雪，一直到半夜停止，约有七寸。初六日亥时，又降雪一寸余。苏州、常州、镇江、安庆、太平、池州、庐州、凤阳、滁州、和州、徐州等府州属地，于十二月初三、初四等日，均降雪四五寸、七八寸、一尺不等。各地普降大雪，次年小麦必有好收成，不但农夫忭悦，商人军士亦俱蒙圣主洪福而安居乐业，无不庆幸。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前已有旨。

181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根除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恶徒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查得，因江西种植线麻之恶徒扰害地方，故赖圣主之神威，不久即灭万载县一带贼寇，继而宁州一带贼寇亦被就擒。今虽远近各处均属太平，惟此等奸恶之徒尚未尽除。以臣之见，此等之徒必栖居于深山险要，以为巢宋，不时潜出，扰害地方。倘若不毁其穴，不除其根，虽惩处已获之恶徒，而未获之恶徒亦必复又聚集。若仅清其流而不清其源，日后必有大患。臣经留心访查，江西广信府地方有一山，名曰封禁山(feng jin šan)，原名铜塘山，位于浙江、福建、江西三

省交界之处。山之东南，界连福建浦城县；山之正南，界连福建崇安县；山之正西，界连浙江之龙泉、江山二县；山之正北，界连江西广信府之上饶、永丰二县。此山跨越三省六县，近山百里地方，无人居住。由于恶人栖居于此，即令禁止通行，故名封禁山，方圆二百余里。查得，江西永丰县内楚沟杨(chu gou yang)、遮子岭、大洞坑(da dong keng)三处，上饶县内横齐(heng qi)、铁山、铅村三处，暂近临于封禁山。福建崇安县之岑阳关一处，亦近封禁山麓，距铜塘有二百里。离浦城县一百三四十里处有一山，名铜泊山，此山之西四五十里外有一处，名梅齐矮(mei qi ai)，与永丰县界连。查该处地势，凡永丰县之楚沟杨(chu gou yang)、遮子岭、大洞坑(da dong keng)，上饶县之横齐(heng qi)、铁山、铅村，崇安县之岑阳，浦城县之铜泊、梅齐(mei qi)等处之山，均属封禁山之山脉，向四周伸延，而封禁山居中，闻得，此山内土地肥沃，奸恶之徒栖居于此，赖以地利谋生，并不用山外之物。查志书、碑文记载，此山险峻蜿蜒，贼人常有出没。自唐黄巢作乱之后，此山便成为贼人之巢穴，直至伪吴、伪唐。时至明朝，有贼人叶宗留、邓茂七、陶得二等，均栖居于此山之中。故世代封禁，不准通行，不准伐木。世祖章皇帝时，曾奏请于此山中伐木，着交督抚会议。由已故巡抚蔡世英奏请勒石，永行禁止。据奏称，该封禁山，世代永禁，不准通行，直至今日。经查旧档，为开此山，曾议多次，因无良木，百姓受害，故而中途停止开山。此山形势险峻，山水不外流，且恶蟒猛兽甚多，离山百里之内，竟无一人居住。即便皆产良木，人难进山，所伐之木亦难运出山外。据报仅有松木、柞木之属，并无成梁之木。倘若准行伐木，势必徒费钱粮，实无裨益。又有所虑者，此山中原有邓茂七、叶宗留等贼栖居，后进剿时军力多费。此山原为贼 人栖居之穴，一经开山，则难收拾。伐木一事，忧患明显，恳祈颁发特旨禁止不准行。等因，于顺治十年五月初九日奏，奉旨：伐木有患无益。嗣后不得肆意奏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勒石禁止在案。窃臣查得，普天之下，皆为圣主之地，所有居住者，皆为圣主之民，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之地，却有奸恶之徒负险潜居。今日伊等虽私自耕作，以为谋生之计，但其伺机妄为之处，亦难逆料。良民可以禁止进山，而奸恶之徒难禁出山。伊等已经出山，势必扰害百姓，已经进山，国法难为。大国之腹地，遗留此一处，且奸恶之徒栖居为穴，以致遗留后患，实非好事。以臣愚见，与其遗留后患，莫如趁此太平盛世早日根除。前人恳请禁山，乃为不准伐木矣，今臣恳请开山，乃为地方矣。若将此山开为腹地，并令广信参将统兵移驻此山中，而广信府增设一游击，则无事时可管理地方，有事时可声援三省属地，且可永除奸恶之徒潜出妄为之患。臣赴江西时，抚臣裴徕度亦言察地势，查道路，绘地图，欲以具奏。惟此山道路险阻，军队难以进入。据臣访问得，因此山封禁年久，其附近居民，或商贩等，均不敢进山，惟有福州府之挑担贩烟人等，不时出入行走，亦知伊等情形，熟习道路。以臣之见，可饬交广信府知府、参将详实打探信息，先派熟谙道路之人晓谕之。若听招抚，即派官兵移驻山中，以安插山中之人。若拒不从，即行寻觅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进山之路，并派官兵，从三面约期合力进入搜山，则如釜底游鱼，无处躲避。一经荡平贼穴，即设关隘，驻兵扼守，以期永除种植线麻之恶徒。此山封禁已有七十年，至关重大，而臣见识浅薄，不敢轻易妄为，谨将封禁原委具陈，伏乞圣主教诲，臣必遵照施行。

再，广信府地方，种植线麻之民甚多，且地方亦甚要。现为调补参将缺一事奏请，一俟由部复奏行文，时再行奏请选调之事。广信府知府一缺，皇上既已选补佟英，则毋庸调补。佟英赴任时，途经江宁，前来见臣，臣亦当面叮嘱该安插种植线麻之民一事，又饬交查访封禁山道路后详报前来。为此具折，差臣标下千总程尚勋、兵杨明赍捧谨奏，请旨。

朱批：此乃重要大事，不得丝毫轻忽。裴徕度与总兵等详细商议，取得一致之后，着再具奏。佟英乃一极欲效力、谆切端重之人，惟年少，且初任。若不胜此重任，可否调任，惟尔知晓。

全为朕所不识不知之人，即便为尔，亦非朕素日熟谙知心之人，连舅舅隆科多，朕亦素不相知心，何况佟英。今之天下大小官员，俱行留心试用罢了，岂敢深信。今尔以为朕之所用之人，而言毋庸调补，当他日若有舛错不称职时，朕不承认，此道谕旨乃为凭证。若不能洁心，而以此类之事防备朕，则难洁身。务求根本为好。

1813 礼部左侍郎登德等奏请严查牛羊繁殖数目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礼部左侍郎臣登德等谨奏：为请旨事。

礼科抄出盛京刑部侍郎、署理盛京礼部事务马进泰等疏称：彰武台国边外养息牧地方有牛群二十个，每群有牛、牛犊六十头，共牛、牛犊一千二百头；有羊群二十个，每群有羊、羊羔五百只，共羊、羊羔一万只。按例三年一均齐，留本数后，将孳生牛羊交与盛京五部贤能之员，赶至盛京、乌拉等处卖之。所获之银，交与盛京户部。本年系均齐之年，详核查点得，二十牛群现有之牛、牛犊七百七十九头，二十群未孳生一头牛，亏本四百二十一头。二十羊群现有之羊、羊羔四千一百六十八只，其中十一群未孳生一只羊，亏本一千三百三十二只，九个羊群未亏本，仅孳生三百五十五只羊。牛羊共减少一千七百五十三头只。查得，六品官纳穆系专管牧群之员，乃未严行督查而懈怠，故孳生甚少，反而亏本。若不将伊等惩治，则渐趋颓废，以致滋生牧群衰亡。伏乞皇上圣鉴，将管理牧群之员、翼长、牧长等，一并交该部严行查议。除将牛羊所减之数详细造册，赍送该部查核外，为此谨奏，请旨。等情，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题，十一月十八日奉旨：著该部严行查议具奏。钦此钦遵。该臣等查得，据盛京刑部侍郎、署理盛京礼部事务马进泰等题参：养息牧地方有牛群二十个，共牛、牛犊一千二百头；羊群二十个，共羊、羊羔一万只。按定例载：三年之后，每牛二头取孳一头，每羊三只取孳二只。若额外孳生，每牛一只赏毛青布一匹，每羊二只赏毛青布一匹。若不盈额，每少一牛策一鞭，每少一羊策一鞭。赏者不过毛青布六十匹，策栈惯昌鞭一百。若牧长等皆不得赏，则将该翼长策八十鞭，革职等语。又查得，康熙四十九年四月，暂理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事务都统嵩祝等将养息牧牛群均齐，因比本孳数额减少，奏请将牧长等照例杖责，奉旨：著交该处。钦此钦遵。臣部查得，较之往年均齐，孳生之牛数少，且所减者甚多。各牧丁等有偷卖、隐匿情弊，亦未可料，不可即行议之。将此，请咨文该将军，俟逐一严明查奏时再议，等情具奏。奉旨：此牧群事务甚懈怠颓败，不成体统矣。其派出部臣一员、侍卫一员、贤能章京二员核查。钦此钦遵。臣部具奏：已札照领侍卫内大臣为派出侍卫事具奏。至贤能章京，由前去大臣随带外，现将在廷部院大臣职名开列，伏乞钦派等情。奉旨：其将都察院副都御史绰奇、一等侍卫都斯哈尔、二等侍卫硕尔岱、吏部郎中查弼纳、刑部员外郎鄂齐派往查之。钦此。钦遵在案。今养息牧二十牛群、十一羊群未兹生一牛一羊，且亏本牛四百二十一头、本羊一千三百三十二只。九个羊群虽未亏本，然应滋生之孳，数亦大减，以此观之，牧丁等偷卖、隐匿，情弊显然，不可即行议之。此案或交署理盛京礼部侍郎事务马进泰等再逐一严行查明，定罪议奏，或照康熙四十九年所查之例，派去大臣、侍卫、官员，严行查明，议罪具奏，谨奏，请旨。

礼部左侍郎臣登德、右侍郎臣三泰、精膳清吏司郎中臣绰尔霍、员外郎臣喇克苏。

朱批：其交绰奇、永福查明具奏。

1814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起用原革退员外郎觉和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等谨奏：为奏请事。

前由都统拉锡奏称，臣旗下原兵部员外郎觉和托，因懒惰而被革退。该觉和托心地明白，办事精细。臣旗印务处所，一应行文、注册之事，皆为甚要。该觉和托曾在该部办事行走，恳祈皇上恩准该人在臣旗印务处所行走。等情具奏。奉旨：著录用于尔旗印务处所，好胜管教。诚能效力，品行好，无事故，即行奏闻。钦此钦遵，已用觉和托于印务处所行走有一年。观查此人，极为勤奋，心地明白，且清汉字均可，唯年少而有所气盛。自受挫后，多有改进。若再学习行走，多有指望，得力不浅。今为利于本旗事务，甚望得一妥员。为此冒昧奏请。恩出皇上。

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都统臣拉锡、副都统臣奇尔萨、副都统臣哲尔衮。

朱批：觉和托系革退之人，效力几日，即行奏请，可见觉和托为承应人，著派往驿站，再行走三年，以观其效力情形，再行施恩。

181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黄岩总兵林达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开：前事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兵部尚书卢询、侍郎钦拜面奉上谕：行文与总督满保、将军安鲊，提督杨长春，将黄岩镇总兵林达居官为人如何之处，各据实奏来。钦此。相应行文该总督钦遵。准此臣遵查，黄岩镇总兵林达居官平常，声名不好，为人亦平常，无整理约束之才。理合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睿鉴。为此具折谨奏。

181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允禵未与臣言逆理之语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切臣进贡奏圣主万安之侍卫那达齐于十二月十六日到，臣请安折内奉朱批：朕躬安。尔可好？钦此。臣因得见圣躬万安，不令不胜喜悦，且天下所有闻知者无不欢悦。又谕：尔可好？钦此。圣主温旨，臣延信实难仰承。

又臣奏甘州地方收粮折子，奉朱批：览奏甚为喜悦。又因尔之子奎辉，有几句闲话，将口寄年羹尧。又允禵于宝德州与尔说逆理之言，尔为何不奏？著详尽书写奏来，勿毫隐瞒删减。钦此。臣于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宿于建安堡之日，允禵曾歇宿于玉林。初七日，臣往里来，伊往外去，经过双山堡见允禵，握手哭泣，入铺子而坐，问臣：皇父何病？此事于梦中亦未想到，岂有此理？等语。臣延信曰：臣等查仓毕，十一月初六日赴海子奏事，皆蒙觐见，询问仓事，颁旨良久。当日皇上气稍弱，颜色略瘦，次日即幸畅春园。我八旗大臣等初十日请安时，降旨曰：尔等不必再来。钦此。十四日臣等才闻知，遂纷纷离去，洵未梦见此事。等情。告诉毕，伊哭泣良久，臣起程往里来，伊往外去。此事先曾皆密奏以闻。臣延信复行追想，并无在宝德州见允禵之处，而

见之于双安堡，并未向臣说逆理之言。当日允禵向臣延信问话、哭泣时，言语只是惦念，诚有与臣说逆理之言之处，臣当即陈奏，不敢代允禵隐瞒。臣延信至愚极陋，自幼照皇上所委遵行，除皇上外，不惧任何人，圣主亦稔知之。

又奉皇上批示：因尔之子奎辉，有几句闲话，将口寄年羹尧。钦此。臣尚未得知奎辉有何缘故，现无言可奏。为此，将朱批折子，一并谨密奏。

1817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延信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颇安。尔可好？朕将遣尔回尔任所西安。将尔所奏允禵之事，朕已发往年羹尧。尔到西安后，年羹尧将亲口问。又奎辉之事，年羹尧面奏朕曰：奎辉所有之物，尔尽取之。等语。朕言尔未必如此行动之人。伊称尔性格贪婪好色，诸事皆有尔一名随人，朕已志其名，皆听其言而行。请皇上颁旨，谕延信给奎辉一生所。等语。对此，朕言不能寄颁谕旨，尔抵达后，顺便口谕。等情。年羹尧起行后，据闻奎辉到处说大话，言年公若为我而行，则皇上无奈顺从耳。等语。是以朕遣之往允禵处，亦寄信年羹尧勿与尔说之。对奎辉之此段旨意，尔可装作不知，会年羹尧后，亦勿提起，可言奎辉之事，命尔口述与我，只问什么话而已矣。又年羹尧断不会以尔不可做西安将军，皆带去数名甚为卑贱者。等因具奏。朕所以遣尔去者，其意颇深。此次朕遣尔去，年羹尧必甚恐惧，著尔知而留意之，将此旨甚密之，不可令再一人知晓。奎辉不可丝毫帮助，甚密之。尔亦赶紧起程，勿令知觉，多加留意。特谕。

181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制作天坛祭祀用器皿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礼部右侍郎降一级又降一级留任兼内阁学士仍兼理太常寺事务臣三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钦惟，皇上敬天崇祖，凡大小祭祀事宜，皆尽笃诚之典。该臣等伏思，祭天坛时，例将御用于五坛之金香炉五个、门炉一对，于祭祀前陈列。唯天坛之祭，时届冬至大寒之际，祭台高，如刮风，火灰可畏。臣等请每香炉各添造一盖，以备火灰。当祭祀时，派出臣部之员，每香炉一人，待皇上点香毕，即行覆盖。祭祀之事，于礼攸关。臣等未敢擅便，谨奏。俟命下之日，拟交工部敬谨制作。为此谨奏，请旨。

礼部右侍郎降一级又降一级留任兼内阁学士仍兼理太常寺事务臣三泰、正卿加一级臣孙卓、正卿加一级臣汪灏、少卿加一级臣穆里浑、少卿加一级臣李中额。

朱批：此奏甚是，朕曾有此念，甚好。著交付敬谨制作，诹吉开工。

181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京堂员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查得，定例载：四品小京堂员缺，以监察御史、给事中内奉旨晋升者，与五品京堂合选，用满五人之数后，不论在外因功加级、奖荐、纪录、俸满，即以曾命晋升之布政使以下，佥事

道以上官员，开列十员具奏，视钦命调来一员，遂即调来，照《品级考》所载，出应升之缺，具奏补放。等语。查得，雍正元年二月，臣部以奉旨内升之员与五品京堂合选，数盈五人，将四川永宁道迟伟泰等三人开列具奏，奉旨：此次著停内升。钦此钦遵。今奉旨内升之员与五品京堂合选，又盈五人之数。臣部应照例不论在外因功加级、奖荐、纪录、俸满，即以曾命晋升之布政使以下、佥事道以上官员开列具奏。今应行开列与例相符之司道仅有三人，因以开列具奏，伏乞钦指一名用于京官。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副使道二员：赵世锡，镶红旗荫生，现任陕西西宁副使道。康熙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接任，计食俸已十年一个月一十六日；鲁照坤，镶白旗岁贡，现任陕西平庆道。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接任，计食俸已五年一个月五日，前俸八个月五日，共俸已五年九个月十日。

佥事道一员：姜吉泰，正白旗监生，现任陕西林桃佥事道。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接任，计食俸已七年十个月十一日。

具奏者：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务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820　刑部主事萨哈廉奏陈律文管见二条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刑部主事奴才萨哈廉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奴才系一愚陋卑贱之人，蒙圣主格外拣选，于雍正元年二月由举人挑补实录馆中书。旋又加施洪恩，授为刑部主事。于是，日夜惶悚，丝毫未得以报效。今奏上谕，命刑部司员轮流条陈。是诚圣而不以圣自居，访至草艾之人之至意。所有微见，何敢不敬陈。窃惟，审理案件应按律例办理，然而亦应寻求切合情理之处。故将律书内稍有不妥之处，敬谨陈之。

一项，窃盗、抄抢律中，不论财物轻重之处，理应修正。查得，律载：窃盗偷一两以下，杖六十。每银十两，增加一等。至九十两，杖百，徒三年等语。此为窃盗之法。凡光天化日之下抄抢他人财物，不论所取财物，杖百，徒三年等语。此为强盗之法。将窃盗拟罪时，论所取财物之轻重，而将抄抢者拟罪时并不论所取之财，盖白昼抄抢、肆意行恶者，近乎强盗，故特以其罪重于窃盗。此颇有道理。又查得，窃盗律载：窃盗偷银百两，杖百，流二千里。每银十两，增加一等。若一百二十两以上，则拟绞监候等语。抄抢律载：计所取之财，重则比窃盗罪加二等，杖百，流三千里而止等语。窃以为，窃盗之罪轻于抄抢之罪，而一百二十两以上则拟绞。抄抢之罪重于窃盗之罪，理应罪加二等，而反使杖百，流三千里，并不致于绞罪，则所谓加二等者又何。详阅律书，稍有不妥。伏乞嗣后请定：遇有抄抢他人财物者，若在七十两以下，则杖百、徒三年；自七十两计，直至百两，每银十两较窃盗罪加二等；百两以上，则拟绞监候。今夫，乘人未料而抢曰抄，以力相争曰抢。抄抢也者，行乎强盗、窃盗之间，因未执凶器，故不作为强盗拟罪，因不怕人之发现，故不只作为窃盗拟罪。如照此定罪处理，庶情法相宜。

一项，亲戚彼此偷盗律中，宜明他人之情罪。查得，律书载：同住晚辈引来他人，偷盗其家中财物时，若有杀伤，他人虽不知情，亦如强盗论。若他人杀伤，则照窃盗当时杀人、伤害处斩等语。查得，强盗本律载：若未获财，皆杖百，流三千里。若获财，不论主从，皆立斩等语。窃盗本律载：当时拒捕及杀人、伤害，皆斩监候等语。窃惟，晚辈自行杀伤，他人虽不知情，而拟以强盗之罪者，乃引来之人罪重，故重其罪。此以人伦名教计者，亦是。然而，他杀、自杀之处，亦务应

区分。今晚辈自行杀伤，他人不知而立斩，他人自行杀伤，转而拟斩监候，此乃不知情者愈较自杀罪重矣。伏乞嗣后请定：他人若不知情，只照窃盗当时杀伤之例，拟斩监候。如此则他杀、自杀之罪皆合于理，而情法庶平。仅就愚陋，敬陈管见，应否施行，请圣主睿断。为此谨奏。

1821 兵部郎中赫色等奏陈赵殿最等官办理事务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吉林乌拉地方办事兵部郎中臣赫色等谨奏：为遵旨据实陈奏事。

该臣等毫无知识，蒙皇上施恩，派出办理吉林乌拉事宜。臣等于十月初三日接任。看得，边陲风俗粗陋，而自各省前来愚昧无知之人复又杂居，故善于闹事。虽日有所讼，皆彼此贸易、雇工等琐碎之事。该臣等会同将军潜心审办，并宜布告示教谕兵民外，所有应兴应革等利弊，请皆与将军哈达商定查明以奏。再，将军衙门原设户、兵、刑、工四司，皆分置八旗协领、佐领等员办理事务。该臣等初来，尚未熟悉。看得，其中亦有干事敬谨、勤奋者，亦有平等者。惟因系武职，于刑名、钱粮事务不甚了解。该臣等遵照圣主敕谕，朝夕指导鼓励，俾诸员各自认真办事，谅渐渐不致于误事舛错。该臣等又查给事中赵殿最、监察御史迈柱所办之事，所传二十三项告示，禁止衙役、番子、卡伦人等讹诈、赌博、开烧锅、旗民酗酒等，皆于地方实有裨益。惟典当皮毛衣服准取息三分、宰卖耕牛及肉、鱼之中灌水而卖，此等事项虽禁止，未能革除。再，四司一切办理事宜，务使承办之员画押，是与例不符。再，每月约三、六、九等日，出诉讼之牌准诉，盖彼等甫至，诉讼之人甚众，一时难以办理，故定此等日期。今每日虽有诉状三、四张不等，然随告随办，亦未至积压。是故，已停约期准诉。再，细访地方之情，自赵殿最等在吉林乌拉办事以来，大概八旗旗人惧怕彼等，民则感念。今将军、该臣等请凡事不分满汉，不论兵民，务求合理，诚意尽心，执法公正，惩恶扬善，建立纲纪，使八旗满洲力图本俗，使居民安分乐业。指望渐至纯厚，庶幸副皇上体恤边陲之至意于万一。该臣等又查得，将军衙门、各部院来往咨行事宜，向来皆仅写清字，此等笔帖式能翻译者不过一、二人，因翻译迟延，又难免谬违。现既准兼汉字具奏，嗣后若各部咨行紧急事件，亦兼汉字咨行，则臣等便于稽察，且不致延误矣。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施行。臣等不胜惶悚之至，谨奏。

兵部郎中臣赫色、刑部主事臣王功。

182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进士分部学习办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吏部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臣部尚书朱轼奉旨：新入进士，经朕批内用者，其用于六部额外主事，学习办事。若好，著即行转正。倘若懒惰不学，其仍用于彼等原班。著尔即降旨于国舅隆科多等。钦此钦遵。查得，奉旨内用之新入进士共四十一人。熊辉吉已奉旨挑补庶吉士，蒙古进士色成系现任内阁中书，此外三十九人中，满洲八名，蒙古一名，汉军二名，汉人二十八名。该臣等查得，将满洲新进士八人，请抽签给六部、理藩院、起居注馆各一名；蒙古新进士一人，请给理藩院；汉军新进士二人，只有六部、理藩院堂主事之缺，请抽签给二部院；汉人新进士二十八人，视各部院之司多寡，吏部有主事五员，请分给三人，户部有主事十四员，现有额外主事一员，请分给八人，礼部有主事四员，请分给二人，兵部有主事五员，现有额外主事二员，请分给二人，刑

部有主事十一员，请分给八人，工部有主事八员，现有额外主事一员，请分给四人，宗人府有主事二员，请分给一人。拟使伊等抽分，交各部院堂官，分司学习办事。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务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朱批：知道了。

182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引见卓异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据条陈内称：保举官员卓异时，自道、知府至州同、县丞、教官则止。若系吏目、典史等员，或膺巡防、缉盗，或膺仓库、驿站等事务，如果奋勉尽职，实与地方公务皆有裨益。值各员大之计时，将此等微职仅准入八法，不准入保为卓异，则不受鼓励等情。此条陈一事，经臣部议准覆奏，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遍行在案。查得，县丞、教官以上官员，向来列入保举本末，给照引见。经历、主簿以下微职，因保举卓异之事，自条陈方始，故未议及引见。兹据署理江宁巡抚印务、镇海将军何天倍咨文内称：微职向无引见之例，似可给照赴部看验，请由部指示等语。查得，微职今准保为卓异，从此阶阶晋用。相应咨文各该总督、巡抚，或令给照赴部引见，或令九卿验看之处，伏乞圣裁。俟命下之日，请由臣部遍行直隶各省总督、巡抚，一体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务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朱批：其具奏引见。

1824 都统满都呼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奴才满都呼谨奏：为奏闻事。

据宣威将军吴礼布咨文内称：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据闲散宗室苏努家人福赫来禀：本日申刻，闲散宗室苏努病故等情。遂派镶黄旗协领噶哈、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十一、笔帖式呼图等往验，闲散宗室苏努病故是实。为此咨行。等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报到奴才衙门。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将苏努之骨骸如何料理，苏努在军前效力行走之子、随苏努在右卫之子孙如何处置之处，其满都呼详尽议奏。著宗人府知道。

1825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拟冯荣久一案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等咨文内称：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都统散秩大臣拉锡传旨：冯荣久在盛典之处肆意出声，是属不合。著将其逮交刑部。钦此钦遵。已由兵部将冯荣久逮送。

遂问冯荣久：尔系侍卫，乃于盛典之处失礼，肆意出声，情由何如？据供：我在盛典之处不觉出声，即我该死，我有何供招等语。查得，律载：若在皇上巡幸之所冲阵，杖百，发边卫充军等语。冯荣久身为侍卫，而在盛典之处并不恭立，肆意出声失礼，殊属不合。是故，拟将冯荣久比照此律，与妻一并解送兵部，发边卫充军。俟行抵充军之所，杖百折责四十板。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仍在学士上行走兼太仆寺事务臣伊都立、左侍郎兼内阁学士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

朱批：著革职逐回原籍，宽免治罪。

182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雨雪米价并请安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湖广巡抚臣纳齐哈谨奏：为奏闻事。

仰赖皇上洪福，湖北地方今岁自立冬以来，八府相继得雨雪沾足，米价亦未涨，兵民皆安居乐业。圣主不时轸念民生，故借请安之便，一并奏闻。

朱批：欣悦览之。但尽力为政为民忠心效力，必蒙上天眷佑加恩，我等君臣互相勉励罢。

182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赏赐圣药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湖广巡抚臣纳齐喀谨奏：为请天恩事。

切臣自今岁六月始腹泻，迄今七个月，无论如何诊治，并未见愈，虽勉强办完一日之事，但已甚瘦极弱。臣越分冒犯渎请，圣主赏赐圣药一种。若能得饮圣主所赐之药，则臣亟盼病痊，故冒犯谨奏请。

朱批：朕闻之亦甚着急。尔早应具奏。良医已打发去了，病必痊愈，好生调养。

182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讯讹诈库银人犯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催取原户部尚书希福纳应赔库银十万两时，初经原工部尚书孙渣齐，解来希福纳家人王五、赖呼，掷夹板恫吓，讯据供称：康熙四十九年，希福纳转移银三十六万两，送至其子兴安家存之。嗣将其中银两，于祖运图参劾内仓事务等案内，陆续缴银二十二万五千两，余银十三万五千两，未见花用等语。诘问兴安，称其父希福纳仅使伊存二十八万两，于祖运图参劾等案，已缴银二十二万余两外，其余银两，我父生前皆已拿去，不知如何花用等语。嗣经孙渣齐参奏，将兴安革职，会同臣部夹讯兴安，乃前招供外，又供称被人讹银二万三千六百两。夹讯兴安之子六十二、家人赖呼等，再扭讯兴安之妾丁姐、王姐，掷手扭恫讯希福纳之妾红姐、春姐等，皆称不知有银若干，藏于何处，令谁存贮。令孙渣齐屡次向臣等言：希福纳赔银之事，我自本年六月起，会同尔部皆已详审，唯被人讹银之处，尚未审明等情，书讹诈之人名，交与臣等，言称请传来伊等审讯。该臣等遂查希福纳为人所讹之银二万三千余两，则康熙五十三年希福纳为此事叩阍，交臣部审明奏结。将此告于孙渣齐，孙渣齐不允，仍请审讯。该臣等以为，此乃早已奏结之案，若

重复审讯，臣等无如此胆量，而希福纳应赔库银十万两数亦不少。遂议希福纳及兴安之家产，交该旗先行抄没入官；兴安仍监候，限期一年，若限内出其隐匿之银赔完，则免罪，若不完结，则将妻子一并入辛者库；在此期间，若隐匿事宜暴露，则正法。为此谨奏，请旨。

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伊都立、左侍郎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此奏是。知道了。孙渣齐向来是不懂人事的东西。

182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试翻译举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礼部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雍正元年四月，臣等钦遵上谕，议以八旗满洲、蒙古等翻译考试时，考举人请于雍正二年十一月举行，考进士请于雍正三年二月举行，殿试请于三月举行等情覆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本年十一月考举人时，已录取翻译举人九名。臣部照依原奏，咨文八旗满洲、蒙古旗，请将新取翻译举人及现有文举人内会翻译者，造册送部考试等情去后，兹由各该旗将考翻译进士之举人德宁等二十八人送部。人数甚少，相应将仍照原奏于雍正三年二月准考进士，或所取举人及欲考翻译进士之文举人数至五十名后，再准考进士之处，谨奏，请旨。

署礼部事务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统领公国舅臣隆科多、尚书臣张伯行、左侍郎臣牛钮、左侍郎臣王景曾、右侍郎臣三泰、右侍郎臣景日昣、仪制清吏司郎中臣白英槐、郎中臣何日龙、员外郎上试行走三等侍卫侍卫护军校臣恩特依、员外郎臣胡西泰、主事臣张颜。

朱批：著数至六十，再准考进士。

183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原主事安图仍留户部任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曾因臣衙门正蓝旗主事安图才智过人，办事精干，故经奏请之后，由听差人补放为主事。今由吏部按俸禄将安图补为吏部员外郎。恳祈皇上安图并带晋级，准留于臣衙门办事。一俟命下，即行咨文吏部，另选人补其缺。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尚书臣张廷玉、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李周望、右侍郎臣托时、右侍郎臣蒋廷锡、侍郎臣觉罗塞德。

朱批：依奏准留。

183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宽免并赐医治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请加恩宽免臣愚昧妄奏之罪事。

切臣本一迂腐迟钝之人，丝毫不能变通。前蒙圣主鸿恩，指令怡王照管臣，时臣理应遵旨而行，因一时糊涂，妄行渎奏者，诚辜负天地养育之恩。今每思之，即自责亦不为足矣，真比死畜牲、无知禽兽无异。对此，仍蒙圣主始终保护成全，不即严惩，且将臣一家皆归隶该王，使臣离王

甚近，斯乃皇上圣心，特令臣会同王同心协力勤勉于内外公事之至意。嗣后，臣惟谨遵皇上指示而行。

再，圣主鸿恩，臣纤毫未效，而今不幸时常患病，已停止办事，臣又有何脸请求皇上，但古云：人困迫至极即呼天，痛苦至极即唤父母。云云。臣仰承圣主之恩实与天地父母无异。今总不离病，困迫至极，圣主若不拯救，则必死无疑。于省地无良医良药，伏乞皇上赏赐御医一名，送一些治痰火病之药，则臣仰赖皇上之恩而活命，可盼办理臣未完之事。为此谨奏，请旨。

1832 杭州将军安鲊等奏报巡抚黄叔琳殴民案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臣安鲊、布政使佟吉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圣主交付臣等审理巡抚黄叔琳殴打海宁县民霍茂芳致死，以及其弟黄叔璥家人强买纱缎时因口角，经禀报黄叔琳，执铺子人殴打致死，阖城人心不服，罢市三次等案，臣等未能查明本末便冒昧具奏，荷蒙圣主天恩，宽免臣等昏庸，陈世侃、黄叔琳、黄叔璥等皆革职，仍交付臣等，并指教若严加审讯，则即得实情。臣等遵旨，复召案内有关人至，逐一严加究审得，陈世侃初供，皆推给其兄陈世倌。山东巡抚陈世倌遣人呈文，臣等未受。陈世侃仍拖累其兄，故严加审问陈世侃，才供称：去岁四月，我三嫂家人金宁强等与霍茂芳相斗时，将我家三人皆打成重伤。今岁黄巡抚来，因为沾亲而央求：惩打霍茂芳，令我嫂出气。时黄叔琳言：我等皆为亲戚，理应替尔等出气。等因接受。正欲坐北堂赶紧严审殴杀案，陈世侃突病，曾交付县诊治。其后来报陈世侃病痊，复行严审陈世侃。据陈世侃供称：今岁五月十四日，我知黄巡抚拿获霍茂芳，故来致谢巡抚时，巡抚告称：今已捉拿霍茂芳来，尔在书房用饭，我出去办理。等语。陈世倌我言恐人知觉，黄巡抚称不妨。言毕即出去。上堂后入告：我将他杖责并枷号后推出。等语。我出衙门来街后，才知霍茂芳已死。等语。向黄叔琳央求，黄叔琳接受央求等事，皆供认不讳。黄叔琳无故执霍茂芳杖责，又枷号致死。继之其弟黄叔璥来杭州后，又纵其家人，依仗巡抚之威，肆意向铺子人买物时争闹之缘由，众人舆论不服，欲罢市者，皆由此致。将此案情，臣等再三究查密访得，殴杀铺子人，罢市三次等未得实，但因巡抚黄叔琳如此行恶，舆论不服者属实。

臣等仰蒙圣主高厚之恩（**朱批**：有什么脸写此等话具奏！朕为尔等害羞不已。）务诚心尽忠，以副皇帝重民命以正官箴之至意。命臣等陈明案情，审拟具奏。钦此钦遵。将黄叔琳、黄叔璥、陈世侃及干连此案所有人之口供、所拟之罪，皆书于本内，开印时进呈。将案情总书于折子，谨奏以闻。

朱批：据闻镶红旗协领花色很不体面，行为悖乱。等语。朕以其有功名、为人明白之赏授。伊理应感激朕恩黾勉效力才是。著尔好生教训管束之，访查其行为，勿为其欺骗。

18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察哈尔守边官兵银缎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于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将从阿尔泰、巴里坤军营送来察哈尔参领托和齐等官兵之请安折，由乾清门三等侍卫尹扎纳捧出传谕：请安一事，已知道了。为前次来人，曾已施恩。为此次来人，如何施恩，著交怡王、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案查，前由将军祁里德带来阿尔泰路察哈尔官兵时，臣等奉旨会议，为其官员，赏银各三十两，官缎各二疋，给兵丁赏银各十两，等因具奏，赏赐在案。今从巴里坤撤回之察哈尔官兵，系由将军丁寿自阿尔泰带去效力之官兵。是以，亦照恩施将军祁里德带来官兵之例，赏赐其官员每人银三十两，官缎二疋，兵丁每人银十两。官员计五十七名，赏银一千七百又十两，官缎一百一十四疋。兵丁计九十五名，赏银九百五十两。以上共需银二千六百七十两，官缎一百一十四疋。俟命下日，从总管内务府衙门支领后，再行赏给官兵本人。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

朱批：依议。

18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盛京乌拉等守边官兵银缎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前由靖逆将军富宁安具奏，今从阿尔泰路撤回之盛京、乌拉、右卫、察哈尔、土默特兵有一千八百余名，均交与归化城都统根敦、副都统恒德等，于本年九月初九日，由巴里坤起程，途经肃州撤回。等因一折，于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由都统拉锡捧出传旨：右卫、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此三处之兵，离籍不远，毋庸议。惟盛京、乌拉之兵，时逢冬季，又远道而来，马畜劳顿，实难返抵原籍，且此官兵，俱为从征效力，若于途次盘费枯竭，马畜瘦乏，步履不整，亦不甚观瞻。若盛京、乌拉之兵，途经塞外归化城返回，则于归化城供给伊等足够之盘缠、马畜，而其瘦乏马畜留于彼处，待春返青，马畜膘肥时，再行送还伊等，或来京城，由此赏与马畜、盘缠、银两后起程之处，著拉锡与怡王、舅舅隆科多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归化城位于塞外，冬季难有膘壮马畜。是以，可令盛京、乌拉之兵来京，由此赏赐马畜、盘缠后起程。待伊等抵达京城后，即行核查官兵数额，时再议供给马畜，赏与盘缠之处，等因具奏。今有归化城都统根敦、副都统恒特带回盛京、乌拉之撤回官兵共一千五百六十三名，已经到达京城。前由将军祁里德带回官兵抵达时，曾有旨：将军祁里德带回官兵虽未立大功，但多年从征。伊等之劳绩，今交部议叙。此批官兵刚抵达，理应恩赏。根据伊等效力情形，应少于大将军年羹尧带回官兵之恩赏银两。如何赏与，著怡王、舅舅隆科多与尔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奏赏赐在案。

查得，此批官兵，原在阿尔泰路效力，后奉将军丁寿之调遣，移驻巴里坤、吐鲁番等地，虽未立大功，但从征多年，坐塘守边，进兵征战，是以，亦照恩赏将军祁里德带回官兵之例，其四十一名官员，拟赏银各三十两，官缎各二疋，其一千一百九十七名兵丁，拟赏银各十两。再，伊等之马匹，虽官兵各有马一二不等，但远道而来，皆甚瘦弱。若乘骑此马回籍，则难抵达。此四十一名官员中，镶黄旗拖沙喇哈番兼委参领黑达色等十二员，皆为京城之人，除不供给马匹外，其余官兵每人赏与马一匹。此次赏与之马匹，若从八旗圈养官马中调拨，则于次年派往阿尔泰路驻兵时，仍需用马匹，故不可动拨官马。有鉴于此，该项赏与之一千二百二十六匹马，每马折缎八十二疋，所赏一千二百二十六匹马，折银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两。以上共需银二万八千七百一十两，缎八十二疋。为此批官兵，皇上既行特赏银缎，则将赏赐盘费银一项，即行罢免。一俟命下之日，将该项赏赐之银缎，从总管内各府衙门支领后，再行赏给官兵本人。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吏部尚书总管公舅舅臣隆科多、散秩大臣兼都

统臣拉锡。

朱批：有配偶者，亦著一体赏赐。盘缠照旧得给。余依议。

18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拿获番贼解京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拿获逆贼解京事。

将奋威将军公岳钟琪处拿获之贼丹津浑台吉、其妻索诺木苏、子固木布、罗布桑丹津之姊舍精、其女额布根，派正黄旗察哈尔蓝翎德勒格尔、镶白旗护军委章京明德、正红旗察哈尔护军委护军校岱噶勒、千总董芳，率带蒙古兵二名、绿旗兵十名，于十二月十三日送抵西安。查得，丹津浑台吉，系受封于我朝之人，乃于布隆吉尔地方为首作乱，情甚可恶。今拿获解送，该臣仍交原解来之察哈尔蓝翎德勒格尔等，于十二月十六日自西安起程解京。除行抵后，由兵部转奏等情，已咨行兵部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已遣通智。

183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陈文等三名武职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切臣遵旨与提臣高其位会同送部引见者有镇江营参将陈文、苏松镇标下右营游击顾金策、郎山镇标下右营游击王安国，伊等操守皆为谨慎，安分守己，操演勤奋。臣等会同送部外，谨遵旨如实具奏。故将批折三封一并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18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马尔齐哈一案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请旨事。

切臣前奏闻马尔齐哈一案时奏称，俟马尔齐哈到案日，即行严审议罪具奏。等因具奏，奉旨：马尔齐哈到日，多加严审。钦此钦遵。俟马尔齐哈到案日，臣必连续严刑审拟具奏。等因具奏。今据刑部咨称，将马尔齐哈并其家人，俱送审江宁巡抚衙门。已派章京、笔帖式押送巡抚衙门。等语。旋由部咨称，马尔齐哈于途中病故，其家人照旧押送。等语。此案是否按照部文由江宁巡抚审结具奏，或奉批谕由臣审结具奏，或臣会同抚臣审结具奏。恳祈圣上批示，臣必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照部咨施行。

18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有关顶替折价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以祈睿鉴事。

切臣跪读为李煦家人郭臧舒审讯折内批谕，不胜惶悚，无地自容。臣本一介庸愚奴才，皇上

特谕臣审理李煦一案，而不能详尽办理，以致圣虑难纾，实臣之大过，惧悔莫及。当押解李煦家人至京城时，臣恐逃逸顶替，即委员解至总管内务府衙门。今恭读谕旨，再三思之，本案中必有顶替之情弊。此皆因臣庸愚而不能查出，不能发觉所致。圣旨到日，臣即访查，又传李煦之子李定前来，严加研讯。据李定供，我家家生子萧兴元自幼跟随我，已将我妻之侍女大儿婚配与伊。当苏州之家人查送京城折价时，萧兴元与我言称，前次检查时，已将我父母之名填入，又以我家人王三夫妻之名，顶替我夫妻二人，今可送去折价罢了。我仍可跟随主人，我妻可以跟随女主人去京城。等语。言告于我。时我已听从伊言。萧兴元今在此处。伊之妻有三女，皆随我妻赴京城，住于岳父家中。我岳父名班第，业已亡故。我岳父之父，名陆伯赫，曾为工部侍郎，在镶白满洲旗。此外，再无隐瞒顶替之人，日后倘若查出，甘愿认罪。等语。萧兴元所供与李定同。查得，李定在其父任所内，肆意挥霍糜费，以致亏空钱粮。伊不念皇上宽恕不罪之恩，反而顶替折价之人，干犯法纪。臣难脱身未曾查出之罪。今将李定交与按察使徐琳严审共谋隐瞒顶替实情，此外又有否顶替人之处，令严审议罪。其原检查官员或知情，或有受贿情弊，一俟查出前来，将臣之职名一并参奏查议。又咨行总管内务府衙门，从李定之妻催取萧兴元之妻，及其三名女儿外。已奉命查出该顶替折价人一事，先行奏闻。再，塞楞额等所审一案，臣前不曾留心核实。圣旨到后，即欲具奏，又不详知案情，故未具奏。后经核实，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奏。臣之庸愚无知，圣主早已明鉴。京城之信息，臣不敢问人，亦无人告知于臣，岂敢贻误一世之业。臣谨图奉旨效力。臣不胜惶悚叩头奏闻。

朱批：知道了。多念言行一致。

18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布政使董永艾情形折

雍正二年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奉命向布政使董永艾晓谕其情并传旨后，董永艾甚惊，摘取帽子叩称：奴才供职不好，而圣主宽免不罪，又指出利害关系，颁下训谕。奴才闻此之后，心地迷乱，不知所措，虽粉身碎骨，亦实难仰报皇恩。只愿钦遵圣旨，铭记于内，洁自身，勤职守，务必成为妥员，以此仰报。奴才恐有所失，朝夕儆惕，何敢又恋旧门之恩，自取灭亡。恳祈圣主宽免，以便奴才竭尽勤勉，成为妥员，期以仰报。等语。（**朱批**：若仍照常不勤奋，著详密具奏。）再，谕曰：我君臣能以如此二年一般，则不被人耻笑。钦此。臣经跪读后敬思，圣主登极以来，即此二年中无不察鉴内外大小诸事，不辞劳苦，为民勤政，故至大小百官百姓，无不蒙恩，又无不感戴。臣格外受此重恩，而毫无效力，自见皇上嘉奖之谕旨后，不胜感戴惶悚。臣于此二年中任上视事，皆谨遵皇上教诲而行之，故而免有愆尤，又何敢改变操守。只愿钦遵训谕，照此坚持勤奋之。故将皇上两起所批九件折子俱行封裹，一并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自写。

朱批：知道了。

1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赐喇嘛罗卜藏坚巴勒敕书折

雍正二年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康熙五十九年大军进入西藏，类乌齐地方陈勒呼图克图阿旺札布、嘉树班噶勒地方班噶勒纳木加林庙喇嘛罗卜藏坚巴勒等，凡我等交付之事，诚意勤办，并无误官差，故臣于雍正元年抵达京城，祈颁赏伊等敕书，益晓诚心效力等情奏后，圣主施恩准行。彼时，惟知陈勒呼图克图阿旺札布之名，所居地方庙名，即颁与伊敕书，遣人送往。因不知嘉树班噶勒之喇嘛罗卜藏坚巴勒之名、所居地方庙名，咨行管理打箭炉税务之喇嘛粗勒齐木藏布，令查此名送来。今喇嘛罗卜藏坚巴勒呈文内称：我居地方名嘉树班噶勒，庙名班噶勒纳木加林，先大军进入西藏，委我之事均尽能办理，并无耽搁。圣主颁赏我敕书后，我管束此处之人，均可易当官差，故按臣之往查，即将伊名、所居地方、庙名缮明解送，祈圣主谕该部，颁赏喇嘛罗卜藏坚巴勒印敕。如此，此等众人感念奇恩，益加恭顺效力，诚意图报。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交部。谕岳朝龙，补授和州副将。

1841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议界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奉差给策妄阿喇布坦颁发敕书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副都统奴才扎锡等谨奏：为奏闻与策妄阿喇布坦议定界务时，伊固执己见恳赏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地方事。

去年，奴才等带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等，于六月初一日自吐鲁番启程，初三日抵伊拉里克地方。根敦言称，自从出来后已日久，且此次大皇帝甚悯我浑台吉，颁发凤诏，施以殊恩，我应速去禀报为要。又闻得浑台吉等已迁徙，若为属实，理应急派人前来远迎大臣等为妥当。故我拟带三人，明日先行，俟抵我人居住之地，即乘乌拉速往，至于其余之人，可全留于大臣之处，可以作伴同行。等语。

明日，奴才等与根敦曰：先行者，亦为是。尔住京城近四个月，晋谒圣颜，为教民大计，所颁敕谕甚要，不得多加一句，亦不得少漏一句，尔应温习多次，详尽晓谕浑台吉为是。尔若有所舛错，俟我等抵达后，必将俱行转告，时尔之增减之处全然暴露，恐咎自取。尔抵达后，可代我等问浑台吉之安。等语，明白晓谕，令其先行启程前去。

途中，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素勒言称：阿尔泰梁南端向东伸延，今与策妄阿喇布坦议界，若仅议定为阿尔泰梁之那边或这边，则阿吉卡伦等我喀尔喀地方，以及吐尔库勒、杜尔伯勒津、塔勒纳沁等地方，皆位于山梁之这边，势必划归于策妄阿喇布坦。今若不加详细划分，日后策妄阿喇布坦必将诬赖不休。哈布塔克、拜达克山，正与乌兰乌苏相对峙。今日之定界，并不修筑墙垣，仅以一言一字议定为界，故应指定其中间之地名为妥。以我等之见，按照将军指定之乌兰乌苏往北直出哈布塔克、拜达克二山之间，直抵阿尔泰梁这边和通鄂博，自此登山梁，直沿阿尔泰梁划分为宜。此皆我等所行所见之地，特向大臣等告知。等语。

六月十六日，奴才等自厄鲁哈雅地方启程。当日，途中有近二十名骑马厄鲁特来找奴才等，其中有一为首者言称，我名索诺木车凌。又指一人曰：其名云端。我等皆住于崆吉斯这边。根敦路过我处时言称，大皇帝悯恤众生，已颁凤诏，并差使臣不久便到。此次使臣皆为行好事而来，尔等可前去迎接，云云。我等闻此，甚为喜悦，即带二十来人，特来迎接。等语。奴才等问索诺木车凌：浑台吉住于何处？根敦何时到达？尔等已如何处理阿克苏、库车等处地方之回子？伊等言称：离此相距较远，据前行之人所言，浑台吉住于特格斯那边图斯库勒诺尔之南。又否移

住，则不知晓。根敦已急行前去，至何时抵达，实难肯定。阿克苏、库车之回子，因无涉而宽宥，唯乌什城回子，已俱行杀戮，城池房屋均已拆毁。再，此间我浑台吉势必派人来迎接，请大臣等稍许缓行，喂养马畜。等语。自此之后，每日与我等伴行，又根据我等之自愿，择水草之地住宿，并杀旱獭，摘山果送来，极为热情款待。于是，奴才等亦待以友好，斟量送给伊等以布疋、茶叶等什物。

本月二十五日，住于蛭吉斯河与昌玛河交汇处。是夜有二十来名厄鲁特人前来。经讯问，其为首者言称：我名济木巴，我浑台吉派我等特来迎接使臣等。等语。问济木巴：浑台吉身体安好？现住于何处？离此远否？根敦何时抵达？有何寄信之言？伊等言称：我浑台吉身体安好？我等前来时，住于图斯库尔淖尔西南巴勒噶拉特河地方。又闻得欲移至吹塔喇斯地方，或许使臣等抵达后迁移，期间是否迁移，则不得知，离此有一月路程。根敦于本月十五日到达，次日即派我等前来。我浑台吉令我等转告于使臣等，大皇帝悯恤至甚，将黄教赏交于我之手，咱们好生教诲子弟，世代和好相处。根敦转告此谕旨后，我甚为喜悦。等语。奴才等言称，将黄教赏交于浑台吉之手等言语，不知从何而来？根敦所言必定有误。今日天已很晚，我等既然同行，明日再议，等语。言毕，即将济木巴等遣回其住处。奴才与喇嘛楚扬托音、锡拉布格素勒言称：此前尔等往来多次，必知策妄阿喇布坦心情。对方才策妄阿喇布坦所寄之言，尔等意下如何？众喇嘛面露忧色，曰：策妄阿喇布坦之心情，人难揣度。或因根敦到达之后，将皇上之恩谕长时间转告，而策妄阿喇布坦为难，又不得借端推诿，即以此言为托词耳。或因根敦见其主人有所惧怕，即行信口妄告，而策妄阿喇布坦向我等探讯此言之真伪，亦未可知。我等明日应该答复伊等。等语。

次日，奴才等与济木巴曰：前以为根敦乃身负黄教大事而来，并有见识之人，故我圣主极为嘉悦、优加恩恤。我等亦相处颇好，互相款待照应。然而，根敦返回之后，何以耽误黄教大事，编造无稽之谈，告知于浑台吉？在京城时，根敦共有十次晋谒圣颜，每次我等皆在当场，根敦从未一人晋谒。所有谕旨，我等皆闻知，惟无此谕。何况浑台吉自悔前非，并披诚露胆，以极恭顺之意派根敦来奏称，请推演黄教，以逸众生，此二事，除大皇帝外，无人能以承担，等语奏请，并无奏请赏交黄教于我之手。既然并未如是奏请，岂有降旨将黄教赏交于浑台吉手之例？再，我圣主皇上者，乃天下万邦之大皇帝，且将宗教视为共同所有，即十三省、四十九扎萨克、七旗喀尔喀、四卫拉特所共有，我等皆为施主。我皇上虽为一统天下之大圣主，却不将宗教视为己有。于根敦面前，曾如是降旨。所谓教者，乃佛祖所遗之礼教。诚有此言，将如此重要之事，岂有不写入于敕书内之理？由此可见，此言系为无稽之谈。如此诏书，我等四人并无耳闻，确无此事。或因所颁谕旨甚多，根敦不能全记，故而信口妄言矣。浑台吉仍以教民、和好为重，理应不听根敦之讹传为宜。此乃我众之意，请报闻于浑台吉。等因，详细晓谕于济木巴等。济木巴言称：如此言之，乃我根敦之讹传矣。今将此言，可先派人详尽报闻我浑台吉。等语。

次日，济木巴派出同来之人，名得勒格尔，又派一人副之，已先行驰报。

途中，凡住行各事，济木巴均讯问于我等。所到住人之地，又送来青稞、酒、瓜等。奴才等亦酌情赏给什物。

有一日，骑马前行。济木巴忽曰：尔等缘何吞食青海。奴才等闻此大笑，对济木巴曰：数日来，我等友好相处，结伴而行，又有何隐瞒之处。青海之事，尔等所知较我等清楚，缘何反问于我等？圣主将此事之始末，俱行降旨于根敦，谅必尔等早有所闻，有何隐瞒之处？我等到达之后，若浑台吉问此，可详细告之。济木巴言：或许尔等已吞食青海也。奴才等曰：尔等缘何屠杀乌什

城之人？济木巴言：因为伊等叛乱，故而屠杀之。奴才等曰：青海与乌什城无异，但我等明辨良莠，开释无涉。济木巴闻此，笑而不答。

奴才等一路急行，于七月十六日抵策妄阿喇布坦移住之哈拉呼集尔地方，将我等带至策妄阿喇布坦住地迤西六七里地下榻。时有阿拉木扎木巴车木伯勒寨桑领一伙人来迎接，相互问好之后，伊称：我浑台吉派我来与使臣等作伴，办理诸事。今日天已黑，请早些歇息。何日会见，请使臣等自便。等语。奴才等曰：圣主为教民、和好之事所颁敕书，甚为重要。浑台吉既然如此言之，则于明日会见为宜。车木伯勒寨桑言：即于明日会见。等语。

次日午后，给我等送来肥壮大走马，以供骑乘。奴才等将敕书、所赏绸缎、经书、弥勒凶煞舞服装等，俱行排列于前，捧进策妄阿喇布坦住屋。【原档残缺】策妄阿喇布坦大笑，旋继讯问奴才等之身名，何时从京城启程，从何路而来，此前于何处行走等事。又相议论各处道路之远近、好坏，闲谈一阵。接而送上茶、青稞，再三劝饮，款待至甚。又问：俄罗斯与京城通使、通商否？奴才等言：俄罗斯与我和好并定界后已有四十年。依照议定，仍准俄罗斯通使、通商。策妄阿喇布坦点头曰：使臣等远道而来，谅必劳顿，请多歇息，一经熟习之后再议。若于明日前来，可请前来。奴才等言：今日已将圣主之敕书、赏赐之物，均已交给。我等亦带有见面薄礼，可于明日献给浑台吉。惟恐浑台吉劳累，但愿仍能见面。策妄阿喇布坦笑而曰：甚是，明日可以前来。等语。言毕散去。

次日，即十八日，奴才等又前去，将所带薄礼进献，闲谈良久。策妄阿喇布坦言：我详尽阅览大皇帝敕书之后，我等再议，尚有时日。等语。言毕散去。

十九日中午，策妄阿喇布坦派人来称：所赏赐之丹珠尔经，头绪错乱，请二位喇嘛前来辨认。等语。奴才等与楚扬托音等曰：所谓问经者，乃托词矣。策妄阿喇布坦传尔等去后，必讯问圣主之意。我圣主推演黄教，以逸众生之至意，尔喇嘛等皆知矣，无须再加教诲。尔等到达后，仅将皇上嘉许其奏请，为教民大事特派我等前来之处，逐一明白晓谕之。再，若问及青海等事，可将我等在途中商议之言告之可也。等语，协商之后即去。

当日晚间，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素尔等返回后言称：我等到达后，见有众喇嘛于策妄阿喇布坦跟前查看经书，即将经书之情叙说良久。旋继策妄阿喇布坦与我等曰：此次大皇帝恩恤至甚，又款待我使臣，优加恩恤。大皇帝确有诚意？我等言：此次浑台吉真诚奏陈，故我皇上颇为喜悦嘉许。对使臣根敦等，亦确实格外恩恤。时我等皆在场，颇为欣赏，京城所有之人，亦甚惊喜。我等启程之前一日，皇上降旨给根敦：尔台吉与朕相距遥远，故不得一见。朕握尔之手，愿如执握尔台吉之手。若非兴兵为敌，尔台吉乃朕之朋友也。钦此。降旨已毕，即传根敦进前下跪，执握根敦之手。此次，皇上洞鉴之后，其和好相处，逸安教民之心，真实而诚恳，我等喇嘛以性命担保。此亦因我皇上与浑台吉曾有祝颂之事，是以如此而为。等语。策妄阿喇布坦悦而曰：根敦已将此事俱行告之。由此观之，以真诚之心加以体恤者是实。我之本意，亦不敢与大皇帝兴兵，而欲以安居乐业，至今亦未泯没此意。大皇帝为和好相处，如是优加恩恤，我岂能有异意。再，青海人之所作所为，大皇帝已详尽降旨，此事根敦返回后已全告之。青海之人，必附有异物，岂有如是而为之理。去年夏季，被派使臣来邀我与彼结交，共同兵伐汉人。时，我言：我不犯内地，尔等亦应收回此心。云云。当时拟写一文，派去使臣极力劝阻。闻得彼因未听我言，吃亏非浅，败局已定。岂有如是而为之理。彼等意欲何为。等语，抱怨不已。我等言：去年我等前来时，途中见伊等犯边塞，抢驿站。伊等之大非极属实，此已过去之事，请浑台吉不必伤感，亦不

必为伊等言事。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伊等之所作所为，与我何干？不过我等皆为卫拉特，只我心中有所伤感而已，岂可为伊等言事。等语。在一旁之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曰：我等如何叙述曾劝阻青海人之事，亦被视为巧饰之词。此事之真伪，必由青海人道出，并传至内地之后，方信于我。等语。策妄阿喇布坦又讯问于我等：此次所来二位使臣为何人？是否大皇帝近前行走之人？等语。我等言：此二位使臣，乃前皇帝时即派往各处办事之人。今皇上亦素识此二人，视以近侍而加信用。此次所来内阁学士，曾奉派至库伦呼图克图处办理黄教之事，今又奉命来此。此二人心意诚笃，知晓事理。等语，告之。策妄阿喇布坦闻此后点头称是，我等亦告辞而回。观今日情形，极为和顺。

次日，即二十日，策妄阿喇布坦派人来传我等前去，奴才等随同前去，就坐于策妄阿喇布坦附近。伊等捧出饭肉饽饽果品酒，边食边饮，谈笑欢悦。策妄阿喇布坦称：我阅敕书，据称使臣带有口谕，请问口谕为何事？等语。奴才等言：我等启程前来时，奉有圣主之口谕，曰：着尔等抵达后降旨于浑台吉，既便朕之皇父亦无征浑台吉，灭准噶尔之心。只因浑台吉尔无端犯我哈密，征讨我所封拉藏，以我大国之例，人若无端来犯，务必弄清此事。亦为弄清此二事，我大军进驻边境有多年，此乃其因。诚有征讨之心，多年来必有一结果。此次，台吉尔为教民之事，披诚露胆，恭顺派根敦来奏请，正合朕意，朕甚欢悦而赞许。朕之本意，亦仅逸安于天下众生，使黄教得以推广。此次台吉尔之所奏，甚合于朕意，众生应得逸安，黄教更得推演。教者，乃天下人之共有之教，我等皆为施主。朕虽为天下之大皇帝，但不降旨教为朕之教。今日我等和好相处，兵革罢休，如同一家，则教得以推演，众生得以相安。此事，乃显而易见之事，故派朕前二位大臣、二位喇嘛前来，望台吉与伊等和好相处，详尽议定划界通商等事。钦此。策妄阿喇布坦闻毕，即于奴才等之眼前，对伊子及众台吉寨桑曰：大皇帝如此体恤于我，以期兵革罢休，黄教推演，众生逸安。又与我结交，要通使通商。颁发如此凤诏，实乃体恤于我。我等又有如此喜悦之事乎？众人答曰：大皇帝如此体恤，确实再无比此更为喜悦之事。等语。旋继策妄阿喇布坦对我等曰：我感激大皇帝之体恤。今已和好相处。至通使通商诸事，我必遵旨与尔等议定完结。再，据根敦禀称，为青海人之所作所为，大皇帝已详细降旨。又罗卜藏丹津人扬言我曾许诺派兵一万。我何以派兵一万？去年夏季，罗卜藏丹津派出五名使臣，带领近二十人，与我结交，拟同进犯内地，求我派兵相助，为此又来文，又送礼物。我与来使言，我绝不与大皇帝征战，不犯边界。自从尔等祖父时代起，与大皇帝同道同教，且近边塞居住，而起此事，尔等必受苦难。尔等之主人此举，则为非矣。停止举动为好。我不与尔等为友。等因回绝，并拟一文，派孟克为使前去。正月间，孟克禀称，青海内部自相不和，吞食抢掠，云云。今春，罗卜藏丹津又派杜拉尔台吉前来言称，我已攻取边塞附近城池，请派兵增援，云云。我仍劝阻，与来使曰：尔返回之后，对尔等攻取城池之事，必有所闻。等因，遣回来使。我与伊等不曾结交，并曾劝阻，此事尔等返回之后，必从青海人处得以闻知。青海之人意欲何为，行如此非理之事。我不胜骇然。等语。奴才等将昔日圣祖帝时，对青海人恩恤如子，调和其内部，又圣主此次施以隆恩，普遍晋级等事，逐一告知。又将伊等此次无端叛逆之因果，亦逐一告知。奴才等言：不仅浑台吉惊奇，而至今我圣主每提及青海之事，则曰伊等不该如此而为，意欲何为，等因，颇为惊奇。再，罗卜藏丹津扬言从此处求得援兵一万之事，闻者皆在两可之间，唯我圣主不信，曰：浑台吉为有见识之人，必行其理有当，断不依附于青海无知之徒，此种传言必有讹。等因，传旨于众人。并将此事，于根敦之当面降旨。再，定青海事之前，圣主曾降旨，罗卜藏丹津，乃如孩童，因无知而所为矣。彼无兄弟子嗣，独身一人，

且系扎锡巴图鲁之子，一俟拿获，不得加罪，朕必养育。其余起意之人，断不宽宥，必按定例问罪。等因，降旨于众。后我大军出征，圣主加以问罪之人，皆被拿获，而准许宽宥之罗卜藏丹津一人，无牲畜无盘费，男扮女装，仅带几人逃逸。被伊牵连之其余人，前已各派人至我大将奎公总督处陈述缘由，后又乘机带领各自属人来西宁投诚。今只有罗卜藏丹津一人逃逸，尚不知逃往何处。等因告知。策妄阿喇布坦笑而曰：大皇帝明鉴而降旨者甚是。我不曾依附伊等而援兵。前伊等之使臣抵达后，我分别召见讯问，据察言谈举止，皆言被罗卜藏丹津牵连而所为。思之，罗卜藏丹津无牲畜无盘费，能去何处。或许随意撞到一处后穷竭而死亡，亦未可知。等语。策妄阿喇布坦埋怨青海人之后，又对奴才等曰：尔等皆系大皇帝登极之后初次派来之使臣，可将我之履历告知于尔等。在我很小之时，我父被众叔父戕害后，我便成为孤独之人。长大之后，打猎时因枪走火，眼睛失明，即依附于叔父噶尔丹博什克图。噶尔丹心怀恶意，杀害我胞弟，强占我定亲之妻，又有意杀害我，企图霸占全部所有。我发觉之后，仅带七人，骑马逃跑。后噶尔丹与喀尔喀不睦，兴师动众。与大皇帝兴兵打仗时，自始至终我全不在。前大皇帝派达虎扎勒固齐降旨于我，我才晓得大皇帝悯恤众生、体恤我之至意。自此之后，我凡事披诚露胆，效力行走。后又派使臣降旨，曰：尔之叔父噶尔丹，乃欲杀尔之人。今噶尔丹与我交战，我大军击败之后，噶尔丹必逃，时尔可截杀，收取奴婢什物，掠取牧地。在此之前，着尔探取噶尔丹之一切信息后具奏，日后朕必恤恩于尔，以致安逸如故。云云。我获悉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兵败后，复缘克鲁伦河往西去，时因路不通，我即派名为沙克之人，乘骑骆驼，穿过戈壁，绕道哈密速奏。继而我全收其游牧地堵截，噶尔丹大败于昭莫多，无路可退而身亡。我住博罗塔拉时，获悉丹济喇带噶尔丹尸首、妾、女、伊喇固克三呼图克图，欲往招地寻找第巴。我即派一队人马截杀于巴里坤。丹济喇带领少许人马逃回，旋投诚于大皇帝。噶尔丹之尸首、妾、女、伊喇固克三呼图克图等，均被我拿获。大皇帝闻讯后，即派使臣索取。以理而言，骨肉之间生前虽曾构怨，但对死后之尸骨又有何仇？为此之事，我曾奏请。后又思之，噶尔丹犯有滔天之罪，缉拿问罪，理所当然。故将噶尔丹尸首、妾、女、伊喇固克三呼图克图等，俱行献上。只有伊女准琪海，于此案无涉，且若解送，恐世人耻笑于我，故奏请赏与我。大皇帝言准琪海为犯人之女，理当解送。故将准琪海亦并献上。后又闻得，招地乃教之根本之地，甚为紧要，而第巴擅权，压黄教，兴红教，迷惑各地之人，离间所有人等，引发战端，无恶不为，故我先于他人曾二次详密具陈。此亦我之效力之意矣。夫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之大皇帝，经教划一，日后必令我得以安逸。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人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后又闻得，丹济喇、罗布藏锡喇布、诺尔布、济木巴车尔伯等，皆为战败而投诚之人，然皆尊贵于我，蒙受大皇帝之恩宠，毁訾于我，且伊等之言皆为是。我甚为恼怒，曾数次具陈缘由，而哈密回子阻止信使不准通行。哈密回子者，原为我属种地之人，岂可阻止信使通行，故我派出一队人马前去问明缘由。回子并不答话，出来即动手相打，此乃我犯哈密之缘由。虽然如此，亦归为我之非也。至于驱赶噶斯地方之兵丁所属少许牧群一事，则因我信使不能通行喀尔喀、哈密地方，而青海、西宁可以通行信使，故曾派去二百人。由于伊等派兵驻扎，亦难通行，故我人遇见牧群后，即赶回少许牲畜，此亦归为我之非也。后闻得拉藏占据西土，沿循第巴兴红教，并按彼异教之规而行，以灭黄教，凡事独断专行，危害于博格多班禅。我思之，前由噶尔丹博什克图与鄂齐尔图车臣汗交战，固什汗联合我祖巴图尔浑台吉与绰克图汗交战，此类之事甚多。大皇帝仅降旨悯恤众生，而未谕曰此是彼非。我念及于此，以为不甚要紧，故派兵至招地方，此亦我之非矣。前大皇帝为使众生得以安逸，特差达虎扎尔固齐前来传

旨。我念及于此，即行奏请允准我三家照旧享安，此亦我之非矣。对上述诸事，前曾具陈请罪。我所经历之诸事，尔等或许早有所闻。我之所作所为，或许皆为是。等语，当作一件事，再三讯问，故奴才等言：此皆年代久远，我等不曾经历之旧事，后来才闻人所言，但不曾闻得如此明白。当时有许多事，但未闻圣主言为是，或言为非。前浑台吉之所作所为，亦有是，又有非，此事众人皆知。今圣主之神明至意，即自派根敦前来之后，将北部事宜如何归于永好之处，与浑台吉议定。若重提以往旧事，既便使臣往来达百年，亦难了结。故经明鉴之后，此次降旨不曾提及以往旧事，此乃其因。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我随意告知尔等听而已，并非当作一件事。等语。言毕，又视目众人曰：或因大皇帝明鉴我之所作所为之后，如此体恤于我。等语，旋又对我等曰：今已言归和好，而各地兵马何用？等语。奴才等言：我等在京城时已奉有旨，今浑台吉已奏请和好相处，以安众生。已允准所请。至此，大事已经全结矣。等因，降旨于各王、大臣等。我等启程时又闻得，各地兵马三停撤二停，其一停兵马暂留驻，俟我等返回后，亦将全撤，云云。虽然撤回，但仍如卡伦，于边界地方派驻少许人马，以盘查往来人员，亦为必要。等语。策妄阿喇布坦点头曰：将以何处为界？吐鲁番归为谁属？大皇帝可有谕旨？等语。奴才等言：我等前来时曾奉有旨，定界时，吐鲁番与巴里坤之间有一地，名乌兰乌苏，自乌兰乌苏往北直出哈布塔克、拜达克二山之间，直到阿尔泰梁脚下和通鄂博地方，自此沿山梁至尽头，可以划为界，其东为我属地，西为台吉属地。又噶斯口外有大戈壁，原非居人之地，自戈壁南端至青海，归为我属地，自戈壁北端以北，皆归为台吉属地。至吐鲁番一地，台吉可熟习我大国，此吐鲁番城无利可图，有何可惜之处。唯我大国之例，从无将已得之地及人再给与人之理。倘若已给与人，以致遭仇杀，则于史书内必遭议论耻笑，此亦不能赏与台吉之缘由，不然，即可赏与。我大国不依赖吐鲁番，而台吉亦不依赖吐鲁番。如今，尔我道通教一，和好相处，我不占据吐鲁番，而驻该地之我兵，亦将俱撤，不留一人，请台吉亦不留一人，将吐鲁番归为隙地。此前，吐鲁番人每年向我大中国进贡玉石等物，此后亦可以照旧进贡，而我大国亦恩赏之。再，吐鲁番人此前如何进贡台吉，此后亦可以照旧进贡，此亦如同赠送与台吉也。倘若吐鲁番人有所不听从台吉之言，可请奏闻，必将降旨于伊等。再，台吉将吐鲁番首领苏勒坦移住于他处。凡人皆在思念故里，若离故里，则难生存。请台吉将苏勒坦等人送回吐鲁番，以全吐鲁番之小回部。等语。策妄阿喇布坦深思良久，曰：吐鲁番之事，我等日后再议。再，原由喀尔喀与厄鲁特和睦相处之时，曾以杭爱以北哈噶斯为界。闻得昔日老人传言，我祖巴图尔浑台吉会同固什汗绰克图汗，推广黄教，自此凡黄河以北，东南自博罗冲克以北，皆为我准噶尔牧地。后因地处遥远，即划归于青海人。此亦旧事，随便言谈，并非重议旧事。后来，据我所知，我祖巴图尔浑台吉与萨克达扎萨克图汗亦和睦相处，会盟于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地方，议定乌兰固木、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克木克木齐等地为界。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赡部洲）之大皇帝，物产丰足，从不觉得缺少。而我，既便为一疋布一块肉，亦觉得有所用。我怎可与大皇帝相比。我等游牧蒙古，倘若地方有所宽敞，时常得以迁徙，则于牧畜颇为有利。若牲畜兴旺，人可致富。彼阿尔泰梁以北，现有我乌梁海、树中人居住。以我之见，在喀尔喀方面，以旧定乌兰固木、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哈萨克图哈拉阿吉尔噶、额克阿拉尔为界，北以唐努山山阴之克木克木齐为界，巴里坤方面，原有我人曾住巴里坤，可以巴里坤湖为界，又若以噶斯大戈壁两边为界，则我属回子克里叶城划归于彼，在交战以前，我人居住于哈吉尔，人人皆知，可以哈吉尔为界。敕书亦令我等以理相议。无论如何，请尔等多加考虑。等语。奴才等言：此次，浑台吉披诚露胆，恭顺具奏，我圣主甚为嘉许，均准奏请，并谕令凡事不偏不

倚，真诚相见，期以全结。而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地方，系因噶尔丹与喀尔喀交战之后，暂住几年，原非准噶尔牧地。阿尔泰梁离谁皆为远，且天生之名山，若以此山为界，其住于界山两侧之人相距遥远，以致可无盗窃纷争之事，和好得以永敦。至浑台吉属人住于梁外之事，不曾闻得。再，乌兰乌苏与巴里坤相距不远，仅有近四百里。自巴里坤单骑行一日，即可到达我属哈密，岂可以巴里坤为界。此次军务之前，我哈密回子所设卡伦，已位于乌兰乌苏以北纳库塔库地方，而我等亦曾打猎于巴里坤地方。诚为浑台吉属地，岂有在尔属地设卡打猎之理？若提及此前之旧地，尚有不少属地。今我喀尔喀乌朗哈佟莫克扎萨克之祖、父率领所有属人，自扬城至博克达额勒尔哈必尔噶、巴里坤，时常游牧居住。埋葬其祖、父尸骨之地，今尚在。此事，浑台吉并非不知。再，为此次划界，曾有人具陈此事之后，圣主洞察其情，谕曰：朕今日为众生黄教而促和好，若提及此事，则为诚意也。不得提及此事，而以乌兰乌苏为界。钦此，并未允准具陈。自噶斯口以南，皆为我青海属地，而准噶尔人何时过哈喇沙尔越大戈壁游牧居住？倘若议定戈壁外边时欲划入克里野城，可于议定书内详细写明自戈壁边噶斯口以南青海属地为我属地，自戈壁边外克里野城以北为浑台吉属地可矣。再，以我等之见，凡世人能以致富，皆为命数矣，非谋事矣。浑台吉多年来不曾住于阿尔泰梁外，而来此后即占准噶尔部，属下奴仆亦殷富，牧地宽广，远边无际，此非住于阿尔泰梁外而如此也。浑台克理应仰副我圣主之至意，以期和好相处，了结事端，请多深思。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前于科布多等处地方有我所属明阿特人、乌梁海人居住是实。再，喀尔喀乌朗哈佟莫克扎萨克于博克达额勒尔哈必尔噶等处地方暂行住牧亦为是实。此亦由喀尔喀、厄鲁特修好之时，于额勒尔哈必尔噶等处地方住牧而已，并非伊等属地。无论如何，我等均应多加深思。等语。旋由奴才等遵照圣主朱谕，对策妄阿喇布坦曰：因台吉尔派使臣奏请恭顺修好，故我大皇帝甚为欣悦，相应差遣使臣前来。在此期间，已有阿克苏、库车等十一城回子前来投诚。我大皇帝不失信，均未接受而遣回。其与回子等同来之厄鲁特人，亦交付尔使臣根敦带回。圣主谕曰：台吉倘若以为伊等背负尔而加以杀害，朕于心不忍，必加悯恤，断不可侵害伊等。着此降旨于台吉。钦此。奉差前来。请台吉试想，圣主仅以信为重，回子前来投诚，而不接受遣回，由此而知，嗣后亦绝不失信。台吉理应遵照圣主谕旨，不伤害回子，而多加包容为宜。如此，不仅回子等感戴心服于尔，圣主亦因台吉能为众生着想而加以赞许。等语，将上谕明白晓谕于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言：我见大皇帝恤恩谕旨后，甚为欣喜。今春闻得众回子叛乱，我即派一队兵马前去招抚，但不准杀害。阿克苏、库车之回子，当即皆来投顺，全然无事。唯乌什城回子，我军围城后如何劝降，亦不听从，而阿克苏、库车之回子亦多次劝说，仍不听从，如此相持近二十日，伊等反而抵抗开战。我军无计可施，故将乌什城之人俱行屠杀，并将城池房屋夷为平地。我所派兵马前于尔等，即六月间回来。再，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者，前犯有重罪之人，我未问罪，即交付回子城看守。甫同根敦前来，我悯其为大皇帝遣回之人，即交付于人看守。第三日，达尔玛与一哈萨克人乘单骑逃逸。我已传令缉拿，或许使臣等启程前拿解前来。我绝不与回子结仇。等语。我等谈及头更散去。

本月二十三日，策妄阿喇布坦欲迁徙，经过我等住地后，在附近驻扎。旋又传我等前去。我等到达后，领进其妻住房相见。策妄阿喇布坦对奴才等又言其此前效力行走之事。又言阿尔泰梁外之科布多、乌兰固木、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哈萨克图哈喇阿吉尔噶、克木克木齐、巴里坤等处地方为其属地，应以此为界。又言敕书内载以理相议，应按其提议划定，云云。据此，奴才等言：此次圣主重视教民之事，诚心与浑台吉修好，故降旨指明事理。阿尔泰梁者，乃天生之名山。

我喀尔喀人等仰荷圣恩，人畜日繁，地难容下，故移住于科布多等处地方，已有三十年。我王车凌旺布、贝勒博贝等所属乌梁海，原住于克木克木齐。今浑台吉言此地为自己属地而划界，则自阿尔泰至杭爱之间，其一半地即归于浑台吉，此事断不可。我等言科布多等处地方为我属地，自有凭证。我和托浑特扎堪扎呼图克图，前于科布多源建有庙，今庙迹尚在，此事浑台吉并非不知。再，又有一千里地，倘若以此为界，则我居住三十年之许多喀尔喀人，势必迁至杭爱以外。若迁徙伊等，圣主之天心能忍否？又巴里坤者，乃我大军住有十年之地，且已修房种地，又与我哈密相距甚近。此乃不能以阿尔泰梁外、巴里坤为界之缘由。浑台吉属人，今若住于此等地方，并以此等地方为界，则浑台吉之言尚有理。诚然如此，我圣主明鉴之后，绝不令尔人迁徙，亦不降旨以阿尔泰梁为界。浑台言所言数地，皆为我人居住之地，而浑台吉之人无一居住，浑台吉可信否？再，我喀尔喀原住于扬城以远，今其葬埋尸骨之地，圣主亦知晓，但不提及此地，而指以乌兰乌苏为界。可见，圣主对一应诸事持以不偏不倚，秉公定断，此乃与浑台吉议定之至意矣。策妄阿喇布坦笑而曰：我已熟知圣主真诚悯恤办事之至意。原喀尔喀、厄鲁特和好相处时，不分彼此，混杂住牧，故有扎堪扎呼图克图修庙。今在科布多、乌兰固木地方，并无我人是实。战争时期，我已全数迁走我人，否则我人尚能生存？前有我属奇尔吉斯、明阿特、特楞古特、乌梁海、树中人等共十七部落人，曾住牧于此，而住于唐努山阴洪郭罗等地之树中人，均习住于树林之中，虽令迁徙，仍不愿迁出，故今尚有数千户约三部落树中人，仍住于彼处。我派去彼处纳税之人，今年已返回来。我祖巴图尔浑台吉与萨克达扎萨克图汗会盟于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地方，划定此等地方为界是实。大皇帝明鉴之后，如此恩恤于我，若按照尔等所言沿山梁为界，则我属地、属人皆划归于梁外。若划归于梁外，则划归于尔也。此不合于大皇帝恤恩至意矣。旁人耻笑我受大皇帝之何恩，反而失去土地及属人。我之此言有理与否，尔等意下如何？等语。奴才等言：唐努山阴离喀尔喀远，今是否有浑台吉之人，则难知晓，或许住牧于附近之喀尔喀人知晓。当初喀尔喀与厄鲁特诺颜和睦相处是实，诚然定界，必有双方拟写之印文，可有此文否？今日议界，不宜提及过去之事。当初，喀尔喀尚未归入于我，后因喀尔喀与厄鲁特不睦，而喀尔喀窘近至极，皆慕圣主之仁而向化投顺，圣主俱加一体养育，封赠汗、王，仍准住牧于旧牧地，今日已归为圣主之属地，故言不宜再提及旧事。前由噶尔丹博什克图暂住于科布多等处地方，而今浑台吉则言为己之属地。即便原为尔之属地，而噶尔丹博什克图与我构兵二十年，我大皇帝福大力众，已灭噶尔丹，其身已亡，非但伊之土地，而伊之尸骨、妻室、子女，以致奴婢等，皆归我属。由此观之，我等实接收于噶尔丹手中。若言失地，即由噶尔丹失地。若人耻笑，亦应耻笑噶尔丹。我等并非与浑台吉构兵而收此土地，所谓议论耻笑之事，与浑台吉无涉。今日浑台吉与圣主修好，又道同教一。议定疆界，通使通商，如同一家，友好往来。天下之人闻知于此，必将大加赞誉浑台吉为聪明有识之人。浑台吉何事不曾经历，何事不曾知晓。我等此言，浑台吉可信否？此次之事，仍请浑台吉深思熟虑，以副我圣主之至诚至意，遵照谕旨了结，则于教民事宜颇有裨益。等语，再四晓谕之。策妄阿喇布坦听毕仅笑，注目以慰两旁之人，并不答言。良久以后，与我等曰：无论如何，若以山梁为界，我地我人皆划归于山梁外，为此我甚伤感。大皇帝降有诸多恩旨，而尔等言以阿尔泰梁为界，相比之下，殊异于皇帝之体恤至意。无论如何，我亦思想，尔等亦加考虑，以便以后再议。等语。又对我等曰：是否照旧允准我通使通商？等语。我等言：我等前来时已奉有旨，着尔等抵达后降旨于浑台吉，我等已经修好，应多考虑日后永好之事。喀尔喀等原与准噶尔有仇，竟不和解。倘若尔之使臣商人通喀尔喀地方，而双方小人彼此发生争端，或发生盗

窃事件，则必有损于尔与喀尔喀之友好事宜。凡酿成之大事，皆源于小事。故尔之使臣商人，不宜通往喀尔喀。尔属牧地距肃州不远，且于甘州、肃州、凉州、西宁、多巴等地一应物品皆有，若通商于此等地方，何物不有？倘若前来贸易之为首之人牲畜盘费有所拮据，朕亦可以恩赏。再，尔属通商之人持信牌出尔界时，将所有派出之人数及牲畜、行装数目开列于文内，欲派往何处贸易，即先咨报该处我界大臣知晓，朕必谕允好生贸易，而后遣回，不致虐待。所派前来贸易人中，若有来京城贸易者，亦可以派来。钦此，等语，明白晓谕之。策妄阿喇布坦顾盼我等，笑曰：大皇帝如此体恤甚深，却不准我通商喀尔喀者，必为楚扬托音尔之意耶。等语，谈笑良久，至天很晚后才散去。

本月二十五日，策妄阿喇布坦又传我等前来。我等抵达后，对我等曰：据敕书内载，照旧允准通使通商。钦此。我并不曾与喀尔喀交恶，而我叔噶尔丹与喀尔喀交恶兴兵，非我所为，至今我亦未毁誓言，我等无仇。如今我欲派一商队经喀尔喀路前往京城。若虑小人滋生争端，则请使臣等派人带领，沿途照管，必无事矣。等语。奴才等言：前因浑台吉交兵，故断通使通商。今已修好，故准许至京城、甘州、肃州、凉州、西宁、多巴等处地方通商。敕书内所言照旧允准通使通商者，即言于此。今暂不准与异地通商。俟我等在此议结之后，再返回奏请圣旨，由部拟写印文，布告各地，时再准行。以我之例，凡事了结之前，不可布告。今浑台吉若必通商，俟定结诸事后，我等返回时，可派少许商人货物，或派往甘肃等地贸易，或精选好马好驼，可派往京城贸易，请浑台吉定夺，我等可以带去。至喀尔喀路，实不能通行。等语。策妄阿喇布坦闻此，有所不悦，言称：根据尔等所言，似阻止我使臣、商人到京城。此前大皇帝曾有如此体恤于我之处？曾有如此款待恤恩于我使臣之处？悯恤我使，即恤于我，此事尔等心中明白。大皇帝可曾降旨不准我使臣、商人到达京城否？若无此谕，而使臣等却肆意阻止，今我与尔等议何？倘若赏准我使臣、商人俱行乘驿，则可以行走关内道路，尚可到达京城。若自备马驼盘费行走内地，怎能可以到达京城？路途遥远，人畜食以何？今我若向尔等提出欲行走前我商人以未走过之路，则为我之非理矣。原皆通行喀尔喀路，此不过几年之事，众人皆知。今划我属地为界，阻止我通商，此二事绝非谕旨，乃尔等之意。前有大皇帝俞允我照旧逸安，照旧通商。后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总督亦遣使劝我奏请认罪，并言伊等奏请圣主后，准许我照旧逸安、照旧通商。今日使臣等却加以阻止，则请尔等决定。等语，有所不悦。奴才等言：无奉有不准浑台吉使臣商人通京城之谕旨。诚有之，岂有将圣旨不告之与浑台吉之理？所以不准通行喀尔喀路，则因为珍惜此次修好之事，以期万年不毁而永敦矣。凡大事之毁，皆因小人行细事所致矣。浑台吉及喀尔喀诺颜等，皆为较大人员，均知此中之理。而属下之愚昧小人，又知何理？且，浑台吉属下人中，多有噶尔丹博什克图之人，伊等与喀尔喀不睦，彼此杀害祖父伯叔兄弟之仇有焉。若伊等在一处，难保不有争端。双方小人争吵，各向各自头人叙说己之是。于是，我方之人必向圣主奏闻，尔方之人必向浑台吉报闻。若为一二起，不甚碍事，倘若常此下去，于修好之事有益否？圣主洞悉此事，详尽筹划，颁下谕旨，意义深远。此等之事，我等不敢擅专。不兴师动武而能修好之事大，通商之事小。浑台吉若能深思熟虑，便可得知其中之理。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不曾降旨停我通商，而尔等却阻止。尔等到过许多地方，知晓地方情形。我属人畜经喀尔喀路前往为有益？或经肃州行内地路为有益？自何路至京城为便利？请尔等言一公道。若小人滋生争端，我双方可以严禁，而大皇帝亦可以派出如同尔等之人，沿途照管，则何事可滋生？请使臣等言告。等语。奴才等言：自喀尔喀路行，比之行内地路好者，亦为是实，而对修好之事无益者，亦为是实。自内地路行，不

可言为不能到达。我哈密回子等，带领马驼数百，往返行走，毫不耽误。此地与哈密无异也。日后商人行走，诚有不能到达，确有劳苦者，届时再行具陈其情，尚为可也。此属小事。等语，言毕散去。

自此之后，策妄阿喇布坦旧病复发，失音难言，直至九月初七日，共有四十二日未见一面。其间，策妄阿喇布坦派其身边拟写文书之人，名为索诺木达尔扎者，骆驼上驮有瓜、葡萄、苹果等果品送来，前后有五次。每次送来皆曰：我浑台吉言务必转告于使臣等，尔等皆为大皇帝所派友好使臣，我理应不时会见议事，无奈失音难言，言则听不清，且又甚疼。若见尔等，必欲多言，若言过多，必多受罪。是以，暂且不见尔等，而继续调理，一俟见好，即可相见。尔等切勿烦闷，已送去我所食之瓜果等，请尔等食之。等语，言谈极为谦逊。于是，奴才等与索诺木达尔扎曰：请尔返回后转告浑台吉，所有惠送之瓜果等，我等已叩受而食之。我等多住几日后再相见，亦无关系，而调治嗓子之事甚要。等语，言毕遣回。期间，策妄阿喇布坦院子周围，喇嘛诵经之声，锣鼓之声，昼夜不断。经讯问得，策妄阿喇布坦之天疱疮每年皆犯，胯下周围皆肿，而且流脓液，嗓子失音，并牙与牙床皆肿疼。今年所犯尤重，故召集喇嘛于各拉桑，昼夜诵经。

九月初八日，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到达后，见策妄阿喇布坦极为消瘦，且脸黄气弱。见到我等之后，极为高兴，笑曰：真让使臣等多有焦灼。我已稍有痊愈，今日特邀尔等来吃便饭，请勿见怪。等语。奴才等言：我等来此之后，由于浑台吉极恭敬圣主，故而亦甚款待我等。我等获悉浑台吉身体有所欠安，心中甚为忧虑。今见已康复，并召见我等，实不胜喜悦。我等多住一二日，又有何妨，应多养身为要。等语，闲谈笑语至晚。策妄阿喇布坦言，今日我等不议事，闲谈可矣。再，各路兵马何用。尔等返回时，我除派奏事使臣外，亦酌派商人等携带货物，与尔等同往甘肃等地贸易，尔等意下如何？等语。奴才等将各处兵马情形仍照如前晓谕于策妄阿喇布坦外，又曰：今我圣主已与浑台吉修好，并俞允通使通商，又有何人敢于阻止。我等前来时已奉有旨，议事之事定结后，浑台吉若派商人与尔等同来，尔等可以带来。钦此。今议定之后，若派少许商人与我等同往甘肃等地，我等可以带去。等语。策妄阿喇布坦点头称是。我等告辞而退。

本月二十七日，又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前去后，进入其新婚妻室屋中相见。策妄阿喇布坦言：我比以前多有好转，今日又请尔等来吃便饭。等语。言毕，又闲谈一阵。旋又为划界之事仍争论如前。后由策妄阿喇布坦言：我虽有心照尔等所言以阿尔泰梁为界，惟科布多、克木、克木齐等处地方，以及我属之人，皆划归于梁之外也。我所虑者此也。等语。奴才等言：浑台吉今已年高，应仰副圣主之如是美意，与大皇帝一同积福施惠，以教民大事为要。为争执此一块空旷无用之地，而误大事，可乎？此地归我之后，我亦不能安置兵民，不能耕种，于我实无用。此等地方，今日尔属之人无一居住，而喀尔喀诺颜等率领众奴婢，委实拥挤不堪。彼喀尔喀者，皆为青吉斯汗之后裔，乃圣主恤悯如子而养育之人。今不留情面将伊等迁徙赶走，皇上天意能忍否？再，自扬城以外原为我喀尔喀乌朗哈之属地，且不提此地而撤出，以巴里坤附近之乌兰乌苏为界，浑台吉不念于此，反而争执巴里坤以为界，如此何以能成大事。请浑台吉亦应考虑于此。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尔等所言，我已明白，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议。等语。我等头更时分散去。

次日，我等又去会见，仍如前议，各抒己见，争论许久。策妄阿喇布坦又拿出一张阿尔泰梁、唐努山地形草图，并叫我等一起看地形，又议论许久。看策妄阿喇布坦所绘地图，将阿尔泰山缩小过甚，而位于横向之唐努山东端，绘为过偏于东南方向。看完之后，我等言：为绘制天下舆图，

圣主特选派官员整年亲临实地踏勘绘制而来，此图今在，与尔地图殊异。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今我之意，该乌兰乌苏为一小泉，无名，而巴里坤为一大湖，有名，且离乌兰乌苏亦为近，有名之地好于无名之地，故言以巴里坤为界。该和通鄂博，乃位于山梁以内之山脚下，自此处可望见我属布尔干、乌陇古河，相距甚近，且又为我牧地之腹地，该地之人夏冬两季轮流移住，甚觉狭窄。和通鄂博以南山梁根下，乃乌音齐河发源处，离和通鄂博有中伙处，甚近。自乌音齐河发源处穿越阿尔泰山梁，向东北伸延，自额克阿拉尔淖尔西北经过科布多河正中，自此直至唐努山卓苏图达巴汉，自克木克木齐至唐努山阴，皆归为我属地。而上述所指地之东南地方，又唐努山阳地方，皆归为尔属地。噶斯口外之哈吉尔地方，非青海属地，亦大量我之属地。原先我派出一队叟林齐人，住于哈吉尔地方。我所以派住此地，则因我派往西土、青海、西宁、多巴等地之使臣、商人往返时，可以调换给马畜，而将消瘦马畜调换下来，又利于供给盘费等。若非如此，我所派使臣实难往返。此次发生兵戈之事后，方撤回我叟林齐人。哈吉尔地方，离噶斯口近，拟定为界。尔等意下如何？等语。奴才等言：此次，浑台吉熟知圣主之至诚之意。我等亦知浑台吉遵旨了结此事之意。诚为合于情理之事，我等即照浑台吉之言了结此事。根据方才浑台吉所言而推论，科布多河流入额克阿拉尔，若沿额克阿拉尔直至卓苏图，则科布多、乌兰固木、额克阿拉尔、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克木克木齐等地，皆划归于尔，且整个阿尔泰梁皆归于尔。而巴里坤，已驻有大军，并均建筑房屋，种有地亩，与哈密相距甚近，此事怎能可以。我等多日以来，已经阐明事理，报闻于浑台吉。再，我等已踏破青海各地，办理该处事务，熟谙地理。哈吉尔德布特里地方，离柴达木很近，乃我原贝勒达颜所属三十三台吉所住牧地，此事人人皆知。浑台吉虽不曾亲临该地，但属下年高台吉，察桑等无不知晓，何以言为自噶斯口至哈吉尔地方非青海属地？昔日尔等和睦相处之时，于哈吉尔地方安置叟林齐人，此已过去之事，我等亦不知晓。今日若以该暂且安置之地为界，似有不妥。今浑台吉与圣主修好，以定噶斯戈壁为界，日后再陈请于哈吉尔地方安置数户叟林齐人，亦非不可。浑台吉何事不曾经历，何理不曾知晓？再请多加考虑。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以为巴里坤为有名之地，故而言之，我亦不多争论。方才我所言阿尔泰梁外之地，乃我属地，且有我人居住，无奈而如此言之。此地离山梁外不远，科布多河并非全归我，仅河之以东一半归我。仅紧挨乌兰固木山伸延而已，并非全归我。哈吉尔地方，原安置我属叟林齐人是实，青海旧人皆知。因发生兵戈之事而已经撤回，今无我人亦为是实。尔等所言可以划为界之许多地名，并未书写于敕书内，且亦不曾降旨于我使根敦，仅书写为合理议定。或许此等地名出自尔等之意。等语，有些猜疑。奴才等言：夫根敦者，乃浑台吉所派奏事之使臣，可以能议定界之事？伊若不能议，缘何降旨于伊？再，敕书内已载，定界之事，可与我使臣议结，另有口谕，云云。圣主与浑台吉议划界等大事，即派我等前来，而对如此重要之事，岂有不降旨而派来之理？我等言奉有口谕者，即指圣主对此事之旨意。我大国之法律，浑台吉亦有所闻，凡人未奉旨而讹称奉有旨，必拟以斩九族之罪名，而我等能有几多头颅，敢于假传圣旨？今日，我等即便假传圣旨，而尔浑台吉所派使臣抵京后，必觐见圣主，当尔使臣具陈之后，必将暴露无余，届时我等何以而对？这等之事，我等岂有想不周之理？由此可见，可以能知其中之真伪。浑台吉乃办理过多事，熟习事情之人。若有旁人闻知此言，必言浑台吉因无借口，即以此言语言之矣。理应多加深思熟虑为是。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然而，我每当想到敕书内未书写，亦未给我使臣降旨之事，即有所狐疑。但大皇帝悯恤至甚，亦降有凤诏，尔等亦言奉有钦命是实，故请尔等亦多加反思。等语。我等议至二更时分散去。

十月初五日，又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抵达后，仍于其妻居室内相见。策妄阿喇布坦言及定界之事，仍不改以前所言，仍言科布多等地为其属地，坚持己见，固执己见。最后对我等曰：此等地方，原为我之属地，住有我之属人，怎可以归为尔属。然于敕书内令我勿存疑虑，可以推诚具陈，故我今必遵照旨意，不再狐疑，为地方而披诚露胆，又为使臣商人通行喀尔喀路而奏请大皇帝。尔等意下如何？等语。奴才等言：浑台吉既与我圣主皆为道同教一，修复和好，则将所有心虑均可具奏，无人敢于阻止。敕书内所载浑台吉勿许疑虑者，则因此前我双方兵戈相见，而今修复和好之际，恐念前事而虑后事之真伪，故言勿许疑虑也。所载披诚露胆者，即此次议结诸事时，可与我等议结，不可如前借口推诿之意也，并非指对圣主之奏事。科布多等处地方，已议有近一月，而浑台吉仍固执为己之属地，不免有所不入耳。山梁之外原为喀尔喀属地，后因噶尔丹博什克图作乱，暂有几年牧住是实。即便为尔之属地，噶尔丹博什克图与我兵戈相见，以致被我灭亡，伊之所有皆归于我。由此而论，我等从噶尔丹手中收回，并非因与浑台吉交兵而收回。且我喀尔喀人等，于此地住牧近三十年，如何将伊等驱赶至杭爱以外？若言尔祖巴图尔浑台吉前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定界于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地方，可有何种印文？议定如此大事，以留给于子孙为凭证，岂有双方不写印文之理？等语。此事前已多次言告，至今尚未答复，故又曰：再，此次浑台吉推诚具奏，故我圣主甚为嘉许，俱准浑台吉所请，格外款待尔之使臣。圣主秉持义理，真诚降旨，而今浑台吉若不遵照施行，当天下之人闻知于此，必言圣主恩恤众生之意至诚，而浑台吉不愿使众生逸安，故有许多推托之辞。若众人皆为如此言之，则必归咎于尔也。以我等之见，修复和好之举，乃以定界为凭，请仍照谕旨定界为是。浑台吉再三言我等勿许隐瞒所见，勿许有所禁忌。故而陈述我等所见。等语。策妄阿喇布坦不悦，言称：敕书载我与尔等以理相议。今我如何陈述事理，尔等并不听从，自始至终反驳我见。当我陈述其情，奏请大皇帝时，尔等又言我违背大皇帝谕旨，扰害生灵。尔等固执以梁为界，阻止我奏请陈述。由此观之，尔等岂非掐我脖子，并将我属地属人给与博贝、丹津阿喇布坦、丹吉喇之子乎？尔等务必取我属地属人，若然如此，如同来此问罪于我也。大皇帝如此恤恩于我，绝无问罪之意，而尔等听从丹津阿喇布坦之子所言后，方如此言之也。尔等身为大皇帝之使臣，理应遵照大皇帝恤我之至意，与我以理相议为是。今我务必奏请，我意已定。等语，显得极为不悦。奴才等对曰：我等皆为修好，教民大事奉差而来之人，仅言友好之辞而已，至所谓问罪，掐脖子等辞语，我等不予答复。浑台吉如何言称，我等仅笑而恭听，此次从我等嘴中绝不道出异言。此次倘若我等妄言，而又我圣主闻知，则不轻易宽恕我等。是以，自从我等来此之后，凡事以理相议，陈述缘由，敬重浑台吉。所以不能遵从尔言，则因为多有不合情理，不附实情之处。博贝、丹津阿喇布坦之子、丹吉喇之子所言，与此行有何干？我等所知者，乃我圣明，为遵行圣旨，必不惜性命而为之。无论丹津阿喇布坦之子，即便为天下之何人，我等亦所不惧，何以听从伊等所言？浑台吉缘何无端言我等听从伊等之言，为伊等办事？以理论之，多年兵戈相见，生灵涂炭，皆因侵犯哈密所致，至今仍不完结。又以哈密附近之巴里坤为界，将阿尔泰梁外所住万万喀尔喀人赶出之后划定为界，以青海附近哈吉尔为界，如此可乎？浑台吉明知此事而为之。以我等之见，倘若令厄鲁特与喀尔喀杂居于阿尔泰梁外，日后必毁和好，此事绝然不可，此乃定论也。我等抵达此地之后，已将钦命交付之事，均与浑台吉相议，而浑台吉不允。我等记住浑台吉答复之言，俟返回之后必奏闻圣明，时我等使命亦告结束。今浑台吉立意奏请，我等再无可言之事，如何派使臣奏请，请尔等自便，我等不干预。等语，表面以好言相议，又示以不悦之色。策妄阿喇布坦环顾周围之人，许久对曰：若蒙大皇帝

明鉴，必会恤恩于我，为此有厚望焉。我已立定奏请。今日天色已晚，对尔等之答复之言，我日后告知于尔等。等语，言毕散去。

本月初十日，策妄阿喇布坦派阿喇木扎木巴车木伯尔寨桑前来告称：我浑台吉言，转告于使臣等，凡事经过争论之后，方能得知其中之理，何况为好事而争论，并非为坏事争论。再，尔等多次问旧诺颜等定界时有否印文。当初喀尔喀与厄鲁特极和好相处，仅以一言而定之，并无印文。再，该地方虽取于噶尔丹博什克图手中，但灭噶尔丹之后，仍有我属明阿特人住于科布多地方，若言尔取于噶尔丹手中，我属人因何居住于该地方。我此次甚为感激大皇帝修和谕旨。使臣等皆为大皇帝所派显要之人，请考虑我之所言，探讨如何办理为好，请勿为难，直接告知于我。这些地方之地名，不仅未开列于敕书内，亦不曾降旨于我使臣根敦，我多有疑虑。等语。奴才等言：请寨桑返回后报闻于浑台吉。为好事而争论，并无关系。巴图尔浑台吉与扎萨克图汗定界时，若无印文，则不能言其为定界已成也。凡蒙古、唐古特例，诸事以印文为要。灭噶尔丹之后，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地方，皆应为喀尔喀属地，而浑台吉所属明阿特人住于该地方，亦属于私住，我等并不知。再，凡事不奉谕旨，我等不能编造。此次，浑台吉应多考虑使教民得以逸安之事。再，以我等愚意，我等所言皆为有理。我等再无他意。等语，明白晓谕后遣回。

次日，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前去会见，策妄阿喇布坦甚悦，以笑脸友好款待，言称：我等争论多日，皆为和好之事，并非交恶也。巴里坦为有名好地方，故而言之。尔等倘若必以乌兰乌苏为界，我不争执，即照尔等所言为界。今日，为不兴兵戈，而和好相处等事，我均已遵从大皇帝谕旨。仅为定界、地方之事，我等意见相左，故欲奏请我见。此次奏请，我若独自奏请，恐大皇帝厌恶，因而多有所虑。大皇帝恤恩于我，令我等以理相议，并写于敕书内。于奏书内，若能写明我与使臣等会议奏请，则于我事颇有裨益。我若如此具奏，是否合于大皇帝之意？是否言为我之是与非？倘若大皇帝稍许动怒，势必殃及我等众生，且使臣往来亦多劳顿。尔等皆为大皇帝之使臣，我如何而为，则有利于众生逸安，黄教推演？请坦诚言告为好。等语，于其妻室及众人面前再三问及。奴才等言：我等之意，与浑台吉所见相同。多日以来，为修好之事互相争论，但非交恶也。此言甚是，请浑台吉切勿多虑。倘若早已议结界务，当拟写印文时，浑台吉与我等皆因无奈而将此情写之。但今日不能按照敕命办理界务，却奏陈其情，此事我等不能参与。至于如何奏请，皆请尔等自便，譬如浑台吉所派之人，反而加入彼方，此可谓为背负尔也。此断非可行之事。倘若务必令我等陈述己见，我等以为若按照圣主指示定界，则彼推演黄教，逸安众生之事，可以更快实现。至于浑台吉奏请之后，可否是与非，亦难知晓。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敕书令我等会议，而今意见相左，故于奏请时，尔等亦参与，有何不可之处。双方语言各异，我言以好，而抵彼处后显得粗涩。是以，尔等皆为皇帝近侍之人，知晓事体，我若如此具奏，其是非如何？以何等言语具奏，能使大皇帝欣悦。尔等不可隐瞒所见。等语，再三讯问此事。奴才等言：倘若早已妥善议结，我等可以参与。今日事尚未结，而浑台吉务必奏请，若我等亦参与，则与敕书不附。再，此次派我等前来议事，并非我等聪明识事，而因为我等乃世代受恩之蒙古后裔，心地质朴，绝不欺主。我等不能料事，何以能知是与非。倘若到达彼处之后，我等所言是为非，所言非为是，届时浑台吉必定以为我等行骗，故难言其中之是与非。等语。策妄阿喇布坦笑曰：尔等既不会欺骗大皇帝，亦请照例送我一句忠言。等语。笑毕，对其属人曰：难以索得伊等之忠言也。等语。又对我等曰：为地方事，务必将我所见奏闻于大皇帝。今日修复和好等事均得以结，仅为边界地方事具奏。至于以尔等所见为是，以我所见为是，必由大皇帝明断矣。惟奏事之言

不致粗涩，使致大皇帝欣悦，以利于教民事宜等各节，我等均应详加考虑，以后再议。等语。

当夜一更时分散去之后，奴才等与喇嘛楚扬托音等商议，观策妄阿喇布坦情形，圣主此次重恩于伊，并阿克苏、库车回子投顺，因此而甚感激。策妄阿喇布坦借此恩宠，将伊之属人原曾居住于此等地方情形，具陈于皇上，期以恩赏，亦未可知，因而立意奏请。但又恐皇上不悦，加以指责，以致不利于和好之事，因而有所焦虑，三个月来不能拿定主意。敕书内令我等以理相议，而我等不给出一建议，则不合于此来之使命。伊与我等议定界之后，可以将伊属乌梁海、树中人居住情形奏闻于皇上。伊既然再三请求我等给出个意见，我等再见面之后，可与伊议之。等情商议。

本月二十日，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前去相见之后，策妄阿喇布坦再三问及若如此具奏，其是与非如何？大皇帝是否欣悦？倘若大皇帝动怒，势必殃及于我等。使臣等可有何高见，云云。奴才等言：浑台吉一再寻问我等之意见，若我无一意见，则不合于我来之友好之事。以我等之见，请浑台吉遵照敕命议定界，缮写印文，可将居住于唐努山阴之尔属乌梁海人、树中人情形，奏闻于皇上，若系可行之事，圣主务必准行浑台吉所奏。如此，定界之事可结，而圣主亦欣悦，商人可与我等同行。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我与尔等议定之后，尚可以奏陈其情乎？我属科布多、克木克木齐等地又怎样？等语。奴才等言：如此议定之后，尚可以奏闻居住于唐努山阴之乌梁海、树中人情形。倘若仍议科布多、乌兰固木、克木克木齐等地，即使议之百年，亦议不清，此事断然不可。此外，我等再无意见。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我与尔等议结之后尚可以奏请？以我之见，倘若议结之后再奏请，则必难办矣。待我拟写奏请大皇帝恤恩文书之后，再给尔等阅看。等语，言毕散去。

本月二十三日，策妄阿喇布坦又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前去后，已听伊读所奏文书。奏书之前部分，缮写对圣主恩典甚为感戴，为地方事宜具陈情由等言辞，而奏书之末尾，则缮写我与使臣等相议，意见相左，若与使臣等争论，坚持己见，似有背于大皇帝谕旨，故将我之情由奏定之前，即让步于使臣等，可照使臣之言办理，恳请大皇帝明鉴，云云。策妄阿喇布坦言称：我甚感激大皇帝体恤，故照尔等所言办理。否则，我绝不同意。等语。奴才等言：我等阅看该奏书，系为奏请圣旨之文，且又缮写照使臣等所言办理，云云。两样事情，我等实不明白，今日之定界事宜可完结乎？仍请浑台吉明白告知。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所谓可照使臣之言办理者，即如尔等所言以噶斯、乌兰乌苏、哈布塔克、拜达克、和通鄂博、阿尔泰梁为界之意。故我将我之情由奏请大皇帝定夺之前，可照使臣之言办理，实则现今尚未议定完结，此亦按照我厄鲁特礼节款待尔等使臣之意。至于以尔等使臣所言为是，或以我之所言为是，大皇帝必将明鉴降旨也。等语。奴才等言：天下之人，虽为语言各异，而其是非标准皆为相同。此乃大事也，仍应明辨为是。我等观之，此事已成或未成，并不清楚。至于奏书，既由尔之使臣持送具奏，与我等无涉，呈送奏览时可以陈述情由，请浑台吉自便。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我写用此言辞，乃恭奉尔等矣。大皇帝闻此，亦觉柔顺也，而无他意。再，对于此事，使臣等尚有何异意？若有，我等仍可探讨。等语。言毕，仍为地方之事，再三争论如前，议论许久。奴才等言：我等来此已有百日，亦多次与浑台吉相议，竭尽阐述己见，我等以为我等所言有利。但浑台吉一心立意奏请，既然如此，我等无须多言。此等地方，今皆在我方手中。圣主英明，断事如日月明，将会明鉴此事，并将事之情理会降旨晓谕于浑台吉。再，我等来此已经日久，既然事无结局，欲速返回奏报，请指示启程日期。等语。策妄阿喇布坦笑而曰：使臣等皆为修好之事而来，何必如此匆忙？稍有日久，又有何妨？

此事关系重大，待我拿定主意之后，可以再见，时再指定日期。我不会使尔等久等。尔等返回时，可愿带我派往甘肃之商人否？等语。奴才等言：圣主明鉴之后，已俞允通商，又有谁人敢于阻止。此前若将定界之事已经议结条理，我等即可带去。只因定界之事尚无结局，如果带去，我等有所惧怕。即便带去，抵达巴里坤之后，将军得知定界之事无结局，亦不准进入，即从卡伦遣返。我等明知此情而不加以说明，势必使尔等千百人畜徒劳无益矣。以我等之见，今际冬季雪大，去亦多为劳顿。其间，议结定界之事，和睦相处，俟至来年好季节再派去商队，则颇有裨益。今日，我等不便带去。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今日尔等既然惧怕而不便带去，我亦不必派去。等语，言毕散去。

十一月初三日，策妄阿喇布坦又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前去之后，策妄阿喇布坦以饭、肉、饽饽、酒等食物热情款待。并言称：我以为，此次我遵照大皇帝谕旨，将修好等诸事均已办理完结，惟独定界之事，如果稍许可行，我亦即不办理完结。原有我人居住于山梁外，今于唐努山阴克木克木齐地方，亦有我属三部落树中人仍居住。今日修好定界，乃永久之事，今日我不陈情此事，而日后大皇帝一经得知，即讯问当初因何不具陈其情，我何以对答？可否答以因不愿为难使臣而不曾陈情？若然如此，则为我之非也。哈吉尔地方，原有我属索林齐居住。巴里坤地方，我以为有名好地方。和通鄂博地方，乃我属人住牧之腹地，由于住牧地狭窄，故而提及附近之乌音齐地方。若能按我所言以此等地方为界，则为妥当，为此曾与尔等相议。俟我奏请之后，若蒙大皇帝明鉴赏赐，则为更好，若不赏与，我亦不争。只因阿尔泰梁外为原我属地，住有我人，万般无奈，所以奏请。再，此次不曾料到，大皇帝如此恤恩于我，颁下凤诏，又大皇帝召见我所派一介小人，并握其手，如同握我之手，当闻此谕旨后，不胜欣悦。实否，梦否，至今惊喜不已。每当念及大皇帝之恩宠，又与尔等所言将我属地属人划归于彼，以阿尔泰梁为界，不准使臣商人通行喀尔喀路，需派人至招地时，皆先呈报西宁，领取信票，方可赴招地等言辞相比较，实不合于大皇帝恩恤至意，且于敕书内不曾写有此事，亦不曾降旨于我使臣，对此我甚疑虑。此乃我之真实心情，并非推托之词。我今拟派使臣，将此情由奏陈于大皇帝。尔等皆为大皇帝所派使臣，较大官员，请应考虑有利于教民大事，以利于我等住边陲而无知之人为是。此次，尔等未能办成界务，谅必返回之后诋毁于我，为此亦甚多虑。等语。奴才等言：浑台吉既已立定主意奏请圣主，我等亦不宜多言。方才所言有疑虑之几件事，百余日内亦多次阐明情理，何事所言欠理？虑事皆利于尔，凡事皆降旨以达理，不应有丝毫疑虑。请多反思，必知其中之理。若疑心于我等所言，不久便知真伪。由于我圣主体恤浑台吉至深，故难知晓如何明鉴，但可以肯定，众人必言此为浑台吉之托辞，时我等凡事如实奏陈。至于诋毁人之事，我等不会，请浑台吉勿疑。等语。策妄阿喇布坦言：使臣等若能如此，我甚欣悦。等语。又对我等曰：改日将我之奏书送与尔等阅。至于启程日期，可以另定。等语。策妄阿喇布坦又传博罗呼尔噶者前来与我等相见，曰：此人乃我近前行走之人，亦曾奉差行走于大地方，伊之父祖皆为显贵之人，我甚信赖。此人可与尔等同往，于大皇帝前请安奏事。与伊同往之跟役有十二人。等语。言毕散去。

本月初五日，策妄阿喇布坦传呼我等前来。奴才等到达之后，策妄阿喇布坦又将前日所言之事告知于我等，之后，将其奏书送阅于我等，曰：前日尔等言奏书末尾所言不妥，故将让步于使臣一词，已经删去。至于我使臣、商人行走喀尔喀路之事，已告知于我使臣，届时可以口奏。再，昔日汉国时期，自吐鲁番地方每年纳贡马笼头、马绊索、磨刀石各九个。因哈密隶属于吐鲁番，故将每年纳贡之项均交哈密交纳，而吐鲁番仅取纳贡之虚名，此乃旧例。今日如何奏陈此

事，仍请使臣等赐教。等语，再三讯问。奴才等以正色对曰：台吉何事不曾经历，何必求教于我等。圣主以教民之事为要，与尔修复和好，倘若仍占吐鲁番，似为不妥，故经明鉴之后，将已得吐鲁番归于中间，并将不宜赏还之情，降旨晓谕。若非有因，亦必赏与尔。既然台吉仍旧纳贡，亦已如同归还于尔。今日不加详细考虑此事，又提及哈密，告知于我，此为何意？有否欲取哈密之意？多年来兵戈相见，皆因犯哈密所致也。岂有不知之理？既然此次事未成，吐鲁番事亦不甚要紧，惟因钦命交付之事，不可不索要答复。今台吉以为将吐鲁番归于中间为是，或仍归于我方为是？此二者中，请指其中之一，我等拟奏报。等语，直至二更时分，再三催问之下，策妄阿喇布坦言：使臣等何以言我欲取哈密？只因旧例如此，随便告知尔等罢了。今日天色已很晚，明日我等再议。等语，言毕散去。

次日，奴才等又前去会见，许久议论吐鲁番之事，仍追问伊之答复。策妄阿喇布坦言：所以提及哈密，乃为陈情旧例而所言及矣，不过随便告知尔等罢了，并大量请尔等奏闻大皇帝。今为吐鲁番之事，尔等又不赐教，我怎敢言其归属，但愿大皇帝明鉴，归于中间。再，青海方面，我之【原档残缺】可交与我使臣，此乃我之复奏之言。使臣等为教民，修好之事而来，今际冬季，尔等返回时，可以所有人员之旧马驼任意换取肥壮好马驼，此事已交车木伯尔寨桑办理。尚有何事，或有该问之事，可以提问。尔等之马驼换好后，何日启程，请尔等自便。祝使臣等一路顺风，平安到达。等语。奴才等言：此次，由于浑台吉感戴圣恩，恭顺至深，因而亦热情款待我等，并畅谈诸事，亦作答复。惟于阿尔泰梁外哲尔格呼鲁逊、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地方所住者非一二人，而我喀尔喀诺颜等带数万人住牧有三十年，今日无端令伊等移住杭爱以远，则必圣主于心不忍。我等返抵之后，若降旨讯问为何不告知浑台吉，以带回答复，则我等如何奏陈？等语，再三讯问。策妄阿喇布坦言：尔等以为移住杭爱以远者为我意乎？等语，言毕只笑，并顾盼两旁众人，言谈他事。自始至终并无答复，即散。

奴才等换取肥壮马驼之后，于十一月初九日，自吹、哈拉巴勒图二河汇合处启程回来。

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奏书，经粗译之后，除拟另折奏览外，奴才等抵策妄阿喇布坦处住有一百一十日，共会见十五次。每见伊皆言大皇帝至大，我甚小，怎可以我身相比而论。从来未如此恤恩于我，并颁下凤诏，体面看待。尔等以为是否如此？云云。此次，由于圣主恤恩于伊，故而始终赞不绝口，再无他言。双方争论期间，稍有不悦之色，虽言此皆为奴才等之见，奴才等所致，但仍赞誉圣主之宠恩。自抵达后，于吹河下游移牧一月有余。每次移牧，皆送肥壮大走马驼骑乘驮物。我住地周围，不立木栅栏，住宿较宽松。不公开派人看守，而夜间悄悄派人坐推子，但离得较远。为我所有人员送给骟羊、米、面、奶、青稞、奶酪、奶油、盐等物品，将近用毕，陆续供给。又伊所派之人每日皆问，需用何物，需添何物，勿许为难，可以直说，云云。再，启程返回时，送给奴才众佛保、扎锡每人肥马两疋，驼两只，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素勒每人马一疋、驼两只，所有人员均充足供给盘费羊、米、面等物。闻得，策妄阿喇布坦为前使臣皆铺设毡子，而后再带入各自坐褥就坐。此次为奴才等于毡子上面铺设大坐褥，而后带入我等坐褥铺于其上就坐，看来款待甚深。对此情形，当问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素勒时，据告称：我等前次来此时，不曾如此举动，且其看守亦为甚严，策妄阿喇布坦之心难测。此次确实热情款待，云云。察策妄阿喇布坦，脸色焦黄，耳朵甚背，上下牙掉落，仅剩四个，话语烦琐，重复所言，言语不清，音量亦低，已多衰弱。

奴才等带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行抵巴里坤之后，经与将军富宁安商议，将博罗呼尔噶所

带跟役，并累赘什物，仍照前年例留于巴里坤，而令博罗呼尔噶酌带跟役，轻骑减从，带领前来。抵达肃州之后，奴才等将所有骑乘前来之马驼，以及帐房、锅等物，照例明白交付地方官员之后，奴才众佛保与喇嘛锡喇布格素勒先行返抵口奏外。奴才喇嘛楚扬托音、扎锡带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继续前行。再，据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博罗呼尔噶告称，我已带有我浑台吉寄给公、总督年羹尧、都统拉锡之复信，以及礼物，云云。为此，谨具奏闻。

总管京城喇嘛班第之副扎萨克达喇嘛达尔汗奴才楚扬托音、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奴才扎锡、达喇嘛衔喇嘛奴才锡喇布格素勒。

184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内部信息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奉差给策妄阿喇布坦颁发敕书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副都统奴才扎锡等谨奏：为奏闻所获信息，并罗卜藏丹津败逃至策妄阿喇布坦处事。

奴才等在策妄阿喇布坦处时，彼派阿拉木扎木巴车木伯勒寨桑前来办事，伊带家眷住我附近，伊之属下人常送什物，因而来往时无所顾忌。其中有一人，名罗卜藏朋苏克，由于经常来往，比较熟识。罗卜藏朋苏克暗中与奴才等曰：我乃和硕特人，我父、祖原为鄂齐图车臣汗之弟属人，与噶尔丹交恶之后，我等归于准噶尔。我自幼出家为喇嘛，住于西宁界内古木布木寺。后由阿拉木扎木巴车木伯勒寨桑赴青海、西宁时，得知我情况后，破喇嘛戒律，将我带至此地，婚配妻室，今归为车木伯勒寨桑之属人。我父名车木博尔夏和硕齐，母名锡拉布，乃喀尔喀喇嘛锡勒图诺颜绰尔济近族之女，现和托固特贝勒博贝之近族姊姊，博贝乃我舅舅。我来准噶尔之后，未过安逸之日，连年战争，经常从征，不知何日必成为刀枪之下鬼，故欲投顺文殊师利大皇帝，奏陈我之情况，前去我舅博贝处，过一安逸生活。前年，由舒努达互、车木伯勒寨桑率兵至额米尔驻防，我等八人商议投诚大皇帝，后来因故我与另一人未能逃出，而彼六名明阿特人投诚后，闻得已安置于我舅博贝处，我之此意今尚在。尔大臣、喇嘛等，皆负有大皇帝重任而来，为表示我有投顺之心，可将我所知一切事情告知于尔等，三年之内我必投诚，当抵京城之后，尔等四人乃我之公证。大臣、喇嘛等返回时，可代问我舅舅博贝之安，并拟寄送稍许礼物。等语，言语诚恳。

奴才等曰：已知晓尔之心意。今浑台吉承认已之非，推诚奏请恩恤，而圣主体天恤民，依照浑台吉奏请，修复和好，已不可与昔日相比。无论如何，亦加考虑尔之心意。等语。

罗卜藏朋苏克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文殊师利大皇帝圣明之后，才怀有此心意，今若反悔，则由上天及三宝佛亦不轻易放过。我心中无甚关系，既便遗弃妻孥逃亡，伊等亦知去于何处。等语。

自此来往密切，既便获有一句信息，亦早晚独来详告，以避他人耳目。奴才等亦赠送缎、茶、布等项杂物，每日供食饭肉。奴才等深知罗卜藏朋苏克确有诚心，有闲暇时即问罗卜藏朋苏克：今浑台吉因患音哑之症，多日不曾召见我等，至今尚未答复我等此行之目的。院子内喇嘛诵经、锣鼓之声不绝，其因何耶？我等此行不知如何？不知何日准许我等启程返回？等语。

对曰：浑台吉年轻时，从噶尔丹博什克图处逃出后，至吐鲁番住有多年。当时尚未娶妻，良莠不分，常欺回子之女，故染有杨梅疮，虽经调治，未能根除，自肛门至睾丸之间生有许多疮，已

破口流脓液。每年皆复犯。胯下红肿，嗓子失音，牙床亦肿，受罪非浅。今年七月底又犯，比起历年皆重，不见任何人，于各拉藏召集众喇嘛，昼夜诵经祷祝。再，此次大皇帝恤恩于策妄阿喇布坦，款待使臣根敦等，又为阿克苏、库车之回子归顺事颁下谕旨，我浑台吉及所有人员，皆为欢悦并议论多日，欲以修复和好。又所有人员及喇嘛等，皆言文殊师利大皇帝为教民之事如此修复和好，如此施以恤恩，若由我方不加响应，则成何体统，云云。今将尔等此行之事，已交所有台吉、寨桑、喇嘛等议。其中，台吉大车凌端多布，寨桑车木伯勒、赛音察克等几名寨桑，以及厄鲁特喇嘛之意，则以为大皇帝为黄教、众生之事，特派使臣前来修复和好，通使通商，施以如此恤恩。定界之事，若不照大皇帝谕旨而为，则必言我等不愿和好，故而推托。若得罪于大皇帝，必患及于众生也。以我等之见，可照谕旨定界，以结和好之事。修好之后，牧地诚然狭窄，时再奏请具陈，亦非不可。况且，有许多小台吉均无妻室，亦无可嫁女儿之人，今均已长大成人。自从多年中断通使通商后，属下众人皆甚窘迫。修复和好之后，小台吉娶妻，女儿嫁婿之事，可按自愿奏请大皇帝，亦未为不可。又通使通商之后，对于属下人等皆有裨益。今日之议结定界，修复和好之事，甚为紧要，云云，众喇嘛议论热烈。又其余台吉、寨桑三济等少壮者之意，则以为我等原住之旧属地方，怎可丢弃？若不索要而如此了结，必以为我等惧怕而听从之。现今每事皆遵行大皇帝谕旨，而修好之后，大皇帝势必每事皆降谕旨，时若皆照遵行，我等如同降服也。既然大皇帝如此恤恩于我等，俟修复和好之事完结后，将地方之归属情由，以及我等心意，可向大皇帝奏请恩恤，云云。由于两种见解，我浑台吉至今不能定断，甚为忧虑。现今每日仍在会议，由于不能拿定主意，故而未闻何时准许启程，或许能够和好解决。内地大军曾因多次进击，我处之人皆多恐惧，并令住牧边塞之人俱行迁来游牧。如此以来，牲畜多有损失，至今人们无不怨忧。大臣等抵达后，我浑台吉已布告众人曰：大皇帝恤恩于我，修复和好，并派使臣前来。故令晶、济尔噶郎、博罗塔拉等处地方之人，均可至斋尔等处地方居住，等因，派去使臣。诚无和好之意，或借故推托，岂能如此布告。等语。

又问罗卜藏朋苏克：为防备我两路大军，可于何处驻兵？何处设卡？缘何徙至如此遥远之地住牧？青海之罗卜藏丹津等，去年如何派使臣来尔处？共有几次？今罗卜藏丹津，或其余之人败逃之后，可否有人来于尔处？阿克苏、库车、乌什城回子缘何叛敌？今已如何处置伊等？再，哈萨克、布鲁特、俄罗斯与尔等如何？可否将尔之所知所闻告知于我？等语。

言称：不曾驻兵防备大皇帝大军，仅议定若派来大军进击，俱行逃走，不加抵御，故于各地设有哨探，由于不时迁徙，皆无固定处所。自闻知青海之事后，曾派叟勒额尔奇木哈锡哈者带四十人，前往朱勒图斯一带岔路口哨探。去年夏天，青海罗卜藏丹津等派一使团前来，我方甚关心此事，但我等小人不得而知。据我车木伯勒寨桑言称，青海人已叛乱，侵犯边塞，欲与浑台吉结盟，请求派遣援兵。浑台吉与众人言，我本无与大皇帝兵戎相见之意，今岂能无端与青海结盟派兵侵犯边塞？今若苟且与伊等结盟滋事，日后必会舌头短，无人听我言，云云。浑台吉此言，甚合众人之意，故众人皆从浑台吉之意。今拟派使臣前去规劝阻止，以便观察其情。等情言告。后又闻得，我浑台吉与来使曰：我等不与大皇帝打仗，亦不犯边塞，此意已定，故不派兵增援。尔等住于边塞附近，而犯内地，必受极大损失。尔等此举非也。若听我言，停息起事，照旧如初，则为妥当。若不听我言，务必滋事，则请自便，我不干与。若然尔等遭有损伤，无处栖身，来求于我，则我等皆为同一卫拉特，不会驱赶，云云。旋由我处相应派出孟克为使前往青海。今年正月，罗卜藏丹津又派使臣来称，已攻下城池，云云。但仍请求派兵，然未派兵，照旧劝回。四月间，罗卜

藏丹津又派使臣前来言称，已受极大损失而败逃，罗卜藏丹津逃往克里叶城，自彼再来此地，于六、七月间定能来此，云云。至今已入八月，尚无信息。浑台吉及众人皆言，逾期不来，罗卜藏丹津肯定被擒于内地之兵，云云。前日，已派厄敏者前赴克里叶城探听信息。至于青海流窜逃亡者前来投顺，或另隐藏于他处，亦许有之。但据我所知，尚无一人前来，谅必败逃者身无盘费，亦无牲畜，且穿越大漠，又行走无人居住之地，如此遥远路程，亦难抵达。再，我等所以移居于此，皆由于甚惧尔方。浑台吉获悉罗卜藏丹津起事，即曰：对于青海之事，大皇帝必以为我从中挑唆离间所致，故经平息青海之后，乘势犯我牧地，不如先期躲避，云云。故于去年十月，带领新娶妻室玉木楚木缓缓牧行至此。今年正月，又将其妻色特尔扎布接过来。今欲移至吹河下流，俟雪融后，拟对布哈衣尔部落用兵，故派出噶尔丹策零，亦派出车木伯勒寨桑，号称共派兵一万。阿克苏、库车、乌什城等处地方回子，已杀害卡伦人员后叛乱是实。平时仍派使臣至回子城，至于因何派遣使臣，我等之人不得而知，或许由于我浑台吉怀疑回子十一城旧首领不忠，是以俱行罢免，而另派与浑台吉要好之回子补缺，并所征收之赋役甚重，因而旧首领等甚恨，属下回子等亦倾心诚服，故该被罢免之首领等率众杀卡伦人员后叛乱，新补放之首领亦败逃。浑台吉闻讯后，即派寨桑色因察克、色布腾、诺尔布达什、古穆扎布，率领六千兵丁，于三月间启程前去。阿克苏、库车之首领见事不妙，当即来此投顺，故无甚碍，仅将起事者查而杀之。前曾从布鲁特地方移住二百人于乌什城，当我兵抵达后，乌什城回子伙同二百名布鲁特人，修筑城垛，坚守城池，与我兵死战近二十日。由于乌什城力单，不能坚守而致失陷。将乌什城之人，俱行屠杀，不剩一人，又将土城、土屋，俱行拆毁。此一战役，我厄鲁特人阵亡一千余名，于六月返回时，回来之兵不足五千人，哭泣之声，昼夜不断。闻得使臣大臣等前来，即行严禁哭泣。该交与根敦同往之土尔扈特台吉达尔玛，自抵达之第三日，畏惧而逃逸是实。再，苏努达互率领一队人马，已前往进击布鲁特。闻得已击取布鲁特界之人，得获俘虏而还，但尚未返抵。达布逊诺尔地方，已让与俄罗斯，并互派使臣，期以不兴兵戈，和好相处。前由罗卜藏苏努率兵万余名，皆带眷属牲畜，前往边界驻防哈萨克必经之要塞关口，至今尚未撤回。罗卜藏苏努于一年内轻骑减从回来一次，然后又去。我方夏则惧怕尔方之兵前来，冬则惧怕哈萨克前来，此处无一人舒心度日，皆在受罪。再，前于我处见有冰人行走，众人见此，皆为惊奇。第二年即遇大旱，颗粒不收，牲畜又染瘟疫，多半倒毙，老幼饥馑无食，早有死人，所有人员危及性命。今年有人又见冰人于特格斯一带行走，众人皆惧而议论又有何怪异之事。去年夏季，于珠勒图斯地方降有血色红雨，而住于彼地之台吉小车凌端多布部落人受灾，人多死亡，车凌端多布之胞兄台吉车凌多尔济亦卒死。因于彼地难以住牧，故将所有人员迁出珠勒图斯。我浑台吉所住院内，从天上掉下一团火来，不知为何征兆，众人皆多惊奇。再，曾出兵于西藏之小头领及兵丁等，今已将近死尽。伊等死时，皆为卒然间发疯，然后自杀身亡，或喊叫西藏之唐古特来了，如此喊叫后气绝。为首之车凌端多布、车木伯勒、三济等，只令昼夜诵经祷祝。由于出现许多征兆，浑台吉及众人皆曰，此必唐古特人施法所致，云云。等语。

奴才等又问罗卜藏朋苏克：准噶尔共有多少鄂拓克？每鄂拓克男丁有多少？每次出征，浑台吉皆给何物？又许多日见人们牵引驮有行装之驼只，上有枪刀，陆续往西而去。如此大雪，不知皆为何往之人？浑台吉之子中，谁人最为受宠？噶尔丹车凌于其兄弟之中，生计如何？属下之人多心服于何人？

言称：我这里共有十五鄂拓克，扬言每鄂拓克有四千人，实则不足四千，计老幼在内有二千

人是实。不论远近，每次出征，连一根绳子亦不给，兵丁皆自备盘缠、牲畜，而所获俘虏什物，则归于各人。近几日携带行装西行者，皆为出征布哈衣尔之人。台吉噶尔丹车凌启行后已有半月，兵丁于其后陆续启程，邀于边界会合。此次出征，扬言有万人，实不足于万人，只有六千。车木伯勒寨桑亦奉命出征，俟大臣等启程返回后，伊即出发。我浑台吉之子中，噶尔丹车凌为长子，且浑台吉之大夫人功格拉布坦仅生此一子，故而受宠。伊等兄弟皆为不和，至今伊等之随从人员若相遇一处，即可无端寻衅，不顾情面，自相殴打。准噶尔之人，皆心服于罗卜藏苏努，而罗卜藏苏努亦深得属下人之心。罗卜藏苏努心地耿直，品行端正，疼爱属下，稔知休戚。其余之子皆无用。倘若我浑台吉出事，我牧地必有灾，以致大乱。再，十年之前，罗布藏苏努与嫂即噶尔丹策零之妻通奸，策妄阿拉布坦得知后，于众人面前痛打罗卜藏苏努，驱逐不见，视如属下奴仆。罗卜藏苏努悔恨之下，与其胞弟苏努达互、拉藏之子噶尔丹丹津密谋商定，欲率领三人属下投顺大皇帝之明。有人将此消息暗中告知浑台吉之后，即行捆拿罗卜藏苏努、苏努达互、噶尔丹丹津，以弓箭、刀枪恐吓讯问，罗卜藏苏努自始至终坚不供认，而苏努达互、噶尔丹丹津则供认商定投顺大皇帝是实。于是，因供认实情而释放此二人，同时又释放罗卜藏苏努，发往边界驻防哈萨克，此乃其因，至今尚未撤回。

又讯问罗卜藏朋苏克：布哈衣尔部之势力如何？信奉何教？是否定居或游牧？离此远近与否？道路如何？男丁情形如何？

言称：布哈衣尔部者，即为回子，其男丁较其余回子强悍，且人甚众，均住于城堡中。其为首之头人，亦役使太监。该部位于我处之西北，离此有四十日路程。沿途多戈壁，而水少。抵彼处附近之后，在十、十五日之间，竟无寸草，行走艰难。此次我方兵丁，皆欲割草驮带，再入彼境，是否成功，尚难知道。等语。

又讯问罗卜藏朋苏克：尔方多年不曾出征布哈衣尔部，而今方出征，其因何在？

言称：布哈衣尔部人甚众，且其地恶劣，又无水草，难以攻取，故未出征。去年，由布哈衣尔部头人遣使来称，我属下多人今已叛乱逆行，请浑台吉出兵，我从此地增援，我等一同掳掠。从今之后，我愿纳贡，和睦相处，云云，故于今年方出兵。此言或许属实，或许计策，难以知晓。等语。

又讯问罗卜藏朋苏克：拉藏汗之妻孥今在何处？据闻已杀拉藏汗之长子噶尔丹丹津，因何杀之？又闻得将苏尔杂之母嫁与苏尔杂，此事属实否？再，前年在卡伦被我拿获台吉车木伯勒，带一二人，谎戴蓝翎，乘驿逃逸，不知何时抵达，今在何处？

言称：拉藏汗之妻、子苏尔杂均在此地，已交人看守极松，可以行走住宿，但浑台吉不相见，一日供给一只羊。我亦属和硕特，故常来行走。据我观察，苏尔杂之母每次出入，仍以母仪相待，诚然嫁给，岂有以母仪相待之理。苏尔杂母子时常合掌祈祷大皇帝务必降旨领走，为此确有厚望焉。至于噶尔丹丹津，曾传言噶尔丹丹津心怀恶意，作法害人，故而杀者是实。台吉车木伯勒，不曾回来。台吉车木伯勒曾在卡伦被尔方拿获之后，其兄弟等欲将其妻室、奴仆、家产、牲畜俱行分取。我浑台吉言，车木伯勒乃台吉，且作为我众之耳目而赴卡伦，不幸被捕，其妻孥、家产、牲畜等不得分，而仍留之，云云，交付未动。【原档残缺】投顺俄罗斯，牧地受损，属下奴仆纷纷皆散。阿玉奇汗大夫人，乃我浑台吉近族之女，车凌端多布乃伊所生之子，今伊母子率领人马，欲来投奔我浑台吉。为此，我浑台吉相应派遣二十一人使团前去。据闻族内台吉寨桑等欲返原籍，由于意见不合，难以回来。据闻所派使臣不久即可回来。今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亡故，又牧地受损而乱，怎可给妻与子。我浑台吉与众人言，为疆界地方事，使臣、大臣等坚持己见。大皇帝敕

谕通商，而使臣等言界务未结，不带我商人去。对此有所怨言。再，浑台吉昨日决定拟派博罗呼尔噶者为使臣，偕同使臣、喇嘛等前往向皇上请安。此事暂不必告知他人，我方之例，启程前一日方告知尔等。等语。

讯问罗卜藏朋苏克：该博罗呼尔噶为何人？是否浑台吉所宠之人？是否在浑台吉跟前行走？为人如何？

言称：该博罗呼尔噶在侍卫上行走，颇受我浑台吉之宠爱，极亲近之人，为人忠厚，很有心眼，前曾出使俄罗斯地方一次，今不久可补放为管理鄂拓克之寨桑。本月二十九日，据车木伯勒寨桑前来言称，前日土尔扈特所派使臣抵达，阿玉奇汗旧病复发，于本年正月亡故，彼使臣特来告知此事。阿玉奇汗之妻，乃我方之女，为和睦相处，已派以伊柯阿巴垓、巴雅尔和硕齐二人为首共二十一人前往。我浑台吉已令将此事转告使臣等。等语。

十月二十五日夜，罗卜藏朋苏克悄悄前来言称：我方派往打探罗卜藏丹津消息之人阿敏，已带罗卜藏丹津使臣于昨日抵达，据称，罗卜藏丹津率领老幼妇孺在内六百口，会同达赖喇嘛尚所属馆弟子三百人前来投顺，途中罗卜藏丹津由于盘缠，牲畜不足，即与馆弟子抢牲畜、盘缠，自相掠夺，是以馆弟子投顺克里叶回子。罗卜藏丹津现抵哈喇沙尔，由于牲畜、盘缠用尽，皆在徒步难行，云云。故派使臣同阿敏前来。今由我处准备牲畜、盘缠，欲派人去接迎。一俟见到，即令罗卜藏丹津轻骑前来，或许于十一月内抵达。我浑台吉已严令众人，谁将此事泄露给大皇帝之使臣，谁即为我敌，绝不轻易放过，云云。故请大臣、喇嘛等心中知道即可，倘若有所表露，则我等在此行走之人，均被刑毙。闻得，我浑台吉有一宠爱之女，名策钟，拟嫁给罗卜藏丹津。又听属下宵小所言，我方于明年出兵招地，云云。我以为此事有所不真实，仅将所闻陈告于大臣等。等语。

问罗卜藏朋苏克：出兵招地之事，系由何人所言，从何处听来？尔方车木伯勒案桑知否？对此一事，尔意下如何？

言称：此事听下面宵小所言，并非高贵好人所言，诚为有根有据之言，我车木伯勒寨桑必然知晓，且众人亦视为一件事而谈论。但不见众人谈论，车木伯勒寨桑亦不知晓。以我之见，若出兵于贻，人必多劳顿，且我浑台吉平素多惧内地，而此次大皇帝又多恩恤，伊岂敢滋生此事端。此言有讹，皆为宵小妄加猜疑而言矣。等语。

奴才等得知罗卜藏丹津来此之消息后，每见策妄阿喇布坦，皆装作不知。于十一月初六日最后一次见面，将诸事议结后，奴才等遵照圣主敕谕，与策妄阿喇布坦曰：我等前来时曾奉有圣主谕旨，曰：思之，罗卜藏丹津败逃后无处可去，必投奔台吉尔处。今日，我等已共修和好，罗卜藏丹津诚然投奔，必会解送于朕。诸事议结之后，将此降旨与浑台吉。钦此。我等思之，今日浑台吉与大皇帝道教划一，永归和好，嗣后仅以信诚相见，于事颇有裨益。而将罗卜藏丹津等不肖愚子，台吉何以收留，倘若来投，莫不如解送为妥。且圣主明鉴之后，宽宥罗卜藏丹津之罪，加以仁育，为此已降旨于众。等语，明白晓谕之后，策妄阿喇布坦低头注视眼前之火堆，一言不发，而屋内在坐所有人员，亦鸦雀无声，皆注视策妄阿喇布坦。期间，策妄阿喇布坦已吸烟四五次，许久，即眼望奴才等，并眼望其寨桑巴都尔等众人曰：此次之乱，或许皆由罗卜藏丹津此子所为。等语。寨桑巴都尔称：看此情形，皆由罗卜藏丹津独自所为是实。等语。之后，又鸦雀无声。奴才等又再三讯问策妄阿喇布坦之答复。策妄阿喇布坦叹曰：此次，我应遵照大皇帝敕谕而行，亦应奏陈其情，唯因定界之事尚未完结，故而犹疑未奏。等语，自始至终仅此一语，且语气亦甚温和，另无他言。

奴才等去时，策妄阿喇布坦之旧牧地伊犁、特格斯、格根敦尔、图斯库勒淖尔等处地方，今

年遇大旱，无草场。在策妄阿喇布坦处居住期间，十月初连续五日五夜降雪刮风。自本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五日，又连续日降雨夜降雪，从未间断。如此以来，四畜消瘦，不堪寓目。据阿拉木扎木巴车木伯勒寨桑言称，此处原非连续降雨降雪之地，今年不知何故，竟如此降雨降雪，想必恶人犯忌所致，等语。启程返回时，自策妄阿喇布坦处至伊勒布尔和硕地方，沿途雪甚大。

再，罗卜藏朋苏克将所带一尊小佛寄送其舅贝勒博贝，以此问好。为此谨具奏闻。

总管京城喇嘛班弟之副扎萨克达喇嘛达尔汗奴才楚扬托音、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奴才扎锡、达喇嘛衔喇嘛奴才锡喇布格素勒。

1843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太原地形等情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四日

宁夏副都统奴才阿林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报已明白交代事。

窃奴才抵达太原之后，次日会同城守尉阿里衮，将奴才所绘制之太原山河形势图，与各州县地理图互相加以比较，指明所在位置，又军政以防守地方，勤练以备为先，人伦以忠孝纯信为尚，生计以节俭为要，惩恶扬善，不得有私，闲丁入学，习文练武等事，均按奴才原布告禁止之册，逐项明白交代。阿里衮望阙叩头，言称遵照效力。为此谨奏。

朱批：甚好。知道了。时时想到，即行详尽晓谕。

1844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江宁副都统奴才吴纳哈谨奏：为请叩天恩事。

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总督查弼纳之上奏人赍捧主子所赐福字到来后，奴才吴纳哈我当即出城迎取，恭设香案，奴才携家眷望阙叩恩，除将圣主所赐福字供奉外，钦惟，奴才生逢圣明之世，仰蒙圣主福佑，正愁无法报答之际，又蒙圣主鸿恩，御书福字赏赐。奴才不胜欢忭，惟奴才在军中六年，未得朝觐天颜，故奏请欲从军中归来朝觐天颜，奉旨内称因奴才方至，暂勿前来。钦此钦遵。今已一年矣。叩请圣主仁旨，准奴才来京谢恩，朝觐天颜，乞请训谕，恭谨铭记，尽力报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好，朕补授尔为荆州将军，尔乘驿前来，量力而行，勿着急。

184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核湖广盐价银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此地所需六万两银一事，经臣详核访询，据前任督管盐税之谢思力具奏湖广省削减盐价一事，奉旨交部议定盐价，商人听闻后，即相商用于此地，点拨银两，请部定不减价，商人头目吴敦候、程功义二人收敛六万两银，托请在京之承办户部两准盐务之蔡氏，央求户部及怡亲王、国舅隆科多。银由京城拨给，给某地多少，此地人并不知实数，称蔡氏为户部书办，又称其像神主般行事。程功义之弟郎中程寅亦管此事。故将二次批折三件、谕旨一张加封，连同臣访得之事，一

并恭谨奏闻。

朱批：此事朕欲化解，因无辜株连怡亲王，无法说明，事皆明白，怡亲王又似隆科多般卑鄙，有奴才们无耻行事之理乎。由科抄处尔或已得闻，诚王隆科多乃志骄自私贪婪卑鄙之人，朕错信用人矣。

184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免罪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仰祈睿鉴，乞请宽宥，从新效力事。

臣在职任，办事舛错获罪之处颇多，每事皆圣主施恩宽宥，前因旧路多险，圣主降训谕，臣惶恐不安。继之布政使博尔多到来会见后，议毕公务，也提到臣走错路了，应该改正。又议论圣主赏臣披箭之事，臣反复思索，向臣赏箭之事，博尔多何以得知。圣主施恩教训，臣即叩圣恩，臣知过必改，奏请圣主宽宥。今臣之奏折内奉批旨：唯忠诚勤行，求人不如求己，相信同仁，不如信君，多加稽查，原怀错意，改正便好。钦此钦遵，臣跪读之下，羞愧难当，恸哭不已。窃思，臣一介庸懦之人，蒙圣主信任，用于边塞要职，格外荣耀，臣生性愚钝福薄，辜负主恩，胡乱妄行。嗣后若不改过忠心供职，则获罪愈重矣。臣虽愚如犬马，亦知爱惜身家性命，岂敢献媚于人，自寻重罪。惟臣在京城时节，不断结交朋友是实。今圣主明鉴，不加治罪而又剀切教导，晓以利害，令改过自新。圣主仁爱卑臣，远较慈父养育不肖之子为强，臣受恩深重，每念及此，后悔痛哭不已，实属格外之恩。臣接任以来，初时雨水适宜，春秋麦粮长势良好，至收获时节，旱涝蝗灾迭出，烦劳圣心，均因臣怀私心行为恶劣有违天和而致，实臣之过也。若不思改正，仍怀错意，则圣主施恩保全卑臣，而臣反倒自毁其身，不惜身家性命。臣虽愚陋，亦不致如此。惟臣见识浅薄，本系无知之人，今圣主逾格施恩，宽恕臣之性命，保全家业。自前降严谕以来，此数月间臣昼夜懊悔，坐立不安，惶恐不已。今臣知前非，洗改错误之心，断绝错误之路，不为他人做事，惟独信赖圣主。忠心一意效劳，在上则图仰酬圣恩，在下则图保全性命。伏乞圣主仁宥臣之无知，施覆载之深恩，宽恕臣之前非，从新效力。臣不胜惶悚，泣血叩奏。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甚习惯了熟路，改也不易。（以下朱批在原折中为汉文）人非圣贤，孰能知过而改也难。

1847 都统马尔赛奏陈不职自请解任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九日

奴才马尔赛谨奏：为具陈不职，仰祈圣主睿鉴，请解都统事。

奴才屡蒙皇恩至重，亦难以陈诸笔墨。而且，又授奴才为都统后，奴才感念皇上委用之至典，尽心办理旗务以报万一。三、四个月来，看得实不胜任。旗务至要，关系一旗之人生计，细微之处稍不念及，事务即致延误。奴才向来愚蠢，若将己所不能，不陈奏于皇父，久而误事，奴才获罪事属应该，唯关系一旗之人，且致误皇上之事，奴才为此甚惧。伏乞圣主睿鉴奴才之无奈，将奴才由都统解除。奴才托皇上重恩，请于扈从之处尽心效劳。为此诚惶诚恐，万叩奏请。

朱批：此奏可怜。其都统之缺，由部具奏。此间仍著办理。

184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服用御药病势好转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十日

山西巡抚臣诺岷谨奏：为谨叩天恩事。

本月初七日大夫赵世英赍捧御赏药物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恩。臣蒙圣主之恩深重，而无些微报效之处。圣主常轸念臣之疾病，赏赐诸种药物，遣大夫乘驿递送，再生之恩，实与天地父母无异。大夫到来之前，臣正昏卧在床，听闻大夫御赏药物消息，竟全忘了病痛，一下坐起，大夫初七日晚来诊脉，饮服御赏丸药一粒，全身发汗，整夜入睡，翌日又服二丸，大夫开方熬药一副饮服，身体舒松，一面手扶拐杖，一面由人搀扶，已能行走数步。今蒙圣主之恩，得良医妙药，再过数日，即可复原，病愈之时，另行奏闻外。今将仰蒙圣恩，病势好转，保全性命之处恭谨奏闻。再自去年十月以来，全省各州县均降数次大雪，麦子出苗，长势良好等因陆续来报，臣因疾病缠身，昏愦之人尚不晓事，故未具奏。今蒙圣恩，服药治疗，稍明事理，览各地详报，甚喜，乘便恭谨奏闻。再每年粮价靠近年关必定上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并未上涨，至今粮价仍平。圣主为民生操劳，故将粮食时价缮折恭谨奏闻。

1849 都统噶尔弼奏谢赏赐西北官兵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一日

都统臣噶尔弼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据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来之兵部咨文内开，将奏闻由布隆吉尔启程之折子具奏，奉旨：将此事交付大学士马齐、国舅隆科多、夸岱、都统拉锡，伊等用兵，适才到来，寒冷时节，路途遥远，马牲羸瘦，困窘之状难以预料。如何补救施恩之处，著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圣主降谕，轸念官兵效力，值此严寒时节，路途遥远，马牲羸瘦，困窘之状难以预料，实仁恤官兵之至意。相应，施恩于此前来之官兵，官员等各赏四十两银，护军校、骁骑校等各赏三十两银，兵丁各赏二十两银。此项赏银，若沿途马牲疲劳羸瘦则可补换骑来。估计咨文抵至，军队正至宁夏，将此赏银由宁夏道动用正项钱粮赏给。降旨后，均速行文知照都统噶尔弼、甘肃巡抚等因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文。文到，臣当即将圣旨晓谕满洲、索伦官兵，众跪告曰：我等世受国之重恩，此次军事，我等行军。前蒙圣主施仁恩，因马驼损失巨大，谕令查后免予赔偿。今我等又由军地刚至，天寒路遥，马匹羸瘦，又赏与官方银两补换马匹而来等情。我等实不敢担戴，圣主之覆载深恩，我等官兵如何效力，亦不能仰酬于万一，惟望阙叩恩。前撤军时，大将军年羹尧咨臣牌文内称，令满洲、索伦、察哈尔等，于肃州、凉州饲马一月。尔等亲率满洲、索伦兵，由西安路来京城。将察哈尔兵交付伊等所属官员，前往各自地方等因。故臣遵照大将军年羹尧之命在肃州三十日、凉州十日饲马，将察哈尔兵率出凉州之正番口，由鄂尔多斯路前往原籍等因，交付副都统阿玉锡，于正月十三日自凉州启程。臣亲率满洲、索伦兵，于十一日启程。今官兵由于饲马一月，尽可从容抵达西安，若将赏银由西安领取，向京城进发，仰蒙圣恩，路途可宽裕。除将赏银由西安领取一事已呈文大将军年羹尧外。谨此奏闻。

1850　监察御史富贵奏陈禁止盛京等四省种植烟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协理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富贵谨奏：为钦遵上谕条奏事。

圣主登极以来，敬天恤民之心极为虔诚，天随圣主之意，风调雨顺，连续两年丰收，全民各自安居乐业。此皆因仰赖圣主至意所致也，天下之民无不感恩诚欢诚忭。窃据伏思，凡谷物皆长自于地，但今日种植烟草者渐多。夫烟草者，极无用之物，然皆种植于城郊良田之中。种植无用之物，势必耽误五谷。若能禁种烟草，五谷逾加丰登，以致举国之人沐浴皇恩无穷。恳祈禁止盛京、直隶、山东、河南四省种植烟草。是以具陈愚见，施行与否，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1851　监察御史富森奏请翻译武经七书以供官员学习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富森谨奏：为具陈管见，以请睿鉴事。

钦惟，我皇上昼夜专心政务，励精图治，凡至关兵民之诸事，俱行思虑尽善，又恐有所不周，特谕臣等将吏治民生等，具陈管见，此乃皇上愈加励精图治之至意也。窃臣看得，我国军政，所定严谨，毫无稍许增减之款，唯管兵之大臣官员，虽不用文，仅按才技委用，但亦不可不知一点军队韬略之书。以臣愚见，若学《武经》七书，似所增进用兵策略。恳祈敕谕内外武职大臣官员均学《武经》七书。满洲官员中，识清文者多，识汉字者少，若仅学汉字书，恐难通懂。请将该书交翰林院译成清字，内则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外则驻防将军以下协领以上，每人赏赐一部，以学习之。臣滥膺言官，冒昧具陈管见，伏乞圣主睿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1852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请派员征收高丽国商人税银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协理山东道监察御史臣赫德布谨奏：为遵旨具陈管见，以祈睿鉴事。

臣曾任盛京户部员外郎时看得，盛京属凤凰城城守尉兼征前来中江贸易之高丽国商人税银时，每年均由将军衙门兼派一名协领纳税。所纳税银不过八千两，均解送盛京户部拨为俸银兵饷，等因在案。以臣愚见，凡为税银，皆系至关国用之要项，若仍交两名武职办理，委实于事无益。按例高丽国人每年来中江贸易，务必交纳税银。因此例拟定年久，难免有违例之处。若派部衙门章京等兼理税银事项，则于钱粮有所裨益，且又编注清册，必无遗漏事项。然而有些年分，高丽国人因旁事而来京城，亦因谢恩而来京城。闻得，高丽国人每次前来，皆带货物交易，照旧纳税。其所纳税银，并不开报盛京户部，故无凭核查。为此恳请，嗣后停派协领，而从京城部衙门干练章京中选送引见数员，皇上委派一员，限定轮换年分，与城守尉一同办理此事，则于钱粮颇有裨益，且又得以杜绝隐瞒等情弊。若能如此，所收钱粮亦必清楚。臣蒙圣恩优渥，谨将管见冒昧具陈，伏乞圣主睿鉴，敕交该部议。

1853 监察御史宗延奏请核查各省仓米库银以清亏空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署理浙江道监察御史臣宗延谨奏：为具陈所闻事。

圣主治理天下万邦，屡赐恩泽于内外官兵百姓，实不胜枚举。惟以国帑为首要，虽将天下十三省州县以上仓米库银，每年汇造收入细数，以报该总督巡抚，但闻得各省库银仓米，仍有短缺。此皆因该管大臣不加核查，或营私舞弊，渔人之利，含混了事所致也。以臣之见，请圣主委派大臣官员，详细核查，若有仓米库银亏空，即将该管大臣官员一并治罪，仍责令摊赔，一俟钱粮核查明白，即行奏闻。嗣后，各省总督巡抚核查各属府州县官员所报细数之后，再行汇造细数以奏闻。其中若有亏空短缺钱粮者，即行指名弹劾。除每年汇造细数以奏闻外，仍造册送该部以核销。倘有亏空者，即行拟以重罪，仍责赔所有短缺钱粮。如此，府州县官员不致亏空钱粮，且亦可杜绝上司肆意勒捐之弊。臣所见浅薄，谨将所闻具奏，伏乞圣主睿鉴。

1854 刑科给事中常住奏请题本难尽之事当面口奏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刑科给事中臣常住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钦惟，自皇上登极以来，庶政全成，且又谕科道各官具陈所见者，委实至圣至明。凡部院具奏事件，若有不当之处，即令九卿议者，亦恐于事无补，力求至当之圣意也。九卿会议有些事件，有者仅奏其半，盖因具本题奏，难以尽言尽意。以臣愚见，凡题奏其一半事件，除仍具本题奏外，其另一半题奏事件，务候皇上出门视事之日当面启奏。奏一半事件之大臣官员亦照本缮写一折，一同当面口奏。如此，以笔难尽之意，可以得到陈述，且不能执笔者之见，亦能得以陈述。恳请凡将半奏事件，均以口笔具陈于皇上，皇上当面教诲裁定，则于事有当，且人之才能亦得以发扬，从而无不尽言尽意。为此，臣不胜惶悚谨奏，伏乞睿鉴。

1855 刑科掌印给事中海寿奏请保定等五府录用满洲进士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海寿谨奏：为钦遵上谕条陈事。

钦惟，皇上专心政务，万象更新。又视人才为办事之根本，精心择选，故有一技一能之人，无不被录用。然有满洲进士等，被选于翰林之后，余者用于杂职，举人等亦用于杂职。此皆因人多而缺寡所致也。查得，直隶所属保定、永平、河间、顺天、宣化等府州县，旗人与民杂居。州县官员，因无刑讯旗人之例，故将命案等案件，俱送保定府理事同知衙门会审。其中，永平、河间、宣化等府，相距保定府数百里，且五府之案件，仅一理事同知会审，凡提解犯人时，其沿途拖累，或久禁而中风病亡等情事，均难避免。倘若该五府所属各县兼用满洲进士、举人等，不仅本县案件，而邻近州县之旗民案件，亦可以会审。如此，可无沿途拖累、久禁之苦，且人才亦不致壅塞。伏乞圣主明鉴，若可施行，请敕该部议。为此谨奏。

185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请严禁部院咨文档册刮补系辞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管理京畿道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谨奏：为钦遵上谕条陈事。

窃臣看得，各部院一应咨行文书档册上，有刮补、系辞之事。其中有者任意纠错，有者不知而改错，亦未可知。倘若其中之年月日、钱粮数额、人之姓名、刑名案件，以及与之有关文字，有刮补、系辞之事，则必滋生弊端，非同小可。各部院该管官员，不仅不查禁，反于刮补、系辞之处钤盖印信。如此，虽无弊端，亦难免滥用印信之咎。恳祈圣主敕下各部院，严禁一应咨行文书、档册上刮补、系辞，或刮补、系辞之处钤盖印信。倘有不遵行者，以致出事，则将该管官员从重治罪。如此，官员得知谨慎，且于公务有益。伏乞圣主明鉴。为此谨奏。

1857 监察御史赫色布奏陈吏治之道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南城监察御史臣赫色布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密封具奏事。

窃臣原为兵丁出身之武职，蒙圣祖皇帝选用为文职，又蒙皇上之殊恩，补放为监察御史，昼夜不能称职而所惊惧。今又察南城，将职名呈上御览，钦命派出，臣更加惶恐不安，兢兢戒谨。臣又奉旨：广开言路，着条陈内外国政吏治。钦此。钦遵。窃臣恭思，自皇上丕承鸿业以来，已尽三年之孝道，国道政体大为振兴。臣已亲眼目睹不仅内政得以理顺，且外政亦得以循规，所有政体均树有皇上之乾纲，无不可以独断。然恐有所失误，以致言路受阻，壅于上闻，故又钦命复开言路。臣职守言官，何敢不尽心尽意。以臣愚见，吏治之道，不外乎洁、慎、勤三件。洁者，除衣食于官俸外，外无华，内坦然，无所惧。慎者，除守本分外，凡物不粘，事不干预，昼夜谨而又谨。勤者，每事朝夕尽力而已。吏治之道，即在于此三件之中。我等言官，既遵圣旨密封具陈，应将所见所闻据实具奏。又思，凡为言路之官，不隐不瞒，专心致志，即为吏治之道也。能尽心，则尽心，能尽力，则尽力。能尽心力二者，则谓为尽职于吏治之道。皇上丕承鸿业，治丧至今，国政庶务条理分明。已根除清海，又农田禾谷，无不风调雨顺。窃臣实不能另行具奏国政吏治，而仅此管见而已。为此谨具奏闻。

1858 监察御史鄂齐善奏报六科衙门补放续办事官员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西城监察御史臣鄂齐善谨奏：为增补给事中下续办事官员事。

钦惟，皇上治理天下，日理万机，至圣至明。又恐有所遗漏，谕令臣等条陈。窃臣思之，各科衙门仅设有给事中、笔帖式，并无员外郎。六科衙门者，乃抄出皇上朱批谕旨之衙门，委实至关重要。故除给事中外，从笔帖式中保送为人循良者，充任杂职，于给事中下续办事，则不致遗错，且存红本亦加敬谨。为此谨奏。

1859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陈各省适当征收民间火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管理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吴达礼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自皇上继位以来，抚恤万民如赤子，又恐生计有失，夙夜焦虑，天下之人无不知晓。微臣查得，征收各省百姓之火耗多寡不一，若多征一分，百姓必多受一分之苦。减征一分，百姓多受一分之惠。民者，乃立国之本，至关重要。是以，臣所恳祈者，嗣后自总督、巡抚至州县各官，各自职任内官用之项，以敷用为准，从百姓征收多少火耗为宜之处，由各省总督、巡抚会同布政使核定议奏，一俟命下之日，即行晓谕百姓以征收之。倘或有司不按奏请征收，而多摊征，以致百姓受苦，即由该总督、巡抚指名参劾，治以重罪。倘若总督、巡抚知而袒护不参，科道一经查出，即将该总督、巡抚俱行并参，交部严议。如此，天下百姓均得蒙受圣主鸿恩，且亦杜绝有司私派之弊。为此谨具奏闻，伏乞圣主明鉴。

1860　监察御史关音保奏陈部院大臣督抚等务必荐举操守俱优之臣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关音保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窃臣钦惟，办理政务，以用人为至要，而用人实赖于得好人。自皇上登极以来，夙夜专心，励精政事，各部院大臣、各省总督、巡抚等保送人时，均根据奏请补放之。此乃圣主欲得妥员之至意。以臣看得，部院大臣、各省督抚等保送官员时，或有并不按次序而殊保者，亦有保送不久复又保送者。若然如此而为，久而久之，难免不有夤缘侥幸之小人。臣恳请敕下各部院各省督抚等，要保奏操守兼优、才具出众，办理精详者，或操守廉洁，笃勤责任，老成可信者，以备皇上选用。除不时查参品行不端、贪黩、怠惰、懦劣者外，其安分守己，尽职效力者，仍按俸补放之。如此，可以得到真正有德之人，且日后可杜钻营之弊。其俸久尽职之人，亦不致壅塞于仕途。为此，仅将微臣愚见恭谨奏闻，伏乞圣主睿鉴。

1861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永废州县官员相互调任之条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管理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吴达礼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条陈事。

微臣看得，各省州县官员调补有例。调补之时，或有小州县官员人聪明，善逢迎于上司，故由督抚以为该人尚可，即调任于有利益之较大州县。或有大州县官员，为人耿直，不善逢迎上司，以为无能，即调补于钱粮少小州县。其中必有督抚心怀私见，将所宠之人调任好州县，失宠之人调任无利州县。是以，嗣后小州县官员，确实官声素好，又有才能，即由该督抚将其经历功绩具陈保送。钱粮多之大州县官员，确实办事无能，亦将其无能情由，具陈参革，圣主另选妥员补放。如此，大小州县均得妥员，且亦得除调任之弊。恭请皇上颁发谕旨，嗣后永废州县官员相调之例。为此谨奏，请旨。

1862 监察御史赫硕色奏请颁发《御制朋党论》于天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工科给事中加一级臣赫硕色谨奏：为遵旨条陈，颁发《御制朋党论》以正学风事。

钦惟，皇上励精图治，万律更新，所颁训谕，字字精深，句句简要。今夫《御制朋党论》将前人未论之事，均已详尽论述，虽为古之帝王，亦未如此详述。今仅赏与内外大臣官员，而天下之学者，尚未闻此。臣赫硕色伏思，朋党之患，皆因幼学之初，不能辨明朋党，而失友朋之道，遂成党伙。恳祈敕下谕旨，将《御制朋党论》颁布天下，使天下儒士视为经传，每日讲读。又每次考试，即将其中之句子，命名为题目，令写论文。如此施行，久而久之，自成风气，进而圣训更兴，又人人皆知朋党之恶习，自然朋党之类亦得可除。臣赫硕色系极愚之人，冒昧具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惶悚谨奏。

1863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永禁八旗开户包衣阿哈认族等弊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奴才富色讷谨奏：为清除八旗开户包衣阿哈奸诈巧饰之弊事。

奴才钦惟，官者，乃办理朝廷事务，管理兵民之要职，至关国家兴盛。前圣祖仁皇帝特谕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旗开户之人，不准坐官，其捐纳监生，取为护军者，俱行查退。后因年代久远，凡开户有银两之奸诈包衣阿哈，亦有央烦贿赂，于另外旗分佐领下认族立户者，又有自认民子，入民籍，为民者。其中有能为者，其乘机巧坐官当护军之处，亦难逆料。伊等原系旗人之包衣阿哈，极鄙贱之人。倘若伊等坐官，必致侵扰兵民，图财妄为。有者倚势仗财，欺凌其主人之子孙孀妇，令伊等称其为伯叔。恭思，皇上治理天下，恩泽无微不至，唯此等之人，乃极鄙贱之奴才，不可不除央烦之弊。恳祈圣主降敕于八旗办理旗务大臣等，务必严查革退开户者中认族坐官，自认民子而入民籍坐官，捐纳监生，充为护军者。倘若各该旗大臣、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族长等，徇情隐瞒不报，日后该开户奴才之坐官、当护军等情弊一经败露，则将该管大臣、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族长等，一并俱交该部从重治罪。嗣后永禁开户之人认族、自认民子等事。如此，可以清除开户奸诈奴才妄自央烦之弊。伏乞圣主睿鉴裁断。为此谨具奏闻。

1864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陈盛京所属驿站改派笔帖式管理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唐吉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钦惟，自我皇上丕承鸿业以来，笃勤政务，乃至内外大小事宜，皆为利于生民官兵，无不筹划周详，且仍恐有遗漏国务吏治，今又敕谕满汉科道官员具陈国务吏治，实乃至圣矣。臣蒙皇上陆续擢用，格外升任此职，何不具陈管见，以副夙诏。臣曾任盛京刑部员外郎八年。曾因管理沙河堡、凤凰城等二十九个驿站时，均派出驿站章京之子弟，犹如承袭官员，继续管理，故而驿站废弛不堪。后改由盛京五部各保一人开送到部具奏，皇上选点一人管理驿站。雍正元年六月，盛京兵部奏请派员外郎尹都山永管驿站，谕曰：著尹都山管理各驿站事务。至于管理驿站，应几年更换一次？又如何议叙以利于驿站、所作所为优良与否等事，著另具奏。钦此。俟尹都

山年满后，由该部另具奏，故无庸议外。以臣愚见，夫驿丞者，乃专管驿站之官员，虽为职小，但职任饲养驿马，积贮草料，供应来往官员等事，动辄至关钱粮，故得其人甚要。盛京驿站之旧例，凡驿丞等因事株连罢免，或因年高、患疾而离任，则由该部即选其子弟补父兄之驿丞缺。新旧任不相交代，又不核查马匹钱粮等项，如此何以能救驿站？各驿站每年支领钱粮为四万两，若以此钱粮诚心办理驿站事务，足以支用。此等不肖驿丞，并不改其父兄之积弊，仍蹈覆辙，不买足驿马，马匹掉膘残疾，也不更换，草料不足，亦不积贮，唯图侵蚀肥己，以致驿站困厄穷竭。以臣之见，应改撤此等奸滑驿丞，而由奉天将军会同五部侍郎，从盛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现任笔帖式，或监生、生员中，选一为人尚可，家业殷实，具有劳绩之人，补放为驿站笔帖式，管理六年。盛京所属驿站供应驿马之事甚少，且其驿站皆临甸泽，养马便当，可以裁减其每年买补各驿站倒毙马额之数千两钱粮，而从驿站笔帖式所领取草料钱粮中，设法节俭，以买补缺额马匹。若使草料不缺，马匹不致掉膘残疾，养育驿站，确有劳绩，则由管理驿站章京报该部，与该大臣等公同保送引见，交吏部议叙，先用于应升之缺。倘若仍蹈旧驿丞之积弊，侵蚀钱粮肥己，短少马匹，困扰驿站，则将驿站笔帖式从重治罪，并将侵蚀钱粮，短少马匹，以其家业责赔。若不能赔，即责成先前共同拣选之大臣摊赔。如此，各个勤勉，利于驿站，且又国帑不致枉费。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臣唐吉纳不胜惶悚谨奏。

1865 监察御史七格奏陈停止大臣保题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七格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奴才禀性庸懦，荷蒙圣恩，委以给事中，仅知肫肫谨慎供职，效力行走，他事则不晓得。圣主深知奴才愚昧，即便具陈管见，亦难出于圣主之明鉴，何不仰副凤诏，以陈管见。钦惟，夫吏者，乃国家之名器，必得端正有德之人，方有裨益。今看得，内自给事中以下笔帖式以上，外自布政司以下知县以上官员，多有大臣等保送补放。其中，若以至诚无私，为国保送有德之人而用之，则于事有益，且又于地方有利。若大臣等仅保送其熟习之人，若亲朋好友，则难免不有其中必有不职之人。若然如此，其有德有才之人，埋没一世，始终不被录用。而此等不肖之人，只感激其保送大臣，认作师徒，为之效力，却不感戴皇上委用之恩。臣所恳请者，嗣后停止保题，或按俸禄、劳绩晋升，或交九卿和衷为国，不分彼文此武，将有德有才之人，保送引见，皇上择选，依次录用，则人人勤勉，其有德才之人得被录用。如此，可无另行央烦之事，且于国政似有裨益。奴才不胜惶恐谨奏，请旨。

186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保人与晋升人一并引见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管理京畿道监察御史臣觉罗莫礼博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条陈事。

钦惟，圣主选用人时，除其应晋升之人外，又准保送各自所知之人，此乃劝其善，而有德才之人无一壅塞者矣。臣仰念我皇上得人之至意，凡有缺出，即有一名晋升之人。所谓保送者，仅按各自所知保送而已，并不管晋升与否。如此以来，应晋升者之中，又有优异者，不过各自所知所见有局限不详罢了。臣恳祈圣主降旨，嗣后若有保送之人，即同该部将应晋升之人与保人一并引见，由皇上裁定，则该保人因此而劝勉，又该晋升之人亦知振作效力。臣全家世代承蒙圣恩

甚厚，谨将所见具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1867 监察御史沙纳哈奏陈核查借故规避祭祀等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协理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沙纳哈谨奏：为恭陈管见，仰祈圣主睿鉴事。

臣在笔帖式上行走有二十一年，荷蒙圣祖仁皇帝之恩泽，将臣从笔帖式屡用为制造库员外郎。去年圣主又优加恩泽，补放为监察御史。自补放以来，尚未报效犬马之劳，每念及于此，实不胜惭怍。故臣将管见具陈于皇上。皇上对一应祭祀之礼，敬而又敬。臣临各祭祀之处查看得，大臣官员仅送交职名，但无查核之凭，或有不肖之人肆意借故规避，亦未可知。臣所请者，嗣后旗大臣官员、部院大臣官员，凡遇一应祭祀典礼、皇上登殿、上内朝时，均由各该处将斋戒官员多少、上朝官员多少、奉差官员多少、患疾官员多少之处，逐一开列于钤印文内，于前一日由各该大臣保送至臣衙门，以核对其送交职名，其中若有肆意借故规避官员，即由收职名之监察御史查出后，指名纠参，交与该衙门严加议罪。此事至关国家大典，微臣冒昧具陈，伏乞圣主睿鉴，敕下该部议。为此谨奏，请旨。

1868 监察御史喜德琛奏陈汉军降革离任官员沿途滞留等弊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吏科给事中降一级留任臣喜德琛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条陈事。

窃臣看得，直隶各省所有汉军降级、革职、缘事离任官员回旗，皆由该巡抚报部。或有回旗官员，其报部之文书，由本人带来。倘若其本人携带文书前来，沿途探望亲朋，经月绕道行走，虽行至京城附近，但隐匿该书不送部。整年隐居于村屯，虽有应赔之钱粮，却不念赔偿。如此，部与旗皆不知，又无凭可查。以臣之见，嗣后凡有回旗官员，由该巡抚查明其户口后，沿正路返回。其户口数、起程日期，俱行报部。其报部文书，不交回旗官员携带，而送该部，由该部咨行该旗知会。再，凡有赴任官员，例有限期，而其回旗官员，亦应照此例限期到旗。倘若于途中确有因事而耽搁阻滞之处，可呈文该有司，由该有司查明后陈情报部。倘若无故逾限，即交该部严加议罪。再，若系因欠钱粮而被纠参回旗之官员，则由该巡抚将其户口行装逐一核查之后，其起程日期一并报部，由部咨行该旗知会。如此，似有利于清除隐瞒之弊。此事可否施行，伏乞圣主睿鉴。为此，不胜惶悚谨奏。

1869 监察御史鄂格奏陈京城之察哈尔参领调回本地办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东城监察御史兼参领奴才鄂格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奴才看得，八旗蒙古察哈尔参领等，有旗在京城，有旗在察哈尔。前曾奉旨：彼前往查视牧地八旗察哈尔蒙古护军、披甲、军器之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等，苦累蒙古，有所勒掯，派取马羊。又，三年一次前往比丁之章京，亦有所索取。此皆朕所深知者矣。再，察哈尔蒙古中生身子者甚多，若取为护军而来京，一旦患痘，则必白白死亡。嗣后，察哈尔八旗护军缺出，即由察哈尔总管、副总管、参领等公同验看，选取其人才精壮者。其三年一次比丁之事，即交总管等办理，并将

比丁册送交各该旗。如此，彼蒙古等既无受苦受累之事，亦无来往行走于京城之事，于彼等多有裨益。等因奉旨。此乃圣主一体悯恤内外之至意。今若察哈尔八旗护军、披甲缺出，即由察哈尔总管、副总管、参领等验看选补，且若有事，即行佥谋办理。然而察哈尔地方之参领，亦属甚要。以奴才之见，现有京城之察哈尔参领，均应派回察哈尔地方办事。伊等所管在京甲喇下佐领，均归京城两甲喇兼管。如此，两处之职任不致于空，且八旗均得以划一。为此谨奏，伏乞圣主睿鉴，饬交该部议。

1870 监察御史颜德纳奏陈选补满洲布政使按察使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颜德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原为一介卑贱之人，从票签中书、票签主事屡升为监察御史。钦惟，皇仁如天穹，满洲汉人普沾恩泽。圣明似日月，尽知内外万事之理。兴贤去恶，圣而不自谓圣。又敕下科道奏事者，实乃不遗漏刍荛之言之至意也。微臣看得，内外诸事，俱臻治理井然。臣所请者，嗣后凡设有满洲总督、巡抚之省份，若有布政使、按察使缺出，即由满洲官员内曾习汉字，品行端正者，交由九卿保送引见，皇上选补。为此谨奏，伏乞皇上明鉴。

1871 监察御史岳勒岱奏陈交部议定官员兼职条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监察御史臣岳勒岱谨奏：为钦遵上谕，以条陈事。

奴才岳勒岱，乃一极愚奴仆，毫无效劳犬马之力，圣主却施以高厚之恩，从门上七品官连续擢用为参领，又特恩兼任监察御史。恭思，恩重至极，奴才虽不职任言官，亦应倾吐肺腑。皇上登极以来，为一应国政，天下军民之生计，乃至些微之处，圣虑无不周详。奴才恭思，文武官员职任甚要，一人用以一职视事，其中亦有足以称职者，又有勉为称职者。倘若兼理二三要职，务必事多紊乱，且事事不能尽心，又无暇顾及。即便有本事练达之人，由于无暇，何以能事事尽心。倘若事事不能尽心，则事无不有差错。于是，所下不肖之人得知办事大臣每事无暇尽心，即可肆意妄为，亦未可知。其中，除圣主洞悉而委以兼职者外。其余文武官员之内，将其兼有二三要职者，请皇上睿鉴后，若似可行，请交该部根据兼职内事之繁简重轻，何品官可兼何职，何品官不宜兼何职之处，详细分辨，奏请定例。奴才仅将管见如实具陈。为此不胜惶悚叩奏。

1872 监察御史迈柱奏陈吉林乌拉八旗佐领各增养育兵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中城监察御史臣迈柱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臣曾奉旨与吉林乌拉将军会同办事一年。看得，取为八旗披甲时，常有十五岁左右者。此或因该佐领无比丁之幼丁，或因家中另无柏唐阿，难以维系生计，故经呈报佐领、骁骑校后，取为披甲。窃惟，吉林乌拉不比他处，与蒙古毗连，似应建军以精锐。臣所请者，嗣后，吉林所辖之地，若有披甲缺出，且该佐领下无可以比丁之人，则于旗内选其人才精壮者为披甲。但其家中另无柏唐阿，难以维系生计，故请圣主施以鸿恩，亦照京城之例，于吉林乌拉地方八旗佐领下各增

设养育兵五名，则彼贫穷之人得以仰赖圣主鸿恩，足可养育家口，且选取披甲时，亦得其人，军队得以精锐，有利于调用。为此谨奏，伏乞皇上睿鉴裁定。

臣胞弟之子监生明安写。

1873 监察御史苗寿奏陈八旗大臣引妥员兼理佐领事务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臣苗寿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钦惟，皇上登极以来，天下庶务不分巨细，宵旰维勤，所有弊端隐私，俱行洞察，详尽清理。又为八旗官兵生计，增设养育兵，为婚嫁等事，屡施殊恩，实乃自古至今，莫过于圣朝。窃思，八旗官兵之中，佐领一职甚要，可以管辖一佐领内百余满洲，至关官兵、闲散、老幼、孀独等人之生计养育。又奉遵圣主屡颁训谕、禁令，恭谨劝勉、训导、管理。已有紧要之事，即行召集、交代。总之，至关于大小诸事。虽有管理大臣官员，然佐领一职，实乃不时查看管理之根本。若有佐领昏庸懦弱，不能弹压。或有佐领倚仗世袭，只抚育奉承迎合之辈，其不善奉迎之人，则加伤害，而该佐领之子弟，更为倚仗声势。又不及岁世袭佐领，或从军、出远差之佐领，均按各自指定之人署理，而署理之人不念职任之重要，苟且塞责，因而领催等伙同舞弊，加以勒掯佐领下之人。又文武大臣兼管之佐领，凡有紧急召集晓谕之事，大臣等皆办理各自任内事务，不能亲自前来，只派领催等前来，因而事多遗漏延误，亦未可知。佐领一职，甚为重要，故臣所以恳请者，各该旗文职官员，自侍读学士以下主事品级官员以上，武职自男爵品级官员以下拖沙喇哈番品级官员以上，将其品正行勤者，由旗大臣奏请引见，每佐领各一人兼理事务。凡有问罪之事，亦应一体治罪。佐领缺出，仍引见原佐领之子孙以补放，则不违背圣主因众奴才并祖父辈建功效力而体恤表彰之至意，且不肖佐领亦不敢独断勒掯佐领下之人。凡奉差、出远差而缺出时，即行管理查看，不致延误。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1874 户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各省督抚保送官员隔省调用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户科掌印给事中兼内府护军统领臣巴图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伏思，皇上丕承鸿业登极以来，励精政务，不思劳累，专心勤事，圣明洞鉴，无微不至。窃臣一介极愚之人，叨蒙圣恩，职任给事中，岂敢不恭陈管见。臣看得，皇上敕谕各省总督巡抚保送该省官员，亦为得用操守廉洁，德才俱优者，以利百姓矣。总督、巡抚等诚能秉公保送妥员，可实惠于百姓生计。然而保送官员之时，难免全无各种弊端。或因旧交沾亲，或因逢迎结交，或因央烦串嘱而保送官员，虽有勒索百姓，亏空钱粮等事，然而上司拘泥于前保举之事，竟然袒护，断不据实参奏。以臣愚见，嗣后除特旨委用在省官员外，凡为总督、巡抚题补之缺，或为保送官员，俱行随本送至京城引见后，不题补于本省，而隔省调遣，俟有晋升或题补缺出，即行补放之。该总督、巡抚试用二年后，若居官平常，则不奏陈外。诚若廉洁自持，悯恤百姓，居官称职，则该总督、巡抚奏请劝用，又将原保送总督巡抚交该部议叙。设若贪婪不职，勒掯百姓，侵空钱粮，则该总督巡抚即行参奏。倘若经讯事实，则将原保送总督巡抚交该部，以保人不实例治罪。如此，总督巡抚保举人时，先为己着想，势必摈弃私念，秉公保举。而保送官员，亦知惩劝，各自勤奋，力作妥员。如此，吏弊可除，亦利民生。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惶悚谨奏。

1875 吏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陈于墨尔根城组建火器兵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吏科掌印给事中臣增寿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微臣钦惟，皇上励精图治内外国政吏务，无不周详。臣一极粗俗之人，且无学问，虽百般深思，亦无一可议之事。臣于去年奉命与黑龙江将军陈泰办事一年，察该处地形，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地处甚要，其齐齐哈尔西与众蒙古毗连，北接俄罗斯。自齐齐哈尔城至墨尔根城有四百一十八里，自墨尔根至黑龙江城有三百五十六里。齐齐哈尔地方有炮二十七门，枪五百杆，黑龙江省有炮二百二十一门，枪五百杆，惟墨尔根城无火器。以臣愚见，墨尔根城现有索伦、达斡尔兵九百八十名，就此兵丁内选五百名，以习练鸟枪。若于三处皆有火器，似于地方有益。是否可行，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1876 福陵总管章珠奏请护陵山界外增设堆子房巡查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三日

福陵总管奴才章珠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章珠钦训谕到任之后，奉照皇上法令，将职内事情进行整顿，并加教诲外。看得，官员、舅父、姨母之子孙，随祭出入坐立，并不按次第而为，显见不齐整。故奴才已晓谕伊等按官员等第坐立。再，经查档册，原较冗杂，故奴才率领每翼各一名章京，与笔帖式一同更定档册，得以清楚。奴才章珠又恭查陵寝之护陵山，禁界内林木繁茂，草艾丛生，约方圆有二十余里。但所赖以守护者，仅为红墙内之一堆子房，实难周到。傍晚关门之后，所惧者乃火也。奴才查得，原设有兵八十名，皇上施以殊恩，将舅父、姨母等之子孙编入为兵，计有百名，以上共为一百八十名，分拨于八旗，一旗负责守护一日。如此，虽于堆子房有兵二十余名，仍无济于护陵山。奴才所请者，于护陵山界外建盖木板房，增设四堆子，每旗三停兵内调拨一停，昼则巡山，夜则值更守护，而奴才等轮班巡查。至于坐堆子木板房，可交掌关防官员建盖之。如此，护陵山可得以清洁而坚固。为此，谨具奏闻，请旨。

朱批：所奏甚嘉。著该部议奏。

1877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南坪等地番民起事缘由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川陕总督年羹尧谨奏，为报明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据巩昌府文县知县王国柱、文县营守备张金邦详称，十二月初九日，据四川会隆城塘兵郭敬宗、正羌塞守兵王来祖禀称，初八日南坪一带地方番子勾结阳峒番子反叛，沿途焚烧塘兵房屋，围阻南坪守备孟吉宪等情。卑职张金邦当即派遣千总马超群、把总魏成侯，各率兵丁防守要隘等因。臣查得，南坪、阳峒等地，位于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处，距西安远，离西宁近。臣一面咨文交付振威将军、公岳钟琪，派洮岷营副将张元佐、署理松潘总兵官事务副将张英酌情率兵前往南坪地方，查询番子反叛缘由，揪出倡乱之人，若抵抗不从，则当即进剿等因，一面咨文四川、甘肃巡抚，速遣员酌拨钱粮，配足所调兵士沿途口粮马料等因。嗣据振

威将军、公岳钟琪呈称，据四川石全营守备孟吉仙禀报，卑职与中江县典史徐乾一道，择日于十二月初八日始建南坪城，初七日晚，通事春磐来告，南坪、阳峒等地番子皆有反意，来攻尔等等情。当夜，番子们即呐喊而来，包围四面，即动武。战至翌晨，我军箭只用尽，只得执刀砍杀，分路突围，且战且退，至哈西口，番子追来，又厮杀一阵，斩杀番子数十人，番子方退。我等至正羌寨，查点士兵，阵亡三人，负伤十一人，典史徐乾家一人亦阵亡。等情。又据署理总兵官事务之副将张英禀报，卑职十二月十二日闻得南坪地方番子反叛消息，当即令右营游击刘平汉率六百兵丁，于十五日先行出发增援，卑职旋即提调三千四百兵丁，于二十二日亲率出发等情。臣即行饬洮岷营副将张元佐率绿旗兵八百、土司兵四百急赴南坪，与张英会合进剿等因。

该臣查得，南坪地方之番子，前不归化，胡乱妄行，康熙六十一年派兵招降。南坪地方位于四川、陕西二省交界处，十分重要，臣即与提督岳钟琪商议，在南坪地方修城，驻兵设防，俾使永宁，经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准行在案。此二年并无事，太平安居，况且南坪地方有数千番子而地面不大，何以突生反叛之心，因反叛缘由臣未查明不能具奏，故咨文四川巡抚往查，今据四川巡抚王景灏报称，十二月二十二日，据中江县典史徐乾抵成都府禀称，本月初五日上阳峒潘新寨为首喇嘛聚集众番声称，我等此处本无城郭，从不驻兵，今如筑城驻兵，我等不能任意行动矣，十二月十二日，去抢南坪地方等语。初七日下阳峒通事春磐来告，我等方得知，伊等发觉春磐递讯，初七日夜即来攻。将我等筑城所用什物，全部放火焚烧等情。该臣看得，南坪等地番子，前已归顺，今因筑城，又变心反叛，甚是讨厌，今已调拨川陕之兵。窃念，半月之间可蔵事，事定后，另行奏报外，南坪等地番子反叛缘由及调兵出发情形，恭谨奏闻。

1878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八旗绿旗官兵预支钱粮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一草芥之人，蒙圣主施恩，逾格补放该任以来，日夜惟遵圣主训示之旨，以图有补于兵民。注重内外钱粮，不敢妄自借支，不预支。远地则按季支给，近处则逐月支给。在省城八旗及全省各营应支雍正三年春季、正月份钱粮，皆于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内支完，均无事。惟将军关元忠拟将属下绿旗兵应支三年二月份钱粮亦一并预支，奴才以钱粮为重，不可预支，三年正月再支给等因驳回。不料关元忠暗地唆使下属，到处张贴匿名揭帖，声称今若不支给来年二月钱粮，我等众人将于二十一日执石包围布政司衙门等语。奴才张贴告示称国家钱粮所关甚要，断不预支，不可助长恶习，查拿违法乱贴匿名揭帖之人治罪等因，拒不支给。巡抚年羹尧对我言，日期不甚远，预支尚可。又出告示令兵丁往布政司衙门领取钱粮。故于二十六日，奴才方支给。惟海疆地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下属官兵甚多，若皆仿效关元忠之举动，不加管束下属官兵，不守法度，皆任意前来勒逼布政使，恶习一旦形成，恐于地方无益。前迭降谕：地方诸事，文武官员须共同合作，一心秉公办理等因，如日月之明鉴，理应各自谨遵执行。伏乞圣主睿鉴，降谕严饬将军关元忠。谨此奏闻。

朱批：关元忠老矣，此情不但需教训，朕令其改。此奏甚可嘉，朕以尔为满洲，不惧人，敢作敢为，故特调尔至西安布政司。此数年陕西官员皆成年羹尧之随从矣。尔到后，惟秉持大理，勿稍惮惧，尔身无隙，则即使一百个年羹尧亦不能加害于尔。上面大臣若得理，不以威势恐吓，则不可失管理之道。年希尧懦弱，朕训谕尔要争强，年羹尧逞强，朕谕尔随和。总之，须秉大理持中而行。朕或得知。著勤奋效力。

1879 委前锋统领法瑙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率兵驻库舍图委前锋统领法瑙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赏赐臣福字，已由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处乘驿转送前来，臣恭谨跪领，望阙叩恩。臣世受圣主之鸿恩，自到军中以来，于圣主补放之任，并无效力之处，屡蒙施恩，又赏赐福字，臣法瑙实不敢当，将所赐福字供奉祭祀外，臣法瑙喜之不尽，实无言可奏矣。臣将叩谢天恩之处，恭谨奏闻。

率兵驻库舍图委前锋统领法瑙。

1880 都统穆森等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七日

奴才穆森等谨奏：为叩恩事。

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咨称，皇上赏赐都统穆森、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副都统克什图各一幅福字，由西安解送等因，于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送来，奴才等跪领叩恩，圣主相隔万里，挂念奴才等人，圣主赏赐御书福字，奴才实不敢当，奴才喜之不尽，惟谨叩以外，无言上奏矣。将奴才等叩恩之处，恭谨奏闻。

奴才穆森、奴才穆克登、奴才克什图。

18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原工部员外郎刘衮等献银筑城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正月初十日，据原任工部员外郎、山西洪洞县人刘衮、候员外郎缺之刘昌呈文内称：伏惟，圣主安内抚外，平定青海，又于西宁边外松潘打箭炉等地筑城以为屏障，凡为臣之人均应效力，下官幸逢盛世，太平安居，感戴圣主之恩，并无报效之处，愿捐献二十万两银，于修城稍有补益，以尽微忱等因，将银已带来西安府。臣观其呈文愿为公效力，言辞恳切，即交付布政使诺木浑存库。查得，既然松潘、打箭炉地方驻兵筑城需用银两，伏乞将刘衮等所献银两，圣主睿鉴敕部施行，由部咨文后臣派员将刘衮等所献银两，送交四川巡抚王景灏备用。谨此奏闻，请旨。

朱批：该部议奏。

18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递盗贼抵西宁日期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理藩院郎中通智，于山西省寿阳县地方遇拿解之贼丹津等，于雍正三年正月十七日带至西宁。该臣钦遵谕旨，将丹津等交与千总董芳，于本月十八日自西宁起程，解往西宁。俟行抵后，

将丹津、其子固木布，仍如去年会盟将逆贼正法之例正法可也，将丹津之妻索诺木苏、罗卜藏丹津之姊舍精、其女额布根，赏给军前效力之大员可也等情，业已札行振威将军公岳钟琪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正法之后，著引旨于本具题。

188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甘雨胡同御河桥两处外国贡使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议奏事。

据工部左侍郎萨尔纳条陈，外国使节之下榻处所，仅为会同馆一处，若有来朝贡使先来下榻，则其后来者皆下榻于寺庙。甫有进表纳贡之安南、琉球国使节前来，已另整修房屋安置。至于厚赏，皆系圣主抚远之至意。以臣愚见，从工部现有官房内选庭院宽大，房间够用之两处房屋，修筑火炕锅台等项，照会同馆例，亦交付与礼部，嗣后外国来朝贡使前来，即可安置于此现成房屋，则彼外国人可得以蒙受圣恩，且亦节省临时赶修房屋之钱粮。等因，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具奏。当日奉朱批：著怡亲王、舅舅隆科多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会同馆内，若有外国先来者下榻，则其后来者，皆安置于大佛寺等寺庙内。且需临时整修，又有渎于寺庙。故照侍郎萨尔纳条陈，现有工部之甘雨胡同官房，即玛木丕之房，一座九十五间，此座房屋间数多，庭院大，若俄罗斯国人下榻于会同馆，彼朝鲜国人可下榻于此处房屋。又御河桥有李元龙之房屋一座，共六十一间，庭院亦大。此两座房屋，仅修筑火炕、锅台等项，需用钱粮不甚多。此事可交工部修理之后，移交会同馆大使兼管。查得，会同馆房屋，每年无需修理，若有外国人来下榻，即由礼部根据来文裱糊窗户、修理锅台等项，用银十、二十两不等。若修墙垣、屋漏，用银四、五十两不等。此两处房屋，足以供外国人下榻。拟将此两处临街房屋，仍交工部修门往外开。至出租后所得银两，可用于裱糊窗户、修理墙垣等项。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交奏事员外郎张文斌转奏，奉旨：依议。钦此。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太保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

188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乌苏哩等处发放参票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奉天原将军唐保住等奏，于额勒敏哈勒敏地方，已多发放乌苏哩票，无须多征收银、参，等因具奏。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奏事双全等捧出传上谕：著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据原将军唐保住等奏称，接准户部咨称，乌苏哩票与额勒敏哈勒敏票各不相同，其额勒敏哈勒敏票为二千张，每票应征银二两，参二两。乌苏哩票为六千张，每票应征银四两，参二十四两。将军唐保住将额勒敏哈勒敏二千张票发放完毕之后，又将乌苏哩票一千零三十四张多发放，此事不该。额勒敏哈勒敏地方，不得超过二千张票。若将多交纳银参之票，却发放于少交纳银参之地，则于来年领取多交纳票者少，于钱粮无益。其多发放之一千零三十四张票，理应补收银参。故咨行将军唐保住，其如何补收之处，经定议具奏后，即行补收之。等语。准此，该臣等查得，为前往乌苏哩等处挖参之人，自本年闰四月十四日起，根据呈文情形，开始发放参

票，至五月初一日，已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票，分三批起程挖参。为前往额勒敏哈勒敏等处挖参之人，自五月二十日起，至六月二十八日，已发放二千张票，但尚有人欲领参票。虽向乌苏哩、绥芬、额勒敏哈勒敏等处挖参人征收之钱粮、人参各异，但参票相同。是以，该臣等愚思，乌苏哩等处参票发放后，尚有所余，与其送交户部，不如发放给现有领票人。如此，可以能多增收钱粮，且彼前来领票之人皆得出去，于地方无滋事之患，故多发放一千零三十四张票。该臣等理应按照部议咨行例，应向领取多发放票者补收银两，妥议具奏。但副都御史永福已前往英额边外额勒敏哈勒敏地方收取人参，而挖参人于十月初三日到齐，臣等依照原议允准其如数交纳钱粮、人参者，可携带所余人参去交易。因挖参人已各自散去交易，故向领取多发放票者补取人参之事，已难办到。等语。

案查，前将军唐保住等，将乌苏哩地方发放之参票，从最初议定数额内，每张票减少六两人参，共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票。又将乌苏哩地方之票，在额勒敏哈勒敏地方多发放一千零三十四张，等因具奏。臣等议定乌苏哩地方之参票为六千张，每票应征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额勒敏哈勒敏地方之参票为二千张，每票应征银二两，人参二两。原将军唐保住等，将额勒敏哈勒敏地方之二千张票发放完毕后，又多发放乌苏哩地方之一千张票，此事实属不该。额勒敏哈勒敏地方，不得超过二千张票。若将多交纳银参之票，却发放于少交纳银参之地，则于来年领取多交纳票者少，于钱粮无益。其多发放之一千零三十四张票，理应补收银参。故咨行原将军唐保住，其如何补收之处，经定议具奏后，即行补收之。等因，议奏施行在案。原将军唐保住理应为多发放票之事，其如何补收之处，即行议奏。但并不议如何补收之事，反而奏称已准其如数交纳钱粮、人参者，可携带所余人参去交易。因挖参人已各自散去交易，故向领取多发放票者补收人参之事，已难办到，等因具奏。原将军唐保住等，先不奏闻乌苏哩地方发放票之事，而一张票减少六两人参发放，且又将多交纳银参之票移放于少交纳银参之地，并奏称现已难以补收。由此观之，不仅特意减少，且又巧为减少，其中必有受人贿赂情弊。此事若不查清，势必难议。将军唐保住现已离任，可交将军绰奇查清乌苏哩地方之参票每张减少六两人参之缘由，又于额勒敏哈勒敏地方多发放乌苏哩参票一千零三十四张一事，时却有情弊，又经参奏后，再行议拟。为此谨奏。请旨。

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总理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总理事务太保大学士伯臣马齐、总理事务太保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协办总理事务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协办总理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此议甚得其理。可交绰奇严查，务必查清实情具奏。余依议。

18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汉军副都统邓启章病故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据率兵驻守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瑙呈称，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西安左翼汉军副都统邓启章得虚弱病卧床不起，经卑职法瑙呈请将军，派人将在吐鲁番之太医院大夫王义坤带来，虽经多方诊治，并未见效，于本年十二月十九日病殁，为此具呈等因，除将此情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以外，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邓启章多年效力行伍，赏银千两，明晰办理丧葬事宜。

1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参并严惩八十九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特参事。

革职留任监察御史八十九，因行为悖逆，故意将字写错妄奏，圣主召臣入，降敕谕，宽免八十九之罪。侍郎塞德陈八十九先前所行恶乱，因见圣主所批之旨，臣等不胜恐惧，且又惊叹。圣主虽又施天地高厚之恩而宥之，今八十九之种种劣迹显露，断不可宥之。伏乞将八十九革职，逮交刑部严加治罪，以戒凶乱之徒。为此谨奏。

左都御史臣尹泰、副都御史臣萨尔纳、给事中臣增寿、锡德深、巴图、福保、齐格、马尔赛、海寿、常住、伯机、和硕色、监察御史臣杨保、迈柱、鄂齐善、舒库、乌达里、富贵、莫礼博、宗延、福色讷、颜德纳、赫德布、唐吉纳、挂依木保、赫色布、苗寿、沙纳哈、纳依格、岳勒岱、傅森、洪阔。

朱批：朕断然不同遗漏一点，接受将人治罪之名，而随八十九悖逆之意，唯天下万世知伊等伙党之利害则已。若八十九不同朕此宽免之恩，改行更意，则上天诛伊之处，尔等拭目以待。所奏知道了。

1887 户部侍郎塞德奏参悖逆之员八十九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户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谨奏：为特参悖逆之员事。

查得，革职留任监察御史八十九、原主事扎海，先在理藩院时，伙同原侍郎满丕等，以蒙古客人等花名肆意欺诓，编造档册咨引，以致自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五年，颇费钱粮。虽系满丕造意为首，亦系八十九、扎海等为羽翼协助所致。起初即派八十九于会同馆定例查客人，此即明证。八十九荷蒙圣主鸿恩，理应痛改前恶，表现忠悃，谨慎效力。乃并不畏惧，勤奋效力，每当奏事用其奸计，故意将字写错，殊属可恶，甚为不敬。似此悖乱不敬之人，断不可留之于官。伏乞将八十九革职，以为众诫。为此谨奏。

朱批：此奏殊属可嘉、朕前日降旨，八十九向朕如此悖逆，必系允禩、允禟、允禵等伙党。果然系满丕之党人，与朕之言相符，众人知之则已。将八十九应诛之罪，朕已宽免，何必治此小罪。若伊再不更心转意，谅伊之罪将伊引导，必来找朕之法而已。朕曾稍疑塞德，因此奏，朕心已释。著传前日为此事所召之大臣、官员，将此旨阅看。

1888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陈寻常事务不得乘驿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奏闻补益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准兵部咨，为钦遵上谕事。尚书逊柱、卢询、侍郎牛钮奉上谕，行政之道，在于务实，不崇虚名，朕承嗣大统，常念官治兵民，事无论大小，尽心详思勤行，于天下有

益，则降旨屡加晓谕，内外条陈，凡合乎理者，无不嘉阅选择，朕所期望，内外为臣之人，实心遵办，方为有益。此一年间，朕所降旨，内外条陈，交付六部九卿八旗及各直省者亦多。到内外衙门之事项，惟行一文，出具一告示。虚文完结，而不理实事，则无凭无据，岂是朕之任用协理办事之至意，若朕降旨及条陈所行之事项内，果有一二项不符而应增减者，理应据实上奏。尔等即通咨六部、九卿、八旗、各省督抚、提镇等，前降旨及议准条陈事项，皆于来年十二月间某项某条如何实行及如何收益之处，逐一分别陈明奏闻，密奏、密旨则密奏闻。朕如此展限，惟望各自尽力详查，酌量而行，于吏治官民实有裨益，众皆报效，仰副朕意，特谕等因到臣。臣等伏思，皇上仁同上天，明如日月，圣心达于四海，宵旰忧劳，万事存手一心，轸念饥寒，兵民一视同仁，圣德合乎天地。此二年来，降旨后恭谨奏陈效益。一款，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开，为钦奉上谕事。嗣后若非紧急要务，勿扰驿站，若有紧急要务乘驿前来，则将乘驿前来之处具奏。此外勿乘驿等因前来。臣等遵旨，今除奏本及紧要事件外，不紧要事不准乘驿，则马牛肥壮、驿丁有闲暇，任何官差不致耽误，而田地劳作亦甚有利。一款，雍正二年四月廿一日准兵部咨开，为钦奉上谕事。各省记名之人甚多，出缺后，皆举放记名之人，惟未记名之人，无使用之途，则伊如何勤奋效力，咨文各省将军等，将未记名之人内，好汉、骑射精良者、勤奋效力者，亦奏举等因前来。臣等谨遵向八旗官兵宣旨，今未记名之人内，将年久效力者举荐为官。看得，念未记职名之人皆可为之，各自勤奋效力。故好汉、勤奋效力者，不加隐匿，而于圣主治政，众皆激励。一款，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据刑部咨文内开，据和硕怡亲王出具朱笔谕旨，私采人参者皆贫民，按照旧例俱押送刑部治罪，身历寒暑，病亡者甚多，殊堪怜悯。嗣后，由各地一经逮捕，立审速结，年末汇奏，则苦于囚禁饥馑者可除。特谕。等因前来。钦遵。今年抓获之采参人犯二百四十八名内，不论得参与否，皆遵旨于吉林乌拉地方审明结案。蒙圣主特谕颁赐隆恩，众犯人之罪从速了结，可免长久坐牢饥馑之苦，不致病亡。此皆皇帝好生之至意，犯人免于病亡。一款，雍正二年五月十四日据刑部咨文内开，接奉上谕，朕览奏事，斗殴杀人甚多，此皆乡村愚陋之民，不知法度，一时性起，身命遭难，堪可仁恕。今将大清律内载斗殴杀人等项择出，交付尔部，行文各省刊刻，处处张贴告示，斗殴尚且如此，而故杀、谋杀之罪，更可知矣。父兄子弟互相讲论，经常将此放于心中，畏惧而儆戒，则好斗之风俗化解，人命案件渐渐少矣。等因前来，钦遵，将法律条文刊刻后于该地乡村通谕宣示，兵民皆知皇帝好生慎刑之至意，自然戒惧，人命案件渐渐少矣。以上四条，皆现行而有利者，此外，奉旨及议准条陈事项，今遵行以外，臣等稽查后，有裨益者，再另行奏闻。谨此奏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臣哈达、宁古副都统臣安岱、白都讷副都统臣马喀纳、兵部郎中臣黑色、刑部主事臣王功。

1889　吉林将军哈达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奴才哈达谨奏：为叩恩事。

协领华山于正月初九赍捧圣主所赐福字及批折抵至，奴才不胜欢忭跪领，恭谨拆阅，奉圣主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奴才不敢担戴，向圣主拜望叩恩，奴才屡蒙圣主鸿恩，圣主赐福，又赏福字，实不敢当，惟叩圣主隆恩。奴才庸懦，奋力报效。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每年俟朕赐福。

189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水果等物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赐臣之水果、奶饼、汤羊由驿送至，臣恭谨跪领，望阙叩谢天恩。卑臣屡蒙圣主施鸿恩，不可胜数，臣齐集满洲蒙古绿旗营营长等员，将圣主赏物均恩施众人以外，将叩谢天恩之处，恭谨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89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于恭请圣主万安折内，奉朱批朕安之旨及圣主所赐福字，臣跪领钦阅，喜之不尽。臣与圣主分别久矣，听闻圣主万安，又见圣主朱批谕旨及御书福字，即如同朝觐天颜一般，不胜欢忭，望阙叩恩。钦惟，圣主赏赐御书福字，如上天所降恩沛，不仅臣蒙无疆鸿恩，至子孙后代皆承圣主隆恩、无疆之福。又奉朱批，尔好么？新年大禧。臣实不敢当，叩恩外，竟无言以奏。故将叩谢天恩之处，恭谨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892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已晓谕阿里衮管练训育四事要领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宁夏副都统奴才阿林谨奏。

奴才奉照皇上朱批谕旨，又给阿里衮指出管、练、训、育四事要领，并加以晓谕之。为此谨奏。

189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处置盛京亏欠银两人员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奏称：据管理盛京内务府掌关防佐领佛伦等呈称：据广储司咨行内务府总管衙门于雍正二年正月题本内称：今盛京佐领佛伦等呈文内，靛草庄头李超龙等三人所欠靛草银七十三两八钱五分，库使胡什吞、耿格依等所欠售棉花银五千零五十六两，候补州同胡国栋所欠兑钱之银三千二百八十七两九钱五分。以上共银八千四百十七两八钱，皆系携去现货售卖、易换，理应即行交纳之银，而拖延数年未完纳。若不严行催取，又将拖延日期。因此，自本年二月起，限期六个月，饬交佐领佛伦等严行催完。若不限内完纳，请将欠银之人逮治重罪，以家产摊陪。若不敷，拟摊于原承办之佐领、库使等人照数分赔等情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

遵咨行，等情前来。奴才等亲将限期六个月征收之银，自二月起至七月止，严行催征。靛草庄头李超龙等三人所欠之银七十三两八钱五分，已照数交纳。由欠棉花银之原库使胡什吞之子胡文宣催交之银二百一十两。库使耿格依所交之银二百九十两五钱。由欠兑钱之银原候补州同胡国栋之子胡文勋催交之银一百三十六两。因伊等未在限内完纳，除将原库使胡什吞之子胡文宣、库使耿格依、胡国栋之子胡文勋等即行逮拿看守外，将伊等家产人口，饬交该骁骑校陈定一、兴福等严查，奴才等共同稽核，交与三佐领下商贾估价，耿格依、胡文宣之家产、人口共值银二百零四两五钱，胡文勋之家产、人口共值银三百七十两。耿格依、胡什吞等所欠棉花银五千零五十六两，伊等所交之银，加之家产折银，仅七百零五两，将此扣除，尚欠银四千三百五十一两。胡文勋所欠兑钱之银三千二百八十七两九钱五分，其所交之银，加之家产折银，仅五百零六两，将此扣除，尚欠银二千七百八十一两九钱五分。将此，本应照大人等所饬完纳。兹据三佐领下披甲苏元魁、车勒礼等四十九人呈保：胡文宣等皆系苏元魁我等近亲，胡什吞、胡国栋等生前即欠库银，直至其子未赔完，理应耿格依、及胡什吞、胡国栋之子治罪。但除伊等所交之银、家产折银外，尚欠银七千一百三十二两有余，虽将伊等从重治罪，抵以家产，亦不等于库银。伏乞将所查耿格依、胡文宣、胡文勋家产暂行注册，苏元魁我等愿以我等应得钱粮、家产，赎伊等之罪，限期五年偿清伊等所欠银两。若不完纳，请将我等一并治罪，等情呈保。奴才佛伦等将苏元魁等四十九人家产，交该骁骑校陈定一、兴福等逐一查得，呈称能赔是实。胡文宣等现所欠之银七千一百三十二两九钱五分，请给与苏元魁等四十九人三年期限，俾其赔偿。如此，可将库银照数赔完，伏乞大人等奏请圣主降旨训示等情。奏入，奉旨：著交与内务府总管等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议得：据盛京佐领佛伦等呈称：将限期六个月征收之银，自去年二月起，由欠棉花之银胡文宣催交之银二百一十两，库使耿格依所交之银二百九十两五钱，由欠兑钱之银库使胡文勋催交之银一百三十六两。伊等家产人口，奴才等亲自稽核，估银五百七十四两五钱，加之所交之银，共银一千二百十一两。将此扣除，尚欠银七千一百三十二两有余。今三佐领下披甲苏元魁等四十九人呈保：胡文宣等皆系我等近亲，虽将伊等治罪。抵以家产，亦不等于库银。我等情愿请限五年，替胡文宣等交完等情。奴才佛伦等将三佐领下披甲苏元魁等四十九人家产逐一查得，能赔是实。是以，请给与苏元魁等四十九人三年期限，俾其赔偿等语。查得，将胡文宣等所欠之银七千一百三十二两有余，其亲属苏元魁等四十九人呈称情愿展限代赔，佐领佛伦等具保请限三年，能照数赔完。相应将此照佛伦等所呈，给限三年偿清可也。若限内又不偿清，则请以情愿代赔之苏元魁等四十九人家产摊赔。若仍不完，请将欠银之胡文宣等，照先前所奏，从重治罪，佐领佛伦等一并治罪。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

朱批：三年若不赔完，著将佛伦等一并从重议罪。

1894 浙江巡抚法海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浙江巡抚、臣法海谨奏：为请安事。

奴才法海谨跪请圣主万安。为此谨奏。

朱批：朕甚安，尔可好么？再，请安折子封套用黄色。

189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遵旨传问蔡珽缘由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吏部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由臣部将十一月月官带领引见，奉旨：刘尚坚系原知府刘天关之子。蔡珽参刘天关贪污后，年羹尧又审明无涉。蔡珽为巡抚后，参年羹尧荐举之人，今王景灏为巡抚后，复参蔡珽荐举之人。若如此不据优劣之实而论，挟私参劾，则朕之官员剩余几人？大失封疆首辅之道矣。俟蔡珽到来，著问伊，如果将刘天关审之不公，其蔡珽陈之。若蔡珽所参不实，应将蔡珽议处。刘尚坚为人甚劣，著暂行罢免。钦此，钦遵。今蔡珽抵京，臣等遵旨召来，询据蔡珽供称：因刘天关居官恶劣，我将伊参劾。后，总督年羹尧审之，将伊拟以杖徒，援赦免罪，仅将贪污银两催取入官。此即总督年羹尧所审者，并非无罪之人。再，王景灏前参知府一员，知县一员甚是，并非我荐举之人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朱批：知道了，著照例治罪。

189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凤金山修路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奏请江西凤金山开路一折奉批旨，跪读之下，圣谟周详。臣钦遵旨，当即与巡抚裴徕度、总兵官陈玉璋、黄启宪商议，探查进入凤金山之路，山内有几人，开路之时如何办理驻扎等处，臣等共同议请，意见一致之时，再奏请旨遵办。再凤金山地方，广信府所属，此事就近依靠知府探查办理，新任知府佟英在任如何尚未知晓。臣糊涂口奏毋须调转，甚谬误矣。岂敢惦念圣主信用之人，耽误地方之事而获罪，臣不胜惶恐，将两次批示之五个折子一并加封，由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丁杨天贵赍捧恭谨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事屡不合朕意，倘若错谬，虽恐惧又有何益。

1897 监察御史洪阔奏陈停止指缺题补道府州县各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

监察御史臣洪阔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钦惟，皇上登极以来，为生民百姓，圣虑无不周详，恩泽无不普被。皇上励精图治，于本月初十日降旨：著满汉科道监察御史条陈内外国政吏治。钦此。钦遵。窃臣伏思，各省道府州县官员，皆为职任抚育百姓，而官员之优劣，皆攸关百姓之休戚。据定例载，各省文职每三年大计一次，其卓异者，由该督抚保荐，以任用于应升之缺。其劣懦者，即行纠参革职。此乃国之大典也。看得，各省督抚等，将道员以下知县等各官，皆加按缺题补。如此，虽有技能与职缺相当

者，但其中难免不有因夤缘通贿而题补者，或题补后肆行贪婪败检者。夫道府者，乃管民之大员，至关甚要。倘若指缺题补其趋炎附势之人，该督抚因其为己之题补之人而袒护不参，被题补之人亦因倚持题补而贪婪妄为，则必上则违国法，下则侵百姓。以臣愚见，请严饬各省督抚，嗣后停止指缺题补道以下县以上各官。再，三年大计一次，照例秉公举劾外，于现任题补官员内，若有贪婪不职之人，即行查出题参。倘若该督抚等袒护隐瞒，不加查出题参，而由部一经查出奏参，则将该督抚等一并严加治罪。如此，妥员得以劝勉，劣员不得留任，地方万民不致忧患。臣乃极庸懦之人，战惊惶悚，谨将所见具陈，伏乞皇上睿鉴。

1898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筹措青海驻军军费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明事。

去年臣在西宁时，留银用于军需，存储于西宁道库之处，业经报部在案。今据办理西宁钱粮道赵世锡报称，存库银两，经陆续使用，今所余无多等情。查得，西宁仍驻军，若不予筹钱粮接济，则需用之时耽误亦未可料，故此，臣将西安布政使库银动支五万两，于正月二十日启程解运。动支库银之事，理应具奏。谨奏。伏请圣主敕谕该部在案，销算钱粮之时奏销。谨此奏明。

朱批：著该部知道。

18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边界险要设立军营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边塞要地设立军营以久安事。

据振威将军、公岳钟琪呈文内称：桌子山、棋子山等山，向系贼匪栖息之地。职经详勘，尽知地方情形。惟塔拉都川地方，东近庄浪，西通七道林、仙密寺，四面山上皆密林，贼匪易于藏身。是故，先前贼匪出入皆行山路。今虽已肃清，然为日既久，贼匪又渐渐聚集为乱，亦非可料。是以，请于塔拉都川有水之地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驻马步兵五百名；仙密寺地方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驻马步兵三百名。二营共驻兵八百名。此驻扎时，请裁凉州总兵官所属高固城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兵一百名，南把截堡之马兵三十名，惠山堡营之马兵十五名，新城堡之马兵四十名，高沟堡之马兵十五名，高固城营之步战兵五十名，肃州总兵官所属永固城步战兵七十七名，大马营之步战兵五十名，洪水营之步战兵二十三名，凉州总兵官所属高固城营守兵二十名，新城堡之守兵七十名，高沟堡之守兵十名。以上共裁马步兵五百名，移驻塔拉都川。请于仙密寺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驻马步守兵三百名。此驻扎时，请裁凉州总兵官所属高沟堡之守备一员，赫松堡之把总一员，马兵五名，上固城之马兵五名，肃州总兵官所属赫成营之马兵一百一十名，凉州总兵官所属赫松堡之步战兵二十名，肃州总兵官所属赫成营之步战兵七十六名，洪水营之步战兵十名，凉州总兵官所属镇羌营之守兵七十二名，肃州总兵官所属洪水营之守兵二名。以上共裁马步兵三百名，移驻仙密寺。如此则贼匪可息，而民得以守生，于地方亦大有裨益等语。该臣等查得，先以棋子山等处甚属紧要，此陡山密林中，若不设立绿旗营盘不时巡查，则将来恶番等又进入栖息，亦未可料，故何处可以立营，应驻兵若干，俟藏

事之后，臣等再另行议奏等情，具奏在案。今振威将军公岳钟琪勘察地方情形，请于凉州等处各总兵官属下之营官兵内裁汰，派往塔拉都川、仙密寺地方据险驻守。以此观之，既不额外添兵，不多费钱粮，而于事亦将有益，伏乞圣主敕下该部议准。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部议奏。

1900 署理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奴才图理琛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安。朕命尔署巡抚事，好自为之。大福大祸两条大道尔走之时，由两条大道的两边走。能人不在世，须详核通晓，决意虔诚找一条路行。勿羞辱不合之人，缄口，勿辜负朕之任用。

190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圣恩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湖北巡抚臣纳齐哈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新年臣奏请圣主万安折内奉朱批：朕安，新年大禧。尔阖省雨水调匀，兵民欢悦，尔身健壮，诸事如意。钦此钦遵，臣即向全城官兵宣晓皇上福旨，众官兵皆欢忭雀跃，惟望阙叩祝，高呼圣主万万岁，为此叩恩谨奏。

朱批：此朕实心祝愿，京城周围春雨甚调。尔此文奏至之日，正值朕亲在先农坛祭祀，行耕耤大礼，回宫之时降雨，夜晚仍阴，晨钟时出午门即晴，晴朗无风，温和气爽，坛内多有积储，甚合朕意。此皆皇考天神赐恩保佑所致。朕实感激天恩，而又诚惶诚恐，特将所逢喜事写出寄去，使尔愉悦。

1902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妙药治病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湖北巡抚臣纳齐哈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臣奏陈腹痛，恳请赏药一折内奉朱批：朕闻后甚焦急，尔理应早奏，派遣良医，病愈后好生调养。钦此。大夫田玉携圣主所赐妙药，又施鸿恩，将臣之子中书永泰遣来。臣即出城迎接圣主所赐妙药携回衙署，恭设香案，望阙叩恩。臣将药物、批折跪地拆阅，伤心不忍，唯伏拜圣恩，祝圣主万万岁。自圣主补放臣为巡抚以来，并无微劳，而屡蒙鸿恩，宽免罪愆，此等鸿恩，臣无以奏谢，虽肝脑涂地，亦不能仰酬于万一。大夫于正月廿四日到来，即贴敷圣主赏赐之膏药，饮用平安丸，廿五日至初一日，大夫又熬药一并服用，腹泻较前次数少矣。奴才因病，增圣主之忧劳，赏各种妙药，又特赐派大夫，指望臣疾痊愈，为此缮折派兵丁李廷卫赍捧叩谢天颜谨奏。

朱批：自派大夫以来，朕一直挂念着，田玉之奏书抵至，未写尔病严重之语，朕实欣悦。好生疗养，应忌之饮食，须听田玉之言，寻常事项则由布政使按察使办理，无用之杂务爱惜体力少办理，必按朕旨而行，将朕旨晓谕司道官员，伊等此间若行弊端，来日尔痊愈后，一经发现即行参奏，朕加倍治罪，特谕。

1903 理藩院郎中通智奏报奉命将丹津等人巧送西安府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理藩院郎中奴才通智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于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奉旨：朕前曾降旨，将随罗卜藏丹津败逃之公丹津，解送京城正法。此间，谅已启程，亦未可知。著派一名妥当章京驰驿就道，若于中途遇见，即以好言诱导，往回带至年羹尧处，不必解送京城，仍带往伊等前会盟正法逆贼之地西宁，即行正法。钦此。钦遵，奴才奉差就道。十二月二十六日，奴才自京城起程。经问道路，有西宁至汾州一路，西安至蒲州一驿路，河南大道，而正定府、固关乃此三路之岔口，故臣将缘由咨行地方官员。臣沿蒲州路前行，沿途查讯，于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在山西省寿阳县遇见解送丹津等人之官兵。经讯问，据镶白旗护军出身委章京明德称：此次，职与布隆吉尔兵共进围堵丹津等，由正红旗察哈尔属下巴尔虎护军出身委护军校达依哈尔生擒丹津，索伦委护军毕里衮射杀丹津属下督战喇嘛阿旺楚鲁木，喀尔喀扎萨克台吉通莫克旗下披甲温春擒获丹津十三岁之子衮木布，太仆寺马厂牧长蓝翎德勒格尔擒获丹津妻弟辉特台吉策凌扎布以正法，西安督标守备董芳、武举尹龙、二名把总、七名外委，皆自西宁从征之人，因大臣等见我等效力，故将所获之人丹津、丹津之妻索诺木苏、丹津之子衮木布、罗卜藏丹津之姐色津、色津之女额布根等五人，交与我等解送前来。自原起程处动身时，并无锁解，抵达西安府后，拜见大将军年羹尧，准予乘坐三辆驮轿，而我等皆租用骡子，于十二月十六日自西安府起程前来。今有巴尔虎达依哈尔患头晕脚颤之症，索伦毕里衮患痘难行，喀尔喀温春患伤寒，均乘坐驮轿。等语。奴才传旨于官兵，又见丹津等五人后，亦给传旨。丹津等叩称：我等听从贼罗卜藏丹津之言，辜负圣恩，应将我等正法。今又降旨就近送至西安府办理，愿随札尔固齐前去。等语。奴才素识丹津，即以和颜悦色握手问好。丹津又详细讯问于奴才，奴才对曰：以我之见，圣主嫌京城远，且又患痘之际，而尔等皆为生身子，不宜远送。可送至西安府办理，再自西宁遣回，则相距不远，且行走亦便当。尔等又有何疑虑之处？等语。丹津等闻此甚悦。再，观察达依哈尔、毕里衮、温春之病情属实。大将军年羹尧亦饬交守备董芳：伊等所在军队皆从布隆吉尔撤出，不必带回伊等。等语。现有满洲、绿旗官兵十三名，足以看守丹津等人。倘若仍带伊等患病之人，势必加重病情。是以给票，连同三名跟役遣回京城。奴才又对官兵曰：尔等皆系多年从征之人，此次又亲自效力，擒获丹津等。虽不能去京城，但圣主乃天，自然明鉴。从原处带丹津等人前来时，并无锁解。我乃诱导伊等带去之人，更不能锁解。尔等务必昼夜好生看守。等语劝勉。奴才与伊等，于正月初三日自寿阳县启程前往西安府。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颇为可嘉。

1904 多罗信郡王德昭等奏荐果毅亲王允礼任职宗人府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宗人府左宗正多罗信郡王臣德昭等谨奏。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传大学士马齐奉旨：庄亲王允禄原为懦弱之人，朕施恩于伊甚重，指望伊一心效力，或许能胜任，今日看来，竟不能胜任。宗人府之事重要，著免去宗人府之职。朕如何考虑王内诸人，亦不得其人。著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会同宗人府王、贝勒、公等，可保举一名

胜任于宗人府之职务之王。钦此。钦遵。

臣等伏思，宗人府事务甚为重要，而王等人员内，臣等所知者断不出于圣主之睿鉴。臣等如何考虑，亦无所稔知者，岂敢妄保。唯皇上谕令臣等保奏一名王爷，故以臣等之愚见，和硕果毅亲王允礼办理旗务勤谨，对于皇上所任之事，亦甚奋勉。请皇上教导允礼，以任职于宗人府。如此是否妥当，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请旨。

左宗正多罗信郡王臣德昭，右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左宗人镇国公臣德普，右宗人辅国公臣讷图，大学士伯臣马齐，吏部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

朱批：朕稔知果毅亲王办理旗务勤勉，但不适合于宗人府任职。为廉王、怡王之缺，著诚王、恒王尔等共同考虑，再保举一人。

190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关外参票事宜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据实密奏事。

窃臣谨奏叩谢天恩折子，捧接朱批谕旨：知道了。据闻今岁领票采参之事，唐保住等多有情弊。等语。著密行访查，据实奏来。钦此钦遵。

查得，初视放参票时，皆派将军亲信官员办事。八门副提督佐领格勒尔图、管领王成恩之婿阿达哈哈番图尔泰、王修德牵连伪造剩字号票，带多人前往之案，是以治罪。

访查放票案，据云亲王包衣佐领塞克森领票五十张，用银六十两。等情。得票人等皆已用银，多少不等。唐保住等拨给往管乌苏哩地方采参者之协领赵黑儿等采参跟役一百八十三名；拨给前往额勒敏地之协领杜楞额跟役九十九名。唐保住等给跟役护参票各一张。彼时，臣曾疏云应给月钱粮，唐保住言王修德去时照此施行。等情。

访查乌苏哩地方收参案，据云带副都统卫色、佐领佟久儒前往收参，前曾一张收二十两，后增收二十四两。等情。票一等所余人参，佟久儒等钤一印，卖给商贾后钤二印，复给商贾经过吉林哨地、边门之执照。

又据访查得，佟久儒等将该票发给下属人等变卖。用该票夹带私参而入，一斤私参自宁古塔带至盛京时，用银四两。等情。自吉林来人议论纷纷。协领赵黑儿前带来人参四车，渡河时，两车人参坠入河中，人参一万余两泡水变色，故经唐保住等商议，夹杂于好人参内而送之。继之副都统卫色率商人一百十九名，自威远堡而入。伊等带来人参八百六十一包，俱皆印封，故不能查其实数，以书于印票内数目计之，人参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五两，须梗二千五百八十二斤四两。其后佐领杨忠等带来人参六车，其中一竖柜未加封，故查看得，人参四包，俱皆 印封，询据言为搜得者。等语。又隐匿协领赵黑儿等下一百八十三名跟役采得人参未陈报。

查额勒敏地方收参案，臣追获私参九百八十一两，须梗八十三两，俱已解送将军衙门在案。又张良惠等一百四票头所余人参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八两，须梗七千六百三十二两，皆照奏请，臣亲督秤称，以执照交付各票一等，拨兵随行，皆送交将军衙门。由将军衙门收取票银后，方换给执照，其余人参，听伊等酌情变卖。

再，杜楞额等下九十九名跟役所采人参一千一百四十九两三钱，须梗十三两，由臣亲秤称发给执照，以交付杜楞额等解送。

又据访问得，收乌苏哩地方票银时，百两多取九两；收额勒敏地方票银时，两百多取八两。等情。

十二月二十二日，臣等会拟定奏闻所收钱粮、人参稿时，臣曾言：准户部咨称：将所有收讫之钱粮、人参，由该将军、大臣等奏闻，以交送内务府。等语。若不送大臣等所收银两，则与原奏不合。等语。大臣等云：若将银两交付此处部院，则节省驿车。等语。

事毕，臣办六门事务来开原后，由将军衙门咨行臣曰：将此所收票银，可否借给兵丁等，请指示。等语。臣以不敢擅断，请大臣等定夺。等因咨复。其后访问得，因银色不好，故如此办理。等语。至于多收之银两作何办理之处，未告诉于臣。为此，谨封将军衙门致臣之文三件、行边门章京斐常书一件、副都统执照两张、臣之执照一张，一并奏览。为此谨据实密奏以闻。

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著会同永福审明奏来。马进泰若为此案妒忌行乱，则即参奏。

1906 议政大臣阿齐图奏准察哈尔旗副总管萨满达休致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署理镶黄蒙古旗务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理九门步兵巡捕三营总管臣阿齐图谨奏：为请旨事。

据臣旗兼理游牧察哈尔旗总管事务副都统花色呈称，据副总管兼佐领萨满达呈称：为请免副总管职务事。本职萨满达在南省从征十年，于黄草坝、石门坎、归化寺等处地方共战四十二次，于昭莫多地方战一次。康熙四十年，将萨满达补放为甲喇达时，因伤不能抬肩，即以木棍支撑肢窝而射之。圣祖皇帝明鉴萨满达效力行走，即行造赏马上支撑棍及步射支撑棍各一个。此次在吐鲁番从军，于乌鲁木齐交战一次，于齐克特玛地方交战一次，于辟展交战一次。于呼尔塔哈交战二次，萨满达率领右翼击之。布隆吉尔地方战一次，萨满达率领察哈尔兵击之。五十五年转至巴里坤兵。五十六年随靖逆将军富宁安进击乌鲁木齐，萨满达于散秩大臣阿喇衲帐前阻击贼哨。五十九年随散秩大臣阿喇衲进击吐鲁番，此次奉命围辟展城，又与侍卫诺尔多一同前往救援一次。六十年随散秩大臣阿喇衲收复吐鲁番。同年九月初二日，在吐鲁番以北呼图尔汗地方，进击二千余名厄鲁特贼二次，时萨满达与副都统阿玉希率领右翼进击该贼二次，并报于部。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属布隆吉尔兵副将军阿喇衲、总兵官孙继宗、扎萨克托莫克台吉图巴、护军营总色克图、察哈尔总兵官萨满达等五人，率兵一千，自布隆吉尔至推墨尔图有八百里，贼渠台吉阿喇布坦领巴苏泰等贼来至推墨尔图地方，袭击我军，时进击阿喇布坦、巴苏泰等一次。从征十次，共交战四十八次，在护军得有一等功牌二个、三等功牌二个，在官时得有一等功牌二个，任护军官时共得有一等功牌四个、三等功牌二个，身上受伤五处，得有例赏银一百五十两，在护军、护军校、甲喇达、副参领、副总管、佐领等职上，共效力五十三年。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从布隆吉尔撤回，进谒圣主金颜，因萨满达为八旗察哈尔兵总管，从军年久，多有奏功，特谕赏赐我察哈尔兵官员各一百两银、二疋绸缎，兵丁各五十两银、一疋绸缎。奴才萨满达世代荣蒙圣恩甚重，今虽有效力之心，但已有七十岁，时常伤口复发，气不调匀，患有残疾。故此，萨满达请求辞职，祷祝圣主万万岁，情愿念珠，以报圣恩。等语，呈送前来。据此，现将副总管萨满达呈文辞职缘由具文呈报，请予转奏。等情。呈送前来。

据此，该臣即传萨满达前来，进行观察，萨满达已有七十岁，且伤口复发，患有残疾是实。副总管一职甚要，拟将萨满达之副总管一职，又佐领一职亦一并免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萨满达系效力卓绝之人，著赏副都统衔休致，终生得给俸禄。著带领萨满达之成丁子孙引见。

190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处罚浪费银两之官员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三年正月十四日，议政大臣、正白旗都统拉锡传旨：光禄寺书办索尔逊，去年秋随阿哥等赴围时，妄行花费所带之银，未剩分厘而来。林祖成主张理应参劾，而党古礼意欲私下了结，未偿参劾，私下将银补完。林祖成犹以党古礼系好人，启奏于朕。将此缘由，朕欲问党古礼而召之来，问伊：朕再四降旨，敕以清吏治、改恶习，尔何故仍不改，凡事不以实陈奏，将朕欺瞒？伊之言：将光禄寺亏空旧项，我皆以补完等语。朕问伊：不但亏空旧项，尔将补完。顷有尔衙门书办索尔逊随阿哥 等赴围，将所带之银侵蚀糜费净尽。将此，尔不参奏，私下补银了事，显系将朕欺瞒。伊并不知过，仍自以为是，固执具奏，情似不知而出。虽复行召入，亦毫无畏惧，仍旧向朕举止傲慢。甚属不敬，粗愚。况且，前于祭所，因党古礼献祚肉时，极粗无礼，朕曾数次训饬。似此欺瞒，不改恶习之人，不可不惩之。其逮党古礼，将索尔逊一并交刑部，严行议处。钦此。钦遵。查得，律载：查管承守之人，私自借用公帑，则计财照管守之人自盗论。若四十两，则斩。因系微罪，徒五年。倘若明知侵欺，将公有粮饷借出仓库，而隐匿不报，则罪同犯人。若罪及于死，则减一等等语，党古礼明知索尔逊侵用官银，而隐匿不报，相应减一等杖百，流三千里，因系旗人，本应枷号二个月，鞭百。惟党古礼位及于卿，又再四降旨，敕其清吏治，改恶习，乃明知索尔逊侵用钱粮，故意隐匿不参，皇上召去询问时，又并不以实陈奏，犹情似不知，举止傲慢，是属粗陋不敬。相应将党古礼，不可照此律枷号鞭笞而结，请将党古礼发往白都讷，俾其在苦差上行走。将索尔逊，比照私借官帑则斩，因系微罪，徒五年之律，因系旗人，本应枷号一百有五日，鞭百。唯索尔逊将其侵用之银，皆已偿清，相应将索尔逊，比照凡应征贪污之银等项，限期一年，实能照数完纳，自死囚免死减等例又减一等完结之例，拟将索尔逊减二等，将杖百徒三年折枷号四十日，鞭百。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励廷仪、左侍郎仍兼内阁学士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都统右侍郎臣高其佩。

朱批：依议。

19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布隆吉尔屯田所需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前于布隆吉尔地方驻兵种田之处业经奏闻。今兵虽尚未驻满，本年若不种田，则来年兵丁口粮不足，故臣行文交付驻布隆吉尔总兵官孙吉宗，遣派一千兵丁，于布隆吉尔地方种田等因。此种田所需种籽备于肃州，由肃州运至布隆吉尔之租价银，耕田所需农具、车辆、牲畜、口粮，总计二万两银足够。故此，臣动支西安布政司库银二万两解送，抵达后，交付临洮府知府办理。伏乞圣主敕谕该部登记在案。谨此奏闻。

朱批：著该部议奏。

190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接任日期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驻防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接任日期事。

臣已于圣主所赐正月初八吉日启程，廿八日抵达，二月初三日接任。谨此奏闻。

驻防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额尔钦。

朱批：知道了。朕交付永福访查之事，将伊奏折已寄与尔，尔与永福同办此事，勿稍隐瞒徇情，必明白参奏诸项弊端，若有应捕及在京召人之处，一面具奏，一面咨文，务奋勉效力。据闻，唐保住行此事，与京城之要人多有牵连，将此亦密加查访，边口如何巧为拦截，亦加访查。特谕。

1910 光禄寺卿杭奕禄等奏请举荐良员仰恳圣恩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光禄寺卿臣杭奕禄等谨奏：为举荐良员，仰祈圣主施恩事。

蒙圣主施恩，将臣等格外抬举，位及于卿。于是，臣等何敢不谨慎勤奋。然而，亦赖于臣等属下练事之员尽心行走。看得，臣等衙门之书办永福，小心勤奋，于事仔细。唯臣等衙门无书办应升之缺，伏乞皇上施恩，准书办永福食其应升官俸，仍留原任办事。将来升转时，视食俸等级，准其升转。再，库使赣格依在任行走有年，熟练事务，为人忠厚老实。今臣等衙署有书办一缺，请以库使赣格依即于此书办之缺补放，仍准在库使上兼行。如此则臣等衙署既得办事良才，且使其他官员亦受鼓舞，各皆勤奋矣。为此谨奏，请旨。

光禄寺正卿臣杭奕禄、一等侍卫汉侍卫班领光禄寺正卿加一级臣林祖成、少卿纪录四次臣罗奇昌。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1911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请补放承袭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值月正黄蒙古旗都统宗室申穆德等谨奏：为请旨事。

补放八旗京师官员一案，当奏议委派检验大臣时，谕曰：勿庸委派大臣，着奏请引见日期。钦此。钦遵。既然各旗检验具奏，则其补放有折有家谱之佐领、承袭官员一案，除照旧具奏外。仅以绿头牌具奏时，是否每缺仍以一拟正一拟陪奏览，或三人并列奏览。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宗室申穆德、佛伦、阿齐图、观音保、常云、卢询、贝勒满都呼、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杨宗义、多罗果郡王允礼、济当阿、阿三、阿林保、穆赛、公鄂伦岱、赖都、喀尔吉善、副都统常在、巴尔呼达、富鼐、勒什布、费雅思哈、奇木拜、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哲尔衮、傅森、金铎、田祥昆、巴延达、马起达、吴如译、常在、诺穆齐、哈岱、来文、吴光 、林珠、博第、常安、明全、齐穆布、张志、金以坦、常色礼、董玉祥、济星、达尔玛、额尔德、达尔展、博达什。

朱批：著一名拟正，一名拟陪具奏。

1912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议八旗兵演练及检阅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值月正黄蒙古旗都统宗室申穆德等谨奏。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奉旨：八旗兵操演时，原我满洲兵列队进退，皆从正面检阅。从正面检阅时，由于枪烟尘埃飞扬，似看不清。绿旗兵操演时，皆从背面检阅。从背面检阅，似为妥当。著此由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会同议奏。在此处之提督、总兵官等，必知如何检阅兵丁之操演。钦此。钦遵。经讯问现在旗之原总兵、副都统金铎、张志、吴如译等，皆言操演绿旗兵时，均从背面检阅。据此，臣等议得，凡有兵丁操演，若队伍排列整齐，方能显得威武雄壮。每次演练，若从正面看，由于烟尘飞扬，不得看清队伍进退时是否整齐。若不看清，则难指正不足之处。若从背面看，队伍之进退间隔皆了然于目下。臣等以为，嗣后大检阅查军容，均照地形风向，由大臣等议奏后，根据皇上指示，即行检阅。此外，八旗寻常演练时，皆从背面检阅。为此谨奏。

都统宗室申穆德、佛抡、阿齐图、关音保、常云、卢询、贝勒满都呼、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公德普、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杨宗义、多罗果郡王允礼、济当阿、阿三、阿林保、穆赛、公鄂伦岱、赖都、喀尔吉善、护军统领阿喇衲、常色礼、雅沁、济星、布达什、副都统常在、巴尔呼达、富鼐、勒什布、费雅斯哈、奇木拜、李林深、阿哈泰、奇尔萨、哲尔衮、傅森、金铎、田祥昆、巴延达、马起达 、吴如译、常在、诺穆齐、哈岱、来文、吴光 、林珠、博第、常安、明全、齐穆布、张志、金以坦、多赛、董玉祥、达尔玛、额尔德、达尔展。

朱批：所议甚是，已得其理。朕多嘉许阅览。

1913　都统席尔根奏陈被参缘由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九日

奴才席尔根谨奏：为陈明于圣主事。

左都御史蔡珽参劾奴才内称：威逼所管该旗原知县伊四让守寡之女为妾，听参领祖秉恒之言贪图小利等语。席尔根身受圣主至重之恩，累迁前锋统领、都统，荣贵至极。奴才因不能报称鸿恩，日夜谨慎，感笃为生，何敢违逆法度，肆意妄行。唯奴才之妻已患痰咳，不可动弹。吾子希辰甚庸懦，不可信，业已逐出。因无人养育我幼子，闻我嫂胞妹守寡无嗣而出，乃亲上加亲，娶之为妾，并未以我所管之旗而威逼为妾。再，又称我听从祖秉恒之言贪图小利。蔡珽未偿一次寄信自称巡抚，其子弟在京城者大有人在，未曾收取小利于彼等一次。席尔根荷蒙皇上至重之恩，身为一等大臣，岂有卑鄙无礼之理？为此陈情，惶悚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朱批：蔡珽系都察院左都御史，如此听闻即行参奏，甚属合理。席尔根既如此陈奏实由，朕另行访问亦无他情，谅系蔡珽传闻之事。著免交该部审讯。

1914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增设两名副参领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正蓝蒙古旗都统臣穆赛谨奏：为钦遵上谕，以具陈管见事。

甫臣从军营回来，经恭谨查看得，圣主为八旗官兵生计，再四颁下敕谕，又施种种恩泽，如此恩赏，亘古确无。又蒙古八旗之文职人员，皆选用于各部院衙门，而武职人员，其原无协领缺者，圣主施以鸿恩，得给协领以委用之。不分满洲蒙古，均恩委用。查八旗汉军，其佐领多寡不一。每旗设五甲喇，设五参领。后因当差视事，参领不敷，即奏准满洲八旗例，增设五名副参领，从此不误当差视事，多有裨益。其中，正蓝旗汉军有十八佐领，亦分设为五甲喇，设有五名参领，又增设五名副参领。而八旗蒙古多者有三十佐领，少者有二十佐领，每旗二甲喇，仅设有二名参领、二名副参领。凡鸟枪营、教练营，均派参领。若伊等遇有验放米石、亲赴牧场、防守等官差，则必致视事参领不敷。伏乞圣主施以殊恩，拣选妥员，为八旗蒙古二甲喇再增设二名副参领，则蒙圣主鸿恩，参领官差得以均等，且于旗务似为有益。臣管蒙古旗务，仅将管见具陈，当否施行，恳乞圣主睿鉴 。为此惶悚谨奏。

1915　都统褚宗奏报遵旨监督允禟事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奏闻事。

褚宗遵奉前降谕旨，于本年二月初六日自甘州往京城进发，初九日于永昌下榻，接准兵部咨文内称，为钦奉上谕事，内阁交付，于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着大学士马齐、嵩祝、协办大学士事务尚书徐元梦、大学士白潢奉旨，贝子允禟，貌似忠良，心怀不轨，伊并不管束下属人等，任意放纵，为害百姓地方。朕原拟派褚宗来京，今罢来京，前往贝子允禟处，严加管束允禟属下人等，允禟若作乱，当即制止，若不听则参奏。褚宗若不严加管束，允禟及属下人倘有为害百姓地方之事，将褚宗一并治罪。再者，派褚宗并非伊有过错而派，特为此等事而派也。钦此钦遵，为此咨文等因。卑职褚宗钦遵谕旨，于十日即出发往贝子允禟驻所。钦惟，褚宗原本愚钝，承蒙圣主隆恩，虽在梦中，惟念圣主。无论何人，圣主稔知，卑职褚宗何所效力，今抵至后，尽力严管彼处所有人等，若有不从，当即参奏以外，倘稍有异常事故，褚宗一面奏闻，一面酌情办理。再者，派卑职褚宗往军中时，经奏准卑职长子英德、三子英林在军中见习效力等因。携往军中，康熙五十八年为入征藏地，卑职褚宗乘驿前往京城，圣祖仁皇帝施恩将英德由上驷院侍卫携来，英林照常随来军地。今允禟驻地英林虽无应效力之处，唯卑职褚宗叩请圣主明鉴，将英林仍留褚宗处。为此谨奏。

朱批：将英林留于尔处。与允禟有关之事则一面酌情办理，属下之人由尔处置。尔与尔子朕熟悉。先前朕甚信赖年羹尧，朕今稍有怀疑，将允禟派驻西宁乃国家之要事，信任尔，尔勤慎留心效力，尔若有密奏之要事，送交西宁岳钟琪处，乘伊奏事之便送来。慎密。

1916　副都统达鼐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一日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为新年所赏御书福字到来后，臣恭设香案，望阙叩恩供奉以外，伏思，臣蒙圣主御书福字，嗣后连连增福。为此谨奏，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青海人窘困，尔理应预先速奏，蒙古事乃真正尔承担之职责，尔岂可与他事相比乎？未奏甚为糊涂。嗣后若有应奏之事，不可推诿他人。须竭力尽忠。

1917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雨水及麦粮长势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署理山西巡抚事务、刑部侍郎臣伊都立谨奏：为奏闻事。

臣钦遵谕旨，于二月初四日自京城启程，经由直隶辖地、山西平定等州县，抵达太原府，留心察问，皆云去年雨水适宜，粮谷丰收，今年立春，正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又适时下雨，由直隶至山西，皆得一日雨水，今秋麦已长三四指至五六指不等，春麦已赶种完，正耕余田，城乡老少民众无不欢欣，皆因今年雨水多年未见，可望麦子丰收。臣窃思，此皆圣主忠悃感动上天，仁慈育物，晴雨适宜，乃吉祥之兆，万民皆得安生，臣见此情此景，不胜欢忭，谨此奏闻。

朱批：欣阅。

1918 赖图等奏请恩准骑马进东华门等处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奴才赖图、色尔图谨奏：为仰祈皇上施恩事。

奴才等虽皆年老，荷蒙圣主重恩，但图多效力数年，愿身体尚健能行走。伏乞准奴才等进入东华门、西华门时骑马，准走景运门、隆宗门 。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尔等此年龄，应当具奏请恩。著照所请行走。

1919 署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诺岷病情及医治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署理山西巡抚刑部侍郎臣伊都立谨奏：为奏闻事。

臣谨遵谕旨，于本月初四日启程，十四日抵太原府所属寿阳县，会见巡抚诺岷。伊于初八日自太原府从容而来。臣向诺岷传圣主谕旨：诺岷尔办理巡抚事务甚合朕意。由于尔病，又因大夫赵世英奏称，尔病缠身，非立即好转之病，朕欲令尔前来京城，赵世英虽系好大夫，在京城又有刘声芳，林祖成等好大夫，尔来后，朕派刘声芳、将尔好生治愈，仍派尔返山西。今派伊都立署理巡抚事务，尔若来，养护身体从容而来，若路上身体受罪，暂勿来。居住彼处，颐养身体，尔来京城后，便得知朕恩矣。钦此钦遵。诺岷奉旨，不胜感戴奏谢，臣本一末等愚奴，圣主逾格施恩，将臣补为巡抚，臣欲竭力报效，不料突发疾病，不能胜任省中事务，正惶悚间，圣主施恩，派大夫赏赐茶，实天地父母般深仁厚泽，今臣徐行，前往京城，由好大夫诊治，痊愈后，仰承圣主再造之恩，竭力报效。询问大夫赵世英，告称，巡抚诺岷之病较前稍愈，验脉亦和缓，语言亦较前清晰。惟左手仍不能举，臣看视巡抚诺岷，左脸肿，说话久则语不明，左手抬举时吃力，左脚由人扶持，方能缓慢移步，诺岷一日行四五十里，从容而进。臣即启程，于十五日抵太原府，望阙叩恩，接任视事。臣接任之处另本具题以外，谨缮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伊抵达后，朕即知矣。无论何人，能瞒朕乎？

1920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扣存部分加耗银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署理山西巡抚刑部侍郎臣伊都立谨奏：为奏闻事。

臣于十四日抵达山西寿阳县，会见巡抚诺岷后，即遵旨询问诺岷，解来山西省加耗银一事，年羹尧奏将此事今虽执行，如骑虎难下矣。此事果真于地方事宜有裨益，卑职即照尔所办遵行，若毫无益，我等无可奈何，已遵办不可止矣。趁圣主遣派卑职，改换人之便，酌情议请停止可也。等情。诺岷告称，先前由山西省州县催征加耗银，除馈赠上司四五次礼品外，又另行征取，州县官员将加耗银虽竭力征取，仍不敷用，故指项征派，征派仍不足，便动用正项钱粮，故民多苦累。钱粮每处皆虚空，今解来加耗银，严禁平分养家，馈赠礼物。此二年每年扣存二十万两银，补充虚欠之款，实于钱粮有益。臣于十五日抵省城询问高成龄，高成龄告称，解来加耗银，若分与官员养家，上司未接礼品，州县官员则不敢派取，因而封拒，解来加耗银时，州县官员亦不能乱增多取，实为安上保下之良策。况且，解来加耗银，原为补充虚欠之钱粮，山西省抵欠之八十六万余两银，归入前任巡抚苏克济抵偿一百万两银内完结以外，仍未相抵之虚欠银五十万两余，又续参之虚欠银一百三十八万九千两余银内，已催完之银六十万余两，可催征者，经估算，三十万两余，实不能催征者，经估算有九十万两余银。因此扣存之雍正元年二年四十万两加耗银抵充以外，仍余不能抵充之银五十万余两，若加耗银每年扣二十万两，再有二年可补完。彼时或应停止，或将加耗银减少之事再奏请圣裁。臣与布政使详查档核议另奏以外，臣与巡抚、布政使面商，伊等称善。将此缮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施行著看。（以下汉字）应汉字者汉字，看着简便些。

1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处置犯罪之家奴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闽浙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叩圣主训谕事。

臣差赍捧赍折之人于二月初十日抵至，臣恭谨拆阅，奉朱批谕旨：尔省大臣诸事得咎，声名恶劣，皆为京城倚靠大臣、在职幕宾及家奴所牵累。听闻，尔之家人趁尔在浙江视察堤岸时，欺压地方，辱骂知县及其父母，故此尔以好言劝慰知县，将尔家人带枷示儆，此等恶奴，如此行事，千百件事才被尔抓获一次，却从轻发落，掩人耳目。再又存心使胡佐兵起衅、刁难、纠参，胡佐兵如此胡闹，因掌握尔之把柄，虽有贪污行为，尔亦为难。此等该死之恶奴，尔若加以痛责，尔之奴才恐惧，不再如此张狂，胡佐兵亦岂敢再犯法乎？此等奴才有何怜惜之处，手软，家人即不能约束矣，何况属员。钦此。臣谨阅，圣主训谕甚明睿，皆为大道理，尽述法规、管理之道，臣不胜惶悚感戴。再臣数月间未见圣主朱批谕旨，今忽见朱批训谕，如获至宝，欢忭不已，当即叩谢圣谕。查得，臣家之恶奴违法，理应当即杖毙示众，臣一时优柔，仅将此恶奴鞭责一百戴枷，视察堤岸返回杭州时，因心中忿恨不已，亲自监督又将此恶奴鞭责三百，绑缚铁索囚禁，发往京城之皇庄。钦惟，外官因军用奴而败坏名声者甚实。其行百般恶劣，方被抓获一次，若不从重惩治，则家奴何所惧，臣处事优柔寡断，甚谬矣，臣已知错，岂敢不改，留存此等恶奴何用，故臣派家人二名赶往皇庄，将此恶奴绑缚铁索，不给饭食饿毙，以示儆家奴。臣甚庸碌，不能约束家人，理应治

罪，圣主宽宥，不予治罪，又降谕尽心训示，覆载深恩，臣不胜惶悚感戴，谨叩谢训谕，交付朱批谕旨。谨奏。

朱批：当时不能行，今虽补做，亦以朕等背负杀人之名而已。于事毫无补益，罢了。

1922 都统拉锡奏明将交旗官房租银支用于公项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都统拉锡谨奏：为奏明交旗官房租银用于公项事。

窃臣伏思，圣主养育八旗满洲奴才，且又详虑一切生计，施以鸿恩。又恐于旗内或有杂项摊派，即将已入官之拖欠钱粮者房屋，均交于旗，收租以公用。此实为恩恤官兵，匡治旗务之至意矣。查得，臣旗已入官之房屋共有一千八百七十九间，估算每月可得房租银为二百两余。此项银两存放为公用，如可用于维修旗内堆子房、挤桶等摊派杂项，由旗私行补买而用之。在旗所用笔、纸等项，曾动用部钱粮采买，今即有皇上赏赐于旗之公用房租银两，可根据够用情况，每月从该房租银内动支采买纸笔等项而用之，不再从部支领。又查，凡部院大臣除补修外。又查得，臣旗现有八十余佐领，为支领俸饷等项，均立有档册，且一应具奏、行文、布告等事，亦为甚多，而所用笔、纸、墨、朱砂、绫子、布等项，每年从户部支领时，皆动用正项钱粮采买，且所领之笔、纸等项【原档残缺】至官员、笔帖式，皆以在衙门办事为由，每月领取公费。在旗印务处行走之参领、闲官、骁骑校及笔帖式等，每日坐于印务处办事制作，无异于部院衙门。如果从各自家中吃饭后再来，或回家中就餐，则必误事。故由都统等每日供餐，如此以来，其中有能以供餐者，亦有不能供餐者。每日于印务处行走之章京、笔帖式等，皆与 部院衙门一样办事行走，以臣之见，可以充公房租银内支领饭银，以支给每月在印务处行走之参领等人员。现于臣满洲旗印务处行走之参领一名、副参领一名、委章京二名、骁骑校三名、笔帖式四名、打探领催及披甲八名，共计近二十名，每月拨给十五两银，则足以食用。如此，办理旗务不致耽误，且得以使用现有所赏用于公项之房租银，因而办事有劳官员亦得以沐浴圣泽，从而益加感奋效力。臣仅将管见具陈，当否施行，仰祈睿鉴。若蒙恩准臣之所请，可将一年支领房租银额，用于何项之细目，于年终详细报闻。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所奏甚是，又甚可嘉。凡据理办理，不可与侥幸从事相比。著八旗大臣等再行详议具奏施行。

1923 都统褚宗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叩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所奏允禟之事甚知大理大义，殊堪嘉奖，此方称不辱宗室、为首大臣也。朕重视尔，凡所奏惟图尽忠，丝毫不可隐瞒，亦不可编造，惟据实具奏。伊属下人不惧不忧，是何缘故。伊内心甚糊涂，可厌。再此地兵丁朕皆交付年羹尧，官兵皆派可靠之人，为伊耳目。据伊看来，允禟贿结本地官兵，收买人心，与伊下属通好乎。各怀异心，允禟疑而视为外人乎，允禟在此地驻三年，有否收买地方军民，施小恩小惠之事，从容查明访实具奏。矢勤矢慎。

1924 都统褚宗奏报允禟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奏闻事。

卑职褚宗钦遵谕旨，自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永昌出发，本月十七日，抵贝子允禟所居之西大通，徐行等候，贝子允禟并无出迎请圣安之状，卑职褚宗询问本地千总，千总向卫新告称，听闻，贝子脚疼不能动等情，卑职褚宗抵允禟之门，三等侍卫克什图迎告，我主人自来此地，从未会见任何人，尔来情由若何？卑职曰：尔我进入告之，圣主特遣我，贝子出发可不见乎。良久，方使我入内，看得，贝子允禟立于屋内，面色如常，气壮毫无忧恐状，卑职褚宗召唤允禟跪于院中，宣圣主降谕派褚宗诸情由。允禟并未叩拜，仍立，向卑职言，圣主降谕鉴察甚是，我有何言。唯恳请，愿为出家离尘世者，行何乱事等语。看伊下属人等，亦并无惊恐之状，卑职褚宗钦惟，虽仰蒙圣主之恩綦重，卑职所告受害事甚紧要，然亦无可奈何，疑其依恃贝子允禟之故耳。为此一言一行亦不遗漏恭谨奏闻。

1925 正蓝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失查章京旷班披甲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正蓝满洲旗都统臣拉锡谨奏：为参奏事。

前由都统观音保为杜绝八旗骁骑值班披甲等央人顶名代往之弊，曾已条陈，而由八旗大臣等会议得，在有些值守之地，有不肖小人占据，不准披甲值守，收钱后由伊等顶替值守。嗣后若有此等坐地虎占据，即由值守章京呈报各该旗大臣等后，送部照例治以重罪，等因具奏，奉旨：所议为是。既然具陈坐地虎，各大臣不可不严加杜绝此类恶习。不能仅推诿于值班大臣，尔等虽非值班，亦应不时查看各自属下人员，朕必趁尔等不备，亦派人巡查。时若一经撞获，将值班大臣及该旗大臣等，均加议罪。钦此。钦遵，已对臣旗所属各值守之地官兵多次严加晓谕之。于本月十五日，有臣旗所属布兰泰佐领下委披甲明新前来叩称：我奉派至宗人府接班时，有该处坐地虎刘三、牛四殴逼我不得接班，并声言当即索要租钱一千，若不给钱，必致旷班，等因殴逼。小人岂敢违禁，私自给钱租人，以顶替值班。等语。臣即派拜他喇布勒哈番保柱，若确系坐地虎所为，即刻拿解前来，等情派去。保柱禀称：本职带披甲明新前往宗人府，途遇坐地虎刘三，一见明新即行掐拿，当即索要钱文。本职即刻捉拿刘三，交付披甲等解送前来。又行至宗人府北门，即令披甲明新前行，恰遇牛四。牛四对明新曰：尔已旷班一日，今若不给一千钱，断然不可，云云，故本职亦拿解牛四前来。当时查看，在该处入值之我满洲旗披甲等，只有柴珠佐领下披甲达色在值所，而哈唐阿佐领下披甲永德、佛伦佐领下披甲雅兰泰、永德佐领下披甲蔡保，均不在值所。等语。据此，讯问坐地虎刘三，供称：小的系宛平县之民，因无买卖可做，即来宗人府顶人值班，以此为生计。见披甲后索要钱文时，即拿小的前来。等语。讯问雇人值班之披甲永德、雅兰泰、蔡保，供称：我等皆被坐地虎刘三威逼而给钱雇用顶班是实，等情供认。讯问值守上行走蒙古旗拜他喇布勒哈番六十三、汉军旗佐领李卫越：尔等不捉拿坐地虎，而准许披甲雇人顶班，，是何缘故？六十三供称：我不全认识入值披甲，当点名时，佐领花名皆为相符。我未能认出坐地虎，实无言以答。等语。李卫越供称：我全不知披甲等如何给钱雇用坐地虎之事。我未能查出此事，实无言以答。等语。

查得，看守宗人府衙门囚犯，可派出章京二名、披甲十名。自本月十二日起，所派出章京为正白旗蒙古拜他喇布勒哈番六十三、汉军旗佐领李卫越，而派出披甲为满洲旗五名、蒙古旗二名、汉军旗三名。看守之事，至关重大，前于所有看守处所已严禁披甲雇人顶班，而坐地虎刘三等违禁，威逼披甲，索取钱文，顶名入值，殊甚可恶，故不可不惩治此类恶徒。再，拜他喇布勒哈番六十三、佐领李卫越，身为管理看守处所之章京，却不查披甲等，明知坐地虎肆意威逼披甲，索取钱文，顶名入值，殊甚不当。披甲永德、雅兰泰、蔡保，虽被坐地虎威逼而雇用，但当即不行举报，而给钱雇人，擅离值所，亦属不该。请将伊等均交该部详细质审，严加议罪。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此次所奏，方可谓为尽职。殊甚可嘉。著交该部严加审讯，从重议罪具奏。

1926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官兵马步箭及巴里坤钱粮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谨奏：为奏闻事。

查克旦于二月初四日自京城起程，十六日抵凉州城东大河驿地方，闻得使臣来，即回避于他村，以让使臣经过。十八日，奴才抵甘州。在甘州共有护军校、护军三百名，经逐一验看马步箭，其中有一百四十八名马步箭尚可，其余一百五十二名马步箭平常。奴才欲令伊等不时演练马步箭，力争达于精熟。奴才经访讯得，甘陕道傅泽云办理甘州钱粮事宜。此处兵丁钱粮皆足，此处之民于去年丰收，生计尚可。再，经讯问巴里坤事，据称此前巴里坤兵丁艰难，现由尚书绰奇在巴里坤办理钱粮事宜，且又办理妥当，供应钱粮皆为充足。去年又获丰收，此处兵丁均无难色。等语。又据巴里坤道员王全辰言称，拟将巴里坤钱粮转运至吐鲁番，时驻于吐鲁番兵丁所用钱粮亦足够，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凡事据实奏闻，不得有所掩饰。竭尽勤之。

1927 副将军策凌奏报兵营附近犯人移住鄂尔坤图拉地方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副将军多罗郡王和硕额驸臣策凌谨奏。

臣抵达军营后，将军傅尔丹率领大臣官员前来恭请圣安。今年，仰赖圣主鸿福，雪少而天气暖和，军营马畜皆为肥壮，而牛、羊、米、面等物价格，又比前年颇为便宜，盘缠亦甚充足。该臣看得，自归化城等地来之商人，将猪、猪崽、鹅等家畜，冬季杀而冻之，而后带至军营卖。有不会生活之人，以十五两银买猪，以四五两银买猪崽、鹅食之。如此以来，钱粮糜费，盘缠不足。倘若买牛羊食之，则不致于如此。以臣之见，若有商人带来绸缎、布疋、衣物、米、茶等物，则于兵丁有益，可准仍旧带来外。务必严禁归化城边塞等地，不准放出酒、猪、猪崽、鹅等物为妥。再，经查看茂岱察罕廋尔、厄勒吉图郭尔二城之服役罪犯，其在于茂岱察罕廋尔城之犯人，皆为无妻室子女之单身男子。前年于此城多驻有兵丁时，仍可以到各处央求，节省食用，勉强度日。如今兵丁少，无处觅食，又钱粮缺，衣食艰难，以致劫掠偷窃。伊等已被拿获，即行杀之，若然不被拿获，亦至关皇上所属兵丁之名分。再，在于厄勒吉图郭尔城之犯人，皆为有妻室子女之人，虽偷窃之事少，仍闻有许多乱事。伊等皆为应杀之人，圣祖皇帝宽免不死，而发配至边疆。伊等虽然在军屯田，即便收获甚多，亦不能赎罪，且又不得食，故为逃避管制种地而逃散。伊等若在军营附

近，并无益处，亦不能遣送回去。以臣之见，将此二城之罪犯集中于一处，为其中之孀妇孤男酌情配对，又根据男丁数供给耕牛各一头，以及犁杖、绳索、种子等，三年内照给钱粮，并移住鄂尔坤图拉等地。管理伊等，可从右卫调二百名有妻室子女，又懂汉语之蒙古兵，相应选派妥员主管种地。所获粮食，暂不归公，而给伊等食用。农闲之时，可令伊等习练渔猎，以便度日。如此以来，自然成一村落。日后若有可用之处，亦或有益。鄂尔坤图拉地方之地亩，虽不甚紧要，尚可借以渔猎鱼獭度日。此乃臣之所见，若蒙准行，伏乞圣主特派妥员踏勘可以建屋种地之地，再行定夺。为此谨奏，祈请圣主指教。

1928 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臣策凌跪请圣主万安。

臣来至军地，仰蒙圣主之福，并无应奏之事，臣谨尽愚意缮写三折具奏。事内错谬之处，恳请皇上批示。为此谨奏。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尔此数次上奏，殊堪嘉奖，朕甚欣阅。交付应议者议之，准行者行之。再若有应奏之事，勿惮当即具奏。是则朕准行，非则朕训谕尔也。再苏比西利前曾多病，朕派刘声芳、林祖成等医治，今已大愈，毫不要紧，尔勿担忧。

192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德明谎供案情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等谨奏：为遵旨查奏事。

由吏部参送耽误引见、指于主子之德明一案，经臣院察议，奏请废除德明叙用主事，奉旨：于此案，请将自披甲题补笔帖式德明，废除叙用主事等语。似此懈怠懒惰之人，将军如何自披甲保题于笔帖式耶？将此，著查奏。德明著引见。钦此，钦遵。于雍正三年二月十四日，以询问祁里德之口供缮具折子，将德明引见。奉旨：德明既称传伊迟误，故未及，著将迟误缘由查明具奏。钦此。钦遵。传来传事人披甲喜儿、佐领色尔特依、德明等询问，据传事人披甲喜儿供称：传德明之文，于二更时分到来后，我不知德明下榻之所，到处寻找不得，故往告于佐领。佐领即差家人张宝，将我引导，于黎明前到居住安定门大街原将军祁里德家，将传文交与德明家人寇奎等语。讯据佐领色尔特依供称：德明自右卫来，在镶黄旗原将军祁里德家下榻等情，来我处告诉后，我数次向德明说，尔下榻之所甚远，有事难传，令搬到牛录公所。德明并不搬移。传德明之文，传事人喜儿夜里带来告诉我之后，我即差家人张宝，同喜儿往传德明。回来禀称，于黎明前传德明等语。问德明：尔之佐领数次说尔下榻之所远，令搬到牛录公所，但尔并不搬移。因传事人披甲喜儿不知尔所居之所，佐领特差其家人张宝，往引传事人，于黎明前至尔下榻之所传唤，尔可谓传之迟误乎？据德明供称：我方来京城无家，故暂在原将军祁里德家居住。传我之文，日出而到后，我奔跑而往。因外门关闭，是以未及，我有何辞等语。该臣等查得，德明系吏部先行验查，朝夕引见之人，伊所属佐领数次说伊搬至旗所以便传唤，伊并未搬移，仍住于祁里德之家。传事人披甲喜儿于黎明前传唤，而德明仍前推诿，供称传伊迟误。此显系诓骗。况且，德明系右卫之披甲，且例外保题笔帖式，又捐纳主事。明知引见，而不住旗所，隔旗住于原将军祁里

德之家，是行止悖乱，拟将其并革笔帖式。为此谨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左都御史臣蔡珽、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塞德、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萨尔纳、左副都御史臣江球、左佥都御史臣吴龙远。

朱批：其由笔帖式革退，发往阿尔泰路驿站效力。

1930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朝觐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臣延信恭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臣经平凉府上路，卑职延信于请圣主万安折内奉朱批谕旨：朕躬甚安，尔好么，京城内外皆太平。钦此。卑职延信阅后，不胜欢忭，又奉旨问，尔好么，卑职延信实不敢当。再叩恩折内奉朱批谕旨：福乃密切相连之事，朕有福，则尔等有福，尔等有福，即朕有福也。此尔等毫不可阻隔。朕祝祷惟愿天下皆为有福之人。钦此。卑职延信钦惟，仰圣主无疆之福，不但臣等托福而生，天下人亦得托圣主之福而生。再卑职延信恳请朝觐天颜一折内奉朱批：十月初年羹尧等人来，尔今年不必来，来年降旨再召尔，其他事已知道了。钦此。卑职延信钦遵上谕。为此将朱批三折一并恭谨密奏。

朱批：知道了。

193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陈因病告假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巡抚纳齐哈谨奏：为奏陈愚悃事。

臣一介满洲下奴，自幼成长于圣主足下，仰蒙圣主养育之恩，由内阁中书累迁至山西布政使，未效微劳，又蒙圣主施鸿恩，特简湖北巡抚，接任以来，不能仰酬天恩，日夜忧惧，惟钦遵圣主训谕，不敢有违，并无效力之处。圣主迭降鸿恩，宽宥咎失，臣奏陈病因，奏请赐药，增圣心烦劳，实不敢当，降旨赐妙药，派良医乘驿，又令臣之子同行，般般圣恩，臣虽肝脑涂地，亦不能仰酬于万一。自大夫到来，圣主赐药，大夫熬药，从不间断，服饮之后，感觉稍愈。大夫言，病情已久，元气大伤，不可配用大补药，一副药配一两人参。臣今每日不敢误事，虽尽力完结，惟病日久，过分消瘦，两条腿病痛，今站立不稳，奏本行礼经常需人搀扶，臣日夜惶悚，巡抚职责重要，事务繁杂。臣久病消瘦，万一误事失道，则臣理应获罪，惟时刻为圣主仁养之恩无以报答而忧，为此伏地不能自禁，伤心缮折，敬陈愚悃，由兵丁张国宪赍捧，恭谨奏闻。

朱批：览此奏，纳齐哈病虽较前稍愈，仍未全好，给伊假养病，痊愈后再办事，巡抚之印由总督杨宗仁暂署，著该部知道。

1932 振威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定疆界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振威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会议事。

准理藩院咨称，于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旨：派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之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扎锡、喇嘛达尔罕楚扬托音等，又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均已行抵巴里坤。览伊等所奏，此次策妄阿喇布坦极热情款待我方使臣，诸事极为恭顺妥议，惟议定疆界之事，我方原商定以阿尔泰梁为界。据策妄阿喇布坦言，科布多、乌兰固木、哲尔格锡拉呼鲁逊、哈萨克图等处地方，原为我之属地，因为打仗，我之属人难以生存，故全迁移。在此地方，仍有我属奇尔吉斯、明阿特、特楞古特、乌梁海等十七部落之二、三户人，又住于唐努山阴克木、克穆齐克、洪郭罗依等处之树中人，皆惯住于树林之中，虽令迁移，伊等不迁，今仍住于该地。我派往该地纳税之人，于今年才返回。倘若以阿尔泰梁为界，则我属地属人均划归于梁之外。若划归于梁之外，即归尔方所属也，云云。著此咨行将军傅尔丹，会同喀尔喀三名副将军、在军营之王、扎萨克等，在此等地方，策妄阿喇布坦所属树中人是否居住？离尔等远近与否？如何划界？著尔等速议咨行。钦此。钦遵，咨行前来。等语。

臣与喀尔喀三名副将、军营内入值之汗、公、扎萨克台吉会同议得，伏思，圣主包容似天地，施恩示仁，允准策妄阿喇布坦所派前使觐见天颜，并降敕训谕，晓谕道理，又派大臣为使，降旨策妄阿喇布坦。对此，策妄阿喇布坦理合向化，诚心认罪，遵行圣主谕旨。但策妄阿喇布坦施小计，心怀贪利侥幸之念，表面装作恭顺，后又托词奏请开脱，伊之心难以相信。圣主以仁德治天下，示以诚实，抚绥众生。臣等不忍加兵于圣主所属众生，故仰副好生之德，以示大国所行仁义之政，拟照策妄阿喇布坦请求，可以酌情给与。至策妄阿喇布坦奏请克木、克穆齐克、洪郭罗依等处地方，是否由策妄阿喇布坦所属树中人居住，以及地形、远近情况，由副将军多罗贝勒博贝亲自讯问熟稔地形之管旗章京满吉喇、侍卫尚爱。据称：于唐努山伊都克地方，今设有我方卡伦，离征西将军祁里德前驻军营有二百余里，位于唐努山阴之克木、克穆齐克，离伊都克卡伦有五百余里。于此地有厄鲁特王额驸车凌旺布所属乌梁海、博贝我属乌梁海居住，而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乌梁海，并不住于此地。自克木、克穆齐克二河汇合处下游至克木所属博木以北地方，称为洪郭罗依，此地乃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乌梁海原住之地。厄鲁特王丹津阿喇布坦投顺我朝之后，策妄阿喇布坦将所属乌梁海人迁移。后闻得俄罗斯人进来修筑桩子。近几年来，我方无人越过克木所属博木地方前去者，故不知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乌梁海人至今是否居住于洪郭罗依地方。于阿尔泰山以西阿尔坦淖尔、罕哈屯、阿尔固特、索罗斯必、巴斯库斯等处地方，曾有策妄阿喇布坦乌梁海居住。康熙六十年，圣祖皇帝钦派军队，将巴斯库斯、罕哈屯、阿尔固特和硕等地所住乌梁海人，俱行收归我朝。今于阿尔坦淖尔一带住有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一部落乌梁海人。等语。据此，该克木、克穆齐克地方，有车凌旺布、博贝所属乌梁海居住，不可将我属乌梁海人迁移之后，而将克木、克穆齐克地方给与策妄阿喇布坦。洪郭罗依地方，原由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乌梁海人居住属实，故自洪郭罗依至阿尔泰哈道里达巴汗千余里之间，有巴斯库斯、索罗斯必、罕哈屯、阿尔固特、阿尔坦淖等地，将此划归策妄阿喇布坦。自哈道里至罕哈屯、索罗斯必沿内侧直至克木所属博木地方，可划归为我界。策妄阿喇布坦既然奏请其所属奇尔吉斯，明阿特、特楞古特乌梁海居住，可在此划归之洪郭罗依、罕哈屯、阿尔坦淖尔等处地方，由其所属乌梁海、树中人足以居住。除属策妄阿喇布坦纳税之人外，其余厄鲁特人不得进入上述之地打猎、牧住。臣等钦遵圣主谕旨，访问熟稔地形之人，仅将愚见议奏。恩出皇上，伏乞圣主睿鉴定夺。为此谨奏。

振威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副将军多罗郡王额驸臣策凌，副将军多罗郡王臣丹津多尔济，副将军多罗贝勒臣博贝，额尔德尼必锡埒勒图扎萨克汗亲王额驸臣策旺扎布，辅国公臣阿努里，辅国公臣敏珠尔，辅国公臣图巴，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诺尔布扎布。

193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将子留任所学满语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江宁将军臣雍吉讷谨奏：为请施恩事。

窃臣一介微末，仰承圣祖仁皇帝之恩，相继用至将军。荷蒙鸿恩，将臣所管佐领给与臣之十岁幼子岳辰。复以教育，遣往臣处。又蒙圣主下颁恩诏，赏臣以荫生。于臣只此一子，以所赏荫生，命臣之子岳辰承袭。岳辰今年十七岁，虽有十七岁，竟未学满洲语及其文字。钦惟臣雍吉讷世蒙鸿恩，即粉身碎骨，亦无从报答。叩请圣主加以如天地高厚之恩，教习满洲语及其文字，至二十岁后，遣往京城当差可也。为此不胜惶悚叩奏。

朱批：已有旨了，为何不具奏？理应留之学习 。知道了。惟独生子，勿得溺爱，勿得放纵。不教不苦非疼爱，反而害之也。尔看朕此旨，必定发笑。

1934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江宁将军臣雍吉讷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臣赍折人赍捧到御书福字前来，臣随出城迎至署，恭设香案，率同合家谢恩供献讫。

伏念臣屡蒙圣恩，报答无由，又一连两年赏赐御书福字，臣实难仰承，惟图有生之年拼死效力耳。将圣主所赐之福字，臣子子孙孙观瞻，进香供献。为此谨奏，叩谢天恩。

朱批：知道了。勿令兵丁沉溺于逸乐，竭力严加操练，勿图虚名，勿为卑贱者之称颂所欺骗。尔已年老，勤加劝之！

1935 都统拉锡等奏请在佐领下委骁骑校等照旧当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值月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兵部咨称，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内阁抄出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谨奏，为钦遵圣主谕旨，以其陈臣之管见事。圣主登极以来，仁育众生，屡施殊恩，为众奴才均得有好职务，圣虑周详之至。窃臣钦惟，圣主恤励满洲，补放护军校、骁骑校为副参领，加级增俸。又将前锋、护军、领催等，委以护军校、骁骑校，使致均得资上进。众人叨蒙圣主无疆鸿恩，皆言实无亘古，无不忭欢。窃臣看得，委护军校等当差行走，仅为所任本职一差，而将前锋、亲军、护军委以骁骑校者，除于各自职任上当差行走外，可在佐领、骁骑校上兼职学习视事。倘若仍于前锋、护军上当差行走，不但不得以学习佐领事务，且借己身所任差事而不能学习行走，亦未可知。再，佐领内核算、咨行、支领钱粮米石，以及一应核查、布告等大小事宜，皆于佐领内办理，事务繁多，且骁骑校职任亦甚要。故臣愚思，虽选伊等委以职任，但伊等另有差事，每事不能试用。窃臣钦惟，其委骁骑校等，均免本职差务，专于骁骑校上当差行走，即试兼佐领、骁骑校学习视事，其中怠慢懦弱者，俱行罢免，仅委用干练者。供职敬勤胜任者，俱行记名，一俟正骁骑校缺出，即行引见补放，

则可得好骁骑校，且于佐领亦有裨益。窃臣达尔玛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不胜惶悚谨奏。奉旨：著八旗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议得，据副都统达尔玛具陈，窃臣看得，委护军校等当差行走，仅为所任本职一差，而将前锋、亲军、护军委以骁骑校者，除于各自职任上当差行走外，可在佐领、骁骑校上兼职学习视事。倘若仍于前锋、护军上当差行走，不但不得以学习佐领事务，且借己身所任差事而不能学习行走，亦未可知。再，佐领内核算、咨行、支领钱粮米石，以及一应核查、布告等大小事宜，皆于佐领内办理，事务繁多，且骁骑校职任内甚要。虽选伊等委以职任，但伊等另有差事，每事不能试用。窃臣钦惟，其委骁骑校等，均免本职差务，专于骁骑校上当差行走，即试兼佐领、骁骑校学习视事，一俟正骁骑校缺出，即行引见补放，则可得好骁骑校，且于佐领亦有裨益。等语。查得，委用骁骑校时，皆从该佐领下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内，选其年久、效力戎行、为人尚可者而委用。有者虽已年久，又效力戎行，但年迈力弱，为人平庸，则不委用。又选用其年轻，为人尚可，现今办事得力者，亦有之。一俟正骁骑校缺出，即行挑选上述二种人员，一为拟正，一为拟陪，引见奏补。未必选委骁骑校而补放之。再，该前锋、亲军、护军者，皆为额兵，若离开原差事，则必致当差人短缺。护卫皇宫庭院大门，事属要紧，但隔五日值一班，亦不致于贻误委骁骑校之差事。诚然该佐领下正骁骑校另有差事他往，或因事耽误，可咨行各该大臣暂免该某当差行走，而咨照该佐领亦可。据此，达尔玛所具陈请免委骁骑校于原差事上行走，而仅于佐领差事上行走，一俟骁骑校缺出，即行补放之处，均无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观音保、常云、宗室申穆德、卢询、办理正白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都统拉锡、巴拉米特、席尔根、巴拜、杨宗义、穆赛、苏丹、伊尔哈岱、高其佩、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济当阿、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觉罗佛伦、阿林保、总管阿齐图、副都统常在、巴尔呼达、岳兴阿、勒什布、永寿、费雅思哈、伯奇木拜、李林深、阿汉泰、奇尔萨、哲尔衮、傅森、傅田祥昆、金铎、哈岱、觉罗诺穆齐、吴光、来文、博第、多赛、常色礼、外三、董玉祥、觉罗巴延德、马起达、常在、吴如译、明全、齐林布、金以坦、张志、额尔德、达尔展、布达什、耿华祚。

朱批：所议为好。知道了。

1936 都统拉锡等奏请满洲兵不习火箭不用铁蒺藜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值月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臣达尔展谨奏，为布藤牌、挑刀、长枪步阵时，使用火箭、铁蒺藜以助威事。圣主抚育众生，施以重恩，周遍无遗。共膺治世，永享欢悦。又为信而益信，文武并举，以满洲为根本，幼丁成养育兵。由于如此，倍加承膺圣主鸿恩。起用养育兵，井然有序，无所瑕疵。查核军政，策励官兵，施以恩赏。又分品级，鉴别好恶，施恩勉励。因而共相欢乐，蔚然成风。善射者，现有千余，各个勤练马步箭。由于教习藤牌、挑刀、长枪战技，皆可临阵不退缩不踌躇。且经每日演练，身健力强，勇锐所增，此皆圣主之奇谋所致矣。自始至终，事不愿违，委实礼政之奇观。臣闻得，临战布阵，以勇为要，智而有谋，以隐密制胜，先固阵脚，后图破敌，云云。欲巩固藤牌、挑刀、长枪兵布阵，必于阵前撒放铁蒺藜，然后迎敌。当贼兵全力冲阵至撒放铁蒺藜处时，齐放二种火箭，使贼兵或被火烧，或被烟熏，以致倒于铁蒺藜之上，同时我勇兵一齐出击，必能取胜。若贼设有鹿角、傍牌，排列炮枪迎击。欲破此贼，务必炮对炮，枪对枪，箭对箭，与贼对峙，同时巴图鲁营发信号，令火箭手齐射敌兵鹿解内傍牌之间空处，因为贼兵皆躲避于傍牌背后，且

身上佩带火药，恐被我火箭击中，即行躲避，趁此间隙，我勇兵冲进砍杀之，必获全胜。若于水上船战，仅以火箭于三十步内，可将敌船击败。奴才曾为护军时从征云南，以二枚火箭射燃一 排茅屋，使伪将军王惠、古世瑛之千余名伏兵散乱，当即进击贼阵，奴才达尔展先于旗兵冲进。于归化寺击贼，先射贼兵鹿角内所设傍牌之间空处，逼贼躲避，乘机冲进。奴才达尔展仅一人用此而利于众人，若教习众人而用之，其威力之大 ，可想而知。自年轻时代至今，仍不能忘记此事，故惶悚叩头奏闻。恳请每一佐领派出一名护军，习射火箭，拨归步军巴图鲁营，战则胜，守则坚。凡进军布阵，用以助战，必有裨益。为此谨奏，伏乞谕示。等因，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著交都统拉锡会同前锋统领苏丹，以及年高旧历戎行之大臣二、三人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达尔展条奏，为巩固藤牌、挑刀、长枪步兵阵，于阵前撒放铁蒺藜，然后迎敌。当贼兵全力冲至撒放铁蒺藜处时，齐放二种火箭，使贼兵或被火烧，或被烟熏，以致倒于铁蒺藜之上，同时我勇兵一齐出击，必能取胜。奴才曾为护军时从征云南，以二枚火箭射燃一排茅屋，使伪将军王惠、古世瑛之千余名伏兵散乱，当即进击贼阵，奴才达尔展先于旗兵冲进。于归化寺击贼，先射贼兵鹿角内所设傍牌之间空处，逼贼躲避，乘机冲进。奴才达尔展仅一人用此而利于众人，若教习众人而用之，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等因具奏。查得，我满洲兵行军于南省何地，皆行保固军营，而夜间于营外挖掘梅花坑，但未闻用此铁蒺藜。在南省攻城池，守营地，尚且不用铁蒺藜，而于塞外争战，似更无用。再，于昭莫多、乌兰布通，中路军亦曾挖梅花坑，但不曾用过铁蒺藜。据此，将达尔展所奏铁蒺藜一案，拟毋庸议。又，我满洲历来使用马步箭，以及鸟枪、长枪、刀等，凡遇争战，所向无敌。今圣主又令演练藤牌、挑刀、长枪、一应武艺，均得具全。查火箭一事，除用于特定之处外，其用处少，非重要兵器，且于塞外蒙古塔拉地方，不甚有用。而于内地，处处驻有绿旗兵。又于绿旗兵内，皆有习练火箭者。诚然遇有用火箭之事，即可以调用绿旗兵。故满洲习练火箭之事，不甚要紧，反而成为多余之事。有鉴于此，达尔展所奏教练火箭之事，亦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拉锡、巴拉米特、苏丹、巴拜、护军统领济星、副都统侯田祥昆、马起达。

朱批：是。

1937 都统拉锡等奏议溥云达等佐领源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值月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准镶黄汉军旗奏称，为请旨事。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散秩大臣佛伦传奉旨：镶白、正蓝二旗分佐领详查后，著照具奏查奏。钦此。钦遵 。于当年三月十一日，由原都统李盛宗将四十九佐领官员花名、男丁细数，以及勋旧佐领三十一、公中佐领十七、凑编佐领一情况，具折奏报在案。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由奏事双全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满洲、蒙古、汉军旗分佐领折捧出传奉旨：其中将升降调人员俱行添入。钦此。钦遵。臣等查得，本旗原先有佐领四十九，计镶白旗抬入高奇佐领、新编年兴佐领，共有佐领五十一。查原都统李盛宗所奏四十九佐领内，其勋旧佐领三十一，公中佐领十七，凑编佐领一之处，有所不符，故臣等派出参领提高兵、吏二部承袭佐领源流、相继承袭缘由档册，逐一核查，除公中佐领相符外，其勋旧佐领内，将金璜、富斌、范弘书三佐领，于原奏折内均填写为勋旧佐领。今经核对档册，该金璜、富斌、范弘书三佐领，在初编时有异姓人承袭，以后由伊等之祖承袭。当承袭至子孙，已有三四代、五六代不等，故不可谓为原勋旧佐领。又，溥云达、高文汉二佐领，原为与左梦更一起投顺之人所编之新佐领，此次

共编有五佐领。因承袭佐领之斯茂安、邢征二人无子嗣，故将该二佐领归为公中佐领。参将范喜周，最初承袭佐领，亡故之后，令与范喜周一同来之阿达哈哈番王有成承袭，旋归为中正佐领。而溥云达、高文汉二佐领，虽自伊等祖父承袭至伊等，但不可与盛京初编佐领相提而论。可否谓为勋旧佐领，实非臣等定断之事。臣等以为，将此五佐领之事，拟与八旗大臣会议具奏。故将此五佐领承袭缘由，另行具折奏报。请旨。等因，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送阅总理王、大臣后，交与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转奏，当日奉旨：著与八旗大臣等会议。钦此。钦遵。

奉此，臣等会议得，由镶黄汉军旗所奏，交臣等所议之金璜等五佐领案内，除将金璜、富斌、范弘书三佐领源流，经查明后另行具奏外。查溥云达、高文汉二佐领源流，顺治三年，将与左梦更一起投顺之人初编佐领时，令副将傅弘承袭佐领，溥弘之后溥敏觉承袭，溥敏觉之后溥云达承袭。当年，将与左梦更一起投顺之人初次承袭佐领时，令参将高进忠承袭佐领，高进忠之后高二威承袭，高二威之后高二展承袭，高二展阵亡后，由高欢承袭，高欢之后高文汉承袭，等因在案。此二佐领，虽不可谓为原勋旧佐领，但自从溥弘、高进忠初次承袭佐领以来，已有数代承袭，无过无罪，亦不曾令异姓人承袭，故拟定为世管佐领。与左梦更一起投顺之人所属佐领，其有异姓之人所承袭者，拟定为公中佐领。故为此二佐领事，拟援照与左梦更一起投顺正白旗汉军下秦世祥佐领事钦定之例，其承袭佐领者因罪革退后，并无应承袭之兄弟族人，则归为公中佐领。倘若尚有不应承袭之兄弟族人，或因公获罪，则仍准承袭之。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观音保、常云、宗室申穆德、卢询、办理正白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都统拉锡、巴里尔米特、席尔根、巴拜、杨宗义、穆赛、苏丹、伊尔哈岱、高其佩、多罗果郡王臣允礼、济当阿、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觉罗佛伦、总管阿齐图、护军统领阿林保、副都统常在、巴尔呼达、岳兴阿、勒什布、永寿、费雅思哈、伯奇木拜、李林深、阿汉泰、奇尔萨、哲尔衮、傅森、侯田祥昆、金铎、哈岱、觉罗诺穆齐、吴光、来文、博第、多赛、常色礼、外三、董玉祥、觉罗巴延德、马起达、常在、吴如译、明全、齐穆布、金以坦、张志、额尔德、达尔展、布达什、耿华祚。

朱批：著照例。

193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奴才派遣赍捧奏折之家人携回朱批谕旨，奴才跪领，恭谨拆读，奴才无言，惟每时铭记圣主训谕，改过自新，不敢为丧福之事，将失误永为儆诫，以仰副圣主训谕之至意。将朱批谕旨另封恭缴以外，奴才不胜惶恐谨奏。

朱批：知道了，勤奋效力，尔仍为一养育之人。

1939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臣策凌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览尔所奏，抒诚无隐，殊堪嘉奖，朕大悦，赞扬尔。尔所奏事项，朕已皆知，应行、暂候、不行等事，朕核察后酌情降旨，尔勿动心思，照常效力，苏必西里已痊愈了。

19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人编牛录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二月三十日，理藩院侍郎鄂赖到来，口传上谕：大将军年羹尧将青海人编制牛录一事，业经具奏，至今尚未具奏编牛录事。青海人，亦应体仁施恩赏赐。青海人反叛后，大将军年羹尧当时应示之以威，皆以威招抚，并未施小恩惠，恩威并用，方为善，今正值体仁之时。又闻，罗卜藏丹津在策妄阿喇布坦处，策妄阿喇布坦甚善待之，由此看来，伊特为招徕青海人矣，青海人闻此，胡乱逃入策妄阿喇布坦处，难可逆料。伊等若逃入策妄阿喇布坦处，于策妄阿喇布坦能增几多力量？虽然如此，我方之人，我方若不加保卫，致使脱逃，所关甚要。将此尔与大将军年羹尧商议，俾无以为生之贫民得生计，得赏赐，议奏后，朕施仁恩，赏赐示众，应急编牛录，若编牛录，查时亦易。钦此钦遵。臣等钦惟，圣谕甚是，甚为周详，钦遵圣主降谕而行。青海人思念圣祖仁皇帝及伊祖顾实汗，令伊等荣耀，皆册封为王、贝勒、贝子、公，每年施恩赏赐。因罗卜藏丹津负恩背叛，圣主将卑臣年羹尧为大将军派遣，臣以威招抚，并未施小恩惠。今伊等既为我方之人，对伊等理应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施恩示恤。若施恩，则伊等皆知天朝之仁威，既感念且恐惧，嗣后，伊等皆得生计，永远安居，无有二心。查得，副都统达鼐将青海人编制牛录之事，均筹措备办。惟青草尚未出，等候青草出时，即编牛录。今圣主特遣侍郎鄂赖将青海人编牛录，圣主赏赐贫民以示恩恤。达鼐既原系掌管此事之人，请鄂赖与达鼐同往青海将青海之人编为牛录，乘编牛录之便，查清贫民，圣主鉴察后特遣大臣，施恩颁赏，俾永得生计，将此晓谕众人。赏赐用银，动用正项钱粮，支取五万两备用，将需用银数、赏赐人数，均造清册送来，由臣年羹尧处销算。为此谨奏。

朱批：银额恐略少，查后再赏。听闻，伊等多艰困，岂稍宽松乎。

1941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年羹尧病情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谨奏：为密奏闻事。

卑臣鄂赖钦奉上谕，于二月十六日自京城启程，本月三十日抵达西安，大将军年羹尧因病，在伊衙门迎接，请圣主安，鄂赖将圣旨密谕年羹尧，将与年羹尧所商诸事详尽晓谕之后，年羹尧伏地泣诉，奴才不可与他人相比，仰蒙圣主逾格施鸿恩，奴才理应格外勤奋效力。此间卑臣过失，又经圣主教训，为保全奴才之身，详加开导，奴才无言以奏，嗣后惟钦遵，悛改前非，竭诚尽心效力等语。卑职鄂赖看得，年羹尧颜面较前清瘦，气甚虚弱，经询问其故，答曰不能吃饭，心慌头昏，已患病二十余日矣。卑职鄂赖与年羹尧会见后亦详议将圣主交付撤退之藏军驻守察木多，将青海人编牛录，施恩赏赐等事项另缮折具奏外，将密谕年羹尧之旨及各事项年羹尧另奏。卑职鄂赖于三月初六日由西安启程前往西宁。谨此密奏闻。

朱批：知道了。年羹尧先托范时捷具奏称伊病，尔此奏朕无信处，况且年羹尧断非气虚之人，由此看来，尔闻年羹尧之言具奏于朕，否则 伊如此写欺骗尔，朕知矣。

1942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界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副将军多罗郡王和硕额驸臣策凌谨奏：为奏闻遣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使臣返回上奏，经与将军傅尔丹等商议，缮折具奏以外，将臣之愚意，陈述于将军王大臣等事。

策妄阿喇布坦奏请，唐努山阴面之克木克木齐克峉郭罗依等地，我属辖之吉尔吉斯、明嘎特、特楞古特、乌梁海等人居住，请将此等地方归属我等因。卑臣之意，卑臣虽不了解地方，然听人言，此等地方原系伊等吉尔吉斯、明嘎特、特楞古特、乌梁海等人居住是实。康熙五十四年圣主出大军后，由策妄阿喇布坦收服，虽经收服，乌梁海人仍思念其原居地，屡次返回，故收服贝勒包贝、阔罗尔麦等近五百乌梁海人后，又收服副都统敖三、吉哈赖等六百乌梁海人。今阿勒坦诺尔等地，策妄阿喇布坦之希兰吉等乌梁海人仍然居住，克木、克木齐克等地方，我王车林旺布之乌梁海居住，峉郭罗依地方俄罗斯之嗄吉勒扎尔图拉人筑房而居，此等地方在阿尔泰山梁之内，我方卡伦外之地，我喀尔喀卡伦阿尔泰山西界，由和屯、科布多、布延图，此数卡伦向东，直至伊都克卡伦，在阿尔泰山以里，王车林旺布、贝勒包贝等乌梁海人在此等卡伦之外居住。此乌梁海人之外，因不能设置卡伦，今若伊等之内互相行走，我方何以得知。策妄阿喇布坦之乌梁海人，俄罗斯之乌梁海人，原与我方乌梁海人为一种人，伊等原无主，谁稍强则奉谁为主纳贡，今贝勒包贝之察罕昭、哈拉昭之乌梁海人亦向俄罗斯人纳贡，俄罗斯之塔必图部落乌梁海人亦向贝勒包贝纳贡。俄罗斯之塔必图部落乌梁海人亦向贝勒包贝纳贡。策妄阿喇布坦之明嘎特并非乌梁海人，蒙古头人纳玛思奇，其宗族今在贝勒包贝处，吉尔吉斯头人达升，其内归顺我方之吉尔吉斯人，今在王策旺布处有近百户，在贝勒包贝处有五十余户，策妄阿喇布坦对此二部之人因怀疑倾向我方而迁移，作为其边界居民，特楞古特乃与乌梁海一样，亦居住林中之人，策妄阿喇布坦亦迁至察罕胡吉尔，我方兵士出击携来。今策妄阿喇布坦礼待我方使臣，恭顺祈请圣主，请将伊明嘎特、吉尔吉斯、特楞古特、乌梁海人仍旧居住于克木、克木齐克、峉郭罗依等地，看得，圣主去年准伊使臣觐见天颜，降谕剀切晓以大理，策妄阿喇布坦如梦初醒，方才明白，伊愿免死求生，故求请此等事。伊虽居心不良，伊等数名乌梁海人又能将我等如何，若双方乌梁海照常接界而居，我方尚能获悉伊等所有消息，将小块地方名义上割让与伊等何妨，巴斯库斯、索罗斯比、汗哈屯原系伊之地方。今我等议，以此等河流划半，将源头地方归我方，今我方土地不准伊等人过。则不设卡伦可乎，即设卡伦，山林茂密，层峦迭嶂，而乌梁海人如同野兽般出没，无法区分 我的尔的，是以如何划界为宜。臣之愚意，为示圣主之仁，即降谕照伊所请，自克木克木齐往彼，与我王车凌旺布之乌梁海接界，尔乌梁海人停止居住等因。伊等若有疑虑，伊断不派驻此等人，诚欲修好，则不免派驻。我方作为大国，何必与乌梁海人争捕狐貂。将军傅尔丹言称，贝勒包贝之意甚是，策妄阿喇布坦不可信，终究出事，虽伊等乌梁海人亦不可接近，今策妄阿喇布坦既恳请圣主，些许不与亦不可，巴斯库斯、索罗斯比、汗哈屯以下，直至阿勒坦淖尔，作为策妄阿喇布坦领地，从哈都立岭直至汗哈屯、巴斯库斯、索罗斯比之源克木希木作为我方领土。意见一致，事关重大。非臣等擅议之事，具名上奏以外，谨将臣所知所议，恭谨密奏。恳请圣主训示。

1943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防范策妄阿喇布坦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副将军多罗郡王和硕额驸臣策凌谨奏：为陈述策妄阿喇布坦奏请事由，以便圣主决断，另折具奏以外，臣之愚意，策妄阿喇布坦不可信赖是实，策妄阿喇布坦依恃地方遥远，支吾搪塞，今我方决然不同意，则伊再三遣使求请，往来遣使不断何时休。故臣之愚意，照依所请赐给少许地方等因。策妄阿喇布坦若来游牧则善，我方视情形立即征伐，伊若不来，仅派其乌梁海来，则双方乌梁海照旧生活，我方惟严守卡伦备战，由我方乌梁海暗中取消息，策妄阿喇布坦虽趁我方意料之外而来，然已不可与先前我喀尔喀相类比，仰蒙圣主威福，伊不能取之，仅有小动作而已。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虽远，然我方若欲攻取亦可，并无不可之处，惟无由出征则难，伊费一分物力，我方需二分物力方可攻取，即攻取伊，于我方并无益处，既如此，今我方向其示和，则于最终解决有利。臣生性愚钝，见解浅薄，事关重大，我方上将军、从扎萨克、大臣等。均见解一致，臣不能固执己见，未曾多言，圣主任臣为副将军，又交付奏陈臣等所见所闻，因系臣任内之事，故将臣之愚意奏陈，伏乞圣主睿鉴。

1944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贝勒博贝向将军傅尔丹索取银两缘由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副将军多罗郡王和硕额驸臣策凌谨奏。

臣等于军营闲谈之中，贝勒博贝向将军傅尔丹索取银两。臣即讯问将军傅尔丹，博贝索取何银。傅尔丹言称：贝勒博贝于征西将军祁里德处，向办理户部事务鄂密达借用五千两银，欲于巴里坤军营贸易。后又从朱兰泰手中借用五千两银，共计一万两。因怕盘查祁里德军营钱粮，由祁里德、朱兰泰、博贝公同商议，将祁里德借用七千两银、朱兰泰借用一千五百两银、博贝借用一万两银，共计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两，可奏报为已用于养育乌梁海科罗尔迈等人身上，定会赏赐。如此，我等可免问罪，且将我二人所用银两，亦可慢慢赔给尔，云云。博贝于前年进京时，即照如此具奏，皇上恩施将此银赏赐于博贝。贝勒博贝返回之后，即向祁里德、朱兰泰索取此项银两，而伊等不给。博贝怒曰，欲行奏报。将军傅尔丹曰，此非善策，于尔等皆为不利。故傅尔丹调解，祁里德从贝勒车木楚克纳木扎尔取马一百五十匹、驼三十只，折价二千两银，给于博贝，尚欠银五千两。朱兰泰以茶叶布绸等杂物折价七百两银，给于博贝，尚欠银八百两。当博贝向朱兰泰索取尚欠银两时，朱兰泰言，尔欺君曰此银为养育乌梁海之银两，实则尔并无采买米石茶叶给乌梁海人，亦未采买马羊给乌梁海人，而乌梁海人科罗尔迈者，乃尔收回之人，且伊等皆富裕，尔仅取伊等之牲畜，又何时给过何物？尔至何处言此，亦不给还，云云。由于傅尔丹乃伊等调解之人，故向傅尔丹索取银两者，乃此因矣。等语。

此项银两，虽为圣主恩赏于贝勒博贝，但臣已奉有不论大小之事，俱行奏闻之谕旨，故臣不敢隐瞒所见所闻，为此奏闻。

1945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撤回驻藏兵丁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二月三十日，理藩院侍郎鄂赖到来，奉口传谕旨：年羹尧以请撤藏兵奏于朕。虽驻兵数百名于藏，亦属无用。今青海之事既蒇，撤回甚属合理。唯察木多不可驻兵。将提督郝玉麟已撤与否，未奏于朕。将此，著尔前往与年羹尧商量，于察木多如何驻兵，及藏地甚属紧要，朕颇担心，今将撤藏兵，藏地如之何方，故著尔等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会同商议得：于察木多驻兵之处，今年羹尧既已赍奏，相应不议外。年羹尧先已奏请撤回藏兵，因尚未奉旨，故未撤。臣等详思，藏地极小，我大军久驻，断乎不可。纵其唐古特兵，辄集守备，亦非长远之计。是故，请撤回藏兵。今既撤藏兵，藏务交与极可靠、贤能之人固守，方可坚固。查得，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扎尔鼐等，虽皆感戴皇恩效劳，但伊等之中，康济鼐为人颇信实，且有才能，技艺亦优。先前准噶尔策凌敦多布在招地方时，康济鼐系一等闲小第巴，而能抵御策凌敦多布矣。今蒙皇恩为贝子，驻于阿里克地方，益加扬名，准噶尔、青海人等皆颇惧康济鼐。唯康济鼐系驻阿里克地方之人，请将康济鼐停其往驻阿里克地方，留之于藏，一切事务俱交与康济鼐，令与其余贝子、公等商议办理。于阿里克地方，康济鼐拣选其所知可靠优良之人派驻可也。自噶斯口经穆鲁乌苏之源通往纳克察等处之路，及自噶勒藏呼察以下穆鲁乌苏渡口、呼尔噶俄罗木、拜图、多伦俄罗木、库库赛尔等处，轮番设置卡伦，不时远眺取信可也。自招地方至察木多，置其唐古特驿站可也。如有消息，康济鼐等即率其唐古特兵，将招坚防可也。一面来报我率兵驻察木多之大臣，驻察木多之大臣即率兵往救，则招地方可固也。拟于命下之日，臣年羹尧处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理藩院侍郎臣鄂赖。

194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置青海逃人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据驻藏总兵官周瑛、员外郎常保报称：索诺木达尔扎之子达赖喇嘛之兄长辰垒，自罗卜藏丹津处逃出，于雍正二年十月十九日来昭。其父索诺木达尔扎、达赖喇嘛差人，同我等卡伦之人将辰垒擒拿，送于我等。我等将辰垒囚禁，欲呈文请大将军指示，因噶隆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等皆呈文，请将辰垒解送大将军处，故我等派千总杨天宇，率达赖喇嘛之人四名，将辰垒解往大将军处等情，于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将辰垒一并送至西安。该臣问辰垒：尔系达赖喇嘛之兄，怎往青海，住于贼罗卜藏丹津处？据供：我原系班第，随达赖喇嘛住于西宁之固木布木庙。先罗卜藏丹津欲使其兄之女同我完婚，向我父索诺木达尔扎索要我，我父未允。后罗卜藏丹津数次向我父强行索要，我父惧于其威，无奈将我给与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除我班第之戒，使其

亡兄台吉唐拉扎布之女同我完婚。罗卜藏丹津护送达赖喇嘛赴招时，将我留于游牧。后我告知罗卜藏丹津之母，赴招居住。罗卜藏丹津自招返回游牧时，又逼我回来等语。又问：罗卜藏丹津叛而来犯边塞时，尔随行与否？尔如何逃出赴藏？据供：前年，罗卜藏丹津带兵来犯内地时，令我随行，我惧于其威，无奈承其来镇海堡。后被大军击败逃遁时，我随罗卜藏丹津逃奔。曾想中途乘机携领我妻，投奔大皇帝，或赴藏找我父母。沿途未得时机，无奈随行，至察罕托辉地方而歇宿。第三日，策妄阿喇布坦所遣达木巴等约二十人到来，告诉罗卜藏丹津：我浑台吉原以为尔等想必完整，讵料尔等业已如此模样？今尔等无衣食，住此则死，尔等速抵吉斯肯图鲁为好等情。罗卜藏丹津闻此言，次日即由察罕托辉逃逸，行抵距噶斯三日程许纳木噶地方，尽留其母，我自己、及辎重，自领少许人，往寻噶斯，赴吉斯肯图鲁。是夕，我才得时机，携带我妻及属下约二十人逃出。三日后，有跟随罗卜藏丹津所属喇嘛陶德古吉之宗札布逃出，追来告诉我：于哈济尔坐卡之人回去告诉罗卜藏丹津，我等原在哈济尔坐卡，前日傍晚，忽自东边看见三十余人之踪影，而后人极多，接续前来。前行三十余人看见我等，即追来欲拿。我等害怕，逃来等情。之后，罗卜藏丹津甚惧，即欲搬迁。乘混乱之际，我逃出来投于尔等语。辰垒我逃出后，至哈喇乌苏，我妻亡故。我投奔藏等语。该臣查得，辰垒原系出家之人，又中止出家，娶罗卜藏丹津兄之女为妻，又随罗卜藏丹津叛逆，来我边塞，与我军打仗。而后逃出，至于穷极，方才赴藏。似此之人，理应正法。唯辰垒先为罗卜藏丹津所逼，跟随妄行，而后知其过，自噶斯逃回赴藏。其父索诺木达尔扎、达赖喇嘛闻之，又派人同我卡伦之人擒之，解至总兵官周瑛、员外郎常保处。该臣查核情由，辰垒似异于自始至终为匪行逆之人。是故，缮俱辰垒之口供，陈奏情由，伏乞圣裁。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将辰垒宽免。唯不可将其遣回藏。如何赡养、何处安置之处，著大将军年羹尧、侍郎鄂赖核议具奏。

194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与年羹尧会见交谈情况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延信恭谨密奏：为奏闻事。

臣遵旨于二月二十九日抵达西安接任事。年羹尧因称病，延信前往探望，闲谈间，臣延信询问年羹尧云，我儿奎惠奉旨将尔口告于我一事，今有何言等语，年羹尧告称，曾有一事，后奉旨又称罢了。对此臣延信问曾有何言，年羹尧告称，曾有一言，并非要事。我已忘了。等语。继之年羹尧问我，允禵会见尔，向尔说一不当之辞，臣即问允禵对我说什么不当之辞了，年羹尧说曾有一言，尔忘了吗？臣延信见允禵后，只是哭问皇父患何病，此事作梦亦未料到，此外并未向我说不当之辞。对此年羹尧说尔大概忘了吧，尔告我，允禵见尔后曾说，我这两条腿，又向伊下跪吗，这话大约是允禵向查克旦说的，年羹尧又对臣延信说，此地并无将军之任，生计窘迫，我今年不能辅佐阿哥，来年辅佐等语。臣延信说，尔毋须辅佐我，我今蒙圣主鸿恩封为贝勒，一年仅俸禄就有二千五百两，我又分得父王有遗产，我父王之家产，一年共得银七千七百余两。我写信给我嫂称，分给我一份。故臣窃思，我嫂守寡，身无亲子，可否与奎惠在一起生活，田庄菜园租房，一年共得一千五百余两银，我嫂老了以后，这份仍给我儿奎惠等因，均记载在分家契约上。我儿奎惠捎口信称，我一日有五两银子，饮食三两，穿用二两，再八名披甲

给我穿靴袜，我足够用了。等语。我儿奎惠，曾为公爵之人，一日谋得五两银，一年一千八百两，给兄长上坟，及穿用丰裕。我对奎惠言，田庄、菜园、租房一年共应得银二千四百余两，给披甲二十人，此二十披甲食米取钱粮用之丰厚，再奎惠之三弟，早经分家，皆我兄之子，到我处不多给，我心过意不去。我将得二百两租银之村庄，每人各给一两，以丰足生活。分与我份内三千一百余两银内，我之三位老年福晋小妈每人各给衣服银一百两，再一位老年格格衣服银四十两，四人一年饮食、燃料杂项用银三百六十两。再祭我之祖王、父王之坟、科尔沁亲戚客人到来支给吃用等项银五百两。此五项，共需用银一千二百两，销算后，我分得之银仅余一千九百两，我本系贫困之人，蒙圣主鸿恩，以贝勒俸禄银二千五百两，及分得之银一千九百余两，一年够我丰裕生活。说完又稍坐片刻，说几句闲言碎语，卑臣延信即返回衙门。为此延信我将所说之言，年羹尧之问话，恭谨密奏。

朱批：知道了。

19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等地官兵耕种麦田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据率兵驻吐鲁番之都统穆森呈称，据管理吐鲁番等地耕田事务副都统克什图、兼管田地事务之营长托善保等禀称，查得，去年吐鲁番等地耕种官麦时臣等以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以上，估算派出马匹共五百五十九匹，每匹马相当于耕种一石麦种，分派五百五十九石麦种，仍照去年例由大臣以下，满蒙、绿旗官兵以上，共计派出马五百五十九匹，分别交付总官杨昌泰所派耕田副将高进等俾其耕种。今据副将高进等呈称"带今年官麦种五百五十九石，与各自所耕麦种相等，吐鲁番、辟展、僧吉木、洋河、阿斯塔纳等地，丈量良田五千五百九十亩，由十二月起放水，修整壕沟，正月廿七日始至二月十四日陆续耕毕，为此呈报。故将副将高进等所报耕田完毕之事，咨呈管旗大臣。等因。是以，将管理耕田事宜副都统克什图等耕完之处禀报将军等情。谨将都统穆森所呈吐鲁番耕田完毕之处，恭谨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94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人参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赏赐卑臣平安丸、人参、水果，由驿送来后，臣恭谨跪接，望阙叩恩。圣主迭施鸿恩，数之不尽。今轸恤战场之官兵，由万里之遥，赏赐妙药平安丸，又赏赐人参，实浩荡至恩，边外无有之奇宝，于战地大有裨益。除将圣主所赐平安丸、人参分送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等地外，卑臣将所余平安丸、人参谨收藏，战地如有身体欠安、患病之人，倘有用人参处，恳请圣主施恩赏给。将圣主赏赐之水果，臣齐集满蒙结营大臣、营长等官，平均施予。故卑臣将率众大臣恭叩天恩之处，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95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办理已故副都统邓启章后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臣所奏西安左翼汉军副都统邓启章子库舍图病故一折内奉朱批：邓启章多年效力营伍，赏赐千两银，将遗体妥善办理运送。钦此。臣恭谨跪阅，伤心不已，望阙叩恩以外，即齐集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员，念诵圣主降旨。大臣、官员闻后皆感戴鸿恩，望阙叩拜。邓启章生前，承蒙圣恩，身殁，圣主闻知，即降仁旨，施以鸿恩，不仅邓启章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即如同卑臣、众大臣官员承蒙圣恩，感激不尽，悲伤不能上奏，惟于所付职责各自尽力，至死报效。卑臣钦遵降旨，询问办理巴里坤地方粮草之同商道员王全辰有无银两，称有肃州解来之银，故从道员王全辰处支取银一千两赏给。查得，已故副都统邓启章之家人今只有五人，皆新设之人，将遗体仅交付其家人，则人少，且又有赏银，故臣派西安官员一名，兵丁十人，将圣主赏银一并严加明白交付，将遗体清楚办理。解送官员与邓启章家人一起将遗体沿途妥善看护，运至西安处理，运送遗体官兵免来战地，圣主赐银所关甚要，运抵后，严饬将银两明白交付已故副都统邓启章之家。臣亲自查阅，于三月初二日自巴里坤启程，解送遗体官兵、跟役照例到肃州办给二十日口粮，此官兵、跟役之口粮、行粮，均由三月初一日裁，除行文办理巴里坤地方钱粮事务、同商道道员王全辰以外，亦咨文尚书绰奇，臣又咨文署西安将军印务都统苏丹将圣主降谕、所施殊恩晓谕邓启章之妻孥外，亦咨呈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故将叩谢天恩、启程办理已故副都统邓启章遗体之处，恭谨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1951 都统巴拉米特等奏请增派大臣验阅领催披甲射箭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六日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等谨奏：为请增派大臣事。

准兵部咨称，内府总管衙门咨称，本衙门奏称，左翼四旗兵丁射箭已毕，右翼四旗中亦仅剩有镶蓝一旗。而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领催、披甲等射箭，亦请交付所派验射大臣等验射之。为此请旨，等因具奏，奉旨：著王、大臣等验射之。钦此。钦遵，咨行前来。

查得，奉派验射左翼四旗兵丁射箭之大臣，原有五名，今令剩有巴拉米特、席尔根、阿林保三人。谕曰：若有三人，再验之。钦此。奉此，臣等恳请再增派一二人。为此谨奏，请旨。

旗大臣巴拉米特、前锋统领席尔根、护军统领阿林保。

朱批：著增派裕王光兴、范时捷。

1952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等奏荐八旗品行端正者任职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七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等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奴才回屯三十余年，犹如枯木死灰之人，但圣主仍不弃奴才，念及旧根，将老奴格外任用于优职。奴才宵旰感愧交深，惟恐不能仰报万一。奴才伏思，四书内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云云。由此观之，天下治必赖于身修者。若不修身，足见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今圣主施政，不图表而图本，不求名而求实，且又屡颁敕谕抬举山林隐士、孝廉之人，故而满汉皆感奋，无不以孝悌廉洁为根本。各省皆遵旨不时举荐贤士。既然各省皆有如此贤士，岂独八旗却无如此贤士？奴才恳请敕谕八旗，诚有孝父母、亲兄弟、品行端正者，不分任职与否，先由各族人公同保举至旗，再经奏闻，酌情委任试用。诚能称职，全可渐用于较大职务。倘若品行不端，可将该人及原保举族人一并治以重罪。若有如此之人，而族人隐瞒不举，以致于泯没，反由旁人保举，则将该族内年高之人，以及有品级之人，均交该部治以隐瞒罪。如此，每人及族内均勤奋务实，风气得以更新，且国家似可多得贤人。伏乞圣主睿鉴。奴才所奏若有可行，恭请施行。为此谨奏。

19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省得雨雪情形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所属陕西地方，去冬虽数次下雪，今年麦子长势良好，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又降一个时辰雨水，然仍嫌不足，三月初五日傍晚开始下雨，直至三更时分，雨水甚足，于田地大有裨益。麦子丰收有望，民甚欢忭。谨此奏闻。

朱批：实慰朕怀，可喜。近闻平阳一带缺雨，陕省未见闻报，朕深悬念，今览此奏，欣快之极，今春都近雨阳，近年未见，此皆浩荡天恩。朕惟有感喜敬谨竭力乾惕以仰答圣祖皇考在天之灵眷顾赐佑之恩耳。（注：此段朱批用汉文书写。）

195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额驸阿保迁移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理藩院议复臣折后，照依郡王额驸阿保所请，据大将军年羹尧奏称，拟驻已故贝子丹仲领地，阿保下人多且贫困，难于迁移，将拨给伊等牲畜廪饩之事，交付大将军年羹尧，由伊处特遣一贤能官员，携带正项钱粮，会同王、额驸阿保，查明无牲畜廪饩、不能迁移之人，按照迁移所需，充足赏给，来年出青草之时，移驻青海指定牧场。等因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移文臣等在案。今值青草长出之际，由臣处派遣宁夏协领公格，理藩院主事达色、笔帖式乌吉莫、鄜州知州孔玉全，携正项钱粮二万两，抵至宁夏后，会同额驸阿保，查明无牲畜，廪饩而不能迁徙之人，按照所需，充足赏给牲畜廪饩，俾其迁移，于三月初八日自西安启程。再向额驸阿保指定牧场，应如何迁移属下之处，另折具奏以外，谨此奏闻。

朱批：阿保今欣喜感恩迁徙，朕赏伊万两银，并勿过分照顾。

19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议额驸阿保拟请迁移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二月三十日理藩院侍郎鄂赖前来，口传上谕，额驸阿保前对尔所言，今均有反悔

之状，朕加欢慰，尔前往为善，于诸事有益，伊亦无奈，接受而往。（**朱批**：降谕所言过分。错矣。）伊向朕奏请，今年嫁女娶媳，将我母我妻格格暂住京城，我亲自率属下游牧迁移。将不能迁移之人暂驻旧牧场西端过冬，来年青草出时再迁移。再大将军年羹尧指给我之地方有瘴气，距我牧场又远，我等众蒙古赖以生存之牲畜，因地方恶劣，于生计无益。卑职恳请，欲沿西宁附近之锡喇塔拉新设边寨以外博罗冲刻克、青海湖一带驻牧，鄂赖尔往年羹尧处降旨，照伊所请之地准驻，伊不能迁徙之人亦照依所请。格格应造房之处造房后格格居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额驸阿保奏请，大将军年羹尧指给我之地方有瘴气，于牲畜生长无益。卑职恳请，欲沿西宁附近之锡喇塔拉新设边寨以外博罗冲刻克、青海湖一带驻牧。等因。今侍郎鄂赖前往办理青海事务，乘便查勘锡剌塔拉新设边寨以外博罗冲刻克、青海湖一带地方，指地驻牧。又据奏称，额驸阿保属下不能迁移之人暂驻旧牧场西端，来年青草出时再迁移等因，自卑臣年羹尧处特遣之协领公格，主事官达色，会同阿保赏赐银两与伊等不能迁徙之人，俾其迁徙。为此，交付知州孔玉全二万两银。与公格同遣，公格等抵达后，与额驸阿保商议，赏与贫穷之人。一次若能迁移，即与额驸阿保一起一次迁移，若不行，则照伊所请，暂驻伊旧牧场西端，来年青草出时即迁移。再者额驸阿保具奏今年嫁女娶媳，将伊母、伊妻格格暂驻京城，相应，趁格格出之前，由臣年羹尧处将勘察指给额驸阿保牧场之内应造格格住房之处连造格格住房。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1956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衲奏陈八旗官兵不宜住城郊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九日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衲谨奏：为不准官兵住城外远事。

今八旗官兵住于城外者甚多，住地远，当差行走不便，且遇紧急公事传伊等前来时，不能及时赶到，以致贻误。故以臣等之见，除住于八旗营房内公房者外，饬交该管大臣核查官兵，不准住于城外。伊等于城内无房可住，恳请圣主恩准，令伊等租住归旗充公房屋。如此，可蒙圣恩得以租住廉价房屋，又不贻误当差行走。臣阿喇衲乃一至愚无知之人，仅将管见恭陈，当否施行，恩出于圣主。为此惶悚谨奏。

1957　都统褚宗奏参贝子允禟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参奏事。

一款，卑臣褚宗钦奉上谕，于雍正三年二月十七日抵西大通后，贝子允禟理应出城迎接，恭请圣主万安，而并未出迎请圣安，大失为臣恭谨之道。

一款，卑臣褚宗至西大通附近等候，贝子允禟无出之状，询问本地千总阿卫新，伊告曰，听贝子之人言，贝子脚疼不能动，我至贝子允禟之门，三等侍卫克什图迎告，我主人自来此地，谁也不见，尔之来由如何？我说，尔进入告，圣主特遣我，能不见尔贝子乎。良久，方准我进入。我一看，贝子允禟立于屋中，脸色如前，气盛，毫无病状，我召唤出，令跪院子内，宣旨：尔貌似忠良，心怀不轨，尔不约束下人，任意放纵扰民。钦此。宣旨时，贝子允禟理应惶恐叩拜，谎称脚疼，不理不睬，轻慢圣旨，并不叩拜，违大礼，殊属不合。

一款，贝子允禟身为国之贝子兼宗室，言语理应符合道理，而无改过赎罪，报效圣主、为国尽力之言。反而傲慢无礼，称降旨皆是，我无甚可说，我乃希望出家、脱离尘世之人，作何悖乱。口出逆语，玷辱圣主、宗室、贝子之尊。将此等于国家无益，胡言乱语之人，恳请交付该部从重议罪。臣等未敢擅便，为此参奏，请旨。

1958 都统褚宗奏报密查允禟收买人心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密奏事。

卑臣褚宗至西大通之日，即从容诱问周围商民，皆赞扬允禟乃仁慈之贤王，又诱问允禟施予尔等何恩，尔等何以得知允禟如此贤良。伊等曰，此处原无商人，我等皆各地之人，听说王甚仁慈而前来贸易，一看果然奇妙，凡买东西，不用讲价，换取则给，无丝毫争执。故我商人纷至沓来，缘由在此。由此看来，允禟专门用诡计骗取不明真相者之人心，故卑臣褚宗拟写告示，于凉州、庄浪、西宁、兰州尽行张贴，而无一来讼告之人，卑臣暗地遣人，查访此等地方，众人毫不掩饰，称允禟好者多，说恶者无一人。闻此，卑臣褚宗日夜苦思，允禟非寻常人可比。伊在边陲，用计收买人心，断非国家之福。再远地之人为何称允禟贤良，岂有于众施恩惠之处，褚宗试询千总阿卫新，据伊告称，卑职原为此地千总，于此地有马兵二十，步兵四十，西宁未遣员，马兵五十，步兵一百，对此等兵士，贝子赏银二十两。此外，再并无施恩处，不知此地人如此褒扬允禟者是何缘故。奉旨：允禟之人勿出五十里外。钦此。此前，允禟之人常遣各处购买物品，由于卑臣均记档册，急忙取册查看，允禟之人遣往各处，年月日时，均有记载，观此情，允禟每借机采购物品，若不巧言令色，远方之人何以得知。此皆因圣主鸿福无疆，预先降旨严禁。再据记档，雍正元年十月初六始至三年正月，年羹尧往允禟处行文十四次，加封原文咨复十一次，原文咨复三次，允禟往年羹尧处行文三次，年、月、日时均有记载，故封文档存于臣处。观允禟，气盛，毫不畏惧。其属下人每日于允禟门前射鼓嘻戏，毫无惊恐状，卑臣褚宗每念及此，无可奈何，只是忧心忡忡。圣主通鉴古今，凡事出之前，即消除为善，况在西大通之官名有一名，兵士二百人。二月二十七日，由西宁派总兵官黄喜林，步兵一百名，将先遣之马兵五十、步兵一百换驻，官兵少而周围所驻俱为土司、番子，无一关隘。卑臣褚宗在西部边陲八年，稔知西地人性，好图侥幸，不可见利，不顾脸面，亦不惜命，因多年遇军务甚惊惧，闻听怜悯之空话，纷纷传扬结伙。此等情由，卑臣褚宗明知而具奏。令允禟离开边陲，带往京城囚禁，内外诸事办竣，其主妇一年所费近万两钱粮亦可节余。再卑臣褚宗今年整六十岁了，还能活多久，此等于国家无益无用之人，与其看守，不如趁伊年老以前，于圣主面前效力，若能报圣主隆恩于万一，亦可不枉活人世。倘不向圣主奏陈实意，则苍天不养。为此恭谨泣奏。伏乞圣主睿鉴。

朱批：如此据实具奏，深为可嘉。惟尔如何看朕，朕若果真稍有疑惧伊等，正值大事之际，朕大事尚未定，毫无畏惧。朕尚不忧虑，果断而行。惟议伊等反叛之事不明耳，朕临御后，伊等若能真心收服天下，朕实既喜且愧，推让于伊等耳。朕并非惧怕贤良、仗恃威权、以势压人、依恋皇位之男子，伊等本系梁山反贼结伙，兜售小恩小惠，不识大理，不懂人道，牲畜一般卑鄙，得一丝人心而已。伊等污秽，何能成功。谁不知君父，不明大义，不懂忠孝，不闻圣人，伊等本系以财赂买、欺惑谄媚、叩请虚名之卑贱人。朕稔知，伊取当地人心，伊罪愈加深重，朕愈加正确。朕有取伊之日，眼下尚未至。尔惟勤奋一心一意效力，断不被伊欺惑，勿失天地间之大义，不仅自身利害，万代是非最为重要。戮力尽忠，听闻诸事，朕或知之。勉之。

1959 副都统达鼐奏报办事不当请罪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

雍正三年三月初九日奉到朱批谕旨：青海之人稍有窘困，尔理应预先速奏。蒙古事务及交付尔之职责，尔可与他人相比乎？所奏甚糊涂，嗣后若耽搁应奏之事，不可推诿别处，竭力尽忠。钦此。臣谨阅，为臣之愚懦惶恐。达鼐我确不可与他人相比，乃世受圣主覆载深恩之人，岂敢不尽述臣之愚意。查得，由部议青海编固山牛录之事，按大将军年羹尧之交付，拟编固山牛录，办竣后呈报年羹尧转奏。达鼐我糊涂将应呈报应商议事项，只呈报咨商大将军年羹尧，并未奏闻。圣主洞鉴达鼐之愚懦，特降训谕宽恕之。达鼐每念及此，愈加惶恐。嗣后若有应奏之事，臣之立即具奏以外。编牛录之事侍郎鄂赖来后共同办理，相应编牛录事项内若有祈请训谕事项，与鄂赖共同详议具奏请旨。因有朱批之事，臣我亲用紫色写正字，将所交折子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字有何干，就写行书亦可，明通事理具奏就好，尔又非笔帖式。

1960 都统褚宗奏谢赏翎训谕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叩恩事。

卑职褚宗有何福分，屡蒙圣主隆恩，圣主又赏戴花翎，褚宗得圣主二次朱批谕旨，不胜欢忭而又诚惶诚恐，实不敢担戴，惟望阙叩恩以外，竟无应奏之言。为此将二次奉朱批折子一并谨奏。

朱批：尔惟竭力尽忠报效，尔身为宗室，为国家忠心报效，朕即不负尔。祖父天神必鉴，伊等不顾国家，不念祖父。为一己之私胡闹之黄带子之报应，尔见之矣。我祖父之神灵可容易见之乎？

1961 副都统达鼐奏请救助贫困之青海牧民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请旨事。

青海之人蒙圣主之威福，自平定以来，靠圣主仁化，各自守法，毫无滋事，安分生活，将蒙古人内寻常小偷之事，臣亲自按伊等诉讼与各该王、台吉等共同办理完毕，去冬由军地绕道前来的路上，特意留心访查，听闻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贝子索诺木达什、公噶尔旦达锡属下人内有贫困者，臣念这四家俱系忠心感戴圣主，并未协助叛贼而又被罗卜藏丹津所掠，与他人不可比。不救助伊等属民，则不能区别顺逆。（**朱批**：虽他人，将正法者已法办，无罪者皆宽免，虽有罪亦无饿死之理，尔显懦弱，年羹尧不缺福分，不知何故，胡乱行动，尔与岳钟琪、鄂赖共商，诸事尽力恭谨办理。）将伊等贫困之缘由，报大将军年羹尧后，由大将军年羹尧处调拨一万两银，与振威将军岳钟琪共商酌情办理等因前来。臣即出边查看，四家共有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口人内，有贫困者五千五百七十二口，按此万两银估算，今若俱赏办给口粮、羊只，食尽后又致窘困，春季羊瘦，只非繁殖季节，于事无益。今动用三千两银，购买

暂够三月食用之炒面赈济，夏季青海等地鱼皆游入河沟，织网让伊等捕鱼，则收获甚多，将多余者晒干，将今赈济之炒面节省，搀合做口粮，顺利过冬，今所余七千两银，再增加四千两银买茶叶布匹，夏季价廉由蒙古人以羊交换，则可得二万余只羊。每口人按四只羊赏给，生息、饮乳、繁殖，永为家业。伏乞，将此增加四千两银由何处取用，奉旨后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朕早已降旨，尔若再奏事，趁岳钟琪奏事之便具奏。若另行具奏，驿站劳苦，将朕此旨岳钟琪尔等共同知悉。

1962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工部咨文内抬写廉亲王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镶红满洲旗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纠参事。

本年二月分坐扣臣旗欠银人员俸银后，已交工部。工部收受后，咨行知会印文前来。看得，该印文内抬写廉亲王之名。查定例载，一应咨行文书，除皇上谕旨外，均不得抬写。而工部违例抬写廉亲王，廉亲王即令钤印咨行者，殊甚不当。请交该部查议。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常安、明全。

朱批：此为是也。颇为可嘉。王、大臣等诚有如此举止，朕可担保能全朕之骨肉。此奏著交该部查。朕之此谕并交文武大臣阅。若有责难之人，则伊知晓伊之所言系为何意。请上天明鉴。

196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关外庄屯收储众粮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内务府等衙门奏：为遵旨会议事。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交出管理山海关外庄屯渔猎驿站大凌河等牧群副都统衔总管多索礼等奏折一件、所查档册二本，并传旨：著户部会同内务府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据副都统衔总管多索礼等奏称：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准户部咨文内称：接准总管内务府咨文内称：据管理山海关外庄屯渔猎驿站大凌河等牧群副都统阿萨纳等题前事等因，于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奏事郎中双全等交出折子，传旨：将此，著内务府大臣等会同户部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阿萨纳疏称：山海关外现有庄头一百九十五名，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六年，所存陈粮七十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三石有余，自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照奏应交地方仓之新粮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三石有余，现有之粮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石有余。据庄头等禀称：缘自三十八年始征收之粮，以金斗一百二十石为准，不分丰歉旱涝，不论我等能否，皆令全纳，故不能完纳我等自身之粮，自我等祖、父之时，陆续偷食所存陈粮等语。庄头等偷食其所存陈粮，殊属不合，请将伊等俱交该处严加惩治，现有之粮，皆依前奏交与地方官员。伊等所欠之粮，本应即行征收，唯庄头等所欠之粮颇多，一时偿还难有所得，伊等亦不能完纳。所欠至三千石者，请限三年赔补；所欠至六千石者，请限五年赔补。限内完赔者，请仍留于庄头。倘有不完者，请由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往打牲乌拉，作为打牲之丁。所出之缺，无论头、二等庄头之子弟，无论家道殷实之额丁，主照例送会计司，掣签补放。嗣后庄头等所纳之粮，其缴公秣马所剩之粮及其赔补之粮，亦请一并交与地方官员。所交粮数，由盛京户部具奏等语。查得，山海关外现有之庄一百九十五处，共欠陈粮七十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三石有余，自康熙五十七年至雍

正元年应交与地方官员之新粮十四万八百七十八石有余。其中，经查现有之粮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石有余。去年十月，奉旨以宁远等处仓廪至为紧要，动支库帑营建。相应将现有之粮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石，饬交副都统阿萨纳等，于宁远州、金县、广宁等处，视庄关等所居，就近积聚，交与地方官员。嗣后庄头等每年所交之粮，皆交与宁远等处地方官员。所交粮数，由盛京户部具奏。再，拖欠陈粮之庄头内，实能交纳者若干，不能者若干，如不加区分，笼统限三年、五年令赔，则不能之庄头非但不能赔补陈粮，且并误新粮，亦成陈粮，所欠之数益多矣。因此，请将此饬交副都统阿萨纳等据实核查，将能交之庄头分别定限令赔，不能之庄头即行革退，从重治罪，另行补缺之处，定议具奏时，再行议奏。如此则新粮不欠，而旧欠亦清矣。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等因前来。查得，缘不能交纳贡赋，于康熙六十年二月参奏革退之庄头朱保、蒋德贵、李五十二、周七十二、马六十一、康三、王草包、杨国英、刘四、鲁宪文，于雍正元年九月分给王之庄头四格、王国平、苏王六、吴进魁外，现有头等庄头五十四名，二等庄头十四名，三等庄头十七名，末等庄头一百零九名，纳粮庄头一名，革退庄头王索柱缺内新补末等庄头一名，共庄头一百九十六名。康熙元年至五十六年，所存陈粮七十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三石八斗五升七合八勺四撮，自五十七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照奏应交地方仓之新粮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三石二斗五升六合七勺八撮，再加雍正元年所征之粮内，扣除交纳东仓之杂粮、喂养牧群马匹抵豆之粮，所剩之粮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五石六斗六升六勺，阿萨纳等所查现有之粮共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石六斗六升有余，现经查所得之粮六万零九百一十一名。本年将征之粮内，扣除交纳东仓之杂粮、喂养牧群马匹抵豆之粮，应剩之粮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九石九斗五升，加之阿萨纳等所查之粮，共现有之粮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石六斗一升有余，陆续即交地方官员外，将各庄头等所欠之粮应视其能赔折限、不能赔补所欠粮石之人由庄头革退、查核各庄头等所呈田数、庄头等地亩多寡不等请视庄头等级均田之处，逐项开列：

一项，各庄头等所欠之粮，视其能赔应折限二年至十年赔补之庄头一百九十名。自康熙元年起，至六十一年止，伊等所欠应赔陈新之粮八十八万四千七百二十石二斗一升三合八勺二撮。其中，将所欠陈新之粮，于限内赔补交完者，请仍留于庄头。倘有限内不能完赔者，请由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至打牲乌拉，充作打牲丁。

一项，不能赔补所欠粮石之二等庄头顾五儿，末等庄头朱老哥、张寿新、王曾保，伊等所欠之粮，虽给限赔补，亦不能赔补，且为人亦懦弱。请将伊等田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至打牲乌拉，充作打牲丁，以为众戒。于伊等之缺补放庄头、先前革退庄头之缺补放时，无论头、二等庄头之子弟，无论家道殷实之额丁，请拣选照例送会计司，掣签补放。

一项，各庄头等所呈现有田数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五晌有余，其中在盛京户部档册之交纳米、豆之田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七晌有余，不在交纳米、豆档册之私垦耕种之田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八晌有余。庄头等不纳米、豆，隐匿耕种之田，请列入盛京户部档册，令每年交纳米、豆。其中，仍有隐瞒之田，亦不可料。相应俟丈量山海关外地亩，钦差大臣将庄头等地亩量完时，请将庄头等所呈田数按册查核。倘出隐瞒之田，请即行没收，交与地方官员出租征粮，所得之粮，贮于现成之仓。将隐瞒地亩之庄头，请交该处，严加治罪。再，庄头、民人、旗人有互挖占田者。将此，亦俟丈量地亩大臣将地亩丈清后，若系得给民人、旗人之田，请由庄头等所呈田数析出。若系得给庄头等之田，请归入庄头等所呈田数。

一项，庄头等但靠皇上之田而生。庄头内地亩甚多者，二、三千晌有余，地少者不过二、三百晌。庄头等地亩多寡不等，而一概皆欠陈新之粮。据此，若不酌留地多庄头之田，撤回多余地亩，添给地少之庄头，使彼此平均，则地少庄头等所欠之粮，断不能赔完，且不能免交庄头等存贮之

粮于其祖、父之世偷食之罪，转而便易地多之庄头。凡派差、喂养牧群马匹，俱视等级。相应请酌留地，以资赔补伊等所欠之粮，赡养家口，并将地亩按等级平分，照关内之田，以六亩为一晌，一等庄头授田九百晌，二等庄头授田八百五十晌，三等庄头授田七百五十晌，末等庄头授田六百五十晌。先前革退之庄头十名，现在请革退之庄头四名，伊等缺内请补之庄头并无赔补之项，请皆作为末等庄头，授田五百晌。如此可行，则各庄均给地亩外，仍剩余地亩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五晌。此剩余之田，请由庄头撤回，交与地方官员出租收粮，所得之粮贮于现成之仓。如此则庄头等奕世偷食之陈粮可完，且皇庄不致于减毁矣。为此，将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各庄头等所欠陈新之粮、现在查得之粮、赔补欠粮所折年限、现有之田舍家口数，造具清册二本，一并具奏等语。

该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衔总管多索礼等疏称：请将山海关外庄头等现有之粮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石有余，陆续即交地方官员。

一项，各庄头所欠之粮，应视能赔，折限二年至十年赔补之庄头一百九十名，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所欠陈新之粮八十八万四千七百二十石有余。其中，限内赔完者，请仍旧留于庄头。倘有限内不能完纳者，请由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往打牲乌拉，作为打牲丁。

一项，不能赔补所欠粮石之二等庄头顾五儿，末等庄头朱老哥、张寿新、王曾保，伊等所欠之粮，虽给限亦不能赔补，且为人亦懦弱。请将伊等由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往打牲乌拉，充作打牲丁，以为众戒。于伊等之缺补放，先前革退庄头等之缺补放时，无论头、二等庄头之子弟，无论家道殷实之额丁，请拣选照例送会计司，掣签补放。

一项，各庄头等所呈现有之田数，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五晌有余。其中，在盛京户部档册之交纳米、豆之田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七晌有余，不在交纳米、豆档册之田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八晌有余。庄头等不纳米、豆隐匿耕种之田，请列入盛京户部档册，令每年交纳米、豆。俟丈量山海关外地亩，钦差大臣等将地亩丈完 时，请将庄头等所呈田数按册核查。倘出隐瞒之田，请即行撤回，交与地方官员，出租收粮，将所得之粮存于现成之仓。将隐瞒地亩之庄头，请交该处严加治罪。再，庄头、民人、旗人有互挖占地者。将此，亦俟丈清地亩后，若系得给民人、旗人之田，请由庄头等所呈田数析出。若系得给庄头等之田，请归入庄头等所呈之田数。

一项，庄头等皆赖皇上之田而生，庄头内地亩甚多者二、三千晌有余，地少者不过二、三百晌。凡派差、喂养牧群马匹，俱视等级。相应酌留地亩，视等级均田，照关内之田，以六亩为一晌，一等庄头授田九百晌，二等庄头八百五十晌，三等庄头七百五十晌，末等庄头六百五十晌。先前革退之庄头十名，现拟革退之庄头四名，于伊等之缺请补之新庄头，并无赔补之项，请皆作为末等庄头，各授田五百晌。除各庄匀给地亩外，仍剩田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五晌。此剩余之田，请由庄头撤回，交与地方官员，出租征粮，所获之粮存于现成之仓等语。故将现有之粮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石有余，照多索礼等所题，于庄头等所居，就近交与地方官员，贮存于仓可也。各该地方入仓粮石数目，由盛京户部具奏可也。再，因不能赔补所欠之粮而现将革退之顾五儿等四庄头之缺，先前革退之朱保等十庄头之缺内补放之人，若皆赶送京师补放，则往返徒费盘缠，事亦延误重复。既授多索礼专管山海关外之庄，其应补庄头之人，即交多索礼等查核拣放可也。折限赔粮、均田、未入册之田征收米、豆等处，拟皆依多索礼等所题。为此谨题，请旨。

办理内总管大臣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左侍郎常寿、右侍郎托时、侍郎兼左副都御史觉罗塞德。

朱批：所议甚好，著照例。

1964 都统常云等奏请刑部会审原监察御史莫尔浑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旗原监察御史莫尔浑，将代为长芦盐商完结之二万两银，并未指输，反又多取三千两银，又因运使罗征重发盐引一案而获脏银二万零四百两，此二项共欠银四万三千四百两。期满之后，仅交二百六十八两银之外，将伊之现有房屋六十九间、人口二十四名，俱行折价为二千四百六十两银。将此银两开除之后，仍未完结银两为四万零六百七十二两。拟将莫尔浑交部从重治罪，故定伊为欠各项银两一类人员，并造黄册具奏，奉旨：著旗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旗复核访查得，在买莫尔浑地亩房屋之文书内，皆以伊弟之子护军富明之名买之。又以莫尔浑家人六十名下给银五千两，将杭奇佐领下闲散黑格所属保定府孟村、龙山庄之十五顷地及房屋典当五十年，该家人六十又给银三千六百两以买副都统达尔玛属保定府清苑县大车庄之十顷四十三亩地及房屋。讯问莫尔浑，六十如何买得地亩？莫尔浑称不知。当讯问莫尔浑家奴六十，供称：买此地亩，皆以小的银两买之，小的主人莫尔浑并不知，等语。经查该买莫尔浑住房、地亩，以及六十买地抵押文书，五十三年以前，买房文书内有莫尔浑之名，五十四年以后，买房文书内均以伊弟之子护军富明名下买之，而伊之家奴六十以八千六百两银买置地亩，但莫尔浑竟坚供不知。以他人之名买我正黄旗房屋地亩，尚可以访查出来。倘若买置他旗房屋地产，则我旗实无查核之凭。莫尔浑职任员外郎后，曾奉差赴扬州，职任监察御史之后，又奉差至长芦办盐务，又于热河喂养厩马有七月，除此之外，并无当差之事。莫尔浑乃蒙受皇上隆恩之人，然而如此弄巧施计，殊甚可恶。对于如此无恩无德之人，不能不加以惩治。臣等恳请派刑部章京来旗衙门会审。又，倘若不直接供认隐匿情形，拟刑讯之。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常云、副都统勒什布、散秩大臣兼副都统永寿。

朱批：所奏有理，不得姑息。尔奏报仅为取信于朕，而背地宽松徇情，使莫尔浑存有感激之情，则为不可。不仅有这些房屋地亩，另必有隐瞒之处。著严加查明，以正国法。

1965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款待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不周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奴才查克旦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抵甘州后，即行讯问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到甘州后如何款待之事。据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于二月十二日抵甘州。沿途均有有司准备住房，供给食物。抵达甘州之当日，有司等相互推诿，不曾备饭，使臣一夜无食，次日启程，等语。奴才又经打探，皆言属实。再，奴才乘驿赴甘州时，留心察看驿马，自京城至花马池，驿马均好，自花马池至甘州，逐渐不足，且马驹、消瘦者有一半。倘遇紧急驰报之事，必多误事。有者竟不给马喂养饲料。奴才思之，此等马匹皆至关钱粮，不可以有所怠玩。伏乞圣主睿鉴，饬交各有司复加严禁。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著此所奏寄送总督年羹尧查明具奏。

1966 都统拉锡等奏请给前锋参领等亲军披甲钱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值月正白旗满洲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奉旨：为大臣等增赏亲军披甲，而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等，事务繁多，汛守重要，著尔八旗大臣等公同会议，为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如何恩赏亲军披甲钱粮，即行议奏。钦此。钦遵。臣等公同议得，圣主为官兵之生计，思虑周详，屡施鸿恩，不胜枚举。今又降旨臣等会议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事务繁多，如何恩赏其亲军披甲钱粮之处，实乃恩泽均等之至仁之意。查得，八旗每旗设有前锋参领二名、前锋侍卫二名、护军参领十六名、副护军参领十四名，而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皆有食一两钱粮之亲军披甲。去年，圣主特恩臣等增加亲军披甲钱粮为各三两，米折银各一两，计每月给各四两。而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均职任于管理精兵，且又事务繁多，汛守重要，拟照谕旨为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亦增加亲军披甲钱粮各二两，米折银各一两。其前锋侍卫、副护军参领等，原无亲军披甲，拟拨给伊等以亲军披甲各一名，每月给食钱粮各一两，给米折银各一两。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观音保、常云、宗室申穆德、卢询、办理正白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都统拉锡、巴拉米特、舅舅夸岱、苏丹、伊尔哈岱、高其佩、巴拜、范时捷、多罗果郡王允礼、都统济当阿、穆赛、席尔根、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觉罗佛伦、阿林保、总管阿齐图、副都统常安、副都统常在、巴尔呼达、岳兴阿、勒什布、永寿、费雅思哈、伯奇木拜、李林深、阿汉泰、奇尔萨、哲尔衮、傅森、侯田祥昆、金铎、觉罗巴延德、马起达、常在、吴如译、哈岱、觉罗诺穆齐、吴光、来文、博第、明全、齐穆布、金以坦、张志、多赛、常色礼、外三、董玉祥、额尔德、达尔玛、达尔展、布达什、耿华祚。

朱批：著前锋侍卫亦同章京。余依议。

196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大臣官兵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率大臣官兵叩谢天恩事。

奉圣旨：谕靖逆将军富宁安，尔自出兵以来，多年效力疆场，谨慎从事，身体力行，殊堪嘉奖，作为领兵将军，用度困迫，如何能成，提督陆振声亦初始即效力行伍之人。再此次出兵，久在边陲效力，甚为可悯。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今尚未定，相应不可立即撤兵，即使撤兵，亦须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启程之后，经议定撤兵而已。倘此兵因年久效力而更换，反使其多年效力之军功半途而废。每念及尔此队兵在外年久，朕恻然于心不忍，故赏赐将军、大臣、官兵共二十万银，此内赏尔二万两银，赏陆镇声五千两银，将其余银两按照效力大小、年役深浅编等次赏赐。再此军内闻得，绿旗兵仍互相更换，伊等应如何赏赐之处，尔酌情与陆镇声共商公平赏赐。咨文年羹尧，将此赏银动用西安库银，委派贤能官员，立即启程解送以外，特谕。钦此。臣跪叩谨阅，不胜欢忭，即齐集满、蒙、绿旗大臣、官兵，诵读降谕，大臣、官兵无不欢呼雀跃，臣率大臣、官兵，望阙叩谢天恩以外，众齐跪呼，奴才等世受主恩綦重，来军中效力本我等份内之事。圣主屡颁仁旨，又施鸿恩，豁免所借银两，赏赐俸饷，施恩无数，不能铭记，奴才等虽驻边陲沙场，因有每月钱米，蒙圣主之恩，并无忧劳。今圣主施鸿恩，降仁旨，又谕称倘此兵因年久效力而更换，反使其多年效力之军功半途而废，每念及尔此队兵在外年久，朕恻然于心不忍。奴才等实不敢担戴，感恩

戴德，不能奏述，惟各自舍身报效，祈将军转奏等语，呼声震地。钦惟，臣等官兵平素承蒙圣主隆恩，遇军务效力乃份内之事，而圣主屡降仁旨，迭施鸿恩，今又降旨普施隆恩，实亘古无有，圣主仁旨，铭记肺腑，惟于各自任内，一心舍身报效。再圣主又谕称，此次出兵，久在边陲效力，甚为可悯。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今尚未定，相应不可立即撤兵等因，所言甚是，卑臣、众大臣官兵必能坚持，仰蒙圣主之福，欢欣愉悦，共往朝觐圣主天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处解送银两到来之时，臣钦遵上谕，按其效力大小、年役深浅编等次赏赐，绿旗兵酌情应赏之处，与提督陆振声共商赏赐之后，臣另行奏闻。将圣主颁降之谕旨谨卷放入夹板中送交兵部。为赏卑臣银两事叩恩具奏之处另折具奏以外，卑臣将率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隆吉地方满洲、蒙古、绿旗众大臣官兵同叩天恩事，恭谨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安宁。

朱批：朕躬甚安。尔与官兵均好么？丁寿等冬季行走甚辛苦，青海之事如此成功，梦中亦不敢指望。若知此，何必提调尔等，徒然辛劳。今青海之事已成，策妄阿喇布坦求和之事已甚明，军务当定，尔等惟欣喜等候朝觐朕以外，再无事矣。京城内外甚太平，风调雨顺，喜气洋洋。此皆皇考在天之灵保佑施恩而致。朕惟合掌感戴以外，竟无降谕尔等之语。惟亟盼尔等大臣官兵俱平安速返相见，各自放心愉悦等候。

1968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等奏议增拨官兵口粮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准兵部奉到谕旨内开，奉上谕，据办理阿尔泰路钱粮事务侍郎绰尔岱奏称：今军地所储米麦大麦，经估算，官兵犯人之口粮小麦大麦由雍正八年给足至雍正二十年等因，查得，军地大臣以下直至兵丁犯人，每人每月口粮各一仓斗，一年发给八个月米、四个月麦，小麦为正常斗，大麦为每一斗各加二升，前因军地兵丁多，恐粮食不足，故节制拨给。今均撤军，派兵驻守，储于军地之米粮甚多，久贮仓中，易致霉烂，侍郎绰尔岱、将军傅尔丹等共同商议后，将兵丁口粮，如何增拨以宽裕食用之处，议定奏闻。今虽军地粮多，兵丁少，口粮宽给，然将此不可为例。今后若有行动或增兵，则仍按原定数额拨给。所流放犯人亦如何增给，一并议。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圣主不分遐迩。通鉴万里之遥，在军地之兵丁、犯人皆得宽食，口粮如何增给，议定奏闻等因降谕，甚为英明至仁，臣等居边陲年久，徒耗国家不少钱粮而正为一事无成羞愧惶悚间，圣主覆载深恩，明鉴日月，为使兵丁生计宽裕，特施恩，降谕命议定增拨口粮事，臣等感戴，全体官兵听闻圣旨，无不感恩欢呼。臣等钦惟，圣主临御以来，将战地兵丁所借库银豁免，屡赏钱粮。徒蒙圣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于万一，臣等仰蒙圣主之养育至意，查军地之粮麦，除拨给现在军地官兵口粮麦子及撤返途中所食廪饩外，余米一万八千一百石余，麦四千五百石余，大麦三万一千九百石余。又查，来换驻防之京师兵丁二千，来种田之绿旗兵六百，察哈尔兵连同妇孺一千，右卫、呼和浩特蒙古兵丁一千，此二千蒙古兵丁滋生畜。适应期间拨给三年口粮，按照现今拨给军地官兵口粮估算，绿旗兵无随从，官之随从不给口粮，京师二千兵丁各发一名随从之口粮，二千蒙古兵丁除其妇孺不给米粮外，亦各发一名随从之口粮，大臣、官员、部院章京、笔帖式连同随从披甲计算，近九千口，犯人三百余，一月拨给米粮需九百三十石左右，今有米粮足够三十个月拨给，麦子甚丰裕而换防之兵丁仍每年种田收粮，麦子虽增给亦不至不继。来换防之京师兵丁，察哈尔、蒙古官兵自今年八月始每年拨给六个月米粮，连闰月计算，至

雍正六年六月，察哈尔、蒙古兵滋生牲畜后，停拨米粮，仅满洲兵、绿旗兵拨给，计至雍正八年五月足够拨给，现有麦子丰裕而每年种田又增收，圣主特降旨施恩俾兵丁食用宽裕，相应官兵随从及犯人一体拨给，给小麦之月分每口各增加五升，定为一仓斗五升，给大麦之月分各增加六升，定为一仓斗八升。则一月所需小麦近一千四百石，大麦一千六百石余。一年拨给六个月小麦大麦九千余石，自雍正六年七月往后停拨察哈尔、蒙古兵丁小麦大麦，满洲、绿旗兵丁一年拨给六个月小麦大麦，近五千石，如此增给麦子，兵丁、犯人食用宽裕，以后若有行动或增兵之处，此增拨不为例，该将军、办理粮饷大臣奏闻后，仍按原定数额拨给。臣等钦遵上谕，将今存军地之米麦数额估算议奏。伏乞圣主施恩，臣等非敢擅便，谨奏，请旨。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办理粮饷事务工部右侍郎云骑尉臣绰尔岱。

朱批：议政核议具奏。

196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盛京辖地雨雪粮价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盛京辖地，今年正月廿五日降雪八寸，廿九日降雪一寸，二月廿一日降雨一指，三月初一日降雪二寸，初九日降雨五指，十一日降微雨，十二日降微雨，十三日降雨三指，小麦大麦已播完，各种米谷开始播种。查米谷时价，小米一仓斗银四分一二厘，高粱一仓斗银二分一二厘，大豆一斗银二分一二厘不等。谨此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卫色、副都统臣额尔钦、户部侍郎臣格尔布、奉天府府尹邹汝鲁。

朱批：知道了。京城周围雨水甚宜，惟闻外省雨水多不足，朕心甚忧。

1970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办理采参票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去年给采参票时，前任将军唐保住等将一张票取廿四两人参，未经具奏，擅减六两，收了十八两人参，将于乌苏哩应放之票挪移一千零三十四张，放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臣将此情钦遵圣谕查明后另行参奏以外，臣等稽思，采挖人参之事，原甚紊乱，虽加严禁，盗挖之事，断难清除，圣主通鉴，施鸿恩赏票，俾于地方有所补益。采挖人参时倘不确定收人参之数额，则于钱粮无益，且舞弊事端丛生。今年乌苏哩等地给采参票时，不可照唐保住擅减数额收十八两，仍按王大臣议奏咨行一张票取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之采参票仍照原奏给票二千张。查得，虽经唐保住等具奏，负载之步行人不能远行，相应一张票取银二两、好人参二两等因，众采参人每窝铺运来，准带牛四头，车二辆，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采参人偷往远处采挖，断难杜绝，额勒敏、哈勒敏地方较乌苏哩狭小，出人参亦不多。查得，去年六月末，由采参人一张票取好人参二两，银二两。今年四月起前往，比去年多二月，臣等恳请，定为采参人一张票取好人参四两、银四两，今若不能给银，返回时如数收取票银，取票采参之人仍照前由英额、汪清边门点票出边，将采参人推选头目、相保、追踪、驻卡、巡察出边点派、委官兵管理、收取参银等处，俱照依部奏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卫色，副都统臣额尔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尔酌情应行之处施行、如何施行，或写题本，或写折子具奏，此折子不可拿出。此等事不可不交部院、议政，不可如此密奏办理。

19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返允禟福晋之家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前经卑臣奏请，贝子允禟之福晋与贝子允禟居住一处，相应，随福晋而来之三十三名披甲已无用处，均拟遣返等因，奉旨：尔与在大通之都统褚宗商议后，将随福晋而来之兵丁，应留几人则留几人，若无用处，则予遣返。钦此钦遵。卑臣与都统褚宗咨商，今据都统褚宗咨复，此地现有原来侍卫、官员九名，护军、披甲、执事人六十四名，贝子允禟并无行走之处而居处又甚狭窄，随福晋而来之人，若留数人，徒耗钱粮，臣恳请，将其全部遣返等因。此次遣返时，或交付随福晋而来之二名官员管理，或如何遣返之处，承办大臣定夺后，咨行牌文之时，将其遣返等情。查得，在贝子允禟处之侍卫、官员九员，护军、披甲、执事人六十四名，今已足够使用，将随福晋而来之人，立即交付包衣佐领大嘴、护军校都赖，发给牌文，遣返京城。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返回之人若乱说乱动，尽力访查，一经发现，立即参奏。

1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惩处滋事之闲散漕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两江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臣看得，漕运船工不雇用无业光棍，选派漕丁子弟练习一事，实圣主仁养众生、革除漕船弊端之至意。臣与漕运总督张大有遵旨查明，每漕船正式漕丁一名、协工一名，其子弟亦有一二名，无子弟者亦有，今除查出有子弟者办给船只练习，无子弟者无奈，查用别人，江南各卫之内，江淮、兴武此二卫有漕船共一千一百余只，每船需十五、十六人，或需二十人，该卫漕丁甚少，摇船不足，除漕丁外，查出在册各色闲散男丁，酌情办给船只练习，江宁城附近居住之闲散男丁，因欲逃脱官差，欺惑众人，三月初八日夜，其所居城外高桥等乡敲锣聚众，初九日晨胁迫开店铺人罢市，报来臣后，臣当即派江宁城守营副将张玉金，江宁府知府郭汝边，晓谕众商人，照常营业，抓捕敲锣聚众之吉泰，经审问，供称：郁九、陈聋子等曾于肖家坟土地庙内商议等语，于是一面缉拿郁九等，一面抓获土地庙和尚陈仙审问，供称：在庙内议事者有姚修、李尧生、陈聋子、郁九、周滦子等人等语，又派人往拿众犯人，继之，抓获周滦子审问，供称敲锣罢市之事，乃姚修、郁九、陈聋子、李尧生与小人一起商议是实，因小人不会摇船，恐办给船只，故有商议罢市免于官差之意等语，今将抓获之犯人交付江苏按察司详审，再将供出之各犯严加缉拿，此外，将所有帮伙一并缉审拟罪送来之时，臣与漕运总督张大有、署江宁巡抚何天培共同具奏以外。臣查例，凡各地奸兵刁民，结伙控制官员，不做事者，发往边卫充军。胁从者杖百，劳役三年等因。江南地方民俗甚恶，一味抗拒公务，聚众敲锣罢市，此恶习断不可长，若不重惩，则伊等不知惧，仍互相仿效犯法难可逆料。臣之愚见，将此案之首犯连同其妻流放黑龙江，则奸兵刁民知惧，不敢犯国法，再改换摇漕船人之事，今准部咨，限八年熟练后俱于改换。等因奉此，臣与漕运总督巡抚

查明漕丁不足之数，将各色闲散男丁陆续补入，必不致摇船之人缺乏。为此缮折，由臣标下千总程尚勋、兵丁石贵资捧，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得理严法度则有益，若有不能行之处，据实密奏。依法亦不可过于严峻，若明知不能成之事不可补放闲散。全在于弃尔等私心，秉公忠诚致力矣。

19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动支西安藩库银赏赐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

先经该臣奏请圣主恩恤多伦诺尔贫困之人，得给长久生计，动支西安布政司库银五万两，解往赏赐等因，奉旨：恐银两略少。若查完赏赐，闻之，彼等甚为窘迫，是否稍迟？钦此。钦遵。该臣即就近行文兰州布政司，令将库银动支五万两，解至西宁以备赏赐。又行文侍郎鄂赖：尔一面编佐领，一面酌情赏赐，毋致迟延等情。所用兰州库银，臣将西安布政司库银动支五万两解赔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1974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审拟宗札布等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刑部来文内开准理藩院咨称，为将石成诃讼宗札布案内所供出之人巴特玛，拟交与刑部事，等因，奏请谕旨。奉旨：著革职巴特玛后拿解刑部。大将军年羹尧抵达后，其应派出审讯人员之处，再行奏请谕旨。钦此。钦遵，为派出审讯人员事请旨。等因，于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交与乾清门三等侍卫尹扎纳转奏，奉朱批：此案毋庸在京城审讯，多有掣肘之处，亦不得案之实情及其中之理。将朕于众人面前讯问宗札布之谕旨，并人一同解往西安，著交大将军年羹尧审明定拟具奏。钦此。钦遵。故将石成之奏折一件，寄给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之文书各一件，本衙门纠参石成之奏折一件，颁给宗札布之敕书一件，俱行抄录钤印，咨送贵部。请查收后，将人一并解送大将军年羹尧处。等因前来。准此，将理藩院咨送所有文书，以及宗札布、巴特玛、石成，均交与本部委主事李柱、笔帖式佟保解送。等因，于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解送前来。

该臣查得，据迁移军台原将军宗札布之随同笔帖式石成奏称：圣主一统天下，逸安众生，且又洞察军台旧路多有沙漠，于蒙古生计无所裨益，故交议政议奏，并派原将军宗札布、一等侍卫赫默音、达西，自张家口门直出，寻觅水草，移设台站，等因奉差。宗札布奏称，每台站所有六十户中，先移四十户。该四十户移毕后，凡事皆自新路送行，然后再移其余二十户。众喀尔喀处存养之骆驼中，拟领取一千二百峰，以拨给驿站。奴才将与将军傅尔丹会议此事后办理之。移设台站之事，趁天冷之前移完为最紧要。奴才等此行，路途遥远，往返皆须寻觅水草之地，故请允准奴才等乘驿，等因具奏。皇上以一等侍卫衔恩赏宗札布乘驿。宗札布自张家口至扎克拜达里，并无以皇上之事为要，亦未踏勘丈量，寻觅水草，而仅由侍卫赫默音、达西丈量地方，访问蒙古，找寻直路。而宗札布留于后面，途经喀尔喀人家，无一不漏，逐一进入，饮酒作乐，醉后妄言，又令只笳弹奏。于得博多博地方，醉酒后就寝于蒙古人家中，深夜里又起行，苦累于喀尔喀人等。

移设台站路上，不知为何缘故，草原上放火烧。五月十一日，行抵扎克拜达里，宗札布不趁天热移设台站，而无事闲住十日。于二十一日，伊突然言称欲往将军傅尔丹军营议事。言毕起行，沿途稽迟，来至第四十二站，即察罕托海驿站。当日，将军来咨内称，将置设于驿站之一千二百峰骆驼，已咨令喀尔喀等拨给扎克拜达里、翁金伊克哈布查海、戈壁额尔吉勒和洛图三处各四百峰，等因前来。此事与宗札布所奏不合，故不再前往军营。如若不往军营，理应返回扎克拜达里移设台站。然伊又住三日，于二十八日无故继续前行，走过三座驿站，抵第四十五驿站。次日才返回。伊前往将军军营而不达，声言欲查台站而不查，所有台站全未走到，而又跳过二座驿站，日行三四十里，于六月初九日回到扎克拜达里。回来之后，不思移设台站之事，亦不念为皇上效力之事，于十六日方咨文移设台站。宗札布在扎克拜达里住有三十三天。其间，伊之家人等，每人占居驿站蒙古房屋各一间，将别人妻子儿女弃于野外，又令送进奶、奶皮子、酥油、柴火、畜粪。后来，搬进于扎克拜达里城守城正蓝旗右卫披甲苏楚泡又名八十四所住官房，毫不考虑公务，每日或弹奏琵琶三弦，或骑驿站官马至务农废员、喀喇沁台吉和托赖等家中，食肉饮酒，至晚而归。有时与驿站蒙古章京等同饮作乐，酒后妄行殴人，私用铁链捆人，后又释放。又派贫穷蒙古人至四五十里之外，搬运手指般粗柳条，堆成如山，再从中挑选好者，以编织铺席，或蒙古包围圈，走时驮走。从喀尔喀取回之骆驼内，多半岁口大而有老疾者，或为幼驼，或为有鞍疮，或为生疮者。将如此劣驼拨给各驿站章京时，章京等皆言此等劣驼难以胜任皇上之官差。宗札布闻此所言，即行打骂恐吓。有章京等事先受其央求或胁迫而领取之。事后，宗札布又曰未曾强令领取，而皆挑选也。此等骆驼，皆为给喀尔喀等存养。骆驼若有繁衍，其繁衍者归喀尔喀等取之。若有倒毙，则令伊等偿还。而此劣驼，皆为喀尔喀等之私驼，以劣驼换取皇上之骆驼。驿站章京等，经私下与喀尔喀等商议之后，已为劣驼补取马匹。七月十一日，自扎克拜达里起行返回，宗札布坐于车，而苏楚泡，又名八十四，擅离驻守地，私自跟随，走过六座驿站之后，于第三十驿站，即噶里特萨布乌苏地方，令其乘驿返回。途中，额外多骑用刚刚移设之三四十匹马，仍不敷用，即骑用驿站蒙古之私马，又随带三十余名蒙古驿夫。车前有一对牵狗人，一对备鞍马，一对闲人，排列成三对，驾车之骑马人有四名，车后跟随十余人。每到一站，若有驿站章京不率众迎送，即遭打骂。宗札布亲令众人摘取帽子，双腿跪地，叩头欢呼主人。伊之家人，妄行打骂众蒙古人。宗札布视皇上之驿站蒙古人，实不如其家人。驿站蒙古人等，皆为圣主所养育之人。为伊等之生计起见，皇上施以种种恩泽，每年赏赉，才使伊等各自立有家业，所赏牲畜得以繁衍。伊等承蒙皇恩，皆有谋生之所。而宗札布身为将军，却不知宣扬圣主恩泽。五月十一日抵达扎克拜达里之后，并不移设台站，而到处躲开，推诿于原都统五格、驿站官员三达里等，以致延误达四十余日，于六月十六日才行文迅速移设。由于蒙古人等皆为惧怕，故而迅速前来移住。旧路自西南方杀虎口向东北方直至扎克拜达里，新路则自东南方张家口向西北方直至扎克拜达里。由于新路近，又驿站缩短，凡移来之驿站，皆自西南向东北迁移，然因多有沙漠，行走戈壁，可走三四十余日，于八月初十日以后，该四十户驿站人员终于抵达。沿途，官畜瘦弱跌膘，伊等之家畜，亦每驿站倒毙六十以上不等。由于驮骑无畜，背负子女，步行而来。宗札布每到一站，打骂章京驿夫。有人找其诉事，则不辨别是非，反而责打无干人员。次日，又领驿站所有人员，多走数站。因而驿站人员家中无人牧放牲畜，牲畜难免被偷被狼吃掉。圣主委派宗札布，乃专门信赖而委以此任，但宗札布不念皇上之重托，仅图安逸，肆意妄行，扰害蒙古，损害公务。蒙古人等每言及责打扰害之事，皆面向南方祷告圣上曰，圣主乃佛爷矣。我等草芥奴仆，何以报答皇上恩施拯救再生之隆恩。对于皇上之抚恤至意，将军宗札布不知晓，伊来此之后如此扰害，皇上在京城宝座前必将明鉴矣。等语。叩头哭泣，怨气冲天。奴才石成，乃一末芥卑贱奴仆，荷蒙圣

恩，世代居官，虽粉身碎骨，亦难报答皇上养育殊恩。宗札布损害朝廷之事，玷辱职守，违背事理，贻误公务，扰害蒙古。凡此种种，奴才石成不堪入目。奴才虽无具奏之责，但宗札布悖理逆行，何敢不加具奏？若达于圣闻，奴才虽获死罪，亦心甘情愿。再，当讯各驿站参领、章京等，此一新地对于牲畜何如？水草好否？尔等可有过冬夏牧地方？伊等则称：我等原为东部土默特蒙古，因无法生存，皇上特赏效力之道，将我等安置于驿站，每年施恩赏赉，加以养育。我等皆已立有家业。旧路地方多有戈壁，冬季寒冷，不利于牲畜。皇上将我等移至如此有水草之地，水草美，且地平，冬夏所住之地亦甚佳。此新路一带所生长之草卉，皆宜于牲畜。仰蒙圣恩，在旧路地方尚且能立家业，而引新地方又有何不便。惟前迁移四十户时，若自五月十五日起开始迁移，我等则可于途中边行边牧放牲畜，于六月十五日之后抵达新地。六七八此三个月内，牲畜皆能膘肥，一应公差，皆不耽误。实于六月二十日之后，方令我等迁移，于八月内方抵达。途中，马畜皆瘦，且此地之草亦变枯黄。若不算闰四月，现为九月节气矣，牲畜膘肥时节已过。倘不休养迁来牲畜，仍用传递驰报，又今年将其余二十户迁移过来，则牲畜难以存活矣。当迁移其余二十户时，正值寒冷季节。即便皆已迁来，牲畜亦于事无益。若将现已迁来牲畜暂行休养，凡事仍由旧路传递，则因旧路二十户所有牲畜不曾动用，且夏季皆上膘，故不致于误官差。俟明年返青之后，牲畜有救，时再令四十户当差行走，而其余二十户开始迁移，则牲畜不至于倒毙，对二者皆有利。等语。再，据前来交付骆驼之喀尔喀等言称，六月二十五日，杭爱山降大雪。奴才等前来时，于七月二十日亦降小雪。凡高处之牧草皆枯黄，驻有低处之牧草微绿。又查看各驿站之牲畜，自第三十驿站至十二驿站，共十八驿站牲畜，实有瘦弱者。此等情由，宗札布理应具奏请旨。但伊惧怕延误之罪，草率迁移，以图了事，故咨令二十户迁移，从新路传递咨事。鉴于此等情形，或从新路报事，令所留二十户迁移过来，或令所留二十户仍自旧路报事，俟来年再迁移，而已移至新路之牲畜，暂且休养，俟来年返青之后，再用以报事。以上各事，恳请皇上睿鉴。再，经观察蒙古人情形，宗札布确曾扰害伊等，而宗札布用以何等言语蛊惑伊等之处，奴才未闻确信，故而不敢妄奏，但蒙古人较前似有疏懈之情。是以，奴才拟写蒙古文书咨行驿站章京等，以陈述皇上恩德，并言宗札布扰害尔等之事，职已具奏皇上，望尔等当差如前，好为行走。等因，拟写蒙古字咨行之。为此谨具奏闻。等语。

石成又呈文于舅舅公隆科多。该文内开：卑人随原将军宗札布前往移设驿站，出张家口门，踏勘丈量，寻觅水草，而宗札布并不同行，留于后面，凡过喀尔喀人家，即进去饮酒，又于置设驿站路上，放火烧荒，至五月十一日抵扎克拜达里，并不移设台站。宗札布违背所奏，贻误四十余日，于六月十六日方咨文移设，八月初十日之后，方到达各自指定台站。移设途中，马畜消瘦跌膘，劳顿甚深。然而，宗札布抵达驿站之后，索取奶、奶皮子、酥油、柴火、畜粪，又打骂蒙古人等，以索链捆人，并放纵家人，扰害蒙古，无不索取。又从喀尔喀领取劣驼，强令驿站章京领取。又骑乘所有移设马匹，令驿夫全数跟从，家中亦不留放牧人，如此扰害蒙古，髓枯力竭，以致驿站破败。自第三十驿站至十二驿站，共十八驿站，马畜均已变瘦。据蒙古等言称，我等带来之牲畜，若不得休养，而用以传递之事，又移其余二十户，则此等牲畜难以过冬。其余二十户迁移时，正值寒冷时节，牲畜不能到达。倘若休养四十户之所有牲畜，仍由留于旧站之二十户传递，至明年再迁移，以用新路传递，则于二者皆为有利，云云。卑人之所闻，又及宗札布废弃公务，扰害蒙古等各节，实不忍寓目。卑人虽无言奏之责，若将问罪，但愿请罪，是以已经具奏。再，宗札布对原员外郎巴特玛曰：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首辅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再，怡王尚为孩子，无知，却将国事交与伊办理，如此何以能够兴旺，云云。巴特玛闻此甚惊。观此情形，宗札布皆以此言告知于蒙古，故而蒙古较前更无兴趣，以致疏懈。此等言语至关

重大，倘若闻知者不承认，卑人死无葬身之地。故写蒙古文字咨行抚慰伊等。等语。

石成又呈文给都统拉锡。该文内开：卑人随原将军宗札布前往移设驿站，出张家口门，踏勘丈量，寻觅水草，而宗札布并不同行，留于后面，凡过喀尔喀人家，即进去饮酒，又于置设驿站路上，放火烧荒，至五月十一日抵扎克拜达里，并不移设台站。宗札布违背所奏，贻误四十余日，于六月十六日方咨文移设，八月初十日之后，方到达各自指定台站。移设途中，马畜消瘦跌膘，劳顿甚深。然而，宗札布抵达驿站之后，索取奶、奶皮子、酥油、柴火、畜粪，又打骂蒙古人等，以索链捆人，并放纵家人，扰害蒙古，无不索取。又从喀尔喀领取劣驼，强令驿站章京领取。又骑乘所有移设马匹，令驿夫全数跟从，家中亦不留放牧人，如此扰害蒙古，髓枯力竭，以致驿站破败。自第三十驿站至十二驿站，共十八驿站，马畜均已变瘦。据蒙古等言称，我等带来之牲畜，若不得休养，而用以传递之事，又移其余二十户，则此等牲畜难以过冬。其余二十户迁移时，正值寒冷时节，牲畜不能到达。倘若休养四十户之所有牲畜，仍由留于旧站之二十户传递，至明年再迁移，以用新路传递，则于二者皆为有利，云云。卑人之所闻，又及宗札布废弃公务，扰害蒙古等各节，实不忍寓目。卑人虽无言奏之责，若将问罪，但愿请罪，是以已经具奏。等语。

理藩院参奏内开：曾随同原将军宗札布前往移设军台之臣衙门笔帖式石成，为陷害宗札布，肆意编造无稽之谈，拟写呈送臣隆科多、拉锡之文书二件，又奏折一件，装封于夹板，驰驿送来。查得，笔帖式石成，乃随行原将军宗札布之笔帖式，理应仅照指示办事之外，不得滋事。但石成狂妄嚣凌，不惧国法，将分外无干之事由驿驰报。由此看来，石成必于外面作乱，而被宗札布撞获，故畏罪而肆意捏报。可见，情属可恶，狂妄至极。又蒙古扎萨克等并无事，均蒙皇恩安居乐业，而伊僭越拟写蒙古字以抚慰者，甚过矣。对如此而为者，若不问罪重惩，则必国之吏政乱，而捏控作乱之徒不得惩戒。石成狂妄可恶，暴露无遗，拟速派一名臣衙门官员前去拿解石成，以交刑部示众，从重治罪。再，原将军宗札布处有事办理，臣衙门拟另派一名笔帖式前去办理之。现将石成之奏折一件，呈送臣隆科多、拉锡之文书，俱行恭呈御览。等因，于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具奏，谕曰：笔帖式石成，何许之人？身为笔帖式，僭越言事，殊甚可恶，着派人拿解。再，彼宗札布者，用派往赎罪效力之人。伊或一心赎罪效力，或有意毁事抵触，亦未可知。今留宗札布于驿站，亦无裨益。著解回宗札布、巴特玛对质审明。一经审讯，有无罪过，自有定论。钦此。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总管公舅舅隆科多、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奉旨：已派人取宗札布。一俟前来，将讯问宗札布之朕旨，尔等记下，可降旨于宗札布后，录取口供。尔宗札布曾在西宁时，于郡王允禵前奉承依阿，允禵亦视尔为安王之王府长史而另加宠信。尔乃蒙受允禵恩惠之人，当允禵于军营酗酒乱醉，狎妓贪淫，凌虐伤人，侵蚀钱粮时，尔应报恩劝阻，以不至于行恶。但尔并不劝谏，反而迎合允禵，一同酗酒，贻误军务，行止卑贱，故免去尔之将军一职。若将尔之罪行全数查明后治罪，虽死亦不足以蔽辜。朕行恩从轻处治允禵尔等之罪，亦未革除尔之官职，即派往管理台站，此乃朕之殊恩也。尔应感戴朕宽恕之恩，宜加孜孜黾勉。今览石成所奏，尔仍不心服，以为无辜免职。再，尔思念安王旗婿廉王，嫉恨年羹尧奏功，又尔之大将军允禵以为未用尔，是以，公然与朕对抗，随便传话，摇动人心。尔等逆行于西部之人，不念自己之过，反而怨艾年羹尧不曾为伊等隐瞒，改以流言诽语摇惑无知之徒。朕思之，石成所奏之言，必出于尔之嘴是实。尔之大将军允禵，多年统兵，可有何劳绩？仅有将军延信率兵进藏，而允禵至木鲁斯之后，导致数千满洲兵无辜死亡，马畜倒毙，丑态百出，方可返回。不仅并无效力，反而欲娶青海公吉克吉扎布等嫁与他人之女，并央求贝子允禟于皇父之前巧奏，捏造皇父之命，娶青海台吉之女，并拆散嫁于他人之夫妻，终日于甘州饮酒贪淫。当女子思念原丈夫及故乡时，百般诱哄释闷，引入甘州河水，使之结冻，于冰上滑舞木辅。由于河水涨溢，城

内街道上积满水，并结冰，人皆难行。如此胡闹，不体面，无体统，所有随从人员，地方百姓，无不知晓。再，绰奇、噶西图尔等小人，以奉迎依阿为能事，糜费贪赃民之脂膏钱粮达数百万两，扰害陕山之民，实不堪寓目，几致叛乱。即为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之叛乱，亦因允禵尔等无耻之徒，不向青海厄鲁特讲明大义大理，而目无法纪，渎伦败俗，官无官箴，兵无兵规，丑态百出，贻笑轻蔑。罗卜藏丹津等以为，大国之威力亦不过如此，故而导致叛乱。若加根究，将尔等治以何罪，亦不足以蔽辜。前我圣皇父认为允禵昏庸、暴躁、狂悖、好揽事，若留京城，不得宁谧，倘若国有紧急事情，势必妄乱滋事，故特意调开，派往西部，并非允禵能以奏功而派往者矣。无知者不知其中之理，反以为派去允禵奏功之后，可立为皇太子。岂有如此糊涂、无知之理？诚然如此，朕皇父乃至圣也。皇父年有七旬，且又体弱，岂能将赖以继位之子派往万里之外？此事毋庸解释，足以显而易见。惟彼不知天地，而又无知之徒，尽力妄加猜疑而已。前有大阿哥允禔邀同允禩、允禟、允禵以及几名无知年小小弟，不念大义，如同梁山贼寇，结党结伙，骚扰朕皇父老人，干与诸事，要挟他人，央浼受贿，收买国人之心，以图谋于宝座。凡此种种，谁人不知。且又为皇父之大事，咨令允禵从甘州速回。允禵从行三四宿之后，获悉皇父升天，却又欲回甘州，经查克旦等规劝之后，方可作罢。于保德州见延信后，曰：我身或许死也。我兄长不指望我叩拜，云云。延信问毕，严厉申斥，并言明大义，允禵方有所悟。今延信尚在。此为何言？纯属悖逆之言。然而，朕仍恩恤、教诲、包容，期以改过，并于太后母亲梓宫前封允禵为王，令伊改恶。伊不仅不感激，反而激怒，凡事混闹。对于此等不知天高地厚愚悖之人，怎可议论朕不起用？授以年羹尧为大将军，乃初青海罗卜藏丹津作乱，掠夺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前来求援，即令管辖布隆吉尔兵将军延信掌管大将军印。由于延信办理一二事不当，且延信为人敦厚迟钝，心意难周，恐误事机，故令年羹尧掌大将军印。当时青海之事可危可虑，凡事俱由朕与怡王、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等从中详密商定，而在外军务则令年羹尧主管。年羹尧孜孜黾勉，率领当地边塞汉兵，不糜钱粮，不劳兵马，须臾克奏肤功，从而平定青海之贼，以宁边陲。如此之人，不能委以大将军乎？朕用人不当否？就以此事而论，倘若授以允禵为大将军，而由尔等辅佐，该事能如此完结否？尔言未用满洲兵。路途如此遥远，即派满洲兵，亦难赶到，而仅用边塞绿旗兵，即能击败贼敌，扬我军威，可喜可贺，我满洲兵更显威武。此事又有何虑之处。前为西藏之事，年羹尧亦筹备四川兵马，力争务取西藏，即照皇父指教，孜孜向前，进定西藏。至圣皇父曾屡次谕曰，我朝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有大将之才，此事人人皆知。朕登极后，将皇父、母后之大事，以及其他诸事，均交廉王、怡王、舅舅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办理。而怡王、舅舅隆科多，不分昼夜，尽心办理皇父、母后之二件大事。大学士马齐，一则年事已高，二则为人憨厚，应不议外。惟有尔之神奇廉王，有何效力之处，仅毁朕之诸事，给朕取以恶名为能事，众人皆知此事也。今尔言怡王为平常之人，无所知识，却将国事交付于彼，何以能治理好？尔之此言，是否言及于今？是否诅咒国家？若言怡王，自幼强健聪慧，人才优良，皇父优加恩宠，此事举国皆知。怡王并非胆大妄为之人，从无非分之念。怡王对皇父尽以子道，对二阿哥尽以臣道。由于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之妒忌、陷害，因而株连于二阿哥。自被株连之后，多年来惟感激皇父之恩，而对允禵等人胡闹之事，从不过问，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怡王从不使皇父担忧，此事众人亦皆知，今夫，当允禔、允禩、允禟、允禵等朋党结伙，不念君父之大义，怀有非分之念，为私为己，使皇父多有担忧。若以此事而言，怡王不及伊等者是实焉。自朕登极委用至今，凡有交付之事，皆能勉竭血诚，王本无所经历之人，而办户部繁乱流弊，俱为井井有条。然而，尔却言怡王为无知平常之人，而尊崇允禵等结为梁山贼伙，所行小义，酗酒迷色，贪赃之徒为显贵乎？以朕之见，怡王实为行大义，明事理，尽忠诚，利国家，多知识之人，殊异于尔之所见。若与朋党钻营，央浼好事，沉滋

酒色，图贼小久，蛊惑世人，收买人心者相比，怡王无知者是实也。再，满洲、蒙古、汉军，皆为同样奴才，朕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自朕登极以来，文武各大臣出缺，朕照皇父所定之例，除选用满洲外，无论满洲、蒙古出缺，朕亦选用汉军、汉人。且山东、河南、浙江等省布政使、按察使，及至道府，原为汉官之缺，而朕多用满洲。而蒙古，朕多增补都统、副都统、尚书、侍郎、侍读学士等。省城协领，原未设蒙古缺。察哈尔旗总管，原补放满洲，朕改补蒙古。凡为满洲、蒙古、汉军，朕皆一视同仁，劝育人才。为国家得贤才，朕真诚选 用之。朕可有偏私之心乎？尔之悖逆大将军允禵未任用尔此牲畜乎？反之，年羹尧者，乃朕之皇父知用信赖之人。而岳钟琪，又系皇父稔知，自副将擢用为提督之人。朕皆用皇父所用之人，以克奏西部肤功。朕复又劝用皇父旧用并早已休致官员苏丹、噶尔必等人。如此而为，尚有人言朕任用汉军、汉人，而满洲、蒙古何以振兴。诚朕有所闲暇，又不知如何言朕。朕所用大将军年羹尧，须臾平定青海，尚且如此议论。倘若不能平定，朕怎能忍受此类议论。朕宽恕尔品行不端、丑类等种种罪过，劝勉效力。尔若能效力改恶，朕可以起用。倘若仍念乱党，胡作非为，而不加以杀，国法何以得到匡正？石成所奏，尔之所言，巴特玛之所闻，皆为尔等三人口出之言，若经质审，自然能以明了。尔等乱党议论纷纷，皆为已有之事。去年，办理母后大事期间，朕封允禵为王，而尔等同伙则传言，朕欲用允禵总理事务，允禵言调户部库银百万两，以犒赏兵丁，又必捉拿舅舅隆科多、总督年羹尧，方可出来视事。因此之故，朕未用允禵，云云。又传言舅舅隆科多奏请朕之后，停止犒赏，云云。又于去年，朕前往谒陵后，传言舅舅隆科多于门前患痰火病晕倒，云云。青海叛乱时，传言总督年羹尧被青海台吉绑缚而去，云云。又传言怡王获罪于朕，不准城内居住，驱逐至温泉，云云。如此妒忌竭诚效力于国家之大臣，捏造种种谎言，以惑全国人心，皆系尔等卑贱逆党所为。朕于此前受封为王时，尚且不让步于何人，何况今日朕已登极，岂有为尔等不知君父，不念子臣，忤逆不道，愚昧无知之徒所发议论让步之理？对于编造此等言论，朕毫不介意，而此等之事暴露之后，若能得以清楚，更能说明朕为正确。若杀此等乱徒，足以惩戒恶徒。众人得知此事后，彼无知之人亦不听信胡编乱造之议论。除掉此等之人，于国有利。尔不知晓尔之不成器，以为无辜被革除将军一职。尔之主人无辜治罪安王，将尔给于怡王。尔怨郡王允禵未任用尔，但不知其中事理，反编造无干之言，妄加议论，将恶名推给于朕，以蛊惑国人之心，此乃为允禵而行乱者显然也。今夫，当问罪吴尔展等时，朕谕极为清楚。朕已召集安王门下人明白晓谕，今该谕旨尚在。倘若人人同尔视王为主，反而轻蔑登极之皇上，则彼五旗之王，日后其权力与皇上相等，王等一旦侵犯国法，必难治罪。岂能有此道理？由于不准尔之安王承袭，故由尔等悖逆该杀奴才如此强梁不灰心，肆意作乱。朕出于无奈，必伤安王之子孙性命，以断尔等之念，乃至根除。尔等以为已效力于尔之安王乎？以为已杀尔之安王乎？尔传出此言后，已受到报应，已由神鬼引领石成报闻于朕。见此报应后，尔等逆党理应死心为是。若尔等就此罢休，非但为朕之福，尔等之造化，大清国亦永久得享太平也，太庙神灵亦得安谧也。尔今若知虔诚改过自新，朕可饶恕尔之性命。务必如实招供。钦此。钦遵，将谕旨宣读给宗札布听。旋由臣等讯问宗札布：尔等之所作所为，于谕旨内均已明白指出，尔不得隐瞒，一一招出实情。宗札布供称：允禵驻甘州时，娶厄鲁特之女，并引入河水结冰，于冰上滑冰玩时，河水漫溢，淹没街道，行人难以行走。再，伊之饮酒之事，人人皆知。允禵在西宁、甘州之所作所为，皇上如同亲眼目击，已降有旨，件件属实，只因惧于允禵之淫威，未敢劝阻。我宗札布本获有死罪，皇上仍不弃，又派往办理移设台站之事。我办理此事时，又遭石成控告，以致于此，岂敢不如实招供。等语。讯宗札布：允禵何以保举尔为将军？明白招供保举缘由！供称：我住兰州时，我家人那木札尔从京城送衣服来，于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兰州。那木札尔称，安王给老爷送一信，云云。我当即拆开来信，内开，吾已央求八阿哥

曰：吾门下副都统宗札布，现在军营，请转求十四阿哥，若能照顾，请多关照。八阿哥已央求十四阿哥。云云。自我收到此信之后，观察其情，允禵已另眼看待我，后来保举为将军，或许此因。等语。又讯宗札布：安王寄给尔之信札，今在何处？尔拿出来！供称：我阅完信之后，已经烧毁。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自张家口至扎克拜达里，并未以皇上之事为要，凡勘量地方、寻觅水草等，皆非亲自所为，而由侍卫赫默音、达西前去丈量，讯问蒙古人。尔宗札布留于后面，所经喀尔喀人家，无一不漏，进去饮酒，酒后妄言，又令吹笳弹奏。于得博多博地方，醉酒后就寝于蒙古人家中，深夜里又起行，苦累喀尔喀人等。移设台站路上，不知为何缘故，草原上放火烧，云云。此事怎讲？供称：我宗札布与侍卫达西、赫默音同出张家口边门，寻觅直路，讯问于乌拉齐，察看水草。又寻觅直路时，侍卫达西、赫默音等只管寻觅直路，踏勘丈量一事。而宗札布乃管台站之人，又身负移设台站，故必亲临有水之地察视。如若水源不足，驿站牲畜难以存活，故而视察水草，又寻觅近路。路中，我有时先行，有时落后。如若住宿，一同住宿。沿途，若有蒙古送酒来，我取而饮者属实。蒙古人吹笳弹奏，我亦听之。再，正值夏季返青之时，即便放火，亦不燃烧。打中伙时，我曾点烧一二堆火。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五月十一日，行抵扎克拜达里，不趁天热移设台站，而无事闲住十日。于二十一日，突然言称欲往将军博尔丹军营议事。言毕起行，沿途稽迟，来至第四十二站，即察罕托海驿站。当日，将军博尔丹来咨内称，将置设于驿站之一千二百峰骆驼，已咨令喀尔喀等拨给扎克拜达里、翁金伊克哈布查海、戈壁额尔吉勒和洛图三处各四百峰，等因前来。此事与宗札布所奏不合，故不再前往军营。如若不往军营，理应返回扎克拜达里移设台站。然又住三日，于二十八日无故继续前行，走过三座驿站，抵第四十五驿站。次日才返回。前往将军军营而不达，声言欲查台站而不查，所有台站全未走到，而又跳过二座驿站，日行三四十里，于六月初九日回到扎克拜达里。回来之后，不思移设台站之事，亦不念为皇上效力之事，于十六日方咨文移设台站。云云。此事怎讲？供称：宗札布等于五月十一日抵扎克拜达里，即令石成拟写奏折，于十七日才写完具奏。又行文各地之后，于二十一日，我才起行。由于天热，一日行走一站，来到察罕托海。将军傅尔丹咨称，骆驼之事已经办完。由于扎巴噶河水汛期已到，等候二日，水消之后，才能渡河，按照与侍卫达西、赫默音之所约，前往第四十七驿站。当抵第四十五驿站时，恰遇前往丈量第四十七驿站之侍卫赫默音等丈量回来，再前行无所意义，故而返回。于六月初九日抵扎克拜达里，由于无向导，难以移设台站，故等候向导前来。自获有向导信息后，我才行文移设台站。我行文较迟，亦未到达将军傅尔丹之军营。未能按照我之原奏移设台站，即乃我之死罪。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住扎克拜达里有三十三日，其间，尔之家人等，每人占居驿站蒙古人房屋各一间，将别人妻子儿女弃于野外，又令送进鲜奶、奶皮子、酥油、柴火、畜粪。后来，搬进于扎克拜达里城守城正蓝旗右卫披甲苏楚泡又名八十四所住官房，毫不考虑公务，每日或弹奏琵琶三弦，或骑驿站官马至务农废员、喀喇沁台吉和托赖等家中，食肉饮酒，至晚而归。有时与驿站蒙古章京等同饮作乐，酒后妄行殴人，私用铁链捆人，后又释放。云云。此事怎讲？供称：我前去时，带有小蒙古包一个、帐房一个。凡乘驿之人，均带蒙古包。倘若我家人每人占一个，又有何人服侍我？何要看守物件？我伙夫及家人居住，只用二个蒙古包。乌拉齐等送奶、送畜粪时，我领而收者属实。此次住时，等候骆驼，又等候向导，故而所住时日较长，我即带石成移住扎克拜达里城内，即住于守城右卫披甲八十四之房屋。我不会弹三弦琵琶，石成与八十四等弹奏时，我坐而听者属实。再，我于夜间饮几盅酒是实。我等抵达扎克拜达里之后，曾去种地原侍郎额讷特家、郎中萨哈齐家中吃饭多次是实。喀喇沁台吉和托赖邀请我，而我未去，给我送来二只羊，而我领受一只，相应回访其家一次。再，有人来我处诉讼，我讯问后杖结之。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又派贫穷蒙古人至四五十里之外，搬运

手指般粗柳条，堆成如山，再从中挑选好者，以编织铺席，或蒙古包围圈，走时驮走，云云。此事怎讲？代称：我派蒙古人砍柳条后运来编造什物是实。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从喀尔喀取回之骆驼内，多半为岁口大而有老疾者，或为幼驼，或为有鞍疮，或为生疮者。将如此劣驼拨给各驿站章京时，章京等皆言此等劣驼难以胜任皇上之官差。宗札布闻听此言，即行打骂恐吓。有章京等事先受其央求或胁迫而领取之。事后，宗札布又曰未曾强令领取，而皆挑选也。此等骆驼，皆为给喀尔喀等存养。骆驼若有繁衍，其繁衍者归喀尔喀等取之。若有倒毙，则令伊等偿还。而此劣驼，皆为喀尔喀等之私驼，以劣驼换皇上之骆驼。驿站章京等，经私下与喀尔喀等商议之后，已为劣驼补取马匹。等语。此事怎讲？供称：为扎克拜达里、翁金伊克哈布查海二地，我筹办骆驼八百。所有骆驼没有一般整齐。极劣者，我亦未取。八百骆驼中，亦有劣者。当时蒙古等来交骆驼，我优柔姑息，而收劣者。我办事不力，无话可言。喀喇沁、土默特蒙古人不知骆驼之岁口，且又妄选，故而我曾骂过。我与驿站章京言，驼有劣者，可将其情呈报与我，而尔等如何言语，亦无济于事者是实。此等之事，俱系我所验办之事，我不曾央求于章京，而驿站章京私下与喀尔喀人商妥之后，为劣驼补领马匹者，或许有之，但我不知此事。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于七月十一日，自扎克拜达里起行返回，宗札布坐于车，而苏楚泡，又名八十四，乃额定兵丁，离开驻地，私自跟随，走过六座驿站之后，于第三十驿站，即葛里特萨布乌苏地方，令其乘驿返回，云云。此事怎讲？供称：我于七月十一日从扎克拜达里起程返回，由于患有足疾，乘车回来是实。而八十四请假后前来送行我。当我讯问其所乘之马时，言称为己之马。伊返回时，将我骑来之驿马交伊骑回。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又奏称，途中，额外多骑用刚移设之三四十匹马，仍不敷用，即骑用驿站蒙古人之己马，又随带三十余名蒙古驿夫。车前有一对牵狗人，一对备鞍马，一对闲人，排列成三对，驾车骑马人有四名，车后跟随十余人。每到一站，若有驿站章京不率众迎送，即遭打骂。宗札布亲令众人摘取帽子，双腿跪地，叩头欢呼主人。伊之家人，妄行打骂众蒙古人。宗札布视皇上之驿站蒙古人，实不如其家人，云云。此事怎讲？供称：驿站蒙古章京前来迎送，皆为伊等之习俗，绝无不迎送者。我骑用额定马为七匹，领催额勒硕色为二匹马。送回马匹之乌拉齐等，均由驿站蒙古章京酌情派遣。送回马匹之人，或前或后，随意行走。驿站乌拉齐中，其善逢迎者见我为蒙古人，或称为台吉者有之，或称为诺颜者亦有之，或摘帽叩头者更有之，而我未加阻止，亦未能管束我家人，此乃我之过。我无言以答。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于五月十一日抵达扎克拜达里之后，并不移设台站，而处处躲开，推诿于原都统五格、驿站官员三达里等，以致延误达四十余日，于六月十六日才行文迅速移设。由于蒙古人等皆为惧怕，故而迅速前来移住。旧路自西南方杀虎口向东北方直至扎克拜达里，新路则自东南方张家口向西北方直至扎克拜达里。由于新路近，又驿站缩短，凡移来之驿站，皆自西南向东北迁移，然因多沙漠，行走戈壁，可走三四十余日，于八月初十日以后，该四十户驿站人员终抵新路各个驿站。沿途，官畜瘦弱跌膘，而伊等之业畜，每驿站倒毙六十以下不等。由于驮骑无畜，背负子女，步行而来，云云。此事怎讲？供称：我等于五月十一日抵达扎克拜达里。当时，马畜尚未上膘，故而等候马畜上膘，又等候向导。于六月十六日，派遣领催额勒硕色前去办理移设台站之事，而都统五格于二十日内起赴督理移设。此次之延误，以及驿站蒙古人牲畜倒毙，皆因我之昏庸所致。我无言以答。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尔每到一站，打骂章京驿夫。有人找尔诉事，则不辨别是非，反而责打无干人员。次日，又领所有驿站人员，多走数站。因驿站人员家中无人放牲畜，牲畜难免被偷被狼吃掉，云云。此事怎讲？供称：驿站蒙古人等前来我处诉事时，其应诉事于驿站官员者，我均打发伊等前去诉事于该管扎尔固齐，而其不应找官员诉说之事，我均加以酌情办理之。于该驿站不能完结者，我即带往另一站完结者亦有之。等语。讯宗札布：

据石成奏，圣主委派宗札布，乃专门信赖而委以此任，但宗札布不念皇上之重托，仅图安逸，肆意妄行，扰害蒙古，损害公务。蒙古人等每言及责打扰害之事，皆面向南方祷告圣上曰：圣主乃佛爷矣。我等草芥奴仆，何以报答皇上恩施拯救再生之隆恩。对于皇上之抚恤至意，将军宗札布不知晓。伊来此之后，如此扰害，皇上在京城宝座前必将明鉴矣。等语，叩头哭泣，怨气冲天，云云。此事怎讲？供称：我已玷辱皇上之信任，无言以答。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石成讯问各驿站参领、章京等，此一新地对于牲畜何如？水草好否？尔等可有过冬夏牧地方？伊等则称，我等原为东部土默特蒙古，因无法生存，皇上特赏效力之道，将我等安置于驿站，每年施恩赏赉，加以养育。我等皆已立有家业。旧路地方多有戈壁，冬季寒冷，不利于牲畜。皇上将我等移至如此有水草之地，水草美，且地平，冬夏所住地方亦甚佳。此新路一带所生长之草卉，皆宜于牲畜。仰蒙圣恩，在旧路地方尚且能立家业，而此新地方又有何不便。惟前迁移四十户时，若自五月十五日起开始迁移，则我等可于途中边行边牧放牲畜，于六月十五日之后抵达新地。六七八此三个月内，牲畜皆能膘肥，一应公差，皆不耽误。实于六月二十日之后，方令我等迁移，于八月内方抵达。途中，马畜皆瘦，且此地之草亦变枯黄。若不算闰四月，现为九月节气矣，牲畜膘肥时节已过。倘不休养迁来牲畜，仍用传递驰报，又今年将其余二十户迁移过来，则牲畜难以存活矣。当迁移其余二十户时，正值寒冷季节。既便皆已迁来，牲畜亦于事无益。若将现已迁来牲畜暂行休养，凡事仍由旧路传递，则因旧路二十户所有牲畜未动，且夏季皆上膘，故不致于误官差。俟明年返青之后，牲畜有救，时再令四十户当差行走，而其余二十户开始迁移，则牲畜不致于倒毙，对二者皆有利。等语。再，据前来交付骆驼之喀尔喀等言称，六月二十五日，杭爱山降大雪。奴才等前来时，于七月二十日亦降小雪。凡高处之牧草皆枯黄，仅有低处之牧草尚微绿。又查看各驿站之牲畜，自第三十驿站至十二驿站，共十八驿站牲畜，实有瘦弱者。此等情由，宗札布理应具奏请旨。但伊惧怕延误之罪，而欲草率迁移，以图了事，故咨令二十户迁移，从新路传递咨事，云云。此事怎讲？供称：迁移四十户时，其余二十户之妻子、马畜、家产等多半均随前期迁移人员一同移来新站，而留下之男人及马畜等，尽量减少，暂且留守驿站。由于马畜尚为膘肥，于寒冷之前已令迁移。自旧驿站抵达新驿之道路，远近不等，牲畜自远道而来者较瘦弱，自近处而来者仍为好。此等情形，宗札布拟返回后再行奏报，由于石成先行控告我，故而未能具奏。此等之事，皆因我之昏庸所致，我无言可答。等语。讯宗札布：据石成奏，再，经奴才观察蒙古人情形，宗札布确曾扰害伊等，而宗札布用以何等言语蛊惑伊等之处，奴才未闻确信，故而不敢妄奏，但蒙古人较前似有疏懈之情。是以，奴才拟写蒙古文书咨行驿站章京等，以陈述皇上恩德，并言宗札布扰害尔等之事，职已具奏皇上，望尔等当差如前，好为行走。等因，拟写蒙古字咨行之，云云。尔必如实招供如何扰害蒙古人等，又如何蛊惑之处！供称：宗札布我本为一介昏庸之人，荷蒙圣恩将移设台站之事委托于我，我虽竭尽全力办理，尚且不能报效，又何敢蛊惑蒙古人等，以废公务。我有辱骂驿站蒙古人之事，若谓我扰害驿站，则我又有何言以对。此皆为我之死罪。等语。讯巴特玛：宗札布抵达尔住驿站之后，与尔言及何事？与驿站蒙古人言何之事？尔务必一一如实招供！供称：我本不认识宗札布、石成。宗札布等前来住宿我住鄂布隆驿站之日，我前去拜见宗札布等。宗札布将我引入其所住蒙古包之后，饮茶时讯问我住驿站蒙古人生计、牲畜数目等。旋又讯问我是否章职后来此。我答以为是。宗札布言，现今我蒙古人时运已尽，其办事者，皆为汉大臣。今日汉人兴盛，而蒙古人何以得能兴盛？第十三王年幼无知，于我蒙古人又有何事，云云。我观察宗札布情形，已醉匪浅。我甚惧怕，一言不发，即回我住驿站。其余之事，我不晓得。等语。讯巴特玛：据石成写信称，宗札布曰，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首辅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云云。据尔供称，宗札布言，现今我

蒙古人时运已尽，其办事者，皆为汉大臣。今日汉人兴盛，而蒙古人何以得能兴盛？云云。以上所言，似有出入，其因何在？务必如实招供！供称：宗札布与我言蒙古语，伊言马奈蒙古尔(manaimonggol)①未言满珠(manju)②，而言朱尔齐奇塔特(julci kitat)③并未专指汉军。等语又传巴特玛前来，令其以蒙古语重复一遍前供，以令宗札布听，而后讯问宗札布对此事怎讲？如实招供！宗札布供称：我抵达鄂布隆驿站之当天，饮酒甚醉，巴特玛前来我处时，如此妄言者，确有其事。等语。讯宗札布：尔与巴特玛如此言者，其意何为？除巴特玛之外，尔尚与何人言此？如实招供！供称：我于当日由于醉酒，与巴特玛妄言是实，并无他意。除巴特玛之外，不曾与他人言此。等语。讯石成：据尔奏称，经观察蒙古人情形，宗札布确曾扰害伊等，而宗札布用以何等言语蛊惑伊等之处，奴才未闻确信，故而不敢妄奏，但蒙古人较前似有疏懈之情。是以，奴才拟写蒙古文书咨行驿站章京等，以陈述皇上恩德，并言宗札布扰害尔等之事，职已具奏皇上，望尔等当差如前，好为行走。等因，拟写蒙古字咨行之。云云。尔之此文内尚写有何事？于何月何日自何驿站如何咨行驿站章京？如实招供！供称：夫驿站者，皆为动用正项钱粮而置设矣。由于宗札布扰害蒙古人，小人愚思，对于蒙古人而言，圣主乃佛，故小人曰，圣主养育尔等，今若将尔等仍安置于旧路，则多戈壁，又路遥远，于尔等生计无补。今专差宗札布前来移设驿站于此水草之地，乃利于尔等生计之意。然宗札布来此之后，行止悖谬，故我俱行具奏。望尔等勤勉于公务，妥为看守驿站马畜，寻觅水草之地，好为牧放，不得误事。等因，来至归化城后具奏我折，拟至头站张家口察罕托罗海地方再咨行该文。然自归化城前来张家口时，由部院领催额勒硕色、宗札布家人那木扎尔来接我，我等于八月二十五日抵达张家口，当日即捉拿我，故不及行文。等语。讯石成：宗札布如是扰害驿站蒙古人，尔何不先行具奏？驿站之事如此而为后，尔方具奏，其意何在？再，据尔奏称，已写蒙古字咨行驿站蒙古，等因具奏。今尔又称不及行文者何耶？宗札布与巴特玛所谈之言，尔必所闻，何不写入于奏折内奏闻？又不呈文拉锡，而反呈文于舅舅隆科多，其因何在？再，据巴特玛供称，宗札布与巴特玛言，现今我蒙古人时运已尽，其办事者，皆为汉大臣，而蒙古人何以得能兴盛？云云。宗札布未言及满洲、汉军。而于尔之呈文内，则写为满洲、汉军者何耶？供称：宗札布前往移设台站时，并不走驿站路，故我未能具奏。再，于我之奏折内，虽奏称我已行文各驿站蒙古，实则未及行文，此乃纯属捏报，我之死罪，无言以对。至宗札布与巴特玛所谈之言，关系重大。时我愚思，我若举报，而巴特玛不承认，罪必及于我，若不具奏，又甚痛恨宗札布，故仅呈报于我衙门大臣。宗札布仅言为汉人，而拉锡系蒙古人，故未呈文拉锡，仅呈报于舅舅隆科多，此乃呈文有异之缘由。再，宗札布未与巴特玛言及满洲、汉军，皆系我之增添者矣。等语。讯石成：据尔呈文舅舅隆科多，宗札布与巴特玛言，怡王尚为孩子，无知，却将国事交与伊办理，如此何以能够兴旺，云云。据巴特玛供称，宗札布与我言，第十三王年幼无知，于我蒙古人又有何事，云云。宗札布未言怡王为孩子，无知，却将国事交与伊办理，如此何以能够兴旺等言辞，怡于尔之呈文中如此缮写，其意何在？供称：宗札布与巴特玛言十三王年幼无知。巴特玛出去后，宗札布又与我言将国事交与怡王，何以能够兴旺，云云。由于事属一辙，故于小人呈文内未加分别叙述者是实。等语。

窃臣看得，宗札布身为大臣，于军营办事，理合竭尽效力行走。允禵肆意妄为之时，宗札布并不劝阻，反而奉迎讨好，臣而不忠于国，与允禵朋比为党，罪莫大于此。圣主明如日月，光照万里，如同所见，逐一指出。臣将圣主谕旨宣读于宗札布听，宗札布低头认罪，无言以对。皇上洞

① 意为"我们蒙古"。
② 意为"满洲"。
③ 意为"不友善的汉人。"

察宗札布之前罪而不杀，却恩准乘驿，差往张家口外移设台站，乃准效力赎罪也。而宗札布理应效力赎罪，以报皇恩。然而宗札布出塞后，不念移设台站之事，全推给于侍卫达西、赫默音，而拖延时日。进蒙古人家中饮酒，酒后肆扰殴打蒙古。额外多骑用驿马，又不用蒙古。诋毁怡王无知。如是等等，逐一讯问，宗札布供认不讳。宗札布前在军营时，以奉允禵为是。又经贪缘，保举为将军。后奉谕旨赴塞外时，不念移设台站之事，而扰害蒙古，妄加诋毁国政，情甚可恶。是以，照大逆不敬之刑律例，将宗札布拟以斩罪，立即斩之。石成纠参宗札布时，理应如实具奏。伊不曾给蒙古等行文，却谎奏已咨行蒙古文。将宗札布之妄加诋毁言论，不缮写于奏折内，而呈文于舅舅隆科多，却不呈文于都统拉锡者，实属妄为。是以，照奏文不实者，责打一百徒三年罪之刑律例，将石成拟以革职枷号四十天打一百鞭。巴特玛者，乃住驿站官员，已质审明白。是以，拟勿庸议。如此办理当否之处，伏乞圣主敕部议复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1975　都统拉锡奏请裁减英贵妻及守门披甲等俸禄钱粮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谨奏：为请旨事。

臣旗上驷院侍卫英贵因罪发往宁古塔。查英贵之妻，系宗室公讷图之女，食四品俸禄，又有两名守门披甲。可否裁减英贵妻之俸禄、守门披甲之钱粮，由于在旗无例可查，故已咨查宗人府，据宗人府咨复无此例。又查英贵前妻，系宗室原公溥昌之女，有守陵披甲二名。今已发配英贵父子及全家，而英贵妻之俸禄、守门披甲及守前妻陵披甲之钱粮，可否裁减？恳请皇上睿鉴。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该部查例具奏。

1976　副都统达鼐奏请赏赐青海兵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议政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请旨事。

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背负天朝之恩，狂悖乱行，仰蒙圣主之威剿灭，靖除反抗者，收纳归降者，于并未参与行动之人，圣主施恩救援。查得，去年征剿丹津浑台吉等时，圣主降谕扬武将军岳钟琪：绿旗官兵普施恩惠，蒙古兵内有效力者，按等次应如何赏赐之处核议奏闻，晓谕朕仁恤之至意。钦此，核查前往军中蒙古人内行走之处，已编等次，奏请谕旨。此际奏定为一等之贝子车凌敦多布、台吉多尔济那木札尔，圣主尚未施恩即已病故，今为向青海之人示恤特遣大臣施以鸿恩相应施恩效力兵丁以示鼓励，区分功过赏罚，嗣后感戴圣恩，全青海人愈加效力。伏请一并施恩。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甚合道理。岳钟琪、鄂赖尔等议行。

1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青海地方风调雨顺牲畜肥壮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去冬，今年正月二月分，虽隔十日降一次雪，但不过三、四指厚，因天暖，降雪即化，似内地般。无冬寒，无风暴，去冬马牲亦无遭灾之处。三月间，降三次透雨，雨水合时，草场普遍长势好于往年，自三月二十日起羊俱上膘，马牲毛色佳，亦开始上膘。蒙圣主之鸿福，在军地之满洲、蒙古、绿旗大臣、官兵直至随从、商民皆太平安生。谨此奏闻。

朱批：欣阅，屡闻喜讯。

1978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转派往驻防官兵欲支俸饷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振武将军臣穆克登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此次派往驻守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等处地方之官兵呈称：为请转奏事。叨蒙圣主鸿恩，所赐银两足以置办行装。此次往返需用四年，且又路途遥远。我等拟提前支领四年所得俸饷之一半，带往军营，若于途中驼马倒毙，可以用来补充，不误公务。且我等从军，而家中无人当差，故将其余一半俸饷，留于家中，以资妻室子女之生计。恳请代为转奏。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振武将军臣穆克登、都统衔副将军臣丁寿、副都统兼侍郎花鄂。

朱批：著准奏请。该部、旗大臣知道。

1979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康济鼐留任藏务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本年三月初三日，臣等具折奏请将康济鼐留于藏为首办事，奉旨：谕大将军年羹尧：将康济鼐议驻于藏者虽是，唯康济鼐所驻阿里克地方亦甚紧要。康济鼐情愿与否，及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相合与否，既不稔知，而令康济鼐为首，若率其所属数百之兵驻于藏，则有不便。阿尔布巴等若不心服，以康济鼎独身驻之，纵有效力之心，若无主张则亦无用。以朕之见，若使康济鼐仍皆看双方，则康济鼐得以往返行走，可照看二地，有于事似有裨益，若谕康济鼐驻藏，则以为既已命驻，虽欲赴阿里克地方照看，亦不敢即行矣。似应多加考虑。将此，著一并由大将军年羹尧与侍郎鄂赖再行周详定议具奏。若使康济鼐于两处往返行走，认为合理，康济鼐若前往阿里克地方，则详定驻藏为首之人，一并具奏。特谕。钦此。钦遵。该臣当即抄录，赍与侍郎鄂赖商定，咨复该臣。该臣等会议得，贝子康济鼐于准噶尔车凌栋罗卜等来招之时，因康济鼐劳绩超群，现在达赖喇嘛以康济鼐为黄教而效力，给予戴青巴图鲁名号，推崇备至。凡聚会议事，康济鼐之举止，亦异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即使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众第巴、中库尔等亦皆恭维康济鼐。据此，请将康济鼐即照谕旨，于招地方、阿里克地方往返行走，照看两地。再，向来平时办事，若康济鼐在招，皆由康济鼐为首办理，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则由贝子阿尔布巴为首办理。今在招地方之贝子、公、诸台吉内，贝子阿尔布巴虽效力不如康济鼐，为我深信，然阿尔布巴为人尚可。原先康济鼐来招以前，皆由阿尔布巴为首办理。据此，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拟即令贝子阿尔布巴为首，会同其余之公、诸台吉办理招之事务。为此谨奏，请旨。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理藩院侍郎臣鄂赖。

1980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议覆安置达赖兄长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先经该臣以达赖喇嘛兄辰垒口供具折请旨，奉旨：著将辰垒宽免，唯不可将其遣回赴藏。如何赡养、何处安置之处，著大将军年羹尧、侍郎鄂赖核议具奏。钦此。钦遵。该臣晓谕辰垒，钦命将尔宽免。据辰垒禀称：我系身获重罪之人，应即斩杀，蒙大皇帝广如天好生之慈，将我宽免未杀，我终身感激不尽等情，叩头禀告。又问辰垒：尔原系班第，今意欲仍作班第乎？抑为俗人乎？据禀：我原系班第，吾戒为罗卜藏丹津所毁而娶妻，今再作班第，将被人耻笑，愿为俗人度日等语。该臣将所奉之旨，及辰垒所告之言，皆缮录咨与侍郎鄂赖商定，咨复该臣。该臣等会议得，辰垒今情愿作俗人，相应请并辰垒作为俗人，安置于里塘。请饬里塘之员，以蛮人交纳之青稞，每月给辰垒及随从人等各三斗，动支官银，每月给辰垒二两，制作衣服穿用可也。如此则辰垒托皇上之恩，可得长久生计，而彼等每月支领青稞、银两，亦便于稽查。为此谨奏，请旨。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理藩院侍郎臣鄂赖。

1981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陈心意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敬陈奴才原委仰祈圣鉴事。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奴才家人硕罗等携来圣主朱批折子及内赏黄匣子四个，抵达江西省建昌县驻地，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圣主训谕周详，无所不至。洞鉴奴才秉性内心，奴才何等之人，圣主如此仁爱保全，承蒙殊恩，赍捧训谕恭读，不胜感戴，伤心落泪。奴才秉性原本愚钝，生性孤独，于中书之任，遇穆和伦、赫寿、音德布、郭力、鄂海、绰奇、白潢、勒德洪、明珠、伊桑阿、阿兰泰、马齐、逊柱、孙正豪、范世充等大臣，作为属员而行。虽稔知奴才，身为任用大臣，亦仅知克尽厥职，不惮辛劳，勤奋效力，不能胡乱期盼，曲意逢迎。奴才心急口快，常为惧怕权威、趋炎附势之人气恼，为承受国恩而谢恩私门之人羞耻，血气方刚之时，无推诿于人、逢迎之习，只因与人不合，人暗地陷害，遇事罢职，似下九泉身沉沦。生逢盛世，圣祖仁皇帝洞鉴奴才之辛劳，派往土尔扈特国为使，赏原职衔，返回后用于兵部办理军机事务，又施恩补放郎中。我父母生奴才之身，而养育作官，施再造之恩，得天日而生，皆靠先帝之覆载深恩，主子之至圣英明、洞察入微也。详知奴才之原委，驳众人之诬陷，擢举奴才，用此重任，布政使官员不低，臣我荣华至极。圣主知用奴才，奴才惟知君父，受国之重恩，惟图报效，除此不知有何。昔奴才年幼、官卑、家贫之际，尚顾及脸面，谨慎行事，未妄图富贵、趋炎附势，今奴才已五十九岁了，蒙主恩荣任，圣主在上，谁敢胡作非为。逢此盛世，仰酬圣主深恩，若不忠诚据大理，又复何为。怀私欲，惧乱党、毁本性，辜负圣主养育之恩，玷污职任，辱及父祖。圣主训谕，字字珠玑，句句典谟，奴才铭记心坎，尽力报效，断不依附乱党，不敢任意僭越，抗拒上司，败坏国家定例。圣主即如上天，不可欺瞒天子。将奴才之原委、心情敬陈。伏乞睿鉴。奴才为此亲自缮折谨奏。

朱批：知道了，人若富贵合乎此。某些人无福，不可自专，变心胡作非为者甚多，不可视为简单，好生谨慎，常常约己问心，勤奋而行。

198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交接钱粮印敕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一介庸愚之人，圣主擢补为广东布政使，职责重要，正为不能胜任而着急时，圣主又施鸿恩，将奴才调补西安，业已由部咨文，于雍正三年二月初九日抵至广州。奴才恭备香案，望阙叩谢天恩，为具奏叩恩事，已呈文巡抚年羹尧缮本代为转奏以外。查得，先前奴才接收转交广东布政使库银时，共欠缺九万九千九百余两，将此陈明具奏在案。其中有着落之二万一千九百余两银，奴才接任以来，已紧催陆续完结补库。惟原布政使今升任巡抚之王朝恩任内动用之银七万八千余两仍然欠缺，奴才在任一年余，官员俸禄、衙役钱粮收银三万八千两余，适才王朝恩咨文奴才称，伊亲自承接四万两银补交等因，并立即交付二万两银，另二万两银旋即交付，相应，广东布政使库银一文亦不欠缺矣。二月十四日，奴才将今库存二十四万八千五百十两余正项钱粮，十三吊四百余文钱，奴才所收之三万八千余两银，王朝恩交付之二万两银，及布政使印、敕书、任内诸项事宜俱明白交付新任布政使朱绛。奴才于二月二十四日自广东启程，至新任所后，仍遵照前旨将应密奏、奏闻之事遣派家人禀报怡亲王转奏。寻常应请安报闻事项交与巡抚兼奏。今年广东省正月至二月雨水稀少，临近奴才出发，降二次大雨，三月十一、十二日又降大雨，甚为充沛。江西省亦少雨，三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降大雨，亦甚沾足。农夫皆开始耕田。江南省安庆府所辖潜山、桐城县周围地方，雨水适宜，今均割麦，各自开始耕种。为此奴才亲缮折恭谨奏闻。

朱批：知道了。此等事惟据实奏闻，丝毫勿掩饰。

198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予青海臣民进京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前在西宁时所奏善后事宜十三项内，曾奏称将青海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编为三班，三年派出一班，令其自力由塞外赴京朝觐纳贡。今该臣再行详思，圣主将内外一视同仁，又施重恩于青海之人，使彼等皆如内地之人。伊等赴京时，若令行塞外，则不符圣主将内外一视同仁之意。再，圣祖仁皇帝之时，青海之人赴京，塞内塞外，俱视彼等之便行走。该臣请青海之人赴京，仍如从前，塞内塞外视其方便行走。若行塞内，请预将彼等前来之人、随从之人数额报于西宁之员，行文沿途地方官员，以备彼等行粮。其骑来马匹牲畜如有疲惫倒毙者，由地方官员监督，帮助租赁可也。如此则青海人等得知圣主将天下之人一视同仁之至意，而益加感恩矣。为此谨奏，请旨。

198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闽浙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叩天恩事。

四月初一日，臣之奏折抵至，恭谨拆阅。圣主施恩，降朱批训谕，又向家人、兵丁赏银，饶恕

臣之前罪而又如此逾格施恩，臣实欢忭感激不尽，卑臣嗣后谨遵圣主训谕，凡事永绝私交，戒除逢迎之事，言行相符，修省自身，以忠勤为本，一心仰酬圣恩，为此叩谢天恩，上缴朱批谕旨四件，谨奏。

朱批：再不改正亦随尔之便耳。

19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闽浙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叩批旨事。

四月初一日，臣派遣奏事之人返回，臣恭谨拆阅，臣欲往叩觐圣主之奏折内，奉批旨：今年冬准尔等皆来。适才经载廷条陈请罢此事，大致伊所言，朕亦赞同，罢此事。故尔既欲前来，何时来为好，若圣祖三年大祀时来随朕前往陵寝更好，无论如何，尔遇地方之情形具奏，朕降旨。钦此。臣谨阅，圣主覆载深恩，臣为仰合犬马恋主之微意，不胜欢忭，当即恭叩奇旨。查得，由福建至京城需五十日，今福建地方雨水合宜，庄稼畅茂，地方无事。臣恳请，今年八月二十日由福建启程，十月初抵达京城叩觐圣主，十一月间随主前往陵寝恭叩圣祖三年大祀，伏乞圣主降旨施行。臣不胜期盼。为此将批旨一并交付，恭谨叩奏。

朱批：知道了。候旨。

19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惩处贝子允禟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川陕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参奏事。

臣查得，贝子允禟乃一奸恶歹人，圣主仁慈并未将伊治罪，派往西大通军令其改过。而允禟理应感戴圣恩，改正邪恶，严管下人，安宁而居，允禟自驻西大通以来，并未改正己过，反而滋生乱事，不禀报臣，不晓告地方官员，擅遣护军乌雅图等三人往和州采购草料，于和州周围、黄河彼岸二地牧马，查勘地方，又擅派人往上川口买豆，又任意修造木排渡大通河游玩，再随其福晋而来之人，于山西省平定州地方胡乱殴人伤民，此皆允禟平素不念主恩，不严加管束属下之人所致。此等事项，臣奏事亦有，地方官员咨文允禟之处亦有，今圣主特遣都统、宗室褚宗至西大通，严加管束其属下人，允禟若作乱，当即制止，若不听从，则立即参奏。褚宗至西大通之日，允禟藉口足疾不出，不请圣主之安，后褚宗往伊驻地召出，令伊跪于院中降旨之时，贝子允禟理应诚惶诚恐叩拜，而并未叩拜，毫无惶恐之状，傲慢地口出狂悖之言，称降旨俱是，我有何言，我惟恳请出家脱离红尘之人，有何作乱等语。由此看来，允禟并无君臣之道，不惧国法，怙恶不悛，放纵下人，扰害民众，显系恃强抗拒。臣恳请，将贝子允禟交付该衙严加议处。谨此奏闻。

1987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转驻防官员欲支领俸银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

驻防宁夏等处地方将军席伯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驻防宁夏官员呈称：圣主施以鸿恩，为我官员按等第赏与车马银，已足以置办行装。我等携带妻室子女时，由于路途遥远，难免马畜倒毙。我等欲提前支领在宁夏应得之二年俸银，以备

用于补充马畜。我等所有支领俸银，一俟抵达宁夏，四年中按期坐扣一半完结之。等语。为此谨奏，请旨。

将军臣席伯、副都统臣苏图。

朱批：著照奏请支给。该部知道。

1988 都统褚宗奏报监视贝子允禟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奏闻事。

钦遵于雍正三年四月初六到来之装于黄匣之圣主朱批谕旨，卑臣褚宗携阿齐图奏折，召唤出贝子允禟，跪于伊之大门，览奏折毕，传旨：尔每日呼天而行，尔亲生子之丑行，即可知上天报应尔之意也。仍坚持过错，心怀歹意，上天谴责之时丝毫不惧不改，则活着获罪是小事，岂不畏地牢之罪乎，理应惶恐改正罪过。钦此。再年羹尧所奏允禟之妻孥恶毒，属下人拟将永福沿途残害致死，明取银两，装入点心盒隐匿，伪装成食物，伊属下之人于众前数告其卑鄙行为，允禟隐瞒不得，甚觉羞耻，战栗立告，我恳请缮写叩谢圣恩之折子具奏等因，卑臣褚宗不可接贝子允禟之折子，若有言，则记下，允禟未跪叩，站立告曰，旨甚是，亲生子如此行事，特遭天谴，伊活着获罪甚属实，嗣后钦遵谕旨，尽力改过，再将弘晟理应交部将我一并从重治罪，主子又施鸿恩，惟派往臣处让臣知晓，令臣改过，臣感激不尽，弘晟行为不肖，主子早已洞察，臣我出外三年，丝毫未改，反而出如此丑事，将伊即于大通之住所囚禁，不准出门户。观允禟气色，脸色蜡黄，甚烦恼。只是叹气。谨此奏闻。

朱批：若不气恼不觉羞耻，则非人耳。

1989 都统褚宗奏谢圣恩及上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跪奏：为叩恩事。

奴才得福，屡蒙圣主施恩，世所未闻。奴才均得承旨，今生何以报答，不但奴才身家不胜感激，即奴才父母之灵，虽在九泉之下，亦感戴不已。为此望阙叩恩以外，将圣主之朱批折子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勤奋效力。

1990 都统褚宗奏报恭表忠心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奏陈褚宗心腹事。

雍正三年四月初六日到来之装于黄匣之皇父朱批谕旨，经谨阅，将褚宗列为骨肉宗室。褚宗本愚钝之人，经圣主降谕剀切开导，卑臣褚宗好似得觐圣主天颜，不胜欢忭，且诚惶诚恐，实不敢担戴，父皇仁慈，奴才稔知事之艰险，圣主毫不姑息，果断而行，神妙之处，奴才实不了解。卑臣褚宗有何福份，父皇原施隆恩，今视奴才为亲人，蒙父皇信用，正值效力之际，褚宗始终舍身报效，断不改初衷，惟顶礼膜拜，除知皇父外，不知有何人。不论诸事，若有堵塞忠良，权谋利

弊，稍存二心，则父皇明知，奴才亦不致死矣。奴才如此不惜命。安然度过，今已六十岁矣，反能改初衷，行断子绝孙之事乎。奴才见父皇之旨，奴才追念往事，心如铁石坚，虽梦中亦不能动摇矣。皇父稔知褚宗，施予隆恩。褚宗依赖皇父，诚惶诚恐，谨奏。伏乞皇父睿鉴。

朱批：朕若不降旨，尔何能得知朕意，朕本身及子孙之事，朕心中毫无忧虑之处，朕只为主奴之道，太庙社稷重大事项谨慎图治。朕意上天可鉴，日久众必知之矣。

199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接任日期及领圣训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

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自京城启程，于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抵达荆州接将军印信。副都统偏图、玛尔图赍捧兵部咨寄之圣训，当即恭设香案，跪迎叩接。奴才抵达之前，圣训已至，副都统偏图等集官兵诵读，恭谨抄出，八旗每牛录颁给，恭谨勤学等因具奏以外，奴才钦惟，再次通谕弘扬圣祖仁皇帝圣训，主子恩同天地，谨遵养育兵民之至意，俾官兵不时勤学，为此谨缮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

1992 都统拉锡奏请将荫生留给闲散门岱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正白满洲旗都统臣拉锡谨奏：为请旨事。

前由臣旗托克托和佐领下原西安佐领现任副都统常寿，因无人祭扫祖坟，经报旗大臣之后，将长子闲散门岱留住于京城。康熙五十六年，门岱呈请佐领巴尔泰等后，前往西安探视父亲。其间，佐领巴尔泰休致，补托克托和为佐领。为查明门岱呈请后往西安探亲之事，经报旗大臣咨查西安。西安将军于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咨复内称，已带家口回京城，云云。由该旗查门岱，并不在京城。故由佐领、骁骑校、族长等呈称，门岱潜逃。等因，呈部在案。雍正元年，门岱返回，圈档。雍正元年颁下恩诏，将副都统常寿应得之荫生，由省咨部给常寿之子门岱，今由吏部考试荫生，等因咨行。荫生门岱欲参加考试，而佐领托克托和、骁骑校大一等呈称，我佐领下西安副都统常寿之子闲散门岱，于康熙五十六年潜逃，为此曾已呈报。后来返回，业已圈档。至于门岱为荫生，职等不知。如此潜逃之人，若授以为官，日后有人告发，职等必难办理，等因呈文。即问托克托和等：该门岱实为不肖而潜逃，或因前往西安探视父母时归期延误，故而呈文？如实回答！佐领托克托和、骁骑校大一等言称：门岱并非不肖而潜逃。只因前往西安之后长期不归，后经查得，又带家口回来。门岱若于在外滋事，本佐领等难以承担，故而呈文是实。等语。又问门岱，则称：我父因无人祭扫祖父之坟，即留我于京城。我非披甲、护军，而闲散度日。我曾呈请前佐领巴尔泰之后，前往西安探望父母。我父又出征，我从西安前往探望父亲，于康熙五十六年抵巴里坤军营，住有四年是实。雍正元年颁下恩诏，因我通懂满洲字、汉字，将我父所得荫生给予我，故我返回京城，我并无潜逃。现任佐领托克托和，乃新佐领，未曾呈告于伊者，亦为是实。等语。由此观之，荫生门岱，前住于京城，并非护军、披甲，乃一闲散。为探望父母，曾呈请前佐领巴尔泰而去之，而现任佐领托克托和不知此情者是实。为查明探亲之事，已经咨查，又闻得带家口回京城。由于本佐领下人在外日久，倘或有事，恐必连累本佐领，故而呈报者，亦为是实。门岱前去之时，乃一闲散，曾报原佐领后，前往西安探望父母。又自西安前往军营探望

父亲，以致住于军营者是实。门岱虽非潜逃，但以为门岱潜逃而报部在案，后又圈档。此一荫生，是否留给门岱，恩出皇上，臣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并无获罪，留给荫生。

199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监试大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吏部谨奏：为请旨事。

于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将遵旨考试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荫生。故将内阁大学士马齐等职名开列具奏，伏乞钦派监考大臣。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大学士二等伯马齐，太子太傅大学士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徐元梦，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隆科多，礼部尚书赖都，兵部尚书逊柱，刑部尚书塞尔图，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吏部侍郎查郎阿，户部额外侍郎仍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觉罗塞德，礼部侍郎仍兼太常事务三泰，兵部侍郎钦拜，侍郎傅鼐，刑部侍郎塞楞额，工部侍郎仍兼左副都御史萨尔纳，侍郎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登德，内阁学士福敏，内阁学士常保，蒙古内阁学士班第，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左侍郎臣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一级臣史贻直、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199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达赖喇嘛之兄辰垒自愿还俗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将军年羹尧等奏称，前臣将达赖喇嘛之兄辰磊供词，具折奏请，奉旨：辰垒宽免，但不得遣回西藏。如何养育，安置于何地，著大将军年羹尧与侍郎鄂赖详议具奏。钦此。钦遵。臣即转告辰垒，钦命宽免尔罪。辰垒称，我乃获有重罪之人，理应立斩。大皇帝秉性好生，推演仁政，不杀我而加以宽恕，我终生感激不尽。等情，叩头不已。又与辰垒言，尔原为班第①，今日是否仍作为班第，或意欲还俗？辰垒对曰，我原为班第，然我所受之戒，已被罗卜藏丹津毁破，以致娶妻。今若重作班第，定会被人耻笑，故愿还俗。等语。臣将所奉谕旨，以及辰垒之意，俱行抄录，咨行侍郎鄂赖商议。鄂赖已咨复于臣。臣等会议得，今辰垒自愿还俗，拟准还俗，住于里塘，并饬里塘官员，将蛮夷所进青稞，每月供给辰垒及随从每人三斗，动支公银供给辰垒每月二两，以用于穿戴。如此，辰垒仰赖圣恩得以生计，且每月领取青稞、银两时，亦可以便于检查。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由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奉旨：著交议政处。钦此。钦遵。

臣等公同会议，将军年羹尧等奏称，达赖喇嘛之兄辰垒自愿还俗，故准还俗，住于里塘，并饬里塘官员将蛮夷所进青稞，每月供给辰垒及随从每人三斗，动支公银供给辰垒每月二两，以用于穿戴，云云。是以拟照将军年羹尧等所奏，准住于里塘，每月供给每人青稞三斗，供给辰垒公银二两。辰垒乃获罪而应斩之人，圣主特悯达赖喇嘛，此次不杀辰垒，而加宽恕，准住里塘。是以，拟咨行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将辰垒交付与驻里塘官兵，不准辰垒到处行走，不准与番人见面、交谈，以严加看守之。为此谨奏，请旨。

---

① 即小喇嘛。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镇国公臣德普，大学士伯臣马齐，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舅舅臣夸岱，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大学士臣嵩祝，署理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兼都统太仆寺卿臣拉锡，议政大臣礼部尚书兼都统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卢询，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步军统领臣阿齐图。

1995 署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奏请派副都统协理旗务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署镶黄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步军统领散秩大臣臣阿齐图谨奏：为请旨事。

臣署理出征镶黄蒙古旗都统之缺，而臣旗副都统扎锡奉差至策妄阿喇布坦处，副都统花色授为办理牧地察哈尔总管事务，在旗仅有臣一人视事，且臣所任步军统领事烦，难以亲临验看在旗官兵之马步箭。在旗官兵演练马步箭之事，甚为重要，恳请派一名副都统前来，以便协助臣视事。一俟命下，即交兵部开列左翼四旗现在家中副都统花名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博第兼行。

1996 副都统达鼐奏请青海众台吉轮班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恭谨密奏：为请旨事。

大将军年羹尧所奏十三款内，将青海众台吉编为三班，九年一轮觐请圣安。臣此际闻得，青海之人议论，圣主明鉴，真正援助罗卜藏丹津之人皆已正法，株连之人已宽免，又施恩拯救贫困之人，此再造之恩，惟前往叩觐天颜以外，何以报答。今令我等九年一次叩觐圣安，间隔年分久远，而我等之内上年纪、有病残者如何能等。各有力争先往叩觐天颜。平定青海地方以来，圣主屡次施恩，众人莫不着急朝觐天颜，观青海人之形势，与初定之时不可相比，皆忠心诚意感戴圣主，将伊等九年一次叩见请安，则相隔年代久远，暂不能朝觐天颜，将伊等或按喀尔喀例编成四年班，每年一班人叩觐圣主进贡，则青海之人均得以亲聆圣主训谕，亦可得闻伊等一切消息。全蒙古俱一体每年朝觐圣主进贡，亦符道统，与青海之人初定之际不同，与我内扎萨克一样矣。今往京城身体力行，相应，走布隆吉尔、嘉峪关边外一带绕远，若入甘州扁都口内行一百余里，再出水泉口，由鄂尔多斯路走捷径，虽身体力行，亦不致辛劳，卑臣达鼐闻其议论，陈明愚意，奏请训谕，伏乞睿鉴。若可行，臣按青海蒙古人欲朝觐圣主之忠心，令其呈义奏请，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业已降旨，尔此奏甚是，先前何故未将此情告知年羹尧。

1997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明全等奏请支给戍守佐领俸银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署理正蓝蒙古旗都统事务副都统臣明全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臣旗下佐领兼鸟枪章京多尔济呈称：为请支给四年之一半俸银事。今多尔济被派往茂岱

察罕廋尔、托克拜达里克等处地方戍守，圣主恩准戍守官兵可以提前支领四年内之一半俸饷，而多尔济我父六十，曾为佐领，所欠五年俸银为四百一十八两六钱，拟定将我全俸银分四年坐扣完结，今只坐扣两季，尚欠坐扣六季。是以恳请，将途中为补充倒毙马驼而应领之半个四年俸银，欲提前支领，以完结我父六十所欠之银，而后再继续坐扣之。等因呈请。

臣等查得，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七日，署理都统事务护军统领查克旦奏称，欠新旧库银官员内，有惠色等十员，其官缺、佐领由各员之子承袭，故将伊等所欠银两，令伊等之子俸银内，限期一年至五年内赔偿完结，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户部坐扣在案。又查得，前已限定佐领多尔济于四年之内，坐扣全俸，以结其父六十所欠银两，而今仅坐扣一年俸银，其余三年俸银尚未坐扣。现在多尔济从军，臣等恳请降旨支给四年内之半俸银两，以坐扣完结其父所欠银两，而后再继续坐扣之。为此谨奏，请旨。

署理都统事务副都统臣明全、副都统臣达尔展。

朱批：依照所奏支给。伊之半年俸银，从明全、达尔展俸银内代多尔济坐扣。何人找不出，何以派出欠钱粮之人？著另查奏该派出欠钱粮之大臣。

199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奖赏自布隆吉尔撤防之官兵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和硕怡亲王奉旨：自布隆吉尔撤回之巴尔呼副都统阿玉锡，无旨而率领兵丁前来，朕恤念阿玉锡之材优，在军效力超群，未加治罪。尔等著将赏赐阿玉锡等人之处议奏。钦此，钦遵。查得，先撤布隆吉尔之兵前来时，巴尔呼副都统阿玉锡，将其带往之察哈尔兵，皆照将军噶尔弼之命，令由塞外回家，伊亲率诸员入杀虎口来京，欲请皇上之安。兵丁到家后，闻在布隆吉尔闲驻官兵，施以重恩，以建功凯旋而颁赏，乃各自盼望，入张家口，追来阿玉锡等人，并非阿玉锡等带来。由理藩院原奏，未陈此等情由，奏称阿玉锡带来。今经圣主洞鉴，恤念阿玉锡之材优，在军效力超群，降旨命议赏赐之事。此诚眷佑从戎效力人等之至意。查得，先于布隆吉尔率兵驻扎之副总管萨满达带来之官兵六十一员名，以建功凯旋加恩，官员各赏银百两、官缎二匹，兵丁各赏银五十两、缎一匹在案。今奉旨以副都统阿玉锡材优，在军效力超群，著赏赐。相应较从前赏副总管萨满达等人之数加增，请赏阿玉锡银二百两、官缎四匹。随阿玉锡住此等候之营长色楞达西、乌尔图、达玛琳、沃恩多、博锡，请仍依从前所赏，每人赏银百两、缎二匹。再，官三十七员、兵丁二百余名，既[皆已返回]私来京师，殊属非是，[此次暂]免其赏赐。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正卿臣拉锡。

199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监修陵工大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礼部咨文内称：奉内阁交付：大学士嵩祝等奏：于景陵树立圣德神功碑、修建碑亭之处，谨绘图呈览。一应典礼事务，请皆照内阁、礼部原奏，饬交各该处等因，于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三

日奏，奉旨：是。钦此。钦遵到部。

该臣等查得，先营造昭西陵时，开列各部院堂官职名具奏，钦简管理工程事务。今于景陵树立圣德神功碑、修建碑亭等事，将各部院堂官职名开列具奏，请俟钦简后，俾其敬谨管理工程事务。再，由总管内务府奏派内务府总管一员，共同监修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隆科多，左侍郎查郎阿，经筵讲官、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史贻直，右侍郎沈近思，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事务张廷玉，经筵讲官、左侍郎、在内阁学士上行走蒋廷锡，经筵讲官、右侍郎、在内阁学士上行走、教习庶吉士吴士玉，侍郎、兼左副都御史、觉罗塞德，礼部尚书、镶蓝满洲旗都统赖都，右侍郎降三级留任、兼内阁学士、仍兼太常寺事务三泰，右侍郎降一级景日昣，兵部尚书逊柱，尚书、正黄汉军旗都统任降三级留任卢询，副都统、兼右侍郎傅鼐，右侍郎杨汝穀，议政大臣、刑部尚书塞尔图，经筵讲官、尚书励廷仪，经筵讲官、右侍郎塞楞额，都统、右侍郎高其佩，工部尚书李永绍，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萨尔纳，左侍郎郝林，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左都御史蔡珽，左副都御史梁文科。

具奏者：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李永绍、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萨尔纳、左侍郎臣郝林。

朱批：派出萧永藻、舒阿占、董殿邦，其敬谨监修。

200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告祭官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请旨事。

准礼部咨文内称：据钦天监观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为辛卯日，卯刻于景陵修建圣德神功碑亭处动土为好等语。按例，派出臣部堂官一员，前一日祭告后土之神。故将臣部满汉堂官职名开列具奏，伏乞钦派一员。为此谨奏，请旨。

尚书李永绍、左侍郎萨尔纳。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工部尚书臣李永绍、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萨尔纳、左侍郎臣郝林。

朱批：著派三泰。

200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青海王公台吉等自力来京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四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将军年羹尧奏称，臣前在西宁时，为善后事具奏十三款，其中将青海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分编三班，三年派出一班，从塞外自力赴京城朝觐，或进贡，等因具奏。今臣复又深思，圣主一体抚恤内外，又施鸿恩于青海人等，视如内地之人。若伊等赴京城时，仍准行走于塞外，实不合圣主一体抚恤内外之至意。再，圣祖仁皇帝在世时，青海人赴京城均照伊等自愿或塞外或塞内行走。臣以为青海人赴京城，仍照前例或行塞外，或行塞内，悉听伊等自便。若行塞内可将来人及随从人员数目先报西宁官员，以便咨行沿途有司准备食物盘缠。若有伊等骑用马畜疲乏倒毙者，可由有司酌情资助，租给马畜。如是，青海人可以得知圣主一体抚恤天下人之至

意，因而益加感戴皇恩。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一折，于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由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拿出，转奉旨：著交议政。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将军年羹尧奏称，臣前在西宁时具奏十三款，其中将青海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分编三班，三年派出一班，从塞外自力赴京城朝觐，或进贡，等因具奏。今臣复又深思，前由青海人赴京城，或行塞外，或行塞内，悉听伊等自便。臣以为青海人赴京城，仍照前例或行塞内，或行塞外，仍听伊等自便。若行塞内，可将来人及随从人员数目先报西宁官员，以便咨行沿途有司准备食物盘缠，若有伊等骑用马畜疲乏倒毙者，可由有司酌情资助，租给马畜，等语。查得，青海罗卜藏丹津等辜恩背德，逆天行事，自取灭亡，故我派大兵征讨平息之。去年，尚未议定与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相关人员之功过，故由议政处即照年羹尧所奏议准在案。今圣主已经勘定青海，其未依附于逆贼罗卜藏丹津之王、台吉等，皇上均加照旧施恩封赠。其属下人员，不可不加以仁恤养育，又特派侍郎鄂赖带去正项钱粮数万两，以养育穷困饥馑之人。此实乃存其亡，继其绝之至仁矣。查得，昔青海王、台吉等自力来京时，凡行塞内，由于无处牧放，每到一站皆为其马畜供给干草，从无供给盘缠补充马畜之事。到达京城之后，喂养其马畜八十日，使致恢复体力，返回时不致疲乏倒毙。再，钦命驰驿前来者亦有之，自力前来木兰围场后，由于路遥，恐于野外畜力不支，特恩赏马驼者亦有之。今若照年羹尧所奏，为其行内地路而来之青海王、台吉等均由有司负责筹备盘缠，若有骑乘马畜疲乏倒毙，即行协助租给马畜。倘若如此而行，一旦有司等因无马畜而不供给，或蒙古等视此为定例，依恃于圣恩，即从原地骑乘瘦弱马畜前来，意欲于内地换马，则对双方均无益。故对将军年羹尧所奏应咨行有司筹备盘缠，若有马畜疲乏倒毙者，即行租给一事，拟毋庸议。（**朱批**：仍照旧例。）若有青海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亲自前来奏请圣安、进献贡物，则先呈报驻西宁办事大臣官员后，将其来京者中愿以自力前来人员，照旧奏闻，准许前来。伊等前来人员数目拟定后，检查伊等之马畜，又派一名官员带领前来。再，若有遣使呈文之事，均可呈报驻西宁办事大臣，由大臣等审查，其应奏之事，俱行具奏，应咨之事，俱行咨部，应结之事，俱令完结。再，青海距离京城有近五千里地，而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之俸银，若来京城领取，则必拖延日久，且又人员劳顿。故将此事，亦交付于驻西宁大臣等，务必查明伊等一年所得俸银数目后，咨行该督抚将藩库之银送西宁，当面支给。其一年所得绸缎数目，亦咨行理藩院核对，再转行户部领取，由理藩院每年委派一名笔帖式，将绸缎如数解送西宁以给之。如此，青海之王、台吉等，即能及时沐浴圣恩，且欲瞻仰圣颜之人，亦不时来京城。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原档残缺】。

200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革夸岱职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据夸岱奏称：奴才为人至昏至懦，蒙圣主格外之恩，累迁为臣之极，理应不惜躯体，竭尽效力，以报殊恩于万一。只缘奴才生性昏庸，或误职守，玷污天恩，不胜惶悚。皇上明察奴才之无能，不时指教，并宽宥违误。奴才何敢饰身匿意，而不陈奏。议政大臣、都统之职，事皆重要。以奴才之昏愚，不能尽职。惶悚以祈圣主，请将奴才夸岱罢议政大臣、都统，近扈皇上，竭尽效力等情，于雍正三年四月十四日缮具折子以奏，奉朱批：著怡王、果王、马齐、舅舅隆科多议奏。钦此。十五日，夸岱又奏称：奴才夸岱屡蒙皇上不称重恩，位至臣极，未尝尽心，于皇上交付之任勤勉

效力一日，而即怀卑鄙之意，沽虚名以奏，是奴才殊属无颜，若牲畜然。伏乞皇上施恩，将奴才奏折赏还于奴才。奴才嗣后悛改卑鄙之心，尽力奋勉行走。奴才不胜惶悚羞愧，叩首奏请，等因具奏。奉旨：此折子，著交原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钦此。钦遵。

该臣等议得：夸岱本一闲散无用之人，蒙圣主格外擢用，授以管理大臣，准在议政上行走。又屡施重恩，准袭公爵，授为都统，呼以国舅，分外宠之。夸岱理应感戴圣主天地重大之恩，笃念竭力报效天恩，奋勉行走。夸岱以不能为辞奏请者，特不念酬报高厚之恩，惜身沽名，贪图安逸，殊属不合。虽夸岱自己，亦知天理之断然不可，今又奏请赏还所奏之折子。似此不知皇上恩典之人，不宜呼之国舅。请停呼夸岱为国舅，将其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议政大臣、公爵俱行革夺，公爵令应袭之人承袭，交与领侍卫内大臣，令在侍卫处效力行走。为此谨奏，请旨。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大学士伯臣马齐、吏部尚书公国舅臣隆科多。

朱批：公爵仍留于伊身，其在领侍卫内大臣上效力行走。余著俱革。若仍为其兄之党类效劳，沽取虚名，图谋己身之安逸，沾辱先辈，辜负国家之恩，则包括鄂伦岱，朕定将彼等治罪，及于性命。

2003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报贫穷笔帖式等亦从京仓领米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

太仆寺衙门少卿臣萨克素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圣主抚育兵民如赤子，屡施恩泽。又骁骑校、护军校等官员赴通州仓领米时，恐糜租钱，特施殊恩，从京仓中领米。窃臣伏思，于各部院笔帖式中，多有从学校学生、兵丁中选用者，且其中贫困者多，而伊等一年所得六种米谷有二十八斛，与各官一般赴通州仓领取。伊等职衔小，又所得米少，且车租钱多于京仓。若蒙圣主恩施，亦与护军校、骁骑校一般，从京仓中领米，则彼贫困笔帖式等可节省车租钱，且又分离圣主殊恩。为此，仅将愚臣管见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2004　内务府总管常明奏报国子监书房维修工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九日

内务府总管常明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二年十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称：内阁交出朱批内称：王益谦著革职，派出维修国子监书房。如何维修之处，著派内务府总管常明监修。钦此。钦遵。于本月十六日奏准，交王益谦补建之国子监典簿厅三间，维修之琉球国人读书房十间、简亭三间、宝刹三间、御书楼大门一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增建、补建之校舍四十五间，维修之校舍五十七间。以上共一百二十二间房，业经照依原奏，交王益谦修建完竣，交付国子监。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王益谦虽系赎罪行走，然效力可嘉，著准议叙。

2005　多罗信郡王德昭奏请恩赏罗密兼任王府长史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多罗信郡王德昭谨奏：为请旨事。

臣之原王府长史罗密，于抬举宗室、觉罗等牛录之际，抬于镶黄旗。当时，臣即欲奏请皇上，

因将罗密尚未引见，未敢具奏。今罗密经引见，皇上授为一等侍卫。臣之门上，现应补长史之人不可多得。倘蒙皇上眷佑，伏乞将罗密赏赐，在臣之长史上兼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甚好。著准兼之，勿庸在侍卫处行走。

200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察罕度尔等处犯人屯田耕种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办理钱粮事务侍郎拖沙喇哈番臣绰尔岱谨奏：为奏闻事。

兵部来文内称，议政王、大臣议奏，据办理钱粮侍郎绰尔岱奏称，该臣看得，在于察罕度尔、鄂尔哲图郭尔二城之犯人，将小孩充为大人计算，伊等一年所需银二千三百十九两，米为三百九石二斗，麦子七十七石三斗，大麦九十二石七斗六升。伊等每年种而所获之麦子、大麦，均不足以抵伊等每年所领取之口粮米、麦子、大麦。故不能不算清犯人之所用。臣绰尔岱之愚见，于五名犯人中设一头领，五十人中又设一头领，将犯人原种鄂尔哲图郭尔、察罕度尔熟地，每人给四十亩，又给耕牛各一头，种籽、麦子、大麦一并共四石。第一年普遍供给一年所得之钱粮、口粮米麦子大麦，而秋收后先收回原给种籽二石。第二年停给钱粮、口粮米、麦子、大麦，而收回其余二石原给种籽，以全数还仓。从第三年起，可征收每人大麦各一仓石。倘若犯人中有愿多领一分耕种官地者，可由该管官担保呈文管理耕地大臣后给之。此项多领地亩，未供给官牛、种籽，故每年可收取五斗大麦以归官。三年之后，可收取一石大麦以归官。种地之农具，可从乌兰固木地方运来供给。等因具奏。据此，拟依侍郎绰尔岱所奏为之。又奏称，不能无人专管犯人，故请选派善于持家，并能管理之候缺守备二名、千总二名前来，以便分驻于二处管理种地。凡种地等诸事，俱行呈报与种地办钱粮大臣。管犯人之官员，不准犯人种地于官地附近，亦不准犯人为任何官兵使役。所派去之守备、千总，均可领取现任守备、千总钱粮。四年之后，若善管理，又能称职，可经优叙后，准许官兵公同换人。倘若管理不善，不能称职，即行从重治罪。再，若犯人等不勤农事，行恶多端，则将其所管头领一并治罪。倘有逃跑，即行咨文将军等派人缉拿，立即正法。倘若确实勤勉于农事，每年所交官粮无误，且于十年内多交一百石，又头领等所交大麦无误，所管之人不行恶，不逃跑，于十年内多交五十石，则由种地办钱粮大臣等奏请赎罪。等因具奏。故均依照侍郎绰尔岱所奏准行，一俟命下之日，其给犯人之牛只，咨文将军傅尔丹、侍郎绰尔岱开除喀尔喀扎萨克等所存并拟给驻防蒙古官兵以为产业之牛只后，尚余四百八只牛，可从此项牛中拨给。至派往管理犯人之候缺守备、千总，可交兵部从候缺守备、千总中挑选家计尚可，又能管理者，已经奏请引见后，即可委派。倘若管理妥当，并无事端，且犯人得以养育，交纳大麦无误，则可从优议叙。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雍正三年三月初九日，交与乾清门二等侍卫班第等转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前来。

臣傅尔丹、绰尔岱仰副圣主好生至仁之意，已查察罕度尔、鄂尔哲图郭尔之犯人现种地亩，共有三十六顷，已播种籽有三百六十石。将此现成种置地亩，即照议政议奏，每人以四十亩计，可以分给九十人。又今年耕种之二百顷官地，既已耕种完毕，拟毋庸分给外。将犯人们所种三十六顷地，拟分给九十名犯人男丁。今年既已耕地播种，其给每人之四石种籽，不用再给，而犯人种地所用之牛、犁铧、犁镜、锄一等工具，即行给与犯人。其不足之耕牛，可从喀尔喀领取所存牛后给之。而耕地所需工具，可从乌兰固木来后给之。秋收之后，可令每人交纳二石种籽。现已分得地亩之人，自今年四月起，可以领取伊等一年所得盘缠银、米、麦子、大麦，而从明年四月

起，不再供给盘缠银、米、麦子、大麦。管理犯人种地之守备、千总到来之前，可派现有管理犯人种地之委以防御为参领之希讷布、委以领催为参领之岳洛，暂行管理犯人种地。俟管理犯人种地之守备、千总前来时，希讷布、岳洛将所管地亩并庄稼，又九十名犯人种地所用工具、牛等，均交付于所来守备、千总。今年收获之后，为前来种地之六百名绿旗兵，尚未分得地亩之二百名犯人分给地亩时，倘若官地不够，可由办理种地事务大臣，或令垦种官地附近荒地，或经奏请后分给今年停种地亩耕种之处，可以酌情办理。分给犯人地亩之后，明年可以供给一年之盘费银、口粮米、麦子、大麦，而从雍正四年起停给盘费银、口粮米、麦子、大麦，又给种籽、农具、耕牛，种地后交纳粮食等诸事，可由管理种地、钱粮大臣办理之，等因议拟。故给安置于察罕廋尔、鄂尔哲图郭尔城之犯人中之九十人，已分给现已耕种之三十六顷地，又得给耕牛、农具等，由委参领希讷布、岳洛分别管理种地。谨将傅尔丹、绰尔岱所办之事，恭折奏闻。

200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闽浙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谨叩训谕事。

臣为台湾游击尤全兴具奏一折内奉批旨：知道了。凡事惟据实行动，毫勿盲从，只遵朕旨而行，朕不愿尔据外面之事防备而盲从。钦此。为臣子阿纳哈事叩恩折内又奉批旨，尔此子生性庸懦，非培养之人，伊等保举具奏时，朕责备之，虽说如此，人亦不可料，只在于伊之效力也。钦此。臣拜读之下，圣主训谕英明，臣不胜感激，当即谨叩圣旨，嗣后臣惟钦遵谕旨，凡事务必据实而行，永戒据外面之事防备而盲从。再臣子阿纳哈生性庸懦是实，圣主训谕甚是，臣尽力严教，所交付之事谨慎一心效力，为此叩谢训谕，上缴批旨二件，谨奏。

朱批：知道了，仅凭口说无用，只在行动。

2008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奴才绰奇谨奏：奴才叩谢天恩之小奏折内奉朱批训谕：即使说好亦不可，在福祸两者之间，尔自己寻求而已。钦此钦遵，奴才不胜感恩叩谢，圣主谕旨英明至极，奴才效犬马之劳，凡事尽奴才之愚弱，务必据实而行，以图仰副父皇自始至终之仁恩，奴才不胜感激，缮小奏折谨奏。

朱批：看来，尔每每不能符合言行。

20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各地雨水收成及小地震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两江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各属地今年立春以来，雨水甚宜，自三月二十日始至二十三日降大雨，四方皆沾足，四月分又连降大雨，于小麦、大麦大有裨益，今均收割毕，查看收成，江宁巡抚所属松江、通州此二府州地方八分收成，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扬州、徐州此六府州地方，七分八分收成不等，淮安府地方，六分七分收成不等。安徽巡抚所辖安庆、池州、太平、六安此四府州地方八分收成，宁国、滁州、亳州此三府州地方收成七分八分不等，庐州府地方收成七分，徽州、凤阳、颍州此三府

州地方六分七分收成不等，广德州、和州、泗州地方七分八分收成不等。今雨水丰裕，池塘水满，上江地方早稻大半种完，下江地方稻子亦全出，夏至时即可种植。臣已严饬出蝗蝻之地方各文武官员尽力捕捉，务必根除不致蔓延。再四月二十五日夜戌时末，江宁省城稍有地震，震由西北方向而来，当时即停止，地方之人有震醒者，亦有未醒者，其他府所辖地方，若亦有震处，俟报来之时另行具奏。臣日夜惶悚，与众文武官员一起谨慎从事，仁爱兵民，仰副圣主敬天爱民之至意。为此缮折交臣下千总张卫奇、兵丁杜国祥赍捧，恭谨奏闻。

臣衙门之笔帖式六十三缮写。

朱批：欣阅，此奏情形稍有减少，听说江南省今年春季丰收，上天多保佑。

20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训谕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千总程尚勋赍至，臣为停养江淮、兴武二卫闲散男丁事奏折内奉批旨，臣拜读，圣主指教按事之轻重用法度，臣等遵办，不胜欢忭，臣理应仰副天意，将事由、法度摆平，于地方办事。岂敢将明知能成之事，补放闲散，致奸恶之徒逍遥法外，亦岂敢依法过严，有违圣主仁慈之至意。将此事臣与漕运总督、巡抚共同尽力办理，倘不可行，臣当即遵旨据实密奏，奏请圣主训谕遵办。凡事臣惟钦遵谕旨，抛却私心，忠诚尽力，仰副圣主仁养之至意，尽效犬马之劳。故将批折一件一并加封恭谨奏闻。

朱批：经审，情由若实，则此旨交付之事，怎可止于流罪？玩忽法律，取仁义之名声，行暴虐，罪尤重焉，无论如何，将法度摆平，持理而行，不可扰乱朕之政治。

201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蒙古编旗管理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议政咨称，查得，先前原贝子丹衷部落寨桑噶隆等及罗卜藏丹津所辖吹车臣和硕齐等，因青海之事尚未平定，将军年羹尧具奏后均补为千户、百户。今青海全境皆按喀尔喀编成旗分佐领，伊等不可例外，故交付侍郎鄂赖等，将伊等亦改编为旗分佐领，将伊等由何人兼管之处，鄂赖等身在彼处，稔知地方事由，鄂赖询问伊等，核议前来之时再议。将察干诺门汗等喇嘛所属之人亦编为旗分佐旗，补放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牌头管理，仍为喇嘛所属，惟喇嘛乃出家之人，无作为扎萨克之例，亦交付侍郎鄂赖等，问明察干诺门汗等人后，任其自便，归于何扎萨克，即由彼扎萨克兼管。再将苏尔杂那木札尔下属人亦编为旗分佐领，补放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此间亦另由扎萨克兼管，鄂赖等对兼管之扎萨克明白晓告，将伊等暂由尔等兼管，并非给予尔等，凡公差，将其按其他牛录对待以外，不准擅自骚扰等情。

臣等照议政所议，将原贝子丹衷所属之人，前经年羹尧具奏列为千户、百户之职衔均革除，亦如同青海台吉属民编为旗分佐领，将丹衷属民编为八佐领，吹车臣和硕齐编为半个佐领。臣等晓告其众，先前青海之事尚未平定，尔等归顺后，将尔等均作为千户、百户，今青海之事已定，将众台吉属民等同于我内四十九旗喀尔喀扎萨克，编成旗分佐领，若唯独尔等作为千户、百户，

尔蒙古人不明白，且于尔等亦不合。故圣主特遣我等，革除尔等千户、百户职衔，亦如同青海台吉属民，编为旗分佐领。按例，编为旗分佐领后，将各该首领补放扎萨克管理，若无首领之旗则为公务、佐领官差等事项起见，务必另由扎萨克兼管。问尔等愿由何扎萨克兼管，丹衷所辖巴图尔扎尔固齐厄鲁特、寨桑噶隆、霍伯罗克、那亲等告称，我等虽系头目，我主子所辖之人足有千户，我等共商，再告大臣，等因。经伊等商议后来告，我主子乃戴青和硕齐察干丹津胞弟舍塔尔之子，我主子在时，伊叔伯兄弟互相不睦，视若仇敌，毫无情义，我主子殁后，称戴青和硕齐为我主子之亲伯父，将我等给予戴青和硕齐，自给予之日起，因有前仇，将我等竟不视为伊之下属，苛虐至极，罗卜藏丹津掠戴青和硕齐时，掠走我等，后趁大军出动之机，我等叛罗卜藏丹津，仍往投戴青和硕齐，又虐待我等，故我等请归圣主，来寻归松潘之后，将我等作为千户、百户，今圣主将青海众人编为旗分佐领，将我等亦编旗分佐领，实无疆之恩。若由扎萨克兼管，我等既为戴青和硕齐处出来之人，除戴青和硕齐而外，由任何扎萨克兼管，均随大臣之便等情。查得，戴青和硕齐察干丹津系丹衷之亲伯父，公额尔克戴青喇布坦札木苏、墨尔根戴青拉查布，均距戴青和硕齐远，将伊等不可不由戴青和硕齐兼管，若由其他人兼管，戴青和硕齐亦绝不愿意，唯丹衷属民，齐告不愿归伊，臣等将丹衷属民编成旗分佐领后，返回途经戴青和硕齐处时，戴青和硕齐迎告，听闻，臣等前往昆都仑，丹衷属民亦如同我之属民已编为旗分佐领。伊等原系给予我之人，于罗卜藏丹津叛乱时，伊等皆请归内地，将伊等编为千户、百户，今既如同我属民，已编为旗分佐领，请将伊等由大臣具奏后仍还于我等语，因此臣等告戴青和硕齐曰：伊等本系尔子丹衷之属民，丹衷殁后，因无嗣，将尔称为亲伯父而给之。后罗卜藏丹津抢掠尔时，伊等为罗卜藏丹津所掠，因尔将伊等不一视同仁，甚为虐待，伊等背叛罗卜藏丹津后，不来寻尔，请投归大圣主，投入我松潘地方后，编为千户、百户，今因蒙古人不懂千户、百户，故按青海众人编为旗分佐领之等次，将伊等改编为旗分佐领而已，并无他故，与王尔之请求何关等因，伊即作罢。

臣等系来专办青海事务之人，不敢不奏陈微知，戴青和硕齐乃六十岁之人，唯一一子又亡故，仅伊属民即有十一佐领，今交战之前，请将丹衷之人交还于伊，甚属贪婪，不知足，今若将丹衷之人由戴青和硕齐兼管，则因前仇又致伊等更被虐待，丹衷所属八佐领之人皆不愿归是实，若将如此多不愿之人由伊兼管，深堪忧虑。丹衷之人原为四部，每部有为首管理之人。看得，伊等皆能管束其下人，故臣等补放都统、副都统职衔时，皆已补放伊等。臣之愚意，丹衷属民不愿归任何人兼管，有事则伊等旗内办理，有不能了断之事则依照内扎萨克、喀尔喀之例与相邻扎萨克一同办理，再有大事则由驻西宁大臣办结即可，如此则戴青和硕齐之所请，亦可勿庸议。再者，将喇嘛察干诺门汗之属民，编为四佐领，其兄弟属民之内，人称职能管理者，补放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职，臣等询问喇嘛察干诺门汗曰：尔作为喇嘛之人，无作为扎萨克之例，今将尔属民编为旗分佐领，尔之人仍为尔之属民，惟为佐领官差、公务事项，务必另由扎萨克兼管，尔情愿归何扎萨克兼管等因，察干诺门汗告称，我前世自土默特台吉、顾实汗以来，青海台吉尊奉我二世为法师喇嘛，我在内地有五座庙，有九部唐古特，我之唐古特之人今皆为向内地纳贡之民，冬季我往内地，居住我之寺庙，夏季则在蒙古原野，今大臣将我在外之蒙古、照青海众人编为旗分佐领，为佐领官差、公务由扎萨克兼管甚是，我何敢违大臣之言。惟我原并无指靠别人之处，青海台吉尊奉我为法师喇嘛，远近之人无不知者，今将我属民另由扎萨克兼管，我蒙古、唐古特人不知礼，远近之人听闻，竟认为我之属民由扎萨克兼管后，成为其所属一样。恳请大臣惟将我属民停由扎萨克兼管，我身为喇嘛，虽不可为扎萨克，但管束我之属民，断不准滋事。等情。查得，喇嘛察干诺门汗乃青海之大喇嘛，全青海人皆尊奉伊为法师喇嘛，伊有五座寺庙、九部落之唐古特，俱处我归德边内，伊原本并无指靠他人之处是实，今圣主若将丹衷之属

民不由他人兼管，则请将伊等亦照同丹衷之人一样。此外，喇嘛戴青呼图克图、达赖呼图克图、卓民呼毕勒罕等之属民，除喇嘛外，刚好各够一佐领，将伊等均各编为一佐领，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牌头，如数补放披甲。任其由何人兼管之处，询问伊等后，戴青呼图克图由楚克赖那木札尔兼管，达赖呼图克图由额尔德尼济农丹衷兼管，卓尼呼毕勒罕由贝勒盆苏克汪札尔兼管。再将苏尔杂那木札尔之属民编为四佐领，补放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官，询问已补放之都统达尔札布和硕齐等人，尔等主人今在准噶尔，编此旗分佐领时，依例暂由扎萨克兼管，尔等愿归谁兼管？达尔札布和硕齐等告称，公诺尔希盆苏克距我苏尔杂那木札尔近，我等恳请，由伊兼管，故将其由公诺尔盆苏克兼管，对所兼管之扎萨克明白交付，伊等仅佐领官差、公务等项由尔等兼管耳，并非属于尔等，断不可擅自骚扰伊等等因。为此谨奏。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

2012 都统褚宗奏请留用解职之傅泽云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先前为喂驼所用钱粮事奏销时，将迟延之总办道员傅泽云等参奏，经部议，将傅泽云解职，仍留陕西，务自始至终察明后，再取钱粮办理草料，记案时将迟延官员补参。等因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前来。将此行文各地照办以外，奴才钦惟，傅泽云原系奴才所参之人，此等记案迟误、推诿之官员，本应加倍治罪，岂敢为傅泽云渎奏，惟自军务以来，甘州地方所用钱粮亦多，奏销之事甚要，奴才若不据实奏陈圣主，则甘州地方销算之事更致久延，今改甘州为府，原办事之厅、卫、所官员，皆已离职，若将傅泽云解职，将印信移交新补放官员，凡册档虽由新补放之官员与傅泽云一同查写，然不知事之原委，傅泽云乃离职之人，必互相推诿，以致更加久延。奴才恳请，将傅泽云暂留任，以察明其原办之事，若仅交付伊独自一人，则无益，升任甘肃布政使之彭振翼，原任甘州同知，曾与傅泽云一同办事，人勤慎，今既升任布政使，不管甘州销算之事矣，若将伊与傅泽云一同查写甘州奏销之事，则奏销之事得力而于钱粮亦有益，故奏请圣恩。奴才愚意，是否之处，未敢擅便，故缮写小折，谨奏，伏乞圣鉴。若准奴才所请，则请敕部施行。若不准则请圣主训谕，奴才钦遵施行。奴才不胜惶恐，恭谨伏奏，请旨。

20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候缺道员等免赔军营倒毙骆驼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臣前奏称，巴里坤地方牧放之官驼中，其开除已陆续调拨之驼，以及倒毙之驼外，现有骆驼仅六百只，且其中又因残疾生疥而死者，有近一百只。此项死驼，一经查明之后，即令牧放骆驼候缺道员王永吉赔偿之处，拟另具奏。等因，前曾具奏。今据牧放骆驼候缺道员王永吉呈文内称，查得，自康熙六十年八月至六十一年正月，共三次接受从肃州解送骆驼二千七百七十三只，其中有残疾、跛足、生疥者前后倒毙五百九十四只。由将军处依照原议奏，咨行甘肃抚臣绰奇，令原喂养骆驼官员赔偿外，尚余骆驼为二千一百七十九。又接收从喀尔喀地方买来骆驼六百。康熙六十一年八月间接到原都统图斯海送来骆驼为一千八百三十一只。以上共为四千六百十只骆驼。雍正元年八月，据报图斯海所送骆驼中共有五百二十一只骆驼倒

毙。由将军处拟令原阿尔泰路送驼官员以及牧放骆驼官员分别赔偿，等因奏请，奉旨：著免牧放官员赔偿。钦此。钦遵在案。其余在牧群之四千零八十九只骆驼中，根据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来文，由副将潘志善挑取骆驼为一千一百只，副将军阿喇衲挑取骆驼为二百七十九只，总兵官刘遥挑取骆驼为一千零十只，交给将军、翼长齐格等挑送骆驼为一千一百只，以上共挑取挑送骆驼为三千四百八十九只。再，于雍正二年正月，与候缺知府林凤春、游击侯平凡、翼长齐格一同送骆驼至塞内时，曾报自雍正元年九月至十二月内，共倒毙骆驼一百只，其中有王永吉牧放之骆驼三十六只，林凤春、侯平凡牧放之骆驼六十四只。除以上所有挑取、挑送、倒毙骆驼外，实有骆驼为五百只。雍正二年五月，已换给内阁学士众佛保等之骆驼为三十八只；雍正三年正月，换给内阁学士众佛保等之骆驼为六十七只；自雍正二年正月初一至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共倒毙骆驼为一百九十九只；现有挑剩残疾骆驼为一百九十六只。前所接收之骆驼，均系多年运粮至内地之疲惫不堪、岁口甚大，且又残疾、瘦瘠、生疥之骆驼。雍正元年八月，图斯海所送骆驼中，即有五百二十一只骆驼倒毙，由将军处已令分别赔偿，等因具奏，圣主恩免我等牧放官员赔偿，而令原阿尔泰路送驼官员赔偿。蒙此再生之恩，我等益加恭谨牧放骆驼于水草鲜美之地。惟自四次挑取挑送共三千四百八十九只骆驼，又二次换给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共一百零五只骆驼之后，其余挑剩者，皆为疲惫、岁口大、残疾、瘦瘠之骆驼，每次立春之后，陆续倒毙，实非王永吉等牧放不谨所致。然王永吉等身为牧放官员，而骆驼倒毙，理应补偿，何敢多辞。等语具呈。故交户部员外郎、翼长齐格查倒毙骆驼，据称死驼之印记尚在。查得，原都统图斯海所送残疾、瘦瘠、生疥之驼中，前后有五百二十一只骆驼倒毙，臣即分为五份儿，拟令原送驼员外郎书森等，又知府陈伟等赔偿其中之四份儿，而巴里坤地方接收骆驼牧放之候缺道员王永吉等赔偿其中之一份儿，等因具奏，圣主恩免道员王永吉等赔偿，而将伊等应行赔偿之一百零五只骆驼，均交图斯海及图斯海之随从官员等赔偿，等因在案。候缺道员王永吉等，皆系专养骆驼官员。此等骆驼，虽系多次挑选后之所余者，但均已渡过二三个冬天，虽有残疾，亦已过去。王永吉等并不谨慎牧养，以致前后倒毙二百九十九只骆驼，故不可不责令伊等赔偿死驼。前死一百只骆驼中，有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牧放之六十四只骆驼。此六十四只骆驼，拟分为二份，责令侯平凡、林凤春各赔偿三十二只骆驼。其余三十六只驼驼，则倒毙于王永吉所牧放之驼群中，故令王永吉赔偿此三十六只骆驼。再，去年正月，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送驼至塞内后，由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派游击侯平凡回任所，带林凤春至西宁，仅王永吉一人留下来。后死去之一百九十九只骆驼，系侯平、林凤春去后死亡，故将此一百九十九只骆驼，亦拟充王永吉赔偿。牧放骆驼官员，均系尚收绰奇所派。尚书绰奇皆知伊等情况，故将牧放骆驼候缺道员王永吉应赔二百三十五只骆驼，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每人应赔三十二只骆驼之事，咨行尚书绰奇，照原买骆驼例折银，限期向伊等催征，以归入兵饷。银两如数催取之后，可由尚书绰奇奏闻。候缺道员王永吉，理应仍留军营牧放骆驼，但据王永吉又呈称，职于军营牧放骆驼年久，且曾与职共事者多人，计职在内为七员，今只剩有职身一人。王永吉又系直隶故城县人氏，相距军营甚远，且又力竭。今既赔偿二百三十五只骆驼，请派职回原籍，变买家产，以赔偿职应赔之二百三十五只骆驼。等语具呈。鄂尔多斯台吉索诺穆齐旺多尔济率领官兵叩称，我等蒙恩甚厚，自来军营之后，尚未效力，而皇上格外赏食钱粮盘费，我等未秩人员断难报答。前遭损失之骆驼，系我等共同牧放之驼，而仅责令汉官赔偿。今遭损失之驼，亦令王永吉赔偿。我等亦为牧放骆驼之人，因而不胜惶愧。现有骆驼一百九十六只，又侍读学士众佛保等往返时换给骆驼，其缺额已补充一百零五只瘦瘠骆驼，亦交付我等牧放，以上共计现有骆驼三百零一只。现有骆驼无几，且又由王永吉等赔偿倒毙骆驼，我等愿接收三百零一只骆驼牧放。嗣后，倘有骆驼损失，我等情愿

如数赔偿。等语叩称。查得，现有骆驼为一百九十六只，又侍读学士众佛保等两次换用骆驼一百零五只，已交佬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牧放，共计现有官驼为三百零一只。所余骆驼无几，且王永吉来军营亦年久，今又赔偿二百三十五只骆驼。故臣自巴里坤派王永吉至尚书绰奇处，俟王永吉等抵达肃州，或留于肃州赔偿骆驼，或遣回原籍赔偿骆驼之处，可以定拟办理。等因，咨行尚书绰奇外，又呈文给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现有三百零一只骆驼，依照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呈请，已交付伊等牧放。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将该折交付乾清门二等侍卫阿必达等转奏，奉旨：著交议政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公同议得，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候缺道员王永吉、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所牧放骆驼为四千零八十九只，其中大将军年羹尧陆续调取骆驼共为三千四百八十九只，已倒毙骆驼为一百只，尚余骆驼为五百只。尚余五百只骆驼中，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送骆驼至塞内后，又倒毙骆驼一百九十九只。连续倒毙骆驼二百九十九只，不可不令伊等赔偿。前死一百只骆驼中，有游击侯平凡、候缺知府林凤春所牧放骆驼为六十四只，擢令每人赔偿三十二只，而其余三十六只骆驼，以及后倒毙之一百九十九只骆驼，皆为王永吉所牧放，拟令王永吉赔偿。故将王永吉应赔之二百三十五只骆驼，侯平凡、林凤春每人应赔之三十二只骆驼之事，咨行尚书绰奇，照原买骆驼例折银，限期向伊等催取。据候缺道员王永吉呈称，该职牧放骆驼年久，且又力竭，请派职回原籍，变买家产，以赔偿职应赔之二百三十五只骆驼，等语具呈。鄂尔多斯台吉索诺穆齐旺多尔济等呈称，前遭损失之骆驼，系我等共同牧放之驼，而仅责令汉官赔偿。今遭损失之驼，亦令王永吉赔偿。因而，我等不胜惶愧。我等愿接收现有三百零一只骆驼牧放，嗣后倘有骆驼损失，我等情愿如数赔偿，等语叩称。所余骆驼无几，且王永吉来军营年久，今又赔偿骆驼。故臣派王永吉至尚书绰奇处，或留于肃州赔偿骆驼，或遣回原籍赔偿骆驼之处，可由尚书绰奇定拟办理。所余骆驼，已交付鄂尔多斯台吉索诺穆齐旺多尔济等牧放。等语。查得，前于巴里坤所牧放之骆驼中，有五百二十一只骆驼倒毙，时由将军富宁安分为五份儿，原送驼官员赔偿其中之四份儿，令牧放骆驼候缺道员王永吉赔偿其中之一份。而议政议奏，据将军富宁安查明具奏，原运来米担至巴里坤之一千八百三十一只骆驼中，即有瘦瘠、残疾、生疥者为七百四十三只，等因具奏。若将此倒毙之驼，令王永吉等赔偿其中之一份儿，似为冤屈。故将王永吉等赔偿之一百零五只骆驼，均令图斯海及图斯海之随从官员匀分赔偿。等因，议准在案。今候缺道员王永吉、候缺知府林凤春、游击侯平凡三人牧放骆驼中，倒毙一百只。林凤春、侯平凡送驼至塞内后，王永吉所牧放之骆驼中，又倒毙一百九十九只。前后共倒毙骆驼二百九十九只，理应责令牧放骆驼之王永吉等赔偿，然于巴里坤地方共有骆驼四千零八十九只，其中根据原大将军年羹尧连续几次之咨调，已经挑送好骆驼，旋又为侍读学士众佛保等换给骆驼外，所余骆驼为六百只，其中倒毙之二百九十九只骆驼，皆系几经挑剩并为疲惫、瘦瘠、残疾之驼，若仍责令王永吉等赔偿，似为冤屈。此项骆驼，应否责令王永吉等赔偿，恩自圣上出。再，候缺道员王永吉呈文与将军富宁安，职于军营牧放骆驼年久，且又力竭，请派回原籍变价家产，以便赔偿骆驼，云云。现将巴里坤之所余三百零一只骆驼，已交付鄂尔多斯台吉索诺穆齐旺多尔济等牧放，且与王永吉一同牧放骆驼之官员，均奉调整回，故拟咨行将军富宁安将王永吉遣回原籍。俟命下之日，即咨行户部、将军富宁安、办理钱粮事务尚书绰奇、直隶总督等知会。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臣马尔赛，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议政大臣都察

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仍兼侍郎臣特古忒，议政大臣总管臣阿齐图。

朱批：著免王永吉等赔偿骆驼。余依议。

2014 盛京将军绰奇奏请加强山海关城门查防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驻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谨奏：为请旨事。

臣自接任以来，察看得，闲散无业之民，栖身地方，行为恶乱，滋生事端，难以逆料，巡察无票之民甚难，访查消息则此等无业之民，由山海关北七十里旧门潜出者亦有，乘海船而来者亦有，臣查得，盛京城三陵，包衣佐领柏唐阿，十三城水营官兵，村长、庄头等入山海关门时，惟记年、月、日、名字准入，返出时，勾圈名字而出，山海关边门所关甚要，擅自出入时只记进入之年月日，出入混乱，除八旗官兵自京城出关门者，平素由兵部取票而出者以外，臣恳请，山海关内出来之时，均有地方官员之钤印照票准出。盛京城三陵，包衣佐领官兵柏唐阿民人等若有入山海关门者，由盛京兵部、将军衙门、总管、关防、府尹衙门颁给印照准入。十三城水营所驻官兵、柏唐阿、村长、庄头，民人等既与盛京城相距远，由各自城守尉、民官颁给印照准入。再吉林乌拉等地官兵若有前往京城者，亦由各该管将军处颁给印照，入威远堡边门、山海关门，行文山海关门总管，出入之人，核验钤印照票，逐一严查，使之通过，则易于核查闲散无业之民，可无行为恶乱、胡乱打探之人。伏乞圣主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将此事交付议政详议，朕亦多留心访查。若不行，尔亲自交付地方官员，严禁奸恶之民人，并非急事，一二年尔来京城之时再议者，将此折暂存尔处。

201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惩处盗采人参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驻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衙门之部院大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左都御史永福奏来采官参之燕青等隐藏人参而逃，在人参中掺放铅石一案，经臣等会审，左都御史永福审讯抓获之隐藏人参而逃之张福德等二百十四人，所藏人参皆不足十两，照例完结后照去年年终汇奏不议以外，隐藏人参而逃之燕青等二十八人，经夹讯，票头燕青供称，我系正红旗伯希吞佐领之领催，去年我携三十张票采参，得二十一两参，欲多得利，将一种称为和尚头的草根，修理得像人参一样，掺放于人参中，未交官差，隐藏于身中，从另条路潜逃来时被拿获是实等语，供认不讳。票头马桑阿、郎图供称，马桑阿我系正蓝旗贺达色牛录之领催，郎图我系马桑阿同一牛录之闲散，我二人携七十张票往采人参，收取一百五十六两三钱人参，未交官，隐藏于身中，从另条路潜逃来时被拿获是实等语，供认不讳。票头常载供称，我系正蓝旗库遂牛录之闲散，我携十五张票往采人参，我应交付之银三十两已全交，人参仅交二十六两，再二人之四两人参尚未交，我与燕青一同由另条路潜逃来时被拿获是实等语，供认不讳。票头黑狗、雅兰珠、吴达子、王天祥供称，黑狗、雅兰珠我二人皆系正蓝旗管领太平属下额丁，吴达子我系镶白旗刘格牛录之闲散，王天祥我系壮丁，我等四人共携一百六十张票往采人参，将应交官之三百二十两人参皆如数收取交付蛟河地方。我等欲多获利，于所余四两九钱人参内，掺入铅石是实等语，供认不讳。采挖人参之郭元斌、高玉、江中安供称，郭元斌我系镶黄旗包衣全保牛录之额丁，随徐云鼐之票前往采参，高玉我系山东之民，随燕青之票前往采参，江中安我亦系山

东之民，随刘四之票前往采参。我三人应交付之各二两人参皆已交付各自票头，我三人欲多获利，于所余四两人参内，掺入铅，各自携带，从另条路潜逃前来被拿获是实等语，供认不讳。采挖人参之旗人常三、大小子、段志新、王四、陈炮手即陈齐元、常三、大小子、段志新、王四、陈齐元、常三、大小子、段志新、王四、陈齐元、朱达、方齐、金黄胡子即金世龙，民人周二、王三、崔文先、周大、何大、崔二、吉二、褚三、刘六供称，我等皆随官票前往采参，将我等应交官之各二两人参，皆已交付各自票头，我等十七人共余六十三两人参，各自身携，未往收人参处，由另条道路潜逃而来被拿获是实。等语，伊等供认不讳。采官蜜之徐元凯、石丁、金天龙供称，我等采集官蜜时，遇所挖人参共一百五十两，我等惧罪，将所得人参跪呈收人参大臣是实等语。

故此，将票头燕青等假造人参，往人参中掺铅等轻罪不议以外，票头燕青、马桑阿、郎图、常载等虽取官票采参，其所获人参不交官，隐藏人参从另条道路而逃，故将伊等按凡偷采人参，所获人参不足五百两之首犯例，皆按旗之另户之人，将领催燕青、马桑阿解职，将伊等各枷号三月，责百鞭，将所欠缺未交之一百九十两人参、一百九十两银皆交付各该旗，靠伊等家业，如数严加催取，补偿伊等所欠票额，票头黑狗、雅兰珠、吴达子、王天祥等虽均交付官参，然将伊等所余人参掺入铅石，故将伊等比照凡商人往食盐中掺沙土出售，杖八十之律，拟杖八十，因俱系旗人，鞭责八十。挖人参之常载等二十人将应交官之人参虽交付各自票一等，并未前往收人参处，隐藏伊等所获人参从另条路潜逃，故将伊等依照凡偷采人参不足十两例，将郭元斌、朱达、方齐、金世龙等旗人责百鞭，将高玉、江中安、周二、王三、崔文先、周大、何大、崔二、吉二、褚三、刘六等民人杖四十，驿送各自原籍。采官蜜之徐元凯、石丁、金天龙主动自首，圣主睿鉴，自首之人，理应从宽轻处。钦此钦遵，将徐元凯、石丁、金天龙免罪，将伊等所呈交一百五十两人参，由常载等人搜得之二百四十九两二钱人参，委派官兵解送总管内务府入官。谨此奏闻。

朱批：理应行文部院者行文部院，题本之事则用题本，并无请密旨之处，俱用奏折，不符。

201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追缴官民所欠人参银两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奉天将军衙门等部院大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查得，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户部咨，据总管内务府咨称，据慎刑司禀称，据会考府来文内称，我等具奏，票头王修德等六人，皆系恶棍，拴铁索送交奉天将军盛京刑部，将领取王修德等人银两人参之大臣官员之名，人参数额，写一帐单。再康熙五十七年内王修德从驻守奉天等地将军衙门领取官票后，与欠缺八万两人参之众人对质交代，承领了三万两人参，尚未交代之五万两人参，逐一对质询问，将银两、人参按一两值二两银计，由文到之日起，限一年内催取送来等因前来。遵此，臣等当即查对，在咨文帐单内有名之原将军穆森已前往北京，贝子允禟之包衣太监何玉珠、原尚茶正法通经质询后，除将承认银两人参交付京城各该地行文催取外，原任将军唐保住、原副都统马齐、原副都统已故巴勒及官员们，经质询后，所承认银五千两，人参一万一百五十两已交付各该地之旗分佐领，一两人参价值二两银行文催取。康熙五十七年，自奉天将军衙门对质交代之三万两人参，经查，仅催送来银三万两，将此三万两人参又再次行文各地催取以外。再，将王修德等尚未交代之欠缺五万两人参之众人，行文各该管旗民官员查后，按其送来之多寡质审，连同今所承认之人参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两，共承认人参五万八千三百四十九两，此一两折二两银计，由臣处应催银十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两内，今已催送来银六千二百七十六两六钱六分，尚未催送来银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一两三钱四分。又准户部咨

称，如何将王修德等人欠项相抵之处，盛京将军审明后，报来总管内务府时一并议奏等因。查得，由部原咨内称，王修德等人所欠钱粮十二万三千两余，伊等交出在京城催收银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两，人参一万六千两。五十七年，交代承认人参三万两，今交代承认人参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两，将以上内外交代承认之人参一两折抵银二两，连同承认之银两，总共合银十八万五千二百两余，仍未交代完结之人参三万二千七百余两，今将欠缺之三万二千余两人参俟交代完结之时一并议奏外。查得，此欠缺三万二千七百余两人参之人，皆住于山东、陕西、直隶各州县，黑龙江、宁古塔等地，据王修德等人呈称，观记帐本，俱行文各该地查催，由该地咨复内称，我省我处无此等姓名之人，将此详问王修德等人后，又行文别省别处核查，此等人甚多，或由该处询问承认者亦有，或由该处将人送来，由臣处质询承认者亦有，或由该处家业倾尽，实不能偿还，身亡后无以依凭等缘由陈明具保咨复者亦有，称逃避而来者亦有。又再次行文各该地，将伊等子弟查出，再次对质，交付该地，将欠缺之人参凭伊等子弟之家业偿还，无子弟家业者查出原作保之人凭家业偿还。故此，此尚未交代之三万二千七百余两人参，原议一年限内断不能办清，今对质交代承认之人又均系散居各地之小民，限内无法偿还，相应，将此等已交代尚未交代之项，伏乞圣主睿鉴，交付该部，再次展限二年使之完结，故渐渐展限催取则钱粮可得而欠缺之人亦不致劳苦。再取王修德等银两人参之大臣官员，俟部文到，立即质询后，将承认银两人参之数额严饬各旗分牛录催取，逾一年期限不能催完，则与各省所住无业小民不可类比，依照原议奏将该管大臣官员之职名，送交该部查议以外。原将军唐保住承认之银三千两，人参二千八两内，只交付二千两银，唐保住既已往京城，请将此欠缺之银两人参交付京城该属旗催缴。再此催得之此项人参银两，连续送来，多寡不等，此项银两，送交内库，动用驿站，相应，臣等恳请，将催得之银两送交盛京户部。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交付部了。

2017　护军统领济星奏请闲散宗室之子移驻盛京安置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署理正蓝满洲旗都统事务、镶白旗护军统领臣济星谨具奏闻：为请旨事。

查得，臣旗闲散宗室景喜、吴尔展因肆意妄为而治罪故，圣主宽免不治罪，仅将伊等之子移驻盛京。除伊等之随从人员外，今在此处食俸饷人员共有一百十二名。再，佐领下仍有闲散满洲、蒙古、抚西汉人。当初将吴尔展、吴尔展之子、景喜之子派往盛京时，除伊等所带之人外，尚有人留下来。为此奏闻时，奉旨：为此等官员、护军、披甲等，照旧供食俸饷，朕自有用处。钦此。钦遵，仍给食俸饷，至今已有三年。百余人无差事做，白食俸饷，已有三年，此乃圣主所施之殊恩矣。伊等仍食俸饷，而无差事可做，伊等众奴才亦于心不忍。是以，此等官兵或当差行走，或交付曾办理兴尼、赖希、苏努等包衣佐领下人之大臣等办理之处，恳请圣主睿鉴训示。为此谨奏。

朱批：著照兴尼等包衣佐领下人之例办理议奏。

2018　都统褚宗奏报颂扬皇上将年羹尧调离西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圣主朱批谕旨到来，臣谨阅甚惊喜。内称圣主仁皇帝稔知，将社稷太

庙、天下四海、亿万年永固无疆之大业移交于朕，仰合天命，朕临御以来，以孝为本，忠心勤慎，不耽稍有安逸，静坐养心殿中，日夜求是于天，万事务必合理办理等因，奴才褚宗闻后，不胜喜悦，主上英明，无人不知，无不悦服，今西地俱欢忭，年羹尧不稍珍惜我生民之力，将卫所作为府县，修漫长边界之土墙，般般事端，特为伊久踞重任也。主子英明神圣，将年羹尧调离西安，拯救我亿万斯民，老少妇幼，无不鼓掌欢庆。卑臣褚宗我不可与别人相比，乃圣主宗室，且蒙受隆恩之人，听闻此等缘由，亦不胜欢忭，喜不自禁，连同圣主朱批谕旨，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文笔甚劣，哂笑改后寄出。

2019　都统褚宗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无重要奏事则何必辛苦驿站，再将奏书仍送交达鼐，伊趁奏事之便具奏，若有紧要事项则再专门办理。

2020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平反阿思哈冤案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奴才哈达谨奏：为请旨事。

奴才我来吉林乌拉地方后，听闻众议，被监察御史迈柱、给事中赵殿最等参劾囚于狱中之阿思哈，乃一好汉，罪名冤枉，奴才听闻后，即访查实讯，参劾阿思哈之原由，即阿思哈原任巡察狩猎围场之协领，驿站之人违禁，于围场内放枪捕猎，阿思哈巡察严格，惩办杖责，迈柱、赵殿最等乘驿而来时，驿站领催等欲将阿思哈构罪，编造说阿思哈由驿站取七百二十两银，管理暴虐。又吉林乌拉驿站之人，讼告伊驿站领催张玉春给草料钱粮欠缺，张玉春答称阿思哈取走二百五十两银，故迈柱、赵殿最等即参奏阿思哈贪虐，革职后审讯时以阿思哈侵吞二百五十两银为罪过，驿站领催等又讼告阿思哈藉口官用取走七百二十两银，迈柱、赵殿最等不明情由，威胁阿思哈招认，不招认则夹讯，阿思哈知必追问伊，承认伊母亡故时借用，阿思哈此次承认之七百二十两银之缘由，前任将军等每年解送贡品时，名义上自己筹措而俱系驿站领催等自愿出资敛银，雇车解送，六十一年派阿思哈解送贡物时，二十六座驿站领催等共交给雇车银七百二十两后，阿思哈将银办给车夫后，解送贡物。抓获阿思哈审讯时，由于承认借用此七百二十两银，将阿思哈定为侵吞情实，奏为斩监候。奴才我来吉林乌拉地方一年矣，详密访查，与以前所闻无异。阿思哈罪由冤枉，奴才伏请，将阿里哈承认之七百二十两银，限伊一年内偿完，则圣主睿鉴，施予鸿恩，宽恕阿思哈之性命，披甲效力。为此惶恐谨奏，请旨。

朱批：此事率巴赛审明情由，果真用于公务则阿思哈无罪矣，亦无偿银之必要。指靠巴赛偿还耳。审明案由议奏。

202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吉林雨雪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奏闻雨水调匀、二麦长势事。

吉林乌拉地方，今年正月二十五日降有尺雪，二月十四日降雪一指，三月初一日降雪一指余，初八日落微雨，二十一日落雨一指，四月初六日落微雨，初七日落微雨，十六日落微雨，十七日落透雨，十九日雨水沾足。据宁古塔副都统阿岱来文称：今年正月二十四日降有尺雪，二月初六日降雪四指，三月十四日落小雨，四月十三至十五日每日下微雨，十七日降雨二指，十九日落透雨。等情报来。据白都讷副都统马喀纳来文称：今年正月二十六日降大雪，二月十一日落微雨，三月二十日落大雨，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落大雨。等因报来。

仰蒙圣主之福，今年陆续落雨，雨水调匀，二麦生长 祚余矣。各种田禾俱长出，现俱耘之。为此谨具奏闻。

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臣哈达、宁古塔副都统臣阿岱、白都讷副都统臣马喀纳、兵部郎中臣黑色、刑部主事臣王扛。

朱批：欣慰览之。所奏阿思哈之事，已交议政处。

2022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明全奏陈满洲滋生男丁前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臣明全谨奏：为谨陈管见事。

窃臣伏思，仰蒙圣主累世养育八旗奴才之鸿恩，满洲人等滋生者虽甚多，但滋生颇不齐整。以臣看得，或佐领虽录取为先锋、护军、披甲、执事人，但未完者亦有；或佐领欲取满额数，但无人可取，无奈录取幼子、开户人及包衣奴仆满洲等者亦有之。

以臣愚意，因男丁不敷，与其以国家钱粮养其开户人及包衣奴仆满洲等，不如养育正户满洲奴仆，以仰副圣意。乞请嗣后，每佐领虽不可录取披甲，但若系由同一佐领所滋生兄弟之新旧佐领，总之皆为其一家之内。若旧佐领之满洲滋生者多，则擢补新佐领之缺；若新佐领滋生者多，则调补旧佐领之缺。如此，则不惟皇上累世养育之真正满洲奴仆均得食钱粮，且可以杜绝因男丁少而录取幼子、开户人及包衣奴仆满洲之事。为此惶悚谨奏。可否施行之处，伏乞皇上明鉴。

朱批：著八旗大臣等议奏。

202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拿获前任将军唐保住家人王育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拿获原将军唐保住家人王成恩解到后，经审，王成恩谓官家木材商人，因以讹诈数千两银。等情，伊亲自招认。听闻其子王育将伊等在盛京所有家中财物、置办之商货，俱暗自避于另处。故臣拿问之。据王育供称：我乃顺天府顺义县民人，捐纳七品小职官，我父名王祥成，我非王成恩之子。等语，谎供之。又确切访查，乃王成恩亲生之子是实。现与其父王成恩在一家生计。因行止不端而由其主人唐保住分出归为民人。王育虽谓自身捐纳七品官，而定例载：旗人之家奴，不准分出为民。故此，臣我将拿获王育事，谨具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刑部侍郎臣马进泰。

朱批：拿获后严审。即拿获者粗野矣。无未经请旨拿获官员之例，再遇着如此之事则边看守边请旨。

2024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参票采参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于四月初四日为解送采参票，谨具奏闻，一面于乌苏哩等处张贴告示：每张票仍照原规定收银四两，参二十四两。等因。并无领票人。本月二十日，又再次张贴告示，至今五月初二日，竟无为领票呈文之人。臣等观之，乌苏哩、绥芬系多产参之地，每张票交参二十四两，并不至耽搁。惟采参人等每年暗采行弊多寻求侥幸。侥幸复求侥幸，俱图伊等多获利。开采参之例，国家钱粮攸关。若减少定额，肇生弊端缘由，且亦无益于钱粮。既然如此，今年暂止乌苏哩等处发票。于各边台要地，派遣优异官兵，各自寻踪，严加查拿暗行私参。臣等亦亲自随时巡察。窃查，去年额勒敏哈勒敏地方每张票收取二两银、二两参，故乌苏哩等处领票之人少矣。故此，今年额勒敏哈勒敏等处每张票收取上等参四两、银四两，车畜照去年供给，张贴告示以来，陆续有呈文之人。今额勒敏哈勒敏等处参票，参银倍增，且由伊等不断呈文观之，采参小人显然躲避多交，以图少交处谋利。惟既然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处有点清二千张票，应否发给之处，祈请圣主睿鉴，颁下训谕后，臣等谨遵施行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卫色、副都统臣额尔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202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拣选补放城守尉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九月据兵部咨文称：都统拉锡交付：据南金州城守尉兼副都统衔勒钦图奏文称：奴才我曾亲效力于军中，因奴才已年迈体弱而召回，为叩谢圣主高厚之恩而具奏，著拉锡进宫，奉旨：著勒钦图原品休致。钦此钦遵。雍正三年三月复由兵部咨文称：据正红满洲旗来文称：奉天正红旗熊岳城守尉华色军政考核时，因软弱不济而被革职。华色之缺，将一等侍卫兼副护军参领保成等名单，缮写于绿头牌，引见具奏。奉旨：城守尉之任甚要，谕将军绰奇：伊二人拣选送来。钦此钦遵。等因咨行前来。臣等于正红旗熊岳城守尉华色，镶红旗南金州城守尉勒钦图之缺，经验看，无应保题之人。再，盛京诸事流于恶俗，圣主洞悉，屡下训谕。窃查，城守尉系担负一城大任之官，既然至关重要，臣等请，城守尉华色、勒钦图之缺，于圣主拣选之人内，拣选二名，赏赐臣等办事，有益于地方，且所流行之恶俗亦可得以纠正。祈请照臣等所请补放。为此谨奏，请旨。

具奏旨：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卫色，副都统臣额尔钦。

朱批：所奏乃是。已拣选人补放，已补授二名甚可之人。再，遣派尔之人具奏者甚足矣。倘无重要急促之事，何必徒劳驿站？经常严加管束尔所差遣之人，不可劳苦驿站。无事打马强跑一次亦劳苦也。何况其他事。

2026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前任将军唐保住等不轨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谨奏：为奏闻圣主事。

窃绰奇我接任以来，密查原将军安珠瑚，原副都统穆泰、布克涛之际，于康熙二十年为将南金州收税之钱粮，每年积累建城，安珠瑚曾请旨具奏。奉旨：交将军、副都统等建之。钦此。绰奇我查得，由二十年至六十一年，无将所征收之钱粮入库之处，据称将军、大臣、官员等各有储存。从安珠瑚到唐保住，更换八位将军，前将军、大臣等四十年未陈奏事由。经绰奇我明查，再另行奏闻。(**朱批**：此方是。还有比此更荣耀乎？)绰奇我又访探讯息，唐保住将家信、密事，俱差遣其家人珠鲁、罗察、纳延泰等往返行走。(**朱批**：此非尔所属乎？原无禁止之责乎？)唐保住家人行走边关时，守边官员认识唐保住家人，记下名字即准进入。(**朱批**：稽查，朕观之，人为卑贱，尔以为如何？)因称唐保住家之王胡于来时患病，绰奇我召来详观之，患病确实，暂未用刑，王胡子讹诈木材商人财银情形，经审伊亲自招认。病愈之后，审明另行奏闻。(**朱批**：知道了。)圣主谕交阿尔松阿之事，绰奇此刻岂敢怠慢。访查阿尔松阿腿并未折断。四月十六日，礼郡王差遣三等侍卫扎斯虎，出威远堡边门领票时，绰奇我查问因无凭证，故未发给票。(**朱批**：是。)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2027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荐贤能官员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朱批：外省报举，满洲武官。

杭州左翼汉军副都统臣董吉那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圣主谕臣问之：为官贤能，人可者，尔倘有知者则具奏。钦此。臣值惦念之时，圣主复下旨：倘不知卓越贤者，略有贤能长处者则具奏。钦此。臣我具奏：正蓝满洲旗协领傅哈纳人可，善于管理，遣往一年巡察盐务，总督满丕以傅哈纳善于管理兵丁，民人亦毫无辛劳，仍请傅哈纳巡察盐务，而行文原将军塔拜。镶蓝满洲旗协领马尔泰善于管理，诚直毫不自私，惟系省地所生之人，人稍粗疏。等情具奏。奉旨：此有何妨！尔返回缮折，交付尔之家人，交给喀尔吉善转奏之。钦此钦遵。抵达杭州，复详查傅哈纳、马尔泰等，照臣所奏并无异。为此谨具奏闻。

2028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谢授江宁将军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杭州左翼汉军副都统臣董吉那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三年五月初四日，兵部来文内称，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内阁抄出，奏事石林交付，谕曰：京城之旧大臣、有年岁人员见少。著江宁将军雍吉讷返回。雍吉讷之缺，补授董吉那为将军。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前来。臣即恭设香案，望阙谢恩。臣本一介末秩，圣主特旨授董吉那为副都统。臣叩谢龙颜时，圣主赏赐臣以线缨凉帽、孔雀翎、银等项。臣尚未尽尺寸之力，圣

主又施殊恩，授臣以江宁将军。臣叨蒙圣主高厚恩泽，欣然不知如何具奏为好，仅知叩谢圣主之鸿恩。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竭力勤勉尽职。力治士兵之逸乐之习。不得辱没朕格外选用之意。勤之。

2029 左都御史查克旦奏报提督杨启元不称职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一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

谨将圣主训旨，奴才查克旦将铭记于心，钦遵效力，以图报称。

顷据风闻，甘肃前委署提督总兵杨启元为人才技不及，办事糊涂，极不称职，常为人讥笑。杨启元现为固原提督。因奴才风闻，故谨奏闻圣主。

朱批：朕亦早有耳闻。此奏殊属可嘉。今年羹尧诸多奸恶之事皆已暴露，朕实甚不好意思了，岂有此理？在世上如年羹尧负恩之人未必再有。朕今恨伊之意是轻，确实自己不明，愧悔莫及。

2030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请拨兵与榆林神木二道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谨奏：为恭陈管见，以祈睿鉴事。

窃臣恭思，皇帝明如日月，宽如天地，无不一视同仁遐迩之民。臣乃一介末秩，奉圣祖仁皇帝所派，前往署理西安按察司事。驿站道派臣办理军营事务，臣即兼理驿站事务。原总督鄂海曾派臣两次巡查驿站，臣至榆林、神木地方查看地形，榆林、神木相距鄂尔多斯不过十里，而塞内民多地少，内地之民皆入边塞百里，耕种鄂尔多斯之地，以为谋生。由于百姓与蒙古杂居一处，争讼案件甚多。裁定此类案件，皆送至办理蒙古民人事务章京处审结。办理蒙古民人事务章京，驻于宁夏，相距千里余地，故其讼民皆至道员衙门诉讼。道员皆为汉官，不懂蒙古语，而蒙古人又不懂道员之语言，故皆用通事翻译。该通事等，皆为本地之民，对于官话、蒙古语亦不甚通懂，因而发生冤案，亦难逆料。以臣愚见，于榆林、神木道，停设汉官，而从满洲中挑选通懂蒙古语者，或从蒙古中挑选会识汉字者，奏请引见以授之。凡为百姓、蒙古之命案、盗案，皆仍送至部派章京处审结外，其余小案件，即送榆林、神木道衙门办结注册。如此，犯案不致冤枉，且又免致往返之苦。又查得，榆林、神木与鄂尔多斯接壤，关系重大。榆林、神木道员职衔下，徒有管兵道之名，实于道下无有一兵。榆林地方驻有总兵官，镇标下有兵一千。神木地方驻有副将，协标下有兵五百。倘若武职因公外出之后，遇有紧急事务，则彼道员并无督兵之责，实为有兵而似无兵矣。榆林、神木二道，皆为督兵之道，请仍照旧例酌拨兵丁以督之，则于边塞多有裨益。此皆臣等目睹之事，故而冒渎具陈，伏乞敕部议复奏准。

2031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陈定期调换布政使以杜钱粮亏空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内阁侍读学士臣马喀谨奏：为恭陈管见，以祈睿鉴事。

窃臣原为一介末秩，从中书相继升补为吏部郎中，尚未有所效力，又蒙圣主殊恩，授臣为内

阁侍读学士。皇恩甚重，又至深，如何效力，亦难仰报万一。臣虽愚昧庸劣，亦应具陈管见。窃臣看得，国家之所有需用，皆赖于各省州县所收钱粮，而钱粮无亏空，则国用得以敷足，得以充足。圣主登极以来，无不为众生所虑。对于黎民百姓，稍有乏绝，即拨钱粮赈济，对于兵丁，屡施恩泽，又对鳏寡孤独，每月给食钱粮，八旗兵丁遇有红白之事，又加赏赐。无论何项，皆用钱粮。圣主仁意如天，而专司钱粮之大臣官员，理应仰副圣意。今日看得，各督抚仅奏参州县之亏空，而不核查藩库钱粮。布政使在任时，并不闻库项亏空，而离任后亏空辄达数十万两。查其亏空缘由，皆因靡费过度所致。已经动用在库钱粮，视如己物，任意动用。久而久之，为隐瞒亏空，又行贿上司，或曲意逢迎，故彼督抚与布政使不合者少。一经意气相投之后，难免为私事而串通一气，动用在库钱粮。虽于年终由督抚查后给印结，亦不过为虚名而已，并不符实。即遇正直总督巡抚，当销算时，布政使早已筹划妥当，以掩人耳目于一时，事后照旧亏空。惟被革职，或离任之后，才得以暴露其亏空情事。亏空在库钱粮，必将严加问罪，然又知而亏空者，何耶？一则，布政使一职乃为常设，有人借此常设职务，任意靡费钱粮。再则，有人仰赖督抚之庇护，虽有亏空，亦不暴露。窃臣看得，布政使乃主管全省钱粮之人，至关重大。若使藩库钱粮不致亏空，则不长期留任。臣所恳请者，凡直隶各省布政使，圣主可酌情或二年调换一次，或三年调 换一次，或自山东调任山西，或自河南调任直隶。如此调任，即不敢亏空钱粮，且亦杜其庇荫串嘱之弊。新调布政使接任之后，即可查清旧藩库之钱粮，无论亏空与否，俱行报部。由部核查，诚不亏空，所行奏请议叙旧任布政使。倘若亏空，可将旧任布政使并督抚严加治罪，照例分赔之。再，督抚盘查藩库，不得等候销算，而可突然盘查奏报。各督抚不时盘查，圣主又酌调新任，虽为不肖藩司，亦不敢妄靡在库钱粮，且督抚亦不敢庇护。为此，谨具陈臣之管见，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20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与隆科多所犯过错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

朱批：虽谓苏努，朕岂惧伊而封之为贝勒乎？朕亦给伊以改正之路。苏努、允禟相互必定勾结，称将伊治罪，朕又有推诿之理乎？尔今又如此勾结，将灭尔等大臣，贤士等党伙之名推于朕，将尔等信义在天下后世留名，务与朕作对，朕亦无奈也。惟可惜皇考多年容纳之恩，各自孝顺皇父之意，此系何理？朕实不忍灭此朋党。何故不改不止，朕不晓。落泪书写谕之。

臣查弼纳谨奏：为据实回奏事。

因臣我愚昧不晓事，过错之处甚多。圣主施恩降旨训教，使之改过者，圣主宽恕仁爱臣保全臣者，实覆载深恩。臣系何等人？实不能担戴，感激不尽。臣每念圣主之恩惟哭泣，悔恨臣之品行过错。岂敢不改悔前非，不念保全生命。臣我为兵部侍郎时，隆科多为九门提督、理藩院尚书。拣选武官，商议事，仍相会一处办事，结为朋友。圣主教诲降旨以来，臣我知过，竟停止隆科多后来之行。虽谓知过难改，臣我屡蒙圣主仁爱训诫之恩，倘不悔过，仍与隆科多行之，断不能出圣主之洞鉴，即将臣我治以重罪，对违背圣主恩之人，引以为戒。嗣后臣惟夜以继日恭谨办事赎罪，以图勤奋效力报答圣主逾格所施天恩。再北路需用银六万两一事，人称怡王为无辜，圣主通鉴交付审明，怡王称为忠诚无辜。隆科多卑鄙自私行弊之处水落石出，人俱知晓。以此怡王感激圣主信用之恩，竭尽忠诚。隆科多悖圣主之恩而行益加昭彰。此事倘不明，怡王无辜一并遭议论。因臣我懦弱，办事不能符天意，错谬之罪，叩请圣主施以天地之恩，予以宽恕。臣我以图尽犬马之力效劳。臣我不胜惶恐，哭泣叩请具奏。故此，将朱批四折，一并加封，谨具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谕旨三次退回，一语不敢言隆科多恶劣过错，惟将眼前众所知不体面之罪，平淡具奏，惟具奏我今后再不行之此一语，朕确实惊览之，尔等伙党之顽固，朕稔知之，勾结年已甚久。朕惟可惜。为国家之人，均系骨肉般满洲奴才，朕赏以如此自新之路宽容开导训谕，竟怀铁石之心，毫不动摇不停止，如此顽固，岂为尔等之福也！若为尔等之福，则岂为国家之福也，即为尔也，怀如此之心在省总督之任，朕寝食俱不安宁。可惜朕恩、圣祖皇考之恩，尔惟铭记老圣主对新六营任用之教诲，朕谕自鸣钟。尔倘不忘具奏之言，即为好也。承蒙二圣主之恩，岂可得朋党之力如此为之，以速分散以谋本身利害为好。此所谓顽固，有何顽固？古来不念皇考之大义，反坚持小顽固者，特为贱贼之品行也。国家大臣等将此崇尚，朕尚不晓。此想必朕临御后，听闻人之挑唆之言，无辜猜想尔等乎？皇天在上也。再先所奏苏努之恶，因先不晓，结亲者系何言？苏努岂朕即位后所治罪乎？双料曹操之名品，八旗人等何人不晓？若为舛错，惟更改外，不在于粉饰。尔倘欲解脱朕怀疑之意，则明显向伊等结仇，以示于朕。

20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麦子长势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据率兵驻扎吐鲁番都统穆森呈文称：据管理吐鲁番等处耕田事务副都统克什图、兼管农事之营总托善保等呈文称：据督管耕田副将高全等呈报称：今年麦子长势高矮不等，开始抽穗。等情。故此我亲自每块田巡察，观之，仰副圣主鸿福，麦子长势甚肥壮，均已抽穗。窃查，去年官麦长势，抽穗情形，于五月内已具奏。故此，请由都统处将今年官麦长势、抽穗情形，禀报将军转奏。俟收获时，将细数另报外，为此咨呈。等情。既然如此，请由将军处转奏副都统克什图等所呈今年官麦长势，抽穗情形。为此呈文。等情。故此，将都统穆森所呈于吐鲁番地方所种麦子生长，抽穗情形，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朕躬甚安。尔等均好么？京城内外均甚安宁。今年直隶各省之蒙古，众扎萨克种田所有地方，仰副上天、皇考、天神保佑之恩，普获丰收。为让尔等喜悦，特缮写寄送。

203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供给官兵饷银清数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去年十一月臣我具奏称：为补购官兵马畜，所借取银三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两银内，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既然交付行文，除借给在布隆吉尔官兵银四万九千九百五两外，余存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其内去年八、九、十、十一月，此四月所给钱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共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两七钱七分七厘九毫七丝，现余存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现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计算需行粮、咸菜银及廪饩羊价银，今年十二月初一日始至明年四月三十日，共需银十二万四千二百九十二两外，余银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一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不足供给一月。故此臣除行文甘肃巡抚绰奇：明年五月初一日后应需钱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继续办理。等情外，现将计算余银，明年五月初一

日始，给足数日钱粮、咸菜银之处，交付道员王全辰，明白计算，自给竣之日始，再将巡抚绰奇解来之银，继续给之。俟将银均给完竣时，臣我将所用银数汇总奏明。等情。

窃查，臣我处原存银共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其内雍正二年八、九、十、十一月，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供给所有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四个月行粮、咸菜银，供给巴里坤地方所有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四个月廪饩羊价银，八月分因系应供给在巴里坤地方满洲、察哈尔、绿旗官兵、跟役之廪饩羊价银之月，核计供给一月廪饩羊价银，共供给银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两七钱七分七厘九毫七丝外，仍余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其内十二月分供给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一月行粮，咸菜银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三两七钱四分，供给在巴里坤地方之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一月廪饩羊价银二千三百八十二两，十二月分又为应供给在巴里坤满洲、察哈尔、绿旗官兵，跟役之廪饩羊价银之月，供给一月廪饩羊价银二万五千四百四两。以上十二月分共供给银四万五千一百六十九两七钱四分。雍正三年正月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供给一月行粮，咸菜银一万七千二百八两三钱六分三厘一毫四丝，供给在巴里坤之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一月廪饩羊份银二千三百八十二两。以上正月分共供给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两三钱六分三厘一毫四丝；二月分供给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一月行粮，咸菜银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九两三钱二分二厘二毫七丝；供给在巴里坤地方之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一月廪饩羊价银二千三百八十二两。以上二月分共供给银一万九千八百十一两三钱二分二厘二毫七丝。三月分供给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一月行粮，咸菜银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两一钱二厘四毫；供给在巴里坤地方之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之一月廪饩羊价银二千三百八十二两。以上三月分共供给银一万九千五百十六两一钱二厘四毫。四月分供给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一月行粮，咸菜银一万七千三百六两三钱四分一厘七毫六丝；供给在巴里坤地方之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一月廪饩羊价银二千三百八十二两。以上四月分共供给银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两三钱四分一厘七毫六丝。以上自去年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今年四月三十日供给五个月之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共十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两八钱六分九厘五毫七丝，余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五分二厘四毫六丝。又查得，去年十一月具奏时，皇历尚未到，自今年正月以后，因不晓何月为小月，故惟照应供给现有官兵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计足，若供给至今年四月三十日，仍有余银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一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等情。今年正月，三月俱为小月，将绿旗兵之咸菜银照例减少，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既然内部行文，往驻回遣茂岱察罕廋尔等处所派察哈尔官兵，又往送尸体差派官兵，及亡故官兵之钱粮，俱每月照例裁之，供给至今年四月三十日，余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五分二厘四毫六丝。已于去年十一月奏销。应余银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一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之数核计，多出五百十六两一钱三分四毫三丝。现将计算所余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五分二厘四毫六丝，因不足供给一月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照臣我先所奏将办理巴里坤地方钱粮事务之同商道员王全辰，将现余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五分二厘四毫六丝，自五月初一日始，给足数日行粮，咸菜银之处，明白计算，自给完之日始，再将尚书绰奇解送之银继续供给。等因交付。今道员王全辰呈文称：窃查，供给五月分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官兵一月行粮、咸菜银，及给足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月之廪饩羊价银，共需一万九千五百四十四两二钱七分六厘三毫三丝，计算现有余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三钱五分二厘四毫六丝，惟供足五月初一日始至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计算，仍不足银三千七十六两九钱二分三厘八毫七丝，将此存于王全辰

我处银遣送核计，俱照数办理，禀报将军，供给解送。等语。窃查，以上道员王全辰增加银三千七十六两九钱二分三厘八毫七丝外，去年八、九、十、十一月供给官兵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两七钱七分七厘九毫七丝，去年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供给官兵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二钱二分二厘三丝，合计共供给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窃查，去年八月为初供给月，臣我于八月将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所供给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之旗分、佐领、地方、职衔、供给银两细数，逐一缮写档册。再自九月始，每月供给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增减官兵之数，应供给银数，及绿旗官兵小月减少供给银数，俱分别造清册，以便明查。等情。每月由户部呈送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亦咨送尚书绰奇在案。将今所存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照数均作为军饷，俟供给完竣时，臣我自去年八月始，至今年五月，将每月供给银数再次汇总缮写清册，为与先解送档册核查，呈送户部外，亦咨送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尚书绰奇。故此，将在臣我处所存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照数均供给情形，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03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历年供给官兵银两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明事。

窃查，康熙五十八年臣我所请军需所备银六万两，又康熙六十年由议政处议奏，交付臣我储存，为死亡驼只之缺补购驼备银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两，又本年七月为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官兵所指俸饷、补购马畜，借取银三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五两。以上交付臣我储存之三种银共计四十四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两。在臣所请军需所备之六万两银内，于雍正元年十一月，原副将军阿喇衲率兵前往布隆吉尔时，启程紧急，将钱粮廪饩等项行文办理粮饷事务之巡抚绰奇办理拖久，以至耽搁。在巴里坤已有臣我所请六万两银，臣我交付暂办理巴里坤地方粮饷事务解州知州邵嗣世，概算供给原副将军阿喇衲率往之官兵五月行粮，由臣我所请六万两银内，拨二万两，交付以己力效力之于来锋解送。本年十二月据知州邵嗣世呈文称：由肃州解来之钱粮俱用之，所余无多。十一月十六日始，至十二月十五日，供给一月钱粮需银一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再十二月一月之廪饩羊价需银二万六千四百四十八两。将此二项共需银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一两，或由军需所备银四万两内动拨，或由购买马匹银内动拨之处，请指示。等情。且巡抚绰奇咨行臣我之内称：倘银有不足，由所存购马银内，先变通拨给，俟获护卫军时，以送还原项。等情。故此，臣我交付知州邵嗣世，在臣我所请六万两银内作为钱粮解送二万两外，将所余银四万两，俱行动拨；将不足银四千九百七十一两，照绰奇行文由购马银内动拨解送。续绰奇解送此拨用银四千九百七十一两，偿还原项。将臣我所请军需所备之六万两银，照数用竣之处，于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奏明。户部已呈送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亦咨行巡抚绰奇在案。又查得，原由议政处曾议奏：每驼按六十两计，购满死亡驼之缺额。倘有余银，则为军饷以用。等情前来。交付臣我，在所存银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两内，于康熙六十年二月，领取银三万两，严加交付差遣耕田之郎中牛纽、副将石云卓，为损失之驼缺，前往喀尔地方购驼。郎中牛纽等以付给银三十八两以上、四十九两以下，购六百只肥驼解来。以此用银二万六千三十九两，携回余银三千三百六十一两。除购驼所用银外，余银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一两。此购来之驼数，购驼所用银数，携回余银数，逐一明白造册，呈送王允禵，亦咨送甘肃巡抚绰奇在案。雍正元年六月，既然暂办理巴里坤钱粮事务之解州知州邵嗣世，甘肃巡抚绰奇已具奏行文，由购驼备储银内拨用，禀告臣我，对

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兵丁、跟役每月领取口粮，采购掺合供给不足之青稞，运至租价，共用银二万五千八百七十五两，仍余存银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将此由知州邵嗣世俱明报臣我、巡抚绰奇在案。本年十月，仰副恩诏，赏赐在军地官兵俸禄、钱粮时，臣我咨行巡抚绰奇：为购驼共储存银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两。其内补购驼时用银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九两。既然适才知州邵嗣世、巡抚尔行文，因供给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兵丁，跟役之青稞不足，采购租价用银二万五千八百七十五两外，现余存银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今年不征伐，不购驼，倘原议政处有所余银，归入军饷办理之。等情。即动拨此项银赏赐官兵，将不足银九千九百九十两余，请照数解送。等情行文后，绰奇复咨文称：赏赐银至关甚要，既然不准等候，将不足银由将军、大学士交付知州邵嗣世，由解送银三十六万两内拨给。等情。故此，照绰奇行文交付知州邵嗣世，明白计算，除存余购驼之银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外，将不足银九千九百九十六两八钱六分五厘五毫九丝四忽，存储于知州邵嗣世处。由绰奇处解送银六万两内领取，增多后赏赐官兵。原由议政处议奏，交付臣我，将储存为购驼所备之银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两，照数用竣情形，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已奏明。户部已咨呈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亦行文巡抚绰奇在案。又查得，为补购官兵之马畜，将借取银三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五两，交付臣我储存。其内除借给在布隆吉尔官兵银四万九千九百五两外，余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此项银内，由去年八月初一日始，至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每月供给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察哈尔、喀尔喀、鄂尔多斯、厄鲁特、绿旗官兵之行粮、咸菜银，又供给在巴里坤地方之满洲、察哈尔、绿旗官兵、跟役二次廪饩粮价银，供给鄂尔多斯、厄鲁特官兵，跟役每月廪饩羊价银，照数均用竣情形，臣理应于此奏折内，将用银细数、数项，逐一分别缮写具奏。惟臣我钦遵上谕，将此储存银二十五万七千九十两，作为兵饷，每月供给官兵情形，于奏销折内，将款项细数，逐一分别缮写另折，现与此折一并明奏，在此折内未将款项、银两细数陈奏。自出军务以来，共交臣我储存银四十四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两。其内除借给在布隆吉尔官兵银四万九千九百五两外，将存银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七十两，仰副恩诏赏与官兵购驼，原副将军阿喇衲率往布隆吉尔官兵解送行粮，又遵巡抚绰奇行文交给知州邵嗣世采购青稞，付给运租，供给官兵足月行粮、咸菜银、廪饩羊价银，俱照数用竣。故此，将交付臣我储存银两，照数用竣情形，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03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官兵及家属银两详情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查，臣我先为圣主赏赐银，率大臣、侍卫、官员、兵丁共叩谢天恩奏文内称：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处解到银后，臣我钦遵上谕，按官兵效力之年深浅，编为次序赏赐，对绿旗兵应如何酌情赏赐之处，会同提督路振声商议赏赐后，臣我另行奏闻。等情。大将军、太保、公年羹尧处差解送银之同知张允征等将圣主赏赐银二十万两，于四月二十六日解到后，赏赐臣我银二万两，赏赐提督路振声银五千两，臣等恭敬接收，望阙叩谢天恩外，窃查，西安官兵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自西安启程，抵达甘州后，由臣我亲率之，于本年八月到达巴里坤；辉特公达锡达尔扎督管厄鲁特官兵亦于八月到达巴里坤。伊等俱为出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两次行走于初次来征巴里坤之军中。副都统觉罗英珠率来之护军、骁骑官兵于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自京城启程，留于西宁等处，调遣巴里坤，于五十八年八月到达巴里坤。副都统志勇率来察哈尔官兵于康熙五十六年十

月自察哈尔启程，五十七年六月到达巴里坤。伊等俱以二队前来巴里坤，于进击军中行走一次。都统穆森、副都统萨尔禅、壮图率来之护军、骁骑官兵，俱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自京城启程，留于西宁等处，调遣巴里坤，于六十年五、六月陆续到达巴里坤。喀尔喀王丹津多尔济所属官兵，于康熙六十年八月自阿尔泰路启程，于本年九月到达巴里坤。伊等俱以三队前来巴里坤。故此，臣我现按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之满洲、蒙古大臣、官员、兵丁之年深浅、效力情形，现所委任，编为等次，由大臣、营总等官员，以至护军校、骁骑校所赏赐之银，按年逐渐减少，再将赏赐兵丁之银，亦按先后减之。首队前来所委前锋统领法瑙、副都统克什图、西安副都统常寿、辉特公达锡达尔扎每人各赏赐银六百两；西安委副都统登德利赏赐三百两；西安委协领之营总六名，以此每人各二百二十两；委佐领、四品参领之前锋翼长、营总十名，以此每人各二百两；委防御之营总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委佐领、四品参领之参领十三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六十两；委防御之前锋参领、参领三十五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四十两；委骁骑校之参领二十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正骁骑校十八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十两；前锋、骁骑兵二千一百七十九名，以此每人各十八两；炮手四十名，以此每人各九两；一等之御前披甲四名，以此每人各五两；厄鲁特四等台吉三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侍卫三名，以此人各四十两，典仪一名，骁骑校一名，以此每人各三十两；兵丁七十四名，以此每人各十八两；以上首队前来之满洲、蒙古大臣、官员、兵丁，共赏银五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两；再，臣我率圣主之侍卫，初来军中，二次进伐，每日寻踪，巡哨效力，返回后，概留哨所，寻踪，巡哨。故此，一等侍卫三名，以此每人各三百两；二等侍卫三名，以此每人各二百六十两；三等侍卫二名，以此每人各二百二十两；蓝翎三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亲军校一名，以此一百四十两；牧丁一名，以此一百两；再，初来军地二次征伐之侍读学士一名，兵部翼长一名，户部翼长一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六十两；员外郎一名，以此一百四十两；中书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笔帖式二名，以此每人各八十两；无品级笔帖式二名，以此每人各六十两；蒙古大夫执事人一名，以此五十两；太医院吏目二名，以此每人各四十两；随印贡士、负印披甲，冲天炮炮手共三名，以此每人各十六两；喀尔喀扎萨克佟莫克旗向导四名，以此每人各十两。以上侍卫、部院官员、贡士、负印披甲、炮手、向导，共赏银四千二百十八两。二队前来之副都统、觉罗英珠、志勇，每人各五百两；副都统、觉罗英珠之队委护军参领之营总五名，以此每人各二百两；钦委侍卫之章京、部委之营总一名，以此一百八十两；委护军校之营总一名，以此一百五十两；钦委侍卫、阿达哈哈番、护军校之章京、部委之参领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四十两；委护军校之参领二十四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正护军校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护军三百七十名，以此每人各十六两；二两之御前披甲一名，以此十两；一两之御前披甲六名，以此每人各五两；委骁骑营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之营总四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委拖沙喇哈番之营总四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六十两；委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之参领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四十两；委拖沙喇哈番之参领五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三十两；委骁骑校之参领三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兵丁四百三十名，以此每人各十六两；副都统志勇队察哈尔之委精奇尼哈番、阿达哈哈番之营总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委护军校、骁骑校之营总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五十两；委护军校、骁骑校之参领三名，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正护军校一名，以此一百两；兵丁一百九十六名，以此每人各十六两；一两之御前披甲五名，以此每人各五两。以上二队前来之满洲、蒙古大臣、官员、兵丁，共赏赐银二万七千一百一两。三队前来之都统穆森五百两；副都统萨尔禅、壮图，以此每人各四百两；都统穆森队之委护军参领之营总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钦委护军校之章京、部委之营总一名，以此一百五十两；钦委阿思哈尼哈番侍卫、阿达哈哈番、拖沙喇哈番、护军校之章京，部委之参领

二十六名，以此每人一百二十两，委护军校之参领十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正护军校三名，以此每人各九十两；护军三百六十七名，以此每人各十四两；二两之御前披甲十二名，以此每人各十两；一两之御前披甲八名，以此每人各五两；副都统萨尔禅之队委护军参领之营总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八十两；委护军校之营总六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委护军校之参领十八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鸟枪护军三百七十九名，以此每人各十四两；二两之御前披甲三名，以此每人各十两；一两之御前披甲二名，以此每人各五两；副都统壮图之队委参领之营总一名，以此一百八十两；委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之营总五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六十两；委拖沙喇哈番，六品官之营总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四十两；委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之参领五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委拖沙喇哈番之参领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十两；委骁骑校之参领十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正骁骑校一名，以此各九十两；兵丁三百八十名，以此每人各十四两；二两之御前披甲四名，以此每人各十两；一两之御前披甲一名，以此五两；喀尔喀王丹津多尔济所属二等协理台吉一名，以此一百两；四等台吉十名，以此每人各八十两；副都统一名，以此六十两；参领一名，以此五十两；佐领四名，以此每人各四十两；骁骑校四名，以此每人各三十两；侍卫五名，以此每人各三十两；典仪一名，以此二十两；兵丁一百七十四名，以此每人各十四两。以上第三队前来之满洲、蒙古大臣、官员、兵丁，共赏银三万三千七十五两。再，鄂尔多斯台吉、官兵，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到达巴里坤，伊等虽特为牧放官驼、马、羊，前来巴里坤，臣我酌情少遣兵丁，亦行走于哨所等处。亦带至二次征伐之军中。青海出事之际，往边内解送驼，亦差遣应差送之处。故此，将应赏伊等之银，比照赏赐前来军中其他蒙古官兵之银，酌情减之，二等协理台吉一名，以此一百两；一等台吉一名，以此九十两；副都统二名，以此每人各四十两；参领六名，以此每人各三十两；佐领十七名，以此每人各三十两；骁骑校十八名，以此每人各二十两；兵丁四百五十四名，以此每人各八两。以上共赏银四千九百五十二两。再，前来首队之总兵官杨昌泰、田军，每人各赏赐六百两外，酌情赏绿旗官兵之处，已会同提督路振声商议，副将二名，以此每人各一百四十两；参将五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二十两；游击三名，以此每人各一百两；守备十一名，以此每人各八十两；千总三十名，以此每人各六十两；把总二十名，以此每人各四十两；马兵四千四百九十五名，以此每人各八两；步兵五百三十二名，以此每人各六两。以上绿旗总兵官、官员、马步兵共赏银四万五千十二两。再，亡故之满洲、蒙古、绿旗官兵，俱于军地效力，虽身已亡故，尸体俱在军地，正值圣主施鸿恩赏赐谕旨，圣主施鸿恩，对亡故之官四员，兵丁二十一名，俱照赏赐各队官兵赏之，共供给银七百六十八两。以此赏臣我银二万两，除赏提督路振声银五千两外，将银十七万五千两，臣我钦遵上谕，按大臣、侍卫、官员、兵丁之年历深浅、效力情形，现所委任，编为等次，核算银两，将赏赐在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处之大臣、侍卫、官员、兵丁之银，差遣户部翼长、员外郎齐格解送，臣亲与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满洲、蒙古、绿旗大臣等共督之，圣主施鸿恩，俱赏赐侍卫、官员、兵丁各自本身。以此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感激圣主鸿恩，各自无不雀跃。再，若系亡故满洲、蒙古、绿旗官员，各自差遣该管大臣等，禀报圣主之恩，供奠饭食。若系兵丁，则差遣营总等官员，禀报圣主之恩，供奠饭食。将所余银，施舍各自之家，圣主施恩，明确交付亡故官兵之父母妻子，俱严格交付于伊等子弟、家人、亲戚。将所在军地满洲、蒙古、绿旗之大臣、侍卫、官员、兵丁之旗分佐领、地方、职名、赏赐银两细数造册，呈送户部外，亦解送太保、公、川陕总督年羹尧、尚书绰奇。圣主赏赐之殊恩，臣我赏赐情形，各队分别缮折，奏览圣主。故此，臣我率在巴里坤、吐鲁番、库舍图、鄂笼吉地方之大臣、侍卫、官员、兵丁，共同叩谢天恩情形，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037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赏纛与内府护军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

奴才永福谨奏：为陈微臣愚意，以仰请训旨事。

圣主轸念奴才，自军前调回，格外施恩，授为内府护军统领，且领总管膳茶房。对此奴才无论如何效力，亦不能报答于万一。仰荷圣主鸿恩，奴才恨不尽心效力于任内之事。

查得，景山内永安亭，由披甲等看守，距离寿皇殿近，望更换披甲等，令护军等看守。现今于内府三旗，共有护军参领十五员、委侍卫章京九员、护军校六十员，其中委护军校章京十五员、护军六百名，其中护军章京三员、委侍卫章京三员、护军校十二员、护军一百二十名驻圆明园，其余护军章京十二员、委侍卫章京六员、委护军校章京十五员，护军校、护军共计五百十三人。现于一旗五甲喇，护军章京只有四员，护军校、护军共计一百七十一人。若系进班之旗，则一连换班两次，护军等进班、看守等当差行走时缺少。

查得，前年内府三旗曾有护军一千名，于此千内有幼童不及之护军，又兼执事人者为多，应录取为护军者为少。故于康熙二十三年，裁减内府护军之名额为六百名在案。今仰赖圣主仁意，八旗奴仆滋生，增兵则米不敷，若不给钱粮以赡养，则生计艰难，为奴仆等之生计，筹划详尽，从八旗幼丁内简选养育兵，不给米而使食钱粮，以施加鸿恩，故八旗奴仆等各得生路，且皆成长为精兵。

查得，先是裁减内府护军等时，内府佐领、管领仅有四十五个。至是，仰赖圣主之福，人口滋生甚多。今内府佐领、管领共至六十五个，望以简补派往圆明园之章京、护军校、护军等之员缺，于内府三旗披甲内，视其善射录取之。不补录取为该护军之披甲之缺，其余披甲仍足伊等看守行走之官差。护军、披甲之米雷同，不必增加，惟增钱粮各一两、马匹钱粮各一两。如此，则算护军校又增精兵一百三十二名，且凡行走、看守等处，自然获益非浅。

再，于八旗内，检阅甲胄、兵械时，皆有旗之彩纛，检阅内府佐领马兵甲胄、兵械之日亦有纛，惟独检阅内府三旗护军等甲胄、兵械时无纛。若无旗之彩纛则无证据，兵丁齐集、备办、检阅时似不齐整。乞请圣主，检阅内府护军等甲胄、兵械时亦赏赐旗纛。为此，奴才不胜战栗，谨请圣主训旨。至于内府护军等行走官差、看守班次所需数额，已书于另折。

朱批：著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议奏。

2038 镶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陈外任官报起程回旗日期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镶蓝蒙古旗都统臣穆赛谨奏：为恭陈管见，以祈睿鉴事。

钦惟，我皇上至圣至明，凡大小诸事，无不尽善尽美，臣等愚奴，无所可言。惟臣叨蒙圣恩綦重，而有所愚见，岂不具陈于皇上。查得，凡外任官离职加旗，虽有定限，但其起程日期，并不呈报。故有不肖官员羁留所过州县，妄生事端，或因亏欠钱粮，惧于回旗，故借患疾，到处规避，不愿回旗。虽有此项所欠钱粮，但尚未回到旗，无从催追，故彼所欠钱粮，亦于年内不能完结。发生类此事件之后，与其治罪，不如事先定例，不准伊等任意羁留规避。恳请敕部，凡外任官，或驻防官内，其晋升、调补、年迈、患疾、降级、革职等人员，均加限定日期，由该管官督促起程，并将

某月某日起程之处，呈报该督抚部旗。各省与京师相距多远，兵部有所定驿程数日，照此路程计算，可以测出一日能行几里。回旗官员何日起程，可由该旗根据起程日期，能够算出何日到旗。倘若逾期而不能到旗，可由该旗咨讯兵部，由部咨查督抚。倘若无故而羁留地方，或滋生事端，则由该督抚陈情奏参，交部议罪。如此，彼不肖官员不敢滋事，且所欠钱粮亦有着落。臣极愚无知，冒渎管见，不胜惶悚。为此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203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补放宁夏防御前锋校等缺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兼理正黄满洲旗、汉军事务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臣旗将留京武职，即宁夏防御马金泰授为额外副参领，等因，奏请引见。奉旨：著尔等查马金泰由何职补为防御。倘若尚未补缺，即着原职上行走。倘若已经补缺，另行奏请。若有副参领缺，可以引见。钦此钦遵。查得，马金泰自护军校授为宁夏防御，而其护军校原缺，已另办补缺，此事由护军统领阿喇衲咨行前来。据此，马金泰应于何职上行走，奏请谕旨。等因，于雍正三年五月十四日，交与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转奏。当日奉旨：著伊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马金泰可选用于臣旗之副参领、步军之甲喇达、护军之护军校，但无缺出。查得，前锋校尼雅干出缺，尚未补人，而马金泰原为护军校，可以补前锋校尼雅干之缺，当差行走。为此谨奏，请旨。

兼理满洲汉军事务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都统常云、降一级留任副都统勒什布。

朱批：依议。若有应升之缺，即可用之。

2040 总管多索礼奏请分给庄头田亩以完欠粮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管理关外庄屯、布特哈驿站、大凌河牧场之副都统级总管臣多索礼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三年四月接据户部咨转内务府移文内开，本衙门与户部会议具奏：为遵旨会议事。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奏事员外郎张文彬等将副都统级总管多索礼等奏折一件及查对档册二册送出传旨：著户部内总管大臣会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级总管多索礼等奏称，关外庄头现有粮谷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石余，请准陆续即交地方官员。一项，各庄头偿还欠粮，量力限期自二年至十年偿还者为一百九十人。自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新旧欠粮为八十八万四千七百二十石有奇。其中限内完欠者照常留任庄头，限内不能完者，将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往打牲乌拉为牲丁。一项，不能完欠之二等庄头顾五勒、末等庄头朱老哥、张守信、王僧宝等不但给限不能完欠，且人亦不及，为警示众人，将伊等庄头革退，与妻子一并发配打牲乌拉为牲丁。该缺及前革退庄头无缺之补任，或选头二等庄头子弟，或选家殷额丁照例送会计司掣签补任。一项，各庄头所呈现有田地数目为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五垧有奇。其中盛京户部在案交纳米豆之田为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七垧余。未载入交纳米豆册内之田为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八垧余。凡庄头私自开垦未交纳米豆之田，俱令记入盛京户部档内，每年交纳米豆。俟钦差大臣将关外田地清丈完竣，再与庄头所呈田地数目之册核对。倘若查出隐瞒之田，则即划出，交地

方官员租佃，将所得租粮存入仓内，将隐瞒田亩庄头交付该部严加惩处。至有讼告庄头与旗民互占田地之事，亦俟田地清丈后，凡为旗民应得之田，则将此田自庄头呈报数目内减除，倘属庄头应得之田，则计入庄头所呈田数之内。一项，庄头唯赖皇田而生。庄头内地甚多者达二三千垧有奇，少者不过二三百垧。一应差派牧马喂养，俱按等而行，故宜留足田亩，按等配给田亩。与关内田地一样，以六亩地为一垧，头等庄头为九百垧，三等庄头八百五十垧，三等庄头七百五十垧，末等庄头六百五十垧。兹补任以往革退之十庄头之缺及现拟革退之四庄头之缺之新庄头并无赔欠之事，俱以为末等庄头各给地五百垧，由各庄配给。此外尚余地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五垧。将此余出之田自庄头名下划出，交地方官员租佃，将所得租粮存入仓内。等情。故此现有之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石粮谷，即照多索礼等所奏，令庄头就近交付地方官员入仓。各地入仓粮谷细数，由盛京户部具奏。再补任缘未完欠革退之顾五勒四庄头之缺之人及补前令革退之朱保等十庄头之缺之人，若俱赶赴京城补授，往返徒耗盘缠，且事亦两受耽搁。多索礼等既有专管关外庄屯之责，将应补庄头之人即交伊等甄别补任。至限期完欠，配给田亩，对未入册田亩征收米豆等项，俱照多索礼等所奏施行。等语。等因。缮折于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奏入。奉朱批：所议甚善。依议。钦此。等因到此。除抄送相应之处外。又行文奉天将军，丈量关外田地之臣交付将军衙门辖属之锦州、义州城守尉、广宁协领，于各自所辖庄头田亩清丈后造册，照奏将庄头所呈田亩数目与城守尉清丈之册核对，除配给各庄头田亩外，其余田地交地方官员。此事视将军衙门回文，遵照施行。等情。行文前去。兹据奉天将军绰奇等咨复内开：查唯锦州、义州、广宁等三处业已清丈田亩，其他地主田地尚未查丈清楚。此事待秋后各处田地全部查丈奏报到后再议。等语。查臣等辖属之关外庄头皆在锦州、义州、广宁三地，庄头现有田亩亦仅限此三处。兹丈量关外田地之臣既然交付锦州、义州城守尉、广宁协领，臣等所辖庄头田亩业已丈清造册，若照将军绰奇咨复，等候其他各处田地全部查丈完峻，则配给田亩之事必然延误，反使地多庄头得获田租，而地少之庄头，因得不到配给之田，欠粮限内则不能完，每年所纳贡赋亦必致耽误。祈请秋粮收割完后，臣将锦州、义州、广宁城守尉丈量田册与各庄头所呈田数核对查丈，照前奏以六亩为一垧，按庄头等级配给田亩，使地少之庄头照配给地亩之数得获本年地租。剩余之田亩交付地方官员，亦以六亩为一垧查丈给之，本年地租交地方官员催征入仓。各地入仓粮石细数由盛京户部具奏。再各庄头按等配给田亩后，其交付地方官员之剩余田亩数目，俟一并查明另行奏闻。为此谨奏，请旨。

管理关外庄屯、布特哈驿、大凌河牧场之副都统级总管臣多索礼。

朱批：此奏是。著原议各部会议具奏。

2041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窃奴才请安奏报自广东起程及奏陈始末之折内所奉皇上朱批谕旨，于雍正三年五月十一日由奴才家人带至陕西省渭南县营地，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开阅批折。除谨记圣训明旨，竭尽效力外，谨将朱批谕旨缴奏。

朱批：知道了。竭力黾勉，毋辱没满洲脸面，毋忘尔自京起程时朕所谕之旨，毋移广东居官之志。夫利害者俱在于尔之自身，朕毫无成见在先。著甚勉之，慎之。

204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到任交盘及库存银两数目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到达西安受任。据署理布政司事务之诺穆浑移送之档内载：库内现有正杂项钱粮九十四万二千一百三十八两九钱余。收存入库之广善库银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两三钱。等情。奴才与原署理布政司之诺穆浑一起将库内所有银两全部拿出，经共同监视逐一秤兑盘点，现有银数与移送档册相符。例定布政使交盘之时，由督抚亲自查库，倘有短缺，即行参奏，若数目相符，则具结送部。前西安布政司库银因方欠之故，将原布政使萨睦哈参处。自此之后至署理布政司事务之诺穆浑止已换数任，伊等彼此虽有交接案册及其印结，但原署理巡抚事务之总督年羹尧及前任巡抚石文焯均无照例具结送部之处，拖至此时，数年用银至今尚未销算。国帑关系重要，积年款项繁杂，务必逐款清查，方可得知其中有无情弊及帐目是否清楚。奴才除将历年原档文册逐一核查确实，另行缮本具奏外，谨将现今查库实存银数缮折奏闻。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情石文焯已奏。朕特降谕旨，不限期限，给尔时间彻底查清本末，不可瞻徇姑容，亦不可苛刻，唯持大理秉公办理。一应情由俱如实奏来，不得有丝毫隐瞒。岳钟琪并非寻常之人，凡事要一心一意和睦相商，讨教而行。岳钟琪乃识大义者，想必决非是偏徇年羹尧而欺瞒朕之人。唯伊等一向交好，乃众所周知之事。万一碍于故交有掣肘姑息之处被尔发觉，则密折具奏。不过要抓住事，须尔亲见者也，毋扰奸恶小人诽谤之陈辞，不可听信胡言乱语。竭力勉之，用心。

2043 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已返抵甘州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奏：为奏闻事。

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于五月十八日抵甘州。五月十四日，众佛保等寄给奴才之圣旨内开，雍正三年四月初五日奉旨：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路过甘州时，据闻并未列队，亦未设宴，仅由大臣等出城迎接。今该使臣返回，倘若派兵列队，恐使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疑心，亦未可知。著尔等事先晓谕于都统查克旦，使臣到达之后，仍照前例出迎，并晓谕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尔等前次路过此地时，由于天色很晚，且又不及备饭，故未设宴。今次我圣主体恤尔等，盛情款待，故亦略备饭食宴请。云云，供给饭食。钦此。钦遵前来。奴才奉旨之后，除筹略就绪外，此前，奴才派人至凉州迎接众佛保，据众佛保咨文内称，我等前来时，凡过较大城市，皆为迎接圣旨，兵丁手持旌旗、官员身着朝衣，于城外跪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见此赞叹，曰：对大皇帝之敕书，原来如此隆重接送。云云，等因前来。故此，奴才率领甘州之满洲、绿旗官兵，于城外排列旌旗，跪迎圣上敕书。敕书过去之后，奴才引领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至公署，遵照圣主训谕，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曰：前次，尔等路过此地，由于抵达此地很晚，我等未及备饭。今我圣主体恤尔等，盛情款待。今次，我等略备饭食款待。等语。旋即筹备茶、饭、饽饽，以热情款待之。伊等所过较大城市，皆备戏班款待，故奴才亦筹备戏班款待，以示友好。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言：我等抵达京师之后，大皇帝施以殊恩，热情款待，赏赐珍物。沿途食美味，骑良马，平安到此。我等出来时，皆为生身子，

极为惧怕。叨蒙大皇帝鸿福，皆已平安返回。对于如此隆恩，必将铭记于心，感激不尽。大皇帝兴教逸民，抚恤众生，我虽死亦无憾。等语。奴才趁便馈赠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博洛胡尔干以绸缎四疋，赠送其随从人员以布疋、茶叶等物。其中有一名为锡喇布者，又多给绸缎二疋。赠送之时，伊等皆为欢悦而领讫之。日落之前，伊等告辞回住所。次日，即十九日，敕书起程时，奴才又率各大臣官兵至城外，照例跪送敕书，目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返回。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所奏甚为明白，所办亦好。尔至甘州后，一应所奏所为颇好，慨然尽力，毫不逡巡，如此才是。尔非但为无罪之人，亦不可与尔之晚辈同日而论。尔诚能改过悔过，而朕不乐意宽容，必有上天明鉴。倘若有意欺瞒朕，则甚难矣。勤勉之。

2044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参年羹尧不宣恩诏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怀亲谨奏：为奏参事。

圣主委奴才为内阁学士，随大将军印赴西宁。抵达西宁之后，曾经两次恩诏前来，而年羹尧率各官至城外跪迎，后引入衙署。例如有恩诏前来，即行跪迎，恭设香案，率领百官，跪读聆听。读毕誊录，张贴于各府、州、县、村，布告于兵民。而年羹尧将两次恩诏不宣读与百官，亦不布告于各府、州、县、村，官兵百姓只知恩诏已达，但不知为何事。年羹尧不宣读恩诏，亦不布告于各府、州、县、村，实不知为何意。为此，谨具奏参。

朱批：著年羹尧明白具奏。

204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查英贵等发配宁古塔等地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宗人府衙门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等谨奏：为遵旨查例奏闻事。

据正白旗满洲奏咨内称，臣旗上驷院侍卫英贵，因罪被发往宁古塔。查英贵之妻，系宗室公讷图之女，食四品俸禄，又有守门披甲二名。英贵妻之俸禄、守门披甲之钱粮，应否裁汰之处，臣旗无例可查，故咨行宗人府衙门查例。据宗人府衙门咨复内称，并无此例。等因，咨复前来。又查，英贵之前妻，系宗室公普昌之女，有守坟披甲二名。今英贵父子及全家均被发配，而将英贵妻之俸禄、守门披甲之钱粮、守前妻坟墓披甲之钱粮，应否裁汰，请旨。等因，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具奏，当日奉朱批：著该部查例具奏。钦此。钦遵，臣衙门已咨查八旗。今据镶黄旗满洲来文内称，该旗保吉佐领下多罗贝勒延信之婿，即县主仪宾阿克敦，随父阿尔松阿至盛京属山里红屯守坟。其妻县主，现住于京师，仍旧食俸禄，又有食二两钱粮之守门柏唐阿四名。等语。据正黄旗汉军来文内称，该旗邵祥佐领下原镇国公登塞之女，嫁与原四品官祖兴茂。因祖兴茂持刀自刎未遂，降旨革职，发往黑龙江。祖兴茂之妻，即格格，因体弱多病，又需抚养幼子，故呈请宗人府衙门。经宗人府衙门奏准，留住京师，并无罚俸，但无守门披甲柏唐阿。等语前来。查得，康熙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曾由臣衙门奏称，祖兴茂之妻，系公登塞之女，虽为有品级之格格，但祖兴茂因罪被发配。祖兴茂之妻，即格格，拟仍饬交该旗发往黑龙江，等因具奏。奉旨：因有幼子，著抚养之。钦此。钦遵在案。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著罚英贵之俸禄钱粮。阿克敦既随父赴盛京住，其县主仪宾俱行废黜。

2046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看守各处事宜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三旗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谨奏：为遵旨会议事。

据包衣护军统领永福奏称：为奏陈区区愚见，仰祈敕谕事。蒙圣主眷佑，将奴才自军召回，施以不称之恩，授为包衣护军统领，并令总管膳、茶房。奴才何等效力，亦不能报答万一。于圣主之鸿恩，奴才何敢不仅就奴才之愚，尽心效力于任内之事。查得，景山内永安亭，由披甲看守。距近寿皇殿，请换披甲，改由护军看守。今包衣三旗中，共护军参领十五员，侍卫委章京九员，护军校六十员，其中以护军校委章京者十五员，护军校六十员，其中以护军校委任章京者十五员，护军六百名。其中，除护军参领三员、侍卫委章京三员、护军校十二员、护军一百二十名派至圆明园外，所剩护军参领十二员、侍卫委章京六员、护军校委章京十五员，护军校、护军共五百十三人。今于一旗五甲喇，护军参领仅四员、侍卫委章京二员、护军校委章京五员，护军校、护军共一百七十一人。若系该班之旗，连值二日。于值班、看守等差，护军人少。查得，往年包衣三旗护军共有一千名。千名之中，有幼子懦弱护军，又多兼柏唐阿，应挑取护军之人少，故于康熙二十三年将包衣护军之数，减为六百名在案。今于圣主慈怀，以八旗奴才滋生，添兵则米石不敷，不给钱粮赡养则难以生活，乃为奴才等生计详尽筹虑，以八旗幼丁挑取养育兵，不给米石，而食钱粮。缘施鸿恩，八旗奴才各得生途，且皆成为精良之兵。查得，先减包衣护军时，包衣佐领、管领仅有四十五员。今托圣主之福，人口滋生甚众矣。现包衣佐领、管领共至六十五员，请于派往圆明园之章京、护军校、护军之缺，补行挑取。请以包衣三旗披甲内射箭优良者，酌情挑取。此挑补护军之披甲之缺，不再挑补，其余披甲于其看守行走之差仍足。护军、披甲之米石相等，无庸添加米石，但添钱粮各一两，马干各一两。如此，则连同护军校，又增精锐之兵一百三十二名，且于一切行走，看守等处，甚有益矣。再，八旗阅视盔甲、兵器时，皆有与旗色相应之纛；阅视包衣佐领下骁骑之盔甲、兵器之日，亦有纛。唯包衣三旗护军之盔甲、兵器，阅视时无纛。若无与旗色相应之纛，则无标志，兵丁集合、准备并阅视时，似不整齐。伏乞圣主者，阅视包衣护军之盔甲、兵器等项时，亦赏给纛。为此，奴才惶悚无任，谨奏请圣主之敕谕。所有包衣护军等应行之差、看守之班所需数目，另缮折子。等情具奏，奉朱批：著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议奏。钦此。钦遵。

该臣等会议得：据包衣护军统领永福奏称：景山内永安亭，由披甲看守。距近寿皇殿，请换披甲，改由护军看守。今包衣三旗共护军参领十五员，侍卫委章京九员，护军校六十员，其中以护军校委章京者十五员，护军六百名。其中，除护军参领三员，侍卫委章京三员、护军校十二员、护军一百二十名派往圆明园外，所剩之护军参领十二员、侍卫委章京六员，护军校委章京十五员，护军校、护军共五百十三人。今于一旗五甲喇，护军参领仅四员，侍卫委章京二员、护军校委章京五员，护军校、护军共一百七十一人。若系该班之旗，连值二日，于该班、看守等差，护军人少。请于派往圆明园之章京、护军校、护军之缺，补行挑取。请以包衣三旗披甲内射箭优良者，酌情挑取。此挑补护军之披甲之缺，不再挑补，其余披甲于其看守、行走之差仍足。护军、披甲之米石相等，无庸添给米石，但添钱粮各一两，马乾各一两。如此，则连同护军校，又增精锐之兵一百三十二名，且于一应行走、看守等处，甚有益矣。再，八旗阅视盔甲、兵器，皆有与旗色相应之纛；阅视包衣佐领下骁骑之盔甲、兵器时亦有纛。唯阅视包衣三旗护军之盔甲、兵器时无纛。若无与旗色相应之纛，则无标志，兵丁集合、准备并阅视时，似不整齐。伏乞圣主，阅视包衣护军

之盔甲、兵器等项时，亦赏给蠲等语。查得，包衣一旗五甲喇，有护军参领五员，侍卫委章京三员，连同以护军校委任之章京，护军校二十员，护军二百名。看守之所七处，一日该班之护军参领四员，护 军校、护军九十七名。于此，略足六班。派往圆明园之章京、护军之缺，若不挑取，则于看守不成六班。再，若有跟随诸阿哥行走，添增看守之所、病误之人，则于行走甚属紧缺。相应请照包衣护军统领永福奏请，于派往圆明园之参领、侍卫委章京、护军校、护军之缺，补授、挑取。除补授之章京、护军校，查应补之人引见奏补外，应补之护军一百二十名，若亦同八旗，以披甲委充护军行走，则包衣护军，皆系节选之人，看守皇上之内门，且于皇后、内廷主子行走时，在佩带器械、跟从、看管等要差上行走。故请于三旗佐领、管领下披甲内，以射箭优良之人，酌情挑取护军一百二十名。披甲现足于一应看守差使，相应所出之缺，无须挑补披甲。景山内永安亭，向无披甲看守，有看守观德殿之堆铺一所，专司进止。景山之正门，东西门，皆由章京、护军校、护军看守，且景山中又有进班之奉宸院官员、催总，相应请撤看守观德殿之堆铺。又查得，旗下前锋、亲军俱无蠲。包衣护军校、护军之差，唯在扈从皇上、看守等处行走，别无行走事宜，亦不前往阅兵处聚集，无处用蠲。故给蠲之处，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委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广宁、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领侍卫内大臣公夸岱、委领侍卫内大臣宗室额腾尼、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

朱批：著给蠲，壮观。余依议。所议好。

2047 詹事府洗马苏勒布奏请录用考中监生生员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

詹事府洗马兼鸿胪寺少卿臣苏勒布谨奏：为请划一录用监生、生员品级，仰祈睿鉴事。

查定例载，捐纳监生考中，相应录用为八品笔帖式，而生员考中，相应录用为无品级笔帖式。钦惟，圣主激励文教，录用进士于部院衙门。又举人、生员内有选入柏唐阿者，恐误其学业，特旨于柏唐阿上不行走，而每月分别给食各三两、二两钱粮米石，以便不误时机，攻读课业。从此之后，八旗读书之人得以激励，各自勤奋学业，从而学风较前益加振兴。监生、生员被录用于笔帖式者，皆因考中而被用之。伏思，监生者，乃捐纳之人，而生员者，即勤学而考中之人。为被录用为笔帖式，一经考中之后，监生录为八品笔帖式，而生员录为无品笔帖式，如此似为不均等。奴才恳请，嗣后生员考中笔帖式，皇上施以殊恩，照监生考中例，一体录为八品笔帖式。若能如是，学风广大，而读书之人相应激励，从而益加勤奋学业，永享圣主之无疆殊恩。谨将奴才之管见具陈，可否施行，伏祈皇上睿鉴。

204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查核未报销银两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去年九月，由本衙门将会计司奏咨自康熙五十年起，至六十一年止未奏销事宜，提调原领银官员用过细数档册，会议具奏折子内，康熙五十年六月，热河监督原郎中噶达浑，指两间房等处菜园头目，每年量领之银一千两内，仅用过之银九百三十三两三钱七分六厘，由富人摊派外，仍应剩余之银六十六两六钱二分四厘；五十五年前往避暑时，管领常春等支给车租领去

之银一千二百两内，仅用一千一百零四两五钱，仍应剩余之银九十五两五钱；六十年、六十一年于吉祥门等处采买食物等项，管领讷苏肯连续领去之银一万七千八百两内，仅用一万四千零六十一两九钱九厘七毫五丝一忽，仍应剩余之银三千七百三十八两九分二毫四丝九忽。以上噶达浑、常春、讷苏肯应赔补之银共三千九百两二钱一分四厘二毫四丝九忽，请皆限期六个月，饬交该参领、佐领、管领等，严行催取交库。倘有逾期不完者，除治罪外，请令将家产作价完纳等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将噶达浑、常春、讷苏肯所欠之银，著于限内令其赔完等情，饬交该参领、佐领、管领等催促以来，讷苏肯所欠三千七百三十八两余银内，除已交之银一千五百七十两，仍欠之银二千一百六十八两有余。噶达浑所欠之银六十六两六钱二分四厘，常春所欠之银九十五两五钱，再加之常春于吉祥门等处采买食物等项又欠银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五分八厘四丝八忽，今皆期满，并未交完。将管领讷苏肯、常春、原郎中噶达浑之家产，饬交该参领、佐领、管领等查得，讷苏肯有房五十一间、田九顷十亩，常春无房无田，噶达浑已故去，其子披甲伊拉齐有田七十亩。除此之外，若有隐匿事项，我等情愿认罪等情，参领阿林、赫达色、副管领旌额里、迈堪、骁骑校常安具保。是以，除讷苏肯所有之房五十一间、田九顷十亩折银二千零五十八两五钱四分五厘，仍欠之银一百零九两五钱有余，请扣其俸禄一年又一季以完。常春所欠之银三百四十八两八钱有余，将其俸禄，因欠他项银两，于本年三月具奏，扣取一年，相应于此所欠之银，请自明年起，扣五年以完。折得噶达浑之子伊拉齐所有之田七十亩，足于其父所欠之银六十六两有余，相应请收以抵。所折之房五十一间，田九顷八十亩，拟请饬交该处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

朱批：著将伊等宥免。

2049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报昭西陵工程用费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办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谨奏：为遵旨查奏事。

将内务府总管董殿邦等先前奏咨昭西陵立碑所需各项物件、工匠办夫之租，由臣部照定例计算，共应给之银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九两二钱七分一厘等情，于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缮写折子，交奏事郎中双全等转奏，本日奉旨：需用浮多，其交廉亲王查核具奏。钦此钦遵。

该臣查得：于昭西陵宫门外立碑，应用水盘、斗渣石、青白石等项石料、成砖、石灰、五种大小琉璃瓦所需之价、脚价，皆与例相符，相应请照先前所奏支给。

工程处行文取用之江米、明矾、桐油、黄铜、红铜等项，又采买之松木之墩、生熟之铁、飞金、颜料等项，工匠力夫之租，亦请照先前所奏，于竣工时将用过物件细数造具清册送部后，查核具奏。唯昭西陵立碑之石运至工程处之车，共需用之绳五万五千九百六十五斤，其中有运送明楼内石碑需用之绳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斤。绳子者，非使用一次即烂而不可使用之物，相应即将用于明楼之绳，其移用于此。

又查得，原先将石碑、龙壁，自大石窝运至工程处，共给之骡租银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七两五钱。今与康熙三十七年于国子监立碑之例，比较核算，共应减骡租银二千四百九十五两五钱。

以上先前所奏折子内采买各项物件、运输之价，工匠力夫租银，共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九两二钱七分一厘内，今所减绳子价银六百八十二两五钱，所减骡租银二千四百九十五两五钱，实

应支给之银二万六千四百五十一两二钱七分一厘。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依议。

20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撤兵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五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议政王、大臣等觐见奉旨：巴里坤、吐鲁番之兵，早拟撤回，只因策妄阿喇布坦派使臣前来，故而暂停撤回。今察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之奏言，甚为恭顺，且巴里坤之兵又调驻年久，可将吐鲁番等地驻兵俱行撤回巴里坤，会集一处，而后根据吐鲁番、鄂笼吉、库舍图等地撤回兵额，酌情撤回。再，于吐鲁番留驻我方妥当之人一名，以候我使臣。咨文将军富宁安，撤回吐鲁番兵时，恐彼吐鲁番回子惊慌，亦未可知。可以晓谕回子，今策妄阿喇布坦派遣使臣，甚为恭顺，故已相应派出使臣。现于吐鲁番等地无所用兵，故撤此地驻兵，云云，明白晓谕。我使臣返回之后，回子等是否情愿迁移，可照前旨遵行。著此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议政王、大臣等觐见奉旨：巴里坤、吐鲁番之兵，早拟撤回，只因策妄阿喇布坦派使臣前来，故而暂停撤回。今察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之奏言，甚为恭顺，且巴里坤之兵又调驻年久，可将吐鲁番等地驻兵俱行撤回巴里坤，会集一处，而后根据吐鲁番、鄂笼吉、库舍图等地撤回兵额，酌情撤回。再，于吐鲁番留驻我方妥当之人一名，以候我使臣。咨文将军富宁安，撤回吐鲁番兵时，恐彼吐鲁番回子惊慌，亦未可知。可以晓谕回子，今策妄阿喇布坦派使臣，甚为恭顺，故已相应派出使臣。现于吐鲁番等地无所用兵，故撤此地驻兵，云云，明白晓谕。我使臣返回之后，回子等是否情愿迁移，可照前旨遵行。钦此。钦遵。臣等恭思，今策妄阿喇布坦甚为恭顺，多次派遣使臣。此次，圣主又详尽开示，颁发敕谕，并相应派遣使臣前去，谅必事情办成。查得，巴里坤现有满洲、蒙古、绿旗兵为四千二百四十三名，吐鲁番现有满洲、蒙古、绿旗兵为四千三百四十三名，库舍图现有满洲、蒙古、绿旗兵为一千名，鄂笼吉现有满洲、蒙古、绿旗兵为二百八十八名，此上四处之兵共为九千八百七十四名。今已事成，不用许多兵。吐鲁番地方，现有满洲、蒙古、绿旗兵中，有屯田之兵约计一千名，可以暂留此屯田之兵千人，由副都统克什图统领驻扎，以等候所派使臣众佛保等返回。除暂驻吐鲁番屯田之一千兵外，其余之兵，又驻于库舍图、鄂笼吉之兵，俱行撤回巴里坤会师。从所有兵丁中，交由将军富宁安根据巴里坤地方现有兵额，守卡伦坐堆子情况，可照巴里坤原设兵额挑取后，暂行留驻于巴里坤，而其余之兵，俱行撤回。此次撤兵，吐鲁番回子有所疑惧，亦未可知，故咨行克什图等晓谕与吐鲁番回子：今因策妄阿喇布坦甚为恭顺派使臣，故亦相应派去使臣。今于吐鲁番等地不用许多兵，而留驻一千兵，特为尔等起见，(**朱批**：事成之后，必为尔等办理妥当，得给生路。)等语，晓谕之。吐鲁番地方，曾有存储粮食，可拨给暂驻之兵及撤回之兵，以为盘费，而其余粮食及农具等，均由将军事先统筹办理，俟暂驻之兵撤回时，俱行赏给留住吐鲁番回子。巴里坤地方暂留四千余兵，其管理之军营将军大臣职名，拟另开列奏览，请皇上选定以管理之。撤回大臣等，带领撤回之兵，编制队伍，不准沿途滋事，或扰害地方，务必好生督送各自原籍。将军富宁安等详查现存巴里坤之钱粮米石，除照例拨给撤回官兵沿途所需口粮、盘费、行粮时，务必核查此项钱粮可用之何时，并且奏闻。现于军营存有羊万只，可从留驻官兵中，仍派兵牧放之。倘有用处，仍照前例用之。又查得，前由议政议得，众佛保等返回之后，详细询问吐鲁番回子之意愿，并核查自愿迁移之托克托玛木特等为首回子及属下总人数，当撤兵时一同迁移。至于如何迁移，如何

于布笼吉尔、沙洲、瓜洲修筑村舍移住，以致种地、立业、生计等诸事，可由将军富宁安与署理甘肃巡抚事岳钟琪议奏移住。等因，议准在案。故彼吐鲁番回子，可暂候我使臣众佛保返抵吐鲁番，一经查清自愿迁移者后，当吐鲁番之兵撤回时，全可一同带来。众佛保抵吐鲁番迁移回子至巴里坤时，仍照原奏交与将军富宁安、署理总督岳钟琪，甘肃巡抚等，动支正项钱粮，妥议办理之。并将如何办理之处，即行奏闻。一俟奉旨，即咨行富宁安，将暂留吐鲁番之兵、所撤之兵，又库舍图、鄂笼吉之兵，俱行撤回，会师于巴里坤之兵。从所有兵丁中，将军逼宁安选留可留之兵，而其余之兵，可趁有青草撤回。再，我派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之使臣众佛保等，已经返回之后，再行报议奏暂驻巴里坤四千兵如何撤回之事。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步军统领臣阿齐图，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尹泰，议政大臣左都御史兼都统臣蔡珽，理藩院尚书兼侍郎臣特古忒。

2051 都统拉锡等奏报派驻阿尔泰蒙古官兵起程日期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卿臣拉锡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出来之前请训谕时曾奏言：派驻阿尔泰地方之右卫及归化城一千蒙古兵丁起程日期，交钦天监择吉，言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一日两日为发兵吉日。待臣等出边察看，若草出的早，马膘恢复得好，则五月十九日起程。若草出的迟，马匹欠膘，则六月初一日起程。等语。进奏，奉旨：好。钦此钦遵。臣等四月二十一日自京城起程，五月初四日到达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见牲畜吃食新草膘虽见苏，但尚不甚肥壮。此去之蒙古官兵皆系携妻子远途跋涉，目下阿尔泰地方无事，可半途择水草好地过冬。又把前来领马之总管朱乎岱、副总管谔亲等官告称：我等本年到不了军营，于半路过冬，过冬地方不远。现正是草好马匹上膘之时，请准将马畜养肥之后再走，于我等有益。等语。故定蒙古官兵六月初一日起程。所给马匹，臣等亲自一一挑选，俱为十岁以下四岁以上膘好无疾之骟马，另给种马骒马，十匹骒马配一匹种马。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出二千六百二十三匹、太仆寺牧厂出二千六百二十二匹，共计五千二百四十五匹，烙印后照常交付各牧群赶来散给官兵外。赏给官兵之米驼银两，由右翼卫将军吴礼布、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公同监视，俱照原奏以总管赏银一百六十五两，副总管、参领各一百三十二两，佐领九十九两、骁骑校六十六两、兵丁三十三两一一赏给之。遂后总管朱乎岱、副总管谔亲等率佐领骁骑校兵丁跪言：我等皆为遭遇灾荒性命难保之人，蒙先帝天地高厚之恩，命将我等并入右卫归化城，给食钱粮，使得生业。兹派遣戍边，圣主再施优渥，将马驼帐房锣锅行粮银两尽足赏赉，我等装备各皆充足。如今又以我等于半路过冬赏给口米驼银，我等实承圣恩无穷也，待至边地，唯习武谋生，于各自差内效尽犬马。再我等蒙古人祈祷天佛恭祝圣主万寿无疆。等语。言后仰望京城行三跪九叩礼。另戥外所剩之三百二十七两银两，酌情赏给鳏寡孤贫矣。臣等看得，此等兵丁屡蒙重赐，各自装备实已充足，拥有驼只皆在十五头以下三四头以上不等，前往边地，力实足矣。再经问阿尔泰军营来的喀尔喀蒙古曰：戈壁两边皆得了雨，水草好。唯戈壁内全然无雨，草枯水少。等语。兹此兵前去，恐于戈壁内为水草所困，故交付总管朱乎岱、副总管谔亲等：尔等带兵

至戈壁后，其间如若得雨，水草好，即可涉越；如仍未得雨，水草匮乏，兵丁携妻子一并而行，水草不足，必为所困。尔等可率兵丁暂于戈壁边上择水草好地牧养马畜以候，待降雨之后，视水草好时再过。等语。交嘱外。臣等会同归化城都统丹津等交付带领此军之向导蓝翎莫尔浑曰：派土默特参领阿拉布坦、护军校哈拉口及好向导协助将归化城兵丁带至坤都伦。到彼之后，等候右卫总管朱乎岱等所领兵丁，而后分三路一同前进。不等要妥善照料，沿途缺水地方须掘井而饮，择草好之地带过戈壁。等语。交付，于六月初一日看视起程外。右卫兵丁于本月初五日到达归化城，兵丁采买什物停宿一日，初七日起程。另传谕兵丁途经各处之所有内外扎萨克等：此军经过尔等之地，尔等当严饬各自属下，防止贼盗纷争之事发生。商人照行贸易，不准刁难勒[illegible]肯兵丁。倘有偷盗兵丁马畜、勒索兵丁财物之事，则将该扎萨克等指名参奏，一并重处。等情。各行文前去。看得，此官兵携妻子边牧牲畜边徐徐而行，毫无匆忙之处，与其游牧无异，且过冬地方亦不甚远，谅必不致苦累。再右卫归化城蒙古官兵档册，由臣等亲自带回交送兵部外，为此谨具奏闻。

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卿臣拉锡、都统臣巴拜。

朱批：所办甚善甚是。

2052 都统拉锡奏报赴牧厂沿途所见雨水田禾之情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卿臣拉锡谨奏：为奏闻沿途田禾畅茂雨水调匀事。

窃臣四月二十一日自京城起程，沿路看得，自京城至边，雨水甚为调匀，麦子好情差参不一，各类谷物出苗齐茂。出边行至商都达布逊诺尔、太仆寺牧厂，见牧草均好，马畜膘情多已恢复，且本年牲畜繁殖亦旺。至归化城见田禾因土地肥沃加之雨水调匀长势甚茂。麦子皆已成熟，收成甚丰，已开始收割。据民人言曰：去年谷物丰登，今年比去年又好。等语。以臣所见，田禾实好于去年。去年归化城及边内山西、陕西省丰收，年丰谷价甚贱。今年雨水甚为调匀，田禾长势畅茂，归化城不但谷价下跌甚贱，且买粮之人亦罕见矣。此地目下粮谷进价，小米每仓石价银三钱，黄米每石价银二钱，麦子每石价银一两二钱，荞麦每石价银一钱二分五厘，黑豆每石价银五钱五分。再仓黍官价每石虽定价银九分，然而边内粮价亦贱，虽有由此运粮至边内贩卖之商贾，但卖价尚不够运价，如此贱价亦罕有人买。另据都统丹津等曰：去岁丰收，无人买粮，粮谷尚存地窖之内。今年再蒙天赐大有，唯愁无人买粮。本地粮谷除一年所食外，尚余米二三百万石，若能自黄河上以大船行商，不但于我等有利，于内地亦有益哉。去年饬下行文山西巡抚令商人造船买米，众皆喜焉，然至今尚无船运买卖之消息。等语。（**朱批**：神又降旨矣。）再圣主万安、直隶各省雨水田禾喜讯可否垂示。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览折畅悦，天意果然。除合十念佛外，于尔别无降旨。京畿一带雨水甚为调匀，各省之情，览各处所奏，今年有上苍再度遍行施恩之势。为使尔高兴，写来发尔。

2053 都统拉锡奏报会晤喀尔喀纳鲁班禅呼毕勒罕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卿臣拉锡谨奏：为遵旨奏闻会晤喀尔喀纳鲁班禅呼毕勒罕事。

窃臣五月二十四日到达归化城，二十五日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徒纳鲁班禅呼毕勒罕亲来跪献哈达请安。伊言曰：我不过一小儿班第，虽不配请皇上少文殊师利主子的安，但愿臣能告知皇上的安。等语。会见毕，即去喇嘛帐房饮茶，遂问喇嘛曰：喇嘛尔系谁人之呼毕勒罕，如何转世的？等语。据呼毕勒罕言曰：我乃扎萨克台吉诺尔布扎布之一旗台吉，贝子策妄诺尔布一祖之孙，顾鲁扎布之子。七岁时我母亲领我拜哲卜尊丹巴为恩师，恩师呼图克图为我取了法名，叫做纲鲁班禅之呼毕勒罕，即令在库伦地方学习经文，授坐七层铺垫，蒙慈怀养育，如今年已十九岁矣。我既不精通经文，亦无别项技能，仅会祝祷所诵之几种经耳。喀尔喀人敬重我的恩师，而呼图克图又厚待于我，令我坐以七层铺垫，又取名为纳鲁班禅之呼毕勒罕，故而众亦称呼呼毕勒罕矣。我亦不知我的呼毕勒罕，而且无论如何亦是才学习耳。等语。观喇嘛相貌，长得俊秀而聪颖，并非像十九岁之子也。其虽口称无知，但问其言，皆言之成理，显得少年稳重。问之经类，虽言不知，却言而有形。问知本性乎？曰：吾性即此，知何也。吾性即天之空性，性空形亦空也。等语。侃侃而陈。可见其尚为生来聪敏之人，故能否知其本性，亦只有知本性者能识耳。似臣不知本性之人，面对此题，既无所问，亦不明所答，故未再问。又问喇嘛曰：喇嘛尔居于何处？将去何处？据其告曰：我住在库伦达西垂木皮尔托津处，因我师傅呼图克图说乌拉特有一洞，尔去看看，故来看洞。昔日我恩师常说：大慈大悲之文殊师利主子恩德重渥，我无以为报，尔等少年，当习经修戒，勤诵报答恩主恭祝万寿之经。此乃天下地上养育一切生灵之活佛大汗也。今思生灵所赖实唯大汗之恩。当今少文殊师利主子，亦为我师傅之大恩主，活佛者也。人尚尊土木所造布帛所绘之像为神，实乃为积万世之德，更无庸言为养育众生而托生人形之活佛也。小僧我若能亲临瞻仰，亦不枉活一世。我亲赴京城叩谒少文殊师利大恩主可乎？臣曰：喇嘛尔系台吉之子，且为呼毕勒罕，又是哲卜尊丹巴喇嘛之徒，入觐请安有何不可？唯尔系生身，京城暑热，不可去。等语。喇嘛遂言：我喀尔喀地方凉爽，京城暑热是也。若言生身，我乃出家僧人，唯赖祀祝，若对佛不虔诚，则身所难保；倘若心诚，小僧我所赖之佛焉能不保？生身无所惧哉？我身尚可自保。等语。再三强调。看来其叩谒请安之心甚为虔诚，故臣问曰尔欲何时入觐？伊言曰：冀于九月前往，十月初到京。等语。臣遂谓喇嘛曰：归化城地方热，尔今仍与锡林扎布扎萨克一起返回，暂住于扎萨克地方，待牲畜肥壮，于九月再赴京城。等语。于六月初一日遣回。谨此奏闻。

朱批：观此奏所言，伊乃俊秀之人。好，十月十五日左右著来京城，朕看看，朕与尔这种不善测试之人不同。试金石想必尔忘了带来了吧？

2054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索伦副都统布柱进京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请旨事。

据副都统委以前锋统领布柱呈称，布柱原为索伦一介打牲男丁，叨蒙圣祖皇帝优擢为索伦副都统，又蒙圣主屡施格外殊恩。布柱于边陲已驻十载，但未能报效。今届撤兵回籍，而我黑龙江索伦兵，已有委为营总之副总管、牛录章京，全可将撤回之兵交与营总等管理带回。布柱愿与将军一同进京瞻仰圣主天颜，叩拜陵寝。恳请将布柱此一愿望给与转奏。等语。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知道了。

205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鄂勒齐图等王贝勒贝子公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请旨事。

据敖汉王鄂勒齐图、翁牛特贝勒额勒德布鄂齐尔、扎赉特贝子特古斯、郭尔罗斯公诺尔布呈称，自从鄂勒齐图等出征之后，未得朝觐圣主天颜年久。今年撤兵之时，拟将兵丁交与协理台吉、管旗章京等带回原籍，而我等随同将军进京瞻仰圣明，叩谒圣祖皇帝之陵。请转奏我等之请求。等语。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率兵回原籍。

205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军中效力人员去留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谨奏：为请旨事。（**朱批**：划圈者回来。）

今年驻防官兵到达之后，傅尔丹钦遵谕旨即率领所属官兵返回京师。查得，康熙五十四年以来，有陆续自力来我军中效力之人。此等之人，是否仍留于军营，或同撤回之兵带去京师，傅尔丹未敢擅定。故将自力前来效力之人花名开列奏闻。

镶黄旗：

阿达哈哈番扬保柱，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一等侍卫、原拖沙喇哈番博依火，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不知年岁，已经老弱力竭。（朱笔划圈）

正黄旗：

原都统图拉，于康熙六十年来至军中，雍正二年因罪革职。

原副都统永泰，于康熙六十年以披甲身份来至军中效力。

二等侍卫秦调，于雍正二年来至军中效力。

原管狗上柏唐阿之协领增寿，于康熙六十年以披甲身份来至军营效力，力竭。（朱笔划圈）

原蓝翎马尼，于康熙五十四年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原伞上承应人努含，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竭。（朱笔划圈）

正白旗：

原副都统鄂三，于康熙五十八年来至军中，雍正二年因罪革职，雍正三年钦命自力种地效力。奉此，现已自力种地。

男爵苏永祖，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六。（朱笔划圈）

原头等侍卫杜楞额，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四，力竭。

原主事屯图，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

原生员护军阿兰泰，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原护军法塞，于康熙五十八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原茶上人阿林，于康熙六十年以披甲身份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正红旗：

原主事色尔齐，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二。（朱笔划圈）

闲散觉罗土尔臣，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原铁匠长色克图，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镶白旗：

原副都统降二级调用瓦哈力，于康熙六十年来至军中，雍正二年降级。年六十四。（朱笔划圈）

镶红旗：

原公宗室赖实，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四。

正蓝旗：

阿达哈哈番费雅尔泰，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原护军参领宗室昌赫，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竭。（朱笔划圈）

原主事蒙克，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原披甲金闸，于康熙五十八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原公宗室德展，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原三等侍卫宗室傅勇，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闲散宗室扬德，于雍正元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简亲王下原二等侍卫保柱，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力甚竭。（朱笔划圈）

原汉给事中刘唐，于雍正二年来至军中效力。年六十九。

原提督蓝理之子蓝国斑，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至军中效力。（朱笔划圈）

大夫何蒙福，于康熙五十五年来至军中。

以上何人可留于军中，何人可带回京师，请圣主指示。一俟奉旨，遵照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20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普齐于限期内不还所借库银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镶红满洲旗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等谨奏：为奏参事。

臣旗原镇国公普齐职任都统时，借取六年俸银四千二百两，已赔偿两季俸银七百两，仍欠银三千五百两。雍正二年四月十一日，以欠官库银之名具奏，令普齐限期一年赔偿。至今已经期满，仍然分毫未还。据普齐之子明俊、明奎呈称：我父普齐职任都统时，借取六年俸银四千二百两，而已偿还两季俸银七百两，仍欠银三千五百两。去年由旗奏准限期一年完结，而于今年五月期满。我父普齐前因获罪，囚禁三年，又以自力赴军营进藏。撤回官兵时，我父留于军营诉讼，于军中病故，因而家业破败，无所有余，无力偿还是实。所恳乞者，愿将明俊、明奎等所住之一百又三间房屋入官，以抵偿所欠库银。等语。查得，普齐所欠六年俸银，理应于限期内赔偿完结，但偿还逾期后，方将房屋入官，等因呈文，实属不该。明俊、明奎系宗室，拟交宗人府相应议罪之。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副都统臣明全。

朱批：普齐为人不守本分，不成器才是实。伊在军中多年，家计不如前亦为是实。伊已亡故，且又宗室，著免偿还。

205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会审中书之妻缢死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议政大臣刑部等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该臣等与吏部会审得，正黄满洲旗华色佐领下领催鄂勒吉泰报来该佐领下中书宗嘉之妻缢死一案，审据宗嘉供称：本年四月十二日晚我洗罢脚，向我妻说把手巾给我。我妻之言：我不是尔的奴才。生气争嚷。我因一时之气，将伊掌嘴九下是实。伊带子睡了，我亦睡了。夜间何时缢死，我睡熟不知等语。据宗嘉妻之胞兄宝珠供称：将我妹嫁给宗嘉，已八年有余。宗嘉平时在家生活，因极其凶恶，我妹每次劝说，伊即殴打。自去年役使，直至此时。我妹死前，将役使、殴打情形，亦曾告诉我等。我等之意，业经嫁错，故忍耐了。顷又将我妹殴打，因而缢死等语。主事扎勒布、保陶，带领仵作贺魁、稳婆田氏验看尸伤，脖项有带子之印痕，两边未连接，缢死是实。自左右两侧眼泡至两边之腮，青伤、红伤相交，难量分寸，系掌嘴之伤。欲解衣验看，宝珠言告免其验看，乃未验看。

查得，夫妻关乎人伦。宗嘉身为官，而平时并无夫妻之道，不时役使、殴打其妻，而现因一件小事，即掌其妻面目，以致青红之伤不可量其分寸，殊属凶暴，大辱官道。缘此，谨中书宗嘉审以革职。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右侍郎臣塞楞额、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理刑部侍郎事务臣梁文科、太保吏部尚书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右侍郎臣福敏、右侍郎臣沈近思。

朱批：宗嘉甚卑鄙无耻，行为悖乱，朕稔知之。著革职枷号，永弃于门，虽遇赦亦勿宥。

20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抵达巴里坤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护军统领衮泰、副都统阿三抵达巴里坤之日，臣亲率满洲蒙古绿旗营诸臣官兵往迎，跪请圣主万安。闻知圣躬甚安，颜色极好，臣及诸臣官兵不胜欢忭，即如瞻见天颜，仰天叩恩。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尔亦当养好身体，我主臣愉悦相会之日业已临近。

206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遣往吐鲁番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准兵部咨称，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上召大学士马齐进宫降旨：召回穆克登，副都统邓启璋病故，都统穆森又已年高，将军富宁安处臣者偏少，朕已宣召衮泰来京，伊到后授以护军统领，与副都统阿三一同赴富宁安处听候调遣。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护军统领衮泰、副都统阿三皆于六月初三日到达巴里坤。查吐鲁番地方目下臣少兵多，故将护军统领衮泰遣往吐鲁番

外，都统穆森既率吐鲁番兵驻彼，是以亦咨穆森，令俟护军统领衮泰到后，与衮泰协商办事。再库舍图地方有委前锋统领法瑞，委副都统登德里，其兵少，距巴里坤亦近，而巴里坤兵多臣少，故将副都统阿三留在巴里坤管饬兵丁。衮泰穿越戈壁远道而来，马畜均已掉膘，故令休养数日，于本月二十日左右遣往吐鲁番外，为此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是，并非急事也。

20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奴才富宁安谨密奏：为叩谢天恩事。

护军统领衮泰、副都统阿三到后乘无人之际传谕奴才：将军富宁安十余年身在军营未曾滋事，堪称能守，实为国效力矣。朕每思其人，辄含泪在眶。再彼处诸臣俱日渐年高，兵丁驻彼亦甚久矣，朕曾欲调换此兵，唯往来调换不唯旅途劳累，且颇耗钱粮。故朕命送银二十万两至彼赏给众官兵。当初派兵之时，皇父将三阿哥及朕召入饶亭子行宫问以出兵之事，三阿哥奏言：我年少无知，我以为务应出兵。等语。具奏，皇父称是，方有此出兵之事。(**朱批**：兹朕承此事而未了结。)出兵驻守十余年，朕衷颇为郁闷。此旨无人时尔等再谕富宁安。钦此。奴才跪聆谕旨不胜感激，情不自禁啜泣之。圣主所谕，奴才何配？实难承当。奴才孑然一身，唯赖圣主神明而生。(**朱批**：尔之人品无须奏明，不但朕且举朝皆知矣。尔甚好。)奴才自幼蒙圣祖皇帝养育，委以不称之职，又授以将军统领大军遣往边极，恩施屡屡，多不胜数。圣主绍承大宝，又授奴才为大学士，殊仁无穷，且温纶下逮，谆淳教诲，以为保全。圣主又为奴才生计恻然轸念，厚加赏赐。似奴才荷蒙恩泽优渥者，别无他人。奴才陛辞之后，未觐天颜未聆圣训业已十余载，身为奴才，期瞻天颜之心日夜焦迫，难以释怀。(**朱批**：今年使者返回，即使事未成，亦命尔带来，以便相见。)再奴才虽然领兵久居边鄙，但于皇上交付之事却毫无效劳之处。而衮泰到此传谕奇旨，奴才既为不称而惶悚，且为奇仁所感动，除仰天叩谢外，无以为奏，唯拼死效力耳。再巴里坤地方路途遥远，戈壁浩瀚，大军不易至达，皇上所见甚是，若将此兵撤回，另更换兵丁，往来途旅劳顿，亦颇费钱粮，于事无益。皇上屡颁温旨，恤念官兵久驻边鄙甚为辛苦，实天地至仁之意也。奴才看得，诸臣官兵素承先帝养育重恩，皇上登临大宝，又施殊恩赏给俸禄钱粮，蠲免偿贷，各项恩惠下颁甚多。且命于军地官兵内择荐精干人可者，庶致今日升用之人亦甚多矣。兹再蒙恩广沛，虽久居边极之兵，如今咸俱倍受鼓舞，毫无久居厌倦之色。人人感激皇上奇恩，庆幸生逢圣明之际，而争相效力。伏惟，皇上自承大业以来，宵衣旰食，不思安逸，为之百姓励精图治，自古以来未有似皇上操劳者。奴才等遭遇军事，效力荒野之外，乃为奴才者分内之事，而蒙主恩，官兵并无辛苦之处。是以奴才祈请皇上为民清忧释怀。为此谨具密奏。

朱批：所奏知道了。朕为万邦之君，虽一乞丐，尚视为赤子，岂可不思？如许官兵荒居远疆，朕又何忍毫不恻隐而释怀耶？尔等虽奏言不苦，亦断不能消释朕之所虞。朕心上苍皇父可鉴。

20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再赐平安丸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请赐药事。

圣主所赐之平安丸药效甚奇，一些身体不好者，凡服平安丸后无不痊愈，于军地大有裨益。本年二月送至之御赐平安丸一千粒，皆已分送吐鲁番等地矣，剩余药丸现近告罄。伏乞皇上将平安丸再多赏些。为此谨奏，请旨。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送一千粒。此药确实格外出奇的好。

20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问好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护军统领衮泰、副都统阿三抵达巴里坤传谕：问将军富宁安好。十余年在军地为国效力，甚辛苦了。亦问诸臣官员好，甚辛苦了。另谕众兵丁，伊等身体都好么？兵丁出征遇敌或攻或拒，莫此乐者，驻守十余年之久，莫此苦者，切勿以为为君者不知此苦，朕悉知之。唯期尔等勤劬效力，以成功名。钦此。臣率诸臣官兵跪聆谕旨，愧难承领，唯望阙叩恩耳。臣荷蒙圣祖皇帝养育殊恩无人可比，复承圣主高厚如同天地，不胜枚举。臣来军地虽然历时十载，但授命将军之责关系重大，臣才庸不及，不堪此任，日夜忧惧。衮泰等到营传谕问将军富宁安好，十余年在军营为国效力，甚辛苦了。臣实难承领，除感激皇上造就保全之恩，无以为奏，唯拼死效力职守也。再诸臣员率兵纷纷跪告：奴才我等平素世承皇上养育重恩，遇有军事，驱前效力乃理所应当。圣主自绍位以来，屡颁恩纶，蠲免借贷，赏赐俸银钱粮，又广赍银两，种种恩惠叠施甚多。奴才我等目今虽在军地，每月可得行粮口米，又给俸银粮米用以赡养父母妻小。蒙圣主奇恩，奴才我等皆乐而无忧。兹皇上垂问兵丁好么，且谕驻守十年之久，莫此苦者，切勿以为为君者不知此苦，朕悉知之。钦此。如此谕旨，似我等微末之奴何堪受之，虽再驻十年，奴才等亦乐在此。我等众奴才唯谨记皇上教诲，各图效力，望遇庆贺，瞻见天颜。等语。欢声动地。窃惟圣主位居深宫，轸念诸臣官兵久居边鄙，屡降温纶，叠施洪仁，殊恩频仍，数之不尽。兹复下问诸臣官兵好，谕驻守十年之久，莫此苦者。切勿以为为君者不知此苦，朕悉知之。钦此。实天地至仁之意。此非但于军事。乃天下细微无不尽在奇明睿见之中。臣及诸臣官兵唯恪遵训旨各图效命耳。臣除录旨抄送领兵驻守吐鲁番之都统穆森等，驻库舍图之委前锋统领法瑙，及驻鄂笼吉之侍卫哲尔德令其宣喻官兵外，臣统率巴里坤、吐鲁番、鄂笼吉之满洲蒙古绿旗诸臣官兵恭谢天恩。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朱批：所奏知道了。朕如今亦不期望尔等效力矣。诸年来尔等一直效力，又何言效力哉？朕唯期事善成之后，将尔等作速撤回，再无差用。

2064 都统绰奇奏报准噶尔使人于肃州贸易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

奴才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副都统扎锡、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带使人博罗胡尔哈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抵达肃州。一应出边所宜供应马驼等项，署理抚臣彭振翼照例交付肃州道胡仁之料理矣。因无备用银两，胡仁之禀告仍照原奏动用军需钱粮赔补原项。等语。照例借给之。奴才宴请各臣喇嘛使人后，又给了使人博罗胡尔哈等缎锦宁绸、米炒面干粮等物。使人带来之商货前曾交与胡仁之酌价售卖，全

部售出。伊等所需一切物品俱已买齐，共计足有八十驮。据博罗胡尔哈等人言曰：我等乃边鄙至卑极贱之人，蒙万邦大圣主如是殊恩，委实难承。等语。人人皆不胜感激欢忭之至。伊等于六月初八日自肃州起程矣。此情除咨会靖逆将军大学士富宁安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朕素谕切勿过分。去年如何办理的？此事年羹尧未谕尔等乎？

206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二麦丰收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自广东来西安任所，入陕西境内，见二麦豌豆咸俱丰收，民情欢乐。受任之后行令各州县查访，俱报收成八分、九分、十分。秋粮皆已下播。六月初七日酉时雨，直至次日辰时。初九日巳时又雨，下至申时。因雨阳时若，田禾长势茁壮，秋季又望丰收。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览折畅悦。

2066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

奴才图理琛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与岳钟琪当和睦相商，同心而行。人皆言岳钟琪乃年羹尧门生，为年羹尧效力。切勿听信此类无知流言，而存疑虑。岳钟琪乃卓异之人，朕虽未见其面，但朕保此人决非无理不顾脸面之人。倘有何情，密折奏来，不得妄存疑忌。务必恪遵朕旨而行，力求和睦，彼此满意，竭力整治地方时弊。

206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吏部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先由盛京兵部等衙门侍郎吴尔泰等将盛京等处现任笔帖式等考试卷子六十七本，交通政使司呈览，奉旨：该部议奏，卷子并发。钦此。钦遵在案。又由盛京兵部等衙门将考试现任笔帖式内字劣、未完卷张、违例之卷共八本，再考试候补监生等卷子共一百六十六本送部。臣部除将违例之卷子八本不阅选补，现任笔帖式之卷子六十七本、候补监生等之卷子一百六十六本，伏乞钦派阅卷大臣，一并核选呈览等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又朱笔圈出之内阁学士登德、傅德、德新、翰林院学士阿克敦等四人，派出阅卷。今据侍郎、学士上行走、排名第一之登德等奏称：选看得，盛京兵部等衙门侍郎吴尔泰等经考试具奏之现作翻译笔帖式等共二十六本卷子，尚可之卷子二本，作为一等，将就可以之卷子六本，作为二等，略有眉目之卷子十四本，作为三等，翻译劣差之卷子四本，作为四等。选看得写楷字笔帖式等共四十一本卷子，字可之卷子五本，作为一等，尚可之卷子十一本，作为二等，将就能写之卷子二十本，作为三等，字劣之卷子五本，作为四等。再，选看得候补笔帖式之监生、贡生、生员等翻译考试卷子共六十一本，尚可之卷

子四本，作为一等，将就可以之卷子十四本，作为二等，略有眉目之卷子二十二本，作为三等，翻译劣差之卷子二十一本，作为四等。选看得考试写楷书之卷子共一百零五本，尚可卷子九本，作为一等，将就可以之卷子三本，作为二等，略有眉目之卷子三十一本，作为三等，字劣之卷子四十二本，作为四等。此选看之卷子，已恭呈御览，俟皇上阅出后，交吏部照依定例议奏等情，于雍正三年六月十三日奏，本日奉旨：著交吏部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查得，京城现任翻译、写楷字笔帖式，经考试进入一等、二等、三等者，仍准在笔帖式上行走。翻译、写楷字劣者，若行走有年、勤于事、得力、人可，由各该堂官保奏留之。其不留者，由笔帖式革退，不作为废员，准其续考。出征负伤、得功牌者，由各该堂官查明具奏，交该旗衡量等级用于武职。再，候补京师笔帖式缺之监生等考取一等者，不入各自旗班，按名次即用。入二等、三等者，请视各自旗班而用。俟二等之人用完后，请用三等之人。考试未入之人，给假一年学习，准其续考，俟考入时再用等情，奏定在案。今所考盛京等处现任翻译、写楷字笔帖式内，一等、二等、三等者，照京师现任笔帖式考试之例，留在笔帖式上行走。翻译、写楷字劣，作为四等之卷子九本，及盛京所送未完、违例卷子八本内，据盛京工部侍郎魏廷珍咨文内称：本部笔帖式广寿，行走二十四年，五十五岁，眼花且病，不能写楷字，故未完成。查得，笔帖式广寿经前任侍郎今升任工部尚书李永绍具奏，给银买麻在案。请留于本部，俾销算采买公用麻之银等语。据此，照该侍郎所请留任外，作为四等之九人，乃盛京所送未完、违例七人内，或行走有年、于事谨慎、人可、得力者，亦照京师之例，由各该堂官保奏留之。其不宜留者，自笔帖式革退，不作为废员，仍准续考。有出征负伤、得功牌者，各该堂官查明具奏，交该旗衡量等级用于武职。再，所考候补盛京笔帖式缺之人，亦请照候补京师笔帖式之例，一等者不入各自旗班，按名次即用，二等、三等者，视各自旗班而用。俟二等之人用完后，请用三等之人。再，翻译、写楷字劣，作为四等之人六十三名，请给假一年学习，令其续考，考进时再用。俟命下之时，由臣部视考进名次注册外，仍咨照盛京兵部，钦遵施行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太保吏部尚书兼理藩院事务公国舅臣隆科多、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二级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臣沈近思。

朱批：依议。如有保留之人，其送京具奏引见。

2068 正红满洲旗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之过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日

正红满洲旗都统奴才苏丹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苏丹闻得，年羹尧住西安时，每逢出门，下令于街上铺黄土，栅栏、店铺闭门，满洲、步军兵丁排列于两侧，而官员身着补服、佩带腰刀、手执鞭子，于街上督察。再则，年羹尧皆用黄色包袱单包裹所穿衣物。其三，年羹尧为其第十子给穿四件补服，并效法主子之称谓，该处官兵百姓皆称呼伊子为爷。其四，此前将给皇上具奏之折子，俱放置于大堂，并穿礼服叩拜后送走。后来，凡有事具奏，皆从伊之居室发送具奏。其五，年羹尧住西宁时，无故革职笔帖式岱素，并加锁禁。自西宁前来西安之前，又释放岱素，复用为笔帖式。年羹尧乃一极卑贱之人，然屡蒙皇恩，职任大将军，受封为太保、公，理应粉身碎骨亦加报效。但年羹尧辜负圣主隆恩，背离皇上，肆意欺瞒，为恶至极。奴才闻此之后，若不奏闻于皇上，可乎？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著年羹尧明白具奏。

2069 护军统领褚宗奏请施恩拯救全家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请圣主施以无穷之恩事。

褚宗我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获罪，以九层铁索羁禁于宗人府一千零八日。五十年十月三十日获赦，一年未准出家门。经此相继之事，生计尽失，家业荡然，极为凋敝。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授奴才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与褚宗我本为一旗彼此相识之石文英以下旗员外官纷纷捐助盘缠马畜衣物，此时我正甚穷困资斧无着，四下行乞，面对众人好意相助，未能固辞，收用是实。褚宗我任副都统一年，翌年升任镶白旗护军统领，因狩猎无班，时常出行，而财力不及，遂咬牙变卖田宅，虽未误行走，却已一贫如洗。此情不但镶白旗护军尽人皆知，且皇上知此派遣兴惠传言，似奴才这等贫寒，何能随扈皇父。等语。赏银千两，奴才泣然祗领。遂不顾妻小一家生计，宛若再生般全力以赴行走二年余，又上调归化城驻守一年，出兵西土九年。后到达甘州，巡抚绰奇告奴才曰：皇上寄信于他谕曰：务必向褚宗致意。给奴才银六百两。诸多年来生计无忧，俱赖圣主之恩也。褚宗我荷承重恩，曾思在世一日则效力一日，直至命终则已。忽接陕西督抚追银之书，内言褚宗任副都统之际，与石文英、朱廷柱、诺穆齐等收受石文彬银三千九百三十两，现速偿还。等语。褚宗我大惑不解，左思右想，奴才升任护军统领后，诺穆齐方任副都统，此等之情断不相符。但奴才曾收受众人捐赠是实。皇上圣明，昔日因褚宗我之揭参，石文贵被处以重罪，伊等皆为我之仇人。褚宗我不但为皇族宗室，且为首辅大臣。兹石文彬之子与家人巧辩是非，则已有辱圣上。即便认赔，现京城奴才妻子因无住房租房而居，又无家业可资尚催奴才，奴才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安置自身妻小，现又催赔银。一则为奴才脸面有玷君颜而甚为羞愧。褚宗我倘稍有勉强支持之处，虽忍至死，何敢烦请圣主？奴才且今已是走投无路矣。褚宗我蒙皇父之恩得以再生，行走多年。奴才一向唯赖皇父，兹不烦乞皇父，又乞谁耶？除皇父之外，无人可救褚宗。奴才舍命仰赖皇父之仁惶悚奏请，伏乞皇父恻隐，拯救褚宗全家，保全始终。为此弓颈鹤望恳乞施恩。

朱批：尔之此事，旗处一同参奏，朕同样办理矣。尔既如此披沥奏请，尔则免矣。

2070 关外总管多索礼奏陈各地就近交纳田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管理关外庄屯布特哈驿站大凌河牧场之副都统级总管臣多索礼谨奏：为敬陈管见事。

窃臣荷蒙圣主如天之恩，少有管见，焉敢缄默不陈。山海关外之旗人官兵庄头之田素来交纳米豆。且今山海关外宁远、锦州、义州之人米豆皆交付于锦州城守尉所辖粮仓，广宁属地之人米豆交于盛京仓。每岁米豆至额征带征之时，路远者相距二三百余里。锦州地域广阔，需待稼禾收完腾出空交纳米豆，而此时仓守及副都统级城守尉舒弥达家人每日晨征收杂税，中午方才同去收粮，因收不完，装载米豆之车，数日不得卸货而停候锦州街途者甚多。为此臣访得，米豆交纳者因交纳时收粮人过秤尖量，路远者中甘愿折给银两买空入仓，收粮人亦愿折银买空入仓。再交纳昔日所借之粮时，纳粮者少，折银者多。故问臣属驿丁是如何向地方官员所辖之仓交纳昔日所借粮米的。据告称：买粮交纳，不但价贵且不方便，故亦折银交纳。等语。宁远、锦

州、广宁等处仓廪甚为重要，为此圣主动用库帑修建而成，使旗人官员庄头田赋便于解至宁远、锦州、广宁等三处就近交纳。若广宁属地米豆停止交付盛京仓，改交广宁仓，山海关外宁远一带居民米豆停交锦州仓而交宁远仓，锦州义州一带居民米豆仍交锦州城守尉所辖之仓，则锦州街头装载米豆车辆不致等候数日矣。仓廪之事既甚重要，凡盛京地方仓廪应由该管之臣亲临详查，将各自所查粮食细数奏闻。至锦州城守尉所辖之仓及地方官员所管之仓于交纳带征额征米豆时，宜严禁收粮人收取折价银，只准照例交纳应交之米豆。如此收粮，不难农夫更加勤于农作，且收米豆者亦不致将尖量多出之粮暗自折银侵吞，而盛京仓廪之事可明矣。臣拙见若何，伏乞圣主训示。为此不胜惶惧，谨奏。

管理山海关外庄屯布特哈驿站大凌河牧场副都统总管臣多索礼。

朱批：著绰奇、尹泰详议具奏。

20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开恩免罪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朱批：正等尔的本，到后览之，朕实惊讶，七次八次九次六次五次四次了。本上所奏更是奇怪。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请天恩事。

皇上所批臣为建刘猛将军神庙所奏一折及臣回奏之折一并赍回。臣跪地捧读，不胜惶惧。建刘猛将军神庙之事，原为总督李维钧所奏，臣委实不知。兹批折发回，臣实无地自容。臣愚昧无知，过愆甚多，倘非蒙圣主天地之恩饬谕宽宥，卑臣实无手足之地，臣何敢逆天自取死罪、伏乞圣主施以天地之恩，宽宥臣之前愆，准以改过自新。臣不胜惶悚奏请。为此将批折二件一并封奏。

臣查弼纳亲书。

207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岳钟琪之川陕善后五款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臣本一介懦弱之人，叨蒙圣恩，职任封疆重任，且又署理川陕总督事务。前任总督年羹尧原奏善后十三款，基本合于事理。其中之不合情理者，均经修改后钦命准行之，故不复议外。将其尚未施行，又不合情理者，臣复逐款酌情议奏，伏乞皇上明示。

一款，抚绥西番人纳贡，以固边塞，云云。臣查得，西番之地，皆以刀耕火耨，且又多山地。西番人均已倾心归顺，理应与内地百姓一样交纳钱粮。西番人前给青海各台吉纳贡之定额过重，今若议定给天国交纳正贡，则应依照内地百姓之例按亩纳粮，以示皇上之宽厚恩泽。臣拟饬行川陕各该管官查核户口及纳粮额，以便造册送部。又查得，打箭炉外有里塘、巴塘，该地番人业已向化，勿庸另设营汛，故原奏应设卫所之事，亦毋庸议。若从番人中选其可信者为大小土司，给发证书，以便分管属下，收交钱粮，则可永久太平。

一款，清查喇嘛，严禁恶人，以正黄教，云云。臣查得，喇嘛等原不守本分，自从征讨之后，各寺庙喇嘛皆知畏惧，不似先前那般凶暴。前任总督年羹尧原议得，各寺庙喇嘛，多者不得过三

百，余者均不准当喇嘛，云云。臣思之，当喇嘛者，多为唐古特人，亦有土司属民。今若依照额定，均不准当喇嘛，则不仅难断喇嘛之去留，且又家中无地亩无牲畜，难以生存，乃致流离失所，滋生事端，亦未可知。以臣愚见，仍准喇嘛等照旧各守清规为好。倘有为非作恶，干犯法纪者，即行严惩，则事不乱，且又得正黄教。再，俟查现有喇嘛数目之后，给发度牒，区分好恶。每年若有病故者，即刻收取度牒。若有新班第时，可照原议给发度牒。又查原议，将番人之钱粮，均交给有司收管，而每年供给各寺庙所需之口粮、衣物、银两，则各寺庙喇嘛得有衣食，且有司亦核查有凭，云云。以臣查得，番人给各寺庙喇嘛所交之租，比之正项钱粮多许多倍，喇嘛等全赖于番人之租。倘若改由番人交给有司收管，再转而供给酌量口粮、衣物、银两，则恐不敷用，亦未可知，且又恐有稽迟、勒掯之弊。以臣愚见，可照内地寺院地亩例，令种地番人交租，收租喇嘛交纳钱粮。如此，各寺庙所有地亩，皆可成为天国之纳贡处所。

一款，于甘州、凉州、西宁，新修筑边墙，以便分开内外，云云。查得，修筑边墙，分开内外者，另为捍御之良策，但仅自西宁北川至甘州扁都口，里程不过五百，其间多为石山、沙地，而有土可以修筑边墙者，仅有五十余里。伏思，千里边墙，若有丈尺不固，则千里之墙皆为虚设，所费过多，且难坚固。我国内外一家，所谓坚固者，皆在于德，而不在于险。倘若置设大通镇标下两营，则利于内外。西宁地方寒冷，若兴土木工程，必于五六七八此四个月内动工，尚为可以。其余月份，由于地冻，不宜动工。倘若热天动工，又与百姓务季节相抵触，故不修筑边墙为好。

一款，于四川省松潘、打箭炉地方，宜设镇标营，以便镇守，云云。查所议于松潘边外增设营汛，与西宁、河州相依托，川陕之间声势联络者，最为得当，拟不复议外。再，噶达地方设一总兵官，以及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均照内地营例编制二千兵，分设三营以管辖之。雅龙江中渡口，设守备一名，千总二名，兵五百名，由二千总各辖一百兵，以分守上下渡口，云云。窃臣查得，拓展边塞，以险为要。四川化林地方，原为险要，故设副将大员，率一千兵驻守。只因地势狭隘，贩运米粮艰难。自从打箭炉划归为内地之后，化林亦划归于内地。今于打箭炉之外，又有噶达地方，化林既成为腹地，而噶达则成为险要门户。查噶达地方，位于打箭炉之外，雅龙江以内，乃通往西藏、青海之要道。此处所居者，皆为番民。康熙三十八年归顺后，已经发证文，安抚使司土司、千户、百户等五十余员，分地管理之。于西藏用兵以来，运送公粮，无异于内地之民。以臣愚见，于噶达地方不设总兵官，而将化林副将移驻该地，调拨马兵、步兵一千五百名，编设二营，每营设都司一名、千总二名、把总四名，驻于青海、西藏之要道中间，以固险要边塞，可谓有备也。再，于雅龙江之中渡口，设守备一名、千总二名、兵五百，由二千总各率兵一百，以分守上下渡口，足以镇守。于化林地方，仍设游击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二名，率兵五百，以分守各汛隘口。于打箭炉地方，现有驻防把总一名、兵五十。此处可以增设守备一名、兵二百，以驻防之。如此，可以联络救援，严如屏藩，且可永保升平。里塘、巴塘二地，虽离内地较远，但于噶达设营之后，足以往援，或管理，故而不用筑城、增兵。又查得，噶达地方可长杂粮，而不产米。查松潘地方，亦不产米。故其供给噶达地方驻兵之粮，可照松潘地方驻兵之例，折给即可。

一款，宜裁减内地驻兵，以节省钱粮，云云。新设营汛，必增钱粮。裁其多余，补其不足，实乃调度得当。查得，所议陕边增设营汛，裁减军马之处，可照原议施行之。再，查松潘、打箭炉二路上增设兵马，酌量供给一案，四川省之川北、重庆二路总兵官，永宁、遵义、夔州此三处副将之额兵，其马兵为二停，步兵为八停。此五处山多悬崖陡壁，路多曲折拐弯，宜于步行，不宜乘马，马多实无益，故照湖广等省之例，于此五处之营汛道路，均改设马兵为一停，步兵为九停。查川北等处总兵官、副将所辖马兵，共为二千一百六十七，其中应留之一停马兵为一千一百三十一，应裁之马兵为一千零三十六。此项应裁之马兵钱粮，若改为战守兵之钱粮，可得战守步兵一千

九百八十六。将其中之一千零三十六名步兵拨给各镇协，以补充于原额外，其余战守步兵九百五十名，可分拨给所增设之营汛。倘若不足，可以招募之。如此，因地而定则例，即不多费钱粮，且又有得兵马之实效。以上各款，系臣罗列原款之汇总，并详细核算，因时制宜，详尽奏陈，以仰副皇上慎重边防，令臣复查之至意。伏祈睿鉴施行。为此谨奏，等因具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五日，怡亲王传旨：著交议政议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年羹尧前奏十三款内，其尚未施行又不合理之五款，由现署川陕总督兼提督岳钟琪复又改议具奏。臣等将此五款分别会议，开列于后：

一款，据署理总督提督岳钟琪具奏，西番人理应与内地百姓一样交纳钱粮。西番人前给青海纳贡过重，应依照内地百姓之例按亩纳粮。拟饬行查核伊等之户口及纳粮额，以便造册送部。又查得，里塘、巴塘之番人业已向化，勿庸另设营汛，故所议应设卫所之事，亦毋庸议。可从番人中选其可信者为大小土司，给发证书，以便分管属下，收纳钱粮。等语。查年羹尧前议，西番之人，可设卫所以管之。里塘、巴塘之番人，仍交就近道、厅官员，或增设卫所之官员管理之。并给土司、千户、百户、巡检等官职，云云。今据署理总督岳钟琪奏，西番人与内地百姓一样，交由各地该管官按亩纳粮，查核伊等之户口及纳粮额后，造册报部。里塘、巴塘之番人，可从中选其可信者，给以大小土司，以分管属下，收纳钱粮，云云。故年羹尧原奏不可施行。今与内地百姓一体按亩纳粮，番人纳贡较前更轻，彼番人务必感戴圣主恩泽，争相纳粮，故拟准行岳钟琪所奏。此项钱粮事宜，可交何处官员办理，又于番人中授以何等土司、合适人选、纳粮数额等，一并交与署理总督岳钟琪核查后，各造另册报部，时由该部再行给发土司文凭。

一款，署理总督岳钟琪奏称，若各寺庙喇嘛，多者不得过三百，余者均不准当喇嘛，则彼当喇嘛者，多为唐古特人，亦有土司属民。今若依照额定，均不准当喇嘛，则不仅难断喇嘛之去留，且又家中无地亩无牲畜，难以生存，乃致流离失所，滋生事端，亦未可知，故仍准喇嘛等照旧各守清规为好。俟查现有喇嘛数目之后，给发度牒，区分好恶。每年若有病故者，即刻收取度牒。若有新班第时，可照原议给度牒。再，番人给各寺庙喇嘛所交租粮，比之钱粮许多倍，倘若改交有司收管，再转而供给酌量口粮、衣物、银两，恐有稽迟、勒掯之弊，亦未可知。以臣愚见，可照内地寺院地亩例，令种地番人交租，收租喇嘛交纳钱粮，云云。查各寺庙喇嘛，理应恪守清规，不可好恶杂处，肆意妄为。倘若限定数目，而余者均不准当喇嘛，则伊等原无地亩牲畜，不得其所，以致滋生事端，亦难逆料。故不责令现有喇嘛还俗，而依据寺庙之大小，限定数目，若有逃逸、亡故者，可交该管有司收回其度牒，暂不收纳新徒弟。如此，数年之间自然减少，可达额定数目，时若有减，全可酌情收纳新徒弟，以补缺额。倘有行为不端，干犯法纪者，可以照例治罪，驱逐山门之外，此事可交岳钟琪根据寺庙大小，限定喇嘛数目报来，时由该部给发度牒。又查西宁沿边番民，原由各寺庙喇嘛及青海蒙古管辖，故而滋生事端。今既平定，众番又俱内附，故不细分内外相管之，方为长久之计。倘若番民仍将地租交与喇嘛，而喇嘛借以交纳钱粮，倍加收取，以致番民受苦累，亦未可知。久而久之，众番只知喇嘛，不惧于官，则甚不当。故将番人所纳之粮，仍交该管有司收管，而每年根据各寺庙之需用，及时供给口粮、衣物、银两，务必均匀，不得使喇嘛等有所拮据，或致失所。如此，彼无地之穷困喇嘛，均得以分享圣恩。从而边塞得以宁靖，黄教自然得以正。

一款，署理总督岳钟琪奏称，若于甘州、凉州、西宁新筑边墙，分开内外，虽为捍御之良策，但仅自西宁北川至甘州扁都口，里程不过五百，其间多为石山、沙地，而有土可以修筑边墙者，仅有五十余里。伏思，千里边墙，若有丈尺不固，则千里之墙皆为虚设。倘若修筑边墙，所费过多。倘若置设大通镇标二营，亦有利于区分内外，故不修筑边墙为好，云云。查得，前据年羹尧

奏称，自西宁北川边外白塔开始，从巴尔托海至扁都口，应修新边墙。此项工程，虽有五百余里，可于三年内竣工，云云。为此议政议得，若能分开内外属地，则为万年之利益。故其修筑边墙之事，即照年羹尧所奏议准施行。今查署理总督岳钟琪所言自此川至扁都口，虽不过五百里，但其间多为石山沙地，而可以修筑边墙之地，仅有五十余里。伏思，千里之墙，若有丈尺不固，则为千里之墙皆为虚设，云云。(**朱批**：前年羹尧不加详查，草率具奏。)今岳钟琪既然具奏多有石沙，虽筑墙亦难以坚固，于事无益，故照所奏不修筑边墙。今既停修边墙。为有利于区分内外，不可不立界标。将此咨行署理总督岳钟琪会同署理提督事务总兵官王松议定，或立柳条边，或挖壕沟，或设隘口，或设卡伦，或立界标，应酌情踏勘设立之，并将设立情形，造册报部。

一款，前据奏陈，年羹尧拟裁重庆、川北二处总兵官，以改设副将，裁减兵各一千。裁化林副将，以改设游击，裁兵五百。裁巫山、大州二游击，云云。内地甚为重要，此项官兵不可裁减，等因奏陈。由议政议奏，前年羹尧拟于打箭炉外木丫、噶达、巴塘、里塘等地增驻兵丁六千。又于黄胜关外潘州等地驻兵二千四百。裁川北、重庆二处总兵官，以改设副将，裁兵各一千。裁化林副将，以改设游击，裁兵五百。又裁遵义协标下二游击，即巫山、大州二游击，云云。此项裁减官兵，虽可派往边外驻防，但化林、川北、重庆等内地形胜之地，又为甚要，断不可裁减者属实。故照条陈，将川北、重庆、化林、遵义、巫山、大州等地总兵官、副将及额定官兵，俱行仍归入原营汛。今既不可裁川北等地之二千五百兵，可从打箭炉、黄胜关外二处应设之八千四百兵中，减兵二千五百，其余五千九百兵，仍为显多，故又咨行年羹尧，将何营之兵可裁，何营之兵可减之处，并将可裁可减数目，分别具奏，时再议拟，等因议奏。今年羹尧具奏，木丫地方，乃为雅龙江之险要之地，又噶达为最形胜之地，故于噶达增设一总兵官，驻防兵为二千。中渡口之兵可减一百，改为四百兵。于巴里出卡地方，驻兵二百。化林地方，留兵五百，即足以防守。于黄胜关外潘州地方，改设副将，驻兵一千。于河北地方不驻兵。于凉河口地方，仍驻兵三百。化林副将属兵，可裁五百，以归入新设总兵官标下外。仅需招募三千四百兵即可。等因具奏。现有署理总督事务提督岳钟琪奏一款内称，于噶达地方不设总兵官，而将化林副将移驻该地，调拨马步兵一千五百名，编设二营，每营设都司一名、千总二名、把总四名。于雅龙江之中渡口，设守备一名、千总二名、兵五百，由二千总各率兵一百，分守上下渡口。此事仍照原议施行。于化林地方，仍设游击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二名，率兵五百，以分守各汛隘口。于打箭炉地方，现有驻防把总一名，兵五十。此处可以增设守备一名、兵二百，以驻防之。里塘、巴塘二地，虽离内地较远，但于噶达设营之后，足以往援或管理，故而不用筑城、增兵。噶达地方，可长杂粮，而不产米。松潘地方，亦不产米。故其供给噶达地方驻兵之粮，可照松潘地方驻兵之例，折给即可，云云。查得，署理总督岳钟琪言，于噶达地方，驻兵一千五百名，裁化林之兵五百名后，移驻噶达地方，云云。但噶达位于雅龙江中渡口一带，均位于边外，当招兵时，由于地处遥远，无人自愿携带家口移驻。现于噶达、雅龙江中渡口等地番人中，尚未办结设土司、纳钱粮之事。若于此处驻兵，管理番人亦有裨益。故于噶达地方，可驻一千五百兵。雅龙江之中渡口，离噶达近，可从驻噶达地方之一千五百兵中，酌派官兵驻防雅龙江中渡口。此项一千五百名驻防兵，可交署理总督岳钟琪从化林等附近各营中抽调，并相应派出守备、千总、把总等武弁，一年换防一次。其总管武将，可从总兵、副将中，一年派出一员，以督率官兵驻防之。供给此项官兵之粮饷，可照例供给之。此项驻防官兵，俟于番人中置设大小土司，议定如何交纳钱粮之事后，其驻于噶达、雅龙江中渡口之兵，仍否换防，或撤回之处，由该总督核定具奏，时再议之。今既议定于噶达地方驻兵，其裁化林副将官兵、于打箭炉地方增驻一守备及二百兵、

于中渡口驻五百兵之处，俱毋庸议。再，年羹尧原奏可驻兵之宗鄂、巴里出卡等地、黄胜关外潘州、凉河口等地，可否驻兵，岳钟琪并未奏陈。将此咨行署理总督岳钟琪，于此等之地可否驻兵，倘若驻兵，可驻兵多少，如何供给粮饷等，可逐一详核议奏，时再议之。

一款，署理总督事务提督岳钟琪奏称，于陕边增设营汛、裁减军马之处，可照原议施行之。四川省川北、重庆二路总兵官，永宁、遵义、夔州此三处副将之额兵，其马兵为二停，步兵为八停。只此五处地方，山多陡峻，路多弯曲，倘若马多，委实无益，故照湖广之例，改此五处营之马兵为一停，步兵为九停。川北等处总兵官，副将所辖马兵，共为二千一百六十七，其中应留之一停马兵为一千一百三十一，应裁之马兵为一千零三十六。此项应裁之马兵钱粮，若改为战守兵之钱粮，可得战守步兵一千九百八十六。将其中之一千零三十六名步兵拨给各镇协，以补充于原额外，其余战守步兵九百五十名，可分拨给所增设之营汛。倘若不足，可以招募之。云云。查得，前年羹尧所奏陕西沿边营汛兵之增设、移驻、裁减，又裁马兵以增步兵之处，由议政已照年羹尧所奏会议施行。而年羹尧至今尚未具奏此项增设、移驻、裁减等事，只奏于达布逊淖尔（盐池）地方设副将一名、兵一千六百名之事不可行，故由议政复议额驸阿宝移驻博罗冲克克地方，而达布逊淖尔位于边外，原为蒙古等获利之地，倘若移驻官兵，恐滋事端，亦未可知，可停移驻官兵。等因，议奏准行。今岳钟琪议停自西宁北川至扁都口修筑边墙之事，故将此事咨行署理总督岳钟琪，与署理提督王松再详细核议，将增设、裁减、移驻官兵数额奏定，时再议之。岳钟琪又具奏，于陕西沿边增设营汛、裁减兵马之处，仍照原议施行，云云。查得，年羹尧原奏，陕甘提督、总兵官所属马步兵不一，应一体改写马兵为六停，步兵为四停；副将所属马兵为五停，步兵为五停；参将、游击、守备属营马兵为四停，步兵为六停。头、汉地方潮热，应照四川例，改马兵为二停，步兵为八停。云云。今岳钟琪未将此事明白具陈，故仍咨行署理总督岳钟琪，将此事再行核议，分别具奏，时同议之。岳钟琪又奏称，交四川省川北、重庆、永宁、遵义、夔州等地马步兵，宜照湖广例，改马兵为一停，步兵为九停。云云。但青海甫平，需抚绥番人，视如内地之民，尚需设大小土司，收纳钱粮，故不改马兵为步兵，亦暂停改川北、重庆、永宁、遵义、夔州等五处马兵为一停，步兵为九停之事。一俟办结番人中置设大小土司，收纳钱粮等事后，再将改马兵为步兵之事，由该总督、巡抚、提督共同详议核定具奏，时再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散秩大臣步军统领臣阿齐图，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能泰，议政大臣左都御史兼都统臣蔡珽，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仍兼侍郎臣特古忒，兵部左侍郎散秩大臣兼副都统、伯臣齐木拜。

朱批：所议很好。依议。

2073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侍郎鄂赖恭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尔等二人若在一处，有请安折，则一齐缮写奏来。事若不一样，则分别各陈己见。

207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青海亲王等欲朝觐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理藩院咨行副都统达鼐称：据达鼐报青海和硕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欲今岁朝觐。等情。查得，蒙圣主颁恩，动支正项钱粮数万两，遣侍郎鄂赖往赈养青海人等，将其属下人等编为旗、佐领。据言察罕丹津身残，且伊惟一之子于今岁又病故。等情。故以停止亲王察罕丹津今岁来朝，似乎为是。若蒙照旨为之，则停止冬时来朝，候旨再来。命下之日，咨行副都统达鼐，将皇矜宥之意转谕亲王察罕丹津可也。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前来。达鼐即照部文翻译，以咨行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今准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呈称：青海和硕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谨奏圣主金明前。仰蒙圣主轸念小人察罕丹津，以年老又劳心，奉命停止今岁来朝，确实屡蒙恩旨。我如何效力，亦不能报称。惟我已上年纪，欲于今岁必朝觐皇上金明。请圣主垂副我之所欲。等语。

又据其所遣之巴雅尔图和硕齐杜噶尔扎布口报：我等之王言：我仰承皇上之恩甚重，别无报答之处，盼望瞻仰皇上金明，去岁即以报少卿花鄯转奏，闻蒙圣主怜悯，颁旨令我今岁赴木兰围场，我不胜喜悦。今蒙圣主轸念察罕丹津我已上年纪，患疾，惟一之子又故去，奉旨停止来朝，洵属仁爱至旨。惟我已上年纪，少不老之前，垂副我虔诚之心，准赴京城，瞻仰圣主之明。我虽未出痘，但因罗卜藏丹津事久住河州、兰州，全然无妨。想若赴京城，仰赖圣主之福，我将无妨耳。请大臣等务将我事奏上。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臣达鼐。

朱批：将交付议政处议。

207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人消息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编青海人为旗、佐领，行赏贫民，于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抵青海西喇珠尔格(sira julge)地方下店之日，据住于柴达木三十三台吉内名曰阿希克泰之台吉来告称：六月初四日，从随叛贼罗卜藏丹津而逃伊属下寨桑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处逃出二妇，带一牛驮行李到我柴达木后诉称：我二人皆系贝子噶尔丹戴青属下人，我等之夫已在此。去岁发内地大军，罗卜藏丹津属下人等散时，将我等捉去。行抵喀济尔(kajir)之源后，罗卜藏丹津等往前去寻噶斯时，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因马畜少，未能前去，率其同伙四十户，隐居于名曰阿哈雅克那木噶(a-hayak namga)之山中。今岁三月，由罗卜藏丹津处有四人逃来塔尔噶尔等处告称：去岁我等正与罗卜藏丹津同行时，闻内地兵从哈玛尔(hamar)达巴汉擒获丹津浑台吉，是以不分昼夜往前逃，至哈喇沙尔时言准噶尔哨探人报伊等之浑台吉后，方准进入。等情。将我等阻止于哈喇沙尔。今年正月，从准噶尔来使臣言：惟带罗卜藏丹津一人以去，将罗卜藏丹津之母及其他人，仍令住于哈喇沙尔。此间我等住此粮断，所乘马畜，皆宰而食之，窘迫已极，故开始纷纷散去。时想我四人若仍在彼处，亦将饿死，无论如何去投青海。等情前来。等语。对此塔尔噶尔、哈陶讷

客等言：该四人从我处叛逃，将往投青海矣。倘若到彼，将妄行张扬我等诸言及其消息，要杀伊等。等因。言毕，将此四人执而皆杀之。其后不久，塔尔噶尔、哈陶讷客二人彼此不和，故哈陶讷客杀塔尔噶尔。塔尔噶尔部落人等以杀塔尔噶尔，鸠众亦杀哈陶讷客。因此彼等属下人等开始互相惨杀。我二人乘隙逃出来投。等语。

又询问二妇：尔等皆为妇人，而如何能来投？食何至此？诉称：沿途伊等丢弃之瘦牛羊到此。等情告诉。等语。

因此，臣等即语台吉阿希克泰曰：阿哈雅克那木噶山既在喀济尔源、噶斯口以内，则今尔赶紧返回，尔等三十三家台吉共同商议，派贤能之人往阿哈雅克那木噶等地方，打听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之同伙现是否仍在彼处。果有伊等为首人皆互相惨杀，未有为首人，即将离散之状，则即行招抚，带之前来。倘若力强不可招抚，则赶紧来报我等。等情。遣台吉阿希克泰回。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等闻此消息后告称：我等现在青海之众人，仰赖圣主之恩，不惟照旧安居乐业，连我等属下人等亦各得其所。特遣大臣等施恩，带万万两钱粮解来赏，俾得永生之业。罗卜藏丹津，上负皇上如天之恩，下食我等同类骨肉，故遭天谴责，以致于此。观此情景，策妄阿喇布坦能救伊耶？等语。不胜喜悦。为此谨奏以闻。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臣达鼐。

朱批：知道了。遇事要豁达，丝毫不可效隐瞒欺骗、有玷官箴之恶习。

2076 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奖赏效力行间官员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臣达鼐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臣疏言：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有负天国之恩，肆意妄行，故仰赖圣主之威征灭之，拒者尽杀之，降者收之，其未动作者，蒙皇上施恩拯救之。

查得，去岁擒获丹津浑台吉等时，皇上恩赏绿旗官兵，谕扬武将军岳钟琪曰：于蒙古兵内若有黾勉出力者，则作何按次序赏赐之处，著详议具奏，宣喻朕矜悯至意。钦此。查从军蒙古人等履历毕，编次序具奏。此间，列为一等具奏之贝子策零敦多布、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皇上之恩尚未到，业已病故。今既为青海人等之生计，特遣大臣大加施恩，以示仁意，若恩赏从军人等，以资鼓励，则嗣后青海众人感激皇上之恩，且愈加奋勉效力。请一并施恩。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甚有理，著岳钟琪、鄂赖尔等议行。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据副都统达鼐疏言：将去岁擒获丹津浑台吉等之役效力之蒙古兵，皆照所降谕旨，编次序具奏。此间，一等效力贝子策零敦多布、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皆已病故。今既为青海人等之生计，特遣大臣大加施恩，以示仁意，若恩赏从军人等，以资鼓励。请一并施恩。等语。

查得，副都统达鼐所奏，赴丹津浑台吉之役效力超卓贝勒一员、贝子一员、率兵台吉四员、寨桑二员、一等效力公一员、率兵台吉二员、无兵孑身从征台吉五员、兵九百；二等效力率兵台吉一员、无兵孑身从军台吉一员、兵五百；三等效力贝子一员、无兵孑身从军台吉二员、兵六百。圣主今既矜恤尽力之青海人等，特加恩奖赏，则请赏一等效力兵丁银各六两、二等银各四两、三等银各二两。又自西宁至柴达木坐驿站人八十名，请赏银各一两五钱。至于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亦如兵丁赏银则不成，动支臣等所带钱粮银，以买缎匹，视各效力次序，赏超卓贝勒盆苏克旺扎尔缎二十四匹，原贝子策零敦多布缎二十匹，率兵出征四台吉阿喇布济、卫征、塞特尔布木、原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缎各十匹，二寨桑侍卫台吉敦多布吹宗缎各四匹，一等效力公诺尔

布盆苏克缎十二匹，率兵出征三台吉吹木珠尔、董、策零多尔济缎各八匹，无兵孑身从军五台吉达锡、沙克杜尔、诺彦哈锡哈、塞布腾、那罕达锡缎各六匹，二等效力率兵从军台吉巴尔珠尔缎六匹，无兵孑身从征台吉诺海杜喇尔缎五匹，三等效力贝子噶尔丹藏青诺尔布缎十匹，无兵孑身从征二台吉罗布藏盆苏克、扎萨克图缎各四匹。将伊等职名、效力次序俱造册，送该部纪录。其中效力卓异原贝子策零敦多布、原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皆已病故。原贝子策零敦多布已至致祭之品级，故除交该部照例致祭外，原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虽未至致祭之品级，但系郡王之子，贝勒之弟，且又从征效力卓著，将此以何品级致祭之处，可由该部请旨致祭，将应赏赐伊等之缎匹，交付伊等之妻子。如此，则伊等各皆感戴圣主之恩，且嗣后愈加黾勉效力。至此，将赏赐兵丁之银两数，赏赐自贝勒至寨桑之买缎银两数，俱造细册，交该部可也。为此谨奏。

署理四川陕西总督印务公臣岳钟琪，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兼副都统臣达鼐。

朱批：知道了。

2077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年羹尧在各省藏匿物品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总督标下北营游击隆右衍首告年羹尧家人魏儿交伊存皮箱百余、银四百两。等情。查毕加封，即报刑部，咨行岳钟琪。装奴才匣内之上谕，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到来，岳钟琪从奴才处取钥匙去开之。将匣子、钥匙俱已送回。奴才亲带副都统伊礼布往同看视毕，钦奉上谕事件，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广襄阳等地时，从西安雇大车一百余辆。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赵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个、匣子一百余个、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卫庋藏毡、毯、包袱、铜锡器皿、皮箱、团帐房、凉棚子、布帐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项。又白蜡两千余斤，交付武生员张希凡藏团帐房、凉棚子、布帐房等物共七十项。等情。各自举报。

又年羹尧家人洪氏交付庆阳营副将洪天祚之兄洪天觉收藏皮箱、包袱等物十二件。等情亦自己供认。除此之外，又有或无，容详查确实后，除会同总督岳钟琪、副都统伊礼布另奏外，谨遵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到来，揭露年羹尧隐藏各省物件之刑部咨文，遍行各州县，又将严行查之。今将已暴露、查获物大概数，谨奏以闻。

朱批：除公开严查外，再于各地密访。

207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时调麦粮丰收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三日

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雨水时调，麦粮已收事。

窃奴才仰蒙圣主鸿恩，四月初四日到荆州看得，春季雨水时调，麦子丰收。夏四月、五月、六月雨水调匀，故荆州地方早稻皆已收割，继播稻争相插莳，民情欢悦，俱言雨水时调，麦粮丰收，是皆由圣主鸿福所致。等语。为此谨奏。

朱批：欣悦览之。

2079 侍郎巴泰等奏报到扎克拜达里克等处详查钱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办理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军粮、钱粮侍郎臣巴泰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出张家口，七月初二日，由驿道至扎克拜达里克新城看得，大麦已熟，开始收割，麦子尚未割。侍郎绰尔岱驻新城，督收捐纳米完。是以今将详查侍郎绰尔岱收取、用后所余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地仓所储米、麦、大麦、钱粮银，以及将军傅尔丹储仓军屯所获麦、大麦。除将查明之处另奏外，臣等到扎克拜达里克后开始查粮饷。为此谨奏。

2080 都统观音保等奏请废黜年羹尧子年富等官爵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正黄旗汉军都统臣观音保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吏部来文内称，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奉旨：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兴见父犯有许多大罪之后，毫无畏惧之色。诚其父亲有冤屈，亦应代奏申明。若无冤屈，理应孜孜黾勉，以赎父罪。然不如此而为，到处代父打探信息，外露于怨恨之色。年富、年兴，素皆最劣，著加革职，交与其祖年遐龄，以便侍奉。若不悔改前非，必加正法。钦此。钦遵，送到臣旗。

查得，年富系大理寺少卿，兼有一等男爵。年兴系一等侍卫，兼有世管佐领。该项爵位、佐领，均系特恩赏赐与年羹尧者。今年羹尧背负隆恩，犯有许多大罪，而年富、年兴毫不畏惧、悔改，亦不感戴皇恩，反而到处打探信息者，委实不当，故均革职。查定例载，凡获罪革职人员，若身兼世袭官、佐领等，由旗奏请圣旨。等语。据此，臣等恳请废黜年富所兼一等男爵、年兴所管佐领，不准承袭世管。又查得，年兴所管佐领，原系许琳、王超恩、赵世郎等三族人从他旗抬出后，与年羹尧族人及其家人一百七十丁合编为佐领。今将年羹尧之族人，或退回其原旗，或仍归臣旗下金志玉佐领兼管。又许琳、王超恩、赵世郎等三族之人，或退回其原旗份佐领，或仍归入于臣旗下男不足之公中佐领。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臣岳兴阿、副都统兼兵部侍郎臣傅鼐。

朱批：依议。年羹尧之族人，仍归入金志玉佐领。许琳等，酌情归入公中佐领。

2081 理藩院右侍郎本锡奏报达赖喇嘛使者病况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

侍郎臣本锡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曾奉命带领达赖喇嘛等人之使臣，住于海子。今据医治达赖喇嘛使臣堪布之病之大夫荆祺称：堪布之内外病状俱已好了，唯因气虚，脚下无力。现行服者系补药等语。再，据患病堪布扎木扬端珠克禀称：我来自远方，因多病且遇到天热，未指望自身能活。蒙神圣慈仁之皇上睿鉴，眷念达赖喇嘛，赏医治疗小呼巴喇克，又以天热，海子地方凉爽，派我等住于此，故我的病很好了，凶命复生，虽气虚，足不得力，然今已立秋，请于本月初八日赴达赖喇嘛之庙，服用补药等语。本锡查得，使臣堪布扎木扬端珠克感戴皇上之恩，不时作揖叩头，甚为欣喜。堪布此病痊愈，皆由皇上抚远、恻隐生灵之圣心所致也。故将使臣堪布病愈，本月初八日移至达赖喇嘛之庙之

处，一并谨具奏闻。

朱批：朕甚欣慰览之。朕亦未指望伊之病将如何，此亦堪布其行善添寿，特佛、天赐朕脸面所致，大禧。初八日进城好。知道了。

208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回子贸易情形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五日

奉命赴策妄阿喇布坦处颁敕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副都统奴才扎锡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带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博罗呼尔哈等来时，博罗呼尔哈等于沿途不时言称：我台吉曾派我等为和好大事往求大皇帝怜悯。自到京城以来，展读谕我等之旨意，见大皇帝怜悯生灵之心，亦大加惠恤我浑台吉，故惟欲和好，以安众生灵。至此，办成我等之事，其内心喜悦之情现不表外，我等众人亦如根敦等一样，仰蒙大皇帝圣明之爱怜，赏赐我等未见之物，施以重恩。因蒙大皇帝如此怜悯，故于沿途亦受将军、大臣等优待，我众人不胜感激此恩，惟祈祷享恩。等语。观之，博罗呼尔哈等甚为感激天恩。伊等以来此聆听圣旨，不胜欢悦。五月二十二日来肃州后，博罗呼尔哈来奴才等处告称：将我等赴京城人之少许货物，留此之人未全卖出，且未买完我等欲购之物者亦有之。来时蒙大皇帝体恤，曾谕大臣等，我等之卖买之物若未完，则可稍候。等情。请准多留一二日，以赶紧完结后起行。等语。奴才等照伊所请贸易完结。将我等所有马、驼、行粮等项，俱照去岁备齐，六月初八日自肃州起行，本月二十八日行抵巴里坤，马驼内应调换者已调换，加固行粮等项，于七月初五日起程前行。

奴才等来时奉旨：将哈密、吐鲁番回子等照前互相贸易之处，著尔等询问回子达尔汉伯克额敏后定之。额敏若云有益可以，则准回子等仍照前贸易，若云无益不可，则尔等将此事即定不准行。钦此钦遵。行抵呼吉尔台吉地方，哈密扎萨克达尔汉伯克额敏来迎，跪请皇上万安毕，向额敏传宣上谕。时额敏告称：若先令哈密、吐鲁番回子等互相贸易，则可得获策妄阿喇布坦一边一切消息，故谕令回子等互相贸易。但只有哈密、吐鲁番回子互行小贸易，并未限定人数，十、二十至八十人不等。倘厄鲁特蒙古至，则不准进，即遣之还。今将吐鲁番赏给策妄阿喇布坦后，若准回子等仍照前贸易，则既可将策妄阿喇布坦一边一切消息，得以奏报圣主，且于我属下小回子等生计亦有裨益。等语。回子额敏既言此贸易有益，则策妄阿喇布坦提起此事，奴才等仍照前严禁厄鲁特蒙古行，议定只准哈密、吐鲁番回子等贸易。为此谨奏以闻。

总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扎萨克达喇嘛达尔汉奴才楚扬托音、内阁学士奴才众佛保、镶黄蒙古旗副都统奴才扎锡、达喇嘛奴才锡喇布格苏尔。

20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窃奴才查西安布政使库存银数毕奏闻时，奉朱批谕旨，于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赍捧到。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展读讫。铭记圣主训旨，除尽力勉为外，恭缴皇上朱批谕旨。

朱批：朕授尔为巡抚，要勤勉努力。尔确系为独用之人，并无一人来朕前保举尔，务必成全朕之颜面。尔向稍气盛好强，毫不让人。朕颇尊重岳钟琪，为人聪慧。尔务必和顺办事，尽力勤治陕西省弊政。倘尔等心稍不一，则不仅于事无益，而且亦违背朕意。凡人皆甚正直，朕实难保

证。但朕之恩颇重，伊断不违背。虽然如此，但人是不可预料，留心观之。倘有弊端，则即据实密奏，勿毫隐瞒，虔诚效力为好。若能顾面子，不图银财，仰报朕恩，则亦奏来。

208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返还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协理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兼都统、太仆寺卿拉锡咨称：为钦遵上谕事。雍正三年四月初十日，谕臣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将于十二日起行。著预先咨行肃州、巴里坤地方大臣等，办理使臣等乘骑、驮载牲畜、行粮，牲畜若瘦，则更换肥马驼，补给充足，令之起行，勿令迟久。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语。我方使臣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扎锡、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苏尔、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博罗呼尔哈等，于六月二十八日来巴里坤。臣交付办理巴里坤地方粮饷事务之通商道王全辰，将办给博罗呼尔哈等之行粮等物，照去岁办给根敦等例，皆拨给颇丰。博罗呼尔哈等请求于留巴里坤自其原籍骑驮前来之马驼中，更换其老残马驼。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扎锡、笔帖式、领催等、喇嘛楚扬托音、锡喇布格苏尔等亦报请更换伊等自肃州乘驮前来之马驼中生迎鞍疮、残疾、羸瘦马驼。自赏臣所用四百匹马中，选肥马五十五匹，又交付鄂尔多斯台吉索诺木等，自牧放之三百一只驼中，选肥驼三十四只，俱皆换给伊等。

再，遣绿旗兵二十名，官一员背负敕书随行，将办给伊等之马驼、行粮等物，亦交付道员王全辰，尽照去岁例拨给。于调换马驼，办给行粮等物期间，宴博罗呼尔哈等共四次，每见博罗呼尔哈、锡喇布等欢言感激皇上之恩。博罗呼尔哈等十三人，臣酌给缎、布等物。今已立秋，无蚊虻，众佛保等将从额凌哈必尔罕(ereng habirgan)路前往。是以派官兵一百，交付三等侍卫噶扎尔图毕，内阁学士众佛保等送博罗呼尔哈等至库舍图(Kuwesetu)，七月初五日由巴里坤遣之还。自臣处所畜马、官驼内，选肥壮马驼换给之。将此除未咨行尚书、甘肃巡抚外，行文道员王全辰，令其将办给博罗呼尔哈等之行粮等物，以及拨给背负敕书随行绿旗官一员、兵二十名之马驼、行粮等物禀报甘肃巡抚，照前例办理。将此除咨行理藩院尚书绰奇、甘肃巡抚皆知会外，遣使臣等返还之处，谨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085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杭州副都统臣傅森谨奏。

奴才于五月十三日自京师起程，六月十六日抵达杭州。署理将军印务巡抚法海与副都统等，率领满洲、汉军各官员出城迎接，叩请圣安。七月初二日，年羹尧抵达杭州。奴才遵照皇上训谕，与副都统前往城门迎接款待。年羹尧见奴才，即问奴才亦否刚抵达，但并未请皇上身安。年羹尧就坐之后，与我等闲谈笑语。伊明知皇上洞悉其所有私弊，却毫无惧色，故臣暂未传旨，以观察其动静。当日，法海起赴京师，年羹尧率领我等叩请圣安。法海起程之后，传旨与年羹尧，年羹尧并无所言。起来之后，笑而曰，我不懂清语，尔写一文于我，我可以具奏，云云。奴才返回衙门之后，遵照谕旨拟写一文送给年羹尧。再，迎接年羹尧时，只有严原、谢泗律，未见地方官员。经苏巴立、乌利保于外面打听得，年羹尧抵达之日，协领等前去船埠迎接，而年羹尧下船后，

坐轿回府。次日，奴才泻肚，未见年羹尧。初四日，奴才痊愈之后，亲往年羹尧衙门传旨曰：浙江省甚要，而此将军一职亦甚重要，皇上给尔施以如此重恩，如此器用，尔可问天，是否辜负圣恩，等语。并向年羹尧问安，而伊未动，坐而还礼。年羹尧前来时，所坐大船有六十余只，闻得其后尚有许多大小船只，尚未探得确信。（**朱批**：好为细加谘访有无隐匿，不得有所被发觉。）现有已经抵达男女四百余口。

奴才谨将所见所闻之事，具折奏闻。

朱批：何谓造罪该死奴才？今朕亦无可奈何矣。

208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派员往吊亡妻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三年七月初七日，接准奴才家书称：奴才之妻，于六月初六日病故。大学士马齐等入奏大学士富宁安之妻病故，奉旨：大臣之妻病亡时，虽无施恩之例，然大学士富宁安在军前年久，功劳卓著。著遣内大臣一员、侍卫十名携茶往吊富宁安之妻，赏内库银五千两，大学士嵩祝、侍郎常寿督办。出殡时，镶蓝旗文武大臣、官员皆去送，交部施恩致祭一次。钦此。将此不应寄往军前，但圣主加恩极重，不敢隐匿，是以寄信。等语。

奴才见圣主格外鸿恩，只是感激鸿恩，心胆俱碎，望天叩谢圣主鸿恩。伏思，奴才甚为孤独，自幼仰承圣祖皇帝养育鸿恩，颇为深重，与他人不可比。继而荷蒙圣主殊恩，如天地高厚，自古以来，受恩如奴才者亦无有。自奴才出师以来，于皇上所委之事，纤毫未效，而屡蒙圣主格外之恩，故奴才曾难承受。今奴才之妻寿尽病亡，蒙圣主闻之，下颁殊旨，施以格外重恩，不仅奴才实难仰承，即奴才已故之妻亦于九泉之下不胜感激，虽死亦如生。奴才虽在家中时奴才之妻病亡，亦不能得获似此殊荣。圣主赏奴才之妻以格外重恩，奴才只是感激，心胆俱碎，惟除瞻望圣主叩谢外，莫可言喻。孤独之奴才，于皇上所委之事，愈加勤奋，拼死效力。是以谨具叩谢天恩折子，专差家人塞尔弼、石保赍捧，雇骡乘骑奏闻。

朱批：知道了。勿甚伤心，凡事各有定数。惟有好生养身，要想君臣高兴相会。

2087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赏药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谨奏：为谢恩事。

仰蒙圣主施恩，赏赐绰奇以各色疔子药。屡荷圣主之恩，实难仰承，不胜感激，恭谢天恩。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208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黄河水外溢房田被淹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江南邳州睢宁县来报：于该县朱家海地方，今岁六月十五日晚，黄河水漫溢，民房田禾

多被水淹，今将设法抚救。等语。自邳州来报亦如此，且又来报：因朱家海地方河堤被水冲决，毗邻宿迁县地方民房田禾亦并被淹。等语。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今既在省城，则除令布政使批行外，又召鄂尔泰至，语之速派官员，往查明黄河水漫溢情形，以及水退与否，田禾被损与否，人口被溺死与否等情。作速交付地方官员，好生抚救，务令灾民获得生所。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知道了。鄂尔泰在省城何为？

208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江南田禾，前因雨水调匀，生长秀穗甚好。今虽稍旱，若再得一次雨沾足，则秋粮可望大收。臣今将设坛祈雨。（**朱批**：怎么到了祈雨的地步？此奏大有缘故。由此观之，尔不知天地之大道，且决非敬诚之人。尔不知尊敬此天神，膺此重任，若仗恃自身才能奸诈而行，则日后不是短命，就必遭大祸。朕所教诲者乃此矣。有无福分全在于尔自身，与朕何干！仗恃奸诈自身才学而吃亏者，不用说古人，即朕未见一侥幸者。今隆科多、年羹尧即眼前之典型，何益？何况不如二人者乎？）

再，江西地方早稻收成分数，据布政使来报：南昌、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广信等七府属地，收成八分、九分不等；袁州、饶州、南康、九江、赣州、南安等六府属地，收成有七分、八分、九分不等。米售价一仓石银八钱六七分至一两不等。因由通水道口运至他省者多，米价未甚下跌。等语。江南上江地方早稻收成颇好，因其余大半皆为晚稻，故其收成分数，俟晚稻收完，合并奏报。为此具折，专差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段远龙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写。

209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年羹尧私藏木料并银两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部咨称：奉上谕：著严查年羹尧隐藏财物家产、代为收藏之案，令作速自首。钦此钦遵。臣即遍行各该地。继据江安粮道马世兴来报：雍正二年九月，候知县员缺之陕西庄浪县殿试朱尚文随年羹尧所购买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输运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国典变卖，除费用外，现有市井称银八千二百两。马世兴我原系年羹尧属员，（**朱批**：马世兴何如？）无奈接受。今因降旨遍查，马世兴我不敢隐匿，故先举报。又于今年三月，我督漕船在淮安时，自年羹尧处输运来大小紫檀木九十九根，令我乘便送至京城，我敢不接受，今于高邮州存放，朱尚文已返还陕西。等语。地方文武官员来报亦如此。臣即遣人往谓江苏按察使曰：查明该木根数、银两实数及现所余之木，是否隐藏他项财物家产，速行严查报来。（**朱批**：按察使徐琳如何查之，如何举动，务再查明。此案若交付徐琳，则徐琳未必能支持，务必干连。尔若不能查，则尔又多牵连一处，尔未必能受得。若能欢笑着接受，则果真大丈夫也。看看吧。）又谓江宁府知府言：亲赴木厂，查明有木几何，以及守厂人、抽税人姓名报来。等语。继据江宁府知府敦汝卞来报：据守厂人于国典报，木共有一万三百余根。等情。本知府照定例计之，应收税银一千五百余两。详查去岁

龙江关税册，并无抽税。等语。

又据原管龙江关税务江南盐驿道徐克启来报：去岁九月，原总督年羹尧之二木筏来关后，商人朱尚文报应抽税银一千五百余两。时徐克启我言必给税银后方准经关。等情。止之月余未准经过。(**朱批**：此事与徐克启无干是实。徐克启逞强，朕早已闻之。)其后据署理江宁巡抚事务何天培寄信内开：书信一到，即准木筏过关，停止征收税银。等情。是以徐克启我照署理巡抚之言放过，至今未给税银。将此实情，何敢隐匿不报。等语。(**朱批**：不仅何天培，高其位都为年羹尧所欺骗矣。该事情甚实。何天培决非负朕、弃主、重异党之大臣，只不过惧怕年羹尧而迎合罢了。此皆朕错用年羹尧之过，朕确无责备何天培之意。)臣又遍行各该地严查他项隐藏之物、代为收藏之事，从速报来。等因行文外，将年羹尧在江宁地方之木料及未给银两之情，交付按察使严审后报部。为此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写。

朱批：年羹尧隐藏于江南省之处甚多，要严查之。此案若稍有懈怠，则朕照朕所降旨意必法办，决不手软！

2091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得雨田禾粮价等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四月三十日，自奏报盛京属地得雨、米粮价以来，五月初六日得雨二寸，初十日得雨五寸，十二日得雨沾足，二十一日得雨沾足，六月初三日得雨三寸，初四日下透雨，初六日沾足，十二日得雨五寸，十八日雨透，二十二日沾足。仰赖圣主奇福，雨水时调，麦子、大麦已收割，杂禾生长甚好。查米粮时价，小米每仓斗银四分一厘，高粱每仓斗银二分一二厘，豆每仓斗银四分一厘，高粱每仓斗银二分一二厘，豆每仓斗银一分八九厘不等。为此谨奏以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带都察院左都御史品级署礼部事务兼理府尹事务臣尹泰、副都统臣额尔钦、户部侍郎臣格尔布。

朱批：知道了。

2092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放参票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谨遵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咨文，将额勒敏、哈勒敏等地方参票二千张，臣等亲督，寻贤能可信人互连保，照数发完，注明于册，副都御史永福与带之前往之协领、关口守尉等同监视，自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将采参人相继编队，令自英峨门出。照原奏简派协领一员、章京二员、兵四十名管束。将未在乌苏哩等地发放参票六千张，除派员送交户部外，查得，采参人等出门至角河(giyoo ho)后，纷纷寻找有人参处采挖，九月初旬俱皆返回角河。收人参之事甚为繁乱。倘如采参人齐至，止有副都御史永福去查收，则不能周到，小人偷藏人参或逃避，亦未可定。臣等望派副都统一员，与永福同督收参，既可杜领票人等偷藏逃避之弊，且于钱粮亦有裨益。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额尔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

朱批：是。著照奏派一副都统去。

2093 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将苏图列入西宁叙功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

正红满洲旗都统奴才苏丹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苏丹之子苏图从军之后，即在阿尔泰路军中，后至吐鲁番，又随将军阿喇衲至布喇吉立，沿噶斯路而去，从不在于西宁军中。奴才苏丹闻得，年羹尧将奴才之子苏图列入于叙功者中。苏图并不在西宁，而列入西宁军中叙功。由此观之，年羹尧专沽圣恩，以邀人心者显然也。年羹尧乃背负皇上鸿恩，悖逆奸诈，刁恶至极之人，奴才知而不举可乎。为此谨具奏闻。

2094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报贝子弘昌赏给包衣佐领管领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委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广宁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夸岱，委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宗室额滕吉入觐奉旨：著旗将经希、乌尔展属包衣佐领人安排具奏。[朕传进旗大臣降旨时，其余副都统均未到，只有济星一人。济星乃贝子弘昌之属人，故传尔等来降旨。]经希、乌尔展所属包衣佐领、管领之人，均系太祖遗留之旧奴才，仅伊等之主人有罪，而伊等并无罪，倘若弃而不给钱粮，必致穷困。将经希、乌尔展所属盛京、乌拉、蒙古塔拉等地之人，均照由旗安排具奏例施行。贝子弘昌并无包衣佐领、管领，[伊父怡亲王虽有包衣佐领、管领，亦仅够怡王差使，岂可分给其子。]此三百一十人，着赏给贝子弘昌，其蓝披甲，照例拨给一分。再，为给贝子弘昌编审包衣佐领、管领，相应补放官员之处，着尔等共同会议具奏。钦此钦遵。其蓝披甲，拟从王、公中抽出后拨给之。将此除咨行宗人府衙门从王、公中抽足一分蓝披甲后，以拨给贝子弘昌处。查定例载，贝子府不设包衣牛录章京，而另设管官，又设旗上护军校一名，护军、领催十六名，披甲六十四名，共食钱粮人八十名，等语。皇上特恩赏贝子弘昌以包衣佐领人，可从官员中择一为人尚可，能以管辖之人，另设为管官。此三百一十人中，设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名、护军校一名、蒙古护军校三名、骁骑校一名、护军三名、领催三名、披甲六十名、蓝披甲四十一名，而此一名护军校，可改为旗上护军校，多余骁骑校，俱行裁汰。候给弘昌赏赐蓝披甲钱粮后，可将此三名蒙古护军校、四十一名蓝披甲之俸饷，俱行裁汰。现有护军、领催、披甲为六十五名，在此基础上，可照例补足其护军、领催为十六名，披甲为六十四名，除蓝披甲外之食钱粮人为八十名。为此谨奏，请旨。

委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臣广宁，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臣马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夸岱，委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宗室额滕吉，署理都统、护军统领臣济星。

朱批：依议。著免另设牛录章京。

209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年羹尧善后十三款内之四款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议政王、大臣等入觐奉旨：前年羹尧所奏善后十三款，已交尔等议，尔等亦念年羹尧在西部年久，稔知地方情形，故均议行。今日看之，有数款不可行。此事至关重大，著尔等复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查得，前年羹尧所奏十三款内，其青海人编设旗分佐领，编排四班朝觐，停设吹寨桑、寨桑、噶隆等为千户、百户，仍照原定抚育青海人，应停驻兵盐池等项，均由议政复议奏准。甫由内阁发出，内地甚要，重庆、川北二地总兵官、兵丁不可裁汰，等因，条陈案件，又署理总督岳钟琪所奏五款，又所奏西大通河北等地增筑官兵所住城池房屋等事，前因年羹尧草率具奏，故由议政应加改议之处，俱行复议，应加核查之处，俱令核查，并已奏准。其余之事，臣等又经详核，仍有四款尚需复议，故加复议具奏。

一款，年羹尧奏称，拟将青海之所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编设旗分佐领，置设扎萨克，以分住于青海，其有愿回原籍者，允准回籍。等语。议政议得，其所编佐领，可造册报理藩院注册。其愿回原籍者，经奏闻后，准回各自原籍。等因，奏准在案。前往青海之辉特台吉济克济扎布告知年羹尧后，与辉特公巴吉同住一处，等因，前来移住，而年羹尧未曾报部，亦未行文该扎萨克。由于此一批人甚受窘困，故谕年羹尧回奏。此事已交侍郎鄂赖、副都统达鼐办理，当编制青海之所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人以旗分佐领时，谁可编为旗分佐领，住于青海，谁可愿与各自兄弟回籍生活等事，务必详查报部。

一款，年羹尧奏称，青海、巴尔卡木、藏、卫者，乃四大部落。顾实汗倚恃凶暴，占据青海、巴尔卡木，而将罗隆宗以西之藏、卫二地，施舍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以为香火地。罗隆宗以东之巴尔卡木地方，皆为青海蒙古之属地。今因青海叛逆，应将此地划归四川、云南官员分管。如此而为，则可言正辞严，并非取达赖嘛之香火地。再，达赖喇嘛派人至打箭炉贸易时，若给察木多、乍丫、巴塘、里塘等地喇嘛买一驮物品，则可收取一钱五分，或三钱银不等，此谓为鞍租银。而来打箭炉交税者，乃自古之定例。臣咨查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每年派往打箭炉买几驮物品之后，拟不准于察木多以东地方收取鞍租银，亦拟停打箭炉收税。每年拟赏达赖喇嘛以五千斤茶叶，而给班禅喇嘛赏一半。将此交雅州茶经县动支正项钱粮，采买最佳茶叶，运至打箭炉，以赏赐之，等语。将此，已由议政议奏准行。查得，赏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茶叶，是否动支正项钱粮采买后赏给，又察木多、乍丫、里塘、巴塘等地，是否向前来贸易之人征收鞍租银，是否于打箭炉地方交税，由于年羹尧疏忽日久，至今仍未查报前来。故将此事拟交署理总督岳钟琪明白查奏。至罗隆宗以东之巴尔卡木一带地方，既归云南、四川兼管，可交提督郝玉麟、总兵官周瑛划分边界，故毋庸议。

一款，年羹尧奏称，将肃州迤西讨来河、昌玛尔鄂敦塔喇等地良田，可交我百姓耕种，等语。将此，已由议政议奏准行。但年羹尧将此良田如何交给百姓耕种，尚未奏报。故拟交署理总督岳钟琪将此良田如何交给百姓耕种，务必详查定议奏报。

一款，年羹尧奏称，甘州地方所有黄番、各部落之人不甚多，且青海贼猖獗之时，亦未敢妄动，今我军威大震，倘若趁此抚收，外青海之地亦可捍御。臣已与振威将军岳钟琪商议，拟于七八月马匹膘肥后，亲自率兵，自西宁边外赴甘州招抚，等语。将此，已由议政议奏施行。查得，有锡拉依固勒黄番、唐古特黑番二部落之人，由喇嘛尚南多尔济等商议后，安置于甘州属红崖、梨园、洪水、南固城等地，其总头目、正头目、副头目等，均赏虚衔，交肃州总兵官管理。按二十丁每年交一贡马计，总得马一百二十七匹，由总兵官等共同验收，送交总督，根据军营、驿站马匹缺短，酌量补充。其补充之马匹数额，即造清册送兵部。再，其增减男丁数，由该将军等三年核查一次，并造清册报该部，等因奏定。从此，该提镇管理黄番、黑番，并无滋生事端。年羹尧奏，应趁抚绥诸番之机，亦加抚绥黄番等，而后交谁管理，如何纳贡，时再议定，等语。但至今尚未具

奏。由此观之，真可谓无事而找事者矣。故将此事拟交署总督岳钟琪仍照原定，将黄番等交甘肃提镇管理，照纳贡马。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三年七月十二日，交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转奏，议政王等入觐奉旨：据尔等议得，赏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茶叶，是否动支正项钱粮采买后赏给，拟交署理总督岳钟琪明白查奏，等语。此项所送茶叶，乃因年羹尧停其纳税，故给茶叶。我已停其纳税，相应送给茶叶，伊等岂能心悦。倘若赏给茶叶多于伊等一年所得之税，彼唐古特人才知恩感戴。再，据议将讨来河、昌玛尔鄂敦塔喇等地良田，拟给内地之民耕种，等语。若将此处之良田，又阿拉善山之良田，均给百姓耕种，则彼百姓无力垦种。今我满洲生齿日繁，若于此等地方筑城开铺店，派去无田产又愿往者，雇用百姓垦种地亩，或建村屯居住，则甚有益。现于宁夏亦驻兵，而此等地方，岳钟琪亦未曾亲临，且伊所办之事亦多。此事至关重大，可派有所经历之首辅大臣，详查地方情形，将如何安置满洲等垦种，或筑城开铺店等事，详议绘图具奏，时再议之。尔隆科多理应前赴效力赎罪。著尔前去之后，详细查看各处，绘图议奏。尔若又听年羹尧之言，而不尽心效力，当返回后具奏时，朕或能得知。此次，以尔为首、内阁学士傅德为副前去。傅德曾署该地巡抚，稔知地方情形。又侍读学士通智为人尚可，亦曾于该地办事，可以同行。着兵部、理藩院各派出一名好章京同往。著尔等复议此事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复议得，前年羹尧所奏十三款内，其青海人编设旗分佐领，编排四班朝觐，停设吹寨桑、寨桑、噶隆等为千户、百户，仍照原定抚育青海人，应停驻兵达布逊淖尔等项，均由议政复议奏准。甫由内阁发出，内地甚要，重庆、川北二地总兵官、兵丁不可裁汰，等因，条陈案件，又署理总督岳钟琪所奏五款，又所奏西大通河北等地增筑官兵所住城池房屋等事，前因年羹尧草率具奏，故由议政应加改议之处，俱行复议，应加核查之处，俱令核查，并已奏准。其余之事，臣等又经详核，仍有四款尚需复议，故加复议具奏。

一款，年羹尧奏称，青海、巴尔卡木、藏、卫者，乃四大部落。顾实汗倚恃凶暴，占据青海、巴尔卡木，而将罗隆宗以西之藏、卫二地，施舍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以为香火地。罗隆宗以东之巴尔卡木地方，皆为青海蒙古之属地。今因青海叛逆，应将此地划归四川、云南官员分管。如此而为，则可言正辞严，并非取达赖嘛之香火地。再，达赖喇嘛派人至打箭炉贸易时，若给察木多、乍丫、巴塘、里塘等地喇嘛买一驮物品，则可收取一钱五分，或三银不等，此谓为鞍租银。而来打箭炉交税者，乃自古之定例。臣咨查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每年派往打箭炉买几驮物品之后，拟不准于察木多以东地方收取鞍租钱，亦拟停于打箭炉收税。每年拟赏达赖喇嘛以五千斤茶叶，而给班禅喇嘛赏一半。将此交雅州茶经县动支正项钱粮，采买最佳茶叶，运至打箭炉赏赐，以示扶掖黄教之意，等语。将此，已由议政议奏准行。查得，前来贸易之唐古特人，于里塘、巴塘等地卖物品，其所交鞍租，由喇嘛等收取。于打箭炉所交之税，由达赖喇嘛所派之人收取，而我原住打箭炉之收税官员，未曾纳税。达赖喇嘛者，乃钦封送西藏之坐床喇嘛，倘若根据伊等一年所得税额，相应多加赏赐，则喇嘛等需用充足，且唐古特人亦必感激圣恩。惟其所收鞍租、于打箭炉收税，皆于彼唐古特人中收纳，一年所得几何，无凭可查。拟将此事咨行署总督岳钟琪，一年自藏派往打箭炉贸易之驮物几何，所收鞍租、税额几何，应详查后，分别开报前来，时根据达赖喇嘛等一年所得税额，再议多加赏赐。至罗隆宗以东之巴尔卡木一带地方，既归云南、四川兼管，可交提督郝玉麟、总兵官周瑛划分边界，故毋庸议。

一款，年羹尧奏称，将肃州迤西讨来河、昌玛尔鄂敦塔喇等地良田，若交我百姓耕种，则于布隆吉尔筑城并驻兵后，全可日渐富裕，等语。此事，已由议政议奏施行。现今，该处之良田，又厄鲁特额驸阿宝所住之阿拉善山地方，皆为闲置。倘若将该处之良田，均给百姓耕种，则百姓无力垦种。今满洲生齿日繁，若可于该处筑修铺店，派去无田产又愿往者，雇用百姓垦种，或建村

屯居住，则甚有益。此事至关重大，若不派遣有所阅历之首辅大臣前去详查地方情形，则难悬定。既已钦派舅舅隆科多、内阁学士傅德、侍读学士通智，伊等抵达之后，详查讨来河、昌玛尔鄂敦塔喇、阿拉善山地方情形。垦种该处良田时，如何安置满洲耕种，以及筑城修铺店、或建村屯，应加详议绘图具奏，时再议奏。隆科多等可从兵部、理藩院各选一名好章京带去。隆科多、傅德系为首大臣，伊等既愿自力前往，则以自力前往外。侍读学士通智，及随从章京、笔帖式、领催等，均有赴各处查看，或差往各处之事，故准乘驿。出边时，拟准乘营马，返回后如数交还之。隆科多等抵达之后，(**朱批**：将通智亦在大臣上派出，准乘驿。)有查看地方之责，故出边时，可酌带该处熟谙地形之人同往。

一款，年羹尧奏称，拟将青海之所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编设旗分佐领，置设扎萨克，以分住于青海。其有愿回原籍者，允准回籍，等语。议政议得，其所编佐领，可造册报理藩院注册。其愿回原籍者，经奏闻后，准回各自原籍。等因，奏准在案。前往青海之辉特台吉济克济扎布告知年羹尧后，与辉特公巴吉同住一处，等因，前来移住，而年羹尧未曾报部，亦未行文该扎萨克。由于此一批人甚受窘困，故谕年羹尧回奏。此事已交侍郎鄂赖、副都统达鼐办理，当编制青海之所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人以旗分佐领时，谁可编为旗分佐领，住于青海，谁可愿与各自兄弟回籍生活等事，务必详查报部。

一款，年羹尧奏称，甘州地方所有黄番、各部落之人不甚多，且青海贼猖獗之时，亦未敢妄动，今我军威大震，倘若趁此抚收，外青海之地亦可捍御。臣已与振威将军岳钟琪商议，拟于七八月马匹膘肥后，亲自率兵，自西宁边外赴甘州招抚，等语。将此，已由议政议奏施行。查得，有锡拉依固勒黄番、唐古特黑番二部落之人，由喇嘛尚南多尔济等商议后，安置于甘州属红崖、梨园、洪水、南固城等地，其总头目、正头目、副头目等，均赏虚衔，交肃州总兵官管理。按二十丁每年交一贡马计，总得马一百二十七匹，由总兵官等共同验收，送交总督，根据军营、驿站马匹缺短，酌量补充。其补充之马匹数额，即造清册送兵部。再，其增减男丁数，由该将军等三年核查一次，并造清册报该部，等因奏定。从此，该提镇管理黄番、黑番，并无滋生事端。年羹尧奏，应趁抚绥诸番之机，亦加抚绥黄番等，而后交谁管理，如何纳贡，时再议定，等语。但至今尚未具奏。由此观之，真可谓无事而找事者矣。故将此事拟交署总督岳钟琪仍照原定，将黄番等交甘肃提镇管理，照纳贡马。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议政大臣和硕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大学士伯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总管臣阿齐图，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兼理理藩院事务公舅舅臣隆科多，议政大臣礼部尚书兼都统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能泰，议政大臣都察院右都御史臣蔡珽，理藩院尚书仍兼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兵部侍郎副都统伯臣钦拜，侍郎臣傅鼐。

朱批：依议。

2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七日

四川布政使奴才罗殷泰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奴才赍折家人捧回朱批谕旨，奴才跪领展读讫，奴才不胜感戴。奴才何人斯，屡蒙圣主训旨，今又奉训旨，谕奴才黾勉供职，尔乃为一成长之人。钦此。圣主即天，如

天明君，既谕奴才为一成长之人，则奴才惟铭记圣主训旨，拼效犬马之力，以图报圣恩。另封朱批谕旨，除恭缴外，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2097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核议李如柏奏本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

礼部等衙门尚书臣赖都等谨奏：为遵旨核议事。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内阁交付，查得，李如柏奏本内，将“天”、“祖”字抬三格书写，“祫”字抬二格书写。“祫”字应抬几格书写，会典并无记载。以臣等愚见，祫祭者，乃皇上亲诣行礼之事，相应将“祫”字似可抬写二格，等情具奏。奉朱批：著内阁、九卿核议定例，载入会典。钦此。钦遵。该臣等恭查，我朝会典及明朝会典、集礼中，凡“天”、“地”、“祖”、“宗”、“天坛”、“地坛”、“太庙”皆抬三格书写。再，上朔日祈谷之祭、夏至冬至大祭、四季时飨之祭、除夕祫祭，皆皇上亲诣行礼之祭。若遇亲诣行礼，“亲”字抬写二格。若遣官代己行礼，“遣”字抬写一格。祈谷、大祭、时飨、祫祭，此皆祭祀之名，未曾抬格。似应仍照旧例，“祫”字不抬格书写。大学士臣马齐、嵩祝、田从典、内阁学士臣登德、常保、班第、傅德、德新、胡煦、何国宗、汪灏、左都御史能泰、左副都御史觉罗常泰、梁文科又议得，恭查，“祫祭”因系祭祀之名，向与“大祭”、“时飨”一体书写。再，若系书写“祫祭”之处，均书“祫祭太庙”、“祫祭奉先殿”。因“太庙”、“奉先殿”抬格书写，故“祫祭”之字不必抬格书写。臣等钦惟，“祫”也者，乃合祭先祖，有别于大祭之“大”字，时飨之“时”字之意。查得，太常寺祫祭之文内，将“谨合并致祭”中“合”字，抬三格书写。“合并致祭”者，一处祀神之谓也，“祫祭”也者，一处祭神之谓也，其意一也。相应请嗣后凡书写祫祭太庙，祫祭奉先殿之处，仍将“太庙”、“奉先殿”抬写，“祫”字不必抬写。再，写出祭祀名称时，亦不抬写外，倘若指祭祀之事，仅用“祫祭”二字，请照书写“合并致祭”之例，抬三格书写。如此，既合于礼，亦合于义。俟命下之后，拟交该部载入会典遵行。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礼部尚书臣赖都、尚书臣李周望、左侍郎臣查嗣庭、右侍郎臣三泰、右侍郎臣景日昣、内阁大学士臣马齐、大学士臣嵩祝、大学士臣田从典、内阁学士臣登德、内阁学士臣常保、内阁学士臣班第、内阁学士臣傅德、内阁学士臣德新、内阁学士臣胡煦、内阁学士臣何国宗、内阁学士臣汪灏、吏部尚书臣朱轼、左侍郎臣查郎阿、右侍郎臣沈近思、户部尚书臣张廷玉、左侍郎臣常寿、左侍郎臣蒋廷锡、左侍郎臣觉罗塞德、右侍郎臣吴士玉、兵部尚书臣逊柱、左侍郎臣钦拜、右侍郎臣傅鼐、右侍郎臣杨汝穀、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左侍郎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工部左侍郎臣萨尔纳、左侍郎臣郝林、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能泰、左都御史臣蔡珽、左副都御史臣杭奕禄、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常泰、左副都御史臣梁文科、左副都御史臣王之麟、左佥都御史臣吴龙远、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图兰、左通政臣陈梁毕、左副使臣常德、左副使臣舒图额、左副使臣张国东、右副使臣孙祥、大理寺正卿臣张令璜、少卿臣萨齐库、少卿臣俞光。

2098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安置厄鲁特蒙古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太保公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臣年羹尧谨奏：为钦遵上谕，明白回奏事。

切准理藩院来文称：由臣部议：接准振武将军公傅尔丹来文称：据厄鲁特台吉吉克吉扎布遣其喇嘛敦多布噶隆呈称：顾实汗掌黄教之际，我祖巴图鲁济农助教，从此我父为左翼济农，于甘肃西喇塔拉居住七十五年。青海之乱，我宁静以居。去岁将此等缘由呈报驻甘肃贝勒将军，贝勒将军以传送太保公奏闻，已降旨于太保公。五月我去西宁时，据太保公言：尔之事已完结，今尔有兄弟耶？等情。我告称：据耳闻青海有索诺木策零，杭爱有公巴济。等情。又问：尔今去杭爱或青海耶？我言：前青海乱时，我未去依附，今欲去我游牧所杭爱。伊言：是也，去罢。等情。言毕，跟随审事人，八月初一日自游牧所起行，初五日出边门。从此迁移，九月二十五日到额济讷。此间因瀚海大，我等之牲畜倒毙三分之二。正在此时，王策零旺布旗人等携货来，买大小百余口，凭借此力，取牲畜、行粮而出，逃者二十三户八十六口。又为不谙地方贫穷人等听。王策零旺布念皇上，拨驼五十只与我等，言行抵游牧所后取之。将我之一切情由，请予怜悯。等语。

询问所遣喇嘛敦多布噶隆：何人令尔等往住喀尔喀地方？尔等有部文？尔之台吉现在何处？据告称：我等未带部文。太保公令我台吉往杭爱与兄弟完聚，并派审事人送我等出边门后，审事人返回。我等迁至额济讷后，我台吉将无牲畜不能行走者留于额济讷，带百余户人至推河，遇厄鲁特王策零旺布，以一半留于推河，一半送至察罕霍赖（cagan holai）居住。我台吉又向厄鲁特王求取驼只去取留于额济讷之人等。等语。

查得，先是，于将军年羹尧所奏于会盟所布告之十二款内云：将在青海之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不可列为诸申①，有愿回其原籍者，听其自愿返回，倘有愿居青海者，则经具奏后，将其为首者授为扎萨克一员，率其部下人等居各所指之地。云云。议政处以照年羹尧所奏为之。等因具奏在案。将台吉吉克吉扎布迁至辉特公巴济游牧所合居之处，将军年羹尧并无咨行臣部。至是，将军傅尔丹即云辉特台吉吉克吉扎布已迁来与其族公巴济合居，则咨行将军傅尔丹查台吉吉克吉扎布及其部下人等，准与公巴济完聚，同住一处，并查台吉吉克吉扎布原在青海时为谁所属，其部下诸申共有几何。查毕来报。既言台吉吉克吉扎布遣驼去取留于额济讷之人等，则到来时，亦准合牧一处。伊等为新来之人，交付公巴济好生照看之。俟其部下人等俱至，其编佐领之处，公巴济查定报部时，再行议奏可也。为此谨奏，请旨。等因。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交付乾清门二等侍卫阿弼达转奏，召公舅舅隆科多、尚书特古忒入内面谕曰：辉特台吉吉克吉扎布之事，年羹尧只以密折具奏，并未报部，且亦未咨行将军属下扎萨克等，交付一章京送至边口即行返回后，一切不管，岂有此理耶？况且如此伤害此一群人，何意？伊并非不谙何事之人，岂有办此等事情之例耶？年羹尧以为凡事伊有密旨，任意区处者，盍以故意妄行也。将此咨行年羹尧，令其明白回奏。事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到臣。

臣钦遵查得，臣前在西宁时，于会盟所布告之十二款内，以在青海之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有愿回其原籍者，听其自愿返回，倘有愿居青海者，则经具奏后，将其为首者授为扎萨克一员，率其部下人等居各所指之地。等因具奏。五月十一日会盟毕，臣于十二日起行返回西安任所。将此等蒙古之事，皆交付振威将军公岳钟琪、副都统达鼐。臣并未派人送台吉吉克吉扎布之处，其后岳钟琪等如何派人送台吉吉克吉扎布至边口，亦未报臣。臣虽在西安，理应详办此等事。但预先未能办，以致吉克吉扎布如此受累者，此皆臣之罪。为此谨明白回奏。

---

① 清《五体清文鉴》释为“满洲奴仆”。

20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自种粮谷收成分数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于吐鲁番地方自力耕种粮谷收成分数事。

切准率兵驻吐鲁番地方都统穆森呈称：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据管理吐鲁番等地屯田事务副都统克什图、兼管屯田事务营总托善保等呈称：查得，据管田大臣咨称：准原按察使永太呈称：本人今岁尽力种麦田五十仓石，俟麦子生长收割时，除另报其细数外，为此呈报。等语。永太自力所种麦子皆系公缴粮，则自副都统等处咨称：种田官内派出一员，查点原按察使永太今岁自力种麦五十仓石，皆在何地，耕种几块，至收割时，仍向永太取工监视收打，陆续缴仓。为此咨行。等情。由我等处即照咨行文监视种田守备石应举知会。今据石应举呈称：照大臣等行文，卑职曾即查看原按察使永太所种田亩后呈报。据原按察使永太家人保陆呈称：我主今岁正月初旬害病，躺卧不能动时，家人一半服侍近前，因人力分散，未能及时耘田，故获麦一百九十三仓石六斗。我主病笃后，保陆告诉我主遗言：收今岁所种麦子后，仍照去岁缴足三百二十石之数入仓，我病故后，倘所种麦子收割后不足数，则卖我所留马畜等物，用以买麦子，如数缴仓，不可少缺。等语。是以保陆我变卖我故主所留马畜等物，买麦子一百二十六仓石四斗，与已收获麦子合并，照三百二十石之数缴仓，丝毫不缺，已向仓领取照数收完之实收。请将缴完麦子之数，转呈大臣等。等因呈报。等语。为此咨呈。等语。

查得，据怀庆府知府梁续启呈称：原按察使永太家人保陆缴麦子三百二十石，照数收之入仓。等语。为此呈报原按察使永太所缴自力耕收麦子之数。等语。是以臣咨行办理军前粮饷事务工部尚书绰奇曰：将原按察使永太自力耕缴麦子三百二十石，照例办为军粮。等语。为此谨奏以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10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子药物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顷由驿赍到圣主赏赐一堆药平安丸、果子，臣即跪领，率大臣、官员、兵丁人等，望阙谢恩讫。将药平安丸，亦已分送吐鲁番地方。召集满洲、蒙古、绿旗大臣、营总等官员，皆均尝皇上恩赏果子。故将叩谢天恩之处，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1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颁谕好生养身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恭闻圣主万安，奏叩谢天恩折子，内奉朱批谕旨：尔亦好生养身，君臣欢聚之日已临近。钦此。跪读殊旨，实难仰承，只是喜悦，不知所措。臣仰赖皇上之福，身体甚好。今谨记下颁教诲之仁旨，愈加好生养身，以尽犬马之力，图报皇父慈悯殊旨于万一。除伏跪瞻天叩谢天恩

外，将叩谢天恩之处，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1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恭闻圣主万安，奏叩谢天恩折子，内奉朱批；奏率大臣、民员、兵丁人等叩谢天恩折子，内奉朱批；奏请多赏药平安丸折子，内奉朱批；奏闻将副都统阿三留于巴里坤管束兵丁，遣护军统领衮泰赴吐鲁番地方折子，内奉朱批；奏闻雨水时调折子，内奉朱批；又奏手折一件，内奉朱批。奉朱批折子共六件，与臣奏折一处恭包，装入匣内赍奏。为此谨具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10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补授军前各员缺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切准西安副都统常寿呈称：镶白旗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部委参领顺格病故；正黄旗汉军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部委参领杨琳病故。为此呈报。等语。是以行文副都统常寿言：病故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顺格、杨琳员缺，查明各旗相继应升、材技优长、能管束、有功绩之官兵，将履历功牌，一并送来。等情。今署行将各旗应升官兵履历功牌，一并呈送前来。

查得，前臣谨遵上谕，曾以巴里坤军前所减西安、察哈尔官员之缺，请皆以军前官兵补授，军务完时，由各该处补奏引见。等因具奏，皆补授在案。接准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兵部咨称：我部与相同部会奏：为补将军噶尔弼等驻四川满洲兵官员之缺，经奏后议奏，奉旨：军前官员之缺甚为紧要，不可不放。若视伊等所放之官员如朕阅补之官员，则将军等亦不能承当。将此所补官员，皆如科道官员试补，军务完时，补奏引见后，再补为正。夫将此事交付九卿，以似此未经朕阅补之官员，皆已试补。等因议奏。钦此钦遵。

查得，定例载：试补监察御史，俸满一年后，由都察院考试，将其称职者，具奏为正。云云。既然如此，则将噶尔弼等指名题放之官员，即不可列为正补。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法喀等七十员，请皆试补，俟军务完时，具奏引见，命到之日，再补为正。又前各路将军、大臣等奏补之文武官员等，亦皆照此列为试补官员，军务完时，具奏引见后，再补为正。等因。于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奏，当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前来，亦已在案。

是以镶白旗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顺格之缺，经简选得，本旗萨海佐领下骁骑校、部委参领辛德，随征二次，披甲、护军、先锋上行走二十三年，任骁骑校十一年，食钱粮、俸禄共计三十四年，材技优长，且能管束，故将骁骑校辛德为试补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以补顺格之缺。

骁骑校辛德之缺，经简选得，胡琴保佐领下委小领催护军校、部委前锋侍卫锡图，从征六次，随御猎一次，披甲、小领催、委前锋校、侍卫上行走共四十二年，材优勤奋，故将小领催锡图试补为骁骑校，以替辛德之缺。

正黄旗汉军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杨琳之缺，经简选得，本旗骁骑校吴喜辰，从征三次，披甲、委小领催骁骑校、参领上行走三十一年，任骁骑校一年，食俸饷共计三十二年，材技优长，亦

能管束，故将骁骑校吴喜辰试补为拖沙喇哈番品级章京，以补杨琳之缺。

骁骑校吴喜辰之缺，经简选得，小领催洪喜儒，从征二次，披甲、小领催、委骁骑校上行走共计三十二年，材长奋勉，故将小领催洪喜儒试补为骁骑校，以替吴喜辰之缺。

今奏请试补为官之辛德、锡图、吴喜辰，皆于雍正元年八月，臣钦遵上谕，从在巴里坤地方之官兵中保题后，咨行兵部、署理西安将军印务公普照。

又查得，骁骑校吴喜辰之缺，应以已保题之小领催补放，但于雍正八年八月，臣钦遵上谕，将已保题在巴里坤地方之西安正黄汉军旗小领催吴喜辰，从西安将军所，视缺出，指名上本题放为骁骑校。现于正黄汉军旗内，将臣保题之小领催已用完，故于本旗小领催内简选得，洪喜儒材技优长，黾勉效力，奏请以小领催洪喜儒为试补骁骑校。俟军务完，将辛德、锡图、吴喜辰、洪喜儒等，由该处补奏引见可也。是以陈情，一并谨奏，请旨。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104 署正蓝旗满洲都统济星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署理正蓝旗满洲都统、镶白旗护军统领臣济星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吏部尚书公隆科多、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吏部定例载，世袭官因罪废黜后，不准子孙承袭，而同胞兄弟承袭。若同胞兄弟无子，而原设官之人既有其他子孙，亦加废黜。于废黜人员中，若有男爵以上至子爵、公、侯、伯等较大官员，则仅具奏其一人，等语。看得，世袭官因罪废黜后，若无同胞兄弟，则准兄弟子嗣承袭者有之，不准承袭者亦有之。其中，世袭罔替者有之，承袭几代者亦有之。世袭官者，皆系原设官之人，为国效力而所得之官，倘若由旗含混废黜，以致有遗漏，亦难逆料。罪有轻重，官有源流，均应明白办理。嗣后，八旗世袭官，若因罪而废黜，除不准其子孙承袭外，又无同胞兄弟，则准同胞兄弟之子孙承袭。若又无同胞兄弟之子孙，以致必须废黜，则其官不论大小，将原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又其原官、效力人子孙等，俱行查明奏请。可否准许承袭，由朕裁定。如此办理，彼等实为国家效力官员，不致于泯没。钦此。钦遵。由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将原副都统鄂三获罪情由、伊父效力所得官源流，俱行奏闻。奉旨：鄂三为臣而溺职，理应废黜鄂三自己效力所得之官。而鄂三之父鄂泰巴图鲁效力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系效力卓异所得，此官不得废黜，著鄂三子鄂海承袭。鄂三之荫生，亦著废黜。著鄂三仍在军营自力耕地效力。若从军营返回，仍遣回军营赎罪效力。著谕鄂海，此官理应废黜，但念尔祖效力卓异，故准尔承袭。尔若以为废黜尔父之官，因而不竭诚效力，亦不偿还尔父之债，届时尔祖之官亦难保留，反而倍加治罪。再，八旗中若有类此世袭官，因罪而不准子嗣承袭，亦因无人承袭而废黜者，著陆续核查，于来年二月具奏。钦此钦遵。

窃臣查得，本旗因罪而又无同胞兄弟，故不准承袭官有二名，因军罪而废黜，故不准承袭官有一名。将伊等之原官、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及该效力官员子孙，已经具折，同家谱一并奏闻。

2105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镶蓝旗满洲都统、礼部尚书臣赖都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吏部定例载，世袭官因罪废黜后，不准子孙承袭，而同胞兄弟承袭。若同胞兄弟无子，而原设官之人既有其他子孙，亦加废黜。于废黜人员中，若有男爵以上至子爵、公、侯、伯等较大官员，则仅具奏其一人，等语。看得，世袭官因罪废黜后，若无同胞兄弟，则准兄弟子嗣承袭者有之，不准承袭者亦有之。其中，世袭罔替者有之，承袭几代者亦有之。世袭官者，皆系原设官之人，为国效力而得之官，倘若由旗含混废黜，以致有遗漏，亦难逆料。罪有轻重，官有源流，均应明白办理。嗣后，八旗世袭官，若因罪而废黜，除不准其子孙承袭外，又无同胞兄弟，则准同胞兄弟之子孙承袭。若又无同胞兄弟之子孙，以致必须废黜，则其官不论大小，将原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又其原官、效力人子孙等，俱行查明奏请。可否准许承袭，由朕裁定。如此办理，彼等实为国家效力官员，不致于泯没。钦此。钦遵。由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将原副都统鄂三获罪情由、伊父效力所得官源流，俱行奏闻。奉旨：鄂三为臣而溺职，理应废黜鄂三自己效力所得之官。而鄂三之父鄂泰巴图鲁效力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系效力卓异所得，此官不得废黜，著鄂三子鄂海承袭。鄂三之荫生，亦著废黜。著鄂三仍在军营自力耕地效力。若从军营返回，仍遣回军营赎罪效力。著谕鄂海，此官理应废黜，但念尔祖效力卓异，故准尔承袭。尔若以为废黜尔父之官，因而不竭诚效力，亦不偿还尔父之债，届时尔祖之官亦难保留，反而倍加治罪。再，八旗中若有类此世袭官，因罪而不准子嗣承袭，亦因无人承袭而废黜者，著陆续核查，于来年二月具奏。钦此钦遵。

查得，臣旗因罪而又无同胞兄弟，故不准承袭官有三名。将伊等之原官、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及该效力官员子孙，已经具折，同家谱一并奏闻。

都统礼部尚书臣赖都、副都统臣达尔玛、散秩大臣副都统臣额尔德。

2106 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署镶黄蒙古旗都统议政大臣步军统领散秩大臣臣阿齐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吏部定例载，世袭官因罪废黜后，不准子孙承袭，而同胞兄弟承袭。若同胞兄弟无子，而原设官之人既有其他子孙，亦加废黜。于废黜人员中，若有男爵以上至子爵、公、侯、伯等较大官员，则仅具奏其一人，等语。看得，世袭官因罪废黜后，若无同胞兄弟，则准兄弟子嗣承袭者有之，不准承袭者亦有之。其中，世袭罔替者有之，承袭几代者亦有之。世袭官者，皆系原设官之人，为国效力而所得之官，倘若由旗含混废黜，以致有遗漏，亦难逆料。罪有轻重，官有源流，均应明白办理。嗣后，八旗世袭官，若因罪而废黜，除不准其子孙承袭外，又无同胞兄弟，则准同胞兄弟之子孙承袭。若又无同胞兄弟之子孙，以致必须废黜，则其官不论大小，将原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又其原官、效力人子孙等，俱行查明奏请。可否准许承袭，由朕裁定。如此办理，彼等实为国家效力官员，不致于泯没。钦此。钦遵。由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将原副都统鄂三获罪情由、伊父效力所得官源流，俱行奏闻。奉旨：鄂三为臣而溺职，理应废黜鄂三自己效力所得之官。而鄂三之父鄂泰巴图鲁效力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系效力卓异所得，此官不得废黜，著鄂三子鄂海承袭。鄂三之荫生，亦著废黜。著鄂三仍在军营自力耕地效力。若从军营返回，仍遣回军营赎罪效力。著谕鄂海，此官理应废黜，但念尔祖效力卓异，故准尔承袭。尔若以为废黜尔父之官，因而不竭诚效力，亦不偿还尔父之债，届时尔祖之官亦难保留，反而倍加治

罪。再，八旗中若有类此世袭官，因罪而不准子嗣承袭，亦因无人承袭而废黜者，著陆续核查，于来年二月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本旗因罪而又无同胞兄弟，故不准承袭官有一名。将其原官、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及该效力官员子孙，已经具折，同家谱一并奏闻。

署都统议政大臣步军统领散秩大臣臣阿齐图，兼副都统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兼王府长史臣博第。

2107 镶黄满洲旗都统佛伦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觉罗佛伦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吏部定例载，世袭官因罪废黜后，不准子孙承袭，而同胞兄弟承袭。若同胞兄弟无子，而原设官之人既有其他子孙，亦加废黜。于废黜人员中，若有男爵以上至子爵、公、侯、伯等较大官员，则仅具奏其一人，等语。看得，世袭官因罪废黜后，若无同胞兄弟，则准兄弟子嗣承袭者有之，不准承袭者亦有之。其中，世袭罔替者有之，承袭几代者亦有之。世袭官者，皆系原设官之人，为国效力而所得之官，倘若由旗含混废黜，以致有遗漏，亦难逆料。罪有轻重，官有源流，均应明白办理。嗣后，八旗世袭官，若因罪而废黜，除不准其子孙承袭外，又无同胞兄弟，则准同胞兄弟之子孙承袭。若又无同胞兄弟之子孙，以致必须废黜，则其官不论大小，将原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又其原官、效力人子孙等，俱行查明奏请。可否准许承袭，由朕裁定。如此办理，彼等实为国家效力官员，不致于泯没。钦此。钦遵。由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将原副都统鄂三获罪情由、伊父效力所得官源流，俱行奏闻。奉旨：鄂三为臣而溺职，理应废黜鄂三自己效力所得之官。而鄂三之父鄂泰巴图鲁效力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系效力卓异所得，此官不得废黜，著鄂三子鄂海承袭。鄂三之荫生，亦著废黜。著鄂三仍在军营自力耕地效力。若从军营返回，仍遣回军营赎罪效力。著谕鄂海，此官理应废黜，但念尔祖效力卓异，故准尔承袭。尔若以为废黜尔父之官，因而不竭诚效力，亦不偿还尔父之债，届时尔祖之官亦难保留，反而倍加治罪。再，八旗中若有类此世袭官，因罪而不准子嗣承袭，亦因无人承袭而废黜者，著陆续核查，于来年二月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我满洲旗中，因罪废员，因无同胞兄弟而未准承袭官有一名。故将其原官、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及该效力官员子孙，已经具折，连同家谱一并奏闻。

都统臣觉罗佛伦、副都统臣宗室诺穆珠。

2108 都统查克旦奏报所得税银均交户部用于公务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奴才经打探访问得，甘州地方有一种落地税，可向过往商人收取税银。多则一年可得二万余两，一般一年可得近二万两。此项所得税银，闻得仅将八百两银归公，而其余银两不归公，由有司占用。奴才以为，税者国家之正项钱粮，岂可有司占用。嗣后，应将每年所得税收钱粮银，

均交户部，以备用于公事。为此谨具奏闻。伏祈圣主睿鉴。

2109 都统查克旦奏报鄂善自军营起程返回京城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接到兵部咨文内称，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委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等奉旨：席尔根已兼左翼前锋统领，苏丹已兼右翼前锋统领，从军营调回鄂善，授为左翼前锋统领，给雍吉讷以都统衔，授为右翼前锋统领，阿鲁授为镶蓝旗汉军都统，著果王照旧管理视事。钦此钦遵。为此咨行前来，等语。奉此，奴才查克旦传旨于鄂善，并于七月十六日，令伊起程，沿着边塞回京。为此，谨具奏闻。

2110 都统查克旦奏报接朱笔谕旨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

窃于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奴才恭迎圣主朱笔谕旨，望阙叩拜。伏思，奴才实不敢当。皇上圣明，对各大臣一视同仁，而奴才等不殚竭血诚，辜负高厚恩泽，势必咎由自取。由此观之，此与圣上一视同仁之至意又有何敢。奴才查克旦叩请，皇上多加惜养金躬。奴才不胜惶悚跪奏。

2111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谕竭尽效力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

奴才已跪读圣主朱批谕旨。奴才之所作所为，皆赖于圣主之教诲，奴才所依存者，皆赖于圣主。奴才必将遵照圣主之指示教诲，竭尽心力知报涓埃。为此跪奏。

2112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边口守兵旷缺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奴才驻甘州后，讯问地方情形、前后山之边口，据伊等告称，前后山上有小边口很多，等语。再，军营中之旗马群，每年赶至大马营牧放，牧地离扁都口边口甚近，奴才派人至边口察视边口情形及驻防兵丁。于扁都口边仅有守兵十人，其中又有一半人防守。再看左右小边口，有者仅有一二人，有者竟然无兵防守。由此观之，其余边口无异于此。再，各处边口，皆于各该地安危有关连，因而皆有额定守兵。倘若应加防守之地，却皆旷缺而不设防，则不合于道理。以奴才之见，恳请圣主睿鉴之后，严饬各省有司不得有缺，所有守兵，一经派人察视之后，倘与兵额不符，仍有旷缺，务加从重治罪。如此，则对国家颇有裨益。为此，奴才谨具奏闻。伏祈圣主睿鉴裁定。

2113 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奏参协领等妄行贪虐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西安右翼副都统臣觉罗伊礼布谨奏：为参贪虐官员，以正国法事。

窃照今岁七月十五日，据镶蓝旗披甲墨尔格之妻呈称：我丈夫墨尔格系原佐领枚尔图之子。披甲后，随额楞特、策凌出兵西藏后未还，故前大臣等钦遵圣祖仁皇帝旨意，赡养我家口，令我家生丁巴尔赛披甲，已有数年。不料今岁正月，我旗协领索岱无故裁我家巴尔赛披甲，令其妻胞弟佐领布占泰养子披甲。等语。

为臣查得，西安满洲兵驻防年久，仰赖皇上之福，满洲繁衍，户口甚众，皆令其子弟、家生丁披甲，赡养已故披甲之户口。墨尔格为皇上效力，出兵西藏后未还，情属可怜，而索岱即裁其披甲，徇情拨给其亲戚。遂于十六日，臣于射场同将军阅射时，问伊此事情，伊反而强胜巧言。

又本月二十日，准原佐领阿思哈之母呈称：我子佐领阿思哈、以及我孙披甲华连布出兵巴里坤二年，皆已病卒，尸骨未到之先，我旗协领索岱，伊有披甲五名，而隐匿披甲四名，以为披甲止一名，无故裁我家二披甲，以拨给其未成丁之孙。等语。

查得，去岁六月，臣同年羹尧监督披甲时，索岱不亲去，而派佐领阿尔萨，将已故佐领阿思哈家二披甲、又一披甲，皆着落索岱未成丁三孙名下取之。于是臣言：原佐领阿思哈在军前数年，伊自己、伊弟之子已同亡，且尸骨尚未到，故将此披甲暂不应裁减。等情。年羹尧不知何意，不听臣言，便将披甲分给协领索岱。加之前五披甲，伊一人即有八披甲。

今详查诉状内缘由，协领索岱、佐领阿尔萨，彼此徇情，欺诳贪虐，情甚可恶。若不严惩此类，则安能正国法。臣望将索岱、阿尔萨交该部严加议罪。前将索岱由佐领保题协领时，虽署理将军印务公普照、年羹尧、伊礼布臣同保题，然迄今尚未引见。臣遂跪报贝勒延信曰：请参臣之错保。时贝勒延信不肯。倘将臣错事匿而不举，则罪将愈重。请将臣伊礼布亦交部议罪。为此不胜战栗谨奏，请旨。

朱批：此事尔应同将军商议而行，即奏朕者非也。

2114 都统绰奇奏报派人恭送金塔寺甜瓜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奴才绰奇谨奏。

奴才恭选于金塔寺地方所种甜瓜四驮，交付奴才之家人，于七月二十一日自金塔寺起程。为此，缮写小折谨奏。

2115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奴才穆克登等恭请圣主万安。

奴才穆克登、奴才丁寿、奴才花鄂。

朱批：朕躬安。尔等尚未出门时，岂有如此不给朕留脸面之理耶？朕甚寒心！

2116 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奴才策凌等恭请圣主万安。

奴才策凌、奴才丹津多尔济、奴才博贝。

朱批：朕躬颇安。尔等都好么？

2117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奏请禁止不肖之徒开设当铺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谨奏：为具陈管见事。

前有买卖人开设当铺，收取利钱十有二三，而典当军器则加息。自从严禁之后，又步军不时严加查拿，故无人再典当军器。今有一种不肖之徒，又设法于街口、集市、幽僻处所开小摊、小店等铺，以典当衣服、靴袜、冠帽、手帕、荷包等物，无所不有。典当百钱，一日收取息钱一钱。若不及百钱，而四五十钱，亦照一日百钱例收取息钱。若逾百钱，加倍取息。利息如此重，而百日之后，又不准赎取典当物品，归为己物。如此以来，彼不肖之徒沉溺于赌博饮酒，携带各式物件典当，以致于沦落。若不禁止此事，彼不肖之徒之沦落显而易见矣。奴才窃思，此事亦交步军严行查拿，不准开设，以杜不肖恶徒之赌博、饮酒之习。皇上不时教诲我等奴才节俭，故于生计有所裨益。现将奴才之管见，谨具奏闻。伏祈皇上睿鉴。

2118 永定河分司苏敏奏报遵旨回奏所奉训谕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永定河分司奴才苏敏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维钧咨称，谕曰：凡文武官员面奉训谕者，除其未记清者外，将训谕并年月日详细缮折具奏。内外大臣，亲封具奏。若为无具奏之责官员，可加以固封交该上司转奏。钦此。钦遵，等因前来。奴才苏敏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补放为永定河分司。十四日，叩请训谕，谕奴才苏敏进养心殿奉旨：永定河甚为重要，好胜谨慎。尔若有所作为，朕必得知。倘不效力，不仅辜负于朕，亦必辜负保举尔之人齐苏勒。河道之事，尔不及齐苏勒，务必好为勤之。河道之事重要，著尔速去。钦此钦遵。故奴才叩谢圣主训谕，于次日即十五日，起程赴任。为此恭折送交直隶总督李维钧转奏。

211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停止更换浙江食盐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窃臣前念及除私盐，于民有裨益之事，便奏请将镇江一府食盐改行两淮盐。以臣愚意，江宁、镇江二府地方，俱在江南岸邻接。江宁地方食两淮盐时，贩卖私盐甚少。镇江地方食浙江盐

时，贩卖两淮私盐者颇多。倘若改行两淮盐，则既可除私盐，且可加增盐课，于国帑民生皆有裨益。等因具折请旨，奉旨：镇江之盐，起初舍近求远，其中想是有隐情，故如此为之。著尔亲同谢赐履、黄叔琳、噶尔泰等详议具奏。钦此。是真圣明如日月，敬念始终，轸念商贾民人之至意。臣即钦遵，咨行谢赐履等。因黄叔琳不久离任，故未回文。继准原管两淮盐课事务官谢赐履咨称：若将镇江食盐改行两淮盐，则两淮私盐不到浙江，浙江盐课不减，地方亦安宁，于生民皆有裨益。等语。又据署理浙江巡抚事务佟吉图咨称：若将镇江食盐改行两淮盐，则两淮地方广袤，即增此一府亦不为多。行浙江盐时，若不以此大江为界，则日后不能杜苏州、常州迤西地方私盐，仍视旧界行盐。等语。又准原查浙江盐课监察御史噶尔泰咨称：若改镇江食盐行两淮盐，则贩卖者指称官盐卖私盐，奸商夹带，官私同行入小河内，于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地方，不可行浙江盐，以致盐课必减，确于两浙盐课有妨碍。等语。

其后调噶尔泰赴两淮盐课任后，仍照伊前言咨称：若将镇江食盐改行两淮盐，则无益处。等语。臣以各处意见不一，复遣人往告江苏布政使等议报。今据布政使鄂尔泰等来报：两淮、两浙盐引，向以大江为界，故从瓜州、镇江分离，各自为界者甚明。今既浙江巡抚及查两浙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噶尔泰皆言：镇江地方改食两淮盐，若不以大江为界，则于苏州、松江各府地方河流纵横，查之为难，于浙江盐课有妨碍。等语。则盐引仍照旧例。等语。臣赴各地商议，皆言镇江地方改食两淮盐有妨碍；布政使等又言照旧例行为好。等语。是以臣不敢固执己见，应停止更改镇江食盐。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以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写。

朱批：不固执有甚么过错。若将伙党亦如此不固执，则国之福分也。

21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勒限追取所欠兵饷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应向秦道然追取兵饷一案，臣前曾疏言：访问得秦道然下殷实家人消息后，遣人往捉拿之。俟拿获审理后，急速奏闻。等语。继而拿获后查得，若止有三四人，则不能完结此银两。因殷实家人有十六七名，遂拿获交付地方官员鞫讯得，虽无藏匿秦道然财物家产之证据，但与秦道然质审得，皆系伊祖、父时之家人，倚靠伊家而成家者是实。伊等亦皆呈称代秦道然完结银两。将人一并解来。臣逐一详审得，皆称代秦道然完结银两者属实。臣复交付布政使鄂尔泰再行详审伊等能完结与否。据来报：俱皆接受愿尽力完结。今已完银三千四百余两。伊等皆系小户人家，现家无存银，今既尽力缴纳，则请宽限一年完结。等语。臣即以照限速追结完。等因批准施行。

再，秦道然花园在无锡县城外，值价颇多，且又秦姓世传，故他姓人皆不买，年久破败后，作价愈难。臣思，秦道然兄弟族众，伊族内可以买。若将秦姓之物仍归秦姓人，则钱粮可以完结，且于公私皆有裨益。晓示秦道然兄弟后，伊等接受将银于一年期限内完结。臣将严行地方官员，现追取此银两。为此谨奏以闻。

朱批：朕并非为银两，是因秦道然好生可恶之故。倘令无罪无干之人来赔偿银两，以毁坏朕之名声，则朕有向天下后人解答之言。尔等污吏又能毁坏朕之名声耶？不过是自己毁自己罢了。对朕甚信。

2121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参牧民所告佐领未到职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散秩大臣都统协理理藩院事务太仆寺正卿臣拉锡谨奏：为参劾事。

该臣此次派遣阿尔泰路驻防蒙古兵丁起程、巡查太仆寺八旗牧场，行抵正黄察哈尔旗游牧地方后，据正黄旗蒙古人等告称：本旗子爵兼佐领达尔札休致，其所出之缺，为补放佐领事召京之护军校达西、笔帖式锡景等，于去年十一月前往，至今未归。京师之热，我蒙古人等受不了，且盘费亦委实难支，不去又不行等情，抱怨相告。又行抵镶红察哈尔旗地方后，据彼等告称：补放本旗公中佐领时，我等察哈尔理事官阿育喜、拖沙喇哈番阿敏道、骁骑校巴丽、纳木西希、捕盗六品官鄂勒吉图等，于本年二月前往京城，今时至六月未归。京师之热，今已何如？盘费想必亦断绝矣。现又为补放本旗副总官事，命遣三人赴京，子爵根敦扎布等想必昨日已动身等情，抱怨相告。闻此，该臣谓总管班第曰：值此六月之热，不可将蒙古人遣往京城，赶紧追回。俟秋后凉爽再派。尔旗大臣等若云派人迟误，由我承担。尔写信将此言寄与尔旗大臣等。后将察哈尔旗理事官阿育喜等，直至七月，未补授佐领，徒然居住五个月而遣回。正黄旗前来补放佐领之护军校达西、笔帖式锡景等，现仍在京城。该臣谨惟，圣主昼夜轸念官兵民人，仅为困苦，屡次降旨，以省城来京补缺之人，无处居住，日久则盘费亦不支，著随到随奏等情，不时降旨甚明。省城之人尚且随到遂即查奏，不准拖延，蒙古人等更不可久留京城。今若使蒙古人等抱怨，既不合皇上之仁意，亦难辞耽延逾限之咎。因此，请将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镶红蒙古旗都统济当阿交该部察议。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该部严查议奏。

2122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请借钱给太仆寺牧民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散秩大臣都统协理理藩院事务太仆寺正卿臣拉锡谨奏：为请旨事。

看得，太仆寺牧场蒙古人等生计甚贫。牧群之滋长，特有赖于牧丁等之放养。如果更换水草，竭尽放养之道，现有之马三万余匹，几年之间可滋生数万匹。惟牧丁等迫于贫困，不能竭尽放养之道，亦无挤奶之牛、取毡修补蒙古包之羊。至于赔补牧群马匹，所欠之债息上加息，每年钱粮毫无剩余，暂时亦不能完赔。是以，该臣逐一盘查，行文借给本银之厄鲁特散秩大臣车凌、正白旗理事官鄂勒济图、丹巴喇嘛等人，将尔等借给之银，只赔资本，免取利息等情外。托皇上之恩，以该臣授此衙门之卿，只图如何尽心于皇上交付之职外，何敢因循旧习，明知牧群滋生之数不实、蒙古人等之贫苦，而不将匡正、治理事宜，竭力尽心以奏。详思，若不使贫苦牧丁生计略微宽松，断不能使皇上之牧群滋长。故饬交总管苏罕、托诺查得，二翼牧长以下，牧副、牧丁共一千六百九十七名。其中有牲畜一二之人外，赤贫无牲畜之人八百五十四名。伊等若有奶牛一二头，即可维持其生，且一二年间堪以成长。相应若借给伊等一年应得钱粮十二两，购买奶牛、羊只，建立生业，若每年各扣二两，六年内扣完，则贫苦蒙古人等既得生路，且于皇上之牧群大有裨益。事属施恩，该臣未敢擅便，伏乞圣主睿鉴裁汰。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著赏给二年之钱粮，每年各扣四两，六年内扣完归库。该部知道。

2123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违章仪仗大臣之罪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广宁等谨奏：为遵旨事。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奉旨：右翼大臣等不住伊等应住之地，而进前以居，著将此查奏。钦此钦遵。遂问散秩大臣公丰盛额、曾生、公恒泰、伯伊勒慎、伯法尔萨、护军统领布达什、阿喇纳等：尔等俱值仪仗大臣，为何不住各应住之地而进前以居耶？据丰盛额等答称：臣等皆值仪仗之大臣，我等并未看视各应住之地，而进前居住者是实，殊属非是，我等无言以对。等语。值仪仗者关乎大典。丰盛额等俱系大臣，且不看视各应所住之地，而自应值仪仗进前以居者，委实不合，丰盛额、曾生、恒泰、伊勒慎、法尔萨等既系散秩大臣，则由臣等处议拟具奏，至于护军统领布达希、阿喇纳等交该部议罪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臣广宁、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夸岱、委署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宗室额腾吉。

朱批：丰盛额等皆系孩童，布达希、阿喇纳等俱为新手，著将曾生、法尔萨交该部，严加议罪奏来。

212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王母养他人为后嗣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原青海贝子策零敦多布之母楚克赖那木扎尔呈称：我夫阿旺吹木必尔曾为青海一小台吉。我去岁赴京城瞻仰圣主金明时，蒙圣主念我祖顾实汗，又以我等西藏军前出力，格外施恩，封我一小孤子为多罗贝勒。贼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我孀妇孤子未能以先来投，故将军、大臣等言我等为何发内地大军前不来降，而随罗卜藏丹津以去等因，将我子降级为固山贝子。其后追贼罗卜藏丹津时，我子策零敦多布禀报副都统达鼐愿于军前效力。去后捉拿丹津浑台吉等解来。从军前返还后不久，因我子无造化，出痘而死。除此我无子。现于青海我同姓台吉内，塞布腾博硕克图，其胞弟达木巴与我颇近。我等兄弟之子，塞布腾博硕克图现年五十岁，而我等向不和，其弟达木巴今年十八岁，若准我养之为子，则仍可掌握我下五百余户诸申以赡养我。请大臣等转奏，准我养达木巴为嗣子。等语。

查得，楚克赖那木扎尔下有五百余户人，现于青海诸台吉内，除塞布腾博硕克图、达木巴外，再无与伊近之族兄弟者属实。为此谨奏，请旨。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

212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正法反叛台吉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前臣等疏言：据三十三台吉内台吉阿希克泰来报：贼罗卜藏丹津下寨桑塔尔噶尔、自陶

讷客等处逃出之二妇来我柴达木后诉称：我二人皆系贝子噶尔丹戴青属下人，被塔尔噶尔等捉去，于喀济源名曰阿哈雅克那木噶山中随塔尔噶尔等隐居。今岁由罗卜藏丹津处有四人逃来塔尔噶尔等处告称：去岁我等正与罗卜藏丹津同行时，闻内地兵从哈玛尔达巴汉擒获丹津浑台吉，是以不分昼夜往前逃，至哈喇沙尔时，言准噶尔哨探人报伊等之浑台吉后，方准进入。等情。将我等阻止于哈喇沙尔。今岁从准噶尔来使臣言：惟带罗卜藏丹津一人以去，令其余人等仍住于哈喇沙尔。我等住此粮断，窘迫已极，故皆开始散去。时想我四人若仍在彼处，亦将饿死，故来投青海。等语。对此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言：该四人从我处叛逃，将往投青海矣。倘若到彼，将妄行张扬我等之一切消息，要杀伊等，等因。将此四人执而皆杀之。后因塔尔噶尔、哈陶讷客二人不和，故哈陶讷客杀塔尔噶尔。塔尔噶尔部落人等以杀塔尔噶尔，鸠众亦杀哈陶讷客。因此彼等属下人等开始互相惨杀。我等乘隙逃出来投。等语。

因此，臣等曾疏言：即语台吉阿希克泰曰：阿哈雅克那木噶山既在喀济源、噶斯口以内，则今尔赶紧返回，尔等众台吉共同商议，派贤能之人往阿哈雅克那木噶地方，打听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之同伙人等消息。果有伊等为首人互相惨杀，未有为首人，即将离散之状，则即行招抚，带之前来。倘若力强不可招抚，则赶紧来报我等。等情。遣台吉阿希克泰回。等因具奏。台吉阿希克泰行抵柴达木后，照臣等所托，伊等台吉共同商议后，以台吉策零那木扎尔为首，台吉巴尔丹、达木林、特根为副，共率兵百名，七月初六日自柴达木起行往阿哈雅克那木噶地方，打听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消息，看视伊等属下人等之情形。今据台吉策零那木扎尔等来报：我等行抵阿哈雅克那木噶地方看得，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之同伙等不在彼处，皆已迁移，蹑迹看得，沿山往穆鲁乌苏源。因此我等追踪而去。七月二十日，行抵穆鲁乌苏源一带托克托乃河地方，追及伊等同伙人等，看得该群男、妇加孩童不及一百，男人甚少，有三十余名。我等招之不降，即向我等抗拒，视其动状欲动手。是以我等即行动手，相互放枪，杀其群人多半。有一人从其群骑马逃，我台吉多布丹所属名唤孟克之人追之。执之解来后，看得是塔尔噶尔长子衮楚克。衮楚克之妻子等知不能逃出，故其部落妇幼共四十余人投顺。查得，塔尔噶尔之次子班第三都布、塔尔噶尔之妻及二女、十一岁幼子在此群内，故我等将伊等解到大臣等处。其余伊等属下人等之妇幼共三十余口，以及枪四十余枝、腰刀二十把、马甲十套、缎二十余匹、银三百余两、鞍二十六套、马七匹、牛五十余头、羊千余只，以及衣服、帽、锅、罕楚干(hancugan)等物，皆留柴达木。等语。

臣等询据塔尔噶尔之子衮楚克告称：我等随罗卜藏丹津而逃。因我等马畜少，不能往前行，故于阿哈雅克那木噶地方隐居。哈陶讷客与我父塔尔噶尔不和，故哈陶讷客杀我父。其后我与我部落人丹珠商议，我等杀哈陶讷客，以报杀父之仇。我等若在阿哈雅克那木噶地方，则将我等所带牲畜俱皆食尽。前往在穆鲁乌苏源之达布逊淖尔①，掳掠乌梁海人等之盐为干粮。商议毕，沿穆鲁乌苏源而行，至托克托乃河后，策零那木扎尔等突至，杀我群男妇多半，故我等来投。等语。

又问衮楚克曰：哈陶讷客之妇幼现在何处？据告称：哈陶讷客无妻，止有五岁男童一名。据言哈陶讷客死后亦病亡。等语。余事皆与来投二妇所告同。

是以臣等除赏擒获塔尔噶尔妻子解来之台吉策零那木扎尔缎六匹，台吉巴尔丹、达木林、特根缎各四匹，擒获衮楚克之孟克、受伤之策尔贝、唐古特银各十两，受重伤而亡之拉旺之妻子银各二十两，以资鼓励外，将伊等俘获留柴达木之塔尔噶尔、哈陶讷客等同伙人等之妻子、枪、

① 满洲语“盐池”。

腰刀、银两、缎匹、马、牛、羊、衣服等物，尽数交付台吉策零那木扎尔等，令前往台吉、兵丁人等均匀分取之。

臣等深思，塔噶尔乃扎希巴图尔时之大寨桑，稔知罗卜藏丹津父子仰蒙圣主无限重恩之人，不可与平常小人相比。罗卜藏丹津负皇恩反叛时，塔尔噶尔同叛、相随辅助，犯有灭族之罪，且逃时不能逃出，窘迫已极，隐居于阿哈雅克那木噶山中，直至身被人杀，未有来投者，情甚可恶，故断不可留其子衮楚克、班第三都布。欲将伊等正法示众。将伊等之身、塔尔噶尔之妻及二女、十一岁幼子、衮楚克之妻、三岁之子，皆已一并交付西宁道员锁禁。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

2126 总管多索礼奏报协领舒弥达品行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管山海关外村庄、打牲、驿站、大凌河一带马群副都统品级总管多索礼谨奏：为遵旨谨奏所知事。

窃臣仰荷圣主如天之恩，敢不据实陈奏所知。臣自来锦州，观副都统品级协领舒弥达品行，行私恩及于小人之事，将芝麻等一切粮谷价贱时收买囤积，价涨后变卖牟利。丈量山海关外田地大臣等交付协领等往丈量田地时，于舒弥达住宿之所有村庄内，伊等众人一日食用猪十口余，伊等众人所乘马匹草料、烧柴等物，皆强行均取，以供伊所带官员、兵丁人等食用。行私恩及于人之事，每日向村庄穷人强行均取，每遇即用之，且只是放鹰，不重视丈田之事，故田虽丈量完，但并未丈量切实。将舒弥达品行，以仅臣所知敬陈。为此谨奏。

管山海关外村庄、打牲、驿站、大凌河一带马群副都统品级总管臣多索礼。

朱批：此乃多索礼所奏。著尔秉公具奏，要甚密之，若令一人知道，则辜负朕矣。

2127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未向兵民宣读恩诏缘由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一等公臣年羹尧谨奏：为遵旨奏明事。

切准兵部来文称：由内阁交付：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怀亲谨奏：为参奏事。仰蒙圣主令奴才委署内阁学士，随大将军印赴西宁。行抵后看得，赍到恩诏两次，年羹尧率众官跪于城外，迎入衙门。按例赍捧到恩诏，跪迎接领，恭设香案，率众官跪读。宣读毕，再行誊抄，张示各府、州、县、村，布告兵民人等。年羹尧奉恩诏两次，未向众官员宣读，未张示布告各府、州、县、村，官员、兵民人等止知恩诏已到，但不知内情。不宣读恩诏，不张示宣谕各府、州、县、村者，不知年羹尧有何意。为此谨参奏。等因。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交付奏事张文斌等转奏，奉朱批谕旨：著年羹尧明白具奏。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于雍正三年八月初三日前来。

臣谨遵查得，臣在西宁时，奉接恩诏两次。赍到恩诏后，西安、甘肃两地方巡抚先迎领，即召集众官宣读刊刻，刷印于黄纸，交付地方官员，张示各地，宣谕兵民。恩诏到西宁后，臣率在西宁之官员排站，跪迎恩诏入衙门，供献行礼毕，即誊写于黄纸，给督兵大臣等看视，再以各地兵民皆已知晓，故未再宣读，此乃臣之愚昧之处。为此谨奏明。

2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圣主宽免训诫臣之朱批折子，仰蒙复行发还，臣不胜战栗，汗流浃背，坐立弗安，每日跪读御批谕旨，字字句句皆为圣主怜悯、成全、赦宥微臣，以励将来之高天厚地之天意。臣真感激，诚难仰承，惭悚不已。每念独哭泣，夜思臣愆，即梦中亦呜咽。臣何人斯，圣主不即治罪，加恩训诲成全，一至于此。既蒙圣主成全臣之身命，则嗣后倘又不悛，辜负圣恩，即诛之亦不抵臣罪。隆科多贪污没体面，大负天恩，将其犯法之处，臣已奏本参劾。（**朱批**：参其何事？揭何众人不知之事？为何公开结仇？这样那样的空话，朕即信耶？朕非呆痴之君。似此者甚多，何谓钢铁般之伙党？朕确实叹赏不已。朕丝毫不宽宥怀有二心、暗地央求者，全在于尔等之请求。）至于苏努，臣嗣后必向伊家公开结仇断绝，改过自新。臣虽至愚极陋，但不敢固执卑鄙之行，以负皇父大恩，捞取虚名，身受实祸，自取罪孽。惟谨遵训旨，守本分，以图报高天厚地天恩。所以将御批折子一件，加封一并谨叩奏闻。

臣查弼纳亲写。

21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拿胡期恒家眷财物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切准部咨称：奉旨：著将胡期恒所有家产，交付该总督、巡抚，逐一严加查明，加封看守，具折奏来。钦此钦遵。

切臣查得，胡期恒原籍为湖广地方人，现住江南扬州府。恐将其家财物藏匿于他处，遂遣江苏按察使徐琳亲赴扬州查封。徐琳抵扬州后，胡期恒之妻及其诸女，早已于今岁六月率阖家潜来江宁。即派江宁府知府查拿时，胡期恒之妻闻知查封其家产之消息，胡期恒之子早已去河南，家中止有两女。伊之大女婿乔吉领其妻及胡期恒之次女，携带财物，乘船由水路逃；二女婿王子玉率胡期恒之妻、媳妇，携带财物，由陆路逃。臣即严行各该地，又分派臣标下营官员追拿。所派官员追至滁州地方，将胡期恒之妻、媳妇及其二女婿王子玉、家中男妇、驮载之物，一并解到。

又据右兵营来报：将胡期恒之两女及其大女婿乔吉、家中男妇、驮载等物，一并于大江叫四霍山地方查获。等情。陆续解至省城。臣即批行安徽布政使博尔多、江苏按察使徐琳曰：查审现已拿获、携往驮载、财物，以及所有家产、给人藏匿之衣饰、银两等物。等语。俟查报时，另行具奏。为此具折，专差臣标下千总张文启、兵李廷秀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巴图善写。

朱批：好。著严查之。

2130 都统褚宗奏谢宽免受银罪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谢恩事。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赍到皇父朱批谕旨，宽免奴才受银之罪，不仅皇父再造褚宗窘困至极之身，且皆拯救奴才妻子、阖家性命。又奉皇父下颁特旨，以奴才之子英德为二等侍卫。奴才奏折内，不知字之轻重而乱写，蒙皇父睿鉴褚宗之粗蠢，以朱笔更改，下颁训旨。奴才褚宗感激不尽。似此无可比拟之重恩，屡加始终，不可胜数，褚宗何以为报。兹除仰瞻皇父谢恩外，莫可言喻。为此皇父朱批折子三件，一并谨奏。

朱批：知道了。断不可为允禟以银财欺诈之奸计所迷惑，尽力执意坚持。

213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等叩请圣主万安。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前锋统领臣布柱、辅国公臣阿音图、副都统觉罗臣延寿、副都统臣固木布、办理粮饷事务侍郎拖沙喇哈番臣绰尔岱、原护军统领臣达弥纳。

2132 额驸策旺扎布等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额尔德尼毕锡埒勒图扎萨克图汗亲王额驸策旺扎布等叩请圣主万安。

额尔德尼毕锡埒勒图扎萨克图汗亲王额驸臣策旺扎布，副将军、多罗郡王、额驸臣策凌，副将军、多罗贝勒臣博贝，多罗郡王臣鄂勒哲依图，多罗郡王、额驸臣车凌旺布，多罗郡王臣格埒克延丕勒，多罗贝勒臣额勒德布鄂齐尔，多罗贝勒臣车布登，多罗贝勒臣车木楚克纳木扎勒，固山贝子臣特固斯，固山贝子臣策旺诺尔布，镇国公臣万舒克，辅国公臣诺尔布，辅国公臣车凌巴勒，辅国公臣阿努里，辅国公臣敏珠尔，辅国公臣旺扎勒，辅国公臣塔旺，辅国公臣扎木赞，辅国公臣沙克扎，辅国公臣端多布林亲，辅国公臣沙克都尔扎布，辅国公臣图巴，扎萨克一等台吉臣根敦，扎萨克一等台吉臣旺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臣格木丕勒，扎萨克一等台吉臣鄂木布济，扎萨克一等台吉臣班珠尔，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达尔嘉，扎萨克一等台吉臣万舒克，扎萨克一等台吉臣巴郎，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车凌旺舒克，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诺尔布扎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臣齐巴克扎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臣齐旺，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车布登，扎萨克一等台吉臣衮布车凌，县君仪宾臣班第。

2133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授屯图为主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振武将军臣穆克登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四月，臣曾奏请，巴林怡额驸所属前来阿尔泰路军中效力之人屯图，文笔尚可，为人可信，拟留用于臣印务处，等因具奏。奉旨：可留于军中，给一小职行走。钦此。臣抵达军营后，查得，康熙五十六年由振武将军傅尔丹奏称，拟授笔帖式绰希喜为主事，而绰希喜之缺，拟授自力来军营效力之原主事屯图为理藩院八品笔帖式，以便于军营中行走，等因具奏，由议政大臣等议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由部咨行知会。等因在案。遵照圣主谕旨，臣再奏请，拟将屯图补

放为主事，于臣之印务处效力行走。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屯图非守本分之人，若于印务处行走，于穆克登无益。所奏错误。

2134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兼理正黄满洲旗汉军事务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二年十月，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吏部定例载，世袭官因罪废黜后，不准子孙承袭，而同胞兄弟承袭。若同胞兄弟无子，而原设官之人既有其他子孙，亦加废黜。于废黜人员中，若有男爵以上至子爵、公、侯、伯等较大官员，则仅具奏其一人，等语。看得，世袭官因罪废黜后，若无同胞兄弟，则准兄弟子嗣承袭者有之，不准承袭者亦有之。其中，世袭罔替者有之，承袭几代者亦有之。世袭官者，皆系原设官之人，为国效力而所得之官，倘若由旗含混废黜，以致有遗漏，亦难逆料。罪有轻重，官有源流，均应明白办理。嗣后，八旗世袭官，若因罪而废黜，除不准其子孙承袭外，又无同胞兄弟，则准同胞兄弟之子孙承袭。若又无同胞兄弟之子孙，以致必须废黜，则其官不论大小，将原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又其原官、效力人子孙等，俱行查明奏请。可否准许承袭，由朕裁定。如此办理，彼等实为国家效力官员，不致于泯没。钦此。钦遵。由办理正白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将原副都统鄂三获罪情由、伊父效力所得官源流，俱行奏闻。奉旨：鄂三为臣而溺职，理应废黜鄂三自己效力所得之官。而鄂三之父鄂泰巴图鲁效力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再一拖沙喇哈番，系效力卓异所得，此官不得废黜，著鄂三子鄂海承袭。鄂三之荫生，亦著废黜。著鄂三仍在军营自力耕地效力。若从军营返回，仍遣回军营赎罪效力。著谕鄂海，此官理应废黜，但念尔祖效力卓异，故准尔承袭。尔若以为废黜尔父之官，因而不竭诚效力，亦不偿还尔父之债，届时尔祖之官亦难保留，反而倍加治罪。再，八旗中若有类此世袭官，因罪而不准子嗣承袭，亦因无人承袭而废黜者，著陆续核查，于来年二月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查得，我满洲旗中因罪而又无同胞兄弟，故不准承袭官有二名。将其原官、效力之处、获罪情由及该效力官员子孙，已经具折，同家谱一并奏闻。

兼理满洲、汉军旗事务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都统臣常云，降一级留任副都统臣勒什布，散秩大臣、降一级留任副都统臣永寿。

2135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祭祀礼仪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广宁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等奉旨：于本月二十三日，以服阕礼祭祀奉先殿时，不能与平常祭祀可比，著照祭祀太庙礼，王、公等、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内务府总管、侍卫、家臣等皆跟随行礼。此祭，王、公等于阶上行礼，大臣等于阶下行礼，若不能容侍卫、家臣等，则于三门外行礼。将此著尔等议奏。钦此钦遵。

接准礼部来文内开：以孝恭仁皇后服阕礼，为在奉先殿祭告择吉日事，据钦天监恭卜，于今年八月二十一日为丙戌日，皇帝诣钦天监祭告为善。等语。

臣等会议得，照钦天监所卜，于本月二十一日以服阕礼，皇帝诣奉先殿祭告时，不能与平常祭祀可比，必照大祭例，于前殿供献笾豆，奏乐，读祝祭祀。皇帝服礼服，随祭之王、公等、大臣、侍卫、官员、献爵侍卫、供事官等俱服礼服。照祭祀太庙礼，王、公等于阶上按翼排列行礼，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内务府总管、散秩大臣、乾清门侍卫、一等侍卫、家臣等，俱令于阶下按翼排列行礼，自二等侍卫以下侍卫、包衣主事以上，皆令于奉先殿门外按翼排列行礼。指引随祭王、公等、大臣、侍卫、官员等近前时，掌仪司官不敷，宜拣派鸿胪寺官员。其物件立于阶下两侧，仍令一等侍卫等佩带撒袋，至于祭文，交翰林院撰拟奏览。[读祭文时](指引官、读祝官，著俱派)太常寺[善读官员来读](官员)。其行礼仪注，将另行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和硕裕亲王广宁、领侍卫内大臣马武、领侍卫内大臣公夸岱、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公音德、委署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宗室额腾吉、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内务府总管兼散秩大臣常明、内务府总管赖保、李延禧。

2136 多罗果郡王允礼奏参副都统常云挟仇殴打骁骑校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镶红旗满洲都统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谨奏：为纠参不职事。

臣旗副都统明全之亲戚阿达哈哈番嘉禄与臣言，据赖希家归公之闲散佟玉珠称，由骁骑校富勒黑、内管领韩巴什、小领催等，将包衣佐领下人未归公而隐匿。等语，告知于臣。臣言，此事并无干证。诚然属实，何以无有诉讼之人。嘉禄言，有诉讼之人，等语。旋继由闲散佟玉珠呈文前来，臣即交副都统明全讯问大概情形，而后我等再行会审，等因，交付明全办理。明全于旗衙门内威迫骁骑校富勒黑，又以鞋底拍打其脸出血。后来，我等会审时，明全不曾告知已殴打富勒黑之事，而骁骑校富勒黑供认隐匿人之事，故经奏闻交部。明全于旗中名声极坏，臣曾核查时才得知。臣伏思，臣前因不知旗例而殴打侍卫吴尔敦，皇上即行告诫，此事人人皆知，而明全身为副都统，不曾奏请革职六品官，即行殴打者，实犯国法。何况嘉禄与明全沾亲，前与臣言此试探，由此观之，必向隐匿者讹取银两未成，因而挟仇殴打。再，常云又私派家人至旗衙门打探此事。臣思之，常云行此不体面事，委实溺职。恳请交该部严查议罪。为此谨奏。

朱批：著该部严查议奏。

213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宗札布等案犯已押送到京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六月十九日，兵部咨称，为岳钟琪所奏审讯宗札布一案，怡亲王传奉旨：前审宗札布一案不清楚，故咨行年羹尧审讯，但仍不清楚。宗札布等叛逆罪犯，一俟押送到京，著刑部请旨。钦此。钦遵，咨行前来在案。于雍正三年八月十一日，由川陕总督岳钟琪所派醴泉县典史朱佩源押送宗札布、巴特玛、石成到部。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副都统兼刑部左侍郎臣武格，左侍郎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

21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审官员发放参票营私舞弊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遵旨会审事。

副都御史永福据实密奏案内奉朱批：着与永福会审具奏。倘若马进泰从中阻挠，即行参奏。钦此。又于臣所奏折内奉朱批：知道了。朕已交永福查访。伊之奏折，已寄送于尔。尔与永福不得隐匿徇情，务将所有情弊查明奏参。倘有理应缉拿，或从京城调人之事，著一面具奏，一面施行。勤之，奋之。钦此钦遵。

臣等会同查得，原将军唐保住等未曾奏报，即以给王秀德等官兵多拨给挖参跟役为例，为前往管理乌苏哩票之协领赵黑儿等拨给跟役一百八十三名，为前往管理额勒敏票之协领杜楞额等拨给跟役八十三名。当讯问发票协领炳权恒等时，虽供发票时曾告知原将军唐保住后发放之，并无情弊，云云。但据办理参票之王朝祥等八名领催供称：我等担保后发放一百七十五张票，收取银二百三十九两是实，等语。据步甲王朝勇供称：我令开店人武三担保后，发给四张票，收取七千钱，等语。经讯问管理乌苏哩票协领赵黑儿等，则称：我等所属跟役等挖参共有三千七百五十二两，经呈报收参副都统卫色后，均卖于宁古塔，等语。据赵黑儿家奴李保首告：我主人赵黑儿殴毙我父哲林后，意存弭事。前往乌苏哩管票时，我主人赵黑儿派家人三保至磨刀石卡伦，将领有官票之简亲王包衣佐领下孙五所带偷挖人参者之五十一个米驮，放出卡伦，而每驮收取人参九两，共得人参九百五十六两。我主人家之拜子者，亦知此事。前往绥芬时，我主人赵黑儿与佐领杨钟、五十八等人，赌博于阿尔太之住地，由阿尔太之子车牛收取头儿。抵达宁古塔，玩节节高、听戏，等语。经讯三保，则供：我主人派我至磨刀石卡伦，将票头孙五带去顶替我主人跟役缺之十六名挖参人所带三十二驮，又孙五之五十一个米驮，俱行放出卡伦。至于如何给人参，我并不知。我又隐瞒我主人，放行孙五之三驮出卡伦，后来之后，孙五给我三十二两银是实，等语。经审拜子，则供：孙五之五十一驮，并未收取人参，而每驮收取九两银是实，等语。经审票头孙五，则供：我曾与协领赵黑儿商议后，带十六人顶替其跟役前去挖参，所得人参为三百八十两。回来之后，均交给赵黑儿。又因放我五十一驮出磨刀石卡伦，而给赵黑儿四百五十九两银属实。三保所放出者，乃尼九之三个米驮子。尼九来我处给银时，我代尼九称给三保三十二两银是实，等语。又讯问赵黑儿殴毙李保之父一事，则供：去年四月间，我家人哲林醉酒后手持刀子，与人吵闹，我叫哲林进屋，责打几下后，当夜死去。此事，我已呈报盛京刑部完结，等语。又讯问赌博、玩节节高、听戏等事，则由赵黑儿、杨钟、五十八、阿尔太等供称：我等前往绥芬途中，赌博数次。抵达宁古塔后，玩节节高，皆为属实。副都统抵达宁古塔后，我等请副都统听唱戏一次，等语。讯问副都统卫色，则供：赵黑儿等许愿马神听唱戏时，请我吃饭是实，等语。讯问管额勒敏票协领杜楞额等，则供：我等所带跟役等所挖人参为一千一百五十七两三钱，均已送交前来收参副都御史永福验看称量，交付兵丁送交将军，而后由将军大臣等交给我等卖者是实，等语。讯问副都御史永福拿解披甲兴德等，则供：协领杜楞额派我去看护挖参跟役，得人参三十两、生人参十一两，阿尔萨郎等人参九两五钱，等语。讯问收额勒敏票银协领炳权恒等，则供：我等经报原将军唐保住后，每一两多收银六分，共余出银三面三十六两九钱六分，现已库存，等语。讯问收乌苏哩票银佐领阿尔太，则供：我等经报副都统卫色后，每一两收银一两二分五厘，共余出银二百三十两，现已库存，等语。至于票银借给兵丁一案，讯问侍郎马进泰、副都统卫色，则供：去年十二月，协领等言称，年内粮价便宜，而票银内有成色差者，可将此银借给兵

丁，以坐扣来年二月之钱粮，云云。故与原副都统来文商议后，再与副都御史永福商议，而后借给兵丁，全数坐扣二月钱粮，等语。讯问副都统卫色：尔违背所奏，将持票人所余人参卖给商人，并私自发给钤有二图书之票，准入威远堡门，此事怎讲？供称：我去收人参时，听从原将军唐保住之言，带去二图书。到达宁古塔之后，向副都统阿岱借用印，而伊未给，即用我所带图书。我到达宁古塔时，挖参人均已到来，我收完官人参后，即验看商人所买人参后，发给二图书印票，准入威远堡门是实。其人参数目，俱行纪录在案。等语。讯问验收人参佐领五十八人，则供：我呈报副都统后，其干人参以十八两高收，湿人参以十九两至二十两高收，多出人参四千五百六十两，均已送交将军衙门。等语。讯副都统卫色，则供与五十八所供同。故提调档册与商人所持二图书印票核对，田子成等三名商人持有印票上填写所买人参为一千二百一十二两，参须十二斤，劣人参五两，而档册内并未填写。孙云等八名商人所持印票上，比档册多填写人参四百八十四两，参须八两。尚茶正阿林保所担保之票，即于头湖关发给之票上，则填写人参为一千三百四两，而参须为九百零六斤十一两。因为参须多于人参，臣等起疑，即查票面字迹，似为二人所写之字，即令填写印票领催陆挺玉、张挺秀二人写字，然后与票面字迹核对，竟不一样。讯问陆挺玉等，系为何人字迹，则供佟久儒佐领下闲散高俊仁笔迹。等语。讯问佟久儒，并无实供。查得，据原具奏，所以为持票人余参给发路票准入边门者，特为防范携带私参进入之弊。佐领佟久儒带去二名领催填写票引，且又交其佐领下闲散高俊仁任意填写票引给发，使几千两人参进入边门，却不纪录在案。由此看来，其中必有营私舞弊之情。故将臣等现已审出情弊，又佐领佟久儒不据实供吐情形，如实奏闻。伏乞圣主睿鉴敕下。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佟久儒革职，由绰奇、严泰、永福等严审，务必审出实情具奏。

2139 副都统恒德等奏报扎克拜达里克官兵之马驼情形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三日

副都统臣恒德、花鄂谨奏：为奏闻事。

臣花鄂于七月二十六日自扎克图地方辞别将军穆克登后，率领骁骑，于八月初一日抵达扎克拜达里克城。臣恒德于初四日抵达扎克拜达里克。初五日放牧时，查看官兵之马驼，或有马驼极为瘦弱。若蒙圣主鸿福，年内天热雪小，可望能够过冬。倘若雪大又寒冷，难保过冬。臣等驻防喀尔喀边界，岂敢疏忽军备。经查今冬马驼情形之后，若有减少过多，即与将军穆克登商议，置买缺额马匹，以利于兵丁，时再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副都统臣恒德、副都统兼理藩院侍郎臣花鄂。

朱批：著议政王、大臣严加议奏。

2140 扎尔虎奏报钦遵上谕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

朱批：著照朕修改再写来奏。

奴才扎尔虎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准送交巡抚、吏部咨文内开：奉上谕：凡谕文武官员之旨意，除其未有记住者外，所谕训旨，逐一详查，连其日期，缮折奏来。钦此。钦遵咨行。等语。

查得，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奴才扎尔虎以将赴西安，恭请圣主万安。等因转奏。时命奴才扎尔虎入养心殿东暖阁谕曰：尔为朕之元年入考之进士，列于满洲之首，该例之订与不订者，全在于尔一人。此去要学年羹尧之养兵、练兵、用兵，待之如师傅。绿旗之制不同于旗制。前用旗人，皆以旗制办理绿旗营者多，故渐变坏。绿旗官员仍以绿旗制办理才是。尔去彼后，(日后)或能成名臣[或贤员](与否)，皆在于尔自己。倘若为官贪污【原档残缺】[即行自刎]勿得谄谀(该管)大臣，要谨慎之，但若自己行正，则即为大臣等，亦对尔无懈可击。尔自己能胜任何职，则(朕)必委以其职。如果不能胜任，则[必遣尔返还](如何用尔?)。又召入养心殿(颁旨)训谕之人甚多，[惟召入养心殿受训者皆为贤员](皆)安能报答圣主重恩。言毕以去。一到其任所，[即变坏者](言行各异者)多。今日十一月初九日，皇上召尔入养心殿东暖阁聆听训旨，若能不时铭记于心，则[必将成为贤臣](即善也。)切勿玷辱乾清门之行。钦此。

奴才谨遵上谕，将所记训旨之大概，谨具折奏陈。为此谨奏。

2141 西安将军延信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六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窃臣所遣恭请圣主万安之侍卫那达齐恭捧圣主赏赐平安丸二百粒于今岁八月初七日到，臣即跪领，恭设香案，望阙谢恩讫。

前为赏臣以疔子药谢恩折子，奉朱批：知道了。赏去平安丸二百粒。此药甚奇。钦此。臣照圣主赏赐之平安丸药方，分赏西安八旗患病者服用，病即大痊，确实难得奇好之药。

再，臣延信恭请圣主万安折子，奉朱批：朕躬颇安，竟发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此乃朕之虔诚之心，仰蒙皇考、天神默佑所致。因成全朕之此颜，故今对待天下众臣民亦体面，且于心亦安。朕真感激天恩不尽，高兴写毕寄去。尔可好？钦此。臣得见圣躬颇安，竟发福了之旨，喜之不尽。臣延信闻得，古帝王之丧，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等语。圣祖皇帝之丧，圣主尚未除服，复遇太后之丧，为尽孝心，宫内素服，三年如百日。因忠诚至意通天，故蒙圣祖皇帝、天神保佑至终，超越古帝。圣主纯孝性成，为万世之仪范，洵亘古所未有者。圣主喜悦之旨，不仅臣等闻之欢悦，而且天下人等无不赞奇者，无不欢悦者。见尔可好之旨，臣延信实难仰承。

再，臣为年羹尧事所奏折子，奉朱批：知道了。再有奏折，尔若为尔私家需用而遣人往京城，则交付尔之人送去，倘专差人赍奏，则何必徒费盘缠。著乘岳钟琪奏事之便夹带，由驿奏来。至于其他奏折，亦装入匣内。告诉图理琛、伊礼布，亦遵照施行。钦此，臣除谨遵施行外，臣延信召图理琛至，密谕照圣主下颁谕旨谨遵施行。又召伊礼布至，亦密谕照圣主下颁谕旨谨遵施行。为此朱批折子三件，一并谨密奏。

朱批：知道了。

21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颁旨训诲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仰承圣主训旨，叩谢天恩事。

切准部咨内开：因江南地方贼案多，故颁旨严训。等情。臣跪读之下，不胜战栗，无地自容。

伏思，仰蒙圣主鸿恩，畀以封疆大吏，凡事应尽心力料理，且除贼更为臣之专责。因臣不尽厥职，未能除贼，以致贼案颇多。臣之怠忽无能之罪莫可逭。仰蒙圣主高厚之恩，未即治罪，特谕改过自新，洵天恩洽髓。臣何人斯，叨蒙似此格外之恩，惟感激涕零耳。嗣后，愈加谨遵圣主训旨，竭尽驽骀，明贼源，查贼窝，率领属员，同心趱办。务必除贼安民，以仰副圣主爱护生民之至意。不敢隐瞒以累民人，身罹重罪。臣除竭力勤遵训旨外，为此具折，专差标下把总徐祥、兵段云龙赍捧谨奏谢恩。

臣衙门笔帖式巴图善写。

朱批：不可用本奏么？

21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赍到御批折子三件，臣跪受展读，圣主谆谆训诲微臣者，皆为圣主怜恤成全微臣之至意。天恩高厚，臣惟感激涕零，谨遵圣主训诲，彻底改过，勤奋效力。

切照今岁，江南地方曾有雨水。但因田亩高低不等。低洼田地，有水可车，即久日不雨，竟属无恙惟山田高壤十天半月不雨，则似觉旱，六七月虽得雨，但不普遍。因高阜田地多期雨，故臣曾祈雨。仰赖圣主奇福，蒙上天施恩降雨，高洼田地皆已沾足。秋天现开始收割。

臣愚昧无知，仰赖圣主教育而生。若遵皇上教诲，则臣即为有福之人，不遵行即为无福之人。理应如此。依凭奸巧，必受其害，断无裨益。臣今仰承圣主教诲之恩，不时惶悚勤慎行事，断不效隆科多、年羹尧等弃人心而行不体面之事，以自招辜负天恩之大祸。于江宁地方查出年羹尧所卖木料，虽交付按察使徐琳查之，但臣再行彻底查明，以杜隐藏之端。凡应查之案，俟属员查报，臣将必详查，不敢推诿。年羹尧于江南地方藏匿之案，臣将逐一严查，不敢稍怠。俟查明时，另行具奏。

再，圣主擢用年羹尧者，乃以圣主之恩鼓励众奴才。年羹尧贪污骄慢，辜负圣恩，乃年羹尧自招大祸。圣主从无错用一人。总之，年羹尧无仰承圣恩之福，以致于此。所有为官之人，引年羹尧不忠负恩无益之事为戒，应愈加谨慎。谁敢置似此箴诫于不顾，不以诚心效力耶？臣承恩深重，与他人不同，故臣嗣后愈加小心谨慎，勉竭犬马之力，仰报圣主教诲天恩于万一。

再，鄂尔泰来省城，是为偿还常熟县原知县马宪亏欠钱粮事。因控告诚亲王允祉之故，奉命解来江南审讯时，原审档册皆存布政司，且又系原审衙门，故召鄂尔泰至，臣率两使审理具奏。

再，粮道马世恒，为人明白，办事谨慎，发放运丁钱粮时不克扣，勤奋效力。故谨封朱批折三件，一并具奏。臣不胜感激悚惕叩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写。

朱批：参奏年羹尧已够了。不敢说隆科多一句，朕实叹息，且对尔等如钢铁般伙党，朕洵害怕心服了！

2144 都统查克旦奏报副都统阿林赴宁夏接任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八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处字寄，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传奉旨：查克旦今在甘州，著阿林赴宁夏之任。倘若阿林已赴宁夏，则可罢了。钦此。钦遵，寄信知会前来。等语。奉此，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已派副都统阿林赴宁夏之任。为此，谨具奏闻。

2145 都统查克旦奏报驻防宁夏官兵途中劳累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奴才风闻得，驻防宁夏官兵前来途中，由于鄂尔多斯向导等引走无水草之路，官兵劳累，窘迫至极。将军席伯派出官员，带去车马盘费等物接迎，于七月初才全部抵达宁夏城。奴才谨将风闻跪奏。

2146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舞臣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礼部尚书臣赖都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由臣部以作舞王等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会同宗人府选取，其大臣、官员等，由臣部简取，开列职名，具奏请旨。等因具奏，当日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兹于作舞公、大臣、侍卫等内，旧有、新选取者共有二十四人职名，开列具奏。请上钦点十[六](八)人。为此谨奏，请旨。

旧有作舞者：辅国公阿布兰、都统觉罗佛伦、护军统领雅亲、辅国将军察尔岱、御前一等侍卫戴豪、乾清门一等侍卫南岱、冠军使红带子满岱、护军参领孙章阿、二等侍卫多奇产、二等侍卫那齐布、太常寺寺丞法三。

新选者：护军统领布达希、副都统哈岱、副都统德成、一等侍卫觉罗齐世武、一等侍卫七十、护军参领色克图、御前二等侍卫特库、二等侍卫色钦、二等侍卫希良、武备院二等侍卫宗室伊尔登、御前三等侍卫鲁禅、三等侍卫阿岱、上驷院三等侍卫扎木布。

具奏者：礼部尚书臣赖都、右侍郎臣三泰、祠祭清吏司员外郎臣常禄、员外郎臣常寿、主事臣富寿。

214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照例赏赐包衣护军参领护军校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奴才永福谨奏：为恩施于包衣护军参领、委章京等，伏乞钦定事。

圣主为官兵之生计，详尽筹划，施以鸿恩，实不胜枚举。又念在旗护军参领等防务多，特恩为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下亲军披甲钱粮各增一两，米折银各赏一两。副护军参领等，亦各拨给一名亲军披甲，每月赏钱粮各一两、米折银各一两。圣主仁慈至极，又恩赏包衣郎中、员外郎、主事以饭食银。此皆为圣主之仁慈至意，官兵普披恩泽。包衣三旗护军参领十八名，侍卫委以章京者十二名，内含圆明园护军参领、侍卫委以章京者，共计三十名。包衣护军参领等，现有各食一两钱粮、随钱粮米之亲军披甲。对包衣护军参领等，可否亦照在旗护军参领例不发给钱粮银米，而赏给米折银共三两，对侍卫委以章京者，亦照在旗副参领例赏给食钱粮一两、米折银一两之

亲军披甲各一。如是妥当与否，恩出自圣主。再，在旗副护军校等，若于驻守地戴有翎子，则显轩昂，故圣主恩赏空翎子。而包衣三旗正护军校共有十八名，若亦蒙赏戴空翎子，则于驻守地颇显轩昂，且护军校与护军亦有区别，更利于管理属人。如何裁定为妥，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2148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阿尔泰路军营见闻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奴才永福谨奏：为奏闻奴才之见闻事。

奴才叨蒙圣主高厚隆恩，不仅奴才本人，乃至奴才之子孙，如何效力，亦难报答万一。思之，奴才只能至谨至诚，竭尽驽骀，效力行走。圣主视奴才为宫室中之奴才，自幼至今已有四十余载。奴才虽属驽钝，但对皇上交办之事，兢兢业业。皇上洞悉奴才，于五月二十二日委任于奴才时，恐奴才有所失误，颁下敕谕周详之至，奴才铭记于心，岂敢沽名钓誉，干犯王法，自取灭亡。奴才仅为皇上委任之事，兢兢业业，铭记于内，唯恐难以胜任。奴才办事一日，深思一次，奴才之所作所为，是否有负于皇上，是否有欺于天，皆加乾惕，断不敢行天杀之事，此乃奴才永福之本意。再，于二十五、六、七此三日，从省城派来引见者中，有数人奏称，来自于阿尔泰路军营，与敌交战过。又一人奏称，于奇尔哈逊地方交战时，有一贼挺枪过来，伊当场射毙，云云。以上之事，奴才跟从至箭亭旁边听闻。奴才思之，嗣后各省将军、大臣保送引见之人中，若有从军营中来者，皇上势必当面讯问伊等于军中效力情形，故将奴役才之经历及所见所闻奏闻于皇上。前于康熙五十九年进击贼至额米尔时，奴才曾为正缺委前锋参领。时奴才于军中闻得，将军公傅尔丹、前锋统领丁寿、和硕额驸郡王策凌会同商定，由将军、公傅尔丹奏称，七月十七日，前锋统领丁寿、和硕额驸策凌率领满洲、蒙古精兵共一千，于奇尔哈逊地方击敌，俘获贼男、女、小孩有四百余人，得驼、马、牛、羊有数万。等因具奏。击额米尔事成后，于八月十一日大军自乌兰胡济尔撤回时，前锋统领丁寿率精兵八百殿后。本月十六日，于纳林和博克地方，有千余厄鲁特贼来攻击殿后兵，一日之内大战三次，大败贼三次，等因具奏。九月十二日，又有千余厄鲁特贼攻击殿后兵，前锋统领丁寿、和硕额驸策凌共率满洲、蒙古精兵一千，一日之内击战二次，击败二次，等因具奏。以上三处，共战六次，时奴才职为前锋参领，曾率前锋校、前锋等，均已参战。故奴才于昨日把军营之事口奏皇上，奉旨：著奏览尔之纪录一文。钦此钦遵。奴才所纪录之军营事务一文内，记载有作战次数、地点及日期，因不及缮折，仅将该纪录一并奏览。

2149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侍郎臣鄂赖、副都统达鼐谨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将尔等所奏之事，要交付议政处议。

2150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已办完青海事务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谨奏：为请旨事。

切准都统拉锡寄信曰：颁旨于臣曰：著拉锡尔乘便寄信与鄂赖。鄂赖现办完为青海人编旗、

佐领、赏恩等事毕，务必请旨后再来。钦此钦遵。等因咨行。等语。

臣鄂赖同副都统编青海人为旗、佐领，查赏贫人等事毕，于八月二十四日已到达西宁。除将臣等所办所有事务，皆具折另奏外，将臣鄂赖办完青海事务之处，谨奏以闻，请旨。

朱批：所奏之事，著交议政王、大臣等议奏。青海之事既已办完，则返还京城。达鼐留驻西宁办理青海一切事务。

215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钦定青海扎萨克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请旨事。

切准议政处议得：征灭青海贼罗卜藏丹津事已底定。既然编旗、佐领，以永与内地人同，则理应照喀尔喀等初来投时编旗、佐领例为之。查得，于喀尔喀扎萨克等，补设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按品级，拨给侍卫、官员、随丁。至此，每旗协理台吉各一员，管旗章京、副都统各一员；于五佐领参领一员；每佐领佐领、骁骑校各一员，小领催各四员，什长各一员，披甲五十；随丁五十名为一佐领。今青海厄鲁特等既与喀尔喀等同，则编青海人为旗、佐领时，补授管旗章京、副都统等官员；编佐领时，仍编一百五十丁为一佐领。侍郎鄂海等编旗、佐领毕，将各部落王、台吉等具奏，由上简补任扎萨克之人后，颁给扎萨克印之处，由该部具奏后颁给。等语。

臣等照议政处所议，视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所属人之多寡，编一百五十丁为一佐领，不及一百五十丁者编为半个佐领，每佐领设披甲五十名，小领催四员，什长一员，骁骑校一员，佐领五员；于五佐领参领一员；每旗管旗章京、副都统各一员。于台吉多之旗内，设协理台吉各一员，台吉少之旗内，设台吉各一员。自和硕亲王以下公以上，各品级应拨给侍卫、官员，以及自管旗章京以下官员，皆会同各部落为首者，视其为人可以、能管束者简补。将青海人等共编一百八个佐领、九个半个佐领外，将应补扎萨克人等之职名，开列具奏。

和硕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十一佐领；多罗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九个半佐领；多罗车臣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九个半佐领；多罗车臣郡王塞布腾扎尔五个半佐领；多罗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八个佐领；固山贝子索诺木达希两个半佐领；固山贝子噶尔丹戴青诺尔布四个佐领；固山贝子达希策零四个半佐领；镇国公噶尔旦达锡两个佐领；镇国公厄尔克戴青阿喇布坦扎木苏一个佐领；镇国公墨尔根戴青拉查布三个佐领；镇国公策凌两个佐领；镇国公诺尔布盆苏克两个佐领；镇国公阿喇布坦两个半佐领；台吉伊希多尔扎布五个佐领；台吉达木林塞布腾四个佐领；台吉阿喇布坦两个佐领；台吉塞布腾博硕克图一个佐领；台吉哈尔噶斯一个佐领；土尔扈特台吉额尔德尼济农丹钟四个佐领，其身现在藏地，已派人去取；土尔扈特台吉诺尔两个佐领；土尔扈特台吉索诺木达尔济两个半佐领；

伊等均系青海大台吉，请上补授伊等为扎萨克。

编原贝子策零敦多布所属人等为五个佐领。策零敦多布之母楚克赖纳木扎尔呈请养其族弟达木巴为后嗣，臣等顷已赍奏。若蒙上准楚克赖纳木扎尔养达木巴为后嗣，则请授达木巴为扎萨克。

再，经将军年羹尧以援助贼罗卜藏丹津。等因具奏后，革贝勒为白身之罗布藏察罕及革公为白身之吉克济扎布等之属下人等，已编为旗、佐领。罗布藏察罕三个佐领。

原贝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之子纳木扎尔额尔德尼，乃青海大台吉，故曾封为多罗贝勒，身故之后，以罗布藏察罕袭多罗贝勒。吉克济扎布五个佐领。

原贝子车臣戴青罗布藏达尔扎之子罗布藏达尔扎亦青海大台吉，故曾封为固山贝子，身故之后，以吉克济扎布降级承袭辅国公。

臣等访查得，伊等并不与罗卜藏丹津同心共谋，是为阿喇布坦鄂木布、巴尔珠尔喇布坦等所逼而为之。看得，伊等为人忠厚老实，并无邪念，皆为青海大台吉之子，原属异部落，虽为伊等罪而革贝勒、公为白身，但今将青海之众已编为旗、佐领，若不趁此补授扎萨克之际，补授伊等为扎萨克，以管束属下人等，则似乎不成。请上补授罗布藏察罕、吉克济扎克为扎萨克。

驻牧于柴达木地方之三十三家台吉内，现有台吉等所属之人，或台吉二十、三十户，或台吉有五六户以上不等，除拨给台吉等之男丁外，其余人等编为一个佐领。又将自青海台吉分出之辉特台吉等亦合编为一个佐领。伊等皆为合编之佐领，现有属人多，请简选其为人可以、能管束者补授为扎萨克。嗣后，视公中扎萨克员缺出，仍从伊等内简选为人可以、能管束者补授为扎萨克。臣等遂从伊等简选属人多且为人可以、能管束者，开列具奏。

三十三台吉内，台吉策零纳木扎尔：顷以伊为首拿获塔噶尔之妻子，收塔尔噶尔、哈陶讷客同伙人等解来；台吉策零、台吉策零扎尔。

辉特台吉内，台吉吹木珠尔：现系侍卫。当阿喇布坦鄂木布抢掠苏尔咱纳木扎尔之妻常喀尔时，伊即弃其妻子，先来投西宁。又以擒获丹津浑台吉之役效力，现列为一等赏赐；台吉贡格，以擒获丹津浑台吉之役效力卓著，现列效力卓著品级赏赐；台吉嘎布藏；台吉丹津。从以上两部落内，请上简选各一授为扎萨克。

将和硕特台吉喇嘛诺彦嘎布楚、伊之叔父台吉扎布等属下人等合编为半个佐领。诺彦嘎布楚属下人等虽多，但因诺彦嘎布楚为喇嘛，不可授为扎萨克，请将其叔父扎布授为扎萨克。将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分出之土尔扈特台吉察罕喇布坦，从丹钟属下人分出之台吉达尔济属下人合编为一个佐领。仅察罕喇布坦属下人等即有百余户，请将察喇布坦授为扎萨克。从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分出之喀尔喀台吉根敦，从台吉伊希多尔扎布分出之喀尔喀台吉罗布藏属下人等亦合编为半个佐领。喀尔喀台吉根敦属下人等，于半个佐领内居大半，请授根敦为扎萨克。臣等遂将应补授为扎萨克之和硕特台吉扎布、土尔扈特台吉察罕喇布坦、喀尔喀台吉根敦等职名，开列具奏。请上补授为扎萨克。

俟上补授伊等为扎萨克后，将扎萨克等职名、所编旗佐领之数、补授官员职名、领催、披甲、什长、所兼丁名之数，皆造细册，交付该部可也。为此谨奏。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达鼐。

2152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安置在青海蒙古部落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八月十三日，接准理藩院行文传议政处复议具奏：顷者，在青海之辉特台吉吉克济扎布，经报年羹尧后，迁来与辉特公巴济完聚。年羹尧并未报部，且亦未咨行该扎萨克等。因作贱伤害此一群人，奉旨：著年羹尧回奏。钦此。既如此，则将此交付侍郎鄂赖、副都统达鼐，查明编在青海之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为旗、佐领时，将谁编旗、佐领留于青海，谁愿与各自兄弟完聚回原籍，前来报部。等语。

臣等照议政处所议，查在青海之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等，逐一询问。据从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旗分出之喀尔喀台吉根敦、从台吉伊希多尔扎布旗分出之罗布藏等台吉、从苏

尔咱纳木扎尔属下人分出之辉特台吉吹木珠尔、贡格、从贝勒盆苏克旺扎尔旗分出之辉特台吉丹津等台吉、从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旗分出之土尔扈特台吉察罕喇布坦、从原贝子丹钟属下人分出之达尔济等台吉纷纷报称：仰赖圣主之恩，我等得以出来，不为人所属。在我原籍并无亲近兄弟，我等住青海已习惯，仍在青海指定一处给我等居住。等语。

所以，令喀尔喀与喀尔喀完聚，辉特与辉特完聚，土尔扈特与土尔扈特完聚，皆编为旗、佐领，除另奏请旨外，愿回原籍之喀尔喀台吉沙尔杜戴青和硕齐、霍尔、纳木扎尔、库苏尔津、盆楚克、阿玉希、旺扎尔、吹扎布、班第、班赞喇克察、格尼、双辉、阿必希克、宗札布、丹津、根敦扎布、博木布、阿喇布坦、察罕、三津、扎布、塞布腾、察罕等台吉同跪，沙尔杜戴青和硕齐告称：今蒙皇上特恩，谕令我等人愿居青海者居之，欲回原籍者回之，洵属奇恩。现在此地之霍尔等台吉皆系近族，在喀尔喀地方之扎萨克一等台吉佟莫克乃我胞兄之子，望我等回原籍与骨肉完聚。等语。

臣等问沙尔杜戴青和硕齐等曰：尔等愿回，率尔属下人等自力能抵达喀尔喀地方耶？据告称：我等仰赖皇上之恩，我属下人等皆家道殷实。今将及冬时，倘来年青草萌发时，由蒙古旷野一带徐行放牧以去，则能抵达。等语。

臣等看得，伊等家道殷实者亦属实。因沙尔杜戴青和硕齐等愿与喀尔喀扎萨克一等台吉佟莫克完聚，故臣等将伊等所有台吉之一百九十三户属下人等，并未编为旗、佐领，暂于英肯、哈拉锡里克等地居住。伊等既愿去喀尔喀地方，则将伊等如何为之，请交该部议。为此谨奏。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

2153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赏赐青海贫穷人等情形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等谨奏：为奏闻钦遵上谕，赏赐青海穷人完毕事。

窃臣等前疏称：为使青海人永获生业，赏赐仁恩，编制旗、佐领，抵达青海后，宣告众人：圣主为使青海人永生，特颁恩典，遣臣我等来。喻毕，查明伊等属下穷人，皆亲赏给皇上实恩。等语。

臣等颁赏青海贫穷蒙古人以生业，于今岁四月十三日，出西宁边，先至和硕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多罗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固山贝子索诺木达希、镇国公噶尔丹达希旗查看得，伊等因系被罗卜藏丹津所掠之旗，伊等属下竟无牲畜穷人甚多，故臣等除其有畜家道殷实者不赏外，其竟无畜户，小人口未算，以十五岁以上为大人口，每口该着羊各四只、牛各一头计之，自副都统达鼐先以银七千两买一万四千只羊内，每口分给四只，又赏买牛银各二两五钱。有一牲畜或有五六只羊之口，各给羊四只，其有三四只羊之口，赏买一头牛银各二两五钱。又其人口多牲畜少之户，将其各自所有之牲畜，按人口开除后，其余人口亦给羊各四只，赏买一头银各二两五钱。该四旗乃被贼罗卜藏丹津所掠者，与他不可比。倘不给买过冬茶、面之银两，则恐又花费现赏置办牲畜之银两，故臣等又赏每户银各二两，以资买柴、面。

至此，赏赐和硕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属下人等银八千九百七十七两五钱、羊五千一百九十六只；赏赐多罗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银八千四十一两五钱、羊五千六百四十四只；赏赐固山贝子索诺木达希属下人等银一千三百六十九两五钱、羊九百六十只；赏赐镇国公噶尔丹达希属下人等银一千五百九十七两、羊一千四百八十只。

以上赏银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五两五钱、羊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只。

再，多罗车臣郡王塞布特扎尔等旗，亦有被罗卜藏丹津之乱稍损者，竟未损者亦有之，穷者

虽不甚多，但圣主既然大加均赏青海人等，则除不给每户买茶、面银各二两外，亦照赏赐该四旗例，查明穷者，每口该着牛各一头、羊各四只，副都统达鼐所买羊已用完，于各四只羊份上，已给银各二十两。对此赏赐多罗车臣郡王塞布特扎尔属下人等银一千七百二十两、多罗贝勒盆苏克旺扎尔属下人等银一千五百六十二两、固山贝子噶尔丹戴青诺尔布属下人等银九百九十四两五钱、固山贝子丹希策零属下人等银八百七十八两、镇国公厄尔克戴青阿喇布坦扎木苏属下人等银九百四十两、镇国公墨尔根戴青拉察布属下人等银一千一百九两、镇国公策零属下人等银九百二十二两五钱、镇国公诺尔布盆苏克属下人等银一千四百三十二两、辅国公阿喇布坦属下人等银一千二百二十三两五钱、原贝勒罗布藏察罕属下人等银一千九百二十两、原镇国公吉克济扎布属下人等银一千九百十六两、原贝子策零敦多布属下人等银一千六百七十一两、台吉伊希多尔扎布属下人等银一千三百十一两五钱、台吉达木林塞布腾属下人等银一千五百四十五两、台吉阿喇布坦属下人等银五百六十四两五钱、台吉塞布腾博硕克图属下人等银三百九十八两、台吉哈尔噶斯属下人等银二百九十两五钱、三十三台吉策零纳木扎尔等台吉属下人等银六百九十六两、台吉扎布属下人等银一百二十五两、台吉苏尔咱纳木扎尔属下人等银一千二百三十五两并羊三百六十六只、土尔扈特台吉诺尔布属下人等银六百六十五两、土尔扈特台吉察罕喇布坦属下人等银五百十六两、土尔扈特台吉索诺木喇布坦达尔济属下人等银三百二十九两五钱并羊三百五十四只、辉特台吉吹木珠尔属下人等银六百二十二两、喀尔喀台吉根敦属下人等银一百九十九两。以上赏银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五两、羊七百二十只。

又奉命岳钟琪、鄂赖、达鼐共议具奏赏赐行间效力卓著者：贝勒盆苏克旺扎尔缎二十四匹，原贝子策零敦多布缎二十匹，台吉阿喇布济、卫征、塞特尔布木、原台吉多尔济纳木扎尔各缎十匹，寨桑敦多布、吹宗各缎四匹；一等效力镇国公诺尔布盆苏克缎十二匹，台吉吹木珠尔、董、策零多尔济各缎八匹，台吉达希、沙克杜尔、诺彦哈希哈、塞布腾、那罕达希各缎六匹；二等效力台吉巴尔珠尔缎六匹，台吉诺特海杜喇尔缎五匹；三等效力贝子噶尔丹戴青诺尔布缎十匹，台吉罗布藏盆苏克、扎萨克图各缎四匹。

再，一等效力兵九百名，每人赏银各六两；二等效力兵五百名，每人赏银各二两；驿站兵八十名，每人赏银各一两五钱。

在此赏缎一百八十七匹，买缎用银八百三十四两八钱，赏兵丁银八千七百二十两。

又岳钟琪具奏后咨称：原贝子丹钟属下人等，亦照青海蒙古人赏恩。等语。臣等遂查丹钟属下人等，除不给每户买茶、面银各二两外，亦照赏赐青海人例，赏给置办牲畜银两。共赏银五千九百五十一两五钱。

又为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今岁赴京城事，蒙皇上矜年，谕每人赏银各一千两整理前来。钦此钦遵。所赏银二百两，皆交给伊等本人。

以上共四项，赏银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两八钱、羊一万四千只，余银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三两二钱。将此次赏赐时所用、所余银两数、已赏人数、职名，皆造细册交该部。该项银十万两，原由省地解来，为照此亦造细册销算事，将其银两，一并交付该总督。此次施恩时，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以及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纷纷跪报：我青海人等，自来投圣祖皇帝以来，以我等为顾实汗子孙，封为王、贝勒、贝子、公，赏赐俸禄、缎匹，每赴京城，施以各色重恩，安居数年。不料贼罗卜藏丹津辜负圣恩而叛，时我青海人等不受恩，故于部内互相惨杀，抢掠骨肉。对此蒙皇上明鉴，收养被伊抢掠后来投内地者，其与罗卜藏丹津共谋者，皆已正法，止援助而不为恶者，仍旧使其安逸，且特遣大臣等，趁编旗、佐领之便，携银十、二十万两，畀我全属下人等永生之业，大行施恩，实难报答，且将随擒获丹津浑台吉之役稍出力

者，亦列为效力，皆编次序，赏赐我等以缎匹，兵丁直至驿站人等皆加恩赏赐。蒙圣主加此鸿恩，我等蒙古人除共祝圣主万寿外，无以报答。等语。纷纷率属下人等谢恩讫。为此谨奏。

理藩院侍郎臣鄂赖、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

2154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赏赐舞臣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礼部尚书臣赖都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例载，赏赐作舞公、大臣、官员等大蟒缎各一匹，（为首人）玩耍木马者大缎各一匹，[歌唱人]瓦尔喀作舞人等大绸子各二匹，弹三弦、琵琶、筝、拉胡琴、刮簸箕、打楂板、鼓掌、拉瓦尔喀胡琴、吹唢呐、高丽筋斗、汉人筋斗等大绸子各一匹、佛头青布各三匹，大鬼脸、暗衣鬼脸、打高丽鼓、吹箫之人佛头青布各三匹，大内汉人筋斗大绸子各一匹、佛头青布各五匹，绰尔齐头目及绰尔齐等大缎各一匹。此次盛宴，作舞公、大臣、官员等十八员，玩耍木马人八名，歌唱人十三名，作瓦尔喀舞者八名，拉瓦尔喀胡琴人四名，吹唢呐人四名，弹三弦、琵琶、筝、拉胡琴人十四名，刮簸箕人十六名，打楂板人十六名，高丽筋斗十九名，汉人筋斗五名，大鬼脸十六名，暗衣鬼脸十六名，打鼓、吹箫人三名，由内务府送来大内汉人筋斗二十四名，一等侍卫兼绰尔齐头目色棱送来绰尔齐人十二名，伊等除照例赏赐外，对歌唱人杭吉达，遵旨增赏一份。命到之日，咨行户部，照例赏给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礼部尚书臣赖都、左侍郎臣牛钮、右侍郎臣三泰、祠祭清吏司员外郎臣常禄、员外郎臣常寿、员外郎臣佟世虎、主事富寿。

215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请赏赐护军等路费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臣等奉旨：今朕正逢移圆明园之吉日。管路护军、抽选护军、步甲等，著查前赏例奏来。钦此钦遵。

窃查今年正月十二日，皇上诣祭祈谷坛时，前往管路之护军参领、步兵协领每人赏御用缎各一匹、[貂皮各二张]，甲喇头目[貂皮各一张]、银各十两，护军校银各[八](六)两，护军银各[六](四)两，步兵银各二两在案。

此次皇上幸圆明园时，管路八旗护军参领五十五员、护军校一百四十八员、护军一千三百十二员，三旗掌仪仗、马匹之抽选护军校十八员、抽选护军三百三十四名、掌仪仗殿后器械之包衣护军校十三名、护军一百六十名、步兵协领十八名、甲喇头目一百三十四名、步兵四千九百六十名，给伊等照此赏赐，或如何赏赐，谨奏请旨。

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

21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安事。

臣满保跪请皇上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

2157 太常寺卿邹汝鲁奏报盛京运米数目及水次远近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

朱批：尔等或酌情妥为料理。邹汝鲁既如是奏，尔等不妨看看。

太常寺卿臣邹汝鲁谨奏。

臣抵京数日后，恭闻皇上差科臣增寿、御史臣梅廷对前往奉天运米十万石。又恐米数不敷，动用钱粮采买。仰见我皇上睿虑周详，爱惜官民无微不至。奉差科道官员、奉天将军府尹等自能料理妥当。但臣查雍正元年分奉天运米十万石、旗仓米七千石，附近水次之海城、盖平、锦县、宁远肆州县共运米九万三千石。此肆州县每一地方运过米二万至三万石不等。今存贮米石除借三项下现在征收外，每一州县虽尚有自三万石以上至五万石以下不等，大概新米少而陈米多。辽阳一州现贮米九万石，米色鲜好。其去水次稍近之广宁县亦贮有新陈米四五万石。若将此二处米一同派拨，则米数易足而米色亦好。但辽阳离水次一百二十里，广宁由伯王索尚载，离水次七十里，陆运脚价尚多。查锦州府属本年分收过各庄头应交民仓谷十二三万石，新修仓廒俱已贮满，后来谷石无仓可收。若将此谷令地方官碾使成米，便可得六万四五千石。今年庄头应交民仓谷石，令一米二谷征收，起运更不劳余力，而米色鲜好，亦可损将来修仓之费。臣谨将奉天地方水次远近、米石数目据实奏闻，听候圣裁。再查奉天府属尚有承德铁岭开原三县共贮米二十余万石。但离水次自二百四十里至四百三十里不等，难以转运，合并声明。为此谨奏。

（此件原文系汉文，朱批系满文）

2158 闽浙总督满保请安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福建浙江总督臣觉罗满保谨奏：为恭请圣安事。

臣满保伏请皇上万安。

2159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兴尼家族人口及安置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驻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谨奏：为奏闻事。

窃据兵部咨称：接贝勒满都呼来文内开，十二月初七日，上召满都呼、花代、绰奇、阿齐图、布达什等进宫降旨：兴尼、赖实、苏努此三家在盛京有一千一百四十人，诸臣议交奉天将军，若有可用之处则用之，若无可用之处这部分人安置何处，著一并议奏。钦此钦遵。臣我等会议得：将兴尼、赖实、苏努此三家在盛京之一千一百四十人，交奉天将军、掌关防佐领等并入上三旗包衣佐领，仍按原差相应行走。等情。奏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前来。臣于查办兴尼、赖实、苏努三家在盛京之一千一百四十人一事时，接到兴尼家之内管领达必色、司库张天佑等呈开：京城所送我包衣佐领册内，我一族之人分写于二三处，其丁数亦不相符。祈请将我分散之

宗族合为一处。等语。而后兴尼家之内管领达必色、赖实家之内管领高武、苏努家之内管领拜达里等各携原有清册与京城所送之册核对。经查京城所送之册所载之一千一百四十名丁内，重名者有三人，亡丁三十人，逃逸之丁三十二人，在布特哈、乌拉捕东珠之丁十二人。除以上之外，现有之丁共计一千零六十二人。目下兴尼家伊勒图、刘师、王宏祚三佐领经查比原档在盛京之丁多出四百三十六人、幼丁多一百六十五人。苏努家郎塔佐领比原档多出之丁九十五人，赖实家贲泰佐领比原档多出之丁六人。此三家查出多出之丁、幼丁共计七百二人。其中亡丁五人、逃丁九人，于三陵行差之银匠一人、铁匠二人。再除去兴尼、苏努家守祖坟园寝之丁七十二人外，现有之丁、幼丁为六百十三人。算以上现有之丁幼丁，总共计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将此臣交付管理盛京内务事务之掌关防佐领佛伦，令各以原差相应行走。故此除将京城原送在册人数，臣查出多出之人数，及所查伊等原差行走之细数之册六册移送兵部及贝勒满都呼等外，为此，谨具奏闻。

驻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

朱批：知道了。

2160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报议叙值丧官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五日

礼部右侍郎、降三级留任、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臣三泰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散秩大臣佛伦传宣谕旨：朕之圣皇父、太后母之三年丧中大事，太常寺官员，凡于祭地，至敬尽善，殊属可嘉。著将太常寺正卿三泰、孙住①、读祝官玛色等交该部，议叙具奏。其余读祝官，或编二等三等后奏来。钦此钦遵。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为编臣等衙门之官员等级，奏请圣训，当日奉旨：著将伊等皆列入编为三等后奏来。钦此。钦遵。随将臣等衙门官员编为三等毕具奏。其所编官员职名，开列于后。

编为一等官员十三名：（**朱批**：御用缎各一匹、貂皮各四张。）寺丞法三，镶蓝旗；郎中兼赞礼郎阿兰泰，镶红旗；佐领兼赞礼郎文清，镶红旗；赞礼郎嘉色，镶黄旗；赞礼郎德寿，正黄旗；员外郎兼赞礼郎雅尔虎达，镶白旗；博士张晶，正白旗；读祝官赖住，正白旗；博士姚佩和，江南进士；读祝官尚阿图，正黄旗；赞礼郎升宝三，正红旗；郎中兼读祝官富德，正蓝旗；笔帖式玛赛，正黄旗。

编为二等之官员十五名：（**朱批**：御用缎各一匹、貂皮各二张。）少卿穆勒珲，镶红旗；少卿李中我，四川进士；赞礼郎班泰，正蓝旗；赞礼郎硕尔达，镶黄旗；赞礼郎色楞特，正红旗；赞礼郎富一德，正白旗；赞礼郎杭吉达，镶蓝旗；典簿七十，镶黄旗；博士海保，镶白旗，赞礼郎郭慧，正白旗；读祝官南奇，正蓝旗；读祝官阿兰泰，正白旗；赞礼郎常禄，正黄旗；读祝官鄂尔和巴，正白旗；笔帖式苏隆阿，镶黄旗。

编为三等之官员十三名：（**朱批**：官缎各一匹、貂皮各一张。）赞礼郎乌尔青额，镶蓝旗；佐领兼读祝官根泰，镶红旗；赞礼郎鄂尔多，正白旗；读祝官穆和伦，正蓝旗；典簿楚成，顺天贡生；笔帖式永福，镶红旗；笔帖式曹秉和，正红旗；笔帖式玛申，正黄旗；笔帖式费扬古，镶蓝旗；笔帖式钟申保，正蓝旗；笔帖式胡赛，正白旗；笔帖式卓寿，正白旗；笔帖式八十，镶白旗。

具奏者：礼部右侍郎降三级留兼内阁学士仍兼管太常寺事务臣三泰、卿加一级臣孙住。

---

① 《清代职官年表》写作"孙卓"。

216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法海甘国奎消息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鄂弥达谨奏。

奴才八月十七日抵达杭州，即交付年羹尧曰：命尔明白回奏的折子甚多，而尔只二次派家人赍奏。嗣后尔回奏的折子不要再差家人，送给我，由我印封转奏。等语。本月二十四日，年羹尧将一回奏折子封送前来。奴才二十五日加印套封，交送兵部转奏。九月初三日、初四日，年羹尧各封送回奏折子一件前来，奴才将此二折加印套封，与奴才请安折一并奏报。再经打听法海、甘国奎等人消息，严州府属淳安县衙役朱锦追征钱粮为徐华英等数人杀害一案，前经按察司审理，欲以自缢身亡结案了事。巡抚闻知，亲自提审，审出徐华英杀害朱锦实情。从中究出按察司涉案经承书办七人，伊等收银六百两，欲将此案以自缢身亡了结。巡抚派其标下把总将此七名书办自按察司拘拿取供。据伊等供称：与按察司府上堂官刘大、刘二二人分食了此银。等语。巡抚当即派其标下守备领兵前往按察司衙门搜拿。初时甘国奎尚言我府上无叫刘大刘二之人。后被迫供认刘大刘二已派去京城。甘国奎一气之下，四处行文责难法海。法海未收银钱虽甚属实，但对下属极为苛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尔此奏几事光景甚为公正诚实，志向对了，大福既至。此心此志切勿动摇，唯诚实无欺以图。朕览折大为嘉许，甚喜。

2162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花色等人消息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鄂弥达谨奏。

奴才问过了安泰，镶红旗协领花色，于奴才到任前七个月即病卧在床，至今仍未行走。花色前来请假养病时，奴才见过一次，看样子有病是实。经打听，其品行恶劣。此之劣迹俟查清后再为纠参。再臣到后查发配杭州之人，孙塔及其子苏伯皆充弓匠，其次子常明配于步甲。经详细询问，弓匠无甚差遣，步甲差多，故奴才将孙塔、苏伯调入步甲行差。据探，孙塔仍不安分。佟济图原在热河种植荷花，极盛之时，孙塔亦曾种过荷花，二人交情颇深。孙塔暗中仍有活动。伊等其他各情待查清后再具奏闻。奴才甚为孤陋，自幼不知折子缮写格式，此乃圣主所稔知者。奴才唯将耳目所及俱书于折子内，不胜惶悚，且亦不知该如何缮写，又不便与人商酌，伏乞圣主指训，奴才谨记遵行。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慢慢得获实情后再奏。凡事密者甚要。折子书写格式全对无误，唯官职后写“臣”字，请安折写的亦对。

21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南武官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江南省尚未引见之武官等，理应送部。此次所送六安营参将霍胜操守体面，操练营伍事法严；江宁城守右营游击马英龙操守谨慎，谙练营伍；江阴营游击陈胜操守清谨，勤于训练；骑

兵营游击王贵安分守己，勤于练兵；朗三总兵官下中营游击牛欢操守平常，训练有方。臣会同升任提督臣高其位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写。

216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给荔枝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三年九月初八日，赍折千总程尚勋赍捧御赏荔枝一大壶至署，臣当即跪迎，恭设香案，望阙叩恩祗领。窃惟，臣因不胜其任，屡蒙圣主严训，正日夜惶恐不安之际，不意圣主仍爱念微臣，赏给天赐奇果，跪领之下，不胜羞愧。念及圣主隆恩，不禁涕泣。臣何人斯？得承如此至极殊恩？嗣后唯尽犬马之力，改正过愆，竭尽效力职守，以报圣主高厚之恩于万一。为此缮折叩恩以奏。

朱批：尔居官名声毋庸言。你们这伙人里，亦唯隆科多贪婪耳，其余之人，是不具造化却有本事之人，朕忧虑可惜者，乃此之故，朕恨此数党魁首者，亦乃此故。朋党之事，若不能使朕释疑，尔无论以何诡计对付朕，即便名声好亦无用，更会显出狡诈凶狠耳。大处务求解释清楚。若欲弄巧欺饰于朕，尔还不行。不但尔虽有狡诈之奎绪、苏努、佟国维，朕亦不能容忍。现廉王允禩在亦只能看着罢了。务应小心。

216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太湖等地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八月十八日自省城起程，前往巡视太湖新设之营。臣与擢任提督高其位于八月二十二日渡湖，至洞庭山，检阅兵丁弓射、枪炮施放以及队列兵阵，巡查了彼处汛守之地。皇上睿虑周详，太湖地方因增驻官兵，军容已甚整肃。嗣后不肖之徒自会匿逃，百姓太平安乐，无不感激天恩。臣巡视太湖完毕之后，顺便巡视泖淀湖，由彼去了浏河口阅视浏河营兵。当地建闸之事，臣详加议定另奏外。查得，沿海地方，本年七月初东北风大作，潮水上涨，海塘略有决口，八月大潮来临之际恐更堪忧。故臣派遣官员沿海塘勘察。兹八月潮水不很大，甚平。现崇明地方棉花豆子甚好，沿海地方及苏州松江各属之地水稻皆熟，正在收割。臣观所经之处粮谷，本年收成超过往年，米价亦贱矣。苏州松江属地盈余银，因蒙鸿恩减免，民交公钱粮少，且本年又值大丰之年，谷米入仓者多，老少妇幼无不欢喜感激也。臣回衙门日期缮本具奏外，谨将巡视太湖等地及沿途所经地方稻谷收成俱好之情缮折，差臣标下千总李昆、兵丁刘汝章赍捧奏闻。

朱批：据言太湖地方尚不平静，全系湖广之人过来捣乱。尔二省臣理应彼此磋商，同心共力除此祸根。不可互相推诿。

2166 都统查克旦奏报绿旗牧群马匹遗失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认罪事。

今年五月，闻得贼入边塞偷去绿旗马群之马匹。奴才即传署理提督事务总兵王松前来，询问其情，则称：我牧群马匹受惊后，遗失四十六匹，经过寻找，已得三十一匹，尚有十五匹，未曾找到。此事由于伊等玩忽所致，本镇务必严惩不贷。至于遗失马匹，本镇如数赔偿，等语。对该总兵之言，奴才不信，又经探听消息，由于不露口风，不曾得知实情，故前未奏报于皇上。今总督岳钟琪咨文提督路正声严查其情，方得知实情。绿旗牧群马匹遗失四十六匹，经过寻找，只得十四匹，其余丢失马匹，王松均交三名官员赔偿。经查丢失马匹之足迹，则于后所口边有马匹走出之足迹。奴才仅将所闻奏报。前奴才未曾探知实情，亦未奏报皇上，此乃奴才之罪过，请将奴才交该部议罪。为此谨跪奏。

朱批：此非尔之职守，何罪之有。虽为如是，凡事理应细心查访，难免有过。所谓马群受惊者，纯属文过饰非之言，岂能瞒过于朕。既能瞒过，亦为一时之事，年羹尧、隆科多尚且不能，何况他人！

2167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奴才恭接圣主朱批谕旨，望阙叩恩。伏思，查克旦世代荷蒙圣恩，而难报答万一，只愿铭记圣主训谕，竭尽效力行走，以受圣主之无疆恩泽。为此谨跪奏闻。

朱批：理应如是思想。非但己之利与害，而自古以来之天理，亦应如此而已。

2168 都统查克旦奏谢敕谕及赐满汉书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叩谢圣恩事。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奴才跪迎皇上之上谕及所赐满汉书九本，并跪接领讫，望阙叩谢圣恩。为此谨跪奏闻。

朱批：知道了。原副都统阿琳，原来乃一不堪寓目之下贱东西。在甘州数月期间，竟如此献丑，行下贱之事。众人可有讥笑乎？

2169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达尔占奏参旷班佐领达兰泰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臣达尔占谨奏：为纠参事。

窃照本月十二日申时，臣入断后兵、防火班，臣亲巡查，领班章京、骁骑校、领催、披甲如数俱在，惟参领旷班不在。

查知镶蓝蒙古旗佐领兼副参领达兰泰之班。随召至问为何旷班？据达兰泰供称：今汉军旗参领将换我进班。臣恐误前往满洲旗用印事务，未等候汉军旗参领刘楠，便弃之而去者是实。等语，召汉军旗参领刘楠至，讯据刘楠供称：蒙古旗副参领达兰泰并未移班与我，故未来。等语。彼此推诿。

又查定例载，凡堆铺、官员、兵丁换班时，俱各等候来换班人员接班后，方可下班。今副参领

达兰泰为专管堆铺为首之人，而不候来换伊之参领，以有用印之事为口实，明知旷班，弃之而去者，殊属非是。断后兵、防火事甚紧要，臣望将达兰泰、刘楠等交该部，[从重](查明)议罪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副都统臣达尔占。

217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出兵追击厄鲁特及恩赏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奴才永福谨奏：为奏闻奴才之所见所闻事。

康熙五十九年击贼于额米尔时，七月十七日于奇尔哈逊地方作战，时有满洲、蒙古精兵共为一千，其中察哈尔兵为一百，内扎萨克兵为一百，喀尔喀兵为二百，此四百兵为前哨兵，前去追踪，先期到达厄鲁特贼住地，旋继我前锋及大营官兵亦到达。查看得，厄鲁特之男、女、小孩有数千人，而厄鲁特兵于西北山上列阵者有之，成群结队而立者亦有之，但均不整齐。我前哨兵于贼兵之侧翼远远列阵。我兵布阵之后，点燃火绳，弹药上膛，箭矢上弦，徐徐前进。厄鲁特见此，其后队人马携带行装，纷纷往北逃窜。时我前锋兵列阵于左翼，大营兵列阵于右翼。我兵骑马前进，后又下马列阵。其间，前锋统领、六额驸、车木楚克那木扎勒贝勒等商议曰：厄鲁特之妇女、小孩、马畜多，可以招降。旋由前锋统领下令曰：如若厄鲁特等投降，则罢，若不投降，可以攻取，号令大家准备妥当。其间，镶黄旗原侍卫巴郎趋至前锋统领丁寿、六额驸策凌前请求愿往效劳。六额驸言，前面即有厄鲁特，尔可以去效劳。巴郎单骑前去，被贼杀害。时我等均列一队，只因山地复杂，其高阜沟壑中之人，未曾看见。良久，厄鲁特派人投降。此次所获厄鲁特之男、女、小孩共计四百余人，马畜有数万。我前哨兵察哈尔一人、内扎萨克一人、喀尔喀一人，伊等抢夺厄鲁特行装时，被厄鲁特杀害，又有一名喀尔喀人受重伤。后来闻得，将军、大臣言，此次初获厄鲁特之人及马畜，而我人亦有死亡者，故奏报为奇尔哈逊战役。再，我等又进击厄米尔后返回，于八月十一日从乌兰胡珠尔撤回时，将军、公傅尔丹派我前锋兵三百、大营满洲兵一百、前哨兵察哈尔一百、内扎萨克一百、喀尔喀二百，共兵八百，由前锋统领丁寿率领，留住一宿，以断大军之后。本月十六日晨，前锋统领丁寿率领我等前行，当太阳升起之后，我后哨兵前来报称，见后面尘土飞扬，有厄鲁特兵追来，云云。前锋统领一面派人飞报将军，一面传令我前锋兵所带行装继续前行，而我等均下马，步行列阵，准备迎去。厄鲁特兵追来后，亦在远处列队。我军齐声呐喊，冲入敌军阵中，放枪射箭，击败敌军。我等乘势追击，又遇敌军援兵，第二次交战，贼又败北。我等继续追击，望见敌军援兵复又前来，我等步行列阵，迎击贼兵，贼复远遁。厄鲁特畏我军威，收兵败逃。旋即二额驸巴林王乌尔衮带四门子母炮、二百兵前来增援。遥望败逃之厄鲁特兵，见于远山中有三四十人，一经放炮，伊等亦均败走，不见影踪。此次仅交手二次，而奏报为三次混战。实际交战之地，名曰讷林和博克，而将军驻扎之地，名曰特勒喀拉乌苏，故奏报为交战于特勒喀拉乌苏。再，于九月十二日，抵达布喇青吉尔地方，与敌军交战二次，时我满洲、蒙古精兵有一千。当前去寻觅厄鲁特贼兵时，在前方看见我前哨蒙古兵与厄鲁特交战。我等呐喊一声冲入增援，贼即败逃。此役，有一厄鲁特人，名曰阿木尔者，受伤坠马，被我蒙古兵拿获。敌军远遁，我军继续追击，遥望山上有二三十厄鲁特人列队，我即放炮，厄鲁特人下山逃走。此次奏报为两次交战。时讯问被俘厄鲁特人阿木尔，与我交战之厄鲁特兵有多少？伊供：作战厄鲁特有一千，等语。此前，据前来投诚厄鲁特罗卜藏诺尔布称，于那林和博克地方交战厄鲁特有二

千，等语。再，于奇尔哈逊、那林和博克、布喇青吉尔三处交战六次时，奴才永福在正缺委前锋参领上行走，时均在场。例应其交手打仗时，头一个冲进者、第二冲进者、或有冲进者，均酌情得给功牌。若于不打仗时得给功牌，则必根据当日布阵队列、平日当差效力情形，得给功牌。又以自力出征效力者中，有者有职而停俸，仍自愿从征者有之；有者革职后，仅有空衔而从征者亦有之；有者革职后闲在，因废员而自愿从征者亦有之；有者已发配至乌拉，自乌拉地方为赎罪而从征者亦有之；有者被关押于监牢中，愿从征赎罪者亦有之；初次运米至察罕廋尔地方时，捐助骆驼者亦有之。如此等等，各不相同。故圣祖帝谕曰：降旨于都统穆赛，于自力从征效力之废员中，有才技可观者，着尔等因人委用。若于其中委用，于事有补。钦此。因而委用我等。再，原盛京副都统巴勒、右卫正黄旗年迈休致协领道村、镶蓝旗游牧察哈尔总管苏珠克等，均曾从征于南省，我询问伊等，我军总共交战六次，而交手者只有三四次，其余二三次，皆因厄鲁特畏惧我军威而败北，何以均奏报为交战？伊等言称，依照前例均算为交战，如此即有利于国威声誉，亦有利于从征人员，故均算为交战。等语。又，于右卫人员中，于昭莫多地方交战者甚多，据伊等言称，与噶尔丹交战于昭莫多地方时，初战击败厄鲁特，次日进山收集流散厄鲁特人及马畜，奏报时算为两次交战。等语。又据镶蓝旗吉林乌拉佐领委前锋参领萨玛哈言称，伊年轻时曾在察哈尔兵中效力，初战击败察哈尔布尔尼王，次日搜集流散察哈尔人及马畜，而奏报时亦报为两次交战。等语。奴才闻得，圣祖帝曾谕曰：与蒙古交战，不可与汉人相提并论，蒙古亦与满洲一样，善于骑马，使用弓箭及枪支。故灭察哈尔时，优加恩赉，凡参战之参领以上人员，均赏赐拖沙喇哈番。于昭莫多灭噶尔丹时，亦为参战之参领以上人员优赏拖沙喇哈番外，再优赏一等功牌。等语。以奴才之愚见，此次出征，不仅年代较长，且又多费钱粮。察哈尔之兵，不似与噶尔丹之兵，叨蒙圣主眷念此次征战于蒙古塔拉，时日较长，且官兵又劳顿，可将六次交战俱行算入。此次出征，得获拜他喇布勒哈番功牌人员、拖沙喇哈番功牌人员皆多，则可好办。若少，虽已恩施，以奴才之见，理应区分交手次数及未经交手即乘势击败次数，则恩赏分明矣。奴才永福乃圣主脚下廷院内之奴仆，逾格具奏。

21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宗札布等三人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为原笔帖式石成举揭宗札布移设台站时延误日期，蒙古人之马畜消瘦，蒙古人遭受劳累，途经喀尔喀人家饮酒妄言，等事一案，钦命臣等复审具奏。钦此。钦遵。臣等会同逐一审讯年羹尧所审各款，据宗札布供称，由于年羹尧为总督，我抵达西安后拜见年羹尧。我家口起程回京时，年羹尧送我盘费八百两后，伊赴甘州。后来皇上派我去管理柴达木军务时，伊又送与我银千两、绸缎五十疋、马五十匹。所以送与此项银两、绸缎、马匹，即希望我听从伊，故与我言，尔将彼处一应军务具奏之前，先寄信于我，云云。时我即言，应寄送于尔之事，我必行文于尔。我亦有具奏之责，岂可任意寄送于尔，云云。之后，未曾寄送与伊。当具奏罗卜藏丹津之事时，亦未送信于年羹尧，因而伊与我结有深仇。凡为将军率兵出征时，总督、巡抚捐助，皆为古有之事。再，当赴柴达木时，年羹尧言送与我三千张茶叶票，后又食言，只送给二千张。我去移设台站时，果然骚扰驿站之蒙古人，以致遗害于驿站，岂不由管一驿站之大臣官员、军营之将军大臣参奏我？台站蒙古不诉讼我？再，我抵达巴特玛所住第三十六驿站，即奥布隆驿站后，并无饮酒妄言之事，此事可问驿站章京鄂钦便相信。雍正二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送我到西安，过年后于二月十二日，年羹尧提审我，有一不知名字之觉罗笔帖式带我至大堂旁边，令我写供词，我即写供词曰，我宗札布世代承蒙圣恩如天高地厚，虽获罪而不杀，又赏得效力之路，但玷辱皇上殊恩，遭笔帖式之控，理应该死。我宗札布自幼即在侍卫、章京上行走，岂能不知此理。等语，不曾供认。二十日，年羹尧复派觉罗笔帖式及又一赵笔帖式，拿出石成之讼状，逼我承认。我若不承认，即议我为抗旨，死无葬身之地，故而供认属实。圣主至明，我与其死于年羹尧之手，不如供认之后，一经奏闻，圣主必将明鉴，故而承认是实。我不仅没说装不下嘴里的话，而且亦没想过。我甚受圣恩，又身为将军之人，对此等之人尚且不透露办事之意图，岂能与之言此关紧话语？等语。

石成供称：凡为驿站者，皆为动支正项钱粮而设矣。由于宗札布骚扰蒙古等，我欲行文蒙古等好为牧放驿站马畜，不得误事。来到张家口后，我被捉拿，故而未及行文。所谓已给蒙古人等行文者，即我之谎奏之言，此乃我之死罪，我无言以答。宗札布告诉与巴特玛之言，至关重大，我想若经举揭后巴特玛不承认，必将罪及于我，若不举揭，我又痛恨宗札布，故举揭于我部院大臣。宗札布与巴特玛未提及满洲、汉军，而我私自填写此言。等语。其余之事，均与前供同。

巴特玛供称：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宗札布宿于我住奥布隆驿站，先问我驿站蒙古人生计、马畜数目，后又问我是滞废员后来此，我答以为是。宗札布言，现今我蒙古人时运已尽，何以得能兴盛？办事者皆为汉大臣，十三王年幼无知，云云。我闻此极为惧怕，不敢出声，即回我住处。此次谈话，皆用蒙古语，当场只有宗札布、石成及我三人。沿途，宗札布是否骚扰驿站，我不曾闻得。年羹尧已四次审讯我，前二次审讯，并无他人，后二次审讯，在旁只有年羹尧之两名笔帖式。前二次审讯后又与宗札布、石成对质，时年羹尧俱行录供。宗札布、石成二人，我素不相识。除此之外，其余之人概不知道。等语。

又经研讯宗札布，则供：笔帖式石成随从我到翁金地方套马时，见理藩院领催额勒硕色骑一匹喇嘛沙和硕齐所属价值百两银之淡黄马后，即行试骑甚好，欲以二两银买取，而喇嘛沙和硕齐与我言，可以白送给，我与石成言，此马不可买取，言毕交给喇嘛沙和硕齐带走。途中，石成又求于我，要罢免张家口驿站员外郎双喜，然后补放石成。当即我不留情面，即曰，无故罢免人后补放尔，不怕天怒吗？云云。我抵达扎克拜达里后，将丈量驿站路情形，拟稿具奏，交石成缮写，石成不仅更改我奏稿，且补充部分及缮写亦甚粗糙，我又斥责尔，此折今在理藩院。石成并不改恶，又以我之名下，向原参领巴保索取骡子车、绸子、凉帽、狐狸皮帽等物，此事由巴保告知于我。石成得知后，前来我处询问，又至杭寿住处与巴保吵闹，当石成拔刀时，被原监察御史富宁看见，即将刀子抢去。当时，我想把石成拿解于部，只因皇上所交之事尚未办完，故由杭寿等将此事私下了结。我返回时，行至第十驿站，石成来至我处言，欲前往探视其父母，言毕而去。之后，石成编造谎言奏参，以陷害于我，并寄送隆科多、拉锡。等语。

将宗札布所供之事，又讯问石成，则供：喇嘛沙和硕齐之淡黄马一事，先由宗札布想买，看后又不买，而让我买，当喇嘛沙和硕齐白白送与我时，我未接受，我未曾言及买马之事。再，宗札布所言，我曾求其罢免张家口驿站员外郎，而补放我，云云。我诚效力行走，我部院大臣会奏报。而宗札布系效力赎罪之人，我何以求伊？再，巴保乃与我沾亲带故，因我头部、面部暄肿，伊给我骡子车，后又得知巴保言我以将军名下取骡子车，故我至巴保住处与之争吵，由杭寿、富宁、查尔久劝解，我并无拔刀。等语。

查得，石成所讼宗札布言十三王年幼无知，办事者皆为汉大臣，蒙古时运已尽，何以能

得兴盛一事，宗札布并不承认，且当日只有石成、巴特玛在场，并无其他听闻之干证。又宗札布供，石成欲买喇嘛沙和硕齐之马匹、索取巴保之骡子车故，曾经斥责石成，因而石成挟仇捏报。年羹尧派觉罗笔帖式、赵笔帖式逼供承认，云云。巴特玛供，年羹尧审讯伊时，前二次无人，后二次只有两名笔帖式在一旁，云云。由此看来，其中必有巴特玛依照年羹尧之意供认，亦未可知。又讯问石成所讼宗札布骚扰驿站蒙古人，移设台站逾期一事，巴特玛则供未曾听闻，云云。石成、宗札布、巴特玛三人，互相诋毁，各执原供，并不供吐实情。倘若刑讯伊等，必将其能忍刑者为是，不能忍刑者为非，以致无辜而罹于罪。石成是否挟仇诬陷，此事若不详讯干证巴保等，则难以悬定。查收保等人，皆在外省驿站，拟行文各该地录取详供送来，时详审定罪。或将巴保等人即刻传来质审之处，恭请圣旨。为此谨奏。

和硕怡亲王臣允祥，多罗果郡王臣允礼，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刑部尚书臣塞尔图，尚书臣励廷仪，副都统兼理刑部左侍郎臣武格，左侍郎臣黄炳，右侍郎臣塞楞额。

217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收粮数目并请议叙有功人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等谨奏：为奏闻所获粮食数目事。

今年于鄂勒哲图郭勒等地所种粮食已刈割，经由阿音图、达米纳等看着打场兑量，有青稞、麦子、大麦共计一万零三十一石九斗。查得，雍正二年九月，臣等曾奏称，离军营较远之布延图、吉尔噶郎图等地不种地，而裁减籽种一千石，改于鄂勒哲图等地耕种，一俟收获之后，将仓储旧粮、耕种马匹、牛只、农具一并移交前来替换大臣，时将移交情形俱行奏闻。等因，具奏在案。今年，臣等于鄂勒哲图郭勒、博尔科、特力、库尔奇勒等地，用麦子、大麦、青稞籽种二千石，共播种地二百顷，所种粮食长势喜人。于六月二十八日，河水涨溢，水冲地亩。于七月初三日，山水突发，又冲地亩，浸泡庄稼，越二日之后，荷蒙圣恩，水势渐退，虽临河边之地亩有陷塌，但已成长之庄稼无甚损。故于八月刈获后，共得青稞一千九百七十八石三斗，麦子一千三百九十一石八斗，大麦六千四百七十石八斗。此外，傅尔丹自力耕种后所交大麦三十一石，阿音图所交大麦二十石，达米纳所交大麦三十石，刑部郎中金图所交大麦四十石，户部郎中萨哈齐所交大麦二十石，内阁侍读绰希喜所交大麦二十石，原蓝翎马尼所交大麦三十石。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三年每年收获粮食共计十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斗五升，其中每年用以籽种、交给布拉干、布鲁特二路之户部、发给自哈布塔尔噶至察罕廋尔等二十五驿站人员之青稞、麦子、大麦外，已仓储之旧粮，今年所获新粮共计为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六石四斗一升二抄，鄂勒哲图郭勒城兵丁领流放犯人种地后收存粮食有五百七十一石八斗二升，察罕廋尔城兵丁领流放犯人种地后收存粮食有一百二十九石六斗二升，又现有种地之马匹、牛只、农具等，均一并移交与前来替换之办理钱粮侍郎巴泰、侍读学士双喜。查得，康熙五十四年前来种地时，臣等带来钱粮银五千五百两，其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今，每年买马买牛并交换，置买犁铧、犁镜、镢头、铁锹、锄头、镰刀等物，均经奏报后办理之，其前后所用银两细数，拟造清册送户部报销外，所余银两，拟交户部。又查康熙五十六年兵部来文内称，经议政大臣等议奏，于从征人员中，若有自愿自力种地者，可准种地，而其收藏粮食数目，一经奏闻之后，可以分别议叙，等因，咨行到臣在案。是以，除不议叙臣傅尔丹、阿音图、达米纳三人外，又将今年自力种地纳粮人员之名、粮食数目，一并开奏，恳请降敕该部核查尚未议叙人员，并汇总伊等每年所交粮食数目，以期分别议叙之。为此谨具奏闻。

2173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交接军务并撤回日期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公臣傅尔丹等谨奏：为奏闻已移交给率领换防兵前来之将军大臣以什物事。

查得，将振武将军印、令箭已移送于换防将军穆克登之处，于八月初十日奏闻在案。除将我军营之银两、米石，又于乌兰固木地方所种收获麦子、大麦以及种地农具等项，由办理钱粮侍郎绰尔岱移交给来换钱粮侍郎巴泰、侍读学士双喜之后，其交接之处另行奏闻外。臣我军营内现有冲天炮一门，裂缝冲天炮一门，铜炮八门，子母炮五十门，纛八面，旗四十面，炮上用所有物件，驮炮用骆驼一百一十二只，套车马十一匹，冲天炮火药一千六百五十九斤三两，烘药三十斤十四两，弹三百九十二枚，火绳五十九个，铜炮火药六百五十六斤，烘药六百五十六斤，弹一千六百六十二枚，火绳一百零三个，子母炮火药三千八百八十二斤，烘药三千八百八十二粒，弹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二枚，火绳四百九十二个半，枪用火药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二十三粒，烘药四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九粒半，弹八十八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枚，火绳一万九千九百十九个，火箭一千九百八十五个，千里眼十个，喇叭二个，喇嘛号筒六个，西洋碾子三十五个，喀尔喀扎萨克手中现有马一万二千七百零四匹，骆驼五千四百五十九只，牛三千七百零二头，羊十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三只，山羊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只，并记载牲畜数目册、自力效力原公宗室赖实、原都统男爵图拉、原副都统鄂三、永泰、二等侍卫秦道、原一等侍卫杜楞额、原主事屯图、原给事中刘唐、大夫贺梦夫、现到军营原詹事王一清、原监察御史陶毅、任平、王云进、范云瑞、高义、陈嘉佑、高分，以及茂岱察罕廋尔地方原筑城二千间房屋，今年移筑城一千四百间房屋，均已移交将军穆克登、副都统恒德、花鄯等。又查得，雍正二年五月，由议政大臣等议奏后咨称，驻卡伦之蓝翎锡拉布等人，来年与撤回之兵一同撤回，而由换防将军可从察哈尔兵武弁中派驻卡伦。等因，前来在案。现有察哈尔兵、右卫兼管蒙古兵、归化城兼管蒙古兵，均于途中择水草之地住牧，以便过冬，无人替换驻卡伦之侍卫、官员。是以，臣与将军穆克登商定，原驻卡伦之包衣护军参领雅尔吉兰、以自力来效力之原一等侍卫拖沙喇哈番博依和，伊等均已年迈，可以撤回此二人外，而侍卫达巴、图勒车、秦道，蓝翎锡拉布、朱奎，章京朋楚克，护军校博恩第，六品官必立克、锡库尔，察哈尔所辖厄鲁特、巴尔虎之侍卫、骁骑校、前锋、护军等，已委以闲散章京，于康熙六十年以京城、右卫兵名义来驻卡伦者有旦重、车凌宁布、门楚克、塔拉齐、达尔巴噶、达布，察哈尔兵前锋委以闲散章京者伯力等，暂驻于卡伦，俟来年察哈尔兵到达军营后，由将军穆克登酌派察哈尔官员内熟习地理，又有阅历之人，除不替换秦道一人外，可替换达巴等十五人回去。又我等历年种地后所获库存粮食，今年收获粮食，共计黍子四百四十石二斗，麦子三千一百零二石一斗一升二合，大麦三万一千六百十七石二斗九升八合二抄，青稞四千七百七十三石六斗，荞麦五十三石二斗。鄂勒哲图郭尔、察罕廋尔二城官兵带犯人种地，已收存粮食，其大麦七百零一石四斗四升，今年于鄂勒哲图郭尔地方所种地亩为二百顷，耕牛为一百零七头，马为四百零七匹。鄂勒哲图郭尔、察罕廋尔二地兵丁带领犯人种地后交回牛六十一头，马三十六匹。各地耕地所用犁铧、犁镜、镢头、铁锹、锄头、镰刀等农具。又发配种地犯人男二百九十一名，女六十九名，男孩二十二名，女孩二十二名，共为四百零四口，连同花名册一并均交付给办理钱粮侍郎巴泰、侍读学士双喜。以上移交各项之细数，除造清册送

交该部外。又其种地之喀喇沁、土默特兵，已交付贝勒拉布坦旗下协理旗务塔布囊沙金达赖、贝子哈木哈、巴雅斯呼朗图旗下委协理旗务台吉策楞拉锡，其归化城土默特兵，交付委营总长保、委参领三都布、绰锡喜，于九月十二日从屯田之地启程，沿途妥为管理，顺路带回各该地。臣傅尔丹于九月十六日从鄂勒哲图郭尔起程追赶先行撤回官兵。特将臣移交军营各项事与物，并从军营起程日期恭折奏闻。

21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西武官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江西省未引见之武官等，理应送部。此次所送南昌总兵官下前营游击庄大寿安分守己，不敢管闲事，勤于操练营伍事，谨慎；南赣总兵官下左营游击林奇操守平常，操练营伍事务不怠慢。臣遵旨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写。

217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臣延信谨密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赍回之臣请安折内奉朱批：朕躬甚安。三年大礼既尽，甚为顺利。王大臣等拟于二十六日筵宴庆贺，循礼君臣筵宴共贺后，二十七日，朕将驻跸畅春园。特书寄告，以使尔高兴。钦此。延信见旨，得知圣躬甚安，不胜欣慰。臣窃惟，古之帝王，三年大礼不能克尽，圣主顺利克丧，超绝于世，王大臣等方得主恩，君臣依礼筵宴共贺。闻圣主大孝之礼克尽之后驻跸畅春园之旨，不独延信畅悦，且天下之人无不欢忭赞叹之。再臣奏请瞻仰天颜一折内奉朱批：尔，塔喀素、岳钟琪、图理琛都想来。已降下旨，来年秋冬尔再来，我主臣彼此相知，何必徒劳往返。钦此。臣钦遵敕命，来年候旨以行。为此将有朱批二折一并密奏。

朱批：知道了。

217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遣臣丈量草地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查位于天津等十二州县之八旗马匹草地，前曾派都统额尔金丈量。兹因额尔金革职，此缺拟派遣一臣，照原奏选取贤能之员，会同道员完丈，造册具奏。故将八旗目下在家都统名衔开列具奏，伏乞圣裁指派一人。

左翼前锋统领额山、镶黄满洲旗都统臣觉罗佛伦、副都统巴尔呼达、副都统宗室诺木柱、汉军都统臣观音保、副都统岳兴阿、护军统领色尔弼、正黄满洲旗都统昌运、副都统永寿、蒙古旗都统宗室申穆德、副都统费雅斯哈、汉军副都统李林深、护军统领阿喇纳、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副都统祁尔萨、副都统哲尔衮、蒙古旗都统巴里米特、副都统满色、汉军副都统金铎、副都统侯田祥昆、护军统领来文、正红满洲旗都统苏丹、副都统觉罗巴彦德、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副

都统马起达、汉军副都统兼步军翼尉常在、副都统满泰、护军统领雅亲、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觉罗佛保、蒙古旗都统巴拜、副都统署理刑部侍郎事务武格、汉军都统范时捷、护军统领津兴、镶红满洲旗副都统兼护军统领布达什、副都统德成、蒙古旗都统兼右翼前锋统领雍吉讷、副都统齐穆布、汉军都统噶尔弼、副都统金一泰(○)、副都统署理吏部侍郎事务之唐喀、正蓝满洲旗都统公兼领侍卫内大臣音德、副都统多赛、蒙古旗都统穆塞、副都统岳尔岱、副都统苏木尔济、汉军都统席尔根、副都统外三、副都统固颜、护军统领常色礼、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副都统额尔德依、蒙古旗副都统达尔占、汉军都统阿鲁(○)、副都统耿华祚。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太子太保尚书、兼署理大学士事务、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臣张廷玉,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常寿、经筵讲官左侍郎、行走内阁学士之臣蒋廷锡、右侍郎臣觉罗塞德、经筵讲官右侍郎兼内阁学士、庶吉士教习臣吴士玉。

朱批:派二人,著阿鲁、金一泰前去。

2177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报沧州营伍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沧州城守尉奴才华赖谨就所知密奏皇上。

窃奴才自到沧州受任后,即见沧州城城墙皆已坍落,人人可越,再看城砖皆已破损不可再用。即便稍加修砌,亦不过挡人耳,并不像城郭也。再环城之三条壕沟,如今亦都填平了。城外东南一里处有一炮台,东北距城隅一里处有一炮台。此炮台皆因靠近东海而设立,以为防御之用者,如今亦已坍毁。沧州所有旧炮抛掷于街途,奴才见状,一一查点,分贮于五门内,共计一百二十四门。其中红衣炮三门,大小炮一百二十一门。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该总督李维钧遵旨札付我等守御各城,前来检查旧炮时,奴才我将炮之总数及沧州官兵五种器械齐备之情一并禀报了总督。本年九月初二日,总督行文沧州知府内开,奉旨遣臣将河间府属地方至静海一线城郭及塌落之处勘查修整。尔沧州城若有塌毁之处,须详加勘查,将四面距离长短,缮造清册报来。等情。奴才华赖恰系守城之人,又蒙皇上知遇补为城守尉,闻知此事,岂敢漠然坐视。再沧州地方离海甚近,又横跨山东省大路。虽北有天津,却相距二百余里,南有德州,亦有二百余里,西距河间府百余里,但又有河相隔。沧州地处紧要,但孤城一座,城俱塌毁,环城壕沟皆平,设防炮台亦已毁弃,地方无坚可守。且兵丁仅有三百十一人。本年大风时,沧州以南二十里处河西方向决口,西部水涝。又四十里处河东方向决口,东面汪洋一片,沧州四面被水,军民生计维艰。如此重要之情,奴才若不奏报,万一贻误,奴才死无容身之地。(**朱批**:知道了。朕视机会另行降旨。)沧州兵丁甚为贫困,难以为生,颓废至极,皇上特遣奴才治理。奴才来沧州后,将所查访之兵丁贫困窘迫之情奏陈请旨,皇上放宽兵丁库银,按时供应口米,兵丁生计方才得纾。且各设马匹,五种兵器陈腐不可用者,咸俱更换矣。奴才窃惟,人不读书,则不知忠孝;不习弓马,则无硬弓。故于满洲蒙古二旗设立四个学堂,选派贤良领催,教习兵丁弓马、清语以及礼法条律。又满洲蒙古二旗原入丁册之闲丁为七十八人,现可入丁之闲丁三十九人,仅幼丁就有百余人。为使这些闲散便于相继录用,亦于二旗设立四个学堂,教习弓马、清文清语、礼法条律。正白满洲旗索柱佐领下八品笔帖式伊木布、镶白满洲旗恩召佐领下八品笔帖式济兰人皆可,办事恭谨,故令总管教习。又交付该章京、骁骑校节制,奴才不时亲自巡视考核。披甲内,以前读汉文之七人,仍令读文章。目下沧州披甲闲丁与以前相比大不一样,各求所学。(**朱批**:兵丁唯重在武艺,文书之类如同闲来嬉戏,有空则学耳。不可徒取虚名,随波逐流,忽视了武艺这个正项。切记。)不

料本年大涝，雨中城郭兵丁住房多有倒塌，粮价腾贵，兵丁马匹因无草可养已难行差。奴才虞虑年后兵丁更加艰难，已无仰副皇上养育兵丁之策，是以惶悚奏请圣主，祈请将沧州一带户部丈量多出之在册旗地，以每人若干丁田分给沧州兵丁以令耕种，并如民田照交田赋，奴才亲自承管将钱粮交付知州解送到部。此丈量多出之田目下不交田赋，仍由原来之人耕种，兹若将此地分给官兵，不但可以按时得到钱粮，且官兵俱得生路，亦可栓养马匹行差。官兵陟降，则将田给其后嗣耕种交纳钱粮。如此则皇上世代如赤子养育之官兵，即便于养育亦可保其稳固也。（**朱批**：知道了。现敕部查对，如何赏其耕种之处，另行降旨。此奏甚是，可嘉。）奴才六世承恩，且华赖又蒙恩殊举委以城守尉防守要津，奴才虽粉身碎骨亦难仰报。是以奴才仅就所知陈情具奏请旨。

朱批：凡有意见、见闻，据实奏来。是则准行，非则训示，唯密之。密奏之事若有泄漏，日后将殃及自身。好好记住。

21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罗布池产蒲黄粉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奏览事。

奴才差人至吐鲁番找到罗布池产的蒲黄粉近四斤。奴才亲自碾细过筛，用纺丝布裹好，包外加印，装于匣内，由驿呈送御览。为此谨具奏闻。

2179　都统查克旦奏报隆科多已达甘州并粮价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九月十二日，舅舅公隆科多等抵达甘州，欲与提督路振声议事，即住一日，于十四日起程而去。再，甘州地方已屡获收成，物价低廉，军民各得生活之道。甘州地方米、麦子、豆子、青稞之价，已开列于另折奏闻。

朱批：披阅之余甚为欣喜。务必据实具奏，不得巧饰，记住。

附：时价粮单

根据街上时价以仓石计：白米一石为一两五钱八分银，小米一石为六钱六分二厘银，麦子一石为七钱二分七厘银，豆子一石为五钱三分八厘银，青稞一石为四钱七分四厘银。

朱批：果然为天。此次甘州米价，从未有闻，我君臣理应合掌忭悦。

2180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勘测地形官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礼部尚书臣赖都等谨奏：为请旨事。

窃前由臣部以钦天监所勘于遵化州城北侧二十里之间，九凤朝阳之好地，龙身长远，地势雄伟，能增万年寿数，能衍广运无穷，请上遣臣勘测地形，分订禁令，择卜吉日，设立红桩。将此

交付钦天监谨办。诸项工程事项，交付工部，查例具奏。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开列应遣大臣等职名谨奏，请上钦点。

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大学士马齐、大学士嵩祝、办理大学士事务尚书徐元梦、镶黄满洲旗都统觉罗佛伦、镶黄汉军旗都统观音保、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正黄蒙古旗都统宗室申穆德、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正红满洲旗都统苏丹、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镶白蒙古旗都统巴拜、镶红蒙古旗都统雍吉讷、镶红汉军旗都统噶尔弼、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吏部尚书逊柱、礼部尚书赖都、兵部尚书法海、刑部尚书塞尔图、理藩院尚书兼理侍郎事务特古忒、都察院左都御史能泰。

具奏者：礼部尚书臣赖都、右侍郎臣三泰、员外郎臣常寿、员外郎佟世虎、主事臣富寿。

朱批：著派嵩祝、李永绍、傅鼐。

2181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缓期交部处分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奴才穆克登谨奏。

窃奴才捧读朱批，不知所措。圣主对奴才所冀落空，深感心寒，甚为有理。奴才仅此行路小事尚不能为，更何堪大任。唯奴才所领护军皆系初次出行之少年，本应严加约束使无空隙，然奴才愚昧无知，唯恐有误紧急，故自出发之日姑息放任，其在外妄为亦未可料。此皆奴才庸懦不察之故，以致为李为君所参。奴才若再不知愧悔，则更负圣主殊用厚恩，亦有玷奴才满洲之颜也。为此奴才遵照部文将所查之情缮明咨呈外。穆克登我负荆跪请：窃惟，唯圣主交付责任重大。当此再防策妄阿喇布坦，北邻俄罗斯，现于喀尔喀居中调和收服其心之际，伏乞皇上睿鉴，待二三年或四五年遵旨返回之时再将奴才交付该部，则不唯所参各款可明，且奴才之罪亦昭然于世焉。奴才惶悚愧怍，谨将朱批御旨包封一并具奏。

218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缴奏朱批谕旨事。

窃奴才奏请觐见及于通州地方掘井一折奉皇上朱批。朱批折子到后，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开启捧读。除钦遵圣主批示之明旨施行外，谨将皇上朱批缴回以奏。

朱批：知道了。朕凡事所降之旨，切勿即照施行，若有无益不当之处，著稍候陈情具奏。唯求诚实公正，朕实甚厌恶逢迎。

21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及各粮丰收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奴才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陕西省本年雨水调均，谷物长势甚茂。入秋雨水虽然多些，但地处高阜，各种作物并无妨害。兹通省州县来报，本年谷豆丰收，收成为八九分、十分不等。下播麦子皆已出芽，长势甚壮。等情。托圣主之福，本年各粮丰收，来年麦子丰收可望，故此理应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览折畅悦。尔能如此为朕作脸，朕实在未曾想到。委实喜悦，兹嘉赐于尔，以期奋进。赏与翎子寄去，具本谢恩。

2184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报核定密亲王坟院地段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大学士臣萧永藻谨奏：为酌量合宜备陈奏闻事。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臣等准礼部咨文内开，为照例给与盖造密亲王坟院银两请旨事，奉旨：据奏，由工部给银，虽系定例，弘昼年幼未谙，亦恐不敷。著萧永藻、卢询、范时绎照裕亲王衙门式样，公同料估，派贤能官员动工部帑银，伊等监察修造。余依议。钦此。到部，移咨到臣等。仰见我皇上深仁厚爱，恩逾寻常，臣等敢不量地置宜，以仰副皇上特赐殊恩之至意。臣等谨看得黄花山闻家沟，经钦天监所指密亲王造坟地基一处，查得其地前后左右，皆有冲突沟渠，竟高低悬殊，更兼地处洼下，即经尽力创垫，仍恐将来不免水冲之患，且比之荣亲王、裕亲王两衙门，错出在前，殊觉形势参差未合。臣等今审度得，其地之后接连，即系山坡一段，地属平整，其坐山向道一，如钦天监所指，毫不改易，所占围墙基址，不过较之，前指之处量移于后，即与左右诸王衙门前后高下相等，似觉观望宏敞，甚属合宜。臣等请照臣等所看山坡一段地方，丈量料估，领帑修造，庶几持久肃观，允昭我皇上特赐殊恩之至意。臣等谨详加审度，因地量移，合谨缮折奏闻。谨奏。

大学士臣萧永藻、都统臣卢询、总兵官臣范时绎。

朱批：所议甚当。知道了。

218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米谷时价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盛京所属各地谷物均已收割，经查得，仰蒙圣主鸿福，今年所种谷物收成好。查米谷时价，以仓石计，小米一斗价银为四分七八厘，高粱一斗价银为二分三四厘，豆子一斗价银为二分二厘不等。为此谨具奏闻。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礼部侍郎兼府尹臣尹泰，户部侍郎臣格尔布。

218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从盖平等地运米送天津赈济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衙门等部院大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奉准户部咨文内开，雍正三年九月初三日，传入大学士马齐、尚书朱轼、张廷玉、法海、励廷仪、侍郎蒋廷锡、吴士玉等奉旨：前因天津地方仓廒潮湿，不能贮存米石，故停截留。今据蔡珽奏称，天津地方仓廒虽不能贮存米石，但尚可分存于各州县，以备赈济，请截留二十万石米，等情具奏。着户部速派贤能满汉司员各一名，赶赴天津，会同仓厂总督托时，以截留河南地方小米二十万石，一面咨文蔡珽详察可以收存米谷之州县，并派员至天津接运，以备赈济。今已派出增寿

等赴奉天采买米谷运送天津，著速咨文伊等，除米之外，亦可采买高粱或十万石，或七八万石，一并运送天津，以利赈济。著尔等即刻咨行知会。钦此钦遵，咨行前来。奉此，臣等看得，山海关外新谷下来，不同于内地，一俟地冻之后，方能打场。今买高粱，一时难以买齐，且商人亦在采买，恐怕谷价必致高昂，无益于地方，即便采买于地方，亦必多费钱粮。查得，除盛京户部所属仓廒外，将盖平、海城、宁远、锦县之米，今既运送十万石，而该四处之民仓仍有余米十二万五千九百石，谷十二万一千五百石。再，今年借给地征米三成，而偿还米有八万一千石余。此外，承德等五州县民仓现有米三十九万三百石余，谷五万二千四百石余，而今年借给地征米三成，应偿还米有九万二百石余。根据以上情形，臣等以为先将该运送之十万石米，一俟来船，即行装船，陆续运送，以利赈济。又该十万石高粱，拟不采买，从而近海之盖平、海城等四处所存新旧米中，选其好米运送之。倘若好米不足十万石之数，即从近临该四州县之广宁县、辽阳州选好米，务必补足十万石后运送，以备赈济。再，此次运米，倘若商人亦出海贸易，则难觅得船只，故拟暂停商人出海贸易，而将现有该送之二十万石米运送之后，再准商人出海贸易。如此，不但不误赈济，且米价亦不上涨，则于地方颇有裨益。臣等愚意，拟如此办理之，是否得当，恳请圣主教诲。再，今已有可装载五万石米之船前来，拟将先运之米装船起航，俟后来之船到达后，陆续装船运送。至运送米之数，拟另行奏闻外，谨此具折奏闻。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礼部侍郎兼府尹臣尹泰，工部侍郎臣增寿，监察御史臣梅廷堆。

218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详查唐保住等舞弊参票等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据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绰奇奏称，准户部咨文内开，原奉天将军唐保住等奏称，于额勒敏哈勒敏地方，无须补收多发放乌苏哩等地票之银两、人参。等因具奏。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奏事双全等传奉旨：此事着交总理事务之王、大臣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原将军唐保住等奏称，准户部咨文内开，乌苏哩等地之票，虽与额勒敏哈勒敏票无异，但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之二千张票，每票收银二两，人参二两，而发放于乌苏哩等地之六千张票，每票收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将军唐保住发放额勒敏哈勒敏之二千张票后，又挪动乌苏哩等地票一千零三十四张，多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地方，此事实属不当。若将额勒敏哈勒敏之二千张票，发放于少交银之地，则于来年领取多交之票人少，如此于钱粮无益。故其多发放之一千零三十四张票，理应补收银两人参为好。相应咨行将军唐保住，其如何补收之处，务必议定具奏，以补取银两人参。等语。臣等查得，为前往乌苏哩等地挖参人，自今年闰四月十四日起，根据申请发放给票，截止五月初一日，共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票，分三批起赴挖参。为前往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之人，自五月二十日起发放给票，截止本月二十八日，已将二千张票全数发放完毕，但仍有人想领取票。臣等愚意，向乌苏哩、绥芬等地挖参人所收取之银两、人参，虽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挖参人有别，但所发放之票无别，而发放乌苏哩等地之剩余票，与其白白送回部院，不如发放给现有领票之人，如此一则多收银两，二则所聚之人可以出去，有利于地方无事故，故而多发放一千零三十四张票。臣等理应依照部议咨文，如何向领取多发放票之人补取钱粮之处，妥议具奏。但副都御史永福已前往英额边外额勒敏哈勒敏地方，向挖参人收取人参，而十月初三日挖参人全数返回后，臣等将其如数交纳钱粮、人参者，即照

原议准许伊等携带多余人参自由贸易，因而伊等各自前去交易，在此情形之下，对已经领取多发放票之人，再补收人参已无意义。等语。因此查得，原将军唐保住等发放乌苏哩等地票时，违背臣等最初议定数目，每一张票减少六两人参，共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票，且又将乌苏哩等地票多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达一千零三十四张。臣等以为，发放于乌苏哩等地之六千张票，每票应收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而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之二千张票，每票应收银二两，人参二两，但原将军唐保住等发放额勒敏哈勒敏之二千张票之后，又挪动乌苏哩等地票一千零三十四张，多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地方，此事实属不当。额勒敏哈勒敏地方，不得超过二千张票。若将多交银参之票发放于少交之地，则于钱粮无益。是以，其多发放之一千零三十四张票，理应补取银参。此事咨行原将军唐保住，如何补取之处，议定具奏后补取之。等因，议准在案。原将军唐保住并不议如何补取多发放票之银两人参，反而准许其如数交纳钱粮人参者将多余人参带去自由贸易，因而挖参人将多余人参带去贸易，而唐保住却奏称，再补取人参已无意义，云云。原将军唐保住等发放乌苏哩等地票时不曾奏闻，即将一张票应收人参数额减少六两后发放，且又挪动多交之票，而发放于少交之地，今却奏称补取无甚意义。由此观之，不仅有意减少，且又巧妙减少，其中必有受人之托，营私之情。若不查明此事，则难议断。今唐保住已被解任，可将此事饬交将军绰奇核查，因何将乌苏哩等地之票一张减少六两人参，因何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多发放乌苏哩票一千零三十四张，其中有否情弊，一经查明奏参，时再议之。为此谨奏，请旨。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交与奏事员外郎张文斌等转奏，奉朱批谕旨：所议甚当，着交绰奇严查，务必奏明实情。余依议。钦此。钦遵到部。奉此，将此咨行奉天将军，以奉照旨内诸事施行。为此咨行，等因前来。奉此，臣即严行查讯副都御史永福、副都统卫色、尔等何以不经奏请即将发放于乌苏哩等地之票，一张票减少六两人参，且又将多交纳人参之票发放于少交纳之地？今又奏称补取人参无甚意义。此乃有意减少，且又巧妙减少者矣。其中必有尔等受人之托，营私之情。尔等如何营私舞弊，详细招供！卫色供称：接准部文内称，即照商人王秀德例，收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云云。当时即将此事告示于众，有十余日，无人去，故由原将军唐保住与副都御史永福、原副都统来文及我公同商议，今无人去，恐误钱粮，故其发放给乌苏哩等地之票，减少所收人参六两，定为收取人参十八两，银仍四两，并复又告示于众。如此方有人去乌苏哩等地，并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票。再，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之二千张票发放完毕之后，又发放乌苏哩等地之六千张票，最后剩下三千八百四十张。由于尚有人愿去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与其将乌苏哩所余之票退回于部，不如发放给现有愿去额勒敏哈勒敏之人，故而又发放给一千零三十四张票。倘若经奏请后等候部文，时再发放，恐误时日，故唐保住、永福、来文、卫色我等考虑不周，贸然发放，皆为我等之过，我无言以答。对于皇上交付钱粮事宜，岂敢受人之托营私舞弊。等语。永福供称：去年四月间，我于吉林乌拉审结钦交人参案件回来后，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协领德格、阿达哈哈番图尔泰等带领票人呈文，来之我住庙内呈览，并传将军口谕，即刻于将军家中商议此事。我与副都统来文、卫色同至原将军唐保住家中，以会议此事。永福我甚愚昧，与原将军唐保住等不奏请二十四两之事，而减少六两，仅收十八两，并将乌苏哩等地多交之票挪动至额勒敏哈勒敏等少交之地，多发放一千零三十四张。此皆永福庸愚所致，亦难逃罪责。等语。查得，据卫色、永福供称，由于庸愚，一时考虑不周，愚昧行事是实，岂敢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云云。但唐保住等不曾奏报乌苏哩等地发放票之事，私自减少定额六两后发放，且又挪动多交之票一千零三十四张，而发放于少交之地。如此，不仅减少定额，且又巧妙地减少，可见其中情弊明显，伏祈圣主明鉴，将唐保住等交该部严加查议，其发放

于乌苏哩等地之二千一百六十张票，每票私自减少六两人参，又其一千零三十四张多交之票，发放于少交之地，每票应补交二十二两人参、二两银，拟令唐保住、来文、卫色、永福等平均摊赔。为此谨奏。请旨。等因奏折，于雍正三年九月十二日，奏事员外郎张文斌传旨：著交议政。钦此。钦遵。

臣等公同议得，前由原奉天将军唐保住等奏称，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多发放之乌苏哩等地票，要补收银两人参，已无甚意义，等语。为此，由总理王、大臣等议奏，乌苏哩等地额定票为六千张，每票应收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额勒敏哈勒敏等地额定票为二千张，每票应收银二两、人参二两，而原将军唐保住等，将发放乌苏哩等地之票，每一票比定额减少六两，共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又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发放二千张票之后，将乌苏哩等地之票多发放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一千零三十四张，此事实属不当。额勒敏哈勒敏等地，不得超过二千张票，若将应多交之票，发放于少交之地，则于来年领取多交之票者少，于钱粮无益，此多发放之一千零三十四张票，应补取银两人参为妥当。故曾议准原将军唐保住等议定具奏如何补取之事。但唐保住等不仅不议如何补取之事，反而准许其如数交纳钱粮人参者携带多余人参前去自由贸易，而却奏称向领取多发票之人补取人参之事，已经无甚意义，等语。原将军唐保住等，将发放乌苏哩等地票之事，不曾奏闻，即减少一张票之定额六两后发放，且又挪动多交之票，而发放于少交之地，今却奏称补取无甚意义，云云。由此观之，不仅有意减少，且又巧妙减少，其中必有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之情。若不查明此事，则难议断。今唐保住已被解任，可将此事饬交将军绰奇核查，因何将乌苏哩等地之票一张减少六两人参，因何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多发放乌苏哩票一千零三十四张，其中有否情弊，一经查明奏参，时再议之。等因，议准在案。今据将军绰奇奏称，虽副都统卫色、副都御史永福供称，实属庸愚，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发放是实，岂敢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但唐保住等不曾奏报乌苏哩等地发放票之事，私自减少定额六两后发放，且又挪动多交之票一千零三十四张，而发放于少交之地。如此，不仅减少定额，且又巧妙地减少，可见其中情弊明显。请将唐保住等交该部严加查议，其发放于乌苏哩等地之二千一百六十张票，每票私自减少六两人参，又其一千零三十四张多交之票，发放于少交之地，每票应补交二十二两人参、二两银，拟令唐保住、来文、卫色、永福等平均摊赔，等语。查得，唐保住等将乌苏哩等地之票，每票减少六两人参后，发放二千一百六十张，而所余之票，又于额勒敏哈勒敏等地多发放一千零三十四张，此事实属不当。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根据所奏，难以断定唐保住等有无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之情，故交将军绰奇详查其情弊之处，一经奏参，时再议之。等因，议奏施行。今将军绰奇并未查明唐保住等是否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之处，却草率议请将唐保住等交该部严议，其所减少人参银两，拟令伊等摊赔者，与例不符。此事若不查明，则难议拟。故仍交将军绰奇详实查访，务必查明。唐保住等确有受人之托，营私舞弊之情，即行查出议奏。倘若唐保住等确无情弊，亦应查明议奏，时再议之。为此谨奏，请旨。

议政大臣、和硕怡亲王臣允祥，议政大臣、多罗果郡王臣允礼，议政大臣、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议政大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臣马尔赛，大学士、伯臣马齐，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徐元梦，议政大臣、散秩大臣兼步军统领臣阿齐图，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赖都，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兼理吏部尚书事务臣逊柱，议政大臣、刑部尚书臣塞尔图，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能泰，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仍理侍郎事务臣特古忒，署兵部尚书臣法海，散秩大臣兼左侍郎臣钦拜。

朱批：所议甚当。王、大臣等若能如此办事，朕又何忧之有。此次所议，朕甚嘉许欣阅。依议。

2188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维修东西长安街牌楼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

正蒙古蓝旗都统臣穆赛谨奏：为具陈管见，仰祈圣主睿鉴事。

奴才虽一粗俗之人，岂不具陈管见。伏思，夫京师者，乃各国朝贡、来王来朝之地，更应华美为好。东西长安街牌楼，原为华美而所建，今西长安街牌楼虽已修理，但未上油彩画，亦未写字。东长安街牌楼之彩画风化脱落，且中间牌楼倾斜，若遇大风，必致倒塌，时所需钱粮更为多。请敕下该部油画西长安街牌楼，并填写字。东长安街牌楼，亦加维修扶正，坚固不倒，油画写字，则将节俭许多钱粮，且各国贡使前来，亦颇觉美观华丽。

为此，谨将奴才管见具陈，请旨。

218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督抚标营兵丁补用满洲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臣图理琛谨密奏：为请旨钦遵施行事。

钦惟我皇帝统御天下，不分内外，视海内为一家，时刻念切黔首之生计，及至外蒙古诸部之人亦无遗漏。施政用人项项甚善至极，而于八旗满洲格外施恩之处更是多也。满洲稍有才能者因恐致埋没，故开科武乡试，凡人稍可者皆相应外用于文武之职，以为栽培，又屡屡降旨训谕幼丁，当图进取效力，设立开科录用之制，以为激励。高厚之恩如同天地无所不至。即为京城满洲人生计之事尽心筹划，又恐在省满洲生活艰难，时刻思虑养育给以生路之策。臣身居地方，略有所见，焉敢不奏。窃惟，国家设兵驻防，盖为安民巩固地方。以民养兵，以兵保民，甚属重要。以前陕西地方甚为紧要，满洲因系国本，特派满洲兵丁驻防西安，历时八十余载。蒙国家养育深恩，满洲大大繁衍，人口极众，额兵之外，尚有不得差委之人，故至今日生计略为窘困。查得，闲散人内，可用可效力者大有人在。如今若不委差事，不但其生计无着，且无行差，闲荡度日，甚为懒惰，以致颓废不可用，则实在可惜。查总督标下兵丁五千余，臣标营绿旗兵一千余。此既有取于本地之人，亦有招募其他地方之人者，臣受任以来尚有逃跑之事。普天下之人俱为圣主臣民奴仆，满汉皆然。是以嗣后督抚标营绿旗兵出缺，除原有之本地人充军，世代在营食钱粮行差，省城有家业之人出缺，仍由其子弟内选取外，凡其他地方招募之人并在省城未立家业之兵丁出缺，皆于驻防西安之八旗满洲幼丁内选取弓马优良，人有才干者，则不唯益于其之生计，且经训练用之更为可信得力。又现总督有亲丁四十名，臣有亲丁二十名，俱为满洲，皆系前任奏请取用者。其中，有弓马辞令相貌极佳者。兹圣主既然培养满洲人，各调用外省文武之职，嗣后我二标营令旗出缺，于我各自亲丁内择优补用，视其才能，陆续委以相应营员，则贤良不致被埋没，得以任用，且于地方营伍大有裨益。臣仅就愚见所及恭陈奏闻，伏乞圣主指示。若似可行，或特谕或命臣等于降旨之后由臣将军延信，总督岳钟琪会奏请旨。为此谨密奏，请旨。

朱批：朕原来亦曾有此意，但关系甚大，朕未敢行。此事朕不能降旨。尔身为满洲，率先行此事，必遭全省绿旗之怨恨。延信现系将军，有何可说。此事若由岳钟琪做，不是更好么？尔随之而行。岳钟琪如若为难，必然办不成。既便如此，尔亦切勿匆忙暗执朕旨晓谕之。此旨甚密。

虽延信亦毋告之。岳钟琪返回后，斟酌而行，事关多方，不可少有疏忽。绿旗官员补任之事更应慎重。朕意此事似不可行。满洲虽系骨肉之亲，但决不可抢汉人的份。不拘此等之事唯援照旧例为宜。此路一开，则各种心思泛起，满洲感激之心在两者之间，而汉人心寒者实系显然。此非戏言。此等所思仍须先喻众人，以燃起希望之心。

219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安抚遭兵扰害之民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臣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接部咨内开：奉上谕：年羹尧缉查郃阳县私盐贩子一案时，派遣兵丁，伤及无辜男妇，扰害地方。该督抚当尽心抚慰。受害人家，虽有部臣赏与银两，该督抚当再加以施恩。郃阳县雍正四年钱粮俱免。钦此。臣捧读上谕，仰见皇帝位居九重，万里之遥尽在洞鉴之中。一人失去生所，圣心忧切，特布洪仁，蠲免钱粮，实胜于古代尧舜民生之虑也，好生之德如同天地。臣钦遵上谕，当即张出告示，通行宣喻之。又将银交付韩兴道尤文，遣赴郃阳县，比照部臣赏册之数，受害者大户赏银三两、小户一两五钱，冯柱头家赏银十两，以为安抚，务使实得恩惠，以仰副皇帝爱惜黔首小民之至意。九月二十九日差遣之事完毕另行缮本具奏外。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还有比生命更羞愧的事么？朕实在惭愧。

219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推行社仓之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臣图理琛谨奏：为奏闻事。

民系国本粮为天。务必平时积储，偶遇荒年，方不致窘困。圣主洞鉴是情，念切民生，特谕各省设立社仓，自愿捐纳，不行摊派，不予强迫，官吏衙役不可干预，不必过急，当慢慢推进，鼓励而行。钦此。实万代利民之策也。臣到陕西省查社仓之事尚未开始。经问府州县官员，言民皆惧又如以前捐纳之三厘银三锅米一样纳入正赋，因而未捐。等语。臣遂劝谕所属府州县官员，以前捐纳之三厘银三锅米乃前任之臣糊涂具奏，纳入正赋者，于民有害无益。圣主洞察此情，深为悯恻，首命停止此项征收，俱免亏欠。兹颁旨设立社仓，乃万年备荒之善政，益民之良策。以往捐纳为正赋者，圣主尚爱惜小民，颁旨停止征收，俱免亏欠，而为造益万民之社仓捐米，岂有纳为正项征收之理？决不会有的事。兹阖省之民既存疑虑，我先捐银交各州县买米，交民存贮。司道府厅州县之员亦各捐纳。遵照圣谕，慢慢推行，鼓励而行，遍谕百姓知之。等语。而后臣即每州县给银二十两；各买粮四十石交付存贮。故兹据各州县来报，民如梦初醒，方熟知圣主如天好生之意，兹有愿捐纳者。等情。现值丰年，百姓捐粮不甚困难，是以臣饬令府州县官，各自尽力劝民，慢慢鼓励，务使社仓事成，以仰副圣主念切万民生计之至仁之意。等情交付之。收粮完后，再汇总民间自愿捐交社仓数目，另行奏闻。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虽为极好的事，唯百姓觉得有利，自愿而为才好，切不可强迫。州县之官，当甚严饬，恐其为了一己功名而扰累于民。若少违朕意，非但无益，反更有害。岳钟琪，朕另颁旨。切勿着急，推行时相机而行。

2192 散秩大臣拉锡等奏报密捕年羹尧及清查家产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密奏事。

奴才拉锡钦遵上谕于九月十六日巳时自京城起程，一日兼行四五驿，亦未发船契(cuwan ki bithe)。行至第八宿到达淮安府，乘小船航行四夜五日到达杭州。下船后黄昏时分，只悄悄派跟役前去通告将军鄂弥达曰：我将去普陀，马上出来见我。等语。鄂弥达天黑时只身悄悄出城门来见我，我当即将缘由告明将军。巡抚福敏出城门相见后，一同进城进入将军衙门，传取年羹尧。其时年羹尧正在太平门值班。遂派人传告：去普陀之臣到此见尔。等语。此时年羹尧已在门班睡下，带来后，年羹尧见将军衙门大堂内是我在坐，毫无惧色，往前一站说：我不够请安，想打听安。等语。说着跪下了。我说：尔打听安亦极为不配。伊当即面呈怒色。我说：尔跪下听旨。遂将谕旨交给巡抚福敏宣读，伊一声未吭。拉锡我遂问之曰：尔承恩优渥如同天地，辜负主恩委实至极。尔罪恶累累数之不尽，皇上俱已包容。今尔害此八百善良生灵，虽斩首亦难相抵。尔还有何可言？年羹尧毫无惧色，仍强辩道：此事缘由，我前已奏闻，抑或日后可明。等语。我遂问之：如果按尔抵赖所言日后自有明日，难道是高其培、施义志编造者乎？伊仍曰久后自明。等语。我遂谓曰：年羹尧，尔罪戾诸多，尚不认错，反而强横乖张，嚣凌狂傲，尔何以如此猖狂？我清朝负恩朝臣遭贬似尔者别无一人。等语，伊答曰：如若那样，我死期已至。等语。看上去实乃不知生死，狂妄可憎，不宜留世者也。遂将年羹尧锁拿。继而福敏带二名太监前往年羹尧家，此时年羹尧妻亦已睡下。喊门入府后，二太监避开其住之大房，将情形告之。福敏与二太监将其他房间皆封了。随即以年羹尧五子年寿掌管家务，将其收拿，另将承办家务之张定、王七、关瑞、瞿四四人亦俱拿下，夜封其宅，派兵把守。次日在就年羹尧家有何物，留于途中或给他人及各处所设买卖等情节详鞫其家人张定、王七、关瑞、瞿四及年寿等。据张定供称：我主子年羹尧只有这一次让我办理家务。以往在西安时，一应家务唯魏之耀、严泰知之。自西安来时交付给我是实。此处的事，家中之物，我悉知之。俱供如下：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等语。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数千余两。此外再无金银。至我主子女人首饰簪子等物，屋内器皿、珍珠、东珠、古董及缎皮衣物俱在，详数不知。此外别无所供，若有隐瞒，以后查出，即杀我也。等语。问其他三人，伊等俱供称：我等除守门，采买，出外差外，家内各事一概不知。等语。问年羹尧子年寿，年寿亦如张定所供。看来年羹尧父子主仆早已商定统一口供矣。若不对其家奴着刑严审，则难获实供。经问本地人，年羹尧来时乘三四十只大坐船前来，现有家奴三百余口。据闻，其自西安起程时，家人千余，沿途陆续送到仪征、乃至杭州矣。奴才我等将年羹尧妻、五名幼子、八女十婢及子女乳母，差下男妇共六十七口，租用三船，选派杭州闲散章京四格，巡抚标营守备宁先，于九月三十日自水路起程送去。给年羹尧妻路费四百两，再租船、支给闲散章京四格、守备宁先及拉船纤夫工钱盘缠共给银四百两。交令伊等，沿途好生照料，不得恣意生事。兹正值漕船回空之时，毋生口角。等语。交明前去。奴才拉锡与将军鄂弥达、巡抚福敏一道自二十九日起清点物品，至初三日尚

未查清。大体珍珠宝石古董数目一时难以查明，不仅数量多，且亦不知何物价值几何？故目下尚不可言。世间黔首全其物，岂有如许之巨。再其所用包袱单盖布乃至靴袜裤子包裹俱用黄色包布，黄色抽口小刀荷包亦甚多。其中有御赐者，亦有自行织造者。每服皆为四开衩，其何为御赐，何为自制，实难分辨。再皇上送给年羹尧令其赏给西宁效力官兵之貂皮绸缎俱在，概未赏赉。由此可见，皇上圣明洞鉴，摘去年羹尧大将军印者，实属奇哉。若稍事拖延，其叛逆全无证据也。其所用之物不但我等见后惊异，此处满洲官兵见此皆无不愤恨，方知年羹尧实属鬼蜮，非人者也。其映青、映红、碧玛瑙、东珠、珍珠等物暂未清点出实数。再年羹尧自二十八日夜锁拿监禁将军衙门，派兵把守后，我等每日清点物品至日夕下，亦无暇相见。经询问看押之满洲协领，言年羹尧被锁拿之时，毫不在乎，反呵斥随身诸子曰：尔等毋惧。每日与看守官兵随便说笑。等语。鄂弥达、福敏、佟吉图我等目睹年羹尧一应赃物，极为愤怒，深感理应遭报应外，别无所言。再先帝皇上所赐各物甚多，多放在其各处奴仆家中，已一一查取另置于净处。唯御赐字及一应之物久留此地，恐潮湿霉烂，其或由我一同带回，或再派人运送，尚未确定。兹清查若快，初六初七日可完。查完后，我亲带年羹尧乘船直抵淮安，六七宿即可到达。由彼乘驿而往。年羹尧以车或驮轿解送。臣拉锡除同鄂弥达、福敏、佟吉图等查清各物另行具奏外，谨将拉锡前来捕拿年羹尧及清查大略密折奏闻。

散秩大臣兼都统臣拉锡、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吏部侍郎臣福敏。

2193　都统拉锡等奏报审问年羹尧及家人口供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九日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臣等前折已将捕拿年羹尧及清查伊之家产大略具奏外，现将清查之金银珍珠、东珠、衣服等物数目另造细册奏呈御览。其中内赐书字、衣帽素珠、鞍辔刀弓撒袋各物及珍珠、东珠、宝石、绿松子石、青金石、珊瑚等物，派满官一名、汉官一名随后送来外，其他各物缮造清册，公同监视封存一处。十月初八日查完家产后，又夹讯年羹尧家之张定、瞿四、关瑞、王七曰：尔主子除现已查出之物外，别处若有隐藏之物，俱供出来。据张定等供称：我主子天怒人怨，诚有掩藏之物，谁人替我们收藏？留在扬州的几乘驮轿，人皆出首，如若有物，谁敢替我们收存。再者我家办事之魏之耀、严泰现俱在京城，问他们不就知道了吗？等语。所供一词。唯供九月十二日晚，我们家女婢将主子私寄之书信皆焚烧了，不知何故。等语。遂抛出夹板遍问年羹尧之子年寿。据年寿供称：从陕西来时，我随母亲而行，至杭州后即病倒了，另住别处。有无隐藏之物，是否焚烧了书信，我不知道。诚若知道，岂敢隐瞒？等语。又问年羹尧，黄色之物，四衩之服，皆例不准用之物，尔何以私用？据年羹尧供称：黄色之物，有皇上王等所赐，亦有筹买来的。四衩之服者，我娶之妻乃宗室之女，我具奏请旨，上命着服。此等事，尔等唯奏闻皇上，是杀是养悉在皇上。等语。挺胸昂首，笑问有旨乎？谓曰有旨，其方跪下。臣等伏惟，年羹尧荷蒙皇上殊恩，而今宰恩至极，闻旨理应敬畏，伊反倒骄横狂妄，殊属可恶。臣等肺都气炸了。故将所取供词及臣初九日自杭州起程之处一并奏闻。

闲散大臣都统臣拉锡、署理将军印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吏部侍郎臣福敏、布政使臣佟吉图、按察使臣甘国奎。

219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于布隆吉尔等地筑城修渠垦种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三日

奴才隆科多谨奏：为奏闻事。

窃于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奴才等钦遵上谕，自京城起程之后，于九月二十二日出嘉峪关，二十七日抵达布隆吉尔。于此地视察地方，住有三日。于三十日又起程，十月初四日抵达沙州，又视察地方，住有三日。初七日转胡胡少克舒克等地，于十一日到布隆吉尔。沿途看得，皆赖皇上鸿福，宁夏收成好，而凉州、甘州、肃州等地，前以仓石计，卖一石稻米皆为二十两余，一石小米为十二、十三两，一石麦子、面粉、青稞为十两以上。由于今年收成好，以仓石计，卖一石稻米为三两以下，一石麦子、面粉、青稞为一两一二钱，一石小米为七八钱至一两五钱。嘉峪关外西吉木、达里图、柳沟、布隆吉尔、沙州等地，仅于十月十二日降雪一次，似有一寸，比之往年热，故收成亦好，一仓石小米为二两至三两，一仓石麦子、面粉、青稞为一两八九钱至二两四五钱不等。奴才等踏勘布隆吉尔、沙州等地地形，丈量路途之远近，并察看可以筑城、修渠、垦种之地。此等情形已经详细开列之后，即行文将军富宁安、总督岳钟琪，并与提督路振声商定之后，即行奏闻。奴才等拟自布隆吉尔前往昌马尔、讨来等地察看可以垦种之地，时另奏闻踏勘情形外。为此谨具奏闻。

吏部尚书、公、舅舅奴才隆科多，内阁学士奴才傅德，内阁侍读学士奴才通智。

219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审理骗取库银商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四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衙门等部大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二年，准户部咨文内开，我部等部衙门会同议奏，据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等奏称，户部来文内开，前由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发出，由和硕廉亲王等奏称，查侍郎吴尔泰等审送案件，商人胡嘉佩等从盛京部借取库银六万两，除还本银一万两、息银一万八千两外，尚欠本银五万两、息银二万七千五十两。此事或依照原议责令胡嘉佩等二十四人家口限期一年追还完结，而其取银大臣官员，则交该部议。或将该欠银两，责令取银大臣官员摊赔完结，而胡嘉佩等人，即照逾期未完例，将妻孥入官，其本人即照诈骗库银例从重治罪。如此当否，伏乞皇上批示。等因具奏。奉朱批谕旨：胡嘉佩等人，若于限内完结钱粮，即着一概宽免。若于限内不能完结，即照所议治罪胡嘉佩等人。各取银官员，俱行革职后，不论取银多寡，一同责令赔偿余欠钱粮，直至家产尽没，时再奏闻，朕另降旨。不然，彼等同谋诈骗国家钱粮之人不得以惩戒。再有类此案件，俱照此例议奏。余依议。钦此。钦遵前来。臣等即将胡嘉佩等人，已交付该旗责令各家口追赔。至今已满一年期限，只赔偿三千七百八十三两五钱。将胡嘉佩等十二人，又原保李子贵等十二人，俱行交部从重治罪。而胡嘉佩等十二人妻孥，俱行入官，又胡嘉佩等人家产，李子贵等人家产，

俱行交该旗核查，再限一年，全部变价交部。各取银官员，均加革职，不论取银多寡，一同责令赔偿尚欠钱粮，直至家产尽没，时再奏闻。等语。查得，胡嘉佩等原先借取库银时，曾奏称胡嘉佩等人家产，又保人李子贵等之家产，经核查后，价值九万两余银。等因，奏报在案。据此看来，不难追赔完结。将此咨行盛京户部切实核查胡嘉佩、李子贵等人家产，俱行变价交部。倘有不足，可责令各取银官员赔偿。查雍正二年七月定例载，若有不能完结所欠银两者，可发往黑龙江服以苦役，而其子孙，可入为辛者库，等语。故将借取库银之胡嘉佩等人，即照此便发往黑龙江服以苦役，而伊等之子孙，均入为辛者库。原保人李子贵等人，亦照此例均发往黑龙江服以苦役。李子贵等系为保人，故将伊等之子孙免入为辛者库。该取银之原侍郎董国礼等二十一人，俱行革职。董国礼等二十一人共取银一万一千两，其中惟有刘祥、萨木岱将原所取一千五百两银如数交户部外。其余十九人尚未完结之银两，仍咨行各该处从速严追完结报部。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等因前来。奉此，即将胡嘉佩等十二名商人、李子贵等十二名保人之家产、人口，又胡嘉佩等十二人之子孙，均交各该官详细核查，并将家产、人口以及所有物件，俱行如实折价保呈。等因，饬交办理。据各该管官核查后具呈，商人胡嘉佩等十二人，现今都在，而十二名保人中之胡嘉凡等五人已亡故，李子贵等七人尚在。查商人胡嘉佩等十二人之子孙，共为五十四口。查十二名商人、十二名保人之家产、人口以及所有物件，共价值四千四百八十二两三钱七分银。等因，各自具呈印结前来。再，本案内取银之二十一名官员中，除在京城之原办事官刘祥、原郎中黑塞、原员外郎萨木岱、萨哈达、原库使苏赫外，在盛京之原侍郎董国礼等十六人之家产，亦交各该旗核查折价，有二千二百五十二两七钱六分一厘银。等因，保呈前来。故将商人胡嘉佩等十二人之子孙共五十四口，依照所奏送入辛者库外，臣等查得，十二名借取银两之商人家产，十二名保人家产，又取银之在盛京十六名官员家产，共价值为六千七百三十五两一钱三分银。等因，保送前来。再，伊等之家产是否隐匿，亦未可知。故将胡嘉佩等人家产，饬交各该处再行核查外。又逐一严审胡嘉佩等商人：尔等原先借取银两时，将尔等之家产并货物折银为九万两余，又报部在案。而今尔等之家产并所有物件，仅价值四千四百八十二两三钱七分二厘。由此看来，尔等隐匿家产之处极为明显。尔等如何隐匿家产并货物，务必如实招供！则供：我等皆为贫穷小人，原先并无许多家产货物。我等借取库银时，给官员贿赂银两，将我等家产多加开报后，借取银两属实。我等诚有许多家产货物，岂不进行贸易而去借取官银？我等骗取库银之后，无力偿还，以致拖欠，理当皆斩。幸蒙圣主不杀我等昆虫般小命，我等岂有不拿出所有物件而又隐藏之理？我等除此查出之家产之外，并无他项物件是实。我等借取库银进行贸易已有十七年，期间赊借我等货物银两等共计银有九万五千二百四十七两四钱八分余。此皆借取库银后贸易所得，今有文书、帐簿俱在。我等愿追回此项欠我之银，以偿还我所欠库银。等语。查得，商人胡嘉佩等呈送帐簿内开，住盛京原郎中武格等三十八人所欠银为八千五百八十五两三钱，在京城之原内务府大臣噶达浑等十一人所欠银为一万八千零二十二两二钱，广西桂林府同知李鄂所欠银为四百八十两，湖广宝庆府通判王仁荣所欠银为七百七十六两，又朝鲜商人二百四十七人所欠银为六万七千三百八十三两九钱八分。以上内地人所借银两、朝鲜人所赊货物银，共为九万五千二百四十七两四钱八分余。等语。除将商人胡嘉佩等十二人，保人李子贵等七人，依照所奏发配外。查得，此项银两，系胡嘉佩等人借取库银贸易后所欠之银，是以臣等恳请，除质审该欠胡嘉佩等人银两之人，即现住盛京原郎中武格等三十八人外，其住京城之原内务府大臣噶达浑等十一人、广西桂林府同知李鄂、湖广宝庆府通判王仁荣，拟交各该处质审之。

朝鲜商人所欠六万七千三百八十三两九千八分银，拟交盛京户部行文朝鲜，以查其商人是否赊取胡嘉佩等人物件。臣等未敢擅便，伏祈皇上指教。若准臣等所奏施行，则需质审，拟咨行黑龙江提取商人胡嘉佩等人内曾掌管帐簿之二人，其一人解送京城，另一人解往朝鲜，以便质审。一俟案结，再发往服役。为此谨奏，请旨。

2196 都统拉锡等奏报漏查之年羹尧各物清单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清查年羹尧家产缮造细册奏报起程后，复查出遗漏之项如下：

御赐匾、帖字、诗韵五件；玉物五件，其中有碧琊玩、玉嵌如意一柄；各种荷包十对，其中一个荷包内装有水晶链环一个；各色小荷包七十四个，其中装有红鼻烟壶一个，又金锞子、如意、八宝二十五，银锞子五个；各种刀二十一把；各色熏牛皮、缎、匏、玳瑁火镰包三十五个，其中有水袋一个；玻璃、匏、玳瑁、珐琅镶嵌之鼻烟壶四十六个；

扇子八柄；各种金漆、珐琅、匏锡水盛盒子十五个，其中有桃子一个、又两盒子内装有匙箸、香；胶三块；黄腰带二条，一条上有套环荷包牙签筒；千里眼四个、眼镜三个、堪达汗板指十九个、匏盘三个、珐琅小把碗二个、蒸竹木紫笔架三个、蒸竹木紫帽顶子一个、珐琅翎筒一个、香十八罗汉素珠一挂、松耳石(bei yūn)四块、西洋规具一套、西洋尺一套、西洋大木碗一个、西洋日晷一个、西洋小玻璃镜一个、西洋象牙木梳二把、象牙二块联结一体。为此谨具奏闻。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吏部侍郎臣福敏、布政使臣佟吉图、按察使臣甘国奎。

2197 都统拉锡奏报于年羹尧家抄出谕旨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奴才拉锡谨奏：为奏闻事。

据年羹尧家人招供：年羹尧闻知其京城、保定府家产抄没后，九月十二日将有关朕之所有书信皆焚烧矣。等语。就此问年羹尧。据其告称：谁没有一点私事，凡少有关联之书信我俱烧矣。等语。再其书房房檐下钉有木夹之书。奴才拉锡、鄂弥达、福敏我等三人原欲开阅，后奴才虑其有何关联之处，遂派人问年羹尧，伊告曰：木板所夹者乃谕旨也。等语。故而未看。奴才又谓鄂弥、达福敏曰：不拘此书我要带走，年羹尧虽伪装成书装钉存放，但放在此处亦不妥当。伊等俱言甚是。故奴才将此书连同夹板一同带来矣。另外伊匣内放有汉字朱批一件，我亦一同随身带来矣。此外别无书信也。再其家人所买及家中所买之无用书籍尚有一匣，奴才亦已封存杭州矣。为此谨具奏闻。

2198 都统拉锡奏报规劝年羹尧之情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奴才拉锡谨奏。

奴才钦遵上谕，于十月初九日自杭州起程。次日初十日，我亲自登上年羹尧坐船以作辞别。

奴才谓之曰：我奉旨前来会同将军鄂弥达、巡抚福敏逮捕尔，审查各物。公务既尽，今在途无事，我以老朋友身份私下来看看尔。等语。年羹尧遂起身说道：此甚是，我何言哉？等语。我继而言曰：我昔日自下看尔，断尔并非德才之辈。前日我二十八日到此逮捕尔之日，及初八日查完家产在巡抚衙门大堂上问尔口供时，尔站立堂上，挺胸昂首，一脸怒气问我有旨乎？此亦太可恶矣。不但尔，虽王、贝勒，亦如平民耳。无旨岂有锁拿朝臣问供之理？此俱平素尔矫旨仗恃恣意拿审杀人成习耳。我清朝之臣再大，法外虽小民者亦无私拿之例，何况拿尔，此即是干法大罪者也。故尔理应惶惶而谦恭，反似蒙冤愤愤不已自充好汉，此如同不知生死，拘执小义之强盗、揣皮(cuwaipi)、光棍拿赴市曹高歌之人，实甚卑鄙。尔的罪恶数之不尽，总而言之，现各处抄没的尔的家产，金银各物即达成百万两。国法为官贪污银两三百两以上者即斩。以尔家产之若干即当斩首。尔为得银杀害良民八百余人，对此当杀尔若干次。再令客国贝勒、省之巡抚向尔跪拜请安，势同何与，岂不当斩？再除小官不计外，隐瞒巡抚提督真情不使召见，矫旨诓骗，隐瞒谕旨种种，岂不当斩？清朝将军勅书内载：不杀从犯，不使夫妻父母分离，不毁寺庙，不杀和尚道士。尔此次连犯数法，岂不该杀？此等之罪，虽有一项罪在不赦，必以国法论处。而对此诸多死罪，尔不知皇上如天宽容，反自恃有功，借冤发怒施威，实乃罪孽深重，鬼怪附体，急不可耐耳，岂为尔之本意原形耶？尔应猛醒三思也。见尔罪盈妄为，我尚念昔日交好，委实是于心不忍。且我系蒙古人，知晓经文，心存宽恕。如今如何益于尔之身命之处，我无法劝告，唯劝尔如何使灵魂得安。抑或人死，幸得灵魂罪轻，来世得安。为此唯时刻认罪悔过，返躬自责，诚心祈祷天佛，幸可减轻灵魂之罪，亦未可料。如果尔以罪孽不重，不回心转意，反心存怨恨，口称冤枉，如此我亦没有办法。轻则受苦刑，死亦魂不得安，且不免落入地狱。若言尔为国家做的有益之事，乃皇上圣明如大。皇上临御以来，爱恤兵民，天下之事，时刻独自措置，为时业已三载。不但人心感戴，且天神嘉应，国泰谷丰，此非求助于尔也。若言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事，其一介边陲弱蒙古前来犯边，上赖圣主威福旨训，下靠皇上恩养之官兵涓滴报效方才成者。而尔，领西宁城内一群妇人淫乐，坐收官兵缴得之金银，西宁城门未出，一箭未放。边外领兵征剿者乃岳钟琪、达鼐等人也。诚若论之，尔倒有使叛逆罗卜藏丹津逃脱之罪耳，尔何有效力之处？尔实乃负恩不忠，父怨不孝，玷污臣职，辱没朝臣面颜不义者也。尔上欺皇上，阴险诡诈，为官侵扰百姓，贪婪成性，杀害良民暴戾至极，天下之人无不知尔。且连尔家人张定尚言尔乃天怒人怨之罪人。兹尔有何可言。等语，伊沉默良久唯曰：不忠不孝乃确实者也。等语。我又谓曰：我是蒙古人，实心实意劝尔灵魂得安，如此实言相劝者，除我之外，再无贰人。等语。年羹尧闻后内心十分恼火，脸色一阵红一阵黄，却能强忍着说：兄尔非劝我者也，乃骂我者也。我今与尔有何可言。我之此罪岂可谓没有？我乃是亦有，非亦有，亦不能全说成非。唯杀八百良民者，抑或自有明日。等语。我说：目前公证方及对方地方官民皆具保给高其佩、施义志，而今尔仍抵赖说事可明也，不知尔此为何意？等语。伊遂言：我唯速到京城禀明，虽死无怨。等语。言后笑而转怒。观其情形颇为乖谬，仍然固执认为其所行为是。再问年羹尧坐船之满洲押守官兵：尔等有何可言，年羹尧说了什么？等语，据其告称：年羹尧二顿饭照旧吃得很香，随便玩笑，常讲鬼怪。等语。奴才原以为年羹尧恼羞成怒，宁可一死，其样子虽非一死之人，但若自尽抑或跳水，亦未可料。兹看其情，懦弱者决非能死之人，唯存侥幸求生之念。年羹尧，我昔日曾视之为人，此次看来，其实非人类，乃鬼魂者也。奴才十六日将自淮安乘驿，由陆地起程。将年羹尧交令满洲官兵，在后缓行，于十一月初五、初六日解到京城。奴才先行赶回，二十六、七日将抵京城。为此谨奏。

2199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进参豆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边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遵旨，同副都统额尔钦出英峨门赴图们河。自九月初九日至十月初二日，与臣等所编恩、石、中、外等四字档册核查，选收人参七千八百八两，敬谨包裹，交付协领德格、章京巴颜保、噶礼等送往将军衙门，俟收票银后，除臣等会同另行奏闻外，票头徐明亮等七十一人选余之人参一万七千四百十四两，参须一万一百八两，照奏臣等亲督秤加封，发给用印执照，派兵随送将军衙门。

臣选人参时，获小圆人参六根，因不能认，遂询问采参老者，据伊等告称：此叫参豆，生长于土内与人参近处，并无另根。小人采参年久，偶得一根。此皆仰赖圣主鸿福，才奇生于宝山上。等语。群情欢悦。故将臣选得之六根参豆，敬谨包裹，一并奏览。为此谨奏以闻。

总管威远堡等六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说此参豆，未曾一闻。欣悦览之。

220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严惩偷挖人参之人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总管威远堡等六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谨奏：为请旨事。

窃臣同副都统额尔钦往收额勒敏地方人参时，于沿边苇子峪、哈尔三台、马前寨等要地皆安哨探毕，臣亲率兵士追迹，拿获藏匿人参而逃之杨六等八十四人、人参一百十五两八钱、参须九两、枪六杆、马十一匹、驴三头。据协领德格等来报称：票头德保等三十九人领票而逃。等语。臣随令领催库兰等往追之，擒获叫票头德保之蔡登科、叫黄管之领弟华色等九人、人参三十两、参须五两、枪一杆。与兴京骁骑校喀克图前往蹑迹之军士藏匿人参后入边，臣派领催门德逊往追，于东厂台捕获披甲桑格、德楞泰、巴泰，搜出人参六两八钱，掣取骁骑校喀克图大披箭一枝，将人参及其人，一并解送将军衙门。又交付关口守尉钟海，擒获票头张国卫等十六人、人参三百两、参须四十二两、枪一杆、票十六张、马十匹。又咨行王青等关口守尉杜兰泰等，令各严加蹑迹，拿获偷采人参之李三等三百二十八人、人参四十六两、参须一两、偷运米独木船十二条、马七十七匹、牛四头、米三十四仓石。又将锁禁于盛京刑部牢之贼陈义道解往保定府对质，半路脱逃，栖身于铁岭地方，仍为盗而行。经臣访问得知，以密报将军绰奇，派臣下番子随将军所遣之人前往，于海州八岔沟地方擒获贼首陈义道；于铁岭等地方拿获金二秃子等六伙贼，又捕获小王五等窃贼十五名，获所咨马三十二匹、牛二十四头。自擒获此等乱恶以来，开原、铁岭地方甚为清净。将臣追获及关口守尉等擒获藏匿人参而逃之杨六等四百二十一人，臣会同将军、府尹、盛京刑部，照例审结，除年终谨汇奏外，查得，先是，叫票头德保之蔡登科，出王青门于采参地方持斧砍杀霸头王国祥，遂锁禁于牢，后遇大赦免罪。至是，仍不改恶，同叫黄管领之弟之华色、黑熊等八人持枪，藏匿人参而逃者，大干法纪。藏匿人参之霸头张国卫等十六人、蹑迹之披甲桑格、德楞泰、巴泰等，不可照例完结。伏乞皇帝明鉴，谕令严审，惩罚治罪，以为乱恶人之戒。为

此谨奏。

总管威远堡等六门、同将军等商议办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永福。

朱批：甚是有理。会同将军、府尹严审拟罪奏来。陈义道之情由亦可恶。

2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秋收分数及米价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江南地方本年秋粮收成较往年多好之情，臣前已缮折奏讫。江西本年夏秋雨水调匀。兹晚稻收割完后，各属地方将收成分数米价之情业已报来。查南昌、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赣州此七府属地方收成七分八分九分不等，米价每石七钱五六分至九钱不等。建昌、广信、饶州、南康、九江、南安此六府属地收成七分八分不等，米价每石八钱五六分至九钱七八分不等。为此缮折专差臣标下千总程尚勋、兵丁阎绍武赍捧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六十三书。

朱批：览折甚悦。

220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补用笔帖式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图理琛谨奏：为祈请明鉴准行事。

据臣衙门笔帖式正红旗福赫德佐领下八品笔帖式福寿呈称：福寿我以武监生录用为陕西巡抚衙门笔帖式，为时二十一载，曾随诸臣前往巴里坤等军地。今年六十岁，体弱眼亦甚花，不能写字矣。故呈请准予休致。等情。查得福寿年迈体衰眼花是实，除原品休致外，臣自接任以来，福寿因眼花不能写字，领其子福德申替其做事。看得，福德申本年三十三岁，捐纳监生，以效力笔帖式先用。为人敦厚，清字写得好，能翻译。臣欲请将福德申录取为笔帖式以补主寿之缺办事。伏乞皇上明鉴，恩准施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该父子送来京城，朕看后再降旨。

2203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派出官兵巡查属地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侍郎臣福敏等谨奏：为奏闻先派官兵巡缉事。

窃臣等闻得，江宁属地贼案频仍，已蔓延至苏州。现杭州地方虽然无警，但由太湖蔓延而来亦未可料，目下杭州官员既然徒驻省城，臣等自满洲汉军内挑选出章京二名、兵丁四十名、绿旗官二名、兵丁四十名，共计兵丁八十，混合编为两队，每队各有满洲章京一名、兵丁二十名，绿旗官一名、兵丁二十名。一队派往苏州，自湖州返回；另一队环绍兴府、宁波府巡视盐区，皆限十日返回。此去臣等交令务将兵器放入船仓，沿途昼则巡行探信，夜则立于船头值更，缓行探信，一旦有贼情，立即缉拿。若无贼影，缓缓巡视而返。途中不得妄生事端，不得扰民。等语。严加交

付之。臣等愚以为，不拘拿获贼否，巡查兵丁一出，威震遐迩，恶贼则不敢来，且不肖之人亦不敢胡作非为也。倘仍不时派出官兵，不但兵丁可以实地操习，且臣等亦可得知地方形势。再臣等与都统拉锡清查年羹尧家产后，又将遗漏未记载入册之御赐数样物件，俱交佐领巩安等，于十月十六日送往京城矣。(**朱批**：知道了。)此后又派官兵搜查年羹尧住房院子，于两口井内搜出腰刀三把、银壶一个、匙九个，银五百五十余两。由此可见，仍有隐藏之物，亦未可料。臣等再为详查，年羹尧曾有给驻杭州官兵小什物之事，臣等尚未查。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此事甚善。尔等心到了，甚好。唯当管束兵丁。若民不知是来擒贼，兵丁骤来，坏人散布谣言，民恐惊惧。数次之后，民自然知之，即会好矣。唯初始官兵想必守法，长此以往，恐会扰害地方民人。尔等当竭力探访，如若拿获，带至生事地方惩处。此并非偏袒汉人辱没满洲，唯以是非而论耳。倘若遵照朕旨而行，必是好事，否则无益。

2204　都统拉锡等奏请年羹尧带往杭州之人如何措置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等谨奏：为请旨事。

年羹尧奏事内错谬之处甚多，朱批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交部者。为此咨行年羹尧，令派诺穆浑等到杭州查明具奏。所派共计九人，其中除拿解京城之笔帖式赵成及诺穆浑因未交代布政司钱粮留在西安以及病留西安之侍卫刘克德外，目下在杭州者有拖沙喇哈番唐广吉、中书纯善、笔帖式德尔泰、福禄、何伦泰、代素六人。另怡亲王传旨随年羹尧来杭州者，除主事丁松因尚未交完道衙门钱粮滞留西安外，侍卫袁时弼、编修王守棋、胡彦英、金义成、检讨窦必应、挑取知县戴伟先、马世辉、候缺知县王炎、佟世佐、朱廷成、挑取知州王远鹄、候缺知府高敬、徐登缨等十三人，现在杭州。年羹尧既已拿解京城，伊等在彼无用。是带来京城，抑或如何措置之处，特为请旨。

散秩大臣都统臣拉锡、署理将军事务之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吏部侍郎臣福敏、布政使臣佟吉图、按察使臣甘国奎。

2205　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善后一款项未告年羹尧缘由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奏青海王台吉亦如喀尔喀分四班来朝由内地而行折内奉朱批：业已颁旨。尔所奏甚是。此情以前何故未告年羹尧？钦此。所谕甚是。臣姑息懦弱之处何敢不奏。以前年羹尧奏请十三项措施时，臣当时不知其情。后令我翻译给青海之十二项法令时，我见第一项二月、八月两月于纳拉萨拉贸易一款，及第二项三年来朝一次，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一款不妥，故告曰：贸易地若分作两三处，照宁夏横城、平罗营例每月约定五六日贸易，则穷人不致窘困也。再喀尔喀人分四班来朝，此青海人等似亦分作四班为宜。兹边外人若照此法而行，路远者难以自备马驼前来。等语。年羹尧曰：明朝时仅有一个月贸易，而今贸易尚且定为二季矣。如果开二三处商市使其往来内地，又将乱矣。等语。未予采纳。臣反复申明唯贸易每月须定为一二日，故增加

了两个月，以每年开四季贸易颁布于众。臣理应就照喀尔喀例来朝由内地而行之事亦再四劝告，姑容未语乃臣愚懦之处。此情早应奏闻，唯臣想等编完旗佐领后，亲赴京城口奏。兹命臣留在西宁，故将朱批一并缴奏。

朱批：此事尔有何罪。

2206 副都统达鼐奏请赏给贤能章京协理事务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请旨事。

接部咨钦命臣留驻西宁总理青海事务。等情。奴才懦弱无能，然世承皇上重恩，安敢不殚心竭力勉力而为耶？唯臣自幼于宫庭之内当差，未曾断事。每每奏事常因不能尽表本意而不胜惶悚。兹值青海初编旗分佐领、昭示伦理纲纪之际，且又多与扎萨克等公同办事。祈请再赐给理藩院贤能章京一名，以协理事务。为此谨奏，请旨。（**朱批**：著议政大臣议奏。）

理藩院章京内奴才所知者（**朱批**：议政难以应允。）：正黄满洲旗郎中永固（**朱批**：已遣往楚库柏兴。），正蓝蒙古旗郎中那彦泰。伏乞皇上自此二人内赏送与臣一人。（**朱批**：另简人去。）

2207 署理杭州将军印务鄂弥达奏谢朱批及赏赐哈密瓜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署理杭州将军印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谨奏：为谢恩事。

臣之请安折于十月十三日到杭州，臣恭设香案行礼，将御赏哈密瓜祗领叩恩讫。捧读圣主朱批折子，臣感激落泪，不知所以。奴才荷蒙殊旨，虽肝脑涂地亦难报万一。对圣主殊旨，天理之下，臣时刻莫敢遗忘。臣无任感激，莫可言喻。唯臣昏愚无知，昼思夜想，深恐有负圣主无穷之恩。圣主朱批折子于臣单独请安时一并缴送。为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唯此志勿移，勉之。

220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叩谢天恩一折内奉有皇上朱批，故将朱批折子与臣之奏折包在一起装入匣内赍奏。谨此奏闻。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

220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钦差臣员料理妻室丧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奴才富宁安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所差赍折家奴色尔弼等赍捧朱批折子及赐给奴才之一百张貂皮返回军营。是日，奴

才出营跪奉祇领叩谢天恩外。奴才开阅请安折，见内奉朱批：知道了。毋太伤心，凡事皆为命数，唯养好身体，以期我君臣愉快相见。钦此。伏读仁旨慈训，感入心隔，悲如刀绞，望阙叩恩。另据大学士嵩祝、侍郎长寿寄信奴才内开：我等遵旨办完尔之家事后，又在为尔全族亲戚谢恩之事所缮折内奏请，我等将所余三千五百两银子，交尔伯祖之孙荫生福密善带给尔。等情。奉旨：伊等怎么办理？此剩余银两理应即交给其家里。其或带往军地、或留在家里宜寄信富宁安。况军地已赏给富宁安银二万两矣。钦此钦遵。寄信前去。等因。奴才屡蒙圣恩极为优渥，难以历数，每每思及皇上恩惠，为今生此世难以报答而日夜不安。恰值此际奴才之妻亡故，皇上闻知，立即降旨格外施恩，又恤念奴才无兄弟子嗣，钦派诸臣料理丧事，令全旗文武臣员送丧祭奠，殊荣至极。又为奴才之生计烦劳天眷，命将赐用余银交奴才家内收存。又命嵩祝等其带往军地或留在家内之处宜寄信富宁安。钦此。又赏赐 奴才貂皮百张，乃至奴才家奴皆得恩赏。如是不称殊恩，奴才万难承领。此实乃从古未有之鸿恩，奴才何配者也。奴才除感泣叩恩外，心已俱碎，难以奏表，唯效命职守耳。若死后泉下有知，变作犬马报答皇父养育之恩。窃惟，圣主交付奴才之任甚重，至关边疆之要。然奴才无能，日夜唯恐有负皇上用人之明。奴才之妻事有何重，奴才毫不在意，唯将圣主奇旨铭记在心，对皇上交付之事益加勤慎，以期事成之时面觐皇父天颜。故此，奴才叩谢天恩，谨具奏闻。

朱批：使者过去后，朕令尔回京，我君臣欢然相会。

2210 翰林院侍讲春台等奏请考取翻译秀才数目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翰林院侍讲又加一级臣春台等谨奏：为请旨事。

雍正元年，奏请上裁录取翻译秀才数目，奉旨：考试人少，惟视良者录取，不可定数。钦此钦遵。于已考试之三十六人内，录取秀才八名。雍正二年，奏请上裁录取翻译秀才数目，奉旨：有良者取十名，无则酌情录取。钦此钦遵。于已考试之四十七人内，录取秀才八名，今年五月，奏请上裁录取翻译秀才数目，奉旨：著照前旨录取。钦此钦遵。于已考试之六十三人内，取秀才八名。现将考试之人共有七十五人，从中录取秀才几何之处，请上裁定。又翻译秀才试题，伏乞皇上明早赏给。为此谨奏，请旨。

翰林院侍讲又加一级臣春台、刑部郎中宪德。

2211 都统查克旦奏请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派兵列队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请圣主敕谕事。

前奉圣主敕谕：闻得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博罗胡尔罕等途经甘州前来时，大臣等仅出城迎接，并未列阵，亦未供饭，等语。今返回时，如若列队，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恐起疑心，亦未可知。著尔等事先晓谕于都统查克旦，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一经到达，仍照前例出迎，并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言明，尔等前次路过时，由于天色很晚，加之有所发懒，未及备饭款待。今圣主极隆重款待尔等，我亦为尔等备有饭食，云云。然后备饭款待。钦此。奴才谨记此谕，已经遵照办理。今众

佛保等办完事后返回时，若策妄阿喇布坦仍派博罗胡尔罕前来，可照前例不派兵列队。倘若另派使臣前来，可否派兵列队，奴才心无主见。故叩请圣主敕谕，以期遵照施行。为此恭谨叩请圣主敕谕。

朱批：是，仍照前例施行，其新旧使臣，何虑之有。

2212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绿旗兵马匹被盗复得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今年十月初十日，高古城游击高奇丰因考试事来至甘州后，与人言称，今年六月间，将凉州绿旗营牧群马匹牧放于大马营地方时，有蒙古贼潜入边内，偷去二十三匹马，而官兵追踪至边外，将原被盗马匹全数找回来，此外又多带回盗马贼之马匹，云云。为此谨将奴才所闻恭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所有之事俱行奏闻，此方为是。

221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马步兵缺额等弊端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奴才查克旦跪奏：为奏闻事。

甘州现有绿旗马步兵为五千五百名，又城守营兵为八百名。奴才经查访探询得，除兵丁有差事行走者外，其余兵丁均不足于实数。经问其情，则言自提督、参将、游击、守备直至千总、把总，除各自名下占有亲丁外，又缺额数百，而将每月所得钱粮，俱行贮存起来，以修补兵丁之器械。倘若查看伊等之兵额时，则由该官将属下兵丁之子弟充入缺额。倘若领取钱粮时，仍旧开列假花名，以领钱粮。如此等等，情弊甚多，难以全部知道。全省所赖者为兵丁，而兵丁徒有额定数目，却不得其相应兵额之力，实为于事无补。谨将奴才所闻具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朕亦有所闻。若不得其人，如何严禁，亦为无用。

2214 察哈尔总管花色等奏请停止蒙古纳粮入仓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镶黄旗察哈尔总管兼副都统臣花色等谨奏：为请蒙古纳粮入仓事。

查得，康熙四十三年由正黄旗原察哈尔总管布泰为此事奏称，给察哈尔旗教种地，至为重要，惟于塞外无仓廒，无处收存，故将历年所获粮食分给佐领下人贮存者有之，借给而食者亦有之，但一有用粮之处，则难及时供给。故自臣等以下各官兵，皆酌量出力资助，砍伐树木，于旗内形胜之地筑屋为仓，新粮则入仓贮存，旧粮则借给食用，一俟秋收，如数还仓。等因，奏准在案。自从所奏之后，每年收获黍子，除赈济给兵丁者外，现于八旗仓内所存者，共有八千二百十六石。所以教会种地，收粮入仓者，乃特为察哈尔蒙古之生计起见矣。虽为年灾而储备，但蒙古人种地不甚熟习，且左翼四旗所属之地，霜冻较早，又未曾种地，每年计丁纳粮时，蒙古等皆从钱粮中挪补，卖畜买粮入仓，如此以来，蒙古等有所艰苦。臣等察哈尔旗官员所食俸禄，乃内地官

员俸禄之四分之一，兵丁食半个钱粮，但从军围猎时，皆与内地官兵一样效力行走。今圣主恩恤八旗察哈尔、附近扎萨克蒙古，以备年灾，特设同知管理右翼四旗地亩，将所获粮食收存于仓。请将我察哈尔八旗现存黍子称存于同知所管之仓，停止每年向蒙古收纳粮食之事。如此，若遇有年灾，则于同知所管仓有存粮，蒙古等皆蒙圣恩而不至于穷迫，且蒙古等不再交纳粮食，自然亦无每年卖畜纳粮之苦。为此谨奏，伏乞圣主睿鉴指教。

镶黄旗察哈尔总管兼副都统臣花色，正黄旗察哈尔总管臣班第，正白旗察哈尔总管臣达什，正红旗察哈尔总管臣苏珠克，镶白旗察哈尔总管兼副都统臣哈扎噶尔，镶红旗察哈尔总管臣班迪，兼理镶蓝旗察哈尔总管事务副都统臣硕色。

朱批：所奏似为周详，著议政王、大臣等详议具奏。

221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延信谨奏：为谢恩事。

臣所差恭请万安之侍卫纳丹齐赍捧御赐水果一匣，于十月二十七日返抵西安。臣当即跪奉祗领，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再臣恭请万安一折内奉朱批：朕躬甚安。尔好么？钦此。臣得见圣主万安之字不胜欢悦。又蒙旨垂问尔好么？延信我委实难承。再臣为带二子家眷一折内奉朱批：甚妥当。朕尚想或许将尔家眷带去耳。钦此。臣之二子皆皇上之奴，未奏闻皇上，岂敢擅自带来，故而请旨。延信钦遵圣主批旨，已差人去接二幼子家眷外，为此将朱批一折一并具奏。

朱批：好。知道了。

2216 都统褚宗奏请给发俸禄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奴才褚宗谨奏：为请恩事。

恭阅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圣主朱批训谕，奴才我不胜欣喜。奴才自幼矢志除顶戴皇上外，别无所倚。四十年来未移此志，如今业已年满六十。允禟乃背逆皇上谕旨之人，褚宗我若稍有依附伊门下之处，其负主之罪，不但皇上诛我，且天打雷劈在所难逃。奴才可以自保梦中亦决无贰心。兹奏请者：褚宗我每月因得行粮六两、奴才之子英麟钱粮二两五钱、侍卫披甲钱粮六两并有口米，尚可勉强支撑。唯奴才子女全无住房，每月以十两之银租房居住。而奴才俸禄及侍卫披甲钱粮皆未给发，家资耗尽，窘困至极。褚宗叩请将奴才俸禄及侍卫披甲钱口米赏给奴才，以养活全家，为此仰赖慈主始终之仁。谨将圣主朱批一并缴奏。

22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疏忽少报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圣主发回之臣本年九月十六日奏折封套上奉朱批：说奏折四件，何以只有三件？钦此钦遵。

臣伏读之下，不胜惶悚。臣九月十六日曾缮折子四件：与隆科多、苏努等公然对立成仇一折、追取秦道然交银一折、缉拿贼首罗思理一折、保举江西武官一折。兹奉御批，封套内仅有三折。臣经详查，见无保举江西武官一折，此必是装封套加封时，臣疏漏未装入者。臣遍查原折亦未找到，故照原折底稿缮拟谨奏。叩祈圣主施以天恩，宽宥臣此疏忽之罪。臣无任惶悚，谨此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22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叩祈天恩始终保全事。

臣反复跪诵圣主发回之臣与隆科多、苏努公然结仇一折内所奉御批，每字皆是保全卑臣，令以改过儆恶之训旨。臣不胜惶悚感激，不禁泣下。卑臣愚陋无知，六次具奏不副天意，已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臣披肝沥胆备陈心曲，不敢少有欺饰。倘有欺饰，断难逃圣主明鉴者也。臣自少年为官，因蒙圣祖皇帝及圣主教育保全方至此时。臣甚知罪，宽宥出自天恩。唯伏祈圣主仍照以往保全卑臣日后。嗣后有生之日圣主俱赐保全，臣将益加效尽犬马，与奸邪隆科多、苏努等永世为仇，实心任职，以图酬报。本年江南地方粮食丰收。适因江苏新旧布政使交盘，臣前往苏州查库，途中见麦子萌发长势甚好，米价亦贱，民安居乐业，地方事少。时值封印之际，既然无事，伏乞恩准卑臣入觐，臣拟封印之前起程，驰速京城，以尽瞻恋之思，恭贺新年，瞻觐天颜，御前恭请圣训。亲聆圣主教诲，臣愚陋不才得有遵行之处，诸事无误，不仅臣得以改过自新，保全身命，且于地方生民亦有裨益。伏乞圣主准行。臣此去，印务由巡抚张楷、魏廷珍孰人署理之处，伏乞圣主批示，遵照施行。故此将御批六折一并封奏。臣无任惶悚，沥血涕泣奏请，伏候谕旨。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太狡猾了。隆科多、苏努罪恶不揭发出来，朕断不会罢手，任何诡计亦无用。

221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臣图理琛谨奏：为恭缴朱批谕旨事。

窃臣所奏臣衙门笔帖式福寿年老休致，请将伊子补用此缺一折内奉御批：将此父子送来京城，朕看后再降旨。钦此钦遵。除将福寿、福德申送往京城外，谨将皇上朱批恭奏缴回。

222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赐鲜果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臣图理琛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臣一似草芥之人，蒙圣主如愚殊恩，渐次擢用至封疆重任，位至显荣。兹圣主再施殊仁，

驿送鲜果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恩。遂将御赐鲜果供于臣祖位前，阖家之人及在城文武官兵均沾恩惠。臣何人斯？仰承如此殊仁，不知何以，无以奏言。唯恪守圣主旨训，竭力黾勉。为此叩谢天恩，谨奏。

2221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丰收并军民欢忭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接圣主朱笔谕旨，奴才望阙叩恩。甘州地方之谷米如此价廉，皆因圣主之仁政远播于天下，又圣意天意达于同一所致。奴才来此之前，甘州地方米谷价昂，而近几年内，由于连续大获丰收，军民皆为惊叹，曰：未曾指望有今日，云云。我等众奴才皆赖于圣主之万万寿福，合掌忭欢享乐。为此，奴才谨跪奏闻。

朱批：知道了。全赖于上天之恩。

2222 都统查克旦奏报阿林仍未摈弃陋习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接圣主朱批谕旨后，奴才望阙叩恩。阿林在甘州时，奴才观察其品行，阿林从小职晋升，而未摈弃陋习。于今年六月间，阿林家人张二，以七十两银买下甘州之民朱伯妻子。越数日后，由朱伯妻子之姐姐趋至有司处上诉妹夫朱伯曰：其妹夫朱伯伙同他人卖妻，卖妻时未告知其本人，亦未偿还原欠之银两，云云。当时有司审断，将张二买娶之妻，又原买价银一并断给原夫朱伯。事后，奴才传阿林前来，询问其情。阿林称：我家人张二之舅舅在此地开骡店，由其舅舅给银于张二买娶此妻，并非我给银买娶。等语。于是，奴才严厉斥责阿林，并惩打其家人张二。后听人言，名义上为张二之所娶之妻，实则阿林之媵妾。由此看来，阿林实为丑恶下贱之人。为此，奴才谨跪奏闻。

朱批：今闻得，阿林为不屑一顾之卑鄙人。

222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兵马匹又被盗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奏闻事。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接圣主朱批敕谕，望阙叩恩，奴才务必铭记于内，竭尽效力。查访得，甘州绿旗兵牧群马匹被盗，此事皇上已经知道。甫由奴才闻得，今年七月十七日，大马营绿旗兵牧群，又被贼人盗去一百二十匹。由于官兵追寻，一半马匹已找回来，而另一半被贼人盗去。贼人得知官兵追寻，皆为惊骇，经商议后，已经私下赔偿。又闻得，于今年十月，知府衙门之衙役奉差至大马营地方，被四名蒙古贼人擒获。贼人削去衙役之衣服后，将衙役捆绑起来，弃而远去。奴才访问得，由于有司等不加重视，彼贼人、蒙古等仍偷入边塞，不时行窃。为此，谨将奴

才所闻具奏。

朱批：朕委实不曾料想尔能如此果断而又尽忠。朕甚嘉许尔之所为。尔之此心绝不可动摇，务必竭尽勤之。

2224 都统查克旦奏报青海蒙古于阿拉克诺尔抢劫过往客商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奴才查克旦谨跪奏：为奏闻事。

甫由奴才风闻得，于嘉峪关外尚有青海蒙古，并七八人成群结伙，以抢劫阿拉克诺尔一带来往客商，而有司装作不知，亦不派兵捉拿，匿而不报。为此，谨将奴才之风闻之事，具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严交于岳钟琪办理。

2225 副都统达鼐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副都统达鼐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新年大禧，万事安乐如意。

2226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谢免于处分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奴才马喀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接据吏部咨开，通政使司以遗漏贴黄，将题本错拟奏本具题事将奴才参奏。经部复议具奏，奉旨：俱免罚俸。钦此。见旨，奴才恭设香案，望阙叩恩。奴才不懂规制，奏事违例，理应议处。皇上恤念奴才方学奏事，俱令宽免。奴才感激不尽，且甚惶恐。嗣后唯当甚慎。再奴才为蒙恩补为西安布政使所奏谢恩一折内奉皇上朱批：好好教训奴才之子达三，切匆溺爱，使其毁尔名声。钦此。奴才及子达三感激落泪。奴才原甚穷困，家人无几，蒙圣祖之恩，方立家丁，但俱不可信。皇上指派达三管理奴才家人，料理家务，使奴才获益匪浅。奴才钦遵训旨，不准达三四处奔走，闲暇之时仍事读书练习弓射，效力犬马以报圣主养育之恩。再奴才见旨命授西安布政使时，曾甚惶惧。受任以来见兵民生活安宁，与前迥然不同。布政司库钱粮，图理琛俱已理清，且无掣肘之处，故而奴才甚喜。奴才今承皇上如此隆恩，又有何思？唯克勤职守，清查办理藩库进出钱粮，毋致亏欠，以酬答皇上殊用之恩。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未想到图理琛是如此一条汉子，朕颇嘉悦。

2227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报坚筑合龙堰等堤坝保护盐池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奴才马喀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查得，河东盐务自年羹尧兼管交原运同严世俊办理以来，垄断盐纲图利，商人困厄

不堪之处，圣主咸俱洞鉴，特遣臣员审断，俾使河东盐商俱得高厚，二三年生计均有着落，奴才亦无何忧矣。唯盐池者，上则关乎国帑，下则关乎商人生计。是以奴才到任后亲往盐池巡视，见盐池所在地方甚洼，容易进水。据池书载，别处水若进池内，十年不生盐。又问年长商人，曰：康熙元年、十八年盐池进水，数年未生盐，不但多误国课，且商人亦甚困顿。等语。奴才看得，保护盐池有赖固堤挑浚饶县渠(yoo siyan kioi)河涧。前年羹尧几次交付严世俊，耗用公用银四千余两，亦不知何以修筑者。本年七月大雨，山洪下泄，堤坝到处决口，盐池附近之合龙堰水势陡涨，离堤面仅有四五指高，几乎淹没。奴才不胜惊恐，亲往采买六百多个装盐口袋，装土勉强堵住，次日又雇民夫挑土夯实。托皇上鸿福尚无何妨。饶县渠因未通黄河，大水漫溢，淹没了运城西面居民房数片。由此看得，合龙堰等堤、饶县渠河涧不上紧修治，万一冲没，水入盐池，奴才即负皇上任用之恩矣。例定此等地方概由州县官员分别修治。兹地方官以堤坝饶县渠涧系关盐池，与地方官员无涉而彼此推诿，未能议决。奴才窃惟，商民皆为皇上臣民，同纳课赋，何以推诿。故奴才任布政使之前，即于八月率运同王幼波前往盐池周围之饶县渠河涧及合龙堰等堤勘查，教训该运同，先雇夫于九月十一日开始疏通饶县渠至黄河河道。保护盐池之合龙堰等二十五堤，来年春季视应加固修筑之处而予修筑，该用石者则加石垒砌，该用木桩者则用木桩，务使加高加厚坚固之，沿堤皆以柳埽固定。查修筑此项堤坝有公用银五千两，若仍似从前沽名钓誉修筑之，则银足矣。而今需要修筑坚固，虽尚未折算，但粗估似有不足。修筑时若银不敷，奴才再设法筹措。工竣之时缮造清册奏闻，再陕西郃阳县民食盐，素为本地豪强把持，贩卖行销，不容商人入境。年羹尧不思安抚，擅自领兵武力弹压，使无辜良民多多丧命。为此圣主下颁鸿恩，又命郃阳县蠲免钱粮，士民自知前愆，具保呈书该知县及奴才，愿照例设盐商行盐。故奴才业已招募新商销盐矣。兹商民宁谧。为此一并奏闻。

朱批：甚善，甚是。此事朕早已闻知，如此办理，殊属可嘉。

2228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请免去盐差俸禄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奴才马喀谨奏：为请旨事。

窃查前河东巡盐御史收入，皆指称衣服、羊毛骡价及谢仪名目陆续向商人征收。年羹尧管理盐务后，将此等名目概行取缔，统以公费银两征收。每年正引余引皆能截角退引，则应得公费银十二万四千余两。若余引未完，仅完一年额定正引，应得公费银十万四千两。其中扣除纳入正项钱粮之五万两外，尚余银五万四千两。此所余之五万四千两，扣除运司养家之银一万两、运同三千两、备筑堤坝银五千两、年羹尧奏请发给西安、宁夏将军、四川、陕西、宁夏副都统之银六千两，再扣除支给经历司、知事、三场大使、三巡检、千总、把总、各衙门书办兵丁饭银、给都察院之饭银、给庶吉士之饭银、及领引退引、运送钱粮雇牲畜等项共计一万八千余两后，余下之近一万二千两即为奴才应得之银。奴才已蒙恩补为布政使，布政使任内应得之银有一万二三千两。奴才家境一向清贫，此一万余两之银足够一年之用，且仍有余。奴才荷蒙鸿恩尚未效力分毫，安敢两处承恩。伏乞将盐差应得之银或并入五万两正项钱粮内以为正项钱粮，或送交内务府之处批示在下，奴才钦遵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暂留司库，若干年汇集后，陈情具奏，尔效力之处，大家亦得以知之。

2229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收买属下人心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杭州副都统臣傅森谨奏：为奏闻奴才所见闻事。

由于年羹尧无德甚深，且又奸宄邪恶至极，故由圣主屡次教训年羹尧，又各大臣官员再三纠参其所有恶绩。年羹尧获罪重大至极，因而摘取已赏给伊之双眼花翎、补服、黄带子、紫缰等，而伊毫无恐惧之色；若无其事，行走如常。于校场较射之日，正黄旗满洲恒特佐领下披甲双保所用之弓约有七石之力，而年羹尧令其一名家奴出来，手拿披甲双保之七石力弓，于众人面前较射。年羹尧极为得意，并扬言道，尚有更强者，身边经常随带此等奴才一二人，无论走到何处，亦无所顾忌，云云。年羹尧不但如此，亦极取心于属下。正白旗满洲雅兰泰佐领下披甲希兰泰眼有疾，不甚看清物，故呈请辞去披甲。年羹尧言，若令其辞去披甲，于心不忍，可仍留为披甲，而令其家奴顶替当差行走，云云。如此，将其仍留为披甲，而属下无知小人，亦多感激。再，自革去其将军一职之后，为将军衙门之笔帖式，即镶黄旗萨雅图、胡琛泰、正白旗车伍格、正红旗明珠等四名笔帖式，每人给一楼房。又有六名亲军校，每人给一楼房，其中为镶黄旗汉军亲军校刘征，又给银百两。镶黄旗汉军小领催兴尚达、镶黄旗满洲小领催费扬古、正白旗汉军小领催王国征等三人，前于亲军校上行走，年羹尧给兴尚达五十两银，给费扬古二十两银、给王国征二十两银。再，购买房子时，除定价外，又多给一半银两。房主搬迁时，又给许多银两。如此以来，许多人皆感激年羹尧。又有跟随年羹尧前来之轿夫十余人，年羹尧给伊等每人盘费银百两，此外又多给每人五十两银之后，遣回各自原籍。为此，谨将奴才之所见所闻，具折奏报。

朱批：知道了。事已定案。罪孽没完没了之人，已经不能自主。

22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方物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进献事。

窃惟，丰年万民乐业，圣恩无所不至。臣生际太平之世，虽身任省职，心尚眷恋阙廷。兹又遇新年，为表微臣犬马之忱，谨备江南所产食品数样、螺钿匣子盒子等物及宣德香炉、玉耳环一并进献，伏乞圣主赏脸收纳。为此缮折，专差臣标下把总徐祥、家人七十五赍捧具奏。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朱批：知道了。朕非好则收留差则退回者也。君臣之道，若以朕恩之轻重，臣进献之好坏而论，我君臣则系何等之君臣欤？尔等系趁机尽君臣亲善之礼，而朕意顺眼则留下，不顺眼则退回，不过是随便而为，彼此虚礼耳，无关是非，朕留下，尔不必高兴；退回亦不必忧虑，当知朕心。尔若以为尔君系以臣之贡物来衡量者，则大错矣。臣之贡物亦无不论需要与否一概收纳之理。顺便写来寄去。若明白朕意，再有顺便送览些小什物，朕仍会收下；若不明朕意，频频搜罗珍奇，朕闻后，决无再收留之处也。

223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征收人参票银数目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驻防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奏闻征收银两人参数目事。

本年宁古塔地方发票三百张，每票收银四两、人参二十四两。因虑生参潮湿，加高称量，共收人参七千二百两、票银一千二百两。臣等查点该三百张票数时，见一张票并联一并被火烧黑。故照奏定之例将保人治罪外，差遣协领伊忒库将现有之二百九十九张票送往户部，将七千二百两人参交送内务府。其一千二百两票银若亦一并解送，官兵驿站必俱疲累。故祈请作为本地来年官兵之俸禄钱粮，俟赴部领取俸银时，将此一千二百两抵扣之。为此谨奏。

驻防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副都统臣卫色、宁古塔副都统臣阿岱、户科给事中臣方进、户部员外郎臣苏和。

223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送交人参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驻防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解送人参参须事。

窃臣等查得，本年所获私挖人参十八起共计案犯一百零一人，俱照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奏拟之例治罪了结，另行汇奏外。所有搜缴之人参二百九十三两、参须三十五两一钱，业已遣员送往内务府矣。为此谨奏。

驻防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副都统臣卫色、宁古塔副都统臣阿岱、户科给事中臣方进、户部员外郎臣苏和。

朱批：知道了。另一折交议政。

2233 副都统达鼐奏报察罕丹津索要番人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奏闻事。

前日罗卜藏丹津悖恩叛乱，圣主天威神武顷刻荡平。皇上天赋好生，赏给余众永业，编制旗佐领，以绝争端，令各照旧安居。蒙此不称重恩，全青海人无不感激。昔日圣祖仁皇帝恤念顾实汗，对青海人之无知宽容相待，施以种种恩惠。又为其内不睦，屡次遣臣颁旨教训，故而伊等先人荷蒙圣恩，甚为安乐。其后逆贼罗卜藏丹津等非但不知感恩，反悖隆恩，心生反意，为天所不容，必然灭亡。本年臣等编出旗佐领后，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呈书索要伊沿边而居之两部番子，臣等谓之曰：罗卜藏丹津叛乱，王尔感激主恩，按兵未动，但尔属下番子却曾助贼，为此派兵剿杀抵抗为敌者，将附随之人收为边内之民，王尔不应呈书索要之。等语。遂即作罢。而后察罕丹津又呈书索要木鲁乌苏那边之伊属东巴、喇克舒、玉树、察布康等部番子，臣等谓之曰：木

鲁乌苏那边番子不知如何料理，我们二人，谁若去京城，顺便将此情奏明皇上。等语。安慰之。臣细观青海人性，与其他蒙古不同。有的人虽感激主恩，却不知轻重，甚为贪婪，唯以得便宜为要。臣愚以为，该青海人等刚刚编旗设佐领，实行扎萨克制，正是法纪初设，教化伦理，昭示恩威之际，尚未形成常规，想必难以摈弃小气贪婪之习。王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此次是初觐圣明叩谢天恩。嗣后所有王台吉觐见将照此例而行，是以伏乞皇上明鉴。为此谨将臣一己拙见冒昧密奏。

朱批：所奏甚是，朕甚嘉悦。

2234 副都统达鼐奏谢宽宥不罪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等侍卫副都统臣达鼐谨奏：为奏闻叩谢天恩事。

接部咨前臣达鼐为青海扎萨克王台吉亦应如喀尔喀例来朝，自内地而行一事，理应规劝年羹尧，却姑息未语，乃臣之庸懦，谢罪陈奏一折奉旨：达鼐著宽免之。钦此钦遵，须至咨者。等情前来。皇上如此重恩，臣实难承领。嗣后诸事唯黾勉效力耳。为此叩谢天恩。谨奏以闻。

朱批：尔此心此行丝毫不移，朕保尔福分。勉之。

223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谢圣主奇旨训谕事。

窃奴才请安折内奉朱批：尔名声好，勉之。钦此。此朱批谕旨到后，奴才恭设香案叩恩外。伏惟，奴才本一末等士卒，蒙皇上无穷之恩，至为优渥，又委任专管荆州满洲兵丁。正为不堪交任而焦虑时，再荷奇旨，奴才愧难承领，虽粉身碎骨亦难仰答。唯竭尽所能，益加勤勉训练兵丁，务期仰副训谕。为此缮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

2236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伏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安。

223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淳亲王允祐等患病停俸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宗人府衙门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和硕庄亲王博果多因病难行故停俸，镇国公登塞、准达、辅国公门都，因年高不能上

朝故停俸，等因在案。今有和硕淳亲王允祐连年有病难行，世子弘昇患病有年。伊等均不能当差行走，故由臣衙门议奏之。为此谨奏，请旨。

多罗顺承郡王臣锡保，左宗正多罗信郡王臣德昭，右宗正多罗贝勒臣满都呼，右宗人辅国公臣讷图。

朱批：弘昇已痊愈。著庄亲王停俸。

22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前将军擅给官员税银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详查于南锦州历年所收税银，自康熙二十年至雍正二年所收税银共为八千九百四十两，从盛京户部支领后以作新满洲之备用银两为二千两，从南锦州送来卖海豹皮银为一百九十九两三钱，从以上三项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九两余银中，所得生息银为八千九百两。以上本息银共为二万零三十九两。从以上本息银中，除支交盛京户部本色银二千两外，正白旗原协领吉木布存银五千一百七十九两，镶红旗协领苏玛喇存银四千六百四十九两，正红旗原协领莫尔格深存银三百七十二两，镶白旗原骁骑校噶尔赛存银一百零三两，正白旗原骁骑校齐满塞、噶尔赛存银六十六两，镶黄旗协领衔长官何延秦存银一百二十两，前任将军等从生息银中支用公费银六千六百两余。此项银两，均经呈报将军、副都统后用之、存之，现有库存银为九百七十五两余。又查得，康熙五十二年奏请之后，抄没阿哈展、德林之家产时，由裴大胡子承赔银三千两，原驿站章京常文瑛承赔银六百两，买阿哈展、德林之房屋银五千一百九十四两，共计八千七百九十四两银。其中，由盛京兵部原侍郎色尔图送来印文借取银二千七百两，欲用于驿站，正白旗原佐领王瑛存银四百七十两七钱，盛京工部原理事官明安借取银二百两，正白旗原协领哈什玛存银四十两，镶红旗协领苏玛喇存银八百二十两，镶黄旗原员外郎傅森存银三百五十两，镶黄旗协领衔长官何延秦存银三千四百七十两，此项银两，均经呈报将军、副都统后借之、存之，现有库存银为七百二十四两余。又查得，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五、五十八、六十一年，将养息牧十个滋生牛群进行四次整理后，卖牛二千八百五十七头，卖得银二千五百八十七两二钱，自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二年，此八年中，将养息牧、哈达咱二十六个骒马、骟马群之残疾马匹，共卖二千零三十八匹，卖得银二千一百九十九两九钱，以上卖牛、马共得银四千七百八十七两一钱。从此项银两中，除交盛京户部一千零一两四钱八分外，由镶黄旗协领衔长官何延秦存银一千八百三十两又一分，镶白旗佐领聂卫凡存银一千零十五两三钱二分，正红旗原协领莫尔格深存银六百十两，此项银两，均经呈报前任将军、副都统后存之，现有库存银为三百三十两二钱九分。

以上三项共计银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两余，其中，已交盛京户部银为三千零一两四钱八分，由原协领吉木布等十一人所借、所存银为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九两余，现有库存银为二千零二十九两余。

臣等核查得，此项银两，均系应归入正项钱粮之银两，并前任将军、副都统等擅自借给，或给人保存者，殊甚不当。此事至关钱粮，极为重要，伏乞圣主睿鉴。一俟敕谕颁下，臣等遵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副都统臣额尔钦、副都统臣觉罗傅格。

22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雪日期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恭报得雪日期事。

本年江南地方秋粮收成超过往年，米价大减，百姓生活富裕，地方安谧。入冬以来，仍得雨水，田亩滋润，二麦长势甚好。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了一日雨，且自戌时至二十九日卯时下了一寸多厚的雪。此雪对于春麦极为有利，民多喜焉。故此将御批折子一并封固，差臣标下把总刘世荣、兵丁杨明贲捧奏闻。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若使百姓顺气，则必能感动天恩耳。慎之，勉之。

224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发遣三姓罪犯分送他处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驻守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等谨奏：为请旨事。

臣等前次所奏三姓地方发遣之犯人，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二年六月发遣当差之人共计一百三十九人，赏给贫穷披甲为奴之人共计八百七十八人。三姓地方兵丁仅有二百八十人，加之官员，尚不足三百，而发配之犯人高出官兵数倍。日久其旧习复发亦未可料。等情。一折内奉朱批：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兵部、刑部会议具奏。钦此钦遵。据王大臣会议得：三姓地方官兵虽少，但各处散户甚多。嗣后凡应发遣三姓地方之犯人，除新编佐领披甲人内若有愿领者仍准赏给外，可分给各处散户为奴。等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此后该部陆续发送当差及赏赐为奴之犯人共有八百零六人。其中除赏给愿领兵丁者外，赏给散户三百余人。臣等因三姓地方狭小，官兵不足三百，而发遣当差及赏给为奴之犯人数达到上千，臣等不无臆度，冒渎具奏。圣主恤念新募之丁，降旨每人准立家业，将发遣犯人均分伊等为奴。钦此。所谕甚重。兹一年多由部发遣之犯人又增加八百余人。此等犯人本系作恶匪犯，诡计多端，集中于新建之所，何不敢为？而新丁之主皆甚昏愚，不但不能管制伊等，反为伊等所欺。加之官兵又少，极难管束。况且圣主盛世，怀柔远夷，素以使随教化，渐入国家法纪之轨者也。此等匪恶境内容纳过多，每日与其厮混，沾染恶习，则伤地方风化，亦无何益。再者散户之人不事农业，其三五户为伍分散各处渔猎为生，虽赏给奴才，亦用不上，反添喂养之忧。且此等遣犯素不知主仆之理，饮食起居混在一起，主人一旦外出捕貂打渔，将少妇幼子交付伊等，委实不便。臣等查得，吉林乌拉、宁古塔、白都讷地方驻防官兵多，法纪森严，足以震慑伊等。嗣后若将应发三姓地方之犯人酌量赏给此三处披甲人等为奴，且将目下已发三姓地方之人内滋事妄为甚为猖狂者查出，亦酌量送往此三处赏给披甲为奴，则三姓地方则会宁谧，地方风俗渐至良善也。臣等昏愚无知，略陈管见。倘蒙允行，臣等再缮本具奏。为此谨奏。

驻守宁古塔等地将军臣哈达、副都统臣卫色、宁古塔副都统臣阿岱、户科给事中臣方进、户部员外郎臣苏和。

2241 都统褚宗奏贺新年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都统臣宗室褚宗谨奏：为奏闻恭贺新年大禧事。

窃臣身在疆外，为大禧之际不能亲往叩谒圣明而不胜焦急。初一日臣褚宗恭贺大禧，望阙叩贺。为此奏闻。

224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议叙其父额尔德黑功绩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噶尔弼谨奏：为仰祈圣主睿鉴，以请恩施事。

奴才之父额尔德黑自十六岁起，于多罗特、通奎、左卫、朝鲜、塔山、宁远、三河、锦州、松山、杏山、鳖山、前屯卫等地，共二十一次行军打仗。进山海关灭流贼二十万众时，曾经击敌。追击至庆都县后，又击敌。破流贼定河南、江南时，于潼关击流贼兵三次。于芜湖县江边，擒获福王，招降其属下兵，复克江阴县。从征四川时，击贼何征兵三次，定汉中府。率兵出征山西省时，击贼兵八次。围大同城时，贼被围困无奈，即杀贼渠蒋宪，并将其首级呈献。从征共三十余次，打仗百余次，冲锋在前，射杀无算，捉贼甚多。当时由于在王府长史上行走，故未请功。后来海贼郑国姓叛，陷我闽安镇之后，授内大臣达素为将军，护军统领费塔为左翼护军统领兼参赞大臣，而奏请右翼大臣时，世祖皇帝特谕奴才之父额尔德黑为右翼护军统领兼参赞大臣。进剿海贼时，将军达素兵败于海上，费塔折兵于陆地，惟奴才之父战杀贼大将军闽安侯，夺获贼船，大败贼兵。将此情形奏报时，世祖皇帝下令将达素、费塔拿解至京城议罪，而将奴才之父授为将军，于军中任职三年，海贼惧而未敢出。后来，撤兵之后，议政大臣等议得，奴才之父额尔德黑虽立有功，但将军、参赞大臣均折兵，故未叙功，反而降一级。后来，削去喇布王爵降为公，亦削去奴才父之王府长史一职。此乃奴才之父一生所效力之处。再，奴才虽率兵进藏奏效，实则皆赖于圣祖皇帝之指教，并非奴才之力所为。雍正元年圣主颁旨赏与进藏二路将军以阿达哈哈番，由部议奏，已特旨封延信为贝勒，授策妄诺尔布为贝子，故另不议外。原定西将军噶勒弼，已钦命恕罪，给还原衔，派往军营效力。俟案结返回时，另行议奏。等因具奏。奴才仰蒙圣主恩泽，亲赴布隆吉尔，于今年三月返回。只因奴才屡蒙圣恩甚重，故此次议叙，不敢再接受。奴才再三叩请敕部议叙时，不议叙奴才之进藏情事，而仅将奴才之父一生效力之处，皇上睿鉴之后，追赐谥号。若能如是，奴才之父额尔德黑于九泉之下亦能蒙受圣主之无穷殊恩，且奴才本人及至子孙，亦将蒙受圣主之无穷殊恩。为此谨奏。

朱批：所奏甚当。著该部查核档册恩施议奏。

224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踏看丈量皇家庄头等地亩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臣绰奇等谨奏：为请旨事。

为查皇家庄头、王府庄头等之地亩、牧场一事，奉有旨：此事著交副都御史永福带去与将军唐保住、来文、阿萨纳、李永绍、邹汝鲁、马进泰共同详查议奏。钦此。钦遵。由原将军唐保住自广宁至山海关踏看丈量，原府尹邹汝鲁自辽阳以南踏看丈量，副都御史永福踏看丈量哈达峪牧场。今尚未踏看丈量盛京周围地亩以及兴京、开原属地。李永绍、来文晋升，马

进泰、邹汝鲁调任，唐保住、阿萨纳休职，故将臣等职名开列谨奏，一俟命下之日，臣等钦遵详核议奏。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奉天等处地方臣绰奇、都察院左都御史衔兼府尹臣尹泰、副都统臣额尔泰、副都统臣傅格、兵部侍郎臣吴尔泰、刑部侍郎臣武格。

2244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报安置各犯之情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振武将军臣穆克登谨奏：为奏闻事。

前任振武将军傅尔丹传取之，差往扎克拜达里克筑城之自力效力之犯人，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军营。当日按册查对，见原任都统图拉、副都统永泰、原任给事中刘塘、带回归化城之原任詹事王义清、原监察御史陶逸、任平、范运内、高仪、王运进、高分、陈家佑等俱在，原监察御史范长法、赵成彪、孙少增、柴谦、武豪等五人未到。经询问王义清、陶逸等人，据禀称：我等十三人原与撤回之军一同前往，同行之赵成彪病故矣。范长法、孙少增、柴谦、武豪因不能来，留在归化城，以后再来。等语。故臣派人至归化城迎接，交令途中若遇罪官，即自相遇之处驰解军营，途中未遇，则直赴归化城，将臣之印文交送都统丹津等，由伊等将原监察御史范长法等四人查出，在彼看押，我自此地奏闻。等语。于九月遣派前去。臣所遣之人于到达归化城之前，半路于巴扎尔奎屯地方遇见散秩大臣祁里德依送范长法四人前来，遂即带来。十月二十九日，祁里德依将范长法、孙少增、柴谦、武豪等人送至军营。再已领撤兵返回之将军傅尔丹折内朱批圈划真犯字样之阿达哈哈番杨保柱等二十三人已同撤兵一起带回。此外现留军地之二十一人内自力效力之宗室原为公爵之赖实、原任都统图拉、副都统永泰、原一等侍卫都勒额、主事屯图、原汉给事中刘塘、詹事王义清、原监察御史陶逸、任平、范运内、高仪、王运进、高分、陈家佑及祁里德依送来之范长法、孙少增、柴谦、武豪等十八人俱交付于夸兰达等，令其分给护军八旗当差。二等侍卫亲迪尤原既在边卫，仍留边卫效力。大夫孟福遣往扎克拜达里克军营。奉旨自力屯田之原副都统鄂三，交付驻扎克拜达里克之副都统赫恩德、花鄂仍留扎克拜达里克屯田。谨此奏闻。

朱批：知道了。

2245 吏部奏请钦点派往江宁等处官员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吏部谨奏。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复奏和硕廉亲王等钦遵上谕一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旨：依议。现暂停派员前往福建、浙江二省，江宁、安徽两地合派官一员，湖北、湖南两地合派官一员，山东、河南二省各派官一员。著将此会同大学士、九卿等，从小堂官及科道、各部郎中中简选引见。钦此钦遵。

臣等遵旨会同大学士、九卿共选，大学士田从典保题给事中王肃章、监察御史李宣等二员；

都察院保题给事中喜德申等三员、监察御史缪寿等三员；臣部保题郎中宋才士一员；户部保题郎中额尔成格等二员；礼部保题郎中杜藻一员。共计官十二员，其出身缘由，已折奏引见。请上点派江宁、安徽两地一员，湖北、湖南两地一员，山东一员，河南一员。为此谨奏。

王肃章：山东兖州府单县人，四十八岁，康熙三十八年举人。现任刑科给事中，大学士田从典保题。

李宣：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人，五十三岁，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现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察北城期满后奉旨：再留一年。钦此。大学士田从典保题。

喜德申：正红旗明寿佐领下监生，五十三岁，现任吏科给事中，原副都统布尔萨海之孙和硕康亲王所属，都察院左侍郎杭奕禄、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张远怀：直隶宣化府宣化县人，四十五岁，康熙五十二年进士，现任户科掌印给事中，都察左侍郎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杨儿德：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四十八岁，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现任礼科掌印给事中，都察院左侍郎杭奕禄、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缪寿：正红旗佛保佐领下学生，五十岁，现任协理河南道事务监察御史、原副都统托赖之子，原属公讷图，今委为公差，都察院左侍郎杭奕禄、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赵成：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人，四十一岁，康熙五十四年进士，现任管理河南事务、江西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左侍郎杭奕禄、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刘运福：宁国府南陵县人，三十八岁，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现任管理山西道兼理河南道事务、福建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左侍郎杭奕禄、阿克敦、梁文科共保。

宋才士：山西解州安邑县人，三十一岁，康熙六十年进士，现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办理吏部尚书事务逊柱、查郎阿、沈近思共保。

额尔成格：镶白旗人，四十三岁，现任户部四川司郎中兼佐领；原佐领喜尔根之子，公允祹所属，户部侍郎蒋廷锡、觉罗察德共保。

高顺：山西朔平府朔州岁贡，三十六岁，现任户部浙江司郎中，户部侍郎蒋廷锡、觉罗塞德共保。

杜藻：河南开封府封丘县人，五十二岁，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现任礼部主客司郎中，礼部侍郎查嗣庭保题。

具奏者：经筵讲官署理吏部尚书事务兵部尚书加一级臣逊柱、左侍郎降二级留任臣查郎阿、署理右侍郎事务副都统臣唐堪、右侍郎加二级纪录十二次降二级留任臣沈近思。

224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请革除火耗税规之银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级奴才罗殷泰谨奏：为奏请革除陋规以充正项事。

窃奴才历世仰沐国恩至深至重。奴才庸愚无似，又蒙圣主特恩，授为四川布政使。陛辞之日，蒙荷天语训饬，勉做好官，毋辱祖父。到任两年有余，屡次奏请圣安，屡蒙恩旨训诲，教以勤勉，励以修诚。奴才虽甚驽下，亦知圣恩高厚，时凛天威，勤以补拙，诚不自欺，以期少尽犬马之

忱，上报天恩而无辱祖父。故凡奴才职任当为之事，钱粮出纳之间，无不固持大义大理，而行屏绝弊窦，不敢有所顾虑，不敢有所偏徇。上赖日月之明，幸得免于罪戾。而布政司衙门向有收受火耗税规二项，陋弊相仍，以为养廉之资。奴才到任之后不能尽革，夙夜不安。今时逾两年，未敢再为因循，谨特据实为我皇上陈之。四川省解司钱粮每年约二十六万余两。每两旧例收耗银六分，内督抚两院分去银三分二厘，奴才实得银二分八厘，一年共该得火耗银七千余两。内因州县申解钱粮每一两又给布政司吏役纸笔饭钱银共六厘有零。奴才看得，此辈人数众多，朝夕在官，若无出息，难以责其枵腹办事，而州县实无非取诸百姓者。用敢仰体皇上视民如伤至意，已于雍正二年九月内通行所属尽革布政司衙门吏役纸笔饭钱，而于奴才所得二分八厘火耗之内，拨出六厘散给吏书衙役。故奴才自去秋以来，实只收得火耗银二分二厘，一年约共得银五千七百余两。又通省解司杂税每年约银九千余两，每两有奴才火耗银一钱，奴才一年共得火耗银九百余两。贰共火耗银六千六百余两。而收税之各府厅州县一年又送布政司税规总共银三千余两。奴才家口不多，用度素俭。虽有延用幕宾及地方一切些小应捐应办公事，与夫赠遗犒赏势难尽免之费用，而奴才举家实已丰衣足食，且有余资沾及亲族。此皆仰赖我皇上天恩所赐，非奴才一身一家所敢独受者也。其税规银三千余两，奴才虽收受两年，实增惶惧。今特奏明，仰恳天恩准以雍正四年为始，容奴才行令各地方官增入正项杂税九千余两之内，永除布政司衙门陋规。庶以明奴才不敢隐瞒之心，并冀得少免奴才之罪。至于川省地方，仰蒙皇上如天覆育，教养兼至，已见生聚日繁，渐臻富庶。从前士民自首田地钱粮每年不过数百两。自奉上谕宽定起科年限，谆谆训诲，官民咸共鼓舞，近来新垦自首较之往年不啻十倍。若再宽以数年，则川省地土便可尽辟，钱粮日见加增，拨协饷银可以渐减。再就目前士民商贾而论，其繁盛气象实大胜于往时。而各属收税拘执旧例，未增税银，殊属未协。依奴才愚见，除布政司衙门税规三千余两收入正项之处，一年通省杂税尽可再增一万余金，此不过减各官之羡余，并非病商累民者。倘蒙圣主恩准，奴才即当行令所属酌量加增，详请巡抚具题归入正项，以裕国课。至奴才所得火耗银六千六百余两，自知原不应收，但若竟不收耗，则公私一无所藉。谨敢冒昧陈请，仰求圣主格外天恩，仍许收受，则奴才感沐圣主曲全之仁慈实同天高地厚矣。奴才不胜战汗陨越之至。谨奏请旨。

四川布政使奴才罗殷泰。

朱批：胡说之极，可笑之极。

（原件系汉文）

2247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奴才富宁安等跪请圣主万安。

奴才富宁安、法瑙、阿山、英柱、常寿、杨昌泰、田俊、达锡达尔扎。

朱批：朕躬安，尔等好么？新年大禧，万事如意。

2248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奴才哈达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安，新年大禧，地方太平，万事如意。

2249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之侍郎福敏、布政使臣佟吉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接据都统拉锡咨称：奉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其他诸物及其在杭州之三百四口家人，俱交付鄂弥达、福敏、佟吉图等变价处理。朕所赐三马，著赏鄂弥达。钦此。等情。遵旨，臣等公开启封，一一查点，将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缮造清册，已由佟吉图派人送往京城。其余各物，臣等经带商人估价，折银八千九百二十三两四钱。年羹尧在杭州之三百零四口家人，变价三千二百八十五两。骡马三十九头，牛六头，共变价六百八十三两二钱。再前曾奏闻之二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金子、四百六十二两三钱重之金器簪子等物、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钱之银、二千二百五十两重之银器簪子等物、房子变价银一千一百两、从井中挖出之银五百五十两、银壶一把、匙子九个，俱造清册送部外，为此谨缮折奏闻。

225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瑞雪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报得瑞雪事。

江宁省城初次降雪之情，臣业已缮折奏闻讫。兹自十二月十四日戌时起再次降雪，十五日寅时止。雪降一寸余。又江宁府属之句容、溧水、江浦、六合县，镇江府属之丹徒县，扬州府属之仪征、高邮州，安庆府属之潜山、太湖县，徽州府属之歙县、婺源县，宁国府属之宣城、南陵、泾县、铜陵县，太平府属之当涂、芜湖、繁昌县，庐州府属之合肥县、无为州、巢县，滁州府属之来安、全椒县，和州所属之合山县，泗州所属之无长县等处俱陆续报称，十一月十八、二十八、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一、十三、十四等日纷纷下了一寸、二、三寸不等的雪。恰于十二月得获瑞雪，于二麦极为有利。且苏淞等地亦连降雨水，田地滋润。江南庶民仰赖圣主鸿福，无不为丰年饱食暖衣安享太平而欢跃。为此谨具奏闻。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书。

朱批：览折甚悦。唯为国家万民竭忠尽意，朕保上天必赐福泽。

2251 奏事员外郎石林奏报赴嘉兴府拿获曹涛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事员外郎觉罗石林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遵照谕旨于十二月十八日来到嘉兴府索拿曹涛安。至曹涛安现有家产等，奴才已带领署嘉兴府知府、衢州府知府金舒详查之后，已交付与该巡抚。再，曹涛安所有隐瞒之家产，奴才等几经研讯，伊并不如实招供。为了审出实情，又捉拿伊之胞弟曹仁表后，已交付与该巡抚。至

已经查抄之曹涛安家产、人口、什物等项清册，奴才除另奏外，将拿获曹涛安一事，先行奏闻于皇上。

朱批：朕欣阅拿获之事。知道了。

2252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纳奏报八旗察哈尔护军参领等职任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纳谨奏：为具陈管见，以祈睿鉴事。

臣阿喇纳自幼生长于地方，极为粗鲁，亦为无知。自叨蒙圣主从优擢用之殊恩后，虽为职守竭尽效力，仍虑难以胜任。查得，八旗每旗现有十六名正护军参领中，管理牧地察哈尔护军之章京有二人，管理京城护军营之章京有十四人。又此十四名章京中，兼管鸟枪营之章京有二名。前有牧地察哈尔蒙古来京后，其补放护军校、选取护军、前去查验兵器等，皆为察哈尔护军参领之事。今察哈尔蒙古之选取护军、查验兵器等事，均已交付牧地总管、副总管办理。如此以来，现有八旗察哈尔护军参领无事可管。臣伏思，鸟枪营至为重要，拟令兼管护军营之二名鸟枪章京只管其鸟枪营，而每旗现有二名察哈尔护军参领无事可管，故拟补鸟枪章京之缺，以管护军营。如此以来，可以能督练各自所辖护军校、护军等之马步箭及鸟枪，且又不误该营事务。为此谨奏，可否施行，伏祈圣主睿鉴。

朱批：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旗大臣等议奏。

22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引见武官情形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江南省尚未引见之武官等，理应送部。此次所送安庆营副将唐吉生操守平常，练兵甚勤；常州营游击马先弼操守谨慎，练兵不怠；七营游击何瑞守分，练兵有方；郎山总兵官下左营游击高生声新到任，练兵守分，现甚为谨慎；武才营游击王英操守爱己，勤于练兵。臣会同升任提督高其位谨奏以闻。

臣查弼纳亲写。

2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惩邪教及建庙捕蝗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据兵部咨称，上谕遍行六部九卿、八旗、各省督抚提镇：此前降旨及条陈议行之事，俱于来年十二月就如何实行、如何济益之处逐项分别奏明。密奏之事，密降之旨仍密折奏闻。钦此钦遵。咨行到臣。臣遵旨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就元年奏折交付之旨及条陈事宜奏闻讫。兹将雍正二年奏折内交付之旨目下已行及行之有效之处，遵旨逐项奏明，伏乞圣主明鉴。一项，奉旨：据言两江地方仍有邪教，督抚人等理应严交属员访拿惩治。若能改邪

从良，则概宽宥。其首领酌情赏给出首者，以示鼓励。钦此。又奉旨：密访缓行，切勿过急。倘获其首领，当甄别轻重治罪。余者皆属愚民，不过受蛊惑而行耳，何罪之有？务必留心尽扫恶习，除其根本。钦此钦遵。臣当即严饬各属地方访拿伪装潜匿之邪教者，毋使泛滥成患。又令州县官员详加访查，并告诫不得借此生事骇民，务必委婉劝谕，以期改邪从良。先前江南地方仍有邪教者，经陆续拿办，民皆知惧，目今已无宵聚昼散，纠结成伙，蛊惑愚民非法而行者。然臣仍严行各属地方，不时查访，一旦查出，即行呈报，甄别轻重予以惩处。凡有出首者，则予重赏，劝谕受蒙蔽之愚民，改邪从良。何敢因循姑容伊等，以误地方。此项遵旨实行，已收成效矣。一项，奉旨：相传刘猛(Lio meng)将军乃捕蝗之神，理应建庙祭祀之。钦此。臣遵旨于大凡有蝗之区皆建立刘猛将军庙，春秋二季祭祀。臣又遵照部咨，严交所属仰副圣意，一旦有蝗蝻，务必设法捕灭。本年仰赖圣主鸿福，生蝗之区甚少，且随生随灭，二麦稻谷毫无损伤。加之雨水极为调匀，春秋二季收成超过往年，民之生活温饱，无不感激圣主仁泽。此项遵旨实行见效矣。为此缮折，专差臣标下把总杨万林、兵丁陈世贵赍捧谨奏。

臣衙门笔帖式巴都善书。

2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惩私盐贩子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伏读臣前奏拿获私盐贩子一折内之批旨，不胜感激欢忭也。圣主教训甚为详备，臣钦遵谕旨，定仰副圣主除暴惩恶，恩威并用，凡无关紧要者不可多累之至意。现已拿获各犯，臣亲自审理，因恐人多难以久押拘禁，故与巡抚张楷商议选派三名干练知县将其解交省城审理。又思此等人犯皆属生性邪恶之人，不可久在省城一地关押，故审拟之后，主未拟重罪者，俱分别交付省城附近州县监禁。此次犯人务须严加审明，与纵容各官一并惩处，不敢稍加宽宥。至无关紧要小犯涉连不多，开印后加紧审明，会同巡抚拟罪具奏。故此将御批折子一件，条陈折子一件一并封奏。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知道了。好。凡事唯当持中，不可稍有偏颇。朕并非赋性暴虐，所谓诸事严者，唯期以法匡治也。高低少偏则非朕之本意。法纪放宽，反是哄骗愚民耳，毫无益处。不可如同妇人少事姑息，亦不可昭以残暴凶狠，唯求合理。

2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连得瑞雪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谨奏：为奏报连得瑞雪事。

前江宁省城及各属地方纷纷得雪之情，臣业已陆续奏闻讫。兹江宁省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时起再降大雪，二十五日辰时止，雪降二寸余。接着又二日阴雨。仰赖圣主鸿福，正值需雪之时，连降瑞雪，田园浸透，二麦大有可望。故此庶民商贾无不雀跃。为此谨奏。

臣衙门笔帖式苏海书。

朱批：览折畅悦。

F93P/02

2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学政俞兆晟条陈各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查弼纳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江南学政俞兆晟条奏调安庆营副将驻守潜山县，增兵霍山县一折奉御批，此奏尔以为若何？若有是处，可择之而行。钦此钦遵。臣跪诵之下，窃惟，圣主俯念东南采择舆论，盖求治政修平，日臻安泰之至意。臣荷蒙圣主殊恩，凡所知地方形势，安敢不如实奏陈。臣查得，江南防守要地，重在江海。沿海地方淞江设有提督，崇明、狼山各设一总兵官，分界把守，体制完备。若言江防，自与江西毗连之安庆府至狼山海口，上连江西湖广，下通大海，沿江各应汛守之处，皆已设兵把守。安庆地方，为江南西面户门，尤甚重要。自先年设立水师安设守备以来，其设置变更不一，后操江巡抚移驻于此，江防仍由该守备节制。康熙元年，裁操江巡抚，此营官兵归总督辖制，水陆兵丁增为八百余，设游击一名管辖。后因前任总督郎廷极奏言安庆地属重要，改设副将，以左右两守备驻守城池，成为水陆汛地。另统辖沿江之奇兵营、游兵营及瓜洲守备，再陆路潜山营亦归其节制，重在防守自江西而下沿江各个要隘。兹俞兆晟奏言安庆府属之太湖等县与湖广之黄梅县、蕲州毗连，且城内又有巡抚标营官兵，请将副将移驻潜山，将潜山游击移往安庆。等语。其只知安庆副将官兵专为守城而设，却不知此副将尚有统辖江防之重任。而潜山营设游击一名，守备一名、千总一名、把总四名、兵丁六百七十余名；与安庆营官兵数目相比，亦不可谓太少。即便去年收复太湖县地方兵力略显薄弱，亦系因富殷之人不卖贮米，引致贫民纠合抢米。其时立将首恶拿获重惩，民则平静如常。地方有事，俱来文武官员权衡办理，实心安抚，并非在于兵之多寡。若将副将移驻潜山，远离江岸，则势必难以节制沿江所在奇兵、游兵、瓜洲三营，且诸事不能相机调遣。既然事关多方，臣愚以为，似仍照旧保持原状为宜。至六安州所属之英山、霍山二县，位于深山之中，民多种茶，湖广人尚来此种茶。臣到任之后，因恐滋事，尚不时查访，虽邻省之民，即如本地人一样循法，并无滋事之处。此二县俱归六安营一把总管辖，该把总领兵九十五人，驻于英山县内，以此兵额足以防守。霍山县内原有驻兵四十八人，人数略少，兹增兵十二名，以六十名驻守在此。臣尚不时牌饬文武各员，留心防范，以安地方。臣见识浅陋，不知当否，伏乞圣主明鉴批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臣查弼纳亲书。

朱批：所奏识大体。外省地方形势朕不甚稔知，故一应条陈俱发尔等商讨，乃万一有所济益之意，并非赞同者也。尔等如此，嗣后唯以是非而论，秉公回奏。俞兆晟若何？舆论不一。

2258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哲尔衮奏请垫平粮仓车道折

雍正三年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哲尔衮谨奏：为垫平仓廒以备雨时之用事。

本年雨水之中仓内甚为泥泞，拉米车租较前倍增，每日应支米石不能尽数出仓，致使米价上涨。圣主念米之重，俱限三季【原档残缺】，至今米价蒙恩已甚平矣。唯因本年雨水偏多，兵丁领米，车租贵耗银多，故致米价亦贵，颇有违皇上仁爱之意。闻知拉米车租上涨，奴才亲往城外新建万安仓查看，见仓内与其他地方相比不高，城上泄水口下泄之水直灌仓内。再者围墙阴沟狭小，仓内泥泞不堪。以奴才之意，仓内掺加灰土垫高，阴沟【原档残缺】，使城上泄水口避开，水流不致入仓，则泥淖减少，仓内粮米亦不会受潮。再朝阳门外之太平仓及城内所有仓内行车道，亦请准以垫平修整。如此平整之后，即可备于雨水之时便于行车，亦免车租加价，粮米进出无误，米价亦不致升腾。为此惶悚谨奏。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下册

雍正四年正月至雍正十二年十二月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黄山书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上册
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页数=1251
SS号=10224718
DX号=
出版日期=1993.09
出版社=黄山书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1 署理大将军事务延信等奏请西藏设第巴总理藏务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
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3 闽浙总督满保奏进西瓜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冬收并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
5 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
6 河南河北总兵官吴如译奏报起程赴任日期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八日
7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议咸安宫饭茶头目等人升迁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
8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拿获李煦之子并查清其家产折*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
9 都统拉锡奏请晋封青海诸王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10 都统拉锡奏陈防范策妄阿喇布坦之对策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
11 理藩院尚书允祀等奏请嘉兆青海台吉后嗣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12 玛尔齐哈奏谢升为监察御史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
13 都统拉锡奏请敕谕策妄阿喇布坦宜合其俗等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三日
14 内务府奏请新任苏州织造兼何职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八日
15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6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7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蠲免偿驼之恩折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
1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19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叩谒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
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粮米时价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缴御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雨雪情形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4 马尔赤哈奏报豫省河工百姓苦累之情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5 马尔赤哈奏报河道总督陈鹏年殁于工所等事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6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祗领继位诏书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27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山西普降瑞雪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28 都统拉锡奏请借使臣奉劝策妄阿喇布坦遵旨修好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29 理藩院奏请来京之格格拨给食宿并指名奉移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30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陈裁撤驿站同知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1 都统拉锡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祈请瞻觐圣颜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2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前往奉移梓宫折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33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报明舒等人已起程驰赴京城折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34 抚远大将军延信奏谢赏赐皮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正月三十日
35 双全等奏缴雍正元年正月谕旨折 雍正元年正月
3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清查布政司库银两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7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赏赐罗布淖尔回子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将桂林副将调任澎湖员缺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总督衙门每年各项进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台湾水师破损战船甲胄修竣等情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1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谢祗领即位诏书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

42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圣祖梓宫由王大臣送出陵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
43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事繁紧要之县增设知县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三日
44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议由皇上指定应袭庄亲王之阿哥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
45 监察御史诺米奏陈新建天桥大桥以祭祀天坛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6 浙江道监察御史杨保奏请准许八旗兵丁买民为奴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7 巡城御史莫尔浑奏陈限制高价出售烧酒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8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大同驼驼及太原等地得雪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49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钦命家弟补任主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0 山西巡抚德音奏缴朱谕二纸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1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陈选员择士等臆见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
52 京畿道监察御史席禄奏请复设起居注衙门等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53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销算西地用兵所耗钱粮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七日
54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严禁兵丁服用僭越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5 户科给事中增寿奏报禁止八旗官兵典卖田宅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6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陈防止台湾祸乱之策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57 山东道监察御史迈柱奏陈摊丁入亩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58 西城巡城御史鄂齐善奏请准许变色米运出卢沟桥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
59 礼科给事中法敏奏报禁止加入天主教等三款折 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
60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宣召迟到之敦郡王议处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一日
61 巡城御史富贵奏报派钦差之臣访查官吏兵器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62 都统马尔萨奏请廉王舅舅等族抬旗各按管领编制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二日
63 山西巡抚德音奏参保举人员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64 孝陵总管奇尔萨等奏覆陵南可砍枯树割草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五日
65 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请派考官拣员补笔帖式等缺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翻译中书等人名拟公布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皇上节哀颐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68 内务府奏请将妃娘家人李煤之族出旗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6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请将牧群总管留任引见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
70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报青海诸台吉会盟密谋反叛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71 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
7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太医院院使刘声芳给荫生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73 吏部奏请补授陕甘藩臬员缺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及御赐先帝宝物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稽查太监亲戚王府幕宾捐官者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76 江南道监察御史孙塔奏报锡伯随侍欺凌其主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出兵降服松潘口外生番缘由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查凉州第三道亏欠捐纳银两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7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人犯索柱援引恩诏释放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处署军前逃人哈尔岱等事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笔帖式升职留于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82 吏部奏请选补少詹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83 驻柴达木之西安将军宗札布等奏报罗卜藏丹津行将反叛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一日
8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请禁止官员私用驿马等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二日
85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甘肃雨雪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6 监察御史佟吉图奏报赈灾所见直隶河南等地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7 巡城御史鄂齐善奏报候补各员宜先效力试用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日

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官兵追拿福州府越狱牢犯等情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两省雨水稼禾米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
90 巡城御史舒库奏陈钱粮亏空缘由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八日
91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9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追加其父阿兰泰恩典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
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李世卓为神木道员折 雍正元年三月初十日
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择员驻防察木多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95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副将任满再准升转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二日
96 山东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陈将八旗恣意挥霍钱粮之人治罪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三日
97 吏部奏请引见湖州府通判等员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四日
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二麦雨水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吴存礼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100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1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谢抬为上旗并请赴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再减五城米价以抑时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
103 刑科给事中托尔海奏报八旗官兵粮米按时发放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4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欲遣格勒克代替觐见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5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谢升布政使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6 山东布政使佟吉图奏报兖州等府得雨情形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7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会议遣使准噶尔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108 侍郎常寿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阴谋叛乱折 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
附：上谕侍郎常寿调提督岳钟琪前往西宁探青海消息
10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遵旨访查行盐情弊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日
110 刑科给事中施图奏请村民贮粮以备荒年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111 吏部奏报祖秉圭履历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112 侍郎常寿等奏报派人颁宣青海诸王加封之情及暂缓撤兵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113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派兵堵截罗卜藏锡拉布事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上谕副将军阿喇衲于布隆吉尔听凭大将军年羹尧调遣事
114 陕西巡抚噶什图奏报雨水谷物长势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115 多罗履郡王允禵等奏报取顺天乡试外帘官候钦点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116 内务府奏请给发和硕怡亲王新收之柏唐阿等钱粮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117 监察御史鄂齐尔奏请养济院房屋狭小拨地扩建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11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呈书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119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严守边关以防生变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120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请赴青海效力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将坐堂理事家人撤回府内并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上谕一纸
12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越狱逃犯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3 浙闽总督满保等奏报安置侍卫林祖成兄弟子嗣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查访监察御史鄂齐尔任内进款数目折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1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大麦收割小麦秀穗结籽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参太监胞弟怀宁知县张廷宗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饬江西官兵缉拿福建人犯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
129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不赴大同缘由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0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朱批训示并报森图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1 山西巡抚德音奏谢赏缎等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2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雨水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
13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到任张榜拒收礼物及赴任途中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四日
13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1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交送署理巡抚印信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六日
136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剔除工程积弊以利国帑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七日
137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138 西安将军宗札布奏谢赏赐鼻烟壶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
139 前锋统领丁寿奏谢御赐先帝衣帽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0 监察御史傅色讷奏报满洲命案依法拟罪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给驻站土司兵丁盐菜银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2 都统穆赛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3 傅尔丹奏报侍卫达福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4 副都统延寿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5 步军统领图拉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6 副都统勒勤图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7 副都统根敦奏谢赏赐圣祖仁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九日
14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报贝勒阿布兰领属佐领数目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49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报漕船夹带私货延误重运逃税情弊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5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各部遣派笔帖式替换军台人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初十日
151 和硕廉亲王允祀奏请商都牧马被盗处分官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知府李英等三员操守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3 雍正帝谕旨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十一日
154 侍郎常寿奏报王察罕丹津所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5 侍郎常寿奏转青海受封各王贝勒等谢恩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6 侍郎常寿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接奉御批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附：上谕一纸
158 理藩院奏请将逃人首领色楞等正法等情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
159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遵旨裁撤多余官兵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雨水米价及择员署理总兵印务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截留漕粮以捐纳银补还等情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粮道擅动库银及克扣借贷银两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福州名贼高颂祥等情形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
164 允禵等奏请主子荷包上用大东珠之罪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165 监察御史宗颜奏报知府以下各官宜少带眷属等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
166 吏科给事中增寿奏请六部司员选任通识汉字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7 侍郎常寿奏报驰送公策旺诺尔布等密奏折子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8 礼部侍郎三泰等奏请年迈赞礼郎调动差事等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1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拿获江西万载县贼犯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附：札付一件
1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地方雨水及二麦收割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1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佐领宜应秉公料理披甲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癸卯科乡试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效力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

174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赐先帝遗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
175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刑部不准援赦人犯及发杭州犯人等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176 吏部等衙门奏报议叙案迟延缘由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
177 萧永藻等奏请拣员照看于陵寝饲养之鸟兽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78 和硕廉亲王允祀奏请工部所管应改治之款项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79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参领索林照例兼任员外郎行走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80 理藩院奏请青海厄鲁特台吉之使离京发给雇骡费用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181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182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罢黜参革人员驻驿效力赎罪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183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直隶各道州县等官宜择满洲贤能补任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184 都统席勒图奏报抵达西宁日期及请撤柴达木驻军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5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未报灾情缘由及各官捐资赈济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6 侍郎常寿奏报默尔根戴青拉察布来报罗卜藏丹津之情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7 侍郎常寿奏报侍读学士所报罗卜藏丹津备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训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8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赐内用果子点心等物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上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1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奉旨遵行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接奉训谕亏空钱粮不摊派于民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浙江省内太监亲戚任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4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内城破损各处应修缮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5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委员防守石景山堤工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6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参贻误煤炭官员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7 吏部奏报补用捐纳人员办法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19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擒获台湾贼首及效力千总补放守备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1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爱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明岁收各项礼物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总兵官印务暂由督标副将护理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2 吏科给事中刘堂奏请移湖关仍归九江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京口副都统甘国培居官名声不好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4 理藩院奏议奖赏追击逃人罗卜藏锡拉布之立功人员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205 山西巡抚德音奏请简放平阳府知府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6 山西巡抚德音奏报平阳府雨泽田禾之情及遣员赈济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7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受任清查各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0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0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报遵旨选举一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1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荐一等二等章京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2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盐法道一年所得份银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3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陈训练兵丁以为精锐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214 监察御史杨葆奏陈八旗各佐领官马减半拴养等事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21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展限以完部积陈案折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21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抬为上旗之家族编并佐领折 雍正元年四月
217 南城巡城御史八十九奏陈减少各省贼盗案件之策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18 吏部奏请补用祖秉圭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19 （佚名）奏陈筹海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0 礼科掌印给事中硕色奏请颁恩出征官兵以示鼓励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1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革除工程咨部核销之弊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二日
222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奏报八旗制做帐房数目及所用银两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三日
223 户部尚书孙渣齐等奏陈浙江丝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
224 镶蓝汉军旗都统伊尔拜等奏请将马允孝及子孙送往盛京居住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5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将公门都罚俸半年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小麦收成分数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捐俸修建号房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吴江知县擢镇江知府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
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紧备兵以防青海蒙古人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0 领侍卫内大臣普照等奏补理王之佐领等不足人数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1 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奏荐缪沅为湖北布政使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2 工部尚书徐元梦奏荐河南开归道员补任湖北布政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
233 工部右侍郎尹泰奏陈九卿会议诸事管见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4 刑部左侍郎阿锡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5 礼部尚书苏库奏荐布政使员缺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
236 阿思亥奏报地方可用官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方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柴达木领兵都统之信函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咨行驻西宁侍郎之信函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打箭炉官员喇嘛等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1 和硕亲王敦多布多尔济等奏谢晋封亲王郡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2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策旺札布等奏报多尔济托津罪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3 理藩院奏请严禁官员怠慢勒索蒙古扎萨克王公等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4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会盟推选商卓特巴总领其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5 郎中众佛保奏报喀尔喀人痛恨多尔济托津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
2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台山上香及沿途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转谕德音暂留山西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8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陈革退无户护军及披甲等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49 查隶巡查道法敏奏请处置霸占煤窑之恶人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50 直隶巡查道法敏奏请严惩房山恶霸李欣父子等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
251 德音奏报暂留太原等候清查钱粮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
252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请鼓励兵丁训练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3 甘肃布政使傅德奏报雨水禾稼情形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米价及乡试等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岁科补考录遗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6 内务府奏请依列考选汉教习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
257 刑部尚书佛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258 吏部奏请拣选各部缮档之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
259 吏部侍郎巴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0 理藩院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1 詹事府詹事伊都立等奏荐一等二等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2 吏科等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3 会考府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4 礼部侍郎兼太常寺卿三泰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5 大学士马齐等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6 銮仪卫衙门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7 宗人府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8 中书科掌印主事明德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69 都统阿布兰等奏荐官员袭任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0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陈以火耗银补给官员家用及亏空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严惩偷入围场打牲人犯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
272 侍郎常寿奏谢朱批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3 署理步军统领事务之兖泰奏荐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4 协理河南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常平社仓粮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
27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捉拿索诺木达锡折 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
276 监察御史尊谦奏陈闲散宗室无官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
277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明锁拿允禵管家未奏名姓缘情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2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萧永藻佐领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79 山西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陕西米运抵绛州平价粜卖借贷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借调大同仓米驼运平阳汾州赈济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开放禁米令以解民食之忧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密访官员善恶及请补平阳太原知府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4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理王弘晳迁居郑各庄事宜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2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不宜征伐策妄阿喇布坦之缘由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286 靖逆大将军富宁安奏报遵年羹尧办理之上谕施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287 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密访秀才范英行为仍送怡亲王府事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88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决意叛乱情形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89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荐青州分司运同人选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带往西藏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情形及处置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29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稔知官员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知官员品行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稻子即将插完及米麦时价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家产缴送查出之折子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29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销算征剿台湾用银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297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叛乱严防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上谕贝子延信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人马入关保护事
29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将其兄冯泰简任起居注馆讲官折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29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将军等职各按定额毋再裁减折 雍正元年五月
300 原任太原总兵官金国正奏请缓扣兵丁所借库银折 雍正元年五月
301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荐布政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五月
302 侍郎常寿奏报青海达尔扎布父子逃进边内诸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3 都统席勒图奏报侍卫阿齐图等祗奉先帝遗物谢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4 都统席勒图等奏报柴达木兵撤至塔拉图尔根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5 都统席勒图奏报官兵谢赏茶糕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五府三州民情及赈救饥民之策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栾廷芳即送军前效力等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三日
308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派兵掳掠阿旺拉布坦等人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四日
309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得雨并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水稻栽完捕捉生蝗等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节哀保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恭进双岐瑞麦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滋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
317 贝子延信奏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来报消息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七日
31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知府裘章等首告苏克济勒索财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31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总兵黄颖赵文弼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3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奶饼子及夏暑良药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3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卫达鼐奏疏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附一：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奏报赴西宁给罗卜藏丹津赍旨事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
附二：寄提督岳钟琪书稿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
附三：上谕年羹尧饬派普照署理西安将军印
附四：上谕年羹尧罗卜藏丹津插罕丹津之事务求稳妥等事
附五：上谕年羹尧朕躬甚好不必过虑事
32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天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3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解任懒恶官员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将有病侍读学士音扎纳休致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音扎纳之缺由顾鲁署理折 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
326 都统图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之恩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一日
3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天津原任道台亏欠银两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
3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常州秋审沿途所见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檄各属缉拿匪盗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密访下问各员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谕勉励文人勤奋读书等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节哀及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节哀保重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
334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被迫来投边关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五日
335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报公噶尔旦达锡兵败来投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6 贝子延信奏报调甘州兵马固守永固城以防叛逆来犯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7 都统西伦图等奏报由柴达木撤军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
33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3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泖湖有贼纯属讹传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追取欠银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1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及报闽省雨水调匀夏稻开割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
342 侍郎常寿奏报达赖喇嘛使者抵达西宁来京城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343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来投边关安置折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
34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乾清门一等侍卫达鼐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5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居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6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7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帽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8 副都统瓦哈利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49 副都统布柱奏谢赏圣祖仁皇帝衣服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0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严禁私税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1 监察御史莫礼博等奏请更换蓟州遵化州知州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喀喇沁贝子前来吊丧被阻边外等缘由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日
3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选补副都统之缺各员引见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4 贝子延信奏报保护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及其属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5 贝子延信奏报调延绥等地兵丁防备罗卜藏丹津进犯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6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事宜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357 监察御史鄂齐善等奏报运米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58 贝子延信奏报收存年羹尧寄送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书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59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等由郡王牧场撤回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0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参侍读学士朱志诚侵蚀盐银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迟延催取公主房租一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2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巴里坤西宁两路所用钱粮分别造册奏销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363 内务府奏请变卖李新家产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364 吏部奏请将郎中谢旻补授道员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365 原山西巡抚德音奏覆地方灾情不实叩请宽宥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366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拨给果王佐领男丁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所获文尚贵等人之口供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69 和硕恒亲王允祺等奏请理王弘晳迁移郑各庄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70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发遣人犯脱逃定罪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71 青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公噶尔旦达锡之奏书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2 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宥错拟票签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3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审拟赵世纶讹兄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4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八宝讹诈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375 内务府奏报分给亲王财物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376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遣使赴京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7 贝子延信奏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等属下人口牲畜数目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8 内务府奏请亏空钱粮令官赔补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37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报满人亦宜补授地方官职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闽省官员互调以利各尽其能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1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惩办德化县纠伙抢劫首从各犯情形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禁止商人行盐取缔各盐衙门盐课事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3 辅国公普照奏谢罢理西安将军事务并到任日期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山西旱灾之情折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385 吏部右侍郎傅绅等奏报漕运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一日
386 郎中本锡奏报税务任内所收支银两并献余银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自柴达木撤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8 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梦等奏参贺有章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二日
3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及黄河骤溢即退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1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补放道员等员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府州县亏欠未完银两由各官分赔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简臣辅佐审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批旨及所赏翎子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5 内务府奏请恒亲王妃母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奸商刘康时迟误京通仓工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举荐司员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硕色补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
3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沾足并丰收在望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4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大雨及早稻收成米价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
401 贝子延信奏报罗卜藏丹津掳掠额尔德尼额尔克所属蒙古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五日
4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颐养圣躬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叩谒圣祖梓宫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4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乌拉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5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请处置商人冯奇诉讼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6 监察御史莽鹄立奏报天津私盐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
407 户科给事中鄂托拜奏报右卫修城奏销军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08 署理大将军印务贝子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09 内务府奏请依例筹算每年所需谷粮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0 佐领佛伦等咨呈内务府所属庄屯贮米短缺缘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1 雍正帝谕常寿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劝离罗卜藏丹津事* 雍正元年七月初七日
412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简用正直老臣教育阿哥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理堤防工程完竣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牛钮奏报修治堤防工程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
416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人讹诈银两一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41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钦点堂官审案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
418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谕吉清除孝景二陵枯树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419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本旗人授任行差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初十日
420 驻西宁之侍郎常寿资贝勒盆苏克旺扎尔之文稿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1 侍郎常寿咨贝勒垂拉克诺木齐勿附罗卜藏丹津作乱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2 侍郎常寿奏报寄书盆苏克旺扎尔等毋随罗卜藏丹津叛逆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3 侍郎常寿奏报往劝青海诸蒙古议和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陈禁止州县官员借故留居省城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425 副都统乌察拉奏请往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稼禾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诈骗银两之犯认交银两数目勒限完抵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29 管西安将军事务普照等奏报西安官员缺额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
430 礼科给事中硕色奏请更换都统印之清字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雨水稼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钦遵上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拨放贮银给巴里坤等地官兵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
434 贝子延信奏报戴青和硕齐掳掠垂拉克诺穆齐之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库银赡养王托克托鼐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6 贝子延信奏报宁夏等三处官兵就地候令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7 贝子延信奏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子率部入嘉峪关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438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请直隶山东等地将朋扣银解部充饷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43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请派员往查逃人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
44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盛京驿马草豆由户兵堂官监办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44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拿审亏空钱粮官员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七日
442 邻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报驻陵官员子弟生计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3 给事中托尔海奏报严禁现任州县官及管钱粮官员之子弟捐官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4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核查养心殿换造条帘折* 雍正元年七月十九日
4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米价情形并请买米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陈完补库银臆见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宁波知府尚保等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嘉奖台湾千总何绵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50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报盛京各关木税由将军府尹兼管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
451 刑科给事中石图奏请遣官清查各省绿旗兵额虚实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45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雨水稼禾及宁州等地暴雨情形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湖口关移往九江府之利弊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上谕教训属员做好官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45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引见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456 理藩院奏议锡呼图库伦十三喇嘛讼告一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457 八旗都统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会议八旗兵丁婚丧给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58 东城巡城御史富贵奏报停派巡盐御史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59 阿尔松阿等奏请赴京面报天津讹诈商人银两一案情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46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内务府咨部领取上三旗官兵饷米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平阳各营兵丁谢恩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茶叶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补笔帖式员缺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出栾廷芳亏欠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赔补亏欠未安钱粮人员暂缓参革缘由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7 领侍卫内大臣额伦岱等奏报苏克济之子不能回京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468 阿四海奏请叩谒皇太后之陵瞻仰圣主金颜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469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参骄矜自傲之侍读学士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西洋人于福安县传教惑众等情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1 内务府等奏请缮造旗务官员粮米册等事折*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472 雍正帝谕查弼纳匡正治理营伍事 雍正元年七月
附：江北营伍废弛及庐州府合肥县等知县居官情形
473 多罗贝勒阿布兰等奏审仓场总督李英贵扰乱漕政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
4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米价昂贵官兵折米银不足买米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施恩免偿借贷银两赈济饥民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6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嘉奖各州县效力人员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运米驼只由钦差都统赶回大同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二日
478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阿林保奏陈养育满洲精锐旗兵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79 镶黄汉军旗都统席尔根奏报七旗所借银两尚未完结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0 正黄蒙古旗都统汪晤礼奏请严禁满洲兵丁服用过奢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1 兵部尚书逊柱奏报参将副将之缺亟需荐举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2 内阁侍读学士伊其纳奏请增加杀虎口关税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3 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汝谷奏请分江南两闱乡试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4 刑部侍郎佛格等奏审私入围场人犯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
48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征伐罗卜藏丹津之策略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6 吏部奏请严核应试贡监诸生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7 副都统勒什布奏陈增调满洲兵丁驻防河南防匪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四日
488 山东道监察御史莫尔浑奏陈奏章驳回之弊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89 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启送梓宫装运帐房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0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请赏给初降之厄鲁特人钱粮牲畜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查抄西伦家产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2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特查长芦盐商积欠银两久悬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
493 詹事府少詹事塞楞额奏请停补亏欠指俸捐纳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遣员祭祀大行皇太后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5 双全奏请查催积欠库银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6 吏部奏请补放给事中等员缺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
497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恣意挥霍俸银之满洲官兵交部治罪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498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无奏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499 吏科给事中巴图奏报举荐孝廉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报开垦木兰肥沃之地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1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章京升迁皆归都统办理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
502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报喂养八旗马驼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3 监察御史音达里奏陈作恶家奴解部速审发遣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4 正红蒙古旗都统伊尔哈岱奏陈宜设门禁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随围马群送往京城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
506 礼部侍郎登德奏报满汉官员宜一并挑选补缺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7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雅亲奏报严禁兵丁聚饮赌博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8 都统查克旦奏报宫禁宿卫增兵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0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报八旗火班章京兵丁各设百名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0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复准宗室人等入试乡试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1 固原署理提督印务噶尔弼奏谢钦命署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
512 礼部右侍郎三泰奏报九卿会议满汉对峙有碍决议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3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报漕船按时抵通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4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奇尔萨奏请蒙古佐领学习蒙语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报包衣佐领拴养之驼无用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遭旱涝蝗虫庄稼略有损伤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整饬驿站营伍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初十日
518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八旗佐领择师教习幼丁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19 兵部左侍郎伊都立奏请将卓异与保举者开缺一体补用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0 （佚名）奏报处理劣员札日昌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1 御史莽鹄立奏题本档子免兼译满汉文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2 内务府奏报营造司官房收租修缮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给八旗官学生效力之途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一日
524 兵部左侍郎牛钮奏报禁止民间穿服售卖龙金线纱缎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5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请京城增设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6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不可逾品服饰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二省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朱批训谕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529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0 侍读学士班第奏陈各部笔帖式职低俸少无力养家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1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满洲兵丁骑射生疏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2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报骁骑校补任免送京城看视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3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官员限期到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升调刑部之员留部办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5 多罗郡王策凌奏请赴京叩谒皇太后梓宫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
536 副都统吴光奏请满洲蒙古宜与汉军同补文武之缺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7 河南道监察御史锡禄奏请准许生员在京会试举人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8 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请清查钱粮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39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巴达子刺杀人命案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0 都统满都呼奏报审理护军图占殴毙人命案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1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请禁止出售牌色以绝赌博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2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宗室人等学习骑射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四日
543 工部侍郎尹泰奏请增加披甲数额以使幼丁得生路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4 工部侍郎尹泰奏陈百官朝集当遵仪注而行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5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请印务之员晋升之途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
546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停止裁撤宝坻县之广善库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7 户科给事中石图奏请刑部复审各案宜停驳回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8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报冬季喂养马匹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49 工部右侍郎萨尔纳奏请九卿酌议工料价银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
550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请上三旗下五旗合为一体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黄蒙古旗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2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3 恒亲王允祺奏请裁属员拨给弘晟等情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4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畅春园驻兵房屋建造用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5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请拟将侍读学士伊齐那等解任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6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谢宽免过错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557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呈书口信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55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于栾廷芳家挖出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59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二子蒙恩擢用等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6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等人品行折 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
5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官兵奉旨谢恩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阻止路振声乞休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罗卜藏丹津征伐戴青和硕齐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5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禁止兵丁以口米典借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拜他喇布勒哈番色莫尔德依等侵吞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7 吏部奏请委署刑部堂官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568 议政大臣允礼等奏议甘肃巡抚绰奇奏请军需钱粮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谕并缴御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1 内阁大学士嵩祝奏查原旨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57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巴林等七旗天旱失收祈求赈济一事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5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侍卫达鼐仍留西安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574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报清查广东布政司库银两折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59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理藩院郎中保柱谢恩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7 尚书孙渣齐等奏报魏柱侵占禁地修建墙院等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8 都统图思海等奏请运米骆驼交付土默特旗牧放越冬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
599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升等奏请恒王侍卫一家抬入何旗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0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折卖陈米以充兵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1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谢晋封贝勒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2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贝勒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3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被旱秋粮收成及米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侍卫赵宏基俟开缺拟补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钦差买米之员到达省城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七日
60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食收成米谷时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607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议边门添兵严防私采人参折 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
60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协领张煦等辞官致仕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09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谕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傅泽渊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2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上谕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内河米船搁浅改由海运至宁波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4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驻西宁侍郎常寿咨文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致罗卜藏丹津咨文底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7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将朱之珵解城核对盐课银两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8 兵部尚书卢询等奏请军前富户陈钰等回籍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19 国子监少卿博力奏请八旗子弟不限数额准入官学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0 都统济当阿奏陈景运门禁增添笔帖式办理出入登记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1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博尔屯奏请增加官员上朝之日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2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请八品笔帖式增加俸米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3 鸿胪寺卿希佛奏请遣员监督仓场放米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4 内阁学士鄂托拜奏请革除克扣冒领仓米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5 礼部侍郎鄂托拜奏请专设查仓之官以济漕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
626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保举参劾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7 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报禁止信奉天主教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8 内阁学士阿克敦奏陈丰年积贮及禁止劳役驿站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629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报补放佐领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
附：补放蔡玉佐领人员之考评履历
63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斩太监魏柱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2 吏部奏请补放西安同知员缺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3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藩臬之缺宜由汉官补任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升等奏请袭职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5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兵征戴青和硕齐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6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占取戴青和硕齐牧地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
637 翰林院侍讲学士丰泰奏请择选进士入部历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38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哈达奏报赐给八旗办公之所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39 兵科给事中苟色奏陈军政之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40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
641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议定官员服用则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
642 侍郎常寿奏报罗卜藏丹津已由戴青和硕齐牧地撤回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3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八旗闲散幼丁生计艰难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4 内务府奏请和硕格格下嫁蒙古遣员办理诸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5 和硕恒亲王允琪等奏议理王弘晳移居诸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
646 总管马尔浑奏报愿将任上余银捐纳皇上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7 刑科掌印给事中托尔海奏报禁止盐商奢靡亏欠盐课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8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报复设印房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七日
649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报官兵盔甲区分不明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0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报奉天等地杂税宜买粮改充俸饷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白满洲旗都统印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谕嘉勉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简放粮驿道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拟将未完欠银之官员革职治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现任之员以便清查亏欠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自栾廷芳家中挖出藏银数目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附：搜出栾廷芳金银物件单
6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调兵剿灭罗卜藏丹津有关事宜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
658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不会写清文楷字密折准用汉字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59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驰赴西宁军营效力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0 吏部奏请题补河东运使员缺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1 兵部尚书逊柱奏陈武举考试以外场为要折 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
66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陈严禁兵丁挥霍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3 刑科给事中海寿奏陈区分窃犯情缘分别拟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4 盛京兵部侍郎吴尔泰等奏请裁并盛京兵工二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5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议岳洲贻误内廷煤炭案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6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参拖欠架木等案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7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销修理文华殿等处用过钱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8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参拖欠钱粮各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69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物料价值详定划一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镶红满洲旗都统事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1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拿获外逃太监之弟发往打牲乌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
67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缉拿太监魏柱管家等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3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永寿奏报扣朋银采买补足缺额骆驼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4 亲王戴青和硕齐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5 刑部尚书佛格奏陈充盈常平仓及疏通水路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省城得雨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由前任督抚子弟赔补两江亏空钱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7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0 吏部奏请考试新旧荫生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1 总理陵寝内外事务大学士萧永藻奏谢其子补为佐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2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满官亦应专司理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683 副都统佛伦奏陈复设宫庭门禁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684 副都统佛伦奏陈遣官稽察民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685 贝勒延信奏报择地安置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雍正帝谕贝勒延信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内移另行安置
686 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请征讨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8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简员署理正红满洲旗务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88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seperator奏报挑选护军领催等补任边塞之职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

三日
68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下旗佐领抬为上旗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于蒙古八旗设学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喂养马驼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补放未成年佐领应选人协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佐领拴养马匹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4 工科给事中永福奏请简补贤能部员充任边门章京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695 侍郎常寿奏报策旺诺尔布将抵西宁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696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达尔玛奏陈严禁兵丁典当兵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697 驻西宁办事侍郎常寿奏咨年羹尧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6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钦奉谕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699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0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奉赐圣祖遗物及请谒陵寝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1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抵达卡伦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70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严禁家居教场兵丁聚赌等事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满洲选取披甲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火备官兵编制人数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6 都统噶尔弼奏请随军出征效力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707 内务府奏查本年索伦所贡貂皮等级及往年赏赐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0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赞礼郎年老应调任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09 吏部右侍郎傅绅奏请疏浚山东泉水以济运河漕运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0 副都统缮达色奏请八旗应照前例查管不肖之人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1 东城巡城史富贵奏请督抚事务烦冗添官协理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712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从速颁给追封诰命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3 川陕总督奏咨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二母之咨文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太庙祭礼燃香照奉先殿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雍正帝谕嗣后所有会议之事照此条陈遵行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15 山西巡抚诺岷等奏报审理苏克济父子之情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安徽秋粮收成分数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米价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719 侍郎常寿奏报亲王察罕丹津接旨回奏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一：雍正帝谕侍郎常寿递送给察罕丹津之旨 雍正元年
附二：雍正帝谕戴青和硕齐调军将讨罗卜藏丹津 雍正元年
720 侍郎常寿奏报奉旨谢罪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雍正帝谕侍郎常寿未准戴青和硕齐入关谪旨
721 侍郎常寿奏报察罕丹津部属情形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2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停止驻省官兵尸解京城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3 工科给事中何硕色奏请严禁伪造黄历以昭历法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4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请严禁典当兵器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5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傅尔丹祁里德所余炮枪火药数目折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726 工科掌印给事中永福奏陈管理威远堡等六边门方策折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727 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尹达里奏请严缉逃人折 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
728 通政使司参议武格奏请满洲官员量材择补部员折 雍正元年九月

729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补放常济保佐领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0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兵丁拴养马驼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八旗披甲择优服甲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2 都统伊尔哈岱奏陈蒙古旗缺宜由蒙古旗择员题补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3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行文定限时日以速结案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
73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谢赏赐荔枝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5 礼部左侍郎登德奏请考选翻译优良人员题补侍读学士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卫达鼐所探罗卜藏丹津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
737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给发理郡王马匹草豆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3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3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路振声奉旨调养身体谢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巴里坤耕田兵丁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奉谕宽宥失察之过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
744 镶蓝蒙古旗都统德尔金奏荐贤才之策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
745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奏陈管见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6 河南道监察御史希禄奏请八旗生员在省考试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7 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奏请陵寝祭祀用器皿数量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8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委前锋补任骁骑校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4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旨并缴御批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
750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抵西宁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常寿起程赴罗卜藏丹津处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
753 户科掌印给事中石图奏陈部院行文办事酌情限定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4 刑部侍郎阿锡鼐奏陈禁止佩带小刀以弭命案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5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勒什布奏陈领催披甲越佐领补取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6 吏部奏报河南开归道戴锦到部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八日
757 议政大臣阿布兰等奏请驻省城官兵灵柩照例送回京城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758 镶蓝满洲旗都统阿布兰等奏报查奏失察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
759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诺穆齐奏陈八旗满洲升转之途折 雍正元年十月九日
760 和硕淳亲王允祐等奏参查报疏漏之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1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满丕奏报严缉在逃家奴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使传谕青海诸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入藏喇嘛官员遣往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4 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宋师曾盐价亏空案折 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
765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擅自革退官兵之副都统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6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将涉及久查无据之案人员援赦免议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7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审问出逃太监张成全之弟口供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8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报清查魏柱家产及其处置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6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达色奏陈八旗兵丁赎田之策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一日
770 监察御史杭奕禄奏陈因公事革职官员免充苦役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1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木布奏陈满洲火器营编制调配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收粮分数及米价雨水诸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宝应知县吴之庭任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二日
774 正白满洲旗都统满都呼奏禁火班值宿替补人员擅自差委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5 正红旗护军统领乌里布奏请部院章京停止兼任参领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6 正白汉军旗都统观音保等奏议绝嗣佐领补任缘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7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和?seperator奏准旗人各在本省考试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
778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满官补满蒙官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79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停止马兵护守紫禁城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0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究追参革登州知府李元龙家私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1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报严拿快马张三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四日
782 亲王察罕丹津奏谢钦赐安心休养温谕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3 吏部奏请钦点复试贡监生之考官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4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陈盛京运米船务求专人办理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
78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陈裁减冗员节省俸银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西宁备用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列乌奇呼图克图病故等情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8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查库存金银器皿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
7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秋麦播种及得雨雪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及进献食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田文镜高成龄品行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追取栾廷芳亏空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调转州县官员以便清理亏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4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报禁康熙年间所买之奴赎身为民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5 礼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捐纳官员宜考选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领催披甲补缺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
79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即派官员疏通赭山中门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798 宗人府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停登色等贝勒公俸禄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79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收成并米价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缮汉折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御批之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恩封三代之恩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3 太仆寺少卿花鄯奏报察罕丹津目下人马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八日
804 三旗牛羊群总管博和里等奏请各旗速将奶牛送交牧群孳生折 雍正元年十月十九日
805 刑部侍郎噶什图奏谢授任侍郎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防备罗卜藏丹津叛乱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7 通政使图兰奏报盛京刑部补任官员送部钦定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8 礼科给事中博霁奏陈不谙满汉之笔帖式离职学习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09 副都统吴光奏请巡察围场官兵并归热河总管统辖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
810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报直隶旗民诉讼本地官员审理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1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萨哈察奏报禁止私自放枪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2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缴原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3 和硕廉亲王允祀奏请制造库移于广善库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4 吏部奏请补用之笔帖式张榜晓谕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8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击退进犯南川边口之罗卜藏丹津贼寇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816 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等奏议给发右卫官兵粮草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817 副都统博尔屯奏陈八旗兵丁增练武艺强兵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818 兵科给事中荀色奏请绿旗屯驻兵饷就近拨给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819 太常寺卿孙柱奏陈八旗佐领亦设义学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驻陵官员子弟去留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考验武职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大败入侵西川镇海堡之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823 平逆将军延信奏报迎接策妄阿喇布坦之使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上谕贝勒延信为迎接策妄阿喇布坦来使事
8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浏阳贼匪入赣抢劫兵器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情形及赈济灾民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谢赐履等人供职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2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赐巴里坤等处官兵平安丸药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29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报蒙古收为奴仆之民查返原籍安置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3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巴里坤等处瘟毙羊只由该管台吉赔偿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83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动用杂税买米补仓及禁贩粮米入关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总督衙门笔帖式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3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赏赐达赖班禅及西藏防备青海蒙古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834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5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未曾克扣军需钱粮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836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罗卜藏丹津兵败欲移招地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8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庄浪番贼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遣西安等处官兵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南川等地贼匪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拣员补授副都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往察苏州布政司库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清查李煦亏空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不另设贡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8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全省官员留用火耗支俸银两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牌匾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搜得冯国泰等府上银两物件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847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848 邢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广东沙县县丞合谋侵吞银两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4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查原湖广布政使张文灿亏空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0 都统弘升等奏报鄂木布岱年老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1 都统弘升等奏报镶白旗色棱年老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2 都统弘升等奏报察哈尔副管齐伦照常留任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3 都统弘升等奏报补任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世袭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4 京畿道监察御史孙塔奏报京官各得耗银以俾清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855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报题补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6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派遣王大臣验看所补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7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报官员升补考核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驻防八旗官兵不得在外省建坟立业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5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谢罪请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0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等奏请巡逻围场弁兵归属热河总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遵旨盘查库藏银两器皿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2 护军统领衮泰等奏请尚书卢询之弟暂留右安门行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863 正黄汉军旗都统左世勇等奏请参领王来休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4 通政使司左通政使硕色奏请移民垦荒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5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选八旗领催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6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保举明寿不当交部议处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7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参员外郎傅兰保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868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多赛奏陈宫庭门禁护守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抵罗卜藏丹津处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明工部提取库银用途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布隆吉尔来投之人给养折* 雍正年十一月初七日
8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王景灏出使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873 户部尚书马齐奏停科道之员往查钱厂铸钱事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4 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查山东盐运亏空库银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5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严禁旗民入奉天主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87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驻防新拓卡伦并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同知杨玉剑原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7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旨并缴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恩赏兵征台湾在营委署把总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州粮米海运抵甬民食得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人于旨到前已过肃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3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官兵所用粮米银两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巴里坤钱粮暂缓解运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附：朱谕一纸
885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常在奏请驻防八旗官兵灵柩在省安葬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禁私发科抄批本以固国法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日
887 向导总管佛抡奏陈严禁空额制兵以取钱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88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将库舍图驻兵调回巴里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8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调都统穆森驻防吐鲁番等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宁附近交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调派兵马粮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率众自和州迁往兰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89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察沿途麦蔬长势及雨水粮价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4 副将军阿喇衲奏将侍卫德依尔布由巴里坤遣回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5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前往噶斯阻截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896 管理布尔哈图等地驿站郎中三达里等奏谢赏赐各驿蒙古官兵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89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898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陈官兵秋射仍照旧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899 内阁侍读学士桑额奏准蒙古旗进士举人先入官学习蒙古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至西宁后备办兵力镇守各关口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伐事备办兵饷马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办河东盐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3 内务府奏请录用管领子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4 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允禑等奏复祁尔萨条陈丧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90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严肃法纪减少命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同知潘月藏匿亏空知县家人以避完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知县拒交钱粮册阻挠清查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909 吏部奏请以景考祥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0 吏部奏请钦点御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1 内阁侍读学士班第奏请增加关外军营兵丁行粮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该布政司库钱粮封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9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整顿地方肃清叛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布隆吉尔等处所生事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专员办理钱粮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巴里坤兵马至布隆吉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至西宁等地之军马饲秣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监察御史巴扎尔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1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将给事中苟色革职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赐母匾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拣选台湾总兵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922 内阁侍读学士布展奏陈禁止地方各官以官价购买各物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923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上谕平逆将军延信安置原西安将军宗札布事
924 侍读学士三希保奏请给八旗贫穷举人秀才粮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5 署理镶黄蒙古旗副都统事务查斯哈奏请查明满洲家奴为民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6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通州河工备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7 律例馆总裁官朱轼等奏遵谕拣选篡修律例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奉朱批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闻知皇上万安欢忭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参官惩民安抚生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遵旨整饬营伍及更动水师编制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93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严禁售与番子火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拣补总兵等官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5 副都统申穆德奏请钦派专臣巡察驿站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6 理藩院奏议都统丹津所请于归化城设立孔庙义学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937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硕色奏陈重兴礼让之道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38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紫禁城内御守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3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大同知府徐惟诺曾有挪移钱粮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嘉许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愚民闹事拟赴山区巡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五台山喇嘛横行扰民调往他处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3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盐运使罗正等亏空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4 礼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商一元狱中被害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4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福建巡抚黄国材再留任一二年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946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路次年停止运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7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大将军年羹尧进剿青海之条奏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颁给布尔干路办理粮饷关防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49 多罗嘉郡王允禑等奏陈皇后升座礼仪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5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索诺木达西来归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1 员外郎罗密呈报俟路畅通前往巴里坤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2 理藩院员外郎罗密奏报凉州西宁等地厄鲁特反叛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53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调傅尔丹兵二千前往巴尔库尔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4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赴京恭贺元旦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请革去卫色委署参领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56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每月赏给年迈无靠之孀银米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7 前锋统领允礼等奏议宫禁门守之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8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陈审拟鲍钥拖欠工银案情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59 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按律治罪托病躲避坐台之何瑞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0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盛京等处赍进祭陵食物照例拨给车马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1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请赏给板房以备值班人员行走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962 都统兼护军统领济当阿奏请挑选满洲官学生行走印务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理色卜滕札勒等罪犯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补授大将军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5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6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自巴里坤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6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严肃宫门礼制三款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68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八旗官马骆驼出口牧放展限一个月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69 散秩大臣都统图拉奏请赴年羹尧军前效力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0 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请复开闲散宗室考试之例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1 内务府奏请拣员折*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江南沿海地方营汛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御赏哈密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资助吴纳哈银两及官员居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5 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调常泰为户部郎中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976 吏部奏请顺天乡试应否调取直隶州县等官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拨给阿喇衲随行官兵马驼粮米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都统穆森自木垒移驻哈喇和卓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79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于巴里坤自力耕田之人议叙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0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叙屯田多收之员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1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赔偿巴里坤倒毙之骆驼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耕收田粮数目及扩建乌兰固木城池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元旦进献食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4 通政使司左参议常德奏陈革除现任官员私用库银捐纳之弊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5 副都统缫达色奏陈将闲散人等操练骑射藤牌等技艺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6 光禄寺卿党古礼奏明黄册请展限奏销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98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降调人员会部查验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8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8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银两清册俟清查完毕报部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90 山西巡抚诺岷奏奉朱批恭陈下悃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991 国子监司业博礼奏陈无嗣袭官之寡妇生计穷困祈请施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2 署理甘肃巡抚事务布政使傅德奏谢赏赐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3 内务府奏丰泽园玉泉山等处历年收获稻米丝绵数额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4 吉林将军巴赛奏请赴京请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99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大行皇帝御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6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陈裁撤火班自设马匹月银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7 国子监司业明图奏陈八旗宗室之荫生亦入国子监读书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拨银备办粮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999 太仆寺等衙门奏议将精干牧丁补授旗缺及有关粮饷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10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千总马中孝补任游击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10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车臣贝勒属下率人畜来投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100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遵大将军年羹尧札令改赴布隆吉尔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1003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林主毓奏陈择能补任佐领以益公务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4 镶白满洲旗都统弘升等奏请多罗礼郡王允禵议撤何旗佐领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5 光禄寺少卿杭奕禄奏陈缮单进奏各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6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报安挂宫殿门神对联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7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内阁写字二十四人候各旗中书员缺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1008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交户部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09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审拟逃避坐台之潘朝选罪行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赴京请安及乞赐良医治病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军饷暂且停运缘由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101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赴五台山办理喇嘛之事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1013 光禄寺卿党古礼等奏请严追拖欠银两案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4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议八旗挑选笔帖式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5 雍正帝为出征台湾效力把总张春等人议叙之谕旨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为征伐调兵西宁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7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何天培名声甚佳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原甘州同知祈请另予补放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察罕丹津等属众来投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灭罗卜藏丹津党羽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1 江南学政法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22 正蓝旗护军统领汝福等奏请将协领华赖补为曹州城守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102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双塔尔战役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惠回木驿战役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索诺木达西封为贝子谢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饲秣军马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7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1028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铸给征西将军路粮饷事务关防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29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征西将军路办理粮米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0 议政大臣保泰等奏议察罕？尔等地犯人耕种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1 议政大臣裕亲王保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所奏屯田收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103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赏予射箭一等者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3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尔萨奏报审理满人自相斗殴致死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陈审拟刨参人犯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将违犯驿站法纪之二员从重治罪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6 理藩院奏报归化城蒙古旗为赴军地之人捐马匹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103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贵德堡番子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8 内务府奏报庄头亏空粮食限期完结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9 内务府奏查吉祥门等三处一年购买各类物品所用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0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颁赐恩诏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1 吏部奏请彭耀祖加捐知府开缺候补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2 吏部奏请拣补太平府知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3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1044 都统世子弘升等奏查庆丰司所用牛羊数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5 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三泰等奏请添加祭祀额用厨役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至鄂买米实数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盐运使等官摊派商人银两等事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8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锁拿孙塔追取所欠银两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10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侍郎常寿为罗卜藏丹津拘押之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对尽忠身亡之多尔济施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51 扎萨克大喇嘛图观呼图克图奏报元旦前中正殿广慈寺诵经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52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领兵至布隆吉尔及南北各路派兵追踪侦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53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甘国璧运米至藏随旗返京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054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请不准赦免犯妇事宜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055 刑部尚书励廷仪等奏报审结犯妇四名免罪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05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西宁同番子交战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提督岳钟琪于郭密附近战杀番子等情形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赏物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59 前锋统领苏丹等奏谢赏猞猁狲褂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赐布隆吉尔等处兵士粮饷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依例供给成都兵丁口粮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高成龄赴京起程日期折 雍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1064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元年
1065 策妄阿喇布坦奏请裁决边界争议处折 雍正元年
1066 内务府奏报追还赵昌欠银办法片* 雍正元年
1067 内务府奏报赵昌有子之闲散女人数片* 雍正元年
1068 侍郎登德奏报严防督抚提镇借口为属下开脱罪责折 雍正元年
1069 镶红汉军旗都统济当阿奏陈步甲炮手出缺改取各佐领人闲散折 雍正元年
1070 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奏陈举贤弹劾官员折 雍正元年
1071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准给蒙古旗缺名额折 雍正元年
1072 镶蓝旗护军统领马兰泰奏陈所备兵器离缺收回折 雍正元年
1073 副都统觉罗诺穆齐奏陈拴养官马折 雍正元年
1074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报整治牧场之弊折 雍正元年
1075 镶白旗护军统领汝福奏报所见廉亲王允祀情形折 雍正元年
1076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赏赐平安丸药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7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调阿尔泰路兵二千至巴里坤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及所属各县普降大雪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79 副将军阿喇纳奏报率军抵达布隆吉尔之日期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
1080 宁夏将军苏丹等奏谢御赐福字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副将军阿喇纳抵布隆吉尔征剿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2 工部侍郎阿锡鼐等奏报将骟马已送交宁夏道员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
108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办理盐务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兵丁空缺实情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进贡台湾产西瓜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奉训谕并缴奏折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办理台湾亏空库银等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示并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8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严催漕粮漕项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三日
1090 黑龙江副都统鄂三奏请自愿至年羹尧军前效力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1091 郎中恒德等奏报将马匹已送交宁夏年羹尧处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
1092 二等侍卫纳兰奏报进藏熬茶及沿途所见所闻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10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西藏堵截防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
1094 宗室赖实奏报康熙帝驾崩之时有人胡乱议论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10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加木灿堪布属下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
1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未敢越职具奏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1097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西藏已防范罗卜藏丹津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
1098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潼关营副将潘志善谢赐貂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099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授为都统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100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将熟习青海之台吉图巴留军中折 雍正二年正月初十日
1101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安定将启运粮饷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2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嘉峪关外蒙古盗贼平息路途畅通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3 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笔谕旨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平安丸药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等地防范策妄阿喇布坦来犯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转鄂海于吐鲁番自力耕田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侍读学士鄂赖所获西藏消息底稿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
1109 兵部侍郎塞尔图等奏报于四川省勘查白铅产地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三日
11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修造所属各营枪炮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1111 吉林将军巴赛奏报前往京城请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七日
111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会同审理钦交人参案件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3 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奏请重修锦州城内外仓廒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4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设税课于威远堡等边门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八日
1115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给布隆吉尔军备用物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赴藏主事途遇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噶尔旦达锡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1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于布隆吉尔养马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冈战役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郭隆寺战役祥情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查驿站畜膘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3 吏部奏请拣员补放文选司考功司职官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4 詹事府洗马苏尔布奏请闲散宗室参与考试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5 盛京刑部侍郎马进泰等奏请严审勒扣马干银两等案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
112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调补刑部员外郎之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7 吏部奏请乡试验看举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8 汉军副都统布达什奏报追回官员所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29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拐骗银两案内佐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30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报正蓝蒙古旗官员亏欠库银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
1131 镶黄满洲旗都统苏克准奏请严查牙子以利民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1132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军营官兵谢赏行粮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3 扎萨克和硕亲王端多布多尔济奏报安置顺王等人驻地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4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查员外郎赔偿银两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5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二十四佐领兵器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6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旗属官员所欠库银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137 兵部尚书逊柱等奏报督抚提镇出具考语有不实之处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138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追赔原河东盐道史文斌赃银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139 通政使王沛？等奏报审讯杨昌世命案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1140 委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沿途所需马驼等已配足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抚黄国材近况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曾祖曾祖母受封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准一子赡养生母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出缺知县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6 闽浙总督满保奏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7 闽浙总督满保奏陈家族实情恳乞施恩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选贤能千总委以守备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49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凤诏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0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补放延平副将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1 署西安将军普照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寻查厄鲁特踪迹情形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处见闻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115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与大将军年羹尧商酌而行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5 副将军阿喇衲奏谢赐福字及果子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6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穆克登等赴吐鲁番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7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8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令宗札布自力回京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59 吏部奏请铨选州县缺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1160 护军统领查克旦奏请闲散满洲在统领印务处习走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1161 内阁学士鄂赖等奏报康济鼐等防备罗卜藏丹津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禁止妇女在寺庙进香集会等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3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赞礼郎中选补三陵主事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4 副都统勒什布奏请护军守卫紫禁城门等处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65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花色奏请于北京城周围种植柳树折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1166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加强地方防务分查仓库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圣主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8 陕西提督噶尔弼奏谢赏子马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6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起程回伊犁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70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巡抚绰奇办事观望推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
117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复归原宗族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1172 向导总管觉罗佛伦奏请拟授委参领为副护军参领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117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详细了解地方道路山野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在军营官兵跟役商人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巴里坤等地兵丁行粮银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责令牧羊官员赔偿倒毙羊只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处置辱职侍郎常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兵已达甘州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三日
1179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改革三库制度以杜弊端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0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旗分佐领下倒毙官驼停摊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1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报议政九卿旗大臣等会议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
11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量力捐助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二麦长势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修筑镇江府江口至丹阳县运河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5 户部左侍郎常寿奏请各省兵丁习练鸟枪统一次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6 吏部奏请补授知县应否回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7 副都统萨哈察奏请选派八旗幼丁至吉林等处学习撑船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五日
1188 甘肃巡抚绰奇奏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8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道员谢旺充知错悔改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0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贝子允禵所行不是之情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新任官员被参之缘由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布政使等官员任职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兴汉总兵官吴征阿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往布隆吉尔防备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食元宵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审拟侍郎阿锡鼐等倒卖官马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千总带回朱折内有他人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8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传谕教诲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
1199 户部右侍郎托时奏请敕下各省督抚都统保举人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七日
12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呈送蒙文书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率军进剿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噶阿喇布坦归服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进伐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4 吏部奏请行取知县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5 吏部奏请分发新科进士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
1206 镶白满洲旗都统世子弘升等奏议设养育兵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120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违背文书制度官员允祀等人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一日
12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嘉奖有功道员任按察使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运判留任丁忧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嘉奖地方有功官兵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
121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贻误河工人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查访巡抚蔡珽及川省铅矿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3 副将军阿喇衲奏请留副都统阿玉奇于军营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4 内务府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李英贵侵盗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5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拒捕杀人案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私带人参珍珠案情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移前办理秋审案件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
12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分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1219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报按旗选取养育兵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
122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荐太仆寺官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
1221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总督查弼纳之子承袭佐领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六日
122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动用西安库银解送兰州备用折* 雍正二年二月十九日
122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郑英隆等补军营官缺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款待并护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镇江运河修筑草坝及江西粮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
1226 科尔沁纯慎固伦公主奏请赏儿媳格格封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22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巴里坤等地官兵所需钱粮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2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兵征伐庄浪附近番子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12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进剿吹喇克诺木齐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123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保举贤员补放要缺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王朝恩到任后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4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请补放台湾道员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任乐清副将鲁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6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审结盗犯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并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8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上运米顺利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9 平逆将军延信奏谢授为西安将军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0 督理打箭炉地方事务扎萨克喇嘛等奏报备兵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1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2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丁役等所领俸银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3 都统卢询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4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5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6 都统马尔萨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7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银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8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文武官员兵丁等所领俸饷米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49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报该旗领用纸张朱砂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250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报咨令巡抚绰奇运米至军营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吏员出身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选大兴县知县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253 黑龙江将军陈泰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1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严禁江浙之米贩运出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宁城降雨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原总督长鼐勒索银两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属地降雪及米粮时价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修建广宁庙银两不敷等事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1260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抵吐鲁番日期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百姓旧欠钱粮如何催征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2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速往招地与总兵官周瑛商议守藏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3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筑通州河堤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4 管理礼部事务允禑等奏请送五姓子孙入国子监读书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2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谢恩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更人管理耕田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楚克赖纳木札勒率子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126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品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6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分遣官兵至吐鲁番库舍图驻防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0 （佚名）奏报选派兵丁驻守墩台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送敕书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巴里坤送驼至甘州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斩获罗卜藏丹津属下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总兵官各地查视官兵演练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1275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参安徽巡抚李成龙送交潮银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127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擒获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127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谢奉谕及赏御笔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7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太原府等处普降大雨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降雨及运河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1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躬耕大典后江南普降大雨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近况待密查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次子三子承袭荫生佐领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
1284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兵丁操练及社仓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5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6 广东布政使图理深奏报交接库存银两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五日
128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广总督杨宗仁近况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89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缴朱笔谕旨及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0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监察御史玉广采买米粮实情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1 护军统领讷亲等奏谢赏赐福字字帖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六日
1292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3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赏帽子及御笔福字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来投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岳钟琪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129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缓征民人旧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1297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圣上亲临祭陵谨具请安折 雍正二年三月初十日
12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妥善安插归顺吐鲁番回子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2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遣使归顺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300 吏部尚书隆科多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交谈之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一日
130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陈世宪为同州知州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内阁学士鄂赖来西宁办理蒙古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阿喇布坦至西宁来投日期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1304 副将军阿喇衲等奏报接到颁给大行皇太后谥号等诏书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5 副将军阿喇衲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6 内阁学士班第奏报知县假借筹备祭品派取银两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四日
13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江西雨水麦子长势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13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安置江南江西种植线麻之民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
130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六日
1310原三等侍卫觉罗法克晋等奏议满保继承庭院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七日
131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阿克苏等城伯克使臣赴京城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岳钟琪谢恩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赏阿旺札布敕印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照察罕丹津所请准其子治病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杀劫路贼匪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1316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报巴里坤驻防官兵去留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十九日
131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库车归顺回子及所获厄鲁特人情形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1318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钦点查勘奏销职官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
1319 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等奏议笞杖折责案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13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令原任巡抚等返回赔补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仓粮俟秋季催征入贮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贺青海之贼被灭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因父年老免职或另行任用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派人设防边口以备蒙古贼滋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5 都统拉锡奏报进京公主格格等供给盘费银数目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至西宁之鄂尔多斯兵丁返回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32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送阿克苏库车使臣等到京城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132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允禟擅遣人往边购草豆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132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台湾道员陈大年病故及选派贤员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免董永艾免于责偿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等地雨水米价及会考等情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办理盐务训谕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整饬空额兵丁训谕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4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台湾运米接济台州等地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赏派良医前来治病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前往温泉服药调养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支用息银修广宁庙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8 副都统觉罗佛伦奏请禁止放债违例牟利等事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339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接任视事日期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0 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贺年羹尧等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追斩罗卜藏丹津属下人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奋威将军岳钟琪班师折*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3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百壶新茶叶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一日
1344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齐巴克扎布旗下存栏牲畜遭灾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5 都统鄂伦岱等奏请用世袭官俸米养育孀妇孤儿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6 都统鄂伦岱等奏禁八旗汛守兵丁央人顶替值班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7 都统鄂伦岱等奏议各旗不设印务章京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
13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赐太乙紫金锭药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49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严追杨朝麟等家产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0 内阁学士鄂赖奏报会商达赖喇嘛康济鼐等固守招地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1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顶补御史员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2 都统拉锡奏报图克善拖沙喇哈番衔其子准否承袭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三日
13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奋威将军岳钟琪官兵谢恩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4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将贼首解至京城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四日
135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用赵格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按旗分补用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8 太常寺少卿穆勒浑奏请于日坛等四坛庙补放玛发里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59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议增德州太原等边口驻防八旗兵额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1360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转军营钱粮官萨哈布自首欠银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八旗养育兵把守内外城各城门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2 副都统齐穆布等奏议供给年老体弱独身退伍军人半分钱粮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
136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请少扣兵丁欠银以养家口修理兵器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
1364 山西巡抚诺岷奏转布政使高成龄庆贺请安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颁父凤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6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诗及御笔字迹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亏空钱粮官员偿还后恩准开复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班禅使臣前来经过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劫拿阿布济车臣台吉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兵回西安察哈尔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攻剿庄浪等地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
1372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用船载运小荔枝树送京城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3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知县人选奉谕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黄国材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5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家族私事奉凤诏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并报雨水沾足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8 管理礼部事务固山贝子允禑等奏补内务府教习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7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派王大臣等验看补放八旗前锋等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
138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河道总督赵世显案内家人自缢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苏松总兵保举游击已被刺死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保人一生无过者甚难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蒙恩效力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4 太仆寺少卿萨克素奏请杜绝部院书办营私舞弊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
138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郎中缺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
13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仍任用受参游击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13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回驻松潘扬威之满洲兵丁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
1388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盛京地区雨雪粮价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8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盛京地区农作物长势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0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参副都御史永福干预将军衙门事务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副都御史永福辱骂官员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七日
139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夔州副将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13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至西宁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1394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代买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带来商货折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1395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1396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报西部平定举行献俘礼仪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
1397 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举行受俘典礼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39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西安披甲选补军中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3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暂不接收阿克苏等城投诚回子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400 雍正帝上谕一纸
14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前锋统领丁寿率兵返抵巴里坤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14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禁粮船盘剥妄加侵渔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办江西山区种植线麻之民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4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贺平乱及雨泽适时可望丰收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5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与总督杨宗仁和睦相处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40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得雨麦子长势及粮价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1407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家父纳岷委以副都统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14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违法游击并区处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0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在甘州之鄂尔多斯土默特兵遣返原处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剿除川陕大路各寨番贼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总兵官率兵由布隆吉尔返回大同日期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412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重庆知府自尽盐商被杀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413 署理陕西提督事务噶尔弼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414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议沧州兵丁延期偿还广善库欠银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415 江南学政法海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6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普颁圣训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7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粮价情形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8 闽浙江总督满保奏谢叔父委以副都御史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1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沿海从严查禁海盗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各营分队设员教习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1 刑部右侍郎马喇奏请议罪京城村屯弹压不力官员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1422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处驿站蒙古人领取口米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3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人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4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驿站蒙古生活及婚娶等事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5 副都统阿林保等奏报杀虎口等驿站官兵并车马牛驼羊数目折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426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谢弟阿富塔委以二等侍卫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7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奏报奉朱批青海一事告竣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8 兵部尚书逊柱奏请六部掌印官宜移咨吏部汇奏委任折 雍正二年四月三十日
142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议政前锋统领苏丹等谢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押送李煦家人至内务府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之数县发现蝗虫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抚何天培任职诸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日
1433 都察院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报两任山东巡抚贪赃枉法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授云南盐道缺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5 总管郎泰奏请限期催交所借所欠广赡库银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四日
143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转那木扎勒苏苏隆袭贝勒谢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7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遣回年迈无用之原将军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8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谢赐刀子药品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3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因愚昧糊涂而请罪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
144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由闲散满洲等人内选人教习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四月降雨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营空额钱粮留足使用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3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谢赏限赔银并供给米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官员领取盘费养廉银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5 成都满洲副都统黑色奏请进京朝贺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杀虎口一年税收实在数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九日
144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数次奉朱批训谕之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1448 闽浙总督满保奏明道员陈守廉贪赃枉法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三日
1449 议政前锋统领苏丹奏谢补授此职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五日
1450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议撤兵巩固地方防务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于察罕廋尔等地筑城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改派戍守兵驻防边陲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拟赴江西查军营及设堆子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留军营效力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竭尽图报圣恩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6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佐领许金等私自放债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六日
14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委派王大臣等审阅省城送来案件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七日
145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互调州县官员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5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送章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进京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6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办理军需银两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八日

146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就地审结偷挖人参案犯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
146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亏空钱粮限期责偿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该省收成分数及降雨苗情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附：收麦分数折
14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劝谕各州县富户等缓征租金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5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办民人拖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6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暗中探实左道奸徒情形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7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报驳查噶什图疏西宁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1468 山西巡抚诺岷奏参办理催征不力之官员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146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苏安徽天旱滋生蝗蝻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14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泽适时谷物长势甚好等事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147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得雨雪并田禾生长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粜卖仓粮以防霉烂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将利钱赏给穷苦兵民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4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议内地之民至塞外种地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
1475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海上运米未治罪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整治营伍及钟世臣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8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家事之恩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79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训谕盐务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0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谢补放道员事奉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福建雨水苗情及将要出巡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五日
14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留人随护奋威将军印信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
14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148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得雨并蝗蝻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
14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用本地所存银借给兵丁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1486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率策妄阿喇布坦之使臣启程折 雍正二年五月初十日
附：译策妄阿喇布坦奏文
148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员署理凉州总兵官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8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平定后地方余战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8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颁布新禁青海民人款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庄浪番贼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青海地方编制佐领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
1492 都统苏丹奏谢委任都统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事竣所派人员留去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由西宁返回西安日期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鼐在议政上行走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官员病情及官员调补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都统苏丹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8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4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守护大将军印敕所留人员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50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撤凉州驻军遣返西安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
1501 杭州将军安鲊奏谢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各州县麦子收成及催征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3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恩赏各样锭子药等物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引水灌溉农田大有裨益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三日

1505 署理浙江布政使事务佟吉图奏报所经各州县农田民情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
1506 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承办巴里坤等路军用银两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7 甘肃巡抚绰奇奏请觐见以完结奏销钱粮事宜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训谕并缴回朱批折 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150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选太原幼丁教习及城守尉阿林有为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补驻布隆吉尔副将军等缺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修横格玉牒式样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2 山西巡抚诺岷奏缴到任以来所有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51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驿盐道许柯琪人属平常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151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藩库钱粮册不全暂停核查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1515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议吉林乌拉仓贮余粮可卖等事折 雍正五月二十四日
151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松江海潮江西驿站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15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雨水虫情米价等事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151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朝见折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519 提督都统噶尔弼奏报起程赴布隆吉尔日期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0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董钧患病调转隰州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查明预参亏空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仍准民人赎回典押之田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农民返田之策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二日
152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势无妨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5 都统苏丹奏请另行简人补任陕西提督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6 都统苏丹奏谢温旨问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请处置行贿人犯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三日
1528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2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赴浙沿途见闻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族叔色德蒙恩擢用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2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3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并刻匾张悬等折 雍正二年六月初四日
1534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参亏空户部银两案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1535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报河西务一带河水上涨漫流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1536 署理西安将军事务普照奏报河南怀庆等府蝗蝻等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三日
15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浙江食盐改行两淮盐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四日
153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游击纪登第偿还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3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参查克旦渎职贪污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查明巴彦钱粮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
1541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里塘堪布喇嘛圆寂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3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李柱奏参副参领祖良畴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4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诗扇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5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赴藏喇嘛等尚未返抵打箭炉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6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请重审重庆知府江兴仁案件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7 山西巡诺岷奏报各州县庄稼长势并冰雹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
154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达赖喇嘛遣使前来贡物等事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4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放知县缺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5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捉拿罗卜藏丹津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1551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调转太湖营游击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2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嘉兴湖州兵丁增派官员训练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3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查泖湖等地情形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何世堪人品才能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宽恕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1557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钦点修造圣庙堂官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155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降雨情形及田禾粮价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1559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铭记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1560 都统噶尔弼奏报抵达布隆吉尔并阿喇衲病情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156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松江因受海潮江河水致咸缘由折 雍正二月六月二十九日
156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风调雨顺可望丰收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15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劝民出粮裕仓廪以备旱涝折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156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荐诸省官员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征剿西宁等处番贼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6 内务府奏报孙文成卖参隐报银两及李煦亏空银两折* 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
156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三日
156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刘赞缮本密奏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6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苏努一族遣至右卫应约束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雨水田禾米价及蝗蝻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七日
15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根除铜鼓营一带恶徒事折 雍正二年七月初七日
1573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病重不能效力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
1574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参原湖南巡抚魏廷珍草率具题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1575 都统噶尔弼奏报副将军阿喇衲病故日期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1576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1577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发往三姓犯人多不好管制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
1578 都统弘升等奏请监察御史尹达里欠银限期赔偿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
1579 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允禄等奏报议处行贿徇庇官吏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引见副将纪成斌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晋封颇罗鼐并赏赐有关效力人员折* 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
1582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完欠官员开复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158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雨水并秋粮长势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158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随同游猎途中雨多而住宿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15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准水陆守备千总升用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巡视浙江官兵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荐水师游击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赴京陛见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89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杭州等地夏稻丰收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0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1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包容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2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台湾知府任满改调内地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593 都统苏丹奏报抵达西安任将军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4 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护身宝石等物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5 辅国公普照奏请各省照浙江直隶例普行摊丁归地事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6 辅国公普照奏请剔除刑名锢弊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7 吏部奏请严审新任巡检吴廷相用假凭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59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崇明苏松因海啸而被灾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59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于溧阳县拿获大成党头目多人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6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地方恶徒及官员之劣迹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601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请售卖多余存贮稻米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2 黑龙江将军陈泰等奏报俄罗斯国内情形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可于本月平安进入木兰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4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月二十七日
160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606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督满保等操行折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1607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禁止剥削台湾土番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08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参年老武官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0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将回子遣返吐鲁番原籍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
1610 镇国将军雍奇奏陈所知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
1611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奏请派部员查定杂税实数征收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2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报各路撤兵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众阿哥等抵围场学习游猎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赴围众人学习游猎身体健壮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5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6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众人抵木兰后每日生活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
161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从布隆吉尔撤兵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161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贵德堡等处太平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五日
161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总兵官张宏荫病卒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162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回子口供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六日
1621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自责未能监视允禟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1622 山西巡抚岷奏参贝子允禟骚扰地方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
1623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宗室觉罗佐领俱入旗下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生发蝗蝻并沿海水灾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合肥县疯人王克丘书写悖逆文书经过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6 雍正帝朱谕一纸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酌办江南社仓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
162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乌哈尔吉达巴罕围猎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九日
1629 内务府总管常明等奏报催铜商等偿还库银折*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
1630 扎克拜达里克笔帖式石成奏报宗札布移设台站不力肆意虐待蒙古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三日
163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议失参浙江巡抚黄叔琳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谢赏赐火镰果子月饼等物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翁牛特等部王台吉来围场请安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谢训谕能发胖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6 世子弘升奏请赏食柏唐阿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围猎返回京城等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发胖马尔赛已赏给脚力强马匹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39 固山贝子弘常等奏报在木兰地方尽兴游猎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
1640 山西巡抚诺岷奏呈咨稿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允禟家眷沿途骚扰地方之咨稿

164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谢恩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调兵围攻克利亚之罗卜藏丹津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3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金启复兄弟援例无庸回避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
1644 礼部尚书塞尔图奏报蒋兴仁案已审结拟另具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164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参笔帖式石成捏参原将军宗札布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八日
1646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沿海州县被风潮情形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7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福建地方田禾长势及被风潮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8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陈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4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返抵京城日期迫近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自伊玛图安全行抵博洛城折 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
165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沿海属县被海水灾情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
165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劝回跟随围猎之蒙古王台吉等人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1653 大学士马齐等奏查萨齐库关税银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1654 都统弘升等奏报兵丁损坏之甲胃器械置办齐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1655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供给理郡王弘晳生活用品事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65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木兰地方游猎之时日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65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奉朱批欢悦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5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赏赐屯田兵丁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6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安全行抵二间房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66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进谷穗并请开禁酿酒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赴京觐见圣颜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4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沿河营汛州县严拿逃逸私枭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5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火耗银拨给考官刘于义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66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谢朱批教诲并缴朱批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1667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查拿未缴部票太监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1668 署理四川提督事务护军统领讷亲奏报收成分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669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参堂尚书徐元梦等失察库藏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67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打围用马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木兰打围所用马匹数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荐官员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年终更换监督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4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将参票送交户部折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1675 山西巡抚诺岷奏陈地方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一日
167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额驸策旺扎布谢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8 原笔帖式费扬武奏谢赏赐福字缎子等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二日
1679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按察使金启复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0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料理杀虎口地方事务训谕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1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栾廷芳馈赠银两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附：栾廷芳馈送银数折
1682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已遣员催追亏欠钱粮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
1683 工部尚书孙渣齐奏复催赔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4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议处僭品穿戴之员外郎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滥用顶子补子垫子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

168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8 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亏欠钱粮补完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8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汉军参领布展年迈休致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玩忽职守私换官马参领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1 义州城守尉博尔赫图奏请查办庄头强占兵丁边民地亩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
169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永定河同知折* 雍正二年九月初十日
1693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令镶黄旗追取所欠金银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4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粮菜丰收并粮价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以年俸抵偿所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6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备办祭用鹿只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7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报遵旨勤奋于皇室事务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1698 江南学政法海奏报忠心尽职仰报圣恩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三日
1699 吏部尚书田从典等奏报收过捐纳银两数目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1700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保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员引见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五日
1701 太常寺少卿穆里浑奏请三年发给一次祭祀用净衣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六日
1702 署理西安将军印务都统苏丹奏报不敢轻率保举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170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遵旨传宣上谕于各处喇嘛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
170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保送引见江西九江营副将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送部引见参将游击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赈济沿海灾民严审方土修庙等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法敏品行优良知事达理诸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赴江西查司库兵营驿站等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十八日
1709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雨水时调粮谷丰收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1710 兵部右侍郎牛钮奏请修复堤坝事宜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
171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转青海蒙古谢恩奏疏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1712 鸿胪寺卿希芬奏请京城官兵民治丧不得奢靡钱粮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1713 和硕廉亲王允祀等奏请议叙巴里坤路屯田官兵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714 镶蓝满洲旗都统马尔赛等奏报该旗护军携银逃逸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1715 闽浙总督满保奏参原道员陈守廉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1716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令臣查明台湾库欠银两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1717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朝觐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18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官员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19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题奏本章字数不加限制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0 山西巡抚诺岷奏荐泽州知州洪洞县知县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1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赏赐哈密瓜事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172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请惩处偷藏人参等人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723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收人参并粮价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72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三游击引见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视查沿江各营汛守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陈不增设巡道及拟往浏河口建闸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仓粮亏空买补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
172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迎接年羹尧并视察黄河等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二日
1729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请严禁佐领等放债坐扣兵丁钱粮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1730 员外郎八十四等奏查厄鲁特逃人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
1731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参正白汉军旗官员追赔欠银不力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五日

1732 杭州将军安鲊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3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参隐瞒女儿案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审索柱家人案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
173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其赴江西盘库之过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6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两江属地米价及秋粮收成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查江西布政司库银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才技操守兼优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八日
1740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查热河庙中喇嘛廪给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1741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补放察哈尔旗总管折 雍正二年十月初十日
174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增派满蒙官员驻宁夏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三日
1743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四日
174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授其子为光禄寺书办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海潮救灾并缴御批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6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收成钱粮征收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7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谢授为布政使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
1748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查明丁数并赋税轻重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
1749 都统衮泰等奏报以俸银偿还所欠税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十八日
1750 三旗牧群总管博和里奏请严惩亏欠牛羊人员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175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阿保兄弟迁居旨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175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拣补道员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1753 武备院侍卫诺木珠等奏请派人掌管该院印信钥匙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17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看运河并曹頫亏空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17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秦道然家园尚未卖出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安粮道库存银两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遵训谕忠诚勤勉办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赏赐哈密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1759 锦西副都统品级协领舒米达奏请朝见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1760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等奏荐知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176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于阿尔泰路驻兵及屯田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1762 山西巡抚诺岷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1763 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革职疏防员外郎八十四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1764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报詹事病重无法进入考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176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夔州副将因病请假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1766 察哈尔总管苏珠克奏陈改革驿送事件领取俸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1767 都统德普等奏报内府佐领管领及佐领骁骑校等数目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176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补授知县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6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查看兵器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0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查佐领事宜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买足粮额并详审盐案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2 大学士萧永藻奏报陵寝郎中孟古尔岱不宜常住陵寝缘由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3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阿尔松阿等有意用三百斤枷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4 大学士萧永藻奏请陵寝朝会各官员座次排列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郭臧书等人员口供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76 副都统达鼐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1777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拣员补放夔州副将等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1778 正考官徐元梦等奏请核选考试举人墨卷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1779 副都统喀尔吉善等奏查绰奇等八佐领原委归属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78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驻防宁夏官兵人数及供给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781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争斗歌女案情等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782 都察院副都御史永福奏谢恕罪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78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王三谦案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思南知府开缺另补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5 太原城守尉阿林奏谢授为宁夏副都统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786 宣威将军吴礼布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逝属实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78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报革职尚书孙渣齐亏空钱粮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788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荐游击杨林引见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78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岳常道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79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赏赐贫穷兵丁等事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请特恩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793 多罗贝勒满都呼奏参旷职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4 都统杨宗义等奏报年迈参领常明自愿辞职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5 都统杨宗义奏请引见贾嗣芳等阿达哈哈番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96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补放边疆新缺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79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查奶母子孙承袭封赏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98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派员带热河喇嘛进京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799 正蓝满洲旗署理都统阿林保等奏请议罪赴藏渎职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800 杭州将军安鲊奏报总兵官林达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801 刑部员外郎展珠奏报审理二司案件不宜人少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8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上司受礼并有关官员政绩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0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钦派大臣来两淮查办盐案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04 工部尚书绰奇奏谢授为尚书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1805 正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请奖励八旗官兵习练骑射优异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1806 护军统领讷亲奏报因知人有限不能保举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属地再降大雪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洗心涤虑成为妥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8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并自爱改过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奉旨实施条陈各款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各府州普降大雪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根除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恶徒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3 礼部左侍郎登德等奏请严查牛羊繁殖数目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1814 多罗贝勒满都呼等奏请起用原革退员外郎觉和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1815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黄岩总兵林达居官情形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181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允禵未与臣言逆理之语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7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8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请制作天坛祭祀用器皿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1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京堂员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20 刑部主事萨哈廉奏陈律文管见二条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1821 兵部郎中赫色等奏陈赵殿最等官办理事务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2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进士分部学习办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引见卓异官员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824 都统满都呼奏报闲散宗室苏努病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1825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拟冯荣久一案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1826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报湖北地方雨雪米价并请安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827 湖广巡抚纳齐哈奏请赏赐圣药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82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审讯讹诈库银人犯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2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试翻译举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3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原主事安图仍留户部任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31 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宽免并赐医治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2 杭州将军安鲊等奏报巡抚黄叔琳殴民案情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察哈尔守边官兵银缎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赏赐盛京乌拉等守边官兵银缎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3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拿获番贼解京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3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荐陈文等三名武职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审理马尔齐哈一案事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李煦案内有关顶替折价人折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8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布政使董永艾情形折 雍正二年
18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赏赐喇嘛罗卜藏坚巴勒敕书折 雍正二年
1841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议界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184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内部信息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
1843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太原地形等情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四日
1844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核湖广盐价银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免罪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
1847 都统马尔赛奏陈不职自请解任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九日
1848 山西巡抚诺岷奏报服用御药病势好转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初十日
1849 都统噶尔弼奏谢赏赐西北官兵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一日
1850 监察御史富贵奏陈禁止盛京等四省种植烟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1 监察御史富森奏请翻译武经七书以供官员学习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2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请派员征收高丽国商人税银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3 监察御史宗延奏请核查各省仓米库银以清亏空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4 刑科给事中常住奏请题本难尽之事当面口奏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5 刑科掌印给事中海寿奏请保定等五府录用满洲进士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请严禁部院咨文档册刮补系辞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7 监察御史赫色布奏陈吏治之道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8 监察御史鄂齐善奏报六科衙门补放续办事官员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59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陈各省适当征收民间火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0 监察御史关音保奏陈部院大臣督抚等务必荐举操守俱优之臣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1 监察御史吴达礼奏请永废州县官员相互调任之条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2 监察御史赫硕色奏请颁发御制朋党论于天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3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永禁八旗开户包衣阿哈认族等弊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4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陈盛京所属驿站改派笔帖式管理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5 监察御史七格奏陈停止大臣保题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6 监察御史莫礼博奏陈保人与晋升人一并引见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7 监察御史沙纳哈奏陈核查借故规避祭祀等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8 监察御史喜德琛奏陈汉军降革离任官员沿途滞留等弊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69 监察御史鼐格奏陈京城之察哈尔参领调回本地办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0 监察御史颜德纳奏陈选补满洲布政使按察使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1 监察御史岳勒岱奏陈交部议定官员兼职条例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2 监察御史迈柱奏陈吉林乌拉八旗佐领各增养育兵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3 监察御史苗寿奏陈八旗大臣引妥员兼理佐领事务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4 户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各省督抚保送官员隔省调用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5 吏科掌印给事中增寿奏陈于墨尔根城组建火器兵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
1876 福陵总管章珠奏请护陵山界外增设堆子房巡查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三日
1877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南坪等地番民起事缘由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四日
1878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报八旗绿旗官兵预支钱粮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1879 委前锋统领法瑙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六日
1880 都统穆森等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七日
188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原工部员外郎刘裒等献银筑城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1882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递盗贼抵西宁日期折*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
188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甘雨胡同御河桥两处外国贡使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1884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乌苏哩等处发放参票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
188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汉军副都统邓启章病故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88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参并严惩八十九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887 户部侍郎塞德奏参悖逆之员八十九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888 吉林将军哈达奏陈寻常事务不得乘驿等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89 吉林将军哈达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水果等物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圣主赏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1892 宁夏副都统阿林奏报已晓谕阿里衮管练训育四事要领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处置盛京亏欠银两人员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4 浙江巡抚法海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5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遵旨传问蔡珽缘由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89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凤金山修路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897 监察御史洪阔奏陈停止指缺题补道府州县各官事折 雍正三年正月
1898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等措青海驻军军费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1899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边界险要设立军营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
1900 署理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圣恩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2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谢御赐妙药治病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
1903 理藩院郎中通智奏报奉命将丹津等人巧送西安府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4 多罗信郡王德昭等奏荐果毅亲王允礼任职宗人府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5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关外参票事宜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
1906 议政大臣阿齐图奏准察哈尔旗副总管萨满达休致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190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处罚浪费银两之官员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四日
1908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布隆吉尔屯田所需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190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接任日期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
1910 光禄寺卿杭奕禄等奏请举荐良员仰恳圣恩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1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请补放承袭官员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2 正黄蒙古旗都统申穆德等奏议八旗兵演练及检阅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
1913 都统席尔根奏陈被参缘由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九日
1914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增设两名副参领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1915 都统褚宗奏报遵旨监督允禟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

1916 副都统达鼐奏谢皇上赐福字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一日
1917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雨水及麦粮长势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18 赖图等奏请恩准骑马进东华门等处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19 署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诺岷病情及医治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20 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奏报扣存部分加耗银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五日
1921 闽浙总督满保奏报处置犯罪之家奴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1922 都统拉锡奏明将交旗官房租银支用于公项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
1923 都统褚宗奏请圣安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1924 都统褚宗奏报允禟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1925 正蓝满洲旗都统拉锡奏参失查章京旷班披甲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1926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官兵马步箭及巴里坤钱粮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1927 副将军策凌奏报兵营附近犯人移住鄂尔昆图拉地方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1928 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1929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德明谎供案情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30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朝觐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31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陈因病告假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1932 扬威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定疆界等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933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请将子留任所学满语事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1934 江宁将军雍吉讷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1935 都统拉锡等奏请在佐领下委骁骑校等照旧当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6 都统拉锡等奏请满洲兵不习火箭不用铁蒺藜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7 都统拉锡等奏议溥云达等佐领源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8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二日
1939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0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人编牛录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1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年羹尧病情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2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划界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3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防范策妄阿喇布坦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4 副将军多罗郡王策凌奏报贝勒博贝向将军傅尔丹索取银两缘由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5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撤回驻藏兵丁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处置青海逃人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
194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与年羹尧会见交谈情况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等地官兵耕种麦田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4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人参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5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办理已故副都统邓启章后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四日
1951 都统巴拉米特等奏请增派大臣验阅领催披甲射箭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六日
1952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等奏荐八旗品行端正者任职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七日
19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陕西省得雨雪情形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办理额驸阿保迁移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5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议额驸阿保拟请迁移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八日
1956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衲奏陈八旗官兵不宜住城郊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初九日
1957 都统褚宗奏参贝子允禟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58 都统褚宗奏报密查允禟收买人心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59 副都统达鼐奏报办事不当请罪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60 都统褚宗奏谢赏翎训谕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1961 副都统达鼐奏请救助贫困之青海牧民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2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工部咨文内抬写廉亲王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关外庄屯收储众粮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4 都统常云等奏请刑部会审原监察御史莫尔浑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
1965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款待策妄阿喇布坦使臣不周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1966 都统拉锡等奏请给前锋参领等亲军披甲钱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大臣官兵银两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8 振武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等奏议增拨官兵口粮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1969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盛京辖地雨雪粮价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1970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办理采参票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1971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遣返允禟福晋之家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惩处滋事之闲散漕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动支西安藩库银赏赐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1974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报审拟宗札布等人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975 都统拉锡奏请裁减英贵妻及守门披甲等俸禄钱粮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976 副都统达鼐奏请赏赐青海兵丁事折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197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青海地方风调雨顺牲畜肥壮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
1978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转派往驻防官兵欲支俸饷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79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康济鼐留任藏务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80 川陕总督年羹尧等奏请议覆安置达赖兄长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
1981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陈心意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1982 广东布政使图理琛奏报交接钱粮印敕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198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准予青海臣民进京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4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5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6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惩处贝子允禟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四日
1987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转驻防官员欲支领俸银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
1988 都统褚宗奏报监视贝子允禟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89 都统褚宗奏谢圣恩及上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90 都统褚宗奏报恭表忠心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
199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接任日期及领圣训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
1992 都统拉锡奏请将荫生留给闲散门岱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1993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钦点监试大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一日
199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达赖喇嘛之兄辰垒自愿还俗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1995 署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奏请派副都统协理旗务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1996 副都统达鼐奏请青海众台吉轮班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7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明全等奏请支给戍守佐领俸银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8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奖赏自布隆吉尔撤防之官兵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1999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请钦点监修陵工大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2000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钦点告祭官员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200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青海王公台吉等自力来京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四日
200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革夺岱职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2003 太仆寺少卿萨克苏奏报贫穷笔帖式等亦从京仓领米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
2004 内务府总管常明奏报国子监书房维修工程折* 雍正三年四月十九日
2005 多罗信郡王德昭奏请恩赏罗密兼任王府长史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2006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察罕廋尔等处犯人屯田耕种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007 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训谕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008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0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各地雨水收成及小地震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训谕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蒙古编旗管理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2 都统褚宗奏请留用解职之傅泽云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候缺道员等免赔军营倒毙骆驼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4 盛京将军绰奇奏请加强山海关城门查防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惩处盗采人参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追缴官民所欠人参银两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7 护军统领济星奏请闲散宗室之子移驻盛京安置等事折 雍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2018 都统褚宗奏报颂扬皇上将年羹尧调离西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19 都统褚宗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0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平反阿思哈冤案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1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吉林雨雪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2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明全奏陈满洲滋生男丁前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
202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拿获前任将军唐保住家人王育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2024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参票采参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三日
202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拣选补放城守尉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2026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前任将军唐保住等不轨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
2027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荐贤能官员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2028 杭州汉军副都统董吉那奏谢授江宁将军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
2029 左都御史查克旦奏报提督杨启元不称职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一日
2030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请拨兵与榆林神木二道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2031 内阁侍读学士马喀奏陈定期调换布政使以杜钱粮亏空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
203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与隆科多所犯过错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
203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麦子长势情形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供给官兵饷银清数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历年供给官兵银两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赏赐官兵及家属银两详情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2037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赏纛与内府护军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
2038 镶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陈外任官报起程回旗日期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3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补放宁夏防御前锋校等缺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40 总管多索礼奏请分给庄头田亩以完欠粮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2041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到任交盘及库存银两数目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3 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已返抵甘州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2044 翰林院侍讲学士怀亲奏参年羹尧不宣恩诏等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查英贵等发配宁古塔等地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6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看守各处事宜折*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2047 詹事府洗马苏勒布奏请录用考中监生生员事折 雍正三年五月
204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查核未报销银两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2049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报昭西陵工程用费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2050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撤兵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五日
2051 都统拉锡等奏报派驻阿尔泰蒙古官兵起程日期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2 都统拉锡奏报赴牧厂沿途所见雨水田禾之情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3 都统拉锡奏报会晤喀尔喀纳鲁班禅呼毕勒罕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4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索伦副都统布柱进京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5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转鄂勒齐图等王贝勒贝子公朝觐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6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请军中效力人员去留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六日
2057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参普齐于限期内不还所借库银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2058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会审中书之妻缢死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
205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抵达巴里坤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护军统领衮泰等遣往吐鲁番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再赐平安丸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谕旨问好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
2064 都统绰奇奏报准噶尔使人于肃州贸易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
206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二麦丰收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2066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2067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考试笔帖式折* 雍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2068 正红满洲旗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之过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日
2069 护军统领褚宗奏请施恩拯救全家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070 关外总管多索礼奏陈各地就近交纳田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207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开恩免罪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2072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岳钟琪之川陕善后五款等事折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2073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青海亲王等欲朝觐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罗卜藏丹津等人消息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6 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奖赏效力行间官员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
2077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年羹尧在各省藏匿物品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
207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时调麦粮丰收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三日
2079 侍郎巴泰等奏报到扎克拜达里克等处详查钱粮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2080 都统观音保等奏请废黜年羹尧子年富等官爵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四日
2081 理藩院右侍郎本锡奏报达赖喇嘛使者病况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
2082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回子贸易情形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
20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返还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5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六日
208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派员往吊亡妻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
2087 盛京将军绰奇奏谢赏药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8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黄河水外溢房田被淹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8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年羹尧私藏木料并银两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1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得雨田禾粮价等情形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2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发放参票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
2093 正红旗都统苏丹奏报年羹尧将苏图列入西宁叙功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
2094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报贝子弘昌赏给包衣佐领管领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209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年羹尧善后十三款内之四款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六日
209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七日
2097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核议李如柏奏本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
2098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安置厄鲁特蒙古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09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自种粮谷收成分数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子药物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颁谕好生养身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补授军前各员缺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4 署正蓝旗满洲都统济星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5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该旗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6 镶黄蒙古旗都统阿齐图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7 镶黄满洲旗都统佛伦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
2108 都统查克旦奏报所得税银均交户部用于公务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09 都统查克旦奏报鄂善自军营起程返回京城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0 都统查克旦奏报接朱笔谕旨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1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谕竭尽效力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2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边口守兵旷缺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
2113 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奏参协领等妄行贪虐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2114 都统绰奇奏报派人恭送金塔寺甜瓜等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2115 阿尔泰将军穆克登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6 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7 正黄满洲旗都统常云奏请禁止不肖之徒开设当铺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8 永定河分司苏敏奏报遵旨回奏所奉训谕事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11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停止更换浙江食盐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212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勒限追取所欠兵饷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2121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参牧民所告佐领未到职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2122 太仆寺正卿拉锡奏请借钱给太仆寺牧民折*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2123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违章仪仗大臣之罪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4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青海王母养他人为后嗣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5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正法反叛台吉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2126 总管多索礼奏报协领舒米达品行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2127 杭州将军年羹尧奏报未向兵民宣读恩诏缘由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六日
212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212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查拿胡期恒家眷财物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
2130 都统褚宗奏谢宽免受银罪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1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2 额驸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3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授屯图为主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4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报因罪废黜未准承袭人员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初十日
2135 和硕裕亲王广宁等奏议祭祀礼仪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6 多罗果郡王允礼奏参副都统常云挟仇殴打骁骑校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报宗札布等案犯已押送到京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审官员发放参票营私舞弊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
2139 副都统恒德等奏报扎克拜达里克官兵之马驼情形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三日
2140 扎尔虎奏报钦遵上谕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
2141 西安将军延信奏缴朱批奏折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六日
214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颁旨训诲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214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教诲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十八日
2144 都统查克旦奏报副都统阿林赴宁夏接任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2145 都统查克旦奏报驻防宁夏官兵途中劳累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日

2146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舞臣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214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照例赏赐包衣护军参领护军校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2148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阿尔泰路军营见闻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2149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0 理藩院侍郎鄂赖奏报已办完青海事务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1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请钦定青海扎萨克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2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安置在青海蒙古部落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3 理藩院侍郎鄂赖等奏报赏赐青海贫穷人等情形折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154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赏赐舞臣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5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请赏赐护军等路费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6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一日
2157 太常寺卿邹汝鲁奏报盛京运米数目及水次远近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
2158 闽浙总督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2159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兴尼家族人口及安置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四日
2160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报议叙值丧官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五日
216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法海甘国奎消息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2162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打探花色等人消息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
216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南武官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赐给荔枝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巡视太湖等地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
2166 都统查克旦奏报绿旗牧群马匹遗失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7 都统查克旦奏报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8 都统查克旦奏谢上谕及赐满汉书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
2169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达尔占奏参旷班佐领达兰泰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出兵追击厄鲁特及恩赏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1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审讯宗札布等三人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四日
2172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收粮数目并请议叙有功人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3 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报交接军务并撤回日期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江西武官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
217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训示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217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遣臣丈量草地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七日
2177 沧州城守尉华赖奏报沧州营伍情形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217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罗布池产蒲黄粉折 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
2179 都统查克旦奏报隆科多已达甘州并粮价情形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附：时价粮单
2180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勘测地形官员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
2181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缓期交部处分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218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218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及各粮丰收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2184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报核定密亲王坟院地段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米谷时价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6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从盖平等地运米送天津赈济事折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187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详查唐保住等舞弊参票折 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
2188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请维修东西长安街牌楼折 雍正三年九月
218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督抚标营兵丁补用满洲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安抚遭兵扰害之民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推行社仓之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
2192 散秩大臣拉锡等奏报密捕年羹尧及清查家产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
2193 都统拉锡等奏报审问年羹尧及家人口供折 雍正三年十月初九日
2194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报于布隆吉尔等地筑城修渠垦种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三日
2195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审理骗取库银商人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四日
2196 都统拉锡等奏报漏查之年羹尧各物清单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7 都统拉锡奏报于年羹尧家抄出谕旨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8 都统拉锡奏报规劝年羹尧之情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199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进参豆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200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请严惩偷挖人参之人折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
22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西秋收分数及米价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2202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补用笔帖式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2203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派出官兵巡查属地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4 都统拉锡等奏请年羹尧带往杭州之人如何措置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5 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善后一款项未告年羹尧缘由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6副都统达鼐奏请赏给贤能章京协理事务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7 署理杭州将军印务鄂弥达奏谢朱批及赏赐哈密瓜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20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钦差臣员料理妻室丧事折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210 翰林院侍讲春台等奏请考取翻译秀才数目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1 都统查克旦奏请迎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派兵列队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2 都统查克旦奏报凉州绿旗兵马匹被盗复得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马步兵缺额等弊端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2214 察哈尔总管花色等奏请停止蒙古纳粮入仓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221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朱批谕旨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2216 都统褚宗奏请给发俸禄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221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宥疏忽少报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2218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训谕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2219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222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赐鲜果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2221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丰收并军民欢忭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2 都统查克旦奏报阿林仍未摈弃陋习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3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州绿旗兵马匹又被盗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4 都统查克旦奏报青海蒙古于阿拉克诺尔抢劫过往客商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5 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2226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谢免于处分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7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报坚筑合龙堰等堤坝保护盐池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8 陕西布政使马喀奏请免去盐差俸禄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229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收买属下人心事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23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进方物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231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征收人参票银数目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23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送交人参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233 副都统达鼐奏报察罕丹津索要番人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234 副都统达鼐奏谢宽宥不罪折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23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2236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223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淳亲王允祐等患病停俸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2238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报前将军擅给官员税银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2239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雪日期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2240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发遣三姓罪犯分送他处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2241 都统褚宗奏贺新年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224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议叙其父额尔德黑功绩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2243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踏看丈量皇家庄头等地亩牧场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2244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报安置各犯之情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2245 吏部奏请钦点派往江宁等处官员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2246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请革除火耗税规之银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2247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2248 吉林将军哈达奏请万安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49 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5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得瑞雪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251 奏事员外郎石林奏报赴嘉兴府拿获曹涛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252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喇纳奏报八旗察哈尔护军参领等职任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25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江南引见武官情形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4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严惩邪教及建庙捕蝗等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5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遵旨严惩私盐贩子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连得瑞雪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7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学政俞兆晟条陈各事折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258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哲尔衮奏请垫平粮仓车道折 雍正三年
2259 西安副都统伊礼布奏报受督臣赠赙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一日
226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
226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
226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传谕勉励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4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达赖喇嘛奏疏等事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5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议贝子康济鼐主管藏务折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
2266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始终怜爱折 雍正四年正月十六日
2267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在西安府候旨折 雍正四年正月十九日
2268 监察御史迈柱等奏报审理阿鲁贪污案等事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2269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请将直隶河道分局管理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2270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城工钱粮数目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2271 四川布政使罗殷泰奏报军需余剩银两数目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227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朱批训诲并报地方情形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227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道员赵国璘等居官情形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2274 总管多索礼奏报山海关外田地情形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5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选贤能者补授公中佐领等缺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6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选补佐领等员缺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7 副都统伊礼布奏谢赏赐果品折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2278 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派大臣至阿尔泰楚库柏兴踏勘定界地势折 雍正四年正月三十日
2279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阿鲁病故折 雍正四年正月三十日
2280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踏勘青海玉树等地方事宜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一日
2281 副都统鄂齐等奏请赏赐达赖喇嘛事宜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一日
228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果品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赐福字等事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4 礼部右侍郎三泰等奏报帝祭社稷坛礼仪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三日
2285 议政大臣锡保等奏报于甘肃沙州等地驻兵屯田诸事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八日
2286 盛京户部侍郎增寿奏报工程银尚未奏销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7 盛京户部侍郎增寿奏请修缮实胜寺佛楼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8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不准雅尔江阿抵所停俸米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8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议驻昭西陵等人员子孙回京留陵事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九日
2290 都统查克旦奏报转交克锡图折子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1 都统查克旦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2 都统查克旦奏报在省大臣官员营私舞弊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3 厄鲁特多罗郡王车凌旺布等奏请一体编审佐领折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
2294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请进京陛见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5 陕西布政使图理琛奏请由其弟之子代写折子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6 振威将军穆克登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7 振威将军穆克登奏报总兵官王松等革职屯田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8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地方雨雪情形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一日
2299 刑部侍郎海寿奏陈严查发往东北之犯人逃入蒙古地方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
230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苏努等劣迹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恶棍贩卖私盐并学政声名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四日
2303 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派员阅视乡会试卷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六日
230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到任后详查地方情形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5 雍正帝修改上谕一纸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6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审理城守尉舒弥达案情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使臣自策妄阿喇布坦处返回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8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报发放参票等事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2309 都统查克旦奏请训旨再赴巴里坤署将军印折 雍正四年二月十九日
2310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分给租房居住之侍卫房屋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2311 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情形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2312 山海关总管多索礼奏请严审丈田不力之官员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2313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由京城遣臣审案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314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展限赔偿进藏时用过银两事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315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年羹尧及其党徒种种不法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231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与策妄阿喇布坦定界事关重大折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2317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看守围场不力官员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
231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巴里坤军粮数目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二日
231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使者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二日
2320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暂留巴里坤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六日
2321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于噶克察等地设卡派兵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七日
2322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成全宽恕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八日
2323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报于张家口等边口改设满洲鸟枪兵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九日
2324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移驻满洲兵所供给之粮草折银等事折 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
2325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志勇奏请参领陪同旗大臣奏进折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
2326 副都统鄂齐等奏报自川进藏领取银两数目折 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
2327 刑部尚书塞尔图等奏请限期送报犯人职名折* 雍正四年三月十七日
2328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质审人参案折 雍正四年三月十八日

2329 都统查克旦奏报赏赐奏事匣子等均已收到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0 都统查克旦奏报兰州运送肃州之钱粮银被盗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1 都统查克旦奏报抵巴里坤接任后竭尽效力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2 都统查克旦奏报铭记谕旨竭尽效力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3 都统查克旦奏报谨记圣训竭尽效力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4 和硕诚亲王允祉等奏查雅尔江阿所领兵丁助济银事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标下中军游击送部引见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6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子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7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请奏折内遗漏章京一词认罪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8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丈量开原等地庄头田地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39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报开原县民私垦田地数目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40 都统丹津奏谢赏物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
234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严审故纵犯人逃逸之骁骑校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2342 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奏议巴里坤吐鲁番官兵所需钱粮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2343 宣威将军申穆德奏报到达右卫日期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2344 沧洲城守尉华赖奏陈被人诬陷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234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谕并朱批折子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7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奏报于巴里坤种青稞亩数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8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地方种麦亩数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49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0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博尔多等人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1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宽恕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2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荐游击等员缺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2353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雪并田禾情形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4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请严格管理库存银两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5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谢赏赐盘缠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6 盛京监察御史富色讷奏请点派笔帖式等事折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357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5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59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时调折 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
2360 议政大臣允礼等奏请遵旨严禁酿酒等情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
2361 吏部尚书隆科多奏请暂停俄罗斯商人入境等事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
236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勘查设置驿站地方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三日
2363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请凯旋幼丁如何安置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三日
2364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颁旨训诲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四日
2365 喀尔喀副将策凌奏请驻巴里坤等处兵换防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
2366 喀尔喀副将策凌奏报以银买物赏赐乌梁海等事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
2367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赐福字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68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城守尉尚禄等事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69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金香炉已造完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70 盛京副都统富格等奏报丈量田地数目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六日
2371 工部侍郎巴泰等奏报额驸策凌采买烟茶赏赐乌梁海人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2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请察哈尔兵驻牧特斯河等地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3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转尼玛旺扎尔承袭台吉谢恩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4 振武将军穆克登等奏报满洲蒙古喀尔喀兵驻牧特斯等地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5 振武将军穆克登奏报率领官兵择水草游牧习练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
2376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报严管驻防边塞满洲兵丁折 雍正四年四月初十日
237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接任日期事折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7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查储备银粮参劾前将军陈泰等人折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7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四月十一日
2380 工部尚书绰奇奏请销算军饷银两折 雍正四年四月十二日
2381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幸陵日期折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
238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尹泰情形折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
238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引见游击折*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2384 议政大臣允礼奏讦允禵等结党乱国等事折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2385 都统查克旦奏请从吐鲁番巴里坤等地撤回兵丁折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2386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福奏陈官差上未假公济私等情折 雍正四年五月初三日
2387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遵旨办事折 雍正四年五月初七日
2388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田禾收成等情形折 雍正四年五月初七日
238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缎虚衔折 雍正四年五月初八日
2390 都统褚宗奏报捆拿允禟一家折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
2391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西安夏禾长势喜人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2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钦遵上谕竭尽勤勉军务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3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展限偿还欠银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4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每年从盐税剩余银内赏赐银两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俄罗斯国派使臣议界等消息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一日
2396 内务府等衙门奏报丈量山海关外地亩数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
239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选幼丁披甲以补兵缺折 雍正四年五月十六日
2398 都统查克旦奏报从甘州起程返京日期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
239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
2400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从容凯旋等事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1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向回子宣谕赏物等事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2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副都统扎锡等回京日期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雍正帝密谕一纸
2403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遣返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4 靖逆将军富宁安谢恩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40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新归顺乌梁海人等逃入俄罗斯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2407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增设水师等事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0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严守各关口以防偷参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09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整饬地方治安情形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地方各案情形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1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转开荒屯田等情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2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矿藏情形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3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拿获私参并行窃人等事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4 吏部尚书逊柱奏陈试用捐纳候缺官员折*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2415 盛京工部侍郎增寿奏报库存银物数目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
2416 盛京工部侍郎增寿奏报未参奏将军陈泰缘由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
2417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盐斤变价银两情弊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二日
2418 大理寺卿通智奏谢御批夸奖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19 大理寺卿通智奏请简选地方小吏监工等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20 大理寺卿通智奏报于察罕托海修渠动工日期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2421 大理寺卿通智奏报甘凉肃等地雨雪田禾粮价情形折 雍正四年六月初六日
附：粮价单
2422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岳兴阿奏陈官兵俸米定期发放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3 副都统塔拉图奏报采买赏赐乌梁海等物品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4 吏部奏报广西荐举卓异官员履历并操守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
2425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报接受巡抚等所送盘缠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6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赴京朝见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7 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派兵三路来犯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
2428 都统查克旦奏报甘肃署巡抚擅自摘取官印并开复守备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七日
2429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拿问马喀等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遵旨效力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情形折 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
2432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驿站及副都统等官员人品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3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参墨尔根城副都统仓粮亏空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4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限期赔偿欠借仓粮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应垫赔之黑龙江仓欠米粮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6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恩赏官兵人员红白事银两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审讯抢劫杀人犯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
2438 陕西巡抚图理琛等奏报抄没马喀家情形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2439 都统褚宗奏参阿其那等结党乱国等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2440 都统褚宗奏报塞思黑与其家人分监锁禁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2441 副都统塔拉图奏报赴乌梁海赏物日期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遣使往西土访认呼图克图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遣员与贝勒博贝办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赏赐乌梁海等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撤察哈尔兵回其驻地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领取执照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转谕贝勒博贝情形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并谢赏物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9 都统查克旦奏报由宁夏出横城堡返回日期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0 都统查克旦奏谢赏赐各样药锭恩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1 吏部尚书逊柱等奏陈惩治办事失误官员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赐食物等事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2453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赏赐银两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245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赏药折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245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商温多里等前来贸易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三日
2456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复新开河道情形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五日
2457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派员丈量田地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58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复议关外庄田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59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审理人参案情形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七日
2460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库存钱粮情形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八日
2461 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雨水情形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2 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西宁沿边番子等事宜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3 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蒙古人等情形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附：副都统达鼐代转周凯捷奏事片

246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严管勤练兵丁以图永兴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夏粮收成并雨水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
2466 内务府奏报遵旨增设番役人数折* 雍正四年七月初十日
2467 宁夏副都统苏图奏谢皇恩并竭能管好驻防边塞满洲兵折 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
2468 理藩院奏请将额驸阿保治罪折 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
2469 吏部左侍郎查郎阿等奏报审理侍郎傅鼐受贿案情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赏赐乌梁海人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1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裁减冗员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释放所俘乌梁海人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2473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绰奇等亏欠税银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盛京将军噶尔弼等查南金州税银等亏空缘由折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2474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档子房起火等事折 雍正四年七月
3475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回子率官兵到西吉木情形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附：雍正帝朱谕一纸
2476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回子伯克等遣人请安等事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请进京朝觐天颜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派往阿尔泰路戍守官兵起程日期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7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原额外披甲拟冲销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
2480 副都统鄂奇等奏报赴藏见诸喇嘛情形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
2481 副都统鄂奇等奏报赴藏见达赖喇嘛噶伦等情形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
2482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
2483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严管军队训练士兵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
2484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朝见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一日
2485 正黄旗护军统领阿尔纳奏请补放副护军校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二日
2486 副将军策凌等奏报招集乌梁海人防范策妄阿喇布坦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
2487 乌梁海王车凌旺布等奏谢恩赏乌梁海部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五日
2488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封为贝勒恩赏乌梁海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五日
2489 议政大臣穆克登奏谢授予议政大臣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
2490 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奏谢为其女指婚事折 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
2491 工部右侍郎哲先奏请正阳门两侧修建桶瓦房折*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日
2492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已遣侄儿渥兴额回京探母事折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493 杭州副都统傅森奏报温州总兵官品行及仁和县民闹事折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2494 散秩大臣达鼐奏请青海王等四班轮流朝觐折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
2495 山海关总管马虎山奏报疏防官员折 雍正四年九月初六日
2496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增派官员丈量旗民田折 雍正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拟增派大臣名单
2497 盛京副都统富格等奏请丈量庄头田地等事折 雍正四年九月十三日
2498 黑龙江副都统博斯霍尔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九月十七日
2499 黑龙江副都统博斯霍尔奏报田禾丰收折 雍正四年九月十七日
250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四年九月十八日
2501和硕诚亲王允祉等奏请筹办十万两助济银折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2502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等奏报办理庆元案情形折*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2503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504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福字并报田禾情形折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50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查从征官兵重领恩赏银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6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副都统博斯霍尔接任并盘查仓粮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7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请在奏本或咨行事件中不兼汉字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250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四日
2509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赏赐荔枝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盛京驻防兵丁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到达西宁日期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荔枝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赏赐安置蒙古人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
251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西安等地雨水并庄稼长势等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谕严加管理并训练兵士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国人恨阿其那等人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7 阿尔泰路军营参赞大臣丁寿奏谢授任参赞大臣殊恩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8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封子奇通阿为辅国将军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
2519 正蓝满洲旗都统尹德等奏报阿其那舅家族人愿入辛者库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
2520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追赠其父以职衔谥号折 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
2521 内府佐领雅图奏报赴黑龙江沿途所见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2522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围场内放枪案情折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252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药治疗患者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2524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获罪官员仍留本地效力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252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252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户部员外郎等支领库银放债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2527 工部侍郎巴泰等奏报于扎克拜达里克建仓还粮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2528 胡必图等奏报隆科多等前往乌梁海踏勘划界事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29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朝觐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0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参怀私徇情官员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调兵往四川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2 散秩大臣达兼副都统鼐奏报于哈玛尔岭等地设防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253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明年进京觐见天颜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5 侍卫达锡奏报喀尔喀兵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2536 都统查克旦奏报汇奏所奉谕旨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2537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赏赐拦河鱼网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253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进京请安朝贺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253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参笔帖式七十一等强买祭牛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254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效力人员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5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郡王塞布腾扎尔等履历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5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赏赐青海贫穷蒙古人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5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544 礼部侍郎尹泰等奏请有罪子孙不得袭职折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545 内务府总管赖保奏请看守孝景二陵仪树事宜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2546 西安副都统常寿奏谢赏赐御用物品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2547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光喜奏为汇缴谕旨事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254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纪录一次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于土谢图汗部所闻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派遣会说俄语人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查勘定界地方情形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2553 正白满洲旗都统武格奏报汇缴谕旨事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2554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报审理民人冤情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2555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马尔赛遵旨咨文责备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6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旨黾勉效力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遵旨勤加练兵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2558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等奏报审理滥用银两案情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2559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参票所得银两数目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2560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等奏报暂缓丈量田地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2561 内府佐领雅图奏报偷挖人参等事折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552 （佚名）奏缴谕旨折 雍正四年
2563 和硕廉亲王允禩奏请编半个佐领折 雍正四年
2564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正月初三日
2565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办案有误仅扣将军俸禄折 雍正五年正月初六日
2566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朱兰泰奏报抵达西安日期折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
2567 易州城守尉博尔赫图奏报易州官兵丰年储粮折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
256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由天赍皓店查获私参事折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
2569 西锦州城守尉尚禄奏谢宽免议罪恩准调任折 雍正五年正月初九日
2570 西安按察使塞钦奏谢恩赐御书福字等事折*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257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赏赐奏事匣哈密瓜等物折 雍正五年二月初七日
2572 乾清门侍卫拉锡奏请盛京周边田亩清丈后返京事折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
2573 盛京副都统富格奏报各县借仓米给百姓息滚息折 雍正五年二月十八日
2574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朱兰泰奏缴朱批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5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报上谕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6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岳兴阿奏报谕旨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日
2577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委任镶黄蒙古旗都统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78 驻守阿尔泰路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79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屡奉训谕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80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补授守陵防御员缺折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2581 齐齐哈尔副都统额尔钦奏谢调任副都统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六日
25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各扎萨克谢恩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关防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赍皮褂子等物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史文卓等人近况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6 统管索伦副都统布柱等奏请每年随班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2587 热河总管固颜奏请觐见天颜恭候训谕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88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谢派医治病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25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原将军孟俄洛家人不宜留盛京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9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将军噶尔弼家人开铁矿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
2591 宗人府员外郎张格奏请七八品笔帖式增加俸禄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四日
2592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折内奉训谕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3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屡奉朱谕竭力黾勉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4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钦遵上谕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
2595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陵内干树即行锯伐折 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
2596 谕大学士马齐等行文塞楞额应行事宜另具本上奏事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2597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2598 盛京工部左侍郎能智奏报开渠及安置民人开垦折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2599 吉林将军哈达奏谢赏赐养廉银等折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2600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于乌拉等地设义仓并种田折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2601白都讷副都统塔尔玛善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九日
2602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谢朱批安慰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
2603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陈陵寝修缮工程等事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四日
2604 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5 太原城守尉阿里衮奏谢调任右卫副都统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6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奏报丈量盛京属旗民田造册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7 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奏报查办牛庄以西芦荡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
2608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销陵寝乳牛银两数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五日
260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恩赏拦河网等事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0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请将恩赏银应否给苏穆尔济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1 宁夏将军席伯等奏谢恩赏御书福字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2 都统常色礼奏谢赏戴花翎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261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五年四月初二日
2614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报将允？属下人永禁折 雍正五年四月初五日
2615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谢恩赏御书福字食物折 雍正五年四月初五日
2616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报赴安西会同详核工程折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
261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报给佛格带铁锁三条严加看守折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
2618 博尔赫图奏谢准子补佐领缺折 雍正五年四月十二日
2619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雨水及巡抚与布政使不和折 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
2620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屡奉朱批并缴回朱批折 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
262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自成都府起程赴藏日期折 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
2622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备办派藏兵丁事宜折 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
2623 办理军饷事务巴泰等奏谢圣训劝勉折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624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报驻守官兵回营折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625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尼玛善奏谢擢任及赏物折 雍正五年五月初九日
262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查将军衙门积案折 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
2627 西安将军延信奏谢赏给富达里一户八人折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28 镶白满洲旗都统拉锡奏谢擢任都统之恩折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29 镶白满洲旗都统拉锡等奏参辽阳防御达席勒索钱物折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30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本年西安属地夏收秋播情形折 雍正五年五月十六日
263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钦奉训谕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2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谨奉训谕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3 都统常色礼奏谢训谕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634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地方雨水情形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2635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秀才察库等冤案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263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陈库存银两事宜折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2637 大学士嵩祝等奏报盛京城外兵丁将迁入城里折 雍正五年六月初三日
2638 大学士嵩祝等奏请查办苏努在盛京属地家口等折 雍正五年六日初三日
2639 大学士马齐等奏请碑文汉字交谁书写折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
2640 都统常色礼奏谢超擢子昌永为御前三等侍卫折 雍正五年六月初六日
2641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谢奉朱批教诲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2 盛京工部左侍郎通智奏报安西城建工程动工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3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报会同单畴书办事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4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谢奉朱谕并请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
264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补开原等地出缺仓员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
264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补任兵部侍郎折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
2647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荆州霪雨连绵粮价上涨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2648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尼玛善奏谢奉训谕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49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派出官员赴乌苏哩等处收参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50 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等奏荐官员名单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2651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2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3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俄国情形折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2654 副都统图纳奏陈退职笔帖式于所在部候缺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三日
2655 噶尔丹策零奏报策妄阿喇布坦猝死并请遣人往西地念经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五日
265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请严惩为盗抢劫旗人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六日
2657 盛京工部郎中高大魁等奏参外郎佟世秀侵蚀银两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六日
2658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更铸将军印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
2659 黑龙江将军傅尔丹等奏报仓粮情形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
266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工部外郎私藏各部行文折 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
2661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一日
266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一日
2663 盛京监察御史傅鼐奏参工部外郎佟世秀侵蚀钱粮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
2664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请办理发放官兵俸禄钱粮银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5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处雨水禾苗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6 吉林将军哈达奏报查拿珲春等地偷挖人参者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7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请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8 西安将军延信钦遵圣旨复奏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69 西安将军延信遵谕复奏及西安雨水情形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六日
2670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勘定北部边界应流芳百世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1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等奏报与俄罗斯使者议界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2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以物回赠俄国使臣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与图理琛等商议定界事宜情形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赏赐御笔福字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喀尔喀边界事务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267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俄罗斯商队先行备马折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267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恩赏令箭等物折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2679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萨霍赞等驿官银被扣折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往查开原等驻防官兵折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26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众噶隆擒拿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
2683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赴德州考核军政而训谕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四日
2684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查办承办王秀德案官员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5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审办原协领霍延沁欠银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6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参看守罪犯之数名官员蔑视国法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7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报查笔帖式察库等出走原由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参办理票参官员舞弊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
2689 大学士萧永藻等奏请以那兰泰兼赞礼郎折 雍正五年八月初九日

2690 喇嘛促尔齐木藏卜喇木扎木巴等奏报康济鼐被杀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三日
2691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令箭等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五日
269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兼管礼部事务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
269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杀达赖喇嘛派使臣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
269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5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6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常永选为侍卫并奉凤诏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7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2698 成都满洲副都统黑色奏请圣诞进川马折 雍正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269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密奏噶隆等杀害康济鼐之详情折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0 达赖喇嘛奏报众噶隆合谋杀死康济鼐缘由折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1 阿尔布巴喇嘛奏报众噶隆合谋杀死康济鼐折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2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达赖喇嘛谢颁旨教诲折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请遣内地绿旗官兵到西藏折 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
2704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严惩违法勒索银两之番子折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
2705 大学士逊柱等奏报办理盛京住屯兵丁迁入城里折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
2706 西安将军延信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
2707 西安将军延信奏报交付印务入京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
270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监察御史参劾工部外郎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0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修葺实胜寺工程未完缘由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侍郎常保不查坏船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侍郎常保擅调部员往他处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四日
271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荔枝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五日
271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交印觐见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五日
2714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谢因安西工程赏一级折 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
271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形折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6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下五旗官员行走礼仪折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7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停止护军等入宫食胙折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8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副护军参领等冠戴蓝翎折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71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简派贤能官员抽税折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2720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朱批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2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
272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恩准赴西招地方效力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出西宁边口探听青海诸王议论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颇罗鼐为康济鼐复仇而起兵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三日
2726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另折具奏伯席屯犯法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7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将收留逃犯之郭尔一家发遣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严审凤凰城城守尉伯席屯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29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请革拖沙喇哈番萨尔图等职折 雍正五年十月初十日
27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入觐后之言论折 雍正五年十月十五日
273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班禅额尔德尼谢赏奇物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2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请暂选人办理噶隆事务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派人送信前来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审问隆布鼐等人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达赖喇嘛等恳请圣主派兵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6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与隆布鼐交战等情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737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协领根敦扎布夜间饮酒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273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恩赐柏梁体诗文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273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颇罗鼐与隆布鼐等交战等情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274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王台吉之情形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2 总管佛伦等奏报广善库存及缴户部银两数目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27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安置颇罗鼐之来人等情形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2744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请禁止兵丁变卖饷米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2745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恩准充为披甲出征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274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派归化城官兵进伐西域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274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年前入京觐见天颜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748 河南城守尉阿里衮奏请每月钱粮数目折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749 熊岳副都统图尔赛奏请入觐叩谢天恩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0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报办结边界事务所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1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2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奉朱批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3 兵部右侍郎图理琛奏请派员驻边界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定界毕与俄罗斯人同拜天有罪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5 议政大臣常色礼奏谢补放西安将军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俄罗斯使臣欲得重赏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途经乌梁海所得信息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59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官兵习俗技艺生计等情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0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沿途山东江宁等地喜降大雪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1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经直隶山东江宁三省之见闻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762 署理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谢朱批恩赐哈密瓜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2763 西安将军富宁安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2764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由驻防兵丁选补水兵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5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给哈密瓜并报雪情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6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达赖喇嘛派使劝颇罗鼐等休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276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放？阳边门章京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6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因家奴违法交部议罪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69 副都统鄂奇奏报操练官兵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70 总管佛伦奏报散秩大臣武格欲夺兵权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2771 内阁大学士逊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772 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773 内阁侍读学士永国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2774 礼部尚书常寿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5 内阁侍读学士班第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6 侍郎登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777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78 光禄寺卿吴达礼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7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派人劝颇罗鼐等休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康济鼐属下蒙古人情形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阿尔布近况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2782 翰林院侍讲学士舒喜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3 户部右侍郎傅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4 监察御史阎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5 内阁大学士逊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6 刑部郎中觉和托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7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图纳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2788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8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调该部笔帖式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宥免于解任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看官兵操练马步箭等情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792 都统查克旦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3 太常寺少卿萨克素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4 刑部侍郎海寿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5 内阁批本处侍读学士巴颜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79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7 镶黄满州旗都统诺木珠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8 工部郎中马坦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799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巴颜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0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苏丹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1 内阁侍读学士郝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2 侍读学士冯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3 兵部右侍郎永寿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4 日讲官常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80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寻找呼毕勒罕之情形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安置默尔根绰尔济之徒弟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808 监察御史纳钦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09 正蓝满洲旗鸟枪参领达尔济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0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佛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1 鸿胪寺少卿金？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2 刑部尚书德明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3 太仆寺少卿阿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4 正白旗副都统博第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5 吏部右侍郎岳尔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6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三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7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8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双顶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19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萨尔禅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0 刑部河南司郎中额布特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1 稽察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费扬古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2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马起达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3 兵部郎中明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4 监察御史七十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5 制造库郎中常明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6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海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7 通政使司左参议吴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8 都统穆森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29 镶黄满洲旗都统鄂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0 正白旗监察御史唐吉纳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1 镶黄旗护军统领色尔弼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2 正黄汉军旗副都统常明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3 正蓝满洲旗革职留任都统席尔根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834 正黄满洲旗参领江米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5 镶白旗护军参领明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6 正白汉军旗副都统德尔芬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7 镶红旗护军统领布达什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8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39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赵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0 镶白旗护军统领博尔屯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1 监察御史巴德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2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3 制造库郎中富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4 鸿胪寺卿佛保奏荐人中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845 监察御史三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6 刑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常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7 户部火药库郎中纳贤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8 户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巴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49 翰林院侍讲学士阿宁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0 户部郎中阿兰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1 步兵总管阿齐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2 户部正蓝旗郎中安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3 户部镶红旗郎中博尔和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4 理藩院郎中富昌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5 正蓝蒙古旗都统穆赛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6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梁永喜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7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萨齐库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8 户部郎中卓敏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59 户部郎中达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0 户部郎中保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1 工部科衙门掌印给事中席德森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2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兴安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3 户部郎中石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64 户部郎中苏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5 户部郎中赵宁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6 工部郎中双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7 富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8 工部郎中喀尔吉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69 郎中额尔成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0 正白旗前锋参领锡赖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1 镶黄汉军旗都统观音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2 正黄满洲旗参领岳良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3 正黄汉军旗参领金继祖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4 正红旗护军统领雅钦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5 镶黄蒙古旗参领扎木苏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6 正蓝汉军旗参领七十七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7 步兵翼长颜达礼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8 正白蒙古旗马兵参领袁世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79 户部缎库郎中马昌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0 户部郎中苏尔东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1 广储司郎中马哈拉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2 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多赛奏荐人员折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883 雍正帝颁给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 雍正五年十二月
2884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五年
2885 镶红满洲旗都统等奏报本旗当月人员折 雍正五年
2886 双全等汇奏朱批折 雍正五年
2887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所知人员情形折 雍正五年
288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雍正五年
28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审理非法转卖人口田舍人折 雍正五年
2890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报副都统富格乱用人索物折 雍正五年
2891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严禁官员越级行走折 雍正五年
2892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整顿盛京地方风俗折 雍正五年
2893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陈三陵地方设官折 雍正五年
2894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谢免罪留任折 雍正五年
2895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将一等侍卫等降级折 雍正五年
2896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奉朱批谕旨不胜惶悚折 雍正五年
2897 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等奏报噶尔弼之大夫折 雍正五年
2898 （佚名）奏进唐古特文书折 雍正五年
2899 兵部郎中马桑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0 镶黄满洲旗参领吴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1 镶黄满洲旗马兵参领金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四日
2902 镶白旗护军参领鄂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3 正白旗司钥长常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4 副都统广禧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5 监察御史普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6 理藩院郎中保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7 吏部郎中龚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8 兵部郎中吴禄顺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09 正蓝蒙古旗参领拉布坦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0 正白满洲旗参领额尔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1 正黄蒙古旗参领舒乎尔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2 镶黄满洲旗马兵参领特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3 监察御史李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4 兵部郎中祁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5 大理寺卿性桂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6 后科给事中胡新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7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德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8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岳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19 吏部郎中德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0 吏部郎中鼐曼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1 监察御史鄂齐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2 监察御史尊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3 工部郎中奎童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六日
2924 镶黄汉军旗参领王世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
2925 礼部右侍郎通智奏谢补授盛京工部侍郎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
292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康济鼐被杀颇罗鼐走逃阿里克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7 镶蓝蒙古旗参领五十六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8 镶白旗护军参领刘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29 给事中齐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2930 镶蓝蒙古旗都统齐穆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
2931 礼部郎中丁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
293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返抵荆州日期并严肃风纪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3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孙达里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4 正蓝旗护军参领法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5 工部郎中四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6 镶白蒙古旗马兵参领班第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7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弼萨纳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8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巴纳尔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39 户部郎中硕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0 正黄旗护军参领桑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1 正黄旗护军参领四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2 正黄旗护军参领萨克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3 正黄旗护军参领雅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4 正蓝满洲旗护军参领伯奇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5 镶白汉军旗副都统惠邦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6 镶白满洲旗参领鄂色特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7 镶黄满洲旗护军参领金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8 镶蓝旗护军参领爱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49 户部银库郎中安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0 刑部郎中雅尔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1 镶蓝旗前锋参领席特库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2 镶白旗马兵参领布颜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3 正白满洲旗参领偏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4 镶蓝满洲旗参领石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5 镶白满洲旗马兵参领萨木素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6 宗人府郎中赛必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7 户部银库郎中马尔泰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8 户部银库郎中寿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
2959 镶蓝旗护军统领马兰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0 镶蓝满洲旗参领德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1 监察御史济良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2 正黄旗护军参领喀济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3 镶白满洲旗护军参领隆载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4 兵部郎中德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5 礼部左侍郎三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6 工部郎中苏尔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
2967 正黄旗护军参领刘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68 正蓝旗前锋参领阿纳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69 正蓝旗护军参领满珠锡里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0 正蓝旗护军参领阿海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1 镶红蒙古旗护军参领观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2 护军参领叶木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3 正蓝旗护军参领莫尔浑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4 正蓝旗护军参领胡西吞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5 正红旗护军参领巴尔都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6 正红旗长枪营护军参领保诚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7 正蓝旗前锋参领锡拉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
2978 镶黄旗护军参领巴格奏荐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79 镶黄旗护军参领阿木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0 镶黄旗护军参领噶尔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1 镶蓝旗护军参领图木巴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2 镶黄旗护军参领阿达色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3 镶黄旗护军参领罗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4 正红旗鸟枪护军参领明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5 镶蓝旗护军参领福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6 镶红旗护军参领色尔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八日
2987 镶红旗前锋参领满丕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88 镶红蒙古旗长枪护军参领鄂齐尔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89 镶红旗护军参领雅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0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免于调用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1 镶红旗护军参领武尔敦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2 镶红旗鸟枪护军参领魏托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3 镶红旗护军参领博尔昆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4 镶白蒙古旗马兵参领鄂尔哲依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5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硕塔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6 镶红旗前锋参领戴青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7 镶红蒙古旗护军参领吴尔图纳苏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8 工部郎中里萨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2999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苏扎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
3000 镶蓝旗护军参领法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1 镶蓝旗护军参领留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2 镶蓝旗护军参领马尔锡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3 山西粮道常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受赏谢恩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御赐福字及绸缎食物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
3007 镶白满洲旗护军参领赳和托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08 镶红满洲旗马兵参领观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09 领侍卫内大臣额滕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0 镶红蒙古旗参领马赫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2 正红满洲旗马兵参领禅奇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3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4 正红旗护军参领查林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5 正红满洲旗马兵参领何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6 镶白旗鸟枪护军参领衮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7 正蓝旗护军参领满丕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3018 正红旗鸟枪护军参领敦朱克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3019 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3020 礼部郎中登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1 宗人府左宗人讷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2 礼部郎中阿勒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3 正红旗护军参领胡锡纳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3024 正红旗前锋参领凯原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3025 正红旗护军参领塔兰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3026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7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孟可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8 正黄满洲旗参领佛海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29 镶蓝旗护军参领都勒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0 镶蓝旗护军参领常在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1 工部郎中车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2 宗人府郎中崇阳赫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3 正红旗护军参领英寿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4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前往行围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5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天恩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每年稽查马群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3037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查退披甲严饬法纪等情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3038 革职侍郎巴泰奏请留在军营效力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3039 工部郎中祖登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0 振武将军辅国公巴赛奏谢御赐荷包福字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1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谕旨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2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御赐荷包福字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3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留于军营效力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御命再留军地三年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5 参赞大臣丁寿奏谢仍留军前效力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6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报黜员入府投书备陈盛京利弊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派人去取乌梁海人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8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报备迎罗卜藏舒努来降之情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49 宗人府郎中允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0 副都统伊都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1 内大臣佛伦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2 理藩院郎中阿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3 工部郎中阿赖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3054 工部郎中萨尔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三十日
3055 镶蓝满洲旗护军参领福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
3056 正白旗护军参领巴隆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正月
3057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江宁山东雨雪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58 江宁将军拉锡奏请均衡江宁协领佐领地租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59 江宁将军拉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0 江宁将军拉锡奏谢御赐福字貂皮等物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1 江宁将军拉锡奏报沿途见闻及祈请颐养圣躬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3062 温都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五日
3063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宣喻各乌梁海招降罗卜藏舒努情形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
3064 礼部尚书常寿等奏请妃园寝祭祀应遵会典例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七日
3065 礼部尚书常寿等奏请钦点从耕堂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请增补司狱司匠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7 圆明园正白旗夸兰达卓鼐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8 圆明园镶白旗夸兰达马尔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69 圆明园镶蓝旗夸兰达吴尔禅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0 圆明园镶黄旗夸兰达托伦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1 圆明园正黄旗夸兰达阿兰泰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
3072 正蓝旗护军参领卓善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初九日
307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扎萨克属地有矿山情形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一日
307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勘察青海安息二路并于此安哨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一日
3075 圆明园正红旗夸兰达伯凌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
3076 圆明园正蓝旗夸兰达德存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
3077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谢御赐养廉银两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78 盛京将军伊礼布等奏报挑选官兵以备调遣阿尔泰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79 盛京将军伊礼布奏报派员监发官员兵丁之俸禄钱粮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0 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奏请选补孝陵景陵等守陵防御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1 兵部郎中董昂来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遣员赴京购买甲胄兵器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
3083 副都统戴豪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六日
3084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得足透雨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
3085 正白满洲旗马兵参领萨哈奇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
308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噶隆隆布鼐将颇罗鼐赶往阿里克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7 理藩院郎中纳延泰奏谢擢升理藩院额外侍郎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报俄罗斯汗奏疏遣人送部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308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盛京工部员外郎萨音图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福陵寝门外石柱被风刮倒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参委署参领郎图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3092 喀乐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详查四十七驿生计情形折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309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哈达品行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遵旨办理公田耕种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6 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郡王等呈请自力随军进藏效力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附：奏达赖班禅寄书问好片
309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参敲诈蒙古财物之侍卫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09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谢奉朱批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0 盛京户部郎中常？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1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2 革职侍郎巴仄奏谢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3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奉朱批御赐裘衣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4 振武将军巴赛奏谢奉旨复俸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5 傅尔丹奏谢赐朱批福字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6 盛京刑部郎中色超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7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率官祭祀先农神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8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赐果子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
3109 镶黄蒙古旗都统常色礼奏谢调任西安将军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
3110 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奏报三等侍卫叶尔羌赴藏途中病殁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四日
3111 兵部郎中格图肯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初十日
3112 奉宸苑员外郎八十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
3113 署西安将军富宁安奏报与闻京城时雨欢悦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
3114 总管马瑚山奏请山海卫按户口给引加增钱粮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附一：奏请宽展销算盐引限期折*
附二：莽鹄立奏请瞻仰天颜折*
附三：雍正帝朱谕一纸*
3115 盛京工部郎中伊尔门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3116 盛京户部员外郎伊昌阿奏报不敢塞责妄举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
3117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参铁岭县知县高烈贪酷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八日
3118 左都御史查郎阿奏谢加赏俸米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
3119 郎中常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
3120 正白旗包衣骁骑参领赫雅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1 镶白旗包衣骁骑参领伯奇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2 包衣参领李丙智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3 包衣骁骑参领穆克德木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4 理藩院侍郎众佛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3125 正黄旗护军参领倭赫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3126 正黄旗包衣护军统领雅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3127 盛京工部郎中福明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3128 山海关总管玛呼善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3129 营造司掌印郎中何达色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0 广储司郎中刘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1 海子郎中留格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日
313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小麦长势及米价情形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
3133 正红满洲旗鸟枪骁骑参领爱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六日
3134 包衣郎中苏伯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十日
3135 会计司郎中孟诚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十日
3136 盛京工部侍郎通智奏谢补任礼部侍郎折 雍正六年四月十七日
313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裁减兵丁折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
313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朦胧保举之罪折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
3139 总管三陵内外事务武格等奏请补放陵寝主事折 雍正六年四月十九日
31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任台站领催折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领取驿站车马脚夫银两折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连城伐木事宜移交臬司办理折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314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领兵移驻索罗木起程日期折 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
314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蒙恩宽宥折 雍正六年五月初六日
3145 工部尚书夸岱等奏报浙江海塘工程照怡亲王所议办理折* 雍正六年五月十二日

3146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钦命交付各事折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7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请水师营兵增加口米折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8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赐并报稻麦时价折 雍正六年五月十五日
3149 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五月十七日
315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领兵入招等事折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3151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差往颇罗鼐处送书之人被拘折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3152 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宁古塔等地雨雪谷物长势折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315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将越界挖参之人从重治罪折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315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克扣车租钱粮之驿丞折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3155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
3156 左都御史查郎阿奏谢补任吏部尚书折 雍正六年六月初七日
3157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进入布达拉宫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
315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御赏锭子等药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59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派官兵护送右卫马匹至军营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60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前往边外巡查马群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3161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遣往颇罗鼐处把总回报各情形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五日
316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遣失部文地方官员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六日
3163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使者暂留索罗木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4 吏部尚书查阿郎等奏报密令颇罗鼐退回原地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5 吏部尚书查阿郎等奏报颇罗鼐禀告招地之情形折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3166 山海关总督玛呼善奏谢赐银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7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蒙恩加级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8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并报雨水情形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6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挑选索伦兵丁以备调遣折 雍正六年二十一日
317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饬做棉甲配给调遣索伦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17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陈擅买年羹尧家仆及佟吉图私匿古玩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3172 太仆寺卿拉锡奏报往察边外马群折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317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药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
317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稻谷粮价及雨水情形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
3175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驻藏副都统马喇咨文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颇罗鼐呈书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十日
317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大军顺抵木鲁乌苏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筹划进招兵马折 雍正六年七月初七日
3179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报领兵安抵扎克拜达里克折 雍正六年七月十四日
3180 喀尔喀副将军博贝奏请入京觐见圣颜折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
3181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请盛京五部照京城六部办事之限结案折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
3182 宁夏将军席伯奏报宁朔县民呈请知县留任折 雍正六年七月十九日
3183 格木尔等奏谢赏赐神奇药锭折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领兵渡过木鲁乌苏河进藏折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5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严禁典当满洲人折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18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参私带人参入边之知县折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318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赐武夷茶折 雍正六年八月初一日
3188 大理寺卿性桂奏请延期偿还欠银折 雍正六年八月初二日
318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赴京叩贺元旦之人名衔折 雍正六年八月初二日
3190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请赏给旗人官兵田亩折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
3191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谢调补兵部侍郎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

3192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请增设副骁骑校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3 副都统图尔塞奏报贪酷官员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4 监察御史严福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
3195 正黄旗护军参领七十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七日
3196 正红旗护军参领保德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十八日
3197 镶蓝旗护军参领都木巴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
3198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入京觐见圣颜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3199 正黄旗护军参领花色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200 镶红蒙古旗参领鼐格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3201 正黄旗王府长史常保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3202 协领华赖奏报查阅将军哈达折子及三姓各犯详情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3203 群牧总管博和里奏请裁减驿站逾额马匹折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3204 镶白旗前锋参领图克善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一日
3205 镶黄旗监察御史佟海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6 镶黄旗护军参领巴尔赛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7 正蓝旗护军参领隆保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补放边门章京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二日
3209 正蓝蒙古旗参领博什希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0 镶黄旗护军参领金柱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1 保定府城守尉六十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
321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御赐鲜荔枝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所属地方粮谷丰收并粮价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
3215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领兵返回归化城日期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服毒身亡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两路大军顺利抵招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十日
3218 副都统图尔塞奏报复州贪酷官员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日
3219 副都统图尔赛奏参勒索财务之佐领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日
3220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报已掣取典当满洲人等事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3221 大理寺卿性桂奏谢加赏五年限期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2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报盐驿道黄炳克扣银两数目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3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子鄂善补为同知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鲜荔枝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整修倾圮之荆州城折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226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3227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展限偿还亏欠银两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3228 右卫镶白满洲旗佐领兼委先锋翼长波连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29 右卫镶红蒙古旗佐领毛奇塔特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0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赐瓷盅等物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1 扬威将军申穆德等奏陈满洲蒙古佐领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四日
3232 西安右翼蒙古旗协领苏郎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初八日
3233 防守潼关地方城守尉乌赫图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十三日
3234 都统拉锡奏报清丈喜峰口庄头田亩折 雍正六年十月十五日
323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报所属地方谷米收成及粮价折 雍正六年十月十九日
3236 盛京辽阳城守尉观音保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
3237 宁夏将军席伯奏荐协领海福折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3238 护军统领塔拉图奏谢赐给驻防扎克拜达克里克城印篆折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3939 礼部员外郎七克新奏陈关外驿站费用事宜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御赐哈密瓜果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自索罗木领兵撤返西宁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赴京觐见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324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户部运送车臣汗部粮饷分发各旗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3244 福陵总管旺昌等奏参守陵章京失察家人盗伐树木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3245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赴京朝贺新年起程日期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3246 振武将军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3247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赴京朝贺新年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3248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谢赐地五百顷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2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3250 齐齐哈尔城协领哈尔萨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1 齐齐哈尔城协领卓尔海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2 齐齐哈尔城协领全德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3 齐齐哈尔城协领布尔沙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4 正白旗协领巴奇纳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5 齐齐哈尔城正黄旗协领达巴哈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6 齐齐哈尔城镶蓝旗协领索尔泰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7 黑龙江汉军旗佐领王六子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8 齐齐哈尔镶白汉军旗佐领冯庭正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59 齐齐哈尔城正红旗佐领那苏里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0 齐齐哈尔城正黄汉军旗佐领八十一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1 齐齐哈尔镶黄汉军旗佐领达喜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3262 副都统图尔赛奏参稽察不实之官员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26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26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犯法外逃之人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3265 察哈尔总管班第等奏报佐领侵蚀官兵钱粮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326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赐顶子荔枝等物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3267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各令属员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68 热河总管固颜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6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俄罗斯国情形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327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参城守尉阿鲁违例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3271 管宁夏镶红镶蓝二旗协领海福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3272 宁夏正白蒙古旗佐领僧保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3273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等奏报本年收参数目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3274 宁夏镶蓝蒙古旗佐领瑚里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5 宁夏正蓝满洲旗佐领敏珠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6 宁夏正红蒙古旗佐领常理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7 宁夏正红满洲旗佐领劳米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8 宁夏镶白蒙古旗佐领索住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79 宁夏镶白满洲旗佐领僧保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80 宁夏镶白正蓝满洲旗协领伦拜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328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贝勒等谢恩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28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勘察青海各矿情形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28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驻防索罗木之官兵返回西宁日期折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3284 镶白旗圆明园夸兰达噶尔锡奏荐御前侍卫折 雍正六年
3285 正白旗三等侍卫扎尔泰奏报自荐折 雍正六年
3286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唐喀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87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88 正黄旗护军参领七十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89 正红旗护军参领巴喀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0 正黄旗护军参领塞必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1 大理寺少卿申珠浑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2 工部郎中鄂昌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3 孟和尚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4 镶红旗护军参领外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5 营造司郎中王山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6 镶蓝满洲旗副都统阿三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7 镶红旗护军参领额里赫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8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罗密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299 吏部右侍郎舒楞额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300 监察御史顾宗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301 护军参领绰布奏荐人员折 雍正六年
3302 扬威将军宗室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正月初四日
330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正月初六日
330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七年正月初六日
3305 宁古塔副都统常德奏请发配为奴各犯右面加刺地名折 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
330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谢恩折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330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贝勒赴京请安折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3308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侍郎单畴书病情乞赏人参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二日
3309 都统拉锡奏报抵天津水师营整饬营伍情形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0 都统拉锡奏报抵达天津水师营颁宣谕旨事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1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赐给银两等物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2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奉谕欢忭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谢御赏衣物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4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调兵往援临卡石等处剿匪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
3315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
3316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达赖喇嘛抵达里塘折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
3317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抵达军营及沿途闻见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18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张家口外沿途蒙古及驿站情形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19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重罪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二日
3320 都统拉锡奏报率官兵谢赏银之恩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五日
3321 内阁学士班第等奏报赴巴赛军营审办脱逃跟役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七日
3322 振武将军巴赛等奏请未能查拿脱逃跟役之罪折 雍正七年二月十七日
3323 副都统博尔赫图奏谢补授西锦州副都统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3324 西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3325 都统拉锡等奏报关外喜降瑞雪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6 都统拉锡等奏报兵丁捕鱼获利之情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7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宽免之恩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将官卓尔第巴阿旺扎布等拿锁发往内地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29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调四川兵前往里塘护卫达赖喇嘛折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3330 西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现有马群数目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一日
3331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副都统迈禄等咨拉达克汗及其复文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2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颇罗鼐遣使请安谢恩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3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报办理达赖喇嘛于里塘所需食物之银两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
333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降旨询问得子事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5 钦差大臣鼐格等奏报行抵里塘会见达赖喇嘛情形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6 白都讷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训谕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7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赴京觐见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8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达赖喇嘛至里塘青海蒙古无人叩觐折 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333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兼管户部侍郎事务折 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
33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给发多索礼养廉银折 雍正七年三月十二日
3341 西安右翼满洲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抵达西安接任日期折 雍正七年三月十三日
3342 监察御史赫德布奏陈于牛庄等地增建仓廒折 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
334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恩赏元宵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344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锭子药等物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3345 都统拉锡奏报水师择吉入海演练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6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马匹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锭子药及家书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喀尔喀喇嘛诺门汗等谢恩折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3349 江宁将军来文奏请驻防满洲兵丁学习步兵技艺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
3350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御赐福字及平安丸药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
335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雪米价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2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谢御赐福字及平安丸药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往军前剿噶尔丹策零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转蒙古王等叩谢赏赐俸禄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
3355 前锋统领博尔屯等奏请跟随进征军效力等事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八日
335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军前效力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缎匹等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8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谢补授镶蓝满洲旗副都统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59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
3362 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3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4 兵部侍郎通智奏报宁夏地方大渠已修通等事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严加管束驿站蒙古人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到达军营并接印日期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3367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常丰仓贮米出陈易新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九日
336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出征官兵得赏丰厚折 雍正七年四月十九日
3369 副都统阿里衮奏谢御赐福字及羊只折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3370 副都统阿里衮奏谢赐银生息以济兵丁困顿折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3371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自里塘起程抵达西安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2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达赖喇嘛遣其父入京请安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4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川陕兵及其粮秣增援瞻对剿匪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

3376 散秩大臣达鼐奏报受贿情形及请罪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四日
3377 散秩大臣达鼐奏报属下笔帖式启明受贿事折
3378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六日
3379 西安左翼汉军副都统卓鼐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
3380 德禄奏报赴西安沿途雨水粮价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
338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盛南等文章讥讽时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2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驻守喀尔喀之众兵丁生计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3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谢赏赐钥匙等物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
3384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荐人员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二日
3385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旌表节妇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6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报西安之事仿照宁夏之制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7 博尔通等奏报遵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8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谢训谕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89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各项禁令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
339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2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3393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4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留任西安颁降训谕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由驿递送折子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3396 诺木图奏请准入营效力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3397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总兵官周瑛唱戏及纵容川兵酗酒等情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3398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报将阿尔布巴咨给周瑛之书呈览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3399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谢圣主赏银之恩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400 理藩院左侍郎顾鲁奏荐人员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401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办理前侍郎单畴书丧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3402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办理宁夏水利工程事折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3403 昭陵总管江弥等奏参族长防御克扣钱粮放高利贷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一日
3404 副都统迈禄奏谢擢补护军统领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一日
3405 宁夏副都统苏图奏报领兵前往大军营地所经路线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七日
3406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荐人员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7 副都统达鼐奏转额驸阿保免予治罪谢恩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8 盛京工部侍郎陈福寿奏报修缮永陵石墙事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0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遣送俄罗斯逃犯等事折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3410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1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2 双全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
3413 拉锡奏报御赐银两经商营运补充兵丁口米不足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
3414 拉锡奏请将御赏银两购置良田以补兵米不足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
3415 江宁将军来文奏谢训谕免罪等事折 雍正七年六月十七日
3416 西安副都统尼马善奏报病愈请准赴军前效力折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3417 雍正帝为惩处官员侍卫所降之谕旨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341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341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3420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严加管饬僭越服饰之人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一日
3421 户科掌印给事中巴图奏陈将关隘征税事交付地方官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三日

3422 户科给事中锡尔门奏请严加考核月官司员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五日
3423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报允准汉员移居城内以当月监印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七日
3424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建学房教习幼丁等事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5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尚未访得署理本缺之人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遣员修路备饮料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牧群军马情形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8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田禾雨水米价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29 锦州副都统博尔赫图奏报稽查驿站马匹折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
3430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备办达赖喇嘛等食用物品情形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1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迎接喀尔喀使臣等事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2 护军统领迈禄等奏报迁移呼尔敦侍卫家口牲畜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3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请训旨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4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请赏赐孔雀翎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
3435 吏部尚书查郎阿奏请嘉勉厄鲁特及戴琫达颜台吉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
附：雍正帝上谕一纸
3436 盛京将军多索礼等奏请简派收人参官员折 雍正七年七月十八日
3437 山东道监察御史勒恩特依奏陈严惩断案刑审之贪赃枉法者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3438 热河总管固颜等奏参佐领三达色饮酒溺职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39 贝勒博贝奏请令主事巴达塞随军效力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40 贝勒博贝奏请觐见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344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简派管兵官员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瓜物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5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达赖喇嘛学习经文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达赖喇嘛坐禅学经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7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将达赖喇嘛移住噶达地方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8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转达赖喇嘛谢恩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4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谢奉命总理西藏事务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45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免于处分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45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越边采参捕貂之人折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452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3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4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
3455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谢济世等人口供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陆生楠口供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8 监察御史祁格奏陈参劾交部议罪之事宜取实供议处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五日
3459 内阁侍读学士双鼎奏陈八旗行文奏事清汉文字兼用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六日
346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火链包等物折 雍正七年闰七年初十日
346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迁移乌梁海等事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4 法敏等奏谢料理米谷等事赏钱粮等恩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俄罗斯将要用兵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初十日
346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荐贤员补任边门之缺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二日

3467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请印信模糊再铸更换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七日
3468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补授笔帖式员缺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八日
3469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八日
3470 兵科掌印给事中马赛奏陈将军核查吉林乌拉入官各税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3471 镶黄旗护军统领塞尔弼奏请八旗号角分别设音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三日
3472 西安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修改官兵有关章程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
3473 监察御史音德讷奏陈宜准胥吏笔帖式考取举人折 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
347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鲜荔枝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二日
347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二日
3476 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香袋等物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三日
3477 七十七奏请察院外郎比年更换等事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三日
3478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四日
3479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另选大臣办案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
3480 西安将军常色礼等奏请出征官兵所用？旗折 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
3481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食大收并谢恩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江水漫溢部分田亩被水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二日
3484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5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报阿尔泰路军台沿途奇闻异事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6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报副都统豪善私拆驿递文书折 雍正七年八月十六日
3487 镶白蒙古旗都统奇尔萨奏陈当月轮值之银限定数额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日
3488 都统拉锡奏报本年天津谷丰价贱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89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香袋药锭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0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水师营海上训练情形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1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3492 兵科掌印给事中马赛奏陈驿马照八旗官马例稽查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3493 振武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4 振武将军锡保奏报在外驻防官员未列名缘由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5 振武将军锡保奏报鄂尔坤等地方粮食大收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6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圣主赏给拦河网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荔枝之恩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3498 刑科掌印给事中常柱奏陈由监察御史稽查牙帖税等事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3499 领侍卫内大臣科西图奏谢御赐珍果及免偿银两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3500 监察御史关柱奏报部衙门事宜令所属司员公同画押折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3501 黑龙江副都统卓尔海奏谢擢任并请赴京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
3502 监察御史杨安奏陈发配充军罪案亦应奏报结案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
3503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报抵达西藏日期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喀尔喀人赴藏向达赖喇嘛进贡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5 西安满洲副都统苏穆尔济奏报雨水收成等事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6 监察御史钟海奏陈八旗甲盔兵器改交参领等官收存折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
350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奖赏缉私官兵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08 七十七奏报盛京仍存摊份子银恶习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09 七十七奏谢训谕之恩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3510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官兵自西安抵达凉州日期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六日
3511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盛京驿站增设笔帖式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3512 刑科掌印给事中常柱奏请厘定工程钱粮销算之例折 雍正七年九月十九日

3513 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接印日期并请赴京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3514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陈九卿议事宜宣读清汉文稿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3515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谢赏赐移驻凉州官兵住房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3516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请给移驻凉州官兵印信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3517 监察御史伦特奏陈革除驿站多领浮报马价银两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3518 监察御史七十奏陈九卿臣等受理申冤之呈文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3519 前锋统领穆克登等奏请乌拉地方修建学校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0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报赏给驻防兵丁银两生息等事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1 杭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调任江宁将军折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3522 监察御史崇仰和奏陈王等侍卫官员仍应操练骑射折 雍正七年九月三十日
3523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年谷丰收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一日
3524 盛京副都统额尔钦奏谢调任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
3525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噶尔丹策零派使缘由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6 监察御史祁格奏陈补设教官管理翻译生员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7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射箭训练应以中靶为要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
3528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噶尔丹策零近况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
3529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
3530 监察御史杨安奏陈加高刑部十二司房屋之房基折 雍正七年十月初九日
3531 都统拉锡奏谢御赏貂皮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
3532 都统拉锡奏请赴京庆贺万寿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
3533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谢赏给两年俸禄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
353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中秋月饼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新任副都统谢恩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选好向导送岳钟琪处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7 副将军巴赛奏报顺利抵达军营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北路大军陆续抵达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
353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各事迟误缘由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九日
35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免题补钟海之罪折 雍正七年十月十九日
3541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禁止买卖兵器折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354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哈密瓜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3543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及赏鲜荔枝折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3544 副都统秦布奏报抵达凉州查办官兵训练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3545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喇嘛噶尔丹锡勒图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354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遵旨传谕达赖喇嘛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354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边外搭有草庐等情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4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偷挖人参各犯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4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驿丁考试生员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3550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副都统等轮流朝觐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355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退回破损奏事匣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355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报青海诸王贝子等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3553 都统丹津奏谢赏赐哈密瓜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3554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米价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3555 拉锡奏请将盛京等地新满洲锡伯派至水师充兵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3556 镶白旗前锋参领伯泰奏报都统等召集兵丁迟迟不至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3557 副都统秦布奏报将军常色礼病情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3558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59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0 张文斌等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1 额驸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356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增赏少保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派图巴从军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5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生息银两营运之策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6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训练水师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56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御赐花糕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568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选贤能官员训练兵丁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569 礼部员外郎七克新奏陈补放官员应不分旗佐领等情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570 理藩院侍郎顾鲁奏报军前官兵和睦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571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退回所带多余人员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朱批训诫折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574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得雪并粮价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3575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钦遵朱批勤勉效力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3576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357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78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逃人口供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7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议特磊案情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0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报正法陆生楠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3582 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3583 和硕裕亲王广禄奏报偿还亏欠银两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358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果干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率兵返回军营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赏赐帽褂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588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89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宁绸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0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1 都统拉锡奏谢赏赐鹿肉野鸡等物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2 都统拉锡奏报天津水师营所得息银等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59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来投额鲁特送往京城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3594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将印务交都统办理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5 西安将军常色礼奏报钦遵谕旨办事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6 盛京副都统额尔钦奏报收人参情形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59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598 义州城守尉马哈拉奏报窖贮征收粮谷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599 卓鼐奏谢调补为宁夏满洲副都统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600 朗中鼐满岱等奏报抵达西宁日期及沿途查议军需等事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601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格奏请两淮税务自行缮册呈送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602 副都统秦布奏报将军常色礼病情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603 副都统秦布奏报到凉州后所办所闻事情折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604 副都统博尔赫图奏请万安折 雍正七年

3605 署理盛京礼部侍郎事务申珠浑奏报到任核对案册折 雍正七年
3606 振武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五日
3607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授子德尔苏为佐领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五日
360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0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谢赏赐各样食物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率兵出征等安全到来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
3612 副都统迈禄奏谢圣主未加追究混闹罪事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3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从重治罪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陈回奏有误缘由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回奏延误治罪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6 副都统马喇等奏谢恩赏元狐皮帽等物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7 副都统马喇等奏谢朱批垂问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8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来藏钦差喇嘛病痊返回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19 副都统迈禄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
3620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六日
3621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提前赶赴军营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六日
3622 七十七奏请注销盛京户部库银折* 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
3623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请派遣通晓蒙古语官员备办馔筵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3624 浙江监察御史查喇奏陈监生来京考试应限期抵达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3625 监察御史鄂尔赛奏陈包衣满洲分给满洲佐领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3626 都统齐尔萨奏请将圣训译成蒙古文赏给察哈尔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3627 副都统巴雅尔图奏请查拿脱逃家人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3628 监察御史伯齐图奏请禁止拆卖京城完好房屋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3629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0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谢宽免误报房梁之罪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1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谢赏赉福字并荷包等物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2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报土默特官兵叩谢赏银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3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谢降旨教诲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4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5 都统秦布奏谢派医到凉州军营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3636 镶白旗护军统领观保奏请准下五旗章京等扈从阿哥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3637 护军统领七十奏请八旗官兵拖欠钱粮扣半俸偿还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3638 四川副都统乌赫图奏谢提拔并请训旨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3639 副都统多索礼等奏参锦州等地违禁卖出仓储豆子之官员折 雍正八年正月三十日
3640 前锋参领满丕奏请以精壮护军补为前锋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1 监察御史阿林奏请补授满洲官员照汉官例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2 熊岳副都统图尔赛奏谢调补白都讷副都统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3643 吏部左侍郎普泰奏请禁止向月选官征收饭银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二日
3644 镶红旗护军统领铁旦奏请景运门增设章京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二日
3645 监察御史平图奏请灵州等县就地缴纳税银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
3646 监察御史张格奏明家人收取小礼原委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五日
3647 监察御史张格奏报巡查保定等府属下州县情形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五日
3648 王丹津多尔济奏谢颁赐鹿肉等物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49 王丹津多尔济奏谢降旨为子完婚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50 王丹津多尔济奏请准第四子为喇嘛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六日

3651 宁夏左翼副都统卓鼐奏报到任谢恩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365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钦差总兵官统领绿旗兵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九日
365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兵丁开枪杀伤蒙古人折 雍正八年二月初九日
365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二日
3655 副都统多索礼奏报将人带至宁古塔审讯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二日
3656 副都统鼐格奏报里塘巴塘一带盗贼猖獗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7 副都统鼐格奏报达赖喇嘛已如期移住所建新庙事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8 副都统鼐格奏转达赖喇嘛之奏书及所献佛像舍利等物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
3659 监察御史关柱奏请顺天霸昌道属下较远之州设直隶州折 雍正八年二月十九日
3660 兵部给事中玛赛奏请遍谕八旗五城等处缴纳黄铜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日
3661 宗人府监察御史张格奏请恩赏银限日及早拨给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3662 音济纳等奏请将投诚擒解之厄鲁特编入察哈尔八旗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3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谢赏福字及子德木素受任侍卫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4 扬威将军申穆德奏请由右卫再选官兵出征策妄阿喇布坦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366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会同审办偷猎案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6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谢宽免治罪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7 驻守河南地方副都统博清额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8 驻守河南地方副都统博清额奏请用恩赏银生息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6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鄂岱等人违例私挖人参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0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另派大臣会审席保一案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1 莽鹄立等奏报白云河引河开工等情形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672 内阁侍读学士双鼐奏请由部所拨公费银免由部直拨折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3673 正黄旗护军统领桑格奏请准副护军参领等于祭坛等处行走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
3674 散秩大臣武格等奏请准云骑尉鄂尔霍留守孝陵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三日
3675 监察御史鄂尔赛奏请八旗出卖民人妻女禁送牙子家中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七日
3676 散秩大臣武格等奏报复议三陵官员等子孙留守或返京之条例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7 宁夏右翼副都统卓鼐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军情并缴回朱批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八日
3679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
3680 副都统乌赫图奏谢赏衣物等折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
3681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请将所设鼓厅衙门遍谕地方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
3682 郎中鼐曼岱等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六日
3683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请运八旗倒塌房屋木砖至贡院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4 振武将军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5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报辉特部公巴济谢恩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6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7 振武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8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8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车臣汗属下人逃入俄罗斯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9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审问前来投诚之厄鲁特人折 雍正八年三月十七日
3691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巡查青州山川地势派驻满洲官兵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将打牲索伦等编旗等事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3 镇安将军秦布奏谢赏赐福字并汤羊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5 镇安将军秦布奏请选属旗笔帖式二人随同办事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
3696 振武将军锡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369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银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3698 鸿胪寺正卿佛保奏请严禁于城内外贸易出售偷窃之物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699 吉林将军常德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70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派员解送来投厄鲁特人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3701 监察御史察喇奏请统一补放罢免笔帖式之例折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3702 镶红旗护军统领铁旦奏请给监察旗务之章京发放关防折 雍正八年三月三十日
3703 镶白蒙古旗都统齐尔萨奏请令八旗大臣教习武艺折 雍正八年三月
3704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奉训谕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5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浙江省雨水等情形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6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到任后查看浙江总督李卫之情形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7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8 暂理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雨水田禾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三日
3709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给无俸禄官员赏食养廉银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0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战船纤绳延误不送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1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2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谢赏赐果品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五日
3713 监察御史阿林奏请补授笔帖式不分旗属挨次选用折 雍正八年四月初十日
3714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山东六府得雨沾足情形折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盛京一带地方雨雪粮价折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动用入官之松木交给工部造船折 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
3717 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请补赏火药给西安八旗兵丁折 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
3718 监察御史颜德讷奏请动用茶果银修筑南新等仓隔墙折 雍正八年四月十四日
3719 副都统苏图奏报抵达察罕？尔军营查看情形折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3720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密查四路统领大臣之调遣折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2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出征兵力及供给情形折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3724 傅泰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3725 赵殿最等奏报跟随达赖喇嘛之泽东勘布喇嘛回京折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
3726 副都统鼐格奏报任国荣等人情况折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
3727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陈察哈尔蒙古设卡防盗等情折 雍正八年五月初六日
3728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参察哈尔旗总管巴纳尔希折 雍正八年五月初六日
3729 宁夏左翼副都统卓鼐奏报发配宁夏重犯家眷私行返京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一日
3730 钦差大臣端柱等奏参打牲乌拉官员冒昧具奏建校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一日
3731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报请人看风水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
3732 江宁将军鄂弥达奏请赴温泉治病片 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
373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奉旨嘉许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
373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赏鱼等物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
3735 前锋统领穆克登奏报抵达军营日期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6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喀尔喀公巴勒藏谢恩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7 振武将军锡保奏谢赏赐各样锭子药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六日
3738 多罗平郡王福彭奏报抵达盛京城降旨尚崇廙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八日
3739 赛音图等奏参失礼王大臣等事折 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
3740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请回京往祭怡亲王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3741 赛音图等奏参失礼王大臣等事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374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入京朝觐并拜谒怡亲王陵墓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3743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派子旺札勒代为往祭怡亲王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4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演练炮裂缘由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5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调遣水师守备教习满洲兵丁折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3746 理藩院为今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之咨文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3747 宁夏将军席伯奏请将子从重治罪折 雍正八年六月初二日
3748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
3749 尚书尚崇褭等奏报京师盛京地区日蚀时间折 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
3750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率兵丁操练战船折 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3751 浙江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朱批训谕折 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3752 尚书尚崇褭等奏议驿站男丁不宜考试生员折 雍正八年六月十八日
3753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报永陵需修小堤护路折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4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报福陵前面河身应填工程折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5 多罗平郡王福彭等奏请福陵修造石工银两折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3756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报护军阿玉希状告副总管折 雍正八年六月三十日
3757 巡查牧场员外郎明鲁奏陈镶蓝旗牧场应立界折 雍正八年六月三十日
3758 副都统鼐格奏报将允禵情况已向索诺木达尔扎等通报折 雍正八年七月初一日
3759 郎中福宁奏报由西宁启程赴噶斯日期折* 雍正八年七月初六日
3760 侍郎杭奕禄等奏报护送噶尔丹策零之使臣特磊情形折 雍正八年八月初八日
3761 监察御史定柱奏请将民间砖瓦灰人工物料均照官价为额折 雍正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3762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报往查腾格里诺尔等处卡伦折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3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报班禅额尔德尼送炒面折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喀木藏卫等地雨水及粮石收成折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派兵帕尔城设防折 雍正八年九月十二日
376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粮食收成分数折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3767 吉林将军常德奏请觐见天颜折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37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觐见天颜折 雍正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3769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自京城返回途次各地稻禾生长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0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达赖喇嘛病情等事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1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青海蒙古见达赖喇嘛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2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天恩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六日
377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农作物收割完毕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4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贝子颇罗鼐率众谢赏银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5 巡查牧场员外朗明鲁奏报察哈尔八旗官兵谢恩折 雍正八年十月初九日
3776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进京随班朝觐折 雍正八年十月十四日
3777 办理噶斯军务布政使诺穆图奏报办理钱粮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3778 甘肃布政使诺穆图奏谢赐家父移居圆明园医病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3779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0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转达赖喇嘛奏疏等事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1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谢免罪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3782 西安将军秦布奏请准正黄旗协领阿岳留任降级办事折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3783 正白旗侍卫纳齐布奏请官员照例穿戴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3784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八旗鸟枪护军等兵请求效力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5 振武将军锡保等奏转喀尔喀一等台吉格勒克谢恩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6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等奏请减种俄罗斯黍田等事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87 马尔萨奏谢补授内务府总管及重赏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3788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赴乍浦查看江宁派驻官兵之操练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378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3790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查审贩参罪犯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3791 西宁领兵大臣格默勒等奏报柴达木地方天气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792 副将军巴赛奏报与多罗顺承郡王辩论兵米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793 西安将军秦布奏请入京觐见天颜面请训谕折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79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将查获人参等送交内务府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379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代索伦谢恩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3796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3797 亲王弘昼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3798 总理三陵事务多罗愉恪郡王允禑等奏报各陵仪树等情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3799 西安左翼满洲副都统僧保奏报到达西安日期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3800 亲王弘昼奏报率官兵操练行围抵达曲阜县百姓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3801 亲王弘昼奏报奉谕拜岳庙祭泰山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3802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辞职并谢恩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3803 吉林将军常德奏请万安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3804 驻哈密办事大臣武木保等奏报贼已抵达哈密附近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3805 内阁学士班第奏报总兵范廷之兵遇贼兵对战等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3806 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请回京养病及谢恩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807 义州城守尉玛哈拉奏报征收贮储粮石数目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808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杭州降雪及收成情形折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809 理藩院奏报两呼图克图入京内扎萨克上言折 雍正八年
3810 准噶尔使臣特磊途次闻进军为证实而所送之奏书 雍正八年
3811 谕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为解送叛贼罗卜藏丹津等事 雍正八年
3812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八年
3813 内阁学士对琳奏请增补承运漕粮条陈单折 雍正八年
381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5 额驸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6 管理镇安将军印务哈尔吉奏报到任视察军伍情形折 雍正九年正月初六日
3817 大学士马齐等为征剿准噶尔事字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谕 雍正九年正月十三日
3818 察哈尔总管达锡奏报奉旨拣选精兵及补放护军校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日
3819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请处置违纪官员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0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谢恕罪留任赏银之恩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1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报军伍调遣及拣派笔帖式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3822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皇上宽免罪过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3 正白旗牧场总管达锡奏谢录其子为御前侍卫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4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蒙古人拜见达赖喇嘛献物等情形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5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传旨慰问达赖喇嘛情形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传谕达赖喇嘛等情形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7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将被抢商上之物业已给还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8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转原土司罗明浩呈文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382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副都统达鼐奏折并各处驻兵情形折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38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所闻准噶尔情形折 雍正九年二月初三日
38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官兵伤亡情形折 雍正九年二月初三日
3832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由京城抵西安日期折* 雍正九年二月初八日
3833 宁夏副都统卓鼐奏报自宁夏率兵启程抵至甘州日期折 雍正九年二月初十日
3834 上谕为惩处哈达纳事* 雍正九年二月十三日
3835 都统德成奏报到达西宁后所办事宜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三日

383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报派官兵以防准噶尔来侵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37 归化城都统根敦奏报率兵启程日期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38 副都统王昌奏请差往军中奉谕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939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谢赏农具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荐佐领员缺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谢恩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调兵治备武器粮饷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3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拣员往军中效力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五日
384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拣选总管人员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七日
384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总管达巴哈升用谢恩折 雍正九年二月十七日
3846 驻凉州副都统僧保奏报遵旨效力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7 副都统僧保奏报率兵由西安到达凉州日期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8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报率兵由西安启程日期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
384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添设同知或通判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0 总管阿尔泰路兵站五十四奏报马群情形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宽免治罪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降雪情形折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3853 驻防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率兵抵达西安日期折 雍正九年三月初五日
3854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九年三月初六日
3855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抵西宁赏赐土司陆华凌折* 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
3856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率兵自西安抵西宁日期折* 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
3857 多罗顺承郡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
3858 江宁右翼副都统阿克三奏报抵达西安日期折 雍正九年三月十八日
3859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报率兵由凉州启程日期折 雍正九年三月十九日
3860 副都统额尔格奏请赴肃州办理军需事务奉谕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1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前往肃州办理军需事务等情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2 西安副都统僧保奏请派满洲兵驻守庄浪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3 西安副都统僧保奏报领兵前往安西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86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解送貂皮数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3865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所购五千只驼解送巴里坤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386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拿获私自贩参罪犯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3867 暂管理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粮价事折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868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增调兵丁往齐齐哈尔折 雍正九年四月初二日
386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赏银与新旧乌梁海等事宜折 雍正九年四月初二日
3870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补放防御等事折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1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严禁逾界捕猎折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雪情形折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
387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折 雍正九年四月十八日
3875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奏请更换驻藏官员折 雍正九年四月二十日
3876 都统德成奏谢兼理总兵官事务折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3877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赏赐藏地官员物品谢恩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78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于招地所获信息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79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转颇罗鼐受封谢恩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80 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谢更换驻藏官员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3881 拉锡奏谢赏医赏药并报蒙古塔拉水草情形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四日

388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奉天府尹李志元病逝等事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八日
388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审理擅制纸牌一案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4 副都统僧保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5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驿站官仓官调用武职事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水禾苗情形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7 平郡王福彭等奏请核算修理福陵工料银两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8 平郡王福彭等奏报福陵成坝开河日期折 雍正九年六月初九日
388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防备准噶尔贼扰乱青海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3890 副都统额尔格奏谢给发养廉银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3891 宁古塔副都统巴尔岱奏报到任日期及粮价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查拿擅自采参之人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数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转乌梁海等迁来人谢恩折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3895 都统德成奏请安置来投青海彝人折 雍正九年七月初一日
3896 暂管荆州将军事务吴纳哈奏报田禾长势及粮价折 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
3897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3898 副都统额尔格奏陈新到肃州之鸟枪兵演练鸟枪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389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迁移牧群以防准噶尔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390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请拣选协领补放副都统缺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来京朝觐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麦收粮价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3 都统查克旦奏报调遣各路军往援大将军傅尔丹折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3904 副都统殷扎纳等奏报于额色尔津等处修城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一日
3905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390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陈出征官兵阵亡之罪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390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四日
3908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四日
3909 都统德成奏转亲王察罕丹津奏书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五日
391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亲王察罕丹津夫妇前来情形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银两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扎萨克王等朝贺新年折 雍正九年八月初六日
3913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于科布多察罕？尔驻防等事折 雍正九年八月十三日
3914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定期查验兵丁盔甲兵器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391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擅自采参人员及物品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3916 靖边大将军议政大臣查克旦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7 抚远大将军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8 管理振武将军印务锡保奏谢册封亲王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19 抚远大将军查克旦奏谢补授议政大臣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0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将福陵内逐年折倒干树运出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92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收粮情形折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392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请发给补穿甲兵丁武器折 雍正九年九月初六日
3924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报科布多等处贼情及调兵情形折 雍正九年九月初八日
3925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报科布多等处敌情及调兵折 雍正九年九月初十日
392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银功牌品级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二日
3927 四川总督黄廷桂等奏报迁移达赖喇嘛情形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28 副都统殷扎纳奏谢赏赐官兵马匹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29 祈善奏报由成都启程日期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30 署理镇安将军印务卓鼐奏请训谕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
393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荐人员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八日
3932 护军统领马喇等奏报藏地粮食丰收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九日
3933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报率兵到达西安日期折 雍正九年九月十九日
393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乌拉地方种棉情形折 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3935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乌拉地方粮食收成分数折 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393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报移皇后梓宫折 雍正九年九月
3937 参赞大臣伊礼布奏报于巴里坤所获准噶尔人消息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一日
3938 顺承亲王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39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40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三日
3941 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粮价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四日
394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乍浦官兵操练及稻谷长势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3 浙江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官兵马匹草料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4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秋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九年十月初六日
3945 河南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及恭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九年十月十三日
3946 副都统殷扎纳等奏谢赏赐马匹廪饩折 雍正九年十月十五日
3947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于中后所建城折 雍正九年十月十九日
394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及粮价折 雍正九年十月十九日
3949 一等侍卫阿成阿奏请率军前往巴里坤等事折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3950 副都统阿岱奏谢赏赐物品折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395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3952 墨尔根副都统多奇纳奏请往军中效力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3953 副都统阿成阿等奏谢奉谕旨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395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择机发兵进剿噶尔丹策零事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3955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补放郎中赏银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3956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7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朱批训诲并雪耻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8 副都统额尔格奏陈运米谷百姓欠银展限赔补等情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59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办理官员调补事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0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衮泰授为内大臣荆州将军谢恩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1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转副都统塔尔岱谢恩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96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963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4 锡林奏转扎克拜达里克人犯谢恩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封爵赏银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6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谢赏银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与傅尔丹和睦相处议事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嘉奖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6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接印到任日期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赏赐有关人员战功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1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交接印敕日期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2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协助顺王办事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3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报率官兵谢恩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任用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3975 一等侍卫阿成阿等奏谢赏兵丁名分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97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属下笔帖式加级赏衔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7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策凌敦多布等致书及献礼物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8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等奏谢屡施恩于喀尔喀人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97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副都统塔尔岱于军前效力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8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副都统塔尔岱留军前效力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981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赏药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3982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3983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冬季海上演练情形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3984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马匹倒毙及购马情形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3985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报审理宁古塔副都统多索礼贪赃案事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供词
3986 参赞大臣副都统阿岱等奏报抵达推河日期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3987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988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拿问策旺扎布折 雍正九年
3989 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奏陈军中兵丁建城及种田等事折 雍正九年
3990 参赞大臣博尔屯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2 协理靖边大将军事务傅尔丹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399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谢朱批训诲折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迁移呼毕勒罕至多伦诺尔居住折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呼毕勒罕之母移居于多伦诺尔折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将敦多布多尔济派往军中效力折 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
399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传谕塔尔岱情形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399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副都统阿纳布谢恩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3999 归化城都统根敦奏谢赏元狐皮帽等物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4000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请迁移推河厄鲁特蒙古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附：阿成阿奏折摘由一件
4001 副将军策旺扎布奏报来投喀尔喀受赏谢恩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400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二月初六日
4003 班第奏谢授任副都统品级折 雍正十年二月初八日
400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科尔沁郡王等谢恩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5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接收敕书日期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谢授任副将军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一日
4007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议练兵以防准噶尔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0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谢赏赐兵丁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09 刑部尚书海寿奏报审理宁古塔原副都统多索礼贪污案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铭记圣训勤勉效力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1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报严禁军营售卖熟制食品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2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颁旨教诲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3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议遵旨赏赐兵丁事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三日
4014 副都统额尔格奏报未参劾阿齐图沿途勒索情形自责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六日
4015 顾鲁奏谢授任内大臣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七日
4016 贡布奏谢封为贝子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七日
401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敕封其子为世子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八日

4018 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准在议政处行走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19 领侍卫内大臣钦拜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0 散秩大臣副都统达鼐奏报于额色尔津地方屯垦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1 参赞大臣马兰泰奏报率兵由归化城启程日期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附：马兰泰率兵起程抵达日期
4022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操练乍浦水师营官兵折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
4024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得雪情形折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日
402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4026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授任额外侍郎折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402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情形折 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
402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参票及人参数目等事折 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
4029 荆州将军衮泰奏荐营总明噶图等人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
403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塔尔岱谢恩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班第谢恩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朱批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4033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4034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报赏给兵丁息银以理红白喜事折 雍正十年三月十九日
4035 江宁将军穆森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4036 都统扎尔泰奏陈旗地房屋失察缘由折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4037 郎中鼐曼岱奏报松潘蒙古番子等情形折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4038 建勋将军达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39 庄浪副都统博清额奏请将子暂留住所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40 庄浪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情形并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
4041 护军统领博第等奏报赏赐兵丁银两情形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三日
4042 协领品级崇替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三日
404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解送搜获人参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四日
4044 刑部尚书海寿奏报启程前往三姓日期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八日
4045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折匣破裂缘由折 雍正十年四月初九日
4046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得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一日
4047 副都统塔尔玛善奏谢补放前锋统领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三日
4048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三日
4049 副都御史额尔格奏谢加级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六日
4050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1 西藏办事大臣兼副都统鼐格等奏转达赖喇嘛奏书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2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4053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5 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奏报喀尔喀部众奉旨欣喜情形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报启程前往腾格里池防守日期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雨雪粮价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4058 右卫将军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五月初二日
4059 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报 雍正十年五月初六日
4060 协理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谢授子为副都统折 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
4061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留常保于驿站效力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日
4062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地方雨雪禾苗等情形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4063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报移驻水草畅茂地牧放马畜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4064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谢宽免拉查布等罪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5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青海会盟日期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6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属下人唐古里效力卓越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报收回额驸阿保家原住房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谢赏赐锭子药折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4069 佐领八十奏谢遣往税差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一日
4070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1 侍郎僧格等奏转颇罗鼐奏书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2 侍郎僧格等奏转那木扎尔策布腾奏书折 雍正十年闰五年初二日
4073 侍郎僧格等奏转公朱尔玛特车登奏书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二日
4074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报发给库伦地方照管商人官员干粮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三日
4075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四日
4076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转官兵叩谢天恩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七日
4077 参赞大臣阿成阿奏参巡抚石麟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九日
4078 侍卫安楚库奏谢补授散秩大臣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十日
4079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谢赏赐官兵俸禄银两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0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练兵并禾苗长势米价情形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1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开设当铺以济兵丁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三日
4082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自效人等发给口粮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四日
4083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喀尔喀诸贝勒等谢恩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四日
4084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免罪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七日
408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纱扇等物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价昂贵缘由并现价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7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得子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调开原城守尉员缺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89 户部尚书海寿奏报于三姓地方修建城池房屋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0 户部尚书海寿奏谢调补户部尚书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1 三姓地方副都统七十五等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八日
409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报呼毕勒罕等赴多伦诺尔日期折 雍正十年闰五月二十日
4093 辛泰等奏参治罪官员未裁减俸饷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二日
409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5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
409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九日
409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报俄罗斯消息折 雍正十年六月初九日
409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赏赐茶银折 雍正十年六月十四日
4100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粮价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奉朱批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令兵丁冬季围猎操练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减少缘由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4104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请补放佐领员缺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4105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出征官兵谢恩折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4106 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请赏护军克明额笔帖式品级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7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谢赏赐瓷碗等物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8坤都伦副都统绰尔多奏请将把总周天禄等遣返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四日

4109 振武将军傅尔丹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1 喀尔喀副将军罗布藏喇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
411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议将军傅尔丹等罪行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二日
附：雍正帝谕旨一纸
4114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设巡检以管理新地方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5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请颁发印信折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4116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转达赖喇嘛叩谢赏银等事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7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报将赏物转赏达赖喇嘛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8 西藏办事大臣鼐格等奏报赏赐德尔格忒人情形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19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得雨禾苗情形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
4120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朝觐圣颜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总管达巴哈率兵前往海拉尔等处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不能购得马匹缘由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六日
412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补放四川陕西千总把总事折 雍正十年七月十七日
4124 大学士鄂尔泰奏议顺王进兵战略不妥折 雍正十年八月初一日
4125 大学士鄂尔泰奏议进兵策略折 雍正十年八月初二日
412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
4127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谢赏物品折 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
4128 热河副都统品级佛标奏报操练兵丁情形折 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
412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五谷情形折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0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请扎萨克王台吉等朝觐折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等奏陈于西宁办事懈怠缘由折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4132 热河总管马尔图等奏参骁骑校双保骗领钱粮折 雍正十年八月十五日
413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得雨并稻禾情形折 雍正十年八月十七日
4134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谢赏赐上谕汉书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5 振武将军申穆德奏请补满阵亡官兵之缺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6 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贡布等奏报马畜越冬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7 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贡布等奏请耕田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138 前锋统领青保奏谢授任都统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4139 副都统博清额奏报率兵由庄浪抵达凉州日期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0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率兵启程日期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1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赐医治病折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14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
4143 吉林将军常德等奏报吉林田禾收成分数折 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
4144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5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等奏报率兵由盛京抵达察罕诺尔日期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6 吉林将军常德奏谢赏赐银两等事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晋升官员学习清语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8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奉天兵丁启程日期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4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
4150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赏赐兵丁滋生银两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二日
4151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谢赏赐官兵银两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四日
4152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田禾长势并粮价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六日
4153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拣补协领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

4154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
4155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报水师营秋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
4156 马虎山奏报驻京畿小城官兵操练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一日
4157 副都统富达里奏谢授任副都统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一日
4158 参领班第等奏报散秩大臣达鼐诸多行为不轨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59 工部侍郎马尔泰奏报西宁情形并与达鼐办事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0 侯马兰泰奏谢赏赐物品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1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天颜折 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
4162 内大臣卓尔海奏谢署理黑龙江将军印务折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3 副都统观音保奏报率兵自西安前往肃州日期折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4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谢颁旨赈济兵丁折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4165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报呼伦贝尔官兵生计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6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报大败准噶尔军民欢庆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喀尔喀郡王车布登等谢恩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翁牛特贝勒罗布藏等谢恩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4169 侍郎品级巴泰奏谢赏赐瓷碗等物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417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4171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4172 满珠锡里奏谢补授副都统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4173 副都统哈达哈奏谢授任都统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417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赏赐物品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5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马尔赛家人另立为户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6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黑龙江将军塔尔岱等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7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傅尔丹作战无能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8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大将军王锡保进兵失机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79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访查顺王之事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0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乌荪坠勒等战役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1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训教官兵并访查战役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2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追击准噶尔人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3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策凌感激皇恩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众人议论六额驸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4185 内大臣卓尔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418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187 荆州副都统观音保奏报于巩昌喂养马匹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188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奏请雪融后率兵前往达里冈爱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89 旺札尔奏报归化城街道设堆子等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90 旺札尔奏报传谕副都统绰尔多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4191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2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颁赏钦差大臣关防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3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授任镶红蒙古旗都统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4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奉朱批谕旨并效劳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4195 领侍卫大臣拉锡等口奏蒙古人购军器出边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初八日
419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发放参票数额及纳税情形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19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198 参赞大臣钦拜奏报奉旨署理建勋将军印务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4199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谢奉朱批谕旨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4200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索伦班图等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4201 领侍卫内大臣哈达等奏报审理散秩大臣噶尔萨等口供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4202 正黄满洲旗都统马兰泰奏请朝觐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4203 副都统观音保奏陈在巩昌府索取豌豆缘由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420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降雪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4205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兵丁家口生活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4206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7 喀尔喀副将军罗布藏喇锡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8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420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陈审理所发购马银两有无侵渔一案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4210 副都统衔班第奏谢赏翎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1 兵部员外郎刘格奏报察哈尔地方仓储粮米等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2 巡察游牧等处兵部员外郎刘格奏报边外耕田等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4213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贝勒僧衮扎布等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4214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台吉拉里等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4215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加级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免罚俸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8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转公朱尔玛特车登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19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转贝勒颇罗鼐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0 都统哈达哈等奏报审理刺伤人案口供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1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仓储数量及调配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3吉林将军杜赉奏报查明官屯人员数目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4224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改奏逋逃事办法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4225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兵丁生计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422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请处置侍卫鄂伦达等人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4227 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德勒费奏报大臣值班彼此推诿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4228 郎中三达里奏请圣主赏差折 雍正十一月三月十六日
4229 西宁办事大臣色楞等奏报乌珠穆沁台吉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0 西宁办事大臣色楞等奏参额林臣三都布违犯军纪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将拿获之厄鲁特释放遣回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2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检阅各军营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4234 都统哈达哈等奏报给兵丁饭食银两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5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其子效力报恩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6 户部尚书海寿奏请严禁于监牢作弊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4237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审理达尔济等追击贼匪失利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38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锡保贻误剿杀准噶尔贼匪事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39 大学士鄂尔泰奏报投归罗布藏舒努户数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0 觉罗伊礼布奏报抵达哈尔盖图日期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1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公敏珠尔开导喀尔喀人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2 护军统领永福奏谢升用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3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祈祷圣躬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4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教导官兵谨慎勤奋效力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5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内大臣查克旦进军胆怯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6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大将军傅尔丹建房贪求奢华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7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择机进剿准噶尔事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8 护军统领永福奏报轻信人言谎奏额林沁军绩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4249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圣训勤奋效力折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4250 官达奏请遣还三陵应遣还之闲散等人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4251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处置拿获民人及所获物品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425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拿获采参人犯及所获参数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4253 刑科给事中亨泰奏报监生等考用笔帖式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4254 刑科给事中亨泰奏请严肃大小官员上朝事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4255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报驻防腾格里池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6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奏谢赏赐仪仗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谢朱批问好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8 西藏办事大臣僧格奏谢赏赐仪仗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59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报农作物长势情形并兵丁操练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4260 监察御史刘格奏报八旗监内男女分禁并给官饭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4261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请于南口往驻旗兵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4262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田禾长势及粮价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4263 热河千军副都统佛标奏报练兵及喂养马匹事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4 副将军常德奏报大将军王追贼失利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办理母亲前往京城事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6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报策旺诺尔布之子袭职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7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阿保承袭一等台吉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42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盛京雨水粮价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426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4270 监察御史纳尔泰奏报五城监察御史依法限期完案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4271 理藩院侍郎纳延泰等奏报调兵遣将备战准噶尔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4272 都统丹津等奏报归化城得雨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4273 成都满洲副都统乌赫图奏请赏赐兵丁红白事滋生银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转三姓新增官兵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5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吉林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4276 阿尔泰路兵站总管五十四奏请治罪有关人员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4277 掌正蓝满洲旗右司关防参领石柱奏报拣选前锋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4278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修葺兵房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4279 理藩院左侍郎纳延泰奏报兵器及马畜膘情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4280 鸿胪寺少卿索著奏陈拣选优等赞礼郎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4281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收成及赈济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2 浙江乍浦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3 镶蓝满洲旗参领常寿奏报拣选旗内审案员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4284 正白蒙古旗都统博第奏报呼伦贝尔得雨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4285 镶蓝满洲旗参领达奎奏报查验牧群归来马匹不致消瘦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4286 镶蓝满州旗参领达奎奏报限期审结案件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4287 八十奏会查热河同知詹泰等审案徇私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4288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报司务厅添设满汉笔帖式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4289 护军统领永福奏谢皇恩及封缴朱批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0 护军统领永福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1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审理协领叶楞泰克扣披甲一案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4292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其子当差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429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发人参票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4294 参赞大臣塔尔岱等奏谢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4295 热河副都统衔佛标奏报于草场牧放马匹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4296 热河副都统衔佛标奏报审理把总李盛林一案折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4297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报协领内保题副都统之缺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4298 都统伊礼布等奏谢接受关防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4299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奏谢宽免罚俸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4300 阿成阿奏谢补放护军统领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4301 塔尔玛善奏谢补授前锋统领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4302 拉锡奏报在蒙古塔拉医病及朝觐事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4303 署建勋将军印务钦拜奏请于军中效力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4304 参赞大臣副都统阿岱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4305 吉林将军杜赉奏谢赏药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6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参劾惰劣官员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7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乌拉等地庄稼雨水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4308 都统伊礼布奏陈家世承蒙皇恩尽力图报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09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田禾长势及水患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0 靖边大将军锡保等奏谢增赏官兵各种物品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1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贝勒特古斯等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2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转车臣汗部落官兵谢赏武器之恩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431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收成并粮价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4314 总管兵站五十四等奏请参劾发送报匣失职人员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4315 都统拉锡奏谢赏药医病及回京日期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4316 副都统莫尔浑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4317 西藏办事大臣青保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4318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431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卓尔海率兵启程日期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4320 热河副都统佛标奏谢坠马患病御赐医药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1 靖边副将军常德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2 靖边副将军常德奏报治病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4323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前来京城朝觐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盛京天气及收成事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5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接纳吉尔吉斯人众情形及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326 署熊岳副都统永昌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4327 镶黄察哈尔旗总管恒德等奏请进京朝贺名单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432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收取印敕事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29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傅尔丹接旨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0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丹津多尔济表现异常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谢任大将军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2 参赞大臣博尔屯奏谢奉旨之恩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4333 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接印日期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收粮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5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遵旨试种棉花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6 吉林将军杜赉奏请朝觐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7 吉林将军杜赉奏谢赏赐鲜荔枝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8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增补协领防御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4339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4340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审理越界采参送米等人犯折 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434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和托克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434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赖崇扎布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附：赏与大将军福彭等药品上谕
4343 暂办热河事务佐领八十等奏请朝觐天颜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4344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收成粮价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4345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参劾番子诈取银两一案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4346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夏秋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4347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药之恩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4348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报开设当铺救济窘迫兵丁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434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奉谕旨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4350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于水运木材渡口设官征税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4351 镶黄察哈尔旗总管恒德奏谢赏家产折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435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4353 都统丹津奏请赏药为子治病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435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解送查获人参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4355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奏请步甲操练射箭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4356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审理拿获贩参人犯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7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请养育包衣子弟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8 员外郎阿兰岱奏转伊达木扎布谢恩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4359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36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361 都统丹津奏缴朱批奏折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362 都统丹津奏谢赏医药治其子疾病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363 盛京将军海寿等奏报处理参票案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4364 西安将军秦布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4365 员外郎阿兰岱奏转伊达木扎布谢恩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436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著满洲幼丁习射箭及满文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4367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将亲孙留于任所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4368 杭州将军阿里衮等奏请设新旧官员交接例以靖各种弊端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69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70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冬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4371 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4372喀尔喀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4373 热河总管色克图奏请朝觐天颜等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4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销三陵所用树木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5 义州城守尉马哈拉奏报储藏粮食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437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鄂伦达于景陵效力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437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销各陵所用朱砂纸张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4378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请笔帖式德欣晋升主事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4379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贺元旦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4380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伊达木扎布病情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38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医赐药之恩折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382 乌梁海等处购买交易马匹数目清单 雍正十一年

4383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请朝觐天颜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4384 总理事务法尔善等奏报京城得雪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4385 宗室申穆德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4386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4387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生疮医治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438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福昌谢授副都统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438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4390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赏赐巴尔萨木油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439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留内阁学士阿克敦于军前效力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4392 总管五十四奏参参将在塘报上加圈点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4393 热河总管色克图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4394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报军旅启程日期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4395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病情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4396 乍浦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都统品级并物品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439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得雨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4398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参受贿释放犯人案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4399 双喜奏谢本父傅拉塔牌位入贤良祠堂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4400 傅鼐奏谢将祖父请入贤良祠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4401 八十奏请将拣选千总交内务府总管转奏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4402 副将军常德奏谢宽免未拿获逃人罪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4403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4404 博第奏谢授任前锋统领折 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4405 凉州副都统博清额奏报操练兵丁情形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4406 山海关副都统巴灵阿奏请发给关口守尉印信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4407 员外郎阿兰岱奏报王伊达木扎布医治病疮详情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44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拿获私采人参案犯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4409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谢为母医治腿病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4410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印务伊特楞奏荐仓官永艾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4411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赏赐纪录二次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八日
4412 副都统乌礼奏请以房田抵销亏欠钱粮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4413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乌礼奏请拣补步甲缺额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4414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严守关口以防偷采人参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4415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请察哈尔旗总管径直具奏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4416 镶黄蒙古旗参领莫岱奏陈平稳米价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7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8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赐福字宁绸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19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大夫赐药治病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0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等奏报兵丁操练等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1 成都副都统乌赫图奏谢擢用并赏福字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4422 镶黄蒙古旗参领巴尔泰奏请赏赐官房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4423 热河尚膳总领八十等奏报牧放马匹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4424 镶黄汉军旗署都统印务扎尔泰奏陈从速补授驻各省官员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4425 护军参领法保奏陈拣补八旗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4426 给事中常柱奏陈按期完结审案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4427 察哈尔副都统品级莫尔浑奏谢纪录一次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4428 护军参领海昌奏陈征孤独子为养育兵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4429 刑部尚书海寿等奏报盛京地方得雨并粮价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4430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各地雨雪及播种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4431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设副佐领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4432 理藩院尚书僧格奏陈各扎萨克等按期完结各项事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3 青州将军鄂弥达奏谢赏福字织绸并报雨水田禾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4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报春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5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6 定边左副将军策凌等奏谢赏药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7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赐福字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4438 右翼前锋参领桑格奏陈拣选戴翎鸟枪头目折 雍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4439 正白满洲旗都统佛标奏陈米厂籴粜米石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一日
4440 署抚远大将军查朗阿等奏转副都统扎尔虎等谢恩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4441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请准协办旗务官员会议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4442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陈按才能拣选官员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3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陈不宜用于部院之员回旗差用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4 侍读学士常保奏谢免罪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4445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拣选会翻译满汉文之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6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缉拿逋逃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7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京城得雨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4448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张示律例遍谕民人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4449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雅虎奏陈改变斋戒之大臣官员斋戒处所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4450 正红蒙古旗都统阿扬阿奏陈各省协领不兼佐领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4451 镶蓝满洲旗都统查克旦奏谢补授都统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4452 正红蒙古旗参领博达色奏陈八旗每佐领各增设一领催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4453 署抚远大将军查朗阿等奏转谢恩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4454 正红旗护军参领穆善奏陈制作白布面蓝布里帐篷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4455 镶白满洲旗参领袁适奏陈补放病故佐领缺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4456 都统奇尔萨奏陈察哈尔旗总管购买良马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7 左通政使福珠奏请赏笔帖式汉文名字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8 都统查克旦奏谢赏药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459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官保奏荐在军前效力应升人员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460 都统济当阿奏谢赏推河官兵药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461 大理寺卿德福奏陈补放仓厂衙门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4462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九卿大臣等会议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4463 署副都统事务伊兰泰奏陈九门提督衙门设四人办事折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4464 镶红满洲旗参领富明奏请增补会满汉文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4465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陈拨给寡妇钱粮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4466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顺天府备办求雨物品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7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平市场物价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8 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奏陈八旗统一补授副佐领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4469 镶红汉军旗副都统叶木布奏陈铁厂每翼各赏关防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4470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陈照满洲官例指补汉官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4471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报率兵抵营并到任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4472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交付印务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4473 太仆寺卿素著奏陈留用降级调用章京事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4 太仆寺卿素著奏陈严禁旗人买卖坟院设施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5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德尔芬奏陈祭祀坛庙改用灯笼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4476 天津水师营都统迈禄奏查操练水师并滋生银两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7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陈钤印文书装入封套赍送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8 太仆寺少卿定柱奏陈将军衙门拣补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4479 正蓝满洲旗参领石珠奏陈轻重罪犯分别监禁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4480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彦图奏陈兵丁缺出领取钱粮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4481 正蓝蒙古旗参领佛凝峨奏陈严禁聚众赌博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4482 领侍卫内大臣萨睦哈奏报受威远将军印办事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3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4 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前往呼伦贝尔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4485 正蓝旗护军参领刘格奏陈拣选蒙古旗人看守坛庙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4486 镶蓝满洲旗参领达奎奏请增补天津水师营副都统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4487 镶蓝蒙古旗都统鼐格奏陈驻边外官兵银钱并用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4488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岱林布奏陈发放军营兵丁钱粮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4489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赏赐八旗左右二司章京虚衔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0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拣选操练营官员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1 镶蓝蒙古旗参领金珠奏陈补放护军校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4492 镶黄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造官缺册以防弊端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3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拣选前锋护军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4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官兵遇红白事借给俸禄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5 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护送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来京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4496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报官兵偿还生息银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4497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请设立满汉学校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4498 镶蓝旗续办事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补放护军校等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4499 镶蓝旗续办事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计从军次数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4500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赏赐护军校戴顶不兼副骁骑校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初三日
4501 内务府总管官达等奏请遵化涉案无罪太监交还原差行走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4502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发放参票并拿获私参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4503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赴青海会盟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4504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报与青海王等会盟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5 工部左侍郎马尔泰等奏请扎萨克王等赴京朝贺新年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6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请朝觐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4507 西藏办事大臣福寿等奏报达赖喇嘛谢恩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4508 副都统傅森奏报驻乍浦兵丁三代档册事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4509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赫兴奏缴朱批谕旨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初六日
4510 迈禄奏谢授为镶黄满洲旗都统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4511 原巡抚布兰泰奏谢宽免亏欠银两等情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4512 总管觉和托等奏报三旗牛羊数目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4513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吴礼奏陈族长犯罪罚俸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4514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色布肯奏陈拣补副护军参领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4515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色布肯奏陈紫禁城严查伪证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4516 散秩大臣阿尔荪等奏报启程到藏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4517 都统迈禄奏谢朱批教诲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18 镶黄满洲旗参领额尔黑奏陈统一制定赏赐恩银条例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19 镶黄满洲旗参领额尔黑奏请赏赐鳏寡孤独钱粮米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4520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陈及时修复世袭官敕书字迹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4521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4522 黑龙江副都统常寿奏报到任后检查地方官员等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副都统常寿补奏四件事
4523 镶黄汉军旗署都统印务扎尔泰奏陈于午门前上朝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4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于乌苏哩绥芬地方发放参票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5 牧群副都统常佑奏参牧场数名官员失职折 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26 雍正帝谕旨一纸* 雍正十二年八月
4527 正黄满洲旗副都统哲尔金奏陈世袭官员获罪罚俸降俸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4528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无官衔者子嗣入祠堂行礼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4529 掌刑科印务常柱奏陈统一革除笔帖式定例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4530 刑科给事中恒泰奏陈祭祀坛庙大臣官员斋戒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4531 护军统领满泰奏陈整治仪仗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4532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陈制造有药膛鸟枪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3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谢赏药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霜期迟至丰收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4535 正白满洲旗参领杜伊纳奏陈催取犯罪官员等钱粮米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4536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鄂鼐奏陈在新营房建学校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4537 正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鄂鼐奏陈及时补放前锋参领等员缺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4538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补放下五旗内府佐领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4539 正白旗护军统领阿林奏陈统一佐领俸禄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4540 正白旗护军参领锡图库奏陈前锋参领等操演骑射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4541 内阁学士柏修奏陈台湾官员题补带家眷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4542 都统伊礼布等奏报率兵向额色勒津进发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4543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4544 喀尔喀副将军策奏报抵达乌里雅苏台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4545 内阁侍读学士扎斯海奏陈及时颁诰给臣官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4546 正红旗护军参领穆善奏陈妥善存储鸟枪药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4547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佛保奏陈定期补授前锋等员缺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4548 总管五十四奏参驿站赫义不赡养蒙古人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4549 镶白蒙古旗都统奇尔萨奏陈籴购黑豆以供官兵养马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0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转谢恩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1 吉林将军村赍等奏报各地收成分数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2 吉林将军杜赍奏报试种棉花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3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官保奏陈禁止无关人员住于部院内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4554 镶白蒙古旗护军参领鲁保奏陈公中佐领官员上朝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4555 归化城都统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6 博第奏谢补授正白蒙古旗都统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7 镶白蒙古旗参领巴良奏陈米厂底稿档册盖有印记以防弊端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58 镶白汉军旗参领库尔阐奏请官兵之军功木牌可抵罪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4559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陈勤加操练兵丁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4560 镶白旗护军参领乌雅图奏陈加强看守四门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4561 镶白旗护军参领乌雅图奏陈拣选精锐护军折 雍正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4562 镶红满洲旗前锋参领明岱奏陈前锋护军定为四品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3 镶红满洲旗前锋参领明岱奏陈拣选补放护军校缺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4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副将军常德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5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调转副都统福昌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6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到达伯尔克喀喇日期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4567 荆州将军衮泰奏报二麦收完并米价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四日
4568 镶红满洲旗参领保善奏陈钱粮豆及时发给官兵饲马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69 镶红满洲旗参领保善奏陈统一定例征收官房租银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0 通政使司通政使佛保奏陈题奏本章抬头格式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1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谢颁旨问好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572 左通政使福珠奏陈官员职级与人才统一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补放旧蒙古佐领员缺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4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陈考试翻译童生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6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补放主事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4577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陈大臣官员斋戒地点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4578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陈京城九门设堆铺看守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4579 镶红蒙古旗参领八十五奏陈大臣官员通晓清汉文字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0 乍浦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请赴京朝觐天颜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1 副都统傅森奏报乍浦水师营夏秋季练兵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4582 通政使司参议保柱奏陈迁移乾清门外板房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九日
4583 郎中三达里奏报青海唐古特人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4584 监察御史富色讷奏陈各仓满汉监督于衙门值班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5 太常寺卿满色奏陈祭祀官员斋戒事宜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6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参署理都统扎尔泰谩骂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4587 镶红蒙古旗参领达奎奏参悖例差遣进防火班人员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4588 盛京兵部侍朗永福奏报俄罗斯准噶尔等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458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向索伦等官兵颁发禁令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4590 管理浙江道事务七十奏陈议叙卓异官员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4591 掌礼科印务给事中德寿奏陈稽察注销事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2 正蓝满洲旗参领明善奏陈综合规定条陈例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3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抵达归化城并丹津病势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4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归化城官员办事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4595 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奏陈满洲堂官兼理顺天府事务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459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朝觐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4597 正蓝蒙古旗参领佛凝峨奏陈考试翻译生员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4598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陈殿内设标志以利臣官排列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4599 正蓝蒙古旗参领英泰奏请赏赐各操练营子母炮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4600 镶蓝满洲旗鸟枪护军参领额尔图奏陈八旗左右二司统一办理事务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4601 散秩大臣兼副都统达鼐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4602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赏大夫治病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4603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保题纳萨里任骁骑校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4604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报查访保题官员缘由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4605 镶蓝蒙古旗参领卓巴奏陈八旗公所夜间设值班人员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4606 镶蓝蒙古旗参领多尔占奏陈定期发放马驼畜之饲料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4607 署理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田地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4608 军机外奏上批阅之褒绩公博尔屯信件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4609 署步军统领鄂善奏请补放步军翼尉缺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4610 镶蓝旗护军参领舒经阿奏陈及时供给牧场马匹饲料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4611 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4612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奉命训斥福昌等事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4613 署理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谢赏赐官兵行粮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461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解送拿获人参参须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61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审理违禁采矿人等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616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给子种痘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617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处理运草牛车事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4618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请巡察沧州折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4619 都统查克旦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4620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训旨操练兵丁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4621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交接财务等情形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4622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参票收银两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4623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参凑银官员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462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请增加储备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4625 天津水师营都统扎尔泰奏报参劾阿禄擅用滋生银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4626 多罗贝勒允禧奏报犯人不能保题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4627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谢赏医赐药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2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29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0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调补青州将军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请补授笔帖式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4632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将赞礼郎特席布申冤呈文转送总理事务衙门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4633 内务府总管官达奏参礼部郎中增寿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4634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报奉圣主训谕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5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谢赏给耕田农具与种粮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6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7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获偷采人参之民人严加治罪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4638 定边大将军福彭率众王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4639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陈满洲城内当铺生息银两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0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每年春秋两次往查德州官兵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谢赏福字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4642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陈禁止蒙古地方酿酒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3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陈失职协理旗务官员降级留用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4 钦差大臣达哈苏奏补佐领副佐领缺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4645 监察御史傅森等奏参滥发俸禄之官员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4646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4647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地降雪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4648 参领何绷额奏陈办理八旗佐领官员俸银办法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4649 镶黄蒙古旗副都统扎木苏奏请于各旗甲喇建学房教甲兵等技艺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七日
4650 宁夏副都统贡格奏报率兵由乌里雅苏台返回宁夏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九日
4651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查审偷挖人参罪犯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2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3 天津都统伊礼布等奏谢宽免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4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谢病中赏医治疗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4655 侍郎傅鼐等奏报出使噶尔丹策零处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6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参孝陵太监失礼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7 侍郎傅鼐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4658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转内阁学士双喜谢恩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4659 署理宁夏副都统通善奏谢革职留任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4660 左翼副将军策凌奏报一等侍卫玛尔孙勒索属下银两房屋等情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4661 多罗果亲王允礼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4662 旺札尔奏陈皇帝谒陵驻跸处加强管理折*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4663 保住奏请修缮三旗侍卫校场箭亭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一日
4664 奉恩辅国公大臣法尔善等奏销恩赏银两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二日
4665 奉恩辅国公法尔善等奏报各陵办理分户幼丁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4666 八十奏报查核热河税银数目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九日
4667 杭州将军傅森奏谢赏赐福字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68 杭州将军傅森等奏请将杭州等地恩赏银选商营运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69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赴尖山查看工程及乍浦兵丁操练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4670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请吉林乌拉义仓粮石卖旧贮新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4671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赉等奏报吉林乌拉等地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4672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谢赏医治病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4673 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4674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谢调任副都统折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4675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齐齐哈尔等地方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4676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报赴德州查看官兵操演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4677副都统巴灵阿奏谢二次纪录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4678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奏请将枷号大臣赏物交付内务府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4679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报查获偷采人参者解送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4680 正蓝旗副参领巴泰奏报兵丁操练大臣到来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1 大凌河牧场怀塔库奏请照京城之例增补副牧长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2 正蓝旗副参领巴泰奏请入旗训练结束列队散去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4683 富寿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4684 热河总管色克图等奏报八旗圈养官马放出牧放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4685 热河操演营原侍郎常有奏报本年派官兵牧马折 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4686 领侍卫内大臣庆复等遵旨会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7 谕噶尔丹策零使臣垂纳木喀酌议边界事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8 噶尔丹策零奏书译稿 雍正十三年四月
4689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事务昂萨里奏请选取番子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
4690 署理白都讷副都统事务昂萨里奏请进京谢恩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
4691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请由归化城选补佐领等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4692 办理归化城事务通智奏报都统丹津等奏报查明领催未准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二日
4693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4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5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盛京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6 副都统柏修奏请免昭陵翼长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4697 觉和托奏报亲往视察军驿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八日
4698 副都统萨勒哈岱奏报春季操练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
4699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详阅满蒙汉十二旗官兵操练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

4700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往查尖山工地兵丁操练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
4701 和硕果毅亲王允礼奏报李席奏参镶蓝汉军旗都统等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
4702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奏参额驸多尔济胡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
4703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齐齐哈尔属地降雨雪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4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赉宁绸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5 护军统领杜赉等奏往宁古塔白都讷两城派兵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6 归化城都统丹津奏报奉训谕回任专心勤务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4707 协理正红蒙古旗事务六十六奏参佐领等人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4708 理藩院郎中伯达色奏请会办蒙汉之案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六日
4709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4710 雍正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
4711 总管阿尔泰路军驿总管五十四等奏请调回年满郎中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4712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请将班第押解送部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4713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报降雨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4714 总兵阿扬阿奏报派出领催等自盛京牛庄海运米豆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4715 前锋统领济当阿奏谢赏药推河官兵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九日
4716 原巡抚布兰泰奏陈将大臣官兵所卖口粮官买入仓存贮等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4717 原巡抚布兰泰奏报傅尔丹等偷卖科布多兵丁米谷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4718 办理青海番子事务色楞奏报抵达西宁日期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4719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谢恩赏各样药物等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4720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发放参票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4721 常明奏请修缮朝阳门及广宁门外石道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472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4723 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等奏谢恩赏各样药物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4724 水师营总兵阿扬阿奏请补放左翼蒙古四旗协领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4725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请委领催玛希泰索银应查办折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4726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奉训谕惶恐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472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呼伦布雨尔内大臣永福病故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4728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托克托城巡查歹徒之佐领舞弊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29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归化城大小官员近况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0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请完善归化城等地仓廒之定例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1 办理归化城都统事务通智奏销修缮衙门等用银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732 巴灵阿奏报大凌河牧长布库打死牧丁额勒球一案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4733 巴灵阿奏请补放佐领应分别议叙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4734 郎中三达里奏谢赏药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4735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参傅尔丹等贪劣之行径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附：雍正帝密谕一纸
4736 宁夏副都统贡格奏谢恩赏顶戴花翎貂皮帽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4737 署理盛京等处将军事务柏修奏报雨水收成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4738 达哈素奏请由官房租银赏给各佐领买笔纸等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4739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药物扇子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4740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4741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等奏谢天恩折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4742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吉林等地方雨水苗情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3 吉林将军杜赉奏报棉花生长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4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报三姓地方增人调粮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5 吉林将军杜赉奏转纳里子孙谢赏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6 吉林将军杜赉等奏谢赏药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7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安葬丹津长子达鼐遗体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8 兵部尚书收通智奏报丹津被参一事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49 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归化城兵丁月食钱粮发放有误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50 署理三旗牧场事务总管五十四等奏报牧场马匹减额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4751 盛京刑部侍郎葛森奏请辽阳副城守尉伯色里革职审拟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2 副都统柏修奏请钦差征收人参之官员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3 副都统柏修等奏报盛京麦子收成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4754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受风潮海堤冲塌数处督修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4755 杭州将军傅森奏谢降旨训谕及赏各样物品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4756 江宁将军吴纳哈奏报雨水粮价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4757 监察御史傅森奏参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吴里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4758 索灵阿等奏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自设刑具请撤除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4759 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奏报率军营所撤官兵抵达呼伦布雨尔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4760 都统丹津奏谢宽免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4761 都统丹津奏请办理恩赏衣服等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4762 参领希特库奏请八旗各司参领调换办务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4763 乾清门侍卫吴勒德奏请护军校出缺补放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4764 扎萨克多罗贝勒车布登奏报额驸策凌等彼此友好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4765 扎萨克多罗贝勒车布登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4766 副都统柏修奏请锦州设义学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7 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哈达哈撤军回抵齐齐哈尔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谢赏赐绸缎果品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69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报赏银黑龙江将军塔尔岱办丧事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4770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谢赏赐养廉银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1 散秩大臣策凌奏报朱批奏折转交伊礼布阅览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2 散秩大臣策凌奏报伊礼布性情急躁偏执折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773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动用官银补充军需盘缠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
4774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报查办丹津多尔济多征驼只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四日
4775 理藩院郎中伯达色奏参察哈尔旗员外郎谔勒遮图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4776 盛京礼部侍郎德福奏参拖延兴京地藏寺工程之盛京工部堂司官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4777 都统等官员名单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4778 各省城将军等名单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4779 三姓副都统七十五奏谢调补白都讷副都统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0 副都统色尔图奏请兵丁之训练及养马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1 副都统色尔图奏请留子二人辅佐理事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4782 杭州将军傅森等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3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于景山东果园新建享殿安奉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4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杭州满蒙汉军记入另档之养子等人拣选后引见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4785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6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8 吏部右侍郎阿山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89 理藩院奏请贡马赏银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4790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4791 天津都统阿扬阿奏请入京拜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4792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3 额驸策凌奏请叩谒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4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4795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4796 兼理上驷院事务塞尔弼等奏议办理大行皇帝之御马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479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4798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4799 署理宁古塔将军印务杜赍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4800 总理事务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请停止今年秋审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4801 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赏赐皇考遗物办法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4802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4803 青州副都统阿勒呼禅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4 总理事务和硕果亲王允礼奏报钦遵恩诏援赦之案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康熙十九年定例
4805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6 青州副都统阿尔呼禅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480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4808 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4809 荆州将军衮泰奏请入京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810 奉恩辅国公阿音图等奏报查理特旨交付事宜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4811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4812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4813 果亲王允礼等奏请捐纳蒙古马驼等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4814 兵部尚书性桂奏谢天恩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5 协理青海事务郎中三达里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6 喀尔喀左翼副将军策凌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4817 兵部尚书通智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18 归化城都统丹津等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19 都统扎尔泰奏请汉军旗设委参领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4820 副都统乌赖奏陈喜峰口等四口防御候补协领之缺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4821 监察御史七十奏陈添给五城米谷煮粥赈济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4822 副都统色布肯奏荐旗官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
4823 城守尉伯泰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4824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4825 副都统德敏奏请训练八旗子弟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6 内大臣顾鲁奏请降旨熟练马兵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4828 理藩院侍郎班第奏荐总管恒德等人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29 监察御史齐格奏请部议多发兵丁制钱以平钱价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0 副都统巴尔岱奏请撤销昌宁县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1 副都统巴尔岱奏陈白都讷等地人犯子女归旗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4832 都统讷亲奏请犯罪被革官员子孙世袭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3 参领莫岱奏请安置来归厄鲁特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4 沧州城守尉永宁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4835 锦州副都统扎尔呼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6 定边大将军福彭率官兵奏谢朱批问好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8 盛京将军那苏图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39 参领巴尔泰奏陈拣选通晓蒙古语人员运送军需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4840 都统查克旦奏陈严禁商人贩运军械出口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1 监察御史察拉奏请停止追还革调官员已领俸禄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2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4843 续办事护军参领仓米奏请景运门添加护军参领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4 管正黄满洲旗事务弘昇奏请裁汰冗员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5 管正黄满洲旗事务弘昇奏请简化当月旗行文办法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4846 正黄满洲旗都统章额奏陈追缴革职官兵俸饷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4847 正黄蒙古旗副都统色尔登奏请培训年轻世袭官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848 兵部右侍郎希德慎奏陈归化城民案审拟程序更张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4849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4850 刑部侍郎申珠浑奏请赌钱兵丁治罪不罚银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4851 刑科给事中恒泰奏陈另颁京城五城副指挥关防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4852 庄亲王允禄奏请将八旗所藏实录送交内阁备查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4853 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查康熙朝贝勒诺尼案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4 刑部右侍郎木和林奏请因故未袭者准袭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5 大学士尹泰奏荐原工部侍郎常有等人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4856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7 八旗副都统等官员名单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8 兵部右侍郎希德慎奏荐主事雅尔噶善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59 都统佛标奏请宽免效力行间护军校等所借银两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4860 正白满洲旗副都统偏图奏陈永禁使用黄铜烟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4861 理藩院左侍郎纳延泰奏参正黄满洲旗绰勒多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4862 和硕和亲王弘昼奏陈前后监督所征税银数目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3 副都统赫兴奏报发放京通各仓所贮糁米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4 副都统赫兴奏陈安置赎身旗人奴才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5 多罗履郡王允祹等奏请永禁开户家人应考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4866 觉和托贡物单*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4867 杭州将军傅森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68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69 参领四格奏陈追缴获罪官兵解任后所领银米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70 内务府奏请永禁脊杖刑法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4871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2 监察御史常明奏陈将厄尔坤以外坐台蒙古后撤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3 理藩院尚书僧格奏请照满洲旗例补授蒙古侍读学士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4874 马士他奏陈引见补放马兵参领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4875 护军参领鄂鼐奏陈新营房兵丁领取钱粮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6 和硕庄亲王允禄奏请宽免无力还欠入辛者库者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4878 副都统策楞奏请施恩救济八旗孤若贫民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487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陈列祖列后大祭礼仪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4880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八旗训练营喂养马匹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4881 旺札尔奏请准坐监者于父母病重时出监行孝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4882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4883 护军参领锡图库奏请补授护军参领等缺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4 理藩院奏报没收扎萨克蒙古罪犯牲畜赏赐效力人等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5 理藩院奏报于各盟购买及损失马匹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6 理藩院奏报蒙古王公等献畜予以赏赐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7 镶黄汉军旗都统纳木图等奏报京城八旗兵训练及赏赐折*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8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将原不法尚书高起交刑部质讯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89 监察御史傅森奏请司院御史条陈等事宜各抒己见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4890 礼部侍郎图理琛奏请将旧婚俗更改为新例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1 礼部侍郎图理琛奏陈受封官员光宗耀祖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2 正红满洲旗都统王常奏请按旧例发半俸给八旗官兵孤寡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4893 监察御史都隆额奏令八旗子弟于丁忧期间严禁嫁娶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4 马尼奏陈选工匠修缮军中损毁之弓箭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5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拨给万寿寺等寺庙银两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6 内务府奏报加增护军名额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7 内务府奏陈内务府等司官员缺补用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4898 正红满洲旗参领明图奏陈严禁擅毁祖坟变卖财物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4899 内务府奏请催促武备院等处拖欠滋生银两人员偿还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4900 正红满洲旗参领喀喇奏陈八旗兵丁遇丧事请赐恩银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附：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4901 张文斌奏请严禁在宫内吸烟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4902 内阁侍读学士佟济奏陈恢复八旗军士操练骑射之道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3 内阁侍读学士佟济奏陈拣补开原等八城城守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4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吉昌奏陈拣补保定府城守尉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5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陈办理官员亏欠铜斤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6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将撤回与降革官兵盐菜银两免追还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4907 正红蒙古旗副都统法珠纳奏陈发放养育兵钱粮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08 常明奏陈查明乌拉等诸省流放罪犯各种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09 监察御史臣明图奏请以同例罚俸文武官员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0 监察御史明图奏陈满蒙笔帖式考试奖惩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1 弘智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4912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4913 正红蒙古旗参领沙喀奏陈在旗官员亡故借支俸禄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4914 天津都统伊礼布奏请天津驻军增加拴养马匹及口粮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4915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报由盛京挑选人口遣往三姓地方官庄居住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4916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阿尔泰奏陈出征官兵之妻生计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4917 内阁侍读学士舒鲁克奏陈八旗蒙古子弟学习蒙古文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4918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依例派员看守日月坛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19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按旧例拣选步甲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0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恩赏官员子弟红白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1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骁骑校等退至原佐领办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2 正红汉军旗副都统八十奏请汉军奏折等以清文书写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3 内阁侍读学士鼐曼岱奏陈办理松潘军民购米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4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4925 正红旗护军统领易兰泰奏陈使在旗官兵获家奴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6 正红旗护军统领易兰泰奏陈宝坻县保定府官兵晋升品级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7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复豁免陕甘二省民欠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8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添设贴写笔帖式十二名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4929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索拜奏请冲免官员前任罚俸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0 镶白满洲旗参领都依齐奏陈补放世袭官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1 监察御史色鲁奏请制定宗室觉罗与庶人不同法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4932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奇尔萨奏陈振兴孝顺义之道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4933 镶白蒙古旗都统官保奏请准牧马被参革之前锋等另外任用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4 副都统尹扎纳奏陈严禁开设收高利之当铺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5 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将兵部营驿项下报销案免追还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6 侍郎柏修奏谢赏赐大行皇帝遗物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937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鄂齐尔奏请加发闰月钱粮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4938 镶白蒙古旗副都统鄂齐尔奏请皇帝祭祀时举灯笼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4939 盛京等处补放官员名单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4940 署吉林将军杜赉贡物清单*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4941 镶白旗护军统领乌雅图奏请派妥善官兵镇守大清等三门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2 镶白旗护军统领乌雅图奏请补造军士武器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944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龚元奏请笔帖式晋升司官及调用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945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龚元奏请八旗获罪兵丁给以出路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946 镶红满洲旗副都统阿克敦奏请赏赐额尔德尼召等战役阵亡官兵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7 额驸策凌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8 额驸策凌奏谢赏赐大行皇帝衣帽等物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49 镶红蒙古旗都统罗密奏报复查被参官员案情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0 护军统领杜赉奏报试种棉花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1 护军统领杜赉等奏查获人参等数目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2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赐人参等药物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3 和硕果亲王允礼等奏请调补郎中及员外郎缺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4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赐食物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5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报协理将军常德到军营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6 弘？奏请万安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57 镶红蒙古旗副都统托保奏请赏天村守堆护军被褥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958 内阁学士图理琛奏请严禁任人进出内阁等情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59 保柱奏陈赏赐侍卫滋生银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0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请副都御史增补满洲一员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1 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陈军士教习中靶之本领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2 镶黄汉军旗副都统常寿奏陈黑龙江地方积粮等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963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964 太常寺卿满色奏请制定赞礼郎等晋升条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5 镶红旗护军统领满泰奏请将懦弱兵丁仍服役当差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6 镶红旗护军统领满泰奏请准于京城出售火药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967 镶红旗护军统领英泰奏请及时补放护军参领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68 西安右翼汉军副都统张正文奏缴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69 荆州将军衮泰奏缴大行皇帝朱批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4970 正蓝满洲旗都统莽鹄立奏陈文武臣官子弟送国子监读书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1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请兵饷搭放钱文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2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报湖南贵州雇夫运粮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4973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刘格奏请独石口等边关笔帖式晋升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4974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永昌奏请拣补凤凰等城骁骑校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4975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永昌奏陈由披甲内补授骁骑校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4976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报查明佐领渊源并保实录机密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7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陈考中候缺笔帖式者准食原饷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8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陈大祭时斋戒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79 正蓝蒙古旗都统色贝奏请禁止将家业田典当与家奴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80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永兴奏陈养育兵当差生计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4981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延图奏陈福建等五省应设满官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2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布延图奏陈副护军校等各归原营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3 鸿胪寺少卿和庆奏请禁止于街墙乱张贴卖药传单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4984 正蓝蒙古旗副都统阿纳布奏陈离营负伤军士仍予效力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5 杭州将军傅森奏报杭州兵丁及水师营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6 杭州将军傅森奏请每逢会试武举人雨天延期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4987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陈往鄂尔昆军营运米不必移驿站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4988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报由归化城往鄂尔昆军营运米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4989 宁夏副都统喀喇奏报到任日期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4990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4991 正蓝旗护军统领哲尔金奏陈笔帖式调用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2 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塞思黑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3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班第奏请察哈尔增设亲军校等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4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班第奏陈八旗官兵操练围猎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5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直隶四省民捐河堤等钱粮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4996 左翼前锋统领巴勒奏陈拣补领催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4997 双喜奏报赴乌里雅苏台日期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4998 天津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奏请进京陛见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4999 镶蓝满洲旗都统丰盛额奏陈赏赐闲散觉罗红白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5000 镶蓝满洲都统丰盛额奏陈扩征养育兵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5001 热河屯庄总管八十奏报庄头等叩谢天恩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5002 镶蓝蒙古旗都统鼐格奏请定期发放官驼马匹粮豆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5003 镶蓝蒙古旗都统鼐格奏陈将朽烂兵器更新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5004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奏陈约束八旗官兵守纪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5 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奏陈派遣学童学习俄罗斯语文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6 锡特库奏陈有罪世袭官子孙世袭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7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拨给吉林乌拉兵器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8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等奏请禁送湖广等省木料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09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安置来投之阿旺等人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0 副都统马喇等奏报藏属洛隆宗等地收成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1 青州将军阿里衮奏报青州一带雨雪冬麦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2 副都统马喇等奏请圣主节哀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5013 工部右侍郎图理琛奏请少建先蚕坛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5014镶蓝蒙古旗副都统莫尔浑奏报补授察哈尔旗护军披甲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5015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雇商人往鄂尔昆军营运米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6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运米派员两人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7 兵部尚书通智等奏请往鄂尔昆军营雇商人运米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8兵部尚书通智奏报往鄂尔昆运米雇商人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19 议政大臣钦拜奏请调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近侍圣主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5020 正蓝旗护军统领哲尔金奏请受罚窘迫施恩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1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报已令额驸策凌等驰驿赴京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2 定边大将军庆复等奏谢赏赍食物望阙叩恩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5023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设八旗米营以利国计民生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4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圆明园拣补章京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5和硕康亲王巴尔图等奏议亲戚长辈丧事尽孝道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6 镶蓝旗护军统领舒经阿奏陈广开人才之路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7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028 都统扎尔泰等奏报官员记录参奏赏银折子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029 弘智奏报太平峪降雪情形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5030 雍正朝上谕一纸 雍正十三年
5031 太常寺正卿满色奏荐工部郎中明德折 雍正十三年
5032 副将军（佚名）奏请入京叩谒梓宫折 雍正十三年
5033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34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35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36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37 雍正帝朱谕二道
5038 雍正帝朱谕一道
5039 雍正帝朱谕一道
5040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1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2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3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4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5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6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7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8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49 雍正帝朱谕一纸
5050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1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2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3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4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5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6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7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8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59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0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1 雍正帝抄发都统希棱图之奏折
5062 雍正帝抄发都统希棱图之奏折
5063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4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5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6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7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8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69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70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71 雍正帝墨批上谕一纸*
5072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73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74 雍正帝上谕一纸*
5075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报遵旨办理立太子奏折事折*
5076 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参路振扬具题不符折*
5077 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请提升俄罗斯佐领等事折
5078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请撤回于科布多等处建城兵丁折
5079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议殷扎纳等未亲传谕旨折
5080 大学士马尔赛等奏报诺尔布叛乱并设防情形折
5081 内阁大学士尹泰等奏请拟写吉利清字为八旗佐领名号折*
5082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铸副将军印折
5083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议安置从准噶尔逃回蒙古人折
5084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参顺王畏敌情形折
5085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设兵以防准噶尔来侵折
5086 兵部尚书逊柱奏荐官员折
5087 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等奏报审理盐务案情形折
5088 署理工部尚书事务赖保奏请将侵挪公款事完结折*
5089 和硕淳亲王允祐奏请封侧福晋折*
5090 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报办理喇嘛来宫念经事宜折*
5091 多罗礼郡王允禌等奏请于大汤山温泉斋戒折*
5092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赏赐绸匹折
5093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奏报商人节省银两等事折
5094 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承购纸布等物节银折*
5095 愉郡王允禑奏请万安折
5096 愉郡王允禑奏请万安折
5097 愉郡王允禑奏请更换祭祀抬案人员折
5098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休致官员食俸折*
5099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增减办理旗务官员等事折*
5100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查处雍和宫停放梓宫失职官员折*
5101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鄂尔昆诸驿站设官运米等事折
5102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查效力官员折*
5103 和硕庄亲王允禄奏请封公贝子折*
5104 弘晳奏请补放侍卫等事折*
5105 辅国公弘晓奏谢赏新满洲谙达折
5106 辅国公弘晓奏谢追封生母谥号折

5107 和硕格格额驸阿保奏谢封赏子为公折
5108 辅政大臣遏必隆等奏陈近贤远恶治国折*
5109 议政大臣等奏议将军富宁安奏事折
5110 吏部奏请差遣官员任用折*
5111 吏部奏请拣补少卿开列职名折*
附：职名单
5112 户部郎中富宁奏荐人员折
5113 刑部督捕司主事常原奏报惩治逃跑人员事折
5114 内阁侍读学士穆赫廉奏荐人员折
5115 内阁侍读学士桑格奏陈蒙古八旗护军学满蒙文事折
5116 奉宸苑郎中海保奏荐户部员外郎折
5117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杜绝书办隐瞒钱粮情弊折
5118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于德州等地建仓场贮粮等事折
5119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增造鱼鳞册以杜弊端折
5120 侍读学士丰泰奏请谕令总督等及时审案完结折
5121 工科掌印给事中博吉奏陈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各归于原任折
5122 内务府奏报甄别可用鹰鹞处柏唐阿名单
5123 光禄寺少卿杭奕禄奏请复定文官品级以合规则事折
5124 太仆寺少卿丁柱奏荐光禄寺书文助理折
5125 大理寺少卿八十三奏报祭祀颛顼高阳氏陵墓折
5126 理藩院奏请将来投回子等送至大将军岳钟琪处安置折
5127 理藩院郎中舒鲁克奏荐骁骑参领折
5128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致青州将军书*
附一：奏参侯马兰泰罪状折*
附二：为撤军查明运回米石数
5129 办理上驷院事务常明奏请处理玉泉山稻谷折*
5130 办理上驷院事务常明奏请南苑增补主事折*
5131 副都御史希尔纳奏荐给事中巴图折
513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岳色奏谢赏赐银两及房屋折
5133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杭奕禄奏陈增二满洲披甲折*
5134 内阁学士图兰奏陈掣签引见官员事折*
5135 内阁学士僧格奏陈于布隆吉尔地方宣谕法律折*
5136 户部侍郎傅鼐奏报赴噶尔丹策零处议事情形片*
5137 兵部右侍郎通智奏报拣选炮枪兵丁事折
5138 兵部侍郎通智奏报将武官之书办等规定限额事折
5139 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陈设防以备准噶尔来侵折
5140 工部右侍郎法保奏荐本部郎中折
5141 署理盛京礼部侍郎尹泰奏请丈量各处田亩事折
514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万安折
5143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赏赐果品折
5144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谢重用折
5145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朝觐折
5146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审理克扣兵丁钱粮一案折
5147 盛京礼部侍郎德福奏参拖延兴京地藏寺工程之员片*
5148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奉谕旨办理西安粮饷折*
5149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请调补三陵六品官等折*

5150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遵旨增书具奏折*
5151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遵旨增书面奉训谕折*
5152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报审理盛京开烧锅买卖酒一案折
5153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派人率兵缉拿藏地叛贼折*
5154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解送达赖喇嘛使臣来京折*
5155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请万安折
5156 湖北巡抚纳齐哈奏请万安折
515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5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5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6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61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516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采参情形并粮价稍涨缘由折
516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6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收成并粮价折
516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6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已遣人询问采参等事折
516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6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恕罪折
516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7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麦子丰收折
517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72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5173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517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王秀德案折
517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更换将军任折
517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7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教诲折
517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人参减收情形折
517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增发舵工等粮饷折
518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售米到他省案折
518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停止发参票以禁偷采人参折
518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停发参票以杜偷采弊端折
518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审理商人王秀德亏欠一案折
518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金州岛披甲归隶水师营等情形
518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探听德林消息情形折
518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探得德林讯息并请训旨折
518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查拿德林等事折
518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在衙门张贴匿名告示情由折
5189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请万安折
5190 盛京将军唐保住等奏报设哨严拿偷采人参等折
519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恢复已故祖父之官职折
5192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祖父逝世给以赏赐折
5193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进封套折
5194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差人往老虎洞等处缉拿德林折
5195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释放傲二达子等事折

5196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197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宽免奏折款式不合罪折
5198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参南金州城守尉失职折
5199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继续保留广善库折
5200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万安折
5201 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谢朱批通告生擒德林折
5202 盛京将军绰奇等奏请万安折
5203 盛京将军绰奇奏请缉拿唐保住家人王胡子审理折
5204 盛京将军绰奇奏报监禁鄂伦岱等人情形折
5205 盛京将军噶尔弼奏请万安折
5206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请万安折
5207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报收成分数并粮价情形折
5208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5209 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设哨探情形折
5210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5211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5212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病势折
5213 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奏请万安折
5214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5215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折
5216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于盐池治病等情折
5217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报各处驻军牧草等情形折
5218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万安并奉旨答复折
5219 征西将军祁里德奏请发兵征策妄阿喇布坦等事折
5220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请万安折
5221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2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3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4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5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6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7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奏请万安折
5228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29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30 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请万安折
5231 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奏报随驾人数折*
523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汉军马驼事宜折
523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呼毕勒罕迁多伦诺尔等事折
5234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调兵以防准噶尔来侵等事折
5235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准噶尔掳掠喀尔喀等事折
523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重修齐齐哈尔城等事折
5237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调遣喀尔喀兵等事折
5238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安置巴尔虎人等事折
5239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施恩安抚驿站之公阿努里折
5240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选打牲人教习折
5241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查办肆行抢掠之喀尔喀折

5242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赏台吉等人银两折
4243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审由军营逃回官兵折
5244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请严惩盗马人折
5245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不必派员带青海兵折
5246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议迁移昌马尔河蒙古人折
5247 领侍卫内大臣马五奏奉谕旨请遣一同僚折*
5248 左翼前锋统领迈图奏陈边关城门兼书清汉文字折
5249 右翼前锋统领桑格奏陈补授前锋侍卫等折*
5250 护军统领布达什奏陈上三旗章京等清晨进班折
5251 护军统领布达什奏请按等级训练官员等事折
5252 护军统领喀尔吉善奏报所奉谕旨折
5253 护军统领喀尔吉善奏陈永禁佐领内争斗事折
5254 正红旗护军统领雅亲奏请操演骑射折*
5255 镶黄旗护军统领寿智奏请当铺应收二分利息折
5256 护军统领英泰奏陈正副佐领办理佐领内事折
5257 都统拉锡奏请万安折
5258 正白旗满洲都统拉锡奏参佐领吴尔登额擅设顶马引行折
5259 都统拉锡奏报病情并请调养折
附：都统拉锡通报其病情书
5260 都统尹德奏陈八旗满洲奴仆披甲情形折
5261 镶红满洲旗都统允礼等奏补副佐领折
5262 正白蒙古旗都统巴拉米特奏请端正孝道折*
5263 都统巴拜奏陈著佐领等官学习文学道理事折
5264 都统奇尔萨奏荐人员折
5265 署理正蓝汉军旗都统事务李树德奏请端正火器营折*
5266 都统噶尔弼奏陈八旗世袭官教育子女习清汉文折
5267 副都统奇尔萨奏请养育兵看守永定等七门折
5268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马喇奏陈拣补佐领骁骑校事折
5269 正蓝满洲旗副都统迈禄奏荐人员折
5270 镶黄满洲旗副都统巴尔呼达奏荐人员折
5271 副都统诺穆齐奏请提前一个月发放俸米折
5272 副都统保成奏请训旨折
5273 正白蒙古旗副都统鄂弥奏荐人员折
5274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发给勋旧佐领等敕书事折
5275 副都统阿齐图奏陈拣选教习以教练枪技等事折
5276 副都统秦布奏请将勋旧佐领等分别发给执照折
5277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于盛京五部设理事官折*
5278 正蓝汉军旗副都统吴尔泰奏请补放盛京五部司官缺折
5279 副都统多赛奏请仓场严禁向领米人收钱事折
5280 副都统岳兴阿奏请将逃遁人等记于丈量之册折
5281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查明八旗佐领多余之田折
5282 副都统岳兴阿奏陈拣补汉军旗步军校等缺折
5283 副都统唐喀奏请补修嘉峪关外边墙折
5284 副都统唐喀奏陈速审案内涉嫌之人折
5285 热河副都统达尔达阿奏请增设补修热河行宫倒塌堆子折
5286 王府长史多禅等奏请往赏噶尔丹训旨折

5287 护军统领常色礼奏陈查明于皇城内开店铺及不肖之徒事折
5288 护军统领常色礼奏荐有德才之人折
5289 步军统领隆科多奏贺青海大捷并通报诸阿哥等事折
5290 护军参领雅图奏荐人员折
5291 正白旗护军参领色克图奏荐人员折
5292 普照奏请来京送梓宫折*
5293 哈达纳等奏报安置驻京城披甲折*
5294 巴浑德奏报委缺开列散秩大臣名单折*
附一：将色尔图酌情留河南办事折*
附二：协领布尔沙来京城请旨折*
附三：为安置索伦总管缺折*
5295 城守尉达苏奏请恩赏兵丁丧喜事折*
5296 图斯海奏请带领三子图义引见折
5297 常明奏报查获太监张奇勇家产事折*
5298 牛钮奏报调补永定河岸分司官员等事折*
5299 都统夸岱奏请辞职折*
5300 额尔金奏参丈田之虎成等乱为折*
5301 阿三泰奏请恩准其父回原籍折*
5302 驻喀喇沙尔办理阿尔塔希第奏谢补授要任折
5303 讷亲奏报皇后逝世哀悼事折
5304 讷亲等奏报严加管束家丁折
5305 讷亲奏报查明一件番折及一副本折*
5306 庆元奏报寻购宣炉等物品折*
5307 庆元奏报呈览购得宣炉等物品折*
5308 庆元奏请万安折*
5309 硕色奏请万安折*
5310 硕色奏请万安折*
5311 慕敬远奏进西洋米等事折
5312 来文奏陈严加采参收参折
5313 色尔图奏请万安折
5314 尹泰奏报流放犯人李志德违法行医折
5315 博清额奏请训旨折
5316 吏科掌印给事中崔志远等奏谢训诲并赏绸折
5317 马兰泰等奏请万安折
5318 查克旦奏报铭记圣主训旨折
5319 孙渣齐奏陈办事好有才能官员折
5320 阿保奏谢免罪折
5321 通政使司左参议景吉保奏陈将通州仓分为四仓折
5322 左通政使硕色奏陈于边门挖壕安栅练兵等事折
5323 左通政使党古礼奏报外出祭陵情形折
5324 河南道监察御史苗寿奏荐人员折
5325 原监察御史三岱等奏参漏传祭陵之官员折
5326 庆复奏报平郡王捎给皮袄折
5327 庆复奏报启程日期折
5328 公善寿之妻孀妇奏谢追封丈夫为公折
5329 披甲达尔环奏请赐半钱粮缘由折*

5330 达赖喇嘛奏报先帝驾崩诵经悼念折
5331 达赖喇嘛奏谢赏物折
5332 达赖喇嘛奏谢赏物折
5333 达赖喇嘛奏书
5334 藏地军民奏报康济鼐被暗杀等事折
5335 阿里三部首领及众兵丁之奏书
5336 驻藏大臣马腊等奏报普鲁鼐与隆布鼐争衅情形折
5337 驻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奏请万安折
5338 寄策妄阿喇布坦书稿*
5339 公噶尔旦戴青之奏书
5340 罗卜藏贡布等奏请万安折
5341 罗卜藏贡布等奏请万安折
5342 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奏谢赏银折
5343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谢赏赐银绸等物折
5344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报杀害贝子康济鼐情形折
5345 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报缉拿杀害康济鼐等三人折
附：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书底稿
5346 小扎萨克台吉颇罗鼐等奏报派妥人管理藏卫阿里等处折
5347 阿克苏等十一城伯克奏报遣使往京城折
5348 阿克苏等十城伯克奏报自策妄阿喇布坦处往投天朝折
5349 （佚名）奏请将厄鲁特人不内迁等折
5350 （佚名）奏议颁给达鼐总理青海番子事关防折
5351 （佚名）奏议调兵设防等事折
5352 （佚名）奏报操练八旗兵丁等事折
5353 （佚名）奏报惩治作乱之高玉庆等五太监折*
5354 （佚名）奏报按级办理格格丧事及祭祀所用物品折*
5355 （佚名）将军塔尔岱奏报回籍养伤折*
5356 （佚名）将军那苏图奏报齐齐哈尔丰收折*
5357 （佚名）奏报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库噜地方收粮折*
5358 （佚名）奏陈杭州将军傅森拣选旗官折*
5359 （佚名）奏报归化城副都统纳兰保运米折*
5360 （佚名）奏报归化城副都统纳兰保运粮折
5361 （佚名）奏报赖保等解送捕逃折*
5362 （佚名）奏报丹津等捕盗事折*
5363 （佚名）奏报将宁古塔副都统常盛之子留其任处教养折*
5364 （佚名）奏报宁古塔副都统常盛奏采参折*
5365 （佚名）奏报将行贿太监之员处治事折*
5366 （佚名）奏报将军阿鲁率各路兵撤回折*
5367 （佚名）奏报内大臣海望设驿站及运米事折*
5368 （佚名）奏报宁夏将军阿鲁抵至宁夏折*
5369 （佚名）奏报署熊岳副都统永昌请谒梓宫折*
5370 （佚名）奏报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奏收获粮数折*
5371 （佚名）奏报将军杜赉于吉林乌拉地方植棉事折*
5372 （佚名）奏呈纳尔布等人履历折*
5373 阿桂奏报遵旨拿获岩齐折*
5374 阿桂奏谢天恩折*

5375 （佚名）奏报恩赦库使刘雅图等折*
5376 （佚名）奏报审理首犯卓奇斯图等一案折*
5377 （佚名）奏报赖保等请处理逃往俄罗斯捕逃事折*
5378 （佚名）奏报丹津等审明盗贼折
5379 （佚名）奏报总管色克图等销算钱粮折*
5380 （佚名）奏报送章嘉呼图克图恩诏事折*
5381 （佚名）奏报色尔图之子留其任折*
5382 （佚名）奏报解送参赞大臣穆克登尸体等事折*
5383 （佚名）奏报署理宁古塔将军杜赉率北路军妥善抵达折*
5384 （佚名）奏报军中返回之官员安置折*
5385 （佚名）条陈为吉林乌拉处设先农坛事折*
5386 （佚名）奏报审理苏金等侵渔银两一案折*
5387 （佚名）奏报大将军平王等审理饮酒作乐事折*
5388 （佚名）奏报青海郡王呈请驻原游牧区折*
5389 （佚名）奏报萨克图汗请迁移游牧地折*
5390 （佚名）奏报弘昇行文各地旗务处理办法折*
5391 （佚名）奏陈诸官员止俸缘由折*
5392 （佚名）奏陈侍郎永福偿还参银折*
5393 （佚名）奏署理奉天将军柏修报偿公费银折*
5394 （佚名）奏报扎萨克图汗等迁移牧场折*
5395 （佚名）奏陈留藏军士及撤退时间折*
5396 副都统福寿等奏谢天恩及报达赖喇嘛抵藏折*
5397 （佚名）奏丹津报税银销算折*
5398 （佚名）奏报赏呼图克图印记及敕书折*
5399 （佚名）奏报探取准噶尔无备战讯息折*
5400 （佚名）奏副都统马喇等报达赖喇嘛返藏折*
5401 （佚名）奏副都统马喇等报于藏地安置阿旺布鲁克巴折
5402 （佚名）奏报宫内所需蜡和红螺炭折
附一：所用香饼数目*
附二：补给和硕廉亲王等缎匹清单*
附三：分给二多罗郡王物品清单*
5403 （佚名）奏报各族人员名单折*
5404 （佚名）奏报审理满丕所供转移银两折*
5405 （佚名）奏驻哈密办事郎中黑格等呈报准噶尔情形折*
5406 （佚名）奏报拣补平阳府知府开列名单折*
5407 （佚名）奏报引见官员四人名单折*
5408 （佚名）奏禁官兵于紫禁城内外坐堆处肆行折*
5409 （佚名）奏报严禁关内人等逃往关外折*
5410 （佚名）奏报巡察紫禁城四门折*
5411 （佚名）奏请补授协办佐领官员折*
5412 （佚名）奏报拣补官员缺额名单折*
5413 内府文官名单和武官名单*
5414 马匹清单
5415 留部院之进士名单（十五人）
5416 任翰林进士名单（十一人）
5417 侍卫等官员名单

5418 一等侍卫官员名单
5419 官员名单
5420 无年有月日名单*
5421 八旗佐领上下字号名单*
5422 镶黄旗保字号佐领名单*
5423 正黄旗合字号佐领名单*
5424 正白旗泰字号佐领名单*
5425 正红旗和字号佐领名单*
5426 镶白旗万字号佐领名单*
5427 镶红旗国字号佐领名单*
5428 正蓝旗咸字号佐领名单*
5429 镶蓝旗宁字号佐领名单*
5430 送往内阁之杂件*
5431 留内事单*
5432 部院科道官员所奏红本*
5433 开列补浙江提督学政名单*
5434 钦饬罪犯单子*
后记
附录页
封底